中華大典

語言文字典

音韻分典

等韻總部

編纂：陳海波

提　要

等韻學資料的主要內容，是以分析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原則爲指導，用圖表的形式闡明讀音，而或輔以説明文字，此外又有專門的論説。我們搜集到的韻圖，爲宋代至清代學者所作。各個時代的韻圖都有自己的特點；其專門論述之較早者，則在宋代之前。韻圖按其歷時的發展，可分爲宋元、明清兩大階段。按資料形式的特點，有圖表、文字兩大類；按音系特點，有今音、時音、綜合音三大類。等韻資料自成系統，特立等韻總部。本總部共設六個部，即總論部，宋元韻圖部，明清今音韻圖部，明清時音韻圖部，明清綜合音韻圖部，門法部。

總論部輯録有關等韻一般論述的資料。本部資料構成比較特殊，故今只立論説一個綱目。等韻資料除韻圖外，有在廣泛意義上對韻圖進行理論探討的文字，故立總論部以類歸之。從等韻學角度對聲韻的一般理論性探討，綜論等韻的起源與發展、韻圖的優劣得失等資料，並歸本部。

宋元韻圖部輯録有關宋元時代韻圖的資料，分立論説、綜述、傳記、著録四個綱目。宋代韻圖是較早的韻圖，有當時鮮明的製圖特點，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元代韻圖雖有改造，但是直接繼承了宋人所作，可與宋圖互相明。今將宋代、元代的韻圖類歸爲一，立宋元韻圖部。

明清今音韻圖部輯録明清時代的今音韻圖及有關資料，分立論説、綜述、傳記、著録四個綱目。明清學者製作今音韻圖，雖參考宋元之製，但已是根據當時對今音認識的一種改作，自成一類，故立明清今音韻圖部。聲爲三十六字母，韻以《廣韻》《集韻》韻系爲根據，聲調爲平上去入四聲的韻圖，即反映《切韻》音系的韻圖，以及其它相關的資料，並歸本部。

明清時音韻圖部輯録明清時代的時音韻圖及有關資料，分立論説、綜述、著録三個綱目。明清兩代，出現了很多時音學著作，其中包括時音韻圖。明清時音韻圖的特點是，從語音系統來看，不再拘於傳統的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韻、平上去入四聲，而根據實際語音情況在《切韻》音系基礎上進行增删合併，或者不用傳統字母和韻部名稱而另爲製作，對聲調的陰陽、韻的開齊合撮等當時方音口語特點進行描寫。方音口語是語音學史研究的重要關注點，故立明清時音韻圖部。

明清綜合音韻圖部輯録明清時代的綜合性韻圖及有關資料，分立論説、綜述、著録三個綱目。等韻資料顯示，明清時除了表現《切韻》音系和當時口語的韻圖外，還有不少表現其它語音系統的韻圖。此類韻圖，或綜覈古今，或調和南北，或據音韻原理另行設計和構建，重在對語音進行某種意義上的探討。爲類歸這些韻圖及相關資料，故立明清綜合音韻圖部。

門法部輯録等韻門法資料，分立論説、綜述、著録三個綱目。等韻圖産生之後，對製圖形式的處理和對語音狀況的反映並未能整齊劃一，故有相關的説明與討論，形成等韻門法，以便識圖用圖。等韻門法是等韻的重要内容，故立門法部。凡是對門法的描述與總結，對門法價值的評説，對各種具體門法的解釋等資料，並歸本部。

一些韻圖資料，性質若不十分明確，如可能在明清時音韻圖、明清綜合音韻圖之間有所交會，甚至在今音、綜合音之間有所交會。此類資料，本總部將據其偏重，類歸於某部之中。

總部目次

總論部……三四八三
宋元韻圖部……三五九九
明清今音韻圖部……三六五一
明清時音韻圖部……三七七三
明清綜合音韻圖部……三八四三
門法部……三九三七

總論部

目次

論説……三四八七
一……三四八七
二……三五五五
三……三五八六

論說

一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七《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

題明・邵光祖《切韻指掌圖檢例》 辨字母清濁歌

横篇第一是全清，第二次清總易明。全濁第三聲自穩，不清不濁四中成。齒中第四全清取，心審。第五從來類濁聲。禪斜。唯有來日兩箇母，半商半徵濁清平。

辨字母次第例

夫字母者，取其聲音之正，立以爲本，本立則聲音由此而生，故曰母。以三十六字母演三百八十四聲，取子母相生之義。是故一氣之出，清濁有次，輕重有倫，合之以五音，運之若四時。故始牙音，春之象也，其音角，其行木。次曰舌音，夏之象也，其音徵，其行火。次曰脣音，季夏之象也，其音宫，其行土。次曰齒音，秋之象也，其音商，其行金。次曰喉音，冬之象也，其音羽，其行水。所謂五音之出，猶四時之運者，此也。

明・楊體仁《皇極經世心易發微》卷五《聲音説》 聲音之説，自周人以六律六吕合天地陰陽之聲。律居十干之陽爻，吕居十二支之陰位，一順一逆，互合有倫，其輕清重濁，各有分辨，以屬五聲十二律者，尚矣。自秦而下，知者鮮焉，漢儒雖知而未盡其妙。獨宋邵康節深得其旨，而以二百六十四字母總括律吕聲音之妙。其内實用一百一十二字括聲，即少剛太剛少陽太陽之用，義也；一百五十二字括音，即少陰太陰少柔太柔之用，數也。聲與音互相翻切，各一萬七千二十四聲音。聲爲韻，音爲母。聲分平上去入，音分脣舌牙齒喉。聲别内外入轉，音辨開發收閉，又分闢清翕濁。著爲《皇極經世書》，分聲音圖十六位，每位書聲與音二字，在左者十聲爲天之陽，在右者十二音爲地之陰。聲爲今切字之韻，音爲今切字之母，合位之二字切之，即得其字之聲音。聲爲韻，故分平上去入；音爲母，故分脣舌牙齒喉。以聲唱音，即先韻而後母；以音和聲，即先母而後韻。只是一同，但分先後之别耳。切字是以翻求字，此是以字尋翻，取用不同，合字之聲音初無以異也。有音則有地卦，有聲則有天卦，天地二卦合成《既濟》圖卦，則數有其中矣。故伊川曰：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全。夫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全而萬音生。律隨天而變，吕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吕聲音，宫商角徵羽之道各得其正，而皇極之蘊備矣。

又《分五音説》

宫　欲知宫，舌居中。　曉匣影喻是喉音。

商　欲知商，口開張。　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齒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角　欲知角，舌結却。　見溪羣疑是牙音。

徵　欲知徵，舌抵齒。　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娘舌上音。

羽　欲知羽，口撮聚。　幫滂並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

又《辨清濁説》 端見純清與此知，精隨照影及幫非，次清十字審精曉，穿透滂敷清徹溪，全濁羣邪澄並匣，從禪定奉與牀齊，半清半濁微娘喻，疑日明來共入泥。

宫音屬土聲濁　商音屬金聲濁　角音屬木聲濁　徵音屬火聲清　羽音屬水聲清

又《檢篇韻法》 篇中類出韻中字，韻内分開篇内音。見字求聲篇内檢，知聲收字韻中尋。

聲者由於内八轉外八轉之所發，而分宫商角徵羽，皆人之氣所别

也，氣無形，故爲陽，而屬天之十六卦；音者由於脣舌牙齒喉之所發，而分開發收閉，皆人之體所辨，體有質，故爲陰，而屬地之十六卦。顯然可分聲與音之異者，聲則韻也，音即翻字之母也。謂之天卦者，方圖西北十六卦以乾爲主也；謂之地卦者，方圖東南十六卦以坤爲主也。

明・呂坤《交泰韻・凡例》 辨清濁　娉偏頻便，一音也，輕重同。興掀刑賢，一音也，輕重同。以至因煙、銀言、身羶、神禪、輕牽、縴虔、親千、秦前、嗔延、陳纏、汀天、廷田、芬畚、墳煩，皆以陰陽分清濁而不言輕重，豈陰清而陽濁乎。愚謂鴛央爲清，京江在清濁之間，輕羌爲濁；民眠爲清，賓邊在清濁之間，娉偏爲濁。蓋分清濁當以輕重，不當以陰陽。如以陰陽乎，則崩邦清矣，而烹鎊亦屬清，可乎。神禪濁矣，而人然亦屬濁，可乎。且字分清濁，與清濁之間，可矣。愈細愈淆，愈淆愈病。愚見與昔人大相鑿枘，非敢好奇也。崇朴復古之君子，當必有辨。

又《韻家五音》 宮屬角清。今呼宮子，舌不縮却。商屬次商次清次音，不知以何爲正商音耶。角屬角清音。徵屬次商清音。今呼徵不口開張。羽屬角次濁次音。今呼羽舌不縮却。

以上五音，角三商二，無宮徵羽三音。夫以宮也而不得謂之宮音，徵也而不得謂之徵音，羽也而不得謂之羽音，令人何所適從也，奇哉奇哉。

又《三十六字母》

見溪群疑是牙音　端透定泥舌頭音
知徹澄孃舌上取　幫滂並明用重脣
輕脣非敷奉微是　精清從心邪頭聽
照穿牀審禪齒正　曉匣影喻喉音止
來日半舌半齒家　三十六字從君使

明・吳繼仕《音聲紀元》卷四《審音》 喉齒牙舌脣五音，論者謂脣屬宮，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喉屬羽。《皇極經世書》以腎生口，腎屬水，主羽。醫書曰：舌根心，心屬火，火主徵。祝泌《經世鈐》曰：喉屬宮，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脣屬羽。黃文裕《樂典》曰：舌爲徵，齒爲商，脣爲羽，牙爲角，喉爲宮。又曰：春喉、夏齒、中央牙，秋舌，冬脣。而辨音訣曰：欲知宮，舌居中；是喉音。欲知商，開口張；是齒音。欲知角，舌縮却；是牙音。欲知徵，舌柱齒；是舌音。欲知羽，撮口聚。是脣音。諸説當以《經世鈐》、《樂典》、音訣爲是。

明・張嘉和《篇海類編附録》 總述來源譜

禹王造定野王篇　字母温公舍利傳
等子觀音斯置造　五音呼吸是軒轅
大唐舍利置斯綱　外有根源定不妨
後有梁山温首座　添成六母合宮商
輕中添出微于奉　重内增加幫迨滂
正齒音中床字是　舌音舌上却添孃

又 聲分清濁

一脣聲并餅清　二舌聲靈歷清　三齒聲涉珍濁
四牙聲迦佉濁　五喉聲綱各濁

又 聲辨清濁

通充欺推摠猜清　同重其頻除才濁

又 清音四聲

通統慟突　溪起器乞此類易調不必盡悉。

又 辨聲要訣

一脣上碧斑邠豹剝　二舌頭當滴帝都丁　三撮脣呼虎烏塢污
四捲舌伊幽乙意英　五開脣披頗潘坡拍　六齊齒之時實始成
七正齒止真征志只　八穿牙相摘塞箏笙　九引喉勾狗鷗鴉厄
十隨鼻蒿豪好赫亨　十一開喉囂妖嬌矯轎　十二平牙臻櫛乍詵生
十三縱脣休朽求鳩九　十四送氣查拏詫宅棖　十五合口倉鹹檻甲
十六口開何可我歌羹

又 三十六字母切韻法

經電經經堅見　牽溪牽經牽溪
徒徑徒廷田定　年尼年寧年泥
博旁博賓邊幫　普郎普繽偏滂
父勇父墳煩奉　部非部頻蠙微
徐嗟徐錫涎邪　之笑之征鼂照
於境於殷焉影　馨鳥馨馨祆曉

多官 多丁顛端
匪微 匪芬蕃非
式准 式身羶審
翟云 衢勤虔群
珍離 珍遭知
眉迥 眉民綿並
七盈 七清千精
昌緣 昌嗔昌穿
轄甲 轄礙賢匣
時陵 時陳纏澄
牆容 牆秦錢從
郎才 郎鄰連來

他候 他汀天透
芳蕪 芳芬蕃敷
時連 時辰常禪
魚其 魚銀言疑
敕列 敕辰延徹
密兵 密民頻明
子精 子津煎清
仕莊 仕榛淙牀
俞遇 俞勻緣喻
女良 女紐孀瀼
思尋 思新仙心
入質 入仁然日

胡慣 胡思安恩
區願 區欽牽券
莫報 莫明綿幎
之六 之真詁祝

披班 披娉偏攀
胡涓 胡因煙玄
居爻 居今堅交
而中 而仁然戎

右要訓上二字是韻母，下一字是韻子，俱遵《洪武正韻》調協而來，其與舊本因煙人然不同。凡欲切字者，須讀數百遍則口脗輕便，宮商在其舌端，而天下無難切之字矣。

又 三十六字母反切圖

照	照	知	知要照知珍遭照	照	照	知	知	照	照	知	知	照	照	知	知	照	照
穿	穿	徹	徹船穿徹嗔燀穿	穿	穿	徹	徹	穿	穿	徹	徹	穿	穿	徹	徹	穿	穿
牀	牀	泥	泥羊孃泥寧年孃	牀	牀	泥	泥	牀	牀	泥	泥	牀	牀	泥	泥	牀	牀
邪	邪	澌	邪郎牀邪錫涎邪	邪	邪	澌	澌	邪	邪	澌	澌	邪	邪	澌	澌	邪	邪
非	非	敷	非無敷非分番敷	敷	敷	非	非	敷	敷	非	非	敷	敷	非	非	敷	敷

按上字母内有知照徹穿泥孃邪牀非敷十字，兩兩音相似，可以互用之，故於反切圖内必以兩字相鄰爲其下反切之字，音相似故耳。今將十字兩兩相對，互相反切；于後并之，則止用玉斗十字母足矣。

又 切字要訣

力董 德紅德丁顛東
尺里 此茲此親千雌
在禮 天黎天汀天梯
象呂 求於求勤虔渠
倉故 宗疎宗津煎租
於蓋 丘皆丘輕謙揩
杜對 枯回枯鏗堪恢
思進 通昆通兵邊奔

按《四聲指義》云：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也。

又 翻切呼調歌

見溪四母角牙音
脣羽幫非輕重攝
照穿正齒令商覓
半徵半商來日下
各分字體不須禁
舌徵端知八母尋
齒頭商目類精心
曉匣喉宮影喻深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 滂字學源流辨

法言造韻野王篇　字母温公舍利傳
等子觀音斯置造　五音呼噏是軒轅原母等
又大唐舍利置斯綱　外有根源定不妨
后有梁山温首座　添成六母合宮商
輕中添出微於奉　重内增加幫迫滂
正齒音中床字是　舌音舌上卻添孃原字母【略】

宇文周時，有龜兹國人來傳七音之學于中國，有曰婆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候加藍，有曰沙臘，有曰船膽，有曰俟利簸。其别有七，于樂爲七調，于字爲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于音，中國人多未知也。大唐舍利作字母三十以切字，温首座又益以孃幫滂奉微床六母，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其西域之旨歟。

又 分三十六母本切

見經電　溪牽奚　群衢雲　疑魚其
端多官　透他候　定徒徑　泥年題
知珍離　徹綵列　澄持蒸　孃女良
幫博旁　滂普郎　並蒲靜　明眉兵
非匪微　敷芳蕪　奉父送　微無非
精子盈　清七情　從牆容　心思尋
邪徐嗟　照之笑　穿昌湍　床茬莊
審式荏　禪時連　曉馨鳥　匣賢甲
影衣景　喻羽戍　來郎才　日人質

袁氏曰：凡等字之法，憑三十六母，母謬則子謬，求音之正，不可得也。諸母牙音中，見溪群三母無謬，惟疑母有訛呼作夷者，此母一謬，則以魚爲餘，顒爲容，危爲爲，銀爲寅，元爲員，牛爲尤，敝不可勝道。即作《指南》者，亦謂疑喻相通，可笑哉。夫疑魚其切，夷由其切，牙喉固有辨也。舌頭四母，惟定母有訂聽二聲，此作母者，乃聽聲也，而讀等子者，多讀作訂聲，訂于徒徑切不合，而且于本母下，同啼臺屯團田迢駝唐騰等，亦殊謬矣。舌上四母，未聞有訛，但孃與泥，微有相肖，須于舌頭舌上辨之。重脣四母，惟並母並蒲迥切，當作瓶上聲，或瓶去聲，今學等者，皆讀作兵去聲，則是幫母下字，何以與透互分清濁，而其去本母下蓬皮蒲排瓶裒庖婆爬旁，不亦遠哉。輕脣四母，非敷似覺一類，于其子之非霏方芳封峯可知，俟達者之再訂。微母或謬作爲，讀微無非切，爲則王非切也。齒頭五母，訛者亦少。正齒五母，人有讀床爲藏者，藏從母下也。觀本母下茬鋤神蛇，可即子見母矣。有讀禪爲纏者，纏澄母下，在正齒中，稍類床母字；禪則時連切，于本母下鱄辰韶嘗可辨也。喉音四母，匣因曉而喻因影，自然明了。有謬喻爲孺，而又有呼日爲益者。夫孺在日下，益在喻下，是二母相混，即如通攝容茸，遇攝餘如，効攝遥饒，臻攝寅仁，豈能辨之哉。學等字者，先辨此三十六母，毫無爭差，則以母出子，十百千萬，寧有誤耶。

又　三十六字母分音

見溪群疑是牙音　端透定泥舌頭音
知徹澄孃舌上音　幫滂並明重脣音
非敷奉微輕脣音　精清從心邪齒頭音
照穿床審禪正齒音　曉匣影喻是喉音
來日半舌半齒音

袁氏曰：牙舌脣齒喉，自然分七音，而各音中，自然有此數母，非以諸等母强合于各音中也。牙音乃以舌迫斷上出之，雖舌亦與力，而用斷爲多，故疑泥孃三母相似，而其差在毫釐，則以牙音稍用舌，故稍肖舌音字也。端透定泥，出于舌頭杪末處；知徹澄孃，用于舌上中央處。大較判然，不析自明。而脣音八母，幫等須合脣而迫聲以出，故謂之重；非等則開脣送聲而出，故謂之輕。齒音中，精等照等亦各相肖。惟精五母，出在兩齒頭相合之處，而照等五母在正齒之內，舌稍用事，故中有少似舌上音者。少不別于毫釐之間，則即以作《指南》者，亦謬謂穿徹同用，而澄床互通矣。喉音四母，曉匣重出爲深喉，影喻輕出爲淺喉，一審可辨。來日二母，來當在舌，似不干齒，日當在齒，似不干舌，蓋從兩母分之，半舌而半齒也，非兩母並半舌而半齒也。且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爲七音，若并半舌半齒，是六音矣。

又　三十六母分調袁氏新增圖

角	徵	宫	商	羽	半徵	半商
木	火	土	金	水	半火	半金
春	夏	中	秋	冬	半夏	半秋
牙	舌	脣	齒	喉	半舌	半齒
見	端知	幫非	精照	曉	來	日
溪	透徹	滂敷	清穿	匣		
群	定澄	並奉	從床	影		
疑	泥孃	明微	心審	喻		
			邪禪			

袁氏曰：三十六母，于人爲七音，于樂爲七調，可勿辨與。《指南》七調歌云：角是牙音木在東，舌爲徵火動南風。脣音屬水北爲羽，商調西金在齒中。喉裏土宫居戊己，半商半徵日來逢。後進未明先哲意，

軒轅格式牖人從。而門法中有辨五音例，亦曰欲知宮，舌居中，蓋喉音也。欲知商，口開張，蓋齒音也。欲知徵，舌柱齒，蓋舌音也。欲知羽，撮口取，蓋脣音也。欲知角，舌縮却，蓋牙音也。以此二説而分之，是喉音爲宮，而脣音爲羽矣。而涞水君《指掌圖》有字母次第之辨。又曰：牙音者，春之象也，其音角，其行木。舌音者，夏之象也，其音徵，其行火。脣音者，中央之象也，其音宮，其行土。齒音者，秋之象也，其音商，其行金。喉音者，冬之象也，其音羽，其行水。所謂從五行而出，如四時之運者。據司馬公之論，是脣音實爲宮，而喉音實爲羽。《指南》、門法之説，皆非也。夫七音配乎七調，卓有一定，而后世二三其説，何以窮聲音律吕之正哉。予考姓類分音，收來母字于舌，收日母字于齒，合爲五音。而其分五音也，則宮姓皆屬脣音，羽姓皆屬喉音，與涞水之旨同，而以爲出於吕才之定。蓋嘗合之律吕而合，其説近是。則司馬公七調之分，五音之配，四時之序，良不爽也，故録爲圖以垂定式。

又　三十六母清濁舊有歌，袁氏新增圖。

端見純清與此知　精隨照影及幫非
次清十字審心曉　穿透滂敷清徹溪
全濁群邪澄並匣　從禪定奉與床齊
半清半濁微孃喻　疑日明來共八泥

三十　見端知幫非精　照　濁清
六母　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影　分清
清濁　群定澄並奉從邪床禪匣喻　分濁
之圖　疑泥孃明微　來日　獨濁

袁氏曰：五音有動靜，則有清濁。靜則極清，如見端知幫非是也；動則有清有濁，如溪群透定徹澄滂並敷奉是也；還靜則獨濁，如疑泥孃明微是也。此天然之妙，不容增減者。試以通攝論之，首母靜字，如公東中○封，自然而清，即倣其音而强出一濁聲，無其字矣，故惟立一母。次母動而出，自然便分清濁，不可一母而盡。如空頌、通同、踵重、徖逢、峯逢皆同切，而清濁分矣。諸攝動音，皆有此兩種。即損一母不可，故同切設兩母，末母下字，如（峴）〔峻〕農醲蒙葦，皆自然而濁。即强爲清聲，如見等子，則無其字矣，故亦立一母。精照等五母，精靜字獨清，一母動而出，則有清濁，故同切並立清從，再動而出，又有清濁，故同切並立心邪。照靜字獨清，一母動而出，則有清濁，故同切並立穿床，再動而出，則又有清濁，故同切並立審禪。試讀縱樅從淞松，中衝崇舂鯧，不見其本來之妙乎。喉音無靜字，故不立獨清之母。動而一重一輕，皆有清濁，又非疑孃泥明之例，故重則曉清而匣濁，輕則影清而喻濁，皆二母以分司其韻。來日音中，本無清字，故止各立一母，以隸濁字，如疑泥孃明微之類也。試即各攝平聲，龍茸鄰仁郎穰，皆類群定等，不類見端等，則其概可見。大抵三十六母，獨清則見端知幫非精照是也；分清則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影是也；分濁則群定澄並奉從心床禪匣喻是也；獨濁則疑泥孃明微來日是也。愚按《指南》歌，又以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爲音之半清半濁。而《經世》圖疑以五瓦仰冂爲清，吾牙月堯爲濁。明以母馬美米爲清，目皃眉民爲濁。微以武晚口尾爲清，文萬口未爲濁。來以老冷吕■爲清，鹿犖離■爲濁，日以耳爲清，以二爲濁。與《指南》之歌，其旨無異。然予謂吾五眉米尾未耳二皆在同等，四聲之中，何以分清濁也。至于泥孃則又分孃之乃妳女爲清，泥之内南年爲濁。是孃清泥濁，安在其爲半清半濁也。愚意母有獨清者，有獨濁者，有分清分濁者。爲其有清無濁，故見等爲獨清；爲其有濁無清，故疑等爲獨濁；爲其半清半濁，故立溪群等爲分清分濁。使八母而半清半濁也，等子寧無分母耶。至于喻與影分清濁，尤非七母之例也。此愚戇之見，不敢執以爲是，故並存原歌以俟達者。

又　三十六母呼吸

幫非音與見端知　影喻泥孃更有疑
精照明微來共日　一十六母吸中機
溪群透定同澄徹　並奉滂敷曉匣依
清從禪審心邪外　穿床摠是一呼司

袁氏曰：字音有呼吸之分，從何而辨。凡音舒氣而出者，皆屬于呼；斂氣而入者，皆屬于吸，即前清濁論中所言動靜是也。門法中所載呼吸之例，以東吸通呼，刀吸叨呼爲法則。即通攝推之，牙音中公吸

也，空頓呼也，峻又吸也。舌音中東吸也，通同呼也，農又吸也。以此審之，牙舌脣音中，見端知幫非等母，每四母首一母皆司吸，中二母皆司呼，末一母又皆司吸。齒音中精照等母，每五母首一母皆司吸，餘四母皆司呼。喉音中曉匣四母，首二母司呼，次二母司吸。半舌音來母司呼，半齒音日母司吸。試口讀而心會之，自當不爽，此呼吸之定論也。前闢翕之辨，以攝而分；此呼吸之辨，以母而分；後開發收閉之辨，以等而分。三者原自不同，説者多誤呼爲闢，誤吸爲翕，又或者以開發爲闢，收閉爲翕，殊混開合之倫，故予著歌以爲之辨。

又　三十六母交互

知照非敷遞互通　泥孃穿徹用時同
澄床疑喻相連屬　六母交參一處窮

袁氏曰：前人立三十六母，以分二十四攝，衍之至于三千八百六十二聲，取子母相生之義。蓋聖作之事，豈有遺子而無母者，是缺母也；又豈有兩母而可同切一子者，是剩母也。作《指南》歌者，有交互之歌，不亦剩母乎。知之與照，穿之與徹，澄之與床，大概相肖。一在舌上，一在正齒，特舌齒微相關，而實有分別，所謂毫釐而千里也。故諸載籍中，于此必無互切者，可云交互乎。非敷之同，猶有近似，然非見端知幫之類，敷則溪透徹滂之類，亦未嘗無辨也。非敷可互，見溪亦可互乎。泥孃之母，均在舌音，然舌頭舌上，不無此彼。即通攝農醲，別之則泥孃較然。如疑喻交互之説，前辨三十六母，已詳言之，夫何復言。使果可交互，則設母者立疑必不立喻，立泥必不立孃，立非必不立敷，立知徹澄必不立照穿床矣。予謂其中求可交互者，則溪與群，透與定，徹與澄，滂與並，敷與奉，清與從，心與邪，穿與床，審與禪，曉與匣，影與喻，皆可同切之字，而其韻又清濁分矣，則亦非可交互者也。

七音起元辨袁氏新增歌

元音牙見舌端知　脣裏却先幫與非
齒下元從精照起　喉音曉影不相違

袁氏曰：七音中，牙何以起見，舌何以起端知，脣何以起幫非，齒何以起精照，喉何以起曉影也。蓋古人審音，必有所肇，非漫以之居先也。見爲牙音之元，端知爲舌音之元，幫非爲脣音之元，精照爲齒音之元，曉影爲喉音之元，自是不可居後。試聽五方赤子作人語時，于牙音必作奇家公雞等音，不聞作溪群音也，是牙起于見也。舌音必先低爹知爹，不聞作透定徹澄音也，是舌起于端知也。脣音必先巴，齒音必先嗟遮，喉音必先嚇了，不聞作滂清等音也。是脣齒喉起于幫非精照曉影也。蓋人之音初發必清，故從純清者起，故見等爲各音之首。即兒語間有先呼妳呼媽者，雖在濁音，必以清聲呼之。試以較五方，決無異同者，必二歲後，乃能作溪群等音爾。至于兒聲初起，又多先果假攝中聲，故華嚴四十二字母，皆用果假攝爲之首聲元也。知聲音之元，則知等子作母，及華嚴作母之意矣。

七音中母數辨

牙喉本是四音拘　舌脣八位更無餘
齒爲十母天然定　半齒舌中獨母居

袁氏曰：牙中何以四母，四母何以首見次溪三群末疑；至于舌脣何以八母，齒中何以十母，喉中何以四母，半舌半齒何以一母，各音中母何多寡不等，而其母之次第，此先彼後，又何以故，此其玅難言矣。七音之中，多寡本于天籟，不可人爲，四者自四，八者自八，十者自十，一者自一。即彊增一母，實無其音；即妄損一母，遂缺一音矣。牙中見爲音之元，見而吐之則爲溪，溪而濁之則爲群，群而吞之則爲疑，雖分四音，實爲一貫，即欲亂其序，胡可得焉。以是例之，舌頭則端爲元，而透爲端之吐，定爲透之濁，泥爲定之吞。舌上知四母，亦猶是也。重脣則以幫爲元，而滂爲幫之吐，並爲滂之濁，明爲並之吞。輕脣非四母，亦猶是也。其在齒音齒頭，則精爲音之元，精而吐之則爲清，清而濁之則爲從，清而更吐之則爲心，從而更吐之則爲邪。正齒則照爲音之元，照而吐之則爲穿，穿而濁之則爲床，穿而更吐之則爲審，床而更吐之則爲禪。自然一氣，亦猶是也。喉中曉匣俱吐，匣即曉之濁，曉而吸之則爲影，匣而吸之則爲喻。其序自天然，亦猶是也。半商半徵中，來爲泥之吐，故爲半舌；日爲禪之吞，故爲半齒。緣等察母，錙銖不爽。以此求之，則牙舌得其牙舌之玅，脣齒得其脣齒之神。乃知音中之母，原有貫繫，非

自爲任意而强作者也，亦非自爲此彼而不貫者也。

三十六母中切數辨袁氏新增歌

母中四切是溪精　照與穿孃喻及清
疑見影來同曉匣　更加床審與從心
母中何位是二切　舌上知彑共徹澄
喉齒邪禪還喻日　非敷微奉四輕脣
三切群泥端透定　重脣四位辨分明

袁氏曰：一母一切，而一切中又種種不同，或上下異等，或開合異口，則一母有二三四切者。如見四切，上等開干艮，合古官，下等開巾己，合居君。溪四切，上等開可口，合困苦，下等開乞丘，合去犬。羣三切，上開頎頜，下開奇求，合窮窘。疑四切，上開嵁敖，合玩五，下開牛堯，合元玉。端三切，上開刀旦，合准耑，下開吊丁。透三切，上開台土，合退彖，下開天汀。定三切，上開宕太，合囤段，下開田廷。泥三切，上開乃南，合内奴，下開年念。知二切，開肘貞，合中追。徹二切，開疢丑，合楮冲。澄二切，開長呈，合佇虫。孃四切，上開赧饒，合吶(取)〔妠〕，下開狃誑，合尼女。幫三切，上開貝八，合卜半，下開兵必。滂三切，上開沛怕，合叵判，下開品批。並三切，上開杷朋，合匍弁，下開皮平。明三切，上開忙馬，合木毛，下開名米。非二切，開方法，合弗分。敷二切，開芳泛，合芬手。奉二切，開房乏，合吠飯。微二切，開亡妥，合未文。精四切，上開左早，合祖卒，下開丌井，合足苴。清四切，上開此采，合寸厝，下開千七，合逡詮。從四切，上開才皁，合存萃，下開前齊，合全堅。心四切，上開三叟，合莎巽，下開先西，合宣荀。邪二切，開夕囚，合旬浘。照四切，上開爪壯，合阻茁，下開支正，合准主。穿四切，上開叉册，合囪初，下開叱昌，合杵吹。床四切，上開岑查，合淙助，下開示舌，合船脣。審四切，上開山生，合所栓，下開世申，合水束。禪二切，開辰上，合殳垂。曉四切，上開亨罕，合火昏，下開向休，合兄血。匣四切，上開沆亥，合户回，下開刑系，合玄迥。影四切，上開恩安，合汪烏，下開因央，合淵於。喻四切，上開頤猋，合訏俞，下開由羊，合于云。來四切，上開老冷，合路弄，下開力了，合劣吕。日二切，開人而，合芮如。此皆切中之辨也。予作子母全編，體地音開發收閉之例，于見中不同之字，即以見四切別之。冠一字于子上母下，名爲母中之分母，雖同一母，等自不同，學者勿謂同母同切也。他互切則詳後，此不載。

三十六母中古人常用切脚字袁氏新增歌

見中居舉九姑古　溪口缺丘豈去苦
群用渠巨近强其　疑以魚元吾語五
端德都丁互陟音　透字惟聞用他土
定下徒同兼大杜　泥中奴乃難能努
知陟諸著互都丁　徹使丑抽敕疢褚
澄直宅貯亦通徒　孃子懷中惟那女
幫須必布補賓邊　滂匹普披芳亦互
並貧部步及薄蒲　明茂莫民還用武
非尋付甫及分方　敷用芳夫匹或伍
奉當房鳳父和符　微武文無或著母
清字七妻厝此倉　從兮疾賊且在昨
邪覓詳旬似夕隨　心内蘇思息洗訴
照獨職章與側朱　穿惟杵狀測處楚
精則子宰即作祖　匠徂之外士亦附
禪從是市洎時誰　審式水山書史所
曉許虎朽况海呼　匣下胡亥恒回户
影等多用烏於哀　喻預與于爲以雨
日中而如汝濡人　來有力盧論閭吕

袁氏曰：古人切脚，各母下多常用此等字，學者觀等子，恐或忘于灝瀚，若能熟記此類，則知某字爲某母下切，闢翕清濁，聲音不爽矣。故予增編是歌，使人得其捷徑，猶易爲翻切也。古人用切字，尚不止此，但就其常用者編之。其中若見端知幫非精照七母純清，其等章明；又若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純濁，其等亦章明，即無此歌可也。惟溪群、透定、徹澄、滂並、敷奉、清從、心邪、穿床、審禪、曉匣、影喻二十二母，對分清

濁，而切脚者用平聲猶可辨其清濁，不相互溷也。乃古人翻切，或用上去入爲切，夫上去入，清濁相類，孰從涇渭之哉。故是歌于二十二母多收上去入，而平畧收一二，無非令人易于此彼也。其中爲互用者，則端知幫非精照二十六母下有之，蓋類隔交互互用門法之例也。

又卷八　知韻不知切之謬

袁氏曰：凡人知用口作等，皆謂能切，不知切又難于辨母矣。凡等字先看切字在何母下，或牙或舌，或脣齒喉，或半舌半齒，得其音矣；而又審其或清或濁之母，得其母矣，然後以韻和之。如女六切，不知者必謬以切玉，惟知女在孃母下，然後知獨可切忸也。又如户光切，不知者必謬以切荒，惟知户在匣母，然後知獨可切黄也。又如徒干切，不知者必謬以切灘，惟知徒在定母，然後知獨可切壇也。又况有類隔等變，苟不真知其切母，又何以盡其變化哉。故嘗論切字之法，須先識其母字。如農夫蒔插，須先識其種。使嘗然以黍爲粟，雖自號爲粟，其實所穫者乃黍也，若是者可與論切脚乎。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長箋解題・字母藏録》　《字母藏録》者，聖人音聲爲教，非佗教比。或特説字母，自爲一經，或談經時因緣偶及，斷章而采，兼收竝録。即不必通解者，亦所不遺。欲廣其抄用，庶幾五天有人東土間乞。無論今日佗日，是我是佗，一日有遇，將無令此道不隊于地，志願緼矣。總持而外，若文殊問字經，即前母，前後變亂。華嚴，即字母經藏。有多本卅二字。般若經字母，凡三見，即前字母，可訂正譌謬四處。釋談經，見大梵書。即普闇祝。若烏恕藏字母，即小西天字，卅母，五聲。以及外道之蒙古字、藏内亦有一經用其書。又有元朝孔廟碑。回回字母二十九字。之類，竝所不遺。惟四十二母，别以韻法比量作一表，如華嚴字母之法，正其譌，補其闕，又藏外異學吾儒得之者，如鄭氏《七音略》、顧氏《翻切雙聲疊韻》諸圖、王氏《聲韻會通》、吴氏《諧聲指南切韻樞紐》、李氏父子《經緯圖標射法》之類，雖未必盡詮音聲之道，亦皆稍知留心者矣，各箋其得失而收采焉。翻切法淺而易遵，亦爲增定以通其用。

又《華梵音聲表》　華梵音聲者，亦理正等韻之綱維也。華謂字母，梵謂悉曇，音謂宫商，聲謂平仄是也。縱横爲表，萬音屬于等子，等子屬于三十六母，三十六母屬于五音四聲，五音四聲屬于呼吸。呼吸之所出，有輕有重，有清有濁，于是分焉。聲氣旡分，有名有敘，豪不可紊。名不清，敘不順，則凡法翻成導譌之具，奚可乎。故先總列一圖，矯集華梵，諸母盡收之，華音鬥舌間，務伶清濁重輕各得其所。

明・吕維祺《同文鑰》卷首《音辨二》　介孺氏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床幫滂微奉六母，是爲三十六母，合之爲七音。牙音用齗，聲在上齶，故有竟以齶音名者。舌頭在舌杪，舌上在舌中央，合脣而迫聲以出謂之重，開脣而送聲以出謂之輕。出在兩齒相合之處者齒頭也，抵齒而出舌稍用事者正齒也。故正齒照穿床三音，與舌上知徹澄三音相類，而實不同。喉有深淺之分，曉匣重出爲深喉，影喻輕出爲淺喉。來半舌音，以其從泥而分曰半，非謂與齒互音也。日半齒音，以其居禪之餘曰半，非謂與舌互音也。

○三十六母本音

見溪群疑是牙音　　端透定泥舌頭音

知徹澄孃舌上音　　幫滂並明重脣音

非敷奉微輕脣音　　精清從心邪齒頭音

照穿床審禪正齒音　　曉匣影喻是喉音

來日半舌半齒音

又《音辨三》　介孺氏曰：凡切字之法憑母，母謬則子謬，求音之正必不得矣。諸母牙音中見溪群三母易明，惟疑母有訛呼作夷者。此母一謬，則以宜爲移，銀爲寅，牛爲尤，弊不可勝道。即作《指南》者，亦謂疑喻相通矣。夫疑魚其切，夷繇其切，牙喉固有辨也。舌頭四母，惟定母有訂聽二聲，此作母者，乃聽聲也。而讀《等子》者，多讀作訂聲。訂於徒徑切不合，而且于本母下同，啼臺屯團田迢駝唐騰等字亦謬。泥屬舌頭，當讀在舌之頭，如本母下字難能之類，世皆讀如牙音者誤。舌上四母，惟孃與泥微相肖，須于舌頭舌上辨之。重脣四母，惟並母並蒲迥切，當作瓶上聲，或瓶去聲，今皆讀作乒去聲，則是幫母，下字何以與滂互分清濁，其去本母下蓬皮蒲排瓶裒庖婆爬旁不亦遠哉。輕脣四母，非敷原屬二種，而讀法似覺一類，於其子之非霏方芳封峯可知。微母或

謬作爲讀，不知微無非切。爲則王非切也。齒頭五母，未聞有訛。正齒五母，人有讀床爲藏者。藏，從母字也。試觀本母下茬鋤神蛇，可即子見母矣。有讀禪爲纏者，類床母字。夫禪則時連切，于本母下鱑辰韶嘗可辨也。喉音四母，匣因曉，而喻因影，自然明了。有謬喻爲孺，而又有呼日爲益者。夫孺在日下，益在喻下，即如通攝容茸，遇攝餘如，效攝遥饒，臻攝寅仁，豈不能辨之哉。學者先辨此三十六母，毫無爭差，則以母出子，十百千萬，寧有譌耶。

○讀三十六母法

見經電切　溪牽奚切　群衢雲切　疑魚其切
端多官切　透他候切　定徒徑切　泥年題切
知珍離切　徹綵列切　澄持蒸切　孃女良切
幫博旁切　滂普郎切　並蒲靜切　明眉兵切
非匪微切　敷芳蕪切　奉父送切　微無非切
精子盈切　清七情切　從牆容切　心思尋切
邪徐嗟切　照之笑切　穿昌湍切　床茬莊切
審式茬切　禪時連切　曉馨鳥切　匣賢甲切
影衣景切　喻羽戍切　來郎才切　日人質切

又《音辨四》 介孺氏曰：切脚上一字論音清濁，毫難假借。故欲知切，不可不知清濁之母。然字書灝瀚，任拈一字，皆可作切，亦何能周知。乃亦有常用切脚者，古人作切，大抵不外此數字。若熟記之，亦翻切捷徑也。袁氏字學有常用切脚字，尚未備，愚詳攷《正韻》、《沈韻》、《集韻》、《韻會》諸書切脚，編集爲歌，歌之不能盡，仍附之其最常用者，旁加雙圈，次單圈，次點類隔、交互、互用等法，聊舉端知二母以例其餘。旁用長方圈，照五母門法分一二，喻母門法分三四，則矩方以別之，倘於學韻者有禪乎。

○古人常用切脚字

見 中居舉九姑古嘉俱堅經圭公訖巾厥
群 求渠巨具近逵其奇
端 德得都丁併多當
溪 口區驅丘豈去苦
疑 宜倪魚牛吾語五牙元
類隔陟字透 他土吐
定 唐徒同亭大杜
知 陟竹張都丁
澄 直馳持仲呈
孃 子懷中惟尼女
幫 必卑比與賓邊
滂 匹普披篇紕鋪譬僻
並 皮部步毗薄蒲傍貧□□
明 莫彌弭眉美民
非 方甫府敷惟芳
精 則祖子即臧將遵逡作資
從 兮慈才在疾賊
心 先息思桑相蘇
邪 似詳詞徐旬夕
其二職章之止朱 諸征
床 鋤助士有食神
始失水式舒詩書
曉 許馨香虛況呼
匣 回户下胡何黄侯亥恒
喻 于王爲羽雨雲
來 落力盧魯郎良
日 内而爾人如汝
泥 裹奴乃寧那弩
徹 使丑扭勅疢楮
孃 子懷中惟尼女
幫 必卑比與賓邊
並 皮部步毗薄蒲傍貧□□
明 莫彌弭眉美民
非 方甫府敷惟芳
奉 扶房符微無武文亡
清 采千七此倉取親村厝
從 兮慈才在疾賊
心 先息思桑相蘇
邪 似詳詞徐旬夕
其二職章之止朱 諸征
床 鋤助士有食神
始失水式舒詩書
曉 許馨香虛況呼
匣 回户下胡何黄侯亥恒
喻 于王爲羽雨雲
來 落力盧魯郎良
日 内而爾人如汝
禪 上是市時常殊 視承寔
穿 初測楚昌尺處 齒
審 數山色史疏所
影 倚伊幺於一乙烏衣遏阿因
照 一切字側莊阻
蕭 司新荀旋須素
昨 全秦匠亦粗徂
移夷弋養羊以與餘 余
還兼離靈論閭吕
是爲常用切脚母

又《清濁説》 按純清者，其音至清，故以純言。次清者，清之稍次者也。半濁即次濁，謂與次清相對，其濁未甚，止得其半。若全濁，則毫與清無涉，斯全乎其爲濁者矣。如牙音見純清，溪次清，羣半濁，疑全濁。舌脣音皆同。齒喉半舌半齒音分清濁稍異，總皆自然之理，舊襲

《指南》清濁之説未當。

明・朱孔陽《訂正音韻合璧》卷一 ○總括五星分配例

見等牙肝角木束，
舌心徵火喻南風。
北方腎水羽脣下，
西面商金肺齒中。
喉按土宮脾戊己，
西南兼管日來同。
後進未明先哲意，
軒轅格式爲君明。

又 ○集類四聲輕清重濁字法切要詳辨

上平輕清

璀將鄰切，音精，美石也。珍陟鄰切，音真。—賓也。真只人切，音真，—正也。椿勅倫切，音春。財木也。之職而切，音支。—往也。龜屈追切，音佹。龜—也。春昌而切，音冲。四時也。禋於徑切，音烟，潔祀也。孚甫夫切，音夫，信實也。鄰力珍切，音林，近—也。朱之余切，音諸。—赤也。峰敷容切，音風。山高也。飛甫肥切，音非。—附也。風方隆切，音峰。—化也。妃芳非切，音非，宮娥也。伊於之切，音依。—因也。微無北切，音維。—妙也。家古牙切，音佳。宅舍也。施式支切，音詩。—設也。

上平重濁

弘户肱切，音洪。—大也。陳真鄰切，音辰。進説也。辰壬權切，音辰。—巳也。員食元切，音員。—位也。洪户工切，音紅—，大也。諄章倫切，音啍，□□□。從從容切，音从依—也。殷於斤切，音明，—大也。倫力迎切，音侅。—理也。降下江切，音成。—服也。松詳容切，音嵩。—栢也。江古雙切，音美。—海也。夫甫于切，音扶。丈—也。分府文切，音忿。—布也。其巨之切，音奇。辭也。杭户郎切，音行。府名也。衣於機切，音伊。—服也。眉武悲切，音迷。—目也。無武夫切，音无。有—也。

明・胡癭《拾遺録》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與。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 五音

宮商角徵羽　風雷者，天地之聲也，而五音出焉。雷之出，地而奮也，殷殷隆隆，沈厚渾雄，在下震動，是之謂宮。瑲瑲鏘鏘，勁明凝長，辟歷四達，是之謂商。剝剝啄啄，中平端確，質直而收，是之謂角。嚮嚮哆哆，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是之謂徵。舉舉翊翊，高徹遠去，細小而清，是之謂羽。風之散布空中也，如牛鳴窮中，雷鼓隆隆，是之謂宮。如咽流沙，如集蜚羽，如叩鐘磬，如離羣羊，是之謂商。琅琅千人語，悲哀亦啾唧，如哺如呼，雉雊登木，是之謂角。奔馬駸駸，炎光熇熇，駭豕豨豨，是之謂徵。如水揚波，激氣相磋，如擊溼鼓，如麋鳴子，是之謂羽。宮之音厚重，商之音敏捷，角之音堅貞，徵之音迭起，羽之音輕摇，皆天地自然之音也。天地之氣，出於土囊之中，以漸鼓動，而風雷出焉。

牙舌齒脣喉　聲出至牙，縮舌而躍，張齒湧吻，通圓實樸，平出於前，是之謂角。聲出至舌，齒合脣啓，回縵舒遲，迭振以起，自邪降出，是之謂徵。聲出至齒，口開齶張，騰上歸中，明達堅剛，雖出若留，是之謂商。聲出至脣，齒開吻聚，清微迥亮，飄振以舉，若留而去，是之謂羽。聲出於喉，合口而通，麤大沈雄，舌則居中，自内直上，是之謂宮。前五音以尊卑爲序，此五音以四序爲序。土王四季，附於末也。人之氣出於肺口，以漸鼓動，而聲音出焉。

二變

變宮變徵　商之大，次於宮，徵之細，次於羽；而角居清濁之中。五音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二變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已。有五音而無二變，不可以爲樂。布之絲竹鐘磬，合之依末人聲，無不皆然。

半舌半喉　五音得二變而後成均古韻字。以完八十四調，此乃自然之理。雖聖人亦不得而增損。亦不得而改易。所以陳暘《樂書》自謂去四清二變爲高，而不知其難以施行也。三十六母，從來末附二半，曰半

舌半齒。或曰半徵商音。半商徵音，誤矣混矣。樂律七音，本於人聲樂律旋宮得矣，迺人聲翻改變商，非也。今正之曰變徵半舌，曰變宮半喉，後有細論。

三十六字母

見溪羣疑句。端透定泥讀。知徹澄孃句。精清從心邪讀。照穿牀審禪句。邦滂竝明讀。非敷奉微句。曉匣影喻句。來句。日句。讀音豆。語未絶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

角爲牙音　見溪羣疑牙在喁旁。

徵爲舌音　端透定泥舌頭。知徹澄孃舌上。

商爲齒音　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牀審禪正齒，齒列吻際。

羽爲脣音　邦滂竝明重脣。非敷奉微輕脣。

宮爲喉音　曉匣影喻喉音。

變徵爲半舌音　來

變宮爲半喉音　日

右三十六字母，唐舍利創立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邦滂微奉六字，共三十六母。則清圓堅確，實爲韻書樞要。惟平仄參雜，不能施於行韻。其他百十二母，四十二母，三十一母，二十八母，二十五母，非天地人物備足不雜之聲。舉萬有之字，一一有圓轉安頓，所宜細辨。亦安得字字辨之，辨之於字母而可矣。

三十六韻母

公穹奇魚。句。都透乖臺泥，讀。追窺酡孃。句。精恩餐攢心邪，讀。旃穿牀蕭梢禪。句。波竝陽光茫，讀。非敷奉微麻遮庚青。句。轟侯幽淫。句。廉。句。腿。句。

角爲牙音　公穹奇魚　其氣平以直，其聲防以約，其和去聲清以靜，自肝交於脾，而通於鼻，始終會於舌牙者也。

徵爲舌音　都透乖臺泥追窺酡。孃文其氣厲以舉，其聲貶以疾，其和遏以續，自心交於脾，而通於目，始終會於齒舌者也。

商爲齒音　精思餐攢心邪删還旃穿牀蕭梢禪歌　其氣剛以安，其聲揚以明，其和奮以斷，自肺交於肝，而通於口，始終會於齒際者也。

羽爲脣音　波竝陽光茫非敷奉微麻遮庚青　其氣振以微，其聲虚以清，其和輕以遠，自腎交於髓而通於耳，始終會於脣吻者也。

宮爲喉音　轟侯幽淫　其氣沈以洪，其聲弘以舒，其和敦以柔，自脾交於心而通於舌，始終會於喉分者也。

變徵爲半舌音　廉　氣聲和，同徵音。

變宮爲半喉音　腿　氣聲和，同宮音。

記曰：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即和去聲也。凡發一字謂聲，聲有所來亦有所往。《樂府雜録》曰：善音者先調其氣，絪縕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如抗如墜。纍纍貫珠出至喉者氣也。噫者聲也，貫珠者和也。松陵沈君徵所謂字頭字腹字尾，稍合於此。知此然後可以窺韻母。

韻母者，既創定《經緯圖》，挨取三十六字，以立韻母，所以發人本有之元音，引人自具之喉舌也。取一字爲翻切之韻，而以三十六字爲韻，呼之則直得同母。千二百九十六聲，有字無字，無不條貫。從平聲順呼，上去入三聲，亦無不條貫。此三十六韻母，實爲韻學字學入門之要，考之欲精當，讀之欲純熟。内十六聲，有聲無字，用翻切得之，別有詳説於後。

又卷二《通釋下・三合方位正華嚴字母圖》

韻目標題，前人原將首字曰之，如學而、爲政之類。所謂以東冬等字爲目，非成章可讀者。今莫若即綱領爲目，易于呼認，更便記誦，非不嚴清，正可清耳。	一	二	三	附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宮	徵	商	商	徵	宮	宮	角	商	宮	商	徵	宮	角	角	宮	商	宮	宮
越	商	商	濁	徵	宮	宮	角	商	宮	商	徵	宮	角	角	宮	商	宮	宮
一二三則四谷五六七八吉橘骨九葛十戛刮	貢	供	記	恣	句	固	怪	葢	介	桂	靳	攥	棍	艮	幹	貫	諫	慣
一二三則四谷五六七八吉橘骨九葛十戛刮	贛	哄	紀	子	矩	古	拐	改	解	癸	啚	捃	袞	頤	秆	琯	柬	摜
一二三則四谷五六七八吉橘骨九葛十戛刮	公	朽	乩	姿	居	姑	乖	垓	皆	圭	巾	均	昆	根	干	官	閒	關
一二三則四谷五六七八吉橘骨九葛十戛刮	一	二	三	附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 一 角	穹 二 角	奇 三 角	魚 四 角	都 一 徵	透乖 二 徵	臺 三 徵	泥皆 四 徵
翁 公 姑	烘 空 枯	紅 ○ ○	○ 峴 吾	翁 東 都	烘 通 珍	紅 同 徒	○ ○ 奴
雍 朽 居	胷 穹 區	雄 窮 渠	客 顒 魚	雍 冬 ○	胷 烽 ○	雄 佟 ○	容 噥 ○
伊 乩 基	羲 溪 谿	奚 奇 奇	移 倪 倪	伊 低 低	羲 梯 梯	奚 題 題	侈 泥 泥
伊 乩 基	羲 溪 谿	奚 奇 奇	移 倪 倪	伊 低 低	羲 梯 梯	奚 提 題	移 泥 泥
於 居 居	虛 驅 區	○ 渠 渠	余 隅 魚	於 ○ ○	虛 ○ ○	○ ○ ○	余 ○ ○
烏 姑 姑	呼 枯 枯	乎 ○ ○	○ 吾 吾	烏 都 都	呼 珍 珍	乎 徒 徒	○ 奴 奴
歪 乖 姑	嘑 咼 枯	懷 ○ ○	○ 詭 吾	歪 ○ 都	嘑 ○ 珍	懷 饋 徒	○ ○ 奴
哀 垓 鼠	哈 開 韐	孩 ○ ○	○ 皚 垠	哀 黵 ○	哈 台 吞	孩 臺 ○	○ 盤 ○
挨 皆 基	徯 楷 谿	諧 ○ 奇	○ 厓 倪	挨 ○ 低	俑 ○ 梯	諧 ○ 題	○ ○ 泥
威 圭 姑	灰 窺 枯	回 逵 ○	幃 危 吾	威 堆 都	灰 推 珍	回 頹 徒	幃 優 奴
因 巾 基	欣 炊 谿	僎 勤 奇	寅 銀 倪	因 ○ 低	欣 ○ 梯	礥 ○ 題	寅 ○ 泥
氳 均 居	薰 困 區	○ 羣 渠	雲 輦 魚	氳 ○ ○	薰 ○ ○	○ ○ ○	雲 ○ ○
温 昆 姑	昏 坤 枯	魂 ○ ○	○ 倱 吾	温 敦 都	昏 暾 珍	魂 豚 徒	○ 麇 奴
恩 根 根	○ 韐 韐	痕 ○ ○	○ 垠 垠	恩 ○ ○	○ 吞 吞	痕 ○ ○	○ ○ ○
安 干 根	曛 看 韐	寒 ○ ○	○ 豻 垠	安 丹 ○	曬 灘 吞	寒 壇 ○	○ 難 ○
剜 官 姑	歡 寬 枯	桓 ○ ○	○ 刓 吾	剜 端 都	歡 湍 珍	桓 團 徒	○ ○ 奴
黫 閒 基	羹 慳 韐	閑 ○ ○	○ 顏 垠	黫 嬋 ○	羹 ○ 吞	閑 ○ ○	○ ○ ○
彎 關 姑	儇 ○ 枯	還 攇 ○	○ 頑 吾	彎 ○ 都	儇 ○ 珍	還 ○ 徒	○ ○ 奴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純清	次清	純濁	次濁	純清	次清	純濁	次濁

追 五 徵	窺 六 徵	酏 七 徵	孃文 八 徵	精恩 一 商	餐 二 商	攢 三 商	心刪 四 商
翁 中 ○	烘 冲 ○	紅 蟲 ○	○ ○ ○	翁 叡 租	烘 聰 粗	紅 叢 徂	烘 嵩 蘇
雍 芻 豬	胷 蹱 據	雄 重 除	容 醲 袖	雍 踪 雎	胷 樅 趨	雄 漼 狙	胷 淞 需
羲 痴 徐	奚 馳 馳	奚 馳 馳	移 妮 尼	伊 齎 齎	羲 妻 妻	奚 齊 齊	羲 西 西
羲 絺 徐	奚 遲 馳	奚 遲 馳	移 妮 尼	伊 貲 貲	羲 雌 雌	奚 慈 慈	羲 思 思
虛 據 據	○ 除 除	○ 除 除	余 袖 袖	於 雎 雎	虛 趨 趨	○ 狙 狙	虛 需 需
呼 諸 豬	呼 ○ ○	乎 ○ ○	○ ○ ○	烏 租 租	呼 粗 粗	乎 徂 徂	呼 蘇 蘇
歪 ○ ○	嘑 ○ ○	懷 ○ ○	○ ○ ○	歪 ○ 租	嘑 ○ 粗	懷 ○ 徂	嘑 ○ 蘇
哀 ○ ○	哈 ○ ○	孩 ○ ○	○ ○ ○	哀 哉 ○	哈 猜 ○	孩 裁 ○	哈 顋 ○
挨 梨 知	徯 擠 絺	諧 婷 馳	○ ○ 尼	挨 ○ 齊	徐 ○ 妻	諧 ○ 齊	徐 ○ 西
威 追 ○	灰 ○ ○	回 椎 ○	幃 ○ ○	威 峻 租	灰 崔 粗	回 崔 徂	灰 雖 蘇
因 珍 知	欣 窺 絺	礥 陳 馳	寅 紉 尼	因 津 齎	欣 親 妻	礥 秦 齊	欣 新 西
氳 屯 豬	薰 趙 據	○ 酏 除	雲 ○ 袖	氳 鶼 雎	薰 逡 趨	○ ○ 狙	薰 荀 需
温 ○ ○	昏 ○ ○	魂 ○ ○	○ ○ ○	温 尊 租	昏 邨 粗	魂 存 徂	昏 孫 蘇
恩 ○ ○	痕 ○ ○	痕 ○ ○	○ ○ ○	恩 ○ ○	○ ○ ○	痕 ○ ○	○ ○ ○
安 ○ ○	曛 ○ ○	寒 ○ ○	○ ○ ○	安 ○ ○	曛 餐 ○	寒 殘 ○	曛 ○ ○
剜 ○ ○	歡 ○ ○	桓 ○ ○	○ ○ ○	剜 鑽 租	歡 稄 粗	桓 攢 徂	歡 酸 蘇
黫 ○ ○	羹 ○ ○	閑 ○ ○	○ ○ ○	黫 ○ ○	羹 篾 ○	閑 ○ ○	羹 ○ ○
彎 ○ ○	儇 ○ ○	還 ○ ○	○ 妓 ○	彎 ○ 租	儇 ○ 粗	還 ○ 徂	儇 椒 蘇
知	徹	澄	孃	精	清	從	心
純清	次清	純濁	次濁	純清	次清	純濁	次清

滂陽 二 羽	波 一 羽	禪歌 十 商	梢 九 商	牀蕭 八 商	穿 七 商	旂 六 商	斜關 五 商
烘 訐 鋪	翁 ○ 逋	紅 ○ ○	烘 ○ 疏	紅 崇 鉏	烘 充 初	翁 終 僛	紅 ○ ○
胷 ○ ○	雍 ○ ○	雄 鯆 殊	胷 春 青	雄 ○ ○	胷 衝 樞	雍 鍾 朱	雄 訟 徐
羲 披 披	伊 鎞 鎞	奚 時 時	羲 詩 詩	奚 茬 茬	羲 羨 羨	伊 支 支	奚 ○ ○
羲 批 披	伊 鎞 鎞	奚 鍉 時	羲 師 詩	奚 ○ ○	羲 縒 羨	伊 之 支	奚 詞 詞
虛 ○ ○	於 ○ ○	○ 殊 殊	虛 書 書	○ ○ ○	虛 樞 樞	於 朱 朱	○ 徐 徐
呼 鋪 鋪	烏 逋 逋	乎 ○ ○	呼 疏 疏	乎 鉏 鉏	呼 初 初	烏 僛 僛	乎 ○ ○
謣 ○ 鋪	歪 ○ 逋	懷 櫂 ○	謣 ○ 疏	懷 膗 鉏	謣 硨 初	歪 ○ 僛	懷 ○ ○
咍 ○ ○	哀 ○ ○	孩 ○ ○	咍 ○ ○	孩 ○ ○	咍 犨 ○	哀 ○ ○	孩 ○ ○
俙 ○ 披	挨 ○ 鎞	諧 ○ 時	俙 篩 詩	諧 豺 茬	俙 釵 羨	挨 齋 支	諧 ○ ○
灰 坏 鋪	威 杯 逋	回 垂 ○	灰 衰 疏	回 ○ 鉏	灰 歊 初	威 佳 僛	回 隨 ○
欣 繽 披	因 賓 鎞	禮 神 時	欣 申 詩	禮 臣 茬	欣 瞋 羨	因 真 支	禮 ○ ○
薰 ○ ○	氳 ○ ○	○ 純 殊	薰 婿 書	○ 脣 ○	薰 春 樞	氳 諄 朱	○ 旬 徐
昏 歕 鋪	温 奔 逋	魂 ○ ○	昏 ○ 疏	魂 ○ 鉏	昏 ○ 初	温 ○ 僛	魂 ○ ○
○ 噴 ○	恩 犇 ○	痕 ○ ○	○ ○ ○	痕 ○ ○	○ ○ ○	恩 ○ ○	痕 ○ ○
曛 攀 ○	安 班 ○	寒 ○ ○	曛 ○ ○	寒 ○ ○	曛 ○ ○	安 ○ ○	寒 ○ ○
歡 潘 鋪	剜 般 逋	桓 ○ ○	歡 ○ 疏	桓 ○ 鉏	歡 ○ 初	剜 ○ 僛	桓 ○ ○
羶 ○ ○	黫 ○ ○	閑 ○ ○	羶 刪 ○	閑 潺 ○	羶 潬 ○	黫 ○ ○	閑 ○ ○
儇 皈 鋪	彎 般 逋	還 ○ ○	儇 櫕 疏	還 豽 鉏	儇 ○ 初	彎 ○ 僛	還 ○ ○
滂	邦	禪	審	牀	穿	照	斜
次清	純清	純濁	次清	純濁	次清	純清	純濁

侯 二 宮	轟 一 宮	微青 八 羽	奉庚 七 羽	敷遮 六 羽	非麻 五 羽	茫 四 羽	並光 三 羽
紅 紅 乎	烘 烘 呼	○ ○ 無	紅 馮 扶	烘 豐 敷	翁 風 夫	○ 蒙 模	紅 蓬 蒲
雄 雄 ○	胷 胷 虛	容 ○ ○	雄 稷 ○	胷 烽 ○	雍 筸 ○	容 ○ ○	雄 ○ ○
奚 奚 奚	羲 羲 羲	移 微 微	奚 肥 肥	羲 妃 妃	伊 非 非	移 迷 迷	奚 皮 皮
奚 奚 奚	羲 希 羲	移 惟 微	奚 肥 肥	羲 飛 妃	伊 扉 非	移 彌 迷	奚 皮 皮
○ ○ ○	虛 虛 虛	余 ○ ○	○ ○ ○	虛 ○ ○	於 ○ ○	余 ○ ○	○ ○ ○
乎 胡 乎	呼 呼 呼	○ 無 無	乎 扶 扶	呼 敷 敷	烏 夫 夫	○ 模 模	乎 蒲 蒲
懷 懷 乎	謣 謣 呼	○ ○ 無	懷 ○ 扶	謣 ○ 敷	歪 ○ 夫	○ ○ 模	懷 ○ 蒲
孩 孩 痕	咍 咍 ○	○ ○ ○	孩 ○ ○	咍 ○ ○	哀 ○ ○	○ 埋 ○	孩 排 ○
諧 諧 奚	俙 俙 羲	○ ○ 微	諧 ○ 肥	俙 ○ 妃	挨 ○ 非	○ ○ 迷	諧 ○ 皮
回 回 乎	灰 灰 呼	幃 ○ 無	回 ○ 扶	灰 ○ 敷	威 ○ 夫	幃 梅 模	回 裴 蒲
禮 禮 奚	欣 欣 羲	寅 ○ 微	禮 ○ 肥	欣 ○ 妃	因 ○ 非	寅 民 迷	禮 貧 皮
○ ○ ○	薰 薰 ○	雲 ○ ○	○ ○ ○	薰 ○ ○	氳 ○ ○	雲 ○ ○	○ ○ ○
魂 魂 乎	昏 昏 呼	○ 文 無	魂 焚 扶	昏 芬 敷	温 分 夫	○ 門 模	魂 盆 蒲
痕 痕 痕	○ 眼 ○	○ 聞 ○	痕 汾 ○	○ 岔 ○	恩 雰 ○	○ ○ ○	痕 ○ ○
寒 寒 痕	曛 鼾 ○	○ 橎 ○	寒 煩 ○	曛 ○ ○	安 翻 ○	○ 蠻 ○	寒 片 ○
桓 桓 乎	歡 歡 呼	○ ○ 無	桓 ○ 扶	歡 ○ 敷	剜 ○ 夫	○ 瞞 模	桓 槃 蒲
閑 閑 痕	羶 羶 ○	○ ○ ○	閑 ○ ○	羶 ○ ○	黫 ○ ○	○ ○ ○	閑 ○ ○
還 還 乎	儇 儇 呼	○ ○ 無	還 ○ 扶	儇 ○ 敷	彎 ○ 夫	○ ○ 模	還 ○ 蒲
匣	曉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純濁	次清	次濁	純濁	次清	純清	次濁	純濁

	幽				淫				廉				腮			
	宮 三				宮 四				變 徵				變 宮			
合口撮	烏	翁	雍	於	○	訌	容	余	○	隆	龍	盧	○	戎	茸	而
合口撮	於	翁	雍	於	余	鯨	容	余	○	龍	龍	閭	○	而	茸	而
齒齊撮	於	伊	伊	伊	余	移	移	移	離	離	離	離	齊齒	○	而	○
齒齊捲舌	於	伊	漪	伊	余	移	怡	移	離	離	離	閭	齊齒	○	而	○
開口撮	烏	烏	於	於	余	鯨	余	余	閭	盧	閭	盧	郊	如	而	如
合口齊撮	烏	歪	哀	恩	○	○	容	○	盧	膟	來	盧	郊	○	○	○
合口齊撮	伊	歪	哀	挨	○	○	移	○	離	來	○	離	郊	○	○	○
合口齊撮	烏	威	因	恩	○	涯	幃	○	盧	雷	鄰	盧	郊	顬	○	而
合口齊撮	伊	於	氳	温	○	幃	雲	余	離	幃	寅	離	而	蕤	○	而
合口齊撮	烏	恩	恩	恩	○	○	雲	○	閭	寅	綸	閭	而	人	瞷	如
合口齊撮	恩	烏	安	剜	○	○	○	○	盧	○	論	盧	○	蕤	○	○
合口齊撮	恩	烏	甕	甕	○	○	○	○	盧	○	鸞	盧	○	蕤	○	○
合口齊撮似開口	恩	烏	甕	甕	○	○	○	○	盧	○	○	盧	○	蕤	○	○
	影				喻				來				日			
	純清				次濁				次濁				次濁			

凡開口發氣層根韻，當如入聲格韻平出呼之，方得其根韻始發之氣也。

上層大字爲韻母，其韻前有發氣，後有收和。無聲不三合者，其基基伊似乎二合，移移移似乎無合，震疊而收，皆三合也。

茲圖序七音備平貫仄以盡其蘊，非僅爲華嚴母正遺複也。

清・柴紹炳《切韻編・雜説》 辨字母當存説

古法反切，未嘗立字母，而上聲下韻，次第諧合。唐世始有字母，後增其六。相傳本元魏神珙及後周時龜茲蘇祇婆之學。如見溪以至來日分爲七音，大都不越牙舌脣齒喉清濁輕重之辨耳。如見溪群疑屬牙音，而見則純清，溪次焉，群則純濁，疑次焉。以次辨屬何母，則某韻字即爲母下之子。如公空頑嶧，居墟渠魚之類，聲石續出，有自然之次。習呼諦當，切脚自熟。蓋横有七音，與縱之四聲本屬一理，故四聲則標以平上去入，七音則建爲三十六母，使學者有所依憑。按圖簡字，次第不誤，何者，古人不立字母，其於脣齒位置清濁輕重不爽錙銖。故以古紅切公，不必曰見母；德紅切東，不必曰端母。若初學音律未精，聲口易溷，豈能辨此耶。即知辨齊齒撮口諸例，而支齊之類俱屬齊齒，冬魚之類俱屬撮口。即能辨陰陽兩種，而每部陰陽各半，如公空東通之類俱屬陰，同蒙蟲隆之類俱屬陽。凡遇切脚字，勢不得不於同口之中辨韻，如同繫撮口，是冬是魚。同韻之中辨聲，如同是東韻，是牙是脣，分陰陽聲。同聲之中辨位。如同是牙音，要識純清次清純濁次濁。位次所存，即是母義。如純清是見，次清是溪，純濁是群，次濁是疑。進而求之，母下復有殊子。如同是見母，有公弓之分。三十有六尚恐未盡，矧可削之歟。近世吴人沈君徵有字母堪删之説，謂可以曲家字頭腹尾代之。夫知音矢口，自可得魚忘筌，若其未能，猶須踐迹。況經生讀古株守章句，顧令捨《切韻》舊母而索所爲字頭腹尾，益墮入雲霧中矣。此則過於標異，詎曰適中。且就彼改撰切脚，未盡諧法。如思翁切是鬆非松，施恩切是孫非涙，迷恒切是儚非明，欺安切是看非慳。口吻全乖，乃欲自我作古耶。嗟乎，昔稱公曾暗解，必得西京，玉尺始正，其分刋倚。母定聲正，未可廢耳。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二九 蕭亭云：五音分于清濁，清濁出於喉齒牙舌脣，如公贛貢穀，喉音，屬宮之宫。中腫衆祝，齒音，屬宮之商。悤總謥簇，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舌音，屬宮之徵。蒙蠓夢木，脣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自判矣。

清・樸隱子《反切定譜》 字母説

切韻之法，其原出於梵書悉曇等子，遂有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母，流傳唐世，兩合成音，梵書爲合爲攝，華謂之反切也。字有反切，音聲始正，然舊傳字母，有方音，有重複，有疎闕，如疑通音，讀若移，與喻母同，俗讀若泥，舊列羣母下，是謂方音。照即知母，穿即徹母，牀即澄母，泥即孃母，非即敷母，是謂重複。疑母既非通音，則角音次濁有闕，且是未析四呼，如公岡居竝角正清音，見母豈能賅之，空康區竝角次清音，溪母豈能賅之，是謂疎闕。余嘗以敖字代疑母，又禪讀如擅，亦讀如塵，與牀澄母混，改用神字。泥孃二母，南屬牙音，北屬舌音，未可專列定母下，

改用囊字，以備七音三十一等之數，於四呼尚未晐也，因作全譜四，具列衆母，庶審音選用者可循序而得訂定，互反之法隨音附見焉。又音律始於黄鍾，黄鍾者，宫音也。位中央爲諸音之本，次東角，南徵，西南變徵，變商，西商，北羽。言五行則自春徂冬。言運聲則由内而外，此七音之攸敘，一音之内，陰陽清濁各有定位。舊譜始於角，終於變商，或羽居商前，宫居徵後，曉列影前，審列牀後，又或以影曉匣喻屬羽，邦滂竝明非敷奉微屬宫，今悉考定。

舊傳三十六字母

㊐影正清。陰声。曉次清。少陰。匣正濁。陽聲。喻次濁。少陽。㊍見正清。溪次清。羣正濁。疑次濁。○改敖字。㊎端正清。透次清。定正濁。泥次濁。○南改囊字，北仍用泥。㊏來次濁。㊎日次濁。㊋精正清。清次清。心次清。次音。從正濁。邪次濁。㊋照正清。穿次清。審次清。次音。牀正濁。禪次濁。○改神字。知同照。㊎徹同穿。澄同牀。孃同泥。㊌邦正清。滂次清。竝正濁。明次濁。㊌非正清。敷同非。奉正濁。微次濁。

清・李光地等《性理精義》卷三《皇極經世書・集説》案語　○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别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略】○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又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竝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六也。○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絶少，因失此音也。

清・潘耒《類音》卷一《音論・反切音論》　聲音之道，莫奇於字母，莫巧於反切。字母以一字而貫衆字之音，反切以二字而出一字之音，古未有也。自梵典入中國，翻譯之學興而此秘始啓。許慎、孫炎始有反音，周研、李登始著聲譜，至齊梁而大盛，乃有等韻之書，周顒、沈約、陸法言輩本以著書，名爲《切韻》。切即反也，兩字交互相切謂之反，取反覆之義，亦謂之反語。同泰之反爲大通，桑落之反爲索郎是也。兩字切一字，磨切而出聲謂之切，德紅之切東，徒紅之切同是也。亦謂之紐，有正紐、有倒紐、有旁紐，不越一反。反也，切也，紐也，名異而實同也。等韻之法，以三十六母貫穿天下無窮之字，切韻用之，以同母之字出切，以同韻之字定聲，而本音生焉。舉天下隱僻之字、晦昧之音，皆可鉤而出之，俾典籍無難讀之字，喉舌無不發之音。視古之注爲讀若某字與注以直音者，不啻霄壤。且使千載而下讀或淆訛，而尋其反切即可得其本音。如見户字出切者可知爲匣母之音，見五字出切者可知爲疑母之音，見女字出切者可知爲泥母之音，與夫撮口之誤讀爲合口，齊齒之誤讀爲開口者，皆可審而正之，則字母與切韻之功大矣。顧有未盡善者，以等韻所立諸門法，紛糾繚繞，窒塞迂迴，作切韻者蓋亦知其非，而不盡從。然其切皮爲符羈切，卑爲府移切，綿爲武延切，篇爲芳連切，樁爲都江切，爹爲陟耶之類，則猶仍類隔交互之失，致使字音不得其真。即非類隔交互，而出切多不用本呼之字，如以息兹切思，許歸切揮，都奚切低，古諧切皆，將倫切遵，他前切天，或以齊齒而切開口，或以撮口而切合口，或以合口而切齊齒，或以齊齒而切合口，如此者一韻之中居其大半。而其取韻則脣舌牙齒喉五部之字交參雜用，初無定準。夫所憑以切音者，惟上下二字耳，而二字俱不甚的當，則所得之音容有模糊，是未盡用切之道也。《韻會舉要》《洪武正韻》《韻學集成》諸書頗有更定，而亦不皆妥確。今《類韻》所用之切，則上一字必用本呼，以開切開，以齊切齊，以合切合，以撮切撮。必用同轉仄音切平，平音切仄，全音切全，分音切分。下一字必用影喻二母之元音，陰以影切，陽以喻切，影喻無字則用曉匣之字。又無字然後用見溪羣疑之字。如東之舊切爲德

紅，今則易以翁翁，德分而穀全，紅陽而翁陰，視舊稍親。中之舊切爲陟弓，今則易以竹硝，陟開而竹合，弓見而硝影，則倍親。先之舊切爲蘇前，今則易以薛煙，蘇合而薛齊，前陽而煙陰。田之舊切爲徒年，今則易以垤延，徒合而垤齊，年泥而延喻，則尤親。舊切有暗合者，如盧紅之切籠，魚容之切顒，力延之切連，巨員之切權，則仍之。不合者悉改之。舊切凡同母同韻之字皆可切，今則同母之中必用同呼同轉，同韻之中必用元音，必分陰陽。舊切二字生出一音，新切二字合成一音。舊切如射者不能中的，而在的之上下左右，新切則直中鵠心，不可移易。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斯之謂矣。或曰：作韻譜者無慮數十家，彼皆審音之人，豈見不及此而待今始定。曰：理以剖析而愈出，學以思辨而愈明，天下事儘有後勝於前者。南北盤江之遠，至近代徐霞客而其源始窮。勾股割圜之法，至幾何原本出而其故始明。中古以前音韻濶略，魏晉而下漸次講求，神珙悉曇輩始傳字母，始分牙舌脣齒喉，吕靜始配宫商角徵羽，沈約始定平上去入，周德清始言陰陽清濁，皆由粗以至精，由疎以至密。已精不妨更精，已密無嫌更密，故爲之審陰陽以增母，均完缺以定呼，闡全分以別類，酌正旁以明轉，辨親疎以易切，此實前人未竟之緒，有待於後人之補訂者。如必是古非今，則交廣閩粤之郡縣可以不設，而里差歲差之法曆家可以不用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又《遂初堂集》卷三《聲音元本論上》 聲音者，先文字而有也。人生而有聲，既長乃能識字。聲止於一，字則多寡不論，或一音而數字，或有音而無字，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者也。中古以降，字日繁，音日變。昔人思有以綜理之，而字書韻書出焉。然不得其天然之條貫，則如散錢亂卒，錯雜而不可整齊。自字母之秘啓，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且使天下無字之音可以有字者引之而出，字母之功偉矣。然而等韻之書立法未善，使人不能無議焉。夫立母以貫天下之音，則其所列爲三十六母者，必無複無漏而後可也。乃知徹澄孃同於照穿牀泥，非之與敷異呼而同母，皆複出也。影喻曉匣既分陰陽，而羣疑竝明等不分陰陽，可添之母尚有十餘，非缺漏乎。既同爲母，自當竝列一班，乃以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邦滂竝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爰有類隔、交互、振救諸門法紛然淆亂，而困人以披尋。所貴乎字母者，以切字也。類隔、交互，則出切不得其真，誤人實甚，是不可以不正也。正之如何，亦審其天然之音而已矣。天然之音可立爲母者五十，播之爲四呼，轉之爲四聲，區之爲二十四類，而天下之音盡矣，天下之字該矣。何謂五十母，喉音十，曰影喻曉匣見溪舅羣語疑；舌音十，曰老來耳而端透杜定乃泥；脣音十，曰審禪繞日照穿朕牀〇〇；齒音十，曰心些已邪精清在從〇〇；脣音十，曰非奉武微邦滂摹竝美明。舊譜之複者芟之，缺者補之，未安者改之，務使陰陽清濁各具其音，相耦相從而不違其序，故寧密毋疎，寧更毋襲也。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 切韻釋義

蓋字之有四聲，韻之有五音者，乃前賢之所創也，反切之法於是生焉。反者以音韻展轉相翻，故音之爲母，子從母出，聲之爲韻，隨聲叶和，依翻得字也。切者以兩字相磨而成，故切字从七从刀，謂七音之字迭以四聲，如刀之切物，豈容轉移，直能分剖七音之四聲也。名分反切，其義是均。韻者會也，類聚聲音而相和會。故切脚二字，上爲音，下爲聲，因聲尋韻之所行，隨韻得音之所歸也。經者自上而下，即平上去入四聲也；緯者從首至末，即喉齒牙舌脣半舌半齒七音也。三十六字母之重，其中有可併者，謂知徹澄孃敷喻六母，音同照牀穿泥非疑。今以敷母併非，喻母併疑；尚餘知徹澄孃四母列於韻末，俾學者逢雙音互用之切，照母呼子有憑，庶幾切無錯誤也。其清濁之辨，却有憑據者，遵司馬文正公《類篇》科別，所謂天造神援，的當不可移易也。至於讀韻有疾徐抑揚之分，切字有經權常變之奥，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愚所能盡述也。

三十六母七音清濁反字定局

○見經電反。經經堅見。

●羣劬雲反，劬勤虔羣。

○端多官反，多丁顛端。

⊙溪牽奚反，牽輕牽溪。

◒疑魚其反，魚銀言疑。

⊙透他候反，他汀天透。

●定徒徑反，徒廷田定。
○知珍離反，珍真氍知。
●澄持陵反，特陳廛澄。
○邦博旁反，博賓邊邦。
●竝部遇反，部平便竝。
○非匪微反，匪分著非。
●奉扶勇反，扶墳煩奉。
◉精子盈反，子精箋精。
◉清七精反，七親千清。
◉心悉吟反，悉新仙心。
●牀慈良反，慈榛潺牀。
●禪時連反，時真常禪。
◉曉馨杳反，馨典軒曉。
○影於丙反，於因烟影。
◒來郎才反，郎零迚來。

双韻開合切法

双音互用切法

清濁上聲切法

此局字母爲反切入門之逕式，蓋反者照式連聲，疊之行字。如見字則曰經電經電經堅見是也。然切照韻切法取字如經電切，亦見字是也。

濁音上聲字此濁音上聲之字，實與清音去聲同音，必以字母清濁別之，校呼法輕重耳。凡通韻出切，遇此濁音上聲行韻者，并槩取上聲，方不誤矣。今依《集韻》中，將濁音上聲首字備爲録出。

羣母每一字下註以切脚二小字爲音，便學者察有據。

柴渠麗。跪渠委。技渠綺。巨其吕。竆其矩。窮求蟹。窘渠殞。近其謹。領其懇。蹇其偃。登求輓。件其蹇。圈渠宛。蛹狂兗。驕巨夭。猘巨小。勍其兩。侐求狂。痙巨郢。殑其舅其九。蟉渠黝。噤渠飲。儉巨險。拑巨范。

定母

動徒摠。弟蕩以。杜徒古。遞徒禮。錞徒猥。駘徒亥。囤徒損。但徒旱。斷徒管。殄徒典。窕徒了。道徒皓。爹徒可。墮徒果。蕩徒朗。挺徒頂。蹔徒等。菿徒口。禪徒感。簟徒玷。

澄母

重直隴。豸池尔。佇直吕。柱直主。徥直駭。挈丈夥。紾直忍。蜳柱允。填徒偃。肚直遠。遭除善。篆持兗。篫治小。跦宅下。薩除瓦。丈直兩。瑒徒杏。徎丈井。澄直拯。紂除柳。稔湛徒減。

竝母

奉蒲蠓。柈步項。被皮彼。婢便俾。簿裴古。陛傍禮。罷簿蟹。琲蒲罪。倍簿亥。牝毘忍。犏蒲本。伴蒲管。版蒲限。辯符蹇。楩符善。薰平表。摽符少。鮑簿巧。抱簿浩。爸捕可。（距）〔距〕旁下。騾毘養。鮈蒲猛。竝部迥。憑皮殞。倗步等。部蒲口。

奉母

奉扶隴。墳浮鬼。父扶雨。憤房吻。飯扶晚。婦□久

從母

寂才摠。鉴自尔。怂才捶。咀慈語。聚慈庾。粗徂古。薺徂禮。皂徂賄。在昨宰。盡慈忍。癤才允。鱒才本。瓚藏旱。踐慈演。藸徂兗。罵樵小。皁昨旱。鼜才可。坐徂果。姐慈也。奘徂朗。箈在兩。靜疾郢。汫徂醒。湫在九。鰍仕垢。蕈慈荏。歜徂感。漸慈染。

邪母

似詳里。獌隨婢。敘徐吕。楯辭允。鄏辞纂。繏徐翦。藑詳演。灺徐也。像徐兩。鰷徐塊。燄習琰。

牀母

士徂里。鋤神制。齟床吕。紓神與。澅組紃。盾食尹。棧士限。撰船晥。巉士絞。槎士下。穇（上）〔士〕九。頌士捽。葚食荏。潛士減。

禪母

鼏時冗。視丞矢。蒔時髓。野丞與。豎臣庾。賢時忍。善常演。膞市遠。紹市沼。社常者。上時掌。受殖酉。甚常枕。剡時染。是丞視。氏常市。

匣母

須湖孔。項户講。户侯古。徯户禮。蟹户買。夥懷亇。瘣户罪。亥户改。很户懇。混户本。旱户笥。緩户管。限户簡。晥户板。峴户典。泫户畎。晶户了。皋下巧。皓下老。荷户可。禍户果。下湖雅。踝户瓦。沆户朗。晃户廣。幸户耿。□户項。迥户頃。扃户等。厚户口。頷户感。豏户忝。豏户減。

以上濁音上聲首字共二百有零，《集韻》所統者，其字二千四百有零，音似去聲，今以字脚爲登。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二《切母原始》　古六書諧聲，原本五音之理，以曆律推之，當有譜，或秦火後失不傳。漢《説文解字》止有讀若，徒得近似。孫叔然名炎，漢末人，作《爾雅音義》。作反語切，本出俚俗。謂就爲鯽溜，精曰鯽令，孔曰窟籠。見《宋景文筆記》。如經堅丁顛等轉法，皆天地間自然之音。奈何爲那，何莫爲盍，之乎爲諸，不聿爲筆，於菟爲虎，固合音之明顯者，但未有成法也。自晉安帝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即今華嚴字母，遂爲法所自始。周顒作《切韻》；沈約繼之作《紐字圖》，見世傳《玉篇》卷首。《玉篇》，梁中領軍、陳左將軍顧野王撰。併有切字要法五十六字，因煙人然新鮮錫涎迎妍零連清千賓邊經堅神禪秦前寧年寅延真甄娉偏亭田陳纏平便擎虔輕牽稱燀丁顛興掀汀天精箋民眠聲羶刑賢。四字無文，○○，如風字，方中切，方○○風。○○，如微字，無非切，無○○微。凡三十類，當爲古本，無所謂字母者。律以字母法，少知徹澄孃敷奉六母。金人《音韻字海》詩云唐舍利初置字母，後梁山温首座添六母，與宋《崇文目》僧守温撰《三十六字母圖》相合。則前此疑即此三十類，標出見溪羣疑等字。但切法初定時，舌齒常借，脣縫常溷，皆由各地方言，各代口吻不同，應少知徹澄孃非敷奉微八母。此類隔交互法門所由起。五十六字之爲古本無疑，其無文二母係後增，當爲敷奉，蓋非原可省，微最難辨，若有敷無奉，不應有陽無陰。《字海》詩乃云温添微奉幫滂床孃六母，詩云：輕中添出微與奉，重内增加幫迫滂，正齒音中床字是，舌音舌上却添孃。不足信。觀其以邪郎切床，床爺切邪，非精切法者也。沙門神珙撰《九弄反紐圖》，凡五圓圖爲五音，二方圖爲九弄，見《玉篇》。序云：梁沈約創立《紐字圖》，皆以平聲，碎尋難見。唐又有陽寗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詞理稍繁，尋求難顯，列圖曉示，義理易彰。觀此則珙爲唐以後人，與唐舍利初置字母之説亦合，孰謂珙在北魏，已有三十六母耶。要其時亦無所爲等韻者。《指南》序云：古有四聲等字，爲傳流之宗。不詳朝代姓氏。《崇文目》有《四聲等第圖》，僧宗彦撰。而上官萬里又曰：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司馬温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見今《性理》。温公全書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治平英宗年號。四年所上，藏者絶少。予嘗見《温公切韻》一帙，即今十六排攝二十四章門法，《詩歌指南》《貫珠集》悉本此，與方密山温公以幫滂非微爲宫喉、影曉爲羽脣之説不合，是可異也。考同時沈存中、括。邵康節雍。皆有著述，沈之《筆談》三十六母，其五音横調之，如幫宫當商剛角臧徵央羽；其四等縱調之，如幫清滂次清傍濁茫平。又云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東乃端字中第三等聲，等與今異。惟邵子《經世書》開發收閉，即世傳四等。似前此已有各等，而詳爲審定，舉其大全者。知《指掌圖》温公嘗自謂天造神授，或即宗彦圖斟酌損益爲書，吾儒流傳至今。趙凡夫云：金僧裁攝十六，開合詳畧二十四章，題曰《等子》。吕介孺譏司馬氏知横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俱未足與論也。嘗謂晉譯華嚴字母，五音不均，前後錯出。至唐譯金剛頂字母，沙門大廣智不空譯。始以喉牙齒舌脣爲序，音各五，外九音，亦有精義。吾儒初有丁顛切法，次三十母，次增六母，又次《經世書》。宓山云：後人因考辨而積悟，自詳于前，爲不誣也。梅誕生《字彙》古直圖，云得之新安，其無母無等，當在等韻前；另分貲韻，當在等韻後。分五音最確，諸書無出其範圍者。歐公序鑒聿《韻總》，謂必待乎用心專者而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理學如吴草廬，論切母殊未確，何後人妄作耶。

又《辨清濁》　音有清濁之殊，《指南》《韻會》《同文鐸》所見各異，要皆自以難易分之，故迄無定論。舊歌云：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辭盡屬清。不知平聲俱有清濁，自臍輪上升者爲清，自鼻息下聚者爲濁。試以通攝調之，空通等音有不自臍輪上升者乎，頒同等音有不自鼻息下聚者乎。《經世書》分清濁甚當，《篇海》以通充欺推□猜爲清，同重其頹除才爲濁即此。若合一音總計之，自初發而上升而高呼，其氣漸升于鼻，故音漸趨于濁；自轉降而平呼，其氣漸降于喉，故音漸歸于平。如喉音見，初發爲清之清，清之濁有音無字。溪上升爲次清之清，羣爲次清之濁。疑高呼爲濁之濁，濁之清有音無字。曉轉降爲次濁之清，匣爲次濁之濁。影平呼爲半清濁之清，喻爲半清濁之濁。舌脣牙齒

俱同。來半舌，日半齒，俱高呼爲濁之濁，濁之清有音無字。似此庶爲定論耳。

又《辨知母可省》 知徹澄孃四母，謂同照穿床泥，欲去者衆矣。竊謂切字要法六十字本無知母，增之者必有確見，今欲删去，何可不確明其故耶。度譜曰：知字真□切，之字舌不抵齒，枝字舌抵齒而顫聲。之疑即知。其顫聲者，即咬齒支思韻，非知照確詮也。趙凡夫云：五音中，舌齒二三等之前三聲各各相犯。分別之法，唱舌音，齒不相著，發音時齒離二分，收音時齒離三分，上錯。唱齒音，發音時齒微著，收音時離一分。此言唱知照法，亦未見其豁然也。惟方密山曰：細別知以舌卷舐中㖞，而照乃伸舌，就上齒内而微縮焉。辨析最明。辨析明而後去留可斷也。愚謂知母當去者五：如舌卷舐㖞，調審禪字，較知徹澄孃更清出。豈有舌音不用清音之理。不知舌卷舐㖞爲一等之照，宕攝之莊是也；伸舌就上齒内而微縮爲三等之照，宕攝之章是也。照自與照異，非與知有異，知母之當去一也。每音分初發、上升、高呼、轉降、平呼五位，喉脣牙齒皆然。而舌上有知，增一初發，不應獨異，知母之當去二也。外國有彈舌聲，中音一取平正清亮，似舌本稍强者，舌較他音自少，知母之當去三也。華嚴字母知照不竝見，金剛頂字母爲梵音完備者，竝無知母；今滿音惟第一字頭另添知癡，餘俱無，不過補其韻所不足，知母之當去四也。臻攝三等知珍照真，而珍下有鎮，本從真聲；知屯照諄，而諄下有訰，本從屯聲；山攝三等知遭照旃，而旃一作旜，本從亶聲，與遭同音。知照所填字既不能太分，知母之當去五也。必欲存之，亦未詳審矣。

又《辨知徹澄非重用之故》 知徹澄非四母，後人刻畫讀法，總屬影似。不知增至三十六母，皆因韻切不明，故多立門法，門法多而韻切愈不明也。當推其故。祇轉多，諸轉都，知轉低，照混端矣。因增知母，凡混端者填知母下，謂混端者知非照也。陳轉田，馳轉駝，荼轉茶，床混定矣。因增澄母，凡混定者填澄母下，謂混定者澄非床也。透徹相混亦然。至脣音輕重，前此實未細分。故孫切之交互頗多，俱以輕切重，竝混奉，幫滂混敷，必添非母，然後輕重上下適均。滂清竝濁，與敷清奉濁相承。前此幫亦以敷切，必添非乃稱。不知知徹澄非與照穿床敷實不可分，分之適亂五音之序，彼强爲説者，具知亦出守温下矣。

又《辨孃母同泥之故》 嘗疑切法，古直圖三十二字可誦；三十六母中，知非八母不可誦。蓋精照上下相承，獨非敷音同，與邦滂不承。知徹澄本同照穿牀，然與端透定尚相承，而泥孃音同，讀却不順。因疑《説文》孃註煩擾也，《玉篇》切汝陽，本讀穰，與泥相承，不應填泥母字。怪切字家前此俱憒憒。惟方密山云：孃讀穰同日，讀嘗同審，畧通此義。今細求之，孃無讀嘗理，即謂讀穰同日，不又重日母耶。齒之高呼與牙音同，有音不成字，似日非日。其所以讀娘同泥者，以二三等之端透定每無字，惟泥母有字，二等如効攝之鐃，三等如通攝之濃。既添知徹澄矣，若再用穰母，雖上下相承，其於二三等有泥母字者不俱碍耶。故用孃代泥，不拘讀法順否，布置亦巧，但失自然之序。如蟹臻三四之暱昵，有何分別。趙凡夫讀泥孃法，俱同夢藝也。凡夫云：泥孃最易相混，唱泥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尼舌靜而聲在喉鼻。不知泥音各等輕重原自不同，若謂暱昵有別則過矣。

又卷四《字母分音》 切韻人自爲書，要以辨定五音爲主。嘗取三十六母細求之。見溪群，《指南》等以爲牙音，《韻表》等以爲㖞音；惟《字彙》以爲喉音，近是。蓋曉匣影喻，音漸落平，此漸升高，喉音高，自兼㖞也。疑與喻本不同，以爲同者，北音不便上㖞耳。端透定泥本舌音，後添知徹澄孃，遂以前四母爲舌頭音，後四母爲舌上音，音至舌上則混齒，故古直圖無有。至孃本同泥，二三等無端透定音而有泥音，因添知徹澄，遂并添泥，讀蹇澁矣。幫滂竝明，合脣迫聲而出，非敷奉微，開脣送聲以出，舊以前四母爲重脣，後四母爲輕脣。予以前四母音漸高，後四母音漸平，《字彙》以非敷奉微爲脣齒合，當是脣音。平者自就齒以出也，非承幫，敷承滂，似二音，細調之，只如曉止一音，不能分爲二也，古直圖另列，自有見。精清從心邪，穿齒而出，舊以爲齒頭音；《字彙》以爲牙音，是。照穿床審禪抵齒而出，稍動其舌，故交互詩謂照穿床同知徹澄，古切多與端透定混，舊以爲正齒音；《字彙》以爲齒音，是。前三音俱四母，兹五母另一例。牙有心邪，自齒有審禪也。若以前三音類

調之，則牙音亦四，不爲邪，另有一有聲無字者。齒音亦四，不爲禪，當近日，但較日音少短，亦無字。心邪審禪原與曉匣敷奉爲類，古直圖附此者，取其字之整齊也。曉匣影喻本喉音，《字彙》以爲兼牙，未確。舊分曉匣爲深喉，影喻爲淺喉，近是。匣與奉同轉降，喻與微同平呼。影爲喻清，較他音獨備者，喉爲聲元也。《耳目資》取影爲字母，亦以其平完耳。來母《字彙》以爲舌兼喉，蓋來與泥近。但泥音舌尖重轉，來則舌本直抒，所謂半舌也。日母《字彙》以爲齒兼牙，蓋日與〇照第四音。近，但着齒出喉，所謂半齒也。或以來字半喉舌，日字半舌喉，適合變宮變徵之七音，亦可參。郝翀翰曰：一字之出，喉齒牙舌脣皆輔弼而成，其專指者，聲從此出也。

又《三十六母正讀》　等韻一本沈韻，皆南音。諸母讀之或訛，則自紊其例。子母勢不相應，如見溪群疑四母喉音，通升於舅。疑爲高呼，北音不便止舅，混喻母矣。端透定泥四母，定爲庭去，若讀同訂，混端母矣。泥屬舌頭，俗混疑，非。知徹四母則例推之，孃當讀穰，《玉篇》切如常，然非立母本旨，四字皆可删也。幫滂竝明四母，竝本平去，若讀兵去，混幫母矣。非敷奉微四母，舊以非敷爲二音，實難分，微字脣音，就齒以出，平聲不過無文榦亡數字，若讀如爲，混喻母矣。精清從心邪五母，邪爲謝平，若讀藉平，混從母矣。照穿床審禪五母，床音近長，若讀如藏，混從母矣。禪爲善平，若讀如纏，混床母矣。

又《酌定七音之序》　諸音斷如古直圖，見等爲喉，精等爲牙，其一音畧如方宓山分初發，送氣，忍收三迭之説。方云：初因邵入，又於波梵摩，得發收送三聲，謂見爲發，溪羣爲送，疑爲收。合五位彙分之爲五音，餘二位爲半舌半齒，凡七音。一位初發，二位上升，三位高呼，四位轉降，五位平呼。升之高而聚於鼻，故疑泥等鼻閉送無聲也。轉之平而反於喉，故影喻等喉盡有餘聲也。喉音初發見，上升溪羣，高呼疑，轉降曉匣，平呼影喻。轉降畧如止升，故舊以曉同溪，匣同羣；平呼畧如初發，故舊以影同見，是其証也。平呼之清，他俱無字。喉獨有影者，音俱出喉，故獨全也。方宓山并喻于疑，乃謂角收，疑。即爲宫深發，喻影。曉爲宫淺發送，又謂深淺喉無忍收聲。何穿鑿附會，自破其例耶。舌音初發端，上升透定，高呼泥。端透定三四等多無字，而泥多有字者，舌音高呼自清也。轉降平呼無聲者，舌平則不能亮出也。舊增知徹澄孃，而孃非平呼，且知爲初發，五位之中不應獨異，添知母另多一位矣。古直圖去之極是。邵子《經世書》附十二音之末，猶未爲榷見也。脣音初發幫，上升滂竝，高呼明，轉降非敷奉，平呼微。舊以非同幫，敷同滂，爲二音，細調之，本字若分輕重，非三等音，敷一等音。以韻言只同一音耳。方宓山云：縫脣無初發聲，亦五位不能另增之誼。平呼之清無字，濁亦不過數字。蓋舌牙齒太平，則清濁俱不成聲。脣之濁有聲不盡成字，亦其理也。向疑微爲半脣，細調之定是平呼，與來日高呼不類。牙音初發精，上升清從，高呼〇〇，轉降心邪，平呼無聲，試以見端幫等例推之，舊呼另有其聲。邵子《經世書》九音之空方即此。蓋牙促于舌不能成字，心邪之合轉降，以曉敷匣奉例推之自見。齒音初發照，上升穿床，高呼〇〇，轉降審禪，平呼無聲，高呼本近日。《經世書》日母近照，是直以日當之。然高呼齒促於舌，字不能清，仍如牙音〇之爲是。向疑高呼即口，細調之，此音促短，不能于日内分此一音，且去一半音，非是。審禪之合轉降，與心邪同。樂律五音之外，有變宫變徵，凡七音，人聲當同。來畧近泥，泥舌轉抵舅。來舌直抒喉，舊以爲半舌。日近齒〇，〇齒促舌。日齒抒喉，舊以爲半齒。或以爲來字半喉舌，日字半舌喉。方宓山云：實商徵合宫之二半聲，爲不易也。以例推之，俱高呼，舊同疑泥，是其証也。合清濁計之，正五音各十位，變二音各二位，共五十四位，皆自然之理。嘗喜古直圖不分等第，雖不及等韻之詳，其分五音最確，而三十二位亦簡當。要就有字者言之，以五音之整齊者列前，爲五句，參錯者列後，爲四句。一二三句爲一例，句四字。四五句另一例，句五字。六七句又一例，句四字。八九句另一例，句一字。内有一有音無字者，七句第三位，通數之二十九位是也。有字者，實止三十一耳。今酌定七音之序，各得十位，其有其理而無其音，與字之有陽無陰，有陰無陽者，不妨空〇以存其義，爲一總圖。而直圖則三十四位，無字者三位，先初發上升高呼爲一類，後轉降平呼爲一類，半聲又一類，俱以喉舌脣牙齒爲序。凡十一句，前五句句四字，後六句或四字，或二字，或一字不等。一如金剛頂

字母，五音五類。二十五聲之外，爲中音有九，審定高下，頗爲適均，初非倣效爲之也。

又《酌定七音總圖》

	喉音宮	舌音徵	脣音羽	牙音角	齒音	商	半舌	半齒
初發	清 見公	端東	幫○	精衷	照	(鐘)	●	●
	濁 ○	○	○	○	○		●	●
上升	清 溪空	透通	滂徸	清澄	穿	(衝)	●	●
	濁 羣肥	定同	竝蓬	從叢	床	崇	●	●
高呼	清 ○	○	○	○	○	○	●	●
	濁 疑峴	泥疑	明僕	○○	○	來籠	日□	●
轉降	清 曉烘	●	北風	心傯	審	(舂)	●	●
	濁 匣紅	●	敷豐	邪○	禪	(□)	●	●
平呼	清 影翁	●	○	●	●	●	●	●
	濁 喻○	●	微○	●	●	●	●	●

新安古直圖凡四十四韻。舉首一公韻爲例，通韻本宮音，從公直下至戎熟讀，一氣三過，便通諸韻。

喉音屬宮之宮　舌音屬宮之徵　脣音屬宮之羽　牙音屬宮之角　齒音屬宮之商

一二三四句　五六七八句　九十十一十二句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句　十八十九二十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幫滂竝明　精清從心邪

經卿檠凝　丁汀亭寧　兵砰平明　精淌秦偈　征稱繩　照穿床

墜牽乾妍　顛天田年　邊偏便眠　煎千前先涎　甄梃纏　知徹澄

公空頒峴　東通同朦　○徸蓬蒙　蔈恩叢鬆○　中充崇

喉兼牙宮之宮兼角　脣齒合宮之羽商合音

廿一廿二句　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句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句　卅一卅二卅三齒兼牙屬宮之半商　卅一舌兼喉屬宮之半徵

審禪　曉匣影喻　非敷奉○微　來日

聲神　興刑英盈　(分)(墳)○(文)　零人

羶禪　軒賢煙延　(番)(煩)○(構)　連然

春鰷　烘紅翁○　風馮○○　隆戎

原本四聲全，茲但舉平聲爲例，其分五音最確，因以三十六母分配，併切字要法，五十六字，及無文諸音編入，以便省覽。

酌定直圖

一二三四句　五六七八句　九十十一十二句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句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句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幫滂竝明　精清從○　照穿床○

公空頒峴　東通同朦　○徸蓬蒙　蔈恩叢○　(鍾)(衝)崇○

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句　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句　廿九三十句　三一三二句　三三句　三四句

曉匣影喻　敷奉○微　心邪　審禪　來　日

烘紅翁○　風馮○○　憽○　春鰷　籠　戎

已上五音，句各四字，更爲整齊。外曉匣等直指爲宮，敷奉等直指爲羽，亦句四字。心邪直指爲牙，審禪直指爲羽，句二字。來半舌，日半齒，句一字。此固稱量勻停，確見其然。十六空方，驗之《經世書》，心邪審禪與曉匣非奉爲類，驗之雅音入派三聲之例，非杜撰無據者。但十六二十無字，一如廿七，不便成誦，人遂狃于古圖，不及察耳。

清・徐師臣《等韻捷法・凡例十五條》

讀字母成句法　此條宜熟記某母屬某音

見溪羣疑此句屬牙音。端透定泥此句屬舌頭音。知徹澄孃此句屬舌音。

邦滂並明此句屬重脣音。非敷奉微此句屬輕脣音。精清從心邪此句屬齊齒音。

照穿牀審禪此句屬齒音。曉匣影喻此句屬喉音。來日此句來字屬半舌音。

日字屬半齒音。

以字母合字祖讀法　此條宜熟讀萬遍

見京堅　溪卿牽　羣擎乾　疑迎言　端丁顛　透汀天

定庭田　泥寧年　知貞遭　徹楚展　澄呈纏　孃獰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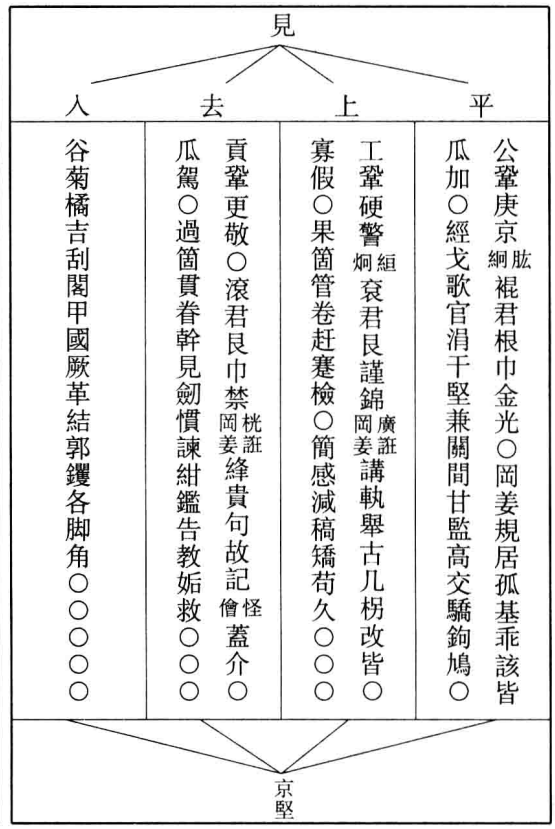
邦兵邊　滂砰篇　並平楩　明明眠　非分番　敷芬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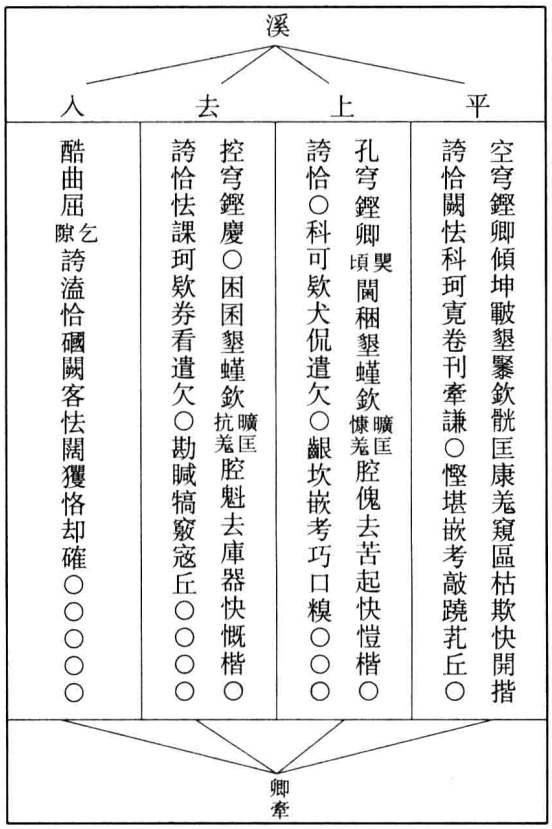
奉梵凡　微文珫　精精牋　清清千　從情前　心星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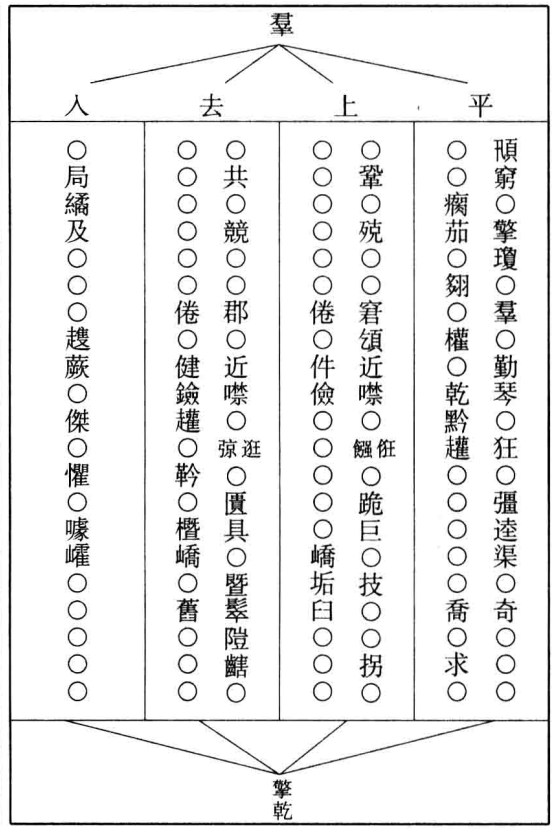
邪餳涎　照征旃　穿春川　牀脣船　審升羶　禪成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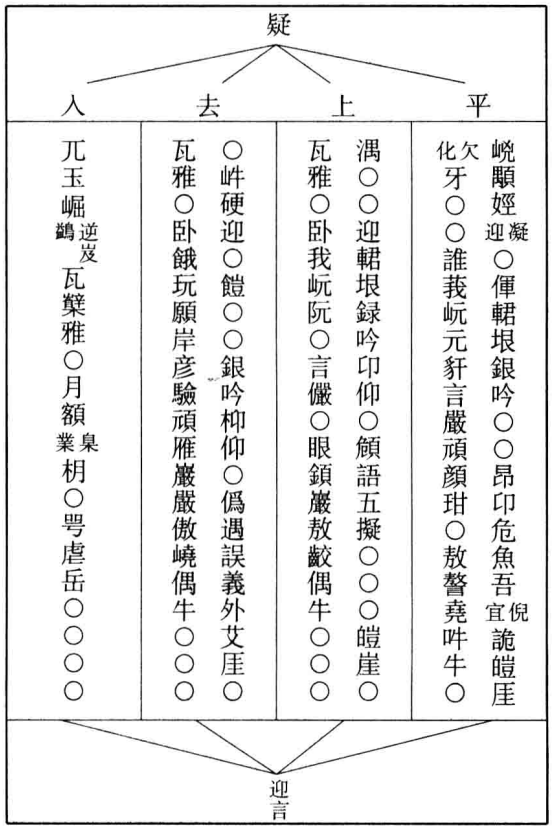
曉興軒　匣刑賢　影英煙　喻盈延　來陵連　日仍然

又《合圖》


見
平
上
去
入
公鞏庚京肱絅裍君根巾金光○岡姜規居孤基乖該皆
瓜加○經戈歌官涓干堅兼關間甘監高交驕鉤鳩○
工鞏硬警組炯袞君艮謹錦廣誑岡姜講軌舉古几枴改皆○
寡假○果箇管卷赶蹇檢○簡感減稿矯苟久○○○
貢鞏更敬○滾君艮巾禁桄誑岡姜絳貴句故記怪儈蓋介○
瓜駕○過箇貫眷幹見劒慣諫紺鑑告教姤救○○○
谷菊橘吉刮閣甲國厥革結郭钁各脚角○○○○○
京堅


溪
平
上
去
入
空穹鏗卿傾坤皸墾鑿欽骴匡康羌窺區枯欺快開揩
誇恰闕怯科珂寬卷刊牽謙○慳堪嵌考敲蹺扎丘○
孔穹鏗卿傾頃闃稛墾蠙欽曠匡懭羌腔傀去苦起快愷楷○
誇恰○科可欺犬侃遣欠○齦坎嵌考巧口糗○○○
控穹鏗慶○困囷墾蠙欽曠匡抗羌腔魁去庫器快慨楷○
誇恰怯課珂欺券看遣欠○勘喊犒竅寇丘○○○○
酷曲屈乞隙誇溘恰礊闕客怯闊玃恪却確○○○○○
卿牽


羣
平
上
去
入
頑窮○擎瓊○羣○勤琴○狂○彊逵渠○奇○○○
○○瘸茄○翎○權○乾黔趪○○○○○喬○求○
○鞏○殉○○窘頃近噤○侐鰋○跪巨○技○○拐○
○○○○○○倦○件儉○○○○○○蟜垢臼○○○
○共○競○○郡○近噤○逛弶○匱具○暨鬃隑齲○
○○○○○○倦○健鍵趪○鞚○櫼蟜○舊○○○
○局繘及○○○趭蕨○傑○懼○噱巏○○○○○
擎乾


疑
平
上
去
入
峴顒娙凝迎○僤軺垠銀吟○○昂卬危魚吾倪宜詭皚厓
欠化牙○○誰莪岏元豻言嚴頑顏玵○敖謷堯吽牛○
湡○○迎軺垠録吟卬仰○頠語五擬○○○皚崖○
瓦雅○卧我岏阮○言儼○眼顉巖敖齼偶牛○○○
○岍硬迎○鎧○○銀吟柳仰○僞遇誤義外艾厓○
瓦雅○卧餓玩願岸彦驗頑雁巖嚴傲嶢偶牛○○○
兀玉崛逆岌鷁瓦糞雅○月額臬業栮○嗇虐岳○○○○
迎言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等母配位》《管子》謂五音出於五行，司馬遷言五音配於五臟。等韻入而以角音屬牙，見溪羣疑。徵音屬舌，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羽音屬脣，幫滂竝明非夫奉微。商音屬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宮音屬喉，曉匣影喻。又有半徵屬半舌，來。半商屬半齒，日。此顧野王《玉篇》所載排位之本圖也。劉鑑《切韻指南》從之，真空《玉鑰匙》編之。王宗道《指元論》乃以曉匣影喻爲牙音，端透定泥爲齒音，來爲半齒，日爲半舌，是宮角商徵互易，豈非臆說。今坊刻《玉篇》卷首曰東方喉，西方舌，南方齒，北方脣，中央牙，即本諸宗道。趙宧光《聲韻提綱表》以公字不可附牙音，而改牙爲宮，及《字彙》所引李世澤法，亦以牙音公空爲宮之宮，皆踵此而誤耳。司馬君實作圖，忽以春夏秋冬四時五行相生之序合于等韻横圖，則又以喉爲羽，以羽爲喉，以半商徵半徵商爲來日。沈括以脣齒牙舌喉當宮商角徵羽。俱牽合也。黄公紹《韻會》依《指掌圖》，而吕豫石《音韻日月燈》復依《韻會》。章黼作《韻學集成》，乃半依《韻會》半依《玉篇》，又安知其所謂哉。按道常依《韻會》，幫滂竝明屬宮。又依《玉篇》，影曉二字屬宮。依《韻會》，匣喻屬羽。又依《玉篇》，夫奉屬羽。另以非徵二字不依《韻會》屬宮，亦不依《玉篇》屬羽，而獨屬于徵音。故熊朋來曰：喉脣二音，宮羽異説，各家紛紜，無所裁準。何怪葉秉敬一掃而去之哉。今徽州傳朱子譜排脣舌牙齒喉爲羽徵角商宮，是也。此即鄭樵所取《七音韻鑑》之次。蓋十二律既生宮徵商羽角之後，從黄鍾上旋則爲宮商角徵羽，從南吕回旋則爲羽徵角商宮，由脣至喉，由喉至脣一也，況水火木金土合河圖之生序乎。至二半則符二變，陳獻可以來爲半喉舌，日爲半舌喉。《韻表》謂來隨泥後，日隨禪後，然矣，蓋商徵之宮收也。究竟五音相通，豈可執論。當聲之發也，脣舌牙齒喉有一不用者乎。但據聲從何得，分數孰多耳。而宮羽宮角商徵之混淆，實有其理。履聞之老父曰：等圖以端幫精三列，皆有兩層，而見曉二列止有一層，故置兩頭。又從開口而至含口，如華嚴始佉，悉曇始迦，耶蘇始丫，了義初入中國，遂如此排之，人未明其故耳。首腭吕介孺曰：牙音用斷，聲在上腭，故亦以腭名。終喉，皆列一層。舌脣齒列二層者，舌齒相通，腭脣喉相通也。是以徵商會于知，宮羽角會于疑影微。推其原，則天一生水，三生木，五生土，三陽同類，故腭脣喉相通。地二生火，四生金，二陰同類，故舌齒相通。聲無非喉，而脣爲總門，腭爲中堂，故宜其近。齒爲中門，舌爲轉鍵，獨能出入靈動，與齒相切也。前人以腭爲宮，喉爲羽，舌爲商，此其故歟。彼皆苦心，疑腭脣與喉似舌與齒，似特未推此原耳。今而後豁然免膠分强換之紛挐矣，因附其圖於左方。

等母配位圖

木　角　肝

腭

見 經電切。
溪 牽奚切。今定牽兮切。
羣 衢雲切。
疑 魚其切。

火　徵　心

舌

端 多官切。
透 他候切。
定 汀徑切。
泥 年題切。

知 珍漪切。
徹 綈列切。
澄 持蒸切。今定持陵切。
孃 女良切。

水　羽　腎

脣

幫 博滂切。
滂 普幫切。
並 蒲靜切。今定篇靜切。
明 眉兵切。今定綿瓶切。

非 匪衣切。
夫 芳蕪切。今定芳鋪切。
奉 父送切。
微 無非切。今以房違救混。

金　精子盈切。今定迹京切。　照之笑切。
商　清七情切。今定七京切。　穿昌湍切。今定出穠切。
齒　從牆容切。　牀崔莊切。今定重狂切。
肺　心思尋切。今定相侵切。　審式荏切。
　　邪徐差切。今定徐耶切。　禪時連切。
土　曉馨鳥切。
宮　匣賢甲切。
喉　影衣景切。
脾　喻羽戍切。
　　來郎才切。
半聲　日人質切。

又《字母增減》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而三十六字母，《崇文總目》曰：唐守温所撰也。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則是此法可增可減矣。蓋等韻之來，初由譯成，所譯之字，必有方言，與今異讀耳。若今之泥孃疑喻影豈有分乎。介孺曰：泥舌頭孃舌上非也，孃入齊韻，自爲泥矣。讀穰則同日，讀嘗則同審，想唱在穰嘗之間，以知徹澄之音順呼，應似嘗字，知徹澄既與照穿牀類，則安得孃不與禪審類乎。所以然者，劉長民，胡雙湖謂《河圖》變《洛書》，惟金火互位，而徵商適位金火，故舌齒相通也。介孺曰：疑有訛呼爲夷者，蓋謂疑用力靳腭，使聲横放于兩牙間，而喻影但虚引喉，與腭無涉也。旁證之乃凝字也。《儀禮》疑立即凝立，然疑凝又同泥矣。攷《説文》《唐韻》凡安恩㠯惡襖昂等字俱用烏字五字作切響，而今人則半作腭聲，是則陸、孫諸公原不分矣。故劉士明歌曰：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牀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一處窮。吴幼清曰：三十六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于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輕牽擎虔外，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亦已瞭然。草廬發此論，端可謂卓識。然非豈可易威，威乃喉聲影母，非乃輕脣，殊不相及。趙凡夫又言母有不足補其輕重，見溪羣疑曉匣影日則補于開喬危好欹賢習，喻來則補運離之類。熊與可亦欲加母。皆各見其一得，終非定論。欲加母者，以迮狀不明也。吴敬甫則減母用三十一字，葉敬君則用三十字，《韻表》依士明訣減知徹澄孃敷疑，故用三十一，《切韻樞紐》止減知徹澄孃敷而以微附喻下，故用三十一。張洪陽惟用二十字，以《早梅詩》約之曰：東端。風非夫奉。破滂竝。早精。梅，明。向曉匣。暖泥孃。一疑影喻。枝知照。開，溪羣。冰幫。雪心邪。無微。人日。見，見。春徹澄穿牀。從清從。天透定。上審禪。來。來。李如真則平聲母用三十一字，仄聲母用二十一字，《書文音義便考》曰：三十六母除知徹澄孃非五重母，惟用三十一字而聲有清濁，如通清同濁，荒清黄濁是也。三十一母中，見幫端照精五母皆有清而無濁，疑微明泥來日六母皆有濁而無清。此外溪與羣，曉與匣，影與喻，敷與奉，滂與平，透與廷，穿與牀，審與禪，清與從，心與邪二十母，皆一清一濁，如陰陽夫婦之相配焉。然惟平聲不容不分清濁，仄聲止用清母悉可該括，故并去十濁母，惟用見溪疑曉影奉微邦平明端透泥來照穿審日精清心二十一字。履按清濁即啀喤也，但平仄之切，止須分韻之啀喤，何必分母之啀喤乎。蕭氏尺木用二十字，則取張説也。《切韻聲原》讀曰幫滂竝明見溪羣疑影喻曉匣夫非奉微端透定泥孃來精清從心邪知照徹穿澄牀審禪日，可謂省易矣。履按增母而不減舊母，實多雷同，減母而不增各母，俱有異狀，故《聲原》母止二十，又定粗細之狀四十七，母各二狀，而微惟一狀，見溪疑曉則有四狀，或謂知照非夫終别，知以舌卷舐中腭，而照乃伸舌就上齒内而微縮焉。今以知爲細狀，照爲粗狀，則可括一母矣。非爲外脣之最輕聲，以上齒壓下脣而氣挨下脣出聲，出聲則脣即開。夫則始終不開脣，脣中微有縫放聲出耳。今以非爲細狀，夫爲粗狀，則可括一母矣，然字中用非音者寔少。約爲宫倡商和，凡音在脣腭中皆謂之宫，音穿齒外皆謂之商。凡音皆備而不相混最爲精確。所以與温首座剖析，若曰温之法爲定法，則華嚴不當用四十二字，金剛頂不當用五十字，悉曇不當譯五十二字，舍利不當用三十字，耶蘇不當用五十母而統於五聲矣，膠泥者何可與言此也。

又《切母各狀》 切母各狀專取真文恩庚青蒸侵之韻而帖切諸母，以其字多而聲狀皆備，無迫迮窘紐之苦。

宮倡 羽角總謂之宮。

奔 幫粗。　兵 幫細。　脣最動，故領宮唱之首。

烹 滂粗。　平 滂細。

門 明粗。　明 明細。

庚 見粗。　京 見細。　肱 見粗。　君 見細。

阬 溪粗。　輕 溪細。　坤 溪粗。　羣 溪細。

恩 疑粗。　因 疑細。　温 疑粗。　云 疑細。

亨 曉粗。　欣 曉細。　昏 曉粗。　熏 曉細。

氛 非粗。　分 非細。

焚微無粗。　文微細。　非微二狀《中原》少用。

脣脝激喉在中爲一類二十五狀。

商和 徵商總謂之商。

登 端粗。　丁 端細。

騰 透粗。　汀 透細。

能 泥粗。　寧 泥細。

倫 來粗。　零 來細。　來字乃泥之餘。

尊 精粗。　精 精細。

竁 清粗。　清 清細。

孫 心粗。　心 心細。

諄 知粗。　真 知細。

春 徹粗。　嗔 徹細。

醇 審粗。　申 審細。

忳日無粗細而有忳人二狀。　人 日字乃禪之餘。

舌齒用喉穿外爲一類二十二狀。

又《發送收新譜》

幫 羽初發聲。　端 徵發聲。

滂 羽送氣聲。　透 徵送聲。

明 羽宮忍收聲。　泥 徵宮收。　來 收餘。　商徵合宮。

見 角發。　精 商發。

溪 角送。　清 商送。

疑 角宮收即爲宮淺發。　心 商宮收。

曉 宮淺發送。　知 徵商合發。

夫 羽宮送。　穿 徵商合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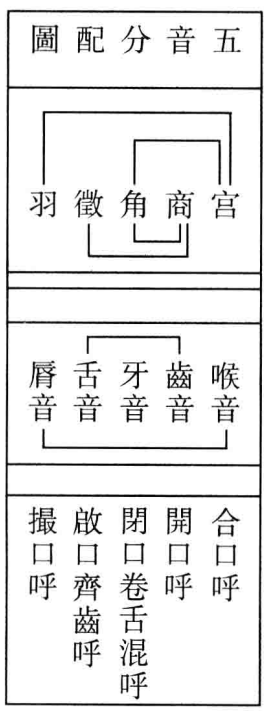
微 羽宮收。　審 徵商合宮收。

日 收餘。　徵商合宮。

又《發送收》《玉篇》舊譜脣舌唇喉横列皆四字，而齒獨五字，蓋脣舌唇喉皆有五聲，以不用其字也。推一陰一陽之理原有六位，亦以音不用而删，齒所以五者，舌齒同司口之中門，人用舌激齒之聲常多，故此列之字可譜而書，他列未嘗無其音，特難于譜字耳。且商主肺，肺主音，是以屬之齒焉。實則前人未明啞聲噎聲，無處消噎聲之字，所以添贅一母，依如真合清與從、心與邪，則齒僅三字，安有五乎。再并溪與羣，透與廷，滂與平，吕介孺特辨正定音近聽竝音近聘，士龍竟改廷平是也。曉與匣，影與喻，脣舌唇喉亦無四字矣。且舊譜横列啞噎襍呼，直列平上去入，仄無啞噎，不更重複耶。故《聲原》定發送收爲横三，啞噎上去入爲直五，真天然妙叶，不容人力者也。何謂發送收，如唇之綳，舌之東，脣之公，齒之楼，喉之翁，初發聲也。唇之鬆，舌之通，脣之空，齒之聰，喉之烘，送氣聲也。唇之賁，舌之膿，辰州詈人爲膿包，其音作啞喉讀，江北謂兒女喁喁之喁，亦作能通切。脣之翁，齒之鬆，忍收聲也。金尼閣曰甚、曰次、曰中，即是此意。初一聲發于中，第二聲送之，謂之次，後一聲用力而忍收之，謂之甚，合於釋談章之波梵摩，更何疑乎。或曰：四音皆符發送收，而宫獨先送後發，竟無收聲何耶。蓋喉爲五音之統，即列之五音之尾，則在後主收，故先唱送聲，後唱發聲，無收聲者，四音之收聲，疑泥明心微禪皆兼喉也。喉者，宫土也，土分位于四時之末，則此理矣。且黄鍾之本有◎字略近思翁切，唇舌牙齒俱不動，而喉間作聲。爲收聲餘聲之原，凡聲之忍收聲盡歸焉。即謂喉之忍收聲寄于齒脣舌唇亦可，而宫尤與角通，角之收，即爲宫之發，故疑與影同母，以五音生自宫而終于角也。宫羽之通，以五音生，完後輪之，則宫羽首尾相接也。《河圖》水一地六成之，而《洛書》中五合下一爲六，水土載人之本，長生，又同喉唇爲内外總關，故宫羽尤通縫唇無發，非夫奉全兼宫之送，而宫之影喻亦兼縫唇之發也。

清・高奣映《等音聲位合彙》卷上《附林氏聲位右編》　五音論

《律曆志》曰：音者，宫商角徵羽也。此就樂律而言。一行撰《五音新書》，以人姓五音驗人山也。至於字書之五音，多就字母分屬，未嘗詳辯。五種大音；《等韻》止分開口合口呼法而已，迨李嘉紹雖增齊齒撮口閉口混呼各法，亦未註明何爲宫，何爲商，惟《新安直圖》始分屬五種大音，其各母小五音註於句傍，然亦止論前五韻，後復畧而不言，且角音與徵音相混，猶未爲精密。兹述五音各有分别，内之角音則愚所辨明者，詳後位中先將五音相配呼法具圖如左：



五音圖解

《管子》謂五音出於五行，此初配位圖也。王宗道以牙爲宫。温公以四時序配横圖，故以喉爲羽。《韻會》依之。章道常又改其半。李文利以脣爲商舌爲角，此拘於五音位次者。今徽傳朱子法，以《河圖》生序，脣舌脣即牙音齒喉爲羽徵角商宫。律生之待黄鍾上旋，南吕回旋，自然符合，即鄭漁仲所明《七音韻鑑》也。愚按《樂書》宫土音也，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商金行之音，五音中最清；角東方之音，屬木；徵聲出於心，而齒合吻開；羽聲出於腎，而齒開吻聚。據此爲五音呼法確説。

清・梅建《等音序》　按等韻出自佛書，繼此者無慮數十家，由四十二母約爲三十六母，類皆法繁旨秘，非留心數閱月弗能曉。宣城誕生公又約爲三十二母，可謂簡而明矣。然亦必於四十四目中每一目三十二字縱横讀之，學者亦憚其難。《馬氏等音》更約爲二十一母，所必讀者三章一韻，首一轉全聲一即此二十二母也。韻首宫商角徵羽五音，每音一十三韻，而十三韻之第一字則光岡姜江恇，合口呼之則爲光，開口則爲岡，閉口齊齒撮口則爲姜爲江爲恇，下十二韻之呼法亦如之，是五音一十三韻，弟須熟讀宫音之一十三韻也。轉全聲則同，一平聲字分出下平爲全聲，謂之平上去入全，如通桶痛突同是也。學者從通字順口調之即轉出同字，餘倣此。字母雖二十一字，亦弟順口呼去即是，合計之，三章所宜熟識者，僅三十五字耳。學者會其意，弟須片時了於口，則不出一

二日，易莫易於此矣。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後編・表例續識》 韻家每有五音之譜，原共理涉微茫，故言人人異，管窺者淺陋不足深訾，臆鑿者支離莫可究詰，惟憑喉舌五者以辨爲近是。又或主夫韻，或主夫聲，即偏主之中，亦少南針確指。愚謂以喉舌辨各部之韻，固不如以喉舌辨五綱之聲。五綱爲凡韻所莫踰，舌齒喉脣牙亦諸韻所畢備，熟思詳翫，始得其安。侵鹽覃咸四部，舊爲閟脣韻，却無脣牙二聲，但皆以脣收音耳。其舌齒喉三綱正自明晰。毛氏以齒牙不宜溷出，改牙從喤。今按齒牙顯然分別，初未溷蒙，喤則因舌成音，何曾專出。若夫分配宮徵五音也，則毛氏之論庶幾。并附載諸説，以俟博雅之衡鑒云。

以喉舌五等定五音者，《樂典》《篇韻》等編是也。宮爲喉音，商爲齒音，角爲喤音徵爲舌音羽爲脣音。神珙法從韻部，大抵此從聲類，而五者之中，惟喉宮脣羽得之。

又沈氏《度曲須知》宮舌居中，商口開張，角舌縮却，徵舌掛齒。羽撮口聚。以一字之音爲辨，與神珙法相似。其弟標口齒舌而不及喉脣，仍未能包舉全韻也。

以字聲定七音，兼辨清濁等次者，元《韻會》遵舊《禮部韻略》例也。

	清音	次清音	濁音	次濁音	次濁音			
宮音	邦	滂	並	明				
次宮音	非	敷	奉	微				
商音	精	清	從	邪				
次商音	知	微	澄	娘				
	照	穿	審	床	禪	半商徵音	日	
角音	見	溪		羣	疑			
徵音	端	透		定	泥	半徵商音	來	
羽音	影	曉		匣	喻			

按此邦非異類而同歸，見影同羣而異出，來日別標兩半之名，禪獨遜邪一等，其説何居。原類祇以見影聲繁分二，端北邦非之四而遺來，照如精類之五而懸日。非別有差等也，禪邪回互，與審心同以半爲清，以半爲濁，復有次中之次，於何辨之。至其爲宮爲商，以《樂典》等例證之，則邦非爲喉音，見爲喤而影爲脣矣。明明之齒音變商，舌音翻徵，皆顛倒錯亂之甚者也。

中原韻以此三清爲陰音，三濁并來日爲陽音，夫清濁已無足徵，尚堪爲陰陽則乎。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卷首《總論》 三十六母總論 三十六母之分配五音也，此天籟之真，非人所能意爲者。其中疑義不可不辨：竊謂古人作圖之意，擬諸四時，故角屬木，其音有四，於時爲春；徵屬火，其音有八，於時爲夏；宮屬土，其音有八，於時爲夏令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爲秋；羽屬水，其音有四，於時爲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後人不察，遂至宮羽錯配。其不可不辨者一。角羽濁音，殊欠分明；如魚本牛居切，讀于則角混羽矣；鶴本何各切，讀謂則羽混角矣；大約羽混角者什之一二，角混羽者什之八九。《字典》謂北音以疑爲喻，又以喻爲疑，何言之切中也。其不可不辨者二。疑泥二標，分屬角徵，呼疑則舌縮却，呼泥則舌抵齒，其音迥異，呼泥爲疑，而標下所轄之字皆混雜不清矣。其不可不辨者三。知徹澄孃四音，斷不可缺，《字彙》所載《切音圖》橫直各一，直者獨削去四音，經一人之手而矛盾若此，可爲後學指迷乎。或又將知徹澄標所轄分隸次商照穿牀標下，孃標所轄分隸徵音泥標下，其弊正與直圖同。嘗推其故，次徵出於舌尖，聲頗艱澀，然崎嶇墝埆，山石之性也，而安附土壤之上；鉤衣枳履，荆棘之性也，而並生卉木之中。無他，剛柔不齊物之情也，字之有次徵，猶其有山石荆棘也。緣其倔强而舉而廢之，豈理也哉。其不可不辨者四。角音正徵、正宮，信口而出，捷於下坂之丸；次徵如鶯聲初囀，圓溜未能；次宮輕浮如花片浮波，不可抑按；若不剖析精細，四音只有兩音。其不可不辨者五。音有自清入濁者，有自濁轉清者，影母爲羽音，次清夾乎匣喻兩濁之間其聲響始達。不獨影母，即心審二母亦然，使心前無從，審前無牀，則次清次音便轉不出。影之爲音

似高於曉，猶心審似高於精照，然終不以次清次音駕乎純清之上，而從邪牀禪歸于一處者，其機不順而其聲不達也。三十六母天造地設，斷斷不可更張。今見音韻家竟以影曉匣喻爲次，殊失古人作圖之意。且羽音可改，則商音何以獨仍其舊。其不可不辨者六。凡切第二等字轄於他標之下者，開收閉皆可假借，獨至次商，非發音不可作標。其不可不辨者七。半徵者泥之餘，半商者禪之餘，則舌齒二音較然明白。支韻而兒等字近於齒音乎，抑近於舌音乎。近於舌音乃不隸來標而隸日標，不作來之合口而作日之開口，方枘圓鑿，殊爲齟齬。竊意而兒等字應屬半徵合口，而以羸纍等字收在灰韻合口來標之下，似乎較妥，其不可不辨者八。

論七音

造字之初，開于一畫，而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遞推遞衍，以迄於無窮者，有角徵宮商羽五音爲正數，即有半徵半商爲奇數。奇數者，所以補正數之所未備也。字之廣大悉備，於此可見。

論清濁

清濁之分炯如也，辨清於濁尤當辨清於清，辨濁於清尤當辨濁於濁，一或不審，而高下其間即失本位，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又《毛西河古今通韻》 竟山《等韻録》一卷，仍用三十六母，而去知徹澄匣敷微禪喻舊母八，增幹枯呼合鄧萌增盧新母八，其所增損槩有清濁子母之異，最爲確論。如梅氏去娘母而此反存之，則以娘爲泥之清母；《禮部通考》增呼母而此故用之，則以呼爲曉之濁母。愚謂此一條誤人匪淺，呼曉俱爲羽音純清，豈有一母所轄清濁相兼之理。泥孃二母合而爲一已欠分明，又謂泥濁孃清，則更異乎吾之所聞矣。且見標添幹，溪標添枯，然後清濁完備，則羣疑等標何以不添一字，豈二十八母已備清濁於一字之中耶，抑八母應兼清濁、餘則不妨任其偏於一耶。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人列圖確不可易，而不信不好者妄爲增減，至使韻學日晦，蓋不獨理學中有異端也。

進呈表云：祛三十六母《等韻》之非，而以梅氏《切韻譜》止用三十二母爲是。不知知徹澄孃四母所轄之字俱從舌上出聲，頗爲艱澀，口若一滑，則知徹澄便混入照穿牀矣。孃之與泥亦微有辨，大約泥輕而孃尤輕，惟不明乎此，故有中終併紐之説。更云敷微禪喻即非奉日疑四母之犯，宜併删去，但用二十八母，不知非敷皆清音，而有純與次之别，奉微皆濁音，而有半與全之分，惟不明乎此，故有風豐併紐之説。至若日者禪之餘，猶之來者泥之餘也，存日而删禪可乎。匣喻聲雖相近，亦分半濁全濁，疑喻則角羽各自分標，猥云匣喻仍是疑之轉音，想誤讀疑爲移陰，爲《正韻》所惑而不覺耳。近來《字典》一出，剖析精微，毛氏之説見睨雪消，不足深辨矣。

清・江永《音學辨微・三辨字母》 等韻三十六母，未知傳自何人，大約六朝之後，隋唐之間精於音學者爲之。自孫炎撰《爾雅音義》，反切之學行於南北，已寓三十六母之理。傳字母者爲之比類詮次，標出三十六字，爲反切之總持，不可增，不可減，不可移動。學者既識四聲，即當精研字母，不但爲切字之本原，凡五方之音孰正孰否，皆能辨之。三十六位襍取四聲四等之字，位有定而字無定，能知其意，即盡易以他字，未嘗不可。今即三十六字注明音切、聲、韻、音呼、等第如左。

見　古電切，去聲，霰韻，開口呼，四等第一位。

溪　苦奚切，平聲，齊韻，開口呼，四等第二位。

羣　渠云切，平聲，文韻，合口呼，三等第三位。

疑　牛其切，平聲，之韻開口呼，三等第四位。之韻，今併支。

端　多官切，平聲，桓韻合口呼，一等第五位。桓韻，今併寒。

透　他侯切，去聲，候韻開口呼，一等第六位。候韻，今併宥。

定　徒徑切，去聲，徑韻開口呼，四等第七位。

泥　奴低切，平聲，齊韻開口呼，四等第八位。

知　陟離切，平聲，支韻開口呼，三等第九位。

徹　丑列切，入聲，薛韻開口呼，三等第十位。薛韻，今併屑。

澄　直陵切，平聲，蒸韻開口呼，三等第十一位。

孃　女良切，平聲，陽韻，開口呼，三等第十二位。

邦　博江切，平聲，江韻，開口呼，二等第十三位。

滂　普郎切，平聲，唐韻，開口呼，一等第十四位。唐韻，今併陽。

竝　蒲頂切，上聲，迥韻，開口呼，四等第十五位。

明　眉兵切，平聲，庚韻，開口呼，三等第十六位。

非　甫微切，平聲，微韻，合口呼，三等第十七位。

敷　芳無切，平聲，虞韻，合口呼，三等第十八位。

奉　扶隴切，上聲，腫韻，合口呼，三等第十九位。

微　無非切，平聲，微韻，合口呼，三等第二十位。

精　子盈切，平聲，清韻，開口呼，四等第二十一位。清韻，今併庚。

清　七情切，平聲，清韻，開口呼，四等第二十二位。清韻，今併庚。

從　疾容切，平聲，鍾韻，合口呼，四等第二十三位。鍾韻，今併冬。

心　息林切，平聲，侵韻，開口呼，四等第二十四位。

邪　似嗟切，平聲，麻韻，開口呼，四等第二十五位。

照　之笑切，去聲，笑韻，開口呼，三等第二十六位。笑韻，今併嘯。

穿　昌緣切，平聲，僊韻，合口呼，三等第二十七位。僊韻，今併先。

牀　仕莊切，平聲，陽韻，合口呼，二等第二十八位。

審　式荏切，上聲，寢韻，開口呼，三等第二十九位。

禪　市連切，平聲，僊韻，開口呼，三等第三十位。僊韻，今併先。

曉　馨了切，上聲，篠韻，開口呼，四等第三十一位。

匣　胡甲切，入聲，狎韻，開口呼，二等第三十二位。狎韻，今併洽。

影　於丙切，上聲，梗韻，開口呼，三等第三十三位。

喻　羊戍切，去聲，遇韻，合口呼，四等第三十四位。

來　落哀切，平聲，咍韻，開口呼，一等第三十五位。咍韻，今併灰。

日　人質切，八聲，質韻，開口呼，三等第三十六位。

三十六母各有定位，如度上分寸，衡上銖兩，不可豪釐僭差。學者知有字母，且勿輕讀，一一考其音，明其切，調其清濁輕重，使有定呼，乃熟讀牢記，以爲字音之準則，切法之根源。如辨音未昀而輕讀，有差者，後遂難改。古今言等韻者既不知其何以爲等，言字母者鹵莽滅裂，未能細審字音，迷於齒舌，溺於方隅，或自撰音切，失其倫理，反譏前人立母有誤，謂某字複也宂併，某音缺也宂增，某句失其序也宂易，是漫滅分寸銖兩，自以己意爲伸縮，其能權度萬字不差乎。昔人音學甚精，立母決無差忒，學者當細研之。每立一字，即有切，有聲，有韻，有呼，有等。聲韻可考而知，呼與等初學未易猝了，緊要在審切之上一字以定其位，如見古電切，溪苦奚切，羣渠云切，疑牛其切，須令見與古、溪與苦、羣與渠、疑與牛如出一音，言其位等。則見溪羣疑之四位正矣。他母倣此。

問：讀字母當以官音乎，抑鄉音亦可乎。曰：不論官音鄉音，唯取不失其位者讀之。如鄉音有讀見似戰，讀溪似蚩，混牙於齒者，必不可從也，則力矯土俗之失，使其音一出於牙。鄉音有讀羣字音輕不爲溪之濁者，亦不可從也，必重呼以正之官音。鄉音有讀疑似怡，混疑於喻，混牙於喉者，必不可從也，則必以牛其切之音讀之。又有鄉音不正，呼牛亦似由者，必力矯其偏，毋徇其失，如是則鄉音亦歸於正，而字母可讀矣。倘失其位，雖官音亦不正，又何取焉。辨他母，後詳之。

又《四辨七音》

見溪羣疑	牙音	氣觸牡牙	
端透定泥	舌頭音	舌端擊齶	
知徹澄孃	舌上音	舌上抵齶	
邦滂竝明	重脣音	兩脣相搏	
非敷奉微	輕脣音	音穿脣縫	
精清從心邪	齒頭音	音在齒尖	
照穿牀審禪	正齒音	音在齒上	
曉匣影喻	喉音	音出中宮曉匣淺喉出喉外影喻深喉出喉中	
來泥字之餘	半舌音	舌稍擊齶	
日禪字之餘	半齒音	齒上輕微	

右牙舌脣齒喉并半舌半齒爲七音。夾漈鄭樵云：江左諸儒但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是七音至後漸明也。而近世言等韻猶有憒於七音者矣。七音源於五行，本於圖書，有圖見後。每類下各標四字，所以爲審音之的，如讀端透定泥必令舌頭擊齶，讀知徹澄孃必令舌上抵齶，他類亦如之，如是乃能中，否則豪釐有差，失其本音矣。詳見辨疑似。見爲發聲，溪羣爲送氣，疑爲單收，舌頭舌上重脣輕脣亦如之，皆以四字分三類。精爲發聲，清從爲送氣，心邪爲別起別收，正齒亦如之。此以五字

分三類。曉匣喉之重而淺，影喻喉之輕而深，此以四字分兩類。人之賦稟有七音不能具足者，有囿於風土，習於方言，不覺其訛混者，能知字母辨音之理，矯揉變化，久之，亦能補其缺，救其偏。

又《五辨清濁》

見　最清　無濁
溪　次清　羣之清　轉溪爲欽，轉羣爲琴
羣　最濁　溪之濁　欽爲琴清，琴爲欽濁
疑　次濁　無清
端　最清　無濁
透　次清　定之清　轉透爲汀，轉定爲庭
定　最濁　透之濁　汀爲庭清，庭爲汀濁
泥　次濁　無清
知　最清　無濁
徹　次清　澄之清　轉徹爲赧轉澄爲呈
澄　最濁　徹之濁　赧爲呈清呈爲赧濁
孃　次濁　無清
邦　最清　無濁
滂　次清　竝之清　轉滂爲㪷轉竝爲瓶
竝　最濁　滂之濁　㪷爲瓶清瓶爲㪷濁
明　次濁　無清
非　最清　無濁
敷　次清　奉之清　轉敷爲豐轉奉爲馮
奉　最濁　敷之濁　豐爲馮清馮爲豐濁
微　次濁　無清
精　最清　無濁
清　次清　從之清　轉清爲樅即從爲從樅七恭切
從　最濁　清之濁　樅爲從清從爲樅濁
心　又次清　邪之清　轉心爲些即邪爲邪
邪　又次濁　心之濁　些爲邪清邪爲些濁
照　最清　無濁
穿　次清　牀之清　轉穿爲瘡即牀爲牀
牀　最濁　穿之濁　瘡爲牀清牀爲瘡濁
審　又次清　禪之清　轉審爲羶即禪爲禪羶式連切
禪　又次濁　審之濁　羶爲禪清禪爲羶濁
曉　次清　匣之清　轉曉爲傚轉匣爲銜傚呼衫切
匣　最濁　曉之濁　傚爲銜清銜爲傚濁
影　最清　喻之清　轉影爲迂轉喻爲于于羊俱切
喻　次濁　影之濁　迂爲于清于爲迂濁
來　濁　無清
日　濁　無清

清濁本於陰陽一說，清爲陽，濁爲陰，天清而地濁也。一說清爲陰，濁爲陽，陰字影母爲清，陽字喻母爲濁也。當以前說爲正。陰字清，陽字濁，互爲其根耳。三十六母，十八清，十八濁，陰陽適均，其有最清、最濁、次清、次濁、又次清、又次濁者，呼之有輕重也。平聲清濁易辨，學者先辨平聲。桐城方以智製啞喤二字以爲平聲清濁之準，啞音空，喤音堂，凡聲之高而揚如啞者皆清。低而下如喤者皆濁也。然平有清濁，上去入皆有清濁，合之凡八聲，而方氏以啞喤上去八爲五聲，誤矣。蓋上去入之清濁，方氏不能辨故也。

字母用仄聲者，可轉爲平聲以審之，見爲堅，透爲偷，定爲廷，徹爲梃，抽延切。竝爲瓶，奉爲逢，照爲昭，審爲深，曉爲嘵，匣爲銜，影爲英，喻爲俞，日爲人是也。梃與徹，銜與匣，人與日，似不叶者，梃榐、丑善切。○丑戰切。徹、銜檻、胡黯切。匣、人忍、刃日，八聲有轉紐故也。牙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皆四位三列，二三相對爲清濁，首位無濁，四位無清。齒頭、正齒五位三列，首位無濁，二三相對爲清濁，四五亦相對爲清濁也。喉音四位兩列，一與二，三與四各相對爲清濁也。其相對爲清濁，學者或未能了了，則轉平聲韻使易，調清濁權法也。凡羣定澄竝奉從牀本最濁，其上去八字，官音呼之，有若見端知邦非精照之仄聲者，內惟牀與照不似。是最重變爲最輕。蓋濁聲與清聲有轉音，而最清母

無濁，最濁者一轉，遂干最清之位，其實非最清之濁也。又羣定澄竝奉從邪牀禪匣共十母之上聲，官音呼之或似去，其實非去也。方音呼最濁之平上去八，或輕呼之似最清之濁，或重呼之得最濁，各因其水土習俗使然，明者知此，輕呼者當矯而重呼，則音正矣。如不能重呼，亦即因其似最清之濁而知其爲最濁。又官音呼十濁之上聲有似去者，亦即因其似去而知其爲上聲之濁，此借方音定正音之活法也。無論官音鄉音，皆當知此活法。

上去之濁有轉音八，爲聲之窮，更不能轉濁聲甚似清聲，心邪審禪曉匣影喻之清濁尤易混，或轉平上去以審之，或借方音以審之，如必不能辨，乃檢《四聲切韻表》，表中無其字，檢韻書與表同音之字，觀其切音之上一字當何位，可知其清濁，否則入聲之清濁混爲一音而不覺矣。如韓文公《諱辯》云：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是謂轍爲徹之嫌名，徹轍同一音，然徹丑列切，清聲徹母，轍直列切，濁聲澄母，是清濁混爲一音矣。不知辨仄聲之清濁，則有以啀喍上去八爲五聲，如方以智之《通雅》謂上去八有同音之字如梅膺祚之切韻直圖者矣。不知仄聲最濁似最清之濁，則有同位分兩聲，如邵子之《皇極經世》者矣。不知上聲十濁似去，則有讀上爲去，如張自烈之《正字通》者矣。《正字通》於平聲清濁亦有混者。不知辨八聲之清濁，則有呼徹轍同音，如韓文公之《諱辯》者矣。

又《六辨疑似》 三十六位，若能審定七音清濁輕重，逐字如法呼之，可無差謬。而人或拘於賦稟，囿於風土，習於方言，不能一一中的，則當辨其疑似，以矯其偏。疑似不明，音切差謬，以是爲非，議減議增，諸妄論遂由此起矣。疑喻易混者也。疑出牙，喻出喉，本相去遠，而人於牙音之第四位不能使氣觸牙，則以深喉音呼之如怡。凡疑母字皆以喻母呼之，如呼顒如容，呼魚如余，呼銀如寅，呼堯如遥，習焉不察，反謂疑喻爲重出矣。然人之口齒當此位未必盡訛，諸韻中亦必有一二字得其正者，便當從此隅反，使諸疑母字皆矯而出於牙，如不能矯，亦當心知其是疑母，非喻母。牛字多有呼之得其正者，然鄉音亦有呼如由者矣。江寧人呼之似流，則又混來母矣。吾五二字，舉世呼之似喻母，一若吾爲烏之濁，五爲鄔之濁者。然吾婺源西北鄉有數處呼之獨得其正。天下何地無正音，人自溺於方隅，不能以類推耳。泥孃來三母易混者也，泥必舌頭，勿令出於半舌，孃必舌上，勿令出於舌頭。方音有呼泥似犁者，則混來母矣。有呼尼泥同音者，則孃與泥無別矣。江寧人呼孃似良，則又混來母矣。然或呼泥如倪，呼寧如凝，呼孃如仰之平聲，呼女如語，則泥孃又皆混疑母，舌音同於牙矣。明者細審之，諸母字亦或有數字得正者，便當從此隅反而矯之。泥舌頭微擊齶，孃舌黏齶，二母尤難辨，諸書或删孃母，則凡尼醲黏鐃紉女狃暱膩匿等字，呼之不得其正矣。知與照、徹與穿、澄與牀易混者也。知徹澄必令出舌上，照穿牀必令舌不抵齶，而音出正齒，則不相混矣。又有方音呼端透定如知徹澄，呼知徹澄混端透定者，舌音之不正也。明者正因舌上似舌頭，而知舌音非齒音，此又權宜之法也。劉熙《釋名》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而高遠也。舌腹，今人所謂舌上也。天字分明是舌頭，乃有以舌上呼之。方音之不正者也。朱子《楚辭辯證》論《九歌》靈何爲乎水中之中字云：此處人以中爲當，是呼東韻如陽，知母如端，舌上如舌頭也。安溪李文貞公光地謂閩廣人知徹澄猶作舌音，意其如此類耳。《儀禮·覲禮》匹馬卓上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蓋馬之卓者其額白，即《易》所謂的顙，古音旳都藥切，而姓氏之卓，漢人亦讀爲都藥切，不如今音竹角切也。明李贄字卓吾，其鄉人呼之爲篤吾，見李氏文集。此亦以知母爲端母，而篤字方音亦有都藥切之音也。又《詩》伐木丁丁之丁，轉都經切爲知經切。田齊本陳氏，後改姓爲田，此皆舌頭舌上音相互。而唐人反切有隔類借母之法，以長幼之長爲丁丈反，亦此類也。凡此皆可借之以別，舌音異於齒，而昧者乃删知徹澄孃句，不亦妄乎。知徹與照穿稍難辨，澄牀較易辨。澄字方音有輕呼之者，上去八有呼之似知母之濁者，上聲有呼之似去者，皆可借之以辨澄母，而牀母則有異。非敷至難辨者也。非發聲宜微開脣縫輕呼之，敷送氣重呼之，使其音爲奉之清，則二母辨矣。所以必分二音者，非對邦、敷對滂故也。韻書如非甫微切。菲、芳非切。夫風無切。敷、芳無切。風方戎切。豐、敷戎切。方府良切。芳、敷方切。分府文切。芬、撫文切。府方矩切。撫，芳武切。此類之字音切不同，皆非敷之分，其辨在脣縫輕重之異，豪釐之閒，若不細審，則二母混爲一矣。近

世吳門張氏刻孫愐《廣韻》，號爲善本，然分字府文切，芬字亦府文切，此讎校不精，抑或所據宋本有誤。考《説文》芬字，徐氏所引是撫文，非府文可知，孫氏原本不誤。官音方音呼微母字多不能從脣縫出，呼微如惟，混喻母矣。吳音蘇常一帶呼之最分明，確是輕脣，當以爲法。　輕脣重脣音每相轉，不之爲弗，邦非轉也。勃之爲鵓，滂敷轉也。馮依之馮爲姓氏之馮，風帆之帆今呼如蓬，竝奉轉也。無之爲没，《春秋》築郿亦作築微，釋氏南無之無音模，即《穆天子傳》之膜拜，皆明微轉也。觀四位之對轉，可知非敷必當分二母，韻書辨之精矣。　心邪相對爲清濁。邪母必當輕呼，如呼之重則與從母無異矣。慈牆存自疾是從母，詞祥旬寺夕是邪母，勿混。　松本祥容切，邪母也，世人皆呼之如鬆，則混濁於清，爲心母矣。然方音亦有呼如祥容切之音者，而祥字呼之重則松亦如從，必輕呼祥字以切之，始得松字之本音。　牀母須重呼，方是穿母之濁。若輕呼之，則與禪母無異矣。如鋤神繩船愁士仕乍術食舌等字皆牀母，輕呼者失之。吳音士字重呼，是正音。　方音呼二等之照穿牀審似精清從心者，非正音。禪爲審濁，須輕呼之如臣成常蟾等字，或用重呼如牀母之濁者，非正音。　輕呼牀而重呼禪，此方音之錯互也，兩者皆失之。　匣字最濁，須重呼。吳音呼胡户黄禾等字皆似喻母者，水土使然也。　影母自喉中出，嬰兒初生嘵號皆此位之聲，歌曲各字能引長之，皆影喻二位之音，此人之元聲元音也。呼影母字勿動舌，方音呼鴉坳晏惡菴鴨等字，或如疑母之清聲者，失之。疑母有清聲而無其字也。　來勿混泥，前已言之，泥如農奴難猱邦囊寧能南黏，而來如隆盧蘭牢羅郎靈棱棼廉也。泥之舌尖擊齶，而來則舌動不擊齶也。　日乃禪之餘，而更輕於禪，若重呼之混禪母矣。日爲半齒耳。二而兒等字似出於舌，何也。方音口張而舌抵齶故也。揚州人呼之口稍斂而齒齊，音出於齒爲得其正。若有不能作半齒之音，呼之似喻母疑母者，勿徇。　已上唯舉字母之疑似辨之，其他音韻之離合、口齒之翕張，各處方言不同，惟明者自悟，又有讀書舛錯不依正音，或由鄉俗習非，或由塾師誤授，諷誦既熟，終身難移，是在有志者勿憚改耳。

又《辨無字之音》　凡牙舌脣最清之字無濁，見端知邦非五位是也。次濁之字無清，疑泥孃明微五位是也。齒音最清亦無濁，精照兩位是，而次濁則有清，邪之清心、禪之清審是也。來日兩位皆無清也。有清無濁者共七位，有濁無清者亦共七位。雖無其字，以口呼之，亦似有音。然而古今未嘗制字，則其音爲俚俗不典之音，合有字無字共得五十位，符乎大衍之數，亦出於自然也。此外又有鼻音，則不可以爲音矣。中原人呼最濁之字，至仄聲變而爲最清，蓋仄聲有轉紐，因最濁無清，遂干最清之虚位，而不知其實最濁也。此理雖邵子猶未能明，是以《皇極經世》四十八聲多重複。近世吳江潘稼堂未著《類音》，於三十六母既多删併，而亦言有五十音，皆有字填之，不知其音多重複也。觀後圖可知五十音自然之位置。

五十音圖

字在圓圈者清聲，在方圈者濁聲，黑圓圈者有音無字之清，黑方圈者有音無字之濁。

見	■	端	■	知	■	邦	■	非
溪	羣	透	定	徹	澄	滂	竝	敷	奉
●	疑	●	泥	●	孃	●	明	●	微
●	●	邪	心	禪	審	清	心	清	審
曉	匣	來	日	照	穿	牀	喻	影	喻

又《十一辨嬰童之音》　人聲出於肺，肺脘通於喉。始生而嘵，雖未成字音，而其音近乎影喻二母，此人之元聲也。是時不能言，言出於心，其竅在舌，心之臟氣未充，舌下廉泉之竅未通，則舌不能掉，西南火金未交也。及其稍長，漸有知識，心神漸開，火金漸交，於是舌亦漸掉，而稍能言。能呼媽，脣音明母出矣。能呼爹，舌音端母出矣。能呼哥，牙音見母出矣。能呼姐，齒音精母出矣。由此類推之，亦可借嬰童之音以辨字母，而人常忽之，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然則人既能言之後，皆能具七音三十六母乎。曰：不能也。五方風土不同，言語習俗不同，人之稟賦牙舌脣齒又各有不同，或呼之而清正，或呼之而混襍，饒於此者乏於彼，故天下皆方音，三十六位未有能一一清析者，勢使然也。必合五方之正音呼之，始爲正音。人不能識喉牙齒舌脣之辨，且以嬰童始能

言之字辨之。媽者，母字之轉也，作上聲呼之是明母，方音作平聲呼者是明母之清聲，所謂有音無字者也。無字何以有媽字，俗字俗音也。又可借此以知無字之音。

又《附榕邨等韻辨疑正誤》 安溪李文貞公箸《等韻辨疑》，見《榕邨別集》。明列三十六母，分別清聲濁聲，較諸家清濁不分，妄意增減者有閒矣。其閒分注南北，改易脣齒先後，不能無差。又附《皇極經世》之四十八聲，有複贅，有譌闕，亦不能辨也。今附録正之，以解觀者之惑，亦可借爲辨音之助。

凡字母或取平字，或取仄字，雖不知何故，然平上去入四聲皆有清濁，在當日分別甚明，故所取以辨清濁二母者，非其平聲，即其上去入聲也。今人於入聲頰舌閒皆不能具，故於等韻分母之理益不能知矣。

永案三十六母，十八清聲，十八濁聲，若卦畫奇偶自然相配，非人之所能爲。立字母者，襍取平上去入之字填之，平可易仄，仄可易平，而清濁則有定位。明者知平聲之清濁，則可知上去入之清濁；知上去入之清濁，亦即可知平聲之清濁。後人拘於方隅，溺於習俗，仄聲清濁多致混淆，此理難明而易昧。文貞公雖言四聲皆有清濁，而字母猶未透其根源，恐仄聲有誤以濁爲清者矣。如後注《皇極經世》以武晚尾爲清聲是也。

見清聲
溪清聲
羣北方爲溪濁聲南方爲見濁聲
疑濁聲

永案牙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七句，皆以第三字爲最濁，實第二字之濁聲，竝無第一字濁聲之説也。而各方水土不同，隨其所稟呼之，有輕重則呼第三字似第一字濁聲者有之矣。然不可以南北限也。即如吾婺源人呼羣定澄竝諸母字，離縣治六十里以東，達於休寧，皆輕呼之，六十里以西，達於饒，皆重呼之，南方何嘗無呼羣母字爲溪濁聲者乎。一方如此，他方可知。中原音呼羣定澄竝諸母之仄聲字多用輕呼，則北方何嘗無呼第三字似第一字之濁聲者乎。羣字當注云：溪濁聲。有輕呼似見濁者，方音，非正音。後諸母皆倣此注之，則各句第三位之音正矣。今注南北云云，不滋觀者之惑乎。公南方安溪人，其呼第三字爲第一字濁聲乎。一方如此，他方未必然，即一縣中亦有不盡然者矣。平原氣同，山谷氣異，風土習俗之常，何可畫南北以爲限也。

端清聲
透清聲
定北方爲透濁聲南方爲端濁聲
泥濁聲
知清聲
徹清聲
澄北方爲徹濁聲南方爲知濁聲
孃濁聲○案知徹澄孃四字，今音惟孃字入舌音泥字内，知徹澄三字今俱混在照穿牀齒音内，據等韻諸書，俱當作舌音，但端透定泥吐在舌尖，而知徹澄孃收在舌上耳。今閩廣人知徹澄猶作舌音也。

永案此辨舌音八母最確。昔人不能細審，謂知徹澄孃四母重出，併孃於泥，併知徹澄於照穿牀，誤矣。閩廣人呼知徹澄作舌音，此方音之正者，恐亦未必盡然。朱子《楚辭辨證》於《九歌》靈何爲乎水中云：此處人呼中如當。則舌上與舌頭混且轉韻呼如當，音之不正甚矣，然因此可知中字是舌非齒。

精清聲
清清聲
從北方爲清濁聲南方爲精濁聲
心清聲
邪心濁聲
照清聲
穿清聲
牀北方爲穿濁聲南方爲照濁聲
審清聲
禪審濁聲
邦清聲

滂清聲
竝北方爲滂濁聲南方爲邦濁聲
明濁聲
非清聲
敷清聲
奉非濁聲
微敷濁聲

永案字母次序各有倫類，牙舌脣皆四字爲句，舌脣各有二類，故舌次牙，脣次舌。而齒音兩句各五字爲句，齒頭多心母爲邪之清，正齒多審母爲禪之清，不與牙舌脣類也。今移齒於脣前，逺脣於齒後，倫類襍矣。輕脣非敷奉微猶重脣邦滂竝明，與牙舌一例，皆以第三字爲第二字之濁，首位無濁，末位無清，讀非敷奉微者，當輕呼非字，重呼敷字，使奉爲敷濁而微字收之。今以奉爲非濁，微爲敷濁，誤矣。三十六母如天造地設，不可移易，而欲以意易之可乎。其蔽在奉微二母失其相對之序，不知奉爲最濁，本對竝微爲次濁，本對明也。奉字有兩音：一爲奉持之奉，後人加手作捧，芳勇切，清聲敷母也，平聲爲峰；一爲奉承之奉，扶勇切，最濁，聲在此位。平聲爲逢。凡上聲當最濁位，中原音呼之似去，故呼奉承之奉似俸，若非本無濁聲，何得以奉爲非之濁。微無清聲者也，而以爲敷之濁，試轉敷之位入微韻則爲菲，其濁聲爲肥，肥微豈可同音乎。辨音不精而欲改古人之舊，未有不失者也。

曉清聲
匣曉濁聲
影清聲
喻影濁聲
來濁聲
日濁聲

永案曉匣影喻皆喉音，曉匣爲淺喉，出喉之外，其音麤；影喻爲深喉，出喉之內，其音細。各一清一濁，與牙舌脣之四字不同。彼於清濁對於中間，首位有清無濁，末位有濁無清，此則清濁各相對也。來爲半舌，舌頭泥母之餘，日爲半齒，正齒禪母之餘，然來不可以繼泥，日不可以繼禪，故別出二音，併五正音爲七也。文貞公第注明清濁，其微焉者，則未論及矣。

凡三十六字分清濁，皆以其母之部平聲爲主，有有清有濁者，則清濁竝立母，心與邪、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曉與匣、影與喻是也。

永案非與奉、敷與微、非相對爲清濁，説見前。

有有清無濁，而或南北音譌，彼此互異者，羣定澄從牀竝，南方爲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而北方爲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是也。

永案不可以南北限，説見前。又如吳越人呼匣母字失之輕，似淡喉之喻母，自是吳越之方音，他方則不然矣。

有有濁無清者，則以濁聲立母，疑泥孃明來日是也。

永案微字亦是無清聲，而文貞公誤以爲敷之濁聲也。○又案有清無濁則不能立濁母，有濁無清則不能立清母，止此兩端而已，竝無三項之説。文貞公惑於音分南北，又誤於輕脣音之分配，遂生葛藤，其實非確論也。夫不能立母之音，呼之似有其音，而古今未嘗制字，則其音非雅正之音。音凡十有四，則見端知邦非精照之濁疑泥孃明微來日之清是也。十四音併三十六母，適符大衍五十之數，而能制字者，四九之數、六六之數。不能制字者二七之數，皆出自然，非人所能損益，世之作聰明亂舊章者，更欲於三十六之外妄益之，是續鳧足也，妄損之是斷鶴脛也。吁，知此理者亦鮮矣。

蓋其部之字，有平聲者則立母，無平聲，雖有上去入亦闕之不立母也。

永案仄聲之清濁與平聲相隨，無平聲之清濁，則亦必無仄聲之清濁，其不立母者，是當有音無字之位，無母可立，非謂無平聲也。以平聲有無，求立母不立母之故，誤矣。

羣定澄從牀竝，今以四聲叶之，則北方惟平聲可叶，餘三聲仍不可叶，當從南音爲是。

永案牙舌脣齒當第三位爲最濁，其仄聲必有轉音，乃別於第二位之清聲，而人多溺於習俗，最重者反轉爲輕。中原官音多如此，如羣母之舅，求之上聲也，而呼之如救，則爲鳩之仄，且上聲似去矣。澄母之丈，長之上聲也，而呼之如帳，則爲張之仄，亦上聲似去矣。因首位最清之下無濁，遂進而干其

位，一若首位之濁聲者，如《皇極經世》以近揆爲古甲九癸之濁聲是也。其實非音之正，有能心知其意不爲習俗所漸者，呼仄聲最濁之字，雖有轉紐，仍用重呼，則此位之聲音正矣。豈真不可叶哉。今鄉俗有用重呼者，是正音。如頰舌已定，不能易輕爲重，則正因其轉輕，知其爲第三位字，此又借方音定正音之活法也。今乃謂當從南音爲是，誤矣。如從輕呼者爲是，則重呼得其正者反爲非，豈不倒置。

○見溪羣疑一類也，端透定泥一類也，知徹澄孃一類也，精清從心邪一類也，照穿牀審禪一類也，邦滂竝明一類也，非敷奉微一類也，曉匣影喻一類也，唯來與日則非其類，來字當從端透定泥爲舌音，日字當從照穿牀審禪爲齒音，《皇極經世》改之是也。

永案來爲半舌，日爲半齒，合五正音爲七音，以其爲半音也，故別列之於後。此正位置得宜，倘以來次泥，以日次禪，舌音兩句各四字者，一句忽益爲五，齒音兩句各五字者，一句忽益爲六，反嫌其參褷矣。欲改從《經世》，豈未聞夾漈鄭氏七音之説乎。鄭樵云：江左諸儒但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

皇極經世韻附文貞公附也，其小字皆公所注。

古甲九癸即等韻見字　清聲

□□近揆即等韻南音羣字　濁聲

坤巧丘棄即等韻溪字　清聲

□□乾虬即等韻北音之羣字　濁聲

永案羣母一耳，近揆與乾虬同是一位之音，近，其謹切。揆，求癸切。乾，渠焉切。虬，渠幽切。今乃分爲二聲，此愚所謂溺於習俗，呼仄聲最重者反轉爲輕，遂干最清下之虗位者也，此蔽自邵子已然矣。倘謂音分南北，則邵子北人，何不止存北音，正謂中原官音當第三位之仄聲，大率皆轉重爲輕耳。前言吾婺源人於最濁位，離縣六十里以東皆輕呼，以西皆重呼，不但仄聲，即平聲亦然。惟奉從二字否。自是水土風氣習俗使然，明者知此理，矯其輕者重呼之，則得矣。豈可岐爲二聲。《經世》分之，遂有四十八聲之圖，不可爲典要也。

黑花香皿即等韻曉字　清聲

黃華雄賢即等韻匣字　濁聲

五瓦仰□即等韻疑字之清聲

吾牙月堯即等韻疑字　濁聲

永案疑字無清聲，五瓦仰□與吾牙月堯同母，不當分二聲，又疑是牙音，曉匣是喉音，不當合爲一類。蓋因方俗呼五吾似喻母。

安亞乙一即等韻影字　清聲

□爻王寅即等韻喻字　濁聲

母馬美米即等韻明字之清聲

目貌眉民即等韻明字　濁聲

永案喉音脣音不當合爲一類。爻，何交切，匣母非喻母，明字亦無清，不當分二聲。

夫法□飛即等韻非字　清聲

父凡□吠即等韻奉字　濁聲

武晚□尾即等韻敷字　清聲

文萬□未即等韻微字　濁聲

永案微字亦無清聲，以前後例之，疑泥明皆有清聲。則邵子之意亦以武晚□尾爲微之清聲也。文貞公以微爲敷之濁，故謂此爲敷之清，誤矣。四十八聲闕敷母，蓋即以非母當之，不知非字輕呼如邦，敷字重呼如滂也。《性理精義》謂敷字當與滂字對，《經世》失其音。此説是。《精義》亦文貞公所修之書也。

卜百丙必即等韻邦字　清聲

步白葡鼻即等韻南音之竝字　濁聲

普朴品匹即等韻滂字　清聲

旁排平瓶即等韻北音之竝字　濁聲

永案步白葡鼻與旁排平瓶同母，不當分二聲，説同前。

東丹帝■即等韻端字　清聲

兑大弟■即等韻南音之定字　濁聲

土貪天■即等韻透字　清聲

同覃田■即等韻北音之定字　濁聲

永案兑大弟與同覃田同母，不當分二聲。

乃嬭女■即等韻泥字之清聲

内南年■即等韻泥字之濁聲

老冷吕■即等韻來字之清聲

鹿犖離■即等韻來字之濁聲

永案泥來皆無清，不當分二聲，又乃嬭二字，泥母舌頭音，女字孃母舌上音，不當混孃於泥，四十八聲又闕孃母。

走哉足■即等韻精字　清聲

自在匠■即等韻南音之從字　濁聲

草采七■即等韻清字　清聲

曹才全■即等韻北音之從字　濁聲

永案自在匠與曹才全同母，不當分二聲。

思三星■即等韻心字　清聲

寺■象■即等韻邪字　濁聲

□□□■此一行係清聲而無字，盍日字輕齒之清聲也。

□□□■此一行係濁聲而亦無字，盍日字輕齒之濁聲也。

永案輕齒，齒頭也，齒音惟日字爲半齒。若齒頭心邪之後不得復有餘音。既無其字，亦無其聲，徒贅此兩位耳。〇三十六母之理：牙舌脣齒皆三列，一位發聲，二位三位送氣，四位忍收，此牙舌脣之例也。送氣二位清濁相對，發聲無濁，忍收無清，齒音亦三列，忍收獨有清，所以有心審二母。喉音惟有二列，清濁各相對，淺喉在外居前，深喉在内居後。牙喉四等所共，舌脣齒四等不相共，所以牙喉止一句，舌脣齒各有兩句。若舌齒者出於心肺，原於火金，心肺在上焦，以火鑠金，是以肺出聲而舌能掉。《河圖》變《洛書》，金，乘火位，火入金鄉，西南隅當火金相交之位，是以舌齒獨有餘聲。來爲半舌，泥母之餘，日爲半齒，禪母之餘，二聲持之於後，合爲七音。前人編定字母，如軍中士卒，什伍羣隊，部署分明，截然不可亂也。《經世》既易之，離其什伍，散其羣隊，紛然淆亂。有者芟除，無者贅設，於齒音復强增此兩位，豈齒頭獨能有四列邪。增此兩位，欲其配作四十八聲，皆以四相偶也。然調之不能有其音，書之不能有其字，其爲贅設也必矣。

■山手■即等韻審字　清聲

■士石■即等韻禪字　濁聲

■□耳■即等韻日字之清聲

■□二■即等韻日字　濁聲

永案士字牀母非禪母，日猶來母，本無清聲。耳字而止切，二字而至切，安有清濁之異。

■莊震■即等韻照字　清聲

■乍□■即等韻南音之牀字　濁聲

■乂赤■即等韻穿字　清聲

■崇辰■即等韻北音之牀字　濁聲

永案牀字不得分二聲，又辰字禪母非牀母。

■卓中■即等韻知字　清聲

■宅直■即等韻南音之澄字　濁聲

■拆丑■即等韻微字　清聲

■茶呈■即等韻北音之澄字　濁聲

永案澄字不得分二聲。

右二十四聲，并清濁爲四十八，與等韻三十六母同。等韻凡無平聲者則闕之，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存之。故有四十八也。

永案三十六母本無所闕，其似有聲而古今未嘗制字者十四位，本不可爲正聲也。《經世》之兼存者，取方音異呼之字填之，失其輕重清濁之正。又或本同一母誤分清濁二音，又并孃於泥，并敷於非，闕去二母，聲音不全，此自邵子一家之書，其不得與三十六母竝行也明矣

二十四聲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邦滂明非微曉影來日也。《經世》并孃於泥，則少一聲矣。其亦有二十四者，輕齒當有一聲對正齒，日字而有音無字，故爲虚位以對之也。

永案《經世》實少二聲，文貞公不覺。盍公誤以敷爲微之清聲，遂

以武晚尾當之，而不知其非也。兩虞位無字亦無音，前已言之。它日，文貞公與修《性理精義》，則亦知其失數字一音矣。

《經世》併來於舌，併日於齒，此二處高於等韻，餘則互有得失。

永案《經世》次序與等韻異，《經世》可以來併舌、日併齒，等韻則不可，說見前。謂其餘互有得失，愚謂等韻無失，而《經世》之失爲多。學者正當借其圖以審異說之岐，愈知等韻之妙矣。近世吳江潘耒稼堂著《類音》，大率祖《經世》，其失尤甚。學者研精等韻，自知其說之非，今亦不必辯云。

其等韻所謂開口合口等呼，《經世》所謂開發收閉四位，古今音異，不可盡知。且推之多有未密者，惟其大綱體要，則不可不知云。

永案邵子淡於易，凡事物皆析爲四片。聲音有開發收閉，如春夏秋冬，理固有之。但所填之字，疑未必盡當，所闕開閉之位，未必果闕耳。等韻以開口合口別諸韻，亦不難知。或有不同，則由方言之異，細審之自有其正者在，更有不可知者。韻有一二三四之等，字母遂以等而分有無合四等，乃有三十六母，此理具於圖中，前人未明言，後人亦不詳推，則何以謂之等韻乎。詳見《四聲切韻表》。

又《康熙字典等韻圖辨惑》 《康熙字典》，同文之書也。其於等韻、字母、音切詳矣。修書凡例第二條云：古韻失傳，晉魏以降創爲律韻行世，雖其開遞有沿革，然矩矱秩然，不可紊亂，開口閉口，音切迥殊，輕脣重脣，字母各別。自《洪武正韻》一書爲東冬江陽，諸韻併合不分矣。今詳引各書音切，而悉合之等韻，辨析微茫，集古今切韻之大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氣，後之言音切者，當以是爲迷津寶筏也。第三條云：切韻有類隔、通廣諸門，最難猝辨，《正字通》欲率用音和，然於字母淵源茫然未解，以致幫滂莫辨，曉匣不分，貽誤後學，爲害匪淺。今則悉用古人正音，其他俗韻槩置不録，此爲書中音切言之也。而書首有等韻一卷，不言出於何書，前後有三圖，參差不一，學者於字母等韻本未易通曉，閱此三圖，心目迷眩，愈不得其門。蓋等韻一卷，本非當時修書者所撰，其歌訣多鄙俚，乃昔時言等韻之書不知出誰手，修書者失於審擇，故謾載之書首也。今不能盡辨指其字母之異同，與其列圖填字之得失，以解觀者之惑。

案等韻圖有三：一曰《内含四聲切韻圖》，二曰《明顯四聲等韻圖》，三曰《等韻切音指南圖》。前二圖出自一人，後一圖又出自一人也。三十六母，邦爲幫，本一音，易邦字者，取筆畫少耳。羣爲郡，牀爲狀，亦是一音，羣牀平聲，郡即羣之去，狀即牀之去，字易而位不易也。然平聲明顯，用上去不如用平。而前兩圖填羣於溪母下，填牀於穿母下，是以最濁者而居次清，可怪也。不但此耳，凡次清最濁之字多混填，如强狂窮渠喬葵勤求皆誤作溪母，唐騰庭同提徒陶條屯壇甜團頭皆誤作透母，荼長幢呈重池除鎚陳瀍傳紬皆誤作徹母，爬朋平裴皮菩袍瓢排盆貧盤漉婆皆誤作滂母，藏牆層曹樵財秦存蠶前欑全矬皆誤作清母，乘崇巢柴愁皆誤作穿母。夫平聲清濁至易辨也，而圖之誤偏在平聲，可怪也。謂其盡誤乎，則康阮輕空之填溪下，台推吞天之填透下，何以不誤也。何以當最濁位有字可填而以圈空之也。故前兩圖宕去，不宕存之以滋惑也。

曉匣影喻先淺喉而後深喉，一清對一濁，後圖爲是，前兩圖作影曉喻匣非也。

大抵《指南圖》得之爲多，學者唯觀此圖可也。前人分十六攝十二攝以括諸韻，本非確論，欲求詳悉，當於《四聲切韻表》考之。

三十六母之上有白黑圈以别清濁，然來爲濁位，不得用白圈，三圖皆誤。

清・黄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卷一《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爲唐釋守温撰，宋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漈《七音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爲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狀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爲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幺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略易通》《通雅》，有減母爲三十或二十者矣。如《等切元聲》《類音》，有增母爲五十或四十二者矣。此皆囿于方音，惑于異説，拘一己蹇吃不靈之舌，疑天下之人皆無此音，溺一方侏儒啾唧之音，妄謂天下之人當共有此聲，各逞其

私，紛紛增改，俾學者靡所適從，無怪切韻之幾成絶學也。夫人聲本于天籟，準陰陽清濁之例推之，可得五十音。《經世》之説，自有至理。然求其有音有字者，在中土之人，此三十六字母實已括其全，奚必虚立無字之母，而强以濁母上聲不正之字音填之，此增母之謬也。三十六母舌脣齒三音居二十六，今乃并知徹澄于照穿牀，并泥于孃，并非于敷，并奉于微，删去六母，則存三十母矣。又甚者并去羣定竝從牀邪禪影匣喻十母，則共存二十母矣。舌齒不分，牙喉莫辨，鹵莽滅裂，將清濁輕重之次第而盡紊之，此删母之爲尤謬也。請一一論之。夫知徹澄孃四母爲舌之次音，猶照穿牀審禪五母爲齒之次音也。所以混爲一音者，由呼之不正，其音不從舌出，遂混入齒音，而遂謂舌無次音可乎。按知徹澄三母音必令舌端放空，不著齦齶，而以舌之中面黏上齶，用力呼之，其聲即得，與照穿牀三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别。又知徹澄三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牀三母音出口時撮脣而聲扁細。即以吴郡言之，郡人多照穿牀音而不辨知徹澄，吾邑又多知徹澄音而不辨照穿牀，合兩地之音即知照兩類之音皆備矣。又如知絺與止齒知徹照穿之分也，郡人呼止齒二字音甚正，吾邑則皆讀齒頭音，與姊此無别。又如張與章，知照之分也，郡人混知于照，張章同音不分，則云立早弓長以别之。吾邑則有讀章如臧，亦爲正齒混入齒頭，此又可即方音之不正者，見照穿之自爲齒音，而不同于知徹舌音之明證也。至泥孃二母尤難辨。江慎修云：泥母舌頭微擊齶，齶之未近齒處。孃母舌腹黏齶，齶之中齒齦上有楞處。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確入細。愚申之曰：唱知徹四母皆用舌腹偏起著齶，舌腹即舌之中面。用力呼之。而孃母尤重，忍收其聲入喉鼻間出之，如豬攄除衃絺馳尼，必使衃尼二字與上三字連唱，聲韻一串相諧，不混入疑泥來三母，則孃母之音正矣。其非敷奉微四母，今人只呼二音，如非微二字呼近第一第四母音，餘夫無方亡風逢分文皆近第二第三敷奉兩母音。須知非與敷、奉與微之别，全在脣縫開合呼吸粗細間辨之。呼非母脣口合而微努，然後微開脣縫出之，聲扁而薄，音輕而揚，而非母音正矣。呼敷母開脣縫呼之，聲圓而少大，則敷母音正矣。呼微母脣口略偏，將上奉母音少斂細而收之，則微母音正矣。非敷之不爲一音，猶幫傍之不爲一音也。非發而敷送也。奉微之不爲一音，猶竝明之不爲一音也。奉縱而微收也。今試以四聲轉入之法明之，如非霏肥微轉入，則爲弗拂佛物也。今人讀非霏皆入輕脣第一母音，而讀弗拂又皆入輕脣第二母音。試將非字用四聲法調之，覺有非字入聲清而扁者不可讀如拂，而弗字非母音出矣。又試以拂字轉平聲呼之，覺有較非字音少濁而圓者不可讀如非，而霏字敷母音得矣。學者以如此體會，便知非敷二母有截然不可混者。而奉微之分更不辨而明矣。匣喻易混，淺深喉之分也。匣爲淺喉，聲出喉外而洪亮。喻爲深喉，聲在喉中而細啞。禪日亦易混者也：禪音合齒，聲細濁而呼重；日音微開齒，聲粗濁而呼浮。至疑喻泥來之混，北人爲多，南音尚正。江氏《音學辨微》言之已詳，兹不具論。

清・汪烜《詩韻析・發凡》 有聲即有韻，定韻自休文始，而聲之有韻，則不自休文始也，是蓋有天地自然之妙焉。天以二五之精氣生人，而人之發於音者，即以喉牙舌齒脣爲宫角徵商羽之五聲焉。聲無不由於喉，猶五行之待成於土也；徵之拒齒，猶火之炎上也；羽之蹙吻，猶水之潤下也；縮舌穿牙，物之屯然而句芒也；開口揚聲，物之悦，兑而從革也。此則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乎。作《九音方位圖》。

五聲之發，韻各有次序，而不外於喉舌脣牙齒之間。故喉爲主音，而水火相射，木金爲用，土木合功，金水相潤。陽以君之，陰歸於艮。予懼人之求諸渺杳也，作○以象口，作𠃌以象舌。爲《五聲次序圖》。

清・王植《韻學》卷一《三十二母》

見 經電 規姑稽堅扃居俱拘嘉經圭公巾古几紀九舉各吉厥訖

溪 苦奚 枯窺暌顆空康牽邱輕欺驅祛墟區苦口豈綺去弃詰客缺

群 衢雲 其奇强求巨渠具逵窘郡近極

疑 魚其 吾危元牙牛疑宜魚虞愚五偶擬語遇玉

端	透	定	泥
多官 都多當丁冬覩典德得	他侯 他湯土吐託	徒徑 徒陀同堂唐田亭杜待度大特	奴低 奴泥那寧乃弩内諾○尼女舊入孃母下，今照新安直圖併之。照穿床倣此。

邦	滂	並	明
博江 悲卑賓邊兵并陂逋脯補彼俾比鄙布北筆必伯博搏	普即 篇批紕披鋪攀丕滂普譬匹疋拍	蒲靜 蒲皮平貧頻便駢毗裴傍部婢步弼薄	眉兵 謨謀模民旻彌弭忙眉綿蒙米母美慕茂密目莫

精	清	從	心	邪
子盈 遵將臧茲資津蹤祖于借則作即	七情 倉雌千親此取采且七	牆容 藏牆慈情秦徂前才全粗匠自在疾昨	息林 桑思斯私司辛新先蘇胥須雖蕭荀損素相息錫悉	似嗟 旋徐詳祥辭旬似夕

照	穿	床	審	禪
之笑 支之脂征莊朱珠諸章鄒旨止主煮阻職側○知中張株陟竹，舊入知母下。	昌緑 昌又初稱窻創刃克虫楚處齒厰測尺赤○抽椿癡摘丑恥勅，舊入徹母下。	崔莊 床鉏雛崇池士仕助○陳馳持遲澄廚除船佇柱丈植直宅逐，舊入澄母下。	式荏 書踈輸舒詩師施山傷商沙雙賞始所數史水式失識色	市連 常淳時殊丞承是市視氏上署竪十殖○神船乘食，舊誤床母下，今正之。

曉	匣	影	喻
馨鳥 呼翾荒香吁噓虛呵隳馨休虎朽許詡火況諱黑	賢甲 胡乎回何黃侯恒户下亥獲合	衣景 縈伊烏於紆哀安淵央么衣依阿遏因倚委塢一乙	羽戌 營羊王余于餘俞夷筠云雲榮爲移庾洧演以雨與羽永勇養弋翼悦

非	敷	奉	微
甫徵 分方甫府	芳蕪 芳敷孚夫撫	扶送 房防符扶馮鳳縛	無非 無巫亡文武望

來	日
落衣 盧閭離即良龍隆倫靈論魯吕里練浪劣落洛力慮	人質 人如儒而兒汝耳

又《韻學臆説》 字母始於魏僧神珙，原三十六。近世梅氏（祚）〔膺〕（膺）〔祚〕以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牀相近，孃與泥相近，省之爲三十二，而不外乎喉舌脣齒牙。然諸家之説多繁重委折，未易尋究。亦惟馬氏《等音》爲直捷而明確，其説以喉舌脣牙齒，亦分宫徵羽角商。見溪羣疑、喉音宫也；端透定泥，舌音徵也；邦滂四母，脣音羽也；精清五母，牙音角也；照穿五母，齒音商也。音出於喉，固宜先之。以次而舌而脣，又返而爲牙爲齒也，再次則爲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以喉牙合；非敷奉微，以脣齒合；來以喉舌合；曰以齒牙合。有自然之序焉。非三十二不足盡天下之音。而三十二音，無一複出，所以爲自然之數，不可以意爲增減者也。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二《七音》 牙音角，舌音徵，脣音羽，齒音商，喉音宫。半舌變徵，半齒變商。

又《清濁陰陽》 牙音四母，見溪羣疑。見清，溪次清，羣濁，疑

半濁。

舌音八母端透定泥，知澈澄娘。脣音八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喉音四母，影曉匣喻，皆由此推。齒音十母精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精照清清，穿次清，從床濁，心審半濁，邪禪二音亦重濁，清者音輕，濁者音重。輕清屬太陽，少陽。重濁屬太陰。少陰。半舌一音來。半齒一音日，皆濁音。

又《三十六字母只二十三音》 牙舌脣喉各四母，齒音獨五母，半舌半齒各一母，只共二十三母。何以有三十六字母，蓋脣舌齒十三音皆雙母，一等四等用端透定泥，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二等三等則用知澈澄娘。非敷奉微，照穿床審禪，故有三十六字，蓋一四同音，二三同音，一四音高，二三音低也。惟牙頭及半舌半齒單母，故曰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影見皆兼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清・允祿等《同文韻統》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説》 切韻之學，來自西域，其符合竅妙，載籍未有明文。世傳舊字母三十字，或云釋神珙作，梁山温禪僧添六字爲三十六字。《通志》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亦云僧守温撰。鄭氏樵曰：舊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其所云十四字者，於今無傳。《玉篇》載神珙九弄圖序云：梁沈約創紐字圖，碎尋難見。唐陽寧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詞理稍繁。然則神珙當是唐人，或云元魏人，然中華切韻始於周顒、沈約。《通考》載陳氏云，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由是觀之，則是神珙以前已有反切，豈所謂舊傳十四字者，即在齊梁以前而其後不傳耶，抑所謂舊字母三十字者，齊梁前已有之，而非神珙所作耶。

清・錢維城《茶山文鈔》卷九《與戴東原書》 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韵設。經堅輕牽，母以生子，子以召音，宛轉關生，非假造作。顧古音多，今音少，知澈澄孃非微六母漸可從删，而泥從床三母亦失本音，時代使然，不能勉强也。不特此也，古音四，今四等漸亡，二等亦寡，存者一三耳。

清・戴震《聲韻攷》卷一《反切之始》 鄭樵《七音論・内外轉圖》：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徵，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商，影曉匣喻宫，來半徵，日半商。

韓道昭《五音集韻》篇題：牙音見溪群疑，舌頭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澄孃，重脣音幫滂竝明，輕脣音非敷奉微，齒頭音精清從心邪，正齒音照穿牀審禪，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半徵半商音來日。

方中履《切字釋疑》曰：【略】至清泉真空《玉鑰匙》遂立二十門法，詳其所以立門法者，乃見孫愐等取切不合，則不敢議方，故彊爲此遷就之説耳。

又卷四《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于釋氏一二翦劣之徒，眠娗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敘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于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于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説，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敘内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于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深寧叟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敘，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名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温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于守温，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絶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陸德明《經典釋文》、顔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創立反語。《崇文目》敘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深寧叟曰：世謂倉頡制字，

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原叔然也。迨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温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五《答問十二》 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長卿、楊子雲作賦，益暢其旨，于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叠韻之理遂大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也。

又　問：鄭樵《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以所傳三十六字母爲出于西域，後儒又謂字母出于《華嚴經》，其信然乎。曰：字母兩字固出《華嚴》，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于五十八卷，初不見字母之説，今所傳華嚴八十一卷，乃實叉難陀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末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以雙聲叠韻紐弄而成，音有叠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叠韻華學，非梵學，即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宋世儒家言字母者，始于司馬温公，而温公撰《切韻指掌圖》，無一言及于西域，則三十六母爲華音又何疑焉。且華嚴之母四十有二，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其所云二合三合之母，華人皆不能解，而疑非敷奉諸母，華嚴又無之，則謂見溪羣疑之譜本于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爲唐末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濟不加詳攷，遂誤認爲天竺之學耳。予嘗讀《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有比聲二十五字，曰：舌根聲，舌齒聲，上咢聲，舌頭聲，脣吻聲，頗與見溪羣疑之序相似，而每聲各五字，與今譜異，別有字音十四，則今所謂影喻來母也。日母列于舌齒聲，不別爲類，亦與今譜異。竊意唐末作字母譜者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棄，實以華音爲本，若《華嚴》之字母則與今譜風馬牛不相及矣。華嚴雖有字母之名，而《涅槃》實在《華嚴》之前，其分部頗有條理，不似《華嚴》之雜糅。今人但知《華嚴》不知《涅槃》，是逐末而遺本也。

問：牙舌脣齒喉之别昉于何時。曰：凡聲皆始于喉，逵于舌，經于齒，出于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閒關、契濶、馨香、厭浥，人知具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栗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掃、悉率，人知其出于齒；蔽芾、匍匐、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脣。即喉舌齒脣之分，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叠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以宫商角徵羽相比附，乃于喉舌齒脣之外别出牙音。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舌齒脣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訶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也。此二聲者分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扞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从兼聲，酣从甘聲，挾从來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音，茄有荷音，鬲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别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脣，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咍，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説亦不盡然，蓋有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脣音皆重脣也，後人于其中别出輕脣四母，輕脣斂于重脣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脣，今轉爲輕脣，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即類隔可以攷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怮愁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沖直弓反，而《説文》讀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攷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斂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即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説一槩而論乎。

問：三十六母既爲華音，則所宗者何家。曰：此譜實依孫愐《唐韻》而作，《唐韻》又本陸法言之《切韻》，則猶齊梁以來之舊法也。其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亦循《唐韻》之舊。一二三四之等，開口合口之呼，

法言分二百六部時，辯之甚細，字母家據其所分而列爲譜，皆不出于梵書也。其與梵書相似者，見溪羣疑即《涅槃》之迦呿伽晅其柯俄也，而去其一；照穿牀審禪即《涅槃》之遮車闍膳時柯若耳賀反也，而更其一；知徹澄孃即《涅槃》之吒咄丑加反荼咤拏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即《涅槃》之多他陀馱那奴賀也，而去其一；邦滂竝明即《涅槃》之波頗婆婆去摩也，而去其一。其餘皆不與《涅槃》合，是僧守温定三十六母雖亦參取梵音，而實以華音爲正。蓋《唐韻》本中華相傳之學，不能以梵學雜之也。

又　問：古音于曉匣影喻四母，似不分別。曰：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即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即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于此四母者甚區別。如榮懷與杌隉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韻，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矣。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矣。此等分別，大約始于東晉。攷顔之推《家訓》云：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別，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據顔氏説，知古無影喻之分，葛洪强生分別，江南學者靡然從之，翻謂古讀不可行于今，失之甚矣。

又卷一六《華嚴四十二字母攷》

阿影　多端　波邦　左精
那泥　邏來　栘定　婆竝
荼澄　沙審　嚩微　哆端
也喻　瑟二合審知　迦見　娑心
麼明　伽羣　他透　社禪
鑌心　栘定　奢審　佉溪
叉穿　娑多二合心端　壤日　曷攞三合匣來端多

婆竝　車穿　娑麼二合心明　訶婆二合曉竝
緩心　伽羣　吒知　拏孃
娑頗二合心滂　娑迦二合心見　也　娑二合喻心　室左二合審精
侘徹　陀定

右《華嚴》字母四十有二，其中二合者八，三合者一，實止三十三母。以僧守温所定三十六母校之，無疑滂非敷奉清從邪照牀曉匣十二母，而有三定母，三心母，兩端母，兩竝母，兩穿母，兩審母，兩羣母。其三合之曷攞多出聲爲匣母，二合之訶婆出聲爲曉母，娑頗收聲爲滂母。二合三合之聲，華人所不能辨，三十六母中未之有也。二合之母八，而以心爲出聲者四，審爲出聲者二，心審亦同類也。心審之别爲十餘母，華人所不能分，而非敷之屬，梵音又無之，則四十二母與三十六母之不能强合也明矣。攷《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入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然則西域字母其初只十有四，後乃增至四十有二也。四十二母本於婆羅門三十六母，則唐人取魏晉以後字書反切類而别之，惟字母之名乃襲《華嚴》之舊爾。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雙聲疊韻天籟之自然，知音者區而别之，雖東海西海言語不同，而其理可以共喻。然而三十六母兼取南北之音，先後有序，較之四十二者，實爲過之。世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妄也。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七音者，四聲之源也，溯七音而四聲愈密矣。原夫字母之起，所謂波羅門書十四字者，《隋志》載之。《華嚴》之譯，南宋北魏。而《光讚放光》，早在西晉。《文殊問經》，又在蕭梁。唐時所譯愈多，其後遂增損大備。唐至中晚，詩人於此法漸疎，故神珙述隱侯《九弄翻紐之圖》，而《字母圖》《指掌圖》《等第圖》諸書紛紛出焉。賴有諸書，使人得知字音之真，及古來製爲翻切四聲分部之意，其功不淺。雖王充之作《論衡》，高誘之注《吕覽》，許慎之注《淮南》，劉熙之作《釋名》，竝已略言七音之理。然謂等韻，不出於守温等不可也。近世推原之論，謂字母翻切之學中土所自

有，非從竺國，譬如謂西法傳於和仲宅西，故與《周髀》脗合，此想當然則然耳。必謂《幾何原本》諸書不出於利瑪竇不可也，何以異於是。雖無關大義，亦不可以不辨。

清・姚鼐《惜抱軒筆記》卷三《小學》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没其所自得，曷嘗掩人善以爲己有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栖《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衆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温乃定爲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爲母，無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温，三十六之字母始於守温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不可忘，守温之功不可没，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於儒者之量小矣。

清・段玉裁《經韵樓文集補編》卷上《五聲説》 微羽宫商角五聲，生於人心，散見於物類。生於人心者，古今遞變，獨物類之聲不變。古人逆知後世聲音之道之將變而離其宗也，於是舉物類之聲示斯人審音之道，欲以留天地之元音於不泯。《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宫，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古人自六律之外，所以示斯人審音之道，蓋盡于此。雖斯人之徒，剛柔輕重遲速之不同，而在審音之君子隨物而得其一音之正，不即可盡得天下五聲之正乎。且《管子》之辭，駭與徵韵，即齒聲屬徵；野與羽韵，即脣聲屬羽；中與宫韵，即喉聲屬宫；羊與商韵，即牙聲屬商；清與鳴韵，即舌聲屬角。以《管子》聽五聲之道，參之以有韵之辭，可與言音，並可與言樂，而又何文字之五聲之不可辨耶。特文字之五聲存乎誦讀之間，而誦讀之聲隨時與地而變遷，則天地之元音已幾乎盡失，後之論五音者，乃欲執已變之五聲以論五聲何也。即如《管子》駭與徵韵，駭應讀若涘，故爲齒聲，今讀喉楷切，則由齒而變爲牙聲，是徵商亂矣；野與羽韵，野應讀若與，故爲脣聲，今讀羊者切，則由脣而變爲牙聲，是羽商亂矣。五聲之變遷，大類如此。綜其弊病，固自秦漢歷至魏晉宋齊，其聲氾濫衍溢而無所底止。時則有若李登、吕靜、沈約等作韵以閑之，并爲四聲以界之，未始非救時之苦心。凡所著述，又未始不命以五聲，然大半出於已變之五聲矣，又況唐宋間字母等説之紛紛議論乎哉。夫當韵學蜂起之餘，而欲攷古初文字之五聲，實難得其説。然四聲初分之時，猶有知五聲之説者，沈約書不傳，《廣韵》一書爲陸法言撰本，其卷末辨字五音法，殊爲近之，但不知其爲法言之説抑爲他人之説。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剛各。其珍字在十七真韵，爲角聲，而列之徵聲者，其字從彡，《説文・彡部》鬢字註云：或從髟，真聲。《雨部》霣字註云：真聲，讀若資。彡真聲同，則皆讀若資，而爲徵聲明矣。其所載辨四聲十四聲諸法，大約皆唐宋之説，能溯而上之，舉語言文字皆向《説文》等書以求之，則古初之五聲可得其大略，而其已變者，可不待辨矣。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述原》 御制性理精義皇極篇原文本不爲等韻發，今謹擇其有關于等韻者，述而注之。

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止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列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于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于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寔大同矣。○愚按清音濁音謂陰平陽平也。蓋聲音之道，一分之則爲二，平仄是也；再分之則爲四，平上去入是也；三分之則爲五，陰平陽平上去入是也。至於字母多少，五聲本各二十四音，因昔人不分陰平陽平，故平聲則爲四十八。又於陰平陽平中專取有字者標題，故又爲三十六。此御論之大旨也。

見溪羣疑，鼻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與來字，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與日字，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並明，皆脣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愚按來日二母，《指南》名爲半舌半齒音，《字彙》名爲喉舌合音，馬氏又名爲齒牙合音。而御論獨斷然，名來字爲舌音，日字爲齒音，真超出千古。學者細心討論，則知喉舌齒牙，前人尚不分曉，況其他乎。

又按鼻音之義，非謂此音全出于鼻，謂讀訖時其氣當返喉入鼻耳。《字彙・直圖》名爲喉音，未嘗不可。其或執《直圖》喉音之説，反疑鼻中不得有音，則悞矣。

知徹澄娘，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耳。《經世》次于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愚按知徹澄娘四母，《直圖》中皆删去不用，《横圖》雖不删，而以今音讀之，又與照穿審犯複。愚初甚以爲疑，及讀御論，乃知四母本不犯複，其所以犯複與見删者，特以變入齒音之故，初非古人立法，即有重複之病也。千古疑義，一朝釋然，何快如之。雖然，既失之矣，自宋以來，皆如此矣。然則《直圖》去此四位，而喬氏、馬氏、都氏、龍氏皆因之，蓋亦其勢不得不然也與。

又按四母下字，依近世字音，大抵知母下字則同照母，徹澄二母下字則同穿床二母，是皆所謂變而入齒者也。惟娘母下字皆同泥母，是則娘母之變仍入於舌，非入於齒也。弟從其多者言之，故不得不統謂之入齒耳。

又按《字典》十二攝，凡知徹母下有字者照穿母下皆無字，閒合諸韻是也。照穿母下有字者知徹母下皆無字，齊撮諸韻是也。然則意者知徹四母，與照穿四母，原即一音乎。借乎閩廣之音，愚終未得而親聆之也。

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娘、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韻清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床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並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六也。○愚按某即某之清音者，謂某與某同音也。然此據古音言之。若依近世之音，則羣與溪同音，定與透同音，並與滂同音，從與清同音，床與穿同音，敷與奉俱與非同音。惟邪與心同音，禪與審同音，匣與曉同音，喻與影同音，與古音同耳。

《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娘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爲輕齒之音。○愚按此條乃等韻遺失之音，欲知之者，但將日母下字，用精清心咬齒呼法呼之即是。

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絶少，因失此音也。○愚按此條乃《經世》遺失之音，而今世讀《等韻》者亦失之。欲知之者，但將滂母下字用輕脣呼法呼之即是。

又《音部總論上》　一、凡人聲音之最先者莫過于見啼聲，其次則嘆聲、驚訝聲、疾病呻吟聲，凡一切有聲無詞之聲皆是，而皆出于影母，則影母爲諸母之首可知矣。更以嗚呼噫嘻四字推之，嗚屬影母，呼即屬曉母，噫屬影母，嘻即屬曉母，則影母之後，即爲曉母，又可知矣。愚初悟此理，以爲創獲，不知華嚴字母。

國書十二字頭，已早以影母爲首矣。《孟子》云：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豈不信哉。

一、自《指南》以下諸書，齒音之外皆有所謂牙音，且《指南》以見類爲牙，《字彙》又以精類爲牙，今亦不暇致辨。第思所謂牙與齒者果何分也，將謂上爲齒，下爲牙耶，則人之聲音但能出于舌上，不能出于舌下，不當有牙音也。將謂前爲齒，後爲牙耶，則人之聲音但能出於在中之喉，不能出於在旁之牙，亦不當有牙音也。愚觀御製《性理經世》一篇發揮音韻之道最備，而始終無牙音之目，真千古快事，是書無牙音，以此。

清・桂馥《札樸》卷七《匡謬・字母》　《隋書・經籍志》：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案十四字當作四十字，謂華嚴字母四十字也。然則字母自後漢已入中國，至魏始大傳於世。

清・羅愚《切字圖訣・編例》 一、諸母有兩等交互、似是而非者、切時不可不辨，如知之與照，非之與敷，泥之與孃，澄之與床，疑之與喻是也。

一、諸音切母有純清者八：見端知邦非精照影也。次清者十：溪透徹滂敷清穿心審曉也。全濁者十：羣定澄並奉從床邪禪匣也半清濁者八：疑泥孃明微喻來日也。切時熟察，乃可類從。

清・方本恭《等子述》 《樂記》唱和清濁，迭相爲經。雄鳴雌和，十二管所自均也。《經世》作律唱吕和，他韻書不少概見。今以脣音之例求之，則自心審母以後，統屬輕聲，以輕合重，唱和天然，揭其秘，庶斯義之不晦也。

音和之例，〇者象金，⊙者象水，●者象木，◑者象火。《通志・七音序》統作〇⊙●◑。《指掌》於輕喉音獨作⊙●〇◑，（子）〔予〕按平列⊙●〇◑，其象對待；環列〇⊙●◑，其象流行。《通志・七音序》統作〇⊙●◑，所謂寓對待於流行中也。按序對待則相克，流行則相生，水之生木，火之生金也，以氣化。氣化者，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故木得水而敷，水流濕也。金遇火而斂，火就燥也。濕而敷者陽之噓，燥而斂者陰之吸，噓清吸濁，才老吴氏主之。《嘯餘譜》凡字之聲，以氣之出者爲呼，不出者爲吸，此其例也。金之生水，木之生火也，以形化。形化者，母贏亦贏，母乏亦乏。故温極則火生而木之子熱，凉極則水生而金之子寒。温而熱者陽之贏，凉而寒者陰之乏。濁贏清乏，挺齋周氏主之。馬氏《等音》分平之陰聲爲平，陽聲爲全，此其例也。據吴説如彼，據周説如此。合而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終於木，陰陽迭代，無二理也。又按《指掌》例，心審母作◑，來母作〇，四羊三豕，傳者失真。今就李氏《韻法二筌》及吕豫石《切法正指》所傳古本《四聲等子圖》校正。

又 横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宫兼五聲，全出於口。音部之分，其例一定，而新知日出，所見異辭。存一解而置一解，猶理繁絲而斷之也，烏可哉。楊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王君太曰：能觀千劒則曉劒。予閲解多矣。約畧辨之，竊自喉部始。喉部之重者，新安直圖所列喉音是也。《七音韻鑑》作牙，其輕者，《韻鑑》所列喉音是也。直圖作喉牙合。據此則喉牙本非二音，但就一氣遞接處識之，則曰喉，就一氣倚著處識之，則曰牙。牙本旁牙，與中齒無涉。李秘園切韻圖説不諳此義，謂牙與齒有何分別，因改從齶。齶訓牙齦，究亦大同小異。又按南北詞譜，喉或作鼻，此則更就一氣歸宿處識之。或源或委，名各變而不居，均之近喉第一聲也。以次及舌，舌部之分轄一四等者，舒舌抵齶而音出舌頭，其分轄二三等者，卷舌抵齶而音歸舌上，半舌音則兼舌頭舌上有之。半對全言，如五音之四清，别作半聲，蓋舌部之輕者是。以次及齒，齒部之分轄一四等者，舌點下齒而音出齒頭，故真圖作牙。按牙有二訓，此牙字當指上齒下牙而言。槐三王氏統以旁牙釋之，誤矣。其分轄二三等者，舌點上齒而音歸正齒。正對偏言，正齒音從齒本直下，正著齒背，與偏著齒頭者不同。其半齒音乃齒部中統轄四等之輕者。音兼齒頭正齒，與半舌一例。以次及脣，則以輕重别之，諸説從同，分部今音，大率如是。綜而紀之，喉音反喉八鼻，舌音以舌抵齶，齒音衝脣接齒，脣音闔脣閉口，自下而上，一氣天然，即九音七音五音等解，例無不賅，縷析條分，梵者悉整矣。

又 按《稗史彙編》，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小長蘆叟謂宋契丹僧行均，本華嚴三十六字母，首撰《龍龕手鑑》三卷。宣城梅氏以爲字母乃唐僧神珙所造，錢塘高介石别作北魏僧神珙，明吕介孺兄弟則以唐舍利温首座當之。諸説互異。總之字母之例，闡於釋氏，乃各部中輕重音和，相摩相盪，自然原有之數，至所定見溪等三十六字，比之旃林片香，滄海勺水，其源其本，縱不係此，而源本自此可尋，即枝流從此畢達，是爲有名之母，獨惜乎其名之不能一一紀也。必欲紀之，則請反之無名之始。而識其相摩相盪之交，音例具在，書不盡言。

清・李元《音切譜》卷一《字母》 母以生子，子以從母，得其母則呼其子，覓其子則問其母，三十六字者母也，四等者子也。四等謂之四紐，紐者結也。總三十六母之音紐，而歸於韻，則謂之攝，攝者總也。

三十六字母，世傳元魏僧神珙所作，而《隋書・經籍志》不載。宋《崇文總目》云：三十六母，僧守温撰，《四聲等第圖》，僧宗彦撰，不言

神珙。宋本《大廣益會玉篇》所載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圖序》稱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作《元和韻譜》，則神珙爲唐以後人也。梁大同九年顧野王《玉篇序》、隋仁壽元年陸法言《切韻序》、唐儀鳳二年郭知元《切韻序》、天寶十載孫愐《唐韻序》，竝言反切，不及字母，則字母爲唐以後書也。

西域音三十六字母訣

○迦嘉。居牙切。　⊙佉恰平聲。邱伽切。　●傑乞。渠列切。　◓歹遏。烏割切。
○打　⊙塔　●大汰。　◐納
○咤爹。陟加切。　⊙茶　●跲茶上聲。宅下切。　◒拏奴加切。
○巴　⊙爬琶。蒲巴切。　●跁琶上聲。傍下切。　◑麻
○法　⊙砝乏。扶法切。　●伐　◓韈無發切。
○帀子答切。　⊙擦　●雜殘入聲。　◓靸蘇合切。
●斜　⊙遮　⊙車昌遮切　●貰射。神夜切。　◓奢
●闍蛇。
○壹　⊙苛何。　◐耶　●協
○拉臘。　◒髯而轄切。

天竺、蒙古多用麻韻，而不分四聲。此圖西域本音，神珙守温緣此而作字母也。明僧真空謂舍利三十字母，觀世音所造，梁山僧守温加六母，爲三十六。六母者，微奉幫滂牀孃也。以今西番三十字校之，多不合，真空亦屬臆説。

中音三十六字母訣

見伽。　溪欺。佉。苦奚切。　郡羣去聲。傑。渠運切。一作羣。
疑近夷。歹。魚其切。　端打。　透塔。　知咤。
定庭去聲。大。徒徑切。　泥黎。納。奴低切。
徹茶。　澄跲。
邦巴。一作幫。　滂爬。鋪郎切。
明麻。　非法。　奉逢上聲。伐。扶壁切。　微迷。韈。　精市。
清擦。　從俗平聲。雜。藏容切。　心撒。
邪斜。　照遮。　穿車。
狀牀去聲。貰。鉏亮切。　審奢。　禪闍。
一作牀。
曉苛。　匣狎。協。胡甲切。　影壹。
喻邪。一作影曉喻匣。　來拉。　日髯。

疑母在影喻泥孃之間。趙凡夫曰：匣喻疑三母，南北交互相犯。北疑犯喻，南匣犯喻。匣母脣齒各二分，喻母齒二分，脣一分。疑母同喻而聲歸舌，字母之當省者莫若喻也。喻匣聲同，而脣齒形異；疑喻聲異，而脣齒形同。匣開疑合，喻當二中。然凡夫謂匣喻相犯，皆吴越以南之音。蜀楚以北，則判然矣。喻不可省也，疑聲歸舌爲確。

泥孃二母相似，泥輕而孃重。

非敷二母相似，非音在内脣，敷音在外脣，無輕重也。趙凡夫曰：非敷二母交互，北方讀敷，南方讀非。北方讀敷全得，讀非全失，南方讀敷全失，讀非略似。

微母撮脣之音，在外脣而輕，今浙人所呼是也。他省或讀如明母，或讀如疑母之合口副音，然讀如明母，亦本古音。

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狀三母相似。張洪陽諸家多合之。趙凡夫謂知照聲犯，舌齒可别，然六母偏傍，往往相諧，惟今閩廣讀知如低，讀徹如鐵，與端透音近。

三十六母分清濁法

純清聲　見端知邦非精照影
次清聲　溪透徹滂敷清穿曉心審溪，苦奚切。
純濁聲　郡羣去聲。定庭去聲。澄竝品。奉逢上聲。從俗平聲。狀狀去聲。匣狎。邪禪郡。渠運切。
次濁聲　疑夷。泥黎。孃穰。明微喻來日
純濁當爲次濁，次濁當爲純濁，影字當入次清，喻字當隨郡定。
三十六母分陰陽法

陰聲　見溪端透知徹邦滂非敷精
清心照穿審曉影
陽聲　郡羣去聲。疑夷。定庭去聲。泥黎。澄嬢穠。竝品。明奉逢上聲。
微迷。從
邪狀狀去聲。禪匣喻來日
純陰　見端知邦非精照
純陽　疑夷。泥黎。嬢穠。明微迷。來日
分陰　溪欺。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影
分陽　郡羣去聲。定庭去聲。澄竝品。奉逢上聲。從俗上聲。邪狀牀去
聲。禪匣喻

邵康節一百九十二音曰：古甲九癸規上聲。〇〇近揆葵上聲。見母。坤巧邱弃〇〇乾虯求。溪母。黑花香血黃花雄賢曉母。五瓦仰〇吾牙月堯疑母。安亞乙閉虛如切。〇爻王寅影母。母馬美米自此去聲。貌眉民明母。夫法〇飛父凡〇吠費。非母。武晚〇尾文萬〇未微母。卜不。百丙必步鋪去聲。白拍。備皮去聲。鼻皮去聲。邦母。普卜不。品匹旁排平瓶滂母。東丹帝●兑退。大汰。弟題去聲。●端母。土貪天●同覃田●透母。乃嫺里。女●内南年連。●泥母。老冷吕●鹿犖落。離●來母。走哉〇●自此去聲。在采。匠牆去聲。●精母。草采七●曹才全●清母。思三心●寺〇象想。●心母。〇〇〇●〇〇〇●正齒音。●山手●●士石●審母。●〇耳●●〇二●日母。●莊震正。●●乍槎去聲。〇●照母。●叉赤●●崇辰●穿母。●卓中●●宅直徹。〇知母。●折丑●●茶呈●徹母。

陳晉翁三十二母曰：見溪郡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知徹澄審禪曉匣影喻來日
吴草廬三十六母曰：見溪芹疑圭缺羣危端透定泥邦滂竝明敷奉威微精清從心邪照穿澄審禪曉匣影喻來日
劉士明三十六母曰：見溪郡疑端知透徹定澄泥，嬢邦非滂敷竝奉明微精照清穿從狀心審邪禪曉匣影喻來日。
李如真二十二母曰：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非敷微精清心照穿審曉影來日

新安三十二母曰：見溪郡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

知照、徹穿、澄狀、泥嬢，複音可删，諸家所見皆同。

《金剛經》五十母曰：遏阿壹翳嗢汗哩梨魯盧伊愛鄔奧暗惡竝影來二母。十六悉曇，即字母也。葛干入聲。渴堪入聲。枿岸入聲。竭乞。誐哉。見溪郡疑。拶鬢。擦惹嗟兒精清日從日。哳詫疙茶拏知徹嬢澄嬢。怛撻捺達那端透泥定泥。缽婆末婆摩邦滂明竝明。邪囉羅縛喻來來奉。設沙薩審禪心。訶剎曉穿。三十四毘呿羅，即反切也。

《般若經》四十一母曰：阿影邏來。波邦。遮照。那泥。羅來。陀定。波邦，一作婆。跎澄。沙邪。恕匣。多端。計字誤，當從別本作夜喻。吒知。娑心。摩明。迦見。瘴透。闍端。波邦，一作溼波。陀呵二合，定。奢番。呿溪。叉穿。尸瘴二合，透。喏日。咤呵二合，曉。披何二合，滂。車狀。那泥，一作魔。沙波二合，滂。嗟清。迦何二合，郡。咤除二合，澄。那嬢，一作拏。頗竝。尸迦二合，禪。磋從。伊陀二合，疑。侈徹。吒精。

傳寫不同，疑者證之，考諸家皆四十二字母。迦字之下，別有伽字。

《華嚴經》四十二母曰：阿多波者那邏拕婆茶沙縛哆也瑟吒二合娑摩迦伽他杜鎖柁奢呿叉娑多二合。壤曷擺二合。多婆二合。車娑摩二合。訶婆二合。縒伽吒拏娑婆二合。婆伽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侘陀與前母大同小異，沙門唱誦，每字演十有二，仍以本字收聲。《筆談》《通雅》引之多訛。

舍利三十母曰：迦佉伽歹見溪郡疑，正音。結茄桀聶見溪郡嬢，副音。打塔大納端透定泥。巴爬琶上聲。麻邦滂竝明。匝擦雜挖烏入切。精清從疑。屑薩圔浥。鴉心邪喻影。髻拉協沙日來匣審。哈遏曉影。圔，烏洽切，音浥。髻，而轄切。

神珙守温等韻本此。

蒙古四十一母曰：葛干入聲。渴堪入聲。課誐哉。見溪郡疑。者闢。遮倪知徹澄嬢。怛答。撻達，闥。端透定泥。鉢婆潑。末麻邦滂明明。拶鬢。闥。若嚩學。精清日微若薩阿耶日影心喻。囉羅設沙來來審禪。訶亞曉影。伊（鳴）〔嗚〕醫污。影影影。遐霞法匣匣非。惡也爲近誇。耶影喻影喻。寠按

二闕字即有音無字之●。發，普活切，音潑。嚈，賀玉切，音學。咼，苦媧切，音跬近誇。

元世祖至元六年，命西僧八思巴所作《書史會要》，謂有二合三合四合法。其實恒用不過二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一字。若兼三合四合計之，則二萬有奇。字少易識，音多難辨也。鄭夾漈曰：西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中人長於字，所得從見入。

又卷二《五音》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爾雅》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注：五音別名，不詳其理。愚謂釋人聲也。樂，貴人聲也。喉音重濁，故曰重；舌音靈敏，故曰敏；齶音過而不留，故曰經；齒音更迭而出，故曰迭；脣音自咮咮，爲柳。

五氣之五音

中土宮，喉音。　音在宮，舌居中，
夏火徵，齒音。　音在徵，舌拄齒。
秋金商，舌音。　音在商，舌開張。
冬水羽，脣音。　音在羽，口撮聚。
春木角，牙音。　音在角，舌縮卻。

三十六母之五音

角牙音，見溪郡疑。
商舌音，端透定泥，舌頭知澈澄孃，舌上。
羽脣音，邦滂竝明，重脣。非敷奉微輕脣。
徵齒音，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狀審禪。正齒。
宮喉音，曉匣影喻。
商徵半舌半齒，來日。

亦云七音者，半舌半齒，爲變商變徵二音也。

宋沈存中《筆談》曰：宮商角徵羽，脣舌牙喉，幫當岡臧央。脣爲宮，舌爲商，牙爲角，齒爲徵，喉爲羽也。夫律吕之音始於宮，言語之音始於喉，及舌而變，及脣而絶。若以脣音爲宮，則始於絶矣。喉音重濁，脣音輕清，若以脣音爲宮，則始輕清而終重濁矣。

《樂典》《韻會》《篇韻》竝云：喉齒咢舌脣，宮商角徵羽。商齒徵舌，與等韻異。蓋商字審母，徵字知母。角音或爲牙，或爲咢，牙牝齒也，居齒之下，氣陽向上，牙非喉氣所達之處唯咢在齒，根循及鼻竅而止，其得音可據。

《廣韻》五音曰：一脣聲并餅清，二舌聲靈歷清，三齒聲陟珍濁，四牙聲迦佉濁，五喉聲綱各濁。

迦綱各屬見母，佉屬溪母，分牙喉二音，非也。

神珙五方音曰：東方喉濁，何匣可溪剛見鄂疑。歌見。箇見康溪合匣。南方齒濁，詩審失審。之照食狀止照。示狀勝審。識審。中央牙濁，更見硬疑牙疑格見行匣。幸匣亨曉。客溪。西方舌清，丁端。的端。定定泥泥。寧泥。亭定。聽透。歷來。牝方脣清，邦邦。厖明。雹竝。剥邦。北邦。墨明。朋竝。邈明。

見溪曉匣疑，爲喉牙音，謬與《廣韻》同，新安等韻曰：宮喉音，見溪郡疑。徵齒音，端透定泥。羽脣音，邦滂竝明。角牙音，精清從心邪。商舌音，照穿狀審禪。宮角喉兼牙音，曉匣影喻羽商，脣齒合音，非敷奉微。半徵舌兼喉音，來半。商齒兼牙音，日。

新安删敷母，增微字陰平一母云：分墳温文，番煩淵鉛，然非霏肥微，方芳房亡。仍自亂其例。

見溪郡疑屬角，爲天地春氣；精照十母屬徵，爲天地夏氣；端知八母屬商，爲天地秋氣，邦非八母屬羽，爲天地冬氣，曉匣影喻屬宮，爲天地元氣，來日二母屬變，爲天地閏氣。《輟耕録》載杜本論音律，謂國字以可侯爲首，正如小兒初墮地，惟此一聲，得天地全氣。蓋可屬角聲之溪母，侯屬宮聲之匣母，音始宮而終角，故爲全氣。

《筆談》曰：梵學喉牙齒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斻字之類是也；攝聲自鼻中發，如欲字之類是也。當是折掣二聲，即照穿二母，舍利所無。龔按：以上論五氣、三十六母之五音。

又 神珙謂正紐傍紐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紐之外。蓋四紐者，四等也正紐在本母，傍紐在異母。如見母爲正紐，則溪郡爲傍紐。溪母爲正紐，則見郡爲傍紐，音取相近而後爲雙，若疑母稍遠則不

謂之雙聲矣。然亦有同母而分正傍者，如開正爲正紐，則開副、合正合副爲傍紐；開副爲正紐，則開正、合正、合副爲傍紐。反切中住往用之，不可不知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第四問五音總論》 或曰：中音三十六母配以五音，其義可得聞乎。對曰：昔人別五音，以舌居中爲宮，以口開張爲商，舌縮卻爲角，舌掛齒爲徵，撮口爲羽。若以七音九音辨之，亦皆符合，此顯然有據者也。然諸説不一，如《玉篇》以影曉匣喻屬宮，而《韵會》屬羽，《玉篇》以幫滂非敷屬羽，而《韵會》屬宮，章黼《集成》以賓邊爲宮，因烟爲羽，而竝以七音皆分清濁，清濁又分次音。司馬温公以半商徵半徵商爲來日，陳彭年以迦佉屬牙，綱各屬喉。沈括《筆談》以宮商角徵羽，當脣舌牙齒喉。黄佐《樂典》以喉齒喁舌脣當宮商角徵羽。王應麟《小學紺珠》以上平宮，下平商，上徵，去羽，入角。段安節《樂府雜録》以上平徵，下平羽，上角，去官，入商。毛先舒《七聲類例》於五音之中，不用舌齒，議論紛紜，此是彼非，孰能决之。細繹國朝《音韵闡微》，於翻切，既前列舊音以考古讀，而折衷於合聲以求至當，光明正大，莫不協乎天地自然之響應。至於精微要眇，辨别毫芒，尤非他書所能及矣。

又卷五《第二十九問空谷傳聲論》 目擊鼓射字者，以所擊鼓數，合而爲字，口不言而以鼓聲爲言。即陶宗儀《輟耕録》所謂射字訣也。如對面坐談，或彈指，或擊几，皆可爲字，與擊鼓同。徐氏聲甫、劉氏同之，嘗以蘭廷秀東風破早梅二十字爲母，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字爲韵而爲射字法，听謂空谷傳聲也。徐氏香垞，因廷秀二十母粗細不分，兼與北音未備，故仿蘭氏體撰水鳥報潮平二十母，以補廷秀之遺，則各音於是備矣。敢問各家字母，並子所撰，其句可得聞乎。對曰：可也，試擇一二録之。

舍利三十字母　迦佉伽歹結茄桀聶打塔大納巴爬跁麻匝擦雜挖屑

薩圖雅髻拉協沙哈遏

西域音三十六字母　迦佉傑歹打塔大納宅茶跺挐巴爬跁麻法妹代

韄帀擦雜靸斜遮車貰奢闍壹苛耶協拉髻

中音三十六字母　見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影曉喻匣來日

金剛經五十字母　遏阿壹醫嗢汙哩梨魯盧伊愛鄔奧暗惡葛渴枿竭誐椮擦惹嗟兒哳詫痾茶挐怛撻捺達那鉢發末婆摩邪囉羅縛設沙薩訶剎

般若經四十一字母　阿邏波遮那羅陀婆跎沙恕多計吒婆摩迦癉闍波陀呵二合奢呿叉尸癉二合偌、咤呵二合披何二合車那沙波二合嗟迦何二合咤除二合挐頗尸迦二合磋伊陀二合侈吒

華嚴經四十二字母　阿多波左那邏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鑷柁奢佉叉娑多二合攘曷羅二合多娑二合車娑摩二合訂婆二合縒伽吒挐娑頗二合婆迦二合也婆二合室左二合侘陀

蒙古四十一字母　葛渴課誐者闕遮倪怛撻達闕鉢發末麻椮闕若嚩

若薩阿耶囉羅設沙訂亞伊嗚醫汚遐霞法惡也咼耶

陳晉翁三十二字母　見溪郡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知徹澄審禪曉匣影喻來日

吴草廬三十六字母　見溪芹疑圭缺羣危端透定泥邦滂並明敷奉威微精清從心邪照穿澄審禪曉匣喻影來日

李如真二十二字母　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非敷微精清心照穿審曉影來日

新安三十二字母　見溪郡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

劉士明三十六字母　見溪郡疑端知透徹定澄泥娘邦非滂敷並奉明微精照清穿從狀心審邪禪曉匣影喻來日

方以智二十字母　見溪疑端透泥幫滂明精從心知穿審曉夫微來日

邵康節經世聲音圖一百九十二音　古甲九癸〇〇近揆坤巧邱弃〇〇乾蚪黑花香血寅華雄賢五瓦仰〇吾牙月堯安亞乙閉〇爻王寅母馬美來目貌眉民夫法〇飛父几〇吠武晚〇尾文萬〇未卜百丙必步白備鼻普卜品匹旁排平瓶東丹帝〇兑大弟〇土貪天〇同覃田〇乃嬭女〇内南年〇老冷吕〇鹿犖離〇走哉〇〇自在匠〇草米七〇曹才全〇思三心〇寺〇象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山手〇〇士石〇〇

○耳○○○二○○莊震○○乍○○○叉赤○○崇辰○○卓中○○宅直○○折丑○○茶呈○

蘭廷秀《韵略易通》字母詩　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

徐香坨續蘭廷秀字母詩　水鳥報潮平，秋林數點明。黿鼉窺曲岸，鼓角混寒更。

許月南音鵠《醉太平》字母詞　春暖鶯狂，花團蝶嚷，雲嵐滋味曾嘗。勸君頻舉觥，軟飽醉鄉。黑甜睡，方懸琴端按宮商，寧知辛苦忙。

徐藕船音繩字母詩　五更疏漏轉，按轡道途間。客夢留殘驛，車喧出曉關。風寒飄碧樹，口暖照青山。鳥去天明早，長空定不還。

許石華附《鳳凰閣》字母詞　喜鵲巢新燕，低飛屋角，呢喃頻對清閣閣。爭把柳緜桃蕊，常時含卻。盼將子，數來庭幕。

徐聲甫鏞附《錦纏道》字母詞　對酒南樓，門掩春花天曉。林邊千點蒼山小，三橋騰跨波紋裊。明鏡平鋪，舟放人歸早。

吳容如附《行香子》字母詞　柳媚花朝，日暖風調。太空曉，碧鳥歌嬌。山低黛色，草抱裊腰。酒旆微飄，賣餳路，早吹簫。

徐古漁鏗附《行香子》字母詞　明媚春饒，送暖風飄。鳥音喧，新黛柯條。村前低路，沽酒帘招。半醉黃嬌，貪盼望，水邊橋。

宗玉弟附行香子字母詞　載酒危巔，酌向飛泉。碧芊排，翠秀漫天。穠桃似錦，嫩柳如烟。到處頻看，失歸路，伴花眠。

書圃姪附《青玉案》字母詞　垂楊低現紅橋路，看碧鳥，飛無數。殘照平塘人過渡。清罇把酒，迷離秀樹，南浦天街暮。

安圃姪附《謝池春》字母詞　細雨纔晴，便踏春泥沽酒。指人家數條嫩柳。酩酊獨醉，把《漢書》評剖。看閑門，問奇來否。

松石三十三字母《行香子》詞　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翻。對酒陶然，便博箇，醉中仙。

清・王鏞《韻學指南》卷下《集說》　梅膺祚《字彙》一書，其《韻法序》云：等韻自音和門而下，其法繁，其旨秘，人每憚其難而棄之，曰吾取青紫，奚籍是哉。故世有窮經皓首之儒，而反切莫知，漫相仍也。則似曾留心於韻學矣。而其所立韻法直圖，將舌音混入齒音，無知徹澄娘四母，輕唇又失敷字一母，且等第不分，不拘開口合口，皆硬排作三十二音，宜其音紐之多乖也。

清・江有誥《等韻叢說・釋神珙五音圖》　正反居隆宮，言居隆切，乃宮字也。到反宮間居，言宮間切，乃居字也。正疊韻居間，言居與間皆魚韻字也。傍疊韻宮隆，言宮與隆皆東韻字也。正到雙聲居宮，言居與宮皆同見母也。傍到雙聲間隆，言間與隆皆同來母也。後四圖倣此。

正紐真整正隻四聲，順數也。傍紐真征顫之，同一照母，下一字傍行也。疊韻真盈、之怡，以真盈疊韻，之怡疊韻，又真之同母，盈怡同母也。羅文真軫顫職，平上順行，去入轉紐也。綺錯真正質、折志旨劓不循四聲之常，而互相交錯也。傍韻真引、征以，言真引切爲軫字，征以切爲止字也。正韻真寅、之怡，言真寅切仍是真字，之怡切仍是之字也。雙聲真整、真旨，言真整切仍是整字，真旨切仍是旨字也。反音真之寅反，言之寅反爲真字也。後七圖倣此。

又《辨字母清濁與發送收清爲陽，濁爲陰**》**　昔人所立三十六母，雜取平上去入粗細開合之音。其清濁與發送收，初學未易明也。今專取文清蒸韻中開口細音註于其下，學者于字母若未能了，先將此三十六字熟讀，必當豁然而悟。不取粗音者，以羣非敷奉微邪禪喻日九母無粗音字也。牙舌脣齒，每類各有六音，三清三濁。前二爲發聲，中二爲送氣，末二爲收聲。家育齋以心邪審禪爲別起別收，非也牙舌脣當第五位有音無字，齒音第五位有其字耳，喉音止四聲無送氣。來日二母舊列在喉音後，今移在舌頭正齒之後者，來爲泥之餘，日爲禪之餘，以便讀也。舊立三十六母，無字之音不列，今立五十母，無字者以黑圈代之。

牙音六

發	見京清	送	溪卿清	收	○清		
聲	○濁	氣	羣鯨濁	聲	疑迎濁		

舌頭音六

發	端丁清	送	透汀清	收	○清		
聲	○濁	氣	定廷濁	聲	泥寧濁		

半舌音二

泥母之餘 ○清 來靈濁

舌上音六

發 知貞清 送 徹楨清 收 ○清

聲 ○濁 氣 澄呈濁 聲 孃紉濁，女陳切

重脣音六

發 邦兵清 送 滂怦清 收 ○清

聲 ○濁 氣 竝平濁 聲 明鳴濁

輕脣音六

發 非分清 送 敷芬清 收 ○清

聲 ○濁 氣 奉汾濁 聲 微文濁

齒頭音六

發 精精清 送 清清清 收 心星清

聲 ○濁 氣 從情濁 聲 邪餳濁

正齒音六

發 照征清 送 穿稱清 收 審升清

聲 ○濁 氣 牀乘濁 聲 禪辰濁

半齒音二

禪母之餘 ○清 日仍濁

喉音四

發 曉馨清 收 影嬰清

聲 匣形濁 聲 喻盈濁

毛先舒謂反切一法，其事甚捷，如者與爲諸者焉爲旃，參以字母之學，反滋煩紜。謬哉言也。七音之所以不紊者，正賴字母以明也。否則牙必混喉，齒必混舌，而人各以意爲翻切，俗音之訛，無以正矣。戴氏等韻最深，乃載其說於《聲類考》。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誤矣。

清・許桂林《許氏說音》卷一《四音統一切音》 喉舌齒脣　桂林不解古人七音之說，反覆思議，止有喉舌齒脣四音，因作《出音次第表》，孤說無徵，未敢遽定。及讀錢竹汀先生《養新録》，古無牙音，自喉而舌而齒而脣，聲音已備。增牙音爲五，又折出半齒半舌爲七，非自然之音也。躍然愉快，引以自壯。竊歎以七音言音韻者，不過影附古人，扣槃而響，執謂太陽之聲如是其清脆，其實不但不能取信於人，本未有以自信。《後漢書・律志》載元和詔書云：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此謂鍾律，音學亦近之。然使僅成獨是，非我莫曉，是者恐未必真。是四音之說解，人可以共喻。即鄭漁仲輩執言七音，不過欲附會七律以見微奧，當彼仰屋時，未嘗不知四音不可易，正慮如此，則人或皆知，不能以獨是莫曉誇耀後世耳。桂林既得竹汀先生此說，知四音之說可免獨非，遂欲公其說于知音者，特首著之。

清・牟應震《毛詩古韻雜論・論等韻》 等韻自六朝入中土，一時翻切盛行，非創自神珙也。其爲韻以一母統四字，極有條理，而出於自然。始以開口爲見溪羣疑四聲，聲在口中，腭音也。舊以爲牙音，非。再發爲端透定泥，爲知徹澄娘，舌音也。再發爲幫滂並明，爲非敷奉微，脣音也。發極則收，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牙齒音也。曉匣影喻，喉音也。來曰，餘音也，猶詞之尾聲也。其自内而出聲，由中而聚，應乎陽也。其自外而内，由舌之兩旁而散，應乎陰也。總收於喉，歸乎元也。合陰陽五行之順逆，得心肝脾肺之消納。今之學者，祇知爲翻切之用，無亦逐其流而昧其本歟。

又 西域音韻之學，不獨等韻也。有所謂普庵真言者，其詞曰：迦迦迦讀若孑。研界，遮遮遮神惹，吒吒吒怛那，讀奴加切。多多多檀那，讀諾何切。波波波番摩。其音亦自内而外，迴環讀之，曰：摩番波波波，那檀多多多，那怛吒吒吒，惹神遮遮遮，界研迦迦迦。其音則自外而内，而每句之下，又有分支各若干句，即公拱貢穀見之變調也。學者鄙之而不道，僧家由之而不知。或曰：誦之可以已疾，其説足信，蓋五音六律通乎五臟六腑也。

又《論五音》 五音分配之説，紛紛聚訟，未有畫一。五音論以四聲

定五音，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爲徵，去爲羽，入爲角。切韻以字音定五音。東冬爲宮，江陽爲商，蕭肴豪爲角，支微齊爲徵，魚虞爲羽。等韻以牙音爲角，舌音爲徵，喉音爲宮，齒音爲商，脣音爲羽。《韻會》則又以脣音爲宮，喉音爲羽。鄭庠則東冬江爲宮，陽庚青蒸爲變宮，真文元寒删先爲商，蕭肴豪尤爲角，支微齊佳灰爲徵，魚虞歌麻爲變徵，侵覃鹽咸爲羽。家築一宮牆，人持一椎鑿，議論紛紛，以誰爲是。雖鄭庠之説近多信之，然依沈約所分之部以定五音之準，其爲影響之談，不問可知矣。各部之字皆有腭舌脣齒喉之分，則各部之中必皆有宮商角徵羽之屬，且字有定也，呼無定也，長言一音也，短言一音也，掀脣一音也，噏口一音也，挺舌一音也，懸舌一音也，即一字亦不知以若何讀爲正音，而欲舉全部而律以一音，其誰能信之，存疑焉可也。

清・夏燮《述均》卷七《論方音》　《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顯當讀如濕，舌上之闡入于正齒者。若韵書讀顯字入喉部，則與舌腹相去遠矣。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也。朱子謂閩廣人呼中如當，見《楚詞》注。明之李卓吾，其鄉人呼爲篤吾。見本集。齊之田氏即陳氏。《檀弓》注：南方謂都爲豬。然則五方之音固有備舌頭不備舌上，備舌上不備舌頭者矣。以此推之，燕趙之音不備齒頭，吴越之音不備重脣。審音者但明其出于舌脣齒，而五方之不齊者可以齊矣。又如水居之音清多而濁少，山居之音濁多而清少，北方之音洪多而細少，南方之音細多而洪少，此皆天地自然之氣，不可謂彼爲方音，此爲正音，自生藤葛也。

舌頭之通于舌上，齒頭之通于正齒，重脣之通于輕脣，皆不可謂方音。至齒頭之從邪，正齒之牀禪，喉音之影喻，間有出入，不過清濁之節耳。若夫方音有呼見如戰者，則混于齒矣。呼疑如泥者，則混于舌矣。呼爲如微者，則混于脣矣。此固按之古音無一合者，而以唐人分配之等韵校其偏旁，亦絶無通借之字。然則欲據古音以正唐韵之失，安得不先即唐韵以正方音之失哉。

又《論五音强配之謬》　鄭樵《七音略・内外轉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徵，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商，曉匣影喻宮，來半徵，日半商。沈括《筆談》：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二家之説惟牙音配角同，宮則一屬喉一屬脣，商則一屬齒一屬舌，徵則一屬舌一屬齒，羽則一屬脣一屬喉。沈括不言來日，而以五者推之，來爲半商，日爲半徵，與鄭樵反。戴氏《聲類考》謂歌者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膠于一字，謬配宮商，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氣者乎。宮商非字之本音，而字之可宮可商，高下之節，抑揚之序，作者寫其性情而通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無一定也。按此論得之。但戴氏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燮謂三十六母所以定清濁，且呼之實有其聲，不容妄減。今定聲音爲四大限，而仍以三十六母定其清濁之位，不謬于唐人，不戾于古音，庶幾得之。

唐人所定三十六母之清濁，亦豈可以例古音之清濁，然不可謂無其聲也，有有音而不制字者，未有有字而無音者。即唐人分配之七音三十六母，亦豈能盡備。故温公《指掌圖》謂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韵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韵。慎齋所謂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莫知其所以然也。

又卷一〇《三十六母説》　顧氏謂據唐韵以正今韵之失，據古音以正唐韵之失。江氏謂古韵既無書，不得不借今韵離合以求古音，又謂平水韵之合并，其誤起于唐宋之同用。幸二百六部之韵書猶存，攷古者猶可沿流而溯源。使無其書，則人自爲韵，其誤不止江陽之併、冬蒸之合而已。然則舍二百六部以求古音，是港斷絶流而求至于海也。等韵亦然，七音三十六母清濁洪細開合之界，析入豪釐，若無其書，則音之自牙舌喉脣齒出者，且不能辨，何以識古音之分合。故學者欲通古韵，先通等韵。欲通等韵，須就二百六部之字母逐一研究，俾按之有位，呼之成聲，然后審其清濁開合洪細之所以然者，而古音始有脈絡可尋，此一定之次序也。俗師口授《論語》，開卷便箸反切，而童蒙習見，白首茫然。語及上一字，則如推弧測線，莫知其方，又安望其能通古音哉。前一卷即據古音以正唐人七音之分合，兹更就三十六母疏通證明，俾知二百六部審音嚴密，居今日中外錯處聲音大備之時，實有如江氏所謂不可增不

可減不可移易者也。

明方以智制啞噎二字以爲平聲清濁之準，謂聲之揚而高如啞者皆清，聲之低而下如噎者皆濁。是也。然四聲皆有清濁，方氏知平聲之清濁而不辨上去入之清濁，何與。啞之濁聲有音無字，以鍾韵三等之鎈字代之，横呼則恭鎈蛩廟諱，鎈清而蛩濁也。直呼則鎈恐恐欺用。曲，恐恐曲非三聲之濁乎。知平上去入皆有清濁，則當時四聲初起，即三十六母已具，所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也，恭則聲之高而不過高者，爲清中之最清，廟諱則聲之下而不遽下者，爲濁中之次濁。此清濁之分也。

江氏《四聲切韵表凡例》曰：見溪清，羣疑濁，端透清，定泥濁，知徹清，澄孃濁，幫滂清，竝明濁，非敷清，奉微濁，精清心清，從邪濁，照穿審清，牀禪濁，曉影清，匣喻濁，來日皆濁。此一定之清濁。平聲然，上去入亦然。羣定微竝奉從牀八位最濁，邪禪次之。中原音凡上聲當此十位似去而非去也。最濁之上去入似變爲最清，而實最濁也，不明乎此，將有誤讀誤切而不自知者矣。自注：唐一行誤謂上去自爲清濁，邵子《皇極經世》誤謂最濁爲最清。然則不辨上去入之清濁者，特狃于方音而莫知正耳。

牙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五部，弟一字發聲，弟二字弟三字送聲，弟四字收聲，此不可易者。齒頭正齒之有五字，江氏以心邪審禪别起别收，細審之殊不然。心審二母居中央之位，其音不高不下，如止水然，故謂之收不可，謂之發亦不可也。精照則發聲，送之則爲清爲從爲穿爲牀，收之則爲邪爲禪，此二部之所以有五字也。然則牙舌脣何以不備五字。曰：凡四字五字者，必呼之實有其聲，牙舌脣之有四字，齒頭正齒之有五字，皆自然成聲，發于天籟者也。若强增牙舌脣爲五，則其聲何在。若强減齒頭正齒爲四，則心審二母何所繫。舌頭之必有半舌，正齒之必有半齒亦然。若牙與喉與脣及舌上齒頭，則欲尋其半，何以得其聲哉。

喉音四母，雙起雙收，對清對濁，與牙舌喉不同者何也。蓋牙喉八母，可以併呼，亦有一定之次弟。如公空〇位當羣母。烘紅〇位當疑母。翁〇，位當喻母。按聲呼之，則曉匣二母當羣之次位爲别起，影喻二母當疑之次位爲别收，别起則曉清而匣濁也，别收則影清而喻濁也。知八母可以併呼，則前卷所論牙喉之合，足以互相發明，知曉匣爲别起，影喻爲别收，則唐人分牙喉爲二，具有成竹，非漫無區别者矣。

來爲泥之餘，日爲禪之餘，確不可易。呼舌頭者舌與齶相擊，半舌則微擊齶而旋離之。呼正齒者舌與齒相值，半齒則微觸齒而旋離之。此其所以爲半舌半齒也。半舌半齒皆低而下者，故有濁音無清音。

四等之音，區别精審，初學未易辨也。然試按之，牙喉重脣三音，如公皆居稽荒亨醯褒祊悲賓，四等之分，截然不紊。如清濁之有最清最濁次清次濁也。舌頭止東丁兩等，而東與丁洪細相距太遠，故定東爲一等，丁爲四等，以此知舌頭無二三等也，齒頭亦止蔥精兩等，蔥一等，精四等也。舌上正齒無極洪之音，亦無極細之音，故定爲二三兩等。輕脣則并二等無之，故定爲三等之獨音。半舌之等與舌頭同。半齒之等與正齒同。此皆有脈絡條理可尋者，但概以方音呼之則混矣。

《四聲切韵表》謂一等牙音無羣，齒頭無邪，喉音無喻，二等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三等喉音無匣。然母中之不備等者，可謂無其字，不可謂無其聲也。有清之一等，便有濁之一等，有清之二等，便有濁之二等。其或備一四等不備二三等，備二三等不備一四等。如舌頭舌上者則清濁皆無之，若必逐位尋求，何異方氏知平聲之清濁而不知上去入之清濁哉。

又　舌頭四母，五方之音都無淆亂，惟泥母之三四等呼，有似于孃而非孃也。方音之呼孃母者多似泥，故泥孃易混耳。大氏孃母之字，呼之在舌前則混于舌頭之泥母，呼之在舌後則混于半舌之日母。審音者須令其自舌腹出，又必令舌抵齶而不黏齒，則自無二者之患矣。

舌上之與正齒最易牽混。然呼舌上者必令舌抵齶而不黏齒，呼正齒者必令舌值齒而不黏齶。唐人分舌上正齒爲二，正如支脂之三部之别析入微茝，惜其分配之字未能盡與古合。然不可謂古有舌上而無正齒，有正齒而無舌上也。

正齒之配齒頭，猶舌上之配舌頭也。兹之與之，雌之與鴟，自之與士，思之與尸，詞之與時，一在齒之尖，一在齒之中。在齒尖者曰齒頭，

猶在舌前者曰舌頭也。在齒中者曰正齒，猶在舌腹者曰舌上也。故古音正齒與齒頭合，而不與舌上合。舌上與舌頭合，而不與正齒合。此舌齒二部之疆界也。

從之與邪，牀之與禪，方音多混爲一。不知二音皆濁，而對呼之，則從又爲邪之濁，牀又爲禪之濁，故韵書定此二字與羣定澂竝奉匣共得八位爲最濁。蓋從牀二音愈低愈重也，邪禪二母則揚之不甚高，抑之不甚下，此所以爲收聲。

半舌呼之不正，則混于舌頭之泥母。半齒呼之不正，則混于舌上之孃母。然半齒之二三等，又多混入于半舌，如呼蕤如追。似纍，呼蘂如壘。似累是也。

輕脣之微母有混入于喻者，但不似喻混于微之多耳。如呼亡似王，呼罔似往，皆與喻混者也。

非敷二母難于猝辨，須知非爲發聲，敷爲送聲，非音短，敷音長，非音促，敷音舒，非音清，敷音次清。又以輕脣與重脣對呼，非爲幫之輕聲，敷爲滂之輕聲。審定所呼之位，然后其字之以類相從者可得而理矣。

昔人謂輕脣惟吳音呼之最善。然細審之，亦僅得三位耳。若微母之字多混入于奉，如呼微如肥，呼無如巫，呼戊如父，呼物如伏之類，皆方音也。審音者須知鄉俗俚僻亦有正音，中原文獻亦有方音。當法言《切韵》之作，同纂者八人，南北中原，各據所見，因以酌古今之所宜，集眾家之至是。而黃公紹以爲始自江左，本于吳音，宜竹垞、慎齋輩之鄙而笑之也。

正齒惟北方呼之最正，如呼師與尸同，呼史與始同，呼色與識同，皆正音也。若南方之音，則皆混入于齒頭矣。

音之大較有三：清濁也，開合也，洪細也。審音者審此三者而已。方以智知平聲之清濁，而不知上去入之清濁，蓋以平與仄對，則平清而仄濁也。然以平上去入自相對較，則三聲之清，似濁于平聲之清矣，獨不思三聲之濁亦濁于平聲之濁乎。江氏謂羣喻無一二等，邪無一等，禪無二等，匣無三等，獨不思音之橫呼與直呼同。有平聲之清濁，即有上去入之清濁，此直呼而得者，然則有見溪疑之一二三四等，而獨無羣之一二等，安見其橫呼之而自然中節哉。羣母之一二等無其字，不可謂無其聲也。江腔〇峴二等音，當羣位無字，則闕之。然其字雖闕，而其音呼之口而成聲，按之位而不亂，此可以直決者也。江氏又謂三十六母之外，尚有十四位無字之音，合之爲大衍之數。其說謂溪羣相對爲清濁，而見無濁，疑無清，故見母下增濁一位，疑母前增清一位。舌頭舌上重脣輕脣同，每部各得清濁六位。正齒齒頭以心爲邪之清，審爲禪之清，因于精照下各增濁音一位，二部亦各得清濁六位。半舌于來前增清一位，半齒于日前增清一位，二部各得清濁二位，喉音對清對濁不增，共得五十位。然而是說也，按之字而不得其字，呼之口而不得其聲，是明知《皇極經世》四十八聲之謬而易地效尤者也。見爲發聲，溪羣爲送氣，疑爲忍收，故溪雖清，較之于見則已爲清中之次清矣，疑濁于溪，而較之于羣，則又爲濁中之次濁矣。四者相校，惟羣適當最濁之位，故定爲最清次清最濁次濁，猶洪音之有最洪次洪爲一二等，次細最細爲三四等也。若强增清濁二位，豈非自亂其例哉。江氏取以配大衍之數，又以配《河圖》《洛書》，其附會與昔人之强配宮商角徵羽同。

所謂有音無字者，惟所謂羣喻之一二等，邪之一等，禪之二等，匣之三等耳。求之雖無其字，呼之實有其聲，所謂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者此也。非强增十四位之謂也。

就五音總論之，清濁也，開合也，洪細也，此可以互求者也。試細審之，牙音清于喉，舌頭之音清于舌上，齒頭之音清于正齒，輕脣之音清于重脣，皆相對爲清濁也。此五音之大清大濁。五音以喉爲內，以脣爲外，又以重脣爲最外。故邦滂等字皆開口大呼，兩脣相搏，以視牙喉等音之開口呼者，又有內外之別，此之謂大開大合。牙喉二音，四等皆具，而細審之，牙之一等洪于喉之一等，喉之四等細于牙之四等，舌頭齒頭有一等四等，而舌上正齒僅得二三兩等。又細審之，則舌上正齒之三等，仍細于舌頭齒頭之四等。重脣四等皆具，輕脣僅得三等，仍細于重脣之四等。故牙與喉對，則牙洪而喉細也，舌頭與舌上對，則舌頭洪而舌上細也。齒頭與正齒對，則齒頭洪而正齒細也。重脣與輕脣對，則重

脣洪而輕脣細也。此五音之大洪大細。

清濁不易辨，然橫呼之譜具有定位，以意逆志，識其當然，漸乃明其所以然，不難一旦通貫也。開合較易辨，然方音多以開爲合，以合爲開，非熟于等韵不能改也。洪細則一四等易辨，二三等難辨。蓋二等有似一等而實細于一等，三等有似四等而實洪于四等，學者欲通等韵，須先識清濁，次審開合，次求洪細，此又一定之等級，不可躐取，不可肊度者也。

《玉篇》卷末《五音宮圖》，正反居隆宮，到反宮間居。六字含八義。居宮正雙聲，間隆旁雙聲，宮居正到雙聲，隆間傍到雙聲。宮隆正疊韵，居間旁疊韵。隆宮正疊重道，間居旁疊重道。商角徵羽仿此。五圖以五音之首字起例，故牙音得二：一宮一角，徵配舌，商配齒，羽配喉，而脣音無首位字，故不列，此與沈括、鄭樵所列互有同異，前卷所論五音强配者是也，言字母者可勿泥此。

又　戴氏《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曰：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今珙之《反紐圖》具在，其自爲敘曰：昔梁沈約剏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竟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卅六字母于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韵，欲追而上之，以前于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韵學本乎西域左證耳。況珙敘内并及《元和韵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逺其人于四五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卅六字相與齟齬。《玉海》有《卅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温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剏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奉微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于守温，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絶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尚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陸德明《釋文》、顔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剏立反語。《崇文目》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學。深寧叟曰：一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韵，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迨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按戴氏此論最詳。今之言字母者歸之西域，猶論祘法者歸之西人云爾。但其所言亦多滲漏，如論《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齟齬。按圖取配四方中央，故但列舌頭不列舌上，列正齒不列齒頭，列重脣不列輕脣，而喉音所載遺去影喻二母字，牙音所載遺去羣母字，齒音所載遺去穿牀二母字，然此皆舉以見例，不必求備。五音所載，惟牙喉互有出入，二音之通，古所不禁，未見其與三十六字相齟齬也。又引吕介孺言：大唐舍利剏字三十，守温益以六母。按陸法言定《切韵》時，三十六字即已全具，今《廣韵》皆仍法言之舊，可核也。陸德明在守温前，而《經典釋文》未嘗闕此六母，以爲守温所益，亦未必然也。大氏孫炎剏立反語，沈約、陸法言輩從而推演之，神珙梵僧獨得其秘，故爲《九弄反紐圖》，窮極微妙，猶今西法原于《周髀》，然不得謂西人推筭劣于中原之儒者。我輩讀書但求其是而已，正不必强存中外之見也。

周秦兩漢，只知雙聲，孫炎以來，乃有反語。神珙始言紐弄，守温爰立字母，此正聲音之學以漸加詳，述者之功同于作矣。若謂字母之稱起于後代，不如言反切之善，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亦戴氏語。然苟無字母，學者何以知反切。苟無反切，學者何以識雙聲。故予謂欲通等韵，須自二百六部始。

清・陳澧《切韻考外篇》卷三《後論》　《玉海》載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吕介孺《同文鐸》云：大唐舍利剏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是爲三十六母。此當出於釋氏書。方素北《古今釋疑》、戴東原《聲韻考》皆但引吕氏説，蓋以爲不必深考也。守温不知何時人，《玉篇》末附沙門神珙所撰《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其序云：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此序之上有《五音聲論》：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甯亭聽歷。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厖剝雹北墨朋邈。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錢辛楣《養新録》云：據此知神珙元和以後人，其時尚未有字母。戴東原《聲韻考》云：神珙在唐

憲宗元和以後，字母定於釋守温，又在珙後。又云：《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齟齬。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非珙之爲。此皆考據明確者。《五音聲論》雖非神珙所爲，然與字母齟齬，則必在字母未出之前也。戴氏之意如此。澧謂《五音聲論》粗疏，實不足以爲法，乃字母之椎輪耳。

《一切經音義》載《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凡有四十七字，爲一切字本。字音十四字：哀烏可反。阿壹伊塢烏古反。烏理重。釐力之反。鷖烏奚反。藹污奧烏故反。菴惡。此二字是前惡阿兩字之餘音。比聲二十五字：迦呿伽咾其柯反。俄，魚賀反。舌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三字同，而輕重微異。遮重。車闍膳時柯。若，耳賀反。舌齒聲。吒重。咄丑加。荼咤，佇賈。拏，上�mouth。多他陀馱徒柯。那，奴賀。舌頭聲。婆頗婆婆去。摩，莫个。脣吻聲。蛇重。邏盧舸。羅李舸。縛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養新録》云：《涅槃》所載比音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列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澧案錢氏謂比音二十五字，與見溪羣疑之譜小異大同者。迦呿伽咾俄即見溪羣疑也，伽咾皆羣母。遮車闍膳即照穿禪，闍膳皆禪母。若即日也，吒咄荼咤拏即知徹澄孃也，荼咤皆澄母。多他陀馱那即端透定泥也，陀馱皆定母。婆疑當作波。頗婆婆摩即幫滂竝明也。字音之理釐二字即來母，其餘哀阿諸字皆影母也，超聲之蛇字牀母，邏羅亦來母，縛奉母，奢沙審母，呵曉母也。非敷微精清從心邪喻匣十母，則《涅槃》所無。可見三十六母，據中華之音，非據梵音也。其爲《涅槃》所有者，次第與《涅槃》同，可見其依倣《涅槃》也。《涅槃》無字母名目，其謂之字母，則沿襲於《華嚴》也。《涅槃》來母四字，審母二字，影母多至十餘字，何以重複如此，此梵音可置之不論矣。

《養新録》云：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於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者也。澧案字母之名出於佛書，蓋佛國以音造字，連讀二音爲一音，即連書二字爲一字。所謂字母者，以其能生他字，猶國書之字頭，在佛書固名正言順也。若儒書之切語，以二音譬況一音，非以二字合成一字。如東德紅切，非連書德紅二字爲東字也。而字母家以東爲端母字，東字非德字所生，尤非端字所生，豈可謂端字爲東字之母乎。誠所謂名不正言不順矣。用中華之字而加以佛書字母之名，故有此病。然自古韻書分部有東冬鍾江之目，而聲則無部居、無標目。唐僧分爲三十六類，每一類以一字爲標目，便於指説，故相沿不廢也。字母之三十六字，必唐時五方音讀皆不訛，故擇取以爲標準也。近人讀之則又有不真者，今爲正之：疑，吾怡切，疑母之字多誤讀者，粵音吾字不誤，故今用之爲切。定，庭去聲，定有二音，其一音爲丁去聲，字母所用者，則庭去聲，聽濁聲也。滂，普岡切，竝，蒲茗切。邪些濁聲，牀瘡濁聲，禪善平聲。日，而逸切。惟微字難得其真耳。江慎修《音學辨微》云：官音方音呼微母字多不能從脣縫出，呼微如惟混喻母矣。吴音蘇常一帶呼之最分明，確是輕脣，當以爲法。○吴音疑母字亦最分明，如魚字不誤讀爲余也。

三十六母者，唐末之音也。其後聲音更混，知徹澄與照穿牀難分，泥與孃難分，非與敷難分。吕介孺《同文鐸》云：正齒照穿牀三音與舌上知徹澄三音相類，而實不同。江氏《辨微》云：知與照、徹與穿、澄與牀易混者也。知徹澄必令出舌上，照穿牀必令舌不抵齶，而音出正齒，則不相混。又云：泥舌頭微擊齶，孃舌黏齶，二母尤難辨。又云：非敷至難辨，非發聲宜稍開脣縫輕呼之，敷送氣重呼之。然江氏雖有此辨別，不能使人人皆能辨別也。

又　清濁最易分者也。如天清田濁，人人能分。孫愐《唐韻序》後論云：切韻者本乎四聲，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此言四聲各有清濁，文義甚明也。説見《内篇通論》後來説清濁者，乃多淆亂。方密之《通雅》云：將以用力輕爲清，用力重爲濁乎；將以初發聲爲清，送氣聲爲濁乎；將以啀喉之陰聲爲清，喤喉之陽聲爲濁乎。此可見其淆亂矣。如《廣韻》卷末坿《辯字五音法》，一脣聲并餅注云清也，二舌聲靈歷注云清也，三齒聲陟珍注云濁也，四牙聲迦佉注云濁也，五喉聲綱各注云濁也。此惟以并餅爲清不誤，其餘靈歷濁而誤以爲清，陟珍迦佉綱各皆清而誤以爲濁。又有辯四聲輕清重濁法，以珍陳倀宏諸字爲輕清，以真辰春洪諸字爲重濁，其悠謬不可究詰矣。《養新録》云：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爲匣母。此錢氏於清濁尚未盡能辨也。影母清，喻母濁，影母雖引長豈能爲喻母乎，匣母即曉母之濁，安有所謂稍濁者乎。

方氏《通雅》云：于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故定發送收爲横三。江氏《辨微》云：見爲發聲，溪羣爲送氣，疑爲單收。舌頭舌上重脣輕脣亦如之皆以四字分三類；精爲發聲，清從爲送氣，心邪爲別起別收，正齒亦如之，此以五字分三類；曉匣喉之重而淺，影喻喉之輕而深，此以四字分兩類。澧案發送收之分別最善，發聲者不用力而出者也，送氣者用力而出者也，收聲者其氣收斂者也。心邪當謂之雙收，江氏謂之別起別收，未當也。影喻當爲發聲，尤當謂之雙發曉匣當爲送氣而無收聲也。《養新録》云：試即牙舌脣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即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見其必爲五也。錢氏此説尤誤。基欺奇疑下添伊字，伊字濁聲之夷字將置於何處乎，將鏘戕下只有詳字，詳字清聲之襄字將置於何處乎，由於未明清濁相配故也。

《切韻指掌圖》影曉匣喻四母之次第甚謬，竟似不知喻母爲影母之濁矣。《四聲等子》、《五音集韻》、《切韻指南》皆以曉匣影喻爲次第，則影喻清濁相配不謬，然以曉匣在影喻之前亦非也。影喻是發聲，曉匣是送聲也。國書字頭以阿額依鄂烏阿爲先，即影母也。○《七音略》字母，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見溪羣疑，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影曉匣喻來日，其次第與諸書不同。

《玉篇》末附《五音聲論》，有喉聲、舌聲、齒聲、脣聲、牙聲。《廣韻》末附《辯字五音法》：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又有《辯十四聲例法》，俱是辯韻，非辯聲，今不録。皆但言五音不言七音。《夢溪筆談》始言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又云切韻家以脣齒牙舌喉爲宫商角徵羽，又有半徵半商，來日二字是也。鄭漁仲作《七音略》，盛稱七音之説，謂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七音之韻起自西域，臣初得《七音韻鑑》，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又云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又以七音牽連於蘇祇婆琵琶。漁仲之誕妄如此。澧案《大般涅槃經》有舌根聲，舌齒聲、上咢聲、舌頭聲、脣吻聲，是此種名目出於西域，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之説，則西域所無也。《夢溪筆談》謂切韻家以脣齒牙舌喉爲宫商角徵羽，則脣是宫，喉是羽。《七音略》以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爲羽，影喻曉匣爲宫，則與《筆談》之説又異，皆不足據也。古人無平上去入之名，謂之宫商角徵羽，已屬借用，説見《内篇通論》至以三十六字母分配之，尤屬無謂，置之不論可矣。《五音聲論》以喉舌齒脣牙分配東西南北中，不以分配宫商角徵羽。神珙之《五圓圖》云：宫舌居中，商開口張，角舌縮卻，徵舌拄齒，羽撮口聚。但形容讀此五字之形狀耳。其宫居隆閒，商書陽余之類，則但言雙聲疊韻耳。七音之説出於其後也。更有説水火木金土、心肝脾肺腎者，付之一噱而已。

又《切韻指掌圖》字母平列三十六行，《七音略》《四聲等子》則置知徹澄孃於端透定泥之下，置非敷奉微於幫滂竝明之下，置照穿牀審禪於精清從心邪之下，爲二十三行而已。端四母精五母，有一等四等無二等三等，知四母照五母有二等三等無一等四等，遂以相補，非四母但有三等無一等二等四等，幫四母雖四等俱有，而遇三等無字之處，則以非四母相補，可謂巧矣。然不如平列之，使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順其自然，不必相補也。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見	見	
溪	溪	溪	
羣	羣	羣	
疑	疑	疑	
端	知	知	端
透	徹	徹	透
定	澄	澄	定
泥	孃	孃	泥
幫	幫	幫	非
滂	滂	滂	敷
竝	竝	竝	竝
明	明	明	微

明	明	明微	明								
精	照	照	精								
清	穿	穿	清								
從	牀	牀	從								
心	審	審	心								
邪	禪	禪	邪								
影	影	影	影								
喻	喻	喻	喻								
曉	曉	曉	曉								
匣	匣	匣	匣								
來	來	來	來	日							

又　同韻同類皆三等而雜以四等者，又因切語上字用喻母余夷諸字也。《廣韻》切語上字余夷諸字與于羽諸字不同類，字母家併爲喻母，而分于羽諸字爲三等，余夷諸字爲四等，此乃遷就以求不背於古切語耳，何不順其自然分爲兩母乎，又何不竟以當時之音爲斷、不分兩母亦不分兩等，使同韻同類之切語不相雜乎。曷韻俱一等，惟蔼字予割切四等，因其以予字四等致此參錯也。以切語上字分等，故有此病。

同韻同類皆三等而雜以二等者，因切語上字用莊爭諸字、初楚諸字、牀鋤諸字、山疏諸字也。《廣韻》切語上字莊爭諸字與之止諸字不同類、初楚諸字與昌尺諸字不同類、牀鋤諸字與神乘諸字不同類、山疏諸字與書舒諸字不同類，字母家以八類併爲照穿牀審四母而分之，止昌尺神乘書舒諸字爲三等、莊爭初楚牀鋤山疏諸字爲二等，此亦遷就之法，何不分爲八母乎。最謬者謂日母只有三等，而齊韻字皆四等，乃有鬻字屬日母，遂立日寄憑切門，門法之可哂如此。

又　增字母者，始於《韻會》，增魚幺合三母：以疑母之合口音與喻母之合口音爲魚母，其書四支宜字屬疑母，危字屬魚母，十一真勻字屬喻母，筠字屬魚母。以影母之開口音爲幺母，四支逶字屬影母，伊字屬幺母。以匣母之開口音爲合母。十四寒桓字屬匣母，寒字屬合母。此竟不識開口合口，且不識疑母喻母之不同矣。

減字母者尤多，《廣韻》切語上字四十類，字母家但分三十六，其於古法已有删併矣。至《韻會》而又删併字母；併知與照，併徹與穿，併澄與牀。《養新録》以爲是。然此但合於今音耳。考之《廣韻》切語上字，則知照徹穿澄牀皆截然兩類，字母家各分兩母，不背於古也。《韻會》依《平水韻》併通用之韻爲一百七部，宜其於字母亦有删併矣。《韻會》之後更有併泥與孃，併非與敷者，甚至誤於方音併疑與喻，併微與喻，更有不分清濁，併溪羣、併透定、併徹澄、併滂竝、併敷奉、併清從、併心邪、併穿牀、併審禪、併影喻、併曉匣，竟不知字母所以分清濁矣。字母之法至此而蕩然矣。蘭廷秀以《早梅》詩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下來二十字爲字母。三十六字母删去十六，其不删者又顛倒其次第，謬妄極矣。○戴東原《聲韻表》不列字母，惟每行二十字，前一行清聲，後一行濁聲。觀其無武務三字與余庾豫三字同列，則是併微與喻也。此亦通人之蔽也。

又《東塾集》卷三《等韻通序》　等韻之學其源出於切語，而有異同。余爲《切韻表》，已明白矣。嘗就而論之，以爲字母標雙聲之目，呼等析疊韻之條，縱横交貫具有苦心。然三十六母既採當時之音，於隋唐以前切語之法稍有□有又等之云者，當主乎韻不當主乎聲，乃等韻家則因字母而定四第，於是考之韻書有異部而同等者，有同部同類而異等者。加以舌頭舌上重脣輕脣。《唐韻》時沿古音，而後人不解，益以滋惑。由是憑切憑韻莫能畫一，而門法興焉。立一法而猶有不合，又立一法以補救之，而法與法且自爲矛盾。彼徒欲使古書切語盡合等韻，而不能泯其參差之迹，故爲此遷就之説，而學者愈無所適從，所謂治絲而棼之者也。自元明以來，作者又多，據當時之音，各矜神悟，各出新制，而實未嘗明等韻本法，或且雜以方音，而其法愈不可調。此初學所以惶惑而高明所以厭棄也。余謂聲韻惟齊梁陳隋之際爲最密，其後愈降爾愈混。三十六母已爲唐季之音，而等韻家因以立法，其不能盡合。隋以前之音者，勢也；元明以後復不能盡合唐季宋代之音者，亦勢也。今就

等韻本法，而推究立法之故表其所長而祛其流弊，爲書一卷，曰《等韻通》。通也者，通其所通，且通其所不通也。覽此編者其亦有以見余之苦心也夫。

清・莫友芝《韻學源流》 反切者，始於徐言疾言。疾言則爲一音，徐言則爲二字，悉本乎人聲之自然也。漢魏之間，孫炎粃爲反語，齊梁之際，王融乃賦雙聲，等韻漸萌，音道斯闡。其有專書可明此學者，西域之婆羅門書。見《隋志》，曰：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今按其書，唯見於佛藏載《華嚴經》卷後，彼教稱曰華嚴字母，凡四十二字，方以智《通雅》所謂悉曇金剛文殊問五十字母，華嚴大般若用四十二者也。又載其一母云：阿佉鞞翁烏爐哀醫因安音諳謳阿。注云：十三表閏，兩阿藏因，天在因中，山在安中，四閉爲二。嘗依其法熟呼之，但取雙聲，出口較易。而彼書自爲梵音設，唐以前人未嘗據以宣反切。至釋神珙撰《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以五音五字爲圓圖五，每圖以正反、到反、正疊韻、傍疊韻、正雙聲、傍雙聲、正疊重道、傍疊重道、正到雙聲、傍到雙聲明之。又以真整正隻、盈引脛懌兩四聲爲二方圖。每字以九弄明之。九弄者，反音，正紐、傍紐、雙聲、疊韻、正韻、傍韻，綺錯也。蓋稍近於十四字之意。而珙《序》則謂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陽寧公、南陽釋處忠二公，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考沈著《四聲》外，不聞有圖。《元和韻譜》今亦不可見。珙既引之，則今《廣韻》卷末有雙聲疊韻法一紙，橫列章掌障灼廳頸聽剔八字。章字注云：灼良切，章略切，先雙聲後疊韻，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正紐入聲爲首，倒紐平聲爲首，雙聲平聲爲首，疊韻入聲爲首。凡作十條于字下，餘字同。珙云平書細碎，正與此合。其方圓圖皆不離此意，豈所謂沈圖即指此耶。當是唐末人，宋人以爲北魏者，誤也。其圖今《玉篇》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圖前又有《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南方齒，北方脣，中央牙，皆各附以八字，凡四十字。如宋人之字母者。而與守温同者，定泥及脣聲邦三字，莫知其凡例。王應麟《玉海》亦歸之神珙，而珙《序》不及之，不知誰作也。宋人之書，有司馬光之《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管諸字。鄭樵《通志》亦以此法爲《七音略》。方履中《切字釋疑》云：三十六字母，《崇文總目》曰：唐守温所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傍微奉六母。是温又有所祖也。沈括《夢溪筆談》曰：今反切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如幫字横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帮宫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濁，茫宫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宫清之平，牓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又曰：樂家所用，隨律命之，本無定音，當以濁者爲宫，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脣齒牙舌喉爲宫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鄭樵《七音略》内外轉圖，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徵孃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商，影曉匣喻宫，來半徵，日半商。晁公武《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其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徵孃，舌音也。見溪羣疑，喉音也。照穿牀審禪精清從心邪，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篇題：牙音見溪羣疑，舌頭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澄孃，重脣音幫滂並明，輕脣音非敷奉微，齒頭音精清從心邪，正齒音照穿牀審禪，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半徵半商音來日。按數家分配宫徵，齒牙皆小有異同，蓋各以意爲之，而其法則一也。【略】明蘭廷秀《韻略易通》併字母爲二十，攝以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二十字，變古法以就方音。濮陽淶《韻學大成》，亦不用見溪羣疑等門法，而以新鮮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爲三十母。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竟去知徹澄孃非五母，又改並母爲平母，定母爲廷母，而平聲則三十一母，仄聲僅二十一母。無名氏《併音連聲字學集要》又删羣疑透牀禪知徹孃邪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入勤逸歎三母，爲二十七母。葉秉敬《韻表》又删知徹徵孃敷疑六母，存三十母。吕維祺《音韻日月燈》又錯

易三十六母之序。喬中和《元韵譜》又删三十六母爲十九。桑紹良《青郊雜著》《文韵考衷》等書又以國開王向德，天乃賚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盤民弗忘，分爲二十母，又衍爲三十六母，七十二母之説。馬氏《等音外集》增四聲爲五聲，曰平上去入全，又併三十六母爲見溪疑端透疑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二十一母。即字母一端，而諸家如此紛紜，其他之糾繞瞀亂，亦不可究詰，聽其自生息，亦難與是非矣。至元朱文宗《蒙古字韵》三合四合之音，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二十字父五十字母之説，亦資聞見，無益經典。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五音口訣》 楊升菴曰：合口通音謂之宮，開口叱聲謂之商，張牙湧脣謂之角，齒合脣開謂之徵，齒開脣聚謂之羽。至於二變音，蓋因五音之中，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其音和。相去二律，則其音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律，故謂之變徵。比徵稍殺，羽宮之間，近宮收一律，故謂之變宮，比宮稍高，統謂七音。周以黄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後人謂官音舌居中，商音口開張，角音舌縮卻，徵音舌挂齒，羽音撮口聚，與升菴之論吻合。今摘録樊騰鳳《五方元音》一則，分列於左，以便初學。

喉音土脾宮，如烘荒呼昏歡是也。

齒音金肺商，如春窗初攙抄是也。

牙音木肝角，如經堅交加姜是也。

舌音火心徵，如丁當都低端是也。

脣音水腎羽，如崩班包奔波是也。

清・劉熙載《四音定切・凡例》 一、是編以合聲統切音，凡所用字母專取音和，不參類隔。由類隔非合聲所宜也。

一、四音字母，編内原有一定，其或别用一字，亦如三十六母郡羣狀牀並用之例，其音一、實無不同者。

又《圖説》 切音綜貫　或問：學切音當從何始。曰：當從叶音始。叶音法，任舉一字以當字母，叶各韻讀之得音，如岡字當字，人知今屬陽韻，不知岡叶佳韻則爲街，叶寒則爲干，叶豪則爲高，叶歌則爲歌，叶庚則爲庚，是即岡佳岡寒等切法切出街干等字也。當叶寒韻爲丹，叶豪爲忉，叶歌爲多，是即當寒當豪等切法切出丹忉等字也。上言換韻不換母叶法也。又一法，岡叶佳韻爲街，或作干佳以至庚佳，叶仍爲街。當叶寒韻爲丹，或作忉寒多寒叶仍爲丹。此則爲母韻俱不換，蓋岡與干高歌庚同母，是故切得之字同。當之於丹忉亦然。

叶音已透切音消息，較而論之，則切音之法，視叶音爲密，或有能叶而不能切者，爲其於音之開口合口與聲之清濁，不能盡無出入也。開合已見前四音發明，清濁以字母爲定。圖如左。

清純	清次	濁純	濁次
見	溪	郡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狀	
	審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按竪行讀，如首行純清，則爲見端知幫非精照影。二三四行放此。

右三十六字母分清濁聲圖也。圖中標清濁，本陳獻可《轉音經緯圖》。陳圖注清濁，自見至匣二十八母，俱同《切韻指南》。惟疑泥孃明微喻來日八母，《指南》作半清半濁，陳作次濁。陳雖原本《指南》，而稱名較爲易曉，後世知無以易之。獻可明嘉興人，名蓋謨，黄公道周弟子。

又 附餘論一則　《隋書・經籍志》稱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十四字今無可考，惟《涅槃經》如來性品言有十四音，名爲字義，是十四音名曰字本。審其字，則噁阿億伊郁優喕黔烏炮菴阿也。又觀唐釋元應所撰《一切經音義》釋《涅槃經》字音，十四字作哀阿壹伊塢烏理釐黧藹污奧菴惡，與今本《涅槃經》不同，蓋梵譯惟取同音，是以字别，且音分長短，是以字可增減，此固無足異也。第元應於十四字上，有婆羅賀磨天作《悉曇章》之説，意婆羅門十四字，即此十四音耶。或問：此十四音，即字母乎。曰：子誤以收聲之音爲字母，必且以字母爲收聲。

然則於本品中，迦呿三十三字，何以用之。

又卷一《韻釋提綱》 四音字母總目內有有音無字者，記○以存其位。

欸音字母切開口呼字。

格得吒百○則窄盎純清。克吞撐拍○湊塞策森黑次清。○特擇帛○昨○棧○覈純濁。額諾鐃漠○○郎○次濁。

意音字母切齊齒呼字。

記柢智必○子支咿純清。器梯絺披○次思蚩詩希次清。淇題馳皮○自詞乘時係純濁。義念旎眉○移梨認次濁。

烏音字母切合口呼字。

古靚錣布俯組菹沃純清。苦吐憃鋪拂措蘇初疏呼次清。○徒濯步鳧坐○助○户純濁。吾努豽模武○盧○次濁。

于音字母切撮口呼字。

俱○駐○○醉諸淤純清。呿○楮○○趣須處書虛次清。璩○除○○聚敘船殊熊純濁。魚○女○○歈閭如次濁。

切音通法，四音字母，本可互用。茲釋諸韻之字，字母各從其類者，合聲之法固爾也。

各從其類，此所謂直母也。直母轉母，俱詳卷首。若四音字母互用，則欸音部中之母，可切意烏于音部中之字。意音部中之母，可切欸烏于音部中之字。烏部母，可切欸意于音字。于部母，可切欸意烏音字，乃所謂轉母也。是編切法，雖用直母，然實包轉母法在內。

又 字母清濁聲統釋

純清 格記古俱見得柢靚○端吒智錣駐知百必布○幫○○俯○非則子組醉精窄支茁諸照盎咿沃淤影

次清 克器苦呿溪吞梯吐○透撐絺憃楮徹拍披鋪○滂○○拂○敷湊次措趣清塞思蘇須心策蚩初處穿森詩疏書審黑希呼虛曉

純濁 ○淇○璩郡特題徒○定擇馳濯除澄帛皮步○並○○鳧○奉昨自坐聚從○詞○敘邪棧乘助船狀○時○殊禪覈係户熊匣

次濁 額義吾魚疑諾念努○泥鐃旎豽女孃漠眉模○明○○武○微○移○歈喻郎梨盧閭來○認○如日

右每四母下，繫見溪三十六母中之一母，一母爲四母所屬，四母聲之清濁，與下繫一母同。

前釋內格記古俱四字，分四呼法，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即欸意烏于四音也。今如用古字爲母，合翁字韻，切公字，辨得翁字是烏音，古字亦是烏音，母與韻同部，此爲直母，不須轉者也。設遇格翁切，記翁切，俱翁切，亦皆是切得公字，便須知切音口法開合，即欸意烏于四音。憑韻不憑母，格欸音，記意音，俱于音，與翁之爲烏音，不同部，皆須順口轉至烏音之古字，是雖名爲格翁等切，實則仍是歸到古翁切，切得公字也。何以謂之順口轉。曰：但讀格記古俱四字句，至第三字，爲烏位，一欸，二意，三烏，四于。便知古字爲烏音也。一切轉母法，放此。又格記古俱四字，不必定作本字讀，即讀爲干堅關涓，溝鳩骨橘之類皆可。因與格記古俱，同屬一母也。餘讀一切字母法放此。

清・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卷四 丁杰曰：華嚴字母，橫讀之四十二字，字母也，縱讀之十四字，韻部也。《隋書・經籍志》謂之婆羅門書，以十四字書一切音。此書本單行，後散入《華嚴》，而以華嚴字母名矣。單行橫讀則母異韻同，琅然可聽，散入各卷則或三母或四母，有縱無橫，韻異而聲不諧，母同而口易跲矣，亦可以守溫之三十六母分配之。

守溫之三十六母，本以收聲，非爲韻設。錢維城《與東原書》。

清・丁顯《韻學叢書題跋・十駕軒養新録跋》 四聲始於齊梁，翻音始於魏孫炎，而字母則始於唐末沙門，司馬溫公乃有《切韻指掌圖》，鄭樵本之作《七音略》。自是諸家置母多寡不同，大半平聲啀喍不甚分，並不知非敷奉微古讀如幫滂並明，知徹澄孃古讀如端透定泥也。自方密之《通雅》出而啀可領喍，自錢辛楣《養新録》出而輕脣音少，知徹澄孃亦可刪，均能發前人所未發。

又《正音切韻復古編跋》 唐舍利作字母三十以切字，見溪羣疑屬牙音，端透定泥知徹澄屬舌音，並明非敷屬脣音，精清從心邪照穿審禪屬齒音，曉匣影喻屬喉音，來日屬半舌半齒音。温守座則又於脣音增幫滂奉微於舌音增娘，於齒頭增牀。其説自《復古編》始，此外韻書未有如此之明晰者也。謂字母當存，其説極透切。

又《諧聲譜・序言》《周禮》大司徒之屬，有保氏教之六藝，曰五禮、曰六樂、曰五射、曰五馭、曰六書、曰九數。而六書注又分爲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法。夫象形、會意、轉注、假借，小學家類能舉其要，惟諧聲之説，迄今三千餘年鮮有能發其蘊者。或以考老之類當之，不知考老等字係轉注攝韻法，盡人矢口能説，與聲無關也。鄭注又謂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鴿之類，右形左聲；蘋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下形上聲；圃國闐衢之類，外形内聲。謂爲諧聲字類。然形聲分爲二義。日月龜蟲體屬象形，《説文》辨別極精，而諧聲則未嘗别有發明。況江河鳩鴿，僅可謂之音，不可謂之聲，即誤指爲聲，於諧之義亦無與也。惟漢儒注疏，於經傳聲之同者謂爲聲相近，又曰一聲之轉，此乃諧聲之始，不名曰諧聲也。余謂聲者，謂脣舌喉齒齶之聲也；諧者，謂以脣舌喉齒齶之聲各分其類，僅即一聲，悉心調攝，日久他母之聲自能矢口而出也。惟李氏《音鑑》庶幾脗合，此書當名曰《聲鑑》，不當曰《音鑑》也。蘇州沈君學《盛世元音》亦謂諧聲失傳已久，書傳反切即諧聲之法，與余意極相合。李松石彙古今萬方萬類之聲而分爲三十三類，統以二十一字母，每母又分爲二十二字，而配以《四聲韻譜》，蓋舉宇宙天地人物之聲響，舉萃於此。又教人熟讀一聲之字，而各母均能矢口調出，此即諧聲之説也。惟以春滿堯天爲字母，而於齶舌脣齒喉不能區分其類，又因梵學張真中珠遭齋知遮等字爲次序，而不能順衆韻綱，陰陽不分，清濁不辨，則於諧聲之法猶有未備也。余近作《雙聲疊韻一貫圖》，每聲仍遵循《音鑑》二十二字，而俱因韻綱爲次第，且於齶舌脣齒喉半舌半齒各歸一例，每例並分開轉合三聲，而遵用《康熙字典》等類字母，示遵王之意也。每母均統陰陽清濁二行，横行均同韻之字，豎行均同聲之字，《雙聲疊韻一貫圖》，横豎均可接讀。又按母分爲古音同聲，一字數音同聲，北人入聲讀同聲，附以方言方音同聲，堅天地人物義類訓詁之同聲者，均條列另爲一册。且於各經子史百家之異字同聲者，約略摘記，綴於簡末，名曰《諧聲譜》。其於六書諧聲之學是否有當，伏維博雅君子指示焉。光緒二十六年六月朔日，淮安山陽韻漁氏丁顯謹述。時年八十有二。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古今聲類表》

		皇極正音四十八類	三十六母	廣韻五十一類	卦名聲類	宿名聲類	九齶聲	六舌聲	八脣聲	七齒聲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開發收閉	清濁	清	小	小大	箕角	翼牛	壁畢	井觜
				濁	中		乾元			
				小大	大		革	解	恆	豫	遯	泰	剝	貴	豐	蒙
				清	小	大	居公	丘康	香呼	央烏	都	他	卑邊	披滂		
				濁	大	小	于	求	胡	牛俄	徒	徒	平蒲	平蒲	明模	
			清濁				影喻	見羣	曉匣	疑	端定	透定	幫竝	非奉	明	
		安亞乙一 □爻王寅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棄 □□乾蚓 黑花香血 黄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東丹帝■ 兑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老冷吕■ 鹿犖離■	卜百丙必 步白葡鼻 普扑品匹 旁排下瓶 夫法□飛 父凡□吠 母馬美米 目貌眉民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思三星■ 寺□象■ □□□■ □□□■	

							柳婁	箕角	壁畢	井觜
							臨	翼牛	比	晉
								咸	否	漸
								謙	復	需
								蹇	明夷	益
									房	參
									昴	星
							履	革	賁	訟
								解	豐	萃
								恆	蒙	隨
							離盧	丘	卑邊	將臧
								居公	披滂	親麤
								求		相蘇
							來	于	平蒲	秦藏
								求	平蒲	秦藏
								見羣	幫竝	清從
								影喻	非奉	精從
									明	心邪
									明模	徐
										余

十 舌齒合聲					五 腭脣合聲		閏 五	腭脣舌齒合聲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九周 七出 三疏 一入	
軫 室					尾 奎 危 鬼			
震 噬 嗑 家 人 升			女 張		損 睽 歸 妹 郎音			
			同 中 人 大 畜 乎				屯	渙 旅 无 妄
	大 壯 小 畜 師				蠱 困			
之 昌 書	莊 初 山		張 抽					
神 神 時 如	鋤 鋤		除 除 尼					奴
照 牀 穿 牀 審 禪 日			知 澄 徹 澄 孃					敷 微 泥
■莊震 ■乍□ ■□耳 ■士石 ■山手 ■崇辰 ■叉赤 □□□			■卓中 ■宅直 ■拆丑 ■茶呈					武晚□尾 文萬□未 乃禰女■ 内南年■

宿名卦名之聲，皆以小大分，閒有與今音不甚合者，古今音或有變也。陳澧攷《廣韻》切語上字，分清濁四十類，然《廣韻》實亦兼分小大，凡五十一類。邵子正音亦分清濁，而其開發收閉，即分小大，唯守温三十六字母，則但分清濁也。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 七音　喉牙齒舌脣，五音也。而齒音則又分爲正齒、齒頭，脣音則又分爲輕脣、重脣，是所謂五音實七音也。其辨之之法，凡讀字之時音甫出喉而腹微動者，喉音也。喉牙二部所隔地位甚微，音最難辨，惟以腹動考之，則萬無差錯。其出於喉而必隸於兩旁牝齒閒者，牙音也，即俗所謂大牙。亦曰喎音。其音由牙出而必懸舌向喎使音從舌之兩旁出者，正齒音也。亦曰捲舌音。在兩旁牝齒之前□面牡齒之左右者是也。但正齒之中又分兩音，其近於牡齒之左右者爲正齒，其近於牝齒之左右者爲咬齒，其音微有不同。○通□□中知部爲咬齒音。其發音由正齒，而必以舌抵面前正中之牡齒，係面□□喎之音。使力從舌尖出而以舌動爲音者，舌音也。舌音本分舌頭、舌上音，舌上音已亡，皆併於正齒音，舌音仍祇一類也。其以舌抵面前之牡齒，而必使其音穿牙縫而出力在齒頭者，齒頭音也。齒頭與舌音最爲難辨，舌音亦微有穿齒，齒頭音舌亦微動。要知其偏重在齒者爲齒，偏重在舌者爲舌，方不差錯。予更有一辨之之法，舌音呼字舌必從外縮入而向上，齒頭呼字舌必從內抵出而向下，顯有區別。且舌一抵出，則音不歸□舌而穿齒而出矣。其音既出，而必以上齒緊叩下脣而後發音者，輕脣音也。若以上下兩脣相切成音者，則重脣音矣。此七音定例也。

清・張楚鍾《字學韻學》 非母之音乃以幫母之音輕脣取之而得，似無實有。三十六母内，唯娘非日三母之音不好唸。小兒學語，必自牙音及二唯音始。古以以與爲而衿爰等爲語助，皆喉音所轉也。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字母論》 字母之當改，猶反切之當去，何也。觀其所譜之字非必此母之字，定是此音，但與此母之音相近，則類而譜之耳。其實有重複，有遺漏，有顛倒錯亂，無論江音姜，覺音脚，鳥音裊之類，雜以方音，與古音迥別也。而孤各居菊，出聲迥異，今皆譜于見母矣。牙頑魚言，呼音不同，今皆譜于疑母矣。佗如硫與强，幢與長，鴉與邪，華與遐，庚與經，指不勝屈，皆不能分類而各屬之，而甯儒，張章，央羊，長昌，支知，池鴟，煆遐，譁華，些斜，方芳房，廂詳，商裳，黄□，

風蜂逢，星餳生，精爭，烘洪，中鍾，夫孚扶，思詞，蘇酥，須徐，書殊，迂于，衣移，尸時，曹巢，燒韶，懽台，財柴，災齋，顯篩，非妃肥，灰回，分芬焚，真瞋，荀馴，身愼，樊幡凡，先涎，占祫，呼浮砰，幽由，輈舟，夭遥，因寅煙延之類，本同一母，但有高下之別，分之無可分者，反一一分之，此重音漏響，所以往往而有也。且其所稱開合，亦游移莫定矣。如各博莫卜木撲等字，本合口呼也，而果宕流三攝以爲開口，于是自知其不安也。果流二攝開口既收，通遇二攝合口亦收，此非操戈而入其室乎。凡字當以諧聲爲準，諧聲既同，則四聲之中一聲開口，餘聲皆開口，一聲合口，餘聲皆合口，如模字合口，則模○暮莫皆合口矣，檀字開口，則檀坦但怛皆開口矣。今編字既無定法，呼聲遂無定見，無怪其自相矛盾也。將有作于上者，改弦而更張之，母之重者減之，母之漏者補之，字从其類，聲从其同，橫則侯喁舌齒脣各有所屬，縱則陰平上去陽平各有所歸，雖古音不能盡復，而重音漏響，余知其免矣。

又《與同年胡鐵庚書》　昔人三十六母，亦據一人之口一方之音制之耳。彼固未嘗計及于天下之口之不相似也，彼又未能使天下之口之皆相似也。今以天下之音而必遷就于一人所制之母，宜其不能盡合矣。如忿字《唐均》敷粉切，《集均》《均會》撫吻切，皆敷母音。又《集均》父吻切，《均會》扶粉切，《正均》房吻切，則皆奉母音。而《大學》身有所忿懥，注忿拂粉反，則又非母音。一字而三母，令人何所適從。此有非而敷奉所以可删也。又如惰字，《唐均》达果切，《集均》《均會》杜果切，《正均》吐火切。又《廣均》《集均》《均會》达卧切。《正均》杜卧切。《康熙字典》云达字杜字皆定母，而吐字則透母矣。《正均》惰字上聲切透母，而去聲又切定母，不如《廣均》《集均》《均會》上去兩聲之協于一也。此有透而定所以可删也。又如惨字，《唐均》切邪母，《玉篇》以下皆切心母，亦以其音同也，此有心而邪所以可删也。他如怊字，《唐均》切徹母，《玉篇》則切穿母；惟字，《唐均》切喻母，《正均》則切微母；怔字，《玉篇》切敷母，《集均》則切滂母；忡字，《唐均》切徹母，《正均》則切穿母；忿字，《唐均》切曉母，《集均》切匣母，《正均》又切見母；怖字，《廣均》切滂母，《正均》切幫母；恢字，《玉篇》切娘母，《均會》切泥母，拏字亦然；悞字，《廣均》切喻母，《正均》切疑母，愈字亦然；憕字，《玉篇》切澄母，《正均》切禪母，《集均》既切知母，又切端母。此皆各從鄉音，或南北音之不同，而實諸字母有以誤之也。説者遂謂切字有類隔、通廣、輕重、交互諸門，夫古人之爲反切，正欲人之共曉，豈有故設多門以惑人者乎，必不然矣。且知徹澄娘，彼所謂徵音也。照穿牀審禪，彼所謂商音也，而沖字既切徹母，又切穿母，澄字既切澄母，又切禪母；見溪羣疑，彼所謂角音也，影曉喻匣，彼所謂宫音也，而忿字既切曉母，又切見母，悞字既切喻母，又切疑母，固不獨所譜之字有似是而非，苟且遷就之弊矣。如見母切堅切經是也，而有庚孤不同矣。溪母切佉切輕是也，而有誇字不同矣。疑母切宜切危是也，而有昂字不同矣。微母切文切勿是也，而有無字不同矣。影母切夭是也，而有恩温不同矣。曉母切希切欣是也，而有葫字不同矣。非其母之漏乎。納妠並諧内聲，今納在泥母，妠在娘母。哲諧折聲，今哲在知母，折在照母。陳陣古字通，今陳在澄母，陣在徹母。咻怵並諧本聲，今咻在滂母，怵在並母。前諧則聲，今前在牀母，則在精母。湫諧秋聲，今湫在從母，秋在清母。賞諧尚聲，今賞在審母，尚在禪母。非其母之重乎。

又《字母圖説》　昔人傳字母三十六，既緯之以七音，復經之以四聲，聲音至此，可謂毫髮無遺憾矣。然熊與可則欲加母，吴敬甫則欲減母。厥後葉氏、陳氏、馬氏皆欲減母。臨川吴氏曰：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澄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又于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見其字母下。河西葛氏著《泰律篇》又曰：疑重喻，泥重娘，知重照，徹重穿，牀重澄，非重敷，見端精知照幫之下各有一音，來日明微之上各有一音，心邪之外又有二音。是諸儒于字母，猶不能無遺議矣。以余考之，有羣而穿可删，有疑而娘可删，有透而定可删，有滂而並可删，有非而敷奉可删，有知而照可删，有徹而澄可删，有清而從牀可删，有心而邪可删，有審而禪可删，蓋即圖以按誠有，如陳氏所云已見其字母下者矣。又按匣母前當取華嚴字母内阿字補之。《隋志》載華嚴四十二字母，以阿字爲首。趙凡夫云：佛説字母，經與悉曇殊途而同歸，一字入一法門，一法門可成正果，説華嚴時，亦宣此義，其法全在聲音悟入。熊西牧云：一字入一法門，如文殊問經字母品稱阿字時，是無常聲，稱阿引字時，是遠離我聲之類，字字教人攝心，不欲作語

言文字看。列于圖首匣母後，當取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内更康牙三字補之，又當取邵子正音圖内古坤武黄四字補之，列于更康牙之後端透泥之前，來日二母當移在知徹二母後精清心三母前，幫滂明非微五母當移在心母後見母前，見溪羣疑四母當移在微母後審曉二母前，而乃以影喻二母終焉，共爲母三十二圖列于上，而以各均之字譜于下，横則喉嚨舌齒脣五音，縱則陰平上去陽平四聲，如是則九夷五土之談一切過耳之音皆可按圖以索，無重音，亦無漏響，前賢復起，當不以余言爲謬矣。

清・許惠《等韻學・等韻母》 等母者，以五聲韻與五音字相等也。如父母之母，一母能生數子也。古人等母之多寡不同，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爲切繩，翻字無漏。所立字父，即元魏時釋神珙始顯之三十六母也，即西域之迦佉傑歹打塔大納宅茶跺挐巴爬跁麻法姹代韈帀擦雜皷斜遮車黄奢闍壹苛耶協拉髻三十六字相同。他如金尼閣字父三十，《舍利》三十，《金剛經》五十，《般若經》四十一，《華嚴經》四十二，《悉曇》五十二，耶蘇五十，蒙古四十一，陳晉翁三十二，吴草廬三十六，李如真平三十一，仄二十一，吴敬甫三十一，葉敬君三十，新安三十二，劉士明三十六，蕭尺木二十，方以智二十，李嘉紹圖四。除外國與《舍利》、《金剛》等經不同外，無非中音之見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影曉喻匣來日三十六字。或增或減，俱非定憑。若邵康節《經世聲音圖》中所稱一百九十二音，又令人不解，又《指掌圖》分音和、類隔、窠切、輕重交互、振救、正音憑切、精照互用、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内外、麻韻不定之切，前三後一、二三精照、寄正音和、就形門、粉立音和、開合通廣偏狹二十門，支離湊合，亦徒亂人意。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字母》 三十六母傳於今者，以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爲最古，鄭漁仲《通志・七音略》、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及《康熙字典》所引《字母切韻要法》、《等韻切音指南》皆同。考諸《廣韻》《集韻》諸書，音切無不符合，實足以括一切有字之音，後世諸家删之併之皆非也。惟三十六母專以有字之音爲主，故清濁皆有字者，則清濁並列，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幫與並、非與奉、精與從、心與邪、照與牀、審與禪、影與喻、曉與匣二十二母是也。清有字而濁無字者，則專列清聲，溪透徹滂敷清穿七母是也。濁有字而清無字者，則專列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是也。然以聲音求之，溪透徹滂敷清穿皆有濁聲，疑泥孃明微來日皆有清聲，特無其字耳。如皆並列，則當清濁各二十五母。邵康節《皇極經世聲音圖》以二十四音分列四十八行，即此意也。惟邵氏併孃於泥删敷，而於輕齒增比類重齒日字之一音與古稍異，詳考之，其併與删則非，其增則是，顧應增之音猶不止此。按三十六母，見端知幫精照爲一類，羣定澄並從牀即其濁，溪透徹滂敷清穿爲一類，有清而無濁非心審曉爲一類，奉邪禪匣即其濁，而來字亦爲此類之濁，疑泥孃微明日爲一類，有濁而無清母之有此四類，如韻之有四等支分派別，秩然不可紊。古有純清次清純濁次濁之目。洪初堂《四聲韻和表》有發聲、送聲、外收聲、内收聲之目。錢竹汀《養新録》又有出送收三等聲之説，皆指此四類而言，而所分尚不甚明確。今定第一類曰戛音，第二類曰透音，第三類曰轢音，第四類曰捺音，令各母皆依類相從，則牙音見羣爲戛，溪爲透，疑爲捺而無轢，當依《經世》以曉匣相從爲其轢。舌頭端定爲戛，透爲透，泥爲捺而無轢，當依《經世》以來相從爲其轢。舌上知澄爲戛，徹爲透，孃爲捺而無轢，當援《經世》增比類曰字輕齒音之例增比類來字之輕音爲其轢，重脣幫並爲戛，滂爲透，明爲捺而無轢，當增比類非字之重音爲其轢。輕脣敷爲透，非奉爲轢，微爲捺而無戛，當增比類幫之輕音爲其戛。齒頭精從爲戛，清爲透，心邪爲轢而無捺，當以《經世》所增比類曰字之輕音爲其捺。正齒照牀爲戛，穿爲透，審禪爲轢而無捺，當依《經世》以日相從爲其捺，惟喉音影喻無戛透轢捺之可分獨爲一類，以天下之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爲諸母之本也。如此則喉音一清一濁，餘七音各四清四濁，於三十六母之外，加原專有清之七濁，原專有濁之七清，及邵氏所增之一清一濁，比類新增之三清三濁，共爲五十八母，清濁各二十九，部居整飭，脈絡分明，按類求聲，若綱在綱矣。爰依此爲譜，於古母三十六仍無出入而有條不紊，純乎天籟，較之古法，有漸近自然之妙，竊謂與諸家之妄加删併者有閒。

三十六母，舊分牙、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喉、半舌、半

齒九音。按牙與齒無別，以聲考之，見溪羣疑等母實發於鼻，今遵《性理精義》御案改稱鼻音，其舌脣齒音各二，又有半舌半齒，稱謂頗參差。考齒頭正齒有輕齒重齒之稱，見《李文貞公集》，今從之。舌音二本舌頭重而舌上輕，亦比類稱爲重舌輕舌，以歸一律，半舌齒之二母，則從《經世》來歸於舌，日歸於齒，不復存半舌半齒之名，釐爲喉、鼻、重舌、輕舌、重齒、輕齒、重脣、輕脣八音，以取其名類整齊，條理明晰，非妄改也。

三十六母之次《切韻指掌圖》首見溪羣疑，次端透定泥知徹澄娘，次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次精清從心斜照穿牀審禪，次影曉匣喻，次來日，以牙、舌、脣、齒、喉、半舌齒爲序。《切韻指南》惟娘作孃，斜作邪，影曉匣喻作曉匣影喻，餘皆同。《字母切韻要法》《等韻切音指南》皆羣作郡，牀作狀；而影曉匣喻《要法》作影曉喻匣，《指南》作曉匣影喻，餘皆同。《七音略》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次端透定泥知徹澄孃，次見溪羣疑，次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次影曉匣喻，次來日，以脣、舌牙、齒、喉、半舌齒爲序。按人聲之發自内而外，始於喉，次鼻，次舌，次齒，而終於脣，此自然之序也。國書十二字頭以阿字爲首，即喉音影喻母。李文貞公曰：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爲先，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爲先，意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寓歸根還原之意，然不如字書揭之於首之爲當也。今用其説，以喉音爲首，至鼻舌齒脣四音，古皆脣先於齒，今移脣於齒後，由喉而鼻而舌而齒而脣，以合自然之理。

國書以阿字爲元音，謂諸字皆生於阿。阿者，麻韻也。天竺字母悉用麻韻字母。《切韻要法》以迦佉等字爲首列皆此意。《欽定同文韻統》内《華梵字母合璧譜》取梵音三十六母爲華音字母所從出者列於上，而各注華母於下，所列皆麻韻之字，有平者列平聲，無平者借用入聲字讀作平聲，濁聲不備者，借用清平字注曰濁，讀作濁聲。無字者用兩字合聲。今於譜中有字之三十六音，悉遵用之，而於借入讀平之嘎喀哈噶答塔達拉納髯帀擦薩雜拔等字，在平聲角加圈，借清讀濁之阿哈沙薩等字，在字外加圈，以示區别，其無字之空圈，亦皆作麻韻讀，惟知徹澄孃四母，《合璧譜》原作齋妻齋尼鴉鴉鴉。而於前三字下注咤佗茶三字。按齋妻齋尼鴉鴉鴉。皆近齊齒呼，故前三字即改用所注咤佗茶三字，第四字改用第三譜開口呼所注拏阿切之髽字，又非敷奉微四母原作髽髽髽斡。按斡字係合口呼，且係影母，故改用第三譜開口呼所注反切之裟髽髽四字。

隋唐以來，反切無出三十六母外者。江慎脩謂三十六母不可增減，洵篤論也。惟音則實有未備，故康節增之。然所列之字透類之濁皆北音濁平，而其字實皆戛類之濁，捺類之清皆上聲，而其字皆濁上，與古書皆不合。惟所增比類日字之輕齒音不列字，但列空圈最妥。今仿其意於三十六母之外所增二十二母，悉列空圈，而述其讀法於譜，後依類呼之，其音自出，不敢妄自列字，慎之至也。

《皇朝通志・七音略》曰：知徹澄古音與端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孃非敷古音異讀，今音同讀。《性理精義》御案曰：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又曰：以等韻之例求之，敷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絶少，因失此音也。按知徹澄孃敷各母，後人每有删併者，然知徹澄古爲舌上音，與端透定舌頭音相近而不同，即《釋名》所謂以舌腹言之也。今閩廣人呼此三母猶出於舌腹，其音介在舌與齒之間，此變入齒音之所由來也。而實則自爲一音，與舌頭正齒俱異。泥與孃亦一爲舌頭，一爲舌上，今音有兩母皆讀作舌頭者，有開口合口兩呼皆近舌頭，齊齒撮口兩呼皆近舌上者，雖兩母往往相混，而兩音之分别猶存，今仍皆分列之。非敷爲幫滂之輕音，輕脣音始别於六朝，古者重脣輕脣同讀，《廣韻》中猶有以府字切幫母匹字切敷母者可證，而非敷兩母則無混者，以非爲幫之輕乃戛類，敷爲滂之輕乃透類也，而今音則非敷皆讀作輕脣轢類，所以無别，然如敷母捧字之類猶有讀作滂母者，是猶未全混也。今仍以敷母爲輕脣，透類非母，則今已無讀戛類者，故從時音列輕脣轢類而著其説於此，以存古音之舊。

輕脣戛透兩類，今已無此音，惟陝西讀重齒音似之，如讀諸初書如四字，書作夫，即輕脣轢類，如作無，即輕脣捺類，其諸字之音，即輕脣戛類，初字之音，即輕脣透類也。

《皇朝通志・七音略》曰：疑微喻南音各異，北音相同。按疑與微如吾與無之類，疑與喻如愚與于之類，疑微喻如危惟爲之類，皆南異北同，今俱分列。

李文貞公《等韻辨疑》曰：羣定澄從牀並，南文爲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而北方爲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按古母皆從南音透類無濁，北音亦惟平聲爲然，仄聲不盡然。今所增配專清之七濁母，皆當作北音透類濁平讀之。

疑泥孃明微來日七母，皆濁聲無清聲。按今俗音如孃母黏字、明母媽字、來母拉字之類，皆讀清聲，雖無其字，實有其音，故所增配專濁之七清母，皆當如俗音所讀清聲讀之。

康節所增輕齒一音，當比類日母作輕齒捺音讀，今南方讀日字有近輕齒者是也。新增之三清三濁，一爲輕脣戛類，即古音非母爲幫之輕音，一爲輕舌轢類，當比類來母以舌腹言之，一爲重脣轢類，當比類今音非母而鬆其脣讀之，如吹氣然即是。

音之生由於氣，喉音出於喉，無所附麗，自發聲至收聲，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雜，故獨爲一音，無戛透轢捺之別。鼻舌齒脣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於鼻舌齒脣也，作戛擊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戛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轢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轢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戛稍重，透最重，轢稍輕，捺最輕。嘗仿管子聽五音之説以狀之曰：戛音如劍戟相撞，透音如彈丸穿壁而過，轢音如輕車曳柴行於道，捺音如蜻蜓點水一即而仍離。此統擬四類之狀也。又試以各母俱讀入聲，而各假物以分擬之，則尤明顯。鼻音發於齶間，齶之形平，故其音如杖之平，末者遇物而成。戛音嘎，如杖築地。透音喀，如杖穿壁。轢音哈，如杖曳於地。捺音閣入聲，如杖略拄於柔物。舌之形圓，故其音如彈丸之圓者遇物而成。戛音答，如彈擲地。透音塔，如彈洞壁。轢音拉，如彈輥於地。捺音納，如彈略抵於柔物。齒音氣達於齒其形鋭，故其音如矛之鋭，末者遇物而成。戛音查入聲，如矛卓地。透音叉入聲，如矛刺壁。轢音沙入聲，如矛畫於地。捺音髯，如矛略點於柔物。脣之形匾，故其音如掌之匾者遇物而成。戛音巴入聲，如掌擊地。透音葩入聲，如掌破壁。轢音喳入聲，如掌摩於物。捺音嘛入聲，如掌略按於柔物。試想像之，四類之別可意會也。

又《雜論》 字母分爲戛透轢捺四類，古所未有，爲余創獲。自有此法，而字母之綱目畢張，條理益密矣。惟舌之轢音與鼻齒脣之轢音微覺不類，吾友邵子班卿謂當分爲拂轢二類，來爲舌之轢，而別有其拂，曉爲鼻之拂，審爲齒之拂，非爲脣之拂，而別有其轢。其所定字母譜列揉轢拂透戛爲五類，揉即吾譜之捺也，拂與轢則吾譜轢之所析也，鼻音併入喉音，影喻爲其揉，疑爲其轢，曉匣爲其拂，溪爲其透，見郡爲其戛，兩舌音泥孃爲其揉，來爲其轢。以舌音比類齒音之審禪爲其拂，透徹爲其透，端定知澄爲其戛，兩齒音日爲其揉。以齒音比類舌音之來爲其轢，審禪心邪爲其拂，穿清爲其透，照狀精從爲其戛，兩脣音微爲其揉，明爲其轢，非奉爲其拂，滂敷爲其透，幫並爲其戛，剖入毫芒，至爲精密，是字母確可有此五類，吾譜四類之説，猶未能爲定論也。然其分析過於微眇，不易領會，所增之母，又爲四方鄉音所無，故吾嘗與班卿論之，謂其所增舌音之拂類與國書及泰西文之滾舌音相近，所增齒音之轢類則不知何國語有此音，而中國則均無之，如欲包括四海之音，自可存五類之説以待博考。如專爲中國同文之音而設，則四類似已足矣。且以明母爲脣音之轢亦尚與他音之轢不類，細推之，當於揉轢之閒別爲一類，與揉轢拂透戛而爲六，其他音亦當以此類推，如此則每音當爲六類矣。是五類又不得爲定論也。求之愈深，辨之愈難，愈紛紜而不能定，不如吾四類之説，雖似稍疏，而明白簡易人人能解也。故列譜仍用四類，而著其説於此，以待後之君子擇焉。至四類中轢音微有歧異，亦自有説。蓋母之有四類猶韻之有四等聲之有四聲也。四類之戛四等之開四聲之平最爲純粹而整齊，其下三者皆不免有參差不齊之處，如透類之清濁不備，捺類之齊撮易淆，合撮之斂脣閉口不全，上聲之清濁難辨，入聲之分配難明，皆不如戛類開口平聲之純備，則轢類舌音與鼻齒脣微異亦猶是耳，未可遽謂非一類也。

又《等韻一得外篇・字母》 字母用麻韻平聲，本於天竺字母，而《同文韻統》内《華梵字母合璧譜》從之。余前定字母譜遵用其例，以阿

字爲聲音之元，平聲爲四聲之始也。然阿字於韻攝爲陽聲，與陰聲之綱字相對。切陽韻之字當以阿韻之母爲上一字，而切陰韻之字則當以綱韻之母爲上一字，是阿韻之母猶未能盡適用於各韻也。母爲字之前半，尚無韻之可言，不可毗於陰陽。惟支韻之字既不偏於陽，亦不偏於陰，阿字綱字其前半皆若餘師字，是餘師字尤在阿字綱字之前也。故用支韻字爲字母，最爲探源之道。又母爲發聲之始，其節至短，一延長即涉於韻。平聲延長，以之爲母，猶未盡善。惟入聲之音最短，用爲字母最爲愜當。吕氏《交泰韻》反切上一字專用入聲，即此意也。今重訂字母，以支韻之入聲質韻爲之，較之用麻韻平聲，庶幾有漸近自然之妙乎。

又《韻攝》 一部爲純音，二部三部爲聯音，而皆謂之喉音，尚覺無所分別。按讀伊字必縣其舌，縣舌則向齒而未至齒，是舌齒之輕者也。讀烏字必斂其脣，斂脣則向脣而未至脣，是脣之輕者也。今改定埃綱額爲輕舌齒音，靉歐爲輕脣音，而安恩改稱重舌齒音，諳綱音改稱重脣音。以喉音與鼻音相對，輕舌齒音與重舌齒音相對，輕脣音與重脣音相對。前三部與後三部兩兩相配，與兩部同入之説適相符，而與字母喉鼻音無輕重、舌齒脣音有輕重亦相應。雖前無所因，而理出自然，不嫌其創也。

清・陳錦《切音蒙引・凡例》 一、酈本所載字母，將知澈澄娘照穿牀審禪日十母，置圖末另讀，今仍之。惟日與邪禪並相似改爲删去邪禪，仍存日母，移與來母合類。

一、舌上與舌頭類隔，正齒與齒頭類隔，本可借用。其字多已各韻互見。或此韻齒頭即彼韻正齒，或此韻舌上即彼韻舌韻。以今韻合之，頗嫌重出，本擬從删，惟間遇應有舌上正齒二類之韻，即附列圖末，以便補讀，卻不在掌圖之中。

一、輕脣爲重脣類隔，並列母位。然非近於敷，奉近於微，切出之字，每多混同。今去非奉，存敷微，置來日前，其切母亦歸通用。

一、曉影喻匣四音，酈本改爲曉影匣喻，喻近於匣，實只三音，今仍存四音，以成句法，不復能避複音，但改爲曉匣影喻，以期順口。

又 三十四字母歌

見溪郡疑牙音開，　端透定泥舌頭來，
幫滂並明脣之重，　精清從心齒頭動，
曉匣影喻喉音鳴，　輕脣祇取敷微聲，
來日半舌與半齒，　正音獨以廿四止，
舌上知澈與澄娘，　照穿牀審正齒量，
音重字複不常見，　置之後列當軍殿。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切韻爲小學之一，其始肇於西域梵僧，《華嚴經》八十一卷，每卷繫以字母，即阿多以下四十二字是也。唐舍利别創三十字母，温首座復參校舍利，定中音三十六字母，即今見溪羣疑是也。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子，即今等韻是也。粤稽康成注經，秖有讀若；，叔然釋詁，因作反語。然不聿爲筆，終葵爲椎，其切摩之權輿乎；，足從爲蹤，目少爲眇，其切身之萌牙乎。特彼時未有成書耳，迨華嚴字母出而法乃大備。【略】

自《般若》以四十一字爲母，《金剛》以五十字、《華嚴》以四十二字、《舍利》三十字、守温以三十六字，以後陳晉翁、李如真、方密之輩皆有辨説，或用二十二，或用二十，多寡不同，然以唱中土之字，即新安三十二字足矣。如謂見溪三十六母闕一不可，何以歷代屢有增損，而《舍利》與守温又各自不侔耶。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切字説法》 切字之法，以上字定音，以下字定聲。音者，牙舌脣齒喉也；，聲者，平上去入也。

又 切字雙聲六十四字捷訣與原文稍有更易

因烟影母字串之。仍然喻母字串之，日母亦可串。新先心母字串之。餳旋邪母字串之。清千清母字串之。情前從母字串之。汀天透母字串之。亭田定母字串之。娉偏滂母字串之。平便並母字串之。申羶審母字串之。辰禪禪母字串之。稱燀徹穿二母字串之。澄墜澄床二母字串之。輕牽欹母字串之，本作溪易欹方無詼讀。擎乾羣母字串之。興軒曉母字串之。形賢匣母字串之。轟翻曉母合口字串之。宏煩匣母合口字串之。橫彎影母合口字串之。〇完喻母合口字串之，完本音桓，土音借用。京堅見母字串之。扃關見母合口字串之。迎元疑母字串之。合口字或用〇頑串之。丁顛端母字串之，合口用〇丹串之。寧年泥娘二母字串之。征旃知照二母字串之。兵邊邦母字串之。明綿明母字串之。精箋精母字串之。鄰連來母字串之，合

口呼或用○闌串之。

二

明・楊慎《升菴經說》卷一《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考工記**》** 鄭元《考工記》酋矛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酋夷即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即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近夷長矣。

明・吕坤《交泰韵・六書定解》 平入相近平入相近，謂之啞音。詩家四六家多偶於一聯之內，讀之不甚鏗鏘。《中原》以詞林通用入作平聲，至今易於淆亂，特標於此，使知別白云。

支韻　知質　笞尺　批匹　悲北　皮疋　疑逸　衣一

齊韻　西悉　妻七　低的　齋即　雞吉　欺乞　奚吸　篦必　梯剔　畦檄　妮匿

魚韻　虛旭　區曲　迂玉　居匊　須夙　疽足　蛆焠　殊術　樞出

模韻　模沒　鋪撲　租蹙　都督　胡斛　旅骨　枯哭　呼忽　麤促　初縮　誣屋　蘇速　踈叔　夫福　扶佛

歌韻　哥葛　軻渴　呵喝　何盍　阿惡　醝錯　他脫　羅捋　多掇　窩掐　和活　挼諾　坡潑　戈郭　科闊　波剝　俄愕　蓑素

麻韻　巴八　葩汎　沙殺　槎察　蠶札　霞轄　鰕瞎　鴉鴨　家甲　瓜刮　蛙韈　呿恰　花傝　窊刖　髽窣　咱雜

遮韻　遮哲　奢設　些屑　車徹　嗟截　爹跌　蛇舌　鴕闕　咩滅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發凡・聲元論》《紀元・二十四氣分韻圖》，如立春一圖，是艮寅，而艮寅中即各有十二律也，一律即各有平上去入，各有宫商角徵羽也。其如《立春圖》中小格黄鍾所領，各具宫商，而宫商中各具平上去入也。而末之流變半者，亦本韻中之餘聲耳。凡上去入韻，即平韻中一氣貫攝，非有他也。

又 爲韻學者，先使知古人各家作法，又使知各家用法，又使知各家得失，當因當革，是否昭然，然後可令辨悉韻中應分各類。如開口爲外聲，合口爲内聲之類。開合見後譜。又音字不齊有三聲者，有四聲者，有八聲者，有十二聲者，至若開闔之中又有開闔，四聲之外有五聲，必如是分明，則見古今韻書家得失。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二十四攝闢翕》 獨韻温公作遇通咸流深効及江從　開合山臻復止蟹　宕曾果假梗皆重

袁氏曰：字音有闢翕，闢則内外八轉中開口呼者是也；翕則合口呼者是也。《等子》止蟹山臻果假宕曾梗皆分開合爲兩攝，通遇効流深五攝皆獨一攝而不分開合，至于江，則一攝而辨開合，至于咸，則兩攝而開合不分。司馬公《指掌圖》，以無開合者爲獨韻，謂獨用此圖之切切此圖字也；有開合者爲互韻，謂或以開切合，或以合切開，互相用也。而予謂其説不然。夫開合雖二攝，非二韻也。音有開合，不得一圖而□寫，故更爲一攝。而合中之字，即與開同韻者也，□而未嘗不獨也。試觀開合之攝，開曰止攝，合亦曰止攝，非以一韻乎。門法稱二十四攝，皆稱爲内外八轉，只以十六攝盡之，蓋八合攝，即以八開攝兼之也。然求其同，則開合即獨，而求其異，則獨中亦有開合焉。夫字非開則合，豈有不開不合，而爲獨韻者。特其字一攝可盡，不必分開合兩攝。且既合一攝之中，又不便分開合兩類爾。《經世圖》地音，公龍魚烏刀毛皆《等子》中獨攝者，而闢翕分焉。然予借他攝開合字較之，則孤類昆官，魚類元月，則遇當純作合；弇類干金，兼類巾堅，則咸深當純作開。通攝公類根弓類君，則見一及端等當屬開，而見三及知幫非精照曉來日當屬合；効攝高交類根巾，而包等邽類奔般，則見端精曉等當屬開，而幫一二等當屬合；流攝鉤鳩類根巾，而揉等邽類奔般，不等邽類非霏，則見端精曉當屬開，而幫一等，非三等，當屬合。一得之愚，不敢循古人之是

而是之，以是質高明，宜必有是袁生者。

又《一百五十二音開發收閉》

母目黑黃夫與父　五吾卜步武文連
普滂東兌土同是　老鹿乃內並坤安
走自草曹司寺古　三十一字是開編
花華牙瓦亞爻三　馬皃法凡巧共丹
百白普排與晲萬　采才哉在大貪覃
山士叉崇並莊乍　冷犖之前是乃南
卓宅更還添茶宅　四十音在發中傳
美眉丙菷和足匠　香雄九近與丘乾
帝弟品平還手石　乙王仰月共天田
星象呂離逢耳二　中直赤辰更女年
七全呈丑還加震　四十一字屬收垣
匹瓶必鼻同飛吠　弃蚪揆癸與血賢
屋未米民還寅一　冂堯二十一閉全

袁氏曰：開發收閉，摠之四音，極之亦萬七千二十四。此百五十二，亦就用音而揭之也。四者之義，故記未載，或者疑開發爲開口，收閉爲合口，其義似通。然考《經世圖》，開攝有開發收閉，合攝亦有開發收閉，則闢翕之分非矣。予細玩一音中古甲九癸，古則見一等，甲則見二，九則見三，癸則見四也。二音中黑花香血，黑則曉一等，花則曉二，香則曉三，血則曉四也。合而觀之，是以四等爲分，開一發二，收三閉四也。以此例統概其大，則來曉見幫十三母全轄四等，則開發收閉全有之；端精九母止轄一四等，則有開閉而無收發；知照九母止轄二三等，則有收發而無開閉；日非五母止轄第三等，則有收而無開發閉矣。四音分于水火土石之四象，自宜是四種，然音別於毫微，殊難分辨，嘗反覆以開發收閉四等字，口誦心惟，但覺開與發相類，收與閉相類，至發之別于開，閉之別於收，則不能知也。蓋紬繹其義，開則必發，收則必閉，義亦頗通，則兩分之說，亦或然乎。又觀《等子》山攝溪母看慳一讀，愆牽一讀；來母蘭斕一讀，連蓮一讀；見母官關一讀，勸涓一讀；影母剜彎一讀，嬽蜵一讀。以此知發不異開，而閉不異收矣。又觀《經世圖》六七八音中，一等者以開兼發，四以閉兼收，則開即發，而閉即收也。七音中，二等者以發兼開，四音中，三等者間有作閉。則又發即開，而收即閉也。又以此知發不異開而閉不異收矣。故予以意分四等爲上下等，開發摠謂之上等，收閉摠謂之下等，使人易於此彼也。識者審音而別之，不知以予言爲然否。

又《三十六母分等》

端精二位兩頭居　知照中間次第呼
來曉見幫居四等　日非三等外全無

袁氏曰：《等子》有四等：見等四母、及曉等四母，與來一母，皆以一母而全轄音下之四等，所謂來曉見居四等也。其端四母，知四母，精五母，照五母，則四等而二母分轄之。端精九母，轄第一等及第四等，一四等在兩頭，所謂端精二位兩頭居也。知照九母，轄第二等及第三等，二三等在中間，所謂知照中間次第呼也。若幫四母，及非四母，分轄脣音，與端知精照之例不同，所分之攝幫四母居一二四所轄字多，而非四母止居三等，所轄字少，如止齊真仙効曾梗深塩諸攝中，即三等亦屬幫等，是四等盡屬幫轄者獨多，故幫亦曰居四等也，非等即與幫等分轄，惟微阮文鍾凡廢虞此七攝第三等，屬非等所轄爾，故曰非三等外全無也。而其餘十七攝則幫等全轄之矣。日母本全轄四等，而所轄字少。每攝惟三等有四聲，一二四等皆無字。故亦曰日三等外全無也。此四等之分也，其子從母而分，則其切亦因等而別，其中所互用難明，而不拘四等之分者，惟舌音中之類隔，脣音中之輕重交互，齒音中之精照互用，蓋各因韵之所逢，而爲其切，則別有門法在焉。然此亦十中一二，非常法也。若其餘音和之例則四等較然分上下矣。

又《二十四攝分韻》

古韻平聲五十七　上聲五十五爲拘
去韻初分凡六十　入中三十四無餘
唐人改平四十四　上類四十三聲是
四十七篇爲去聲　入聲二十六已備

中唐合爲三十平
去聲合去存三十
國朝考文作正韻
合爲二十二平聲
去聲亦止廿二多
此是古今分韻訣
通攝東冬江獨處
蟹中兼攝齊皆灰
山攝寒山仙並存
歌屬果垣麻屬假
庚青在梗尤流攝
其餘上去入三聲

上聲二十九參成
更並一十七入聲
參考古今稱極定
上聲同二十二韻
入聲十類無差訛
等子兼攝不同科
脂微屬止魚虞遇
真文並在臻中具
宵肴豪在効中臨
陽居宕裏蒸居曾
塩覃從咸侵深列
都隨平聲見各攝

袁氏曰：古韻初分於梁沈約，至唐孫愐一訂之，韓愈再訂之，要不出古《四聲等子》內外八轉統攝之中。古韻平聲分東鍾冬江脂支之微魚虞模齊佳皆咍灰臻真諄殷文痕魂寒桓剛山仙先元宵簫豪肴歌戈麻陽唐庚耕清青登蒸幽猶侯侵添鹽覃譚咸銜嚴凡爲平聲類者五十七。上聲分董腫講紙止旨尾語麌姥薺蟹駭賄海軫準吻隱狠混阮旱緩潸產獮銑篠小巧晧皓果馬養蕩耿梗靜迥拯等黝有厚寢敢感琰忝豏檻儼范，凡五十五，冬臻闕上聲故少平二聲。去聲分送宋用絳至寘志未御遇暮霽祭泰怪卦夬隊代廢震稕問焮恨慁願翰換襉諫霰線笑嘯效號箇過禡漾宕諍勁徑證嶝宥幼侯沁闞勘豔梵陷鑑醮梵，凡六十，以齊多祭廢，咍多代，故多平三聲。入聲分屋沃濁覺質櫛術物迄沒月曷末鎋黠屑薛藥鐸麥陌昔錫職德緝盍合葉業帖狎洽乏，凡三十四，以魚虞模幽尤侯借入于通，脂支之微齊借入于臻，咍佳皆灰麻借入于山，肴借入于江，豪宵簫歌戈借入于宕，故少平二十三聲。此古韻之初分也。後唐人合支之脂，合佳皆，合真臻，合剛山，合仙先，合宵簫，合庚耕，合幽尤，合覃談，合添嚴鹽，合咸銜，共合去其十三爲四十四。上聲合旨紙止，合蟹駭，合潛產，合獮銑，合篠小，合梗耿，合有黝，合感敢，合琰忝儼，合豏檻，又共合去其十二爲四十三。去聲合至寘志，合怪卦夬，合諫襉，合霰線，合嘯笑，合敬諍，合幼宥，合闞勘，合艷梵，合鑑陷，共合去其十三爲四十七。入聲合質櫛，合鎋黠，合薛屑，合陌麥，合合盍，合業葉帖，合洽狎，共合去其八爲二十六。此古韻之又一合也。厥後唐人又于平聲合冬鍾，合虞模，合真諄，合咍灰，合殷文，合痕魂元，合寒桓，合歌戈，合陽唐，合庚清，合登蒸，合尤侯，合咸凡，又合去其十四存三十韻，于上聲合麌姥，合海賄，合軫準，合隱吻，合狠混阮，合旱緩，合皆果，合養蕩，合梗靜，合迥拯等，合有厚，合豏范，又共合去其十四存二十九。于去聲合宋用，合遇暮，合霽祭，合隊代廢，合震稕，合問焮，合狠慁願，合翰換，合箇過，合漾宕，合諍勁，合徑證嶝，合宥候，合陷梵，又合去其十七存三十。于入聲合沃燭，合質術，合迄物，合月沒，合曷末，合藥鐸，合陌昔，合職德，合洽乏，又共合去其九存十七。此古韻之又一合也。至我國朝定《洪武正韻》，互有分合，於平聲合東冬，合脂微，合魚虞，分模合皆咍，合脂微齊之翕于灰，合文及元之痕魂于真，合元于僊，合豪于爻，分遮于麻，合青蒸于庚，合咸凡于單，共合去其八爲平二十二。上聲合董腫，合紙尾，合語麌，分姥合賄之海，于駭合紙尾薺之翕，于賄合吻及阮之狠混于軫，合阮于獮，合皓于巧，分者于馬，合靜迥拯于梗合豏范于感，共合去其七爲上者亦二十二。去聲合宋送，合味至，合遇于御，分暮合代怪于泰，合廢及至未霽之翕于隊，合問及願之狠慁于震，合願于線，合号于效，分蔗于禡，合勁徑證于諍，合陷梵于勘，又合去其八爲去者亦二十二。入聲合沃于屋，合物于質，合月于屑，合覺于藥，合錫職于陌，合洽于合，又合去其七爲入聲者凡十。蓋考文極定矣。以予臆論之，韻之中有不必分者，合之是也，即分之，亦無礙也，有不必合者，分之是也，合之則非也。如冬可合鍾，則東亦可合冬，況《等子》同一通攝乎。清可合庚，亦可合青，況同在梗攝乎。故《正韻》合之，此所謂合之是也。然分之亦未爲不可也，若虞模沈韻合之，而韻似不同，故《正韻》從古韻分之，若元魂沈韻合之，而音遠不類，故《等子》置山攝，而《正韻》亦從古韻分之，此不可合者也。而予于是因有疑于《等子》焉，元魂不同聲，故分攝也，而齊皆不同聲，又何以同爲一攝。戈麻不同聲，又何以同爲一攝。至于寒山天，音雖稍肖，而分上平下平，宜必有不同者矣，何以亦同一攝也。予又考《皇極經

世》、有禾火化八，則戈麻亦同攝。有妻子四日，則齊出于皆，而又入于止。互相同異何也。予于《等子》不敢易，而全編子母，于各攝之後則應分者分之。以存愚見。

又《十六轉内外》

問君何是内八轉　一在通宫二止從
遇三果四宕居五　六曾流七八深中
外八轉爲江第一　二蟹三臻次第窮
四山五効六歸假　七梗八從咸攝終

袁氏曰：《等子》内外各八轉，爲十六攝，攝隨韻更，故一攝謂之一轉，轉兼數韻，故一轉又謂之一攝。其内八轉，則通爲内一，止爲内二，遇爲内三，果爲内四，宕爲内五，曾爲内六，流爲内七，深爲内八。其外八轉，則江爲外一，蟹爲外二，臻爲外三，山爲外四，効爲外五，假爲外六，梗爲外七，咸爲外八。其謂之内外者，皆以第二等字分，二等牙舌脣喉下無字，惟照一有字者，謂之内轉；二等牙舌脣喉下皆有字，不獨照一有者，謂之外轉。以二等字限于照一内，故謂之内，字浮于照一外，故謂之外，此其義也。或謂二等發聲，發者爲外，故照一切二謂之外，三等收聲，收者爲内，故照一切三謂之内，其説亦通。

内轉凡十二攝，而名八轉者，止果宕曾四合攝，統于四開攝也。外轉凡十四攝，而亦名八轉者，蟹臻山假梗咸六合攝亦統于六開攝也。此内外八轉之辨也。若内外切法，則詳在三卷十三門法内外門中，此不贅矣。

又《聲音倡和切法辨》

先把同音定字根　後將押韻取同聲
聲音二字相參會　翻出端爲本字真

袁氏曰：字聲屬天，天爲父，音屬地。地爲母，天地絪縕，物類生焉。父母相姤，人類生焉；聲音相切，字韻生焉。物受天之氣，受地之形，人受父之精。受母之血，字叶音之切，叶聲之韻，其理一也。故切脚二字，上取同音，下取同聲，以其母之音，合其韻之聲，便理會出所切之字。如見字爲音，即以見音調入所逢之韻，隨韻所逢，皆得見音。是故逢通爲公爲恭，逢支爲飢爲龜，逢遇爲孤爲居，逢蟹爲該爲華，逢臻爲根爲巾爲昆爲君，逢山爲干爲堅爲官爲涓，皆以見音轉諸聲，隨轉隨得其切，蓋諸聲乃同母異父之昆弟也，故諸聲雖變，不失見音，同母故也。如通字爲聲，則即以通聲叶入，所作之切，隨切所值，皆得通聲，是故值見爲公爲恭，值溪爲空爲銎，值精爲蓼爲縱，值心爲樅爲淞，值曉爲烘爲訌，值影爲翁爲邕，皆以通聲叶諸音，隨叶亦隨得其切，蓋諸聲乃同父異母之昆弟也，故諸音雖變不失通聲，同父故也。直讀而下，便得其音，横讀而後，便得其聲。自然而然，不待勉强。予所謂得其悟，則不必目覩，《等子》，自可按聲音而得之者以此。

又《讀上下等法辨》

等中上下何所别　上等宏揚下斂收
根干若把巾兼例　分明上下無他求

袁氏曰：《等子》雖列爲四，細玩之，上二等開發相近，下二等收閉相近，須分上下等讀之。讀上等之字，無論牙舌脣齒喉，皆居口舌之中，蓋開發之等，其聲似宏，故居口中。下等之字，無論牙舌脣齒喉，皆居口之杪，蓋收閉之等，其聲似斂，故居口杪，便是下等。如根干上也，以根干讀向口杪，則爲巾兼。試以根干例巾兼，又推而以登單例丁顛，奔班例賓邊，增箋例津尖，亨頇例欣軒，恩安例因烟，棱闌例粦連，皆口中爲上，口杪爲下，一讀可決。惟知照兩等，與諸等稍異，齒中照二如照等讀，照一稍類精一等，當讀在精一照二之間，舌中知二稍肖照一，窠三稍肖照二。而孃母下字，知二又稍肖端一，窠三又稍肖端二，與泥爭在毫釐。此爲定例，若日非則惟三等，無兩讀也，此讀上下等之法也。

又《讀開合聲法（辯）（辨）》

攝中何處明開合　口裏須明闢翕差
根干若把昆官較　開合應知自兩家

袁氏曰：開合之音，摠是一攝，恃口分闢翕爾。以其分者視之，開自開，合自合；以其同者會之，則開者即合之開，合者即開之合也。以同音者例之，如根干開也，以根干合口讀之，則爲昆官，登單開也、合讀之則爲敦端，增箋開也，合之則尊鐫。亨頇開也，合之則昏歡，恩安開也，合之則温彎。棱闌開也，合之則論鑾。摠只是同一音，特張口讀之

便是闢，合口讀之便爲翕，試以此□讀之，便可得其開合之由。凡止宕曾梗果假諸攝，分開合者，可以此法推之。惟通遇効流深等攝，未分開合，中亦有開合辨焉。然予已于等子各攝之中，明註某母某等屬開某母某等屬合，讀者苟自得之，可一啟口而決也。此讀開合攝之法也。

又卷二《附沈休文失母司馬公失等議》 袁氏曰：《四聲等子》衡則有母，直則有等，不可失一也。沈休文作《四聲類譜》，于字學自謂入神。司馬温公作《切韻指掌圖》，亦自序曰是殆天與神授，以便學者，予不敢祕也。二公之字學，天下後世無不弃珍，詎不可自信與。然予竊議之：一則有失母之非，一則有失等之病。夫字之神也，即聲知緯，緣音辨經，自然得切，故謂之神。沈《四聲韻譜》，類分四表，夫平上去入，各同屬一母，析而四之，使學字者不得見其母，並不得明其切，然則沈氏之謂入神，蓋得其神而復離其神者也，故予謂其有失母之譌。鄭夾漈言江左諸儒，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是之謂矣。又嘗覽字之神也，同攝分母，同母分等，以等盡變，故謂之神。司馬公《指掌圖》一母四等，並收爲四聲。以山攝概之，如見母干姦榦堅，四等平也，而摠爲一聲，端母單顛，精母箋箋，幫母班邊，皆兩等字也，而收爲一聲；夫等雖同母，讀各不同，溷而一之，使後學不得辨其等，並不得分其切。然則司馬公之所謂神授，蓋得其神而復亂其神者也，故予謂其有失等之僻。夫《四聲等子》分母辨等，字學之神聖也。梁人大失其母，宋人小失其等，尤皆侈以爲神，無乃自神其説與。予故詳議其失而附之《等子》之後，使人知四聲之有母所以辨字音之種類也。而四聲之有等，所以辨字音種類中之種類也，母不可失也，等亦不可失也。

又卷八《知切不知韻之謬》 袁氏曰：凡學切字者，皆信口押聲，遂謂之韻，不知韻各有攝，東冬清青，韻且有分矣，可弗辨與。故凡切字，須詳下韻字是何攝中字，又辨其攝爲開耶合耶，然後可切。方其切也，又詳此韻當何等切，憑切乎，憑韻乎，乃可無失。如居陳切巾，而居椹又切庚；余新切寅，而余聿又切營；則分韻拘之也。如如支切而，而如追切蕤；如古痕切根，而古魂切昆；則開合攝拘之也。于此不明，則切脚必混。不惟不察其微，即粗淺者而亦迷之。故人有謂餧奴罪切，當音内，不知罪固上聲也。有謂沓徒合切，當音鐸，不知合實匣聲也。有謂蒲黌切彭，當音蓬，不知黌實讀如横也。嘗論切字之法，母屬地音，韻屬天聲，地音爲母，則天聲當爲父。天地之道，陰謬不成，陽愆不生。天下未有非其父，而是母能生是子者。不知韻而切之，在母固有螟子蜾負之非，在子亦有胡父羌母之謬。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長箋解題・悉曇經傳發凡》 悉曇，梵語梵字之母也。何取于梵字，取聲不取字也。借梵音法顯華字讀，不嘵法無所寄。常謂不知正音而以方俗爲文者，謂之講話簿則可，識字則未也。詰者曰：奚必一聲不遇乎曰：即九聲遇，乃是偶詮，何言識字。識字柰何。曰：始通鰏聲，繼通等韻，博之于悉曇，窮之于五音十二聲，黜陟各伶舋所，捨是則皆皮膚之斁矣。其説亦未甚鷙，何乃遂爲絶斁，而獨讓之緇流中人乎。華字之母，散蔓無統，其名其法都無所立。梵則悉曇統之，母三十有四，聲一十又六，母聲相乘，舋字五百四十四，聲如其數，無一緟音，展轉再乘，形聲義訓因而無量。如是無量，略不溷涉，此無佗，有法爲之軌範也。華字無法，常借其義作《四聲等子》，等子爲音韻根本。悉曇爲等子根本，因采釋典中凡系字母者數十類爲經，集佗文爲傳，恐其義不彰，詳説古今舋失爲發凡，使人知所崇黜。凡爲類十有三：曰總例一，梵音二，形相三，五音四，五聲五，排攝六，字母七，唱敘八，盲師九，刊誤十，通韻十一，翻竊十二，門法十三。總經傳爲類四：曰梵天字母法一，華文字母法二，聲韻法三，雜圖表法四。敘爲卷一十有六。

明・呂維祺《同文鐸》卷首《四等説》 按見一係牙音，第一等字屬開；見二係牙音，第二等字屬發；見三屬收；見四屬閉。上二等其聲麤而洪，下二等其聲細而斂。其溪羣端知以下諸母俱倣此。凡一二三四等各有平上去入，亦有有音而無字者，則圈之。

又《開合説》 按開合者，張口呼之則爲開，其聲單而朗；合口呼之則爲合，其聲駢而渾。如前所載通攝，止有合而無開，効攝止有開而無合，山攝則一開一合。此略舉《等子》三攝，使人知開口合口聲音之不同，然亦須知開爲合之開，合爲開之合，方得開合相因之妙，餘倣此。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 釋原

標領七音　韻也者，均古韻字。也，指樂均也，言六律五聲八音，純然如一，不可得而雜也。今兹立韻標領七音。角曰開口，徵曰齊齒，商曰撮口，羽曰閉口，宮曰合口，變徵曰齊齒捲舌，變宮曰混音。合之不可入於撮，齊之不可入於開者，非我同均也，雜他字於中便不純粹。且此母下，在同均中，止有一子，不容更有二子。如東爲合口端之子，冬爲撮口端之子，若欲併之，《經緯圖》中無處安頓矣。東冬同讀者，不知合口撮口之分也。今人讀冬爲正音撮口，不與東同，便噱然矣。不知第二撮口韻中，取端爲上母，於此韻中胷雄穹窮，任取一字爲下韻翻切之。仍得冬之正音撮口。舉此一字爲例，始知一韻標領，一韻之正音。韻韻標領，韻韻之正音。誦之自有翕如純如繳，如繹如意味，界限畫然，不容混雜。如黃鐘均，標領屬宮調，則黃鐘爲宮之宮。林鐘爲宮之徵，太簇爲宮之商，南呂爲宮之羽，姑洗爲宮之角，應鐘爲宮之變宮，蕤賓爲宮之變徵，是七音者，其條貫也。各有本位，各具短長，何處可加一律於此調之內乎，十二均同推，以此律韻何獨不然。

條貫七音　條貫者，標領一韻中七音之首也。韻母必十分精當，十分純熟，逐韻隨口而出矣。韻母若一字不穩，直讀之，每韻此字俱不穩。橫讀之，本韻俱不穩，四聲中此字此韻俱不穩。韻既上口，尚覺一韻中，三十六聲，散漫無條貫。故又取全韻五音二變首字以絜之。如公韻則合口呼公東裹〇烘隆戎。杓韻則撮口呼杓冬宗〇胷龍茸。以至甘韻閉口呼甘躭簪〇邯監颱。上去入三聲亦同，係見端精邦曉來日七母。而牙舌齒脣喉七音，無不即得，如公韻口頷曰合口，是爲宮韻，則公空〇峴四聲屬宮之角，東通同〇中沖蟲〇八音屬宮之徵，叜聰叢嵩〇終充崇〇〇十音屬宮之商，〇韸蓬蒙風豐馮〇八音屬宮之羽，烘紅翁〇四音屬宮之宮，隆屬宮之變徵，戎屬宮之變宮。全韻倣此推之。

又　字必三合　每發一字，必有氣聲和三者，混合成音。而氣則首尾貫足，見前韻母條下。今細疏之，氣先至，遏而徐出，將發，而爲聲之際，有一點鋒芒，他人若聞若不聞也者。如合口韻，公字若姑，空字若枯，以至戎字若日模之類。于是出而爲聲，聲足而舞於牙舌齒脣喉之間，舞足欲息，徐徐收入。收入之餘，他人又若聞若不聞也者。如鐘鼓擊齊已歇，逼耳審之，鐘鼓之內尚有餘聲，此若聞若不聞者。氣之收也，呼者自知，他人不覺，如是一字始有十分清圓。玩下數段始見

七音發氣　開口韻凡八，皆發氣於根韻，捲舌韻同。齊齒韻凡十一，皆發氣於基韻。撮口韻凡五，皆發氣於居韻。閉口韻凡四三，皆發氣於基韻，一發氣於根韻。合口韻凡十，皆發氣於姑韻。混音韻凡二一，發氣於姑韻，一發氣於居韻。其基姑居根之自爲韻也，即以其本韻爲發氣，震疊以出之，而每韻三十六音，一一根其發氣之韻，於每韻爲發氣焉。右指平韻之發氣也。至上去入三聲，從平聲等貫者，一一如平聲之發氣焉。但基姑居根同於他韻，不如平聲本韻，用震疊以出者矣。凡發氣之字，所謂似有如無，俄呈忽隱者也，不可謂之字，不可謂之字頭，但可謂字之發氣而已。發氣之目，凡一百四十有四。

七音正聲　凡牙舌齒脣喉半舌半喉之字，既發其氣矣，氣足而出之欲暢達，欲清亮，各歸本音，迺謂之聲，迺謂之字腹。然既暢達矣，尚有稜角而未圓；既清亮矣，尚有高出而未返。是以貴於收和歸宮也。

又　釋法

統韻名目　統韻掛法，畫一布列，名目多紛，前後相宣，彼此互照，初覽者不即解。于是疏其所指，俾易率循，凡十有六舉。

聲音一　單出爲聲，雜比爲音。黃佐曰：同聲相應曰韻，異音相從曰和。竊如公韻也，何以公空烘紅則相應，杓穹胸雄則否，以合口宮韻不容有撮口商音也。杓韻反此。又如公字，平聲也，角音也，用見之仄，用東之徵異音矣。翻切乃得公相從者，母也，相和者子也。

韻目二　四聲各三十六韻，韻有目。一公二杓三乩四居等。

標領三　韻各有專屬，角韻曰開口，徵韻曰齊齒，商韻曰撮口，羽韻曰閉口，宮韻曰合口，變徵韻曰齊齒捲舌，變宮韻曰混音，目出一韻，韻備七音。

經緯四　以韻橫貫七音三十六聲曰經，經同一韻，以音直比七音三十六聲曰緯，緯同一母。

韻綱五　提平韻之首聲，則三十六聲。有條不紊，如網在綱，提三十六綱而四聲畢奏，衆目具舉。以故仄韻首不別名綱，總根平韻。

同等六　一標領具七音焉，角音有四，徵音有八，商音有十，羽音有八，宫音有四，變徵變宫各一。同音之衆音曰同等。

條貫七　音等者，不能以相下，乃取七音之首，以比於綱，如部伍轄於偏裨，偏裨轄於大帥。臂指相使，是爲條貫。

韻母八　東西皆經，衆經自相通，不能以攝緯。南北皆緯，衆緯自相通，不能以攝經。何以不能相攝也，衆也。于是取韻目一韻之一，二韻之二，以至三十六韻之三十六，衮而聯之通東西之音，聯南北之聲，三十六而千二百九十六音盡此。仄音亦盡此。所爲標領也，韻綱也，同等也，條貫也，字母也，無所不攝，故曰韻母。至用以啓性靈，調喉舌，尤爲全部《統韻》樞機焉。

鼓舞九　五音之聲不能遽發，先有氣焉，滿足而後出，所謂鼓也。不音之聲，不能遽收，隨有和焉，委婉而後止，所謂舞也。有字無字，音盡皆然。

三合十　音必三合而後完，即上所謂氣也、聲也、和也。如公聲也發氣爲姑，收音爲翁之類。有字無字，三合皆然，詳見前。

字母十一　韻母即字母也，字母可攝字，不能攝韻。韻母能攝字攝韻矣。有其字，人不能得正音焉。無其字，於正音更遠。是故鎖鑰在韻母，別音在字母。

歸母十二　字不知母，無以分七音，無以定清濁，音鮮當者。古音而唐，渾噩入文明，唐音而曲，文明入北鄙。唐雖非定韻，音盛矣。不知母者，宗古而古雜，宗曲而曲雜，并宗唐而唐亦雜。能歸母則三者辨矣。

聲音祖十三　未有文字，先有聲音，聲音雖繁，古不以加，今不以漏。文字於何生，始於一。聲音於何生，始於一。音基。一者，文字聲音之祖也。

歸祖十四　音不知祖，如儒者念曲，仍是儒腔；蒙師訓蒙，仍是蒙語。翻《統韻》稍瞭焉。求心口祇茫然，歸音祖以爲唱，遇萬籟以爲和，而後綱舉目張。《統韻》之爲音，四萬一千有奇，爲綱三十六也，爲祖一也。

唱和十五　唱和二字，上母下韻，有聲盡然。一曰翻切，一曰切脚目疎之字，全賴唱和而曉；目親之字，必藉唱和迺當。字母三十有六，韻目百四十有四，萬籟無有出於此。萬籟者，昔人包舉約畧言之。知有唱有和，謂盈天地間，盡五千一百八十四籟也可。

省栝十六　《商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有唱和二字，不得中閒轉音二字則不能命中。昔人有轉音三十六，若當若否者，迺徵音齊齒一路。不知五音標領，各自爲轉音，其數一百八十。取之《統韻》平聲十韻中，三百六十，亦無加無漏焉。更有説於此，若取諸《統韻》，則不知《統韻》者，不能轉音矣，有先達者，命五尺童子習唱和且旦夕得之。矢口而成，轉音無異。謂《統韻》取諸五尺童子之所同可也，余何庸心焉，以上十六舉，或前此詳之，或後此未及，極平淺，人或以爲高深，故言之不厭諄復。但入門之法有二。有暢悉者謂之先達，未暢悉者謂之後學。先達敦人，數日旬日可通，後學獨求，或月或歲難定。學而不已，將日進精微，竟是《統韻》翼輔；自命先達或譌以傳譌，反爲《統韻》流害。因立初學次第五舉，口授捷要八舉，以爲楷模。

明・方以智《通雅》卷五〇《切韻聲原・韻攷》　徽州傳朱子譜依鄭樵《七音韻鑑》以脣舌腭齒喉爲序，故就閾脣之聲分列。

綳閉唱收東，開輕收冬，收正齒，中沖亦歸本韻。逋合重收模，開輕收魚，正齒朱除同收魚。陂開重收齊，重收舌上知遲，正齒支癡轉貲差皆收。輕收微。牌開重收灰，閉輕收皆，正齒齊叡亦收重，得杯陪亦可錯收，愚所謂字無定也。賓崩窴平口唱收青，舌上真嗔，正齒征稱收真。奔字開重收盆，閉輕分焚收文。開重崩烹收庚，尾閉琴心收侵。波獨韻閉重，或以何分。巴獨韻開重，角輕加伽，齒得查槎，喉得蝦遐，同收。此韻古混今明，《正韻》分之是也。邦開唱收陽，輕收方忘角，閉光匡，商閉莊窓同收陽。包開重收豪，開輕收宵，則肴枉內矣。豪開重收侯，正齒周抽同。開輕彪丘收尤。鞭開重唱收仙，閉輕收元，尾閉收廉纖。班開重收寒，開輕收山。按此讀寒叶桓，尾閉收監咸。

揭謙門人柴廣進云朱子定本，此黎美周所藏者，後見伊菴許邃所抄即此譜也。中征讀不卻舌，故分正齒，《中原》則合徵。

清・柴紹炳《切韻編・雜説》　辨字母等韻得失　古切韻未嘗立母，至唐舍利始作字母三十以切字。如見溪羣疑屬牙音，端透定泥知徹澄屬舌音，並明非敷屬脣音，精清從心邪照穿審禪屬齒音，曉匣影喻屬喉音，來日屬半舌半齒音。温首座則又於脣音增幫滂奉微，於舌音增

娘，於齒音增牀，共三十六母。使字各歸母，以審清濁重輕。蓋即古法而揣摹得之，繇疏入密，不爲無理。至切家又云知照非敷泥娘穿徹澄牀疑喻可以互通，則立説之不堅者也。夫無母之時，使脣與脣類，齒與齒屬，清濁差次，本可無訛。後人增母數煩，於法難合，不得不開交互一門，自縛自解。彼《華嚴》四十二母益爲駢枝，亡論已，至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名曰《等韻》。其法以諸韻分爲内外八攝：曰通、曰止、曰遇、曰果、曰宕、曰曾、曰流、曰深、爲内八攝，曰江、曰蟹、曰臻、曰山、曰效、曰假、曰梗、曰咸、爲外八攝。每攝約分四等，若通攝則合東董送屋、冬○宋沃、鍾腫用燭之類，於各母條分等次，演爲圖以備切脚，此則梵學也。謐教以聲音　主論聲不論　如經咒之類　多假借與儒　不同。原夫每韻之中字各歸母，於古法未乖，若併二百六部爲十六攝，使東冬不分，脂微無別，亂其大綱，以就細目，最爲害耳。抑四等之分，祇爲一母數字而設，母下復有殊子，非等無以別之，然韻部相似也，而謂江獨止二，咸狹止三，曾宕果假缺四，止梗深攝乏一，字母相若也。而謂見溪羣疑曉匣影來轄四，幫滂並明亦四，非敷奉微日轄三，端透定泥精清從心邪轄一四，知徹澄娘照穿牀審禪轄二三，彊爲界限，亦似太鑿。故袁氏亦謂止攝咨雌慈思詞不當在四等，又龜虧逵危及悝匡狂不當在三等。如斯之類未易厭心，且韻本同部而成隔別，字本同母而成參商，其間施用動輒拘礙。於是復□門法以通之，有所謂窠切、交互、振救、寄韻、憑切、通廣、侷狹、内外、前後，不定諸例，科指細碎，自相齟齬，不既多乎。夫韻分上下等，正在開合宏斂之間，試簡韻圖中一母數字者，不過什之一二，但於本母之下酌其開合宏斂，分施切脚，自可無誤，稽諸古法，畧如後説，不必似《等韻》之每字割綴，又復牽合也。如内三日切下無二等則切三，外二曰切下有二等則切二，前三則韻一切三，後一則韻三切一。又有韻三切四而四等無字則仍歸於三，韻四切三而四等有字，則可及於四。又内轉韻，一切三而二等有字則切二三等，無字則又切一。外轉韻，一切二而二等無字仍切三。併諸韻不定之説，譬諸用等者，可以增銖作兩，俄而減兩爲銖，輕重無常，低昂在手，則安用《等子》爲哉。故宋司馬光作《指掌圖》，止分四聲諸母而不更載其等，亦有見於等之鑿，而非故窒而難通耳。

清・潘耒《類音》卷二《四呼圖説》　鄭漁仲言人止知縱有四聲，不知横有七音。余亦言人止知縱有四聲，不知横有四呼。神珙以來，未論及此。等韻止分開口合口，邵子因以爲天聲之翕闢，其地音之開發收閉，似應指開齊撮合，而其所列古甲九癸等缺一缺二，參差不齊，蓋詳于母而略于呼也。至《禮部韻略》《韻會舉要》《韻學集成》等書從無以四呼合爲一類者。陳獻可作《皇極韻圖》縱横三十六，自以爲巧，實則截長補短，東西湊泊，圖旁雖列四呼之名，而不相統貫，甚至以真文家麻之開合，遮車之齊撮，併列一格，又以陽良一格泓縈一格别名爲混，豈知陽良之自有開合撮，泓縈之自有開齊而别爲一類哉。總之，他人皆先字而後音，余則先音而後字。先字後音者，先是其字，後辨其音，縱有無字之音，亦止就本呼中有字者推衍得之，若全呼無字者，直以爲世無此音矣。先音後字者先得各母各呼之全音，定其次序，而後求其字以實之，故無字之音多於有字之音，不啻倍蓰，遥遥千載，惟邵子先得我心，惜不獲與之並世同堂，上下其議論也。

又《遂初堂集》卷三《聲音元本論上》　天然之音可立爲母者五十，播之爲四呼，轉之爲四聲，區之爲二十四類，而天下之音盡矣，天下之字談矣。【略】何謂四呼。曰開口也，齊齒也，合口也，撮口也。凡有一字，即具此四呼，如見母之在真文韻，則爲根巾昆君，在元先韻，則爲干堅官涓，各母各韻無不皆然，或有字，或無字，而其音具在，作等韻者不明乎此，乃於横列四排中，以此母之開口當彼母之齊齒，如通攝内封逢等字與曾邕同排。以此韻之合口作彼韻之撮口，如蟹攝内圭睽等字與傀浹同排。而其二十四攝中取四呼之字，或括而爲一，如江攝。或開而爲五六，如止攝蟹攝。以音就字，茫無定準。今則各母各韻竝列四呼，以音排字，以字標音，有字者補其次，無字者存其位，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也。四聲則平上去入是矣。何謂二十四類。曰切字必憑乎韻類者，所以括韻也，以四呼讀之，一曰○戹紇切。衣○揖平聲。於，支微韻也。二曰○尼威切。○一追切。威○，鬱追切。規闚韻也。三曰○遏平聲。○謁平聲。○斡平聲。肥，遮車韻也。四曰○闍平聲。○軋平聲。○乞平聲。○，噦軋切。遮車之分音也。

五曰○遏限切。○謁限切。限○，嚇限切。灰回韻也。六曰哀挨娃。○嚇挨切。皆咍韻也。七曰○沃平聲。○與欲切。烏紆，敷模韻也。八曰○尼平聲。○益平聲。○擭平聲。○，鬱役切。敷模之分音也。九曰溫憂○屋溫切。○，郁憂切。尤侯韻也。十曰○尼參切。幽○擭惨切。○，郁幽切。尤侯之分音也。十一曰阿○握平聲。倭○，郁握切。歌戈韻也。十二曰阿北音。鴉窪○，嚇鴉切。家麻韻也。十三曰坳幺○腰坳切。○，郁幺切。肴蕭韻也。十四曰麼要○ㄠ麼切。○，嚇要切。豪宵韻也。十五曰恩因温氳，真文韻也。十六曰安煙蜿鴛，元先韻也。十七曰○關蘭切。殷彎○，嚇殷切。删山韻也。十八曰○沃洚切。邕翁碖，東冬韻也。十九曰甥英泓縈，庚青韻也。二十曰佒肿汪○，郁肿切。江唐韻也。二十一曰○闖央切。央○ㄠ央切。○，嚇央切。陽姜韻也。二十二曰○饁森切。音○穩森切。○，惲音切。侵尋韻也。二十三曰諳淹○柁諳切。○，死淹切。覃鹽韻也。二十四曰滔○押銜切。○綰滔切。○，嚇銜切。咸凡韻也。平上去皆二十四類，而入聲僅十類，有正轉，有旁轉，有別轉，各類之先後，以入聲按之，而次序井然，無容紊也。部分既定，然後以同音之字彙次於一音之下，而其出切則必取於影喻二母以爲其下之一字，陰者用影，陽者用喻，喉者用喉，舌者用舌，開者用開，齊者用齊。二字疾言之即成一字，一字長言之即成二字，其爲切也。至親至確，一定而不可移易，視他譜之旁羅雜出者不侔矣。若夫彙次同音之字，則取《廣韻》《玉篇》《韻會》《正韻》諸書，參酌而編綴之，以成一書，訓詁字義，或詳或略，無不可者。詞賦用之字多者，獨用一呼爲一韻，字少者，通用三四呼爲一韻，廣侷由人，惟母越乎其類，豈不簡易而謹嚴也哉。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韵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韶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脣齒之七位，故有横轉而無直送。横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韵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韵之宗，太西蠟等話以○阿咿嗚午之五音爲韵父，然午即嗚之横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横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别矣。今定○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腭開之合，咿爲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脣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字追出○字，爲○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音，而見之于齒之○思兹雌，故○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音○，而○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韵，分配○呵咿烏，則爲鴦鞅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韵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呵咿烏，則爲西南韵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燕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韵父，韵歷二十二位，則韵母也。横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啓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二《辨等第》　攝四等，《經世書》分開發收閉，亦概言之。細調則一等音重，二等次重，三等輕，四等尤輕，一與三、二與四各爲上下。不容錯雜倒易。除貲咬齒外，諸音有則俱有，惟喉爲全。蓋音發於喉，最清出，故見曉八母有四等。次脣爲總門，亦清出，故幫非亦八母，錯出諸等。方宓山分脣罕激喉爲一類，以爲宫唱二十五狀，未悉其故也。等韻約諸母爲二十三行，排端精於一四，知照於二三，亦以攝等一三居多。有二四者，惟蟹山効假梗咸而已。外八轉。江只二等，臻二等只照母。（只一）。三者，一之知照可隸二，三之端精可隸四，有二四者，未免侷於排攝。雖蟹山二，驗之《廣韻》，分析井井，而開之端精近侏儒，即用北音，於二等有順有否，如該開喉，正接鑿栽，皆穿牙，不接排埋。且與合排不稱，非通例矣。合排南北音同，開排北一只是南二。合一之照必隸二，與二等照實殊。開用北音，則一與二爲上下，其照相近。合南北音同，則一與二原非上下，其照實相懸。《廣韻》以跲窄屬删山，過矣。跲窄應屬桓寒，關鰥照不成音。予嘗謂攝只一等者，二照當即一等韻。《正韻》如是。遇宕曾流四攝，孫愐切法俱用三四行韻者，不明齒音故也。詳内外辨。有一等又有二等者，開照從北音，可歸二；而合照亦歸二者，韻書之失也。惟無一等只有二照，其韻歸三四，本非同類，而字少，可附止深二攝是也。古圖貲簪亦

不附。見曉只三等。精四即三等字，如通遇宕曾流五攝係侷狹門皆然也。有三等又有四等，其無二等者，四等即三等之音，微分輕重，精當從照。爲三等。有二等者，開三侷脣不如開四穿牙之清，精自爲精。蟹之齊薺霽，山之先銑霰，效之蕭篠嘯，梗之青迥徑，咸之添忝栝，開排自有四等之精合排四等，音混則無。有精則有照，其僅見于蟹山者，霽惟有篴，先惟有狷。則分韻之疏也。《經世書》精四俱提作三，直謂照無一四，泥精齒頭，照正齒之説。不知精牙照齒。驗之古圖、梅誕生分五音。梵音、金剛頂字母前分五音。西學，《耳目資》同鳴字父。自一至十，一輕一重相間，即五音。未容混合。若謂照無一四，不幾一韻中獨少齒音，而二等無字者獨存齒音耶。若謂端精無四，不幾有喉音者無舌牙音，前此俱誤耶。惟蟹山咸間排端精，一等改二，極是。知母自可省。後有辨。幫有二等，蟹山効假梗咸有三等，止臻山効梗曾深咸。不獨一四。非母最少，舊俱三等，不成音，以中音調之，俱非本位。通遇臻宕流俱一等，山咸二等，止蟹四等。而芝凡韻咸，覺禮韻較合，宜邵子正之也。分屬君不屬昆，蕃屬元不屬關，方屬薑不屬罔，皆前韻之失。此於侷門獨有四等，特以輕重分音耳。來半舌，與泥孃應。日半齒，與禪應。齒無高呼，故與禪應。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故來亦有四，日照一也。

又《辨開合》　攝有開合之分，《經世書》正音闢翕即此。如饑該根干歌嘉岡庚扼弇爲開，龜傀昆官戈瓜光觥肱黔爲合，皆確然不易者。試於兩排將岡光參調之，干同岡，官必同光，其獨韻亦以無字言。從聲論，公孤爲合，高鉤爲開，其開合俱有音，但不甚清，無字顯之耳。深雖閉口，亦如咸具開合，金乃閉口之開，江近岡薑自屬，但諸母中另有開合。嘗細訂之，十六攝中字往往開多合少。以開音清亮，合多不成聲，惟臻一開少合多者，此攝抵咢而撮脣，脣撮故合。清與通遇一例，開反混矣。且昆與觥肱自異，其開音當撮脣近干，精母同尊，乃真的。今讀根合喉撮脣，不成音，必抵咢而伸舌。其照臻近下真，與梗曾之開畧同。凡開合上下吻合者，三四不能全清，否必強合。止之羈龜、山之堅涓皆然。且三四開合多同韻，真諄殷文異韻强合無疑。諸母中惟見曉來日開合各異，餘畧同。幫母重脣近合口，故凡一等屬合，宜《經世書》以毛寶報爲翕。即此蟹之娃賠，宕之滂茫，入合可也。曾之崩湖朋薨亦然。若二等穿牙屬開，宜蟹之拜湃敗邁當併開。山之班攀〇蠻亦然。照正齒音聚齒，合之含口者，至齒就平，與開同。且上照舌卷舐咢近合，故開不如合清，惟不成音乃歸開。江之樁肉爲合，宕之莊創應同。古圖莊創屬光。効流深類推，假之開合俱存，北音爲然。若甄有旃燀，勷有專穿，音微戾也。止之支錐，臻之真諄猶是也。端精一等，惟内外後四攝宜開，假梗深無一等，効宕曾流咸俱宜開。果可開合竝存，蟹之黵栽，山之單箋，於一等不合，二等乃宜。該干以含喉讀去，其端非黵單而爲碓端，精非栽箋而爲唯鑽。端四舌音太輕，不成音，開有之，止外七轉而已。除江無四等。惟蟹臻山効假梗咸。惟孃母同泥，間見于三，三等高呼尚成音也。精四有開則無合，有合則無開。止蟹臻山竝見者，音微戾也。梗有星，又有騁，其僅見者。來母開合原殊，江之瀧屬合，與郎必異也。

又《辨内外》　内外八轉，趙凡夫云絶無的據。嘗細考之，如卦書然。一二等爲外，三四等爲内。止從照母分，内門二等，惟照有字，果攝竝無照，姑附之内耳。俱切入三等，所謂内轉切三也。外門二等俱有字，臻攝止照有字，另分臻韻。仍切二等，所謂外轉切二也。二十門切法，内三外二，止以照母言甚明。此或釋氏宗旨，使人自悟耳。要之有一等，其二等止照母者切入三等，畢竟未安。觀感韻之濕錯出二等，咍韻之犗、海韻之茝錯出三等，知一等非無照。山韻之戔錯出一等，知二等非無精。山有潺，仙亦有潺，産有棧，獮亦有棧，黠有茁，鎋有刷，薛亦有茁刷，重出游移，非法矣。祭之幣，薛之楶，願之囀，線之孱饌纂，鹽之襜，葉之箑，與遇攝之傴芻、宕攝之莊創，曾攝之磳殑，流攝之鄒搊，并歸一等。音之輕重既同，字之形體亦類，必拘止深二攝之例出切行韻，亦已過矣。

又《辨攝分十六》　攝裁十六，自分等時已然。竊疑江通可合。稽古制字，江韻俱從東韻之聲。試竝調之，合調官公必開調于江，但音不甚清，今遂併入薑，仍各如其等可耳。孤之三等當另有侷脣音，不爲居。居若三等，其一等當另有音，不爲孤。元韻合之開，孤合之合，拘開之合，居開之開。〇亦此意。以公恭分調之，自見不分二攝，亦異等矣。止攝三等開饑，其合當近居而非龜，龜當一等，其開當近該而非雞。《經世書》龜闢。〇亦此意。況貲爲咬齒，古今音殊，可同攝耶。臻攝根巾昆麏，上下頗吻合，但

巾麏如經扃，照母原殊，而根昆亦然。且真諄殷文各自一韻，終强合也。果假二攝，固以歌戈止一等，嘉瓜止二三等，因便促排，却因古歌麻不分。麻韻切迦佉以伽行韻，切伽以加行韻，仍附戈後，所謂内外混等也。毛晃《韻畧》迦佉伽附麻韻，周德清又分車遮韻，則爹嗟亦可另攝，古今音轉故耳。梗曾皆穿鼻，有上升平出之不同，終難合一，仍以等分可也。

又卷四《等字正讀》 以字音分排攝，定等位，使古今不可捉拿之物，無所逃于喉舌脣牙齒半之間，誠良法也。前人既以字定等，今人自可按等求音。法當以岡光定開合之分，隨以岡薑調開等，公恭調合等。葢諸字南北音同，可無疑義，且開合另調，自清辨不混也。先全排合呼之清者，惟山攝一等開干合官，二等開間合關，南音干含喉高呼，間開喉平呼，北音干開喉，間穿牙。以官關推之，當南音。中韻官屬歡桓，干間開屬寒山。官高干音一等，《正韻》干官屬寒，間關屬山，則主南音之証。干南音，則端等單灘，精等〇餐不合，故《經世書》改二等。但單灘二等，則見曉必開喉，若穿牙仍不合也。以岡調干，薑調三等，當侷口近勦，不成音，乃取較開者爲甄。攙屬臻，甄屬仙。又以岡調間，薑調四等，當如北音穿牙開脣之間，乃取穿牙舐舌之堅，堅本殊甄。以公調官，恭調三等，侷脣爲勦，上下最吻合。又以公調關，恭調四等，侷脣放圈不成音，乃定爲涓，涓本異勦。故分甄勦爲仙，堅涓爲先，今漫難辨矣。次蟹攝一等開該合傀，二等開皆合媧。較傀撮口微開。南音該含喉高呼，皆開喉平呼，北音該開喉，皆穿牙，以傀媧推之，當南音。該南音，則端等黵胎，精等胾猜不合，故《經世書》改二等。但黵胎二等，則見曉必開喉，若穿牙仍不合也。以岡調該，薑調三等，侷口不成音，姑誌爲㡬。又以岡調皆，薑調四等，當如北音穿牙開脣之皆，乃取穿牙舐舌之雞，自與羈殊。然後接低齎，今漫難辨矣。以公調傀，恭調三等，侷脣爲龜，本不成音。又以公調媧，恭調四等，侷脣放圈爲圭，本難成音，今且混龜矣。咸攝開一等弇，二等緘。南音弇含喉高呼，緘開喉平呼，北音弇開喉，緘穿牙，其端精南北俱可。《經世書》改貪南二等者，主北音也。然見曉必開喉，若穿牙仍不合。以岡調弇，薑調三等，侷口不成音，乃取較開者爲黚。又以岡調緘，薑調四等，當如北音穿牙微開之緘，乃取穿牙舐舌之兼。黚兼本殊，故分鹽添，今漫難辨矣。此攝閉口呼，其合排如《經世書》可省。獨韻如効攝一等高，音南北同，二等交，南開喉，北穿牙。從南音，幫等正接包，北音不合矣。以岡調高，薑調三等，侷口爲驕，音不甚清。又以岡調交，薑調四等，當如北音穿牙開脣之交，乃取穿牙舐舌之驍，本清於驕，故分蕭宵，今漫難辨矣。三等全如假攝，嘉音南開喉，北穿牙。從南音幫等正接巴，北音不合矣。以岡調嘉，薑調四等，當穿牙爲北音嘉，其端精合爹嗟。今迦音穿牙下出，中韻又爲車遮，則音之變也。梗攝二等開庚合觥，南北音同。以岡調庚，薑調四等，穿牙爲經，頗吻合。其三等侷口爲驚，故分庚清。然二三同韻，四另一韻，頗異，亦漫難辨矣。以公調觥，恭調四等，侷脣放圈爲坰，音難清，近恭又近君。其三等侷脣難清，同，一三等并有四者。臻攝一等關根合昆，以光調昆，岡調根，含喉撮脣不成音，必抵咢而伸舌，畧近揯，其三等應爲攙，故《唐韻》元併痕。侷口音不甚清，乃取相近者爲巾，無二等，故四等穿牙音不清，殷之斤勤，微分輕重而已。以公調昆，恭調麏，上下極吻合，四等均侷脣放圈，故分文諄，今漫難辨矣。文隸二等，太泥非三之説，《禮韻》合殷文，概從等韻也。流攝一等鈎含喉呼，三等侷口爲鳩。鈎含喉而開則三等近驕，含喉而微合乃爲鳩。其四等樛乃穿牙，與微分輕重殊，故另韻爲幽，今鳩混樛矣。止有一三者，通攝之公恭上下最吻合，中音讀恭如公，則難通矣。遇攝一等孤，其三等侷脣不成音，乃取稍開之居等，合頗强。宕攝岡光，開合吻合。岡薑上下吻合，薑之合，當侷脣。㦸本古狂字。餘止較光稍輕耒合。曾攝開揯合肱，含喉高呼，當爲一等，與梗攝俱穿鼻，但曾穿鼻而上升，梗穿鼻而平出，與山之干間微殊。三等之兢異于驚，亦然。然音終相近，故廣于梗者侷于曾，《經世書》及《直圖》俱省合。若臻攝音自抵咢，與此迥異矣。止有三四者，止攝三等開饑合龜，饑當侷口，故爲微。四等穿牙音清，反少完音，其嫌同蟹四耶。羈基與饑，特微分輕重也。龜如今音，高饑一等，另有開不成音。饑合當近居，故古韻魚通支，排合稍强。四等侷脣放圈，益難清，今爲規，龜圭俱混矣。其二照本咬齒音，無見曉諸母，四精貲雌，古近齎妻，等韻仍之。今中韻併二照，另分支思，兒獨字，亦附焉。深攝三等金爲侷口之開，其一等不成音，惟有精怎、曉

吽及照母數字，怎吽實有其音，古《直圖》只照另簪韻。江攝南音近岡，北音岡薑，以字多从東聲推之，當爲公開，即一等，作二等者，一如庚音，疑于擷兢之間也。果攝歌含喉，自一等。諸詳全圖。

又《酌定輕定上下之等》 舊譜攝分關合，音各四等。一等重，二等次重，三等輕，四等尤輕，其大較也。細玩之，内八轉除照母外無二等，通遇宕曾流五攝，見溪群疑曉匣影七母止有一三，其照母雖有舌卷舐咢，就齒微縱之微殊，二等照舌卷舐咢，三等照伸舌就上齒内微縮。而音實相近，以此分爲上下，一如開合之自相分配，確不可易者也。外八轉蟹山効咸四攝，以二等間厠一三之中，効獨韻無合，咸有合，以閉口僅存三等。其一三之照仍近，要不若二四相應之更清，南音緘爲二，北音緘爲四，其照相應自清。蟹山一三之照，則合近而開戾，以一三原未吻合也。即其間厠二等之開照，以南音呼之固順，皆照齋釵，間照〇獐自順。其精母却居一等。栽猜本皆精，籤餐本間精，却在一等。以北音呼之，亦順，但舌必就齒微縮，其精不成音，盖北音一二之照當爲上下，與合排不倫，以合調開，則一等應含喉呼，今北音開喉，則二等必穿牙，相爲上下。宜四等調不去也。惟南音開二開喉，則四必穿牙，其亦微戾者，必未吻合，亦如一三也。合排三四，脣俱侷，多不成音。四等見曉之疑於三，又無論已。予嘗謂無二等者，三等音清；如通攝恭清，止攝饑清之類。有二等者，四等音清。如蟹攝雞清，山攝堅清之類。要之，開清者合混，岡薑清矣，光則有上無下。合清者開混，公恭清矣，却無開。昆麇官勤，其開下排吻合。故調開排者，惟取岡薑，次之惟北音之該皆與干間。調合排者，惟取公恭，次之則昆麇與官勤，總以照母爲憑，知其上下極爲吻合也。然其間復有輕重之分，重音上下，合必吻合，開多微戾。除岡薑外，如官勤吻合，于攜則微戾。輕音上下，開則音清，合多音混，雞輕音清，圭扃音混。此如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細調之自見，改亦上止調上，下止調下，互調之則窒而不行；開止調開，合止朝合，錯調之則混而不辨。舊譜以音微相近者，間厠一三之中，强分四等。一三既已未諧，二四又復錯出，益增瞀亂矣。兹先分重上，開即南一，合南北同，趙凡夫所謂重之重也。次重下，實三四等，趙凡夫所謂重之輕也。次輕上，開南二北一，合南北同，趙凡夫所謂輕之重也。次輕下，開南無北二，合南北同，不成音，趙凡夫所謂輕之輕也。仍一十六攝，合輕重則分三十二，似此法律整齊，朗然共見，不必分等，而四等之理具是已。

又《切韻偶記》 沈韻先東冬與魚虞，音俱有合無開，其猶春初萬葉尚在勾萌之際乎。蕭肴與尤侵，俱有開無合。至於咸攝，開亦歸於閉口焉，其猶秋冬天地漸趨閉塞之機乎。邵子曰：作韻者亦有所至也。信哉斯言。

又 人知直喉之爲開，而不知開之中有合，果攝之戈是也。人知閉口之爲合，而不知合之中有開，咸攝之弇是也。人知開排之爲開，而不知開始于合，一等之含喉，三等之侷口，較之二等之開喉，四等之穿牙，固合也。人知合排之爲合，而不知合先於開，一等之合喉，三等之侷脣，較之二等之含喉放圈，四等之侷脣放圈，固開也。

每攝開合呼，南北音同，開呼南音高北一等。北音一等爲南音二等也。合口有定，開口無定也。開呼一三近合，二四乃清。合呼一二三清，四等大合。北音特取其清，合者直以開呼之而已。

又 唐人併韻，不合東冬而合冬鍾。東字多可另韻，冬必合鍾始成部也。青另韻，庚合耕清，其理同。亦姑以存部分之嚴耳。

攜堅吉妍之不分，混元於先矣。然元之援犍亦爲先，援亦爲線，阮之鄢亦爲仙，鍵蹇噦甗亦爲獧，願之瑗亦爲線。韻部實有難分者，則古韻原通之故也。

韻惟支先居多者，合開合二排三等四等之全也。餘則有開無合，或有合無開，即間有開合，亦不全矣。

又 《經世書》之五聲，子四哀帥與龜水貴皆止攝，妻爲蟹攝，合妻於哀帥，是合雞于饑也。妻哀爲闢翕，龜另爲翕，是分龜于（饑）〔饑〕也。舉一妻而中韻之齊微具是矣，舉子四而中韻之支思具是矣。另舉一龜，中韻實同齊微，惟《正韻》妻屬齊，龜屬灰，水貴屬賄隊，重呼之，得無同一聲之回每退耶。《正韻》回每退屬灰賄隊。即用輕呼，不混蟹攝，而中韻之哀帥又入皆來，豈妻哀俱蟹攝耶。大約哀帥輕呼自不入蟹，而哀帥照一，水爲照二，惟離饑與龜而二之，不欲混等，是邵子之微旨也。

舊譜攝分四等，一與三爲上下，二與四爲上下，上重下輕，二輕於

一，是四等中由重遞輕也。《經世書》定以開發收閉，本即此義，但開與閉對，發與收對，厠發收于開閉之中，與一三二四之理未免參錯。嘗細求之，無二四者，一三固爲上下，而端精必隸一四，是開與閉對也。知照必隸二三，是發與收對也。且四等見曉之清者無踰開排，與二等雖爲上下，亦不甚吻合，蓋一等含喉，三等侷口，固不甚清。即二等開喉，四等穿牙，不過微開，如南音轉北，終不若穿牙舐舌之更清也。如止流二等無字，堅與間、驍與交、經與庚、兼與緘，何嘗渾合，畢竟音較清些。清固與端精爲類，故閉與開對。不甚清，固與知照爲類，故收與發對。究之精照確分牙齒，諸韻皆有，不必分等。且邵子閉四竟無端精，則所云開發收閉者止是約畧大意，指似言之，未容深求也。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真庚能備各母異狀》《切韻聲原》曰：唇舌腭齒喉之用，有闢唇、舐舌、口含、舌卷、嘴撮、齒齊、穿牙、引喉、逆鼻、腭上、舌根、縱唇、送氣、口合、唇開諸法，聲爲韻迮，其狀即異。如康董切孔，孔與康皆見母，而初學不解，則何不以坤董切之。蓋見有公幹居，喻有移昊昂，此人之所疑也。以中國之字呼見母旁譽，于東韻則爲京翁合，而無其字，故成公字。呼見母于寒韻則爲堅安合，而無其字，故成千字。呼見母于魚韻則爲箕于合，而無其字，故成居字。呼喻母于逶韻則爲容逶合，而無其字，故成移字。呼喻母于嗚韻則爲容烏合，而無其字，故成昊字。呼喻母于汪韻則爲容卬合，而無其字，故成昂字。昂五剛切，今法爲恩剛切，俗以此與昊作忍腭聲。蓋論親切音和，則前人實近于粗也。今詳韻中聲最多者，惟有真文恩庚青蒸侵於翕闢、嘻縫、撮侷、忍送之狀字字皆備，其次惟先天之韻。故自孫叔然爲反切，即有經堅丁顛等轉法，《玉篇》載之，《指南》以爲浮淺，豈知其理乎。先天本從真轉，古通一韻，然已不如温亨之盡矣。何謂真天通田，《戰國策》陳軫，《史記》作田軫，《陳敬仲世家》作田敬仲。《荀子》田仲、史鰌，即陳仲子。《詩》應田縣鼓，《宋書・樂志》引作應轄縣鼓。《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陸德明《經典釋文》音甸之證反，則唐猶有此聲。《説文》顛蹎闐以真爲聲，烟喤以甄爲聲，馴紃以川爲聲，詵駪以先爲聲。華嚴字母第八列因字横行，顛賓津年田類陳申文斤民勤天並列，可知西音亦然。又如沈韻十三元與魂痕爲一。《漢地理志》同竝縣，竝音伴。按古有讀半爲笨者，益知古人聲口。近世昊元滿音韻，凡講皆言門，滿音猛，浸音閟，則新安人之鄉語猶此聲也。按《旋韻圖》庚青正當春秋二分之候，故其聲和平，何謂自然之氣不相應哉。是以古人于音和之迮韻異狀者，以此調唱，其竅自諧，從未有人提出耳。益知切法之專于音和，音和之當專取同類也。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後編・表例續識》以字韻定五音者，神珙切韻法也。東冬爲宫，江陽爲商，蕭肴豪爲角，支微齊爲徵。魚虞爲羽。毛氏亦謂此徒以宫商字協東陽，徵羽字協紙麌，若角之爲蕭，則從北音讀角爲矯矣。其餘之韻，於五音全無著落，豈可爲據。

毛氏則以通韻五部辨喉舌五等，以配五音。東冬江陽庚青蒸皆反喉入鼻之音爲宫音。真文元寒删先皆舌抵上喁謂之喁音爲商音。魚虞蕭肴豪歌麻尤皆懸舌向喁謂之舌音，爲角音。支微齊佳灰皆箭脣接齒謂之齒音爲徵音。侵覃鹽咸皆闔脣之音，脣爲羽，故爲羽音。按此更正《樂典》三音，較爲近是。而全韻就範，亦遠過於神珙荒唐。併鄭氏魚尤兩部，蓋其文多形似，古亦交通，非强裁以就五也。惟是執韻準音，究非立竿見影之則耳。假如喉音之部，果無舌齒等音耶。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卷首《總論》論四等　開發收閉謂之四等，上二等其聲粗而洪，下二等其聲細而斂。角音宫音羽音半徵全轄四等此指開發收閉。徵音商音兼轄一等四等此單指閉音。次徵次商兼轄二等三等。次宫半商專轄三等。不審等子憑空反切，猶母有諸母而非本生之母，子有猶子而非己生之子，影響疑似，差謬不可言矣。故一標一射須針鋒相對，惟嚴辨四等乃萬無一失。

論開合　凡韻有單屬合口者，如一東二冬是也；有單屬開口者，如二蕭三肴四豪是也；有一開一合者，如支韻見標下基字起者屬開，規字起者屬合是也。夫字以滋生爲義，生之又生，以至於百千萬億而莫可終窮者，無非一開一合相摩相盪之故。就其中各有開發收閉四等，而自專轄兼轄以至全轄。聲凡有八，宜其參差互異，不甚諧合，而淺陋無識者必欲比而同之，膠柱鼓瑟，豈知變通之道者哉。

清・江永《音學辨微・七辨開口合口》音呼有開口合口，合口者吻聚，開口者吻不聚也。凡韻有全合無開者，有全開無合者，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二類，又有一韻中開合相間者。唯江講絳覺四韻，牙音重脣喉音開口呼，舌上正齒半舌合口呼也。諸韻開

合，學者或未易明，今列如左。

開口呼　臻韵亦開口，惟有正齒音。

江江。羈支。飢脂。姬之。機微。雞齊。佳佳。皆皆。該咍。緊平聲。斤殷。韃元。根痕。干寒。姦刪。閒山。堅先。甄仙。澆蕭。驕宵。交肴。高豪。歌歌。迦戈。嘉麻。姜陽。岡唐。庚庚。京庚。耕耕。頸平聲。○清。經青。兢蒸。緪登。鳩尤。鉤侯。樛幽。金侵。弇覃。甘談。檢平聲。○鹽。兼添。劍平聲。○嚴。緘咸。監銜。凡凡。爹無首位字者，用端母字。○麻。廣祭。葢泰。犗支。○此皆無平上者，用去聲字。

合口呼

公東。弓東。攻冬。恭鍾。樁江。媧支。規支。龜脂。癸平聲。○脂。歸微。居魚。俱虞。孤模。圭齊。媧佳。乖皆。瑰灰。麇真。均諄。君文。紊平聲。○元。昆魂。官桓。關刪。鰥山。涓先。勬仙。戈戈。瓜麻。怔平聲。○陽。光唐。觥庚。泂清。閎平聲。○耕。肱青。肱登。傾無首位字者，用溪母字。○清。劌祭。膾泰。夬夬。○此皆無平上者，用去聲字。厥月。○此亦無平上而去聲廢韵亦無首位字者，用入聲字。

方音呼開口合口有相混者，如呼戈似歌，光似岡，王似陽，以合爲開，該根哀恩，以開爲合，皆非正也。○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

又《八辨等列》　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易辨也。辨等之法，須於字母辨之，凡字母三十六位合四等之音乃具。後人言字母與等韵者懵於此，前人爲等韵圖又未明言此理。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製字者固有之，若當此位屢無字，則非未製字也。當此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汎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莫知其所以然也。各等之位圖之如左。

等位圖

一等　見溪●疑　端透定泥　邦滂並明　精清從心●
　　曉匣影●來●
二等　見溪●疑　知徹澄孃　邦滂並明　照穿牀審●
　　曉匣影●來●
正齒二等　照穿牀審●
三等　見溪羣疑　知徹澄孃　邦滂竝明　非敷奉微
　　照穿牀審禪　曉●影喻　來日
四等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邦滂竝明　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來●

等位圖歌

重脣牙喉四等通，輕脣三等獨來同。舌齒之頭一四等，照穿知徹二三中。一二等無羣與喻，一等無邪二無禪，有禪三等有邪四，三雖無匣日音全。

一等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齒頭無邪，喉音無喻，通得十九位，見溪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精清從心曉匣影來也。二等有牙，有喉，有舌上，無舌頭，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溪疑知澄徹孃邦滂竝明照穿牀審曉匣影來也。三等有牙，有喉，有半舌半齒，有舌上，無舌頭，有正齒，無齒頭，而脣音不定，或有重脣，或有輕脣，喉音則無匣母，通得二十二位，見溪羣疑知徹澄孃照穿牀審禪曉影喻來日，及脣音之四母也。四等與一等同，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羣，齒頭有邪，喉音有喻，亦通得二十二位，見溪羣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來也。凡二等有通一韵爲二等者，可得十九位，若非通一韵爲二等，則前後無字，惟有照穿牀審四位，蓋岐出三等以爲二等之正齒也。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凡有舌頭齒頭者，非一等即四等，以粗細別之。凡舌上非二等即三等，亦有粗細。凡重脣一二三四皆有之，輕脣必三等。凡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有，輕脣而復有重脣之明母者，閒有數韵三等之變例也。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凡喻母必三四，而四等爲多。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凡一韵有兼四等者，有三等兩等者，有止一等者，俱詳《四聲切韵表》。音學必能辨等，乃見前人立母之精當，分韵分部之詳密。苟未能然，慎勿輕著音韵之書也。

清・汪烜《詩韻析・發凡》 聲音之道大矣哉，本於陰陽，合於五行，發於九音，行於四聲。而聲韻之生也，遂紛紜變化，爲無窮矣，是故本於陽者其聲闢，本於陰者其聲闔，不闔不闢謂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周流於三才之間，故三十有二，兼三才分陰分陽，成九十有六。九十有六者，所以範圍天下之聲。成五音之和，窮四聲之變者，三才陰陽之道也。作《三十二音次序圖》。

標也者表也，韻也者圜也，綜之者所以合聲音之賾也，錯之者所以圜聲音之動也，雜之者所以窮聲音之變也。是故定音存乎標，和音存乎韻，總而絜之存乎綜，推而播之存乎錯。發乎口者謂之聲，聲成乎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

韻之作也，其當叔季之世矣。是故範而圍之，類而別之也。其去古也遠，故其聲雜而亂；其地異，故其言殊。是故分之以盡防也，合之者以盡古也。於彼焉，於此焉，以盡殊也。序而次之焉，以通其變而盡其用也。其譜則四聲，其志則在詩，其錯之綜之而各有表也，則烜因直圖而定之，因析其疑焉。

清・王植《韻學》卷首《書意》 余謂欲辨音律，宜識韻首。韻，天籟也。天籟，自然者也。韻首，黃鐘也。黃鐘爲宮，宮音喉。萬事根本黃鐘，故韻必自喉始。宮音正，一韻之音無不正。一韻正，則各韻之音視此，而五方不齊之言無不截然各正。顧世之言韻者多矣，而或不知等韻，即言等韻者亦多矣，而又不知即等韻以析律韻，且律韻中之次以等韻者間有之矣，而又不知部首東冬等字之非韻首，於是執部首一字分唇齒矣。試問此一字爲唇爲齒，亦能概全部之字而唇之齒之乎。於是合相次數部類宮商矣。試問此數部或宮或商，亦能概各具之音而一宮宮之一商商之乎。是言韻者且家殊人異，舛謬孔多，何惑乎生而習焉者之囿於其方而莫能一也哉。夫見溪羣疑之敘幾於自然，而東冬鍾江之分出於偶然，故律韻必貫以等韻，而後如繩約珠，等韻必識其韻首，而後如綱挈網，每部各等其韻，每韻皆見其首，則此韻之中，或一音，或兼音，或三四音合者，無不可實而按矣。其韻之或爲宮，或爲商，或爲角徵羽，或宮羽徵角合者，無不可縷而析矣。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一《等韻説》 何謂等韻。以等而第其音也。同此一類之音而有高下疾徐之異，故分四等，蓋高呼一音，低呼一音，疾呼一音，徐呼又一音。凡音自高而下，復自下而高乃止，所以盡於四等也。凡人之氣，一呼一吸，一升一降。呼則氣升，吸則氣降，呼者進氣，吸者出氣，蓋氣不轉則不舒也。高呼則轉聲低，低呼則轉聲高，一等乃作氣而呼，故其音高而亢，二等則氣下轉矣。故其音平而低。三等則氣降而復升，雖亦作氣而呼，然其氣蹙，故其音疾而微。四等則又轉其氣矣，氣轉則力舒，故其音大而遠，與一等同其高，故曰一四同音，二三同音也，此音之所以爲四等也。然每等又必按七音之清與次清、濁與半濁而立，以三十六字母領之，首角音四母，次徵音四母，次羽音四母，次商音五母，次宮音四母，次變徵變商各一母。但由角音起腔橫呼，平與平呼，上去入與上去入呼，則七音各以類從，自相聯屬，自始至終，一矢口而輒盡，不過順其自然而無所勉强。然角徵羽商宮變徵變商七音，於何而辨，即以人聲辨之，音本天籟，而人聲即天籟，人聲之牙舌唇齒喉半舌半齒，即七音之角徵羽商宮變徵變商，故但自牙音起呼，而舌唇齒喉半舌半齒自如響斯應，自始至終，一矢口而輒盡，是爲一等，由是而二而三而四，但按四等高下疾徐之節，順口呼之，則一攝之音，皆自其口出而無遺矣。然何以必自牙而舌而唇而齒而喉，凡音先自内而出於外，復由外而入於内，則音收焉。牙音在兩齶之間，自内出也，舌則在口中矣，唇則出諸口外矣，非由内而達於外耶。至齒則又返入口裏矣，至喉則直下胸臆矣，非由外而復入於内耶。此音之所以止於五也。半舌半齒二音，特餘音耳。五音呼畢，其餘音自在流出於舌齒之末，故爲變徵變商，非正始之音也。然字有閉口之音而不能開口者，亦有開口一音合口又一音者，除本屬閉口之外，其餘有開口則必有合口，十六攝惟通江遇效流深六攝無開口，故只六圖。其餘如止蟹臻山果假宕梗曾九攝，皆一開一合，故共十八圖，所以等韻二十四圖也。然合口之音，即於開口而具。蓋凡音發於牙之首一字，合口音乃開口之轉音也。故但知開口則即知合口，如山攝一等牙音首一字呼干，試將干字一呼再合口一呼，便自成

爲官，二等牙音首一字呼艱，試將艱字一呼再合口一呼，便自成爲關。其他倣此。等韻之曲折詳盡如此，非達天德者，孰能爲之，此所以爲千古音學之法律也與。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四呼》　開齊撮合，此讀字之口訣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爲之撮，其用力在脣。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脣之謂也。蓋喉舌齒牙脣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

清・朱琰《韻譜》卷一

開口聲阿哥河等。一　合口聲菴甘堪諳等。二　撮脣聲烏姑乎枯等，能所俱輕也，四也。三

蹴口聲憂邱鳩休等，能所俱重　開脣聲波坡摩婆等，能所俱輕。五　舌根聲奚雞溪等，能所俱重。七　垂舌聲遮車奢者，能所俱輕。九　牙聲迦佉俄等，能所俱輕，十一　喉聲鴉加痕等，能所俱輕，十三　隨鼻聲灼蒿考姑等，能所俱重也。六　蹴舌下卷聲伊酌等，能所重。八　齒聲止其始等，能所俱輕也。十　齶聲鴞鬲等，能所輕，十二　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吒沙挐茶，能所俱輕。十四

右辨十四聲例法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音部總論上》　一、脣音開口與合口，齊齒與撮口本不全同，而不能顯爲分別，故不得已直以同音目之。善學者從第一韻細心揣摩，當知其故。

一、愚嘗疑兒耳等音，四海如一，而從來韻法中皆無其位。殊不可解，後乃知之。蓋即餈韻舌音第一位也，生平疑義一朝釋然，快不可言。第推之他韻，皆推不去，又不知此理如何耳。此書于舌音第一位，仍借喉音，以此。

一、閉口音，據李厚庵先生云惟江浙閩廣間有之，而他處無有。其說良然。然而聲音之道，縱極微妙，亦必人人可以相效者。始可爲法，如韻法中諸有音無字之音是矣。若夫閉口諸音，不過彼中人一種方音，如心之非新。林之非鄰，若以他人效之，譬之男之效女，女之效男，老人之效嬰孩，蓋有必不能肖者，又烏可與開齊合撮四呼並論乎。再觀《字典》韻法但有四呼，而無所謂閉口，則其無開于有無之數亦可知矣。是言于閉口俱附于正音之後，非謂可以並存，正謂其可以合并云爾。

一、入聲有無之說，千古聚訟。所以然者，去之轉入，有順有拗，順轉者與平上去三聲全同而微分長短，拗轉者與三聲全別而借爲收煞。此義在《字彙》橫圖末已明言之，如以順轉爲主，則必以拗轉諸入爲無有矣。主此說者，《字彙》橫圖《中原音韻》《字典》，顧寧人是也。如以拗轉爲主，則必以順轉諸入爲無有矣。主此說者，鄭氏《七音畧》、《字彙》直圖，毛西河是也。然愚窃以毛西河所言古詩去入相通之理推之，從順轉，則去之通入只是本部自通。從拗轉，則皆舍本部而通他部矣。夫豈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之謂哉。毛氏所考去入相通之部良是，惜乎其不悟順轉之理也。〇又按順轉有定，拗轉無定。拗轉之法，特以順轉有缺少入聲者故耳。然以吾晉土音求之，又似乎順轉無一韻無入聲者，但不能通于天下，奈何。

一、曲家嘗言一字有頭腹尾三音，其說似乎至精，及細審之，不惟一字寔有頭項腹尾四音，而且腹尾之音可以不辨，項音必不可以不辨。何也，即如蕭字，其頭腹尾則西廮烏矣，而西之下廮之上尚有一天字之音，但使此音不訛，則廮烏二音雖欲訛焉而有不可得者，乃所謂項音也。乃彼於此，茆知辨其所不必辨，而反遭其所不可不辨，何哉。是書義取簡約，故直以項音爲音尾，而于曲家之腹尾則置之不言，其寔此之所謂尾，全非曲家之所謂尾也。

一、一字有頭項腹尾四音，固已。乃其項腹尾之音，又無一非未有此音時所以生此音之音，即如蕭字，齒二音也，而項音必歸于喉一天，所以然者，以諸音皆生于喉音也。蕭字齊齒呼也，而腹音必歸于開口廮，所以然者，以諸呼皆生于開口也。蕭字第六韻也，而尾音又必歸于首韻烏，所以然者，諸韻皆生于首一韻也。譬之父母生子，子還肖其父母，此中妙理，不可思議。

清・羅愚《切字圖訣・附詞曲家五聲所屬與本編微異大同說》　五

聲之爲宮商角徵羽，今古無異説矣。有益半宮半徵爲七聲者，主律吕相生，典樂之所辨也。有益半徵半商兼角兼羽商爲九聲者，主喉齒牙舌脣所出，切字之所準也。古韻但按五聲分部。齊周顒始於部中細分平上去入四聲，梁沈約遵譜之爲律韻，隋韻分二百八部，唐病其過嚴，並爲一百六部，宋理宗時並爲三十部，即今韻沿分上下卷平聲各十五部，不數入者。古以平上去三韻通叶，不及入，緣屋沃覺藥陌錫職爲宮部七韻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爲商部六韻之入，緝合葉洽爲羽部四韻之入。此十七入皆可隨韻録取。而角部八韻，與徵部十韻，内除混角五韻，實共十三韻，皆借入無可專録，是以不數之。然古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爲宮部喉音相通，真文元寒删先六韻爲商部脣音相通，不云出於齒。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爲角部舌音相通，不云出於牙。支微齊佳灰及魚虞歌麻尤十韻爲徵部齒音，不云出於舌。侵覃鹽咸四韻爲羽部脣音，内宫羽二聲所屬相同，商角徵二聲有脣齒舌牙齒舌所屬互異者，以喉與脣音無兼混，而齒牙音必兼舌，舌音亦無不連脣出者，故度曲家五聲，以喉脣舌齒脣爲宫商角徵羽之屬，與諸五行令位序配，若不相符。然切韻圖歌，亦已隅舉於舌居中、縮却、抵齒、口張聚矣。齒本與牙比，脣與鼻近，而屬五聲者不一及，不知喉舌音皆與鼻脣有關，故前諸攝韻定呼，亦間及之。試驗讀宫部喉韻訖，無不返喉翕於鼻者，度曲家謂之鼻音。唱此七韻字，必收以捉鼻之音，蓋返喉即入鼻也。商部六韻讀訖，無不舌抵上脣，度曲家謂之恩痕音，以抵脣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角部八韻，每讀唱訖，必懸舌居中。徵部五韻讀唱訖，舌必擠齒。羽部四韻讀訖，必兩脣相合。度曲家謂之閉口音。所唱字將畢，工曲者必羣視其口之閉否，以定優劣，故有誤難逃周郎一顧，是以喉脣舌齒脣五聲所屬，兼音收放言，所謂字止五讀，韻止五押，樂止五收。又謂韻者字之餘，若相異，實大同也。

清・方本恭《等子述》 攝，管束也，以其統攝全韻，故謂之攝。古圖凡二十四，爲攝十六，各具音象。如通攝爲甕裏揭瓢，止攝爲花間蝶舞，遇攝爲子哭顔回，果攝爲漫水拖船，宕攝爲將軍交鎗，曾攝爲曉星移落，流攝爲孤雁失羣，深攝爲金磚落井，江攝爲子母分離，蟹攝爲鳳凰撮棠，臻攝爲風翻荷葉，山攝爲餓虎爬山，効攝爲豺犬呼羣，假攝爲鴉鵲噪林，梗攝爲將軍交戰，咸攝爲獅子啣環。繪影繪聲，形容曲盡。第語涉幽遐，黄花翠竹，迷人不知，於是有呼通攝如臻攝者，山西人以同爲屯，以聰爲邨，以紅爲魂，以東爲敦，無東字韻。有呼遇攝如止攝者，陝西人以去爲氣，關中人以租爲兹。李笠翁《閒情偶寄》，極詆中原魚模合韻之謬。李蓋讀内侷門三等合口呼字，誤作通門四等故耳。《馬氏等音》居韻不屬孤而屬貲，亦此意也。張嵐邨曰：居字入聲從菊，不從橘，此語可爲知者道。有呼果攝如遇攝者，吴人呼歌戈韻與魚模無别，吴丹山口法莫混魚模，意蓋有鑒於此。有呼深攝如梗攝者，歙睦婺三郡人以心爲星，無侵字韻。有呼曾攝如梗攝者，《洪武正韻》併作庚，中原併作庚清，相沿之誤，則自宋劉平水《壬子韻》首删《唐韻》證部，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繼删拯部，始有呼山攝如臻攝者，魂痕元三部，《唐韻》從分，宋《禮部韻》併而爲一。王槐三曰：以元與魂痕合，意古之吴音與。有呼止攝如蟹攝者，嘉定章道常《韻學集成》，齊灰合口呼字，與支韻併而爲一，音從齊灰。有呼假攝如蟹攝者，畫本華去聲，宋人遇佳麻兩部同收之字，於麻部删去殆盡，致佳必讀皆，畫必讀壞，毛氏《通韻》譏之。有呼梗攝如臻攝者，江西、湖廣、四川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青字韻，他若吴音黄王莫辨，北人笑之，而北人呼黄王等字，輒作外轉，是呼宕攝如江攝也。晉人以坤爲空，以孫爲松，是呼臻攝如通攝也。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無寒字韻，是呼山攝如宕攝也。閩人以鎖爲掃，是呼果攝如効攝也。山西人以青爲妻，是呼梗攝如蟹攝也。南京人以去爲可去聲，是呼遇攝如果攝也。粤人以雙爲松，亦以松爲雙，是呼江攝如通攝，通攝如江攝也。且即一攝之中，亦有不能一律者，北人以望爲旺，南人以爺爲衙，關中人以遺爲違，姑蘇人以水爲使，江西人以去爲趣，甌粤之間以季爲貴，以僞爲溺。咸攝二圖字，舊作合口呼。隋陸法言《切韻》原本，恨皓等字作上，恐狠等字作去，《度曲須知》論娘女等字，與奴經切寧字同等。吴人以武爲姥，以饒爲堯，山西人以去爲庫，以坐爲剉，閩人以府爲虎，陝西人以咬爲裊，湖廣人以去爲處，河南人以河南爲喝南，北直隸山東以陸爲路，以屋爲塢，以葉爲夜，以席爲西，以甲爲賈，以步爲布，以道爲到，以鄭爲正，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浙之台、温以張敞爲

漿搶，此類不可畢記。攝字一舛，諸誤隨之。正如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恒沙，非大光明法炬，不能辨也。予請按内外門法，定爲正法眼藏，而於諸韻本各方音之互異者，爲作解脱緣，金篦刮膜，音象躍如，即起有唐舍利温首座問之，亦當首肯也。

又　人吾耳者，皆形氣相軋而成。有兩氣，有兩形，有形軋氣，有氣軋形，見張子《動物篇》。其出吾口而入吾耳者，則張子所謂氣軋形者是也。氣軋形者辨以氣，平上去入以氣示；辨以形，喉舌齒脣以形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則氣主而形從。辨以形，開發收閉以形示，辨以氣，○⊙●◐以氣示。通廣侷狹，則形主而氣從。又以形言之，天高地厚，形也，形以立體；平上去入，喉舌齒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序以體，乾坤所以定上下之位。以氣言之，日往月來，氣也，氣以成用，開發收閉，○⊙●◐，通廣侷狹序以用，坎離所以列左右之門。【略】干應五聲，支配六律。因體成用，殊塗同歸，聲音之道，通乎天地矣。總列三圖如左。

通	廣	○○○○○○止○
	侷	○○○○○○○○
	狹	○○曾宕○遇○通 溪流○○果○○○

内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外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通	廣	○○○○○臻○○
	侷	○梗○効山○蟹○
	狹	○○○○○○江 咸○假○○○○

介石高氏曰：一字有出聲度音收韻，韻於次在三，三圖相繼，其序如此。

開	葛旰笴干
發	戛諫簡間
收	孑建蹇樔
閉	結見繭甄

開	入去上平

合	入去上平

開	括貫管官
發	剨慣拐關
收	蹶眷卷勩
閉	玦睊絹涓

○	幫精端照知見
⊙	滂清透穿徹溪
●	並從定狀澄郡
◐	明○泥孃疑

唇齒舌喉

和	唇齒舌喉

○	非○○影
⊙	敷心審○曉
●	奉邪禪○匣
◐	微日來喻

聲類異等，平上去入，聲之類也，一開一合交而開發收閉生焉。以乘聲類，則有干官以上若干目，如前首圖所次是也。音部異和，喉舌齒脣，音之部也，一唱一和交而○⊙●◐生焉。以乘音部，則有見影以上若干母，如前中圖所次是也。韻轉異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韻之轉也，一内一外交而通廣侷狹生焉。以乘韻轉，則有通江以上若干攝，如前終圖所次是也。等子縱行横格序首，聲音韻本判列爲三，圖分三等，三極之道也。三相乘爲紐，一紐必參三例，星布者二十四圖。一紐或統數文，珠貫者二百六部，此西學之大凡。而二億三萬三千里之喉舌，已隱括無遺矣。則推此而禽之鳴、獸之嗥雷霆之震，驚海水之汩没，舉凡耳可得聞者，譯而通之，不得其音不止。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浄在音聞，吾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耳根功德所暨，吾烏知其究極哉。參列全圖如左。

見	公鞲貢谷
溪	空孔控哭
郡	頎
疑	峴潤　擢
端知	東董凍篤
徹透	通統痛禿

恭拱供菊
穹恐誇曲
窮　共局
■　蚌玉
中冢中竹
忡寵憃宁

定澄泥孃	精照清穿從狀○	幫滂並明	影曉匣喻	○○○來	○心審邪禪日	非敷奉微
同動洞獨	椶總糉鏃	琣	翁蓊瓮屋	籠籠弄禄	鬆敲送速	
農	聰	撲	烘嗊嶁熇			
朧	悤族	僕	洪永哄斛			
	叢	木				
	族	蒙蠓夢				
	崇					
蟲重仲逐	終腫衆祝		邕擁壅郁	隆隴 六	舂	风更諷福
濃	充		胷洶趧旭		慵	豐捧賵蝮
蚩	揔觸		雄		淑	馮奉鳳伏
	樅	目			戎冗鴻肉	
	從		容勇用欲		嵩竦 肅	
	贖				訟俗	
	從					

干笴旰葛間簡諫戛攙蹇建孑甄繭見結通官管貫括關拐慣劗勩卷眷蹶涓翾睊玦

右按唐韻分東董送屋冬宋沃鍾腫用燭凡十一部

又　梵有三合音，亦有三合字，如三合囉馱曩字，則囉取其頭，馱取其腹，曩取其尾之類。師其意者，實始等音。然破裂字體，終多牽掣。予竊按等子例，各取省文，易干笴旰葛間簡諫戛攙蹇建孑甄繭見結官管貫括關拐慣劗勩卷眷蹶涓翾睊玦三十二聲目，爲刀艸大合山爪更白夭广彐立西小四冖禾户互卜囪瓦央耒巛雨去竹冂尹从穴，以備字頭，易見溪郡疑端透定泥、精清從、知徹澄孃、照穿狀、幫滂並明影曉匣喻來心邪審禪日非敷奉微二十七音母，爲公口巨五斗土田内子七才必匹皮目么血田王良心夕日分夫父亡，以備字腹。易通止遇果宕曾流深江蟹臻山効假梗咸十六韻攝，爲中示女火丈升牛及龙貝兀干毛瓜丁凡，以備字尾。用則例取其一，三合成文，且如杏花春雨江南，杏目在簡，取爪；母在匣，取田；攝在梗，取丁；三合覃。花三合凲，春三合峘，雨三合畷，江三合巒，南三合亂，舉此爲式。餘字類推。葢合三例七十五省文之字，而凡天地間有字無字之音，皆可筆於書而呼之使出。事雖苟簡，而用識諸韻，則不無小補云。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五音》　漢劉熙《釋名》曰：豫司兗冀呼天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而顯也。青徐呼天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舌腹即透母副音，舌頭即透母正音。《釋名》曰：兗豫司冀呼風，以横口合脣言之，風汎也，氣博汎而動物也。青徐呼風，以踧口開脣言之，風放也，氣放而散也。

合脣讀如蜂，開脣讀如分，是韻異非音異。神珙《九弄圖》曰：反音，雙聲，疊韻，正紐，傍紐，正韻，傍韻，羅文綺錯。

反音者，真，之盈反，整，旨郢反；正，志胤反，隻、職佚反；又盈，怡真反；引以整反；脛，異正反，懌，翼隻反。真之爲雙聲，真盈爲疊韻。真在真部，爲正韻；盈在庚部，爲真之傍韻。羅文綺錯，則聲韻交互之説也。

神珙又有《五音圖》，有正反，倒反，正疊韻、傍疊韻、正疊重道、傍疊重道、正雙聲、傍雙聲、正倒雙聲、傍倒雙聲。所釋五音者，正反之，則宫居隆反，商書陽反，角古岳反，徵陟里反，羽于矩反；倒反之，則居宫間

反，書商余反，岳伍角反，陟徵力反，矩俱羽反。其實反切有何正倒之異，僧家好怪妄如此。反切無他法，惟雙聲疊韻二者盡之。《關睢》之篇，參差優遊爲雙聲，窈窕、輾轉爲疊韻是已。

又《聲韻譜》卷一《述舊》　韻書始於齊梁，至陸法言而一變，至劉淵而再變，至《洪武正韻》而三變。部分有分合增減之殊，名目如故也。等韻家各取一字冠於圖首，謂之攝。攝者，總也，即韻之部分也。韻有四聲，不言所配。等韻家取，《唐韻》次弟配之，而入聲淆亂，遂失偏傍，即韻書之平上去三聲，亦據齊梁時音以定之，而古詩遂不可讀。

又《音攝》　婆羅門十四字曰：阿佉翁罌烏熇哀醫因安音諳謳阿

此取影喻二母爲韻首。方氏《通雅》載之，疑有杜撰。《大般涅槃經》十四字貫一切音，則哀阿壹伊塢烏理釐黧藹污奧菴惡也。《三藏集記》曰：字列五十，總釋字理，十有四音，名爲字本。

等韻十二攝曰：迦結岡庚祴高該傀根千鉤歌。

此取見母平聲字爲韻首。其麻分迦結二攝，而東冬庚青蒸併入庚韻與中韻異。

邵康節《皇極經世》二十八聲曰：外轉十四，多良干刁妻宮心開丁安牛牙魚男。內轉十四，禾光元毛衰龍尋回君灣侯瓜烏罨。

外轉當是開口音，而宮魚仍是合口。內轉當是合口音，而毛尋侯罨仍是開口。冀按南音魚開口，尋罨合口。

朱子十三韻曰：繃鋪陂牌賓崩波巴邦包哀鞭班。

此取邦滂二母平聲字爲韻首，蓋本沈捃吕膚音爲宮也。柴廣進謂黎美周所藏、許邃所抄皆此譜。

鄭樵七音四十三圖曰：風重中重。封輕中輕。邦重中重。陂重中輕。內輕。蒌輕中輕。悲重中重。追輕中重。內輕。徵重中重。內中。機重中重。內輕。非輕中輕。內輕。猪重中重。逋輕中輕。頊重中重。杯輕中輕。擺重中輕。派輕中輕。份重中重。奔重中輕。斤重中輕。分輕中重。媥重中輕。藩輕中輕。邊重中重。豍輕中輕。衰重中重。叕重中重。多重中重。波輕中輕。巴重中重。撾輕中輕。砭重中重。韙重中重。胺輕中輕。幫重中重。光輕中輕。髟重中重。觥輕中輕。浜重中重。繃輕中輕。不重中重。稟重中重。崩重中重。肱輕中輕。

風封陂蒌悲追徵機非猪逋頊波幫光觥不稟崩肱二十圖爲內轉韻。邦杯擺派份奔斤分媥藩邊豍衰叕多巴撾砭韙胺髟浜繃二十三圖爲外轉韻。愚按內外輕重之說，即等韻之開合正副也。

鄭氏圖無風封諸名目。愚取圖首一字名之。

劉鑑《指南》十六攝曰：內韻八，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韻八，江蟹臻山效假梗咸

通門二，止臻。侷門五，曾通遇江宕。廣門四，梗蟹山効。狹門五，果假咸深流。愚按流韻非狹，遇宕非侷，其內外亦與鄭樵同，與康節異。

《指南》云：內轉二切三，外轉一切四，廣通三切四，侷狹四切三，蓋舊譜每攝分開合二圖，每圖分爲四等，又脣舌牙每母重列，如端知透徹之類，反切互通，於是音和之外，別有類隔，其實一二等皆正音也，三四等皆副音也，類隔互切盡之矣，何取於內外通廣侷狹之名，明僧真空益爲怪惑，不足辨矣。

吾鄉郝仲輿先生《五音譜》十二韻曰：同遲危虞孩真田調摩邪强求。

庚青蒸侵真文併入真韻，吾鄉土音也。詞曲家亦混押之，要不可爲訓。

新安《切韻》四十四圖曰：公岡驕基居弓庚根京巾金簪鈞扃裩光觥江規姑貲乖該皆瓜嘉挐迦漩歌戈官涓干堅兼關監甘艱高交鉤鳩。

新安不審正副，謬分部居，是以列字多訛，又開合齊齒撮口之外，別有混呼一門，未審於五音何屬。

李嘉紹《四切》四十二韻曰：公鞏庚京肱絅裩君根巾金光忙岡姜規居孤基乖該皆瓜加闕結戈歌官涓干堅兼關閒甘監高交驕鉤鳩

謬與新安同。

馬節菴《等音》十三韻曰：光官公裩高乖鉤規鍋國孤骨瓜

國即麻韻中之奢寫借也。骨即支韻也。其中微喻疑三母相混，角徵二音相混。又吕陽平爲全聲居入聲後，是未知入聲拗轉居後之理。音韻家惟馬節菴爲最不可通。而梅建刻之，潘士權亦採入大樂元音，吕是歎知音之寡也。

樊凌虛《五方元音》十二韻曰：天人龍羊牛羊虎駝蛇馬豺地。

樊氏字母出入與馬氏同舛。又自撰二十母，以鳥爲泥母，褭出方言。

清・牟應震《毛詩古韻雜論・論十三聲》 六律六吕，音止十二。人之爲聲，乃有十三，應乎閏也。新城張漢渡謂中國人舌短，作十二音必一音重複，此亦泥於等韻之十二攝合基孤爲一，而革國一音屬之八聲，故止十一音也。今以類聲求之，公一音也。東冬鍾耕清青蒸皆類聲。餘仿此。光一音也，基規居該根干高歌瓜鈎各一音也，合國革一音則爲十三聲矣。百變其聲，不能出十三聲之類，而此十三聲亦缺一不可也。聞有《十三協》一書，未之得見，亦未知爲誰氏作，此必以一字作十二轉，料不能確有可證。然揆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遞還爲宫之義，或不爲無稽也。

清・夏燮《述均》卷一〇《三十六字母説》 蒸之平上去皆開口，而入聲有合口字。江之牙喉重脣皆開口，而舌上正齒半舌獨合口，此變例也。獨慎齋謂屋沃可開可合，又謂藥鐸二韻開合互借，則斷不然。《唐韻》以屋沃爲東冬之入，并不以爲尤侯之入。以藥鐸爲陽唐之入，并不以爲魚模之入，何者。以其開合不類也。若古韻屋沃爲尤侯之入，沃之半爲豪之入，改合爲開，則東冬又不得而借之矣。藥鐸爲魚模之入，惟一支之分入于宵豪者開口，餘皆合口，則陽唐又不得而借之矣。《切韻表》所列陽之入脚卻噱虐等字開口呼，唐之入各恪骨等字開口呼，古音實魚模合口也。此不可以調停中立者也。以古音論之，如之之與尤，支之與歌，豈無通借之處，然據此數字而謂全部之音可之可尤可支可歌，如是則吴才老之叶韻無不可通，而古音淆矣。四聲之通借不一而足，然據此數十字而謂古人之音可平可上可去可入，如是則慶可讀爲去，予可讀爲平，試證之《三百篇》、羣經、諸子之韻，有偶合者乎。又其甚者，必至如《韻補》之讀功爲居古反，《魯頌・閟宫》二章。邵子湘之叶國爲工，《老子》：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乃避高帝諱改耳。邵子湘據之以爲國有工音，令人噴飯。而古無四聲之喙起矣。慎齋等韻之精，予所佩服，獨所論平入分配，其謬最甚，故屢辨之。

術爲諄之合口，櫛爲臻之入開口，物爲文之入合口，迄爲殷之入開口，没爲魂之入合口，曷爲寒之入開口，末爲桓之入合口，緝以下九韻四聲皆開口，此《唐韻》平入開口合口之獨部，故四聲之開合，未聞有可以互借者。

侵寢沁緝以下九類三十六韻，詞曲家謂之閉口，《四聲切韻表》不從也。神珙分深攝爲内轉，咸攝爲外轉，但就聲音之弇侈言耳，非論開合也。果攝内轉，假攝外轉，止攝内轉，蟹攝外轉，皆同此例。

又 長言短言，見于何休《公羊》之注：急氣緩氣，詳于高誘《淮南》之書。若夫舌頭舌腹，坦顯自殊；開脣合脣，汜放各異，則劉熙《釋名》用暘乖悖。等韻一事，非六朝唐人獨得之秘可知也。然而漢人注經，文義簡質，昧者既不得其解，知者又以意穿鑿，故聲音之道，終坐雲霧中矣。伐有長言短言，昔人以爲平入之分，不知伐之不能爲浮，猶功之不能爲古，國之不能爲工也。凡呼等之法，發收俱短，送氣爲長。讀伐短言之，謂讀伐如非之入聲，短也；讀伐長言之，謂讀伐如浮之入聲，長也。《顔氏家訓》謂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音補邁反。陸氏《釋文》謂自敗薄邁反。敗補邁反。他之殊，自壞胡怪反。壞音怪。撤之異，皆同此例。補邁短言，薄邁長言，補爲發聲，薄爲送氣也。怪爲短言，胡怪爲長言，怪發聲，胡送氣，喉音雙發雙收，其實首二字仍是一起一送之例，與牙音、舌頭之收聲長短又别也。高誘《淮南子注》：旋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又云：閧讀近鴻，緩氣言之。繆爲脣音收聲，收聲短，故曰急氣；鴻爲喉之送聲，送聲長，故曰緩氣。急氣緩氣，猶之長言短言也。合此數者，足以明之矣。一字二字，亦爲長言短言，如茅蒐疾言成茅，鄒字緩讀邾婁之類。若夫平之與上去入，雖有長短之别，而何休《公羊》之注，殆非指此。伐無平聲，非如蒲薄、祝州之尚可通借也。《釋名》以天顯爲舌腹，天坦爲舌頭。今顯在喉部，疑非舊讀。古讀顯當近濕，讀濕當近秩。至于汜爲開脣，則韵書之開口呼。放爲合脣，則韵書之合口呼也。又《淮南子・地形訓》：其人春愚。高誘注：春讀春然無知之春，籠口言乃得。籠口即合口，今韵書春憃皆合口呼是也。然則開口合口，漢人亦已先覺

之矣。

漢經師舊讀，亦兼具雙聲疊韻，有不合于疊韻而合于雙聲者。《公羊傳注》登蒸。來之爲得之。來。《士喪禮》麗于擊，注：古文麗歌。爲連元。《樂記》天地訢合，注：訢文。讀曰熹。之。《大學》命也，注：命真。讀爲慢。元。《聘義》温潤而澤，注：潤文。或爲濡。侯。《易・需卦》鄭讀需侯。爲秀。幽。《投壺》毋踰言，注：踰侯。或爲遥。宵。《詩》摧之秣之，箋：摧，脂。今莝歌。字。《攷工記》陶旊，注：鄭司農讀旊陽。爲甫始之甫魚。《檀弓》其中逶然，注：逶脂或爲妥歌。《周禮・巾車》鵠纓，注：鵠幽或爲結至。《書》有鰥元，《史記》作有矜真；毋若火始焱焱談。（《史記》）（《漢書》）作庸庸東。《左傳》閻談職，《史記》作庸東。職。《周禮・地官》以涖匠師，注：故書涖脂。作立。緝。《廩人》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脂。讀爲分。文。《禮記・緇衣》尹吉至。即尹告。幽。《詩》嚴假，《中庸》嚴東。作奏。侯。《攷工記》行奠水，鄭司農讀奠元。爲停。耕。《中庸》壹戎衣，注：齊人謂殷文。聲如衣。脂。《詩》倪天之妹，《韓詩》倪元。作磬。耕。駉駉耕。牡馬，《韓詩》作駫駫。昜。《擅弓》何居，魚。注：讀爲姬姓之姬。之。《易》朋盍簪，馬本簪侵。作臧。陽。《説文》：禫侵。讀爲三年導服之導。幽。《喪大記》禫而内無哭者，注：禫侵。或作道。幽。若此之類，左右遇之，若非漢人知等韻，何以如度分寸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哉。

清・鄒漢勛《五韻論》卷下《八呼廿論》 二論開口合口始見于廣韻古人更有籠口蹴口閉口横口之目

《唐韻》末坿辨十四聲例法：一開口聲，本注云阿哥河等并開口聲，二合口聲，本注云菴甘堪諳等並是合口聲，三蹴口聲，本注云憂邱鳩休等能所俱重也；四撮脣聲，本注云烏姑乎枯能所俱重。按開口合口者，内外之總名也。諳今與菴同狃，疑本作喑，此言覃侵俱爲合也。撮脣則合口中之一等，而二等从之蹴口，即合口之三四兩等亦即閉口也。許慎重《淮南》音：憃讀人憃然無知之憃也，籠口言乃得。又：憃讀近貯益之胠，句。戇籠口言之也，藏本《淮南子》題叔重名，洪稚存謂即慎重之原名，而高涿郡有所增省也。按俗本删削者，即高氏之本，藏本完足者，其音爲慎重書中之音也。此籠口也。《廣韻・鍾部》：憃，愚也。書容切，又《用部》丑用切，《江部》丑江切，注中云：又丑龍切。是憃字《廣韻》有四音也。丑龍，書容，丑用在鍾用部，鍾用三四合等也，丑江切在江部，江二等也。胠，《集韻》重主切，身直皃。俗本《淮南注》憃音仲貯益之胠，當作胠直之胠，今尚有憃直之語，即其遺言也。胠仲對音，故讀近之。此音高氏用之，故曰憃音仲。憃然無知之憃即《廣韻》丑龍，丑用之音，其籠口則在江爲丑江矣。以此知内二等爲籠口，三四等雖同在内尚不得爲籠口。又按戇呼貢切，在送韻東之去也。東爲外聲之全，而戇在外二等，戇之籠口乃爲憃之音，又以明憃在内二等也。戇曉母，曉審同聲，當用類隔法爲書江切，不則正爲許江切，如鍾用之有書容切，此音及仲音，《廣韻》皆失收。《釋名》：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踧口也。《廣韻》放，甫妄切在漾之訪，屬内四等也。由是證之，則内四等爲踧口也。踧蓋謹縮之形。許慎重《淮南》音涔讀延袛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延袛曷問當作筵箔曷問，形近而誤。《説文》箔，蔽絮漬也，《集韻》慈鹽切，筵布席也。箔，蔽絮漬也，言以蔽敗之絮漬水中，再治之爲褥，筵褥相類之物，故曰筵箔曷問，此當時俗語也。又按涔本音在侵部，穈也，才淫切，此借涔作潛在鹽部，以爲潭澤之稱也。《集韻》潛，慈鹽切，通作涔是也。侵蓋踧口，爲内三四兩等，鹽則閉口，爲外三四兩等也，由是知外三四兩等爲閉口，《唐韻》辨十四聲例之撮脣即此也。《釋名》：風，兗豫司冀横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此横口也。《廣韻》氾孚梵切，在梵韻。梵，凡之去也，凡在外二等。《唐韻》部序東得紅切，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吴彩鸞手寫本見《魏鶴山集》，案此當是羅列濁韻爲一類，濁韻首東終乏，故曰自此至乏皆然，此部序于均類之法當大有發揮，惜亡之矣。濁滿口聲即合口也。審是則外一二兩等爲横口。要而論之，等韻家有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説，散言則爲四，統言則齊齒屬于開，撮口屬于合。《廣韻》有開口合口踧口撮脣之目，合口亦統踧口撮脣也。開口爲清，合口爲濁。《廣韻》復有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其清濁即此也。漢儒則目之爲籠口、踧口、横口、閉口，亦分言也，統論則籠口踧口爲内言，横口閉口爲外言，《唐韻》又以横口、滿口，亦名之小

異者。

又　三論大細

《四聲切韵表》：音韵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案韵類之等止于八，八者之中，粗四細四。如東冬之部見母字，公攻爲洪大，〇江爲次大，弓恭爲細，〇〇爲尤細。然今之俗音讀弓恭無異公攻故粗細不分。試更以真文等韵辨之，根猶攻，昆猶公，巾猶恭，君猶弓，知昆君知公弓矣，知巾君知恭弓矣，知根昆知攻公矣。《廣韵》于見母之反語粗細大有分判今圖之如左圖佚，又按粗細之説古亦有之。《公羊》何氏解詁曰：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大即細之對也。古人讀得蓋爲四等之入聲，同於陟也。《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明德得音皆从陟矣。三四爲細，而大則在一等而爲登矣，今韵于陟字下失收德得字，故不能明也。

又　四論輕重

《山海經》：景山其上多草藷蕷。郭氏傳：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語有輕重耳。此輕重也。《廣韵》藷，常恕切，與曙同紐，于字母爲禪，又藷，署魚切，即其平聲也。又藷，章魚切，一訓薯豫别名，一訓似薯蕷而大，當即藷之别體也。而直魚切不收藷字，失之。《玉篇》藷，直居、上余二切，根似茅可食，茅當爲芋之譌。《玉篇》之二音與郭氏合，殆顧希馮之舊也。蓋三四合等之韵，禪爲重，澄爲輕也。按言輕重者，莫先于此。此後則《顔氏家訓》所云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是已。《廣韵》末有辨四聲輕清重濁法，主于明輕重而清濁其所兼及耳。别有表見後。要而論之，輕重亦祇在八等之中，内外言皆一三爲重，二四爲輕。正隅之辨也，重有大細，輕亦有大細，故八也。鄭樵《七音略》内轉有輕中重，輕中輕，重中重，重中輕，外轉亦如是，以成八呼。理則猶是也，而輕重之名亂矣。

又　五論内外大細輕重綜錯而成八有似畫卦

内亦謂之清，外亦謂之濁。濁大重陽也，清細輕陰也。今即等韵家所列而圖之

外一等	重大濁	開口大呼	内一等	重大清	籠口大呼
外二等	輕大濁	横口大呼	内二等	輕大清	踧口大呼
外三等	重細濁	閉口細呼	内二等	重細清	籠口細呼
外四等	輕細濁	横口細呼	内四等	輕細清	踧口細呼

按此與邵子之圖八卦無異。邵子之説，《參同契》已有之，亦古説也。陰陽之一耑也，謂易道全出於此則不然，謂全無是事，非持平之論。韵法道之極末者也，而亦有合焉，可見象數之博矣。

又　六論八風

【略】八颯亦應八方，重而正出者象四正，輕而斜出者應四縱，濁據陽，清據陰，大據太，細據少。故外一等閉口大呼，居正南，外三等閉口細呼，居正東，内一等籠口大呼，居正北；内三等籠口細呼，居正西；外二等居東南，横口大呼也；外四等居東北，横口細呼也；内二等居西北，踧口大呼也；内四等居西南，踧口細呼也。八颯既應八方，即應八音，即順天之八風。凡五韵之道，每三類爲一韵，一韵之呼凡二十，又四應一歲二十四氣。宫類正八節，商類居其前氣，徵類居其後氣，每二氣合應一律，故曰八颯从律而不姦者，音讀不妄轉也。

又　七論釋氏八梵即中土八颯

切經音義第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卷八梵云：八種梵音者，案《十住斷結經》云：一不男音，二不女音，三不强音，四不耎音，五不清音，六不濁音，七不雄音，八不雌音。孫淵如校曰：梵即芃字讀如颯。徐鉉《説文新附》云：梵出自西域釋書，未詳意義。案此云有八種梵音，當是颯音，芃即颯叚借字，俗譌从林耳。颯梵古音通，猶颯即汎字。錢獻之曰：漢《街彈碑》有云：梵梵黍稷，知梵即芃字異文。按元應所引經八梵即五韵之八呼，兩二相比，而命之名，亦如中土之籠口大細、踧口大細、閉口横口大細耳。

又　十五序廣韵辨四聲輕清重濁法表

《廣韵》末附有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廣韵》中分等辨韵之道實具于此。然僅臚舉其字，而無説以發明之，無以識其蘊。其要大氏在辨輕重而兼及于清濁。今就所舉百八十八字，隨韵次分析得二十五章，一一説

之，庶覽者有以知其意之所在。

又 十六廣韵辨四聲輕清重濁法表

輕重之説始于郭景純，《廣韵》而後則有鄭樵《七音畧》。内轉輕中重、輕中輕、重中重、重中輕，外轉輕中重、輕中輕、重中重、重中輕之語，今綜錯而攷之，郭氏及《廣韵》，所謂輕殆内二、外二、内四、外四之四等，重則内一外一、内三、外三之四等也。而清濁又非輕重，殆内爲清而外爲濁耳。《廣韵》承《唐韵》之舊，有參宫、參羽之説。宫羽者，舉五聲之始終以包括五聲。五而參之爲十五類，類有八等，或不足于八者，有音無字也，從未有餘于八者也。其在東冬鍾江則東韵之東屬與冬韵咸爲一等，江韵爲二等，東韵之中屬與鍾韵咸爲三四合等，總計凡七等。又以此圖列同字于輕清，當一字轉出爲二等，無字可紐借一等之江字爲紐，又增一字凡八等云。以下闕。

又《十五類三十論》 二十六論等韵之攝

夫等韵之有攝，即古人之韵部也。《切韵指掌》分爲二十部，蓋韵類之十五也。宫類五，五均每均一宫類。商類五，仝上。徵類五，仝上。宫聲博而商稍隘，徵極隘。宫聲博，故可一類而二之，此二十部之所由分也。《七音略》則蟬聯而下，無縫際可尋。《切韵指南》朔十六攝，攝之名于是起焉。其分合之際，亦無以確然必爲十六也。是蓋牽俗以論韵，泥韵以審聲，兩者交失而生此十六矣。若華嚴字母十四字，首尾重一字，實十三也。就十三而論之，則每韵得二而十，其餘三字則蒸登一也，侵二也，談三也。此十一韵者，謂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于唐爲馮韵，蒸登雖别于耕清，第正其字形之宜别耳，其音則未有異也。若夫侵談則時而尤幽，時而東陽，尚無定論。其以爲尤幽也，則以補其缺等而成具足二十等之書；其以爲東陽也，則審之古人之叶韵，製字與其時之音有合而别出之也。别出之則字同于東陽音，不異于東陽。而不敢并者，殆自周沈以來以足尤幽之部，而隋唐之人慎而存之也，是則東陽之馮韵而已。譯字母者，先有中人之韵在于心，故既舉其十類，而即以其餘三類當此蒸侵談之三類也。若是則面兒雖似，而精神已非，《華嚴》之十四字不得即爲《悉曇》之舊者，此亦其一也。

清・王濂《韻學指南・畧例六則》 分等第法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四等，輕脣三等外全無。

一等二等開口音，所謂開口正韻也。

三等四等齊齒音，所謂開口副韻也。

一等二等合口音，所謂合口正韻也。

三等四等撮口音，所謂合口副韻也。

清・陳澧《切韻考外編》卷三《後論》 開口合口名目，古人雖無之，然甚精當。《廣韻》切語下字分别開合甚明。如羈居宜切，開口。嫣居爲切，合口。攲去奇切，開口。虧去爲切，合口。耆渠脂切，開口。逵渠追切，合口。宜魚羈切，開口。危魚爲切，合口。下字兩兩不同，是開合以下字定之也；上字兩兩相同，是開合不以上字定之也。切語上字不論開合，故字母亦不論開合。見溪疑三字皆開口，羣字合口，隨所用而不拘也。見溪羣疑若作貫窺勤危，影喻曉匣若作枉衛火滑，亦皆可也。○開合本由於韻之不同，然見溪羣疑影喻曉匣八母之開合，則似出音亦不同，故後來有妄增字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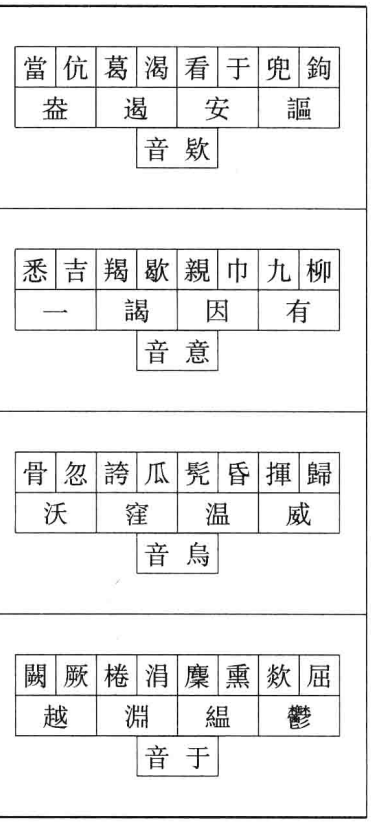
又 《廣韻》切語有一韻一類者，有一韻二類三類四類者，以相近之韻合計之，有多至十三四類者。等韻家則限定四等有開口合口，則限定開合各四等。如魚虞模三韻皆一類，但當分三等耳，而等韻家則以模韻爲一等，魚虞皆分析爲二等三等四等。又如元寒桓删山先仙七韻共十三類，雖分開口合口二圖，亦不能每圖只四等也，而等韻家亦限於四等。又如東冬鍾三韻，東二類，冬鍾皆一類，共四類，適可分四等矣，而等韻家則以冬韻爲一等，鍾韻爲三等，東韻則析之爲一二三四等，皆不依切語下字分類。於是東韻弓字三等，而嵩字息弓切則四等矣。崇字鋤弓切則二等矣。公字在東韻，攻字在冬韻，而同爲一等矣。風豐馮在東韻，封峯逢在鍾韻，而同爲三等矣。如此則古人何必分韻乎，何必每韻切語分類乎，此限定四等之病也。

古人於韻之相近者分爲數韻，如東冬鍾是也。又於一韻中切語下字分爲數類，如東韻分二類是也，此即後來分等之意，然古人但以韻分之，但以切語下字分之，而不以上字分之。如東韻蒙莫紅切，瞢莫中切，

同用莫字是也，既有下字分類，則上字可不拘也。等韻家則以字母分等，然古書切語二字不盡同等，不憑下字分等而憑上字分等，遂使同一韻同一類之字有等數參錯者矣。今於第二卷用《五音集韻》之例，每字標出一二三四等，其參錯不參錯皆畢見矣。

清・劉熙載《四音定切》卷首《圖說》 四音發明

欸意烏于四音，能統一切字音，學切音者，欲知字音開口、開口正音。齊齒、開口副音。合口、合口正音。撮口。合口副音。四呼之別非以此四音試之，則均不能定。列下四圖，每一圖中姑舉四韻，每韻以二字見例。



第一圖中之字，皆謂之欸音者，以其與欸字異韻而同音也。如欸字叶今尤韻爲謳，叶寒則爲安，叶曷則爲遏，叶漾則爲盎，是謳安遏盎即欸矣。鉤兜至伉當亦俱謂之欸音者，蓋收聲於謳安遏盎，即是收聲於欸也。試將鉤字長其聲以讀之，及其末也，則但覺賸一謳字音，謳既是欸，則收聲於謳者，非欸音而何。兜于七字放此。意烏于三圖，例與欸圖同。四音爲一切字之收聲，遇清聲之字則收清，遇濁聲之字則收濁，圖蓋第舉清聲以見例也。若韻不必類，平仄不必同，圖已顯然。凡字之收聲屬欸者，即可定爲開口音，屬意者，即可定爲齊齒音，屬烏者，即可定爲合口音，屬于者，即可定爲撮口音。能定四音，則於切音也何有，抑四音讀法，更有當知者。附見下圖。

欸	平音讀欸 峭音讀〇	意	平音讀意 峭音讀耳	烏	平音讀烏 峭音讀務	于	平音讀于 峭音讀如

圖中耳務如三峭音，分屬微日二母。諸峭母之收聲以之。非敷奉三母係峭音，知徹澄三母，精照各五母，亦俱有峭音。峭母原有可以平音收聲者，然宜峭則必用峭，乃爲精確。

又 切音綜貫

陰聲陽聲之名，自元人定曲韻始有之，其實非有他也。彼所謂陰者類即清，所謂陽者類即濁而已。

每韻兼清濁二聲，如平韻一東內，烘通等韻是清聲，紅同等韻是濁聲。上韻一董內，琫董等清聲，攏動等濁聲。去韻一送內，貢棟等清，仲鳳等濁。入韻一屋內，濮秃等清，斛讀等濁。能辨乎此，則一切字聲可推矣。又凡遇字聲清濁難定者，但檢其字屬何母，對上清濁圖證之即明。假如於琫董二字，未能定爲清聲，檢得琫屬幫母，董屬端母，則知是清。攏動二字，未能定爲濁聲，檢得攏屬來母，動屬定母，則知是濁。四聲中惟上聲清濁，較爲難辨。昔人謂濁上似去，固爲知言，然要必以檢對爲允。

切字法，上一字爲母，下一字爲韻。母辨清濁，韻辨開口合口，熟於清濁圖，及四音發明，則於切音也何有。或問：切音內聞有合聲一法。合聲切音，二者其辨清濁開合異乎。曰：異而未嘗不同也。合聲法，切開口字，用開口韻，并用開口母。切合口字，用合口韻，并用合口母。切清聲字，不惟母清，韻亦用清。切濁聲字，不惟母濁，韻亦用濁。且字母必取字頭，字頭亦名出口音，如蕭出於西，尤出於移之類。蕭必作西要切。尤必作移由切。取韻必直取收聲之字，如必以翁字爲韻切東字，以焉字爲韻切先字之類。東必作都翁切。先必作西焉切。此合聲法也。切音法，切開口字，用開口韻，切合口字，用合口韻，未嘗不與合聲之取韻同，而母之開合則不拘也。切清聲字，用清聲母，切濁聲字，用濁聲母，亦未嘗不與合聲之取母同，而韻之清濁則不拘也。然論開合，則母須從韻之音。開合之音。論清濁則韻須從母之聲。清濁之聲。是亦實與合聲無異，惟母不必定用字頭，韻不必直用收聲之字耳。今於左爲合聲圖一，及切音與合聲同歸圖一，以證之，後繫四圖，則皆明切音也。

又 合聲圖圖中註合字，謂合聲也。

沈存中謂二聲合爲一字，鄭漁仲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皆合聲意也。至吕新吾《交泰韻》，沈君徵《度曲須知》，合聲之法益進。茲總其

要指，以圖明之。

都翁	合東
得謳	合兜
西因	合新
渠勻	合羣

東，清聲合口音，都母翁韻皆清聲合口音，故都翁合聲爲東也。兜，清聲開口音。新，清聲齊齒音。羣，濁聲撮口音。母韻之聲音，亦各如本字。　又都爲東之字頭，得爲兜之字頭，西爲新之字頭，渠爲羣之字頭。如讀兜字，則出口之音，必先是得字。餘字頭放此。設易以他母，則聲不能合，如得謳易爲多謳，西因易爲蕭因，音即雜而不純矣。都渠亦然。又翁謳因勻，皆收聲之字也。亦稱字尾，如翁即東字之尾聲也。餘收聲放此。設易以他字爲韻，則聲不能合。如都翁易爲都烘、都通之類，即覺母韻分爲二字矣。謳因勻亦然。　收聲一名住音，與過音不同。或問：過音住音，何以別。曰：過音如鉤兜等字是也。試將鉤兜字長聲讀之，末必皆收到謳字，是鉤兜如渡河之筏，謳如既渡而住於所到之岸也。餘過音、住音放此。

又　合聲切音同歸圖

古烘	公切
苦通	倥切
莫琅	芒切
特杭	堂切

烘通
翁

杭琅
昂

合聲法，公字必作古翁切，倥字必作苦翁切，芒字必作莫昂切，堂字必作特昂切，蓋翁昂皆住音之字，用之爲韻，始得聲合也。切音法，古烘亦切公字，苦通亦切倥字者，蓋過音住音，原是一貫，烘通之住音，亦即翁也，琅杭之於昂亦然。至切音上一字，雖不定用字頭，然與字頭必同一母，是與合聲亦實無別也。

又　切音直韻直母圖韻之清濁，母之開合，均不須轉也。仍用上圖四切。

古烘	公切
苦通	倥切

莫琅	芒切
特杭	堂切

公倥，皆合口音，古苦二母，亦合口音。公倥，皆清聲，烘通二韻，亦清聲。母韻與本字，音開合。聲清濁。並同，不須轉變，故謂之直。莫琅切芒，特杭切堂，母皆開口，韻皆濁聲，亦直切得本字，故亦謂之直也。

又　切音轉韻圖轉韻之清濁，以從母也。

既祁	基切
户公	紅切

基字是清聲，祁韻是濁聲。濁韻可切清聲之字者，因既母是清聲，祁韻從母轉清，是以切得基字。　紅字是濁聲，公韻是清聲。清韻可切濁聲之字者，因户母是濁聲，公韻從母轉濁，是以切得紅字。推之切一切之字，其韻皆隨母之清濁也。若韻與母清濁同，即前所謂直韻。則不轉。

又　切音轉母圖轉母之開合，以從韻也。

徒了	窕切
鉤須	駒切

窕字是齊齒音，徒字是合口音。合口母可切齊齒之字者，因了韻是齊齒音，母從韻轉爲齊齒，是以切得窕字。　駒字是撮口音，鉤母是開口音。開口母可切撮口之字者，因須韻是撮口音，鉤母從韻轉爲撮口，

是以切得駒字。推之切一切之字，其母皆隨韻之開齊合撮也。若母與韻開合同，即前所謂直母。則不轉。

又　切音轉母轉韻圖轉韻之清濁以從母。轉母之開合以從韻也。

怡均	切匀
安回	切限

問：怡均切，是因字否。曰：濁聲之母，不切清聲之字。怡濁因清也。然則是寅字否。曰：撮口之韻，不切齊齒之字，均撮寅齊也。安回切是皚字否。曰：清聲之母，不切濁聲之字。安清皚濁也。然則是唉字否。曰：合口之韻，不切開口之字。回合唉開也。總之清濁憑母，開合憑韻，方爲合法。直母直韻以下四式，切音之法，均不外此。

或曰：吾於清濁，略能知矣。惟開齊合撮，究無以定之。若何。曰：子能舍權以定輕重，舍度以定長短乎。夫欸意烏于者，開齊合撮之權度也。今如亨歌等字，未見口之甚開也，然實開口音。香挑等字，未見齒之甚齊也，然實齊齒音。黄誇等字，未見口之甚合，羣韝等字，未見口之甚撮，然爲合爲撮，有一定者也。曰：此何以定之。曰：收聲欸者，即開口。收聲意者，即齊齒。收聲烏者，即合口。收聲于者，即撮口。前固言之矣。

或又曰：以欸意烏于定開合，吾亦略知之矣，惟於開合須轉之音，尚未能轉。若何。曰：無已，則以欸意烏于四音通讀諸韻，使開齊合撮，貫爲一句，庶易辨乎。請即數韻，約爲讀式，如左。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愛	衣	鄔	於
恩	因	温	緼
亨	欣	昏	熏
海	嬉	呼	吁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安	坳	汪	鬱
淹	幽	汪	鬱
彎	汪	鬱	鬱
淵	鬱	鬱	鬱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看	壑	亨	海
牽	香	欣	昏
寬	荒	昏	熏
棬	泓	熏	熏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干	岡	增	開
堅	敬	晶	欺
關	瓜	尊	枯
涓	絹	駿	祛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憨	康	僧	該
軒	輕	誇	屈
歡	誇	孫	筍
暄	屈	筍	筍

欸音	意音	烏音	于音
該	基	孤	居

右式每句皆用欸意烏于四音，定出開齊合撮四等。照堅行讀，但辨音之次第，勿執韻之同異，及聲之平仄也。讀熟後，通諸全韻，則於一切字音之開合轉變必能自得之矣。式中皆清聲字，濁聲可以類推。有如海殷二字爲切，海欸音，殷意音，辨得切音法，開合憑韻不憑母，則當轉欸音之海，爲意音之嬉，作嬉殷切，切得欣字。　又如誇該二字爲切，誇烏音，該欸音，準憑韻法，轉烏音之誇，爲欸音之康，作康該切，切得開字。又欸音之海字轉意音，轉嬉字可也，非嬉字亦可，只要與海字同母之意音，如休軒欣枵等字，均可轉也。烏音之誇字轉欸音，轉康字可也，非康字亦可，只要與誇字同母之欸音，如彊珂看鏗等字，均可轉也。餘轉四音法放此。切音法，至是已全，遂作贊辭。辭曰：

讀書先須識字，切音真訣宜求。拈出四音要妙，是爲活水源頭。

清・張楚鍾《字學韻學》　等韻各處土音唸之皆不心服，想必有一處一時密合者，故如此列之，古人當不妄作也。韻書大抵以此爲正。【略】通止遇果宕曾流深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内外八轉之序也。通江止遇蟹臻山效果假宕梗曾深流咸，官韻之序也。　明母微母雖無清音，然敏面莫尾，亦閒有之。韻以東冬江真文元寒删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爲剛，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爲柔。《等韻切音指南》唯九攝有入聲。析《唐韻》爲六部者，二類各三部，亦與此符。　十二攝乃天地自然之局，後卷《切音指南》似不論開合正副，祇以有字者著於幅，全無字者，則不存。見溪郡疑幫滂並明曉匣影喻來日任在四等，端透定泥精清從心邪在上下兩等，知徹澄娘照穿狀審禪在中二等，非敷奉微在第三等，隨其所容而著之也。　音韻凡八事，四聲一也，開口合口呼二也，韻析六部三也，每部析各韻四也，四等五也，清濁六也，九音七也，每音析各母八也。聲以韻爲經，以平上去入爲緯。音以母爲經，以一二三四等爲緯。兼此八者，一字之聲音始得。凡聲皆有，但人口不能全耳。若韻之内再析姑居勾鳩之類，母之内再析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則凡十事，但此二者析韻與母併析等，仍包在八事中耳。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韻攝》　唐宋韻書部分，自二百六部歸併至一百六部，而其中聲音相同者猶多。戴東原謂定韻時有意求其

密，用意太過，强生分別是也。故考古韻者必歸併部分，等韻家之定爲韻攝，亦此意也。《切韻指掌圖》分爲二十圖，鄭氏《七音略》分爲四十三圖，猶未有韻攝之名。劉氏《切韻指南》乃定爲通江止遇蟹臻山効果假宕曾梗流深咸十六攝。《字母切韻要法》十二攝曰：迦結岡庚裄高該傀根干鈎歌，而圖内不列結字一音，於庚下附庚一音，於根干下附根㊦二音，合計共十五攝。《等韻切音指南》十六攝曰：果假梗曾通止蟹遇山咸深臻江宕効流，與劉氏同，而其次不同。以韻部言之，東冬爲兩，《指南》通攝，而《要法》爲庚攝之合口。江爲《指南》江攝，而《要法》與陽同爲岡攝。支微齊爲《要法》裄攝，《指南》止攝。魚虞爲《指南》遇攝，而《要法》爲裄攝之合口。佳爲《要法》該攝，《指南》蟹攝。灰爲《要法》傀攝，而《指南》與佳同爲蟹攝。真文元爲《要法》根攝，《指南》臻攝。元寒删先爲《要法》干攝，《指南》山攝。蕭肴豪爲《要法》高攝，《指南》効攝。歌爲《要法》歌攝，《指南》果攝。麻爲《要法》迦攝，《指南》假攝，而麻韻中車遮一類，《要法》別爲結攝。陽爲《要法》岡攝，《指南》宕攝。庚青爲《要法》庚攝，《指南》梗攝。蒸爲《指南》曾攝，而《要法》所附庚攝疑即是此。尤爲《要法》鈎攝，《指南》流攝。侵爲《指南》深攝，而《要法》所附根攝疑即是此。覃鹽咸爲《指南》咸攝，而《要法》所附㊦攝疑即是此。《要法》十五攝與《指南》十六攝同者五，高與効，根與臻，干與山，鈎與流，歌與果是也。《要法》合而《指南》分者三，岡與江宕，則《要法》從今音，以江陽爲一，《指南》從古音，以江陽爲二也。庚與梗通裄與止遇，則《要法》以開口該合口，《指南》以通遇兩合口別爲韻也。《要法》分而《指南》合者二，迦結與假，則《要法》從今音分麻與車遮爲二，《指南》從古音合爲一也。該傀與蟹，則《要法》從北音分佳灰爲二，《指南》從南音合爲一也。《指南》列攝，而《要法》附列者三，曾與庚，則以蒸與庚青古分而今合，《指南》從古別曾於梗，《要法》從今附庚於庚也。深與根，咸與㊦，則以古音侵異於真文元，覃鹽咸異於元寒删先，而今音相近，《指南》從古分列，《要法》從今附列也。各書之異同者如此。按麻與車遮，時音雖分爲二而古音不別，故《要法》不列於圖内，則《要法》之迦結可併。蒸與庚青，江與陽古音雖分而今音無別，則《要法》之庚庚，《指南》之梗曾江宕可併。佳與灰古今皆分，則《指南》之蟹當分。傀攝侵覃鹽咸之於真文元寒删先，今閩廣音尚分，則《要法》之根㊦當列攝，《指南》之深咸當存。至於東冬之於庚青蒸、魚虞之於支微齊爲開合口，《要法》之合，《指南》之分，皆一理。但各韻既皆以開該合，則以從《要法》合列爲是。以此計之，則麻也，江陽也，庚青蒸東冬也，支微齊魚虞也，蕭肴豪也，佳也，灰也，真文元也，元寒删先也，侵也，覃鹽咸也，尤也，歌也，共十三攝，而今日同文之音備矣。謹按國書十二字頭對音，除收聲於勒、於斯、於爾三部爲漢音所無，及收聲於克、於特、於補三部對入聲外，其阿厄伊一部，對歌麻支微齊魚虞，而麻屬阿，歌屬厄，支微齊魚虞屬伊，愛。袌袋一部對佳灰，而佳屬愛，灰屬袌。傲歐優一部對蕭肴豪尤，而蕭肴豪屬傲，尤屬歐。昂鞥英一部對東冬江陽庚青蒸，而江陽屬昂，東冬庚青蒸屬鞥。安恩因一部對真文元寒删先，而元寒删先屬安，真文元屬恩。穆字收聲一部對侵覃鹽咸，而覃鹽咸屬穆，侵屬蘊，載於《皇朝通志・七音略》統之爲六，析之爲十三，與前所分悉合。此十三攝之别，所以爲天造地設，不可移易也。《指南》列攝之字不拘一母，亦猶三十六母之不拘一韻。《要法》則列攝之字皆用見母，以字母首見也，然字之收聲無不歸於影喻者。李文貞所謂凡聲皆出於喉，然後傳於鼻舌齒脣之間，及乎鼻舌齒脣之響既終，又未有不收聲於喉者是也。故十二字頭以影喻爲首，而連字之法，下一字必用部首喉音也。今定十三攝曰阿厄餲埃額敖歐昂鞥安恩諳厄音。其分攝遠考宋元，近宗國書，而實本乎人聲之自然，其列字則皆用喉音，所以著聲音之元也。

《性理精義》御案曰：精於樂府者，分《唐韻》爲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音爲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爲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爲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爲第四部，真文元寒删先收舌齒聲爲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爲第六部。其法暗與本朝字書同。按此以六部分屬喉鼻舌齒脣聲，確然不可紊。今依此定第一部阿厄餲爲喉聲一部。第二部埃額爲喉聲二部。第三部敖歐爲喉聲三部。第四部昂鞥爲鼻聲部。第五部安恩爲舌齒聲

部。第六部諳厄音。爲脣聲部。

十三攝分屬六部，每部有三攝二攝何也，陰陽之別也。韻部之分陰陽，於古無聞，有之，自國書十二字頭始。其分陰陽也，原於聲音之相生。欲明陰陽之分，當先明相生之理。何謂相生之理，後五部之音，皆生於第一部是也。第一部所對爲麻歌支微齊魚虞。有阿厄伊烏俞五音，天下之音，自發聲至收聲始終如一，不轉他音者，惟此五音爲然。故此五音爲喉聲之純，以之展轉相生，則得前三部之喉聲，以之收聲於鼻舌齒脣，則得後三部之鼻聲舌齒聲脣聲。其展轉相生也。奈何以阿合伊連讀之爲埃，以厄合伊連讀之爲額，是第二部收聲於喉聲之伊，而埃生於阿，額生於厄也。以阿合烏連讀之爲敖，以厄合烏連讀之爲歐，是第三部收聲於喉聲之烏，而敖生於阿，歐生於厄也。其收聲於鼻舌齒脣也。奈何以阿穿鼻而出爲昂，以厄穿鼻而出爲鞥，是第四部收聲於鼻而昂生於阿，鞥生於厄也。以阿抵舌齒而止爲安，以厄抵舌齒而止爲恩，是第五部收聲於舌齒，而安生於阿，恩生於厄也。以阿達脣而止爲諳，以厄達脣而止爲厄音，是第六部收聲於脣，而諳生於阿，厄音生於厄也。此聲音相生之理也，而陰陽之分，即此可見。各攝皆生於阿厄，阿厄皆喉聲開口呼，而阿字之聲揚而上爲陽，厄字之聲抑而下爲陰，故後五部生於阿之埃，敖昂安諳聲皆揚皆爲陽，生於厄之額，歐鞥恩厄音聲皆抑皆爲陰，此陰陽之所由分也。喉聲一部獨有下聲何也，阿厄伊烏俞皆喉聲之純。阿既爲陽，厄既爲陰矣，伊烏俞獨何屬乎。阿厄皆開口也，伊則齊齒，烏則合口，俞則撮口也。後五部開口之陽皆生於阿，陰皆生於厄，而六部之齊齒合口撮口，則無論陰陽皆生於伊烏俞，故伊烏俞從陽則爲陽，從陰則爲陰，無定位之可言。喉聲一部之下聲餘，則伊烏俞之開口也。以其陰陽無定位，而爲下三等之所從生，故名之曰下聲也。字母八音，而獨第一音無四類。韻攝六部，而獨第一部有下聲。聲音之元，與衆不同，天然對待之理也。純喉聲五字阿厄生五部，伊生第二部，烏生第三部，俞獨無所生，何也，撮口爲四等之窮，其音狹隘不復能生他音，猶人聲爲四聲之窮，其音短促不能與平上去相叶也。

《字母切韻要法》各攝皆分開口正韻，開口副韻，合口正韻，合口副韻，所謂四等呼也。韻之四等，以洪細別之，以開合言，則開細而合洪。以正副音，則正洪而副細。故開正爲細之洪，開副爲細之細，合正爲洪之洪，合副爲洪之細。梅膺祚《韻法圖》開口正韻作開口，開口副韻作齊齒，合口正韻作合口，合口副韻作撮口，其稱名尤爲顯切。獨增出混呼捲舌等名爲蛇足。潘次耕《類音》删之，而專用開口齊齒合口撮口爲四呼，良是。華梵字譜所列四等亦用此名，故今遵用之。至於四等之所由生，則本於阿厄伊烏俞五字，華梵字譜所謂阿厄伊烏俞五字爲諧韻之元是也。呼阿字厄字必開其口，故曰開口，而後五部之開口皆生於此，前條所論是也。呼伊字必齊其齒，故曰齊齒，而六部之齊齒皆生於此，伊阿爲鴉，伊厄爲伊厄，伊埃爲厓，伊額爲伊額，伊敖爲幺，伊歐爲優，伊昂爲央，伊鞥爲英，伊安爲焉，伊恩爲因，伊諳爲奄，伊音爲音是也。呼烏字必合其口，故曰合口，而六部之合口皆生於此。烏阿爲窪，烏厄爲窩，烏埃爲歪，烏額爲威，烏敖爲烏敖，烏歐爲烏歐，烏昂爲汪，烏鞥爲翁，烏安爲彎，烏恩爲温，烏諳爲烏諳，烏音爲烏音是也。呼俞字必撮其口，故曰撮口。而六部之撮口皆生於此。俞阿爲俞阿，俞厄爲約。俞埃爲俞埃，俞額爲俞額，俞敖爲俞敖，俞歐爲俞歐，俞昂爲俞昂，俞鞥爲雍，俞安爲淵，俞恩爲云，俞諳爲俞諳，俞音爲俞音，是也。以上就喉音影喻母而言也，推之見母，則陽韻開口皆生於嘎，陰韻開口皆生於歌，齊齒皆生於基，合口皆生於姑，撮口皆生於居，華梵字譜所謂嘎歌基姑居五字，爲生聲之元是也。再推之端母，則生於答多低都低俞，精母則生於市作齋租苴，幫母則生於巴伯卑逋卑俞。循是以求，四等之理，思過半矣。

《同文韻統》載華梵合璧諧韻生聲十二譜。第一譜阿厄伊烏俞五字爲諧韻生聲之元，列阿厄安恩昂鞥埃額敖歐十攝，而伊烏俞則分屬阿厄列於前。第二譜收聲於厄伊烏俞四字，第三譜至第十二譜則收聲於阿以下十攝，比之十二字頭所對少脣聲二攝，蓋即《字母切韻要法》十二攝之意也。按脣聲唐人韻部及十二字頭皆有之，時音又有此聲，自不可少，故今增之。第二譜伊烏俞收聲之字屬於厄字收聲之下，但列齊合撮而不列開口，以支蚩咨雌等字古音皆讀齊齒，伊烏俞無開口呼也。然時音讀支咨等字實作開口。《音韻闡微》支韻按語有云今於第四等齒頭數

音皆讀作開口呼，即指咨雌等字而言也。考之舊譜，窎差在師等字，諸家皆列二等爲開口，咨雌慈思詞等字，温公《指掌圖》列一等爲開口，劉氏《等韻指南》列四等爲齊齒，《等韻切音指南》則於一等開口以咨雌等字配圈列之，而四等齊齒但列空圈，是咨雌等字古亦有讀開口者矣。且第二譜他母皆不列支韻開口，而獨於精清從心邪五母列咨雌慈思祠五字於齊妻齊西席之上，是以此五字爲開口也，則不得謂伊烏俞無開口呼矣。故於喉聲一部特列餘字爲下聲爲伊烏俞之開口，而以伊烏俞屬之。

詞曲家分韻爲六條，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戈順卿《詞林正韻》曰：穿鼻之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三部是也。其字必從喉閒穿鼻而出作收韻，謂之穿鼻。展輔之韻，支脂之微齊、灰佳半皆咍二部是也。其字出口之後必展兩輔如笑狀作收韻，謂之展輔。斂脣之韻，魚虞模、蕭宵爻肴豪、尤侯幽三部是也。其字在口半啟半閉斂其脣以作收韻，謂之斂脣。抵齶之韻，真諄臻文欣魂痕、元寒桓删山先仙二部是也。其字將終之際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謂之抵齶。直喉之韻，歌戈、佳半麻二部是也，其字直出本音以作收韻，謂之直喉。閉口之韻，侵、覃談鹽沾嚴咸銜凡二部是也。其字閉其口以作收韻，謂之閉口。按穿鼻即鼻聲部，展輔即喉聲二部，斂脣即喉聲三部，抵齶即舌齒聲部，直喉即喉聲一部，閉口即脣聲部。惟直喉僅列歌麻，而以支微齊專屬展輔，以魚虞專屬斂脣，未明伊烏皆直收本字，而喉聲二部收聲於伊字，喉聲三部收聲於烏字之理。其次第直喉居後，穿鼻居前，亦未合自然之序，而其形容六部收聲之狀，則可謂工於體會者矣。

阿字舊讀歌韻，而梵音讀麻韻，在國書爲十二字頭之首，亦讀麻韻，故欽定《音韻述微》收入麻韻。御製序曰：國書以阿字爲首，梵音亦謂阿字能括天下之音，其生生之序，出於自然。今以人之始生證之，雖各國各地殊語，至於孩啼音皆出於阿，則阿字之爲諸方音韻之源。綜其異而得其同，從可知矣。字母既源出西域，則國書之阿字，實會通梵華字母之樞紐以立義，所以得天地之元聲，不獨梵音藉國書而明，即華音之字母，亦因國書而愈明也。《合璧譜》即以阿字作麻韻讀，今遵用之。譜中於歌韻別書婀字以示區別。

《要法》列攝之字皆用見母平聲，而結字裁字則借入作平，《指南》則不拘母與平仄，《合璧譜》皆用影母平聲，而厄字約字額字則借入作平，俞字由字云字則借喻爲影，厓字昂字敖字則借疑爲影，無字者合二字爲反切，今悉從之，而於借入作平借喻疑爲影之字，加圈於平聲角，以示區別。脣聲二攝仿之。惟侵韻影喻母無開口呼，故借用齊齒之音字加圈，亦當讀作開口也。其增列喉一部下聲伊烏俞開口之字，影母平聲無字，故借用入聲之餘字加圈以別之，當讀作伊烏俞之開口呼，其音如師字之收聲。

韻攝有備四等者，有不備四等者。備四等者有無字之位，乃有音而未制字者也。其不備四等之攝，則當此位屢無字，非未制字也，本缺是音也。江慎修謂猶琴之泛音，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是也。如阿攝之攝口、厄攝之齊齒之類，則有音無字者也。如敖歐諧厄音。之合口撮口，則本缺是音者也。蓋敖歐收聲於烏字，本是合口，諧厄音。收聲於脣，脣聲亦合口之類，而合口、撮口兩等本爲合口之正副，起於合口，又收於合口，則其音過斂不能成聲也。

古今之音，隨時而變，非特唐虞三代秦漢之音與今不同，即六朝唐宋之音，今亦漸異。顧氏分古韻爲十部，毛氏分爲五部，江氏分爲十三部，戴氏分爲十六部，孔氏分爲十八部，段氏分爲十七部，王氏分爲二十一部，苗氏分爲七部，乃唐虞三代秦漢之音。如支與脂之分，尤與侯幽分，麻與歌戈合，侯與魚虞模合之類，皆由考證而得之，非今人口吻有是音也。《廣韻》二百六部以至陰氏一百六部，乃六朝唐宋之音。如江與陽唐分，蒸與庚耕清青分之類，蓋當時之音如此。故劉氏《指南》江宕梗曾猶分攝，今則無此音矣。今所分十三攝，則今日同文之音也。等韻之學，以審音爲主，不尚考據，專重人聲，苟諧諸人聲而諧，不必求合於古也。欲考古音，自有顧氏以下諸書在，當與此分別觀之。

又《反切》　合聲反切，上下兩字俱用同等，取其音諧也。然聲音之本然，四等皆收聲於開口，故《合璧》第一譜所注反切四等下一字皆用開口之字，如伊阿切爲鴉，烏阿切爲窪，烏厄切爲窩，俞厄切爲約，伊安切

爲焉，烏安切爲彎，俞安切爲淵，伊鞔切爲英，烏鞔切爲翁，俞鞔切爲雍之類，試呼而辨之，皆出於自然，此所以齊齒合口撮口三等皆統於開口，而其分別在上一字也。古人反切四等分於下一字與此適相反，是以古反切難辨也。今韻撮譜中反切用此法，所以著聲音之本然，母韻合譜中反切用上下同等法，所以備反切之通法。

古今反切皆以二字切一字。國書又有三合四合五合法，尤爲微妙，如該字爲嘎埃切，此二合音也。然埃字本爲阿伊二音所合，則該字之切當作嘎阿伊即三合音矣。又如椅字爲希幺切，此二合音也，然幺字本爲伊鏖二音所合，則椅字之切當作希伊鏖，是爲三合音，而鏖字又本爲阿烏二音所合，則椅字之切當作希伊阿烏，即四合音矣。又如埃韻之撮口音爲俞埃二音所合，切以見母爲居俞埃，是爲三合音，然居字爲基俞二音所合，埃字爲阿伊二音所合，則其切當爲基俞俞阿伊即五合音矣。今母韻合譜中三合音反切即用此法。

又《雜論》 韻之收聲，喉音二部收聲於伊，喉音三部收聲於烏，皆有字可言。鼻音、舌齒音、脣音三部之收聲於鼻、於舌齒、於脣者，雖有其音，而無字可以狀之。李文貞《字音圖説》於第四部收聲於入鼻聲作空圈。第五部收聲於舌齒聲用尼字，第六部收聲於脣聲用母字。空圈既不足以顯其音，尼字、母字亦不甚確。嘗欲思一形容之法而不能得，後偶見一論曲韻之書，言穿鼻音收聲於吳音吾字，抵齶音收聲於吳音你字，閉口音收聲於吳音無字，不禁深歎其妙。蓋吳中俗音之稱吾也，自鼻出聲如應諾然。以阿而收於此聲即爲昂，以厄而收於此聲即爲鞔。其稱你也，以舌抵齶而作聲，如用力然。以阿而收於此聲即爲安，以厄而收於此聲即爲恩。其稱無也，合其脣以作聲，如閉口而嗔人然。以阿而收於此聲即爲諳，以厄而收於此聲即爲厄音。此三音本與伊烏爲一類，但伊烏有韻可歸，有字可書，故易言。此三音不在諸韻攝之内，有音而無字，故難言。今得此説，可以達難顯之情矣，雖出俗書，不可廢也。

諸家韻譜，皆有字者列字，無字者列圈。惟《同文韻統》内華梵合璧諧韻生聲十二譜有字者列字，無字者列二合三合反切，聲音較爲完備。今作母韻合譜，於有字三十六母遵用之，無字二十二母則列空圈。惟原譜於平聲無字者，閒借用仄聲，今悉改用反切。又喻母開口惟有一上聲佁字無平聲字，原譜借用諤字出切，乃疑母字，今皆改用佁字出切。喻母合口惟一上聲脧字，而今音帷爲等字亦讀合口。原譜於麻韻借用娃字，餘皆借用塢字出切，乃影母字，今皆改用帷字出切。又原譜微母開齊皆用斡字出切，乃影母字，今皆改用無字出切，庶無平仄歧出、母韻混淆之病，惟灰韻開口無字可用，不得不借用額字加圈以爲識別，則變例也。其諳厄音。兩攝，原譜未備，則依仿補之字母譜、韻攝譜，皆用合璧譜所借之字加圈識別，而母韻合譜改之者，彼爲便讀計，故有可借者借一字以代一字，無可借者乃合二字爲反切，此爲訂音計，故母韻聲必各歸本類，不使相淆，互相補備，各有當也。

又《等韻一得補篇・韻攝》 韻部分爲陽聲陰聲，本諸《同文韻統》，而下聲之稱，則以其陰陽無定位，而爲下三等之所從生，故從而名之也。然下之爲名，與陰陽不類，且伊烏紆固爲下三等所從生，而餘師則與下三等無涉，下字尚不切合，按餘師字非陽非陰，實居陽與陰之中，今改其名曰中聲，較爲允當。

又 韻攝六部收聲之界，有一法可得其確證。試以伊字發聲，聯阿字呼之，其音即成鴉字，以烏字聯阿即成哇，以㊧字聯阿即成額阿切，以㊊字聯阿即成那清平，以㊋字聯阿即成媽清平。再試以六部之字各聯阿字呼之：第一部之字如是阿、大阿、化阿、下阿、可阿、過阿、其阿字皆仍本音；第二部之字如來阿、戒阿、怪阿、背阿、對阿，其阿字即轉爲鴉音；第三部之字如高阿、小阿、收阿、留阿，其阿字即轉爲哇音；第四部之字如上阿、光阿、香阿、成阿、行阿、中阿、用阿，其阿字即轉爲額阿切之音；第五部之字如山阿、天阿、寬阿、圓阿、真阿、新阿、順阿、匀阿，其阿字即轉爲那清平之音；第六部之字如淡阿、鹹阿、深阿、陰阿、其阿字即轉爲媽清平之音。除第一部外，在某字收聲之部，其阿字即轉爲某字發聲之音，足見其收聲之際確有某字之音在内也。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韻分各攝，攝分開合，開合之中分齊齒，撮口。如孤字爲合口呼，當作公烏切；姜字爲齊齒呼，當作基央切。若以均烏切孤，則音鄰於居，而爲撮口呼；歌央切姜，則音鄰於岡，而

爲開口呼；是正副不分矣。以均胡切孤，歌陽切姜，更陰陽莫辨矣。

清・林正鳳、金麓甫《新訂韻略翻切易知録》 簡便切字法三十六韻

禮　君○公○光　國○基○堅

樂　居○高○驕　該○決○庚

射　姑○革○乖　鈎○葛○根

御　官○江○金　滾○扃○鳩

書　覺○嘉○經　貲○岡○瓜

數　狷○甘○歌　皆○結○規

此圖六綱，三十六領，每領十八字爲目。用之切字，只熟讀領與目，辨其五音，諧其五聲，按位定母，叶韻取聲，其字自出。若用之傳響，則一傳綱、二傳領、三傳目。其法另詳列於後。

又 五音歌。

開口商音合口宫，混呼開口角音中。齊齒徵音撮口羽，五音平仄理皆同。

三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三 韻書分平上去入四聲，然上去入皆平聲之轉耳。若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此十三韻無入聲，近有《切韻指南》一書，乃元人關中劉鑑所編，其書調四聲，如云脂旨至質、非斐費拂、戈果過郭、鈎苟遘穀之類，皆不知音韻而妄爲牽合者也。蓋質本真之轉，拂本分之轉，郭本光之轉，穀本公之轉耳。脂轉質、非轉拂、未爲不可。但韻中他字，多轉不去，況戈果過若轉入聲，當時谷，不當爲郭。鈎苟遘若轉入聲，當時革，不當爲穀也。

明・魏良輔《曲律》 五音以四聲爲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或苟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繞梁，終不足取，其或上聲扭做平聲，去聲混作入聲，交付不明，皆做腔賣弄之。故知者辨之。

明・吕坤《交泰韻・凡例》 入聲辨異

○陰陽同入謂之兄弟入。陰陽平各有陰陽入者，分入爲當。若陽平無陽入，與陰同入。陰平無陰入，與陽同入。如凡弟未析，同堂共室也。

東韻（邕）勇用（欲《集成》）以郁爲邕入，育爲容入，郁育同聲，不如並入欲。

真韻（瞋）鼾赻（叱《指南》）以叱爲瞋入，秩爲陳入，秩與陳非一調，陳當入口，遲乃平聲，今並入叱。

先韻（淵）遠阮（月《集成》）以噦爲淵入，月爲員入，不知噦如越切，與淵不同調。今並入月。

陽韻（央）養漾（藥《指南》）以約爲央入，藥爲陽入，約藥同聲，今並入藥。

蒸韻（廳）挺聽（剔《指南》）以剔爲廳入，狄爲庭入，庭狄不同調，底當入題。題平聲，今並入剔。

庚韻（烹）（彭）剖鮊（柏《指南》）以拍爲烹入，白爲彭入，白彭不同調，今並入拍。

文韻（芬）（汾）粉糞（拂《指南》）以拂爲芬入，佛爲汾入，拂佛聲同，今並入拂，

刪韻（灘）（壇）坦炭（撻《指南》）以撻作灘入，達作壇入，壇達不同調，今並入撻，

寒韻（潘）（樂）垺判（潑《指南》）以潑爲潘入，鈸爲樂入，不知槃滿官切，豈可入鈸，槃當入婆，婆平聲，今並入潑。

○異平同入謂之同産入同母不母父，如同産兄弟，姓雖異而情則聯。今西人讀貢爲棍，讀俸爲糞，公嗊瞋穀，昆袞棍穀，風棒諷福，分粉糞福，父同故也。南人讀庚爲根，讀清爲楞，庚梗更格，根頭艮格，清請情七，侵寢沁七，八同故也。入同不嫌半異，故著於此，以備通用之一體。

東董動（督）　直軫震
敦崸頓（督）　征整正（職）

寒罕漢　星省性
杭沆吭 (喝)　心伀信 (夕)
昏渾混　庚梗更
烘貢頤 (忽)　根頤艮 (格)

○外借内入謂之賓主入支齊十二韻，沈原無入。宋元以來，始見入聲。入亦不外屋質轄藥九韻，蓋入各有主，内也。賓自外來，借主以入，未嘗不問其類。今《指南》所入，類亦相從，但有未叶者，今改正之。

貢軫震　清請倩
支止至 (質)　質韻　妻淒砌 (七)　青韻
容勇用　蒙猛孟
魚語御 (玉)　屋韻　模姥暮 (木)　屋韻
奸簡見　歡緩喚
皆解戒 (甲)　轄韻　灰賄會 (黠)　曷韻
襄想相　杭沆吭
蕭小笑 (削)　藥韻　豪好號 (喝)　藥韻
茫莽莽　占展占
麻馬罵 (莫)　藥韻　遮者這 (哲)　屑韻
岡吭杠　疑影映
歌哿个 (各)　藥韻　尤有宥 (益)　錫韻

○同音不同調謂之交互入如先襄屑削，俱清千心母；堅江結覺，俱經堅見母；灘湯榻託，俱丁顛透母；庚岡格各，俱與掀見母。雖不同調，聲可互叶。非此類而叶，皆强也。

清・吴繼仕《音聲紀元》卷四《審音》　夫音韻之聲，以平屬東，上屬南，去屬西，入屬北，造化本循環無端。而周德清《中原音韻》乃以入派於平上去，正囿於風土，北方無入聲之説也。夫造化原自轉旋，原自不闕，而必欲闕之，或喪其天。若謂入聲惟某韻有之，而它韻果盡無，則如《唐韻》之四聲備者，《經世》書皆闕入聲；《經世》書之四聲備者《唐韻》皆闕入聲。若《唐韻》東董送屋即《經世》之宫孔衆，《唐韻》之冬腫宋沃即《經世》之龍甬用，《唐韻》之魚語御月即《經世》之魚鼠去，《唐韻》之先銑霰屑即《經世》之千典旦，《唐韻》之陽養漾藥即《經世》之良兩向光廣況，《唐韻》之更梗敬陌即《經世》之丁井亙兄永瑩，《唐韻》之侵寢沁緝即《經世》之心審禁，《唐韻》之覃感勘合即《經世》之男坎欠，何《唐韻》之皆有入聲者，而《經世》書盡皆無之。《經世》之多可箇舌禾火化八即《唐韻》之歌哿箇，《經世》之刁早孝岳毛寶報霍即《唐韻》之豪皓號，《經世》之牛斗奏六即《唐韻》之尤有宥《經世》之妻子四日即《唐韻》之齊薺霽，何《經世》之皆有入聲者，而《唐韻》盡皆無之。此兩家皆自謂韻學，通乎造化，而猶然若是。然則入聲之孰有孰無，又何足據依哉。夫造化之理，既不能有春夏秋而無冬，則聲音必不能有平上去而無入。今一循自然之韻，而以東董凍篤之法推之，使凡有字者皆得其入聲，以補平上去所未足則運而爲時，既足以補四時之闕，而被之於律，又足以備四時之和。至於有聲無字、有音無字，如康節之所謂○□●■，是皆通造化者，今《紀元》之所謂○●。其大意與邵氏相同，但邵氏之説繁密，而余之説較爲易入矣。

明・張嘉和《篇海類編附録》　濁音四聲濁字母凡羣字澄並從床奉邪禪匣篇中必書母曰某濁。乾仵健傑羣濁。壇但憚達定濁。蟲重仲逐澄濁。平併病甓並濁。藏奘藏昨從濁。潺棧輚鏨床濁。逢奉俸伏奉濁。詞似寺少入聲邪濁。辰腎慎實禪濁。洪溽哄斛匣濁。以上四聲俱濁音，特舉自以槩之耳。

凡濁音上聲，皆當讀如去聲，如時忍切腎字，當讀如慎，苟呼如清音哂字則舛矣。時掌切上聲，當讀如尚，苟呼如清音賞字則舛矣。又如羣定澄並從床六母字，從平聲調起，而下三聲略轉。奉邪禪匣四母字，從平聲調起，而下三聲不轉。如前所録四聲是也。凡此皆天地自然之聲，不待安排布置而然。明乎清濁之分，則自了然無疑矣。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百一十二聲平上去入》

平聲多良千刀妻　宫心禾光元毛衰
龍開于臣牛男魚　更有鳥回兄君龜
上聲可兩典子早　孔審火廣并犬宝
宰井引斗又鼠坎　每永允水至虎了
去聲个向旦孝四　衆禁化況半報帥
用愛亘艮奏欠去　尤兼兎退瑩巽貴
入聲舌岳日六德　八霍骨十玉比妾

更加無字聲廿九　一百一十二聲畢

袁氏曰：平上去入，出於日月星辰之四象，約之止有四聲，盡之至于萬七千二十四聲。此一百一十二者，舉《經世圖》用聲而列之也。《指南四聲歌》曰：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論四聲者皆宗之。子謂劉士明關中人，各就其方音而品之爾。自予意斷之，平固平也，上實未嘗猛也，去亦未嘗哀也，入亦未嘗短也。予請先解其義，後辨其聲：平者優柔平中之謂，其聲在不高不下之間；上者上于平也，平已和矣，上于平，則其聲柔遲而近老；去者有急行之義，其聲急動則促矣；入者從急入緩之義，其聲次于上，而近于平，此獨平所以類入也。大概平聲鏗鏘、上聲蒼老、去聲脆嫩、入聲直樸。說者謂平聲似鍾，上聲似鼓，去聲似磬，入聲似柷，其理近是。嘗試以琴聲驗之，從中弦鼓便作平聲。從老弦舒遲者鼓便作上聲，從子弦急動者鼓便作去聲，從老弦中弦之間鼓便作入聲。豈作平中上老去嫩而入急乎。四聲之分，當以此爲定論矣。然分四聲者，須先辨四字之聲，平入二字分明，上去二字宜辨，上當作時掌切如賞讀，與時仗切如尚讀者不同，若讀如尚，又是去聲矣。去當作丘遽切如故讀，與丘矩切如麩讀者不同，若讀如麩，又是上聲矣。從本字訂正之，則逐韻而求，平上去入，自不舛也。

明・朱孔陽《訂正字韻合璧》卷一　平仄指掌圖



凡調四聲字法，用左手食指根是平聲，食指頭是上聲，無名指頭是去聲，無名指根是入聲，蓋初起爲平聲，升上爲上聲，過去爲去聲，从下爲入聲，象一字之有四象也。

又　切韻字譜余亮切，余灼切蘇見切。蘇結切。漾　藥霰　屑

去上陽入平　去上先入平

養　陽銑　先余刃切。　余童切。　蘇前切。職又切。職廿切。魚然切。魚厥切。

賓　質願　月

去上脂入平　去上元入平

旨　脂阮　元

職現切，　肱夷切。魚遠切，魚袁切。

明・陳蠶謨《元音統韻》卷二《通釋下》　調四聲一

調四聲則平仄辨，取經緯圖依平聲韻中部位四聲讀去。如一公公鞠貢谷，以至三十六甘，甘感淦閤是也。中有難字不易讀，〇音不能讀，或認字不真四聲不協者，俱姑置之，以俟積漸自來。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四《切韻偶記》　濁上讀去，不獨上升爲然也，轉降亦如之，邪禪匣奉皆轉降也。故其上皆讀去，惟高呼平呼無讀去理，《經世書》以濁補清之用，上非仍上也。濁上重呼即爲平，此亦法創而確者也。

又　中音濁上讀去，而上升之去，又與初發同音，羣定竝從床爲上升，獨見端幫精照爲初發清。在《廣韻》以前初分清濁時，必幾經審定，確不可易已，具中音之理。邵子近兌步自諸母，從中音也。今人漫欲取清濁之上去入而一之，驗之中音，往往齟齬。如吕獨抱之直貞切征，是以上升之去切初發之平。其切呈者，是以濁入切濁平，宜其不相入也。

又　入聲派入三聲，乍聞之必以爲奇，不知皆古音不易之理。《毛詩》之不韻，《説文》之難通，皆入聲爲之也。自派入三聲，而止攝之無上者，歷歷有上，其照母各有正音，其以菑同貲，或同之者，皆不明此理也。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啀喍上去入》　古人平仄互通，但麤叶耳。沈約始定平上去入四聲，而周德清《中原音韻》始分平聲爲陰陽，以空喉高聲爲陰，堂喉下聲爲陽，此前所未發，故三十六母清從心邪，一列裸呼，而持蒸切澄，行韻混取，皆不知陰陽之故也。而論理者曰：輕清爲

陽，重濁爲陰，則與挺齋相反矣。張世南謂衣冠平聲爲陰，着衣之衣、冠巾之冠去聲爲陽，此經生附會之談，非知此道者也。挺齋見陰本字空喉，陽本字堂喉，但取例説，未詳其名之合理耳。要之，法則一定，名則隨人所取也。《聲原》故以啞聲噎聲目之，如通字爲啞，同字爲噎，使人易解，猶言印章之陰陽文，何如言朱文白文之爲明切乎。自高安提出，李士龍《音義便考》用之以并母，吕獨抱《泰交韻》用之以立切，可謂善矣。但未通暢其所以然。而郝京山論平上去入之下更有一聲，如崩韸琫不幫是也。此乃歸母耳。不能定其必爲幫，或爲把，或爲奔皆可，何如啞噎上去入之自然不移也。按《西儒耳目資》亦以清濁上去入爲五聲，正與啞噎上去入閣合。蓋五音相生爲宫徵商羽角，既生之後，則宫商角徵羽其聲以次漸高，人之啞噎上去入乃自然之宫商角徵羽，唇舌牙齒喉則初排位立號之羽徵角商宫也。以噎起，以啞收，即京山之意，京山不言啞噎，而别贅一字，則似蛇足耳。近見翻刻《中原韻》者强分上去入亦有陰陽，彼謂有送氣用力之别，若然，則何以處夫平聲之送氣用力而又自有啞喉噎喉之陰陽乎。故標例曰啞噎。請問上去入有啞聲噎聲否耶，可爽然矣。惟入有起抑聲，各方言語不定，如莫没佛合等字，皆起抑任意。考之古人韻脚不分，切脚無據，遍搜歌謡箋註，俱無有可證明者。然按之今日，確有此音。當是開口齊齒之音，收抑入合口之韻。收起入蓋人爲極聲，聲極則轉，轉復爲平。黄鍾位子，自子而左旋周十二律，貞下起元，必然之理。總之，仄無餘聲，餘聲皆平，可悟五音皆宫，五聲皆平矣。故獨平有啞噎，而謂仄有陰陽者，鑿説也。履按噎平復有二聲，如逢長來茶之類。今中州、吴下及敝鄉之音皆高于啞平，兒生下地之聲爲哇，其音實高于啞平，萬國皆然，不獨中州、吴下敝鄉之土音也。但有音無字，其字即噎，猶人之起聲無字，其字即抑，是三平上去二入共七聲，用止用五，啞噎則不可不明耳。

清・高奣映《等音聲位合彙》卷上　字分五聲説馬槃什論　聞之天數五，地數五，夫以天地之大數且囿于五矣。二五而爲十，《易》曰十者數之成也，至哉斯言歟。又嘗考之外夷各國之于數計也，雖其聲音命名之有不同，而至於十之爲數，則確然不能移易，斷未有或于十之外加一二數而爲十者也，亦未有或于十之内減一二數而爲十者也。雖欲强爲加減，究何能累增而至于千百萬億乎。信此十之爲數不可易也，則是五爲十之半，又豈可以更易者乎。是故金木水火土之爲五行也，東西南北中之爲五方也，牙齒舌喉脣之爲五音也，以及五事五味五色等屬莫可枚舉，總以得五而成，是以樂之爲道宫商角徵羽各成一音，每一音中各成五調，每一調中各具五聲，要皆律吕錯綜，得五而成，何獨於字之一道而僅有平上去入四聲也乎。惜乎沈約分韻知有上下平，而不知何字在上，何字在下耳，釋神珙分平上去入四聲而少一聲耳。援也幼而留心音韻，偶有所得，益之爲五，僅具圖分晰于左，以補其全，庶乎千慮之一得耳。或曰子何以知字之必有五聲，而謂神珙爲少一也。余曰：以理揆之，以音等之，而覺音有未盡于四，且天田等兩字上去入三聲皆同，是以知也。或曰子增之爲五安乎。子曰：予初亦未安也，乃以十數字等之而有五聲進乎百千字等之而亦皆有五聲，以至於有音無字者雖百千萬字而亦皆具有五聲，予意始稍安矣。問嘗試以教六七齡之童子，初授一二字之五聲爲等法，而凡有字無字之五聲，即百千萬字皆信口而出，合乎天然，毫無强勉，而余之意迨無有不安者矣。或曰：子以天田等字爲五聲，何以知天之必在上，田之必在下，而謂沈約爲不知也。予曰：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是以知而分其上下，如天在上田在下，通在上同在下。沈約誤以天田爲下平，通同爲上平，故非之也。按等韻只有平上去入四聲，聲有未全，故入聲遂多差失。今援增以全聲，五聲相承始無差謬，雖初學者亦信口一誦而無少差謬也。援之補以全聲者，乃順乎人心之自然，合乎天地之正聲者也。予小子又何多讓焉。

以新增五聲證古入聲錯誤之圖

官韻援按：五聲係官管貫國一，入聲乃國韻，古錯作括韻，記本韻入聲共錯二十一字。

問韻援按五聲係間簡見結一，入聲乃結韻，古錯作匣韻，記本韻入聲共錯二十一字。

干韻援按：五聲係干敢幹格一，入聲乃格韻古錯作葛韻，記本韻入聲共錯二十一字。

五聲圖	平聲	和	上聲	厲	去聲	清	入聲	直	全聲	重
	聲安	天而	聲舉	子而	聲遠	聖而	聲下	哲而	聲渾	王而

又　五聲解

槃什氏曰：五聲各有所屬，以象五方之德。

平聲　屬東方，音平，平而初生，木之德也。

上聲　屬南方，音上而升，火之德也。

去聲　屬西方，音過去而清響，金之德也。

入聲　屬北方，音下而入，水之德也。

全聲　屬中方，土旺於四時，故其音全而渾，土之德也。援意謂五聲得此而全，故謂之全也。即謂之下平亦可也，然五者皆不得已而强名之耳。上去入三聲爲仄聲，平全兩聲皆平也。

又　五聲論

字分四聲，設於周顒，詳於沈約，亦爲洩天地之祕矣。然天地之數得五而成，彼已少其一聲，如謂以四聲配四方，豈有有四方而無中央者乎。後人亦頗知聲不止四，郝京山於四聲後轉一聲爲五，馬槃什因之定爲平上去入全五聲是也。第兩平分列首尾，中夾三仄，殊不自然，亦似是而非。又有謂平中自有陰陽，張世南以聲輕清者爲陽，重濁者爲陰，而周德清又以空喉清平爲陰，堂喉濁平爲陽，方密之遂以空堂定例，游子六詞韻之陰陽本此近矣。然陰陽終非定論，以平聲言，自有平聲中之陰陽；以仄聲言，自有仄聲中之陰陽，以平仄合言，又有平仄中之陰陽；詳後《合聲獨異》及《五音陰陽説》總因拘守平上去入四字千有餘年，孰敢違衆耳目起而更之。是不知有開必先，自難昧本忘原，若後來居上，何妨改絃易轍。

又　五聲名義

開即上平清聲，張之陽，周游之陰，方之空，郝之後，馬之平。如先天元氣，其聲輕清，萬物資始，有天施之義焉。承即下平濁聲張之陰，周游之陽，方之堂，郝之前，馬之全。如稟受賦質，其聲渾厚，萬物資生，有地成之義焉。轉即上聲。如物生繁衍，芸芸轉動，其聲盛大。縱即去聲如日中則昃，有張必弛其聲溜越。合即入聲如萬物斂藏，復歸根本，其聲收促。

又　五聲圖解

四方無定位，中央立而四方定矣。萬凡皆起於中，即如人以心爲中，無不由心生者。故字始於中央而開之，繼於東方而承之，轉於南，縱於西，終於北而合之，聲全而位妥，義更自然，即九成之樂止此五字，足以該之。以至寒暑迭運，世代升降，越此不能爲序；經史子集，詩文詞賦，舍此不能成章。萬事萬理，莫不皆然。豈特一字五聲之義而已哉。

或疑四聲何以始於東方，蓋取東方木生之義。不知彼已遺却土行，如謂土行寄旺四方，比正四方皆土所出，故曰土爲萬物之母，聲之始於中宫定論已。

馬氏於平上去入後增一全聲，其《五聲圖》以平聲配東方起，以全聲配中央終。若然則平字亦係全聲，何以列於東方，而全字即是平聲，何以列於中央。蓋平全二字同屬承聲，俱爲下平，其開聲上平乃閘詮二字也，是有兩下平而無上平矣。若謂平字五聲，乃平頻聘癖閘，全字五聲乃詮吮縓歡全，則是上下兩平可以易聲，東中二方可以易位，尤矛盾之甚者。所以郝氏之前後與馬氏之平全亦有相左。總之兩平分居，首尾顛倒，俱可互念，惟開承轉縱合爲順次，若作承開則念不去矣。

按平上去入四字相沿已久，驟然更之，恐人難明，故開註曰即上平，承註曰即下平，轉註曰即上聲，縱註曰即去聲，合註曰即入聲，庶便觀覽。按《正韻》例云：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至宋《集韻》始以上下定爲卷目，謂昔因平聲字多，故釐爲二卷，其上下二字原屬無謂，所以不從。再考沈約分韻，已知有上下平，惜其不知何字在上，何字在下耳。如天係開聲上平，田係承聲下平，通係開聲上平，同係承聲下平，彼誤以天田俱爲下平，通同俱爲上平，兹以四聲明五聲，則平聲有不得不分上下者，開聲在上故曰上平，承聲在下故曰下平。此五聲次序一定之上下也。

又　合聲獨異説

方氏《聲數概内》云：平聲陰陽爲空堂，顯然者也。仄聲則上爲陰，去爲陽，此前所未發也。仄聲之極而收者，入之抑聲爲陰，起聲爲陽。論韻則上去自與平叶，詩餘詞曲所用可證，入聲則不叶，必轉紐以

叶之，此以知入爲極聲而非與上去同類者也。又按今之詞韻平聲分陰陽，置入聲不用，此二者，雖知入聲與平上去不同，然不知入聲中有本聲自與平上去相叶，有借聲乃不相叶，此更前人未發之妙歟。

又　合聲有本借之分說

每字各有五聲，此自然之定理。惟合聲即入聲與前四聲獨不同者，因有本聲借聲之異耳。舊等韻亦知入聲有借韻，乃悞將本聲認爲借聲，反將借聲認爲本聲。如止攝係本聲，臻攝係借聲，悞謂止攝入聲在臻攝之類。至梅誕生所得《韻法直圖》，內有數韻竟謂無入聲，此尤悞之甚者。有謂某韻入聲如某者，亦多舛謬。如居韻係本聲，鈞韻係借聲，悞謂居韻入聲如鈞韻之類。惟李嘉紹標射法謂譜內入聲俱從順轉，如谷字止曰孤古故谷，餘拗紐不從，可謂獨得之見。然止舉此一字，餘又未詳。且拗紐謂昆鉤二入同係谷字，則又謬矣。總因在昔聲無定位，故易淆耳。惟馬氏《等音》所定本聲借聲，允稱詳妥，茲述遵之。詳後十三韻說及聲位中。欲知何以爲本聲，何以爲借聲，試先舉合聲即入字令人轉出，開上平承下平轉上縱去四聲，則所轉出之聲即係本聲。或止知四聲者，令轉出平上去三聲，亦同。如舉合聲葉字所轉，必曰耶爺也夜葉是其本聲，而借聲則有煙顏眼彥葉、挨崖矮隘葉。餘可類推。是每三韻共一合聲，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

又　合聲不可爲互證說

按經史中多有不用反切而曰音某者，此直音也。又有曰某平聲，某上聲，去聲者，此互證也。但開上平承下平轉上縱去四聲各有十三韻，故可用爲互證。至於合入聲止有五韻，其八韻係借聲，凡三韻共一合聲，是合聲一字即有三開三承三轉三縱，若以合聲互證，則不知三字中爲何字矣。如前葉字開聲則有耶烟挨，承聲則有爺顏崖，轉聲則有也眼矮，縱聲則有夜彥隘，故不可用也。此猶就五聲新位而言，若舊以開承俱爲平聲，則一葉字即有耶爺煙顏挨崖六平字，如曰葉平聲知是六字中何聲耶，惟瓜韻可用入聲爲證，此係閏餘一位有本聲無借聲故耳。

又　本字轉音說

字有本音而轉爲別音者，在昔多按四聲圖之。今既定爲五聲，則開承不可復混，須以冒示形象別之。凡他音轉爲開聲，於字外用○，承聲於字下用⌣，轉聲於字左用ㄑ，縱聲於字右用⊃，合聲於字上用⊓。如中正之中，本音乃開聲，若轉爲中的之中，即係縱聲。如正中之正，本音乃縱聲，若轉爲正月之正，即係開聲。餘放此。

又　五聲即四聲說

聲雖有五，用止有四，以對待言，止有二焉，二即是一，太極之理也。嘗思昔人定四聲，想因詩書中開上平承下平二聲互相爲叶，轉上縱去合入三聲各相爲叶，遂將開承認爲一例耳，豈知此乃四五互藏之妙用乎。如舉四方，中央即在其內，猶夫播五行於四時。邵子一切四列，而五在其中，詩餘法平聲分陰即開陽即承，不用入即合，聲，皆是理也。即所述聲位，亦聲音韻母，四者全而成一位，所謂旋四藏一之旨，淡於《易》者知之。對待者，開承二聲爲平，轉縱合三聲爲仄，然每一字各具此理，謂非太極乎，誠理數自然相符者。

外域知有七音而不知四聲五聲之說，全尼亦言入中土乃知之，即今清語清字可證，然在古韻亦平仄互通者也。

又　韻首以五聲分屬說

洪邁曰：予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愚按：以五音分配五聲，非起於唐，且此相配次序亦不妥當。蓋五音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若分配五聲必循五方之次，以宮角徵商羽定序爲是，見前五聲諸說，及後二十五調。又曰：米元章云五章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倣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則韻分爲五始于呂靜，非自沈約始也。愚按：聲之有五，可見昔賢早已知之，獨是上下兩平，互有錯誤，遂使後人不解耳。今之開上平。承下平。二聲，判然不同，雖可通相叶押，然韻首必各有攸分自爲統屬也。

又卷下　辨古無入聲之誤說

槃什馬氏自援曰：凡天下之字，每字皆有五聲，但入聲之中有借聲本聲之分耳。已見予《五聲說》及《五音十三韻圖》中。非無入聲也，舊等韻

中謂支即商音第十二韻■韻也。西即徵音第十二韻基韻也。居即羽音第十二韻居韻也。呼即宮音第十一韻孤韻也。皆即徵音第六韻皆韻也。來即商音第六韻該韻也。蕭即徵音第五韻交韻也。毫即商音第五韻高韻也。鍋即宮音第九韻鍋韻也。家即徵音第十三韻家韻也。麻即商音第十三韻迦韻也。遮即商音第十韻革韻也。等十二韻爲無入聲。而誕生梅氏《韻法直圖》内亦謂交即徵音第五韻交韻也。規即宮音第八韻規韻也。乖即宮音第六韻乖韻也。皆即徵音第六韻皆韻也。鳩即徵音第七韻鳩韻也。鈞即商音第七韻鈞韻也。家即徵音第十二韻家韻也。迦即商音第十三韻迦韻也。鍋即宮商第九韻鍋韻也。等九韻爲無入聲。予不知其何所見也。夫等韻若以皆該交高等四韻爲無入聲，猶爲可也，蓋此四韻入聲乃結革脚各、四韻原係借聲，故曰可也。梅氏所謂交規乖皆鳩鈞等六韻爲無入聲，此六韻皆同係借聲，亦爲可也。至若等韻謂■基居孤鍋家迦革等八韻爲無入聲，則誤之甚者也。蓋此入韻入聲乃■吉橘谷郭甲閣革八韻，實係本聲，乃謂爲無入聲，故曰誤之甚者也。而梅氏所謂家迦鍋三韻爲無入聲，此三韻皆同係本聲，亦誤之甚者也。夫入聲之本聲者，雖欲謂爲借聲尚猶不可，何得竟謂之爲無耶。此蓋作者誤以本韻入聲直認爲借聲他韻之入，而反謂本韻爲無入聲，實若以馬借人而已反步行者耳。如橘韻乃居韻之本入聲也，彼直以爲君韻之入而反謂居韻爲無入也。又如谷韻乃孤韻之本入聲也，彼直以爲公韻之入，而反謂孤韻爲無入也。餘倣此。援不敏，刱有入聲本聲借聲之圖，見《十三韻説》内。高明證之。倘議者以本聲借聲爲援之杜撰而不見信，試先舉入聲數字令人轉出平聲，則所轉出之平聲即其本聲也。如一結韻雖係○間簡見結●○、皆解戒結●○、結●●結●○，三韻同一結韻，其間皆二韻乃係借聲，結韻乃其本聲也。又如一斛字，雖係○斛吼候斛矣○、烘噴汞斛紅○、呼虎户斛胡○，三字同一斛字，其斛烘二字乃係借聲，呼字乃其本聲也。餘徹此斛字係商音，宫音中無字，故借用。

清・仇廷模《古今韻表後編・表例續識》　以四聲定五音者，徐景安《樂書》也。上平爲宫，下平爲商，上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四聲中平字獨繁而分上，下無他故也。以去爲羽，豈羽當讀裕耶。此臆説之最無理者，毛氏之論盡之矣。

清・江永《音學辨微・一辨平仄》　音有平上去入，分而爲二：一爲平，一爲仄。平字平聲之濁，舉濁以該清，仄字八聲之清，舉八以該上去。平聲爲陽，仄聲爲陰。平聲音長，仄聲音短。平聲音空，仄聲音實。平聲如擊鐘鼓，仄聲如擊土木石。音之至易辨者也。稍爲指示，童子能知，亦有白首猶茫然者。升高自下、當自辨平仄始。

詩賦駢體固須辨平仄，即時文對偶亦必平仄調，方有聲響，散文亦必平仄相間音始和諧，陰陽之理也。

又《二辨四聲》　漢以前不知四聲，但曰某字讀如某而已。四聲起於江左，李登有《聲類》，周顒有《四聲切韻譜》，沈約有《四聲譜》，皆今韻書之權輿。以詩韻讀之，實有其聲，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前人以宫商角徵羽五字，狀五音之大小高下。後人以平上去入四字，狀四聲之陰陽流轉，皆隋類偶舉一字，知其意者易以他字，各依四聲之次，未嘗不可。梁武帝問周捨曰：何爲平上去入。對曰：天子聖哲是也。可謂敏捷而切當矣。天子聖哲又可曰王道正直，學者從此隅反。上升上之上時掌切，若在上之上音尚，屬去聲，勿誤。上聲逢最濁位，詳後《辨清濁》。有轉音方音或似去而非去也。如呼動似凍，呼簿似布，呼弟似帝，呼舅似究之類。或以去聲讀之則謬矣。張自烈《正字通》多如此。去聲逢濁位，方音或有似入者，婺源土音如此。非入也。北人呼入似平，其實非平，南人聽之不覺耳。關中人呼平聲之濁聲似去，其實非去也。上去八方音有差池，若不能辨，猶之未嘗知四聲。平上去韻多，入聲韻少。入聲有轉紐，或二三韻共一八也。詳《四聲切韻表》。一字轉三聲者，惡哀都切。惡烏路切。惡。烏各切。轉四聲者，厭一鹽切。厭於琰切。厭於豔切。厭。益涉切。鄉塾點書之例，圈發四隅別四聲：平東北，上東南，去西南，八西北。若四聲未能了了，毋輕圈發，致誤後學。

清・汪烜《詩韻析・發凡》　聲之有四，猶天運之有四時也。故平聲和而昫嫗，元之生生也；上聲怒而奮發，亨之嘉會也；去聲清而悲肅，利之成就也，入聲斂而歸藏，貞之幹事也。平上者顯仁，而去入者藏用也。九音者對待之體，而四聲者流行之用也。作《四聲方位圖》。

清・王植《韻學臆説》　前古人不分四聲，多平仄間用，如《書》賡歌，《禮》曳杖歌之類皆然。四聲自周顒沈約始，是以梁武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此爲初發其扃耳。解者謂平和而安，上厲而

舉，去清而遠，入直而下是已。而平又有清濁之分，如師與時皆平也，而時爲濁。方與房皆平也，而房爲濁。諸如汪王、烘洪之類倣此。於是字母清濁亦與之配。如溪羣，羣即溪之濁也。透定，定即透之濁也，餘如滂並、清從、心邪、穿牀、審禪，以及曉匣、影喻、敷奉，皆一清一濁。惟上去入非有清濁可分，而亦用此母者，等音之例以仄從平，温公之舊也。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二《等韻説》 入聲同異

入聲惟梗曾深咸四攝獨用，其餘如通江止遇蟹臻山効果假宕流十二攝，皆彼此同用。如通攝平聲爲東冬，其入聲則爲屋沃，然遇攝平聲爲魚虞，入聲亦爲屋沃，流攝平聲爲尤侯，其入聲亦爲屋沃，臻攝平聲爲真文，其入聲爲質物，而止攝平聲爲支微，入聲亦爲質物，蟹攝三四平聲爲齊，其入聲亦質物，山攝平聲一二等爲寒删，其入聲爲曷黠，而蟹攝一二等平聲爲灰佳，其入聲亦爲曷黠，假攝平聲爲麻，其入聲亦爲黠，宕攝平聲爲陽，其入聲爲藥，而果攝平聲爲歌，其入聲亦爲藥，効攝一三四平聲爲豪蕭，其入聲亦爲藥，江攝平聲爲江，其入聲爲覺，而効攝二等爲肴，其入聲亦爲覺，蓋有兩部三部而同一入聲者。按之平上去入三聲，皆一氣相承，豈能專歸一部，自必彼此同用，故音譜重複載之。舊説謂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鹽咸十七部有入，而支微佳齊灰蕭肴豪尤魚虞歌麻十三部無入，特未考正於等韻耳。宋鄭庠云：古韻通用平聲只六部，入聲只三部，一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一真文元寒删先爲一部，一侵覃鹽咸爲一部，一支微齊佳灰爲一部，一蕭肴豪尤爲一部，一魚虞歌麻爲一部，此平聲六部也。一屋沃覺藥陌錫職爲一部，乃東冬江陽庚青蒸之入聲，一質物月曷黠屑爲一部，乃真文元寒删先之入聲，一緝合葉洽爲一部，乃侵覃鹽咸之入聲，此入聲三部也。然入聲雖三部，實配平聲六部而行，蓋支微齊佳灰同用，質物月曷黠屑魚虞歌麻同用，屋沃覺藥蕭豪尤亦如之。古韻獨用則十六部，通用則只六部也。恭讀康熙末年勅撰《音韻闡微》凡例，以古韻部分言者各殊，究無定論。按收聲以别之，平聲亦分六部，上去二聲與平同，入聲亦分三部，證之《三百篇》《楚詞》《文選》及唐虞以迄漢晉之古歌謡頌詩賦，其用韻若合符節。此誠我聖祖仁皇帝亶聰，首出天地萬物之奥，律歷象數之秘，靡弗心解神會，獨見本原，而集千古音律之大成也。

清・朱琰《韻譜》卷一 平聲上

輕清　璀將鄰反。珍陟鄰反。陳直鄰反。椿勅倫反。弘户肱反。龜居追反。員王椎反。禋於鄰反。孚撫夫反。鄰力珍反。從疾容反。峯敷容反。江古雙反。降下江反。妃芳菲反。伊於之反。微無非反。家古牙反。施式支反。民彌鄰反。同徒江反。

重濁　之職而反。真只人反。辰食鄰反。春昌倫反。洪户公反。諄章倫反。生所庚反。殷於斤反。倫力迍反。風方隆反。松詳容反。飛匪肥反。夫甫于反。分府文反。其巨之反。杭户即反。衣於機反。眉武悲反。無武夫反。文武分反。傍步光反。

平聲下

輕清　清七情反。仙相然反。砧知林反。孃女良反。緜彌鞭反。朝知遥反。缺　幽於虬反。牆疾羊反。箋則前反。愆去乾反。衫所從反。名武并反。并府盈反。輕去盈反。傾去營反。徼古堯反。翹渠遥反。璩似緣反。晴疾晴反。羌去羊反。

重濁　青倉經反。先蘇前反。針職嫾反。瓤汝羊反。眠莫邊反。昭止遥反。詶市州反。川昌專反。詳似羊反。坊府良反。憂於牛反。氈諸延反。鉛與專反。三蘇甘反。明武兵反。兵補縈反。卿去京反。嬌舉喬反。泉聚緣反。錫徐盈反。匡去王反。

上聲

輕清　丑勅柳反。餅必茗反。冢知勇反。煜昌兗反。昶勅兩反。丈直兩反。炯久永反。豕式是反。鄙方美反。邇兒氏反。敢古覽反。梗古杏反。皿武永反。起墟里反。美無鄙反。緊居忍反。畎古泣反。免無兖反。杏何梗反。氏匙止反。旨職雉反。

重濁　甫方主反。引於軫反。鼠舒呂反。尾無匪反。比卑里反。謹居隱反。汝如與反。卷居轉反。晚無遠反。雨于矩反。耿古幸反。幸何耿反。猛莫幸反。祂神旨反。始詩止反。豈氣幾反。倣方兩反。止諸市反。里良已反。娣將已反。柿鋤里反。

去聲

輕清　魅美祕反。快苦夬反。避婢義反。譬疋義反。臂卑義反。赴撫遇反。惠胡桂反。獘毗計反。肺芳味反。浚私閏反。絹去面反。宋蘇統反。壞懷怪反。怪古壞反。替他計反。至之利反。縣玄絢反。甑子孕反。濟子計反。字疾四反。四思二反。

重濁　味無沸反。誖苦壞反。瑞是僞反。志之利反。吏力值反。賦府遇反。衛羽制反。誓時制反。廢方袂反。舜舒閏反。眷几倦反。送蘇弄反。會胡外反。膾古兌反。態他代反。廟苗召反。釧川絹反。再作代反。寺辭吏反。伺相吏反。耐仍吏反。

入聲

輕清　格古陌反。角古岳反。嶽五角反。邈莫角反。學户角反。疋譬吉反。必卑吉反。穴胡決反。焃古穴反。薛思列反。籍秦昔反。悉息七反。一於質反。擲雉戟反。

重濁　博　閣古洛反。鄂五各反。莫忙各反。鶴下各反。訖居乞反。出赤律反。

右辨四聲輕清重濁法

又　借入聲歌訣

迦結械歌四聲全，該干迦下借短言。

庚於械求傀如是，岡高根鉤歌内參。

清・方本恭《等子述》　梁武帝問何爲四聲，周捨對以天子聖哲。平上去入從可類推。故沈韻自號《四聲類譜》。若論其義，則平和而安，上厲而舉，去清而遠，入直而促。説見馬槃什《等音》，與舊傳調四聲歌括脗合。遼東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不自知其言之贅也。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五音》　《樂府襍録》曰：上平徵，下平羽，上角，去宫，入商。

入聲促，何以配商音。

《小學紺珠》曰：上平宫，下平商，上徵，去羽，入角

去聲高，何以配商音。

平上去入始於齊梁，實配五音，永明體所謂角徵不同也。竊謂平上去入之次，非齊梁人所能爲，形象則平上去相生，去入相生。聲韻則平爲先聲，入爲轉聲，是亦天籟，不可倒置。陰陽上去入，即當依吕靜《韻集》、徐鉉《韻譜》以宫商角徵羽次第配之。或謂宫陰商陽，不合樂律，不知樂律本不可以二氣五行言。如宫生徵，豈謂土之生火哉；如宫爲陽，豈謂土之專主陽哉。如黄鍾，應子月，豈謂上之旺於冬哉。陰平爲宫，陽平爲商，聲之始也上，上爲角，去縱爲徵，聲之中也；入促爲羽，聲之終也；至入羽而聲盡矣。又一説陽平宫，陰平商，上徵，去羽，入角，而商改音常，羽改音裕，以符本聲，是五音由四聲而生矣。

又《聲韻譜》卷一《四聲》　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

《等韻》曰：迦〇〇蛤。加假架甲。瓜寡卦刮。挫蛆〇茁。〇〇〇哲。結〇〇刦。〇〇〇爰。〇〇〇訣。〇〇〇褉。飢己記吉。孤古故骨。居舉句菊。歌哿箇革。〇〇〇角。鍋果過郭。〇〇〇矍。

等韻十二攝，唯迦結褉高四攝有入聲，他皆附之，該干從蛤，庚傀從褉，岡根高鉤從革，而哲無附從者，其字亦不吕韻限也。

《指南》曰：東董送屋。冬〇宋沃。鍾腫用燭。江講絳覺。脂旨至質迄。微尾未術物。魚語御燭。虞麌遇〇。模姥暮屋沃。齊薺霽祭廢質術。皆駭怪鎋。灰賄隊末。咍海泰代曷。真軫震質。諄準稕術。文吻問物。殷隱慇迄。魂混慁没。痕很恨没。元阮願月。寒旱翰曷。桓緩换末。山産諫鎋。仙獮線薛。先銑霰屑。仙獮線薛。蕭篠嘯藥。宵小笑藥。肴巧效覺。豪晧号鐸。歌哿箇鐸。戈果過鐸。麻馬禡鎋。陽養漾藥。唐蕩宕鐸。庚梗映陌。耕耿諍陌。清靜勁昔。青迥徑錫。蒸拯證職。登等嶝德。尤有宥藥。侯厚候鐸。侵寢沁緝。覃感勘合。談敢闞盍。鹽豔豔葉。添忝掭帖。咸豏陷洽。銜檻鑑狎。嚴儼釅業。凡范汎乏。

劉士明自謂有入聲者九攝，通宕曾深咸江梗臻山也。又謂止攝入聲見於臻，遇攝流攝入聲見於通，蟹攝一二入聲見於山，三四入聲見於臻，效攝一三四入聲見於宕，二等入聲見於江，果攝入聲見於宕，假攝入聲見於山，蓋雖入聲全通，而實吕屋沃覺爲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

爲真文元寒删先之入，藥陌錫爲陽庚青之入。職爲蒸之入，緝合葉洽爲侵覃鹽咸之入也。

《指南》二十四圖入聲，實止七攝：各格祑穀葛抶閣。

顧炎武《古音表》曰：支紙寘質，脂旨至術，之止志櫛，微尾未物迄。齊薺霽屑。祭薛。佳蟹泰月。皆駭卦没。灰賄怪曷。咍海夬隊代　末點德。廢鐍麥。尤有宥屋。魚語御屋。虞麌遇沃。模姥暮燭覺。麻馬禡藥。侯厚候鐸陌麥昔。蕭篠嘯屋。宵小笑沃。肴巧效覺。豪晧号藥鐸錫。侵寢沁緝。覃感勘含。談敢闞盍。鹽豔豔葉。添忝掭帖。咸檻鑑洽。銜豏陷狎。嚴儼釅業。凡范梵乏。

凡入聲重列者，皆彼此半收之字也。寧人主偏傍相從，故與諸家不同，而亦實爲不易之理。但既吕偏傍相從，則有不可吕板板配合者，如術韻偏傍不專在脂旨至之韻，櫛韻偏傍不專在之止志之韻，蓋類而敘之，不吕配合言。

表内無入聲者，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尤幽歌戈麻陽唐庚耕清青蒸登。

毛奇齡《四聲表》曰：東董送屋。冬腫宋沃。江講絳覺。真軫震質。文吻問物。元阮願月。寒旱翰曷。删潸諫鎋。先銑霰屑。陽養漾藥。庚梗敬陌。青迥徑錫。蒸拯證職。侵寢沁緝。覃感勘合。鹽豔豔葉。咸豏陷洽。

西河謂東冬江陽庚青蒸侵覃鹽咸真文元寒删先十七部有入聲，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無入聲。蓋本章道常之《韻學集成》，而劉鑑《指南》已有其説。考舊韻譜之次第，亦侶吕此爲整齊也。但西河去入相協謂之兩合，所引三百八條皆與四聲表全乎相反。豈四聲之外别有所謂去入者邪。今使爲古詩者用東冬之韻，而忽襍吕屋沃韻中之字，雖三尺童子皆得指而斥之矣。

偏傍四聲俱全者，考之得五十餘字。參槮摻趁。厭魘饜壓。兼鼸慊。撿敢瞼譣。砭貶泛乏。佔點坫貼。儋膽澹譫。韐齰啗掐。闔掩晻腌。犁筣利颲。葵揆傒闋。茞妣毖即。鈰肺覜迭。皆楷鞮稭。荎桎至蛭。尼柅泥昵。醅蔀箸踣。持畤侍特。疑擬儗噰。該垓劾刻。蛨賄宥郁。哃耳耳耿取。支頍芰屐。朕枳侙迟。鍉諟鯷寔。襦聽纗讄。倪弢睨鬩。專溥傳膊。豦篆據劇。椄啞稓惡。淤楸瘀闕。蝫楮箸著。婼惹諾鄀。拘姁句局。俱椐具鞷。涑竦漱觫。芃九究阢。狷杻狃蚴。苞鮑抱骲。鍪鞪瞀棪。蕭槭嘯肅。蚰衷柚軸。脩滫鏽蟉。寥蓼磟戮。懊襖奧懊。茭狡校較。高槁犒熇。礉皦敫激。昭沼照炤。毛芼眊罩。宵悄陗削。杓杓釣的。夭麃笑沃。喬矯轎膙。猶酋輶茜。秏奼咤宅。希豨唏誒。若其三聲，則指不勝屈矣。此可吕見古人制字諧聲之本也。

東冬江陽庚青蒸侵真文元寒删先歌麻十六韻，偏傍本無入聲也。《廣韻》所載，則亦有之冢塚从豕，悚竦从束，吻刎从勿，奠闐从旻，珊删从册，孱潺从孨。此平上之从入也，乃若菶拳筑築埝詮欶鯨蚾鬣酈碎，則東侵歌麻之入，茵鰋躑擲幎禊黉篢抑坱脛掠彉獷矌劇，則陽庚青之入，帊刻餥餮狪咽墅準腩搦腽殟嗢榲揾馧，則真文之入，痡寣焆唁紇粌甄顟揊館鬧鯛摳暱頇訐鴘龍鶤讞斡韇怎絟腇哅芽餐紊酟噴噬攙籇剪鏟菟黦焥醃踠頝咬胺鑶嚽攡轍櫪鬣怛妲咀炟黚狙靼蛆苴筧，則寒删先之入，此非字少之不足吕成部也。巍晉人憑臆註釋譌俗爲多，故《廣韻》或兩韻竝載。

周德清《中原音韻》吕屋沃爲魚虞之入，陌錫職爲支微齊佳灰之入，覺藥爲蕭肴豪之入，物月曷黠爲歌戈之入，屑合葉洽爲麻之入，與古韻今韻皆相剌謬。蓋北曲無入聲，俱襍平上去三聲中歌之，取便優伶之口而已。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 高下疾徐，即音之四等也。一等之音洪大，其聲揚而高，氣之輕清而上浮者是也，所謂陽平也。四等之音沈細，其聲抑而低，氣之重濁而下凝者是也，所謂陰平也。三等之音較大于四等，其聲徐而長，所謂去聲是也。二等之音較細于一等，其聲疾而短，所謂上聲是也。其次則由陰平而上而去，而以陽平終焉。由低而高，由疾而徐，此自然之四等，不能增減，不可移易，字字有之，人人可悟也。若以口讀之輕重爲字音之輕重，有難爲定者矣。有不止四等矣。惟發聲送氣，急氣緩氣，開脣合脣，舌頭舌腹，平牙穿牙，引喉噝鼻，撮口齊齒諸法，有可取者聲音論，此有端可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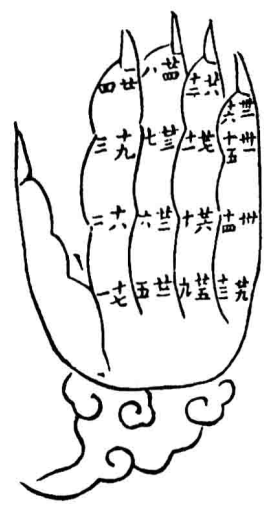
清・江廷璋《等韻真傳》

㊉國 刮 穀
㊎誑 貫 貢 輪 貴 怪 過 顧 卦
㊐廣 管 鞚 袞 詭 拐 果 古 寡
㊍光 官 公 裩 規 乖 戈 姑 瓜
㊉各 閣 格
㊎摑 紺 更 誥 蓋 搆
㊐晄 感 梗 杲 改 苟
㊌岡 甘 庚 高 該 鉤
㊉覺 戟
㊎絳 敬 叫 救 駕
㊐襁 景 矯 九 賈
㊅江 京 驕 鳩 嘉
㊉結 憂 字
㊎見 戒 借 寄 恣
㊐繭 解 姐 已 子
㊏堅 皆 嗟 基 貲
㊉厥 菊 橘
㊎絹 供 君 據
㊐捲 拱 窘 舉
㊊涓 弓 鈞 居

發公發母發子，調四聲等母字，逢母不贊。

總之，姑古顧京景敬戟基已寄居舉，此十二韻標射字多，宜記。凡去聲不對標上聲，真妙訣也。平入不混。

又



響報欲知宮，舌居中。平聲平道有低昂
傳心 欲知商，口大張。上聲高呼猛烈强
傳柬 欲知角，舌後縮。欲知徵，舌抵齒。去聲分明哀遠道
欲知羽，脣上取。入聲短促急收藏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四聲》 四聲之別，始於齊梁，而實而於人聲之自然。今華夏同文之域，不問何方，識字不識字之人，矢口而道，莫不有平上去入之判，雖北方有無入聲之處，而平上去三聲亦犂然不淆。陸法言《切韻序》曰：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蓋以異方之人聽之耳。使其本方之人聽之，必不爾也。彼方之去似此方之入，則彼必別有其入，且謂此方之入似其去，彼方之平似此方之去，則彼必別有其去，且謂此方之去似其平，以一方之音言之，必自成其一方之平上去入無稍繆戾者，故四聲之辨，可各以方音求之，其音不必强同，其理自無不同也。

又《等韻一得補篇・四聲》 兩部同入相配之説，肇自江戴，而諸家之配合不一。愚以人聲審之，定爲前三部與後三部兩兩相配，《外篇・四聲門》有論此三則，言之甚詳。顧因前三部之入聲，古人於韻部未列其韻，故《内篇・四聲譜》於前三部入聲但列重圈，而不列字第，述其讀法於譜後，復於《外篇》聲明讀時按相配之理讀之，蓋慎於變古之意也。而由今思之，不列其字，雖述讀法，終不易明，不如直列其字，易於領會，

其理既確，不嫌武斷也。且第二第三部已改稱輕舌齒、輕脣、與第五第六部之重舌齒重脣天然對待，尤爲確切可憑，故補作兩部同入譜。以喉與鼻，輕舌齒與重舌齒，輕脣與重脣，各部陽聲陰聲兩兩相並，取其同母四聲之字平上去異而入同者對列之，按譜相對讀之，其聲自然諧協，則兩部同入之理不煩言而解矣。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字有陰陽，曼寓翁所謂啞喤，方氏本周挺齋說。如東字都翁切，同字徒紅切是也。蓋東爲陰平之字，翁字亦爲陰平；同爲陽平之字，紅字亦爲陽平；惟灰音則下分陰陽耳。今各家字韻書以德紅切東，是陰混於陽，以徒東切同，是陽混於陰。

清・林正鳳、金麓甫《新訂韻略翻切易知録》 五聲歌

平聲平道莫低昂，遇上高呼猛力强，逢去悠悠音漸遠，入宜短促急收藏。惟有全聲重濁取，兩平三仄各推詳。

又《辨五聲撮要》

平　鎗窗殷、村幽胥、虧貪通、煙棲勻。

上　戕闖引、○有醋、傀坦桐、眼漆蘊。

去　○倉淫、○幼絮愧炭痛厭砌潤。

入　竊輟葉○業戍、碘忒突、也切越。

全　牆床仁、存遊徐、逵壇同、言齊雲。

聲　因濁平多有遺漏。添一聲方全。

在五聲之中，只讀平上去入全時，稍一勒則入聲自出，其本韻叶韻入聲，借用入聲，皆係天然，不煩思索。必區而別之曰某韻本用入聲，某韻本用入聲，特爲初學指南耳，其實不必分也。蓋入聲有順轉、有拗轉。如孤古故谷姑基紀寄吉雞此順轉也；若公鞲貢谷宮鈎苟搆谷勾，則拗轉矣。此在學者之自會耳。故讀者只數讀一二字，凡字之五聲，天然自出，蓋天地間一字之音也。此人人可學而至，亦一學而即得。姑舉其要，其餘皆可引伸矣。

按調音貴得其平，故出口即平聲，升上爲上、過去爲去、稍勒則入矣原韻只四，故曰平上去入。全韻中俱有全聲，特有有音無字者耳，入聲全

宋元韻圖部

目次

論説……三六〇三
綜述……三六一二
傳記……三六四四
邵雍……三六四四
司馬光……三六四五
鄭樵……三六四五
盧宗邁……三六四五
祝泌……三六四五
邵光祖……三六四五
著録……三六四六
《皇極經世書》……三六四六
《韻鏡》……三六四六
《切韻指掌圖》……三六四六
《切韻類例》……三六四八
《切韻法》……三六四八
《皇極經世起數訣》……三六四八
《四聲等子》……三六四八
《切韻指掌圖節要》……三六四九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三六四九
《皇極經世聲音圖説》……三六五〇

論說

宋・佚名《韻鏡》卷首《調韻指微》　不知象類，不足與言六書八體之文；不知經緯，不足與論四聲七音之義。經緯者，聲音之脉絡也。聲音者，經緯之機杼也。縱爲經，横爲緯。經疏四聲，緯貫七音。知四聲則能明昇降於闔闢之際，知七音則能辯清濁於毫氂之間。欲通音韻，必自此始。莆陽鄭先生云，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皇頡、史籀已發此旨，凡儒不得其傳。故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之四聲，不知横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之七音。經緯不明，所以失立韻之源，於是作七音，編而爲略，欲使學者盡得其傳，然後能用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俗。又作《諧聲圖》，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作《内外十六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嗚呼，其用心大矣。今世之士，慢不講究，聱牙舛謬，滔滔皆是。此無佗，由不習而忽之過爾，豈知前輩於此一事最深切致意者焉。或曰：字惟五音而曰七，何耶。曰：音非七，則不能盡聲中之韻，亦猶琴始五絃，非加文武二絃，則不能盡音中之聲。故曰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文武二絃爲變宫變徵，舌齒二音爲半徵半商，此其義歟。或又曰：舌齒一音而曰二，何耶。曰：五音定於脣齒喉牙舌，惟舌與齒遥有往來，不可主夫一，故舌中有帶齒聲，齒中而帶舌聲者。古人立來日二母，各具半徵半商，乃能全其秘。若來字則先舌後齒，謂之舌齒；日字則先齒後舌，謂之齒舌，所以分爲二，而通五音曰七。今《韻鏡》中分章昌張倀在舌齒音，兩處之類，蓋如此。故曰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學者能由此以揣摩四十三轉之精微，則無窮之聲，無窮之韻，有不可勝用者矣，又何以爲難哉。

又《上聲去音字》　凡以平側呼字，至上聲多相犯。如東同皆繼以董聲，刀陶皆繼以禱聲之類。古人制韻，間取去聲字參入上聲者，正欲使清濁有所辨耳。如一董韻有動字，三十二皓韻有道字之類矣。或者不知，徒泥韻策分爲四聲，至上聲多例作第二側讀之，此殊不知變也。若果爲然，則以士爲史，以上爲賞，以道爲禱，以父母之父爲甫，可乎。今逐韻上聲濁位並當呼爲去聲，觀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韻端有深旨。

宋・鄭樵《通志》卷三五《六書略第五・論華梵中》　觀今《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絃七琴，天籟所作，故從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是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

又《論華梵下》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

又卷三六《七音略第一・七音序》　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爲靈，其用在耳目。人與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擴目之明。耳目根於心，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自此分矣。雖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承，未聞其書。漢人課籀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以説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虻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得，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耳。此後學之罪也。舟車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所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爲志，庶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

變夷，當自此始。【略】臣又按唐楊收與安悅論琴，五絃之外復益二絃，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説，故其郊廟樂惟用黄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宫商角徵羽爲五聲，加少宫少徵爲七聲，始得相旋爲宫之意。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蓋取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歎。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闃。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别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别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爲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爲主。今兹《内外轉圖》，用以别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宋・盧宗邁《切韻法・三十六字母切韻訣》 欲盡識世間字者當熟誦切韻法。一百八字。必呼吸端的，無一字差訛，則反切若有神助，如磁石吸針，似子之見母。且以東德二字歸母，東字則云東丁貞端，德字則云德丁貞端。是東德二字皆歸端字母也。且如德紅切則云德丁貞東，紅字與東字同韻，故切歸東字也。字字用此爲例，則無所不通無所不識。德紅名音和切，而尚有互用往來等切。音和既已通曉則諸切皆可意會也。

又《三十六字母切韻法》

心新仙　曉馨祆　端丁貞　知珍遭　見經堅　審身羶
精津煎　非分蕃　幫賓邊　清親千　溪輕牽　穿嗔昌
透汀天　徹侈延　敷芬番　滂繽偏　並頻蝙　奉墳煩
群勤虔　邪餳涎　匣礥賢　定廷田　澄陳廛　從秦錢
禪辰常　床榛潺　明民綿　微文楣　來隣連　喻勻緣
曰仁然　疑銀言　照直氈　影殷焉　泥寧年　孃紉嬝

宋・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 音韻之學尚矣。敷求古昔，若武元之之《韻銓》，顔真卿之《韻海》，夏侯該、陽休之之《韻畧》，陸慈、李舟之《切韻》，以至周研、李登、吕靜、沈約、陸法言、顔之推等數十家相繼裒類，國朝陳彭年、邱雍復刊益之。景祐中，詔丁公度、李公淑與領讎集，而宋公祁、賈公昌朝、王公洙咸以一時英彦爲之屬。近世吴棫《韻補》、程迥《韻式》，又能發明古人用韻之變，音韻之書亦備矣。然以要御詳，以一統萬，譜分臚别，旁通曲暢，未有若《切韻指掌圖》之精密者。圖蓋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所述也。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列爲二十圖，辨開闔以分輕重，審清濁以訂虚實，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遽用則名音和，徒紅切同。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商量切商。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乘人切神，丞真切辰。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巨沂切祈。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案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惟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經典載籍具有音訓，學者咸遵用之。然五方之人語音不類，故調切歸韻，舛常什二三，曩以爲病。暨得此編，瞭然在目，頓無讀書難字過之累，亦一快也。

宋・祝泌《觀物篇解》卷四《皇極經世九》 此圖三千八百四十，是以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聲字百九十二位，遞相衍忒而成。聲之位百六十，去不用之四十八，故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内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百九十二，去不用之四十，故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姆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十千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十二支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事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

又《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卷上《聲音韻譜序》 至於正韻及音，沙門神珙作九弄反紅羅紋側紅，今無能傳其三昧者。惟胡僧了義三十六字姆流傳無恙。雖極之遐荒僻嶠亦能傳習，故蕃國亦有廣明字韻，則字姆之教外薄四海，皆用之也。然揆之自然之聲音，陰陽無不該之物，輕重無不分之理。有陰則有陽，有清則有濁，有輕則有重也。今即了義字姆論之，脣音分輕重，齒音分清濁是矣。舌音分舌上舌頭，曾知舌頭即重

音，舌上即輕音乎。牙音、喉音乃不分輕重，半宮、半徵音又止有二字而缺其一，是了義之字姆猶未全。惟《皇極》用音之法於脣舌牙齒喉半皆分輕與重，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至精至微。蓋聲屬天陽而音屬地陰，天之大數不過七分，而聲有七均。地之大數不過八分，而陰數常偶。故音有十六不可缺一，亦非有餘也。

元・吳澄《吳文正集》卷一七《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

元・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分五音

見溪羣疑是牙音
端透定泥舌頭音
幫滂並明重脣音
精清從心邪齒頭音
曉匣影喻是喉音

又 辯清濁

端見純清與此知
次清十字審心曉
全濁羣邪澄並匣
半清半濁微孃喻

又 明等第

端精二位兩頭居
來曉見幫居四等

又 交互音

知照非敷遞互通
澄床疑喻相連屬

又 叶聲韻

梗曾二攝與通疑
江宕略同流參遏

知徹澄孃舌上音
非敷奉微輕脣音
照穿床審禪正齒音
來日半舌半齒音

精隨照影及幫非
穿透滂敷清徹溪
從禪定奉與床齊
疑日明來共入泥

知照中間次第呼
日非三等外全無

又 交互音

泥孃穿徹用時同
六母交參一處窮

又 叶聲韻

止攝無時蟹攝推
用時交互較量宜

又 輕脣十韻

輕韻東鍾微與元　凡虞文廢亦同然
更有陽尤皆一體　不該十韻重中編

又 辨開合不倫

諸韻切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一門絶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蒲干切槃，下没切紇，俱萬切建字之類是也。古呂

夫藝有精粗，學有是否。藝之粗者堪容，學之否者宜辯。如今之切韻者多用因煙人然輕堅丁顛之類，此法極是浮淺，乃前賢訓蒙誘引切韻入門之法耳，甚不足爲儒者所尚，反害其正音。如《古今韻會》中打字作丁瓦切，其不知按類隔門法卻切檛字上聲。其打字本是都冷切。按類隔門法切作爭字上聲，不知後世緣何變作打字。此字訛久，如卦字本是怪字之類，甚不可便作丁瓦切。此其不知正音切法，是以管窺天傳流而失其真者也。

明・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八《皇極經世書二・纂圖指要下》 ○彭氏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爲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吕，律爲唱，吕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衡，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翕闢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黄氏瑞節曰：邵子之書，伯温畧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説詳，其用異，蔡氏盖由博而之約也。右四象體用圖取本書檃括爲凡例。今以本書詳之，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日月星辰又自相加；水火土石四象爲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亦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也。其爲圖凡三十二。平上去入各聲爲四圖，共一十六圖；開發收閉各音爲四圖，共一十六圖。聲之數，每圖一千六十四，十六圖共一萬七千二十四；音之數間有出入，十六圖亦一萬七千二十四。蓋平上去入、開發收閉分布細推以得之也。蔡氏取十聲爲十圖，取十二音

爲十二圖。如第一聲圖，多字平聲，而可个舌上去入三聲隨之矣。第一音圖，古字開音，而甲久癸發收閉三音隨之矣。至於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但以一百十二因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十二而得之，亦合，此其所以爲自然之妙也。若夫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具祝氏鈐，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

明・章潢《圖書編》卷八《邵氏皇極經世聲音律吕圖總論》 西山蔡氏曰：【略】物有聲色氣味，惟聲爲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以爲圖，以見聲音之全數。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發凡》 邵雍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愛下之〇爲入聲，古瓦仰下之□爲閉音。其〇其□，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既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忘也，寄之喙焉，喙相禺奇之竅焉。竅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〇於□，然後去天地之體，并音聲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執其圜則律吕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

千古之下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之法出於渾成，條理精密，真可爲律吕之正宗。學者由其法推而廣之，即紀元之體在是矣。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八《指掌圖作切之謬》 袁氏曰：韻切之妙至于錯綜變化，義至淵微。雖智者之失不無千一。予嘗觀《指掌圖》有論丁增切登之説，曰丁增皆舌頭字，故仍切舌頭之登。夫增攝端母有登無丁，故丁增雖同聲，終不以叠韻之法切丁，而歸增攝之登也，乃云增舌頭字乎。增固精母齒頭字也，則《指掌圖》之説非也。又有丁吕切貯之論，亦曰丁吕皆舌頭字，故切舌上之貯。夫丁吕切貯，以端切知，乃類隔門都江切椿之例也。乃曰吕舌頭字，吕固來母下半舌音也，則此説又非也。大約類隔門法，以端切知，以徹切透，以定切澄，如丁共切仲，敕多切佗，徒貞切呈，皆以韻爲隔，故互其等，豈應以韻與等同舌頭而後切舌頭字哉。蓋切脚之法兩相别則辨，兩相互則淆。辨者合之俚俑，淆者失之明作。故予謂字學之妙，悟者旬日，迷者終身。易悟易合，固見其妙也。有失有迷，尤見其妙也。此則所謂神也。

又卷九《聲音唱和畧論》 袁氏曰：天聲百一十二，分日月星辰爲平上去入，則聲當是韻。地音百五十二，分水火土石爲開發收閉，則音當是切。蓋聲爲四聲，音爲七音。聲音倡和，兩母相乘而字生焉，即翻切之法也。二百六十四母相乘至于一萬七千二十四字，非鋟載所能悉。予特舉聲中一字遍唱群音，又舉音中一字，遍和群聲以見其概。如天聲中千字爲唱，唱下古字，則古千切爲干。唱下黑字則黑干切爲頇。唱安爲安，唱夫爲蕃，唱卜爲黯，唱東爲丹，唱乃爲難，唱走爲簽，唱思爲跚，唱黄爲桓，唱父爲煩，唱步爲槃，唱兌爲壇，唱内爲溗，唱自爲殘，唱寺爲次，唱坤爲寬，唱午爲豻，唱母爲瞞，唱武爲蠻，唱普爲潘，唱土爲湍，唱老爲蘭，唱草爲餐，唱吾爲岏，唱目爲蠻，唱文爲樠，唱旁爲盤，唱同爲團，唱鹿爲鑾，唱曹爲攢，此皆千字之唱開音者也。舉開而收發閉可推已。舉一聲所唱開發收閉之百五十二，而百一十二所唱之萬七千廿四，又可窮已。地音中古字爲和，和上多字則古多切爲歌，和上良字則古良切爲剛，和千爲干，和刀爲高，和妻爲雞，和宫爲宫，和心爲金，和禾爲戈，和光爲光，和元爲勤，和毛爲高，和衰爲類，和龍爲弓，和丁爲庚，和臣爲根，和牛爲鉤，和魚爲居，和男爲弇，和回爲乖，和兄爲觵，和開爲該，和君爲君，和龜爲龜，和烏爲孤，此皆古字之和平聲者也，舉平而上去入可推已。舉一音所和平上去入之百一十二，而百五十二所和之萬七千廿四又可窮已。此所謂唱和之法也，此所謂自然之妙也。

又《聲音辨别膚論》 袁氏曰：天聲地音倡和相生，洩兩儀之祕，盡萬物之數，具在邵蔡諸儒論中，予曷容贅。然嘗即其圖别之，天聲圖一聲中，多可个舌爲果之開，禾火化八爲果假之合，開宰愛〇爲蟹之開，回每退〇爲蟹之合。二聲中，良兩向〇爲宕之開，光廣况〇爲宕之合，丁井亘〇爲曾梗之開，兄永瑩〇爲曾梗之合，三聲中千典旦〇爲山之開，元犬半〇爲山之合，臣引艮〇爲臻之開，君允巽〇爲臻之合。其分平上去入之闢翕也。若依《等子》二十四攝之開合而分也。地音圖一二音中，古甲九癸爲見之清，□□近揆爲群之濁，黑花香血爲曉之清，黄華

雄賢爲匣之濁。二三音中，五瓦仰冂爲疑之半清，吾牙月堯爲疑之半濁，母馬美米爲明之半清，目皃眉民爲明之半濁，其分開發收閉之清濁也。若依《等子》卅六母之清濁而分也。然説者謂地音圖中開發爲闢，收閉爲翕，乃子索其所以分開發收閉者，如坤黄花華晚文萬内，皆合口攝字，而反在開發之倫。如弃香仰寅民必天平，皆開口攝字，而反在收閉之倫。説似不合。予嘗反覆按圖而求之《等子》。蓋前人作《等子》一母四等者正一開二發三收四閉，而地音中之開發收閉即倣四等之字而分之。如一二三五七諸音中，于母爲見溪群疑幫滂並明曉匣影喻來。在《等子》中全轄四等，故開發收閉皆全。而其開之古黑安卜老等即一等字也，發之甲花亞百冷等即二等字也，收之九香乙丙吕等即三等字也，閉之癸血一必等即四等字也。如十二十一十音中，于母爲照穿床審，知徹澄。在《等子》中止轄二三等字，故獨有發與收，而缺開與閉，十音中日母則三等外全無。故以三等字爲收而缺開發閉。其餘若六七八九音中，于母爲端透定泥精清從心，在《等子》中止轄一四等，則又以一等字分爲開發四等字爲收，而缺其閉。七音中孃母止轄二三等，則以二等字分爲開發，三等字爲收。九音中，邪母止轄一四等，而無一等字。故以四等字分爲開收。至四音中非敷奉微，《等子》中止有三等，即以三等字分爲開發閉，以此求之，例始有合。然此開攝具之，合攝亦具之也。謂爲天聲之闢翕，非也。蓋聲有平上去入，而音之闢翕辨其中。音有開發收閉而聲之清濁辨其中。信以開發收閉爲即闢翕也，亦以平上去入爲即清濁乎。夫清濁以母分也，而平上去入以子分也。闢翕以攝分也，而開發收閉以等分也。聲音出于天地，闢翕本乎陰陽，變化盡乎物類。邵蔡諸儒宜必有獨得其妙，而非管蠡所能覽測者。愚亦徒泥其字而妄爲一葦之杭也。

又《經世圖等子異同論》 袁氏曰：《經世圖》與《等子》互相闡明天地之聲音，其玅同歸于一，然其中則有不同者。雖非大相逕庭，亦小有此彼矣。以聲求之，《等子》内外八轉聲分平上去入，别以開合。《經世圖》聲分日月星辰，别以闢翕，此聲之同也。其不同者如効流通遇四攝，《等子》無開合而《經世圖》聲中則鈞有闢翕，其異一也。如齊韻《等子》附蟹攝，而《經世圖》同止聲。如曾梗《等子》分二攝，而《經世圖》同在一聲，其異二也。此則聲中之異也。以音求之，《等子》三十六母，分等爲一二三四，而各有清濁之司。《經世圖》音分開發收閉，而亦各有清濁之屬，此音之同也。其不同者，如爻在《等子》匣母，而《經世圖》用爲喻，如士在床而用爲禪，如辰在禪而用爲床，其異一也。如《等子》清濁群與溪對分，而《經世圖》復以與見對分；如並與滂對，而復以與幫對；如定與透對，而復以與端對；如從與清對，而復以與精對；床與穿對，而復以與照對；澄與徹對，而復以與知對，其異二也。此則音中之異也。然今世俗呼近如見母之敬，呼步白肯鼻如幫母之布北賁庫，呼兑大弟如端母之對待帝，呼自在匠如精母之恣載醬，呼乍如照母之詐，呼宅直如知母之拆陟。嘗再四求之，豈與見對分者即作見，與幫端精照知對分者，即作幫端精照知耶。世俗之呼不爲無據也。如是則《等子》六母純清，《經世圖》亦作半清半濁矣。《經世圖》聲中闢翕亦有可疑者。如牛魚闢而王翕，六闢而龍翕，皆同聲同等，何分闢翕耶，豈所呼與《等子》異歟。予于清濁闢翕不能存疑，而謬以臆定之，于兩書異同之中復有異同焉。前聲音圖中亦既詳之矣。

又《祝氏論》 祝氏涇曰：宫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干。六律六吕合爲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内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不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切之變反于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音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倡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于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卦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

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清・李光地等《性理精義》卷三《經世聲音圖》

正聲	一聲	二聲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七聲	八聲
	平	多禾開回	千元臣君	毛刀牛○	衰妻○	龜○宮龍	心○男○	●●●●
	上	可火宰每	井廣兩良	寶早斗○	○○子水	虎鼠甬孔	審○坎○	●●●●
	去	個化愛退	旦瑩亘況	奏報孝○	貴○帥四	兔去用衆	禁○欠○	●●●●
	入	舌八○○	岳○○○○	六霍日王	北德骨日	○○○○	○十○妾	●●●●

正音	一音	二音	三音	四音	五音	六音	七音	八音
	水	黑□	母□安	夫目	普步卜	土允東	老内乃	草自走
	火	花□巧□甲	馬爻亞	法兒	百排扑白	大丹	南妳覃貪	在哉舉冷
	土	近九	香乾丘	丙□□□□	帝平品荀	弟	女田天	離吕年
	石	閉	弃揆癸	一堯□賢血	必	鼻	瓶匹	■■■■

	九聲	十聲
	●●●●	●●●●
	●●●●	●●●●
	●●●●	●●●●
	●●●●	●●●●

	九音	十音	一十音	二十音
	□□寺思	■■■■	■■■■	■■■■
	□□□三	□□士山	崇义乍莊	茶拆宅卓
	□□象星	二耳石手	辰赤□震	呈丑直中
	■■■■	■■■■	■■■■	■■■■

案上格四聲即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即唐人等母也。多禾四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良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聲庚青韻也，千元四聲寒删先韻也，臣君四聲真文韻也，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韻也，心○四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四音見母也，坤□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也，安□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母也，武文四音微母也，卜步四音邦母也，普旁四音滂母也，東允四音端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乃内四音泥母也，老鹿四音來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四音無字，蓋對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耳二四音日母也，莊乍四音照母也，义崇四音穿母也，卓宅四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不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唐人《廣韻》凡五十七部，通之則只三十部，《經世》括之以七聲，又分爲十四，又別爲二十八，此聲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分爲二十四，又別爲四十八，此音之不同者。○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精於樂府者分《唐韻》爲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爲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爲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爲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爲第四部，真文元寒删先收舌齒聲爲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爲第六部。其法暗與本朝字

書同，但樂家未知後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回同部，宮龍與魚烏同部爲不合，此聲之可疑者。○見溪羣疑鼻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竝明皆脣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黑黃與五吾同部，安□與母目同部爲不合，此音之可疑者。○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又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竝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六也。《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爲輕齒之音亦如上條所云齒舌之變而誤也。○以等韻之例求之，數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絶少，因失此音也。○又《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者，當以等韻爲正。○《經世》以爲萬物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不可寫，惟聲出於人口，可以翻切而得，故爲聲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然正聲同文乃王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邵子之書最有條理，故稍爲分晰其源流同異之大致以俟知者。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略】《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嘗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

清・王植《皇極經世書解》卷八《聲音唱和》　愚按《正聲》《正音》二圖，據黃氏瑞節之說，蓋西山蔡氏嘗括邵子三十二圖而爲之，亦猶元會運世三十四篇，邵伯子約爲一元消長之數圖也。西山所謂一百六十，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一百五十二及一萬七千二十四之數非但以虛數相乘而得之，蓋有聲者即有字，特邵子未之枚舉耳。且此篇大意固論聲而不及字，所爲異於字學諸書也。

又　以音言之，等韻所用字母由喉而舌唇齒牙，蓋有自然之序矣。而諸家亦頗不同。如見溪羣疑居等母之首以爲喉音者，得之蓋萬事根本。黃鐘喉音屬宮，黃鐘之謂也。或以爲牙猶近之，至近人以爲鼻音，則未聞前人於唇齒牙舌喉之中參以鼻音者。蓋閩人以方言之音亂之也。端透定泥爲舌爲徹，或以爲重舌爲舌頭。邦滂並明爲唇爲羽，或以爲重唇。精清從心邪爲牙爲角，或以爲齒頭。照穿牀審禪爲齒爲商，或以爲正齒，與齒頭對。曉匣影喻爲喉牙合，或以爲喉。非敷奉微爲唇齒合，或以爲輕唇，與重唇對。知徹澄孃或謂與照穿牀泥近，複而芟之不用，或以爲舌上與舌頭對。來爲喉舌合，或以爲半舌。日爲唇齒合，或以爲半齒。而各家之或以三十二或以三十六或以二十一，皆欲各成一是，而去取微有不同。此音之宜覈者也。竊意邵子之時後人紛紛之說未起，所據者大抵《唐韻》，所用則加一倍法耳。其敘正聲一百五十二，內有字者八十三，不外東冬三十部，而但分平上去入，不言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正音一百五十二，內有字者一百三十二，不外見溪端透各字母，而但言開發收閉，亦不言五音七均。則凡分五音七均者皆非邵子意也。蓋邵子加一倍法，有聲則有闢翕，有音則有清濁。外篇之十云：韻法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又云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是也。於是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而開閉之法配以春夏秋冬，以至圖以十六聲以二十音以二十四，莫非以四起數，疊疊推去，乃其本義。

清・沈大成《學福齋集》卷一三《皇極聲音圖書後》　陽數十天干也，陰數十二地支也。天以干唱，地以支和。一唱一和而聲與音之變化生焉，即納音干支參伍之義也。陽十陰十二，此陰陽之本數，合天地而統於二氣之中。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俱爲陽，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俱爲陰。然干支之內又各有陰陽，而不可概以干爲陽支爲陰，則仍以干屬之天，以支屬之地。而已干爲天爲聲，聲從天而唱也。支爲地爲音，音從地而和也。日月星辰，天之四象，其聲平上去入，故以四因十得一百六十。然聲有何也，聲之體數也。聲，陽也。獨陽不生，陽交於陰而始有聲，如乾之初爻與坤交而爲震，坤初爻變九陽用而陰體退聽也。聲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八，止存用數一百十二矣。水火土石，地之四形，其音開發收閉。故亦以四因十二得一百九十二。然音有何也，音之體數也。音，陰也。獨陰不成陰，交於陽而始有音，如坤之初爻與乾交而爲姤，乾初爻變六陰用而陽體退聽也。音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止存一百五十

二矣。蓋聲音皆毘乎動，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橐籥之翕張，聲音之竅會也。故體數之除非無數也。其數靜不能生也。如坤變震，動氣在震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聲，而不能唱亦無和之者也。乾變姤，動氣在姤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音而不能和，亦無唱之者也。以一卦言而八卦可知，六十四卦亦可知。故聲有一百六十，而四十八無聲。音有一百九十二，而四十無音。其●二十有九有聲而無字，其■二十有音而無字音，即一動一靜之間，有無交接之妙也。氣有盈縮，數有僥乏，故聲音有永短，數盡而氣不續則聲音至此止矣。君子審音而知天地人物盛衰消長喜怒哀樂死生休咎之不齊，若燭照而數計者，由此道也。若夫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則所當然之說也。至若《指要圖》內乘法聲用七音用九十二五者，乘互於除，因體數有多寡也。如平上去入四聲皆十，各去體數三，存用數七，三虛七實，故以七因開發收閉。四音皆十二開，去體數三，存用數九，三虛九實，故以九因發收，皆用數有實無虛故，皆以十二因。開閉去體數七，存用數五，七虛五實，故以五因。音有理，理有數，數得而理無不通。香山黃氏曲爲鉤索，支離汗漫，所謂背影而馳，不可與觀洞庭之野也。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四《書劉鑑切韵指南後》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韵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其又假古人所謂宫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脣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韵》，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二三四等。列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脣爲羽，齒爲商，喉爲宫。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四十二・小學類三》 《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正。【略】光書反切之法，據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遞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所謂雙聲疊韻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竝同，惟音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絶。《檢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統三十六母，類隔統脣、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爲説，而又別立爲一四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八母爲説，又別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韻，取字於音和之理至爲明了。獨其辨來日二母云，日字與泥孃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澗者，其法殊爲牽强。又其法兼疑泥娘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娘匣喻五母，亦爲不備。是則原法之疎，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韻之説，自後漢與佛經俱來，然《隋書》僅有十四音之説，而不明其例。華嚴四十二字母亦自爲梵音，不隸以中國之字。《玉篇》後載神珙二圖，《廣韻》後列一圖不著名氏，均粗舉大綱，不及縷舉節目。其有成書傳世者，惟光此書爲最古。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據光説，知宋人用爲定韻之祖矣。

又 《四聲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即劉鑑所作之《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書校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侷狹内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内，然詞義詳略顯晦迥然不侔。至内攝之通止遇東宕曾流深，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同，然此書曾攝作内八，而《指南》作内六。流攝此書作内六，而《指南》作内七。深攝此書作内七，《指南》作内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内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内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

六附果攝内四之下，亦閒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諧東冬，不通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一手矣。又此書七音綱目，以幫滂竝明非敷奉微之脣音爲宮，影曉匣喻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音之舊，《指南》五音訣具在，未嘗以脣爲宮，以喉爲羽，亦不得混爲一書。《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傳流之正宗。然而中閒分析尚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此書實非鑑作也。以字學中論等韻者，司馬光《指掌圖》外惟此書頗古。故竝録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七《經部七・小學類》《切韻指掌圖》一卷影鈔宋本 【略】切韻之書，以温公《指掌圖》爲最古，而温公之圖，又以此本爲最古。雖亦不無淆亂，如十六圖庚耕當在二等，登當在一等，而竟互倒。十八圖之支兩韻四等字，並列一等，皆誤之甚者。至十九圖幫母下不字，蓋在宋時已竄入，故孫季昭《示兒編》論不字當讀逋骨切，以此書碑彼貝不爲據。然十圖入聲亦用此韻，獨無不字，是原書本無不字，其迹猶未盡泯也。攷《集韻》《類篇》皆温公所修，《集韻》收不字於勿韻弗紐中，没韻則不收，與《廣韻》同。《類篇》：不，方久切。又重音四：風無切、方鳩切、方副切、分物切，皆無所謂逋骨切之音，是十九圖之不字，明係竄入，季昭攷之未詳，誤據爲説，幸留此未經竄入處，得以攷見温公之舊，則此本誠足貴也。宋諱惟匡貞朗等尚減筆，餘不盡然，蓋轉寫失之。

清・陳澧《切韻考外編》卷三《後論》《切韻指掌圖》影曉匣喻四母之次第甚謬，竟似不知喻母爲影母之濁矣。《四聲等子》《五音集韻》皆以曉匣影喻爲次第，則影喻清濁相配不謬。然以曉匣在影喻之前，亦非也。影喻是發聲，曉匣是送聲也。國書字頭以阿額依鄂烏阿爲先，即影母也。○《七音略》字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見溪群疑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影曉匣喻來日，其次第與諸書不同。

又 鄭漁樵作《七音略》，盛稱七音之説，謂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七音之韻起自西域，臣初得《七音韻鑑》，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又云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又以七音牽連於蘇祇婆琵琶。漁仲之誕妄如此。澧案《大般涅槃經》有舌根聲，舌齒聲，上咢聲，舌頭聲，脣吻聲，是此種名目出於西域。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之説則西域所無也。《夢溪筆談》謂切韻家以脣齒牙舌喉爲宫商角徵羽，則脣是宫，喉是羽。《七音略》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爲羽，影喻曉匣爲宫，則與《筆談》之説又異，皆不足據也。古人無平上去入之名，謂之宫商角徵羽，已屬借用。説見内篇通論。至以三十六字母分配之，尤屬無謂，置之不論可矣。《五音聲論》以喉舌齒脣牙分配東西南北中，不以分配宫商角徵羽。神珙之《五圓圖》云宫舌居中，商開口張，角舌縮卻，徵舌拄齒，羽撮口緊。但形容讀此五字之形狀耳。其宫居隆閒，商書陽余之類，則但言雙聲疊韻耳。七音之説出於其後也。更有説水火木金土心肝脾肺腎者，付之一噱而已。

又 《四聲等子》以見爲全清，溪爲次清，群爲全濁，疑爲不清不濁，心審爲全清，邪禪爲半清半濁。《韻會》以見爲清，溪爲次清，群爲濁，疑爲次濁，此所謂清濁乃發送收耳。蓋未有發送收名目而强謂之清濁也。不清不濁之名令人不解。且心邪相配，審禪相配，心審爲全清，邪禪安能爲半清半濁乎。且如《韻會》之説，則似見爲群之清，群爲疑之清，疑爲溪之濁，尤令人淆惑矣。江氏《辨微》雖承《韻會》之誤，然見下注云無濁，溪下注云群之清，群下注云溪之濁，疑下注云無清，則仍不誤。

又 《四聲等子》既分内外轉，又有重少輕多，重多輕少，輕重俱等，全重無輕諸名目。《七音略》又分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又有小注内重内輕。戴東原《聲類表》亦分内轉重聲，内轉輕聲，外轉重聲，外轉輕聲，然而何謂重，何謂輕，絶無解説，茫無憑據，皆可置之不論也。《七音略》以東韻爲重中重，冬鍾韻爲輕中輕，真不可解。又有重中輕注云内重者，輕中重注云内輕者，重中重注云内重者，輕中輕注云内輕者，誰能解之，豈非欺人之説乎。

又 東冬鍾江之目，相傳久矣。《四聲等子》括以十六字，謂之攝。内轉八攝，深曾止宕果遇流通，即侵蒸支陽歌魚尤東也。外轉八攝，江山梗假效蟹咸臻，即江删庚麻肴佳咸真也。然改古人韻部之目，如改侵爲深，改東爲通。又不依韻部之次第，必須尋究而後得之，甚無謂也。如曰新奇亦何足爲新奇乎。

又《切韻指掌圖・檢例》云：有應檢而不在圖者，如第二圖無隆字代以龍字，無冬字代以東字。《韻會・音例》亦云有切異音同而一韻之内前後各出者，今併歸本音。東韻瞢字注云音與蒙同。有切異音同而別韻出者，不再定音。冬韻攻字注云音與東韻公同。此因限於字母四等，凡韻部相近而其字同母同等則不能收也。故字母四等者宋元之音不可以論唐以前音韻之學也。

清・丁顯《音韻指迷》

《皇極經世》正音

上四字粗音
開發收閉

呂

水火土石

《經世》分兩行

見一古甲九癸〇〇近揆
溪音坤巧邱弃〇〇乾虬
曉二黑花香血黄華雄賢
影音五瓦仰〇吾牙月堯
喻三安亞乙一口爻王寅
明音母馬美米日兒眉民
非四夫法〇飛父凡〇吠
微音武曉〇毛文萬〇未
幫五卜百丙必步白莆鼻
滂音普朴品匹旁排平瓶
端六東丹帝〇兑大弟●
透音土貪天〇同覃田●
泥七乃妳女●内南午●
來音老冷吕●鹿犖離●
精八走哉足●自在匠●
清音草米七●曹才全●
心九思三星●寺●象●

正聲

下四字細音
平上去入

律

日月星辰

《經世》均分兩行

一多可个舌禾火化八歌麻韻
聲開宰愛〇回每退〇佳灰韻
二良兩向〇光廣況〇陽韻
聲丁井亘〇兄永瑩〇庚青韻
三千典旦〇元犬半〇元寒删文韻
聲匝引艮〇君允巽〇真文韻
四刀早孝岳毛寶報霍蕭肴豪韻
牛斗奏六〇〇〇玉尤韻
五妻子四日衰〇帥骨齊韻
聲●●德龜水貴北支微韻
六宮孔衆〇龍甬用〇東冬江韻
聲魚鼠去〇烏虎兔〇魚虞韻
七心審禁〇〇〇〇侵韻
聲男坎欠〇〇〇〇妾覃鹽咸韻
八●●●●●●●●
聲●●●●●●●●
九●●●●●●●●●

澄音〇〇〇●〇〇〇●
審十●山手●●士石●
音〇〇耳●●〇二●
照十一莊震●●　〇●
穿音●又赤●●崇辰●
知　●卓中●●宅直●
徹　●拆丑●●茶呈●

聲●●●●●●●○
十●●●●●●●●
聲●●●●●●●●

《皇極經世》一書與《通志・七音略》相爲表裏，十二音即等韻之三十二母也，十聲即《廣韻》之五十韻也，開發收閉即等韻之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也，而聲唱音口即反切之法也，天地萬物之數備于其中。究之等韻三十二母而《經世》僅二十四母，有複沓遺漏處，則《經世》不若等韻之密也。等韻按照《廣韻》分門，而《經世》任意顛倒，按之《廣韻》實有未合耳。宫孔與魚烏同部，多禾與開回同部。聲有未合，則《經世》不如等韻之細也。《經世》開合收閉以韻求之亦多未合，則《經世》不若等韻之確也。法以愈闡而愈精，韻以愈研而愈微，今人固勝於古人耳。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宋以後諸家論韻》　鄭樵《通志・七音畧》内外轉圖，總《廣韻》二百六部爲四十三類，總三十六字母爲二十三類，列非敷奉微於幫滂竝明之下爲羽音，列知徹澄孃於端透定泥之下爲徵音，見溪羣疑爲角音，列照穿牀審禪於精清從心邪之下爲商音，影曉匣喻爲宫音，來爲半徵音，日爲半商音。縱分四聲，聲別四等。内轉者，謂牙舌脣喉四音無二等字，唯齒音具足也。外轉者，謂五音四等字皆具足也。

綜述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卷七上《觀物篇三十五》　觀

日日聲平闢　　水水音開清
多良千刀妻　　古黑安夫卜東
宫心●●●　　乃走思■■■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三十六》

日月聲平翕
禾光元毛衰
龍○●●●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又卷七下《觀物篇三十七》

日星聲平闢
開丁臣牛○
魚男●●●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三十八》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八。

水火音開濁
黃　父步兑
內自寺■■■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八。

水土音開清
坤五母武普土
老草□■■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八。

日辰聲平翕
回兄君　龜
烏○●●●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又卷八上《觀物篇三十九》

月日聲上闢
可兩典早子
孔審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四十》

月月聲上翕
火廣犬寶
甬●●●

月月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
●●●●

水石音開濁
吾目文旁同
鹿曹□■■■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八。

火水音發清
甲花亞法丹百
妳哉三山莊卓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火火音發濁
□華爻凡白大
南在□土乍宅

火火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又卷八下《觀物篇四十一》

月星聲上闢
宰井引斗
鼠坎●●●

月星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火土音發清
巧瓦馬晚朴貪
冷采□□乂坼

火土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又《觀物篇四十二》

月辰聲上翕
每永允〇水
虎〇●●●

月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火石音發濁
牙兒方排覃
犖才□□崇茶

火石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一，是謂發音濁音。發聲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又卷九上《觀物篇四十三》

星日聲去闢
个向旦孝四
衆禁

土水音收清
九香乙　丙帝
女足星手震中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四十四》

星月聲去翕
化況半報帥
用〇●●●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又卷九下《觀物篇四十五》

星星聲去闢
愛亘艮奏〇
去欠●●●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土水音收清
近雄王　葡弟
年匠象石　直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土火音收濁
丘仰美□品天
吕七□耳赤丑

土火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又《觀物篇四十六》

土土音收清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千二百四十四。

星辰聲去翕
退瑩巽○貴
兎○●●●
星辰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聲翕（百）〔音〕。去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又卷十上《觀物篇四十七》

辰日聲入闢
舌○○岳日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四十八》

辰月聲入翕
八○○霍骨
○十●●●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土石音收濁
乾月眉□平田
离全□二辰呈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石水音閉清
癸血一飛必■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六十。

石火音閉濁
揆賢寅吠■
■■■■■■■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六十。

又卷十下《觀物篇四十九》

辰星聲入闢
○○○六德
○○●●●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又《觀物篇五十》

辰辰聲入翕
○○○玉北
○妾●●○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石土音閉清
弃□米尾匹■
■■■■■■■
石土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六十。

石石音閉濁
蚪堯民未瓶■
■■■■■■■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六十。

宋・佚名《韻鏡》

〇三十六字母	〇歸納助紐字
脣音　清　幫-非　次清　滂-敷　濁　並-奉　清濁　明-微	賓邊　分蕃　繽篇　芬翻　頻蠙　汾煩　民眠　文攀
舌音　清　端-知　次清　透-徹　濁　定-澄-娘　清濁　泥	丁顛　珍遭　汀天　獰迪　廷田　陳廛　寧年　紉繩
牙音　清　見　次清　溪　濁　群　清濁　疑	經堅　輕牽　勤虔　銀言
齒音　清　精-照　次清　清-穿　濁　從-牀　清濁　心-審-禪　濁　邪	精煎　真氈　親千　瞋燀　秦前　蓁潺　新仙　身羶　錫涎　辰禪
喉音　清　影　清濁　曉　濁　匣　清濁　喻	殷焉　馨祆　礥賢　勻緣
舌齒音　清濁　來　日	隣連　人然

此圖每韻呼吸四聲字並屬之

齒頭音　正齒音　細齒頭音　細正齒音　舌頭音　舌上音　喉音二獨立　喉音雙飛

歸字例

歸釋音字一如撿禮部韻，且如得芳弓反，先就十陽韻求芳字，知屬脣音次清第三位，卻歸一東韻，尋下弓字，便就脣音次清第三位取之，乃知爲豐字。蓋芳字是同音之定位，弓字是同韻之對映，歸字之訣大槩如是。〇又如息中反嵩，息字係側聲，在職字韻齒音第二清第四位，亦隨中字歸一東齒音第二清第四位取之。餘並準之。祖紅反歸成駿字，雖《韻鑑》中有洪而無紅，撿反切之例，上下二字或取同音，不必正體。慈陵反繒，慈字屬齒音第一濁第四位，就蒸字韻歸成繒字，而陵字又不相映。蓋逐韻屬單行字母者，上下聯續二位只同一音，此第四圍亦陵字音也。餘準此。〇先侯反先字，屬第四，歸成涑字。又在第一。蓋逐韻齒音中間二位屬照穿牀審禪字母，上下二位屬精清從心邪字母，侯字韻列在第一行，故隨本韻定音也。餘準之。〇諸氏反莫蟹反奴罪反弭盡反之類，聲雖去音，字歸上韻，並當從《禮部韻》就上聲歸字。〇凡歸難字，撗音即就所屬音四聲內任意取一易字，橫轉便得之矣。今如千竹反竄字也，若取嵩字橫呼則知平聲次清，是爲樅字。又以樅字呼下入聲，則知竄爲促音，但以二冬韻同音處觀之可見也。

橫呼韻

人皆知一字紐四聲而不知有十六聲存焉。蓋十六聲是將平上去入各橫轉故也。且如東字韻風豐馮菶是一平聲，便有四聲。四而四之，遂成十六。故古人切韻詩曰一字紐縱橫，分敷十六聲，今《韻鑑》所集各已詳備，但將一二韻只隨平聲五音相續橫呼至於調熟，或遇佗韻或側聲韻，竟能選音讀之，無不的中。今略舉二韻爲式。

〇二冬韻　封峯逢㚇㊥傭重醲恭蛩蛩顒

鍾衝㚇舂鏞邕匈㙓容龍茸

〇一先韻　邊㚇蝙眠顛天田年堅牽㚇研

箋千前先㞢煙祆賢㞢蓮然

五音清濁

逐韻五音各有自然清濁，若遇尋字，可取之記行位也。脣音舌音牙音，各四聲不同。故第一行屬清，第二行屬次清，第三行屬濁，第四行屬清濁。齒音有正齒有細齒。故五行聲內，清濁聲各二，將居前者爲第一

清第一濁，居後者爲第二清第二濁。喉音二清，舌齒音二清濁，並以例準之。

四聲定位三聲附

每韻直行，平上去入聲，有字與圍相間，各四並分爲定位。如一東韻蒙字之類，位在第一。下三側聲，亦在第一。崇字行位在第二，下三側聲字亦在第二。風字在第三，下三側聲亦在第三。嵩字融字在第四，下三側聲亦在第四。如遇尋字定音，看在其位，便隨所屬而呼之。○韻中或只列三聲者，是元無入聲，如欲呼吸，當借音可也。支微魚模韻之類是三聲韻，支止至質模姥暮目之類是借音。

列圍

列圍之法本以備足有聲無形與無聲無形也。有形有聲時或用焉。有聲無形，謂如一東韻舌音第一位橫轉東通同字之後是也。若以音協之，則當繼以農字爲一東韻。無農字，故以圍足之。○無聲無形，但欲編應行數，如東字韻中脣音牙音第二第四位，與江字韻第一第三第四位之類是也。

又

內轉第一開

		東	董	送	屋
脣音	清	○○風○	琫○○○	○○諷○	卜○福○
	次清	○○豐○	○○○○	○○賵○	扑○蝮○
	濁	蓬○馮○	捧○○○	摓○鳳○	暴○伏○
	清濁	蒙○曹○	蠓○○○	夢○幞○	木○目○
舌音	清	東○中○	董○○○	凍○中○	穀○竹○
	次清	通○忡○	桶○○○	痛○○○	秃○蓄○
	濁	同○蟲○	動○○○	洞○仲○	獨○逐○
	清濁	○○○○	㑹○○○	贛○○○	○○肭○
牙音	清	公○弓○	○○○○	貢○○○	穀○菊○
	次清	空○穹○	孔○○○	控○熕○	哭○麴○
	濁	○○窮○	○○○○	○○○○	○○鞠○
	清濁	峒○絣○	○○○○	○○○○	○○砫○
齒音	清	葼○終○	總○○○	糉○衆○	鏃縩粥蹙
	次清	忽○充○	○○○○	謥○銃趙	瘯琿俶竄
	濁	叢崇○○	○○○○	毅剿○○	族○○歜
	清	撽○○嵩	○○○○	送○○○	速縮叔肅
	濁	○○○○	○○○○	○○○○	○○塾○
喉音	清	翁○○○	蓊○○○	甕○○○	屋○郁○
	次清	烘○○○	嗊○○○	烘○趨○	熇○畜○
	濁	洪○雄○	懵○○○	閧○○○	穀○○○
	清濁	○○肜融	○○○○	○○○○	○○囿育
舌音	清濁	籠○隆○	壠○○○	弄○○○	禄○六○
齒音	清濁	○○戎○	○○○○	○○○○	○○肉○

內轉第二開合

	脣音		舌音		牙音		喉音		齒音		舌音	
	清	次清	濁	清	次清	濁	清	濁	清	次清	濁	清濁
冬鍾	○○封○	○○峯○	○○逢○	○○○○	攻○恭○	○○顒○	○○邕○	○○慵○	宗○鍾縱	驄○衝樅	農○醲○	冬○○○
師	○○芣○	○○捧○	○○奉○	○○○○	○○拱○	○○拳○	○○擁○	○○○○	○○腫褚	○○雖悰	彤○重○	烽○傭○
宋用	○○葑○	○○○○	○○俸○	滽○種○	○○供○	○○恐○	○○○○	○○○○	綜○種縱	○○○○	重○○○	統○踵○
沃燭	襮○鞹○	蕅○欉○	僕○幞○	篤○寂○	捁○菶○	酷○曲○	沃○郁○	熇○旭○	俶○燭足	○俠觸促	毒○黷○	○○幀○

外轉第三開合

	脣音		舌音		牙音		喉音		齒音		舌音	
	清	次清	濁	清	次清	濁	清	濁	清	次清	濁	清濁
江	○邦○○	○胖○○	○厖○○	○撦○○	○江○○	○○○○	○肶○○	○○降○	○○○○	○○摐○	○雙○○	○瀧○○
講	○○○○	○○○○	○柱○○	○○○○	○講○○	○○○○	○○○○	○項○○	○○○○	○○○○	○○○○	○○○○
絳	○○○○	○胖○○	○○○○	○戇○○	○絳○○	○○○○	○○○○	○巷○○	○○○○	○○○○	○涼○○	○○○○
覺	○剝○○	○璞○○	○雹○○	○斲○○	○覺○○	○○○○	○渥○○	○學○○	○捉○○	○○○○	○朔○○	○犖○○

內轉第四開合

	脣音 清	次清	濁	舌音 清	次清	濁	牙音 清	次清	濁	齒音 清	次清	濁	喉音 清	濁	舌音 清	濁	齒音 清	濁
支	○○陂卑	○○鈹披	○○皮陴	○○知○	○○摛○	○○馳○	○○羈○	○○欹○	○○奇祇	○○蟲○	○○差豉	○○兒○	○○猗○	○○○○	○○離○	○○○○	○○○○	○○○○
紙	○○彼俾	○○跛諀	○○被婢	○○掇○	○○襬○	○○豸○	○○掎○	○○綺企	○○技○	○○蟻○	○○侈此	○○爾○	○○倚○	○○○○	○○邏○	○○○○	○○○○	○○○○
寘	○○賁○	○○帔○	○○髮○	○○智○	○○○○	○○○○	○○寄騎	○○嶞企	○○芰○	○○義○	○○郳刺	○○○○	○○倚○	○○○○	○○詈○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轉第五合

	脣音 清	次清	濁	舌音 清	次清	濁	牙音 清	次清	濁	齒音 清	次清	濁	喉音 清	濁	舌音 清	濁	齒音 清	濁
支	○○○○	○○○○	○○○○	○○腄追音○	○○○○	○○○○	○○媽規	○○虧闚	○○趍○	○○騅劑	○○吹○	○○○○	○○透○	○○○○	○○贏○	○○○○	○○○○	○○○○
紙	○○○○	○○○○	○○○○	○○○○	○○○○	○○○○	○○詭○	○○跬阼	○○跪○	○○捶觜	○○揣○	○○○○	○○委○	○○○○	○○累○	○○○○	○○○○	○○○○
寘	○○○○	○○○○	○○○○	○○○○	○○○○	○○○○	○○瞶睨	○○觖○	○○○○	○○惴○	○○吹○	○○○○	○○餧恚	○○○○	○○累○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轉第六開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脣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濁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 齒音 清濁	
○○悲○	○○丕紕	○○邳毗	○○眉○	○○胝○	○○絺○	○○墀○	○○尼○	○○飢○	○○○○	○○耆○	○○狋○	○○脂咨	○○鴟鄒	○○師尸私	○○視兕	○○伊	○○夷	○○姨	○○黎○	脂
○○鄙七	○○豉○	○○否牝	○○美○	○○觜○	○○○○	○○雉○	○○秠○	○○几○	○○○○	○○跽○	○○○○	○○旨姊	○○○○	○○矢死	○○○○	○○歁○	○○○○	○○○○	○○履○	旨
○○祕痺	○○濞屁	○○備鼻	○○鄙痱	○○致○	○○○○	○○緻地	○○膩○	○○冀○	○○器弃	○○息○	○○劓○	○○至恣	○○痣次	○○屍四	○○嗜○	○○懿○	○○鼬咽	○○系○	○○利○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轉第七合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脣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濁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 齒音 清濁	
○○○○	○○○○	○○○○	○○○○	○○追○	○○○○	○○鎚○	○○○○	○○龜○	○○闚○	○○逵葵	○○○○	○○錐啐	○○推○	○○衰○綏	○○誰○	○○○○	○○○○	○○○○	○○灪○	脂
○○○○	○○○○	○○○○	○○○○	○○○○	○○○○	○○○○	○○○○	○○軌癸	○○闚○	○○鄈揆	○○○○	○○泉淬	○○○○趡	○○水○	○○○○	○○○○	○○聰○	○○○○	○○壘○	旨
○○○○	○○○○	○○○○	○○○○	○○○○轡	○○○○	○○墜○	○○○○	○○媿季	○○喟○	○○賮悸	○○○○	○○○○醉	○○出翠	○○疚邃	○○○○遂	○○○○	○○○○侐	○○○○位遺	○○類○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轉第八開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脣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菑	○	茬	○	○	○	○	○	○	○	○
	○	○	○	○	○	癡	治	○	姬	欺	其	疑	之	蚩	○	詩	時	醫	僖	○	○	釐	而
	○	○	○	○	○	○	○	○	○	抾	○	○	兹	○	慈	思	詞	○	○	○	飴	○	○
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滓	剩	士	史	俟	○	○	○	○	○	○
	○	○	○	○	徵	恥	峙	伱	紀	起	○	擬	止	齒	○	始	市	譩	喜	○	以	里	耳
	○	○	○	○	○	○	○	○	○	○	○	○	子	○	○	枲	似	○	○	○	○	○	○
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胾	廁	事	駛	○	○	○	○	○	○	○
	○	○	○	○	置	眙	値	○	記	亟	忌	䶑	志	熾	○	試	侍	意	憙	○	○	吏	餌
	○	○	○	○	○	○	○	○	○	○	○	○	恣	截	字	笥	寺	○	○	○	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轉第九開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脣音 清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舌音 清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牙音 清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喉音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舌音齒 清濁
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	○	祈	沂	○	○	○	○	○	依	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蟣	豈	○	顗	○	○	○	○	○	扆	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既	氣	⿰酉幾	毅	○	○	○	○	○	○	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廢（去聲寄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廢	○	○	○	○	○	○	○	計	○	○	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轉第十合

去聲寄此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濁	舌音 清濁	齒音 清濁
微	○○非○	○○菲○	○○肥○	○○○○	○○○○	○○○○	○○歸○	○○巋○	○○頠○	○○○○	○○○○	○○○○	○○威○	○○暉○	○○○○	○○○○
尾	○○匪○	○○斐○	○○腲○	○○○○	○○○○	○○○○	○○鬼○	○○○○	○○○○	○○○○	○○○○	○○○○	○○磈○	○○虺○	○○○○	○○○○
未	○○沸○	○○費○	○○痱○	○○○○	○○○○	○○○○	○○貴○	○○○○	○○○○	○○○○	○○○○	○○○○	○○尉○	○○諱○	○○○○	○○○○
廢	○○廢○	○○○○	○○吠○	○○○○	○○○○	○○○○	○○○○	○○○○	○○○○	○○○○	○○○○	○○○○	○○穢○	○○喙○	○○○○	○○○○

又

外轉第十三開

去聲寄此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濁	舌音 清濁	齒音 清濁
咍皆齊	○○○篦	娵○○批	陪排○鞴	驪齜○氏	胎胚○梯	臺○○題	該皆○雞	開揩○谿	○○○○	哉齋○齎	猜差犓妻	裁豺○齊	哀揜○鷖	咍徠○醢	來唻○黎	○○○徵
海駭薺	佁○○戟	啡○○頫	蓓孋○陛	等○○邸	嚏○○體	駘○○弟	改鍇○○	愷楷○啓	○○○○	宰○○濟	采○茝泚	在○○薺	欸○○吟	海○○○	鈚獺○禮	疠○○○
代怪祭霽	○拜○閉	怖○○媲	○○○薜	戴○癚帝	貸○跇替	代○滯第	溉誡猘計	慨烗憩契	隑○偈○	載癤制霽	菜瘥掣砌	在○○嚌	愛噫○翳	儗譫緝○	賚○例麗	○○○○
夬	○○○○	○○○○	○○○○	○○○○	○○○○	○○○○	○犗○○	○○○○	○○○○	○○○○	○啐○○	○寨○○	○喝○○	○講○○	○○○○	○○○○

外轉第十四合皚，仕懷反　去聲寄此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舌音 清濁	齒音 清濁
灰皆齊	杯○○○	胚○○○	裴○○○	碓○○○	雗○○○	頹○○○	傀乖○圭	恢匯○睽	鮠○○○	嗺○○○	催○○○	摧皚○○	隈○○烓	灰咶○眭	回懷○攜	雷腂○○	礧○○○
賄駭	○○○○	○○○○	琲○○○	腿○○○	骪○○○	鐓○○○	○○○○	蒯○○○	顧○○○	摧○○○	皚○○○	罪○○○	猥○○○	賄○○○	瘣○○○	礧○○○	礧○○○
隊怪祭霽	背拜○○	配湃○○	佩憊○○	對○綴○	退○○○	隊○○○	憒怪劌桂	塊崩殪○	贖○○○	睟○贅○	倅○毳○	碎○稅○	鬼○○○	誨頦媿嚏	潰壞○慧	類○○○	芮○○○
夬	○敗○○	○敗○○	○邁○○	○○○○	○○○○	○○○○	○夬○○	○快○○	○○○○	○○○○	○噦○○	○○○○	○○○○	○咶○○	○話○○	○○○○	○○○○

外轉第十五開

	脣音 清	脣音 次清	脣音 濁	舌音 清	舌音 次清	舌音 濁	牙音 清	牙音 次清	牙音 濁	齒音 清	齒音 次清	齒音 濁	喉音 清	喉音 清	喉音 濁	舌音 清濁	齒音 清濁
佳	○○○○	○○○○	○瞘○○	○○○○	○扠○○	○○○○	○佳○○	○侐○○	○○○○	○○○○	○叉○○	○柴○○	○娃○○	○○○○	○腠○○	○○○○	○○○○
蟹	○○○○	○○○○	○罷○○	○○○○	○鷅○○	○○○○	○解○○	○芠○○	○筢○○	○○○○	○○○○	○○○○	○矮○○	○○○○	○蟹○○	○○○○	○○○○
泰卦祭	○○○○	○○○○	○具○○	○○○○	○太○○	○大○○	○蓋懈○○	○磕○○	○艾睚○藝	○債○○	○蔡羌○○	○癘○○	○藹隘○○	○餓誡○○	○害邂○○	○賴○○○	○○○○
	○○○○	○○○○	○○○○	○○○○	○○○○	○○○○	○○○○	○○○○	○○○○	○○○○	○○○○	○○○○	○○○○	○○○○	○○○○	○○○○	○○○○

外轉第十六合					
脣音 清	○○○○	○庐○○	祋膊○○	僉卦○濶	最○○葩
脣音 次清	○○○○	○派○○	娟○○○	○○○○	襯○○膬
脣音 濁	○○○○	○稗○○	兌○○○	外○○○	蕞○○○
脣音 清	○○○○	○賣○○	○○○○	○○○○	碬○○歲
舌音 清	○○○○	祋膊○○	僉卦○濶	○○○○	最○○葩
舌音 次清	○○○○	娟○○○	○○○○	○○○○	襯○○膬
舌音 濁	○○○○	兌○○○	○○○○	○○○○	蕞○○○
舌音 清	○○○○	○○○○	○○○○	○○○○	碬○○歲
牙音 清	○媧○○	○庐○○	僉卦○濶	○○○○	最○○葩
牙音 次清	○喎○○	○派○○	○○○○	○○○○	襯○○膬
牙音 濁	○○○○	○稗○○	○○○○	外○○○	蕞○○○
牙音 清	○○○○	○賣○○	○○○○	○○○○	碬○○歲
齒音 清	○○○○	○庐○○	祋膊○○	僉卦○濶	最○○葩
齒音 次清	○○○○	○派○○	娟○○○	○○○○	襯○○膬
齒音 濁	○○○○	○稗○○	兌○○○	外○○○	蕞○○○
齒音 清	○○○○	○賣○○	○○○○	○○○○	碬○○歲
舌音 清	○○○○	○庐○○	祋膊○○	僉卦○濶	最○○葩
舌音 濁	○○○○	○派○○	娟○○○	○○○○	襯○○膬
齒音 清	○○○○	○稗○○	兌○○○	外○○○	蕞○○○
齒音 濁	○○○○	○賣○○	○○○○	○○○○	碬○○歲
喉音 清	○蛙○○	○庐○○	祋膊○○	僉卦○濶	最○○葩
喉音 濁	○媧○○	○派○○	娟○○○	○○○○	襯○○膬
喉音 清	○○○○	○稗○○	兌○○○	外○○○	蕞○○○
喉音 濁	○○○○	○賣○○	○○○○	○○○○	碬○○歲
舌音 清	○○○○	○庐○○	祋膊○○	僉卦○濶	最○○葩
舌音 濁	○○○○	○派○○	娟○○○	○○○○	襯○○膬
齒音 清	○○○○	○稗○○	兌○○○	外○○○	蕞○○○
齒音 濁	○○○○	○賣○○	○○○○	○○○○	碬○○歲

題宋・司馬光《切韻指掌圖・檢例上》 先求上切居何母，次求引韻去橫搜，且如德紅切東字，須先求德字記在端字母下，次求紅字，橫過至端字下即是東字。它皆倣此。本眼空時上下取，此葉全無前後收。見字偶然又不識，平上去入可尋求。東董凍督是也。更有照禪五母下，韻居三等二相侔。第一等或無引韻，即用第三等引韻切第二等字，其音相近，仄九切掫之類是也。

又

協聲　德字與揔庚字協，聲在第十六圖內。
洪字與公弓字協，聲在第二圖內。

歸母　德字屬舌頭音，歸端字母。
洪字屬喉音，歸匣字母。

四聲　平　德　登　等　鐙　德
上　去　平　上　去　入
洪　湏　閧　穀

一音　德　翁
烘　式
洪　特
○　鰿

謂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係入聲內第一等眼內字。又調洪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洪字，即自洪字橫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內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萬不失一。其間有字不在本等眼內者，必屬類隔及廣通侷狹之例與匣喻來日字母下字。或不識其字，當以飜四聲調之一音二音者必有一得也。

又　辨獨韻與開合韻例

總二十圖。前六圖係獨韻，應所切字不出本圖之內。其後十四圖係開合韻，所切字多互見。如眉箭切面字，其面字合在第七干字圖內明字母下，今乃在第八官字圖內明字母下，蓋干與官二韻相爲開合，他皆倣此。

又 三十六母字圖 引類 清濁

見 經堅 全清	溪 輕牽 次清	羣 勤乾 全濁	疑 銀研 不清不濁	
端 丁顛 全清	透 汀天 次清	定 廷田 全濁	泥 寧年 不清不濁	
知 珍遭 全清	徹 癡誕 次清	澄 陳纏 全濁	娘 紉尼 不清不濁	
幫 賓邊 全清	滂 繽篇 次清	並 貧便 全濁	明 民綿 不清不濁	
非 分番 全清	敷 芬蕃 次清	奉 墳煩 全濁	微 文亡 不清不濁	
精 津煎 全清	清 親千 次清	從 秦前 全濁	心 新先 全清	斜 錫涎 半濁半清
照 真氊 全清	穿 嗔蟬 次清	牀 崢潺 全濁	審 身羶 全清	禪 脣蛇 半濁半清
影 因煙 全清	曉 馨軒 次清	匣 刑賢 全濁	喻 寅延 不清不濁	
來 鄰連 不清不濁	日 人然 不清不濁			
舌齒音	是喉音	正齒音	齒頭音	脣音輕	脣音重	舌上音	舌頭音	是牙音



又《二十圖總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獨	獨	獨	獨	獨	獨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開	合	合	開	開	開	合	合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高	公	孤	鈞	甘	○	干	官	根	昆	歌	戈	剛	光	觥	扼	該	○	傀	○
交	○	○	○	監	○	姦	闊	○	○	加	瓜	○	江	肱	庚	皆	○	○	乖
嬌	弓	居	鳩	金	○	犍	勸	斤	君	迦	○	薑	○	○	驚	○	基	歸	○
驍	○	○	樛	兼	○	堅	涓	○	均	○	○	○	○	扃	經	○	雞	圭	○
暠	○	古	苟	敢	○	笴	管	顅	袞	哿	果	齕	廣	礦	改	○	○	○	○
絞	○	○	○	減	○	簡	○	○	○	假	寡	○	講	○	耿	解	○	○	艹
矯	拱	舉	久	檢	錦	蹇	卷	謹	○	○	○	繩	獷	○	景	○	紀	詭	○
皎	○	○	糾	嬚	○	繭	緊	畎	○	○	○	○	○	冏	頸	○	○	癸	○
告	貢	故	構	紺	○	旰	貫	艮	聯	箇	過	鋼	桃	○	亘	蓋	○	膾	○
教	○	○	○	鑑	○	諫	慣	○	○	駕	○	絳	○	○	更	懈	○	○	怪
○	供	據	救	禁	○	建	摜	○	攥	○	○	疆	○	○	敬	○	記	貴	○
叫	○	○	○	兼	○	見	絹	昀	○	○	○	○	○	○	勁	○	計	季	○
各	谷	谷	褊	閣	○	葛	括	褊	骨	葛	括	各	郭	號	褊	葛	○	骨	○
覺	○	○	○	夾	○	戛	劀	○	○	戛	劀	○	覺	國	格	戛	○	○	劀
脚	菊	菊	訖	劫	急	揭	厥	訖	亥	揭	厥	脚	攫	○	殛	○	訖	亥	○
○	○	○	吉	頰	○	結	玦	吉	橘	結	玦	○	○	郎	激	○	吉	橘	○

又

見	一	平	高交嬌驍
		上	暠絞矯皎
		去	告教○叫
		入	各覺脚○

溪	尻敲趫鄗	考巧○硗	簣敲趭竅	恪殼却○
羣	○○喬翹	○○驕○	○○嶠轎	○○噱○
疑	敖聱○堯	磧咬鰾磽	傲樂齩顩	呶嶽虐○
端	刀貂	倒鳥	到弔	○○
透	饕祧	○朓	韜耀	託○
定	淘迢	道窕	導篠	鐸○
泥	猱○	惱嬲	腝尿	諾○
知	嘲朝	獠○	罩○	斲芍
徹	勴超	○巔	趠朓	逴毚○
澄	桃晁	○肇	棹召	濁著○
娘	鐃○	鐒○	橈○	搦逴○
幫	褒包鑣飇	寶飽表褾	報豹裱○	博剥○○
滂	囊胞○慓	○○皫縹	○砲剽○	顆璞○○
並	袍庖○瓢	抱鮑薦摽	暴皰驃○	泊雹○○
明	毛茅苗蜚	務卯○眇	帽貌廟妙	莫邈○○
非	○	○	○	○
敷	○	○	○	○
奉	○	○	○	○
微	○	○	○	○
精	糟焦	早勦	竈醮	作爵
清	操鍬	草悄	操陗	錯鵲
從	曹樵	阜○	漕唯	昨嚼
心	騷蕭	嫂篠	喿嘯	索削
斜	○○	○○	○○	○○
照	釗昭	爪沼	抓照	捉灼
穿	怊	燒麩	鈔○	娖綽
牀	巢○	魅肇	巢○	浞○

審	梢燒	数少	稍少	朔爍
禪	○韶○	○紹	○邵	○妁
影	鑣齞妖么	襖拗夭窅	奧勪要○	惡握約○
曉	蒿虓囂膮	好○○曉	耗孝○歊	膗吒謔○
匣	豪肴○○	皓皛○皜	號効○○	涸學○○
喻	○○鴞遥	○○○鷂	○○○耀	○○○藥
來	勞顟燎聊	老○○了	嫪○寮顟	落犖畧○
日	饒	○擾	饒	○若
韻	豪爻宵 宵蕭	皓巧小 小篠	號效笑 笑嘯	鐸覺藥藥

二	平	上	去	入
見	公○弓○	○○拱○	貢○供○	穀○菊○
溪	空○穹○	孔○恐○	控○熝○	哭○麴○
羣	○○窮○	○○梁○	○○共○	○○駒○
疑	峐○顒○	○○○○	○○○○	犖○玉○
端	東○	董○	凍○	穀○
透	通○	桶○	痛○	禿○
定	同○	動○	洞○	獨○
泥	農○	癑○	鬗○	○
知	○中	○冢	○中	○竹
徹	○忡	○寵	○蹱	○畜
澄	○蟲	○重	○仲	○逐
娘	○濃	○	○挩	○肭
幫	○○○○	琫○○○	○○○○	卜○鞹○
滂	○○○○	○○○○	○○○○	扑○○○
並	蓬○○○	菶○○○	○○○○	瀑○僕○

明	蒙○瞢○	蠓○鵌○	幪○夢○	木○目○
非	風	覂	諷	福
敷	豐	捧	賵	蝮
奉	馮	奉	鳳	伏
微	○	○	○	○
精	蓼蹤	總樅	粽縱	鏃足
清	葱樅	○𣏌	謥遁	瘯竄
從	叢從	○○	敷從	族鼿
心	樅嵩	敢悚	送○	速肅
斜	○松	○○	○誦	○續
照	○終	○腫	○衆	緻粥
穿	○充	○毳	○銃	琔俶
牀	崇重	○○	剿重	○○
審	○春	○○	○○	縮叔
禪	○鰆	○𩶘	○○	○熟
影	翁○邕○	蓊○擁○	瓮○雍○	屋○郁囿
曉	烘○胷○	嗊○洶○	烘○趛○	聲○蓄○
匣	洪○容○	湨○○○	閧○○○	穀○○○
喻	○○○融	○○○勇	○○○用	○○○育
來	籠○隆○	曨○隴○	弄○曨○	祿○六○
日	戎	冗	辱	肉
韻	東東冬 東東鍾 鍾	董腫腫	送送送 用用用	屋屋屋 沃屋屋 燭燭燭

三	平	上	去	入
見	孤○居○	古○舉○	顧○據○	穀○菊○
溪	枯○肱○	苦○去○	袴○去○	哭○麴○

羣	○○渠○	○○巨○	○○具○	○○鞠○
疑	吾○魚○	五○語○	誤○御○	玉○玉○
端	都○	覩○	妬○	穀○
透	珍○	土○	兎○	禿○
定	徒○	杜○	渡○	獨○
泥	奴○	弩○	怒○	○
知	○豬	○貯	○著	○竹
徹	○攄	○楮	○絮	○蠹
澄	○除	○佇	○住	○逐
娘	○衄	○女	○女	○肭
幫	逋○○○	補○○○	布○○○	卜○○○
滂	鋪○○○	普○○○	怖○○○	扑○○○
並	酺○○○	簿○○○	捕○○○	暴○○○
明	模○○	姥○○○	暮○○○	木○目○
非	夫	甫	付	福
敷	敷	撫	赴	蝮
奉	鳧	父	附	伏
微	無	武	務	○
精	租苴	祖苴	做怚	鏃蹙
清	麤疽	蘧取	醋覷	瘯竄
從	徂○	粗聚	祚聚	族○
心	蘇胥	○謂	訴絮	速肅
斜	○徐	○敘	○屐	○續
照	菹諸	阻煮	詛豫	緻粥
穿	初貙	楚處	楚處	琔俶
牀	鋤廚	齟○	助筯	○○
審	蔬書	所暑	疏怒	縮叔

禪	影	曉	喻	匣	來	日	韻
○蜍	烏○於○	呼○虛○	○○于舁	胡○○○	盧○臚○	如	模魚虞魚
豎	鄔○庾○	虎○許○	○○雨與	户○○○	魯○呂○	汝	姥語語虞
○署	汙○飫○	謼○噓○	○○○喻	護○○○	路○慮○	茹	暮遇遇御
○熟	屋○郁囿	啓○旭○	○○○○	穀○○○	禄○六○	辱	御遇屋屋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内轉第一
羽					徵			角				
			蒙	東	通	同		公	空		峴	平
風	豐	逢	曹	中	忡	蟲		弓	穹	窮		
捧		棒	蠓	董	桶	動	𩦋	孔			溾	上
卜	扑	瀑	木	穀	禿	獨		穀	哭			
福	蝮	伏	目	竹	蓄	逐	肭	菊	趜	駒	砐	入

宋・鄭樵《通志》卷三六《七音略第一》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叟	葱	叢	悤		翁	烘	洪		籠		東
	雔	崇									
終	充				硔	啟	雄		隆	戎	
			嵩					融			
總		從	敵		翁	嗊	須		矓		董
粽	謥	鄹	送		瓮	烘	哄		弄		送
		剿									
衆	銃										
	趙										
鏃	瘯	族	速		屋	穀			祿		屋
瑽	俶	簇	縮								
粥	竄	孰	叔		郁	蓄		囿	六	肉	
蹙	竄	歠	肅								

重中重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内轉第二
非	敷	奉	微									
羽					徵			角				
封	峰	逢			蹱	重	醲	恭	銎	蛩	顒	平
			鶡		湩	統	𩦋					
覂	捧	奉			冢	寵	重	拱	恐	梁		上
			霿		湩	統		癑				
葑		俸	艨		湩		重	栱	恐	共		去
襮	菐	僕	瑽		篤	儥	毒	梏	酷			入
	寂	蹼	娼		棟	蹙	褥	桮	曲	局	王	

輕中輕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冬	宗	聰	竇	鬆				颱		墮	
鍾	鍾	衝		春	鰷	邕	匈			龍	茸
腫	縱	縱	從	淞	松		𠯿		容		
	腫	雖			尰	擁	洶			隴	
宋	綜	慫		悚					慟		
	綜			宋				碂		隆	
用	種	種				雍				朧	鞋
	縱		從		頌				用		
沃	俶		宗	洬		沃	熇	鵠		濼	
燭		觸	孀	數							
	足	促		粟	續		旭		欲	録	辱

外轉第三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群	疑
	羽				徵				角							
平	邦	胖	龐	龍	樁		憃	幢	曛		曨		江	腔		峴
上	綁	耕	柱	慬									講			
去	剝	璞	雹	邈	斲	逴	濁	捉	斶		捌		覺	殼		嶽
入		胖			戇	憽	轟	鬉					絳			

內轉第四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群	疑
	羽				徵				角							
平	陂	皴	皮	麋	知	摛	馳		多				羈	敧	奇	宜
	卑	岥	陴	彌											祇	
上	彼	跛	被	靡	掇	褫	多	犯	椅	綺	技	蟝
	比	諀	婢	弭					枳	企		
去	賁	帗	髮	魅	智				寄	掎	芰	議
	臂	譬	避						駙	企		
入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江											
	悤	淙		雙		肸	肛	降		瀧	
講											
							傋	項			
覺											
	捉	娖	淗	朔		渥	吒	學		犖	
絳		綷	淙	淙			戇	巷			
	臂	避									

重中輕內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支	平	齜	差	蠶	醲									
		支	眵		施	匙	漪	犧			離	兒		
		貲	雌	疵	斯			詘		移				
紙	上													
		批			躠									
		紙	侈	舐	弛	是	倚	縪			邇	爾		
		紫	此		徙					酏				
寘	去													
		裝			屣									
		寘	郩		翅	豉	倚	戲			罟			
		積	剌	漬	賜		縊			易				
	入													

內轉第五

		疑	群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角				徵				羽				
	平													
		危		虧	媧		鬐		腄					
	上													
		硊	跪	跪	詭				瘣				萎	
				跬										
	去													
		僞		旎	鴐		縋							
				睨	諉									
	入													

輕中輕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支	平													
					衰									
		騅	吹		鞿	垂	透	麾		爲	羸	痿		
		劑			眭	隨		隳		薺				
紙	上													
			揣											
		捶			蓁	華	委	毀		爲	累	蘂		
		觜		崇	髓	獵								
寘	去													
		惴	吹			睡	餧	毀		爲	累	秠		
					稄		恚	嬬		瓗				
	入													

內轉第六

		疑	群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角				徵				羽				
	平													
		示	耆		飢	尼	墀	絺	胝	眉	邳	丕	悲	
											毗	紕		
	上													
			跽		几	柅	雉	穉	薾	美	否	敫	鄙	
											牝		七	
	去													
		劓	臬	器	冀	膩	緻	尿	致	鄙	備	濞	祕	
				弃	蟿		地			寐	鼻	屁	痺	
	入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脂	
			師						梨			
脂	鴟		尸									
咨	鄹	茨	私		伊	咦		夷				
											旨	
秭												
旨			矢	視	歎	唏			履			
姊			死	兕								
											至	
至	痓	示	屍	嗜	懿	鼬			利	二		
恣	次	自	四			呬		肆				

內轉第七

疑	群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角				徵			羽					
												平
	逵	鼛	龜		槌		追					
	葵											
												上
	郹	鼛	軌									
	揆		癸									去
	匱	喟	媿		墜							
	悸		季				轡					入

又卷三七《七音略第二》

輕中重內輕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脂	
			衰									
佳	推			誰				帷	纍	蕤		
嗺		婑	綏			倠		惟				
											旨	
			水					洧	壘	蘂		
翠	趡	巃						唯				
											至	
	歎		帥									
	出		痟			猪		位	類			
醉	萃	邃	遂		侐			遺				

外轉二十五

疑	群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角				徵			羽					
蔈		尻	高	猱	陶	饕	刀	毛	袍	橐	褒	平
聱		敲	交	饒	祧	颭	凋	茅	庖	胞	包	
	喬	趫	驕		晁	超	朝	苗		夔	鑣	
堯		鄡	驍	嬈	迢	挑	貂					
磽		考	暠	腦	道	討	倒	蔪	抱	臕	寶	上
齩		巧	絞	謬		抓	簝	卯	鮑		飽	
鱎	驕	遶	矯		趙	巉			藨	麃	表	
磽		硗	皎	嬲	窕	朓	鳥					
傲		鎬	誥	臑	道	韜	到	帽	暴	犥	報	去
樂		敲	教	撓	棹	趠	罩	皃	皰	奊	豹	
	嶠	趫	驕		召	朓		廟	膘	剽	俵	
顩		竅	叫	尿	藿	糶	弔					
愕		恪	各	諾	鑿	託	汯	莫	泊	鞹	博	入
虐	噱	却	脚	逴	著	企	芍		縛	霩	籜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豪	糟	操	曹	騷		燠	蒿	豪		勞		豪
肴	鐲	譟	巢	梢		齞	虓	肴		顎		肴
宵	昭	怊		燒	韶	妖	鬻	鴞	遼	饒		宵
蕭				蕭		么	膮			聊		蕭
皓	早	草	阜	嫂		襖	好	皓		老		皓
巧	爪	譁	巉	斆		拗		皋				巧
小	沼	勦		少	紹	夭	杳		繚	繚	擾	小
篠	淼	悄		篠		杳	曉	皛		了		篠
号	竈	操	漕	喿		奧	耗	号		嫽		号
效	抓	抄	巢	稍		勒	孝	効				效
笑	照	覞	少		邵		斆			料	饒	笑
嘯	醮	峭	噍	嘯		突	皦			顥		嘯
鐸	作	錯	昨	索		惡	矐	涸		落		鐸
藥	斮		戢									藥
	灼	綽		鑠		約	謔			略	弱	
	爵	鵲	嚼	削								

外轉二十六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猋	漂	瓢	蜚							蹻	翹
上												
	褾	縹	摽	眇								猺
去												
	裱	剽	驃	妙						趫		
入												

又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宵												
	焦	鍫	樵	霄		邀			遥			
小												
	勦	悄		小		闃			溔			
笑												
	醮	陗	噍	笑		要			耀			

外轉三十四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方	芳	房	亡	張	倀	長	孃	薑	羌	彊	
上	榜	髈	旁	莽	黨	蕩	曭	曩	岡	慷		馳
	昉	髣		岡	長	袒	丈	瀼	綱	磽	強	仰
	勦	悄	驍	涘	闃	小		渶	鬨	抗		杓
去	螃	膀	傍	滂	讜	儻	宕	儴	鋼	抗	弶	杓
	放	訪	防	妄	悵	帳	仗	釀	疆	唊	弶	軺
入	博	鞏	泊	莫	泊	託	鐸	諾	各	恪		
	鞹	霩	縛		芍	定	着	逴	脚	却	噱	虐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平	臧	蒼	藏	桑		鴦	蚖	航		郎		唐
	莊	創	牀	霜								陽
	章	昌		商	常	央	香			良	禳	
	蔣	鏘	牆	襄	詳				陽			
上	馹	蒼	奘	顙		坱	汴	沆		郎		蕩
		磢		爽								養
	掌	敞		賞	上	鞅	響	兩		壤		
	蔣	搶		想	象				養			
去	葬	槍	藏	喪		盎		吭		浪		宕
	壯	牀		霜								漾
	唱	障		餉	尚	快	向			亮	讓	
	醬	蹡	匠	相					漾			
入	作	錯	昨	索		惡	膗	涸		落		鐸
	斮		戡									藥
	灼	綽	杓	鑠	妁	約	謔			略	弱	
	爵	鵲	嚼	削					藥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平						汪	流	黃				唐
												陽
							妮		王			
上						枉	況	幌				蕩
												養
						枉	況		往			
去						汪	荒	攩				宕
												漾
							況		迋			
入						擭	霍	穫		砑		鐸
												藥
						嬳	矐		籰			

內轉三十五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光	骸			
									恇	匡	往		
上									廣	慶			
									畀	恇	俓		
去									桄	曠			
									誑	眶	往		
入									郭	廓			玃
									玃	躩	懼		

外轉三十六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群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鬃		彭	盲	趟	瞠	棖	鬣	庚	坑			
	兵		平	明					京	卿	擎	迎	
	并	娉		名					輕				
上													
	浜		鮒	猛	打	貯	瑒	檸	梗	沆			
	丙			皿					警				
	餅			珞		徎	徎		頸			痙	
去													
	榜		膨	命	倀	掌	鎊		更				
	柄		病	孟					敬	慶	競	迎	
	摒	聘	偋	詺					勁	輕			
入													
	伯	柏	白	陌	磔	坼	宅	踅	格	客		額	
	辟	僻	擗						戟	隙	劇	逆	

一百十二聲目録併入卦

日月星辰之日聲

乾平日日聲	夬上月日聲	大有去星日聲	大壯入辰日聲
甲歌五十三	咼	箇	薛
乙陽六一二三六十	養	樣	藥
丙先四一四二	銑	翰 霰四十	易 薛四十
仙四十四五六七	獮	線	薛
寒四十四一	旱	翰	曷
歡百五十一	緩	換	末
丁蕭五十	巧五十一二	効	覺

重中輕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半徵商		宮				商				
庚											
				行	亨			生	傖	鎗	
清		冷四	盈			嬰	錫		情	清	精
梗											
		泠五		杏				省			
		令				影					
静		領				癭		省	静	請	井
敬											
				行	諍	瀴				覭	
						映					
勁						纓		性	淨	倩	精
陌											
	舉			垞	赫	啞		索	齰	柵	迮
昔			繹			益	席	昔	籍	敬	積

日月星辰之月聲

庚侵七十五六	己東一二	冬三	戊齊廿五六七八		宵五十五一二
寢	董		止	小仝	篠
沁	送	宋	至	笑	嘯
緝	屋	沃	質		藥

履平日月聲	甲戈五十三四五	麻五十六七八九	乙唐六十六一二三	歌五十二四五	丙元四十八九	江五六	痕卅三	冤廿五	山四十五六	删四一二三	丁毫五一二
兌上月月聲	火	馬	蕩	笴	阮	講	狠	混	産	潸	皓
睽去星月聲	過	禡	宕	過 箇	願	絳	恨	恩 問	襉	諫	號
妹入辰月聲	黠	轄	鐸		月	覺	没		轄	黠	鐸

爻仝	小	效	覺
戊支七八九十	紙	至	没昔
之十五六	止	寘	職
己鍾三四	腫	用	燭
庚諄卅五六	準	稕	緝七五六術上
日月星辰之星聲			
同人平日星聲	草上月星聲	離去星星聲	豐入辰星聲
甲咍廿五九	海	代	没
		祭廿九卅一二	末
乙青六八九	迥	徑	錫
清	靜	勁	昔
丙真卅三四	軫	震	質
臻卅四	準		櫛
		稕	術
丁尤七十三四	厚	候	屋
侯七十一四	有	宥	
幽七十五	黝	幼	
戊登六十四五七十一二	等	嶝	德七十一
蒸七十三	拯	映證	職
己魚十九廿	語	御	歷
虞廿三	麌	遇	

庚覃七七	感	豔	曷
談七九	敢	闞	盍
		勘	合
咸七七	豏	陷	洽
凡七九八十	范	梵	乏
御八十	檻	鑑	狎
日月星辰之辰聲			
无妄平日辰聲	隨上月辰聲	嗑去星辰聲	震入辰辰聲
甲灰廿七	賄	隊	黠 没
皆卅二	駭	夬	
	海九六	代	末上
佳廿三四	蟹	卦	
		祭卅三泰廿九卅一	卅
乙庚六十四五六七	梗	徑	陌
耕六十八九	耿	諍	麥
丙文卅八九	準	愿	勿
	吻卅八九	問	迄
欣卅七	隱	掀	
丁微七八	尾	未	勿
戊脂十一二三四	旨		德
己模廿一	姆	慕	屋

庚嚴七九八十	廣儼	醃	葉
鹽七七八	琰	艷	
添仝	忝	掭	帖七九八十

一百五十二音入卦

	開清	濁	發清	濁	收清	濁	閉清	濁
脣一	夫坤四	卜坤五	法剥四	百剥五	比四	丙比五	飛觀	必觀五
二	普師五	升九	朴蒙五	蠱九	品坎五	井九	匹渙	
三	旁升五	步謙五	排蠱五	白艮五	平井五	肴蹇五	瓶	鼻漸五
四	母師三	目升三	馬蒙三	兒艮五	美坎三	眉井三	米	民巽三
舌一	東坤六		丹剥六	卓剥十二	帝比六	中比十二		
二	土師六		貪蒙六	坼蒙二	天坎	丑井二		
三	同升六	兖謙六	覃蠱六	大艮六	田井六	弟蹇六		
四	乃坤七	内謙七	妳剥七	南艮七	女比十	年蹇七		
牙一	古坤一	一謙十	甲剥一	乍艮十一	九比一	一蹇十	癸觀一	
二	坤師一	師九	巧蒙一	蒙九	丘坎一	坎九	弃渙一	
三	升一		蠱一	艮一	坎井一	近蹇一	虬巽一	揆漸一
四	吾升二	五師二	牙蠱二	瓦蒙二	月井二	仰坎二	堯巽二	
齒一	走坤八		哉剥八	莊剥十一	足比八	震比十一		
二	草師八		采蒙八	义蒙十一	七坎八	尺坎十一		
三	曹升七	升二	才蠱七	茶蠱二	全井七	呈井二		

四		思坤九	山剥七	三剥九	手比七	星比九		
五	寺謙九	謙十	艮七	士艮十	象蹇九	石蹇十		
喉一	黑坤二	父謙四	華剥二	凡艮四	香比二	蹇四	血觀二	吠漸四
二	武師四	黄謙二	晚蒙四	華艮二	坎四	雄蹇二	尾渙四	賢漸一
三	安坤二	自謙八	亞剥三	在艮八	乙坎三	匠蹇八	一觀三	
四	文升四	謙三	萬蠱四	爻艮三	井	王蹇二	未巽四	寅漸二
半一	老師七	鹿升六	冷蒙七	犖井六	吕坎	離井六		
二			蒙十	井十	耳坎十	二井十		
三			崇蠱十	宅艮二十	辰井一十	直蹇十		

又

開音清

	東	東	董				送	送	送	送	屋	屋	屋	屋
夫	絳		埲								卜			
普	蓬										攴			
旁	蒙		菄				橐				僕			
母			蠓				幪				木			
東	東		董				凍				穀			
土	通		侗				痛				禿			
同	同		動				洞				瀆			
乃	鬗		㺃				鬗							
古	公		鞏				貢				穀			
坤	空		孔				控				哭			
口														
五	峒		渱											

走	草	曹	寺	黑	武	安	文	老		
蓌	葱	叢	松	烘	洪	翁		籠		
總			敢	噴	須	蓊		籠		
糉	謥	敷		贛	啱	瓮		弄		
鏃	簇	族		磬	殼	屋		祿		熟
蹙	龜	摵					育			

收音濁	丙	口	菔	眉	中	丑	第	年			近
東	風	豐	馮	菁	中	沖	蟲			弓	穹	窮
東											
董											
送											
送	諷	贈	夢	鳳	中	衷	仲			熔	
送											
屋											
屋											
屋	福	蝮	目	伏	竹	畜	逐	朒		菊	鞠

月	震	尺	呈	星	石	雄	匠	王	离	二	直
	終	充終昌		嵩		雄	硝		隆	戎	崇
			剝								
	衆	銃									
		趙									
	緘	琁	族	縮			或栴有				
砑	祝	俶		叔	熟			囿	六	肉	孰

宋・佚名《四聲等子》七音綱目

半清半濁	全清	不清不濁	全濁	次清	全清		角	徵	宮	商	羽	半商徵
						牙音	舌頭舌上	脣重脣輕	齒頭正齒	喉音	半舌半齒	
邪	心	疑	群	溪	見		端	知	幫	非	精	照
鍚	先	研	勤	牽	堅		丁	珍	賓	分	津	諄
涎	新	銀	乾	輕	輕		顛	遭	邊	蕃	煎	專
禪	審	泥	定	透	端		知	徹	滂	敷	清	穿
船	申	寧年	延田	天	丁		遭	珍	旁	芬	親	川
純	殫	孃	澄	汀	透		徹	澀	篇	翻	千	春
		嬭	纏	牽	天		澀	獨	敷	芬	春	穿
		納	陳	輕	汀		獨	陳	芬	敷	穿	川
		明	並	滂	幫		定	澄	並	奉	從	牀
		民	貧	砂	賓		延	纏	貧	煩	秦	神
		綿	便	篇	邊		田	陳	便	墳	前	遄
		微	奉	敷	非		澄	直	奉	煩	牀	食
		文	煩	翻	蕃		纏	刃	墳	墳	神	乘
		楠	墳	芬	分		陳	仍	煩	文	遄	剩
		喻	匣	曉	影		來	日	疑	喻	審	禪
		寅	刑	軒	因		連	然	鄭	寅	殫	純
		延	賢	馨	烟		連	人	人	延	申	船

又

冬腫宋沃東冬鍾相助

通攝內一　重少輕多韻

見	公韺貢穀	恭拱供菊	
溪	空孔控哭	穹恐熕曲	
羣	頌〇〇〇	窮梁共侷	
疑	嶱潀〇犣	顒〇〇玉	
端知	東董凍穀	中冢湩疰	
透徹	通桶痛禿	忡寵踵棟	
定澄	同動洞獨	蟲重仲躅	
泥孃	農穠衊耨	醲〇拢傉	
幫非	〇琫〇卜	封叀葑福	
滂敷	倯〇〇扑	封捧〇蝮	
並奉	蓬菶蓬暴	逢奉鳳伏	
明微	蒙蠓幪木	〇〇〇〇	
精照	椶總稷鏃	鍾腫種燭	
清穿	葱〇謥瘏	衝雖捶觸	
從牀	叢從藂族	崇〇剩鬌	
心審	樅觫送速	舂〇〇束	
邪禪	〇〇〇〇	鰱廬〇蜀	
曉	烘嗊烘磬	胸洶趣旭	
匣	洪潨哄穀	雄〇〇〇	
影	翁蓊甕屋	邕擁雍郁	
喻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來	籠籠弄祿	龍隴隴録	
日	東董送屋	茸冗鞣褥	鍾腫用燭

效攝外五　全重無輕韻

本無入聲

蕭并入宵類

見	高杲告各	交絞教角	嬌矯驕脚
溪	尻考靠恪	敲巧敲殼	趫槁趭卻
羣	〇〇檯〇	〇〇〇〇	翹獢蹻虐
疑	敖犒傲詈	磽咬樂岳	〇〇虧虐
端知	刀倒到沰	嘲簝罩〇	朝〇〇芍
透徹	叨討套託	勪〇趠〇	超巔朓皃
定澄	桃道導鐸	祧〇棹〇	晁兆召著
泥孃	猱墝腰諾	鐃謬鬧〇	〇〇〇逴
幫	褒寶報博	包飽豹剥	鑣表裱〇
滂	橐皽懪韜	胞〇砲朴	薦麃〇〇
並	袍抱暴泊	炮鮑皰雹	漉薦〇〇
明	毛務帽莫	猫卯貌邈	苗〇廟〇
精照	糟早竈作	曜爪笊斮	昭沼照灼
清穿	操草操錯	抄炒鈔〇	怊翛覞綽
從牀	曹皁漕昨	巢巢巢斮	〇〇〇〇
心審	騷嫂喿索	梢数稍〇	燒少少爍
邪禪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韶紹邵杓
曉	嵩好耗郝	虓嗃孝吒	囂〇驍謔
匣	豪皓號涸	肴梟效學	〇〇〇〇
影	燠襖奧惡	齃拗靿握	妖夭〇約
喻	〇〇〇〇	猇〇〇〇	鴞〇〇〇
來	勞老澇落	顟〇〇〇	燎繚寮略
日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饒遶饒若
	豪皓號鐸	肴巧效覺	宵小笑藥

澆皎叫〇
鄡磽竅〇
翹猺翹〇
堯磽顥〇
碉鳥弔〇
祧朓糶〇
條窕藋〇
嬈嫋尿〇
標褾標〇
〇〇〇〇
漂縹剽〇
瓢摽驃〇
蜱眇妙〇
焦勦醮雀
鍬悄陗鵲
樵濽噍嚼
蕭篠嘯削
〇〇〇〇
膮曉譊〇
〇晶顯〇
幺杳交〇
遥鷂燿藥
聊了料〇
〇〇〇〇

宕攝內五陽唐重多輕少韻　江全重開口呼

見	剛𪓛鋼各	江講絳覺	姜鏹殭脚	○○○○
溪	康慷炕恪	腔控○殼	羌硿呛卻	○○○○
羣	○○○○	○○○○	强勢强噱	○○○○
疑	卬駠柳愚	峴○○岳	印仰軮虐	○○○○
端知	當黨讜沰	○○○○	張長帳芍	○○○○
透徹	湯牘儻託	○○○○	萇昶暢疋	○○○○
定澄	唐蕩宕鐸	○Q○○	長丈仗著	○○○○
泥孃	囊曩儾諾	○○○○	孃○釀逴	○○○○
幫非	幫牓謗博	幫髮○剥	方昉放轉	○○○○
滂敷	滂髈○粕	滂撬胖朴	芳髣訪霜	○○○○
並奉	傍○傍泊	厖棒蚌雹	房○防縛	○○○○
明微	忙莽漭莫	厖傀隗邈	亡罔妄○	○○○○
精照	臧駔葬作	莊○壯斮	章掌障灼	將獎將雀
清穿	倉蒼逿錯	瘡磢創○	昌敞唱綽	槍搶蹡鵲
從牀	藏奘藏昨	牀○狀斮	商賞餉爍	牆蔣匠嚼
心審	桑顙喪索	霜爽孀○	商賞餉爍	襄想相削
邪禪	○○○○	○○○○	常上尚杓	詳象○○
曉	炕汴○郝	肛傋慧吒	香嚮向謔	○○○○
匣	航沆行涸	降項巷學	○○○○	○○○○
影	泱怏盎惡	胦愔○握	央鞅怏約	羊養樣藥
喻	○○○○	○○○○	○○○○	○○○○
來	郎朗浪落	○○○○	良兩亮略	穰壤讓若
日	○○○○	○○○○	○○○○	○○○○
	唐蕩宕鐸	江講絳覺	陽養樣藥	江陽借形
	內外混等			

宕攝內五

見	光廣桄郭	○○○○	仜獷誑钁	○○○○
溪	骸慶曠廓	○○○○	匡恇胠躩	○○○○
羣	○○○○	○○○○	狂俇狂懼	○○○○
疑	○○○瓁	○○○○	○○○○	○○○○
端知	○○○○	椿○戇卓	○○○○	○○○○
透徹	○○○○	憃○瞽逴	○○○○	○○○○
定澄	○○○○	幢○幢濁	○○○○	○○○○
泥孃	○○○○	膿攠鬞搦	○○○○	○○○○
幫非	○○○○	○○○○	○○○○	○○○○
滂敷	○○○○	○○○○	○○○○	○○○○
並奉	○○○○	○○○○	○○○○	○○○○
明微	○○○○	○○○○	○○○○	○○○○
精照	○○○噪	○○○捉	○○○○	○○○○
清穿	○○○○	窻儜棳婕	○○○○	○○○○
從牀	○○○○	淙○崇浞	○○○○	○○○○
心審	○○○○	雙聳淙朔	○○○○	○○○○
邪禪	○○○○	○○○○	○○○○	○○○○
曉	荒慌荒霍	○○○○	○悅況矐	○○○○
匣	黃晃攩钁	○○○○	○○○○	○○○○
影	汪泱汪臒	○○○○	枉○嬛	○○○○
喻	○○○○	○○○○	王往迂籧	○○○○
來	○○○硎	瀧○○犖	○○○○	○○○○
日	○○○○	○○○○	○○○○	○○○○
	唐蕩宕鐸	江講絳覺	陽養漾藥	○○○○
	內外混等			

又

蟹攝外二　輕重俱等　開口呼

見	佳解戒戛	○○屬揭	雞鶨計結
溪	揩芵烗篧	○○慁揭	溪啟契猰
羣	○篃齰○	○○偈傑	○○○○
疑	崖睨睚聒	○○劓蘗	覶堄詣齧
端知	躠等帶怛	○○癉哲	氐底帝窒
透徹	胎嚏泰闥	○○跬徹	梯體替鐵
定澄	臺殆代達	○○鴈鯕噠	提弟苐姪
泥孃	能乃耐捺	覕妳鯕瘵	泥禰涅涅
幫非	○恬貝○	踶擺庀捌	踶軷閉烳
滂敷	姤啡沛○	○帔派○	砒賴媲瞥
並奉	賠倍旆○	牌罷粔○	捲陛薜蹩
明微	○穊昧揭	賵買賣礒	迷米謎蔑
精照	栽宰載鬢	齋扷瘵扎	齎濟霽節
清穿	猜采菜擦	釵豺差剎	妻淒砌切
從牀	裁在載噴	柴○寨鑕	齊薺嚌截
心審	鰓諰賽薩	崽灑曬殺	西洗細屑
邪禪	○○○○	○○○○	○○○○
曉	咍海飪喝	○○○○	攜○溪瞎
匣	孩亥害曷	○○○○	鞋○系頡
影	哀欸愛遏	○○縊謁	○○○○
喻	頤佁○○	○○○○	○○曳拽
來	來釵賚剌	啢懶○○	梨禮麗垺
日	○○○○	○○○○	○○○○

（泰代曷）咍海本無入聲

蟹攝外二　輕重俱等韻　合口呼

見	傀頃憒括	乖拐怪刮	○○劌蹶	圭○桂決
溪	恢魁塊闊	劝○快恝	○○殨闕	睽○襘缺
群	○○○○	○○○○	○○○○	○○○○
疑	鮠頠磈栩	詭○聵刖	○○○月	○○○○
端知	碓踔對掇	○僖膪竅	○○綴輟	○○○○
透徹	輀腿退脫	○○○頝	○○惙斀	○○○○
定澄	頹錞隊奪	膹挈○○	○○鐓○	○○○○
泥孃	捼餒內○	○○髯豽	○○○○	○○○○
幫非	梔悖輩撥	頍○拜八	○○廢髮	○○蔽鱉
滂敷	胚琣配鎞	嵬○湃汎	○○肺怖	○○潎瞥
並奉	裴琲珮跋	排羆羆拔	○○吠伐	○○獘敝
明微	枚浼妹末	埋○眇傺	○○韐	○○袂滅
精照	嗺摧晬繓	擃○○茁	○○贅拙	○○蕝勞
清穿	崔皠倅撮	磪撮嘬鱉	○○毳啜	○○脆膬
從牀	榷罪啐拙	膗○睉○	○○○○	○○○絕
心審	催崔碎剸	蓑○滅刷	○○税説	○○歲雪
邪禪	○○○○	○○○○	○○啜○	○○籫篲
曉	灰賄誨豁	灰賄誨豁	○○○颺	○○噫血
匣	回痯潰活	懷夥話滑	○○○○	○○惠穴
影	偎猥隗斡	崴崴黿婠	○○穢孎	○○抉○
喻	○○○○	○○○○	○○衛日	○○銳悅
來	雷磊礌捋	膘○○○	○○○劣	○○○○
日	○○○○	○○○○	○○芮蕤	○○○○

（祭屑廢月）齊薺祭屑

灰賄隊末　皆駭怪黠　祭廢借用

本無入聲

又

曾攝内八	重多輕少韻	啓口呼	梗攝外八
見	耕眑更隔	兢景敬殛	經剄徑激
溪	鏗伉○客	硜○慶鞚	輕謦磬喫
羣	○○○○	兢兢競極	○○○○
疑	婛○硬齦	凝○凝嶷	婛脛○鷁
端知	登等嶝德	徵聂政陟	丁頂矴的
透徹	鼕○磴忒	瞪○掌垣	侹凌逞敕
定澄	滕蹚鄧特	橙瑒鋌宅	澄徎鄭直
泥孃	能能鼏鼞	儜檸○疔	○○毡匿
幫非	崩○窋北	繃迸迸檗	冰丙柄逼
滂敷	繃倗○覆	怦皏軯摃	硼○砯塌
並奉	朋堋倗萌	輣倖倖僻	凭憑凭愎
明微	瞢瞢懵墨	萌瞎○麥	儚○○窜
精照	增嶒綜則	爭睜諍責	蒸拯證職
清穿	彭○蹭堿	琤澄澄策	稱惩秤尺
從牀	層○贈賊	崢○○賾	繩○乘食
心審	僧○○塞	生省生棟	升○勝識
邪禪	○○○○	○○○○	○○○○
曉	○○○黑	亨誖誖赫	興○興赩
匣	恒○○劾	莖杏行核	○○○○
影	鞚○○餕	甖犖○厄	英影暎憶
喻	○○○○	○○○○	熊○○○
來	楞倰倰勒	磷泠○礫	陵倰令力
日	○○○○	○○○○	仍稔認日
	登等嶝德	庚梗敬陌	蒸拯證職
	内外混等		隣韻借用

曾攝内八	重多輕少韻	合口呼	梗攝外二
見	肱○○國	觥礦○蟈	○○○攫
溪	○○○○	奎隞○劌	○憬○○
羣	○○○○	○○趪○	○憬病躩
疑	○○○○	○○○○	○○○○
端知	○○○○	○○○○	○○○○
透徹	○○○○	○○○○	○○○○
定澄	○○○○	○○○○	○○○○
泥孃	○○○○	○○○○	○○○○
幫非	崩○○○	閎浜搒百	兵丙柄碧
滂敷	○○○○	磅○亨拍	○○病鉟
並奉	○○○○	彭鮩膨白	平○病櫹
明微	○○○○	盲猛孟陌	明皿命○
精照	○○○○	○○○摝	○○○○
清穿	○○○○	○○○○	○○○○
從牀	○○○○	○○○趚	○○○○
心審	○○○○	○○○摄	○○○○
邪禪	○○○○	○○○○	○○○○
曉	薨○○蒂	諻潺轟剨	兄兗病洫
匣	弘○○或	横丱蝗獲	○○○○
影	泓○○○	泓營弦擭	謍○○○
喻	○○○○	弦○○囑	榮永詠域
來	○○○○	○○○○	○○○○
日	○○○○	○○○○	○○○○
	登等嶝德	庚梗敬陌	庚梗敬陌
	内外混等		隣韻借用

宋・佚名韻格簿黑水城出土TK.312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幫 非																
滂 敷																
並 奉																
明 徵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娘																
見																
溪																
群																
疑																

元・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通攝內一　　侷門

見	公蘱貢穀	○○○○	恭拱供輂	○○○○
溪	空孔控哭	○○○○	銎恐恐曲	○○○○
群	頄○○○	○○○○	蛩梁共局	○○○○
疑	岘湡○㒔	○○○○	顒○峅玉	○○○○
端 知	東董涷穀	○○○○	中冢湩瘃	○○○○
透 徹	通侗痛秃	○○○○	蹱寵蹱楝	○○○○
定 澄	同動洞獨	○○○○	重重重躅	○○○○
泥 孃	齈䶲齈䅬	○○○○	醲○○傉	○○○○
幫 非	○琫○卜	○○○○	封覂諷亡	○○○○
滂 敷	锋○○扑	○○○○	峯捧葑蝮	○○○○
並 奉	蓬菶槰暴	○○○○	逢奉俸幞	○○○○
明 微	蒙蠓幪木	○○○○	犛○幪娼	○○○○

精 照	葼總糉鏃	○○○縬	鍾腫種燭	縱縱縱足
清 穿	怱○謥瘯	○○○珿	衝䎔揰娖	樅慫○促
從 床	叢嵸𢿃族	崇○㓘鷟	○○○贖	從○從歜
心 審	檧敵送速	○○○縮	舂○○束	蜙悚○粟
邪 禪	○○○○	○○○○	鱅尰○蜀	松○頌續
曉	烘嗊烘㱿	○○○○	胷洶趬旭	○○○○
匣	洪澒哄穀	○○○○	雄○○○	○○○○
影	翁蓊瓮屋	○○○○	邕擁雍郁	○○○○
喻	○○○○	○○○○	○○趙囿	容勇川欲
來	籠曨弄禄	○○○○	龍隴朧録	○○○○
日	○○○○	○○○○	茸冗鞋辱	○○○○
韻	東董送屋	㊦	鍾腫用燭	

冬○宋沃

此攝《指掌》作獨韻，獨韻者所用之字不出本圖之內。

江攝外一　　見幫曉喻屬開，知照來日屬合。

見		江講絳覺	開口呼
溪		腔控𩗴殼	
羣		○○○㩁	
疑		岘○○嶽	
端 知		椿𢴈戇斲	合口呼
透 徹		惷○𢡠逴	
定 澄		幢○幢濁	
泥 孃		膿擃䰃搦	
幫 非		邦綁○剥	開口呼
滂 敷		胮㨶胖璞	
並 奉		龐棒○雹	
明 微		厖佬悾邈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韻	
○○○捉	囪傖稷娖	淙○崇浞	雙聳淙朔	○○○○	肛傋慧吒	桻項巷學	胦愉○渥	○○○○	瀧○○犖	○○○○	江講絳覺	
合口呼					開口呼				合口呼			

此攝《指掌》亦作獨韻。

又

檢韻十六攝內八轉㊤用色貼子對貼入字㊦用色貼子對貼入字

通止遇果　江蟹臻山

宕曾流深　效假梗咸

內八轉

東董送屋　脂旨至質

通攝冬○宋沃　止攝　微尾未物

鍾腫用燭　　歌哿箇鐸

魚語御屋

遇攝虞麌遇燭　果攝

模姥暮沃　戈果過鐸

陽養樣藥

宕攝　唐蕩宕鐸

尤有宥燭

流攝

侯厚候屋

內轉歌訣

通攝東冬韻繼鍾

遇攝魚虞模三位

宕攝陽唐君記取

流攝尤侯無他用

外八轉

江攝江講絳覺

真軫震質

諄準稕術

文吻問物

臻攝

殷隱焜迄

痕狠恨没

蒸拯證職

曾攝

登等嶝德

深攝侵寢沁緝

止攝脂微次第窮

果攝歌戈二韻從

曾攝蒸登兩韻風

深攝孤侵在後宮

廢

薺薺霽質

祭

皆駭怪鍇

蟹攝

灰賄隊末

咍海泰代曷

元阮願月

寒旱翰曷

山攝桓緩換末

山產諫鍇

仙獮線薛

魂混慁没　　假攝麻馬禡錯
宵小笑藥
效攝肴巧效覺
豪皓号鐸

庚梗諍陌　　覃感勘合
梗攝清靜勁昔　　鹽琰豔葉
青迥徑錫　　咸攝　咸豏陷洽
凡范梵乏

外轉歌訣

江攝孤江只是江，蟹攝齊皆灰咍强。
臻攝真魂六韻正，山攝仙元五韻昌。
效攝宵肴豪三位，假攝孤麻鎮一方。
梗攝庚清青色字，咸攝覃鹽凡四鄉。

入聲九攝通宕曾深○江臻山梗咸

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
流遇四等通攝借，咍皆開合在寒山。
齊止借臻鄰曾梗，高交元本宕江邊。
歌戈一借岡光一，四三并二卻歸山。

傳記

邵雍

《宋史・道學傳一・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略】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略】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清・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九《百源學案上・康節邵堯夫先生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尋常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即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略】始至洛，蓬篳甕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司馬温公、吕申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略】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略】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司馬光

《宋史・司馬光傳》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略】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略】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悦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略】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期會再拜，勿舞蹈。【略】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鄭樵

《宋史・儒林傳一・鄭樵》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廸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

明・黄仲昭等《八閩通志》卷七一《人物・鄭樵》 鄭樵字漁仲。原之從弟。隱居夾漈山。【略】紹興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略】所著書凡五十八種，千餘卷，又有《通志》二百卷。

盧宗邁

明・劉節等《南安府志》卷三三《人物・盧宗邁》 盧宗邁字紹先，大庾人。汝舟姪。年十三，隸御史府。樞密使汪徹臨邊視師，檄以自隨。宗邁熟知險阨，徹深嘉之。歷館職，文雅練達。《兩朝日曆》成，一歲五遷。官到武翼大夫。晚年藏書萬卷，然不滿致身於武階云。

祝泌

清・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七八《張祝諸儒學案》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自稱觀物老人。著有《皇極經世書鈐》，袁蒙齋贈之以序曰：康節《觀物篇》，其學自老氏乎。致虚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斯道也，豈獨老氏。《易・繫辭》曰：設卦觀象。物皆象也。又曰：聖人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皆物動也。老氏守靜觀復，乃動也；《易》觀其動，乃靜也。何動非靜，何靜非動，陰陽剛柔，互爲其根。知此者，可以觀矣。祝君好康節書，余大書觀物二字遺之。非觀物也，自觀也；觀我生，觀民也。大觀在上，何物何我。

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三五《列傳・遺獻二》 祝泌字子涇，德興人。以進士授饒州路三司提幹。傳邵氏皇極之學於廖應淮。年老乞休，御書觀物樓扁額賜之。元世祖詔徵，不赴。著有《觀物解》《六壬大占》《祝氏祕鈐》。府志。

邵光祖

清・黄之雋等《江南通志》卷一六三《人物志・儒林一》 元邵光祖，字弘道，吴人。博學好古，研精經傳，講習垂三十年，通三經。所著有《尚書集義》。

著録

《皇極經世書》

清・潘咸《音韻原流》卷首之二《等韻考》 皇極經世四象體用聲音圖　宋邵子作。凡三千八百四十圖。節録天聲地音總圖及一唱一和聲音總圖。

《韻鏡》

宋・張麟之《韻鏡序》 讀書難字過，不知音切之病也。誠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無載酒問人之勞，學者何以是爲緩而不急歟。余嘗有志斯學，獨恨無師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韻鏡》一編，微字避聖祖名上一字。且教以大略，曰反切之要，莫妙於此。不出四十三轉，而天下無遺音。其製以韻書自一東以下各集四聲列爲定位，實以《廣韻》《玉篇》之字配以五音清濁之屬，其端又在於横呼。雖未能立談以竟，若按字求音，如鏡映物，隨在現形，久久精熟，自然有得。於是蚤夜留心未嘗去手。忽一夕，頓悟，喜而曰，信如是哉。遂知每翻一字，用切母及助紐歸納，凡三折，總歸一律，即是以推千聲萬音不離乎是。自是日有資益，深欲與衆共知，而或苦其難，因撰《字母括要圖》，復解數例以爲沿流求源者之端。庶幾一遇知音，不惟此編得以不泯，余之有望於後來者亦非淺鮮，聊用鋟木以廣其傳。紹興辛巳七月朔，三山張麟之子儀謹識。

又 《韻鏡》序作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韻鏡》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學字音。往昔相傳，類曰《洪韻》，釋子之所撰也。有沙門神珙，恭拱二音。號知音韻，嘗著《切韻圖》，載《玉篇》卷末。竊意是書作於此僧，世俗訛呼珙爲洪爾，然又無所據。自是研究，今五十載，竟莫知原於誰。近得故樞密楊侯倓。淳熙間所撰《韻譜》，其自序云：　揭來當塗，得歷陽所刊《切韻心鑑》，因以舊書手加校定，刊之郡齋。徐而諦之，即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舊體以一紙列二十三字母爲行，以緯行於上，其下間附一十三字母，盡於三十六，一目無遺。楊變三十六分二紙，肩行而繩引，至横調則淆亂不協，不知因之則是，變之非也。既而又得莆陽夫子鄭公樵。進卷先朝，中有《七音序略》。其要語曰：　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此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三十六爲之母，輕重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情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鷄鳴狗吠，雷霆經耳，蚤蚩過目，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又云：　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是知此書其用也博，其來也遠，不可得指名其人，故鄭先生但言梵僧傳之，華僧續之而已。學者惟即夫非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而觀之，庶有會於心。自天籟以下十三字，又鄭先生之語。嘉泰三年二月朔，東浦張麟之序。

明・日本宣賢《韻鏡》跋 《韻鏡》之書行於本邦，久而未有刊者。故轉寫之訛，烏而焉，焉而馬，覽者多困彼此不一。泉南宗仲論師偶訂諸本善不善者，且從且改，因命工鏤板，期其歸一，以便於覽者，且曰非敢擴之天下，聊備家訓而已。於戲，今日家書，乃天下書也，學者思旃。享禄戊子孟冬初一日，正三位行侍從臣清原朝臣宣賢。

頃間求得宋慶元丁巳張氏所刊之的本，而重校正焉。永禄第七歲舍甲子王春壬子。

清・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 《韻鏡》一卷享禄戊子覆宋本　首有紹興辛巳三山張麟之子儀識語。【略】次調韻指微。次三十六字母，歸納助紐字以歸字例。次横呼韻五音清濁四聲定位列圍，末題韻鑑序例終。次本文，自内轉第一至第四十三。識語後有慶元丁巳重刊木記。卷末有享禄戊子清原朝臣宣賢跋，謂泉南宗仲論鏤梓始末。聞又有永禄刊本，未見。

《切韻指掌圖》

題宋・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叙》 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揔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

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予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敘焉。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縱横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爲捷徑，名之曰《切韻指掌圖》。嗚呼，韻學之廢久矣。士溺於所習，讀書綴文，趁了目前。以至覽古篇奇字，往往有含胡囁嚅之狀，是殆天造神授，以便學者，予不敢秘也。涑水司馬光書。

宋・佚名《切韻指掌圖》刊後記　右先文正公《切韻指掌圖》。近印本於婺之麗澤書院，深有補學者。謹重刊于越之讀書堂，子孫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敬書于卷末。

宋・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序》　公嘗被命修纂《類篇》，古文奇字，蒐獵該盡，而留心音韻，尤有若斯圖者。道德名望，一世儒宗，顧於小學惓惓焉，豈一物不知，君子所恥耶。前輩云：自從孟子知言後，惟有揚雄識字多。公固雅好雄者。《潛虚》之作，實擬《太玄》。雄好識奇字，而不能爲字著書，或者公以是成雄之志歟。雖然，草《太玄》，識奇字，雄所有者，公優爲之。事業著三朝，制作憲萬世，公所有者，政恐雄未能窺其涘耳。走於是書，有以識公致廣大盡精微之學，因刻諸梓，與衆共之。時嘉定癸亥六月既望，番易董南一書。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下清・管庭芬、章鈺校證　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一卷　【略】鈺案：原本當即宋紹定時越中讀書堂刊本。温公自序、董南一序外，尚有紹定庚寅公四世孫某跋，末有程景思刊一行，及温公小象。又元刊本作二卷，檢例一卷爲元人邵光祖所增定。宋時所行《指掌圖》原有檢例，邵氏以爲全背圖旨，斷非温公自作，故别爲檢例以明之。温公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刊本、阮本作聲。鈺案：聲乃聞之異文。刊本、阮本皆不誤，管校存疑。别爲二十圖。縱横上下，旁通曲暢，律度精密，最爲捷徑。嗟乎，韻學之廢久矣。士人溺於章句，如温公所云，覽古篇奇字往往有含胡刊本作糊。〔補〕題詞本阮本均作胡。囁嚅之狀，良可憫也。鈺案此記全本温公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四十二・小學類三》　《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正。【略】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别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口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之首，干官爲開合韻之首。舊有《檢例》一卷，光祖以爲全背圖旨，斷非光作，因自撰爲檢圖之例，附於其後。考光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光祖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止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光祖據光之圖以作例，則其例仍與圖合。所註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光例既佚，即代以光祖之例，亦無不可矣。【略】第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惟不載此書，故傳本久絶。今惟《永樂大典》尚有完本，謹詳爲校正，俾復見於世。以著等韻之舊譜其例不過如此，且以見立法之初實因《集韻》而有是書，非因是書而有《集韻》。凡後來紛紜轇轕，均好異者之所爲焉。

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經部・小學類》　《切韻指掌圖》一卷抄本　宋司馬温公撰。《四庫全書》著録本係從《永樂大典》録出者，此則原本也。首曰《切韻指掌圖要括》，邵氏檢例大半襲要括原文。或即温公之檢例歟。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七《經部七・小學類》　《切韻指掌圖》一卷影鈔宋本　宋司馬光撰并序，又董南一後序。末有温公四世從孫跋，云刻於紹定庚寅，其名則闕。此本蓋出吴門顧袁盅小叢書自，即《竹汀日記鈔》所謂影南宋槧本也。

又　《切韻指掌圖》一卷影鈔元本　此本無刊刻年月，審其行款，當從元刊鈔出。卷首有温公像，上有分書贊曰：上無所傳，下無所授，天資粹美，暗合道妙。不知何人所作。《序》後載有《檢例》，與宋本同，而又增多數條，即邵氏所斥爲斷非温公作者。吾邑張氏傳刻《永樂大典》本，乃并題爲明邵光祖撰，則山未見宋元本也。宋本凡遇舌頭、齒頭之二三等，舌上正齒之一四等，脣輕半齒之一二四等，皆不作圈，此本亦然；而《大典》本悉作圈，是不知此數等非直無字，并無其聲也。此本竄改既多，脱譌尤甚，然亦有可資補正宋本、《大典》本者。如一圖定母平聲一等，宋本、《大典》本皆作洵，攷《廣韻・豪韻》不收洵，則此本作

陶是也。二圖精母去聲一等，宋本、《大典》本皆作粽，攷《廣韻》粽爲俗字，則此作糉是也。十四圖精母入聲一等，宋本、《大典》本皆作圈，此本作喋。喋蓋噪之譌。攷《廣韻・鐸韻》：噪，祖郭切。《五音集韻》同，《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宕攝合口呼圖内皆有之。又穿狀審三母去聲二等，宋本、《大典》本皆作圈，此本耬、漯、淙亦與《廣韻》《五音集韻》《等子》《指南》諸書合。其類此者，正不少也。

清・陸心源《儀顧堂集》卷一六《影宋鈔切韻指掌圖跋》　温公《切韻指掌圖》，原本久佚。四庫著録者，圖存温公之舊，檢例則元人邵光祖所重定也。是本從宋紹定時越中讀書堂刊本影寫，前温公序，後有嘉泰癸亥董南一重刊序，及紹定庚寅公四世某跋，末有程景思刊一行及温公小像。檢例固不如邵氏之詳，其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係入聲内第一等眼内字，又調洪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洪字，即自洪字横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内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萬不失一。其間有字不在本等眼内者，必屬類隔，當以翻四聲調之，必有一得。其言殊多未了，邵氏謂非温公作，良有以也。第二十圖缺下一葉，當據元刊補之。

又《元刊切韻指掌圖跋》　元刊《切韻指掌圖》二卷，每葉廿行，前爲温公自序及董南一序，後有無名氏題跋，凡爲圖二十。其檢例一卷則元人邵光祖所增定也。宋時所行《指掌圖》原有檢例，邵氏以爲全背圖旨，斷非温公所作，故别爲檢例以明之。國朝開四庫館時，無以温公原本進者，故即以邵氏檢例著於録，惟邵氏書亦從《永樂大典》録出而非原本。余於去春得影宋本於虞山，今又得元刊本於姑蘇，以百餘年前所欲見而不可得者余相繼得之，亦快事也。

《切韻類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〇《切韻類例序》　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崇增韻（李）〔學〕，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爲《（數）〔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温公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别户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輕重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吴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爲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

《切韻法》

宋・盧宗邁《切韻法・序》　今以難識者字，或直音，或反切，或調聲，並集于前，使人人可識。可識則易於口誦，口誦通熟，則歸母甚易。既能歸母，則可反切。既能反切，則字無不識，是使難學之事而終歸於易學也。宗邁自僮時悟此，今四十年矣，鮮聞曉者，故書而傳之同志，豈曰小補哉。淳熙己亥孟春，涿郡盧宗邁撰序。

《皇極經世解起數訣》

宋・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卷上《聲音韻圖譜序》　余學《皇極》起物數，皆祖於聲音。二百六十四字之姆，雖得其旨而未及發揚。偶因官守之暇，取德清縣丞方淑《韻心》、當塗刺史楊俊《韻譜》、金人《總明韻》相參合，較定四十八音，冠以二百六十四姥，以定康節先生聲音之學。若辨心鑑合輕重於一致，紊喉音之先後，誠得其當。添入韻譜之所無，分出牙喉之音，添增半音之字，合而成書，尚冀博雅好古君子更釐其未的，庶以聲音求數不遺要眇。蓋以開口内轉爲開音，開口外轉爲發音，合口外轉爲收音，合口内轉爲閉音，此易明而易别也。余老矣，後有覺者能廣充之以足一代之樂，感移人聲，還其真醇，豈小補之哉，是豈聲音云乎哉。淳祐辛丑長至後二浹，鄱人提領所幹辦公事祝泌子涇序。

《四聲等子》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下清・管庭芬、章鈺校證　《古四聲等子》一卷　即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鈺案此書實非劉士明原書，《四庫提要》已詳加糾正。相傳等子造於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學起自西域。鈺案沈括《夢溪筆談》亦有此説。私謂皆由四十二字母出自《華嚴》；又自神珙反紐圖而後，鑒聿有《韻總》，妙華有《互注集韻》，鑑言有

《切韻指元疏》，宗彦有《四聲等第圖》，守温有《三十六字母圖》，行慶有《定清濁韻鈐》，皆出宋代釋子。輾轉附會，遂有觀音造等子之説。遵王不加辨正，何也。今僧徒尚有習之者，而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相視，以爲絶學矣。

清・李汝珍《李氏音鑒》卷二《第九問韻書總論》 又《四聲等子》亦無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以其大旨頗類《指南》，謂即劉氏之書。然細考之，五音互異，攝字不侔，迥非一手。據熊澤民《切韻指南序》，謂非劉鑑書也。蓋篇中誤附江梗二攝，及誤配宮翁二音，鑑書皆不同耳。

清・廖廷相《四聲等子》校正後記 《四聲等子》從杭州文瀾閣鈔出，誤字甚多。今皆考正改定，惟止攝見母一等平聲祐字不知何字之誤。考《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此處皆不應有字。《五音集韻》五脂見母下有祺禔祈三字，此祐字或祺禔祈之誤歟。又深攝見母一等平聲站字亦不知爲何字之誤，考《切韻指掌圖》《切韻指南》，此處亦不應有字。《續通志・七音略》則作根字，然根非深攝字。惟《廣韻》二十七銜有鑑字，古銜切，是鑑字可讀平聲。然鑑與站字形絶異，似不至訛爲站。以上二字明知其誤，然無可據而改定之，宜姑仍其舊也。南海廖廷相記。

《切韻指掌圖節要》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七《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牽擎虔外別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晉翁純篤力學，至老不倦，豈徇俗踵訛者所敢望哉。故其著述有見如此，而余之爲是言，亦可與言而與之言也。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

元・熊澤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序》 夫讀書必執韻，執韻須知切，乃爲學之亟務，吾儒之不可闕者。古有《四聲等子》，爲傳統之正宗，然而中間分析尚有未明，不能曲盡其旨，又且溺於經堅仁然之法，而失其真者多矣。安西劉君士明，通儒也，特造書府來訪於余，出示其所編前賢千載不傳之秘，欲鋟諸梓，以廣其傳，名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余嘉其能求古之道以正今之失，俾四方學者，得其全書，易求誨於先覺云。後至元丙子歲仲冬吉日。

元・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序》 故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韻之法，析繁補隙，詳分門類，并私述玄關六段，總括諸門，盡其蘊奥，名之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爲體用，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末兼附字音動靜，願與朋友共之，庶爲斯文之一助云爾。至元二年歲在丙子良月，關中劉鑑士明自序。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一下 清・管庭芬、章鈺校證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題詞本有。〇《述古目》注元板二字。 至元二年丙子良月，關中劉鑑士明序云：僕於暇日，因其舊制，鈺案：《四庫提要》云，鑑是書以《指掌圖》爲粉本，而參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切行韻取字乃始分明。遵王此條但截取原序數語，於作書大意未能揭出。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韻之法，詳分門類，并私述刊本作人，今從吴校。〔補〕題詞本、阮本、胡校本均作述。玄關六段，末兼附字音動靜，爲斯文之一助耳。鈺案《經史動靜字音》一卷見《千頃堂目》。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四十二・小學類三》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劉鑑撰。鑑字士明，自署關中人。關中地廣，不知隸籍何郡縣也。切韻必宗《等子》，司馬光作《指掌圖》，等韻之法於是始詳。鑑作是書，即以《指掌圖》爲粉本，而參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於出切行韻取字乃始分明，故學者便之。至於開合二十四攝，内外八轉，及通廣侷狹之異，則鑑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挂礙糾紛，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韻者，至今多稱《切韻指南》，今姑録之，用備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釋真空《直指玉鑰匙》一卷，驗之即真空《編韻貫珠集》中之第一門第二門，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綴於此書之後。又附若愚《直指法門》一卷，詞指拙澀，與《貫珠集》相等，亦無可采，今竝删不録焉。

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一《經類・小學類》 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一名《四聲等子》。字士明，陝西人。

《皇極經世聲音圖説》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三《皇極經世聲音圖説》 予向習韻學，閱《性理》邵子《經世書》正聲正音圖，茫然不通其義。再閱四象體用之數圖，前分析唱和，非不井井；後附總圖，如一之一一音古字和等。加以總目，如日日聲平之一闢等。參對益瞀亂。後購全書，考証聲音倡和，統名《觀物》，共十六篇，合四篇爲一卷，凡四卷。卷首有例，即《四象體用數圖》之前分倡和者。每篇上聲圖，下音圖。十六篇共三十二圖。聲圖一爲小圖者十二，以十二音之和分。共一百九十二圖。音圖一爲小圖者十，以十聲之唱分。共一百六十圖，凡三百五十二小圖。祝氏涇謂三千八百四圖者，又以十聲分十圖，十二音分十二圖也。音和律圖居上方，即正聲全圖四十位。首以古字居右和，爲一小圖。當爲水水音開清和律之一。次以二音一位之黑和，當爲水水音開清和律之二。次以三音一位之安和，當爲水水音開清和律之三。周十二音爲十二小圖，而諸音一位之和律異矣。二圖以一音二位之□和，當爲水火音開濁和律。三圖以一音三位之坤和，當爲水土音開清和律。四圖以一音四位之□和，當爲水石音開濁和律。而諸位開音之和律畢矣。五、六、七、八圖以發甲等和，九、十、十一、十二圖以收九等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圖以閉癸等和，而音和律之全圖畢矣。其一、二、三、四四圖除三小圖有聲無和并無聲無和外，開之十、十一、十二三音無字并無音。其九小圖每圖聲和俱全者二十八，合平上去入，積之得一百一十二，九乘之得一千零八，又四乘之共得四千零三十二。其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八圖，每圖聲和俱全者各二十八，發收十二音俱全。惟聲止於七，四乘之得二十八。合平上去入，積之得一百一十二，十二乘之得一千三百四十四，又八乘之共得一萬零七百五十二。其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圖，除七小圖有聲無和并無聲無和外，閉音止於五，其七俱無。其五小圖唱和俱全者亦二十八，合平上去入，積之得一百一十二，五乘之得五百六十，又四乘之共得二千二百四十。十六大圖積之共得一萬七千零二十四，是爲聲之用數也。聲唱吕圖居下方，即正音全圖四十八位。首以多宇居左唱，爲一小圖，當爲日日聲平闢唱吕之一。次以二聲一位之良唱，當爲日日聲平闢唱吕之二。次以三聲一位之千唱，當爲日日聲平闢唱吕之三。周十聲爲十小圖，而諸聲一位之唱吕畢矣。二圖以一聲二位之禾唱，當爲日月聲平翕唱吕。三圖以一聲三位之開唱，當爲日星聲平闢唱吕。四圖以一聲四位之回唱，當爲日辰聲平翕唱吕。而諸位平聲之唱吕畢矣。五、六、七、八圖以上可等唱，九、十、十一、十二圖以去仌等唱，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圖以入舌等唱，而聲唱吕之全圖畢矣。每一圖除三小圖有音無唱並無音無唱外，其七小圖每圖四音全和者二十，閉音止於五，自一音至五音二十位。三音和者十六，閉音止於九，自六音至九音十六位。二音和者十二，發收十二音全。自十音至十二音十二位。積之得一百五十二，七乘之得一千零六十四。十六大圖又以十六乘之，共得一萬七千零二十四，是爲音之用數也。圖之外邵子未嘗言，其殆引而不發之意與。先生子伯温問有註釋，而全圖首目益增其訛，如首圖前上有日日聲平之一開，下有水水音開之一清數字，必伯温言，與圖不合。蔡季通檃括爲例，亦仍其舊而已。四象圖後亦載前數字，但下一格。惟鄱陽祝泌爲之《鈐》，以聲起數，以數合卦，其説甚詳，《鈐》序云：端平乙未，鄱人祝泌述。惜亦未見全書。而《嘯餘譜》略載其所更訂處，果與康節有異同。《嘯餘譜》，明萬曆己未歙人程若水編集，有云：聲音數，邵康節止言其象，門人王天悦、張子望受而卒業，以後張行成、祝泌、牛無邪、廖應淮、朱隱老皆有所發明，而獨祝泌《鈐》爲其眼。予未能遽通其數，但以聲音推之，覺天地自然之妙，原有昭然著見於前者，祝氏似未有當也。十載以前粗具圖説，多未盡，今再詳訂，特出己見，附諸圖後，以俟知者採擇焉。康熙己卯春三月，熊士伯記。

明清今音韻圖部

目次

論説……三六五五
綜述……三六六九
傳記……三七六八
袁子讓……三七六八
呂維祺……三七六八
熊士伯……三七六九
劉紹攽……三七六九
洪榜……三七六九
李元……三七六九
汪曰楨……三七六九
成蓉鏡……三七七〇
梁僧寶……三七七〇
著録……三七七〇
《音韻日月燈》……三七七〇
《等切元聲》……三七七〇
《四聲切韻表》……三七七一
《韻學入門》……三七七一
《隨鄉讀韻》……三七七一
《四聲切韻表補正》……三七七二
《切韻求蒙》……三七七二

論說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四《審音》 今從平水劉韻分屬二十四氣，從莆田李書分爲五音譜而爲圖。以元寒屬立春，豪蕭殺屬雨水，元文屬驚蟄，齊微屬春分，真文屬清明，皆屬穀雨，陽屬立夏，佳屬小滿，江屬芒種，歌屬夏至，東冬屬小暑，麻屬大暑，庚青蒸屬立秋，遮屬處暑，侵屬白露，支屬秋分，先屬寒露，尤屬霜降，侵屬立冬，灰屬小雪，咸屬大雪，模屬冬至，覃屬小寒，魚虞屬大寒。而古之通用者亦通用之，以上去入聲隸之，而韻法無餘蘊矣，庶或可以助典大樂候氣和聲而比音叶律者乎。

余既以二十四氣分屬韻音矣，於十二律亦各以韻分屬之，爲縱横交錯圖。十二律分之則黄鍾當得陽，大呂當得歌，太簇當得皆灰，夾鍾當得麻遮，姑洗當得魚模，仲呂當得東，蕤賓當得支，林鍾當得真侵，夷則當得齊，南呂當得寒刪先覃鹽，無射當得蕭肴尤，應鍾當得庚。而亦以通韻用之，以上去入極之，則氣候與律呂交錯，造化流通，被以風雅頌，庶乎天地元聲得，而古先五帝三王之樂可復興矣。

又　喉齒牙舌唇五音，論者謂唇屬宫，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喉屬羽。《皇極經世書》以腎生口，腎屬水，主羽。醫書曰：舌根心，心屬火，火主徵。祝泌《經世鈐》曰：喉屬宫，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唇屬羽。黄文裕《樂典》曰：舌爲徵，齒爲商，唇爲羽，牙爲角，喉爲宫。又曰：春喉，夏齒，中央牙，秋舌，冬唇。而《辨音訣》曰，欲知宫，舌居中；是喉音。欲知商，開口張。是齒音。欲知角，舌縮却。是牙音。欲知徵，舌柱齒。是舌音。欲知羽，撮口聚。是唇音。諸説當以《經世鈐》《樂典》《音訣》爲是。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二《佐等子内外八轉議》 袁氏曰：等子内外八轉，爲十六攝，攝中分合之韻出古喆人創造，固無容置喙。然予竊意之，謂之曰攝，攝兼數韻，似不必過分也。而謂之曰轉，轉隨韻遷，亦未可混合也。即八轉而玩之，中不無可疑者。齊蟹不同聲，當分兩轉，不宜以一攝處之。寒山與元先不類，元與先當自爲一攝。模不類魚虞，模亦當自爲一攝。果假聲既迥異，而果爲内轉，假爲外轉，尤不宜強同一攝。鹽不肖覃咸，而入聲大相逕庭，似難牽合，當以覃咸凡爲攝，而鹽自爲攝。其當共攝者，江宕同聲，似亦可合，況江之見幫曉二等缺開，江之知照來日屬合，而宕之知照來日缺合，若有相待者。凡此數攝之異同，押聲而求之，似亦可辯也。予于古人不敢鑿異，而亦不敢雷同，姑以末議佐之，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又《佐等子上下四等議》 袁氏曰：四等之設，分于開發收閉。開發者麓而宏，收閉者細而斂，即見母根干高岡，巾堅驕姜可别。但愚以各攝每等較之，似有可議者。試以臻曾二攝爲主，精等增髻層僧〇居一等，津親秦辛〇居四等，上下分明，可以無疑。即如蟹攝精等齋妻齊西〇居四等，實類臻攝津親秦辛〇是也。乃若止攝精等咨雌慈思詞，實類曾攝增髻層僧〇則當在一等，而不當在四等。且玩《經世圖》，自思寺皆在開列，則宜一等明矣。又試以遇攝爲主，見等孤枯〇吾居一等，居區渠魚居三等，上下分明，亦可無疑。乃若止攝見等龜虧逵危，宕攝見等愜匡狂〇，皆類孤枯〇吾，不類居區渠魚，則亦不當在三等而宜在一等。又以臻攝爲主，曉等昏魂溷〇居一等，薰〇贇筠居三等，上下分明，亦可無疑。乃若止攝曉等摩〇威爲，宕攝曉等〇〇怔王，類昏魂溷〇，不類薰〇贇筠，則亦不當在三等，而宜在一等。即音審之，上下昭然，何可混也。或謂今人呼此數攝三等字，謬呼如一等字，其實當呼如三等字也。然以三等類呼之，則又難爲讀，而讀如一等字，則幾于四等無辨。予意今古代遠，讀法不同，似未可強探作者意也。至于聲有不類者，非三等字。如通攝封峯逢犛，臻攝分芬墳文，稍不類三等，而類一等。又如遇攝夫敷扶無，類孤枯〇吾而不類居區渠魚之甚。山攝蕃飜煩楠，亦類官寬〇岏，而不類洵卷拳元之甚，不知又何以居三等也。予于各攝下註之，以俟達者之訂。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三十六母清濁》 三十六母清濁，劃然如律呂不可增損。昔人知徹澄孃迺照穿牀泥是併，則以舌

爲齒也。角四入喻則混牙入喉也。泥孃不分，實昧夫舌端舌上。輕脣併二，難審於一放一收。以羽爲宮脣音屬土，以宮作羽水乃配喉。脣齒音多，增次宮次商於七音之內。徵商商徵創非徵非商於二變之餘。故茲考母，一依三十六字。七音本於和聲之律，五方適以書文之同。

	純清陰	次清陰	純濁陽	次濁陽
角音牙音	見	溪	羣	疑
徵音舌頭	端	透	定	泥
舌上	知	徹	澄	孃
商音齒頭	精	清	從	
		心	邪	
正齒	照	穿	牀	
		審	禪	
羽音重脣	邦	滂	竝	明
輕脣	非	敷	奉	微
宮音喉音		曉	匣	
	影			喻
變徵音半舌				來
變宮音半喉				日

清・江永《四聲切韻表・凡例》《字典》《音韻闡微》皆有等韻圖，等列分明，而音韻未備。《字彙》載橫直二圖，師心苟作，音韻淆譌。直圖刪易母位，變紊七音，尤爲紕繆。此表依古二百六韻，條分縷析，四聲相從，各統以母，別其音呼等列，字之切即註本字下，開卷了然，學者由此研思，音學庶無差舛。

昔人傳三十六母，總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凡欲增減移易者皆妄作也。列於表上，如網在綱。

見溪羣疑牙音，端透定泥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邦滂竝明重脣音，非敷奉微輕脣音，精清從心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喉音，來半舌音，日半齒音，此一定之七音，易之者亦妄作也。審音辨似之法，別有《音學辨微》詳之。

見溪清羣疑濁，端透清定泥濁，知徹清澄孃濁，邦滂清竝明濁，非敷清奉微濁，精清心清從邪濁，照穿審清牀禪濁，曉影清匣喻濁，來日皆濁，此一定之清濁，平聲肰，上去入亦肰。羣定澄竝奉從牀匣八位最濁，邪禪次之。中原音凡上聲當此十位，似去而非去也，最濁之上去入似變爲最清而實最濁也。不明乎此，將有誤切誤讀不自知者矣。唐一行誤謂上去自爲清濁，邵子《皇極經世》誤以最濁爲最清。

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易辨也。各於韻首標明辨等之法，須於字母辨之。凡字母三十六位合四等之音乃具，一等之內不備也。前人爲等韻圖，未明言此理，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製字者固有之，若當此位屢無字則非未製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莫知其所以肰也。各等之位詳於左。

一等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齒頭無邪，喉音無喻。通得十九位，見溪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精清從心曉匣影來也。

二等有牙，有喉，有舌上無舌頭，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溪疑知徹澄孃邦滂竝明照穿牀審曉匣影來也。

三等有牙，有喉，有半舌半齒，有舌上無舌頭，有正齒無齒頭。而脣音不定，或有重脣，或有輕脣。喉音則無匣母。通得二十二位，見溪羣疑知徹澄孃照穿牀審禪曉影喻來日及脣音之四母也。

四等與一等同，有牙，有喉，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有羣，齒頭有邪，喉音有喻。亦通得二十二位，見溪羣疑端透定泥邦滂竝明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來也。

凡二等有前後諸位者，通一韻爲二等也。無前後諸位者，但有照穿牀審四位，則附於三等韻小字左書之，三等無正齒乃大字書之，無三等則附一等。

凡四等與三等同韻者，舌頭齒頭大字書之，牙音重脣喉音小字左書之，無三等字乃大字書之，皆於韻首註明。

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歌韻一等有翎字渠何切，俗字俗音也，今不取。

凡有舌頭齒頭者，非一等即四等，以粗細別之。

凡舌上非二等即三等，亦有粗細。

凡重脣一二三四等皆有之，輕脣必三等。

凡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有輕脣而復有重脣之明母者，惟尤韻之謀字、屋韻之目牧等字、腫韻之䶮字，三等之變例也。古音風字方愷切，入侵韻，侵韻已有重脣而復有輕脣亦此類。

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

凡喻母必三四而四等爲多。

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

六朝人音學甚精，李登之《聲類》，周顒之《四聲切韻》，沈約之《四聲》，今雖不傳，世所傳《廣韻》本之唐，唐又本之隋，其原蓋自六朝創之。【略】此表爲審音必用舊韻，不止用舊韻而已，一韻之中復細分之多者至五六類，合四聲凡百有四類，音韻於是始精密。

凡分韻之類有三：一以開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

韻有有合口無開口者，有有開口無合口者，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須分之，有開合相閒不可分者，惟江講絳覺一類。又有平上去皆開口而合口獨見於入聲者，亦別出之，職韻之洫域是也。入聲又有可開可合者，屋沃兩韻也。屋在東爲合口，在蕭尤侯幽則爲開口。沃在冬爲合口，在豪晧號分出之鞏晧告則爲開口。又有開合借者，藥鐸兩韻也。藥之腳卻一類，從陽之姜羌者本開口，而魚之合口亦借之。鐸之各字一類從唐之岡、豪之高者本開口，而模之合口亦借之。則變例也。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今從舊止分開口合口，不標齊齒撮口。俗又有捲舌混呼等名目，皆臆造也。

侵寢沁緝以後九類三十六部列之韻末，詞曲家謂之閉口音，細審之亦不甚當，今從舊標開口，此皆有開口無合口者也。

方音呼開口合口有相混者，如呼巾似斤、戈似歌、光似岡、王似黃，以合爲開，該根哀恩以開爲合，皆非正也，觀表可知其正否。

一韻有止一等者、有全四等者、有兩三等者、全四等則別出一等者爲一類，其餘以三等者爲主，二等與四等附之。有兼二等三等四等者，亦以三等者爲主，二四附之。凡二等附三等者，必照穿牀審四位也。有三四兩等者，視其字之多少，或以四附三，或以三附四。有二等兼一等者，以一附二。皆於韻首標明。

音韻古今有流變，韻書所定皆其流變之音。古音則不盡肰，一韻中有別出一支與他韻相通，如尤韻有通支、支韻有通歌、虞韻有通尤侯、庚韻有通陽唐，字之偏旁亦可辨。若槩以今音表之，則古音不見，故特立分古今一例。支虞先蕭豪麻庚尤各有分出之類，以從古切，音仍舊以從今。他韻亦有古今異音之字，如東韻之風古通侵，弓雄古通蒸登，軫韻之牝敏，厚韻之母古通旨，此類字不多，且從今音列之，別有《古韻標準》詳之。

平聲五十七部，上聲少二部者，冬臻無上也。或謂腫韻之湩字是冬之上聲，肰古人既未立部，則亦不敢增，仍從舊覩勇切爲腫之四等。

又　韻學談及入聲尤難，而入聲之說最多岐，未有能細辨等列、細尋脈絡、爲之折中歸於一說者也。依韻書次第，屋至覺四部配東冬鍾江，質至辝十三部配真諄臻文殷元魂寒桓刪山先僊，唯痕無入。藥至德八部配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緝至乏九部配侵覃談鹽添嚴咸銜凡。調之聲音而諧，按之等列而協。當時編韻書者，其意實出於此。以此定入聲，天下古今之公論不可易也。肰執是說也，則此三十四韻之外皆無入矣。【略】不知入聲有轉紐，不必皆直轉也。曷不即侵覃九韻思之乎，侵寢沁緝猶之真軫震質，清靜勁昔青迥徑錫，蒸拯證職也。覃感勘合、談敢闞盍，猶之寒旱翰曷、桓緩換末也。鹽琰豔葉、添忝栝帖、嚴儼釅業，猶之先銑霰屑、僊獮線薛也。咸豏陷洽、銜檻鑑狎、凡范梵乏，猶之刪潸

諫黠、山産襉轄、元阮願月也。推之他韻，東董送屋、唐蕩宕鐸，亦猶是也。如必以類直轉乃爲本韻之入，則此九韻不能轉入矣。緝承侵、合承覃，不亦猶呂嬴、黃羊乎。入聲可直轉者，惟支脂之微數韻耳。猥俗者謂孤古故谷爲順轉，不知谷乃公鉤所共之入，而孤之入爲各，猶暮之爲莫，惡之爲惡也。余別爲之說曰：平上去入聲之轉也，一轉爲上、再轉爲去、三轉爲入。幾於窮，僅得三十四部，當三聲之過半耳。窮則變，故入聲多不直轉；變則通，故入聲又可同用。除緝合以下九部爲侵覃九韻所專，不爲他韻借，他韻亦不能借。其餘二十五部諸韻，或合二三韻而共一入，無入者閒有之，有入者爲多。諸家各持一說，此有彼無，彼有此無者皆非也。

又　竦从束聲，豕从豕聲，豕丑六切，叢从取、蔟簇从聚，皆與屋韻近，故東董送轉而爲屋，而侯尤亦共之。讀讀、復復覆覆、宿宿、祝祝、肉肉，一字兩音，畜畜、奏族，音亦相轉，軸蹴之類，偏旁多通，故侯厚候得其一等字，尤有宥得其二三四等字。毛先舒以屋爲尤入，稍爲有見。而周德清以爲魚入，顧氏分入魚蕭，別分鐸陌麥昔爲侯入，誤矣。幽亦尤侯之類，得其繆字，繆字平去入三音也。尤有宥別分一類，古音通。之止志者，得其牧郁福服字，福服今音輕脣，古音重脣，如職韻之逼愎也。蕭韻別分一類，古音通。尤者得其肅字，他音非其入也。條蓧之入乃錫韻之滌字，其同音迪笛。踧覿古音皆屋韻也，又得愫寂戚字。因蕭肅之相通而蕭之轉爲錫者。又有字通於屋，故蕭韻兼得屋錫。

東既以屋爲入，則冬宜以沃爲入，皆一等韻也。肭沃从夭，古音鬱縛切，其類自宵豪來，而豪晧號分出一類爲皋晧告者，古音通侯尤，亦得以沃爲入，但以開口借合口耳。告鬻去入兩讀，鵠酷從告得聲，是其脈絡通也。

鍾燭皆三四等字。而虞麌遇分出一類爲拘枸句，古音通侯尤者，亦以燭爲入。故足趣屬皆去入兩音，而數字从婁，上去入皆有之，是其脈絡通也。燭韻無二等，故數字入四等七玉切而音朔者入覺韻。

覺韻二等，江肴所共者也。角從江嶽握等字，類於屋燭者從之。覺從肴樂學等字，類於肴效者從之。今音合爲一，古音分爲二。顧氏分覺之類爲肴入者是，分角之類爲模入者非。

寘从真聲、牝从匕聲、芹沂之類同从斤，而芹在殷韻，沂在微韻，故真軫震可轉質，諄臻以下亦如之。而質與贅通，桎姪、窒窒皆从至，《詩》亦多以去入同用爲韻，則質又脂旨至之入也。顧氏以質爲支入、術爲脂入，不知支之入在昔韻，而術之爲脂入者，乃其合口呼之字，與開口呼之字無預也。先韻分出一類，古通真者亦借質爲入。

諄術同爲合口呼，四等兼三等，故轉爲入，而脂旨至分出合口呼之字，亦以之爲入也。帥率皆去入兩音，醉翠等字皆从卒，是其脈絡之通。

櫛韻爲二等開口呼，但有櫛瑟兩音。而臻韻亦止臻莘兩音適與之配，則櫛遂爲臻入矣。櫛瑟本質術之類，而質韻自有二等字，術韻之二等字爲合口亦不類，故雖兩音亦必別出爲韻。脂旨至當此兩位無二等開口字可轉，則臻韻遂得專之。

物韻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與文吻問相配，而吻亦從勿得聲，故可轉也。微尾未亦以爲入，熨蔚从尉、沸費从弗，是其脈絡之通。

迄韻三等開口呼與殷隱焮相配，而微尾未之開口字亦以爲入，氣餼从乞得聲也。

月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而廢韻亦以爲入。廢从發、茷从伐，去穢入噦皆从歲也。

月之開口呼則元阮願，分出之鞬蹇建以爲入。鸛从獻聲、訐从干聲，干亦元之類，故可轉。而廢之類無開口，則此類元韻專之。

沒一等合口呼，魂混慁以爲入。腇音近突从盾聲，故可轉。而灰賄隊亦以爲入，晬倅碎皆从卒也，沒無開口呼字，故痕韻無入。

曷一等開口呼爲寒旱翰之入，末一等合口呼爲桓緩換之入，而曷又爲歌哿箇之入，末又爲戈果過之入，曷末又同爲泰韻之入，皆音呼等列同，得以相轉也。寒桓與歌戈音每相轉。如難字得通儺，笴字得音稈，若干即若个，鼉驒彈皆从單，憚癉有丁佐切之音。字从番轉重脣者，桓韻爲潘蟠，而番有波音，皤鄱有婆音。至入聲則怛妲笪从旦，嫚从安，斡从乾省聲，何曷亦一聲之轉。故寒桓、歌戈同用曷末爲入聲。泰韻亦一等兼有開口合口者也。曷从匄聲，匄在泰韻。而愒从曷，賴从剌，傘从

大，捺从奈，脫从兌，害亦通曷。檜亦作栝，蔡亦有桑葛切之音，故泰之入亦爲曷末。

黠轄皆二等韻兼一等，各有開口合口呼。黠爲刪潸諫之入，轄爲山産襉之入。鬡丘八切而从閒，鬱牛轄切而从獻，摳烏黠切而从匽。獻匽皆刪山之類，是以音相轉也。而殺有所八所戒二音，秸亦作稭，拮坿皆从介，則黠又爲皆駭怪之入矣。夬與轄音呼等列同，則轄又爲夬入。

先銑霰四等韻也。除分出一類古通真者以質之四等字爲入，其餘以屑爲入。屑皆四等也，而齊薺霽同爲四等者，亦以爲入。砌从切，擺从罷，契絜同从韧，睽闋同从癸，脈絡通也。

辞韻有二三四等，有開口合口呼，僊獮線以爲入。而祭韻兼開合，等列同，亦以爲入。說說、蔨蔨、胞臲兼去入，其餘相通者多也。

陽養漾以藥爲人，同等也，有開合二呼。而宵小笑亦以其開口者爲入。蹻从喬，削从肖，醪从爵，脈絡通也。而魚語御亦借爲入。去聲著轉入聲爲張略切，又爲直略切。虐音據，噱膔皆從之。而醵有其御其虐兩音。汝與若，亦義因聲轉也。又虞麌遇分出俱矩瞿一類，亦以其合口之矍縛等字爲入，與拘枸句一類不相通。顧氏分藥爲模豪入，是不知辨等也。毛先舒通以藥爲魚虞入，是不知辨類，又不知宵小笑尤相近也。

鐸一等韻有開口合口，唐蕩宕以爲入。而惡字平去入三音，度作錯去入兩音，模暮从莫、路从各、博从尃、涸从固，則鐸又爲模姥暮之入。鑿在各切，又在到切，則又爲豪晧號分出高縞膏一類之入。

陌韻有數類。一爲格客之類者，二等開口也。其合口爲虢劇之類。又有戟隙一類者，三等開口也。此三類古音皆與藥鐸通協。又有屐字三等開口、柵搘二等開口，皆不與藥鐸通。而庚梗敬與之相配，其爲庚之類者格也，觥之類者虢也，京之類者戟也，古音皆與陽唐通。擎生之類屐搘也，皆不與陽唐通者也。又麻韻二等亦分陌韻，其爲家假嫁之類者用格，瓜寡堝之類者用虢，葢家瓜古音通，虞模虞模亦以藥鐸爲入也。

麥韻二等分開合，耕耿諍配之。而佳蟹卦亦二等同用麥爲入。責字通債，畫字去入兩音，擪懅从畫，是其脈絡通也。耕佳二韻用麥皆不與藥鐸通，而麥韻猶有不盡之字，茝格啞劃劃獲礙古音通藥鐸，則麻韻分出之，加丐二類用之。

昔韻四等兼三等，分開合，清靜勁配之。擲字亦从鄭聲也。支紙寘分出開合二類不通歌戈者，亦以昔爲入。積刺易皆去入二音，譬避皆从辟，是其脈絡之通。肹昔韻亦有二類，清支之入皆不通藥鐸者也，其餘昔踖之類古通藥鐸者甚多。麻韻分出苴且一類以爲入，射字去入兩音，借籍、瀉舄之類，脈絡相通者多也。麻韻兼陌麥昔三韻之入，皆與藥鐸通者，若非此韻則他韻收之不盡矣，孰謂麻無入聲乎。

錫韻四等分開合，青迥徑以爲入。冪埊从冥，音相轉也。又有激的一類古音通藥鐸者，蕭篠嘯以爲入。弔溺去入兩音，竅皦激檄皆从敫，是其脈絡通也。蕭韻又分出一類通尤侯者，用滌怒等字爲入。見前。

職韻三等兼二四，蒸拯證以爲入。凝嶷音相轉也，而之止志亦以爲入。亟字去入兩音，疑嶷、值直、意億、異翼，脈絡皆通。蒸之皆無合口字，別出洫域兩音無平上去。

德一等分開合，登等嶝以爲入。騰螣音相轉，咍海代亦以爲入。塞塞兩音，貸忒通用。倍踣、亥劾，偏旁多通也。

緝合九部無歧韻，可勿論。

切字者兩合音也，古曰反，或曰翻，後改切。上一字取同位，下一字取同韻。同位不論四聲，同韻不論清濁，明者一轉即是，不煩數位，亦不須他聲借轉。如不能遽了了者，熟玩表切，亦當開悟。

舌脣二音，古或用隔類切，或以舌頭切舌上，舌上切舌頭，或以重脣切輕脣，輕脣切重脣。今一用音和，免致滋誤。

諸切大抵本舊韻書，有未安者，或字畫多者，閒有改易，亦不盡改以存古。古今異音之字亦不爲古音切，恐滋惑也，明者自當知之。韻内字甚少，閒有借相近韻爲下一字者，亦仍舊。

取上一字有寬有嚴。其嚴者，三四等之重脣不可混也，照穿牀審四位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別也。各母所用之字分別等第，列於表末，表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音聲紀元》六卷通行本　明吳繼仕撰。繼仕有《六經圖》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沈

約以來諸韻書但論四聲七音而不以律呂風氣爲本未爲盡善，惟邵子《皇極經世書》、李文利《律呂元聲》爲能窮天地之原而正律呂之誤，於是根據二家，作爲此書。綜以五音，合以八風，加以十二律，應以二十四氣，有圖有表，有論有述，而以風、雅十二詩附焉。然所見未精，得失參半。如八風之配八卦，本之服虔《左傳注》；十二律之配十二支，八風之分爲十二風，以及十二支、十二律之配二十四氣，本之鄭康成《周禮注》，其說尚有根據。至於黃鍾律長九寸，歷代相傳，初無異說，惟李文利獨據呂之說爲誤，又即其三寸九分之說推之，以爲黃鐘極清，而以宮聲極濁之說爲誤。單文孤證，乖謬難憑。而此書獨以之爲本，遂致宮羽舛錯，清濁逆施，以是審音，未睹其可。又論與表自相矛盾，亦爲例不純。他如以風、雅十二詩譜爲傳自漢儒，以《禮部韻》爲毛晃作，以平水韻爲《韻會》，以《禮部韻略》爲唐韻，又云是今所傳詩韻。失於考據之處，不一而足，更不必論矣。

《等切元聲》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士伯撰。是編成於康熙癸未，又其講明今韻之書也。案等韻之法，約三十六母爲二十三行，排端精於一四，知照於二三，是以出切行韻，彼此轇轕。元劉鑑以類隔交互等二十門法取字，後人咸遵其說。士伯是書於等子門法頗有駁正，至內外八轉通廣侷狹之類，辨論尤爲詳悉。然等韻之學唯憑脣吻，雖精究此事者不能不雜以方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自以爲豪髮無憾而聽之，又未嘗不別有說也。即如此書，內外以照二爲限。內門二等惟照有字俱切入三等，所謂內轉切三也；外門則牙舌脣齒喉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謂外轉切二也。內三外二，門法不過如此。然臻之開合二攝，二等止照有字，何以謂之外轉耶。通廣侷狹《等子》明列四門，而切法以三等切及第四爲通廣一門，四等切及第三爲侷狹一門。此外又有小通廣侷狹門，又有通廣侷狹不定門，是門法與《等子》互異也。又謂知徹澄同照穿床、泥同孃、敷同非，皆可省。按照穿床係齒音，知徹澄係舌音。士伯云莊之與章是照與照別，非與知有異，不知章與章自別，惟《中原音韻》中鐘追錐之類皆不分別，不可以律《等子》也。然則泥孃以上下等爲別，非敷以清濁之次爲別，又安可廢乎。獨其雙聲疊韻及《五音九弄反紐圖》剖析微至，足証前人之誤，不可沒耳。

清・夏燮《述均》卷一〇《三十六字母說》　江氏《四聲切韻表》專爲二百六部作，所配開合洪細，一以《廣韻》爲正，不容一字之出入。學者欲通等韻，須從此書下手，方不爲前人等韻之書所惑。又有《音學辨敝》一書，專發明等韻所以嘵之故，兼闢邵子《皇極經世》及國朝李文貞公《等韻辨疑》之謬。顧氏自謂其音學書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江氏之論等韻，精審過之，而二書幾于湮晦不傳，《音學辨敝》既無刊本，《四聲切韻表》刻于周氏貸園叢書中，爲羅有高所校，譌錯脫落。又其人音學全未入門，妄爲舉正，如聾者強論宮商，瞽者妄道黑白。歙汪孝廉龍重刻，較爲詳善。而板臧家塾，外間流播者甚少。《字典》所載等韻一卷不言出自何書，圖中所列，互有參差，歌曲之類，亦多掛俚。海內有舉江氏二書詳校刊播者，實于音韻之學非小補云。

清・陳澧《切韻考外編》卷三《後論》　《廣韻》切語上字四十類，字母家分併爲三十六，有得有失。明微二母當分者也，切語上字不分者，乃古音之遺，今音則分別甚明，不必泥古也。粵音則不分，微讀如嵇無讀如謨，與古音同。知徹澄三母字古音讀如端透定三母，非敷奉三母字古音讀如幫滂竝三母。《養新錄》考之最詳確矣。《廣韻》切語上字，此十二類雖分，然知徹澄三母字，其切語上字仍多用端透定三母字，非敷奉三母字，其切語上字仍多用幫滂竝三母字，乃古音之遺也。字母家分析之，不泥於古音也。

照穿牀審四母及喻母，《廣韻》切語上字各分兩類，而字母家兩兩合併之。然如照母之周職流切鄒，側鳩切穿母之樞昌朱切芻，測隅切牀母之磳仕兢切繩，食陵切審母之收式州切搜，所鳩切喻母之遒以追切帷，洧悲切出音皆截然不同，安能併爲一母乎，此則字母之病也。

照穿牀審四母及喻母當依切語上字各分二母，字母家必合併之者，審與禪一清一濁相配，影與喻一清一濁相配，禪影皆一類，故審喻亦皆一類以配之也。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本不整齊而強使分配整齊，是其病也。影母切語上字本可以分二類，惟污、烏路切，又一故切，則烏一二字同類，故不

能分二類耳。見内篇《聲類考》。

字母三十六位皆有音有字，更有無字之音十四位，見端知幫非精照之濁音無字，疑泥孃明微來日之清音無字也。江氏《辨微》有《五十音圖》，今爲《三十六字母圖》，注明無字之十四位，共五十位，標列七音清聲濁聲發聲送氣收聲，可一覽盡明矣。無字之音，世俗多誤讀爲有字，如健字誤讀爲見之濁聲，而不知是羣母字也，若此者宜辨之。

	發聲	送氣	收聲	
清濁	見 見之濁無字。	溪即羣之清。 羣即溪之濁。	疑之清無字。	牙音
清濁	端 端之濁無字。	透即定之清。 定即透之濁。	泥之清無字。	舌頭音
清濁	知 知之濁無字。	徹即澄之清。 澄即徹之濁。	孃之清無字。	舌上音
清濁	幫 幫之濁無字。	滂即竝之清。 竝即滂之濁。	明之清無字。	重脣音
清濁	非 非之濁無字。	敷即奉之清。 奉即敷之濁。	微之清無字。	輕脣音
清濁	精 精之濁無字。	清即從之清。 從即清之濁。	心即邪之清。 邪即心之濁。	齒頭音
清濁	照 照之濁無字。	穿即牀之清。 牀即穿之濁。	審即禪之清。 禪即審之濁。	正齒音
清濁	影即喻之清。 喻即影之濁。	曉即匣之清。 匣即曉之濁。	喉音	

清濁	來 來之清無字。
清濁	日 日之清無字。
半舌半齒音	

見有清無濁，溪羣一清一濁，疑有濁無清，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皆倣此。精有清無濁，清從一清一濁，心邪一清一濁，照穿牀審禪倣此。影喻一清一濁，曉匣一清一濁，皆了然易明。《夢溪筆談》以幫爲清，滂爲次清，旁爲濁，茫爲不清不濁。《四聲等子》以見爲全清，溪爲次清，羣爲全濁，疑爲不清不濁，心審爲全清，邪禪爲半清半濁。《韻會》以見爲清，溪爲次清，羣爲濁，疑爲次濁。此所謂清濁，乃發送收耳，蓋未有發送收名目，而強謂之清濁也。不清不濁之名令人不解，且心邪相配，審禪相配，心審爲全清，邪禪安能爲半清半濁乎。且如《韻會》之說，則似見爲羣之清，羣爲見之濁；溪爲疑之清，疑爲溪之濁。尤令人淆惑矣。江氏《辨微》雖承《韻會》之誤，然見下注云無濁，溪下注云羣之清，羣下注云溪之濁，疑下注云無清，則仍不誤。

清・汪曰楨《四聲切韻表補正・凡例》 昔人傳三十六母總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減，不可移易，凡欲增減移易者，皆妄作也。列於表首，如網在綱。

曰楨謹案三十六母不可增減移易，非江氏學粹識精，孰能道之。古來論音學之書多矣，大抵不免妄作之譏。觀江氏《音學辨微》附《皇極經世音正誤》一卷，知《經世》變易母位，或複或遺，動成疢疴，邵子且然，況後人乎。學者熟復自能知範圍之不可越矣，欲通今音者，舍三十六母無由入也。

見溪羣疑牙音，【略】來半舌音，日半齒音，此一定之七音，易之者亦妄作也。審音辨似之法別有《音學辨微》詳之。

曰楨謹案江氏原表三十六母依七音分爲七段，各以界綫別之。今仍其例。古人音學諸書，如《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皆稱善本，非妄作者。然譌缺頗多，未有如江氏此表之詳明者也。昔夾漈鄭氏自誇，其所作《七音略》，在《通志》二十略中尚未失篤信謹守，不至自作聰明，異於他略之武斷。然亦僅涉藩籬，未窺閫奥。至今人盛推潘氏《類音》爲古今絕作，

殊非定評。研玩此表，當自知其得失矣。但學者不觀《音學辨微》，恐未喻此表之妙。此二書皆音學入門之法，其實欲造精微，即在於此，下學上達，無二理也。欲明音學者，必宜由此問途，庶不爲瞽說所惑。

見溪清，羣疑濁。【略】不明乎此，將有誤切誤讀不自知者矣。曰楨謹案【略】一清一濁相閒即各自相配，其空位清聲七母，濁聲七母并括一切無字之音。昔人以通同桶痛禿配陰陽上去入，陰陽即清濁之謂，略已窺見一斑，然平聲分陰陽而不知上去入亦有陰陽。故但有桶痛禿清聲三音爲陰平通字之上去入，而陽平同字之上去入動洞獨，濁聲三音皆缺焉。此法詞曲家奉爲金科玉律，若以音學論之，則其相違猶遠矣。

又　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歌韻一等有翎字渠何切，俗字俗音也，今不取。曰楨謹案翎乃歌韻羣母三等字，一等韻中閒或錯出二三等字，如模姥暮泰灰賄隊咍海代魂混慁没痕很恨豪皓號戈果過覃感勘合談敢闞，盍諸類皆有之，不獨歌哿箇一類爲然也。俗音誤讀三等爲一等者甚多，如東韻弓字、陽韻狂王字、迄韻屹字，難更僕數。翎字誤讀入一等，亦猶是耳。劉氏《切韻指南》於羣母則歌韻之翎、東韻之頑、代韻之隑、隊韻之轂、勘韻之豃、很韻之頃、號韻之檯，並入一等。麥韻之趯、蟹韻之箞、怪韻之齤、隊韻之髽、刪韻山韻諫韻之趲、覺韻之巃，並入二等。於邪母則之韻之詞、止韻之似、志韻之寺、緩韻之鄹、厚韻之鰷，並入一等。於喻母則戈韻之誇、哈韻之頤、海韻之腲、賄韻之阨、泰韻之憊、模韻之佅、談韻之砧，並入一等。耕韻之宏、陌韻之嚄、咸韻之砧、肴韻之獟，並入二等。於日母則燭韻之辱、暮韻之愿，並入一等。鐸韻之聶入二等。於匣母則月韻之紇、職韻之洫、東韻之雄，並入三等。皆係誤從俗音，或非其本母，或非其本等，不知諸字固自有本母本等正音也。更以俗音論之，不獨誤其等列，且有併誤其母者，如刪韻匣母二等之環，豪韻疑母一等之螯，隊韻匣母一等之潰，近時俗音皆誤讀入羣母一等矣。苟不察而誤從之，豈不爲《切韻指南》之續耶，江氏以俗音斥之是也。然此亦有字之音，俗音宜斥，而正音不可棄置，今俱一一審定，列入表內。翎字亦入歌哿箇三等類中，所以備字音，非與江氏立異也。

凡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有輕脣而復有重脣之明母者，惟尤韻之謀字、屋韻之目牧等字、腫韻之鬅字，三等之變例也。古音風字方愔切，入侵韻，侵韻已有重脣而復有輕脣，亦此類。曰楨謹案尤韻謀、屋韻目牧，本皆二等字。腫韻之鬅本冬韻之上聲，乃一等字。江氏皆誤以爲三等，故謂之變例耳。不知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本無變例。且尤韻有彪飆髟等字重脣，非獨見於明母也。至風字入侵韻，係古音。此表論今音，毋庸牽涉。況古音有重脣無輕脣，凡今音輕脣古音皆重脣也，又何變例之有。

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曰楨謹案三十六母中，專屬三等者有非敷奉微禪日六母，專屬四等者祇有邪母，蓋三等字音較多於四等也。除舌頭齒頭無二三等之外，惟喉音匣母有一二四等，而獨無三等，與他母特殊。

又　凡分韻之類有三：一以開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曰楨謹案論今音不必牽涉古音，江氏據古音分爲異類者，在今音皆同紐之字也，今音既屬同紐，則何必強分爲二類乎。今凡遇此類，槩從刪併。

韻有有合口無開口者。曰楨謹案如東董送屋、冬宋沃、鍾腫用燭、魚語御、虞麌遇、模姥暮廢、諄準稕術等韻是也。

有有開口無合口者。曰楨謹案如之止志、蕭篠嘯、宵小笑、肴巧效、豪晧號、歌哿箇、尤有宥、侯厚候、幽黝幼、侵寢沁緝、覃感勘合、談敢闞盍、鹽儉豔葉、添忝栝帖、嚴儼釅業、咸豏陷洽、銜檻鑑狎、凡范梵乏等韻是也。

有兩韻一開一合者。曰楨謹案如灰賄隊合口與咍海代開口相對，文吻問物合口與殷隱焜迄開口相對，魂混慁没合口與痕很恨開口相對，寒旱翰曷開口與桓緩換末合口相對是也。

此外則一韻之中率有開合，須分之有開合相閒，不可分者惟江講絳覺一類。曰楨謹案江講絳覺韻中牙音、重脣音、喉音開口呼，舌上音、正齒音、半舌音合口呼，所謂開合相閒也。韻書舊切所用下一字，不拘開合之限，互相通用，與他韻之例稍殊，故江氏此表及《切韻指南》皆併在一類，今表亦分爲二類，以免混目，其反切俱一一更定，各從本呼。取

二類合觀之，自得其相閒之迹也。

又有平上去皆開口，而合口獨見於入聲者，亦別出之職韻之洫域是也。　曰楨謹案《切韻指南》蒸韻三等合口字，見母有恭、喻母有荋。恭即恭字，本在鍾韻，轉入蒸韻。猶熊字有矣殊切一音，亦兼入東蒸二韻也。荋字則《集韻》及韓氏《五音集韻》皆收之，是平聲亦有合口，非獨見於入聲矣。

入聲又有可開可合者，屋沃兩韻也。【略】鐸之各字一類從唐之岡、豪之高者本開口，而模之合口亦借之，則變例也。　曰楨謹案屋沃本合口，爲東冬之入。藥鐸本開口兼合口，爲陽唐之入。蕭豪開口，魚模合口，則皆無入。江氏既以夭沃告鵠虐噱暮莫等字爲脈絡相通，而開口合口互異，則無以自解。故於屋沃韻中有合口無開口者，強斷爲可開可合。至藥鐸韻中雖兼有開口合口而無如脈絡之通，乃不在合口字而在開口字，則可開可合之說又覺難通，不得已遂以借用變例槩之，亦可謂苦心孤詣矣。夫開口合口，辨音之大閑也，使開合可以相溷，則何取於審音辨等哉。又攷昔人等韻本有借入之法，據《切韻指南》支脂之借質迄德，微借術物，魚虞模借屋沃燭，齊廢借質術，佳皆借黠鎋，灰咍泰借曷末，蕭宵肴豪借覺藥鐸，歌戈借鐸，麻借月薛鎋，尤侯幽借藥鐸，其開口合口雖不相溷，而分配尤爲淆雜，是江氏亦有所本，特就前人之說改定整齊之耳。要之無入之韻不妨聽其無入，於審音辨等初無窒礙，不必一一爲之訂補也。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略】　曰楨謹案但標開口合口辨明等列已足明音學，多立名目徒滋淆惑，江氏不用，是矣。

侵寢沁緝以後九類三十六部列之韻末，詞曲家謂之閉口音，細審之亦不甚當。今從舊標開口，此皆有開口無合口者也。　曰楨謹案詞曲家分韻爲六條：一曰穿鼻，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也；二曰展輔，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也；三曰斂脣，魚虞模蕭宵肴豪尤侯幽也；四曰抵齶，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僊也；五曰直喉，歌戈麻也；六曰閉口，侵覃談鹽添嚴咸銜凡也。辨析亦頗入微，唯以開口爲閉口，大是語病，宜江氏議其不當也。倘更之曰磬口或曰鉢口，庶幾曲肖而立名又苦不雅。因擬取《爾雅》圜弇上謂之鬲語，改曰弇口似較妥愜。然此但就詞曲言之，若此表審音，則辨明等列音呼已足包括，不煩覼縷矣。又如上聲字音最高亮，而詞曲家則謂之啞音，知詞曲與等韻之學固分道揚鑣矣。

音韻古今有流變，韻書所定皆其流變之音。【略】　曰楨謹案【略】後人於今音與古音異同之處輒以通字槩之，而竹汀錢氏謂韻學言通不若言轉，其說甚確。蓋正音在本韻猶宗族也，轉音入他韻猶婚姻也，張氏女爲李氏婦固屬一家之人，若因是而使張氏宗族悉與李氏宗族併爲一家，則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苟因一韻之中偶有數字轉入他韻，遂舉全韻而通之，何以異於是。江氏《古韻標準》論毛氏《古今通韻》，謂其病即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所論未嘗不明析，乃於此表則強配入聲，并以古音分類，豈古韻之疆界不可踰防，而今韻之疆界反可越境乎，似於轉音之理尚未盡透澈也。

若槩以今音表之，則古音不見，故特立分古今一例。【略】　曰楨謹案論古音與今音不能相合，既別詳《古韻標準》，則此表專明今音可也。且古今音異未易臚陳，江氏以古音分類者不過數韻耳，此外各類果能今古悉合否耶，即所指風弓等字已未能畫一，反嫌罣漏，不如專論今音之爲得矣。且字母後出，論今音者不從則爲偭規改錯，不可以律古音也。江氏《古韻標準》視亭林顧氏《音學五書》已較精審，其後曲阜孔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益加攷析修改，愈推愈密，可謂後來居上。並學者所當究心，若以羼入，此表則非其倫類，所謂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歟。

平聲五十七部，上聲少二部者，冬臻無上也。【略】　曰楨謹案《廣韻》湩字注云：此是冬字上聲，則湩爲一等字，具有明文，不當強定爲四等也。攷腫韻，湩都鬨切，䶮乃湩切，鬨莫湩切，上一字都乃莫三字並係一等音，其下一字則唯取湩鬨二字互用，與腫韻他字反切迥不相雜，蓋三字本皆一等，爲冬韻之上聲。但以字少，不別立部，故附於腫韻之末耳。江氏原表以湩䶮爲四等，鬨爲三等，誤矣。今已改正，併入冬韻一等類中。

依韻書次第，屋至覺四部配東冬鍾江，質至薛十三部配真諄臻文殷

元魂寒桓刪山先僊，惟痕無入。　曰楨謹案【略】又痕韻亦有入聲，没韻開口圪豙麧等字即痕韻之入聲，亦以字少不別立部，故附於没韻，猶冬之上聲附腫韻，臻之上去附隱焮韻也。江氏以爲無入者，譌，今已補入痕韻一等類中。

入聲可直轉者，惟支脂之微數韻耳。　曰楨謹案支脂之微皆無入，此語微譌。夫可以直轉入聲之韻反無入聲，則知古音入聲有直轉、有不直轉，今音入聲皆不直轉，而直轉者絕無矣。

猥俗者謂孤古故谷爲順轉，不知谷乃公鉤所共之入而孤之入爲各，猶暮之爲莫、惡之爲惡也。　曰楨謹案谷爲公入，各爲岡入，孤鉤皆無入，此語亦譌。蓋谷乃合口字，不可爲鉤字開口之入。各乃開口字，不可爲孤字合口之入也。流俗以谷爲孤古，故之入即《切韻指南》模姥暮用屋沃爲入之說，其謬尤不足辯。

余別爲之說曰平上去入聲之轉也。【略】故入聲又可同用。　曰楨謹案江氏謂入聲多不直轉，真精於音學之語。至云入聲可以同用，則非所聞也。夫無入聲之韻，猶祭泰夬廢之無平聲上聲，非無其音，實無其字。試以夬字引爲平聲則近皆韻之乖，何嘗非二等合口字乎，然乖之去聲則是怪非夬，倘因音呼等列之相合，遂以夬韻承皆韻，則與顧氏之以夬韻承咍海者同譏矣。音呼等列無一不合，猶有不容溷者。況江氏所分配，或數韻共一入，或一韻兼數入，或以開口借合口，或以合口借開口，更多委曲遷就之處乎。故夬之平似乖而非乖也，孤鉤之入似各谷而非各谷也，以其音之近似遂強援他字以實之，不亦慎乎。即云閒有可以同用之處，亦但可謂之轉音，不得遽以爲正音而併入一類也。補正之作，以爲李周沈陸諸人審定字音，平上去三聲既秩然不紊，則入聲必不應有誤，後人但當篤信謹守，不容以己見紛更耳，非好辟也。

竦從束聲，冢從豕聲，豕丑六切，叢從取，藂籇從聚，皆與屋韻近，故東董送轉而爲屋，而侯尤亦共之。【略】　曰楨謹案屋爲尤入，古音則然。今音則屋爲東韻所專，無煩曲辨。至音之相轉，不必同類。江氏每以數字之轉音，遂取隔遠之韻而比而同之，是使張氏與李氏合族矣。況屋合口而尤侯開口，尤非其類也。

而周德清以爲魚入，顧氏分入魚蕭，別分鐸陌麥昔爲侯入，誤矣。【略】　曰楨謹案古音同類而今音轉入他韻者其字甚多，若必如此分析，則多不勝分矣，況論今音正不必牽涉偏旁形聲乎。繆字平聲在幽韻，去聲在幼韻，並四等開口，入聲在屋韻，乃二等合口，迥不相合。即以福腹二字言之，古音重脣，今音輕脣，古音入職，今音入屋。邦與非、並與奉不可併爲一母，屋與職不可併爲一韻，固夫人而知之也。又尤韻裘求二字，《說文》本屬重文，縱使是兩字，則裘亦當從求聲，古音不容有異。江氏原表求入尤有宥一類，裘入尤有宥，古通之止志一類。分一字爲二字，蓋因《詩經》叶韻，裘求異部也，不知實止一字，或入尤部用正音，或入之部用轉音耳。此又江氏論古音之譌矣。段氏《六書音均表》：裘聲在之咍部，求聲在尤幽部，故於之咍部中《終南》《七月》《大東》篇之裘，並以合韻爲本音。《絲衣》篇之俅則仍爲合韻，亦屬兩歧，乃承前人之誤而未及更正也。

蕭韻別出一類，古音通尤者得其肅字，他音非其入也。【略】　曰楨謹案江氏以蕭從肅在屋韻，滌從條在錫韻，於偏旁脈絡之說有所窒礙，故又創爲兼得屋錫之例。則愈支離而不可通矣。夫數韻共一人，雖不可從，猶爲有說，至謂一韻可兼數入，不益增枝蔓乎。推江氏之意，必且以脈絡之通徑併屋錫爲一韻，命爲蕭韻之入，然後粗覺可通耳。至麻韻兼借陌麥昔三韻爲入，尤非。

東既以屋爲入，則冬宜以沃爲入，皆一等韻也。【略】　曰楨謹案屋沃爲東冬之入，非他韻所當借，且開口更不得借合口也。

鍾燭皆三四等字。【略】　曰楨謹案燭爲鍾入，非虞所當借。如江氏說，則數音朔入覺韻乃適，是二等合口字，何不遂以覺爲虞入乎。又攻燭韻穿母有娖婇嬋蹙盈，牀母有屬騩、審母有數，皆二等字，與三等之觸贖束等字異紐，並見《集韻》。是燭韻二等自有數字所錄切，不僅四等有七玉一切，亦非必入覺韻始有二等音也。江氏原表，凡燭韻二等字皆失載，故其說如此。蓋當時未攷《集韻》，即《集韻》所有之字原表漏略者亦不勝僂指也。

覺韻二等，江肴所共者也。【略】　曰楨謹案覺爲江入，肴無入。即

以古音論肴，亦未嘗以覺爲入也。覺角本同紐字，何可分爲二類。且等韻本論今音，江氏既云今音合爲一，則必宜合而不宜分矣。

寘從真聲，牝從匕聲，【略】曰楨謹案質術櫛與真諄臻相配，與他韻並無涉。至桎姪等字脈絡之通，乃轉音耳。猶斤芹在殷韻，而從斤之沂祈轉入微韻，然微殷二韻則不得併爲一類也。

先韻分出一類，古通真者亦借質爲入。曰楨謹案先韻入聲自有屑韻，不必更借他韻爲入，況質之於先并，偏旁脈絡亦杳無可尋乎。

諄術同爲合口呼，四等兼三等，故轉爲入。【略】曰楨謹案帥率等字亦轉音也，帥或作帨，乃從泰韻之兌。而隊韻晬倅碎皆從卒，沒韻亦收卒字，并有猝崒窣等字，倘據此爲脈絡之通，是泰隊可爲脂之去，沒可爲脂之入，術亦可爲灰泰之入，從此紛如亂絲，全無條理矣。

櫛韻爲二等開口呼，但有櫛瑟兩音，而臻韻亦止臻莘兩音適與之配，則櫛遂爲臻入矣。曰楨謹案《集韻》臻韻有臻溱榛莘四紐，櫛韻有櫛剃齜瑟四紐，並適當照穿牀審四位。《廣韻》臻韻唯臻莘榛三紐，櫛韻唯櫛齜瑟三紐。江氏謂臻櫛兩韻皆止二紐，不知所据何書也。

櫛瑟本質術之類，而質韻自有二等字，術韻之二等字爲合口，亦不類，故雖兩音，亦必別出爲類。曰楨謹案臻韻乃真韻將轉入諄韻之音，猶戈韻爲歌韻將轉入麻韻之音，幽韻爲尤韻將轉入蕭韻之音也。而櫛韻音在質術二韻之間，適與臻韻相配，故必別出爲類，其上去聲則附隱烳二韻中，亦宜分出，與平聲入聲相配爲協，然不附軫準震稕而附隱烳，編韻書者具有深意，非漫然也。江氏所論，尚未免皮。

脂旨至當此兩位，無二等開口字可轉，則臻韻遂得專之。曰楨謹案脂韻二等審母有師字，旨韻二等照母有柶字，至韻二等照母有蓍字，皆開口呼。然則脂旨至韻中非無二等開口字可轉也，但櫛本臻之入，非脂所當借耳。

物韻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與文吻問相配，而吻亦從勿得聲，故可轉也。【略】曰楨謹案物迄本文殷之入，不必以吻從勿聲爲說，如問從門聲，何以不爲魂韻之去而爲文韻之去耶。微本無入，江氏謂微韻兼得物迄，猶蕭韻兼得屋錫之例，殊不可通。夫文殷物迄開合相對，韻書分配次序秩然，若果爲微韻之入，則宜併物迄爲一韻，而次於覺韻之後矣。

月三等合口呼有輕脣，而廢韻亦以爲入，廢從發，茷從伐，去穢入噦，皆從歲也。曰楨謹案月爲元入，與廢韻無涉。若以穢噦從歲爲說，則歲在祭韻，何不以月爲祭入乎。且何不以脈絡之通，遂併廢於祭乎。今音之不可以偏旁脈絡論，審矣。總之廢及祭泰夬凡四韻，既無平上聲，亦不必定有入聲也。

月之開口呼則元阮願，分出之鞬蹇建以爲入。【略】曰楨謹案月兼開口合口，元亦兼開口合口，此月爲元入之明證，廢有合口無開口，此月不爲廢入之明證，不假繁詞也。且訐從干聲，依脈絡之說，則月又當爲寒之入矣。江氏亦自知其不可通，故強以干亦元類爲解。然則瑿從兟，熼從慧，闕從於，謁歇竭從曷，並在月韻，豈兟慧於曷等音，亦與元相類耶。其實月爲元入，韻書次第井然，不必更求其脈絡也。

沒一等合口呼魂混慁以爲入。【略】曰楨謹案沒爲魂入，音呼等列次序分明，不必更以腯盾爲說。灰無入，不得借沒爲入。隊韻背字從北，乃在德韻。卒字又入術韻，從卒之字紙韻有猝，至韻有醉翠萃，卦韻有鬊，夬韻有啐，代韻有倅，脈絡皆通，何不合諸韻爲一類耶。且灰咍二韻開口合口本相對，今灰借沒爲入，咍則借德爲入，而沒與德絕非相對之韻，亦可知其強爲分配而非出於自然矣。

沒無開口呼字，故痕韻無入。曰楨謹案沒韻見母有圪，疑母有犵，匣母有麧，並開口字。即痕韻之入聲，《切韻指南》所配甚確，沒韻未嘗無開口字也。江氏於無入之韻，必一一強配，以使之備。至痕韻本有入，乃反以爲無入何歟。

曷一等開口呼，爲寒旱翰之入。【略】曰楨謹案曷末本寒桓所專，開合相對，不當強借爲歌戈泰之入。凡入聲分配其音呼等列固必相同，然審音定類不僅以此爲據也，否則入聲韻中一等開口有鐸德，合口有屋沃沒，何又不得爲寒桓之入耶。

寒桓與歌戈音每相轉。【略】曰楨謹案凡言一聲之轉，本指雙聲，今借以言疊韻，殊嫌牽合。寒桓韻中邯從談韻之甘，菅從麌韻之取，音亦相轉，又何說歟。

泰韻亦一等兼有開口合口者也。【略】　曰楨謹案葢字從盍，鎝字從害，豈鎝盍二韻亦皆泰韻之入聲耶。

黠鎝皆二等韻兼一等，各有開口合口呼。黠爲刪潛諫之入，鎝爲山産襉之入。【略】　曰楨謹案黠鎝爲刪山之入，不得爲他韻借。如江氏說，則据獻匳二字徑以黠鎝爲元韻之入較更直截矣。黠鎝韻中豽從内，髻從背，是又隊之入也。察從祭，鷁從叕，是又祭之入也。楔從契，是又霽之入也。篥從算，是又換之入也。並有脈絡可通。倘皆併爲一類，有是理哉，此其難通，江氏葢亦自知之，故於夬韻借鎝爲入，本以夬之話，鎝之刮咶爲脈絡，乃凡例特不明言，但以音呼等列爲據，以隊祭霽換皆非二等兼一等韻也。

先銑霰四等韻也。【略】　曰楨謹案先僊之入爲屑薛，古人本有所專屬矣。江氏既立以古音分類一例，則先韻之字古通真者，不得不與真韻同用質爲入。觀原表所列之字，實毫無脈絡可通也，其左支右絀如此。齊韻亦不得借屑爲入，癸揆字自在旨韻，此則等列音呼無一不同，非若隊祭霽換之於黠鎝矣，乃齊不以旨爲上，旨亦不以屑爲入，江氏又將何說以解之。

陽養漾以藥爲入，同等也，有開合二呼。【略】　曰楨謹案藥鐸本陽唐之入，不當爲宵豪魚虞模無入之韻，所借脈絡雖通，未足盡據。汝若二字亦雙聲之轉，與疊韻無干。猶古時而如二字通用，不可併之魚爲一類也。

又虞麌遇分出俱矩瞿一類，亦以其合口之矍縛等字爲入，與拘枸句一類不相通。　曰楨謹案俱矩瞿與拘枸句本皆同紐字，韻書未嘗分析爲兩音也。若據古音以爲絕不相通，豈李周沈陸有誤耶。江氏於隔遠之入聲則強引爲本韻之入併入一類，至同紐之字則又劃分兩類不得相通，以此絜彼，寬嚴兩失。夫論今音與古音不同，但折中於韻書足矣，何必別尋脈絡，妄用聰明，轉不免以後出之字母律古音之誚也。

顧氏分藥爲模豪之入，是不知辨等也。毛先舒以藥爲魚虞之入，是不知辨類，又不知宵小笑尤相近也。　曰楨謹案音相近則有之，不可遂以藥爲宵入也。顧氏乃論古音，不必盡以音呼等列爲限，又當別論。毛氏韻學甚淺，誠爲不知辨類。江氏固深於此者，乃於康莊之外自尋仄徑，或一韻共數入，或數韻共一入，或開口合口互借，是亦未爲能辨類矣。

鐸一等韻有開口合口，唐蕩宕以爲入。【略】　曰楨謹案惡字從禹韻之亞，錯字從昔韻之昔，然則麻馬禡及清靜勁昔諸韻，皆可與鐸及模暮等韻併爲一類乎。江氏竟未計及，未免視睫不見矣。

陌韻有數類。【略】　曰楨謹案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之入，並不得爲他韻借，牽涉古音，徒滋淆溷，其實用心於不必用之地耳。柵摵之摵字有譌，陌韻無摵，摵自在麥韻也。攷《集韻》陌韻色窄切，文二十一，除去三重文不計外，其從炙者一，從索者一十七，無不與藥鐸通之字。江氏原表誤以摵字入陌韻，凡例亦因之而誤，今表中已從韻書改正。

麥韻二等分開合，耕耿靜配之。【略】　曰楨謹案麥韻馘從或，幗從國，趞從赤，槶從卻，核從亥，猲從易，懇從朔，摵從戚，鷁從益，擭從雹，鴽從幵，脈絡散在各韻，不獨佳麻二類有責畫葩格等字也。恃偏旁脈絡以定今音，顧此失彼，必致進退無據，是亦不可以已乎。

昔韻四等兼三等，分開合，清靜勁配之。【略】　曰楨謹案麻韻無入聲，古人定韻書者之意如此，非後人臆說也。使麻果有入，則古人必分陌韻格客等字，麥韻葩啞等字，昔韻籍舄等字合爲一韻，次於藥韻之前矣。如支韻有入則積刺易辟等字亦必別編一韻，次於覺韻之後矣。夫編韻書，所以明音，倘故爲雜糅，待後人推尋脈絡始能得其條理，是李、周、沈、陸諸人祕其機緘以惑後世，恐必無是理也。麻韻中字，骴從危，斜從余，罝怚從且，夸釱從于，鋘從吳，拏從奴，孌從絲，窪從圭，些從此，遮從庶，螫從敬，蟆從莫，脈絡多歧。又有差蛇車畬諸踞衙吾閣塗荼騶蛙詖若等字兼入他韻，而支紙寘韻皆有從麻之靡字。然則麻之平聲當兼得支魚虞模齊佳桓肴庚諸韻，上聲當兼得紙語麌姥薺蟹緩巧梗諸韻，去聲當兼得寘御遇暮霽卦換效敬諸韻，豈但入聲有兼得之韻哉。卽入聲末藥鐸諸韻，亦有脈絡相通，可兼得者豈但陌麥昔三韻哉。試持此說以質江氏，將以爲可通乎，不可通乎，抑更有說以處此乎。

錫韻四等分開合，青迥徑以爲入。【略】　曰楨謹案蕭本無入，強借

錫爲入，又兼借屋韻肅字，皆就偏旁脈絡爲據也。但沃韻有犧穆字，藥韻有繳弱字，并收溺字，蕭韻驀字從昜在合韻，篠嘯二韻掉字從卓在覺韻，脈絡皆通。則蕭韻兼得之入，當不止屋錫二韻，何以置之不論耶。是知脈絡之說，要不過隨意去取，未足爲定論明矣。

職韻三等兼二四，蒸拯證以爲入。【略】曰楨謹案職本蒸之入。非之所當借。蒸韻合口有悉耘字，耘在喻母三等，乃域字之平聲，明見《集韻》，即此耘域二字平入相配，觀之則知職當爲蒸之入，必非之之入矣。江氏不知蒸韻有合口字，并不知沒韻有開口字，又不知燭韻有二等字，是作此表時竟未一攷《集韻》也。至謂臻櫛二韻各止兩紐，則并與《廣韻》不合，殊不可解。

德一等分開合，登等嶝以爲入。【略】曰楨謹案德本登之入，非哈所當借。如尤韻涪髻，有韻悟殕，厚韻剖瓿，候韻賠踣，亦皆從音，何以尤侯不得以德爲入，哈與尤侯不能併爲一韻耶。然則誤以轉音爲同類，江氏固明知其不可矣。此上辨入聲諸條，不惜反復推求以自申其說，可謂大費苦心，無如蔓衍支離，殊難深信，且疑竇甚多，徒令後人益添一惑，終不若恪守李周沈陸所定爲無弊也。殆所謂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者歟。

緝合九部無歧韻，可勿論。曰楨謹案合韻納字，盍韻魶字，並從隊韻之內。帖韻覿字從貜韻之耎。合韻昜字即古顯字在銑韻，而從昜之慕在蕭韻。狎韻睞字平上去入四音兼入耕迥勁三韻。葉韻葉牒帖韻牒喋並從枼，而枼又從世，世在祭韻。又腫韻叀字從乏。泰韻葢字從盍。偏旁脈絡亦有可求，非竟一無歧出。江氏所以不論，固知其音轉而別，必不可通於他韻也。然何不并以此意推之二十五部，乃竟明於此而暗於彼耶。

切字者兩合音也，古曰反，或曰翻，後改切。上一字取同位，下一字取同韻，同位不論四聲，同韻不論清濁。曰楨謹案同位即同母也，平上去入定於下一字，故上一字不論四聲。輕重粗細定於上一字，故下一字不論清濁。然上一字同母之中當分一二三四等，而下一字同韻之中開口合口不得互用。前人韻書，反切合口音遇本韻合口字少者，則借用附近韻中合口字，其開口音亦然。誠以開口合口爲辨音之大閑，必不容相溷也。亦有合口借用本韻重脣開口字者，以重脣音之開口合口介在微芒，不甚相遠，可以意會也。更有徑借本韻他母開口字者，則上一字必用合口音以救正之。此則以上一字別開合，乃其變例，然不多見也。試以此例校勘韻書舊切，條理分明。間有不符者，非辨音偶失，即傳寫致譌耳。西河毛氏之言曰：假如陽唐韻中見同母而下收不同，便分三字。如見羌切爲姜字，見唐切爲岡字，見匡切爲光字。諸韻仿此。松靄周氏《小學餘論》取其說，良爲有見。但毛氏於古人分韻之理未能精悉，故以見匡切爲光，周氏亦未駁正。不知匡在陽韻，光在唐韻，各爲一部，此非窄韻，不必借附近韻字也。光字乃見荒切，若見匡切則爲悻字耳。惟下一字開合必宜有別，則毛說得之。江氏凡例及《音學辨微》皆未論及，尚欠周緻，故詳著於此，學者庶知反切用下一字雖寬，然亦未嘗無定律也。今補正表中開口音必用本韻開口字，合口音必用本韻合口字，凡遇借附近韻字及開合互借之處，一一更定，不敢拘守韻書舊切，致滋疑溷。

諸切大抵本舊韻書，有未安者或字畫多者，間有改易，亦不盡改以存古。【略】曰楨謹案借相近韻爲反切下一字者，或以韻窄字少，或以拘於音呼之開合，亦有切字實用本韻而韻書誤編入他韻者。今表悉以本韻字易之，誤入他韻者並移歸本韻，其餘音切用字亦不拘守舊切，葢舊切非特借附近韻及開合互用，即其上一字諸等通用者甚多，今表則上一字必用本母本等，下一字必用本韻本呼，雖若與舊切有殊，然切字易而字音仍不易也，非與江氏原表立異，但取其審音較確耳。

取上一字有寬有嚴。【略】曰楨謹案此等處江氏原表亦有誤用者，今俱一一改正，宜嚴不宜寬也。今表各母用字亦附表末。

表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也。曰楨謹案今所補字亦承此例。此表各類旁行斜上，縱求之即得本母，橫求之即得本韻，縱空缺無字處亦可知其反切，每字下雖不注反切，已可知其字音。故前人等韻諸書未有注明反切者，意謂明於此者自必一覽而知，不必多此駢拇也。而江氏原表必就韻書中每紐各取一字填入本格，又必於每字下各注本音反切，

今表亦悉仍此例。不厭其繁者，凡以使初學易解而已。或有疑字音當取直音較爲簡捷，必用反切，未免紆曲而近於多事者。不知韻書同紐之音少止一二字，多亦不過數十字，若用直音，則彼此互注，輾轉用之，九變復貫，必有所窮。倘一字誤讀，將并同紐之字亦皆因之而誤矣。惟反切用字，必取其易辨者，但使上一字母同等列同，下一字韻同音呼同，無論何字皆可隨意取用，雖變動不居，而字音自有一定，不得游移。即語音各有不同，亦可就其切近之音舉一反三，參稽互證，以得各字之正音。庶幾時閱古今，地分南北，皆可不致誤讀，其有功於軒頡爲何如也。蓋創製反切及始編韻書之人，用意固極深遠，是豈淺學鹵莽滅裂之流所能測識也哉。

清・成蓉鏡《切韻表・跋》 蓉鏡竊不自揆，依其部居爲表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經以四等，緯以三十六母，命之曰《切韻表》，蓋猶是文正之志，且以箸祖述陸君之義也。承奉序云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蓋嘗以是攷之，二冬皆一等而三鍾皆三四等，二腫韻中有湩䶮二字，皆一等，即冬上聲寄入者。十虞無一等而十一模皆一等，十陽無一等而十一唐皆一等，十二庚有二等有三等，而十三耕則但有二等，十四清但有三四等，十六蒸無一等，而十七登皆一等，十八尤無一等，而十九侯皆一等，二十幽皆四等，十五灰皆合口呼，而十六咍皆開口呼，十八諄無開口呼，而十九臻無合口呼，二十文皆合口呼，而二十一殷皆開口呼，二十三魂無開口呼，而二十四痕無合口呼。凡此之屬皆畛畫鴻溝，不容纖介之出入。而後世輒合而併之，苟非《廣韻》尚存，陸氏之音切部居其不至泯滅而無傳者幾希矣。則是表也亦烏可已與。

清・張吴曼《切法辨疑》 蓋等韻一書，門法多端，無入手處。詳攷梅誕生先生《字彙》，博搜典籍古文，彙集于一字之下，詳分而縷解之，實爲後學津梁，有功于世不淺。但所切諸字，其字母每多可商者。據誕生從新安所得《韻法經緯直圖》，内云：經以切韻，音以調聲，出自天然，無容思索，稍一停思，竟無聲續矣。數語大有可議。凡有一字即有一轉音。余之法摠在舌上調准，一日如是，終身如是；一人如是，婦人童子亦如是。此畫一之法，有何游移，何云稍一停思，竟無聲續耶。

按李嘉祐《韻法橫圖》，其用標射固爲善法，學者終嘆望洋，摠不若字母韻脚轉音之直捷痛快也。照李法不無差誤，立法已謬，欲學者入門，不亦難乎。就圖中畧舉一二。如湛字，其轉音屬存船，該存減切，乃註徒減切，蓋徒字之轉音屬騰潭，則爲淡字矣。如胚字之轉音屬烹潘，該烹杯切，乃註方杯切，蓋方字之轉音屬分番，則爲非字矣。中州呼。如皮字之轉音屬平便，該平基切，乃註扶基切，蓋扶字之轉音屬文凡，則爲微字矣。中州呼。凡一字止一母，一母止一轉音，字母韻脚確然不易，毫無疑似，有何遇空，有何活法，有何隔標，有何隔列，有何隣標可借，有何乖張，有何不拘上列下列，有何隔一隔二，以至五六，諦審其音，徒茲紛擾，究與切法無與。余不揣蕪陋，拈出鄙意，以俟高明鍼砭。余之切法，列字母六十字，轉音即在其中。後列韻脚二十八字，統《字彙》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字，摠不出此字母韻脚八十八字之範圍。尚有有音無字者十之二三，又有梵音蠻語方言鴃舌等皆可從此切出。按《字彙》第一卷中一畫者言之，如丁字，其轉音屬丁顛，該丁經切，乃註當經切，蓋當字之轉音屬登鼱，則爲登字矣。如下字，其轉音屬寅賢，該賢雅切，乃註胡雅切，蓋胡字之轉音屬黿完，則爲有音無字矣。如丐字其轉音屬庚甘，該甘戴切，乃註居大切，蓋居字之轉音屬君涓，則爲有音無字矣。如且音疽。字，其轉音屬精尖，該精余切，乃註子余切，蓋子字之轉音屬真占，則爲朱字矣。不能枚舉，舉一畫以概餘。惜余貧士，無力翻板，願高明君子以鄙言爲然，不必盡行翻刻，將字母誤處止改上一字以正從前之謬，爲功豈淺鮮哉。

按《皇極經緯圖》内，每一字母分註五轉音，即就見字字母言之，如庚干今堅君涓金兼昆官之類，按見母本音止屬一今堅，若照分註調去，今字母。東韻脚。今襯字。今堅轉音。龔；切出之本字。庚東，庚庚于公，一龔一公，已分二字，便涉兩端，既涉兩端，字便射不准。字既射不准，切經典中字即多疑似矣。一字止一轉音，何容疑似耶。

歷攷古來切法，如《等韻》、《貫珠》，及《字海》、《五車韻瑞》、《詩韻

輯畧》、陳獻可《皇極經緯圖》、《篇海金口訣》、廖文英《正字通》、戴氏《指南》，一一詳審其字母，多所不合。自揣己見，窃恐或囿于方言。及細參之。王伯良《陰陽交互法》，并周德清《中原音韻》二書，字字無悞，與余法合符，詢可証也。

廣參諸法，詳調轉音，不合者十之二三。轉音既差，字母先誤，本音便乖，焉得字字合格。余法最簡最便，只將首二句十箇字時刻熟調，如切青千法分翻之類。調准十字之轉音，其萬字之轉音不求而自至矣。

見溪字母，切法之祖，誰敢出範圍。但余法專爲無言射字而設，若缺一轉音，便有一字射不着，且拘于秘訣意義，不得不廣借六十，所以備萬字而無缺也。雖不明配三十六字母，其字母皆寓于此。

綜述

明・呂維祺《韻母・平聲上》

五 微

自機至依屬開口，自歸至魏屬合口，共七十六字。

居希切衆 衆 獨 衆 衆 衆 衆 衆 獨 衆 衆 衆 衆補

見三 機 幾 機 饑 鞿 璣 饑 譏 磯 刲 嘰

渠希切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魚衣切 衆 香衣切 獨

羣三 祈 肵 旂 畿 頎 碕 疑三 沂 凿 曉三 稀

衆 衆 衆 獨 獨 衆 衆 於希切 衆 衆 衆 擧韋切 衆

希 欷 俙 晞 睎 稀 鵗 影三 衣 譩 依 見三 歸

衆 丘韋切 衆補 衆補 語韋切 衆 衆 甫微切 獨 衆 衆 衆

騩 溪三 蘶 巋 疑三 巍 犩 非三 緋 非 誹 騑

衆 獨 獨 獨 芳非切 獨 衆 衆 衆 衆補 符非切 衆 衆

緶 騛 扉 飛 敷三 霏 菲 妃 騑 裶 奉三 肥 腓

獨 衆 衆 無非切 衆 衆 衆 許歸切 獨 衆 衆 獨 衆

淝 痱 厞 微三 微 溦 薇 曉三 暉 煇 禕 徽 揮

獨 獨 衆 於非切 衆 獨 獨 雨非切 衆 衆 衆 衆 衆

徽 翬 楎 影三 威 葳 蜼 喻三 韋 幃 違 圍 闈

獨補 衆補

潍 魌

上平	東	冬	江	支	支	微	魚	虞	虞	齊	佳	灰	真	真	文	元	元	寒	寒	山
韻表	鍾併			併脂之				模分		皆併	咍併	廢分諄臻			分魂痕			桓併		刪併
見牙音弓	公恭	攻	江	饑	龜規	機歸	居	拘	孤	鷄圭	皆	瓌	巾	麏	根	捲	昆	干	官	閒關
溪空穹	硿銎		腔	欹	虧窺	躯	蘄	墟	區	枯	谿	楷	恢	鑿	掜	圈	掜	犍	寬	慳
群	頑	蛩	○	祇奇	逵葵	祈	渠	衢	○	○	○	勤	慤	葷	群	卷	拳	○	○	趪
疑	峴	顒	噸	疑	危	沂	魚	虞	吾	倪	崖	桅	銀	○	韏	言	垠	豻	岏	顏
端舌頭	東	冬	○	○	○	○	○	○	都	低	○	磈	○	○	○	○	敦	單	端	○
透	通	烽	○	○	○	○	○	○	珠	梯	○	鞸	○	○	○	○	暾	灘	湍	○
定	同	彤	○	○	○	○	○	○	徒	啼	○	頹	○	○	○	○	豚	壇	團	○
泥	膿	農	○	○	○	○	○	○	奴	泥	○	捼	○	○	○	○	麇	難	溧	○
知舌上	中	⊙	椿	知	追	○	豬	株	○	○	埋	○	珍	屯	○	○	○	○	顫	
徹	忡	傭	憃	癡	○	○	摅	貙	○	○	槐	○	獺	椿	○	○	○	○	○	
澄	蟲	重	幢	馳	椎	睡	除	廚	○	○	婢	○	陳	飩	○	○	○	○	磾	
孃	○	醲	噥	尼	○	○	袽	駑	○	○	擫	○	紉	○	○	○	○	○	妠	孌
幫重唇	○	○	邦	陂	卑	○	○	○	逋	埤	頊	梧	彬	賓	○	○	○	奔	○	般	班
滂	倗	○	胖	披	紕	○	○	○	鋪	砒	崴	胚	砩	姁	繽	○	○	○	噴	○	潘	扳
並	蓬	○	厖	皮	琵	○	○	○	酺	毗	鼙	排	裴	貧	頻	○	○	○	盆	○	槃	瓣
明	蒙	○	厖	糜	彌	○	○	○	模	迷	瞝	枚	珉	民	○	○	○	門	○	瞞	蠻
非輕唇	風	封	○	○	○	飛	○	膚	○	○	○	○	○	○	○	○	○	分	蕃	○	○	○
敷	豐	峯	○	○	○	霏	○	敷	○	○	○	○	○	○	○	○	○	芬	翻	○	○	○

	奉	微	精（齒頭）	清	從	心	邪	照（正齒）	穿	床	審	禪	曉（喉音）	匣	影	喻	來（半舌）	日（半齒）
合口	馮	瞢	葼	怱	叢	嵩蔥	○	終	充	崇	○	○	烘	雄洪	悰翁	融	隆籠	戎
撮口	逢	韸	縱宗	樅	從琮	蜙鬆	松	鍾	衝	○	舂	鱅	胷	洚	邕	容	龍礱	茸
	○	○	○	○	○	○	○	○	牕	淙	雙	○	肛	降	胦	○	瀧	○
齊齒	○	○	貲	雌	慈	思	詞	支	吹差	蠢	衰斯	時	麾犧	○	逶醫	爲	貍	而
齊齒	○	○	崔	嫢	厜	綏	隨	錐菑	鴟衰	○	詩	垂	眭咦	○	洼伊	移	纍	痿
合口	肥	微	○	○	○	○	○	○	○	○	○	○	揮希	○	威依	韋	○	○
撮口	○	○	蛆	疽	○	胥	徐	諸菹	初	鋤	書疏	蜍	虛	○	於	余	臚	如
合口	扶	無	諏	趨	○	須	○	朱傷	樞	雛	輸毹	殊	訏	○	紆	逾于	僂	儒
合口	○	○	租	粗	徂	蘇	○	○	○	○	○	○	呼	湖	烏	侉	盧	○
齊齒	○	○	齎	妻	齊	西	○	○	○	○	○	移	睳醯	攜奚	烓鷖	○	黎	臡
齊齒	○	○	○	○	○	○	○	齋	磋釵	膗豺	蓑簁	○	虺俙	懷諧	蛙娃	○	腂唻	○
合口	○	○	哉嗺	猜崔	裁摧	腮鰓	○	○	犕	○	○	移	咍灰	孩回	哀隈	頤	來雷	荋
齊齒	○	○	津	親	秦	新	○	真臻	瞋瀙	榛神	申莘	辰	欣鴨	礥	殷因	寅	隣	仁
撮口	○	○	遵	逡	鷷	荀	旬	諄竣	春輴	脣	○	純	○	○	蜵贇	匀筠	倫	犉
合口	汾	文	○	○	○	○	○	○	○	○	○	○	薰	○	氳	雲	○	○
撮口	煩	樠	○	○	○	○	○	[illegible]	○	○	○	○	暄軒	○	鴛鳶	袁	○	○
合口	○	○	尊	村	存	孫	○	○	○	○	○	○	昏	痕魂	溫恩	○	論	旼
開口	○	○	籛	餐	殘	珊	○	○	○	○	○	○	頇	寒	安	○	蘭	○
合口	○	○	鑽	攛	攢	酸	○	○	○	○	○	○	歡	桓	剜	○	鑾	○
捲舌齊齒	○	○	○	○	○	○	○	跧	犿	狗戲	欃山	○	豩犇	環閑	彎顛	○	爛	○

下平	韻表	見（牙音）	溪	群	疑	端（舌頭）	透	定	泥	知（舌上）	徹	澄	孃	幫（重唇）	滂	並	明	非（輕唇）	敷	奉
先		堅勁	愆	乾	妍	顛	天	田	年	邅	脠	纏	○	邊	篇	便	蠻	○	○	○
先	僊併	涓	牽弮	權拳	○	○	○	○	○	○	猭	椽	○	○	囦	○	眠	○	○	○
蕭		驍驕	蹻趫	翹喬	堯	貂	祧	迢	嬈	朝	超	晁	○	飆鑣	杓	瓢瀌	蜱苗	○	○	○
肴		交	敲	○	聱	○	○	○	○	嘲	颲	䄑	鐃	包	胞	庖	茅	○	○	○
豪		高	尻	○	廒敖	刀	饕	陶	猱	○	○	○	○	褒	藨	袍	毛	○	○	○
歌		歌	珂	翗	莪	多	佗	駝	那	○	○	○	○	○	○	○	○	○	○	○
歌	戈分	戈	科	○	訛	垛	詑	牠	挼	○	○	○	○	波	頗	婆	摩	○	○	○
麻		嘉迦瓜	佉䶗誇	瘸茄	譁牙	爹	○	○	䏧	檛奓	侘	茶	拏	巴	葩	爬	哶麻	○	○	○
陽		恇薑	匡羌	狂強	卬	○	○	○	○	張	募	長	娘	○	○	○	○	方	芳	房
陽	唐分	光剛	骯康	○	昂	當	湯	唐	囊	○	○	○	○	幫	滂	傍	茫	○	○	○
庚	耕併	觥庚耕	銑鏗	○	娙	○	○	○	○	朾	瞠	棖	儜	祊	烹	彭	甍	○	○	○
庚	清分	頸駉京	傾卿輕	鯨擎瓊	迎	○	○	○	○	貞	檉	呈	○	并兵	聘	玶平	名明	○	○	○
青		扃經	坰聲	[illegible]	娙	丁	汀	庭	寧	○	○	○	○	○	竮	瓶	冥	○	○	○
蒸	登併	肱兢恒	鞃硱肯	殑	凝	登	鼟	騰	能	徵	僜	澄	○	崩冰	淜砯	朋憑	瞢儚	○	○	○
尤	幽併	樛鳩	區丘	虯裘	牛	○	○	○	○	輈	抽	儔	惆	彪	○	瀌	繆	不	飆	浮
尤	侯分	鉤	彄	○	齵	兜	偷	頭	羺	○	○	○	○	○	捊	裒	呣	○	○	○
侵		金	欽	琴	吟	○	舚	○	○	碪	琛	沈	誑	○	○	○	○	○	○	○
覃	談併	弇	堪	○	玵	耽	聃	覃	南	○	○	○	○	○	○	○	姏	○	○	○
鹽	添併嚴	兼黚	謙慊	黔鍼湆	嚴齴	髫	添	甜	鮎	霑	覘	[illegible]	黏	砭	䈴	○	○	○	○	○
咸	銜併凡	黚緘	頷鵮	○	巖	○	○	○	○	詀	○	椷	諵	○	○	芃	菱	○	芝	凡

開口	閉口	閉口	開口	開口	合口	齊齒	合口	開口	齊齒	撮口	齊齒
						口附合口撮					
微	○	○	○	○	○	○	亡	○	○	○	○
精 齒頭	箋	鐫	焦	○	糟	笮	挫	嗟	將	臧	○
清	千	詮	鑿	○	操	蹉	遳	磋	蹌	倉	○
從	前	全	樵	○	曹	醝	矬	查	牆	藏	○
心	口	宣	蕭	○	騷	娑	莎	些	襄	桑	○
邪	涎	旋	○	○	○	○	○	斜	詳	○	○
照 正齒	饘	專	昭	聯	○	○	幢 莊	○	爭	征	○
穿	穿	○	怊	譧	○	○	○	車 叉	昌	創	○
床	船	○	○	巢	○	○	○	蛇	牀	查	○
審	羶	○	燒	梢	○	○	○	奢	商	霜	○
禪	鋋	遄	韶	○	○	○	闍	常	○	○	成
曉 喉音	嘵	祆	囂	枵	銷	曉	虓	華	香	荒	轟
匣	賢	懸	○	肴	豪	何	和	遐	華	○	黃
影	焉	煙	淵	要	顦	憔	阿	倭	窅	鴉	央
喻	潙	員	鴛	沿	遙	猇	○	○	訝	爺	王 陽
來 半舌	連	蓮	燎	類	聊	膠	勞	羅	贏	鑾	儷
日 半齒	然	堧	饒	○	○	○	若 揉	穰	○	○	穰

閉口	閉口	閉口	閉口	開口	齊齒	合口	齊齒	開口	開口	合口	齊齒
端	東	董	凍	穀							
透	通	桶	痛	禿							
定	同	動	洞	獨							
泥			鱷								
見	公	空	孔	貢	穀						
溪				控	哭						
羣											
疑	峒										
幫											
滂											
並	蒙	蓬									
明	蠓	埲									
非											
敷											
奉	幪	橎									
微											
知											
徹											
澄											
孃											
中	中	忡	衷	竹							
穿	窮	蟲	仲	蓄	逐						
牀											
審											
禪	崇	仲	重	逐	熟						
日	戎	絨	冗	宂	肉						
精	叢	蔥	總	糉	鏃						
清	蔥	寵	總	糉	鏃						
從	叢	從	敵	族	族						
心	嵩	悚	竦	速	粟						
邪											
照	終	衆	祝	叔	熟						
穿	充	銃	俶	塾	孰						
床											
審											
禪	崇	仲	重	逐	熟						
曉	烘	烘	嗊	烘	熇						
匣	洪	渾	哄	斛	熇						
影	翁	蓊	甕	屋							
喻	雄	趙	融	郁	育	畜					
來	籠	攏	弄	祿							
日	戎	茸	冗	宂	肉						

清・李光地等《音韻闡微・凡例》附韻譜

東董送屋	東董送屋	冬腫宋沃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幫滂並明	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	來	日		
攻 桔酷 耀	冬烽 農彤 穠 癑統 褥毒	宗 鶲 雩 琄僕尊襮	綜 鬆賨 宋 淙宋 禪審床穿照	碌 碌 碌 沃鵠熇	曨 曨 灤		冬腫宋沃	鍾腫用燭
			娖髑數					
	知 嬢澄徹	非 微奉敷						
恭拱供 顒蛩銎 栥恐 共恐 玉局曲 棄	鐘 醲重蹱 重寵冢 重憃湩 僇躅棟疜	鍾 逢丰封 奉捧叀 俸葑 幙鞻	鍾 春衝 雖腫 捶種 蜀束贖觸燭 邪心從清精	胷 邕 攏洶 雍 旭	龍 隴 矓 録	茸 冗 韖 辱	江講絳覺	
			松淞從樅蹤 竦嶵縱 頌從縱 續粟促足	容 勇 用 欲				

疑羣	端透定泥	幫滂並明	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	來	日		
峴	知徹澄孃 椿憃幢噥 攇 蠪韙幢 斲濁逴斸 嶽	邦滂胖龐龍 紼撮棒傀 剥璞雹邈 捉娖泥朔	照床穿審禪 慦悰隦 僡 綐滀滲涼 誥學渥	肛 項備 巷慒 惕	瀧 舉		江講絳覺	支紙寘
基紀記 欺起器 奇忌 技 宜擬 義								
杞駭 企棄 祇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支紙寘之止志				
								蓋差莿淬戠				師俟剡事鴙																	
			嬢	澄	徹	知																						
龜詭媿	虧巂喟	逵跪倃	危硙僞	皮披碑	被皵彼	縻備帗賁	尼馳絺知	支紙至	蚩	施	時	市始舄齒紙	侍試示熾至	犧	喜戲	醫	兒耳二	離里吏	倚	矣								
			泥	定	透	端																						
規癸睽	闚跬觖	葵揆悸		琵紕埤比	婢諀臂	避	卑	咨紫恣	雌	斯慈	詞	似枲	寺	次	自	四			伊	以	移	唎	呬	系	繸	異		
							地																					

又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支紙寘之止志				
												衰揣帥																	
			嬢	澄	徹	知																						
追錘								雖吹				誰									爲透	麾毀	羸壘類	猏藻秎				
輢墜諉								揟垂				菙水									洧委位	毀餧毀						
								吹惴				睡疢																
								精	清	從	心	邪																
								樅	雖			隨									墮	惟						
								雀趡	翠	萃	鑿	髓									適	唯						
								醉	悴	瘁	邃	遂									侐	遺						

元阮願月　真軫震質

溪	見																											
墾硍	根頠艮抇																											
鼓	巾卺抃朁																											
蠪蠪詰	緊吉																											

來	曉	匣	影	喻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痕	恩	很												吞		垠	
		很		恨														鎧	
		恨		齕														豈	
					禪	審	床	穿	照										
						萃	榛		臻										
								亂	榛										
						阭	酳	齜	櫛										
						瑟	齜	剎	櫛										
														孃	澄	徹	知		
鄰					辰	申	神	瞋	真	玭	貧		彬	紉	陳	獰	珍	銀	墐
嶙			胤		腎	矧			軫	敏				紖	瞋		駸	釿	覲
吝		隱			慎	眒			震					陣	疢	挟	鎮	慦	姞
栗		颳	乙			失	實	叱	質	蜜	弼		筆	暱	秩		窒	恥	
					邪	心	從	清	精										
		礙				辛	秦	親	津	民	頻	繽	賓						
		因					盡		櫛	泯	北								
		印			賣	信		親	晉	愍		岷	儐						
		一				悉	疾	七	聖	密	苾	匹	必						
		故																佶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孫	存	村	尊	門	盆	噴	奔	麇	豚	啍	敦	僤		坤	昆	元阮願月	
損	鱒	忖	撙	懣	笨	翍	本	炯	囤	暾				閫	袞		
巽	鐏	寸	焌	悶	坌	噴	奔	嫩	鈍		頓	顐		困	睔		
窣	捽	猝	卒	沒	勃	哱		訥	捺	突	咄	兀		窟	骨		
審	床	穿	照														
率		齜	斶													真軫震質	
								孃	澄	徹	知						
脣	舂	蠢	諄							椿	屯			困	麇		人
			準							蹲				稛			忍
舜			稕							蹲	飩			窘	輑		刃
	術	出	踳							黜	怵			屈			日
心	從	清	精														
荀	逡		遵												均		
筍														厲			
潯			俊											壺	昀		
卹	崒	焌	卒											繘	橘		

邪	曉	影	匣	喻
	昏	魂	温	
	惛	混	穩	
	惛	慁	搵	
	忽	滑	頠	
禪				
純 盾 順		賛		筠
				隕
				韻
邪				
旬 徇		穴		狶

日	來	疑	羣	溪	見
	論 恩 論 硍				
諄 蜳 閏	倫 輪 淪 律			懇 近 近 近	斤 勤 靳 謹 靳 掀 乞 訖

魂混慁没　諄準稕術　殷隱炥迄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明	精	清	從	心	邪
					亂

曉	影	匣	喻	日	來	疑	羣	溪	見
欣 殷 蟵 隱 炥 僊 迄 乙								君 趣 郡 掘	文 吻 問 物 厥 屈

殷隱炥迄

見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干 笴 榦 葛	寒 罕 翰 曷							
艱 簡 諫 戛	刪 潸 諫 黠							
							微 奉 敷 非	
犍 蹇 建 訐	元 阮 願 月	文 吻 問 物			雲 氳 熏 訓 抎 蘊 運 醞 颶 鬱 欻		文 汾 芬 分 吻 憤 忿 粉 問 分 溢 糞 物 佛 拂 弗	

喻 影 匣 曉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安 寒 頇	珊 殘 餐		難 壇 灘 單	豻 看
罕 罕	散 瓚 爨		攤 但 坦 亶	侃
按 翰 漢	散 孅 粲 贊		難 憚 炭 旦	岸 看
遏 曷 喝	薩 戳 擦 拶		捺 達 闥 怛	辟 渴
	禪 審 床 穿 照		孃 澄 徹 知	
黫 閑 羨	山 孱			顏 慳
限	産 棧 剗 醆		赧	眼 齦
晏 莧	訕 輚 鏟	蔪 瓣 盼 扮	綻	鴈
搳 黠 瞎	殺 鏨 察 札	帓 栟	疸 噠 獺 咂	鑿 劼
焉 掀				言 簰 擘
偃 噞				嶮 鍵
堰 獻				齞 健 騫
謁 紇 歇				鐵 竭 揭

來	日	寒	刪	山	元	阮	願	月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闌		寒	刪	山	元	阮	願	月	官	寬		岏	端	湍	團	洏	般	潘	盤	瞞	鑽	爨	欑
嬾		罕	潸	産	阮	阮	願	月	管	款		輗	短	疃	斷	煖	板	坢	伴	滿	纂	憲	
爛		翰	諫	襉	願	願	願	月	貫	鐉		玩	鍛	彖	段	偄	半	判	畔	縵	鑽	竄	攢
剌		曷	黠	鎋	願	願	願	月	括	闊		栟	掇	脫	奪		撥	鑝	跋	末	纘	撮	蕞
									知	徹	澄	孃									照	穿	床
爛	瞯	刪	潸	諫	點				關			頑						攀	班	蠻		詮	
		潸	諫	襉	點				慣			亂						阪	版	譽		飛	撰
		諫	點	鎋	點				刮	勘		刖	頡	竅		妠		汎	拔	傚		篡	
									非	敷	奉	微											
連		元	阮	願	月				藩	翻	煩	楩											
		阮	阮	願	月				反	疲	飯	晚											
		願	阮	願	月				販	娩	飯	萬										纂	
		月	黠	鎋	月				髮	怖	伐	韈											

邪	心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桓	緩	換	末	刪	潸	諫	點	元	阮	願	月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酸	歡	桓	剜		鸞																						
	筭		緩	盌		卵																						
	筭	唤	換	腕		亂																						
	剸	緤	活	斡		捋																						
禪	審																											
	欄	豚	還	彎																								
		莞		綰																								
	孿	患		綰																								
	刷	偺	滑	婠																								
																					知	徹	澄	孃				
		暄		鴛	袁																	遭	梴	纏				
		援		婉	遠																展	騙	振	遭	趁		辯	
		援		怨	遠																哲	徹	撤	遭	輾		蒟	
		颺		噦	越																端	透	定	泥				
																					顛	天	田	年				邊
																					典	腆	珍	撚				褊
																					殿	瑱	電	晛				偏
																					咥	鐵	垤	涅				鼈

見	溪	羣		曉	匣	影	喻	日	來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精	清	從	心	邪	並	明	滂
先	銑	霰	屑	仙	獮	線	薛																			
權	棬			仙				然	連	羶			蟬	羶				蟬	羶	旃			鴘			
圈		卷		獮				燃	輦	嫣			善	傳				闡	譾	免		辯	卞			
倦	綣	眷		線				韌	摙	堰			繕	扇				碰	戰							
豕		蹶		薛				熱	列	焆			折	設	舌			掣	浙				別			
													邪	心		從		清	精							
		涓				先	仙		蓮	延	煙	賢	祆	涎	先	前	千	箋	眠	胼	篇					
蜎	犬	畎	絹			銑	獮		練	演	蜎	峴	顯	緣	銑	踐	淺	翦	緬	辮	萹					
		駕	決			霰	線	燃	掾	衍	宴	現	韉	羨	線	賤	蒨	箭	面	便	片					
		缺				屑	薛		捩	泄	噎	纈	擷		屑	截	切	節	滅	蹩	擘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禪	審	床	穿	照									
							栓			詮									
								撰											
							篡	饌											
							刷			茁									
															孃	澄	徹	知	
睕	孿	員	嬛			遄		船	穿	專						椽	猿		
輾	臠					腨			舛	剸						篆	腞	轉	
睕	戀	院				揣			釧	剸				變		傳	猿	囀	
燰	劣		噦		戛		説		歠	拙					吶		皴	輟	
						邪	心	從	清	精									
		緣	淵	懸	儇	旋	宣	全	詮	鐫									
		兗	蜎	泫	蠉		選	雋		騰									
		掾	鋗	眩	絢	淀	選		縓										
		悅	抉	穴	血	焌	雪	絶	臙	蕝									

仙獮線薛　仙獮線薛　先銑霰屑
仙獮線薛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一《等韻廣韻合參》

精照	明並滂幫	泥定透端	疑羣溪見			止攝 內二
知嬢澄徹						
蔕	糜　陂			支之脂	二等	開口呼
批淬	被破彼美			紙止		
裴	合口呼			寘至志		
櫛				質櫛		
支脂之	糜皮披陂眉邳丕悲	馳摛知尼墀絺治癡	宜奇倚羈狋鬐飢其欺基疑其祈饑	支脂之微	三等	通門
紙旨跂止	靡被破彼美否牝鄙	旎多褫鬌恥雉徵佁峙	掎技企掎蟻几紀擬起蟻凱豈	紙旨止尾		
寘至志	縻髮帗賁媚備屁秘	智致置膩治尿值眙	義芰企寄劓息器冀記豕忌亟既毅醷氣	寘至志未		
質	密弼㨗筆	暱秩抶窒	姞暨屹趌乞	質迄		
貲資茲	彌陴卑琵紕	○○○○	輗祇○○	支脂之	四等	
紫姊子	弭婢諀俾比	○○弟體	枳啓○○	紙旨止		
積恣胾	避臂譬寐鼻澼痺	○地○帝	寱○○棄繫	寘至志		
堲	寐邳匹必	昵鬌○蛭	吉詰佶鶃	質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曉	匣	影	喻	來	來
差醜	蠶		○						
初	崔	師	鞘						
剿	士		○						
史	躁								
剿			○						
駛	事	厠	屣						
剿			○						
瑟	齜								
眵			匙	犧		漪		離	見
鴟			尸	○		○		梨	
蚩	詩		時	僖		醫		釐	而
侈	錫		是	倚		旖		邇	爾
齒	始		市	喜	矣	諰		履	耳
郩	翅		豉	戲		倚		置	
痓	示		嗜	豨	○	懿	○	利	二
熾	試		侍	憙		意		吏	餌
叱	實	失	窣	肹	○	乙	○	栗	日
雌	疵					移			
鄰	茨	私		咦	○	伊	○	○	○
慈	思		詞			夷飴			
此	徙					酏			
◎	死	兕	似	○	○	○	○	○	○
刺	賜	漬				以			
次	四	自	寺	侐	㊐	緊	易		
載	笥	字		鼸	○	殪	肆	○	○
七	悉	疾	○	故	○	一	逸	○	○
							異		

無一等。三等支紙寘質，又脂旨至之止志迄，其端幫精喻隸四，見曉間并見，三見曉。又微尾未二入同臻，韻隨三，未是，古圖另爲賁韻，極當。葢古賁音如齊，故舊譜置四等，今別爲咬齒，與二等合，《經世書》提自思寺作開，亦此意也。支脂之微分輕重，《中原韻》俱作咬齒，惟知入齊耳。○芰另有輢，荏另有綮，詩另有睽，犧另有□。輗齊韻，啓體弟薺韻，繫帝系殪霽韻，鼜鼜屑韻。拂音同弼。窣古實字，《玉篇》鮆有其音。

止攝　內二　合口呼　通門

見									
溪									
羣									
	二等								
		支	紙	寘	質				
		脂	旨	至	櫛				
	三等	支	紙	寘	質	支	紙	寘	質
媯		之	止	志		之	止		
虧		脂	旨	至	術	脂	旨	至	術
龜		微	尾	未	物	微	尾	未	物
歸					圓				圓
蘿									
逵		隓	跪	櫃	倔	葵	揆	悸	㊀
			詭	鴟	亥	窺	揆	觖	橘
			跪	媿	屈	規	跬	覜	○
			軌	嶵				季	
			鬼	貴					

日來	曉匣影喻	邪禪心審從床清穿精照	非敷奉微	泥嬭定澄透徹端知	疑
		○ 鞠衰 ○ 衰 (蘘)			
		○ ○ ○ 揣 ○			
		○ 帥 ○ 叡 ○			
		○ 率 ○ (雛)			
癘 贏 麶 纍	透 塵 帷 ○ 幃 威 揮	垂 吹 肫 誰 ○ 推 錐	微 肥 霏 非	鬌 腫 ○ 鎚 ○ 追	危 巍
藥 纍 蕊 垒	爲 委 毀 洧 ○ ○ 韙 磈 虺	菙 捶 水 ○ ○	尾 膹 斐 匪	萎 ○ (摧) ○	碨
痕 累 ○ 類	爲 餧 毀 位 ○ 侐 胃 尉 諱	睡 (稅) 吹 惴 寐 ○ 出	未 佛 費 沸	諉 緧 娷 墜 ○ 轡	僞 魏
○ 律	○ 豭 (鼳) (蔚) 飂	○ (細) 術 出 ○	物 佛 拂 弗	貀 木 黜 怵 茁	崛 崛
○ ○	隋爲 墮 惟 注 ○ 倠 ○	隨 眭 厓 (叟) 蘘厓 綏 唯	○ ○ ○ ○	○ ○ ○ ○	○
○ ○	荂 唯 ○ ○ 瞚	灑 髓 宊 (猝) 觜 巂 趙 摧	○ ○ ○ ○	○ ○ ○ ○	危
○ ○	瓗 恚 ○ 孀 遺 ○ (驕) 瞚 猸	稜 遂 邃 萃 翠 醉 ○	○ ○ ○ ○ ○ ○ ○ ○	○ ○ ○ ○ ○ ○ ○ ○	○ ○
○ ○	聿	恤 崒 焌 卒			

韻同開、惟三四等，入有術，三等之見曉非，又微尾未物。竊疑饑合當近居，侷脣而下出。龜開當近該，有聲無字，《經世書》龜開無字可証也。

○軌另有郁，委另有爲。物韻喻入尚有颺。稅霽韻，《玉篇》嫛猝絀有其音。

清・江永《四聲切韻表》

| | | |

影喻	來	日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
翁烏公切 蓊烏孔切 甕烏貢切 屋烏谷切	籠盧紅切 攏力董切 弄盧貢切 祿盧谷切			牙音重脣喉音開口呼。舌上正齒半舌合口呼。	江古雙切 講古項切 絳古巷切 角古岳切 腔苦江切 控克講切 堉苦角切 嶽五江切 嶽五角切		樁株江切 戇陟江切 戳丑江切 幢宅江切 贛陟降切 戇丑降切 斲陟角切 濁直角切
雄羽弓切 融以戎切 育余六切 燠於六切	隆力中切 六力竹切	戎如中切 肉如六切	三等開口呼	正齒有二等字，喻母四等。此類古通歌哿箇。	宜魚羈切 奇渠羈切 騎奇寄切 義宜寄切 攲去奇切 綺丘倚切 彼虛寄切 羈居宜切 倚居綺切 寄居義切		馳直離切 螭抽知切
容余封切 勇余隴切 用余頌切 欲余蜀切 雍於容切 擁於隴切 壅於用切 沃烏酷切	龍力鍾切 隴力踵切 癃力用切 梁力玉切 録力欲切	茸而容切 冗而隴切 茸而用切 辱而蜀切	三等合口呼	齒頭四等。此類古通戈果過。	媯俱爲切 虧去爲切 僞危睡切		
篴直離切 豸池爾切 躅直炙切 鬻直垂切	笠力竹切 篧力益切		三等開口呼	齒頭四等，牙音重脣有四等字，影喻母四等。	皮符羈切 枳居倚切 崎巨支切 技渠綺切 芰奇寄切 跂去智切 涯魚羈切 蟹魚倚切 儗宜寄切		知陟侈切 掇陟侈切 褫丑侈切 豸直氏切 彳丑亦切 螭抽知切 翅施智切 翄施義切 翨施智切 翅施義切 翄施智切 翨施義切 翄施智切 翨施義切 翄施智切 翨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曉 匣 影 喻	審 禪
	危魚爲 硪魚毁	闕缺規 跬丘弭 觖睡窺 跪渠委 跽役區 規墮居 詭委古 鵴工役	支紙寘昔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四等，牙喉有四等字。	三等合口呼	瀧江呂	肛江許 倩項虎 巷胡絳 缸江下 項胡講 巷胡絳 确胡角 握於角 肸江於 愉鄔項 巷赫 雙江所 戳所講 鬷所降 欶所角
	耆渠脂 劓魚器 耻乙魚 佶其吉	暨其冀 棄器去冀 詰去吉 飢居夷 几居履 冀九利 吉居質	脂旨至質	正齒有二等字，舌頭齒頭四等，牙音重脣喉音有四等字。	三等開口呼	離呂支 邐力紙 離力智	移弋支 迤演爾 漪於宜 倚於綺 犧許宜 戲香義 施式支 弛施氏 施式智 釃所宜 纚所徙
	葵逵渠惟渠求 揆求癸 悸其季 繘其律	逵渠追 匱求位 巋桓追 鬠苦軌 喟丘愧 媿去季 猧畦	脂旨至術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四等，喉音有四等字。	三等合口呼	劉汝兒 罳如移 罽呂支 冀力智	易以豉 易羊益 縊於賜 益伊昔 麾許爲 毖是至 𣏌是支 是承紙 豉是義 屝所徙 豕施氏 翅施智 適施隻
	疑語其 擬偶起 嶷魚力	其渠之 臍其紀 忌渠記 極渠力 欺去其 起墟里 呿去吏 鞬丘力 姬居之 紀居里 記居吏 呿紀力	之止志職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四等，喉音有四等字。	三等開口呼	羸力爲 纍力委 蘂如壘	爲遠支 蔿于委 爲于僞 垂是爲 菙是時 睡是僞

奉 敷 非	明 竝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誘女恚 緰池僞	
	眉美悲 寐母鄙 媚胡泌 密美必 蜜弭必 悲眉通 鄙美補 祕兵媚 必卑至 匹吉譬 丕敷悲 韶普鄙 乜卑履 邳敷悲 否部鄙 備平祕 弼薄密 紕篇夷	尼女夷 柅女履 旎女履 膩女利 暱尼質 胝張尼 埵直尼 雉直矢 緻直利 秩一直 絺丑饑 爕丑楮 尿丑利 抶勅栗	地徒四
		椎追傳 墜直類 朮直律	追陟追 黜丑律
		持直之 峙直里 值直吏 匿女力	癡丑之 恥丑里 胎丑吏 恥丑力 徵陟里 置陟吏 直陟力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鞘 坐山		衰 吹 危初 坐昌						劑 遵爲	
			揣 委初							
瑞 是僞			吹 尺僞	惴 之瑞				叟 七役		
	師 尸 夷疏 式之		鴟 脂處	脂 旨夷		私 息夷	茨 自私		咨 即夷	
				旨 職雉		死 息姊			姊 將几	
視 承豕					兕 徐姊					
嗜 常利		示 神至	跂 楚類	至 脂利		四 息利	自 疾二	次 七四	恣 咨四	
	失 式質	實 神質	刻 栗初	質 之日		膝 息七	疾 秦悉	七 親吉	唧 咨悉	
誰 視追			推 昌誰	錐 職追		綏 息遺				
	水 式軌						皠 徂累	趡 千水	濢 祖誄	
	帥 所類	出 尺類			遂 徐醉	邃 雖遂	萃 秦醉	焠 七翠	醉 將遂	
	率 所律	術 食聿	黜 出律	覩 之出		恤 辛聿	率 慈恤	焠 倉聿	卒 子聿	
時 市之		茬 仕之	蚩 充之	之 止而	詞 似茲	恩 息茲	慈 疾之		茲 子之	
市 上止	史 疏士	詩 書之	齒 昌里	止 諸市	似 詳里	葸 想里	滓 莊持		子 祖里	
侍 時吏	使 色吏	始 士止	試 式吏	志 職吏	寺 詳吏	笥 相吏	戴 側吏	字 疾置		
寔 常職	色 所力	識 賞職	事 鉏吏	職 之力		息 相即	側 阻力	堲 秦力	即 子力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沂 祈 依魚			機 依居	微尾未迄	三等開口呼			蠕 吹悅	痿 危於		墮 規許
			蟝 豈魚		豈 去稀	幾 居稀					薩 揣羊	委 於詭		毀 許委
			毅 豈魚	暨 其既	氣 去既	既 居毅						倚 於僞		
			屹 乞魚		乞 去訖	訖 居乞					役 營隻	悉 於避		暍 許役
			巍 語韋			歸 舉韋	微尾未物	三等合口呼	二 而至日 質人	梨 力脂	夷 以脂	伊 於脂		吚 馨夷
			傴 魚鬼			鬼 居偉				屐 力几				
			魏 魚貴			貴 居胃				利 力至	肆 羊至	懿 乙冀		扈 虛器
				崛 其勿	屈 區勿	屈 九勿				栗 力質	逸 夷質	一 於悉	於 筆乙	肹 黑乙
			魚 語居	渠 強魚	墟 去魚	居 九魚	魚語御藥	三等合口呼	蕞 如追	纍 力追	遺 以追	帷 洧丕		
			語 魚巨	巨 其呂	去 起呂	舉 居許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喻母四等。		壘 力軌	唯 以水			矐 虎癸
			御 魚據	遽 其御	亟 丘倨	據 居御				類 力遂	遺 以醉	位 于愧		睢 香萃
			虞 魚約	噱 其虐	卻 去約	腳 居勺				律 呂律	聿 余律	汩 于筆	穴 户橘	獝 況必
			虞 元俱	衢 其俱	鴝 豈俱	俱 舉朱	虞虞遇藥	三等合口呼	而 如之	鱡 里之	頤 與之	矣 于紀	醫 於其	嬉 許其
			虞 虞矩	懼 其遇	踽 顆羽	矩 俱雨			耳 而止	里 良己	以 羊已		譆 於擬	喜 虛里
				懼 局縛	躩 區遇	瞿 九遇			餌 仍吏	吏 力置	異 羊吏		意 於記	
					丘縛	玃 居縛				力 林直	翼 与職		億 於力	赩 許極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非甫匪府 微尾無無 菲芳敷 肥符非附 尾匪 微無非		
	豬陟魚 褚張呂 著慮略		弗分勿 佛方未 拂芬勿 費扶浮 佛符勿 物文弗	胥相居 疽慈 嚼在爵	蛆子余 苴子與 沮將預 爵即略
	袾女居 女尼呂 女尼據		夫方無 甫方矩 傅方遇 鞄方縛	徐詳余 敘徐呂 序徐預	疽七餘 跛七與 覷七慮 鵲七雀
	除直魚 紵直呂 箸遲倨 著直略		敷芳無 赴芳遇 簿芳孚 縛符	醋私呂 絮息據 削息約	諸章魚 渚章與 鋙章怮 酌之若
	梼抽居 楮丑呂 絮摘據 躇丑略		扶防無 父雨遇 賻符 縛符	絮息呂 削息約	菹側魚 阻側呂 詛莊據
			無武夫 武文甫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牀	穿	
三等合口呼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喻母四等。此類古通侯厚俟尤有宥。		衣於希 扆於豈 衣於既	稀香衣 豨虛豈 餼許既 迄許訖			
一等合口呼		韋雨非 偉于鬼 胃于貴 謂王勿	暉許歸 虺許偉 諱許貴 欻許勿			
四等開口呼 如人汝人諸 茹人恕 若而灼	閭力居 呂力舉 慮力倨 略力灼	余以諸 與余呂 豫羊洳 藥以灼	於央居 掾於許 飫依倨 約於略	蜍署魚 墅承與 署常恕 杓市若	初楚魚 杵昌與 楚創舉 處昌據 綽昌約	鉏士魚 助牀據 鑠書樂
四等合口呼		于況羽 迂憶俱 羽王矩 芋王遇 籞王縛	吁況于 詡況羽 醑吁句 曝許縛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須俞錫		趨俞七	諏俞子			弗無芳							廚誅直	貙椿俱	株輸陟				
		聚庚才	取庚七		侮文甫	腐雨扶		府矩方						柱主直		拄庾知				
		聚句才	趣句七	足遇子	務亡遇	附遇符		付遇方						住遇治		駐遇株				
俗玉似	粟玉相		趣玉七	足玉即		幞玉逢								躅玉廚	亍六丑	斸木株				
	蘇姑素	徂胡昨	粗胡倉	租吾則					模莫胡	蒲莫胡	鋪普薄	逋博孤					奴都乃	徒都同	珍都通	都孤當
	鹵古蘇	粗古徂	麁古采	祖古則					姥莫補	簿古裴	普古滂	補博古					弩古奴	杜古徒	土他魯	覩古當
	訴故桑	祚昨誤	摡故倉	作祚則					暮故莫	步故薄	怖故普	布故博					怒故乃	度故徒	兔他故	妒故當
	索各蘇	昨各在	錯故倉	作各則					莫各模	薄各傍	膊各匹	博各補					諾各奴	度落徒	託各他	汥各當
	西稽先	齊兮徂	妻雞七	躋稽祖					迷兮莫	鼙迷駢	揿低匹	篦迷博					泥低奴	題黎田	梯雞土	隄奚都
	洗禮先	薺禮徂	淒禮千	濟禮子					米禮莫	陛禮傍	頖低匹	鞁米布					禰禮奴	弟禮徒	體禮他	邸禮都
	細計蘇	嚌細才	砌計七	霽計子					謎閉米	跛計蒲	睥詣匹	閉計博					泥計乃	第特計	替計他	帝計都
	屑結先	戧結昨	切結千	節結子					蔑結莫	蹩結蒲	瞥滅普	弼結卑					茶結奴	絰結徒	鐵結他	咥結丁

羣	溪	見				來	日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偈例其	愒去例	屬居例	祭韻	牙音重脣有四等字，齒頭喻母四等。	三等開口呼	蔓龍珠	儒人朱	俞羊朱			呴許區	殊市朱	毹雙雛	雛仕于	芻楚良	朱章俱	主之庾
桀列渠	朅丘竭	揭居列				縷力主	乳而主	庾羊主	傴委羽		煦況羽	豎臣庾	數所矩				注之戍
						屢浪遇	孺而遇	諭羊戍	妪衣遇		煦吁句	樹常句	數色句	戍傷遇			燭之欲
						録力玉	辱而蜀	欲余蜀			旭許玉	蜀殊玉	束書玉	贖神蜀	觸尺玉	
鞏渠	麩去	劇居	祭韻	正齒有二等字，齒頭四等，喻母有四等。	三等合口呼	盧洛胡		烏哀都	胡吳户	呼荒烏						
殧劣	蹶紀劣	蠞居巨				魯郎古		鄔安古	户侯古	虎古呼						
						路洛故		惡烏路	護胡誤	呼荒故						
						落盧各		惡烏各	涸下各	壑呵各						
	愒丘太	葢古達	泰韻		一等開口呼	黎郎啟		鷖烏雞	兮胡雞	醢呼雞						
	渴苦曷	葛古達				禮郎啟		吟於禮	傒胡禮							
						麗郎計		翳於計	係胡計							
						擺力結		饐烏結	繫胡結	擷虎結						
		膾古外	泰末		一等合口呼			烓烏畦	攜户圭	睦呼圭						
		闊苦活						抉於決	穴胡決	血呼穴	嚽呼惠					
		栝古活							惠胡桂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滂 世匹 滅 滅匹	蔽 袂必 鼈 列并 滯 例直 轍 列直 別 列筆 掩 例丑 徹 列丑 哲 列陟				劓 牛例 藝 祭魚 蘗 列魚
	悈 芮丑 敝 悅丑 綴 衛陟 輟 劣陟 吶 劣女				
		柰 蓋奴 捺 曷乃	大 蓋徒 達 割唐	泰 蓋他 闥 達他 帶 蓋當 怛 割當	艾 蓋五 枿 葛牙
霈 蓋普 潑 活普 貝 蓋博 撥 末北			兌 外杜 奪 括徒	娧 外吐 脫 括他 祋 外都 撥 括丁	外 會五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逝 世 制時 制舒 折 設 娑 列許 列常 列識	幫 制 制尺 例征 掣 折 舌 列食 列昌 熱旨	祭 例子 褻 列私 蠽 列子		袂 弊 弊弥 世毗 滅 別 列莫 列皮
說 芮舒 刷 說 劣所 褻失 橇 芮充 啜 茁 拙 悅昌 劣側 悅職	蔽 歲 芮旋 銳相 蔽 雪 絕 絶寺 絶相 雪情	胞 蔕 芮此 芮子 臲 蔕 絶七 悅子		
飫 艾呼 喝 葛許	蔡 大倉 蔡 嚽 擦 葛桑 割才 曷七			
翽 外呼 濊 括呼	碻 簉 最 外先 外疾 外祖 毸 撮 拶 活相 括千 末子			昧 施 貝莫 蓋蒲 末 拔 撥莫 撥蒲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曳 制 拽 列	例 制 列 辭	勢 列	二等開口呼	佳蟹卦夬	佳 古佳鞋 解 佳買 懈 居隘 革 古核			厓 五佳 睨 五駭 睚 五隘					鷹 於革買		
		瘞 於例	力	如											宅 陟革		
		銳 以芮 悅 弋雪	衛 于歲 劣 力輟	芮 而銳 藝 如劣	二等合口呼		媧 古蛙 掛 古買 卦 古賣	苦蛙 胯 苦枯 買		詭 五媧							
		噦 於芮					噲 古獪										
		害 胡蓋 曷 胡葛	賴 落蓋 剌 郎葛		二等開口呼	皆駭怪黠	皆 古諧 鍇 古駭 界 古拜 戛 古黠			騃 語駭 礙 五介							
		會 黃外 活 戶括	酹 郎外 捋 郎括		三等合口呼	皆怪黠	乖 古懷 怪 古壞			聩 五怪 聒 五潰					窋 張滑		
							舌頭一等。										

匣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滂	邦	孃
			柴 佳士	鋭 佳楚												媲 佳莫	牌 佳蒲			
	蟹 胡買		灑 所蟹			跐 蟹										買 蟹莫	罷 買部		擺 比買	孃 女蟹
	解 下懈		曬 所賣	眦 士懈	瘥 楚懈	債 側賣										賣 莫懈	稗 卦傍	派 匹卦		
	核 下革		摲 山責	賾 士革	策 楚革	責 側革										麥 莫革	繹 蒲革		擘 博阮	
	夥 胡拐																			
	畫 胡卦	誨 呼卦																		
	畫 胡麥	憓 呼麥		摋 所攦		攦 阻畫														
	諧 皆户	希 皆火				齋 側皆										埋 皆謨	排 皆步			
	械 胡介			鍛 所戒		瘵 側介											憊 拜步		拜 博怪	
	黠 胡八			殺 所八	察 初八	札 側八										傞 莫八	拔 蒲八	汎 普八	八 博拔	疤 女黠
	懷 乖户	誨 乖火																		
	壞 胡怪																			
	猾 户八	聒 呼八																		豽 女猾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喻 影
敗北邁捌百錯	蠆丑犗 哳陟轄		齾牛轄	揭古錆	央轄	二等開口呼		矮倚蟹 隘烏懈 厄於革
	頲丑刮	綴丁刮	刖五刮	夬古邁 刮古刹	央轄	二等合口呼		蛙烏蝸 崴烏買
杯布回 背補昧 不通沒		揣他回 腿他吐 退他内 突他骨 堆都回 腿都罪 對都隊 咄當没 揀奴回 餒奴罪 内奴對 訥奴骨 能奴來 乃奴亥 耐奴代 鼏奴勒	嵬魚回 隗五罪 磈五對 兀五忽	瑰姑回 頦姑罪 憒古對 骨古忽 恢苦回 頠口猥 塊苦對 窟苦骨	灰賄隊没 咍海代德	一等合口呼	攂洛駭	挨烏皆 噫烏界 軋烏黠
恬布亥 北博墨		臺徒哀 待徒亥 代徒耐 特徒得 胎他來 噎他亥 貸他代 忒他德 懟丁來 等多改 戴都代 德都則	皚五來 駭五亥 礙五概	開苦哀 愷苦亥 欸苦槩 克苦得 該古哀 改古亥 槩古代 械古得		一等開口呼		喝烏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喝於邁 瞎許轄	嗄楚快 剎初轄			唄薄邁 昧莫轄
話户快 咶下刮	刷數刮			
灰呼恢 賄呼罪 誨荒内 忽呼骨 回户恢 廆胡罪 潰胡對 齪下没 隈烏恢 猥烏賄 尵烏對		嘬回臧 摧子罪 晬子對 卒臧没 催倉回 璀倉取 倅倉没 猝倉内 崔昨没 摧徂回 罪徂賄 崒昨没 碎蘇内 窣蘇骨 腏素回		醅鋪杯 培薄回 琲部浼 配滂罪 哱普没 裴薄回 浼母罪 佩蒲昧 勃蒲没 枚莫杯 没莫勃 妹莫佩
哈呼來 海呼改 黑呼北 孩户來 亥胡改 瀣胡概 劾胡得 咳烏開 駭烏亥 嗌烏代 餼乙得	莧昌亥	栽祖才 宰作亥 載作代 則子德 猜倉才 采倉宰 菜倉代 城七則 才昨哉 在昨宰 在昨代 賊昨則 顇桑才 謥息改 塞先代 塞蘇則		啡匹愷 倍薄亥 賠蒲北 覆匹北 穊莫亥 默莫北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乂 廢魚 月 厥魚	橛 其月	闕 去月	厥 居月	廢月		三等合口呼		
				銀 巾語	葥 巾渠	卺 忍弃 緊 忍居		真軫震質	正齒有二等字，牙音有四等字，齒頭喉音四等，喉音有三等字。	三等開口呼		
				恥 乙魚	佶 吉其	姞 乙巨	詰 去吉 吉 質居					
					窘 隕渠	梱 隕苦	困 倫去 巾 銀居	真軫質		三等合口呼		雷 回魯 磊 猥魯 類 對盧 肆 沒盧
					繘 律其	獝 聿朕	鈞 匀居 橘 聿居	諄準稕術	正齒有二等字，牙音齒頭喉音四等。	三等合口呼		來 哀落 啐 改來 賚 代洛 勒 德郎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吠 廢符 肺 廢芳 廢 方肺 韈 发以 伐 越房 發 方伐								
親 人七 簪 引七 親 刃七 七 吉親	津 將鄰 盡 忍子 晉 刃即 聖 悉咨					民 鄰弥 泯 忍弥 蜜 必弥	頻 賓毗 敏 隕眉 密 必美	貧 皮巾 牝 忍毗 苾 必毗	繽 民批 覣 刃匹 匹 吉譬	賓 鄰必 擯 刃必 必 吉卑	彬 巾悲 筆 鄰鄙	紉 鄰尼 暱 質尼	陳 珍直 朕 引直 陳 刃直 秩 一直	獰 鄰癡 鞏 忍丑 疢 刃丑 抶 栗丑	珍 鄰陟 鎮 刃陟 窒 栗陟
								弼 薄密					
逡 倫七 俊 浚子 焌 聿七	遵 倫祖 卒 聿子										酡 倫直 朮 律直	椿 倫丑 黜 律丑	屯 倫陟

清・劉紹攽《學韻紀要》卷二《切韻譜》舊譜以今韻而分篇幅太多，每不易讀。今依古韻表，各韻先元聲，次六部，各分開齊合撮四呼。名目標於前，而平上去入從其類。彙爲一譜，縱橫觀之，雖不能如《切韻指南》之周密，而分母分韻粗有條理，亦初學習音一法也。

韻譜平聲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喙 許穢		穢 於廢 噦 於月 越 王伐			
元聲	開齊合撮	秦 匠鄰	盡 慈忍		真 之人 軫 章忍 震 之刃 質 之日	瞋 昌真	神 食鄰	身 失人 哂 式忍 辰 植鄰 蜃 時忍 慎 時刃		脤 黑乙 故 吉許 釁 許刃		因 於真 印 於刃 一 於悉 乙 於筆	寅 夷真 引 余忍 靷 羊進 逸 夷質	鄰 力珍 燐 良忍 吝 良刃 栗 力質	人 如鄰 忍 而軫 仞 而振 日 人質
第一部	開齊合撮	新 息鄰	信 息晉 悉 息七	燼 徐刃	質 之日	叱 昌栗	實 神質	失 式質		欯 許吉		淪 紆倫	筠 于鈞 隕 于敏 颱 于筆		
第二部	開齊合撮	荀 相倫 筍 息允 峻 私閏 恤 辛聿	卒 慈恤	徇 詞閏	諄 之倫 準 之尹 稕 朱閏	春 昌脣 蠢 尺尹	脣 船倫 順 食閏 術 食聿	淳 常倫 盾 豎尹	舜 舒閏 率 所律	猶 況必	穴 戶橘	匀 余倫 尹 余準 聿 餘律		倫 力迍 律 呂恤	窘 如匀 閏 如順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元聲	開齊合撮	○基 姑居	○欺 枯區	○奇 ○渠	○宜 吾魚	○低 都○	○梯 珶○	○題 徒○	○泥 奴○	知	絺	據	除	卑	披	皮	糜	非	敷	扶	無
第一部	開齊合撮	歌 迦戈○	珂 呿科	軻 ○渠	莪 ○訛○	多 爹啜	佗 ○詫	駝 ○堕	儺 ○捼	豬	馳	住	尼	鋪	蒲	模					
第二部	開齊合撮	○嘉 瓜○	○齣 誇○	○○ ○○	○牙 ○○	爹	佗	荼	拏					逋	頗	婆	摩	波	巴	麻	
	開齊合撮	○該 皆乖○	開 楷闖	皚 崖		追	○	鎚	○	追	坏	培	枚	杯	坏	培	枚	非	霏	肥	微
	開齊合撮	黵	胎	臺	能	堆	推	頹	捼												
										饋				埋	排	○	○				

韻譜平聲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日	來
咨	雌	慈	思	詞	菑	差	茬	師	時	○	○	○	○	而	○
齎	妻	齊	西	○	支	蚩	○	詩	○	希	奚	衣	移	如	離
租	龕	徂	蘇	○	菹	初	鋤	疏	殊	呼	胡	烏	余	諾	盧
苴	趨	徂	胥	徐	朱	樞	○	書	○	虛	○	紆	○	○	閭
嗟	蹉	遳	娑	邪	遮	車	奢	蛇		呵	何	阿	耶	羅	驟
座	逴	痤	些	邪						○	○	○	○	○	驄
					樝	叉	楂	沙		煆	遐	鴉	○		
					髽					花	葦	窊	○		
檇	崔	○	雖	隨	錐	吹	○	誰		灰	回	○	惟	雷	來
					齋	釵	柴	篩	○	咍	孩	哀	○	來	
							膗			○	諧	挨	○		
										虺	懷	崴	○		
										○	○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鉤	摳	○	齺	兜	偷	頭	羺
鳩	摳	求	牛	○	○	○	○
高	尻	○	敖	刀	叨	陶	猱
驕	蹺	喬	堯	貂	挑	條	嬈
庚	鏗	○	姪	登	鼕	騰	能
京	卿	擎	迎	丁	廳	庭	寧
公	空	○	峻	東	通	同	農
肩	穹	窮	顒	○	○	○	○
岡	康	○	昂	當	湯	唐	囊
姜	羌	強	○	○	○	○	○
光	匡	狂	○	○	○	○	○
○	○	○	○	○	○	○	○

韻譜平聲

知	徹	澄	孃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輈	抽	傳		○	○	抔	謀	不	秤	浮		諏	催	剽	涑	○	鄒	搊	愁	搜	○	鮑	侯	謳	尤	樓	柔
嘲	勴	鼂	鐃	包	胞	袍	毛					糟	操	曹	騷	○	抓	抄	巢	梢	○	蒿	豪	鏖	○	勞	饒
丁	瞠	橙	儜	崩	烹	彭	萌	風	豐	馮	薨	增	彭	層	僧	○	爭	琤	崢	生	承	亨	恒	罌	○	棱	仍
中	牕	仲	醲	兵	砰	蓬	蒙	方	芳	房	亡	臧	倉	藏	桑	○	章	昌	○	商	常	炕	航	狹	○	郎	穰
張	倀	長	娘	幫	滂	傍	茫					將	蹌	牆	襄	詳	漳	創	床	霜	裝	香	降	英	央	良	陽
椿	惹	幢	噥	○	○	○	○					○	○	○	○	○	○	○	○	○	○	荒	黃	翁	汪	○	○
												○	○	○	○	○	○	○	○	○	○	○	○	邕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部		見	根巾昆君	干堅官涓				
	開齊合撮	溪	○○坤困	看牽寬棬				
		羣	○勤○羣	○虔○權				
		疑	垠銀俑○	釬妍頑元				
		端	○○敦○	單顛端○				
		透	吞○暾○	灘天湍○				
		定	○○屯○	壇田團○				
		泥	○○麇○	難年溗○				
		知	珍	遭				
		徹	獰屯	腚豫				
		澄	陳椿	纏椽				
		孃	紉					
		幫	彬奔	邊般				
		滂	繽噴	篇潘				
		並	貧盆	胼槃				
		明	民門	眠瞞				
		非	分	蕃				
		敷	芬汾	翻煩				
		奉	汾文	煩樊				
		微	文	樊				
		精	○津尊遵	箋箋鑽鐫				
		清	○親村逡	餐千爨詮				
		從	○秦存○	殘前攢全				
		心	○新孫荀	珊仙酸宣				
		邪	○○○旬	○涎○旋				
第六部	開齊合撮	見	根巾昆君	干堅官涓	甘兼○○			
		溪	○金○○	○欽	堪謙			
		羣	○勤○羣	○虔○權	○箝			
		疑	垠銀俑○	釬妍頑元	吟	讌嚴		
		端	○○敦○	單顛端○	眈詆			
		透	吞○暾○	灘天湍○	貪添			
		定	○○屯○	壇田團○	覃甜			
		泥	○○麇○	難年溗○	南鮎			
		知	珍	遭	諶霑			
		徹	獰屯	腚豫	琛覘			
		澄	陳椿	纏椽	沈涊			
		孃	紉		紝			
		幫	彬奔	邊般	貶詔			
		滂	繽噴	篇潘	貪添			
		並	貧盆	胼槃	覃甜			
		明	民門	眠瞞	南鮎			
		非	分	蕃	詁霑			
		敷	芬汾	翻煩	覘覘			
		奉	汾文	煩樊	沈涊			
		微	文	樊	諵黏			
		精	○津尊遵	箋箋鑽鐫	簪尖			
		清	○親村逡	餐千爨詮	參籤			
		從	○秦存○	殘前攢全	蠶潛			
		心	○新孫荀	珊仙酸宣	三銛			
		邪	○○○旬	○涎○旋	○膶			

		照	臻真諄	旃詮專	簪斟	詹		
		穿	瞋春	猭燀穿	參覘	攙襜		
		床	榛神唇	潺○船	岑○	讒○		
		審	莘申○	山羶栓○	森深	衫苫		
		禪	辰純	禪遄	諶	蟾		
		曉	○欣昏薰	頇掀歡暄	歆	峪馦		
		匣	痕礥魂○	寒賢桓懸	○	含嫌		
		影	恩因溫氳	安烟剜淵	○音○○	庵淹○○		
		喻	○寅○雲	○延○員	遥	○炎		
		來	○鄰論倫	蘭蓮鑾攣	○林	藍廉		
		日	仁犉	然曄	壬	髯		

清・洪榜《示兒切語》 凡切字俱上一字定位，下一音定音，同位爲雙聲，同音爲叠韻。今欲三十六字母定位分等，悉采《廣韻》所用切音。上一字各歸其母，并列其等，作三字句，而以古切音歌録於篇首。

見溪羣疑是牙音，端透定泥舌頭尋。知徹澄孃舌上位，幫滂并明重脣吟。非敷奉微輕脣奏，精清從心邪齒頭。照穿牀審禪正齒，曉匣影喻喉中遊。來乃半舌日半齒，五音之别盡此矣。

見字母	一古	公姑	詭各	過沽工	二等	佳交	格乖
	三俱	居紀	几九	蹇舉拘	四等	兼稽	經吉
		規頸	堅				
溪字母	第一	等	苦	廓口			
	二楷	客第	三等	窺詰卿	驅區	去起	邱傾
	羌曲	欺祛	墟乞	豈綺欽	四牽	弃	
羣字母	三四	通切	巨郡	近衢强	局其	窘跪	臼狂

	疑字母		端字母	透字母	定字母	泥字母	知字母	徹字母	澄字母		孃字母	幫字母	滂字母		并字母		明字母
暨渠	一等	疑言	一冬	一通	一同	一乃	二三	二三	二等	治厨	二三	第一	一等	第三	一步	四等	一等
極具	吾㠯	語牛	得多	他台	堂但	奴内	通卓	等敕	宅第	柱墜	等孃	等卜	滂鋪	等陂	部蒲	偏紕	皮貧
求奇	俄五	元危	覩當	佗託	徒特	那諸	株竹	勅癡	三等	陳傳	拏匿	逋晡	普溥	彼兵	傍裴	批疋	平四
	二等牙	儗遇偶	凍覩德	土吐湯	獨度唐	四等泥	知微中	張緒	除佇丈		女尼穠	補布博	二等拍	鄙悲筆	并僕捕	譬匹篇	婢毗頻
	第三等研	魚虞愚	第四等丁	四等天	大陀杜	四等田	陟豬珍	丑抽摘	場持直馳池遲			二北巴百班伯	第三等丕	第四等卑	二等白		
	玉宜		典的		四等		追						板披	併賓	三被弼		眉靡

以上四母，用字有借爲重脣切者。幫借非，滂借敷，並借奉，明借微。總在審其音之高下，以輕聲歸本母，濁聲歸重脣。

	非字母	敷字母	奉字母	微字母		精字母		從一等	清字母			心字母	邪四等		照字母		穿字母	
明謀	三分	三峯	三扶	三等	巫	一作	祖則	徂才	一蒼	將姊	子精	一桑	辭祥	寺似	二等	阻莊	鄒簪	二等	創楚	瘡芻	叉差廁	測窗	初三等尺	
美第四等	封方府甫	妃孚敷撫	馮符苻縛	文武望	亡芒無	組臧	第四等	昨在酢藏	粗倉銼醋	醉銼子戈切		速蘇素胥	四等想	先私思辛	悉息	旨諸支之章職	煑占脂	朱隻主止	珠征	充處	稱蚩	姝叱	赤齒昌	
綿弭米		拂芳芬	防房逢			遵借	第四等	前秦漸疾情慈	雌親遷青千七		采錯麤	四等	刺且取此											
彌名民			浮咐父			即資咨兹																		

牀字母		乘船	實食	神雛										
二等		士 士力切	崱	查鋤	豺助仕	俟牀	鉏 第	三等						
審二等		生雙	數山	色砂	疏踈率	所師	沙 第	三等						
		始施	商舒	史矢	失賞書	試式	識釋	傷詩						
禪字母		嘗實	豎署	上成										
二等		臣市	殊是	氏常丞	崇植	殖	視	時承						
曉字母		一呵	虎火	霍荒	呼黑海	二赫	花 第	三等						
		休羲	許朽	吁鄉	興虛況	喜翾	香 四	隳馨						
匣字母		一等	户何	黄乎	懷諧合	獲侯	胡二	形下						
影字母		一等	恩烏	愛屋	遏哀安	三等	謁倚	音鬱						
		憂億	憶鬱	紆衣	於挹乙	委央	依 第	四等						
		淵烟	一縈	益伊										
喻字母		三等	雨遠	于雲	王爲羽	薳移	云榮	夷永						
		有韋	筠越	洧禹	四等悦	餘余	庾以	羊弋						
		翼嬰	與欲	丑亮切 瑒俞	演由予									
來一等		賴連	倫郎	朗浪	來落縷	勒洛	盧力	練魯						
		第三	等良	林蘢	龍離吕	里閭	梁							
日字母		三等	耳汝	如兒	而日忍	儒仍	人							

又《四聲均和表》卷一　音等有四，按韻按等各列一表，字在某位即屬某母。每卷首俱列度式於前。其有等只一二字者，附於他等之下，仍別注明。

	清	濁	上平	一等		三等		一等		合口		三等		四等	
發送內收外收	見溪影曉	羣喻微匣	一東全韻	公空翁烘	洪	弓穹○	窮融雄	二冬		攻○○○	冬烿	恭銎邕胸	三鍾全韻	蛩○○	○容○○
發送內收外收	端透	定泥來	合口呼	東通	同○籠	○	○○隆			彤農噥	○	○	合口呼	○龍	○
發送內收外收	知徹照穿 審	澄牀日禪		○○○	○○○	中忡終充 ○	蟲崇戎○			○○○	○	○ 鐘衝 春		○ 重○ 茸鱅	○○○
發送內收外收	精清心	從疑嬢邪		蔑忽樅	叢 崚○	○○ 嵩	○○○			賓○○	宗○ 鬆	○○		縱樅 蜙	從○○ 松
發送內收外收	幫滂 非敷	并明奉		○○ ○○	蓬蒙○	○○ 風豐	○菶馮			○○○	○○ ○○	○○ 峯 封		○ 喁 ○ 饔	○逢

	二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二等	開口	三等	開口	二等		三等	開口	四等	開口	三等	合口	四等	開口
四江	江腔肮肛	○○ ○○	桩	○○ ○○	五支	○○○○	開口	羈皎漪犧	奇移○	妓○○詑	陸	媽虧透摩	祇○ ○	○○○○	○○ ○○	○○○○	○○ ○○	蘇闕○○	○○ ○○
	○○		○○○	瀧		○○		○○	離○	○○		○○	○○○	○○		○○		○○	○○○
	○○ ○○		椿憃 ○凶	幢 涼○		○○ ○○		知摛 支眵	馳 兒提	○○ ○○		腫○ ○○	○○ ○垂	毳○ 衰○	○○ ○○	齜 痿○	髻○	○○ ○○	○○ ○○
	○○ ○	峴 ○○	○○ ○	聽 ○○		○○ ○	宜 ○○	○○ ○	陴○○	○○ ○		○○ ○	○○ ○	○○ ○	危 ○○	貲雌 斯	卑岥 ○○	弼○	疵 ○○	○○ 隨
	邦胖 ○○	龐庞○	○○ ○○	○○ ○○		○○ ○○	○○ ○○	○○ ○○	陂鈹 ○○	○○ ○○		○○ ○	○○○	○○ ○○	皮糜○	卑岥 ○○	○○ ○○	騅厓 眭	○○ ○○	○○○

	二等	開口	三等	開口	四等	合口	三等	開口	四等	合口	四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四等	開口
六脂	師	○○ ○○	尸	○○ ○○	衰	追○ 錐推	○	墀○ ○○	開口呼	鎚蕤誰	○○ ○○	胝○	七之全韻		葵○惟○	○○○○	鬐○姨○	○○ ○○	姬欺醫僖	○○ ○○	其○○	○○ ○○	飴 ○○
	○○		○○			○○	○	○○		○○		○○		○○		○○		○○		○○		○○	
	○○ ○○		脂鴟 ○絺			追○ 錐推	○	墀○ ○○		鎚蕤誰	○○ ○○	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悲丕 ○○			○○ ○○	○	邳眉○		○○ ○○	○○	妣紕 ○○		○○ ○○		○○ ○○		○○ ○○		○○ ○○		○○ ○○	

	三等	開口	三等	合口	二等		三等		四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八微	機○依希	祈○○	歸蘍威揮	○韓 微○	九魚 全韻	合口呼	○○○○		○○○○○		十虞 全韻	合口呼	拘區紆訏		衢于○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諏趨須	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跗 敷	○ ○○ ○	○ ○○ ○

	一等	合口	四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二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二等	開口	二等
十一模	孤枯烏呼	○○ 胡	雞谿鷖醯	○○ 奚	圭睽烓睦		○○ 攜	十三佳		佳○娃醫		○○ 媧咼蛙蠃		○○ 慖	乖匯蒯虺
○逾 ○○															
○○○	都珶	徒奴盧	低梯	啑泥黎	○○ ○		○○ ○			○○ ○		○○ ○		○○ 諧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 鋭○ 崽		○ ○○ ○○		○ ○○ ○	○ ○○ ○
○ ○○ ○	租麤蘇	徂○吾 ○	○妻 西	齊倪 ○栘	○○ 齋		○ ○○ ○○			○ ○○ ○		○ ○○ ○○		○ ○○ ○	○ ○○ ○
○ ○○ ○	逋稏 ○	酺模○	踠碗 ○	鼙迷○	○ ○○ ○		○ ○○ ○○			○ ○○ ○		○ ○○ ○○		○ ○○ ○	○ ○○ ○

四等	合口	三等		開口	四等	合口	三等	開口	三等		開口	一等		合口	一等		合口
均			十八諄				麏困贇	稛	巾○䜌	十七真		該開哀咍	十六咍		傀恢隈灰	十五灰	懷
				二													
	淪			寘		筠		斧			孩	豺		回	磈輩		膠
		屯椿諄春							珍獰真瞋								
	脣							陳神	申			犗		摧	嗺		膗
								銀			暗			鮠			
	荀			秦	津親			紉			裁	猜鰓		裴枚	梔胚		
			矜	頻民	賓繽			貧珉	彬		賠	姤					

一等		合口	三等	開口	二等		開口	三等		合口	三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昆坤昷昏	二十三魂	袁 橢暄	君○煴薰	二十文		開	勤	斤○殷欣	二十一欣		羣雲文		開	撰擇蔫軒	二十二元	趨 開 勻
敦暾																

	一等		開口	一等		一等		二等		開口	二等		合口	二等		開口	二等
二十四痕	根○恩○	痕	○寒	干看安頇	單灘	官寬剜歡	桓	姦駰	刓	○	關○彎○	還	○	閒慳顯孱	山	攏閑	鰥○嬛○
	○吞	○	壇難□蘭		端湍	○	團○鑾	○	刪	○	○	○妠○	詮○樻	○	讀○彈	獺戲	○
	○○○	○○○	○○○	○○○	○○○	○○○	○○○	○○○	○○○	○○○	○○○	○○○	○○○	○○○	○○○	○○○	○○○
	○	○	○	○餐	冊	○	欑	○	○	○	○	○	○	○	○	戲	○
	○○○	○○○	○○○	○○○	○○○	○○○	○○○	○○○	○○○	○○○	○○○	○○○	○○○	○○○	○○○	○○○	○○○

戴氏所列音目，支脂之微魚虞模佳皆灰咍痕蕭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二十三韻皆無入聲，祭泰夬廢則止去聲并無平上入聲，詳見《切音辨等》目録，其《音和急就篇》則用戴氏例。

今閱韻表入聲，每韻下所注，則只皆痕幽廢四韻無入聲。如脂微蕭豪，則以一平韻而用兩入韻。

清・李茂林《韻譜約觀》

合口							
○○○	○○		○○		○		○
○溪	攏		窖		訝		○
			○○○		○○		○○○

通攝	開口呼			
見	挶愃亘鞠	庚梗更格	京景徑擊	丁頂釘滴
溪	朅肯堈克	鏗伉○客	輕謦慶隙	兵○柄逼
群	○○○○	○○○○	擎痙競屐	砯頩聘辟
疑	○○○○	婛○硬額	迎脛疑逆	平並併僻
端	登等嶝德	丁○倀摘	貞晟○陟	聽頸聽剔	精井甑積
透徹	鼞鼕霯忒	撐○棠痛	楨逞逞敕	亭挺定狄	清請倩刺
定澄	滕蹤鄧特	棖○鋞宅	澄徎鄭直	寧濘佞溺	情靜淨籍
泥孃	能螚肭鼐	獰檸○搦	○○毡匿		星惺性昔
幫	崩○甭北	浜○迸伯	征拯政隻		精照
滂	潮倗鰳○	怦皏皏拍	稱惾稱尺		清穿
並	朋堋○匐	彭○傰白	乘○剩食		從床
明	朦儚儚墨	萌猛孟陌	升○聖釋		心審
精	增嶒禨則	爭掙諍側	成○盛石		邪禪
清	彭○蹭堿	琤澄澄測			
從	層○贈賊	傖○○勘			
心	僧○鸉塞	生省甦色			
邪	○○○○	○○○○			

曉匣影喻	○○○黑 恒肩○劾 鞅○○餧 ○○○○	亨誖諄赫 荤幸行覈 甕憎瀴戹 ○○○○	興鵫興欶 刑倖脛檄 鷹影應益 盈郢媵亦
來日	棱○倰勒 ○○○○	玲冷○礫 ○○○○	陵領令力 ○○○○
通攝	合口呼		
見溪群疑	公礦貢谷 空孔控酷 頃○○○ 峴溤○犤	江講絳覺 腔崆颱確 ○○○嚾 ○○○嶽	弓囧供輂 恭拱供匊 傾恐慈闋 窮梁共局 顒○岍玉
端知透徹定澄泥孃	東董棟督 通桶統禿 同動洞毒 濃穠癑耨	椿○戇斲 舂○耋逴 幢○撞濁 矇攏○搦	中冢湩竹 蹖寵踵畜 重憧仲逐 醲○○恧	○○○○ ○○○○ ○○○○ ○○○○
幫非滂敷並奉明微	○琫○卜 徸○○撲 篷捧槦僕 蒙蠓幪木	邦紼○剥 胖搒脹璞 龐棒○雹 庞傀愧邈	風韸諷福 峰捧葑覆 逢奉鳳服 聳○艨目	○丙○○ ○○○○ ○○○○ ○盟○○
精照清穿從床心審邪禪	宗總綜鏃 悤○謥簇 叢從敹族 櫳敵送速 ○○○○	○○○捉 囪傯棳娖 淙○漼泥 隻搜淙朔 ○○○○	鍾腫種燭 衝雖銃觸 ○○剿贖 舂○○束 鱅廱○蜀	蹤褷縱足 樅嶵○促 從○從○ 騬竦○粟 松○頌續
曉匣影喻	薨嗊烘哄 紅頌閧或 翁滃弘屋 ○○○○	轟傋慧耆 宏項巷畫 胸瞢弘渥 弘○○嗚	兄洶踝旭 雄迥潀○ 雍擁雍○ 容永用欲

清・李元《音切譜》卷一〇《韻攝》 劉鑑《指南》十六攝，本於温公《指掌》，開合分圖，參差難辨。今合爲一，而去其隱僻之字，從簡易也。

十六攝分二百七部四聲四等圖

來日	籠攏弄禄 ○○○○	瀧○○犖 ○○○○	○○○○ 戎氄冗辱	龍隴躘六 ○○○○
公攝	●●●●	●●●●	東董送屋	東○送屋
	●●●●	●●●●	冬○宋沃	鍾腫用燭
江攝	●●●●	●●●●	江講絳覺	●●●●
羈攝	●●●●	●●●●	支紙寘●	支脂寘●
	●○●●	●●●●	脂旨至●	脂旨至●
	●●●●	●●●●	之止志●	○○○●
	●●●●	●●●●	微尾未●	微尾未●
孤攝	●●●●	●●●●	○○○●	魚語御●
	●●●●	●●●●	模姥暮●	虞麌遇●
該攝	●●泰●	齊薺霽祭●	○○泰●	齊薺霽祭●
	佳蟹卦●	●●●●	佳蟹卦●	●●●●
	皆駭怪夬●	●●●●	皆○怪夬●	●●●●
	咍海代●	●●●●	灰賄隊廢●	●●●●
根攝	●●●●	●●●●	真軫震質	諄準稕術
	●●●●	●●●●	臻○○櫛	●●●●

痕很恨○	殷隱炕迄	魂混困没	文吻問物
于攝			
寒旱翰曷	元阮願月	桓緩換末	元阮願月
删○諫黠	先銑霰屑	删潸諫黠	先銑霰屑
山産襉鎋	仙獮霰薛	○○襉鎋	仙獮霰薛
高攝			
肴巧效●	蕭篠嘯●	●●●●	●●●●
豪皓號●	宵小笑●	●●●●	●●●●
歌攝			
歌哿箇●	●●●●	戈果過●	●●●●
加攝			
麻馬禡●	麻馬禡●	麻馬禡●	●●●●
岡攝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庚攝			
庚梗映陌	庚梗映陌	庚梗映○	庚梗映○
耕耿諍麥	清靜勁昔	耕●●麥	清靜○○
●●●●	青迥徑錫	●●●●	青迥○錫
咸攝			
登等嶝德	丞拯證職	登●●德	●●●●
鉤攝			
侯厚候●	尤有宥○	●●●●	●●●●
●●●●	幽黝幼●	●●●●	●●●●
今攝			
●●●●	侵寢沁緝	●●●●	●●●●
甘攝			
覃感勘合	●●●●	●●●●	●●●●
談敢闞盍	●●●●	●●●●	●●●●
咸豏陷洽	鹽豔豔葉	●●●●	●●●●
銜檻鑑狎	添忝掭帖	●●●●	●●●●

凡有音無字者用○，無字無音者用●。

十六攝分三十六母四聲四等圖

凡范泛乏	嚴儼釅葉	●●●●	●●●●
開正			
見○	●●●●開副	●●●●合正	公韻貢穀合副 恭拱供菶
溪⊙	●●●●	●●●●	空孔控酷 銎恐恐曲
郡●	●●●●	●●●●	○○○○ 銎○共局
疑◓	●●●●	●●●●	○○瓮○ 禺○○玉
端○	●●●●	●●●●	東董凍督 ○○○○
透⊙	●●●●	●●●●	通桶痛禿 ○○○○
定●	●●●●	●●●●	同動洞毒 ○○○○
泥◐	●●●●	●●●●	農濃齈耨 ○○○○
知○	●●●●	●●●●	○○○○ 中冢中竹
徹⊙	●●●●	●●●●	○○○○ 忡寵憃畜
澄●	●●●●	●●●●	○○○○ 重重重逐
孃◓	●●●●	●●●●	○○○○ 醲○○齱
邦○	●●●●	●●●●	○琫○卜 ○○○○
滂⊙	●●●●	●●●●	葑○○扑 ○○○○
竝●	●●●●	●●●●	蓬菶○僕 ○○○○
明◑	●●●●	●●●●	蒙蠓夢木 ○○○○
非○	●●●●	●●●●	封葑諷福 ○○○○

| | | |

| | | |

照○ ●●●● 支紙寘● ●●●● 錐錘惴●
穿⊙ ●●●● 鴟侈熾● ●●●● 吹揣吹●
狀● ●●●● ○錫事● ●●●● ○○○●
審◓ ●●●● 施豕啻● ●●●● 韣水帥●
禪● ●●●● 匙是豉● ●●●● 垂○瑞●
曉⊙ ●●●● 羲喜戲● ●●●● 麾毀諱●
匣● ●●●● ○○○● ●●●● ○○○●
影○ ●●●● 猗倚縊● ●●●● 威委尉●
喻◑ ●●●● 移迤易● ●●●● 爲葦位●
來○ ●●●● 離麗吏● ●●●● 羸壘類●
日◓ ●●●● 兒爾二● ●●●● 蕤蘂○●
見○ 開正 ●●●● 開副 ●●●● 合正 孤古固● 合副 居舉據●
溪⊙ ●●●● 枯苦庫● ●●●● 墟去去●
郡● ●●●● ●●●● ○○○● 渠巨遽●
疑◒ ●●●● ●●●● 吾五誤● ●●●● 魚語御●
端⊙ ●●●● ●●●● 都覩蠹● ●●●● ○○○●
透⊙ ●●●● ●●●● ○土吐● ●●●● ○○○●
定● ●●●● ●●●● 徒杜度● ●●●● ○○○●
泥◒ ●●●● ●●●● 奴努怒● ●●●● ○○女●
知○ ●●●● ●●●● 株拄駐● ●●●● 豬楮著●

徹⊙ ●●●● ●●●● 貙○○● ●●●● 樗褚○●
澄● ●●●● ●●●● 廚柱○● ●●●● 除宁躇●
孃◓ ●●●● ●●●● ○○○● ●●●● 帑女女●
邦○ ●●●● ●●●● 逋圃布● ●●●● ○○○●
滂⊙ ●●●● ●●●● 鋪普怖● ●●●● ○○○●
竝● ●●●● ●●●● 蒲簿步● ●●●● ○○○●
明◑ ●●●● ●●●● 模姥慕● ●●●● ○○○●
非○ ●●●● ●●●● 夫甫賦● ●●●● ○○○●
敷⊙ ●●●● ●●●● 敷撫赴● ●●●● ○○○●
奉● ●●●● ●●●● 扶父附● ●●●● ○○○●
微● ●●●● ●●●● 無武務● ●●●● ○○○●
精○ ●●●● ●●●● 租祖作● ●●●● 且○沮●
清⊙ ●●●● ●●●● 粗○措● ●●●● 疽取趣●
從● ●●●● ●●●● 徂駔胙● ●●●● ○咀詛●
心◑ ●●●● ●●●● 蘇○素● ●●●● 胥醋絮●
邪● ●●●● ●●●● ○○○● ●●●● 徐敍○●
照○ ●●●● ●●●● ○○○● ●●●● 諸渚翥●
穿⊙ ●●●● ●●●● ○○○● ●●●● 樞杵處●
狀● ●●●● ●●●● ○○○● ●●●● 鋤墅助●
審◓ ●●●● ●●●● ○○○● ●●●● 書暑恕●

| | | |

| | | |

溪⊙	看侃看渴	牽遣汧挈	寬款〇濶	卷綣勸缺
郡●	○○○○	乾楗健竭	○○○○	權圈圈掘
疑◓	豻眼岸柈	言巘硯齧	頑○玩喟	元阮願月
端○	丹亶旦怛	顛典殿啑	端短鍛掇	○○○○
透⊙	灘坦炭獺	天腆琠鐵	湍斷彖脫	○○○○
定●	壇誕彈達	田殄電昳	團○斷奪	○○○○
泥◐	難煖難捺	年撚沏捏	○偄○○	○○○○
知○	○○○哳	鱣展○哲	○○○○	○轉傳叕
徹⊙	○○景○	梴蔵○徹	○○○○	剟○猱○
澄●	○○綻○	廛○纏○	○○○○	掾篆傳○
孃◓	○○○疤	○碾輾吶	○○○豽	○○○○
邦○	班版半缽	邊扁變鼈	○○○○	○○○○
滂⊙	潘昄判潑	篇○片瞥	○○○○	○○○○
竝●	盤牉辮拔	軿辨卞蹩	○○○○	○○○○
明◑	曼滿慢末	眠沔面篾	○○○○	○○○○
非○	○○○○	藩反販髮	○○○○	○○○○
敷⊙	○○○○	番○○○	○○○○	○○○○
奉●	○○○○	煩飯飯伐	○○○○	○○○○
微◓	○○○○	○晚萬韈	○○○○	○○○○
精○	○○贊○	戔剪薦節	鑽纘鑽稄	鐫○○撬

清⊙	餐○粲○	千淺倩切	○○攛撮	銓○線○
從●	殘瓚鄨噆	前踐哃截	攢○○捽	泉吮○絶
心◐	姍散散薩	先銑霰屑	酸算算○	宣選選雪
邪●	○○○○	涎○羨○	○○○○	旋○旋○
照○	○琖○札	氈○戰折	○○茁○	詮剸○拙
穿⊙	○劗鏟察	燀闡鏟掣	○篡○○	穿喘釧啜
狀●	○棧棧○	潺○○舌	○○○○	船撰譔○
審◓	刪産訕殺	羶○扇設	○潸孿刷	○○篹説
禪●	○○○○	禪善善折	○○○○	遄鄟○○
曉⊙	○罕漢喝	軒顯獻歇	歡○奐豁	暄咺絢血
匣●	寒旱翰曷	賢峴見繭	丸緩換活	懸鉉縣穴
影○	安○案遏	煙偃燕咽	彎綰腕斡	淵○怨噦
喻◑	○○○○	延衍衍拽	○○○○	圓兗遠○
來○	闌懶讕剌	蓮輦練列	鸞卵亂捋	孿臠戀劣
日◓	○○○○	然撚○熱	○○○○	瓀輭○○
見○ 開正	高縞告● 開副	澆皎叫● 合正	●●●● 合副	●●●●
溪⊙	敲考犒●	蹺○竅●	●●●●	●●●●
郡●	○○○●	翹○嶠●	●●●●	●●●●
疑◓	聱齩樂●	堯○顟○	●●●●	●●●●
端○	刀禱到●	貂鳥弔●	○○○○	●●●●

透⊙	條討○●	挑朓眺●	○○○○	●●●●
定●	萄道導●	迢窕調●	○○○○	●●●●
泥◐	猱腦橈●	○嫋尿●	○○○○	●●●●
知○	嘲○罩●	朝○○●	○○○○	●●●●
徹⊙	勴○踔●	超○朓●	●●●●	●●●●
澄●	○○擢●	朝兆召●	●●●●	●●●●
孃◒	呶○○●	○○○○	●●●●	●●●●
邦○	包寶報●	飄表俵●	●●●●	●●●●
滂⊙	胞○窌●	漂麃慓●	●●●●	●●●●
竝●	匏抱暴●	嫖慓驃●	●●●●	●●●●
明◑	毛卯冒●	苗杪廟●	●●●●	●●●●
非○	○○○●	○○○●	●●●●	●●●●
敷⊙	○○○●	○○○●	●●●●	●●●●
奉●	○○○●	○○○●	●●●●	●●●●
微◒	○○○●	○○○●	●●●●	●●●●
精○	遭早竈●	焦湫僬●	●●●●	●●●●
清⊙	操草操●	筱悄峭●	●●●●	●●●●
從●	曹早曹●	樵○誚●	●●●●	●●●●
心◐	搔嫂譟●	蕭篠嘯●	●●●●	●●●●
邪●	○○○●	○○○●	●●●●	●●●●

照○	窲爪笊●	昭沼詔●	●●●●	●●●●
穿⊙	鈔炒鈔●	弨○勦●	●●●●	●●●●
狀●	巢○○●	○○○●	●●●●	●●●●
審◒	梢耏稍●	燒少少●	●●●●	●●●●
禪●	○○○●	韶紹劭●	●●●●	●●●●
曉⊙	蒿好孝●	嘵曉嬈●	●●●●	●●●●
匣●	肴皓效●	○皜○●	●●●●	●●●●
影○	鏖襖拗●	幺杳突●	●●●●	●●●●
喻◑	○○○●	遥漾曜●	●●●●	●●●●
來○	牢老勞●	聊了燎●	●●●●	●●●●
日◓	○○○●	饒撓繞●	●●●●	●●●●
見○ 開正	歌笱箇● 開副	●●●● 合正	戈果過● 合副	●●●●
溪⊙	坷可坷●	●●●●	科顆課●	●●●●
郡●	●○○●	●●●●	○○○●	●●●●
疑◒	俄我餓●	●●●●	譌婀卧●	●●●●
端○	多亸癉●	●●●●	○朵○●	●●●●
透⊙	他○○●	●●●●	○妥唾●	●●●●
定●	陀柁駄●	●●●●	墮○惰●	●●●●
泥◐	那娜奈●	●●●●	挼○愞●	●●●●
知○	○○○●	●●●●	○○○●	●●●●

徹⊙	○○○●	●●●●	○○○●	●●●●
澄●	○○○●	●●●●	○○○●	●●●●
孃◓	○○○●	●●●●	○○○●	●●●●
邦○	○○○●	●●●●	波跛播●	●●●●
滂⊙	○○○●	●●●●	坡○破●	●●●●
竝●	○○○●	●●●●	婆頗○●	●●●●
明◑	○○○●	●●●●	磨麼磨●	●●●●
非○	○○○●	●●●●	○○○●	●●●●
敷⊙	○○○●	●●●●	○○○●	●●●●
奉●	○○○●	●●●●	○○○●	●●●●
微◓	○○○●	●●●●	○○○●	●●●●
精○	○左佐●	●●●●	○○挫●	●●●●
清⊙	瑳瑳磋●	●●●●	脞○剉●	●●●●
從●	瘥○○●	●●●●	矬坐座●	●●●●
心◐	娑銷些●	●●●●	○莎○●	●●●●
邪●	○○○●	●●●●	○○○●	●●●●
照○	○○○●	●●●●	○○○●	●●●●
穿⊙	○○○●	●●●●	○○○●	●●●●
狀●	○○○●	●●●●	○○○●	●●●●
審◓	○○○●	●●●●	○○○●	●●●●

禪●	○○○●	●●●●	○○○●	●●●●
曉⊙	訶吹○●	●●●●	韃火貨●	●●●●
匣●	何荷賀●	●●●●	禾禍和●	●●●●
影○	阿○○●	●●●●	渦娞涴●	●●●●
喻◑	○○○●	●●●●	○○○●	●●●●
來○	羅砢邏●	●●●●	螺裸摞●	●●●●
日◓	○○○●	●●●●	○○○●	●●●●
見○ 開正	加賈駕● 開副	○○○●	合正 瓜寡○●	合副 ●●●●
溪⊙	忾跬髂●	○○○●	夸銙跨●	●●●●
群●	伽○○●	○○○●	○○○●	●●●●
疑◓	牙雅訝●	○○○●	○瓦○●	●●●●
端○	○打○●	爹○○●	○○○●	●●●●
透⊙	○妊○●	○○○●	○○○●	●●●●
定●	○○○●	○○○●	○○○●	●●●●
泥◐	拏○○●	○○○●	○○○●	●●●●
知○	宅○宅●	○○○●	撾○○●	●●●●
徹⊙	哆○詫●	○○○●	○○○●	●●●●
澄●	茶○○●	○○○●	○○○●	●●●●
孃◓	○○○●	○○○●	○○○●	●●●●
邦○	巴把霸●	○○○●	○○○●	●●●●

滂⊙	葩○怕●	○○○●	●●●●	
竝●	琶○罷●	○○○●	●●●●	
明◑	麻馬禡●	哔○○●	●●●●	
非○	○○○●	○○○●	●●●●	
敷⊙	○○○●	○○○●	●●●●	
奉●	○○○●	○○○●	●●●●	
微◒	○○○●	○○○●	●●●●	
精○	○○○●	嗟姐借●	●●●●	
清⊙	○○○●	○且○●	●●●●	
從●	○○○●	○○藉●	●●●●	
心◐	○○○●	些寫卸●	●●●●	
邪●	○○○●	邪灺謝●	●●●●	
照○	摭鮓詐●	遮者炙●	髽○○●	●●●●
穿⊙	义○○●	車哆○●	○○○●	●●●●
狀●	槎稓蹉●	蛇○射●	○○○●	●●●●
審◒	沙灑嗄●	奢捨舍●	○謝○●	●●●●
禪●	○○○●	闍社○●	○○○●	●●●●
曉⊙	呀閜鎒●	○○○●	花觟化●	●●●●
匣●	霞下下●	○○○●	華踝華●	●●●●
影○	鴉啞亞●	○○○●	蛙○○●	●●●●

喻◑	○○○●	耶野夜●	○○○●	●●●●
來○	○○○●	○○○●	○○○●	●●●●
日◒	○○○●	婼惹○●	○○○●	●●●●
見○ 開正	岡○○各 開副	姜繮○脚 合正	光廣廣郭 合副	○迂誑钁
溪⊙	康慷亢恪	羌○○却	○○曠廓	匡○○躩
郡●	○○○○	强彊○臄	○○○○	狂○○貜
疑◒	卬○柳愚	○仰仰虐	○○○○	○○○○
端○	當讜當○	○○○○	○○○○	○○○○
透⊙	湯帑湯託	○○○○	○○○○	○○○○
定●	唐蕩宕鐸	○○○○	○○○○	○○○○
泥◐	囊懷○諾	○○○○	○○○○	○○○○
知○	○○○○	張長帳著	○○○○	○○○○
徹⊙	○○○○	倀昶暢婥	○○○○	○○○○
澄●	○○○○	長丈長○	○○○○	○○○○
孃◒	○○○○	孃○釀○	○○○○	○○○○
邦○	彭榜謗博	○○○○	○○○○	○○○○
滂⊙	滂○○搏	○○○○	○○○○	○○○○
竝●	旁○傍薄	○○○○	○○○○	○○○○
明◑	芒莽○莫	○○○○	○○○○	○○○○
非○	○○○○	○○○○	方昉放○	○○○○

敷⊙	○○○○	○○○○	芳仿訪○	○○○○
奉●	○○○○	○○○○	房○防縛	○○○○
微◓	○○○○	○○○○	亡岡望○	○○○○
精○	臧駔葬作	將獎將雀	○○○○	○○○○
清⊙	倉蒼○錯	槍搶○鵲	○○○○	○○○○
從●	藏裝藏昨	嬙○匠嚼	○○○○	○○○○
心◐	桑顙喪索	襄想相削	○○○○	○○○○
邪●	○○○○	詳像○○	○○○○	○○○○
照○	○○○○	章掌障勺	○○○○	妝○壯斮
穿⊙	○○○○	昌敞唱綽	○○○○	創磢創○
狀●	○○○○	○○○○	○○○○	牀○狀○
審◓	○○○○	商賞尚爍	○○○○	霜爽○○
禪●	○○○○	常上上勺	○○○○	○○○○
曉⊙	○○○郝	香饗向謔	荒○○霍	○怳況懷
匣●	行沆吭鶴	○○○○	皇幌潢穫	○○○○
影○	○泱醠惡	央鞅怏約	汪○○臒	○○○嬳
喻◑	○○○○	陽養漾藥	○○○○	王往王籰
來○	郎朗浪洛	良兩亮略	○○○○	○○○○
日◓	○○○○	穰欀讓若	○○○○	○○○○

清・劉鼎梅《韻學入門》卷上

四聲古今韻十六攝全圖

通

東董送屋　廢　脂旨至
冬宋沃　江　江講絳覺　止　支紙寘
鍾腫用燭　齊薺霽　祭　皆駭怪　佳蟹卦夬　灰賄隊　咍海代泰　蟹　之止志　遇　魚語御
虞麌遇
模姥暮

果

歌哿箇　戈果過　假　麻馬禡　宕　陽養漾藥　梗　庚梗諍陌
耕耿敬麥
清靜勁昔
青迥徑錫

曾

蒸拯證職　登等嶝德　流　尤有宥　幽黝幼　侯厚候　深　侵寢沁緝　咸　覃感勘合
談敢闞盍
鹽豔豔葉
添忝栝帖
咸豏陷洽
銜檻鑑狎
凡范梵乏
嚴儼釅業

宵小笑
蕭篠嘯
肴巧效
豪皓號

又

通攝內一　合口　侷門

見	公韐貢穀		恭拱供菊
溪	空孔控哭		穹恐倥曲
羣	頌○○○		窮梁共局
疑	峒溳○犤		禺○岋玉

端透定泥 / 知徹澄孃	幫滂並明 / 非敷奉微	精清從心邪 / 照穿牀審禪	曉匣影喻	來日	韻	
東董凍篤 通桶痛禿 同動洞獨 農貜癑傉	○琫○卜 倴○○撲 蓬菶樣僕 蒙蠓幪木	宗總糉鏃 聰○謥瘯 叢嵸敎族 蜙敵送速 ○○○○	烘嗊烘熇 洪澒閧斛 翁蓊瓮屋 ○○○○	籠籠弄祿 ○○○○	東董送屋	冬 宋沃
		○○○緘 ○○○矗 崇○○鵟 ○○○縮 ○○○○				
中冢中竹 忡寵惷亍 重重重逐 醲○○衄	封覂諷福 峯捧賵覆 逢奉俸服 ○○○○	鍾腫種燭 衝衝銃觸 ○○剬贖 舂○○叔 慵尰○熟	胷洶趨畜 雄○○○ 邕擁雍郁 ○○趙囿	龍隴隴六 戎宂鞾肉	鍾腫用燭	
		蹤縱縱足 從樅○促 從○從歜 嵩悚○粟 松○頌俗	○○○○ ○○○○ ○○○○ 容勇用欲			

見溪羣疑	知徹澄孃	江攝外一
		見幫曉喻開口 知照來日合口
江講絳覺 腔控颻確 ○○○嶨 峣○○嶽	椿𢷾戇斵 惷○惷逴 幢○撞濁 𦗢擃鬞搦	
		侷門

幫滂並明	照穿牀審禪	曉匣影喻	來日	韻
邦絜○剝 胮擈胖璞 龐棒○雹 厖[illegible]恾邈	○○○捉 窻傯稯娖 淙○漴浞 雙聳淙朔 ○○○○	谾頊巷殼 降項巷學 胦慃○渥 ○○○○	瀧○○犖 ○○○○	江講絳覺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 知徹澄孃	幫滂並明	止攝内二
			開口
飢几冀(暨) 欺起器 奇技芰 宜擬義	知徵智 絺恥眙 馳雉治 尼旎膩	陂彼賁 披破帔 皮被備 糜美媚	通門
○枳繼(吉) ○企棄 祇○○ 鯢○○	○○帝 ○體○ ○弟地 ○○○	卑比畀 紕庀譬 琵婢鼻 彌弭寐	

精照	清穿	從牀	心審	邪禪
葥滓剸(櫛)		差剎廁	茬士○	師使使 ○○○
支止志		鴟齒熾	○瑒示	詩始試	時是嗜
貲姊恣		雌此次	慈鶗自	思枲四	詞似寺

曉匣	影喻	來日	韻
希喜戲	○○○	醫戾懿	○矣○	離里吏	而耳二	脂旨至(質)	微尾未(物)
屎○○	○○系	伊○縊	移以異				

見	溪	羣	疑
龜軌媿(厥)	虧巋喟	逵跪匱	危顗僞				
規癸季(橘)	窺跬觖	葵揆悸	○嵬○				

止攝内二　合口　通門

知	徹	澄	孃
追○諈	○摧○	鎚○墜	○萎諉	非匪沸	霏菲費	肥膹翡	微尾未	錐捶惴	吹○吹	○○○	○水銳	誰蕤睡
剸觜醉	嬰趡翠	厪崧萃	綏髓邃					隨獀遂				

精照	清穿	從牀	心審	邪禪
蘗○○(黜)		衰揣敝	○○○	衰○帥	○○○

曉匣	影喻	來日	韻
麾毀諱	○○○	透委畏	帷洧位	墮瞲麾	○○○	洼○恚	惟唯遺
纍累類	蕤蕊汭						
微尾未(物)							
脂旨至(質)							

遇攝内三　合口　侷門

見	溪	羣	疑
孤古顧(穀)	枯苦庫	○○○	吾五誤	居舉據(菊)	區去去	渠巨遽	魚語御					諸主注	樞杵處	○紓○	書暑恕	殊墅樹				且苴怚	趨取趣	屎聚堅	須醑絮	徐敘屨
都覩妒	珗土兔	徒杜渡	奴弩怒	豬貯著	攄楮絮	除佇箸	袾女女	夫甫付	敷撫赴	扶父附	無武務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都覩妒	珗土兔	徒杜渡	奴弩怒	豬貯著	攄楮絮	除佇箸	袾女女	夫甫付	敷撫赴	扶父附	無武務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逋補布	鋪普怖	蒲溥步	模姥暮	菹阻詛(緇)	初楚楚	鉏鶵助	疏所數	諸主注	樞杵處	○紓○	書暑恕	殊墅樹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租祖作	粗蘧措	徂粗祚	蘇鹵訴	○○○	菹阻詛(緇)	初楚楚	鉏鶵助	疏所數	○○○	諸主注	樞杵處	○紓○	書暑恕	殊墅樹										

曉	匣	影	喻
呼虎謔	胡户護	烏陽惡	侮○○	虛許煦	○○○	於傴飫	于羽芋	且苴怚	趨取趣	屎聚堅	須醑絮	徐敘屨
○○○	○○○	○○○	○○○	且苴怚	趨取趣	屎聚堅	須醑絮	徐敘屨	○○○	○○○	○○○	余與豫

來日	盧魯路○○○	驢呂慮儒汝孺		
韻	模姥暮(屋)	魚語御(燭)		
		虞麌遇○		

清・倪玉華、李步衢《隨鄉讀韻》

東董送屋　冬腫宋沃　江講絳覺　支紙寘
微尾未　魚語御　虞麌遇　齊薺霽
佳蟹九泰十卦　灰賄隊　真軫震質　文吻問物
元阮願月　寒旱翰曷　刪潸諫黠
公弓東(公)恭冬　江江　規基支　歸幾微　居魚
孤俱虞　圭雞齊　乖佳佳　傀該灰　均巾真
君斤文　禪根韓(前)元　官干寒　關間刪

又

牙見	公攻工功釭玒刘弓躬宮翁	○	貢滇(蝕)□贛贛
溪	空悾倥崆悾	孔空	空控鞚
群	(虹)	○	○
音疑	(崆)	○動俗音凍，訛去聲。	○
舌端	東凍蝀	董懂動侗	凍凍棟湩洞
透	通侗恫	桶侗	痛
頭定	同銅筒僮筩峒瞳犝詷戙衕鉖桐童曈潼罿艟胴橦羷膧酮	動洞挏	洞慟恫詷綰
音泥	(農)	○	○
重幫	(崩)	琫珬菶	○
旁並	(烹)	○	○
唇	蓬蓬逢韸鞚菶墜芃	唪捧	○

音明	蒙濛曚幪曚艨髳夢罞朦懵冢	曹髦慒	蠓懞曚幪	夢幪霧夢
齒精	蝬耍緩縱總毉髮駿叟從(樓塿輟叟猣獀)	艘	總從(傯鬆穗憁) 毉獀	糉傯緩叟
清	葱聰驄忽廔輤璁	○	○	○
頭從	叢漎蓯簇	○	○	○
心	嵩	○似紅切	○	送淞
音邪	○	○	○	○
正照	終	○	○	○
穿	充	○	○	○
齒床	崇漴	○	○	○
審	(春)	○	○	○
音禪	(船)	○	○	○
是曉	烘　洚與江絳韵並通。	嗊硐	頌汞	閧哄蕻閧俗訛平声。
喉匣	洪紅鴻虹訌渱洚洶衴	○	潀翁塕	甕
影	翁蝓			
音喻	○爲紅切　雥江韻異。	○	○	○
半來舌	籠曨蘢龔壠隴儱巃蘢曨襱雥儱	籠攏	弄哢蘢	
半日齒	戎	○	○	○
見	弓躬宮音局	○	○	無上聲。
溪	芎穹	○	○	
群	窮蘑	○	○	衷俗訛上声。
疑	(蟲)	○	○	
知徹	中忠衷盅	仲	中衷仲	○

上聲	仲	
澄	○	
蟲爞狆沖种盅		
音孃	○	
典		
輕非	諷	
風楓		
敷	賵	
豐澧灃酆甕	鳳	
唇奉	○	
馮溤芃（俗作泛，汎陷韻同。）		
音微	○	
○無馮切		
精	○	
清	○	
從	○	
菘崧		
心	○	
邪	○	
終綜鬆鬆蟲	衆	
照	○	
充恇珖		
穿	○	
床	○	
審	○	
禪	○	
曉	○	
匣	○	
雄熊		
影	○	
○		
喻	○	
融彤潏		
來	○隆	
隆嵕鑨竉癃		
日	○	
駥絨拯狨茙戎彤融		

清・夏燮《四聲切韻表校正》清・江永《四聲切韻表》卷末　東董送屋三等合口呼，注喻母四等。案喻母有雄字羽弓切，三等音。當云喻母有四等字。

支紙寘昔三等開口呼，所列正齒有左書之屣字，所徙切，二等音。當於注中增正齒有二等字。

脂旨至術三等合口呼，所列牙音有左書之癸季橘獝葵揆悸繘八字，皆四等音。當於注中喉音有四等字，喉音上增牙音二字。

咍海代德一等開口呼，注正齒二等。案正齒所列穿母茝昌亥切，昌三等音，正齒二三等不通用，然又不可改二爲三，以三等不得附一等也。此條未詳。

真軫震質三等開口呼，所列重脣有左書之賓擯必繽覲匹頻牝苾民泯密十二字，皆四等音。當於注中牙音有四等字，牙音下增重脣二字。

又

鍾腫用燭三等合口呼，有重脣之鴓字一等音。尤有宥屋三等開口呼，有重脣之謀牧二字一等音。尤有宥屋三等開口呼，有重脣之目字一等音。依例俱當增重脣有一等字。案先生凡例言三等脣音輕重不兼有輕脣而復有重脣之明母者，惟尤韻之謀字，屋韻之目牧等字，腫韻之鴓字，三等之變例也。又三等止與二等互附，不得附一等字，此條未詳。

魚語御藥三等合口呼，正齒審母鑠書樂切。樂非藥韻字，當爲藥字之譌。

佳蟹卦麥二等合口呼，牙音疑母覬五駭切。駭非蟹韻字，當爲蟹之譌。《集韻》作五買切，買在蟹韻，或亦可作買字。○先生言無本韻字者可借相近之韻，此與鑠字皆有本韻之字可用，不必借也。

又

真軫震質三等開口呼，重脣竝母弼薄密切。案表例重脣三等不得借用一等，薄爲一等音，弼爲三等音，是三等借用一等。又紙韻彼補委切，旨韻鄙補美切，庚韻兵哼明切，砰普庚切，平蒲兵切，此皆三等借用一等，與例不合。

	一等合口呼	二等合口呼	三等合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東董送屋	東董送屋	東董送屋
見	公古紅 穎古孔 貢古送 穀古祿		弓居戎 菊居六
溪	空苦紅 孔苦董 控苦貢 哭空谷		穹去宮 熭去仲 麴驅菊
羣	○ ○ ○ ○	○ ○ ○ ○	窮去宮 熭去仲 麴驅菊
疑	峒五公 浤五蒿		穹去宮 熭去仲 麴驅菊
端	東德紅 董多動 凍多貢 穀都木	○ ○ ○ ○	○ ○ ○ ○
透	通他紅 桶他孔 痛他貢 禿他谷	○ ○ ○ ○	○ ○ ○ ○
定	同徒紅 動杜孔 洞徒弄 獨徒谷	○ ○ ○ ○	○ ○ ○ ○
泥	膿奴紅 穠奴動 癑奴凍	○ ○ ○ ○	○ ○ ○ ○
知	○ ○ ○ ○	魟慧公	中陟弓 中陟仲 竹張六
徹	○ ○ ○ ○		忡敕中 𡧓丑衆 蓄丑六
澄	○ ○ ○ ○		蟲直弓 仲直衆 逐直六
孃	○ ○ ○ ○		鬆女紅 衄女六
邦	餺補弓 琫補孔 卜博木		○ ○ ○ ○
滂	徧扑蒙 扑普木		○ ○ ○ ○
並	蓬蒲紅 捧蒲蠓 穀部貢 僕步木		○ ○ ○ ○

	明	非	敷	奉	微
	蒙莫紅 蠓莫孔 幪莫貢 木莫卜	○ ○ ○ ○	○ ○ ○ ○	○ ○ ○ ○	○ ○ ○ ○
	瞢目中 夢目鳳 目麻六	○ ○ ○ ○	○ ○ ○ ○	○ ○ ○ ○	○ ○ ○ ○
精	葱倉紅 總作孔 糉作弄 鏃作木	○ ○ ○ ○	○ ○ ○ ○	○ ○ ○ ○	○ ○ ○ ○
清	蔥倉紅 悤采弄 瘊采木	○ ○ ○ ○	○ ○ ○ ○	○ ○ ○ ○	○ ○ ○ ○
從	叢徂紅 從才總 傯徂送 族昨木	○ ○ ○ ○	○ ○ ○ ○	○ ○ ○ ○	○ ○ ○ ○
心	蜙蘇叢 敵損動 送蘇弄 速桑谷	○ ○ ○ ○	○ ○ ○ ○	○ ○ ○ ○	○ ○ ○ ○
邪	○ ○ ○ ○	○ ○ ○ ○	○ ○ ○ ○	○ ○ ○ ○	○ ○ ○ ○
照	○ ○ ○ ○	崇鉏弓	幒側孔	緇側六	終職戎 充昌終
穿	○ ○ ○ ○			琗初六	銃充仲 柷昌六
牀	○ ○ ○ ○	剿仕仲	族仕六	縮所六	叔式竹 孰殊六
審	○ ○ ○ ○				
禪	○ ○ ○ ○	○ ○ ○ ○	○ ○ ○ ○	○ ○ ○ ○	○ ○ ○ ○
曉	烘呼東 嗊呼孔 烘火貢 熇呼木	風方戎 諷方鳳 腹方六	豐敷馮 賵撫鳳 覆芳六	馮房戎 鳳馮貢 馥房六	聲馮戎微
匣	洪戶公 澋胡孔 哄胡貢 穀胡谷	○ ○ ○ ○	○ ○ ○ ○	○ ○ ○ ○	○ ○ ○ ○
影	翁烏紅 蓊烏孔 甕烏貢 屋烏谷	唌況宮 宪香孔 嗅香仲 蓄許竹	愃於宮 ○ ○ 郁於六	○ ○ ○ ○	○ ○ ○ ○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喻
○	○	○	○						頎 融佶			東	江本附三等，今分。	四等合口呼	○	籠 紅盧	○
○	○	○	○												○	攏 孔魯	○
○	○	○	○									送			○	弄 貢盧	○
○	○	○	○									屋			○	祿 谷盧	○
○	○	○	○	農 冬奴	彤 冬徒	炵 冬統	冬 宗都		○	硿 攻酷	攻 宗古	冬 腫附	江本上聲字誤作三等四等，又附腫韻三等，今改正分出併入於此。	一等合口呼	○		○
○	○	○	○	齈 湩乃		桶 湩他	湩 䳴都		○						○	鸗 動犖	○
○	○	○	○	癑 宋奴		統 綜他	湩 宋冬		○			宋			○		○
○	○	○	○	傉 沃丙	毒 沃徒	僨 篤他	篤 毒冬	[illegible] 沃五	○	酷 沃苦	告 沃古	沃			○		○
				○	○	○	○		○			鍾	江本缺此類，今補。	二等合口呼	戎 融如	隆 中良	雄 弓羽
				○	○	○	○		○								
				○	○	○	○		○								趙 仲于
				○	○	○	○		○			燭			肉 六如	六 竹力	唷 六于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	○	○	○	○		嵩 工息		雔 工雌		○	○	○	○				
○	○	○	○	○						○	○	○	○				
○	○	○	○	○				趙 仲千	趙 仲子	○	○	○	○				
○	○	○	○	○		宿 逐息	[illegible] 六就	鼀 宿七	蹴 六子	○	○	○	○				
○	○	○	○	○	○	鬆 宗蘇	琮 宗徂	冊 宗蒼	宗 冬作	○	○	○	○				
○	○	○	○	○	○					○	○	○	○	䳴 湩莫			
○	○	○	○	○	○	宋 綜蘇			綜 宋祖	○	○	○	○	雺 宋莫			
○	○	○	○	○	○	洬 篤蘇	宗 竺才		傶 毒祖	○	○	○	○	媢 沃莫	僕 沃蒲	猼 沃普	襮 沃逋
○					○	○	○	○	○	○	○	○	○		髼 逢白	夆 逢拍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 錄所	矚 足仕	娖 足叉		○	○	○	○	○	○	○	○	○				

曉	匣	影	喻	日	來
			融以戎	○	
				○	
			育余六	○	
				○	
呔呵宗	𤶸乎攻		○	○	曨盧冬
			○	○	
穀火酷	碻乎宋鵠胡沃	沃烏酷	○	○	曨魯宋濼盧毒
			○	○	
			○	○	
			○	○	
			○	○	
			○	○	

三等合口呼

鍾腫用燭

四等合口呼

鍾腫用燭

江本附三等，今分。

二等開口呼

江講絳覺

江本開口合口併在一類，今分。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冢知隴	○	○	○	○	喁魚容	蛩渠容	銎曲恭	恭九容
塚竹隴	○	○	○	○		梁巨勇	恐邱隴	拱居悚
斸株用	○	○	○	○	玉魚欲	共渠用	恐區隴	供居用
						局渠玉	曲邱玉	掬拘玉
○								
○								
○								
○								
	○	○	○	○	峴牙江	○	腔楷江	江格腔
	○	○	○	○		○	控客講	講格項
	○	○	○	○	嶽牙角	○	颿客絳	絳格巷
	○	○	○	○		○	埇巧角	覺佳岳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蹱丑凶	重傳容	醲女容	○	○	○	○	封方容	丰敷容	逢符容		○	○	○	○	○	鍾職容	衝尺容
寵丑隴	重直隴		○	○	○	○	覂方勇	捧敷奉	奉符奉		○	○	○	○	○	腫之隴	嗵充隴
憃丑用	重柱用	拢穠用	○	○	○	○	封方用	葑芳用	俸房用		○	○	○	○	○	種朱用	揨昌用
丁丑玉	躅廚玉	傉女玉	○	○	○	○	匸甫王		幞逢玉		○	○	○	○	○	燭之欲	觸尺玉
○	○	○		蠭匹匈	蓬蒲頌	聳民龍	○	○	○	○	蹤將容	樅七恭	從疾容	松思恭	松祥容	○	○
○	○	○				艨民用	○	○	○	○	樅冢用	松取勇		竦息拱	頌似用	○	○
○	○	○	鞹卑玉			娼米玉	○	○	○	○	縱子用		從疾用			○	○
○	○	○					○	○	○	○	足即玉	促七玉		粟相玉	俗似足	○	○
			邦百江	胮拍江	厖孟江	厖陌項	○	○	○	○	○	○	○	○	○	○	○
			絣巴講	撾劈講	麃白江	棒彭項	○	○	○	○	○	○	○	○	○	○	○
			剝伯角	胮攀絳	鰒白角	𤶸龐項	○	○	○	○	○	○	○	○	○	○	○
				璞烹角		巃慢角	○	○	○	○	○	○	○	○	○	○	○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春 容書	鰆 容常	凶 許 容	○	雍 於 容		龍 力 鍾	茸 如 容	二等合口呼					○	○	○
		傭 竪 勇	洶 訩 拱	○	擁 於 隴		隴 力 踵	冗 而 隴		江				○	○	○
贖 神 蜀	束 書 玉	蜀 殊 玉	窓 許 用	○	壅 於 用		癃 良 用	耘 而 用		講				○	○	○
○	○	○	旭 吁 玉	○			録 力 玉	辱 而 蜀		絳				○	○	○
○	○	○			容 餘 封			○	三等開口呼					○	○	○
○	○	○			勇 余 隴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	○	○			用 余 頌			○		絳				○	○	○
○	○	○			欲 余 蜀			○		覺			巃 巨 角	○	○	○
○	○	○	肛 亨 江		肮			○	一等開口呼					○		
○	○	○	倖 亨 講		缸 下 江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	巷 行 絳		項 幸 講			○		眞				○		
○	○	○	學 轄 角		肴 握 江			○						○		
			吭 赫 巷		揪 挨 項											
			吃 孝 角		渥 矮 角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	○	○	○	○	○	○	○					淙 拏 窗	幢 宅 雙	憧 昌 雙	樁 劄 窗	○	○
○	○	○	○	○	○	○	○					攮 拏 懷			捉 撾 懷	○	○
○	○	○	○	○	○	○	○					鬟 鐃 撞	撞 宅 贛	蓄 籃 撞	戇 撾 撞	○	○
○	○	○	○	○	○	○	○					捼 箸 朔	濁 宅 朔	踔 掌 朔	卓 單 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鯊 豉 才				○	○	○	○					○	○	○	○		
				○	○	○	○					○	○	○	○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捉側舉	窗雙初	淙士雙	雙所雙	○			○	○	瀧攏窗	○	一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支　寘　○
○		傖雙初		傖雙傖	○			○	○		○			
○		簇楚撞	崇士撞	截朔撞	○			○	○	犖臉朔	○			
○		娖測朔	鐲士朔	朔所捉	○			○	○		○			
○						○						二等開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支　紙　寘　○
○						○								
○						○	懸吁降							
○						○								
○	○	○	○	○	○			○	○		○	二等合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支　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	○	○	○					○	○	○	○	紫爲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羣	見	溪
○	滙爲空	
○		
○		
○		
○		
○		
○		
○		
○		
○		
○		
○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眭 素爲		○	○	○	○	○				○		○	三等開口呼	江本借昔爲人，又分古通歌
		稄 素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齜 側宜	差 叉直	鑿 士宜	釃 山宜	○				○		○	三等合口呼	江本借昔爲人，又分古通戈
○	○	○	○	批 阻氏				○				○		○		
○	○	○	○	裴 爭義			纚 所綺	○				○		○		
○	○	○	○				纚 所寄	○				○		○		
○	○	○	○	蘘 壯隨	衰 楚危		鞠 山垂	○				○		○	四等開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		揣 初委			○				○		○		
○	○	○	○					○				○		○		
○	○	○	○					○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羈 居宜	欹 去奇	掎 舉綺	宜 魚羈	○	○	○	○	知 陟離	摘 抽知	馳 陳知		陂 彼糜	披 匹糜	皮 平糜	糜 靡皮	○	○	
寄 居義	綺 墟彼	輢 卿義	螘 魚倚	○	○	○	○	掇 陟侈	褫 丑多	豸 池爾	柅 女氏	彼 兵靡	被 披靡	髮 平義	靡 眉彼	○	○	
奇 巨羈	技 渠綺	芰 奇寄	義 宜寄	○	○	○	○	智 陟義				詖 彼義	帗 披義	被 皮義	靡 眉詖	○	○	
媧 俱爲	虧 去爲	詭 居委	危 魚爲	○	○	○	○	箠 竹垂	鬌 重垂			陴 彼糜	披 品糜	皮 平糜	糜 靡皮	○	○	
跪 去委	跪 渠委	賜 詭偽	硊 魚毀	○	○	○	○	錘 竹恚	猪 直委	縋 池偽	萎 女委	彼 兵靡	詖 彼義	被 皮義	靡 眉詖	○	○	
偽 危睡	詭 匿恚			○	○	○	○									○	○	
刻 吉移	企 遣爾	跂 詰智	覬 研支	○	○	○	○	○	○	○	○	卑 彌賓	陂 匹支	脾 頻彌	彌 民卑	○	○	
枳 頸爾	駔 吉跂			○	○	○	○	○	○	○	○	俾 并弭	庀 匹婢	婢 便俾	弭 縣婢	○	○	
祁 翹移				○	○	○	○	○	○	○	○	臂 卑義	譬 匹賜	避 毗義	縻 米寄	○	○	
帝 丁易				○	○	○	○	柅 年倚								○	○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貲即移	雌此移	疵疾移	斯息移	
○	○	紫將此	此雌氏	黦自爾	徙斯氏	
○	○	積子智	刺七賜	漬疾智	賜斯義	
○	○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支章移	姼昌移		施式支	匙常支	犧虛宜	○	漪於宜		離吕支	兒汝移
紙諸氏	侈尺氏	弛神紙	豕施是	是承是	撒許倚	○	倚於綺		邐力紙	爾兒氏
寘支義	郩充豉		翅施智	豉是義	戲香義	○	倚於義		罳立智	
						○				
騁專垂	吹昌垂		嬬式吹	垂是爲	麾吁爲	○	逶於爲	爲于嫣	羸力爲	痿人垂
捶之累					毀許委	○	委於詭	蔦韋委	累力委	蕊如累
惴之睡	吹尺僞		餧式瑞	睡是僞	毀況僞	○	倭於僞	爲于僞	秬而瑞	
						○				
○	○	○	○	○	訶馨支		移弋支			○
○	○	○	○	○			迤移爾			○
○	○	○	○	○	呎醯豉		易以豉	縊一賜		○
○	○	○	○	○						○

		見	溪	羣	疑
四等合口呼	支紙寘○	規均窺缺窺規			
江本附三等，今分。		跬犬巋			
		觖規恚窺瑞			
二等開口呼	脂旨至○	○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二等合口呼	脂至○	○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	○	○	○	厪 垂津	嬰 取爲	厪 疾規	灕 隨髓	隨 旬爲	○	○	○	○	○	墮 翮規			薩 悅吹
○	○	○	○	將 即委	猝 千觜	從 聚紫	髓 選委	隨 隨委	○	○	○	○	○				薩 羊捶
○	○	○	○					隋 息恚	○	○	○	○	○	恚 淵偽			璫 以睡
○	○	○	○						○	○	○	○	○	墮 絢恚			
○	○	○	○	○	○	○	○	○	○			師 疏夷	○				○
○	○	○	○	○	○	○	○	○	柷 側几				○				○
○	○	○	○	○	○	○	○	○	菑 側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萑 叉追			衰 所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皴 楚愧			帥 所類	○				○
○	○	○	○	○	○	○	○	○	○				○				○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	三等開口呼	脂旨至○	飢 居夷		耆 渠脂	狋 牛肌		○	○	○	○	胝 張尼	絺 丑几	墀 直尼	尼 女夷	悲 兵眉
	○			几 居履		跽 其几			○	○	○	○	褫 展几	縰 褚儿	雉 直儿	梶 女履	鄙 筆美
	○			冀 几利	器 去冀	暨 具冀	劓 魚器		○	○	○	○	致 陟利	尿 丑利	緻 直利	膩 女利	祕 兵媚
	○								○	○	○	○					
	○	三等合口呼	脂旨至○	龜 居追	鼳 邱追		悗 俱位		○	○	○	○	追 陟佳		椎 直追		
	○			軌 居洧	鼳 邱軌		逵 渠追		○	○	○	○		摧 丑水			
	○			匱 求位	喟 邱愧		鄈 巨軌		○	○	○	○	轍 追萃	墜 直類	出 敕類		
	○								○	○	○	○					
	○	四等開口呼	脂旨至○	繫 吉棄					氐 丁尼		踶 亭夷						
	○			棄 棄利													
	○										地 田四						匕 卑履
	○																畀 必至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滂	並	明
炫香夷	迟侍夷	尸式脂		鴟處脂	脂旨夷	○	○	○	○	○	○	○	○	○	丕品悲	邳貧悲	眉美悲
唏許几	視承矢	矢式視	舐神旨	瘃充至	旨職雉	○	○	○	○	○	○	○	○	○	𤵌披鄙	否弼鄙	美明鄙
豷許利	嗜常利	詩矢利	示神至		至脂利	○	○	○	○	○	○	○	○	○	濞披備	備平祕	媚明祕
						○	○	○	○	○	○	○	○	○			
睢許維	誰佳視	合佳式		推誰昌	隹職追	○	○	○	○	○	○	○	○	○			
雖朽癸		水軌式			𣏌之誄	○	○	○	○	○	○	○	○	○			
睢香萃		疶釋類		出尺類		○	○	○	○	○	○	○	○	○			
						○	○	○	○	○	○	○	○	○			
咦馨夷		○	○	○	○		私息夷	茨疾資	趑千咨	咨即夷	○	○	○	○	紕匹夷		
		○	○	○	○		死息姊	自疾二	跐此姊	姊將几	○	○	○	○	毗頻脂		
呬顯四		○	○	○	○	兕徐姊	四息利		次七四	恣咨四	○	○	○	○	牝並履		
		○	○	○	○						○	○	○	○	鼻毗至		
															寐匹寐		
															𡰥匹履		
															妣匹寐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日	來	喻	影	匣
○	○																○
○	○																○
○	○																○
○	○																○
			○	○	○		○			脂旨至	四等合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			之止志	二等開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			之止志	三等開口呼	江本借職爲入，今删。					
癡丑之	徵陟里		○	○	○		疑語其	其渠之	欺去其	姬居之			○		伊一夷		系今肆
恥敕里	置陟吏		○	○	○		擬魚紀	忌巨己	起墟里	紀居理			○		夷以脂		
胎丑吏			○	○	○		嶷魚記	忌渠記	亟去吏	記居吏			○		肆羊至		
			○	○	○								○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	○					○	○	○	○	啐 醉 綏		嬖 匠 帷	綏 息 遺		○	○	○
○	○					○	○	○	○	濢 子 誄	趡 千 水	靠 誄 秦			○	○	○
○	○					○	○	○	○	醉 將 遂	翠 醉 七	萃 醉 秦	邃 雖 遂	遂 徐 醉	○	○	○
○	○					○	○	○	○						○	○	○
持 直 之 峙 文 里 值 直 吏						○	○	○	○	○	○	○	○	○	菑 莊 持	輜 叉 緇	茬 之 仕
						○	○	○	○	○	○	○	○	○	淬 阻 史	剌 初 紀	士 里 鉏
						○	○	○	○	○	○	○	○	○	胾 側 吏	廁 初 吏	事 吏 鉏
						○	○	○	○	○	○	○	○	○	之 止 而	蚩 赤	蓁 甾 俟
						○	○	○	○	○	○	○	○	○	止 諸 市	齒 昌 里	俟 食 史
						○	○	○	○	○	○	○	○	○	志 職 吏	熾 昌 志	咠 食 志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日	來
○	○			注 淵	遺 以 追 唯 以 水 遺 以 醉	○	
○	○	暊 墮 癸				○	
○	○	侐 絢 季				○	
○	○					○	
眭 色 之 史 疏 士 使 疏 吏	○				○	○	
	○				○	○	
	○				○	○	
	○				○	○	
詩 書 之 始 詩 止 試 式 吏	時 市 之 市 上 止 侍 時 吏	嬉 許 其 喜 虛 里 意 許 記	○	醫 於 其 譆 於 擬 意 於 記	○	而 如 之 耳 而 止 餌 仍 吏	釐 里 之 里 良 士 吏 力 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端	透	定	見	溪	羣	疑
			抾 之 啟			
			啟 以 詰			
			膌 祁 紀			
弟 以	體 天 以	田				
○	○	○	機 居 依	譏 邱 衣	祈 渠 希	沂 魚 衣
○	○	○	幾 居 豨	豈 祛 豨		顗 魚 豈
○	○	○	既 居 氣	氣 去 既	暨 其 既	毅 魚 既
○	○	○				
○	○	○	歸 舉 韋	蘄 邱 韋	頎 琴 威	巍 語 韋
○	○	○	鬼 居 偉	恢 墟 虺	巨 畏	抪 魚 鬼
○	○	○	貴 歸 畏	毅 邱 畏	鞫 畏	魏 魚 貴
○	○	○				

四等開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三等開口呼

江本借迄爲人，今删。

三等合口呼

江本借物爲人，今删。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你 泥里	○	○	○	○		澈 以匹		咪 以迷	○	○	○	○	茲 子之	辠 此思	慈 疾之	思 息慈	詞 似茲
	○	○	○	○					○	○	○	○	子 即里		薺 茨以	葸 胥里	似 詳里
	○	○	○	○					○	○	○	○	仔 將吏	戠 七吏	字 疾置	笥 相吏	寺 詳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 甫微	敷 芳微	奉 符非	微 無非					
	○	○	○	○	○	○	○	○	匪 府尾	斐 敷尾	陫 浮尾	尾 無匪					
	○	○	○	○	○	○	○	○	沸 方味	芾 芳未	費 扶沸	未 無沸					
	○	○	○	○	○	○	○	○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	○	○	○	○	忺 馨異		揖 伊志	頤 與之 以 羊已 異羊吏	謧 禮之 禮 以憐	○	四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微 尾未	倪 堯未
○	○	○	○	○						○				
○	○	○	○	○						○				
○	○	○	○	○						○				
					希 香衣	○	衣 於希				二等合口呼 江本附三等，今分。		魚 語 御	圭 毀犬
					豨 虛豈	○	扆 於豈							
					餼 許既	○	衣 於既							
						○								
隹 諸鬼					暉 許歸	○	威 於非	韋 雨非	蠃 如威	○	三等合口呼 江本借集爲人，今删。		魚 語 御	倪 堯未
					虺 許偉	○	崴 於鬼	偉 羽鬼	壘 良斐					
					諱 許胃	○	尉 紆胃	胃 于貴	蠃 如偉					
						○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	○	○	○				脢 歸民	○	○	○	○		
				○	○	○	○					○	○	○	○	啐 尾子	
				○	○	○	○				猵 毘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槦 居丑	豬 魚陟									○	○
○	○	○	○			著 直呂	除 直魚									○	○
○	○	○	○			箸 遲倨	篅 抽據									○	○
○	○	○	○			柱 丑呂	褚 張呂									○	○
○	○	○	○			著 陟慮	袾 余女									○	○
○	○	○	○			絮 抽據	女 尼呂									○	○
○	○	○	○			著 陟慮	女 尼據									○	○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	○	○	○						○	三等開口呼
			○	○	○	○	○				壝 欲鬼		○	齊
			○	○	○	○	○	閱 曉貴			鞼 以貴		○	薺
			○	○	○	○	○						○	霽
○	○	○	菹 側魚	初 楚居	鉏 士魚	疏 所菹	○				○		○	四等開口呼
○	○	○	阻 壯呂	楚 創舉	鉏 牀呂	所 疏舉	○				○		○	齊
○	○	○	詛 莊助	傞 創據	助 牀據	疏 所去	○				○		○	薺
○	○	○					○				○		○	霽
○	○	○	諸 章魚	貙 尺居		書 傷魚	蜍 署魚	虛 朽居	○			閭 力居	如 人諸	四等合口呼
○	○	○	渚 章與	杵 昌與	紓 神與	暑 舒呂	墅 承與	許 虛呂	○	於 央居		呂 力舉	汝 忍渚	齊
○	○	○	翥 章恕	處 昌據		恕 商署	署 常恕	噓 許御	○	揤 於許		慮 良倨	茹 人恕	霽
									○	飫 依倨				

又

見		
三等開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齊		
薺		
霽		
四等開口呼		江本借屑爲入，今删。
雞 堅奚		
鶏 吉禮		
計 吉詣		
四等合口呼		江本借屑爲入，今删。
圭 涓畦		
桂 涓惠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	○	○	○			隄 今直								
			○	○	○	○											
			○	○	○	○		箊 戾丑									
			○	○	○	○											
溪 牽 奚研		倪	低 丁 今	梯 天 黎	題 田 黎	泥 年 題	○	○	○	○	篦 邊 今	批 匹 米	鼙 騑 禮	迷 縣 批	○	○	○
啟 遣 禮		睨 研 啟	邸 典 禮	體 鐵 禮	弟 定 禮	禰 佞 禮	○	○	○	○	鞁 必 米	頓 匹 米	陛 便 禮	米 迷 禮	○	○	○
契 詰 計		詣 研 計	帝 丁 計	替 汀 計	第 電 計	泥 年 計	○	○	○	○	閉 必 計	埤 匹 計	薜 頻 計	謎 彌 計	○	○	○
							○	○	○	○					○	○	○
睽 傾 畦		覭					○	○	○	○	眄 便 畦	胝 妙 畦		凰	○	○	○
禊 睽 桂							○	○	○	○	刷 匹 桂				○	○	○
							○	○	○	○					○	○	○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	○	○	○					栘	鼷 許 迷	○				鬻 人 栘	二等開口呼
	○	○	○	○	○					灑 成 鬻 時 禮		○					
	○	○	○	○	○	荎	荎					○					
	○	○	○	○	○	荎	荎					○					
	○	○	○	○	○	荎	荎					○					
○	躋 箋 西	妻 稽 七	齊 西 前 稽 先	西 稽 先		○	○	○	○	○	醢 奚 馨	分 賢	緊 奚 煙		黎 題 憐	○	二等合口呼
○	濟 子 禮	泚 千 禮	薺 自 禮	洗 先 禮		○	○	○	○	○		傒 賢 雞 禮	吟 音 禮		禮 啟 憐	○	
○	霽 子 計	砌 七 計	嚌 前 詣	細 思 計		○	○	○	○	○	他 顯 計	系 形 計	翳 壹 計	賢 余 計	麗 聊 計	○	
○						○	○	○	○	○						○	
○						○	○	○	○	○	睦 翷 畦	攜 懸 圭	烓 淵 畦		罽 戾 攜	○	三等開口呼
○						○	○	○	○	○						○	
○						○	○	○	○	○	嚗 血 惠 穴 桂	惠				○	
○						○	○	○	○	○						○	

見	溪	羣	疑		
○		○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		○		祭	
○		○		○	
○		○		○	江本附三等，今分。
○		○		○	
○		○		祭	
○		○		○	
○		○	劇 衛格	○	
○		○		○	江本借薛爲入，今删。
○		○		○	
○		○		祭	
○		○	劇 例牛	○	
○		○	偈 憩其	○	
○		○	憩 例去	祭	
○		○	屬 例居	○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竹 例丑	例直	例女	娚				
○	○		○								
○	○		○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	○	○	○	○					○				○
○	○	○	○	○					○				○
○	○	○	○	○	瘵 例側			嘬 例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毳 稅楚			啐 芮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例征	掣 制尺	栔 世食	世 制舒	逝 制時			○	
○	○	○	○	○								○	
○	○	○	○	○								○	
○	○	○	○	○	製 屬許					瘞 例於		○	

來	日
例 制力	

		三等合口呼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江本借薛爲入，今删。	○ ○ 祭 ○	劂 芮牛	麩 衛去芮九		○ ○ ○ ○	○ ○ ○ ○	○ ○ ○ ○	○ ○ ○ ○	綴 芮衛陟	惙 芮丑	銊 芮除		
○ ○ ○ ○	○ ○ ○ ○	四等開口呼	○ ○ 祭 ○	瘈 曳吉	藝 祭倪										蔽 袂必
	例 制力	四等合口呼	○ ○ 祭 ○	犈 芮詰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滂	並	明
	啜 芮常	説 芮舒		毳 芮充	贅 芮朱												
歁 世馨										祭 例子						袂 弊	敝 獘祭	滭 匹蔽
殮 芮翾						彗 歲祥	歲 銳相		毳 芮此	蕝 芮子							

匣	影	喻	來	日
○				
○				
○		衛 歲于		芮 鋭而
○				
○				○
○				○
○		曳 制餘		○
○				○
○				○
○		鋭 芮以		○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一等開口呼	江本借曷爲入，今删。			○						○	○
				○						○	○
		愒 蓋 蓋苦太古		○	艾 蓋五	帶 蓋當	泰 蓋他	大 蓋徒	柰 帶奴	○	○
				○						○	○
一等合口呼	江本借末爲入，今删。			○						○	○
				○						○	○
		穢 膾 外苦外古		○	外 會五	兌 外杜	悅 外他	祋 外都		○	○
				○						○	○
三等開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	○		
				○		○	○	○	○		
				○		○	○	○	○		
				○		○	○	○	○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貝 博	普	蓋	昧 貝莫	○	○	○	○	蔡 大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外祖	襍 外催	蕞 外才	磼 外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				○		○	
○	○				○		○	
○	○	欭呼艾	害胡蓋	靄烏蓋	○	賴落蓋	○	三等合口呼
○	○				○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翽呼外	會黃外	薈烏外	○	酹郎外	○	一等開口呼
○	○				○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一等合口呼
			○	餲大乙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	○	○	
				○	○	○	
○				○	○	○	三等合口呼
泰○				○	○	○	江本缺此類，今補。
蟹卦○			○	媞得懈		筭蟹杜	一等開口呼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蟹卦			○	傝都夥			一等合口呼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精	清	從	心	邪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疠解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髮卦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髽才卦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					
						○		癘 于外			
						○					
○	○	○	○	○				○		○	二等開口呼
○	○	○	○	○				○		○	江本借麥爲入，今删。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等合口呼
○	○	○	○	○				○		○	江本借麥爲入，今删。
○	○	○	○	○				○		○	
○	○	○	○	○				○		○	
○	○	○	○	○		霄 胡卦		○		○	一等開口呼
○	○	○	○	○				○		○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	○				○		○	
○	○	○	○	○				○		○	

見	溪	羣	疑	
佳 諫佳 解 蟹買 懈 夬隘			厓 額佳 顋 牙佳 睚 眼買 懈	
	芣 客苦 蟹 鍥 鏗賣			
佳蟹卦○			○	佳蟹卦○
媧 寡乖 跬 苦卦 買 卦 瓜畫	咼 跨苦 胯 客媧		詭 瓦咼	皆駭怪○
○	○	○	○	
○	○	○	○	
○	○	○	○	
○	○	○	○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	○	○	○		抶 厓詫		覣 佳簽	踣 佳檗		牌 佳白	媲 佳孟	○	○	○	○	○	○
○	○	○	○			鷹 宅買	嫻 蟹搦	擺 巴買		罷 蟹厲	買 蟹慢	○	○	○	○	○	○
○	○	○	○					辟 剝賣	屻 坪買	稗 隘彭	賣 懈邈	○	○	○	○	○	○
○	○	○	○						派 烹賣			○	○	○	○	○	○
○	○	○	○									○	○	○	○	○	○
○	○	○	○			挈 鞚幢						○	○	○	○	○	○
○	○	○	○	腩 卦椿				斤 卦邦				○	○	○	○	○	○
○	○	○	○									○	○	○	○	○	○
		徥 皆度	埋 皆都									○	○	○	○		
		篌 駭徒										○	○	○	○		
												○	○	○	○		
											荄 戒忙	○	○	○	○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	○	○	蓁 佳 仄	釵 佳 初	柴 佳 鉏	諰 佳 山	○	睯 佳 亨	鞋 佳 頂	娃 佳 黯	○		○	一等合口呼
○	○	○	跐 賣 仄	豺 解 楚	黜 買 岑	灑 蟹 所	○	溪 懈 孝	蟹 下 買	矮 蟹 握	○		○	
○	○	○	債 賣 側	瘥 懈 楚	眦 懈 士	曬 賣 所	○	解 下 懈	解 下 懈	隘 懈 亞	○		○	
○	○	○					○				○		○	
江本附二等，今分。														
皆 怪 ○														
○	○	○	搋 蛙 莊				○	莖 蛙 赫	哇 媧 獲	蛙 媧 握	○		○	二等開口呼
○	○	○	撮 夥 初				○	扮 夥 花	夥 ㄚ 懷	崴 ㄚ 黯	○		○	
○	○	○					○	謊 卦 赫	畫 卦 行		○		○	
○	○	○					○				○		○	
江本借點爲入，今删。														
皆 駭 怪 ○														
○	猝 才 察		○	○	○	○	○	賭 火 界			○	黧 皆 郎	○	二等合口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本借點爲入，今删。														
皆 怪 ○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				隊 懷 杜		○	○	○	○					○	○	○	
	○						○	○	○	○					○	○	○	
	○			顙 怪 他			○	○	○	○					○	○	○	
	○						○	○	○	○					○	○	○	
揩 皆 客	○	霖 皆 眼	○	○	○	○	齝 皆 卓	搋 皆 佗	婗 皆 宅	揥 皆 搦	頊 皆 檗	崺 皆 烹	排 皆 白	埋 排 陌	○	○	○	
楷 駭 鏗	○	駮 駭 牙	○	○	○	○	鉌 駭 椿		徥 駭 定			埋	耀 楷 排		○	○	○	
鞵 客 戒	○	譺 介 牙	○	○	○	○				褯 介 箸	拜 介 伯	湃 拜 拍	憊 拜 白	眅 拜 慢	○	○	○	
	○		○	○	○	○									○	○	○	
勀 懷 跨	○	闋 乖 岳	○	○	○	○			敱 乖 幢						○	○	○	
	○		○	○	○	○									○	○	○	
蒯 客 怪	○	聵 怪 頑	○	○	○	○	顙 怪 戇		聒 怪 濁						○	○	○	
	○		○	○	○	○									○	○	○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三等開口呼	○					○	○	○	○	○	○	虺火乖			○		○
	○					○	○	○	○	○	○				○		○
	○					○	○	○	○	○	○	孬呼怪			○		○
	○					○	○	○	○	○	○				○		○
一等合口呼	○	○	○	○	○	○	齊側皆	差初皆	豺牀皆	崽山皆	○	欱赫皆	諧下皆	挨罌諧	○	唻爛諧	○
	○	○	○	○	○	○	釵側楷			皚所楷	○		駭下楷	挨握駭	○	攔輘駭	○
	○	○	○	○	○	○	瘵側界			鎩所拜	○	喊赫介	械下介	噫亞界	○		○
	○	○	○	○	○	○					○				○		○
二等開口呼	○	○	○	○	○	○	磔窗懷	膗崇懷		蓑所乖	○	虺赫懷	壞巷乖	崴握乖	○	膟舉懷	○
	○	○	○	○	○	○					○				○		○
	○	○	○	○	○	○	擇仕壞				○	耍亨怪	壞項怪	黵挨怪	○		○
	○	○	○	○	○	○					○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江本缺此類，今補。	怪	齤介渠				○	○	○	○				鼾戒尼				
	○					○	○	○	○								
江本附二等，今分。	○				○	○	○	○	○								
	○				○	○	○	○	○								
	央						膗快徒										
	○				○	○	○	○	○								
江本借鐍爲入，今删。	○				○	○	○	○	○								
	○				○	○	○	○	○								
	央			犗喝格	○	○	○	○	○				蠪掌犗			邁敗伯	蛎敗拍
	○				○	○	○	○	○							邁敗白	邁敗埋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啐 央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喝 賢 讌 犗亞 犗下 犗赫	○	
○	○	○	○	○	○	○	○	○					○			○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二等合口呼 江本借鎒爲入，今删。	○	夬 快瓜 夬跨快回		○	○	○	○	○					取 鱖 夬鐃 夬宅	
	○	一等合口呼 江本借没爲入，今删。	灰	瑰 公回 頃 沽罪 慣 古對	恢 回苦 魁 口猥 塊 苦對	○	鬼 吾回 隗 五賄 磈 五對	堆 都回 對 都隊	推 通回 骸 吐猥 退 他内	隊 杜回 隊 徒對	揉 乃回 餧 奴罪 内 奴對				杯 布回 悖 逋每 背 補妹	
	○	二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隊	坲 客對		○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呿 央赫
			○	○	○	○	○	○	○	○	○					○	
醅 鋪	裴 枚	枚 莫 杯	○	○	○	○	嗺 回滅	崔 回倉	摧 回昨	隤 回素						○	灰 呼 恢
培 罪 普	琲 回薄 部	每 母 罪	○	○	○	○	摧 猥祖	璀 猥催	罪 賄祖	崔 罪桑						○	賄 虎 猥
配 滂	佩 蒲 昧	妹 莫 佩	○	○	○	○	晬 對祖	倅 内措	晬 内摧	碎 内蘇						○	誨 荒 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匣	影	喻	來	日
		○		○
		○		○
話 下快		愴 快握		○
		○		○
回 户恢		限 烏恢	雷 魯回	○
庬 户賄		猥 烏賄	磊 落猥	○
潰 胡對		辰 烏續	類 盧隊	○
		○		○
斬 下鞏		○		○
		○		○
		○		○
		○		○

三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	○	○	○		
					○	○	○	○		
			韥 内求	賄 隊 ○	○	○	○	○	髽 賄陟	
					○	○	○	○		
					○	○	○	○		

四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賄 ○					○	○
									○	○
									○	○
									○	○

一等開口呼

江本借德爲入，今删。

				哈 海 代 ○	該 古 哀	改 古 亥	溉 姑 代		○	○
					開 苦 哀	愷 丁 亥	欬 口 溉		○	○
					○	○	○		○	○
					皚 五來	駭 五改	礙 五溉			
懝 當來	胎 土來	臺 徒哀	能 奴來		等 多改	噎 他亥	待 徒亥	乃 奴亥	○	○
戴 都代	貸 他代	代 徒耐	耐 奴代						○	○
									○	○
									○	○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頊布哀 恬布亥			姥蒲來 佸普乃 怖滂代	○	○	○	○	栽祖才 宰作亥 再作代	猜倉才 采倉亥 菜倉代	才昨哉 在昨宰 在昨代	顋桑才 諰素改 塞蘇代	○	○	○	○
○	○	□蒲來 倍薄亥 偕蒲代			稟莫亥 瑁莫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禪	審	曉	匣	影	喻	日	來	
		○						
		○		侳於罪	侳于罪		纍力罪	
		○			壅曰內			
		○						
○	○					○		四等開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阬俞罪	○		
○	○					○		
○	○					○		
○	○	咍呼來 海呼改 儗海愛	孩戶來 亥胡改 灈戶代	哀烏開 欸烏改 愛烏代		○	來落哀 唻來改 賚洛代	三等合口呼 江本借月爲入，今删。
○	○					○		
○	○					○		
○	○					○		

定	透	端	疑	羣	溪	見		
○	○	○				咍海代○		三等開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隑巨代					
○	○	○						
○	○	○						
						咍海代○		四等開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	○	○	乂魚肺	鄭渠穢	欯去穢	訐九刈	○	三等合口呼 江本借月爲入，今删。
○	○	○				○廢○		
○	○	○						
○	○	○						

泥	知	徹	澄	孃	邦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	裡 來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啡 匹愷	○	○	○	○		倅 愛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吠 廢符	肺 廢芳	廢 肺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見	羣	溪	疑
	犨 來昌 茞 紿昌		崽 來師	栘 來逝		○		侴 來于		茸 來汝 疠 亥如			四等合口呼 江本缺此類，今補。	矧 吠堯
○	○	○	○	○		○		頤 來曳 佁 在夷		○	○			
○	○	○	○	○		○				○	○			
○	○	○	○	○		○				○	廢			
○	○	○	○	○		○				○	○			
啜 吠稱					喙 穢許	○		穢 廢於						
						○								
						○								
						○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並	滂	邦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	○	○	○					○	○	○	○				
		○	○	○	○					○	○	○	○				
		○	○	○	○	瞥 吠	紕			○	○	○	○				
		○	○	○	○					○	○	○	○				

日	來	喻	影	匣	曉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						○	○	○	○	○			
○						○	○	○	○	○			
○					歇 乂	絢 ○	○	○	○	○			
○						○	○	○	○	○			

清・成蓉鏡《切韻表》卷一

	見	溪	羣	疑
一東 開口呼				
一東 合口呼	公○弓○	空○穹○	○○窮○	峒○○○
二冬 開口呼				
二冬 合口呼	攻○○○	○○○○	○○○○	○○○○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東○○○	通○○○	同○○○	○○○○	○○中○	○○忡○	○○蟲○	○○○○	○○○○	蓬○○○	蒙○曹○	○○○○	○○風○	○○豐○	○○馮○	○○○○	葽○○○	悤○○○	叢○○○	櫳○○○	○○終○	○○充○	○○崇○	○○○○	○○○○	○○○○
冬○○○	烽○○○	彤○○○	農○○○													宗○○○	賨○○○	鬆○○○	○○○○						

影	曉	匣	喻	日	來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	翁○○○	○○○○	○○○○	○○○○	籠○隆○	○○戎○	○○恭○	○○銎○	○○蛩○	○○顒○					○○○○	○○○○	○○○○	○○○○	○○○○	○○○○	○○○○	○○○○	○○封○	○○峯○	○○逢○	○○○○	○○○○	○○○○	○○○○	○○○○
○○○○	烘○○○	洪○雄○	○○○融				○○江○	○○腔○	○○○○	○○蛻○					○○邦○	○○胖○	○○龐○	○○厖○												
○○○○	○○○○	硿○○○	○○○○	○○○○	墉○○○	○○○○									○○椿○	○○憃○	○○幢○	○○○○												

三鍾　開口呼　三鍾　合口呼　四江　開口呼　四江　合口呼

照	穿	牀	審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	○	○	○	○	○	○	○	○	○	○	五支 開口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支 合口呼	○	○	○	○	○	○	○	○	○	○	○	○	○	○	○	○
鍾	衝	舂	春	鰳	邕	胷	容	龍	茸	○	六脂 開口呼	○	皆	巨	宜	○	○	○	○	知	摘	馳	○	陂	皮	皮	糜
○	○	○	○	○	○	○	○	○	○	○	六脂 合口呼	○	○	○	○	○	○	○	○	○	○	○	○	○	○	○	○
○	卤	涼	雙	○	朖	肛	桂	○	瀧	○		龜	巂	逵	狋	○	胝	○	○	○	○	墀	尼	悲	丕	邳	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影	曉	匣	喻	日	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一董 開口呼																									
一董 合口呼	○	○			董	○	○						琫	○	○						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腫 開口呼																									
二腫 合口呼	○	○			湩	○	○		○	○	○		蠓	○	○						敢	○	○		
	○	○			○	○	○		○	○	○		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董 開口呼																									
一董 合口呼	○	○			董	○	○						琫	○	○						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腫 開口呼																									
二腫 合口呼	○	○			湩	○	○		○	○	○		蠓	○	○						敢	○	○		
	○	○			○	○	○		○	○	○		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穿牀審禪	影曉匣喻	日來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三講 開口呼	○講○○			○繫○○
				○○○○			○○○○
				○○○○			○柱○○
				○○○○			○○○○
				○○○○			○傀○○
		曨○○○	三講 合口呼				
	蓊○○○	○○○○					
	嗊○○○	○○○○					
	涀○○○	○○○○					
	○○○○	○○○○					
			四紙 開口呼	○○掎枳			○○彼俾
				○○鯕企			○○跛諀
				○○技○			○○被婢
				○○蝘○			○○靡洏
	○○擁○	○○隴○	四紙 合口呼	○○詭○			
	○○洶○	○○穴○		○○跪跬			
	○○○勇			○○跪○			
	○○○○			○○硊○			
	○○○○						
	○○○○						
	○○○○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七尾 開口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鄙	語	否	美	○	○	牝	○	姊	○	○	○	兕	旨	○	○	視	○	○	○	○	欵	○	○
七尾 合口呼					匕	○	○	○	○	○	○	○	泜	○	雚	○	○	○	○	○	水	○	○	○	○	暎	○	唯	○	蕊
八語 開口呼		褫	侈	你	○	○	○	○	○	○	○	○	子	○	○	○	似	淳	齝	俟	史	○	○	○	喜	○	矣	耳	○
八語 合口呼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七尾 開口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蟻	豈	○	顗					鬼	○	○						匪	斐	膩	尾	○	○	○	○		○	○	○	○	
七尾 合口呼																														
八語 開口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舉	去	巨	語					貯	楮	佇	女					比	柀	柱	汝	苴	咀	詛	敘	阻	楚	杵	鉏	紓	野
八語 合口呼																														

又卷四

影曉匣喻	來日
○○○○	
○○○○	
扆○○○	
稀○○○	
○○○○	
○○○○	
塊○○○	
虺○○○	
韙○○○	
○○○○	
掀○○○	
許○○○	
○○○○	
與○○○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貢○○○	凍○○○	○○○○	○○○○	○○○○
控○○○	痛○○○	中○○○	冢○○○	諷○○○
熕○○○	洞○○○	○○○○	○○○○	○○○○
○○○○	衋○○○	仲○○○	寢○○○	賵○○○
		○○○○	○○○○	鳳○○○
		○○○○	○○○○	○○○○
	○○○○		零○○○	
	統○○○		○○○○	
	○○○○		○○○○	
	○○○○		○○○○	

精清從心邪	照穿牀審禪	影曉匣喻	來日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三用開口呼			
糉○○○	○○衆○	瓮○○○		三用合口呼	○○供○		○○○○
謥○○○	○○銃○	烘○趨○	弄○○○		○○恐○		○○○○
敷○○○	○○剿○	哄○○○	○○○○		○○共○		○○○○
送○○○	○○○○	○○○○	○○○○		○○○○		○○○○
○○○○	○○○○	○○○○		四縑開口呼	○縑○○		
					○○○○		
					○○○○		
					○○○○		
綜○○○	○○○○	○○○○		四縑合口呼	○○○○		○○○○
○○○○	○○○○	○○碹○			○○○○		○○○○
宋○○○	○○○○	○○○○			○○○○		○○○○
○○○○	○○○○	○○○○			○○○○		○○○○
○○○○	○○○○	○○○○			○○○○		○○○○

疑羣溪見		日來	喻匣曉影	禪審牀穿照	邪心從清精	微奉敷非	明並滂幫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議芰椅寄 〇〇企馶	五寘 開口呼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僞〇〇䝿 〇〇觖瞡	五寘 合口呼	〇〇 〇〇 䩪朧 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雍 用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種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頌〇從〇縱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俸〇葑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劓臮器冀 〇〇棄〇	六至 開口呼		〇〇〇〇 〇巷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肼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匱喟媿 〇悸〇季	六至 合口呼			〇〇〇〇〇 〇淙漴稯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喻匣曉影	禪審牀穿照	邪心從清精	微奉敷非	明並滂幫	娘澄徹知	泥定透端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戲倚 易〇〇縊	〇〇〇〇〇 〇屣〇〇裝 豉翅〇㓷寘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賜漬刺積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髲帔賁 〇避譬臂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智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爲〇毀餧 瓗〇孈恚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睡〇〇吹惴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䅗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諉縋〇娷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豷〇 肄〇齂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嗜屍示痓至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四自次恣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郿備濞祕 寐鼻屁痺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膩緻杘致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地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位〇侐〇 遺〇瞲〇	〇〇〇〇〇 〇帥〇〇〇 〇豖〇出〇 〇〇〇敊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 遂邃萃翠醉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墜〇轛 〇〇〇〇	

來日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精清從心邪
○○罟○ ○○○○	七志 開口呼	○○記○ ○○亟○ ○○忌○ ○○鱀○		○○置○ ○○貽○ ○○值○ ○○○○			○○○○ ○○○○ ○○字○ ○○載○ ○○笥○ ○○寺
○○累○ ○○秠○	七志 合口呼						
○○利○ ○○二○	八未 開口呼	○○既○ ○○氣○ ○○醉○ ○○毅○					
○○類○ ○○○○	八未 合口呼	○○貴○ ○○鬠○ ○○○○ ○○魏○				○○沸○ ○○費○ ○○鬻○ ○○未○	

照穿牀審禪	影曉匣喻	日來
○○胾志○ ○○廁熾○ ○○事○○ ○○駛試○ ○○侍○	○○意○ ○○意○ ○○○○ ○○異○	○○○○ ○○吏○ ○○餌○
	○○衣○ ○○欲○ ○○○○ ○○○○	
	○○尉○ ○○諱○ ○○○○ ○○胃○	

又卷五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一屋 開口呼				
一屋 合口呼	穀○菊○ 哭○麴○ ○○騶○ ○○砫○	轂○○○ 充○○○ 獨○○○ ○○○○	○○竹○ ○○蓄○ ○○逐○ ○○肭○	ト○○○ 扑○○○ 暴○○○ 木○目○
二沃 開口呼				
二沃 合口呼	梏○○○ 酷○○○ ○○○○ 犦○○○	篤○○○ 毒○○○ ○○○○ ○○○○	○○○○ ○○○○ 褥○○○ ○○○○	襮○○○ 僕○○○ ○○○○ 瑁○○○

非	敷	奉	微
○	○	○	○
○	○	○	○
○	○	○	○
○	○	○	○

精	清	從	心	邪
鏃	○	○	鑌	○
癤	○	○	蹙	○
族	○	歡	○	○
速	○	○	肅	○
○	○	○	○	○

照	穿	牀	審	禪
○	緘	粥	○	○
○	埶	俶	○	○
○	○	熟	○	○
○	縮	叔	○	○
○	○	○	○	○

影	曉	匣	喻
屋	○	郁	○
瞉	○	蓄	○
穀	○	○	○
○	○	囿	育
○	○	○	○

日	來
祿	○
○	六
○	○
肉	○
○	○

見	溪	羣	疑
○	○	華	○
○	○	曲	○
○	○	局	○
○	○	玉	○
○	○	○	○

端	透	定	泥

三燭　開口呼　三燭　合口呼　四覺　開口呼　四覺　合口呼

知	徹	澄	娘
○	○	○	○
○	○	○	○
○	○	○	○
○	○	○	○
○	○	○	○

幫	滂	並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非	敷	奉	微
○	○	○	○
○	○	○	○
○	○	○	○
○	○	○	○
○	○	○	○

精	清	從	心	邪
○	○	○	足	○
○	○	○	○	○
○	○	○	促	○
○	○	○	○	○
○	○	○	粟	○
○	○	○	○	○
○	○	○	續	○

照	穿	牀	審	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	曉	匣	喻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來
○	○
○	録
○	○
辱	○
○	○

見	溪	羣	疑
○	○	○	○
○	○	○	○
○	○	○	○
○	○	○	○
○	○	○	○

端	透	定	泥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十六攝二百六韻四聲一貫攷》

悉主《廣韻》，輔以《集韻》《玉篇》，凡後出俗字俗音槩不取。

有音無字，於其位圈記之。本等無是母則空之。

後七攝借入聲字皆加方圍，惟實與平上去相涉者則否。有音無字，記以重圈。若本無是音則虛其位。

通攝一　合口呼　重中重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公鞚貢穀		弓○○菊	
溪	空孔控哭		穹○熭麴	
羣			窮○○鞠	
疑	峒溷○○		○○岈砑	
端	東董棟啄		中○中竹	
透	通侗痛禿		忡○蠢濁	
澄			蟲○仲逐	
娘			○○肭	
泥	同動洞獨		○纜鱖○	
幫	徸琫髈卜		風○諷福	
滂	○○○扑		豐○賵覆	
並	蓬唪槨僕		馮○鳳伏	
明	蒙蠓喙木		○○○○	
精	蔟總毸鏃		終○衆粥	
清	悤○謥瘯		充○銃俶	
從	叢從豰族		崇○剿○	
心	樅敢送速		○○叔熟	
照	○○○緘		終○衆粥	
穿	○○○矗		充○銃俶	
牀	○○○歠		崇○剿○	
審	○○○縮		○○叔熟	
禪			○○○○	
曉	烘嗊鼵熇		欨○趨慉	
匣	洪滚哄斛		雄○趙囿	
影	翁蓊甕屋		碗○郁	
喻			雄○趙囿	
來	籠曨弄祿		隆○○六	
日			戎○○肉	

通攝二　合口呼　輕中輕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攻○○梏		恭拱供菶	
溪	硿○○酷		銎恐恐曲	
羣			蛩梁共局	
疑	○○○斀		顒○○玉	
端	冬湩湩篤		○冢堹瘃	
透	烿○統儥		憧寵憃棟	
澄			重重重躅	
娘			醲○拽俥	
泥	彤○○毒		重重重躅	
幫	○○○襮		封葑葑鞴	
滂	○○○蓛		峯捧○○	
並	○○○僕		逢奉俸幞	
明	○鶜雺瑁		○○○○	
精	宗○綜傱		縱褷縱足	
清	○○○○		樅愯○促	
從	賨○○宗		從○從○	
心	鬆○宋洬		蜙悚○粟	
照	○○○○		鍾腫種燭	
穿	○○○娖		衝艟揨觸	
牀	○○○巂		○○贖○	
審	○○○數		春○○束	
禪			鱅尰○蜀	
曉	○○○熇		胷洶○旭	
匣	洚○嘄鵠		邕擁雍○	
影	○○○沃		○○○○	
喻			○○○○	
來	隴○鑅灤		龍隴朧録	
日			茸冗韖辱	

冬腫宋沃　燭　鍾腫用燭

江攝　二等　重中重

見	知	幫	照	曉	來
溪	徹	滂	穿	匣	
疑	澄	並	牀	影	
	娘	明	審		
江講絳覺	椿○戇斲	邦絷○剥	○○○捉	肛倩惹夠	瀧○○犖
腔控口殼	憃○瞽逴	胖搡胖璞	窗傯棳娖	降項巷學	
峴○○嶽	幢○幢濯	龐蚌○雹	淙○漈泥	肸愉○渥	
	聸擃鬞搦	厖傀恍邈	雙聳截朔		
開口呼	合口呼	開口呼	合口呼	開口呼	合口呼

江講絳覺

宕攝一　一等　開口呼　重中重　三等　四等

宕攝二　一等輕中輕　合口呼　三等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見	端	幫	精	曉	來
溪	透	滂	清	匣	
疑	定	並	從	影	
	泥	明	心		
岡魧鋼各	當黨譡沃	幫榜謗博	臧駔葬作	朊汴○壑	郎朗浪落
康慷抗恪	湯曭湯託	滂髈胐粕	倉蒼稽錯	航沆笐鶴	
卬駠岇骨	唐蕩宕鐸	傍○傍泊	藏奘藏昨	鴦坱盎惡	
	囊曩儾諾	茫莽滂莫	桑顙喪索		
見	知	照	曉	來	
溪	徹	穿	影	喻	
羣	澄	牀	曉	喻	
疑	娘	審	香	日	
薑襁彊腳	張長帳芍	章掌障酌	香響向謔	良兩亮略	
羌磋唉卻	倀昶鬯匘	昌敞唱綽	央鞅怏約		
强勢弶噱	長杖長著	○○○○	○○○○	○○○○	
卬仰軨虐	娘瓖釀逴	商賞餉爍	良兩亮略	穰壤讓若	
幫	精	曉	來		
滂	清	匣	喻		
並	從	影			
明	心				
○○○肪	將獎醬爵	○○○○	○○○○		
○○○○	鏘搶蹡鵲	○○○○	○○○○		
○○○○	牆蔣匠嚼	○○○○	陽養漾藥		
○○○○	襄想相削	○○○○			
斜	詳像○○				

見	溪	疑
光	廣	桄
郭	骸	慮
曠	廓	○
○	瓊	○

精	清	從	心
○	○	○	○
○	○	○	○
○	○	○	○
○	○	○	○
○	嗺	○	○

曉	匣	影
荒	慌	荒
黃	晃	擴
汪	狂	汪
臒	穫	臒

來
○
○
○
碌

唐蕩宕鐸　陽養漾藥

梗攝一　開口呼　重中重

一等　二等　三等

見	溪	疑
庚	梗	更
阬	伉	客
○	○	○
○	○	額

見	溪	羣	疑
京	景	敬	戟
卿	○	慶	隙
擎	○	競	劇
迎	○	迎	逆

見	溪	羣	疑
惺	迳	誑	玃
匡	恇	脛	躩
狂	俓	狂	懼
○	○	○	○
○	○	○	○

輕中輕

非	敷	奉	微
方	昉	放	轉
芳	紡	訪	霧
房	迸	防	縛
亡	罔	妄	○

重中重

照	穿	牀	審	禪
莊	怵	壯	斬	
創	磢	拶	○	
牀	○	狀	斬	
霜	爽	霜	○	
○	○	○	○	

重中重

曉	影	喻
○	怳	況	矦
○	柱	○	嫂
王	往	旺	籰

輕中輕

梗攝二　合口呼　輕中重

二等　三等

見	溪
觥	礦
奎	畀
○	○
○	○

見	溪	羣	疑
○	暟	黌	○
○	憬	病	○
○	○	○	○
○	○	○	○
○	○	○	○

梗　庚梗映陌

來
○
冷
○
礫

曉	匣	影
亨	誖	誖	赫
行	杏	行	垎
○	犖	濯	啞

曉	影	喻	來	日
○	○	○	○	○
虢	英	影	映	○
○	○	○	○	○
○	○	○	○	○
○	○	○	○	○

端	透	定	泥
○	○	○	○
打	○	○	○
○	○	○	○
○	○	○	○
○	○	○	○

知	徹	澄	娘
趟	撐	棖	獰
盯	○	瑒	檸
偵	掌	鋰	○
磔	堶	宅	栩

幫	滂	並	明
彷	浜	榜	伯
烹	○	瓶	拍
彭	鮃	膨	白
盲	猛	孟	陌

照	穿	牀	審
○	脀	○	窄
琤	瀙	瀙	柵
傖	○	○	齚
生	眚	甦	索

兵	丙	柄	碧
○	○	病	○
平	○	病	橨
明	皿	命	○

三七五三

庚梗映陌

梗攝三　開口呼　重中輕　一等　二等

幫	滂	並	明
繃○○○	○○○○	○○○○	○○○○

見	溪	疑
耕耿○革	鏗○○磬	娙○硬蘱

知	徹	澄	娘
打○○摘	○○○痛	橙○○蹢	儜○○疔

曉	匣	影
諻潢○謋	橫搰橫嚄	○謦弦擭

曉	影	喻
兄兗病○	謦○○韄	榮永詠○

耕　耕耿諍麥

照	穿	牀	審
爭○諍責	琤○○策	崢○○賾	○○○棟

曉	匣	影
○○○○	莖幸鮦覈	鶯○櫻宖

來
磷○○舉

梗攝四　合口呼　輕中輕　二等

見	溪	疑
○○○蟈	○○○礦	○○○○

照	穿	牀	審
○○○擸	○○○○	○○○趚	○○○摵

曉	匣	影
轟○轟剨	宏○○獲	泓○○○

耕　諍麥

梗攝五　開口呼　重中重　三等　四等

梗攝六　合口呼　輕中重　三等　四等

清靜勁昔

見	溪	羣	疑
○	○	○	覲
○	○	○	顈
○	○	○	○
○	○	○	○
○	○	○	○

知	徹	澄	娘
貞	楨	逞	𡥈
展	逞	遉	彳
貞	楨	逞	𡥈
○	呈	徎	鄭
○	○	○	躑

幫	滂	並	明
○	○	○	碧
○	○	○	○
○	○	○	鈑
○	○	○	樠
○	○	○	○

照	穿	牀	審	禪
征	整	政	摭	成
○	○	○	○	○
○	○	○	○	○
○	○	○	麝	盛
○	聲	○	聖	釋
○	○	○	○	石

精	清	從	心	斜
精	清	情	靜	錫
井	請	靜	淨	○
精	倩	籍	○	席
積	磧	○	省	○
○	○	○	性	○

端	透	定	泥
○	○	○	○
○	鼏	○	剔
○	○	○	悌
○	○	○	鯩
○	○	○	○

見	溪	羣	疑
頸	頸	勁	○
輕	○	輕	慤
頸	痙	○	○
○	○	○	○
○	○	○	○

來	日
跉	領
令	○
穠	馴
○	○

影	喻
○	○
○	○
○	○
○	○

曉	匣
○	○
○	○
○	○
虢	○

曉	匣	影	喻
○	○	嬰	盈
○	○	癭	郢
○	○	纓	○
欽	○	益	繹

來
○
○
○
翮

梗攝七　開口呼　重中輕　四等

昔

清靜勁昔

見	溪	羣	疑
○	○	○	鶂
○	○	○	○
○	○	○	○
○	○	○	○
○	○	○	○

照	穿	牀	審	禪
○	○	○	○	○
○	○	○	○	○
○	○	○	○	○
○	○	○	○	○
○	蒐	○	○	○

精	清	從	心	斜
○	○	○	辟	○
○	○	○	鬩	○
○	○	○	○	○
○	○	○	昊	○
○	○	○	○	○

曉	匣	影	喻
朐	況	夐	睊
○	○	○	○
縈	○	○	○
○	○	○	役

見	溪	羣	疑
經	到	徑	激
檠	謦	磬	喫
○	○	○	○
涇	脛	○	鷁

端	透	定	泥
丁	頂	顁	的
聽	斑	聽	逖
庭	挺	定	狄
寧	鬡	佞	溺

又

止攝一　開口呼　重中輕內重　二等　三等　四等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邪	知	徹	澄	娘	見	溪	羣	疑	照	穿	牀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卑髀臂璧	坡庀譬僻	脾婢避闢	彌弭〇◎	貲紫積積	雌此刺刺	疵黦漬胾	斯徙賜昔	〇〇〇席					羈剞寄覲	攲綺掎◎	琦技芰◎	宜蟻義◎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碑彼賁碧	披跛帔鈹	皮被被櫇	糜靡縻◎	支紙寘摭	眵侈恥尺	〇㫐〇廢	施豕翅商	匙氏豉石	知掇智潪	螭褫〇彳	馳豸〇擲	欣旎〇◎	刲枳駭◎	〇企蚑慤	岐〇〇◎	覩〇〇◎						娭詞〇耆	熒迥熒〇	瀅瀎瑩〇	〇〇〇〇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邪	見	溪	羣	疑	來	曉	匣	影	喻	照	穿	牀	審
○鞞跰壁	俜頩〇霹	屏竝屏甓	冥茗暝覓	菁婧〇績	青〇靚戚	〇洪〇寂	星醒睲錫	○○○○	鞫剞寄覲	攲綺掎◎	琦技芰◎	宜蟻義◎	靈笭零歷	馨鵂〇鬩	刑婞脛檄	鎣嚶瘈〇	桱〇〇〇	齜批裝	差〇〇	簪〇〇	箋屣曬
卑髀臂璧	坡庀譬僻	脾婢避闢	彌弭〇◎	貲紫積積	雌此刺刺	疵黦漬胾	斯徙賜昔	○○○○	刲枳駭◎	○企蚑慤	岐○○◎	覩○○◎									
碑彼賁碧	披跛帔鈹	皮被被櫇	糜靡縻◎	支紙寘摭	眵侈恥尺	○㫐○廢	施豕翅商	匙氏豉石	知掇智潪	螭褫○彳	馳豸○擲	欣旎○◎									

梗攝八　合口呼　輕中輕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精	清	從	心	邪	曉	匣	影	喻	來
扃熲扃鷎	硚褧絅闋	○○○○	○○○○	屐○○○	○○○○	○○○○	○○○○	○○○○	馨鵂○鬩	刑婞脛檄	鎣嚶瘈○	桱○○○	靈笭零歷
													青迥徑錫

支紙寘　支紙寘昔

曉	影	來	日
義穢戲貔	漪倚倚◎	離邏罟◎	兒爾○◎
○○○○	○○○○	○○○○	

曉	匣	影	喻
詫○○◎	○○○◎	○○縊益	移地易易

止攝二　合口呼　輕中重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媯詭鵙攫	虧跪虧躩	技跪○◎	危硊僞◎

知	徹	澄	娘
腄○諈	○○○	錘稚縋	○妾諉

照	穿	牀	審	禪
騶捶惴蒭	吹○吹◎	○○○○	○○銳◎	垂菙睡◎

精	清	從	心	斜
厜觜○◎	○猝○叟	薺宓○◎	眭髓瀡◎	隨獧○◎

照	穿	牀	審
劑○○	衰揣嶵	○○○	○○鞿

見	溪	羣	疑
規○睨鷍	窺跬觖躩	○○○◎	○○○◎

知	徹	澄	娘
腄○諈	○○○	錘稚縋	○妾諉

照	穿	牀	審	禪
騶捶惴蒭	吹○吹◎	○○○○	○○銳◎	垂菙睡◎

精	清	從	心	斜
厜觜○◎	○猝○叟	薺宓○◎	眭髓瀡◎	隨獧○◎

支紙寘　支紙寘昔

曉	影	來	日
麾毀毀	逶委餧	羸絫累	
爲蔿爲	爲蔿爲	痿蘂秕	

曉	匣	影	喻
墮○嫷睨	○○○◎	○○恚◎	蠵莌瓗莌

止攝三　開口呼　重中重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飢几冀暨	○○器◎	祁跽暨嫉	狋○劓甴

知	徹	澄	娘
胝褫致庢	絺鬉尿鼏	遲雉緻茬	尼柅膩尼

端	透	定	泥
○○○蛭	○○○◎	○○地奎	○○○◎

照	穿	牀	審	禪
脂旨至質	鴟頸痓叱	○○示實	尸矢屍失	迟視嗜◎

幫	滂	並	明
悲鄙祕秘	丕豍滗拂	邳痞備弼	眉美媚密

精	清	從	心	斜
資姊恣聖	鄑○次漆	茨○自疾	私死四肆	○兕○◎

照	穿	牀	審
○跐○◎	○○○剌	○○○齜	師○奭刲

見	溪	羣	疑
○○繫吉	○○棄弃	○○○倍	○○○鮠

端	透	定	泥
○○○蛭	○○○◎	○○地奎	○○○◎

脂旨至質

曉	影	來	日
呎哦肩肹	○○懿◎	棃履利颼	○○二日
○○系◎	○○懿亂		
伊欹○一	○○○○		
夷○肄逸	○○○◎		

止攝四　合口呼　輕中重內輕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牀	審	精	清	從	心	斜
龜軌媿◎	鼛鼛喟◎	逵郁匱驠	○○○◎	追○轌窶	○摧出黜	椎○墜墜	○○○◎	錐枺○覬	推○出出	○○○術	○水疶◎	嗺澤醉卒	○趡翠焠	嬰鞏萃踤	雖○邃鷷	○○遂◎
○癸季橘	○○○◎	葵揆悸驠	○嵬○◎					○○○鼏	○○敲◎	○○○◎	衰○帥◎					

脂　至術　脂旨至術

曉	影	來	日
○○侐眛	睢睛睢◎	樏壘類類	蕤蕊○◎
○閼爵◎	○○○◎		
帷洧位◎	注○○◎		
	惟唯遺聿		

止攝五　開口呼　重中重內重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牀	審	精	清	從	心	斜
基紀記棘	欺起呿輒	淇忌忌極	疑擬嶷嶷	○徵置稙	癡恥眙敕	持峙治直	○佁○匿	菑淄胾側	颳剌廁廁	茬士事廁	睽史浭色	茲子子即	○○蜩◎	慈薺字堲	司枲笥息	祠似寺◎
蚩齒熾瀷	黎俟○食							之止志織								
詩始試識																
時市侍寔																

| | | |

蟹攝二　合口呼　輕中輕　四等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牀	審	禪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斜	曉	匣	影	喻	來
○	○	○	○	○	○	○	○	柊	雞	谿	○	倪	低	梯	題	泥	篦	批	鼙	迷	躋	妻	齊	西	○	醯	奚	鷖	○	黎
○	○	篠	○	○	○	○	○	○	鵨	啟	○	堄	帝	體	娣	禰	鼈	頓	陛	米	濟	泚	薺	洗	灑	○	係	噎	○	禮
○	○	○	○	○	○	○	○	○	契	◎	○	詣	室	替	禘	涅	閉	媲	薜	謎	霽	砌	嚌	細	○	醢	繫	噎	賢	隸
○	○	○	○	○	○	○	○	○	結	○	○	霓	○	鐵	墱	○	閉	撇	蹩	攕	劑	切	截	屑	◎	○	脘	噎	◎	捩

蟹攝三　開口呼　重中重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溪	羣	疑	曉	匣	影	喻
圭○桂決	奎○闋闋	○○○◎	覲○○○◎	睦○嘻血	攜○惠穴	烓○○抉	○○○◎
劂愬訐	憩愒○	偈偈○	剨闌藝◎				

蟹攝四　合口呼　輕中重　二等　三等　四等

祭薛

				照穿牀審		
				瘵札 ○劓 ○閱 幣棳		
見溪羣疑	日來	曉影喻	照穿牀審禪	知徹澄娘	幫滂並明	
劇蹶 ◎ 烯 ○ 緊 刖 ◎	例列 ○熱	飢妾 痤竭 ◎ ◎	制哲 掣掣 契舌 世設 逝折	癉哲 揥觻 滯轍 婦 ◎	蔽鷩 澈澈 幣敝 袂滅	
		曉匣影喻	精清從心斜			
		畝 ◎ ◎ ○ 曳拙	祭鬣 ◎ ◎ 薛 ◎ ◎			

蟹攝五　合口呼　輕中輕　三等

祭薛

				照穿牀審		
				〇苗 箭 ◎ 率 率		
見溪羣疑	日來	曉影喻	照穿牀審禪	知徹澄娘		
○厥 烯 ◎ 闕 衛 ◎ 月	○劣 芮 蜥	殘 ○ 威 噦 ◎	贅拙 啜 ◎ 歡 税 ◎ 說 啜	綴輟 惙 ◎ 斌 ○ 吶		
		曉匣影喻	精清從心斜			
		◎ ◎ ○ 妘	蕝 歲 ○ 絕 篲 掇			

幫	滂	並	明
跸擺辟檗	○帔派擺	牌憊稗繴	瞑買賣麥

照	穿	牀	審
蔡扠債責	釵豺瘥策	柴○眦磧	崽鞿曬棟

曉	匣	影
嚊○謑◎	鞣蟹邂覈	娃矮隘陔

佳蟹卦麥

蟹攝七　合口呼　輕中輕　二等

見	溪	疑
媧拐卦蠏	咼胯○礙	詭○○◎

知	徹	澄	娘
○○○	○○○	○挈○	○○髽

幫	滂	並	明
○○庀	○○○	○○○	○○○

照	穿	牀	審
搋○○擦	○撮○◎	○○趎	○○○撼

蟹攝六　開口呼　重中輕　二等

見	溪	疑
佳解懈革	○腊邮磬	崖覬睚娃

知	徹	澄	娘
○傴膪腩	扠○○瘸	○鳶○躇	羜嬭○疒

曉	影
喙豭	穢噦
○越	

廢月

非	敷	奉	微
廢發	肺怖	吠茷	○韈

曉	匣	影
虢扮譌劃	竜夥畫畫	蛙崴○◎

佳蟹卦麥

蟹攝八　開口呼　一二等　重中重

見	溪	疑
皆鍇界稭	揩楷烗劼	娃騃譺◎

知	徹	澄	娘
齜齘○喈	摝○○呾	婗徥○噠	擫○嶭嶭

幫	滂	並	明
頒○拜扒	○○湃沘	排糴憊拔	埋○靺眅

照	穿	牀	審
齋○瘵札	差○○察	豺○狶◎	鏟皻鍛殺

曉	匣	影
徠○欸◎	諧駭械黠	挨挨噫黓

來
唻攬○

皆駭怪點

蟹攝九　合口呼　輕中重　二等

見	溪	疑
乖○怪劊	匯○蒯劊	○○聵聧

知	徹	澄	娘
○○顡鸐	○○顡◎	膾○恥◎	○○嫉豽

照	穿	牀	審
○○○茁	硾○○◎	膗○揣齘	巰○○◎

曉	匣	影
虺○騍騢	懷○壞滑	崴○○媧

來
膘○○◎

皆　怪點

蟹攝十　開口呼　二等　重中輕

見	溪	疑
犌鶼	○揭	○㱩
○听	蠆獺	○◎
○◎	○◎	○瘵
敗捌	○◎	唄◎
○◎	嘬劓	邁棘
○◎	寨斷	哃◎
講瞎	敭趕	欻閻

央鏘

蟹攝十一　合口呼　輕中輕　二等

見	溪	疑
央刮	快◎	○刖

知	徹	澄	娘
○鷁	鯨◎	朐納	

照	穿	牀	審
○蓑	啐簽	睉◎	濊刷

曉	匣	影
呿睎	話舌	黶◎

央鏘

蟹攝十二　合口呼　輕中重　一等

見	溪	疑	端	透	定	泥
傀頍憒挖	恢磈塊顝	桅隗磈元	堆埻對咄	薙骸退悚	頹錞隊突	捼餧内訥

幫	杯悖輩◎
滂	醅培配咄
並	裴琲佩孛
明	枚每妹沒

精	朘摧晬卒
清	催皠倅淬
從	摧罪鏊鏊
心	穗崔碎埣

曉	灰賄誨溷
匣	回匯潰潰
影	隈猥隈溾

來	雷磊耒肄

灰賄隊沒

蟹攝十三　開口呼　重中重　三等　四等

見	該改溉械
溪	開愷慨刻
疑	皚駭礙◎

端	懷等戴德
透	胎嚏貸貸
定	臺怠代特
泥	能乃耐螚

幫	○恦○北
滂	姵佪怖覆
並	陪倍俙菩
明	○穊朊帽

精	哉宰再則
清	猜采菜堿
從	裁在在滅
心	鰓諰賽塞

曉	咍海儗黑
匣	孩亥瀣劾
影	哀欸愛餕

來	來唻賚勒

照	○○○職
穿	犗茞○潩
牀	○○○食
審	○○○式
禪	栘○○寔

來	○○○力
日	茸疠○日

曉	○○○◎
匣	○○○◎
影	○○○◎
喻	頤佁○翼

咍海代德

咍海　職

蟹攝十四　開口呼　重中重　一等

見	蓋蓋
溪	愒鴶
疑	艾枟

端	帶怛
透	泰太
定	大達
泥	柰蔡

精清從心	曉匣影	來
○掐 蔡縗 ○噴 ○薩	飫鬩 害曷 藹靄	賴癩

泰曷

蟹攝十五　合口呼　輕中重　一等

見溪疑	端透定泥	幫滂並明	精清從心
膾劊 穢闊 外外	祋祋 蛻悅 兌奪 ○◎	貝芰 霈肺 旆帗 眛沫	最撮 襯襯 蕞蕞 礙劊

曉匣影	來
翽濊 會鬠 薈嬒	酹酹

泰末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卷二《訂正韻法直圖》

韻法目録

公韻貢谷一　堅繭見結二　岡昄鋼各三　京警敬激四　均庫捃橘五　歌哿箇●六　嘉賈駕●七　迦○○●八　戈果過●九　瓜寡坬●十　骪○○●十一　庚梗更格十二　觥礦○蟈十三　扃熲扃郺十四　揔寇亙　械十五　兢○○亟十六　肱○○國十七　恭○○○十八　龔拱供菊十九陂　彼○●二十　羈紀記●廿一　龜軌賜●廿二　該改蓋●廿三　皆解誡●廿四　鷄鶏計●廿五　傀頃憒●廿六　乖拐怪●廿七　圭○挂●廿八　孤古　顧●廿九　居舉據●三十　干稈幹葛卅一　艱簡諫頡卅二　官管貫括卅三　關○慣刮卅四　涓卷眷蹶卅五　甘感紺閤卅六　監減鑑夾卅七　兼檢　兼頰卅八　黔○劍劫卅九　金錦禁急四十　○怎○○四一　根頠艮圪四二　巾謹靳吉四三　昆緄睔骨四四　江講絳覺四五　薑繮疆脚四六　光廣　挑郭四七　悻獷誑玃四八　高稾誥●四九　交絞教●五十　驕矯叫●五一　鉤苟遘●五二　鳩久救●五三

圖内韻之次第，悉依等韻。惟公堅岡京均五韻，字音珍瓏，故臚列於前，使初學易於檢讀。果能熟讀此五韻，以後諸韻自能貫通。

切字法以切之上字定位，下字照位取音。如通年切，先從公韻讀至通字，是第六位，次從堅韻讀至第六位，便是天字。又如臧成切，先從岡韻讀至臧字，是十三位，次從京韻讀至十三位，便是精字。餘倣此。

各韻字音所屬字母式

見溪郡疑　端透定泥娘　幫滂並明　精清從心邪　知徹澄照穿狀審　禪　曉匣影喻　非敷奉○微　來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 卅一

又 一

公韻合口正韻

㊥公空頌峒　東通同農　○徖逢蒙　宗聰叢鬆○　○○○○○○
烘洪翁○　○○○○　籠○
㊦顊孔○潀　董侗動㬎　琫○菶蠓　總○從敢○　○○○○○○
嗊溉蓊○　○○○○　隴○
㊨貢控○○　棟痛洞㺃　○○橦夢　糉謥敲送○　○○○○○○
烘鬨甕○　○○○○　弄○
㊇谷哭○犦　篤禿獨褥　卜扑僕木　鏃瘊族速○　○○○○○○
熇斛屋○　○○○○　祿辱

又

十三觥韻觥乖宏切　合口正韻

㊥觥鍠○○　○○○○　○○○○○○　○○○○○○
諻宏泓玒　○○○○　○○○○○○　○○○○○○
㊦礦巩○○　○○○○　○○○○○○　○○○○○○
潀廾瞢○　○○○○　○○○○○○　○○○○○○
㊨○○○○　○○○○　○○○○○○　○○○○○○
轟蝗弘○　○○○○　○○○○○○　○○○○○○
㊇蟈蟈趭○　○○○○　○○○○○○　擩○趎撼○
謋獲攫囑　○○○○　○○○○○○
十四扃韻扃橘螢切　合口副韻
㊥扃傾瓊○　○○○○　履○○駍○　○○○○○○○
兄螢縈營　○○○○　○○
㊦熲頃○○　○○○○　○○○○顈○　○○○○○○○

又

四十金韻開口副韻　一說閉口

㊥金衾琴吟　○譫○誑　○○○○　祋侵鰷心尋　斟覲沈深諶
歆○音淫　○○○○　林任
㊦錦願噤僸　○○○抿　稟品○○　醓寢蕈戠　枕瀋葚沈甚
厱○飲潭　○○○○　廩荏
㊨禁揜酖吟　○○○賃　稟○○○　浸沁鰷勷鐔　枕瀋鴆深甚
讌○蔭顃　○○○○　臨妊
㊇急泣及岌　○○○肴　鴠○鼾○　嘆緝集皵習　執斟蟄溼十
吸○邑熘　○○○○　立入

又

四二根韻開口正韻

㊥根韏○垠　○吞○○　○○○○○　○○○○○○
○痕恩○　○○○　○○

㊤頤懇頜崑　○倭○○　○○○○　○○○灑○　○○○○○○
○很穩○　○○○○　○○　㊦艮硍○鎧　○瘩○○　○○○○　○○○摝○　○○○○○○
○恨饅○　○○○○　○○　㊅扢○○豷　○○○○　○○○○○　○○○○○○○
○麩○○　○○○○　○○
四三巾韻開口副韻
㊍巾鬆勤銀　顛冥田紉　賓繽頻民　津親秦新○　真瞋陳申辰
欣礥因寅　○○○○　粦仁
㊤謹蓳近釿　○○○○　臏硃牝泯　橨笱盡匈○　軫鄄紉哂腎
逓○隱引　○○○○　嶙忍
㊦靳掀慬慦　○○○○　儐宋○○　晉親○信賮　震襯陣眒慎
衅○印引　○○○○　遴刃
㊅吉乞姞耟　蛭○○昵　筆匹弼密　唧七疾膝○　質叱姪失篥
肸○一逸　○○○○　栗日
四四昆韻合口正韻
㊍昆坤○惲　墫暾屯麇　奔濆盆門　尊村存孫○　○○○○○○
昏魂溫○　○○○○　論○
㊤鯀闉○○　頓畽囤炳　本栩獖懣　劓忖鱒損○　○○○○○○
惛混穩○　○○○○　恩○
㊦睔困○顐　頓褪鈍嫩　奔噴坌悶　焌寸鐏巽○　○○○○○○
惛慁揾○　○○○○　論○
㊅骨窟○兀　咄棁突訥　不諀勃没　卒猝捽窣○　○○○○○○
忽搰嗢○　○○○○　肄○

傳記

袁子讓

清・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七上《名宦・直隸嘉定州》　袁子讓，郴州人。進士。知嘉定九年，以廉明著，有惠澤及民。去任日，童叟士女數萬人擁車泣，送百里外，以其清白，多持芋蔬哭□道左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袁〕子讓字仔肩，郴州人。萬歷辛丑進士，官眉州知州。

吕維祺

清・查繼佐《罪惟録・列傳・吕維祺》　吕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丙辰進士，以兗州司理能擢吏部主事。【略】歷郎中，告歸。究心伊雒性命之學，作《石隱傳》，矢不出。崇禎改元，薦起，歷太常卿，疏言君德及時政八事，上嘉納之。三年，陞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總儲。【略】七年，賊躪江北，犯皇陵。上疏自劾，得旨落職家居。十四年，李賊陷河南，新安亦破，維祺被執。【略】伸頸就刃，色不變。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廕一子。謚忠節。

《明史・吕維祺傳》　吕維祺字介孺，新安人。【略】維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擢吏部主事，更歷四司。【略】崇禎元年，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略】十二年，洛陽大饑，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振濟。事聞復官。然飢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維祺分守洛陽城北。【略】于是城陷。【略】見賊渠于周公廟，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就刃而死。時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維祺年五十有五。贈太子少保。祭葬。廕子如制。【略】福王立南京，加贈維祺太傅，謚忠節。

熊士伯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一八《經籍考八・經小學》《古音正義》一卷《等切元聲》十卷　熊士伯撰。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陝西高陵縣知縣。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古音正義》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士伯撰。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廣昌縣教諭。

劉紹攽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六二　劉紹攽字繼貢，號九畹，三原人。諸生，官南充知縣。

洪　榜

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樸同應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樸授中書而榜未獲。偁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游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訓詁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略】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

清・何紹基等《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一九《人物・洪榜》　榜字初堂，歙縣人。乾隆丙申以舉人應天津召試，授內閣中書。粹於經學，其解《周易》，訓詁本兩漢，作《述贊》二卷。又著《周易古義録》，《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録》，《詩經釋典》，《春秋公羊釋例》，《論語古義録》，《初堂讀書記》。

李　元

清・沈星標等《續修京山縣志》卷一三《文苑列傳》　李元字太初，號渾齋，孫家橋人。父訓讀於外，病歸，不能言，時妻有娠，索筆囑曰：少時有孀叩予户，未納，予應不絶。若生男，命之曰元。遺腹六月而生先生。徐文治《補刊蠕範跋》。幼孤貧，力學。夜無膏火，則默誦，有遺忘，則爇香炷以照之，其苦篤如此。《京山故事》。乾隆辛卯，舉於鄉。後從座師某公遊學，因以博。《蠕範跋》。乙未，大挑一等。歷任四川仁壽、金堂、南充知縣，所至有循聲。嘉慶丙子，乞病歸里，惟載書數萬卷而已。元學問博洽，文筆淵雅，著述極富。官蜀時，刻有《渾齋七種》：一，《蜀水經》十六卷；二，《音切譜》十八卷；三，《聲韻譜》十卷，一以顧亭林《音學五書》爲鵠；四，《寤索》三卷，闡明河洛太極之學，多前儒所未發；五，《乍丫日程瑣記》三卷；六，《通俗八戒》一卷；七，《蠕範》八卷。一時通儒皆重其書，流播都門坊肆。又官仁壽時，手修縣志，體裁極爲謹嚴。未梓者有《桑梓録》，《率爾操觚録》。又著有《算書》。時鍾祥李雲門侍郎方著《九章細草圖説》，元乃以己書就質，侍郎評曰博大精深。其詩古文，未詳集名。

汪曰楨

清・諸可寶《疇人傳三編》卷六《國朝・汪曰楨》　汪曰楨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精史學，又精算學，尤習古今推步諸術。與海甯李京卿善蘭友善，時移書問難焉。初譔《二十四史月日攷》。【略】五年夏，獨山莫中書友芝見之，謂此書爲人之所不爲，可以專門名家。【略】母趙安人菜曾爲之序。【略】光緒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九。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四二　汪曰楨字仲維，一字剛木，號薪甫，又號謝城。烏程人，咸豐壬子舉人，官會稽教諭。著儷花小榭詩草。許仁杰曰，剛木先生先君子執友也。幼秉母氏趙儀姑夫人之教，敦行勵志，學無涯涘，以書籍朋友爲性命。博觀約取，著述等身。嘗脩《烏

程縣志》，《南潯鎮志》，義例精嚴，爲世推重。晚就冷官脩羊所入悉以購書，刊有《荔牆叢刻》。其《四聲切韻表補正》五卷，《長術輯要》十卷，《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隨山宇方鈔》一卷，《荔牆詞》一卷，先生所自著書也。

成蓉鏡

清・馮煦《清故寶應縣學生成先生墓誌銘》清・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八　寶應自朱止泉王予中兩先生以正學倡，其鄉學者漸之，彬彬嚮儒術，達材成德，先後相望。吾師成先生晚出，尤大且醇。【略】先生爲學不尚一家，凡歷算方輿典禮音聲訓故之屬，旁及古文辭，靡不洞微穴幽。【略】庚辰主講長沙校經堂。【略】嗟乎，體用一源，粹然有得於斯道，不爲風會所奪若先生者，求之國初諸儒猶或難之，百年以來未之有也。著書數十卷，藏於家。先生名蓉鏡。二親喪後更名孺，字芙卿，一字心巢。【略】生嘉慶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卒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以明年九月二日葬縣城北台墟莊楊家花園祖塋之次。

又《成先生行狀》清・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八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寶應成先生卒。先生江淮大儒，百行純備，而孝尤絶人。【略】先生學凡三變。二十攻詞章，三十攻攷證，四十攻義理。爲之必要其成，行之必蘄其安。著書凡數十卷。【略】等韻之學倡自崑山，江戴段王遞相祖述。先生通諸家之郵而益之邃密，爲《詩聲類表》一卷，《切韻表》五卷。單辭片義確有心得，大鳴小鳴隨其所叩，爲《經史駢枝》若干卷此先生攷證之學也。【略】甲申九月，金壇弟子馮煦謹狀。

梁僧寶

清・梁章鉅《樞垣記略》卷一九　梁僧寶，原名鼎經，字穎倩，廣東順德人。咸豐己未進士，同治七年閏四月，由禮部員外郎入直，官鴻臚寺少卿。

清・黄叔敬《國朝御史題名・同治九年》　梁僧寶字穎倩，廣東順德縣人。己未科進士，由禮部郎中補授江南道御史，陞任鴻臚寺少卿。

著録

《音韻日月燈》

明・吕維祺《音韻日月燈・叙》　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吴楚剽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異矣，又孰能正之。予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宫商自然之律吕調之，非强而然也。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吕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予潛心此道，薄窺作者之原，家仲吉孺闇修無悶深抉玄微，兼以門人執友多所考訂，凡二十年，數易草，始成書曰《韻母》，曰《同文鐸》，曰《韻鑰》，凡六十卷，而總繫之曰《日月燈》。蓋三書自相表裏，皆本原於圖、書、八卦、《經世》諸書，而總以我聖祖所定《洪武正韻》爲宗，亦間取裁於《集韻》《集成》《貫珠》《廣韻》《指掌》諸書。其仍分一東二冬，非獨以其相承久也，蓋聖祖曾謂《正韻》猶未盡善，而於《韻會》一書稱善刊行，賜名《洪武通韻》。《韻會》固分一東二冬矣。亦可想見聖祖之意，非必以一百六韻爲非也。【略】至以開口合口見一等字署於首者，蓋以牙舌之五調，宫商之七，而陰陽之義，清濁之辨，開發收閉之等，皆於天地之元音始有領會。而復分衆、獨之音與凡字之異形異義者，胥爲指點分屬，斯則羽翼《正韻》之所偶未及而休明之也。猶之日月麗天，能照窮山幽谷，或不及暗室，則日月窮，窮而有燈以繼之，斯無窮矣。皆明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八月之穀，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奉勑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雒社居士吕維祺介孺甫題於白下之鍾雨軒。

《等切元聲》

清・湯燦《等切元聲序》　今先生此書，舉一音而清濁全，舉一韻而

五音備。音分五位，循初發以訖平呼，删重母補陰陽。增三十六爲四十二，清濁正變七音平列五十四位。於古人是非得失同異偏全，無不辨其從生而推其終極。派入聲於三聲之中，合南北而主中音，正攝定等，即母類韻，一反天地自然之妙。吾豐劉二至先生著《六書文字夬》等千餘卷，稱字學空前絶後，見先生書，獨矍然曰，竭八七老翁，韻原學不逮也。昔張旭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皆於是發；横渠處處置筆硯，中夜起坐書《正蒙》。燉常侍先生舉杯飲客，上官索文書，據几創稿，諸吏役聒耳絮稟，先生轉舌抵訾，復直舌抒喉，語燉曰，此來泥二音自古未辨也。乃越於今而書始成。先生於五經諸史，持一見每空千古。蔀障所著《四子書正義》，宗考亭而參以宋元諸儒，蒙存淺達晚邨稼書數十家，辨微茫示指趣直契乎無言之妙。繼此告梓尚將摇筆伸紙道先生懇惻誨人之功于勿墜。燉分不敢辭，而厠名簡端，又其餘也。是爲序。康熙丙戌歲陽月望後一日受業門人湯燉頓首拜序。

《四聲切韻表》

清・江永《四聲切韻表》卷首　此表爲音學設，凡有字之音，悉備於此。審音定位，分類辨等，幾費經營。三四易藁，乃成定本。學者熟玩，音學可造精微，切字猶其麤淺者也。

清・羅有高《四聲切韻表》題記　觀母位用字之例，其于分等嚴矣。然詳按表中尚有殽者。葢傳寫多手，非復江氏自定之舊矣。其中譌謬顯白數百事，謹以審正。疑不能明之處，雖心意其譌，不敢妄改，伏俟知音再加整理。又江氏前例中謂字取備音，稀僻俚俗不論，故古、俗錯雜，不復正也。羅有高記。

《韻學入門》

清・王斑《韻學入門叙》　同年劉西麓君，早具聰慧之資，熟於翻切諸法。今老矣，鍵户讀書，孜孜焉著述不輟。予觀其《韻學入門》一書，於圖中攝母聲等等，逐項訓釋，可直發前人之覆，則又增删門法之缺穴，正變副總，悉次第而釐之。義例詳整，觀者殆朗若列眉。雖曰踵事而增，而易知易從，得之以正經史，諸書讀裕如矣。

《隨鄉讀韻》

清・程作梅《隨鄉讀韻序》　同研琅槐諸生李于逵，七試未第，年今五十有七。春正三日，携幼姪孫良田乘牛車遊泰嶽，來見過。談次，檢示所校《隨鄉讀韻》。余命外孫李墉向良田受讀兩日，四聲遽通，信捷效也。爲求文登于泉南先生題簽贈行云。道光丁亥人日研愚弟倪城程作梅書於歷城學署。

清・范芹潤《隨鄉讀韻叙》　夫一聲之混而經義因之不明，以之自信則誤己，以之教授則誤人，以之入場屋詩賦則誤功名。醒其誤者，其于逵先生《隨鄉讀韻》之一書乎。書以三十六字統攝一百六韻，三十六字之音得，則全韻八千八百餘字之音畢得，可以識反切，可以辨異同。學者童而習焉，長而引伸焉，觸類焉。其於古今韻書，必有觀其會通而洞然無滯礙者，是亦讀書信心之一端也。芹潤於此事舊嘗留心，而莫得要領，今夏讀是書，得先生指授，乃粗知書中大意。先生顧諄諄以敘文爲屬。夫芹潤之言何足爲是書輕重，獨念先生以頒白之老而奮力成書，其爲後生小子計，意甚厚無窮而書又簡捷明爽，非河漢無極者比。吾輩籍是以祛己之疑，正己之謬，於以沿波而討源，由粗而得精，以視夫迷誤終身而就正無自者。其幸不幸，爲何如也。時在道光丁亥仲冬將陵世愚弟范芹潤拜書

清・李步衢《隨鄉讀韻・序》　道光丙戌六月，《隨鄉讀韻》稿成。或曰：子濱州人也。十里不同俗，鄉音亦然。濱州不下百里，子謂《隨鄉讀韻》恐先間於濱州乎。余曰：不然。《隨鄉讀韻》者，隨吾之鄉也，即各隨其鄉也。以吾過字之方與吾元音轉音，分註入聲之説，引伸觸類，舉一反三，推之邦國可也，推之天下亦可也，誰謂一鄉之善士不可友天下之善士乎。朱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事之有害於義者違俗可也。余之讀韻也亦然，音之不出本韻者從俗可也，音之出乎本韻者違俗可也。傳曰：君子不去其鄉。《記》曰：入鄉而問俗。余於讀韻也窃有取焉。

《四聲切韻表補正》

清・顧廣譽《四聲切韻表補正序》 六書之於小學，其一端也，切韻之於書，又其細者耳。【略】今之所傳見溪羣疑三十六母，乃自唐季僧守温始。守温書出，而天下之言等韻者歸於一，何也，蓋有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及周彦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剖陳於前，顧希馮《玉篇》、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臚列於後，守温總彙諸書反切之音，仿西方字母而爲之去取。其閒字母之名，雖本異域，而所載之清濁輕重、疾徐高下，先後次序秩然不紊，則猶是中國儒先相傳之舊法，固章章可攷而知也。夫經典非反切則用直音，直音有窮而易譌，反切從而通其變，别其微，自來鴻儒達士，未有舍反切而專用直音者，故字母不可不熟講也。明末迄國初諸儒，率變更字母舊法，去本益遠。江氏慎修病之，迺撰《四聲切韻表》，其言曰：凡欲增減移易三十六母，與夫更置牙舌脣齒喉七音者，舉皆妄作也。余友汪君剛木，著述等身，尤長於推步句股之學，間留意等韻之書，而深以江氏爲可據。然江氏每牽引古音，君則謂今音不可以律古音，古音亦不可以定今韻。江氏輒强配入聲，君則謂前人審音，平上去三聲既不誤，則入聲亦必無差。後人但當篤信謹守，不當亂以臆見。著《補正》五卷，於江氏之得失從違，詳明别白，務令學者一覽瞭如。惟其虚心觀理，而絶不以私智與乎其閒，故能實事求是如此。識通而學贍，論覈而氣平，用以全江氏之是，還守温三十六母之觀，而孫叔然以來相傳之舊法亦益以昭著，其有功音學何如，而凡君之著譔雖未獲徧讀，亦可想見其大槩矣。是爲序。同治二年癸亥嘉平月丁亥望，平湖顧廣譽譔。

清・汪曰楨《四聲切韻表補正後序》 婺源江氏作《四聲切韻表》以明等韻之學，可謂精矣。然牽引古音，强配入聲，未免啟後學之疑。去其一非適所以成其百是，補正之作烏可已也。此補正三卷并首末各一卷，初屬稾於丁酉八月，至十二月編成。吾友董枯匏燿一見，即録本以去。戚友從枯匏處傳鈔者又數本。既而吾友蔣季卿壑見而喜之，并謂書中尚多疑譌之處，必宜改定重録。余諾之而卒卒未暇也。至丙午秋冬閒及乙卯春，皆嘗修改，並爲俗事所阻，迄未卒業。稾本旋爲季卿攜去。每論及此書，輒以余未及改定爲憾。庚申春，遭粤寇之擾，季卿避地上海，又遷海門，倉皇轉徙，恆以自隨，竟得保以不失，知其愛我者深矣。其秋，季卿病卒於海門。余方僑寓湖濱，之喬澳，繼至上海，萍蹤無定。又頻年大病，屢瀕於死，家藏書册已盡爲灰燼。此書存佚幾不復省記矣。今春，季卿之兄厚軒維基招余同至崇明，寓居七濞小陰沙之陳家鎮，甕牖繩樞，仍得以讀書遣日。偶檢季卿遺篋，則此書宛然具存。因閱蔣氏行滕所挈書，中有《廣韻》《集韻》及字書各種。乃用以檢勘，復加修改增補删易，視舊本加詳，手自繕寫，凡兩閱月，再易稾，始成定本。計去初屬稾時已二十七年。回憶初稾草率缺謬，而傳録多本散在四方，不可復收，示人以璞，愧悔無及矣。同人中爲此學者，惟季卿用力最深，枯匏亦嘗究心於此。今雖改定，而季卿已不及見，枯匏又遠隔數百里，皆不得與之商榷。江氏之失，余能知之，余之失不能自知也。江氏《古韻標準例言》云，崑山顧氏作《音學五書》，自謂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余匪云能知顧氏，然已傾倒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更俟後世子雲論定之。蓋江氏服膺顧氏，而不肯苟同如此。余之私淑江氏亦猶是也。劉彦和有言，茫茫往代，既洗予聞；渺渺來世，倘塵彼觀。蓋凡古來著述之士，共有此志。今亂離未平，浮生靡託。此書能否傳留於世，亦難意必。俯仰今昔，能不爲之歎息彌襟也哉。同治二年癸亥夏四月丁丑朔，烏程汪曰楨識於觀養廬。

《切韻求蒙》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自敘》 聲音之道，本乎自然。方言雖歧，課誦必一。求諸切韻，具有指歸。幼而習之，易可明了。嶺外阻遠，顧尠師承。通邑大州，頗聞正讀。殊鄉僻里，遂絶言提。總廿沿譌，顛首未覺。退彰廣衆，招欬趕顏。僕睠彼虚勤，惻心匪處。不涯譾薄，惘舉綱條。訂成斯篇，庶便尋省。借曰弗急，蓋牖奚辭。聒以語人，非蒙求我。世有達者，鑑其意焉。光緒三年孟秋，寒白退士自敘

明清時音韻圖部

目次

論説……三七七七
綜述……三七九〇
著録……三八三七
《青郊裸箸》……三八三七
《拙菴韻悟》……三八三八
《等音聲位合彙》……三八三八
《重訂馬氏等音》……三八三九
《等韻精要》……三八三九
《彙音妙悟》……三八三九
《正音咀華》……三八四〇
《正音通俗表摘要》……三八四〇
《韻籟》……三八四一
《切音啓蒙》……三八四一
《等韻學》……三八四一
《空谷傳聲》……三八四二

論說

明・王應電《聲韻會通・述義》 論聲

一韻該括二十八聲，如用刑字韻，則有擎卿清寧仍刑稱明汀精升貞成平迎英兵、餳星靈京俜興亭、丁情，凡二十六聲。法文二聲于刑韻不可通，則空其目。前人不于一韻中別聲，故多八字母，求而不得，遂生陰陽內外轉支離之說。今從一韻中定字母，稍異即爲別聲。故舊字母年女同歸寧字，時日同歸日字，轄喻同歸月字，敕昌同歸昌字，珍知同歸哲字，匪芳同歸法字，父無同歸文字，墻仕同歸字字，止于二十八聲，更不可增損矣。

訂正聲母

舊凡三十六，今定應合者十六字，止于二十八。

衢云衢勤虔羣　今屬乾字母　乾云乾擎虔羣

牽奚牽輕牽溪　今屬坤字母　坤奚坤輕牽溪

七情七清千清　今屬清字母　清情清清千清

年題年寧年泥　今並歸寧字母　寧題寧寧年泥

女良女寧年孃　寧良寧寧年孃

時連時辰常禪　今並歸日字母　日連日仍然禪

入質入仁然日　日質日仍然日

轄甲轄礫賢匣　今並歸月字母　月甲月形賢匣

俞戍俞勻緣喻　月戍月形賢喻

敕列敕侲延徹　今並歸昌字母　昌列昌稱燀徹

昌緣昌嗔昌穿　昌緣昌稱燀穿

眉兵眉明綿明　今歸明字母　明兵明明綿明

他候他汀天透　今屬天字母　天候天汀天透

子盈子津煎精　今同

式荏式身羶審　今屬聖字母　聖荏聖聲羶審

珍離珍珍遭知　今並歸哲字母　哲離哲征穜知

之笑之征遭照　哲笑哲征遭照

持陵持陳塵澄　今屬丞字母　丞陵丞丞纏澄

部迥部頻蠙並　今屬弼字母　弼迥弼平便並

魚其魚銀言疑　今屬乂字母　乂其乂迎妍疑

於境於殷焉影　今屬英字母　英境英英焉影

博旁博賓邊幫　今屬兵字母　兵旁兵兵邊幫

匪微匪分番非　今並歸法字母　法微法分番非

芳無芳分番敷　法無法分番敷

徐嗟徐餳涎邪　今屬是字母　是嗟是餳涎邪

思尋思新仙心　今屬恤字母　恤尋恤新仙心

郎才郎隣連來　今屬礼字母　礼才礼零連來

經電經經堅見　今屬教字母　教電教經堅見

普郎普繽偏滂　今屬丕字母　丕旁丕娉偏滂

馨鳥馨馨祆曉　今屬興字母　興鳥興興掀曉

從徑徒廷田定　今屬同字母　同徑同亭田定

父勇父墳煩奉　今並歸文字母　文勇文文凡奉

無非無文楙微　文非文文凡微

多官多丁顛端　今屬等字母　等官等丁顛端

墻容墻秦錢從　今並歸字字母　字容字情前從

仕莊仕存潺藏　字莊字情前藏

今定聲母

乾坤清寧，日月昌明，天子聖哲，丞弼乂英，兵法是恤，禮教丕興，同文等字，二十八聲。

聲本宜用擎卿清寧仍刑稱明，一韻中之聲今更易以乾坤清寧、日月昌明等字者，庶幾有意義，使人易記，不至展相謞耳。

訂正《玉篇》切字法

因煙如人聲十六屑韻嗆字一結切。一因煙壹，餘皆倣此。　人然　新鮮　餳涎　迎妍　零連　清千　賓邊　經堅　神禪今删去，合人然。　秦前如下

平四宵韻樵字慈消切。慈秦前樵。　寧年　寅延今删去，合刑賢。　真穜　娉偏　亭田　陳纏　平便　擎虔　輕牽　稱燀　丁顛　興掀　汀天　精箋　民眠　聲羶　刑賢　分番今增。　文凡今增。

右凡二十八類，蓋用爲反切中間過接聲也，與前所切大畧相同。但神禪與人然同，寅延與刑賢同，多此二切，而少分番、文凡二切，爲少異耳。然止二十八聲，與前所定之數相符，豈傳之者譌耶。

聲爲字之主，不可少差，然亦有相近者。如仍成青稱精征星升迎寧餳情，此甚易譌。又有一字二三聲者，如松讀若崇，睽讀若奎，蓋鄉音也，今不能辨，但觀字偏旁，蓋古人諧聲字也，因以之正鄉音之謬。

論韻

一聲統攝四十五韻，如用月字聲，則有刑恒熒横容紅寅痕雲魂言玄寒桓閒還遥、盧含咸　陽降杭黄亏、于河湖耶、牙遐華諧孩懷回尤侯爻豪，凡四十韻。簪談資之靴，于月聲不可通，則空其目。前人不于一聲中别韻，隨土音相附，易至于譌，故或多或少，韻各不同。今以一聲中排韻，稍異即爲别韻。故舊清蒸不与庚登混，鍾不与東混，元不与痕黿混，真殷不与諄文混，覃不与談混，陽不与唐混，支脂不与齊微混，灰不与之混，皆不与佳混，魚虞不与模混，尤幽不与侯混，蕭爻不与豪混。定爲四十五韻，更無淆亂矣。

訂正舊韻

《唐韻》世多用之，故以爲主。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分之太過。《洪武正韻》二十二，《中州音韻》十九，合之亦太過。夫分之過則彼此相析，故易譌；合之過則彼此相附，亦易譌。我太祖嘗曰：韻有當併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當析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蓋聖性得乎聲氣之中正，故所言洞中乎韻學之機要也，惜詞臣奉行猶未盡善耳。

十四清十五青十六蒸今合形韻。十二庚十三耕十七登，今合恒韻。《正韻》合十八庚，《中韻》合十五庚清，然形恒經庚其可合乎。

一東二冬今合紅韻。三鍾，即今容韻。《正韻》《中韻》並合一東，然容紅雍翁其無辨乎。

十七真二十殷今合寅。十九臻二十四痕今痕同。十八諄二十文今合雲。二十三元，今黿同。《正韻》合八真，《中韻》合七真文，然寅痕雲黿因恩氳温其可合乎。

下一先二仙合今言。二十二元，即今玄。《正韻》合十一先，《中韻》合十一先天，然如乾權堅蠲其可合乎。

二十五寒今寒同。二十六桓合桓同。二十删二十八山今分閒還。《正韻》爲九寒十山，《中韻》共合八寒山，然如千官間關寒桓閒還其可合乎。

下二十一侵，即今寖。《正韻》二十侵，《中韻》十尋侵。並同。

下二十四盬二十五添二十八嚴今合鹽。《正韻》二十二鹽，《中韻》十九廉纖。並同。

下二十二覃即今含。二十六咸二十七銜，今合咸。下二十九凡二十三談，今合談。《正韻》合二十一覃，《中韻》合十八監咸，内有小異，當辨。

十陽今陽同。四江即今降。十一唐今分杭黄。《正韻》合十七陽，《中韻》合二江陽，然如陽降杭王姜江剛光其可合乎。

八微十一齊，《正韻》作三齊，即今芳。十五灰，《正韻》作七灰；即今回。《中韻》合四齊微，非是。

六脂即今資。五支七之，即今支。《正韻》合二支，《中韻》合三支思，然其中自有小異，當辨。

九魚十虞，《正韻》爲四魚，今合餘。十一模，《正韻》爲五模；即今湖，《中韻》並屬五魚模，非是。

七歌八戈，今合和，《正韻》十四歌，《中韻》十二歌戈。並同。

十三佳下九麻，《正韻》作十五麻，《中韻》作十三家麻；十六遮，《正韻》作十四車，《中韻》作十四車遮。今分耶厓遐華四韻。

十四皆即今諧。十六咍，今分孩懷。《正韻》屬六皆，《中韻》屬六皆來，内有小異，當辨。

十八尤二十幽今合尤。十九侯，今侯同。《正韻》屬十九尤，《中韻》屬十六尤侯，並不可合。

下三蕭四宵五爻，今合爻。《正韻》爲十二蕭六豪，今豪同。《正韻》屬

十三爻，《中韻》合十蕭豪，非是。

今定韻四十五但紀平聲，則上去入自可知。前人于四聲各自取韻，至平上去入之韻多寡不同，甚爲非理，此大失也。

形恒熒橫容紅寅痕雲黿言玄寒桓閒還遥簪盬含咸談羊降杭王亏資之餘河湖耶靴牙遐華諧孩懷回尤侯爻豪

韻者，每聲皆可取。今唯以月字一聲貫之者，蓋他聲于各韻多缺，唯月字一聲各韻頗備，故以之領韻，使人知一聲中別韻。

詩文用韻二十悉尊《洪武正韻》。

一形恒橫熒，即《正韻》庚。二容紅，即《正韻》東。三寅痕雲黿，即《正韻》真。四言玄，即《正韻》先。五桓寒，即《正韻》寒。六閒還，即《正韻》刪。七遥簪，即《正韻》侵。八盬，即《正韻》鹽。九含咸談，即《正韻》覃。十陽降杭王，即《正韻》陽。十一亏資支，即《正韻》齊支。十二餘，即《正韻》魚。十三和，即《正韻》歌。十四湖，即《正韻》模。十五耶靴，即《正韻》遮。十六牙遐華，即《正韻》麻。十七該孩懷，即《正韻》皆。十八回，即《正韻》灰。十九尤侯，即《正韻》尤。二十爻豪，即《正韻》蕭爻。

凡作詩文者，能不出前所定四十五韻，固爲切當。然韻有相近者，亦自可□。今一依《正韻》定爲二十部，庶幾作詩文者不至拘礙也。

大韻三十六總爲九類

一形恒容紅，二寅痕雲黿，三言玄寒閒，四遥盬含咸，五羊降杭王，六亏餘河湖，七耶牙遐華，八該孩懷回，九尤侯爻蒙。

自形至紅，自寅至黿，以漸而重，甚宜于口耳，讀者當自知之

又　總論

有有聲而不能出口者，邵子所謂天半隱地下，故無聲，天不能盡氣也；有口可道之聲而無字者，《易》所謂書不盡言，人不能盡天也。

入韻多闕者，四聲中入聲配冬，冬時氣斂，萬物或隱或見，與三時異也；聲止二十八，四氣各得七聲，與二十八宿相合。

大韻三十六，四氣各得九韻，與三十六宮相合。餘小韻凡九，熒橫桓還簪談資之靴，猶之四時之閏耳。合之四十五，亦與《洛書》之數相合。

愚所定，其大綱也，一限于風氣，音或未當，不能無小出入。賢者觀之，當識其大者耳。二限于精力，考索未精，經史字偶有缺者，後人可補之。若異端書本橫議妄作，詞賦主于夸多鬬靡，皆非愚所取。及方言俗字，亦非關經傳大義，故多不載，若欲用者，假借可也。

古無切韻法，反切出自西方，于字學甚有功。然字母有重疊，想西人語咮嚆故如此，抑譯者之訛耶。後人仍其謬，蓋未有得其要者耳。今既有一得，不得不正之，非忘本也。

今定切韻法凡聲母及過接聲，只止于此。學者但須熟此叶于各韻，而天下無餘字矣。

乾擎慶　坤卿牽　清青千　寧寧年　日仍然　月形賢　昌稱燀　明明綿　天汀天　子精煎　聖升羶　哲征氈　丞成廛　弼平便　乂迎妍　英英焉　兵兵邊　法分番　是餗涎　恤星鮮　礼零連　教經堅　丕娉偏　興興軒　同亭田　文文凡　等丁顛　字情前　乾形切乾擎虔擎　坤刑切坤卿牽卿　乾容切乾擎虔窮　坤容切坤卿牽穹

又凡橫排字以千計，皆可爲聲母，如乾字之終轎字，轎形切，轎擎乾擎，坤字之終靠字，靠刑切，靠輕牽卿。不必乾坤等字方爲聲母。

凡聚一處皆可爲韻母，如乾卿切，乾擎虔擎；坤擎切，坤輕牽卿。不必形恒等字方爲韻母。

明・桑紹良《青郊襍箸・聲韻襍箸》　舊以公空爲角，翁烘爲羽，尤爲悖謬。盍四字如兄弟四人，伯仲叔季同氣同聲，如何分的開，可見前輩未曾看到而任意分派也。況四字皆喉音，皆當屬宮，亦非角與羽也。今悉釐正之。此類非一，姑舉此以例其餘。

又　舊説四聲各有清濁二等，是八聲矣。今攷乎人之清即沈與深，平入之濁即浮與淺，上去各一，更無二等，强分爲二，亦以清濁名之，不亦誣乎。兹定爲六聲，廣四聲之不足，裁八聲之有餘。別爲一圖揭於後，一覽之間，指諸掌矣。

平入可分清濁，上去不可分清濁。試舉一端言之，如平以通爲清而

同爲濁，入以禿爲清而獨爲濁，盍通同禿獨爲聲本二，自不可混爲一也。上以桶爲清而恫爲濁，去以痛爲清而慟爲濁，桶與恫、痛與慟，其聲一耳，何爲以清濁分也。十八部之上去莫不皆肽，姑於首部中舉此二聲以例其餘。見前輩之不是處儘多，烏容默默不辯。

或曰聲雖有六，其實祇三，倍三爲六也。沈浮一也，上去一也，淺深一也。何以見之，古人詩詞及唐宋詩餘用平韻者則沈浮兼押，用入韻者則淺深兼押，用上韻者則與去聲兼押，用去韻者則與上聲兼押，種種皆肽，盍上去之相偶，猶沈與浮、淺與深也。聲爲三而倍爲六，或人之言不爲無見，从六爲級，益當自信。

七十四母者，合四科五位諸品得數七十有四也。舊母惟三十有六，一母攝一音之四科，若見母攝觥坰庚京是也。此重輕相通之法，似足以盡諸字。肽曖昧不明，初學不易曉，不若七十四母爲大備，隨輕重各立，不待宿學而人人可知也。兹以十八部爲横，四科節分之；諸品各從位以爲縱，凡一品即一母，總爲一圖附於左。又爲四字韻語，俾讀而識之，則大備之理不惟瞭然在目中，亦能熟諳於胷臆，庶乎不至牴牾於口耳矣。

又　先輩制三十六母，其中多有重複。如疑喻皆宫音，進品乃以疑爲角次濁，喻爲羽濁。泥孃皆徵音，進品乃以泥爲徵次濁，孃爲次商次濁。知照皆角音，啓品乃皆以爲次商而各爲母。徹穿皆角音，承品乃皆以爲次商次清而各爲母。澄床皆角音，承品乃皆以爲次商濁而各爲母。非敷皆羽音，衍品乃以非爲次宫清，敷爲次宫次清。本只六母，分而倍之爲十二母，殊爲不通。今悉合併，去其六母，通别母止存三十母，庶無妄分重複之失。

存三十母者，姑从其分清濁之説，以濁重清而兼存之也。必欲至當無愆，當以濁从清，再併去十母，止存二十母至足矣。兹惟於沈平中取一字以爲之統，若沈平無字者乃取浮平一字代之，止存見溪影曉端透泥來知徹日審精清心幫滂明非微二十母，其他群併於溪、疑併於影、匣併於曉、定併於透、澄併於徹、禪併於審、從併於清、邪併於心、竝併於滂、奉併於非，則浮淺隨沈深，上去無二音，方爲至當。

近見正統間蘭廷秀《韻畧易通》，亦謂音母只二十，其重複十六者當去。作《早梅》五言絶句詩云：東風破早梅，向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與余所定二十母相同。但詩意雖通，而五音失序，未盡善也。余制《聖世詩》一首易之，音序雖得，而詩意牽强不暢，曰：國開王向德，天乃資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磐民弗忘。音意不能兩全，姑以此易彼，重音聲而輕文意也。可見精思所致，自與古人契合。若蘭君者，豈非先得我心之所同肽者邪。

音惟有五，先輩謂五音之外又有半徵商半商徵二音，意以五音該諸字不盡，故增此爾。今細求之，此二音之字皆在五音之中，未見五音該不盡也。如來字是徵之次輕科止品，日字是角之極輕科進品，皆有歸著，乃謂之半徵商半商徵何邪。噫，四科五位諸品既定，則音外無遺字，字内無欠音，燦若日星，何以曲爲增損以亂人旺信哉。

半徵半商外復有次商次宫二音，次商即知徹澄照穿床六母，皆齶音，乃今所定角音啓承二品是也。次宫即非敷奉微四母，皆脣音，乃今所定羽音衍止二品是也。本易簡明白，乃曲爲之説，謂二次音且不屬角羽而屬商宫，不知何故。於戲，誤哉。

兩入爲四聲之餘，六聲相調，重輕互相應。如尤部内搊愁瞅傴是次輕角承音，入聲却是遂豕，乃極重角承音，此以重就輕類也。魚部内於余與御是次重宫進音，入聲却是虐蔑，乃極輕宫進音，此以輕就重類也。皆不同科而同位同品，使非同位同品則不能互應矣。肽此類皆本科不可調，故旁通之。蓋四聲舍此無所終，二入外此無所歸，不得不爾也。

入有借聲，有攝聲。借聲者即重輕相通，前已論之矣。攝聲者盍一平一上一去，攝二入聲也，如兼減監既以甲爲入，而又以頰爲入，堅簡見既以戛爲入，而又以結爲入是矣。盍甲頰爲韻雖二，舍兼均無所歸。戛結於堅亦肽，皆天造地設，自肽而肽，非人之所能爲也。舊韻以甲屬緘，以頰屬兼，以戛屬間，以結屬堅，兩入雖各得其從，兩平不免過於析，所以合而攝之，於理不謬，古韻正是如此。

又　舊切字取音取韻多有可怪處，其取音處每不分輕重，其取韻處每不辨沈浮。今姑各舉其一，以例見之：其取音可怪處，以充爲昌嵩

切，夫充字乃極重科角承音，若用臆字叶矣，昌字乃極輕科角承音，雖同位同品有相應之理，肰既非同部，而輕重之科又不同，亦非無應用之字不得已而借用，奚爲舍臆字而用昌字邪，若用昌字則似稱字而非充字矣。然用臆字亦非至當，求其至當須作蓄中切，蓄字是本排入聲中字，是本位啓品，無一點不叶，豈不佳勝。

其取韻可怪處，以同字爲徒東切，夫同字浮平聲也，用農字叶矣。東字乃沈平聲，雖曰同部同科同位，肰其聲不同，如何讀的。若謂同部同科同位便可用，則上去二聲董棟字亦可用矣。今照徒東切讀之則是通字而非同字。農字善而以徒字爲音，亦非至當，當作獨農切，獨字是本排入聲，農字是本位進品，亦猶以蓄中易昌嵩之妥貼也。舊說取音取韻大率類此。以新法方之，其簡易明白奚但倍蓰，此新法所由立而後學之認理者，其必有定趨哉。

通前四十二條，發明十八部、四科、五位、諸品、六級、七十四母，竝切字新法，皆出獨見，與舊書多不同。雖後生淺學，莫獲師說，但研窮累年，心與理會，知其必如是乃爲至當。故不避譏誚，僭爲箸述，更爲圖譜歌章，第列於後，尤爲明顯，以俟後之君子，雖百千萬世不惑焉可也。

又《十八韻分合說畧》 東部第一　與冬通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庚部中橫榮等字來通押，謬。古韻與江叶。

江部第二　獨用。《正韻》《詞韻》與陽合，謬。古韻與東叶。

侵部第三　獨用。《正韻》《詞韻》同。古韻與覃叶。

覃部第四　與鹽咸通用。《正韻》分覃咸，《詞韻》分兼廉各爲二，俱非。而《詞韻》以邯凡等字屬寒部，謬。古韻與侵叶。

庚部第五　與青蒸通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橫榮等字與東部通押，謬。古韻與陽叶。

陽部第六　獨用。《正韻》《詞韻》與江合，謬。古韻與庚叶。

真部第七　與文魂通用。《正韻》《詞韻》同。古韻與元叶。

元部第八　與寒刪先通。用分出魂痕等字屬真。《正韻》分寒刪先。《詞韻》分寒桓先各爲三，俱非。而《詞韻》以覃部中邯凡等字來屬寒，謬。古韻與真叶。

歌部第九　獨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入聲合曷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麻遮叶

麻部第十　與皆部中佳蝸等字通用，分出遮斜等字自爲遮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入聲洽黠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歌遮叶。

遮部第十一　分麻部中遮斜等字自爲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入聲葉月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歌麻叶。

皆部第十二　與灰部中開來等字通用，分出佳蝸等字與麻部通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入聲陌資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灰支叶。

灰部第十三　與支微齊韻中爲暉閨等字通用，分出開來等字屬皆部。《正韻》同。《詞韻》分開來亦同，而以灰魁等字屬齊部似混，又以入聲國德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皆支叶。

支部第十四　與齊微通用，分出爲閨暉等字屬灰部。《正韻》分暉等字屬灰部，而猶分支齊爲二，太析。《詞韻》分支齊爲二，支韻惟存角商次輕支思等字，而以極輕五位奇低知躋畀等字爲齊韻，亦太析。却不分爲閨暉等字屬灰部，反以灰部中灰魁等字來屬，復太混。而又以入聲質錫緝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皆灰叶。

模部第十五　分魚虞韻中疏模等字自爲部。《正韻》同。《詞韻》不分而合用，似混。又以入聲屋勿等字狃作三聲相押，俞謬。古韻與魚叶。

魚部第十六　與虞通用，分出疏模等字自爲模部。《正韻》同。《詞韻》不分，似混。而以入聲匊述域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模叶。

尤部第十七　獨用。《正韻》《詞韻》同。而《詞韻》以浮謀等字讀爲符謨等，分出屬模，非。而又以入聲竹熟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蕭叶。

蕭部第十八　與爻豪通用。《詞韻》同。《正韻》分蕭爻爲二，太析，而《詞韻》以入聲覺藥等字狃作三聲相押，愈謬。古韻與尤叶。

右十八韻分合説畧，乃酌《詩韻》《正韻》《詞韻》折衷以定之。三韻皆有失，而其失有小大。《詩韻》失於分析，肰不悖六書之義，其失也小。《正韻》《詞韻》病《詩韻》之分析而牽合之，遂與諧聲義悖，病乃滋甚，其失也大。而《詞韻》又以入聲分派三聲，使之相押，愈俗謬不經，嘗箸《韻説》以駁其非。兹定其部數，序其次第，粗述分合之故，益以古韻相叶以爲古詩銘贊辭賦之用，勿混用於律絶詞曲之中，理明義暢，不待悉覽全文，而蘊之底蘊已徹於心胷而無牴牾矣，善學者其毋忽諸。

明・葛仲選《太律》卷一〇《七音韻鑑斷》　沈隱侯之爲二百六韻也，聲類倣李登，四聲祖周顒，其中有同音不同韻、異音反同韻者，蓋採掇《詩》《騷》及《房中安世樂》之韻，立辭家之案，原非譜聲音之次第也。梁武雅不爲好，正斌著論非之，是在當時已不信矣。後僧宗彦爲三十六母，既縱之以七音，僧守温爲《等第圖》，復經之以四等，李燾合而爲一，以輕重布之，曰《七音韻鑑》。反切門法，準此立名，豈不曰聲音之大全哉。吾以自然者求之，得失有可論也。三十六毋中，疑重喻、泥重孃、知重照、徹重穿、床重澄、非重敷、則毋爲重矣。見端精知照幫之下各有一音，泥來日明微之上各有一音，心邪之外又有二音，今皆不出，則毋爲漏矣。子分四等，毋當足以貫之。詳幫與滂同行，並爲之偶；明與微奉同行，非爲之偶；知與徹同行，澄爲之偶；照與穿同行，床爲之偶；日與禪同行，審爲之偶。今並列而爲母，則子以母分而少，故知徹澄照穿床審禪三四等一音，日非敷奉微只三等一音，幫旁並明有一二等一音者，二四等一音者。總之各只具□音也。音分四等當別之以四，今一局中見溪羣疑曉匣影喻來孃泥一二等同一音，三四等同一音；精心從心邪一等一音，四等一音，是各母只具音二，餘母則又只具音一而已，何四等之有。若第十三、第十四、第三十一之見溪羣疑曉匣影喻泥孃一二不同音，第三十與第二十八聲之知徹澄明穿床審禪二三不同音，則又音之雜入，不可以等齊也。音以耳决，今以牙舌脣齒喉别角徵宫商羽，是以形揣音耳，失其聰矣。且清清濁濁之間，牙之疑與喉之喻同音，舌之泥與孃同音，舌之知等與齒之照等同音，何所分别。輕脣音多敷於次清，不類齒音，出心耶。審禪又非太濁之類，何其不相配耶。【略】今以口之輕重爲音之輕重，如以冬爲輕、東爲重，有難爲定者矣。何也，口之輕重係於心之静躁，静躁不定則輕重不定，故冬東青清古今無不疑其分也。□立韻也，若括第一等爲一韻，括第四等爲一韻，中無知徹澄照穿床審禪非敷奉微日之音矣。括第二等爲一韻，中無精心從心邪非敷奉微日之音矣。括第三等爲一韻，中無精清從心邪幫滂並明之音矣。以沈韻填之，寧無一音出入邪。他如括二三四等爲一韻，則有支脂魚虞等，括一二三四等爲一韻，則有東韻，又不同矣。以此觀之，法不無遷就，韻不無改易，亦非沈韻之舊矣。

清・趙紹箕《拙庵韻悟・十要》　呼呼者，聲之發端也。凡吐字之始，先有一聲爲之發端，乃化聲之機也。蓋發動一聲之響，與夫分别一韻之響者，呼聲之功能也。有呼口，有呼字，呼口計六種，呼字計三百八十四聲。無字可繪，借奇韻之字以當之。古名字頭，余名爲呼也，又名化母，以聲無不自其變化也。有正化、有偏化。

應應者，聲之承轉也。凡聲發端之後，隨有一聲爲之承轉，乃生聲之樞也。蓋繼續一聲之響，與夫聯合一韻之響者，應聲之功能也。有應口、有應字，應口約八種，應字計三百六十聲。無字可繪，借本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腹，余名爲應也，又名生母，以聲無不自其孳生也。有正生、有偏生。

吸吸者，聲之收煞也。凡聲承轉之後，即有一聲爲之收煞，乃成聲之要也。蓋完尼一聲之響，與夫吟咏一韻之響者，吸聲之功能也。有吸口、有吸字，吸口約八種，吸字計五十二聲。無字可繪，借奇偶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尾，余名爲吸也，又名成母，以聲無不自其完成也。有正成、有偏成。

聲聲者，氣所激薄之響也。有輕聲、有綽聲，輕聲古未今名，余括以始枯呼烏，次以伯仲叔季。經聲古之命名其法不一，沈約名以平上去入，用拾名以天子聖哲，周德清名以陰陽上去，蕭雲從名以陰陽上去入，各立其名，以爲聲範。余取捨之一字，約之四字，定爲天平上去，附以入聲。

音音者，聲所從出之竅也。有正音、有變音，正音者喉齒牙舌脣也，變音者下脣兼上齒也，正者音之能也，變者音之雜也。古之分音，其法不一，或以喉爲牙，或以牙爲齒，或與同類分兼半，或與異類校輕重，或以正爲變，或以變爲正，見各不同，音無平準。余以聲之純者爲五正音，聲之雜者爲二變音。

韻韻者，聲氣之諧和者也。有奇韻，有偶韻，有獨韻，有通韻。古法未辭，縱之奇偶，衡之獨通，所立之韻，其數不一，沈韻爲五十七，劉韻爲三十，正韻爲二十二或爲四十四，以至十二，見各不同，韻無定準。余據韻之奇偶獨通立正化韻九十，推偏化韻三百六十，立正化入韻三十，推偏化入韻一百二十。

經經者，聲音韻直列而叶者也。聲有經聲，音有經音，韻有經韻。古之直列而叶者，或有重複，或有疎闊，或有顛倒，或有參差，或以經爲緯，立法各異，難以邊從。余按三者之陰陽正變奇偶獨通各以類叙，定之爲經，不支不漏，不亂不淆，列次天然，縱衡如一。

緯緯者，聲音韻横列而調者也。聲有歸聲，音有緯音，韻有準韻。古之横列而調者，或有重複，或有疎闊，或有顛倒，或有參差，或以緯爲經，立法各異，難以邊從。余按三者之陰陽正變奇偶獨通，各以類叙，定之爲緯，不支不滿，不亂不淆，列次天然，縱衡如一。

分分者，聲音韻各有其族，分之使其有别也。古之分法不一。余分經聲爲四，分緯聲爲四，分正音爲五，分變音爲二，分奇韻爲六，分偶韻爲八十四，分獨韻爲六，分通韻爲二十八，分入聲奇韻爲六，分入聲偶韻爲二十四，分入聲獨韻爲六，分入聲通韻爲八，分呼法爲六，分應法爲二十，分吸法爲二十。

合合者，聲音韻各有其類：合之使其有屬也。古之合法不一。余合經聲於經，合緯聲於緯，合正音於正，合變音於變，合奇韻爲五，合偶韻爲七十，合獨韻爲五，合通韻爲十四，合入聲奇韻爲五，合入聲偶韻爲二十，合入聲獨韻爲五，合入聲通韻爲四，合呼法爲五，合應法爲八，合吸法爲八。

又　六呼呼法俱以五門之奇韻爲準

合口口中合，而口旁開腮鼓，舌伸，上脣内却，下脣外舒，而口角作音也。屬宫、屬喉。

撮脣脣中撮，而脣旁合，腮縮舌捲，上脣外舒，下脣内却，而脣尖作音也。屬羽、屬脣。

開口口大開，而角半開，舌尖下縮，喉中氣鬱，口勢放鬆，而喉面作音也。屬商、屬齒。

啓脣脣半開，而角大開，舌尖前伸，喉中氣舒，脣勢收緊，而喉中作音也。屬角、屬牙。

齊齒齒咬牙，而脣少合，舌抵上腭，上齒外舒，下牙内却，而齒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交牙牙絞齒，而脣少開，舌抵下腭，下牙外舒，上齒内却，而牙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古以合口撮脣屬開，開啓齊交屬閉。

八應應法俱以各韻之字腹爲準

如呼六奇之應口，合呼合應，撮呼撮應，開呼開應，啓呼啓應，齊呼齊應，交呼交應，應俱同呼，故從名爲如呼也。

口舒逆鼻之應口，校呼略舒也。口展順鼻之應口，校舒又展也。口張斂齦之應口，校呼少張也。口弛伸齦之應口，校張又弛也。

口放抑嗓之應口，校呼大放也。口縱揚嗓之應口，校放又縱也。口揭曲咽之應口，校呼少揭也。○舒展等有大小，分之則成十四。

八吸吸法俱以字腹之餘音爲準

運腭始收重腭，氣重激也，居收輕腭，氣輕激也，格收紆腭，氣紆曲也，基收直腭，氣直伸也，支收抵腭，舌抵挃也，咨收點腭，舌點遠也，故縱名爲運腭也。

逆鼻舐腭，閉口，逆其氣於鼻中。順鼻閉喉，開口，順其氣於鼻中。斂齦舐牙，閉口，斂其氣于下顎。伸齦舐齦，閉口，伸其氣于下顎。

抑嗓半喉，開口，都其氣於嗓間。揚嗓金喉，開口，楊其氣于嗓間。曲咽踡舌，開口，曲其氣于咽上。○逆順等有陰陽，分之則成十四。

清・高奣映《等音聲位合彙》卷上《聲音韻母總論》《詩敘》云：聲音樂，對文則别，蓋聲者音之所發。張載曰：聲者形氣相軋而成。《月令》疏曰：單出爲聲。兹述五聲爲開承轉縱合，猶昔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之義。音者，聲成文爲音，《月令》疏曰：雜比爲音。兹述五音爲宫商角徵羽，此係舊有，但未分爲何如之五種音耳。韻者音員爲韻，《六書故》曰：音相諧也，聲相應爲韻。兹述每聲每音各十三韻，猶昔以音相叶爲部曰韻書之義。母者，就其類中取一字以爲母，餘字皆其所生，如母之乳子然。李如真曰：猶億兆中尊一人以爲王，餘人皆其所統。兹述二十四母，即前人三十六母之義，詳加删補焉。位者，凡聲音出於口吻者無不全具此各位中，倘稍前稍後，畧上畧下，即另屬一位，已非本音，各有分位而不可移，從來聲無以位定者，音韻故多互錯。兹述七千八百位，内除合聲，每音八韻，相借共九百六十位，外實存六千八百四十位，亦猶昔等韻之義，獨是並無一位遺漏，亦無一位重複也，分别詳述於後。

又《五音呼法辨》《切韻指南》云：商口開張，宫舌居中，羽脣撮聚，角舌縮却，徵舌拄齒。此深得五音之奥也。

合與閉相似，其不同者，合係兩脣鼓動而相合，閉則兩脣欲閉微露一縫而不動。撮與合相似，其不同者，撮係聚吻而不動，合則吻畧聚而動。閉撮雖同屬不動，而閉則其縫扁，撮則其竅圓，所謂三陽同類也。開與啟相似，其辨在開係脣齒皆張而微動，啟則張脣露齒而不動，所謂

二陰同類也。是在學者熟讀詳玩而自知之。

又《十三韻論》 前人分韻多寡互異，總以未嘗精辯五種大音統屬，遂各因其傳誦之音覺有微同微異者，各執臆見而分併之也。按舊韻平上去入四聲共二百零六韻，沈約原定。平水劉淵始併通用以省重複，四聲共併成一百零七韻。今所通行詩韻亦有將上聲內拯與迥併，共一百零六韻。《洪武正韻》一仍毛氏之訂，謂《韻畧》中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細加分晰，四聲共併成七十六韻，可謂革繁從簡矣。但其間猶有錯悞，如微承聲商音第八韻微母。之與脂，開聲微音第十二韻知母。魚承聲羽音第十二韻疑母。之與虞，承聲羽音第十一韻疑母。此不當併而誤併者也。如脂當與魚併，音有微羽之分，同係第十二韻。虞當與孤併，音有羽宮之分，同係第十一韻。此當併而悞分者也。餘可類推。惟馬槃什《等音》分屬五音，每聲各十三韻，合律閏之數，其入即合聲止有五韻，內八韻係借聲，詳前合聲本借之分說。誠獨得之妙，增之不可，減之不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又《五聲十三韻首圖》 茲述之將韻首列圖于左

五聲十三韻首圖

	開光	承狂	轉廣	縱誑	合借九
第一韻					
第二韻	官	攉	管	貫	借十
第三韻	宮	頃	拱	貢	借十一
第四韻	昆	豚	袞	棍	借十二
第五韻	高	熬	杲	告	借九
第六韻	乖	詭	柺	怪	借十
第七韻	鉤	齁	苟	姤	借十一
第八韻	圭	葵	癸	桂	借十二
第九韻	鍋	謊	果	過	郭

五聲十三韻首圖

第十韻	遮	蛇	者	蔗	國
第十一韻	沽	吾	古	固	谷
第十二韻	初	鋤	沮	著	汩
第十三韻	瓜	華	寡	卦	刮

韻首圖解

昔人分韻原未論宮商，止就韻中泛取一字爲首耳。今既定爲位次，則五聲五音各有韻首，不問字之有無，自相統轄，即各調見母下之位。此分音也。若論叶押，止用韻之有字者，直當以每聲宮音見母下字爲首，如見母無字則用溪疑等母，次第相推，遇有字者取之，如開聲第十二韻首初字係青母是也。如此韻宮音內全無字，則用商或角，亦次第相推取之。如開聲第五韻首高字係商音是也。

開上平承下平二聲，互相通叶，古人所以概謂平聲也。惟詞調分陰即上平陽即下平用之。詳前五聲說。轉上縱去合入三聲，各相爲叶。然詞曲竟無合聲，蓋不知合聲有本借之分，因借紐與前四聲不諧故不用耳。互見前《合聲獨異說》。茲合聲十三韻首內有八韻相借，惟閏餘一位無借，實共止有五韻首。

二十五調各十三韻，當共有三百二十五韻首，所謂分音者其五聲攸屬。惟六十五韻首內除合聲所借八韻，則止五十七，若開承通叶，實四十四耳。然位中所統以六十五爲正數，故此圖具之。嘗考《河圖》中五加六爲十一，加七爲十二加八爲十三，加九爲十四，加十爲十五，合之共得六十五，除一以歸體，即卦數也。韻目適爾符合，可見聲數之理無不相通。

又《韻分陰陽解》 馬氏云：陰陽者，同出乎太極，而大有迥別，韻配律呂，分陰陽同位，合其原也。即如光之與官大有迥別，而語譌者多彼此互錯，或有古人錯爲同韻者，或有方言相錯者，或有語急錯道者，要皆上下易位，錯道其聲，蓋譌而歸其同原也。此論是矣。但又云細審其

原，當用高鉤爲同位，乖圭爲同位，則非矣。在彼見高鉤二韻有互錯者，乖圭二韻有互錯者，遂疑此四位爲陰陽極體，如乾坤二卦然，是止知陰陽二位互相有錯，而不知陰與陰位、陽與陽位亦有互錯也。蓋以配合言則韻有夫妻之義，故時而陽錯如陰、陰錯如陽，此即馬氏所説，若以比類言又有兄弟之義，以相生言又有同體之義，故時而陽亦與陽錯，陰亦與陰錯。兹述三圖，各引證於左：

配合之圖								
陽聲	一 十	九	七	五	三	一	陰律夫 陽律妻	
半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黄光 大宫	閏餘瓜十三
陰聲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太宫 夾鍾	
半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姑洗高 仲乖呂	
陰聲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蕤賓鈞 林圭鍾	
半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夷則鍋 南國呂	
陽聲	十一	十	八	六	四	二	無沽射 應汩鍾	

配合圖引證

馬氏謂天下郡國各殊，語言不一，同原相謁者，各母下五聲之字在在皆有。如光宫二韻内莊專開囊難承謊緩轉放飯縱等，宫昆二韻内庚根開承臣承迥窘轉正震縱等，鍋國二韻内郭國合等，沽汩二韻内俱居開菊橘合等，多有互相錯呼，故知其陰陽同位也。若瓜韻内些鞾等或錯爲鍋韻者有之，或錯爲國韻者有之，故知其半陰半陽也。此即愚所謂配合之義。至高乖鈞圭，馬氏疑此四韻獨有不同，蓋不知高鈞二韻中字少，故上下互錯者少耳，即如國韻中亦因字少，無甚互錯，所以馬氏惟舉入聲即合聲數字爲證而已，何獨致疑于彼耶。然高乖二韻内如乃款二字，或讀爲襖藹，或讀爲藹襖，亦可爲互錯之證也，餘詳下説。

比類之圖						
兄弟	一 陽 光宫 三 陽	二 陰 昆官 四 陰	五 陽 高鈞 七 陽	六 陰 乖圭 八 陰	九 陽 鍋沽 十一 陽	十 陰 國汩 十二 陰
半陽半陰	閏 十三瓜餘					

比類圖引證

馬氏謂高鈞二韻内有交鳩了柳妙謬苗矛等字互錯，乖圭二韻内有拐鬼繪誨懷回等字互錯，此正愚所謂比類也。非獨此四韻爲然，如光宫二韻，古則公江相通，如後漢謡：江夏黄童，天下無雙。古音江叶工，降叶紅，而空叶腔，夢叶芒。宫昆二韻，古則先真相通，故洪邁云：先字自真字而來，古田與陳同聲，旬叶宣。《説文》闐踶以真爲聲，詵駪以先爲聲。即沈約十二文内員云竝列，十三元内收魂。至吞等字，鍋沽二韻古音徒叶駝，善惡之惡轉爲好惡之惡，再如俗讀模如魔之類。圖汩二韻，車昔惟尺遮切，自漢以來又音居，蛇轉音移皆是也。

相生圖			
申	長	子	光
鍋	高		
郭			
陽	陽	陽	
戌	午	寅	宫
沽	鈞		
谷			
陽	陽	陽	
酉	巳	丑	官
國	乖		
國			
陰	陰	陰	
亥	未	卯	昆
汩	圭		
汩			
陰	陰	陰	
間瓜刮			
半陰半陽			

相生圖引證

按子寅辰午申戌六支屬陽，丑卯巳未酉亥六支屬陰。韻分陰陽，適相配合。再如申子辰爲同紀，寅午戌爲同紀，巳酉丑爲同紀，亥卯未爲同紀，而每紀所配之三韻同一合韻，此三位亦時有通叶互錯，故愚謂韻有一體相生之義也。如《詩》酌以大斗，鄭氏音主，《易》日中見斗，古文作主，蓋斗係第七韻，主係第十一韻，而此二韻合聲同在第十一位也。

又《詩》黃鳥于飛，與萋叶，當屬基韻，《等子》乃在規韻，即沈休文亦非機暉歸同爲一韻，蓋規係第八韻，基係第十二韻，而此二韻合聲同在第十二位也。

惟瓜韻係陰陽相兼，爲諸韻之閏餘，即爲諸韻之總統，故於第九至第十二本聲，五韻俱各有互錯耳。

各圖韻首解

以上諸圖，俱以開聲宫音見母下十三韻爲例耳。内有開聲無字者，則借本韻合聲之字，用○以別之，如國汨是也。若開聲無字，而本位合聲又係借韻，則取商音見母下之字，用□以別之如高鈞是也。

又卷下　十三韻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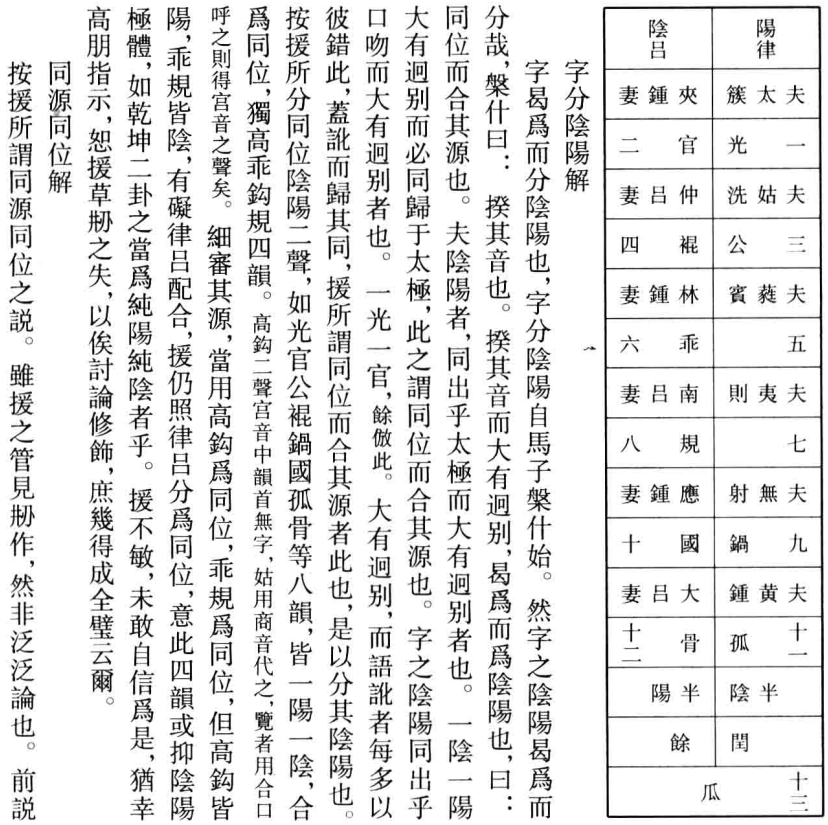
槃什馬氏自援曰：韻曷爲而止于十三也，韻止于十三，援亦不知也。援自舞勺入塾，從事于雒源楊夫子之門，誦讀之下，嘗見唐《禮部韻畧》即，今沈約詩韻。退而自問曰：韻何爲而有不同者乎，胡爲乎遮奢等音而屬于麻也，胡爲乎歌麻兩音而古可通用也，胡爲乎庚之不通用于真也，胡爲乎侵之自爲一韻也，如是等疑，未可屈指。及從事江右楊夫子，而知侵之爲閉口音也，從事嘉興李夫子而知歌麻遮爲吴越不分之音也。援也籍于秦，生于南，外族于粤，師于蜀越豫，從　家大人播越而遊，于外彝異域戎狄蠻狘之語所共聞也，滇黔楚蜀之地所身歷也，至若燕趙韓魏吴閩晉魯，以及各國則交遊之客，與夫同官知好，皆四方之士也，援日與熟習，聆其聲語，細而察之，乃知庚之與公同韻，而必不可通于真，此中州之正音也，其他所疑，則隨長隨見而識之，蓋沈約以吴音而失者亦有之矣。援時以等音爲念，既知宫商之有别，而復以四方之音證之，其五音中錯綜有字見乎等韻者，援已分爲十二韻，雖舊譜中以無字而不全具五音，或少一二音二三音者，援皆增而全之。援嘗考《洪武正韻》，而知遮之必不同于麻也。乃以己見增國平聲韻統五聲，五百零二十五位。援又審俱居二字之有輕重陰陽之分也，乃增骨基車之宫音，孤韻之陰也。韻亦統五聲，五百二十五位，凡數易稿，而十三韻之位乃定。援新增五音内五聲共二千五百二十一位，皆《等韻》中原無者也。援細審十三韻之入聲共有五韻，獨瓜韻入聲不與别韻相同，蓋半陰半陽者也。其餘十二韻則每三韻相同一韻，共八韻借四韻爲入聲，于合乎十二律、及閏月之象焉，故知其有陰陽而分之耳。援不揣僅以己見定其位、分其陰陽，並註其入聲本聲及相借入聲，具圖請正。

十三韻律吕陰陽及入聲借聲本聲圖圖中惟宫商徵羽四音，其角音係閉口混呼，與徵音微同，但旋閉口稍易耳，有字者少，故不具。

		大篇	蕤賓	射無	沈姑	則夷	鍾黄	灰鍾	林鍾	應鍾	伸吕	南吕	大吕	閏餘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陰	陰	陰	陰	陰	陰	半陰半陽
宫音	平聲	光		鍋	公		孤	官	乖	國	裾	規	骨	瓜
	入聲	郭	郭	郭	谷	谷	谷	國	國	國	骨	骨	骨	刮
		鎘借	鎘借	聲本	孤借	孤借	聲本	國借	國借	聲本	骨借	骨借	聲本	聲本
商音	平聲	岡	高	歌	庚	鈞	口	干	該	革	根		囚	迦
	入聲	各	各	各	、	、	、	革	革	革	△	△	△	閣
		歌借	聲本	口借	聲本	口借	聲本	革借	革借	聲本	口借	口借	聲本	聲本
徵音	平聲	江	交	脚	京	鳩	急	間	皆	結	巾		基	家
	入聲	脚	脚	脚	急	急	急	結	結	結	吉	吉	吉	甲
		脚借	脚借	聲本	急借	急借	聲本	結借	結借	聲本	基借	基借	聲本	聲本
羽音	平聲	悭		钁	弓	樛	俱			決	君		居	
	入聲	钁	钁	钁	弼	弼	弼	決	決	決	橘	橘	橘	
		钁借	钁借	聲本	偵借	偵借	聲本	決借	決借	聲本	居借	居借	聲本	聲本

凡平反本聲無字者，按本聲，五聲圖之國革等類是也。其有五聲無字者，畫一形像以别之，、○等類是也。蓋明其相借之位也，使人易曉之意耳。

韻配律呂陰陽同位定位圖



字分陰陽解

字曷爲而分陰陽也，字分陰陽自馬子槃什始。然字之陰陽曷爲而分哉，槃什曰：揆其音也。揆其音而大有迥別，曷爲而爲陰陽也，曰：同位而合其源也。夫陰陽者，同出乎太極而大有迥別者也。一陰一陽大有迥別而必同歸于太極，此之謂同位而合其源也。字之陰陽同出乎口吻而大有迥別者也。一光一官，餘倣此。大有迥別，而語訛者每多以彼錯此，蓋訛而歸其同，援所謂同位而合其源者此也，是以分其陰陽也。按援所分同位陰陽二聲，如光官公裸鍋國孤骨等八韻，皆一陽一陰，合爲同位，獨高乖鈎規四韻。高鈎二聲宮音中韻首無字，姑用商音代之，覽者用合口呼之則得宮音之聲矣。細審其源，當用高鈎爲同位，乖規爲同位，但高鈎皆陽，乖規皆陰，有礙律呂配合，援仍照律呂分爲同位，意此四韻或抑陰陽極體，如乾坤二卦之當爲純陽純陰者乎。援不敏，未敢自信爲是，猶幸高朋指示，恕援草拟之失，以俟討論修飾，庶幾得成全璧云爾。

同源同位解

按援所謂同源同位之説。雖援之管見拟作，然非泛泛論也。前説内謂訛而歸其真者，不獨語訛爲然，天下郡國各殊，語言不一同源，相訛者各母下五聲之字在在皆有，今每韻五聲，姑取數字以爲其驗：如光宫平聲内岡干江間莊專，上聲内謊緩枉宛兩臉，去聲内盎暗放飯望萬，全聲内唐覃黄環囊難等字。公裸平聲内庚根京巾兵賓，上聲内拱滾景緊迥窘，去聲内孟悶鳳糞用咏，全聲内明民城臣彭盆等字。高鈎内交鳩了抑妙謬苗矛等字。乖規内枴鬼繪誨懷回等字。鍋國内平聲駝蛇等字，入聲則郭國薄白脚結岳月藥葉削雪等字。孤骨内平聲俱居等字，入聲則菊橘畜出福弗贖術欲役等字。如是等同源之字，或有古爲同韻者，或有方言相錯者，或有語急錯道者，要皆上下易位，錯道其聲耳。援故知其陰陽同源也，至若瓜韻内如些靴等字，則錯爲鍋韻者有之，錯爲國韻者有之鍋爲陽、國爲陰，故知其半陰半陽也。援之妄分陰陽同源同位者以此。

清・梅建《重訂馬氏等音・序》 按等韻出自佛書，繼此者無慮數十家，由四十二母約爲三十六母，類皆法繁旨秘，非留心數閲月弗能曉。宣城誕生公又約爲三十二母，可謂簡而明矣，然亦必於四十四目中、每一目三十二字縱横讀之，學者亦憚其難。馬氏《等音》更約爲二十一母，所必讀者三章，一韻首，一轉全聲，一即此二十一母也。韻首宫商角徵羽五音，每音一十三韻，而十三韻之第一字則光岡姜江悾，合口呼之則爲光，開口則爲岡，閉口齊齒撮口則爲姜、爲江、爲悾。下十二韻之呼法亦如之。是五音一十三韻，弟須熟讀宫音之一十三韻也。轉全聲則同一平聲字分出下平爲全聲，謂之平上去入全，如通桶痛突同是也，學者從通字順口調之即轉出同字。餘倣此。字母雖二十一字，亦弟順口呼去即是，合計之三章所宜熟識者，僅三十五字耳。學者會其意弟須片時，了於口，則不出一二日，易莫易於此矣。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卷首《證母呼訛》 三十六母中，最不易辨者疑喻二母。今人多呼疑作夷，夫夷乃喻母下字也。母字一謬，則讀虞作于，讀凝作蠅，危作爲矣。疑喻混淆，其弊莫可勝道，學者宜深究别。凡各韻疑母下諸字，俱由舌根微向上而出牙間，試如昂岸迎霓妍敖鵝牙言魚巍元吟額堯衙顒瓦毅我諸字等類，俱屬齶音，宜時時審辨，始省識等韻之妙。○喻母下字，訛呼者少，今亦列數字，以爲疑母之證：如幃胃榮遥余寅胤雲延演尤蠅淫監蘊炎等字，須知俱屬喉音，舌根不向上齶，不與疑母同也。若以魏字讀胃，則疑喻一體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一卷《内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爲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所刊。【略】其書自立新意，併三十六母爲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二十一母，而緯以光官公裸口垂口規戈國孤骨

瓜十三韻。以舊譜四聲爲未備，增爲五聲，曰平上去入全。又謂舊譜有無入之韻，皆爲錯誤，立借入之法以通之。其删併字母，即蘭廷秀《韻畧易通》括以《早梅詩》之説也。其四聲外增一全聲，即周德清《中原音韻》陰平陽平之説也。其借用入聲，即葉秉敬《韻表》之説也。其末附《傳響射字法》，矜爲神妙者，即宋趙與時《賓退録》擊鼓射字法也。而實皆未見諸書。觀其謂《禮部韻》爲沈約作，其陋可想。檢所引證，不過據《洪武正韻》及《字彙》韻法横直二圖，私心揣測，以成是編。其中惟平分陰陽稍合古法，米芾《畫史》嘗明此義，而晉李登《聲類》以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當即其源，然以全聲列入聲後，如通桶痛突同、灘坦炭忒壇，則究非先發後斂之序。總之一知半解，自生妄見而已矣。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述原》《御製性理精義・皇極篇》原文本不爲等韻發，今謹擇其有關于等韻者述而註之。此篇乃音韻根本。愚生平得力全在于此，但其言簡，具雖加註釋，仍難即解。敬録卷首，特欲使學者有所向望，未敢責之從此入手也。

知徹澄娘，《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耳。《經世》次于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

愚按知徹澄娘四母，直圖中皆删去不用，横圖雖不删。而以今音讀之，又與照穿審犯複，愚初甚以爲疑，及讀御論，乃知四母本不犯複，其所以犯複興見删者，特以變入齒音之故。初非古人立法。即有重複之病也，千古疑義。一朝釋然，何快如之。雖然，既失之矣，自宋以來。皆如此矣，然則直圖去此四位，而喬氏馬氏都氏龍氏皆因之，蓋亦其勢不得不然也與。

又按四母下字，依近世字音，大抵知母下字。則同照母，徹澄二母下字。則同穿床二母，是皆所謂變而入齒者也。惟娘母下字皆同泥母，是則娘母之變，仍入於舌，非入於齒也。弟從其多者言之，故不得不統謂之入齒耳。

又按《字典》十二攝，凡知徹母下有字者。照穿母下皆無字，開合諸韻是也。照穿母下有字者知徹母下皆無字。齊撮諸韻是也。然則意者知徹四母。與照穿四母，原即一音乎，惜乎閩廣之音。愚終未得而親聆之也。

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娘、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幫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床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似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並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六也。

愚按某即某之清音者，謂某與某同音也，然此校古音言之。若依近世之音，則羣與溪同音、定與透同音、並與滂同音、從與清同音、床與穿同音、敷與奉俱與非同音，惟邪與心同音、祕與審同音、匣與曉同音、喻與影同音，與古音同耳。

又《音韻總論上》聲之有五，至元人間德清始知之。然但于平聲分陰陽。而無五聲之名，是仍止于四也。至馬氏以陰平爲平聲，陽平爲全聲，可謂有五聲矣，而名義未當。林益長易之以開承轉縱合，名義當矣，未免變古太甚。故不得已仍以陽平爲平，而于陰平則以中聲易之，且擬圈發五聲，中聲直圈于下際之中，四聲發于四角，雖曰杜譔，亦庶幾陰陽萬變，俱由中起之意爾。

又是書初作，本無意與象數相合。及法成而視之，先分十二大韻，適如一歲之十二月，一大韻順分四呼，適如一歲之四時。又横分三十音，適如一月之三十日，三十音中少一音，又適如一月之朔望。三十音中有極分明者，有極不分明者，有在明不明之間者，適如一月之晦朔弦望。各方土音有在十二韻之外如閉口音之類者，又適如十二月之有閏，每韻每呼每音，皆分五聲，又適如五行貫徹于年月日時之中。縱之横之，無非妙道，意者天地自然之理本如是乎。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四《説切音》字母載爲《華嚴經》所謂十四字貫一切音，乃以每母所屬之音言母，凡四十二，故其贊曰：四十二字妙陀羅。厥後言字母者其數多寡不一，《舍利》三十六字母，迦佉至哈遏是也。宋梁山僧守温參校《舍利》作三十六母，多所不同。自後言等韻者宗焉。實亦不無可譏，如謂泥孃以上下等爲别，非敷以清濁之次爲别。夫諧聲之字從其偏旁得聲者，必無異音也。今觀《四聲等韻圖》，

非母下則放弗匪等字，敷母下則芳拂誹等字，奉母下則防佛陫等字。非敷奉謂之有別，放芳防皆從方得音者，拂佛皆從弗得音者，匪誹陫皆從非得音者，可謂之有別乎。至見母所屬，實有見幹慣卷四種，今析爲喉齒之音，曰岡、曰光、曰姜、曰君光，甚明白易曉。非敷奉必分爲三，而見幹慣卷反合爲一，此其宜更定審矣。故吴草廬、張洪陽輩各有增損，而沈去矜遂有字母堪删之説，毛馳黄韙之。夫知雙聲誠可不用字母，然立字母以統衆音亦未爲不可。蓋字之有母，如算家之借衰也。而字母之統衆音，其理盡於雙聲。雙聲字見於載籍者甚多，錢竹汀《潛研堂集》第十五卷所述錢獻之，《詩音表》所列皆是。《通雅》卷首所列雙聲，如仿佛、趦趄、蕭森、踟躕、肹蠁則是。若龍鍾、旁皇、紛紜，則誤以叠韻爲雙聲。又有所謂諈語，如鍮鞮、肅爽亦雙聲，昆侖、倀儒，亦叠韻，而以爲大約亦雙聲。蓋方蜜之於此固半明半昧者。其子素北作《古今釋疑》誤，亦與若翁同。《廣韻》以正音散音分部而或合或蓋，亦與方氏半明半昧之病同耳。

正散粗細之音，古人亦未必不有辨，而守温三十六母，見字一母兼有見幹慣卷四種音者，巧配之法借以省母耳。蓋幹正音，而慣爲其散音，可以同母，而慣幹慣之細音皆無字。見正音，而卷爲其散音，而見卷皆無粗細之分，而近於細音者，因以幹之細音與見近，慣之細音與卷近，而並屬一母耳。

清・夏燮《述均》卷一〇《三十六字母説》 呼等之瀠，惟開合較易辨，嗹而方音之淆亂，不可不知也。江氏謂呼巾似斤，戈似歌，光似岡，王似昜，吕合爲開；該根哀恩，吕開爲合；皆非正也。大氏方音之混，先自等韵始，而後古音之部分隨之。如呼東如登，呼蓬如朋，呼蒙如夢，皆吕合爲開者，東蒸之混自此始也。知東部全韵皆合口，則開口之字必爲蒸部無疑矣。知蒸登開口兼合口，則馮必不至混于逢，夢必不至混于蒙，而古音可復矣。二百六部既吕馮夢入蒸登開口，又收入東韵合口者，爲方音所亂耳。嗹非明于唐韵東蒸之分，又何由知古音之畺畔哉。故攷古必自寀音始，寀音必自寀二百六部之音始。

又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前人熟于等韵，故言之精妙若此。今舉此二語，求索解人，不可导矣。撮，聚也，凡合口呼之，一二三等，口雖合而不聚，至四等則聚，其音促而不舒，其气短而愈斂，故曰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也。凡開口呼之，三等雖在齒頭，不导齊齒，惟細音乃抵齒尖耳。若牙舌喉脣三等呼之齊齒，尤未易猝辨。今任舉牙音之岡一等。姜三等。二字，呼岡則音自牙齦出，呼姜則音自牙尖出，牙之尖，正齒之齊處也。任舉喉音之亨一等。嬉三等。二字，呼亨則氣觸舌上，呼嬉則氣觸舌下，舌之下亦齒之齊處也。任舉舌頭之當一等丁四等，舌頭無三等，言三等齊齒，則四等可知。二字，呼當則舌昂而向上，呼丁則舌平而值齒，是亦三等齊齒也。任舉重脣之幫一等賓二等二字，呼幫則脣全向外，呼賓則脣近内，重脣三等四等漸入輕脣矣。脣之内，亦齒之齊處也。故曰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

又 牙音皆自喉出，但必咬牙呼之，始导其正。若今方音呼見溪等字，則舌舁齒值，而牙轉無所用其力，宜其混入于正齒之照穿等母也。疑則不混于齒而混于舌，呼疑如泥，呼凝如（廟諱）〔寧〕，皆非正也。若使其音自喉出，而并力于牙，則無淆混之慮矣。

曉必呼之如畝之細聲，匣必呼之如合，乃爲正音。若方音之呼曉匣二母，其三四等字俱混入于正齒之寀禪二母矣。匣爲最濁之位，舁羣定澄竝奉從牀同，方氏所謂聲之低而下者。

影喻二母，昔人謂影淺喻深。總寀之，影深而喻淺也。如憂由二字，呼憂者直自喉朘發出，而由則在喉之前部也。深者爲清，如啞之揚而高；淺者爲濁，如噎之低而下。所敘異者，喻母濁于影，而清于匣耳。

影喻之三四兩等，方音多混入于輕脣之敘母，如呼爲侣敘，呼畏侣未，呼委侣屬，呼屋侣物是也。喻母之三四等又多混入半齒，如呼容侣茸，呼勇侣冗，呼鋭侣芮，呼延侣嗹是也。

清・胡秉虔《切音啟蒙・條例》 一、知徹澄三母之字古音同於端透定，詳見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録》。今音同於照穿狀。【略】今以知徹澄合照穿狀，同并於精清從，而等韻所隸知徹澄三母之字古讀實如端透定，蓋古無舌上音也。

一、非敷奉微四母之字古音同於幫滂並明，重脣音，蓋古無輕脣音也。詳錢氏《養新録》。而依天籟調之，則四音實有其二，故列輕脣二母於重脣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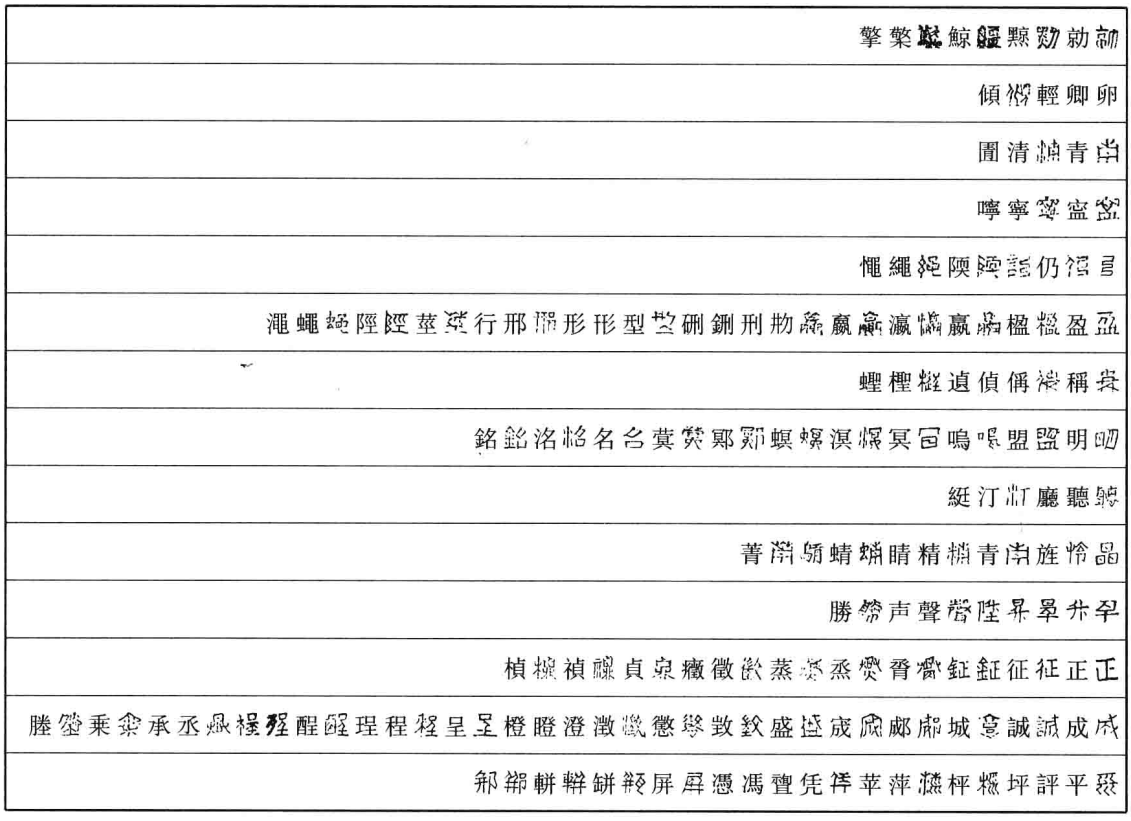
一、照穿狀審禪五母之音即精清從心邪之合口副音，不宜分爲十母，如東韻齒音有開口正之總聰從松頌，復有合口副之，鍾衝重春茸猶牙喉音，有開口正之公空共峨烘洪翁，復有合口副之，冢芎窮濃凶容雍也。若齒音可分爲十，則牙喉亦可分爲十四矣，不益支離乎。今并之以歸畫一。

一、等韻有開合正副四等。開正即開口，開副即齊齒，合正即合口，合副即撮口。各攝中惟牙喉齒音有開復有合，有正復有副，間或四等俱全，而脣舌音不能四等，皆有然，其位不可以不定。故每攝必備四行，有字則實之，有音無字則規之，無字無音則空之，俾學者按格尋聲，參互可得。

綜述

明・王應電《聲韻會通・聲韻會通圖》

首勃終輔並乾	母字	乾	一行
首卿終靠並坤	母字	坤	二行
首清終操並清	母字	清	三行
首寧終膚並寧	母字	寧	四行
首仍終紹並日	母字	日	五行
首盈終鎬並月	母字	月	六行
首稱終弨並昌	母字	昌	七行
首明終旄並明	母字	明	八行
首聽終套並天	母字	天	九行
首晶終趭並子	母字	子	十行
首升終少並聖	母字	聖	十一行
首正終罩並哲	母字	哲	十二行
首成終旐並丞	母字	丞	十三行
首平終暴並弼	母字	弼	十四行



並	病 並	髀 闢
同	痛 勝	復
等	正 政	殖
字	聖	式
首	症 證	炙
首	乘	直
首	勝	辟
首	聽	敕
首	命	覓
首	聽	趯
首	壬	齰
首	井	井
首	整	整
首	盛	石
首	寧	怒
首	清	戚
首	慶	郤
首	清	請
首	傾	頃
首	言	極

首	冰 並 鼻 終	乂	母字	迎	行 十五
首	嬰 並 懊 終	英	母字	嚶 嚶 嚶

景影瘦	
冏丙炳柄烱邴囧茕秉幷并併屏屛餅	
省醒	
嶺領	菱綾綝翎蛉鴒鈴輕郱瓶齡鯪夌崚陵綾菱
景杏境憬警儆到勁頸剄境堅憬儆警儆儆儆撇	
悴悴	
打訂頂鼎酊町	
靖靖	

迎	并鉼逆訂疑礙旺疑嶷疑嶷覬覦
映暎膺應	意憶億憶臆膩憶醷
冰迸餅屏併并幷柄炳	辟辟璧璧璧璧璧璧璧
姓性性	昔惜惜息息鼏熄熄熄牀
另凌綾令令	力朸林林歷歷曆曆灑
挺勁勁經逕徑獍鏡鏽竟肯敬	擊擊殺殺殺殺殺
娉聘娉	辟僻辟厲霹霹劈
興興興	虩虩鬮鬮鬮鬮
定錠錠	狄狄敵敵迪笛頓迪
釘訂計定	嫡嫡適適滴滴鏑鏑
拼聘靖靖清瀞瀞靜靜靚靚靚	夕夕汐穸穸汐夕夕

明・桑紹良《青郊襍著・附録諸韻圖説韻語》

創立一十八部七十四母縱横圖

横者爲部，縱者爲母，四科節分五位，諸品隨母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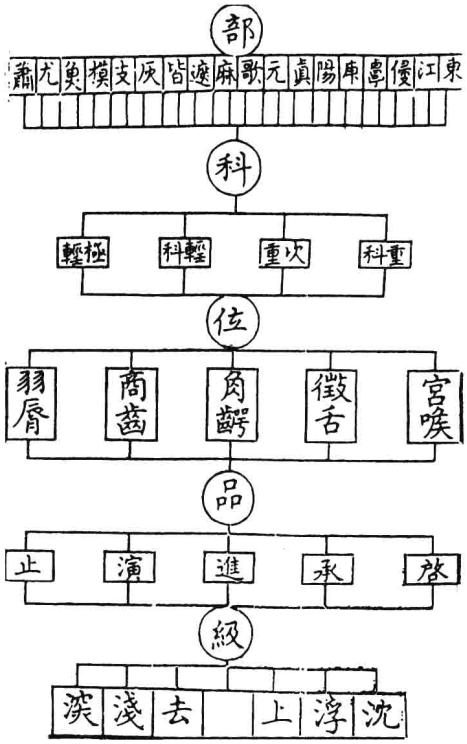
宮																		
			重科	東	江	侵	覃	庚	陽	真	元	歌	麻	遮	皆	灰	支	模	魚	尤	蕭
翁	空	公																			
泓	鞠	肱																			
湟	匡	光																			
温	坤	昆																			
彎	寬	官																			
窩	科	戈																			
窓	夸	瓜																			
洼	佤	乖																			
鬼	奎	圭																			
烏	枯	孤																			

次重科	羽							商				角			徵			
		風	蒙	甑	唪	髮		悤	宗	舂	毬	充	中	籠	農	通	東	烘
			龍	脖	邦					雙		摠	椿					
	珓	凡																
			萌	烹	祊													轟
	亡	方	茫	滂	搒					霜		創	莊					荒
	文	分	門	噴	奔	孫		村	尊					侖	麇	燇	皾	昏
	晚	番	曼	攀	班	酸		攛	鑽	栓		孱	跧	鑾	溪	湍	耑	歡
			摩	坡	波	梭		矬	侳					稟	捼	詑	棵	禾
			麻	葩	巴							碰	撾					花
		廢	埋	胚	杯	挼		催	樶	帥		嘬	膪	雷	挼	推	堆	懷
	微	非	枚	丕	悲	綏		崔	欈	誰	貗	吹	佳	羸	挼	蓷	自	暉
	無	夫	模	鋪	晡	蘇		麤	租	疋		初	菹	盧	奴	稌	都	呼
		浮	謀	捋	掊													
			毛	拋	包													

輕科	宮				商					角				徵				宮
					嵩		從	蹤	瓿	戙	沖	浤	龍	釀			匈	雍	穹	宮
				釭																
	詛	菴	堪	目																
	亨	謦	鏗	庚													兄	縈	傾	扃
	杭	卬	康	岡																
	痕	恩	懇	根	荀		逡	遵	純	犉	春	諄	倫				熏	烟	困	君
	暵	安	看	干	宣		銓	鐫	筍	暶	川	顓	攣				喧	鵷	圈	涓
	呵	阿	珂	歌																
																	韍	腲	瘸	
	咍	哀	開	該																
					須		趨	且	書	如	攄	朱	閭	袧			虛	於	區	居
	侯	謳	彄	句																
	蒿	麈	尻	高																

宮				商				角				徵							
瀧	氈			舡	傭	腔	江												
林	誑			歆	音	欽	今	極					森		岑	簪			
廉	拈	添	掂	枟	淹	謙	兼	輕	三		參	鑽	衫		攙	詁	嵐	南	探	魷
陵	寊	旺	丁	興	英	鄉	京	科	僧		彭	增	生		棖	爭	棱	能	艚	登
良	孃			香	央	羌	姜		桑		倉	臧					即	囊	湯	當
鄰	紉			欣	因	芹	斤						詵		瀙	臻			吞	
連	年	天	顛	軒	煙	牽	堅		珊		餐	瓚	山		鏟	戔	蘭	難	灘	單
									娑		嵯	駘					羅	那	佗	多
				蝦	鴉	呿	家						砂		叉	查	巒	拏	他	打
儸	膟		爹	苛	耶	茄	迦													
				諧	挨	揩	皆		顯		猜	栽	篩		垔	齋	來	乃	台	懷
离	尼	梯	低	希	衣	谿	奇		司		雌	玆	師		茬	甾				
流	紐		丟	休	幽	呕	鳩		涑		趣	諏	挼		搦	鄒	婁	獳	媮	兜
聊	褭	挑	雕	梟	夭	翹	交		繅		操	遭	梢		抄	簄	勞	猱	滔	刀

圖總級六品諸位五科四部八十



宮			商				角				徵			
					品	稟	心		侵	禋	滨	壬	璞	砧
		爻	柼	柼	砭	纖			僉	尖	苫	顩	幨	占
縱	橫		剋	俜	兵	星			青	精	聲	仍	稱	貞
排	剡					襄			鎗	將	商	穰	昌	張
七	一		民	繽	賓	辛			親	津	身	人	嗔	真
十	十		緜	偏	邊	先			千	牋	羶	肱	梴	氈
四	八													
音	韻										傻			
而	而		哠			些			磪	賢	賒	若	車	遮
統	分													
於	爲													
五	四	微	迷	批	甲	鹵			妻	躋	施	兒	蚩	知
位	科													
			繆	秌	彪	修			秋	啾	收	柔	抽	州
		蓀	苗	颼	櫟	蕭			鍬	隻	燒	饒	超	招

此圖該括十八部四科五位諸品六級全備無遺，分布之體不可缺，先後之序不容紊。以韻爲主，故先十八部。每部各有重輕不同之科，故四科次之。每科各具喉舌斷齒脣之音，故五位次之。每位各具自然品則，或四或五，故諸品次之。每品各具沈浮上去淺深之等，故以六級終焉。此聲音自然之理，造化生成之妙，非人之所得而爲者也，故特掛此圖，列於諸圖之前，而更作諸圖次第於斯圖之後，統會支分之義明，遡原窮委之旨密矣。學者諦觀之。

又《文韻攷衷六聲會編》卷一

東部　重科　宮音

沈平聲	浮平聲	上仄聲	去仄聲	淺入聲	深入聲
啓	見母工。谷空切。	谷孔切。	谷倥切。		公哭切。
	公工彤	顆劊	貢虹狵		谷猡
	功攻刊		鶾墳檋		唋唷殗
	釭玒				殉
	谷鴻鮫		贛韻灨		
	蚣芬訌		憤黃蘱		
承	軠				
	倥埳椌	悾孔控	空倥悾		哭
	空崆涳	孔空倥	空倥悾	器塕切。哭瓮切。	空屋切。
	悾悾椌	悾孔控	控鞚		
	崆篜	崆涳腔		哭瓮切。	
	埳硿髂				綰

進	止	啓	徵音	啓
螲秬莖		曉母歡。烚公切。		端母都。篤通切。 東湅煉
鼜		斛同切。	紅	
影母具。屋烘切。		斛顆切。	眒	篤統切。 董蕫懂
翁顈鰀	翁塕滃	烚貢切。	屋闋切。	篤痛切。 湅煉蝀
蝓蓊篛	蓊煓	烘獨切。	翁烚切。	東禿切。 簡篤
鶲嵷	聯齮霧	斛槭切。	屋噴切。	
錙嗡檋	翁腿貙	斛同切。		
褮鞠		烚母歡。烚公切。		
蠔嵷	鋆蓊	烘設薨	噴須鴻	烚烘硍 斛檋
薨儳	鋆漠翉	洪烘硍	愩顛	鬨汞
颭哄聆	堆鳴鴻	斛同切。	紅虹眒	烚烘哄
跦烇顏	玒仜訂	烚貢切。	哄烇銢	噴
粒紅虹	眒	烘獨切。	斛檋	烚烘哄 斛檋
蝐洚颱		烘谷切。	烚	烚烘哄
碌坱				
陜舽粒				
紅				

承

蝀冬窸														
奧鼵鼘														
雯苳														
蠢鶇倯														
倯蝀辣														
鬟菄苳														
通俑侗	透母屯。充東切。	同戚衕	統曈敢	衕峒洞	獨髑鬻	禿鵗誂								
恫桐	獨農切。	峒銅侗	洞侗挏	恫挏胴	傴 噣	禿痰								
烳通檮	獨纏切。	詷挏鮦	眮詷酮	詷迵駧	髑犣羉									
遹曈絧	禿黷切。	桐絧胴	捅桶動	絧筒痛	斀藥殃									
	同录切。	酮筒筩	連 絧	動慟統	駷									
	通篤切。	童氈瞳	徟宵墥	筒窻										
		膧潼僮	竇敢筩											
		瞳犝犝	徸											
		穜膧罿												
		彙彤淞												
		嬤佟恫												
		鼕鑿蝕												
		赫疶爓												
		懵俑												

進　　止

爺硐洞														
勤憧橦														
幢蕫甒														
仝	泥母恕。嶂鼻切。	麎麋麓	斖麎	闇濃膿	斖	盥 氈	儂懷噥	鬞饢獷	霾	來母，樂。录同切。	鼻聾蠪	龔曨朧	龔壟	嶂攏切。
	嶂弄切。	鬞鬢	斖癜							录董切。	龔籠塿	鼻 悸	弄哼桡	嶂弄切。
	麎录切。	嶂								录凍切。	瀧	淥碌録	录盞祿	鼻獨切。
鑼鞴朧	憩蹙	龐墻鑲	巃龍籠	穠襱櫳	嚨攏櫳	瀧礱瓏	嚨曨朧	龔籠塿	鼻 悸	淥碌録	录盞祿	酵騄逐	剥録	篆谷角
	菉													

啓　　承

| | | |

承　進　止　進　啓

蔥猣蜙																	
從總																	
倯棕瞃																	
蝬鰪殘																	
蔓																	
悤忽鏦	清母挫。促髮切。	族崇切。	寶淙琮	族悚切。	幗	促宋切。	憁謥	叢躅切。	猩㹠	悤速切。	促趕						
瑽聰驄		悰懵潀				謥斀儳			趡								
蔥廔窻		叢叢篥				穬欉											
總穗		諒															
鏦																	
憁鬆	心母綴。速宗切。			速總切。	駷	速綜切。	宋迸送		颯	髮鏃切。							
髮蜙篷					敢		遊鬆										
灕							謥菜淞										
	幫母斑。濮酟切。		羽音			濮埲切。				珪墐切。							
					珪硅琣												
					唪												

進　承

演

| | | |

進

| | | |

| 啓 | | |

止　進

瞛璁媵					
摐遰蟼					
稷					
	心母須。粟蹤切。	俗從切。	俗慫切。	粟縱切。	松蜀切。	嵩足切。
嵩淞淞	松窸訟	懷愮悚	誦頌額	俗	桌蠢粟
蚣蜙崧		竦駷徵	訟詻		剿氅
菘媸娀		聳慫嵷	叩		鏍慄縲
駷蛚		從樅蓯			
酨倯淞		攡揀			
蘴					

明・徐孝《重訂司馬温公等韻圖經・凡例》一、舊韻圖四派二十六行，今惟用三派一十八行，韻領一百，開合獨韻二十五篇，僅足用矣。

一、舊等字三千四百七十，止收韻聲一千八百五十，而不能盡於世音。今復重訂，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三日起，至二月二十五日止。查録過有形等韻一千四百九十音，無形等韻一千七百二十六音，共三千二百一十六音，外臻山及止攝開口影母寄收贅設五百二十四音，通共三千七百四十華夷世音。

一、平聲舊有陰陽清濁之分，混於檢討。今删去同農模盧之濁平，外增泥明來稔冀趟之音，以成純清一貫。

一、上聲舊有動部旱薺雉視之類，皆移於去聲，今止存耿董敢紀諸音。

一、去聲原設，外增濁上動部旱薺雉視，清入穀質職積之類，廣成全集。

一、設如聲者，猶如平聲也。謂以同農模盧之音，取胡斛霞匣之例，與奪箔局軸相併，爲後學易見，捷於影響。

一、合口音端二母下韻圖中原無字形。節年查録端母，已有櫜狹二形，惟透母無形，難以叶韻。予立通勴二形，以爲五十二音之領率。及查敷微二母，分別輕重，亦係無形，復立菲紇紋尾四形，以爲一百零四音之領率。復考音義以別剛柔，惟心母脱一柔音，見居吴楚之方，予以口字添心字在内，爲母，以領開合一四之音。口傳讀誦，音韻雖是叶合，至於設立反切，不立其形，焉能固結垂後，於是又立思腮洗性□蘇□□八形，以爲一百九十六音之領率。已上借立之形，俱用白字以别之。

又　字母總括

見溪端透泥影曉　來照穿稔審精清

心心二母剛柔定　重唇上下幫滂明

非母正唇獨占一　敷微輕唇不立形

抵腭點齒惟正齒　喉牙舌上不拘音

韻圖指南貼號　假拙臻山宕流門

又　通攝第一開口篇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庚	耿	亘	腰				
耿	堅	堰	○				
亘	墾	鄧	○				
腰	○	○	○				
京	輕	廳	丁	寧	兵	砰	○
景	頃	挺	頂	寧	丙	頩	茗
敬	慶	聽	定	寧	並	砰	命
○	鑿	亭	○	寧	○	平	名

通攝第二合口篇

精	清	心	影	曉	來	
照	穿	稔	審			韻
增	彭	○	僧	亨	掄	登
噌	○	○	○	諍	冷	等
贈	蹭	○	癢	婷	蔓	贈
○	層	○	○	恒	楞	能
	稱	生		㇀		
	逞	抶	省			
	秤	扔	勝			
	呈	仍	繩			
	青	星	○	興	○	
	請	醒	郢	擤	領	
	倩	性	硬	幸	令	
○	情	錫	盈	行	伶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照	穿	審	韻
公	空	東	通	噥	崩	烹	蒙	宗	聰	悤	松
拱	孔	董	統	穠	綳	烹	猛	總	蔥	○	竦
貢	控	動	痛	濃	迸	磅	孟	粽	悤	○	宋
○	頑	○	同	農	朋	○	蒙	○	從	○	○
								中	充	○	䎽
								冢	寵	冗	○
								衆	銃	拢	蹤
								○	蟲	戎	種
扃	穹	○	通	○	封	○	○	○	○	○	○
烱	煚	○	○	鍊	捧	○	○	○	○	○	○
熲	挬	○	○	○	鳳	○	○	○	○	○	○
○	窮	○	○	○	馮	○	○	○	○	○	○

止攝第三開口篇

影	曉	來	
			韻
翁	烘	龐	東
滃	哄	攏	董
瓮	汞	弄	動
甕	紅	籠	同
雍	兄	○	
永	詗	隴	
用	戛	壟	
容	雄	龍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照	穿	審	韻
○	○	○	○	○	○	○	○	資	雌	思	資
○	○	○	○	○	○	○	○	子	此	死	子
○	○	○	○	○	○	○	○	自	次	四	次
○	○	○	○	○	○	○	○	○	慈	祠	慈
								支	蚩	詩	
								止	齒	史	
								至	尺	世	
								直	茬	時	
雞	欺	低	梯	妮	批	笓	𠲖	鼂	妻	西	
紀	起	底	躰	你	比	痞	米	擠	泚	洗	
計	氣	的	替	匿	必	譬	密	積	砌	細	
及	奇	狄	提	泥	鼻	皮	迷	集	齊	席	

止攝第四合口篇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清	精	心	心	影	曉	來	
								穿	照	審	稔				韻
○	○												○		
○	○												○		
○	○												○		
○	○												○		
								揨	珠	書	○				
								褚	主	暑	乳				
								出	住	庶	褥				
								除	逐	術	如				
區	居	○	○	○		○	○	蛆	沮	須	𧇊	淤	虛	踵	居
詰	舉	○	○	女		○	○	取	苴	謂	○	與	許	吕	舉
去	句	○	○	潔		○	○	趣	聚	序	○	玉	旭	律	句
渠	局	○	○	袧		○	○	𧉧	峯	徐	○	魚	驕	閭	局

祝攝第五獨韻篇

見	溪	端	透	
孤	枯	都	禿	
古	苦	覩	土	
顧	庫	杜	兔	
嵇	○	獨	徒	
○	○	○	○	
○	○	○	○	
○	○	○	○	
○	○	○	○	

明・喬中和《元韻譜》卷首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心	影	曉	來	
	非	敷	微	照	穿	審	稔				韻
○	逋	鋪	模	租	粗	蘇	𧇊	烏	呼	矇	都
努	補	普	母	祖	蘆	鹵	○	午	虎	魯	覩
怒	布	撲	暮	足	醋	素	○	悟	户	禄	杜
奴	餔	蒲	模	卒	徂	俗	○	吾	胡	盧	獨
				菹	初	梳	○				
				阻	楚	噈	○				
				祝	畜	疏	辱				
				軸	詛	蜀	○				
○	夫	○	○	○	○	○	○	○	○	○	
○	府	○	○	○	○	○	○	○	○	○	
岧	福	○	○	○	○	○	○	育	陰	○	
○	扶	○	○	○	○	○	○	○	○	○	

一弭佸

幫	滂	門	端	退	農	雷	
弭○奉迸●	烹蓬鄘碚●	○蒙猛孟●	東○董洞●	通同桶痛●	○農辳鬟●	○籠襱弄●	
鼻	非	微	冬	彤	紐	倫	
弼○○○	風逢捧鳳●	○○○夢●	冬○○硿湩●	○彤○胾●	○醲膿癑●	○龍壟矓●	

鑽	存	損	中	揣	誰	戎	翁	懷	光	孔	外	弁	幫	滂	德	透	能	來	臧
												佸							
叕○總楼●	聰叢從謥●	嵩○騬送●	中○冢衆●	充崇寵銃●	○○○○●	○戎○○●	翁宏滃瓮●	烘洪噴閧●	公○礦貢●	空頌孔控●	○峴凋○●		弸○澤通●	黑達鄱磅●	登○等鄧●	鼞滕韃澄●	○能嘦鼏●	○楞冷稜●	增○嶒贈●
遵	從	雪	追	穿	順	閏	喻	訓	倦	群	元		並	皮	定	剔	泥	林	精
蹤○褶縱●	棳從嚃○●	蜙松悚宋●	鐘○腫重●	衝重雖撞●	春慵尰○●	○茸宂韰●	雍容勇用●	胷雄迥復●	恭○拱供●	穹窮恐誇●	○顯○岍●		兵○丙並●	砰平頩娉●	丁○頂定●	汀庭挺聽●	○寧顲寧●	○綾領令●	精○井淨●

倉	三	臻	産	沙	仍	恩	寒	庚	慨	罟	二	幫	滂	門	端	退	農	雷	存
											採佸								
彭層○蹭●	僧○○竇●	爭○胼諍●	鐺棖濶瞠●	生○肯甦●	○仍○○●	譻○憎瀴●	亨恒諄行●	庚○梗更●	硜○肯堩●	○婬○硬●		○○搒賠●	捋裒剖仆●	○楳畝茂●	○○○○●	○○○○●	○○○○●	○○○○●	○○○○●
清	心	知	徹	審	日	影	曉	見	奇	疑		非	徵	冬	彤	紉	倫	遵	從
清情請倩●	星錫省性●	蒸○拯證●	稱呈逞秤●	聲繩洗聖●	○仍捼扔●	英盈影映●	興邢悻脛●	京○耿徑●	卿擎頃慶●	○凝睜迎●		紑浮否審●	○謀○莓●	○○○○●	○○○○●	○○○○●	○鏐○謬●	○○○傲●	○○○○●

損	中	揣	誰	戎	翁	懷	光	孔	外	採	幫	滂	門	德	透	能	來	臧	倉	三
										佸										
○○○○●	○○○○●	○○○○●	○○○○●	○○○○●	○○○○●	○○○○●	○○○○●	○○○○●	○○○○●		◯◯採胳●	抒裒剖仆◯	◯幄畝蔑◯	兜○斗豆●	偷頭斟透●	○獳穀耨●	○樓摟陋●	陬○走奏●	廁剿趣輳●	涑○叟嗽●
雪	追	穿	順	閏	喻	訓	倦	群	元		並	皮	明	定	剔	泥	林	精	清	心
○○○繡●	輈○肘晝●	抽儔丑畜●	○○○○●	○○○○●	幽由黝幼●	嶼○○螑●	樛○糾赳●	區叫嬤蹊●	○聱○○●		彪○○○●	○漉○○●	○繆○謬●	丟○○○○●	○○○○●	○疥扭糅●	○劉柳溜●	摮○酒就●	秋酋○趛●	修囚滲秀●

臻	産	沙	仍	恩	寒	庚	慨	罟	三 奔佸	幫	滂	門	端	退	農	雷	鑽	存	損	中
鄑○掫縐●	摋愁瞃篧●	搜○溲瘦●	○○○○●	諷○嘔漚●	齁侯厚候●	鉤○苟姤●	摳○口寇●	○腢偶○●		奔○本奔●	噴盆栩噴●	○門懣悶●	敦○眙頓●	噉屯畽褪●	○麇炳嫩●	○崙碖論●	尊○劗鐏●	村存忖寸●	孫○損遜●	屯○○○●
知	徹	審	日	影	曉	見	奇	疑		幫	非	微	冬	彤	紉	倫	遵	從	雪	追
周○箠呪●	犨○醜臭●	收讐守狩●	○柔揉肉●	憂尤有宥●	休○朽鼽●	鳩○久救●	丘求糗鼁●	○牛鼷鼠●		奔○本奔◯	分焚粉奮●	○文吻問●	○○○○●	○○○○●	○幼您○●	○倫埨蜦●	遵○癗儁●	皴鷷蹲○●	諄○準稕●	珣旬筍峻●

揣	誰	戎	懷	翁	光	孔	外	奔	開	滂	德	透	能	來	臧	倉	三	臻	産
								佸											
楯酏蠢○●	○○賭○●	○妀○○●	昏魂混慁●	温○穩揾●	昆○衮棍●	坤○捆困●	○僤○諢●		奔○本奔○	滴盆樹噴○	○○○○●	吞○佸捂●	○○○○●	○○○○●	○○怎○●	○○○○●	○○洒摝●	臻○亲讚●	參岑碜襯●
穿	順	閏	訓	倦	群	孔	元		並	皮	定	剔	泥	林	精	清	心	知	徹
春唇賰○●	○純盾順●	○窀蜳閏●	熏○○訓●	烟雲允愠●	君○窘郡●	困群稛壺●	○輥琯○●		賓○稟鬢●	繽貧品木●	○○○○●	○○○○●	○○○賃●	○林廩吝●	津○儘盡●	侵秦寢沁●	心尋伀信●	真○軫震●	瞋陳囅趁●

又

沙	仍	恩	庚	寒	慨	罟	審	日	影	曉	見	奇	疑
森○瘆滲●	○○○○●	恩○穗饅●	根○誏艮●	哏痕狠恨●	韏○齦硍●	○垠崟鍇●	身神審慎●	○人忍刃●	殷寅隱印●	欣礥穭烻●	巾○錦近●	欽勤赽捻●	○銀釿愁●

韻目

寄部

英盈影映●	憂尤有宥●		
殷寅隱印●	煙鹽琰艷●		
要遥杳燿●	央陽養漾●		

歸部

訶何哥賀郝	灰回賄誨或		
虀懷扮壞劃	花華踝化滑		
些邪寫謝屑	呼胡虎互穀		

清・樊騰鳳撰、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卷首　韻目

一天　二人　三龍　前六韻輕清象天，其入聲字音重濁，不便混入，俱寄形於後韻中，故別爲上卷。

四羊　五牛　六獒

七虎　八駝　九蛇　後六韻重濁象地，其入聲字音亦皆重濁。取同類相從，五聲備具，故別爲下卷。

十馬　十一豺　十二地

二十字母

梆奔班冰邊　匏盆攀平偏　木門續民綿　風分番

斗登單敦端　土吞貪聽天　鳥寧年能南　雷林連稜蘭

竹肫專真占　虫春川參攙　石申苫脣拴　日仁然
剪精尖尊鑽　鵲清千村攛　系新先孫宜　雲因言氳元
金京堅根千　橋輕牽坑堪　火興軒昏歡　蛙文晚恩安

清・趙紹箕《拙庵韻悟・韻綱圖》看讀各法

上下按格直看，左右按格橫看，則知縱衡之統屬矣。目圖看法倣此。

上五層名目俱直統十五韻，左右各四層名目俱橫統六韻。

縱韻分五門，徵門又分二派。衡韻分五界，偶界又分三牉，俗韻係附界外。

縱衡韻位之聲，宮之所統適中，商之所統至高，角之所統次低，徵之所統次高，羽之所統至低，俱以適中者爲極，爲平，至高者爲太陽，爲至濁，次低者爲少陰，爲次清，次高者爲少陽，爲次濁，至低者爲太陰，爲至清。

單列讀法，如始格基支咨居是也。餘列倣此。三列讀法，如昆規蟈至君晟屬是也。餘界倣此。

韻綱總圖

羽	徵		角	商	宮			
撮脣	交牙	齊齒	啟脣	開口	合口			
音聲清低	次濁	次高	次清次低	音聲濁高	音聲平中			
居	咨	支	基	格	姑			
●	◉		◉	○	◓			
居	咨	支	基	○	姑	◓	聲中	如呼口舒口張口放口展口弛口縱口揭	宮
君	先	真	巾	根	昆	●	至低		羽
居咸	則	摘	基厄	革	規	●	至低		羽
居憐	咨郎	支郎	基郎	格	蟈	●	至低		羽
扃	曾	征	京	庚	公	●	次高		徵
居修	陬	周	鳩	鉤	歐	●	次高		徵
居傻	作	灼	角	歌	戈	●	次高		徵
居兒	咨兒	支兒	基兒	格兒	姑兒			縱口揭	
涓	贊	占	堅	甘	官	○	次低	口舒口張口放口展口弛口縱口揭	角
居歪	哉	齊	皆	該	乖	○	次低		角
厥	咨郎	遮	迦	格郎	姑郎	○	次低		角
居江	臧	張	姜	岡	光	○	至高		商
居么	遭	招	交	高	姑嫫	○	至高		商
居毕	市	查	加	閣	瓜	○	至高		商
蜕兒	市兒	查兒	加兒	閣兒	瓜兒				

宮音平聲

宮					
季喉	叔喉	仲喉	伯喉		
◓					
吾	胡	枯	姑		
○	◉	⊙	●		
吾	胡			◓	吾
文	渾			●	文
危	回	葵		●	危
				●	擭
蓊	紅			●	蓊
				●	腢
訏	和			●	訏
					兒
完	桓			○	完
歪	懷			○	歪
				○	尪
王	黃	狂		○	王
				○	婺
欥	華			○	欥
					兒

		變羽	變宮	羽				徵				角			
		季脣	季喉	季脣	叔脣	仲脣	伯脣	季舌	叔舌	仲舌	伯舌	季牙	叔牙	仲牙	伯牙
		●	◓	●				⊙				◉			
		夫	巫	㊀	模	鋪	逋	盧	奴	珠	都		酥	粗	租
		◎	◎	○	◉	⊙	●	○	◉	⊙	●	○	◉	⊙	●
烏	◓	夫			模	鋪	逋			珠	都		酥	粗	租
思	●									吞	敦		孫	村	尊
依	●									推	堆		綏	崔	嗺
阨	●														
鞚	⊙									通	夷		松	悤	宗
烏	⊙														
阿	⊙									拖	多		莎	脞	侳
兒															
恩	◉									湍	端		酸		鑽
依	◉														
阨	◉														
鞚	○														
烏	○														
姶	○														
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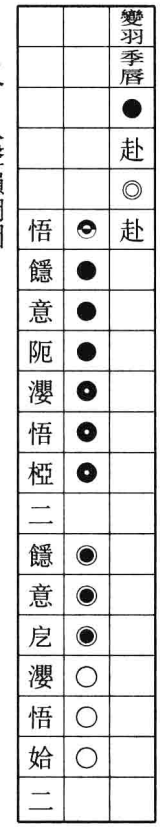
宮音上聲

		變羽	變宮	羽				徵				角				商			
		季脣	季喉	季脣	叔脣	仲脣	伯脣	季舌	叔舌	仲舌	伯舌	季牙	叔牙	仲牙	伯牙	季齒	叔齒	仲齒	伯齒
		●	◓	●				⊙				◉				○			
		扶	巫	枎	模	莆	逋	盧	奴	徒	者		酥	徂	租	如	輸	除	朱
		◎	◎	○	◉	⊙	●	○	◉	⊙	●	○	◉	⊙	●	○	◉	⊙	●
◓	五	吾	◓	扶			模	莆		盧	奴	徒				徂		如	殳	除	
●	吻	垠	●							倫		屯				存			純		
●	委	移	●							雷		頹			隨			麰	誰	垂	
●	擭	阨	●																		
●	蓊	婬	⊙							籠	濃	同				叢		戎		崇	
●	偶	吾	⊙																		
●	娓	哦	⊙							羅	那	駝				矬					
	耳	兒																			
○	盌	垠	◉							鸞		團				攢				椽	
○	崴	移	◉																		
○	尪	尪	◉																		
○	罔	婬	○																	牀	
○	媼	吾	○																		
○	瓦	姶	○																		
	耳	兒																			

		變羽	變宮	羽				徵				角				商				宮			
		季脣	季喉	季脣	叔脣	仲脣	伯脣	季舌	叔舌	仲舌	伯舌	季牙	叔牙	仲牙	伯牙	季齒	叔齒	仲齒	伯齒	季喉	叔喉	仲喉	伯喉
		●	◓	●				⊙				◉				○				◓			
		甫	武	(府)	姥	普	補	魯	努	土	堵		鹵	虘	祖	汝	所	杵	主	五	虎	苦	古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甫			姥	普	補	魯	努	土	堵		鹵	虘	祖	汝	所	杵	主	五	虎	苦	古
穩	●							嘪		盾	肫		損	忖	樽	蠉	瞬	蠢	準	吻	混	捆	袞
倚	●							壘	餒	腿			髓	漼	觜	蓋	水			委	悔	跬	癸
阨	●																						
懵	⊙							曨	癑	統	董		竦		總	冗		寵	腫	蓊	哄	孔	拱
五	⊙																						
妸	⊙							裸	哪	妥	朶		鎖		左					婐	火	顆	果
耳																							
穩	◉							卵	煖	疃	矢		算		纂	輭		喘	轉	盌	緩	欵	管
倚	◉																			崴	踝	蒯	拐
戹	◉																						
懵	○																爽	闖	奘	罔	晃	懬	廣
五	○																						
始	○																			瓦	踝	胯	寡
耳																							

宮音去聲

變宮	羽				徵				角				商				宮					
季喉	季脣	叔脣	仲脣	伯脣	季舌	叔舌	仲舌	伯舌	季牙	叔牙	仲牙	伯牙	季齒	叔齒	仲齒	伯齒	季喉	叔喉	仲喉	伯喉		
◓	●				⊙				◉				○				◓					
務	(赴)	暮	鋪	布	路	怒	兔	妒		素	措	祚	孺	恕	處	住	悟	互	庫	故		
◎	○	◉	⊙	●	○	◉	⊙	●	○	◉	⊙	●	○	◉	⊙	●	○	◉	⊙	●		
		暮	鋪	市	路	怒	兔	妒		素	措	祚	孺	恕	處	住	悟	互	庫	故	◓	悟
					論	嫩	褪	頓		巽	寸	焌	閏	舜		稕	問	恩	困	棍	●	問
					類	內	退	對		歲	翠	醉	汭	税	咏	垂	位	誨	潰	貴	●	位
																					●	擭
					弄	齈	痛	凍		送		縱			踵	仲	瓮	閧	控	貢	●	瓮
																					●	漚
							唾	惰			剉	坐					卧	貨	課	過	●	卧
																						二
					亂	懊	彖	鍛		算	竄	鑽		涮	串	篡	萬	喚		貫	○	玩
																	外	壞	快	怪	○	外
																					○	戹
															創	壯	旺	況	獷	誑	○	旺
																					○	奧
																	宼	化	跨	卦	○	宼
																						二



又人聲韻綱圖



人聲韻目圖

◉	⊙	●	○	◉	⊙	●						
速	促	卒	辱	屬	觸	竹	屋	斛	酷	谷	◓	
				撼	趚	摟	喊	擭	蜘	蝈	●	
索	錯	作		朔	涋	捉	斡	穫	鞠	郭	●	
			蔪	説	歠	拙					○	
				刷	篡	茁	宊	滑	勮	刮	○	
色	測	則	若	爍	綽	酌	阨	赫	克	格	◓	
色	測	則					阨	黑	刻	格	●	
							骂	涸	恪	各	●	
											○	
		雜					始	合	溘	閣	○	
夕	七	即					乙	胛	乞	吉	◓	
											●	
削	鵲	爵					岳	學	確	角	●	
屑	切	節					曳	歇	揭	竭	○	
							軋	諮	恰	甲	○	
		匈	日	室	尺	質					◓	
											●	
索	錯	作	若	杓	綽	灼					●	
			熱	設	徹	折					○	
撒	擦	雜	□	殺	察	札					○	
續	促	足					玉	旭	曲	菊	◓	
											●	
											●	
雪		臘	絶				月	穴	缺	玦	○	
											○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 ○○ 廿一字母説

附圖歌六則

槃什馬氏自援曰：《等韻》之法，其來尚矣。余童而習之，凡十數年于兹，雖未經師指示，然音韻一道自覺有得于心。愚以爲向之三十六字母者，母多重出，而音反短少，蓋以五聲不全而誤之也。余以公弓二韻取其有字者，具圖于左，以别其重出而删之。

以四聲正音删去重出字母之圖公韻高一列，弓韻低一列。

	◎	◎	○	◉	⊙	●	○	◉	⊙	●	○
◓	弗	勿	弗	木	撲	暴	禄	朒	哭	毒	
●											
⊙							磂		脱	奪	
◉											
○											
◓	縛	嚄	縛	陌	迫	北	勒	鼈	特	德	
●	縛	嚄		陌	迫	北	勒	鼈	特	德	
⊙	縛	嚄		莫	粕	博	落	諾			
◉											
○	發	襪		靺	汎	八	拉	那	昜	答	
◓	芾	未				必			剔	的	
●											
⊙											
◉				滅	撇	別	列	涅	鉄	迭	
○											
◓											
●											
⊙											
◉											
○											
◓							録				
●											
⊙											
◉											
○											

見	公
溪	空孔控酷
羣	頌孔控酷
疑	峴
端	東
透	通統痛禿
定	同統痛禿
泥	衊

溪羣乃一母重出也，蓋空孔控哭頌五聲，其空頌二聲乃上下平耳，二平聲雖異，而上去入三聲皆同，何得分爲兩母耶。今援删羣歸溪，後倣此。

定上去入聲同透，蓋通統痛禿同五聲，通同上下平耳。援删定歸透。

知	中冢衆祝	同後照母，授删知歸照。
徹	冲寵□畜	同後穿母，援删徹歸穿。
澄	虫寵□畜	同後床母，即同穿，援删澄歸穿。
孃	濃□□□	同前泥母，援删孃歸泥。
邦	□	並上去入聲同滂，蓋徸捧□撲蓬五聲。
滂	徸捧□撲	徸蓬上下平耳，援删並歸滂。
並	蓬捧□□	
明	蒙	
非	風捧奉福	奉上去入聲同非，蓋風捧奉福馮五聲，風馮上下平耳，援删奉歸非。
敷	□□□□	
奉	馮捧奉福	敷上去入聲同微，蓋□□□□□五聲，□□上下平耳，援删敷歸微。
微	□□□□	
精	駿	從上去入聲同清，蓋悤□□促叢五聲。
清	悤□□促	悤叢上下平耳，援删從歸清。
從	叢□□促	邪上去入聲同心蓋鬆悚送速□五聲。
心	鬆悚送速	鬆□上下平耳，援删邪歸心。
邪	□悚送速	
照	終踵衆祝	床上去入聲同穿蓋充衝銃畜重五聲充重上下平耳，援删床歸穿。
穿	充衝銃畜	
床	重衝銃畜	禪上去入聲同審蓋舂尰□孰鱐五聲，舂鱐上下平耳，援删禪歸審。
審	舂尰□孰	
禪	鱐尰□孰	
曉	烘哄汞斛	匣上去入聲同曉蓋烘哄汞斛紅五聲，烘紅上下平耳，援删匣歸曉。
匣	紅哄汞斛	
影	翁蓊甕沃	喻上去入聲同影蓋翁蓊甕沃□五聲，翁□上下平耳，援删喻歸影。
喻	□蓊甕沃	
來	籠	
日	戎	

《等韻》與前圖不同，謂删去羣字等十五母爲濁音。如同字四聲乃同動痛獨，非統痛秃也。援曰：若同字音作豆農切，則當爲同董動獨，又係東字之下平矣。至若謂上聲音似去聲，爲濁音而以去聲，錯作痛字，此一説則又强之甚者也。援謹依《等韻》原圖證其誤，別其重出而删之。

删去等韻濁音重出字母之圖

見	溪	空孔控酷
羣	疑	頎空控酷
端	透	通桶痛突
定	泥	同動痛獨
知	徹	中冢衆祝 沖寵□畜
澄	孃	蟲重仲畜 濃□□□
邦	滂	徸□□樸
並	明	蓬□□樸
非	敷	風諷奉伏 □□□□
奉	微	馮諷奉伏 □□□□
精	清	悤□悤促
從	心	叢悚傻蹴 鬆送送夙
邪		□聳頌俗

羣同母，溪母亦當删。	
定母同，透母亦當删。	
同後，照母亦當删。 同後，穿母亦當删。 同後，床母即同，穿母亦當删。 同商音，泥母亦當删。	
並母同，滂母亦當删。	
敷母同，微母亦當删。 奉母同，非母亦當删。	
從母同，清母亦當删。 邪母同，心母亦當删。	

照	充衝□觸	
穿	崇□□畜	床母同，穿母亦當删。
審	春㑹□束	
禪	鯛□□孰	禪母同，審母亦當删。
曉	烘哄汞斛	
匣	紅哄汞斛	匣母同，曉母亦當删。
影	翁□甕屋	
喻	□□甕沃	喻母同，影母亦當删。
日	來	

昔人總以未分上下平，乃以平全兩聲誤爲一列，因有重出字母之失，故切字一途遂多類隔等二十門法。法繁而無益，學者難可適從，如畫蛇添足，足成而非蛇矣。蓋母重而音少，平聲位少，上去入三聲重出故也。今援謹以自纂新圖與舊圖以公韻並列于左，分其重出及短少位數，以俟高明裁正。

證別舊字母聲少重出之圖宮音公韻

	新母			舊母	
平上去入全	見	公拱貢穀（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全	見	公拱貢穀
	溪	空孔控酷		溪	空孔控酷
平上去入	疑	渢□兀峴（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	疑	羣頑孔控酷
	喉音共十五位。			喉音共十二位。仄上下平少重三位。	
平上去入全	端	東董凍獨（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全	端	東董凍獨
	透	通桶痛禿同		透	通桶痛禿
平上去入	泥	穠□僔膿（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	定	同動痛獨
				泥	膿穠□僔
	舌音共十五位。			舌音共十二位。仄上下平少重三位。	

	新母			舊母	
平上去入全	邦	絣琫□不（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全	邦	絣琫□不
	滂	徸捧□卜蓬		滂	徸捧□樸
	明	猛（舊少此位）孟木蒙		並	蓬埲□僕
	脣音共十五位。			明	蒙蠓夢木
			平上去入	脣音共十二位。仄上下平少重三位。	
平上去入全	精	棕總縱足（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全	精	騣總縱足
	清	葱樅敱族叢		清	葱樅敱族
平上去入	心	鬆竦送速□	平上去入	從	叢樅敱族
				心	鬆竦送速
	齒音共十五位。			邪	□竦送速
				齒音共十二位。仄上下平少一位。上去入重六位。	

	新母			舊母	
平上去入全	照	中冢仲祝（舊少此位）	平上去入全	照	中冢仲祝
	穿	忡寵銃畜蟲		穿	冲寵銃畜
	審	春□□孰鯛		床	蟲寵銃畜
	牙音共十五位。			審	春㑹□孰
			平上去入	禪	鯛㑹□孰
				牙音共十二位。仄下平少一位。上去入重六位。	
平上去入全	曉	烘哄汞斛紅	平上去入全	曉	烘哄汞斛
	影	翁蓊瓮沃□		影	翁蓊瓮沃□
	喉牙合音十位。			喉牙合音十位。	
	非	風諷奉伏馮			
	微	□□□□□			
	脣齒合音十位。				

知徹澄孃四母，音重照穿審泥四母，且非同本位，即錯雜別音。如宮音錯收羽音，商音錯收徵音，角徵羽三音皆自同本音內之位。援皆删去不用，悉歸照穿審泥四母。

平上去入	舊母	曉	烘哄汞斛	上下平不少。仄重六位。	平上去入
		匣	紅哄汞斛		
		影	翁蓊瓮沃		
		喻	□蓊瓮沃		
平上去入全	新母	來	舊少此位隴弄六龍	舌喉合音五位。	平上去入
		日	舊少此位冗□肉戎	牙齒合音五位。	
平上去入	舊母	來	龍隴弄六	下平作上平，仄不少，平少一位。	平上去入
		日	戎冗□肉		

以上除上去入三聲重出者不計外，宮音公韻內上下平共少十位，其所少之音則無位可安矣。商角徵羽四音所少之位數皆同此，共少上下平五十音無位可安者也。而上去入聲重出者竟屬無用，且公之一韻以公合口呼宮音。庚開口呼商音。絅閉口呼角音。京齊齒呼徵音。弓撮口呼羽音。五音俱全者，尚少五十位。至若乖高鉤戈孤規等韻，按《等韻》中或有少一音者，或有少二三音者，所少不一，似此五音不全者，其所少之位寧可計數耶。援謂《等韻》一書，以之切有字者則有上下平錯雜之誤，若以切有音無字之位而能盡乎天下之音，則萬萬不可矣。援不敏，謹以己見刪爲二十一字母，各分五音，統之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全乎此矣。每一音各轄二十一字母，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是也，母全乎此矣。每一母下轄十三韻，合乎十二律及閏月之數，光官公裞（似高）乖（似鉤）規戈國孤骨瓜是也，韻全乎此矣。每一韻各轄二十一位、二十一母所屬也位全乎此矣。每一位各分五聲，平上去入全是也，聲全乎此矣。凡二十一字母內又各細分五音，牙齒舌喉脣是也，五音內之小五音也，音亦全乎此矣。計宮商角徵羽五音各統十三韻，二十一字母所轄五聲之位，除扣除當少當同位數外，詳後新收舊管開除實在圖內。五音實存五千九百八十五位，無可增也，無可減也，無混同也，天下萬物之音全乎此矣。雖有謂實存之音內亦有相同者，此特人之未加細審耳。

又　○○舊，等韻。新，等音。新收舊管開除實在說附圖數六則

援按《等韻》舊圖多以音同字不同者另分爲韻，此實重出無用。若謂爲《集韻》之書如一光字在此，則凡與光同音者皆宜直列于下，蓋究其聲音，則實一光字盡之矣。至若以同音不同字者另列爲韻，儻有十數字同音者，豈亦分爲十數韻乎。其《等韻》篇中未分大五音統屬，更兼韻首參錯無敘，故學者難于誦習。今援謹以自纂新圖細較，凡舊圖重出韻首皆歸于一，並註其原少韻首及五聲新收舊管，開除實在短少位數于後，以爲之證。

以新圖六十五韻首證舊圖重出短少之圖

光（舊今此韻）官（舊今此韻）公（舊今此韻）裞（舊今此韻）□乖（舊今此韻）□規（舊今此韻）戈（舊今此韻）國（舊今此韻）孤（舊今此韻）骨（舊今此韻）瓜（舊今此韻）

宮音內舊圖已有九韻，少四韻。

岡（舊今此韻）干（舊今此韻）庚（舊今此韻）根（舊今此韻）高（舊今此韻）該（舊今此韻）鉤（舊今此韻）□歌（舊今此韻）革（舊今此韻）□□迦（舊今此韻）

商音內舊圖已有十韻，少三韻。

姜（舊今此韻）兼（舊今此韻）絅（舊今此韻）金（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

角音內舊圖已有四韻，少九韻。

江（舊今此韻）間（舊今此韻）京（舊今此韻）巾（舊今此韻）交（舊今此韻）皆（舊今此韻）鳩（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結（舊今此韻）□（舊今此韻）基（舊今此韻）家（舊今此韻）

徵音內舊圖已有九韻，少四韻。

悁（舊今此韻）涓（舊今此韻）弓（舊今此韻）君（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樛（舊今此韻）□（舊今此韻）□（舊今此韻）決（舊今此韻）俱（舊今此韻）居（舊今此韻）□（舊今此韻）

羽音內舊圖已有八韻，少五韻。

新圖共六十五韻首宮商角徵羽每音各統十三位韻首。

舊圖共四十韻首宮音內少四韻，商音內少三韻，角音內少九韻，徵音內少四韻，羽音內少五韻，共少二十五韻首。

新圖實存總數

記援所纂五音共有六十五韻首，每韻首統平上去入全，每聲各二十一位，五聲共一百零五位，合五音六十五韻首，共統五聲六千八百二十五位，內除入聲，每音當同八韻，五音共當同四十韻，每韻當同入聲二十一位，共當同入聲八百四十位。外新圖實存五聲共五千九百八十五位。

舊圖實存總數

記《等韻》舊圖共有四十韻首，每韻首統平聲三十二位，上下平同列。上去入三聲共六十三位，除重出者不計外。四聲共九十五位，合四十韻首共統四聲三千八百位，內除入聲相同十六韻，每韻同二十一位，共同入聲三百三十六位外，舊圖實存四聲共三千四百六十四位。

舊圖少新圖中五聲，共二千五百二十一位。其所少位數細註于後。

一、舊圖已有四十韻首，內每韻首上下平聲少十位，四十韻首共少上下平聲四百位。

一、舊圖少二十五韻首，內每韻少五聲一百零五位，共該少二千六百二十五位，內除入聲當同四十四韻，每韻除二十一位，共除五百零四位，共少五聲二千一百二十一位。〇以上二項共少五聲二千五百二十一位。

又《內集》 宮音平聲十三韻圖合口呼。本圖皆喉音，其分屬小五音註于各母之上。

宮角調按喉音及合口呼爲宮音，平聲屬角，是乃宮音中之角，故曰宮角調。

横讀成韻 直讀分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喉音屬宮角之宮音	見	光	官	公	裩	□	乖	□	規	戈	國	孤	骨	瓜
	溪	骮	寬	空	坤	□	咼	□	窺	科	□	枯	□	誇
	疑	□	□	□	□	□	□	□	□	□	□	□	□	□
舌音屬宮角之徵音	端	□	端	東	敦	□	□	□	堆	多	□	都	□	□
	透	□	湍	通	吞	□	□	□	推	拖	□	[illegible]	□	□
	泥	□	□	□	□	□	□	□	□	□	□	□	□	□
唇音屬宮角之羽音	邦	幫	般	綳	□	包	□	□	□	波	□	逋	□	□
	滂	□	潘	[illegible]	歕	□	□	□	□	坡	□	鋪	□	□
	明	□	□	□	□	□	□	□	□	□	□	□	□	□
齒音屬宮角之商音	精	□	鑽	駿	尊	□	□	鄒	嗺	□	□	租	□	□
	清	□	攛	悤	村	□	□	□	崔	脞	□	粗	□	□
	心	□	酸	鬆	孫	□	□	□	雖	梭	□	蘓	疎	□
牙音屬宮角之角音	照	莊	專	中	諄	□	□	□	錐	□	□	株	諸	撾
	穿	瘡	穿	衝	春	□	碊	□	吹	□	□	樞	□	□
	審	雙	拴	舂	□	□	蓑	□	□	□	□	舒	好	□
喉牙合音屬宮角之宮角合音	曉	荒	歡	烘	昏	□	竵	□	灰	[illegible]	□	呼	□	花
	影	汪	灣	翁	溫	□	歪	□	威	倭	□	烏	□	蛙
唇齒合音屬宮角之羽商合音	非	□	□	風	□	□	□	□	□	□	□	敷	□	□
	微	□	□	□	□	□	□	□	□	□	□	□	□	□
舌喉合音屬宮角之徵宮合音	來	□	□	□	□	□	□	□	□	□	□	□	□	□
齒牙合音屬宮角之商角合音	日	□	□	□	□	□	□	□	□	□	□	□	□	□

宮音上聲十三韻圖合口呼。本圖皆喉音，其分屬小五音註于各母之上。

宮徵調按喉音及合口呼爲宮音，上聲屬徵，是乃宮音中之徵，故曰宮徵調。

横讀成韻 直讀分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喉音屬宮徵之宮音	見	廣	管	拱	袞	□	拐	□	鬼	果	□	古	□	寡
	溪	懬	款	孔	閫	□	塊	□	傀	粿	□	苦	□	胯
	疑	□	岏	湡	齳	□	□	□	頠	□	□	五	□	□
舌音屬宮徵之徵音	端	□	短	董	盹	□	□	陡	[illegible]	朶	□	覩	□	□
	透	□	湍	桶	畽	□	□	□	腿	妥	□	土	□	□
	泥	□	煖	[illegible]	[illegible]	□	□	□	餒	□	□	努	□	□

| | | |

喉音屬宮羽之宮音	見	郭國谷骨郭國谷骨郭國谷骨刮
	溪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濶礦酷窟□
	疑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枴□犤兀刖
舌音屬宮羽之徵音	端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掇□篤枇□
	透	九十十二九十十一一脫□突突□
	泥	韻韻韻韻韻韻韻韻□□僔訥豽
脣音屬宮羽之羽音	邦	撥□不□□
	滂	潑□樸哱□
	明	末□木□□
齒音屬宮羽之商音	精	繓□□卒□
	清	撮□族猝□
	心	剚□速率□
牙音屬宮羽之角音	照	桌拙祝□竅
	穿	戳歜畜□纂
	審	芍説熟□刷
喉牙合音屬宮羽之宮角合音	曉	豁或斛忽滑
	影	艋□沃膃宊
脣齒合音屬宮羽之羽商合音	非	縛□福佛□
	微	□□□物□
舌喉合音屬宮羽之徵宮合音	來	落□禄硉□
齒牙合音屬宮羽之商角合音	日	若□辱□□

宮音全聲十三韻圖合口呼。本圖皆喉音，其分屬小五音註于各母之上。宮宮調按喉音及合口呼爲宮音，全聲屬宮，是乃宮音中之宮，故曰宮宮調。

橫讀成韻 直讀分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喉音屬宮宮之宮音	見	□□□□□□□□□□□□
	溪	狂趯頊□□□□逵□□□□
	疑	□屻蜧僤□詭□危訛□吾□依
舌音屬宮宮之徵音	端	□□□□□□□□□□□□
	透	□團同豚□□□頹駄□徒□□
	泥	□渜鱖麎□□□□那□奴□□
脣音屬宮宮之羽音	邦	□□□□□□□□□□□□
	滂	□□□□□□□□□□□□
	明	□□□□□□□□□□□□
齒音屬宮宮之商音	精	□□□□□□□□□□□□
	清	□攢叢存□□□□矬□徂鋤□
	心	□□□□□□□□隨□□□□□
牙音屬宮宮之角音	照	□□□□□□□□□□□□
	穿	床船重□□□□垂□□□除□
	審	□□鱐純□□□誰□□殊□□
喉牙合音屬宮宮之宮角合音	曉	黄桓紅魂□懷□回何□胡□華
	影	王完□□□□韋訏□侇□娃
脣齒合音屬宮宮之羽商合音	非	□□馮墳□□□□□扶□□
	微	□□□□□□□□□□無□□
舌喉合音屬宮宮之微宮合音	來	□欒籠輪□膟□雷騾□盧□□
齒牙合音屬宮宮之商角合音	日	□□絨□□□□蕤□□儒□□

清・張吴曼《切法辨疑・切法》

庚分青秦靈朋鞲民人勤文申能廷汀丁
千番千全連槃灘綿然虔凡羶難田天顛
甘○千全連槃貪綿然虔○羶南田天顛
千　勾不秋囚流抔偷○○求浮收○○○丟
秋　風○○○蓬通○戕窮逢　農○○○
鴻　徐閒　儒　無舒　○○○
儒　剛芳○○○旁湯○○○房霜囊○○○
光　庚分青秦靈朋吞民人勤文申能廷汀丁
生　○○妻齊離○推迷時其微思○提梯低
尼　○番○　○灘○○　凡山○○○○
山　○斜○　○○○○○賒○○○爹
斜　高○鍬瞧遼袍叨苗曹橋○騷撓迢挑刁
高　干　○○槃○○攢　○　囝○○○
歡　歌敷○　○婆拖　扶娑奴
干　歌敷○　○婆拖　扶娑奴
歡　花　○○○○琶○○　○沙○○○○
花　開該○○○○○排台○　○腮能○○○
開　佳○○○○○○他○　笳○篩拿○○○
佳　輝　飛　○　裴推　○
輝　心輕因真公中寅兵君精寧崩硿翁欣春
先牽痘占官鑽廷邊涓尖年般堪○軒川
千　先牽煙占官鑽廷邊涓尖年般堪○軒川
秋　修丘攸周○周尤彪糾啾牛褒摳○休抽
鴻　○　中公中　○龔○濃　翁　聰
儒　朱　朱　居苴　摠
光　○○○莊光莊○○○○○幫康汪○倉
生　心輕因真　兵君精寧崩硿　欣春
尼　西溪衣知歸錐夷　齋泥里○威希痴
山　○○○　○○○○班慳彎○攙
斜　○○○遮　爺○○○○○　○○車
高　蕭磽妖招　姚標交椒○包尻○鼜超
歡　官鑽　涓○　般堪　攛
歌　○○○租歌租○○　○波　阿　初
花　○○○渣瓜渣○○○○○巴○蛙○义
開　○揩挨災乖哉諧○　○○○開○○猜
佳　○揩捱齋乖○遐○　○○○○歪蝦钬
輝　追歸追　○卑　威　崔
龍傅云空巾平昏存兄登怕亨騰烹坤淪
鑾偏玄寬堅便歡廛喧丹寒酣壇潘寬棻
棻偏玄寬堅便歡廛喧湛含酣潭潘寬棻
千　樓○　○糾○　愁　兆侯○頭○　樓
秋　龍○容空　○烘從凶東紅　同琫空龍
鴻　于○　○　除　○○　○○○
儒　即○　匡江○荒○○當行○唐滂匡即
光　傅　平　登恒亨騰烹
生　雷批　虧基皮揮遲　推○○頹披虧雷
尼　闌○　緘○儇殘○丹寒○檀攀○闌
山　○○○蛇　○○○○○○○
斜　勞飄　嬌瓢○潮　刀號蒿桃拋　勞
高　圓寬　歡　喧　酣潭潘寬棻
歡　羅　○苛　○呼徂靴多　駝坡柯羅
歌　囉　○誇○　花茶○○　蝦○葩誇囉
花　來○○○街○歪才○○孩○臺○○來
開　○佳○歪○○○鞋○○○○○
佳　虧　○輝○　堆○○頹丕虧雷
輝　恩魂萌硬羣熏昆溫松　狂　貪　魏
庵完瞞岩權喧官剜酸　切狂切貪切兵切戰韜
　　切狂切貪切魏　獸　獸　圈元

干　庵完瞞岩權喧官完○○○○○參照牛胆同韲同爭

秋　鷗　謀○　○○○

鴻　鴻蒙○窮凶公　松○　○

儒　瞿虛

光　○王忙昂○○光汪霜狂○○

生　恩魂萌○　○○○

尼　爲媒　○○○　○○○○

山　○還蠻顏○○關彎　環○○

斜　○○　○○○

高　鏖○毛敖　○

歡　庵完瞞岩權喧官　酸○

歌　何摩哦○　阿　○○○

花　丫華麻○○○爪呱沙○○○

開　哀淮埋　○乖　篩○○○

佳　捱槐埋衙　乖　篩○茄○

輝　爲媒○○○歸威　葵○巍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卷四《十二平韻陰陽四聲縱橫總綱圖》

●公孤光關○鍋乖規○○瓜昆

弓拘悝涓○○○○○居○君

庚○岡干高歌該○鈎○迦根

京○疆堅驕○皆基鳩雞加金

右圖以聲論，首宮音，終變宮，以律論，首黃鍾，終應鍾。皆天然次序，少有參差，便平音律。覽者就圖熟唱，審定韻綱，此外諸圖，庶易披讀，而馬氏等音及他本韻圖之謬亦入目了然矣。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圖說》　韻頭總圖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一　獅	餕	衣	烏	于	
二　馬	遏	鴉	窓	○	
三　蛇	尼	也	嚄	悅	
四　駝	阿	約	渦	○	
五　牛	歐	尤	○	○	
六　獒	鏖	夭	○	○	
七　豺	哀	挨	歪	○	
八　龜	○	○	威	○	
九　龍	譽	英	翕	雍	
十　羊	坱	央	汪	○	
十一　猿	安	烟	剜	淵	
十二　麟	思	因	溫	云	

一、是圖先橫讀，後順讀，雖用有緩急，要必兼通方妙。

一、餕之一音，乃萬音根本，學者如不能憑空理會，但將食飽聲之後一半，及雞鳴聲之後一半，細心體會即得。

一、平上去入，後另有辨法。是圖但取其音，不論其聲，所以然者，以音重于聲故也。其或學者欲先辨四聲，即先從彼處看起，亦無不可。

一、獅馬等字，不過取其醒目易記而已，並無他義。

音韻總圖

影	喉音一	餕	衣	烏	于
曉	二	黑	希	乎	吁
見	三	祴	基	古	巨
溪	四	刻	溪	苦	去
疑	五	猉	疑	午	玉

○來端透泥	日審照穿○	○心精清○	微非	
舌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腭音 一 二 三 四 五	齒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輕脣 一 二 三 四 五	重脣 一 二 三 四 五
㊈勒得忒蟹	○式汁尺○	○思咨此○	勿夫○○○	●●●●●
㊐力低梯泥	日尸之厠○	○西即七○	○○○●●●	●●比●● 米
㊎六都土奴	○書主出○	○速租粗○	勿夫●●●	●●不●● 木
㊒呂○○女	如疏阻初○	○須沮取○	○○○●●●	●●㊂㊁●● ㊅
此一音仍借喉音。	腭者，口内近齒之肉，常爲舌尖所舐者是也。	舊母孃字在澄徹之後，疑即此音。邵子□□□□四音即此。	以下五音不讀□□，説見後。舊法敷字與滂字對，似即此音。	此二音兩脣略相向而不相叩擊。

一、是圖先横讀，後順讀，與前圖同。

一、輕脣後三音，重脣前二音，極難知。亦極無用，所以存而不删者，不如是則理不全故也。其實學者僅可不讀，但將輕脣重脣，合爲一句可也。

一、是圖乃十二韻中之第一韻，餘韻皆由之以生，故爲音之根本，然論初學入門，反不如末四韻之易，學者如不能憑空理會，即先從末四韻讀起亦可。

一、凡讀餘韻者，每一音末，須令有一餘音，讀烏韻者，每一音末，須令有一烏音方可，不然則其音不真矣。後凡韻皆倣此。

一、圖内除脣音開口與合口同，齊齒與撮口同，及舌音第一位仍借喉音外，其餘並無重音。但世亦有口拙舌鈍之人，于諸音必不能一一分别者，此亦無可如何。但分其所能分，而缺其所不能分可也。

一、影曉見溪等字本不足存，此圖所以存之者，相沿已久，正欲其因彼以識此也。

五聲説

一、今人止知有平上去入四聲，而不知平聲内尚有陰平陽平二聲。今所云中聲者，即陰平也。但此二聲，字全者易知，不全者難知。故今特將字全者數音列前，又將不全者數音列後，學者先將字全者讀熟，則于不全者亦可以推而得之矣。

中平上去入

夫扶府付復　欺其起氣乞　梯題體剃剔　釘餘雨御尉

書殊黍恕述

孤○古顧谷　都○賭妬篤　支○止至嘖　基○已計吉

低○底弟的

○離李戾力　○禾火禍霍　○奴努怒肭　○迷米謎密

○廬吕慮律

一、五聲之清濁高下，昔人雖有歌訣，學者尚多悞認，今更以其有可依據者明之。如鼓聲，擊正中，中也，稍偏平也，再偏上也，偏至邊去也，按鼓而擊之人也。又如絃索聲，絃極鬆中也，稍緊平也，再緊上也，

緊之極去也，按絃而彈之入也。必以此意體會，方能不悞。因録歌訣如左：

鼓打中心絃極鬆，中聲已得三聲從。
入聲短促無他貟，只在沉沉一按中。

一、五方風氣不同，辨音尚易，辨聲寔難。惟是鼻中之音，簡而無多。讀韻者第自試鼻中之音，自低而高，自鬆而緊，自無力而有力，是何光景，勿令倒亂，更以絃聲鼓聲參之，則雖四海九州之遠，皆可以歸于一律矣。

韻頭音頭合併總圖音尾在内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韻頭 餘遏庇阿 歐鏖哀〇 譽坱安恩	韻頭 衣鴉也約 尤天挨〇 英央烟因	韻頭 烏宊嚄渦 〇〇歪威 翁汪剜温	韻頭 于〇悦〇 〇〇〇〇 雍〇淵云
音頭 喉餞黑裓刻豏舌餘勒得忒盤 膍〇式汁尺〇齒〇思咨雌〇 脣勿夫不普木	音頭 喉衣希基溪疑舌衣力低梯泥 膍日尸之厠〇齒〇西即七〇 脣〇〇比皮米	音頭 喉烏乎古苦午舌烏六都土奴 膍〇書主出〇齒〇速租粗〇 脣勿夫不普木	音頭 喉于吁巨去玉舌于吕〇〇女 膍如疏阻初〇齒〇須沮取〇 脣〇〇比皮米

一、是圖上格即前韻頭，下格即前音頭，而韻頭又即音是，學者每拈上格一音，必須能讀徹二十五音，而每一音之餘者，又必歸于韻頭之一音方可。

一、五聲前已辨明。學者讀此圖時，須要一一分别，如作中聲讀須通體俱作中聲，作平聲讀須通體俱作平聲方可。餘倣此。

一、上格共三十七字，而天下億萬字音之餘音總不能出此。學者任舉一音，必須能知其尾音係此中何一音方可。既得其尾音，則一韻之頭又即在于是矣。

一、下格共六十八字，而天下億萬字音之發端處總不能出此。學者任舉一音，必須能知其音頭係此中何一音方可。

一、凡切字，但先審其上一字之尾爲何音，即從其音，屈伸五指，讀至本音，記定位次，再審下一字之尾爲何音，即從其音，屈伸五指，讀至其位即是。假如都公切，都之尾爲烏，即從烏字屈伸五指讀至都字，記定第八位。公之尾爲翁，即從翁字，讀至第八位，即是東字。餘倣此。

一、自作反切，但須細審其音之頭尾即是。假如欲切一東字，即以都翁二字切之；欲切一端字，即以都剜二字切之。又如欲切一董字，則但註之曰都翁切上聲；欲切一鍛字，則但註之曰都剜切去聲。此法本于圖書十二字頭。緩讀之則二字，急讀之即成一音。乃反切之至精至妙者也。

一、是圖先拈下格一音，後拈上格一音，無不可以合爲一音。呼反切者，但將此圖顛倒錯綜呼之，自知其妙。

一、天下字音，原有不必用反切者，假如欲切一意字，則但註之曰衣去聲。欲切一離字，則但註之曰力平聲，如是而已。蓋此乃韻頭音頭中自有之音，何必反切而後明乎。

一、圖中餘衣烏于四字，反切中皆無所用之。何也，四字取音皆不出于本身。如餘阿切仍是阿音，衣英切乃是英音。又如思餘切仍是思音，尸衣切仍是尸音。此等反切，用之何爲。圖中以圈圍之以此。天下雖有億萬音，總不能出開齊合撮四呼；四呼中雖有億萬音，總不能出此圖。然統計之，不過一百又一字耳。而熟于此音，即能自作億萬字之反切，豈非讀書家一大快事哉。且使人但學此一百一音，而其餘無窮之

土音，可以盡正。豈非國家正聲同文一大快事哉。

一、是圖上格十二韻，即邵子上格十四聲屬于天者也，下格二十五音，即邵子下格二十四音屬平地者也。上格之韻十二，皆以下格之音和之；下格之音二十五，皆以上格之韻倡之。學者觀此，即邵子之書亦可以得其門而入矣。

又

第一韻	喉音 一	喉音 二	喉音 三	喉音 四	喉音 五	舌音 一	舌音 二	舌音 三	舌音 四	舌音 五	腭音 一	腭音 二	腭音 三	腭音 四	腭音 五	齒音 一	齒音 二	齒音 三	齒音 四	齒音 五
開																				
中平上去入	餲	黑	祴	刻	猲	餲	勒	得	忒	蠶	世	式	智	汁	雉	知	癡	池	恥	熾	思	詞	死	四	塞
齊																				
中平上去入	衣	移	矣	易	亦	衣	移	矣	易	亦	而	耳	二	日		西	洗	細	昔	
合																				
中平上去入	烏	侮	塢	惡	屋	烏	都	堵	度	篤	書	殳	忝	庶	束					
撮																				
中平上去入	於	于	羽	預	欲	於	于	羽	預	欲	如	乳	孺	肉		須	徐	序	絮	戍

第二韻	喉音 一	喉音 二	喉音 三	喉音 四	喉音 五	舌音 一	舌音 二	舌音 三	舌音 四	舌音 五	腭音 一	腭音 二	腭音 三	腭音 四	腭音 五	齒音 一	齒音 二	齒音 三	齒音 四	齒音 五
開	餲	黑	破	刻	猲	餲	勒	得	忒	藍	式									
中平上去入	遏	合	閤	溘	傝	遏	拉	達	榻	納	賒	蛇	遮	者	奢	拾	赦			
齊	衣	希	基	溪	疑	力	低	梯	尼		日	尸	之	厠						
中平上去入	鴉	邪	啞	亞	軋	加	賈	駕	戛	咭	笳	沙	洒	嘎	殺					
合	烏	乎	古	苦	午	都	土	奴			烏	六	主	書	出					
中平上去入	窓	花	瓜	夸	瓦	寡	刮	髂	胯	撾	窓	呪	撾	噘	斡					
撮	于	華	踝	去	玉	呂					于	吁	巨	胐	茁	刷				
中平上去入	胐	化	滑	腐	癇						肥	韡	陀				疏	阻	初	

第二韻			唇音 一	唇音 二	唇音 三	唇音 四	唇音 五
開							
中平上去入		餲	北	踣	墨		
齊							
中平上去入	支紙寘質	衣移矣易亦	篦	比畀必			
	脂旨至		披	皮庀屁辟			
	之止志		迷	米謎密			
	齊薺霽						
	祭						
合							
中平上去入	模姥暮屋	烏侮塢惡屋	無	武務勿			
	沃		夫	扶府付福			
			逋	補布不			
			鋪	蒲普舖樸			
			模	姆墓木			
撮							
中平上去入	魚語御焗	於于羽預欲					
	虞麌遇						

音齒					音脣					第三韻			音脣					音舌					音喉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思	咨	雌			勿	夫	不	普	木	開			餼	黑	祴	刻	猒	餼	勒	得	忒	蟹					
		擦	匝	颯	法	八	拔	怕	麻馬罵昧	中平上去入	麻馬禡黠	鎝	遏										厄	衣	梯	低	尼
戚	即	西			比	皮	米			齊													衣	希	基	溪	疑
										中平上去入	麻馬禡黠	鎝	鴉邪啞亞軋										邪也夜葉	叶	結	怯	臬
粗	租	速								合													烏	乎	古	苦	午
										中平上去入	麻馬禡黠	鎝	窓哃揪喙斡										□	蒦	國	劇	
須	沮	取								撮													于	吁	巨	去	玉
										中平上去入			胐										恒	穴	決	缺	月

音齒					音脣					第四韻			音脣					音舌					音喉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思	咨	雌			勿	夫	不	普	木	開			餼	黑	祴	刻	猒	餼	勒	得	忒	蟹					
					韈	伐	白	拍	陌	中平上去入	麻馬禡陌	麥	厄					阿	婀	惡	羅	多	阿	呵	歌	珂	俄
戚	即	西			比	皮	米			齊													衣	希	基	溪	疑
					韈	伐	白	拍	陌	中平上去入	麻馬禡屑	薛	邪也夜葉	別	瞥	滅	也	咩										
須	沮	取								撮													于	吁	巨	去	玉
速	租	粗			勿	夫	不	普	木	合			烏	平	古	苦	午	烏	都	土	奴						
					韈	伐	白	拍	陌	中平上去入			嚄	活	貨	火	禾	渦	婐	涴	蠖						
					比	皮	米			撮													于	吁	巨	去	玉
雪	絕									中平上去入	月		悅	穴	闕	蠖	玃	嶽	躩	矍	玃	躩					

齒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脣音 一	二	三	四	五	喉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舌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腭音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韻																								
開					木	普	不	夫	勿	黑	駒	侯	吼	後	勒	樓	簍	漏		式	收	手	狩	
中平上去入					磨	麼	磨	莫		希	休	朽	鼴		得	兜	斗	豆		尺	抽	紬	丑	臭
歌哿箇鐸					坡	婆	叵	破	朴	基	鳩	九	窶		低	丟				汁	舟	帚	宙	
阿	妸	惡			跛	播	駁	縛		疑	牛	鼠			力	流	柳	溜		之	鄒	縐		
齊					比					溪	丘	求	糗	甑	梯				尼	朱	搜	溲	瘦	
中平上去入					皮					刻	摳	口	叩		忸	狃				柔	揉	輮		
藥										豌		偶								揪	愁	芻		
約																								
入					木	普	不	夫	勿	粗	速	蓑	鎖											
					磨	麼	磨	莫		判		侻	坐	撮										
渦	婐	涴	蠖		跛	播	駁	縛																
戈果過鐸					坡	婆	叵	破	朴															

齒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脣音 一	二	三	四	五	喉音 一	二	三	四	五	舌音 一	二	三	四	五
此韻入聲古法寄獅韻今按似當寄駝韻										第六韻									
					木	普	不	夫	勿	開					勒	鰳	得	忒	蟹
歐	嘔	漚			謀	抔	眾	浮	否	中平上去入					刀	勞	島	叨	餚
					某	剖			阜						到	老	低	陶	惱	
					茂										力	澇	梯	討	淖	
侯厚候屋																			
					米	皮	比			齊					尼				
幽黝幼					繆	謬	彪	摽		中平上去入									
尤有宥燭																			
攸	尤	有	又																
羞	囚	滫	秀																
西	即	湫	就																
秋																			

脣音 一	二	三	四	五	齒音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式	燒	韶	少	邵	思	騷	掃	噪		勿	夫	不	包	保	報
	汁	昭	沼	召		咨	遭	早	造		雌	操	曹	草	糙	
日	尸	梢		哨		西	消		小	肖	比	標		表	俵	
	之	嘲		爪	笊	即	焦		湫	醮	戚	鏁	樵		倏	俏
饒 繞	尺	超	潮	趙		厠	抄	巢	炒	鈔	米	苗	眇	妙		

鼓。

㊅○

㊐生産也，生也。牲畜以用祭。笙礼器，器也。胜犬膏臭也。一日不熟。泩水漲。又水深也。鼪鼬鼠陞登也。猩能言獸。惺慧也。甥姊妹之子，婿亦曰甥。升十合爲一。登也，進也。醒醉而酥也。腥生肉。鯹魚臭也。聲一氣，一音。昇日上也。又一昇。星列宿揔名。又散也。暹水名。鼞篆文，星字。橙草木盛也。旌一表，一旂。

㊇英華也，俊也。俔傑也。嫈女人稱美。瑛玉光。楧木名。櫻一桃，果名。嚶鳥声之和。瓔石似玉者。孆孩也。攖觸也迫也。癭頸瘤。罌瓶之揔名。纓冠素。賏貝聯迎頸。鸚一鵡。鶯黃鸝。鷹俗鴦字。鷹鸇鳥。薨公侯卒也。轟群車之声。晟明也。□當也，料也，料度之詞。襲膺胷也，當也，擊也，親也。癰瘡名。嬰一孩。又加也，觸也。

㊁○

㊄○

㊀清徹也，澄也，潔也。凳倰一，病行，又醉行也。稱揚也，舉也，道也，謂也，道也。穱仝上。称俗字。偁古稱字。青東方水色。圊溷也，廁也。檉河柳，似楊，赤色。鯖魚名。蝗蚌屬。頯赤色。餳飴也。菁蔓艸名。

㊁亨通也。又一嘉也，會也。兄男子先生曰一。馨香遠聞也。胷一前。經上上聲景字韻。

㊂泠清甚，寒也。罟一罘，小網。嶺山路。領項後也，受也，統一也。濘泥淖也，又水皃，又滑也。

㊆炳明也，著也。併相並也。丙十幹名。屏蕃蔽。又除也，斥也。秉木一，又把也，執也。屏蔽也。又除也，斥也。偋仝上。眄視也，目明。屏俗字。迸走也，逸也，斥逐也。魆拽一，山峻皃。餅粉麵之餈。鞞刀鞘。

㊇景光也，大也，暮也，印也。儆一戒。慤敬也。憬遠也，覺悟。璟玉光。竟窮也，終也，已也。耿介也，憂也又姓。警戒也，巡一。境界也。炯炎蒸。炯光也，明也。哽一咽，悲也，塞也。鯁魚骨，又骨不下咽也。洞遠也。夐仝上。熲火光。褧禪衣。頃俯也，又少也。

㊈○

㊀頃田百畝爲一。又俄一。傾俄一，少選時也。肓筋肉會處。肯一綮。可也。綮一麻。蔥仝上。

㊁頂頭顛。嵿山名。町田埒。酊醉甚。鼎和味之器，新也，方也。等齊也，級也，称輕重也。鼏俗鼎字。戝称銀。虰小蜻蛉也。

㊄俜詐僞人也。嗣國名。

㊆逞矜而自呈也，快也。郢地名。侹徑也。侹長皃。一曰著地。侹一直也。又代也，敬也。梃梜也。徎山後徑也，行也。壬善也，成也。鞓皮帶。頲狹頭也，又直也。儡海岱之人曰男，悍口一。挺直也，超也，拔也。艇小船。

㊇井汲水之處。整齊也，飭也，使之正也。愸仝上。皮皮膚急皃。晟日出。腫脹一。種一子

㊅○

㊀省察也，視也，禁署也，蔪少也。偵直皃，又長。瘬痕也。眚目病也，又赦也，過也。又妖病也曰一。醒醉而酥也，又夢覺也。

㊁永長也，遠也。永仝上。永古永。梹木可爲易。穎禾末也，又錐銳，又警枕。穎俗上。穎木名。穎州名。嶸山名。影物之陰一。景仝上。

㊂猛勇也，威也，暴也。艋小船。酩一酊，醉甚。茗茶晚取也。侹一好。銘好也。艋皿食器，盤盂之類。

㊄妖短小也。

㊀請謁也，叩也，問也，乞也。筅尒帚。

㊁悻恨也，怒也。綆直也。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凡例》

一、是書論正音，非論音韻也。然不知音韻反切，則正音不得而明。故集中先列音韻各表，爲學正音者導厥源流，亦且爲論音學者探其門徑。

一、《欽定音韻闡微》，實爲音學淵海。今以開齊合撮之例考之，則南北方音均有未合。但沿訛已久，驟改之反碍通行。故通俗表中概從

俗讀，於北音取其七，南音取其三，而原音則均收之。音韻表全書，容俟續刊問世。

一、通俗表中有移易音紐者，如四支韻兒爾各字本屬伊部鴽母，今以通俗之故，概移遮部翁母，音紐全非，閱者諒之。

一、通俗表中有移綴上去二聲者，如紙韻士是、麌韻戶怙各字本屬上聲，今人讀之皆作去聲，故表中均移之去聲一類，以便俗呼，而仍存其部目，俾知誤有由來。凡四聲移易者皆附於本聲之後。

一、收音發音雖爲讀字要訣，而大半有音無字，故表中仿琴譜勾抹例創爲十字，俾學者易於記認。

又　四呼表亦曰發音表

	開一音		開二音		合音	
	陰陽上去入		陰陽上去入		陰陽上去入	
翁	○○○○○		○○耳二厄		烏○鄔汙屋	
酣	○○○○○		○○○○黑		虖胡虎互斛	
耦	○○○○○		○○○○○額		○○○○○	
貴	○○○○○		○○○○○格		孤○古固谷	
妳	○○○○○		○○○○客		枯○苦庫哭	
鴽	○○○○○		○○惹○熱		○儒乳孺入	
姍	沙○灑嗄殺		賒蛇捨舍舌		輸殊暑樹束	
騶	樝○鮓詐札		遮○者蔗折		朱○主助竹	
鈔	叉茶妊詫察		車○撦侈徹		初除楚處出	
轔	○○○○拉		○○○○勒		○盧魯路鹿	
醲	○拏那○納		○○○○德		○奴弩怒朒	
坫	○○打大答		○○○○忒		都○覩度獨	
珽	他○○○塔		○○○○○		秃徒土兔禿	
騭	○○○○撥		○○○○塞		蘇○數素宿	
豲	○○○○市		○○○○則		租○祖祚卒	
璨	○○○○擦		○○○○城		麤徂藪措促	
婺	○○○○○		○○○○○		○無武務物	

	齊一音		齊二音		撮音	
	陰陽上去入		陰陽上去入		陰陽上去入	
翁	○○○○○		○○○○○		○○○○○	
酣	○○○○○		○○○○○		○○○○○	
耦	○○○○○		○○○○○		○○○○○	
貴	○○○○○		○○○○○		○○○○○	
妳	○○○○○		○○○○○		紆余雨裕欲	
鴽	○○○○日		伊移倚意益		虛○許煦欻	
姍	詩時史啻石		希奚喜戲檄		拘○舉懼菊	
騶	知○只致執		箕○几記吉		墟渠去去曲	
鈔	癡馳恥熾尺		欺奇起氣詰		○閭吕慮律	
轔	○○○○○		○黎李利力		○袾女女○	
醲	○○○○○		○泥禰膩暱		○○○○○	
坫	○○○○○		低○厎帝狄		○○○○○	
珽	○○○○○		梯啼體替惕		○○○○○	
騭	斯○死四○		西○洗細昔		胥徐醑絮恤	
豲	姿○子自○		躋○薺祭疾		蛆○沮聚○	
璨	雌慈此次○		妻齊泚砌戚		趨○取趣○	
婺	○○○○○		○○○○○		○○○○○	
酆	○○○○○		○○○○○		○○○○○	
岷	○○○○○		○迷米謎密		○○○○○	
閟	○○○○○		鎞○比閉必		○○○○○	
拋	○○○○○		披皮諮譬匹		○○○○○	

酆	○○○○○		
岷	○麻馬罵恥		孚符府賦福
閟	巴○把弝八	○○○○○麥	○○母暮木
拋	葩杷○怕汎	○○○○○伯	晡○補布不
		○○○○○拍	鋪蒲普鋪醭

右即辨音總表十音中之六音也。凡讀正音者，其發音之始皆從此六音二十一字母而出。由開一音開二音二部發音者即謂之開口音，通俗表中高山沙哉四部皆由開一音字發音，登周遮悲四部皆由開二音字發音。惟沙遮二部並無收音，謂之直收本音。由齊一音齊二音二部發音者即謂之齊齒音，通俗表中知部係直收齊一音字本音，邀階煙秋嗟相却伊心家十部皆由齊一音字發音。惟伊部並無收音，謂之直收本音。由合音部發音者即謂之合口音，通俗表中川花鋪波昏中乖歸八部皆由合音字發音。惟鋪部並無收音，謂之直收本音。由撮音部發音者即謂之撮口音。通俗表中君韓鴛胸須五部皆由撮音字發音。惟須部並無收音，謂之直收本音。

收音

四呼既辨，已知字之發音矣。然不講收音，雖得其發源，尚未得其歸宿，字音仍復不真也。何謂收音，謂讀字之尾音也。凡字有一音而得者，收音不待轉喉，是謂直收本音。通俗表中沙遮伊鋪須知六部皆是。有合兩音而得者，則前一字爲發音，後一字爲收音。通俗表中君登高山周花韓波秋嗟哉中悲却心歸家十七部皆是。有合三音而得者，則前一字爲發音，後二字爲收音。通俗表中邀川鴛階煙昏胸相乘九部皆是。均就辨音總表內十音輾轉相生，而萬有不齊之音不外是矣。惟發音則二十一字母中五音全用，已詳四呼總表。收音祇在純喉一部之五音，此又不可不知也。

收音表

	翁						
	陰	陽	上	去	入		
鼻音	○	○	○	○	○	通俗表	中胸中相三部及登山川心四皆入部中第一格各字皆入此音。
開一音	○	○	○	○	○	通俗表	中花沙家三部中各字皆入此音。
開二音	耳	○	二	厄		通俗表	中遮韓嗟三部中各字皆入此音。
開三音	○	○	○	○	○	通俗表	中波却二部中各字皆入此音。
粵音	○	○	○	○	○	通俗表	中君鴛昏三部及煙部第一格登心四部第二格各字皆入此音。
齊一音	○	○	○	○	○	通俗表	中知部各字皆入此歸六部中各字皆入此音。
齊二音	○	○	○	○	○	通俗表	中階哉悲乘伊周鋪秋五部中各字皆入此音。
合音	烏	○	鄔	汙	屋	通俗表	中邀高中須部各字皆入此音。
撮音	○	○	○	○	○	通俗表	中煙部第二格及登山川心四部中第三格各字皆入此音。
閉音	○	○	○	○	○	通俗表	

右表十音，凡字收音皆由此，亦須時時辨熟，至呼字時其尾音在某字，即知爲某部收音也。

辨音呼字法

譬如以四呼表中伊字爲發音，收鼻音字，則英字也；收閉音字，則音字也；若收合音字，則又爲憂字也。是收音不同而字音亦各變，然皆爲齊齒音。又如以四呼表中古字爲發音，收閉音字上聲，則爲寡字；收鼻音字上聲，則爲衮字；若連收開音鼻音二字上聲，則又爲廣字矣，而皆爲合口音。即辨音總表十音中交互錯綜，推暨無窮，習正音者隅反可也。

清・華長忠《韻籟》卷一　各衍章弟一

㚔平矼釭缸江岡剛綱鋼堽亢羌陽　易平　上　去

㚔平垠齦文根跟垠元　易平　上　去艮

㚔平庚鶊賡更羹耕庚　易平　上梗哽綆鯁骾耿　去更敬互徑

㚔平鉤軥句溝韝褠簍緱尤　易平　上狗笱耇苟枸玽垢茖彀有去構遘媾覯冓購彀雊姤彀宥

㚔平皋槔餻羔篙高膏鼛櫜咎豪　易平　上槁橐薨暠縞杲菓皓　去告誥郜縞膏號

㚔平該垓陔絃荄晐侅峖灰　易平　上改頦賅　去蓋匄泰槩溉隊

㚔平歌哥翕歌　易平戈歌　上　去箇个箇

㚔平干肝竿玕奸豻忏乾寒甘柑坩泔苷覃　易平　上笴稈旱感磏敢澉橄贛感　去幹淦旰榦翰紺灨淦勘　入一割葛轕濕曷閣格各藥格觡骼革翮隔鬲膈陌合閤鴿韐合揭　入二舌劼刮髺揭點蛤

清・許惠《等韻學》　第一東韻母

陰平聲　公空烘　東通○　宗悤松

○○○　○○○　○○○

○○○○　○○○○　○○○○

中充胸雍　風翁　○○

陽平聲　○○紅　○同農　○從傯

○○○　○○○　○○○

○蓬蒙

○○○○　○○○○○　○○○○
○蟲雄容　馮○　龍○
上聲
拱孔哄　董桶殲　總○聳
○○○　○○○　○埲蠓
○○○○　○○○○○　○○○○○
腫寵洶勇　諷塕　隴○
去聲
共控衕　凍痛衋　縱謥送
○○○　○○○　○碰孟
○○○○　○○○○○　○○○○○
仲銃趧用　鳳甕　弄○
入聲
谷酷忽　讀突○　足促蔌
直尺實　筆匹密　不僕木
○○黑○　荻惕匿立　及漆昔乙
竹出孰玉　福屋　祿日
第二支韻母
陰平聲　規窺輝　○推○　茲差斯
支癡詩　○披○　○○○
○○○　○○○　卑鮓○
低梯○○　○○○○　基欺西衣
○○○○　追吹○蓁　非威
陽平聲　○葵○　○○○　○慈○
○持時　○皮○　○○隋
○○○　○○○　○裴迷
○題呢黎　○○○○　○其○宜
○○○○　○○○○○
○垂誰○　肥爲　○荒
子此使
上聲　軌揆毀　○鼵○
膂

紙恥矢　比否米　○摩美
○○○　○○○　○○○
底體醴李　巳豈喜以
○○○○　○○○○　○○○○
捶○水蕊　斐尾　儡○
字次事
去聲　貴愧惠　對退内　醉翠碎
置滯世　○屁○　敝配昧
○○○　○○○　地雜泥麗　記器戲意
○○○○　○○○○　○○○○○
墜○瑞芮　費味　淚○
入聲　谷酷忽　讀突○　足促蔌
直尺實　筆匹密　不僕木
○○黑○　荻惕匿立　及漆昔乙
竹出孰玉　福□　祿日
又
第一宮音母
陰平聲　公規姑乘　肱關○○　○瓜光○
陽平聲　○○○○　○○○○　○○○○
上聲　拱軌古拐　滾管○○　○寡廣○
去聲　共貴固怪　棍慣○○　○卦光○
入聲　谷谷谷○　谷刮○郭　郭刮郭郭
第二宮音母
陰平聲　空窺枯魁　昆寬○○　○誇匡○
陽平聲　○葵○○　○○○○　○○狂○
上聲　孔揆苦傀　悃款○○　媒劊麾○
去聲　控愧庫塊　困甩○○　○跨纊○
入聲　酷酷酷○　酷○○濶　濶○濶濶
第三宮音母
陰平聲　烘輝乎灰　昏患○○　○花荒○
陽平聲　紅○湖槐　魂還○○　○華黃○

上聲　哄毀虎悔　渾緩○○　○蘚幌○
去聲　衕惠護壞　混宦○○　○化晃○
入聲　忽忽忽○　忽滑○或　或滑或或

第四商音母

陰平聲　東○都呆　登單○刀　多○當兜
陽平聲　○○○○　○○○○　○○○○
上聲　董○覩歹　等膽○島　朵打黨斗
去聲　凍對豆殆　頓旦○稻　墮大擋脰
入聲　讀讀讀得　讀答得奪　奪答奪奪

第五商音母

陰平聲　通推○胎　吞攤○滔　挖他湯偷
陽平聲　同○圖台　豚談○桃　駝鄿唐頭
上聲　桶腿吐奮　啗毯○討　妥○徜土
去聲　痛退兔泰　褪歎○套　唾○燙透
入聲　突突突特　突撻特脫　脫撻脫脫

第六商音母

陰平聲　○○○婥　○○○○　○○○○
陽平聲　農○奴髮　能難○撓　儺拏囊猱
上聲　纞○弩乃　嘍戇○惱　娜那曩艣
去聲　鱖內怒柰　嫩難○鬧　縄那儾怒
入聲　○○○○　○捺○諾　諾捺諾諾

第七徵音母

陰平聲　宗（茲）　租哉　爭簪○糟　侳○臧鄒
陽平聲　○○○　○○○　○嗜○○　○○○○
上聲　總（子）　緇祖宰　怎趲○早　左○○走
去聲　縱（字醉）　阼載　諍贊○造　坐○葬皺
入聲　足足足仄、　足雜仄作　作雜作作

第八徵音母

陰平聲　悤（差）　初猜　村參○操　磋○蒼○
陽平聲　從（慈）　鉏才　橙讒○曹　矬○藏愁
上聲　○（此雌）　楚采　忖慘○草　傞○倉嗾
去聲　謥（次翠）　醋菜　寸粲○糙　挫○稽酢
入聲　促促促側　促擦側○　○擦○○

第九徵音母

陰平聲　松（斯）　蘇腮　生三○騷　梭○桑掺
陽平聲　傯（隋）　○○　○○○○　○○○○
上聲　耸（使）　藪灑　筍傘○掃　鎖洒顙叟
去聲　送（事碎）　素塞　遜散○○　○○喪瘦
入聲　蔌蔌蔌色　蔌薩色索　索薩索索

第十商音母

陰平聲　○（支）　○齋　真○氈昭　○遮張周
陽平聲　○○○　○○○　○○○○　○○○○
上聲　○（紙）　○鳶　軫斬展沼　○鮓掌箒
去聲　○（置）　咮債　正站戰照　○乍帳晝
入聲　直直直折　直軋折灼　灼軋灼灼

第十一商音母

陰平聲　○（癡）　○　稱攙○超　○叉昌抽
陽平聲　○（持）　蒿釵　成○廛潮　○茶長稠

上聲　○恥○○　逞産○炒　○妊廠醜
去聲　○滯○○　趁讖○鈔　○咤暢○
入聲　尺尺尺徹　尺察徹綽　綽察綽綽

第十二商音母

陰平聲　○詩○○　篩　伸刪扇燒　○沙商收
陽平聲　○時○○　神蟾蟬韶　○蛇償○
上聲　○矢○○　審陝閃少　○擪賞守
去聲　○世○曬　聖訕繕鄯　○炮尚壽
入聲　實實實舌　實煞舌芍　芍煞芍芍

第十三羽音母

陰平聲　○○○○　冰○邊標　○○○彪
陽平聲　○○○○　○○○○　○○○○
上聲　○比○○　秉○匾表　○○○○
去聲　○○○○　柄○便膘　○○○○
入聲　筆筆筆別　筆○別○　○○○○

第十四羽音母

陰平聲　○披○○　乒○偏飄　○○○○
陽平聲　○皮○○　平○楩瓢　○○○○
上聲　○否○○　品○○縹　○○○○
去聲　○屁○○　聘○片票　○○○○
入聲　匹匹匹撇　匹○撇○　○○○○

第十五羽音母

陰平聲　○○○○　○○○貓　○乜○○
陽平聲　○○○○　明○綿苗　○○○繆
上聲　○米○○　閔○免渺　○○○○
去聲　○○○○　命○面妙　○○○謬
入聲　密密密滅　密○滅○　○○○○

第十六羽音母

陰平聲　○卑○杯　奔斑○包　波巴邦○
陽平聲　○○○○　○○○○　○○○○
上聲　○○補擺　本版○飽　跛把榜○
去聲　○敝布拜　笨辦○抱　簸罷傍○
入聲　不不不百　不拔百鉢　鉢拔鉢鉢

第十七羽音母

陰平聲　○鮔逋醅　烹攀○泡　○○○○
陽平聲　蓬裴蒲排　盆盤○袍　婆爬旁○
上聲　埲摩普○　吙販○跑　頗叵髈○
去聲　碰配鋪派　岔絆○礮　破怕胞○
入聲　僕僕僕拍　僕叭拍樸　樸叭樸樸

第十八羽音母

陰平聲　○○○○　捫○○○　摸媽○○
陽平聲　蒙迷模埋　門蠻○毛　摩麻忙牟
上聲　蠓美牡買　○滿○卯　麼馬蝥母
去聲　孟昧暮賣　閌慢○帽　磨罵盩茂
入聲　木木木墨　木抹墨末　末抹末末

第十九宮音母

陰平聲　○○○陔　根干○高　歌○岡鉤
陽平聲　○○○○　○○○○　○○○○
上聲　○○○改　梗敢○稿　果○港考
去聲　○○○蓋　更榦○告　箇○虹彀
入聲　○○○革　○○革葛　葛○葛葛

第二十宮音母

陰平聲　○○○開　坑看○尻　柯拿康○
陽平聲　○○○○　○○○○　○○○立
上聲　○○○愷　懇坎○考　可卡慷口
去聲　○○○慨　硍勘○靠　課骼抗扣
入聲　○○○客　○摺客渴　渴摺渴渴

第二十一宮音母

陰平聲　○○○痂　亨酣○蒿　呵齣○哮
陽平聲　○○○孩　恒寒○豪　何○杭侯
上聲　○○○海　狠喊○好　火哈沆吼
去聲　○○○害　恨漢○號　賀○項后
入聲　黑黑黑赫　黑瞎赫鶴　鶴瞎鶴鶴

第二十二宮音母

陰平聲　○○○哀　恩安○坳　○○○歐
陽平聲　○○○駭　○○○敖　○○昂○
上聲　○○嘔矮　穩黯○襖　我○騖耦
去聲　○○漚愛　硬暗○拗　○○盎○
入聲　○○○遏　○罨遏鄂　鄂罨鄂鄂

第二十三商音母

陰平聲　○低○○　丁○顛刁　爹爹○丟
陽平聲　○○○○　○○○○　○○○○
上聲　○底○○○　頂○點屌　哆○○○
去聲　○地○○　定○店弔　○○○○
入聲　○○○○　荻荻荻迭　荻○迭○

第二十四商音母

陰平聲　○梯○○　廳○天挑　○○○○
陽平聲　○題○○　廷○田調　○○○○
上聲　○體○○　艇○忝朓　○○○○
去聲　○薙○○　聽○朕眺　○○○○
入聲　惕惕惕鐵　惕○鐵○　○○○○

第二十五商音母

陰平聲　○○○○　○○黏○　○○○○
陽平聲　○呢○○　凝○年○　○○孃牛
上聲　○醴○○　○○輦鳥　○○仰紐
去聲　○泥○○　甯○念尿　○○釀粗
入聲　匿匿匿孽　匿○孽虐　虐○虐虐

第二十六商音母

陰平聲　○○○○　○○○○　○○○○
陽平聲　○黎○○　零○連遼　○○涼劉
上聲　○李○○　領○臉了　○○兩柳
去聲　○麗○○　令○練料　○○亮溜
入聲　立立立烈　立○烈掠　掠○掠掠

第二十七角音母

陰平聲　○基○○　疽皆　金間肩交　○家將鳩

陽平聲　○○　○○　○○○○　○○○○
上聲　○己　沮解　井簡翦絞　○假講九
去聲　○記　怚戒　浸澗見教　○架絳臼
入聲　及及及結　及甲結覺　覺甲覺覺

第二十八角音母

陰平聲　○欺　蚇○　青○千敲　伽笳鏘秋
陽平聲　○其　○○　琴○全喬　○茄彊求
上聲　○豈　○○　皆○請○淺巧　○○搶○
去聲　○器　○○　磬○欠俏　○○呮甌
入聲　漆漆漆捷　漆恰捷雀　雀恰雀雀

第二十九角音母

陰平聲　○西　○○　須○心○先蕭　○蝦相脩
陽平聲　○○　○○　偕　行閒賢肴　○斜降遒
上聲　○喜　○○　蠌　醒檻銑小　○寫享朽
去聲　○戲　○○　懈　性限線孝　些下象秀
入聲　昔昔昔穴　昔匣穴學　學匣學學

第三十角音母

陰平聲　○衣　○○　○○　因殷煙腰　○鴉央幽
陽平聲　○宜　○○　埃　銀顏言搖　○牙陽尤
上聲　○以　○○　衙○　影眼揜杳　○雅養友
去聲　○意　○○　艾　印晏燕要　○亞樣宥
入聲　乙乙乙葉　乙鴨葉約　約鴨約約

第三十一羽音母

陰平聲　中追俱騅　君○專○　○撾莊○
陽平聲　○○○○　○○○○　○○○○
上聲　腫捶舉○　准○轉○　○○顣○
去聲　仲墜倨噦　郡賺倦○　○○壯○
入聲　竹竹竹拙　竹○拙卓　卓○卓卓

第三十二羽音母

陰平聲　充吹驅○　春○川○　○○瘡○
陽平聲　蟲垂除○　羣○權○　瘸○牀○
上聲　寵○處揣　蠢○犬○　○○闖○
去聲　銃○去吹　○○串○　○○粗○
入聲　出出出缺　出○缺戳　戳○戳戳

第三十三羽音母

陰平聲　胸○書衰　熏閂喧○　靴○霜○
陽平聲　雄誰殊○　脣○懸○　○○○○
上聲　洶水許丑　蜃○○○　○耍爽○
去聲　趣瑞樹帥　順券炫○　○○○○
入聲　孰孰孰説　孰刷説碩　碩刷碩碩

第三十四羽音母

陰平聲　雍蓉迂○　○○淵○　○○○○
陽平聲　容○如○　匀○元○　○○○○
上聲　勇蕊語○　永○遠○　○○○○
去聲　用芮豫○　韻○願○　○○○○
入聲　玉玉玉曰　玉○曰○　○○○○

第三十五羽音母

陰平聲　風非敷○　分帆○○　○○方○
陽平聲　馮肥芙○　汾樊○○　○○房浮
上聲　諷斐撫○　粉返○○　○○彷否

去聲　鳳費賦○　奮泛○○　○○放覆
入聲　福福福○　福發○○　○發○○

第三十六羽音母

陰平聲　翁威烏偎　温彎○○　窩窓汪○
陽平聲　○爲吴○　文頑○○　鵝○王○
上聲　塕尾武○　穩晚○○　硪瓦罔○
去聲　甕味務外　問萬○○　卧○望○
入聲　屋屋屋物　屋韈物○　○韈○○

第三十七商音母

陰平聲　○○○○　○○○撈　○拉○○
陽平聲　龍○盧來　倫闌○勞　羅○郎樓
上聲　隴儡魯硃　冷赧○老　裸○朗摟
去聲　弄淚路賴　論爛○淖　擺○浪漏
入聲　禄禄禄勒　禄臘勒落　落臘落落

第三十八商音母

陰平聲　○○○○　○○髯○　○○○○
陽平聲　○荒○○　仁○然橈　而○濮柔
上聲　○○○○　忍○染擾　惹○壤煣
去聲　○○○○　認○○○　偌○讓揉
入聲　日日日○　日○熱若　若熱若若

清・江廷璋《等韻真傳》

平光匡狂亡當湯唐曩幫滂旁茫臧倉藏桑○莊窗床霜○荒黄汪王方房莽芒郎穰

上廣麼逛往黨倘蕩囊榜滂傍莽臧○○顙顙怵愴愴爽爽慌晃枉往訪訪莽莽朗攘

去誑曠誆望當盪宕囊謗脖傍芒葬倉臟喪喪壯創創戕戕貺潢醠王放放○○浪讓

入國碾趚○德忒忒勒百拍拍麥則澤澤色色拙○○説

説或畫或獲噦○○墨墨勒熱

平官寬欵岏端湍團溪般潘盤瞞鑽鋑攢酸○專川傳拴○歡桓豌完翻凡滿瞞鸞○

上管欵欵岏短疃斷煖粄坯伴滿纂攛攛酸酸轉湍湍○○溿緩椀椀反反滿滿卵○

去貫鐓鐓玩鍛彖段愜半泮畔幔鑽竄攢算算專釧釧○○喚換

惋惋飯飯慢慢亂○

入刮骷肭達榻榻豽八汎汎帓雜擦擦撒撒竅簠簠剐剐偺猾

穴穾髮伐韈韈納○

平公空頌峴東通同贛○徭蓬蒙駿恩叢鬆○中充崇舂鯛烘紅翁○風馮○○隆戎

上顊孔空空董統動統孉琫○埲蠓總緦緦竦竦腫寵寵○○哄嗊蓊蓊

捧捧某某隴冗

去貢控控甕凍痛痛贛○○○夢粽謥敷送送衆銃銃○○烘汞瓮瓮諷鳳夢夢弄○

入穀酷酷犣篤禿獨僕卜撲僕水租蔟族速速祝畜出畜縮熟忽斛沃沃福伏木木禄辱

清・汪鋆《重訂空谷傳聲》　此謹遵《康熙字典》等韻法，從簡易而爲之也。等韻字母五六十，此減爲三十二。等韻見溪郡疑等音三十六，此減爲二十。惟等韻平上去入四聲，此於平聲中分出陰平陽平。凡學此者，不必逐聲音而求之，祇須讀三十二字母、公韻平仄五聲、陰平二十音，總計五十七音，讀至爛熟，其餘各音俱脱口而出。此係天籟，無論男婦老幼識字與否，以口授之，無不立解，不過童蒙時較易耳。至於讀書人，則更一覽而知矣。

又　三十二字母此係《直圖》。四字一句，内分開口呼合口呼。凡音有疑及音

之相似者，或一字數音，旁註某切。公合口 居邕切 弓 合口 各康切 岡 開口 薑開口 光合口
貲開口饑開口圭合口居合口孤合口皆開口該開口 乖合口 箇恩切 根 開口 吉因切 巾 開口
古溫切 昆 合口君合口 干 葛安切 開口官合口堅開口 涓合口驕開口高開口 各阿切 歌 開口
郭倭切 鍋 合口瓜合口嘉開口 結遮切 迦 開口 該亨切 庚 開口 堅英切 經 開口鳩開口鉤開口

又 平仄五聲此係《橫圖》。凡有聲無字，以圈空之。陽平第一音俱無字，於公
韻陽平旁註孤同切。餘可類推。陰平公 弓 岡 薑 光 貲 饑 圭
陽平 孤同切 ○ ○ ○ ○ ○ ○ ○ ○
上 古孔切 居勇切 各朗切 巩 繩 廣 姊 几 鬼
去貢 居用切 各浪切 脚亮切 古曠切 供 鋼 彊 桄 恣 冀 貴
入穀 居郁切 菶 各 脚 郭 則 吉 括
居 孤 皆 該 乖 根 巾 昆
○ ○ ○ ○ ○ ○ ○ ○
舉 古 解 改 拐 箇很切 頃 啓 鯀
據 顧 界 蓋 怪 艮 靳 棍
菶 穀 甲 葛 刮 箇乾切 圪 吉 骨
君 干 官 堅 涓 驕 高 歌
○ ○ ○ ○ ○ ○ ○ ○
庫 感 管 繭 捲 矯 杲 哿
擴 紺 貫 見 眷 叫 誥 箇
橘 葛 括 結 玦 脚 各 各
鍋 瓜 嘉 迦 庚 經 鳩 鉤
○ ○ ○ ○ ○ ○ ○ ○
果 寡 槓 ○ 梗 景 久 苟
過 卦 駕 ○ 更 敬 救 遘
郭 刮 甲 結 古得切 械 激 脚 各

又 公韻一 此係《直圖》。前十五音分喉舌脣齒齶，三音一句，係專音。下五音
作一句，係兼音。如本韻烘字喉兼齒，風字齒兼脣，籠字舌兼喉，弓韻戎字齶兼齒是也。
惟兼音中第三位俱有音無字，乃係喉音捲舌。本韻陰平圈旁俱註某某切，以便熟讀。
公空翁喉東通 努翁切 ○ 舌 補風切普風切母風切 ○ ○ ○ 脣宗悤鬆齒中充 書翁切 ○ 齶 烘
魯翁切汝翁切
風 ○ ○ ○

○頒峴 ○同鱧 ○蓬蒙 ○叢 ○ ○ ○ 洪逢 ○ 盧洪切 籠 ○
○ ○ ○ ○ ○ ○ ○ ○
韺孔蓊 董桶攏 埲埲蠓 總 ○悚 冢寵 ○ 嗊洚 ○攏 ○
貢控翁 棟痛濃 ○橦夢 糭謥送 仲銃 ○ 哄奉 ○弄 ○
穀哭屋 都木切 穀 禿 奴屋切 瘊 卜扑木 鏃瘯速 ○ ○ ○ 殼 ○ ○祿辱
弓韻二
弓穹邕 ○ ○ ○ ○ ○ ○ 蹤樅嵩 鍾衝 書邕切 舂 胸 ○ ○ ○ ○
○窮容 ○ ○ ○ ○ ○ ○ ○ ○ 從 ○ ○鯆 雄 ○ ○龍戎
拱恐勇 邱勇切 ○ ○ ○ ○ ○ ○ 足聳切且聳切 樅 崧聳 腫 雖 尰 洶 ○ ○
隴允
供 欺用切 慈 用 ○ ○ ○ ○ ○ ○ 縱 ○頌 種 腫 ○ 趛 ○ ○ 徿 韃
菶曲郁 ○ ○ 蚹 ○ ○ ○ 足促粟 燭 娖束 旭 蝮 ○ ○ ○
岡韻三
岡康俠 當湯 ○ 幫滂 ○ 臧倉桑 張 ○ ○ 放 ○ ○ ○ ○
○ ○ 昂 ○ 唐 囊 ○ 傍茫 ○ 藏 ○ ○ 長 ○ 航 ○ ○ 郎 ○
甗慷埬 黨矘曩 榜髈莽 駔 ○ 顙 漲昶 ○ 胡朗切 沆 ○ ○ 朗 ○
鋼抗盎 譜揚儻 謗胖滂 葬槍 蘇葬切 喪 帳暢 ○ 胡浪切 吭 ○ ○ 浪 ○
各恪惡 汯託諾 博顙莫 作錯索 ○ ○ ○ 膗 ○ ○ 落 ○
菶韻四
菶羌央 ○ ○ ○ ○ ○ ○ 將瑲襄 章昌商 香 ○ ○ ○ ○
○ ○ ○ ○ 强陽 ○ ○ 娘 ○ ○ ○ ○ 牆詳 ○ ○ 裳 ○ ○ ○ 良穰
繩硝鞅 ○ ○ ○ ○ ○ ○ ○ 獎搶想 掌敞賞 響 ○ ○ 兩攘

彊咲快　○○釀　○○○　七醬切息醬切　醬　蹡　相　障唱尚　向○○亮讓
脚卻約　○○諾　○○○　爵鵲削　灼綽爍　謔○○略若

光韻五

光匡汪　○○○　○○○　莊癢霜　荒方○○○
○狂王　○○○　○○○　○牀○　黃房○○○
廣慮往　○○○　○○○　怵磢爽　慌髣○○○
桄曠旺　○○○　○○○　壯創○　胡曠切　攩　放○○○
郭廓臒　○○○　○○○　喤○○　○○○　霍○○碻○

清・張燮承《翻切入門簡易篇》　三十三韻首便讀圖內分開合口正副韻。

高該鉤歌岡千根庚迦　開口呼正韻
光官工昆傀乖鍋孤瓜　合口呼正韻
江經交鳩加堅金皆饑結　開口呼副韻
弓涓君居訣　合口呼副韻

又　第一条高韻便讀横直圖凡字外加圈或加圈又加口者，所以別寄借也。

高尻懊刀韜○包拋○糟操臊朝超㷗蒿懊◎懊○◎○○敖○陶猱○袍
毛○曹○○潮㑹豪敖◎敖牢饒杲考襖倒討惱寶○卯早草掃爪炒㊀好
襖◎襖老擾告靠奧到套鬧報疱帽造糙燥照鈔㑹耗奧◎奧澇繞革客
惡砭托諾撥鑼謨作錯索酌皃爍壑惡國惡落弱

第一條該韻便讀横直圖

該開哀懷胎○○○○災猜顋齋釵篩哈哀◎哀○○○○獃○台髡
○排埋○財○○柴◎孩獃◎獃來○改鎧欸歹噎乃擺○買宰彩○鳶○
汛海欸◎欸硃○蓋慨愛帶泰奈拜派賣再菜賽債瘥曬害愛◎愛賴○
蛤屆歹答塔納八矶○市擦靸札賭殺哈歹法歹拉◎

第一條鉤韻便讀横直圖

鉤彄謳兜偷○○○○鄒○鎪周抽收齁謳㖞謳○◎○○○○○頭糯
○哀矛○廂○○紬◎侯○㖞○樓柔狗口嘔斗斟襦掊剖某走齺叟肘丑
手吼嘔缶嘔簍內垢扣漚豆透浚○欯茂奏湊嗽晝惆瘦候漚鎪漚漏揉
革客惡砭托諾撥鑼謨作錯索酌皃爍壑惡國惡落弱

第一條歌韻便讀横直圖

歌珂阿多○○波坡摸跋蹉娑○○◎訶阿◎阿○○○○哉○佗那
○婆摩○矬○○○◎何栽◎栽羅○嘮可哀頦拸娜跛叵麼左瑳縒○○
◎哎哀◎哀攉○箇坷啊跺柂哪簸破磨佐○告○○◎賀啊◎啊邏○革
客惡砭托諾撥鑼謨作錯索酌皃爍壑惡縛惡落弱

又　第一條迦韻便讀横直圖

迦佉○○○○巴○媽○○○渣差沙○○◎○○○○○○○挐
○爬麻○○○○茶◎○○◎○○○○○○○打○硢把妣馬○○○鮓笈
灑○○◎○○○○○○大○踏耙怕罵○○○詐佗嗄○○◎○○○○蛤
屆歹答塔納八叭○市擦靸札賭殺哈歹法歹拉○

又　第二條昆韻便讀横直圖

昆坤温敦吞○奔噴捫尊村孫諄春◎昏温分温○◎○○○文○屯
罇◎盆門○存○○○純魂文焚文崘撋滾閫穩蹙吨涊本咻咻劓忖
損準倢睎惛穩粉穩惀踵齟峭焜闋惆評遴㚔悶烗寸巽稕○舜溷問糞
問論閏郭廓斡撥脫撧擸鑼闥砻撮趉桌擉劂黔斡縛斡捋
◎

第二條傀韻便讀横直圖

傀魁威堆推○悲穌◎嘟催挼追吹◎灰威妃威○◎○葵危○頹
酸◎斐眉○○隨○鎚諈回危肥危雷綏鬼磈嵬頧腿餧彼啡美觜踶
髓捶餧水悔嵬誹嵬耒蘂貴喟魏對退內貝配妹醉翠歲綴惴稅誨魏肺
魏類芮骨哭杌咄禿凶不攴木卒猝速竹畜恿忽杌弗杌鹿
肉

又　第三條加韻便讀横直圖

加劒鴉○○○

稱《廣韻》每聲分五十餘部，《唐韻》約爲三十，則於韻書沿革尚未詳考矣。

《拙菴韻悟》

清・趙紹箕《拙菴韻悟・叙》　余髫年時，四聲用辨，音韻莫知，切之與反，尤爲不曉也。一日大人呼余典且愚弟而訓之曰：欲讀書者先識字，欲識字者先知聲，蓋聲在字先，而字在聲後者也。隨授以分聲之法，析音別韻之方，兼授以取切調反之訣，始知聲之爲聲，音之爲音，韻之爲韻，及知反有轉音，切省標射也。自此究心於韻學，久之，而疑夫入聲原無數轉，何以五方讀法不同；平聲確有兩音，何以休文命名惟一；音中所統之聲，何以有多有少；聲中所成之韻，何以有缺有重。反覆搜尋，不明其故。一日趨庭請問，又蒙大人示之曰：入聲讀法不同者，五方取音之婁也；平聲命名惟一者，休文立法之踈也；聲之少者，前人調審之未到，聲之多者，前人分派之未精也，韻之重者，前人口法之不清，韻之缺者，前人推類之不細也。疑團既釋，從事益殷。無何，又疑夫韻書之聲與音與韻，有本同也而云異，本異也而云同，余不知其所以異同者，何所依據也。適值大人游宦維揚，無人請教。一日省伯父於信都學署，從弟涿子洛子時詢韻學，每遇素疑，輒無可答。因將各韻日詠夜思，忽爾得其要領，爰爲之繪成綱目二圖，縱橫推演，上下參詳，見其位次天然，莫能移(易)〔易〕，包羅萬響，不漏不支，不覺忻然自謂曰：向之所疑者而今可悟已。彼韻書之聲與音與韻，其所以異同者，無非古人因於土音，後人拘於成法也。斯時也，不但羣疑頓釋，而且於人之聲音，悟其吐茹之闔闢，呼應之化生，又悟其聲之經緯，音之正變，韻之奇偶獨通。更悟其聲之成字，必由三母，母之化韻，有正有偏，三復無疑，妄信得平聲理之約矣。質諸兩弟，謬曰：此圖詳明(易)〔易〕簡，從所未聞，當成書以爲家學。及歸，質於且愚弟，喜曰：千古迷塗，指南斯出，而亦慫恿成書。於是不揣無知，僭漏茲集，然不遏志一得之愚，少副大人之教，聊爲子弟之需云爾。緣由悟而編也，故名其書曰《拙菴韻悟》。吁，聲韻之學，其理淵深，博雅之儒，尚有發明未透，況余管窺蠡測，敢云果悟也耶。倘遇高明，正其謬戾，再於斯道，闡其精微，俾天下後世，無人不識夫中正之元音，誠所深幸而厚望之者也。時康熙甲寅歲中秋日，燕人趙紹箕寧拙書於(易)〔易〕水居(易)〔易〕齋。

《等音聲位合彙》

清・高奣映《等音聲位合彙・序》　今天子休聲春和，文恬武熙，萬物咸遂。當癸丑一夫負德，毒我南裔，凡有所知，莫不窺其脅偪，勢難人遁，私相臆計，蚤知天討之攸克也。當其時，馬子槃什、林子益長，居父兄時地之厄，各以文翰求志，託音聲之道，究其性情之正焉。箕子當屯雷習坎之難作，其治《洪範》曰法授聖也。今馬子、林子之祈精於一藝，固不敢望箕子堂陛而蹈高躅，然猶之曰刑之既平，秋肅底績，冀春膏而播淑氣，則動植之暢於陽和，皋壤之悦夫藹煦。有生雖微，其幸以一節鼓吹聖明，不在斯乎，不在斯乎。奣映竊心予二子之用心於久於遠，曾兩爲序，以待傳其二子者矣。今天子實恫南服文化，特簡翰苑儒臣來茲啟運，爰是恒齋先生金背心懸，公忠校士，凡先之陋習，一一盡洗。曰：得真方，抒士氣，報聖人。乃心萬里外，亦將以開南中世世風會。於是搜山林於碩果，問石室之藏珍，無一而非法古人用心世道，閩明理學，求敦厚信讓以救正其人心。一日檄姚郡伯衛君淇，命譾譾訂讐《等音》，兼纂成《雞足山志》，暨《理學》《西銘》諸補述。恒齋先生意將以明古人用心用世用人之至意，猶謂曰若舍是無以振南服而移其風易其俗也云爾。匪此胡以不遺遠陋之人，而用之教之，有如是之篤哉。文禮既備，聘典優貽，辭不獲命，勉筮日以塞責從事。越三月，《山志》告成。趨其暇，復取馬氏《等音》、與林子《聲位》，合而彙之。【略】夫馬子減母以便學，昔張洪陽之定母二十字、李如真之存影母而檃括於二十一字，已倡其端矣。林子之開承轉縱合，昔郝氏京山先已言之矣。然未如二子之便人習耳。昔吴幼清、陳晉翁、熊與可、趙凡夫皆欲加母明聲韻者也，何如此近情以呼捷。吕獨抱、吴敬甫之廢門法，又欲即體以鬯變者也，何如此自然協天地之律吕。【略】今一德日新，九功惟敘。璿樞運四氣以相均，金軸抒萬方而靜謐。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違顔於咫尺也。正如之風，

久已滿野滿家。斯聲音之復，其在是乎。璘山小隱高裔映謹拜手撰。

《重訂馬氏等音》

清・梅建《重訂馬氏等音・序》 字學自有等韻以來，凡經書子史莫不載有反切，上字定位，下字定音，按位索音當無差謬。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前此等韻亦可庋置之不道。而余乃取馬氏《等音》內外集而刪之增之且刊之，何哉。蓋有等韻而後有反切，若第知反切而不知等韻，口一誤呼，譌其位即譌其音，縱或偶中，而茫無所據，心何以安，得非逐流失源耶。夫學貴有本，吾儕所可自信者無他事，事求其心之所安而已。我是以有此刪增刊之役。【略】內有射字法，謂二人對衆，隱語能以響傳，吾儕何事不可告人，安用隱爲。但恒情每喜新奇，今語不待筆舌而傳，未必不喜而競學之，是余所以刊此射字法之意也。原集語意欠斟酌，而書槩什馬氏著，果著自馬氏歟，在余則創見，因仍各之曰《馬氏等音》。此集乃我大姪孫墐字叶鳴者得自霑益州明經張虞功之手，而録以寄我者。九姪楷司直、十姪栻世範、二姪孫琮蒼右也，佐我考訂則四姪杰人長、五姪標人表、門人明德符，並書之不忘所自，且不獨居其名云。康熙戊子清明前三日，習安梅建啖熊氏題於古長平署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一卷內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爲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所刊。內自稱槩什馬氏自援。建序惟稱得自霑益州明經張聖功，亦不知自援何許人。今考其書引梅膺祚《字彙》，則當在明末。又自稱籍本秦而生於滇，則雲南人。得自霑益，蓋其鄉里也。又稱所學得白江右楊夫子，嘉興李夫子，不著名字，則莫知爲誰矣。

《等韻精要》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序》 憶愚初學時，假如遇奇雲切，但知不出根巾昆君四韻而已，不能即知其在君也。基安切但知不出于奸官涓四韻而已，不能即知其在干也。又如自作反切，上一字既不能不一躊躇，下一字又不能不一躊躇，若是者蓋未嘗不自咎其學之不熟，以至于此。迨後恭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性理精義・皇極》之篇，初則於舊法外，多得一輕齒之音，繼則以類推之，又於輕齒外多得數音，而求之舊法，皆無可以增益之處。於是反覆思維，不能釋然者數年，一日得之，忽悟向之所苦，亦非盡由於學之不熟，而實立法者之未精有以致之也。何也，人之聲音細分之每一音莫不各有頭尾二音，而各音之尾即各韻之頭，各音之頭尾又即各音至精至妙之反切，但使立法者能知此理而發明之，因此理而布置之，則雖初學之士亦何嘗不能使之舉念即得，而必如愚向者之艱難乎哉。且是道也，前人之疎略亦多矣。生音之音母也，爲所生者子也。乃昔人于字母皆泛泛焉以同類之字當之，則是兄弟姊妹而非母矣。凡音固各生於一母，而諸母又同生於一母，此即《易》有太極之義也。乃從來作者皆不之講，聲音之出於人口，喉舌脣齒牙齒脣五者而已，乃昔人或分爲七，或分爲九，不知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官，樂有五音，皆應五行之數，何獨於此而七之九之耶，凡此之類未易悉數。愚每念此，未嘗不嘆一藝之微，經千餘年作者之多，而其理猶未盡出有如此也。不揣固陋，謹即管窺所及，成《等韻精要》一書，非獨欲以補諸家之缺，廣聲音之傳，亦以見我聖祖啟發後學之功，真有不可言罄者爾。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二月既望，河東賈存仁□。

《彙音妙悟》

清・黃大振《彙音妙悟序》 韻學難言矣哉，此蓋出於天籟，非可强而致。故雖無知之童稚，矢口歌謡，自叶於韻，似不待學而能矣。然攷之《周禮・大行人》，九歲諭書名，而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則又不能無待於學。【略】吾阿宜思遜因念功令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諸試，皆不能離韻學，著爲《彙音妙悟》其苦心用功，閱幾寒暑而成。郵寄來興以相質。置之座右，諸生見之，皆稱賞焉。余觀其平仄無訛，有互通而義同與不同者，各爲指出。至以類推之，有聲無字者，亦有字焉。蓋不獨學士大夫執筆爲詩有所補益，即農工商賈閱之，於俗語俗字所不經見者亦出其中，則是書之爲用，寔韻學之指南，雖云發於天籟，而尤不可以不學而能也。思遜心有所歉，欲梓以正於當代之鴻儒碩彦，用出數言，以弁於首。

時嘉慶五年正月上元日，愚叔瞻二大振題於興安府學官署。

清・黄謙《新鐫彙音妙悟・自序》 古無所謂韻也，音而已矣。【略】吾泉富知園先生，少熟等韻之書，壯遊燕遼之地。諸任既該，羣音悉解，爰輯爲《閩音必辨》一書。於脣喉齒舌分別釐然，鄉里後生熟復之，可無爲方言之所域矣。乃客有曰：是編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識字，使農工商賈按卷而稽，無事載酒問字之勞乎。予喜其見解之闢，輯成一編，以五十字母爲經，以十五音爲緯，以四聲爲梳櫛，俗字土音皆載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達之外郡，固不免貽大方之誚也。藏之家塾，爲手姓之用，親友見之，以爲有裨於初學不淺，慫慂付梓，以公同人。

《正音咀華》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序》 是書爲習正音者設也。予自友教以來廿餘年矣，口談之暇，搜訂各字音韻，與及事物稱謂之殊，言語應酬之法，撰爲此書，使學者由是而習焉。因覩各友鈔謄之苦，不得已而付諸剞劂，庶幾後之學者可購而得云爾。其有未合者，願高明惠教之。幸甚。莎柜薾自題。

清・鄧士憲《正音咀華序》 凡音之起必由於樂，凡音之和必有其韻，此天地自然之節，亦斯人同然之情。所以唇齒牙喉舌各不相同，而五音之中又分爲八音，舌尖別以捲舌、重脣析爲輕脣，而又釐出上腭，此天籟也，而人巧備焉，其聲實通於萬物而無不響應者也。精之者惟莎公彝尊，丁酉仲夏出《正音辨微》一書，質於余，余撫卷而嘆。何嘆也，以其得天地自然之節，知斯人同然之情也。音韻一本，法簡而賅，其便於初學者，第二本《千字文》，尤無美不備，餘本亦詳盡直捷。誠得是書而揣摩之，真可謂無微不入矣。余幸其急付梓以公於世也，故樂爲之序云。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雲南糧儲道前翰林院庶吉士南海鄧士憲拜撰。

清・梁作楫《正音咀華序》 恭讀上諭，恂恂以閩廣爲念，務期諧聲會意，嫻習語音，成遵道之休風，著同文之盛軌，庶於聖人六書垂教之旨不廢，其慮可謂遠大。邇來省會，烝烝日上，士人講求官話，預爲將來出仕用，所在皆有。雖南北分腔，而語言則一。但教者苦無善法，故學者每至三五月仍未純熟，非其心不專，實其法不捷也。余丙申自京回，得見彝尊莎先生人品敦厚，口角錚錚，字字清歷，視當世之懶怠虛浮、名實不稱者大有逕庭。其出所爲正音書共成五本，業經付梓行世。今閱十載，又欲由博反約，撮爲三本：首《切音千字文》，次《話頭》，次《別俗》，學者誠手是書，考求數月，音韻既通，律呂幾徹。將《紅樓夢官話彙篇》《正音撮要》等書，閒有舛漏，亦可以訂正無訛，視俗本相去不啻天淵矣。吴川學梁作楫謹識

清・仇效忠《正音咀華跋》 一字有一義，一字即有一音，自沈約定四聲而音學始備。我國朝聲教暨訖，四海同文，《字典》一書，逐字釐訂。定以字母而調其音切，固已考核精微，推敲細緻，允爲字學之津梁，音學之極軌，習正音者可無事他求矣。惟是五方之音語不同，南北之口腔各異，雖官場定例俱限正音，而聲口之清濁高下究難盡脱土音。所以然者，齊人楚語，習慣使然，而脣齒喉舌之音未嘗細辨，故出言祇求近似，字眼究未認真也。今讀　莎彝尊先生《正音》一書，見其逐字細求音切，而又審其音之所自出，凡喉音舌音脣音齒音牙音無不剖辨入微，可謂詳審精密、深切著明矣。證以《字典》，不爽毫釐，參以正音，自然脗合。學者果能從此究心講求字母切字之法，而辨其清濁高下之由，矢口之間，喉舌齒牙各不相雜，而更辨其喉之頂腭、舌之尖捲、脣之輕重、與夫牙間齒縫秩然不紊，則字音無不正矣。字音既正，然後可以研求字義，由四聲而推究韻學，由今文而進考古文，摘爲詞藻，發爲文章，以鳴國家之盛，夫豈僅爲語言文字之末、不致土音是操，不爲方言所囿云爾哉。賜進士出身誥授朝議大夫貴州興義府知府加五級紀録十次前翰林院庶吉士仇效忠拜撰。

《正音通俗表摘要》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緣起》 是書原爲塾中課蒙而作，童子齒牙爽利，日調數字，亦覺順口琅琅。今年夏，連江鄭君漱泉大瓊邱

君梅卿煒二同年至，索見此本，適觸所好。因出其家藏韻書數種，細爲校對。且謂天下鄉談各異，每苦正音難學，況入聲遞變，歷來韻書代有更改，是書宜古宜今，而又簡明淺易，人人可學而能，洵藝林寶筏也，亟當付梓，以公同好。予愧其言，而重違其意，爰取《通俗表》一册，並摘其源流大要，命及門録之，先付手民。至元音及南北音各表，尚容考索精詳，實未敢鹵莽貽誤。庚午七月朔，閩縣潘逢禧識。

又《凡例》是書始於丁卯，凡經七易，始獲脱稿。參用韻書，約及十餘種。今年讀禮山中，齋居無事，又復檢校數過，良恐偏隅下士，不免土音是操。海内君子，幸匡其所不逮。

《韻籟》

清・李鴻漠《韻籟序》 此書系津門世家華公諱長忠所著。叩音辨韻，精詳明晰，韻學中之第一書也。伊孫印聽橋者，恐其不傳，欲以壽世，因付手民，總衍五十章。刻未畢，而有赴粤之行，不遑自述其顛末。兹已告竣，梓民請序於余。細閱一過，分韻切音補前人所未有，其總數若干，皆備於原序中，無煩余之再贅焉。光緒十五年己丑仲春，高陽李鴻藻識於京師宣南寓齋。

《切音啓蒙》

清・朱緒曾《切音啓蒙敘》 丙午五月，余至舟山幹當公事，識其搢紳耆老與學校之士。有胡君伯寅好學深思，不鄙余爲俗吏，時來晤談，意豁如也。一日出所著《切音啓蒙》問序於余，余得而覽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夫聲音之生本乎天籟，《虞書》：詩言志，歌永言。以五聲出納五言，即爲音均之祖。孔子正名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漢儒注經有急言緩言長言短言。《説文解字》則曰从某某聲。迨李登、徐邈、孫愐各家出，因類求聲，反紐切韻，寖至《指掌》、《指南》，法密絲棼，掊擊亦起於是。吴才老、陳季立探求古音，顧江錢段推闡入微，而視反切爲淺近。然古人之音與今人多異，天必呼汀、下必呼户，以之證古是已，以之施於日用，誰知呼汀户者爲天下乎。欲求古音必先明乎反切，明反切必先辨乎方音。子雲《别國輶軒》可以詁《詩》注《雅》，雖所稱齊晉楚魏之語，證以今人之口，未必盡合，以俗而通乎雅，以今而溯乎古久焉。悟生窮而益上，此胡君之書所以啓蒙也，然余因之有感焉。昔周櫟園云：張大風著《反切攝音》，僅數百言，通此可契音學之全，藏鄭谷口家，後失去，爲之惋惜。其書未知與胡君何如，然櫟園與大風同居白下，而不得見，余亦生大風里中，求之亦不得見。今至海外得見胡君之書，語言文字之緣，豈亦有定數耶。金陵朱緒曾敘。

《等韻學》

清・趙光祖《等韻學序》 昔海洲李桂林，年十三時，讀書馬陵山，雪夜聞折竹聲，備雙聲反切之義。余竊疑之，以爲古人好作誇語。一日，讀音韻諸書，潛索其理，幾忘寢食，坐至五鼓，驚聞寒雞聲，而悟五音之道，遂通反切。因摘《李氏音鑑》之要，參以註解，凡十餘篇，名之曰《反切易知》，輒矜矜自喜，以爲簡明無過此也。越日，與吾友桐城許子慧軒講音韻之學，因出《等韻學》一書。見其以反切之音博證古今，窮源索隱。定天下之音不出十二韻，每韻以陰陽二平上去入五聲。分列五門，爲之經；又各列喉舌牙齒脣五音、清濁輕重粗細三十八音，爲之緯，總共二千四十四音，而反切之義毫無遺憾，其法更覺簡明。後又立音母三十八門，每門十二韻皆備，尤可謂愈出愈奇。凡此皆約之又約，精而又精，增無可增，減無可減，掃盡紛紜轇轕之談，成此直捷了當之法，無論智愚皆可瞭如指掌，誠千古不傳之秘也。因慫恿付梓，以廣其傳。倘有與余同好者，讀之當亦爲之爽然失，憬然悟，豁然通矣，又何必折竹聲寒雞聲始開人靈思耶。是爲序。光緒四年戊寅春三月既望，太平趙光祖譔。

清・鄭輝朝《等韻學弁言》 不讀是書，則五聲五音翻砌之道，終身茫然；既讀是書，則五聲五音翻砌之道，一目了然。既了然矣，不必讀是書可也；然未了然者，非讀是書不可也。此予所以訢然出貲付梓，以廣其傳焉。光緒壬午夏四月，建德鄭輝朝記。

《空谷傳聲》

清・薛時雨《空谷傳聲序》 宋趙與時《賓退録》載擊鼓射字之技，其法全用切韻，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擊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别。明人《等音外集》坿傳響射字法，即師其意。此《空谷傳聲》一卷，吾邑汪金門同年用鄉先生吴杉亭、江雲樵兩君舊譜增損之，其省三十六字母爲三十二，省平聲五十七韻爲陰陽平各二十音，不用歌括，兼備仄聲，視趙氏所述之法尤爲簡要。平聲分陰陽者，用周氏《中原音韻》之例也。余少時見吾鄉老輩金禺谷、許知白諸先生，及家虞尊、煦堂兩兄均好言切韻，爲離經正讀之助。知吴江兩先生之譜，蓋亦有所授矣。今得金門修述其法，吾願黨塾之師各置一編，誘迪童稚，以進於文字聲偶之用，所裨非淺，豈僅藝術家言哉。金門歿逾二十載，詰嗣牖民孝廉重爲校訂，出以見示，因爲述其大略如此。光緒七年歲次辛巳季夏之月，同邑薛時雨識於金陵惜陰書院之碧琅玕館。

明清綜合音韻圖部

目次

論説……三八四七
綜述……三八五八
著録……三九三二
《韻法直圖》……三九三二
《韻法横圖》……三九三二
《元音統韻》……三九三二
《類音》……三九三三
《切韻正音經緯圖》……三九三三
《詩韻析》……三九三四
《音切譜》……三九三四
《韻法傳真五美圖》……三九三四
《横切五聲圖》……三九三四
《切音捷訣》……三九三五
《等韻一得》……三九三五
《切音蒙引》……三九三五
《等韻詳解》……三九三六

論說

明・葛仲選《太律》卷一〇《華嚴四十二字唱斷》 等韻成於僧，故僧多習之，乃謂釋子多能言、儒者皆不識起例；又謂江左之儒經緯不交，失立韻之源，過矣。余書出，而五音、四聲、十二律、六十調、正聲、側聲、應聲、與陰陽唱和之聲皆得，其說可寢矣。

清・潘耒《類音》卷一《音論・聲音元本論上》 聲音者，先文字而有也。人生而有聲，既長乃能識字。聲止於一，字則多寡不倫。或一音而數字，或有音而無字。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者也。中古以降，字日繁，音日變，昔人思有以綜理之，而字書韻書出焉。然不得其天然之條貫，則如散錢亂卒錯雜而不可整齊。自字母之秘啓，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且使天下無字之音，可以有字者引之而出，字母之功偉矣。然而等韻之書立法未善，使人不能無議焉。夫立母以貫天下之音，則其所列爲三十六母者，必無複無漏而後可也。乃知徹澄孃同於照穿牀泥，非之與敷異呼而同母，皆複出也。影喻曉匣既分陰陽，而羣疑竝明等不分陰陽，可添之母尚有十餘，非缺漏乎。既同爲母，自當竝列一班，而乃以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邦滂竝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爰有類隔、交互、振救諸門法，紛然淆亂，而困人以披尋。所貴乎字母者，以切字也。類隔、交互則出切不得其真，誤人實甚，是不可以不正也。正之如何，亦審其天然之音而已。天然之音可立爲母者五十，播之爲四呼，轉之爲四聲，區之爲二十四類，而天下之音盡矣，天下之字該矣。何謂五十母，喉音十曰影喻曉匣見溪舅羣語疑，舌音十曰老來耳而端透杜定乃泥，脣音十曰審禪繞日照穿朕牀〇〇，齒音十曰心些已邪精清在從〇〇，脣音十曰非奉武微邦滂奉竝美明。舊譜之複者芟之，缺者補之，未安者改之，務使陰陽清濁各具其音，相耦相從而不違其序，故寧密毋疎，寧更毋襲也。何謂四呼，曰開口也，齊齒也，合口也，撮口也，凡有一字即具此四呼。如見母之在真文韻則爲根巾昆君，在元先韻則爲干堅官涓，各母各韻，無不皆然。或有字或無字，而其音具在。作等韻者不明乎此，乃於橫列四排中以此母之開口當彼母之齊齒，如通攝內封逢等字與曾邕同排。以此韻之合口附彼韻之撮口，如蟹攝內圭睽等字與傀恢同排。而其二十四攝中取四呼之字，或括而爲一，如江攝。或開而爲五六，如止攝蟹攝。以音就字，茫無定準。今則各母各韻竝列四呼，以音排字，以字標音，有字者補其次，無字者存其位，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也。四聲則平上去入是矣。何謂二十四類，曰切字必憑乎韻類者，所以括韻也。以四呼讀之，一曰〇戹紇切。衣〇揖平聲。於，支微韻也。二曰〇戹威切。〇一追切。威〇，鬱追切。規闚韻也。三曰〇遏平聲。〇謁平聲。〇斡平聲。腲，遮車韻也。四曰〇闊平聲。〇軋平聲。〇穵平聲。〇，噦軋切。遮車之分音也。五曰〇遏限切。〇謁限切。限〇，噦限切。灰回韻也。六曰哀挨娃〇，噦挨切。皆咍韻也。七曰〇沃平聲。〇颺欲切。烏紆，敷模韻也。八曰〇戹平聲。〇益平聲。〇擭平聲。〇，鬱役切。敷模之分音也。九曰溫憂〇屋溫切。〇，郁憂切。尤侯韻也。十曰〇戹悒切。幽〇擭悒切。〇，郁幽切。尤侯之分音也。十一曰阿〇握平聲。倭〇，郁握切。歌戈韻也。十二曰阿北音。鴉窪〇，噦鴉切。家麻韻也。十三曰坳幺〇膮坳切。〇，郁幺切。肴蕭韻也。十四曰鏖要〇穵鏖切。〇，噦要切。豪宵韻也。十五曰恩因温氳，真文韻也。十六曰安煙蜿鴛，元先韻也。十七曰〇闖蘭切。殷彎〇，噦殷切。刪山韻也。十八曰〇沃滌切。邕翁碩，東冬韻也。十九曰甥英泓縈，庚青韻也。二十曰佒陜汪〇，郁陜切。江唐韻也。二十一曰〇闖央切。央〇穵央切。〇，噦央切。陽姜韻也。二十二曰〇饁森切。音〇穡森切。〇，慱音切。侵尋韻也。二十三曰諳淹〇椀諳切。〇，苑淹切。覃鹽韻也。二十四曰滔〇押銜切。〇綰滔切。〇，噦銜切。咸凡韻也。平上去皆二十四類，而入聲僅十類。有正轉，有旁轉，有別轉，各類之先後以入聲按之，而次序井然，無容紊也。部分既定，然後以同音之字彙次於一音之下，而其出切則必取於影喻二母以爲其下之一字。陰者用影，陽者用喻，喉者用喉，舌者用舌，開者用開，齊者用齊，二字疾言之即成一字，一字長言之即成二字。其爲切也，至親至確，一定而不可移易，視他譜之旁羅雜出者不侔

矣。若夫彙次同音之字，則取《廣韻》《玉篇》《韻會》《正韻》諸書參酌而編綴之，以成一書。訓詁字義，或詳或略，無不可者。詞賦用之，字多者獨用一呼爲一韻，字少者通用三四呼爲一韻，廣侷由人。惟母越乎其類，豈不簡易而謹嚴也哉。天地間一事一物莫不有天然之矩矱，學者患不能深探而究得之。今所釐正，皆出乎天然，而非私智之所能穿鑿，天然者人所本有之音也。本有之音而不能盡出，則以習誦有字之音，罕道無字之音也。然而謳吟嘯呼時發天籟，方言土音兼多偶合，誠有導之者而汩汩然來，琅琅然吐，然後知向之蘊而未發者，尚有如許之音，一旦出之於喉，宣之於口，如啞鐘之忽鳴，如貧兒之驟富，不亦快乎。然而無字之音，傳諸楮墨，似而不真，自非神解，必口傳而耳受，庶幾其無訛濫也。

又《聲音元本論下》 類音之書未出，先以圖目示人，有素諳反切、熟習舊譜者雜然送難曰：三十六母本於梵音，其來尚矣，昔人持論間有異同，子乃毅然刪改，頓增之爲五十，且創立字母，何其勇於自信乎。曰：非敢師心自用也，以聲之陰陽辨之也。物莫不有陰陽，其在音也重則爲陰，輕則爲陽。一陰一陽，常相對偶。人知清濁之爲陰陽，而不知清聲濁聲又各自有陰陽。影喻曉匣清也，羣疑濁也，見溪清濁半者也，影曉爲清之陰，喻匣爲清之陽，《等韻》既分四母矣。見溪半清半濁，再剖之不成聲，不分可也。羣疑則確有陰陽，何可不分。故增舅語爲陰，以羣疑爲陽，而後濁音四母具焉。始者爲圖亦嘗虛此二母而作二〇矣。然立母而無字，使人何從啓口，不得已而以舅語二字標之，欲其便於讀也。舌牙齒脣清濁之序與喉音同，而舊母尤少，故所增尤多。北音偏重，作等韻者北人也。濁音陰陽一槩不分，故濁母無不增者。增杜於定，增乃於泥，增朕於牀，增在於從，增奉於竝，增美於明，皆用上聲之字。上聲必重，重者屬陰，宜於配陽。其清母之陰陽不全者，亦增老耳而繞已些武七字，誠知陰陽之必相對待，則知諸母之不得不增。知我可也，罪我可也。曰：牀母從母之下何以各作二〇。曰：無其字也。無字何以知有其音。曰：喉舌脣皆有最濁之音，牙齒何獨無之，爲其鄰於疑泥也，故隱而不出，必細審然後得之。試以基溪奇疑、低梯題泥、知鴟遲〇、輩妻齊〇相聯竝讀，久而必有一音出焉。既得其陰，必得其陽。故有無字之二母。字者子也，無字而必列之，如家有兄弟十人，其八有子，其二無子，作譜者必盡載其名，若以無子而刪二人，不成譜矣。曰：舊以見溪羣疑爲牙音，今何以列諸喉音。舊以照穿牀審禪爲齒音，今何以列諸牙音。舊以來日別綴於末，今何以列來於舌、列日於牙，而字止有四聲，更無他呼，別類何以標爲一母。舊以牙舌脣齒喉爲序，今何以喉舌齶齒脣爲序。曰：喉音者，舌居喉中未著乎齒牙也，試問衣希基溪奇疑六音者類乎，不類乎。齒音者以舌抵齒而後成聲，牙音者僅抵齶耳。試問詩時知鴟遲抵齶乎，抵齒乎。來之爲舌，日之爲牙類也，有本位在也，而雖獨音，然不入他母，則自爲母矣，安可廢乎。凡聲之出口，必自內而漸及乎外，始喉、次舌、次齶、次齒、而終之以脣，無餘聲矣，豈非天然之序乎。曰：切字何以必用影喻母。曰：此元音也。人生而墮地則有哇哇之聲，欲言未言則有噫嗚阿呀之聲，既長而唯諾呻吟驚訝嗟歎。凡音在言前者，皆影喻母之聲也。至於度曲則有字頭字腹字尾，字尾者引伸其音而收之者也，非影喻母不能長也，故謂之元音。用以切字最爲端的，此即二合之法，較音和而更親者也。曰：四呼細審誠有之，然各類參錯，或全或缺，何可比而同之。曰：四呼非他，一音之變也。音之由中達外，在牙齶閒則爲開口，歷舌端則爲齊齒，畜於頤中則爲合口，聚於脣端則爲撮口。開與合相應，齊與撮相應，有則俱有，無則俱無，一几四隅，一馬四蹄，不可增減者也。世人止就有字之音求之，故或二或三，不得其全。《等韻》但分開合。邵子書雖有開發收閉之名，徐披其目，唯黑花香血爲具四呼，其他古甲九癸等或二或三，亦未嘗相對也。惟梅氏《字彙》末卷四呼皆全，而不均之各類。陳氏《統韻》之圖但取縱橫三十六，至以根之開口附於昆之合口，家之齊齒附於瓜之合口，又別立混之一呼，以姜陽之齊齒、肱扃之合口撮口當之，謬誤滋甚。今則一母必具四呼，四呼始成一類，少一呼則知此母之音未竟，多一呼則知彼類之音當分，以此審音而潛伏之音畢出，以此攝類而凌雜之類皆齊，因著以知微，執簡以御煩，莫善乎此矣。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韻，今括爲二十二類，所併多矣。然尚有可併者，支微爲開口齊齒，敷模爲合口撮口，一類也，而何以必分爲二。東冬爲合口撮口，庚青爲開

口齊齒，一類也，而何以必分爲二。又分删於寒，分唐於陽，何其細碎乎。曰：驟而讀之，則似○沃平聲。衣烏於爲四呼，甕英翁碪爲四呼，細審之則衣於之外別有開合，○烏之外別有撮齊，育之平聲不同於余，此其顯然者也。甕英之下別有合撮，翁碪之上別有開齊，肱之不同於公，扃之不同於龔，此其顯然者也。官之與關、桓之與還、江之與姜、腔之與羌，北音固可混而爲一，南人讀之類乎、不類乎。合其所不得不合，分其所不得不分，非可意爲出入者也。曰：平上去韻多而入韻少，自昔然矣，願聞正轉、旁轉、別轉之説。曰：都堵妬篤、知止制質，此正轉也。東董凍篤、真軫震質，此旁轉也。篤字長言之即都，質字長言之即知，不待變聲也，故曰正也。篤長言之非東，質長言之非真，必變聲而得也，故曰旁也。遮與鼄之轉爲哲，挨與殷之轉爲軋，幽與英之轉爲益，歌與冏之轉爲各，家與姜之轉爲脚，一正一旁亦猶是也。灰之轉忽、高之轉各，變聲爲近，亦正也。若夫侵之轉緝、覃之轉合、咸之轉洽，是謂閉口之音，別爲一類，故曰別轉也。若其序則先正而後旁，先微而後著。支微規闚音之始發也，遮車皆哈漸展也，敷模尤侯稍縱矣，歌戈肴蕭舒而未滿也，家麻豪宵則大放矣，此正轉之序也。旁轉七類之序亦視此，是故平上去類之先後以入聲按之，而定其理甚微，前人未之發也。客曰：子之言詳矣，明矣。余既昭然若發蒙矣。雖然，學以致用也，現在之聲音文字足給於用，而子必盡發無字之音，釐定各音之次，亦有用乎、其無用乎。曰：奚爲其無用也。樂之五音六律以人聲爲主，笙鏞絲管皆取協焉，未有音而不中於律吕者。世有萬寶常、李嗣真，其人必能審其宫商，諧諸樂律。《皇極經世》之書以聲起數，以數發占，一切風雷水樹鳥獸昆蟲之音皆可測驗，而況於人聲。世有李之才邵康節者出焉，必能察其陰陽，通諸象數，綜一編而天地萬物之音具焉，奚爲其無用也。

又《全分音論》 造物之數，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奇則有偶。其在音也，有陽則有陰，有清則有濁，有平則有仄，有全則有分。何謂全，凡出於口而渾然噩然，含蓄有餘者，是爲全音。何謂分，凡出於口而發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爲分音。二者猶一幹也，枝則岐而爲二，既已爲二，不可得合矣。而世人或讀其全則不知有分，或讀其分則不知有全，此亦方隅習俗使然，莫能自覺者也。今釐天下之音爲二十四類，而相爲全分者十四類焉。灰回全也，皆哈分也。歌戈全也，家麻分也。肴蕭全也，豪宵分也。元先全也，删山分也。東冬全也，庚青分也。江唐全也，陽姜分也。覃鹽全也，咸凡分也。南人讀麻如磨，讀瓜如戈，口啓而半含；北人讀麻爲馬遐切，瓜爲古窪切，唇敞而盡放。含者全也，放者分也。北人讀湍如灘，讀潘如攀，讀肱如公，讀傾如穹，讀江如姜，讀腔如羌，讀嫌如咸，讀兼如緘，南音則判然爲二。其讀傀如乖，讀恢如勄，則南北音皆然。湍潘也，公穹也，江腔也，嫌兼也，傀恢也，全音也，啓而半含者也。灘攀也，肱傾也，姜羌也，咸緘也，乖勄也，分音也，敞而盡放者也。是二者欲以爲一，則各有四呼，各有陰陽，平仄不容相混。欲以爲二則氣分相似，聲吻相似，非如支微與真文之迥别懸殊，故命之曰全分。平上去皆然，而入聲尤爲明顯。月屑全也，黠鎋分也。屋燭全也；陌職分也。覺鐸全也，藥灼分也。合葉全也，洽乏分也。昔人惟不明全分之故，或欲併兩類爲一類，或以删山添捲舌一呼，或以陽姜肱扃爲混呼，離合之間，苦難位置，豈知其從奇生偶，各成一類哉。然則他類無若此者乎。曰：有之。而全類無其字，故全類亡其音。遮車全也，尚有分音，如元先之有删山。敷模全也，尚有分音，如東冬之有庚青。尤侯全也，尚有分音，如江唐之有陽姜。唯支微、規闚、真文、侵尋四類無分音。其轉爲入聲，則遮車、灰回、元先，此三類轉爲月屑。皆哈、删山、與遮車之分音，此三類轉爲黠鎋。敷模、尤侯、東冬，此三類轉爲屋燭。庚青與敷模、尤侯之分音，此三類轉爲陌職。歌戈、肴蕭、江唐，此三類轉爲覺鐸。家麻、豪宵、陽姜，此三類轉爲藥灼。其支微、規闚、真文，三類轉爲質物。則無全分。至閉口三類，侵尋轉爲緝習，亦無全分。覃鹽轉爲合葉，咸凡轉爲洽乏，亦有全分。二十二類有字，二類無字，共成二十四類。以平上去之二十四類收歸入聲之十類，脈絡相承，一絲不亂，審音至此微矣，密矣，無餘蘊矣。然則何以置二類而僅列二十二。曰：二類者，舉世無其字，故舉世昧其音，能歷然於口，了然於心者，無幾人耳。驟而語人以有此音，尚駭而疑，況居然列之爲類乎。姑就有字者立類，而無字者存其説，以告天下後世之人，萬一有神解妙悟

者，聞而莫逆於心，遥相應和，是以子雲而知子雲也千載下猶旦暮遇之也。

又卷二《圖説》 一百四十七韻説

平聲四十九韻

一師　二衣　三疏　二十二佼　二十三椀　二十四苑
四於　五威　六耶　二十五嫺　二十六拱　二十七蓊
七隈　八哀　九挨　二十八梗　二十九盎　三十鞅
十娃　十一烏　十二紆　三十一欿　三十二晻　三十三槑
十三溫　十四憂　十五幽　三十四埯
十六阿　十七倭　十八哈
十九鴉　二十窊　二十一坳
二十二幺　二十三鏖　二十四要
二十五恩　二十六因　二十七温
二十八氳　二十九安　三十煙
三十一蜿　三十二鴛　三十三蘭
三十四殷　三十五彎　三十六洚
三十七邕　三十八翁　三十九融
四十甍　四十一英　四十二泓
四十三泱　四十四汪　四十五央
四十六音　四十七諳　四十八淹
四十九滔

去聲三十八韻

一使　二意　三疏
四淤　五畏　六夜
七薈　八愛　九隘
十黯　十一污　十二嫗
十三溫　十四宥　十五侮
十六嗢　十七呦　十八交
十九奧　二十要　二十一饐
二十二揾　二十三醞　二十四按
二十五堰　二十六惋　二十七怨
二十八爛　二十九晏　三十硝
三十一瓮　三十二褸　三十三醞
三十四醖　三十五怏　三十六蔭
三十七暗　三十八黯

上聲三十四韻

一史　二倚　三所
四楹　五委　六野
七猥　八欸　九陽
十傴　十一嘔　十二颱
十三妸　十四媒　十五蘱
十六拗　十七襖　十八夭
十九穩　二十穩　二十一惲

入聲二十六韻

一紇　二一　三揾
四鬱　五遏　六謁
七斡　八噦　九闊
十穵　十一沃　十二欲
十三屋　十四郁　十五戹
十六益　十七擭　十八惡
十九渥　二十臒　二十一約
二十二邑　二十三姶　二十四裛
二十五廅　二十六押

就一母之音而轉之謂之聲，東都敦端是也。聯衆母之音而次之謂之韻，東通同鱷是也。韻者均也，取不一之音而均齊之也。古無韻書，屈宋曹劉輩爲詩騷賦頌者，第就相近之字音而協比之，其途甚寬，其類甚雜。迨於齊梁周顒、沈約輩研窮翻紐，討論聲病，始撰韻譜，俾作者有所準繩。隋陸法言因之爲《切韻》，條分縷析，一平聲而分五十七韻，通四聲分二百六韻，可謂密矣。惜乎立法之始，不得天然之部分，而以意裁定，或當分而合，或當合而分，嚴者過嚴，寬者仍寬，純者自純，雜者仍雜，其音之參錯不齊猶故也。後世遞有增修，唐稱《唐韻》，宋稱《廣韻》，頒於場屋，謂之官韻，士子奉爲章程，莫敢出入。然支之脂分三，佳皆、先仙、庚耕、清青分二，人固苦其苛碎而思變通之矣。平水劉淵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第就舊注通用者而改併之，無大異同。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乃以平聲分十九類，則與《廣韻》大相徑庭，然第行於詞曲而已。明高皇詔儒臣別修《正韻》，併一百七韻爲七十六韻，而平聲得二十二韻，又於麻韻中分出遮韻，支微韻中分規窺翬巍等字入灰韻，可謂掃地更新，大破拘攣之見矣。惜其義例，未能畫一。庚青蒸既併爲一庚，東冬既併爲一東，而支與齊、寒與先仍分爲二。既分刪於寒，以餐蘭單灘等字入之，而不分咸與覃，以擔藍三慘監凡等字歸之，卻分覃鹽爲二韻，則亦以意剖斷，未能恰合天然之部分。故雖一王之制而不獲大行於時也。所謂天然之部分者何也。曰類與呼也。一類必有四呼，四呼始成一類。立韻之法，無過二途。若從細目分之，則當以一呼爲一韻，《廣韻》似之而不盡然也。若從大綱分之，則當以一類爲一韻，《正韻》似之而不盡然也。此其所以當更定也。今通四聲分一百四十七韻，而平聲得四十九韻，皆以呼分之，以字定之。其四呼竝有字者一類分四韻，或止一二呼有字者一類止一二韻，此呼字少不能成韻者合彼呼爲一韻。如支微真文元先東冬諸類，四呼備者也，故各四韻也。皆哈删山俱三呼有字，故各三韻也。歌戈敷模尤侯等類止二呼有字，故各二韻也。規闚侵尋等類，僅一呼有字，故各一韻也。遮車雖二呼有字，而通計不過三四十字，故合爲一韻也。去聲之字少於平聲，故止三十八韻。上聲之字又少於去聲，故止三十四韻。入聲之字不少而其類少於三聲，故止二十六韻。是皆出乎天然之條理，而不以一毫私意參其間其用之也。一類雖分四韻，而在本類中皆可相通，有字之類二十二，約之止二十二韻，其全音與分音之類復可相通，又約之止十四韻，與《華嚴》演唱之十三音、《皇極經世》之天聲十四約略相符。其爲韻也，細大相包，綱目相貫，寬而不濫，嚴而不苛，若作律詩律賦，可以四十九韻限之，若作古體長律賦頌箴銘，可以二十二韻及十四韻通之，兼收《廣韻》《正韻》之長而去其病，於是音之不均者悉均矣。至若韻中之字，則以喉舌齶齒脣爲序，先後井然，非若舊韻之紛糅錯亂。韻首之字則以第一有字之音命之，非若舊韻之隨意標列。其於天，則求錙銖之無不合焉。舉世踵襲舊聞，驟覩更新之作，必且駭其新奇，怪其穿鑿，試徐按之，則甚平而無奇，本利而非鑿，音從字順，各得其所，上不戾古，下不違今，沈陸復生，不易吾言矣。

又《平聲轉入圖説》

正轉　從轉　旁轉

○衣○於　○○威○　恩因温氳　○一揾鬱全音

遏謁斡　平平平　胆　○○隈○　安煙蜿鴛　遏謁斡噦全音

闖軋空　平平平○　哀挨娃○　○殷彎○　闖軋空○分音

○○烏紆　○○邕翁碖　沃○屋郁全音

○尼益擭　平平平○　○幽○○　甕英泓縈　尼益擭○分音

阿○倭○　坳幺○○　佚脥汪○　惡握臒○全音

阿鴉窪○　鏖要○○　○央○○　○約○○分音

別轉

○音○○　○邑○○全音

諳淹○○　始裛○○全音

淊○○○　廅押○○分音

右以平聲影母爲例，上去聲餘母倣此。

四聲者，一聲之轉，平上去三聲皆同，而入聲獨異。三聲韻多，入聲韻少。三聲一類一轉，入聲多類共轉。北音無入聲，强以南音讀之，易

致淆訛。南音雖天然有入，而不得其條理，亦不明某類之確轉何類。謂屋燭質物爲東冬真文之轉，而虞模支微無入聲者固非，謂虞模支微轉屋燭質物，而東冬真文無入聲者亦非。謂遮車歌麻無入聲者固非，謂蕭豪尤侯無入聲者亦非。必明各類之有全音，有分音，而全者轉全，分者轉分，井然不亂。既明全分則知有字之類二十二，無字之類二，共有二十四類，而十類之入聲分承之。用少攝多，乃有正轉、從轉、旁轉、別轉之不同，非精心細審不能明也。今爲圖四層，第一層正轉之類七，第二層從轉之類七，第三層旁轉之類七，第四層則入聲之七類也。姑以第一行言之，〇衣〇於之轉〇一揾鬱本屬一聲，長言之即平，短言之即入，一體天親也，是爲正轉。〇〇威〇之轉〇一揾鬱，雖亦穩順，而長言短言非即一聲，支流族屬也，是爲從轉。恩因溫氳之轉〇一揾鬱，則變聲而成，本非一氣，外戚旁親也，是爲旁轉。餘六行者，皆以三轉一，類類相承，天然脗合，故平聲之類二十一，入聲之類七，足以括天下之音矣。若閉口三類，則以一轉一，無正從旁，故名別轉。其實此三類者，舉天下之人讀之，侵尋無異於真文，覃鹽無異於元先，咸凡無異於删山。惟浙東甌閩之人閉口讀之別成一種，而不均之他類，不參於四呼。幾於可廢而仍存之者，以世既有此音，不容泯滅，且有字有韻，自昔相承，不可革也。惟明乎轉入之故，而入聲之部分定，三聲之部分亦定，諸類之部分亦定，此審音之要樞，前人所未發，故備論之。若夫無字之音，能出之喉舌而不能形諸楮墨，非口傳耳受，則必俟之心通神悟者矣。

又《等韻辨淆圖説》　字母源於西竺，其播於中土也，當自譯經諸梵僧傳之。而等韻則華僧神珙守温等所作。等韻者，以各母貫各韻之字而等次之也。字之在韻，散亂無統，得等韻而始有條理，爲功甚大。顧其書未能盡善，後人立諸門法，尤多紛糾，則以列母不清，置等不定之故也。按三十六母中，知徹澄孃本係複出，可以不用。即用之，自應以三十六母竝列一格，而以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則出切行韻，畫一分明，有何門法之可立哉。乃作等韻者，見各韻中或止有開齊，蟹効流深咸等攝。或止有合撮，遇攝。或止有開合，江果等攝。遂謂兩等足以置之。而縱列三十六母爲三十六行則太密，横列二等則太疎，乃取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幫滂竝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蹙爲二十三行。横列四等，合平上去入爲一等，共十六格。欲令疎密適中，於是以第一第四等爲上層，見溪至來日二十三母之位；第二第三等爲下層，知徹至審禪十三母之位。每韻中止有一二呼者，則以一幅盡之，有三呼四呼者分爲二幅，此其立法之本意也。然以上層二十三母之一等四等與下層十三母之二等三等相對，既已參差不齊，而端透定泥幫滂竝明精清從心邪十三母，齊齒撮口之字既置在第四等，見溪羣疑曉匣影喻來日十母下齊齒撮口之字卻置之第三等，是上層二十三母中又互相乖異，并自立之例而亂之，何怪出切行韻之一彼一此，紛如亂絲也哉。即如通攝一幅，當以恭銎蛩顒胷雄邕〇龍茸十字填於第四等，與縱從諸字一例，何乃置之第三等，侵他母之等而自失其等，又於第四等内作諸空圈而獨填喻母下齊齒之字，此何説也。封葑逢犛四字爲非敷奉微之開口呼，當在第二等，而置之第三等。如以爲撮口呼，則當列風豐馮〇於第二等；以爲合口呼，而何竟虚其字若同音者然，進退失據，此通攝之可議者也。至於江攝，則見溪疑曉匣影來母下齊齒字當在四等，知徹澄孃齊齒字當在三等，邦滂竝明開口字當在一等，乃與穿牀審開口字竝居二等，尤爲自亂其例。止攝前幅則見溪曉匣等十母齊齒之字既列三等，復列四等，字異而音不殊。幫滂竝明四母齊齒之字既列四等，又列三等，遂侵非敷奉微之位。後幅則龜虧逵危麾透惟瀓等字，若以爲合口，則當在第一；若以爲撮口，則當在第四，而何以列在第三。蟹攝前幅當專敘該開一類，何以一等二等置皆咍韻中之字，三等四等置齊韻之字，致飢知支稀等字與止攝前幅複出。後幅當專敘傀恢一類，何以一等置灰韻之字，三等四等置微支韻之字，致龜追非錐麾等字與止攝後幅複出。其臻攝中根麝等字列在第三等，失不再辨。而彬矜貧民何以列第三等，侵非敷奉微之位。分芬汾文何以列第三等，侵撮口之位。山攝二幅則將山删韻中齊齒合口二呼之字間雜於元先韻四呼之中，而獨占第二等，侵下層十三母之位。效攝則將肴韻之字間雜於蕭豪韻中，獨占第三等，亦侵下層十三母之位。此皆顯然可議者。而果假二攝則錯雜尤甚。前幅以一等置歌韻之開口，二等置麻韻之開口，

三等四等置遮韻之齊齒。後幅以一等置歌韻之合口，二等置麻韻之合口，三等置遮韻之撮口。併三類爲一類，各占一等，無復上下層之分，則乘虛補空，攢叢湊泊，又他攝所絶無，而亂例之甚者也。若宕梗曾流深五攝則置上層十母之字於第三等，失與通止諸攝同。咸攝則間雜咸凡韻中字於單鹽韻中，獨占第二等，失與山攝同，遂令芝凡等字無所附麗，而別爲一幅也。惟其置等填字之爲例不一，出切行韻之茫無定準，於是設爲類隔窠切，交互振救等二十門法，以曉初學，譬猶設籬樹棘而導人以穿越之方，固結牢綰而教人以抽解之法，則何如坦途直理之爲善哉。後之明音韻者，多苦等韻之煩碎而別爲圖譜，如《字彙》之末有橫直二圖，陳氏《皇極統韻》有經緯圖，皆不用門法，直捷明了，賢於等韻數倍。所遺憾者，不知每類之各有四呼，不可增減，而僅就有字之呼，敘次之直圖，則各類各呼隔別不貫。橫圖貫矣，而每類或二呼或三呼，則減於四。又附金於昆君根巾之下，附兼於官涓干堅之下，又以肱扃姜爲混呼而別立捲舌之名，則增於四。經緯圖大槩與之雷同，不去知徹澄孃而併昆根爲一格，家瓜爲一格，迦靴爲一格，肱絅爲一格，以湊縱橫三十六之數，牽合補苴，亦多可議。今所作類韻圖，目以五十母橫列於上，以二十四類縱列於下。每類各具四呼，每呼自成一韻。直貫各母之字，可以出切。橫披各類之字，可以行韻。而無字之母，無字之呼，畢得其音。蓋意存乎審音，非專以切字也，而切字之道無餘蘊矣。以等韻相承日久，世人視爲金科玉律，不可變更，故摘其瑕而辨正之，非敢於攻前人，實切於覺後人也。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韶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脣齒之七位，故有橫轉面無直送。橫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等韻惟不達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〇阿咿嗚午之五音爲韻父，然午即嗚之橫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橫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〇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腭，開之合；咿爲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脣，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是之謂正喉音。又從〇字追出〇字，爲〇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〇音，而見之于齒之〇思茲雌，故〇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音〇；而〇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韻，分配〇呵咿烏，則爲鴈鞾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〇呵咿烏，則爲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燕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啓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清・郝士錞《切韻正音經緯圖序》　聲韻之學，由來久矣。原本六書，律叶五音，其實以吾身之氣通天地之氣，故發而爲聲，率皆自然而無所强。精乎此，有窮神入化之妙，非徒出口無誤已也。自世之學者視爲末務，棄而不習，於是古韻之正譌不分，方音之沿習已久，支離謬戾，舛錯相承。每翻閱書史，多齟齬難通之處，奈古韻書門類繁多，學者有望洋之嘆。間有一二删繁就簡，以便後人，又多失古法。按之經書反切，其相合者十僅六七。簡則簡矣，而不適於用，亦無取焉，求其師古而不泥於古，傳後而有裨於後者，蓋不可得。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凡例十則》　一、韻原邵子《聲音圖》，有開發收閉別其聲，闢翕分其音也。今韻擬訂闢翕之目，合彙開發收閉爲四括，各括九韻以成次序，便讀學也。故高庚之韻其聲鏗鏘，彙爲開括；澆經之韻其聲平亮，彙爲發括，屬闢音也。公昆之韻其聲洪響，彙爲收括；恭鈞之韻其聲抑侷，彙爲閉括，屬翕音也。【略】

一、韻凡三十有六，總括諸音足矣。猶留十六韻者，恐切字形聲無憑也。如端知邦非精照等母皆雙音互用，必以同韻同音爲證，而彼此有無之切法始真，隨方土音亦出，故不可删。又如韻中南音以崇音重。念叢，師音詩。念思，生音聲。念僧，爭音真。念增，責音哲。念窄之類，若删之終成其謬，故以同音餘韻附之，以證其訛。如收括以觥圭關三韻音同

公規官，并附之。餘如交金之類亦然，但呼法於入聲少異以別之。

一、韻内端精邦等并知照非等母下有音有字之位而空者，舊製以十六通攝列爲四等，四等者，即四排也。古韻以四排爲一攝也。端精母下之字居一四等，知照母下之字居二三等，非母下之字獨居三等。歌曰：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邦居四等，日非三等外至無。今韻雖有更而舊製原不易也。如等韻山攝四等分官關涓三韻，第一等是官韻，端精母下有字，知照非母下無字；第二等關韻知照母下有字、端精非母下無字；第三等涓韻知照非母下有字，端精母下無字。若易之，互用無憑，難免其譌。然可易者，舊製四等中精照獨韻之字。如通攝四等，分公恭二韻，以二等照穿母下字，列併第一等；公韻四等精清母下字，列併第三等恭韻之類。餘皆例之。

一、韻中有音無字之位以圈代之，有字之位而空者仍借他韻同音之字填實，便讀則用白文別之，俾學者知某字白文是借字讀音，横豎讀去無阻也。

一、韻中字似去聲而列上聲者，謂之濁音，每韻十字，即羣邪澄竝匣從禪定奉牀十母之上聲也。呼法必似去聲讀之始真，若直直認作去聲則誤。特以清濁圖圈臚列引證。凡濁音上聲字備附卷末。

一、韻中入聲字少，古韻十六通攝内入聲只九攝，餘皆借用。今韻亦爾。凡韻内借他韻入聲而續者，每句首借一字，亦以白文別之，如孤韻入聲借公韻谷等，字首云入聲，如公韻則首句見母下填谷字，二句端母下填穀字，餘倣此。又訝入聲如谷字皆云孤古故谷，各字宜云歌哿箇各，爲順古云公鞠貢谷、岡剛鋼各，似覺拗扭。第詳於此，俟智者辯之。

一、韻端邦精等字母之上重列知非照等字母，知非照等字母之上重列端邦精等字母者，蓋韻中有雙音互用之切，必重一字母列爲證據。

一、韻彙分四括外，仍依古韻三十六母，内細分宫商角徵羽半商半徵七音，註於諸韻各句字母之上，如開括高庚等韻，其間分屬諸音，謂見溪等母字屬角音，端透等母字屬徵音，如此四括之内逐句細分，則音韻自有統序矣。

一、韻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母下之上聲，横讀至邪禪二母字係濁音，每將曉等母之上聲誤串去聲中，今特錯綜爲精從清邪心照牀穿禪審次清之母，别之則音韻横推無誤矣。

一、韻内開括階韻只有精清等母下貲慈雌詞思并上去共十五字，餘係基韻字。古以齎棲貲雌等字俱屬基韻。按《直圖》分爲階韻，自見溪至端邦母下皆有聲無字，今仍以基韻中字前後續音爲切。又迦韻只見母下有迦字，其端透母下打大他三字，古以打念頂，大念代，他念拖。今流俗遍念此音，姑就迦字分爲一韻，其切字往來俱用嘉韻。邦照曉等母下字如東馬切打字，通麻切他字是也，則知分所之由，不失古人意矣。又乖魁瓜三韻平上去聲俱有音無字，今備載閉括，合爲九韻。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元音統韻》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蓋謨撰，其門人胡邵瑛增修。凡《通釋》二卷，《類音》六卷，《統韻》十卷，《古韻疏》二卷，《唐韻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其後六卷爲《字彙補》，則國朝吴任臣所撰，范廷瑚補入者也。其《通釋》詳論七音三十六母，本邵子《皇極經世》天聲地音之法，推爲四聲經緯圖以標舉條貫。其《類音》取梅膺祚《字彙》諸部，删其訓釋，而各註以韻部音紐，以便檢核。其《統韻》平上去三聲各分三十六部，入聲分二十部，每部之字各以三十六母爲序，其部母改用一弓二杓三乩四居之屬，分合易置，全改《廣韻》以來之舊。其《古韻疏》用吴棫叶音之説，實非古韻。《唐韻疏》用近韻一東二冬三江之部，而以字母顛倒之，亦非唐韻。蓋於辨别等韻或偶有所得，而於音學源流則未之有考也。其《字彙補》六卷多收俗字，未爲精核。既附此書以見，今亦不别著録焉。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音韻總論下》　論《字彙》横直二圖

一、《字彙》于《指南》重複之韻删并極多，而猶未盡，又强爲之名。如堅爲齊齒呼，兼爲閉口呼，間爲齊齒捲舌呼，監爲齊齒捲舌而閉口呼，雖有名無寔，而在作者意中，猶有可説。至如官與關則皆合口呼，交與驕。則皆齊齒呼，而亦並列之何哉，不幾于疑煞天下乎。

一、天下無無頭之韻，而直圖謂資韻無頭，横圖又雜于基韻之中，甚矣其誤也。

一、直圖于照穿床審禪五母，凡開口音悉入之齊齒中，齊齒音又入

之開口中，雖其原亦本《指南》來，然《指南》雖以開口雜入齊齒，寔未嘗以齊齒雜入開口。是則《指南》僅失其半，而直圖又從而甚之也。總之音韻之道，本乎自然，欲知此者，第令未嘗習韻之人按是編順讀法，將前後位讀熟，然後信口讀此五位，則正音自出矣。

一、横圖一位二字者極多，夫既有二字則箭到之時，將以何者爲正音乎。此蓋欲爲《指南》周旋其失，而不知其自陷于謬也。

一、横圖直圖俱有混呼，然横圖所謂混呼者，皆謂兩韻相混，非謂開齊合撮之外別有一種呼法爲混呼也。自直圖誤認，竟立混呼一名，後此諸家皆因之而不能變。然則韻家之輾轉相誤而有名無寔者，夫豈少哉。

清・李元《音切譜》卷一《四等》 四等者，開合正副也。正音近喉，副音近齒。正音縮舌，副音伸舌。正音重濁。副音輕清。開口正音，俗稱開口音。開口副音，俗稱齊齒音。合口正音，俗稱合口音。合口副音，俗稱撮口音。

西域四等法

	開口正音	開口副音	合口正音	合口副音
見	迦嘉	結加	瓜	訣
溪	佉恰平聲	茄劸	誇	瘸
郡	○	傑○	○	掘
疑	歹安入聲	業牙	欣	月
端	打	爹	○	
透	塔	帖	○	
定	大	牒	○	
泥	納	腪	○	
知	徹哲		皴輟	
徹	茶舌		橇○	
澄	蹅聶		磋吶	
孃	拏咤		妠楬	
	咤，陟加切，音爹。		皴，椿劣切，音瑽。楬，苦瓦切，誇上聲。橇，丑寡切，茶上聲。妠，奴答切，音納。	

	開口正音	開口副音	合口正音	合口副音
邦	巴	茀	法	葩
滂	爬琶	鑗	妠	毃
竝	跁琶上聲	別	伐	絶
明	麻	哔	韈	雪
非	匝	嗟	○	叉
敷	擦	查	○	
奉逢上聲	雜	姐	○	
微違	靸撒	些	○	
精	○	斜	○	
清				
從				
心				
邪				
	查，才邪切，藉平聲。		葩，租悦切，音撮。毃，七絶切，音蕞。	

	開口正音	開口副音	合口正音	合口副音
照	哈合	遮租	譁	抉挫
穿	合	車叉	華	唊碰
狀	遏	賃柞	窊	○○
審	○	奢沙	○	説要
禪		闍○		噣○
曉		苛煆		靴
匣		壹遐		穴
影		邪鴉		胆
喻		協○		曰
來	拉	口砢	欒	臘
日	髶	惹髶	揈	捼
	髶，而轄切。			

西域無平上去入之別，故字多錯出。其云加劸○牙結茄傑業者，二韻之分也。麻部當有二韻，如查遮乂車之類，平聲稍混，入聲最析；中音稍混，梵音最析。然亦有有音無字者，特舉一二以見例耳，此三十六母之權輿也。

清・凌揚藻《蠡勺編》卷八《新韻譜》 大興劉繼莊獻廷，嘗作新韻譜。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

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横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二《第十二問母韵總論》　問：上字歸母，下字歸韵，其義何也。對曰：今以一東之韵與珍所撰字母二十四對合而言之。假令切東，上列松石字母與東同母一字，下列今韵與東同韵一字，以二字合而呼之，則得其音矣。蓋所切之音，即在上下兩字之間也。【略】敢問松石字母，何謂也。對曰：松石字母者，乃珍所撰字母名也。每母二十二音，共三十三母，其義雖本華嚴，而易字母十，益以同母十一，音之粗細亦略區别，期於賅備方音，啟牖初學，非敢妄作聰明也。《天隱子》所謂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同母二十二音者，即下卷所列張真中珠之類。謂之母者，以其音歸一類，類如子母。《鬼谷子》所謂若蚌母之從其子也。即如母音屬宫，乃舌居中也。屬商者，口開張也。屬角者，舌縮卻也。屬徵者，舌挂齒也。屬羽者，撮口也。他如九音而分舌上、舌頭、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半齒、喉音、牙音之類，以二十二音各依其母一律呼之，其音莫不同歸一類。《化書》云：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之謂也。凡求切音之學，則張真中珠之類，乃入門之始學者，於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之矣。敢問切東，上列與東同母，何謂也。對曰：與東同母者，即二十四對所列都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葢都與東俱歸一母之内，都在上、翁在下，豈非上字爲母乎。敢問切東，下列與東同韵，何謂也。對曰：與東同韵者，即一東所載翁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葢翁與東俱歸一韵之内，翁在下，都在上，豈非下字爲韵乎。

又《第十三問切分粗細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母者，皆可列乎。對曰：未可也。切有粗細之分，方音有不同耳。即如都翁東也，多翁亦東也。餘如端翁、堆翁、敦翁數音，雖亦可切，苟方音有不同，切異粗細，在識者喻其音歸一母，而在學者謂其音若懸殊矣。敢問方音之異，可得聞乎。對曰：即如與東同母之敦，按《廣韵》韵列二十三魂，註曰都昆切，以都昆二字求之，則自有敦之一音，而南音或謂之曰登，雖無兩母之異，而亦迥然不侔矣。又如江字一音，以北音辨之與姜無異，而南音或謂之崗，或謂之光，斯非粗細之異乎。敢問登敦二切，北音何以分之。對曰：以北音辨之，當鷹爲登，都婚爲敦。推而廣之，刀蠅亦登，多温亦敦，他如丹膺登也，端闍敦也，其義同耳。敢問切異粗細何謂也。對曰：即如踟躕二音，皆與長字同母，如切長則踟昂切，若以踟昂而爲躕昂，以粗細辨之，其音近於牀矣。又如一元兩音，皆與銀字同母，如切銀則一臣切，若以一臣而爲元臣，則音近於匀矣。《荀子》云：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王充《論衡》云：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故凡切字必使母韵相等，粗細相同，苟失其當，則聲因之而譌，劉勰《新論》云：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横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夫切猶鏡也。所切之字猶面也，苟切異縱横，欲求本來面目，詎可得乎。《公孫龍子》所謂求白馬，而黄黑馬不可致矣。《易》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敢問都多等字，易以仄聲可乎。對曰：可也。都之上聲爲覩，覩翁切亦東也。都之去聲爲妒，妒翁切亦東也。都之入聲讀若篤，以入切平，尤其音之近者也，篤翁切是也。他如朵翁、剁翁、奪翁之類，合而呼之，其音莫非東也。

又《第十四問字母粗細論》　或曰：吾觀古人字母，皆粗細同收，即如門民同歸一母，子以滿眠二母分之。昂陽同歸一母，子以鷗堯二母分之。又如韜挑一母也，子以陶天二母分之。康羌一母也，子以空溪二母分之。餘如槍倉、郎良、囊娘、含閑、盆貧、刀凋、釭江、桑湘、臧將、奔賓之類，古皆兩歸一母，子則清與翠分，戀與漣分，嫩與鳥分，紅與翬分，盤與飄分，對與蝶分，箇與驚分，松與仙分，醉與酒分，博與便分，以此論之，是粗歸粗，細歸細，其中已有區别矣。而子仍以踟躕一元而爲粗細者何也。對曰：珍以古之十四母分爲二十八母，雖粗細二音皆各歸一母，但悉以音之迥異者而言。至於每母所收，猶有音涉輕重之類，若不細爲辨别，學者詎明其要。王符《潛夫論》云：凡療病者必察脉之虚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苟於切音不辨輕重，是即療病而不察虚實，欲求其當詎可得乎。許謙所謂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矣。即如痕魂二字，既歸一韵，而又同歸一母，以翻切論之，侯門爲痕，紅盆

爲魂，蓋侯與痕母音近，門與痕韵音近，其音皆細而輕。紅與魂亦母音近，盆與魂亦韵音近，其音皆粗而重。二者稍不區別，則痕魂二音孰能辨之。陸游所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矣。或曰：古人切字亦有粗細之分乎。對曰：未也。即如《集韵》以居郎切岡，而《廣韵》以古雙切江，非粗細之異耶。此則古人相沿如此，或別有取義，非今人所能知耳。敢問母中所收各音，其粗細之別可得聞乎。對曰：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音分之，細音十二，粗音十也。其中有細音而無粗音可分者三，有粗音而無細音可分者一，餘十八皆粗細可分耳。其所分者，一與二十二分，二與十六分，三與十七分，六與二十一分，七與十五分，九與十八分，十與十一分，十三與十九分，十四與二十分，是皆不可移易也。今以三十三母有字之音擇而論之。一與二十二分者，春母昌與瘡也，水母商與霜也，紅母杭與黃也，空母康與匡也，鷗母昂與王也，箇母崗與光也，中母張與莊也。二與十六分者，春母瞋與春也，堯母銀與雲也，溪母勤與羣也，水母神與淳也，紅母痕與魂也，驚母筋與軍也，空母艱與坤也，鷗母恩與温也，翾母欣與勳也，然母仁與諄也，醉母簪與尊也，中母真與諄也。三與十七分者，春母程與蟲也，堯母英與雍也，溪母檠與窮也，嫩母能與農也，紅母恒與紅也，巒母楞與龍也，空母坑與空也，翠母層與崇也，翾母興與胸也，對母登與東也，陶母滕與同也，然母仁與戎也，箇母庚與工也，醉母增與宗也，中母蒸與中也。六與二十一分者，水母篩與衰也，紅母孩與淮也，鷗母哀與歪也，箇母該與乖也。七與十五分者，春母癡與吹也，水母時與誰也，松母思與雖也，翠母雌與炊也，醉母資與嶵也，中母知與追也。九與十八分者，水母山與門也，紅母含與還也，鷗母安與彎也，箇母甘與關也。十與十一分者，春母纏與傳也，堯母烟與淵也，溪母牽與圈也，清母錢與全也，驚母堅與涓也，翾母賢與翾也，然母然與攣也，中母氈與專也，仙母仙與宣也。十三與十九分者，鷗母婀與窩也，箇母哥與鍋也。十四與二十分者，空母齣與誇也，中母渣與撾也。餘皆有音無字，未能歷舉耳。

又《第十五問平分陰陽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韵者皆可列乎。對曰：仄別粗細，平分陰陽，未可也。敢問陰陽何謂也。對曰：陰者平聲之低也，陽者平聲之高也。《申鑒》云：陽性升，陰性降。《墨子》所謂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亦猶陰陽升降之義也。即以陰陽二字而論，陰即陰平，陽即陽平是也。或曰：汪，平聲也，爲陰乎，陽乎。對曰：汪其音低，陰平也。敢問汪之陽平何也。對曰：王。其音高，汪之陽平也。或曰：晴，其音高，吾知其爲陽平矣。敢問晴之陰平何也。對曰：青也。餘如欺其、鴉牙、夫扶、方房之類，皆以上字爲陰，下字爲陽。學者於此推之，則陰陽辨而五聲明矣。敢問凡平皆有陰陽乎。對曰：皆有之。遂字而呼，莫不雙音竝聯。有其音而無其字者有之，謂無陰陽，未之聞也。即如呼湖二字，皆列七虞，一爲陰平，一爲陽平。如切呼則烘污切，切湖則紅吳切，苟陰陽不辨，則烘污亦可爲湖，紅吳亦可爲呼，令人無所適從矣。京房《易傳》云：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其斯之謂乎。敢問仄別粗細，何謂也。對曰：仄別粗細，亦猶切異粗細之義。彼以母言，此以韵言也。即如意見爲宴，以意見而爲意倦，則音近於院，而非宴矣。又智量爲帳，以智量而爲智曠，則音近於壯，而非帳矣。以此推之，故凡切字，不惟母得其當，而韵亦必粗細得宜，以方就矩，以圓就規，自然上下則相應矣，呼吸則相通矣。《陳書》所謂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此之謂也。

又《第十六問仄無陰陽論》 或曰：吾聞仄聲亦有陰陽，其説可得聞乎。對曰：無之。若謂仄聲亦有陰陽，則上聲無不高，低呼變而爲去聲矣。去聲無不低，高呼變而爲上聲矣。至於入聲無不促，低則無音，高呼變而爲平聲矣。北音所以無入聲者，蓋即高呼之故耳。或曰：吾聞入聲有以吉即爲陰陽者，子云無之，其義何也。對曰：彼以吉即爲陰陽者，蓋因吉與即音有微異，各歸一母也。然此謂之兩音可也，謂爲陰陽則不可也。蓋陰者音之低也，陽者音之高也，吉與即別二音則易，分陰陽則難矣。敢問不爲陰陽而爲兩音，有説乎。對曰：有。珍謂吉即爲兩音者，如南音之辨姜將，及北音之辨衿京也。南分姜與將爲二音是矣，北分衿與京爲二音亦是矣，若南不以姜將爲二音，北不以衿京爲二音，而俱爲陰陽，則吾未之聞也。或曰：即如發乏、作昨之類，合而呼之，其音一高一低，以此推之，非陰陽明證乎。對曰：此聲音偶

有不同耳，豈爲陰陽哉。如謂有之，子能逐字分其高低乎，亦能隨問而答其音乎。苟能逐字分之，公諸天下，其誰曰不然。即如珍謂平聲而分陰陽者，不惟青晴、汪王之類，隨問而答其音，而竝於末篇製爲《五聲譜》，其有音無字、空聲之類，莫不逐字分之，註以翻切，是天下凡有之平聲，莫不陰陽備列矣。豈如子之所舉，偶以一二聲音微有高下，即謂凡有入聲皆類此乎，子言過矣。敢問凡平皆有入聲乎。對曰：以五聲昌長敞暢皃之類隨意呼之，莫不各有入聲也。然按今韵入聲十七部分隸平聲三十部中，一屋隸於一東也，二沃隸於二冬也，三覺隸於三江也，四質隸於十一真也，五物隸於十二文也，六月隸於十三元也，七曷隸於十四寒也，八黠隸於十五刪也，九屑隸於一先也，十藥隸於七陽也，十一陌隸於八庚也，十二錫隸於九青也，十三職隸於十蒸也，十四緝隸於十二侵也，十五合隸於十三覃也，十六葉隸於十四鹽也，十七洽隸於十五咸也。餘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皆無入聲。稽之諸書，大略相同。惟劉鑑《切韵指南》及吕坤《交泰韵》始配以入聲耳。或曰：紅，陽平也，東，陰平也，《唐韵》以德紅而切東，然則亦有誤乎。對曰：非誤也。蓋陰陽平不分，古人相沿如此。然以紅切東，在識者則知其爲東，而於學者似有未解。珍之所以辨五聲而分陰陽者，蓋爲初學而設也。或曰：吾聞古人切字，本有陰陽之别，蓋以上字爲母，兼爲陰陽，而以下字爲韵，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每以仄母而切平聲，其義則又不可知矣。或曰：吾聞古人以德紅而切東者，蓋因東字雖有陽音而無其字，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呼之爲東矣，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無彼而始歸於此，何不即以彼爲彼，而以此爲此爲便耶。《抱朴子》所謂釋甚易而攻至難，或另有取義，未可知耳。

清・王繩《韻學指南》卷下《集説》　李世澤有《韻法横圖》，其序云：等韻舊法，精妙至矣，但門法多端，初學難入。兹妄不揣，祖述其意而爲此圖，與願學等韻者稍藉爲階。然其所作平上去入四圖，等第不分，字母亦紊，於法未善，故又立隔標隔列法；仍有未盡，又創立濁聲法，並四聲之例亦亂，更覺疎陋。是皆未能明等韻切音之所以然者也。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雜論》　後出之書，愚所見者有戴震《聲韻考》《聲類表》，洪榜《四聲韻和表》《示兒切語》，皆精核可據。又有李元《音切譜》，亦頗正當。惟皆以古音爲重，未能兼及時音。其言時音者，世俗盛傳《空谷傳聲》《李氏音鑑》二書。《空谷傳聲》爲全椒吴杉亭、江雲樵舊譜，汪氏增損之者。其書定母爲二十，妄爲删併，與蘭廷秀東風破早梅二十母同。定韻爲三十二，兼開合正副列之，尚與韻部相合。惟名之曰字母，稱謂舛誤，定陰陽平上去入爲五音，不知仄聲清濁，與《中原音韻》同。《李氏音鑑》爲大興李汝珍撰，定春滿堯天等三十三母，其删併略同蘭氏，而以一母之正韻副韻分列兩母。定韻爲二十二，而列開合，不列正副。並俗音之車遮寒桓諸韻，亦併列之。定陰陽上去入爲五音，亦不知仄聲清濁。其書文辭辯博，徵引浩繁，類有學者所爲，故淺人多爲所震，其實未窺等韻門徑。夫不知仄聲清濁，已爲言等韻者之通病，若不知韻有四等而强分其半於母，則諸家尚不至疏謬至此。而李氏方且矜爲獨得，深詆古人不知音有粗細，可謂陋矣。吾友丁聽彝言在湖北書局有據《李氏音鑑》之説以駁陸德明《經典釋文》者，其人之淺妄固可笑，而亦爲李氏大言之所誤也。今爲此書，意在明今音以爲古音之階梯，而於古人之規模繩尺，則兢兢不敢毫釐踰越也。

清・魯陀棠《切韻述言》卷二《訂正韻法直圖》　《韻法直圖》，梅氏誕生撰文。其法以古人三十六母通爲三十二母，又以輕脣之音次於喉音之後，使初學易於入門，法亦是矣。惟等韻本五十三韻，梅氏只用四十四韻，音韻似屬未備。況其韻於開合正副之分，中有錯雜。如合口之觥韻内有脣音者，以開口之字混之；正韻之根韻内有齒音者，以副韻之字混之。更有金簪側吟切。本屬一韻，而分爲兩韻；基鷄本屬兩韻，而合爲一韻。若此之類，指不勝屈。今悉依《等韻》訂正，具圖於後。

綜述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六　六卷子母全編題首

等子以母攝子，平上去入各一聲。然一聲僅一字爾，夫字有數十而同一聲者，可一字盡乎。不編其全而僅一字，則不在等子中之字，誰得而辨之。是故以虞繫余，以衫繫三，以蜷繫除，以纔繫豺，以甄繫珍，以之繫知，以桅繫帷，以忠繫鍾。以黏繫嚴，以薨繫堯，以筲繫騷，以鰍繫鄒，亂其子并亂其母。故予校訂其韻而全編之，使人知某類字。皆屬某母，知某類字。似某母下而實非某母。在古韻切脚二字猶有謬用，此編直頂本母，直從首子。豎求知切，橫查知韻。而一母數切者，又分母中之小母，于母下子上，各冠一字以別之。索古切脚者，清濁在母，或誤索之韻闢翕在韻，或誤索之母。上下在等，或不誤索之切。此分母之一字固根母而辨其清濁也。并代韻而辨其闢翕上下也。其于切脚二字，不尤捷徑哉。等子二十四攝，予合去止一攝，增模一攝，合去蟹一攝，而增齊一攝，合去臻一攝，而增吻一攝，合去山一攝，而增天一攝，分効而增宵一攝，分果假各一攝，合去曾一攝，合去梗一攝，合去咸一攝，而增儼一攝，共二十二攝。攝中合兩韻者，別以○、，分開合者別以)(。或並存古文，或兼收俗字，或重録借聲，或改從正韻，觀者當自得之爾。

母中一百一十九小母目録

大母	上開	上合	下開	下合
見	干艮	官古	巾己	君居
溪	可口	苦困	丘豈	去犬
羣	頑頌		奇求	窮窘
疑	嵁卬	五玩	牛堯	元玉
端	刁旦	堆短	吊丁	
透	台土	退彖	汀天	
定	宕太	囤段	廷田	
泥	乃南	內奴	念年	
知	貞哲	中追		
徹	丑伉	椿冲		

澄	孃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長呈	赧鐃	貝布	沛怕	杷朋	忙馬					早左	此采	才皁	三叟		爪壯	叉册	岑查	山生		亨罕	亥吭	恩安	頤猇	老冷	
佇虫	吶取	半卜	叵判	匍弁	木毛					祖宗	寸厝	存萃	莎巽		阻茁	匆初	淙助	所栓		火昏	户回	汪烏	訏俙	路弄	
	尼女	皃必	品批	皮平	米名	方法	芳泛	房乏	亡妥	卩井	千七	前齊	先西	息囚	支正	叱昌	示舌	世申	辰上	向休	刑系	因央	由羊	力了	人而
	扭詆	陂丙	刷妤	滹被	皿睿	弗分	芬丰	吠父	未文	苴足	逡荃	全堅	宣巡	旬淀	准主	吹杵	船脣	水束	垂殳	兄血	玄迥	淵於	于云	劣吕	芮如

又　江攝外一　侷門人同効之肴

此攝韻獨用，《等子》自一攝，而《經世圖》以陽兼之。予仍爲一攝，見幫曉喻〇者屬開，知照來〇者屬合。

韻	江	講	絳	覺
見㊥	江杠矼釭玒	講港耩	絳洚	覺角桷捔搉榷較
	杠肛		虹降	珏毅梏榷斠較
			絳	
溪㊀	腔羫	控	颱	殼穀確埆慤礐确
羣㊦		○	○	○
疑㊅	峭	○	壩	嶽鸑樂
知㊥	樁鶺	捉	憧幢	豙斲斷斸琢啄涿諑
			椓豕椓卓倬踔諑	
徹㊦	惷	○	蕫覿	逴踔
澄㊇	幢撞噇肯	○	幢撞	濁濯鐲鸐擢犖斀
孃㊛	膿噥	攮	齉	搦
幫㊂	邦梆	絷綁	○	剝駁爆駮趵臄嚗
滂㊄	胖	搡	胮胖	璞鏷趵颮樸墣攴
並朋	厖逢	桂棒玤	○	雹骲皰犦鰒窇鞄
			蚌	
明㊋	庞尨哤幠駹	傀	帗	邈藐瞥貌
照㊂	○	○	○	捉穱穮
穿㊍	囪牕窓摐鏦	傯	稷	娖齪稓

床㊍	淙鬆鏦鏧	○	淙憃	浞鷰溮鋘羋
審㊐	雙艭	聳	淙截	朔稍箾欶數
曉㊎	肛	傋	吪	謞蔌
匣㊏	桻降訌洚缸	項鋐	巷衖	學鷰嚃舉
影㊌	肿	愯	○	渥握幄喔剭偓齷
來㊓	瀧	○	○	犖

又卷一〇《增字學上下開合圖》

上開十二字唱圖

分韻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真諄殷文痕魂	根	覣	頜	垠	□	吞	○	○	○	○	○
寒桓山仙元	干	看		顏	單	灘	壇	難	扮	盼	瓣
東冬鍾	公	空	頑	峭	東	通	同	鱎	琫	倖	蓬
脂微齊				○	○	○	○	○	○	○	○
佳哈灰	該	開	○	崖	黵	台	臺	能	頒	崴	排
宵肴豪	高	尻	橈	敖	刀	犒	陶	猱	○	○	○
歌戈	哥	珂	翎	莪	多	佗	馱	那	○	○	○
麻	嘉	劸	○	牙	○	○	○	○	巴	葩	爬
陽唐江	岡	康	○	昂	當	湯	堂	囊	榜	滂	傍
庚清青登蒸	庚	鏗	○	娙	登	鼞	滕	能	崩	潮	朋
尤侯	鉤	彄	○	貙	兜	偷	頭	羺	○	○	○
鹽覃咸	弇	龕	斡	巖	耽	酣	覃	南	○	○	○

下開十二字唱圖

分韻	見	溪	羣	疑	端
真諄殷文痕魂	巾	緊	懃	銀	○
寒桓山仙元	橿	愆	乾	言	顛
脂微齊	飢	欺	奇	倪	低
魚虞模	○	○	○	○	○
宵肴豪	驕	蹻	喬	堯	貂
歌戈	○	○	○	○	○
麻	迦	佉	伽	○	爹
陽唐江	姜	羌	强	卬	○
庚清青登蒸	京	卿	檠	迎	丁
尤侯	鳩	丘	求	牛	○
侵	金	欽	琴	吟	○
鹽覃咸	兼	謙	黔	嚴	髻

明	精	清	從	心	照	穿	床	審	曉	匣	影	喻	來
○	○	○	○	臻	○	溯	榛	莘	○	痕	恩	○	○
慢	籤	餐	殘	刪	醆	潺	戔	山	寒	安	安	○	蘭
蒙	宗	悤	叢	樅	緘	琁	差	洪	烘	縮	翁		籠
○	○	○	○	苗	○	差	茬	釀	○				
曞	栽	猜	裁	鰓	臧	叉	豺	崽	諧	哀	頤	唻	唻
操	曹	騷	聯	謙	巢	梢	蒿	豪	嚎	何	熩	號	勞
○	娑	醝	蹉	猆	○	○	○	○	訶	何	阿	○	羅
麻	○	○	○	○	查	义	檀	渣	煆	遐	鴉	○	蠶
莊	桑	藏	倉	臧	莊	創	牀	霜	炕	航	鴦	○	郎
增	層	彭	僧	琤	爭	傖	牕	霜	恒	亨	生	○	棱
謹	鄹	涑	摎	愁	搯	鄒	涑	摎	侯	歐	歐	○	樓
參	簪	三	巉	漸	攙	巉	嶼	攕	倉	諳	佔	佔	藍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孃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	○	○	珍	獰	陳	紉	賓	繽	貧	民	○	○	○	○	津	親	秦	辛	貪	真	眞	神	申	辰
天	田	年	遭	艇	纏	焚	鞭	篇	便	眠	○	○	○	○	箋	千	前	僊	次	愆	截	舌	羶	誕
梯	啼	泥	知	絺	馳	尼	卑	紕	皮	瀰	○	○	○	○	齊	妻	齊	西	詞	支	鴟	錫	詩	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祧	迢	嬈	朝	超	黿	鐃	鑣	飄	瓢	苗	○	○	○	○	焦	鑣	樵	宵	韶	昭	怊	○	燒	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臘	鬣	佗	夥	案	拏	鐃	呲	哱	○	○	○	○	○	○	嗟	磋	查	些	衆	遮	車	蛇	奢	闍
常	張	長	孃	○	○	○	○	○	方	芳	房	亡	將	鏘	鏘	相	牆	詳	章	昌	○	商	常
汀	寧	貞	楩	呈	鼁	兵	娉	平	明	○	○	○	○	○	精	清	惰	星	錫	稱	乘	升	繩	成
○	○	○	舟	抽	儔	倘	彪	○	滬	繆	不	飄	浮	○	遒	秋	酋	脩	囚	周	讎	叟	收	讎
磣	碪	琛	沉	誑	凜	品	丞	○	○	○	○	○	○	○	慖	侵	鰷	心	尋	斟	覲	甚	深	諶
添	甜	鮎	霑	覘	黏	夭	砭	妊	狎	芝	腏	叛	凡	琰	尖	籤	潛	銛	錟	詹	贛	苫	○	嚂

上合十字唱圖

分韻	見	溪	羣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真諄殷文痕魂	昆	坤	○	僤	敦	暾	屯	麇	奔	濆	盆	門	尊	村
寒桓山仙元	官	寬	趯	頑	端	湍	團	溟	番	酺	槃	瞞	鑽	鋑
脂微齊	○	○	○	○	○	○	○	悲	陂	被	麋	眉	○	○
魚虞模	孤	枯	○	吾	都	途	奴	通	蒲	稖	模	租	菹	麁
佳咍灰	乖	恢	簣	鮠	碓	頹	捼	捽	賠	倍	裴	枚	唯	崔
宵肴豪	○	○	○	○	○	○	○	褒	拋	袍	毛	○	○	○
歌戈	戈	科	○	詑	陊	詑	柁	波	頗	婆	摩	侳	逴	○
麻	瓜	誇	○	佽	○	○	○	○	旁	○	○	○	○	○
陽唐江	光	骸	○	○	○	○	○	○	幫	胖	○	○	○	○
庚清青登蒸	肱	銍	趭	○	○	○	○	○	○	○	○	○	○	○

分韻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真諄殷文痕魂	欣	礥	因	寅	彡	仁
寒桓山仙元	祆	賢	焉	延	連	然
脂微齊	犧	系	醫	夷	離	而
魚虞模	○	○	○	○	○	○
佳咍灰	鼳	肴	夭	逕	遼	饒
宵肴豪	○	○	○	○	○	○
歌戈	苛	○	耶	爾	儸	若
麻	香	○	央	陽	良	穰
陽唐江	興	刑	英	盈	陵	仍
庚清青登蒸	休	○	憂	尤	劉	柔
	歆	○	音	淫	林	任
	馦	嫌	淹	鹽	廉	顏

下合十字唱圖

分韻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非
真諄殷文痕魂	君	箘	羣	軍	屯	椿	飩	貀	分
寒桓山仙元	涓	圈	權	元	矗	椽	瞼	曊	蕃
東冬鍾	恭	蛩	顒	中	踵	重	醲	封	
江	○	○	○	○	椿	憃	幢	曮	○
脂微齊	龜	虧	逵	危	追	○	鎚	○	非
魚虞模	居	區	渠	魚	豬	據	除	袾	跗
佳咍灰	○	○	○	○	膪	顙	餽	取	○
麻	○	骻	瘸	○	過	臬	薩	妠	○
陽唐	恇	匡	狂	○	○	○	○	○	○
庚清青登蒸	坰	傾	瓊	○	○	○	○	○	○

分韻	從	心	照	穿	床	審	曉	匣	影	喻	來
真諄殷文痕魂	存	孫	竣	幀	○	○	昏	魂	温	○	論
寒桓山仙元	攢	酸	跧	篡	豽	栓	歡	桓	湾	○	鑾
東冬鍾	○	○	蘗	衰	○	衰	○	○	○	○	○
江	徂	蘇	茁	初	鉏	疏	呼	胡	烏	侇	盧
脂微齊	催	牆	○	硾	膗	蓑	灰	懷	隈	阬	雷
魚虞模	○	○	○	○	○	○	○	○	○	○	○
佳咍灰	痤	莎	○	○	○	○	和	火	倭	訏	羸
麻	○	○	○	○	○	○	華	花	窊	○	巒
陽唐	○	○	○	○	○	○	荒	黃	汪	○	硎
庚清青登蒸	○	○	○	○	○	○	薨	弘	泓	弦	○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床	審	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芬	翻	峯	遵	逡	鶵	荀	旬	諄	春	脣	舜	純	薰	○	齋	筠	淪	犉
翻	煩	馮	鐫	詮	全	宣	旋	專	穿	船	説	遄	喧	玄	寃	員	攣	堧
峯	汾	馮	縱	從	從	蜙	松	鍾	衝		春	鰆	胷	雄	邕	容	龍	茸
○	○	○	○	○	○	㆒	○	○	○	○	○	○		○	○	○	○	○
霏	微	肥	崔	嬰	厓	綏	隨	錐	吹		水	垂	麾	○	透	帷	于	蕤
敷	無	扶	且	疽	咀	胥	徐	諸	樞	紓	書	蜍	虛	○	於	于	閭	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韗	○	朏	○	臘	稄
○	○	○	○	○	○	○	○	○	○	○	○	○	怳	○	忸	王	○	○
○	○	○	○	○	○	○	○	○	○	○	○	○	兄	迥	謦	榮	○	○

撮括聲音清濁闢翕上下圖説

袁氏曰：華嚴字唱有開而無合，不足以盡字切之辨，而上下互相承用，不足以明各等之倫。觀之者縱能別音中之母，恐亦不能析母中之音也。故予作是圖，即師其意而詳別之。孰爲上之開，上之合；孰爲下之開，下之合。或有上而無下，或有下而無上；或有開而無合，有合而無開，則虛其位，使人讀之，可得其上下開合之分，而無溷音，復無缺音。縱吟衡唱，其妙當在華嚴之右，豈但冦出釋談上哉。然其義則三十六母切數中，亦既詳之矣。

明・葛仲選《太律》卷一《太律音・專氣音》

專氣宮音内運第一

聲正	母	律	正音開之開口	昌音開之合口	通音合之開口	元音合之合口
平	曉	鍾	恒	烜	洪	雄
上	匣	黃	○	㊥	烘	匈
去	暁	鍾	亘	暄	哄	雄
入	○	○	○	○	○	○
平	端	大	登	貪	東	洪
上	匣	大	等	㊥	等	烘
去	匣	大	嶝	嶝	凍	哄
入	○	吕	○	○	○	○
平	定	簇	騰	鼞	同	通
上	定	太	鼞	鼞	統	統
去	定	太	鄧	鄧	痛	痛
入	○	太	○	○	○	○
平	見	夾	梗	硱	○	宮
上	見	夾	○	硱	鞏	拱
去	見	夾	○	禁	貢	供
入	○	鍾	○	○	○	○
平	溪	姑	肯	肯	空	窮
上	溪	姑	肯	肯	孔	孔
去	溪	姑	堈	堈	控	控
入	○	冼	○	○	○	○
平	羣	仲	蒸	烝	中	充
上	羣	仲	拯	拯	腫	腫
去	徹照知	吕	證	證	衆	衆
入	澄床	吕	○	○	○	○
平	審	蕤	升	升	春	戎
上	禪日	賓	沈	沈	鰆	冗
去	審	蕤	勝	勝	寵	寵
入	○	林	○	○	○	○
平	來	鍾	楞	○	龍	龍
上	○	林	○	○	隴	隴
去	來	林	倰	倰	弄	弄
入	○	林	○	○	○	○
平	泥孃	尼	能	○	農	○
上	泥孃	尼	能	㊥	㶿	○
去	○	夷南	鼏	㊥	㶿	○
入	○	夷南	○	○	○	○
平	影	無應	韓	○	音	○
上	喻疑	射鍾	韓	○	音	○
去	喻疑	射鍾	應	○	翁	○
入	○	射鍾	○	○	○	○

● ○ ● ○ (運) (疾)

太二	太一	大二	大一	黄二	黄一	正聲		專氣宮音外運第二	應	應
○	吞	○	○	行	亨	平	正音開之開口開		○	鞥
(僁)	僁	○	○	(諱)	諱	上			○	○
(痞)	痞	○	○	(恨)	恨	去			○	○
○	○	○	○	○	○	入			○	○
庭	汀	○	丁	形	欣	平	昌音開之合口開		吟	音
(珽)	珽	(頂)	項	(悻)	悻	上			僸	飲
(聽)	聽	(矴)	矴	(釁)	釁	去			孕	應
○	○	○	○	○	○	入			○	○
屯	暾	○	敦	魂	昏	平	通音合之開口合		峵	翁
(畽)	畽	(嵿)	嵿	(緫)	緫	上			湡	蓊
(褪)	褪	(頓)	頓	(惛)	惛	去			(瓮)	瓮
○	○	○	○	○	○	入			○	○
○	○	○	○	熒	熏	平	元音合之合口撮		容	邕
○	○	○	○	(苋)	苋	上			勇	擁
○	○	○	○	(訓)	訓	去			用	雍
○	○	○	○	○	○	入			○	○
簇	太	呂	太	鐘	黄	律				
定	透	○	端	匣	曉	母				

● ○ ● ○ ● ○ ● ○ ● ○ ● ○

		洗二	洗一	簇二	簇一	則二	則一	無二	無一	賓二	賓一	側聲
○	○	○	僧	層	鬙	○	增	蒙	○	○	崩	
○	○	○	○	○	○	(噌)	噌	蠓	(蠓)	(琫)	琫	
○	○	(鬙)	鬙	(蹭)	蹭	(贈)	贈	懵	(懵)	(甮)	甮	
○	○	○	○	○	○	○	○	○	○	○	○	
○	○	尋	心	鐕	侵	○	祲	儚	○	○	冰	
○	○	(罧)	罧	(寑)	寑	(寖)	寖	○	○	(稟)	稟	
○	○	(𠞊)	𠞊	(沁)	沁	(浸)	浸	夢	(夢)	(稟)	稟	
○	○	○	○	○	○	○	○	○	○	○	○	
○	○	○	崧	叢	聰	○	宗	馮	風	蓬	漰	
○	○	(敵)	敵	(丶)	○	總	總	(捧)	捧	(倗)	倗	
○	○	(送)	送	(謥)	謥	(糉)	糉	(俸)	俸	(鬅)	鬅	
○	○	○	○	○	○	○	○	○	○	○	○	
○	○	松	淞	從	樅	○	豵	○	○	凭	砯	
○	○	(悚)	悚	(愡)	愡	(縱)	縱	○	○	(品)	品	
○	○	(頌)	頌	(趥)	趥	縱	縱	○	○	(湆)	湆	
○	○	○	○	○	○	○	○	○	○	○	○	
		洗	姑	簇	太	則	夷	射	無	賓	蕤	
○	○	邪	心	從	清	○	精	奉明微	非敷	並	幫滂	

● ○ ◑ ○ ● ○ ● ○ ● ○

洗二	洗一	簇二	簇一	則二	則一	無二	無一	賓二	賓一	側聲
○	○	(根)	(琤)	○	(爭)	門	○	○	奔	
(洒)	(洒)	(齔)	(齔)	(睜)	(睜)	猛	(猛)	(本)	本	
(揁)	(揁)	(櫬)	(櫬)	(諍)	(諍)	悶	(悶)	(迸)	迸	
○	○	○	○	○	○	○	○	○	○	
錫	星	情	清	○	津	明	○	○	賓	
(省)	省	(請)	請	(井)	井	皿	(皿)	(丙)	丙	
(性)	性	(倩)	倩	(晉)	晉	命	(命)	(柄)	柄	
○	○	○	○	○	○	○	○	○	○	
○	孫	存	村	○	尊	汾	分	盆	歕	
(損)	損	(忖)	忖	(噂)	噂	(粉)	粉	(栩)	栩	
(巽)	巽	(寸)	寸	(焌)	焌	(糞)	糞	(噴)	噴	
○	○	○	○	○	○	○	○	○	○	
旬	荀	鷷	逡	○	遵	文	○	頻	嬪	
(筍)	筍	(蹲)	蹲	○	○	吻	(吻)	(頫)	頫	
(峻)	峻	○	○	(俊)	俊	問	(問)	(聘)	聘	
○	○	○	○	○	○	○	○	○	○	
洗	姑	簇	太		則夷呂南		射無鐘應	賓	蕤	
邪	心	從	清	○	精	奉明微	非敷	並	幫滂	

● ○ ● ○ ● ○ ● ○ ● ○ ● ○ ● ○

應射二	應射一	南尼二	南尼一	林二	林一	蕤二	蕤一	仲二	仲一	姑二	姑一	夾二	夾一
垠	恩	獰	○	磷	○	辰	申	○	真	○	鏗	○	根
恨	穏	檸	(檸)	泠	(泠)	(哂)	哂	(軫)	軫	(墾)	墾	(耿)	耿
硬	愢	鑏	(鑏)	○	○	(聖)	聖	(震)	震	(硍)	硍	(艮)	艮
○	○	○	○	○	○	○	○	○	○	○	○	○	○
寅	因	寧	○	粦	○	人	○	陳	嗔	勤	卿	○	巾
引	隱	顭	(顭)	領	(領)	忍	(忍)	(逞)	逞	(螼)	螼	(緊)	緊
胤	印	寗	(寗)	遴	(遴)	刄	(刄)	(疢)	疢	(慶)	慶	(靳)	靳
○	○	○	○	○	○	○	○	○	○	○	○	○	○
倱	温	磨	○	崙	○	純	埻	○	諄	○	坤	○	昆
(穩)	穩	炳	(炳)	恕	(恕)	(睶)	睶	(準)	準	(悃)	悃	(鯀)	鯀
顐	揾	嫩	(嫩)	論	(論)	(舜)	舜	(稕)	稕	(困)	困	(睔)	睔
○	○	○	○	○	○	○	○	○	○	○	○	○	○
榮	縈	○	○	倫	○	犉	○	脣	春	羣	囷	○	扃
未	濙	○	○	輪	(輪)	蝡	(蝡)	(蠢)	蠢	(頃)	頃	(窘)	窘
運	鎣	○	○	淪	(淪)	閏	(閏)	○	○	(高)	高	(郡)	郡
○	○	○	○	○	○	○	○	○	○	○	○	○	○
	射無鐘應	則呂	夷南	鐘	林	賓	蕤	呂	仲	洗	姑	鍾	夾
喻疑	影	泥孃	○	來	○	禪日	審	牀澄	徹照知	羣	溪	○	見

明・佚名《韻法直圖》 公韻屬宮音本韻皆喉音，其間分屬各音註於本句之傍。

○	●		○	○
○	𡈼		○	𡈼
○	恩		○	垠
○	穩		○	恨
○	餛		○	硬
○	○		○	○
○	因		○	寅
○	隱		○	引
○	印		○	胤
○	○		○	○
○	温		○	俑
○	穩		○	㊞
○	揾		○	顐
○	○		○	○
○	縈		○	榮
○	溼		○	未
○	鎥		○	運
○	○		○	○
			○	○

喉音屬宮之宮

(一)(二)(三)㊃句㊄(六)(七)(八)句(九)(十)(十一)(十二)句(十三)

舌音屬宮之徵

㊃公空頌峒　東通同朧　○徖蓬蒙　駿

㊄韇孔空ㄷ　董統動孔　琫○埲蠓　總

㊅貢控ㄷ○　凍痛ㄷ朧　○○○夢　粽

㊇穀酷ㄷ犣　篤禿獨僔　卜撲僕木　租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句(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句(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句

齒音屬宮之商

㊃悤叢鬆○　中充崇舂　鯛烘紅翁○

㊄褷ㄷ竦ㄷ　腫寵ㄷ○　○哄嗊蓊ㄷ

㊅謥敷送ㄷ　衆銃ㄷ○　○烘汞瓮ㄷ

㊇蔟族速ㄷ　祝畜ㄷ縮　熟忽斛沃ㄷ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句(卅一)(卅二)

唇齒合音屬宮之羽商合音

㊃風馮○○　隆戎

㊄捧ㄷ○○　隴冗

㊅諷鳳○○　弄○

㊇福伏○○　祿脣

岡韻屬商音

本韻皆齒音，其間分屬各音註於本句之傍。

隆舌兼喉音屬宮之半徵

戎齒兼牙音屬宮之半商

有音無字，以圈空之。下與上同，以ㄷ代之。後倣此。

本韻合口呼。

喉音屬商之宮

(一)(二)(三)㊃句㊄(六)(七)(八)句(九)(十)(十一)(十二)句(十三)

舌音屬商之徵

㊃岡康○昂　當湯唐囊　邦滂傍茫　臧

㊄皖慷ㄷ駉　黨儻蕩曩　榜膀ㄷ莽　髒

㊅掆抗ㄷ枊　當盪宕儻　謗胖傍潡　葬

㊇各恪ㄷ愕　鐸託ㄷ諾　博朴泊莫　作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句(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句(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句

牙音屬商之角

㊃倉藏桑○　○○○○　欻杭俠○

又驕韻屬角音本韻皆牙音，其間分屬各音註於本句之傍。

(一)(二)(三)㊃句㊄(六)(七)(八)句(九)(十)(十一)(十二)句(十三)

喉音屬角之宮

㊃驕蹺橋堯　貂挑條嬈　標飄瓢苗　焦

㊄矯巧嶠斛　鳥窕掉裊　表漂殍眇　勦

㊅叫竅嶠獟　弔跳掉溺　俵票鉋妙　醮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句(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句(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句

牙音屬角之角

㊃鍬樵蕭○　昭超潮燒　韶鬻○夭　遙

㊄悄潐小ㄷ　沼勦驍少　紹曉皛杳　瑤

㊅俏誚笑ㄷ　照鈔召少　邵孝效要　耀

(廿七)(廿八)(廿九)(三十)句(卅一)(卅二)

唇齒合音屬角之羽商合音

㊃聊饒○○　聊舌兼喉音屬角之半徵饒齒兼牙音屬角之半商

㊄了擾○○

㊅料繞○○

齊齒呼。無入聲。

又 基韻屬徵音本韻皆舌音，其間分屬各音註於本句之傍。

㊀㊁㊂㊃句 喉音屬徵之宮　㊄㊅㊆㊇句 舌音屬徵之徵　㊈㊉㊊㊋句 脣音屬徵之羽　㊌句

㊍基欺奇倪　低梯啼泥　卑披皮迷　齎

㊎已起技擬　邸體弟你　比痞陛米　濟

㊏寄器匕詣　帝替地泥　閉譬備媚　濟

㊐吉乞及逆　的剔狄暱　必匹弼密　即

㊌㊍㊎㊏句 牙音屬徵之角　㊐㊑㊒㊓㊔㊕㊖㊗句 齒音屬徵之商　㊘㊙㊚㊛㊜㊝㊞㊟句 喉徵兼牙屬徵之宮兼角

㊍妻齊西○　知癡遲○　移希奚衣移

㊎泚瘠徙匕　諔侈陊矢氏　喜僖倚以

㊏砌匕細匕　智眙示世誓　戲係意異

㊐七疾悉席　質叱食失實　肸訖一逸

㊌㊍㊎㊏句 脣齒合音屬徵之羽商合音　㊐㊑㊒㊓㊔㊕㊖㊗句

㊍非肥○微　離○

㊎匪陫尾尾

㊏費吠未未

㊐○○○○

㊌㊍㊎㊏㊐ 力日

離舌兼喉音屬徵之半徵
○齒兼牙音屬徵之半商

齊齒呼

明・李世澤《韻法橫圖》

平一	見	溪	羣	疑
口口口齒	公	空	七	峴
口口口開	肇	穹	窮	顯
口口齒音	庚	鏗	擎	婬
口口開音	京	卿	瓊	凝迎
口口口齒	絅	傾	鞚	迎
口口口開	肱	頃	瓊	
口口口齒	裩	坤		俾
口口口開	君	畹	羣	韏
口口齒音	根	睏	墾	垠
口口開音	巾	窾	鬱	銀
口口齒音	金	欽	琴	吟
口口口齒	光	骻		
口口口開	恍	匡	狂	
口口齒音	岡	康	強	昂
口口開音	姜	羌	強	卬
口口口齒	規	窺	逵	危
口口口開	居	區	渠	魚
口口齒音	孤	枯	渠	吾
口口開音	基	欺	奇	倪宜
口口口齒	乖	快		詭
口口開音	該	開		皚
口口齒音	皆	揩		厓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東冬登丁	通烽薘汀	同彤騰庭	膿農能寧
敦	暾吞磹	豚	麐
當	湯	唐	囊
堆都低	推土梯	頹徒題	挼奴泥
帶	胎	臺	螮

知端	徹透	澄定	孃泥
中睜貞	忡橕楨	蟲橙呈	濃獰
屯	椿瞋琛	酘陳沉	紉緻
張椿	悵瞋	長幢	曩娘
追誅知	搋癡	鎚除持	荽尼
裡	胣婷	廛	擇

邦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崩兵	徸烹砰	蓬朋平	蒙瞢萌明
奔	歕	盆	門
彬	繽	貧	民
幫	滂	旁	
邦	胖	龐	茫
杯	坯	裴	枚
逋	鋪	蒲	模
卑	披	皮	迷
擺	姼	陪	埋

非邦	敷滂	奉並	微明
風	豐	馮	
分	芬	焚	文
方	芳	房	亡
非	霏	肥	微
夫	敷	扶	無

精照	清穿	從床
駿蹤增精屐	悤蓯蹭清	叢從層情
尊遵津浸	村皴親侵	存鷷秦駸
臧將	倉瑲	藏牆
醉諏租	崔趨粗	漼徂
哉	猜	才
齎茲	雌妻	齊慈

心 審	邪 禪	照 精	穿 清	床 從	審 心	禪 邪	曉	匣	影	喻	
鬆	松	終	充	崇	舂	鯁	烘	紅	翁	容	籠 龍
松 解	松 僧	爭	鏟	傖	生	殊	凶	雄	雍	榕	棱 玲
錫	鼯	征	稱	繩	升	磳	亨	恒	覭	盈	陵
星	驛	成					興	刑	英	瑩	戎
							兄	滎	縈	弘	仍
孫	荀	諄	春	脣			昏	魂	温	云	論 倫
旬	新	真	臻	神	申	莘	薰	痕	煴		鄰
尋	心	針	簪	岑	深	森	欣	彌	因	寅	林
							許	勤	音	淫	壬
桑	襄						荒	黃	汪	王	郎 良
詳		章	莊	床	商	霜	炕	航	盎	洋	瀧
							香	桲	央	主	穰
雖	雖	錐	吹		水		灰	回	威	韋	雷
須	隨	朱	樞	昌	衰	疏	虛	橫	於	余	閭
蘇	徐	茁	初	窓	書	詩	呼		烏	侈	盧
西	詞	支	鴟	差	銀	漸	希	奚	衣	移	離
腮		齋	犨	磋	腌	蓑	蝺	懷	歪	韋	膠 來
			犧	犨	豺	篩	哈	孩	哀	頤	唻
			釵	鑄			徐	諧	挨		咻

溪 羣 疑	端 知 泥 孃	透 徹 定 澄	知 端	徹 透	澄 定	孃 泥	邦 非	滂 敷	並 奉	明 微	非 邦 敷 滂 奉 並 微 明
誇 恰 闕 怯	爹	胎 他	撾 吒	詫	茶	拏	巴	葩	琶	麻	
欽 牙 癇 茄	膩									咩	
訛 科	朵	妥					波	坡	婆	摩	
我 翎	多	拖									
屹 寬	端	湍	般	潘	槃	瞞					
元 權	團	壇		傳	猱	謾		困			
犴 刊	丹	灘				眠		篇	梗	邊	
言 乾	顛	天		纏	脡				柁	砭	
嚴 黔	故	添	轉	誕	諂	鮎					瑣 凡 颿
顑 趯			遭	澶	涎	妓		攀		班	
顏 墐				窀		然			瓣		
玵 堪	耽	貪	獑		憾	喃				姏	
嚴 嵌	南	覃	詁						涎	葵	
敖 考	猱	陶	刀	朝	颱	鐃	褒	薦	袍	毛	
聱 敲			叨		桃		包	拋	庖	茅	
堯 蹺	嬈	條	挑	潮	超		標	飄	瓢	苗	
乩 丘	兜	偷	凋	輈	抽	疔	彪	剖	裒	哞	
吽 求	牛	頭	糯		儔				漰	謬	
											缶 颿 浮

見	平二
瓜 加 結	合口 齊齒 撮口 齊齒
戈 歌	合口 開口
官 涓 千 堅 兼	合口 撮口 開口 齊齒 閉口
關 間 甘 監	合口 齊齒 捲舌 閉口
高 交 驕	開口 齊齒 齊齒
鉤 鳩	開口 齊齒

精 照	清 穿	從 床	心 審	邪 禪	照 精	穿 清	床 從	審 心	禪 邪	曉	匣	影	喻	來	日	
					檛					花	華	哇		巒		
					樝	杈	查	沙		鰕	遐	鴉				
										靴		肥		臠	挼	
嗟	磋	査	些	斜	遮	車	蛇	奢	闍	脇			耶	囉	婼	
坐	脞	矬	梭								和	倭	訏	騾		
左	蹉	醝	娑							訶	何	阿		羅		
鑽	攛	攢	酸							歡	丸	剜		鑾		丸歡獨。
鐫	詮	全	宣	旋	專	川	圀船		遄	暄	玄	淵	員	孿	瞤	
贊	餐	殘	散							鼾	寒	安		蘭		
牋	千	前	先	涎	旃			羶	禪	軒	賢	煙	延	連	然	音悉同上列，但旋開口。禪羶獨。
尖	僉	潛	暹	撏	占	韂		閃	蟾	薟	嫌	淹	炎	廉	髯	
					跧		狗	拴		慣	還	彎		爐		音與間慳列同，但旋開口。音與干刊列同，但旋開口。間堅安二合，與山叶，餘皆同。
						獮	潺	山		彝	閑	黫		爛		
簪	叅	蠶	三							蚶	含	菴	祐	藍		
					斬	攙	讒	衫		喊	銜	黯	祐	鑑		
遭	操	曹	搔							蒿	豪	爊		勞		
					釗	抄	巢	梢		嘐	肴	吆	猇	寥		
焦	鍫	樵	宵		昭	弨		燒	韶	囂		夭	遙	聊	饒	
諏	輳	剽	擻							齁	矦	謳		樓	柔	
啾	秋	酋	修	囚	鄒周	犓犨	愁	搜收	酬	休		幽	由	流		酋秋獨，囚修獨，酬收獨。

上一	見	溪	羣	疑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知 端	徹 透	澄 定	孃 泥	邦 非	滂 敷	並 奉	明 微	非 邦	敷 滂
合口	工	孔		湡	董	桶	動	齈					琫		菶	蠓		
撮口	鞏	穹	蛩		冬			農	冢	寵	重					瞢	覂	捧
開口	梗	鏗			等	鼟	蹬	能	睜		瞠	獰	祊	烹	蚌	猛		
齊齒	警	卿	殑	迎	頂	珽	挺訂	寧	貞	逞	裎		餅		凭	名		
混	炯礦	頃㷀											丙	頩	竝	酩		
合口	袞	閫			敦	暾	遯	嫩					本	噴	笨	悶		
撮口	君	稛	窘	輑						椿	蜳					閔	粉	芬
開口	艮	墾	頎	垠														
齊齒	謹	螼	近	銀					鎮	疢	朕		賓	繽	牝臏	泯		
開口	錦	欽	噤	吟					碪	琛	眹	拰	稟	品				
混	岡廣	慷曠		卬	黨	倘	蕩	囊					榜	滂		莽		
混	姜誑	羌匡	彊狂	仰				養	長	昶	丈				騯		昉	髣
混	講	腔										饢	綁	㩧	棒	庬		
合口	軌	傀	跪	頠	對	腿	隊	餒					悖	坯	蓓倍	每	匪	斐
撮口	舉	去	巨	語					宁拄	褚	柱	女					甫	撫
合口	古	苦		五	覩	土	杜	弩					補	普	部	姥		
齊齒	几	起	技	擬	底	體	弟	尼	知	恥	雉	你	比	披	陛	米		
合口	枴	快									拏							
開口	改	愷		皚	帶	泰	怠	乃					恬	佰	倍	穲		
齊齒	皆	楷	拐	崖					儰		豸	妳	擺	派	憊	買		

日	來	曉	匣	影	喻	禪 邪	審 心	床 從	穿 清	照 精	邪	心	從	清	精	並 明	奉 微
	籠	嗊	頌	翁								送	從		總		
冗	隴	洶	頌	擁	勇				衝	踵		悚		嚂	縱		奉
	冷	亨	杏	憎					鐺	爭					增		
	領	馨	悻	影	郢				稱	整		醒	靜	請	井		
馹		薨	幷 迥	潁	永				殊								
	淪	昏	混	穩								損	鱒	忖	撙		
閏	淪			醞	允			舜	盾	蠢	準	筍	瘠	皴		吻	憤
			很	恩								洒					
忍	嶙	欣			引			腎	矧	澀	齜	信	盡	親	晉		
荏	廩	欯		飲	淫			甚	朁 沈	顛 甚	參 潛	心	覃	寢	怎 浸		
	朗	恍 汗	晃	汴								顙	奘	蒼	臧		
攘	雨	享 況		柱 央	往		賞 爽			敞	愴	象	想	篝	搶	獎	罔
		傋	項	愉			雙			窓							
蕊	壘	毀		委	偉		蓳	水		吹	錐	猏	髓	罪	翠	嘴	膹	尾
汝	呂	許		迂	雨		竪	數黍	齟杼	楚杵	阻主	緒	醑	聚	取	疽	父 釜	武
	魯	虎	户	塢										麆	麁	祖		
爾	里	喜	徯	倚	以		氏	矢	趧士	剫齒	淳止	兕似	徙苑	薺	駔	洮此	濟子	
	來	瞞	鄨	歪						撮							
疠	來	懶	海	哀	腴					莅			宰	采	在		
		蟹	亥	矮			篩			叙	齋		賽				

上二	見	溪	羣	疑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知 端	徹 透	澄 定	孃 泥	邦 非	滂 敷
合口	寡	誇		瓦					擄	橾	薩			
齊齒	假	恰		雅	啄				吒	姹	跦	拏	把	葩
齊齒														
合口	果	科		臥	朵	妥	惰	懦					跛	叵
開口	箇	可		我	多	拖	舵	娜						
合口	管	款		岏	短	湍	斷	煖					般	潘
撮口	卷	犬	倦	阮					轉	腞	篆	瞑		
開口	赶	侃			亶	坦	但	難						
齊齒	蹇	遣	件	言	典	天	殄	撚	展	碾	趯	搌	匾	篇
閉口	檢	欠	儉	儼	點	忝	簟	念	諂				貶	
合口									豝				版	
齊齒	簡	顯		眼					扇				盼	
閉口	感	坎		鋻	毯	淡	惔	南						
閉口	減	嵌		巖	膽	毯	淡	南	詀	閪	湛	喃		
開口	槁	考		敖	搗	討	道	腦					保	曹
齊齒	矯	巧	蟜	咬	貂	挑	棹	嫋	罩	超	兆	鐃	飽 表	漂 拋
開口	苟	口	垢	偶	斗	偷	鍮	耨					捰	
齊齒	久	糗	臼	牛					肘	丑	紂	鈕	剖	

各韻部上聲字，與平聲字同列，音讀相近。

各韻部去聲字，與平聲字同列，音讀相近。

各韻部入聲字，與平聲字同列，音讀相近。

並奉	非邦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照精	穿清	床從	審心	禪邪	曉匣	影
罷	敷滂	姐	且	寫	灺		楓	淺		耍		靴	
馬	奉並	姐		寫			鮓	叉	柞	灑		下	瞎
蔑	微明	者		扯	捨		者			捨		社	
爸		左	剉	蹉	鎖							火	侉
		左		蹉	娑							荷	阿
伴		纂	攛	酸	算							歡	宛
滿		鐫		薦	選		轉	舛			膊	炬	宛
	飯	趲		傘								旱	安
辯		翦	淺	踐	銑		顫	闡		羶	善	現	偃
免		尖	僉	漸	彡		詹	閃		籲		獫	掩
娈	胺	范	汎	錢									
蠻		蝶	惵	饌								睆	綰
		盞	鏟	棧	山							限	晏
版		昏	慘	歌	三							撼	黯
媏		斬	攙	灑	衫							豏	黯
抱		早	草	阜	嫂							皓	襖
毛	鰾浮	剿	悄	濯	小		沼	炒	巉	稍	紹	效	殀
部蓶	母	走	輳	椒	叟		鄒	醜	篘	首搜	受	后	慪
	否	酒		嫶	修		帚		聚			朽	憂

喻	來	日
野	藟	惹
	蜾	蓏
遠兗	卵	軟
演	孌	然
炎	瑣	冉
	廉	
	覽	臉
遙	老	遶
有右	了	蹂
	簍	蹂
	桴	

羅馺切音

荷囉切音

篆音係開口呼上列字同

一其伯音與溫韻相近開口呼上列字同一列字兼音。

去一	見	溪	羣	疑
合口		控	貢	
撮口		穹	鞏	岋
開口		鏗	更	硬
齊齒		慶	敬	迎
混		項	靴	肱
合口		困	滾	鰋
撮口		郡	囷	君
開口		墾	艮	鰋
齊齒		近	巾	銀
閉口		嗛	欽	吟
混		抗	岡	枊
混		匡	姜	詌
混		羌	絳	仰
合口		魁	貴	僞
撮口		去	句	遇
合口		庫	故	誤
齊齒		器	記	義
合口		快	儈	外
開口		愾	蓋	艾
齊齒		揩	介	厓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孃泥	澄定	徹透	知端
凍	痛	洞	膿				
冬	統	農					
磴	蘣	鄧	能				
訂	聽	定	佞				
頓	褪	鈍	嫩				
	吞						
當	盪	宕	囊				
對	退	隊	內				
帝	妒	度	怒				
智	慖	稚	腻				
帶	太	大	奈				
媞	薑		妳				

照精	穿清	床從	審心	禪邪	曉匣
衆淨	銃鐺	剿剩	生勝	盛	烘趨
正	稱		生		亨轟
					永碻
					橫衡
					悻興
					迥兄
穆					恩昏
震枕	榛譖	順	舜		訓
酳稱	亂櫬	瀋讖	宪申		釁
慎甚			滲添		欵
					荒
障壯	唱創	窓	霜蕩	尚	昕向
狀滝			雙		巷
					黃航
贅注	吹	助	帥稅	瑞	誨
阻志	處楚	齒懲	數恕	樹	噓呼
制		挈示	施世	嗜逝	戲
					翬貑
喞	睉	瘥	率		壞會
嗦	塞		曬		害
瘵					邂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粽縱增	悤	傱從贈	送宋僧性	頌
精甑	蹭倩	浄彭		
尊俊晉浸	寸	鐏	巽濬摐信心	殉藎蕈
親寢		鰍		
斉醬	蹌倉	臟匠	喪相	
醉疽祖	翠娶措	罪萃悴	粹絮素	遂彗
祭恣蕝	砌吹脆	劑白	歲細四	嗣
最載	褾蔡	簉在	磩賽	

非邦	敷滂	奉並	微明
風	豐	俸	
奮	忿	分	問
放	訪	防	妄
廢付	肺	吠仆	務
沸	費	費	未

邦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崩柄	烹砰	橦倗	蒙夢
			孟名
			命
奔儐稟	坌噴木		悶
			愍
謗	胇	傍	芒
	胖		恍
背布秘	配舖匹	佩步備	昧暮媚
拜貝擺	派沛	憊	邁昧

去二	見	溪	羣	疑
口合齒齊齒	瓜 駕 瓜	跨恰怯		瓦訝
口合口開	過箇	課坷		卧餓
口合口撮口開	貫眷幹見劍	款券看遣欠	倦健鍵	玩願岸彦驗
口齒音開口捲舌齊齒閉	慣諫紺鑑	勘睊	權鞬	頑雁巖嚴
口齒齊齒	告教	犒竅	橈嶠	傲嶢
口齒齊齒	姤救	寇丘	舊	偶牛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剎多	唾拖	惰馱	懦諾
鍛旦殿玷	彖炭天添	段但甸簟	煖難年念
耽玷	探	淡	南
到弔	套糶	導掉	腦嫋
鬪	透	豆	耨

知端	徹透	澄定
灺	詫	蜡
展	硯	傳遑
站	覿	綻賺
晝	超	棹
丑	罩	胃

影喻	來日
甕雍	弄
滃宏	龍
用	稜
映鎣	令
孕	冗
詠	仍
揾蘊恩印蔭	論
運	淪
胤淫	吝淋
汪	浪
盎	亮
快	讓
漾旺	
畏於烏意	類慮路利
位銳裕異	酹賴
懣	
鬱穢愛隘	

孃泥	邦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非邦	敷滂	奉並	微明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照精	穿清	床從	審心	禪邪	曉	匣
																	要		化	話
拏	霸	怕	拔	罵										詐	剎	乍	沙		化罅	暇
									借	且	藉	瀉	謝	柘	扯	射	舍	坬		
	播	破	塩	磨					挫	剉	坐	鎖							貨	和
									佐			娑							呵	賀
	半	判	畔	幔					鑽	竄	攢	筭							煥	換
					販	翻	飯	萬	鐫	爨	泉	選	旋	專	釧		縳	𢳆	絢	衒
									贊	粲	瓚	散							漢	汗
碾	變	片	卞	面					箭	倩	賤	先	羨	戰	闡		扇	膳	憲	莧
黏	貶					泛	梵	芰	僭	塹	𣋡	䃸		占	韂		閃	贍	險	
奻	枌	盼												孨	篹	饌	栓			患
赧			瓣	慢											鏟	棧	訕			莧
				姏					簪	慘	暫	三							蚶	憾
喃			𦛨						蘸					蘸	懺	儳	衫		喊	陷
	報	抛	暴	耄					竈	慥	皁	燥							耗	號
鬧	豹標	砲票	鉋摽	貌妙					醮	俏	誚	笑		爪照	鈔覞	隟	梢少	邵	孝	效
		剖	䏽	茂					奏	湊	剹	漱							吼	后
狃				謬	富	覆	阜		僦	秋	就	秀	岫	皺呪	簉臭	驟肴	瘦狩	壽	嗅	

入聲	見	溪	羣	疑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知端	徹透	澄定	孃泥
合口	谷	酷		兀	篤	突	獨	奴				
撮口	菊	曲	局	玉					竹	畜	逐	忸
撮口	橘	屈	繘	崛					㤕	黜	术	貀
齊齒	吉	隙乞	及	鷁逆炭	的	剔	狄	溺	陟	敕	直	匿
合口	刮	誇		瓦					撾	頢		妠
開口	閤	溘		蘖	答	榻	達	納				
齊齒	甲	恰		雅		獺			劄	牐	霅	拏
合口	國	礪	趪									
撮口	厥	闕	蕨	月					輟	娺		吶
開口	革	客		額	德	忒	特	𪓈	摘	拆	宅	聑
齊齒	結	怯	傑	臬業	喋	貼	耊	涅	輒哲	鍤徹	轍	聶
合口	郭	闊		枂	掇	脫	奪					
撮口	钁	彏	戄									
開口	各	恪		咢	多	託	鐸	諾				
齊齒	脚	卻	噱	虐					勺	逴	着	逽
混	角	確	嶨	岳					卓	逴	濁	搦

影	喻	來	日	
哇				
亞				
	夜		惹	
涴		螺		
阿		羅		
腕		亂		
苑	院	戀	軟	縣音衒。
案		爛		
宴	延	練	然	
厭	豔	殮	染	音悉同土列，但旋閑口。
綰				音與湅字列同，但旋閑口。音與幹看列同，但旋閑口。此一列兼見幹二列字音。
晏				
暗		濫		
湆		監		
奧		澇		
要	耀	料	饒	
漚		陋		
幼	宥	溜	柔	

邦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卜	撲曝僕		木目
逼必	愊匹	愎弼	宻密
八	葩	拔	蔿麻
北韛	魄	白別撇	默蔑
駁	朴	雹	邈

非邦	敷滂	奉並	微明
福	腹	伏	目
弗	拂	佛	勿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租足	猝促	族蹴	速夙	俗
卒即	焠七	崒疾	戍悉	席
市	蔡擦	雜	撒	

照精	穿清	床從	審心	禪邪
祝	觸	贖	束	孰
拙	歠	族	率	石妬
札	插	涉	殺	

發法	忭岄	伐乏	襪
蔈則節	跋城妾	絕賊截	雪塞屑
拙責浙	歠策掣	嘖舌	說索設	歐涉

轉	博搏	縛
纂作爵	撮錯鵲	最昨嚼	剟索削
灼捉	綽齪	斮涩	爍朔

曉	匣
忽旭	斛紇
獟翕	化喝瞎
剨血黑脅	或穴劾協紇
霍豁	臒壑謔嚄
鶴	學

影	喻
沃郁	欲
鬱乙	聿亦役囿
宊遏軋	鴨
擭噦厄謁	悅曳
斡臒	簻
嫗惡約渥	藥約

來	日
祿六	肉
律力	日
臘祉	鬐
劣勒列	熱
捋落略犖	若

右譜爲切韻而作也，名曰標射切韻法。蓋射者先立標的，然後可指而射焉。譜内最上一列三十六字皆標也。今以兩字切一字，上字作標，下字作箭。如德紅切，先審德字在入聲内，與革字同韻，便在革字横列内，尋看頂上是端字，即定端爲標矣；次審紅字在平聲内，與公字同韻，便在公字横列内，看端標下乃是東字，是也。餘倣此。

上條乃正法也。如或箭到遇空，即不空而於意未安，則用三活法以通之。一隔標法，二隔列法，三濁聲法，庶該括盡矣。

隔標法者，謂如箭射端標覺有乖張，看端標下小字，乃是知字，便射知標。如徒減切湛字，芳杯切胚字，扶基切皮字，是也。

隔列法者，謂箭射某標覺有乖張，鄰標又無可借，雖有亦欠諦當，直須不出本標，不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至五六，諦審其音。必文義通貫，心意安穩，乃從之。如白伽切皤字，渠寒切乾字，許戈切靴字，是也。

濁聲法者，上聲内有十標，標下字盡似去聲，蓋濁音也，若作去聲即差。今除平上入三聲外，但去聲箭覺有乖張，即便向上聲内覓之。如多動切董字，思兆切小字，奴罪切餒字，是也。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卷下《翻切當看》 平聲經緯

一見牙音

二溪

三羣

四疑

五端舌頭

六透

七定

八泥

九知舌上

十徹

十一澄

十二孃

十三精斜齒

十四清

十六心

十七邪

十八照正齒

十九穿

二十牀

廿一審

廿二禪

廿三幫重脣

廿四滂

廿五並

廿六明

廿七非輕脣

十十十

十五從　從從鬃薺聚麤○在○皋盡鱒鱒瓚○○○踐禡濿阜鑿坐蔣奘奘○姐○靜○鰍湫蘴擊漸

十六心　悚悚泉徙醋鹵○諰○髓囪損損洒散㮇○○獅選小嫂縒銷想顙顙○寫○省○叟滌沁糕繪

十七邪　○○似兕緒○○○○猶○○栖○○聊○○縗夐○○○○像○○○灺○○○縗○○○篾

十八照正齒　腫腫止滓主阻○○扚○軫準準○蝶醡○瞎劇沼爪○○掌恍恍鮓者脖整○掫帚鵪枕斬鵪

十九穿　雌雌齒剎杵楚撮茞豺○齜齹齹○愴剎○闡舛鈔炒○○敞愴愴叟漊扯溉○○鞿醜墋審墋醡○

二十牀　○○士禔杼齟○○○○瀘盾盾○撰棧○○○○魈○○○○○楑○○○○穠○願甚瀧○

廿一審　○○始○暑所○○瀰水矧睹睹○○産○傸○○賞爽爽洒葮省○○潺首沈痒摻陝

廿二禪　殥殥視○竪○○○○○華腎○○○○○善膊紹○○○上○○○社○○○○受甚○黵

廿三幫重脣　琫琫彼埤○補擺恬擺悖稟○本板板○板褊褊表飽○跛絜榜榜把○祊餅丙揯○稟○貶

廿四滂　○○仳賴○普帊俖帊培品○翉垀垀盼○篇篇縹砲○叵撮髆髆土○餅頩○剖○○品○

廿五竝　菶菶被陛○薄罷倍罷倍牝○獉伴伴板○槫○摽抱○爸蚌○○跁○○餅竝○崿○○牝○

廿六明　蠓蠓美米○姥買穮買每泯閔懣滿滿　矕免緬渺卯○麼傀莽莽馬乜猛昭皿母繆泯娞妥

廿七非輕脣　斐斐○○○甫○○○匪○粉粉○○○○○○反○○○○○昉○○○○○○○○隹○胶○

廿八敷　捧捧○○○撫○○○斐○忿忿○○○○○○疲○○○○○彷○○○○○○○○恆○釩○

廿九奉　奉奉○○○父○○○膹○憤憤○○○○○○○○○○○○○○○○婦○范○

三十微　○○○○○武○○○尾○吻吻○○○○○晚○○○○罔○○○○○○○○○○○○鋒○

卅一曉喉音　嘄洶喜喜許虎扮海○賄遹○悟罕澴○○顯誼曉好欨火蠁慌汴嘒○擒鵫灂克吼朽吽喊險

卅二匣　汞○徯徯○户夥亥蠏瘣○○混狠旱緩限睆峴泫畠皓荷禍項晃沆踝下○扈婷卹迥厚○○頷賺

卅三影　翁擁倚倚掀陽崴毒挨猥隱惲穩佞椀軌綰偃蜎夭襖婀媒鞅汪埃啞摁○犗嶵菅淺歐颺飲晻奄

卅四喻　○勇以以雨○○腴○偉引殥○○○○○演遠躩○○○養往○○野○郢永○有○○琰

卅五來半脣　籠隴里里呂魯○鐿攬壘嶙輪淪孀卵○○犖犖了老楉裸兩○朗蠹跐冷領○壈柳廩覽欽

卅六日半齒　○冗爾爾汝○○疠○蕊忍蜳○○○○○蹤軟遶○○○壤○○惹若○○騶○蹂荏○冉

口口齒齒口口口口口齒口齒口齒口齒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齒口口口

合撮撮資資合合撮撮資資合合開開合合開開資資合合開開資資合合開開混混合合開開閉閉閉閉資資開開混混資資開開閉閉閉閉

去聲經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

送用賚鬷通韋共蓼廱蘇震同團夢痛課思瘳願翻號箇過漾樣宕禡蔗謗敬謀硬有沁勘醓

貢烘糞冀據顧卦蓋介貴靳攩瞬餘貫諫慣建眷叫誥箇过疆桄搦罵抓○更敬扃遘救禁淦兼

控恐器器去庫胹懪烗媿劉趨困碾衍鐉○俊俊綦窺靠坷課唬曠抗觮觮跨○○慶高寇甒接勘傔

一見牙音

二溪

三羣　○共芰芰具○鼕陞鰿匱近郡○○○○○趭健倦翹檟○○弶狂○○○○競○○舊噤衔鏡

四疑　岓○詣詣遇誤職礙睚偶愧○鰿顆岸玩雁亂彥願癲傲餓卧軋○杒迂瓦○硬迎○偶鳧吟偊驗

五端舌頭　凍湩帝帝○妒○戴○對○○頓旦鍛○○殿○吊到跺椓○○當○○嶝矶○門○○擔店

六透　痛統替替○兔○泰○退○○○黯癆炭豢○○瑱○眺韜拖唾○○盪○○澄聽○透○○探榜

七定　洞○地地○度○代○隊○○鈍憚段○○電○調導馱惰○○宕○○鄧定○豆○○澹磹

八疑　鱖癢泥泥○怒○奈○內○○嫩難偄偄○睨○溺腰奈愧○○儀○○鄭甯○耨○○妠念

九知舌上　中中智智著○膾○媞○鎮鈍鈍○○○○驟囀○罩○○帳懘○吒○倀○○晝晝揕站○

十徹　惹惹憧憧絮○顉○薀惾趁○○○○○屝○○○豫超趠○○悵瞽○詫○掌逴○惆惆闖○覞

十一澄　重重緻緻住○賧○○墜陣○○○○綻○遭傳召棹○○仗幢○蛇○鍠鄭○胄胄鴆詁○

十二孃　○○膩膩女○取○襖秠○○○○妞景○輾○○撓○○釀釅○胗○○鑫○糅糅恁諵○

十三精斜齒　縱縱恣霽怚作○截○醉晉駿焌賛積○○箭恮醮竄佐挫醬葬葬○借增婧○奏傚鐉篹漸

總總次砌娶措○菜○翠親○寸粲竄○○蒨縗峭操○判蹡槍槍○苴蹭倩○輳趠沁諺塹

十四清　從從自噴聚祚○在○罪○○○鐫嬓攢○○賤餕嗤漕○座匠藏藏○藉贈淨○剿就鰷暫潛

十五從　送送四細絮訴○賽○碎信濬巽散算○○霺選笑噪些腩相喪喪○瀉瀦性○漱秀勴三磯

十六心　頌頌寺○孮○○○○遂賮殉○○○○○○羨淀○○○○○○○○謝○○○○岫鐔○○

十七邪　衆衆志制注詛○○債贅震稕稕○孝○○戰剿照抓○○障壯壯詐柘諍證○皺呪諝枕蘸占

十八照正齒　銃銃厠掣处傻嘬○瘥吹襯○○○篡羼○碰釧覞抄○○唱緩緩瘥庫覜穱○篚臭濬讖懺蹈

十九穿　剿剿示犛○助擇○寨○○順順○饌輚○○○○巢○○崇狀狀乍射○乘○騭驀穱儳○

二十牀　○○施世恕疏埰○曬稅眒舜舜○養訕○扇縛少稍○○餉霜霜嗄詖舍生勝○瘦狩探淦鈔閃

廿一審　○○嗜逝署○○○○○瑞慎○○○○○○繕摘邵○○○尚○○○坶丞○○授甚○瞻

廿二禪　○○庫閉○布拜貝拜背儕○奔半半扮扮變○標報○播○螃螃霸○迸柄○○稟○空

廿三幫重脣　○○譬媲○鋪湃沛配宋○噴判判○襻騙○剽犥○破腷腷腷帕○膨腼○仆○○○○

廿四滂　穩穩比薜○捕稗施稗佩○○岔叛叛瓣○卞○驃暴○尷○傍傍吠○俚病○賠○○○○

廿五竝　霹靂寐謎○暮賣昧賣昧愍○悶縵縵慢○面○妙耄○磨慮湃湃禡○孟命○茂謬○○○

廿六明　○○○

廿七非輕脣　諷諷○沸○付○○○廢○奮奮○○○○○販○○○○放○○○○○○○○○富○○○

廿八敷　賵賵○費○赴○○○肺○忿忿○○○○○○姊○○○○訪○○○○○○○○副○汎○

廿九奉　鳳鳳○費○附○○○吠○瘨瘨○○○○○飯○○○○防○○○○○○○○復○梵○

三十微　夢夢○未○務○○○○○問問○○○○○萬○○○○望○○○○○○○○莓○麥○

卅一曉喉音　猰嗅戲戲酗諟鼓懈誨釁訓惛漢喚○○獻榗孝耗呵貨向荒○○化○譁興嚚廂蔑鱖譴顯○

卅二匣　閧碚系系○護壞瀣邂惠○○（恩）翰換骭患見縣效號賀和巷擴吭（諕）○行脛（洪橫）候○○憾○

卅三影　甕○懿懿飫惡黯愛隘畏印醞（鰮溫）按惋晏綰宴怨要奧椌涴怏瀇益（亞擫）○澴映（弘篋）溫幼蔭暗厭

卅四喻　趙用遺遺豫○○○○位徭運○○○○○衍遠燿○○○漾迂○○夜○○○詠○宥類○艷

卅五來半舌　弄曨吏吏慮路○賚賴類吝渝論爛亂○○練戀料潦邏羸亮浪浪○○○令○陋溜臨濫斂

卅六日半齒○韌二二孺○○○○芮刃閏○○○○○○繇顫饒○○○讓○○○偌○認○○○韖姓○染

□□□

五端舌頭	登丹	○顛	津牋	遵鐫	○○	○故	尊鑽	敦端	徵	純	清
六透	鼞灘	○天	秦前	親千	鶼全	礑添	存櫏	暾湍	徵	次	清
七定	騰壇	○田	新先	荀宣	旬旋	○甜	尋燂	豚團	徵	純	濁
八泥	能難	○年	○涎	詢專	詢荃	○拈	孫酸	屯○	徵	次	濁
九知舌上	睜○	珍遭	真旃	詢專	詢荃	砧沾	心暹	磨溧	徵	純	清
十徹	撐○	瞋艇	辰鋋	申羶	純遄	琛覘	尋燂	屯○	徵	次	清
十一澄	橙○	陳纏	紉○	生○	純遄	沉鼸	心暹	椿○	徵	純	濁
十二孃	獰○	紉○	寘○	寘○	○○	納鮎	侵僉	妬○	徵	次	濁
十三精斜齒	增鑆	○○	遵鐫	遵鐫	○○	浸尖	尊鑽	敦端	商	純	清
十四清	蹭餐	○○	逡詮	逡詮	○○	侵僉	村攛	暾湍	商	次	清
十五從	層殘	○○	鶼全	鶼全	○○	鑿潛	存櫏	豚團	商	純	濁
十六心	僧珊	○○	荀宣	荀宣	○○	心暹	孫酸	屯○	商	次	清
十七邪	○○	○○	旬旋	旬旋	○○	尋燂	尋燂	○○	商	純	濁
十八照正齒	爭○	真旃	詢專	詢專	○○	詢荃	詢荃	○○	商	純	清
十九穿	鐺○	瞋川	春穿	春穿	○○	參襜	參襜	○○	商	次	清
二十牀	傖○	神○	唇船	唇船	○○	岑○	岑○	○○	商	純	濁
廿一審	生○	申羶	○○	○○	○○	森苫	森苫	○○	商	次	清
廿二禪	鐺○	辰鋋	純遄	純遄	○○	諶蟾	諶蟾	○○	商	純	濁
廿三幫重唇	祊般	賓邊	分蕃	○○	○砭	奔般	春○	昏歡	宮	次	清
廿四滂	烹潘	繽篇	○○	○○	○○	濆潘	唇豹	魂桓	宮	純	濁
廿五並	彭槃	貧榀	芬飜	○困	○○	盆槃	○栓	温剜	宮	純	清
廿六明	萌瞞	民眠	○謾	○○	○梡	門瞞	純○	文○	宮	次	濁
廿七非輕唇	○○	○○	分蕃	○○	○砭	奔般	春○	昏歡	羽	純	清
廿八敷	○○	○○	芬飜	○○	○○	濆潘	唇豹	魂桓	羽	次	清
廿九奉	○○	○○	焚煩	○○	○○	盆槃	○栓	温剜	羽	純	濁
三十微	○○	○○	文楠	○○	○○	門瞞	純○	文○	羽	次	濁
卅一曉喉音	亨鼾	欣軒	薰暄	歆薟	昏歡	分○	宮次清				
卅二匣	恒寒	礥賢	○玄	○嫌	魂桓	芬○	宮純濁				
卅三影	甿安	因煙	氳凅	音淹	温剜	梵○	宮純清				
卅四喻	○○	寅延	雲圓	淫鹽	○○	文○	宮次濁				

明・陳蠶謨《皇極圖韻・經緯省括圖》

	角韻	徵韻變徵附	羽韻	商韻	宮韻變宮附			
角一	庚干	巾堅	君涓	金兼	昆官			
角二	鏗刊	鬘牽	皺圈	欽謙	坤寬			
角三	○○	勤乾	羣權	琴黔	○○			
角四	婬豜	銀妍	軺元	吟嚴	俑刓			
徵一	登丹	○顛	○○	○故	敦端			
徵二	鼞灘	○天	○○	礑添	暾湍			
徵三	騰壇	○田	○○	○甜	豚團			
徵四	能難	○年	○○	○拈	磨溧			
徵五	睜○	珍遭	屯櫏	砧沾	屯○			
徵六	撐○	瞋艇	椿豫	琛覘	椿○			
徵七	橙○	陳纏	酖傳	沉鼸	酖奄			
徵八	獰○	紉○	○○	納鮎	○妬			
商一	增鑆	津牋	遵鐫	浸尖	尊鑽			
商二	蹭餐	親千	逡詮	侵僉	村攛			
商三	層殘	秦前	鶼全	鑿潛	存櫏			
商四	僧珊	新先	荀宣	心暹	孫酸			
商五	○○	○涎	旬旋	尋燂	○○			
商六	爭○	真旃	詢專	詢荃	詢跧			
商七	鐺○	瞋川	春穿	參襜	春○			
商八	傖○	神○	唇船	岑○	唇豹			
商九	生○	申羶	○○	森苫	○栓			
商十	○○	辰鋋	純遄	諶蟾	純○			

卅五來半舌 卅六日半齒	口開	齒音附舌捲	口撮	口閉	口合附混	變徵次清 變宮次濁
	棱闌 ○○	鄰連 人然	倫攣 脣瞤	林廉 壬髯	論鸞 皷○	

羽一	祊般	賓邊	○○	○砭	奔般
羽二	烹潘	繽篇	○困	○○	濆潘
羽三	彭槃	貧楩	○○	○柈	盆槃
羽四	萌瞞	民眠	○謾	○○	門瞞
羽五	○○	○○	分蕃	○○	分○
羽六	○○	○○	芬蘩	○○	芬○
羽七	○○	○○	焚煩	○○	梵○
羽八	○○	○○	文樠	○○	文○
宮一	亨鼪	欣軒	薰暄	欯薟	昏歡
宮二	恒寒	礥賢	○玄	○嫌	魂桓
宮三	甓安	因煙	氳淵	音淹	温剜
宮四	○○	寅延	雲圓	淫鹽	○○
變徵	棱蘭	鄰連	倫孿	林廉	論鸞
變宮	○○	人然	犉畹	壬髯	肢○

省括圖說

樂律八十四調，有旋相爲宮之法，如曰宮調商調，實則一調完具七音。從來言聲韻者，亦知每韻具有七音，絶不知全韻於七音中亦有專屬，如樂之專屬一調然者，此愚經緯省括圖分列五音而隸之各韻，且以便初學者之唱和也。康節亦云：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斯言近之矣。今定開口韻爲角，齊齒韻爲徵，捲舌韻以當變徵，撮口韻爲商，閉口韻爲羽，合口韻爲宮，混韻以當變宮，各以韻姆轉音二字分列之。前人于切韻二字，以上字喻標，下字喻矢，而不知轉音二字，乃其所以審固所謂往省括，於度則釋也。括之不省，以期命中，難矣。釋海韻作《切韻指南》云：今之切韻者，多用經堅、丁顛之類，此法極是浮淺，乃前賢訓蒙誘引之法，反害正音。其言似是。不知韻之開齊撮閉合各屬一音，應有前五等轉音，五方皆同，不假造作。如徒以經堅等三十六轉音呼之，奚怪韻學之寡和乎。若既解唱和，則省括之法隨口皆得，爲圖爲説敝屣棄之矣。下焉者緣此以識字，上焉者緣此辨唱和，以悟體用。河洛之源，則經世階梯，於此焉係，不得不細爲指出，以開來者。然學者唱和既得矣，或茫夫翕闢清濁之説也，復衍聲音舉要圖。

又《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

陰陽交互切法

陽		陽		陽	
奇	尤	牆	容	將	容
求		從	良	宗	良
移	求勤乾奇	良	從秦前牆	良	宗津牋將
陰		陰		陰	
豁	尤	瑲	容	將	容
丘		聰	聰	宗	良
移	丘鬆牽豁	良	聰親千瑲	良	宗津牋將
陰		陰		陰	
基	尤	超	加	朝	加
鳩		眞	義	踳	蕭
移	鳩巾堅基	蕭	義眞艇超	蕭	踳珍遵朝
陽		陽		陽	
潮	加	纏	茶	潮	加
茶		陳	蕭	茶	蕭
蕭	茶陳纏潮	蕭	茶陳纏潮	蕭	茶陳纏潮

明・方以智《通雅》卷五〇《切韻聲原》

新譜珙、温直列平上去入，而横列崩烹朋蒙，皆四也。今直列喫噎上去入五聲，而横列發送收三聲，奇統偶也。

洪陽早梅詩二十字，約矣。濁聲法，如真辯其爲平聲陰陽，而仄聲可省矣，而幫滂明、見溪疑、曉夫微、端透泥、精清心、知徹審、來日不期而符。或曰：四音皆合發送收，宫不合者，何也。曰：凡收皆喉，◎大收也，縫唇合宫，一生水，五生土之終始也。土旺四時，無非中宫之用也。中間細分，各以韵析，一定中不定，不定中一定，無往不然。或曰：五音而曰宫倡商和，何也。曰：兩間至理，一在二中，凡可説者，皆兩端也。平上去入止是平仄兩端，仄無餘聲，平有餘聲，故仄統于平，而平中之陰陽亦兩端也。宫商角徵羽止是宫商兩端，猶五行止是陰陽也。外辯者唇舌牙齒，而内出者喉亦兩端也。唇腭激喉在中爲一類，舌齒引喉穿外爲一類。七風六用，五音二變，槩也，約爲宫倡商和而已。凡音在唇腭中皆謂之宫，音穿齒外皆謂之商，無非鼻竅也。而羽角合宫，用鼻爲多，無不自臍也。而徵商交用，自臍穿出。嘗翫《河圖》三陽二陰，分類互根，其始幾乎。列則以生序輪序言之。今譜則天唱地和，分類辯

之，特合真文庚青一韵，而指其各母之異狀焉。大畧皆有粗細二狀，而見溪疑曉則有四狀。舌齒之合約爲徹穿，來隨泥後，日隨禪後。皆自然不可强之序也。

調侶者，若以脣喉四狀分爲四種，復分開口合口，則每韵八聲矣。聲爲韵迮，多無其字，并不得聲，逼紐太窘，從而併之，取所用者表之，即前用之理也。學者先調啞噎上去入，次明發送收，次明粗細迮狀，次明翕闢穿撮，皆有清濁輕重焉，思過半矣。

幫	邦○琫○㊨	兵○○○○㊦	此韵從閉初轉聲，故不多。如見母四狀止有肱君二狀，端母無細狀，故以侷唇之冬泷當丁汀，精母無細狀，故以宗從當精清。知母真嗔收變諄春，故以中沖與鍾衝分之。《中原》《洪武》收爲一韵，是也。兄崩肱朋收，此亦可叶庚。江如工，降如烘；則收此，否則入陽。今依邵旨，每攝分小翕闢，則蒙公翁中風始終含口，而二冬乃侷唇放圈，是爲小闢，鍾宗之別皆以侷放故也。沈約所填互雜，上去皆不相應，正以當時不審啞噎粗細，而自以輕重定音，故淆亂耳。如冬都宗切，亦謂都撮近之。而德紅切東，則欲其用力含口也。要爲不善分例。今定以當翁切東。
滂	氈蓬埲○撲	○○○○○	
明	瞢蒙蠓夢木	○○○○○	
見	公○韻貢穀	銎○○○○	
溪	空○孔控酷	芳窮○○曲	
疑	翁○○瓮屋	雍容勇用育	
曉	烘紅哄閧忽	胷雄酗○旭	
夫	風馮捧鳳伏	○逢○○福	
微	○○○○○	○	
端	東○董凍篤	冬○○○○	
透	通同統痛禿	泷形○○○	
泥	○○○○○	○濃○○衊	
來	○壟隴賡陸	○龍○○角	
精	駿○總蹤族	宗○○縱足	
清	悤叢從○鏃	○從○○蹤	
心	鬆○竦送速	松○○○○	
知	中○腫仲祝	鍾○尰○○	
穿	冲○寵銃畜	衝重○○○	
審	○○○○○	○鯛○○熟	
日	㊥戎冗○辱	○○○○韖	

幫	㊦○補布不	兵丁庚京俱無狀。《洪武》分魚模二韵。今以重合呼者爲翕輕侷，呼者爲闢。
滂	鋪蒲普鋪撲	
明	㊥無模○慕木	

見	姑○古顧谷	居○舉據卄
溪	枯○苦庫哭	區渠去去苗
疑	烏吾五誤屋	迂魚語遇玉
曉	呼胡虎互斛	虛○許煦倏
夫	夫扶輔父復	㊧○○○○
微	誣無舞務勿	㊦
端	都○覩妬獨	○
透	○徒土兔禿	○
泥	○奴弩怒朒	○
來	祿爐魯路六	○閭呂慮恧
精	租○祖祚足	疽○苴怚○
清	粗狙楚措促	趨○取絮○
心	蘇○數愬俗	須徐○絮粟
知	珠○主住躅	諸○煮注粥
穿	樞除杼處歜	初○楚醋歠
審	輸殊暑樹束	踈○○○熟
日	○如汝孺○	○儒○○辱

幫	杯○○背㊦	裨○比閉必	《中原》《洪武》分支齊二韵。灰堆梅雷隨讀音則止此二韵。
滂	胚培倍配孛	批皮痞屁匹	
明	○梅美妹没	○迷米眯密	
見	規○詭貴骨	基觭已寄吉	
溪	虧葵揆喟窟	欺其起器乞	
疑	巍爲委謂吻	衣移倚意一	
曉	輝回毀誨○	嘻携喜戲肹	
夫	飛○斐肺剕	非肥匪吠○	
微	○○○○○	○微尾味吻	
端	堆○○對咄	低○抵弟的	
透	推頹腿退突	梯啼體替剔	
泥	○挼餒内吶	鸅泥你膩暱	
來	○雷壘類碓	來离里利栗	
精	嶵○觜醉啐	齎○濟濟即	貲○子自卒
清	催○漼翠促	妻齊○砌七	雌詞此次倅

支爲獨韵，不合五音，乃商齒之最出者也。

心　雖隨髓歲率　西○徙細席　思○死四瑟　兒爲獨字，姑以人誰切
知　追○攛贅茁　知○只制質　支胝止至質　附此。
穿　吹搥○吹出　○遲耻緻叱　痴持齒翅帙
審　○誰水瑞术　○○○世實　詩時始是失
日　㊀○蓋芮○　㊄○○○○日　○兒耳二日

幫　栝○擺拜八
滂　○排○洑○
明　歷埋買邁抹
見　乖○拐恠刮
溪　○○夫快○
疑　隈○○外○
曉　灰槐○壞滑
幫　皆○解戒戞
滂　楷○楷○○
明　該○改盖鶣
見　開○愷慨○
溪　○涯○隘鑴
疑　哀○藹愛餲
曉　○諧蟹懈磍
夫　哈孩澥害磍
微　㊇
端　㊇獃○歹戴達
透　㊇台臺○泰獺
泥　㊇蟹○乃奈捺
來　○來○賴剌
精　㊇哉○載再褋
清　猜才來萊○
心　鰓○灑賽撒
知　追○踹○茁
穿　○擣○澆○
審　衰○○帥刷
日　○○○○○

幫　奔○本笨不
滂　歕盆○○孛
明　○門懣悶没

幫　賓○○鬢○
滂　○頻○○○
明　○民敏命○

見　裩○衰輥骨
溪　坤○捆困窟
疑　温渾○顓兀
曉　昏魂渾溷忽
夫　○璠○○○
微　㊇
端　㊇敦○遯頓咄
透　㊇吞屯沌褪突
泥　○麐○嫩○
來　○崙懇○肯
精　尊○撙○○
清　村存忖寸椊
心　孫○損遜○
知　
穿　
審　
日　

幫　根○硬艮○
溪　艱○懇○○
疑　恩垠崟○呃
曉　○痕狠恨齦
夫　
微　㊇
端　㊇
透　㊇
泥　
來　○隣憐令肯
精　津○儘晉○
清　親秦○○○
心　辛○○信○
知　真○診○○
穿　嗔陳○○○
審　申神蜃○○
日　○人忍賃日

幫　君○窘郡橘
滂　困羣○○屈
明　○云隕運鬱
見　○○○○○
溪　忻邱○○○
曉　○○○○○
夫　分焚粉○弗
微　㊇文文枚問物
端　㊇㊀○○○○
透　㊇天田○○○
泥　○○○○○
來　○倫輪論律
精　遵○○俊卒
清　皴○○○焠
心　○荀笋○○
知　諄○準椁蜀
穿　春○蠢○○
審　媋醇瞬舜○
日　如○○閏○

幫　搬○○半薄
滂　潘盤○畔撥
明　○○滿幔末
見　官○管灌适
溪　寬○欵○濶
疑　豌完宛玩幹
曉　歡桓緩涣豁
夫　鼾寒罕旱曷
微　
端　端○短鍛奪
透　○團探彖脫
泥　○○煖○訥

　　于讀叶班，則入删韵。
丹○○但達
灘○○嘆獺
○難○○捺
　　丹餐　叶删韵。

| | | |

端 多佗朵惰奪
透 拖舵妥唾脫
泥 ○那○懦諾
來 囉騾魯○落
精 鄴○左坐作
清 磋矬○錯錯
心 梭○所遡索
知
穿
審
日

㊥○○○○○
○○○○○
○○○○○箸
○羅裸邏樂
嗟○○○雀
○○○○○
○○○○削

幫 巴○把罷拔
滂 ○爬○怕○
明 ○麻馬罵抹
見 瓜○寡卦○
溪 誇○○跨○
疑 媧哇瓦○○
曉 花譁○化滑
夫 花○○○○
微 ○○○○○
端 爹可粗細呼
透 爹○打大達
泥 他○○○撻
來 ○揲那那榛
精 ○○○○拉
清 嗟○○借○
心 ○○且○○
知 ○邪○謝○
穿 揸○○○○
審 查○鮓詐○
日 差茶奼衩察

㊥○斃○別邪許之邪音
○○○○撇 亨遮反當作
芊○乜○蔑 邪○○○嚇
佉○○○劫 以併故畧○
○茄○○怯 君○○○決
○耶也夜葉 ○瘸○○趹
○○○○俠 靴嘶○○穴

加可粗細呼
佉○○○劫 以併故畧○
○茄○○怯 君○○○決
○耶也夜葉 ○瘸○○趹
○○○○俠 靴嘶○○穴

爹可粗細呼
爹○○○趹
《洪武》分瓜嗟二韵。細論亦可分翕闢，作四唱。以韵迮逼紐字少，故迸之以便用。
爹○○○帖
○○○那躡
○○○○劣
嗟○姐借接
○○且藉妾
些邪寫謝○
遮○者蹠折
車○扯○轍

審 ○○耍○刷 紗蛇○○殺 奢蛇捨赦設
日 如○○○○ ○○○○○ ○○○○○熱

幫 幫○搒榜八
滂 滂傍○胖○
明 龐茫莽盂抹
見 岡○港摃篢
溪 康○慷骯骭
疑 ○昂○盎園
曉 ○杭○巷脩
夫 芳妨訪放伐
微 ○房网望韄
端 當○黨盪達
透 湯唐○○撻
泥 ○囊○○捺
來 ○郎朗浪辣
精 臧○駔葬○
清 倉藏蒼臟○
心 桑○顙喪撒
知 莊○奘壯○
穿 ○床○創○
審 霜○爽○刷
日 如○○○○

兵 無君狀。
開之侷呼
光○廣誑昏
匡狂麆壙喟
央陽養漾比
汪王往旺瞩
香降響向瞎
非○○○○
㊥○○○○
○○○○○
○○○○○
○○○○○
椿○憃贛茁
窗幢○撞○
雙○○○○
○穰攘讓髕

幫 崩○祊窗比
滂 烹彭鄪倗拍
明 薧萌猛孟陌
見 庚○梗更格
溪 阬○肓○客
疑 ○○○○○

兵 兵○丙柄璧
砰平頩聘僻
○明茗命覓
京○景敬戟
卿○警慶○
英盈影映益

肱○獷○虢
坤○○○○
㊥○○○○
傾瓊頃○詘
○榮○禜域

曉	亨恒擤誁黑	薨橫○橫○	兄○迥夐嗽
夫	㊅		
微	㊇		
端	邸	丁○頂定的	
透	邰	汀○珽聽剔	
泥	○能嚨○鱷	○寧○甯匿	
來	○楞冷○勒	○陵領令力	
精	增○○贈則	精○井淨積	
清	傖層○蹭城	清○請倩昌	
心	僧○省甦寒	星○醒性昔	
知	㊈	征○整正隻	
穿	㊉	稱成騁趁斥	
審	㊈	升繩審聖石	
日	㊇	芳仍朽認日	

唐韵更分窒棖生箏琤聲，其去聲合之則通叶明矣。《洪武》不分。此與真文殊者。彼以穿齊輕唇混撮，此升鼻爲用也。沈分三者，取最清爲青，重濁爲蒸也。

幫	㕣褒○寶報博	標○表○○
滂	抱袍跑炮雹	飄瓢漂票○
明	○毛卯帽幕	○描眇妙○
見	高○杲誥各	驕○矯教覺
溪	尻○考犒渴	蹺橋巧竅却
疑	爊熬襖傲惡	妖姚夭曜躍
曉	蒿豪好號霍	囂爻曉孝學
夫	㊅○○○○	㊆
微	○	○
端	刀○倒到奪	雕○○吊○
透	叨○討套脫	挑條窕跳○
泥	○猱腦臑諾	○嬈裊溺箬
來	撈勞老澇落	○寥了料畧
精	遭○早竁作	焦○勦醮嚼
清	操曹草慥錯	鍬樵悄峭雀

無君肱狀。

心	騷○埽掃索	蕭○小笑削
知	㊈	嘲朝沼照勺
穿	○	抄潮炒鈔綽
審	○	掉韶少邵灼
日	㊇	○饒櫌○弱

幫	㕣吥○○○不	彪○○○○
滂	○褒剖○○	○○○○○
明	○謀畝茂木	澠○○○○
見	鉤○苟構○	鳩○九救○
溪	彄○口寇○	邱求糗○○
疑	謳○偶○○	憂尤酉又○
曉	○唉吼後○	休○朽臭○
夫	鴟浮否覆復	㊆
微	○	○
端	兜○斗鬪○	丟○○○○
透	偷頭黈透禿	○○○○○
泥	魗黝○耨○	○牛紐○○
來	○樓簍漏漉	○留柳溜○
精	鯫○走奏足	啾○酒就○
清	○愁○凑促	秋囚○○○
心	捜○叟嗽速	脩○滫秀宿
知	㊈	周○肘紂○
穿	㊉	抽細醜殠○
審		收○首受○
日		○柔蹂輮○

無君肱狀。

粗呼一層，或以鄒葮當諄春之狀呼之，則與周抽同；舌抵齒，則與鯫愁同。

幫	○○○○○	餘皆無狀
滂	○○品○○	
明	○○○○○	

古南耽鐔簪皆與侵心同

見	金○錦禁急	甘○敢淦鴿	叶，今取諧南恰應歡桓。若讀堪三藍談，則叶咸韵。
溪	欽○坅○泣	○○欿○鵾	
疑	音吟飲蔭揖	諳○闇暗庵	
曉	歆○廞○吸	酣含藎憾迨	
夫	○		
微	○		
端	丁	○	
透	○	○○○○○	
泥	南誑○○○	貪潭喃探緱	
來	○林廩儑立	○男○○納	
精	○○怎浸集	簪○○○踏	
清	侵○寢沁○	嗲○惛○趁	
心	心尋伈○霫	森○瘆滲澀	
知	斟○枕○汁	○○○○嗦	
穿	琛沈闖鶵○		
審	深○審甚十		
日	任壬稔任八		

幫	監○減○夾	泔○感紺匝
滂	監○減○夾	堪○○勘○
明	兼○○劍劫	錔○○揯呫
見	○鉗嗛欠怯	憨○○勘○
溪	淹鹽剡厭葉	○咸○陷匣
疑	枚嫌險鮨協	帆凡○泛乏
曉		
夫		
微		
端	○○點店蝶	耽○膽澹搭
透	添甜餂舔帖	○談毯儋榻
泥	拈喦儼念捻	○男箝○納

來	○廉斂殮鬣	○藍覽濫臘
精	尖○鑯漸接	○○咱暫褋
清	殲潛懺塹捷	槧讒慘○插
心	銛纖憸磏燮	三○橏三靸
知	沾○颭占鑷	○○斬站箚
穿	○蟾誦韉輒	儳劗諂懺插
審	○○陝○歙	衫○覾○翣
日	○髯冉染○	

清・蕭雲從《韻通》

	陰	陽	上	去	入
	公空翁東通○邦蓬鄭駿悤鬆中充○烘風○曈○	江○○登同艟○鵬蒙○叢憃重衝鯛紅馮○隆戎	顓孔○董統○琫埲蠓總○竦腫罷○鴻泛龐隴冗	貢控瓮凍痛○○○夢蹤○送衆銃○閧鵬○巷○	穀酷沃篤禿○卜僕木族鏃速祝畜熟忽○○貢辱
公部					
亏部					
陰	亏鞠雍冬炵○○朋○蹤聰○○○胸○○臨○				
陽	○窮容○○濃○○曹從○○穜○棄雄○○龍○				
上	○○○○○○○○○○○○○○○○○○○○○○○○				
去	○○○○○○○○○○○○○○○○○○○○○○○○				
入	匊○○○○○○○足蹴○○○○旭○○角欲				
陰	觥銑○○○囊崩烹○○搶○○○○滂○○○				
陽	○惸○○○○彭盲○○○○○○橫○				
上	礦○○○○○裎繃孟○○○○○○○○				

去	入		陰	陽	去	上	去	入
○	國		裩	觾	輥	袞	輥	骨
○	○		坤	髡	困	捆	困	窟
○	○		○	俜	顐	齃	顐	兀
○	○		敦	倉	頓	○	頓	○
○	○		吞	屯	嫩	○	嫩	訥
○	○		譠	麇	○	○	○	不
○	○		奔	○	悶	○	悶	○
崩	○		歕	盆	○	憑	○	没
姍	○		○	門	寸	○	寸	○
○	○		遵	尊	遜	撙	遜	猝
○	○		邨	存	○	忖	○	○
○	○		孫	○	○	損	○	○
○	○	觥部	○	○	溷	○	溷	率
○	○	裩部	○	魂	忿	○	忿	忽
○	○		昏	墳	○	惲	○	佛
○	○		芬	○	論	○	論	○
○	○		○	倫	○	○	○	○
○	○		稜	○	○	恩	○	○
○	○		○	○	○	○	○	○

清・樸隱子《反切定譜》 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字母全圖 有音無字者以圈實之。上去入聲者，圈內書之。南北異音者，方內書之。北音者黑圓白字。每音首行詳注用法。後皆同前。

開口呼 舒頰引喉，音疏以達。

宮　喉兼牙音 鏖映互反，安阿互反。哀用安，謳恩用阿，亨用阿，厄用恩。

正清 鏖映○安哀阿謳恩○○厄厄，北音隘。

次清 蒿○哈(罕)海呵齁(很)○亨(黑)

正濁 豪杭○寒孩何侯痕○恒(覈)恒，中原韻音行，非。

次濁 敖(皓)○岸(皓)我偶(我偶)○○○○北音。

角　開牙音

正清 高岡○干該歌鉤根○緪(革)革，北音解。

次清 考(堪)康○看開珂摳(懇)○阬(克)阬，中原韻音輕非。

正濁 ○○○○○○○○

次濁 敖(昂)○崖(皚)我(俄)○○○(額)北入宮，次濁音。額，北音捱。

徵　舌尖兼牙音 刀當互反，打丹互反。歹用丹。兜登互反。德用登。

正清 刀當(打)丹(歹)○兜○○登(德)

次清 滔湯他灘(貪)胎○偷○○○(忒)舊屬透母。

正濁 桃唐(達)壇(覃)臺○頭○○騰○

次濁 鐃(饒)猱(南)拏難(乃)○獳○○能○

變徵　齒舌半音

次濁 牢郎(辣)闌來○□○○稜(勒)

變商　卷舌齒兼牙音

次濁 ○○○○○○○而○○而，借仍反。

商　齒尖兼牙音 遭臧互反，咱贊互反。裁用贊，臧走用增，怎用咨。咨增互反。則用增。

正清 遭臧咱(贊)(簪)裁○(走)(怎)咨增(則)

次清 操倉嗟(參)餐猜○湊○雌○○

次濁 ○○○○○○○詞○○詞，借祥反。

正濁 曹藏○殘(蠶)才○○○慈層(賊)

次清 次騷桑○(三)跚腮○漱○私僧(塞)塞，北音腮。

次商　重齒兼牙音 嘲鄒責用爭。查崱互反。齋用崱。臻用支。支爭互反。

正清 嘲○查(詐)(簪)齋○鄒臻(簪)支爭(責)責，北音齋上聲。

次清 抄○叉(搽)(攙)(產)釵○篡(剿)(參)耹撐(册)册，北音釵上聲。

次清 次梢○(杉)沙山篩○搜莘(森)詩生(色)色，北音山囌切。

正濁 巢○茶(棧)(讒)柴○愁○(岑)橙宅宅，北音柴。

次濁 ○○○○○○○時○○時，借繩反。

羽　輕脣音 包邦互反，巴班互反。擺用班邦。

正清 包邦巴班(擺)○○○○○(北)

次清拋滂葩攀派○○○○○○拍拍，北音攀買切。
正濁袍旁琶辨排○○○○○○篦
次濁毛忙麻蠻埋○○○○○○墨
次羽　輕脣兼齒音方番互反。髮用番。
正清○方髮番泛○○○○○○○
正濁濆房伐煩凡○○○○○○○
次濁○忘韈晚○○○○○○○北入合口呼。宮次濁音。
　合口呼聚脣開吻，音深以宏。
宮　深喉音翁烏互反。温威用烏。剜窩互反。汪洼互反。彎用洼汪。歪用彎汪。
正清翁泓烏温威剜窩汪洼彎歪○
次清烘呼昏灰歡火荒花偎○○
正濁□洪湖鬠囘桓禾黄華還懷○
次濁○吳□□□諢違完臥□□□王瓦頑外○
角　合牙音
正清公觥孤昆規官戈光瓜關乖○
次清空枯坤窺寬科匡誇○快○
正濁共○○葵○○狂○○○○
次濁○○○○○○○○○○
徵　舌頭音東都互反。敦用都。堆用敦。端多互反。
正清東都敦堆端多○○○○○○
次清通土吞腿湍拖○○○○○
正濁同徒豚頹團駝○○○○○
次濁農拏嫩餒煖挪○○○○○
變徵　舌中音
次濁瓏盧崙雷鸞羅○○○○○
變商　卷舌正齒音
次濁戎○○蕤○○○○○○○
商　正齒音
正清宗租尊樽鑽左○○○○○
次清悤粗村催攛磋○○○○○
次清次鬆蘇孫雖酸娑○○○○○
正濁叢徂存摧攢醝○○○○○舊屬從母。
次濁誦○○隨○○○○○○
次商　齩牙穿齒音中阻互反。追用阻。莊撾互反。
正清中阻○追○○莊撾○○○
次清充初○炊○○窻○○揣○窻借初。揣借窻。
次清次舂疎○瘥○○霜爽拴衰○舂，北音充。疎衰借霜。拴用疎。
正濁蟲雛○垂○○牀○潺○○垂牀潺竝用雛。
次濁慵○○誰○○○○○○○慵，中原韻音蟲非。誰借繩。
羽　滿脣音琫逋互反。弄用逋。杯用弄。般波互反。剖用烹。
正清琫崩逋弄杯般波○○○○○
次清烹鋪勣丕潘坡○○○○○剖
正濁蓬蒲盆裴盤婆○○○○○掊
次濁蒙模門枚瞞摩○○○○○謀謀，中州音模。
次羽　滿脣兼齒音風敷互反。芬用敷。否用風。
正清風敷芬非○○○○○○○否
正濁馮扶焚○○○○○○○涪舊屬奉母。
次濁○無文○○○○○○○○北入宮。次濁音。
　齊齒呼交牙戛齒，音窒以斂。
宮　喉兼齒音英嫣用伊。伊因互反。幺用央。央鴦互反。挨用黭。央黭用鴦。

謁用嫣。幽用英。

正清英伊因（陰）幺央殤鼆□挨嫣㊀謁幽伊亦用英。淹

次清興希欣（歆）鴞香鰕○（喊）蟹軒（忺）歇休舊屬曉母。

正濁形兮○㊀效降霞閑（咸）諧賢（嫌）繭○舊屬匣母。

次濁盈移寅（疑淫）遥陽涯（嚴）顏（鹽）崖延耶尤疑母附此。

角　牙兼齒音

正清京基巾（今）交姜家艱（緘）皆堅（兼）結鳩舊屬見母。

次清輕欺○（欽）敲腔㊀恰慳（嵌）揩牽（謙）怯丘舊屬溪母。

正濁擎岐（琴）勤喬彊○○○虔茄（鈐）求

次濁寧泥紉褰孃○○○㊀年涅鈕（拈）北入徵。次濁音。

徵　舌上音丁低互反。貂丟用丁。顛爹互反。天借梯。

正清丁低○貂○○○○顛爹（据）丟

次清汀梯○挑○○○○天㊀添帖○

正濁亭題○條○○○○田㊀甜牒○舊屬定母。

次濁寧泥紉褰孃○○○㊀年涅鈕（拈）北音。○舊屬泥母。

變徵　舌上兼齒音零用離。離鄰互反。聊良互反。連用離。列用連。流用零。

次濁零離鄰（林）聊良○○○連㊀廉列流

變商　卷舌重齒音

次濁仍㊀日人（壬）饒穰○○○然㊀髯惹柔

商　齩齒音精用躋。躋津互反。焦用漿。漿用嗟躋。箋嗟互反。啾用精。

正清精躋（浸）津焦漿○○○箋（尖）嗟啾

次濁仍㊀日人（壬）饒穰○○○然㊀髯惹柔

商　齩齒音精用躋。躋津互反。焦用漿。漿用嗟躋。箋嗟互反。啾用精。

正清精躋（浸）津焦漿○○○箋（尖）嗟啾

次清青妻親（侵）鍬槍○○○千㊀且（僉）秋舊屬清母。

次清次星西（心）新蕭襄○○○先些（纖）修舊屬心母。

正濁情齊（潛）秦樵牆○○○前○酋

次濁餳㊀席（尋）燸○祥○○○涎（婦）斜㊀袖舊屬邪母。

次商　縮舌重齒音

正清征知（針）真昭張○○○㊀韉（詹）遮周舊屬照母。

次清稱癡（琛）瑱超昌○○○㊀闡（簷）碘抽舊屬徹母。

次清次聲㊀世申（深）燒商○○○羶（苫）奢收舊屬審母。

正濁澄持（霓）臣潮長○○○㊀鼇（蟾）牒稠

次濁繩㊀逝（甚）神韶㊀上○○○㊀善（贍）蛇受舊屬禪母。

羽　重脣音兵邊用篦。篦賓互反。標彪用兵。鼈用邊。

正清兵篦賓標○○○○邊㊀鼈（砭）彪

次清塝批繽（品）飄○○○○偏㊀撇○

正濁平脾頻瓢○○○○楩別○舊屬竝母。

次濁明迷民苗○○○○綿㊀滅繆

次羽　重脣兼齒音非肥微南音無反。北合口呼。用芬焚文。

正清○非○○○○○○○○

正濁○肥○○○○○○○○

次濁○㊀微○○○○○○○○○北入合口呼。宮次濁音。

撮口呼斂頤，蹙脣，音奄而藏。○瞬徵羽次羽十一等。

宮　喉兼脣音邕用紆。紆氳互反。淵噦互反。淵亦借紆。

正清邕紆氳淵㊀噦

次清凶（兄）虛熏喧靴

正濁雄○○懸㊀穴

次濁榮容余雲圓㊊舊屬喻母。

角　牙兼脣音

正清扃居君涓㊍

次清穹區困棬㊎

正濁窮渠羣權瘸

次濁濃女○○○北屬徵。次濁音。

變徵　舌齒兼脣音閭綸互反。攣用閭。劣用攣。

次濁龍閭綸攣㊌

變商　卷舌齒兼脣音

次濁○如惇㊒㊔

商　齩齒兼脣音

正清○疽□鐫㊏

次清○趨逡銓㊐

次清次○須荀宣雪

正濁○○○全㊏

次濁○徐旬旋䙴

次商　縮舌重齒兼脣音

正清○朱諄專拙

次清○樞春川歜舊屬穿母。

次清次○書㊋○說

正濁○除脣船○

次濁○殊㊎○○

二字相合成音，上字爲反，下字爲切。上字主出音。求之別韻，須對真音呼清濁，而獨用平聲。每韻先定四聲，繇入聲反起，如翁字入聲屋字也，轉平聲，讀若烏，即以烏字爲翁字之反，烏字屋字，竝以翁字爲反。全韻倣此。闕就近音借補。下字主收音。求之本韻，須對真四聲，而清濁互用。凡宮用角清，角用宮清，徵用變徵，如闕變徵，互用本音。變徵用徵清，如闕徵清，借宮次濁。變商用次商清音，商清次清次濁，竝用次清次音。次清次音用次濁音，正濁用清音。次商清濁竝用變商，次濁用本次清次音，如闕變商，照商音用。羽清濁竝用本次濁音，次濁用清音。次羽清濁互用。凡有闕字，循序借補，或用宮清。列翁烏二音圖譜於左，諸韻如之。

又法，純用宮清爲切。如東韻合口呼，則用翁字。除翁作烏公切外，呼翁切烘，湖翁切洪，都翁切東，盧翁切瓏。每韻每呼倣此。

侵韻與真文同反，覃咸韻與寒刪同反，鹽韻與先韻同反，各以本韻字爲切。

反切字宜平易。舊譜甠鋪蒙切。欻欺因切。痂乃平聲。鼞他登切。等字，僻贅無稽，今悉删去，多別音者亦不用。

清・潘耒《類音》卷二《等韻辨淆圖説》

平聲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開齊合撮	開齊合撮	開齊合撮	開齊合撮	開齊合撮	開齊合撮
影	○衣○於	○○威○	○○○眶	○○○○	○○隈○	哀挨娃○
喻	○移○余	○○爲○	○耶○○	○○○○	○○○○	○○○○
曉	○羲○虛	○○麾○	○○○靴	○○○○	○○灰○	咍猜虺○
匣	○奚○○	○○○○	○○○○	○○○○	○○回○	孩諧懷○
見	○羈○居	○○規○	○迦○○	○○○○	○○瑰○	該皆乖○
溪	○欹○祛	○○闚○	○佉○骻	○○○○	○○恢○	開揩剋○
舅	○○○○	○○○○	○○○○	○○○○	○○○○	○○○○
羣	○奇○渠	○○葵○	○伽○瘸	○○○○	○○○○	○○○○
語	○○○○	○○○○	○○○○	○○○○	○○○○	○○○○
疑	○宜○魚	○○危○	○○○○	○○○○	○○鬼○	皚崖詭○
老	○○○○	○○○○	○○○○	○○○○	○○○○	○○○○
來	○離○閭	○○羸○	○儷○臁	○○○○	○○雷○	來○騾○
耳	○○○○	○○○○	○○○○	○○○○	○○○○	○○○○

而	端	透	杜	定	乃	泥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朕	牀	○	○	心	些	巳	邪	精	清	在	從	○	○
○而○○	○低○○	○梯○○	○○○○	○啼○○	○○○○	○泥○袽	師○疏書	時○蜍○	○○○○	○鬻如○	菑知菹豬	差絺初攄	○○○○	茌馳鉏除	○○○○	○○○○	思西○胥	○○○○	○○○○	詞○○徐	玆躋○苴	雌妻○疽	○○○○	慈齊○○	○○○○	○○○○
○○○○	○○○○	○○○○	○○○○	○○○○	○○○○	○○○○	○○衰○	○○垂○	○○○○	○○甤○	○○錐追	○○吹○	○○○○	○○○椎	○○○○	○○○○	○○雖○	○○○○	○○○○	○○隨○	○○騅○	○○○○	○○○○	○○○○	○○○○	○○○○
○○○○	○爹○○	○○○○	○○○○	○○○○	○○○○	○膧○○	○奢○○	○蛇○○	○○○○	○婼○○	○遮○○	○車○○	○○○○	○○○○	○○○○	○○○○	○○○○	○些○○	○○○○	○邪○○	○嗟○侳	○磋○脞	○○○○	○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堆○	○○推○	○○○○	○○頹○	○○○○	○○捼○	○○○○	○○○○	○○○○	○○○○	○○○○	○○○○	○○○○	○○○○	○○○○	○○○○	○○挼○	○○○○	○○○○	○○○○	○○嗺○	○○崔○	○○○○	○○摧○	○○○○	○○○○
○○○○	黱○○○	胎○○○	○○○○	臺○膭○	○○○○	能○○○	崽○○○	○○○○	○○○○	○○○○	齋𪗪○○	荖扠○○	○○○○	豺㛮膗○	○○○○	○○○○	腮○○○	○○○○	○○○○	○○○○	裁○○○	猜○○○	○○○○	才○○○	○○○○	○○○○

	非	奉	武	微	邦	滂	拲	竝	美	明
舊支脂之 微魚齊韻 今師衣疏 於韻	○非○○	○肥○○	○○○○	○微○○	○卑○○	○披○○	○○○○	○皮○○	○○○○	○迷○○
舊支脂之 微韻 今威韻	○○○○	○○○○	○○○○	○○○○	○○悲○	○○丕○	○○○○	○○○○	○○○○	○○睂○
舊麻韻 今耶韻	○○○○	○○○○	○○○○	○○○○	○○○○	○○○○	○○○○	○○○○	○○○○	○○○咩
無字無韻	○○○○	○○○○	○○○○	○○○○	○○○○	○○○○	○○○○	○○○○	○○○○	○○○○
舊灰韻 今隈韻	○○○○	○○○○	○○○○	○○○○	○○栢○	○○胚○	○○○○	○○裴○	○○○○	○○枚○
舊佳皆咍 韻 今哀挨娃 韻	○○○○	○○○○	○○○○	○○○○	○○○○	○○娝○	○○○○	○○排○	○○○○	○○埋○

平聲	影	喻	曉	匣	見	溪	舅	羣	語	疑
第七類 開齊合撮	○○烏紆	○○○于	○○呼訏	○○湖○	○○孤俱	○○枯區	○○○○	○○○衢	○○○○	○○吾虞
第八類 開齊合撮	○○○○	○○○○	○○○○	○○○○	○○○○	○○○○	○○○○	○○○○	○○○○	○○○○
第九類 開齊合撮	歐憂○○	○尤○○	齁休○○	侯○○○	鉤鳩○○	彄丘○○	○○○○	○求○○	○○○○	齵牛○○
第十類 開齊合撮	○幽○○	○○○○	○烋○○	○○○○	○樛○○	○○○○	○○○○	○虯○○	○○○○	○聱○○
第十一類 開齊合撮	阿○倭○	○○○○	訶○○○	何○和○	歌○戈○	珂○科○	○○○○	翗○○○	○○○○	哦○訛○
第十二類 開齊合撮	阿鵶窪○	○○○○	哈煆花○	○遐華○	○嘉瓜○	○齣誇○	○○○○	○伽○○	○○○○	○牙骫○

	老	來	耳	而	端	透	杜	定	乃	泥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朕	牀	○	○	心	些	巳	邪	精	清	在
	○○○○	○○盧慺	○○○○	○○○○	○○都○	○○稌○	○○○○	○○徒○	○○○○	○○奴○	○○毹輸	○○○殊	○○○○	○○○儒	○○傷朱	○○芻樞	○○○○	○○雛厨	○○○○	○○○○	○○蘇須	○○○○	○○○○	○○○○	○○租諏	○○粗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流○○	○○○○	○○○○	兜○○○	偷○○○	○○○○	頭○○○	○○○○	羺○○○	搜收○○	○讎○○	○○○○	○柔○○	鄒周○○	搊抽○○	○○○○	愁儔○○	○○○○	○○○○	涑脩○○	○○○○	○○○○	○囚○○	掫啾○○	誰秋○○	○○○○
	○○○○	○鏐○○	○○○○	○○○○	○○○○	○○○○	○○○○	○○○○	○○○○	○○○○	惨○○○	○○○○	○○○○	○○○○	○○○○	○○○○	○○○○	○○○○	○○○○	○○○○	○○○○	○○○○	○○○○	○○○○	稵○○○	○○○○	○○○○
	○○○○	羅○螺○	○○○○	○○○○	多○桗○	佗○詑○	○○○○	駝○牠○	○○○○	那○捼○	○○○○	○○○○	○○○○	○○○○	○○○○	○○○○	○○○○	○○○○	○○○○	○○○○	娑○莎○	○○○○	○○○○	○○○○	[illegible]○○○	蹉○遳○	○○○○
	喇○○○	○○[illegible]○	○○○○	○○○○	○○○○	他○○○	○○○○	○○○○	○○○○	拏○○○	沙○○○	○○○○	○○○○	○○○○	柤奓撾○	杈侘○○	○○○○	查奈○○	○○○○	○○○○	○○○○	○○○○	○○○○	○○○○	○○○○	○○○○	○○○○

從	○	○	非	奉	武	微	邦	滂	菶	竝	美	明	
○○徂○	○○○○	○○○○	○○夫○	○○扶○	○○○○	○○無○	○○逋○	○○鋪○	○○○○	○○蒲○	○○○○	○○模○	舊虞模韻，今烏紆韻。
○○○○	○○○○	○○○○	○○○○	○○○○	○○○○	○○○○	○○○○	○○○○	○○○○	○○○○	○○○○	○○○○	無字無韻。
剹酉○○	○○○○	○○○○	不○○○	浮○○○	○○○○	○○○○	○○○○	○飄○○	○○○○	裒○○○	○○○○	謀○○○	舊尤侯韻，今漚憂韻。
○○○○	○○○○	○○○○	○○○○	○○○○	○○○○	○○○○	○彪○○	○○○○	○○○○	○滮○○	○○○○	○繆○○	舊幽韻，今幽韻。
鹺○矬○	○○○○	○○○○	○○○○	○○○○	○○○○	○○○○	○○波○	○○坡○	○○○○	○○婆○	○○○○	○○磨○	舊歌戈韻，今阿倭韻。
○○○○	○○○○	○○○○	○○○○	○○○○	○○○○	○○○○	○○巴○	○○葩○	○○○○	○○爬○	○○○○	○○麻○	舊麻韻，今哈鴉窊韻。

平聲	影	喻	曉	匣	見	溪	舅	羣
第十三類 開齊合撮	坳么○○	○○○○	虓嘵○○	肴○○○	交驍○○	敲鄡○○	○○○○	○○○○
第十四類 開齊合撮	鏖要○○	○遥○○	蒿嚻○○	豪○○○	高驕○○	尻趫○○	○○○○	○喬○○
第十五類 開齊合撮	恩因温氳	○寅○云	○欣昏薰	痕礥魂○	根巾昆君	齦欽坤困	○○○○	○芹○羣
第十六類 開齊合撮	安煙蜿鴛	○延○袁	項軒歡暄	寒賢桓懸	干堅官涓	看牽寬卷	○○○○	○乾○拳
第十七類 開齊合撮	○殷彎○	○○湲○	○羴豩○	○閑還○	○姦關○	○慳○○	○○○○	○○權○
第十八類 開齊合撮	○邕翁硧	○容○融	○胷烘○	洚○洪雄	攻恭公弓	○銎空穹	○○○○	○邛[illegible]窮

語	疑	老	來	耳	而	端	透	杜	定	乃	泥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朕	牀	○	○	心	些	巳	邪	精
○○○○	聱嶤○○	○○○○	顟聊○○	○○○○	○○○○	○彫○○	○祧○○	○○○○	○迢○○	○○○○	鐃嬈○○	梢○○○	○○○○	○○○○	○○○○	⿰耳巢○○○	鈔○○○	○○○○	巢○○○	○○○○	○○○○	○蕭○○	○○○○	○○○○	○○○○	○○○○
○○○○	敖○○○	○○○○	勞燎○○	○○○○	○○○○	刀○○○	弢○○○	○○○○	陶○○○	○○○○	猱○○○	○燒○○	○韶○○	○○○○	○饒○○	○昭○○	○超○○	○○○○	○潮○○	○○○○	○○○○	騷宵○○	○○○○	○○○○	○○○○	糟焦○○
○○○○	垠銀⿰亻軍輑	○○○○	○鄰論淪	○○○○	○○○○	○○敦○	吞○暾○	○○○○	○○屯○	○○○○	○紉黁○	莘申○○	○神○純	○○○○	○人○犉	臻真○諄	○瞋○春	○○○○	榛陳○⿰酉屯	○○○○	○○○○	○辛孫荀	○○○○	○○○○	○○○旬	○津尊遵
○○○○	豣妍岏元	○○○○	○連鑾攣	○○○○	○○○○	○顛端○	○天湍○	○○○○	○田團○	○○○○	濡年○○	○羶○拴	○禪○船	○○○○	○然○○	○旃○專	○脠○穿	○○○○	○廛○椽	○○○○	○○○○	○先酸宣	○○○○	○○○○	○涎○旋	○箋鑽鐫
○○○○	○顏頑○	○○○○	蘭孄櫨○	○○○○	○○○○	丹○○○	灘○○○	○○○○	壇○○○	○○○○	難嘫奻○	删○檀○	○○○○	○○○○	○○○○	○譠跧○	○⿰犭單○○	○○○○	戲獮窀○	○○○○	○○○○	珊○○○	○○○○	○○○○	○○○○	○○○○
○○○○	○顒⿰山兒○	○○○○	隴龍籠隆	○○○○	○○○○	冬○東○	炵○通○	○○○○	彤○同○	○○○○	農濃齈○	○舂○○	○慵○○	○○○○	茸○戎○	○鍾終中	○衝充忡	○○○○	○重崇蟲	○○○○	○○○○	鬆淞嵩○	○○○○	○○○○	○松○○	宗縱嵕○

清	在	從	○	○	非	奉	武	微	邦	滂	菶	竝	美	明	
○○○○	○○○○	○○○○	○○○○	○○○○	○○○○	○○○○	○○○○	○○○○	包○○○	泡○○○	○○○○	庖○○○	○○○○	茅○○○	舊肴蕭韻，今坳幺韻。
操鍫○○	○○○○	曹樵○○	○○○○	○○○○	○○○○	○○○○	○○○○	○○○○	褒標○○	藨漂○○	○○○○	袍瓢○○	○○○○	毛苗○○	舊豪宵韻，今鏖要韻。
○親村逡	○○○○	○秦存鷷	○○○○	○○○○	○○分○	○○汾○	○○○○	○○文○	○賓奔○	○繽濆○	○○○○	○頻盆○	○○○○	○民門○	舊真諄臻文欣魂痕韻，今恩因温氳韻。
餐千○銓	○○○○	○前欑全	○○○○	○○○○	○○○○	○○○○	○○○○	○○○○	○邊般○	○篇潘○	○○○○	○便盤○	○○○○	○眠瞞○	舊元寒桓先仙韻，今安煙蜿鴛韻。
○○○○	○○○○	殘○○○	○○○○	○○○○	○○番○	○○煩○	○○○○	○○○○	○○班○	○○攀○	○○○○	○○○○	○○○○	○○蠻○	舊元寒删山韻，今蘭殷彎韻。
○樅怱○	○○○○	琮從叢○	○○○○	○○○○	封○風○	逢○馮○	○○○○	聲○○○	○○○○	○○舡○	○○○○	○○蓬○	○○○○	○○蒙○	舊東冬鍾韻，今浲邕翁硡韻。

平聲	影	喻	曉	匣	見
第十九類 開齊合撮	罌英泓縈	○盈○榮	亨馨訇兄	莖行橫熒	庚京觥扃
第二十類 開齊合撮	佒胦汪○	○○王○	炕肛荒○	杭降黃○	岡江光○
二十一類 開齊合撮	○央○○	○陽○○	○香○○	○○○○	○姜○○
二十二類 開齊合撮	○音○○	○淫○○	○歆○○	○○○○	○金○○
二十三類 開齊合撮	諳淹○○	○炎○○	唅杴○○	含嫌○○	弇兼○○
二十四類 開齊合撮	淊○○○	○○○○	蚶○○○	咸銜○○	甘監○○

溪	舅	羣	語	疑	老	來	耳	而	端	透	杜	定	乃	泥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朕	牀	心
坑鄉銑傾	康腔匡○	○羌○○	○欽○○	坩嵌○○	○○○○	○○○○	○○○○	○○○○	○○○○	○○○○	○○○○	○○○○	○○○○	○○○○	生聲○○	○繩○○	○○○○	○仍○○	爭貞○○	○椿莊○	鎗稱○○	○○○○	僧星○騂
○○○○	○○○○	○○○○	○○○○	○○○○	○○○○	楞令○○	○○○○	○○○○	登丁○○	鼞汀○○	○○○○	滕廷○○	○○○○	能寧○○	雙○霜○	○○○○	○○○○	○○○○	○○○○	○○○○	○○○○	傖呈○○	桑○○○
○○○○	○○○○	○○○○	○○○○	婬迎○○	○○○○	郎驪○○	○○○○	○○○○	當○○○	湯○○○	○○○○	唐○○○	○○○○	囊聾○○	○○○○	○○○○	○○○○	○○○○	○○○○	○○○○	○○○○	淙幢牀○	○○○○
○○○○	○○○○	○○○○	○○○○	○○○○	○○○○	○良○○	○○○○	○○○○	○○○○	○○○○	○○○○	○○○○	○○○○	○娘○○	○商○○	○常○○	○○○○	○○○○	○章○○	○昌○○	○○○○	○長○○	○相○○
○○○○	○○○○	○○○○	○○○○	○吟○○	○○○○	○林○○	○○○○	○○○○	○○○○	○○○○	○○○○	○○○○	○○○○	○誑○○	森深○○	○諶○○	○○○○	○壬○○	簪斟○○	○占○○	○○○○	岑沈○○	○心○○
○○○○	○○○○	○○○○	○○○○	讌巖○○	○○○○	婪廉○○	○○○○	○○○○	耽髻○○	探添○○	○○○○	覃甜○○	○○○○	南黏○○	苫○○○	○蟾○○	○○○○	○髯○○	○○○○	○詹○○	○○○○	○夭○○	毿銛○○
○○○○	○○○○	○○○○	○○○○	嵒巖○○	○○○○	藍○○○	○○○○	○○○○	擔○○○	舔○○○	○○○○	談○○○	○○○○	諵○○○	攕○○○	○○○○	○○○○	○○○○	○詁○○	○○○○	○○○○	讒○○○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又

入聲	巳	邪	精	清	從	在	○	○	非	奉	武	微	邦	滂	竝	奉	美	明
第一類 開齊合撮	○○○○	○餳○○	增精○○	彭清○○	層情○○	○○○○	○○○○	○○○○	○○○○	○○○○	○○○○	○○○○	崩兵○○	烹俜○○	彭平○○	○○○○	○○○○	萌明○○
第二類 開齊合撮	○○○○	○詳○○	臧○○○	倉○○○	藏○○○	○○○○	○○○○	○○○○	方○○○	房○○○	○○○○	亡○○○	邦○○○	滂○○○	傍○○○	○○○○	○○○○	厖○○○
第三類 開齊合撮	○○○○	○將○○	鬃尖○○	○鏘○○	○戕○○	○○○○	○○○○	○○○○	○○○○	○○○○	○○○○	○○○○	○○○○	○○○○	○○○○	○○○○	○○○○	○○○○
第四類 開齊合撮	○○○○	○尋○○	○祲○○	○侵○○	○鄑○○	○○○○	○○○○	○○○○	○○○○	○○○○	○○○○	○○○○	○○○○	○○○○	○○○○	○○○○	○○○○	○○○○
第五類 開齊合撮	○○○○	○燁○○	鬃潛○○	叅僉○○	○○○○	○○○○	○○○○	○○○○	○○○○	○○○○	○砭○○	○○○○	○○○○	○○○○	○○○○	○○○○	○○○○	○○○○
第六類 開齊合撮	○○○○	○○○○	○○○○	○○○○	慙○○○	○○○○	○○○○	○○○○	○○○○	凡○○○	○○○○	姏○○○	○○○○	芝○○○	韉○○○	○○○○	○○○○	○○○○

舊庚耕清韻，舊江唐韻，舊陽韻，今舊侵韻，今舊覃鹽添舊談咸銜嚴韻，今諳凡韻，今滔淹韻。

青蒸登韻，今侠汪韻。央韻。音韻。

今覺英泓韻。

入聲	影
第一類 開齊合撮	○一揾鬱
第二類 開齊合撮	遏謁斡噦
第三類 開齊合撮	閼軋宖○
第四類 開齊合撮	沃○屋郁
第五類 開齊合撮	戹益擭○
第六類 開齊合撮	惡握臒○

○逸颺聿 ○拽○悦 ○欲○育 ○易○役 ○簨○○

曉	匣	見	溪	羣	疑	喻	爲	心	邪	似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牀	審
○肹忽獝	紇○鶻○	○吉骨橘	○乞窟屈	○姑○倔	○屹兀崛	○○○○	○○○○	○悉率邮	○○○○	○○○○	瑟○率○	實○術○	○○○○	○日○○	櫛窒蟨恤	剝抶出黜	齜秩○术	○○○○
喝歇豁血	曷纈活穴	葛結括玦	渴挈濶缺	○傑○撅	辥齧枿月	○○○○	○○○○	喝歇豁血	○○○○	○○○○	掇設刷說	○舌○○	○○○○	○熱○褻	○哲○拙	剸掣○歡	闋轍○○	○○○○
鬟○僩○	鍔黠滑○	揭戛刮○	揭劼骨○	○局○穢	齾○刖○	○○○○	○○○○	鬟○僩○	○○○○	○○○○	殺○刷○	○○○○	○○○○	○脣○○	札哳茁○	察○籃○	鑱○○○	○○○○
熇旭設蓄	鵠○縠○	梏菴穀菊	酷曲哭麴	○極○趭	犣玉○砬	○○○○	○○○○	熇旭設蓄	○○○○	○○○○	毒○獨○	○蜀○熟	○○○○	○○○○	○燭埜竹	○觸琚俶	○躅○逐	○○○○
赫闃耆瞑	劾檄畫○	革戟國郭	客隙劇闃	○極○趭	額逆○○	○○○○	○○○○	赫闃耆瞑	○○○○	○○○○	特妯○○	○寇石○	○○○○	○○○○	責隻擸蔂	栅尺○○	岸直赤○	○○○○
腔設霍○	鶴學穫○	各覺郭○	恪確廓○	○懼○○	罥嶽玃○	○○○○	○○○○	腔設霍○	○○○○	○○○○	鐸○○○	○○○○	○○○○	○○○○	捉涿○○	娖逴○○	浞濁○○	○○○○
曉	匣	見	溪	羣	疑	喻	爲	心	邪	似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牀	審

心	些	巳	邪	精	清	在	從	○	○	非	奉	微	武	邦	滂	幷	美	明	
○悉率邮	○○○○	○○○○	○○○○	○堅卒啐	○七猝焠	○○○○	○疾捽崒	○○○○	○○○○	○○弗○	○○佛○	○○物○	○○○○	○必○○	○匹皤○	○弼跋○	○○○○	○密没○	舊質術櫛舊月曷末舊曷黠鍔舊屋沃燭舊陌麥昔舊覺藥鐸物迄没韻，屑薛韻，今韻，今闔岕韻，今沃欲錫職德韻，韻，今惡渥今紇一搵遏謁斡噦韻。屋郁韻。今戹益擭臒韻。韻。
○薛○雪	○○○○	○○○○	○○○○	○節纕蕝	○切撮膬	○○○○	○截栚絶	○○○○	○○○○	○○髮○	○○伐○	○○襪○	○○○○	○八○○	○○汎○	○○拔○	○○○○	○蔑末○	
薩○○○	○○○○	○○○○	○○○○	桜○○○	○○○○	○○○○	○噆○○	○○○○	○○○○	○○髮○	○○伐○	○○襪○	○○○○	○八○○	○○汎○	○○拔○	○○○○	藒○昧○	
泯粟速肅	○○○○	○○○○	○續○○	倳足鏃蹙	○促癈蹴	○○○○	○○族轗	○○○○	○○○○	鞸○福○	幞○伏○	○○○○	○○○○	○卜○○	○朴○○	○僕○暴○	○○○○	瑁○木○	
塞昔○○	○○○○	○○○○	○夕○○	則積○○	○戚○戛	○○○○	賊籍○○	○○○○	○○○○	○○○○	○○○○	○○○○	○○○○	伯逼○碧	珀僻○○	白闢○○	○○○○	陌覓○○	
索○○○	○○○○	○○○○	○○○○	作○嗥○	○錯○○	○○○○	昨○○○	○○○○	○○○○	○○薄○	○○縛○	○○○○	○○○○	○○剥○	○○粕○	○○薄○	○○○○	○○莫○	

入聲		影
第七類	開齊合撮	○約○○
第八類	開齊合撮	○邑○○
第九類	開齊合撮	姶裛○○
第十類	開齊合撮	廅押○○

喻	曉	匣	見	溪	舅	羣	語	疑	老	來	耳	而	端	透	杜	定	乃	泥	審	禪	繞	日	照	穿	朕	牀
○藥○○	○謔○○	○○○○	○腳○○	○卻○○	○○○○	○噱○○	○○○○	○虐○○	○○○○	○略○○	○○○○	○○○○	○○○○	○○○○	○○○○	○○○○	○○○○	○逴○○	○爍○○	○勺○○	○○○○	○若○○	○灼○○	○綽○○	○○○○	○著○○
○熠○○	○吸○○	○○○○	○急○○	○泣○○	○○○○	○及○○	○○○○	○岌○○	○○○○	○立○○	○○○○	○○○○	○○○○	○○○○	○○○○	○○○○	○○○○	○弈○○	○濕○○	○十○○	○○○○	○入○○	○戢○○	○綽○○	○○○○	○霍○○
○葉○○	○欱○○	○合協○	○閣鋏○	○溫愜○	○○○○	○笈○○	○○○○	○昲業○	○○○○	○拉獵○	○○○○	○答聑○	○潔怗○	○榻○○	○○○○	○酋牒○	○○○○	○納聶○	○慴○○	○涉○○	○○○○	○讋○○	○讋○○	○○○○	○○○○	○○○○	○○○○
○○○○	○歃呷○	○盍洽○	○鄴夾○	○榼恰○	○○○○	○○○○	○○○○	○傑睫○	○○○○	○臘○○	○○○○	○奪○○	○榻○○	○○○○	○○○○	○踢○○	○○○○	○○○○	○○○○	○○○○	○○○○	○○○○	○○○○	○○○○	○○○○	○○○○

○	○	心	些	邪	巳	精	清	從	在	○	○	非	奉	武	微	邦	滂	奉	並	美	明	
○○○○○	○○○○○	○削○○	○○○○○	○○○○○	○○○○○	○爵○○	○鵲○○	○嚼○○	○○○○○	○○○○○	○○○○○	○○○○○	○○○○○	○○○○○	○○○○○	○○○○○	○○○○○	○○○○○	○○○○○	○○○○○	○○○○○	舊藥韻，今舊緝韻，今舊合葉帖舊盍洽狎業韻，今始乏韻，今廅裒韻。押韻。約韻。邑韻。
○○○○○	○○○○○	○霫○○	○○○○○	○習○○	○○○○○	○嗫○○	○緝○○	○集○○	○○○○○	○○○○○	○○○○○	○○○○○	○○○○○	○○○○○	○○○○○	○皂○○	○○○○○	○○○○○	○劦○○	○○○○○	○○○○○	
○○○○○	○○○○○	○踿燮○	○○○○○	○○○○○	○○○○○	○嗫接○	○趁妾○	○雜捷○	○○○○○	○○○○○	○○○○○	○○○○○	○○○○○	○○○○○	○○○○○	○○○○○	○○○○○	○○○○○	○○○○○	○○○○○	○○○○○	
○○○○○	○○○○○	○僉○○○	○○○○○	○○○○○	○○○○○	○○○○○	○礛篋○	○蚩○○○	○○○○○	○○○○○	○○○○○	○法○○○	○乏○○○	○○○○○	○○○○○	○○○○○	○○○○○	○○○○○	○○○○○	○○○○○	○○○○○	

又卷三《切音》 平聲第五類切音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喉音 ○遏限 ○伯回 ○喝限 ○曷回 ○葛限 ○渴回 ○○限 ○陰回 ○餲限 ○辟回	喉音 ○謁限 ○拽回 ○歇限 ○纈回 ○結限 ○挈回 ○件限 ○傑回 ○噦限 ○齧回	喉音 隈斡灰 ○脅回 灰豁限 回活恢瑰括限 恢濶回 ○揆限 ○壘回 ○頠限 鬼枴回	喉音 ○噦限 ○悅回 ○血限 ○穴回 ○玦限 ○缺回 ○巨限 ○撅回 ○語限 ○月回
舌音 ○咄限 ○拉回 ○○限 ○○回 ○答限 ○潔回 ○殆限 ○沓回 ○乃限 ○納回	舌音 ○跌限 ○列回 ○耳限 ○而回 ○咥限 ○鐵回 ○殄限 ○咥回 ○撚限 ○涅回	舌音 ○磊限 雷捋回 ○○限 ○○回 堆掇限 推脫回 ○錞限 頹奪回 ○餒限 捼內回	舌音 ○欒限 ○劣回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吶回
齶音 ○撥限 ○實回 ○疙限 ○日回 ○札限 ○劓回 ○俟限 ○闋回 ○○限 ○○回	齶音 ○設限 ○舌回 ○惹限 ○熱回 ○掣回 ○遭限 ○轍回 ○○限 ○○回	齶音 ○刷限 ○術回 ○汝限 ○洳回 ○髽限 ○吹回 ○齟限 ○倅回 ○○限 ○○回	齶音 ○說限 ○膊回 ○輟限 ○藝回 ○拙限 ○歠回 ○篆限 ○傳回 ○○限 ○○回
齒音 ○薩限 ○○回 ○○限 ○寺回 ○楑限 ○擦回 ○在限 ○噴回 ○○限 ○○回	齒音 ○薛限 ○些回 ○灺限 ○謝回 ○節限 ○切回 ○踐限 ○截回 ○○限 ○○回	齒音 接髑限 ○○回 ○巳限 ○遂回 嗺繓限 崔撮回 ○罪限 摧柮回 ○○限 ○○回	齒音 ○雪限 ○○回 ○序限 ○蔑回 ○蔤限 ○臲回 ○雋限 ○絕回 ○○限 ○○回
脣音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脣音 ○匪限 ○狒回 ○尾限 ○未回 ○鷩限 ○瞥回 ○辨限 ○別回 ○乜限 ○蔑回	脣音 ○廢限 ○吠回 ○武限 ○物回 梧撥限 胚潑回 ○琲限 裴跋回 ○每限 枚末回	脣音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限 ○○回

右灰、回類之字《廣韻》置在皆、咍之間，而今人讀之與規、闚同類。《正韻》直取支微韻中威爲等字隸之，固非，而謂與皆咍同類者亦非。此正皆咍類之全音，其入聲爲曷末，若皆咍類分音之入聲則黠鎋矣。此類止合口呼有字，開齊撮俱無字，不得已俱借合口之字行韻，亦變例也。

又 平聲第九類切音

平聲第十類切音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喉音 溫沃斡 ○佁侯斡 ○佁侯斡 熇溫侯 鵪彊鈎 梏溫彊酷侯 ○揆溫 ○陰侯 ○偶溫齲 犣侯	喉音 憂颺休尤 欲丘休旭憂 ○橄尤 鳩輩憂丘曲尤 ○舅憂求局尤 ○齺憂牛玉尤	喉音 ○屋溫 ○颶侯 ○殼溫 ○穀侯 ○殼溫 ○哭侯 ○揆溫 ○匱侯 ○五溫 ○悟侯	喉音 ○郁憂 ○育尤 ○蓄憂 ○穴尤 ○菊憂 ○麴尤 ○窶憂 ○鞠尤 ○麌憂 ○砝尤
舌音 ○塿溫 樓濛侯 ○耳溫 ○而侯 兜篤溫 偷鼬侯 ○揄溫 頭毒侯 ○穀溫 羺褥侯	舌音 ○柳憂 流録尤 ○耳憂 ○而尤 ○的憂 ○惕尤 ○弟憂 ○廸尤 ○狃憂 ○糅尤	舌音 ○魯溫 ○禄侯 ○○溫 ○○候 ○穀溫 ○禿侯 ○杜溫 ○獨侯 ○弩溫 ○怒侯	舌音 ○縷憂 ○六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朒尤
齶音 搜溲溫 ○廋侯 ○日侯 鄒擻溫 搊輒侯 ○穠溫 愁驟侯 ○○溫 ○○侯	齶音 收束憂 讎蜀尤 ○蹂憂 柔辱尤 周燭憂 抽觸尤 ○紂憂 儔躅尤 ○○憂 ○○尤	齶音 ○縮溫 ○術侯 ○汝溫 ○洳侯 ○埜溫 ○琚侯 ○齟溫 ○助侯 ○○溫 ○○侯	齶音 ○叔憂 ○熟尤 ○乳憂 ○肉尤 ○竹憂 ○俶尤 ○寧憂 ○逐尤 ○○憂 ○○尤
齒音 不韉溫 浮幞侯 ○武溫 ○務侯 ○褞溫 ○剖侯 ○錧溫 哀僕侯 ○訛溫 謀瑁侯	齒音 修粟憂 ○些尤 ○兕憂 囚續尤 啾足憂 秋促尤 ○湫憂 酋就尤 ○○憂 ○○尤	齒音 ○速溫 ○○侯 ○○溫 ○遂侯 ○鏃溫 ○瘯侯 ○粗溫 ○族侯 ○○溫 ○○侯	齒音 ○肅憂 ○○尤 ○序憂 ○屐尤 ○蹙憂 ○蹴尤 ○聚憂 ○鰍尤 ○○憂 ○○尤
脣音 淶沃溫 ○些侯 ○巳溫 ○鑠侯 揮傲溫 謹湊侯 ○在溫 剿躁侯 ○○溫 ○○侯	脣音 ○匪憂 ○狒尤 ○尾憂 ○未尤 ○逼憂 飄僻尤 ○婢憂 ○鬧尤 ○米憂 ○覓尤	脣音 ○福溫 ○伏侯 ○武溫 ○務侯 ○卜溫 ○朴侯 ○簿溫 ○暴侯 ○姥溫 ○木侯	脣音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開口呼	撮口呼
喉音 ○尼犛 ○佁犛 ○赫犛 ○劾犛 ○革犛 ○客犛 ○○犛 ○隘犛 ○偶犛 ○額犛	喉音 ○郁憂 ○育尤 ○蓄憂 ○穴尤 ○菊憂 ○麴尤 ○窶憂 ○鞠尤 ○麌憂 ○砝尤
舌音 ○冷犛 ○勒犛 ○耳犛 ○而犛 ○德犛 ○忒犛 ○瑒犛 ○特犛 ○能犛 ○蟹犛	○縷憂 ○六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朒尤
齶音 犛色嵫 ○寔犛 ○忍犛 ○日犛 ○責犛 ○棚犛 ○穠犛 ○岸犛 ○○犛 ○○犛	齶音 ○叔憂 ○熟尤 ○乳憂 ○肉尤 ○竹憂 ○俶尤 ○寧憂 ○逐尤 ○○憂 ○○尤
齒音 ○塞犛 ○些犛 ○巳犛 ○鰥犛 嵫則犛 ○蹭犛 ○在犛 ○賊犛 ○○犛 ○○犛	○肅憂 ○○尤 ○序憂 ○屐尤 ○蹙憂 ○蹴尤 ○聚憂 ○鰍尤 ○○憂 ○○尤
脣音 ○韄犛 ○幙犛 ○武犛 ○務犛 ○伯犛 ○珀犛 ○餅犛 ○白犛 ○猛犛 ○陌犛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憂 ○○尤

| 齊 | | |

口	呼
齶音	霜莪汪○術王○汝汪○洳王莊壯汪創剏王○槎汪牀狀王○○汪○○王
齒音	○鎖汪○些王○巳汪○遂王○喙汪○脞王○坐汪○坐王○○汪○○王
脣音	○霜汪○縛王○武汪○務王○剥汪○璞王○爸汪○雹王○麼汪○邈王

撮口呼	
喉音	○噦泱○悅降○血泱○穴降○玦泱○缺降○巨泱○撅降○語泱○月降
舌音	○吕泱○劣降○○泱○○降○○泱○○降○○泱○○降○○泱○○降
齶音	○説泱○輒降○蔑泱○拙泱○歡降○宁泱○逐降○○泱○○降
齒音	○雪泱○○降○序泱○○降○蔑泱○蔕降○○泱○○降○○泱○○降
脣音	○○泱○○降○○泱○○降○○泱○○降○○泱○○降○○泱○○降

平聲第二十一類切音

開口呼	
喉音	○禓央○佁陽○好央○皓陽○呆央○考陽○○央○隘陽○領央○傲陽
舌音	○老央○滂陽○○央○○陽○倒央○討陽○道央○導陽○腦央○腼陽
齶音	○灑央○實陽○疠央○霄陽○鮓央○硤陽○槎央○乍陽○○央○○陽
齒音	○姹央○○陽○巳央○寺陽○早央○草陽○皂央○漕陽○○央○○陽
脣音	○霧央○縛陽○武央○務陽○報央○犥陽○抱央○暴陽○娟央○冒陽

齊口呼	
喉音	央約香陽藥羌香謔央○下陽姜脚央羌卻陽○鬐央强噱陽○鴞央○虐陽
舌音	○繚央良略陽○耳央○而陽○蔦央○朓陽○窕央○調陽○鰷央孃逴陽
齶音	商爍央常勺陽○繞央穰若陽章灼央昌綽陽○肇央長著陽○○央○○陽
齒音	相削央○些陽○灺央詳謝陽將爵央鏘鵲陽○踐央戕瞻陽○○央○○陽
脣音	○匪央○狒陽○尾央○未陽○表央○醥陽○鰾央○驃陽○眇央○妙陽

合口呼	
喉音	○窓央○往陽○化央○踝陽○寡央○髁陽○揆央○匱陽○瓦央○瓦陽
舌音	○累央○將陽○○央○○陽○窶央○脱陽○錞央○奪陽○餒央○憑陽
齶音	○莪央○術陽○汝央○洳陽○蛆央○碰陽○齟央○助陽○○央○○陽
齒音	○鎖央○○陽○○央○獞陽○嗥央○脞陽○坐央○坐陽○○央○○陽
脣音	○髮央○伐陽○晚央○襪陽○霸央○帊陽○跁央○秬陽○馬央○禡陽

撮口呼	
喉音	○噦央○悅陽○血央○穴陽○玦央○缺陽○巨央○撅陽○語央○月陽
舌音	○吕央○劣陽○○央○○陽○○央○○陽○○央○○陽○○央○○陽

口呼	
齶音	○説央○華陽○蕊央○藝陽○拙央○歡陽○篆央○逐陽○○央○○陽
齒音	○雪央○○陽○序央○蔑陽○蔕央○臙陽○咀央○絶陽○○央○○陽
脣音	○○央○○陽○○央○○陽○○央○○陽○○央○○陽○○央○○陽

又 入聲第一類切音

開口呼	
喉音	○恩紇○爲紇○麼紇紇痕瑟○根紇○韏紇○揆紇○葵紇○硪紇○垠紇
舌音	○累紇○嬴紇○耳紇○而紇○敦紇○吞紇○囤紇○屯紇○炖紇○諉紇
齶音	瑟師紇實時紇○病紇日如紇櫛菌紇劉差紇○俟紇齜茬紇○○紇○○紇
齒音	○思紇○些紇○巳紇○詞紇○兹紇○雌紇○在紇○慈紇○○紇○○紇
脣音	○分紇○汾紇○吻紇○文紇○奔紇○濆紇○栩紇○盆紇○懣紇○門紇

齊口呼	
喉音	一衣肹逸移乞肹義一○奚逸吉羈一乞敲逸○技一姞奇逸○擬一屹宜逸
舌音	○里一栗離逸○耳一○而逸蛭低一○梯逸○弟一○啼逸○你一暱泥逸
齶音	○申一○神逸○忍一○人逸窒知一抶絺逸○雉一秩馳逸○○一○○逸
齒音	悉西一○些逸○兕一○邪逸堲躋一七妻逸○薺一疾齊逸○○一○○逸
脣音	○非一○肥逸○尾一○微逸必卑一匹披逸○婢一弼皮逸○米一密迷逸

合口呼	
喉音	揾威忽颶爲鶻忽麼揾鶻魂颶骨規揾窟闚颶○揆揾○葵颶○碨揾兀危颶
舌音	○累揾肆贏颶○耳揾○而颶咄敦揾突暾颶○囤揾突屯颶○炳揾訥諉颶
齶音	率疏揾術蜍颶○汝揾○如颶斕涫揾出初颶○鉏揾○鉏颶○○揾○○颶
齒音	窣雖揾○些颶○巳揾○隨颶卒騶揾猝趡颶○巢揾萃颶○○揾○○颶
脣音	弗匪揾佛膹颶○吻揾物文颶○悲揾茀丕颶○被揾勃備颶○美揾没詹颶

撮口呼	
喉音	鬱於獝聿余屈獝虚鬱○懸聿橘居鬱屈祛聿○巨鬱倔渠聿○語鬱崛魚聿
舌音	○吕鬱律閭聿○耳鬱○而聿○低鬱○梯聿○弟鬱○啼聿○女鬱○衄聿
齶音	○書鬱○華聿○蕊鬱○儒聿怵豬鬱黜據聿○寧鬱术除聿○○鬱○○聿
齒音	邮胥鬱○些聿○序鬱○徐聿卒苴鬱焠疽聿○咀鬱萃鷷聿○○鬱○○聿
脣音	○非鬱○肥聿○尾鬱○微聿○卑鬱○披聿○婢鬱○皮聿○米鬱○迷聿

入聲第二類切音

| 開口呼 | | |

翕音閉括　脣吻相聚而微動外轉成音

恭鈞慳居龜㊣玦瓜涓

◒同音十六韻附之譜內

開括　開口呼之

清濁	字母	高韻第一	庚韻第二	牳同庚韻附之	根同庚韻附之
		平上去入			
○	見	高暠誥各	庚梗更格	牳寘互袼	根顅艮抶
⊙	溪	尻考簣恪	鏗伉○客	窟肯堏刻	艱懇硍○
●	羣	○○橿○	○○○○	○○○○	○頃○○
◒	疑喻	敖顡傲鬾	婛○鞭鵝	○○○○	垠恨皚皚
○	知	刀倒到沍	㚔○○○	登等嶝德	○○○○
⊙	徹	饕討韜託	○○○○	鼕鼞澄忒	吞倿痔○
●	澄	陶道導鐸	○○○○	滕蹧鄧特	○○○○
◒	孃	猱瑙臏諾	○○○○	能能肭鱳	○○○○
○	端	高暠誥各	庚梗更格	牳寘互袼	根顅艮抶
⊙	透	尻考簣恪	鏗伉○客	窟肯堏刻	艱懇硍○
●	定	○○橿○	○○○○	○○○○	○頃○○
◒	泥	敖顡傲鬾	婛○鞭鵝	○○○○	垠恨皚皚
○	非	褒寶報搏	閎浜迸伯	崩○㝉北	㝉○○○
⊙	敷	橐皰犥朴	怦皏軿撬	漰倗皏覆	○○○○
●	奉	袍抱暴泊	彭鮩傰白	朋堋倗菔	○○○○
◒	微	毛務帽莫	甍猛孟陌	賁賚慒墨	○○○○
○	照	糟早竈作	㚔○○○	增怎增則	增○○○
●	牀	曹皂漕昨	○○○○	層○贈賊	○○○○
⊙	穿	操艸懆錯	○○○○	彭○蹭城	○○○○
●	禪	○○○○	○○○○	○○○○	○○○○
⊙	審	騷嫂臊索	○○○○	僧○瘷塞	○洒摔○
●	邪	○○○○	○○○○	爭○○側	臻榛縥櫛
○	精	○○○斷	爭睜諍責	磳○○則	櫬盡酳齜
●	從	○○○斷	傖○○齜	磳○○則	櫬盡酳齜
⊙	清	○○○○	琤澄澄策	○○○測	瀙齜襯剎
●	禪	○○○○	○○○○	○○○○	○○○○
⊙	心	生省生棟	○○○○	殊殊○色	莘○阭瑟

宮音　次羽　半徵　半商　半徵　角音　徵音　羽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邦滂	明	端透定泥	來日	知徹澄孃	非敷奉微	
曉匣影	蒿好耗膨	脝諱諱赫	○吽○黑	勞老嫪落	經警敬戟	巾晉抑暨	○○○○
	○○○縛	分○○○	分○○○	分○○○	分○○○	分○○○	
	○○○○	○○○○	○○○○	○○○○	○○○○	○○○○	
	○○○○	○○○○	○○○○	○○○○	○○○○	○○○○	
豪皓號涸	○○○○	○○○○	○○○○	○○○○	○○○○	○○○○	
	○○○○	○○○○	○○○○	○○○○	○○○○	○○○○	
	○○○○	○○○○	○○○○	○○○○	○○○○	○○○○	
爓襖奧惡	○○○○	覓犢瀆戾	鞕○○餕	磷泠○脣	卿聲慶隙	緊墐掀乞	痕狠烺靳
	○○○○	○○○○	○○○○	○○○○	○○○○	○○○○	○○○○
	○○○○	○○○○	○○○○	○○○○	○○○○	○○○○	○○○○
此韻音類公韻而開呼				杗貞倀摘	擎痙競劇	覲近慬姞	恩穩饉○
				棖瑒鋰宅	凝瞪迎逆	銀釿愁恥	
				獰椁○疔	聲齩樂○		
				磷泠○脣	稜○倰勒	丁頂矴的	顛○○窒
				棖瑒鋰宅	卿聲慶隙	緊墐掀乞	兵鞞柄碧
				獰椁○疔	擎痙競劇	覲近慬姞	砰頩聘僻
				杗貞倀摘	凝瞪迎逆	銀釿愁恥	彬臏儐篳
				磷泠○脣	稜○倰勒	丁頂矴的	田○○耋
				棖瑒鋰宅	卿聲慶隙	緊墐掀乞	天○○○
				獰椁○疔	擎痙競劇	覲近慬姞	汀珽聽剔
				杗貞倀摘	凝瞪迎逆	銀釿愁恥	庭挺定悌
				磷泠○脣	稜○倰勒	丁頂矴的	年○○昵
				棖瑒鋰宅	卿聲慶隙	緊墐掀乞	砌碟宋匹

又發括　啓口齊齒呼

清濁	字母	澆韻第一	交間澆韻附之	經韻第二	巾同經韻附之
		入聲字如疆韻	入聲字如江韻		
○	見	澆矯叫聯	交絞教角	經警敬戟	巾晉抑暨
⊙	溪	蹺磽竅○	敲巧敲○	卿聲慶隙	緊墐掀乞
●	羣	喬驕嶠○	○○○○	擎痙競劇	覲近慬姞
◒	疑喻	堯劓顤○	聱齩樂○	凝瞪迎逆	銀釿愁恥
○	端	貂鳥弔○	刀○○○	丁頂矴的	顛○○窒
⊙	透	桃眺糶○	○○○○	汀珽聽剔	天○○○
●	定	迢窕藋○	○○○○	庭挺定悌	田○○耋
◒	泥	嬈嫋尿○	○○○○	寧顊甯鋼	年○○昵
○	非	鑣表裱○	包飽豹剝	兵鞞柄碧	彬臏儐篳
⊙	敷	飄麃剽○	胞砲奅○	砰頩聘僻	砌碟宋匹

| 商音 | | |

清・佚名《字母切韻要法》《康熙字典》卷首

次羽			半徵	半商	次徵			
○	●	◓	◒	◓				
邦滂	竝	明			端	透	定	泥
非敷	奉	微	來	日	知	徹	澄	孃
封	○	○	籠	○	○	○	○	○
○	○	○	朧	○	○	○	○	○
○	○	○	弄	○	○	○	○	○
○	○	○	禄	○	○	○	○	○
分	○	○	論	○	○	○	○	○
○	○	○	恖	○	○	○	○	○
○	○	○	論	○	○	○	○	○
○	○	○	菽	○	○	○	○	○
分	○	○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	○	○	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硥	○	○	○	○	○

分十二攝韻首法

迦吒加○砢䦃　瓜撾○○○○

㊀迦哲結嗟儸惹　㊀瓜叕訣蕝臠捼

開 岡張江將良穰　合 光樁性○瀧○

庚貞經精靈仍　工中弓蹤龍戎

口 裓知饑賫離而　口 孤竹居沮驢如

高朝交焦寮饒　○○○○○○

呼 該梩皆○唻○　呼 乖儰○○○○

㊀裓○○○○○　傀追圭崔茱綏

根珍金津林人　昆郡君遵倫撋

干霑堅尖連然　官權涓鐫攣堧

鉤輈鳩揫留柔　○○○○○○

歌摘角爵略弱　鍋桌矍○犖○

又 内含四聲音韻圖

見	○	迦	岡	庚	㊀庚	裓	高	該	㊀裓	根	干	㊀根	㊀干	鉤	歌
溪	⊙	佉	康	阬	○	刻	尻	開	○	報	堪	○	○	彄	珂
郡	●	○	○	○	○	○	櫭	隑	○	頎	黔	○	○	○	○
疑	◓	歹	昂	娙	○	豓	敖	獃	○	垠	犴	○	○	嵎	峩
端	○	打（開）	當	登	○	得	刀	懛	○	○	丹	○	○	兜	多

透	⊙	塔	唐	騰	○	忒	陶	台	○	吞	壇	○	○	頭	佗
定	●	大	蕩	蹬	○	特	道	殆	○	○	禫	○	○	斜	陊
泥	◑	納	囊	能	○	秄	猱	髳	○	○	南	○	○	穤	那
知	○	吒哲	張	貞	○	○知	朝	梩	○	珍	霑	○	○	輈	摘
徹	⊙	茶徹（口）	長	呈	○	○池	超	䟡	○	陳	纏	○	○	紬	飳
澄	●	跦舌	丈	徎	○	○豸	肇	廌	○	朕	湛	○	○	紂	著
孃	◒	拏聶	娘	儜	○	○尼	鐃	攦	○	紉	黏	○	○	㖡	逽
幫	○	巴	幫	崩	○	北拸	包	悼	悲	鎊	班	○	○	掊	波
滂	⊙	爬	滂	朋	○	蠼菩	袍	排	裴	盆	盤	○	○	婄	婆
並	●	跁	桻	捀	○	憊部	抱	灑	倍	体	扶	○	○	犃	爸
明	◑	麻	忙	萌	○	墨模	毛	埋	眉	門	瞞	○	○	矛	摩
精	○	帀	臧	增	○	則貲	糟	災	○	怎	簪	○	○	諏	䞼
清	⊙	擦（正）	藏	層	○	城慈	曹	財	○	○	蠶	○	○	㡉	蹉
從	●	雜	駔	贈	○	賊鰲	皁	在	○	○	瓚	○	○	椒	鑫
心	◒	靸	桑	僧	○	塞思	臊	顋	○	灑	三	○	○	鎪	娑
邪	●	○	○	○	○	○詞	○	○	○	○	○	○	○	鱢	○
影	○	遏	泱	甖	○	殕	懊	哀	○	恩	安	○	○	謳	阿
曉	⊙	哈	炕	亨	○	黑	蒿	咍	○	吽	憨	○	○	齁	訶
喻	◑	○（韻）	○	○	○	○	○	頤	○	○	佔	○	○	○	○
匣	●	合	航	恒	○	紇	豪	孩	○	痕	合	○	○	侯	何
來	○	拉	郎	楞	○	勒	牢	來	○	○	藍	○	○	樓	羅
日	◓	㊀䦃	○	○	○	○	○	○	○	○	○	○	○	○	○
見	○	結加	江	經	㊀經	飢	交	皆	○	金	堅	㊀金	㊀堅	鳩	角
溪	⊙	茄𠊳	强	輕	○	溪	喬	揩	○	勤	慳	○	○	求	却

來	匣	喻	曉	影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端	疑	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儸砢	協遐	耶○	苛煆	噎鴉	闍○	奢沙	貰柞	車叉	遮柤	斜	些	姐	査	嗟	哶	別	瞥	莂	臛	牒	帖	爹	業牙	傑○
		韻						副								口						開		
良	瓨	羊	香	央	裳	商	○	昌	章	詳	廂	蔣	牆	將	○	驃	○	○	饔	○	○	○	卬	勥
靈	形	盈	興	英	筬	生	謙	乗	爭	餳	星	靜	清	精	明	鉼	平	兵	寧	訂	庭	丁	迎	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離	兮	移	希	衣	時	尸	鶍	鴟	支	夕	西	鱭	齊	賫	迷	婢	皮	卑	泥	弟	提	低	疑	技
寮	餚	遥	詨	夭	韶	燒	㑿	巢	炤	○	肖	潐	樵	焦	苗	摽	瓢	標	嬈	窕	條	凋	堯	僑
唻	諧	○	猎	挨	○	篩	寨	柴	齋	○	○	○	○	○	○	○	○	○	○	○	○	○	崖	拐
○	○	○	○	○	○	○	○	○	○	○	○	○	○	○	○	○	眭	○	○	○	○	○	○	○
林	訡	寅	欣	因	愖	身	葚	瞋	真	尋	心	盡	秦	津	民	牝	貧	賓	年	○	天	顛	銀	噤
連	閑	延	杴	煙	蟬	山	碊	袩	占	涎	先	踐	前	尖	綿	扁	篇	邊	拈	典	甜	战	言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留	○	由	休	幽	醻	收	鯫	愁	舟	囚	修	湫	秋	揫	繆	○	滮	彪	○	○	○	丟	牛	臼
略	學	藥	吒	約	杓	爍	謫	策	酌	○	削	噍	鵲	爵	○	○	○	○	○	○	○	○	岳	卻

韻以下盡是合口呼

匣	喻	曉	影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娘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郡	溪	見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華	○	譁	窊	○	○	○	○	○	韈	伐	鈇	法	妠吶	䕯○	黎皺	撾叕	○	○	○	○	瓦	○	誇	瓜	惹臀
	韻						正								口						合				
黃	○	荒	汪	○	○	○	○	○	亡	房	芳	方	噥	撞	幢	椿	○	○	○	○	○	○	硄	光	穰
洪	弦	烘	翁	○	鬆	樅	聰	宗	氋	逢	峰	風	醲	憧	重	中	農	動	同	東	峣	○	空	工	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胡	侉	葫	烏	酥	蘇	徂	麁	租	無	扶	孚	夫	衂帑	逐柱	畜除	竹豬	奴	杜	徒	都	吾	○	枯	孤	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饒
懷	○	独	哇	○	○	○	○	○	○	○	○	○	鬌	挐	敊	僞	○	○	○	○	詭	髽	咼	乖	○
回	侑	灰	畏	○	挼	罪	催	嗺	微	肥	妃	非	萎	墜	鎚	追	䤈	陮	推	堆	巍	鞼	魁	傀	○
魂	○	昏	溫	○	孫	僔	存	尊	文	焚	芬	分	○	蜳	椿	邨	黁	囤	屯	敦	僤	○	坤	昆	人
還	○	歡	剜	鄹	酸	攢	欑	劗	槾	凡	幡	樊	奻	篆	傳	欋	渜	斷	團	端	頑	權	寬	官	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	○
○	○	○	○	○	○	○	○	○	○	(浮)	(砰)	(呼)	○	○	○	○	○	○	○	○	○	○	○	○	柔
禾	訏	火	窩	○	莎	坐	矬	侳	嚩	縛	膊	轉	搦	濁	擉	桌	柶	墮	詑	垛	訛	趪	科	鍋	弱

來○	日◒	見○	溪⊙	疑◓	精○	清⊙	從●	邪●	照○	穿⊙	牀●	審◒	禪●	影○	曉⊙	喻◑	匣●	來○	日◓
鸞	揜	訣	癇	月	葴合	毅	絶	焌口	拙	碰	狀	要説副	噯○	肥	靴	曰韻	穴	臘	揉
○	○	○	⊙	◓	○	⊙	●	●	○	⊙	●	◒	●	○	⊙	◑	●	○	◓
籠	○	悓	狂	顯	蹤	樅	從	蛆	莊	牀	狀	霜	種	忙	況	王	熊	瀧	戎
○	○	弓	窮	○	○	○	○	○	○	○	○	○	○	○	○	○	○	○	○
盧	○	居	渠	魚	沮	須	咀	蛆	徐	初	抒	書疎	殊○	於	虛	于	驕	驢	如
○	○	○	○	○	○	○	○	○	○	○	○	○	○	○	○	○	○	○	○
膟	○	圭	葵	危	崔	雖	嶵	厪	藏	瘥	摔	衰	誰	威	輝	韋	攜	荳	綏
雷	○	君	羣	鞎	遵	荀	瘧	皴	隹	吹	○	水	馴	涓	熏	云	○	倫	撋
崙	○	涓	圈	元	鐫	宣	雋	全	諄	春	隨	睹	遄	冤	諠	員	玄	攣	埙
鑾	○	君	○	○	○	○	○	○	專	穿	僎	栓	○	○	○	○	○	○	○
○	○	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螺	○	鑾	覆	懼	○	○	○	○	捉	趵	錠	朔	○	嬽	攫	玃	○	犖	○

又　明顯四聲等韻圖

迦攝章第一

郡●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狀●	審◒
○	○	○	○	○	○	咤	茶	○	拏	巴	爬	○	麻	○	○	○	○	○	○	○	○	○	相	叉	○	
○	○	打	○	○	納	踏	侘	跺	砮	把	妑	跁	馬	○	○	○	○	○	○	○	○	○	鮓	笈	○	
○	○	○	○	○	○	吒	賒	祷	砍	耙	怕	杷	罵	○	○	○	○	○	○	○	○	○	詐	杈	柞	
○	○	○	○	○	○	劄	賺	褐	踏	八	矶	拔	苜	○	○	○	○	○	○	○	○	○	札	刹	○	
歹	牙	答	塔	達	納	剖	佗	褐	囡	○	○	○	○	法	矰	伐	襪	市	擦	雜	鞁	鞁	茧	篚	殺	
○	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上去入

結攝章第二

禪●				
影○	○○○遏	鴉啞亞鴨	窓搋嗾空	○○○○○
曉⊙	○○○哈	煆閒謔瞎	譁○化聒	○○○○○
喻◑	○○○○	○○○○	○○○○	○○○○○
匣●	○○○合	遐鶺暇狎	華踝話滑	○○○○○
來○	○○○拉	○砢○袘	孌○○○	○○○○○
日◓	○○○○	○○○○髯	揜○○○	○○○○○

見○	㊟	結○○劫	㊟	○○○訣
溪⊙		茄○歌怯		瘸○○缺
郡●		○○○傑		○○○掘
疑◓		○○○業		○○○月
端○		爹哆○跕		
透⊙		○○○帖		
定●		○○○牒		
泥◐		膩○○涅		
知○	○○○哲		○○○叕	
徹⊙	○○徹僋		○○○焲	
澄●	○○○舌		○○○○	
娘◒	○○○聶		○○○吶	
幫○	○○○蒻			
滂⊙	○○○鼙			
並●	○○○別			
明◑	咩乜○滅			
非○	○○○○			
敷⊙	○○○○			

奉●				
微◓		嗟媎借節		○○○蔪
精○		查且跙切		○○○敠
清⊙		○姐褯接		○○○絕
從●		些寫卸泄		○○○雪
心◐		斜担謝○		○○○掇
邪●				
照○		遮者這折		○○○拙
穿⊙		車摲厙掣		○○○唼
狀●		○○貰揲		○○○○
審◒		奢捨舍攝		○○○說
禪●		闍社坻涉		○○○啜
影○		○○○噎		胭○○抉
曉⊙		苛○○脅		靴○○血
喻◑		耶也夜葉		○○○日
匣●		○○○協		○○○穴
來○		儸跐鴷列		臘○○劣
日◓		惹若偌熱		捼○○熱

平上去入

岡攝章第三

見○	岡昅鋼㊟	江講降㊢	光廣桄㊠	悜獷誑㊥
溪⊙	康慷抗㊍	强硿硿㊦	硿慷曠㊡	狂恇胿㊤
郡●	○○○○	○勷搶㊣	○○○㊞	○侹迂㊤
疑◓	昂駒枊愕	卬仰軮㊧	○○○墐	○○○○
端○	當黨檔㊝	○○○○	○○○㊦	
透⊙	唐倘搪托	○○○○	○○○脫	
定●	○蕩宕㊦	○○○○	○○○○㊥	

泥◐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狀●	審◒	禪●	影○	曉⊙	喻◑	匣●
囊曩儾(諾)	張漲帳(摘)	長昶暢(邑)	丈仗(著)	娘○釀(逴)	幫榜謗(撥)	滂髈脹(鑿)	杵螃(白)	忙蟒亡(謨)					臧髒葬(作)	藏蒼搶(錯)	駔臟昨()	桑顙喪(索)	詳象○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瑒項巷(學)
○曩○○					○○○○	○○○○	○○○○	○○○○					將獎醬(爵)	牆搶蹌(鵲)	○箸匠(噍)	廂想相削	○○○○		○○○(適)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瑒項巷(學)
○○○○	椿抓倉(桌)	幢○覩(擉)	○○撞(濁)	噥攏饛(捌)					方倣放(轉)	芳彷訪搏	房○防(縛)	亡罔妄○	○○○○(咨)	○○○○(撮)	○○○○(蕞)	○○○赴	○○○○○						汪洭濶(斡)	荒謊晃(豁)	○○○○(囑)	黃晃潢(活)
													○○○○	○○○○	○○○○	○○○○	○○○○	莊怵壯(捉)	牀鶿創(趵)	○○狀(錠)	霜爽淙(朔)	○○○○	○忸○(孇)	○軦況(攫)	王往旺(玃)	○○○○

平上去入

庚攝章第四

來○	見○	知○	幫○	端○	泥◐	定●	透⊙	疑◒	郡●	溪⊙	群●	影○	曉⊙	匣●	喻◑	以◒	照○	穿⊙	牀●	審◒	禪●	日◒
郎朗浪(落)	庚梗更(械)	貞晟倀○	崩埲迸(北)	登等橙(得)	能螚肅(柍)	○蹤鄧(持)	騰驀霯(忒)	婷○硬(殑)	○○○○	阬摓堩(刻)	○○○○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囑)	庸○用(欲)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常○○(石)	仍○○(日)
良兩亮(略)	經景敬(吉)	貞晟倀○	兵丙柄(必)	丁頂錠(的)	寧頯甯(溺)	○訂定(狄)	庭挺聽(剔)	迎睜凝(逆)	○○○○	輕謦慶(乞)	○○○○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囑)	容○用(欲)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常○○(石)	仍○○(日)
○○○○(捋)	工礦貢(骨)	中冢湩(竹)	風韸諷(弗)	東董棟(咄)	農穠濃(凶)	○動洞(獨)	同桶痛(禿)	皖溾○(杌)	○○○○	空孔控(哭)	○○○○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囑)	容○用(欲)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常○○(石)	仍○○(日)
瀧○○(犖)	弓拱供(菊)							顒○岊(玉)		窮恐悾(曲)	○鞏共(局)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囑)	容○用(欲)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常○○(石)	仍○○(日)
○○○○	蹤褷縱(足)									樅蜙○(促)	○○從(卒)	央秧坱(約)	香享向(吒)	羊養樣(藥)	○○○○(囑)	容○用(欲)	章掌障(酌)	昌敞唱(策)	商賞恦(爍)	裳上尚(杓)	常○○(石)	仍○○(日)

精○	非○	敷⊙	奉●	微◒	幫○	滂⊙	並●	明◑	知○	徹⊙	澄●	娘◒	見○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從●
增曾綜(則)	風韸諷(弗)	峰淙封(拂)	逢捧奉(佛)	氂○艨(勿)	崩埲迸(北)	朋倗髻蠯	○菶砰(隱)	萌猛孟(墨)	貞晟倀○	呈逞逞○	○徎澄○	儜檸秤○	庚梗更(械)	阬摓堩(刻)	○蹺鄧(持)	婷○硬(殑)	登等橙(得)	騰驀霯(忒)	○○○○	能螚肅(柍)	○○○○
精井甑(積)	兵丙柄(必)	平頩娉(匹)	○鮊並(弼)	明皿命(密)					中冢湩(竹)	重竈踵(畜)	○慟仲(逐)	醲○○(劒)	工礦貢(骨)	空孔控(哭)	○○○○	皖溾○(杌)	東董棟(咄)	同桶痛(禿)	○動洞(獨)	農穠濃(凶)	
宗總粽(卒)	風韸諷(弗)	峰淙封(拂)	逢捧奉(佛)	氂○艨(勿)									弓拱供(菊)	窮恐悾(曲)	○鞏共(局)	顒○岊(玉)					
蹤褷縱(足)														樅蜙○(促)	○○從(卒)						

心◐	僧〇瘷㊎	星惺性悉	鬆悚送速㊍
邪●	〇〇〇〇	錫〇〇夕	〇〇〇〇
照〇		爭整正炙	鍾腫種粥
穿⊙		乘慆稱赤	崇喠捶出
狀●		〇〇諫的	〇〇剿櫝
審◒		生省勝失	舂〇〇束
禪●		筴〇盛石	種尰〇熟
影〇	甖犗瀴碰	英影應乙	縈擁雍郁
曉⊙	亨擤啐黑	興鵂嫻吸	兄怳見旭
喻◑	〇〇〇〇	盈郢畾亦	容永用聿
匣●	恒悻朊紇	形倖鋞柍	熊迥潀驈
來〇	楞泠倰勒	靈領令力	龍壠徿律
日◓	〇〇〇〇	仍扲扔入	戎冗茸㭎

平上去入

清・李鄴《切韻攷》卷三《韻譜》 茲譜合朱子韻綱、旋韻圖説、韻鑑縱横、中原陰陽、波梵摩三迭而成。字有本音俗音，如崇字鉏紅切，爲充之陽平聲，俗讀若叢；仲字直衆切，爲蟲去聲，俗讀若衆。韻書填字於本音方位，則學者不囿於俗。明代譜竟填本字於俗音方位，使後學不復知本音。愚譜本音字必填本位，順音讀去，凡俗譌者不辨自明，斯固韻書亦識字之一助。

目綱者，朱子韻綱之一也。公韺貢穀、恭拱供菊，屬綱綱之二韻也。此二韻即平水韻之東董送屋、冬腫宋沃韻也。餘十一綱倣此。

綱一　綱　公韺貢穀　恭拱供菊　東董送屋 冬腫宋沃

綱二　逋　居舉據　姑古顧　魚語御 虞麌遇

綱三　陂　規癸憒　基几冀　支紙寘 微尾未

　　貲姊恣　齊薺霽

綱四　牌　皆解戒　乖柺怪　佳蟹泰 卦

綱五　該改蓋　灰賄隊 賓崩

綱六　波　歌哿箇　戈果過　歌哿箇

綱七　巴　瓜寡胯　嘉假駕　麻馬禡

綱八　邦　姜江講絳覺　岡鄤摑各　江講絳覺陽養漾藥

綱九　包　驕矯轎　交狡教　蕭篠嘯 肴巧效

綱十　裒　鳩久救　鉤苟姤　豪晧號

綱十一　鞭　堅繭見結　涓狷絹玦　先銑霰屑

　　昆袞睊骨　根頠艮挖　元阮願月

　　兼檢儉頰　鹽琰豔葉

綱十二　斑　干笴幹葛　官管貫括　寒旱翰曷

　　關〇慣刮　艱簡諫戛　刪潸諫黠

　　甘感紺閤　監減鑑夾　覃感勘合 咸豏陷洽

侵者，真文庚青蒸之尾閉。鹽者，元先之尾閉。覃咸者，寒刪之尾閉。方密之云：侵至咸，實寒元青之尾閉，而韻則已複，蓋歸餘於終之閏道也。按此則徽法，藏尾閉於其同類，宜矣。

讀韻必辨

公五　穿鼻　合口　　恭五　穿鼻　撮脣

居五　斂脣　撮脣　　姑五　斂脣　合口

規六　展輔　合口　　基六　展輔　齊齒

上	去	入	恭	陰	陽	去	上	去	入	居	陰	陽	去	上	去	姑	陰	陽	去	上	去	規
顓孔翁	貢控甕	穀酷屋	喉	恭穹雍	○窮容	供共用	拱恐擁	菊曲玉	劇	喉	居袪於	○渠子	據去御	舉巨語	顧袴汙	喉	姑枯烏	○吾	古苦五	覩土弩	顧袴汙	喉
董桶○	凍痛○	篤禿瘸	舌	冬烓○	○彤農	○○○	○○○	○○	○	舌	○○○	○○○	○○女	○○女	妒兔怒	舌	都琇○	○徒奴	○蒲模	譜普姥	布步暮	舌
捧奉蠓	○檬夢	卜僕木	唇	○○○	○○○	○○○	○○○	○○	○	唇	○○○	○○○	○○○	○○○	○○○	唇	逋鋪○	○徂○	○○○	○○○	○○○	唇
○○○	○○○	○○○	縫唇	封峰○	○逢犛	諷俸艨	要捧○	福伏媢	縫唇	縫唇	跗敷○	○扶無	甫撫武	甫咀滑	付赴務	縫唇居	○○○	○○○	○○○	○○○	○○○	縫唇
總從敢	糉謥送	鏃族速	齒	縱樅淞	○從松	縱從宋	褸嘴竦	足促續	祝畜縮	齒	且疽胥	且屎徐	○鉏殊	苴咀滑	怛聚絮	齒	租麤蘇	○徂○	○○○	祖蘆○	作祚訴	齒
○○○	○○○	○○○	脣	中充春	○崇鯁	腫寵尰	腫寵尰	旭録辱	脣	朱初疏	虛○○	○臚如	阻楚所	阻楚所	○○○	脣居	○○○	○○○	○○○	○○○	○○○	脣
嗔曨○	閧弄○	斛禄○	胸○○	雄龍茸	洶隴穴	洶隴穴	洶隴穴	旭録辱	餘	虛○○	胡盧○	呼○○	虎魯○	許吕汝	護路○	餘	○慮洳	胡盧○	虎魯○	虎魯○	護路○	餘

賢六 展輔 開口
乖七 展輔 合口
巾七 抵腭 齊齒
庚八 穿鼻 開口
京八 穿鼻 齊齒
金九 閉口 齊齒
歌九 直喉 開口
韃十 直喉 撮脣
瓜十 直喉 合口
家十一 直喉 開口
岡十一 穿鼻 開口
驕十二 斂脣 齊齒
高十二 斂脣 開口
鉤十三 斂脣 開口
涓十三 抵腭 撮脣
根十四 抵腭 開口
干十四 抵腭 開口
關十五 抵腭 合口
甘十五 閉口 閉之開

皆六 展輔 齊齒
該七 展輔 開口
均七 抵腭 撮脣
觥八 穿鼻 合旋開
坰八 穿鼻 撮旋開
簪九 閉口 齊齒宜併入金
戈九 直喉 合口
迦十 直喉 齊齒
嘉十 直喉 齊齒
姜江十一 穿鼻 齊兼撮
光十一 穿鼻 合口
交十二 斂脣 合口
鳩十二 斂脣 齊齒
堅十三 抵腭 齊齒
昆十三 抵腭 合口
兼十四 閉口 齊齒
官十四 抵腭 合口
顯十五 抵腭 齊捲舌
監十五 閉口 齊捲舌

按諸韻聲音，只開齊合撮四者盡之，連讀最明，如庚京觥坰、岡姜光江是也。近刻《類音》已言之。

公等韻下注五字、規等韻下注六字者，明公等韻在本卷第五葉，規等韻在本卷第六葉。餘倣此。

陽	陰	公
○七○	公空翁	喉
○同饛	東通○	舌
○蓬蒙	○徵○	脣
○○○	○○○	縫脣恭
○叢○	駿悤鬆	齒
○○○	○○○	腭恭
紅籠○	烘○○	餘

陰	規窺透	堆推○	梧胚○	非霏○	嗺崔綏	追吹衰	麾○○
陽	○葵惟	○頹捼	○裴枚	○肥微	○厓隨	○鎚垂	回雷蕤
上	癸揆委	腿錞餧	○琲每	匪斐尾	觜罪髓	捶揣水	毀壘蕊
去	憒嘳鋭睿	對隊内	背佩妹	沸費未	醉翠遂	惴墜税	誨類芮
基	喉	舌	脣	縫脣規	齒	腭	餘
陰	基谿伊	低梯○	卑披○	○○○	齊妻西	支絺詩	犧○○
陽	○奇移	○啼泥	○皮彌	○○○	○齊○	○馳時	○離而 分奚
上	几起倚	邸體禰	比婢弭	○○○	濟薺洗	止恥始	喜李爾
去	冀器義	諦替膩	庇備謎	○○○	霽砌細	智治啻	戲戾吏二
貲	喉	舌	脣	縫脣	齒	腭	餘
陰	○○○	○○○	○○○	○○○	貲雌思	菑差師	○○○
陽	○○○	○○○	○○○	○○○	○慈疵詞	○齜時	○○兒
上	○○○	○○○	○○○	○○○	姊此似	紙齒史	○○耳
去	○○○	○○○	○○○	○○○	恣次四	至廁試	○○二

等韻開口呼通門收貲，良是。基姑居則齊合撮也。如《橫圖》貲附基韻，《直圖》貲爲齩齒，皆非。

清・汪烜《詩韻析》卷首《圖説》

公○貢穀　合口呼喉音屬正宮

貢康頌放　多透舵妥　邦滂罷謀　茲嶋叢三詞　罩攙

喉音宮之宮　舌音宮之徵　脣音宮之羽　牙音宮之角　齒音

平 公空烘峒 句 東通同朦 句 ▲徸蓬蒙 句 駿恩叢崧倥 句 中充

上 ○孔空匕　董桶動孔　琫▲埲蠓　總揔匕凵凵　□□

去 貢控匕○　凍痛動朦　▲▲▲夢　糉謥敲送匕　衆銃

入 穀哭匕玃　△禿獨僕　卜撲僕木　租蔟族速凵　竹畜

崇始饑　好匣翁訝　方凰怒琜　勞肉

宮之商　喉兼牙宮之宮兼角　脣合齒宮之羽合商　舌兼喉宮之半徵宮　齒兼牙宮之半角商

崇□□句　烘紅翁凵句　風馮◥◤句　隆戎　入一束

□□□　浲嗊翁凵　珙俸◥◤　寵匚　入一董

仲□□　烘汞甕凵　諷鳳◥◤　弄匚　入一送

逐縮孰　熇斛屋凵　福伏◥◤　禄肉　入一屋

宮○○匊　混呼宮

詖朴摹元端兔隊祕杯坏牝盟鐫詮泰竄巡著穿槌爽繩虎

平 宮芎窮○　△△△△▲▲▲▲凵凵凵凵□□□□凵

上 ○○○○△△△△▲▲▲▲凵凵凵凵□□□□凵

去 ○熔○○△△△△▲▲▲▲凵凵凵凵□□□□凵

入 匊麴匕胊△△△△▲▲▲▲凵凵凵凵□□□□蓄

活在運非憒敷微來楑

雄凵肱◥◤◥◤櫳匚　入一東

凵凵凵◥◤◥◤◥◤寵匚　入一董

凵凵凵◥◤◥◤◥◤簏匚　入一送

匕郁匕◥◤◥◤◥◤六匚　入一屋

恭拱供攆　撮口呼宮羽

見溪祁疑冬幽定泥云偏並明精清從心邪照春牀審禪曉

協韻喻分奉◥◤文例日

平 恭蛩邛顒冬烘穜農▲▲▲踪蓯從松凵鍾衝重春鯖胷

上 拱恐梁○△△△▲▲捧▲慫凵悚凵冢□重□腫洶

去 供恐共岋△統△△▲▲▲雺縱凵從宋頌種憽剩□□哅

入 攆局跼玉篤禿毒△不▲僕▲足促俗粟續燭觸躅束贖旭

凵雍容封逢◥◤◥◤龍茸　入二冬

凵擁勇奉奉◥◤◥◤隴冗　入二腫

ㄴ 饗用縫◪◪儱鞢　　入二宋
∪ 浴浴◪◪◪◪綠辱　　入二沃
附鵠詳見五卷二沃韻中
入 鵠酷○○△△△△△△△帙△∪∪∪∪∪□□□□□熇
鵠沃ㄴ◪◪◪◪○匚　　入二沃

【略】

宣城梅誕生先生曰：是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置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音色。稍一停思，竟無聲續。直圖之妙，斯言盡之矣。烜方九齡時偶從族叔某口授此圖，遂畧領大旨。及稍長，閱休文詩韻，反復考究，時訝其與圖多有不合，深思者蓋亦有年。既而豁然曰：自有聲以來，莫不有韻。顧定韻以成書，則自休文著也。休文之作韻，豈專爲詩學，而故以聲牙者限人以必從。蓋聲韻變遷，方言各異，休文亦酌乎古今之變，合方言之殊，以聊存古人之遺音耳。後世去古日遠，或且遂執今人之音以疑古之韻。夫執今以疑古，不若信古而酌今。是圖本出於吾鄉，然後世之音，已半失古人之舊矣。烜因不揣，畧爲斟酌，放休文之意，爲五十七圖如右。

清・王植《韻學》卷一《五音字首》

宮音合口呼	商音開口呼	角音閉口混呼	徵音齊齒啓呼	羽音撮口呼
光陽	岡陽	姜江陽	○讀如姜音而齊齒呼	○陽之居王切
官寒又删之關	干寒又覃之甘	兼鹽	堅先又元之韃删之間咸之監	涓元又先之鵑
公東又冬之攻庚之觥蒸之肱	庚庚蒸之絙	○讀如公庚而閉口呼	京庚又青之經蒸之兢	弓東又冬之恭庚之○青之扃
昆元	根元	金侵	巾真文之斤	君文又真之鈞
○讀如高驕之音而合口呼	高豪	驕簫	○讀如乖該而閉口呼	○
垂隹	該灰又隹之皆	○	交肴	○

清・李元《音切譜》卷一《四等》《等第圖》四等法

開口正音

見	迦岡庚㊥祴高該㊦根干㊨鉤歌
溪	佉康阮○刻尻開○艱堪○○彄珂
郡	○○○○概隑○頷鞊○○○○
疑	歹昂婬○獰敖獃○垠犴○○嵎戕
端	打當登○得刀懂○○丹○○兜多
透	塔唐騰○忒陶台○吞壇○○頭佗
定	大蕩滕○特道殆○○禫○○斜陏
泥	納囊能○稔猱髮○○南○○羺那
知	張貞○○知朝椣○珍霑○○輈摘
	哲咤 徹茶
徹	長呈㊧池超跮○陳纏○○紬傞
澄	丈侹㊤舌踖○豸肇鷹○朕湛○○紂著
孃	孃寧○○尼鐃揲○○紉黏○○喙逴
	聶
幫	巴幫崩○北柿包悴悲錛班○○掊波
滂	爬滂朋○踣菩袍排裴盆盤○○婄婆

郡	溪	見	日	來	匣	喻	曉	影	禪	審	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傑○	茄劇	結加	舊	拉	合	○	哈	遏	●	●	●	●	●	○	靸	雜	擦	帀	●	●	●	●	麻	罷
勞	強	江	○	郎	航	○	炕	佚	●	●	●	●	●	○	桑	駔	藏	臧	●	●	●	●	忙	柈
痤	輕	經	○	俍	恒	○	亨	甖	●	●	●	●	●	○	僧	贈	層	增	●	●	●	●	萌	奉
○	○	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	溪	飢	○	勒	紇	○	黑	殕	●	●	●	●	●	○詞	塞思	賊駹	城慈	則資	●	●	●	●	墨模	德部
僑	喬	交	○	勞	豪	○	蒿	燠	●	●	●	●	●	○	臊	皂	曹	糟	●	●	●	●	毛	抱
拐	揩	皆	○	來	孩	頤	咍	哀	●	●	●	●	●	○	顋	在	財	災	●	●	●	●	埋	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眉	倍
噤	勤	金	○	○	痕	○	吽	恩	●	●	●	●	●	○	灑	○	○	怎	●	●	●	●	門	体
件	慳	堅	○	藍	含	佔	憨	安	●	●	●	●	●	○	三	瓚	蠶	簪	●	●	●	●	瞞	扶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災	○
○	○	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臼	求	鳩	○	樓	侯	○	齁	謳	●	●	●	●	●	○	鎪	鎪	廋	謏	●	●	●	●	矛	牾
卻	却	角	○	羅	何	○	訶	阿	●	●	●	●	●	○	娑	齒	蹉	跐	●	●	●	●	摩	爸

禪	審	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奉	敷	非	明	竝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闍○	沙奢	貰柞	車叉	遮袒	斜	些	姐	查	嗟	●	●	●	●	咩	別	瞥	蒪	●	●	●	●	膍	牒	帖	爹	業牙
裳	商	○	昌	章	詳	廂	牆	鏘	將	●	●	●	●	○	騮	○	○	●	●	●	●	饕	○	○	○	卬
筴	生	誅	乘	爭	餳	星	靜	清	精	●	●	●	●	明	鮦	平	兵	●	●	●	●	寧	訂	庭	丁	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	尸	瑒	鴟	支	夕	西	鰶	齊	賁	●	●	●	●	迷	婢	皮	卑	●	●	●	●	泥	弟	提	低	疑
韶	燒	僳	巢	炤	○	肖	濯	樵	焦	●	●	●	●	苗	摽	瓢	標	●	●	●	●	嬈	窕	條	凋	堯
○	篩	寨	柴	齋	○	○	○	○	○	●	●	●	●	○	○	○	○	●	●	●	●	○	○	○	○	崖
○	○	○	○	○	○	○	○	○	○	●	●	●	●	○	○	眭	○	●	●	●	●	○	○	○	○	○
惛	身	葚	瞋	真	尋	心	盡	秦	津	●	●	●	●	民	牝	貧	賓	●	●	●	●	年	○	天	顛	銀
蟬	山	磋	祐	占	涎	先	踐	前	尖	●	●	●	●	綿	篇	篇	籩	●	●	●	●	拈	典	甜	故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醻	收	鯫	愁	舟	囚	修	湫	秋	揫	●	●	●	●	繆	○	滹	彪	●	●	●	●	○	○	○	丟	牛
杓	爍	謫	綽	酌	○	削	噍	鵲	爵	●	●	●	●	○	○	○	○	●	●	●	●	○	○	○	○	岳

奉	敷	非	明	竝	滂	幫	孃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郡	溪	見		日	來	匣	喻	曉	影
伐	㚢	法	●	●	●	●	妠呐	嗟○	哆皴	檛叕	○	○	○	○	欣	○	誇	瓜	合	惹𩑔	儸砢	協遐	耶○	苛煆	壹鴉
房	芳	方	●	●	●	●	噥	撞	幢	椿	○	○	○	○	○	○	硄	光	口	穰	良	瓨	羊	香	央
逢	峰	風	●	●	●	●	醲	憧	重	中	農	動	同	東	峣	○	空	工	正	仍	靈	形	盈	興	英
○	○	○	●	●	●	●	○	○	○	○	○	○	○	○	○	○	○	(工)	音	○	○	○	○	○	○
扶	孚	夫	●	●	●	●	屻帤	逐柱	畜除	竹豬	奴	杜	徒	都	吾	○	枯	孤		而	離	兮	移	希	衣
○	○	○	●	●	●	●	○	○	○	○	○	○	○	○	○	○	○	○		饒	寮	殽	遥	謌	夭
○	○	○	●	●	●	●	髿	挲	菽	儶	○	○	○	○	詭	髽	咼	乖		○	唻	諧	○	豨	挨
肥	妃	非	●	●	●	●	綏	墜	鎚	追	醱	陮	陮	堆	巍	轒	魁	傀		○	○	○	○	○	○
焚	芬	分	●	●	●	●	○	蜳	椿	邨	麐	囤	屯	敦	僤	○	坤	昆		人	林	訡	寅	欣	因
凡	幡	樊	●	●	●	●	奻	篆	傳	權	渜	斷	團	端	頑	犪	寬	官		然	連	閑	延	杴	煙
○	○	○	●	●	●	●	○	○	○	○	○	○	○	○	○	○	○	(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		○	○	○	○	○	○
(浮)	(砰)	(砰)	●	●	●	●	○	○	○	○	○	○	○	○	○	○	○	○		柔	留	○	由	休	幽
縛	膊	轉	●	●	●	●	搦	濁	擉	桌	尶	墮	詑	垛	訛	趯	科	鍋		弱	略	學	藥	吒	約

澄	徹	知	泥	定	透	端	疑	郡	溪	見		日	來	匣	喻	曉	影	禪	審	牀	穿	照	邪	心	從	清	精	微
●	●	●	●	●	●	●	月	掘	瘸	訣	合	撅	攣	華	○	譁	窊	●	●	●	●	●	○	○	○	○	○	襪
●	●	●	●	●	●	●	○	倔	狂	恇	口	○	○	黄	○	荒	汪	●	●	●	●	●	○	○	○	○	○	亡
●	●	●	●	●	●	●	禺	蛩	窮	弓	副	○	籠	洪	弦	烘	翁	●	●	●	●	●	○	鬆	樅	聰	宗	氋
●	●	●	●	●	●	●	○	○	○	(弓)	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魚	巨	渠	居		慮	盧	胡	侉	葫	烏	●	●	●	●	●	酥	蘇	徂	麤	租	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膘	懷	○	蚀	哇	●	●	●	●	●	○	○	○	○	○	○
●	●	●	●	●	●	●	危	跪	葵	圭		○	雷	回	倄	灰	畏	●	●	●	●	●	○	挼	罪	催	嗺	微
●	●	●	●	●	●	●	輑	莙	羣	君		○	崘	魂	○	昏	温	●	●	●	●	●	○	孫	僔	存	尊	文
●	●	●	●	●	●	●	元	卷	圈	涓		○	鑾	還	○	歡	剜	●	●	●	●	●	鄹	酸	攢	欑	劗	槾
●	●	●	●	●	●	●	○	○	○	(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懼	彏	矍		○	螺	禾	訏	火	窩	●	●	●	●	●	○	莎	坐	矬	侳	嚩

孃	幫	滂	竝	明	非	敷	奉	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馬攀龍《韻法傳真五美圖》

十二卷總綱凡平入混者，平入並列。有音無字者，內填一切，以圈圈之，以便誦讀。若有圈無切可填者，或依入讀平，或依平讀入皆可。將總綱審清參透，十二卷了如指掌。

本字典貼合口呼　韻首法之字數略爲變換，豎讀則十二卷之次第，橫讀則每卷之次第，綱舉目張，毫無可疑。

齊齒呼	開口呼	撮口呼	合口呼
京	庚	弓	工
巾	根	鈞	揮
江	岡	切居霜	光
鞬	干	涓	官
○腳	各歌	○覺	戈郭
驕	高	切居標	切古句
戛嘉	蛤切迦	○切居撟	刮瓜
○皆	格該	○切居衰	乖國
切金雷	切干悲	圭	規
鳩	溝	切居彪	切古袞
吉基	○切干模	菊居	谷孤
羯迦	格該	○厥	國乖

○欺鴉切　○琴牙切　○起雅切　◎起鴨切
○區汪切　○拳黃切　○犬謊切　◎犬滑切
○區歪切　○瓊淮切　○犬擺切　◎犬握切
○區花切　○煢華切　○犬瓦切　◎券化切
○區窩切　瘸權羅切　○犬火切　◎犬渥切
○區灣切　○蕖還切　○詿板切　○犬猾切
輕欺英切　縈其盈切　頃起穎切　○起益切
○區紛切　裙權雲切　趨犬粉切　屈犬物切
○區灰切　○蛩同切　○犬悔切　◎犬惑切
○區汪切　○拳黃切　○犬謊切　◎犬滑切
○區歪切　○瓊淮切　○犬擺切　◎犬握切
○區花切　○煢華切　○犬瓦切　◎券化切
○區窩切　瘸權羅切　○犬火切　◎勸臥切
○區灣切　○蕖還切　○詿板切　○犬猾切
輕欺英切　縈其盈切　頃起穎切　○起益切
○區紛切　裙權雲切　趨犬粉切　屈犬物切
○區灰切　○蛩同切　○犬悔切　◎犬惑切
○欺鴉切　○琴牙切　○起雅切　◎起鴨切
○區汪切　○拳黃切　○犬謊切　◎犬滑切
○區歪切　○瓊淮切　○犬擺切　◎犬握切
○區花切　○煢華切　○犬瓦切　◎券化切
○區窩切　瘸權羅切　○犬火切　◎勸臥切
○區灣切　○蕖還切　○詿板切　○犬猾切
輕欺英切　縈其盈切　頃起穎切　○起益切
○區紛切　裙權雲切　趨犬粉切　屈犬物切
○區灰切　○蛩同切　○犬悔切　◎犬惑切
○欺鴉切　○琴牙切　○起雅切　◎起鴨切

十二卷總目依《字彙》《韻法直圖》而橫列之，與《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相倣。

工攝四母卷一				
	工合口	弓撮口	庚開口	京齊齒
一	工	弓	庚	京
二	空	穹	鏗	卿
三	○	窮	○	繁
四以上喉音	○	顒	婬	迎
五	東	冬	登	丁
六	通	○	鼞	聽
七	同	彤	滕	亭
八以上舌音	農	○	能	寧
九	彤	形	朋	平
十	烹	○	烹	姘
十一	逢	○	逢	平
十二以上脣音	蒙	明	曾	明
十三	宗	蹤	曾	菁
十四	悤	樅	○	清
十五	叢	從	層	情
十六	○	茲	僧	星
十七以上牙音	○	松	增	錫
十八	中	忪	乘	爭
十九	充	寵	充	鎗
二十	崇	重	仲	呈
二十一	春	○	叔	○
二十二以上齒音	慵	顒	熟	成
	匈	○	○	○
	悚	竦	送	整
	束	速	粟	正
	宋	誦	誦	靜
	從	從	從	淨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以上喉兼牙音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以上脣齒合音	三十一位舌兼喉音	三十二位齒兼牙音
平	烘	洪	翁	○	風	馮	○	○	籠	○
上	硐	永	滃	○	棒	奉	○	○	攏	○
去	○	哄	甕	○	諷	鳳	○	○	弄	○
入	熇	斛	屋	沃	福	代	◎	◎	祿	肉
				句				句	句	句
平	凶	姓	邕	融	○	○	○	○	隆	戎
上	洶	迥	擁	勇	○	○	○	○	○	冗
去	◎	○	壅	用	○	○	○	○	○	○
入	畜	◎	蓊	育	◎	◎	◎	◎	律	入
				句				句	句	句
平	亨	衡	○	○	風	馮	◎	◎	棱	○
上	○	杏	○	○	捧	奉	◎	◎	冷	○
去	○	行	○	○	諷	鳳	◎	◎	○	○
入	赫	核	◎	◎	◎	◎	◎	◎	勒	勒
				句				句	句	句
平	馨	形	英	盈	◎	◎	◎	◎	苓	仍
上	○	婷	影	郢	◎	◎	◎	◎	領	○
去	夐	脛	映	勝	◎	◎	◎	◎	令	○
入	脅	檄	乙	逸	◎	◎	◎	◎	栗	日
				句				句	句	句

又

孤攝四母卷十一	一	二	三	四以上喉音	五	六	七	八以上舌音	九	十
孤合口	孤	枯	○	吾	都	稑	途	奴	逋	痡
	鼓	苦	○	五	堵	土	杜	努	補	普
	固	庫	○	悟	妒	兔	度	怒	布	怖
	谷	哭	○	兀	篤	禿	犢	訥	卜	扑
				句						
居撮口	居	墟	魚	魚	○	○	○	袧	卑	披
	舉	去	語	巨	○	○	○	女	匕	它
	倨	去	御	具	○	○	○	女	畀	帔
	匊	麴	玉	穌	○	○	○	恧	逼	愊
				句				句		
干模切開口	○	○	○	○	○	○	○	○	逋	痡
	○	○	○	○	○	○	○	○	補	普
	○	○	○	○	○	○	○	○	布	怖
	○	○	○	○	○	○	○	○	卜	扑
				句				句		
基齊齒	基	欺	奇	儀	隄	梯	題	尼	卑	披
	几	豈	技	蟻	底	體	弟	旎	七	庀
	記	器	忌	義	帝	涕	地	泥	畀	陂
	吉	詰	佶	逆	滴	遞	笛	尼	筆	匹
				句				句		

	十一	十二以上脣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以上牙音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以上齒音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以上喉兼牙音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以上脣齒合音	三十一位舌兼喉音	三十二位齒兼牙音
平	蒲	模	租	麤	徂	蘇	○	○	初	鋤	疏	○	呼	胡	烏	無	敷	夫	敷	○	盧	○
上	部	姥	祖	蘆	○	○	○	詛	楚	○	所	○	虎	户	陽	舞	府	輔	府	○	魯	○
去	僕	慕	作	厝	胙	素	○	竚	楚	助	數	○	戽	互	汙	務	訃	駙	訃	○	路	○
入		木	族	蹴	岨	速	○		俶	舶	縮	孰	忽	斛	屋	沃	福	伏	福	○	祿	○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平	皮	彌	且	趨	○	胥	徐	豬	楚	除	舒	蛩	虛	○	於	余	飛	肥	匪	◎	閭	微
上	婢	弭	苴	取	沮	○	序	煮	杵	宁	鼠	紓	許	○	偃	與	匪	◎	費	◎	呂	◎
去	避	謎	沮	娶	○	絮	○	著	處	住	恕	曙	呴	侀	瘀	預	費	扉	◎	◎	慮	未
入	襞	○	足	促	岨	粟	宿	燭	蠹	軸	束	墊	畜	○	郁	育	◎	◎	◎	◎	律	◎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平	蒲	模	資	雌	慈	絲	祠	支	笞	馳	施	時	是	○	○	○	夫	夫	敷	◎	梨	◎
上	部	姥	恣	此	○	死	似	紙	恥	竹	使	是	侍	○	○	○	輔	輔	府	◎	里	◎
去	步	慕	恣	次	字	司	嗣	志	熾	值	試	侍	石	○	○	○	駙	駙	訃	◎	利	◎
入	孛	木	○	○	○	○	○	質	叱	秩	失	○	○	○	○	○	福	服	福	◎	栗	◎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平	皮	彌	躋	妻	齊	西	○	支	笞	馳	施	時	喜	奚	伊	移	飛	肥	匪	○	離	微
上	婢	弭	濟	○	薺	徙	○	紙	恥	峙	使	侍	喜	徯	倚	以	匪	○	費	○	里	○
去	避	謎	濟	砌	劑	悉	○	志	熾	植	試	侍	戲	系	意	翼	○	○	○	○	利	未
入	辟	密	唧	泰	疾	悉	席	質	叱	秩	失	石	劇	檄	乙	佚	○	○	○	○	栗	○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句

清・崇鳳威《橫切五聲圖》二十一字母比方以智二十字增一影母，較李如真廿二母删一敷字。

見溪疑喉音，屬宮。端透泥舌音，屬徵。

幫滂明脣音，屬羽。精從心牙音，屬角。

知穿審齒音，屬商。曉影喉兼牙音，屬宮兼角。

夫微脣齒合音，屬羽商合。來舌兼喉音，屬半徵。日齒兼牙音。屬半商。

凡一母分爲五呼，合撮開齊咬是也。舉首字母而言，餘可類推。如見母合口呼，粗而濁。公袞光官規乖姑瓜戈國是也。如撮口呼，細而濁。扃鈞惸涓居煨居吶居居哇钁厥是也。如開口呼，粗而清。庚根岡干哥咿該哥思閣歌格高鉤是也。如齊齒呼，細而清。京巾江堅皆伊皆基嘉覺結驕鳩是也。如咬齒呼，細而濁。艱韻是也。如關韻，合而開呼。如菊韻，撮合呼。此俱與正呼異，詳見圖末。

又詳定四十七韻同韻廿一母，共收上下平聲卅韻，但此爲切音而設，非分韻也。

第一　公韻一東。

第二　扃韻二冬九青。

第三　庚韻八庚十蒸。

第四　京韻九青。

第五　袞韻十三元。

第六　鈞韻十二文十一真。

第七　根韻十一真。

第八　巾韻十二侵。

第九　光韻三江七陽。

第十　惸韻七陽古匡狂王三音列此圖。

第十一岡韻三江七陽。

第十二江韻三江七陽。

第十三官韻十四寒十五咸。

第十四關韻十五删十五咸。

第十五涓韻十三元十四寒。

第十六干韻十四寒十三覃。

第十七堅韻一先十四鹽。

第十八艱韻十五删十五咸。

第十九規韻四支五微八齊九佳十灰。

第二十居煨韻陰陽上去四聲俱有音無字，其入聲並收六月九屑。

第廿一哥咿韻此亦有音無字，其入聲並收十一陌十三職。

第廿二皆伊韻此亦然，其入聲並收九屑十一陌十六葉。

第廿三乖韻四支九佳十灰。

第廿四居吶韻此亦有音無字，其入聲並收五物六月九屑。

第廿五該韻四支九佳十灰。

第廿六皆韻四支九佳十灰。

第廿七高韻四豪三肴。

第廿八驕韻二蕭三肴。

第廿九鉤韻十一尤。

第三十鳩韻十一尤。

第卅一姑韻六魚七虞。

第卅二菊韻此乃扃圖入聲之韻，並收一屋二沃。

第卅三居韻六魚七虞。

第卅四哥思韻四支。

第卅五基韻四支五微八齊。

第卅六瓜韻六麻。

第卅七居哇韻此五聲俱有音無字。

第卅八閣韻六麻。

第卅九嘉韻六麻。

第四十戈韻五歌。

四十一钁韻此亦並收入聲十藥。

四十二歌韻五歌。

四十三覺韻此乃江韻入聲，並收三覺十藥。

四十四國韻此係古觥圖入聲。

四十五厥韻五歌。

四十六格韻此亦入聲之音，並收十一陌十六葉。

四十七結韻五歌六麻。

凡四十七韻。以五方之音而論，北於官關二韻不分，及堅艱、戈國、歌格、钁覺等俱不分。而南於江岡、庚根、京巾等韻亦或不分。而山左之音，多有撮口之呼，或規居煨二韻、乖居喎二韻不分。而如秦晉語近鼻音，或公裩、光官、岡干、扃鈞、悾涓等皆不分；其根庚、巾京俱與南音相反。悉以五方之音兼列，各詳一圖。又如戈歌、姑居、哥思基，其中或南同北異，或南異北同者，亦舉一二録之。凡從

戈韻　科裸梭訛矬和騾叵過臥課貨脱是也。凡收

歌韻　珂多娑莪齷何羅爸箇餓坷賀託是也。凡從

姑韻　踈初雛楚阻僂數竹畜熟是也。凡歸

居韻　書樞除杵主處恕豬出述是也。凡從

哥思韻　之崽齒紙翅至侍是也。凡列

基韻　知癡恥豉熾智世是也。他如杭州呼氈爲專，蘇州呼豬爲知，其音不惟與北迥然不侔，即質之南人，亦多此同。彼不同者，是卷無所不備矣。

較之此韻，比梅膺祚四十四韻圖，而删弓觥簪金甘兼監交之八圖，而增悾居煨哥咿皆伊居喎菊钁覺國格居哇之十一韻。然所增各圖，雖有聲無字，但或緣方音而設，如覺格二韻是也。或爲清語而設，如居煨哥咿皆伊三韻是也。或辨其撮呼，如悾居喎居哇三韻是也。或辨其入聲不同，亦無所收，如菊钁國三韻是也。他如易迦爲結，易滬爲厥，易挈爲閣，易貲爲哥思，蓋此俱舉首母之字爲韻首之意也。詳見各圖之末。

凡一音五聲

陰平聲屬宫，其音哀而安。

陽平聲屬商，其音高而揚。

上　聲屬徵，其音厲而舉。

去　聲屬羽，其音清而遠。

入　聲屬角，其音直而促。

古有平上去入四聲之作，至五聲，則法李氏也。即以公韻所列穿母之音而言，如充崇寵銃畜；他如江韻心母襄祥想象削，鈞韻影母氳雲允運聿，歌韻曉母呵何荷賀鶴之類，亦猶四聲所謂充寵銃畜、襄想象削是也。其中雖有陰陽之别，然上去入莫不相同。而因此二字，另作兩母，但崇從床母，祥從邪母，其上去入又當何音，管見所以删床邪二母而一音五聲之爲正也。

凡入聲同韻

公裩姑同　光官戈同　關瓜同　規乖國同

扃菊同　悾钁同　涓居煨居喎厥同　鈞居同

庚根鉤哥咿該哥思格同　岡高歌同　干閣同

京巾基同　江驕覺同　堅鳩皆伊皆結同　艱嘉同

其論五聲，而南有數郡於陰陽二平多有不分者，如芬焚、飛肥之類是也。而北固無入聲，其音或呼爲陰平，如伐扎拉捉之類是也。或呼爲陽平，如國格竹菊之類是也。或呼爲上聲，如雪北鐵筆之類是也。惟素喻詩詞者，必調此聲，然其音仍近於去聲也。又如阿儲篙危等字本係平聲，而北音呼爲仄聲。微巫那奚等字本係陽平，北音呼爲陰平。魁於娃穹等字本係陰平，北音呼爲陽平。似此顛倒平仄，互用陰陽者甚廣。此固方音而然，非不精於聲也。所謂横切五聲圖者，凡四十七韻，韻各一圖。横列同音二十一母，縱陰陽上去入五聲。圖各一百零五音，其中有音有字者俱細詳，本音之字列之。其有音無字者，即以二字横切之，若隨字呼之，其音無不啟齒而得也。所列横切及本音之字，計四千三百有奇。以近時之字較之，雖數倍於斯，然各字之音俱包括無遺，雖不備載，皆可類求，餘所不録矣。

公韻合口呼，此字音五聲圖縱陰陽上去入五聲，横同音二十一母。後各韻俱倣此。

陰平	公	空	烘誤
陽平	紅國	葵紅	吾紅
上聲	巩	孔	五嗊
去聲	貢	控	閧誤
入聲	穀	酷	斛

東 通 崩 烹 蓬 摸翁 駁 聰 松 中 充 春 烘 翁 風 通 翁 怒翁 農 紅補 琫 蓬 拼 夢 撲 卜 俜 禿 篤
董 同 痛 統 農 紅補 琫 埲 總 粽 夢 撲 卜 俜 禿 篤
凍 痛 統 農 鱷 布瓮 埲 拼 夢 撲 卜 俜 禿 篤
篤 禿 俜 卜 撲 夢 拼 埲 琫 補紅 農 翁怒 通 翁 風 勿風 路翁 戎 瓮孺

本韻入聲如裩姑二韻

清・鄺珩《切音捷訣・四聲圖》 圖共三十六韻，合十四攝。内有六韻不必另讀，歸讀如瑰，君讀如金，交讀如高，戈讀如歌，江讀如岡，獷讀如廣。蓋音有開合，亦有正副。正音洪大，副音細微。誠恐初學未諳，各於韻首標明。其圖字亦取易識，多不拘韻。故凡隱僻轉音之字，雖見韻書，亦不採入。珩性識愚魯，且限於偏隅，不能徧曉方言，掇拾殘編，誠知挂漏，但取便於初學，不敢藏拙，識者諒之。

又

	見 溪 郡 疑	端 透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開口正音	該古哀 改古亥 溉古代	懿當來 多都改 戴都代	臺徒哀 待徒亥 代徒耐	○布哀 怠布亥 貝博蓋	○莫來 ○莫亥 穊莫代	哉祖才 宰作亥 再作代
灰隊	開哀苦 愷苦亥 慨苦代	胎土來 嚏他亥 貸他代	能奴來 乃奴亥 耐奴代	胚普來 倍薄亥 旆蒲蓋	陪蒲來 倍薄亥 旆蒲蓋	催祖來 ○莫亥 碎祖代
賄	○該亥 愷苦亥 ○改亥	儡多改 ○都亥 ○都代	臺徒亥 待徒亥 代徒代	胚普亥 ○布亥 貝博蓋	陪蒲亥 倍薄亥 旆蒲蓋	催祖亥 宰作亥 再作代
泰	皚吾來 ○該翔 ○改翔 礙吾代	儡當來 ○都代 ○都代	能奴來 乃奴亥 耐奴代	胚普來 倍薄亥 旆蒲蓋	陪蒲來 倍薄亥 旆蒲蓋	催祖來 ○莫亥 碎祖代
灰賄隊	瑰公回 頃沽罪 憒古對	堆都回 ○都罪 對都對	隤杜回 錞徒猥 隊徒對	杯布回 悖逋每 背補妹	梅莫杯 每母罪 妹莫佩	嶵藏回 摧祖猥 晬祖對
泰	魁苦回 磈口猥 塊苦對	○都翔 ○都翔 ○都對	頹杜回 錞徒猥 隊徒對	杯布回 悖逋每 背補妹	梅莫杯 每母罪 妹莫佩	嶵藏回 摧祖猥 晬祖對
支紙寘 微尾未 齊 霽隊	歸舉韋 鬼居偉 貴畏去 危語爲 硙語毀 僞危睡 窺缺規 蹪去軌 媿愧 葵渠追 揆巨癸 置求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厓津即 觜委醉 將遂

清	從	邪	心	曉	影	匣	喻	來	非	敷	奉	微	知	徹	澄	娘	照
猜才倉	才昨哉	●	顋才桑	咍來呼	哀開烏	●	●	來來落									
采倉宰	在昨宰	●	○改素	海改呼	欸改屋	孩來户	●	唻改來									
菜倉代	在昨代	●	賽代蘇	傀海愛	愛代烏	亥改胡	●	賚代洛									
崔倉回	摧昨回	●	牶回素	灰呼回	隈回烏	回户恢	●	雷回魯									
淮催猥	漼徂賄	●	○罪桑	賄虎猥	猥烏賄	廆户賄	●	儡落猥									
倅措内	悴秦内	●	碎蘇内	誨荒内	薈烏外	會黄外	●	耒盧對									
○取爲	○疾規	隨旬爲	雖息遺	暉許歸	威於非	爲羽媯	攜圭懸	纍力追	非甫微	微無非	肥符非	尾無匪	○女追	椎直追	○女委	追陟佳	隹職追
粹千規	○聚翡	旖隨委	髓選委	毀許委	委於詭	偉羽鬼	○懸鬼	壘力軌	微芳微	斐敷尾	○浮尾	肥扶非	○丑佳	墜直類	○丑水	綴衛丑	捶之累
翠七醉	萃秦醉	遂徐醉	歲相銳	諱許胃	畏於胃	位羽愧	惠穴桂	類力遂	芾味方	尾無匪	扉扶沸	未無沸	委女悉	類直芮	○芮丑	綴陟芮	贅朱芮

穿	狀	禪	日	審
吹昌垂	○昌累	吹昌僞		
○神追	○神累	○神僞	垂是爲	蕤儒隹	衰所追
埵是椎	蕤是如	瑞是僞	蕤如累	水式軌
○神追	○神累	○神僞	芮而芮	税舒芮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内篇・母韻合譜第七》

	喉																鼻			
	清				濁				清				濁				清			
	阿母				㊀母				阿母				嘎母							
喉一	陽	阿	韻	阿	爺帷	阿俞	阿居	阿紆	窪	鴉	阿	阿俞	阿嘎	嘉	瓜	阿居				
	陰	厄	韻	綱	移綱	綱俞	綱居	綱紆	窩	綱伊	綱	綱俞	歌	基綱	鍋	綱居				
	下	餧	韻	師餧	移師	師俞	居	紆	烏	伊	師餧	俞	師祇	基	姑	居				
喉二	陽	埃	韻	埃	埃移	埃俞	埃居	埃紆	崴	挨	埃	埃俞	該	皆	乖	埃居				
	陰	額	韻	額	額移	額俞	額居	額紆	威	額伊	額綱	帷	歌	基額	規	額居				
喉三	陽	敖	韻	敖	遥	敖俞	敖居	敖紆	敖烏	幺	鏖	敖俞	高	驕	鈎	敖居				
	陰	歐	韻	歐	由	歐俞	歐居	歐紆	歐烏	優	歐	歐俞	鉤	鳩	鈎	歐居				
鼻	陽	昂	韻	昂	王	陽	昂俞	昂紆	汪	央	映	昂俞	岡	薑	光	昂居				
	陰	鞅	韻	鞅	盈	鞅俞	容	雍	翁	英	鞅	翁帷	庚	京	公	扃				
舌齒	陽	安	韻	安	延	安俞	員	淵	彎	焉	安	彎帷	干	堅	官	涓				
	陰	恩	韻	恩	寅	恩俞	雲	氳	温	因	恩	温帷	根	巾	昆	君				
脣	陽	諳	韻	諳	炎	諳俞	諳居	諳紆	諳烏	奄	諳	諳俞	甘	監	姑	諳居				
	陰	音厄	韻	音	淫	音俞	音居	音紆	音烏	音	音綱	音俞	歌	今	姑	音居				
		開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撮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影			喻									見						

重脣																			
清																			
蟈				透				蟈				捺				蟈				透			
○母				葩母				巴母				○母				薩母				○母			
○	○	○	○	披俞	窪鋪	鴉披	葩	卑俞	窪逋	鴉卑	巴	○	○	○	○	阿徐	窪俗	邪	阿祠	○	○	○	○
○	○	○	○	披俞	坡	綱披	綱拍	卑俞	波	綱卑	綱伯	○	○	○	○	綱徐	窩俗	綱席	綱祠	○	○	○	○
○	○	○	○	俞披	鋪	披	師蠯	俞卑	逋	卑	師陂	○	○	○	○	徐	烏俗	伊席	祠	○	○	○	○
○	○	○	○	披俞	歪鋪	巖	姤	卑俞	歪逋	頎	恬	○	○	○	○	埃徐	歪俗	厓席	埃祠	○	○	○	○
○	○	○	○	披俞	威鋪	披額伊	披	卑俞	威逋	額卑	碑	○	○	○	○	額徐	隨	額席	額祠	○	○	○	○
○	○	○	○	披俞	敖鋪	漂	泡	卑俞	敖逋	標	包	○	○	○	○	敖徐	敖俗	敖席	敖祠	○	○	○	○
○	○	○	○	披俞	歐鋪	由披	歐拍	卑俞	歐逋	彪	摽	○	○	○	○	歐徐	歐俗	囚	歐祠	○	○	○	○
○	○	○	○	披昂	汪鋪	央披	滂	卑昂	汪逋	央卑	幫	○	○	○	○	昂徐	汪俗	祥	昂祠	○	○	○	○
○	○	○	○	雍披	翁鋪	砯	烹	雍卑	翁逋	兵	俜	○	○	○	○	松	翁俗	錫	鞚祠	○	○	○	○
○	○	○	○	淵披	潘	篇	安葩	淵卑	般	邊	安巴	○	○	○	○	旋	彎俗	涎	安祠	○	○	○	○
○	○	○	○	云披	噴	繽	恩拍	云卑	奔	彬	恩伯	○	○	○	○	旬	温俗	因席	恩祠	○	○	○	○
○	○	○	○	披諳	諳鋪	奄披	諳葩	卑諳	諳逋	砭	諳巴	○	○	○	○	諳徐	諳俗	爛	諳祠	○	○	○	○
○	○	○	○	披音	音鋪	音披	音拍	卑音	音逋	音卑	音伯	○	○	○	○	音徐	音俗	尋	音祠	○	○	○	○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滂				幫								邪							

輕脣																			
清																			
蟈				捺				蟈				透				蟈				捺			
○母				嘛母				○母				○母				拔母				○母			
○	○	○	○	糜俞	窪模	咩	嘛	○	○	○	○	○	○	○	○	皮俞	窪蒲	鴉皮	琶	○	○	○	○
○	○	○	○	糜俞	摩	綱糜	綱陌	○	○	○	○	○	○	○	○	皮綱	婆	綱皮	綱白	○	○	○	○
○	○	○	○	俞糜	模	糜	師墨	○	○	○	○	○	○	○	○	俞皮	蒲	皮	師菔	○	○	○	○
○	○	○	○	糜俞	歪模	埋	埃陌	○	○	○	○	○	○	○	○	皮埃俞	歪蒲	排	陪	○	○	○	○
○	○	○	○	糜俞	威模	額糜	眉	○	○	○	○	○	○	○	○	皮額俞	威蒲	額皮	陪	○	○	○	○
○	○	○	○	糜俞	敖模	苗	毛	○	○	○	○	○	○	○	○	皮敖俞	敖蒲	瓢	袍	○	○	○	○
○	○	○	○	糜俞	歐模	繆	謀	○	○	○	○	○	○	○	○	皮歐俞	歐蒲	澎	裒	○	○	○	○
○	○	○	○	糜昂	汪模	央糜	茫	○	○	○	○	○	○	○	○	皮昂俞	汪蒲	央皮	旁	○	○	○	○
○	○	○	○	雍糜	蒙	明	萌	○	○	○	○	○	○	○	○	雍皮	蓬	平	彭	○	○	○	○
○	○	○	○	淵糜	蠻	眠	安嘛	○	○	○	○	○	○	○	○	淵皮	盤	胼	安拔	○	○	○	○
○	○	○	○	云糜	門	民	恩陌	○	○	○	○	○	○	○	○	云皮	盆	頻	恩白	○	○	○	○
○	○	○	○	糜諳	諳模	奄糜	姏	○	○	○	○	○	○	○	○	皮諳俞	諳蒲	奄皮	諳拔	○	○	○	○
○	○	○	○	糜音	音模	音糜	音陌	○	○	○	○	○	○	○	○	皮音俞	音蒲	音皮	音白	○	○	○	○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撮口	合口	齊齒	開口
				明												並							

透				撚				濁				轢			
孚阿母				○母				○母				符阿母			
阿孚	鴉孚	窪孚	阿孚俞	阿夫	鴉夫	窪夫	阿夫俞	○	○	○	○	阿符	鴉符	窪符	阿符俞
綱孚	綱伊孚	窩孚	綱孚俞	綱夫	綱伊夫	窩夫	綱夫俞	○	○	○	○	綱符	綱伊符	窩符	綱符俞
師孚	伊孚	敷	俞孚	師夫	伊夫	夫	俞夫	○	○	○	○	師符	伊符	扶	俞符
埃孚	厓孚	歪孚	埃孚俞	埃夫	厓夫	歪夫	埃夫俞	○	○	○	○	埃符	厓符	歪符	埃符俞
額孚	額伊孚	霏	額孚俞	額夫	額伊夫	非	額夫俞	○	○	○	○	額符	額伊符	肥	額符俞
敖孚	敖烏孚	幺孚	敖孚俞	敖夫	幺夫	不	敖夫俞	○	○	○	○	敖符	幺符	敖烏符	敖符俞
歐孚	紆	歐孚	歐孚俞	歐夫	不	歐烏夫	歐夫俞	○	○	○	○	歐符	浮	歐烏符	歐符俞
昂孚	央孚	昂孚	昂孚俞	昂夫	央夫	方	昂夫俞	○	○	○	○	昂符	央符	房	昂符俞
鞥孚	英孚	豐	芳	鞥夫	英夫	風	封	○	○	○	○	鞥符	英符	馮	逢
安孚	焉孚	翻	淵孚	安夫	焉夫	藩	淵夫	○	○	○	○	安符	焉符	煩	淵符
恩孚	因孚	芬	云孚	恩夫	因夫	分	云夫	○	○	○	○	恩符	因符	汾	云符
芝	奄孚	諂孚	諂孚俞	脥	奄夫	諂烏夫	諂夫俞	○	○	○	○	諂符	諂烏符	凡	諂符俞
音孚	音烏孚	音伊孚	音孚俞	音夫	音伊夫	音烏夫	音夫俞	○	○	○	○	音符	音伊符	音烏符	音符俞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開口	齊齒	合口	撮口
敷				非				奉							

右譜五十八母，各以五十二攝，合之得音三千一十六。有字之三十六母，皆列字及反切。無字之二十二母皆列空圈，按其母韻等第呼之，空圈之音亦可得也。其字皆平聲，惟額字借用仄聲，圈作平聲。其清濁各不相溷，其反切各歸各等。有兩字皆用本等者，如汪（都汪）爲合口呼，都字汪字皆合口是也。有兩字不能皆有本等，或上或下用其一字者，如敖（都敖）爲合口呼，都字爲合口，而敖字爲開口，讀之仍爲合口；淵（低淵）爲撮口呼，淵字爲撮口，而低字爲齊齒，讀之仍爲撮口是也。有本等上下皆無字，用三合音者，如低昂俞爲撮口呼，低字乃齊齒，昂字乃開口，無撮口之字可用，故以撮口音之俞字置於二字之間，低俞昂三字連呼，即得其音是也。其讀法以母爲主，則每母按等直讀爲十三韻，如阿母開口爲阿綱（該師埃綱）塵歐吠鞥安恩諳綱音，齊齒爲鴉伊綱伊挨伊額幺優央英焉因奄音；嘎母開口爲嘎阿歌師（械該歌）額高鉤岡庚干根甘音，齊齒爲嘉基綱基皆基額驕鳩薑京堅巾監今之類。按韻橫讀爲四等，如阿母阿韻爲阿鴉窪紆，厄韻爲綱伊綱窩紆，嘎母阿韻爲阿嘎（嘎居阿）嘉瓜厄，厄韻爲歌基綱鍋綱居之類。熟其一母，則餘母可推。以韻爲主，則每韻按音橫讀爲八音，如阿韻爲阿嘎答阿阿咤查帀阿巴〇，厄韻爲綱歌多

撚				
無阿母				
無阿俞	無鴉	無阿烏	無	阿無
無綱俞	無綱伊	無窩	無	綱無
無俞	無伊	無	無	師無
無埃俞	無厓	無歪	無	埃無
無額俞	無額伊	微	無	額無
無敖俞	無幺	無敖烏	無	敖無
無歐俞	無由	無歐烏	無	歐無
無昂俞	無央	亡	無	昂無
雍無	無英	翁無	無	鞥無
淵無	無焉	棪	無	安無
云無	無因	文	無	恩無
無諂俞	無奄	無諂烏	無	脥
無音俞	無音伊	音烏	無	音無
撮口	齊齒	合口	開口	
微				

麻
戈歌
支脂之微齊魚虞模
佳皆哈
灰
蕭肴宵豪
尤侯幽
江陽唐
庚耕清青蒸登東冬鍾
元寒桓刪山先仙
真諄臻文殷痕魂
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侵

咤責作伯
綱綱綱○之類。按等横讀爲五十八母，如阿韻開口爲阿阿伯嘎喀哈阿阿阿阿○喝○
何迎答塔
阿阿阿阿○○達○阿○拉納阿阿咤侘○○茶○○拏阿查叉沙○楂○時霽帀擦薩阿阿阿阿阿○阿雜○阿○
祠
阿○巴葩○○琶○○嘛○孚夫阿阿○○○符無，合口爲窪帷窩瓜誇花○葵窪○華欸
都珍
窪窪○○窪○徒窪○盧奴絺窪○○池窪○○拏髮初疏窪窪○雛窪○蜀如租粗蘇窪窪○徂窪○俗窪○
逋鋪
窪窪○○蒲窪○○模孚夫窪窪○○○符無烏阿；厄韻開口爲綱綱伯綱歌珂訶○翎○何
我多佗○○駝○羅那咤侘綱綱○○茶綱○○拏責策栜○綱○綱綱綱綱○咋時霽作綱綱綱踖娑○醝○
祠
綱○綱綱伯拍
綱○○綱○○綱○陌孚夫綱綱○○○綱符無綱，合口爲窩帷鍋科呼窩○葵○窩○和訛隙
詑○○堶○騾捼豬絺窩○○池窩○○拏澁初疏窩窩窩窩○雛○蜀如窩○窩窩俚脞蓑○矬○俗窩○波
坡○○婆○○摩○孚夫窩窩○○○符無窩窩之類。熟其一韻，則餘韻可推。此譜
皆平聲，再別以四聲，則一萬二千六十四音全矣。

清・陳錦《切音蒙引》

江表一呼分四等，故每韻分數韻，韻母加多。此表一呼只分二等，故數韻并爲一韻，韻母特少。其每韻下切母亦不能分等，餘倣此。

江表遵古音配入聲，此本無入聲可配者不列于表，其列表而有入聲者一十有五。

《切音指南》公通作工，今從江、酆二表作公。酆表姑作孤，今從《指南》通作姑。

字母		合口正音	合口副音	合口正音
韻母		冬 腫 宋 沃	東 董 送 屋	東 董 送 屋
韻母		冬 腫 宋 沃	東 董 送 屋	虞 麌 遇
韻母				

見	溪	郡	疑	端	透
公紅 占古	空紅 苦古	○公 狂○	蜈東 吾吾	東紅 德董	通紅 他他
鞚孔 古古	孔董 康控	狂孔 狂控	溾蓊 吾吾	董動 多多	侗孔 他他
貢送 古祿	哭谷 空谷	狂谷 狂屋	控犤 吾吾	棟貢 都穀	痛貢 他他
弓戎 居拱	穹宮 去恐	窮穹 渠梁	喁容 語○	○容 丁○	○容 汀○
居悚 居供	恐隴 去用	隴共 渠用	語勇 ○岬	○勇 丁○	汀勇 汀○
用菊 居六	曲玉 區玉	局玉 渠玉	牛仲 ○玉	○用 丁○	用欲 汀欲
姑胡 攻公	枯胡 空公	○孤 狂○	吾胡 訛疑	都孤 當當	珗胡 他他
古户 公公	苦土 康空	狂古 狂○	仵古 疑○	親古 妒故	土魯 他他
故暮 故故	庫故 故故	故故 狂狂	故故 故故	妒故 當當	兔故 湯故

朴普木反。下並同。

無其字有其音用○，註反切。無其字并無其音用●，不註反切。下倣此。空處并不列○者，江表所謂當此位無此字則缺之者是也。下倣此。

定	泥	幫	滂	並	明	精	清	從	心	曉	匣	影	喻	微	敷	來	日
同紅 徒徒	農冬 奴乃	餘空 補補	徐朴 朴朴	蓬薄 薄薄	蒙紅 莫莫	宗冬 作作	葱紅 倉倉	叢紅 徂才	鬆宗 蘇蘇	烘東 呼呼	洪公 胡胡	翁紅 烏烏	●			籠紅 盧盧	
動總 徒徒	膿動 奴奴	捧孔 補補	徐蒙 朴朴	蓬蒙 薄薄	幪孔 莫莫	總孔 作作	悤孔 倉倉	傯總 徂才	敢動 損損	哄總 呼呼	烘公 胡胡	蓊孔 烏烏	●			攏孔 盧盧	
洞弄 徒徒	膿凍 奴奴	卜木 博博	徐○ 朴普	蓬蓬 薄蒲	木卜 莫莫	糉弄 作作	悤弄 倉采	族木 徂昨	送弄 蘇蘇	哄東 呼呼	烘公 胡胡	甕貢 烏烏	●			弄貢 盧盧	
獨谷 徒徒	農○ 奴奴	○容 兵亭	○容 披亭	○容 皮亭	○容 迷亭	踪容 即足	蹤容 足縱	從容 疾疾	嵩弓 息息	凶容 許許	○封 兮兮	雍容 於於	容封 餘餘	豐戎 敷敷	捧奉 敷敷	隆中 良力	戎融 如而
○容 ○亭	○容 ○亭	○勇 兵亭	○勇 披亭	○勇 皮亭	○勇 迷亭	縱勇 足足	悤勇 七七	從勇 疾疾	竦弓 息息	洶拱 許許	○隴 兮兮	擁隴 於於	用隴 余余	賵鳳 撫敷	覆六 芳六	隴中 良力	冗隴 而而
○用 ○亭	○用 ○亭	○用 兵亭	○用 披亭	○用 皮亭	○用 迷亭	用玉 足即	促玉 七七	從用 疾疾	宿逐 息息	趙仲 香許	○頌 兮兮	雍○ 於於	頌欲 余余	○無 撫無	○六 無六	朧用 良力	朧用 而而
○欲 ○亭	○欲 ○亭	○欲 兵亭	○欲 披亭	○欲 皮亭	○欲 迷亭	玉玉 即足	玉玉 七七	玉玉 疾疾	蘇○ 息息	旭玉 許許	○六 兮兮	郁六 於於	覆六 余余	○六 無無	竹六 力力	鱷六 良力	鱷六 而而
奴都 同都	弩古 杜古	鋪模 補博	鋪模 普古	蒲胡 部薄	模胡 莫莫	租吾 則則	麤吾 采倉	徂胡 昨昨	蘇租 孫孫	呼烏 荒荒	胡孤 洪户	烏都 哀安	●			盧胡 落落	
弩古 煖乃	怒故 乃乃	逋孤 博博	補古 博故	布故 博故	姥都 莫莫	祖古 則則	措故 采倉	祚誤 昨昨	○古 孫孫	虎古 荒荒	户古 侯侯	鄔古 安安	●			魯古 郎洛	
度故 獨故	故故 乃乃	布故 博博	鋪故 朴朴	步故 薄薄	暮故 莫莫	作祚 則則	故故 倉倉	故故 昨昨	素故 桑桑	諄故 荒荒	護故 侯侯	汙路 安安	●			路故 洛故	

陟竹力反。與直音不同。

鄙表饑作鷄，今從《指南》通作饑。

知	澈	澄	娘	照	穿	牀	審	字母		見	溪	郡	疑	端
中弓陟	忡中敕	蟲弓直	濃容女	終戎職	充終昌	崇弓鉏	舂容書	韻母	合口副音	居九魚舉許據御	區豈俱去舉羌去據羌	渠求於巨吕其遽其據	虞元俱麌元矩遇牛具	○丁居○丁舉○丁據
冢隴知	寵隴丑	重隴直	衆隴之	腫隴之	銃充	贖神	○隴式		魚語御					
中仲陟	踵用丑	仲衆直	重衆之	種仲之	俶昌	仲助	○用式		虞麌遇					
竹六張	畜六丑	逐六直	蚰六女	粥六之	叔竹式	○仲助	叔竹式							
						贖神		韻母	開口正音	饑衣居	豈去已	其語理	疑其語	低丁兮
									支紙寘	已理紀	起語紀	技渠綺	擬語寄	邸丁禮
									齊薺霽	計吉詣	契苦計	奇渠宜	礙五溉	帝丁計
									微尾未	幾居豈	起墟里	祈巨鬼	毅魚既	底丁禮
									支紙寘	已理記	企去智	技渠綺	疑語擬	抵丁禮
									齊薺霽	計古詣	契苦計	奇渠宜	礙五溉	帝丁計

扶符屬奉母，今借作微母。下做此。

來	微	敷	喻	影	匣	曉	心	從	清	精	明	並	滂	幫	泥	定	透
閭力居	扶房夫	敷芳無	余以諸	於央居	○分諸	虛休居	胥相居	○前余	疽七余	且將余	○迷居	○皮居	○披居	○兵居	○奴居	○亭居	○汀居
吕力舉	武房甫	撫芳武	與以吕	傴委羽	○分吕	許喜語	湑相吕	前咀吕	取七庾	咀將與	○迷舉	○皮舉	○披舉	○兵舉	○奴舉	○亭舉	○汀舉
慮良舉	務亡遇	赴芳扶	豫羊洳	飫依據	○分吕	姁香句	絮息據	聚息遇	娶七句	沮將豫	○迷舉	○皮舉	○披舉	○兵舉	○奴舉	○亭舉	○汀舉
●		●	●	●	●	●	思桑茲	慈疾之	雌七支	姿即夷	●	●	●	●	●	●	●
●		●	●	●	●	●	死息兕	○疾子	此淺氏	子祖似	●	●	●	●	●	●	●
●		●	●	●	●	●	四息次	字疾置	次七四	恣祖四	●	●	●	●	●	●	●
										則子德							
梯天黎	菲敷鷄	敷敷無	移弋支	伊於夷	兮賢雞	僖許其	西先齊	齊前西	妻千西	躋牋西	迷莫批	皮部麋	批匹迷	篦邊分	泥乃題	題定黎	梯天黎
體天禮	○敷啟	撫芳武	以羊已	倚於綺	○賢禮	喜虛里	洗先禮	薺前禮	砌千禮	濟即禮	謎莫計	避平義	庀匹婢	比卑履	禰奴禮	弟定禮	體天禮
替天計	○敷計	赴芳扶	異羊吏	意於記	系賢形	戲香義	細先計	嚌前詣	砌千計	霽即計	謎莫計	義平	至匹	閉卑必	泥乃計	第定計	替天計
黎隣題	微符鷄	菲敷鷄	移弋支	伊於夷	兮賢雞	僖許其	西先齊	齊前西	妻千西	躋牋西	迷莫批	皮部麋	批匹迷	篦邊分	泥乃題	題定黎	梯天黎
禮隣啟	○符啟	○敷啟	以羊已	倚於綺	○賢禮	喜虛里	洗先禮	薺前禮	砌千禮	濟即禮	謎莫計	避平義	庀匹婢	比卑履	禰奴禮	弟定禮	體天禮
麗隣計	○符計	○敷計	異羊吏	意於記	系賢形	戲香義	細先計	嚌前詣	砌千計	霽即計	謎莫計	義平	至匹	閉卑必	泥乃計	第定計	替天計

日	知	澈	澄	娘	照	穿	牀	審
如人諸人 汝人渚人 洳人恕人	豬張如陟 褚展呂陟 著慮陟	貙敕呂丑 楮丑呂丑 絮抽據丑	除直魚直 宁直呂直 箸遲據遲	帑女居女 尼女呂女 女尼據尼	諸章魚章 渚章與章 煮章恕章	樞昌朱昌 處昌與昌 處昌據昌	雛仕于神 抒神與狀 助狀據狀	書商居商 暑賞呂商 恕商署商
而如之人 耳而止而 二而至而	知陟離陟 徵陟里陟 智陟義陟	癡丑之丑 恥丑里丑 眙丑吏丑	馳陳知直 雉直几遲 遲直利直	尼女夷女 旎女氏女 膩女利女	支章移章 紙諸氏諸 寘質義質	鴟稱脂昌 齒昌止昌 熾昌志昌	黎食苗食 俟食史神 示神至神	詩書之首 始首止式 試式吏式

○四呼分正副高低狹闊圓扁圖

開口正呼根　開口副呼金齊齒狹而圓

合口正呼衮　合口副呼軍撮口闊而扁

正呼聲高　副呼聲低

○分五音輕重圖

喉音	根極 見	堅次 重	□次 輕	恩極 輕 影
喁音	登極 重 照	吞次 重 穿	能次 輕 審	仍極 輕 日
齒音	真極 重 精	稱次 重 清	申次 輕 心	人極 輕 邪
牙音	增極 重 邦	層次 重 滂	僧次 輕 明	穎極 輕 微
脣音	奔極 重	噴次 重	捫次 輕 非	聞極 輕 喻
又輕脣音			分次 輕	文極 輕

○五聲分平仄陰陽上去入圖

平聲陰亨依陽痕移游

仄聲上很抵去恨縱送入赫足束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音呼聲韻總譜》

○十五韻分五舌張籠口圖

舌向上　根　張口岡　籠口公。

舌穿牙　堅　張口甘　籠口官。

舌抵牙　基　張口該　籠口支。

舌搜牙　孑　張口家　籠口歌。

舌向下　鉤　張口高　籠口孤。

又　公韻　舌向上而籠口附根尾韻　揚州讀工韻入聲最清。滁州讀工空爲庚坑之合口呼，等韻併入庚攝。金陵讀工韻皆開口齊齒呼，如北人讀庚坑韻。

		開口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齊齒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合口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見 喉音	一	庚 翁 庚 ○ 庚 ○ 庚 ○

曉	影	端 嘮音	透	來	穠	照 齒音	穿	審	日	精 牙音	清	心	邪	邦 脣音	滂	明	微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翁亨○亨隆○亨悚○亨送○斛亨○	翁恩○恩紅○恩噴○恩閏○斛恩○	翁登○登紅○登噴○登閏○斛登○	翁騰○騰紅○騰噴○騰閏○斛騰○	翁能○能紅○能噴○能閏○斛能○	翁仍○仍紅○仍噴○仍閏○斛仍○	翁蒸○蒸紅○蒸噴○蒸甕○斛蒸○	訪稱○稱紅○稱噴○稱甕○斛稱○	翁身○身紅○身噴○身甕○斛身○	翁人○人紅○人噴○人甕○斛人○	翁增○增紅○增噴○增甕○斛增○	翁層○層紅○層噴○層甕○斛層○	翁僧○僧紅○僧噴○僧甕○斛僧○	洋○洋紅○洋噴○洋甕○斛洋○	翁奔○奔紅○奔噴○奔甕○斛奔○	翁噴○噴紅○噴噴○噴甕○斛噴○	翁捫○捫紅○捫噴○捫甕○斛捫○	翁問○問紅○問噴○問甕○斛問○
雍欣○欣容○欣擁欣○用欣○欲欣○	胸因○因雄○因擁因○用因○欲因○	雍丁○丁容○丁擁丁○用丁○欲丁○	雍聽○聽容○聽甬○聽用○欲聽○	雍林○林容○林甬○林用○林欲林○	邕迎○迎容○迎甬○迎用○迎欲迎○	雍金○金容○金甬○金用○金欲金○	雍輕○輕容○輕甬○輕用○輕欲輕○	雍欣○欣容○欣甬○欣用○欣欲欣○	雍因○因容○因甬○因用○因欲因○	雍精○精容○精甬○精用○精欲精○	雍清○清容○清甬○清用○清欲清○	雍星○星容○星甬○星用○星欲星○	雍以○以容○以甬○以用○以欲以○	雍兵○兵容○兵甬○兵用○兵欲兵○	雍砰○砰容○砰甬○砰用○砰欲砰○	雍明○明容○明甬○明用○明欲明○	雍冤○冤容○冤甬○冤用○冤欲冤○
翁昏烘昏逢昏紅珙昏噴昏鳳昏閧昏轂昏	温烘翁温胭烏孔翁烏貢甕烏谷屋	端翁東端○噴端董閧端凍屋端獨	團翁通團紅同團噴桶團閧痛團屋禿	來○紅盧鼻魯孔攏盧貢弄盧獲盧碌	如○紅如○噴如○閧如○屋如○	諄翁中諄○紅諄○噴諄冢諄重仲諄屋築	春翁充春紅蟲春噴寵春閧銃春屋畜	舜翁○舜紅鯛舜噴○舜甕○五舜束	軟○紅軟絨軟冗軟甕鱞欲儒屋辱	尊翁宗尊紅○尊噴總尊甕粽尊屋足	村翁聰存紅叢存噴○存甕諰存屋促	孫翁松孫紅○孫噴悚孫甕送孫屋速	維○紅維○噴維○甕維○屋維○	邦翁○邦紅○邦噴捧邦甕○邦屋卜	滂翁鬆滂紅蓬滂噴搴滂甕權滂屋樸	茫翁○茫紅蒙茫噴蠓茫甕夢茫屋木	忘翁○忘紅○忘噴○忘甕○忘屋○
雍熏胸容熏雄拱許洶仲許趧欲旭	云翁雍云紅庸于甬頌于用擢于浴	雍丁○丁容○丁甬○丁用○丁欲○	雍邈○邈容○邈甬○邈用○邈欲○	雍廬○容廬○甬廬○用廬○欲廬○	雍迥○容迥○甬迥○用迥○欲○	翁君○容君○甬君○用軍○欲軍○	翁羣○容○甬羣○用羣○欲羣○	雍熏○容熏○甬熏○用熏○欲熏○	雍云○容云○甬云○用云○欲云○	雍儁○容儁○甬儁○用儁○欲儁○	雍蛆○容蛆○甬蛆○用蛆○欲蛆○	雍巡○容巡○擁巡○用巡○欲巡○	雍余○容余○甬余○用余○欲余○	雍邊○容邊○甬邊○用邊○欲邊○	雍偏○容偏○甬偏○用偏○欲偏○	雍綿○容綿○甬綿○用綿○欲綿○	雍閩去○容○閩去甬○閩去用○閩去欲○

岡韻　舌向上而張口從根工尾韻　揚州讀岡韻入聲最清。金陵讀岡韻捲舌如根韻，讀姜韻如揚州問韻。福建讀岡韻如工韻。儀徵讀岡韻如甘韻。

	非	喻
	又三	又四
開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翁〇分分 紅〇噴〇甕〇斛〇	翁〇文文 紅〇噴〇甕〇斛〇
齊齒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雍〇㕣㕣 容〇㕣㕣 甬〇㕣㕣 用〇㕣㕣 欲〇	雍〇㕣㕣 容〇㕣㕣 甬〇㕣㕣 用〇㕣㕣 欲〇
合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翁方 戎符 逢撫 孔捧方 甕諷芳 屋覆	翁望 戎〇望 嗊〇望 甕〇望 屋〇
撮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邕㕣㕣 容〇㕣㕣 甬〇㕣㕣 用〇㕣㕣 欲〇	邕㕣㕣 庸〇㕣㕣 甬〇㕣㕣 用〇㕣㕣 欲〇

	見喉音	溪	曉	影	端嘍音	透	來	穠	照齒音	穿	審	日	精牙音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開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根根 岡根 〇根 倘根 港根 浪根 摑根 若各	阬阬 湯阬 康阬 昂阬 〇阬 倘慷 浪阬 抗阬 若殼	亨亨 湯亨 炕亨 昂亨 杭亨 港亨 沆亨 抗易 行各 鶴	思思 湯思 〇思 唐思 昂思 濕思 抶思 盎思 各鄂	登登 床登 當登 昂登 〇登 巷黨 抗讜 各沃	滕騰 昂騰 湯騰 昂騰 唐騰 芒騰 儻騰 抗揚 各拓	能能 康能 螂能 昂能 郎能 港能 朗能 抗浪 各洛	仍仍 讓〇 穰仍 〇仍 攘〇 讓〇 弱若	真真 康真 張真 昂真 〇真 賞掌 讓真 帳若 酌	稱稱 康稱 昌稱 昂稱 腸稱 賞敞 亮唱 畧丑 口	申市 康申 商申 羌時 岡市 亮賞 尚市 若芍	人人 商人 瀼人 昂人 瓤人 兩人 壤人 尚人 讓人 灼若	增增 庚增 臧增 昂增 〇增 倘駔 抗增 葬增 洛作
齊齒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金金 央姜 羊〇 養金 漾金 絳金 藥斠	輕輕 央羌 羊瘸 兩硜 亮哨 藥卻	因因 香央 亨癢 向漾 因護 禽	因因 央强 羊亨 癢向 漾因 護禽	丁丁 央〇 羊〇 養〇 漾丁 〇丁 藥〇	聽聽 央〇 羊〇 養聽 漾〇 藥聽 〇	林林 央娘 林林 良養 兩林 漾亮 約掠	迎迎 央〇 羊〇 養迎 漾〇 藥迎 〇	金金 央〇 羊〇 養金 漾〇 藥金 〇	輕輕 央〇 羊〇 養輕 漾〇 藥輕 〇	欣欣 央〇 羊〇 養欣 漾〇 約欣 〇	因因 香〇 羊〇 養因 漾因 藥因 〇	精精 央漿 羊〇 兩即 漿即 來醬 約爵
合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哀哀 汪光 王〇 閌廣 旺誑 臒郭	坤坤 王匡 王狂 往誆 旺曠 臒貺	昏昏 汪荒 王黃 往謊 妄〇 郭霍	温温 荒汪 黃王 謊往 曠温 旺獲 臒	端端 汪〇 王〇 往端 旺〇 臒端 〇	團團 汪〇 王〇 往團 旺〇 臒團 〇	樂樂 汪〇 王〇 往樂 旺〇 臒樂 〇	如如 汪〇 王〇 往如 旺〇 臒如 〇	諄諄 汪椿 王〇 爽悊 旺諄 撞 臒捉	春春 汪瘡 王幢 往〇 旺創 臒戳	純純 汪霜 王〇 往爽 旺純 臒〇	儒儒 汪〇 王〇 往儒 旺〇 臒儒 〇	尊尊 汪〇 王〇 往尊 旺〇 臒尊 〇
撮口呼 陰平陽平上仄去仄入仄	均均 汪〇 王〇 往均 旺〇 臒均 〇	羣羣 汪〇 王〇 往〇 旺〇 臒羣 〇	熏熏 汪〇 王〇 往熏 旺〇 臒熏 〇	云云 央〇 羊〇 養云 漾〇 藥〇	丁迸 央〇 羊〇 養〇 漾丁迸 藥〇	鄧迸 央〇 羊〇 養鄧迸 漾〇 藥鄧迸 〇	廬廬 央〇 羊〇 養廬 漾〇 藥廬 〇	均均 汪〇 王〇 往均 旺〇 臒均 〇	均均 汪均 王〇 往〇 旺均 臒均 〇	羣羣 汪〇 王〇 往羣 旺〇 臒羣 〇	熏熏 汪〇 王〇 往熏 旺〇 臒熏 〇	云云 央〇 羊〇 養云 漾〇 約云 〇	儁儁 央〇 羊〇 養儁 漾〇 約儁 〇

清	心	耶	邦脣音	滂	明	微	非	喻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又三	又四
層康 倉昌 層藏 壤層 讓層 若層 錯	僧商 桑僧 郎僧 朗僧 辰僧 喪若 索	牙商 牙常 牙賞 牙漾 牙約 牙	奔康 奔杭 奔港 奔抗 奔粵 奔	噴康 噴杭 噴港 噴抗 噴粵 噴	捫康 捫杭 捫港 捫抗 捫粵 捫	聞康 聞杭 聞港 聞抗 聞粵 聞	分岡 分杭 分港 分抗 分粵 分	文岡 文杭 文港 文抗 文各 文
清央 蹌清羊 嫱清養 搶七亮 蹡七約 鵲	心央 廂心羊 想息養 相思亮 削	矣央 矣羊 矣養 矣漾 矣約 矣	兵央 兵羊 兵養 兵漾 兵約 兵	平央 平羊 平養 平漾 平約 平	明央 明羊 明養 明漾 明約 明	閔央 閔羊 閔養 閔漾 閔約 閔	敷分央 敷羊 敷養 敷漾 敷約 敷	亥央 亥羊 亥養 亥漾 亥約 亥
存汪 存王 存往 存旺 存臒 存	孫汪 孫王 孫往 孫旺 孫臒 孫	維汪 維王 維往 維旺 維臒 維	奔汪 奔王 本往 北旺 榜 謗角 駁	噴汪 噴王 麗往 噴旺 髒 膀膊 泊	門汪 門王 忙往 門旺 蟒 滂臒 漢	聞汪 聞王 亡往 聞旺 罔 妄臒	分汪 分王 方往 分旺 倣 放臒 縛	文汪 文王 往旺 文臒 望
取央 取羊 取養 取漾 取約 取	旬央 旬羊 旬養 旬漾 旬約 旬	余央 余羊 余養 余漾 余約 余	邊央 邊羊 邊養 邊漾 邊約 邊	偏央 偏羊 偏養 偏漾 偏約 偏	綿央 綿羊 綿養 綿漾 綿約 綿	閔央 閔羊 閔養 閔漾 閔約 閔	分敷央 分敷羊 分敷養 分敷漾 分敷約 分敷	亥央 亥羊 亥養 亥漾 亥約 亥

又 孤韻 舌向下而籠口附支基合口尾韻 金陵讀姑韻入聲垠清。崇明讀姑齒音如支韻。安慶韻孤皆音合口如撮口。安慶讀姑嘮牙脣如金陵鉤韻。六合、來安讀姑撮口如基韻。鎮江讀姑嘮牙脣如金陵歌韻。

	見喉音	溪	曉	影	端嘮音	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開口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根迂 根于 根雨 根喻 根欲 各	坑迂 坑于 坑雨 坑喻 坑欲 格	亨迂 亨于 亨雨 亨喻 亨欲 涸	恩迂 恩于 恩雨 恩喻 恩欲 惡	登迂 登于 登雨 登喻 登欲 度	湯迂 湯于 湯雨 湯喻 湯欲 柝
齊齒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金迂 金魚 金雨 金喻 金玉 酥	輕迂 輕魚 輕雨 輕喻 輕玉 罌	欣迂 欣于 欣雨 欣喻 欣玉 謔	因迂 因魚 因雨 因喻 因玉 禽	丁迂 丁魚 丁雨 丁喻 丁玉 丁	聽迂 聽魚 聽雨 聽喻 聽玉 聽
合口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光烏 光吳 光武 古光 悟光 故谷	坤烏 坤吳 坤武 苦坤 悟庫 哭	荒烏 荒呼 荒吳 瑚荒 五虎 荒 護黃 穫	溫午 汪午 呼烏 吳湖 吳虎 五午 護悟 五谷 屋	端烏 端吳 端五 睹端 悟妬 端 屋獨	團烏 團珍 團吳 團圖 團五 團土 團悟 團兔 屋禿
撮口呼 陰平 陽平 上仄 去仄 入仄	均迂 均居 均魚 均雨 舉 均遇 句 均旭 局	羣迂 區羣 魚羣 渠羣 雨詘 羣去 羣旭 曲	熏迂 虛熏 魚熏 〇雨 許熏 遇昫 熏曲 旭	云迂 云居 云渠 于云 許雨 云句 諭云 曲玉	丁迂 丁渠 丁雨 丁喻 丁曲 丁	聽迂 聽于 聽雨 聽喻 聽玉 聽

來	穰	照齒音	穿	審	日	精牙音	清	心	邪	邦脣音	滂	明	微	非	喻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又三	又四
迂郎〇于郎〇雨郎〇喻郎〇欲酪	迂仍〇于仍〇雨仍〇喻仍〇欲若	迂真〇于真〇雨真〇喻真〇玉真著	迂稱〇于稱〇雨稱〇喻稱〇玉稱踏	迂申〇于申〇雨申〇喻申〇玉申〇	迂人〇于人〇雨人〇喻人〇玉人〇	迂增〇于增〇雨增〇喻增〇玉增作	迂層〇于層〇雨層〇喻層〇玉層錯	迂桑〇于桑〇雨桑〇喻桑〇玉桑索	迂羊〇徐羊〇滑羊〇絮羊〇欲羊〇	迂奔〇于奔〇雨奔〇喻奔〇欲奔〇	迂噴〇于噴〇雨噴〇喻噴〇欲噴〇	迂門〇于門〇雨門〇喻門〇欲門〇	迂聞〇于聞〇雨聞〇喻聞〇欲聞〇	迂分〇于分〇雨分〇喻分〇欲分〇	迂文〇于文〇雨文〇喻文〇欲文〇
迂林〇魚林〇雨林〇喻林〇玉林〇	迂迎〇于迎〇雨迎〇喻迎〇玉迎〇	迂金〇魚金〇雨金〇喻金〇玉金〇	迂輕〇魚輕〇雨輕〇喻輕〇玉輕〇	迂欣〇魚欣〇雨欣〇喻欣〇玉欣〇	迂因〇魚因〇雨因〇喻因〇玉因〇	迂精〇魚精〇雨精〇喻精〇玉精〇	迂清〇魚清〇雨清〇喻清〇玉清〇	迂心〇魚心〇雨心〇喻心〇玉心〇	須矣〇徐矣〇滑矣〇絮矣〇欲矣〇	迂兵〇于兵〇雨兵〇喻兵〇欲兵〇	迂平〇于平〇雨平〇喻平〇欲平〇	迂明〇于明〇雨明〇喻明〇欲明〇	迂閩〇于閩〇雨閩〇喻閩〇玉閩〇	迂分〇于分〇雨分〇喻分〇玉分〇	迂亥〇于亥〇雨亥〇喻亥〇玉亥〇
烏樂〇吳樂盧五樂魯樂悟樂路屋樂鹿	烏如〇吳如如五如汝悟洳如屋肉	烏莊豬無諄五莊主悟莊註屋莊燭	烏窗樞無窗除五窗杵悟創處屋窗黜	扁霜書無霜殊五霜豎五霜悟霜樹屋霜屬	烏潤〇無潤潤五潤儒乳悟潤孺屋潤〇	烏尊租吳尊〇五尊祖悟尊胙屋尊足	烏存粗吳存雛五存〇悟存醋屋存促	烏孫蘇吳孫〇五孫數悟孫素屋孫朔	烏維〇壺維〇虎維〇護維〇足維〇	烏邦逋吳邦〇五邦補悟邦布屋邦不	烏滂鋪吳滂蒲五滂普悟滂怖屋滂扑	烏芒摸吳芒模五芒姥悟芒暮屋芒木	烏聞〇吳聞無五聞武悟聞務屋聞〇	烏方夫吳方扶五方府悟方付屋方伏	烏文〇吳文〇五文〇悟文〇屋文〇
迂林〇于林廬雨林呂喻林慮玉林律	迂迥云〇于迥云雨〇迥云喻〇玉〇	迂均〇于均〇雨均〇喻均〇玉均〇	迂羣〇于羣〇雨羣〇遇羣〇玉羣〇	迂熏〇于熏〇雨熏〇喻熏〇玉熏〇	居云〇渠云〇許云〇句云〇曲云〇	迂俊苴于俊〇雨俊咀遇俊聚玉俊〇	迂逡蛆于逡孫雨逡取遇逡趣玉逡〇	旬須于旬〇雨旬滑遇旬絮玉旬戍	虛〇渠延余舉延與句延譽局延〇	迂比〇于比〇雨比〇喻比〇玉比〇	迂皮〇于皮〇雨皮〇喻皮〇玉皮〇	迂米〇于米〇雨米〇喻米〇玉米〇	淤閩〇魚閩〇與閩〇御閩〇玉閩〇	淤分〇魚分〇與分〇御分〇玉分〇	淤亥〇魚亥〇與亥〇御亥〇玉亥〇

	純清	次清	全濁	半濁半清	後倣此
	是牙音			舌頭音	
	見○	溪⊙	郡●	疑◓	
	端○	透⊙	定●	泥◐	
開口	迦○○蛤	佉○○唌	○○○○	○○○夕	
	○打、○答	○○○塔	○○大達	○○○納	
齊歯	加假架甲	豭跏柯恰	○○○○	牙雅迓睞	
	○○○○	○○○○	○○○○	○○○○	
合口	瓜寡卦刮	誇咼胯揩	○○○○	欣瓦亙刖	
	○○○○	○○○○	○○○○	○○○○	
撮口	○○○○	○○○○	○○○○	○○○○	
	舌上音		重脣音		輕脣音		齒頭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開口	咤踏吒剳	茶○侘賧	○跲秅揭	挐砂踏囡	巴把耙八	爬妣怕矶	○跁杷拔	麻馬罵苜					○○○市	○○○擦	○○○雜	○○○靸
齊歯					○○○○	○○○○	○○○○	○○○○					○○○○	○○○○	○○○○	○○○○
合口	撾入○聒	○檨○頗	○薩○○	○○○妠	○○○○	○○○○	○○○○	○○○○	○○○法	○○○姏	○○○㚔	○○○㚔	○○○○	○○○○	○○○○	○○○○
撮口					○○○○	○○○○							○○○○	○○○○	○○○○	○○○○

	後倣此	正齒			喉音		半舌半齒
		邪●	照○	穿⊙	狀●	審◓	禪●	影○	曉⊙	喻◑	匣●	來○	日◓
平上去入								○○○遏	○○○哈	○○○○	○○○合	○○○拉	○○○○
					相鮓詐札	叉笑杈刹	○柞乍篧	鴉啞亞鴨	煆閒謊瞎	遐鵝暇狎	○○○○	○○柯○祉	○○○襪
							沙灑嗄殺	○○○○	○○○○	○○○○	○○○○	○○○○	○○○撰
								窓摐噲空	譁○化晅	○○○○	華踝話滑	○○○○	○○○○
					挫蛆○茁		○碰○斡	○○○○	○○○○	○○○○	○○○○	○○○○	○○○○
							○耍詖刷	○○○○	○○○○	○○○○	○○○○	○○○○	○○○○

		見○	溪⊙	郡●	疑◓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開口	㊟				○○○訣	○○○哲			○○○徹	
	齊歯	結○○劫	茄○歌怯	○○○傑	○○○業	爹哆○跕	○○○帖	○○○牒	○○○涅		
	合口	㊟				○○○癸	○○○撥				
	撮口					○○○決	瘸○○缺	○○○掘	○○○月		

澄●	○○○舌		○○○○	○○○蔴	○○○蔴	
娘◒	○○○聶		○○○吶	○○○吶	○○○蔴	
幫○		○○○茀			○○○蔴	
滂⊙		○○○瞥			○○○蔴	
並●		○○○別			○○○蔴	
明◑		哔乜○滅			○○○蔴	
非○		嗟媎借節			○○○蔴	
敷⊙		查且跙切			○○○蔴	
奉●		○坦褯接			○○○蔴	
微◒		些寫卸泄			○○○蔴	
精○		斜担謝○			○○○蔴	
清⊙		遮者這折			○○○蔴	
從●		車擔厙掣			○○○蔴	
心◐		○○貰揲			○○○蔴	
邪●		奢捨舍攝			○○○蔴	
照○		闍祉坻涉			○○○蔴	
穿⊙		○○○噎			○○○蔴	
狀●		苛○○脅			○○○蔴	
審◒		耶也夜葉			○○○蔴	
禪●		○○○○			○○○蔴	
影○	儸跐鎩列	腥○○抉			○○○蔴	
曉⊙	惹若偌熱	靴○○血			○○○蔴	
喻◑		○○○曰			○○○蔴	
匣●		○○○穴			○○○蔴	
來○	臘○○劣	捼○○爇			○○○蔴	
日◒					○○○蔴	
	平上去入					

著録

《韻法直圖》

明・梅膺祚《韻法直圖》識語　壬子春，從新安得是圖，廼知反切之學人人可能者。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彼此合湊，蓋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倒置之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稍一停思，竟無聲續矣。圖各三十二音，上下直貫，因曰《韻法直圖》。學者按圖誦之，庶音韻著明，一啓口即知，而通攝之法可實之矣。

《韻法横圖》

明・李世澤《韻法横圖》識語　等韻舊法，精妙至矣。但門法多端，初學難入。兹妄不揣，祖述其意而爲此譜，與願學等韻者稍藉爲階。惟願高明夙德賜之碱砭，正其譌謬，使不悖戾先賢，迷誤後學。是所望也。

明・梅膺祚《韻法横圖》識語　是爲李嘉紹氏所作者也。曷爲而有是作也，等韻自音和門而下，其法繁，其旨祕，人每憚其難而棄之，曰：吾取青紫，奚藉是哉。故世有窮經皓首之儒而反切莫知，敝相仍也。嘉紹氏以四例該等韻之十三門，裁其繁以就於簡，闡其祕以趨於明，令人易知易能，不有功於後學哉。嘉紹故如真先生子，先生曾爲《字母詩括》，家學淵源，所自來矣。余先是得《韻法直圖》，其字從上而下也。是圖横列，則以横名。一直一横，互相脗合，猶易卦然，先天後天，其圖不同而理同也，韻法二圖，蓋倣諸此。甲寅春，並屬之梓。

《元音統韻》

清・范廷瑚《元音統韻序》　陳先生壽臻大耋，未及梓就而歿。幸有同里門人胡含一深得其傳，復精研三十餘載，斟酌參考，寶笥帙中。

凡五種，曰《通釋》，曰《類音》，曰《統韻》，曰《古韻疏》，曰《唐韻疏》，其書可分可合。惜胡先生亦年逾中壽，久客粵中，思繼成功，因時事多阻，齎志而歿。先生與余知交，卒之日將其傳稟盡付與余，嘱成其業。受書之日，即延請宿儒，共爲輯理，纂集成編，閉户三年，幸獲成功。

《類音》

清・周振業《類音叙》 歲丙戌，振業授經潘先生家塾。於時先生方抄撰《類音》，嚴寒盛暑，手不停筆。振業頗聞緒論。【略】今先生胄子刊是書，招同校對，始得讀全書，而又嘆先生不可作，竟不獲口傳耳受以悉通其學也。夫人生而有聲，稍長知言，能識字，皆由音達。而或限于方隅，或移于時代，遂有偏而不全，窒閡而難通者。昔人音韻之書非不繁多，而至當不易者實少。先生少于音有神解，後爲四方之遊，深察南北音之異，復參稽載籍，識古今音之遞變，於是窮紐切之微奥，探聲音之原本，斟酌會通，晚始成書。先之以論，繼之以圖，又繼以切音，而終之以韻譜。使無字之音皆可以切得而音之，有字者皆以類著，悉破從前拘牽之見，而部分一出于天然。確指當然之法，而并言其所以然之故，洵爲音學從來未有之書，其足以信今傳後，何疑焉。振業于音亦有夙好，乃遇先生而未盡其傳，豈天于人之學顧亦有所靳耶。於其刻之成也，書數語于簡端，表其體要，且以誌懷舊之感云。康熙壬辰秋八月，周振業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類音》八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國朝潘耒撰。耒字次耕，號稼堂，吴江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耒受業於顧炎武，炎武韻學欲復古人之遺，耒之韻學則務窮後世之變。其法增三十六母爲五十母，每母之字横播爲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縱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三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蓋因等韻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施用，亦獨成一家之言而已。李光地《榕村語録》曰：潘次耕若肯將其師所著《音學五書》撮總纂訂，令其精當，豈不大快。却自出意見，欲駕亭林之上，反成破綻。以自己土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來相傳之緒言，豈可乎。是亦此書之定評也。

《切韻正音經緯圖》

清・郝士錞《切韻正音經緯圖序》 歲乙未，奉命視學滇南，聞方外見賢者所著有《切韻正音經緯圖》甚善，急取閱之，確當直切，明潔簡要，深便學者。第錯綜古法，稍加訂正，未嘗立異標奇，而準之前人反切無不吻合，要不過以吾身之氣通天地之氣，故發之自然而非有所强也。亟加賞嘆，遂命季兒薄受其書。在見賢從事釋門寂滅證真之道，無欲以養其心，參悟以見其性，或能從有字之後而返於無字之先，故以其餘及之聲韻。余不可得而知，獨深喜其師古而不泥於古，傳後而有裨於後。其於聖天子同文之治非僅曰小補也。故爲之序以廣其傳。時康熙歲次乙未七月朔日，賜進士第提督雲南通省學政按察司副使加二級益津郝士錞題。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自序》 愚弱冠時負笈鷄山，學於石鐘覺宇老人，追隨杖履，執侍有年。每疑老人生長南徼，語含中韻，因請其故，遂面授愚聲音之法，始悉今昔南北音韻清濁之道。自是之後，安鉢昆水，憩息雲岩。凡遇二三子，禮誦之餘，灑掃之暇，間以一二門法畧爲指揮，以當犒勞。消磨歲月之具，實非好爲人師之比也。然兹付梓，惟以若輩口傳心受，雖能記憶，恐其日久不無遺忘，故弗自揣，聊伸管見，摘取梅氏所緝横直二圖，合而爲一，但不盡用其説。復搜古今音韻之確當者，參而訂之，仍以三十六母據之爲憑，平仄四聲列之爲證，以備學者。横豎披閱，豎則調四聲以歸母，横則推首韻而至末。由是横豎互陳，上下貫徹，故能出切取字，啟口無疑，因而目之爲經緯圖也。然此諸韻悉以開發收閉而爲統括，至於其間所呼之處，凡於舊譜有不同者，俱詳圖内，庶爲初學作老馬耳，非謂能奪天孫工巧以傚竇氏迴文也。時康熙庚辰歲粤寅月黄生日，昆明海印寺後學宗常識於友竹軒中。

《詩韻析》

清・吴鶚《汪雙池先生詩韻析序》 國朝崇儒右文，韻書林立，超越前代。余壯事軍旅，早廢詞章，愧未究心有得。辛巳夏，出宰是邦。邑士大夫修輯縣志之暇，復出其鄉先賢汪子雙池先生所撰《詩韻析》見示。方音之宜急辨，訛傳之宜急正有若此者。尤喜其即今以證古，復博古而通今，洵足爲後學津梁，敢任湮没耶。爰與諸君子刊行。先生《書經詮義》《樂經律吕通解》及《物詮》等書，後付之梨棗，期與學者共度金針，庶幾正學昌明，由唐宋而上追周漢，非徒爲闕里重先生傳已也。是爲序。時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夏，同知銜知婺源縣事端州後學吴鶚謹序於婺源縣署息訟軒。

《音切譜》

清・李元《音切譜・自序》 余總角時即通三十六母，顧以余脣吻試之輒離合相半。長而周遊四方，與南北人訪問方言，則與余之脣吻離合相半，而南北人亦自與韻母之離合相半。因而反覆研究之不已，學日益進，疑日益多。顧於等韻之離合相半，及南北人之離合相半者參互以審之，而漸有離少合多之機焉。則以余一人之方言，不若與天下人之方言相證，而天下之大，萬國九州各異聲響，一鄉一邑，各别語言，烏從而證之。慨自沈、宋嚴音律，學爲詩者，莫不兢兢於粘聯之得失，而四聲别矣，五音昧焉。一二稍知音者沈溺方言，輒損字母爲詬病。夫平上去入高下雖分，喉舌脣齒牙部分可據。即今結舌吃口，齆鼻缺脣，其言語初不足於四□也。童婦得指而笑之，以是知天籟之發非憑臆而信心也。余讀等韻，得開合正副之法，因取反切之在《廣韻》者，參互配比，以承其流，復取秦漢而上之書，以究其原，輯爲《音切譜》，循前書之成例，窺古哲之用心，一得之愚，不自已出，雖以淺陋之學，未能有所博稽，而一人之方言，一鄉一邑之方言，天下萬國九州之方言，倘亦有所憑依，不至茫無歸宿也。京山李元。

《韻法傳真五美圖》

清・馬攀龍《韻法傳真五美圖・切韻調聲字母全圖》 以上切韻調聲字母全圖，本梅誕生壬子春從新安所得之竪圖，倣《字典》明顯四聲等韻圖而横列之。圖有緯有經，緯以切韻，經以調聲。一切一調，彼此合湊。【略】圖各三十二音，經緯成句。學者按圖誦之，聲韻俱徹，庶平仄舛謬之弊從此革矣。

《横切五聲圖》

清・崇鳳威《横切五聲圖・序》 韻書舊法極精，但門法甚廣，初閱之，類多茫然。兹妄不揣，祖述其意而輯此譜者，乃爲自省之用，非敢妄作聰明，貽笑大方也。其義雖本等韻，顧通攝門繁而膚淺莫測，予詳定四十七韻，圖列二十一母，配以五聲。每圖凡一百五音，圖中有音有字者則以熟字列之；如有音而無字者即用二字切之，及入聲同音者亦然。至近時之音，以此圖論之，其入聲同韻合爲一音。統計四千三百五聲，九州之音似□備矣。【略】予初讀四子，嘗見聖經先治其國句，註治字平聲讀，音池。然治字按《正韻》本爲池去聲，襯世切，音熾，今俗呼正世切，音智。若照俗呼治爲智音，其平聲當如知音矣。然智治二字韻同母異，智從知母，治從穿母，此不明字母之故也。再舉《淇澳》節而言，註澳於六反。菉，詩作緑。猗，叶韻音阿倚下版。反。喧，詩作呾。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予初閱之，無一能辨。久而詳之，則知古人用意之深矣。若以斯譜切音之法，澳即音欲，菉作緑，並音禄。猗本音倚，叶韻恩呵切。倩，喜眼切。若下版反當音緩。喧呾諠諼俱叶虎晚切。恂作峻，四運切。如此切之音之，亦似了然。或與初學者稍藉爲階耳。時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仲冬月，長白崇鳳威詳定。

又《四十七韻》 予自辛丑偶志於各字各音，不憚其勞，詳加考證，悉以五方之音兼列，並仿韻書一東二冬之例，以一公二扃爲次，庶閱者知其歸宿，有所適從。惟素喻方音者觀之始能瞭然，否則必謂俱多重複矣。第見聞既寡，而音有五方之殊，蠡測所及，恐未盡然。斯稿草畢，以

俟博彦指正云。祥又識。

《切音捷訣》

清・郭肇《切音捷訣跋》 浣東酈君伯行究心音學有年矣。自《説文》《玉篇》洎近代顓家之學，靡不蒐采融貫，將有《摭古堂正音》一書問世，而先撮其大要曰《切音捷訣》，取便於幼學也。其法以母爲經而韻緯之，洪纖清濁，不失黍絫，而又省音之近似者，以類相從，俾學童上口可誦。用君之法，慧者一覽輒曉，最愚者亦積久自悟。牖人心之本明，而範以定律，誠無捷於是矣。且伯行年力方富，充其所學，不難蒼萃成書。余願其務愜人心，毋膠於支離之説焉。光緒庚辰十月既望，東埭郭肇跋。

《等韻一得》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内篇・自序》 乃宣七八歲時習爲射字之戲，即明母韻之理。長而好之彌篤，涉獵羣籍，凡論韻之書無不探討玩索，以窮其端委，往來四方，凡遇方音殊別者無不訪問印證，以究其異同。雖國書梵經、俗曲稗官之言，窮鄉僻壤、殊方異域之語，苟有涉於音韻者，皆所不遺。博考周諮，冥心孤詣，積之三十餘年，竊謂於此事源流，頗有心得。每與二三同志深論劇談，辨析毫芒，窮極幽渺，設譬奇詭，發聲侏儁，僮僕聞之，竊竊怪笑，所不顧也。累年參訂，定爲母韻諸譜一本。人聲之自然，雖婦人孺子莫不入耳而能通，矢口而能道，而考之古法，仍復不差絫黍。雖未敢如沈約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若所謂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者，亦庶幾於萬一焉。光緒癸未秋，客天津，潘君笏南、洪君述軒以等韻見問，取所定譜示之，灑然領悟，亟勸筆之於書，因釐爲十譜，各系以説。爲《内篇》，録平昔討論之語；爲《外篇》，以俟知者。專重人聲而不尚考訂，所以别乎古韻今韻也。專主時音，而不悖舊法，所以通乎古韻今韻也。夫等韻之於古今韻，猶真行之於篆隸，今樂之於古樂也。以真行之偏旁，正斯、邈之點畫，以今樂之工尺，訂《韶》《濩》之宫商，固爲不可，然明乎真行之偏旁，今樂之工尺，其於篆隸古樂也，不愈有所憑藉而易於講求乎，則是編或亦通儒之所不廢歟。十二月丁巳，勞乃宣自序。

又《自識》 是編作於癸未客天津時。羅稷臣觀察見之，謂通於中國音韻，於習學外國語言文字，事半功倍，以此作爲有益於西學，勸付剞劂。乃宣未敢自信，覬所學稍進，勒爲定本，然後出而問世，忽忽十餘年，學殖荒落，迄未能有所成就。今歲權宰清苑，受代後，沈子封太史來主畿輔學堂講席，以時方講求西學，亦持羅君之論，力促梓行。會返任吴橋，下邑事簡，因以暇日尋繹舊聞，重加審訂，授諸手民。夫乃宣目不能識西文，口不能道西語，是編所論，專以中國同文之音爲斷，與西學無涉也。而兩君子皆謂有益於西學，誠不敢信其必然。然無問何地方音，舉不能無母與韻與聲，熟於母韻聲之條理，四海五洲莫能外也。兩君子皆神明於音韻之理者，而羅君於西學尤精，所言其不余欺乎。雖然，乃宣於是編第知明吾中學而已，其於西學之離合遠近果何如，則非乃宣之譾陋所能知也。光緒戊戌八月，乃宣又識。

又《等韻一得補篇・自識》 《等韻一得》内外篇，作於癸未，刊於戊戌。自屬稿以逮殺青，固已再三改削而後定，然未敢自信其必無憾也。十餘年來，見聞之所積，思索之所濬，友朋討論之所啟發，時時有新意之萌，回視前作，未盡愜當。近人著述，每於再印時必有所更正，深有合於與時俱進之義。而吾書乃刊板重刻不易，因述此篇以補之，而前刻仍不廢，以待日久之論定。他日或又有所發明，此篇又爲筌蹄，不可知也。癸丑孟春，勞乃宣識。

《切音蒙引》

清・王庚《切音蒙引跋》 歲壬午，補勤先生里居掌教，予數過之，見其手定《切音蒙引》一書，雨夕燈窗，危坐筆削，咿吾作梵唄聲。坐客一詞莫贊，獨二童子侍校訂，參末議，令先生解頤。問之，則曰知是者，向惟老友陸善泉，今幸授得是二童耳。夫以先民口耳之學傳之其人，毫釐千里，非開卷所能了然者。而先生則以授卯角而轉資臂助，其涵育萬有而以牖世也，抑神矣。惜予駑老，愧二童不若也。二童蓋先生孫行

云。小谷王庚跋。

清・陳錦《切音蒙引・反切源流》　近時烏程汪謝臣學博曰楨，別著《江表補正》一書，辨難至精，推衍至廣。其等類倍江《表》而什《指南》，雖目下十行，亦不勝其記誦。嗟彼蒙學，何自而開卷了然。鄭夾漈《七音略》所謂士大夫與論反切，便瞪目無語者此也。予幼受庭訓，習切音，凡五十年。而以之授人，卒鮮善本。每聞老生常談，輒舉《空谷傳聲》爲祕授，而偏引李松石春滿堯天廿三字母，所謂昌瞋充初、康韓空枯者，半不自牙音見溪郡疑起，實與中音大相逕庭。初學錯認途徑，欲改無由，適以自亂其局，反視家置一編之《字典》爲天外奇書，良可慨也。歲壬午，予以憂返里，將出是以課童孫。因見暨陽酈氏珩所梓《切音捷訣》，字母亦主中音，而略去江、汪二表等類，止分開合口正副音，並歸併韻母如字母之數，將無字空圈逐一加註反切，略似《空谷傳聲》體例，令讀者橫數而得韻中之音，直數而得音中之韻。自此江、汪無切之字，盡歸於有音，真不愧爲捷訣矣。而猶有憾焉者，更易字母部位爲圖，讀圖法尚需口授也。自來學者，南人慣耳食，北人慣目食，耳食之書傳一時，目食之書傳千古。講畫師承有時而盡，不脛千里，終非竹帛不爲功。因蒐討羣書，折衷老友，韻表仍依故本，而掌訣另製新圖，竊取李世澤《切韻射標法》，兼司馬温公《切音指掌圖》，定其部位，立之論説，期於夫人而知，夫人而能。與吾邑山南陸叟善泉，書价三反，互相印證，閱數月而勉成一編。其爲書也，中音字母本等韻《切音指南》；有字必有切本江、汪《四聲切韻表》；無字皆有切，本《切音捷訣》，與《空谷傳聲》撰席記碼法，又兼《射標》《指掌》諸圖，弁諸卷首。集古今人如許智力而共精一藝，以之授人，予何有哉。又嘗考《空谷傳聲》撰碼法，事同隱謎，未爲便蒙。今設爲兩掌對掄標箭，掄得標數，即其的數，轉覺易於記認。竊自喜不囿於古，而古法自存。善泉猶曰是專爲便蒙設也，宜名《切音蒙引》，謂夫神明於法，則筌蹄棄之爾，誰曰不然。

《等韻詳解》

清・曾士剛《等韻詳解序》　余司鐸河陽以來，批閱諸生試帖，諸多失粘，詢知音韻之學，北方少有傳人，雖《康熙字典》詳載切音等韻之法，不經口授亦茫然莫解，兼之鄉曲蒙學，又難各置一卷以備講求，斯道或幾乎息矣。今府庠張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彙爲《詳解》一篇，爲督學使者邵伯英先生所鑒定，俾付棗梨，以惠初學。使得審音以識字，識字以讀經，今音與古音考其異同而無疑，則今文與古文得其會通而釐正，所裨益正復不少也。是爲序。古弦山曾士剛健齋甫識。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自序》　嘗思窮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知音。等韻者，固諸書之管鑰，小學之梯航也。敬自髫齡就塾，祇聆庭訓，受等韻諸書，經數十年揣摩，未能窺其蘊奧。乙酉春，肄業覃懷，幸遇河内蔣一齋先生，互相考證，僅知大略。歲癸巳，邵大宗師伯英先生案臨，宏獎風流，實心勸士。敬幸出門下，間於親炙之餘，得承指授。迺就《康熙字典》等韻詳加考證，稍有心得，列爲眉詮，雖於音韻之學無當高深，而初學等韻者似有入手之助。繕册上呈，亟蒙先生節賞，命付梓氏，以廣流傳。敬不敢固辭，謹序其緣起，聊誌先生樂育之誠云。光緒癸巳桂月，河陽張子敬撰書。

門法部

目次

論說……三九四一
綜述……三九六四
著録……四〇三五
《切韻指掌圖檢例》……四〇三五
《字學元元》……四〇三六
《直指玉鑰匙門法》……四〇三七
《直指切韻捷徑門法》……四〇三七
《切法辨疑》……四〇三七
《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四〇三七
《切字圖訣》……四〇三七
《等韻通》……四〇三八
《等韻真傳》……四〇三八
《切韻表》……四〇三八

論説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胖龐庞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横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之清平。牓，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牙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吴音，故音韻庞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舛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茶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麽伽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乂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麽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宋・董南一《切韻指掌圖後序》 音韻之學尚矣。【略】然以要御詳，以一統萬，譜分帊別，旁通曲暢，未有若《切韻指掌圖》之精密者，圖蓋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所述也。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列爲二十圖。辨闔闢以分輕重，審清濁以訂虚實，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徒紅切同。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商量切商。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乘人切神，丞真切辰。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巨沂切祈。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經典載籍具有音訓，學者咸遵用之，然五方之人，語音不類，故調切歸韻，舛常什二三，曩以爲病。暨得此編，瞭然在目，頓無讀書難字過之累，亦一快也。

宋・盧宗邁《切韻法・跋》 世傳切韻四十四圖，用三十六母與《集韻》中字，隨母所屬，次第均布於圖間。而有聲有形與有聲無形，萬一千五百二十聲，該括世之所有字，并在其中。揣其聲數，乃《易》之大衍、六十甲子、五行之數。若布萬一千五百二十等，以六除之，則等無餘數。其有用二字云切或云反者，其理則一，亦五行相生，自然之理，非人意可强爲之。若按圖調切，則有平上去入四法。横念則有隨清濁歸韻法，隨平仄四聲念則有四等重輕法。又有兩字反切歸其字者，爲之切韻法。相爲表裏，則是切韻有四法也。詳此四法，乃是前古通曉易數之智士作而成之。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聲聲皆別。如中央之視四方，各有定位。若周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四十四圖，字字皆然。其非通幽悟

微之人，焉能造是，而後學者未有能爲言其所自詳者也。淳熙丙午歲四月壬午，盧宗邁因敘所見，附於所集切韻法後。而作頌曰：

滿寘世界字音容，圖局包含盡在中。若人明了箇箇意，豁然如海與天通。

題明・邵光祖《切韻指掌圖檢例》　按《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公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而以三十六字母列其上，了然如指諸掌也。餘有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如第二圖無隆字，代以龍字；無冬字，代以東字，今皆表而出之，仍註其代字並字母，庶易檢也。字重見前後圖者，今惟註前圖，庶不煩也。圖自一至六者獨用，七至十六一開一合通用，十七至二十兩開兩合通用。夫切韻二字，上者謂之切，下者謂之韻，以圖上所列字母爲切，以見字母下之字爲韻而翻切之。假如欲切敲字，以第一圖字母溪字爲切，而以圖首見字母下交字爲韻作溪交切之，則爲敲矣。又如欲切喬字，以第一圖字母羣字爲切，而以圖首見字母下驕字爲韻作羣驕切之，則爲喬矣。餘皆倣此。平聲然矣，上去入三聲亦然，或以四聲調音亦得。至於空圈無字者，亦依前例而切之，無有不得其音者。此檢圖之例也。蓋《廣韻》有此圖。則切字始得其正，圖有此例，則尋字乃知其方，故圖實《廣韻》羽翼也。舊之檢例全背圖旨，斷非司馬文正公之所作，世未見有論及此者，姑記於此，以俟識者正之。洛邑邵光祖宏道書。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二十四攝通廣侷狹》

韻中何攝是侷分　通與江兮遇宕曾
通門之韻有二攝　止聲之外更加臻
蟹兮與山何所屬　效梗邀將入廣門
惟有狹門果與假　尤和咸上又添深

袁氏曰：《等子》二十四攝中，有通廣侷狹四門之名。爲通門者二，止攝臻攝是也；爲廣門者四，蟹山効梗四攝是也；爲侷門者四，通遇宕曾四攝是也；爲狹門者五，果假尤咸深五攝是也。前內外轉以第二等分之，此通廣侷狹門以第四等分之。止臻蟹山効梗六攝四等字多，謂之通廣；通遇宕曾假尤咸深八攝四等字少，謂之侷狹。此通廣與侷狹之辨也。至于通之與廣，侷之與狹，《等子》四分之而門法無辨。摠之通門廣門中，四等字廣，故逢三可通切四，因廣得通，通即廣也，故摠曰通廣。侷門狹門中，四等字狹，故逢四尤拘切三，因狹乃侷，侷即狹也，故摠曰侷狹。此門法所以不分通門廣門，而並立通廣一門；亦不分侷門狹門，而並立侷狹一門也。說不出于此矣。通廣侷狹切法，詳在十三門法內，其內外八轉中，如江攝果攝，全無三等四等，故不與通廣侷狹四門之列，讀者玩自得之。

又《一切分兩用之辨》　袁氏曰，一字一切脚，古人嘗用之，然有同一切脚，可切兩種字者，以門法不同故也。如于招切鴞，是音和門。切遥，却是喻下仰門，如所寒切山，是正音憑切門。切朋，却是精照互用門。如知盈切貞，是窠三門。切丁，却是類隔門。如昌來切猜，是照精互用門。切犨，却是寄韻憑切門。如如刀切饒，是日寄憑切門。切饒，是日母借切門。蓋由兩門可通用，故兩種字同用此切。然由門法而偶合，非混互之説也。

又《一切開兩門之辨》　袁氏曰：一切字，出一門法，學者所易明。至于一字之切，雙開兩門法者，則難以意得矣。如刃坰切丁，他吹切絺，是類隔門，又是開合不定門。如賓出切弗，扶弘切朋，是輕重交互門，又是開合不定門。如符真切頻。芳連切篇，是通廣門，又是輕重交互門。如德山切簞，丁醲切知，是內外門，又是類隔門。如祖肱切增，七眩切称，是精照互用門，又是開合不定門。如此之類，皆一切備兩門之法，不知其故，而於一門求之，則于此有合，于彼有戾，去作者之意大相遠矣。

又《兩切切一字之辨》　袁氏曰：字有兩切一用者，前一切兩用，乃一種切。切兩種字，此乃兩種切。切一種字也，如音和門，居雄切恭，九龍亦切恭。窠三門，直由切儔，長秋亦切儔。輕重交互門，苻門切盆，房昆亦切盆。正音憑切門，楚居切初，叉魚亦切初。振救門，私兆切小，心繚亦切小。日寄憑切門，如蓮切然，汝延亦切然，蓋所用翻切二字，雖云不同，摠之，切字同一母，韻字同一等，借令切脚二字，千百其變，翻而切之，其實同切一字也。所謂兩切而一用，切者不可不知，其同也。

又《兩門切一字之辨》 袁氏曰：前一切關兩門，乃一箇切切一箇字，而雙關兩門法也，此兩門切一字。乃兩箇切切一箇字，而各出一門法也。如犨字，在寄韻憑切門，是昌來切。在音和門，却是尺鷄切。如細字，在振救門，是仙例切。在精照互用門，却是山砌切。如惹字，在日寄憑切門，是如我切。在音和門，却是如者切。如栘字，在寄韻憑切門，是善來切。在音和門，却是辰戾切。如頻字，在輕重交互門，是扶真切。在音和門，却是皮賓切。如鄒字，在正音憑切門，是側鳩切，在精照互用門，却是作愁切。如莒字，在寄韻憑切門，是昌改切，在音和門，却是初疠切。如缶字，在非家憑切門，是方斗切，在輕重交互門，却是必有切。蓋字雖一字，而所切之門法不同，在此門切者一種，在彼門切者又一種，其實同切此一字也。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長箋解題・門法表》 等子立而有門法，門法滋而支謬，贅義雜出，無當于事，敵人耳目。守其説者不知其過，昧此道不知其功，無斁者旡不能爲之正，事斁者又略而不窺。今且降志旦就其鄙詞，作門法表，旦示其宗支，而始有條理矣。即不過强世俗譌習旦通其法，世俗故非，而門法亦未爲盡是也。厽增門法，不出古十三，十三不出音和類隔，二者又一稟之音和。音和，其法之本也。即旦是説表而爲譜，其詳則有門法例，在《悉曇發凡》。

明・方以智《通雅》卷五〇《切韻聲原》 論古皆音和説

切響期同母，切上一字。行韻期叶而已。切下一字。今母必麤細審其狀焉，粗奔細兵，粗登細丁，狀則公于于見，烏思于影也。韻審啀喍合撮開閉焉。合如翁烏，撮如春全，開如哇當，閉如侵監。又有侷阿如鐘光，舌抵如支珠之類。舊以德紅切東，則紅噥矣，宜德翁切，端翁，當公皆可。《指南》於切母一定者反通其所不必通，于行韻可通者反限定于一格，且自矛盾，不晝一也。詳攷經傳、《史》、《漢》注疏，《説文》，沈、孫以至《藏》、《釋》，皆屬音和，但於粗細不審，而舌齒常借，脣縫常溷耳，此各填其方言，或各代之口吻然也。吳越子紙、專甎不分，南康匡腔反用，麻城以荒爲方，建昌勸鏸爲一，江北都兜不分，齊秦率帥不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缺。然古已有之，如祇柱音止。《孟子》作周道如底，字家分底厎，鑿説也。提音題，而好人提提，與朱提縣音時。方旁無模之相轉，則以諧聲譯語知之。《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用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詩》混夷駾矣，即昆夷，而又作串夷。如此之類甚多。存舊法，攷古今，可也，豈守其混與借以立法哉。

《日月燈》與《字彙》四法，仍爲前惑者也。二十門纏繞無論，且以類隔門言之，謂以端母切知，知母切端，如都江切椿字，丁恭切中字，濁甘切譚字，陟經切丁字。此不過因孫愐椿字一切也，然四切已違其三矣。《唐韻》椿都江切，而中則陟弓切，譚則徒甘切，丁則當經切。都江切椿，非古，讀都如諸，則訛耳。者古音渚，故諸薯等諧聲。如休屠音除，蓋中國以所習字譯之，譯時不作休除而作屠，以當時讀屠如除也。曹子建有《都薤詩》，《六帖》云張協有《都薤賦》。《林下偶譚》曰：甘蔗亦謂諸蔗，相如賦諸柘巴旦，則證知古都有諸音。又旁推之，《詩》酌以大斗，鄭玄音主。《古文易》日中見主。凡字從詹從單從亶，皆有舌頭舌上一種之聲。攷《説文》椿啄江切，《韻會》椿株江切，非確證乎。椿從春聲。《説文》春書容切；《韻會》初江切，以狗軌旁舂之蠻音窻也。古江如工，降如烘。後漢謡：江夏黄童，天下無雙。則此韻亦後轉也。至于陟經切丁，則尤可噴飯。《詩》伐木丁丁，陸德明《釋文》丁陟耕切，蓋讀如錚也。《指南》乃以丙丁之丁附此門法，寃哉。

孫叔然以來，即有經堅、丁顛等轉法。《指南》鄙之，豈知其理乎。聲爲韻迮，其狀即異。惟真温庚青一韻聲多，于翕闢、嘻縫、撮掏、忍送之狀，字字皆備。其次惟先天之韻，然已不如温亨之盡矣。旋韻真青，正當春秋二分之候，故其聲和平，自然相應，以此調唱，其竅自諧。春秋之用，豈人力可思議者哉。先天本從真轉，古通一韻，今中和立南北之極，而旋元適以先天和合，亦用三餘一之符乎。何謂真天通，曰：《國策》陳軫，《史》作田軫，陳敬仲，《世家》作田敬仲。《荀子》田仲、史鰌，即陳仲子。《詩》應田縣鼓，《宋書》引作應輮縣鼓。《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陸德明音甸之證反。《説文》顛蹎闐以真爲聲，煙喧以甄爲聲，馴絪以川爲聲，詵駪以先爲聲。孫堅謂甄井同名，後乃呼甄。《華嚴字母》第八列，因年天田並列，可知西音亦然。又如沈《韻》元與魂痕爲一，《漢志》同並縣，並音伴。智按古有讀半爲笨者。吳元滿，滿音猛，滿音門，亦足證矣。

清・柴紹炳《切韻編・十三門法是非辨》 切家有十三門法，大抵本等韻立説，關中劉鑑從而闡發之。十三門者，曰音和，曰類隔，曰窠切，曰輕重交互，曰振救，曰正音憑切，曰精照互用，曰寄韻憑切，曰喻下憑切，曰日寄憑切，曰通廣，曰侷狹，曰内外。郴陽袁氏復爲條釋圖格，以盡切韻之變焉。要而論之，其間有是有非，居今稽古，未可雷同勦説

也。何爲音和。解者曰：切脚二字，上者爲切，乃先分牙舌脣齒喉也，下者爲韻乃後分平上去入也。切以審母，韻以審聲以何母轉何聲，萬不失一。他若窠切，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之類，雖建立殊門，大都視上母爲切，不拘韻之等次，與音和無異，其名目可畧而勿問也。何爲類隔。解者曰：謂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爲種類阻隔而音不同也，如都江切樁，徒減切湛之類，蓋古未標母，則都徒俱屬舌音，以切樁湛已愜，後人據母有端定知澄之別，遂以類隔名之。然既有分母，何若以株江切椿，除減切湛之爲愈乎。何爲輕重交互。解者曰：幫等重脣爲切，韻逢諸母等第三便切輕脣字，非等輕脣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脣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飄，芳杯切胚之類。夫古法無論，即字母初建，脣音止四，尚缺幫滂奉微，輕重畧似，何爲交互。說者從温首座增補之後，更發斯論，譬則以漢律斷周事也，使各歸其母自可。以拂尤切飄，烹杯切胚，交互之說贅矣。何爲精照互用。解者曰：謂是精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只切照一字。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如士垢切鯫，是照互精，則減切斬，是精互照也。按古本斬是側減切，其士垢切鯫，亦緣牀從未分，原非互用，在今自當用鋤垢切鯫，如曆家以定朔改不定朔可耳。其外又有群匣疑泥群明牀禪匣喻日母借切諸例，此皆爲等韻所束，別開徑竇，揆諸古法，均屬贅疣，如騎馬切下，不如用何馬，是匣無借群。下驢切渠，不如用騎驢，是群無借匣。如泥登切能，本是凝，則疑不借泥。泥圭切覭，本是泥，則泥不借疑。如磨針切琴，是明借群，不若用渠針切琴之確也。渠多切磨，是羣借明，不若用磨多切摩之確也。如才晉切賮，是從借邪，不若用隨晉切賮之確也。祥門切存，是邪借從，不若用藏門切存之確也。如詩皆切豺，不若用崇皆，上慳切戩，不若用省慳之當也，則禪借牀可省。蛇僵切常，本是牀而非常，食兒切匙，本是蠶而非匙也，則牀借禪可省。户歸切韋，當用羽歸，則匣借喻非是。于古切户，當用湖古，則喻借匣非是。其日母借切，曰二來娘處，如如肴切鐃之屬，一四歸泥，如如精切寧之屬，夫日與娘泥，齒舌復異，字各歸母，牽合非倫。何若以奴精切寧，衭肴切鐃爲愈，則日母借切，尤說之難通者也。至通廣侷狹内外不定諸例，畧舉如前，益復自相矛盾。揔之，等韻家既變古而併韻，復割韻而分等，事屬更張，理難條貫，於是屢易其說以就已法，首尾横决，莫知適從，烏用是紛紛者哉。廼袁子讓亦云：切字之法，盡於音和，其後十二門似屬畫蛇添足，可謂能見大意，而終未敢駁等韻之訛，猶云涑水失等與吴興失母同病，豈非知二五而昧於十乎。

清・潘耒《類音》卷二《圖説・等韻辨淆圖説》　字母源於西竺，其播於中土也，當自譯經諸梵僧傳之。而等韻則華僧神珙、守温等所作。等韻者，以各母貫各韻之字而等次之也。字之在韻，散亂無統，得等韻而始有條理，爲功甚大。顧其書未能盡善，後人立諸門法，尤多紛糾，則以列母不清、置等不定之故也。按三十六母中知徹澄孃本係複出，可以不用，即用之，自應以三十六母竝列一格，而以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則出切行韻，畫一分明，有何門法之可立哉。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　吴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温字母、劉鑑門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奥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异于劉鑑。若取其書删之，附予音韵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脣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异，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蕩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异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爲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爲字也，如丁也爲，丁可爲是也。翻切爲震旦之法，顔之推以爲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肅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爲《左傳》之鞠窮爲弓，句瀆

爲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説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内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輩，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爲殤帝諱，改隆慮爲林慮，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爲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册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窮之避。李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藥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温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憒憒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拯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絶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温、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縝密，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汩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束，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闇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温蠢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愐之《唐韵》，守温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余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彦，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贋。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温，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説，暨評論昔人，皆精微確當，有功聲韵。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之説，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韵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交互切法詳辯》　古韻音和切法者，以其通韻聲音會和而出，乃切字之總稱也。其中分列二十餘門，蓋以古今聲音不同，南北方言有異，而譜韻之音就此失彼，故詳分各例，以求悉備。但門法重複，後學苦繁，每憚其難而斥之。愚此經緯圖，竊爲後學之簡便而述，故於古韻之中，惟取二三門法，其餘概置弗用，似於古韻有殊，要皆悉備古人之法而無遺。其二二門法，即《指南》所列之類隔輕重精照開合也，其餘瑣立，不出於此，今以簡禦繁，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切字之法，莫近於此。試舉數字用以爲據，如獺字他達切，即常呼塔字，而端知交互切察字乃他鎋切，蓋以舌頭音而取舌上音也。佛字方逸切福字，而邦非交互切弼字，是以輕脣音而取重脣音也。生字西庚切，即當呼僧字，而精照交互切聲字方爲正音，蓋以齒頭音而取正齒音也。今皆訂爲雙音交互法。又如畫字湖麥切或，本庚中行韻而取觥韻字也。訖字下没切黑，此昆中行韻而取根韻字也。今則訂爲雙韻開合法，此皆古書切脚相習已久，必效此數門，則古今聲音，南北方言，斯可互取而得，其亦造車合轍之意也夫。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二《辨内外》　内外八轉，趙凡夫云絶無的據。嘗細考之，如卦畫然。一二等爲外，三四等爲内，止從照母分。内門二等惟照有字，果攝竝無照，姑附之内耳。俱切入三等，所謂内轉切三也。外門二等俱有字，臻攝止照有字，另分臻韻。仍切二等，所謂外轉切二也。二十門切法内三外二，止以照母言，甚明。此或釋氏宗旨，使人自悟耳。要之有一等，其二等止照母者切入三等，畢竟未安。觀感韻之

濶，錯出二等，咍韻之犘，海韻之筃，錯出三等，知一等非無照。山韻之戔，錯出一等，知二等非無精。山有潺，仙亦有潺，産有棧，獮亦有棧，黠有茁，鎋有刷，薛亦有茁刷，重出游移，非法矣。祭之幯，薛之棳，愿之斷，線之孱饌簒，鹽之纖，葉之箑，與遇攝之傴芻，宕韻之莊創，曾攝之磳殕，流攝之鄒搊，并歸一等，音之輕重既同，字之形體亦類，必拘止深二攝之例，出切行韻，亦已過矣。

又《辯通廣侷狹》　通廣侷狹四門，舊以字論切，廣狹於通侷無與也。《指南》云：以其第三通及第四，故曰通廣。爲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故曰侷狹，亦於廣侷無與也。竊謂廣對狹，通對侷，俱兼韻言。蟹山効四等俱有字，梗二三四等有字，韻以字顯，亦云廣矣。止除微，臻除文外，三與四雖分輕重，却同一韻，自可相通。舊法見幫非曉爲切，韻逢知照來日三等，并切第四，所謂以其第三，通及第四，爲通門言也。廣門亦如之。通不必廣，廣無不通也。如山之先自爲四等，仙亦並見四等，故可通。假流深四等間有字，亦云狹矣。通遇宕曾四等，惟精喻有字，無可通處，則甚侷。舊法見幫非曉爲切，韻逢精等，及喻母第四等，竝切第三，所謂四等字少，爲狹門言也。侷門亦如之。狹餘於侷，侷無不狹也。咸之見精曉有通理，開廣合狹，概作狹者，其切法如假流深耳。江果只一等二等，故不與。

又《辨切韻二十門法》　一音和門。切韻原取音和，上字出切定母，下字行韻取音，此創法來不易之理，而等韻切母，必參之行韻之母始定，緣韻分四等，參對沈韻，促爲排合，約三十六母爲二十三行，各母等分不同。見曉來各四等，幫三等，間有四等，端知精照各二等，非日只一等。二母促排者，門法錯出，故惟見曉來母爲切，隨四等韻去爲音和，以古紅切公，古行切庚，古賢切堅爲證。究之攝有獨韻，與開呼合呼之不同，總以一二等爲一類，三四等爲一類，以一二切三四，三四切一二，即行韻音和，出切終失其類也。

二類隔門。專言舌音。四等中，端一四，知二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以都江切椿，丁恭切中爲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以獨甘切譚，陟經切丁爲證，謂種類阻隔而韻不同也。予意知母可省，只是舌齒相混。古舌齒相混處甚多。方密山云：《廣韻》椿都江切，而中則陟弓切，譚則徒甘切，丁則當經切。曹子建有《都蔗詩》，知古都有諸音，至陟經切丁，蓋讀如錚，説有根據，但端照从聲多同，則相混已久矣。

三窠切門。謂知母第二爲切，即四等中三等。韻逢精曉九母第四，竝切知母第二，以陟遥切朝，直猷切儔爲證。爲不離知等，第三本窠也。予意知作照看，精照一四同等，三爲照二，四爲精二，三四無不相隨。曉母三四相近，此亦音和。

四輕重交互門。專言脣音。四等中幫一二四，非三，亦有三亦幫者。止攝陂，臻攝彬，山攝辯，効攝鑣，梗攝兵，曾攝開閉合逼，咸攝砭。幫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當是非母與諸母第三，如下尤雲是喻母三等。便切輕脣字，以匹尤切紑，布雲切分爲證。非等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却切重脣字，以芳盃切胚爲證。所謂輕重交互也。按非切重脣頗多，據温首座輕添微奉，重加幫滂，則前此脣音原未細分也。

五振救門。謂精等爲切，兼一四言。韻逢諸母第三，竝切第四，以思趙切小，祥李切似，祖知切貲，贊員切鐫爲證。舊云振者，舉也，整也，救者，護也，爲舉其綱領，能振三四，救護精等之位也。救或作究，推尋也，義猶近之。蓋韻雖三等，精隸于四，切四仍切五也，惟母一切四，爲失類。

六正音憑切門。照母一等爲切，即四等中二等。韻逢諸母第三，或第四，竝切照一，以楚居切初，山幽切搜爲證。謂正齒音中，止憑爲切之等，不拘行韻之等。此自切韻以來，齒音不明，槩以止深二攝爲例，止深無一等，照母字少，以三四行韻，亦屬强合，況有一等者耶。法之可議者也。

七精照互用門。四等中，精一四，照二三，一四出切，韻逢諸母第二，竝切照一，以宗簡切盞。子皆切齋爲證。簡皆原無精，故切照。照等第一出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以楚公切聰，崇刀切曹爲證，公等無穿，刀等無照，故切精。所謂精照互用也。精牙照齒法疎，故混耳。

八寄韻憑切門。謂照等第二出切，即四等中三等。韻逢諸母第一，竝切照二，以昌來切犘，昌紿音駘。切莅爲證。按犘本咍韻，莅本海韻，爲

一等之照填入三等，非本韻，故曰寄，原非正法，以三切一，亦失類。舊昧此義，兼一四言，引章移切支，於寄韻何與耶。

九喻下憑切門。喻三出切，韻逢諸母第四，竝切第三，以羽徐切于，于田切筵爲証。喻四出切，韻逢諸母第三，竝切第四，以余朝切遥，余良切陽爲証。仰覆之間，止憑爲切之等也。喻於諸母中，最平完，多置四等，三四原通，況憑切耶，仍是音和。

十日寄憑切門。謂日三出切。韻逢一二四，竝切第三，以汝來切荋，儒華切捼爲証。按日半齒惟一三清出，與禪應，只置三，荋孫切如之。作汝來者，來音離也。捼無儒華切者，寄憑説無當。

十一通廣門。謂見幫非等，同曉匣影十五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知照來日第三，竝切第四，以渠知切祇，芳連切篇，扶真切頻，呼世切畎爲證。祇頻，通門，篇畎，廣門也。按通門第四其知照來日隸三。廣門除另韻外，與通門同。切四者，三通四也。篇頻幫非混，呼世切畎，誤。世祭韻。畎霽韻。一二切四，失類。

十二侷狹門。見幫非等，同曉匣影十五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精等及喻母第四等，竝切第三，以去陽切羌，府容切風，許由切休，巨鹽切鉗爲證。羌封侷門，休鉗狹門也。按精等於侷狹門，四本同三，《經世書》提精四作三，惟此爲的。侷門惟喻有四等，狹門三四亦通，故四切三也。幫母切三，多混非母，如布雲切分。一二切三，亦失類。

十三内三外二門。謂見端知幫非曉來日二十六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照母一等，即四等中二等。内轉切三，通止遇果宕曾流深爲内。以居霜切薑，矣殊切蠅爲證。外轉切二，江蟹臻山效假梗咸爲外。以古雙切江，德山切竄，布山切班當是媥。爲證。按韻二切二亦爲音和，切三爲失類。説詳内外辨。且端幫出切，易混知非，非法也。

十四麻韻不定門。謂知等第二爲切，即四等中三等。韻逢精曉等九母第四，當切出第三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即第四等。以通窠切之窮，引知邪切爹爲證。此實舌齒用混，與類隔門畧同，獨言麻韻者，邪可開喉，亦可抵齒，音本無定也。舊引勅洗切體，爲薺韻不定切，女像切餈，爲養韻不定切，未當。

十五前三後一門。謂非母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第三，爲前三門，以逢貢切俸，縛牟切浮爲證。幫母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爲後一門。以莫六切目，莫浮切謀爲證。葢以輕脣爲前，重脣爲後。按通流非母，本應一等。又微母填明母字，故舊歌獨許通流二攝，實音和也。但六本三，等韻終失類。

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門。謂照等第二爲切。即四等中三等。韻逢諸母第二，竝切照一，以衝山切獰，舟嘉切柤爲證。此亦音和，但母失其類，所謂寄正音和也。正齒爲照，精照二字可删。

十七就形門。謂見幫非曉一十六母第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以就切母之形。以巨寒切乾，無撥切韈，無感切錏，許鍋切靴爲證。按諸書無此切，且巨於北音近據，巨寒或切干。《説文》乾切古寒，無撥切韈，或撥爲發誤。無感切錏，或感音開喉。許鍋切韃，或車遮韻未開。韃歌韻字少，與戈近，因併用，非槩取隔韻也。

十八創立音和門。謂見幫等同曉匣影十一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侷狹攝内諸母第三，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以莫者切乜，皮兩切驃，眉鳩切繆爲證。此從侷狹門推廣之，只引幫母，四即是三，見曉三四原近，所謂創立音和也。但切出一二，母失類耳。

十九開合門。謂三十六母爲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以居縛切玃，蒲干切盤，居萬切建，下没切紇爲證。按縛可合，故切玃，萬可開，故切建，盤可開，故韻可干。惟没合不切揯。紇獨字，當憑切也。

二十小通廣侷狹門。謂來母第三等爲切，韻逢精二喻四，俱係四等。竝切第三，如力小切繚，是廣門，力遂切類，是通門，良獎切兩，是侷門，力監切廉，是狹門，此專爲來母言。侷狹門精四本同三，喻亦然。來三出切，并通廣門之精喻亦歸三，以精二喻四本三等，仍音和也。

已上二十門，有真正音和者，見曉來母爲切，隨四等韻去是也。近於音和者，窠切喻下憑切，小通廣侷狹是也。韻和而切央其類者，三二寄正音和是也。韻和而切有失類者，振救創立音和是也。韻和而切有

不和者，通廣侷狹是也。切和而韻失其類者，正音憑切就形是也。切和而韻有失類者，前三後一是也。切和韻異而實相通者，寄韻憑切、日寄憑切是也。切和而韻異其排者，開合是也。韻與切有和、有不和者，內外是也。外此而類隔，爲舌音不和。輕重交互，爲脣音不和。精照互用，爲齒音不和。夫精牙照齒，相近而實殊。細調之，誤者猶少。惟舌脣誤者最多，如內三外二，德山切儃，麻韻不定，陟邪切爹猶類隔之都江切椿，古音混也。通廣芳連切篇，扶真切頻，侷狹布雲切分，猶輕重交互之，匹尤切紑，芳盃切胚，脣音混也。嘗考都江切椿，舌音混矣。緣都有諸音。相如賦：諸柘巴且。而曹子建有《都蔗詩》，張協有《都蔗賦》。《詩》酌以大斗，依韻轉切當音靚，而鄭玄音主，今廣昌以知爲低，俱端知錯用之證。《國策》田軫，《史》作陳軫。《說文》田，陳也。田定母，陳澄母。駝，古馳字，今作唐何切。荼，今作茶，俱定澄錯用之證。芳盃切胚，脣音混矣。查華有敷音，花亦謂之葩，是滂敷通用之證。音韻字海詩云：輕中添出微與奉，是前此竝明奉微混也。重內增加幫迫滂，是前此非敷幫滂混也。總之，音韻古疎而今密，古韻寬而簡，自有切法，遂漸密而煩。古切無三十六母，與等第開合之分。自等韻出，而母分三十六，音分四等，攝分開合，故一出切也，辨其母，又辨其等，辨其等之開合，切無不確矣。一行韻也，辨其韻，又辨其等，辨其等之陰陽，韻無不和矣。舌脣之混，當日之音未清，亦法未備也，曲爲之說，可不必矣。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切韻當主音和》　了義、守温而後，劉鑑之《指南》，真空之《貫珠集》，遂爲等韻典要矣。《洪武正韻》特洗千古之陋習，而各字切響尚襲舊註，此王伯良所以謂其音路未清，故初學仍爾茫然。履聞之老父曰：反切者，爲不知其字而以此二字求之，其事原淺。後人既增門法，則鉤棘膠纏，其事反僻矣。此天地生人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古十三門，豈出音和哉。張位《早梅》，李登《詩括》，皆是此意，但剖論未明當耳。類隔者，必爲音和無字，乃別取也。音和何嘗無字，況現有母可取乎。按孫愐天寶韻每卷後記云：新添類隔，今更音和。使爲定法，則不可更矣。泰西入中國立字父母，即以父母爲切響而翻字無漏，何其便乎。金尼閣撰字父共三十，分爲輕重，曰則者格百德日物弗額勒麥搦色石〇爲輕，曰測擯克魄忒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黑爲重。按泰西曰父，即中國之三十六母也。其輕者，即今所謂初發聲，其重者，即今所謂送氣聲，其十父，謂不能輕重推之，蓋今所謂忍收聲，與脣下之二列與二半及喉母也。西法以喉聲爲自鳴字母，曰丫額衣阿烏。故下未黑字，仍以喉聲收之。黑之發爲乙，則彼列爲衣矣。如新法當曰則測色乃齒也，者擯石乃知照二列合舌齒之二層爲一也，格克額乃牙也，德忒搦乃舌也，百魄麥乃脣也，弗物乃脣音之敷微，并非敷奉爲一也，勒乃來字，日是日字，此已了然矣。其丫額衣阿烏既爲自鳴字母，而旁轉之又列四十五字，共五十，日字母，乃中國之韻也。詳見《西儒耳目資》。字學家曰：如此淺矣。嗟乎，聲音之道通於神明，如欲深求，當從河洛律歷推見原委，豈在迂回出切乃稱奇邪。曰：將以攷古正譌也。古自漢時不過讀如某字，孫炎反切，趣近而已。古今異讀，風土習移，未明其故，則疑不能決而附會之。且今所遵者，真空之《玉鑰》也。空守劉鑑，鑑所定已非司馬公法，又豈《七音韻鑑》乎，況豈天地自然之道哉。《貫珠集》絕不剖明其理，惟作歌訣，村塾學究夸難里閈耳，誰淺誰不淺邪。今《切韻聲原》專定同類音和者，求其至親切爲一定不可移之法，則天下共知。倘欲攷質古人，則便以新例辨證之。如知照相混皆可切朱，而此必以專字、主字切朱爲確。朱子以黑乙切胅，而此必以孫偭之兮乙切爲確。公干居見一聲也，而此必以京切見，孤切公，岡切干，君切居者，欲使三尺童子初習便通，故又爲之分條剖析，若恐人之不知也者，豈若《貫珠集》若惟恐人之知邪。或曰：古人初作此法，以類而窮，其始作之切，則音不可證，故立門法，今天下四方同知之字音不少矣。何至于窮推步歲月以天爲準，尚數百年一改，起古人於今，知必如我之變今法也。蓋切響期同母，切上一字。行韻期相叶而已。切下一字。新法尤審其同母之粗細與其狀焉，粗爲奔，細爲兵，粗爲登，細爲丁之類，狀則謂干公居之于見烏恩之于影同母也，猶未親切，必經與見，衣與影，其狀乃同。韻則尤審其陰陽合撮開閉之貼叶焉。陰陽謂喫噎也。合如翁烏，撮如春孫，開如哇湯，閉如侵監之類。細分則又有侷口如鍾光，舌抵如支珠之類。大約各韻亦分其槩，又非若切母之分別也。前人未推明喫噎，隨意任取，如德紅切東，則紅噎矣。豈可切東喫，宜德翁切端翁，當公皆可。《指南》於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限定于一格，而又顛倒矛盾，並不能自畫一其說也。細攷古人全非彼法，如經傳《史》《漢》之註疏，藏經翻譯之音釋，與《說文》，沈、孫之韻注，皆屬音和，但於粗細異狀不甚詳審而用，舌齒之間常借，脣之輕重常混耳。此乃前人各填其方言，又或各代之口吻然也。如

吳越子紙、專壇不分，南康匡腔反用，麻城以荒爲方，建昌勸鏸爲一，江北都兜不分，齊秦率帥不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缺然，古已有之。如砥柱、砥礪音止，《孟子》作周道如底。底有二音，字學家分底厎二字，鑿說也。提音題，而好人提提與朱提縣皆音時。方旁、無模之相轉，則以諧聲譯語知之。《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用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則今之吳語也。《詩》混夷兌矣，即昆夷，而又作串夷，；載路則建昌之語也，如此之類甚多。存舊法者，存以驗考古今之異讀可也，豈可守其借與混以立法哉。其實舊法糾煩而究不能畫一，新法畫一而又易簡，欲切一字，隨便取二字順口，即合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則四海千年確確乎不可絲毫變易，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于呼吸，合于易律，豈非理之至乎。如舊恩烏痕切，溫烏渾切，兩烏字混矣。今則恩用麼溫切，溫用烏坤切。舊巾居銀切，磨居筠切，兩居字混矣。今則巾用堅因切，磨用居巾切。至行韻，啀即取啀，噦即取噦，豈非前煩而今簡。前煩而混，今簡而明。欲用前人以定一音，其音反無據可說，而以今法定之，雖三尺童子亦能指其是與否矣。

舊譜作甲乙丙丁新格圖

見溪羣疑	端透定泥	幫滂竝明	精清從心邪	曉匣影喻來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
牙甲	舌甲	脣甲	齒甲	半甲
牙乙	舌乙	脣乙	齒乙	半乙
牙丙	舌丙	脣丙	齒丙	半丙
牙丁	舌丁	脣丁	齒丁	半丁

知徹澄孃非敷奉微照穿牀審禪

舊以橫排七音之格，每格中見溪羣疑爲一二三四矣。又以直下平上去入爲一格，而直格有四，亦稱一二三四，初學豈能立解。茲因倣勾股之例，以甲乙丙丁配其直下四大格，如牙甲牙乙牙丙牙丁是也。若指每音每格第幾字，則曰牙甲之一牙乙之二是也。如此設例，乃便指論。舊圖曰出切者，謂於此切上一字也。曰行韻者，謂於此取下一字韻脚也。

又《門法之非》 自温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至清泉真空《玉鑰匙》遂立二十門法，蓋又本韓孝彥《五音篇海》、劉鑑《切韻指南》而作也。詳其所以立門法者，乃見孫愐等切脚不合而不敢議之，故强爲此遷就之說耳。是以趙宧光作《門法表》譏其支離襍出，亂人耳目，而吳元滿、吕坤皆廢門法，但未能直翻考其誤。老父所著《切韻聲原》則先爲立格，代爲詮析，然後就彼法以質之，攷漢唐以證之，千年來迷霧中亦可豁然矣。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如古紅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豈俱切區字，古賢切甄字之類是也。無往非音和，而專以角音爲音和已泥矣。如東之于端，奔之于幫，皆和也，而專取公庚之于見母，則又音和之以韻迮而異狀者也。異狀之說，詳見後論。其曰古紅切公，今作官烘切，古行切庚，今作干京切。紅與行皆噦字也。起居切區，今作羣居切起，則溪母新法羣溪爲一依舊法則反混矣。古賢切甄，應是堅字，而前人方言讀甄爲堅，如孫堅得甄宮井璽，喜名相合是也。推論甄蓋古甀字也。今堅亦定經烟切，此總欲以同類呼召，取其親切，方爲四海雅俗共曉，三尺之童，一說即合，豈非自然之聲音。下一字曰韻脚，以啀噦開閉局撮噫卷，審其確叶，而上一字曰切脚，但取母同，狀同，粗細輕重同，從旁韻轉合之。吕坤亦定此意。然定以入切平，以平切入，以上去切上去，此又不必矣。《洞真譜》曰：一音和門，又曰四一音和門，言以甲格出切，以丁格行韻也。又曰一四音和門，言以丁格出切，甲格行韻也。又曰不定音和門，專爲皮靴切波字，白伽切皤字，乃《廣韻》切脚也，故立此附會之。夫法一定之法也，曰不定門則牽强附會明矣。意謂脣乙出切，而牙丙行韻，以伽字在牙丙之三耳。定新例皤作盆禾切，何等自然。泰交作僕蛾切，與盆禾同。以盆僕皆竝母，而今論爲送氣聲，則並與滂合，以啀噦共例六字爲兩層也。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樁字，丁恭切中字，濁甘切談字。陟經切丁字之類是也。端等類隔門曰：一四端泥三二知，謂舌甲舌丁二格出切，乙丙二格行韻，故曰：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類隔門則乙丙出切，甲丁行韻，却切端等字。嗟乎，何苦如此。明明捉窗切樁字，而必用都江，明明燭恭切中字，而必用丁恭，明明徒藍切談，而必用濁甘，明明的英切丁，而必用陟經，

何邪。攷孫愐《唐韻》椿是都江切，中是陟弓切，而談亦徒甘切，丁亦當經切。余猶謂當粗丁細，甘啗談噆，而陟之于中，乃前人依沈約口齒，如今吳語讀中近宗是也。劉士明首論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樁字。正以學問不大，苦拘此法。夫安知都之于樁，非方語，非字訛乎。且者字古音渚，渚諸翥皆從之。安知古時都字不似屠之音除乎。又《説文》樁字是啄江切，何不取證。若曰都江切樁。則都字《説文》《廣韻》皆當孤切，又何故不用樁孤切乎。即果依清泉與劉鑑之法，則孫愐何以四切而三不合乎。舍易簡自然之理不用，而故顛倒，使人模糊千餘年，有是理哉。又有不定類隔門，如他爲丑加、敕嫁二切，出《孔雀尊經》，此情見乎詞矣。獨爲注《孔雀經》者，一時填其方音，或初譯之他字不確。梵語而以音變之後，遂不敢改，乃立此門以遷就之，可哀也。夫又按《詩》注疏伐木丁丁，陸德明《釋文》音陟耕切，此蓋讀如錚字，而《指南》乃誤謂丙丁之丁，亦從之附會此門，豈不可笑。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謂知等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從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三，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如陟遥切朝字，直猶切儔字之類是也窠切專爲舌丙出切，于齒丁喉丁行韻也。知遥切朝字，知朝本同母，可曰音和而曰窠者，因知照通也。直猶切儔，以當時讀直爲澄母，攷《韻會》儔字陳留切最確，朝字當作知超切。四輕重交互者，謂幫滂並明，一二四爲切，韻逢非等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如匹尤切飆字，芳栝切胚字，武登切瞢字，方閑切編字之類是也。此謂唇甲乙丁出切，于丙横六格行韻取字也。匹尤切飆，飆乃唇丙之二敷母也，今當作敷憂切，匹乃滂母，何爲反用，若讀爲必幽切之彪，則幫母之細聲，當格之第一字矣。又法唇丙出切，甲乙丁横格行韻，如芳栝切胚，胚乃唇甲之二滂母也。芳乃唇丙之二敷母也。何不依《韻會》以鋪枚切胚乎。吾猶以枚噗胚啐，今定鋪杯切。五振救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四二振救。精清從心邪第二爲切，謂精等第二，即等中第四也。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四，故曰：四三還歸四名振，切一韻三四二陳，如私兆切小字，詳里切似字，祖之切貲字，贊員切鐫字之類是也。振救者，謂于齒甲齒丁出切，于丙横六格行韻也。私兆切小，今作心少。詳里切似，宜作松子，而中原讀去聲，則松自切，祖知切貲字，孫愐即移切，黄公紹將支切，則當時讀近盞矣。今作祖思切，贊員切鐫，孫作子泉切，今作即先切，又有不定振救門，邪字似加切，出《孔雀經》，此于齒丁出切，牙乙行韻也。前人切法，本活取其近似者而已，偶然用此二字而又立一門耶，固矣哉。似粗邪細，今作息牙切。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牀審禪第一等爲切，謂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諸母第四，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四。故曰：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俱鳩切鄒字，士尤切愁字，山幽切摎字之類是也。憑切于齒乙出切，于丙丁二横格行韻。楚居切初，今法正合，楚初同母，原是音和，但居叶初略差。須如宣城讀初如衹方叶。若依中原之音，則必楚租切始確也。山幽切摎亦近但沈韻吳音，縮腭舌與尖抵舌不分，如手叟爲一也，而北人呼瘦亦如受，則無舌尖抵前腭之聲，此各習也。《唐韻》二十八山所閒切，二十七删所姦切，今何分乎。彼必讀姦爲班韻，讀閒近堅，如今度曲之讀閒字可證。其所之與山，則仍是手受之聲。《廣韻》手書久切，叟蘇後切，甚明。後字晉讀上聲。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爲切，謂精等第一，即四中等第二也。韻逢諸母四等第二竝切照一字，照穿牀審禪第一爲切，謂照等第一，即四中第二也。韻逢諸母四等第一卻切精一字。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亦切照一。故曰：四二相逢互用呼照初卻見四中一。如子皆切齋字，自皆切儕字，是四二精照，士垢切鰓字，則減切斬字，是正精照之類是也。彼固謂齒甲丁出切，而乙横格行韻，又或于齒乙出切，而甲横格行韻也。子皆切齋，今用折猪切。士苟切鰓，今用鏃垢切。孫氏平上二聲，今用去聲，則減切斬，今用砧減切。嘗論東晉以來用吳音，故子紙多混，至今猶然。如吳下舌能圓聲而不能方聲，故專氈不分，送氣與虚發常混，故黄王不分，舌尖面餂腭與舌腰橋腭無別，故草勦桑傷不分，而松江爲尤甚。蘇能笑松，而不知自習亦未能清也。《唐韻》桑息郎切，今作思傷。傷式羊切，今作式央。草，《説文》倉老切，勦，孫愐尺沼切，俗用炒。至專用職緣切，氈用諸延切，唐亦分之而終不親切，則前人之口齒原多混矣。此士明不得其説，則曰精照互用也。今定專爲中淵切，氈爲職淵切。每見鄭註應服傳説，及《老》《莊》《吕覽》《淮南》諸音，原取近似，孟康、張揖初依孫炎，亦近似也。至《史》注索隱，《漢》注顔師古，《釋文》陸德明等，皆與孫愐彷彿，俱用音和，但不精耳。其不精者，啐噗之韻，粗細異狀之母不親切也。若如士明清泉之法，則漢人全非，徐沈顔陸諸人之讀亦十分失其九矣。有此理哉。則晉時經堅丁顛之唱，何爲設乎。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穿牀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如昌來切犨字，昌給切茝字，成攜切移字，尺容切充字之類是也。寄韻憑切，謂于齒丙出切，甲丁横格行韻也。照等爲第二，謂列于齒丙以精等母爲一，則以照等母爲二也。昌來切犨，即是音和，但來噗字當作昌哀，成攜切移，今作延攜。《字彙》作延移，則行韻又不親切矣。《漢書・蘇武傳》至栘中厩監音移是也。或古人口齒有讀持者，如諸門亦作諺，《説文》尺氏切，劉德、戴侗音池，枹館《曲禮》音移之類何乃又附移音特立此門法乎。尺容切充，今作春中切。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爲

切，韻逢諸母第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覆。喻母第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卻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復從三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如余朝切遥字，于筆切飂字之類是也。喻下憑切覆門，謂于喉丙之四出切，于丁横格行韻也。仰門于喉丁之四出切，丙横格行韻也。余朝切遥，于筆切飂，此皆《説文》《唐韻》切也，本是音和，何爲而立門乎。但余與遥以韻迮而異狀，今作衣喬切遥，即明矣。影喻相同，自李士龍皆合之。詳見別論。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正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荋字，儒華切揉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日寄憑切，謂于半丙之二出切，甲乙丁格行韻也。汝來切荋，儒華切揉，如延切然，皆是音和。但當用人字切荋然爲親切也。荋揉叶韻不確，乃古人口借，蓋古時家麻歌戈魚模支齊皆通，乃韻粗也。如琵琶火馬和化也爲一韻之類，而麻自歌模轉，來自齊轉，乃華梵最初之音，余嘗攷證最詳，別見條論荋。當用人垂切揉，按注疏煩擾娑揉之聲，當音能羅切，吴人讀日近益，故凡夫改爲喉母，楚人呼日爲熱，升菴引古爲證，余舊論之矣。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孃照穿牀審禪來日第三，並切第四，來日舌三並照二，通廣必取四爲真。故曰：止攝臻攝是名通，山蟹梗效號廣門，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存。如渠脂切祇字，呼世切畝字，符真切頻字是通門，芳連切篇字爲廣門之類是也。通廣門，謂牙脣喉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于舌齒半之丙格行韻也。渠脂切祇，今作奚宜切，孫作巨支切，蓋不作送氣聲也。巨渠之于溪，皆以迮于韻而異狀者。芳連切篇，今作平先切。扶真切頻，今作批民切。呼世切畝，畝字見《玉篇》，欿畝笑意也，爲喉丁之一。梅氏許意切許呼，皆以韻迮異狀，今作欣意切則明矣。《説文》《唐韻》篇方連切，頻符真切，蓋古方爲傍字，故有傍音。符因符訛，本有蒲音，前人口齒相混，以蒲切頻，傍切篇，粗細微差耳。而大意猶音和也。何至如今之纏繞乎。苻因符堅改蒲，而後人訛苻爲符，改韻者又換爲扶，則愈訛矣。此趙凡夫説之最是者也。即攷《説文》《唐韻》扶字何以不用頻無切而用防無切，方字何以不用篇良切而用府良切邪。他比旁例，以質其法，皆十有九分窮矣。今定方爲府匡切。十二偏狹者，亦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精雙喻四爲其法，偏狹須歸三上親。故曰：通宕遇曾名爲偏，流咸深假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偏狹三上莫生疑。如去羊切羌字，府容切封字，是偏門，許由切休字，巨鹽切鉞字，狹門之類也。偏狹門，謂牙脣喉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于齒于喉丁行韻也。十五母除喻以喻與疑近也。若依此説，古人何故取此獨異之字而續之于喉等之末乎。或謂偏口閉口爲偏狹，則猶可言也。去陽切羌，甫容切封，許由切休，皆是音和。但韻脚啀喍不類，旁轉迮狀未貼耳。今定羌卿央切，封甫恭切，休欣幽切，若巨鹽切鉞，今作古深切，古侵覃兩借也。孫愐鉞之林巨淹二切，可以巨作切脚，亦可以之作切脚，而之字更爲同類親切，此即一證也。即如《玉匙法》非等與幫等交互取切，則此譜之以甫字切封，又何爲取同類邪。宜爽然矣。十三内外者，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二母爲切，韻逢照穿牀審禪第一，内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通曾止遇宕流深，故號名爲内轉門，効假江山咸梗蟹，内三外二自名分，如居霜切薑字，矣殊切熊字，是内三門，古雙切江字，德山切儃字外二門之類是也。内三門，謂牙舌脣喉半之甲乙丙丁皆可出切，而專于齒乙行韻，居霜切薑，矣硃切熊，是内三門，今定薑脚商切，即依舊法，獨不可以居昌，京香，見桑切薑字，而韻必在齒乙取字乎。孫愐薑居良切，《説文》作韁，即涇菜也。居良切，《韻會》《正韻》從之。士明處處宗《説文》《廣韻》，今何以自解邪。熊字孫愐羽弓切，《韻會》胡弓切，俱在東韻而入蒸韻，王劭言是也。如今兄肱皆從蒸移東，新法定熊爲薰紅切，而劉譜熊在曾攝喉丙之四，則膺字之噾也，古當有羽弓之聲，若今嘉興人讀英雄之聲近于英雍是也。外二門，謂古雙切江，德山切儃。儃在舌乙之一知母也。韓氏曰：儃張連切，迍儃也。孫愐遭張連切，迍邅也，可證爲一字。《韻會》引《易》邅如，《集韻》亦作儃。何緣以德山爲切。山則古有讀山如孱者，德乃端母，此又類隔都江切樁不通之法門也。以自然之道論之，紐捏荆棘極矣。猶曰我爲臆也。今攷論古法齟齬如此。必盡掃孫愐、陸德明、丁度、司馬公、黄公紹諸家而後可從，《玉匙法》有是事乎。又見一本《玉匙法》十三内外門布山切班，此則正與余音和自然之法合，可知清泉長老胸中原無定見。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孃第二等爲切，謂知等爲第二，即四等中爲第三也。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二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卻切第二端等字。謂端等爲第二，即等中第四也。故曰：韻逢影喻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勅洗切體字，是薺韻不定之切，女像切嚲字，乃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倣此。立不定門最爲破綻，如今法則不必膠于一切，而自然有一定同類相應之理，簡易順洽，一通百通，何必如此捉衿補救耶。彼法謂于舌丙出切，于齒丁喉丁行韻也。爹字陟邪切，乃古人有呼爹爲奢者，有呼爹爲多者，有呼爹爲朵者。《南史》謡：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退之《祭女挐文》自注爹徒可切。《唐・德宗紀》回紇日惟仰食于阿爹。《唐韻》爹，羌人呼父也。寶懷真納媪爲國奢。若今則中原讀丁遮切，吴下讀丁家切，前此陟邪切，乃羌音别一語耳。乃立門法以紐合之乎。勅洗切體，攷《説文》《玉篇》《唐韻》《韻會》皆他禮切，在薺韻。余猶以他粗體細，當作汀

禮切，則俗呼腿字，安知非古有此音乎。女像切饗，在舌丁之四，見道昭《集韻》，昌黎子自創饗字，乃驫切于侷狹門安泥母，用驫饗音和互切者也。女星切寧，乃正是音和。何故又曰清韻不定之切乎。孫氏奴丁切，但星丁咛而寧噹，奴粗而寧細，故定爲女亭切。然安知古人不呼寧近能乎。如寧馨正近能亨，而或入陽韻也。吾故曰：不多讀書，曲證出往古各代之方言，則無以知聲音轉變之故。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卻切第一等，重唇音字是後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逢貢切俸字，縛啒切浮字，莫録切木字，莫浮切啒字之類是也。前三門謂唇內出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後二門謂唇甲出切，而丙橫格行韻也。逢貢切俸，縛啒切浮，莫録切木，莫浮切啒，此正是音和，何用蛇足。又不定後一門謗字補況切，此亦音和腊合，彼總不知取同類而膠行韻之格，見有不合，則別創一門法，故可絶倒。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牀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中爲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謂照等中爲第一，即四等中第三也。故曰：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昭然真可信。如衝山切獑字，周鸙切札字之類是也。寄正者，謂齒乙丙出格而乙橫格行韻也。衝山切獑，乃齒乙之二刻之啀平聲也。今用刹山切。周鸙一作周戛切札，此正音和。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卻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乾字，無撥切韈字，無感切錢字，一作錢。許戈切靸字，無可切噳字之類是也。就形門，謂牙唇喉之丙格出切，而甲橫格行韻也。巨寒切乾，一本作犍。按乾字孫作渠焉切，喬伽强檠皆可切乾，何得日無字乎。無撥切韈，許戈切靸，乃是恰當音和。若謨感無可無敢則自是梵音。正憑二字音和，不以噳羚之字爲執着也。又日不定就形門，喉丁出切，而喉甲行韻，如耶余何切，夜余耶切，此即前喻下憑切之例，而此于喉甲行韻耳。何賀爲韻，乃梵音以麻轉歌者，余字今用依字爲親切。又不定門齒乙出切，而牙甲行韻，如沙竦我切，又楚我切。又不定門牙丙出切，而牙甲齒甲行韻，如佉去佐切，伽其箇切，不知此偶然取韻耳。取箇可也，取餓亦可，取賀亦可，取過亦可。取簸亦可也。十八朏立音和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爲切，韻逢侷狹攝內諸母第三，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卻切第四，故曰：詳推本眼無斯字，朏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乜字，毘兩切驫字之類是也。無處非音和，又何名朏立耶。彼謂牙唇喉之甲乙丙丁出切，而惟於丙橫六格行韻也。乜字今用民者切。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羣疑乃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爲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卻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絶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定，始見分明。如居縛切玃字，酺千切槃字，居萬切建字，下没切麩字之類是也。此謂諸格皆可出切行韻也。嗟乎。再三展轉不得其説，用此補救之，不知愈不能掩前之紐捏矣。何以一切也，應用前諸門法者，而大半用此門乎。蓋彼所謂開合，乃各一時方言之開合，非今日自然之開合也。又無例無注以狀之，將欲以開切合，以合切開乎。何如我之以開叶開、合叶合之爲準而易曉也。又不知作此法者之所謂開合，已與沈孫之所謂開合，又不一矣。推此中之因，有以切開合者，有以韻轉而開合變者，如該皆圭雞同攝，今則判然不同，家麻連遮歌戈鼇删陳田侵覃之類，古今時代一一自別，故吾急急定今之開合，今之開合明，然後可執此以論古人之異也。今有一輪之大開合，有一韻之開合，有一切之開合，有一聲之開合，別詳論之，其日音和本眼如無卻切開合。夫此韻對母之字則無，而他韻豈盡無乎。不另換韻尋切脚而求開合，此所以拘世。須知他韻開合，同母即是同類。二十通廣侷狹者，諸來母下第三等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侷狹憑三切，四位相通理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字是通門，良獎切兩字是侷門，力鹽切廉字是狹門之類是也。此謂來母之丙出切，而齒丁喉丁行韻也。如力小切繚爲廣門，力遂切類爲通門，良獎切兩爲侷門，力鹽切廉爲狹門。此乃以韻分通廣侷狹耳。何不一句道破，而作此葛藤乎。俱是音和，但力遂切類，類粗力細，不如來遂切爲確。若推沈、孫之韻讀法，與今全異，如存於今，而陳氏分之者，《中原》江陽韻皆開口也，而陽韻中分唐光，唐爲大開口，則光爲合口，非合也，半開口而略以唇侷之耳。如一東寬呼，二冬之冬則撮口，今天下亦混之矣。此皆推原音路，細分應當如此。而攷之沈韻細處，又復不合，則當時所讀不同，吾故曰音有定而字無定，前人隨習填入，後人據爲典要。顧欲以今日之音，讀前人現成填入之譜，孰知其誤與不誤，而又遷就之，安知不圓鑿方枘乎。○又一本有二十七門，即洞真所增衍，如《廣韻》白伽切皤，爲不定音和門，余何切耶，爲不定就形門，去佐切佉，爲梵音不定就形門，補況切幫，是梵音不定後一之門，前條中已附載之。又有非家憑者，如方歡切蕃，文簡切免之類，此皆爲韻之旁響遷移也。中國之字少，外域之音多，此則新法別創一例，或合或狀以定之。《字彙》刻李嘉紹圖，掃去二十門法，但存四門，似有見矣。曰標射法，此不過爲同母也。至于剖舊日之蔽，論自然之原，全未道破，但云德紅切東，德同標而紅同韻，如是而已。又不如吴敬甫直用端紅切東爲便，如西法之字父字母，即用之以作切脚，豈不直截乎。吕獨抱分陰陽爲叶韻，即吾所謂啀喔也。吾又細詳同類親切，以合卷侷攝開閉分之，苟是同類，不論何甲乙

格取字行韻也，故定東爲端翁切，東端母也，故敦公亦可切，多烘亦可切，當通亦可切，若德紅之紅，則噔聲不同類矣。此爲自然之極，嚴處自嚴，而寬處自寬，一道同風，莫便乎此。吕氏更以本字平上去入互相爲切，更爲直徑，但字有時不明準爲天下同知者，故不必泥此也。《字彙》三活法，一曰隔標法，箭到遇空或有乖張，則取端之知母，如徒減切湛，芳梧切胚，扶基切皮。此仍是類隔不通之弊法矣。湛有七音，如李氏所言之湛，乃和樂且湛之上聲也。與躭相轉，皆初發聲躭爲舌甲之一，欲音此躭爲啗平噔平上聲去聲，則以韻脚爲主，韻脚是減，孫氏古斬切，今作今斬切。則定爲狹門閉口上聲之韻矣。仍用端減切之，正切上聲之躭，何爲用徒，徒乃送氣聲，舊屬定母，若如李氏意則以徒減切讀占減之湛，甚無謂也。湛字之標下字，何嘗有遇空之事，其本攝空矣。深攝之沉在也。且今讀湛甘泉之姓乃占母，而《唐韻》五十三豏中湛字徒減切，蓋讀爲痰之上聲，古樂府青陽語羣生嗤嗤音徒感切，《漢書》作湛湛，亦音徒感。《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注湛音髮，此確證也。芳梧切胚，則是《玉鑰匙》輕重交互門之陋習，前條攷證駁之明矣。扶基切皮或如中原韻皮讀如坯，《説文》皮符羈切，正凡夫所言蒲羈訛爲苻羈，苻訛爲符，又訛爲扶者，何爲蹈襲之邪。以今天下正音讀之，皮當作平宜切。又按《韻會》邳貧悲切，音與皮同，則宋時之讀如此矣。日定當以輕切重，則鋪與皮俱屬送氣滂並之聲，而《説文》鋪字普胡切，何以不作甫胡切，而作普胡切乎。可知前人隨意取二字近似者，而或自書其熟習之語，或轉抄而訛皆有之，豈可故作此牽强纏繞而反禁革自然之音和哉。至于胡噔鋪啗，此前人未知分提，而但言輕重清濁耳。天下之事，愈經講求而愈明，後人明于前代者，本不可勝數，余襍論論之矣。又曰：隔列法謂箭到乖張，鄰標無可借，直須不出本標，不拘上列下列，隔一隔二，以五六諦審從之。如白伽切皤，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也。余按此白伽切皤，是洞真不定音和門，渠寒切乾，許戈切靴，是十七就形門，已明知其故矣。由此觀之，李氏于此道仍是影響未曾徹底，洞見一半，順口求通一半，依違遷就，但曰存其不通之法，以存舊韻中之疑案，以審前代之方言則可。若曰彼必有理，則吾不須以自然之原破之即以彼所引證者引以破彼，彼已碎矣。又曰：濁聲法者，上聲内有十標，標下盡似去聲，蓋濁音也。如多動切董，思兆切小，奴罪切餒是也。觀此益知李氏之拙而未透也。每字皆有啗噔上去入五聲，自經傳百家皆用四聲通轉，六書諧聲，大半如是。吾别論詳矣。動兆士盡罪柱皆爲上聲者，沈約之所填也。《韻會》動字亦在送韻，士亦在寘韻。如以經傳子史攷之，古人通轉之聲甚多。今欲定此動字爲上聲，則如家塾中讀書發圈足矣。如以切定上去，但論韻脚，何不取天下共知之去聲爲送、爲仲，天下共知之上聲爲董爲孔乎，而乃立門法哉。

清・李鄴《切韻攷》卷四《切法》 古人切韻寬而不嚴。出切行韻之間祇求該括，詎較豪氂。五聲之蘊未開，七音之門鮮闢，加以四聲撰韻平單仄雙，致使學者審音惟憑舊譜，舍我天籟，取道荆榛。世日啓夫文明，誰克安於迷惑。鄴弗揣固陋，究極源頭，屏絶岐趨，定爲切法，無分華梵，同尚天然。非敢弁髦前型，竊欲津梁後進云爾。

出切

切法以兩字切一字，上一字謂之出切。出切者韻有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音有發送收三迭。非標同音同迭字，無繇得本音本迭字。故欲知東字音，必以都字出切，東乃公韻陰平舌音發迭，都則姑韻陰平舌音發迭，得都之位次，自可照位以求東字之音。此出切之大旨。然東爲穿鼻合口韻，假使在開口齊齒撮脣韻中，取陰平舌音發迭字以出切，其求東音非不可得。然反切時拗折不順，以母子異類故也。惟用都字出切，則東都同一合口韻，廻環順利矣。方沂夢兆曾曰，翻切者直下爲切，廻環爲翻。如姑翁切功字，直下曰姑肱關功，廻環曰功肱關姑。蓋翻者所以正切之的否也。今韻書如蕭字須交切，直下猶可曰須新先蕭，而廻環必曰蕭新先西矣。是須字不可爲蕭字母也。按此蓋由出切須字爲撮脣韻，所求蕭字爲齊齒韻，亦母子異類故也。必照類出切，斯爲盡善。

行韻

切之下一字謂之行韻。行韻者，如東字在合口公韻陰平内，欲得東字音，必先知爲公韻陰平字。故既以都字出切，復於公韻陰平舉一翁字，使取音者行乎公韻陰平之中，而求都字舌音發迭之位，讀至其位東

音得矣。此行韻之大旨。然公韻陰平有若干字皆可行韻，何以獨拈翁字。蓋自華嚴首唱發自元音，故世之知韻者悉以影喻二母爲陰陽二聲之元，必以元音行韻，始能提其綱領而呼應逼真。又聞度曲者言，唱蕭字以西字爲頭，爓字爓即驁之元音。爲腹、嗚字嗚乃開口貨韻元音。爲尾。或非之曰，唱宮音騷字則斯字起聲隨叶爓字，而後曳尾以收，此三合而成者。若唱蕭字則屬角音，西字起聲隨叶，邀字邀爲蕭之元音。再歸入爓字，而後曳尾以收。此必四合而成。據此則謳歌之音亦統於元，行韻用元音宜矣。惟元音無字。或所求韻子即是元音，則行韻字宜稍變通耳。

據韻譜反切

愚撰定韻譜橫列陰陽上去入五聲，每聲七句，直下，句旁注明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一音三字者，發送收三迭也。讀譜時不拘陰聲陽聲，並上去入聲，皆自喉句讀至餘句。切法如都翁切東字，先審都是姑韻陰平舌音發迭，此都之位次，而東位次視此再審，翁字在公韻陰平，照依都位次讀至舌音發迭字，即所求韻子。又如高康切岡字，先審高是韻首字，即陰平喉音發迭。此高之位次，而岡位次視此再審，康在岡韻，岡亦韻首陰平喉音發迭字，岡即所求韻子。又如瓊于切渠字，先審瓊是坰韻陽平喉音送迭，此瓊之位次，而渠位次視此再審，于在居韻陽平，照依瓊位次讀至喉音送迭，即所求韻子。又如姑委切癸字，先審姑是韻首字，即陰平喉音發迭，此姑之位次，而癸位次視此再審，委是規韻上聲之元音，照依姑位次，則規韻上聲喉音發迭字，即所求韻子。又如猱茂切耨字，先審猱是高韻陽平舌音收迭，此猱之位次，而耨位次視此再審，茂在鉤韻去聲，照依猱位次讀至舌音收迭，即所求韻子。又如殊欲切孰字，先審殊是居韻陽平腭音收迭，此殊之位次，而孰位次視此再審，欲在恭韻入聲。照依殊位次讀至腭音收迭，即所求韻子。據譜反切如是而已。

經堅轉法

反切口爲上，目目對譜尋撿如李嘉紹橫圖。次之。口之用捷爲上，遲緩如讀韻譜次之。每遇一切，欲啓口得音，則莫妙於經堅轉法。其轉得之音究未嘗不極確也，劉鑑《指南》鄙爲浮淺。豈知孫炎以來全賴此爲用乎。等韻最後出，立體甚善，應用却煩。求捷便者，宜從事於轉。然能先熟韻譜喉舌等音，到口能辨，後乃用轉法反切，則益有據依云。

讀譜切字者既從出切韻首讀至出切本位，又從行韻韻首讀至出切之位，而所求之音乃得，未免稍遲。循序以求，故遲。若轉法既不從出切韻首讀至位數，又不從行韻韻首讀至所求之音，橫截本位啓口便得，故捷，此經堅轉法之妙處也。若久久純熟，竝轉法亦不須用。如都翁切到口便知爲東，高康切到口便知爲岡。

又《答問》　或問於余曰，吾子是編，如渠字瓊于切，讀曰瓊羣權渠，確矣。但字書渠字不曰瓊于而作求於，據求於切讀之，不幾誤爲求羣權區乎。余曰：審音不明，爲行韻字音所誤，亦或不免。然照出切韻母及轉法之陰陽以定韻子之陰陽，自不致爲其所誤。蓋所取韻子由出切字音而定，非由行韻字音而定也。出切求字是陽平，引出轉法羣權二字亦陽平，既有三陽平求羣權字在前，豈有繼以陰平區字之理，必前三字爲丘裙圈之陰平。然後末一字爲區。夫求羣權渠與丘裙圈區陰陽各別，如此則據求於切讀去亦必讀爲渠，不讀爲區矣。錢唐毛稚黃先舒云《詩・斯干》其泣喤喤，喤陽平，胡王反，朱傳胡光反。光是陰平，誤。又則友其兄，兄陰平，虛汪反。朱傳虛王反。王是陽平，誤。《卷阿》維君子命，命當讀民，彌鄰反。朱傳彌并反。并是陰平，誤。毛氏不以出切字之陰陽爲據，故妄議先賢如此。夫出切行韻必審陰陽，使反切時順利，乃近代人細密處。若自我定切斷當準此，至謂古人亦必如是則謬。反切古本之存者有顧野王《玉篇》，景德間《廣韻》。《玉篇》開卷天字便是他前切。《廣韻》開卷東字便是德紅切，二切皆可誤陰平爲陽平。若謂朱子傳誤則《玉篇》《廣韻》早爲可議甚矣。偏礉拘膠者之不可與論古也。

或又曰：求於切以求字陽平爲據，引出韻子亦陽平是矣。又如韻書東字德紅切以仄聲出切，竝無陰陽可據，必得行韻字用陰平，然後可以引出陰平字，無如出切用仄聲而行韻又偏用陽平，則陰平之子何所據而得乎。余曰：此猶易辨。蓋東爲陰平，其陽平則有音無字，切至陰陽疑似之時，但以有字者爲的，則不以爲東字以爲何字乎。

或又曰：陰陽莫定，但以有字爲的，又聞命矣。然如以中切容字，

七徐切雖字，其出切用仄聲，而行韻一用陽平，以求陰平之子，一用陰平以求陽平之子，病固與德紅切東字等，但東之陽平無字，而容之陰平則雍，雖之陽平則厀。今曰以中切音容，安知非以中切音雍也。七徐切音雖，安知非七徐切音厀也。請釋此疑。余曰：此古人不確之切，其不確根原皆因不以陰陽上去入五聲爲譜，僅以平上去入四聲爲譜，而增單仄以配雙平，遂據以出切故耳。即如倚以二字音本不殊，舊譜乃將倚字配陰平雍，以字配陽平容。出切用倚則切至雍，用以則切至容。七疾二字音本不殊，舊譜乃將七字配陰平疽，疾字配陽平厀。出切用七則切至疽，用疾則切至厀。噫，立譜如此不確，據譜出切，安得不謬。求古人之切者，亦惟求諸古人之譜而已。今日範我馳驅，則舊切不確，後人不任咎也。且字韻書舊切音和而確者十居七八。間有不確，其字有經見不經見之分，經見字何至爲切所惑，不經見者自有別本反切可證。如勞字不經見字也，《廣韻》五支注巨支切，據巨支則讀若欺，而實則與岐祇同紐，陽平字也。然《廣韻》切不明。考《集韻》則翹移切。翹移切音岐不確，然無疑乎。又如覬字亦不經見字也。《玉篇》上卷見部注以周切，據以周則讀若攸，而韻書實與由同紐，亦陽平字。然《玉篇》切不明。考韻書有作彝周切者，彝周切音由不確，然無疑乎。夫陰陽莫定又不經見之字，不過一二。而此本可疑別本足證，則古切不確亦無煩滾論也。以上答問。

又《諸家切韻紀略》 等韻之學，元魏時釋神珙始顯。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崇文目》有舒知雄獻字母圖。又《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温撰，《四聲等第圖》僧宗彦撰，《切韻指元論》王宗道撰。釋廣宣撰《諸經音義》，智騫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所定《楚辭音》，朱子取之。相淨著《天竺字源》，以華梵對翻。景祐中，進仁宗御製序之鑒聿爲《韻總》，歐陽永叔序之曰，必待乎用心專者而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指掌圖》治平四年司馬光上以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鄭樵有字始連環有象類書，又論梵書。隋史載後漢得西域諸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謂之婆羅門書。即華嚴字母。《龍龕手鑑》遼僧行均撰，兼釋華梵，智光後題統和丁酉，時至道三年也。黄公紹《韻會》則論音一本温公者。趙宧光遵許太泥而論門法之病則甚得理。陳蓋謨《皇極韻圖》則發源邵子而聲字取諸正韻。外此有柴廣進《聲音文字通》吕獨抱《交泰韻》劉士明《指南譜》真空《玉鑰匙》吴幼清陳晉翁熊與可皆欲加母者也。吴敬甫與獨抱皆廢門法者也，張洪陽定二十字母者也，李如真存影母括二十一字者也。其他如金尼閣父母字，金剛頂文殊問悉曇《等子》《直圖》《横圖》泰西《耳目資》《等切聲原》之類，固不可勝紀云。

清・江永《音學辨微・九辨翻切》 凡依音類每位取上一字者謂之音和，舌頭與舌上、重脣與輕脣交互取上一字者謂之類隔。如長幼之長丁丈反，吕舌頭切舌上也。綢繆之繆武彪反，吕輕脣切重脣也。類隔之法，蓋古人審慎之意，亦見隔類而相對。然歧出此例，學者或不能通曉，則音誤，而等亦誤矣，後人改用音和者爲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徐鉉引唐韵釋《説文》猶有用類隔者，須審之。取上一字有寬有嚴。甚嚴者三四等之重脣，不可混也，照穿牀審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之三等四等亦必有別也。餘可從寬，不必吕等拘矣。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二《反切入門》 古人無不識之字，今人讀書者多，識字者少，何也。古人知反切，今人不知反切。反切者，字音之鐵板注脚，若模印焉，脱胎即是。蓋古人有音學之譜，一字一音，皆按七音清濁而立，在乎此字者，不易乎彼。故按譜切之某字某音，更千百年至今聲口如一，但熟讀音譜，隨報切脚，二字便知何音何字，歷歷不爽。其法以三十六字母爲標準，上一字切定其字在何母之下，却並非本部。下一字切定其音在何部，則本音矣。但將此音比照本攝如上一字所立母下，即是其字，如當孤切都字。按當字乃宕攝一等平聲，即先按宕攝一等平聲從頭呼之，先呼牙音曰岡康○昂無當字，再呼舌音曰當湯唐囊，則當字出焉。按字母牙音四母爲見溪羣疑，舌音四母爲端透定泥，則當字屬端母，是此字亦必端母下之字無疑。但端母下之字甚多，安知何字，而下一字乃是孤字，則此字之音已有在矣。按孤字乃遇攝一等平聲，即又按遇攝一等平聲從頭呼之，先呼牙音曰孤枯○吾，有孤而無都，再呼舌曰都○徒奴，則都字又出焉，亦即在端母之下，所以但報當

孤二字，便知爲都字也。當都同母，孤都同音，以母對母，以音對音，故不能出其範圍。歷考古今字書，每字必有反切二字，而自漢儒以迄於宋，注書家凡字亦但有反切，並無實音，緣實音則恐五方土音得而混淆。按切脚二字呼而切之，則字字皆官音，土音一字不入，蓋文字並無土音也。但按十六攝，順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次第呼之，其官音，自不謀而合。所以古人讀書識字，無不明反切者。自隋唐以來，言韻而不言音，但韻本有此字，即用之，并可不必認爲何音，實亦無從定爲何音也。蓋反切之學，不講久矣。即間有一二講求者，又往往未入門墻，即別開徑竇，如横圖之射標，直圖之紀數，僅能目見其字，而不能口傳其音，復有經堅仁然之術，正紐旁紐之法，音響非無近似，而依稀恍惚，莫可指實，且各操土音，言人人殊，似是而非，若熟讀音譜，呼音而切之，則字字探喉而出，呼至其母之下，其音自如响斯應，且有一無二，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推而放之東西南北而皆準，宋儒如司馬光、鄭樵諸人皆宗之，特其中有類隔之説，於是後人創爲三四十門法，學者苦其繁難，皆廢然而返。余常一一考之，不過正切、音和二法，其所謂類隔、互用、窩切、振救、正音憑切、日寄憑切、喻下憑切無數法門，總而言之皆音和也，何用如此畫蛇添足。因一并删之，惟用正切、音和二法，俾學者易知易能，并每條標出數字，另爲圖式如左。

一、正切

正切者，如首一字出切在一等，次一字行韻亦在一等，是切脚二字皆同等，故謂之正切。如當孤切都字，又如首一字出切係二等，次一字行韻亦係二等，如宅加切茶字。首一字出切係三等，次一字行韻亦係三等，如直珍切陳字。首一字出切係四等，次一字行韻亦係四等，如咨盈切精字，皆正切也。

一、音和

音和者，如首一字出切是一等，次一字行韻又另是一等，是切脚二字不同等。則但按下一字行韻在何等取字，是以謂之音和。但音和有正分音和，有越次音和，如一等出切，行韻却在四等，即取四等中字，如呼雞切醯字四等出切，行韻却在一等，即取一等中字，如此尊切村字，所謂一四音和也。又如二等出切，行韻却在三等，即取三等中字。如班迷切碑字三等出切，行韻却在二等，即取二等中字，如女加切拏字，所謂二三音和也。蓋一四同母，二三同母，故一切四，四切一，二切三，三切二，本可相通，所以名正分音和。越次者，彼此皆不同母，如一等出切，行韻却在二等，即取二等中字，如北萌切祊字。三等出切，行韻却在四等，即取四等中字，如於盈切嬰字。又如一等出切，行韻却在三等，即取三等中字，如蒲兵切平字。又如四等出切，行韻却在二等，即取二等中字，如匹蔑切盼字。又如四等出切，行韻却在三等，即取三等中字，如匹鄙切秤字，其餘亦難悉數，但總以下一字行韻之等取音，並不拘出切在何等，則謂之音和。大抵反切音和居多，以其取音最便也。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夾漈《通志・七音略》視等韻稍爲簡捷，然位置間有混雜，似遜後此劉氏、梅氏之醇粹也。《指南》附《玉鑰匙法》，燕慈仁寺沙門真空編。詳列十三門，徒亂人意，而全無啟發之功。吾故曰自十三門興而等韻廢，去十三門而等韻方可悟。明季上元張風只用音和一門，其法最捷，惜未見其書。

又 何氏《叢説》云：翻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易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翻滋煩紆，此沈君徵字母堪删一語爲確論也。案既悟之後，則字母可删。若先遽議删，將何以爲入門訣。此太過之論，而元朗以爲確論，何耶。

沙門真空《啟悟免疑金口訣》、吕氏《日月燈》常用韻脚字詩，並可爲初學入門捷法。

清・黄宜中《切字圖訣序》 予幼怪羲倉制字以來，義理有《爾雅》摭釋，堪資小學。而秦漢變以篆隸，晉魏衍以行草，書法遞工，真楷加謹。而切韻則至梁沈休文乃等之以四。至西僧神珙，乃等之以七，所爲譜傳入中夏。釋真空又爲《玉鑰門法直指》具韻首十二攝，内外各八轉，而反切大備。

清・羅愚《切字圖訣・編例》 帙内詳註韻切等第，皆指古十二開合攝韻及内外各八轉攝韻圖所分九音字母出切行韻，或遇空不得其字，有字亦非確音，不得不多其門法，分諸母等第取之。若後鐫李嘉紹圖，

但講標射活法，不須如此紛求。而其活法亦經按等分切，導取捷徑，並非南轅北轍，可得魚而廢筌，示諸門勿按討也。宋温公專用音和，頗與李圖尚標射合。竊求之《字典》，訂正古等韻，與温公《切圖指掌》亦間有不合，如詳里切似，古圖列一等，《指掌》列四等。按振救門法應取四等，却與《指掌》合。莫録切木，《指掌》一四等具列，而古圖僅列之一等。按後一門法應在四等，轉切出一等字，亦與《指掌》合。求之古圖，俱遇空矣。士苟切鉏，則古圖列狀母下作上聲，《指掌》列精照母下作平聲。按精照互用門法惟與古圖合，而《指掌》且成他字也。諸韻字有易填，如古圖酺脯庳鹼，《指掌》作蒲敗拜減，所當從《字典》攷訂，不必《指掌》是拘。

清・方本恭《等子述》 母分聲等，類及諸攝曰切音。攝分聲等，類及諸母曰等韻。若以母攝爲例，求之聲等，則音有母，韻有攝，聲有目。例正從同，其目維何，聲等相乘之實是已。近傳貼韻首法，每攝酌取見母平聲正副四字，實即此例。而於聲未備，於等未全，從是學者，蓋習焉而未之察也。今以聲等相乘之實按之，每攝一母，當得三十二位，而此三十二位者，必合全圖始見，故常虚其目以有待，例無可省，文則弗拘。

又 郭氏又曰：通廣侷狹，以第四等字之多少言，字多者謂之通廣，少者謂之侷狹。至通之與廣，侷之與狹，名雖異而義無別。惟咸攝前一圖字，四等多於三等，亦名侷狹未詳。以予考之，郭氏之未詳者多矣。夫文有一一，韻有縱横，聲經音緯之説，乃一韻中圖列之經緯，而非全韻中自然之經緯也。通廣侷狹，非全韻中自然之經緯乎。今以子午卯酉紐之，人生一小天地，喉脣對待，天地之子午也。其左右輔，則天地之卯酉也。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而盈縮不齊，故通門諸攝，呼音縱達口外，勢無扞格，反通爲侷，則通不皆通。廣門諸攝，呼音横滿吻間，勢無拘束，反廣爲狹，則廣非均廣。又以量法明之，量法同一容方積，而句長則股短，股長則句短。韻之經緯亦然。故侷者必廣，而廣者不必通。狹者必通，而通者不必廣。若以侷較廣，則侷不及廣，而以較狹則侷廣，以狹較通，則狹不及通，而以較侷則狹通。一經一緯，互爲盈縮，而内外分焉。合内外八轉以求攝字，猶合句股廣袤以求弦率也。弦率既正，而表測無遁形。攝字既正，而標切無遁韻，分列四門，職是道也。不求其義，而以淺見測之，否則視成絶學，以爲莫可窮極。嗚呼。豈其然哉。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反切》 反者，音也。切者，韻也。反惟一字，切有四等，故不曰等音，而曰等韻。如山攝見母内，干，古寒切；堅，古賢切；官，古還切；涓，古懸切。干寒俱屬開正，堅賢俱屬開副，官還俱屬合正，涓懸俱屬合副，而所反之古字，則無開合正副之别焉。若將反分四等，順口爲便，而字多不備，故不用也。劉鑑《玉鑰匙》謂音和者，歸知本母於爲韻等内，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類隔者，謂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之字。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之字。然音和凡切皆然，惟舌脣齒三音，或是類隔，如椿、都江切，啄、丁角切，口，都教切，則以舌頭切舌上。爹，陟邪切，嘆，口旦切，它，恥何切，揨，丑知切，則以舌上切舌頭。淬，士内切，則以正齒切齒頭。胾，資四切，則以齒頭切正齒。是齒與齒互，舌與舌互，脣音最多，如綿、武延切，平，符兵切之類，往往以輕脣切重脣。

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以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别爲二十圖。凡遞用者，曰音和正切也。旁求者，曰類隔互切也。同歸一母者，曰雙聲，如同童之類。同出一類者，曰疊韻，如童僮之類。同韻而分兩切者，曰憑切，如尤由之類。同聲而分兩韻者，曰憑韻，如東冬之類。無字則點窠以足之，曰寄聲，今圖中○●也。韻闕則引鄰以寓之，曰寄韻，今圖中半行書之字也。

又 舊切韻訣曰：經堅，見。輕牽，溪。擎虔，郡。迎妍，疑。丁顛，端。汀天，透。亭田，定。寧年，泥。珍遭，知。侦侹，徹。陳廛，澄。紉聯，孃。賓邊，邦。娉偏，滂。平便，竝。民眠，明。分蕃，非。芬番，敷。墳煩，奉。文楠，微。精箋，精。清千，清。秦前，從。新鮮，心。錫涎，邪。真氈，照。稱燀，穿。榛潺，狀。聲羶，審。神禪，禪。興掀，曉。刑賢，匣。因烟，影。寅延，喻。零連，來。人然，日。

如好，許考切，以許興掀好調之。雨，王矩切，以王寅延雨調之。龍，盧容切，以盧零連龍調之。許王盧爲韻子，考矩容爲韻母，興掀寅延零連爲韻祖，其法已爲迂曲矣。在同等尚易爲調，若在異等，如火、虎果

切，虎興掀火，官、沽歡切，沾經堅官，依然聲牙，令學者何從會心，此訣未知所始。明僧真空著《啟蒙金口訣》，因其法而推廣之，凡一百一句，曰：依沈約之法也。劉士明曰：切韻多用因烟、人然、經堅、丁顛之類，法極浮淺，甚不足尚，反害正音。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二《第九問韻書總論》　漢魏以來之書，但言音而未言韻。至魏左校令李登，雖倡《聲類》十篇，然亦未言韻也。其後晉之吕靜，因《聲類》而撰《韻集》，於是始有韻書之稱。【略】其後韻書疊出如《宋史》《明史》所載，幾及百家。【略】以各家釋義言之，如僧神珙《九弄圖》，以真之盈反，盈怡真反，爲反音。真之爲雙聲，真盈爲疊韻，真在真部爲正韻，盈在庚部爲真之傍韻，如見母爲正紐，則溪郡爲傍紐，溪母爲正紐，則見郡爲傍紐。若聲韻交互，謂之羅文綺錯。至温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及李世澤切韻射標，而立隔標、隔列、濁聲等門。僧訥菴本劉鑑《指南》之書，遂立二十門法，如通廣、就形、侷狹、振救之類，名其篇曰《直指玉鑰匙》，其意蓋以所撰爲《指南》之關鍵也。但《指南》於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限定於一格。至明沈寵綏，又立三字切法，如西鏖烏爲蕭，幾哀噫爲皆之類，則未免近於蛇足。初學視之，更屬茫然矣。唐李涪《刊誤》云：法言之書，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又言辨之辨，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而《廣韻》以陳爲平之清，辰爲平之濁。起爲上之清，豈爲上之濁。快爲去之清，朘爲去之濁。格爲入之清，閣爲入之濁。類如此者，不一而足，未詳何義。他如吕坤《交泰韻》，以平入二母互爲翻切，取交泰之義，所謂著述各有體裁，原可不必盡同，但以入聲亦分陰陽，則又沿翻刻《中原韻》謂上去入亦有陰陽之舊習矣。至於章黼《集成》以七音分清獨，而又分次音法，《廣韻》以四聲分輕清重濁法，皆不使人共解。殆一人一日之音，異人不能辨，異日不能自辨矣。韓非子云：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但繭絲牛毛之繁細，毫忽纖秒之微茫，即使極精，已屬不急，況以一人之口吻，齊千萬人之喉舌，以一隅之聲音，叶五方之誦讀，此是彼非，誰主誰從。而抱獨竝云韻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云云，斯亦言之過甚矣。夫切音者，乃天地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隨便取二字，開口皆符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確確乎不可絲毫移易，王通《中説》所謂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於呼吸，合於音律，豈非理之至乎。而後人既增門法，則鈎棘糾纏，其事反僻矣。若抱獨之言，不惟隱僻，而竝不能形之紙筆，抑何若是之難耶。

清・王緜《韻學指南》卷下《集説》　吕氏吉孺有《切法正指》一書，其序曰：夫字出牙舌脣齒喉爲音，分平上去入爲聲，以其音與聲合求之而字見，此切法所由起也。乃《指掌》《指南》《直指法》脩矣，而法愈多，切愈隱，法轉傳，切轉亡，何哉，意者其法未盡正歟。蓋此道吾儒多不講，即間有留意者，率問津於釋氏。釋氏之言曰：十年之學，乃知切脚。若此其難，是以止蟹可互，流遇可參，清濁可混，開合可移，知照六母可互切，郡匣諸母可藉用，甚之立一門而又不定，創一例而自相左，是殆穿鑿《等子》，附會門法，而未達夫聲音自然之妙也。試觀兩間吹萬，孩時笑語，果且有矯强乎哉。是故門法首貴乎音和，而類隔十二門次之，旁門雜説，又何爲紛紛者耶。

又　郭祖煒有《韻學輯要》一書，其《十三門法論》亦有可採者。論音和曰：音憑其切，聲憑其韻，以音諧聲，而無謇牙牽合之病，則曰音和，如古紅切公，古，牙中，見母之音，紅，通攝一等之聲，古同公音，紅同公聲，二字自然唱和，便是公字，以此爲式推之，如居宜切飢，古嫌切兼，不論一二三四等，但韻逢某等，則取某等字，皆音和也。論類隔曰：切脚以音和爲正，上取憑音，下取憑韻，此經史所常用也。類隔門以端切知，以知切端，則不憑切而憑韻矣，是爲切法之變局。論窠切曰：舌音既立類隔從韻矣，又立窠切而憑切，何門法之不一也，豈爲端四無字，移

向知三乎。觀行韻獨取精等影喻第四，正爲侷狹，諸攝端知四無字言耳，若端四有字，仍當從類隔矣。類隔者，所以通音和之窮；窠切者，又所以通類隔之窮也。論輕重交互曰：脣音以重互輕，以輕互重，與舌音類隔門同法，亦音和外之變局也。噫，匹尤切颼，何如音和芳尤切颼之爲愈乎。芳梧切胚胚，何如音和匹梧切胚之爲愈乎。然間一用之，如《詩》寤寐思服，服叶蒲北反，《孟子》毁瓦畫墁，墁用武安反是也。論振救曰：此齒頭音憑切門法也。一四出切，總取四等字，與正齒音憑切法不同。不問輕重等第者，言韻之所至，不論何母之等，但逢三切四云爾。論正音憑切曰：正憑切何以立也，爲二等別無字，惟照一有字，欲切照一字而無其韻，故假三四等行韻，如通攝崇字，止攝揣字、帥字等中一聲止此一字，斯不得不借三四等韻，此立正憑切之意也。若別攝二等字多，自當用二等韻，則有音和門法在。論精照互用曰：精等止互照一，不互照二。照一止互精一，又不互精四。照二全不互精等。夫精照既立憑切門矣，而又互用，既互用矣，而互之中人有不互者，在齒音門法繁瑣如此，然細按之，其法不相矛盾也。論寄韻憑切曰：正憑切所以韻逢三四切照一者，蓋爲通止諸攝二等惟照一有字，欲作切而無韻，特借三四等行韻也。若照二居三等，各攝諸母三排靡不有字，取本等韻切本等字，何等直捷。今亦用一四韻切照二字母，乃太紆乎。然經史中切字，此門亦不能無爾。論喻下憑切曰：玄關云曉喻四者隨韻，至又有喻下憑切門，何哉，按等韻喻下字大抵三四不能兼有，如宕曾合攝咸後攝止有三等字，如通攝與蟹臻山假宕梗開攝止有四等字，有三無四，故韻四切三，有四無三，故韻三切四，喻之憑切以此。論日寄憑切曰：日止有三等字，依音和門逢三切三足矣，日寄憑切門雖不立可也。立此門者正以見日止三等，無論韻行何等，皆可以憑切取日下字也，汝來切蒮字，逢一切三也，儒華切捼字，逢二切三也，如延切然字，逢四切三也。論通廣曰：通廣攝三四等字相若，非若侷狹攝字少也，逢三切四者何，豈因三等間或無字，斯移歸四乎。韻獨言知照來日者何，豈出切爲牙脣喉不必復言，但言知照來日以括之乎。論侷狹曰：音和法逢四切四，侷狹逢四切三，其說安在，只因四字中侷且狹也，通遇假宕曾流深諸攝可按也，觀韻只言精雙喻四，則知別母下無字，知別母下無字，則知逢四切三之故矣。又爲通廣侷狹之說曰：以第四等字之多少論也，字多者謂之通廣，字少者謂之侷狹，至通之與廣、侷之與狹，名雖異而義無別，惟咸前攝四等字多於三等字，亦名曰侷狹，未詳。論內外曰：韻逢照一，外轉切二，依然音和隨韻，法非異也。惟內轉切三，則不憑韻，又非憑切之例，亦異矣，何爲其然也。蓋作者之意爲內八攝脣牙喉舌來日下二等無字，止有照一字，故韻逢照一，移切三等，是以謂之內也。有內則有外，因名內外門。按通廣侷狹之分門也，以音之有通廣侷狹也。郭氏止以第四等字之多少論之，未爲穩愜。

清・徐鑑《音泭・餘論》 切韻有紐有攝，及神珙之《九弄圖》，温公之音和類隔諸名，李世澤之隔標隔韻等門，僧訥菴之通廣就形等法，皆係古人精心結撰，未可厚非。然爲初學言之，則開卷茫然，轉欲望洋而嘆，不若一言以蔽之，直是以上一字讀成下一字之音耳。

清・夏燮《述均》卷一〇《三十六字母説》 温公《指掌圖》遞用爲音和，旁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曰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此韻書之凡例也。《廣韻》舌頭舌上輕脣重脣多取類隔，平上去入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如下平二仙，緜武延切，爲借輕脣類隔，卷末改用名延切，是音和也。上聲八語，貯丁吕切，爲借舌頭類隔，卷末改用知吕切，是音和也。同歸一母名雙聲者，反切之上一字，同出一韻名疊韻者，反切之下一字，同韻分兩切者，如三鍾，從職容切，又即戎切。同音分兩韻者，如一東，零莫紅切，又莫侯切。無字點窠，即韻書之空字，以〇代之也，所謂有音無字者是也。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者，如《廣韻》四十二拯，拯字下云無韻切，音蒸上聲。蓋拯韻内無韻可切，故借平聲之蒸字也。又二冬之上聲僮一字，不可立部，故于二腫出湩字，注云都鬲切，此是冬字上聲。亦寄韻之例。

清・吴善述《二十三母土音表・叙》 切字之法，《集韻》以前諸書多兼用類隔通廣門法，都江丁丈以舌頭音切舌上字，都江切樁。丁丈切長。是爲類隔。亡江敷悲以輕脣音切重脣字，亡江切厖。敷悲切丕。是爲通廣，其

例亦始自叔然，此正前人明于音紐精于等子之處，即古音扶服與匍匐同天篤與天竺同之理。等韻七音舌頭舌上八母編爲一音四紐，重脣輕脣八母編爲一音四紐，如各析爲二，則七音可云九音。舌頭音字等列一四，舌上音字等列二三，重脣音字列等之一二四，輕脣音字列等之三，類隔通廣切脚二字縱則同紐，橫則同等，例本甚精。《集韻》以爲等子之學人所鮮究，恐不易明，故悉改用音和，始分九音。音和雖不若合念之捷，而較類隔通廣爲已便。自音和行，而類隔通廣之法，益鮮知其恉矣。此外又有大通同泰之互翻及二合三合之法，足以推求三十六母以外之音，爲繙異域語言所必需，要必精於切字而後可得而進究焉，則土音之表其權輿耳。

清・陳澧《切韻考外篇》卷三《後論》　鄭漁仲《通志・藝文略》有《切韻内外轉鈐》一卷，《内外轉歸字》一卷，其書不知若何。漁仲作《七音略》，凡四十三圖，各標以内轉外轉，而不明言何爲内轉，何爲外轉。《四聲等子》辨内外轉例，乃明言内轉者，脣舌牙喉四音無第二等字，惟齒音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玉鑰匙》亦設爲一門。如此，則内轉外轉但分别四等字之全與不全，與審音無涉也。《等子》又有辨廣通侷狹例云：　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侷狹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玉鑰匙》亦設爲兩門。《切韻指南》每一攝皆標内外及廣門通門侷門狹門。此亦甚無謂也，皆宜置之不論耳。袁子讓《字學元元》有通廣不定例，侷狹不定例，内外不定例，可見内轉外轉廣通侷狹之不足據也。

《四聲等子》既分内外轉，又有重少輕多、重多輕少、輕重俱等、全重無輕諸名目。《七音略》又分重中重，輕中輕，重中輕，輕中重，又有小注内重内輕。戴東原《聲類表》亦分内轉重聲，内轉輕聲，外轉重聲，外轉輕聲。然而何謂重，何謂輕，絶無解説，茫無憑據，皆可置之不論也。《七音略》以東韻爲重中重，冬鍾韻爲輕中輕，真不可解。又有重中輕注云内重者，輕中重注云内輕者，重中重注云内重者，輕中輕注云内輕者，誰能解之，豈非欺人之説乎。

又《東塾集》卷三《等韻通序》　等韻之學，其源出於切語，而有異同。余爲《切韻表》，因明白矣。嘗就而論之，以爲字母標雙聲之目，呼等析疊韻之條，縱横交貫，具有苦心。然三十六母既據當時之音，於隋唐以前切語之法稍有□□。又等之云者，當主乎韻，不當主乎聲。乃等韻家則因字母而定四等。於是考之韻書，有異部而同等者，有同部同類而異等者。加以舌頭舌上、重脣輕脣、唐韻時沿古音，而後人不解，益以滋惑，由是憑切、憑韻，莫能畫一，而門法興焉。立一法而猶有不合，又立一法以補救之，而法與法且自爲矛盾。彼徒欲使古書切語盡合等韻，而不能泯其參差之迹，故爲此遷就之説，而學者愈無所適從，所謂治絲而棼之者也。自元明以來，作者又多，據當時之音各矜神悟，各出新制，而實未嘗明等韻本法，或且雜以方音，而其法愈不可訓，此初學所以惶惑而高明所以厭棄也。余謂聲韻惟齊梁陳隋之際爲最密，其後愈降而愈混。三十六母已爲唐季之音，而等韻家因以立法，其不能盡合隋以前之音者，勢也。元明以後，復不能盡合唐季宋代之音者，亦勢也。

清・莫友芝《韻學源流》　宋人之書，有司馬光之《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管諸字。【略】光書反切之法據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　遞用則名音和，旁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韵則爲疊韵，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韵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韵。所謂雙聲疊韵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並同。惟音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絶。《檢例》云：　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統三十六母，類隔統脣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爲説，而又别立爲一四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八母爲説，而又别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韵取字，於音和之理，至爲明了。一獨其辨來日二母云：　日字與泥娘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　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澗者，其法殊爲牽强。一又其法兼疑泥孃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孃匣喻五母，亦爲不備，則是原法之疎，不可以立制者矣。

清・汪曰楨《四聲切韻表補正・凡例》　舌脣二音古或用隔類切，或以舌頭切舌上、舌上切舌頭，或以重脣切輕脣、輕脣切重脣，今一用音和，免致滋誤。曰楨謹案隔類亦稱類隔，齒音或以正齒切齒頭，齒頭切

正齒，亦間有之。蓋古音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而齒音多近舌音，反切初起，在漢魏間，古音猶未盡變，故今以爲類隔者，在當日未嘗非音和也。後世古音漸失，又有流變，則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孃，邦滂並明與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與照穿牀審禪，皆劃然如楚越矣。《音學辨微》謂古人審慎之意亦見隔類而相對者，其說非也。孫叔然始製反切，其時未有三十六母，亦無韻書，安能預料後來之流變哉。且以反切取音，方恐人不易曉，乃反以隔類之音啟人疑惑，尤必無是理矣。《廣韻》每卷之末必附類隔更音和切，而更之未盡。此表一用音和，於初學爲便。如遇古書類隔之切未能辨別，但檢此表即知其孰爲類隔，孰爲音和，不致誤切矣。

清・劉熙載《說文雙聲》卷上《釋例》 切法之有音和，舊矣。第以前人之著爲口訣者言之，如《反紐圖》之真征氈之，《四聲等子》之金堅人然，《指掌圖檢例》之必班當的，皆音和雙聲也。然舊調之字外，今即得之字中，似較自然。

古無類隔，後人見爲類隔者，自古人讀之皆當屬音和。如貞，鼎省聲，以舌上音讀鼎即成貞。童，重省聲，以舌頭音讀重即成童。祇是自然聲轉。自後人以知端定澄各分二母，則貞鼎、童重自成類隔。

《切韻指南玉鑰匙十三門法》中，專指端透定泥四母與知徹澄孃四母相通，清與清通，濁與濁通。爲類隔。同是舌音爲類，分舌頭舌上爲隔。餘若幫滂並明四母與非敷奉微四母相通，謂之輕重交互。精清從心邪五母與照穿牀審禪五母相通，謂之精照互用。命名雖殊，其實皆屬隔母同用，故《指掌圖檢例》統謂之類隔。

《指南》篇首交互音歌云：知照知讀正齒音即互照，照讀舌上音即互知。下母放此。非敷遞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牀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一處窮。此中泥孃類隔已見前說。餘又見知通照，非通敷，徹通穿，澄通牀，疑通喻也。又《指掌圖檢例》辨日母切字歌云：日下三爲韵，音和故莫疑。二來孃處取，一四定歸泥。此謂日通泥孃也。以二歌按之《說文》繫聲，皆非無徵，緣屬隔母爲切，亦輯入類隔。

後人字母有類隔，而《說文》則類隔中復輾轉相通。類隔如端知、透徹、定澄、幫非、滂敷之相通，及知照、徹穿、澄牀、非敷之相通，固有例矣。《說文》輾轉相通，則端之於照，透之於穿，定之於牀，幫之於敷，滂之於非，比比而然，故是編有端照等類隔。

又《四音定切》卷首《圖說》 《切韻指掌》原序及《直指玉鑰匙門法》皆論憑切憑韻。按憑切是憑母之開合，開口母則切開口字。合口母則切合口字。憑韻是憑韻之開合。韻開則切開。韻合則切合。然憑切特以濟憑韻之窮。古人製切之法，有密有疏，間有以憑韻之法切之。而有音無字，或音非本字者，故用憑切，然音終不甚和。殊非常法，故直指門法，每言憑韻爲正，憑韻爲主也。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綱領》 一、切韻有音和，亦有類隔。音和者，取標於本母，如前所云是矣。若本母聲盡而借標於相當之母，則曰類隔。凡等韻以三十六母橫排疊書，作二十三行。舌頭舌上八母共四行，重脣輕脣八母共四行，齒頭正齒十母共五行。所謂相當之母，即同行所書者是。蓋雖隔標，仍以其類，謂脣與脣類，舌與舌類，齒與齒類。聲之清濁相當則又類，如甫嬌爲鑣，甫屬非母，而鑣屬幫母。房連爲楩，房屬奉母，而楩屬並母。皆以輕脣切重脣，此《廣韻》用類隔也。不明乎此，疑是本母出切，遂有妄詆爲吳音者。如岳氏珂《九經三傳沿革例》謂補之爲甫，旁之爲房，是以吳音爲切，知岳未解隔標法矣。且有以一音誤認爲二者。如陸氏《釋文》於《書・禹貢》蠙字已注蒲邊反，又云徐扶堅反。《詩・召南》標字已注婢小反，又云徐符表反。蓋未解徐邈隔標出切，以爲別是一音耳。《集韻》則悲嬌爲鑣，悲與鑣皆幫母；毗連爲楩，毗與楩皆並母，是改類隔爲音和也。《廣韻》用類隔者，《集韻》亦多沿之，並非全改音和。且有《廣韻》本音和，《集韻》轉改類隔者。他若《廣韻》芝音匹凡切，衺音匹尤切，以重脣滂母切輕脣敷母，亦類隔矣。又爹音陟邪切，以舌上知母切舌頭端母；麤音丁全切，以舌頭端母切舌上知母，亦類隔矣。濶音賞敢切，以正齒審母切齒頭心母；騅音子垂切，以齒頭精母切正齒照母，亦類隔矣。宋人所謂類隔者，本統脣舌齒言之。後人專以舌頭舌上爲類隔，而重脣輕脣謂之交互，齒頭正齒謂之互用，此徒分立名目，實非有別法也。〇案此外又有透切之法，如日母止有三等，而《切韻指掌檢例》云與泥娘二母字相通。其辨日母切字歌下注：仁頭切擩，則是切泥母一等也。又注：如精切寧，則是切泥母四等也。又注：日交切鐃，則是切娘母二等也。匣母無三等，喻母無一二等，而《檢例》內辨匣喻切字歌下注：户歸切幃，則是以匣

一等切喻三等也。又注：于古切户，則是以喻三等切匣一等也。此法亦名野馬跳澗，本屬牽勞，《廣韻》《集韻》無用之者，且置勿論可耳。○又董南一作《切韻指掌敘》，有云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下注：乘人切神，丞真切辰。今案乘神皆牀母，最濁；丞辰皆禪母，次濁。本屬應分，雖兩音相近，不宜别立名目，則所謂憑切者，亦可置弗論。

一、箭取本韻字，前論詳矣。或本韻乏字，而借他部以寓之，名曰寄韻。《顔氏家訓》譏《蒼頡訓詁》反娃爲於乖，其意以娃屬佳部，而乖屬皆部，由今論之，是寄韻法耳。隨開皇初，陸法言所與共定切韻者八人，之推其一也，故顔所據韻部與陸同。然《蒼頡訓詁》乃漢杜林作，其時未有反音，當是指魏張揖所作《三蒼訓詁》耳。此法在《廣韻》亦謂之類隔，如下平聲卷末所列類隔更音和者有凡字，注符芝切，蓋謂卷内凡字原作符咸切，凡咸各一部，而以咸切凡，爲類隔，改芝則同在本部爲音和也。有本非寄韻，後經逐改者。如礬音下珍切，《廣韻》礬珍同在真部，爲音和；《集韻》改礬入諄部，而仍切下珍，便成寄韻矣。○又有本屬寄韻，後遂用作音和者，如《顔氏家訓》謂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今案攻當同工音，屬東部，蓋寄韻於冬部之琮耳。而《廣韻》東部已有攻，冬部又兼收，作古冬切，古冬即古琮，是竟用作音和矣。疑此非陸韻之舊。據陸敘云：江東取韻與河北殊，因論南北是非，蕭顔多所決定。蕭謂蕭該，顔即之推。既爲顔所譏，則必非陸所取。○此外又有憑韻之説。董南一作《切韻指掌敘》，云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下注：巨宜切其，巨沂切祈。今案巨疑乃切其，若巨宜實切奇耳。更有祁，當切巨疋，此四字音各不同。祁在六脂部，重中重；其在七之部，重中重而内重；奇在五支部，重中輕而内重，祈在八微部，重中重而内輕。此等原屬分所應分，不必别立名目，則所謂憑韻者，可置弗論。

清・鄺珩《切音捷訣・定反切法》　反切法初起，古音猶未盡變，今以爲類隔者，在當日未嘗非音和也。如《唐韻》《廣韻》標用甫遥切飄，用撫招切之類，攷之等韻，是以非敷輕脣之音切幫滂重脣之字，誠恐貽誤後學，故悉從《集韻》《韻會》音和門法，標用卑遥切飄，用紕招切。又有上一字用本母而不分粗細，如丁用當經切，癭用丁賀切之類。下一字用本韻而不辨開合，如曠用苦謗切，建用居萬切之類。雖屬音和，亦爲未當。今定上一字必用本母本等，如丁用顛經切，癭用都賀切之類。下一字必用本韻本呼，如曠用苦潢切，建用居健切之類。非故與前哲立異，特恐拘守舊切，反致審音未確耳。即等韻空聲，圈多遺缺，覽者茫然，是卷悉加圈標明，並詳註反切，俾學者按圖可誦。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外篇・反切》　古反切有音和類隔之説。音和者，以本母之字爲上一字。類隔者，以同類隔母之字爲上一字也。《廣韻》後附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二十一字，所注類隔本切爲重脣輕脣互用，及舌頭舌上互用，如卑必移切，本府移切，則以非母切幫母也。胚偏杯切，本芳杯切，則以敷母切滂母也。頻步真切，本符真切，則以奉母切並母也。緜名延切，本武延切，則以微母切明母也。芝敷凡切，本匹凡切，則以滂母切敷母也。蘘中全切，本丁全切，則以端母切知母也。韻中如此類者尚多。錢竹汀謂古無輕脣音，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爲重脣，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古音與端透定無異。古人製反切，皆取音和。後儒不識古音，謂之類隔，非古人意也。其説甚當。所引古書中輕脣讀重脣舌上讀舌頭之字甚夥，載《養新録》中，然則類隔之説不可信。凡遇古反切之不同母者，以此意求之，可矣。

又《雜論》　司馬氏以下數家舊譜，惟《字母切韻要法》開口合口各有正韻副韻，共爲四等，最爲分明。《指掌圖》、《七音略》、兩《指南》皆開口合口各有四等，合之共爲八等，是每音當有開合八呼矣。而以音求之，止有四呼，實無從别而爲八。考其譜中所列之字，又多參差複亂，末由體究。或疑即吾侈斂各具四等之意，而以譜中之音核之，亦俱不符。所謂門法，尤多紛糾，反覆考索，疑莫能明。後讀潘氏《類音》之説，偏摘其瑕而辨正之，始知實諸家之譜立法未善，非字音果有八等也。其説曰：三十六母應並列一格，而以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則出切行韻畫一分明，有何門法之可立哉。乃作等韻者，見各韻中或止有開齊，蟹効流深咸等攝。或止有合撮，遇攝。或止有開合，江果等攝。遂謂兩等足以置之，而縱列三十六母爲三十六行則太密，横列二等則太疏，乃取知徹澄孃列於端透定泥之下，非敷奉微列於幫滂並明之下，照穿牀審禪列於精清從心邪之下，凡爲二十三行，横列四等，合平上去入爲一等，共十六格，欲令疏密適中，於是以第一第四等爲上層，見溪至來日二十三母之位第二第三等爲下層，知徹至審禪十三母之位，每韻中止有一二呼者，則以一幅盡之，有三呼四呼者，分爲二幅，此其立法之本意也。然以上層二十三母之一等四等與下層十三母之二等三等相對，既已參差不

齊，而端透定泥幫滂並明精清從心邪十三母齊齒撮口之字既置在第四等見溪羣疑曉匣影喻來日十母下，齊齒撮口之字卻置之第三等，是上層二十三母又互相乖異，并自立之例而亂之，何怪出切行韻之一彼一此紛如亂絲也哉。即如通攝一幅當以恭銎蛩顒胷雄邕〇龍茸十字填於第四等，與縱從諸字一例，何乃置之第三等侵他母之等而自失其等，又於第四等內作諸空圈而獨填喻母下齊齒之字，此何說也。封葑逢韸四字爲非敷奉微之開口呼，當在第二等而置之第三等，如以爲撮口呼，則當列風豐馮〇於第二等，以爲合口呼，而何竟虛其字，若同音者然，進退失據，此通攝之可議者也。至於江攝，則見溪疑曉匣影來母下齊齒字當在四等，知徹澄孃齊齒字當在三等，邦滂並明開口字當在一等，乃與穿牀審開口字並居二等，尤爲自亂其例。止攝前幅則見溪曉匣等十母齊齒之字既列三等，復列四等，字異而音不殊，幫滂並明四母齊齒之字既列四等，又列三等，遂侵非敷奉微之位，後幅則龜虧逵危摩逶惟灅等字若以爲合口，則當在第一，若以爲撮口，則當在第四，而何以列在第三，蟹攝前幅當專敘該開一類，何以一等二等置皆咍韻中之字，三等四等置齊韻之字，致饑知支稀等字與止攝前幅複出，後幅當專敘傀恢一類，何以一等置灰韻之字，三等四等置微支韻之字，致龜追非錐摩等字與止攝後幅複出，其臻攝中根按當作巾。麏等字列在第三等，失不再辨，而彬矜貧民何以列第三等，侵非敷奉微之位，分芬汾文何以列第三等，侵撮口之位，山攝二幅則將山刪韻中齊齒合口二呼之字開雜於元先韻四呼之中而獨占第二等，侵下層十三母之位，效攝則將肴韻之字開雜於蕭豪韻中獨占第三等，亦侵下層十三母之位，此皆顯然可議者，而果假二攝則錯雜尤甚，前幅以一等置歌韻之開口，二等置麻韻之開口，三等四等置遮韻之齊齒，後幅以一等置歌韻之合口，二等置麻韻之合口，三等置遮韻之撮口，併三類爲一類，各占一等，無復上下層之分，則乘虛補空攢叢湊泊，又他攝所絕無而亂例之甚者也。若宕梗曾流深五攝，則置上層十母之字於第三等，失與通止諸攝同，咸攝則閒雜咸凡韻中字於覃鹽韻中獨占第二等，失與山攝同，遂令芝凡等字無所附麗而別爲一幅也，惟其置等填字之爲例不一，出切行韻之茫無定準，於是設爲類隔窠切交互振救等二十門法以曉初學，譬猶設籬樹棘而導人以穿越之方，固結牢綰而教人以抽解之法，則何如坦途直理之爲善哉。潘氏之言如此，可謂剴切詳盡，底蘊畢宣矣。而後來言等韻諸家惟《同文韻統》內《華梵合璧譜》以四等立法，不承其弊，餘多沿用舊譜，言及等第，每繳繞難明，蓋未考潘氏之說也。今遵潘氏及《同文韻統》專用四等，一埽轇轕之談。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卷六《音和門解》 切字之法，上一字，必與所切之字同母，而口之開合，韻之正副，聲之平上去入，不論焉。下一字，必與所切之字同韻，而字屬何母不拘焉。此之謂音和，古人切字之正軌也。

又《類隔諸門解》 古人出切，音和之外，或用類隔法，或用輕重交互法，或用精照互用法。此何故哉。蓋翻切之三十六字母，肇於唐代，唐代已前，切法未備，故音之高下，未能細分，後著韻書者，因而不變，如《廣韻》罩字都教切。按罩字原屬知母，今不用知母字，而用端母之都字切之，是以舌頭音切舌上音之字，此類隔法也。《唐韻》彬字府巾切。按彬字原屬幫母，今不用幫母字，而用非母之府字切之，是以輕脣音切重脣音之字，此輕重交互法即通廣法也。《釋文》醆字則簡切。按醆字原屬照母，今不用照母字，而用精母之則字切之，是以齒頭音切正齒音之字，此精照互用法也。學者以等韻圖按之，自明其義矣。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舊切韻諸門，始音和終開合，法凡數十，若都巾切珍字，則爲類隔，頻尤切浮字，則爲交互，芳焉切篇字則爲通廣之類，種種謬悠，不過因《唐韻》都江樁字一切耳。夫以都切樁，非訛字即俗音，遂乃推而廣之，譬諸一盲引路，而羣盲相從也，一誤再誤，破壞法門，其謬一。

字有陰陽，曼寓翁所謂啞噎，方氏本周挺齋說。如東字都翁切，同字徒紅切是也。蓋東爲陰平之字，翁字亦爲陰平，同爲陽平之字，紅字亦爲陽平，惟灰音則不分陰陽耳。今各家字韻書以德紅切東，是陰混於陽，以徒東切同，是陽混於陰，其謬一一。

韻分各攝，攝分開合，開合之中，分齊齒撮口，如孤字爲合口呼，當作公烏切，姜字爲齊齒呼，當作基央切，若以均烏切孤，則音鄰於居而爲

撮口呼，歌央切姜，則音鄰於岡而爲開口呼，是正副不分矣。以均胡切孤，歌陽切姜，更陰陽莫辨矣。歧路之中復有歧，其謬三。

清・楊恭桓《客話本字・反切詳論》　反切者何，以二字爲一字之音。上一字與所切之字同母，下一字與所切之字同音，同母即雙聲，同音即叠韻。上字於同母之中分清濁，不論平上去入，如東德紅切，同徒紅切，東德皆清，同徒皆濁也。然同徒皆平可也，東平德入亦可也。下字於同韻之中分開合等倫，而不論清濁，如東德紅切，同徒紅切，一清一濁，俱用紅字也。《字典》部首謂切韻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序爲箭。其説故使人疑。諸法皆無關緊要，總以雙聲叠韻爲切法之大端。若如其説，則反切須費許多手脚，方能説出，何苦以衝口即出之道，而故入歧途。上字定母，下字定韻，不易法也。上字不定則母離，下字不定則韻舛，故審定上下二字，合而呼之，則自然迸出一字。兹再詳細言之，有用四聲順切之者，如良獎切兩，之力切職，夷質切逸，脂利切至是也。有用四聲逆切之者，如植鄰切晨，力仁切鄰，彼兮切卑，七稽切妻，匹迷切批是也。有用上一字爲本音者，如丞真切晨，力質切栗，之夷切支，尺栗切叱是也。有用下一字爲本字者，如許薰切熏，孚豐切風，汝移切兒，胡顯切睨是也。有用下一字清，而所切之字濁者，如余縈切營，奇丘切求，縈丘爲營，求之清聲是也。有用下一字濁，而所切之字清者，如方洪切風，丘奇切欽，洪奇爲風，欽之濁聲是也。有用同母字切之者，如良獎切易來獎切、盧獎切仍爲兩。之力切易章力切、諸力切仍爲職，以音異而母同也。有平聲以上一字分清濁者，如方窮切則爲風，房窮切則爲馮，於虔切則爲烟，夷虔切則爲然，於求切則爲憂，夷求切則爲油。方風俱清，房馮俱濁，於烟俱清，夷然俱濁也。然亦有上字同母，而音不同類者，如古紅切公，古凶切弓，上字同用古字，而音不同。蓋公紅俱一等音，弓凶俱三等音故也。力甘切藍，力鹽切廉，上字同音力字，而音不同。蓋藍甘俱一等音，鹽廉俱三等音故也。都勞切刀，都聊切刁，上字同用都字，而音不同。蓋勞刀俱一等音，聊刁俱四等音故也。此則以等類分音也。又如於希切衣，於非切威，古閑切閒，古頑切鰥，古希切基，故非切龜，胡郎切航，胡光切皇，古介切戒，古賣切怪。蓋依與希俱開口，威與非俱合口，閒與閑俱開口，鰥與頑俱合口，基與希俱開口，龜與非俱合口，航與郎俱開口，皇與光俱合口，戒與介俱開口，怪與賣俱合口。此則以開切開，以合切合，一定之法，本於天籟，自然而然者也。又有用交互類隔切之者，如方羈切卑，敷羈切披，甫明切兵，甫委切彼。蓋方甫俱輕脣非字母，必讀歸重脣邦字母，其音乃真，如方讀若幫，甫讀若斧，則合矣。若仍以音和呼之，則反走音，此切語之別一法也。第類隔之切法，諸韻書不多用，宋人以其不合當時之音，謂之類隔，後人則悉用音和，於類隔之切法，似可不用。蓋字母中，如見欹羣疑爲牙音，端透定泥爲舌頭音，邦滂並明爲重脣音，曉匣影喻爲喉音，來半舌音，此十七字母中，往往分兩音，或三音，其餘一十九位字母，則止有一音，此非深研音韻者，未能辨也。其用切語之法須細審之或以開合分，或以等位分者正多也。總之切法不定，全要衝口而出，不待勉强，人人可曉者也。然同韻易知，同母難辨。何謂同母，蓋與上一字，同胞胎一氣者也。母之綱有五，牙脣齒舌喉，然牙脣齒舌喉，猝不易辨，字字推測，仍屬茫然。必先將四聲東董凍篤，都睹妒督，支紙至質，真軫正職等音，爲直母，及張真中珠屬知母，當丁東都屬端母，光觥公姑屬見母，方轟風孚屬非母，將精蹤租屬精母，香興凶虛屬曉母，茫明蒙模屬明母，良龔龍盧屬來母，皆爲橫母。將諸字念得爛熟，又將因烟仍然切字諸訣讀熟，夫而後認定三十六字母，係何母，及清濁開合，則反切絲毫不混矣。

綜述

佚名《歸三十字母例》敦煌卷・斯〇五一二

端　丁當顛故　精　煎將尖津　知　張衷貞珍
透　汀湯天添　清　千槍僉親　徹　倀忡樫縝
定　亭唐田甜　從　前牆暫秦　澄　長蟲呈陳
泥　寧囊年拈　喻　延羊鹽寅　來　良隆泠隣
審　昇傷申深　見　今京犍居　不　邊逋賓夫

穿　稱昌瞋覩　磎　欽卿褰祛　芳　偏鋪繽敷
禪　乘常神諶　羣　琴擎蹇渠　並　便蒲頻符
日　仍穰忎任　疑　吟迎言斁　明　綿莫民無
心　修相星宣　曉　馨呼歡祆
邪　囚祥錫旋　匣　刑胡桓賢
照　周章征專　影　纓烏剜煙

又《字母例字》敦煌卷・北京圖書館藏雨字五十五號

端顛東丹當丁擔都多登兜堤刀
透天通灘湯廳甜嘟他鼞偷提叨
定田洞壇唐停覃徒陁騰頭啼匋
泥年農難囊寧南奴那能羺泥猱
韻先東寒唐青覃模歌登侯齊豪
審羶春商申苫升

又敦煌卷・伯二〇一二　南梁漢比丘守温述

脣音不芳並明。舌音端透定泥是舌頭音，知徹澄日是舌上音。牙音見君溪羣來疑等字是也。

齒音精清從是齒頭音，審穿禪照是正齒音。喉音心邪曉是（誰）〔喉〕中音，清；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濁。

定四等重輕兼辯聲韻不和無字可切門

高此是喉中音，濁，於四等中是第一字，與歸〇審穿禪照等字不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高字爲韻，定無字可切。侄是四等喉音第一字惣如高字例也。

交此字是四等中第二字，與歸精清從心邪中字不和，若將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交字爲韻，定無字可切。惺是四等第二字惣如交字例也。審高反，精交反，是例諸字也。

四等重輕例

平聲

高古豪反　交肴　嬌宵　澆蕭　擔都甘反　鵳咸　霑塩　（战）〔战〕添
觀古桓反　關刪　勱宣　涓先　丹多寒反　譠山　邅仙　顛先
樓落侯反　㊊大　流尤　鍫幽　晦亡侯反　㊊大　謀尤　繆幽
裒薄侯反　㊊小　浮尤　淢幽　齁呼侯反　㊊小　休尤　伾幽

上聲

藆歌（早）〔旱〕反簡産蹇獧　　𪘂銑滿莫伴反譧潛免選　緬獧
埯烏敢反　　黯檻（俺）〔掩〕琰　魘琰杲古老反姣巧矯小　　皎篠

去聲

旰古案反　諫韻　建願　見霰　但徒旦反　綻襉　纏線　殿□
岸五旰反　鴈諫　彦線　硯霰　半布判反　綫　扮相　變線　遍偏奇歪上聲

入聲

勒郎德反　曷麥　力職　歷錫　北布德反　蘗麥　逼職　壁錫
刻苦德反　緙麥　隙陌　喫錫　袧古德反　革麥　棘職　擊錫
鱖妋德反　槶陌　匿職　溺錫　忒他德反　坼伯　勅職　惕錫
特徒德反　宅陌　直職　狄錫　餄烏德反　餡陌　憶職　益昔
黑呼德反　赫陌　赩職　赦錫　墨莫德反　麥麥韻　窄職　覓錫

□□□□□精清從心邪審穿禪然九字中字，只有兩等重輕；□歸精清心從邪中字與歸審穿禪照（丙）〔兩〕等中字第一字不（知）〔和〕，若將歸精清從心邪中爲切，將歸審穿禪照中一第字爲韻，定無字（何）〔可〕切。尊生反，舉一例諸也。　又審穿禪照中字却與歸精清從心邪兩等字中第一字不（知）〔和〕，若將審穿禪照中字爲切，將歸精清從心邪中第一字爲韻，定無字可切。　生尊反。舉一例諸也。

〇兩字同一韻憑切定端的例

諸章魚反　辰常隣反　禪市連反　朱章俱反　承署陵反　賞（晝）〔書〕兩反
蒧側魚反　神食隣反　潺士連反　傷疾俱反　繩食隣反　爽踈兩反

〇聲韻不和切字不得例

〇切生　〇聖僧　〇床高　〇書堂　〇樹木　〇草鞋　〇仙客

〇夫類隔切字有數般須細辯輕重，方乃明之，引例於後。

如都教切罩，他孟切（掌）〔穻〕，徒幸切（瑒）〔瑒〕。此是舌頭舌上隔。

如方美切鄙，芳逼切堛，苻巾切貧，武悲切眉，此是切輕韻重隔。

如疋問切忿，〇鋤里切士。此是切重韻輕隔。

〇恐人只以端知透徹定澄等字爲類隔，迷於此理，故舉例，□□更須子細。□□□

○詩云：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爲親。多見上流不明此語，身説多般，故註釋於後。

○在家疑是客○即是類隔傍韻切也，如韻中都江切椿字，迷者言都字歸端字，椿字歸知字，云眷屬不用，字生疑或，不知端字與知字俱是一家家，故言在家疑是客也。

○別國却爲親○緣都字歸端字，椿字歸知字，歸處不同，便似○別國。雖歸處不同，其切椿字是的親之，故言別國却爲親也。

○辯宮商徵羽角例

○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口開張。○欲知徵，舌柱齒。

○欲知羽，撮口聚。○欲知角，舌縮却。

○辯聲韻相似歸處不同

○不風楓佩方戎反○封葑圭幫封府（客）〔容〕反○飛扇緋非斐甫□反○跗膚夫趺鳩鈇甫無反○分兮垘饋府文反○叵方勇反○匪棐篚筐非尾反○甫斧俯府俌腑方矩反○粉方吻反○反阪軓返坂府遠反○腲膚妃反○諷方鳳反○沸痱誹（方）〔方〕未反癈癈方肺反○販畈方願反○富方副反○付賦傅方（過）〔遇〕反○福腹複愊輻蝠踾輹方六反○弗紱黻蔽綍不鄜由第分勿反○髮發泼颇方伐反○呼紑稿不甫鳩反○糞奮方問反○方邡枋坊匚肪防府□反○蕃藩府桓反○芳豐豐酆澧僪敷融反○峯鋒蜂烽敷容反○霏妃菲芳非反○敷麩孚鄜俘芳無反○芬芬紛氛撫文反○棒敷隴反○斐悱斐蜚敷尾反○弣方武反○忿魴敷粉反○釩峯妃反○賵玂敷風反○費鬓方未反肺柫方癈反○媻娩阪疲媻芳万反○赴訃芳遇反○蝮覆復（傷）〔復〕芳福反○柫柫弗剕朏祓鬚鬓敷勿反○怖拂伐反○忿瀪芳問反○芳妨涝敷方反○飜翻幡孚□反

五代・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并序》　夫文物之國，假以書詩。七步之才，五音爲首。聿興文字，反切爲初。一字有訛，餘音皆失。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而同起。且天地生於混沌，不同混沌之初。君子生於嬰兒，豈與嬰兒同類。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淺劣之徒，尋求難顯。猶如匕匕之字，寫人會有改張。紐字若不列圖，不肖再傳皆失。今此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爲於韻切之樞機，亦是詩人之鈐鍵也。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正之目，自此而分清濁也。故列五箇圓圖者即是五聲之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注説之。又列二箇方圖者，即是九弄之圖。圖中取一字爲頭，横列爲圖，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别之。

五音聲論

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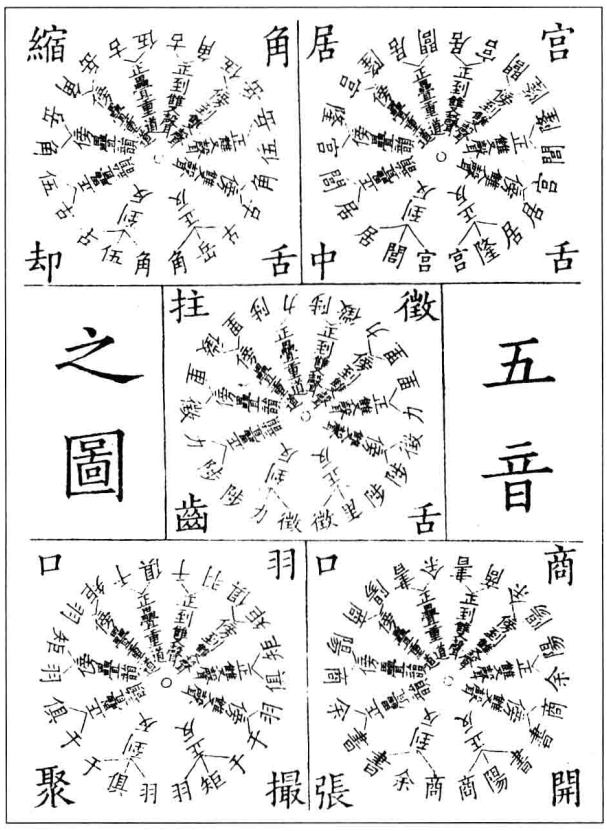
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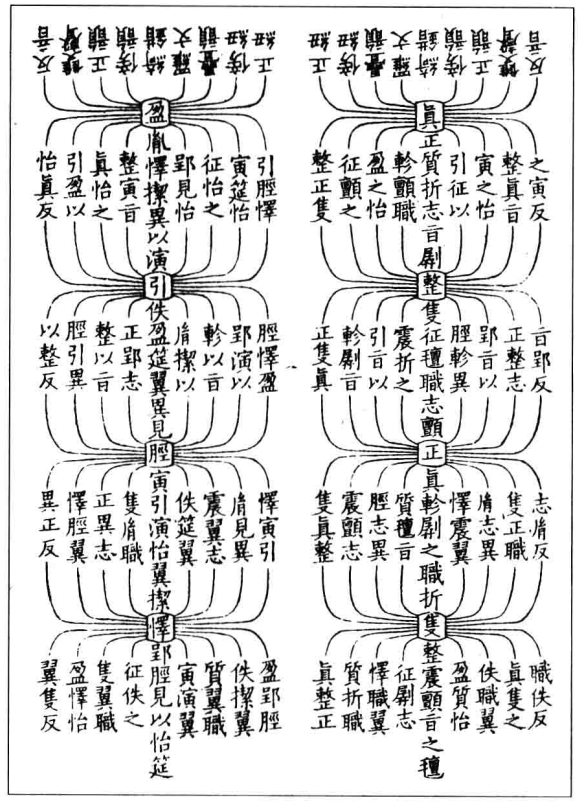
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

北方脣聲邦龐剥雹北墨朋邈

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五音之圖





宋・陳彭年等《廣韻・上平聲》 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　卑必移切。陴並之切。眉目悲切。邳並悲切。悲卜眉切。胚偏林切。頻步真切。彬卜巾切。

又《下平聲》 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　緜名延切。廛中全切。閔北盲切。平僕兵切。凡符芝切。芝敷凡切。

又《上聲》 新添類隔更音和切　否並鄙切。貯知呂切。縹徧小切。摽頻小切。褾邊小切。

又《去聲》 新添類隔更音和切　褲賓廟切。窆班驗切。

宋・張麟之《韻鑑序例》 歸字例　歸釋音字，一如撿禮部韻。且如得芳弓反，先就十陽韻求芳字，知屬脣音、次清、第三位，却歸一東韻尋下弓字，便就脣音、次清、第三位取之，乃知爲豐字，蓋芳字是同音之定位，弓字是同韻之對映。歸字之訣，大槩如是。○又如息中反嵩，息字係側聲，在職字韻，齒音第二清、第四位亦隨，中字歸一東，齒音第二清，第四位取之。餘並準之。祖紅反歸成駿字，雖《韻鑑》中有洪而無紅，撿反切之例，上下二字或取同音，不必正體。　慈陵反繒，慈字屬齒音第一濁，第四位，就蒸字韻歸成繒字，而陵字又不相映，蓋逐韻屬單行字母者，上下聯續二位只同一音，此第四圍亦陵字音也。餘準此。○先侯反先字，屬第四，歸成洗字，又在第一，蓋逐韻齒音中間二位屬照穿牀審禪，字母上下二位屬精清從心邪，字母侯字韻列在第一行，故隨本韻定音也。餘準之。○諸氏反、莫蟹反、奴罪反、弭盡反之類，聲雖去音字，歸上韻，並當從禮部韻就上聲歸字。○凡歸難字撗音，即就所屬音四聲內任意取一易字，撗轉便得之矣，今如千竹反竄字也，若取嵩字，撗呼則知平聲、次清，是爲樅字，又以樅字呼下入聲，則知竄爲促音，但以二冬韻同音處觀之可見也。

橫呼韻　人皆知一字紐四聲，而不知有十六聲存焉，蓋十六聲是將平上去入各橫轉故也。且如東字韻風豐馮菶是一平聲，便有四聲，四而四之，遂成十六，故古人《切韻詩》曰：一字紐縱橫，分敷十六聲。今《韻鑑》所集，各已詳備，但將一二韻只隨平聲五音相續橫呼，至於調熟，或遇佗韻，或側聲韻，竟能選音讀之，無不的中。今略舉二韻爲式：

○二冬韻　封峯逢蒙中傭重醲恭蛩蛩顒

鍾衝憧春鰳	邕匈雄容	龍茸	
○一先韻	邊篇蹁眠	顛天田年	堅牽虔研
箋千前先涎	煙祆賢延	蓮然	

上聲去音字

凡以平側呼字，至上聲多相犯。如東、同皆繼以董聲，刀、陶皆繼以禱聲之類。古人制韻，間取去聲字參入上聲者，正欲使清濁有所辨耳。如一董韻有動字，三十二皓韻有道字之類矣。或者不知，徒泥韻策分爲四聲，至上聲多例作第二側讀之，此殊不知變也。若果爲然，則以土爲史，以上爲賞，以道爲禱，以父母之父爲甫，可乎。今逐韻上聲濁位並當呼爲去聲，觀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韻，端有深旨。

五音清濁

逐韻五音各有自然清濁，若遇尋字，可取之記行位也。脣音舌音牙

音各四聲不同，故第一行屬清，第二行屬次清，第三行屬濁，第四行屬清濁。齒音有正齒，有細齒，故五行聲内，清濁聲各二，將居前者爲第一清、第一濁，居後者爲第二清、第二濁。喉音二清，舌齒音二清濁，並以例準之。

四聲定位三聲附。

每韻直行平上去入聲，有字與圍相間各四，並分爲定位，如一東韻蒙字之類，位在第一下，三側聲亦在第一，崇字行位在第二下，三側聲字亦在第二，風字在第三下，三側聲亦在第三，嵩字融字在第四下，三側聲亦在第四，如遇尋字定音，看在其位，便隨所屬而呼之。〇韻中或只列三聲者，是元無入聲，如欲呼吸，當借音可也。支微魚模韻之類是三聲韻，支止至質模姥暮目之類是借音。

列圍

列圍之法，本以備足有聲無形與無聲無形也，有形有聲，時或用焉。有聲無形，謂如一東韻舌音第一位横轉東通同字之後是也。若以音協之，則當繼以農字，爲一東韻無農字，故以圍足之。〇無聲無形，但欲編應行數，如東字韻中脣音、牙音第二、第四位與江字韻第一、第三、第四位之類是也。

宋・佚名《解釋詞義》黑水城出土　幫非互用稍難明　義曰：幫者，是幫滂並明。非者，是非敷奉微。互用者，是切脚之名。脣音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吴楚二名，類隔三名。互用稍難明者，謂未達政理，謂之是稍難明也。

爲侷諸師兩重輕　義曰：爲者，有深奥之理，即是人多暗昧難明。侷者是侷短長，其侷韻有其隘側。諸師者，即是古師，自指陸法言、孫愐、劉臻、魏淵、裴頠、蕭該、李若、薛道衡已上等八人，即是掬集韻本之人。致得兩重輕，開口成重，合口成輕，故曰是兩重輕也。

信彼理時宗有失　義曰：信彼者此也，宗者本也，失者錯也，若此時人只用此兩重輕，韻源本有於失錯也。

符今教處事無傾　義曰：符者，凡也，倣也，今者，智公建立指玄，論謂之是今，教者指教也，處者是處理也，傾者是傾差也。儒中有事，但依智宗指教處理，必無傾差也。

前三韻上分幫體　義曰：前三者是重中重韻。幫體者，是幫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韻所收於平聲五十九韻。并上去入聲共有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之中，分一百七十四韻，故名前三韻，如用幫等中字爲切，用前三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覆用幫等中字爲切，用後一音爲韻，即切非等中字爲互用也。

後一音中立奉形　義曰：後一音者，是輕中輕韻。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母中字在於後一韻中所收於平聲五十九韻，并上去入聲共有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内分三十三輕韻，故名後一音也。如用非等中字爲切，用後一音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覆用非等中字爲切，將前三韻爲韻，即切幫等中字爲互用也。

凡切直須隨等次　義曰：前明四等用分輕重，今將齒韻正齒爲韻之時，但隨等次辯之，必若差矣。如用幫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爲音和。莫崔切枚是也。又用幫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四字。如弭箭切面。若遇侷者，即切弟三字。如筆悚稟狹者方蹔砭是也。又如因幫等中字爲切，用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字爲韻。若是外轉切弟字。如布删班内轉切弟三字，如彼側切逼是也。又如用幫等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三字如弭闡免，若遇廣通即切弟四字，如弭正切詺是也。

唯於内轉二無名　義曰：幫等字爲切，正齒弟一字爲韻，如内轉字不切弟二故曰二無名因何不切有个士疰切床笞五音，只此對。

舌音切字弟八門　舌頭

此舌音弟八者，惣摽也，以次於前篇合明於舌音。凡舌音有二：舌頭、舌上，故先明舌頭。（訟）〔頌〕曰：

端透爲切四一隨　義曰：端透爲定泥四母爲切。四者四等，一者弟一，如用歸透定泥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爲音和。如德紅切東。故曰定歸本位不抛離也。

若逢四内雙三韻　義曰：四者四等，覆者弟二，三者弟三。如用

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二弟三爲韻，即切知等中字爲類隔，都江椿丁吕切貯是也。

便證都江丁吕基　義曰：此證明都江、丁吕之類隔也。緣都字是舌頭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類也。又都字是弟一字，江字是弟二字，故名隔也。

於四取四同弟四　義曰：四者，弟四爲切也。又四者弟四爲韻也。又四者弟四爲音。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弟四字爲切，將四等中弟四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四字爲音和。丁兼切故是也。達人視此理無違。此句結上文也。

齒頭兩等成其韻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等中弟壹弟二也。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弟二字俱爲韻，並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如都宗冬，從四切地，故曰並切音和。故莫疑以此一句結上義也。

正齒兩中一韻處　義曰：正齒者，審穿禪床照也。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字爲韻，若外轉切弟二字，如德山切壇。如内轉切弟三字，如丁醽切知，俱切知等字爲類隔也。故曰内三外二表玄微。此結上義也。

更將照等二爲韻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二者弟二也。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二等字爲韻，之即切知等中字爲類隔，如得章切張也。故曰類隔名中但切之。此義結上文句也。

舌上音切字　頌曰：

知澈澄娘要切蹉　義曰：以知徹澄娘四母下爲切也。

四中三二定音和　義曰：四者四等，三者弟三也，二者弟二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二，如陟交嘲弟三字爲即韻，本母下字爲音和，如陟魚猪是也。

若將頭尾爲其韻　義曰：頭者弟一，尾者弟四也，如目歸知徹澄娘等中弟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弟四字爲韻，即切端等中字爲類隔，如頭者女溝糯，尾者澄丁庭。故曰類隔由來無喘訛也。此結上義也。

齒頭兩一還同類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端等字爲類隔。如娘尊切麈，馳草切道是也。

兩二須歸本位窠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弟二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如丑小切巑是也。

正齒隻雙而作韻　義曰：正齒者，審穿禪床照也。隻者弟一，雙者弟二。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照穿床審禪兩等中弟一弟二字俱爲韻，即爲憑切。如一者陟山譠，二者陟輸切猪是也。故曰但憑切躰不掩翌。此句結上文也。

已此舌音解畢，未盡其理。前文言四等中弟四字爲韻之時，成於類隔，今將四等中影喻母下弟四字爲韻，即成於能切，故列後音。頌曰：

舌音爲切理幽微　義曰：舌音者，舌上音也。幽者深也。微者妙也。爲舌音更有幽玄深奥微妙之切也。

定字之因悉曉知　義曰：以定度此因依悉，皆曉知時人也。

唯有韻逢影喻四　義曰：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影喻母下弟四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能切，不以爲類隔，如竹益翳丑延脡，故曰音和。但切勿生疑，此句假作音和之切，謂古師晦昧不達所能切，今智凿解釋分剖玄奥之理也。頌曰：

知澄祖下事幽微，通重兼輕分有之。

影喻逢弟四母中，惣隨能切可堪依。

牙音切字弟九門

此章顯明牙音爲切，不明四等何也。元只有音和切也。弟九者，次於前章也。頌曰：

切時若用見溪羣　義曰：見溪群疑四母爲切也。

精一迎來一自臻　義曰：精者，精清從心邪兩等也。一者弟一也，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爲音和。如古三切甘是也。

照類兩中一作韻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也。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也。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字

爲韻，若外轉字切弟二，如居梢切交。如内轉字爲韻切弟三，如去愁切惆。故曰内三外二自名分。此結上文。

齒中十字俱明二　義曰：齒中十字者，精清從心邪審穿禪床照也。二者弟二，兩解，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四字，如傾雪缺若遇偏狹即切弟三字，如居悚栱。又用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三字，如駈主齲若遇廣通，即切弟四，如居正切勁也。韻下舒寬順四親。義曰：舒寬者，廣通也。順四親者，切得弟四字爲音和也。

如所引文聲下促　義曰：是偏狹韻也。

弟三切出即爲真　義曰：切得弟三字爲音和是也。

齒音切字弟十門

此明齒音。凡於有二音齒頭正齒先明。齒者頭弟十者，以次於前篇也。頌曰：

頭將四内一爲韻　義曰：頭者是齒頭，五母爲切也。四者四等一者弟一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爲音和。如借官切鑽。故曰：定向兩中一上認也。此言結上義也。

四二相違無可呼　義曰：四者四等，二者弟二也，相違者，互用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照等中字爲互用。如昨閑戔是也。

四三四四二名振。　義曰：四者四等也，三者弟三，又四者亦是四等也，又四者弟四也，二者切得弟二字爲音和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三字，字如相居胥弟四字爲韻。息絹選，即切本母下弟二字爲音和也。

正音兩一還無切　義曰：正音者，正齒音也。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也。無切者，互用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照等中爲互用，如子監覽。

兩二二來音必順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弟二。又二者切得弟二爲音和也。又如用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照穿床審禪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二字爲音和。如疾之切慈是也。

互用皆憑韻次看　義曰：此互用即看於韻，照等弟一四等弟二字爲韻，俱成互用也。已前得悞須歸信。義曰：已者，止也，已止於前章。悞者，性悞也。前章已得性悞，人皆歸於有信也。又頌曰：

精清從類自爲親　義曰：此明齒頭五母爲切交互爲韻。故曰自爲親也。

在處應知別立身　義曰：昔日古師混爲四等，智嵒今分爲兩等，故曰別立身也。

長子定居高位主　義曰：長子者，是齒頭弟一爲切，弟一爲韻，弟一爲音。如用歸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如徂尊存是也。

小兒常作下行賓　義曰：小兒者，弟二切弟二，交互爲韻，弟二爲音，如用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二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二字，如子仙切煎是也。

尊卑品定還依次　義曰：尊者弟一，卑者弟二，品者，行弟也。用於齒頭五母爲切，爲韻，爲音，但依次尊卑次弟爲准也。

相與形聲不辯真　義曰：相與相似也。當家爲親，交互爲韻，難辯的真之理也。

雖即久來經隔遠　義曰：雖者，假令之辭也。久未遠者，齒頭令正齒相隔也，久來作隔遠之親，今爲的親之類也。

始終元是一家人　義曰：始者，初也。終者，久也。一家者，俱是齒頭也。今各俱兩等也。

正齒音切字例　頌曰：

正音四一不和平　義曰：正音者，正齒音也。四者，四等也。一者，弟一。不和平者，互用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精等字爲互用也。又如用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二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弟二爲寄韻。士垢切鯫是也。

四二兩中一自迎　義曰：四者，四等也。二者，弟二也。一者，弟一爲音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二字爲音和。如所姦删是也。

四四四三憑切道　義曰：四者，四等也。又四者，弟四也。又四者，四等也。三者，弟三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三字爲韻。如士尤愁，市流切雔，弟四字爲韻。如崇玄切狗，山幽切摻，出幽（切）俱，爲憑切也。

齒頭兩一又無聲　義曰：齒頭者，清從心邪也。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如用歸照穿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精等中字爲互用也。如側溝聚是也。

兩中二復爲憑切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弟二也。如用歸照等中字爲切，將精等中弟二字爲韻，即爲憑切，如充自切痊是也。

互用幽深以次明　義曰：互用者，是古類隔也。此切幽深智遠以逐韻明也。

切韻兩中一得一　義曰：此明正齒五母爲韻，爲音也。弟一者，弟一爲韻，弟一爲音，如用歸正齒弟一字爲切，將照等中字弟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弟一字。如士疰切床是也。

切單韻二一方成　義曰：弟一爲切，弟二爲韻，弟一爲音也。如鋤針切岑。如用歸照等中弟一字爲切，將照等中弟二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弟一字也。

切雙韻隻還呼一　義曰：弟二爲切，弟一爲韻，弟一爲音也。如用照等中弟二字爲切，將照等中弟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弟二字，如充山切獐是也。

切韻俱雙見二名　義曰：弟二爲切，弟二爲韻，弟二爲音也。如用照等弟二字爲切，將照等弟二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弟二字，如式脂尸，昌垂吹是也。

已上照穿床等切　義曰：已者，止也。已止其前章也。照者，正齒爲切爲韻爲音也。

細分歌頌顯微精　義曰：此來上句證結其釋，此訟細括得顯明，微妙之理也。此結齒音終也。

喉音切字弟十一門

喻切四中一得一　義曰：喻者曉匣影喻四字母爲切也，四者，四等也。一者，弟一也。又一者弟一爲音。如用曉匣影喻四母爲切也，四者，四等。一者，弟一也。又一者弟一爲音。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弟一字爲音和。如與改腼是也。

四雙隨韻必無失　義曰：四者，四等也。雙者，弟二。隨韻者，切得弟二也。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四等中弟二字爲韻，即切弟二字爲音和也。

弟三四遇四中三　義曰：三四者，弟三弟四爲切，四者，四等。三者，弟三。如用曉匣影喻母中弟三弟四爲切，將四等中弟三字爲韻，即爲憑切。如余廉監，與久酉，余救幼，余六育，余兩養，已此五對，故曰憑切，自然分體質。已此句結上文也。

切韻四時見四名　義曰：切与韻音俱爲弟四也，如用曉匣影喻中弟四字爲切，將四等中弟四字爲韻，即切弟四爲音和。如余傾切營是也。

齒頭兩等得四一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等弟一弟二也。四一者，弟四爲音也。如用歸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精等中弟一爲韻，切得弟一字，如夷在切佁，如弟二爲韻，切得弟四，如以淺演，俱爲音和也。

又將喻内四三切　義曰：用喻等弟三弟四字爲切也。

正齒爲音取理實　義曰：正齒爲韻也。

兩一之中外轉雙　義曰：兩者，兩等也。一者，弟一。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弟一外轉爲韻，即切弟二字，如于山切訐。若是内轉字爲韻，即切弟三字。如王鉏于。故曰：若逢内轉三無窒也。已此一句結上義也。

照中二韻切還憑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二者，弟二也。如用喻等中字爲切，將照等弟二字爲韻，即切爲憑切音与切平曰憑切如蕘支爲，又，悗吹薅是也。

自古難明今義出　義曰：自古者，即先師也。不曉曰難明也。指玄曰今，評論曰義。自唐已來，未見其義。所出斯論其哉美矣。已上明喉音中歸喻字爲切也，實謂理通玄奧，妙絶古今，自來諸師未見所出，今明此例，冀後進者，知的當塵毛現之不謬也。因評上義，復頌七言。

喻影穿床與照邪　義曰：曉匣影喻爲切，齒音十字爲韻也。

古來學者昧根牙　義曰：古者，言上代先師也。昧者，懞昧之理也。言上古先師不達政理也。

浮踈豈得超深奧　義曰：浮疏，淺智也。超者，達也。爲浮疏淺智之人，未達深奧之理也。

審諦方能曉互差　義曰：審者，詳也。諦者，弟也。若審詳弟篇，方能曉得互差之理也。

憑切定知難作準　義曰：不知當切之理，古師難爲準定也。

見形由自足分拏　義曰：見形謂是切脚之名未曉，謂之是拏不善聖人之義理也。

因玆剖析玄微後　義曰：因者，親也。玆者，此也。剖謂分析也。玄者，奧也。微者，妙也。智公我今因此開剖分析玄奧微妙之後。

虹玉隨珠絶纇瑕　義曰：似虹蜺之玉，隨侯之珠，絶紕纇之瑕。瑕，玉之病也。又玄隨侯之珠者，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答曰：楚臣隨侯出行，見群牧放小兒打一虵傷，血流在沙中，宛轉命將欲終，隨侯怜之，救取向水中洗，以神藥封之得活，遁然入水而去。其虵是東海龍王之子，後銜七寸明珠來報，与隨侯爲恩。侯夜庭中忽見有光明，謂言曰：有賊將火入來，侯乃按劍向門而立，久之不見人，乃開户看之，有一虵子銜珠在户外，侯問曰：是何虵子銜珠在户外，其時吐珠在地，口作人言，答曰：我是海龍王之子，變作虵身，來向草中遊戲，遇逢放牛小兒無知，打我損傷出血在地中，命將欲死，蒙先生救命，傳以神藥封之得活，故來報恩，以明珠贈与先生。侯得珠，將進上楚王。王夜中安於殿上見光明，号爲隨侯之珠也。紕纇者，喻如錦綵精絲去除緼袍之絮也。

七言四韻　頌曰：

切韻名雖自古流　義曰：切韻者，飜音之音。蓋以上切下韻合而飜云，因以爲稱。問切之與韻，優劣何分。若切者，謂從脣舌牙齒喉五音之上紐弄歸在何音，揩定不移，故名爲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廣狹通侷韻上而來，不取此義，而今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爲切，故此二名音韻，謂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舉，只用五音，不求八轉。又云：切者，親也，謂與所切之字同歸一母，又是一音，故名爲親也。韻者，順也。要與陰類相順方有所切之字。言類者，聲類等重輕開合之類，然此韻上亦乃屬於五音之義，今且不取，而但隨於廣狹通侷内外之處，以明其韻。蓋緣韻是同類之義，謂要切得韻中同類之義，字是以只用廣等，不取五音，乃名爲韻。又云：切屬津同母表陰，韻屬吕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和合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名雖者，假令之辭也。自者，從也。古者即是上代先師。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釋家迦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号釋子，謂觀智公著撰不群，故於文末用申斯讚。夫説切韻者，自古及今，若要揩準的定極甚少矣。何故知耳。釋曰：蓋爲根器利鈍不同，智解有淺深，亦復有異，何得同，共窺瞻韻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顯。智公作精，餘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談。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琢磨多是錯推求　義曰：非今智公刱説，據理不應偏讚，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尋由我也。

因君揩決參差後　義曰：智公揩決刊定。參差，不齊之義也。

的當塵毛義始同　義曰：此等義如塵之微，如毛之細，方始的準中當而復周備矣。

入韻八行王氏括　義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將入聲六十四字以攝入聲。此言六十四字者，但是入聲括頭尅實，有形者三十五韻，四等重輕攝之爲八行，共是六十四聲，不必一一有字。言其韻珍寶者，假者不用，如世間珍寶，甚可仰重。故此爲釋。庶者，衆也。冀也，意云冀衆英賢讚誦，無以窮極。我今一人歌謡吟詠，豈能盡矣。

平聲十六智家收　義曰：智公所撰指玄論之圖簡，頓然開豁往日迷滯之情，而又智家將平聲五十九韻，皆以重輕四等列之一十六韻以包

括平聲攝之，上去二声，真真者尅，實並准此理也。

目瞻耳聽歌賢者　義曰：忍公我今眼目觀瞻，耳中聽聞，謌謠賢者誦習讃念無暇也。

學進無勞未肯休　義曰：智賢公是賢達之人，由是所集之文，後代英奇之者，習學進趣，無其勞慮率耳，未肯休息者焉。

七言四韻謌奥

四句幽微理未精　義曰：四句者，四韻也。幽者，奥也，深也。微者，妙也。未猶不也。其韻深奥，微妙不見，謂之是未精。

遺余陳義定宗爭　義曰：遺者，皆隨音韻而已。余者，我也。陳者，是陳其義也。定者，以定度因衣也。宗者，本也。爭者，相爭也。忍公前來皆隨音韻而已，定度因衣根共本，智公定宗爭也。

音和返教開方立　義曰：忍公問：九魚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又問曰：音和自無盈縮。何者名盈，何者名縮，何者名陰，何者名陽，何者名律，何者名吕，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類隔分三品始成　義曰：忍公問丁吕是何切。答曰：是類隔切。又問曰：類隔切者，各有寬狹二義。何者名寬，何者名狹，何者名類，何者名隔，何者名三類，何者名三隔。

問意豈殊江浪覆　義曰：忍公問前來兩段之義，象如江浪之水汎來。

答詞何異海濤傾　義曰：智公答義象如江浪之水汎來答得傾滔也。前來問盈縮音和寬狹類隔兩段之義。今先答盈縮音和，次答寬狹類隔。音和者，切與韻并等弟居同切与子。上歸一母韻与子，下歸一韻名音和。切切切者，一得一，二得二，三得三，四得四，切與韻順，故曰是盈縮音和也。又云：切屬律同母表陰，韻屬吕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和合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

類隔者，切与韻等弟不同名隔。子与切母不同名類。三類者，一者純類，二者等類，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

三隔者，一者純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又云：上歸二母名寬，下歸一韻名狹，韻切相遠，故曰是寬狹類隔也。幫非端知精照，各有寬狹二義也。見溪群疑曉匣影喻來日，自無盈縮之義也。

若非和泣朝門候　義曰：卜和衣朝門爲士者，被文王武王刖了二足。問曰：因何刖了二足。答曰：南楚池荆山崑崗谷中出美玉。問曰：不説諸玉，獨説此玉。答曰：昔六國之時，楚國有一人姓卞名和，別玉向荆山崐崗谷中得一玉朴，將進楚文王玉，王不別，云：卞和欺誑□□則刖卞和左□□□□□□□□□□王責曰：和昔日欺我先君，今又來誑我，復刖右足。卞和見二王不識此玉，遂抱朴泣於荆山之下。詩曰：抱玉嵓前桂葉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落日猿啼叫，疑是荆人哭未休。説云：卞和眼中泣血，感得荆山爲之頹，武王九十三而崩，子成王立，□□將此玉朴進成王，王使人雕之，果然得此美玉。史摯玄藏估其玉價，摯玄啓大王，此玉無價，若要得知此玉價，大王出楚城外，使人運金填滿一城，不傳得卞和此玉也。☑

美玉即嫁与楚王　☑趙二國傳賞，号曰連城珍。西周秦王聞趙王有美玉，割十五城博趙王玉，使藺相如送玉割得十五城也。詩曰：蒔蘭莫當門，懷玉莫向楚。楚無別玉人，門非蒔蘭☑。

宋・佚名《四聲等子叙》　遞用則名音和，徒紅切同字。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字。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字。同出一類則爲疊韻，商量切商字。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脣字。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字。巨祁切祈字。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鄰韻以寓之謂之寄韻。

又《四聲等子》　辨音和切字例

凡切字以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謂如丁增切登字，丁字爲切，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增字爲韻，增字亦是舌頭字切，而歸母即是登字，所謂音和遞用聲者，此也。

協　德字與曾字協聲。在本帙第十七圖曾攝内八端下第一等中。　四　登平等上嶝去德入

聲　洪字與通字協聲。在本帙第一圖通攝内一匣字下第一等中。　聲　洪平頌上哄去穀入

歸　德字屬舌頭音，歸端字母。　一　德忒　烘洪

母　洪字屬喉音，歸匣字母。　音　特鑑　翁○

謂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所攝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下係入聲第一等眼内字。又調洪字於協聲韻所攝圖中尋洪字，即自洪字横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内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其間或有字不在本等眼内者，必屬類隔廣通局狹之例，與匣喻來日下字或不識其字，當翻以四聲一音調之，二者必有一得也。

辨類隔切字例

濁者謂之類隔，如端知八母下一四歸端，二三歸知，一四爲切，二三爲韻切二三字，或二三爲切，一四爲韻切一四字是也。假若丁吕切柱字，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在後曾攝内八啟口呼圖内端下第四等。吕字亦舌頭字，柱字雖屬知，緣知與端俱是舌頭純清之音，亦可通用。故以符代蒲，其類奉並。如《玉篇》皮字作符羈切之類是也。以無代模，其類微明。以丁代中，其類知端。以敕代他，其類徹透。餘倣此。

辨廣通侷狹例

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侷狹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凡脣牙喉下爲切，韻逢支脂真諄仙祭清宵八韻，及韻逢來日知照正齒第三等，並依通廣門法，於第四等本母下求之。如余之切頤字。碑招切標字。

韻逢東鍾陽漁蒸尤鹽侵，韻逢影喻及齒頭精等四爲韻，並依侷狹門法，於本母下三等求之。居容切恭字。居悚切拱字。

辨内外轉例

内轉者，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内轉六十七韻，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

辨窠切門

知母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等是也。如中遥切朝字。

辨振救門

精等五母下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名振救門法例。如蒼憂切秋字。

辨正音憑切寄韻門法例

音憑切門，如鄒靴切髽字。切逢第一，韻逢第二，只切第一，名互用門憑切。切逢第三，韻逢一三四，並切第三，是寄韻憑切門。單喻母下爲切，切逢第四，韻逢第三，並切第四，是喻下憑切門。又日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便切第三，是日母寄韻門法。

辨雙聲切字例

謂如和會二字爲切，同歸一母，只是會字，更無切也，故號曰雙聲，如章灼切灼字，良略切略字，是也。

辨疊韻切字例

謂如商量二字爲切，同出一韻，只是商字，更無切也，故號曰疊韻，如灼略切灼字，章良切章字之類，是也。

元・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門法玉鑰匙》　一、音和者，謂切腳二字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爲韻等内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是名音和門。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

二、類隔者，謂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卻切端等字，爲種類阻隔而音不同也，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椿字，徒減切湛字之類是也。唯有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

三、窠切者，謂知等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爲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如陟遥切朝字，直猷切儔字之類是也。

四、輕重交互者，謂幫等重音爲切，韻逢有非等處，交互門中諸母乃先賢而誤添，今暫除之，後哲再審。第三等便切輕脣字。非等輕脣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脣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颼字，芳梧切胚字之類是也。

五、振救者，謂不問輕重等第，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振者，舉也，整也；救者，護也。爲舉其綱領，能整三四、救護精等之位也，故曰振救，如私兆切小字，詳遶切似字之類是也。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等第一爲切，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

諸母三四，並切照一，爲正齒音中憑切也，故曰正音憑切，如楚居切初，側鳩切鄒字之類是也。

七、精照互用者，謂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二，只切照一字。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鯫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等第二爲切。照等第二即等中第三也。韻逢一四，並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寄韻憑切，如昌來切犨字，昌紿切茝字之類是也。

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喻下憑切，如余招切遥字，于聿切颰字之類是也。

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寄憑切，如汝來切茸字，儒華切捼，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十一、通廣者，謂唇牙喉下爲切，以脂韻真諄是名，通仙祭清霄號廣門，韻逢來、日、知、照三，通廣門中四上存，所謂通廣者，以其第三通及第四等也，故曰通廣，如符真切頻，芳連切篇字之類是也。

十二、侷狹者，亦謂唇牙喉下爲切，韻逢東鍾陽魚蒸爲侷，尤鹽侵麻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侷狹三上，莫生疑，所謂侷狹者，爲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故曰侷狹，如去羊切羌字，許由切休字之類是也。

十三、内外者，謂唇牙喉舌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内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内外，如古雙切江，矣殊切熊字之類是也。十三門法終。

總括玉鑰匙立關歌訣

切時若用見溪群，四等音和隨韻臻。臻，至也。此四母下字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如古紅切公，古行切庚，豈俱切區，古賢切堅字之類是也。照類兩中一作韻，兩中一於四等中爲第二也。後皆倣此。内三外二自名分。韻逢兩中一，即分内外，如居霜切姜，是内三門。古雙切江，是外二門。精雙喻四爲其法，狷狹須歸三上親。韻逢精二喻四於侷狹門中，切第三，如去羊切羌是侷門，巨鹽切鍼是狹門。來日舌三并照二，來、日、舌三、照二，皆是第三等也。廣通必取四爲真。韻逢來、日、舌三、照二於廣通門中，切第四等也，如渠脂切祁是通門，居正切勁是廣門。

舌音

一四端泥三二知，一等四等歸端等，二等三等歸知等。相乘類隔已明之。端等一四與知等二三於《玉鑰匙》内已明言之矣。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只是知母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是也。正齒兩中一韻處，内三外二表玄微。韻逢正齒音兩等中第一，即分内外，如丁醲切知是内三門，德山切簞是外二門是也。舌頭舌上輕分析，留與學人作指歸。

唇音

幫非爲切最分明，照一須隨内外形。韻逢照一，即分内外，如夫側切逼是内三門，布關切班是二門。來日舌三并照二，廣通第四取其名。韻逢來、日、舌三、照二於廣通門中，切第四，如符真切頻是通門，芳連切篇是廣門。精雙喻四爲其韻，侷狹卻將三上迎。韻逢精二并喻四於侷狹門中，切爲第三，如府容切風是侷門，缺狹門切腳。輕見重形須切重，輕唇音爲切，隨韻切出重唇音字，是輕重交互門，如武登切膨，方閑切編字之類是也。重逢輕等必歸輕。重唇音爲切，隨韻切出輕唇字，亦是輕重交互門，如匹尤切颼，芳杯切胚字之類是也。唯有東尤非等下，相違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重謂重唇音，在第一等，名後一，若遇前三等諸母下字爲韻，當切出輕唇音字，今卻是重唇字，如莫浮切謀，莫六切目字之類是也。輕逢後一就輕聲。輕爲第三等，輕唇音爲前三，若遇後一等諸母下字爲韻，當切出重唇字，今卻是輕唇音字，如馮貢切鳳，字之類是也。

齒音

精邪若見一爲韻，定向兩中一上認。精邪五母下字爲切，韻逢四等中第一，定要向精邪一四兩等中切出第一等字，只是音和門。四二相違互用呼，韻逢四等第二，當切出照等字。四三還歸四名振。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照初卻見四中一，互用還歸精一順。韻逢四等第一，當切出精等字。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門，如士尤切愁是第三憑切門，山幽切搜是第四憑切門。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照二即四等中第三也，後皆倣此，韻逢一四，並切照二，如昌來切犨，昌紿切茝字之類是也。切三韻二不離初，第三照等爲切，韻逢第二照等，只切第二，如充山切獑字之類是也。精照昭然真可信。

喉音

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參。曉匣影喻四音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

亦如見等無少差參也。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擔。韻逢來日知照三等於通廣門中，切第四，如下珍切礩是通門，呼世切畝是廣門。精喻四時何以辨，當於偏狹第三函。韻逢精等喻下四於偏狹門中，並切第三，如許容切胸是偏門，許由切休是狹門。如逢照一言三二，韻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也。喻母復從三四談。除曉匣影三母外，再從單喻母三等四等言之。若逢仰覆但憑切，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如余招切遥是仰，于聿切颰是覆。玄論分明有指南。

半舌半齒音

來逢四類但音和，四類即四等也，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切。日止憑三寄韻歌。日字母下爲切，韻逢二二四，止要切於第三，是日寄憑切門，如汝來切蕊，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全得照初分内外，韻逢照一，即分内外，精雙喻四事如何。謂來逢精雙喻四，如何爲法。廣通偏狹憑三等，於廣通偏狹門中切第三是也，如力小切繚是廣門，力遂切類是通門，良蔣切兩是偏門，力鹽切廉是狹門。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過。

題明・邵光祖《切韻指掌圖檢例》　切韻捷法詩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次兼行。難呼語句皆爲濁，易紐言辭盡屬清。脣上必班賓報博，舌頭當的蒂都丁。拍脣坡頗潘鋪拍，齊齒知時始實誠。正齒止征真正折，舌根機結計堅經。撮脣呼虎烏圩塢，開口何哉我可更。張牙加賈牙雅訝，捲舌咿優壹謁嬰。合口含甘醎坎淡，穿牙乍窄澁爭笙。引喉勾口謳漚候，逆鼻蒿毫好黑亨。字母貫通三十六，要分清濁重和輕。會得這些元妙法，世間無字不知音。

檢例上

先求上切居何母，次求引韻去横搜。且如德紅切東字，須先求德字，記在端字母下，次求紅字，横過至端字下，即是東字。他皆倣此。本眼空時上下取，此葉全無前後收。見字偶然又不識，平上去入可尋求。東董凍督是也。更有照禪五母下，韻居三等二相侔。第二等或無引類，即用第三等引類切第二等字，其音相近，仄九切揪之類是也。

檢例下

凡切字，以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

切字檢例

協聲德字與揔庚字協聲，在第十六圖内。洪字與公弓字協聲，在第二圖内。

歸母德字屬舌頭音，歸端字母。洪字屬喉音，歸匣字母。

四聲　平登　上等　去鐙　入德

平洪　上頌　去閧　入穀

一音　德忒　翁烘

特蟹　洪〇

謂如德洪切東字，先調德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德字，屬端字母，係入聲内第一等眼内字。又調洪字求協聲韻，於圖中尋洪字，即自洪字横截過端字母下平聲第一等眼内，即是東字。此乃音和切，萬不失一。其間有字不在本等眼内者，必屬類隔及廣通偏狹之例。與匣喻來日字母下字，或不識其字，當以翻四聲調之，一音二音者必有一得也。一音分四等，四等謂每一聲上下四行也。

音和切

丁增切登字　緣用丁字爲切，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用增字爲韻，增字亦是舌頭字，所以切登字；登字歸端字母，亦是舌頭字。三字俱在舌頭。詩云音和遞用聲者此也。

類隔切

丁吕切貯字　緣用丁字爲切，丁字歸端字母，是舌頭字；用吕字爲韻，吕字亦是舌頭字，所以切貯字；貯字雖歸知字母，緣知字與端字俱是舌音中純清之字。詩云類隔旁求韻者此也。

辨檢類隔切例

以符代蒲，其類奉並。謂如符字作蒲字切。以無代模，其類微明。以丁代中，其類知端。以敕代他，其類透徹。且如十九合韻内皮字，《廣韻》作符羈切，作肥字。若作肥字非也，符字是奉字母下，合爲類隔。於竝字以下取一蒲字，作蒲羈切音皮字，明矣。此是類隔，他皆倣此。

又　辨分韻等第歌

見溪群疑四等連，端透定泥居兩邊。知徹澄娘中心納，幫滂四等亦俱全。更有非敷三等數，中間照審義幽元。精清兩頭爲真的，影曉雙飛

亦四全。來居四等都收後，日應三上是根源。

辨内外轉例

内轉者，取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舊圖以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字括内轉六十七韻，江蟹臻山効假咸梗八字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

辨廣通侷狹例

所謂廣通者，第三等字通及第四等字也。侷狹者，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也。

歌曰：支脂真諄蕭仙祭，清宵八韻廣通義。正齒第二爲其韻，脣牙喉下推尋四。余支切移，撫昭切漂。

歌曰：鍾陽蒸魚登麻尤，之虞齊鹽侷狹收。影喻齒頭四爲韻，卻於三上好推求。居容切恭，居悚切拱。

辨獨韻與開合韻例

總二十圖，前六圖係獨韻，應所切字不出本圖之内。其後十四圖係開合韻，所切字多互見。如眉箭切面字，其面字合在第七干字圖内明字母下，今乃在第八官字圖内明字母下，蓋干與官二韻相爲開合。他皆倣此。

辨來日二字母切字例

來日二切則是憑韻，與内外轉法異。惟有日字卻與泥娘二字母下字相通。蓋日字與舌音，是親而相隔也。

歌曰：日下三爲韻，音和故莫疑。如六切肉。如精切寧。二來娘處取。一四定歸泥。仁頭切羺，日交切饒。

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

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上古釋音多具載，當今篇韻少相逢。户歸切幃，于古切户。

雙聲疊韻例

和會二字爲切，同歸一母，只是會字，更無切也，故號曰雙聲，如章灼良略是矣。

商量二字爲切，同出一韻，只是商字，更無切也，故號曰疊韻，如灼略章良是矣。

歌曰：和會徒勞切，商量亦莫尋。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又　類隔二十六字圖

脣重	幫	滂	並	明	
脣輕	非	敷	奉	微	
舌頭	端	透	定	泥	
舌上	知	徹	澄	娘	
齒頭	精	清	從	心	斜
正齒	照	穿	牀	審	禪

應屬二十六字母下字，謂之類隔。或切在幫字母下，而韻不可歸者，即於非字母下求之。或切在非字母下，而韻不可歸者，即於幫字母下求之。他皆倣此。蓋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皆脣音，端透定泥知徹澄娘皆舌音，精清從心斜照穿牀審禪皆齒音，但分清濁輕重爾。

明・楊體仁《皇極經世心易發微》卷五　明等第説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又　交互音訣

知照非敷遞互通，泥娘穿徹用時同。澄(牀)〔牀〕疑喻相聯屬，六母交參一處窮。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三《三卷十九註廿六例題首》　右十三門法，所以盡切韻之變也。有門法鑰匙，則學者得以啓外鍵，叩中扃。而門法未明，則後學未疑等字，先疑門法，此門法所以註也。詳玩註釋，則庶幾可洞開重門，而諸凡切例指掌可見矣。諸門法惟音和易曉，以其切從母聲從韻也。其次則窠切，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諸門，皆切從母，摠之易見。惟類隔，輕重交互，精照互用，離母求韻，其義難知，非深於門法者不能得也。然予亦疑古人制切，何徑竇如此。如《經世圖》天聲一百一十二，地音一百五十二，天聲并唱地音，地音并和天聲，自然之妙，何嘗拘門法哉。玄關歌訣蓋類分七音之切，以括十三門之妙，予并註之佐音和五例，乃學切要訣，在門法之内。

外音和二例，在門法之外，不互切。不定門六例，所以盡門法之變。借切七例，所以盡切母之變。奇切四例，所以盡切法之變。後附二例，則前所發明而重申其解。門例雖多，摠之或載在《指掌圖》，而予採之。或見於《指南集》，而予收之。或雜取經史之切，細玩而彙別之。或不出十三門法之範圍，反復而申言之，使學者知切字之法，其變化之多如此。

又《十三門法附袁氏註》 音和門七音

音和者，謂切腳二字上者爲切，下者爲韻。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其韻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是名音和門。故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右紅公式樣，故教學切起初知。

袁氏曰：切脚二字上者爲切，乃先分牙舌脣齒喉也。下者爲韻，乃後分平上去入也。切以審音，韻以審聲。以上之音叶下之聲，便切得本字，萬無一失。蓋一字之呼，不遇聲音二者。以本字同音之字與本字同聲之字，兩相調而和之，豈不即是本字乎。彼上切字已得本字之音，而特未得其聲，下韻字已得本字之聲，而特未得其音。切韻兩合則聲音兩得矣。故切韻二字分之則各得本字之半，合之則即爲本字之呼也。故所謂反切者，以聲翻調乎音謂之反，以音下裁乎聲謂之切。反即翻也。如古紅切公字，先將上一古字歸本母爲牙音見母下字，而紅韻在通攝上一等平聲。以牙下見母之音和東韻一等平聲則公字也。豈不是古紅切公乎。門法中所謂先將上一字歸知本母，於爲韻等內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者，其義蓋如此。蓋以古得公音，紅得公聲，以古之音和紅之聲，自然唱和便是公字。如古寒則切干，古衡則切庚，古烽則切江，古豪則切高，是古之音隨聲而和者也。如德紅則切東，苦紅則切空，祖紅則切宗，烏紅則切翁，是紅之聲隨音而和者也。餘皆以此推之，此皆音和之正也。蓋音和者，以音和聲，音憑其切，聲憑其韻，故切字門法以音和爲正，其餘十二門法，則或離切求韻，或離韻求切，互相枘鑿，學者難明。然亦以先賢如此，種種作切故立門法者，不敢據已見，亦襲故而臚列之爾。然考六經載籍作音和切者十七，作十二門法切者十三。於此便見音和之爲正矣。

類隔門舌音

類隔者謂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爲種類阻隔，而音不同也，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椿字，徒減切湛字之類是也。唯有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切。

袁氏曰：舌音下四等字其一等四等屬端等，其二等三等屬知等，以端等切則切端，知等切則切知。以韻從切如古見母即切見母公字，此音和門之法也。此類隔門法不然。如以一四等字爲上切字，而以二三等字爲下韻字，則又不從母字切端而從韻字切知。以二三等字爲上切字而以一四等字爲下韻字，則又不從母切知而從韻切端，是以韻字爲類隔也。如都江切椿字，都端一等也，而江韻在二等。則從韻切知二等字是爲椿。如徒減切湛字，徒定一等也，而減韻在二等，則從韻切澄二等字，是爲湛。皆以韻類相隔，故離母而切之。惟陟邪切爹，韻逢四邪仍切二爹，爲不拘此例。是舌音中麻韻不定之切爾。然此門法之難也。使後學不知，不將以都江切當，徒減切坦耶，則何若端等切端，知等切知，以猪江切椿，以除減切湛，不令切者易用學者易曉乎。他如同巾切陳，丁僞切綴，東與切主，徒旅切宁，他约切皃，徒買切鴩，丁角切椓，汀札切獺，爲端類隔。中厚切斗，涉經切丁，智小切鳥，治洗切弟，丑虎切土，直工切同，敕動切恫，爲知類隔。皆此之例爾。

窠切門舌音

窠切者，謂知等第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爲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如陟遥切朝字，直猷切儔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門法謂知三等切字爲本窠，隨下韻字在何等，皆從切字之等，如陟遥切朝字，直猷切儔字。陟乃知三等也，即用喻四等遥字爲韻，而仍切知三等。朝字直乃澄三等，即用喻四等猷字爲韻而仍切澄三等儔字，蓋切不離其本窠，所謂喻四之窠切也。不惟喻四爲韻，即韻逢精四影四皆然。後世窠切如女燮切幸，治象切丈，知絶切叕，直節切少，除小切兆，爲精四窠切。如張幼切畫，除翳切瘨，直洼切鎚，为影与窠切。皆韻逢第四並切第三者。蓋舌音中類隔雖從韻，又有此一種不離切者在其中也。

輕重交互門脣音

輕重交互者，謂幫等重脣爲切，韻逢有非等處諸母第三便切輕脣字。非等輕脣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脣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颮字，芳栝切胠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脣音門法，謂幫等重脣切重字，非等輕脣切輕字。然又有幫母一四等重切，而韻逢非三等之字，則互切輕脣字。如匹尤切颮字，匹乃重脣切而尤韻在三等，則互切輕脣之颮是也。非三等輕切而韻逢幫下一四等之字，則互切重脣字。如芳栝切胠字，芳乃輕脣切，而杯韻在一等，則互切重脣之胚是也。是亦類隔之例，從韻而不從切也。然愚於此門法及諸脣等子並有疑焉。夫以舌齒爲例，一四宜幫，二三宜非。此何以一二四爲重，而獨三爲輕也。三既爲輕，而止二陂皮彌，臻三彬矜貧民効三鑣〇瀌苗，何又皆重脣字也。是三等尤有不盡屬非者，而幫全居四等矣。惟微阮文鍾凡廢虞七攝中非僅居三等爾。載籍中如補歸切非，莫與切武，補袂切夫，莫揣切尾，莫鉏切巫，不勿切由，氷霜切方，忙范切錽，末爽切罔，爲重互輕。如武巾切旻，亡角切貌，無純切民，符師切皮，無底切米，非水切比，非蓋切貝，芳賣切派，亡皆切霾，方煩切潘，房陌切白，亡丙切皿，武船切𠔃，文高切毛，苻小切標，爲輕互重。其法皆出於此，殊令學者難明。如《詩》寤寐思服，服叶蒲北反，人皆誤蒲爲重脣切勃，而不知其互切拂也。此類豈少哉。

振救門齒音

振救者，謂不問輕重等第，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振救門。振者舉也，整也。救者護也。爲舉其綱領，能整三四，救護精等之位也，故曰振救。如私兆切小字，詳邐切似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從切不從韻，專爲齒音精等言也。言以精等爲切，即韻逢諸母之第三，而所切之字則還歸精等之第四。所謂振救，蓋振舉精等之綱而救護精等之位也。如私兆切小字私精一等之心母字也，韻雖逢知三等之兆，却不切照二等字，必救使切精四等心母之小。如詳邐切似字，詳精四等之邪母字也，韻雖逢來三等之邐，亦不切照二等字，必救使切精四等邪母之似。其餘若草昏切此，自流切酋，七者切且，徐然切次，相之切絲，息林切心，倉城切青，宗理切子，祖玉切足，似而切詞，皆精等爲切，韻逢第三并切第四，所謂振救也。

正音憑切門齒音

正音憑切者謂照等第一爲切。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爲正齒音中憑切也，故曰正音憑切。如楚居切初，側鳩切鄒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謂照五母若以第一等爲切字，作何法切第一等。照之第一乃四等之第二也，此等門法之切，只憑其切，勿問韻在何等。即韻逢三等固切照一也，即韻逢四等亦切照一也。蓋但從其所用之切，而不從其所逢之韻，故謂之憑切。如楚居切初字，楚乃穿一等也。韻逢見三等之居，而仍切穿一等之初字。又如側鳩切鄒字，側乃照一等也，韻逢見三等之鳩，而仍切照一等之鄒字。皆憑照一之等而切之。他如山句切數，仕羊切牀，山清切生，士容切宗，所居切疋，皆此之類。學者詳之，可例見矣。

精照互用門齒音

精照互用者，謂但是精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只切照一字。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鉏字，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精照各五母，明精宜切精等，前振救門是也。照宜切照等，正音憑切門是也。此又以精等爲切字，而韻逢照母則互切照等中字，以照等爲切字，而韻逢精母則互切精等中字。此又從韻而不從切，如前類隔，及輕重交互之例。故司馬公于此三門，並謂之類隔也。如士垢切鉏字，士照等切也。而垢在一等，則互切精等之鉏。如則減切斬字，則精等切也，而減在二等，則互切照等之斬。皆離母從韻而互切之。使後學不知此例而泥用其切，則誤鉏爲穉，而誤斬爲咎者多矣。苟求其便，亦莫若以鯊垢切鉏，而以側減切斬也。庶乎如前振救門之精不互照，正音憑切門之照不互精，大令易解爾。后世類分，如旬障切尚，辭亢切尰，徐制切逝，七徵切稱，詞昭切韶，此軟切舛，蠶粉切準，爲精互照。如阻恒切增，測困切寸，山郭切索，側口切走，師故切素，書文切荀，水泥切西，射容切從，爲照互精。皆出于此門，故並載之。

寄韻憑切門齒音

寄韻憑切者，謂照等第二爲切，照等第二即等中第三也。韻逢一四，並切照二，言雖寄於別韻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寄韻憑切。如昌來切犨字，昌給切蒩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前正音憑切言照一，比寄韻憑切言照二，皆從切而不從韻也。謂以照二爲切，而韻逢一四諸母，並切照二等之字。其韻雖寄於別母，只以所切之等爲憑據也。如昌來切犨字，昌照二等也，雖來韻在一等，亦憑照二而切齊韻之犨字，讀如齒，乃其類也。學者每不知此爲寄韻，多押來韻讀犨如釵，押給韻讀蒩如豺，失其旨矣。后人作切，如真貨切柘，唱歌切車，出路切處，水害切世，船何切蛇，齒夕切赤，章似切止，志多切遮，是胡切殳，章含切占，船根切神，專大切制，水滸切暑，皆此門法。大概遇蟹果假上下等不同韻，故寄韻切，獨三攝爲難爾。

喻下憑切門喉音

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三等爲覆，四等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故曰喻下憑切。如余招切遥字，于聿切颰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凡謂之憑切者，皆從切而不從韻也。此門專指喻母而言。喻母下惟三等四等字多，故特舉言之。三等下臨四等，有覆之義，故爲覆四等上承三等，若承藉之義故爲仰。仰覆二等字皆憑切而取之，不拘其韻。如余招切遥字，余在四等爲仰。雖韻逢三等之招，亦憑四等切遥。如于聿切颰，于在三等爲覆，雖韻逢四等之聿，亦憑三等切颰也。其余若尤宣切員，王思切圍，于橘切戉，于均切雲，皆喻下覆憑切。如羊者切也，弋律切聿，以約切籥，羊鳳切用，皆喻下仰憑切，摠之喻下憑切也。

日寄憑切門半齒音

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切第三，故曰日寄憑切。如汝來切荋字，儒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日母諸攝四等，惟第三等有字，故只以第三之等爲切。他門法所謂憑切者，尚有別等可憑。彼不憑而獨憑所切之等也。此所謂憑切者，止此一等無別等可憑也。故韻雖逢一二四等，而只憑此切等。如汝來切荋字，儒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雖來韻在一等，華韻在二等，延韻在四等，而皆憑三等之切切三等也。后人類分之，如日官切暖，若吾切儒，如我切惹，爾痕切人，而口切仁，爲日寄憑切一。如兒助切洳，人士切耳，任楚切汝，爲日寄憑切二。如而戢切入，人賜切二，忍歲切芮，爲日寄憑切四。皆出此門法。蓋寄韻別等，故名寄憑。若如連切然，日震切汕，而升切仍，則韻三切三，是音和矣。

通廣門脣牙喉音

通廣者，謂脣牙喉下爲切。歌曰真諄脂韻以通名，仙祭清霄號廣門。韻逢知照三來日，通廣門中四上存。所謂通廣者，以其第三通及第四等也。故曰通廣。如符真切頻字，芳連切篇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明諸攝中有名通廣門者，謂其攝第四等字廣，而第三等切，可通及之也。通廣歌中意謂真諄臻櫛脂止攝是通門，而仙山攝祭蟹攝清梗攝霄効攝是廣門者，惟以其攝四等有字。故凡脣牙喉切雖韻逢知照來日三等之字，亦切至第四，此通廣門中例也。如符真切頻字，符乃脣切，逢照三真韻，而切及四等之頻。如芳連切篇字，芳乃脣切，逢來三連韻，而切及四等之篇。非以其四等字廣而能通乎。后人因之，如必履切七，去疾切詰，居水切癸，非失切必，皆屬通門。如語然切研，武船切綿，經善切見，彌釧切面，皆屬廣門。皆韻逢三等而並切第四也。

侷狹門脣牙喉音

侷狹者，亦謂脣牙喉下爲切。歌云東鍾陽魚蒸爲侷，尤鹽侵麻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侷狹三上莫生疑。所謂侷狹者，謂第四等字少，第三等字多，故曰侷狹。如去羊切羌字，許由切休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明諸攝中有名侷狹門者，謂其攝第三等字多而第四等字少也。東鍾通攝，陽宕攝，魚遇攝，蒸曾攝，爲侷門。尤流攝，監咸侵深攝，麻假攝，爲狹門。諸攝四等字少，故凡脣牙喉切雅韻逢精喻四等字，而四等無字可切，故直切三上字。此侷狹門例不必疑也。如去羊切羌，去乃牙切，逢喻四羊韻，直切三等之羌。如許由切休，許乃喉切，逢喻四由韻，直切三等之休，非以四等字少爲切侷而狹耶。后人因之，如

古胥切居，許陽切香，巨松切蛩，渠用切共，皆屬侷門。魚尤切牛，必塩切砭，居耶切迦，於習切邑，皆屬狹門。皆韻逢四等，而切歸第三也。大概通廣饒四饒三，而侷狹三饒四乏。若江攝四三併無，故無此兩門法也。

內外門脣牙喉舌半舌半齒音

內外者，謂脣牙喉舌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內外。如古雙切江字，矣殊切熊字之類是也。

袁氏曰：此明十六攝其八名內轉，又其八名外轉者，謂各攝脣牙喉舌來日之切，若韻逢齒中照一等，在內轉攝中，便切第三等字。在外轉攝中，便切第二等字。蓋內轉之攝牙舌脣喉下四音，皆無二等字，惟齒音二等照一有字。故雖逢二等之韻，而他音下無二等字可切，故只切第三。以二等字域于照一內也，故謂之內。外轉之攝不獨齒中有照一，而牙舌脣喉四音，俱有二等字，故通可切二等。以二等字廣于照一外也，故謂之外。此門皆專以二等之多寡而分也。如矣殊切熊，矣喉切而內轉，喉下無二等，故切三之熊。古雙切江，古牙切，而外轉牙下有二等，故切二之江，是其例也。自是內外切法，如香楚切許，王所切雨，呼士切喜，古崇切弓，九數切句，公士切几，元初切魚，婦阻切父，皆從內轉切三。如江卓切珏，牛耍切尾，亡爪切卯，古梢切交，户生切行，漁沙切牙，古生切更，皆從外轉切二，學者詳之。至于果假同攝，古謂之內外混等，謂果內而假外，二門互相切也。然此門法，予有疑于果并有疑于臻焉。夫內轉韻逢照一切三，而果止轄一等，照一三等，皆非所轄，何以謂之內。外轉逢照一切二，而臻攝脣牙喉下，並無二等字，何以謂之外，此則袁生所未識也。內外不定，其此之故乎。

又卷四《四卷格子門法題首》 袁氏曰：格子門法，所以圖列十三門，使門以內不迷，而又補足十三門，使門以外不缺也。畫而解之令人一見可得門路。如何母出切，何等行韻，何處取字。若取之切母之下，韻等之中，則知其爲音和。如但取之行韻而或離其母，則知其爲隔韻。如切下無字，而求之他母，則知其爲借切。如韻等無字，而求之他等，則知其爲借韻，非門法之常者，則知其爲外例。按圖一索，捷徑了然。此後人立格子門法，謂爲字海之渡筏，迷度者所宜先求而細玩之也。舊本從十三門，衍之類隔，交互，互用，喻下，內外，前後，各分爲二，共爲十九。予以意增減其中，音和舊限于一，今增爲六。一四音和，二三音和，終爲缺漏，予增爲八。類隔，交互，互用，喻下，各仍其二。窠切，振救，寄韻，日寄，通廣，侷狹，內三，外二，前三，後一，各仍其一。開合，清濁，雙聲，疊韻，共增爲六。諸不定門，共增爲七。凡門法四十八切韻。變化之玅，盡于此矣。

又《格子門法目録》

牙音音和門	舌音和	脣音和	
齒音和	喉音和	半舌齒	
切一	韻一	切二	
韻二	切三	韻三	
切四	韻四	創立	
就形	端類隔	知類隔	
窠切	重輕互	輕重互	
振救	正憑切	精照互	
照精互	寄憑切	喻下覆	
喻下仰	日寄切	通廣	
侷狹	内三	外二	
前三	後一	開切	
合切	清切	濁切	
雙聲	疊韻	通廣不定	
侷狹不定	内三不定	外二不定	
開不定	合不定	諸韻不定	

又《格子門法》 牙音

牙音音和，謂牙音一二三四爲切，韻隨四等而取字也。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群，四等音和隨韻臻。如切韻俱逢一等，切一等字，爲一音和，俱二切二，爲二音和。俱三切三，爲三音和。俱四切四，爲四音和是也。古紅切公，古黄切光，一音和。賈行切庚，二音和。起居切軀，三音和。均延切堅，四音和。居恭切恭，雙聲三。公東切公，高刀切高。音韻一。

牙音音和門				
見溪群疑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舌音

舌音音和者謂，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八母爲切，韻隨四等而取字也。如切韻俱逢一四，切一四等字，爲舌頭音和。切韻俱逢二三，切二三等字，爲舌上音和。玄關所謂舌頭舌上輕分析者是也。德胡切都，寧低切泥，舌頭音和。陟鄰切珍，直連切纏，舌上音和。徒吞切屯，開合舌頭。朾專切遭，開合舌上。東當切當，雙聲舌頭。舟求切舟。疊韻舌上。

舌音音和門				
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脣音

脣音音和者，謂幫非八母爲切，韻隨四等而取字也。如切韻俱逢一二三四，重脣切重脣字爲重脣音和。切韻俱逢三等輕脣切輕脣字爲輕脣音和。正所謂幫非爲切最分明也。蒲歐切裒，包霞切巴，免朝切苗，必平切兵，重脣音和。分香切方，焚炎切凡，輕脣音和。奔波切波，雙聲重脣。蜉蝣切蜉，疊韻輕脣。民全切眠，開合重脣。扶王切房。開合輕脣。

脣音音和門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齒音

齒音音和者，謂精照十母爲切，韻隨四等而取字也。如切韻俱逢一四，切一四等字爲齒頭音和。如切韻俱逢二三切二三等字爲正齒音和，是切隨韻臻也。徂昆切存，似羊切詳，齒頭音和。側皆切齋，杵遄切穿，正齒音和。相將切相，疊韻齒頭。崇巢切巢，雙聲正齒。祖痕切尊。開合齒頭。

齒音音和門				
精清從心邪　照穿床審禪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喉音

喉音音和者，謂曉匣影喻四母爲切，韻隨四等而取字也。如切韻俱一則切一爲一音和，俱二切二爲二音和，俱三切三爲三音和，俱四切四爲四音和。與見等同，所謂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參差也。虎同切烘，一音和。效皆切諧，二音和。於巾切因，三音和。于宵切遥，四音和。黄光切黄，疊韻音和。黯鴉切鴉，雙聲二音和。虎戈切訶。開合一音和。

喉音音和門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半舌半齒

半舌半齒音和，謂來母四等爲切，韻隨一二三四取字，爲半舌音和。日母爲切韻三切三，爲半齒音和。來居四等，故與見同。日止屬三故音和止韻三，若韻逢一二四，則日寄憑切矣。盧工切籠，來一音和。落庚切磷，來二音和。力姜切良，來三音和。利經切靈，來四音和。如專切堧，汝支切耎，日音和。人臣切人，疊韻，日。留戀切戀，雙聲，來。力詠切令，開合，來。如廷切讓。開合，日。

半舌半齒音和門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來日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切一音和

切一音和，謂見幫曉來十三母一等爲切，韻逢第二仍切第一，爲切一二音和。韻逢第三仍切第一，爲切一三音和。若加端精二十二母，一等爲切，韻逢第四亦切第一，爲切一四音和。揔之皆憑切，故爲音和也。苦崇切空，古厓切該，二音和。户因切痕，户萦切弘，三音和。口口切吞，倉俊切寸。四音和。

切一音和門

見溪群疑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端透定泥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幫滂並明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精清從心邪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來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韻一音和

韻一音和，亦謂見幫曉來十三母，二等爲切，韻逢第一，切一等字爲韻一二音和。三等爲切，韻逢第一，亦切一等，爲韻一三音和。加端精二十二母，四等爲切韻逢第一，亦切一等，爲韻一四音和。益此雖憑韻而不離母，亦爲音和也。患存切魂，胯端切寬，二音和。龍騰切稜，涟官切還，三音和。心耳切三，泥干切難。四音和。

韻一音和門此門四音和即四一音和。

見溪群疑	行取字韻	出切	出切	出切
端透定泥	行取字韻			出切

幫滂並明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出切
精清從心邪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曉匣影喻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出切
來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出切

切二音和

切二音和，謂見知幫照曉來，二十二母，二等爲切也。來曉見幫，二等爲切，韻逢第一，仍切二等，爲切二一音和。韻逢第四，亦切二等，爲切二四音和來曉見幫。兼知照二等爲切韻逢第三，亦切二等爲切二三音和。皆憑二切，故爲音和也。孝和切花，巖侃切眼，一音和。士羶切戩，初成切琤，三音和。下坰切宏，行些切遐。四音和。

切二音和門

見溪群疑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行韻
知徹澄孃		出字取切	行韻	
幫滂並明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行韻
照穿床審禪		出字取切	行韻	
曉匣影喻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行韻
來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行韻

韻二音和

韻二音和，謂諸母第二爲韻也來曉見幫一等爲切韻逢第二，便切二等爲韻二一音和。四等爲切韻逢第二，亦切二等爲韻二四音和。來曉見幫兼知照三等爲切，韻逢第二亦切二等爲韻二三音和。揔之以二爲韻，亦韻傍母行者也。頑頑切趲，胡庚切行，一音和。紉包切鐃，書頑切栓，三音和。余觥切弦，烟霞切鴉。四音和。

韻二音和門

見溪群疑	出切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知徹澄孃		行字取韻	出切	
幫滂並明	出切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照穿床審禪		行字取韻	出切	
曉匣影喻	出切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來	出切	行字取韻	出切	出切

切三音和

切三音和，謂諸母第三爲切也。來曉見幫日三等爲切韻逢一仍切三，爲切三一音和。韻逢四亦切三。爲切三四音和。來曉見幫日兼知照三等爲切，韻逢第二亦切三爲切三二音和。揔之皆憑切三，通爲音和也。許戈切靴，渠安切乾，一音和。丈効切肇，杵関切川，二音和。巾邪切迦，許均切薰。四音和。

切三音和門此門一音和即就形。

見溪群疑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出字取切
知徹澄孃		出字取切	行韻	
幫滂並明	行韻	出字取切	行韻	行韻
照穿床審禪		出字取切	行韻	

曉匣影喻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來日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韻三音和

韻三音和，謂諸母第三爲韻也。來曉見幫一等爲切。韻逢第三，便切三等，爲韻三一音和。四等爲切，韻逢第三，亦切三等，爲韻三四音和。來曉見幫兼知照二等爲切，韻逢第三，亦切三等，爲韻三二音和。捻之皆從三爲韻，不倍其母者也。烏弓切邕，貫胄切救，一音和。掌炎切覘，阻繩切烝，二音和。必夭切砭，米永切皿。四音和。

韻三音和門此門二音和即寄正三二。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出切
知徹澄孃		出切	行取字韻	
幫滂並明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出切
照穿床審禪		出切	行取字韻	
曉匣影喻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出切
來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出切

切四音和

切四音和者，謂諸母四等爲切也。來曉見幫四等爲切，韻逢第二，亦切四等，爲切四二音和。韻逢三亦切四等，爲切四三音和。來曉見幫兼端精四等爲切，韻逢一等，亦切四等，爲切四一音和。捻之皆憑四爲切亦音和也。齊椀切蔓，并根切賓，一音和。求觥切璆，名湛切妥，二音和。葵榮切傾，于警切郢。三音和。

切四音和門				
見溪群疑	行韻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端透定泥	行韻			出取字切
幫滂並明	行韻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精清從心邪	行韻			出取字切
曉匣影喻	行韻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來	行韻	行韻	行韻	出取字切

韻四音和

韻四音和，謂諸母四等爲韻也。來曉見幫四等爲韻切逢第二仍切四等，爲韻四二音和。逢三爲切亦切四等，爲韻四三音和。來曉見幫兼端精逢一爲切，亦切四等，爲韻四一音和。捻之皆憑四爲韻，而不失其母者也。麥秋切繆，宗瓊切屨，一音和。砧心切淫，下頃切迥，二音和。棻簫切翹，尤且切也。三音和。

韻四音和門此門一音和即一四音和。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端透定泥	出切			行取字韻
幫滂並明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精清從心邪	出切			行取字韻
曉匣影喻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來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取字

創立

創立音和者，謂假宕咸流四攝中，牙與脣及曉匣影十一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而三等無字，切歸第四，蓋離三而創求四，所謂創立須當四上謀也。莫者切乜，眉鳩切繆，皮兩切驃，必周切彪，俱創立。彌捘切哔。開合創立。此門似侷狹不定，而其實不同，乃韓昌黎所立也。

創立音和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行韻切	出取字切
			行韻	
幫滂並明	出切	出切	出行韻切	出取字切
		行韻		
曉匣影	出切	出切	出行韻切	出取字切
			行韻	

就形

就形音和者，謂脣牙喉下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本母一等無字可切，却切第三，所謂就形必取第三函也。巨寒切乾，無感切鍥，許鍋切靴，其徒切渠，無橶切襪，放空切風，俱就形。群鼁切群，叠韻就形。于旱切遠。開合就形。此門法不從韻，無雙聲，乃司馬公所立也。

就形音和門				
見溪群疑	行韻			
		取出切		
	行韻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曉匣影喻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端等類隔

端等類隔者，謂舌音端透定泥四母，一四等爲切。而韻逢二三等，便不切端等字，而切知等字，以端等之切爲知等之韻類所隔也。此舉端隔于知者言之，故謂之端類隔。都江切（椿）〔椿〕，徒減切湛，丁恭切中，刀包切嘲，俱端類隔。都朝切朝，雙聲端類隔。唐王切長。開合端類隔。此門法不從切，故無叠韻。

端等類隔門						
	行韻	行韻				
端透定泥	出切	行取字韻	行取字韻	出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知等類隔

知等類隔者，謂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逢一四，便不切知等，而切端等字，亦以知等切，爲端等韻所隔也。前以端互切知，此以知互切端，所謂端知互用也。濁干切壇，知經切丁，知通切東，陟高切刀，知類隔。知等

切等，除同切同，雙聲類隔。智弘切登，持枕切宏。開不定類隔。此門亦不從切，亦無叠韻。

知等類隔門

行韻				行韻
知徹澄孃	行取字韻	出切	出切	行取字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窠切

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乃四等中第三也，韻逢精曉九母下第四，並切第三，不離知三之本窠也。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知遥切朝，直由切儔，知容切中，除息切直，俱窠切。猪觜切煮，開合窠切。朝霄切朝。疊韻窠切。此門切三韻四，故無雙聲。

窠切門此門專指知三，不干知二

知徹澄孃			出取字切	

重輕交互

重輕交互者，謂脣等幫滂並明四母，一二三四等，重脣爲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便不切重脣字，而互切輕脣字。此亦爲韻所隔，故不從切而從韻也。布雲切分，不勿切由，布追切非，匹尤切颼，俱重輕互。莫誑切望，賓出切弗，開合互。平房切房。雙聲重輕互。此門法不從切故無疊韻。

重輕交互門

				行韻
				行韻
幫滂並明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取字	出切
				行韻
				行韻

輕重交互

輕重交互者，謂脣音非敷奉微三等，輕脣爲切，韻逢幫等一二四，却不切輕脣字，而互切重脣字。前以重互輕，此以輕互重，故曰交互。與舌音之類隔正同例也。芳杯切胚，文爭切甍，房高切袍，武根切門，非禿切不，俱輕重互。扶步切步，雙聲輕重。扶弘切朋。開合輕重互。此門法不從切，亦無疊韻。

輕重交互門

				行韻
				行韻
非敷奉微	行取字韻	行取字韻	出切	行取字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振救

振救者，謂舉護精等之位也。精五母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爲一振救。如四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四爲四振救。摠之韻三切四通名四三振救。此憑切不憑韻精不互照者也。祖知切貲，贊員切鐫，一振救。思兆切小，祥遶切似，四振救。西味切性，千遠切淺，開合四。子李切子。疊韻四。

振救門此門專切精四，不干精一。

		出切		
精清從心邪				

正音憑切

正音憑切者，謂照一出切也。照五母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第四，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四，所謂逢三遇四盡歸初。摠之憑所切之等，此又照不互精者也。楚居切初，鉏龍切崇，憑切三。山足切縮，山幽切摻，憑切四。梢水切史，開合憑切三。山田切山。疊韻憑切四。

正音憑切門此門爲照一，不干照二。

行韻				
行韻				
行韻				

				照穿床審禪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精照互用

精照互用者，謂精互切照也。精五母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便切照一。名一二精照互用，如四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亦並切照一，名四二精照互用，是憑韻而不憑切。亦類隔之例也。宗簡切盞，三江切雙，一二互。子皆切齋，心庚切生，四二互。蘇山切山，雙聲三互。仙揣切史。開合四二互。此門法不憑切，故無疊韻。

精照互用門此門止互切照一，不干照二。

			出切		
		行韻	行取字韻		
		行韻	行韻		

照精互用

照精互用者，謂照互切精也。照五母第一等爲切，韻逢精母第一，却切精一等字。逢精母第四却切精四等字。前以精互照，此以照互精，皆離母從切也。崇刀切曹，楚公切聰，師甘切三，初老切草，精一互。疎垌切辟，鉏葵切厪，精四互。生蘇切蘇，雙聲互。山弘切生。開合互。此門亦無疊韻。

照精互用門此門亦照一出切，不干照二。

三，是謂寄韻憑切。蓋寄韻別等，而止憑三等之切也。人高切饒，汝來切荋，如我切惹，儒洪切茸，寄韻一。汝華切楑，寄韻二。如延切然，寄韻四。而郭切若，開合寄一。乳虎切乳。疊韻寄一。此門憑切亦無雙聲。

日寄憑切門不用三等行韻，以其爲音和也。

日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行韻

通廣

通廣者，謂見幫非及曉匣影十五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知照來日十一母第三等，並切第四。以四等字廣可通切之故韻雖三而切及四。門法曰，韻逢來日知照三，通廣門中四上存是也。渠知切祇，扶真切頻，通門。下連切賢，呼世切畎，廣門。平移切鞸，户淪切礥，俱開合廣。均真切均。疊韻開合通。

通廣門不切精雙，別振救也。不切喻下，別仰切也。不切來，四位相通也。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行韻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曉匣影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偏狹

偏狹者，亦謂前十五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精雙喻四，並切第三，以四等字狹而切偏于字。故韻四而切三，門法曰韻逢精等喻下四，偏狹三上莫生疑是也。良蔣切兩　去陽切羌　府容切峯　力容切龍偏門。立淫切林，於尋切音，巨塩切鉗，古心切金，狹門。無余切無，疊韻偏。休邪切靴。開合狹。此門不從韻，無雙聲。

偏狹門不切知二，別窠切也。不切照二，別寄切也。不切喻下，別覆切也。不切來，四位通也。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曉匣影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行韻	出切

内三

内三者謂内八轉中，牙舌脣喉來日下二十六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照五母第一等，便切第三等字。以内轉攝中，牙舌脣喉下，俱無二等字，故切歸第三。謂之内者，二等限照一内也。居霜切姜，陟初切猪，如崇切戎，矣殊切熊，俱内三。憂愁切憂，疊韻内三。于菑切帷，開合内三。此門亦無雙聲。

内三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來日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外二

外二者，謂外八轉中，牙舌脣喉來日下二十六母，一二三四爲切，韻逢照五母第一等，便切第二等字。以外轉攝中，牙舌脣喉下，有二等字，故得切第二。謂之外者，二等出照一外也。官齋切皆，直生切棖，普狗切攀，卢洒切下，俱外二。咸巉切咸，疊韻外二。布山切斑。開合外二。此門亦無雙聲。

外二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來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前三

前三者，謂脣音非三等也。通流二攝中，非敷奉微第三等字爲切，韻逢諸母第一等却不切重脣而仍切第三等輕脣字，故名前三。此蓋輕不互重。玄關歌中所謂輕逢後一就輕聲也。馮貢切鳳，縛牟切浮，扶紅切逢，方口切缶，俱前三。封公切封，謀侯切謀。俱疊韻前三。從切無雙聲，獨韻無開合。

前三門				
	行韻			
	行韻			
非敷奉微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後一

後一者，謂脣音幫一等也。通流二攝幫滂並明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不切輕脣而仍切第一等重脣字，故名後一。前前三輕不互重此後一乃重不互輕。玄關歌中所謂重遇前三隨重體是也。莫六切木，莫浮切謀，蒲龍切蓬，普柳切部，俱後一。木曲切木。疊韻後一。從切無雙聲，獨韻無開合。

後一門				
	行韻			
	行韻			
幫滂並明	行韻	出取字切		
	行韻			
	行韻			

開切

開切者，謂止蟹臻山果假宕曾梗八攝，不拘諸母下作切，但韻逢開口攝中，即切開口字。然惟從其韻之開，不問其出切之開與否也。此一定之例，作指南者言開無憑據，而予謂其不然者以此。古痕切根，落干切闌，開切一。步皆切排，所安切剛，開切二。呂張切梁，陟离切知，開切三。相然切仙，徐盈切餳。開切四。

開切門	
開口攝	出行 切韻 取字
合口攝	出切

合切

合切者，亦謂止蟹臻山果假宕曾梗八攝不拘諸母下作切，但韻逢合口攝中即切合口字。然惟從其韻之合不問其出切之合否也。此亦一定之例，作指南者言合無憑據，而予亦謂其不然者以此。普官切潘，祖昆切尊，合切一。户媧切懷，符非切肥，合切二。巨員切拳，巨王切狂，合切三。余聿切營，居檇切圭，合切四。

合切門	
合口攝	出行 切韻 取字
開口攝	出切

清切

清切者，謂見溪端透知徹幫滂非敷精清心照穿審曉影十八清母爲切，雖韻逢濁母下，亦切清母字。蓋清從其母，必不以韻濁者。前二門開合從韻，此二門清濁從母，音和之正法也。古紅切公，居炎切兼，牙清切。陟良切張，德紅切東，舌清切。必渾切奔，芳遥切蕃，脣清切。止遥切招，作滕切增，齒清切。虎頭切齁，烏含切庵。喉清切。

清切門				
見溪		清	出切	取字
群疑		濁	行韻	
端透	知徹	清	出切	取字
定泥	澄娘	濁	行韻	
幫滂	非敷	清	出切	取字
並明	奉微	濁	行韻	
精清從	照穿審	清	出切	取字
心邪	床禪	濁	行韻	
曉匣		清	出切	取字
影喻		濁	行韻	
來日		濁	行韻	

濁切

濁切者，謂群疑定泥澄孃並明奉微從邪床禪匣喻來日十八濁母爲切，韻逢清母下，仍切濁母字。蓋濁亦從其切，必不以韻清者。前開合二門，定中尤有不定，此二門則一定者也。五剛切昂，窘中切窮，牙濁切。徒兼切甜，奴刀切猱，舌濁切。皮米切憑，無非切微，脣濁切。鉏針切岑，徂公切叢，齒濁切。户鉤切侯，以遮切耶。段濁切。

濁切門				
見溪		清	行韻	
群疑		濁	出切	取字
端透	知徹	清	行韻	

定泥	澄娘	濁	出切	取字	
幫滂	非敷	清	行韻		
並明	奉微	濁	出切	取字	
精清從	照穿審	清	行韻		
心邪	床禪	濁	出切	取字	
曉匣		清	行韻		
影喻		濁	出切	取字	
來日		濁	出切	取字	

雙聲

雙聲者，所取之字與行韻之字同也。作切同于叶聲，故曰雙聲。如和會切會，章灼切灼。行韻以會而出切者，又與會同母之和。行韻以灼而出切者，又與灼同母之章。聲與音會於一處，豈不是切所行韻之字。然此惟憑韻門法如音和、類隔、輕重、交互、精照互用者有此切，他門無有也。

雙聲門				
牙音	寄居計音和	墟丘墟音和	紀經紀音和	疑危疑音和
舌音	東丁東音和	渚汀渚類隔	廷朝廷類隔	躅躑躅音和
脣音	步扶步交互	本非本交互	分不分交互	蠻縵蠻音和
齒音	三崽三互用	岑舌岑互用	生書生寄正	蜍蟾蜍音和
喉音	号下号音和	後厚後音和	合胡合音和	穢汚穢音和
來日	勞力勞音和	汝然乳音和	畧良畧音和	

疊韻

疊韻者，所取之字與出切之字同也。以聲音二字同一韻，故曰疊韻。如商量切商，菡萏切菡，出切以商而韻又逢本攝之量，出切以菡而韻又逢本攝之萏。音與聲會於一處，却不是切所出切之字。此憑切門法如音和、窠切、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内外開合諸門皆有之也。

疊韻門					
自自恣音和	忠中容窠切	張張揚窠切			
子子里振救	清清冷振救	生生平正切	山山干正切		
商商湯寄切	章章即寄切	有有酒喻覆	延延連喻仰		
如僑徐日寄	汝乳嘵日寄	玄玄川廣	牝牝忍通		
虛虛徐偏	謀謀猷狹	爲韋師内三	牙牙查外二		
若弱矱開合	茆茆移開合	桾群鼁就形			

通廣不定

脣牙喉下爲切，韻逢來日知照三等，在通廣門中切及第四，以其四等字廣故韻三切四。本定法也。此不定者，則以切下四等或無字，仍切回第三等。蓋通廣中之偏狹，故謂之不定也。扶春切汾，五追切危，居知切饑，許淪切薰，俱不定通。魚專切元，必逞切丙，于贅切穢，卑展切辡。俱不定廣。

通廣不定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行韻	
曉匣影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偏狹不定

脣牙喉下爲切，韻逢精雙喻四。在偏狹門中，切歸第三，以偏狹四等字少，故韻四切三，亦定法也。此不定者，則以切下四等或有字，却可切及第四。蓋又偏狹中之通廣，故謂之不定也。皮養切驃　奴想切褭　不定偏。居酉切赳，他尋切譍，户塩切嫌，米耶切哔，不定狹。褭譍二舌切寄增也。

偏狹不定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幫滂並明	非敷奉微	出切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曉匣影		出切	出切	出切	行韻
					出切行韻

內三不定

內轉門法，牙舌脣喉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並切第二等字。以內轉各切下無二等字可切，故切第三，乃定法也。此謂之不定者，或于二等間有一字則不必切三。而但切二或三等無字可切，而又無二等，則又切一，皆謂之內轉不定也。布蓑切陂，户霜切航，胡楂切何，莫揣切美。俱內不定。

內三不定門					
端透定泥		出取字切			
幫滂並明			出取字切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取字切			

外二不定

外轉門法，牙舌脣喉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便切第二等字。以外轉各切下，有二等可切，亦定法也。此謂之不定者，或外轉各切下二等無字，亦如內轉，仍切第三，則又不得軌切二之常矣。故曰外二不定也。束臻切珍，許竣切薰，于詮切員，求生切檠，皮莘切貧，力戩切連。俱外不定。

外二不定門					
見溪群疑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端透定泥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幫滂並明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行韻				
曉匣影喻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來日	出切	出切	出取字切	出切	

開不定

止蟹臻山果假宕曾梗八攝，以開口攝中取字，即以開口攝中字行韻，此至定之切也。而又有開不定者，或在合攝行韻，而合攝中本母下無字可切，則切開攝本母下之字。所謂以合切開，開中之不定也。前人謂之開門無憑據，如居萬切建之類是也。此蓋偶值其乏，故以合切開爾。

開不定門				
牙音		建居萬切	極其國切	翊渠戈切	昂魚狂切
舌音		直除域切	宕徒栲切	寧女熒切	張知狂切
脣音		憑皮耘切	篇芳川切	崩補肱切	命眉詠切
齒音		正之詠切	識商域切	史山揣切	舌食幹切
喉音		倗陽俊切	紇下没切	一烏出切	様陽況切
來日		即力況切	兩路往切	讓忍誑切	

合不定

止蟹臻山果假宕曾梗八攝，以合口攝中取字，即以合口攝中行韻，此亦至定之切也。此云合不定，或謂在開攝行韻而開攝中本母下，無字可切則切合攝本母下之字。所謂以開切合，合中之不定也。前人謂之合無憑據，如居博切郭，莫達切末之類是也。此亦偶值其乏，故以開切合爾。

合不定門				
牙音		郭居博切	玃居縛切	趯巨闥切	蜎奇典切
舌音		遜徒艮切	靡奴根切	屯徒恩切	
脣音		末莫達切	門莫痕切	不博紇切	盤蒲干切

齒音		旬徐寅切	盾舌忍切	船土運切	啜上舌切
喉音		宏户萌切	肥烏伽切	王于方切	莧許謇切
來日		芮人例切	蕊如子切		

諸韻不定切

諸韻不定切者，乃從類隔陟邪切爹，不定門而推廣之者也。陟邪切爹不定之非，三卷已詳言之矣。然後世效體爲之復有此諸切。予亦不敢堅持己見，而并存其所非者，以俟達者之再訂。

諸韻不定切門				
		爹陟邪麻韻	沙踈俄麻韻		
		嬸女象義韻	夜余賀麻韻		
		體敕洗薺韻	靴許戈麻韻		
		寧女索清韻	婆負何果韻		
		他丑加果韻	耶余何麻韻		
		類隔	就形		

又《格子門法説》 袁氏曰，右格子門法，乃後人所作。恐十三門法讀之難醒，故圖畫以明之。而予爲圖冠一説，以表章其義。十三門之外，其法難盡，故又增衍以補之，亦圖冠一説，以極盡其變。摠之令人審切之所出，察韻之所行，因得字之所取，而知其門法之所屬也。學者于此按圖亦可以索驥，刻舟亦可以求劍。欲得魚得兎者，舍此安筌罣耶。

明・徐孝《切韻指南門法圖式》 反切説凡云反切者，謂上一句等韻定母，下一句等韻落聲。若值門法，按門法切韻，若不合門法，隨聲反之於母下，其韻切矣。

就形門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曉	來
					非	敷	微	照	穿	審		

落聲	落聲	落聲
切韻	切韻	切韻

韻

歌括一十五母定於三，韻一仍歸三上鈐。

寄韻憑切門

見	溪	端	透	泥
落聲				
落聲				

韻三切一門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曉	影
非	敷	微	照	穿	審		

落聲	落聲	落聲
	切韻	
落聲	落聲	落聲

韻

歌括照等定母聲一三，切韻仍居照內參。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非	敷	微	照	穿	稔

切韻	切韻	切韻
落聲	落聲	落聲

心	影	曉	來		見	溪	端	透	泥	幫	滂	明	精	清	心	影	曉	來	
審										非	敷	微	照	穿	稔	審			
		切韻			開合門	合口篇定母，開口篇落聲。仍向合口篇切韻。													韻
				韻															
					歌括一十五母定於一，聲落三中仍一參。														歌括合口定母聲落開，仍向合篇切韻來。
		落聲																	

明・釋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 朔安玉鑰匙捷徑門法歌決第七

前三後一門玄關內昌黎所作之例，故朔類于斯，以便後學者矣。

前才然切。四二振救門。三山弁切。精照互用門。後胡叩切。音和門。一烟出切。開合通門。門，莫痕切。開合門。韻于鎮切。開合門。至之寺切。寄韻憑切門。自徂吏切。四二振救門。然汝延切。日寄憑切門。分，布云切。輕重交互門。唯以追切。喻下憑仰切門。有于口切。就形門。東德紅切。音和門。尤爲由切。喻下憑覈切。下，户鮓切。外二門。與以辛切。喻下憑仰門。常署光切。開合寄韻憑切門。俱久雛切。内三門。不封骨切。輕重交互門。羣。渠魂切。就形門。蓬薄隆切。後一門。浮縛謀切。前三門。權渠桓切。就形門。作札各切。精照互用門。式，賞賜切。寄韻憑切門。剖普柳切。後一門。鳳馮貢切。前三門。蹔崇暗切。精照互用門。爲于慈切。開合喻下憑覆切。鄰。力秦切。通門。記古廁切。内三門。取采菑切。四二振救門。流立秋切。狹門。龍良崇切。内二門。内，尼對切。類隔門。吾牛徒切。音和門。儕自豺切。双声四二精照互用門。仔子里切。疊韻振救門。細思例切。振救門。論力匀切。通門。

效麻韻不定之例依《玉鑰匙》内陟邪切不定之例，予今特撰于斯，裨後進學者易之，免其反切狐疑矣。

麻末沙切。外二門。韻于信切。開合喻下憑覆切。等陟扈切。類隔門。中珍容切。窠切門。稀，許師切。内三門。窠孔和切。音和門。三思甘切。四一音和門。細仙計切。音和門。審尸怎切。寄韻憑切門。之。章移切。寄韻憑切門。果古火切。音和門。然而干切。日寄憑切門。無巫鉏切。叠韻内三門。有于有切。双声音和門。字，疾二切。振救門。直除弋切。窠切門。往于犂切。開合喻下憑覆切門。四宋智切。四二振救門。行下杭切。双聲音和門。移。羊之切。喻下憑仰門。嬰女象切。養韻不定之切門。體敕洗切。薺韻不定之切門。君居云切。音和門。須相拘切。振救門。記，公異切。双聲音和門。爹陟邪切。是麻韻不定之切。寧女癸切。是開合清韻不定之切門。是署似切。寄韻憑切門。汝乳虎切。疊韻日寄憑切門。規。居誰切。通門。後下叩切。音和門。賢下連切。廣門。如而除切。音和門。不非麪切。開合輕重交互門。棄，丘利切。通門。謹居隱切。音和門。慎十寸切。開合寄韻憑切門。用余共切。喻下憑仰切門。心息金切。振救門。稽。古兮切。音和門。

寄正音和門例案切韻滿庭芳之例，故朔類于斯，庶幾補於初學易之，亦名三二精

照，覽者細詳，知不謬矣。

切千列切。振救門。三崽三切。双声精照互用門。韻于俊切。喻下憑覆切。二而測切。内三門。不博敷切。開合門。離力之切。音和門。初，楚居切。正音憑切第三門。寄高厠切。内三門。正之盛切。音和門。音於心切。狹門。和户戈切。音和門。有王帚切。音和門。若而郭切。開合日寄憑切門。無。文俞切。偏門。尺昌亦切。寄韻憑切門。絹居戀切。廣門。昌尺光切。是開合寄韻憑切門。來魯才切。音和門。名文成切。廣門。寄居記切。双声音和門。韻，于恨切。開合就形門。充尺容切。寄韻憑切門。山失顔切。三二精照互用門。州之由切。是寄韻憑切門。戛古扎切。外二門。是臣似切。寄韻憑切門。元魚袁切。音和門。樞。褚徐切。是窠切門。山書閑切。三二精照互用門。牀食莊切。寄正音和門。省捨猛切。三二精照互用門。諍之諍切。寄正音和門。皆官齋切。是外二門。爲韋師切。開合疊韻内三門。業，魚窾切。開合狹門。史設揣切。開合三二精照互用門。撰神皖切。寄正音和門。岑舌岑切。双声三二精照互用門。差充師切。寄正音和門。号下号切。双声音和門。祖扎虎切。精照互用門。居。俱初切。疊韻内三門。遺余之切。喻下憑仰切。與移羊切。喻下憑仰切。後厚後切。双声音和門。昆古魂切。音和門。初充踈切。三二精照互用門。學乎朔切。外二門。者，炙火切。開合不定寄韻憑切門。免無件切。輕重交互門。勞力勞切。双声音和門。跬丘水切。通門。步扶步切。双声輕重交互門。覓亡尺切。廣門。規古隨切。音和門。模。莫胡切。音和門。

開合門例厥例《篇海》《集韻》《類譜》《經史》俱有之，非余杜撰之，故重出于斯，以便學者揀討之易耳。餘例倣此。

開口哀切。音和門。合胡合切。双声音和門。絶才劣切。四二振救門。無万初切。内三門。憑皮耘切。開合門。據，居裕切。是偏門。等中等切。双声類隔門。中忠容切。疊韻窠切門。横户萌切。開合門。豎市与切。寄韻憑切門。推充規切。寄韻憑切門。尋。徐林切。振救門。九沽酒切。是狹門。旬徐寅切。開合門。之章移切。寄韻憑切門。内奴對切。音和門。若弱攩切。疊韻開合門。堅居連切。是廣門。心，送金切。四二振救門。經古城切。是廣門。史山揣切。開合門。自自恣切。疊韻音和門。然而仙切。是日寄憑切門。真之辛切。寄韻憑切門。正。之詠切。開合門。榮王平切。開合門。胤楊俊切。開合門。王禹方切。開合門。槃蒲干切。是開合門。苋許警切。開合門。孌，王縛切。開合門。建居万切。開合門。幫博岡切。開合門。胞烏茄切。開合門。紇下没切。開合門。雲于真切。開合門。侵。倉林切。四二振救門。如儒徐切。疊韻日寄憑切門。斯息兹切。音和門。式商域切。開合門。樣羊況切。開合喻下憑仰切。軋扎外切。精照互用門是也。功古紅切。音和門。深，式淫切。寄韻憑切門。萬武建切。開合門。兩路往切。開合門。黄胡光切。音和門。金古心切。是狹門。直除域切。開合門。甚。市怎切。寄韻憑切門。

就形門例斯法出《唐廣韻》、《玉篇》、孔雀藏教，迨今《篇海》俱載之。大予依司馬温公之法，遂列于斯，以便學者後賢審之，知不譌焉。

唇食旬切。寄韻憑切門。牙牛查切。外二門。喉侯頭切。疊韻音和門。起丘士切。内三門。等丁扈切。四一音和門。中陟松切。窠切門。三，心甘切。四一音和門。落郎各切。音和門。一於日切。是通門。亾武愈切。是偏門。形下呈切。是廣門。絶徂月切。四二振救門。指之以切。寄韻憑切門。南。女含切。類隔門。麻無家切。輕重交互門。裹良士切。内三門。許香所切。内三門。戈古和切。音和門。真之痕切。寄韻憑切門。可快我切。音和門。遯，持良切。開合類隔門。月牛厥切。音和門。中張崇切。内三門。無末扶切。輕重交互門。鉢北葛切。開合門。自徂寺切。一四音和門。包非交切。輕重交互門。含。胡南切。音和門。渠其徒切。就形門。喬渠刀切。就形門。遠，于阜切。開合就形門。極具国切。開合就形門。羣裙魂切。疊韻就形門。權，求官切。就形門。興許鄧切。就形門。瞬永護切。就形門。風放空切。就形前三門。王于唐切。開合就形門。共渠貢切。就形門。錦居怎切。就形門。鈐。渠合切。就形門。通他公切。音和門。宕持桄切。開合類隔門。曾仄肱切。開合精照互用門。深式心切。寄韻憑切門。流良修切。是狹門。遇元詛切，内三門。効，乎稍切。外二門。學户角切。音和門。人，而親切。日寄憑切門。須素拘切。四二振救門。使山觜切。開合正音憑切第四門。用余仲切。喻下憑仰切。心僧心切。双声一四音和門。參。叉藍切。精照反用門。

梵音就形門依釋典録出，暫列于斯，俾吾倣揀閱以便易耳。

鈇斐古切。就形門。出藁字函第八。靴韃二許戈切。不定就形門。出《唐廣韻》《首楞嚴經義海》第十九，頗字函九。銓羚謨感，無敢，牟含三切。亦是梵音就形門。出《尊勝咒孔雀經》。鍛鍛二無敢、亡敢、謨感三切。是開合梵音就形門。出《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上，封字函第八。癘舞苦切。就形門。韄無遏切。開合就形門。婆無何、負荷二切。不定就形。縛無可、房賀、無博、夫何、亡箇五切。是梵音不定就形門。縛文

何、無可、肥麼、無鉢、文賀五切。俱是梵音不定就形門。耶余何切。不定就形門。夜余賀切。不定就形門。沙踈我切。不定就形門。乂楚我切。不定就形門。邪似加切。不定振救門。出《孔雀尊經》。他丑加、敕嫁二切。亦是不定類隔門。出《孔雀尊經》。犍伽安切。巨寒切。是梵音就形門。嘸父藍切。是梵音開合就形門。網亡可切。是梵音不定就形門。尾微号切。是藉韻梵音就形門。謗補況切。是梵音不定後一門。伽其箇、其可二切。是梵音不定就形門。出有字函第二。竭奇達切。是梵音就形門。汎浮啖切。是開合梵音就形門。鈐巨鈇、巨含、渠含三切。亦是梵音就形門。佉去佐切。梵音不定就形門。耶余何切。不定就形門。

效昌黎刱立四等音和例其模範者，廼昌黎之所述也。或云杜成哉，良久曰非音渠儂擅撰之，而藏經内及《唐廣韻》《玉篇》中迨今《篇海》俱載之矣。是余不惧面赧，姑湊一聯，刱列于斯，益與學流省求，明士去其疑焉。後賢細詳，知不舛誤耳。

脣舌門切。寄韻憑切門。牙牙查切。疊韻外二門。喉户樓切。音和門。下胡夏切。双声音和門。起孔士切。内三門。根古痕切。音和門。基，江緇切。内三門。侷巨足切。是侷門。狹侯篋切。外二門。三色三切。双声精照互用門。排扶懷切。開合輕重交互門。細孫制切。四二振救門。審施濂切。音和門。推。昌睢切。寄韻憑切門。本非本切。双声輕重交互門。眼魚産切。外二門。果果火切。疊韻音和門。然而千切。日寄憑切門。無茂初切。内三門。有于某切。就形門。字，層寺切。一四音和門。刱楚況切。開合正音憑切第三門是也。安烏干切。音和門。直除息切。窠切門。往於獘切。開合喻下憑覆切。四思利切。振救門。中都風切。類隔門。移。以持切。喻下憑仰切門。韻于鎮切。開合門。中丁弓切。類隔門。毘房追切。是開合通門。往禹朗切。開合就形門。君居云切。音和門。須速拘切。四二振救門。記，工器切。音和門。篇芳川切。開合廣門。内奴内切。双声音和門。眉靡爲切。開合門。鳩九秋切。是狹門。是臣于切。寄韻憑切門。汝然乳切。双声音和門。覜。居兹切。開合門。鎌奚斂切。刱立音和門。欭丘柘切。刱立音和門。乜莫者切。刱立音和門。繆眉鳩切。刱立四等音和門。出《篇海》，糸中載之。休許由切。是狹門。擬言史切。内三門。議，牛冀切。音和門。驫毘往切。出《唐廣韻》。毘兩切，出《玉篇》。《篇海》中載之矣。俱是刱立四等音和門。嫌系廉切。刱立音和門。哔弥闍切。刱立音和門。協形法切。開合刱立音和門。莫武郭切。開合輕重交互門。生書生切。双声三二精照互用門。疑。仰師切。内三門。

梵音刱立音和例依藏教録出，今暫列于斯，以便揀討之易耳。

彪必休切。刱立音和門。出律中和字函第八。滹澎二皮休切。刱立音和門。出尸字函第六卷是也。咩弥者、莫者二切。刱立音和門。出《法華經》第七卷，咒中載之。哔莫者切。刱立音和門。出《篇海》，口部中載之矣。羊鳴也。冒弥闍切。刱立音和門。出釋典中。嘸彼休切。刱立音和門，出韓氏《五音篇海》，口部中載之矣。虎迄也。

效内外門例厥例《玉鑰匙》玄開内亦明言之已。今又重出之，以便後學。倘有未明之士，一睹銘刻於心矣，豈不便易耳。

内尼會切。類隔門。外牛會切。音和門。十市集切。寄韻憑切門。三殺甘切。精照互用門。門，莫根切。開合門。全叢遄切。四二振救門。憑扶礎切。内三（間）（門）。照之耀切。寄韻憑切門。一烏出切。是開合通門。分。不分切。双声輕重交互門。脣食脣切。双声音和門是也。牙牛牙切。双声音和門。喉下鉤切。音和門。舌食斡切。開合寄韻憑切門。切，採切反。双声一四音和門。照只告切。寄韻憑切門。一壹一切。双声音和門。一仁賜切。日寄憑切門。三沙含切。精照互用門。親。倉真切。四二振救門。如而疎切。四三門。倣甫爽切。内三門。熊矣殀切。内三門。金居森切。内三門。玉，牛縮切。内三門。江古双切。外二門。儃德山切。外二門。湛徒斬切。外二門。珀普賣切。外二門。珍。陟辛切。窠切門。刱尺壯切。三二精照互用門。安翁安切。双声音和門。權渠官切。就形門。作子各切。四一音和門。式，商寺切。寄韻憑切門。免文兔切。双声輕重交互門。恥他士切。内三門。去羌裕切。侷門。千古寒切。音和門。人。仁恩切。疊韻日寄憑切門。

梵音切身例出釋典，諸神咒之中載之。假如寧鳥切鳥字，寧与反与字，是切身也，謂之認母不認父也。餘例皆倣于斯耳。

鸎寧鳥切。是切身。鸎寧乌反。淋涓林切。珞丁各反。以上四字俱出封字函第十，亦是切身。鼷寧委切。麛摩也切。鼏寧也反。鞊寧吉切。玏丁也反。皒亭夜切。纕名養反。祯帝孕切。簸名夜反。甯寧立切。玏名也反。玏尼也切。玏并也反。鋘宜央切。忸怛也反。懘惹也切。靼卑也反。屧尼奚切。韄寧壹切。韐亭音反。黶尾黑切。羶拏奄反。孻寧孕切。黰尾耶反。玏理也切。鞊寧心反。孻亭必切。玏底也反。侻倪也切。嚲亭單反。骅亭羊切。戝亭曳反。隕丁演切。鞊寧各反。黰尾皆切。訛吉也反。鉇企也切。趒達也反。泼波也切。黰尾孕反。

戮寧曳切一。胖眉羊反一。傞你也切一。踞其居反一。𠳐丁六切一。𧾷多也反一。

又　○通廣門例

止拆臻攝是名通，山蟹梗効號廣門。

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存。

○侷狹門例

通宕遇曾名爲侷，流咸深假狹中依。

韻逢精等喻下四，侷狹三上莫生疑。

○内外門例

通曾止遇宕流深，故號名爲内轉門。

効假江山咸梗蟹，内三外二自名分。

○輕唇憑切之例

非家憑切重輕呼，微阮文鍾凡廢虞。

七韻羽中三等是，韻行一二取非敷。

○校輕重例

幫非互用稍難明，爲辯諸音兩重輕。

前三韻上分輕體，後一音中立重形。

○校前三後一例

通流二攝弗同常，切一韻三後一詳。

韻一切三非上取，不須向外更商量。

○訂麻韻不定之例

爹字陟邪不定門，窠三開合細評論。

韻逢影喻精双四，知二無時端二陳。

○效就形門例

唇牙喉切四中三，韻值諸音一上參。

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

○刱立四等音和例

出切見幫共淺喉，韻逢三假宕咸流。

詳推本眼無斯字，刱立須歸四上謀。

○双声疊韻法

雙声同韻是雙声，　疊切還從切上停。

舉例丁當當上住，　却將子以子相應。

又《直指玉鑰匙門法》明刻《篇海類編》附　一、音和者，謂見溪羣疑此四母下字爲切，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故曰：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如古洪切公字，古行切庚字，起居切區字，古賢切甄字之類是也。

二、類隔者，謂端透定泥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知徹澄孃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字。故曰：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如都江切樁字，丁恭切中字，濁千切壇字，濁千切鐓字，知傾切丁字之類是也。

三、窠切者，謂知徹澄孃第二爲切，謂知等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並切第二。故曰：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如知遥切朝字，直猷切儔字之類是也。

四、輕重交互者，謂幫滂並明一二三四爲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便切輕唇字。非敷奉微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却切重唇字。故曰：輕見重形須切重，重逢輕等必歸輕。如匹尤切觱字，芳梧切胚字之類是也。

五、振救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等三，並切第四，是四二振救。精清從心邪第二爲切，謂精等中爲第二，即等中爲第四也。韻逢諸母第三，亦切第二。故曰：四三還歸四名振，切一韻三四二陳。如思肇切小字，詳邏切似字，租知切貲字，贊員切鐫字之類是也。

六、正音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爲切，即第四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三。韻逢諸母第四，亦切照一，是正音憑切四。故曰：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如楚居切初字，山幽切摻字之類是也。

七、精照互用者，謂精清從心邪第二等爲切，謂精等爲第二，即等中第四也。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是四二精照互用。照穿床審禪第一等爲切，即等中第二也，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等字，是精照互用。精清從心邪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照初都見四中一。

如姊皆切齋字，士苟切鰓字，則鹼切斬字之類是也。

八、寄韻憑切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三等爲切，謂照等爲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一四，並切照二。故曰：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如昌來切犨字，成攜切栘字之類是也。

九、喻下憑切者，謂單喻母下第三爲切，韻逢諸母第四，並切第三，是喻下憑切覆。喻母第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是喻下憑切仰。故曰：喻母復從三四談，若逢仰覆但憑切。如余朝切遥字，于聿切颳字之類是也。

十、日寄憑切者，謂日字母下第三爲切，韻逢一二四，並切第三。故曰：日止憑三寄韻歌。如汝來切荋字，如華切捼字，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十一、通廣者，謂見溪羣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知徹澄孃照穿床審禪來日第三等，並切第四。故曰：來日舌三并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真。如渠知切穖字，芳連切篇字，扶真切頻字，呼世切畋字之類是也。

十二、侷狹者，亦謂見溪群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此一十五母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精雙喻四爲其法，侷狹須歸三上親。如去陽切羌字，甫容切封字，許猷切休字，巨監切諴字之類是也。

十三、内外者，謂見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來日，此二十六母爲切，韻逢照穿床審禪第一等，即四等中第二也，内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照類兩中一作韻，内三外二自明分。如居霜切薑字，古雙切江字，德山切澶字，布山切班字，矣殄切熊字之類是也。

十四、麻韻不定之切者，亦謂知徹澄孃第二等爲切，謂知等爲第二，即四等中爲第三也。韻逢精清從心邪曉匣影喻第四，當切出第二知等字，今稽開合俱無，却切第二端等字。謂端等爲第二，即等中第四也。故曰：韻逢影喻精雙四，知二無時端二陳。如陟邪切爹字，是麻韻不定之切。敕洗切體字，是薺韻不定之切。女像切嬝字，是養韻不定之切。女星切寧字，是清韻不定之切。餘皆倣此矣。

十五、前三後一者，謂非敷奉微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並切第三輕唇音字，是前三門。幫滂並明第一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三，却切第一等重唇音字，是後一門。唯許通流二攝所矧。故曰：重遇前三隨重體，輕逢後一就輕聲。如逢貢切俸字，縛甹切浮字，莫録切木字，莫浮切甹字之類是也。

十六、三二精照寄正音和者，謂照穿床審禪第二等爲切，謂照等中爲第二，即四等中第三也。韻逢諸母第二，並切照一等字。謂照等中爲第一，即四等中第二也。故曰：切三韻二不離初，精照昭然真可信。或曰：斯精照者，偶也。答云：精，謂精而不雜。照，謂照而不參。故所謂精照也，曷言偶焉。如衢山切猙字，周鶺切札字之類是也。

十七、就形門者，謂見溪群疑幫滂並明非敷奉微曉匣影喻，此一十六母第三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宜切出第一等字，今詳前後俱無，却切第三。故曰：開合果然無有字，就形必取第三函。如巨寒切乾字，無撥切韈字，無感切錣字，許戈切韗字，無可切縛字之類是也。

十八、刜立音和者，謂見溪群疑幫滂並明曉匣影，此一十一母爲切，韻逢侷狹攝内諸母第三，當切出第三等字，今詳推開合俱無，却切第四。故曰：詳推本眼無斯字，刜立須歸四上謀。如莫者切乜字，昆兩切騙字，麋鳩切繆字之類是也。

十九、開合者，謂見溪群疑，乃至來日，共三十六母爲切，韻逢各母本排，只是音和，本眼如無，却切開合。故曰唯有開合一門絶無憑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居縛切玃字，酺干切槃字，居万切建字，下没切麩字之類是也。

二十、通廣侷狹者，謂來母下第三等爲切，韻逢精清從心邪喻母第四，並切第三。故曰：廣通侷狹憑三等，四位相通理不訛。如力小切繚字，是廣門。力遂切類字，是通門。良獎切兩字，是侷門。力監切廉字，是狹門。以上四字之類是也。餘例皆敎于斯耳。

明・佚名《直指玉鑰匙門法》《中州音韻》附　音和門第一

音和者，謂切脚二字先將上一字爲切，歸知本母，下一字爲韻，隨其

平上去入所至之聲，於爲韻等内本母下便是所切之字。此取其等母聲韻皆同，故曰音和。如古洪切公字，先調古字，即知屬見母，次調洪字，則知爲通攝圖中之韻，便自洪字横截過見母下第一等平聲眼内却是公字。如上聲古永切鞏字，去聲古哄切貢字，入聲古穀切谷字之類，是也。舉此一隅，則三隅從可知矣。

舊有詩云：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便莫疑。記取古洪公式樣，故教學切啟初知。

類隔門第二

謂端知八母下一等四等歸端透定泥，二等三等歸知徹澄孃。如一四爲切，韻逢二三，便切知等字；或二三爲切，韻逢一四，便切端等字。以其爲等類所隔而韻各出，蓋不以切爲憑，而以聲韻所至是據，故曰類隔。如都江切椿，徒減切湛，都教切罩，丁刮切鵹字之類是也。又如陟邪切爹，此係麻韻不定之切，若無統紀，然對圖臨之，原第三等無字，遂以四等爲切，亦符此例。若三等有字，又爲窠切矣。學者於此宜加審焉，庶乎涇渭之不淆也。

窠切門第三

窠切者，謂知徹澄孃四母下第三等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如陟遥切朝，治小切肇，女箭切輾，丑悦切敝之類是也。然陟治女丑四切脚皆居知等第三，而遥小箭悦四聲之韻咸位精等第四，是等雖有三四之異，原其同出一韻，而取切之法仍不離知等第三之本窠也，故曰窠切。若三等無字，便切第四，又爲爹陟邪切。字之類隔矣。於此等處，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觀者勿以其近而忽之，則得矣。

輕重交互門第四

謂幫等重音爲切，韻逢非等諸母第三，便切輕脣字。非等輕脣爲切，韻逢一二四，皆切重脣字。蓋以幫滂並明母下四等之字重脣之屬爲多，非敷奉微四母下之等輕脣之屬最少，故取切之法，不論輕重等第，但憑爲韻之等，便是所切之字，故曰輕重交互，如匹尤切颼，芳杯切胚之類是也。

振究門第五

凡遇精等五母下第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仍切第四，法類憑切，而又名爲振究者，振，舉也，究，推尋也，蓋以三四等中之字同出一韻，爲舉其綱而能推尋精等第四之位，故曰振究。如疾之切慈，詳里切似，息據〔切〕絮，即玉切足之類是也。

正音憑切門第六

〔照等第一〕爲切，照等第一，即四等中第二是也。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爲正齒音中憑切也。如楚居切初，側吕切阻，牀據切助，所六切縮之類是也。

精照互用門第七

精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第二，只切照一字。照等第一爲切，韻逢諸母上等第一，便切精一字，蓋出精照兩等之字聲韻各出，而音不同，則取切之法，不得憑切而憑韻也，故曰精照互用。如士垢切鯫，則減切斬字之類是也。

寄韻憑切門第八

照等第二爲切，照等第二，即等中第三也。韻逢一四，仍切照二，言雖寄於别韻，只憑爲切之等，故曰寄韻憑切。如昌來切犨，昌給切芷字之類是也。

喻下憑切門第九

謂單喻母下三四之等同出一韻，蓋不問韻之所至，只憑爲切之等，故曰喻下憑切。如余招切遥，于聿切颸字之類是也。

日寄憑切門第十

此謂單日母下只第三等有字，餘等但無，但遇日母下爲切，雖韻行一二四，並切第三。如汝來切茸，如延切然字之類是也。

通廣門第十一

止臻二攝爲通門，山蟹梗效四攝爲廣門。凡此六攝，遇脣牙喉下爲切，韻逢來日知照第三，並切第四。蓋以通廣門中字多，而第三等字之音聲通及第四，故曰通廣。如符真切頻，芳連切篇之類是也。

舊有詩云：脂韻真諄是名通，仙祭清宵號廣門。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存。

侷狹門第十二

通宕遇曾四攝爲侷門，流咸深假四攝爲狹門。凡此八攝，若遇脣牙

喉下爲切，韻逢精等影喻第四，並切第三。葢以此門中第四等字少，故名之曰侷狹。如去羊切羌，許由切休之類是也。

舊有詩云：鍾陽魚拯名爲侷，尤鹽侵麻狹中依。韻逢精等喻下四，侷狹三上莫生疑。

內外門第十三

內者，謂牙舌脣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故名內八轉。外者，謂五音四等字皆具足，故名外八轉。凡遇牙舌脣喉來日下爲切，韻逢照一內轉切三，外轉切二，故曰內外。如古雙切江，矣殊切熊之類是也。

辨開合不倫

諸韻切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一門，似無憑據，然遡流窮源，則知其音聲本同一韻，但呼有開口合口之異而分爲兩圖耳。若遇此等切脚，直須於開合兩處韻中較訂，始見分明。如永兵切榮，雨方切王，蒲千切槃，下没切紇，俱萬切建之類是也。

明雙聲

謂如回會二字爲切，同歸一母，只是會字，更無切也，故曰雙聲。如章灼切灼，良略切略之類是也。

明疊韻

謂如商量二字爲切，同出一韻，只是商字，亦更無切，故曰疊韻。如灼略切灼，章良切章之類是也。

舊有詩云：雙聲同韻是雙聲，疊切還從切上停。舉例丁當當上住，却將子以子相應。

明聲韻先辨切脚譌正

凡文字之載在典籍，原本未嘗不善，或由傳鏤之誤，抑亦蠹蝕缺殘，辨之不可不早辨也。今姑毛舉一二，如刀刁曰日白由音佛。囟囪上音信，下音聰。由由音劉。甲甲音押。由由上側持切，下音塊。搏摶回回音雷。冏囲上音扃，下音面。四囲音网。些些上蘇箇切。禾禾音維。瓜爪谷谷音卻。本夲音叨。凡凡上音煩，下音丸。九九上音汪。兀几几上音殊，下音人。佳佳音惟。托托音頓。柔柔音恕。壺壺上音闖，下音胡。之類，形體不甚相遠，而音聲意義縣殊，反切之際，不加省察，苟或錯須爲湏，音沫。差丰音害。爲丰，音風。減疊爲豊，音禮。增朿音刺。爲朿，省西爲面，加虫音蔵。爲蚩，音鴟。點畫微差，音聲隨謬。學者若欲字韻之審，必於此而究心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辨呼吸

凡字之音，聲出者爲呼，不出者爲吸。略如東通刀叨四字，其東字與刀字屬吸，通字與叨字屬呼也。

明四聲此下歌訣文仍其舊。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
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

內八轉 通止遇果　外八轉 江蟹臻由
宕曾流深　效假梗咸

內轉歌訣

通攝東冬韻繼鍾，止攝脂微次第窮。
遇攝模魚虞三位，果攝歌戈二韻從。
宕攝唐陽君記取，曾攝登蒸兩韻宗。
流攝侯尤無他用，深攝孤侵在後宮。

外攝歌訣

江攝孤江只是江，蟹攝齊皆灰咍强。
臻攝真魂六韻正，山攝仙元五韻昌。
效攝宵肴豪三位，假攝孤麻鎮一方。
梗攝庚清青色字，咸攝覃鹽凡四鄉。

入聲九攝通宕與曾深，山咸梗江臻。

咸通曾梗宕江山，深臻九攝入聲全。
流遇四等通攝借，咍皆開合在寒山。
齊止借臻隣曾梗，高交元本宕江邊。
歌戈一借岡光一，四三並二却歸山。

叶聲韻

梗曾二攝與通疑，止攝無音蟹攝持。
江宕略同流參遇，用音交互較量宜。

輕脣十韻

輕韻東鍾微與元，凡真文廢士同然。
更齊易弋皆分體，不該十韻裏中編。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音和切字法

切韻之法，以兩字切一字，蓋上字出切爲音，下字行韻爲聲，先以出切之字於諸母下，依韻圖直取歸母定位，次以行韻之字，依韻圖橫推至出切所定之位，同母同韻即得字矣。如古紅切，先以古字出切歸見母定位，次審紅字行韻在公韻內，依韻橫推至見母下，乃切公字。又東魯切，先審東字出切歸端母定位，次審魯字行韻在孤韻內，依韻行至端母下，乃切覩字是也。餘倣此。凡行韻之字平聲切平，上聲切上，去入亦然，名曰音和切。此音和一法，爲反切第一義，其餘切法皆以盡其變也。雖立法有殊，則音和可以貫之，但任拈二字皆可求聲，此爲入門之法矣。

歌曰：音和切字起根基，等母同時使莫疑。記取古紅公式樣，故教學切啟初知。

濁音切字法

上條乃正法也，如或韻到取字遇空，或不空而於意未安，則用三法以切之，一曰濁音切，二曰雙音互用切，三曰雙韻開合切，庶幾盡之矣。

其濁音切法者，謂羣邪澄竝匣從禪定奉牀，此十母下之上聲字，與清音去聲實同。若作去聲取字即差。今除平上入三聲外，但去聲韻至取字遇空乖張處，即向濁音上聲內切之，如多動切董字，思兆切小字，此是濁音上聲，行韻取清音之上聲字也。又同古切杜字，裴管切半字，此是清音上聲，行韻取濁音之上聲字也。之類是也。餘倣此。

雙音交互切字法

雙音交互切法者，謂古韻訂端透定泥爲舌頭音，知徹澄孃爲舌上音，邦滂竝明爲重脣音，非敷奉微爲輕脣音，精從清邪心爲齒頭音，照牀穿禪審爲正齒音故也。如端透等母下出切取字遇空，即向知徹等下求之；知徹等母下出切取字遇空，即向端透等下求之。邦非精照等切法亦然。如都江切樁字，濁干切壇字，是端知交互。布雲切分字，扶基切皮字，是邦非交互。姊皆切齋字，楚公切聰字，是精照交互。之類是也。餘倣此。

歌曰：端知交互號雙音，精照邦非不二門。彼此有無交互用，切時難與衆同倫。

雙韻開合切字法

雙韻開合切法者，謂等韻中訂開合雙韻四等共爲一攝，故有此切法，與前音和切法無異，但韻至取字於意未決，乖張遇空，即向雙韻開合求之便得字也。如蒲干切槃字，蓋干字是干韻，屬開口呼，所取槃字乃官韻，屬合口呼，爲之開切合也。又居萬切建字，萬字是涓韻，屬合口呼，所取建字乃堅韻，屬開口呼，爲之合切開也。又下沒切麧字，居縛切玃字是也。餘倣此。

歌曰：韻中開合總無憑，臨切乖張仔細尋。式舉蒲干槃字樣，分明兩處見其真。

詳夫開合者，蓋等韻中，以今之開啟二攝之韻爲開口呼，合撮二攝之韻爲合口呼。韻至開音遇空，於合求之，韻至合音遇空，於開求之，故曰雙韻開合切也。諸韻切法皆有定式，唯開合之切絶無憑據，必須開合兩處較之，始見分明。今將古訂開合其攝之韻備列於此，以俟查考有據云。

鷄開圭合　庚京開□□合　該皆稽開乖圭合　根巾開昆鈞合

岡疆開光怔合　□兢開肱□合　歌嘉迦開戈瓜玦合　干間堅開官關涓合　基開規合　單韻　公恭　孤居　鉤鳩　高驕交　甘監兼前雙韻切法外，又法不拘單雙，照原攝之韻上下互取字，如《字彙》中癉字平聲都艱切，上聲多簡切，乃間韻間字行韻取干韻端母下單字之類。餘倣此。亦非雙音互用之切，故將古本原攝連韻備列爲法。

附雙聲疊韻歌：雙聲同韻是雙聲，疊切還從疊上停。舉例丁當當上住，卻將子矣子相應。

梵音就形切身字辯

梵音者，乃吾教中有天竺梵語翻譯於中夏之音也。然有顯有密，顯即經文，密乃呪語。文顯義順，字句分明，所翻者俱正字正音而無疑矣。惟呪只飜字而不翻義，所翻者合中夏有字之音，亦無疑矣。及至無字之音，必就本音母下假借形身相近似者，轉叶其音也。形謂就形，如華嚴字母嚩字無可切，叉字楚我切之類。身乃切身，如密咒中毗字尾耶切，毗字理也切之類。故名就形切身，叶取無字有聲之位也。此例是古人轉變之法，別無他議。奈何後人畫蛇添足，而譜爲梵音不定就形等多端

門法，皆臆見穿鑿，反失其真。愚恐後之炫聰明者復生枝節，故載舊歌竝列舊字以明門法，而杜展轉繁多之獘也。

古梵音就形切身歌曰：尾孕無形但切身，又兼鼻梵音輕。若將瓔也收歸韻，重世安排依字形。無可華嚴經內載，尾耶白喻教中明。文何無盃明王有，二法形身出藏經。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一 明等第歌未確者盡删。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交互音

知照非敷近互通，泥孃穿徹用時同。澄床疑喻相連屬，六母交參一處窮。疑喻中音似同，其實有異。

叶聲韻

梗曾二攝與通疑，止攝無時蟹攝推。江宕略同流參遇，用時交互較圖宜。

輕脣十韻

輕韻東鍾微與元，凡虞文廢亦同然。更有陽尤皆一體，不該十韻重中編。

又 總括玉鑰匙玄關歌訣以下劉士明《指南・玉鑰匙二十門法》也。詳解二卷。

牙音

切時若用見溪羣，四等音和隨韻臻。見溪爲切，隨四等韻去皆是音和，如古紅切公，古行切庚之類。照類兩中一作韻，內三外二自名分。韻逢照一謂第二等即分內外，如居霜切姜，是內轉切三；古雙切江，是外轉切二。精雙喻四爲其法，偏狹須歸三上親。韻逢清二喻四俱第四等於偏狹門中，切第三；如去羊切羌，是偏門；巨鹽切鍼是狹門。來日舌三並照二，廣通必取四爲真。舌謂知，韻逢來日知三照二俱第三等，於通廣門中切第四，如渠知切祇是通門，居正切勁是廣門。

舌音

一四端泥三二知，相乘類隔已明之。知等二三爲切，韻逢一四，却切端等，如濁甘切談，陟經切丁之類。端等一四爲切，韻逢二三，却切知等，如都江切椿，徒減切湛之類。種類阻隔而音不同，爲類隔門。知逢影喻精邪四，窠切憑三有定基。知等第三爲切，韻逢精影第四。並切第三，不離知等本窠爲窠切門。如知等開合無字，却切端二，以通其窮。如知邪切爹，爲麻韻不定切。歌偶遺。正齒兩中一韻處，內三外二表玄微。正齒即照，韻逢照一，即分內外，如丁□切知，是內三門；德山切簞，是外二門。

脣音

幫非爲切最分明，照一須隨內外形。韻逢照一，即分內外。如夫汨切逼，是內三；布山切班，是外三。來日舌三並照二，廣通第四取真名。韻逢來日舌三照二，於廣通門中切第四，如符真切頻，是通門；芳連切篇，是廣門。精雙喻四爲其韻，偏狹却將三上迎。韻逢精二喻四，於偏狹門中切第三，如府容切風，是偏門。匹尤切紑，是狹門。輕見重形須切重，輕脣音爲切，韻逢一工四，却切重脣字，如武登切曹，方閑切編之類。重逢輕等必歸輕。重脣音爲切，韻逢有非等處第三，便切輕脣字，如匹凡切（乏）（芝），布雲切分之類，皆爲輕重交互門。惟有東尤非等下，相逢不與衆同情。重遇前三隨重體，重脣音在第一等，名後一，若遇前三等諸母下字爲韻，當切出輕脣字，今却是重脣字，如莫浮切牟，莫六切木之類。輕逢後一就輕聲。輕脣音在第三等爲前三，若遇後一等諸母下字爲韻，當切出重脣字，今却是輕脣字，如馮貢切鳳，縛謀切浮之類，合爲前三後二門。

齒音

精邪若見一爲韻，定向兩中一上認。只是音和。四二相違互相呼，四三還歸四名振。承精邪爲切來，韻逢諸母四等第二，並切照一，如宗簡切蓯，子皆切齋，爲精照互用。韻逢諸母四等第三，並切第四，如思兆切小，詳里切似，爲振救門，名義難通。照初却見四中一，互用還歸精一順。照等爲切，韻逢諸母第一，却切精一等字，如是公切聰，崇刀切曹，亦是精照互用。逢三遇四盡歸初，正音憑切成規訓。正，謂正齒，照一爲切，韻逢諸母三四，並切照一，如楚居切初，山幽切搜，是正音憑切門。照二若逢一四中，只從寄韻三中論。照二爲切，韻逢四中一並切照二，如昌來切搪，昌給切茝，是寄韻憑切門。切三韻二不離初，第三照等爲切，韻逢第二照等，只切第三，如兒山切彈。州戛切札，爲三二精照寄正音和門。精照昭然真可信。

喉音

曉喻四音隨韻至，法同見等不差參。亦是音和。韻三來日連知照，通廣門中四上擔。韻逢來日知照第三等，於通廣門中，並切第四，如下珍切磌，是通門，呼世切畋，是廣門。精喻四時何以辨，當於偏狹第三函。韻逢精二喻四，於偏狹

門中，並切第三，如許容切胷，是侷門，許由切休，是狹門。如逢照一言三二，韻逢照母内轉切三，知轉切二。喻母復從三四談。獨從喻母三四等言之。句起下。若逢仰覆但憑切，喻三爲切，韻逢諸母第四，並切第三，如于聿切颺，是覆，喻四爲切，韻逢諸母第三，並切第四，如余招切遥，是仰，爲喻下憑切門。茲論分明有《指南》。

半舌半齒音

來逢四類但音和，隨四等韻，皆是音和。日止憑三寄韻歌。日□等字爲切，韻逢一二四止切三等，如汝來切蒻。如延切然，是日寄憑切門。全得照初分内外，合來日□。韻逢照一，即分内外。精雙喻四事如何。起下。廣通侷狹憑五等，以來母言，韻逢□二喻四，於廣通侷狹門中，並切第三，如力小切繚是廣門，力遂切類是通門，良獎切兩是侷門，力鹽切廉是狹門，爲小廣通侷狹門。四位相通理不訛。玄妙欲求端的處，五音該盡更無過。外有就形門，牙脣喉母爲切，韻逢諸母第一，並切第三，如巨寒切乾，無撥切襪之類。創立音和門，見幫曉母四等爲切，韻逢侷狹攝内諸母第三，郎切第四，如□者切也，□□切□之類。開合門三十六母爲切，韻逢本母□□□□本□□無郎切開合，如居縛切玃，蒲干切槃之類，二十□□□矣□□。

清・馬自援等撰、高翀映重編《等音聲位合彙》卷下　位聲法

等韻以兩字相切而得音，遂使天下無不識之字。但恨聲未全備，無字者固不能盡切，即有字者，亦多游移未穩。詳前字母諸説。昔曾見切韻直指云某切在某攝幾等。又《百川學海》内云：一人能以四十字括天下之音，如射覆者然。想其法必係兩平竝列。此二説似爲切法真訣，第畧舉大意，未有成規，惟馬氏《等音》後有傳響傳書數法，斯字有歸屬，音有定准。獨惜其不用角音耳。茲述其意而參詳之。凡有一字或有音無字者，但云某聲某音第幾韻某母，則聲以位定而不可移，名曰位聲法。

第一分五聲

一	二	三	四	五
開 即上平聲	承 即下平聲	轉 即上聲	縱 即去聲	合 即入聲

一	二	三	四	五
宮 喉音合口呼	商 齒音開口呼	角 牙音卷舌呼	徵 舌音齊齒呼	羽 脣音撮口呼

第三分十三韻

第一韻光　第二韻官　第三韻公　第四韻昆　第五韻⊙　第六韻垂　第七韻⊙　第八韻圭　第九韻鍋　第十韻⊙　十一韻沽　十二韻⊙　十三韻瓜　此舉首行以示例。餘放此。

第四分二十四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見	溪	疑	端	透	泥	邦	滂	明	精	青	心	知	穿	審	非	微	曉	來	日	◎	吒 瑟	婆 訶	多 羅 曷

如曰開聲宮音第一韻見母則係光字。若開聲換爲轉聲，則係廣字。若宮音換爲商音，則係岡字。若第一韻換爲第二韻，則係官字。若見母換爲溪母，則係匡字。餘可類推。所以一字必須四音全而定其位，斯無毫忽之悞。愚欲述一部字書于每字之下，用以代反切。誠妙法也。

又　必讀三章必讀者，以凡學等字之人，止須讀此三章，即可全會也。

縱讀首章第一

此章乃直讀五音十三韻。圖内各音，見母下之字即韻首也。○其角音一行不必讀。援按角音與徵音之字全同，但出口後旋閉口，與混呼爲少異耳，故不必讀也。○如直讀遇無字處不能讀者做第一二三四四韻之字照意按呼法讀之，其聲自出。○只讀平聲其上去入全四聲五音，皆有韻首，俱不必讀。平聲既熟，其四聲之字天然自出。

第二分五音

	宮音 合口呼	商音 開口呼	角音 閉口混呼	徵音 齊齒敞口呼	羽音 撮口呼
第一韻	光	岡	姜	江	恇
第二韻	官	干	兼	間	涓
第三韻	公	庚	絅	京	弓
第四韻	裩	根	金	巾	君
第五韻		高		交	
第六韻	乖	該		皆	
第七韻		鈎		鳩	樛
第八韻	規			三	
第九韻	鍋	歌			
第十韻	國	革		結	決
第十一韻	孤				俱
第十二韻	骨			基	居
第十三韻	瓜	迦		家	

援按以上雖係五行，共六十五位，其實只有十三位，特一行之理而已。蓋音同而呼法不同耳。是讀者苦記工夫只有十三字。

衡讀韻章第二

此章乃横讀五音十三韻圖内廿一母下之各位也。○今援取五音中平聲各二韻併仄聲中，字多者亦二韻列後，讀者只熟讀一二韻，其六十五韻天然自能背誦，如背誦中少有疑惑，再觀五音十三韻圖可也。

此圖係横讀，其小註有字在篇前，讀者當翻篇視之可也。	見第一母	溪第二母	疑第三母	端第四母	透第五母	泥第六母	邦第七母
宮音平聲内第十一韻即此。	孤	枯	■	都	瑹	■	逋
宮音全聲内第十一韻即此。	■	■	吾	■	■	奴	■
商音平聲内第一韻即此。	岡	康	■	當	湯	■	邦
商音全聲内第一韻即此。	■	■	昂	■	唐	囊	■
徵音平聲内第二韻即此。	間	牽	■	顛	天	拈	邊
徵音全聲内第二韻即此。	■	乾	妍	■	田	年	■
羽音平聲内第四韻即此。	君	輑	■	■	■	■	■
羽音全聲内第四韻即此。	■	羣	輑	■	■	■	■
此宮音上去聲中二韻也。因其有字者，多錄之以便讀者。	古	苦	■	覩	土	努	補
	貴	饋	■	對	退	内	■

滂第八母	明第九母	精第十母	清第十一母	心第十二母	照第十三母	穿第十四母	審第十五母	曉第十六母	影第十七母	非第十八母	微第十九母	來第二十母	日第二十一母
鋪	■	租	粗	蘇	株	樞	舒	呼	烏	敷	■	■	■
■	模	■	徂	■	■	■	殊	胡	侉	扶	無	盧	儒
滂	■	臧	倉	桑	張	昌	商	欢	鉠	方	■	■	■
傍	茫	■	藏	■	■	嘗	裳	航	■	房	亡	郎	■
篇	■	賤	千	先	■	■	■	軒	烟	■	■	■	■
楩	眠	■	前	涎	■	■	■	賢	延	■	■	連	燃
■	■	逡	皴	荀	■	■	■	薰	氳	■	■	■	■
■	■	■	鶉	旬	■	■	■	■	雲	■	■	■	犉
普	母	祖	蘆	數	主	杵	■	虎	舞	甫	武	魯	乳
■	■	醉	翠	碎	贅	吹	稅	誨	畏	■	■	類	芮

援按以上雖有若干韻，其實只有廿一位，特一韻之理而已。蓋呼同而聲不同耳。是讀者熟記工夫只有二十一字。

轉五聲章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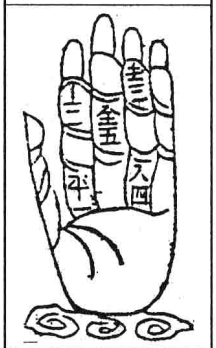
此章乃轉各字自有之五聲也。○今援取五聲皆有字者數字列後，讀者只熟轉一二字，凡字之五聲，天然自出。

平聲	通	腔	挨
上聲	桶	硄	矮
去聲	痛	唴	隘
入聲	突	却	謁
全聲	同	强	岩
平聲	灘	昏	胥
上聲	坦	渾	醑
去聲	炭	混	絮
入聲	忒	忽	戌
全聲	壇	魂	徐
平聲	窺	抄	幽
上聲	傀	炒	有
去聲	饋	鈔	幼
入聲	䃁	綽	揖
全聲	逵	朝	油

援按以上各字雖異，其實只有五聲，特一字之理而已。蓋轉同而字不同耳。是讀者苦記工夫只有一字。

槃什氏曰：必讀三章。内熟記工夫合而言之，只有十三字，又二十一字，又一字，共三十五字。援嘗面以授人，頃刻即已全能，故曰等音之學，一二日郎可全會也。

五聲指掌圖



平聲和而安
上聲厲而舉
去聲清而遠
入聲直而下
全聲重而揮

切字法

聲以位定，誠無遺憾。然古今止知反切之學。且經史已經前人反切，不能勝改，則切法不可不明之。所謂反者，翻也，兩字反覆展轉而音出。所謂切者，磋也，兩字切磋摩盪而成音，其實一理。以上字定母，下字叶韻，如世稱切先。從韻首寄字横讀至世字，在十五位，係審母，次呼稱字，乃開聲。商音庚韻，即從庚字横讀至十五位審母，即聲字是也。如羽貴切先，從韻首矩字横讀至羽字，在三位係疑母，次呼貴字，乃縱聲宫音貴韻，即從貴字横讀至三位疑母，即位字是也。凡切有兩字，上日出切之字，下日行韻之字。

舊切新位法

按舊等韻未分上下兩平，遂多互錯，每以開聲即上平。字爲韻，而所切乃係承聲，下平。或以承聲字爲韻，而所切乃係開聲。故馮氏有切舊一訣，茲述其意而用之。

五母無承聲　見一端四邦七精十知十三

此五母在昔竟無下平，今聲位雖有音而無字。凡舊切遇此五母承聲，當易爲開聲呼之即是，如古王切光字之類。

四母無開聲　泥六明九來十九日二十

此四母在昔竟無上平，今聲位亦有音而無字。凡舊切遇此四母開聲，當易爲承聲呼之即是，如乃東切農字之類。

十一母開承相雜　溪二疑三透五滂八清十一心十二穿十四審十五非十六微十七曉十八

此十一母，在昔謂上平爲清，下平爲濁，每以一字之開承二聲分爲二母竝列一韻。今已删母分韻。凡舊切遇此十一母，當視出切首一字，係開聲，則所切即開聲，係承聲，則所切即承聲，如其光切，本應切匡字，第其字係承聲，則是狂字，如烏黄切本應切王字，第烏字係開聲，則是汪字。如出切遇仄聲者，當視首字，係轉上聲，則所切即開聲，係縱去聲，則所切即承聲，如土紅切應切同字，第土係轉聲，則是通字。如沛烏切應切鋪字，第沛係縱聲，則是蒲字。此皆論平韻耳，其仄韻不在此例。

雙聲切法

兩字同母爲雙聲，謂出切之字與行韻之字同母音即行韻之字。如沽官切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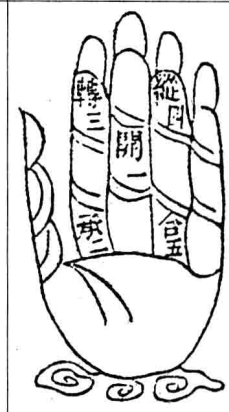
疊韻切法

兩字同韻爲疊韻，謂出切之字與行韻之字同調同韻音即出切之字，如昆尊切昆字。

此數者總爲世人止知有切字之學，而位聲之學，驟然難於通行，不得不立法以便習俗耳。然多一法即多一獘，倘頭緒稍淆未免錯悞。再如角羽二音中空位甚多，若縱衡相值，俱係有音無字，則法從何立。所以愚謂兩字反切不足盡聲音妙理。惟有位聲一法，毫釐不失，萬妥無疑。倘將來人人知之，則反切可廢。至于舊之門法繁雜支離强勉蛇足，雖等韻中亦無所用，徒滋矛盾，昔人已多辯駁其非，詳《聲原》等書，予不復贅。

又　指掌圖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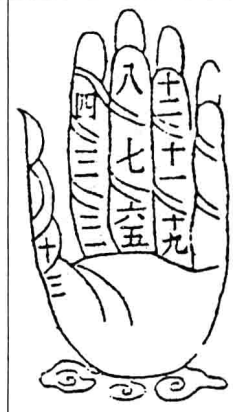
聲位既熟，可以得心應手。茲將聲音韻母各具一圖，如位聲傳響諸法，自指掌燎然。

五聲指掌圖	五音指掌圖
	
一開聲，中指之中。二承聲，食指之根。三轉聲，食指之尖。四縱聲，名指之尖。五合聲，名指之根。每遇一字，按位順呼，即得其聲。	一宮音，位中央中指中。二商音，位西方名指中。三角音，位東方食指中。四徵音，位南方中指尖。五羽音，位北方中指根。

五音之分，惟在五種呼法。然字母之上，復各有類屬，若非精熟至極，細心審辨。安能驟解。茲定位于掌，凡遇一字，將本聲本韻本母五音之位順次讀去，即得其音。

		一宮音，二商音，三角音，四徵音，五羽音。							
		喉 呼 合口	齒 呼 開口	牙 呼 卷舌閉口混呼	舌 呼 齊齒啟口呼	脣 呼 撮口			
開	官	干	甘	間	涓				
承	還	寒	含	閑	懸				
轉	纂	趲	慙	戩	雋				
縱	亂	爛	纜	練	戀				
合	郭	各	角	覺	钁				

此取有字者以立，則學者須將聲位中不拘何韻何母有字無字，按音習熟數十百位，凡題一音，依次調出，即知所屬何音，與轉五聲之理相放，蓋五音次第，亦本乎天然者也。

十三韻指掌圖	廿四母指掌圖
	
食中名三指，每指各四位，其閏餘一位，附于大指上，則十三韻備矣。凡遇一字，依次讀至其位，即知係第幾韻。	食中名小四指，每指各三位，共得十二位，重之則廿四母全矣。凡遇一字，依次讀至其位，即知所屬何母。

聲位附言

音韻之理，學所宜明，恨予未獲師傳，然讀書有得，殊覺會心，積茲已十餘載，每欲妄將字學闡明，正聲音，詳訓詁，引證經史，辨六書形制，考篆籀，祛譌俗，并將韻學訂定，取通音而叶《三百》，晰宮商而正《方言》，及此聲位共成一書，方敢問世。因循日久，竟無所成。訖今身蒙繫禁，書盡散亡，前路茫茫，知復何似。倘使此學欲明復晦，伊誰之咎。茲幸諸賢友鼓舞贊襄，勉勵成帙，奈心緒煩雜，魄不成文，性復嬾癖，慵於較讐刪改，惟望高明恕草率之失，取一得之長，砭其紕繆，則所深幸，至字學韻學共成一書，終能如願與否，是在頭上公耳，予烏能知。

清・張吳曼《切法辨疑》 切法須知標箭的，轉音尤要辨分明。次將韻脚連聲調，天籟朗然音自生。如庚干切甘字。調法云：庚干庚庚干甘，必連唱五字，方射出本音。上一字爲母，譬之標，第二字爲韻脚，又爲切脚譬之箭。第四五字爲轉音。第六字爲本音，譬之的。萬字必有一轉音，如庚干、分番之類。若不調準轉音，雖讀盡切法之書，終無入門之徑。本字之轉音，要與字母之轉音相同，此纖毫不可爽者。本字之韻，要與切脚之韻相似，不拘一韻，凡相似者皆可借用也。

又 無言秘訣此法淵微，有筆所不能詳者，精于切法後，方可細講。

曉欣軒。春春川。龍龍巒。浦俜偏。月云玄。空空寬。境巾堅。並平便。歡昏歡。持存廛。允氳淵。德登舟。須心先。亨亨酣。達騰潭。丕烹潘。昆坤

寬。論淪婪。□恩庵。□魂完。岩硬岩。暄熏暄。□□□。□□□。□□□。□羣權。□□兵切。□官切。舜舜兵切。舜官切。狂狂兵切。狂官切。威。温剜。切青千。法分□。概庚干。全秦全。理，灵連。旁□□。□□□。妙民眠。人人然。奇勤虔。無文凡。言寅□。能□□。□□□。□□□。打丁□。□□亶。□輕牽。伊因烟。知真占。個公官。中中鑽。含□寒。□□□。訣君涓。精□□。□□□。□□□。□□堪。思申羶。

又　無言秘訣前字母歌，後韻脚歌

切青千。法分番。闡春川。玄雲玄。理，凌連。旁朋盤。通吞貪。妙民綿。入人然。奇擎虔。澄存鷹。心心鮮。能能南。默門瞞。會魂完，聞文凡。響欣軒。得登鬼。全秦全。知真占。箇公官。中中鑽。含恒含。秘兵邊。訣君涓，精精尖。義寅延姚枝切。不崩般。可坑堪。思申羶。烹烹潘。岩硬岩。溫溫剜。輕輕牽。□圈。氳氳淵，松松酸。翁翁灣。平平便。空空寬。騰騰潭。群群權。昆昆官衮云切。凝寧年輭元。隆隆鑾。勳勳喧。金今堅。廳汀天。舜舜兵切。舜官切。恩恩庵。綸侖婪。坤坤寬。庚庚甘。歡昏歡。俜俜偏。婷亭田。狂狂兵切。狂官切。丁丁顛。因因烟。吾吾兵切吾官切。亨亨酣。

佳灰開真雲元寒，霞陽光分尤塩嵐。
東窓支而微虞齊，歡山天蕭歌麻奢。

又　按聲指數法

此法在語言文字外，聞聲見數而得，彼此心事實有至理存焉。蓋天下萬字萬音，浩浩無窮，欲以無言通之，數十字概之，不戛戛乎其難哉。然而無難也。千萬人同此心理，則千萬人同此音韻，無不可家喻而户曉者。【略】學者誠按法參究，悟後自知其妙。其法先從字母歌數起。第一行爲一數，第(一)(二)行爲二數，六行上止。再數第一行第一字爲一數，第二字爲二數，十字上止。此求字母法也。次數韵脚歌。第一句爲一數，第二句爲二數，四句上止。再數第一句第一字爲一數，第二字爲二數，七字上止。此求韻脚法也。凡切字以轉音爲第一義，轉音稍涉疑似，便毫釐千里。求字先求轉音，有母然後有子，子母同一轉音。如要切宫字，先調宫字之轉音屬公宫，便從箇字求母。箇字在第三行第一字上，則知字母屬箇字矣。次從宫字求韻脚，宫字在第一句第一字東字韻内，則知韻脚屬東字矣。合言之，成箇東二字。按上法調云箇東、箇公、宫宫，則知本音屬宫字矣。蓋一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揔一轉音，故準以平聲圈，平作宫字圈，上作拱字圈，去作貢字圈，入作谷字。餘倣此。若要按聲，一聲爲平，二聲爲上，三聲爲去，四聲爲入，幸勿以數學視之。切法之大道總盡於是矣。

清・李鄴《切韻攷》卷四《切法》　轉法必讀

經堅皆齊齒韻字多，而聲狀畢備，故古人借以貫通諸韻。僅存三十一位者，音之有字者也。學者熟此齊齒轉法，即遇開口合口撮脣韻亦可由轉而得。然貫齊韻於開合撮韻，終有紐合之嫌，迨方氏所謂直下猶可迴環必謬者矣。今取開口庚干二韻爲開口反切之轉，取合口裩官二韻爲合口反切之轉，取撮脣均涓二韻爲撮脣反切之轉，經堅及此三轉竝列爲四，俾學者遍讀之每遇一切，齊則齊轉，開則開轉，自然聯貫，萬口同聲，所謂天籟者非耶。至於厭煩之士，專用經堅亦自無礙。

借例爲初學讀韻設

韻分開齊合撮四類，每一類分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定反切時，出切竝轉法各從其類，斯爲清晰。然按諸韻七音皆有字者絶少，非舌缺則脣缺，非縫缺則腭缺，餘缺，甚有喉音字亦缺者。不惟轉法四類中缺字難讀，即出切字往往不能有，同類如陰聲字不能有陰，同類陽聲字不能有陽。同類字既不有，法何由施。此借之例所由立也。字何以借，如須陰聲字，但有陽聲字則借陽爲陰，於陽字下加小點以别之。須陽聲字，但有陰聲字則借陰爲陽，於陰字下加小圈以别之。又如縫脣轉法，惟撮脣韻有分番等字，其開口則無，齊齒合口有方非諸字，而三迭不全，不可用。今既備列四類轉法，其無字處不得不借，故開齊合三類縫轉皆借，撮脣字，而開加一，齊加丨，合加〇，在字首以别之。不但縫轉已也。其六音轉法中，凡遇無字，則開齊合加一，加丨，加〇，而撮口加㇀，皆在字首以爲分别。

借式

・　陽聲字借爲陰聲字用此點。上去入字借同。
一　陰聲字借爲陽聲字用此圈。上去入字借同。
丨　開口韻借此别之。
〇　齊齒韻借此别之。
㇀　合口韻借此别之。
　撮口韻借此别之。

純・　純陽聲字下加點，則讀爲純之陰平。
坑。　坑陰聲字下加圈，則讀爲坑之陽平。
一班　班合口韻字首加一，則開口讀。
十分　分撮脣韻字首加十，則齊齒讀。
〈旬　旬撮脣韻字首加〈，則合口讀。
〈敦　敦合口韻字首加〈，則撮脣讀。

轉法

齊齒

喉音　經堅　輕牽　勤虔　英煙　寅延
舌音　丁顛　汀天　亭田　寧年
脣音　賓鞭　砰篇　平便　民緜
縫脣　十分一番　十芬一翻　十汾一煩　十文一樠
齒音　精箋　清千　秦前　新先　錫涎
腭音　真遭　嗔襜　澄纏　申羶　辰禪
餘音　興軒　形賢　零連　人然

開口

喉音　庚干　坑刊　坑。刊。　恩安　恩。安。
舌音　登丹　鼞灘　騰壇　能難
脣音　崩一班　烹一扳　月一扳。　萌一蠻
縫脣　一分一番　一芬一翻　一汾一煩　一文一樠
齒音　增一簪　蹭餐　層殘　僧一三　一省。一三。
腭音　爭一占　撐一攙　棖一孱　生一山　一成一禪
餘音　亨酣　恆寒　棱蘭　一仍一然

合口

喉音　裩官　坤寬　坤。寬。　温剜　温。完
舌音　敦端　吞湍　豚團　嫩。〈南
脣音　奔般　歕潘　盆盤　門瞞
縫脣　〈分〈番　〈芬〈翻　〈汾〈煩　〈文〈樠
齒音　尊鑽　村攛　存攢　孫酸　〈旬酸。
腭音　〈諄〈專　〈春〈川　〈脣〈船　〈純・〈遄・〈純〈遄
餘音　昏歡　渾桓　論鑾　〈閏。〈軟。

撮脣

喉音　均涓　裙・圈　羣權　煴淵　云員
舌音　〈敦〈端　〈吞〈湍　〈豚〈彖。　〈嫩。〈南
脣音　〈賓〈鞭　〈砰〈篇　〈平〈便　〈民〈緜
縫脣　分番　芬翻　汾煩　文樠
齒音　遵鐫　皴詮　〈存全　孫宣　旬旋
腭音　諄專　春川　脣船　純・遄・　純遄
餘音　薰暄　訓斗　倫攣　閏。軟。

反切必讀

經堅轉法橫截本位，啓口得音不勞人力者也。然口頭未熟，雖有天然音韻，終不能衝口以出。今依喉舌等音位次爲反切程式，使學者讀之。讀既熟則一切到口，不待停思，而韻母合韻子衝口出矣。東坡小篆《般若心經贊》云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其即衝口出之謂與。

讀法

以出切行韻二字爲句，四轉字爲句，二字句一頓，四字句自出。平聲字反切即以借式代開齊合撮字。仄聲字反切同。

喉　岡　一　高康切　高康　高庚干岡
　　蹺　十　丘妖切　丘妖　丘輕牽蹺
　　渠　〈　瓊于切　瓊于　瓊羣權渠
　　翁　〈　汪空切　汪空　汪温剜翁
　　于　〈　容渠切　容渠　容云員于
舌　多　一　當阿切　當阿　當登丹多
　　珍　〈　通烏切　通烏　通吞湍珍
　　條　十　啼遥切　啼遥　啼亭田條
　　農　〈　女。容切　女。容　女。〈嫩。〈南農
脣　逋　〈　杯烏切　杯烏　杯奔般逋

葩 坏巴切 坏巴 坏烹二拔葩
皮 排移切 排移 排平便皮
茫 麻昂切 麻昂 麻萌蠻茫
縫脣 非〈風威切〉〈風威〉〈風〈分〈番非
峰 敷雍切 敷雍 敷芬翻峰
馮 符容切 符容 符汾煩馮
微 無于切 無于 無〈文〈楠微
齒 駿〈租翁切 租翁 租尊鑽駿
蓯 趨雍切 趨雍 趨皴詮蓯
藏 曹昂切 曹昂 曹層殘藏
心 西音切 西音 西新先心
徐 旋于切 旋于 旋旬旋徐
腭 嘲〈追坳切 追坳 追〈諄〈專嘲
犨 杈哀切 杈哀 杈撐二攙犨
蛇 馳爺切 馳爺 馳澄纏蛇
疏 霜於切 霜於 霜純・遫・疏
闍 時爺切 時爺 時辰禪闍
餘 齣 蒿謳切 蒿謳 蒿亨酣齣
回〈黃惟切 黃惟 黃渾桓回
臚 龍于切 龍于 龍倫擘臚
柔 饒牛切 饒牛 饒人然柔
仄聲字反切
喉 癸〈姑委切 姑委 姑裨官癸
侃 康罕切 康罕 康坑刊侃
舊 喬宥切 喬宥 喬勤虔舊
擁〈於寵切 於寵 於煊淵擁
以 羊里切 羊里 羊寅延以
舌 凍〈堆甕切 堆甕 堆敦端凍

楬 湯遏切 湯遏 湯鼉灘楬
隊〈同位切 同位 同豚團隊
耨 猱茂切 猱茂 猱能難耨
脣 被 卑義切 卑義 卑賓鞭被
叵〈攀火切 攀火 攀歕潘叵
施 袍邁切 袍邁 袍朋二扳。施
姥〈蒙魯切 蒙魯 蒙門瞞姥
販〈風苑切 風苑 風分番販
縫脣 捧〈敷擁切 敷擁 敷芬翻捧
乏 房葉切 房葉 房汾二煩乏
未 亡沸切 亡沸 亡文楠未
齒 積 資昔切 資昔 資精箋積
采 蹉海切 蹉海 蹉蹭餐采
鱒〈叢闖切 叢闖 叢存攢鱒
醋 須雨切 須雨 須孫宣醋
灺 詳野切 詳野 詳錫涎灺
腭 轉〈中舛切 中舛 中諄專轉
齜 鴟印切 鴟印 鴟嗔襜齜
蠢〈蟲允切 蟲允 蟲脣船蠢
色 師額切 師額 師生二山色
孰〈殊欲切 殊欲 殊純遄孰
餘 毀〈呼委切 呼委 呼昏歡毀
杏 孩梗切 孩梗 孩恒寒杏
賴 郎愛切 郎愛 郎棱蘭賴
二 而至切 而至 而人然二

清・江永《音學辨微・九辨翻切》 音學不止爲切字用，而切字爲讀書之一事。切字者，兩合音也。字或無同音之字，以兩音合之，則無同音者亦有音，法之至善者也。漢以前注書者，但曰某字讀如某音，或

不甚旳。孫炎《爾雅音義》始有反切之法，古曰反，或曰翻，後改曰切，其實一也。上一字取同類同位，七音同類，清濁同位。下一字取同韵韵窄字少者，或借相近之韵。取同位同類者，不論四聲平上去入任取一字。取同韵者，不論清濁。清濁定於上一字，不論下一字，如德紅切東字，東清而紅濁，户公切紅字，紅濁而公清，俱可任取。蓋德與東，户與紅，清濁定於此也。後人韵書有嫌其清濁不類。難於轉紐者。下一字必須呂清切清，呂濁切濁，固爲親切。然明者觀之，正不必如此。倘譏前人之切爲誤，則不知切法者矣。此事本非難明者，一轉即是，不煩將位次指數，亦不須他韵借轉。他韵借轉之法便初學，後亦列圖。且不必出聲調音，只見兩字便作一字讀之，學者必須如此，始爲了明於切法。聲音本自然也，而人每呂爲難，彼固有所蔽也。讀書而不知切字，譌讀必多。爲師而不知切字，授讀必誤。著書而不知切字，流傳必謬。如陳第《毛詩古音攷》皆用直音，直音多謬。張自烈《正字通》全憎於音韵源流，字母清濁，顧强不知爲知，憑臆造切，貽譏《字典》。今《字典》之書每一字之音切，必連引《玉篇》《唐韵》《廣韵》《集韵》諸書，不厭其煩複者，所呂正其失也。

【略】諸韵書所取上一字雖不能盡載。其常用者分別之如左。

見一二三四等○公工姑沽古各一等佳格二等居俱拘舉几紀塞九三等稽堅頸規兼吉四等

溪一二三四等○空枯康孔苦口顆渴恪廓一等客二等欺虚祛區驅卿傾邱欽綺起豈衣乞三等牽輕窺嘕謙棄詰缺四等

羣三四等○奇其渠强求巨窘郡局極三等

疑一二三四等吾五偶鄂一等牙二等宜疑魚虞牛元危語三等妍四等

右牙音字母須取同等者爲的。然韵書亦不能審細，一二三四通用。唯用四等字必是切四等之音。

端一四等　冬都當覩德得一等丁典的四等

透一四等　通他它台湯土吐託一等天四等

定一四等　同徒陀唐堂大度特一等田四等

泥一四等　奴那乃内諾一等泥四等

右舌頭母一四等字可通用。

知二三等　中知株豬張陟竹三等

徹二三等　摘癡抽恥褚丑勅敕三等

澄二三等　宅二等池治遲廚陳傳場佇丈直三等

孃二三等　尼女匿三等

邦一二三四等　逋晡補布博北一等巴百伯二等悲兵彼鄙筆三等卑賓邊并比俾畀必四等

滂一二三四等　鋪滂普一等拍扳二等丕披三等紕批篇譬匹疋四等

竝一二三四等　蒲裴部步傍薄一等白二等平貧皮弼三等毗頻駢便婢四等

明一二三四等　模謨忙莫暮母一等眉明謀靡美三等民彌弭米四等

右重脣母一二與四等字可通用，三與四不可通，三等亦不得借用一等。

非三等○封分方甫府

敷三等○峯妃芬孚敷芳撫拂

奉三等○馮逢符扶防房浮縛

微三等○無巫文亡武望

右輕脣母皆三等。

精一四等○臧祖則一等咨資津遵將子借即四等

清一四等○粗麁倉采錯一等雌親千青此趾且七四等

從一四等○徂才藏在昨一等慈秦前牆情自匠疾四等

心一四等○蘇桑素一等斯雖私思司須辛先相損寫想息悉錫四等

邪四等○詞徐旬旋祥詳似寺夕四等

右齒頭音，唯邪母專四等。精清從心四母，一四等字可通用。

照二三等○甾莊爭鄒簪阻側仄二等支脂之諸朱珠章征旨止主煮質雙職三等

穿二三等○窗初差义芻楚廁創測二等充蚩昌稱齒處叱尺赤三等

牀二三等○鋤鉏查牀士仕助二等神船乘食三等

審二三等○雙師疏山沙所數色率二等施詩書舒商傷始賞式先識三等

禪三等○時殊臣常丞承氏是市視署豎上殖植三等

右正齒音唯禪母專。三等照穿牀審四母二三等不通用。

曉一二三四等○呼呵荒虎火黑霍一等赫二等吁虚香翾休許詡朽況三等隳馨四等

匣一二三四等〇乎胡何厓黃戶合一等下二等影一二三四等〇烏哀安屋遏一等握二等於紆衣鬱央憂倚憶億乙委鬱三等伊淵烟縈益一四等

喻三四等〇于爲云王羽禹雨洧遠永越三等餘余俞羊營移庾與夷弓演欲弋翼悅四等

右喉音母匣無三等，喻無一二等。曉匣影諸等字可通用。喻母之三四等字不通用。

來一二三四等〇盧來郎魯朗浪落洛一等力離閭龍倫梁良林里呂三等

日三等〇而兒如人仍耳汝忍日

右來母半舌音一二三四等字可通用。日母半齒音專三等。

已上諸字，韵書所恒用。其餘倣此。可知學者或不能辨位辨等，孰玩當可會悟。

借韵轉切圖

字母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邦滂竝明非敷奉微

京卿鯨迎丁汀廷寧貞楨呈

呈女兵怦平鳴分芬汾文

堅牽乾妍顛天田年鱣梴廛

女年邊篇駢緜蕃翻煩邊無

字母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曉匣影喻來日

精清情星餳征稱繩升承馨形嬰盈靈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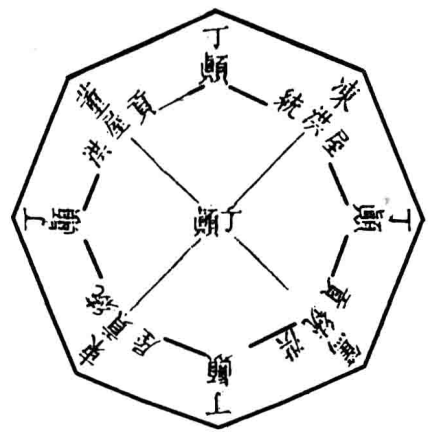
煎遷錢仙次羶燀潺羶禪嗤賢煙延連然

有借韵轉切之法，所以便於初學。如德紅切東字，則呼曰德丁顛東。户公切紅字，則呼曰户形賢紅。陟離切知字，則呼曰陟貞鱣知。是支切匙字，則呼曰是承禪匙。他皆倣此。如切上去入字，亦借平聲轉之。如徒總切動字，則呼曰徒廷田動。作貢切粽字，則呼曰作精煎粽。卑吉切必字，則呼曰卑兵邊必。他皆放此。此便捷之法也。其孃母之位無親切字可填者，以切代音。其女呈切之音或借真韵之紉字亦可。紉女鄰切。若切法既孰，一轉便是，一見便知，可不須此矣。

清・李京《字學正本・凡例八則》 正反切

反切者，天籟自鳴也，信口呼出兩字皆合一字。今從易簡之道，不必泛立字母，即平上去入四聲之内循環無已，彼可爲此之母，而此亦可爲彼之母，如篤洪切，篤爲東之入聲，中用丁顛字調之，篤丁顛東知是東字，董爲上聲，凍爲去聲，董洪切、凍洪切皆東字也，如東凍篤皆可爲董之母字，東董篤皆可爲凍之母字，東董凍皆可爲篤之母字。附循環圖于左。今用反切必本四聲，若有聲無字，姑借别字代之。

四聲循環圖



反切一道，門法良多，初學欲求解悟，每猒其煩，兹即東董凍篤四聲謬爲此圖，或順而切之，或逆而切之，或衝而切之，俱用丁顛字貫下，無不得之聲，舉一可以槩百矣。亦此道之捷徑也。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卷首《玉鑰匙門法》 明等第

端精二位兩頭居，端透定泥至精清從心邪，此一十三母只屬頭一等并第四等。知照中間次第呼。知徹澄孃至照穿床審禪，此一十三母只分屬中間第二等并第三等。來曉見皆兼四等，影曉匣喻來五母，並前見溪羣疑四，是直統四等。日非三等外全無。

讀等韻法

先讀四聲歸諸本母，以見母直讀起，如公鞚貢穀，見空孔控哭，溪至〇〇〇〇日是也。次以四聲調諸本韻，以唇音横讀起，如〇絳蓬蒙琫〇葦曚，次舌，次牙齒喉，次半舌，半齒是也。復以五音攝諸本韻，以東字（唇舌牙齒喉半舌半齒）跳讀如東〇東公蓼翁籠〇東是也。後以本韻歸諸本攝，如東董送屋，冬

○宋沃，通攝内一侷門是也。四等畢，然後再及次攝，十六攝熟，無復留難矣。故一遇字，則知其爲某韻，某攝内某母下，即知其爲何字也。識者當自得之。

清・羅愚《切字圖訣・音和切例》 温公切韻，以音母韻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凡切韻宜以音和爲主，亦不獨見溪羣疑四等有音和，各母皆有音和。音和者，韻落本排，即切本排字也。第見溪羣疑無論一二三四等隨韻落處即切本排字，故曰四等音和隨韻臻也。若他母切屬一等，韻亦逢一等，即切一等字，仍是音和，以其不更韻如類隔等門之異也。若切屬一等，韻逢二三等，便尋隔等門切法。

清・劉鼎梅《韻學入門》卷下 切韻門法圖釋例

上卷切韻等母，此卷切韻門法，明於等母之來源，後可以講門法之正變也。全圖總目，爲例五，其門法十有八，每門法之圖，又爲例四。

五例者，第一，正切凡一門，曰三十六母音和門。此門於切中字居十之七，三十六母下皆有，式例清整，音聲協和，稍知等韻者皆能之，是爲一切切字之大凡也。

第二，副切凡三門，曰端知類隔門，幫非交互門，精照互用門，音和門之變例也。三十六母部位，惟此十三母重疊排寫出切之字與定音之字，原相參差，但用常法切去，如俗傳等韻直圖，及金口訣公古公官之術，必不可得音，即横圖射標之法，亦屬疑似，不足取信。惟依此門法求之，部位既定，音韻斯出，百不失一也。蓋圖中諸門法，惟此爲難，亦惟此最要。學者熟習於此，以下勢如破竹矣。以上四門行韻與定音俱同等。以下補切凡十三門行韻與定音不同等。

第三，分母補切凡八門，曰知母憑寄門，非母憑寄門，精母憑寄門，照正憑寄門，照下憑寄門，喻母憑寄門，來母憑寄門，日母憑寄門。

第四，諸母補切凡五門，曰通廣門，侷狹門，内外門，一三二一門，三四四三門。

此兩例又副切門之變例也。圖中音韻，原可通融，即依直圖等法求之，亦似得音。但在圖中，出切行韻定音之位，各有參差，不明式例，反致眩惑。蓋此兩例，實多似音和，而形貌各異，必明補切之法，後可定各等之音，須知前圖中開列之字，除端知等十三母外，一與二，三與四，原可通讀，經史中直音，每互用之。又一與三，原有同韻者，即十三母三與四，亦多屬一韻，所由圖中排字，先互有參差也。

第五，總門法補切凡一門，曰十七門開合門，此又總以上各門法之變而通其窮者。蓋圖中所列諸攝，除通江遇効流深六攝獨韻外，止蟹臻山果假宕梗曾咸十攝，開合各有兩幅。門法云：切字之時，或遇空無字，即定音隔章同攝原母等，開取之於合，合取之於開，此法自音和以下，十七門皆有，其所云遇空無字者，非必定然無字，或有字而聲不穩，或似穩而所遇之字，與本字之開合，不同一韻，皆爲無字之例也。且如居萬切音建，建與萬不同韻，建在開口，萬在合口，此即初製反切，與造圖時，差排之故也。此五例十八門之大畧也。此一門行韻與定音又同等。

大抵韻音同等，定音只循行韻之等，韻音不同等，憑寄諸門，定音必憑出切之等，通廣以下諸門，則只以韻之等，與音之等，互相參差而定音也。

圖中四例，一曰提綱，二曰舉例，三曰圖式，四曰釋義。

提綱者何，舉一門法之綱領而提其要也。目無定，横之三十六母，豎之四等，是已。出切云云者，切字之法，每求一字之音，必指定其切之所從出，即如德紅切音東，先於曾攝端母下，取出德字，再查紅字在通攝一等平聲中，其韻之目，原是東字，是爲行韻一東，切與韻相值於一母之下，即定音東韻端母下，亦即爲東字。此音和門法，最易通曉。再以類隔門言之，如都江切音椿，先於遇攝端母下，取出都字，再查江字爲攝首字，屬二等平聲，亦即爲韻首字，是即行韻三江，切與韻相值，如俗下金口訣，當念出一當字音，却緣在疊排知母之下，定音實是椿字，音近七陽韻莊字。此是參差門法，故與音和不同。大抵切字之法，出切必得其母，行韻必得其等，定音則母與等相切而成。舉此兩門餘可類推矣。

舉例者何，圖中所備門法，皆經史中舊有之音切，上提一圖之綱，下即證以某音之字。又必註明其在某攝某母幾等，與出切字某攝某母幾等，行韻字某攝某母幾等，便於查對，且可爲熟習音切之一法也。其有門法中字例不全者，撿舊譜中所傳音切，酌載之以備參考。

圖式者何，全圖之式樣也。四例中，惟此一條頗煩碎，橫分七類，豎分四等，即《指掌圖》原式。圖之上橫列之母，除音和開合兩門外，三十六母字，多不備列，出切之字在某母，則第列某母，且第列一字，以該其類，如類隔門出切只在端母，或知母，則只列端母知母之字，仍其本位，書一端字，或知字，即該透定泥，與徹澄孃之類矣。圖之下，比《指掌圖》却多一排橫列母字，此爲行韻之字母而設，列於下層，別於上層之出切母矣。出切必求其母，行韻第定其等，此一層本可不列，爲熟字母而設，其母之應列某字，不應列某字，亦即倣圖上之例也。至圖之前後，比《指掌圖》又明列一二三四等字，以便醒目。亦仍倣上下排母例，切之等在前，韻之等在後，專屬某等，只列某等，不令混淆。其右上角，左下角之一二三四等字，則又圖上下橫母之等數也。

圖外既清，再細查圖中，其書切字者，出切之位也，韻字者，行韻之位也，音字者，定音之位也。有幾切幾音，則於其母之上下，應屬之等，列幾切字幾音字。有幾行韻亦於其等之次第應屬之母，列若干韻字。切音二字少韻字多，亦有切音字多，韻字少者。或一字而獨居一類之等，或數字而共居一等之類，各有義例，切字時不可不查對分明也。此與提綱一條，均爲全圖之大關目也。

至釋義一條，所以詮釋字義，著明來源，例中詳言之矣。名爲祛疑，兼用補漏，茲不復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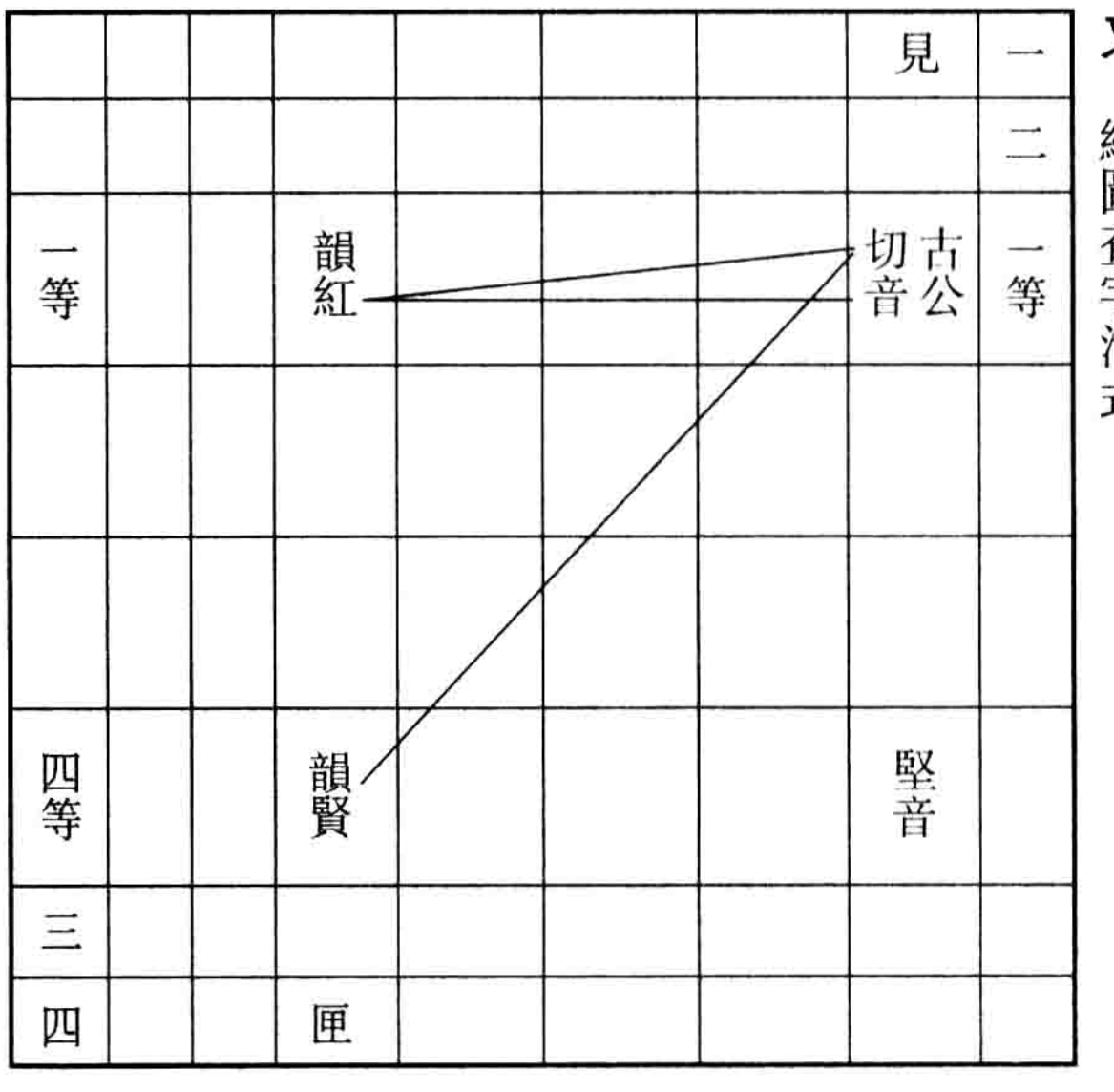
又　十六攝古今韻四聲四等全圖

侷外江	侷通內			
江	鍾	冬	東	平
		一	一	等一
二			二	等二
	三		三	等三
	四		四	等四
講	腫		董	上
	一		一	等一
二				等二
	三			等三
	四			等四
絳	用	宋	送	去
		一	一	等一
二				等二
	三		三	等三
	四		四	等四
覺	燭	沃	屋	入
		一	一	等一
二	二		二	等二
	三		三	等三
	四		四	等四

廣	山			外	臻		通		臻		外	廣	蟹			外	侷遇內		通止內	
先	仙	刪	山	桓	寒	元	魂	痕	殷	文	諄	臻	真	咍	灰	佳	皆	齊	模	虞	魚	微	之	支	脂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銑	獮	潸	産	緩	旱	阮	混	狠	隱	吻	準	軫	軫	海	賄	蟹	駭	薺	姥	麌	語	尾	止	紙	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霰	線	諫	襉	換	翰	願	恩	恨	焜	問	稕		震	代泰	隊	夬卦	怪	廢祭	暮	遇	御	未	志	寘	至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四	四	四
屑	薛	黠	鎋	末	曷	月	沒		迄	物	術	櫛	質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狹咸外								狹深內	狹流內			侷曾內		廣梗外				侷宕內		狹假外	狹果內		廣効外			
嚴	凡	銜	咸	添	鹽	談	覃	侵	侯	幽	尤	登	蒸	青	清	耕	庚	唐	陽	麻	戈	歌	豪	肴	蕭	宵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儼	范	檻	豏	忝	琰	敢	感	寢	厚	黝	有	等	拯	迥	靜	耿	梗	蕩	養	馬	果	哿	皓	巧	篠	小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釅	梵	鑑	陷	㮇	豔	闞	勘	沁	候	幼	宥	嶝	證	徑	勁敬		諍	宕	漾	禡	過	箇	號	效	嘯	笑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業	乏	狎	洽	帖	葉	盍	合	緝				德	職	錫	昔	麥	陌	鐸	藥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又　總圖查字活式



古紅切音公　古字爲出切，紅字爲行韻，公字爲定音。先查古字在遇攝一等見母，再查紅字在通攝一等匣母，橫查至前見母下，即是公字。

古賢切音堅　先查古字在云云，再查賢字在山攝四等匣母，橫查至見母下，即是堅字。此二切音和門法。餘可類推。

又　音和

提綱

出切各攝三十六母各等。行韻各攝三十六母各等。定音原韻攝原母原等。

舉例

德紅切音東。在通攝一等端母，平聲。德字在曾攝一等端母。紅字在通攝一等匣母。

多動切音董。在通攝一等端母，上聲。多字在果攝一等端母。動字在通攝一等匣母。

多貢切音凍。在通攝一等端母，去聲。多字在果攝一等端母。貢字在通攝一等定母。

見母。

冬毒切音篤。在通攝一等端母，入聲。冬字在通攝一等端母。毒字在通攝一等定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三	四
見	見					見	見
端	知					知	端
幫	非					非	幫
精	照					照	精
曉	曉					曉	曉
來	來					來	來
日	日					日	日

此圖各空格中俱有切韻音三字，偏填恐其混目，故特爲註明。

釋義

音和者，音聲協和也。古法雙聲疊韻之説即此，謂如德與東同在一母之下，是謂雙聲。其音協和，故謂音和。疊韻則東與紅一韻是已。餘可類推。舊又有一四四一音和門例，謂一等出切，定音四等，四等出切，定音一等，如古奚切音雞之類，甚多，今併入。

又　類隔上

提綱

出切端四母一四等。行韻各母二三等。定音知四母二三等。

舉例

都江切音椿。在江攝二等知母，都字在遇攝一等端母。江字在江攝二等見母。

丁尼切音胝。在止攝三等知母，丁字在梗攝四等端母。尼字在止攝三等孃母。

丁吕切音褚。在遇攝三等知母，丁字在梗攝四等端母。吕字在遇攝三等來母。

徒減切音湛。在咸攝二等澄母，徒字在遇攝一等定母。減字在咸攝二等見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三	四
						見	
端						曉	來日
		切			切	非	幫
		韻音			韻音	照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釋義

類隔者，謂端透定泥屬舌頭音，知徹澄孃屬舌上音，今以舌頭之音，切舌上之音，此爲種類阻隔而不相同也。出切必在一四等者，端四母原居一四等也。行韻必在二三等者，二三等與一四等類相隔也。若更韻行一四等，則爲音和門例矣。

又　類隔下

提綱

出切知四母二三等。行韻各母一四等。定音端四母一四等。

舉例

直結切音咥。在山攝四等定母。直字在曾攝三等澄母。結字在山攝四等見母。

嘲高切音刀。在効攝一等端母。嘲字在効攝二等知母。高字在効攝一等見母。

女星切音寧。在梗攝四等泥母。女字在遇攝三等孃母。星字在梗攝四等心母。

陟邪切音爹。在假攝四等端母。陟字在曾攝三等知母。邪字在假攝四等邪母。

圖式

一	二	二等	三等		
					見
韻				韻	
韻					

	知	韻音	切	切	韻音
	韻				韻
	韻				韻
一等	韻				韻
四等	韻				韻
三					
四	來		腫	精	幫

釋義

此則以舌上之音，切舌頭之音也。知母原居二三等，故出切亦只有二三等。此與上一章可互看，並一與二連，三與四連，一與二多同韻，三與四多同韻也。韻即古詩韻也。凡圖中有數音字者皆倣此。女星陟邪兩切，舊爲窠切不定門，實同法，今併入。

又　交互上

提綱

出切幫四母一二三四等。行韻有非攝各母三等。定音非四母三等。

舉例

匹尤切音颰。在流攝三等敷母。匹字在止攝四等滂母。尤字在流攝三等喻母。

匹凡切音芝。在咸攝三等敷母。匹字在止攝四等滂母。凡字在咸攝三等奉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韻		韻	
	韻				
				韻	
幫					
		切	切	切韻音	切
					非
	韻			韻	
					知
					見
	韻			韻	
					照

					曉
		韻			來日
		韻		三等	
					三
		韻			四

釋義

交互者，謂重脣出切，定音輕脣，輕脣出切，定音重脣。交互相切也。重脣四等皆有，輕脣只在第三。十六攝原有無非字母者。此一章爲重脣切輕脣，切之等多，韻之等少也。若行韻無非之攝，便是幫等音和門。

又　交互下

提綱

出切非四母三等。行韻各攝各母一二三四等。定音幫四母一二三四等。

舉例

芳杯切音胚。在蟹攝一等滂母。芳字在宕攝三等敷母。杯字在蟹攝一等幫母。

方閑切音班。在山攝二等幫母。方字在宕攝三等非母。閑字在山攝二等匣母。

府巾切音彬。在臻攝三等幫母。府字在遇攝三等非母。巾字在臻攝三等見母。

武移切音彌。在止攝四等明母。武字在遇攝三等微母。移字在止攝四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韻			
	韻			韻	
					見
	非				
	韻音	韻		韻	
					端
	韻音	韻		韻音	
					知
	韻	韻		韻	
					幫
	韻	韻		韻	
					精
	韻	韻		韻	
					照
	韻	韻		韻	
					曉
	韻	韻		韻	
					來日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三	四

釋義

此爲輕脣切重脣，切等少，韻等多也。三等有非母，故行韻多在一二四等。在有非攝三等，則爲音和。在有幫攝三等，則自爲三等交互矣。綱於三字，圖於三等中韻音字，俱用偏註，爲別乎非母也。

又　互用上

提綱

出切精五母一四等。行韻各母二等。定音照五母二等。

舉例

則減切，音斬。在咸攝二等照母。則字在曾攝一等精母。減字在咸攝二等見母。

子鑑切，音蘸。在咸攝二等照母。子字在止攝四等精母。鑑字在咸攝二等見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四等			
精		韻			見		四
		韻		知		三	
		韻			幫		
		韻音		照			
		切		切			
		韻			曉		
		韻			來		
		二等		三		四	

釋義

互用者，謂但是精母等字爲切，韻逢各母二等，是爲照母，便切照母字。照母一等字爲切。韻逢各母一等，爲精母，便切精母字。是切與韻互相爲用也。此一章精母出切，行韻不及三等者，又別爲振救門也。振救門，今改爲精母憑寄門。

又　互用下

提綱

出切照五母二等。行韻各母一等。定音精五母一等。

舉例

士垢切，音鯫。在流攝一等從母。士字在止攝二等牀母。垢字在流攝一等見母。

山孤切，音蘇。在遇攝一等心母。山字在山攝二等審母。孤字在遇攝一等見母。

圖式

一	二		二等					
		韻					見	
		韻					端	
		韻					幫	
	照	韻音	切				精	
		韻					曉	
		韻					來	
		一等				三	四	

釋義

解見上章。出切不及三等，別乎寄憑也。行韻不及二三四等，二等爲音和，三等四等爲正憑也。

又　知憑

提綱

出切知四母三等。行韻精五影喻共七母四等。定音知四母三等。

舉例

陟遥切，音朝。在效攝三等知母。陟字在曾攝三等知母。遥字在效攝四等喻母。

敕宵切，音超。在效攝三等徹母。敕字在曾攝三等徹母。宵字在效攝四等心母。

直一切，音秩。在臻攝三等澄母。直字在曾攝三等澄母。一字在臻攝四等影母。

女容切，音濃。在通攝三等孃母。女字在遇攝三等孃母。容字在遇攝四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知		切音					

	韻	非	幫		
精	韻	切音	照		
	韻	曉			
	韻	來日			
	三等	三	四		

釋義

舊名振救門，謂但是精等爲切，行韻第三，並切第四，是爲振舉其綱領。整其三四，救護精等之位，精等字少故也。實亦憑寄義也。出切在四等，與通廣門微別。行韻必三等，又與互用門不同矣。

又　照正

提綱

出切照五母二等。行韻各母三四等。定音照五母二等。

舉例

鉏弓切，音崇。在通攝二等牀母。鉏字在遇攝二等牀母。弓字在通攝三等見母。

士魚切，音鉏。在遇攝二等牀母。士字在止攝二等牀母。魚字在遇攝三等疑母。

疏夷切，音師。在止攝二等審母。疏字在遇攝二等審母。夷字在止攝四等喻母。

側羊切，音莊。在宕攝二等照母。側字在曾攝二等照母。羊字在宕攝四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二等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照	非	知	照
切音					
	照	精	幫	端	曉

	韻	韻			
三等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照	韻	韻	韻	韻
切音					
	精	幫	端	曉	來

舉例

行韻一等爲互用門，二等爲音和門。此章行韻三等四等，亦是正齒與齒頭音，然只憑爲切之等，定二等正齒之音，故曰正音憑切。正音者，正齒音也。下章照下憑切，正齒爲上，齒頭爲下也。

又　照下

提綱

出切照五母三等。行韻各母一四等。定音照五母三等。

舉例

昌紿切，音茝。在蟹攝三等穿母。昌字在宕攝三等穿母。紿字在蟹攝一等定母。

職容切，音鍾。在通攝三等照母。職字在曾攝三等照母。容字在通攝四等喻母。

尺絹切，音釧。在山攝三等穿母。尺字在梗攝三等穿母。絹字在山攝四等見母。

圖式

釋義

此言三等爲切，便切第三，雖寄於一四之韻，只憑爲切之等，與正憑等第不同而法同，皆爲互用門之別例，猶振救之於精等也。韻不及二

等，二等則切二等。一名寄正音和門，與音和門同法。不另列。

又　喻上

提綱

出切喻母三等。行韻各母四等。定音喻母三等。

舉例

于戛切，音棫。在梗攝三等喻母。于字在遇攝三等喻母。戛字在梗攝四等清母。

于聿切，音鷸。在臻攝三等喻母。于字在遇攝三等喻母。聿字在臻攝四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韻	韻	韻	韻
喻			切音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四等	三	四					
				見	端	幫	精
				來	曉		

釋義

喻母憑寄者，曉匣一類。喻母下惟三四等字多。三等切爲覆，四等切爲仰。仰覆之間，只憑爲切之等也。此一章是覆憑，是以三等定音之字，下而寄韻四等也。

又　喻下

提綱

出切喻母四等。行韻各母三等。定音喻母四等。

舉例

余招切，音遥。在効攝四等喻母。余字在遇攝四等喻母。招字在効攝三等照母。

餘封切，音容。在通攝四等喻母。餘字在遇攝四等喻母。封字在通攝三等非母。

以戎切，音融。在通攝四等喻母。以字在止攝四等喻母。戎字在通攝三等日母。

余陵切，音蠅。在曾攝四等喻母。余字在遇攝四等喻母。陵字在曾攝三等來母。

圖式

一	二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韻
喻								
				韻	韻	韻	韻	韻
四等	三	四						
				見	知	非	照	幫
				來日	曉	幫	照	曉

釋義

此一章是仰憑，又是以四等定音之字，上而寄韻三等，故只憑四等爲切也。與上章原一順一逆法。

又　來憑

提綱

出切來母三等。行韻精五喻一母四等。定音來母三等。

舉例

力遂切，音類。在止攝三等來母通門。力字在曾攝三等來母。遂字在止攝四等邪母。

力小切，音燎。在効攝三等來母廣門。力字在曾攝三等來母。小字在効攝四等心母。

良獎切，音兩。在岩攝三等來母侷門。良字在宕攝三等來母。獎字在宕攝四等精母。

力鹽切，音廉。在咸攝三等來母狹門。力字在曾攝三等來母。鹽字在咸攝四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四等	三	四							
韻		喻			韻				
切音									
來									

釋義

來母下，四等字少，三等字多，故韻行四等，出切定音，都只在三等也。精五母，只有四等，喻一母，三等字少，四等字多，故行韻多及之也。後侷狹門各母，亦同此法。此則通廣門皆用之矣。

又　日憑

提綱

出切日母三等。行韻各母一四等。定音日母三等。

舉例

如融切，音戎。在通攝三等日母。如字在遇攝三等日母。融字在通攝四等喻母。

汝鹽切，音髯。在咸攝三等日母。汝字在遇攝三等日母。鹽字在咸攝四等喻母。

如亥切，音疕。在蟹攝三等日母。如字在遇攝三等日母。亥字在蟹攝一等匣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四等	三	四							
韻		見			韻				
切音									
日									

釋義

十六攝中，日母下，只山攝二等有一聲字，餘則俱在三等，故門法如此，與前非憑章同。此是以日母出切之字，除本等音和外，不論一二四等，俱憑原切之三等而定音也。韻不及二等，日母字，二與三無同韻也。

又　通廣

提綱

出切見四幫四非四曉匣影一十。五母等。止臻二攝爲通。行韻通廣門知四照五來日十一。母三等。蟹山効梗爲廣。定音見四幫四曉匣影十一。母四等。

舉例

渠脂切，音祁。在止攝四等羣母通。渠字在遇攝三等羣母。脂字在止攝三等照母。

毗忍切，音牝。在臻攝四等並母通。毗字在止攝四等並母。忍字在臻攝三等日母。

芳連切，音篇。在山攝四等滂母廣。芳字在岩攝三等敷母。連字在山攝三等來母。

許椽切，音儇。在山攝四等曉母廣。許字在遇攝三等曉母。椽字在山攝三等澄母。

圖式



釋義

通廣者，謂韻行三等，宜切三等，却以字多之三等音通廣之及於字少之四等音，故定音四等也。蓋脣牙喉下，三等與四等同音，故圖中門法多用此。此章韻用知照來日者，知照有三等，無四等，來日三等多，四等少也。非字用交互門法，與彼處微別。彼音韻同等，此韻三音四，不同等也。

又　侷狹

提綱

出切見四幫四非四曉匣影一十五。母等。通遇宕曾攝爲侷。行韻侷狹門精五喻一母四等。果假流深咸爲狹。定音見四幫四非四曉匣影一十五。母三等。

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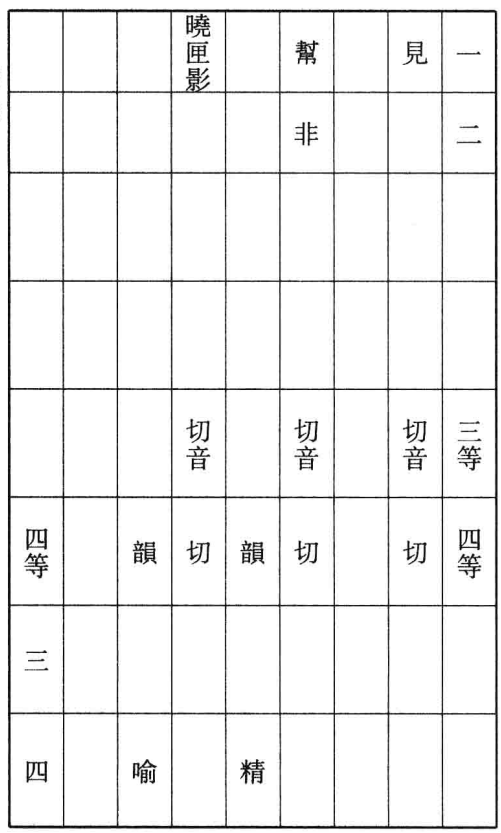
九容切，音恭。在通攝三等見母侷。九字在流攝三等見母。容字在通攝四等喻母。

房用切，音奉。在通攝三等奉母侷。房字在宕攝三等奉母。用字在通攝四等喻母。

許由切，音休。在流攝三等曉母狹。許字在遇攝三等曉母。由字在流攝四等喻母。

於心切，音陰。在深攝三等影母狹。於字在遇攝三等影母。心字在深攝四等心母。

圖式



釋義

此章却韻行四等，定音三等，蓋三等字多，四等字少。定音三等，四等之侷者長，狹者寬矣。韻用精喻母，精無三等。侷狹門中喻母字，三等少，四等多也。非字母上章舉例用交互法，此章用音和法不拘。來憑亦同此法，但彼處通廣門兼用之門法，故宜另出。

又　內外

提綱

出切見端知幫非曉來日二十六母。各等。通止遇果宕曾流深爲內。行韻內外八攝照五二等。江蟹臻山効假梗咸爲外。定音見知幫曉來日一十八母。〇三二等。

舉例

良士切，音里。在止攝三等來母內。良字在宕攝三等來母。士字在止攝二等牀母。

彼側切，音逼。在曾攝三等幫母內。彼字在止攝三等幫母。側字在曾攝二等照母。

古雙切，音江。在江攝二等見母外。古字在遇攝一等見母。雙字在江攝二等審母。

胡讒切，音咸。在咸攝二等匣母外。胡字在遇攝一等匣母。讒字在咸攝二等牀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見		切	切	切音	切		
端	知	切	切	切音	切		
幫	非	切	切	切音	切		
			韻			照	
曉		切	切	切音	切		
來日		切	切	切音	切		
			二等			三	四

釋義

內三外二門者，十六攝原分內外，其法俱以照下二等爲韻，餘各母各等，皆可出切，內轉二等。除照母下，餘皆無字，如韻行內轉之攝，即切三等，是爲內三。外轉二等有字，韻行外轉之攝，即切二等，是爲外二也。圖式不列外轉，外轉與音和門同法，不另出。

又　一三

提綱

出切見幫非曉一十六母三等。行韻十六攝各母一等。定音見幫非曉一十六母三等。

舉例

馮貢切音鳳。在通攝三等奉母前三。馮字在通攝三等奉母。貢字在通攝一等見母。

縛謀切音浮。在流攝三等奉母前三。縛字在宕攝三等奉母。謀字在流攝一等明母。

許戈切音靴。在假攝三等曉母就形。許字在遇攝三等曉母。戈字在果攝一等見母。

無缽切，音韈。在山攝三等□母就形。無字在遇攝三等微母。缽字在山攝一等幫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見		韻					
		韻					
幫		韻	切音				
		韻					
曉		韻	切音				
		韻					
			一等			三	四

釋義

三等出切，一等行韻，三等定音，舊名就形門。單以通流二攝中非一類言之，則爲前三門，寔一法也。今併爲一三三一門。此章韻一音三，是爲一三，下章韻三音一，是爲三一。切三韻一音三，前照下憑寄中，亦有此法。但彼單以照五母言，且與韻四同用，自微有別。

又　三一

提綱

出切幫四母一等。行韻通流二攝各母三等。定音幫四母一等。

舉例

謨中切，音曹。在通攝一等明母後一。謨字在遇攝一等明母。中字在通攝三等知母。

莫鳳切，音夢。在通攝一等明母後一。莫字在宕攝一等明母。鳳字在通攝三等

奉母。

莫浮切，音謀。在流攝一等明母後一。莫字在宕攝一等明母。浮字在流攝三等奉母。

莫六切，音目。在通攝一等明母後一。莫字在宕攝一等明母。六字在通攝三等來母。

圖式

一	二	一等					
幫		切音					
			韻	韻	韻	三等	
			見	知	照	曉	來日	四

釋義

此即舊法中後一門也。亦口口幫母憑寄。韻用通流二攝與前三門同。前三韻一音三，此章韻三音一，故又爲三一，寔與上章同一門也。切用幫母，韻必通流，此章專爲後一，無就形法也。前三門者，三等出切，三等定音，爲前一章。後一門者，一等出切，一等定音，爲後一章也。就形云者，一等行韻，卻就三等出切之形定音也。

又　三四

提綱

出切見幫曉匣影來母等。行韻各母三等。定音見幫曉匣影來母四等。

舉例

卑義切，音臂。在止攝四等幫母。卑字在止攝四等幫母。義字在止攝三等疑母。

伊入切，音揖。在深攝四等影母。伊字在止攝四等影母。入字在深攝三等日母。

昆往切，音騧。在宕攝四等並母拗立開合。昆字在止攝四等並母。往字在宕攝三等喻母。

圖式

一	二	三等	四等				
見		切韻	切音				
		韻		知			
幫		切韻	切音				
		韻		照			
曉匣影		切韻	切音				
來		切韻	切音				
		三等		三			
							四

釋義

臂字在通門，韻類不符。揖字在狹門，等第又別。大抵十六攝中字，除疊排母外，三與四俱爲同音。前通廣諸法，舉其大綱，未能該備，故立此三四四三門，以補諸法之所不及。又舊有拗立音和門法，惟侷狹攝用之，亦即此一法也。今併附入。

又　四三

提綱

出切見幫曉匣影來日母等。行韻各母四等。定音見幫曉匣影來日母三等。

舉例

彼役切音碧。在梗攝三等幫母開合。彼字在止攝三等幫母。役字在梗攝四等喻母。

練結切音捩。在山攝三等來母。練字在山攝四等來母。結字在山攝四等見母。

圖式



釋義

上章韻三音四。此章韻四音三切必見幫等母者，見幫等三四同音也。來日前已有憑寄，此又補所未備也，與上章同一例，從舊音切。擬增此門法，姑列之，以俟訂正。

又　開合

提綱

出切三十六母各等。行韻各母各等無字。定音隔章同攝母等。

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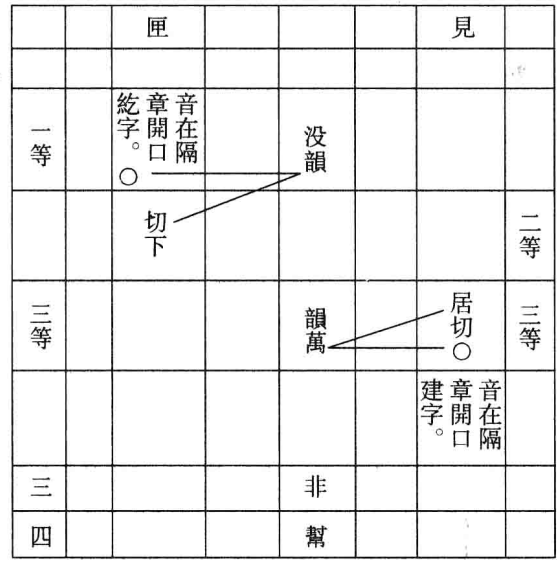
永兵切，音榮。在梗攝三等喻母合口。永字在梗攝三等喻母合口。兵字在梗攝三等幫母開合。

下没切，音紇。在臻攝一等匣母開口。下字在假攝二等匣母開口。没字在臻攝一等明母合口。

符咸切，音凡。在咸攝三等奉母非憑。符字在遇攝三等奉母合口。咸字在咸攝二等匣母。

毘往切，音騯。在宕攝四等三四。毘字在止攝四等並母。往字在宕攝三等喻母。

圖式



釋義

開合門者，謂各母各等出切，倘逢各母各等遇空，或有字不穩，即宜開取之於合，合取之於開，如居萬切，本在合口攝，却音開口攝建字是也。此法諸門中皆有之，如符咸切是非憑門開合，毘往切是三四門開合，是也。

清・龐大堃《等韻輯略》卷上《門法總圖》

見溪郡疑	端知透徹定澄泥娘
音和空開合下倣此	端二三類隔
知一四類隔	
一空憑切	知一四類隔齒喉四憑切空類隔
	端二三類隔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精照 清穿 從狀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幫輕脣類隔通流三憑切	精二類隔三振救	古法空切匣	古法空切泥
幫輕脣類隔	照一類隔三憑切	古法空切匣	古法空切娘
幫一空憑切輕脣類隔　非重脣類隔一空憑切通流一憑切	照一四憑切	一空憑切　古法空切喻四憑切	齒喻四憑切一二四憑切
幫輕脣類隔	精二類隔三憑切	古法空切喻三憑切	古法空切泥

清・張畊《切字肆考》 温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旁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劉士明作《切韻指南》，製門法十三條：一音和，見溪羣疑四母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二等三等四等隨韻取各等中字。如見類端類幫類精類曉類及來母二十二母一等出切，行韻至諸母四等，即隨韻取四等中字。四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即隨韻取一等中字。所謂一四四一音和也。二類隔，端類一等四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二等三等，即隨韻取知類等中字。三窠切，四輕重交互，幫類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三等，即取非類三等中字。惟通止遇臻山宕流咸八攝內非類三等有字，即用此法。非類三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二等四等，即取幫類一等二等四等中字。五振救，六正音憑切，七精照互用，照類二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即取精類一等中字。八寄韻憑切，九喻下憑切，十日寄憑切，日三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二等四等皆取日三等中字。十一通廣，十二侷狹，見類幫類非類及曉匣影一十五母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出切，行韻至精類喻母四等，并取見幫非曉四等中字。十三內外。見類端類知類幫類非類曉類及來日二十六母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出切，行韻至照類二等。在內八攝中，即取見端知幫非曉來日二等中字。在外八攝中，即取見端知幫非曉來日二等中字。真空續之以麻韻不定等門，知類三等出切，行韻至精類曉類四等，固當依窠切法取三等中字，若詳開合無字，可隨韻取四等中字。前三後一門，寄正音和門，照類三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二等，即隨韻取照類二等中字。就形門，創立音和門，見類幫類曉匣影此一十一母出切在侷狹攝內，行韻至諸母三等，當取見幫曉三等中字，若詳三等開合無字，即取四等中字。開合門，通廣侷狹門。來母三等出切，行韻至精清從心邪喻六母四等，並取來三等中字。

喻下三等出切，行韻至諸母四等，仍取喻三等中字，是切覆也。四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三等，仍取喻四等中字，是切仰也。如于敏切隕字，以然切延字之類。喻下憑切。

知類三等出切，行韻至精類曉類四等，仍取知類三等中字，如直容切重字之類。窠切。

精類照類〇三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一等四等并仍取三等中字，如尺容切衝字，昌紿切茝字之類。寄韻憑切。一等四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三等，并取四等中字，如在呂切咀，字息弓切崧字之類。振救。二等出切，行韻至諸母三等四等，并仍取二等中字。如初寺切廁字之類。正音憑切。○按遇攝二等出切，行韻至本攝精類一等，仍取二等中字，如楚徂切初字，狀祚切助字之類。見類幫類非類及曉匣影一十五母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出切，行韻至知類照類及來日三等在通門廣門，并取見幫非曉四等中字，如巨支切祇

字，彌鄰切民字，符真切頻字，休正切夐字休夐皆合口呼。此上切法，故用開合門調劑。之類。通廣。

清・王澍《韻學指南・畧例》 分等第法

端精二位兩頭居，知照中間次第呼，來曉見幫居四等，輕脣三等外全無。

一等二等開口音，所謂開口正韻也。

三等四等齊齒音，所謂開口副韻也。

一等二等合口音，所謂合口正韻也。

三等四等撮口音，所謂合口副韻也。

清・陳澧《切韻考外篇》卷三《後論》 知三母字，古音讀如端三母。非四母字，古音讀如幫四母。切語上字，有沿用古音者，宋人謂之類隔。《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一條。《四聲等子》遂立門例，其一條云：端知八母下一四歸端，二三歸知。又云：以符代蒲，其類奉竝。以無代模，其類微明。明僧真空作《門法玉鑰匙》，又增減之爲十三條。方素北《古今釋疑》云：詳其所以立門法者，乃見孫愐切腳不合而不敢議之，故强爲此遷就之説。澧案此説是也。作門法者，本欲補救等韻之病，而適足以顯等韻之病，其不敢議古人不合，是其謹慎，然如《廣韻》書中不改舊切，但於卷末記所當改之字，亦何嘗非謹慎乎。邵光祖《切韻指掌圖・檢例》用《廣韻》卷末之法臚列百餘字，云椿字元是類隔都江切，今改爲音和知江切。皮字符羈切，今改爲竝羈切。他皆倣此。然光祖但改二字，其餘不改。今盡列而改之，并注明字母，以便於尋覽，則所謂門法者可以删除，不致轇轕徒亂耳目矣。

椿陟江切。知。　紬直僞切。澄。　貯陟吕切。知。　滯直例切。澄。　窡陟滑切。知。　鷄陟刮切。知。　罩陟教切。知。　觰陟賈切。知。　掌丑孟切。徹。　瑒直杏切。澄。　勦陟力切。知。　湛直減切。澄。　以上《廣韻》切語上字用端三母字，今改知三母字。泥孃二母，今音難分，《養新録》考古音謂舌音類隔之説不可信，亦不考泥孃二母字。澧謂此二母之分本可疑，如尼字不入泥母而入孃母，農字入泥母，而醲字入孃母，更無古音今音之可言矣。故今置之不論也。

卑博移切。幫。　鈹匹羈切。滂。　皮蒲羈切。竝。　陴蒲支切。竝。　彼博委切。幫。　悲博眉切。幫。　丕匹悲切。滂。　毗蒲脂切。竝。　邳蒲悲切。竝。　鄙博美切。幫。　否蒲鄙切。竝。　辟博賣切。幫。　庀博卦切。幫。　陪蒲來切。竝。　彬博巾切。幫。　頻蒲真切。竝。　貧蒲巾切。竝。　忞匹刃切。滂。　弼蒲密切。竝。　奔博悶切。幫。　媻蒲閑切。竝。　編博典切。幫。　篇匹連切。滂。　便蒲連切。竝。　辯博免切。幫。　褊博緬切。幫。　辯蒲蹇切。竝。　徧博見切。幫。　瞥匹滅切。滂。　飄博遙切。幫。　鑣博驕切。幫。　嘌匹招切。滂。　瓢蒲霄切。竝。　縹匹沼切。滂。　摽蒲少切。竝。　裱博廟切。幫。　皰蒲教切。竝。　縛蒲臥切。竝。　閍博盲切。幫。　兵博明切。幫。　磅匹庚切。滂。　平蒲兵切。竝。　并博盈切。幫。　倗蒲正切。竝。　僻匹辟切。滂。　擗蒲益切。竝。　甓蒲歷切。竝。　凭蒲冰切。竝。　堛匹逼切。滂。　愎蒲逼切。竝。　崩博陵切。幫。　倗蒲鄧切。竝。　以上《廣韻》切語上字用非三母字，今改幫三母字。

彌莫移切。靡莫彼切。眉莫悲切。美莫鄙切。浼莫罪切。珉莫巾切。泯莫盡切。楣莫元切。鸍莫板切。緜莫延切。免莫辨切。滅莫列切。苗莫濃切。眇莫沼切。麼莫果切。盲莫庚切。明莫兵切。皿莫永切。瞑莫幸切。名莫并切。昞莫迸切。窘莫逼切。瞢莫登切。幗莫互切。莓莫救切。嘿莫侯切。繆莫彪切。姏莫甘切。以上《廣韻》切語上字用微母字，今改明母字。

又有《廣韻》切語上字用幫三母字，而其字之切語上字則系聯於非三母者，如陂彼爲切屬幫母，而彼甫委切甫字則屬非母。澧爲内篇以《廣韻》切語編爲表，今爲外篇與内篇相承，亦以陂彼列於非母，然當識其爲幫母，故今每字注字母以明之，不厭其贅也。

陂幫俾幫被竝婢竝臂幫賁幫帔滂髮竝避竝匕幫痹幫祕幫鼻竝備竝蔽幫嬖竝賓幫牝竝儐幫必幫筆幫邲竝鞭幫鴘滂變幫便竝卞竝鷩幫別竝表幫薦竝驃竝霸幫騛竝丙幫柄幫病竝槾竝餅幫摒幫辟幫碧幫丫幫砭滂凭竝逼幫

端三母與知三母，幫四母與非四母，謂之類隔而相補猶可也。精五母照五母，則非類隔也。等韻家謂精五母無二等三等，照五母無一等四等而以之相補，然如鑑韻覱字二等而子鑑切屬精母，夬韻啐字二等而蒼夬切屬清母，安得云精五母無二等乎。盍韻譮字一等而章盍切屬照母，厚韻鯫字一等而仕垢切屬牀母，敢韻灛字一等而賞敢切屬審母，齊韻栘字四等而成臡切屬禪母，安得云照五母無一等四等乎。於是作門法者設爲振救門，正音憑切門，精照互用門，寄韻憑切門，因有不合而立一

門，又有不合又變爲二門三門，輾轉轇轕，不可究詰矣。今不録其説。

清・張楚鍾《字學韻學》 反切　字無共音，而用反切，猶數不受除，而用命分。數之有命分，以上下位併得中閒也。一閒横亦止，有一二位則横亦不定也。字之有反切，以此之上位，彼之下位，併得中行之上位下位也。二位則横止有一各一位則横不定也。一閒者，一一二也。二位者，一二一也。各一位者，二一一也。切音者，以二點夾一點，實以二線夾一點。一標一箭以切音，猶二率三率所切之字，猶四率切音，與上字共母，與下字共韻，猶四率與三率共原數，與二率共乘數，上下二字母韻皆殊。若或共母，則切出之字與下字母韻皆共。若或共韻，則切出之字與上字母韻皆共。母與清濁皆從上一字，韻與開合四聲四等皆從下一字。叶韻者，各母各韻之字，使之各母共韻，不必别覓反切，但以本字之母上下句末字之韻切之即得。雙聲共上字，疊韻共下字，二字皆不共者，又可反覆互切。及門蕭顯玨嘗演反切二圖，録存於左。

東公　此四字横共母，直共韻，斜
當光　倒順唸之，凡得反切四式。

東通公　此九字亦横共母，直共韻。凡爲大正方者一，爲小正方者四，爲長方者四，斜倒順唸之，凡得反切三十六式。
多拖戈　若横直行數更多，則爲各種正方長方亦愈多，而得式亦愈多矣。
當湯光

清・陳錦《切音蒙引・凡例》 《唐韻》《廣韻》隔類相切，或以輕脣之音，而切重脣之字，如標用甫遥切，飄用撫招切，未能一律音和。今略去類隔，專從《集韻》《韻會》音和門法，標用卑遥切，飄用紕招切。又有上一字用本母，而不分粗細，下一字用本韻，而不辨開合，如丁用當經切，癁用丁賀切，雖屬音和，亦爲未當。今定上一字必用本母本等，如丁用顛經，癁用都賀之類。下一字必用本韻本呼，如曠用若潢，建用居健之類。其有即用本母本音爲上一字者，如舉反居許，許反虚吕，抽反丑鳩，到反刀號之類。雖亦本《集韻》《韻會》，於法究屬稍疏。今另製反切，爲初學入門蹊徑，並于眉列加註，以便省覽。

又《標箭掌圖》 訣曰：音由母出，韻以母從。會而爲圖，一横一縱。縱横相值，的在箇中。韻與箭合，音與標同。雙聲疊韻，急讀爲功。同標異箭，變不離宗。同箭異標，馬牛其風。按圖索驥，敢告童蒙。

又《詩韻釋音》卷首 江慎修《四聲切韻表》獨規切音之全，學者奉爲圭臬。其法分開合二呼，呼分四等，共析爲一百有四類，節目較多，未能盡讀。是圖於每呼四等中，分一二等爲開口合口呼，三四等爲撮口齊齒呼，皆從見字母起共八類，撮舉江表元寒删先鹽咸等韻易讀之字而發其凡，不足借用仄聲，由此尋繹，類推之於反切，已得其綱要。

開口呼者，張口而得音也。故爲開口正音。合口呼者，閉口而得音也。故爲合口正音。齊齒呼者，張口而又齊齒也。故爲開口副音。撮口呼者，籠口而得音也。故爲合口副音。副音多三四等字者，聲之細也。正音多一二等字者，聲之洪也。

舌頭無二三等字，舌上無一四等字，合爲一類而四等始全。齒頭與正齒亦然。等韻有併而爲一者，謂夫舌頭之二三等即舌上，舌上之一四等即舌頭也。

《唐韻》《廣韻》舊例有以輕脣重脣舌頭舌上正齒齒頭互切者，皆謂之類隔，讀者苦之。是書逐字改正，説詳序列。

舊例輕脣齊齒呼汎梵芳房等字，以今音度之，皆成開口。撮口呼風馮孚符等字，以今音度之，皆成合口。書中未敢遽行改正，姑仍其舊，讀者審之。

呼等圖横讀

	開口呼正音	齊齒呼開口副音	合口呼正音	撮口呼合口副音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牙音 見四等俱有	干歌寒	姦格删	官古丸	關瓜還
	刊可寒	慳客山	寬苦丸	圈去員
羣三四等字	●	●	●	●
疑四等俱有	豻俄寒	顏額删	刓吾丸	頑瓦鰥
舌頭 端一四等字	丹多寒	●	端都官	●
透一四等字	灘他寒	●	湍他端	●
定一四等字	壇駝寒	●	團度官	●

	勸居員	涓訣懸
	○誇還	卷去員
	●	權巨員
	頑瓦鰥	元逆袁
	●	○丁淵
	●	○汀淵
	●	○亭淵

泥一四等字	難那千	●	●	年你顛
舌上				
知二三等字	●	儃椿山	邅張然	●
徹二三等字	●	屪詫潛	覘丑廉	●
澄二三等字	●	獑茶山	纏直連	●
娘二三等字	●	鼷拏山	黏尼廉	●
重脣				
幫四等俱有	○博寒	○巴山	變鄙卞	鞭臂延
滂四等俱有	○粕寒	○葩山	鴘披免	偏譬延
並四等俱有	扶薄旱	○爬山	辨皮免	便毗延
明四等俱有	○莫寒	○麻山	免敏辨	緜彌延
輕脣				
非三等字	●	●	胈方犯	●
敷三等字	●	●	汎芳梵	●
奉三等字	●	●	梵房汎	●
微三等字	●	●	瑗亡凡	●
齒頭				
精一四等字	籤作千	●	煎子仙	鑽祖官
清一四等字	餐倉安	●	遷七延	鋑措官
從一四等字	殘藏安	●	錢情仙	攢徂官
心一四等字	跚索千	●	仙相延	酸素官
邪四等字	●	●	涎邪延	●
正齒				
照三三等字	●	覽側巉	旃之連	●
穿三三等字	●	攙測巉	燀昌連	●

	溪奴官	●	●	○你淵
	●	豻卓幢	囀豬眷	●
	●	○詫還	猿樗員	●
	●	○濁還	椽除員	●
	●	妋搦還	瞬女兗	●
	●	般補官	班邦還	○鄙員
	○	潘普官	攀拍還	○披員
	○	盤蒲官	胖龐還	○皮員
	○	漫謨官	蠻麻還	○敏員
	●	藩夫袁		●
	●	翻孚袁		●
	●	煩符袁		●
	●	樊武袁		●
	●	鐫諏緣		●
	●	鋑取緣		●
	●	全聚緣		●
	●	宣須緣		●
	●	旋徐宣		●
	●	詮阻還	專諸員	●
	●	狷初綄	穿處員	●

牀二三等字	●	巉查衫	○舌連	●
審二三等字	●	衫色巉	羶式連	●
禪三等字	●	●	蟬市連	●
喉音				
曉四等俱有	鼾呵干	蜭赫讒	嗎希焉	顯馨典
匣一二四等	寒何干	閒項山	●	賢刑田
影四等俱有	安阿干	殷黯山	蔫倚虔	煙因田
喻三四等字	●	焉尤虔	延夷仙	●
半舌				
來四等俱有	闌羅干	斕犖山	連離焉	憐靈延
半齒				
日三等字	●	●	然日連	●

	●	撰雛綄	船除川	●
	●	栓數還	巽書舛	●
	●	遄殊員		●
	●	歡呼官	豕化還	觶許員
	●	桓胡官	還華關	●
	●	剜烏官	彎蛙關	溈於員
	●	員于權		緣俞涓
	●	鸞路官	巒犖頑	攣吕員
	●	塊如員		●

是圖就開合口各分四等，舉一字以實之，無其字則誌以○，加註反切，併無其音則誌以●。

案呼等亦權輿漢學。《吕氏春秋》《淮南子》高誘註已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稱，歷齊梁迄唐宋，韻學全備。司馬温公《切韻指掌圖》、劉士明《切韻指南》論反切者始兼及於呼等，並有《四聲等子》《等切元聲》諸書相繼而起，要皆推本温公，其法以三十六字母爲綱，某母全備四等，某母只有某等，知其母之等，則所紐之字之等胥在其中，亦至明且盡矣。《音韻闡微》一書，謂舊分開合口二呼，每呼四等，近由開口分出齊齒呼，合口分出撮口呼，則每呼只有二等，故其書每韻先以字母爲次，每母再以等子爲次，而各註某呼於其下，讀者以《指掌》爲經，以《闡微》爲緯，既得某母某等之分，即知某韻某等之别，又案今韻凡平聲某韻某等者，其上去入等子大都相同。自《唐》《廣》以至劉淵分韻之初，區别等子，紉密至此，學者試細研之。

呼等歌訣

爭道牙喉四等全，就中匣喻等猶偏。重脣半舌亦全等，半齒輕脣三等專。舌上二三同正齒，舌頭一四齒頭連。因呼辨等非難事，試讀温公

《指掌》篇。

又　掌訣一合口呼

異箭同標之圖都農反。都蓬反。東

右手自右起數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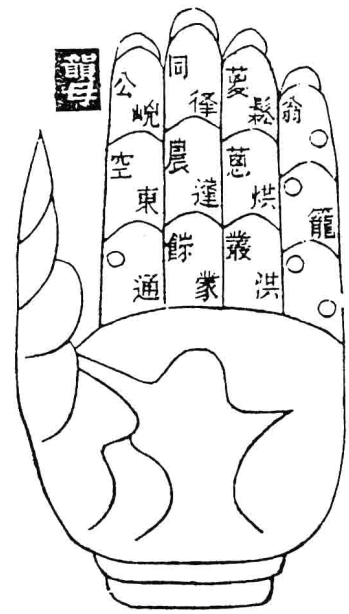
都胡盧之韻母，須知其爲姑。

東農蓬叢籠之韻母，須知其爲公。

韻母姑音母見牙　枯溪　○羣　吾疑　標都端舌頭　珍透　徒定　奴泥　逋幫重脣　鋪滂　蒲並　模明　異標同箭之圖胡叢反洪。盧叢反籠。

韻母公　空　○　峴　東的　通　同　農箭　餗　徖　蓬箭　蒙

左手自左起數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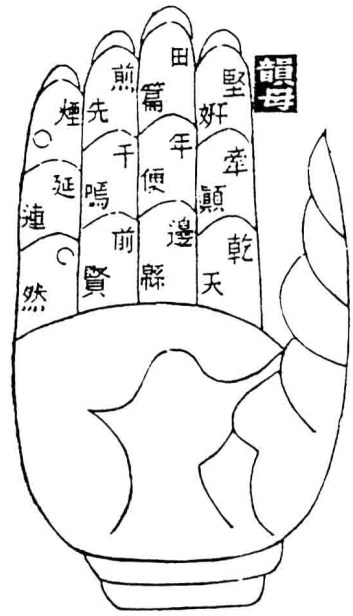
掌圖亦本於司馬温公，但必以拇指指四指而後得其部位。一指之中，又必以參差分兩位而後得其確數，故就舊圖小變之。

租　精齒頭　蔥　麤　清　叢箭　徂　從　鬆　蘇　心　烘　呼　曉喉音　標胡匣　洪的　烏　影　翁　○　喻　○　○　○　敷輕脣　○　○　○　徵　標盧ㄴ來半舌　籠的　○　日半齒　○

掌訣二齊齒呼

異箭同標之圖田疑反田皮反題

右手自右起數標



田先連之韻母，須知其爲堅。
疑題皮西伊黎之韻母，須知其爲饑。熟讀自知。

韻母堅音母見牙
牽溪
乾羣
妍疑
顛端舌頭
天透
標田定年泥邊幫重層
篇滂
便並
緜明
異標同箭之圖先伊反西。連伊反黎。
左手自左起數箭

韻母饑
谿谿
奇羣
疑箭
低
梯
題的
泥
卑
批
皮箭
迷



煎 精齒頭
千 清
前 從
標先心西的
嘴 曉喉音
賢 匣
煙 影
延 喻
○ 敷輕脣
○ 微
標連來半舌黎的
然 日半齒
○

濟
妻
齊
兮
伊箭
移
○
○

的者何。所切字也。標者何。切母也。反切中上一字。箭者何。切腳也。反切中下一字。字母者音首，韻母者韻首也。圖中橫列相聯者韻同也。直行相貫者音同也。法以右手大指數標韻母至標爲第幾位，按定勿動，再以左手大指數箭韻母至右指所按部位，即其的。凡的與箭必同，橫列同列故同韻與標必同，直行同行故同母，同箭異標故的異，異箭同標故的同。學者必逆數而知標箭之韻，乃順數而知的之音。爰繪圖如右。

清・佚名《四聲韻母》 讀韻法　讀韻之法，必須首提字母。字母

到口，餘自因之而成誦。此所謂音韻之學，人人可能也。

上隔標指訣　上標隔來似水流，可比清波繞瀛洲。一位便向十三走，二位當把十四求。逢三空了向十五，四位讀到十六頭。五位還有十八會，六與十九任優游。七位宜在廿七取，八走卅一可順收。九與廿九同作侶，十位正與廿八儔。十一跳在二十九，十二三十兩相投。十三十七同一位，十四十九共全週。十五二十偏相得，十六去了廿一留。此爲上標十六轉，下標十六再細求。

下隔標指訣　下標情若似水流，可比迴波繞河洲。十七便向十二走，十八當把十三求。十九空了計十四，二十讀到十五頭。一四十七可迴收，廿五廿六四爲侶。廿七正與九作儔。二十八同十一位，廿九十二正相投。卅十三皆可取，三一與八共全週。三十二以四爲主，此法要隔莫能留。三十二標循還轉，隔法歷歷盡叙由。

隔列合韻法　首韻呼公弓合窮，如其切標在一宫。岡江兩混呼，惶字與光同。基貲合一韻，居姑規可通。驕韻在高夏，乖皆攝該中。官涓聊相假，禪鈎暫相從。瓜嘉渾合家，家字韻類空。拏音一付恰相融，嗟滬千堅共，庚京鳩鈎同。

開合法　開法者，如上一字是仄聲，下一字是平聲，以進二字切之，如杜兮切，音題。巨尤切，音求是也。合法者，如上一字是平聲，下一字是仄聲，以退二字切之，如徒困切音頓，徒徑切音定，求位切音貴，田後切音豆是也。

奥標法　直以尺標子以己，孟在敬類奚以谿。展在繭類氏作始，猛在梗類思以西。側以哲標履在己，匡光招驕入在吉。艱閑二字以千含，張章兩射江莫疑。薄有以潑爲標者，正字在敬莫亂射。白位以泊渚在舉，刃字不可上聲也。動作統標阮以遠，没睦步舖專以涓。仁作神射冉在繭，限顯遂瑞然在堅。詳以降標墓在顧，后作吼標武以母。罪以淮標杜以土，亡以茫標户作虎。屑原是歇于以迂，兆以矯射六在菊。倫在鈞類巨以舉，合在閤類玉是郁。士似二字以上用，鬆字原來亦在弓。獨位當以突位射，周字屬鳩非鈎中。珍呈皆在京韻裏，八甲中弓慈位奇。七字射承吉字韻，兹資却在位於基。

奥標法

直以尺標。貫革。	展在繭標。假借。	孟在敬標。庸行之行，行字乃下孟反。	墓在顧標。	后以吼標。濁聲。	氏以始標。濁聲。	玉原是郁。念訛。二沃韻。
步以舖標。貫革。	子在已標。假借。	猛在梗標。假借。	合在閤標。會意。	動以統標。濁聲。	於以迂標。假借。	思以西標。同標。
六在菊標。	冉在繭類。念訛。					

著録

《切韻指掌圖檢例》

明・王行《切韻指掌圖檢例後序》　華音之有翻切，未審昉於何時，世所大行，惟陸法言之五卷。至於圖列音母，以簡御煩，則又自司馬公始也。大中祥符初，敕增修《唐韻》爲《廣韻》，昭陵又敕增爲《集韻》，而字益加備矣。是圖之作，實羽翼夫韻書也。公自謂圖之所列，包括無遺，皆出自然，如天造神授，蓋翻切家之樞要焉。名之《指掌》，其明且易也可知矣。圖之明著如此，而後人顧或有未深喻者，以檢例語焉之不詳也。故説者謂檢例非出公手，殆爲於後人乎，不然，據例檢之，何字之不多得也。予友邵宏道嘗病諸此，益求韻中字之有切而不在圖者凡七百六十，表而出之，而詳著檢尋之例於後，使見者即知向方，而字無不得矣。嗟夫，《三蒼》《爾雅》，字書之祖也，而略於其音。業《詩》《書》者口以相傳，易致忘舛。翻切既行，學者獲助多矣。圖之復列，所得益多，而

猶不能無檢例不詳之憾。是書既出，則例以明，而爲學者之助，宜何如哉。宏道諱光祖，歿已數載，其友人得其遺槀而傳焉。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望日，楮園王行題。

《字學元元》

明・袁子訓《字學元元・説貂》　予仲元元字學，不佞謬以暇力臣之，期嘗一裔以贊下風。顧予性苦健忘，又魯人也，不善悟。居浹月，業輿予相視，若枘鑿然，趣弃去。已又深惟天地元聲音，人人心具，仲以頓，予何以漸，而尤蚩蚩故吾也。獵心輒又復萌。蓋閱期始稍悟其槩，然悟其一，不耐不疑其二。字之數窮于三萬六千，而盡于三十六母。母始舍利《等子》，演觀音一唱一和，玅出天然。而門法者乃岐，而自表異，何居唱和之義。上從音，下從聲。聲爲天爲父，音爲地爲母。天地和而物生，父母和而子生。物以類從，子因等定，轉而叶之朗如也。此即門法中音和義。識此則元聲元音，隨轉自得，其又奚藉于他詞徒自盾爾。上從切則不從切者非，如類隔，如輕重交互，如精照互用，皆舍切從韻，是名獨陽，獨陽惡生。下從韻則不從韻者非。如窠切，如振抶，如正寄諸憑切，皆舍韻從切，是名獨陰，獨陰惡成。又如通廣以三侵四，侷狹以四犯三。又如外轉切二是已，而内轉何以舍二而三也。索隱鉤深，强此通彼，至令人趋之莫可影響之鄉。門法者縱工揣摩，其奈何奸天地自然之玅，而市私智爲奇也。况音和中清濁上下開翕，辨財豪釐間，其從切從韻，辨亦財豪釐間。辨之已無窮趣，庚嘗巧而鑿之，安在爲元聲音乎。爲若母者苦螟蛉而羸負，爲若子者苦羌父而胡母。深爲纖巧，纖巧呈，至巧乃益晦。以等子門法互參之，謂宋人解經經亡，其諟也。夫子輿氏智悪其鑿。夫聲音之玅，玅在亂穊悉可，縱倫縱合，衡倫衡合，而間間鑿用之，何由元天地元而闡之也。令觀音舍利輪轉今日，不佞以是政之，不直不佞而直門法者。必不其然，不佞于天地之元，竊有以自信矣。予又觀考亭爲經書譯，悉用音和，他門法悉置不用。而康節《經世圖》天聲地音相唱和，以窮萬物之理，玅亦盡于音和。兩先生于他門法非不習也，故本諸利，亦雅以利式后來，懼以其鑿者鑿混沌竅也。予仲于元元中亦深繫此義。然意旨寄象全體，不佞技止一得，亦謬從一得談之，敢謂仝文末議乎。予仲于是書悟以旬日，探玄訂譌，幾掇化工。暨休文演類譜自許入神。君實圖指掌謂天與神授，言有大而非奢。予庚于予仲信之矣。咄咄，爾季全豹未窺，輒赤異幟。人必曰，是殆于銀根趍姿媚爾，即罪我何辭。不佞弟衡蘇袁子訓經翼父盥手書。

明・袁子謙《字學元元跋》　予仲幼能識字，諳音切，及長，字之學益精。凡試以一字，則知其爲某母某轉中；試以一切，則知其爲某字某門法。叩其所得，則曰自然之玅如此也。試以《等子》，則衡誦縱誦，一字無差；試以華嚴字母，則一唱二唱，諸音不亂。叩其所得，則又曰自然之玅如此也。釋氏之言曰數年之勤，乃可徹吟，而吾仲則曰一日之契，可以熟記。釋氏之言曰十年之學，乃知切脚，而吾仲則曰旬日之通，可以錯綜。始予聞之不信，及漸持而味之，玅漸覺其有合。蓋字之學，於其萬者求之，雖遍識諸子，猶或亂其母。於其一者求之，則執一母而諸子之音可得也，執一韻而諸子之聲可得也，執一音以轉諸聲，執一聲以調諸音，而諸子之切脚並可得也。余仲之作是書，初遊等子門瀼之外，患其少而晦；既入《等子》門法之中，覺其多而詳，卒相忘於《等子》門法之内，厭其煩而贅。蓋洞觀其元，則萬象糟粕。辟之魚有筌，兔有罤，其未得之也若有待也，及其得之也殊不知其所以得也。噫，余仲之於字學，深徹其淵，隱窮其窟，蓋既得魚與兔耶，是書其筌罤乎。袁伯子子謙汝益父書于蝨輪斗室。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字學元元》十卷内府藏本　明袁子讓撰。【略】是編因劉鑑《切韻指南》所載音和、類隔二十門出切行韻參差不一，其取字有憑切者、有憑韻者，學者多所轇轕，因爲疏明，使有條理。又廣等子門法爲四十八類，較《玉鑰匙》《貫珠集》諸書頗爲分明。名曰元元，蓋取班固元元本本語也。然惟憑脣吻，未見古書，至謂《禮部韻略》爲陸德明作，故分元魂爲二，而合東冬、清青爲一。又忽論七音，忽論六書，體例糅雜，茫無端緒。所論六書，亦純以臆測，不考許、顧以來之舊義。所謂聰明過於學問者，其子讓之謂乎。

《直指玉鑰匙門法》

明・夏玄《直指玉鑰匙門法》弁言　傳録重如珙璧，第恐更筆之久，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訛，則於正音之旨寧不舛邪。同袍湛秀、明月深爲此慮，各捐己資，以鋟諸梓，俾四方同志之輩，咸得以覩是全篇，以爲取正字音之捷耳。書成，適予考績來京，故請予言以弁是篇云。旹正德八年歲次癸酉菊月吉日，文林郎知湖廣京山縣事古郢夏玄書。

《直指切韻捷徑門法》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一〇《閱諸韻書》　《直指切韻捷徑門法》，釋若愚編。隆慶時。即二十門法。爲空白圖，書某出切，某行韻，當從《貫珠集》摘其要領，無異人處，但分雙聲叠韻頗詳明。如焦糟切糟，丁當切當，爲雙聲；公東切公，高刀切高，爲叠韻。蓋韻與切同母，仍切出韻字，是雙聲；韻與切同韻，仍切出韻字，是叠韻。

《切法辨疑》

清・朱錦《切法辨疑序》　也倩藏書甚多，著述甚富。【略】更以其餘思著《切法指南》《無言秘訣》，超出從來窠臼，刱立簡便法門，發前賢未發之蒙，傳千古不傳之秘。

清・張錫懌《切法辨疑序》　讀書須貴識字，識字須辨翻切，往往皓首窮經而莫明其故者，緣無入門捷徑也。【略】惟吾也倩兄究心有年，著爲簡便圖訣，獨嚴於辨轉音。一字各有一轉音，一轉音止屬一母，母子相合，得音纖毫無爽者，誠不易之要訣也。【略】也倩兄潛心靜悟，獨參玄奥，縱三十六字母展之，刱爲六十，以範圍萬字而無遺。得此圖訣，燎若指掌，一切諸法似可置之矣。【略】余故喜爲之序，以弁其端。弟錫懌拜手書。

清・張吴曼《切法辨疑・按聲指數法》　曼於切法門中究心數十載，偶得捷法，從此進求，詳調萬音，廣參萬字，慘淡經營，創立無言秘訣。雖萬字萬音，總不出此八十八字，字母韻脚之中，藏不盡之玄機，涵無窮之應用，實千古所未傳。不敢自珍，願公天下。

《善樂堂音韻清濁鑑》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一《音韻清濁鑑》　昔讀《等韻》，於所云侷門、廣門、内轉、外轉者，展卷茫然，不省爲何等語。及見此書，乃憮然疑解。知善讀書者，殘編剩紙亦不可忽視也。《切韻指南》今日殆成希有，章氏《韻學集成》亦非寒士所能得，玩此一編，猶可窺劉氏崖略，與審音不爲無補，第恨不見劉書，終無一考其全否耳。《東軒温故録》

《切字圖訣》

清・黄宜中《切字圖訣序》　是冬，邑友羅君古直以所釋《切字要訣》見惠。予讀之，喜殘帙之終有傳人，而切學彌以光昌。【略】欣逢右文之目，户誦家絃。《字典》容有難購，得此帙不盈寸，亦足仰備佩文參質，即不獲与各字書彙行，無終虞覆瓿已。予又嘗録官韻，按切母次弟以導標射。如東韻則次通，次同，次衕，各從其類，乃還次公空句。檢次□絳句，庶《圖决》亦藉以熟悉，而聲不難諧，願与好古者共參之。

清・李日麟《切字圖訣叙》　藝有六而書居其一。書，小學也。然不究心於此，則音義遂乖。漢魏江左諸儒，或識四聲而不識七音，或識形聲而不識子母，是以訓詁不無譌謬。惟許慎《説文》最有功於六書。然學者咸苦其浩博。自釋神珙以翻切之學入中國，每部盡從三十六字母，蓋執簡以御繁，故其法至今無以易。然初學尚難以津逮也。戊子春，余邑羅子古直出《切字要訣》一編示余。余披讀之，詳核精當。自其聲之所始以達乎聲之所終，集曩哲之機杼而折衷之，爲辨六圖，四解，三十六歌，玉鑰匙法二十門，莫不覼縷周悉，幾費匠心。余思人自垂髫就塾以來，罔不從事於學，乃或辨其等書形象，詳其音義注釋，至求其音韻無舛，則即令據音釋以求之古人之書，而見溪羣疑以下，猶不無錯出重複之病，又况五方之風土不同，聲氣各異，而老師宿儒復多域於方隅，不加考校，承訛襲誤，影射意度，此非聲之虚渺無憑，切反未得其要訣也。方今詩教昌明，詞人騷士講求音律，駸駸日上，而我朝《字典》一書，音義

釐然，誠一代同文之制，而爲古今字學之會歸也。而羅子是編復出，而翼贊其後，以爲後學之津梁，其有功於六書亦不小矣。余嘉羅子之志而所學之不苟也，遂不禁搦管而叙之。眷世弟李日麟拜題。

《等韻通》

清・陳澧《東塾集》卷三《等韻通序》　今就等韻本法而推究立法之故，表其所長而祛其流弊，爲書一卷，曰《等韻通》。通也者，通其所通，且通其所不通也。覽此編者，其亦有以見余之苦心也夫。

《等韻真傳》

清・江廷璋《等韻真傳・自叙》　韻學一道，溯風雅之源流，實文章之精覈也。所切要者，論韻母之横豎，辯九音之清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各字母切韻切字之法，上標下射，以定四聲，四聲通達，然後識字。余自束髮受書，得江南楊肇滇先生所傳等韻鈔本一册，究心學習，稍知竅竅，而此編存於笥中已四十年矣。余懼久而散失，用急較正，登諸棗梨，以公同好，竊願同調日多，知音日廣，庶不負吾師肇滇先生之初意也夫。

《切韻表》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善夫浮山隱史之言曰：音有定，字無定，隨人填入耳。余嘗持此反覆於四聲七音九弄十二攝二十門三百八十四聲，互相鉤稽，頗得端倪。因而離合增删，輯爲此書。自嘉慶辛未迄今十餘年，凡七易稿而始定。其中變其舊者有三，糾其謬者有四。自惟卷帙無幾，不堪成編。然人聲之清濁發於陰陽，元音之變遷本於天地，不矚其航，而欲得聲氣之原，難矣。鈔録既竟，爲分數語於簡端，其是歟，非歟，其合者十一，違者十九歟。吾何知焉。願正於天下之深於韻學者。

音論總部

編纂：熊桂芬

提　要

音論總部主要輯録有關泛時性的音韻理論及方言音韻資料。本總部共設四個部，即音韻學觀部，音韻學史部，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部，通語與方言部。

音韻學觀部收録有關音韻學研究思想觀點的資料，主要涉及對聲韻調、研究方法等的總體性論述與説明，分立題解、論説、雜録三個緯目。音韻學史部收録音韻學發展史資料，分立論説、紀事、藝文三個緯目。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部收録有關發音原理及反切方法等資料，分立題解、論説、雜録三個緯目。通語與方言部收録漢語方言與通用語的記録及研究資料，分立論説、綜述、雜録三個緯目。

傳統音韻學資料中有不少泛時的、綜合性的音韻理論資料，反映研究音韻的思想觀點，故首以音韻學觀部。音韻學史資料反映音韻研究歷史，總結、闡述歷代音韻學成就與特點，故次以音韻學史部。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是歷代學者音韻學理論探討的重要方面，與音韻學觀相輔相成，故又次以發音方法部。通語與方言的關係亦是是歷代音韻學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資料特點爲比較與描寫，故又次以通語與方言部。

四部的設立，主要依據的是傳統音韻學研究體系及資料構成與分佈的實際情況，其中資料較繁的緯目，資料所涉内容側重點或有不同，可以區隔，今分别臚列，以數字標示。音韻學觀部之論説緯目，分四方面類聚資料，大略爲音韻研究基本理論、語音發展觀、形音義關係、學習音韻學的方法與重要性。發音原理與方法部之論説緯目，分三方面類聚資料，大略爲發音原理、反切拼切方法、雙聲疊韻原理。所謂大略，即其資料的側重點在某一方面。

總部目次

音韻學觀部……四〇四三
音韻學史部……四一八五
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部……四二五七
通語與方言部……四三五一

音韻學觀部

目次

題解……四〇四七
論説……四〇四八
一……四〇四八
二……四一二二
三……四一三五
四……四一六三
雜録……四一六四

題解

《詩・邶風・日月》毛傳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音，聲。

漢・劉向《説苑・修文》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漢・班固《白虎通義・禮樂》　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

漢・許慎《説文解字・音部》　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

又《音部新附》　韻，和也。从音，員聲。裴光遠云：古與均同。未知其審。

梁・顧野王《原本玉篇零卷》卷一〇一《音部》　音野王案直出於響曰聲，以聲相韻曰音，故《樂記》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又　韻：爲鎮反。《聲類》：音和曰韻也。

唐・李善《文選注・成公綏〈嘯賦〉》　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

宋・丁度《集韻・敘韻》　韻，《説文》：和也。裴光遠云：古與均同。或作韵。

宋・毛晃《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　臣聞言出諸口貫以清濁者謂之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者謂之韻。

宋・戴侗《六書故》卷一一《人四・音》　音㐱，於今切。《記》曰：聲成文謂之音。《説文》曰：從言含一。倜謂從一無義，蓋從言，一聲。或曰從言省，甘聲。

又　韻㬎，王（門）（問）切。音響相諧也。聲相應爲韻。古通作均、鈞。亦作韻。裴光遠曰：古與均同。《周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韋昭曰：鈞，調也。凡詩必有韻。今之字書以音相叐爲部，曰韻書。

元・黄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卷二一《去聲・十三問》　韻：《説文》：和也，从音員。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

明・潘緯《古韻叶考序》　文字之學起於音韻。音也者，聲之成文者也。成文而相和謂之韻。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四《審音》　五音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凡例》　宮商羽舌之謂音，平上去入之謂聲。

又　聲者，四聲五聲殷，如平上去入，加展聲是矣。音者，五音殷，如羽舌吻齒喉，㠯舜宮商角徵羽是矣。

明・釋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　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韻會也，聲音相和也。从音从員。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韵。韵者，類聲而不類形。

明・葉秉敬《刻韻表序》　大都單出謂之聲，成文謂之音，音相諧謂之韻。如單出見字爲見聲，單出溪字爲溪聲，单出群字爲群聲，合見溪群便爲齦音，合端透定泥便爲舌音，而合齦舌脣齒喉音群聚而羅列之便爲韻。故音者聲之文也，而韻者音之積也。

明・吕維祺《音韻日月燈・叙》　字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胚諸地，叶者爲父，胚者爲母，在人爲牙舌脣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爲宮商角徵羽。

明・方日升《古今韻會舉要小補・後叙》　夫字有三詮：其含精爲義，吐華爲音，精華合而比其節腠爲韻。字有韻若生有姓，而祖於六書，諸古文籀章皆繩武焉。

清・錢邦芑《他山字學》卷上《聲音韻不同》　按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

清・毛先舒《柴氏古韻通序》　原夫韻者，與聲俱來者也。自百物之生，罔弗善鳴，而人最受中，爰發音響，比物連類，象生有滋，單乃爲聲，比則成韻。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二《古今通韻序》　韻者樂之節。

清・潘耒《類音》卷二《一百四十七韻説》　就一母之音而轉之，謂之聲，東都敦端是也。聯衆母之音而次之，謂之韻，東通同鬳是也。韻者，均也，取不一之音而均齊之也。

清・趙紹箕《拙菴韻悟・十要》　聲聲者，氣所激薄之響也。有經聲，有緯聲。經聲古未命名，余括以姑枯呼烏，次以伯仲叔季。緯聲，古之命名，其法不一，沈約名以平上去入，周捨名以天子聖哲，周德清名以陰陽上去，蕭雲從名以陰陽上去入，各立其名，以爲聲範。余取捨之一字，約之四字，定爲天平上去，附以入聲。

又　音音者，聲所從出之竅也。有正音，有變音。正音者，喉齒牙舌脣也。變音者，下脣兼上齒也。正者，音之純也。變者，音之雜也。古之分音，其法不一，或以喉爲牙，或以牙爲齒，或與同類分兼半，或與異類校輕重，或以正爲變，或以變爲正，見各不同，音無平準。余以聲之純者爲五正音，聲之雜者爲二變音。

又　韻韻者，聲氣之諧和者也。有奇韻，有偶韻，有獨韻，有通韻，古法未辨，縱之奇偶，衡之獨通。所立之韻，其數不一。沈韻爲五十七，劉韻爲三十，《正韻》爲二十二，或爲四十四，以至十二，見各不同，韻無定準。余據韻之奇偶獨通，立正化韻九十，推偏化韻三百六十，立正化入韻三十，推偏化入韻一百二十。

清・汪烜《詩韻析・發凡》　發乎口者謂之聲，聲成乎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五音》　五音者，宫商角徵羽也。《爾雅》云：宫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注：五音別名，不詳其理。愚謂釋人聲也，樂貴人聲也，喉音重濁，故曰重。舌音靈敏，故曰敏。齶音過而不留，故曰經。齒音更迭而出，故曰迭。脣音自咮咮，爲柳。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　韻者，均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蓋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

清・江沅《説文解字音均表》卷首《段大令玉裁代吴侍郎省欽叙》　其言音均何也。曰：古言均，今言韻也。韻韻皆不見於《説文》，而韻字則見於薛尚功所載《曾侯鐘銘》是也。

清・吴夌雲《吴氏遺箸》卷五《廣韻説・下平聲・二十一侵》　音，《説文》曰：聲也。　案音之本義，當云發於物曰聲，出於口者曰音。故聲从耳，言耳之所聞也。而音从言含一。《禮・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王宗涑案古所謂音，即今所謂韻。村歌里曲，信口而出，莫不諧協，故曰由人心生。《樂記》云：聲成文謂之音。《説文》云：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又云：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古者歌吟，至於諧韻處，必以八音之器爲之節，因有八音之名。字从言含一，正以言有短長高下而韻取齊一也。後人以《説文》無韻，據《周語》律均出度之文，謂韻古作均，不知韻以人聲爲本，均鍾調律，乃其外應耳。

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卷二《正音千字文分類》　正音者，正字音也。脣齒牙喉舌謂之音，正韻副韻開口合口謂之韻，平上去入謂之聲，合音韻聲呼出而成字。

清・劉維坊《同音字辨・音聲辨》　夫音與聲有以異乎。按諸書所載，或同或不同。以音論之，班固《白虎通》云：音，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淮南子》云：合氣而爲音。許慎《説文》云：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劉向《説苑》云：凡音，生人心者也。以聲論之，《白虎通》云：聲，鳴也。張載《正蒙》云：聲者，形氣相軋而成。《春秋繁露》云：聲出於内，響報於外。《韓詩外傳》云：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毛詩・邶風》傳云：音，聲也。徐鉉《説文註》云：聲，音也。據此數説，或以音聲别，或以音聲通，是皆各釋其義矣。然按孔穎達《詩序》疏云：對文則别，散則可通。斯言是矣。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十問》　何爲五音。答曰：五行有土金木火水，五臟有脾肺肝心腎，五音有宫商角徵羽，口腔有喉齒牙舌脣是也。

論説

一

《管子・地員》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宫，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

以清。

漢・王充《論衡・詰術》 口有張歙，聲有外内，以定五音宫商之實。

《漢書・律曆志上》 聲者，宫商角徵羽也。【略】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宫，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宫紀也。

漢・班固《白虎通義・禮樂》 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宫商角徵羽。土謂宫，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爲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宫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

漢・鄭玄《周禮注・天官・疾醫》 唐・賈公彦疏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五聲，言語宫商角徵羽也。〔疏〕云五聲言語宫商角徵羽也者，宫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東方木。徵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云言語宫商角徵羽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宫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吕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宫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略】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略】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兹論。【略】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黄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

唐・孫愐《唐韻・序》 論曰：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音爲足。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閒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宫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於文辭耳。

唐・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調聲》 元氏曰：聲有五聲，角徵宫商羽也。分於文字四聲，平上去入也。宫商爲平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角爲入聲。

宋・米芾《畫史・唐畫》 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宫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説。陸德明亦復吴音，傳其祖説，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别，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吴音以聾後學，莫之爲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宫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

宋・鄭樵《通志》卷首《總序》 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横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没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間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

又卷三五《六書五・論華梵上》 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

成體。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有象形之文，梵亦有之。尾作  ，有尾垂之形。【略】華有省文之字，梵亦有之。【略】華有同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略】華有協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略】華書有重二之義，如《舊漢書》元元休息，下元字只作二，《石鼓文》《嶧山碑》重字皆作二，梵書凡疊句重言則小作  。但華書每字之重皆作二，梵書一字疊一言重者，作，三字四字疊三言四言重者，亦只作  。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如史瑟同用，  者，師史使瑟商音之和也，帝嚬同用。  者，低底帝嚬亦商音之和也，娑薩同用。亦商音之和，誐孽同用。  是爲角音之和。

又《論華梵中》 觀今《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天籟所作。故從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是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七音之學，學者不可不究。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二合者，取二體也。如娑作  ，縛作，二合娑縛，則取縛之下體，以合於娑而爲  字。如囉作，曩作  ，三合囉馱曩則上取囉，中取馱，下取曩，而爲  字。如悉作，底作  ，哩作，野亦作  ，四合悉底哩野，則取悉之上體，以合於野之下體，而包底哩爲錯文，不必具底哩，故其字作  。然二合者，是雙音合爲單音也。如雙爲者焉，單爲旃。雙爲者與，單爲諸。然則雙爲娑縛，單爲索。雙爲娑嚩，單爲薩。何不即一索足矣，安用合娑縛。一薩足矣，安用合娑嚩哉。曰：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爲一讀，故雖者焉可以獨言旃，雖者與可以獨言諸也。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亦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以言索，娑嚩不可以言薩，實有微引勾帶之狀焉。凡言二合者，謂此音非一亦非二也。言三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亦非三也。言四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非三亦非四也。但言二合者，其音獨易。言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咒雨則雨應，咒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又《論華梵下》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慝少，耳根功慝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愚庸。

宋・王觀國《學林》卷八《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融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鑰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沈約傳》曰：約撰四聲，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案四聲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於聲調，氣格卑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聲，妙有詮別，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然則約自謂窮其妙旨，而反致矛盾，何耶。陸法言論聲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來，始有律詩，網格婉和，殆如樂律，愈於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尚襲江左之風，雕鏤碎裂，殊乏純古之風。韓愈學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變。故唐末五代之際，文氣彌弱也。雖總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者。之乎切爲諸，而已切爲耳，如是切爲爾，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突鬱爲團，屈陸爲曲，鶻崙爲渾，鶻盧爲壺，忒曒爲太，咳洛

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三《聲依永律和聲》 聲依永，律和聲。此言歌律之序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長也。永言，長言也。歌者，人聲也。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然端如貫珠。此皆人聲之發也。人聲之發，有洪纖小大，則有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焉。聲之洪而濁者曰宮，其次曰商。聲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聲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

宋・毛晃《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 臣晃言：臣聞言出諸口，貫以清濁者謂之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者謂之韻。聲韻之作，其來久矣。自有天地乃有人聲，自有書契乃有文字，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以爲椎輪之始。而不知書契既造，字生其間，文字既生，音傅其內。聲音既出，韻存其中。頡也，炎也，約也，豈能外三才之理而自爲也哉。嘗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之辭，則堯之時固有聲韻也。觀日月光華，洪于一人之辭，則舜之時固有聲韻也。不然舜命夔典樂，何以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被之弦歌，定爲三百十一篇，其不合乎弦歌者去之，則字音聲韻未出之前，所以爲聲韻者，固自若也。擢本探先，始而終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不有作也，後何以述。頡也，炎也，約也，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

宋・鄭伯謙《太平經國書》卷九《醫官》 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 字聲有清濁，非强爲差別。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小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吕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吕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吕而聲生焉，吕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吕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衒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又《玉海》卷四五《藝文》 一陰一陽交，春夏秋冬備而萬情生焉。一柔一剛交，東西南北備而萬形成焉。一闢一翕交，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焉。一唱一和交，開發收閉備而萬音成焉。吴楚傷於輕淺，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若管之以天地律吕，則輕重淺深清濁之變三十有六而窮矣，故字有母，止于三十六也。（輩）〔單〕出爲聲，一之唱也，故爲律而屬天。褁比爲音，二之和也，故爲吕而屬地。

元・吴澄《書纂言》卷一《皐陶謨》 八音之外，有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爲言，五言脣齒舌牙喉之音，爲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于聲音，故亦能辯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

明・桑悦《韻學集成序》 先儒有云：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箝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爲竹根康瓠。入耳不寤，入目不懾，何其快哉。雖然，字從何起乎。起於聲韻也。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於太極。天地既判，聲韻寓於天地。一陽之復，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

開宰愛下之〇爲入聲，古瓦仰下之□爲閉音，其〇其□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既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禺。寄之竅焉，竅相干。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於■，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執其圜，則律吕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大韻書於天地間，則有得矣。

明・徐博《韻學集成序》　太極未判，文字在太極。太極既判，文字在天地。河中龍馬，負圖而出，伏羲氏則之，始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變卦爻，摹鳥迹，引伸觸類，而文字之形立焉。夫文字，所以章名物也。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國邑，人有官職器用，物有鳥獸蟲魚草木。凡一言以爲名，悉具於文字。人稟天地之氣以生，生即有聲。聲，氣之鳴也。文字者，聲之象也。文字出而七音具焉。又分其輕清重濁之倫，協於韻而自然諧和矣。若虞廷之歌，康衢之謡，《國風》《雅》《頌》之詩，《離騷》之辭，郊廟之曲，不過叶其韻，何嘗拘一律也邪。梁沈約拘於四聲八病，始分平上去入，號稱韻譜。殊不知文字之精，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沈，吴音也，欲一天下音，難矣。

明・王鏊《震澤長語》卷下《音韻》　徐景安《樂書》：凡宫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

明・楊體仁《皇極經世心易發微》卷五《聲音辨説》　邵子之著《皇極經世》也，何取於聲音之數哉。蓋物之生也，有氣則有聲，有聲則有色，有色則有臭味，色臭味與聲同出，不若聲之爲可以字别焉，因其可以字别也，譜之以爲圖，則有不勝其當辨者也。何則。略而言之，不過曰聲音而已。詳而言之，則有聲音之辨。聲有平上去入之辨，音有開發收閉之辨，平上去入四也，而各有兩闢兩翕之辨，開發收閉四也，而各有兩清兩濁之辨，聲之有十也，而有行至於七，則皆止之辨，音之有十二也，而有至五則止，至九則止，不至於十二則不止之辨，以數考之，則有或多或寡之辨，以卦索之，則有或縱或横之辨。故曰：譜之以圖，則有不勝其當辨者也。夫略而言之，不過曰聲者，何也。蓋聲自無而出，當其無聲，則陰之謂也。及其有聲，則陽之謂也。既已有聲矣，而猶略可乎。一呼一吸而陰陽分焉，吾是以有聲音之辨。雖然，此猶略而言之也。若乃詳而言之，則聲之平者屬乾，而日日所變之聲，未嘗不爲坤之倡也。音之開者屬坤，而水水所化之音，未嘗不爲乾之和也。聲之上者屬兑，而月月所變之聲，未嘗不爲艮之唱也。音之發者屬艮，而火火所化之音，未嘗不爲兑之和也。聲之去者屬離，而星星所變之聲，有不爲坎之唱者乎。音之收者屬坎，而土土所化之音，有不爲離之和者乎。聲之入者屬震，而辰辰所變之聲，有不爲巽之唱者乎。音之閉者屬巽，而石石所化之音，有不爲震之和者乎。日月星辰各有四位，則平上去入分爲兩闢兩翕以當之矣。水火土石各有四位，則開發收閉分爲兩清兩濁以當之矣。

明・楊慎《譚苑醍醐》卷五《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説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韻也，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鶡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

明・王應電《同文備攷・纂輯凡例》　有有聲而不能出口者，邵子所謂天半隱地下，故無聲，天不能盡氣也。有口可道之聲而無字者，《易》所謂書不盡言，人不能盡天也。

入韻多闕者，四聲中入聲配冬，冬時氣斂，萬物或隱或見，与三時異也。聲止二十八，四氣各得七聲，與二十八宿相合。

大韻三十六，四氣各得九韻，與三十六宫相合。餘小韻凡九，熒横桓還簪談資之靴，猶之四時之閏耳。合之四十五，亦與《洛書》之數相合。

明・陳蕖《刻古今韻注序》明・甘雨、陳士元《古今韻分注撮要》卷首　彌六合，萬籟生焉。神理貫徹，間不容息。即谷響葭噓，遡溟涬，窮浩劫，觸處應節，曾何差别，人生而聲音發矣。神智緣以宣助，咸有自然律吕。

音非假合，則韻非强名，如北貉南交，寒暑死生，至不相能也，其嬰兒邈隔，不翅河山，何关嗔嚎嗄，大似同氣，故可識已，既而剛柔不齊斯清濁互勝，若閩粤人下讀户，外讀匱，人讀浪之類，梵不可紀。厥初詎遠撮方域異同之凡，亦古今離合之準哉。然則韻何注也，列古今何以也。噫嘻，作者蓋有遐覽乎。余觀近日吴門張獻翼氏讀《易》併《繫辭》《翼傳》，旁搜連類，諧以韻語。由張氏推之，《詩三百》不論已，《書》賡明康《禮》首思辭，六籍槩可引伸，至若道經梵唄本外教殊族，韻則疊出可諷，足明北貉南交元無異音，蓋非臆決。

明・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序》 應城迂叟陳士元序言曰：余幼讀諸史，每苦夷語莫能解，稍長始知象胥氏假中國字音以傳夷語，惟取音同，亡論字義，故史書夷語有音同而字不同者。如鐵帖、木睦、爾耳、也野之類。蓋夷語别有義，非中國字義可解。

明・皇甫汸《張氏讀易韻考序》 余謂音韻始於《周官》保氏，謂之轉注，《虞典》謂之和聲，《樂書》謂之比音。引伸觸類，丹經之參同，武經之陰符，道經之黄庭，釋氏之偈唄，史公之龜策，何者非韻乎。又若《道德》《南華》皆僭而名經，亦多用韻。《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皆韻也。知雄守雌，多此類矣。莊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坚白鳴，皆韻也。雕陵之樊類亦多矣。

明・田藝蘅《大明同文集舉要・形聲始終解》 宇宙間有理，而後有數。一，奇數也，萬，盈數也。始于一而終于萬，所以紀二气之運，而貫天下之事者也。有形而後有聲。一爲平聲，而萬爲入聲，始于東而終于北，所以備四方之音也。一爲入聲，而萬爲去聲，則始于北而終于西，所以合五行之用也。與許氏大同而小異焉。要不悖于先天兩畫之旨而已，豈用修所謂好異者哉。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述古》 古人以活法用韻，不拘平仄。至沈氏始定四聲韻書，自以爲獨得之妙，而圓機幾絶于此矣。當時不能見信於其君，況後世乎。約，吴人也，其韻聲不能通之北人，故周德清取其法改作《中原音韻》，以入聲散遞平上去三聲中，此故未爲通方之論，殊不知四聲即金木水火也，而轉聲土也，土寄旺于四時，平上去如春夏秋，入聲如冬，入聲恒不足者，平即春也，故特繁，至若中聲内聲，則閏月耳，故或全或闕。

又卷四《審音》 西域龜兹國有七音，而鄭漁仲亦有七音者，先是龜兹人曰蘇祇婆，於周武帝之時從突厥皇后入中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開皇間因之定音樂，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故以七調校之七聲皆符合。一曰沙陁力，華言平聲，即宫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吕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簸，華言斛牛聲，即變宫也。因譯而彈之，更立七均，而説者更以武王七音漢七始爲正，又以琴七絃復益二絃爲少宫少徵爲正，殊不知五音所從來久矣。當時蘇夔、何妥、牛弘輩已非之，鄭樵獨爲《七音志》以滋漫其説。夫西域聲音之學，若謂誠妙絶天下，不知音聲之在天壤間，只有五音耳。彼既以喉牙齒舌脣半齒半舌分爲七音，而喉牙齒舌脣之外，復有折攝二聲，折聲則起自臍輪，發之脣上，如斜字之類，攝聲則起自鼻内，發之外端，如韻字之類，此又何音也，而譯人與蘇祇婆相善，遂謬妄附會，謂某聲即華言某聲，豈彼真有宫商角徵羽之説耶。彼梵人産西方金地，自謂吾金最尊，不當與四行並列，故傳入中國，五行獨云金無餘奴，而紫氣月孛羅猴計都之屬，木水火土者皆有餘奴，況此四名皆番語，中國原無此文，而曰羅猴計都者，即《漢書》中初中、初末二星耳。故觀其名商金曰雞識。五行云金無餘奴，其偏尊乎金之意夫。而鄭樵遂深信之，謂宣尼書視蘇祇婆猶屬未盡，惡是何言耶。假令絶佳，何以當時用其聲制爲樂，率高於舊律二律，而淫靡哀怨近於亡國之音乎。且内轉外轉之法，與《指南》書通止諸攝亦大略相似，安足爲奇而過於推許也。七音之不足信，且不可造樂，的無疑也。宋人不悟，誤以其音被之于樂，然其音徵音柔下而微，使火不能尅金，而尊商尊金傳于中國，謂中國爲南方屬火，而宋人幾爲金人所滅，非其驗歟。

又 夫四聲各有五音，攷之律吕，徵之歌調，俱各有屬，而沈約爲韻

經，但知四聲，求宮聲而不得，乃分平聲爲二，至徐景安乃分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又大非矣。殊不知平上去入四聲，每聲中皆各有宮商角徵羽，如徐説是平中無角音，上中無商音。彼梵音者，於平上去入亦知五音相參之意，但主於七音，而世皆以此傳。鄭樵氏亦主此説。豈其惑於武王之樂耶。又豈其惑於琴之七絃耶。不知古但有五弦耳。而世爲文王武王增者，蓋以七弦配六律虚一弦以爲用耳，非是有七音也。

又　邵子《皇極經世》聲音之法，以聲音分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以平上去入列於日月星辰之内，以開發收閉列於水火土石之内，蓋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四十，因之得一百六十，内除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四十有八，因之得一百九十二，内除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吕，以律唱吕，以吕和律。以聲屬天，天之用聲别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以音屬地，地之用音别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以日月星辰之聲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上去入聲闢翕音，而以聲之平上去入闢翕者，自一以之十二而止。以水火土石之音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發收閉音清濁聲而以音之開發收閉清濁者，自一以之十而止。其開發收閉之法以開音清聲之夫普旁母屬羽，東土同乃屬徵，古坤□吾屬角，支草曹■寺屬商，黑武安文老■■屬宮。以開音濁聲之卜□步目屬羽，■■兑内屬徵，■□■五屬角，■■□思□屬商，父黄目□鹿■■■屬宮。以發音清聲之法朴排馬屬羽，丹貪覃姊屬徵，甲巧□牙屬角，哉采才山□屬商，華晚亞萬泠□崇屬宮。以發音濁聲之百□白兒屬羽，卓圻大南屬徵，乍□□瓦屬角，莊義茶三士屬商，凡華在爻犖□宅屬宮。以收音清聲之□品平美屬羽，帝天田女屬徵，九丘乾月屬角，足七全手象屬商，香□乙□吕耳辰屬宮。以收音濁聲之丙□菊眉屬羽，中丑弟年屬徵，□□近仰屬角，震尺星石屬商，□雄匠王離二直屬宮。以閉音清聲之飛匹瓶米屬羽，■■■■■屬徵，癸弃蚪堯屬角，■■■■■■屬商，血尾一未■■■屬宮。以閉音濁聲之必■鼻民屬羽，■■■■■屬徵，■■揆屬角，■■■■■■■屬商，吠賢■寅■■■屬宮。若用此邵子之一百五十二音移而分屬《正韻》之七十六韻，固可以被之絲竹若一一，又總之以六經，斯爲盡善，其法最爲繁密，但學者難於記意，字眼多而不便，爲煩鑽細碎耳。若能推而用之，是亦用夏變夷之一機也。

又　夫音韻之聲，以平屬東，上屬南，去屬西，入屬北。造化本循環無端，而周德清《中原音韻》乃以入派於平上去，正囿於風土，北方無入聲之説也。夫造化原自轉旋，原自不闢，而必欲闢之，或喪其天。若謂入聲惟某韻有之，而它韻果盡無，則如《唐韻》之四聲備者，《經世書》皆闢入聲；《經世書》之四聲備者，《唐韻》皆闢入聲。若《唐韻》東董送屋，即《經世》之宮孔衆。《唐韻》之冬腫宋沃，即《經世》之龍甬用。《唐韻》之魚語御月，即《經世》之魚鼠去。《唐韻》之先銑霰屑，即《經世》之千典旦。《唐韻》之陽養漾藥，即《經世》之良兩向光廣况。《唐韻》之更梗敬陌，即《經世》之丁井亘兄永瑩。《唐韻》之侵寢沁緝，即《經世》之心審禁。《唐韻》之覃感勘合，即《經世》之男坎欠。何《唐韻》之皆有入聲者，而《經世書》盡皆無之。《經世》之多可箇舌禾火化八，即《唐韻》之歌哿箇。《經世》之刁早孝岳毛寶報霍，即《唐韻》之豪皓號。《經世》之牛斗奏六，即《唐韻》之尤有宥。《經世》之妻子四日，即《唐韻》之齊薺霽。何《經世》之皆有入聲者，而《唐韻》盡皆無之。此兩家皆自謂韻學通乎造化而猶然若是，然則入聲之孰有孰無，又何足據依哉。夫造化之理，既不能有春夏秋而無冬，則聲音必不能有平上去而無入。今一循自然之韻，而以東董凍篤之法推之，使凡有字者皆得其入聲以補平上去所未足，則運而爲時，既足以補四時之闕，而被之於律，又足以備四時之和。至於有聲無字，有音無字，如康節之所謂○□●■，是皆通造化者。今《紀元》之所謂○●，其大意與邵氏相同，但邵氏之説繁密，而余之説較爲易入矣。

又　喉齒牙舌唇五音，論者謂唇屬宮，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喉屬羽。《皇極經世書》以腎生口，腎屬水主羽。醫書曰：舌根心，心屬

火，火主徵。祝泌《經世鈐》曰：喉屬宮，齒屬商，牙屬角，舌屬徵，脣屬羽。黃文裕《樂典》曰：舌爲徵，齒爲商，脣爲羽，牙爲角，喉爲宮。又曰：春喉，夏齒，中央牙，秋舌，冬脣。而《辨音訣》曰：欲知宮，舌居中。是喉音。欲知商，開口張。是齒音。欲知角，舌縮却。是牙音。欲知徵，舌柱齒。是舌音。欲知羽，撮口聚。是脣音。諸説當以《經世鈐》《樂典》《音訣》爲是。

又　十二律之所以分屬韻者，何也。黃鍾之黃，即黃晃煌穫陽養漾藥也。大吕之大音惰，即歌哿箇韻之大也。太簇之太，即皆解泰灰賄隊也。夾鍾之夾，即伽賈駕夾麻馬禡而極之以入聲也。姑洗之姑，即姑古故魚語御也。仲吕之仲，即蟲重仲逐東董送屋也。蕤賓之蕤，即蕤蘂芮支紙寘也。林鍾之林，即林廩臨力侵寢沁緝也。夷則之夷，即夷以異亦之齊薺霽也。南吕之南，即南湳婻納覃感勘合也。無射之無，即轉變之聲也。夫蕭尤本異韻，而合之以爲一屬之無者，故觀之《周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尤。言至于漕蕭。相叶。又雞鳴膠膠蕭。云胡不瘳尤。相叶。又役車其休尤。日月其慆蕭。職思其憂尤。相叶。又浸彼苞蕭蕭。念彼京周尤。相叶。又其葉有幽，尤。德音孔膠蕭。相叶。又露彼菅茅蕭。之子不猶尤。相叶。又武夫滔滔蕭。淮夷來求尤。相叶。又如山之苞蕭。如川之流尤。相叶。又我生之初尚無造蕭。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尤。相叶。又以隰有杻尤。弗洒弗掃蕭。相叶。又白石皓皓蕭。云何其憂尤。相叶。又自我人究究尤。維子之好蕭。相叶。又薄采其茆蕭。在泮餘酒尤。相叶。又永錫難老蕭。屈此羣醜尤。相叶。又朔日辛卯蕭。亦孔之醜尤。相叶。又維憂用老蕭。疾如疚首尤。相叶者甚多，安見蕭韻之非尤韻，且皇陶之音屬蕭，咎繇之音屬尤，本邈不同音，而古人書皐陶爲咎繇，又安見蕭韻之非尤韻，而沈氏亦以蕭肴豪尤四韻相連，又安見尤之非蕭韻也。故以並入於無射之條。應鍾之應，即應影應憶庚梗更格也。夫林應本同韻，而分之以爲二者，蓋真侵庚青蒸文六韻雖曰通用，而中原有分別，故分之。以真侵屬林，庚文屬應者，亦天地之變局也。十二律至應鍾已窮，故窮則變，變則通，而復繼之者，黃鍾也。十二律中，陽律至無射而盡，陰律至應鍾而盡，其所屬韻，非若前十律配韻停停當當者，蓋造化之理流行之機轉旋，其所不得不轉耳。然於音韻之際，又須知相生損益之理，相爲互用，則古樂律曆俱爲諧叶，而何音聲之不可被於絲竹乎。余故揭而出之，以告來者，是爲紀元之終焉。

按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者，其自然之謂乎。於其不協者則逸之，以不堪被於絃歌也。故觀楚漢以來，如《騷》《選》之辭、《郊祀》安世之歌，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叶比其音而已。若謂林鍾應鍾真侵庚青蒸殷痕文元之不可分，則一東二冬九青十二侵本自同韻，何以分而爲二。若謂大吕、太簇、夾鍾之歌皆灰麻遮之可分而爲三，則劉韻之十三元之原湲繁園魂門孫蹲何以合而爲一。然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微之與脂，魚之與虞，欣之與諄，音之與清，覃之與咸，上聲如尾之與旨，語之與麌，隱之與軫，迥之與靜，感之與豏，去聲如未之與志，御之與遇，焮之與稕，徑之與勁，勘之與陷，入聲如迄之與術，錫之與昔，合之與洽是也。有一韻當析爲二者，平聲如麻韻自奢字以下，上聲如馬韻自寫字以下，去聲如禡韻自籍字以下是也。至於諸韻當併者，不可槩舉，而禮部舊韻所收，有一韻之字而分入數韻不相通用者，有數韻之字而混爲一韻不相諧叶者，又不但如此而已，何獨於配律氣而疑之。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一百一十二聲平上去入》　袁氏曰：平上去入，出於日月星辰之四象，約之止有四聲，盡之至于萬七千二十四聲。此一百一十二者，舉經世圖用聲而列之也。《指南》四聲歌曰：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論四聲者皆宗之。予謂劉士明關中人，各就其方音而品之爾。自予意斷之，平固平也，上實未嘗猛也，去亦未嘗哀也，入亦未嘗短也。予請先解其義，後辨其聲。平者優柔平中之謂，其聲在不高不下之間。上者，上于平也，平已和矣。上于平，則其聲柔遲而近老。去者，有急行之義，其聲急動則促矣。入者，從急入緩之義，其聲次于上，而近于平，此獨平所以類入也。大概平聲鏗鏘，上聲蒼老，去聲脆嫩，入聲直樸。説者謂平聲似鍾，上聲似鼓，去聲似磬，入聲似柷，其理近是。嘗試以琴聲驗之，從中弦鼓，便作平聲，從老弦舒遲者鼓，便作上聲，從子弦急動

者鼓，便作去聲，從老弦、中弦之間鼓，便作入聲。豈非平中、上老、去嫩而入急乎。四聲之分，當以此爲定論矣。然分四聲者，須先辨四字之聲。平入二字分明，上去二字宜辨。上當作時掌切，如賞讀，與時仗切如尚讀者不同，若讀如尚，又是去聲矣。去當作丘遽切，如故讀，與丘矩切如豉讀者不同，若讀如豉，又是上聲矣。從本字訂正之，則逐韻而求，平上去入，自不舛也。

明・桑紹良《青郊襍箸・聲韻襍箸》 舊韻入聲多混作去聲，若譬字是也。去聲亦混作入聲，若翼字是也。殊不知譬諧辟，辟入聲，而譬豈得爲去聲。翼諧異，異去聲，而翼豈特爲入聲。盍緣去入二聲，俗呼相似，故不辨別而一混派入，而亦謂之諧聲也。

又　六級者，六聲也，兩平上去兩入是也。平分沈浮，上去各一，入分淺深。盍六聲出於沈，以漸起而爲浮，升而爲上，轉而爲去，下而爲入，由淺及深，其次一定不可紊，猶日月推行，自地出而行天，復自天降而藏地，有首有尾，自然之气運也。

又　舊説四聲，各有清濁二等，是八聲矣。今攷平入之清，即沈與深，平入之濁，即浮與淺，上去各一，更無二等，强分爲二，亦以清濁名之，不亦誣乎。

又　平入可分清濁，上去不可分清濁，試舉一端言之。如平以通爲清，而同爲濁，入以禿爲清，而獨爲濁。盍通同禿獨爲聲本二，自不可混爲一也。上以桶爲清，而挏爲濁，去以痛爲清，而慟爲濁，桶與挏、痛與慟，其聲一耳。何爲以清濁分也，十八部之上去莫不皆然，姑於首部中舉此二聲以例其餘，見前輩之不是處儘多，烏容默默不辯。

又　或曰：聲雖有六，其實祇三，倍三爲六也，沈浮一也，上去一也，淺深一也，何以見之。古人詩詞及唐宋詩餘，用平韻者則沈浮兼押，用入韻者則淺深兼押，用上韻者則與去聲兼押，用去韻者則與上聲兼押，種種皆然，盍上去之相偶，猶沈與浮、淺與深也。聲爲三而倍爲六，或人之言不爲無見，从六爲級，益當自信。

又　七十四母者，合四科五位諸品，得數七十有四也。舊母惟三十有六，一母攝一音之四科，若見母攝觥垌庚京是也。此重輕相通之法，

似足以盡諸字，然曖昧不明，初學不易曉，不若七十四母爲大備，隨輕重各立，不待宿學，而人人可知也。兹以十八部爲横四科節分之，諸品各從位以爲縱，凡一品即一母，總爲一圖附於左，又爲四字韻語，俾讀而識之，則大備之理，不惟瞭然在目中，亦能熟諳於胷臆，庶乎不至牴牾於口耳矣。

又　先輩制三十六母，其中多有重複，如疑喻皆宫音進品，乃以疑爲角次濁，喻爲羽濁，泥孃皆徵音進品，乃以泥爲徵次濁，孃爲次商次濁。知照皆角音啓品，乃皆以爲次商而各爲母。徹穿皆角音承品，乃皆以爲次商次清而各爲母。澄床皆角音承品，乃皆以爲次商濁而各爲母。非敷皆羽音衍品，乃以非爲次宫清，敷爲次宫次清，本只六母，分而倍之爲十二母，殊爲不通。今悉合併去其六母通别母，止存三十母，庶無妄分重複之失。

又　存三十母者，姑从其分，清濁之説，以濁重清而兼存之也。必欲至當無愆，當以濁从清，再併去十母，止存二十母至足矣。兹惟於沈平中取一字以爲之統，若沈平無字者，乃取浮平一字代之，止存見溪影曉端透泥來知徹日審精清心幫滂明非微二十母，其他羣併於溪，疑併於影，匣併於曉，定併於透，澄併於徹，禪併於審，從併於清，邪併於心，竝併於滂，奉併於非，則浮淺隨沈深，上去無二音，方爲至當。

又　音惟有五，先輩謂五音之外，又有半徵商、半商徵二音，意以五音該諸字不盡，故增此爾。今細求之，此二音之字，皆在五音之中，未見五音該不盡也，如來字是徵之次輕科止品，日字是角之極輕科進品，皆有歸著，乃謂之半徵商、半商徵，何邪。噫，四科五位諸品既定，則音外無遺字，字内無欠音，燦若日星，何以曲爲增損，以亂人旺，信哉。

又　半徵半商外，復有次商次宫二音。次商，即知徹澄照穿床六母，皆齶音，乃今所定角音，啓承二品是也。次宫，即非敷奉微四母，皆脣音，乃今所定羽音，衍止二品是也。本易簡明白，乃曲爲之説，謂二次音，且不屬角羽而屬商宫，不知何故。於戲，誤哉。

又　兩入爲四聲之餘，六聲相調，重輕互相應，如尤部内搊愁瞅傻是次輕角承音，入聲却是逐豕，乃極重角承音，此以重就輕類也。魚部内於余與御是次重宫進音，入聲却是虐蒦，乃極輕宫進音，此以輕就重類也，皆

不同科而同位同品，使非同位同品，則不能互應矣。然此類皆本科不可調，故旁通之，盍四聲舍此無所終，二入外此無所歸，不得不爾也。

又　入有借聲，有攝聲。借聲者，即重輕相通，前已論之矣。攝聲者，盍一平一上一去攝二入聲也。如兼減監，既以甲爲入，而又以頰爲入。堅簡見，既以戛爲入，而又以結爲入是矣。盍甲頰爲韻雖二，舍兼均無所歸，戛結於堅亦然，皆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舊韻以甲屬緘，以頰屬兼，以戛屬間，以結屬堅，兩入雖各得其從，兩平不免過於析，所以合而攝之，於理不謬，古韻正是如此。

又　三十六母舊所傳聞，謂宋司馬文正公剏立，然多寡參差，前後重復，次序顛倒，分屬謬戾，殆不可曉。諟言之，角四、徵四、次商二、叚九、宮四、次宮四、商五、羽四、半徵商半商徵各一，此多寡參差也。疑出於前而喻重於後，泥出於前而娘重於後，知徹澄出於前而照穿牀重於後。非敷一也，析而爲兩，此前後重複也。不先宮徵而先角，不先商而先次商，商後乃復有次商，不先羽而先羽次，此次序顛倒也。此三者，就彼之差而又差者言之也。若夫根本之差，則在於分屬謬戾爾。見溪羣疑宮也，而以爲角。知徹澄照穿牀審禪角也，而以爲次商。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羽也，而以爲宮。娘徵也，而以爲次商。曉匣影喻亦宮也，而以爲羽。來亦徵也，而以爲半徵商。日亦角也，而以爲半商徵。惟端透定泥爲徵，精清從心邪爲商不差。竊意司馬公北人也，多聞見而邃於學者也，何以舛譌如此，或是他人所爲，託名此公，欲取信於後世，後世多聾鼓，據而守之，譌以傳譌，未有能駁而更正之者。

又《刪定三十六母約爲二十母分屬次序》　余所列五音次序及諸母分屬，與舊説不同。舊以角音爲首，徵次角，宮次徵，商次宮，羽次商。此以五行相生爲序，而不論五肉由内及外之理，其字母分屬，尤爲顛倒重複，悉不可曉，均爲不通。余惟以肉之所定在，即气之所由起，以是爲序，故先宮，宮喉音也，聲气所由起之處也。由喉而舌，徵爲舌音，故徵次宮。由舌而齶，角爲齶音，故角次徵。由齶而齒，商爲齒音，故商次角。由齒而脣，羽爲脣音，故羽次商而終焉。諸母分屬，亦不仍舊，惟於某母之聲在某處成響，則某母即爲某音而屬之，故見溪影曉爲宮，端透泥來爲徵，知徹日審爲角，精清從心爲商，幫滂明非微爲羽，音有次序，母不重複，整齊簡易，於理爲通，自信其爲是，而不以改舊爲嫌也。

又　或問余曰：聲奚爲而六也。約言之，平上去入四聲而已。析言之，清濁各具，是謂八聲。今謂六聲於約言則多，於析言則寡，不亦異乎。余曉之曰：子何謂余爲異也，約言本不止四，析言本不足八，如東部通同桶痛禿獨六聲具而一气周，減何處減，加何處加。夫平入有二聲，故可以清濁分，上去各一耳，何亦以清濁分邪，如桶恫非一上聲乎，乃謂桶爲清而屬透母，謂恫爲濁而屬定母，痛洞非一去聲乎，乃謂痛爲清而屬透母，謂洞爲濁而屬定母，聲同而分異，果何以，故余於本二者二之，故平之通同，入之禿獨，不得不分。本一者一之，故上之桶恫，去之痛洞，不可强析，此六聲之名所由定，故不膠於四，亦不妄謂八也，雖與古人異，非作聰明以變舊章者，庸何恤哉。

又　夫上之與去，猶沈之與浮，深之與淺也。昔人知沈浮爲一，知深淺爲一，而不知上去爲一，故各分爲二，是於分之中而又分之，豈不謬哉。試觀古今押韻可知矣。二平相押，二入相押，上去亦相押，葢上去元是一聲分二，如平之沈浮，入之深淺，故許通押而不禁也。

明・濮陽涞《元聲韻學大成・序》　聲之來也，由人乎哉。風雷無形也，時觸之而有聲。鳥獸無言也，情觸之而有聲。金石草木無知也，物觸之而有聲。爲平、爲上、爲去、爲入，隨觸隨形，萬古不易，是謂元聲。唯人也靈於萬物，故會萬物之聲以爲聲，亦隨所習而異聲。字也者，摹寫元聲之情狀，韻者聲之叶，字之府，詩歌之所由紀也。

明・文震孟《洪武正韻牋序》　傳不云乎，音聲之道，與治相通。蓋有氣而有聲，有聲而有韻。範四方之風氣，歸於四聲。範四聲之音韻，囿於王制。

明・陳仁錫《洪武正韻牋序》　聲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地異時異而無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於序《正韻》嘗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吴武夷之説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

五音，十二律。廼四夷海外邈絶之處，未聞有羲軒周孔出於其鄉，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有合者。自三代時，任昧列於瞽宗，九譯通乎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拘，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詩》皆孔子所刪，舍孔子勿從，而惟沈約是信，以爲大惑。

明・申用懋《正韻牋序》 聞之曰：文字者，兩間之法象，萬化之經緯。音韻者，帝王之聲律，政教之權輿。又曰：字，視也；韻，聽也。視聽聰明，調乎自然耳。

明・郝敬《讀書通》卷一《四韻糾謬》 韻者，勻也，聲調而後勻，音五而後調，五音從來遠矣。沈約創爲四韻，四則必有合，合則必成五。五者，天地之會，圖書之中，故音始于宫，而商角徵羽，還相爲宫。氣和于土，而金木水火寄旺生土。方聚于中，而東西南北，輻湊成中。今翻切家以四字爲子，一字爲母，即此義也。引而伸之，何但三十六字。凡字皆具五聲，平上去入，各兼五也。如平品聘僻翻成邊，邊即五。邊與平，輕重清濁不同，未可即以平該邊也。邊扁變撇翻成冰，冰即五，未可即以邊該冰也。上去入亦然。如傷賞尚殺常，常即五。驅巨去曲傾，傾即五。人忍仍入然，然即五。又如等韻，公拱貢穀見，見即五。通統洞篤透，透即五。凡聲音至五，自住自合，天成非强造也。

又 啓口是平，轉聲皆仄。既仄，何止四，如人忍仍熱入，則入聲當居五，四非定限也。聲有轉注，但可以一二三四五調聲，不可以平上去入限字，如平第一聲，平品聘僻邊，邊又平聲。沈約謂聲起于平，過四還平。不知天地之數，中于五，五相得而各有合，無平不仄，無仄不平，循環自然也。今以平上去入爲例，則入後還平，如以一二三四五轉注，則平居初，而邊居五，邊與平，各自爲聲，不可以一蔽五，而遂謂邊即平也。大抵平聲與入聲相仿，平五轉爲邊，可也。五轉爲便，亦可也。入五轉爲日可也，五轉爲然，亦可也。切韻家字母三十六，子還母各成五，見透並曉匣影喻日徹奉照審十二字，皆仄也，其餘二十四字，皆平也。平可還仄，仄可還平，豈必第五聲定爲平，而限以爲四乎。

又 《樂記》云：五采成文。音必備五，然後有高下清濁，即使一音獨唱，一自兼五，如一東，即兼東董動篤登。三江，即兼江講絳甲見。故曰：聲成文謂之樂。古詩但取叶耳，如冬與東本叶，今既別爲冬矣，而東又押童夢龍之屬，豈童夢龍于東，又叶于冬乎。微與支亦本叶，今既別爲微矣，而支又押眉鸝兒卑衰之屬，則眉鸝兒卑衰於支，又何異于微乎。魚本與虞叶，今魚押居書廬疏初之屬，虞押拘殊蘇麤之屬，不知魚與虞何別。而居與拘，書與殊，蘇與疏，麤與初，又何別乎。其餘可推已。聲之本同者，强割以爲異，其本異者，混收以爲同。皆不可曉。

又 氣出口爲聲，聲成文爲音，聲單音合也。古人作字，爲寫意，不爲審音。故六書兼象形會意指事假借。沈約四聲，專諧聲而已。欲以四聲調音，不知一字皆周四聲，今分聲定字，如好惡之類，一字二音者，間有之，一字三音者，少矣，況周四音，又進爲五音，絶無矣。音不合五，終不叶律，不可謂調。以一字領一聲，雖使字多如牛毛，不足配聲，況所限字，不給聲之萬一。欲不轉而旁通，其可得乎。

又卷二《五聲譜》 五聲十二韻　五聲者，本沈韻四聲，引而伸之，爲完音者也。十二韻者，省一百七類之繁，比而合之也。韻至十二，無不諧矣。五爲天地之成數，十二者，天行之紀，五音十二律，從來遠矣。天行六十而週，故五聲盡于六十。六者，三才之道也，字不足以盡聲，聲亦不可以字窮，撮其大同，簡其大異，舉其大凡，一切可旁通矣。煩紊磔裂，甚覺無當耳。

同統洞篤東，遲齒穉徹志，危偉魏虢屋，虞語遇月藥，孩海害黑汗，沈逞趁質真，田忝簟鐵天，調窕眺滌殿，摩麼磨末禡，邪寫謝褻削，彊襁絳甲鑑，求臼舊屈鳩。

明・張問達《刻西儒耳目資序》 字韻之學，非雕蟲埒也。三才之蘊，性命道德之奥，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宋司馬君實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于韻。誠重之矣。【略】蒼昊之後，籀篆代更，下逮斌珙，翻切益廣。然而字緣義梦，韻因方別。洎夫四聲八病過爲拘礙，遂致經緯不交馴，失立韻之元。【略】夫謂七音可定攝乎。舉攝而竄焉者且柰何。謂五聲可爲宫乎。舉宫而淆焉者且柰何。竊意子之弗應母，乃母之未真，顧安所得元音之母，而與之直通夫自然之韻。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萬國音韻活圖》 蓋人籟如籥，其吹于人口者，總計之二十有九如孔，所調元音俱不同響。

又《音韻經緯全局説》 音韻之總如種，上古之冬天下稼之。至文明之春，中華豐地盛發平仄之苗，則每粒之函，夏吐五聲，真如五穀之穗，然至秋而穡萬音萬字之堆，則音韻之收穫已大成矣。

又《列音韻譜問答》 問曰【略】蓋言有于有字之先，字有于有言之後。字之音韻，言也。言之筆畫，字也。請問音韻言，三者相比如何。○答曰：擊耳鼓者，總名曰聲，曰言，曰音，曰韻，四者俱不同德。聲極寬，言極窄，音韻麗聲言之中，寬于言，窄于聲。音韻兩相比勘，韻寬音窄。何以故。萬物之怒呺均爲聲。假如風吹曰聲，禽獸之鳴亦曰聲，不止人説之爲聲也。故聲極寬。人聲有意者曰言，故極窄。音韻胥爲人聲，故窄于聲，然亦有音韻而無意者，故兩者恒寬于言。音韻兩相比，則又韻寬音窄。蓋多音同鳴之叶曰韻，故韻寬于音，音窄于韻。假如東風松功之類總叶曰翁，試呼東風松功之衆音。而翁韻鎗鎗，無不振響于衆音之末矣。韻寬音窄，不燎然乎。四者之寬窄，其大端有如此。今聲之總名，在字學之外，兹不必論。言在訓詁之内，旅人不敢以爲知，獨音韻屬耳資者，可昌言之。

又 問曰：聲有平仄之四聲，似窄于言者，況音韻乎。今曰極寬者何。○答曰：四聲余分有五，後具論之。夫五聲者，實窄于音于韻于言，蓋在音韻言之後，但余今所謂聲，乃總名之聲，未講五聲平仄之窄，故曰寬耳。

又 問曰：分辨音韻，先生用何法能之。○答曰：敝上字學有定號，以分辨萬音韻之籟，如中華有六書。以分辨萬物之意。若欲通彝人耳資法，先必通西學分辨音韻之號而後可。

又 問曰：我字用筆畫，則能分辨萬物之意，獨音韻屬耳而不屬目，豈其能以定號，分辨萬音韻之籟乎。○答曰：中華之字，能象萬物之内意，敝土豈不能以定號辨萬音韻之籟哉。以外辨内，易也。以外辨外，不尤易乎。

又 夫人性雜而不純，半靈半蠢，惟靈則上通于神，惟蠢則下通于異類。其内如此，其外亦如此。聲屬外者，又安得不如此耶。請申之。人聲出于不靈，故亦不靈，如病狂而喧，似猪嘶狗嚎，是也。人音出于靈，故亦靈焉，如能調能切，是也。夫人聲出于不靈，在字學外，始不論。人音出于靈，因其能調能切，能辨音韻之籟，則定夫某號某號而識之，是號者，字之所由起也。

又 音韻之學，旅人之土産。平仄之法，旅人之道聽。音韻敢吐平仄，願有請焉。何也，平仄清濁甚次。敝友利西泰，首至貴國，每以爲苦，惟郭仰鳳精于樂法，頗能覺之，因而發我之蒙耳。

又 中華所用之音極少，而字則極多。與敝土相反。音少必難免同音之亂，故中華先聖出巧法以救之，每總音乘五聲，則音雖少而能多矣。

又 清平不高不低，如鐘聲清遠。濁平則如革鼓鼕鼕之音，旅人所知如是，恐于五方，未免有一二不相合耳。

又 聲止四亦可。蓋他書多然，不必論也。但每每入聲無字者，常强借他韻，如客以足之，如公韺貢穀、空孔悾哭之類。夫公韺貢、空孔悾，此三聲者俱同韻。若穀與哭，自有本聲，奈何强借于此乎。

又《列邊正譜》 人聲浮于空中，一響易滅，譬之書字于水上者，旋書旋滅，豈能當來世之久，豈能至離地之遠哉。

明・吕維祺《音韻日月燈・序》 余少嘗習等韻，而微有窺焉。然必正其心，調其氣，則清濁開發，隨口而合，五音高下，有不得不然之妙。若其叫嚎喧囂之時，雖故業在心，語不成節，乃知《虞書》聲音之教成，而獸舞尹諧，良不偶也。

又《同文鐸・韻母引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窮，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生生者母也，凡所生者皆子也，不知其子視其母，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字之爲言子也，有爲之母焉。【略】母之生子，必本其父，父一而已。母有七，宫商牙舌之類也；母有三十六，見溪之類也。有開有合，分其族氏；有清有濁，辨其世類；有開收之等，以析伯仲；有點畫反切，以覈形體姓名；有眾獨之音，以分子姓世系。至於有删補之者，則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而亡子歸也。凡萬四百有奇字，邵子所謂萬物之數也，神哉乎。生生不窮，以類天地萬物之情也哉。猶龍氏

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名則有字，有字而後有韻。字者，孳也，子也。非有爲之母者，而何以能孳其子于生生不窮。是故因有名之母，返無名之始，以求所謂父一而已者。此非言之所能幾也，學者當自得之。伊雒蓮花灣居士介孺父識

又《韻鑰・韻鑰引言》 且約之鑰以一百六，所謂平上去入，如一東二冬之類者，是猶天之有日月星辰與四時也。約之鑰以三十有六，所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之類者，是則人之牙舌脣齒喉有自然之清濁，猶天之五行也。約之鑰以七，所謂見爲牙、爲角、爲純清，溪爲牙爲角、爲次清，與夫來日爲半徵半商、爲全濁之類者，是猶之琴本五弦而加以七也。約之鑰以四，所謂開發收閉之四等者，是猶地之有水火土石，子之有伯仲叔季也。約之鑰以二，如開口呼、合口呼之類，猶乾之闢、坤之闔也。蓋以聲唱音，以音和聲，如古紅切，德紅切之類，猶天地之交爲泰，而律吕之和也。

明・沈標《度曲須知續序》 聲音之學，不由師傅則獨悟惟艱哉。然而有口者任歌，有耳者任節，雖吴札、晋曠之能事，胥此萃焉。古者登歌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焉，耳非是則無以召休祥而感靈祇。後世雅閾凌澌，工師徒記其鑑鏘鼓舞而不能明其義，儒者又深求之殘編遺器而未始審其音。嘗考《皇極音韵》之説，其原委不猶哲哉。蓋聲以律天而主陽，音以吕地而主陰，聲有平、上、去、入之辨而翕闢因之，音有開、發、收、閉之辨而清濁分之。

明・程元初《律古詞曲賦叶韻統・凡例》 沈休文雖因律詩分四聲作詩韻，又嘗撰平上去入《四聲譜》。梁武帝問之，對曰：天子聖哲。宋吕大有幼時，其父侍御公令作四聲，對曰：微雨變雪。蓋平屬東爲春，上屬南爲夏，去屬西爲秋，入屬北爲冬，如造化之轉運，春氣一倡而四聲俱備。又平聲如祖，知其祖則子孫自一氣相通，以類相從，隨聲而得平上去入，各分熟于音律者，平聲猶能記憶，至上去入聲多廢格不用，甚至平仄失調，表啓多至失粘。

又 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巡行方岳，考律同度，典律之官，依律和聲，欲使聲音皆清正，誦讀歌謡明白無訛，不惟自歌者心口相契，聆聽者耳足聽聞，且可感格鬼神，非細事也。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序》 昔人謂曆與律相表裏，余謂韻學與律法相表裏。夫曆在天，律在器，似不相關。律效人，韻播音，自是一事。虞聖之命典樂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余攷樂原本於此。《統韻》一書，亦原本於此。聲在樂，屬器通於人，則古今四方萬籟不同之響也。聲之在器，與在人不同，其有清濁高下長短無不同也。器之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一一依人之永，是八音之能也。無宫商角徵羽以和之，則樂紛，律則不紛矣。人之有牙舌齒脣喉，一一和律之聲，是八方之能也，無開齊撮閉合以和之，則韻紛統則不紛矣。古今之言樂者，求律於其器，而不求律於其人，非不幾幾近之而律無統也。古今之言韻者，求統於其方，而不求統於其人，非不幾幾近之，而統無律也，統之所以律之，律之所以統之也。開齊撮閉合之叙，角徵商羽宫也。角徵商羽宫之叙，春夏秋冬中也。樂有五音而附以變徵變宫是爲七音，韻有五音而附以半舌半喉，是爲七音。律有十二，一律爲經，七音緯之而成一均，古韻字。均則七調，十二均而成八十四調，統有三十六，一韻爲經，三十六統緯之而成一目。目則三十六，各以三十六統緯之，而成四聲百四十四目，五千一百八十四聲，舉天地間羣籟之有字無字盡該焉矣。若夫古今字體三萬三千有奇，其分讀四萬一千有奇，既列經緯以組織。夫四聲因提韻母以調引，夫喉舌既挈韻綱，帥先其位置，又呼條貫部署，其七音博而約，繁而簡矣，復遡諸蒼頡鬼哭之前，羲皇畫卦之始，而取其形，取其聲，取其義，以統萬有不□□音歸之於一。音基。一者，奇也，昔人謂是萬世文字祖，余謂是萬世聲音祖也。舉一音基。爲唱，聲無不歸綱，韻無不歸統，約之約，簡之簡矣。天聲爲唱，止三十六母，地音爲和，止百四十四目，以聲音祖提之，凡聲凡音不俟求索，猶之環拱垣星俱自北辰，分度無絲秒爽也，乃定通釋以明理，定類音以檢字，唐功令不能廢古，明功令不能廢唐，爰疏古韻《唐韻》，以便流俗共趨，亦以證統韻畫一，凡此者，一一皆天然之聲，同然之音，毫無矯强于其間也。

又卷一《通釋上・釋原》 聲音　天圓健行於外，地大氣舉於中。

凡氣皆天也，人生其中，德性之和帝迪，天牖存焉。天載無聲，發而爲聲，天之聲也，聚而爲音，地之音也。是故物感於外，情發於中，而單出者爲聲。聲者，情之質也。人生墮地而即發者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爲音。音者，聲之文也，人人性中所自有者也。故曰：聲者，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由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試思墮地時，聲盡相同，孩則函胡重濁，髫則明亮輕清，五聲始備，五方各異矣。誦讀文字，即此一方人各不同，無問異域矣。師友雜染，可沿海内矣。著書流布，可淆古今矣。

又　標領七音　韻也者，均古韻字。也，指樂均也。言六律五聲八音，純然如一，不可得而雜也。今兹立韻標領七音，角曰開口，徵曰齊齒，商曰撮口，羽曰閉口，宫曰合口，變徵曰齊齒捲舌，變宫曰混音，合之不可入於撮，齊之不可入於開者，非我同均也，雜他字於中便不純粹，且此母下。在同均中，止有一子，不容更有二子，如東爲合口端之子。冬爲撮口端之子，若欲併之經緯圖中，無處字頓矣。東冬同讀者，不知合口撮口之分也。今人讀冬爲正音撮口，不與東同，便噱然矣。不知第二撮口韻中，取端爲上母，於此韻中，胷雄穹窮，任取一字爲下韻翻切之，仍得冬之正音撮口，舉此一字爲例，始知一韻標領一韻之正音，韻韻標領韻韻之正音，誦之自有翕如純如繳如釋如意味，界限畫然，不容混雜，如黄鐘均標領屬宫調，則黄鐘爲宫之宫，林鐘爲宫之徵，太簇爲宫之商，南吕爲宫之羽，姑洗爲宫之角，應鐘爲宫之變宫，蕤賓爲宫之變徵，是七音者，其條貫也，各有本位，各具短長，何處可加一律於此調之内乎。十二均同推，以此律韻，何獨不然。

又　文字聲音祖　由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四千九十六變，所以統之者，太極也。十二均，而七音八十四調，所以統之者，黄鐘也。方伯率夫公侯，公侯率夫卿士，大帥率夫偏裨，偏裨率夫部伍，所以統之者，天子也。今《統韻》所收字文之體三萬三千有奇，其分讀四萬一千有奇，一聲三十六韻，一韻三十六音，四聲百四十四韻，五千一百八十四音，標領七音，經緯條貫，分合似已盡神矣。豈遂無所以統之者乎。史言黄帝史臣倉頡造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不知前此千餘年，庖犧未畫八卦時，見得太極必有陰陽，陰陽遂有奇偶，于是先畫一一音基，與奇同。以象陽，次畫兩一奇。以象偶，而變化無窮矣。先畫一，一，奇。數之始也。凡字皆生於此，爲萬世文字之祖。許慎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奇。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梅膺祚曰：按一古惟奇音，後人轉爲益悉切，音變而義不變也。昔人謂一爲萬世文字祖，今遇萬有不齊之字，以之爲韻，以一奇。爲母，唱之無不歸其綱者，舉其綱得其標領，標領得而七音定，故曰一奇。爲萬世文字聲音祖也，夫又安得不爲天地聖賢洩此秘藏也哉。

又　省括圖説　樂律八十四調，有旋相爲宫之法，如曰宫調商調，實則一調，完具七音。從來言聲韻者，亦知每韻具有七音，絶不知全韻於七音中，亦有專屬，如樂之專屬一調然者。

又　聲音一　單出爲聲，雜比爲音。黄佐曰：同聲相應曰韻，異音相從曰和，竊如公韻也，何以公空烘紅則相應，杞穹胸雄則否，以合口宫韻，不容有撮口商音也。杞韻反此。又如公字，平聲也，角音也，用見之仄，用東之徵，異音矣。翻切乃得公，相從者，母也。相和者，子也。

又　字母十一　韻母，即字母也。字母可攝字，不能攝韻，韻母能攝字攝韻矣。有其字，人不能得正音焉。無其字，於正音更遠。是故鎖鑰在韻母，别音在字母。

又　歸母十二　字不知母，無以分七音，無以定清濁。音鮮當者，古音而唐，渾噩入文明，唐音而曲，文明入北鄙，唐雖非定韻，音盛矣。不知母音，宗古而古雜，宗曲而曲雜，并宗唐而唐亦雜，能歸母則三者辨矣。

又　聲音祖十三　未有文字，先有聲音。聲音雖繁，古不以加，今不以漏。文字於何生，始於一。聲音於何生，始於一。音基。一者，文字聲音之祖也。

又卷二《通釋下・釋義》　法不能明者何由，無一定之韻也。茫然惘然者無論。雖文人學士鮮知反切，譌傳譌，謬傳謬，安問性中天然之韻哉。然反切止一音和。音和二字出於等韻之一，無奈其立十三法門，亂人心曲。使無彼法，音和二字亦自不必立也。從來韻書充棟，無畫一韻書，使人隨口流行者，昧自性天然之韻，而韻書之道紛然，何去何從

乎。不但失韻之道，併性與天命胥失之矣。惜哉。

又　四聲等貫　往韻四聲標目有多有少，入聲既少，更多錯雜。又言某韻有入聲，某韻無入聲，入聲自平直貫無不呼出而强曰無，蓋以見他韻如是故也。今因平聲定而仄聲貫之，重十六韻仍標其位次，如冬令不比三時，而干支日月仍在，有聲無字者多，即上三聲遇羽音亦多有聲無字，其理亦然。若北曲消入聲作平上去，又不足論矣，則《統韻》四聲等貫之創立者也。

又　韻高下　韻如山巒疊翠，高下作三十六起伏，百四十四韻皆如此，與他母他韻相隣相近者，實不同也，攷之於釐毫絲忽，初如樂音焉。

又　聲音祖　韻學已上口矣。遇隻字而求其何標目，何七音，何綱，躊躇思索未善也。伏羲畫卦之始，先有一奇。焉，以一奇。爲唱，隻字爲和即得綱，綱之轉音止五，亦曰轉音綱。得綱而七音定，條貫之而五等定，半舌半喉附於徵宮，故曰五等，則《統韻》聲音祖之創立者也。

又　發而爲氣，出而爲聲，收而爲和，無音不三合也。

又《釋例》　故韻韻信口可誦也，人每高視七音。七音者，牙舌齒脣喉半舌半喉也。又每炫視清濁。清者，高也。濁者，下也。次清，高中微下。次濁，下内微高。又以五音細別之，宫濁而商次，羽清而徵次，角音清濁中，是每韻之三十六音，高下自有三十六等，非凡清皆同高，凡濁皆同下也。此則性情精微者了然。粗浮者茫然，更有進焉者勤於辨韻，又可爲澈濾性情之一助云。

又《稽往》　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

又　惟夫音聲之説，原於器數者，不言音聲，言音聲者，不言風氣，殆亦不諧之以元乎。聲有南北東西之殊，此皆人耳，非天之□也。吾之論乃聲之始，而非因字以辨聲者也。若此者，以音寓於聲，而聲寓於氣，氣因於時，時有遷變，而此音聲終不可移也。若夫神而明之，被於金石，隨其消長，以成歲功，以和天地，在人之變化耳，獨聲音云乎哉。

又　雜問答：三十六韻之入，何其同之多邪。指《經緯圖》。曰：陳君論之矣。聲之開閉如四時，至發長而多，至陰極而并，固其理也，猶之落葉歸根耳。每聲必收聲雖同，然各收其聲，安得不書之以相配。以上見密之先生《等切聲原》書，其自叙音聲之教，亦謨意見所及。節其原文録於《統韻》序次，是立《統韻》來第一真知己也。

明・黄雲師《元韻譜序》　佶衆韻爲十二，何也。曰：樂有七音，韻有七音，律娶其妻而字歸其母，故韻之道通於樂，其元聲一也。

明・喬中和《元韻譜・自序》　聲韻之道，準諸《詩》。《詩》有分韻，無分聲，天籟自鳴，天籟自合，解慍、擊壤之遺也。今不可考而知耶。尼父之心，精在是矣。自四聲立，而詩之不協十焉五，《補韻》成而不協猶十之三，抑未攷其音之元乎。人具脣舌齒喉牙，自當以呼吸緩急，會天地之元音，豈泥故轍哉。夫元萬象咸羅，其森然列者，不得以髮爽，亦萬化靡窮，其紛然變者，不得以數計，抉其奥，不第協《三百》也。由《三百》以遡之前，歷歷以衡之。今凡名公碩彦之操觚，匹婦匹夫之率口，未見其有齟齬也，奚以明其然也。

又卷首《釋目・五聲釋》　五行之在干支也，無弗具聲之有五，亦猶音之有五也。蓋一從一横之妙，弗容缺也。聲出於天，音生於地，韻成於人。何以謂虚，乃聲竅，乃音氣，乃韻。天地以五行化萬物，物各具一。五行何獨於聲而四之。音之五也，宫爲土，徵爲火，商爲金，羽爲水，角爲木。其在聲也，上平宫，下平徵，上聲商，去聲羽，入聲角。考之古有韻而無聲。聲之分自胡僧神珙，故《三百篇》不但二平之互用也，而上去亦無别。乃知古今人論字但曰平仄。嗚呼，盡矣。唐詩無分平而有分仄，宋元間詞曲合平仄而混出，亦各有解悟處，非苟而已也。凡一音五聲，空然而呼之，氣一出而一入，陰陽代謝之機也。上平氣出，下平氣入，上聲氣出，去聲氣入，入聲氣始入而終少出，貞啓元也。

又《四譽釋》　韻書至七音，清濁綦詳矣。余復於清濁中分四譽，曰柔律，曰柔吕，曰剛律，曰剛吕，先立位以待聲，聲無弗備，其字之多寡有無弗計也。

又《七音釋》　按律吕新書，宫三分損一，而下生徵。徵三分益一，而上生商。商三分損一，而下生羽。羽三分益一，而上生角。角三分餘一而不生。此音之止於五也。其脉絡一造化之自然，不容以毫髮紊。

等韻取木火土金水之環生，自非本色。大綱不立，而萬目紛錯，有以哉。五音之禪，如波之流，高而下，下而復高而不及。半徵附徵，半商附商，類乃從也。樂家雜比之音，義取相環。故宮商角而次變徵，徵羽而次變宮，以陰陽相接，間二律也。六十調圖宮商角徵羽而變宮變徵附焉，以數之多寡，聲之大細爲序，俱於相生之元音不倫，義各有取爾。樂典謂喉爲宮，脣爲羽，以脣上喉下，配管之下宮而上羽也，不思管以代口耳。聲自氣海出，脣最遠，喉最近。故管之遠爲宮，近爲羽，遠以代脣，近以代喉，分遠近，非分上下，且脣土，喉水，脾宮，腎羽，理不可易。又宮分正少，謂重脣輕脣也，若喉則無少宮矣，非誤耶。

又《陰陽釋》 夫聲有陰陽，隨在咸具，就譜而從觀之，上平爲陰，下平爲陽，上聲爲陰，去聲爲陽，入聲陰極而陽微生，《中原音韻》謂平有陰陽是已。謂上去入無陰陽，是欲於上去入中分陰陽而不得，而不知上去總一仄，亦猶上平下平總一平也。四聲蔽之也，於平聲中分陰陽，而爲上平下平，於仄聲中分陰陽，而爲上聲去聲，於陰極生陽之際而爲入聲，並列爲五，豁然矣。試以口呼之，人人自解。又循譜而橫觀之，則宮商角爲陽，徵羽二變爲陰。提一音而分之，則清爲陽，濁爲陰。合一佶而較之，則律陽而呂陰，剛陽而柔陰。統十二佶部之，則寄爲陽，歸爲陰。逐佶而配之，則自卅至卜，一陽而一陰。叶聲則陰或變陽，陽或變陰，而陰之仍陰，陽之仍陽紛紜幻化，不可以數詰，而咸可以理研。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音義雜論・音義始論》 音義何始乎，無聲有聲而義生焉。音心曰意，而用于形聲，其事咸宜，其義乃顯。嘗自思惟，風輪噫氣，寓竅唱于。冬雷艮震，帝與物出。風雷益，雷風恒，聖時思睿，萬古不壞，此貫乎有聲無聲而冒如斯者，果何義耶。人生下地，徼觀其竅，中發而收，何人不同。阿哇之聲，即是吾余，脣喉豈有造作哉。五音止是宮商，而商皆歸宮。平上去入，止是平仄，而仄皆歸平。試以五方而音之，中起東南西而斂于北。東西南北中，惟北爲入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惟三爲平聲。仄聲直而入聲斂，足驗字頭，平聲則有餘聲，發喉收喉，皆其用也。六七八九，即一二三四，而十即中五之四，破旋爲四時，分十二律，以此辨字頭，辨發送，辨餘收，其用寧有遺乎。萬法盡於小衍，請以聲衍。吾余者，中五之聲也。一之聲爲噫，二之聲爲呢，三四之聲爲思，陰陽意言，皆一之因也。你汝若人，皆二之端也。生死時事，皆三四之參也。二舌聲，三四齒聲，一與五喉聲，而脣腭會矣。九專腭，八專脣，七則齒之精，六則舌之盡。十者，宮商之時也。中者，宮商之統也。東爲舌頭，西爲齒收，南爲舌收，北則專合脣以會宮者也。春聚聲，夏放聲，秋收聲，冬侷聲，秩叙變化，玅哉叶乎，不入微至之門，且置勿論。

清・柴紹炳《柴氏古韻通・自序》 蓋稽之《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凡人發言爲詩，因制字有韻，字本代言韻以諧聲，牙舌脣齒喉應於角徵宮商羽，故六書之制通於五音尚矣。詩者取單出之聲爲成文之音，成文應節，故獨奏則爲歌，合舞則爲樂。詩必合樂，務先審聲，斷章比什，未有舍韻者也。

清・毛先舒《聲韻叢説・題辭》 韻學之弊有四：淺學之士，妄撰韻書，重誣古人，詿誤來學，其弊一也；次有蹇于牙吻，囿于偏方，雖稍窺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閒毫釐萬里，其弊二也；又有妄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韻，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給者，操觚之際，利趍口而畏引繩，故樂就三弊，且爲之張幟，其弊四也。

又 予論韻之離合遞變，雖復援据無譌，第理須通變，而難畫一，此予所謂學難齊，又云可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即中原十九韻轉收諸例，雖法不厭詳，俱有定説，而歌亦存乎神明，要合齒牙得利而已。《詩》不以辭害志，《易》不可爲典要，予于韻學亦云。

又 學士大夫能稽古而多不嫻音律，伶人歌工能歌而不讀書，則習流而昧源，此聲韻之學少能貫通之也，況學者又多未稽古，而優伶併鮮精于音律者乎。

又《韻白・音韻瑣語二十五條》 音者無方，而易轉不過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諧於聲而順於耳矣，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又云無定之四聲以協天下之律。此二説亦畧與前同，然皆非也。審如顧氏云云，則古來韻譜但設平聲一部，而以上去入部諸字皆併入之可矣，何者，顧氏謂四聲本無定，而或平或仄皆可時措之宜而無礙故也。然古人

何故又必別設上去入三聲也，且若是乎四聲可隨呼也，則詩皆可以不論平仄，而後來填詞圖譜及南北九宮譜亦皆可廢矣，然邪否邪。且使果爾，則顧氏又云天不可讀去，東不可讀去，又何也。

余作《唐人韻四聲表》，唯穿鼻抵齶無入聲，餘俱有入聲，顧寧人《音論》謂直喉韻歌麻亦無入聲，毛氏之說未盡。愚案入聲除閉口之外，其餘多近於直喉，而曷黠二部則歌麻嫡派也，若謂直喉無入，將置此二部於何地邪，然此亦人共通曉，可不必辯。

清・毛奇齡《古今通韻》卷一《上平聲・一東》　宋儒論四聲通轉竟及入聲，與詞曲同，故宋人不復著詞曲韻，正以此耳。但其說多謬，如《魯頌》：敦商之旅，克咸厥功。以功讀古，此是叶音。《虞書》：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功協能，此是轉音，正東冬轉蒸之証。而宋儒讀功作刮，與伐相協，謂功古故刮，四聲通轉，且引克咸厥功，功字讀古爲証，殊不知功之讀古，只是叶讀，原非通轉，功在東韻，古在麌韻，無此轉法。若又轉刮，則刮在黠韻，愈轉愈遠，天下無東平與虞之上聲、寒之入聲作轉合者。而以爲通轉，是茫然不識四聲爲何物，而欲以定韻，豈不冤乎，況《詩》《易》《楚詞》及六朝唐詩亦並無入聲通轉者耶。

清・葉燮《己畦文集》卷三《審音說》　天地有剛柔之性，人稟之有五方之不齊。故五方之人其性情氣質聲音相貌舉止動作各以其方別，而聲音尤甚，有千里而異者，有百里而即異者，固不能正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也。昔者聖人制爲樂律，其取聲也果何所憑乎。蓋天地有自然之中聲，寓於黃鐘之管，而黃鐘實該萬事之本。然古之聖人以黃鐘協律，而不能協五方鄉土之音。然則五方之人聲果有一定而可憑以爲準哉。乃後世之依聲叶韻，鑿然以爲一定不可易者，何所本也。《詩》三百篇，其閒勞人思婦塗歌里謠之作，彼亦何嘗學問，何嘗考究，不過寫其自然之鳴。聖人以其性情之合乎正，故採之而爲風，高下其節，以被之管絃，彼作者初亦不知其然也。後人以聲韻叶之，必曰某字叶某字，而以三百篇爲證，則亦後人之臆說而已矣。即如屈原《離騷》等作，每隔句作正音誦之皆不叶，因其韻而改叶之而後可成誦，後世遂以爲必此字而後可協此韻，非是則失之。夫原楚人也，其仁義忠信自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而其語言聲音則孟子所謂南蠻鴃舌也。音之鴃舌固無害乎心之仁義忠信，然必并其聲音，一一取則而爲定衡，此皆耳食之徒也。沈約詩韻，吳興土音也，自唐以後詩家奉爲金科玉律，不敢毫末出入其閒。明太祖以時王之制改爲《正韻》，頒行天下，而有明詩人未嘗遵而用之，而宗沈約如故，則以相沿之久，錮習使然。即知沈韻之非，然欲正其非者又難乎其爲是也。蓋沈約之韻爲方音，而正之者豈另有不易之音乎。亦方音也，十五國之詩皆方音也，況其餘乎。則亦不必辨而已矣，相習而因之，即相因而用之，必曰此是彼非，此據彼徵皆夢也。若又辨其徵據之是非，夢中說夢也。莊生所言天籟人籟，一而已矣。天籟萬有不齊，不得逐一而名之曰某籟是某籟非，强天籟以加之音也。聲韻人籟也，獨不然乎。若曰必如是焉而後可，援引徵據紛然雜出，此亦塾師之博學而已矣。若樂律之道則不然，彼必協乎音而後能合乎調，依乎聲而後能吐乎音，故於平仄中分陰陽，陰陽中分清濁，同一陽音而轉聲不叶則不成調，則審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而後宛轉如意，入耳不繁。此吳中專家老伶能知之，若今之詩詞不可歌也，不戾於平仄足矣，又何必藉學究之援引徵據以爲博哉。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下《第七十四》　又按顧氏《音學五書》言文人言韻莫先於陸機《文賦》。余謂《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晉書・律歷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梁，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蓋於漢建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曰古無韻字，不得如顧氏云起晉宋以下也。

又　又按《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即妄爲諧語曰。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

清・潘耒《類音》卷二《二十四類圖說》　一母之音，分而成四呼，四呼之音，比而成一類，有呼有類，而韻生焉。爲韻而不先明類，則宜合而分，宜分而合。

又《平聲轉入圖說》　四聲者，一聲之轉，平上去三聲皆同，而入聲

獨異。三聲韻多，入聲韻少，三聲一類一轉，入聲多類共轉，北音無入聲，强以南音讀之，易致淆訛。南音雖天然有入，而不得其條理，亦不明某類之確轉何類，謂屋燭質物爲東冬真文之轉，而虞模支微無入聲者固非，謂虞模支微轉屋燭質物，而東冬真文無入聲者亦非，謂遮車歌麻無入聲者固非，謂蕭豪尤侯無入聲者亦非。必明各類之有全音有分音，而全者轉全，分者轉分，井然不亂。既明全分，則知有字之類二十二，無字之類二，共有二十四類，而十類之入聲分承之，用少攝多，乃有正轉、從轉、旁轉、別轉之不同，非精心細審，不能明也。今爲圖四層。第一層正轉之類七，第二層從轉之類七，第三層旁轉之類七，第四層則入聲之七類也。姑以第一行言之。○衣○於之轉，○一揾鬱，本屬一聲，長言之即平，短言之即入，一體天親也，是爲正轉。○○威○之轉，○一揾鬱，雖亦穩順，而長言短言，非即一聲，支流族屬也，是爲從轉。恩因溫氳之轉，○一揾鬱，則變聲而成，本非一氣，外戚旁親也，是爲旁轉。餘六行者，皆以三轉一，類類相承，天然脗合。故平聲之類二十一，入聲之類七，足以括天下之音矣。若閉口三類，則以一轉一，無正從旁，故名別轉。其實此三類者，舉天下之人讀之，侵尋無異於真文，覃鹽無異於元先，咸凡無異於删山。惟浙東甌閩之人閉口讀之，別成一種，而不均之他類，不參於四呼，幾於可廢。而仍存之者，以世既有此音，不容泯滅，且有字有韻，自昔相承，不可革也。惟明乎轉入之故，而入聲之部分定，三聲之部分亦定，諸類之部分亦定，此審音之要樞，前人所未發，故備論之。若夫無字之音，能出之喉舌，而不能形諸楮墨，非口傳耳受，則必俟之心通神悟者矣。

又卷三《聲音元本論上》 聲音者，先文字而有也。人生而有聲，既長乃能識字。聲止於一，字則多寡不論，或一音而數字，或有音而無字，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者也。中古以降，字日繁，音日變，昔人思有以綜理之，而字書韻書出焉。然不得其天然之條貫，則如散錢亂卒，錯雜而不可整齊。自字母之秘啓，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且使天下無字之音可以有字者引之而出，字母之功偉矣。

又 天然者，人所本有之音也。本有之音而不能盡出，則以習誦有字之音，窄道無字之音也。然而謳吟嘯呼，時發天籟，方言土音，兼多偶合，誠有導之者而汩汩然來，琅琅然吐，然後知向之蘊而未發者，尚有如許之音，一旦出之於喉，宣之於口，如啞鐘之忽鳴，如貧兒之驟富，不亦快乎。然而無字之音，傳諸楮墨，似而不真，自非神解，必口傳而耳受，庶幾其無訛濫也。

又《聲音元本論下》 物莫不有陰陽。其在音也，重則爲陰，輕則爲陽，一陰一陽，常相對偶。人知清濁之爲陰陽，而不知清聲濁聲，又各自有陰陽。影喻曉匣，清也。羣疑，濁也。見溪，清濁半者也。影曉爲清之陰，喻匣爲清之陽。等韻既分四母矣。見溪半清半濁，再剖之不成聲，不分可也。羣疑則確有陰陽，何可不分，故增舅語爲陰，以羣疑爲陽，而後濁音四母具焉。

又《全分音論》 造物之數，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奇則有耦，其在音也，有陽則有陰，有清則有濁，有平則有仄，有全則有分。何謂全。凡出於口，而渾然噩然含蓄有餘者，是爲全音。何謂分。凡出於口，而發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爲分音。二者猶一幹也，枝則岐而爲二。既已爲二，不可得合矣。而世人或讀其全，則不知有分，或讀其分，則不知有全，此亦方隅習俗使然，莫能自覺者也。今釐天下之音爲二十四類，而相爲全分者十四類焉，灰回全也，皆咍分也，歌戈全也，家麻分也，肴蕭全也，豪宵分也，元先全也，删山分也，東冬全也，庚青分也，江唐全也，陽姜分也，覃鹽全也，咸凡分也。南人讀麻如磨，讀瓜如戈，口啓而半含，北人讀麻爲馬遐切，瓜爲古窪切，唇敞而盡放。含者，全也，放者，分也。北人讀湍如灘，讀潘如攀，讀肱如公，讀傾如穹，讀江如姜，讀腔如羌，讀嫌如咸，讀兼如緘。南音則判然爲二。其讀傀如乖，讀恢如劌，則南北音皆然。湍潘也，公穹也，江腔也，嫌兼也，傀恢也，全音也，啓而半含者也。灘攀也，肱傾也，姜羌也，咸緘也，乖劌也，分音也，敞而盡放者也。是二者欲以爲一，則各有四呼，各有陰陽平仄，不容相混。欲以爲二，則氣分相似，聲吻相似，非如支微與真文之迥別懸殊，故命之曰全分。平上去皆然。而入聲尤爲明顯。月屑全也，黠鎋分也，屋燭全也，陌職分也，覺鐸全也，藥灼分也，合葉全也，洽乏分也。昔人惟

不明全分之故，或欲併兩類爲一類，或以删山添捲舌一呼，或以陽姜肱扃爲混呼，離合之間，苦難位置，豈知其從奇生偶，各成一類哉。然則他類無若此者乎。曰：有之。而全類無其字，故全類亡其音。遮車全也，尚有分音，如元先之有删山。敷模全也，尚有分音，如東冬之有庚青。尤侯全也，尚有分音，如江唐之有陽姜，唯支微規闕真文侵尋四類無分音，其轉爲入聲，則遮車灰回元先，此三類轉爲月屑。皆哈删山與遮車之分音，此三類轉爲黠鎋。敷模尤侯東冬，此三類轉爲屋燭。庚青與敷模尤侯之分音，此三類轉爲陌職。歌戈肴蕭江唐，此三類轉爲覺鐸。家麻豪宵陽姜，此三類轉爲藥灼。其支微規闕真文三類轉爲質物，則無全分。至閉口三類侵尋轉爲緝習，亦無全分。覃鹽轉爲合葉，咸凡轉爲洽乏，亦有全分。二十二類有字，二類無字，共成二十四類。以平上去之二十四類收歸入聲之十類，脉絡相承，一絲不亂，審音至此微矣，密矣，無餘蘊矣。然則何以置二類而僅列二十二曰二類者，舉世無其字，故舉世昧其音，能歷然於口，了然於心者，無幾人耳。驟而語人以有此音，尚駭而疑，況居然列之爲類乎。姑就有字者立類，而無字者存其説，以告天下後世之人，萬一有神解妙悟者，聞而莫逆於心，遥相應和，是以子雲而知子雲也。千載下，猶旦暮遇之也。

清・趙紹箕《拙菴韻悟・叙》 自此究心於韻學，久之，而疑夫入聲原無数轉，何以五方讀法不同；平聲確有两音，何以休文命名惟一；音中所統之聲，何以有多有少；聲中所成之韻，何以有缺有重。反覆搜尋，不明其故。一日趨庭請問，又蒙大人示之曰：入聲讀法不同者，五方取音之異也；平聲命名惟一者，休文立法之踈也。聲之少者，前人調審之未到；聲之多者，前人分派之未精也。韻之重者，前人口法之不清；韻之缺者，前人推類之不細也。疑團既釋，從事益殷。無何，又疑夫韻書之聲與音與韻，有本同也而云異，本異也而云同，余不知其所以異同者何所依據也。適值大人游宦維揚，無人請教，一日省伯父於信都學署，從弟涿子洛子，時詢韻學，每遇素疑，輒無可答。因將各韻，日詠夜思，忽爾得其要領，爰爲之繪成綱目二圖，縱横推演，上下參詳，見其位次天然，莫能移易，包羅萬響，不漏不支，不覺忻然自謂曰：向之所疑者而今可悟已，彼韻書之聲與音與韻，其所以異同者，無非古人囿於土音，後人拘於成法也。斯時也，不但羣疑頓釋，而且於人之聲音，悟其吐茹之闔闢，呼應之化生，又悟其聲之經緯、音之正變、韻之奇偶獨通，更悟其聲之成字必由三母，母之化韻，有正有偏，三復無疑，妄信得乎聲理之約矣。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提綱十二則》 是集音韻聲位之數，每與經史聖賢所論符合。援按《周書・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書・律歷志》曰：聲者，宫商角徵羽也。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宫，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聲爲宫紀也。協之五行，五常，五事云云。○《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今是集五音雖係舊有，然分之以統十三韻，則援之創立也。至若于平上去入四聲下，援新增以全聲，而五聲始全于天地之數，五行之理相符合也。○《易・説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易・繫辭傳》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其數亦二十有五。蓋天數純陽爲奇爲單，地數純陰爲偶爲雙，故數皆二十有五也。今援十三韻圖，每音各有五調，五五共二十五調，亦與天地之終數相合也。○《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于黄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今援十三韻入聲圖内只有五韻，其末一韻爲閏餘，其十二律之韻則每三韻共一入聲，是一而三之之理也。積成一十二韻，是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理相合也。○按《律歷志》五聲之本生于黄鍾，損益之而十一律生焉。陽六爲律，陰六爲吕。陰陽合德以化生萬物，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又宋濂所進《洪武正韻・叙略》云：韻書亦入宸慮，下召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

盛哉。雖然，璇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今援是集蓋不止于旋轉八十四調，然推十二律以屬各韻亦相合也。○《虞書》：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按《律歷志》謂天地之數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傳曰：歸餘于終，師古曰：歸餘于終，謂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也。則是閏者十二律之餘也。今援十二韻後有閏餘一韻，亦相合也，○《律歷志》曰：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如淳曰：黃鍾生林鍾，而呂生子，如淳曰：林鍾生太族。天地之情也。今是集，援皆按各韻分爲陰陽，夫婦亦相合也。援按璇宮以七音爲均者，乃每律內牙齒舌喉脣及半舌半齒是也。前人獨以來日二母分爲半舌半齒二音，故爲七音一律，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也。今援新分爲九音，每律九音十三律，共一百一十七調，蓋不止于八十四矣。

又　一字必有五聲，自梁沈約《類韻》行，後由唐至今惟有平上去入四聲，今援增以全聲，是爲平上去入全五聲，庶成完璧。

援按五行相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得五而成，如人手足之指之類，不可枚舉。誠哉，五者，天地之大數，不可少者也。自沈約以四聲爲《類韻》之後，唐以詩取士，易其名曰《禮部韻略》，遂至天下遵之，毫髮弗敢違背，信乎言出于朝廷而人弗敢違也，是故韻與四聲之行于天下，由唐至今千有餘載矣，雖洪武有《正韻》之作，音韻皆叶乎《三百篇》，而世儒猶不之從，何哉。夫《三百篇》孔子所刪者也，柰何世之儒以學唐詩之故，泥乎遵沈約而昧于遵孔聖耶。惜夫。至若字之四聲，則未聞有議其闕者矣。夫五聲之說雖援管見創立，然天下之大，豈无同心而先我者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說者曰字之有四聲如物之有四角也，援曰有四而闕一，豈非四角實而中心虛者乎。援不揣謹按凡字自然各有之五聲，增之是爲全聲。

又　字之五聲，上去入三聲爲仄聲，平全兩聲皆平聲，平輕故在上，全重故在下，間嘗亦曰上平下平。援按《正韻》謂七音韻中平聲原無上下平之分，舊韻以平聲字繁，故釐爲二卷。宋景祐間丁度、司馬光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下定爲卷目，今不從，惟以四聲爲正等語。今援是集中復有上平下平之稱，按《正韻》乃洪武時翰林臣樂韶鳳、宋濂、王僎、李叔允、朱右、趙壎、朱廉、瞿莊、鄒孟達、孫賁荅、裎與權、左御史汪廣洋、陳寧、御史中丞劉基、行省參知政事陶凱諸先輩所質定，援小子何敢復有此上下平之稱，而與諸賢相左耶。但昔之所謂上下平二聲，原以字多混分其上下之說，甚覺不妥，故可抹去不用。今援所謂上下平二聲，乃係凡字五聲內初起之平聲，與收尾之全聲也。意以全聲自援創立，恐未經習見者有礙呼喚，故仍以上下平稱之，此蓋一字中五聲頭尾輕重之上下，非上卷下卷之上下，固確然一定，上下之稱而不可易者也。因前人未分五聲，故諸賢以四聲爲正，非相左也。

又《五聲說》　槃什馬氏自援曰：吾聞之天數㊄，地數㊄，夫以天地之大數且囿于㊄矣，二五而爲十，《易》曰：十者數之成也。至哉斯言歟。又嘗考之外夷各國之于數計也，雖其聲音命名之有不同，而至于十之爲數則確然不能移易，斷未有或于十之外加一二數而爲十者也，亦未有或于十之內減一二數而爲十者也。雖欲强爲加減，究何能累增而至于千百萬億乎。信此十之爲數不可易也，則是五爲十之半，又豈可以更易者乎。是故㊎㊏㊌㊋㊍之爲㊄行也，㊐㊑㊒㊓㊔之爲㊄方也，㊕㊖㊗㊘㊙之爲㊄音也，以及㊄事、㊄味、㊄色等屬莫可枚舉，總以得㊄而成。是以樂以爲道㊚㊛㊜㊝㊞各成一音。每一音中各成㊄調，每一調中各具㊄聲，要皆律吕錯綜得五而成，何獨于字之一道而僅有㊟㊠㊡㊢㊣聲也乎。柰何沈約分韻知有㊠㊣㊟，而不知某字因何在上，某字因何在下。釋神珙等韻只分㊟㊠㊡㊢㊣聲，而少一聲也。援也幼而留心音韻，偶有所得，益之爲㊄，謹具圖分晰于左，以補其全，庶乎千慮之一得耳。或曰：子何以知字之必有㊄聲，而謂神珙爲少㊀也。余曰：以理揆之，以音等之，而覺音有未盡于㊢，且㊤㊥等兩字㊠㊡㊢㊣皆同，是以知也。或曰：子增之爲㊄安乎。余曰：余初亦未安也，乃以十數字等之而有㊄聲，進乎百千字等之而亦皆有㊄聲，以至于有音無字者雖百千萬字而亦皆具有㊄聲，余意始稍安矣。間嘗試以教六七齡

之童子，初授一二字之㊄聲爲等法，而凡有字無字之㊄聲，即百千萬字皆信口而出，合乎天然，毫無强勉，而余之意殆無有不安者矣。或曰：子以㊊㊍等字爲㊄聲，何以知㊊之必在㊤、㊍之必在㊦，而謂沈約爲不知也。余曰：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凝，是以知而分其上下。如㊊在上㊍在下，㊓在上㊐在下，沈約誤以㊊㊍爲下平，㊓㊐爲上平，故非之也。按等韻只有㊥㊤㊦㊧聲，聲有未全，故㊧聲遂多差失。今援增以㊨聲，㊄聲相承始無差謬，雖初學者亦信口一誦而無差也，信哉。

清・李鄴《切韻攷》卷一《集説・四聲通貫》　陸法言《切韻序》曰：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約而言之，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茨爲蒺藜、椎爲終葵是也，故注家多有疾言徐言之解。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宫，徐呼中徵。《韓非子・外儲説右上篇》有此語。

又卷二《旋韻圖説》

旋韻圖



邵子曰：韻法闢翕律天，清濁吕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矣。啣凡冬聲也。隱老曰：言翕闢之音而清濁之聲在其中。方密之曰：起冬至含呼爲東逢，韻而旁轉迂模至淒支而略開矣，皆來正開矣，至真文而與升鼻之庚廷相對爲春秋平分矣，春開復平交夏入黴，猶調發徐平而後縱之乃收也，歡桓而山寒而先天，則三元之音正圓矣。此如調中之換頭也，歌和則以和應，中爲中和南北之衝矣，東烏之韻，阿口而含，先歌之韻，則阿口而放也，家車則極放也，江陽則放蕩而復轉庚廷之鼻音矣，再轉蕭豪而幽侯收侵尋廉咸則閉口矣。此十六攝之槩也。

方氏又曰：收中原韻而併廉纖監咸于西北，併家麻車遮于西南者，北之亥丑輔子，南之巳未輔午。孔子曰：乾祖微而據始，坤臣道正終也。此二處韻皆大開大閉，而開處之字與閉處之字皆少，細分其音皆逼，非至理乎。

音義襍論曰：旋韻旋韻因康節一行指出。以中和均平之聲音爲四正，支灣放閉爲四隅，倫論森然，其通轉之幾于發送收，餘可知矣。都俞發聲也。喉中滿呼合脣爲吾。喉音圈脣爲阿，張口大放爲哇阿哇即吾也。吾侷脣爲余。《書》曰：其如台。音怡，余之轉也。台轉治，音持。《淮南子》栝治可證。余又轉邪。《漢書》歸邪于終，即歸餘。斜畬皆從余。余又轉噫。噫送氣爲兮。見後。撮脣爲都，抵齒爲諸，瀉齒爲遮。《相如賦》于遮，曲名，即于諸也。此聲見《公羊傳》。《上林賦》諸柘，蔗也。張協《都蔗賦》即諸蔗。此模麻之通也。《瓠子歌》吾山即魚山。朱鷺注：魚魚雅雅，吾吾讀衙衙，御輅迓一聲，烏鴉一聲。周亞夫印作惡，惡谷侯作亞，董逌知銅互岩即亞倉，《谷永傳》盤互一作牙，郭璞牙見即互見，茶陵即茶陵，藏經四十二字，茶作佗，作擇。曼荼羅，即荼羅。于轉噫，吾轉唯，此魚支之通也。《漢書》彡姐音姊。日斜即晡，匝也相轉。《李夫人傳》注：定知以否，即與否也。《衝波傳》孔子《雉噫之歌》《甘泉賦》辛雉，即辛夷。劉勰嗚嗚雉雉，紫芝于蔦，皆此聲也。涇人呼餘作圍，於戲，戲下可證。胡與唉轉，侯與維轉，此尤支模之通也。《詩》侯栗侯梅，猶言維也。《史・樂書》過沛三侯之章，即三兮也。凡維兮皆唉音。《漢書》捽胡，謡歌鼓噱胡，即唉。《淮南》譬夷，與鴟夷相轉。于轉爰云，圓轉環丸，此先魚寒山之通也。聊樂我員，爰居爰處，于時廬旅，皆助辭。串夷即昆夷。垣有二讀。嶺南呼丸爲園。些之助辭猶斯也。磨從麻，礪從厲，此支歌麻之通也。楚些音梭去聲。張氏

曰：恩斯勤斯，與些同。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俗語鮮白。孔子臨河歌，斯與波叶。《左雄傳》職斯禄薄，謂些小也。仳仳，石經作嵯嵯，即些些，班彪用騺。賈山自下劘上。礪古磨字。洪适曰：儀義古音俄。何奚音通。捫摸音通。噫亦轉傿，此皆支之通也。傿見《禮記》。《漢書》即位星哀烏，即依烏。《楊子》：王翦牙欬，即俟呀聲。他如東陽庚通，真先寒山通，蕭尤侵覃通。通以脣舌分倫，而填韻自各別也。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辨五聲第一》 歷來相傳但曰四聲，實則平有陰陽，仄有上去入，合之爲五也。夫五聲不明則陰陽不清，陰陽不清則標箭不準矣。

又《定正韻第四》 然聲者不齊者也，今必欲齊之，非天子之法制不可。故唐用詩賦取士以試韻爲程，終唐之詩人莫敢出其範圍。假令起李杜諸公而問之，安知其必讀佳爲皆、元爲云乎。明洪武初宋濂、王僎、趙壎、樂韶鳳、孫賁等奉詔撰《洪武正韻》，頒之學官，故終明之代，科塲士子雖點畫不敢或違。子思子以攷文列於三重，良有以也。今依《佩文詩韵》演三十二圖，俾學者得以省覽，而中華之音略盡於是。

又《詳反切第五》 浙省平章康里子山公巎巎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喉字爲首，先生曰，正如嬰兒初墜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悦服。

清・陳祖范《詩經古韻》卷首《論韻法》 音和始成韻，然亦只可得其髣髴，不得鰓鰓較量，蓋一韻之中，音儘不同，况支齊與皆灰，删與寒先，轄與曷屑，音更不同，而古人通用，蓋亦得其髣髴而已。

清・胡彦穎《北窗偶談》卷中《四聲六則》 四聲者，字之音也，以四聲爲文者，詞人之用韻也。字有定音，而韻無定用。亭林謂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角弓》之反上，《賓筵》之反平，《桃夭》之室入，《東山》之室去，惟其時也；《大東》一篇兩言來，而前韻疚，後韻服，《離騷》一篇兩言索，而前韻妒，後韻迫，惟其當也。有定之四聲以同天下之文，無定之四聲以協天下之律。斯言得之。然又有天不可去而地可平，東不可去而北可平之語，則仍是欲改字音之平仄以就所韻之平仄者，蓋亭林止辨得吴氏元有三音兩音之失，故謂《廣韻》有一字而收之三聲四聲者，非謂一字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詩之人，使隨其遲疾輕重而用之也。不如毛氏直以三聲通轉爲例，方是古人不拘四聲之實。

又 毛西河著《通韻》在《音學五書》板行後，其立説雖與亭林背馳，亦未嘗不本之，其攻顧氏之短，則皆入室操矛也。如《音論》謂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似覺差殊。西河定爲三聲通轉不及入聲，未必不因此而變通《唐韻正》於入聲，則曰凡入聲之字，並可轉爲去聲，亦可轉爲平聲上聲，今並載之。其所載則轉去聲者十之六七，轉平上者十之二三。西河兩合一門，及所謂四聲之叶、三聲之叶，又未必不因此而推演也。凡著述家指前人之闕失易，杜後人之攻擊難。西河之書勝前人處不少，而詆訾太甚，嘗竊非之。如此二條，豈非前人實有緒論，而詬之不遺力，何哉。

又《韻六則》 古無韻名。《説文》韻字下云：和也。从音，員聲。裴光遠云：古與均同，未知其審。案許氏《説文》無韻字。雍熙閒修《説文新坿》始有之，即此知古人不言韻也。顧亭林《音論》引《詩序》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成文者，宫商上下相應。亭林謂此所謂音，即今之所謂韻。又引周伯琦曰：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和爲韻。又引《楊收傳》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之説，似謂今之韻古謂之均，與裴光遠之説合。然均與韻亦頗有辨，樂律之均乃調也。七均即七調，十二均即十二調。《詩序》聲成文謂之音，《楊收傳》旋宫以七聲爲均，皆言七音樂均。《樂緯・汁圖徵》所言立五均，《鶡冠子》所言五聲不同均，亦是樂均。惟晉灼《子虚賦註》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劉勰《文心雕龍》曰：同聲相應謂之韻，此則即今所謂韻耳。

清・黄之雋《詩經叶音辨譌序》 《詩三百篇》，音之叢也。古人文辭多用音，而《詩》尤專以音爲節族，于朝，于廟，于堂上下，于房中，于里巷，風俗行神示格，歌忠泣孝，移情悦魂，溱溱泱泱者，匪直文辭而已，唯音則使然。大哉音乎。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自序》 音韻之學，千變萬化，貴不離宗，是莫若審辨元聲。今夫山澤之間，徘徊吟嘯，里巷之中，行歌互答，溱溱乎動以天機而感人易入者，此樵夫牧豎思婦勞人之元聲也。精研

義蘊，剖析毫芒，破世俗之乖離，正前人之錯誤。以七音爲綱，四等爲目，清濁爲權衡，開合爲門户，雖羲蒼復起，斷然不易者，此學士大夫之元聲也。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韻叙》　蓋嘗竊論天下萬物之變無窮，莫不原於陰陽五行，天下萬籟之變亦無窮，莫不原於陰陽五音，五音者，五行之配也。後世不察其原，散而索諸三萬餘字之間，紛而求諸二百餘韻之内，著書者不下數十百家，忽分忽合，或增或減，茫無定論，曰某韻通，某韻不通，某韻全用，某韻獨用，至通與不通、全用獨用之故，又未能明言其所以然。而舉世爲所牢籠牽制，顛倒迷惑。千餘年來，幾許才人學士，齊俯首束縛於其中，未能自振，良可慨也。夫聲韻之道與樂律通，樂有宫商角徵羽之五音，而角不通徵，羽不通宫，數奇則止，律遠則乖，理固然也。聖人和以變宫、變徵，而陰陽相生，循環不窮。韻即音也，音即樂也，安有舍五音七均陰陽六律之外，而别爲一韻者。故平韻止十有二，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吕、夾鍾、中吕、林鍾、南吕、應鍾也。上去隨之，無所謂東冬江支三十韻之多者。入韻止七，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也。入韻獨少於平韻者，歸宿之處尾閭之所也，更無所謂屋沃覺質二十餘韻之多者。故善論韻者自入聲始，如俗本所載一屋二沃皆宫韻也，即一東二冬之入聲，故東冬當爲一韻，皆黄鍾也。江陽爲一韻，皆太簇商韻也，樂律宫與商通，故東冬江陽古皆通用。而真文侵爲一韻，則又變宫之相通者。餘可類推，數韻通轉，隨人互用，極云寬矣。其中如羽不通宫之類，又一字不容闌入，何其嚴哉。此無他，人生固有之元聲各有自然不易之定理，非可以纖毫私意增損去取於其間者。故十二韻判然各别，較若列眉，依韻讀之，雖三尺童子無不可解。是以上古之時，婦人女子樵夫牧豎悉能爲詩，而後世老師宿儒猶惴惴於聲韻出入之間。豈今人誠不古若，古之人因其自然，天也，後之人參以己見，人也，人事起而天真亂。反切歸母射標傳響之法愈出愈新，而卒昧其本。則豈特劉淵輩爲不識韻，博洽如鄭漁仲、吴才老、楊升菴之徒，窮搜遠引，尚不能窺見至原，準之百世。嗚呼，豈不難哉。

又卷一《論四聲》　自齊中書郎周顒著《四聲切韻》，梁沈約因之作《四聲類譜》行世，自謂靈均以來此妙未覩，寔洩千古之秘矣。但天地之數得五而成，河洛已顯其象，人有五聲猶樂有五音，五聲缺一陰陽不備，何以統元聲而垂定則。後人亦頗知聲不止四，郝京山於四聲後轉一聲爲五，馬槃什因之定爲平上去入全，林益長又改爲開承轉縱合，而五音備矣。但五聲之妙，正以隨人顛倒，異致同歸，必是此而非彼，未免膠執。况古人用韻，止求合律，並不拘拘於平上去入之間。自四聲論出，韻書截然分載，幾於一字不可攙雜，而古韻亡矣。再益以上下平之部分，刻舟者牽就拘泥，而害滋甚。如徐景安以上平爲宫，下平爲商，入爲角，上爲徵，去爲羽當矣。段安節又以平爲羽，上爲角，去爲宫，入爲商，上平爲徵。姜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臆見雜出，紛紜莫定。至梅誕生《韻圖》，謂某韻有入聲，某韻無入聲，是五音僅存其三，更屬偏枯，天下豈有無入聲之字乎。平韻多而入韻少，正以由博反約，同此七聲見音韻自然之理。不察乎此，病其重複，竟以無入誣之，獨不思同一韻部，而諸家所分有入無入，自相矛盾，已可豁然醒悟。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並不編入聲，但以入聲雜附諸韻。大槩爲曲韻起見，而與諸家所分又復不一，非其同然必然之故，何以黜於此者，偏録於彼韻皆有入，不信然哉。蓋五者聲律之成數，經緯皆然，故不獨大韻有五也，每韻中亦各具五音。不獨每韻五音也，每位中又各具五聲。明乎五聲之説，以通乎五韻五音而不存拘墟之見，不務穿鑿之談，庶乎可與言韻矣。列《五聲圖》如左：

五聲指掌圖



右圖以平上去入加一全字，自左旋右而歸於中宫。如宫韻中通字，

通統痛禿，舊傳四聲也，加一同字則五聲全矣。

五聲指掌新圖



右圖以平上去入加一承字於平上之間，自中宮轉左而歸於右，就林氏開承轉縱合之式而小變之也。蓋前圖全之一聲亦屬平聲，所謂陽平，又所謂下平也。平聲有二而上去入總合爲一，故林益長以兩平相次定爲開承轉縱合，似較分曉。但通爲陰平，同爲陽平，陰陽互轉，循環無端，正天地自然之妙，亦何必拘拘一法。況平上去入之名相傳已久，忽盡易之，殊駭見聞，既無關於大義，毋庸悉變舊章。無已，著一承字於平之下上之上作平，承上去入調之足矣。至如舊傳韻圖有公無〇，有娘無〇之類，是孤陰孤陽，何以旋生衆音，此則不可不易者耳。詳後《字母圖說》。

又卷二《論十二韻》 古無韻名，然《虞書》依永和聲即韻之本，六書諧聲轉注即言韵之祖也。聲成文謂之音，音和爲韻。韻與樂相爲表裡，諧聲即和聲轉注，則旋宮之謂也。古聖王制樂以和民情，皆因其固有之元聲而導之，故其時里巷歌謠悉中音律，後世樂亡而韵亦亡。魏晉以降，各以私意創爲韻書，如李登作《聲類》，吕靜、段弘俱有《韻集》，陽休之、杜臺卿俱有《韵略》，李槩有《音譜》，周研有《聲韻》，然皆無傳，得失不可考矣。《四聲切韻》始於齊中書郎周顒、梁沈約因之作《四聲類譜》行世，其書亦久無存，今相傳平上去入之説則其遺法也。夫四聲特韻之一節耳，音有五而四之，識者已病其不全。若四聲分押，截然不通，則其害韻寔甚，此或後人沿譌之失，蓋不可知，不然，已不能爲隱侯宥過矣。隋開皇間，陸詞字法言。始作《切韻》五卷，名曰聲律，唐用爲取士之準，所謂律韻。天寶間孫愐更增定之，而《唐韻》出焉。逮宋祥符中命陳彭年、邱雍因《切韻》就爲刊益，名曰《廣韻》。景祐四年復詔宋祁、鄭戩、賈昌朝、王洙同加修定，丁度、李淑爲之典領，是名《集韻》。度序云：彭年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今所撰集，務從該廣，故新增至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部分則仍《廣韵》之舊。《廣韻》《集韵》之外又有《禮部韵畧》，特爲科舉設，故字數減少，然二百六部之目實未嘗減也。紹興末衢州進士毛晃復加增修，計共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而部亦未改。大抵孫愐、李舟以後，韵之增删不一，繁簡各異，要以法言《切韻》爲本，如所分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八微類，破碎已極。觀郭知元《切韻序》中所云：序載《廣韵》卷首。支脂魚虞舊共一韻，先仙尤侯俱論同切，則往時支脂同韵、先仙同切可知，法言始從而離析之耳。故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一書，盛訾《切韻》所分上去之謬，及東冬中終分別聲律之舛，且極詆吴聲如病瘖而噤，每一啓口則語淚喎呐，是當時雖遵用律韻，不過以功令所在，而見譏於世若此，其不足以厭人心而垂世範，亦可見矣。況所分韻部上較平缺二，去較上又增五，就彼四聲之例還以攻彼。爰書早定，顧千百年疑案莫決，何耶。然陸韻雖極駢駁，五音尚未混淆，如東冬鍾爲宫、魚虞爲羽之類。雖註有同用以明通併之跡，亦可分可合，未嘗顯然混併爲一也，自唐迄宋皆相沿用之。南渡後，平水劉淵實始併冬鍾支脂諸韻爲一百七部，其書頒於淳祐壬子，名《壬子新頒禮部韻略》，於是唐韻宋韵俱失其舊，而五音缺訛，聲律乖舛，韻學始不可問矣。金韓道昭著《五音集韻》，元陰時夫兄弟著《韻府羣玉》，而韵學一壞。明郭正域著《韻經》，章黼著《韻學集成》，而韻學又一壞。至近時邵子湘《古今韻略》，李笠翁《詩韻》本出，韵學真掃地矣。有爲《平水》解嘲者，謂《唐韻》既填同用之註，原有可併之理。但併韻既確有所據，宜不容少有參差。乃考其所併，彼此互異，《廣韻》併作一百十四部，《禮韻》併作一百八部，此係暗併。《平水韻》併作一百七部，韓氏《集韻》併作一百六十部，陰氏《韻府》併作一百六部，《洪武正韻》併作七十六部，郭氏《韻經》併作一百一十六部，瑞王重編《廣韻》又併作六十五部。增減隨人，多寡任意，良由本源未析，是以氾濫無歸，當分當合，相通不

相通之處，從未有能言其故者。間以私意詆訾，亦皆盲詬瞎誶，如土偶之笑桃偶耳。而千百年文人詞客，又大半如矮人觀場，豈不可怪。西河毛氏著《古今通韻》，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立論，五部三聲盡破向來拘攣積習，似乎知本矣。及考其所定五音二變，如陽韻本商也以爲變宮，侵韻變宮也以爲羽，魚虞本羽也以爲角，既以魚虞歌麻尤蕭肴豪爲角矣，又以魚虞歌麻尤爲變徵種種皆一己私見。特推鄭庠六大部之例，小變其說，又假以樂律大冒頭，籠蓋一切，而其實音律與韻學通貫之處尚未細意講求。其所謂兩界兩合者，勉强分合，要何如四聲一貫之爲正。而極詆吴門顧氏分屬入聲之謬，安見真軫震質果是、支紙寘質果非乎。辨詳見後。且既三聲通矣，又兩合兩合矣。又叶韻百餘韻中，幾無不可通之字，即偶誤者猶可以叶韻借口，毋怪邵子湘以爲音義汎瀾，循其說使人滉漾而靡所畔岸也。夫叶韻即六書之轉注諧聲，而假借亦間有之。陳季立《古音》一書固未免膠執，若通轉之外，別有叶韻，寔屬贅疣，顧執此詬誶才老。又引口天吴、東門章、黄頭小人等雜說以爲字形，不拘點畫之證，是象形會意指事盡爲無用。循其說，將六書可廢，所關匪小，又豈特音義汎瀾而已哉。間嘗審定諸韻，靜會其原，覺入韻雖多，約之不過七聲，平韻雖多，約之不過十二聲，恰與樂律五音七均陰陽律吕之數相符。及考樂律，正變相生用倍用半之法，又恰與韻中或通或不通、清讀濁讀清之理隱合，始曉然悟舊韻繁賾，特未返約歸本耳。試就諸韻調之，如東冬鍾皆黄鍾宮音也，公韻統之。江陽唐皆太簇商音也，光韻統之。支脂之微灰皆林鐘徵音也，基韻統之。魚虞齊皆南吕羽音也，居韻統之。蕭肖爻豪皆姑洗角音也，高韻統之。真諄臻文欣魂痕侵皆應鍾變宮也，昆韻統之。麻則瓜韻嵇賓變徵也，模則孤韻大吕宮音也，元寒桓删山先僊覃談鹽沾嚴咸銜凡皆夾鍾商音也，關韻統之。歌戈皆中吕角音也，鍋韻統之。佳皆咍皆夷則徵音也，乖韻統之。尤侯幽皆無射羽音也，鉤韻統之。庚耕青清蒸登六韻呼法與真諄迥别，而近似冬鍾統屬黄鍾宮音，古詩詞可徵，今北方方音可證。是舊韻平聲雖有五十七部，合之總不出乎十二聲之外，十二韻入聲又總不出乎七韻之外，七韻又摠歸五大韻，一一與樂律脗合。蓋律吕制自聖人，而元聲本乎天地，故韻與樂相爲表裡，寔則先有韻而後有樂。論韻者不究音律之本，徒騁臆説，聚訟千年，亦何益哉。列《十二韻圖》如左。

十二韻合十二律分五音七均横圖

律	韻	音
黄鍾	公	宮
太簇	光	商
姑洗	高	角
蕤賓	瓜	變徵
夷則	乖	徵
無射	鉤	羽
大吕	孤	宮
夾鍾	關	商
中吕	鍋	角
林鍾	規	徵
南吕	居	羽
應鍾	昆	變宮

右圖就十二律之正位分列十二韻也。通韻以陽爲變宮，此屬商者何，商字現在光韻，縱横數之皆合，太簇二字合音爲透，太字轉音爲湯，皆在商韻商位四音中，試讀光韻中字，無非開口出聲，正與樂書脗合，光韻之屬商何疑。今曰非商也，變宮也，所謂與古聖人相牴牾而不自知其非也，況變宮止一律，以陽與庚青蒸同屬變宮，是一律而兼二音矣。庚京在公韻，與商韵岡疆等音比並，位次天然，以庚京韻爲變宮，是正宮反少二音矣。昆韻變宮者何。變宮自羽音來，昆韻撮口呼，昆韻中之君韻恰與居韻同入，他韻通宮者或不通商，通角者或不通徵，惟昆韻轉通最廣，蓋應鍾爲十二律之殿，變宮爲衆音之和故也。顧亭林執侵鹽閉口不通東蒸之説，於《詩・小戎章》騏駵是中，騵驪是驂，謂中不應讀詹，反以下文納合邑念四去入字，强讀平聲以與驂叶。至末章載寢載興，秩秩德音，無所置喙，則曰豈方音之不同。西河毛氏譏其複拗，信矣。然執兩界之説，不過於昆通公光關處，稍無窒礙，至於通高通規通鈞通乖，比比皆是。

與所分有入無入兩不相通之例大相齟齬，莫解其故。盡舉而飾之曰

叶，何昆韻之所叶獨多乎。總由誤認變宮，故其失與顧氏均耳。魚虞通韻屬角。齊則諸家皆與支微灰通，獨以爲羽者何。魚虞音極清，撮脣呼之，聲出於腎而達於脣，本與徵音近，故古音通支微灰爲本韻，通模爲轉韻，須合口讀之，以至清作至濁。此樂律用倍之法也。況羽字現在魚韻，上去二聲。以《五音從横圖》證之，古聖人揭以示人，竭盡心思。今以劉淵悞併之故，致混羽於宮，羽韻亡其本音矣。又與歌麻蕭肴豪尤統爲角，豈有一角音而兼居鍋瓜高鈎之五大韻者乎。其鑿空無據，不待辯而知矣。徵羽音近，則齊之通支微灰原自不謬，但羽音更清於徵，齊韻之較清於支微灰，亦人人共見者，故其入聲緝韻較諸韻亦爲極清。古人編齊韻不列支微之後，而續魚虞之後，想亦以清濁有微分與。毛氏《通韻》論支微皆灰之通歌麻尤，《等韻》獨疑，八齊在諸韻中槩不多見，亦略見及此矣。乃又云實則微齊皆灰，古魯不分，不必於彼見贏，於此見絀。蓋求其故而不得耳。誠知徵韻齒合吻開，羽韻齒開吻聚，則齊之與支判然各別。齊在居韻羽位，是羽中之羽音爲極清，安混押耶。變徵生於角，瓜韻近戈，而通於規，古音可證。但不如昆韻通廣，所以獨爲變徵。至其別通孤韻，凡瓜瘕姱揱蟆車奢邪遮罝華家霞巴牙茶查琶等音之字，古皆與孤韻通。蓋聲出於人，人生於寅，胎於子，養於丑，而旺於午。寅角木也，瓜韻位午而音角，上與丑會。孤韻大呂，屬丑，故小兒初生，開口必呱音孤。哇，二音中間合音，隱似光汪，正符寅位太簇光韻。今清書以阿字發聲，實有至理，與此足相印證。然則音韻之學通三才之奧，發千古之奇，妙義祇在眼前。人顧習而不察，猶日飲食而不知味也，豈不可詫哉。

韻配陽律陰呂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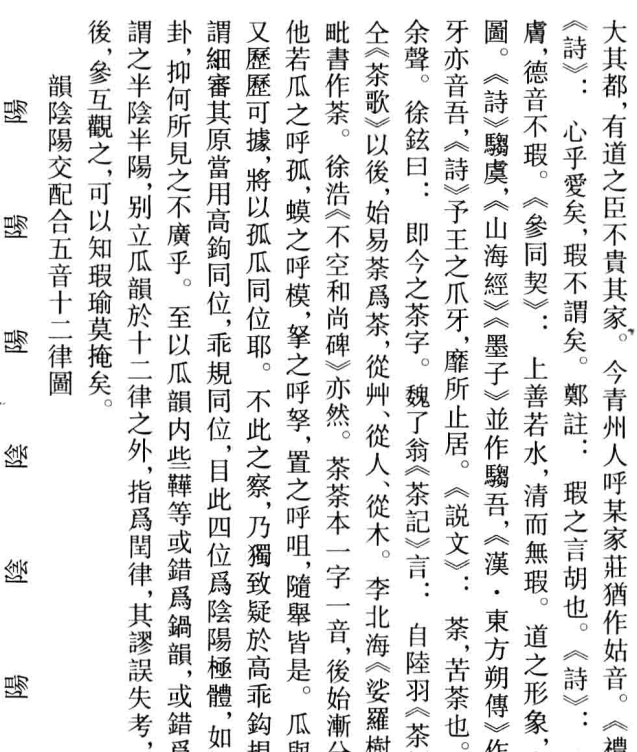
陽律　黃鍾公　太簇光　姑洗高　蕤賓瓜　夷則乖　無射鉤

陰呂　大呂孤　夾鍾關　中呂鍋　林鍾規　南呂居　應鍾昆

右圖以律呂陰陽配合，分十二韻，即樂律娶妻生子之義也。試讀公光高乖瓜鉤六韻，聲皆洪大而包含，孤關鍋規居昆六韻，聲皆收斂而輕抑，天尊地卑，乾坤定分。然兩兩相配，陰陽妙合，其體之同也。動而爲變，則乖與規合，鉤與居合，以致公可合光關，孤可合鉤居，關可合規乖，規可合鍋，鍋可合居，居可合高，高可合鉤，鉤可合規，規可合瓜，瓜又可合孤，參伍錯綜，循環不窮，其用之和也。馬槃什謂郡國各殊，語言不一，同原相謁，在在皆有。如光之與官迥別，而莊專囊難謊諼放飯等字語，譌者多彼此錯呼，故知其陰陽同位，因以光官公昆高乖鉤圭鍋國即近韻。沽汪即居韻。十二韻配太簇夾鍾等十二律，每兩韻同一位，爲陰陽配合，別出瓜韻爲半陰半陽，謂之閏律。夫以兩韻殊音，或方言互錯，或語急錯道，或臨文錯用，正由其本屬一體，故訛而歸其同原，見地亦卓矣。但離五音而次六律，如規乖同屬徵韻，乖陽而規陰。居鉤同屬羽韻，居陰而鉤陽。乃以高配乖，以鉤配規，既乖陰陽，亦紊徵羽。乖規同位，見今韻本猶然，人人所知，毋事引證。如《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愉讀偷。《樂記》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鉤讀拘。《史記·孔子世家》顏濁鄒即《左傳》顏涿聚。《公羊傳》邾婁即鄒地。《荀子》趨中韶濩，一作騶中韶濩。《禮記》楊休山立，休音虛。《史》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漢書》作岑陬。《漢·文帝紀》句鉤。注，山名，顏師古讀如章句之句。《春秋題詞》州之爲言殊也。《孟子》衆楚人咻之，一本作煦之。《項羽紀》言語姁姁，一作嘔。《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列子》注作摳。《方言》車枸簍，郭璞解簍音縷。呂。《史記·匈奴傳》東胡與匈奴各居其邊爲甌脫，《漢書·蘇武傳》作區脫。凡從俞從勾從芻從取從區從婁，鉤韻中字多從居韻來，鉤居通合，歷歷可據。再如司馬相如《封禪頌》：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同胡。《史記·霍去病傳》：斬盧胡王，《漢書》作盧侯王。《司馬穰苴傳》援枹鼓之，索隱枹音浮，枹鼓即桴鼓。陸放翁《筆記》：桴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呼若孚，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戴侗《六書故》曰：喉亦謂之胡，俗呼胡嚨。《漢書·五行志》請爲諸君鼓嚨胡。蜀人呼涪如扶，楚人呼盧如樓，呼都尥之類此。又因居通孤，而鉤並與之通。就馬氏互錯例論，鉤之合規，有如此歷歷可證者乎。況論韻須審音原，互錯特其一節。不然專守其說，如《周禮·職方氏》滹沱作虖池，《淮南子》作呼池。漢《外黃令高彪碑》阿衡作猗衡。《春秋》楚子使薳罷來聘，《公羊傳》作薳頗。《易·中孚》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徐（邈）〔邈〕讀罷如婆。常娥即常儀，古常儀占月，儀音俄，後世因有嫦娥奔月之說。《學記》蛾子時術

之，蛾讀蟻。《漢書》汪汪若千頃波，《世説》作千頃陂。《漢・淮陽憲王傳》齒髮墮落作隨落，隨有墮音，故隋文帝改隨爲隋。禔與多同，《韓長孺傳》禔取辱，詁作多。又《論語》多見其不知量，註：多古通祇。皮之爲婆，離之爲羅，差之爲蹉，馳之爲駝，似此類繁不勝引。今方音亦多錯呼者。是規與鍋合，較鉤更鑿鑿可據，將使鍋規同位耶。《説文》江從水工聲。漢《淮陽太守周府君頌碑》：曲江字凡十九見，皆作曲紅。《漢書・孝文紀》大功小功作大紅小紅。《詩・商頌》爲下國駿厖，《荀于》作駿蒙。《考工記・王人》上公用龍，鄭箋作尨，謂雜色。《孟子》逢蒙，《莊子》作逢蒙。雙之讀松，降之讀洪，邦之讀綁，窗之讀聰。隨舉可見。《釋名》：兄，荒也。荒，大也。青徐人謂兄爲荒。《詩》我以爲荒，與鵲之彊彊韵，用此音。《水經注》：洛陽清明門，亦曰芒門。《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莊子・庚桑楚》，《史記》作亢桑，《列子》作亢倉。亢音剛。《三輔黄圖》：漢長安西第一門名横門，呼同光。觵《説文》從角黄聲。俗從光。《韻補》姑黄切。《詩》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行古讀杭，太行山古名五行之山，今吴中猶沿此音。《左傳》楚子城陳禁不羹，《釋文》音郎，正義曰：古羹臛之羹亦音郎。《詩》：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楚詞》：和酸若苦，陳吴羹些。臑鼈炮羔，有柘漿些。漢《焦仲卿妻古體詩》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上有雙飛鳥，其名爲鴛鴦。盲本音萌，《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盲讀茫，聾讀盧郎切。今方音猶大半呼盲爲芒，是公與光合，又鑿鑿可據，將以公光同位耶。《白虎通》曰：天者身也。身毒國即天竺國。顔師古云：古田陳聲近，故陳敬仲奔齊後爲田氏。《詩》：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税于桑田。《雷義傳》中諺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趙充國傳》先零讀先連。揚子雲《充國頌》：明靈惟宣，戎有先零。《詩》：何人不矜。矜同鰥，鰥寡古作矜寡。《禮記》終始相巡。註：巡讀宣。《周官》禋祀，註：禋之爲言煙也。曹植《七命》搴芳苓之巢龜，註：苓古蓮字，九方煙即九方歅。殷紅殷字讀若煙。伍員員字讀若云，朋合簪之簪一讀榛，魚潛淵之淵一讀氳。凡先韻中字形聲多與真韻相通，元魂痕三韻今且併爲一韻，而俗呼盆盤捫瞞奔般之類，更多互錯，是昆與關合，又歷歷可據，將以昆關同位耶。《爾雅》華，荂也。註：荂音敷。《易・大過》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詩》：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玉篇》家本音姑，漢曹大家讀大姑。《毛詩》皆此音。《墨子・尚同篇》：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韓非子・揚權篇》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今青州人呼某家莊猶作姑音。《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註：瑕之言胡也。《詩》：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參同契》：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詩》騶虞，《山海經》《墨子》並作騶吾，《漢・東方朔傳》作騶牙。牙亦音吾，《詩》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説文》：荼，苦荼也。從草，余聲。徐鉉曰：即今之茶字。魏了翁《茶記》言：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以後，始易荼爲茶，從艸、從人、從木。李北海《娑羅樹碑》茶毗書作荼。徐浩《不空和尚碑》亦然。荼荼本一字一音，後始漸分爲二。他若瓜之呼孤，蟆之呼模，拏之呼孥，置之呼咀，隨舉皆是。瓜與孤合，又歷歷可據，將以孤瓜同位耶。不此之察，乃獨致疑於高乖鉤規之間，謂細審其原當用高鉤同位，乖規同位，目此四位爲陰陽極體，如乾坤二卦，抑何所見之不廣乎。至以瓜韻内些韝等或錯爲鍋韻，或錯爲國韻，謂之半陰半陽，别立瓜韻於十二律之外，指爲閏律，其謬誤失考，另詳見後，參互觀之，可以知瑕瑜莫掩矣。

韻陰陽交配合五音十二律圖



右圖以陰陽參錯統十二韻配十二律也。五音陰陽各一，二變一陰

一陽。宮商角屬陽，故先陽而後陰；徵羽屬陰，故先陰而後陽。靜則各居其位，動則互用爲神。參以二變，陽變合陰，陰變合陽，律吕所以諧和，音調所以鏗鏘，此聲律之至理也。雖旋宮似無定音而本宮各有定偶。今琴調相傳以黄鍾爲正宮，大吕爲清宮，太簇爲正商，夾鍾爲清商，一名楚商。姑洗爲正角，中吕爲清角，林鍾爲正徵，夷則爲清徵，南吕爲正羽，無射爲清羽，蕤賓爲側角，應鍾爲側羽。正五調以黄鍾爲本，外七調以蕤賓爲綱。蓋古法猶存，其别出無媒。羲和碧玉、皆大吕調。離憂凄凉、夾鍾。側楚玉清泉鳴、姑洗。側蜀廣陵蕤賓。等調，特流傳異名，而五音六律陰陽匹偶之原不容没，故宮爲黄鍾陽，孤爲大吕陰，兩韻同屬宮音。光爲太簇陽，關爲夾鍾陰，兩韻同屬商音。高爲姑洗陽，鍋爲中吕陰，兩韻同屬角音。規爲林鍾陰，乖爲夷則陽，兩韻同屬徵音。居爲南吕陰，鉤爲無射陽，兩韻同屬羽音。泛然呼之，聲響各别，而古韻通合，歷歷可據。公孤通也，光關通也，高鍋通也，規乖通也，居鉤通也，至瓜爲變徵，故通鍋、通規、通居，亦併通孤。瓜通居孤也，其通鍋規已見前，而瓜不通昆，昆爲變宮，故通公通光通關並通高規乖居。昆通公也，昆通光也，昆通關也，而昆不通瓜。蓋瓜韻蕤賓以陽變合陰，昆韻應鍾以陰變合陽，各奏其能而不相爲用，非猶公孤光關等韻。譬夫妻之好合，如琴瑟之相調，然則韻之可通皆天作之合。韻之不可通，亦非人所能强。而世或妄爲分併，如以模併虞矣，又以魚虞爲無入，不通有入，則篇中所引孤通公，詩賦盡不可讀。不知模宮而魚羽，故孤通而居不通。又如以侵爲閉口音，獨通覃鹽咸，不通他韻，則篇中所引昆通公光等韻之古書槩不可讀。不知真文昆而侵亦昆，故公通而光關等韻並通。閉口之説，特南方偏隅私見，如是反詘《周易》《毛詩》雜有鄉音，多見其不知量，而浮世學者亦羣背周孔而遵俗論，何其信道不篤耶。

又卷五《論諧聲》 諧者，和也、合也。一字數音，實相和合，少有參雜，便成乖戾。《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六書之有諧聲，亦猶是也。昔人以江河字釋之，王柏以爲工可江河同母相諧，不知歸母之説，原不甚確。況可歸溪母，河歸匣母，亦自不同。且同母是轉注之説，非諧聲也。近嘗質諸論韻者，或曰工可江河聲相近耳。或曰東韻古通陽，故工有江音，可字平聲與河同韻，皆同類字也。獨不思陽韻中如章昌將鎗，歌韻中如多柂波坡等音，何獨不可諧乎。豈古人隨意偶揀一音耶，抑有一定不可那移者耶，以是叩之，皆茫無以應。愚意工之轉音爲光，光江連韻也，哿可□夥。□阿上聲。四音相連，河即夥之平聲。古以江河字爲諧聲者，此也。學者試澄心静坐，雜以他音調之，曰嚲可夥，或曰哿妥夥，雖皆同韻中字，然舌尖已掉，有不詰屈聱牙者乎。故凡歌戈古俄反。珂軻苦何反。呵訶呼何反。阿痾烏何反。等字，皆哿可四音之平聲，未有參雜他音者。俱以可字諧聲，故不出四音之外。即戈古科反。科苦科反。□呼戈反。窩烏戈反。清濁既分，亦不相亂，況其外乎。但工可江河皆燕乎轉注，故諸家多與轉注混釋，而諧聲之理愈晦。大槩諧聲有二：有連韻相諧者，有連音相諧者。連韻者一清一濁，彼此互諧，不及他韻。如公岡聲濁，弓姜聲清，然兩兩相連，故弓亦有呼作公者，江亦有呼作姜者，公屬太陽，弓屬太陰，江屬少陽，姜屬少陰，如夫婦配合故也。如《左傳》黑肱，《公羊》作黑弓。《春秋》盟於垂隴，《公》《穀》作垂斂。肱之轉爲公，隴之轉爲嬾，弓斂蓋連韻也。或概以爲轉注，疎矣。連音者，或二或三或四，各自相連，不雜他音。宮角徵羽分屬同氣，如兄弟翕和故也。如縱□叢去聲。連音也，故從字一音縱，《論語》從之是也，一音□叢去聲。從我於陳蔡是也。今或俱讀縱，誤矣。壁闢連音也，故辟字一音闢，《學記》燕辟廢其學是也，一音璧，《詩》百辟爲憲是也。今或俱讀闢，誤矣。他如召之讀紹，殿之讀墊，定之讀訂，鑿之讀作，凡此類皆所謂連音者也。惟平聲陰陽各一，俱得同諧，如有通則有同，有聰則有叢之類。故侗字一音同，楊子倥侗顓蒙是也，同即通之陽聲也。從字一音聰，《中庸》從容中道是也，聰即從之陰聲也。然舍此而外，必無可妄自改讀者。如侗可讀同，未聞更讀逢蒙，從可讀聰，未聞更讀中充。明乎此，雖一字數音，理實一貫。偏旁既定，音有同歸。觸類旁通，蠻語方言，無不可解。昔人謂文字必歸六書，豈欺我哉。

又卷六《協韻轉韻总目題詞》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古人押韻，不過取諸轉注諧聲假借三者耳。後儒不識六書，不明古韻，創爲叶韻之説，一切妄自改讀，聖人之韻荒矣。至轉換韻脚，隨意拈用，不知古人換

韻悉本音律。

又《論轉韻》 世人爭言協韻矣，未有談轉韻者。《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變者轉變之謂也。不變轉則直致而不足以爲樂。傳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必宮商徵羽清濁高下疊相轉奏乃成音，猶五采錯雜乃成文。子語魯太師樂曰：純如也，皎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和協之謂。《書》所稱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繹則《記》所稱纍纍如貫珠。正以其疊轉遞變而聯續不絶，五音七均旋宮之用，悉本諸此，樂所以云成也。若但論協不論轉，則聖人言純，可不必言繹矣，有是理哉。就六書論，協者諧聲，轉者轉注，古者詩歌悉畀管絃，而文字必歸六書。今爲有韻之詞章，乃任意轉換，不考音律，微獨轉注可廢，以扞格不相入之聲雜比而樂之，歌者何以歌，奏者何以奏，伶工皆將口噤舌結，無所措手。顧詡詡然號於人曰：我能爲詩歌也，樂府也。世亦從而艷稱之曰某所謂騷人墨客也，詞壇宗匠也。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揆諸古人，居何等乎。夫儒者日誦，法周孔，《三百篇》風雅之宗也，所載周公諸詩，又經孔子删訂，諒無遺議矣。今試細按之，有一轉韻不合音律者乎。如公韻爲黄鍾宮，光韻爲太簇商，高韻爲姑洗角，瓜韻爲蕤賓變徵，乖韻爲夷則徵，鈎韻爲無射羽。此陽六韻配陽六律也。孤韻爲大吕宮，關韻爲夾鍾商，戈韻爲中吕角，規韻爲林鍾徵，居韻爲南吕羽，昆韻爲應鍾變宮，此陰六韻配陰六律也。公光高規居爲正五音，加瓜昆二韻爲七均，更合孤官戈乖鈎五韻爲十二律。公孤光官乖規鈎居每兩韻各自相通者，宮商徵羽各爲其宮也。每四韻亦各相通者，宮商俱濁音徵，羽俱清音，各與相近也。高戈角音半清半濁，頗難諧和，徵與角又相去二律。故高乖雖同屬陽韻而絶不相通。以瓜韻變徵和之，瓜通規，規通戈，通鈎，鈎又通乖，通高，而五音諧。羽音至清，宮音至濁，清濁懸殊。羽與宮亦相去二律，故公鈎雖同屬陽韻，而絶不相通。以昆韻變宮和之，昆通公，通光，通關，通高，通規，通乖，通鈎，於是居鈎並可通孤。而羽宮合七均調，旋宮可譜矣。昆韻通轉獨多，不似瓜韻通規之外，僅通戈孤居三韻者。蕤賓陽變合陰，應鍾則爲諸律之和應也，餘皆不相通之韻，而五音七均陰陽互用，清濁同諧，不通者而通之，故多以轉爲合，角音拗，故亦轉合多而通合少。大概通者皆可轉，轉者不皆可通，不通又不可轉，則斷不可混用。此論韻之大略，音律之定理也。周公諸詩，如《豳風・七月章》：七月流火，讀毁。九月授衣。規韻也。火韻衣，戈規通也。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昆韻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規韻也。畝讀米，鈎規通也。昆韻通規，故規轉昆，昆又轉規。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仝前。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光韻也。庚讀岡，公光通也。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規韻也。公光高規居爲五音，故規轉光，先又轉規也。三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規韻也。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光韻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又規韻也。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又光韻也。相轉通之故。説見前四章。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穫即高韻入聲。高韻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規韻也。裘讀奇，鈎規通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公韻也。公高規屬五音相通，故高轉規，規轉公也。五章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上聲。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孤韻也。公孤同屬宮音，承上章而轉之也。野讀墅，下讀虎，瓜孤通也。子讀祖，規孤通也。羽宇鼠皆讀濁音入，孤韻居孤通也。六章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承上章孤韻也。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上聲。鈎韻也。棗讀走，稻讀偷，上聲高鈎通也。七月食瓜，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又孤韻也。瓜讀孤，瓜孤通也。孤韻通鈎，故孤轉鈎，鈎又轉孤也。七章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承上章仍孤韻也。《集傳》穋叶力，夫字不入韻，不知古人之詩，或章換而韻不換，或意換而韻不換，往往有之。自上章七月食瓜孤。至本章嗟我農夫，通爲一韻。稼讀故，瓜孤通也。平上去三聲古皆通押。穋本孤韻入聲字，北音入聲似去，故圃稼可韻穋夫。《稗史彙編》云：北人以屋爲烏，陸爲路，無入聲。又《史記・秦本紀》

伯翳即伯益，亦其證也，焉有兩夫字同用，一韵一不韵者。顧亭林《詩本音》謂黍稷二句無韻，李天生謂以下文嗟我農夫與九月築場圃二句遥韵，毛大可謂穆麥爲韵，正屋沃職之通，夫字仍無著落，諸家之説無一是者。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公韵也，公孤同屬宫音，故轉公。晝爾于茅，宵爾索綯。高韵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公韵入聲也。公光高爲正五音，故公轉高，高又轉公也。八章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承上章仍公韵。陰讀罌，昆公通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傳叶矯。高韵也。韭讀矯，鉤高通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光韵也。觥讀光，公光通也。公光高三韵相轉合，説見上。有以蚤讀走與韭叶者，鉤不通公，無此轉韵法。朱傳爲是。又如《大雅·文王章》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昆韵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以。規韻也。右讀以，鉤規通也。時與以爲韵，古音平上通叶也。昆韵通規，故昆轉規。二章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規韵上去通也。三章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承上章仍規韵入聲也。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公韵也。規與公爲五音，故轉公。王國克生承上句而倒其韵，恰合音律，較上章文王孫子句承上聲轉落去聲，更爲精密。四章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承上章規韵，上轉入也。服讀匐，公通規也。商之孫子略變上句而反覆之以啓下韵，上入通合爲一音節，最妙。五章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光韵也。京讀姜，公光通也。規與光亦屬五音，故承上章規韵轉光。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孤韻也。公孤光關宫商韵合，故光轉孤也。六章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規韵。去入通也。第五句師字以平聲作上下音紐，用韵精密如此。福讀偪，猶前章服讀匐，公通規也。孤規同屬陰六韵，故承上章孤韵，轉規公光高規居爲正五音，而居韵罕通公光，羽音過清故也。必假昆韵或孤韵變合之，此音律調劑之妙。如喤字何嘗非居韵，與祖字同押，則讀爲孤韵濁音矣。蓋非此難與光韵轉接，古人用韵苦心皆被俗儒草率混過，惜哉。七章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璣因反。昆韵也。躬讀軍，公昆通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鉤韵也。孚讀浮，孤鉤通也。臭與浮爲韵，平上通叶也。《左傳》一蕙一薰，十年尚猶有臭。可証《集傳》叶平聲，不必昆韵通規亦通鉤，故承上章規韵轉昆，昆又轉鉤。再如《大明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光韵也，上如字自叶。二章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杭。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仍光韵也。京讀疆，公光通也。三章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偪。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規韵也。四章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仍規韵入聲轉上也，合讀黑瓜規通也。五章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承上章仍規韵。上聲轉去也。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光韵也。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疆。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仍光韵也。與上章末二句總爲一韵，所謂章換而韵不換也。七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昆韵也。興讀欣，公昆通也。八章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又光韵也。彭讀旁，明讀茫，公光通也。公光高規居爲正五音，昆爲變宫，瓜爲變徵，此詩八章，總以規光昆爲韵，而公瓜居協之，不獨押韵處顯然可見，即散句如首章斯字、適字、二章季字、三章帝字、回字，四章載字、五章子字、六章爾字，皆規韵也。三章王字、四章陽字、五章祥字，皆光韵也。二章身字、任字、六章天字、莘字，皆昆韵。首章四章下字，皆瓜韵。七章旅字野字、女字，八章父字，皆居韵。並未有混用者，古人之精密如此。但執此説《詩》，過傷於巧，且《三百篇》中亦未能盡然，故祇就顯著處指之，韵之不可率轉，亦較然矣。學者日誦法周孔，顧鰓鰓焉一東二冬三江四支、四聲八病、疊韵雙聲種種是究，至於周孔制作通韵轉韵音律一定之則，茫然莫解。甚且謂詩韵爲鄉音，一切

妄自改叶以就後世訛傳之沈韵。毋論並非沈作，即果休文所訂，不過六朝一文士耳，其學識才藝，豈復有賢於周公孔子者哉。夫周召諸詩，用韵精密，廟堂之什，戛玉敲金，夐乎尚矣。即采風列國，民俗歌謡，隔章承接轉換，散句鈎連互協之處，誠難拘拘一法。若各章換韵，從未有不合音律。敢隨手拈弄隻字，姑舉其一二言之：如《秦風・小戎》長章也，小戎俴收，五梁梁輈。鈎韵也。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姑韵也。舋字去入通也，驅字在第三句，原係散句，可韵可不韵。驅属姑韵平聲，又古音通邱入鉤韵，用作轉紐。詩人巧處，姑韵通鈎，故本章鈎轉姑，本自坦然明白。二章四牡孔阜，六轡在手。仍鉤韵也。騏騵是中，騧驪是驂。官韵也。中讀詹，公官通也。龍盾之合，鋈以觼軜。瓜韵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規韵也。邑讀衣，亦可子字平上通叶也。孤竹戈乖鈎爲五音，故鈎轉官，瓜韵陽變合陰，故與官韵不可通，而可轉瓜通規，故又轉規韵。三章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首二句昆韵也，中六句公韵，末二句又昆韵。公昆韵通，故昆轉公，公又轉昆，此章自然合律，一字不容改叶者也。後人紛紛議論，任意穿鑿，盡易其本來字音，《莊子》所謂七日而混沌死，天地元聲幾何能長存不壞哉。又如《王風・采葛章》之最短者也，彼采葛兮，高韵入聲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昆韵入聲也。昆通高，故葛韵月。二章彼采蕭兮，高韵也。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鉤韵也。鉤通高，故蕭韵秋，蕭讀如修。三章彼采艾兮，乖韵也。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規韵也。規通乖，故艾韵歲。此詩每章止三句，除中間散句不入韵外，每兩句各爲一韵，又可合爲一韵。三章六韵，止三韵，三韵本可相通，六韵亦可聯貫。最奇者乖韵，通轉極少，而用來恰合。古人於此豈偶然哉，即此而推他可知矣。嘗細按《風》《雅》《頌》諸詩，無不脗合，間有齟齬，則後世音韵失考之過。學者多讀書，細究韵，久而有得，當不河漢余言。不然千百年從未聞轉韵出入之説，一二才人學士，方且以數數換韻爲能，忽從而束縛之，使不得有所騁，狂妄之咎，知不免耳。

清・汪烜《詩韻析・發凡》　有聲即有韻，定韻自休文始，而聲之有韻則不自休文始也，是蓋有天地自然之妙焉。天以二五之精氣生人，而人之發於音者，即以喉牙舌齒脣爲宫角徵商羽之五聲焉。聲無不由於喉，猶五行之待成於土也。徵之拒齒，猶火之炎上也。羽之蹙吻，猶水之潤下也。縮舌穿牙，物之屯然而句芒也。開口揚聲，物之悦兑而從革也。此則天地之自然而然者乎。

又　聲之有四，猶天運之有四時也。故平聲和而昫嫗，元之生生也；上聲怒而奮發，亨之嘉會也；去聲清而悲肅，利之成就也；入聲斂而歸藏，貞之幹事也。平上者顯仁而去入者藏用也。九音者對待之體，而四聲者流行之用也。

又　標也者，表也；韻也者，圜也。綜之者，所以合聲音之賾也；錯之者，所以圜聲音之動也；雜之者，所以窮聲音之變也。是故定音存乎標，和音存乎韻，總而絜之存乎綜，推而播之存乎錯。發乎口者謂之聲，聲成乎文謂之音，因而調之謂之韻，範於四聲謂之律，永而言之可被之金石和於鬼神者謂之詩。

又卷首《析疑》　《等韻》三十六標，而此則去其四何也。曰：知即照標，徹即穿標，澄即牀標，孃即來標，其句雖分，其音無大别也。《等韻》有此四標者，以徵上生商，故其音如是，今以直圖讀之，則音韻尤出自天然，而知徹澄孃四標可以不用矣。

然則參三十二而爲九十六者何也。曰：音有三才之異，亦天地之自然而非强也。如《等韻》之字母三十有六，然以見字轉基字則甚易，以見字轉公光等字則未免費聲牙矣；以羣字轉狂字則易，以羣字轉强頑等字又費聲牙矣。兹故分爲開中闔三類，開者音濁而爲陽，闔者音清而爲陰，中者在陰陽開闔之間，亦三才之道也。每韻各和以三十二標焉，由是則以貢轉公岡庚，《等韻》以誑轉光均居，《等韻》以見轉基鷄迦，《等韻》而反切益明顯便易矣，此所以參之而爲九十有六標之故也。若或以爲不然，則妄作之罪烜不敢辭矣。

一韻之中，向只有清濁，而此則有天地人之分，何也。曰：一韻之中，如羣定並從邪牀禪匣奉九標之爲濁，人所知也，而疑泥明喻微來日

七標之半清濁則爲昔人所未辨也。清標陽而屬天，濁標陰而屬地，半清濁標屬人，故天字在清標，地字在濁標，人字在中標，亦可見其爲三才之道，自然之理，而非可以勉然者也。

前之分類以濁者爲陽，此之分標復以清者爲陽，何也。曰：此陰陽之不爲典要也。前以濁爲陽，取其開闢而音洪也；以清爲陰，取其靜翕而清順也。此以濁爲陰，以其重濁而下墜也；以清爲陽，以其輕清而上浮也。猶易之言仁、知，以清濁言則知陽仁陰，以動靜言則仁陽而知陰也。

鵠之無平上去，戒膾之無平上入，且不等以標，何也。曰：鵠之入二沃，膾之入九泰，戒之入十卦，皆有所疑，而未敢決者也。同之則覺牽強，分之則背古人，是以姑附之，而畧備其説於各韻之下也。

各韻皆擬以宫商，其合於樂乎。曰：未也。字固有宫商，然歌之者有高下則宫商各異。此所擬者固字之宫商，而未可遂擬以爲樂之宫商也。然則必别其五音者何。曰：字之有五音，自然之理，别其五音焉猶是别韻之意焉已耳。

清・王植《韻學》卷首《書意》 余謂欲辨音律宜識韵首。韵，天籟也；天籟，自然者也。韵首黄鐘也，黄鐘爲宫，宫音喉，萬事根本黄鐘，故韵必自喉始。宫音正，一韵之音無不正；一韵正，則各韵之音視此而五方不齊之言無不截然各正。顧世之言韵者多矣，而或不知《等韵》，即言《等韵》者亦多矣，而又不知即《等韵》以析律韵，且律韵中之次以《等韵》者間有之矣，而又不知部首東冬等字之非韵首，於是執部首一字分唇齒矣。試問此一字爲唇爲齒，亦能概全部之字而唇之齒之乎，於是合相次數部類宫商矣。

清・杜蕙《歧疑韻辨》附《轉音撮要》 字有正音，有轉音，平仄皆然。已列韻者，不難按圖索驥。若其字韻無平音而古書閒讀平，韻無仄音而古書閒讀仄，泥古者不暇細求，每謂摭拾成言，斷無差謬。不知殊聲分響，有某字與某同者，某字與某通者，或義非本字偶爾假借者。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一《音論論》 五方之音，有遲速輕重之不同。《淮南子》云：輕土多疾，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略】而劉勰《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一字而可以疾呼徐呼，此一字兩聲三聲之所由昉也。字有一定之音，平則爲平，上去入即爲上去入。《音譜》四聲一貫，但以官音信口呼之無不合者，五方雖有土音，亦不得而淆。若謂輕疾則爲入爲去爲上，遲重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爲兩字，四聲本無一定，但在人高下呼之，韻平則作平，韻仄則作仄，然則倉史當日作字時，並非因音製字，不過隨造一字任聽後人之讀作何音也，有是理哉。《文心雕龍》謂疾呼中宫，徐呼中徵。蓋徵音呼來其音悠長，宫音呼來其音短促，並非謂疾呼便是宫，徐呼便是徵，亦不盡然。且羽音亦疾，商音亦徐，角音亦徐，其病非此等説所能解。總之古詩自有古韻，不執沈韻讀古韻之文，則如字讀自合，又何有一字兩聲三聲四聲甚至十數聲二十餘聲之紛紛哉。夫三代六經之文以及古歌謡頌，皆文武周公孔子、上至皇帝堯舜之所作，何知後世有沈約之韻，必强古聖以就後世儒者所作之韻書，殊不可解。

又 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似覺差殊。然祝之爲州見於《穀梁》，蒲之爲毫見於《公羊》，趨之爲促見於《周禮》，提之爲折見於《檀弓》，若此之類不可悉數。迨至六朝詩律漸工，韻分已密，而唐人功令猶許通用，故《廣韻》中有一字而兩收三收四收者，非謂一字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人使隨其遲疾輕重而用之也。【略】有定之四聲所以同天下之文，無定之四聲所以協天下之律。聖人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四聲本一氣相承，豈有平上去三聲通貫而入聲獨殊之理。上去入皆由平而生，但由平聲一呼，上去入自從，如珠聯繩貫，間不容髮，未有可呼至去聲便止者。蓋以類相從即韻，故《等韻》每音有平便有上去入四聲，呼無遺類，然後謂之一部。如通攝則東冬董腫送宋屋沃皆一韻也，故《桃夭》以室韻實，《東山》則以室韻至；《角弓》以反韻遠，《賓筵》則以反韻幡。入與入韻可也，入與去韻亦可，上與上韻可也，上與平韻亦可，並非《桃夭》之室入而《東山》之室去，《角弓》之反上而《賓筵》之反平。古韻本合四聲如一也；今韻乃專以四聲立韻，平上去入各不相蒙，失其類矣。且一聲而又分二三四韻，如東冬本一音而分二韻，蕭

肴豪本一部之音而分三韻，元寒删先本一部之音而分四聲，古人則一體用之，以此讀三代六經之文，古人鮮有不出韻者。宋吴棫乃作叶音以合之，於是一字數音，有至二十餘音者，作韻書者遂一一收之，平聲一音，上去入又各一音，四聲轉轉互用，又不知若干音。故《禮韻》僅九千五百九十字，《廣韻》乃至二萬八千數百字，豈真一字有此多音哉，强古人之文以叶沈韻所致耳。其實古韻自爲古韻，今韻自爲今韻，特人不知古有韻書故倀倀何之耳。不知有古韻然後有今韻，古今韻本同源，皆出自《等韻》，古韻得其全體，今韻特一體而已。蓋今韻四聲但得其一，古韻則四聲俱全，古韻平上去入惟其所用，今韻用平則不能用上去入，專於一也，故以今韻讀古人之文則四聲鮮有不出韻者。陳第囿於沈韻，謂古人爲文豈有無韻者，意必四聲並無定音，但在人隨時轉移用之，則是天下書不必同文，而四聲韻亦可廢矣。噫。

又　平聲音長，入聲音短，平聲字多，入聲字少，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故入聲之部合之三聲僅有其四，而五方之音或有或無，尚不能齊，必欲以配三聲，或以其無是聲也而削之，則均之未達也矣。

上去入皆從平而生，有平便有上去入，如四時缺一而不可。

但入聲往往雷同，有兩部三部而同一入聲者，然皆可配四聲而行，並無窒礙。如通攝平聲起公，四聲爲公韺貢谷，遇攝平聲起孤，四聲爲孤古故谷，俱係谷字，皆一氣相承，無分彼此。故東冬入聲爲屋沃，魚虞入聲亦屋沃，不能專歸一部，不得謂此部有入而彼部無入也。《等韻》凡入聲有兩部三部而皆同者必備載之，以彼此共之者也。《等韻》十六部惟梗今之庚青。曾今之十蒸。深今之十二侵。覃今之覃鹽咸。四部入聲獨用，其餘如通攝今之東冬。與遇攝今之魚虞。流攝同，皆用屋沃。明章黼因謂東冬有入而魚虞尤無入。臻攝三四等今之真文。與止攝今之支微。蟹攝三四等今之八齊。同，皆用質物，明章黼因謂真文有入而支微齊無入。山攝一二等今之寒删。與蟹攝一二等今之佳灰。同，皆用葛黠，明章黼因謂寒删有入而佳灰無入。効攝一等今之四豪。及三四等今之二蕭。與宕攝今之七陽。同，皆用十藥。明章黼因謂七陽有入而蕭豪無入。効攝之二等今之三肴。又與江攝今之三江。同，皆用三覺。明章黼因謂三江有入而肴無入。果攝之一等今之五歌。亦與宕攝之一等同，皆用十藥。明章黼因謂五歌無入。假攝之二三四等今之六麻。又與山攝之二三四等今之删元先。同，皆用黠月屑。明章黼因謂删元先有入而麻無入。此東冬江陽庚青蒸侵鹽覃咸真文元寒删先十七部有入，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十三部無入之説所由來也，其實非是。

又　《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入與入爲韻者十之七八，與平上去爲韻者十之三，以其十之七而知古人未嘗無入聲也，以其十之三而知入聲可轉爲三聲也。故入聲聲之閏也，猶五音之有變宫變徵而爲七也。

入聲音短，詘然而止，無有餘音，最難調叠，故入聲獨用者多，而與平上去同用者少。而上去與平同用上與去同用者多，以其音易調也。但入聲字非少而音實少，豈以入聲音少而又可改爲平上去三聲用耶。

又　韻書之序平聲一東二冬、入聲一屋二沃，若將以屋承東、以沃承冬者，久仍其誤而莫之察也。屋之平聲爲烏，故《小戎》以韻驅舄、不叶於東董送可知也。沃之平聲爲夭，故《揚之水》以韻鑿襮樂、不叶於冬腫宋可知也。

兹既本之五經，參之傳記，而亦畧取《説文》形聲之指，不惟通其本音，而又可轉之平上去。三代之音久絶而復存，其必自今日始乎。

東董送屋之名，不過取一字之明顯者以爲韻名耳，不必定相承也。若論相承，以董承東可也，送與屋如何相承。屋之平聲爲烏，四聲爲烏陽惡屋。烏，魚虞之屬也，故《小戎》以韻驅舄，寧人改屋沃爲魚虞之入是已。然屋之平聲又爲翁，四聲爲翁滃甕屋。翁，東冬之屬也，故《既醉》以俶告韻融終。《有聲》以服韻廱東，雍，《詩》以宿穆韻雍公，則屋沃又應爲東冬之入矣。《等韻》有三部兩部而同一入聲者，皆不相謀而適相合者也。屋與沃雖分二韻其實一音，其平聲非翁即烏，如何能爲夭。《揚之水》以沃與鑿襮樂並韻者，古韻平聲東冬江陽通用，入聲屋沃覺藥通用也。《月令》審端徑術讀作遂，《湯誓》時日曷喪，《孟子》作害，又《孟子》傳質爲臣，讀作𣪊。術遂皆田間道，如字讀亦合。曷乃害之轉，質乃𣪊之轉，古人四聲如一，或轉語叶韻。故《三百篇》多以而爲爾，

是或一道也，何用膠柱鼓瑟爲耶。

又《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按此所謂音，即今之所謂韻也，然而古人不言韻。【略】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顒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無韻書，故六經中並無韻字。古人言音不言韻，蓋古人有聲音之譜，其法不過在牙舌脣齒喉之間，夫人而能習之，無用韻書也。故《三百篇》野人女子皆能吟咏。自《晉書·律曆志》有聲音之體務在和韻之語，於是言韻者紛紛，而韻書遂作，然韻書作而音學遂廢矣。音者，宮商角徵羽也。韻者，取其聲之一而已。音有其譜，故字無訛音，韻則分裂其譜而爲之，成書具在。但對本用之，雖不知爲何字，亦可押韻，蓋總在一韻中字也。故自有韻書而識字者少，而聲音亦各自爲其風氣矣。

清·潘咸《音韻原流》卷三之首《中都雅韻》 古者倉頡制字，衣娭烏謳諸韻，其聲皆入聲，與去聲互相通諧。如去裕諧入谷，入□諧去矢是也。至周詩詞，其韻亦入聲與去聲互相通叶。如《東山》室至並用，《君子諧老》翟晢髭帝同用是也。夫子爲中都宰，□屬入聲皆轉去聲，名曰和平之音，西方諸侯則之。今北方呼玉爲御，以曲爲去者是也。古皆去入互轉，夫子則入轉去而去不轉入，與大衍加一策，損老陰以益老陽同意。蓋一陰一陽者，天地生物之體，抑陰扶陽者，聖人成物之大用也。後惟元周德清《中原韻》近之，列後以爲夫子《中都韻》一徵云。

又 入聲作平聲　入聲作上聲　愚案字有四聲與首有四象同也。字轉入爲去與蓍損陰益陽同也。然蓍始損老陽以益少陽，次損少陽以益少陰，少終得損少陰以益老陽。蓋老陰離老陽遠而無遽至老陽之理，在字入聲止可轉爲去聲，亦無遽轉平聲之理。古倉頡制字，入聲字母止與去聲轉諧，未有與平聲轉諧者，亦其一徵也。則入聲止轉去聲不應轉平上二聲。周氏見古韻入聲有與平上二聲相叶者，遂作入聲轉平聲，某入聲轉上聲，某入聲轉去聲。某不知古韻三聲通轉，去聲有與平上二聲相叶，而入轉去聲亦與平上二聲相叶。歌時收音雖同，而出口時在入聲字必轉去聲音，而不轉平上二聲音也。周氏止據聞見以成此書，至於起音源頭轉音深義皆未之知，所以誤謬至此也。後皆同此，不贅。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自序》 聲韻之學舊矣，幸而篇帙俱存，使人得以討論。不幸而諸說紛殊，使人莫識所宗，字學之不傳，豈盡今人之過哉，亦未得其簡易明確者而習之也。方士君子童蒙就學時，莫不即字審音而辨韻，固未聞以天字任呼作地音者，此聲韻不可忽之明徵也。但卷軸浩繁，意見各出，必待研求攷覈然後知所適從。而急于制科，牽于宦習，致欲爲而不遑爲，其山林巖穴之士，又欲爲而力不逮爲，是以漸習漸遠，正音遂不可復，此非人不願學之過，實古未以簡易明確者示人之過也。【略】五音輕重之辨，四聲清濁之分，皆具自然之理。其有裨於士君子。【略】傳述有云：吳越之音傷于輕淺，燕趙之音病于重濁，秦隴則入似去，梁益則去亂平。古人知其然，欲有以一之，于是唐釋珙之字母作，隨母取切，子得母而成聲。至宋淶水公猶慮人不易解，又爲立《指掌圖》，使聲韻可忽古人，其真好事哉。夫五經義訓，淵源繼述，而又裁自先賢。首列音反，不啻殷殷告人以無誤。乃置而不論，不幾負聖賢垂訓之心乎。【略】夫清濁者，天地動靜之體。動靜者，陰陽消長之機。觀字母中，從純清而次清而純濁而半濁而復於純清，此即天地陰陽動靜消長之至義，自然之理也。

清·允祿等《音韻述微》卷四《天竺西番字母分陰陽説》 中華音韻以陰陽分清濁，夫陽清陰濁，自然之理也。而樂律以陽律爲濁均，陰呂爲清均，字書以陰平爲清平，陽平爲濁平，是又皆以陰爲清而陽爲濁矣。然究其義，則無不可以相通者。吕坤《交泰韻》辨陰陽説云：陰體下而上行，陽體上而下行，此語極得音韻之理。蓋陽本清也，而其音則自清而之濁；陰本濁也，而其音則自濁而之清。此陰陽交互之義也。且陰陽之名原於大易，而周易首乾，商易首坤，乾坤既有交易之用，則陰陽亦有互見之理，音韻之道亦復如是。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聲音發源圖解序》 古今之譜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三陰三陽爲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啞平噎

平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入繼之，是爲六聲。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寖失其傳，遂與初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歌曲，其發端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尚可驗也。於是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十位，五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已，萬之能守其家學也。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四《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逮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撰韵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列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説岐而傳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作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總論上》 自有等韻以來。諸音先後之序不知幾經變易，而終無一定。愚初甚以爲疑，後始知之，蓋人之聲音本不止如釋家字母所有，而昔人第知就彼之所見有者而布置之，譬之缺足之牀，雖百易其地以求安，豈可得哉。

又 昔人于等韻多加入宮商角徵羽五音，愚謂聲音律吕，理固無二，但言者各殊，未易折衷。況以理推之，音有喉舌脣齒脣，聲有中平上去入。此二者皆可以分配宮商角徵羽。若夫呼法，則以此之四配彼之五，寔有必不能合者。而昔人反多于此聚訟。

又 字母之説，由來已久。然既謂之爲母，則必一音能生衆音者，然後足以當之。而昔人所定字母，皆不過與衆音同類之音，則是兄弟姊妹而非母矣，無怪乎後人多有更定，而曲家又直以可删斥之也。

又《總論下》 見溪羣疑等字源出西域，後人見其如此，遂疑其有精義妙理，不可思議。殊不知當日不過先將天下無窮之字音細分爲喉舌脣齒各類，因于各類中漫拈一字以爲領袖耳，寔無義意，亦非謂此外諸字皆不可以爲母也。詩韻東冬諸字亦然。此理前人非不知之，而皆未嘗明言，故首及之。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自叙》 或曰：聞之平仄四聲八聲何始。余曰：汝未細心體會耳。平有陰陽，上有清濁，入有清濁半清半濁，惟去聲一音合之，非八聲而何。今之增損三十六字母而爲簡略易通者，皆忽此八聲而妄作者也。

清・戚學標《毛詩證讀・讀詩或問》 問：何謂聲何謂音。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即今所謂韻。古人爲詩，音以聲成，；後人爲詩，聲爲韻限。魏晉以前，書不見韻字，《説文新附》始有韻字。裴光遠曰：古與均同。《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文章假借可以叶均。二字音義相仿。安所得韻書，倡於周、沈，成於陸法言，郭知元諸人。而以規《三百篇》之出入離合。然言音而人不知，又不得不姑仍其稱曰詩必有韻矣。

又 問：歌詩必按宮商，魏吕靜作《韻集》五卷，宮商鰓徵羽各爲一篇，每字分配果得宜與。曰：五音之輯本於翻切，即反語。其法以脣齒口喉舌五聲取配五音，而翻切已不能無誤。如邦博江反，正以古音邦丰聲，讀封則當爲脣齒合音，屬宮之羽，而配脣音屬商之羽者，先誤於所讀矣。趨七須反，正以古音趨芻聲，讀初則當爲喉音宮聲之屬，而配牙音屬羽之角者，抑又誤於所讀矣。夫且讀之不明，而又何五音之能合。至於合樂之法，用宮，自起調畢曲皆宮聲。用商，自起調畢曲皆商聲。《關雎》六篇無射清商調，《鹿鳴》六篇黄鍾清宮調，大成還相爲宮，小成止用一律。宮以從宮，商以從商，隨奏者之抑揚高下而合其節，初不係乎字之屬宮屬商。《韓非子・外儲篇》云：疾呼中宮，徐呼中徵，是一字中備有五音，可宮可徵，故律得而齊之。今泥某字宮、某字徵，將一曲而五音雜湊，其又何以入律乎。後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後人遵用四聲，其法亦廢不行。

又問：古音多斂，何以韻書四聲均配，入聲短十三部，論者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亦有其理。曰：天地之氣，一呼一吸，相爲流轉，人亦如之。陰聲無獨短之理，今謂支微齊等部無入，而蹇非思之入聲乎，《書》欽明文思，《魏公卿表》作文蹇。側非笛之入聲乎，《公羊》以人爲笛，何休注：今大學辟雍作側。刲非祈之入聲乎，《周禮·小子》注：祈或爲刲。茀非厞之入聲乎，《儀禮》厞用席注：古文作茀。疾非齊之入聲乎，《春秋》衛世叔齊，《左傳》作疾。栗非犂之入聲乎。司馬彪《莊子》注：犂然猶栗然。謂魚模等部無入，而獄非餘之入聲乎，《漢書》以刑餘爲周召，荀悅《漢紀》作刑獄。若非如之入聲乎，《儀禮·有司徹》注：今文若爲如。促非趨之入聲乎，《漢·高帝紀》注：趨讀曰促。朔非蘇之入聲乎。《白虎通》：朔之爲言蘇也。謂蕭肴等部無入，而肅非蕭之入聲乎，屬非喬之入聲乎，削非宵之入聲乎，《易》注：剝猶削也。《釋文》：削本作消。爵非焦之入聲乎。《左隱元年》傳：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謂尤幽等部無入，而辱非休之入聲乎，蓐或爲茵，氣之同。逐非攸之入聲乎，子夏《易》：其欲攸攸，今文爲逐逐。穆非繆之入聲乎，綢繆之繆通穆公之穆。棘非敉之入聲乎，敉从矛出。乃若皆灰無入，則部首先誤。皆古讀基，灰讀近墟。而稭秸同字，《書》三百里納秸服，秸乃稭之或。来勑母子，來有力音，勑音从之。其聲可推也。歌麻無入，亦音讀互岐。戈歌部字，古音半通支脂，麻部全類虞模。而禿取禾聲，見《説文》。假通於格，如駕字，今文从馬加，古文从牛各，加各氣之通。

又《鶴泉文鈔續選》卷一《論韻書入聲皆誤》 韻書入聲之字並不類入，以既云入，即不得作開口呼。且去入之間，不過一音分弇侈，未有兩讀判然相離之遠者。今以諧聲陽開陰闔之理明之，如作去聲讀做，入聲宜讀近足。《易林·困之大壯》：緣山升木，中墮於谷。之子劬勞，黄鳥哀作。馬融《廣成頌》：曹伍相保，各有分局。遊雉羣驚，晨鳧輩作。其音也今讀則洛反，非入聲矣。度去聲讀渡，入聲宜讀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陸雲《美祈陽》詩：其德伊何，和貞虔告。師民履素，言謀慮度。其音也今讀徒洛反，非入聲矣。惡去聲爲污，入聲宜讀近足。《太元·從初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黄食肉。《易林·蠱之姤》：反蛇三足，醜聲可惡。《史記·龜策傳》：地生五穀，以知善惡。馬融《長笛賦》：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長萬輟其謀，渠彌不復惡。其音也今讀烏各反，非入聲矣。獲去聲讀互，入聲宜讀斛。《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彤弓雖調，終不能獲。《復之坎》：桎梏拘獲，身入牢獄。張衡《應問》：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何索不獲。其音也今讀黄郭反，非入聲矣。錯去聲讀措，入聲宜讀促。潘岳《西征賦》：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其陸。其音也今讀七各反，非入聲矣。索去聲讀素，入聲宜讀速。王褒《僮約》：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斛。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其音也今讀蘇各反，非入聲矣。若去聲讀樹，入聲宜讀近辱。《史記》：地生五穀，以知善惡。屋。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王逸《憫上》：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其音也今讀而灼反，非入聲矣。乃若閣之讀谷，如《易林·否之大有》：四夷賓服，干戈橐閣。司馬相如《上林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落之讀陸，如《易林·豐之屯》：東山梟落，叛逆不服。班固《北征頌》：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薄之讀僕，如《易林·坎之升》：鰥寡孤獨，禄命苦薄。《益之大畜》：和氣相薄，生我嘉穀。琢之讀足，如陳琳《神武賦》：華璫玉瑶，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駮之讀卜，如《易林》：循谷直北，經涉六駮，爲所傷賊，死於牙腹。石之讀熟，如《易林·小過之涣》：求玉得石，失其所欲。揚雄《太元賦》：升崑崙而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張衡《冢賦》：爾乃隩巍山，平險陸，刊叢林，鑿盤石。王逸《九思》：指正義兮爲曲，詆碧玉兮爲石。澤之讀獨，如《太元·從首》：於淵於澤，於田於嶽，獄。物企其足。《史記·龜策傳》：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易林·噬嗑之蒙》：注斯青澤，祈衛百毒。馬融《廣成頌》：於是營圍恢廓，酷。充斥川谷。罘置羅羅，彌綸阬澤。凡此皆音理自然，真所謂入聲，推此以讀古人書，無不合者。而今讀閣古落反，落盧各反，薄旁各反，琢竹角反，駮補各反，石常約反，澤達各反，無一不以開口呼之，由諧聲學廢，周沈輩不明陽開陰闔祇一音之轉，謬以俗聲定爲韻譜，名爲去入而去入之

理已失。於是著字去聲讀注，入聲則讀灼，膆字去聲讀句，入聲則讀劇，判然兩音之不相蒙。音讀既岐，因而去聲字多無入，入聲字多無去。後人守韻書爲圭臬，轉疑古音非正，强加以叶韻之目，而操謬説者，或妄謂古無入聲。如顧氏作《唐韻正》，亦意在轉入爲去，有開無闔，有陽無陰，豈復成音理。此《詩聲辨定陰陽譜》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清・錢坫《詩音表》《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謂之成文者。聲，宫商角徵羽也。鄭氏以爲宫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音謁律則亂，律不正樂亡，詩即樂也。故言《詩》者必攷律，而言律者必正音。正音何先，先雙聲。雙聲者何。皃聲也。凡古人之以兩字相續者，非有所本，古人皆以意造，或以其形，或以其事，或以其聲，皆肖之耳。故皃者意也，取其意之近似也。又曰，然然之言如也，亦近似之辭也。凡古人言然如若，皆皃聲。雙聲既著，究出送收，聲之始發爲出，從爲送，終爲收，五聲各有出，各有從，各有收，則有三類，是爲三聲。又古人溪羣同，透定同，穿牀同，牀審亦同。古人因其同而送聲以之重焉，純如皦如之道通矣。三聲既著，究通聲。通聲者何，侯音也。侯何以謂通聲，侯者生聲之母，諸聲爲子，母以統子也。故火爲侯音，火之言化，聲從此而化也。故金爲牙音，木爲脣音，土爲舌音，水爲齒音，四音必主宰于侯者，猶人有五藏皆主宰於心，心居中央屬火也。何以通之，與出送收皆協，故通之，侯無出送收者，凡天下之舉相似者侯而已矣。音有南北，至侯而通。人辨舌齒脣，物或無之。侯則物與人亦無異焉。通音既著，究本類聲，宫商角徵羽，各自爲其類也。本類聲既著，究來音，來者，聲之歸宿。凡人生而有聲，侯音即具，而歸宿必於來，來又聲之所自生也。此襁褓之子能行之。而學士大夫白首不覺。莊子曰：有天籟，有地籟，有人籟。天籟者，侯音也。地籟者，來音也。人籟者，通四音言之也。天生之，地成之。故發於侯而歸宿於來。人通之，故四音變以化。又來，舌音也，端透定泥音在舌巔，來用半舌爲之，全舌涉乎牙齒脣。若不涉乎牙齒脣，則來亦不能宿衆音矣。以全爲半，失之。五例五著，《詩》音正矣。《詩》音正，凡音之道皆正矣。我以爲求三代之雅樂者，必始於此。序《詩》音十一。

清・夏味堂《三百篇原聲・總論》古音者何，天地之元聲也，古今萬世所莫能外也。天地之聲具於風，試靜而聆之，和風之來也，其始汎然，繼乃豁然，終且悠然；而若反暴風，則喤然其始，嘽然其繼，而拂然迴斡乎其終。使析數者分聆之，侈斂殊矣，然非有二風也。歌詩之聲亦若是焉已矣，字必合二音而成，姥瓦爲馬之類。如陰陽之不能相無也；歌必合餘音而備，如陰陽之成於閏也。字用於歌，斷續抗隊有疾徐焉，疾則迅下如峽濤，或重或輕，若但取其汎然耆然者而止，疾呼馬字似但用上一音嗟類，與楚處協，其下一音收於末而不覺也。徐則二音畢備。如今讀字，其世所謂聲牙者，重讀，緩讀上一音而自相協，如此藹爲采，以西爲友，其上一音此以皆咿類，自相協。此皆馬下可用於語麌姥，哈皆灰佳可用於之脂支之説也。若夫一音偶儉，虚聲之掉，以少就多，又或餘波瀠洄，如往而復，用其悠然拂然之韻而無不協矣。如《終風》二章，霾來上一音本與思協，然必屈多就少恐反牽强，則上三句第如今讀，而末句思字掉尾，亦以哀聲收之可也。此語麌姥可用於馬下、之脂支可用於哈皆灰佳之説也。顧餘聲之用少而取乎上一音者，展卷皆是，蓋必上一音相協而後同聲。又或以下一音之不甚相協，而後盡吞吐揚抑之妙，如采則吐而揚，友則吞而抑。其二音之間，雜合應節。若吴季子所云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處而不底，行而不流者，形容二音聯絡之妙，直入神解。《頌詩》尤極二音之變，故季札獨於《頌》備言之。左氏明言爲之歌，則風雅頌皆歌《詩篇》可知。凡曰其乎者，乃季札慨想其時之升降耳。杜注謂聽聲以爲别，故有疑言。孔疏遂謂聲合其意，不知其名謬矣。古人所謂善歌當係乎此，今歌者吐字猶先發一音，後收一音。否則以水濟水，誰能甘之，故從古音不若從今音也。是説也，豈惟歌詩爲然。之于爲諸，此嗟發聲於咿之證。不可爲叵，此喲發聲於咿之證。轉喉出聲，明者嘗自得之善乎。康成之箋《詩》也曰：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韋昭云：急疾呼茅蒐成昧也。今本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按以茅爲韎聲猶相近，以蒐爲韐則殊不倫。韋昭解《國語》引鄭説無兩韐字，昭見本前孔穎達二百年，昭本是也。鄭註《玉藻》云：緇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韋昭解三君云：一染曰韎，皆不連韐爲文。毛傳解其義，故並舉韎韐。鄭解其聲，故單言韎。下又云：合韋爲之，乃解韐義。文甚明顯，兩韐字爲衍文無疑，故今從韋本。此言乎一字而合二音者也。《左氏襄十年傳》：會吴子壽夢也。服虔注云：壽夢發聲，吴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

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彭，欲使學者知之也。按服意以壽夢爲合音，則亦知一字二音之說，特壽夢爲乘，乃反語之漸，與合音微隔一塵。《定五年》：於越入吳。杜注：於發聲，亦合二音成字，而下一音即觸本字，例亦少別。何休之注《公羊》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此言乎字之皆有餘音者也。顧氏亦暢發二聲合爲一字之說，第所徵引皆取字之反切而非其音之渾成。宋鄭樵慢聲爲二之說近之矣。顧以者焉爲旃，者與爲諸，審音尚未入細。試取者焉、者與慢讀之，豈復與旃諸相肖哉。

清・鄭廷獻《詩學正音類輯・序》 凡人聲皆天籟也，其清濁高下莫不有自然中正之音，而五方之地氣亂之，故不能無清濁高下之偏失。偏於濁而高者每誤以仄爲平，偏於清而下者每誤以平爲仄，此方言之亂正音，地氣使然，非人所能爲也。然亦有不由地氣而由於人爲者，則以庸陋蒙師率意教授，及鹵莽臨文讀字從半者之過。黨塾相沿，遂至以訛傳訛，牢不可破，既離本音，何問平仄，弊與方言等耳，而猶不止此也。

清・李賡芸《炳燭編》卷二《文字證古》 韻，《說文新坿》古作均。《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也。《文選・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韻字。

清・徐養原《頑石廬經說》卷八《歌永言說》 歌永言何謂也。曰：凡詩必有韻，歌詩者每至用韻之字，必引長其聲，所謂永言也。古者以一句爲一言，夏商以前之詩，一句一韻，則一句一永。周以後始有兩句一韻者，則兩句一永。蓋詩以言志，句以足言，句不成則言不足，言不足則志無由見。歌也者，歌其志也，志形于言，言成于句，句截于韻。夫歌之永在韻，則聲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韻者，後聲與前聲相叶也。聲之別有四，平聲最長，入聲最短。後世歌曲以入聲散入平上去三聲，古人歌詩以上去入三聲總歸平聲，然而每字又有發聲收聲。當其發也有平有仄，及其收也雖仄亦平。古人辨聲非不嚴而用韻甚寬，以字有發聲收聲之不同故也。歌者於韻字之發聲，隨其平仄而抗墜中節，復引長其聲以收之，則後聲與前聲自然諧叶，而歌之道得矣。其語助之在韻下者，若之哉矣也兮只而思之類，乃作詩者自永其言，歌詩者遇此亦當融入永中，不使贅出，庶不與韻字相礙。至若句中之字固亦有曲折逗留，不得直遂如讀書然，然所謂永者不在是也。是故歌聲之得力全在用韻之字。趙彦肅《風雅十二詩譜》一字一聲，是歌而不永也。近代南北曲一字數聲，是聲依字也。若是則詩不必有韻，而凡無韻之文皆可歌矣，豈永言之旨哉。《大司樂》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如舉子讀文，有抑揚頓挫之致。《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蓋誦者，弦之漸也，誦得其節則可以弦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春秋卿大夫賦詩，俱有聲節，非稱引詩詞之比。衛獻公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孫林父，師曹遂誦之。蓋諷則顯違君命，歌則恐林父不解，惟誦介二者之間，君不我罪，乃得遂其報復之志。《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弦《詩》三百。然則誦者歌之漸也，欲知歌宜先知誦，誦得其法，其於歌也思過半矣。

又《聲依永說》 聲依永何謂也。曰：聲，五聲也。然而非泛言五聲也，乃五聲之播於鳴球琴瑟者也。聲不離器，而堂下樂器又不可以依永，故知爲鳴球琴瑟之聲。予既論之，茲不具詳。惟聲之依永當有其法，今雖不傳，可得略說也：夫歌者，人聲也，人聲之高下短長初無定準，必以五聲檢攝之，然後應節合度而可以入樂。然聲之所依又必在句末用韻之處，句已絕而聲未絕，餘音嫋嫋，乃以球瑟之聲依之，是聲之所依者永也。若句中之字則不可以聲依之，何則，古人作詩不與歌者相謀，章句無定，聲病不拘，非若宋詞元曲先安排腔調而後填詞。然古人之詩未有不可入樂者，則以字中無聲，聲中無字，兩不相妨故也。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依《鹿鳴》之聲歌之，此唯聲自爲聲，詞自爲詞，故不襲其詞而可用其聲。漢樂府尚有此意，如《飲馬長城窟行》本歌《飲馬長城窟》詩，後改用《青青河畔艸》。夫此二詩者，字之平仄、句之長短、篇幅之廣狹無一相同，而樂府以之相代，可見聲之所依在永而不在詞，自倚聲之說起而古法湮矣。倚猶依也，朱子其所謂永依聲也。自漢人爲五言詩，句之長短始有限制，唐人爲律詩，字之平仄始有準繩，厥後有長短句，則又以參差中見準繩。觀詩體之不同，知歌法之屢變。叔孫通制《登歌》不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蓋不特管聲不與人聲相亂，即弦音亦不與詩詞相亂，此古法之善也。後世之樂既不辨堂上堂下，歌聲一發，絲竹並興，肉音含糊，喧厭竟曲，又安見人聲之獨貴乎。今吳下有彈詞者，其聲雖俗，然頗得

依永之遺意。凡七言近體皆可歌，器用弦鼗，所謂弦歌也。但七言句長而韻短，弦鼗閒促而聲高，調之不雅，實由於此。古詩所以必四字爲句，而琴瑟之器特大，厥有旨哉。或曰彈詞者，先彈成一調則萬曲可歌，如古詩亦然。則一詩可該三百，何以雅歌二十六篇，廢不可歌者八，而杜夔祇傳四曲，不傳其餘。曰：有聲有節，永者，其聲也，聲之曲折則有節焉。《漢書・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謡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皆所以記其節奏耳。歌射節者，《騶虞》九節，《貍首》七節，每詩之節各有不同。又如疊字散聲，亦非一例。詩之廢不可歌，殆以此等之失傳也夫。古法既不傳，且理會依永之義，參以師乙七法，猶可得其彷彿。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五音》　見溪郡疑屬角，爲天地春氣；精照十母屬徵，爲天地夏氣；端知八母屬商，爲天地秋氣；邦非八母屬羽，爲天地冬氣；曉匣影喻屬宫，爲天地元氣；來日二母屬變，爲天地閏氣。《輟耕録》載杜本論音律，謂國字以可侯爲首，正如小兒初墮地，惟此一聲，得天地全氣，蓋可屬角聲之溪母，侯屬宫聲之匣母，音始宫而終角，故爲全氣。

又　平上去入，始於齊梁，實配五音，永明體所謂角徵不同也。竊謂平上去入之次，非齊梁人所能爲，形象則平上去相生，去入相生，聲韻則平爲先聲，入爲轉聲，是亦天籟，不可倒置。陰陽上去入，即當依吕靜《韻集》、徐鉉《韻譜》以宫商角徵羽次第配之。或謂宫陰商陽，不合樂律，不知樂律本不可以二氣五行言。如宫生徵，豈謂土之生火哉。如宫爲陽，豈謂土之專主陽哉。如黄鍾應子月，豈謂上之旺於冬哉。陰平爲宫，陽平爲商，聲之始也。上上爲角，去縱爲徵，聲之中也。入促爲羽，聲之終也，至入羽而聲盡矣。又一説陽平宫，陰平商，上徵、去羽、入角，而商改音常，羽改音裕，以符本聲，是五音由四聲而生矣。龔按：以上論四聲之五音。

又卷一一《通紐》　孫叔然崛起曹魏之閒，創爲反切，晉室諸公因而增之。《廣韻》或至連舉狹音，或有闕文，形象雖同不妨兩切，形象全别居然共翻，影喻疑泥音同而切異，開合正副音異而反同，其閒清濁輕重之數亦微矣。而各方各人之清濁輕重亦復萬有不齊，則何以莫之或易，蓋必有所受。愚竊證以古人之音而定也，古人往矣，聲漸骨朽，而其散見於簡編者，則異文爲可據。蓋古無鋟板之法，學者受經，獨有記誦抄録二家，抄録易於訛文，記誦易於訛音，異本參錯，彼此校存，而古人之音出焉。即其理本相通，音復相諧，亦方音之轉也。緣音制字，孳益而生，或轉韻而不失本音，或異聲而無害本母，以此知先儒之所提唱，非臆見也。

又卷二〇《四聲》　《元和韻譜》曰：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

平上去入雖起於齊梁，實天地自然之音，不可移易。古人聲無成格，時或兼通。顧寧人謂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其所撰《詩本音》，以四聲通協。毛西河謂平上去三聲通協，去入二聲通協，西河之論卓矣。然以爲協韻則可，以爲正音則不可也。詞曲家嚴上去而混入聲，則亂音之尤者。

韻有上平聲、下平聲，俗謂上平陽、下平陰，非也。丁度《集韻》作平上、平下，吴彩鸞《唐韻》作二十三先、二十四仙，魏了翁所見《廣韻》作三十先、三十一仙，《五音集韻》作上平聲、中平聲、下平聲。熊忠曰：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以字繁釐卷爲二，宋丁翰林作《集韻》，始以平聲上平聲下爲卷耳。徐景安謂宫爲上平，商爲下平。程元初謂上平聲氣從喉上出，下平聲氣從舌上出。《七音韻鑑》謂上平以東爲首，言先輩傳後輩，並非。

周德清謂東冬江陽真文元寒删先尤侵覃鹽咸十五部無入聲，偏用順紐，爲詞曲也。章道常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無入聲，偏用拗紐，據沈韻也。劉鑑謂有入聲者九攝：通宕曾深咸江梗臻山。又止攝入聲見於臻，通攝流攝入聲見於通，蟹攝一二入聲見於山，三四入聲見於臻，效攝一三四入聲見於宕，二等入聲見於江，果攝入聲見於宕，假攝入聲見於山，兼用順拗二紐，主全通也。惟沈韻屋沃覺爲東冬江之入，質物月曷黠屑爲真文元寒删之入，藥陌錫爲陽庚青之入，職爲蒸之入，緝合葉洽爲侵覃鹽咸之入，雖與通協不合，最爲整齊。

《入聲等第圖》四攝曰祫哲車祴，《指南》七攝曰各格祴穀葛閣扢，《正韻》十部曰物質曷鎉屑藥陌緝合葉，《集成》八韻曰屋沃爲一韻，覺爲一韻，質物爲一韻，月曷黠屑爲一韻，藥陌錫爲一韻，職爲一韻，輯爲一韻，洽合葉爲一韻。

又《聲韻譜》卷三《諧聲一》 世謂韻字起於晉宋而下。以余考之《説文》云：韻，和也。从音，員聲。則漢有韻字。魏武帝《秋胡行》云：作清角韻意中迷煩，則魏有韻字。曾侯鐘銘云：楚王韻章。商鐘銘云：格韻孔協，則古有韻字，葢猶高韻、遠韻、性韻、神韻之稱，舉其標致而言，非今詩人所協之韻也。夫唐虞之世，明良喜起歌於朝，擊壤鼓腹謡於野。孔子讀古詩得三千餘篇，豈詩人日用韻而不知爲韻，直待千載之後晉人始拈而出之哉。平上去入，天地自然之韻，至晉而始洩不謂謌韻爲聲反以東昜支魚之諧爲協韻也。唐裴光遠求其説而不得，乃謂韻即均字。楊收因言樂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楊升菴因有均籥之作，顧寧人因改晉灼《子虚賦》叶韻爲叶均，以證其説。《尚書疏》云：堂上之樂受笙均，堂下之樂受磬均。《後漢·律歷註》云：均長七尺，繫之以絲，以節樂音，則均者，樂器也。《唐史》及《五代會要》云：十二律旋相爲宫生七調爲一均。七調者：一宫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宫也。調有清濁，器有長短，五音迭奉，其聲乃和。若詩人之協韻也，平與平協，仄與仄協，奚五音二變之爲哉。夫均不可爲韻矣。归余之讀《説文》者數年，而後恍然於聲韻之分也。

清·姚文田《古音諧》卷首《一論古無韻字》 古無韻字，徐鉉引裴光遠云：古與均同。又曰未知其審。愚攷《國語》泠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注：均，鍾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是均爲定樂之器。《鶡冠子》五聲不同均，亦當指此。皆不可以當韻字。六書形聲亦謂之諧聲，皆取所從之字以定聲，此實爲音學權輿。而《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服，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咮吽牙。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然則古韻字當爲諧，後轉爲韻，猶皆轉爲均也。

清·李汝璜《李氏音鑑序》 昔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余以爲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奥可矣。以云乎密，仲弟所撰，其庶幾與。

清·焦循《雕菰集》卷八《四聲陰陽辨》 古不分四聲，沈休文周彦倫始定平上去入，宋元以來詞曲家分陰平陽平，此實天地自然之音，而足以補休文彦倫所不及也。夫謂之陰陽者，猶夫平上去入之稱，故又名空堂。葢空之呼空、堂之呼堂，不啻陰之呼陰，陽之呼陽也，即不啻平呼平、仄呼仄、上呼上、去入呼去入，即不啻宫呼宫、商呼商、角呼角、徵羽呼徵羽也，取字之聲以爲聲之鵠，不取字之義以象聲之義也。或謂平有陰陽，仄亦有陰陽，甚謂上有上之陰陽，去入有去入之陰陽。夫平之有陰陽猶仄之有上去入，謂上去入有陰陽，豈謂陰平陽平亦有上去入乎，葢不明陰陽之呼，取聲不取義也。或又謂以陰陽分三十六字母，夫三十六字母爲平聲者二十二，爲仄聲者十四，而平聲爲陽者十二，爲陰者十。謂見爲疑之陰則疑爲陽平，醫爲陰平，疑之上去入爲擬義乙，醫之上去入亦爲擬義乙。溪爲陰平，奇爲陽平，奇之上去入爲起棄吃，溪之上去入亦爲起棄吃，其平聲則分爲醫疑、爲溪奇，而上去入則同一擬義乙起棄吃，果何陰陽之可分乎。謂透爲端之陽，則透之平可呼頭亦可呼偷，端之仄可呼短斷奪，短斷奪之平亦可呼東團切，又何陰陽之可分乎。若謂顛屬端母，故典殿窒屬顛爲上去入之陰聲，田屬定母，故殄電咥屬田爲上去入之陽聲，抑知殄電咥之平呼田亦可呼天，而典殿窒之平可呼顛亦可呼低連切。葢既名之爲陰爲陽則不得又爲上去入，既名之爲上去入則不得又爲陰陽。如以義也，則陰宜重濁而下沈，陽宜輕清而上浮，何得反其用。故古人取宫商角徵羽以名七音，取平上去入以名四聲，其名皆無義理，但以聲明聲，見古人用意之精妙。以陰陽名陰平陽平，名有義理，昧乎以聲明聲之妙，而惑滋起矣。此陰陽之稱不如空堂之稱爲愈也。至於讀有輕重、唱有緩急，此則陰陽皆有之，不獨上去，前人論之詳矣。明乎陰陽之名爲以聲明聲，又何疑於上去入之有陰陽也。

又《易餘曲録》 四聲平上去入，周德清分平聲爲陰陽，於是聲有五，此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增減者也。説者謂上去入亦各有陰陽。余向

在浙嘗作《四聲陰陽辨》，以明其謬，亦詳矣。

又　按聲之有五，乃一氣自然轉接，不俟更端者也。如公拱貢穀四字一氣，而公爲陰平，其下實有陽平字相承轉，其字有音無字。試即以陰陽兩字言之，陰影映益，四聲也。陰字下實有吟字，一轉乃到影字，爲陰吟影映益五聲；陽養漾藥四聲也，陽字上實有央字起頭，乃到陽字，爲央陽養漾藥五聲。此不俟更端，自然承接。周捨沈約定四聲，未能悟此，至元周德清悟得，因有陽平陰平，實足補周捨沈約之所未及也。其目以陰陽者，仍以聲明聲，如天子聖哲之爲平上去入，非平有陰陽，上去入亦有陰陽也。如謂去入有陰陽，則陰吟影映益之間，當有兩聲，自然承接矣，而無之也。大抵毛氏認輕重内外爲陰陽，故以貢爲陰，鳳爲陽，穀爲陰，孰爲陽。不知此等不獨去入有之，上亦有之，陽平陰平亦各有之，乃更端而得分輕重之聲，非一氣自然轉落之聲，聲止有五，無有七也。陰陽二字皆平聲，陰之陽聲爲吟，陽之陰聲爲央，陰即聲之如陰者也，陽即聲之如陽者也，當曰平之陰，平之陽，今稱陽平陰平尚可，若云陽去陰去，陽入陰入，是不異稱平去平入矣，既去矣，何又爲平；既入矣，何又爲平；既去矣入矣，何又爲陰爲陽。蓋認陰陽爲高下之名，如脈之有陰脈陽脈，畫之有陰面陽面，不知聲之有陰平陽平，乃以聲明聲可稱陰陽，亦可稱央吟。即毛氏所列，亦可稱种篷，稱該陪，稱箋全，稱要潮，平字是陽聲，當日若不用陰陽二字，但於平字上加一陰聲之字，則無毛氏等之惑矣。

吴人徐靈胎名大椿，工於醫者也，亦善唱曲，有《樂府傳聲》一卷。謂曰：聲各有陰陽，《中原音韻》只平聲有陰陽，餘三聲皆不分陰陽，或又以爲去入有陰陽，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强，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如宗字爲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爲陽，戎冗誦族皆陽也，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豈可縱足與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冗無陰陽。余嘗欲以《中原音韻》四聲之陰陽每字皆爲分定，尚未遑而有待，但作曲者能别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若並三聲而分之，則尤難於措筆。以上皆徐氏説。按徐氏謂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是也。既知此義，則不得謂上去入亦有陰陽。玩其舉宗戎二字，蓋於平聲之有陰陽尚未了然，故云作曲者能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也。坐不知陰陽二字以聲明聲，以陰陽上去入爲五聲，自於此義了然矣。宗字爲陰聲是矣，不知宗總縱足，宗字下自有陽聲，有音無字，非無此聲也。戎字爲陽聲是矣，不知戎冗誦族，戎字上自有陰聲，亦有音無字，非無此聲也。總縱足三聲共陰陽兩平，非單貫一宗字。冗誦族三聲亦共陰陽兩平，非單貫一戎字。試以陰陽二字言之，陰吟影映益，影映益三字貫陰，亦貫吟，則此影映益三字爲陰乎，爲陽乎。央陽養漾藥，養漾藥三字貫陽，亦貫央，則此養漾藥三字爲陰乎、爲陽乎。所以艱於措筆者，正於此未能了然也。宗之於戎，猶烹之於同，烹爲陰，而其陽自有彭字，同爲陽，而其陰自有通字，貫之爲烹捧搥撲可也，爲彭捧搥撲亦可也，其實爲烹彭捧搥撲之五聲也。貫之爲同統痛禿可也，爲通統痛禿亦可也，其實爲通同統痛禿之五聲也。陰陽如春夏，去入如秋冬，上如中央土，不可減一，不可增一者也。

嚴粲《詩緝》謂凡上聲濁音讀如去聲，又云平上去入四聲，其平聲爲全清者，其上去入皆爲全清，其次清、全濁、不清不濁者亦然。録其圖於左：

全清	東弓包居逋鳩金顛邊賓知
次清	通穹胞胠鋪邱欽天篇縯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駢頻持
不清不濁	農容茅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動奉俸是兕婢被否市恃士仕砠俟涘似巳祀耜汜姒巨秬虚距炬敘緒嶼鱮芧蕸佇竚杼紵羖輔父腐柱簿部杜户怙祜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倍在牝混但緩踐俊善趙肇兆裗紹皓昊顥鎬浩皜抱道稻皁造坐象丈蕩杏荇靜靖迥洞舅婦阜厚後甚儉貢簟檻范範犯軓　以上並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

平　東　全清　通　次清　同　全濁　農　不清不濁

上　董　桶　動　讀如去聲　㶿

去 凍 痛 洞 鱷

入 督 禿 獨 ○ 有聲無字

四聲惟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同動洞獨，動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爲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今人調四聲者，誤云同桶痛禿，不知同爲全濁，其桶痛禿皆爲次清，清濁不倫矣。

按宋時未分陰平陽平，故以通爲次清，同爲全濁。如嚴氏説，同動洞獨不爲通之陽聲，而爲東之陽聲矣。以陰陽爲清濁，而不知東通各有陽聲，農亦自有陰聲也。至謂上聲重讀即如去聲，此亦非也。上自是上，去自是去，若輕重讀之，則不特上如去，平亦可似去，入聲唱之可爲平上去三聲，自不得爲四聲之本聲也。動奉等字讀爲去聲者，自是誤上爲去，非上聲似去。余謂聲定有五，陰陽上去入是也；音定有七，宫商角徵羽半宫半徵是也。每聲以三爲貫，如公空翁、宗聰松是也。其貫不能以三者，音蹇澀不可調者也。東通農讀作陰。三聲相貫，於通下增一同字，不知同通爲陰陽，東通農讀作陰。三聲貫，東讀作陽。同農三聲亦貫，而董桶穠三聲、動痛弄三聲、督禿捵三聲，亦無不貫，無所爲上聲如去也。近時金壇段氏謂古無去聲，嘉定錢氏謂古無輕脣音，余不謂然。古無平上去入等名目，非無此聲也。未分陰陽之前，人但知有四聲，然不可謂無陰陽之聲也。古今同此喉舌齒脣，未容於紙上尋之。

清・趙晉《文選攷音》（《洞簫賦》）（《舞賦》）：贊舞操，奏均曲。余謂此均字，即《嘯賦》音均不恆之均。均古韵字。《鶡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于士伍。均之爲韻明甚。奏均曲者，奏有韻之曲也。注引《樂汁圖徵》不甚晰，故參論之。又云：亡耦失疇。耦與偶，疇與儔，通文也。

清・石文煒《李氏音鑑序》 汝南周彦倫辨平仄，而分四聲。自五代以來，悉本周氏之舊，止分四聲，不論陰陽，故平聲切音每有小異，初學視之，類多茫然。元周德清雖有陰陽之説，而集中所載切音，如吴哥切訛、吴崗切昂之類，仍與初學未便。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第一問字聲總論》 上古論字而未言聲。迨魏曹植製四十二契，始有三千餘聲之説。其後僧宗彦作《四聲等第圖》，而有六千聲之廣。其所以倍於四十二契者，蓋同音之字，區别未盡耳。至近時之音，以珍所收同母之音論之，共三千六百三十聲，九州之音，似亦備矣。茆有音無字及入聲同音者衆，若逐字定音，詎能三千，是多寡懸殊矣。

又《第二問音聲總論》 或曰：音與聲，有以異乎。對曰：諸書所載，或同或不同也。以音論之，班固《白虎通》云：音，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淮南子》云：合氣而爲音。許慎《説文》云：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劉向《説苑》云：凡音生人心者也。以聲論之，《白虎通》云：聲，鳴也。張載《正蒙》云：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同話録》云：聲者，氣之精萃也。黄憲《外史》云：夫心以生聲。《周語》云：極之所集曰聲。劉邵《人物志》云：夫氣合成聲。《莊子》云：心和而出且爲聲。《樂記》云：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劉勰《新論》云：心之所感則形於聲。《吕氏春秋》云：形體有處莫不有聲。《逸周書》云：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譚子《化書》云：形氣相乘而成聲。又云：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大戴禮》云：夫聲無細而不聞。《唐書・樂志》云：聲藏於無形而不竭。《列子》云：聲動不生聲而生響。鄭杓祭印切。《衍極》云：聲原於虚而妙於物。《春秋繁露》云：聲出於内，響報於外。《韓詩外傳》云：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孫子》云：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敢問聲音之别，可得聞乎。對曰：《毛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空同子》云：聲言直，音言曲。《老子》云：大音希聲。陸賈《新語》云：聲以音相應。荀悦《申鑒》云：嘉音以章謂之和聲。《淮南子》云：無音者，聲之大宗也。《鶡冠子》云：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應劭《風俗通》云：聲本音末也。《毛詩・邶風》傳云：音，聲也。徐鉉《説文註》云：聲，音也。據此數説，或以音聲别，或以音聲通，是皆各釋其義矣。然按孔穎達《詩序疏》云：對文則别，散則可通。斯言是矣。

又《第三問五聲總論》 或曰：吾聞字有四聲，何謂也。對曰：漢魏以前，但言音而未言韵，晉以後，雖言韵而未言聲，至四聲之作，始於齊周彦倫《四聲切韵》，沈約因之著《四聲類譜》。梁武帝以四聲詢之護軍將軍周捨，捨以天子聖哲對之。以此而論，是梁時雖有其書，猶未盛行也。迨至隋，陸法言採集羣書而著《切韵》，唐孫愐增損法言之書而爲《唐韵》，四聲之學，於是盛行矣。所謂四聲者，平上去入也。《元和韵譜》云：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此釋四聲之音也。至五聲則又與此微異矣。敢問五聲何謂也。對曰：五聲者，陰陽上去入也。陰者，陰平聲也，其音低而悠。陽者，陽平聲也，其音高而揚。或謂陰平陽平，抑或謂之陰聲陽聲者。皆省文耳。樊氏《五方元音》，以陰爲上平聲，陽爲下平聲，誤矣。元周德清雖有五聲之説，惜無成書。珍以一得之愚，撰《字母五聲圖》一卷，始於一春，終於三十三仙，縱爲五聲，横爲同母之音，學者識其一，莫不可以類推矣。敢問可得聞乎。對曰：如春母所列昌長敞暢皃，丑鄂切。堯母所列因銀引印乙之類，亦猶四聲所謂昌敞暢皃、銀引印乙，是也。其中雖有陰陽之别，然上去入莫不相同，觀末卷五聲圖，其義明矣。或曰：四聲之學，由來舊矣。子以五聲分之何也。對曰：珍之所以分爲五聲者，蓋爲切音而設也。即如槍嬙二字，皆列七陽，雖皆平聲，然細别之，一爲陰平，一爲陽平，如切槍，則妻秧切；切嬙，則齊楊切。子以二字速呼，其音莫不出於二者之間。苟陰陽不辨，則不知何者爲槍，何者爲嬙，令人無所適從矣。敢問母與五聲，有以異乎。對曰：以母而言，五聲無不同歸一母，似無區别，然以管見論之，五聲之昌長敞暢皃者，似爲音之豎，有本有末，有所收束也。同母之長陳蟲除潮者，似爲音之横，無本無末，無所收束也。敢問何謂也。對曰：豎者，直也。五聲者，有本有末也。一曰昌，斯起也，未可易長爲昌，故曰起。二曰長，斯承也，未可易敞爲長，故曰承。三曰敞，斯轉也，未可易暢爲敞，故曰轉。四曰暢，斯合也，未可易皃爲暢，故曰合。五曰皃，斯收也，未可易昌爲皃，故曰收。至此則低而無音，故曰豎而有收束也。横者，旁也，同母者，無本無末也。一曰長，非起也，可以易陳爲長，故曰非起。二曰陳，非承也，可以易蟲爲陳，故曰非承。三曰蟲，非轉也，可以易除爲蟲，故曰非轉。四曰除，非合也，可以易潮爲除，故曰非合。五曰潮，非收也，可以易長爲潮，故曰非收。由此而至二十二音，則非低而無音，故曰横而無收束也。

又《第五問音韻總論》 或曰：韵與聲音，有以異乎。對曰：不同也。顧野王《玉篇》云：聲音和曰韵。《文心雕龍》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韵。《説文》註引裴光遠云：韵，古與均同。漢以前但言均而未言韵也。敢問有説乎。對曰：《禮・樂記》云：樂，所以立均。《國語・周語》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鄭康成註《周禮》乃奏黄鐘歌大吕云：以黄鐘之鐘，大吕之聲爲均者，黄鐘，陽之首，大吕爲之合。又註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孔穎達《尚書・益稷疏》云：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鶡冠子》云：五聲不同均。《後漢・律歷志》云：冬夏至，陳八音，聽五均。傅毅《舞賦》云：奏均曲。張衡《思元賦》云：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唐書・楊收傳》：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韵也，古無韵字，猶言一韵聲也。以韵爲均，始見於晉人，如陸機《文賦》所謂採千載之遺韵，及《笙賦》奇韵横逸，《琴賦》改韵易調之類是也。他如《嘯賦》雖有音均不恒之句，但成公綏係晉初之人，仍沿漢魏以均爲韵之舊耳。

又 或曰：吾聞古人之分韵也，以字之偏旁相類者分之，有之乎。對曰：是或一道也，然亦未見盡然也。敢問可得聞歟。對曰：許氏月南著《音鵠》一卷辨之詳矣。或曰：韵與字母，有以異乎。對曰：各歸一類，不同也。敢問何謂也。對曰：韵之一類者，即今一東所列東中同風，二冬所列冬鍾彤封之類也；母之一類者，即末篇一春所列長陳蟲除，二滿所列茫門蒙模之類也。逐字呼之，韵自韵，母自母，不同也。或曰：韵固取其音近之字歸於一韵，然則母亦取其音近之字歸於一母耶。對曰：然。或曰：吾觀一東中同之類，與一春長陳之類較之，似覺韵音近，母音遠者，何也。對曰：此不明字母耳，苟明其義，必謂母音近於韵矣。即如四支所列麾虧等字，八齊所列閨睽等字，以音辨之，似與微灰二韵近。而與支齊二韵遠；十三元所列温存等字，音與

文韵近；五微所列機衣等字，音與支韵近；又尤韵之彪近於蕭，麻韵之車近於歌，以斯論之，韵音得無異乎。至於母音之近，與韵迥異，一經啟齒，莫不同歸一類，不假人力，自然配合，韵可各出己見，或分於此，或歸於彼，或以此通用，或以此獨用；而母不能絲毫移易，苟强爲區別，則失其母，竝失其本音矣。或曰：子云韵可各出己見，或分於此，或歸於彼者，何也。對曰：以今韵論之，上下平聲各十五部，上聲三十，去聲三十一，入聲十七，此歷代宗而行之者也，而《廣韵》則分爲二百六部，《正韵》又歸爲七十六部，他如《唐韵》二百六部，仙女吴彩鸞手書《唐韵》一百九十五部，韓道昭《五音集韵》一百六十部，陰時夫《韵府》一百六部，郭正域《韵經》一百十六部。較之今韵莫不多寡懸殊。至於分歸之異，尤難歷舉，即如東冬兩韵，今韵列而爲二。《廣韵》則分而爲三；而《正韵》皆歸而爲一，又庚青蒸三韵，今韵列而爲三，《廣韵》則分而爲六，而《正韵》亦歸而爲一；又支韵今與《正韵》俱列爲一，而《廣韵》則分而爲三；又麻韵今與《廣韵》俱列爲一，而《正韵》又分而爲二，其餘各韵或分於此，或歸於彼，亦皆不同。以此而論，詎非各出己見耶。或曰：吾聞邵子湘著《韵略》以江陽爲必不可通，而吴才老以江陽爲一，然則吴氏之言非歟。對曰：《尚書》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戴記》云：無服之喪，以畜萬邦。《九歌》云：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據此，則江陽相通亦已久矣。吴氏之説豈無本哉。他如《靈飛經》云：通靈致真，變化無方。玉女翼真，五帝齊雙。焦氏《易林》云：姬奭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王粲《贈蔡子篤》詩云：我友云徂，言戾舊□□□□□□□。《宋書》大社之祝云：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以保萬邦。庾信《柳遐墓銘》云：起兹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尉霸凌江。李翰《裴旻射虎贊》云：弧矢之説，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漢《紫玉歌》云：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樊毅《西嶽碑》云：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黩穢，篤災必降。《柳敏碑》云：山陵元室，建斯邦兮。不飭不凋，隕履霜兮。《晉語》云：二陸三張，中興過江。韋孟《諷諫詩》云：總齊羣邦，以翼太商。荀勗《正德舞歌》云：煥炳其章，光乎萬邦。吕温《昭陵功臣贊》云：經綸八方，晏海澄江。《孔雀東南飛》云：東家第二郎，窈窕世無雙。岑參《五古》云：常愛張儀樓，西山正相當。車馬溢百井，里閈候幹切。盤三江。《參同契》云：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郭璞《江賦》云：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吴越春秋》河梁歌云：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東方朔《七諫》云：忠臣貞而欲諫兮，讒諛毁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此漢唐諸書通江陽明證也，其後尤難勝計。以史言之，如馬令《南唐書》云：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宋史·樂志》云：土膏其動，春日載陽。執事有恪，於此中邦。《金史·樂志》云：爰圖造邦，載德其昌。迨明《正韵》以江陽爲一，故《樂志》亦云：香烟繚繞兮雲旌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以此而論，歷代莫不江陽相通，而邵氏謂其不可通者，或未見及於此耳。袁簡齋《詩話》亦引前人諸句以證江陽古通之義。但以楊慎《蜀君臣贊》保據河潼之句，誤潼爲江，則與《三國志》異矣。或曰：邵氏以庚青蒸與真文元不通，似與前人通韵不侔，抑前人果無通用之文耶？對曰：《國風》云：山有榛，隰有苓。《鹿鳴》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是十一真通於九青八庚矣。《小雅》云：有鳥高飛，亦傅於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王粲《贈文叔良詩》云：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生。曹植《七啟》云：君子不遯俗而遺名，志士不背世而滅勳。左思《吴都賦》云：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此以十二文通於八庚，十一真通於九青也。焦氏《易林》云：德義茂生，天下歸仁。《南齊書·樂志》云：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潘岳《西征賦》云：憑軾西征，自京徂秦。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瑵玉旁唐，玢豳文鱗。枚乘《七發》云：蠉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賈誼《弔屈原詞》云：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離騷》云：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佳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遠游》云：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寥同寂。寞其無人。

《卜居》云：寧正言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元氏《掖庭記》云：放魚舟兮湖之濱，剪荷柄兮折荷英。此以十一真通於八庚也。《九歌》云：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此以九青十三元八庚十二文俱通也。他如《九辨》之類，不能歷舉。邵氏謂其不通者，或別有取義，不可知也。或曰：吾聞律詩，古有通韻之説。可得聞乎。對曰：豈勝言哉。以唐詩論之，即如邢巨《遊春》五律，删韵也，而有春臯二月寒之句。王維《望春亭應制》長律，東韵也，而有灞滻亦朝宗之句。鄭錫《送客之江西》五律，齊韵也，而有澤國渺天涯之句。張九齡《過王濬墓》五律，東韵也，而有晉將在宏農之句。他如李商隱《牡丹》七律，文韵也，而有錦幃初卷衛夫人之句。温庭筠《寒食》七律，肴韵也，而有抱暖含芳披紫袍之句。餘如陸龜蒙《寄華陽山人》長律，庚韵也，而用硎字。皮日休《懷潤卿博士》七律，東韵也，而用容字。此指一二而言，其餘不可勝計矣。

又《第八問平仄音異論》　或曰：吾聞有以今音爲俗音者，葢與古音不同，故謂之俗，以此論之，則古是而今非矣。對曰：《樂記》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又云：情發於聲，本於呼吸，出乎天然，乃天地自然之響應。何者爲俗，何者爲不俗，豈凡夫愚子而能别創一音乎。抑今人務與古音相反乎。如謂今音與古音不同，故謂之俗，則明《洪武正韵》與元《韵會》不同，《韵會》與宋《集韵》不同，《集韵》與《唐韵》不同，而《唐韵》又與六經不同，以此論之，唐以來之書，是皆不能免俗矣。幸而墳典之書不存。若墳典諸書在，吾知六經亦難免俗矣。若謂古是而今非，則必悉從古音而後可也。講古音者，顧氏《唐韵正》爲極精，今於語言誦讀之類，悉本《唐韵正》呼之，所謂從古而可免俗矣。而聞之者莫不駭異，則不若今音人易曉也。既人所共知，而謂俗爲非，可乎。或曰：據子言，則今是而古非矣，然則古音可廢乎。對曰：是何言歟。竊謂古音之不亡，或有賴於翻切也，今之學者得能循聲以考古讀者，亦賴韵書之存也，今雖不能盡從之，而豈可不知其音，又焉知千百年後，不以今音爲非，而復古音之舊耶。《文中子》所謂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古與今並行而不悖，庶乎近之矣。

又　或曰：吾觀韻書，自唐迄於明，其音互異者，殆難勝計，豈如子之所舉而已哉。然當日去古未遠，盍悉從古音，而必重修韻書者，何也。對曰：悉從古音，固善矣，而其勢有不能也。葢音由心生，本乎天然，非可假以人力也。《尹文子》云：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其勢則然也。王圻《續通考》言宋武夷山人吴棫，深惡沈約、周彦倫之韵，以爲穿鑿無理，乃稽考《毛詩》《周易》《尚書》，而别爲韵書，分麻遮歸飛爲二，合東冬江陽爲一。袁簡齋《詩話》云：此《洪武正韵》之先聲也。然積習已久，雖□王之力，尚不能挽，況其下乎。《公羊傳》云：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商鞅廢井田而天下怨，王莽復井田而天下怨。一改舊習，人以爲怪，若必令從古音，是逆其自然，而强其所不能也。《鹽鐵論》所謂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不亦難乎。且衆人生性之所知者此也，今以此爲彼，而人則茫然莫知所措矣。況古來韵書，莫不議論紛紜，其音已自互異，若謂悉從古音，則何者當從，何者當不從耶。此歷代所以不能不爲韵書之作也，定以時音者，則文有所從，而韵有所準，學者可無茫然之患。由此而得遵循以考古讀者，是又不能不合參於古韵書矣。陳第云：《三百篇》詩之祖，亦韻書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遡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斯言是也。

又卷二《第十五問平分陰陽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韵者，皆可列乎。對曰：仄别粗細，平分陰陽，未可也。敢問陰陽何謂也。對曰：陰者，平聲之低也，陽者，平聲之高也。《申鑒》云：陽性升，陰性降。《墨子》所謂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亦猶陰陽升降之義也。即以陰陽二字而論，陰即陰平，陽即陽平，是也。或曰：汪，平聲也，爲陰乎，陽乎。對曰：汪，其音低，陰平也，敢問汪之陽平何也。對曰：王，其音高，汪之陽平也。或曰：晴，其音高，吾知其爲陽平矣，敢問晴之陰平何也。對曰：青也。餘如欺其鴉牙，夫扶方房之類，皆以上字爲陰，下字爲陽，學者於此推之，則陰陽辨而五聲明矣。敢問凡平皆有陰陽乎。對曰：皆有之。逐字而呼，莫不雙音竝聯。有其音而無其字

者，有之。謂無陰陽未之聞也。即如呼湖二字，皆列七虞，一爲陰平，一爲陽平，如切呼則烘污切，切湖則紅吳切，苟陰陽不辨，則烘污亦可爲湖，紅吳亦可爲呼，令人無所適從矣。京房《易傳》云：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其斯之謂乎。敢問仄別粗細何謂也。對曰：仄別粗細，亦猶切異粗細之義，彼以母言，此以韵言也。即如意見爲宴，以意見而爲意倦，則音近於院，而非宴矣。又智量爲帳，以智量而爲智曠，則音近於壯，而非帳矣。以此推之，故凡切字，不惟母得其當，而韻亦必粗細得宜，以方就矩，以圓就規，自然上下則相應矣，呼吸則相通矣。《陳書》所謂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此之謂也。

又《第十六問仄無陰陽論》 或曰：吾聞仄聲亦有陰陽，其説可得聞乎。對曰：無之。若謂仄聲亦有陰陽，則上聲無不高，低呼變而爲去聲矣；去聲無不低，高呼變而爲上聲矣；至於入聲無不促，低則無音，高呼變而爲平聲矣。北音所以無入聲者，蓋即高呼之故耳。或曰：吾聞入聲有以吉即爲陰陽者，子云無之，其義何也。對曰：彼以吉即爲陰陽者，蓋因吉與即，音有微異，各歸一母也。然此謂之兩音可也，謂爲陰陽則不可也。蓋陰者音之低也，陽者音之高也。吉與即別二音則易，分陰陽則難矣。敢問不爲陰陽而爲兩音，有説乎。對曰：有。珍謂吉即爲兩音者，如南音之辨姜將，及北音之辨衿京也。南分姜與將爲二音，是矣，北分衿與京爲二音亦是矣。若南不以姜將爲二音，北不以衿京爲二音，而俱爲陰陽，則吾未之聞也。或曰：即如發乏作昨之類，合而呼之，其音一高一低，以此推之，非陰陽明證乎。對曰：此聲音偶有不同耳，豈爲陰陽哉。如謂有之，子能逐字分其高低乎，亦能隨問而答其音乎。苟能逐字分之，公諸天下，其誰曰不然。即如珍謂平聲而分陰陽者，不惟青晴汪王之類，隨問而答其音，而並於末篇製爲《五聲譜》，其有音無字空聲之類，莫不逐字分之，註以翻切，是天下凡有之平聲，莫不陰陽備列矣，豈如子之所舉，偶以一二聲音微有高下，即謂凡有入聲，皆類此乎，子言過矣。敢問凡平皆有入聲乎。對曰：以五聲昌長敞暢皃之類，隨意呼之，莫不各有入聲也。然按今韵入聲十七部，分隸平聲三十部中，一屋隸於一東也，二沃隸於二冬也，三覺隸於三江也，四質隸於十一真也，五物隸於十二文也，六月隸於十三元也，七曷隸於十四寒也，八黠隸於十五刪也，九屑隸於一先也，十藥隸於七陽也，十一陌隸於八庚也，十二錫隸於九青也，十三職隸於十蒸也，十四緝隸於十二侵也，十五合隸於十三覃也，十六葉隸於十四鹽也，十七洽隸於十五咸也，餘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皆無入聲。稽之諸書，大略相同，惟劉鑑《切韵指南》及吕坤《交泰韵》始配以入聲耳。或曰：紅陽平也，東陰平也，《唐韵》以德紅切東，然則亦有誤乎。對曰：非誤也。蓋陰陽平不分，古人相沿如此。然以紅切東，在識者則知其爲東，而於學者似有未解。珍之所以辨五聲而分陰陽者，蓋爲初學而設也。或曰：吾聞古人切字，本有陰陽之別，蓋以上字爲母，兼爲陰陽，而以下字爲韵，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每以仄母而切平聲，其義則又不可知矣。或曰：吾聞古人以德紅而切東者，蓋因東字雖有陽音而無其字，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呼之爲東矣。然耶，否耶。對曰：是或一道也。然無彼而始歸於此，何不即以彼爲彼，而以此爲此爲便耶。《抱朴子》所謂釋甚易而攻至難，或另有取義，未可知耳。

又卷三《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 吾聞吕坤《交泰韵》云：韵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以此論之，則音學非面授不可也，而子謂熟一母，即明其義者何也。然則吕氏之言非歟。對曰：若謂書之紙上便難分曉，則音書可廢，而有志於斯者亦可掩卷矣，豈定論哉。竊謂言之不明則已，不然，何分曉之難耶。豈古人諸書，不啻千言萬語，而竟一無可入之境歟。即以斯集而論，可謂不及前人萬一，然於翻切之旨，始則以字母五聲陰陽粗細發明其由，繼則以迴環顛倒自切雙翻推廣其義，加以方音之切，物名之翻，以及入門總論之類，雖皆立言極淺，而於後進詎無小補。吕氏謂書紙上便難分曉，其或別有取裁，別有捷徑則可，若專指口授而言，則珍斯篇發明入門，殆無餘義，雖非口授，亦如面談，學者細詳其義，自能明其大略，豈必定欲口授而後喻哉。或曰：吾觀古人韵書，於有音無字者，謂之空聲，莫不借〇以代之，此

在識者固一覽而知其音矣，但施之初學，得無茫然耶。吕氏謂非口授不能者，殆謂此乎。對曰：以古人空聲論之，或非面授不可也。至於斯集，珍於空聲之類，莫不註以翻切，雖不知切者，皆可隨字呼之而得其音，即如中母所列四〇，則註以真婀之類是也。

清・阮元《小學餘論叙》 然則字母者，亦學音者之筌蹄而已。苟能觀其會通，則古雖不傳音韻之書，即以字學通之，奚而不可。或難之曰：梵人别音，華人别字，梵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故梵人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説，必不可强合。余謂不然。字母雖晚出，要不過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古音雖微茫，而先聖因旋宫七均以通神明之故者。曾謂舞獸儀鳳而顧，不若通音小悟之精。有是理乎，區區婆羅門之書云乎哉。

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〇《聲韻解》 古有同文之教，無同音之教，蓋音統於樂，文統於書，不相涉也。徒以音論，則自古之音以時異，一時之音以地異，一地之音以人異，一人之音以年異，不可得而齊。雖自古有吹律定聲之法，而著之以字，則一字之音，輕重緩急，可該數律，又烏得而齊之。

又 聲，此由乎人者也。古聖造書，未嘗配以律。李登以五音命字矣，而未嘗析平仄。神珙等韻亦借音辨字，而未嘗以字定音。《夢溪筆談》謂樂家隨律命字，濁者爲宫，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祉羽。韻家則以唇齒牙舌喉定之，又有半宫半祉，無從相合也。況自唐以律詩取士，最重平仄，而兖豫雍冀間，尚有平仄不能别者。若去四聲而歸五音，則益無準矣。學古之士以其餘力稽求古音，則亦可矣。施之於用，毋乃慎乎。

清・王繩《韻學指南・序》 余自束髮爲詩即喜韻學。楚騷而後，凡漢魏六朝三唐兩宋金元明清諸詩皆有選本，又周秦以來古文，凡有關韻學者皆手自鈔輯。自以爲鄉居僻陋，藏書不富，凡親友家所有韻書，又無不借閱。頗怪其牴牾錯亂，彼此互譏，雖各有通用轉用叶用之説，而古人已用之韻究未有確指其所以然者，臨時取用無所適從，深以爲憾。戊寅春，舘於洹陰，獲覩等韻書，見其門類繁賾，莫測其旨。其年冬，又獲覩《廣韻》書，見其部分詳密，亦莫究其所以然。明年九月，因讀邵子《經世聲音圖》及安溪李公之註，然後始悟四聲七音五十七部三十六母之説。反而求之等韻，見其聲經音緯，類自天成；又反而求之《廣韻》，見其條理精嚴，與等韻實相表裡。嘗謂不熟於《廣韻》，不知今韻之所以合並所以分，不精於等韻，不知古韻之所以通並所以轉。

清・江有誥《等韻叢説・辨字母清濁與發送收》 毛先舒謂反切一法，其事甚捷，如者與爲諸者焉爲旃，參以字母之學，反滋煩紆。謬哉，言也。七音之所以不紊者，正賴字母以明也，否則牙必混喉，齒必混舌，而人各以意爲翻切，俗音之訛無以正矣。戴氏等韻最深，乃載其説於《聲類考》，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誤矣。

清・徐鑑《音泭・餘論・字母》 字有古非其音而俗讀如某字者，惟相沿已久，若依古音人，反瞞然不解，雖淹貫之士亦在所不免。其古韻之庚讀岡、慶讀羌、儀讀莪、英讀央、降讀洪、哉讀資、來讀釐、下讀虎、兄讀荒、爲讀譌、牛讀疑之類無論已，即如闖字本丑禁切，《説文》讀若彬，又音踖，又丑衹切，又音琛，今人皆讀若創音，設以前五音讀之，人反不解矣。諸如此類甚多。然其中有雖非本音而尚有所本者，有雖戾古而相沿已久、無礙于臨文不妨從俗者，亦有實係俗人訛讀而斷不可從者，不可不知。

又 且古人于入聲，亦有讀平上去者，蓋今人有南北，古人亦有南北也。如《小旻》之《詩》以集叶猶，《西王母謡》以出叶之，《荀子・賦論篇》以不叶彼，古詩魚戲蓮葉北叶魚戲蓮葉西，《老學菴筆記》謂樂天讀十爲諶，約略數之，亦可槩見。

清・許桂林《李氏音鑑後序》 今所著《音鑑》將出問世，遠以見寄，屬之參定。余讀其書精而能詳，第恐世以爲疑者有三焉：曰增删字母，曰更定反切，曰分析韻部。夫字母有四十二，有五十一，初非定以三十六也，即三十六母，舍利與守温亦自不同，其本非科律可知矣。吴草廬、張洪陽輩屢有增損，説者猶謂泥孃以上下等爲别，非敷以清濁之次爲别，未可妄改。余嘗思之，諧聲之字，從其偏旁得音者，必無異音也。今觀四聲等韻圖，非母下則放弗匪等字，敷母下則芳拂誹等字，奉母下則防佛陫等字，非敷奉謂之有别，放芳防亦得謂之有别乎。至見母

所屬，實有見幹慣卷四種，非敷奉必分爲三，見幹慣卷何反合爲一乎。此不攻自破也，則字母增删無可疑也。盧抱經先生《重雕經典釋文緣起》云：切音有音和，有類隔，陸氏或用類隔，未嘗不可得聲，疑其不諧，私爲改易，恐誤後人，此特爲妄改金根者戒耳。其實反切安得有類隔。類隔之説，起於宋世。彼於古人反切讀之而合者，則曰音和，其不合者則曰類隔，不知古人反切，隨意取兩字爲之，各用其方音，故後人多所不合，古人豈有所謂類隔之法而依以製反切哉。《史記正義》稱孫叔然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叔然反切見《爾雅》釋文者，蓟字郭陟孝反，孫則都耗反，頗字陸魚毁反，孫則五鬼反，諸家反切，孫較精矣，張守節猶議之，況其餘乎。夫不知古人之方音而立艱難之説以就之，此公孫龍之論臧三耳，甚難而寔非者也。反切之更定，更無可疑也。韻部之分，似乎戾古，然如麻遮析爲二，嘗以古反切考之，叉初牙切，沙所加切，誇苦瓜切，琶蒲巴切爲一類。車尺遮切，蛇食遮切，斜似嗟切，遮主奢切爲一類，從無混用，則麻遮之分舊矣。是以西域四等法加齶與結茄，桓叉與遮車爲二列，《中原音韻》車蛇家麻分部，《正韻》瓜嗟分部，以此顧寧人言古無麻韻，半自歌戈韻誤入，半自魚模韻誤入。然則必欲從古，並麻韻亦可廢。若可隨時變通，麻嗟何妨爲二部乎。此三説者，即余向與松石上下其説，而足爲推波助瀾者也。

又《許氏説音》卷三《説方音》 南北朝始有四聲之説，其後又分陰平陽平，皆確有所見。其後又有謂上去亦有兩聲者，如謂阜房九切，缶方九切，清濁不同，此由吴楚方音上去之聲多近於平，致此紕繆。如江慎修亦不免此失，而顧譏孔子之用方音，豈不可笑。桂林則謂平有陰陽二聲，上去實無二聲。而上之與去，正如陰平之與陽平，故上聲當爲陰上聲，去聲當爲陽上聲。凡陰平陰上爲陰聲者二，陽平陽上爲陽聲者亦二。而入聲則自爲一類，或有或無，天下方音有有入聲者其聲重而盡，有無入聲者其聲必輕而轉成陰陽平之聲。蓋入聲爲聲之太極，而陰陽分爲二，又分爲四，亦可以覘造化之自然矣。

清・牟應震《毛詩古韻雜論・論沈韻》 世知四聲始於齊、梁，而不知其原於西域也。四聲者，横割西域之等韻而爲之也。等韻一書爲翻切之祖，創始之人殆亦神於音者，以三十六字爲母，統領各部之子，衝口而出，萬歧一轍，雖曰人巧，實奪天工。沈横割其首字爲平，次字爲上，三字爲去，四字爲入，自謂獨得，當時之人翕然從之。自此而後，三代以上之韻不可復見，自不能不奉四聲爲鼻祖矣。

又《論本音》 字有本音，有轉音，自沈韻行則有訛音。如頎從斤聲，《攷工記》《檀弓》讀若墾，是爲本音；《衞・碩人》韻衣讀若奇，則爲轉音。又如格本音讀若古，假本音亦讀若古，二字同意，故二字亦通用。今讀格若革，讀假若甲，是爲訛音。不求諧形之所由成與音之所由生，奉沈韻爲科律，以訛傳訛，固已驅天下之人盡入夢中。而講解愈精者，更於四聲中尋義理，如思思、行行、上上、下下、惡惡、度度之類，本無異音，而必區而别之，若何讀爲平，若何讀爲仄，讀平作何解，讀仄作何解，何解爲活字，何講爲死字，皆由沈韻以一字而分收多部之獘也。故言韻而不識本音，雖廣搜博引無當也。

又《論古今音》 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兗豫司横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徐青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何休《公羊注》伐字，長言短言皆齊人語。揚子《方言》於聲音之不同者曰古今語。郭璞註曰：語聲轉耳。然則語言之遞變本無足怪，而有同文之政以範之，故《三百篇》如一轍也。沈自矜才智，竊襲等韻，自以爲獨得胸襟，窮其妙旨，厭故喜新之人，盡入冥濛。然沈於一字而兩韻三韻兼收者，不過以此字曾於其字合用而連而及之，又與某字合用而又連而及之。如輔相之相，《桑柔》韻臧則與臧合收；美惡之惡，《離騷》韻固則與固合收。非如後人作何解則讀平，作何解則讀上讀去讀入也。故吾謂自沈韻行而三代之音亡，自後之講解家行，並沈約之韻亦亡。

或問：古音遵行已久，沈約以一人之力舉天下不齊之口而盡變之，勢所不能。曰：沈不能變天下人之口，而能變天下人之目，目變而口隨之變。兩漢以前，識字皆師承口授，師未授者不可得而讀也。自《切韻》行，人以《切韻》爲師，於識字甚便，一再傳後，皆《切韻》衣鉢，不期變而自變矣。也讀矣，者讀諸，漢以前音也，自沈韻行而一變；也讀

訝，者讀喳，元以前音也，自《中原音韻》行而又一變。今去沈約千五百年，有未能變者皆口頭習語，父傳子授，家喻户曉之音也。六呼溜、肉呼柔、溺呼鳥、合呼閤、藥呼烏、教加呼孤阿，皆古音也，而斥爲土語；呫嗶之聲偶與切音未符，相與非笑之，故言韻愈精去古韻愈遠也。

清・王筠《菉友肊説》　古不分四聲，蓋本無四聲也，於《爾雅》可徵矣。《釋詁》曰：犯奢惈毅尉捷功肩堪，勝也。上六字勝負之勝也，下三字勝任之勝也，設古讀勝負去聲，勝任平聲，而合爲一語，則不可解也，然此固上六字下三字，各自爲類，不相攙越。乃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皆予我之予，平聲也，賚、畀、卜皆取予之予，上聲也，而攙越不别，何也。顯、昭、覲、釗、覿，見也。顯、昭、釗，著見之見也，覲覿則卑見尊之謂也，雖皆讀胡甸切，固是兩義也。涔、肩、摇、動、蠢、迪、俶、厲，作也。肩、蠢、俶皆作爲之義，《釋言》：作爲也，是也。此義當子賀切，餘則《説文》作起也之作，當則洛切。廢、税、赦，舍也。税者休息之舍，始夜切。廢赦則舍置之舍，始野切。粗舉數事，可以見例。《釋詁》釋文引《説文》：壞，敗也。籀文作敷。《字林》：壞，自敗也。敷，毁也。案許君於壞字無異音，《字林》始分之。然壞、敗、毁三字皆動靜異讀，《韻會》曰：凡物不自敗而毁之則音怪，毛氏謂《説文》引《書序》敷孔子舊宅。又曰：物自敗則胡怪切，如《左傳》魯城門壞是也。又曰：凡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北邁切，物自毁壞則薄邁切。又曰：凡成毁之毁上聲，非自壞而墮毁之則去聲。夫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而必别異之乎。然動静異讀，已萌芽於漢，何劭公與許君同時，其注《公羊》也，曰：讀伐長言之，讀伐短言之。雖因傳兩言伐者，無所區别而爲此説，然已爲吕忱之先聲矣。蓋忱弟静作《韻集》，爲言韻之始，前此李登，猶云《聲類》。蓋兄弟之學同出一源也。但古言五音，不得變爲四聲，況韻書所收之字，以偏旁考之，多不類乎。

清・涂謙《音學秘書・序》　且古才人，亦多譌異。【略】《周易》必有餘慶，讀若訓，《毛詩》用戒不虞，讀若魚，則平仄誤。【略】李如真二十二母，方以智二十母，則字母誤。《交泰韵》以平入有陰陽，上去無陰陽，《五方元音》以陰爲上平，陽爲下平，則陰陽誤。吕坤以鶯央爲清，京江在清濁間；輕羌爲濁，民眠爲清，賓邊在清濁間；娉便爲濁，則清濁誤。陳彭年以綱各等子屬喉，毛先舒以五音不用舌齒，則九音誤。《韻會》以影曉匣喻屬羽，幫滂非敷屬宫，《集成》以賓邊屬宫，因煙屬羽，則宫商誤。至於《皇極图》以東冬通韵分合撮，江陽通韵分開合，則收閉誤。《廣韻》（柝）〔析〕東冬爲三，《正韻》歸東冬韵爲一，《廣韻》（柝）〔析〕庚青蒸爲六，《正韵》歸庚青蒸爲一，則韵譜又異。加以大易坤爲與，坎爲犖，《周禮》原爲邍，鄘易韔，字因古今殊。皮讀婆，邱讀欺，裘讀基，口讀苦，音因古今别。北以鷄秩切江，欺悠切秋，希妖切瀟，見藝切祭，音又因南北異。他如燕趙玉爲御，百爲擺，谷爲鼓，粥爲珠，秦晉紅爲魂，百爲撇，國爲歸，東爲敦，梁宋都爲堯，席爲西，肱爲公，墨爲昧，齊魯北爲彼，國爲詭，或爲回，狄爲低，西蜀怒爲路，弩爲櫓，術爲樹，出爲處，吴越黄爲王，猪爲知，辰爲人，范爲萬，三楚之爲知，解爲改，山爲三，歲爲細，閩越知爲兹法爲滑，勝爲性，常爲詳。

清・張映漢《毛詩韻考序》　且自虞廷喜起，依永和聲，擊壤操歌，韻隨天籟。下迨里巷兒童謡諺之瑣細，出口叶聲，有如發不自禁而不可離者。然則聲韻於人，雖不侔理義之同，然殆無異食色之爲性，人之固有而習矣。不察察焉不詳，豈非誦讀中一大缺憾乎。

清・夏燮《述均》卷七《論五音强配之謬》　鄭樵《七音略・内外轉圖》幫滂並明非敻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徵，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來禪商，曉匣影喻宫，來半徵，日半商。沈括《筆談》：幫宫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二家之説，惟牙音配角同，宫則一屬喉一屬脣，商則一屬齒一屬舌，徵則一屬舌一屬齒，羽則一屬脣一屬喉。沈括不言來日，而以五者推之，來爲半商，日爲半徵，與鄭樵反。戴氏《聲類攷》謂歌者大不踰宫，細不過羽，使膠于一字，謬配宫商，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气者乎。宫商非字之本音，而字之可宫可商，高下之節，抑揚之序，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無一定也。按此論得之。但戴氏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燮謂三十六母所以定清濁，且呼之實有其聲，不容妄減。今定聲音爲四大限，而仍以三十六母定其清濁

之位，不謬于唐人，不戾于古音，庶幾得之。

唐人所定三十六母之清濁，亦豈可以例古音之清濁，然不可謂無其聲也。有有音而不製字者，未有有字而無音者。即唐人分配之七音三十六母。亦豈能盡葡。故温公《指掌圖》謂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韵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韵。脊齋所謂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莫知其所以然也。

清・張畊《古韻發明・第一類・阿第一部》 按方音轉聲，一聲之轉，同類互轉，皆方音相似也。凡非一部字而音相叶謂之相似，一聲之轉乃相似之音同者。當其地寔音同無別，不覺轉音，他處始讀爲二音。古韻以字形爲主，不專在音。戴氏所謂字異音同，世傳十三叶也。方音轉聲即相似之音不同者，同類互轉則相似之音有同有不同者，以其非本部字，因聲假借旁部之字相叶，故曰流變。即出韻字其一部之字不同音者爲音近，不拘平仄洪細開合，在平上去入者爲四聲通音，不必一紐一母則分洪細開合。各書言相近，有謂一聲之轉者，有謂共入互轉者，有謂聯貫遞轉者，有謂四聲通音者，有謂同部者，當分別觀之。今以同部者爲相近，皆就古韻等韻言之。

清・孫同元《今韻三辨・自叙》 音韻之學今古不同，講古韻者分析部分，聚訟紛紜，終無定準。蓋今人所讀之音，未必即如古人所讀之音，强欲以今人之音上論古人之音，合而爲一，無怪轇轕難通，多所不合。古人本無韻書，字音亦多通借，《國風》《雅》《頌》諸詩大半作於民閒，天籟所發，出口成章，何知有部分之同異乎。後人因其韻之不合於今，輒以讀如今韻易其音以爲叶韻，恐起古詩人而質之，亦不許以爲可。余嘗謂讀古人之詩，止宜細釋其字句，深味其性情，專求其旨義之所在。必欲於音韻閒論古人之詩，是舍本而逐末已。

清・鄒漢勛《五韵論》卷上《五音二十五論》 一論平仄古韻之長言短言

顧氏《音論》曰：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于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于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之則今之平上去聲，短言之則今之入聲也。按劭公于伐伐有長言短言之辨，即後世之去入也。準以例諸，則上陰陽亦遞爲長短，上長極而下短極也。江甯報恩寺明胡文柱手寫《大般涅槃經》第八卷世尊與迦葉説十四音，舉噁呵億伊郁優哩黔烏奧菴阿凡十二字，于噁旁注初短，于億上注次短，于伊上注次長，是以入爲初短，去爲次短，陰爲次長。《一切經音義》舉《大般涅槃經》八卷云：字音十四，哀阿壹伊塢理釐鷖藹污奧，其音義云：此十四字以爲音，皆兩兩字同長短爲異。其文似有譌脱，然其云兩兩字同，必謂哀阿理釐等，此則平去皆可言短之證。或泥亭林説，但以入聲爲短，三聲爲長小差。或違其説，謂非平仄，亦非是。

又 二論四聲本具五音

沈約《答陸厥書》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陸厥傳》。則作四聲者原知有五聲也。孫愐《唐韵序》論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閒迭在其閒矣。見《唐韵》首卷。則作《唐韵》者知有五音矣。五音者何，陰陽上去入也。徐景安《樂書》曰：凡宫爲上平，以宫在上平東韵。商爲下平，商在下平陽韵。角爲入，角在入聲覺韵。徵爲上，徵在上聲止韵。羽爲去，羽在去聲遇韵，《廣韵》十遇：羽，鳥翅也。又五聲宫商角徵羽。雽，《説文》曰：水音也。九竅羽下但云：舒也，緊也，亦鳥長毛也，又官名。無五聲水音之訓，知唐宋時五聲之羽正讀去聲也。説見《困學紀聞》。《唐書・蔡文志・樂類》：徐景安《樂儀》三十卷。以上平下平列入于五音，譾甚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宫聲不得，乃分平爲二。語出《困學紀聞》。按元章此語以之鍼景安則可，以之諗隱侯則失。何也，隱侯元知有五聲也。然亦可見宋人咸知五聲聲爲五，則平聲必有陰陽，陰陽上去入可平列爲五久矣。

又 三論四聲本具五音二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嘒）〔顒〕善識聲韵，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

（平）〔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按約等文皆用宫商者，總言其詩文皆以平仄耳，非語陰陽二平爲宫商，更非目上下平爲宫商也，唐徐景安謂上平爲宫，下平爲商，僞矣。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此所謂制韵乃文章聲病，非制爲韵書也。五字之（平）〔中〕、音韵悉異者，音目同紐、韵謂同類，言五字詩，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如關關之類。連語，窈窕爲叠韵之連語，參差爲雙聲之連語，連語不同，韵即同聲。不得復用同韵同韵類，本韵近韵皆不可。同音之字，同字紐即同母也。犯之即爲病。兩句之内，角徵不同者，攷五聲大小之次，宫爲大，商角次之，徵羽又次之。平聲本有陰陽，四聲本爲五音，咸出于自然，稍知呼吸文字，即能辨之陰陽上去入之配五音也。愚意謂陰陽爲商角，去入爲徵羽，上爲宫。上爲宫者，《漢書》曰聲上宫，宫最尊，上而綱維四聲，故能自下上上而曰上也。聲音之道，大者爲下，惟下故無所不上，既上則有不能上，陰陽相對之稱，去入相對之稱，平仄相對之稱。極者必反，音至入而促極，故反而與宫通。類以商角爲平，徵羽爲仄，此平仄之正也。宫爲上本，居中而互濟，足不待濟而歉待濟，故上遂冠于仄耳。惟其以上爲宫，陰爲商也，故曰約等爲文皆用宫商。宫者三仄之首，商者二平之首，宫商猶云平仄，爲文皆用宫商猶言爲文皆用平仄焉爾。惟其以商角爲陰陽爲平，徵羽爲去，入爲仄，而角徵居平仄之介也，故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言兩句住句之字必一平一仄耳。商角爲一類，徵羽爲一類，角徵且不同，商羽亦不同可知矣。宫聲居中，四濟住句之字應用平者，無平字可以上代而不可以去入代，故不言宫商而變言角徵。《春秋外傳》曰：細大不踰謂之平。則平之爲名，不大不細之謂也。有上爲宫大于平，故不大，有去入爲仄，爲徵羽，細于平，故不細。以命名之義定之，平之爲商角又定矣。以去入對舉，知爲徵羽相次，陰陽對舉而同歸于平，知爲商角相次，則上聲之爲宫，又可推而定矣。由是以思，則周沈作四聲之時，固已瞭言五音。

又　四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

《元和韵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按《元和韵譜》，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見《玉篇》卷末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夫聲音之道，以大者爲濁，爲重，爲低，爲長，爲舒，小者爲清，爲輕，爲高，爲促。安，平也；哀而安者，細大不踰而平也。《洛神賦》曰：聲哀厲而彌長。《廣雅》云：厲，上也。《樂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貨之音作。厲與粗猛並言，則厲以粗大之意。舉，皆也。起也，哀厲皆有長意，而上聲長而能舉，爲宫明甚。于去聲曰清，于入聲曰促，其爲徵羽定矣。萬紅友樹《詞律》曰：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于上聲曰舒徐，曰腔低，亦可見上聲之宜爲宫也。

又　五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二

《漢書・律曆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地而出，載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風俗通》云：商，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宫，五常爲信，五事爲恩；徵，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常爲知，五事爲聽。按二書之叙五音也，咸以商角居前，宫在中，徵羽殿末。韵之五音，陰陽爲商，角上爲宫，去入爲徵羽，次序與此若出一律，知其理足憑矣。

又　七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四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論詞謂去聲字要緊，入聲可替平聲，不可替上聲。萬紅友《詞律》曰：當用去聲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紅友又言：常見有作南曲者，于《千秋歲》第十二句五字語用去聲住句，使歌者激起，打不下三板。因知上去之判若黑白。按此詞家去不替上之説也。總而論之，上爲大，陰次之，陽次之，去次之，入最小，以小替大踰三位則不可，去不可替上，則入無論矣。義父言可替平者，陽平也，陰平則不可。紅友言入且不可替去，甚言之也。入可替去也，以大替小，踰一位即不可。平不可替去，亦目陰平也，上則斷不可矣。陽平近去尚可也。如是辨别，則五音一貫矣。詞無可平可仄之理，宋人製詞平仄互用者，入替陽平，去替陰陽平，又上替陰平，而陽平替去也，則以詞律準之，亦可知五音之高下矣。

又　九論陰陽上去入可約爲三音

自有周沈之四聲，而後詩賦家以陰陽二音互叶，垂爲不刊之典則，然考之于古人，亦無不合，則陰陽互叶之理可憑。夫陰陽上去入即商角宫徵羽也，商角可互叶，徵羽豈不可互叶乎。顧氏《音論》曰：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絶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藝文類聚》載武帝清暑殿效柏梁體聯句，帝云：居中負扆寄纓紱，而司徒左司屬江葆和云：鼎味參和臣多匱。以去和入，則其時未用四聲可知。又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發烈褐三字皆入而韵歲，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元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不知古人何嘗屑屑于此哉。據此則去入互叶，亭林先生已論及之矣。愚謂未有四聲以前，陰陽二音爲一類互叶，去入二音爲一類互叶，上一音爲一類獨叶，此五音分合之正。陽去相近可借叶，上統四聲皆可借叶，此五音借叶之道。凡正借二耑皆以本音叶，其不歸正借二途而亦叶者，則字有三音二音之説亦不可廢然已希矣，亦猶合韵之于部類而已。其正叶猶部類之古本音，借叶猶緩急韵，緩急韵諸儒尠言。後有説發明陰陽上去入五音之可以三約也，猶之五聲之有宫徵商之三統矣。

又　十論無濁音上去入

劉鑑《切韵指南》曰：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却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强字，亦如去聲，又以强字呼如清音磽邱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哂字，其蹇切遣字可乎。倘因礙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按《廣韵》之言清濁者不一，而劉士明之説又異。士明以見端知幫非精照影爲純清，溪透徹滂敷清穿心審曉爲次清，羣定澄並奉從牀邪禪匣爲全濁，疑泥娘明微喻來日爲半濁。次清全濁之字在平聲爲一陰一陽，在上去入元無分别。此自舍利守温二僧求切韵字紐之説不得其解，而又雜以梵法及俗音，遂生此重複偏枯之弊。士明剔濁音上聲呼如去聲之説，或以爲似去即非去，仍爲上聲。然謂上聲有二則去入亦宜有二。上去入之皆有二，去何似入，又何似乎。上去入之濁清二音，能如平聲之陰陽明白坦易，人人能知之乎。之説也，江戴諸儒尚仍而未改，愚實不敢詭隨。或以爲實去聲，則上聲之中雜以去聲，斷無是理。毛先舒稚黄又謂曲韵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强，必爲韵禍。則歧途之中又有歧途，二僧禍韵已不可言，何意士明稚黄又爲之續。或者因此之故尚守七音八音之説，舍明顯之五音不言，予亦不暇辨矣。至潘次耕之六音尤爲乖剌。

又　十二論四聲初起即有五音韵與之並行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周彦倫傳》始著《四聲切韵》，行于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傳》：特又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行于世。《隋書》有《四聲韵林》二十八卷，張諒撰；《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四聲韵略》十三卷，夏侯詠撰。凡此皆四聲之書也，其説可謂盛行矣。而《隋書》云：梁有《五音韵》一卷。《玉篇》末坿《五音聲論》，其下云：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甯亭聽歷。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龐剥雹、北墨朋逸。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欲知宫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卻，欲知徵舌柱齒，欲知羽撮口聚。殆《五音韵》中之聲論也。其所命字似爲神珙所亂，然其規（撫）〔橅〕猶可識也。《廣韵》末《辨字五音法》音下疑缺聲字。其言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謂陰陽上去入五音也。又曰：脣聲舌聲牙聲喉聲齒聲，此五聲非五音。故知題字缺也。又曰：一脣聲并餅，脣聲清也；二舌聲霸歷，舌聲清也；三齒聲陟珍，齒聲濁也；四牙聲迦佉，牙聲濁也；五喉聲綱各，喉聲濁也。凡此云云，大抵出于《五音韵》。此所舉十字應其原本，而《玉篇》之四十字則神珙所屬配也。至孫司法《廣韵序》且提五音，與四聲並論。知四聲盛行之時，五音之學自在。《隋書》《五音韵》書雖亡於内府，説尚具于他書，故司法得詳舉之也。

又　十三論平聲紐，紐含陰陽二音，《廣韻》謂之四聲間迭

孫司法《廣韵序》論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閒矣。按顔、陸諸人之《切韵》，實本于周彦倫之《四聲切韵》，四聲

昉自周彦倫，古無是作也。古有《聲類》《韵集》之書，以類分章，析至内言外言而止。所謂始別清濁，纔分宫羽也，又進而析之。每等一跳口，内言有籠口踧口，咸加輕重以別之，外言有横口閉口，亦咸加輕重以別之，此皆題小目于文後，如《爾疋》《文王世子》之比。又進而析之，始鋪叙二十聲。于是始加反語，五音祇一反語。如東凍董凍穀僮以一得紅反語領之，凍以下異音則閒一位以識别之。至周彦倫離爲四聲之書，以四聲命篇，則四聲異處。如東凍在平，董在上，凍在去，穀在入，則相去遠矣，于是乃添設反語。所謂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也。夫至彦倫始言紐有平上去入之異，可見《聲類》《韵集》之書五音止一紐也，彦倫四聲合陰陽爲平，于平聲之陰陽尚依古法合爲一紐，但空位以識之，此之謂閒。《聲類》所收之字多于《説文》無幾，四聲有新收之字，陰坿于陰，陽坿于陽，此之謂迭四聲之有閒迭，即《五音韵》五音之理。余所謂平聲紐、紐含陰陽者亦即此。

又　十七論舍利守温誤以西域之法言韵致平聲陰陽不全者各七上去入三聲空積者各九

《涅槃比》卷二十五字，每五字爲一聲，其第三第四皆書，但爲梵音舒演而然，無關韵理。舍利守温誤以彼法讀中土之韵，故于深喉、匣曉。澆喉、溪羣。舌腹、影喻彼法混名喉音。舌頭、透定。齒本、穿牀。齒頭、清從。重脣滂並。輕脣、夫奉。及彼所岐出之舌之，徹澄。各取中人韵，中二紐以供彼之展演。于是而上去入三聲各有空積之聲七，除舌上輕脣不數依彼法也。劉士明于此不瞭，後人因之生八音七音十聲之説，展轉貤繆千載莫悟，何二僧之魄力獨宏如此。二僧者又見中人之切韵平聲陰陽總爲一紐，而不解空位迭出之故，忽之以爲無關緊要，因以彼展演之法加之于平聲之陰陽，于是三聲之爲空積。其音無别者，于平聲悉爲陰陽，顯然有二，此則不知中人之四聲，名爲四聲，實具五音，遂仞真爲四聲，斯二僧之愚也。夫平聲之有陰陽，自然之元音不絶于兩閒者，猶五材之廢一不可也。二僧既以平聲喉舌齒脣之中聲供彼展演以納陰陽二音，遂以唱和之二聲，一分隸陰而孤陽，見端知照精邦非是也。一分隸陽而絶陰，疑泥孃明微是也。然尚不足以聲中人之字紐，則于二齒之和聲各多演二聲，審心是也。于是上去入三音又增空積之聲二，猶于字紐有未盡也，則以所賸之來日朔爲半舌半齒，遊移無著之名而歸之陽，使陰陽相稱各七，而彼之法成矣。法已一成遂吝護而不改，于是見《韵英》《唐韵》之二平各有反語者，遂别朔一馮切之名目以拒之，其陋而固，一如其朔類隔之名。吁，吾土自賈景伯、許叔重及見七緯秘典，灼然知古五韵之流餘傳之于世，鄭康成、孫叔然、李左校、劉成國、吕安復、周彦倫諸人，守之兢兢，不敢失墜，而爲二僧所汨，乃至于二十聲無攸遂之樂，陰陽有孤絶之感，亦毒矣哉。

又　二十論入聲有合韵或一紐含三音或一紐含兩音

五音至入而短極，不能自據其位，故多流變。周、沈之作四聲也。欲借入聲之好流變者以明流變之理，故有合韵之法。宫商羽合三韵而爲一，則一紐含三音；角徵合兩韵而爲一，則一紐含兩音；亦猶平聲之每紐含陰陽兩音也，其别之也，亦用閒迭之法。孫司法之言五音也，曰：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調音之清濁，謂平聲之陰陽；引字之清濁，則入聲合韵三音兩音閒迭之謂也。《廣韵》于此一切誤并，與平聲并陰陽之閒迭同失。其存者，閒迭而别爲反語也，則在《唐韵》《韵英》，而二書均亡，存其梗槩者，亦李燾《説文解字五音韵譜》耳。

又　二十一論入聲全半寄流變之迹

韵有五，五而三之爲十五類。同韵異類而叶者謂之緩，同類異韵而叶者謂之徐。疾説咸具下。入雖好變，然自有其質。作《聲類》《韵集》者，惟其質不惟其變，故入之五韵十五類猶夫氏卬上去無有異焉。周、沈懼人不悟夫徐疾合韵之道，故于入聲定全半寄之法。詳下圖中。蓋李、吕道其常而周、沈道其變也，是則周、沈之入韵亦未爲失第。《廣韵》不知閒迭之法而誤并之耳。大抵疾徐流變之迹，商羽居西北爲殺，角徵居東南爲生，宫居中寄位殺者不足，生者有餘。故殺咸歸土，而生能自立于陽。故宫商羽并爲一韵，角徵并爲一韵，此聲變之經也。今之讀入者自宫徵而外，更無他音。周、沈之法，立商角之全以爲經，立徵羽之半而以其半合韵爲緯，至于宫則咸合于商而爲寄位，殆以商角者殺生之本，徵羽者殺生之終，而宫居中無位也。是周、沈之書于道有合，未可輕非。

但其閒迭不宜妄并，又以大小之次論宮商相次爲一，角徵相次爲一，羽小極返于宮商，此亦今人讀入僅存二韵之所由。然不可逐其流而忘其本，則入聲之閒迭，尤宜亟復矣。

又　二十三五音配合圖論

商全	宮寄	羽半	角全	徵半
唐唐蕩宕鐸	戈戈果過鐸	覃覃感勘合	桓桓緩換末	灰灰賄隊末
庚庚梗映陌	麻麻馬禡陌	覃覃感勘合	刪刪潸諫黠	灰灰賄隊黠
陽陽養漾藥	戈戈果過藥	侵侵寢沁緝	仙仙獮線薛	微微尾未廢
陽陽養漾藥	戈戈果過藥	侵侵寢沁緝	仙仙獮線薛	微微尾未廢
唐唐蕩宕鐸	歌歌哿箇鐸	豪豪皓號鐸	寒寒旱翰曷	登登等蹬德
庚庚梗映陌	麻麻馬禡陌	○○黯黭○	刪刪潸諫黠	登登等蹬德
陽陽養漾藥	麻麻馬禡陌	宵宵小笑藥	仙仙獮線薛	蒸蒸拯證職
陽陽養漾藥	麻麻馬禡陌	宵宵小笑藥	仙仙獮線薛	蒸蒸拯證職
東東董送屋	模模姥暮屋	咸咸豏陷洽	先先銑霰屑	哈哈海代屑
東東董送屋	虞虞麌遇屋	咸咸豏陷洽	臻臻○○櫛	哈哈海代櫛
東東董送屋	魚魚語御屋	尤尤有宥屋	欣欣隱焮迄	齊齊薺霽迄
東東董送屋	魚魚語御屋	尤尤有宥屋	文文吻問物	齊齊薺霽物
冬冬腫宋沃	蕭蕭篠嘯沃	先先銑霰屑	齊齊薺霽屑	
江江講絳覺	虞虞麌遇覺	肴肴巧效質	真真軫震質	之之止志質
鍾鍾腫用燭	虞虞麌遇燭	幽幽黝幼燭	真真軫震質	之之止志質
鍾鍾腫用燭	虞虞麌遇燭	幽幽黝幼燭	真真軫震質	之之止志質
青青迥徑錫	支支紙寘錫	凡凡范梵乏	魂魂混慁沒	脂脂旨至泰
耕耕耿諍麥	佳佳蟹卦麥	談敢闞盍	山山産襉鎋	皆皆駭怪夬
庚庚梗映陌	支支紙寘錫	鹽鹽豏豔葉	元元阮願月	脂脂旨至祭
庚庚梗映陌	支支紙寘錫	鹽鹽豏豔葉	元元阮願月	脂脂旨至祭
青青迥徑錫	支支紙寘錫	添添忝栝帖	痕痕很恨役	脂脂旨至泰
耕耕耿諍麥	佳佳蟹卦麥	銜銜檻鑑狎	山山産襉鎋	皆皆駭怪夬
清清靜勁昔	支支紙寘昔	嚴嚴儼釅葉	諄諄隼稕術	脂脂旨至祭
清清靜勁昔	支支紙寘昔	添添忝栝帖	諄諄隼稕術	脂脂旨至祭

凡三音二音一音之辨，商角之全，羽徵之半，宮之寄，舉于此圖見之。其第一格旁行商韵之三類也，第四則角也。此二韵配入之法，自《切韵指掌》《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韵指南》、顧氏《音學五書》、邵氏《韵略》、戴氏《聲韵攷》略同。第三第五羽徵也，其半亦同。第二宮也，與羽徵之又一半，于四聲切韵本閒迭于商角之中。凡閒迭者無論三音二音。宋之言切韵等韵及今之論古音習《廣韵》者，或分隸或兼隸，咸不言其音之本爲二爲三，或者遂謂入聲之韵類本缺。夫謂入聲之本缺者，以之論等韵則可，以之論周沈之書且不可，況李呂乎。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五韵猶五材也，豈可廢缺乎，言入聲缺者，不思甚矣。又按此圖都計六百呼，天寶《新韵英》爲韵五百八十，殆呼爲一韵，而缺其未制字者廿耳。泰夬祭廢今雖在去，與入同論，故圖之于入。泰夬祭廢同入，亦戴段二家之説。

又　二十四論周沈判去入爲二

難曰：子言陰陽相對之稱，去入相對之稱，洵不誣矣。周、沈作四聲，何以并陰陽爲平，而離去入爲二。然五音上最長，陰陽次之，去入最短。短者音難定，故命之曰仄，猶丸之轉仄不定也。夫既已轉仄不定矣，又合之爲一，將至無入，如今北音。故特別之，所以存弱而顯幽也，別嫌明微之道於是乎在。此二人之苦心不可不知也。

又《廿聲卅論》　九論華嚴字母不如中土所傳之美備

《隋志》：《婆羅門書》一卷。又云：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按此似即《一切經音義》所云《悉曇章》，婆羅賀摩天所作者。《大般涅槃經》所引《文字品》字音十四字，殆即是矣。佛家謂外道爲婆羅門，或中土傳至于彼，彼謂之婆羅門也。近見嘉慶中一北士撰論韵之書，中有陳思王作四十二契之語。又云梵經言字母，彼先無之，自中土展轉傳去。不知説何所本。元和中，實叉難陀所譯當即其書，而非《隋書》所云者。兩書皆十四字，其法于此偶同。攷其十四字實十三字，如等韵之有攝焉，而非字母。其横列四十二字乃字母也，重複龐雜，本無足數。第即淵源而論，中土之反語聲類，起于孫炎然、李左校。炎然之學本之鄭康成，康成于《周官·序官》有同類之説，于韏韐箋言聲而醫豐熯。求諸字補《説文》者不一而足，則鄭君亦深于小學者也。左校之書名以《聲類》，殆舉《説文》之言某聲，某聲一歸之五韵之類，則其學亦本于鄭、許也。左校之書雖不傳，而《廣韵》即其嗣法，大徐之《説文》音即《唐韵》之貤餘，小徐之《説文譜》又《切韵》

之委形。綜錯以求，參伍以稽，于字母實爲二十字，無四十二之法也。許君之箸《説文》，注《淮南》，如急言籠口舌頭及某聲某聲之説，不一而足。倘無成法，何以言之鑿鑿如是。聖人承天立五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樂記》言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素問》言人聲應五音十二律，則韵法之由來久矣。而百度之説尤合于聲乘五音之數，度即句度音度之度，句度即句讀，音度即音讀。《涅槃》之法不過相近。知四十二之無根據久矣，又奚論三十六哉。

又　十論樂工十聲合于均法之廿聲

《遼史・樂志》有四旦二十八調之説，大氏原本隋唐之舊，即七旦八十四調之遺也。《遼史》之言曰：大樂聲各調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闕其一。攷之《宋史》，蔡元定燕樂書，及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古今譜法咸有此十字，沈括《筆談》亦有焉。余以《廣韵》廿紐求之，九字各占一紐，惟句字與工字不用。殆以與本法不合，故甯廢而不用與。細爲審揣，句當音昫，《集韵》昫呼侯切，喉中聲即其義。凡今樂工，讀與繁無别，唐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云：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可知唐人讀侵異真，故針非真，陰非因。錢曉徵曰：卻正《釋譏》以豔與面見練爲韵，林與羣殷爲韵。皇甫謐《釋勸》以音與莘濱秦屯神倫伸爲韵，心岑與麟辰塵人臣倫爲韵，沈衾與真臣人鄰貧濱爲韵。楊戲季《漢輔臣贊》以風與濱真文身爲韵，蓋讀風爲分也。按自宋以後，侵以下全韵讀與真元寒先無别，又不獨豔音心岑沈衾風諸字矣。使胡延唐見之，當不勝譏。然邯鄲爲叠韵，《説文》放亦讀與彬同，則其交通久矣。《山海經》澧沅之風，即澧沅之分，義同于風，别之爲分别，尤爲交通之鼻祖。折衷其説，謂侵真字有交通出入則可，如《韵補》之概通爲一韵則不可。凡字古蓋亦从風，讀爲放，則樂工之讀繁，亦未爲失舊法。

又　十一論十聲所合

合于三十六字母匣也，而喻从之，深喉之一聲。工見也，淺喉三聲之倡。一影也，淺喉三聲之和。句曉也，而審从之，舌腹之一聲。上禪也，而定澄从之，舌頭三聲之倡。六來也，舌頭三聲之和。尺照也，而端知从之，正齒三聲之倡。四心也，而所从之，所从當分際齒三聲之和。凡奉也，而並从之，合脣三聲之倡。五疑也。開脣三聲之和。喉舌聲疏，齒脣聲周，二者少取之而已該，故四字該十二聲，疏者多取之而始該，故四字該八聲，此十字横可以合廿聲也。又以五韵求之，五句宫也，工上商也，凡一角也，尺四徵也，合六羽也，故十字縱又可合于十五類。若夫五音，則合句尺上聲，工五四氏聲，凡上卬聲六去聲，一入聲。長者取字三，中二，而短者一，故十字立又可合于五音也。句合工五一等也，尺凡二等，四上三等，六一四等，故十字綜錯又可合于八呼。十字于韵之四法皆可苞納，故萬有二千之音無有不函。先以廿聲該之，遇有複重及拍輳則換而取之。十五類又換而取之，五音八呼則相去忽秒之間耳。故十字既足以納羣音，又可以叶律也。

又　十九論音由字母詞曲而亡

唐之二僧，讀《切韵》《唐韵》而不知其蘊與其承授之原，持西竺之法以合之，而不合又不能探其原之本合者，與夫中西萬里音之本不合者，于是苟且隨俗，一切以合之，而三十六字母之説興焉。名曰三十六，譬其位，去其異等之重列者，則二十三也。去其本空一等無羣邪。與其複出者，溪羣之屬。止十四實音，而平聲又有陰陽偏舉之病，故平聲每呼亡其二十又六音。上去入每呼亡其六音，計一呼其亡四十有四音。一韵八呼，十五韵百二十呼，其亡五千二百八十音。凡此皆由字母而亡者也。入聲十五韵，祇存六韵而亡其九韵，每韵八呼共七十二呼，每呼二十音，又亡一千四百四十音。去七十二呼，重計四百三十二，實一千有八音。凡此皆由合入而亡者也。合計二事，共亡音六千二百八十八，夫音極于萬有二千，乃亡者過半，存者僅五千七百十二，不亟正之，將無底止矣。自宋以來，十五韵之中又亡耕清青之一韻，凡三百有八音，故今之存者僅五千四百有四音。耕清青之亡也倡始于神珙，而亡于宋元人之詞曲。然音雖亡，于雅讀而自不絶于人之口，則又字母詞曲之所不能亡也。

又　二十論不可趁字母以媚俗

自元明以來持廿聲以譜音者，豈伊無人，坐不存古而紊之耳。戴氏

之《聲類表》亦持二十聲，而又存古，乃極不願説字母之人而亦爲字母所縛，字母之神力亦博矣哉。吾爲是故，故甚欲存古也，存古所以填空而均積，于所本有者而亡之謂之空，于所本無者而益之謂之積。非徒以矜奇而駭俗也。古曷不與聲歧。曰：吾嘗靜覽夫《廣韵》，見其剖別呼等，秩然不紊，用紐之法或一等一紐，或兩等合紐其于一等二等也，必一等一紐；其于三四兩等也，多兩等合紐。凡一等一紐者其字母不餘于廿，兩等合紐者其字母不餘于卅。縱有有音無字者，亦不太減于廿與卅，是則《廣韵》每等皆廿聲之明證。夫《廣韵》存古之書，以此知古之不與聲歧也。古不與聲歧，曷爲今之讀之也恒不合。曰：自李吕訖唐之中葉五百餘年，自中土至西竺數萬里，地相去既遠，則竺音必不合于李吕，時相去不近，則俗音必不協于雅讀。二僧以竺法俗音爲字母，而至今守之爲雅讀，此其所以恒不合也。竺法已具于前論，俗音試畧舉今音之變以證之：自字母出而非夫奉微爲輕唇定矣。即今上溯作字母之時近千年，而今之讀微者無一不入於疑，而微幾爲寄位，此字母流變之最彰箸者也。俗又有讀非爲威者，則非又流于影矣。世多呼湖爲巫、紅爲馮、烘爲風、荒爲方，則曉匣又變而夫奉矣。桓丸爲頑，則匣又變而喻矣。協爲色，則匣且變而爲心邪矣。錢爲乾、鄒周不别，則从爲羣，而精側又流爲照矣。一定母也，在平聲則从字母而爲透之陽，至仄則从古讀而如端澄母。視此字母，編禪于審後，審之陽也。編牀于穿後，穿之陽也。而今則禪牀反讀，以合中古之音。世又呼康爲荒，則溪且流爲曉。純爲羣，則禪且流爲羣。此千年中，其流變有如此。泝而上之，五百年中今無流變，於彼五百年中之流變，字母概舉當時之俗音而一登之于雅，此千年中之流變，爲門法者又將登之爲雅矣。自李吕至舍温，其流變奈何。曰：有自深喉降舌腹者矣，喻。有自淺喉降舌腹者矣，影。有自舌腹升深喉者矣，曉。有自舌腹降正齒者矣，審神。有自舌頭降正齒者矣，澄徹禪穿。有自齒頭升正齒者矣，泥。有自正齒升舌頭者矣，瑞泥。有自正齒降齒頭者矣，从。有自合脣降開脣者矣，奉夫微。有自開脣升淺喉者矣，疑。有自開脣升齒頭者矣，邪。有自開脣升合脣者矣，邦。正其流變，凡十有二。

又　四十論象色聲合廿聲

《乾鑿度》大象八：天乾、地坤、日離、月坎、風巽、雷震、山艮、澤兑。按此八字之音合於八聲，《涅槃》之八超聲殆本於此。《釋名》：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是天在舌腹矣。《説文》地从土也聲。《元命苞》曰：地，易也。是則地之爲字，聲本于也，而讀从易。易、也皆喻母深喉也。雷，來母，舌頭之和。《廣韵》澤，場伯切，澄母。兑，杜外切，定母。澄、定本一聲，此猶後起之音。《説文》兑从儿台聲。又台，山開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乾鑿度》：二，古澤字，今之兑。澤萬物而不有拒，上虚下實，理之澤萬物，象斷流曰澤。案象斷流即二上之一，及兑字上之八也，與《説文》从水敗皃一義。口即二下之二陽也。兑爲口，故口分兑文之半爲之象，猶之虫分於風，大分於天也。渥台同聲之訓，夫是則兑之本音宜爲渥，轉反淺喉之和也。日，日母，齒本之和。山，所母，齒頭之和。月，魚厥反，疑母，古讀輕脣之和。八聲聲各一字，且皆在和聲，惟風一字在倡。及攷之《白虎通》，風之爲言萌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又曰：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毛詩序》：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序之遺風，即本之傳之遺民，是風亦有民音也，與風之爲言萌正協，亦合脣之和。又以數求之，喉聲四，舌聲四，各一濁而三清，似乾坤六子。齒聲脣聲各六，則十二也。日居齒，齒爲徵，南方。月居脣，脣爲羽，北方。順布之而成圖，此則八象應八聲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黔，天元而地黄，周有雀弁次元者，七入之緇也。幣以元纁，纁象黄三染者也。水成於辰，故黔在羣母淺喉，角木之中也。木成于末，故青在清母齒頭，徵火之中也。火成于戌，故赤在徹母舌頭，商金之中也。金成于丑，故白在並母開脣，羽水之中也。雀頭色字，又作纔，《説文》纔，帛雀頭色。纔，淺也，讀若讒。《唐韵》音士咸切，牀母齒，本濁徵之中也。纁，許云切，許母古讀開脣，清羽之中也。此則乾位于陽，坤位于陰之道也。夫是則六色應喉舌齒脣之中聲。《白虎通》：宫，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含匣母，容喻母，古匣喻同聲，則宫亦在深喉也，

以八合五之道，深喉舌腹咸爲宮聲也。《律曆志》：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度章反爲長，商古蓋有長音，舌頭之倡。舌頭，商也。角，古岳反，見母淺喉之倡。淺喉，角也。徵，祉也，徵祉皆照母，正齒之倡。齒，徵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覆宇反爲敷，羽有敷音，開脣之倡。脣，羽也。樂工十字，合即含，宮之借字，工角之借字，上商之借字，尺徵之借字，凡羽之借字。句則喉開聲本義。若以七始論之，則淺喉角居寅，爲木之始；齒本徵居巳，爲火之始；舌頭商音長，古讀長，如今之讀當。居申，爲金之始；合脣羽音敷，古讀如逋。居亥，爲水之始。此四始，時元也。子，即里切，在精母齒頭之倡，清徵之始，徵，夏也。丑，《説文》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則丑古有手音，手在審，舌腹濁商之一聲也。商，秋也。寅，《説文》：髕也。陰尚疆，象宀不達，髕寅乎下也。徐鍇曰：擯斥之意。則寅髕古咸有擯音，擯在邦，古開脣之倡，清羽之始。羽，冬也。子，天統，《復》上有五陰覆之，其來遠，起于未至亥而五。未，夏也，故子聲在徵。丑，地統，《臨》上有四陰覆之，其來稍近，起于酉至子而四。酉，秋也，故手聲在商。寅，人統，《泰》上止三陰覆之，其來近，起于亥至丑而三。亥，冬也。故擯聲在羽，此則天地人之三始也。深喉已見于八象，故宮不主舌腹，亦見于八象，故丑不用，惟用子寅焉。此三始，天地人元也。夫是則七始應八應之倡也，近儒有謂字母三十六字，就便舉之，不足爲諸字之母，其説甚韙。今以此爲字母，其亦可乎。

又卷下《八呼廿論》　十八八呼表上

第一宮韵，宮類魚虞模，古今無異讀。第二宮韵，徵類歌戈麻，古讀麻與歌戈同。第三宮韵，商類支佳，古讀支佳與今人之讀麻同。第四商韵，宮類陽唐及庚之半。古讀庚半與陽唐同。第五商韵，徵類東冬鍾江。古讀江與東冬鍾同。第六商韵，商類庚之半、耕清青。古讀庚之半及耕清青與今人之讀江同。第七角韵，宮類真臻文欣先。古讀先與真臻文欣同。第八角韵，徵類寒桓删仙。古讀仙與寒删桓同。第九角韵，商類諄元魂痕山。古讀諄魂痕山與元同。第十徵韵，宮類脂皆。古讀脂與皆同。第十一徵韵，徵類微灰。古讀微與灰同。第十二徵韵，商類齊之咍。古讀齊與咍之同。第十三羽韵，宮類蕭宵肴豪幽。古讀蕭宵幽與豪同。第十四羽韵，徵類侯。古今無異讀。第十五羽韵，商類尤。無異讀。以上十五類，即《唐韵序》論所云參宮參羽者。宮羽五聲之終始，五而參之則十五矣。《樂汁圖徵》曰：聖人德承天以立五均。《文選・舞賦》注引。晉灼曰：文章段借可以叶均。《（字）〔子〕虚賦》注。古無韵字，均即韵也。封演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聞見記》。《魏書・江式傳》：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韵集》五卷，宮商緑徵羽各爲一篇。是則韵類之宜以五聲久矣。戴東原氏曰：古音蓋十有三類，今音十五類。夫所讀古音十三類者，離合之各異也。今音十五類則斟然可信者也。今以《廣韵》之八等定之，亦近于十五類。蓋字隨時異，讀聲不與代俱湮，明于此可以知古音，可以讀《廣韵》，可以鍼等韵矣。

又　十九八呼表下

判徵入商之韵，蒸登古讀近之咍，寔同灰也，今讀北音如冬，南音如真。未作四聲以前，有作《韵集》者誤合之于耕清青。作四聲時，始析出以復古。唐初又流入于耕青，至今仍之。判商入羽之韵，宮類凡古音在陽唐庚部，作四聲時以之益羽。唐初作《切韵》時，審正而復古。宋以後遂讀同寒。判商入羽之韵，商類侵覃咸，古音在東冬江部，作四聲時以之益羽。作《切韵》時復古。宋後讀同真臻文欣。判商入羽之韵，徵類銜鹽添咸銜嚴，古音本在陽唐庚部，作四聲時以之益羽。作《切韵》時復古。宋以後入于角韵，讀同元。以上四類自徵商二韵，判入于商羽，又自羽還之商，而不能自商還之徵，皆因時運變遷，作者不能强而復之古，又不可苟以隨時也。若夫周德清，有清以下爲閉口韵之説，則辨見十五類論中。

宋鄭庠作《古韵辨》，分陽支先虞尤覃爲六部，以東冬鍾江唐庚耕清青蒸登並从陽韵，脂之微齊佳灰咍並从支韵，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仙並从先韵，魚模戈歌麻並从虞韵，蕭宵肴豪侯幽並从尤韵，侵談鹽添咸銜嚴凡並从覃韵。按鄭氏此辨大有根據，除侵談九韵爲附見，寔惟五部，與《聲類》之宮商緑徵羽合爲一篇、《唐韵序》論參宮參羽之語密合。第以蒸登从耕清青，與劉淵併拯等之説相似，頗爲疵類。然《顔氏

家訓》論前人之疏舛已有仍成宏登合爲二韵之語，則蒸登之韵在六朝早有誤并于耕清青者，周沈作四聲切韵始釐正之也。宋代六朝音韵之書尚有傳者，鄭氏始據以爲言，故其言劇爲簡當，雖有小疵，無害閎旨。去聲自角入徵之韵，宫類泰夬廢去聲，自角入徵之韻，商類祭以上二類，由入聲流轉坿于去聲，蒸侵以下又異也。

又《十五類三十論》 十論十五類聲音廣狹合數

夫五音者，咸生于數，而數生之道有二義焉，有自宫八十一而上生倍徵百八，倍徵百八下生商七十二，商七十二上生倍羽九十六，下生角六十四而終。又自宫八十一下生徵五十四，以其自宫生也，謂之少宫。又自商七十二下生羽四十八，以其自商生也，謂之少商。此桑七絃之數也。《春秋外傳》桑瑟尚宫，此宫天道也。又有自宫八十一而下生徵五十四，徵五十四上生商七十二，商七十二下生羽四十八，羽四十八上生角六十四而終，此又一道也。蓋徵地道也。五音相生之次，首宫終角，而徵商羽包其中，故宫角爲一類，象天，徵商羽爲一類，象地。故角从宫道，自宫而倍徵而商，若商羽則从徵道，故自宫而徵而商，宫徵商者相生之次而五韵之緩急在焉。若論數之多寡以爲大小，則倍徵大于宫，而上生之徵亦大于商，五音之數立八十一而已足，若七音則必立七百九十二而始足，七百九十二亦即八十一之展演，無二道也。五韵之法，歌模佳同爲宫韵，三聲比較，似歌大而模次之，佳爲小。然歌雖大倍徵也，猶自爲徵。寒真痕同爲角韵，三聲比較，似寒大而真次之，痕爲小。然寒倍和也，雖大猶自爲角之徵。唐東耕皆商也，三者比較，似唐大，耕次之，東爲小。商下生商大于徵，故東爲商之徵也。皆灰之同爲徵，高侯尤同爲羽，似皆高大，而灰侯次之，尤爲小。徵羽皆上生徵，故大于商也。

又 二十四論韵類十變

韵類之變見經傳者，凡相生之屬二十，相次之屬十五，其餘則雖可變而未變也。五韵韵三之而十五，十五而遍交凡二百二十五。本音本五，順交者百五，逆交者百五。去其逆，存其順，合之本音，凡正變百二十，正音十五，同韵而應者十五，餘九十則五韵交也。五韵之交，今得四十變焉。四十之變，一二字居多，半韵者，韵各二焉。于宫則元曷祭之變歌戈也，于商則蒸登之變東侵也，于角則侯虞之變元曷祭也。于徵則歌麻之變脂皆也，于羽則東侵之變侯虞也，此相生者也，相生者皆自中而轉。又有宫下商角之上以副之，凡八轉。于宫則魚模之受侯虞，于商則耕青之受支佳，于角則真先之受耕青，于徵則脂皆之受真先，于羽則尤幽之受之咍也，此相次者也。相次而居下者，宫下商也，商下角也，徵下羽也，羽下變宫也。商角羽變宫相次，故通轉若商下之角，角下之變徵，徵下之變羽。三者不相次，故不通轉。羽下之變宫，與宫下之商亦然。居上咸相次，宫商一，角徵二，羽宫三，皆通轉。而角徵居中，且春夏相次，故通者爲尤多。上下互交，則角上之于商下，角居中，授極于下，中和不亢之道也。中主生，不主次，至于羽聲之極而生次兩主焉，以中交上亦變道也。相次者凡五轉，又有宫商羽宫之上以副之。凡七相生者，五相次者，五合之而十者，十變也，爲諸變之所歸，變而居者也，其餘則皆變而不居。變而對上中下者，正也，不值者。韋宏嗣所云急疾呼，先自其韵變緩急，再由疾徐而變也。凡不居者，咸以急疾交之例再變而歸于所居，故變雖九十，而以十爲斷。

又 二十八論古音唐韵等韵三者合一不可岐視

今之言韵者，岐而爲三矣。一曰古音，二曰唐韵，三曰等韵。夫嚴其辨不以俗厠于古，則必判而三；通其意而返諸精微，以盡古今之變，則無不可合爲一。古音之部類即等韵之攝，古人之内言外言即等韵之等，古人之字紐即等韵之字母，古人之長言短言即四聲之平仄，豈不合而同乎。至其持論不當，隸聲不審，出此入彼，則古音無書，而言古音者方上持本音、合音、韵緩之三説以自岐，等韵家又且立門法以自蔽，岐而又岐，靡所底止矣。故今之急在通其所以然，而合其所宜合，以（祛）其繁惑。攷于古而不泥，協于時而不溺者斯可耳，何必岐視之哉。

清・王溱《韻學指南・畧例六則》 上平聲下平聲　韻有平上去入四聲之分，平聲之數較多，分爲上下二卷，非陰陽平之謂也。陰陽平，平韻中多有，如東同先蟬之類，以上下平當之，誤矣。

清・陳澧《東塾集》卷四《跋音論》 亭林先生云：自漢魏以上之書並無言韻者，知此字必起於晉宋以下。晉陸機《文賦》曰：收百世之

闕文，采千載之遺韻。文人言韻始見於此。澧按《尹文子》云：韻商而舍徵。此韻字之見於先秦古書者，亭林偶未考耳。王復齋《鐘鼎款識・楚曾侯鐘》有鬻字，説者以爲韵字。然猶不能無疑，不若《尹文子》之可據也。

清・莫友芝《韻學源流》　古無韻書，亦無韻字。韻字始見於晉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韻。徐鉉《説文新附》：韻，和也。從音，員聲。裴光遠云：古與均同。未知其審。按秦漢以上言音不言韻。《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爲宫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宫商上下相應。是此所謂音，即今之所謂韻。魏李登著書，尚名《聲類》，晉吕靜仿其法，始名《韻集》，亦韻字出於晉之一徵。蓋古唯用均。《文選・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韻字。引《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裴説當本於此。而劉勰有魏武論賦，嫌於積韵之語。又似建安、黄初即有此字。殆勰引魏武語用今耳。《晉書・律曆志》云：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韵，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和韵，即和均也。《宋書・律志》云：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杜夔依爲律吕，故致失韵。失韵即失均也。楊慎曰：李善注傅毅《舞賦》、繁欽《與魏文帝牋》並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晉灼《子虚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唐書・楊收傳》曰：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韵也。猶言一韵一聲也。説古韵者，謂其天籟自合，固也。然古者小學教六書，六書之諧聲，即韵也。故自虞廷賡歌，迄《三百篇》，時更四代，而其韵脗合，豈非書同文，保氏之教修耶。孔子贊《易》，其韵始與《詩》微異。屈原作賦，多同《易翼》，可知周末之韵，已自爲一科矣。況更漢晉南北朝，以至隋唐，其聲讀轉易，安可窮詰。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五音口訣》　楊升菴曰：合口通音謂之宫，開口叱聲謂之商，張牙湧唇謂之角，齒合唇開謂之徵，齒開唇聚謂之羽。至於二變音，蓋因五音之中，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二律，相去一律則其音和，相去二律則其音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律，故謂之變徵。比徵稍殺，羽宫之間，近宫收一律，故謂之變宫，比宫稍高，統謂七音。周以黄鐘爲宫，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宫，蕤賓爲變徵。後人謂宫音舌居中，商音口開張，角音知縮卻，徵音舌挂齒，羽音攝口聚。與升菴之論吻合。今摘録樊騰鳳《五方元音》一則，分列於左，以便初學。

喉音土脾宫　如烘荒呼昏歡是也
齒音金肺商　如春窗初攙抄是也
牙音木肝角　如經堅交加姜是也
舌音火心徵　如丁當都低端是也
唇音水腎羽　如崩班包奔波是也

又《毛先舒陰陽略》　四聲俱有陰陽，惟上聲不講可以無礙，其餘三聲俱當細細體認，使之判然有别，方不致拗喉棘耳。其法每部以四字爲准，諧聲尋理，逐類可通。

陰平聲　冲該箋腰　陽平聲　蓬陪全潮
陰去聲　貢介霰釣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妾鴨　陽入聲　孰亦爇蠟

清・劉熙載《説文疊韵》卷首《古韵大恉・釋均》　韵本作均，均有數字相均，有一字自均，其用各從其類。合體之字，讀類獨體之聲，此自均也。數合體之字，讀類一合體之字，此相均也。以今口讀古韵，若有均有不均者，自古人視之，實皆均也。是故相均之義起而詩作，自均之義得而《説文》成。

清・汪曰楨《四聲切韻表補正・凡例》　曰楨謹案江氏謂入聲多不直轉，真精於音學之語，至云入聲可以同用，則非所聞也。夫無入聲之韻猶祭泰夬廢之無平聲上聲，非無其音，實無其字。試以夬字引爲平聲則近皆韻之乖，何嘗非二等合口字乎，然乖之去聲則是怪非夬，倘因音呼等列之相合遂以夬韻承皆韻，則與顧氏以之夬韻承咍海者同譏矣。音呼等列無一不合猶有不容溷者，況江氏所分配，或數韻共一入，或一韻兼數入，或以開口借合口，或以合口借開口，更多委曲遷就之處乎。故夬之平似乖而非乖也，孤鉤之入似各谷而非各谷也，以其音之近似遂

强援他字以實之，不亦慎乎。即云間有可以同用之處，亦但可謂之轉音，不得遽以爲正音而併入一類也。補正之作以爲李周沈陸諸人審定字音，平上去三聲既秩然不紊，則入聲必不應有誤，後人但當篤信謹守，不容以己見紛更耳。非好辯也。

清・鄧士憲《正音咀華序》 凡音之起必由於樂，凡音之和必有其韻，此天地自然之節，亦斯人同然之情，所以脣齒牙喉舌各不相同。而五音之中又分爲八音，舌尖別以捲舌，重脣析爲輕脣，而又釐出上腭，此天籟也，而人巧備焉。其聲實通於萬物，而無不響應者也。

清・龍啟瑞《經德堂文集》卷五《古韻通説總論》 論平上去入四聲不可缺一及論古韻有某部闕某聲之誤

平上去入四聲，始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世，當日沈約諸人精通音律，製爲四聲以括天下之字，蓋必有不可得而增不可得而減者。今以《三百篇》驗之，平上去三聲多相通協，入聲輒多獨用，中惟上去二音所辨甚微，蓋其高下抑揚之間亦如平聲之有陰陽也。而陰陽之分，如物之有表裏。上去之辨，如音之有節奏，表裏同是一物，舉其表而裏即在，節奏非是一聲，欲廢其一則音不全，此陰平陽平之部可以不立，而上去二聲必不可得而併也。近之言古韻者，每謂某韻有平無上，或有上而無去入，或有去入而無平上。吾不知所謂無者，特就古人所用之韻及《説文》諧聲之字驗之乎，抑將以四聲遞轉求之乎。如以四聲遞轉求之，則天下有有聲無字者，斷未有無字而並無其聲者，試以等韻求之可見也。彦惟張氏曰：冬部之字以今韻讀之亦無上入聲也。此言未解。慎修江氏曰：凡等韻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製字者有之，若當此位屢無字，則非未製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莫知其所以然也。案此言亦未確。今試取江氏所列冬〇宋沃等韻讀之，其無上聲之處皆未嘗無音也，以二合之字書之則立見矣，而又未嘗混入東韻也。彼腫韻之湩字，昔人既以爲冬韻之上聲，而《説文》冲讀若動，抑又何歟。如謂此字古不經見，或有此字而古未嘗用爲此聲，遂謂某部某聲理當廢絶。不知古人製字之時，原未嘗求其聲字俱備，且如未有四聲之時，則平聲皆可讀上，上聲皆可讀平，去入聲皆可讀若平上，如《離騷》中惡字、能字可舉爲例，類此者不可勝數。而又何有平上而無去入，有去入而無平上之可言乎。以四聲較之，惟入聲音節促迫，疑古韻中自爲一類，其與平上去三聲通用者絶少。《説文》偏旁之字亦多與三聲不合，又有偏旁之字只有三聲而無入聲者，此入聲無正紐之説。又有得聲之字在此部而其聲多轉他部者。此入聲有旁紐之説。故亭林顧氏謂古無入聲之説不爲無見。入聲偏旁又多從去聲而轉，此段茂堂古無去聲之説所由來。要而論之，以今音證古音，以古書證古韻，其所得者已十之七八，但言某部中古無某聲之字則可，謂某部中古無某聲則不可也。

又 論入聲四則

凡入聲字用平聲旁紐，故凡有入聲之部皆須轉音然後得入，儻有入聲在本部而與平聲爲正紐者，皆非其入聲字之正音也。以今音讀之，如之止志職爲正紐，則職當讀如摺。朱主住蜀爲正紐，則蜀當讀如濯之類。又如之部之直、支部之益，以今音皆與本部平上去三聲正紐，以古音求之則二字皆爲去聲，以入聲字於本部無正紐也。餘並仿此。學者於此求之，於入聲字思過半矣。

入聲古所謂急語，又所謂短言。並見《公羊》何氏解詁。蓋其字多由平聲矢口而得，如登爲得、川爲祝之類，即由上去轉者亦然，如趣之爲促、害之爲曷、惡惡、度度之類，皆以兩字相切而成。中間更無樞紐，不經過上去二聲即可由平得入，上去二聲由平聲長言詠歎乃可識其節族，惟入聲則不然。又凡平上去三聲皆可相引而長，至入聲則戛然而止，此其謂急與短之義也。張氏《諧聲表》祖莊氏葆琛之説，謂四聲有正紐有反紐，正紐者自平之入，反紐者自入之平，凡入聲字反紐者爲韵，正紐者不爲韵，其説曰：如灰之入爲職，蒸之入亦爲職，愚之入亦爲職，皆正紐也，就職發聲呼而平之則職之平爲灰，故職不韵蒸與愚也。以今音驗之未能盡合。且入聲反紐果可自入之平，則入聲亦引而長之矣，而又何短與急之可言乎。張氏又言短言，則不成詠歌，故必引而長之，果如其説，則顧氏以入聲通轉三聲亦理之得者矣，而於入聲分配之故仍未爲確也。

凡四聲相配，惟平上去可謂之疊韵，而入即謂之雙聲。蓋平上去三聲之字，其形與聲皆相承而下，惟入聲字不然，故皆形在此而聲在彼者，爲其聲皆轉然後得，故謂之爲入，入者言自乎此而入乎彼者也。轉聲之字無常，故可以數韵之平而共此一韵；入聲之字轉聲之用又無定，故以此部之偏旁攙入他部而不爲嫌也。凡平上去之偏旁，皆有自甲之乙者，必爲轉聲，以此推之，入聲之爲雙聲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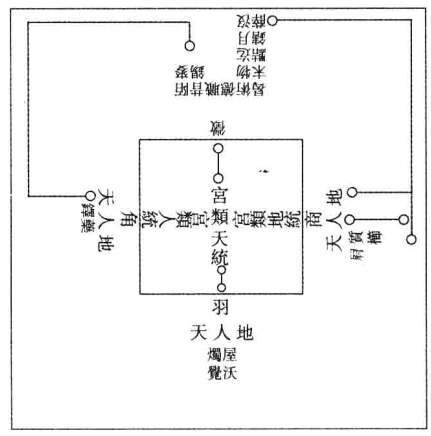
入聲古與三聲通協者少，又其偏旁多不相蒙，故自來言古音者每於此治絲而棼。然以轉聲之例求之，則當以聲爲主而形在所後，故今於古人所通用者，即謂爲某韵之入，而於偏旁建首之字加一轉字以別之，並箸其某韵之所在，以知其聲之所由來。若入聲之偏旁有不與三聲相涉者，亦別而出之以爲入聲偏旁所專用之字，必古與三聲通協者今乃合之，否則別立一部，用高郵王氏例也。

清・張玉綸《毛詩古樂音》卷二《古樂譜略二》　古無平仄四聲之説，平聲謂之陽字，仄聲謂之陰字，陽一而陰二。故仄聲有二，謂之縱陰横陰。一生三，故陽字分爲三，曰上陽、曰中陽、曰下陽。上陽取其音之尖，中陽取其音之圓，下陽取其音之匾。如同一東冬韻而宫東等字謂之中陽，中蟲等字謂之上陽，風容等字謂之下陽。同一江陽韻而江王等字謂之中陽，常香等字謂之上陽，强羊等字謂之下陽。二生四，故陰字分爲四，曰南縱，曰北縱，曰東横，曰西横。北取其音之吞，南取其音之吐，西取其音之抑，東取其音之揚。如戒介等字古讀爲〇，今之戒外反。其音吞，古又轉讀爲即，其音吐。他若夜月歲兑等字可以類推。如紙字其音抑，直字其音揚，蟻字其音抑，吉字其音揚，堵古等字其音抑，讀穀等字其音揚，他若匊舉載澤等字舉可類推。見後原四聲説，其審音最爲微細，然非細心體驗之茫如也。由是而一與四合爲五，二與三合爲五，歸五於中而五音作。中五與下一合爲六，於是六律以正之。又不能盡其音也。中五與上二合爲七，於是加變宫變徵以暢之。由中五與東三合其數八。東爲木，風從木起而八風作，於是乎製金石等器以分比之，而一器之中又有工尺等之八譜以調劑之，其數六十有四。中五與西四合其數九，西爲金，金以聲之而《簫韶》九成焉。一與九合爲十，四與六合爲十，歸十於中而餘音統焉。其説大約本之《河圖》，而其究納之於六十四卦，其爲字母者四十有五，又似兼《洛書》之數，四十五字每字領五十字，共貳仟貳佰五十字，盡之矣。其爲音者八，其爲掌訣者五，其爲説最爲簡古，此古樂譜之大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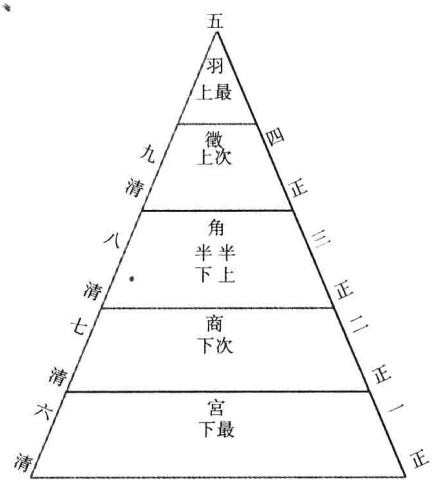
清・傅壽彤《古音類表》卷一《五聲應三統説》　三統者，班固云：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於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黄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取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其於聲也爲最卑，其於韵也爲東冬鍾江部、爲真臻先部、爲脂微齊皆灰部、爲歌戈麻部、爲侯部。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强大，故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内，令剛柔有體也，其於聲也爲最高，其於韵也爲耕清青部、爲元寒桓删山仙部、爲支佳部、爲虞部、爲蕭宵爻豪部。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取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其於聲也爲不高，爲不卑，其於韵也爲陽唐庚部、爲諄文欣魂痕部、爲之咍部、爲魚模部、爲尤幽部。蓋六陽伏於九地之下，故黄鐘爲最卑之聲；六陰翔於九天之上，故林鐘爲最高之聲；人備陰陽參兩天地，故太簇爲不高不卑之聲。惟不高也，惟不卑也，故以備太極元氣之理。極中也，元始也，理備於人，所以健天順地，終天地之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又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凡人統之聲上參天、下兩地，三才之義自然之數也。

又卷二《異部借入説》　段氏云：入爲平委，平音十五，入音不能具也。弟一部弟二部弟三部無入，以宫類音長無短促之響，恆借它部之入以爲入。弟一部宫類天統，子位與羽近，故借屋沃燭覺爲入焉。弟二部宫類人統，左與角近，故借藥鐸爲入焉。弟三部宫類地統，右與商近，故借質櫛屑爲入焉。弟五部商類人統。弟六部商類地統，右接徵類之天統，故借術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爲入焉。蒸登爲徵類人統之附無入，恆借其所附之入爲入，職德是也。弟十部爲角類天統，次於徵類地統之後，故借陌麥昔錫爲入焉。弟十五部爲羽類地統，與徵類對一九之合，故借職德爲入焉。此異類借入之義也。若質櫛屑爲商類天統之入聲，則凡商類人統地統之韵可共也。藥鐸爲角類人統之入聲，則凡角類天統地統之韵可共也。屋沃燭覺爲羽類人統之入聲，則凡羽類天統地統之韵可共也。緝葉帖爲宫類天統之附，業乏洽狎合盍爲宫類人統之附，

則凡宮類三統之韵可共也。此同類借人之義，亦合韵之樞也。圖如左：



又《字有十五聲說》 以類統部，以部統韵，以韵統聲，以聲統字，全書之大凡也。而字仍歸聲，自來言字之聲者曰四而已，不知仍不外宮商角徵羽之五層聲耳。蓋人聲有輕重高低上下清濁，而層次生焉。極其究竟，五聲而止。如宮是弟一聲，商是弟二聲，從下而上，從濁而清，從低而高，從重而輕，則宮是最下之一聲，商是次下之二聲，角是半上半下之三聲，徵是次上之四聲，羽是最上之五聲。五層已畢，若再加一層爲弟六層，則其聲雖高於弟五層，而實則環轉而仍歸於弟一層之位，是弟六即弟一，弟七即弟二，弟八即第三，弟九即弟四，弟五即弟十。其所以無弟十者，五聲一周爲五，正聲五聲，再周爲五。清聲弟一爲宮，弟六爲宮清；弟二爲商，弟七爲商清；弟三爲角，弟八爲角清；弟四爲徵，弟九爲徵清；弟五爲羽，而羽聲最高，別無清聲。故五正四清亦是九聲。九者數之盡，去四清聲，仍止五聲，三周之而爲十五聲，人聲亦盡矣，故韵之部亦祇十五也。每字皆然，定其本音矣。則自至濁至清，亦凡十五聲而止，總不出於本部之中。《三百篇》之用韵，亦莫不因其情文之鬱暢，以爲輕重高低上下清濁。故字無定聲，而韵無定聲，平可爲入去，無不可上也，總不出十五聲之範圍而已。壽彤有言曰：每字之必有其轉，是即旋宮轉調之義也；屢轉而不離其宗，是即黃鐘爲宮之說也。樂律之原，舉未嘗不檃括於此。願與好學深思之士共參之。圖如左：



清・劉恭冕《廣經室文鈔・復諸遲鞠書》 人有四聲，而《皋繇謨》稱五言者，以人聲實配樂律。樂有宮商徵羽角之不同，故人聲亦有五。《大戴禮・保傅》云：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是知人聲與樂律相應也。聲與樂律相應，豈惟人聲爲然。《尚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若然，人當有五聲，而《管子》止言四聲，後世字紐亦止有四聲者，蓋人聲是氣之所發，氣受於天地，故傳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天地之交氣也。夫天地之氣四時不同，而其原皆出於五行，五行者，天地之成象成形也。《月令》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居春夏之後，秋冬之前，故曰中央土。蓋四時本配四行，而皆有土寓其中，故四時得備五行也。土無月不王，昔人謂土王四季，非。說詳俞氏樾《羣經平議》。人秉五行之氣，故矢口亦有五聲，以義推之，平聲如春時萬物始生，其聲中平也，小孩初生，其聲相似，無南北之異，此可證也。上聲如夏時萬物茂遂聲充盛也，去聲如秋時萬物漸縮退也，入聲如冬時萬物蟄藏就澌滅也。後人以喉舌脣齒牙分配宮商徵羽角，愚以爲宮當屬喉，凡舌脣齒牙呼之，其聲無不由喉出，蓋喉音即土音也，土居木火金水之中，則商徵羽角無不有宮聲寓其中矣。若然，宮商雖皆平音，而宮爲四時之本音，商爲春時之正音，故

《漢書・律歷志》云：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此知商爲春音不爲秋音。《周語》：司商協民姓。韋昭解：商金聲清，謂人姓吹律合定其姓名也。案商爲音始，故稱司商，非謂金聲清也，韋解似誤。由此言之，則後人以上平爲陽平，下平爲陰平，及以平爲陽，上去入爲陰，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爲徵，去爲羽，入爲角者，皆誤説也。

清・袖海齋生《榕音指掌・基京爲元音説》　先天何以首基，後天何以首京。試驗諸自然雙聲，如崎嶇、夷猶、惺忪、丁當之類，凡先天者，首字必屬於基，後天必屬於京，獨基京二字無音可居其上，故曰基京爲先後天之元音。

又《後天備四聲説》　先天四聲直下，如遭早造作之類。後天四聲旁轉，如因飲印一之類。先天直下而不留，故無入聲。後天旁轉而善留，故入聲悉隸焉。

清・何秋濤《一鐙精舍甲部藁》卷五《又書音鑑後》　松石分紐之失，其咎在不能分韻，余既辨之。既又觀其分韻之説，謂分歌爲二、麻爲三，所以備北之方音；分真庚爲二，所以備南之方音。至江陽之合則以方音無可區別，故不拘韻書之例，是其分韻亦欲兼收方音也。然欲備方音而不知求諸《廣韻》，則未可爲備。今案其分歌爲二而二韻之字皆重見，分麻爲三而三部之文多複出。彼謂《音鑑》爲傳音而設，不爲辨字而設，然則雖講音韻仍不能識字矣，又何賴有韻學乎。率天下而禍切韻之學者，必松石此言也。余則謂韻學苟明，無文字之不可識，無方音之不可通，惟在細意孚求，得其貫通而已。大都近人，譚韻者多不講切，譚切者多不講韻，而不知二者萬不能偏廢。譚韻而廢切則其音讀皆展轉譌謬，譚切而廢韻則不知韻之所以區別。是故《廣韻》之分部詳，斯切可略。守温之三十六，較四十二、四十八者則爲略。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卷上《四聲論》　古無翻切而聲音之道無方，故漢以前儒者但言讀若。若者，猶云相似，可口授而不可筆傳也。自魏孫炎創立反語而字有反切矣。自齊周彦倫著《四聲切韻》而字有四聲矣。沈隱侯本之作《四聲譜》，譜未傳而四聲傳，嗣潘岳修《韻纂》，顧野王修《玉篇》，悉祖隱侯四聲。韓孝彦《篇海》又以通充欺推攄猜等爲陽平，標爲初起之平聲，同重其頹除才等爲陰平，標爲收尾之全聲，由四聲而分爲五聲。於是南昌熊西牧則主古無四聲之説，而其論古無入聲也，猶堅謂太史採風，吴越荆楚不與，《三百篇》中，北音居多，屈宋諸人，亦北學於中國者。北音無入，至今猶然，此作北調曲者所以必用《中原音韻》之書也。元人周德清以入聲歸併平上去三聲爲《中原音韻》。衷舊説之同異，審聲音之自然，定爲陰平上去陽平四聲，以爲欲取法乎古，論五音而不論四聲可也，如欲論四聲，必不可如今之所謂四聲，今之入聲乃轉音耳。四聲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一定而不可易。轉音如五行之土，王於四時，五常之信，行於四德，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四聲皆有轉音。今之四聲，如五行無水而以土爲水，五常無智而以信爲智，合陰平陽平爲平，而以轉音爲入，名爲兩全，實兩失之矣。蓋聲雖有四，而實一本。如模从莫聲，則莫字宜讀木姑切，爲模之陽平，但有高下疾徐之别，斷無彼此之殊，故皆爲合口音。今人以莫爲入，而開口讀之，遂判然不相蒙矣。況即其所謂入聲者，言之密與默皆可爲模之入，不獨莫也。故四聲不宜横讀，宜直讀，直讀則莫之本音自得，且模〇慕莫自然成聲，增之不得，減之不能，雖牛童馬卒可以了會，而不至顛倒錯亂，如密默木之可此可彼矣，今且約畧言之。篙桶痛通蜂峯縫峯蝀憧重衝籠隴聾聾通峰衝聾今人所謂陽平，即以爲今人之入聲可也。尼柅泥呢疑擬儗嶷驪麗儷酈孩亥痎核庖鮑鉋雹昵嶷酈核雹，今人所謂入聲，即以爲今人之陽平可也。又按崒字《説文》从山卒聲，《唐韻》醉綴切，《集韻》《類篇》遵綴切，是崒字諸書猶讀陽平，今坊間詩韻平聲無崒字，而入聲質部月部並收之，此可爲陽平變入之證矣。乃知質部之嶷尼即支部之嶷尼。藥部之踖惡膜鄡燋杓即魚部之踖。虞部之惡膜，蕭部之燋杓，肴部之鄡，屑部之霓即齊部之霓。藥部之嗃即肴部之嗃。覺部之颺即肴部之颺。同一字也即同一音也，皆陽平也。嗟乎，平聲中存此數字，是告朔之餼羊也。若並如崒字不收於平聲但收於入聲，則入聲之爲陽平，不將盡墜雲霧中也耶。昔人謂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無入，乃即今韻之入聲，按之多即此十三部之陽平，以今十七部之入證之，《三百篇》皆與十三部爲韻，且多屬十三部之陽平，後儒不知，反以十七部爲本音，而以十三部爲叶音，可笑也。豈非諸部之陽平即今人所謂入，而諸入即此十三部之陽平乎。古無四聲，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各有所歸，或遂以入聲盡讀爲去，亦非也。請更舉而論之：執之於贄，窒之於至，直之於植，必之於泌，翼之於異，

億之於意，壹之於饐，則之於厠，職之於熾，弗之於沸，錯之於措，薄之於溥，朔之於愬，此支微魚虞之入即陽平也。砌則有切、縊則有益、甀則有臬、嬖則有辟、倪則有霓、綴則有輟、税則有説、蔽則有絶、例則有列、害則有轄、債則有責、話則有活、鍛則有殺、喝則有曷，此齊佳灰之入即陽平也。嘯从肅而音笑，敎从學而音效，《説文》敎篆作學，蓋學本敎字省文，後因二用耳。醮从爵而音醮，瀑从暴而音僕，攪从覺而音絞，邈从貌而音木，此蕭肴豪之入即陽平也。歌麻尤皆後出，不具論。如此之類，證諸經籍考之，偏旁悉數難終。凡字諧聲必求偏旁，今十七部偏旁皆與十三部相類，則其聲之同可知矣。若由是類而譜之，則九夷五土之談，一切過耳之音，皆可按圖以索四聲，均平不多不少。但有無字之音，必無四聲不全之字矣。嗟乎，余生也晚，足跡不出里門，而又居偏僻狹陋之地，安敢以一人之口而易天下之口哉，但於古人之書，竊有默契焉。故備録之，以俟世之知音者論定云。

又《字母論》 字母之不必作，猶反切之當去，何也。無字母而自然之音具在，知音者尚可領取，有字母而音爲字母所囿，有失其自然而不知者矣。觀其所譜之字，非此母之字盡是此音，但與此母之音相近，即類而譜之耳。其實有重複、有遺漏、有顛倒錯亂無論。其江音姜、覺音腳、鳥音裊之類，雜以方音，與古音迥别也。而孤歌居菊出聲迥異，今皆譜於見母矣。牙頑魚言呼音不同，今皆譜於疑母矣。他如硫與强、幢與長、鴉與耶、華與遐、庚與經，指不勝屈，譜皆不能分類而各屬之。而甯儜、張章、央羊、長昌、支知、池鴟、煆遐、譁華、些斜、方芳房、廂詳、商裳、黄荒、風蜂逢、星餳生、精爭、烘洪、中鍾、夫孚扶、思詞、蘇酥疎、須徐、書殊、迂于、衣移、尸時、曹巢、燒韶、懽台、財柴、災齋、顋篩、非妃肥、灰回、分芬焚、真瞋、荀馴、身愼、樊幡凡、先涎、占祫、呼浮砩、幽由、輈舟、夭遥、因寅、煙延之類，本同一音，第有高下疾徐之别，分之無可分者，反一一而分之，此重音漏響，所以往往而有也。按今字母多十四字：郡穿定娘澄並敷奉照從牀邪禪喻也，少八字。余以爲當添阿更康牙古坤武黄是也。且其所稱開合，亦猶移莫定矣。如各博莫卜木撲等字，按各古音當讀根姑切，故路賂輅等字並从各聲。《逸周書・周祝解》畧與桴韻，則畧之从各聲也。《説文》母，牧也。牧古音亦當讀木姑切，故《逸周書・周祝解》亦與桴韻。牧从支聲，支从卜聲，尋其脈絡，皆當合口讀。又《説文》木牧也。則木古音亦當讀木姑切。博从專聲。今人以此等字爲入而轉音讀之，故猶移莫定。本合口也，而果宕流三攝以爲開口。蕝劣列德職等字本開口也，而假曾山三攝以爲合口。於是自知其不安也，而木卜撲等字果流二攝開口既收，通遇二攝合口亦收，蕝薛劣德職等字假止二攝合口既收，曾山二攝開口亦收，此非操戈而入其室乎。總之四聲當以偏旁爲準，偏旁既同，則四聲之中一聲合口，餘聲亦合口。如模字合口，則模○慕莫皆合口矣。一聲開口，餘聲亦開口，如荔字開口，則○○荔劣皆開口矣。今編字既無定法，故呼聲遂無定見，無怪其自相矛盾也。將有作於上者，改弦而更張之，母之重者減之，母之漏者補之，母重則重音，母漏則漏響。字從其類，聲从其同，横則喉舌脣齒各有所屬，縱則陰平上去陽平各有所歸，雖古音不能盡復，而重音漏響，吾知其免矣，不然甯缺毋濫。

清・時庸勳《聲説》卷下《入聲系三聲説》 聲音之轉最爲難明，而入聲尤難明之最者，剖其大段，不外兩言：一曰陽聲無入，一曰陰聲有入。陸氏病陽之無入也，遂割陰聲之入分系陽聲之下，於是無入者有入，而有入者反無入。顧氏力矯其弊，舉陽聲之入悉反而歸之陰，夫反之是也，反之而猶有未盡，則顧氏之疏也。夫孤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交濟，天籟流通。江戴有見於此，調停於陸顧之間，創而爲數部同入之説，善矣。而猶有未精，蓋未審其樞紐之所在，而偏旁諧聲之説信之不固也。夫陽聲雖無入而四聲自具，陰聲雖有入而清濁自分，此其中有天有人，有本有寄，有先有後，有主有賓，聲之止於四也，弗能加，弗能損也，天也；此説陰陽各有入聲。審其陰陽，辨其清濁，調劑之使各得其所也，人也；此説陽無入，陰有入，借陰補陽，化四爲六。偏旁諧聲由平上去而轉入，或僅由去而轉入也，本也；此顧氏之例。其但有平上去三聲，亦是四聲，平聲居二。轉借他部之入爲入，而偏旁諧聲劃然不同也，寄也；此即《廣韵》之部例。古人用韵不論四聲，而但取偏旁之聲，而無不合也，先也；此説秦漢以前。因其聲之相近，展轉通之，而不復問其偏旁之聲合與不合也，後也；如《詩・常棣》之務戎，《瞻卬》之罄後，同入之通也。《烈文》之東陽並用，同類之通也。三代已有之，而後人爲甚。陰之入陰用之，取諸宫中而無所

不足也，主也；陰之入陽用之，乞諸其鄰而久假不歸也，賓也。謂母聲在他部，而子聲在本部，如乏貶之類。或母聲在本部，而子聲在他部，如冗疥之類。流變既久，幾莫知所自。辨其賓主，審厥後先，明於本寄，達乎天人，則陰陽同入之理朗若列眉，可以判諸家之疏密，可以定古今之標準，然要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奚從窺此中三昧哉。嗚呼難矣。

清・陸潤庠《佩文詩韻釋要序》　虞廷教胄，依永龢聲，爲詩學之權輿，無所謂韵也。許書五百四十部中，初無韵字，惟《新坿》有之，裴光遠云：古與均同。《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成公綏曰：音均不恆。陶者以鈞作器，樂者以均寘音，均即韵字。今人之所謂韵，實古人之所謂聲也。

清・張楚鍾《字學韻學》　聲音　喉音宫，舌音商，牙音角，齒音徵，脣音羽。自内而外，内重外輕。純陽者陽，純陽也似乾；純陰者陰，純陰也似坎；雜陰者陽，雜陰也似震；雜陽者陰，雜陽也似艮。故四聲一平三仄，吉一而凶悔吝三。四聲各有清濁，平聲如天田，上聲如桶動，去聲如透豆，入聲如血穴。

清・孫承嘉《諧聲譜叙》　自盤古一人首出之聲起，而天開有聲，地闢有聲。於是聲不一聲，各從其類，因之雷聞百里同聲相應，海納百川衆聲交滙。由是推之樂章，宫商角徵各協一音，不相紊亂謂之諧聲；由是著之言辭，脣舌齒喉各從一類，不相攙雜，亦謂諧聲；由是通之音韻，起承轉合各歸一母，不相凌躐，均謂諧聲。是則諧聲之學並於三才，塞乎兩界，亘乎萬古，統乎四民，初不自庖犧造書契、倉頡興文字始也。虞廷之明良喜起，《周南》之窈窕參差，雙聲叠韻已剖萌芽，其諧聲之變名，又不自叔然作反語、神珙紐字母始也。然諧聲爲六書之一，象形象聲半主其義，讀爲讀若近擬其音，《説文》類皆分别，而諧聲獨未詳言。所以沈休文不識昕軒，皮襲美驚奇蝘蜓，亦所見之不廣也。而要之雙聲叠韻即諧聲之精蘊，字母反切亦諧聲之變名，古大儒著書立説類皆能擷其精華，故或謂聲相近，或謂語之轉，均諧聲之學也。

清・丁顯《諧聲譜・序言》　惟漢儒注疏，於經傳聲之同者，謂爲聲相近，又曰一聲之轉。此乃諧聲之始，不名曰諧聲也。余謂聲者，謂脣舌喉齒齶之聲也。諧者，謂以脣舌喉齒齶之聲各分其類，僅即一聲，悉心調攝日久，他母之聲，自能矢口而出也。

又《韻學叢書題跋・古今韻會跋》　以三十六母爲各韻之次第，自黄直翁始，而《日月燈》《玉鑰匙》《五音集韻》均因之，韻書之有綱領者也。此法一立，不獨各字自有確音，且使每韻難識之字入口即知爲某音。而或謂以字母次韻，音學雜亂，則未免過矣。惟于疑喻之外另爲魚母，影母之外别爲么母，匣曉母之外别爲合母，則未免妄爲分别。直翁本閩人，囿於方音，故有此弊耳。

清・張行孚《説文審音》卷一《古音原流攷》　或曰：詩韻之韻，《説文》所無，近儒據裴光遠説及《文選・嘯賦》李注，謂韻古作均，而顧亭林《唐音正》則謂韻古作音，二説孰是，曰：《説文》：均，平也，從土匀聲。與韻字義絶遠，古人即以均字作韻字，亦爲叚耤也。愚按《樂記》云：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注謂單出曰聲，是也。又云：聲相應故生變，謂此聲與彼聲諧和相應則生變化，如關關雎鳩之鳩字，在河之洲之洲字，君子好逑之逑字，彼此相應，然後變化而不專一也。按鄭注以聲相應，指宫商角徵羽，説止借樂器之聲以明人聲，謂人聲亦有五者之分，所以能相應而生變，非謂此聲即樂器之聲也。上文云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器亦何所感而形於聲乎，況下文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足見聲既成音，然後施諸樂器，而謂之樂，此聲字不指樂器言明矣。又云變成方謂之音，鄭注云：方猶文章，謂合衆聲變化成文則謂之音。按方疑爲章之叚耤字，成章即成文，故《樂記》又云：聲成文謂之音。如《關雎》一篇，合衆聲而成五章，則聲皆相應而爲音是也。據此則《詩》之音即今所謂韻矣。蓋音者，應也，謂此聲與彼聲相應也，故於文言中含一爲音，謂言中有相應之聲也。又從音從十爲章，十者數之終，言其多，謂音既多然後爲一章也。

又《説文發疑》卷三《字音每象物聲》　古人造字之始，既以字形象物之形，即以字音象物之聲。如牛字象牛之形，而牛字音即與牛鳴相似；羊字象羊之形，而羊字音即與羊鳴相似；豕字象豕之形，而豕字音即與豕鳴相似；烏字象烏之形，而烏字音即與烏鳴相似；木字象

木之形，而木字音即與擊木相似；石字象石之形，而石之音即與擊石相似；竹字象竹之形，而竹字音即與擊竹相似；金字象金之形，而金字音即與金聲相似。至於馬字、犬字、燕字，亦象形之字，而字音不甚與物聲相似者，則字音展轉讀別尒。若夫形聲會意之字，雖字形不象物形，而字音亦有象物之聲者。如雞字從隹奚聲，而雞字音則與雞鳴相似；雔字從隹昔聲，而雔字音則與雔鳴相似；雔俗作鵲。雀字從小隹會意，而雀字音則與雀鳴相似。其餘鶻鵃稚鶵鳴鵝鷺鳩鴟鴿等字，大氐其字之音即象其鳥之聲。此等字音真天地之元音。無論何時何地，皆一成不易。是故《管子》言五聲，必以牛羊雉豕馬之聲況譬之。《地員篇》所云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是也。誠以文字之音易變，而五物之聲不移故也。後世欲同天下之字音者，刱爲三十六字母以統之，法非不善，然愚謂此三十六字母，四方之音已不能盡同，按四方所能同者，喉鼻脣齒舌而已，而字之出於喉鼻脣齒舌者殊非一音，所以不能盡同。又何論三十六字之子聲歟。謂凡字音之由三十六字母而定者。然則欲同天下一切文字之音者，或於天地元音之字檢出喉鼻脣齒舌七聲之字以爲之母，而以餘一切文字循其形聲而分別部居之，庶四方之風土各異，而萬物之元音不甚相遠乎。

清・陳錦《切音蒙引・反切開卷必讀》 天生萬物而不能默也，凡有血氣，必有聲音。聲者何。無字之音，鳥獸所同也。音者何。有字之聲，人所獨也。口者五官之一也，喉牙脣齒舌，則口之五官也。官之爲言司也。截竹而吹之，張絲而彈之，曷嘗無聲，譬自喉出，竹而爲孔爲簧，絲而爲絃爲柱，同一聲而分清濁輕重徐疾，則牙齒脣舌與焉。故夫音者，喉主而牙齒脣舌輔焉者也。今將合口之五官，參互錯綜，以盡兩間恆河沙音，條貫類聚，若網在綱，其能無母與。草昧初開，未有字，先有音，孳乳日滋，而因就各音而等之，是爲字母。字母即音母，就音母所屬字而類其聲而均之，是謂韻母。韻母者，今公弓居戎。姑居三十六直圖。音母者，今見溪郡疑三十六橫圖也。舉其綱曰牙脣齒喉舌凡五，析其目曰牙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喉音、半舌齒凡九。

清・周贇《山門新語》卷一《周氏琴律切音序》 古無韻學，無韻書，無韻字，論者謂古人為文，惟務其大者，而不屑屑於音韻之細也。竊意不然。夫學有大小，必循序以進。古者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書，即周官保氏之六書，是古人有字學矣。有字即有音，有音即有韻，其在生民之始，有言語而即有歌謠，是音韻一道，固早立乎文字之先。夫字生於音，音生於氣，上古聖人以氣無象，而天下無由見也，於是畫卦以象之，以音無形而後世無由傳也，於是作書以傳之，而音之出於天下後世人之口者不能齊也，則又造律呂以齊之，其統律呂之全而為音韻之準則者莫如琴，故有琴均，是畫卦作書造琴，其理相因而起，其法相輔而行，而皆出於羲皇一朝之制作，《説文》謂太皞畫卦未作書，作瑟未作琴，吾不信也。蓋古人惟精於音律，斯韻不待辨而自明，故以有定之律正音，而不以無定之音分韻。古之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援琴而歌，絃歌相應，以是為日用行習之常而已。然則古之無韻學，非無韻學也。夫人而精於韻學也，古之無韻書，非無韻書也，古人以樂經為韻書也，古之無韻字，非無韻字也，琴均之均字即古韻字也。自遭秦火，古樂淪亡，士大夫能琴者少，而音韻與琴律遂分為二事。世之言韻學者，類皆論聲不論氣，離琴律以切音，則切之不得其法。論聲不論氣，則昧乎聲之本原而審音不精，於是文人才子始各出其聰明以求相勝，其説愈巧，其道愈歧，其思彌深，其失彌遠，故有博引古韻以闢今韻者，固也。音隨地異即韻與時移，古人之本音不盡合今人之讀法也。一字數音，亦一音數字，後人之傳述不盡合古人之原文也。即其互證參稽精確可據者，要皆古人用韻之文，而非古人切韻之法也。蓋正惟今韻與古韻不合，而今韻之分愈不容已。使六朝不分切韻，則音韻之遷流何極，此固沈氏之功未可輕議也。有指二百六韻謂某部為某部上聲、某部為某部入聲者，謬也。沈約之切音分部專以字體偏旁為類，祇以供詩賦之用而已，初未嘗窮其源而竟其委也。蓋簡策多同音之字，而律呂有無字之音，若按韻書以配四聲，其於無字之音必實以有音之字，則音訛而字亦因之而訛矣。有按字之偏旁謂古無輕脣音、無舌上音者，《養新録》。泥也。偏旁如是，古音未必如是，千秋弦誦，安得相聞，況所謂輕脣音，即

吾所謂齒脣合音，在琴律則徵之變音也，謂太古無變音則可，謂中古無變音則不可。周琴有文武兩絃，安得歌謠無變音乎。所謂舌上音即吾所謂齶之分音，在琴律則羽之正音也。謂太古未備變音猶可，謂太古未備正音則不可。太皞之琴五絃，安得歌謠未備正音乎。況女媧之瑟二十五絃，固已窮盡其變矣，此以文辭字體論韵者也。以文辭字體論韵，是東郭不以耳聽而以目聽也。

又　有以陰陽兩平同入，謂入聲為七聲順逆互轉之紐者，《聲類表》。《詩聲類》。矯也。音之陰陽，視氣之開闔氣之分於出音之先者也，聲之陰陽，視氣之剛柔氣之辨於成聲之後者也。音之氣根乎象，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故分在先，聲之氣根乎爻，奇爻剛，偶爻柔，故辨在後。音之統聲，猶象之統爻。韵主音，則論韵必以開闔，分陰陽二百六韵之首東鍾皆闔音，乃與寒耕並列於陽聲，支脂皆開音，反與魚微並列於陰聲，東與冬、支與脂皆類也，反分為兩類。不論開闔，吾不解其陰陽之何以分。不論聲韵，吾尤不解其類之何以分也。夫兩平同入，皆一氣所分之音，其同入應歸魂之卦氣，乃原始反終之理，故陰平與陰平同入，陽平與陽平同入，無陰陽兩平同入之音。四聲之氣，根乎四象，而行乎四時，其序之相承，有順無逆，冬不能轉秋，以昴不能轉虚也。兩平之同一入，猶兩矢之射一侯，豈侯為兩矢順逆互轉之紐哉。以東配侯，以冬配幽，皆非韵相配，是不明同聲相應之理也。謂陰陽兩平同入，是不明同氣相求之理也。謂四聲可逆轉，是不明貞下起元履信思順之理也。惟不論氣，故不合理耳。彼執兩平同入遂造七聲互紐之説，不知音有一平專一入者，有三平同一入者，且有一平可分兩入者，至聲之陰陽必同一上聲，又不但入聲之同，是第知音之有合而不知音與聲皆有合且皆有分也。故謂切音為合音者，混也。凡以兩音求一音，其上字雙聲，下字疊韵，回環往復言之，而得真切之音者為切音。兩字皆雙聲而無疊韵，急讀兩字而成一音為合韵，如急讀居涓兩音成君字，急讀哥干兩音成高字是也。惟不論有音無音，合本韵五音之餘氣以得音，於琴律為變音，如每韵四變音乃為合音也。有謂入聲為閏聲者，《音學五書》。偏也。四聲各分三聲，猶四時各分三月，四聲各有餘氣，猶四時各有餘日，合餘日而成月者，止得一月，合餘氣而成聲者，止得一聲。餘者為閏，合音是也。謂入聲為閏聲，何異謂冬月為閏月乎。有謂一字有七雙聲者，疏也。母音之雙聲百十有九，子音之雙聲百七十有九，以為七雙聲，蓋誤以一韵為一聲耳，有謂雙聲皆同入者，忽也。《唐韵》二百有六，今韵百六，得以十九雙聲貫之，若雙聲皆同入聲，豈入聲止十九音哉。有以五音分平聲為五部，合平上去為三聲，以有入無入分平聲為兩界者，《古今通韵》。鑿也。音之出於口者有一定之宮商，有無定之宮商，喉舌脣齒齶為有定之宮商，則每韵各分五音，五音還相為宮，為無定之宮商，則每字皆具五音，安得合數部為一音哉。四聲平列為平上去入猶八卦平列為乾坤坎離，以平仄對待則平獨為平而三聲皆為仄，猶以君臣對待則乾獨為君，而七卦皆為臣也。不以平聲別於三聲，反以平上去三聲別於入聲，猶夫以入聲為閏聲耳。切韵之分部既錯雜無紀，其編次亦顛倒無序，編韵必分先後而平聲之得入聲各出於其本音初不分先後，至以韵書編次之先後分入聲之有無，其見尤左，此以臆見巧辯論韵者也。以臆見巧辯論韵，是師曠不以律正音而以聰正音也。

又　有謂造字三人梵爲長、佉盧為次、倉頡為少者，《法苑珠林》。妄也。中國造字不始於倉聖，外國造字亦不止一天竺，倉聖之與梵、佉盧風馬牛不相及，此與謂孔子吾師之子弟同一邪説耳。有謂梵音別有妙理，釋氏學由聞入其聰慧，非中國所能及者，慎也。聲音之妙，不外乎律呂，律呂之制，出於中國，以中國得天地之中氣也，梵音之妙，不過能通獸音耳。貉隸掌與獸言，周官不邀一命，公冶能通鳥語，孔門不列四科，梵氏之異能，非中國之所重，不得謂中國之聰不及西域也。周公孔子不聞通鳥獸音，不得謂周孔之聰不及貉隸、公冶也。五帝三王皆不聞通鳥獸音，然而功成作樂而天神降地祈出，麟鳳遊於囿，龜龍畜於沼，此豈馬鳴師吼所得同年而語哉。且夫人之知音，知本國之音易，知異國之音難，知言語不通之音尤難。吾不知稱梵音之妙者其已知中國音律之妙耶，抑猶未耶。使知中國音律之妙，必不復稱梵音之妙，若猶未知中國音律之妙而獨知西域梵音之妙，是猶聾者見人作樂而擊節歎賞也。自不知音律之妙，遂謂中國之聰不及西域，是猶聾子自聾遂謂其先世皆聾

也。考西域字母，自東漢與佛書俱來，《隋書》僅有十四音之說而不明其例，華嚴則有四十二字皆梵音也。唐西僧神珙則為三十六字始譯以華音，是字母在西域尚非定法。而中國反切始漢孫叔然非始神珙，世人祇以司馬溫公有《切韻指掌圖》，未敢輕議耳。吾觀溫公平生性不喜佛，嘗謂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豈獨以等韻之微言能出吾律呂之書而信之哉。按《廣韻》後本有等韻一圖陸法言《切韻》亦有《廣韻》之名，此《廣韻》乃宋景德四年所詔修者。不著姓字，溫公《切韻圖序》稱仁宗朝詔學士丁度等增修《集韻》，治平四年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為二十圖，是此圖始於《廣韻》，非始於《集韻》，奉詔修《集韻》者丁度等而非溫公，《廣韻》為祖宗朝舊制，其圖既不可刪，公特以其清濁無別而更正之，則公所更正者切韻之法，非修等韻此圖所以名切韻也，然圖與例既皆目為公作，而明邵光祖謂其例斷非公作，例既不足信，則圖亦可疑，殆亦如《皇極書》後之《聲音唱和圖》，其真贋庸未可知耳，即姑置弗論。第等韻入中國千餘年來家有其圖而莫之用，遂以終不可解為妙理，夫必終不可解而後為妙，將焉用此理，為中國語言文字以琴律分五正四變十九音，梵音牙與齒分為二，而齒之斜正又分為二，舌與脣又以舌頭舌上輕脣重脣各分為二，合之喉音與半脣半齒為九音，則較中國尚少十音，而九音之讀法又與中國不合。今按《唐韻》切法，見溪羣疑與影喻皆喉音也，而以為牙音，端透定與娘皆舌音也，而以娘與知徹澄並為舌上音，知徹澄與照穿狀審皆齶音也，而一以為舌上，一以為正齒，非敷奉為齒脣合音而與喉音之微並作輕脣音，來為舌喉合音，日為齶齒合音，則又並列半脣半齒之音。其與《唐韻》合者，惟幫滂並明之為脣音與精清從心之為齒音耳。然余不謂其音之訛也，謂天竺之音本不訛也，不謂其法之謬也。謂梵氏之法本不謬也。余嘗聽番僧誦咒，娘字讀合音，放字讀分音，曰讀若力。又嘗與朝鮮貢使接談，謂泥為離，謂府為圃，蓋中國分音第三聲應琴律泛聲有蜻蜓點水之名，乃音之最清麗者，齒脣及齶齒合音應琴律吟猱綽注之音有鳴蟬過枝之喻，乃音之最靈巧者，皆外夷語音之所無，而中國韻中不成聲之聲或反為外夷之所有，論者謂此三十六字為古今之音異，《養新録》。而不知實中外之音殊耳。今人與神珙分古今，神珙與《唐韻》何分古今，此三十六音與今人讀音不同，而《唐韻》於此三十六字之切法與今人讀音無一音不同，古今何異之有。嘗謂切韻者不知音律，而後之論韻者并不知切法，於此可見。乃知天下事無大小，苟學非專家，雖絕世聰明，未可輒生議論，此問官問禮所以為聖人也。如西洋三洲之人於周髀工倕之學，其聰明之用固已造乎其極，可謂知矣，使習六經，則不能成誦，必譯以洋音而後得解，而所解究為洋音，抑安能即洋音而通羲孔堯舜之奥旨哉。然則學等韻者必於此三十六字畢肖梵音而後可以切音，又必於一切字皆肖梵音而後其音乃得而切，今圖中所列見溪羣疑乃中國之字也，而當日神珙口中所讀見溪羣疑則天竺之音也。傳等韻者既以六書之字譯反舌之音，學等韻者又以中華之音求旁行之韻，其音齟齬而不合其法，扞格而不通，不待試驗而後見也。然終以為妙理而姑信之，於是多設名目以強求其合，廣開門徑以曲求其通，而音和類隔反覆支吾，卒至轇轕糾紛而莫可究詰，此以梵音切韻者也。以梵音切韻，是齊大夫欲其子之齊語而使楚人傅之也。然則三代而下之論音者，若宋周彥倫之分四聲，元周德清之分五聲，謂非千古韻學之正宗哉。

又　辨音當以氣為主，而求其律於琴，於是學琴以通諸音韻。乃知六聲之氣生於四聲，而四聲之氣生於一聲，因按黃鐘之宮以推原中聲之音母，而即於琴律見古人切音之法焉。【略】昔德清之論音不分母子，直舉彥倫之四聲而五之，故有五音之名。贇則於彥倫之四聲間分其子聲以為六，而於德清之五聲仍合其母聲而為四，且其子聲聯之則通為六聲，拆之仍互為四聲，於四聲之本原無所更變，故不立六聲之名。然則六聲之分，不能外乎四聲，而四聲之分，仍不能外乎琴律矣。【略】夫琴之音律本乎天地陰陽之氣，口之聲音本乎一身陰陽之氣，人之一身本天地陰陽之氣所結而成者也。人之身內有心肝肺脾腎，而外有喉舌脣齒齶，一身之氣孕乎丹田，而周乎腑臟以出於喉，故氣為音母，而元氣初發第一聲又為眾音之母。赤子初生，呱呱而泣，則呱字為生人開口第一聲，其氣出於渾然而無少欠缺，其音發於自然而無庸仿效，其聲得之同然而毫無歧異，所謂天音也。生人開口第一聲即萬古生人第一聲，故呱

之轉音為古，又太古之元音也。是以六書之音，有五方古今之不同，而惟呱之一字音無不同者，以其為同得於天之本音，歷萬古而不變，而非方言俗語所得而移也。音以氣之開闔分陰陽，而開闔之中，其氣之出於口者有凝散舒含升斂之不同，斯聲之入於耳者，不能無圓橢曲直銳豎之異，故呱字遞生五音，應宮商角徵羽為同均之聲，遞生三十音，分十二律為同律之音。律不同而音與音韻雌雄相應如璧之合，為同聲之音，韻不同而音隨音轉，後先相續如珠之聯，為同氣之音，其聲氣皆不同而以類相和者則為同調之音，此三十字皆為喉之天音而皆為韻母也。氣之出自喉而齒而舌而齶而脣，於是喉之一音又遞生五音為經聲，五音又各生平上去入四聲為緯聲，而經緯兩聲又各以氣為分合，經聲氣長，變聲不變音而音以轉而相承，凡一氣所分之音，其終必合，如公呱兩韻為一氣所分，故其入聲合而為谷。光昆圭三音為一氣所分，故其入聲合而為國，猶水流同嚮，相值則合也。兩氣所合之音，其終亦可分，如君音為居涓兩氣所合，其入聲可與居同橘，亦可與涓同玦。干音為高佳兩氣所合，其入聲可與高同葛，亦可與佳同格，猶木有兩根至枝而分也。然切音止用其一者，剛柔緩急之閒微有不同，以其為庶孽而非宗榦也。惟江為專氣之音，其入聲不可分合。姬璣本一氣之音，母音可合而其子音不可不分，此氣稟之異江姬，所以三韻作合也。五音之正出於中氣，中氣正，故能分一聲而為三聲，五音之變皆為餘氣。餘氣偏，故必合兩氣而成一聲，五正、三分、四變、兩合，經聲之蘊盡之矣。此經聲之分合也。夫經聲之端，即為緯聲之緒。緯聲氣短，變音不變聲，而音以周而復始，氣得陰陽之平，則其生音皆分，氣當陰陽之極，則其生音不分，而變音之分不分，則各從其正音，四母六子，雙聲疊韻，緯聲之蘊盡之矣。此緯聲之分合也。然則古人切音之法，大可見矣。切音以呱字為母，即琴律黃鐘之宮也。呱字生同音，五音皆為韻母，即宮音之生五音，還相為宮也。五音陽三陰二，即律長呂短，黃鐘大呂之相合也。三十音以韻相生，即娶妻生子，損益上下之相生也。彼梵語九音與中聲既不合於五音，亦不全，昔人以九音分五音，猶信佛者以五戒擬五常耳。然而以舌居中為宮音者固失，以宮商角徵羽五字分五音者亦未為得也。氣發於丹田，必運之以肺而後出音，氣升於重樓，必運之以舌而後成音，如土生萬物而成於秋，故五音惟金聲最長，而為八音之首，非五音之主也。舌與肺皆金也，以舌居中為宮，脣與喉可分南北，齒與齶亦可分東西乎。與五音之字同音者不過二十字，以五音之字音分五音，至與五字不同音之萬餘字其將何以分之哉。故口音必以中氣相生之序分五音，氣生於喉而齒而舌而齶而脣，即五音之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也。以清濁高下為序，則為喉舌脣齒齶，即宮商角徵之序也。然琴律五正二變，而切音有四變者，黃鐘之數九應洛書，五正四隅，則琴律固有五正四變，此唐太宗所以有九絃之議也。古人正用其全而變用其半，周人七絃已無遺音，況二變或用少宮少商，或用變宮變徵，是文武兩絃亦可謂之四變矣。切音以五正四變為經聲，即琴律五正二變之經聲也。切音以四聲分六聲為緯聲，即琴律以四時分六律為緯聲也。切音每音自分天地人三聲，即琴律每位分散按泛三聲也。切音五正三分，周而復始，即琴律五音三分損益而相生也。切音平去皆分陰陽兩聲，而上入皆一聲，即琴律春秋皆二律而冬夏皆一律也。切音三聲之母聲皆一聲，而子聲之陰陽各有二聲，以琴律散聲易位不易音，按泛易位即易音也。切音以二字之音切一字之音，即琴律撮兩絃之音以切一絃之音也。切音上字雙聲為經，下字疊韻為緯，即琴律撮法散聲取經按聲取緯也。切音者取經緯二聲迴環往復讀之，即琴律長鎖之音節也。此切音之與琴律息息相關者也。然琴以暉為體段，切音以人聲為體段，暉止十三而入韻有十四者，段為體之界，體為段之疆，暉為界，而音為疆，焦尾主散聲，故入聲有十四韻也。正月之卦為泰外坤內，乾為陰中陽，故平聲之母為老陰聲。其生音先陰而後陽，七月之卦為否外乾內，坤為陽中陰，故去聲之母為老陽聲。其生音先陽而後陰，上應離為少陽，入應坎為少陰，皆不變，故上聲生音皆陽，入聲生音皆陰，震坎艮陽卦而陰聲，巽離兌陰卦而陽聲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母音主象，子音主爻也。春聲先震後巽，而秋聲先兌後艮者，陽順陰逆也。老陰之長子為陰聲，老陽之長子為陽聲，有宗支之義焉。母音生子音，子音又生子音，有子孫之象焉。陰平與陽平同母而陽去隔二緯應之，陰去與陽去同母而陽平隔二緯應之，上聲與入聲皆孤生而隔二

緯以相應，正與河圖生成得合之理相通，而每音以四母統六陰六陽，亦各成四時十二月之象。夫乃知韵母者三聲之所由生，而六聲者雙聲疊韵之所由成，而即為切韵之法所由出也。如呱為眾音之母，在本韵則為韵母，在本音則為音母，在本聲則為聲母。其三聲以陰生陰為呱枯烏，以陽生陽為呱刳吾。枯即刳之陰聲，刳即枯之陽聲，烏即吾之陰聲，吾即烏之陽聲，陰陽兩聲本一聲之轉，乃同母之雙聲疊韵也。呱字本無雙聲疊韵，而與偶韵之居為並頭之雙聲疊韵，枯烏本有雙聲疊韵，而枯與偶韵之區烏與偶韵之於則為合璧之雙聲疊韵，枯與偶韵之瞿烏與偶韵之魚則為聯珠之雙聲疊韵，推之諸音皆然，此雙聲疊韵之本原也。呱之上聲為古，去為固，入為谷，為同韵不同聲之雙聲，呱與公為同氣之雙聲，與公戈為同律之雙聲，與光昆為同均之雙聲，呱與高、公與昆、戈與官為同調之雙聲，與其餘同經者為通雙聲，推之經聲皆然，此雙聲之不同也。呱枯烏為母子疊韵，枯吾為同音異緯之疊韵，呱都逋租朱為同緯異音之疊韵，推之緯聲皆然，此疊韵之不同也。蓋每音四聲三聲為經，六聲為緯，橫之則雙聲而兼疊韵，縱之則疊韵而非雙聲，此雙聲疊韵之原於三聲之分陰陽也。夫惟古人以琴律切音，故其詠歌必節以三聲而調和陰陽。虞廷喜起之歌為《三百篇》風詩之祖，孔子獲麟之歌實千萬世作詩之法，論者第知股肱叢脞為雙聲其時為疊韵，而不知皆具三聲陰陽之義也。故其歌皆以三韵成章，虞廷之歌喜起明良皆以陽聲調陽，而熙與康則和之以陰焉，脞惰以陽聲調陽，而墮韵不特以陰聲和脞惰，且以聲韵時幾焉，音律之嚴，未有嚴於此者也。獲麟歌遊求以陽聲調陽，而憂則和之以陰焉，而且求即遊之母聲，遊即求之子聲，母子一氣之相求也。憂即遊之陰聲，遊即憂之陽聲。兄弟同聲之相應也，聲韵之妙，未有妙於此者也。夫帝王聖賢之歌詠，曷嘗有意於此哉。正惟無意為之而發皆中節，所以為聲律身度之聖人也，乃竊觀夫子於此韵法，蓋屢用之。《易・乾卦・繫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天即田之陰聲，田即天之陽聲。《泰卦・繫辭》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通即同之陰聲，同即通之陽聲也。又如《繫辭傳》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則以陰陽兩聲往復而成三韵。《乾》《井》之下也，時舍也。《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則以正變合陰陽兩聲，皆音韵之至和者，此用雙聲疊韵之本乎六聲者也。夫周彥倫之分平上去入，平字即平聲，上字即上聲，去字即去聲，入字即入聲，此四字之聲本古聖人制字所定之音，非彥倫所更之音也。周德清之分陰平陽平，陰字即陰平聲，陽字即陽平聲，本古聖人制字所定之音，非德清所更之音也。即今日之分六聲，凡平去兩音之字，其陰陽之相應，皆古聖人制字所定之音，非贇所更之音也。是字之有四聲六聲，固早定於上古制字之始，而出於口氣之自然者也。試觀《易》《詩》之韵，其四聲通協者固多，而專用一聲者亦復不少，是古人用韵不拘四聲，非不知四聲也。聖門弟子宓不齊，不齊切音為卑，故字子賤。楚令尹得臣，得臣切音為敦，故字子玉，皆以切音為名，而以所切之音義為字。晉寺人勃鞮名披，則直以切音為字，《通藝録》先得我心矣。又如《檀弓》衛將軍文子彌牟正義作文子木，《左傳》公子鉏即南郭且於，《春秋・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傳作壽夢，皆切音之見於經傳者，是古人惟不分韵，非不知反切也。夫律呂者，反切之精心，而反切者，律呂之粗迹。曾謂古人明乎其精而反昧乎其粗哉。然則叔然之切音。彥倫之四聲，德清之五聲，皆以千載神悟而得古人成法中之一體而已，而或者謂平聲之陰陽明確可據，去聲之陰陽隱約難憑，得母子之朊見，借琴律以文其説乎。夫四聲之陰陽，祇可為知音者道，乃人不疑平聲之陰陽而獨疑去聲之陰陽者，信所習聞而疑所創見，且悞以德清五聲當經聲五音之數耳。然音之微，通乎律呂之精者難知，而聲之顯，判乎文字之形者則易知，法之默契乎古人之心者難信，而音之自分於今人之口者則可共信。自一畫開天，六書以作，而陰陽之理即互見於聲形之間，故凡一字有平去兩聲者，其陰陽皆隔二以相應，隔二即隔八之義也。如王天下者為王，王為陽平聲，則王必為陰去聲。王之所以為陰去聲者，以王之陰平為汪，汪之去聲為醼，汪王同母而醼王同母也。妻以女而為妻，妻為陰平聲，則妻必為陽去聲，妻之所以為陽去聲者，以妻之陽平為齊，齊之去聲為漬，妻齊同母而妻漬同母也。推之滌汙為汙，鋪陳為鋪，疏義為疏，傳呼為呼，瞿視為瞿，在虞之一韵已如

此其多。傳事為傳，緣邊為緣，便宜為便，纏帛為纏，在先之一韵已如此其多。此一字兩音之陰陽相應，按之字音，驗之人口，而百不差一者也。至平去兩音之字體相從者，如通同為雙聲疊韵，通為陰平，則痛為陽去，同為陽平，則洞為陰去，痛從通體，洞從同體。風逢為雙聲疊韵，風為陰平，則諷為陽去，逢為陽平，則縫為陰去，諷從風體，縫從逢體。空為陰平，則控為陽去，充為陰平，則銃為陽去，農為陽平，則濃為陰去。控從空體，銃從充體，濃從農體，在東之一韵已如此其多。此平去字體相從之陰陽相應，按之字音，驗之人口，而百不差一者也。先大父所謂眼前妙理也，惟字體之輾轉相從者其陰陽不能一致，則皆後起之音而非其本原也。故觀字體之相從，而見陰陽之聲不容混，亦辨字音之相應，而知先後之序不可移。且夫音之出諸口者，莫不具此六聲，人自習而不察耳。今試與知四聲者別四聲，如東為舌之散聲，其為東董棟篤無以復加，若舉其按聲之通字使別之，必為通桶痛禿，又舉同字使別之，必為同桶洞禿。縱辨音未精，其為痛為洞未可必，而或為痛或為洞究不能一，至其為桶為禿者則不能二，是上入皆止一字，而平去各分兩音也。推之雙聲疊韵之音，莫不皆然。又試舉呱韵平聲十九經三緯之聲，如法課童子熟誦，然後舉他韵母一音使自誦之，莫不衝口而出如夙習然，可知琴律切音之陰陽次序皆出於天籟之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造者也。

又　今夫切之云者，纵横交切以定其分際之謂也。星之羅於天者，紛然其不齊也，觀象者必以北辰立其極，以分天之經緯為三百六十五度，而後得縱横交切以求其星之分際，而後星有定名。音之出於口者，紛然其不齊也，切音者必以韵母立其極，以分音之經緯為五正、四變、四母、六子，而後得縱横交切以求其音之分際，而後字有定音。自切韵者不立韵母而音無定序，不論開闔而字無定韵，不分正變而韵無定音，不辨陰陽而音無定聲。東唐首舌音，模麻首脣音，清齊首齒音，脂真首齶音，灰豪凡乏則首合音，灰鳩等韵無齶音，文欣等韵無齒音，寒侵等韵無脣音，佳皆等韵無舌音，臻痕等韵并無喉音，音無定序也。東音闔而德音開，以德紅切東，則東即為登韵，江音開而古音闔，以古雙切江，則江轉為光音，支韵開則機為母，寘機於微韵之中，如姜氏之在城潁，微韵合則圭為主，屈圭於齊韵之下，如黎侯之寓《旄邱》，字無定韵也。正音之氣純，故五正音如君子之和而不同，秩然不混。變音之氣雜，與五正音最易相混，如紫之奪朱，如鄭之亂雅，其似是而非，有非反切所能辨者。如以式羊切商，以許良切香，不分正變，故人多讀商香為一音，以乃都切奴，以力居切盧，不分正變，故人多讀奴為盧，讀盧為奴。推之微與肥、魚與如皆然，韵無定音也。東為老陰之聲，紅為少陽之聲，以德紅切東則東宜讀若同矣。江為老陽之聲，雙為少陰之聲，以古雙切江則江宜讀若央矣。開卷第一音而模棱若此，其餘可知，甚至以魚欲切玉，以芳福切蝮，初疑鈔刻之訛，及見此類甚多，諸本皆同，竟以兩雙聲切音。夫以兩雙聲合一音，惟韵母乃可，故賛謂之合韵。如魚欲之分音，合之已不成聲，至芳福本為合音，斷不能再合以成聲也。切分陰分陽之聲，既不分其聲之孰陰孰陽，切不分陰陽之聲并不知所切為何聲切聲者，以彷佛予之求聲者，以彷佛取之音無定聲也。蓋自來切韵者失在論形不論聲，論形不論聲，但知聲之隨形而分，不知形之因聲而亦合，故不當分而分，而自來論音者失又在論聲不論氣，論聲不論氣，但能於同氣之中辨聲之不同，不能於同聲之中辨氣之不同，故當分而不分，如虞之與魚，庚之與耕，字體不同而其音同，以同一韵母無二音也。此即聚五方之人讀之，而皆見為同者也。切韵以俱入虞韵則以遇俱切虞，以居入魚韵則以語居切魚，以行入庚韵則以古行切庚，以莖入耕韵則以古莖切耕，皆以同音之兩字切異字之一音，行與莖古音本同雖使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因其切字之異，而強分其所切之音之同也。此不當分而分者也。至若衝之與重，兔之與度，其為平聲去聲固同，而其氣各有陰陽之不同，以平去按泛有二聲也，此即三尺童子讀之而亦知其不同者也。切韵以尺容切衝，以直容切重，以湯故切兔，以唐故切度，皆以同音之一字切異字之兩音，雖使人有三耳，耳有三漏，不能即切音之同，而暗辨其所切之音之異也，此當分而不分者也。惟然，故音同此韵也。《切韵》既分二百六部，《韵略》併為百有七部，《韵府》又併為百有六部，以分之本非定法也，字同此音也。《唐韵》出而切法一變，《廣韵》出而切法再變，《正韵》出而切法三變，以切之終非定音也。然而《切韵》雖不立韵母而其切音之雙

聲多用虞韵，論者每稱諸韵多生於虞韵。今按之皆呱母所生之音，以《切韵》呱字入虞韵耳。是既用韵母之音而不明韵母之義耳。《切韵》雖不分開闔，上平聲亦似以開闔相間，蓋未得其端倪，不以為例耳。《切韵》雖不分正變，綜計二百六韵切音之雙聲輾轉相通者凡十有九類，即琴律五正四變之十九經聲也。是特混出其聲，未嘗理其緒而分之耳。《切韵》雖不分陰陽，而切法必用雙聲疊韵，即琴律三聲之陰陽所由分，是特分取其法，未嘗比其類而合之耳。以切韵者之不知琴律，而其法仍不出乎琴律，則盡背琴律即不能切音，而琴律之即為古人切音之法，更可見矣。夫惟琴律切音以呱字應黃鐘之宮，生五音六律，三十音為韵母，而後音有定序，三十韵聲應氣求，兩兩交互，而後字有定韵，每韵以五正四變分十九經聲，而後韵有定音，每音以四母六子分八緯聲，而後音有定聲，以經緯分每韵百有四音而後切音有定法，以三十韵分三千一百二十音，而後可切之音有定數。故琴律之切音不但雙聲也，必同氣之雙聲而後切音之法始精，不但疊韵也，必同緯之疊韵而後所切之音始確，蓋惟音有定而後切之之法定，亦惟切之之法有定而後所切之音無不定。有定法則人人皆得因法而知其音，有定音則人人皆得按圖而知切音之法，於以知二百六部為韵學之迷途，三十六母為音學之暗室，循迷途而入暗室之中，千餘年來茫無出路。今以三千年以後彈琴之人得三千年以前切音之法，一旦撤暗室而見白日，出迷途而就康莊，謂非兩間一大快事歟。然今日得按琴律以正《切韵》之失者，以尚有《切韵》耳。使無《切韵》，則古音遷流，以至今將并其所謂失者，亦無由見，其能抱絲桐而叩無言之簡冊哉。此則琴律切音大有賴於《切韵》而不敢忘，實切韵大有功於斯世而不容泯者也。況《切韵》分部數千年，朝廷雅頌之作，科場詩賦之制，遵為成憲，豈容輕議，顧以百六部供詞章之用，而以三十母定切韵之法，道有并行而不悖者。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卷六《九聲解》　字有清四聲，有濁四聲，清聲之平上去入，合濁聲之平上去入，僅八聲耳。惟清四聲內，得兩入聲，故曰九聲，如邊扁變必，清四聲也；便辨卞別，濁四聲也。清四聲可以由邊遞必，亦可以由邊遞鼈，是一必一鼈，兩入聲矣。於是合清濁次第而交錯之，則有邊便扁辨變卞必鼈別之九聲焉。餘倣此。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平聲十六條》　平聲極長，入聲極短，平入有相爲循環者。今詩韻平聲東至咸三十，上去各有所配，惟迥徑兼配青蒸，而泰無平上入，故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也。入聲則屋沃覺配東冬江，質物月曷黠屑配真文元寒剛先，藥陌錫職配陽庚青蒸，緝合葉洽配侵覃鹽咸，止十七部，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均無入聲。鄭氏庠、章氏黼、劉氏士明、毛氏奇齡所見皆同，而談古韻者輒與今韻相反。錢辛楣云：古音有入聲者唯支微十三部。劉融齋云：今韻有入之平聲，古皆無入；今韻無入之平聲，古皆有入。然十二攝惟迦結飢歌有入。《七音略》惟支虞蕭有入。《五方元音》惟虎駝蛇馬地有入，則十三部亦不全有入也。顧亭林依古韻，又謂歌麻無入，侵覃鹽咸有入。段茂堂依顧氏，又謂蕭肴豪無入，真先有入。各據方音，紛紛聚訟。惟江慎脩《切韻表》謂偏旁脈絡，各有可尋，此探源之論也。是編師其意，以膞擲塥嗢膃咽觼稄類配真庚類入聲，葦筑束豕研類配東冬類入聲，斢獷掠類配江陽入聲，訐妲頍斡搦菟兀掐揯髑欋鞔鞚乏壓噴餐帖捻類配寒刪覃鹽類入聲，質室必辟溢昵出泄切鼈掣列窠錫卒率蔚弗伐噦曷獺捺脫鐺責畫孛拔撮肭類配支微齊佳灰入聲，牽汏作啞宅拍魄若昔舄石掖射螫摭類配歌麻類入聲，妯軸覿讀蹴郁福殼舅鳶貀歜復宿祝褥族類配尤入聲，肅滌怒沃鵠覺蹻削激繳燠瀑熇樂爵翟弱踔犖駮穮禭邈靿約雹勛類配蕭肴豪入聲，朔簫柝酪獲錯澤鐸斁博涸鶩索劇矍莫惡足屬數度闕怯劫類配魚虞入聲，依各韻開合四呼分配，俾好古者得由入聲玩索以求製字時之本音。

又《音韻明理十三條》　阮芸臺爲夏澹人《三百篇原聲》撰序，謂吾儒學失其守，而爲西人盜竊者有二：曰推步，曰音韻。推步自王曉閶、梅勿庵輩出，有以自拔於泰西氏外。至聲音之本，以顧亭林、江慎修更而張之，猶未能綜沈，顧分部之原。他如鄭樵《七音略》，韓道昭《五音集韻》，熊忠《古今韻會》，劉鑑《切韻指南》，吕維祺《日月燈》，轉展乞靈於字母，援儒入墨，過矣。垣按勿庵算學固多講明其理，有裨後學，然欲由經學極淺之理以漸引至於極深，使西法無從置喙，則勿庵猶待後學爲

之也。且西方之教，所以比於墨者，亦爲其五倫五常之未講耳。至字母翻切之學，如不律爲筆，之乎爲諸，中國經典所在多有，並非始於釋氏，猶之河圖加減，洛書乘除，井田開方，千乘三去爲三除，二首六身爲算馬，皆見於中國經傳而非西人所創也。第使吾儒留心經學，則推步、音韻兩事，皆得以闡古聖之精微，摘異學之紕繆，雖以垣之孤陋寡聞，猶能抉釋氏之複漏，而訂正其字母，矧天下之通儒耶。孔子惡鄉原亂德，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設未究鄉原所以亂德之由，則莫解吾儒所以爲德之正，亦難引導庶民矣。是編取釋氏字母及回回東西洋字書，並指其得失，燭其幽隱，正所以折異學而重吾儒，何嘗援儒人墨。

又　子思子言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參之云者，並立爲三也。人在天地之間猶太倉一稊米耳，而謂與天地參者，亦以此心能體天地之心，此氣能正天地之氣，故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天地之名，亦由人呼爲天，人呼爲地，斷非天地自名爲天地也。政教號令，天不能爲，則人必代爲之，有隱慝者，人不能治，則天還以風雷警之，日月之食本爲常度，而人必伐鼓用牲以救之者，亦曰天人合一之理，宜其互爲繫念耳。天顛也，顛謂之頂，讀爲汀。丁汀林人，同歸於嚀音四位。嚀音屬木，木者東方生氣也。天以生物爲心，人以裕後爲心，鳥獸草木以孳尾結實爲心。天字可讀爲添，堅韻也，而介於根基二韻之間，人屬根韻，地屬基韻，又皆統於天也。地以基韻統後九韻，故凡物蠢然於地上者，得天之氣不能全天之理，而鳥獸草木，皆歸於鉤高孤韻也，草木實皆有仁，如桃仁杏仁，渾然中含生理，一得地氣即發爲樹，長可數尋，而其實又生於無窮焉。人心之仁，渾然一理，一旦發爲事功，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焉。是故中國聖人之道，人道也，人道可與天地並立爲三，而不可與寂靜之教、巫覡之教並立爲三也。是編根堅基相連即以人參天地也。

清・鄭昌時《韻學説隅・四聲十二聲説》　平上去入本於四象爲四聲，而四時四方同之，亦即行文起承轉合之義也。平者春之生，震之出，和平之府，開口即得之聲也；上者夏之長，離之見，向上之時，聲之因起有承也；去者秋之收，兑之説，去陽之陰，舒而斂，聲之承而有轉也；入者冬之藏，坎之勞，入而處内，貞以固，聲之轉而有合也。齊周彦倫倣魏李登之《聲類》、晋吕靜之《韻集》以作《四聲切韻》，而沈休文、陸法言踵之，皆順自然之道也。竊按每聲上中下讀各有三聲，猶時之有孟仲季，四三十二，斯十二聲之應十二月也，四聲不推十二聲，未見聲音之脩也。上中下讀何如，曰東董凍獨，四聲也，平三讀之爲東冬〇，上從之爲董〇〇，去從之爲凍重〇，入從之爲獨篤督，是爲十二聲也。〇者何，有聲無字也。夫聲無所不全，神無不在也，字有所不足，形有不備也。形如水，神如風，水有有無，風無有無也。之動之靜，無□□全焉。顧三讀之法有疑之者，以字不足疑之耳。會乎其意，有字者可以字定，其無字者未嘗不可以聲該，此聲音之道所以妙乎天下，而不識字之人皆可與語道也。三讀之字可証者，如天田纆、通撞同之類，亦何在不揭以昭昭哉，惟是北音多粘上於中、南音多粘中於下耳。推而準之，可無泥乎字，可無疑於十二聲。

清・關燿南《諧聲述略》卷二　人身有喉舌牙齒脣，此聲音之所由以生。《記》有之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一切琴瑟管簫，五聲八音律吕之微妙，皆以合乎人聲之自然。故樂章變爲八十四調，字書製爲中音三十六母括一切音，而皆出於喉舌牙齒脣，雖輕清重濁，五土之方言各殊，而絃工吹師合樂登歌，音韻若一，無不諧也。六書以諧聲爲末，然諧聲之字最多，不啻什之八九，學者所宜究心也。今觀喉字篆文作  ，舌字篆文作  ，牙字篆文作，齒字篆文作，古文作，脣字篆文作。蓋喉字从口矦聲，矦字篆文作，《説文》云从人从厂，象人張布之狀，矢在其下。然則先有矦字，又諧之爲喉字也。舌字从口从干，《説文》云舌在口，徐云凡物入口必干於舌，是會意兼指事也。牙齒象形，而齒字又爲从止得聲也，脣字从肉辰聲，又皆諧聲之字。然矦字从人从矢，先有人有矢而後有矦，躲字从身从矢，亦先有身有矢而後有躲。獨喉字从口矦聲，似乎先製矦字，後製喉字，義例有異。脣从肉辰聲，則意干支字必製在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凡十干十二支等字皆居其最初，而獨於喉字諧聲者，以明聲音皆出於喉，而矦字从矢爲象形，如人張布之狀又爲會意，矢在其下又爲指事，射中者得爲諸侯又爲轉注。《大風歌》有三兮字，名爲三矦之章，則通作

兮。《封禪文》君乎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則通作何，又皆假借也。而喉字从口則爲象形，喉在口亦爲指事，從矦得聲又爲諧聲。舉凡六書之例皆具備於喉字之中。其脣舌齒牙，或象形，或會意，或指事諧聲，而喉字爲首。宮音屬喉，舌次之，牙齒次之，脣又次之，以合宮商角徵羽之序。喉字脣字皆爲諧聲，言五者爲聲音所從出，實爲諧聲之原本，故於此著明其例也。夫○按喉字即喉音，舌字即舌音，脣字即脣音也。

清・胡夤《切音啟蒙・條例》 天地生物，人有人之音，鳥獸有鳥獸之音，同爲是人即同有是音，無論戎狄蠻夷、異方殊俗，而孩提啼笑，天籟皆同。故就字以論音，字有南北古今之異讀，而離字以言音，不可謂南人有是音北人遂無是音也。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論韻》 音本也，韻末也。音由天定，韻以人立也。今之嘵嘵于《唐韻》《集韻》之分合同異，而不知音之所由生，則棄本逐末也。夫音出于口，不可强爲，其子母、分合、陰陽、平仄、脣舌喉齒之辨，皆本於自然。自韻書出，而後離音以詮字，隨方以詁音。字不同而音同者，若勿以爲同也；地不同而音同者，若不可以不同也。其分合之故，彼此互異，而不能一，於是門户立焉，辨駁紛焉，根據繁焉。究之於音之本然無與也。且韻起于齊梁之間，而音則肇于太古，則信乎韻之不足以蔽音也。即如《毛詩》《周易》，音節和諧，亦猶刁調之出于天籟也，而强以後人所作之韻爲之印證，曰某與某通，某與某不通，某與某可叶，某與某不可叶，是猶指直木而遽名之曰轅，指曲木而遽名之曰輪也。是則攷韻者不可以不審音，而辨音者尤不可牽於韻也。吾故曰音本也，韻末也。

又《論字母》 音之有母，猶卦象之有乾坤，律吕之有黄鐘也。雖天下之音繁賾萬變，以母統之，萬不遺一。其最先者有《華嚴》四十二字母，見於釋經，其義明晰，而梵音之聲與今小有歧異，他如神珙之見溪羣疑三十六字，則緒亦可尋，然有母無子目，既傷於繁，而四聲互用，易於錯亂，以故初學茫然莫辨。其至精密者，莫如李氏之春滿堯天三十三字，惟其因詞取類，以致脣舌喉齒間前後雜出，而北音之辨於幾微者，亦非引而致之，莊嶽之間不能得其全也。顧近世南人無專攻是學者，且其音亦非口授不能詳用，是知者日少，至比之爲小道，是可慨已。

又《論子目》 母之有子，理也。自《華嚴》字母于一母之下列爲十六子目，其義綦精而其法綦密，然其中開口合口之音間有重出，則由於音相觸矺之故，非好爲是繁冗也。夫自然之理出口自知，絶非可私意芟薙者，是即音理異於韻學之明徵也。如噴分奔門等字屬脣齒音者，其開口合口皆屬一聲，是即所謂音相觸矺之故也。

又《音學祛蒙》 或問於余曰：余嘗讀李氏《音鑑》，觀其所據仍不外《切韻》《韻補》及《玉鑰匙》《指掌圖》諸書，今子不衷于古，獨據家學，無乃陋乎。余笑曰：子不知音之所由來也。夫人生而有音，豈古人使之然哉。人既自有音，則音之精義微旨已各具于人口，是即孩提之童已具陰陽四聲之理，又何待《切韻》諸書而始得其故哉。且古人之作，多牽附韻書，從無獨闡音理者，故今人輒重韻而略音。李氏之書審于音矣，其闡發音理處亦皆自出新意，合之人口，無不盡同，所謂因物付物，使之各得其所固有，初不若孫酋、吴棫諸人之割裂增損迄無定論也。子不是察而以余爲陋。甚矣，其惑也。

或曰：音理之具于人口，既聞命矣。敢問天下之音之衆，而子獨以十六字蔽之，得毋漏乎。余曰：子可謂不知音者也。夫侏離休鞮繁變不窮，而究其出于口也，靡不由喉舌脣齒四端，此十六字於四端之音曖楷殆盡，其音切所不能達，口齒所不易辨者，亦正有之。然苟熟此十六字之訣，則雖其音在十六字外，亦可以切而通之，亦可以循此例而爲一母，爲四部。然則此十六字雖未足以盡天下之音，而天下之音之理已不外于此，讀者會而通之，斯無蔽矣。如生字母陽聲爲神，而忍平聲之陽聲亦爲神，其母多浮聲，故去忍平聲而存生，然忍平聲之子母開合正副，固仍在也。且此十六字爲南音而設，故曰生之陽聲與忍平聲之陽聲同；若以北音論，則生之陽聲爲神明之神，忍平聲之陽聲爲人物之人，其音殊矣。是又各從其方俗之便，不得以此爲紕繆也。刎平聲與分字母亦同此例。

或曰：子持四聲有陰陽之説，果可信歟。余曰：此亦理之自然，非私意也。如根耿艮隔，其陽聲爲勾勾勾勾衡恩上硬核，雞幾寄吉，其陽聲

爲奇○忌極是也。試誦陰四聲，則陽聲脱口而出，如響之應。且寄之與忌、吉之與極，輕重判然，何可混也。北人皆讀如一聲，方言之異也。惟陽之上聲音多浮，往往窮于音切，亦有與陰上聲無異者，是皆一定之理，非可以私意爲之也。

或曰：子之創爲開合正副四部之音也，亦有説乎。余曰：一闔一闢，天地之道也。有正有副，猶陰陽之有老少也。然一部中各有十音，開口之韻寬而平，故有文字者多；合口之韻逼而尖，故有文字者少，而音亦微不甚辨，故存之者二十九字，皆通用之音也。然開合正副之音，豈一人之私言哉。子熟味之，則其義自出矣。

或曰：余聞研究字母之道，可通天下之語言，而子獨主南音，不已隘乎。余曰：五音之音，其不同者天也，輕者不可使之重，濁者不可使之清，即吾杭人之犯韻者，多以寒爲杭，以三爲商，以談爲唐，雖教之而不能，蓋口吻相棘耳。聆是聲而不能出諸口，況以南北五方之隔，而謂可按字母而通語言也，有是理哉。至字母之中，固具有至理，不得謂主南音者于北音悉不相合，苟精審某字某母之辨，則南北原委可以一貫。若夫語言之不能盡通，多由于稱謂之異，初非字母之失也。

或曰：子既云五方之音不可强通，且又訾李氏入聲之誤，今又云南北可一貫，無乃自相矛盾乎。余曰：五方之不可强通，音之閡也。李氏入聲之誤，北音之不審也，蓋北人之所謂字與音同者，南人或以爲異，故其所列者多音似而字非。至南北可以一貫者，亦無他道，惟知某字與某同母，某字與某異母，以南北音之相歧者合較而得其故焉，斯一貫之謂也。至有終不得其故者，則口齒之病，根于秉賦，吾故曰五方之音不可以强通而審音者則可以一貫也。子何疑焉。

又《聆音雜説》　余昔受字母之學于叔父紫笙公，晨夕以切語相問答，間作傳聲之法。睽違以來，既嘗以此教儕輩，亦嘗推究其立母之由，實皆按韻之大綱也。如根金温孤君等爲真文元内取門孫等音。庚青蒸侵類，公雍金等爲東冬類，戈爲歌類，該皆乖爲佳灰類，岡江光等爲江陽類。干姦官捐等爲寒删先覃咸鹽類，高交等爲蕭肴豪類，鴉根加瓜爲麻類，勾鳩爲尤類，兒勾雞龜爲支微齊類，孤居爲魚虞類，是雖非取裁于韻，而要之天地間聲音之異，亦必不出此十一類也。惟母中諸聲悉備，而過于虚尖棘舌之音，亦不列。然其一母中，雖皆難誦之音而間有一二字爲世所通用者，如分字母不用刎平聲而用分字，以其平通也，然如刎字、阜字、尾字、武字、妄字等，皆致脱失。又如生字母不用忍平聲而用生字，致忍字、冗字、攘字、擾字等皆失。雖於反切無礙，而傳聲者遇此數字不免擱手，是亦一微疵也。

音之爲通，天道也。其理通于萬物，非若韻之起于人力也。嘗要而論之，萬物莫不有音，有音者莫不有理。如火之爇薪也，其爆炸之聲曰必八，必八者，一母中而轉音雙聲是也。如人之咳嗽也，其聲曰兀黑，兀黑者，異母而同列疊韻是也。又如隨意取一物擊之，或物之觸處有聲者，雖音之繁變不同，莫不出于一母。如以手叩桌，踏履而行，以及物墜聲、風吼聲，種種自然之聲，莫不皆然。至鳥鳴獸啼，亦皆一一符合，是所謂聲音通于天也，豈私言哉。

音之與聲有異也，聲者一聲也，音者必有數聲相叶。惟其相叶，故有子母開合之道，有陰陽平仄之殊，故天下有知音之稱，而無云知聲者，此之謂也。

凡音之出口，不外喉舌脣齒齒四端，惟人能兼之，鳥獸之屬多出一端，故其聲不變。如鴉鵲之屬，其聲直而急者，皆出于舌。燕雀之屬，其聲雋而細者，皆出于舌。如犬之吠也，馬之嘶也，必翕張其脣，則出于脣。惟齒音爲最少，然如貓之怒而嘶也，圓目叩齒，其聲鋭直則出于齒。然四者之中，又以舌爲最重，故口鳴之物皆有舌。而無舌者之鳴皆不出于口，蜩螗之以翼鳴是也。若夫鸚鵡能言，必調其舌，舌滑故能言。惟無齒音，故其音多黏澀無清利者。此四聲之各有所屬，而人之所以爲貴也。

二

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音辭》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

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也。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録》卷六《字學》 沈約作《韻譜》，人咸謂四聲起於沈約，予以爲不然。漢許慎《説文》已有平上去入之分矣。意者四聲自古有之，約始發明之耳。又謂韻起於江左，多吴音，亦未然。且如回梅灰等字與臺同韻，此江右之音，非吴音也。《毛詩》：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朱傳以懷字爲胡隈切，以協上三句之音，安知作詩者不以嵬隤罍協懷字乎。況韻書亦以嵬隤罍與臺來同韻，則亦可協懷字矣。蓋古人作詩，隨其音之相協，而無所謂韻也，至韻譜出而始拘於韻。唐以詩賦取士，故分韻益嚴，所謂禮部韻者是也，落韻者遂不取。厥後劉辰翁《韻會》、陰復春《韻府》，則少併之矣。今人作詞曲，亦止取其音之協而不拘于韻，惟作詩則依韻而不敢失，是亦因襲之故也。韻書中多有不可曉者，如東冬、清青有何分別，而分爲兩韻。元字言字與門根坤有何相協，而共爲一韻。及見宋鮑照《東武吟》以喧言恩源垣奔温存輪門犉猿軒魂同押，則沈約之前已有此押矣。又如兄字本當與東字同韻，而入庚字内，人亦以爲吴音之訛。殊不知《説文》兄字下作呼榮切，與榮字同入庚韻，亦非約之訛也。予以爲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之用韻者，宜遵時王之制，以《洪武正韻》爲準可也。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 紀元者何，紀音聲之所自始也，亦六書中諧聲之所自始也。然其音聲不以意，不以形，不以事，不以義，而惟和協其聲音。古無韻書，只有韻語，而其所用爲韻語者，即十五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舌各轉而音一，上自朝廟君臣，下至閭閻閨闈，人不同而語言皆中度中律，其六經及古歌謡曲調若一一而譜之，其所用爲韻語皆協調協樂。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巡行方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律和聲，依律和聲則無異音矣，暨乎淫聲鄭樂作而雅樂亡矣。孔聖記樂，當時樂制俱存，只言其理之妙。至周末衰，秦火復作，而先王樂器並音聲俱不可攷矣。三代而下，既無採風之典，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矣。余之《紀元》者，循天地自然之音聲，一一而譜之，毋論南北，毋論胡越，雖昆蟲鳥獸總不出此音聲之外，憑而聽之皆可識矣，以之治曆制樂庶乎其旨哉。

又《述古》 羲頡伽盧，各立文字，雖體用殊塗，而經緯同轍。唐梵文字，皆有形，有義，有訓，有聲，有音。吾中土則形義訓可傳，而音聲不可傳，何也。金石法書，《説文》《爾雅》雖在，然能傳有字形之有聲音者，不能傳無字形之有聲音者，將借他聲訓，而他聲又訛焉，而聲韻之道遂泯矣。故漢許慎不能得之雅，梁沈約不能得之漢，唐孫愐不能得之梁，宋晁不能得之唐，公紹不能得之宋，至若他方語言毋論也。殆于今之人，又不能得之勝國而上矣。試觀字書諧聲非類詩，狎雜陳非，其證歟。鄭樵作《七音譜》，韓氏、劉氏疊成等韻，然限於四聲之隘，而清濁亦未盡者，約之罪也。故約書出而韻學亡，等韻行而聲教塞。古有韻學，故學者必先通韻而後可以爲韻語，是以言出而成章，聲動而合節，非若後世刻畫排譜，然後餖飣平仄以就之，其得失作者不知也。此無他，沈氏《四聲》作而世人按圖索駿，不復知有韻學。故觀經生説詩，謂之叶韻，腐儒訓俗，謂之方言，而不自知我之失古讀，又曰古人有韻語無韻書，淺益甚矣。蓋韻從諧聲中來，從轉註中來，知此可與語韻也。

明・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 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執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

明・張嘉和《篇海類編附録・經史引證》 按天竺繼以七音，然四方之聲氣不同，而古今之語音亦異。觀諸上古之《詩》《易》，與近世之詩歌，可見矣。《書》言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而以明良康爲一韻。《易》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而以行慶爲一韻。

《燕燕》之詩，以南韻心，而沈重讀南作尼心切。《揚之水》一章，以沃韻樂，而徐邈讀沃作爵縛切。晦翁作《詩傳》，亦皆用吴才老《補音》之例，雖未爲失，然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則最爲確論也。迨夫班固《東都賦》，以慶叶行。揚雄草《太玄》，以慶叶疆。《離騷》之作，以天叶人。明堂之詩，以職叶福。昌黎《元和聖德》之作，既韻于兩，而旁見疊出，或曰漢魚雅雅，又曰濡及九有，此皆用古音爲文者也。古今之音，固有然矣。而四方言語，亦未能盡同。《陳湯傳》既曰毋鼓，《西域傳》曰毋寡。是一字而二讀也。《班史》既曰龜兹爲丘慈，《范史》又曰龜兹爲屈沮，是二字而二言也。撑犁孤塗，雖陸機猶莫之知。《漢書》撑犁孤塗單于。撑犁，大也；孤塗，子也，單于言大天子。陸機讀史不識其義。魏冒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録。東漢朱輔作《都夷傳》求田恭解夷語，《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宫）〔官〕隗（搆），魏冒踰糟。提（宫）〔官〕隗（搆），言大漢是治也。魏冒踰糟，言與天合意也。此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者，而曰憑曰羌，何陋也。蜀自文翁之化，其儒學蓋彬彬然，而以一爲蜀，何訛也，是舊習之未洗也。若夫南方都之音豬，見於《禮記》，宋人來之音離，見于《康衡傳》。此中國禮樂之自出，而乃如是邪。《禮記》：汙其宫而豬焉。南方以都爲豬。《康衡傳》：毋説詩，康鼎來之音離。《檀弓》居之爲姬，但之爲地，實在魯也。《檀弓》何居注：音姬。又西曹地忍之注：地，但也。

按公羊邾曰：邾婁得來。曰登來實在齊也。《公羊》：齊人稱邾皆曰邾婁。又《禮記》亦謂邾婁。又《公羊》云登來，音得來。此聖賢之舊居而亦是邪。蓋五方殊性，習俗難移，如吴楚輕淺，燕趙重濁，關隴則去聲多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所類，與河北復殊，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故有以意而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爲夥，《楚元王傳》謂空爲丘，《王武傳》謂丘爲區是也。有以語而助者，如以頗爲楚語之助，見于《史記・陳涉世家》；以那爲去聲，而亦爲助，見于《韓伯休傳》是也。有隨時變通者，如指襟紐爲衣船，杜詩有天子呼來不上船之證也。指簟爲桃笙，柳詩有之，蒲扇桃笙安可帶之證也。有與時稱謂者，如稱浦爲步，韓碑言之；安移於齊，《戰國策》有之是也。故揚子雲作《方言》，識者宗之。劉子方欲作《方言》，志而未果，當世以爲恨。字音豈易正哉。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七《後世聲音之變》　袁氏曰：古今人讀字，亦有不同，蓋其聲音之通變也。如正古主敬切，因避秦始皇諱改音征。馮古皮冰切，自漢以後，始作符容切。車古昌加切，後漸作巾魚切。沈古浮沈字，後漸爲姓音審。頌音容，古儀容字，後漸以爲稱頌，音誦。衙音語，行皃，后人用爲衙舍字，音牙。莒音齒，經書昌改反、係奇切，后人遂收蟹韻作揣讀。熊矣殊切，讀如盈，後漸作户窮切。圓古讀如運，今經書皆作方圜字。姪古讀如迭，妻兄弟之女也，故字從女，今皆讀如陟。亂古治字，今皆讀爲力斷切。閒古間字，門中月隙也，今皆以从日爲間，而从月者用爲閒居字。打古音頂，今作丁假切。大古作丁介切，今俱作丁駕切。他古作它，後用爲天葩切。碩本音石，今以叶韻音芍。富婦音缶，今俱讀如付。食實皆床母，今俱讀如審母下字。賾古作徐刃切，今俱讀如蔉。贇朋兄皆在庚韻，今俱讀如東韻字。成城承古禪母下，今俱讀如床母字。佳古音皆，後收入麻韻。今古人呼字，遷易不同，非學者之讀誤也。

明・陳蠀謨《元音統韻》卷二《通釋下・方位空圖》　蓋究聲韻一途，盡人本自同然，本自天然，本自當然，但以方言而不合於正，習染而不知有正。謂之正者，時已背古而不遠於古，音從唐盛而不溯於今。蓋以統也隔遐方不相通，驟聚無不相通正也統也，類聚從俗，相通敬上，蒞衆無不相通正也統也。

又《釋例》　經口授者，無過旬日，先達者，忘其頭緒多端，後學者，祇因昧貫四聲，不曉反切，以平日誦習，詠之遊之，以己譌謬，求之方言，求之中原雅音，求之上焉者，執古韻求之，故多不合於統，不知聲韻之學，自宋齊以至唐盛矣。前不遠於上古，後未染於近習，《統韻》遵其音，而不遵其韻，合夫人人同然，天然無勉强也。

清・陸繁弨《柴氏古韻通後序》　原夫天籟發於鴻濛，元音肇於遂古。未剖伶倫之竹，已判濁清，豈登倉頡之臺，始知吐屬。聲所由來，邈乎遠矣。逮《詩》《易》之道顯而四聲可尋，金石之奏形而五音不雜。本自然之含吐即是金科，有一定之疆隅不勞玉琯。譬之冬裘夏葛自有攸宜，北轅南轅斷難一致。故雖黄農以降未有韻書，夔曠之倫亦無聲譜，

鳴球戛石摠絶傳訛，周《雅》楚《騷》從無千紀，乃知虞巡協律非能別創新奇，周治同文衹是不差唇吻而已。自文體遞變而古韻微，方言雜揉而正聲亂，左古右今，變雅狗俗，遂使蕭何操律欲繩虞夏之時，史游撰章反議籀斯之體，潰防之故，濫觴有由。蓋緣斂唇抵齶任其游移，握槧懷鉛甘於蒙混，《公羊》入坐即唱齊音，謝傅含毫便依洛詠，以致江陽不辨於異同，青侵罔嚴夫開閉，昃平無準豈徒雌霓之訛，展轉相因有似許緣之謬。凡此糾紛，莫知紀極。苟非聽窮北郭，孰知呿合之殊聲；辨析黄門，誰識爲奇之一部。

清・黄生《字詁・太》 太古音替，故或作世。如太叔爲世叔、鄭大夫、游吉也。太室爲世室、太子爲世子、太祖爲世祖之類是也。觀屜字从世，便得世太轉音之義。

又《郎當》 唐明皇自蜀還京道中，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黄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郎當之轉口即籠東，《北史》李穆云：籠東軍士。輕轉即伶仃。籠東之搭舌即龍鍾，郎當之仄聲即落托。大抵皆失志蹭蹬之意，特古今方言轉口有異耳。

清・潘耒《遂初堂集》卷三《古今音論》 天下無不可遷之物。聲音之出於喉吻，宜若無古今之殊，而風會遷流，潛移默轉，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古讀服爲匐，而今如復。古讀下如户，而今如夏。古讀家如姑，而今如嘉。古讀明如芒，而今如名。此第就常用之字考其旁押而知之，其不見於風騷，不經於押用而變音轉讀者，不知其幾也。古無韻書，某字某音莫得而考。自周顒、沈約著爲韻譜，繫之反切，而後字有定音，音有定韻，凡方隅之音，譌濫之讀，質於譜而知其非，立可改正，功不細矣。而無如代異時移，迄於今日，不獨唐虞三代之音渺不可追，即齊梁之音亦已漸失其故。有一母全變者，如微母之字，今北人讀作喻母。疑母之字，南人半讀作喻母，如魚崖牙堯五雅雁樂月嶽等字。北人全讀作喻母。邪母之字，南北人俱讀作從母。有一母半變者，泥孃母下齊齒撮口之字，南北人俱讀作疑母。照穿牀審四母下開口合口之字，南人讀作精清從心四母。禪母下字，北人半讀作澄母。有一韻全變者。江韻之字，舉世讀作唐韻。歌韻之字，吴人讀作模韻。麻韻之字，吴音讀作歌韻。灰韻之字，讀作規闚。爻韻之字，讀作蕭豪。至侵覃鹽咸四韻閉口之音，自浙閩人而外，舉世讀作真寒山先。又上聲濁母之字，多讀作去聲。入聲之字，北人散入三聲。其餘隻字單音之變，又不可枚舉也。夫今之去齊梁僅千餘年，而變遷已若是，更千百年，又當何如。古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蓋早慮及此。今缺其職矣。無已，則仍以韻正之。韻不有舊譜乎，而未盡善也。齊梁之時，去古未遠，三代兩漢之音猶可考見。而作譜者一切不問，僅就當日通用之音編次成書，遂使古音蕩然無存，致煩千載而下，好古之士多方考求，僅得十之三四，謂吴才老、楊用修、陳季立輩，及先師顧亭林。此一失也。書以切韻爲名，所憑以出切者字母也，字母有五音之次，有先後之等，作韻者自當悉依本序，令衆音衆字以類相從，次第井然，不可淆亂，乃不敘喉牙，不分開合，忽先忽後，錯雜置之，雖有切音，而以此切彼，以彼切此，此譌則彼亦譌，一二字譌則百十字俱譌，如尼音女夷切，女音尼吕切，其餘孃母下字例以尼女二字出切。詳音似羊切，似音詳里切，其餘邪母下字例以詳似二字出切。故有全母全韻俱變之弊，又一失也。今當更著新譜，斟酌古今，通會南北，審定字母，精研反切，務令音得其真，讀得其正。現存之書，惟《廣韻》最舊，不得不據以爲憑，惟當去其繁瑣，理其紛亂，敘韻不當者，或分之，或併之，反切不明者改之，舉世同然之音則從之，方隅偏駁之音則正之。生今之世不得不用今音，而古音之可考者備載於各韻之末，俾人之作今體者自用今音，作古體者參用古音，庶古音亡而不亡。至於韻中，比字一以喉舌脣齒唇爲序，無越無紊，而審其何類，别其何呼，伍次部居，不相侵濫，别爲圖目，悉載有字無字之音。無字者存其位，有字者辨其等，使人一覽了然，知某字之確屬何母何呼，是舌是喉，作何音讀，縱欲淆之不可得而淆，縱欲變之不可得而變，庶今音可賴以永存，此舊譜所未逮，而愚者之一得也，是瞽史之事，盛王所不廢也。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辨五聲第一》 方以智曰：古音之亡

於沈約猶古文之亡於秦篆也。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何也，羅泌謂古有蒼帝，而頡乃黃帝之史，前此已有書矣。六書既出，各時增改古文篆、大小篆，波磔之筆，至周列國緣飾俱備，如《六書統》所載一字至一二百。秦一天下，始禁列國之書，專從秦篆，故漢之《說文》僅存，但知小篆者也，自秦篆行而古文亡矣。然使無李斯畫一，則秦漢而下各以意造書，其紛亂可勝道哉。古今隨自然之氣，至有七音韻鑑，而叔然之反切始明。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因取江左之方言，而沈約增定之，陸法言、陸德明、孫愐因之，宋《廣韻》因之，故自沈韻行而古音亡矣。然使無沈韻書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可勝道哉。音託於字故轉假用多，同類應聲則叶之爲韻，後人不能淹貫經史，旁攷曲證，止便習熟而成，編之易爲功也，遂守斯篆以論古聖制字之意，遵沈韻以斥中原自然之聲，則使人益病李與沈之過矣。顏之推即嘆小學依小篆是正爲不通古今，何況今日邪。吾故曰音有定而字無定，切等既立，隨人填入耳。漢以來有通用者，有分別者，魏王吳朱因漁仲合溪而隨手扣造長箋，守徐郭主漢篆則泥而不通，何怪郝京山之一埽而通之乎。然有古可借、今不必借者，自衛包改古文之後，《史》《漢》尚存舊文，石經時可徵引，惟當明其原委，乃不爲辯攷者之所惑耳。音韻之變與簡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隨之。今日之變沈即沈之變上古也，上古之音見於古歌三百，漢晉之音見於鄭、應、服之論註，至宋漸轉，元周德清始起而暘之，《洪武正韻》依德清而增入聲者也。必如才老取宋人之叶，必如升庵狗漢讀之異，亦何貴乎。凡此數者皆當通知，然後愚者之所折衷可得而論矣。

清・江永《禮書綱目・附録卷中》　凡聲氣也，人亦氣也，同在一氣之中，其勢自有流變，非人之所能禦。

又《四聲切韻表・凡例》　清・汪曰楨補正

音韻古今有流變，韻書所定皆其流變之音。古音則不盡然，一韻中有別出一支與他韻相通。如尤韻有通支、支韻有通歌、虞韻有通尤侯、庚韻有通陽唐，字之偏旁亦可辨。

曰楨謹案聲音本出天籟，非人之所能爲，橫隔百里音即不同，縱閱百年則音亦必漸變，人在氣化之中不自知也。《說文解字》之形聲，乃上古最初之音，至《詩》《易》《楚詞》之韻已不盡合，漢魏則又異，六朝則尤異矣，若聽其流變，勢將靡所底止。六朝人作韻書，悉以當時之音爲準，古音未變者仍與古同，已變者即與古異，勒成定本，後世縱有流變，皆得援韻書以正之，古初本音雖亡，而六朝時之正音永不復失，截斷衆流，厥功甚鉅。如蒸登韻中弓雄等字六朝時已變，即改入東韻，而肱朋等字及庚韻兄榮等字變在六朝之後，則俗音雖變而正音自存，其明驗也。即其江附東冬鍾之後，麻附歌戈之後，及支脂之分三韻，佳皆灰咍真諄先僊尤侯各分二韻之類，古音厓略猶可推尋，但論其大體終與古音不符。後人於今音與古音異同之處輒以通字槩之，而竹汀錢氏謂韻學言通不若言轉，其說甚確。葢正音在本韻猶宗族也，轉音入他韻猶婚姻也，張氏女爲李氏婦固屬一家之人，若因是而使張氏宗族悉與李氏宗族併爲一家，則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苟因一韻之中偶有數字轉入他韻，遂舉全韻而通之，何以異於是。江氏《古韻標準》論毛氏《古今通韻》，謂其病即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有數字通矣，豈盡一韻皆通乎。所論未嘗不明析，乃於此表則强配入聲，並以古音分類，豈古韻之疆界不可踰防而今韻之疆界反可越境乎，似於轉音之理尚未盡透澈也。

又　舌脣二音古或用隔類切，或以舌頭切舌上，舌上切舌頭，或以重脣切輕脣，輕脣切重脣，今一用音和，免致滋誤。

曰楨謹案隔類亦稱類隔，齒音或以正齒切齒頭，齒頭切正齒亦閒有之。葢古音有舌頭無舌上，有重脣無輕脣，有正齒無齒頭，而齒音多近舌音。反切初起在漢魏閒，古音猶未盡變，故今以爲類隔者在當日未嘗非音和也。後世古音漸失，又有流變，則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孃、邦滂並明與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與照穿牀審禪皆劃然如楚越矣。《音學辨微》謂古人審慎之意亦見隔類而相對者，其說非也。孫叔然始製反切，其時未有三十六母，亦無韻書，安能預料後來之流變哉。且以反切取音，方恐人不易曉，乃反以隔類之音啟人疑惑，尤必無是理矣。

清・汪烜《詩韻析・自序》　笠翁之《詩韻》行世久矣，人私一册，奉爲準繩，豈休文當日之所作者猶疏而笠翁乃益密耶，抑或宜於古者果

不宜於今而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裁擇歟。古今之聲韻變遷，南北之方言各異，如遺違之互音，遺字古音爲，違字古音移，問閒之異韻，間字北人居賢反，南人居山反。慶字古平而今仄，慶字古去羊反，今去敬反。來字古仄而今平，來字古六直反，今陵台反。秦人讀益爲翳，南國呼爾爲伊，是安可泥古而求，亦豈可徇今爲式。笠翁有見於此，而惜乎知今日之異於古，不知後日之且將更異於今，爰是改古人已定之書，徇今人無定之口，亦何難。

又《發凡》 韻自休文而後，等韻異同之，《韻會》又增益之，俗學者又減損之，有非其舊者矣，如娓之在四寘，乂之在十一隊。

又卷首《圖說》 韻者音之圜也。有本來之音，有轉叶之音何則。言以方異，音以時移，故《毛詩》三百篇與今人之音大異，異則用反切以叶之，今人之叶音古人之正音也。叶有不同，古人之方言也。然人知韻之有叶而不知叶韻之各有定音，非可攀隔牆爲連枝，合秦越而一室者也。

又《析疑》 詩韻之可疑者非一。如東冬之分、肴豪之別，笠翁所謂學窮二酉，胸貫五車之人，未能剖析其原者也。烜幼時亦嘗以此爲疑而未敢質，迨癸巳歲省先嚴於金陵，語及詩學，因獲以所疑問。先嚴曰：此古音然也。東字合口，其音宮，其聲開。冬字撮口，其音羽，其聲闔。蓋東者發生之方也，冬者閉塞之時也。公恭諸字亦然，公有開廓之意，而恭有收斂之象。故讀東字以都洪反，讀冬字當以丁容反，如是則二韻之辨明矣。烜曰：音韻之異亦繫於字義乎。先嚴曰：何爲而不然也。呼上則舌上，呼下則舌下，言大則口亦大，言小則吻亦小，言方則口方，言圜則口圜，呼來則俛首以來之，呼往則昂首以走去聲。之，義無往而不與音合，此天地之自然也。烜曰：然則今天下皆呼東冬如一音何哉。先嚴曰：此古今之變也。如金陵人之呼三爲靸，北人之讀樂爲鬧，安知數世之後不且以靸鬧爲三樂之正音也哉。烜曰：敢問其所以變者何也。曰：方言偶異，輾轉效之，如今人之好作吳音焉，則變之所由起也。衣服雖垂不忘蔽膝，滋味雖鮮不廢元酒，今之爲詩者取古韻而恪遵之，亦不忘古之意也。烜服膺斯言，由是引伸觸類，遂有成此書之階焉，益知笠翁之言爲固陋也。或曰：休文詩韻起於江左，恐非中原之正音，未可據爲盡善也。曰：此明太祖之見也云爾。沈休文之作韻也，酌於今古，參之方言而後成之，豈肎以局於一方者爲瀼於天下後世哉。且聲以地異，而亦以時變，秦漢以前以南蠻爲鴃舌，然當是時南方地曠而人蓋甚寡也，後世南方之庶，轂擊肩摩，何莫非北人之漸徙於南者歟。昔晉室當五胡之亂，中原成虛，故東晉之世，嘗僑立州郡於江淮之間，以處南渡之民，則江左之民皆中原之民而非南蠻之民，江左之音皆中原之音而非鴃舌之音也，亦可識矣。又問：嘗以考之《毛詩》，其間多讀來爲黎、讀慶爲羌、讀母爲米、讀華爲敷，其爲江左之音也，否乎然乎。而試問之，中原其猶有古音之遺者乎，何古者齊秦唐衛之音而今爲江左之方語乎。又以中原之音觀之，讀那爲拏、讀他爲都瓜反、讀阿爲渦化反、讀行爲形，此今日之所謂漢音也，古之字書曾有是音乎，即古之經傳曾有是音乎，否乎。蓋晉室之微，處於中原者皆羝羌羯段之人，雖中原遺民，蓋亦相與效慕，而古音爲一變矣。由此言之，而古今聲韻之變遷不亦可得其大概也歟。有唐氏繼六朝而御世，文運於以大昌，乃當日以詩取士，而頒之禮部著爲程式者，不取中原之音，而獨取江左休文所定之韻，而天下遵之，子孫守之，不敢變易，是必以休文之韻爲正當不易而盡善也。使休文之韻果局於江左之方言而非中原之正音，則非可遵以爲式，在當日必蚤能辨之，而不以頒之禮部著爲程式矣，又何待數百年後去古益遠之日，至於明太祖而後知其未可據哉。吾固願天下之人無執今以疑古，則亦姑信此而深思焉可也。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一《音論論》 《讀詩拙言》曰：說者謂五（湖）（胡）亂華，驅中國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然一郡之中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讀書者尚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書者宜權輿於此，遡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韻某，則今韻行而古音不泯矣。自周至漢音已轉移，其未變者實多。愚考《說文》中多與《毛詩》合者。乃徐鉉修《說文》概依孫愐之《切韻》，是以唐音而反律古矣。厥後諸韻書引古詩如辰星，而於唐宋名

家之辭每數數焉，無亦譜子孫而忘其祖父乎。

字本於音，音體諸字，故聞其音即知其字，見其字即知其音、一成而不可變。雖五方土音不同，而文字與話言迥異，話言或各操土音，而至於臨文誦讀則字皆官音，總大致相同。蓋音有譜，以十六字爲部頭，各從其類，而攝之以等，遞字以七音，遞字之音以三十六字母爲七音清濁之標記，以平遞上去入，以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應七音，由牙音起腔，依次隨口而呼吸之則七音各以類從，而三十六音皆應聲而出，但字字皆官音，土音一字不入，雖素不知官音者呼來自與官音合，蓋文字無土音也，豈一話一言所能變易字音哉。況古人製一字必立二字爲切脚以固守其音，而使之千古不易，按切脚二字呼而切之，其音自衝口而出，人同此音，音同此字，從何而變。其變也乃隋唐之際，孫、陸諸人因梁沈約有《四聲》一卷，遂立爲四聲韻，而每聲又分數韻，將古音分裂，以至二百六部之多。唐以詩賦取士，遂專用之立爲韻本，士子入試非韻本所有之字不敢用，而古韻遂廢，古韻廢而音學亦因之並廢矣。沿及於宋已數百餘年，人皆狃於今韻，誰復講求古音。雖有音譜，而心知其故者鮮，蓋數典而忘其祖久矣。然以此讀三代六經之文，則合者十三，而不合者十七，學者不敢謂古人無韻，又不敢謂古人有韻，而當時僅以沈約爲千古不易之韻書，遂改音以合之，明明是平而讀爲仄，明明是仄而讀爲平，明明是上而或讀爲去爲入，明明是去而或讀爲入爲上，明明是馬而讀爲母，明明是牛而讀爲疑，以致一字三四音或一二十音，使人不可究詰，其實古何嘗有此音哉。吴棫諸人未撰此等音以前並未聞有此音，既撰此等音以後亦未有能讀此音者，至今口傳耳熟，皆讀本音。子與子言孝，父與父言慈，莫不聲入心通，怡然以解，所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乃反以此名正言順之音爲變，而以此任意改捏使人悖悖而不可解者爲正，是將舉一世之人而聾聵之也，悖孰甚焉。

清・楊錫觀《六書辨通・六書例解》　字有本音正音，因从聲之形而立，不得以方音之轉變，遂謂宫有羽音。北音入聲讀如上去，不得遂定爲兼音。

清・洪印綬《解字小記序》清・程瑶田《通藝録》　先生是編之言聲韻也，謂聲不能無古今之流變，韻不能無東西南北之懸殊。大致不可典要惟變所適而已。故曰雙聲不可以聲拘，叠韻不得以韻限，蓋方言之不齊，天下之人之口之不可以相齊也，亦剛柔强弱，自然而然，莫之致而至者。即一人之聲音，復有輕重疾徐長言促節之不可以自齊也，而況於天下之大，上下千百年之遠者乎。《史記・外戚世家》：邢夫人號婬娥，衆人謂之婬何。神珙三十六字，娥爲疑屬牙音，何爲匣屬喉音，喉與牙互聲，而可以今之所謂聲者拘之乎。《臣工》詩之首章，工公成茹爲韻，東庚與魚互韻，而可以今之所謂韻者限之乎。是編觸類而起，亦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於以見自然之聲，自然之韻，自然流露於天下之人之目，而不可以後世人爲之聲，意造之韻，以其所齊，齊天下之所不能齊，亦曰天籟焉而已矣。凡無可發，例無可起，抽思乙乙，其來源源，不嫌罣漏，舉一反三，皆是物也。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安溪《李文貞公集》論《經世聲音圖》甚詳，如改牙音見溪群疑爲鼻音，附來字于舌頭音，附日字于重齒音，又謂知徹澄孃本舌音，今存者孃字耳，餘三字不知何時變入齒音，惟閩廣間尚是不改。其論皆有發明，但云《經世》二十四音無孃字，案女字即孃母字，而以爲闕，未詳。

清・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古今不同隨舉可徵説》　古音聲不同，今隨舉可證。如今人兄榮字讀入東韻，朋棚字讀入東韻，佳字讀入麻韻，母富婦字讀入麌遇韻，此音轉之徵也。子字不讀即里切，側字不讀莊力切，此音變之徵也。上韻内之字多讀爲去韻，此四聲異古之徵也。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徵也。

又《音韻隨時代遷移説》　今人槩曰古韻不同今韻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變更正多，槩曰古不同今，尚皮傅之説也。音韻之不同，必論其世。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爲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爲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爲一時，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轉音變四聲，其遷移之時代皆可尋究。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凡例》　依近世字音，大抵知母下字則同照母，徹澄二母下字則同穿床二母。是皆所謂變而入齒者也。惟娘母

下字皆同泥母，是則娘母之變，仍入於舌，非入於齒也。茆從其多者言之，故不得不統謂之入齒耳。

清・夏味堂《三百篇原聲・總論》 求理必求其原，以文字陳迹求古音，是挹□潦而責以海若也。字莫不本於聲，聲本於天，聲之詖閼不可運，至音窮而字亦窮者有之矣，未有有其聲無其字者也。試略舉其說，如馬下二音，考古者曰馬必讀姥，下必讀户，於是併麻於魚虞模，作合口呼，又析其一二於歌戈，作撮口呼，而概令古今天下除陽唐外無張口之音矣。夫赤子之啼，成人之笑，疇不張口作聲者。大啼笑皆麻音。有闔必有闢，乃造化之自然，而亦其不得不然。吾不識成周時之笑啼，豈誠合口撮口，而遂已乎此，其難解者一也。求古音端緒於《廣韻》中，謂猶胚胎於隋陸法言耳。周至隋千二百餘年，馬下並入麻韻，説者曰聲音之流轉使然。自隋又千一百餘年以至於今，馬當轉而爲卯與買，下當轉而爲浩與悔矣，胡卒未之聞也。自來言古韻者，皆因《廣韻》而窺見古今之異，余謂觀《廣韻》而可知古今之同，以其部分各字，抑揚鉅細，與今不殊也。近惟吴郡讀馬下二字近姥户，而微入戈韻，似可爲古音一證。吾不識成周一代，岐雍豳雒，禮中樂和，舍土中之音，而取則於斷髮文身、採風者所屏棄之音爲《風》《雅》《頌》正樂，則又何説。此其難解者二也。古今與六合相類，今雖殊方絶徼語言不能通者，詔以今之馬與下，解者什八九，若姥與户則瞠目相睨而已，固其習爲之，亦其性之若以是爲應爾也，故曰天也。説詩者欲變今從古，蓋謂不若是則聲不諧，不知詩所以歌也，以《三百篇》與唐宋詩例觀則不諧，引之於歌則無不諧矣。文字後起而聲居最先，故曰必求其原。

又　古者緐任朱离陳於門外，南蠻鴂舌見棄北方，誠以聲貴中和，中和而天地之化廣矣。故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如諸家堅執古音，愈析愈細，則古人之呼天地江海爲汀他工每，呼家母爲姑米，家兄爲姑荒，循是以求，矢口什變八九，姑毋論流轉未必若是之多，弟謂當日王朝侯國無一非今之閩廣吴越也，而可乎。《記》曰：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邪亂，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先王朝廷郊廟中和之德音，又豈其若是。或者取證於偏傍，粗得其似，然如舌從干聲，不入寒桓而入脂微齊，鴽从古聲，不入陌而入仙，音許兩、普庚二切，而敢愒嗐等字皆入魂，《詩》並協入灰咍，何也，則偏傍未足定古音也。吾以爲古音至今絶無流轉，何以言之，舉諸家古音中字偏訊今各省之人，必有分得其一二以至五六者，何也，爲其聲之本可以相通也。由諸家之説，則如《南山有臺》必讀爲臨仙吕蚩，讀既聱牙，歌更茫乎其莫解，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由吾之説，則但如今日之聲而古音無不具，歌者可以適口，聽者可以平心，考諸三代而不謬，質諸百世而莫疑。其或有以余爲非妄言者矣。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考索》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

清・焦循《里堂道聽録》卷五《天地真音》 李安溪相國以《字學音韻辨》爲館課題，時方奉勅纂修《字典》，諸公因屬襲參發其凡，襲參依題作辨，安溪極許可之。其略云：音韻之道，非茆如今所傳韻書云耳也。自有韻書，天地之真音亡，天地之真韻亦亡。何謂聲從天變，音係於水土，聲生於風，一氣之所旋也，衆息之所吹也。五方不同位而同乎天風，五方不同言語而同乎嘵矣，兒生而啼，吾吾阿阿，此聲之始也。吾阿兒自我也，聲從中發，臍鼻自攝，故翁恩烏阿邪牙噫，收衆音於七，餘聲中本無殊響，此之謂聲從天變。何謂音從地化，地者萬物之所出，而萬物者又食飲於地，在人則有喉舌脣齒齶之質。感而言，則周歷乎其處，又交錯焉，故一聲而有千萬音之變。而喉舌脣齒齶又受變於水土輕重厚薄之氣，而有喉吻開閉引氣緩疾之异，故一音而有東西南北之變。以是推移，轉而益遠，爲舌人之所不能辨，故曰係乎水土，此之謂音隨地化。《淮南子》曰：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推而論之，西北土厚水深，其人性寬厚，性寬厚故語舒而簡，發於喉舌，其韻長。東南水土淺薄，風氣剽輕，人之性肖之，故其語緜而疾，半在脣齒間而韻短。由高隴而廣衍而沮洳，由喉而舌而齒齶而脣，由宫而商而角祉羽，輕重積漸，氣使然也。三代之音變於漢晉，漢晉之音變於唐宋元明。上

古之音，見於古歌，《三百》《周易》《離騷》。漢晉之音，見於鄭、應、服、許之論注。宋元以來而又變矣。郭忠恕云河朔間謂無曰毛，今唯湖廣江西有之，河朔顧未有言毛者。漢以來傳注多用方言，音則僅取譬況，然許慎讀若與徐鉉反切頗殊。蓋古今音之變，一由於歲差之自東而西，一由於地氣之自南而北。聲音之道與天地轉，猶草木移騶潛化而不知。兩晉以來，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河淮南北間雜夷言。明初沐英鎮滇，從者皆江南之人，今其音似金陵，亦一證也。魏晉以前，詩詞惟取音之協比，初無字韻可拘。蓋古言音而不言韻，今言韻而不必有真音，古自有韻而不必有韻書，今有韻書而不必有真韻。《三百篇》皆小人女子之作，豈嘗奉一編習而誦之哉。自有韻書，自不得不有叶韻，此韻書之過也。《廣韻》二百六部，可謂勤矣，而其細已甚，元高安周德清憂之甚深，作《中原音韻》，派入聲于三聲之内，張萱謂之北雅。而究之北音，豈爲無入聲哉。至其分平聲之陰陽，則前人所未發。明宋濂、王僎等本高安之著而存其入聲，其見卓矣。説者謂中州本無入，濂等增之爲過，不知此特音韻之中州耳，猶河南之音韻也。蓋嘗論之，《廣韻》之優在于分，而失在分之太過；《正韻》之優在于合，而失在合之太過。《廣韻》以吴音定四聲，如支脂之析爲三，或謂脂旨姨切之舌不抵齒，支枝字舌抵齒而顫聲，以之曉江南人可耳，以之一五方之音，不亦難乎。《廣韻》分東冬鍾爲三固不可，而《正韻》冬鍾不分而合東冬爲一，得毋失輕重之倫乎。甚(以)(矣)音韵之難也，誠以一人之韻書不能一天下之讀也。吾故曰自有韻書而天地之真音亡，而天地之真韻亦亡。然則如之何而可，竊謂惟暢明轉音之説而已矣。明乎轉音之説，則天地之變化、古今之推移可以通一，而無滯神明于自然之契，又輔之以反切之法，明陰陽之分，析粗細之等，一歸於天然之妙叶，至於轉之不得不轉之機，而天下之音通矣。其道有二端：曰縱轉，平上去入是也；曰衡轉，由合口而啓脣而開口而沙音，衡轉中又有正轉旁轉焉，于是而宇變宙變之理備矣。宇變宙變之理備，而天下之音盡在乎是，韵書可以作可以無作，又何有於協韻之紛紛焉。陰陽粗細之分明，等韻諸門法俱可廢。當今聖人在上，羣言之所折衷，宜及此而明之，語不一端，姑舉其厓略而辯之如此。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第六問字母音異論》 或曰古今字母，各家互異。其義何也，然則俱有誤乎。對曰：諸書所撰，雖多寡不等，然窮其故，要以古今音異，方音不同，互有增損，非誤也。《北史》云：天地推移，質文屢變。則聲音之異可知矣。如斯集所載，長藏章臧商桑六母，以近時北音辨之，缺一不可。而南有數郡，或長與藏同，章與臧同，商與桑同，是以六爲三矣。如香湘姜將羌槍六母，以南音辨之，亦缺一不可。而北有數郡，或香與湘同，姜與將同，羌與槍同，亦以六爲三矣。此則南北互異，而況天下之大，九州之分，豈止南北而已哉。《晏子》云：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矧方音乎。至於今昔互異，則又不可勝言矣。葉夢得《詩話》云：古今語言，固各有一時。本不與後人相通者，而後人不達其義，每於前人之書，妄加訾議，而曰訛、曰誤、曰重複、曰未備。要知前人既著一書，必不使其未備，詎肯重複耶。況聲音語言，本隨世轉，天地推移，而人隨之，此自然之勢。《獨斷》引《釋天》云：三代年歲之别名，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據此，古今語言稱謂，既隨時變遷，豈聲音而獨無異耶。試觀顧寧人《唐韵正》，以古音證唐韵之譌，可知唐與古音已自不同。不然，孫愐豈能别撰異音。既撰異音，則不合時宜矣，其書又安能行之於世。以此推之，唐既與古異，今又焉得與唐不異，此古今韵書之所以不侔，議論紛紜之所由來耳。苟以前人之書爲誤。則己之所著，雖合時宜，豈知聲音變遷莫定，安能今古相同。華川《卮詞》云：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又焉知後世不以今之爲誤耶。陸機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矣。若謂古是而今非，固爲迂腐之論，然以古非而今是，亦屬考究未深。總之今與古音異者有之，方音不同者有之，而謂誤者，未之有也。

又《第七問古今音異論》 或曰：古今音異，可得聞乎。對曰：閭百詩云：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韵。陳氏季立云：一郡之内，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夫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無變乎。所貴誦詩讀書，尚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矣。兹以音異言之，洪适《隸釋》云：《周禮》註儀義二字，古皆音莪，以今考之，《平都相蔣君碑》感慕詩人蓼

蓼者儀，《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皆以儀義二字而爲莪也。《毛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管子》云：相切相磋，各長其儀。《穆天子傳》云：黄之阨，其馬歕破恨切。沙，蘇窩切。皇人威儀。揚雄《太元經》云：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劉向《説苑》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岡婀切。據此，則儀字一音，莫不讀爲莪也。又《焦氏筆乘》載古人英皆讀央。《清人》云：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離騷》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枯窪切。以練要兮，長顑苦感切。頷亦何傷。張衡《思元賦》云：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困之流英。揚雄《甘泉賦》云：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吸青雲之流瑕古通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馮衍《顯志賦》云：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又陳第《古音義》載古人降皆讀洪。《旱麓》云：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五孔切。汎沛以豐隆。《劉統軍碑》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阮籍《寄懷詩》云：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又懷皆讀回。劉熙云：懷，回也。《卷耳》云：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楚辭》云：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漢《房中歌》云：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魏文帝《苦寒行》云：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又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哉音資。《北門》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曲禮》云：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漢武《柏梁詩》云：和撫四夷不易哉，刀筆之吏臣執之。又鄭康成云：來讀爲釐。《益卦》云：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終風》云：莫往莫來，悠悠我思。《黄庭經》云：萬歲照照飛有期，外本三陽物自來。魏伯陽《參同契》云：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墨者水基。陸機《挽歌》云：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又魏了翁云：古人下皆讀虎。《大雅》云：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宋玉《招魂》云：二八齊容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九辨》云：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九歌》云：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李濟翁《資暇録》云：角音禄。《周南》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東方朔傳》云：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太元經》云：嘖以牙者童其角，擢以翼者兩其足。《史記·刺客傳》云：天雨粟，馬生角。《崔亭伯集》云：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禄。郭璞《山海經贊》云：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缺巽維，天缺乾角。杜甫《赤霄行》云：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又悔皆讀喜。吴才老云：今聲濁，叶隊，古聲清叶志。《皇矣》云：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嵇康詩云：身貴名賤，榮辱何在。棗使切。貴德肆志，縱心無悔。又宅音鐸。顔師古《漢書注》云：古文宅度同。《皇矣》云：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參同契》云：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内，立置鄯鄂。揚雄《解嘲》云：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班固《留侯銘》云：令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左思詩云：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産業，歸來翳負郭。江淹詩云：雙闕指馳道，朱宫羅第宅。從容水井臺，清池映華薄。又池皆讀沱。徐鍇《説文繫傳》云：今之蹉跎，古作差池。《無羊》云：或降于阿，或飲于池。《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揚雄《羽獵賦》云：相與集於靖冥之餘，以臨珍池。灌以岐果，隘於江河。又劉向《校〈列子〉録》云：字多錯誤，以賢爲形。蓋音同故錯。以此推之，古人以賢讀形可知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三略》云：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荀卿《成相篇》云：曷謂賢，明君臣。曹大家《東征賦》云：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吴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又鄭氏《禮記註》云：寡當爲顧。上聲。《雜卦傳》云：《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鴻鴈》云：之子于征，（劬）〔劬〕勞于野。爽武切。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東方朔《七諫》云：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渾伍切。《史記·序傳》云：天下已平，親屬既寡。

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張衡《西京賦》云：收禽舉崇，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李固引語云：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又陳第云：南讀寧，古與音心爲韵，沈約屬之覃矣。《鼓鐘》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宋玉《招魂》云：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司馬相如《長門賦》云：孔雀集而相存兮，元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陸機詩云：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韋蘇州詩云：月滿秋夜長，驚烏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又雄皆讀盈。孔穎達《左傳正義》云：古人讀雄，與陵爲韵。《無羊》云：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孫文子卜繇云：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懿烈純德，繼踵相承。於來我君，亦邦之雄。《九歌》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又兄皆讀荒。《釋名》云：兄，荒也。荒，大也。《將仲子》云：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易林》云：兩火爭明，雖鬬不傷。分離且忍，全我弟兄。班固《辟雍詩》云：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韋安國傳》云：雖有親父，上聲。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又爲皆讀謁。《説文》云：謁从言爲聲。據此，見爲加言讀謁，去言亦讀謁，古之音也。《抑》篇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漁父歌》云：月已馳兮何不度爲，事寖急兮將奈何。《哀時命》云：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又《毛詩古音考》載古人風皆讀分。《晨風》云：欭彼晨風，鬱彼北林。馬融《笛賦》云：無相奪倫，以宣八風。《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欸)〔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張衡《思元賦》云：文章奐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又顔師古《急就章註》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易・乾卦》云：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江漢》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越裳操云，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張衡《南都賦》云：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塍長盈切。相輔。又服皆讀迫。徐蕆云：服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關雎》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儀禮》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范蠡壽辭云：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金樓子》云：皦皦白服，實亡周國。《離騷》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漢《天馬歌》云：承威靈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餘如逵讀求、江讀公、蛇讀駝、天讀鼶、艱讀斤、驅讀邱、庚讀崗、蕭讀修之類，不可勝計。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韵，他可類推。又古音與今互異者，如違字古讀怡，今讀韋。遺字古讀韋，今讀怡。《谷風》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孔子閒居》云：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揚雄《青州箴》云：貢篚以時，莫怠莫違。蔡邕《述行賦》云：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爲乎此畿。此以違讀怡也。《谷風》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曹植《靈芝篇》云：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陸雲《歲暮賦》云：結隆思於朝日兮，綴永念於紀暉。表寸陰而貞吝兮，盼盈尺其若遺。此以遺讀韋也。又按牛古讀疑，疑又讀牛，與今亦屬互異，觀黍苗之篇，及周書逸詩可知矣。宋吕忱《字林》謂敦字有九音，乃明徐應秋《談薈》稽考諸書，於九音之外，又益四音，是一敦字，有十三音矣。他如灑字有八音，差字有七音，苴字有六音，繆字有五音，而厭比二字，有平上去入四聲。諸如此類，豈當日太昊倉史造字時，其音即如斯之多乎。以珍觀之，一字數音，固亦有之，然其中豈無一二爲古今之異哉。即如華字，郭璞云江東讀華爲敷，陸德明云古讀華爲敷，不特江東也。《易》云：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漢光武云：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迨至魏晉而又轉爲和音。嵇康詩云：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顔，誰與發華。是由敷轉爲和，和又轉爲今音矣。又如馬字，司馬貞云音姥，陳季立云後由姥轉爲果。《詩》云：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太元經》云：臺牛角馬，不今不古。此以馬爲姥也。繆襲《挽歌詩》云：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此以馬爲果也，以今音合之，是亦三音矣。又宋顔愍《楚俗書證誤》謂大字原音惰，今讀泰。

陳第《古音考》言周時讀大爲地，今音代，又讀打去聲。以此論之，自周至今，大字有五音矣。周以前固不知讀爲何音，然自今以往，千百年後，安知不又轉一音耶。苟又轉一音，是一字有六音之異，餘可類推矣。或曰：吾聞前人韵書，以今音考之，多有不同，可得聞乎。對曰：即如鳥字，據《唐韵》註曰都了切，都歸端母，今無此音。《韵會》註曰丁了切，丁歸端之細母，音與近時江南山左方音同。迨《正韵》註曰尼了切，始歸泥母，讀如今時鳥之本音矣，蓋明去古已遠，故所呼與今同耳。又如楣字，《唐韵》註曰武悲切，今無此音。《韵會》註曰旻悲切，音與近時江南方音同。迨《正韵》註曰謨悲切，始與今時所呼楣音無異。又如打字，考之《唐韵》《廣韵》諸書，或謂都挺切，或謂都冷切，其音近於頂，今無此音。迨《正韵》註曰都瓦切，始與今時所呼同。第以悲切楣，瓦切打，猶覺陰陽莫辨，粗細未分。以模帷切楣，等雅切打，則母韵始得其平耳。然按打字，據歐陽文公《歸田録》亦云，當時所呼與古不同，其音之變，是宋時已然，今謂明時有此音者，指韵書而言也。或曰：鳥楣等字，以《唐韵》考之，今無此音。以《正韵》呼之，則與今同。此固古今音異之可據矣。敢問今音而與明以前諸書皆異者，有之乎。對曰：是亦不可勝計矣。即如捐字，以《唐韵》《集韵》《韵會》《正韵》諸書考之，或謂與專切，或謂與權切，皆與近時所呼異。又如闖字，以各韵書考之，或謂丑禁切，或謂丑甚切，亦與今時所呼不同。他如猷字，或曰五來切，或曰魚開切。他字，或曰託何切，或曰湯何切，皆與今時之音異。餘如平仄與今不同者，尤難指屈矣。

又卷四之首　語言各有方域，聲音時有變遷，故《三百篇》中東陽不叶，而孔子《象傳》以中韵當，老子《道德經》以聾韵盲，此近於方音者也。楚騷之音異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隨時變遷者也。齊梁以前平上去無別，至唐時如元稹諸人作長律尚有遺風，惟入聲則各自爲部，不叶三聲。然如《檀弓》稱君辱與彌牟之弟遊，註謂文子名木，緩讀之則爲彌牟。又古樂府《江南曲》以魚戲蓮葉北韵魚戲蓮葉西，註亦稱北讀爲悲，是以入爲平已萌於古也。用撰《北音入聲》一卷，以別方音之異焉。

又卷五《第三十三問著字母總論》　蓋自唐迄今千有餘歲，音有不同，故同母之韵似多闕複。前人制作斷無瑕疵，自是本於時音，囿於方音而然。觀陳氏《古音考》、顧氏《唐韵正》，可概見矣。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三《説古音》　後之爲音學者，當知古今之音轉，又當知傳述之音訛。蓋古音不能不變，故周秦之音有與漢魏異，漢魏之音有與唐宋異，其所以漸變者，顧氏講而明之，可謂精博。而必謂周人爲是，唐人爲非，則可不必。又欲兼謂周人之非，如孔子不免用方音之説，則謬甚矣。蓋顧氏之音，亦未見能正於孔子，而今古之音似當以孔子爲正也已。

清・龐大堃《古音輯略》卷一《雙聲假借説》　竹汀錢氏曰：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即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疊韻判然不同。又曰：雙聲疊韻一縱一横，各指所之，故無不可轉之聲，而有必不可通之韻。又曰：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必清濁舒斂同位同等乃可假借。轉音之例以少從多，不以多從少，如《姤・象傳》以牽賓民正命吝爲韻，讀正爲振，即全卦皆協也。愚按凡音之轉，俱以聲或兼以義，間亦有專以義者。如《常棣》假飫爲醧飫，《説文》作餟，《韓詩》作醧。以韻豆具孺，《六月》假急爲戒，《鹽鐵論》引《詩》作戒。以韻飭服熾國，《雨無正》假荅爲對，《新序》《漢書》引《詩》作對。以韻退遂瘁誶，今本譌作訊。《大田》假螣爲蟥，螣本亦作蚖，《説文》引《詩》作蟥。以韻賊，《桑扈》假那爲儺，《説文》魑下引《詩》作儺。以韻翰憲難，此以聲借也。《小旻》假集爲就，毛傳：集，就也。《韓詩》作就。以韻猷咎道，《瞻卬》假鞏爲固，毛傳：鞏，固也。以韻後，此兼以義借也。《天保》假弔爲至，毛傳：弔，至也。《説文》：迋，至也。以韻質，《文王》假躬爲身，《爾雅・釋詁》：躬，身也。以韻天，此則專以義借也。《新臺》假施爲鼏，戚施，《説文》引《詩》作鼏。以韻離，《蹇裳》假溱爲潧，溱與洧，《説文》引《詩》作潧與洧。以韻人，《揚之水》假繡爲綃，鄭箋：繡當作綃。《魯詩》作綃。以韻晧鵠憂，《皇皇者華》假駒爲騶，《説文》引《詩》作騶。按《株林》之駒亦騶之假借。以韻濡諏，《鴛鴦》假（推）〔摧〕爲莝，毛傳：摧，莝也。《説文》引《詩》作莝。以韻綏，此亦以聲借，摧則兼以義借也。

清・鄒漢勛《五韵論》卷上《五音二十五論》　二十二論入聲復轉去聲

泰央祭廢咎其體則角，審其音則徵。溯夫《聲類》《韵集》之配内外諸呼也，殆爲徵之入。至于周、沈作四聲之時，則流于去矣。夫五音之道陰陽可并，而去入之可并亦猶陰陽焉。其所以然者，長短之閒相去無多也。周、沈作四聲，即離去入而二之矣。故于此又借四韵之已轉者坿之去，一以明去入之可爲一，一以存李、吕之舊，不逕并于脂皆也。

清・成蓉鏡《切韻表・叙》　原夫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字凡幾易，而音亦如之。即以《三百篇》爲千古韻書之祖，毋本音米，後變爲畝，今則變爲姥矣。行本音杭，後變爲衡，今則變爲形矣。婦本房以切，後變爲缶，今則變爲赴矣。必執六代偏安之書，謂毋音畝不音姥，行音衡不音形，婦音缶不音赴，將從古耶，則米杭與房以切之本音不宜改；將從今耶，則畝衡與缶之舊音不必泥，況毋字古又原有滿補一切乎。至上去及陰陽二聲，尤多未安之處。解前人之琴瑟而更張之，世有解人，當不河漢余言。

清・傅壽彤《古音類表》卷二《韻部與天地之數相準説》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漢書》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耦二爲三。《説文》云：三者，天地人之道也。故法天之參，參其一爲三；法地之兩，兩其三爲六。宫之三部居中央，暢四方，土爲萬物母之義也，故其布於四方也。羽之三，角之三，敉之三，商之三，三統之義也。三而三之爲九，五正聲四清聲之義也。三而四之爲十二，月十二、辰十二、律十二，韵部之用於外者亦十二也。三而五之爲十五，樂聲十五、人聲十五、韵部之正聲清聲亦十五也。三而六之爲十有八，韵部十五合附聲之三部爲十有八，十有八變筮策之數也。【略】顧此特元氣流行之定體，其流行也，有發斂，故不能無升降，有升降，故不能無今古。氣與氣應則生聲，聲與聲應則生韵，聲猶氣也，聲之有今古猶氣之有今古也。段氏云：兄榮字、朋棚字今人讀如東韵，佳字今人讀入麻韵，母富字今人讀入麌遇韵，此音轉之徵也。子字不讀即里切，側字不讀莊力切，此音變之徵也。上韵内王字多讀爲去韵，此四聲異古之徵也。約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漢初爲一時，漢武帝後洎漢末爲一時，魏晉宋齊梁陳隋爲一時。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轉音變四聲其遷移之時代皆可尋究，猶歲之有差，亦天地所不能主者與。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宋以後諸家論韻》　觀諸家所論，或博考古音而得其統宗，或旁證今音而契其妙合，雖聲母韻部分併各異，要皆有其獨得者。自尋常觀之，韻易辨，聲難知，實則聲易辨韻難晰也。何也，同此喉牙，同此脣舌，故聲無古今中外之殊，山川異氣，五德異運，故韻有侈弇洪纖之錯。邵子以萬物之理皆出於《易》，聲音之變化即剛柔之迭用，蓋得其原矣。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自序》　古今音韻流轉之故，皆由口讀之有輕重變易，其初原不甚相遠，愈轉愈異，編韻書者遂截分之，而判然若不相蒙矣。

又卷上《聲音流變論》　聲音之有流變，自然之勢也。風土各殊，語言因以漸異，唯舌脣齒之音有備於此而不備於彼者。即一方言之，尚有彼與此異呼，而況天下之廣哉。即一代言之，尚有昔與今殊讀，而況古今之遥哉。且古者簡册重大，難於制造，非如後世刻本，家有其書，經師授受大率以口，而音讀不能無異，不特伏生口授之書佶屈聱牙也。然文字雖異，而究其解義又不相妨，如《金縢》之噫馬融作懿，《大雅》之抑《國語》作懿，《論語》之抑與蔡邕石經作意與，《左傳》之伯宗一傳作伯尊是也。又古字少而多通用，今字多而皆區别，一个之介，辟如之臂，憂愀之愁，莫春之暮是也。是以古書往往不能畫一者，非古人有意爲之，不期然而然者也。自熹平勒石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故余嘗謂以古音讀古書所在可通，以今音讀之其不合者多矣。

又卷下《入聲非古論》　或有問於余曰：今之入聲呼之實有其音，子以入聲爲陽平，則十七部之音豈盡無字之音乎。余曰：凡音可達之天下，惟入聲爲南方之音，不可達之天下。今北人明知有入聲而不能呼出者，北方原無入聲也。古無入聲，元人周德清已先我言之矣。但德清《中原音韻》不免雜以方音，齊既失楚亦未必得也。余則一準乎字之形聲，庶幾言之有本而不失古人之舊耳。請引而申之。今人呼晴爲晴，存

全反。呼青爲青，清先反。呼性命爲性習變反。命，貌變反。音在一先，呼之非不實有其音，而求其字乃在庚青真。今人呼生爲生，雪山反。呼聲爲聲，升官反。呼冷爲冷，立坎反。音在删覃，呼之非不實有其音，而求其字乃在庚。十七部之音，其字各歸各部亦猶是耳。且今人固知天字古音讀爲吞，吞从天聲。艱字古音讀爲根，艱根並从艮聲。瓜字古音讀爲孤，孤从瓜聲。野字古音讀爲予，野从予聲。入聲之某字讀爲某，某字讀爲某，亦猶是耳。字有四聲，原無大別，低讀之則爲陰平，高讀之則爲陽平，疾讀之則爲上，徐讀之則爲去。古人韻緩，四聲往往通用。後人細分之，遂有四耳。明田藝蘅曰：天地生人以來，凡聲皆起於平音。旨哉言也。今北方讀一如衣，得一字正音，此入聲爲陽平之證也，實韻音意，乃徐讀耳，若質韻伊悉反，則南方流變之聲，所謂轉音也。正音窮於四，增之不得，減之不能，轉音則有多寡之不齊。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如東字則有東丁丹多端得都低豬顛刀的，支字則有支真占竹張質諸周朝，固有多至八九聲十數聲者，不止四也。且四聲爲一原之音，但有高下疾徐之別，斷無彼此之殊。必欲以入聲入調，亦宜豎讀而不宜横讀。然即十七部求之，八十九部之中，尚有一字同音乎，無有也。惟吾鄉讀入聲有與歌麻二部同音者，如樂字則有俄我餓，洛字則有羅懶邏，木字則有摩麼磨，瀑字則有婆頗破，諾字則有那娜那，皆可豎讀而得不必横讀。然此乃一方流變之音，不可律以他方，他方必不如此讀也。故音雖同而偏旁却不同。如髻从吉必讀如計不讀吉去矣，愬从朔必讀如訴不讀朔去矣，砌从切必讀妻去不讀切去矣，債从責必讀齋去不讀責去矣，嘯从肅必讀蕭去不讀肅去矣，殪从壹必讀翳去不讀壹去矣。知乎此，不愈曉然於入聲之非古矣乎。葛氏見堯曰：沈隱侯之爲二百六部也，聲類彷李登，四聲祖周顒，其中有同音不同韻、異音反同韻者，蓋採綴《詩》《騷》及《房中》《安世》之韻，立辭家之案，原非譜聲音之次第也。梁武雅不爲好，正斌著論非之，是在當時已不信矣。後世非無大儒，而卒未有能易之者，功令所遵，積重難返也。夫今之入聲如鐵案已定，非大有力者不能轉移。伏惟聖人在天子之位，改弦而更張之，功令仍用四聲。但以入聲爲陽平，取各韻之陽平釐而正之，以類相從，定爲陽平若干部，復取各韻之陰平聲、上聲、去聲，並釐而正之，以類相從定爲陰平聲若干部，上聲若干部，去聲若干部，其次則由陰平而上而去，而以陽平終焉。陰陽爲平，上去爲側，頒示天下，詩賦仍遵用之，則天下享同文之治，而不囿於江左一方之音，如迷頓悟，如夢忽覺，豈不快歟。或唯唯而退。余乃詮次其語，爲《入聲非古論》。

又《韻學補編》 今之入聲，固亦天地間自然之韻，必謂無是韻，則人不服。但以古韻求之，則無有如今讀者耳，即以其字之本韻求之，亦無有如今讀者耳。故欲存今之入聲，必如桴本在虞韻今又入尤韻，差本在支韻今又入麻韻，兩韻並收可耳。又如尼本在支韻今又入質韻，燋本在蕭韻今又入藥韻，嗃本在肴韻今又入藥韻，另爲一韻。而以此類各从其類入之，而其字本來之韻則仍从古讀，各从其類入於本部，乃不爲以今廢古耳。若由此類推而廣之，如一本在支微今入質韻，不可以其入於質遂不收於支也，樂本在蕭肴豪今入覺韻，不可以其入於覺遂不收於蕭也，谷本在魚虞今入屋韻，不可以其入於屋遂不收於魚也。不廢古亦不妨今，斯兩得之矣。

又 入聲爲南方之音，北方亦間有之者。《孟子》云：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也。北人亦有在南者，南人亦有在北者，居其地則習其音，久之則習與性成，雖遷其地而不改，亦自然之勢也。然聲音之流變不甚相遠，故余謂陽平之變入，一轉移之間耳。如崒字《唐韻》音雀，是孫愐時猶讀陽平矣，今變爲入聲，讀若猝，而平聲缺焉。然猝音直而發，雀音平而收，細審之，不過抑揚之間，無大異也。

又 《爾雅・釋鳥》鶻鳩即《左傳》杜注之鶻鵴，《本草》一名鶻嘲，《釋文》鳩音嘲，此即蕭肴豪變尤之證。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然人聲之清濁發於陰陽，元音之變遷本於天地，不矚其航而欲得聲氣之原，難矣。【略】原夫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字凡幾易，而音亦如之。

三

唐・顧齊之《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 齊之以爲文字之有音義，猶迷方而得路，慧燈而破闇，潛雖伏矣。默而識之，於是審其聲而辯其音，

有喉脣斷齒脣吻等，有宮商角徵羽等。音曉之以重輕，別之以清濁，而四聲遞發，五音迭用。其間雙聲疊韻，循環反覆，互爲首尾，參差勿失，而義理昭然。得其音則義通，義通則理圓，理圓則文無滯，文無滯則千經萬論如指諸掌而已矣。

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上　字辨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蕪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未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

宋・賈昌朝《群經音辨》卷六《辨字音清濁》　王，君也。于方切。君有天下曰王。于放切。子，男女之通稱也。將此切。子，育下民曰子。下將吏切。《禮》：子庶民也。女，未嫁之稱也。尼吕切。以女嫁人曰女。下尼据切。《書》：女于時。妻，與夫齊者也。七奚切。以女適夫曰妻。七計切。《論語》：以其子妻之。親，婣也。七鄰切。婚婣相謂曰親。七吝切。賓，客也。必鄰切。客以禮會曰賓。必吝切。

衣，身章也。於希切。施諸身曰衣。於既切。冠，首服也。古桓切。加諸首曰冠。古玩切。枕，藉首木也。章荏切。首在木曰枕。章鴆切。飲酒漿也。於錦切。所以歠曰飲。於禁切。麾，旌旗也。許爲切。所以使人曰麾。許類切。《春秋傳》：周麾而呼。冰，水凝也。筆凌切。所以寒物曰冰。彼凭切。膏，脂凝也。古刀切。所以潤物曰膏。古到切。《詩》：羔裘如膏。文，采章也。無分切。所以飾物曰文。亡運切。粉，白飾也。失吻切。所以傅物曰粉。夫問切。巾，帨也。居銀切。所以飾物曰巾。居吝切。《禮》：巾車。劉昌宗讀。熏，煙出也。許云切。所以薰物曰熏。許運切。陰，氣之濁也。於金切。所以庇物曰陰，於禁切。《禮》：陰爲野土。采，取也。倉宰切。所以取食曰采。倉代切。古者鄉大夫所食之地曰采。輕，浮也。去盈切。對重之稱。所以自用曰輕。苦政切。《春秋傳》：戎輕而不整。

兩，偶數也。力獎切。物相偶曰兩。力讓切。《詩》：葛屨五兩。三，奇數也。蘇甘切。審用其數曰三。蘇暫切。《論語》：三思而後行。左，左手也。臧可切。對右之稱。左右助之曰左。下臧箇切。右，右手也。於久切。對左之稱。左右助之曰右。下於救切。先，前也。思天切。對後之稱。前之曰先。思見切。《詩傳》：相導前後曰先後。卑，下也。補支切。對高之稱。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曰：禹卑宫室。遠，疏也。於阮切。對近之稱。疏之曰遠。于眷切。《論語》：敬鬼神而遠之。離，兩也。力支切。兩之曰離。力智切。傍，近也。蒲郎切。近之曰傍。蒲浪切。空，虚也。苦紅切。虚之曰空。苦貢切。沈，没也。直金切，對浮之稱。沈之曰沈。下直禁切。《春秋傳》：沈玉而濟。重，更爲也。直龍切。再之曰重。直用切。數，計之也。色主切。計之有多少曰數。色句切。量，酌也。龍張切。酌之有大小曰量。龍向切。度，約也。徒洛切。約之有長短曰度。徒故切。《書》：平律度量。高，崇也。古刀切。對下之稱。度高曰高。下古到切。高幾丈幾尺是也。深，下也。式金切。對淺之稱。測深曰深。下式禁切。深幾尋幾仞是也。長，永也。持良切。對短之稱。撥長曰長。下持亮切。長幾分幾寸是也。廣，闊也。古黨切。對狹之稱。量廣曰廣。下古曠切。廣幾里幾步是也。

染，濡也。而琰切。既濡曰染。而豔切。《周官》：染人掌凡邦之染事。折，屈也。之舌切。既屈曰折。市列切。別，辨也。彼列切。既辨曰別。皮列切。貫，穿也。古桓切。《易》：貫魚，以宫人寵。既穿曰貫。古玩切。縫，紩也。符容切。既紩曰縫。符用切。過，逾也。古禾切。既逾曰過。古卧切。斷，絶也。都管切。既絶曰斷。徒管切。盡，極也。即忍切。既極曰盡。慈刃切。分，別也。方云切。既別曰分。扶問切。解，釋也。古買切。既釋曰解。胡買切。

行，履也。户庚切。履迹曰行。下孟切。或履而有所察視亦曰行。施，行也。式支切。行惠曰施。式豉切。相，共也。息良切。共助曰相。息亮切。從，隨也。疾容切。隨後曰從。秦用切。走，趨也。臧苟切。趨嚮曰走。臧候切。《書》：矧咸奔走。奔，趨也。逋門切。趨走曰奔。布寸切。又逋悶切。散，分也。蘇亶切。分布曰散。蘇岸切。還，回也。胡關切。回遶曰還。胡弗切。和，調也。户戈切。調繁曰和。胡卧切。調，和也。徒聊切。和適曰調。徒料切。凝，結也。魚陵切。結固曰凝。牛證切。彊，堅也。其良切。堅固曰彊。其亮切。齊，等也。徂奚切。等平曰齊。在計切。《禮》：分珍曰齊。延，長也。余然切。長引曰延。余見切。著，置也。陟略切。置定曰著。直略切。冥，暗也。彌經切。暗甚曰冥。忙定切。塵，土也。池珍切。土汚曰塵。直吝切。鄭

康成曰：拜手坋塵。煎，烹也。子仙切。烹久曰煎。子賤切。炙，炮也。之石切。炮肉曰炙。之夜切。收，斂也。式周切。斂獲曰收。式救切。《禮》：農事備收。斂，收也。力檢切。收聚曰斂。力劒切。《春秋傳》：晉靈公厚斂。陳，列也。池珍切。成列曰陳。直刃切。呼，聲也。火吳切。大聲曰呼。火故切。《禮》：城上不呼。悔，過也。呼罪切。改過曰悔。呼內切。如，似也。人諸切。審似曰如。而預切。《春秋傳》：不如從長。應，當也。於陵切。相當曰應。於證切。當，宜也。都郎切。得宜曰當。都浪切。

帥，總也。所律切。總人者曰帥。所類切。將，持也。即良切。持衆者曰將。即亮切。監，莅也。古銜切。莅事者曰監。古陷切。使，命也。疏士切。將命者曰使。疏事切。援，引也。于元切。引者曰援。于眷切。《春秋傳》：國有外援。亦于万切。障，壅也。之良切。《禮》：無有障塞。壅者曰障。之亮切。防，禦也。符方切。禦者曰防。符況切。《春秋傳序》：聖人包周身之防。俗謂堤亦曰防。《禮》或作坊。同。

任，堪也。如林切。堪其事曰任。如禁切。中，任也。陟弓切。任得宜曰中。陟仲切。閒，中也。古閑切。厠其中曰閒。古莧切。足，止也。子六切。益而止曰足。子預切。勝，舉也。識烝切。舉之克曰勝。詩證切。觀，視也。古完切。謂視曰觀。古玩切。《禮》：大觀童觀。號，呼也。胡刀切。謂呼曰號。胡到切。爭，鬬也。側莖切。謂鬬曰爭。側迸切。迎，逆也。魚京切。謂逆曰迎。魚映切。《昏禮》：有壻親迎。攻，伐也。古紅切。謂伐曰攻。古送切。《春秋傳》：樵者何以火攻也。守，保也。式帚切。謂保曰守。式救切。《春秋傳》：守在四夷，諸侯爲天子出視四方爲巡守。選，擇也。思兗切。謂擇曰選。思絹切。

聽，聆也。他丁切。聆謂之聽。他定切。禁，制也。居吟切。制謂之禁。居蔭切。知，識別也。張离切。識謂之知。張義切。思，慮度也。息茲切。慮謂之思。息吏切。評，訂也。蒲兵切。訂語謂之評。蒲柄切。論，說也。魯昆切。說言謂之論。魯困切。便，欲也。蒲連切。得所欲謂之便。蒲練切。好，善也。呼皓切。鄉所善謂之好。呼到切。惡，否也。烏各切。心所否謂之惡。烏路切。喜，悅也。虛已切。情所悅謂之喜。虛記切。怨，尤之也。於元切。鄭康成說：《禮》不能樂天，謂不知己過而怨天也。意有所尤謂之怨。紆万切。操，持之也。七刀切。志有所持謂之操。七到切。語，言也。仰舉切。以言告之謂之語。牛据切。令，使也。力丁切。所使之言謂之令。力政切。教，使也。古肴切。所使之言謂之教。古孝切。

雨，天澤也。王矩切。謂雨自上下曰雨。下王遇切。宿，止也。思六切。謂日星所止舍曰宿。思宥切。《禮》：宿離不忒。徐邈讀。種，五穀也。之隴切。謂播穀曰種。之用切。生，育也。所庚切。謂育子曰生。色慶切。鄭康成說：《禮》貉隸掌養獸，謂不生，乳於圈檻。乳，生子也。耳主切。謂飼子曰乳。而遇切。吹，呴也。昌垂切。謂呴氣曰吹。尺僞切。烝，氣噓也。章升切。謂氣噓而澤曰烝。之勝切。經，東西也。古靈切。謂東西其緯曰經。古定切。緣，循也。羊專切。謂循飾其傍曰緣。羊絹切。編，次也。補年切。謂所次列曰編。步典切。封，授爵土也。甫容切。謂所受爵土曰封。甫用切。《書》：封乃即封。載，舟車以致物也。作代切。謂所致物曰載。昨代切。《書》：臭厥載。張，陳也。陟良切。謂所陳事曰張。陟亮切。《禮》：掌次凡邦之張事。藏，入也。徂郎切。謂物所入曰藏。徂浪切。處，居也。昌呂切。謂所居曰處。昌據切。爨，炊也。七喰切。謂所炊處曰爨。七亂切。柱，支也。知庾切。謂支本曰柱。直主切。乘，登車也。食陵切。謂其車曰乘。食證切。卷，曲也。居兗切。謂曲者曰卷。居戀切。祝，祭主贊詞者也。之六切。謂贊詞曰祝。之又切，《禮》有六祝。要，約也。與招切。謂約書曰要。於笑切。《禮》：聽出入以要會是也。故惣最之稱皆曰要。傳，授也。直專切。記所授曰傳。直戀切。名，目也。緜并切。目諸物曰名。緜政切。首，頭也。書九切。頭所嚮曰首。書救切。《禮》：君子寢，常東首。蹄，獸足也。杜奚切。足相蹍曰蹄。大計切。

始，初也。式氏切。對終之稱。緩言有初曰始。市志切。《禮》：蟬始鳴。聞，聆聲也。亡分切。聲著於外曰聞。亡運切。《詩》：聲聞于天。又曰：令聞不已。稱，舉也。尺烝切。舉事得宜曰稱。尺證切。譽，偶也。羊諸切。陸德明曰：論情則曰毀譽。稱名當體曰譽。羊洳切。陸德明曰：當體則爲毀譽。平，均也。蒲兵切。品物定法曰平。蒲柄切。鄭康成說：《禮》質劑令時月平。治，理也。直基切。致理成功曰治。直吏切。衷，中也。陟弓切。處事用中曰衷。陟仲切。裁，制也。音才。體制合宜曰裁。音在。《春秋傳序》：公羊辨而

裁。勞，勩也。力刀切。賞勩勸功曰勞。力到切。興，舉也。虛淩切。舉物寓意曰興。許應切。《詩》有六義，四曰興是也。累，連也。力水切。牽連爲敗曰累。力僞切。與，授也。羊主切。授而共之曰與。余慮切。比，近也。卑履切。近而親之曰比。毗志切。難，艱也。乃干切。動而有所艱曰難。乃旦切。繫，屬也。古詣切。屬而有所著曰繫。胡計切。爲，造也。委支切。造而有所徇曰爲。于僞切。遲，緩也。直尼切。緩而有所待曰遲。直利切。妨，礙也。敷芒切。置而有所礙曰妨。芳亮切。鄭康成説：《禮》凡奠於左謂不欲其妨。屬，聯也。章玉切。聯而有所係曰屬。時玉切。

享，獻也。呼兩切。神受其獻曰享。呼亮切。棺，柩也。古桓切。以棺斂曰棺。下古患切。緘，束也。古咸切。齊謂棺束曰緘。古陷切。鄭康成説：《禮》屬引於緘。劉昌宗讀。含，實口中也。胡南切。謂中實曰含。胡紺切。遣，送也。苦演切。送終之物曰遣。苦傳切。《禮》：有遣奠。引，曳也。以忍切。曳車之紼曰引。余忍切。臨，莅也。良尋切。哭而莅喪曰臨。力禁切。

又《辨彼此異音》 取於人曰假。古雅切。與之曰假。古訝切。《春秋傳》：不以禮假人。取於人曰借。子亦切。與之曰借。子夜切。取於人曰乞。去訖切。與之曰乞。去既切。取於人曰貸。他得切。字亦作貣。與之曰貸。他代切。毀之曰壞。音怪。《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自毀曰壞。户怪切。《春秋傳》：魯大室壞。壞他曰敗。音拜。《詩》：勿翦勿敗。自毀曰敗。薄邁切。壞佗曰毀。許委切。自壞曰毀。況僞切。上化下曰風。方戎切。下刺上曰風。方鳳切。上臨下曰見。古甸切。下朝上曰見。胡甸切。視之曰見。古甸切。示之曰見。胡甸切。下白上曰告。古禄切。《禮》：爲人子，出必告。上布下曰告。古報切。《書》：子誓告汝。上育下曰養。餘兩切。《書》：政在養民。下奉上曰養。餘亮切。上賦下曰共。九容切。下奉上曰共。九用切。有所亡曰遺。以追切。有所與曰遺。羊季切。設之曰施。式支切。《詩》：肅肅兔罝，施于中逵。及之曰施。羊至切。《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因故而改曰更。古衡切。捨故而作曰更。古孟切。除之曰去。羌舉切。自離曰去。丘倨切。聚謂之畜。敕六切。養謂之畜。許六切。死亡曰喪。息郎切。失亡曰喪。息浪切。意遺曰忘。無方切。意昏曰忘。無放切。善功曰巧。苦絞切。僞功曰巧。苦効切。《禮》：無作淫巧。懼之急曰恐。丘隴切。緩曰恐。丘用切。復之速曰還。音旋。亦音全。緩曰還。户關切。命中曰射。神亦功。《易》：射隼于高墉之上。以禮曰射。神夜切，大射鄉射是也。制師從己曰取。七與切。《禮》曰：禮不聞取人。屈己事師曰取。七句切。《禮》曰：禮聞取於人。上委下曰仰。魚亮切。下瞻上曰仰。語兩切。凡廣曰大。徒蓋切。其極曰大。土蓋切。凡微曰少。施沼切。其降曰少。施照切。焉，何也。常居語初。於乾切。焉，已也。常居語末。于乾切。相合曰會。胡沛切。聚合曰會。古内切。開謂之披。鋪悲切。分謂之披。鋪彼切。揚謂之播。補我切。布謂之播。補卧切。下謂之降。古巷切。伏謂之降。户江切。傾曰覆。甫六切。蓋曰覆。芳布切。聲和爲樂。五角切。志和爲樂。力各切。旦日曰朝。陟遥切。旦見曰朝。直遥切。餐謂之食。時力切。凡食物也。餉謂之食。音寺。目汁曰涕。他禮、虞啟二切。又音弟。鼻汁曰涕。他計切。剃謂之刺。七亦切。傷謂之刺。七賜切。承曰奉。扶勇切。拱曰奉。音捧。人之美稱曰父。音甫。《禮》：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家之尊稱曰父。扶雨切。著謂之被。音披。覆謂之被。平義切。牽合曰合。古盍切。自和曰合。胡閣切。

又《辨字音疑混》 居高定體曰上。時亮切。自下而升曰上。時掌切。居卑定體曰下。胡賈切。自上而降曰下。胡嫁切。四方廣大曰夏。胡賈切。中夏也。萬物盛大曰夏。胡嫁切。冬夏也。居其後曰後。胡苟切。從其後曰後。胡姤切。相隣曰近。巨隱切。相親曰近。巨刃切。所以覆者曰被。部委切。所以覆之曰被。部僞切。

宋・鄭樵《通志》卷三一《六書略第一・六書序》 五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爲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者，則曰聲兼意。六曰假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又卷三五《六書略第五・論子母》 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形，子主聲。《説文》眼學，眼見之則成類，耳聽之則不成類；《廣韻》耳學，耳聽之則成類，眼見之則不成類。故《説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

子而率母。《説文》形也，禮也；《廣韻》聲也，樂也。《説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三　古字音義，有出于經史之通用，而篇韻或不能盡載，亦不可不知也。葢有音異義異而字則同，亦有音同義同而字則異，又有音同字同而義不可概論者，非詳觀博究不可也，如旁招行樂之類，一字而有三四音義者，固不必論。原註：旁招凡三音義，《詩》騏介旁旁，補彭切，强也。經典作蒲浪切者，迫也。角招徵招則音韶，《禮志》雲招則音翹。行樂凡四音，行字則有文行、太行、與行行之殊，樂字則有音樂、好樂與樂飢之别，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如以其多者言之，數字假字至于五，厭字至于六。原註：數字所具切，《儒行》遽數，音所，《論語》朋友數，音朔，《周禮》數目，音促，《樂記》趍數音速。凡五音。假字古雅切。《易》王假有廟。音格。《毛詩》音暇者，樂也，《曲禮》音遐者，遠也，假故之假去聲，亦五音。厭于艷切，《詩》厭厭夜飲則平聲，《漢高紀》以厭當之則入聲，《禮》畏厭溺則烏狎切，《大學》見君子而後厭然則烏斬切，厭浥行露于十切，凡六音。卷字貢字至于七，齊字從字至于八，辟字至于九，豈非音異義異而字則同歟。原註：書卷之卷，去聲。卷而懷之，上聲。《詩》匪伊卷之，其言切。《記》三公一命卷，音袞。執女手之卷然，《賈捐之傳》竭卷卷，並音拳。《相如傳》卷，曲也，丘專切。《地志》安定郡朐卷縣。應邵上音旬，下音箘，凡七音。貢字彼義切者，飾也。音班者，文章也。虎賁音奔，勇也。賁軍音奮，覆也。《樂記》廣賁之音，扶問切，怒氣也。苗賁皇音墳。《黥布傳》賁赫，《地理志》東海襄賁，並音粉。凡七音義。齊字在兮切，國名也。仄皆切，齊，莊也。《記》地氣上齊，子兮切。馬不齊髦，于踐切。沈齊，盆齊，才細切。齊衰，齊盛則即私切。齊乎其敬，子禮切。行中采齊，才私切。凡八音義。從字，吾從周之從，平聲。從者見之，才用切。衡從其畝，子容切。欲不可從，子用切。從容中道，音衝。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音春，又音聰，又音崇，又在江切。辟字部益切者，法也，必益切者，君也，匹智切者，喻也。放辟邪侈則音僻。《曲禮》左右攘辟則音避。《玉藻》素帶終辟者音裨。有由辟焉，音弭。一幅不辟則補麥切。《灌夫傳》辟睨音普計切。九音義。如咎繇、原註：《晁錯傳》中蘚，原註：《荀子》仲虺字。領問原註：《揚雄敘傳》之類，兩字而同音義者，亦不必論，姑以其多者言之，氓・民也。《詩》云：氓之蚩蚩，《周禮》以爲甿，原註：《地官・遂人》。《晉志》則以爲萌，原註：《職官志》：獎導民萌。韶，樂也。語云：樂則韶舞，《周禮》以爲磬，原註：磬，《大司樂》。《史記》則以爲招。衮，服也。《禮》云衮冕，《荀子》以爲裗，原註：《富國篇》。《禮記》則以爲卷。原註：《郊特牲》。擊、柝一也，而椓之與柝爲不同。原註：上《周禮》，下《貨殖》。冕、繅一也，原註：《周禮》作繅。而璪之與藻爲異。原註：並《記》。上《郊特牲》，下《玉藻》。《詩》有檜之國風，《左傳》《漢志》則有鄶會之殊。原註：《左傳襄二十九年》，《漢書・地理志》。《論語》有鄹人之子，《孟子》《史記》則有鄒騶之别。《書序》有伏犧氏，《禮注》《漢表》亦不一焉。原註《太卜注》作宓戲，《漢・人物百官表》並作宓羲。師古注字本作虙，傳寫訛謬爾。《初學記・宓犧注》虙，古伏字，後誤以虙爲宓。是一音義而字分爲三也。迓，均之爲迎也，《書》作迓衡，《禮》作掌訝，又田僕注作逆衙，《毛詩》作百兩御之，《左傳》作狂狡輅鄭人。原註：《宣三年》。嗚呼，均之歎聲也，《書》作嗚呼，原註：《無逸》。《詩》作於乎，原註：《烈文》詩。《記》作於戲，原註：《大學》。《王貢傳》以爲惡虐，《五行志》以爲烏嘑。響，均之爲音也，《易繫》受命如響，《天文志》鄉之應聲，《甘泉賦》鄉聲歷鍾，《過秦論》作嚮，《禮樂志》作享，是皆一音義而字爲五也，豈非音同義同而字則異歟。乃若古字借用，聚人曰財則財貨也。《賈誼傳》之財幸則與裁同。《文紀》之財足則與纔同。庶績咸熙則熙廣也，《禮志》熙事備成則與禧同，《翟義傳》熙念我孺子則與嘻同，此皆借之而通用也。至于兹之一字，《五行志》賦斂兹重則通于滋，《樊酈贊》雖有兹基則通于鎡，《荀子・正論篇》龍兹華瑾則通于髭，而龜兹之音慈者，不論也。繇之一字，如《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通于由，班賦先聖之大繇則通于猷，韋孟詩犬馬繇繇則又通于悠悠，而咎繇、原註：皐陶。卦繇原註：音胄。與《李尋傳》之繇，俗不論也，原註：繇俗音謠，義同。豈非音同字同而義不可概論又如此歟。此皆篇韻不能載，故畧摘一二以紀于此云。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九　字聲有清濁，非强爲差别。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三《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

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

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

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

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宋・戴侗《六書故》卷首《六書通釋》　夫文生於聲者也。有聲而後形之以文，義與聲俱立，非生於文也。生民之始，弗可攷也已。以理而逆之，被髮羸形，擊剥挽列，以爲衣食。其氣未柔，若禽獸然，其知未闢，若嬰兒然，僅能號呼，其欲惡喜怒，以相告詔而已矣。稍益有知，然後漸能名命百物，而號召之聲稍備矣。文字未興也，其類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徵也。然後結繩之治興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畫竹木以爲識者，今蠻夷與俚俗不識文字者，猶或用之，所謂契也。契不足以盡變，於是象物之形，指事之狀而刻畫之，以配事物之名，而簡牘刀筆興焉，所謂書也。象形指事猶不足以盡變，轉注會意以益之而猶不足也，無所取之，取諸其聲而已矣。是故各因其類而鰭之以其聲，木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松若柏者不可悉象，故借公以鰭松之聲，借白以鰭柏之聲。水之形可象也，而其別若江若河者不可悉象，故借工以鰭江之聲，借可以鰭河之聲，所謂鰭聲也。五者猶不足以盡變，故假借以通之，而後文字之用備焉。六書之義雖不同，皆以形聲而已矣。六書不必聖人作也。五方之民，言語不同，名稱不一，文字不通，聖人者作，命神瞽焉刱其名聲，命史氏焉同其文字，釐其煩慝，總其要歸而已矣。夫文，聲之象也。聲，氣之鳴也。有其氣則有其聲，有其聲則有其文，聲與文雖出於人，亦各其自然之徵也。有有形而有聲者，有有事而有聲者，有有意而有聲者。有形而有聲者，象其形而聲從之，求其義於形可也。有事而有聲者，指其事而聲從之，求其義於事可也。有意而有聲者，會其意而聲從之，求其義於意可也。是三者，雖不求諸聲，猶未失其義也。至於鰭聲，則非聲無以辨義矣。雖然鰭聲者猶有宗也，譬若人然，雖不知其名，猶可以知其姓，雖不察其精，抑猶未失其粗者也。至於假借，則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會，不可以類傳，直借彼之聲以爲此之聲而已耳。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不可不知也。書學既廢，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求義也。訓故之士，知因文以求義矣，未知因聲以求義也。夫文字之用，莫博於鰭聲，莫變於假借。因文以求義而不知因聲以求義，吾未見其能盡文字之情也。《周禮》九歲則屬瞽史而諭書名，聽聲音。史正書名，瞽刱聲音。聲，耳治也。書，目治也。瞽史刱修，而後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嘗謂當先敘其聲，次敘其文，次敘其名，然後制作之道備矣。聲，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則無以著其聲，故先文而繼以聲。聲陽也，文陰也，聲爲經，文爲緯，聲圜而文方，聲備而文不足。

又　凡六書皆以形人聲而已矣。有聲而有形者，象其形則可以爲書。有聲而有事者，指其事則可以爲書。有聲而有意者，會其意則可以爲書。形不可勝象也，事不可勝指也，意不可盡會也，則各因其類而鰭之以其聲，故鰭聲多而義可知。并與其類而莫之從，則直假借以足之，故假借多而義難求。古人謂令長爲假借，葢已不知假借之本義矣。所謂假借者，謂本無而借於他也。合丁爲令，本爲號令、命令之令，去聲。令之則爲令。平聲。長之本文，雖未可曉。本爲長短之長，平聲。自穉而浸高則爲長。上聲。有長有短，弟之則長者爲長。上聲。長者有餘也，則又謂其餘爲長，去聲。二者皆有本義而生，所謂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

非外假也。所謂假借者，義無所因，特借其聲，然後謂之假借，若韋本爲韋背，借爲韋革之韋。豆本爲俎豆，借爲豆麥之豆。令鐸之令，平聲，今作鈴。特以其聲令令然，故借用令字。豨令、伏令，以其狀類鈴也，故又從而轉借焉，若此者假借之類也。

又 聲易也，韻陰也，聲爲律，韻爲吕，今之爲韻書者，不以聲爲綱，而鑿者每以韻訓字，故其義多忒。聲之相通也，猶祖宗衆姓之相生也，其形不必同，其氣類一也，雖有不同焉者，其寡已矣。韻之相邇也，猶猩爰之似人，鱓之似虵，蜀之似蠶也，其形幾似，其類實遠，雖有同焉者，其寡已矣。台余吾我卬，皆爲自謂之名。爾汝而若，皆爲謂人之名。誰孰若，皆爲問人之名，此所謂聲之相通者也。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德者，得也；祖者，且也；舍者，舒也；子者，滋也；丑者，紐也，寅螾然也；卯，茂也；辰言萬物之蜄也；巳者，陽氣之已盡也；未者，味也；戌，滅也；宫，中也；商，章也；角，觸也。此所謂韻之相擬者也。不能審聲而配韻以立義，未有不爲鑿説者也。

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五十《南安路帝師殿碑》 皇元國音與中土異則，尤非舊字之所可該。帝師具大智慧而多技能，為皇朝制新字，字僅千餘，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無不有其字。蓋舊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會其意，或諧其聲，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新字合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授而耳聽者也。聲音之學出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之學。於中土有曰娑陀力，有曰雞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贍，有曰俟利簸，其别有七。於樂為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齒脣半齒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遺教、聲學大原，而帝師悟此，以開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

元・黄溍《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模宣獻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

元・张楧《字鑑・原序》 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四聲不協，間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假借爲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

明・吕坤《交泰韻・凡例》 作字之始，一字止於一聲，止於一義，止於一用。自聲律詞賦之家出，以字就聲，以義强字，而聲始多矣。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五《辨題首》 字學有定聲，有定音，聲音相因者，妙至不可言。故有從義得切者，因切而并知其意。有從身得切者，即切而不離其身。是故切之變化，至于或一切而可兩用，或一切而關兩門，或兩切而同一用。字之轉移，或一字數音，而義各異。或一字數音，而義實同。或一字轉聲，而義即分。或一字數寫，而義仍合。

又《一字數音異義之辨》 袁氏曰：一字一聲爾，何至有数聲，蓋多古人借用，而後人襲之爲聲也。如敦字有十音，本字登之合也。又音屯，敦煌郡名。又音堆，敦琢其旅。又音團，敦彼行葦。又音刀，敦弓既堅。又音準，布幅寬廣。又音頓，子曰困敦。又音對，受黍稷器。又音囤，渾敦不開，通也。又音燾，几覆也。苴有十音，本字音疽，苞苴也。又音趨，爲子有麻。又疽上聲，爲履中草；疽去聲，爲藉封茅。又音租，爲五寸刌。又音茶，爲水上浮草。又音斜，爲苴咩城。又音嗟，爲菜壤，爲獵場。又音包，天苴地名。又音鮓，爲土苴。差有七音，本字音义，失也。又音剉，同義。又音雌，爲差等。又音咤，爲差異事。又音釵，爲差使。又音磋，爲差沐。又音瘥，病除也。又音挫，足跌也。齊有七音，本字妻之濁。國名。又音齋，爲齋戒。又音躋，地氣上齊，聖敬日齊。又音劑，火齊必得。又音資，爲齊衰。又音濟，爲齊齊翔翔。又音慈，采齊，樂名。貫有六音，本字音奔，爲虎賁。又音祕，爲白賁。又音墳，爲三足龜。又音肥，大也。又音憤，爲賁軍之將。又音班。不有七音，本字音磽，然之對也。又音北，義同。又音鴽，夫不鳥名。又飛鳥不不。又音扶，花柎也。又音否，不可也。又音富，同義。又音彪，姓也。灑有六音，本字所馬切，灑，落也。又所買切，爲洒掃。又音癣，《禮》色洒如是也。又音洗，滌也。又音晒，汛也。又音釃，分也。從有五音，本

齊松切，隨也。又音傯，又音縱，爲放肆。又音宗，爲從衡。又音淞，爲從容。般有五音，本字音搬，爲種類。又音槃，爲般樂。又音班，行列。又音鉢，爲般若。又音板。繆有五音，本綢繆字。又去聲，紕繆。又音渺，繆繞。又音樛，《趙后傳》自繆死。又音木，昭繆也。能有五音，本音奴登切，才堪任也。又奴來切，三足鱉，又黄能。又音台，三能星。又奴等切，又音耐。格有五音，本音隔，式也。又格澤，天地之氣，音貉。廢格不行，音閣。杆格，音洛。洛，户革切。置伯格長，村落長也，音落。純有五音，本字音淳，爲不雜。又音緇，爲純服。又音全，爲二算。又音準，爲衣緣。膬有濡暖軟撓鬧五音。射有四音，本字音食。又音舍，皆發矢也。又音亦，爲無射、姑射。又音夜，爲僕射，官名。行有四音，本音衡，行路。又音杭，斑行。又音幸，德行。又音吭，子行父行也。厭有四音，平聲，厭厭，無饜。上聲，厭然，藏閉也。去聲，足也。入聲，鬱服也。沈有四音，音沉，沈潛。又音潭，《陳涉傳》沈沈。又音審。姓也。又音酖，溺也。數有四音，本音疏，去聲，分數也。又音所，又音朔，頻也。又音促，數罟。句有四音，本音章句字。又音拘，須句。又音鉤，句吴、句踐。又音遘，句當。卯有虜裸昆亂上聲四音。瑱有田陳奠鎮四音。憚有旦亶墮奪四音。且有且疽鉏聚四音。其他三音者，如肉有柔輮辱三音。調有周條弔三音。信有姓伸新三音。綏有雖猱妥三音。踰有書樹遥三音。騶有鄒趨驟三音。女有女汝遇三音。龍有隆寵壟三音。與有于雨喻三音。王有王往旺三音。茄有加戈迦三音。鮮有改戒害三音。長有長掌仗三音。比有皮匕備三音。畜有逐旭臭三音。覃有談尋痰三音。累有纍屢類三音，倪有每勉俯三音。軼有轍迭佚三音。邪有斜耶徐三音。樂有約洛拗三音。惡有垩烏汚三音。卷有拳捲絹三音。共有恭拱供三音。適有失嫡摘三音。如此類者，不能縷悉。讀字者，須于各韵下，直察其等，横看其韻，毋作一聲讀也。

又《一字數音同義之辨》 袁氏曰：一字有数音，必有数義，謂異音，則異義，義隨音變也。乃有一字数音，而實同義者，如幬有儔厨禱導四音，同一覆之義。霧有蒙夢矛茂四音，同一朦之義。空有箜控孔窟四音，同一空之義。戡有兖引厓現四音，同一戈名。虞有牙顒魚三音，同一虞之義。涯有涯厓夷三音，同一涘之義。胝有匪配勃三音，同一魄之義。蹂有平上去三音，同一踐之義。鱣有占善二音，同一魚名。禺有顒愚二音，同一獸名。虹有洪降二音，同一霓之義。欲有浴裕二音，同一好之義。帑有奴倘二音，同一藏之義。看有堪勘二音，同一視之義。歎有平去二音，同一嗟之義。鬻有潜尋二音，同一鬲之義。摟有平去二音，同一牽之義。蔻有攢陬二音，同一聚之義。戊有茂務二音，同一干名。裯有儔刀二音，同一幬之義。膉有疼特二音，同一蛇名。聽有平去二音，同一耳官也。亶有上去二音，同一誠之義。譔有上去二音，同一著作之義。鈿有平去二音，同一女飾也。卷有上去二音，同一書册之義。坳有平去二音，同一凹之義。過有平去二音，同一往之義。作有去入二音，同一幹之義，瀉有上去二音，同一注之義。塊有上去二音，同一土片也。望有平去二音，同一瞻之義。慶有平去二音，同一喜之義。邈有上入二音，同一遠之義。諷有上去二音，同一詠之義。父有上去二音，同一親之義。論有平去二音，同一説之義，凡此之類，音雖不同，義則一釋，原無此彼者也。

又《一字轉音異義之辨》 袁氏曰：字義從音轉，此一字也，變一聲，即易一義。如君人曰王，平聲。興起而王，謂之王，則從去聲。輔佐曰相，去聲。同起而佐之之謂相，平聲。主令曰將，去聲。行令而出之謂將，平聲。統人曰帥，去聲。統之之謂帥，入聲。遣人曰使，上聲。所遣者謂之使，去聲。隨人曰從，平聲。所隨者謂之從，去聲。凡水曰飲，上聲。飲之之謂飲，去聲。穀食曰飯，去聲。食之之謂飯，上聲。凡飯曰食，去聲。飯之之謂食，入聲。凡服曰衣，平聲。服之之謂衣，去聲。首衣曰冠，平聲。冠之之謂冠，去聲。凡客曰賓，平聲。以客禮之之謂賓，去聲。坤道曰女。以女嫁之之謂女，去聲。成章曰文，平聲。以文飾之之謂文，去聲。本體曰質。以質授人之謂質，去聲。在高曰上，上聲。陟其上，則曰上，去聲。在卑曰下，上聲。降其下，則曰下，去聲。所在曰處，去聲。居其所，則曰處，上聲。有所往曰去，去聲。絶而去之，則曰去，上聲。取物曰取，上聲。取女則曰取，去聲。所居曰舍，去聲。棄其居，則曰舍，上聲。風謂之吹，去聲。來吹謂之吹，平聲。霖謂

之雨，上聲。雨下則曰雨，去聲。兩隙曰間，平聲。有隙謂之間，去聲。耳得曰聞，平聲。播于耳謂之聞。去聲。疾走曰奔，平聲。在奔謂之奔，去聲。速奔曰走，上聲。在走謂之走，去聲。履之曰行，平聲。所行謂之行，去聲。班布曰令，去聲。令之之謂令，平聲。在皿曰盛。豐于皿謂之盛，去聲。對多曰少，上聲。少于年謂之少。去聲。對醜曰好。愛其好，則曰好。去聲。上下之間曰中，平聲。投其中則曰中，去聲。兩倍曰重，平聲。倍加之則曰重，去聲。服人曰降，去聲。所服者謂之降。明察曰知，去聲。知及之曰知，平聲。幹措曰爲，平聲。有所爲則曰爲，去聲。對近曰遠，上聲。遠之則爲遠，去聲。對後曰先，平聲。先之則爲先，去聲。接之曰迎，平聲。在迎則爲迎，去聲。譽之曰稱，平聲。當其稱，則爲稱，去聲。患難曰難，去聲。處難則曰難，平聲。鈐物曰丁，去聲。所鈐者曰丁，平聲。衡物曰秤，平聲。所衡者曰秤，去聲。設列曰陳，平聲。陳兵曰陳，去聲。安吉曰寧，平聲。以言相安慰，則曰寧，去聲。言諫爲爭，去聲。相競則曰爭，平聲。戚屬爲親，去聲。相親則曰親，平聲。截物爲斷，去聲。斷之則爲斷，上聲。勞，功也，平聲。勞人之功，則曰勞，去聲。當然曰當，平聲。得其當爲當，去聲。收斂爲藏，平聲。所藏者謂之藏，去聲。以書垂后曰傳，平聲。所傳之書爲傳，去聲。日上爲朝，音招，朝相見謂之朝，音潮。如是之類，未可更僕。摠之，聲變則義與俱變，未可以一義律也。

又《用韻審義之辨》 袁氏曰：字有不獨在本韻而又散見于各韻者，其義便自不同，不可以本義用之也。如東字在陽韻讀如當，丁東珮聲也，不可復用作東西字矣。如殷字在刪韻讀如奄，黑色，不可復用作殷勤字矣。如綸字在刪韻讀如關，綸巾也，不可復用作經綸字矣。【略】能字在灰韻讀如奴來切，三足鱉也，不可復用作才能字矣。衙字在虞韻讀如語，行貌，不可復用作衙舍字矣。槍字在庚韻讀如撐，不可復用作兵器矣。此皆字隨韻轉，韻異而字義亦殊，用韻者所當審也。

又卷七《古人借用之例》 袁氏曰：古人使字每有借用。如《論語》亡而爲有之亡作無。《大學》在親民之親作新。《孟子》邪說暴行有作，聖人有憂之，有皆作又。無或乎王之不智，或作惑。時日害喪之害作曷，時作是。《易》時義大矣哉，《禮》共帥時，時俱作是。《詩》既伯既禱之伯作禡，祭馬祖也。《論語》歸蒸豚、歸女樂，歸作饋。《內則》梅諸卬塩，諸作菹。《祭義》頃步不敢忘孝，頃借作跬。《史記》天下莫敢有窺左足而先應，窺亦借作跬。《詩》黍稷重穋之重借作穜。《禮》鄰重汪踦之重又借作童。《檀弓》扶服救之扶服作匍匐。《孟子》二女果之果作婐，烏我切。《禮》褕狄屈狄之狄借作翟，雉也。《書》哉生明，哉借作纔，始也。《詩》歊彼晨風，歊借作聿用。《禮》遹追來孝，遹亦作聿用。《詩》假樂君子，假作暇。《中庸》又以嘉作暇。《論語》加我數年，又以加作假。錞本音淳，爲樂器。《詩》厷矛沃錞，作鐓字用，音對。《禮》舍奠之舍作釋，蛾子時術之蛾作蟻，鞠有黃華之鞠作菊，燔柴于奧之奧作隩，顛實揚休顛借作填，休借作煦。其慎也慎作引用。主人既祖填池，填池作奠徹用。夏楚二物夏作榎用。《左傳》斮氷之氷本作棚，箭房蓋也。不羹之羹音郎，地名，按羹臛之字皆（因）〔音〕郎。《漢書》五領之領與嶺同。鄧侯之鄧一作才何反。犀毘之毘音皮，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毘，注帶鉤也。蹄林之蹄音帝，蹄者，繞林而祭也。復下，復，扶目反。張空拳之拳與絭同。楊雄伴牢愁之愁，音曹，憂也，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後漢書》漁陽摎之摎音七鑒反，徐錯云三撾鼓也。舉案齊眉之案，乃古盌字，謂舉盌與眉齊耳，張平子詩何以贈之，青玉案謂青王盌也。《文選》蘆芥之蘆音蒂。金錯刀之錯讀爲厝。《唐書》慮囚之慮當爲録。笭箵之箵音從平聲，見《元結傳》，今《韻畧》不收此字。《列子》程生馬之程音蟲。巴弦趣數彈之數音族。方橘如此作之作，與不禁火民夜作之作俱音做。栝譏喜經過之喜當作戲。司馬人間冗長官長讀如仗。盡君花下醉青春盡讀如儘。匹如元是九江人匹讀作譬。汰風吹不動汰當作闥。杜詩青袍也自公，李詩也向慈恩寺裏遊也俱作夜。白樂天詩人道最夭邪，夭作歪讀。秦方士徐市，市古作芾字，故或作徐福。禹，夏后號也，《漢書》借爲宇宙字用。《禮》學世子及學學半，學作教字用。《易》視履考祥祥借作詳用。公用亨于天子亨借作享用。睢本音苴，邪視也，關雎作雎字用。恣睢之睢又音惠。《尚書》顛隮，隮作去聲用。《莊子》膠擾膠作攪用。《漢書》枝梧，梧音吾，魁梧，梧又作悟用。

隃度，隃作遥字用，此皆借用之字，未可如字讀也。

又《古人通用之例》 袁氏曰：字有四聲，古多轉借。如益之爲翳、契之爲卨、皐之爲咎、君雅之爲君牙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鴞之爲傲、囧之爲弊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龍可作寵用，《毛詩》荷天之龍爲龍爲光之類是也。陳可作陣用，《論語》衛靈公問陳，《孟子》我善爲陳之類是也。節可作楶用，《論語》山節藻棁是也。述可作仇用，《詩》君子好逑是也。景可作影用，《周禮》土圭測景是也。理可作里用，《左傳》昭公行理之命，釋以爲行里是也。耐可作能用，《禮》耐以天下爲一家，漢碑柔遠而邇，而即耐字。耐古通能，是也。是可作視用，《荀子》是其庭可以搏鼠是也。視可作示用，《漢書》視其節儉是也。氏可作是用，《漢志》如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飛可作非用，《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泰可作太用，《漢碑》有泰夫人，《前漢書》泰平泰一泰甚之類，《後漢書》范曄避家諱又書泰作太，如郭泰爲郭太是也。而可作如用，《漢書》白頭而新是也。遁可作巡用，《漢書》平當逡遁有耻是也。秉可作柄用，《漢書》周亞夫持國秉是也。牙可作衙用，《孔氏雜説》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後遂以牙爲衙，宋世良牙門虚寂是也。准可作準用，今史文用承准是也。宅可作度用，《書》宅嵎夷是也。順可作慎用，《易》蓋言順也是也。棐可作匪用，《書》棐彝，《漢書注》與匪同是也。諒亦可作良用，《毛詩》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是也。假亦可作何用，《毛詩》假以溢我《左氏》作何以溢我，何遐通轉而爲假是也。太亦可作世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介亦可作甲用，如《禮》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邱氏介鷄注曰，以甲蔽距，龜介虫之長，一曰甲蟲之長是也。五亦可作午用，如《周禮》以牡橭午貫象齒，午同五。又旁午亦縱横交五之義，端午或作端五是也。衡亦可作横用，如《孟子》困心衡慮，及從衡是也。姓作孫用，如《記》子姓兄弟是也。放可作偃用，放爲旗游言，子字游則名當作放，蓋通用作偃也。參叅通用，蓋參亦互寫，后世遂誤分，以參音森，叅音驂，如《中庸》與天地參，《禮》參保介之御間，與曾參字輿亦讀如驂是也。率與帥通用，如子帥以正，帥作率，《詩》勞還率，率作帥是也。術可作遂用，如《禮》審端徑術，及術有序是也。革可作棘用，如疾革之革作棘，《列子・湯問》夏革作夏棘是也。封可作窆用，如《檀弓》請以機封，右還其封之類是也。荀亦作孫用，如荀卿作孫，孫林父亦作荀是也。驩亦作煖用，煖亦作暄用，如馮煖作驩、暄之以日月作煖是也。此通用大畧也。

明・桑紹良《青郊雜箸・青郊字説》 夫文字者，聲韻之形體也，聲韻者，文字之名稱也。譬諸人有是形體，肰後有是名稱，名稱因形體而立，未有無形體而立名稱者也。若是，則文字者，聲韻之裏本也，聲韻者，文字之表末也。爾既辨其名稱以宣諸口耳無謬音，猶當正其形體以摹諸穎楮無譌跡，斯表裏俱到，本末兼舉。夫是之謂全斡，不肰出口雖是，人手則非，其所未達，適足爲已達之疢而已爾。

明・郝敬《讀書通》卷一《四韻糾謬》 古書蟲形鳥跡曰文，會意命名曰字，因字寫意曰書。書者，寄聲者也。聲者，宣意者也。未有字，先有聲，未有聲，先有意，本意發聲，本聲用字。故聲出而字隨，未有以聲隨字者也。今人執字求聲，聞聲問意，摘葉尋枝，如入海算沙，所以煩難。

明・朱光家《字學指南・例論》 字之用有三：形體可象謂之文，文則毫釐必辨也。啓口出聲，有聲有字謂之音，音則稱呼必欲正也。文所該括一字一理謂之義，義則旨歸必欲明也。不得于文，即不得于音，不得于音，即不得于義，而發言下筆皆罔矣。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長箋解題》 小學多門，總之聲義，聲如父，義如母，各自統領，絶嘄兩宗。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問答》 定音韻之號，易于定意之字，不啻什百。中華之字，浩浩瀚瀚，不止幾百幾千幾萬之賾也。定音韻之號，極萬國之總籟，不過三十，中華所用，尚減其五，以敝土二十五字中，一畫兩畫之小號，辨極細萬音萬韻之籟，以是云易，不真易乎。

又《列邊正譜問答》 敝土性理，人學之一。有云：雷震有二，有電，有響。電響並出，乃觀電與聞響者，有先有後。説者明解其故，謂耳

緩受響，目急受光。蓋響自空來者，氣有所阻，故緩。光自空來者，氣不能蔽，故急也。夫音韻與字學，相比之義，亦如此。音韻屬響，耳緩受，故須多言，始能傳之。字學屬光，目急受，故不必多言，自能傳也。

明・程元初《律古詞曲賦叶韻統・凡例》 書之義理，全備于音聲。音聲不乖，其義自見。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序》 今字文幾及五萬，而聲音不過五千，尚有有聲無字者，共六千有奇。

明・崔數仞《元韻譜序》 有生人，則有言語聲音，以名事物，慮無以識之也，由是文字生焉。蓋其始也，因聲音以命文字，而其既也，緣文字以傳聲音，一創一因，舛誤之倪肇矣。況加以五方氣異，今古時移，傳寫遞更，音響殊授，形象名稱，紛然叢雜，夫何可會而一。

明・黃雲師《元韻譜序》 嘗謂古初因音以通其字，後世沿字而失其音。字者，形也。音者，名也。人識其眉目，不以其名呼者，則不應。字摹其點畫，不以其音命者，則不諧。

清・柴紹炳《柴氏古韻通・序》 夫字有音義，理相互發，音既亡失，義亦妨焉。

清・黃生《字詁・信》 清・王承吉按　信古通借爲申字，《易》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詩》《周頌》。有客信信，毛傳再宿曰信。余謂當讀爲申。申一訓重，即再宿義。注家知訓爲再宿，而不知讀爲申何歟。

承吉按信之讀訊與讀申不同，乃岐於各方口舌之音而致然者。後世不知，遂以一方而相傳，或讀訊，或讀申，漫爲分別，其實本不別也。蓋凡字讀音無定，非無定也，言之者同而聞之者異耳。若執一方之音而必拘墟於其讀者皆非也。此方見爲彼讀者，不知彼方乃原是此讀。要之音雖異而皆統系於一聲，是故聲之爲大。即如以上三條，敦墩頓、自堆對、錫洋、信申一而已矣。爲古學者正不必拘拘辯其音讀，惟當以聲主之，舉此則餘可見也。

又《錫》 《釋名》：錫，洋也。煮米消爛之洋洋然也。《急就章》：梨柿柰桃待露霜，棗杏瓜棣饊餳錫。據此則錫當音洋。鄭注《周禮》：簫，如今賣飴錫所吹者。疏：音辭盈切。《說文》謞从易作錫。孫氏徐盈切。《篇海》《集韻》切並同。《篇海》復出二字，从易者徒當切，从易者徐盈切。《集韻・陽韻》又與糖爲一字。戴侗《六書故》从之。黃公紹《韻會》亦收庚陽二韻，其陽韻餹字下注云：亦作錫。引《詩》有瞽注音唐。按錫字無論，从易从昜皆不可爲徐盈切。不知何以誤作此音。考庚韻徐盈切並無第二字，錫字遂爲孤音，此可疑也。又揚雄《方言》錫謂之糖。此正別其二名，豈可爲一字。諸家作徒當切者益謬。今世尚有此物，正呼如徐盈切，當是漢世自讀如洋，至唐以後始訛轉其音耳。

又《侶》 《說文》以此爲昭穆之昭，孫氏市招切。按《禮・王制》三昭三穆及諸經史並作昭，無有从侶者。說者謂昭，明也，故南面爲昭；穆，順也，故北而爲穆。據此則昭止宜讀本音，今韻書多與韶同切，則李涪《刊誤》所云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是也。徐鍇《繫傳》、郭恕先《佩觿》並據《說文》破之，徐云：《說文》音韶，又書作侶則非，晉以後改明矣。郭云：《說文》自有侶穆字，以昭爲侶，蓋借音耳。予謂《說文》之侶有可疑者，侶穆字既無別訓，又不單用，則造文之始當並爲穆制字，今侶則特制，穆則借用，此何說也。又侶既有本字，何經傳史集並作昭，侶字曾不一見，蓋此即晉人所作之字而竄入《說文》者，徐、郭不明此意，乃以《說文》爲左據。《說文》大經後人淆亂，此予所未敢深信也。按今人通讀昭穆如本音，李涪云豈宜以晉氏之諱行於我唐，此或唐以後人始改讀乎。梅氏《字彙》侶一音紹，介行也。未知何出。

承吉按侶音紹，訓介行，録自《集韻》，公蓋偶忽未檢。惟公於古聲音之道已極貫通，而又多拘於平側，音讀必欲是正，則未免雜後世之學以論古聲音，尚爲疎於界限。夫所貴於通古聲者，正以古讀按之今音率多無定，故待考究以見其聲通。然雖知其聲通，而按之今音仍無定也。若必欲以今音合之，乃所以論今而非所以論古，豈古人無定音歟。口舌遞差，後世無從確別，非如後世要歸於韻書反切之可憑信。是以論聲音者必分今古，如古體詩以通韻爲長，今體詩以出韻爲罪，非可比而同之。然從來諸儒正未分此界畫，而又罕能如公之通貫古聲，則今此所言，亦未足爲公書累也。

又《佁儗》 佁，癡貌。古或借騃，並五回切。俗作獃，即敳音同。字。謬改《集韻》收入咍韻疑母，此書廣收俗字，甚足亂後人耳目也。俗又以呆古保字，又古孟字。爲佁，此即取疑字旁謬省而作儗騃也，與癡同。孫氏

以佁爲夷在切，以儗爲五溉切，並誤。

承吉按《集韻》中雖有俗字，然其凡載一字必有所本，並無一字出於丁度等自作。其中所列六朝以上諸儒之聲音訓詁爲多，欲明古聲音之學，非此書不可，至可寶貴。予每欲令同學者檢其從出之處以證明之，即公所議俗字，亦可著明其所本耳。

又《屈》 昔人有對句云：投水屈几勿切。原終是屈，曲勿切。殺人曾子又何曾。徂陵切。此蓋取同字不同音爲戲也。然屈原之屈與屈伸之屈今久溷爲一音矣。又曾子名參，《史記》註音驂，今若讀曾參爲曾驂，人必發笑。然觀其字子輿，此自取驂乘之義，古驂亦通作參，《漢書》文帝召釋之參乘是也。今之呼所金切乃爲《論語》注所誤耳。

承吉按參驂兩讀，乃岐於各方之口舌，其實與一讀無異。參者，三也，凡物至三則形象參差，所以爲參。若馬之驂乘，則加參以馬而爲驂，乃所以記識馬之參差者耳，參綱而馬目也，即如艸中之人參，亦以椄杈參差而名，其字作蓼則所以記識艸之參差者，參綱而艸目也。若去偏旁之目，則驂亦可但作參，曾子之名是也。故字子輿。蓼亦可但作參，即通名之人參是也。凡字重綱而輕目，學者反泥目而遺綱，左矣。

又《鵠》 鵠，胡沃切。《説文》云：鴻鵠也。《廣韻》云：黃鵠。又射鵠。師古注相如賦云：水鳥鶴。曷各切。《説文》：鳥名。鶴鳴九皐，聲聞於天。《廣韻》：似鵠，長喙朱頂。《詩》注似鸛，善鳴。據此則鵠與鶴自是二種，然古人多以鵠字作鶴字用。如高祖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西京襍記》：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曹洪馬名白鵠。晉《拂舞歌》：高舉兩手白鵠翔。阮籍詩：黃鵠呼子安諸，鵠字皆即鶴字。若《廣韻》云鶴似鵠，長喙丹頂，則似謂不長喙丹頂者爲鵠，然此鸛也，非鵠也。若師古云水鳥，與古多以鴻鵠並言，則似是鴻雁之類。若《周禮・司裘》設其鵠注：鵠，小鳥，取其難中則謬。鵠果小鳥，豈得與鴻並稱。今人呼鵠爲穀，則蒙古韻所轉也。戴侗鵠字注云：或曰遼人謂之天鵝。

承吉按鵠即是鶴。從來以爲兩種者，泥於字形、昧於字聲也。不知鶴鵠正是一聲，非可以字形拘別，承吉《經説》中詳明之。

又《爹》 唐竇懷貞再娶韋后乳母王氏，自稱皇后阿奢。奢字當作爹。《篇海》：爹，之邪切。父也。又爹字有屠可、陟邪二切，亦訓父也。按《南史》：始興王，人多爹。赴人急，如水火。此屠可切之證。若陟邪，則當音遮，此音殊不合。及考《貫珠集》云：爹字陟邪不定門。《集韻》爹字亦陟邪切，正在端母之下，乃知此字當音都邪切，而爹字亦同此音，之邪即陟邪。正與今人呼父之音合，蓋爹屠都三字並从者，故得與爹同音，而爹之變爹屠可之轉都邪，則本羌人呼父《集韻》注。流入中國，故無一定之字與音也。

承吉按所云無一定之字與音，至爲精語充之則曲直通之聲可明矣。然此實凡字皆然，不必此一字也。亦中國之方音參錯，本來如是，不必羌人也。蓋音必統系於聲，聲有定而口舌之讀音無定，惟聲有定則雖音之無定者，統乎聲而實原如一定矣。自吾儒聲音之道不明，而西域所見轉近之所以流爲字母，殆如測算之有西法。要之古聖人制字，乃即聲以明道，固非形跡之所能拘。而聲音乃正所以會通形跡，其所把握自有在矣。然公所云無定之字與音者則合，而《貫珠》所云陟邪無定者則謬。後於打字條明之。

又《頫》 頫俯二字同義不同音，俯自音府、頫自音眺。後人以其義同遂誤呼頫爲俯，諸家韻書不辨其誤，乃於嘯麌二韻兩收之，不知頫字从兆聲，無斐古切之理。又俛字《説文》訓俯，當亦同義不同音，今字書亦收銑麌二韻，並誤。

承吉按府兆免皆以曲聲相通，故俯頫俛同一聲義，此正古聲之猶存於今者。即如與俛同爲免聲之浼字，乃讀爲每，以每亦一聲也。公別條以亹之聲即勉者，正是每與免一聲也。《詩》河水浼浼之與珍同用者，亦正是每免一聲，故珍亦一聲也。而兆府免之同聲，正承吉《經説・文説》中所極明包孚權輿之聲者矣。

又《好》 《説文》好字訓云：愛而不釋也。女子之性柔而滯，有所好則愛而不釋，故於文女子爲好。若如所訓，則文中子字爲贅設矣。予謂好从女从子，蓋和合二姓以成配偶，所謂好也。《詩》：君子好逑。妻子好合乃其本義，解者讀好逑字上聲。讀好合字去聲，非。借爲凡相睦之稱。《孟子》：言歸於好，《左傳》：修舊好二好字舊讀去聲，並非。言和好如婚姻也。好爲美德，故借爲惡之對。人情慕好而惡惡，故轉去聲爲愛慕之義。《説文》但以去聲爲訓，是以借義爲正義，於上聲之訓遂闕，此其謬也。又璧孔曰好。《考工記》：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按《詩》：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好音吼，詳吼字乃諧孔音，則

知古孔好二字音相近，故通借之。《拊掌録》云：好，陝人作吼音。又好字古借用畜，畜音獸，吕子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注：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亦此義。注訓畜爲止，非。

承吉按吼若以字體而論，自當从口孔聲。然孔乃通聲，吼乃曲聲，斷不能以通而聲曲。此字《廣韻》《一切經音義》皆以爲與呴吽同字，而《説文》無之，乃俗字也。明乎曲直通之聲，則如此等不合聲義之字，即可一望而知其俗，而《説文》之必無此字，亦不待檢查而後見。夫非《説文》所無之字之必俗，乃以此等字之本俗，自然必爲《説文》之所無也。若呴字从句，則正曲之聲矣，又安有句聲之字而乃與孔聲爲同字者。至於好字亦是曲聲。夫好即是孔，何以不與孔同爲通聲。曰：孔以形，其中之通好，以形其邊之曲，雖所形者同爲中空之象，而所以形之者，則有於中於邊之不同，所以孔與好二字，一通一曲，聲各不同。且中字亦即是通聲，邊字亦即是曲聲，凡字聲義象相連比附，至精極微，必聲明而後義喻。即如此條明好字爲曲聲，正是《孟子》好字之爲畜聲。《孟子》畜君者好君也，與洚水者洪水也，同一以聲解義，無如因不知聲遂不知義，然若非明乎曲字，即無由解畜與好之聲義，無怪《孟子》不能明矣。至讀好如吼，吾歙正有此音，似不必反引《拊掌録》以爲陝讀如是。蓋歙語讀厚後等字，原皆如好，固知聲音非可以一時一方之口舌論也。

又《乙》《説文》：乙，益悉切，承甲，象人頸。乚，乙黠切，元鳥也。象形。按此當即一字而有二義二音。元鳥之乚本从鳥省，甲乙之乙則又借其形，以指草木屈而未伸之象。益悉、乙黠二切，本一聲之轉。《律歷志》云：舊軋於乙。鄭元注：《月令》云：乙之言軋。則是甲乙之乙亦可音軋也。湯之名曰天乙，則是元鳥之乙亦可音乙也。後人以二聲分屬二義，許氏以二字别爲二形，皆失其本。

承吉按此二字之形不同者，正所謂字之形跡也。一象人頸，一象元鳥，制字者不得不各還其形跡。而二字之聲同者，則正所謂同聲之字即同義，不拘乎形跡也。夫二字何以同義，則即公所云借形屈而未伸之象。象同則義同，皆由於聲同也。其聲何由而同曲也，屈而未伸正是曲也。此即承吉之所謂曲聲。惟曲聲，故曲義曲象充之，則曲聲曲義曲象之字多矣，此二字乃特其易見者。然萬事萬物莫不要歸於曲，既曲不一，曲則安得不逐事物而各還其形跡，此鳥形之曲與人頸之曲所以各爲一字而其所以聲通者，則曲通也，故二字並非即是一字。公以二字爲不當别爲二形，雖尚未審，而正以此明其爲同聲同義同象，則不啻已審矣。蓋從來以聲義象合，明文字者，惟公爲先覺也。

又《臺》《周禮·司裘》注：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亭，謂之鵠著於侯。《演繁露》引此亭作臺，此字字書所無，必傳寫之誤也。陸《釋文》：亭，之允切。本亦作準。按亭乃古郭字，不應讀爲準。而淳字古作臺，臺可與準通。《周禮·質人》壹其淳制。注：淳音準。疑亭亦臺之誤。烏焉成馬，此之謂與。

承吉按《司裘》注及《釋文》皆作臺，公所見本蓋誤爲亭，故辨之。然正足以見公所辨之是矣。臺之所以譌亭者，亦自有故。蓋隸楷變書。从臺之譠醰譠墯等字之臺作享，其下半爲子，遂并書臺亦譌，而子之而亶，又因篆文省作亩而譌爲亩，可異也。漢時如《修華嶽》《孔宙》《劉君》等碑之醰字下猶作羊，然《孔宙碑》書譠則作淳，《婁壽》《夏承》等碑皆然。《劉熊碑》至書醰作醇，愈簡便而文字愈亡矣。非義之盡亡也，義根於聲，乃聲亡也。聲亡則義雖僅存而亦亡。聲義亡，其何以明古聖人制字聲音訓詁之本原而見道。夫亭享之聲與臺淳純準之聲一曲一直，判然不同，其字體若非世有《説文》，豈不聲亡而道亡。漢時去古未遠，各碑中非無不可藉考古人聲義之字，然其書體乃多有以筆畫省換爲戲者，固當分别觀之。所賴當時有傳經諸大儒維持是正，許、鄭尤其統宗，不然則伊於何底矣。《廣韻》云：凡從臺者，今作享同。斯言雖可以明俗學，而去典要愈遠。《集韻》則書从臺之字皆如故，不過並列从享之文，而又本《説文》列臺享爲同字，謹嚴如此，而人反議之，則即文字之形跡尚不明，其何以明聲音。若公切切於亭臺之辨淳準之聲者，其意乃實見乎字義之在聲音者也。

又《賸》《説文》：賸，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孫音以証切。按賸字俗作剩，實證切，物相增加即餘剩之義。曰送曰副，則義與媵《説文》作倂。溗。孫之以証切，但爲次義之音，非初義之音。徐鉉音切悉取孫愐《唐韻》，凡許具二義者，徐止切一音，後人承之，多致訛謬。《韻會》於徑韻兩出賸字，則當分注兩義可也。乃於實證切之下，但云益也、餘也。詳見本韻而以證切之，下既引徐鍇本《説文》爲注，又引《廣韻》云長也。《增韻》：冗，長也，益也，餘也。《唐書》：殘膏賸馥。則是以餘賸之義從媵送之音，可乎。

承吉按凡字原只一聲，故只一音，雖周流參差於各方之口舌，而原即此音也。承吉嘗謂古無定音者，參差之口舌也。謂音實有定者，以雖參差而原即是此音也。其有衆反切者，乃後世不知其故，就參差者而反切判之。且凡字原只一義，後世即於一義中化出他義，故又以反切别之。在後世不得不然，若《説文》專主於明本義，雖具二義者仍即本義。則徐之只切一音者是也。

又《自》 自，都回切。俗作堆。小阜也。敦，古有自音，故《爾雅》：邱一成曰敦。邱借用敦，注都昆切。俗有墩字，此即自音之轉，故注亦从俗音。又玉敦之敦音對，《爾雅》：如覆敦者敦邱。注音堆。此亦當即音對，或音頓。《詩》至于頓邱，或即借頓。疏以覆敦者音堆，以頓邱釋邱一成者並誤。

又《漕》 漕字有平去二音，平聲乃衛邑名，《詩》思須與漕是也。其在去聲者，乃漕運之漕，《韻會》注引《説文》：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通輸曰漕，宋人以汪王對曹漕。見《老學庵筆記》：時有曹姓者爲漕司，舉汪王命客屬對，客即對以曹漕，蓋皆取其聲之轉也。是歷漢至元，無以此字作平聲者。今則不然，官曰漕撫，船曰漕船，糧曰漕糧，並呼平聲，不知此聲何時而轉。惟安慶濱江之間有地名運漕，則呼爲去聲，意此地或古時運道所經，獨此猶未變其聲耳。

承吉按平側必分，乃後世之學。即公《義府》中亦云古四聲未定。其所以未定者，非古人之不知也，古學主於統聲，後世主乎別義。然如漕字，衛邑與漕運本非二義，何分兩讀。至後世讀漕運獨爲去者，以其亦可讀去聲，遂適讀定如是，並非古者本來如是也。即今如漕運之職事，運漕之地名，若在在必欲强呼爲去，亦殊無謂。正非可反，據《韻會》及宋人戲語，以尚論古聲，故此等爲公書通波之流芥，亦惟公書之通徹古聲，然後可進此解也。

又《縐墶倚番》 張祜詩：連收榻索馬。榻當作縐，音同。以索羂物也。馬散牧未就羈靮，必用縐索羂其首而後可御。北人無入聲，故呼縐爲去，後又作此套字，套即縐也。又書家摹書有響榻之語，謂就原本雙鉤廓填而成，亦如套得其字。然予鄉不解榻字，因張祜詩頓悟榻之即縐，縐之即套爾。鈔寫舊文謂之套，此與摹舊書同義。又皮日休詩：八會舊文多搭寫。即鈔寫意。又錢功父《澹山襍識》云：取筆榻子，榻其兩中指。榻即套也。蓋古無套，而縐字頗僻，故詩人隨意取其聲之相似者用之。又陸龜蒙詩：花盤小墶《字彙》音鉢，義同。晴初壓。俗謂花盤爲花鉢，當用此墶字。又竹牀蒲倚但高僧。古無椅字，故書爲倚。又獨孤及：近日霜毛一番新，陸龜蒙：又見靈苗一番齊，皆讀番去聲，可爲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之證。其義即更番之番，但唐時方言作去聲讀，宋人註杜，强音爲筰，其陋甚矣。此皆唐詩有關於字學者，聊識其大略於此。

承吉按觀有關字學，一語可見公於此上數條雖舉及小説雜書，無非皆以究明文字，全書之精尤在以古聲通古義，爲先儒所尠及。《字詁》之名希蹤張揖。承吉嘗謂揖學精邃，爲賈馬許鄭之亞。公取用其書名，乃亦庶幾無負矣。

清・凌揚藻《蠡勺編》卷二四《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啓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咸清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即槎蘖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叉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纔，僅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查可察矣。高陽憮然謝而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資治文字》。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審縱音》 天地之理，經緯而成文章，發於自然，不待勉强。古之聖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作字。當其始也，未有字先有聲，而後以字實之，是聲爲本體，而字爲虚位也。夫天下字有限，而聲無窮，聖人易結繩爲書契，取其便於民用也。用之既足，則亦已矣，是以同文之教專主乎義，而音不預焉。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榮衛之精，上輸於肺，發而爲聲，應乎律吕，縱衡樛比，不失叅黍。雖古今異宜，五方異俗，出乎口而爲聲，其致一也。

清・汪烜《詩韻析》卷首《發凡》 古聖人有以見夫音之動也，是故爲之象形以盡其象，指事焉以盡其實，會於意以盡其虚，因而諧之以盡其聲，轉而注之，假而用之以盡其用，是故謂之字。因其字而讀之，可以傳天下之語，發天地之理，垂古人之訓焉則謂之音。字有體而禮制行矣，音有韻而樂教興矣。習於音者忘其體，得其字者失其音，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字譌矣而聲變矣，故知之者鮮矣。

清・沈大成《學福齋集》卷一《與友人論漸卦音義書》 僕案漸捷檢反，以之前爲義，即階漸之道，此陸德明《易》釋文也。漸者漸進之卦，止而巽，以斯適進，漸進者也，此王弼注也。漸者不速之名，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也，此孔穎達正義也。終止雖獲敦艮，時行須漸進行，故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此崔憬之解《序卦》也。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爲進也，此虞翻之解彖辭也。凡此皆漢唐諸儒之説也。若夫宋儒之説，程伊川曰：進以序爲漸。又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白雲郭氏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朱子曰：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僕讀書少，歷攷前後諸儒，從未有讀漸爲子廉切者。若足下引《觀》卦爲例，則又不然。案《釋文》觀盥而不薦，大觀在上，風行地上，觀皆讀官喚反，若下觀而化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及六爻之觀俱如字者。蓋音从義異，義逐音生，讀官喚反者於上觀望也，讀如字者視也。《漸》卦之漸，唯以漸進爲義，彖辭甚明，若讀子廉切，則以漸漬爲義矣。義無異而音忽變，蒙竊惑焉。

清・江昱《韻岐・序》 夫字之音，有一字數音者，有一字十餘音者，有一字三聲四聲具者，形百千變，音且千萬變。論者謂古者字少，往往借用，如經史兩漢多通作之字，要其借焉通焉者，庚於其音。而後人之訛翻，眥於其多也。昔蘇氏病子雲艱深，而子雲識字昌黎實佩之。自《詩》《騷》外，韻之不淆者亦推二子，其所以力追正始者，亦大都兢兢於形音之間。

清・吳震方《讀書正音》卷二 《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韵》類聲而不類形。大抵形尚可考，而聲為難工，蓋形有定而聲無窮也。類形者少，類聲者多。類聲雖多，而未有正其始音之的者。世革風移，轉相傳習，方音清濁譌變，因仍甚矣，始音之難知也。茲特臚列數則，曰字音清濁也，彼此異音也，字音疑混也，同音借義也，借同音不借義也，協音借義也，借協音不借義也，因義借音也，因借而借也，語辭之借也。一一分而辨之，其於正始之音，庶可晰其大槩也已。

清・周天益《六書存序》 許氏曰：形聲相益謂之字，蓋字體之變，本義之乖，皆繇於諧聲之旨晦。故歷代名儒靡不殫力於六書音均之學。

清・盧文弨《游宦紀聞跋》 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爲征，此則未然。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尚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四《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脣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卬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尚書音義》無此，蓋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伽也。伽字當亦音乃個切。曰乃曰奈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

音言，吾郡歙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歙之正音讀如翕，翕與歙聲之位同者也。用是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襍，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拙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按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

又卷一〇《六書音均表序》　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爲表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八《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夫聲音之道，說經之末務也。然字音不明，則字訓俱舛，於聖賢之微言大義，或至乖隔而不通，所關不可謂細。諸史志藝文者必附小學於經類，豈無謂與。

清・程瑤田《果贏轉語記》　雙聲疊韻之不可爲典要，而唯變所適也。聲隨形命，字依聲立，屢變其物而不易其名，屢易其文而弗離其聲。物不相類也，而名或不得不類，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聲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小學攷序》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則經之義不明。【略】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唯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義，穿鑿傅會，即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訓，此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

清・畢沅《音同義異辨・重刻音同義異辨序》　夫義理生於詁訓，詁訓生於聲音。

清・段玉裁《廣雅疏證序》　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爲古，則漢爲今，漢魏晉爲古，則唐宋以下爲今。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周官》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形也；轉注、假借二者，馭形者也，音與義也。

又《六書音均表・古音義說》　字義不隨字音爲分別，音轉入於他部，其義同也。音變析爲他韻，其義同也。平轉爲仄聲，上入轉爲去聲，其義同也。今韻例多爲分別。如登韻之能爲才能，咍韻之能爲三足鼈；之韻之台爲台予，咍韻之台爲三台星；六魚之譽爲毀譽，九御之譽爲稱譽；十一暮之惡爲厭惡，十九鐸之惡爲醜惡者，皆拘牽瑣碎，未可以語古音古義。

清・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五《漢魏音序》　聲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聲亦漸轉，得其聲始，則屢轉而不離其宗。由是審音以定義，昭於制字之原，則互訓反訓輾轉相訓亦屢變而不失其恉。去古日遠，襲舛承譌，私智鑿空，詁訓茫昧。班孟堅云：古文讀應《爾雅》。曾謂鄙別之音，讀三代古文，而能通其義識其指歸哉。古音至漢而一變，鄭康成注《詩》《禮》多述古文古音，言古者正以見當時之異讀。推之於孟喜、京房《易章句》、齊魯韓三家《詩》傳、《春秋》三傳，後先著竹帛文字異同，皆音之遞轉，不僅如劉熙、韋昭所釋辨車聲之如居近舍爲從漢以來之聲轉也。漢人治經有師法，長言短言開脣合脣音相轉而不爲一定，要不離乎聲始，故義相貫通。至孫叔然制反語，則音有所拘，馴至義有所窒。薛綜注張平子賦已有反語，則知叔然之說在當時已屬盛行，不復推求古訓。沿至六朝，遂分四聲之韻，迭相祖述，韻書日益日岐，而古音微矣。陽湖洪君稚存服習古訓，精覈六書之學，裒集遺經舊注，釐以《說文》部分，撰《漢魏音》四卷，其言曰：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此書之作，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也。余嘗病夫後儒說經昧于古音，而使古人之訓詁不明，讀洪君撰集之書，略爲申繹其義焉。佳部引《文選》注云：雉夷聲相近，服虔之說也。考《左傳正義》引服虔、樊光曰：雉，夷也。是聲相近者，即其義證。以康成《儀

禮》注：夷之言尸也，《禮記》尸陳也，明乎雉夷尸之聲相轉，則可曉然於《爾雅》雉陳也之訓矣。又《爾雅》翦，勤也。郭注：未詳。陸農師新義以剪翦之勤爲說，近人又引《詩》實始翦商以釋之，皆强事皮傅，非其正義。足部引康成書序注云：踐讀爲翦，證以《禮記·玉藻》弗身踐也，鄭注亦云踐當爲翦，是翦踐古字相通，《左傳》踐修舊好，正指勤修其禮而言，非古音未由通雅訓矣。《說文》諧聲之字徐楚金諭近從俗，疑爲非聲，徐鼎臣校定《說文》輒刪聲字，即如卷端元字从一兀聲，今本作从一从兀，蓋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聲也。此書引高誘《淮南》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則《說文》作兀聲，確有依據，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當憬然而悟。其他互相證明，未易更僕而數也。韓子曰：沈潛乎訓詁，反覆乎句讀。訓詁者文字之本，音聲者訓詁之原。學者由漢魏之音求聲始以窮其轉，斯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協句本于自然，後世襲舛承譌，亦有所由。致匡後世之舛譌，通古人之訓詁，則六藝九家之傳，皆文從字順而無詘屈之言，成學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自序》 竊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此之不窾，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鑿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淩雜之譏亦所不辭。

清·洪亮吉《漢魏音·叙》 叙曰：古之訓詁即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桓之爲秏，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倪也，倪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恉得矣。許君爲《說文（記）〔解〕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逵、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即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閔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强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

清·程敦《漢魏音後叙》 粵自蒼頡制字以代結繩，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爲物象之本，字言孳乳而生。但言者意之聲，字者聲之寄，不解其意而欲知其言，不辨其聲而欲定其字，均之難也。是故書之爲體，厥名有六，而形聲之字實居太半。

清·李賡芸《炳燭編》卷三 俛

俛俯，俗字也，《說文》作頫，重文作俛，有無辯、方矩二切。《玉篇》：俛，俯俛也。《說文》音俯，低頭也。亦作頫。是《玉篇》以勉音居前也。《廣韻·九麌》云：頫，《說文》低頭也，太史公頫仰字如此，俯上同，《漢書》又作俛，今音免。《二十八獮》：俛，俯俛。案《詩·邶風·谷風》黽勉求之，《文選·陸士衡〈文賦〉》李注引作僶俛，《攷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開成石經》作勉，是俛仰之俛可讀如勉，因得借勉爲俛。又按《白虎通》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冕仰即俛仰。《荀子·非相篇》：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注：絻當爲俛，太向前而低俯也。據注釋爲俯，此三句有韻，當讀如免。蓋古書俛仰，俛字或借勉，或借冕，或借絻，可見本當讀無辨切，轉音爲方矩切耳。又有借免爲俛者，《管子·小問篇》：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茲免者言其穗下垂而頫也。錢詹事云：古免免本只一字，後來隸變或省去一筆。其說最精，惟免免同物，斯免與俯聲近而亦轉爲脫字。《論衡·道虛篇》：再言免去皮膚。此借免爲脫也。免訓脫見《廣雅·釋詁》，《廣韻·二十八獮》皆當作免。免脫雙聲。又按魊媕即免身之免，

而皆从兔。《玉篇》亦以魏爲兔。冤音於袁切，鞔於元、於阮二切，其重文作鞔，此類字皆从狐兔之兔而皆音近，無辨切，蓋可知兔與兔之非二字矣。

晉

晉，即刃切，與進同。《易》曰：晉者進也。案《説文》朁从日从臸，此徐鼎臣所改，當作从日臸聲。臸从二至，則从至聲可知。是以鄱字从邑朁聲，讀即移切，朁奇字作晉，晉亦从二子字。

辱

《説苑・敬慎篇》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垢與辱韻。案轉音近媿，與肉好之肉一例。

駔

駔，《説文》从馬且聲，大徐子朗切，《廣韻》在上聲三十七蕩，非也。案《墨子・非命篇》，上以説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此借駔以爲阻，《攷工記・玉人》駔琮，《釋文》亦音祖，是駔字當以祖音爲正。【略】

憂

《説文》苜音末。苜部憂，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木空切。案此字《廣韻》莫中切，在一東。《玉篇》有莫登、莫中二切，而莫登切爲正音，應入登韻，其字當从目夢省聲。

折

《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案《説文》斷从斤斷艸。譚長説篆文作折，从手，於例當云从手斤聲。斤聲故轉爲大兮反，猶沂圻等字之從斤聲，逝誓等字又从折聲也。

敏

敏在《廣韻》上聲十六軫，眉殞切，此轉音也。敏从每聲，每从母聲，本音當無鄙切。《漢書・叙傳》：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又云：宣之四子，淮南聰敏。舅氏篷除，幾陷大理。皆以敏韻理。

斵

斵在《廣韻》入聲四覺，竹角切。案斵从斤豚聲，今本無聲字，必徐鼎臣所删也。《説文》：鐲，酒器也，象酒器形。此即《毛詩》酌以大斗之斗，斗爲借字，豚爲正字。既是象形，豚字當爲建首。鐲字金旁，後儒所加，宜爲重文也。《説文》如鬬字从鬥斵聲，覭字从見豚聲，讀若兜，皆一例。《老子・制惑章》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斵。夫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手者矣。斵與手韻。《吕氏春秋・貴可篇》：故曰大匠不斵，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淮南・説林訓》略同。是斵之本音當與鬬同，竹角切者，其轉音也。【略】

待

待从彳寺聲，古讀如恃。《韓詩外傳》：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待與使仕韻。又云：夫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待與止韻。是皆讀恃之證。《廣韻》在去聲十九代者，轉音也。

蚇

《廣韻》蚇，苦堅切，又古奚切。《吕氏春秋・季夏紀》：腐艸化爲蚇。高注：蚇讀如蹊徑之蹊。《淮南子・時則訓》同。《説文》引《明堂月令》：腐艸爲蠲。古讀蠲如圭，圭聲哇字，《説文》云讀若醫。與蹊聲近，是假蠲以爲蚇也。蚇音古奚切，蠲音如圭，同在齊韻。蚇音苦堅切，蠲音古玄切，同在先韻。

祝

《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吕氏春秋・慎大覽》命封黄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之注。《淮南・俶真訓》冶工之鑄器。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按祝本之六切，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説文》鬻鬻，呼雞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雞朱朱，皆轉音也。

録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録囚徒還。師古曰：省録之，知情狀有冤滯與不，今云慮囚。按慮與録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吕氏春秋・長利篇》作無慮吾農事。落亦轉爲慮也。今京師人讀録如慮，《漢書・百官表》諸侯王金璽盭綬。如淳曰：盭音戾，録也。蓋亦與慮聲相近耳。

敝

《淮南・原道訓》：故兵絶必滅，木絶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按滅折裂舌敝韻也，敝讀如鷩。

講

講字爲《廣韻》上聲之第三部，讀古項切，此轉音也。字从冓聲，正音當與媾搆覯冓構韝遘溝等字同。《韓非子・内儲篇》：韓王謂樓緩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講字从言。又云：翟璜因請爲魏王。構字从木。《戰國策》：西講於秦。注：當从媾讀。《史記・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刺客傳》北購於單于，《國策》並作講。《甘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此从言冓聲之字宜以古侯切爲正音，《廣韻》五十侯不收，非也。《隸釋》載《童子逢盛碑》：才亞后稷，即《戰國秦策》之項橐是其例。講從冓聲，故又轉爲較，《史記》作顆。

螣

螣从虫朕聲，在《廣韻》十七登螣蛇，此正音也。《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與賊韻，蓋借作蟘字。

龜

《莊子・逍遥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釋文》：龜，愧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今吴人讀龜如居，因轉爲舉倫反，然則龜字讀居追反，恐非古音。

泛

泛在《廣韻》六十梵。《史記・吕后紀》：自起泛，孝惠后。索隱曰：泛音捧。《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音方勇反，是梵韻轉入宋送，用絳韻也。

殷

《説文》：𠂤，歸也。於機切。《禮記・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若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康誥》：殪戎殷，即壹戎衣也。《吕氏春秋・慎大覽》：湯爲天子，夏民大説，視鄙如夏。注：鄙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白虎通》：衣，隱也，所以隱形。《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釋文：噫一音蔭。皆轉音也，意字亦當从心音聲，今《説文》爲大徐所删。

丙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八柄八枋一也。《儀禮・士冠禮》：加柲面枋，《士昏禮》加勺皆南枋，注並云：今文枋作柄。《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穀梁》二傳祊皆作邴。又《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防作邴。《説文》仿，籀文作倣。是方丙同物，宜顧氏炎武《唐韻正》以丙爲其往切也。然從丙聲之字，後儒咸讀兵永反，而《説文》柄重文作棅，《春秋》邴意兹，《史記・齊世家》作秉意兹，秉字不得讀爲其往切也。《詩・小雅・大田》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炎火。又彼有遺秉，毛傳秉謂之把。《攷工記・廬人》：戈柲六尺有六寸。注：柲猶柄也。秉把也，秉卜也，皆雙聲也。雙聲秉柄若讀其往切，則不得轉爲卜、轉爲把、轉爲柲矣。蓋丙字正音兵永切，轉音爲其往切。【略】

賁

賁卦之賁，今皆讀作彼義切。《釋文》：賁，李軌府瓵反，傅氏云賁古斑字，王肅符文反。案份頒等字與斑音同而皆从分聲，分轉音如斑，斑轉音如賁，然則賁卦賁字亦可讀博昆切也。《吕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易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又何好乎。注：賁色不純也。《説苑・反質篇》載此事則曰：賁非正色也，白當正白，黑當正黑，較《吕覽》文尤明顯。蓋賁固色之不一者，故亦讀爲斑，所謂斑駁是也。斑，《説文》作辯，从文辡聲。又按賁蝜奔等字皆从卉聲，卉隸變作卉。轉音爲博昆切，如菴之爲蘭、匪之爲分、衣之爲殷、威之爲君也。《説文》於鼓部蝜、夭部奔，皆云賁省聲，疑徐鼎臣所改，《繫傳》本皆作卉聲。【略】

背

向背之背蒲昧切，在《廣韻》去聲十八隊，後世作偝，古只作北。《説文》：北，菲也。从二人相背。

赧

周赧王之赧，今皆讀奴板反。案《説文》赧从赤戾聲。戾，柔皮也，其音讀如偃，人扇切，見《周本紀》索隱，此古音也。

益

《太元・增》：測聞貞增默，識内也。不增其方，徒飾外也。木止漸增，不可益也。要不克，可敗也。澤庳其容，謙虚大也。益讀去聲如隘。

叢

今在《廣韻》一東，徂紅切，他書或徂公切，或才公切，然非古音也。《説文》：叢，聚也。从丵，取聲。正音也。徂紅等切轉音也。《韓非・揚權篇》：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甯。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後人不知何以失此讀，惜先秦兩漢無協叢韻之文可攷。然《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公羊》作叢可證。急言之爲叢，緩言之爲訾婁，訾婁猶叢字之反切也。《尚書》叢脞字，馬季長訓叢爲總，脞爲小，鄭司農訓叢爲總，聚總與徂公切相近，此其轉音之故歟。

實

《廣韻》在四質，神質切非本音也。《説文》：實，富也。从穴，从貫，貫，貨貝也。先師錢少詹説謂从貫聲。古正音讀如滿，轉爲神質切。《易・蒙》象傳：行不順也與獨遠實也，順以巽也，上下順也韻。《泰》象傳：皆失實也與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其命亂也韻，此讀爲貫聲之確證。而轉爲神質亦是古音，如以實訓日，不得讀如滿也。又如《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引作實能容之，《儀禮・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此亦不得讀如滿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第一問字聲總論》　或曰：古今文字既多損益，其聲自隨之而損益矣，但每字必有一聲，其數可得聞乎。對曰：上古論字而未言聲，迨魏曹植製《四十二契》，始有三千餘聲之説。其後僧宗彦作《四聲等第圖》，而有六千聲之廣。其所以倍於四十二契者，蓋同音之字，區别未盡耳。至近時之音，以珍所收同母之音論之，共三千六百三十聲，九州之音，似亦備矣。茆有音無字及入聲同音者衆，若逐字定音。詎能三千，是多寡懸殊矣。

清・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卷三《王南陔中丞困學説文圖跋》　南陔語引之曰：小學之要在訓詁，訓詁之要在聲音，知字而不知聲，訓詁或幾乎隱矣。此無他，聲之中有意也。善學《説文》者觀字之諧聲而得其意。

清・陳詒厚《韻綜・序》　古言文，言書，後世言字。古言均，後世言韻。古者字與韻合，自周沈作而字與韻分。韻不盡字，字廣而韻狹也。字各有義，義不明義失；字各有音，音不明音謬。嗚乎，銀根不辨，士林齒冷；蜺霓誤用，學士憤鬱。甚矣，讀韻者不可不識字，亦不可不知音也。

清・陳祖緜《音韻辨歧序》　音韻何以有岐乎，蓋韻書中有一字而分列兩韻或三四韻者，有一韻中一字而兩載者，字同音别而義亦異，如路之有岐途焉，差毫釐而失千里。

清・陳慶鏞《籀經堂類稿》卷四《釋應音》　應本音於陵切，轉音爲於證切。《廣韻・十六蒸》：應，當也。又姓，出南頓。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曜獨不至，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曜。八代孫劭集解《漢書》。《四十七證》：應，物相應也。《説文》作應，當也。《集韻・十六蒸》應下云：《説文》當也，从心，雁省聲。徐曰：雁，鷹字也。又料度之辭。唐詩應須，祇應皆辭也。又國名。《括地志》：故應城因應山爲名，在汝州葉縣。又姓。出南頓，通作膺。《書》誕膺天命注：當也。《二十五徑》應下云：答也。又當也。又樂名。《周禮・笙師》應樂注：應長六尺五寸，象柷，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樂書》云：應樂猶鷹之應物，其獲也小。故小鼓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也。小韗曰應鼓。又天子之門曰應門。《詩》迺立應門注：正門也。又州名。雁門地，唐置應州。《禮部韻略・十六蒸》應，於陵切。當也。《詩》：我應受之。《四十七證》：應，於證切。釋云：和也。審此

則應當之應，平讀，亦可仄讀。應姓之應有平讀無仄讀，應對之應有仄讀無平讀，國名之應當平讀，州名之應當仄讀，樂名門名亦皆仄讀。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左襄十二年傳》應韓句不釋。而凡弗應、徵應等語必詳釋之曰應對之應。孫愐、李舟各《切韻》亦止切於陵，不切於證。知平讀爲本音，仄讀乃其轉音。故不加切。又《漢書·應奉傳》章懷太子賢於此字不別爲釋音，亦以應本平讀，無庸釋也。

清·夏燮《述均》卷四《論四聲》 六書之有叚借，所以通聲音文字之窮也。葢逐義以制字，則不勝其字之緐，而字之本義晦矣。逐義以求聲，則不勝其聲之祧，而聲之本音晦矣。古人之音不隨義爲區分，其有四聲通叶之字，不過當日播之管絃，宣之音律，有高下疾徐之異，而未嘗逐義以取音也。惠行之行原無異于周行之行，《詩》：百尒君子，不知德行。昇臧韻。佛肯仔肩，示我顯德行。昇將明韻，不必分入去聲也。台予之予原無異于取予之予，《詩》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昇雨土户韻。載輸尒載，將伯助予。昇雨輔韻，不必分入平聲也。忠信之信原無異于屈信之信，《詩》：大無信也，昇人姻韻。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昇薪人韻，不必分入去聲也。教學之學原無異于學習之學，《礼運》：三老在學。昇庶韻，《漢書·匡張孔湯贊》：古之文學，昇褒韻，不必分入入聲也。若夫四聲通叶之字，則音異而義不異。敖有平去二音，而《詩》之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不吴不敖，胡考之休。敖慢之敖未嘗不讀平聲也。度有去入二音，而《詩》之礼儀卒度，笑語卒獲，法度之度未嘗不讀入聲也。好有上去二音，而《書》之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好惡之好未嘗不讀上聲也。惡有去入二音，而《楚詈》恐導言之不固，好蔽美而偶惡。美惡之惡未嘗不讀去聲也。自唐人韻書既行，而依聲詫事之悎亡矣。

清·馬攀龍《韻法傳真五美圖·象形擬聲説》 硯洲道人曰：所謂象形者非舉平仄之字偏爲記也，有即一可以知十者。如加與甲，音雖同而形自異，加字既爲平聲，則凡有加字形者盡爲平聲。如加之上添疒爲痂，旁添木爲枷，下添衣爲袈是也。甲字既爲入聲，則凡有甲字形者盡爲入聲。如甲之旁添金爲鉀，添肉爲胛是也。余按此類固多而亦有不可盡拘者。如龍，平聲也，而龍之旁添手爲攏，添阜爲隴，則上聲。台，平聲也，而台之下添心爲怠，旁添歹爲殆，添糸爲紿，則上聲。亞，去聲也，而亞之上添宀爲啞，旁添金爲錏，添木爲椏，添石爲碨，則皆平聲。且即以加論，加之下添木爲架，則亦去聲。況此外難指數者尚多，是書類形類聲，學者因其言而參觀之，自可洞悉靡遺。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小學》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中論·貴驗篇》引。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葢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二程遺書》卷一。此説亦微妙。孔沖遠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尚書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葢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故文字謂之名也。聲象乎意者，以脣舌口氣象之也。此鄒特夫説。《釋名》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兗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脣舌口氣象之之説也。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説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説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説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説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説鹹字口如食鹹之形，故曰以脣舌口氣象之也。

清·蔣光煦《東湖叢記》卷二《小學盦遺稿》 錢廣伯布衣馥邑之路仲里人，讀書不治舉子業，生平不苟于言行，年未五十而卒。其門人錢唐邵書稼輯其所著彙存之爲《小學盦遺稿》，儀徵阮文達公序之，謂《漢志》載史籀、倉頡等十家爲小學，宋人又輯小學書，專言明倫立教之旨，處士謂必兼漢儒宋儒之説，而小學之義乃備，嘗自題其居曰小學盦，其學與行概可知矣。余從管兄芷湘庭芬所假得邵本，録存其副，欲刊行而未果也。稿中有《與陳仲魚書》《諧聲轉注假借策對》二篇，録之以見一斑云。《與陳仲魚書》：三代兩漢之書，字多同聲通用，三代兩漢之音，與隋唐之韻譜各異，讀三代兩漢之書，可以識古人之音韻，識古人之音

韻，乃可以讀三代兩漢之書而無穿鑿附會之意。如木伐再生曰糵，正作櫱，古文作不枿，竝有聲意可見，《詩・周南・汝墳》乃作肄，夫肄从聿聿聲，訓習也，何爲有木伐再生之義哉。蓋秦皇燒滅經書，滌除舊典，洎乎漢代，口相傳授，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揚子《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此用肄爲糵，故曰斬而復生也。使釋之者曰斬而復生曰糵。《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肄，則以肄爲糵，聲近假借，灼灼明矣。惟僅曰斬而復生曰肄，不明言其假借，遂致人謂肄有木伐再生之義。又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召南・采蘋傳》曰：湘，烹也。字書於湘竝有烹煮之訓。《前漢・郊祀志注》引《韓詩》作鬺，則湘是假借字。此或失之附會者也。如獸足謂之番，古文作𤜵，从又、十、𠂤以象掌趾，猶采之象獸指爪也，《楚辭・九歌・湘夫人》假借爲播字。抱經盧先生《鍾山札記》云：𤜵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爪之象也。又肭，脅肉也，从肉，内聲。一曰肭腸閒肥也。《吕氏春秋・察今篇》假借爲臑字，是猶《史記・平準書》借選爲鋍、《尚書大傳》借饌爲鋍、《漢書・食貨志》借撰爲鋍也。《鍾山札記》云：肭乃从爲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臑，不幾失之穿鑿乎。凡此皆由不識古人音韻，故不知是同聲通用也。於是益信亭林先生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説之確不可易也。雖然《詩本音》於《小雅・常棣》之烝也無戎、《大雅・文王有聲》之匪棘其欲，依元熊朋來《五經説》改音易字，而不知古音東冬鍾江之通魚虞模尤侯幽，與夫魚虞模蕭宵肴豪尤侯幽之同用，則亭林於此尚未盡合也。知音豈易言哉。恃足下知我，不禁狂言喋喋，幸勿爲他人道也。諧聲轉注假借，古音各有部分，能就《三百篇》舉其例否。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也，諧聲轉注假借聲也，聲音之學尚矣。形自古文而籀而篆而隸而楷屢變矣，聲有不變者哉。三代兩漢之音，其不同於隋唐之韻譜也，必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音，其何自而求之。曰：亦求之諧聲轉注假借之三書。而《詩三百篇》乃其理例之統宗也。如《説文・隹部》雄字从隹左聲，今肱在蒸韻，雄收東部，離隔甚遠，而《詩》用雄字則與陵懲蒸兢肱升爲韻，是雄古音羽陵切，信乎以左得聲也。苟不證之《三百篇》，幾何不以雄之左爲非聲乎。鄭氏康成《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説文》戈部或字解説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作域，古人以或爲有，未解其故。觀乎《商頌》九有，《韓詩》作九域，乃知有或一聲之轉。漢氏注經，訓故多通於音也。《陳風・澤彼序》云：刺時也，男女相説，憂思感傷焉。其第三章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夫男女相説，安得此莊語，豈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耶。《説文》引作碩大且嚴，薛君《韓詩章句》曰：嚴，重頤也，然後知《毛詩》作儼是假借字。又如《小雅・巧言篇》戲戲大猷作秩秩，居河之湄作麋，皆所謂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鄭君《詩箋》云：古者聲實填塵同也。《禮注》云：古者摇猶聲近，是古今之不同，鄭君已早言之。後人於古昔有韻之文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悉委之於叶，豈得爲通知古今哉。《三百篇》中如行字皆户郎切，明字皆謨郎切，兄字皆虚王切，慶字皆去羊切，是古正音，非叶韻也。故或謂叶字口旁之十可移之於口之上，斯言切中肯綮。蓋明乎古音，然後《三百篇》之詩可得而歌，而欲明古音，非精研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不可。若《詩三百篇》則固其金科玉律也夫。

清・陳璚《六九齋饌述稾》卷下《聲音》　有文字斯有聲音，有聲音斯有訓詁，古文字少，往往以聲音之相近者假借通用。

清・曾釗《面城樓集鈔》卷一《釋彖》　然則《繫辭》傳曰：象也者象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其義皆以聲載之，彖獨言材，材在之部，與彖音不相近何也。曰：《説文》材从才聲，存亦从才聲，《詩》存與巾員雲韻。《老子・韜光章》存與先韻，《成象章》存與勤韻，據此則古讀才在之部，亦轉入文元先部矣，才與員雲等字音讀相近，故與彖亦近。孔子訓彖爲材，猶訓艮爲止，皆聲義相從之例也。曰：據段氏《六書音均表》才第一部。與彖十四部。部遠不相通，奈何。曰：段氏十七部，乃一家之學，未可盡據也。訓詁之例，有取同聲，有取轉聲。同聲則《毛詩》傳壺瓠、粲餐之類是也，轉聲則先鄭《考工記》注綆，輪箄也，後鄭《周

禮・司烜》注烜，火也，讀若煖，《方言》瘖，極也，郭注呼極爲瘖，倦聲之轉。緤端末紀緒也南楚或曰緤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之類是也。據段氏瘖豫端竝十四部，極紀第一部，則以爲部遠不相通轉者非。據此，則豦之訓材，蓋轉聲訓詁之例。未可據段氏説以相疑也。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一《總論文字聲音訓詁》 六經諸子之去今日，遠者至四千餘年，其間雖代有師傳，而歷時既久，文字有古籀篆隸之更，則點畫之形易淆，聲音有古今方言之殊，則開合之呼易變。字形淆，聲讀變，斯訓詁因之晦矣。【略】字音既變，則古之所稱，今無其語，共視同《誥》《盤》之詰屈矣。今之所呼，古無其字，遂欲別造字而附益矣。班固稱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則形聲淆亂。在漢即然，唐宋訖今，因而加厲。於此而欲求訓詁之明，豈易言哉。雖然，求之自有其方，明之亦有其道，要在探其原而已。詁以今語通古語則必探夫聲音遞變之原，訓以道物之形容則必探夫感物而動，故形於聲之原，訓詁皆以釋文字之意義。而未有此文，先有此義，則必探夫造字之始依類象形之原。聲有牙舌脣齒，聲雖變，而出聲之地不亂也，但別其牙舌脣齒，而聲音遞變之原可察也。音由心生，而心動於物，物之與聲，必惟妙而惟肖也，但會其妙肖之理，而感物形聲之原可識也。字體有古今之殊，而物象無古今之異，但參觀乎物，而依類象形之原可得也。蓋莫不原於自然也，得其原，斯不煩言解矣。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有音無字論》 一畫未開以前，渾渾噩噩，羣相安于淡穆，猶之赤子初生，呱呱而已，呪嘔而已，無所謂詖淫邪遁也。趙凡夫云：聲音之初，惟一阿聲，故嬰兒落地即出此聲，是爲文字之原，音聲之本，字母以阿字爲首，良有以也。《耳目資》云：元音丫嫗衣阿乍字雖無幾，萬國之籟無有能跳越者。今驗之滿字第一字頭之首句即此，而《華嚴》字母十三字首唱止有阿烏醫三字，無所謂丫嫗者。書契造而文字興，譬則稍長。以後知事愈繁，語言愈多，其究至于不可窮詰。然則尚質之世不能不至于尚文，勢使然矣。夫天子有考文之權，書名當隨時增益以備用，若宣王命史籀增造是已。今之等切諸書，何有音無字之多也。後世之音以漸而異，相沿日久，遂有失其最初之音，而後人不復知者，非盡無字，蓋有有其字而不知者矣。《小雅》心乎愛矣之愛不必又叶許既切，倉庚喈喈之喈不必又叶饑，莫知我哀之哀不必又叶衣，但即今音微合口低讀之，其音即得，而今之人反以低聲讀愛讀喈讀哀之音爲有音無字矣。又如《左傳》左輪朱殷注云：殷音近煙，不可即讀煙也，煙音平口讀，其音抑而低，近煙之音開口讀，其音揚而高，而今之人反以近煙之音爲有音無字矣。按殷煙古音開口讀，本同，至杜元凱時已分爲二，故云殷音近煙，然猶有近煙之音，今則近煙之音不知何音矣。又如《詩》我躬不閱，《禮記》作我今，古音開口，二字同，今之人反以開口讀今讀躬之音爲有音無字矣。又今人入聲之字多今人有音無字之字，而今人入聲之音即今人有音無字之字之轉音。如樂本魯刀切，自今人讀爲入聲，而魯刀切之音反爲有音無字矣。大抵凡字讀到正音，而流變之音自在其中。如愛讀恩既切，而恩逮切之音在其中矣。喈讀葛衣切，而各皆切之音在其中矣。哀讀恩希切，而恩皆切之音在其中矣。殷煙躬今開口讀，而今音亦在其中矣。樂讀魯刀切，而入聲亦在其中矣。所以然者，後儒逞其私智，穿鑿傅會，字字而音之切之譜之部之，諸字遂囿于字母反切之中、部分之內，有失其本音而不知者。猶之赤子能言，而方音鄉談遂有不能畫一者矣。今日者物産日繁，事變日多，機智日生，事雜言龐，不惟不能筆傳，抑亦不可口授，此無字之音所以愈出愈奇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使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其字形與讀之音聲，有所不足則增造焉，九歲之中使瞽史諭之，七歲之中又使象胥諭五方之語言，則天下享同文之治，豈不懿與。

清・張問彤《音汴序》 竊以爲聲韻之學莫切於童蒙，義理形象點畫偏旁之未暇求詳也而先發爲聲，其或失之，即語言應對當貽羞，況他日將施之文字也。顧童而習之而不能熟焉，勉强之失猶什之七八耳。

清・張楚鍾《字學韻學》 先正云字之音限於地，字之形限於時，然亦互有之。《説文》从某省有偏存其聲者，酉部是也。某省聲有偏存其義者，耿从炷省是也。

清・馬建忠《馬氏文通》卷二《實字・名字》 至同一字而或爲名字，或爲別類之字，惟以四聲爲區別者，皆後人强爲之耳。稽之古籍，字

同義異者，音不異也。雖然，音韻之書，今詳於古，亦學者所當切究。而況聲律之文，惟此之務乎。爰録如干爲則：

比字：皋比，虎皮也，名也，當平讀。《禮・學記》之比物醜類，解比較也，則動字矣，當上讀。而《周禮・夏官》：大國比小國，解親近之義，亦動字也，則去讀。分字：《易・繫辭上》物以羣分，別也，動字，平讀。《禮・禮運》：禮達而分定。名分也，名也，則去讀。王字：名用，平讀。《詩・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動字，去讀。尼字：僧尼，名也，平讀。《孟子・梁惠王上》：止或尼之。動字，入讀。令字：名字，去讀。動字，平讀。衣字：名則平讀，動字去讀。妻字：名則平讀，動字去讀。空字：靜字也，《詩・小雅・白駒》：在彼空谷。平讀。《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名字也，上讀。《論語・先進》：回也其庶乎屢空。窮也，亦靜字，去讀。思字：名用，去讀。動字，平讀。除字：解殿陛也，名用，平讀。《書・泰誓》：除惡務本。《漢書・田蚡傳》：君除吏盡未。皆動字，平讀。惟《詩・唐風・蟋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解去也，則去讀。慮字：《淮南子・原道訓》：澹然無慮。解思慮，名用，平讀。《書・太甲下》：弗慮胡獲。憂疑也，動字，去讀。冠字：名用，平讀。動字，去讀。咽字：曰咽喉，名也，平讀。曰哽咽，動字，入讀。庭字：《易・節》：不出户庭。名字，平讀。《莊子・逍遥游》：大有逕庭。靜字，去讀。衷字：《書・湯誥》：降衷於下民。解方寸所蘊也，名字，平讀。《左傳隱公九年》：衷戎師。當也，動字，去讀。惟《史記・孔子世家贊》：折衷於夫子。此衷字平仄兼讀。扇字：《禮・月令》：乃修闔扇。又篚也，名字，去讀。束晳《補亡詩》：四時遞謝，八風代扇。動字，平讀。釘字：名也，平讀。動字，以釘釘也，去讀。乘字：《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名也，去讀。《易・乾》：時乘六龍以御天。解駕也，《孟子・公孫丑上》：不如乘勢。解因也，《詩・豳風・七月》：亟其乘屋。解治也，皆動字，平讀。疏字：揚雄《解嘲》：獨可抗疏時道是非。解奏疏也，名也，去讀。《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解通也。《禮・祭義》祭不欲疏。解稀也，一爲動字，一爲靜字，皆平讀。培字：

名字，去讀。《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培塿無松柏。小阜也，名也，去讀。《禮・中庸》：栽者培之。養也，動字也，平讀。牽字：挽舟索也，通縴，名也，去讀。《易・夬》：牽羊悔亡。引也，動字，平讀。教字：《易・觀》：聖人以神道設教。解所以教也，名也，去讀。解教之也，動字也，平讀。荷字：芙蕖也，名也，平讀。《論語・憲問》：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動字也，上讀。盛字：《書・泰誓》：犧牲粢盛。祀器中之黍稷也，名也，平讀。《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靜字也，去讀。屏字：名也，平讀，《詩・大雅・板》：大邦維屏。動字，上讀，《禮・王制》：屏之遠方。解除去也。鈔字：名也，去讀，楮貨名，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謂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謂小鈔，見《宋史・食貨志》。動字，平讀，《漢書・公孫瓚傳》：剋期會日攻鈔郡縣。略取也。又與俗抄字同解。創字：名也，平讀，《史記・蕭相國世家》：身被七十創。解傷也。動字，去讀，《孟子・梁惠王下》：創業垂統。解始也，造也。《書・益稷》：予創若時。懲也。湯字：名也，平讀，《楚辭・九歌》：浴蘭湯兮沐芳。又殷湯。去讀，動字也，熱水沃也。量字：名也，去讀，《書・舜典》：同律度量衡。動字，平讀，丈量，商量也，《周禮・夏官》：量人。喪字：平讀，名也，《論語・八佾》：臨喪不哀，持服曰喪。去讀，動字也，又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又《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楷字：平讀，名也，孔林之木。上讀，動字也，《禮・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也，法也。又模楷。聞字：去讀，名也，聲所至也，《詩・大雅・卷阿》：令聞令望。又聲聞。平讀，動字也，《書・堯典》：俞，予聞如何。聞知也。傳字：去讀，名也，經傳與驛傳列傳之類。平讀，動字也，續也，布也，《禮・曲禮上》：七十曰老而傳。號字：去讀，名也，號令，稱號之類。《易・渙》：渙汗其大號。又《齊語》：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平讀，動字也，《詩・大雅・蕩》：式號式呼，大呼也。膏字：平讀，名也，脂膏，又肥也，《孟子・告子上》：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去讀，動字也，《詩・曹風・下泉》：陰雨膏之。稱字：去讀，名也，權衡也，俗作秤。又度也。作動字用，《易・繫辭上》：君子以稱物平施。適可之

也。平讀，動字也，《禮・月令》：蠶事即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知輕重也。又揚也，《禮・表記》：稱人之美則爵之。又言也，《禮・檀弓》：言在不稱徵。劑字：平讀，名也，質劑，券書也。去讀，動字也，調劑、藥劑之意。鋪字：去讀，名也，賈肆，俗作舖。平讀，動字也，《詩・序》賦之言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解布也。而金鋪，則門之銜環者，亦名也。墳字：平讀，名也，《禮・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仄讀，靜字也，《書・禹貢》：白墳，赤墳，土膏肥也。論字：平讀，名也，評論、魯論、齊論之類。去讀，動字也，《書・周官》：論道經邦。《禮・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彈字：去讀，名也，行丸也，又彈丸。平讀，動字，鼓爪也，《史記・屈原列傳》：新沐者必彈冠。又糾劾也。緣字：去讀，名也，衣純也。《漢書・公孫弘傳》：緣飾以儒術。註云：猶衣加純緣也。平讀，動字，循也，緣木求魚。又因也。監字：平讀，名也，《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詩・小雅・賓之初筵》：既立之監。去讀，動字，視也，《詩・大雅・皇矣》：監觀四方。又監、鑒通，《書・酒誥》：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而官寺爲監，名也，去讀。縫字：去讀，名也，《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平讀，動字，以鍼紩衣也，《詩・召南・羔羊》：羔羊之縫。親字：去讀，名也，親家、姻親之屬。《左傳桓公二年》：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平讀，動字，近也，愛也，身親庶務。又《論語・學而》：因不失其親。橈字：平讀，名也，《博雅》：楫謂之橈。去讀，動字，《易・大過》：棟橈。枉也。又《禮・月令》：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燒字：去讀，名也，野火曰燒。平讀，動字，爇也。操字：去讀，名也，節操、琴操之屬。平讀，動字，《禮・曲禮上》必操几杖以從之。磨字：去讀，名也，石磴也。《隋書・天文志》：如蟻旋磨。平讀，動字，《詩・衛風・淇奧》：如琢如磨。興字：去讀，名也，趣也，詩興、乘興之屬，而比興讀亦同。平讀，動字，《詩・衛風・氓》：夙興夜寐。又靜字，盛也，《詩・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以莫不興。擔字：去讀，名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弛於負擔。平讀，動字，《國策・秦策》：負書擔橐。騎字：去讀，名也，車騎、驃騎之類。平讀，動字，跨馬也。難字：去讀，名也。《禮・曲禮上》：臨難毋苟免。患難也。又詰辨之解，則動字矣，平讀。難易之解，靜字也，亦平讀。藏字：去讀，名也，《禮・中庸》：寶藏興焉。平讀，動字，匿也，《易・文言》：陽氣潛藏。又蓄也，《易・繫辭》：君子藏器於身。籠字：去讀，藏也，箱籠、藥籠。平讀，動字，《漢書・食貨志》：盡籠天下之貨物。而盛矢之器曰籠，亦名也。觀字：去讀，名也，宮觀、京觀之稱，卦名同。平讀，動字，《書・盤庚上》：予若觀火。鹽字：平讀，名也，《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去讀，動字，《禮・內則》：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

又卷五《實字・動字辨音》 同一字也，有因異韻而爲名字、爲動字者，已略於名字篇內。更有以音異而區爲靜字與動字者，或區爲內、外動字者，或區爲受動與外動者，且有區爲其他字類者，散見於書，難以徧舉，爰書如干以爲例：

中字：平讀靜字也。《書・大禹謨》：允執厥中。去讀外動字，矢中的也。《史・周本紀》：養由基去柳葉射之，百發百中。《孟》：其中非爾力也。恫字：平讀內動字，痛也。《詩・大雅・思齊》：神罔時恫。去讀靜字，不得志也。《史・蘇秦列傳》：是故恫疑虛喝。總字：平讀名字，縫也。《詩・召南・羔羊》：素絲五總。上讀外動字，合也。《書・伊訓》：百官總己。逢字：在東韻，狀字，鼓聲也。《詩・大雅・靈臺》：鼉鼓逢逢。在冬、江兩韻，外動字，值也。《左宣三》：不逢不若。若從笨則音龐，姓也。《孟子・離下》：逢蒙學射於羿。故《顏氏家訓》有云：逢、逢之別，豈可雷同。重字：平讀外動字，複也。《易・文言》：九三重剛而不中。上讀靜字，不輕之謂也。《禮・王制》：輕任并，重任分。又去讀亦外動字，因其重而重之也。《禮・祭統》：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從字：平讀外動字，相聽也。《書・益稷》：汝無面從。又就也。《易・文言》：雲從龍，風從虎。又自也。《詩・小雅・何人斯》：伊誰云從。去讀名字。《書・囧命》：其侍御僕從。放縱之解則爲外動字，亦去讀也。《論・八佾》：從之純如也。共字：平讀外動字，敬也。《漢・王褒傳》：

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其解公同之義者亦外動字，則去讀矣。《禮・王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而共給、共養有平去二音，音別義同。縱字：平讀靜字，南北曰縱，亦作從字。賈誼《過秦論》：合從締交。假爲外動者亦平讀。《詩・齊風・南山》：衡從其畝。去讀外動字，《説文》云：舍也，緩也。《玉篇》云：放也，恣也。《書・太甲》：縱敗禮。又操縱亦去讀。降字：平讀内動字，降伏也。《左莊八》：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去讀外動字，升降也。語云：降心相從。爲字：平讀外動字。《爾雅・釋言》云：作，造，爲也。《書・益稷》：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去讀介字，以也，緣也。《書・咸有一德》：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釋文云：爲上、爲下之爲于僞反。吹字：平讀外動，《玉篇》云：出氣急也。《莊・逍遥遊》：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詩・小雅・鹿鳴》：鼓瑟吹笙。去讀名字。《禮・月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施字：平讀外動字，設也，用也。《書・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去讀亦動字，惠也，與也。《易・文言》：雲行雨施。《禮・曲禮》：其次務施報。又及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又邪行也。《孟・離下》：施從良人之所之。惟施與之施，平仄兼讀。遲字：平讀。《説文》云：徐行也。則爲狀字。《詩・邶風・谷風》：行道遲遲。緩也，則爲靜字。《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久也，亦靜字，常語也。去讀外動字，待也。《後漢・章帝紀》：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遺字：平讀受動字。《説文》云：亡也。《詩・小雅・谷風》：棄予如遺。又餘也。《禮・樂記》：有遺音者矣。去讀外動字，投贈也。差字：平讀，叉兹切，靜字，不齊也。《孟・萬下》：其禄以是爲差。《詩・周南・關雎》：參差荇菜。初佳切，則爲外動字。差使也。初加切，則爲内動字。《説文》云：貳也，不相值也。《廣韻》云：舛也。《漢・東方朔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衰字：平讀，所危切，減也，弱也。《穀梁序》云：昔周道衰陵。讀崔音則爲名字，同縗字。喪服。追字：平讀，中葵切，外動字，隨也，逮也，送也。《詩・周頌・有客》：薄言追之。《説文》云：逐也。《左莊十八》：公追戎于濟西。都雷切，亦外動字，治玉也。《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又母追，冠名，與頧字通。治字：凡治之之治平讀，外動字也，治國、治人之類。而已治之治去讀，受動字也，國治、邑治之屬。故州郡所駐曰治，則用爲名字矣。推字：平讀，川錐切，外動字，順遷也。《易・繫辭》：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擇也，奉也，獎也，亦進之也。《書・周官》：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又通回切，排也。《左襄十四》：或輓之，或推之。《註》云：後送曰推。又讓所有以予人也。《史・淮陰侯列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又移也。《詩・大雅・雲漢》：旱既太甚，則不可推。《疏》云：不可令之移去也。居字：平讀，居之切，助字。《禮・檀弓》：何居。斤於切，内動字，安也，坐也。《書・盤庚》：奠厥攸居。《禮・曾子問》：居，吾語女。又積蓄也。《書・益稷》：懋遷有無化居。《註》云：化易也。謂交易其所居積也。戲字：平讀，歎字。又《莊子》伏羲作伏戲。去讀内動字，弄也。《禮・坊記》：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又謔也。《詩・衛風・淇奧》：善戲謔兮。委字：平讀靜字，雍容自得之貌。《詩・召南・羔羊》：委蛇委蛇。去讀外動字，任也，屬也。《左昭元》：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又棄置也。《孟・公下》：委而去之。幾字：平讀靜字。《説文》云：微也。《易・繫辭》：幾者動之微。上讀狀字，幾何也。《左僖二十七》：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去讀外動字，顗也。《左哀十六》：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予字：平讀代字，我也。上讀外動字，賜也。《小雅・采菽詩》：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與字：平讀助字。上讀名字。《説文》云：黨也。《管子・八觀篇》：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又外動字，善也。《禮・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又許也，從也。《論・先進》：吾與點也。又施與也。《禮・曲禮》：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去讀介字。《論・學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躇字：平讀狀字，躊躇，猶豫不定之容。入讀外動字。《公宣七》：躇階而走。《釋文》：躇與踱同。又《註》云：猶超遽不暇以次。輸字：平讀外動字，以物送之也。《左僖十三》：秦於是乎輸粟于晉。又隳也。《詩・小雅・正月》：載輸爾載。又俗謂勝負爲輸贏。去讀

名字，指所送之物也。《韻會》云：漢有三輔委輸官。謂委所輸之物之官也。汙字：平讀，汪胡切，同洿，名字。《説文》云：濁水不流也，一曰窊下。《詩・小雅・十月之交》：田卒汙萊。又烏瓜切，外動字，鑿地也。《禮・禮運》：汙尊而杯飲。去讀，烏故切，亦外動字，染也，又去垢也。《詩・周南・葛覃》：薄汙我私。惡字：平讀詢問代字，又狀字，何也。去讀外動字，憎也。《左隱三》：周鄭交惡。入讀靜字，不善也，又陋也。嘔字：平讀，匈于切，狀字。《史・淮陰侯列傳》：言語嘔嘔。《漢書》作姁姁。又烏侯切，内動字，小兒語。又通謳。《漢・朱買臣傳》：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反字：平讀受動字，斷獄平反也，猶云定案爲反回也。《漢・食貨志》：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上讀内動字。《史・陳勝列傳》：使者五反。《孟子・梁下》：反其旄倪。則用爲外動字。怨字：平讀名字。《禮・儒行》：外舉不避怨。去讀外動字，怨天尤人。攤字：平讀外動字，開也，一曰手布也。《世説》云：王戎滿牀攤書。去讀亦外動字，按也。還字：平讀，胡關切，内動字，反也。《詩・小雅・何人斯》：爾還而入，我心易也。又句宣切，同旋，亦内動字也。閒字：平讀，居顔切，名字。《説文》：隙也。《莊子・山木》：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閒。又何艱切，静字，安也。《漢・司馬相如傳》：雍容閒雅甚都。去讀外動字，代也。《詩・周頌・桓》：皇以閒之。又厠也。《左隱三》：石碏曰：遠閒親，新間舊。又迭也。《書・益稷》：笙鏞以閒。閒者，迭奏也。先字：平讀名字静字皆通用。《老子》：象帝之先。去讀外動字，在後而先之也。《易・文言》：先天而天弗違。穿字：平讀外動字。《説文》云：穴也，通也。《詩・召南・行露》：何以穿我屋。去讀亦外動字，貫也，連也。《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濺字：平讀狀字，水疾流貌。去讀外動字，水激也。《史・藺相如傳》：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挑字：平讀，他彫切，外動字，俗謂肩荷曰挑。又取也，今揀人物亦謂之挑。又他羔切，靜字，挑達也，同佻。《荀子・彊國篇》：其服不挑。上讀外動字，引也，撥也。《史・項羽本紀》：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調字：平讀，田聊切，外動字，和也。《禮・月令》：調竽笙箎簧。又張流切，靜字，朝也。《詩・周南・汝墳》：怒如調飢。《毛傳》云：調，朝也，又作輖。去讀外動字，選調也。《史・秦始皇本紀》：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又名字，賦也。《正字通》云：民賦曰調。由是音調之謂樂律，才調之謂韻致，皆名字也。要字：平讀外動字，約也。《論・憲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又求也，勒也。去讀静字，緊要也。《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漂字：平讀外動字，漂浮也。《書・武成》：血流漂杵。又吹也。《詩・鄭風・擽兮》：風其漂女。去讀内動字，水中擊絮也。《史・淮陰侯列傳》：竟漂數十日。徼字：平讀外動字，要也，求也。《左昭三》：徼福于大公。《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又抄也。《論・陽貨》：惡徼以爲知者。《註》云：抄人之意以爲己有也。去讀亦外動字，循也。《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至游徼，邏卒也。又徼解邊塞，與《西都賦》之徼道綺錯解小道，則爲名矣。料字，平讀外動字，量也。《史・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又度也，理也，計也。《周語》：乃料民於太原。《史・李斯列傳》：君侯自料。《晉書・王徽之傳》：比當相料理。去讀如材料、物料、意料、詩料之類，皆名字也。

清・蔡錫勇《傳音快字叙》 外國文字多係數音一字，故同音異意字尚少；若中國文字全屬一音一字，故同音異意字繁多。無論中國言語繁雜，異省別邑，現不能藉傳音字以互相通意，即將來語言統一，亦間有悞會，此傳意字不能偏廢者。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善夫，浮山隱史之言曰：音有定，字無定，隨人填入耳。

清・張鴻楠《苔岑經義鈔》卷二《碩人之邁解》 説經者必知古音之部分而後可言古字之通借。古無韻書，其音讀與諧聲同，即其部分攸同，而通借之法寓焉。

又卷三《皮緐二字同音通用攷》 古字通用之例，不外轉借。轉借明而後音之同異定。竊嘗舉其例，蓋有六焉：曰本轉、曰本借、曰旁轉、曰旁借、曰互轉、曰互借。本轉者，字本同類，音又同母，貪利貪戾是也。本借者，字雖同類，音則異母，定姒定弋是也。其母同而類異

者，如猶與容與是爲旁轉。母異又類異者，如盍簪盍貸是爲旁借。互轉則聲分輕重，邦域封域是也。互借則形別纖微，盱豫紆豫是也。皮緐二字，一在古韻歌類，一在古韻桓類，一屬脣音重母，一屬脣音輕母。《儀禮・鄉射禮》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今文皮爲緐，其即旁借互轉之法歟。然古讀皮如婆，緐亦有婆音。《左傳》殷民緐氏，《釋文》緐步何反。《漢書・谷永傳》緐延壽，師古注：緐蒲何反。《蕭望之傳》又音緐爲婆。《史記》丞相司直緐君。索隱云：緐音婆。《文選》緐休伯，呂向注：緐步何反。是皮緐二字且無輕重之別矣，謂之同音宜矣。又緐與番通，《詩》番維司徒，《韓詩》番作緐，番亦有婆音。《史記》河東守番係。索隱注：番音婆。其番聲字，如《黨錮傳》蕃嚮，《地理志》蕃縣，蕃皆音皮，顏氏師古亦謂《古今人表》司徒皮即《詩》司徒番。《史記・太史公自序》：尼困鄱薛彭城。徐廣曰：鄱音皮。皮並讀如婆，大致歌戈爲寒元之陰聲，二部每相轉借，故如《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左氏》經瑣澤，《公羊》作沙澤。《詩》嚾嚾駱馬，《說文》引作痯痯。齊語言獻如莎，陳宋言桓如和，梁有吹臺，孝王時改爲緐臺，此皆音近通用，固不獨皮緐二字足以盡之也。

又《食饗不爲槩解》　字有同聲通借者，如《左氏傳》紀子帛，《公》《穀》帛作伯，帛伯同白聲也。《詩》燎之方揚，《漢書・谷永傳》揚作陽，揚陽同易聲也。《曲禮》食饗不爲槩，槩當爲概之借，槩概同既聲也。《春秋傳》吳夫槩王，《史記・項羽紀》正義槩作概，是槩概二字本通。又攷之《詩》頃筐塈之，溉之釜鬵，塈溉竝亦作概，槩之爲概，正塈之爲概、溉之爲概之比例，皆爲同聲通借，學者可無疑於其間矣。《曲禮》之槩必讀爲概者，概，主也，訓見《廣雅・釋詁》，此當爲禮家相承古義。爲人子者，父母在，食饗賓客不敢爲主。猶下言祭祀不爲尸同一意耳。舊注以槩量說之，以節限說之，義皆迂回未順，蓋祇知求之於本訓，而不知參之於通借也。

援例說經，通一義而諸義俱澈。原評

清・關燿南《諧聲述略》卷三　然画爲無聲之詩，詩爲有聲之画，以詩有聲韻也。每字必有一音，其始製之字，先得某聲，乃又諧之爲某聲，是得聲在先，而諧聲在後。如先得鼻字心字，乃又从鼻心聲而諧之爲息字，則息字亦諧聲字也。其得聲之字，大抵從字母而來。

梁啟超《沈氏音書序》清・沈學《盛世元音》卷首　有曰：　切音易於寫讀者理也，獨象形目治，切音耳治，目治無耳治之廣遠，耳治無目治之恆久，利害相抵也。余曰：　象形恆久，豈以其象耶。字形代變，意會者多，欲真恆久，非圖畫不可。字非圖畫，字各有音，漢文以邊傍爲訓詁者若干部，與格致大相刺謬，不足爲義。考字義之源只三，詳《文學性理篇》。既字義三源，安知不可用法成之。詳《書法篇》。字音有六千二百八十不同單音，詳《反切篇》。是更要於字義，何止千倍。西字不作字義，只以字音連句讀，通行天下，足證字音勝字義，字義難載字音。漢文音隨地而變，義不少變。字音盡載字義。觀《西字彙》可證。是切音字不獨廣遠，兼能恆久。

清・沈學《盛世元音》卷首《字譜》　沈學集中今中外字譜，並係之以論曰：　字也者，誌也，所以助人省記者也。古字寓形，今字寓音，欲利於記誦，筆逾省爲逾便，音逾原爲逾正。講求字學，後學所當然。必不能去古人爲法，不師古，如夜行無燭。余製十八筆，法古變今，至簡至捷，此譜文字變化之道殆盡。上古亞甲族，創製象形書法，自上而下，埃及巴西中國美洲土字，亦各有象形，性相同也。前四千四百年，腓尼興航海埃及，選其用煩筆簡少之象形，爲從音字諧方言，繼變橫書，連串成句，言語日多，筆畫更少，反切快而急，雙聲成單音，平聲爲仄音，字母漸得。亞述利亞方字，巴比侖尖字，亞拉伯篆字，印度扁字，希伯來圓字，希臘字細，首尾銜接，甲行自左橫右，乙行自右橫左，書法最異。以上書法各異，切反則一。至希利尼字母得廿二，羅馬并吞天下字母得廿五爲之。臘丁羅馬衰，列國用以切本地方音，字形少變，字數不一，書法則行行自左橫右。便寫讀合體用也。各國自稱其字母爲原音，英文不切法，法文不切俄德丹音，原而不原者也。西字筆畫亦象形化出，省而不省者也。歐人輒曰：　欲盡得原音，不曉天下方音不可。泰西格致，幾盡窺底蘊，惟此道闕如。然西字筆之於書，無異出之於口，一人坐誦，闔座瞭然，亦足以

富强。漢文體尚洪武，書亦如畫，字體代變，去古不遠。漢制學僮十七以上，試諷籀篆，授《爾雅》九千字，乃得爲吏。世尚端楷，筆畫難更，故反切始自孫炎，其後四十餘人，爭論雙聲疊均，無一造筆畫以成字，致反切爲庸圖。余考泰西所以無四聲有字母，中國所以有四聲無字母，以泰西不讀單音，創言之法，只在反切，故音繁筆省；漢文一音一義，泰西多至八九音者，漢文音單，創言之法只在單音，高下聲音，重疊筆畫，故音有四聲，筆多架疊。數百年前，日僧空開法漢文，製切音，變筆畫，今爲富强之基。國朝未入關，達海法蒙古文，製切音，變書法，旋混一統，此皆祥瑞之兆也。今日華洋雜處，千古一變，才學百倍於吾者甚多，余獨效顰，緣亦不偶，能切天下音，足爲全球法，當此盛世，容播元音。

又《文學》 余謂漢文積於義漢文聚名山大澤之菁英數萬萬之手跡，方至於此。而約於音。上古先有文，後有字，是文浮於字，音寄於義。音隨地有變，其字義宛在。考字義以小學，審字音無由討索。曰古音方音雙聲叠韻之書，其筆畫依然象文，夫象文一字數用，一用一音，所註之字，吾烏知某用某音。

四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略】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

宋・王欽臣《王氏談録・知字音切》 公言學者不可不知音切，苟不通，終爲不識字人。

宋・朱熹《晦庵集》卷五〇《合揚元範》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説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説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

明・桑紹良《抄文韻攷衷六聲會編跋後》 書韻二義，民生所需，乃聖賢之珍埶，文學之玄關也。

明・蔣震先《元韻譜叙》 夫讀書貴於識字，識字先於辨韻。童子不識字，質之塾師，塾師不能應，想相疑似，教之偏旁而已。至今點畫矇矓，音韻循之。若吴楚剽輕，燕趙沉重，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土音相承，不能出里，清濁莫辨，間同鳥語，而教與學者咸習而安之，聲韻一差，不但平仄不叶，則義理舛謬，文字之道，患莫大焉。

清・顧炎武《音學五書》卷首《荅李子德書》 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清・趙紹箕《拙菴韻悟・叙》 甚矣，聲之爲用也大矣哉。人稟陰陽五行之氣，即具陰陽五行之聲，萬形由之而辯，萬象由之而名，萬情由之而通，萬理由之而著，甚矣，聲之爲用也大矣哉。是以黄帝因聲而制律吕，蒼頡因聲而造文字，歷代帝王因聲而作樂考文，無不鄭重其事也。夫聲也者，神聖帝王莫不以之爲務，而學者可不以之爲務乎。余髫年時，四聲罔辨，音韻莫知，切之與反，尤爲不曉也。一日大人呼余且與愚弟而訓之曰：欲讀書者先識字，欲識字者先知聲，蓋聲在字先，而字在聲後者也。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韻叙》 韻學以六律爲本，字學以六書爲本。

清・王植《韻學臆説・序》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音韻之祖也。昉自虞庭，以教胄子，以和神人，豈細務哉。考諸先儒，温公有《指掌圖》，康節有《聲音唱和圖》，朱子亦曰音韻是經中一事，於此不理會，不免亂説牽補而不得其義，亦大害事。

清・楊廷兹《三韻易知序》清・朱燮《朱飲山三韻易知》卷首 韻學不易知也。有律韻，有古韻，有詞韻，有岐韻，如一字或兩音、或兩義、或兩用、或兩部義同、或音同義别、或義同音别者是也。有叶韻，即切音是也。此豈易知哉。

清・周文彬《周帖》清・周天益《六書存》卷首 音韻之學，資於誦讀者最要，自來學究，略不講此，遂令舛字譌音遍滿天下。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 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言》徧歷輶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聲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遞變之故可以通。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自序》 聲音根於性情，諷咏原乎經史，得

其解者片言便可了然，否則白首章句者茫乎莫得其指歸。其故何哉，蓋學者當咿唔時信口讀過，音律悉乖，駢偶失叶，及登大雅之堂，詞客韻士互相問荅，幾於不敢置喙，皆由平日視韻學爲無用，而不肯潛心故也。今我皇上設科取士，鄉會去表判而用詩，館課用詩而兼及賦，下及科歲試無不用詩，有志功名者，五音之清濁、八聲之高下，詎可不亟講乎。

清・余集《李氏音鑑序》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首　昔人謂音學只宜口授，筆之於書，便難通曉。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新訂切字捷法》　夫讀書貴識字，識字在考音，而考音悉本切字，此誠學者之要務也。

清・龐鍾璐《形聲輯略跋》　先君子嘗言不明等韻不可以讀書，不明古韻不可以讀古書，欲明古音，不外經典用韻及許氏形聲而已。

清・張燮承《翻切簡可篇》卷首　翻切固權輿西域，而經史音訓自魏晉來莫不用之。朱子云：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俗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又《談録》云：學者不可不知切音，苟不知之，終爲不識字人。

又卷末　學者今日所讀經史，莫不載有反切，而今日弟子不之學，師亦不之教，幾若經史之載反切轉爲多事，不知翻切一事，乃讀書識字之要。未有翻切以前，如許叔重之五經無雙，固不過稱曰讀若，而既有翻切則僅曰讀若，究何如標射之辨且覈也。朱子嘗曰：讀書須精韻學，要熟反切，莫從俗讀半邊字，不辨形聲。又答《楊元範書》曰：音韻是經書中一事，但恨衰，無精力整頓云云。吕新吾《選社師要略》亦曰：凡選社師，務取四十以上良心未喪、志向頗端之士，印官館之學宫，饒以日食。先教以講解《孝經》、小學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果見識純正，音韻不差，印官考試之，然後撥發各社。觀此則宋明以來，翻切之學固所不廢。何今日之棄置此學，賢不肖如一轍也。竊謂今日之不學，殆非甘於弇陋，大氏皆以圖難上口，遂致因循。

清・李維翰《諧聲譜叙》清・丁顯《諧聲譜》卷首　音韻，小學之先天也。六書，小學之後天也。三才既奠，必先有音韻，然後有六書，此先天後天之别也。是故治小學者，亦必先知音韻，乃足具通六書之得失；又必先知等韻，乃足具通音韻之得失。而近世治《説文》者幾不知等韻爲何事，則其所謂六書者可知，此正小學家所宜憮然自省者。乃專僻之徒，方且假記誦之雜駁以奪音韻精微之席，此豈孫叔然、陸法言諸先生所及料哉。

清・邵松年《等韻詳解序》　韻學非由口授，不得入門。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自序》　嘗思窮經必先識字，識字必先知音。《等韻》者，固諸書之管鑰，小學之梯航也。

清・蔡錫勇《傳音快字・入門》　字有音韻聲之分，三者串合而成。習者宜先學分音，次學分韻，繼學韻與音韻反切，再學分聲，然後進而學分句讀可也。

雜録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三《第十四論雜配・第二論配聲音》　子産曰：章爲五聲。蔡伯喈云：通於耳者爲聲。青作角聲，白作商聲，黑作羽聲，赤作徵聲，黄作宫聲。【略】《樂緯汁圖徵篇》云：【略】震主春分，天地陰陽分均。故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音至衆也，聲不過五；物至蕃也，均不過五。

唐・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　諸家調四聲譜，具例如左：

平上去入配四方。

東方平聲平俜病別　南方上聲常上尚杓
西方去聲祛黝去刻　北方入聲王衽任入

凡四字一紐，或六字總歸一紐。

明・吕坤《交泰韻序》　夫聲出於天而字從之，率然自然，人無毫與。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叙》　夫音聲之學，萬世同原，古今雖殊，音聲不異，四方各域，氣元不殊，然宇宙間一氣耳。氣一出則有音焉，有聲焉，音聲既具，文義斯存，諧之以氣，律吕具矣，非牽合附會者也。蓋

天地自然之元，而音之與聲，氣之與律吕會耳。何謂音，宫商角徵羽是也。即喉齒牙舌脣。何謂聲，平上去入是也。何謂律吕，即以音聲叶黄鍾是也。而其實非强爲律吕强爲音聲之謂也。細而入于毫芒，而莫窺其體用，分而合于象數，而莫窮其神化。古先賢哲以造曆明時，以宣風作樂，淵乎微矣。昔之言曆言樂者，不啻百家。至我明而樂法漸增，曆法漸備，惟夫音聲之説，原于器數者，不言音聲，言音聲者，不言風氣，殆亦不諧之以元乎。如梁唐沈顧西僧珙及朗禪師之韻，代多傳習而不能無議者，蓋不以律吕風氣爲本耳。何則，天地有陰陽，有風氣，有時令，有温熱涼寒，則聲有平上去入，音有宫商角徵羽，而八風二十四氣，其序不可紊也。故以二十四氣爲二十四韻之音，而以五音不同之聲加之以律吕，使以律吕統音，以音會聲，以音聲排之于六律六吕之間，以八風合于二十四氣之内，使衆律可攝八風，一風可貫衆律，一律布五音，一音通四聲，復于風氣律吕各爲縱横交錯圖一，因天地自然之元，盡音聲一定之數，又以半齒半舌與清商流徵依閏而分列之，則元音元聲備矣。至如聲有南北東西之殊，此皆人耳，非天之天也，吾之論乃聲之始而非因字以辨聲者也。若此者，以音寓于聲，而聲寓于氣，氣因于時，時有遷變，而此音聲終不可移也。若夫神而明之，被于金石，隨其消長以成歲功，以和天地，在人之變化耳，豈獨音聲云乎哉。

又　紀元者何，紀音聲之所自始也，亦六書中諧聲之所自始也，然其音聲不以意，不以形，不以事，不以義，而惟和協其聲音。古無韻書，只有韻語，而其所用爲韻語者，即十五國風之詩。地不同而聲同，舌各轉而音一，上自朝廟君臣，下至閭閻闤闥，人不同而語言皆中度中律，其六經及古歌謡曲調若一一而譜之，其所用爲韻語皆協調協樂。蓋先王之世，書既同文而又巡行方岳，考律同度，典樂之官，依律和聲，依律和聲則無異音矣。暨乎淫聲鄭樂作而雅樂亡矣。孔聖記樂，當時樂制俱存，只言其理之妙，至周末衰，秦火復作，而先王樂器並音聲俱不可攷矣。三代而下，既無採風之典，而方音各異，南北平仄不啻胡越矣。余之紀元者，循天地自然之音聲，一一而譜之，毋論南北，毋論胡越，雖昆蟲鳥獸，總不出此音聲之外，憑而聽之，皆可識矣，以之治曆制樂，庶乎其旨哉。

又卷一《發凡・音元論》　夫天地音聲，原統一元，故有六氣焉，八風焉，十二支焉，二十四候焉，春夏秋冬因之矣，宫商角徵羽因之矣，平上去入因之矣。何謂音元。音元者，天之氣也。天有六氣，而氣有盈虚，有八風，而風各有初中末，其或闔或開。一元之内，莫不中音合律，于律之中，紀之以喉齒牙舌脣，分爲宫商角徵羽，而加之以流變，則其音之元似矣。【略】夫是音也，其一元之氣乎，其大塊之噫氣乎，雖萬有不齊，而未嘗不出於竅也。蓋風至而律從，陽迴而陰轉者，的然不可易不可混，而具一元之統體者耶。

又《聲元論》　何謂聲元。聲者，地之氣也。地有十二支，則有始正中而平上去入具之，其或寒熱温涼，則春木之平，夏火之清，秋金之輕，冬水之濁，而始正中之間各有宫商角徵羽外，有卯酉之半商半徵，辰戌之清商，丑未之流徵之六聲，凡六十六聲而聲元備矣。半商半徵即半齒半舌。黄鍾一律，合於壬子，乃濁之正聲也。其宫之元，則類於和洪寒合。商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從藏雜鑿。角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共。惟此一字轉皆有聲。徵之元，則類於同彈特達。羽之元，則類於蓬蟠白跋。

大吕一律，合於癸丑，乃濁之中聲也。其宫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文無萬物，南音呼則入逢。商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棖茶寨宅。角之元，則類於乾權極及。徵之元，則類於成牀直軸。羽之元，則類於逢浮服伐。而流徵之元，則類於雷龍勒落。亥子丑三者皆水聲也。水性柔，故卑濕而處濁。

大簇一律，合于艮寅，乃平之始聲也。其宫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黄桓胡滑，用南音則入王。商之元，則類於錫涎席灂。角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吾頑僞兀，如北音則入王。徵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寧年暱涅，南音呼則入迎。羽之元，則類於明綿謐密。

夾鍾一律，合於震卯，乃平之正聲也。其宫之元，則類於容陽聿月。商之元，則類於俗音之呼隨魯頌續，北音呼則入棖。角之元，則類于昂敖額曼。徵之元，則類於能農諾訥。羽之元，則類于萌芒脉末。又有半商半徵之元，則類于神常署蜀。

姑洗一律，合于乙辰，乃平之中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玄雄硎黠。商之元，則似北音之呼生山色煞。角之元，則類於南人之呼迎研逆業。徵之元，則類於人然石日。羽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微晚味襪，北音呼則入文。其清商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嵩山速簌。寅卯辰三者，皆木聲也，水之子也，故和柔而近平。

仲呂一律，乃清之始聲也即平聲。其宮之元，則類於烏温沃揠。商之元，則類於精將即爵。角之元，則類於圭光國刮。徵之元，則類於丁顛嫡跌。羽之元，則類於水邊壁別。

蕤賓一律，合於丙午，乃清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翁安屋遏。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宗臧則作。角之元，則類于公剛格閣。徵之元，則類于東當德怛。羽之元，則類于邦貢百八。

林鍾一律，合於丁未，乃清之中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因邕一益。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榛之隻匝。角之元，則類于江京擊級。徵之元，則類于知中正祝。羽之元，則類于分方福法。而流徵之元，則類于靈良力略。巳午未三者，皆火聲也，火性燥，故烈燄而近清。夷則一律，合於坤申，乃輕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讙荒忽豁。商之元，則類於清千七切。角之元，則類於坤寬窟闊。徵之元，則類於天梯惕鐵。羽之元，則類於篇披匹撇。

南呂一律，合於兑酉，乃輕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亨蒿黑壑。商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聰蒼猝錯。角之元，則類於空康客磕。徵之元，則類於通湯忒撻。羽之元，則類於丕滂泊潑。而半商半徵之元，則類於聲收束鑠。

無射一律，合於辛戌，乃輕之中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於興香旭歇。商之元，則類於北音之呼撐初測察。角之元，則類於穹輕曲却。徵之元，則類於稱昌尺綽。羽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非斐沸〇，北音呼則入分。清商之元，則類於星相息削。申酉戌三者，皆金聲也，金燥近火，故森爽而近輕。

應鐘一律，合於乾亥，乃濁之始聲也。其商之元，則類於王完回或。商之元，則類於全情夕絶。角之元，則類於南音之呼揆狂簣●。徵之元，則類於田亭地迭。羽之元，則類於平便闢別。

以此六十六聲，協前九十六轉，共五千九百二十二聲。蓋北音則盈者爲三聲，虚者爲四聲；南音則盈者爲四聲，虚者爲三聲。不論有文無文，而無一聲之複出，無一聲之混淆，夫亦天地自然之條理也。

又　夫南風鴂舌，北調木强，東音口不能彈，西語舌傷于卷，且聲韻不講已久，習業者甚少，苟不深求，幾何而不爲方俗所混乎。故欲知聲音，須究律吕風氣根本然後可。弟北人明于音而溷于聲。南人明于聲而溷于音，必音聲竝察，斯爲全璧。

夫四聲五音，原自縱横，故聲内藏音，不辨音無以知五行之響音内統聲，不諧聲無以識律吕之和。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横有五音，是未達於經常之變，而失古人立韻之意矣。然音者其韻中之標準，而聲者其韻中之枝葉也。故五音和而四聲間迭在焉。古音聲既亡，《三百篇》音響遂無所續，後之作者，以其篇章歌調用被於管絃，率皆改易其字面，殊非原文。若依用原文，則皆不合律，故必正音聲而後樂調可復。今紀元旋宮縱横之法，其或者聖人之遺響歟。

七均七始者何。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宮音從丹田而起，商音從喉項而出，角音在口舌間，徵音從齒牙而出，羽音在唇吻端。五音之序，由中達外，前後不紊。而鄭樵《七〔音〕略》以羽徵角商宮爲序，等韻以角徵羽商宮爲序，今從者以宮商角徵羽爲序。

又　審音聲之法，譬如未知弦索者，先教和軫弦，弦軫相應，音聲自調，音聲調而得失辨，得失辨而人自具此道于胸中矣。音韻之法，不過導其喉舌，使調和無燥耳。

平仄四聲，農賈能辨。濁清七奏。文苑猶迷。韻成而聲得，文辨而字滋，上下數千古，縱橫百億甌，龍吟鳥語，金聲玉振，組織于三寸中。宋鄭漁仲參酌華梵十六轉聲，經緯沈氏四聲分韻，行作七音四十二譜，繼此金僧裁攝十六，開闔詳略二十四章，然皆得失並陳。

明・桑紹良《青郊襍箸・聲韻襍箸》 五位者，五音也，宮徵角商羽是也。音皆出於口而成響，各一其處，當自內達外以爲序。宮爲喉音，喉最在內，故以宮爲首。由喉而舌，徵爲舌音，故徵次之。由舌而齶。角爲齶音，故角次之。由齶而齒，商爲齒音，故商次之。由齒而脣，羽爲脣音，脣最居外，故羽爲終焉，皆自肰之序，一定而不容紊者也。

舊以角爲牙音，今以齶易之。牙，牡齒也，生於兩頷。齶，齒上肉也，舌上捲則舐之。夫音由喉而至脣成響之處皆在口之正中，惟次第不同爾。兩頷去中頗遠，牙間安得有音。若謂有音，則四音皆由一出，而角音獨以兩邊出，有是理乎。是以易牙爲齶，斷斷乎不疑矣。齶，一名齗。

五音五肉之字，各由義制，非某字即某音也。宮字角字羽字竝宮音。徵字商字竝角音。喉字齶字竝宮音，舌字齒字脣字竝角音。文韻諸書，亦非某字即某音是矣。但俗學謂喉即喉音，舌即舌音，牙即牙音，齒即齒音，脣即脣音，謬則甚矣。於宮徵角商羽亦然。

宮徵角商全具四科，羽惟極重極輕兩科。四音每科皆四品。羽音每科多一品，謂之衍音。商音進品，則有音而無字，盍難於成響，故制字者闕之爾。諸音間有如斯者，皆謂之欠音，或曰廢音，皆聲音之理自肰而肰。詳見下條。

明・朱光家《字學指南・序六書》 天地鍾靈于人，洩其機于聲，而神其化于字，惟字成象而有數，聲隨應而不膠，此六書之法，又所以盡聲之變，而通字之用者也。

明・周家棟《洪武正韻彙編・小序》 因聲以吹天地之氣，因氣以識人物之名，因名以定禮樂刑政之宜。角音而民也，徵音而事也，金音而秋也，木音而春也，迭領其候而宮也，單出而爲聲也，成文而爲音也，嗚嗚裊裊，鬱鬱以調而成韻也。韻和氣和而人物之和天地之和應也。

明・釋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頌五姓五音之例》 見溪四母角牙音，舌徵端知八母尋。脣羽幫非輕重攝，齒頭商目類精心。照穿正齒令商覓，曉匣喉宮影喻深。半徵半商來日下，各分字體不須禁。

又《總括五姓分配例》 見等牙肝角木東，舌心徵火喻南風。北方腎水羽脣下，西面商金肺齒中。喉案土宮脾戊巳，西南兼管日來同。後進未明先哲意，軒轅格式爲君明　又　牙角木肝已配天，端知徵赤火心連。幫非水羽腎玄並，精照金商肺白編。曉匣黃宮脾土喻，日商來徵肺心傳。脣牙舌齒喉該盡，五姓方形總配全。

又《三十六字母清濁傍通撮要圖》

五姓	角	徵	羽	商				宮半徵半商	
五行	木	火	水	金				土半火半金	
五色	青	赤	玄	白				黃半赤半白	
五藏	肝	心	腎	肺				脾半心半肺	
五音	牙舌頭	舌上重脣	輕脣	齒頭	正齒	喉半舌半齒			
純清	見端	知幫	非	精	照	影			
次清	溪透	徹滂	敷	清	穿	曉			
全濁	群定	澄並	奉	從	床	匣			
半清半濁	疑泥	孃明	微	喻來	日				
次清				心	審				
全濁				邪	禪				

明・葉秉敬《韻表・刻韻表序》 吾前所謂先天文字羲頡以嬰孩爲師者，師此嬰孩之大老也。若是，則文字之象形，操於三寸之管，而文字

之音韻，制於三寸之舌。以三寸之舌制文字之命，而天地生物，君父御世，聖賢立教之權，總由此以操，則《易》之所以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者，其在斯乎。若乃不以韻爲心學，而直以韻爲詞賦家之用，是何異不以《易》爲心學而直以《易》爲卜筮家之用也。嗚呼，吾安得以《易》視韻，以八卦視六書者，而與之冥契羲頡之淵源哉。

明・呂維祺《音韻日月燈・叙》　字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聲叶諸天，音胚諸地，叶者爲父，胚者爲母，在人爲牙舌脣齒喉，在天地之元音爲宫商角徵羽，牛鐸鳴而宫聲應，蕤賓奏而金鐵飛，陰陽剛柔之情，律吕聲音之變，飛走動植之數，鬼神幽明皇帝王霸道德功力之故，其道一也。

又　予獨曰：不有天地之元音乎。天之五行，地之五方，性之五常，其傳于人爲五音，加以半徵半商爲七音。有開闔，有清濁，有開發收閉，皆以宫商自然之律吕調之，非强而然也。故夫圖書也，八卦也，經世之律吕也，等子之三十六母、二十四攝、三千四百五十六聲，其道皆一也。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二變》　變宫變徵。商之大，次於宫。徵之細，次於羽。而角居清濁之中。五音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宫之閒，近宫收一聲少高於宫，謂之變宫。二變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已。有五音而無二變，不可以爲樂。布之絲竹鐘磬，合之依永人聲，無不皆然。



半舌半喉。五音得二變，而後成均古韻字。以完八十四調，此乃自然之理，雖聖人亦不得而增損，亦不得而改易。所以陳暘《樂書》，自謂去四清二變爲高，而不知其難以施行也。三十六母，從來末附二半，曰半舌半齒，或曰半徵商音，半商徵音，誤矣，混矣。樂律七音，本於人聲，樂律旋宫得矣，迺人聲翻改變商，非也。今正之曰變徵半舌，曰變宫半喉，後有細論。

又《省括圖説》　康節亦云：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斯言近之矣。

又《論字神》　字聲之清圓勁逸，以氣聲和三合而成。余既詳言之矣，猶未也。發而爲氣者，一百四十有四，和而爲收者，二百八十有八，出而爲正聲者，五千一百八十有四，抑又紛然矣。所以統之者何也。有神焉，神使氣，氣就聲，聲歸和，似屬氣之爲之，孰知一神之爲之也。前人謂人聲不同，有域於方隅，有生於氣體，有因於心術。夫人受天地之性，應感而動，則形於聲。宫聲得，莫不温潤而寬和。商聲得，莫不剛斷而立事。角聲得，莫不惻隱而慈人。徵聲得，莫不善養而好施。羽聲得，莫不深思而遠慮。行之以五德，則信義仁禮智。應之以自然，則喉齒牙舌脣。豺狼鸞鳳，感氣殊，而聲亦爲之異。器之爲形，短則肆而無節，陂則散而不收，儉則斂而不越，大則洪而有餘，回則淫衍而無檢，約則迫笮而不舒。局於器，而聲亦爲之異。吾人受天地之性，而具吾神矣。其亦慎所以感之者。

又卷二《通釋下・釋義》　蒼蒼者天，積炁而奠於上，人日遊炁中而不知炁，如魚日遊水中而不知水，一呼一吸之氣，食天之炁，時日加添以養炁也。大炁充滿圜中，無隙不到。吾父母種生時包裹此炁，立基成人，臍内一寸三分，至今在也，下地囚和去聲。然有聲，囚在吾身，天命之矣，非飲食營衛之氣也。養生家所以分囚與氣爲兩，囚與氣如橐籥然，氣呼出炁則逼下而鼓其響。氣吸入則炁升上而接於臍。誦讀謳歌之輕重長短，一根於炁。不但重藉炁，輕亦藉之。不但長藉炁，短亦藉之。清濁從此生，五音從此立，牙舌齒脣喉，一一從此聽命焉，是率性也。

又《虞典》曰：詩言志，歌永去聲。言，聲依永，去聲。律和聲。詩者，有韻篇章也。言者，六書文字也。志者，動以天也。歌者，暢發性靈也。歌而永者，長短輕重疾徐也。聲者，韍匏絲竹金石之八音也。依者，一一如人之永長短輕重疾徐也，使無分寸之限量，上下之相生。鏗鏘之中，節高者亢，卑者靡，則此韍匏絲竹金石之八音盡皆不和矣。是貴夫十二律八十四調七音以寫人聲而出於和也，何也，蓋律以寫人聲，非人聲以寫律也。律者，器也，形而下者之謂也。詩者，志也，心聲也，

形而上者之謂也。前賢論律吕尚未及全知，其當詳拙箸樂律希聲書中，但今人全不知八音出於人人口氣中，自昧其天性也，況夫黄鍾之易知，而人視爲難，反求於器。《統韻》之易知，而人視爲難，反求諸韻書，本是聲依永，而乃永依聲，本是律和聲，而乃聲和律。韻者，人也。八音，器而不靈者也，亦必出人之吹噓而始鳴。天之性不命之於器而命之於人也亦明矣。慧業文人定以臆見爲知言，此樂韻同源，今專言分爲韻者。

《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爲道。五忞，一陰陽發氣也。五聲，一陰陽出聲也。五音，一陰陽收和也。每字三合皆如此。統而言之，一韻爲清者十八聲，陰也。爲濁者十八聲，陽也。純濁十聲，太陽也。次濁八聲，少陽也。純清八聲，太陰也。次清十聲，少陰也。陰者迅而高，地氣上升也。陽者畏而微，天氣下降也。陰則欲微而不能，陽則欲高而不得，平之陰陽和而暢，上之陰陽微而婉，去之陰陽滿而洪，入之陰陽直而促。人人由此，囿於範圍。民非鮮能，特不自知其味耳。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廣大悉備中，聲音其要焉者矣。前所謂三合者，氣初發而未鳴，無聲無音自無如有者，天道也。無此氣安能透響，繼此氣而成文，非其中和不備有聲無音，人道也。即此聲而渾接於天，終收和而歸本韻之宫，自顯而微，地道也。有此和而此一聲乃清圓滿足。夫收和必歸本韻之宫。宫，土也。水火木金收於土。牙舌齒脣歸於喉，天然同然，謂非兼三才而成章音至十成一章。者乎。吾儒三合之音如此。

上古結繩而治，後伏羲千餘年，黄帝臣倉頡仰觀奎星屈曲而造字，不知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而畫卦即字也。曰乾則純剛，曰坤則純柔，會意也。曰艮陽止陰上，曰震陽起陰下，象形也。曰坎陽下陰中，曰離陰上陽中，指事也。曰巽陰伏陽下，曰兑陰現陽上，會意也。重爲六十四卦，七十八聲，皆文字也，而六書之義已大備矣。當其自無而有之時，是爲太極，是生兩儀，是爲奇偶。一堅奚。者奇也。兩奇一一。者偶也。即此是文，即此是聲，後人指一益悉。爲文字之祖。謨指一堅溪。爲萬世文字聲音祖也。蓋自無而有，隣於太極，囫然有聲，即屬於一。堅溪。是故《統韻》遇萬聲萬音，提此一一堅溪。字爲唱即歸於綱，如衆星拱北者，然伏羲真萬世文字聲音祖乎。

律韻同原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器也。器欲其精良。精良云何。欲其合於十二律之分釐毫絲忽初而已矣。十二律云何。每律七音而已矣，七音法也。法欲其合元聲。元聲云何。始於細若氣微若聲，起於黄鍾以定八十四調而已矣。器不精良，雖善詠，戛者不合也。詠戛不當器，雖精良不合也。器與法，皆欲其盡美格神人若鳥獸，而中和之樂在是矣。六書分部，古籀篆隸字也。字載簡策亦器也。字欲其音切，音切者，法也。法欲得其母，得其韻而已矣。得母得韻云何。母欲其切當不隣於他母，韻欲其統同，不雜於他韻而已矣。能知母而不知韻母居何韻中，即知韻而不知母韻在何音中。自分卦造字以來至於今，推知母知韻者何人，推韻之統同畫一者何書，無有也。無怪人盡皆然也，而況於音乎。不知人人性中所同然也，性同而道不同也。道不同而率之而教之盡不同矣。同文而不能同聲，此亦古今之大缺畧也。

四九立韻　天誘愚衷，從事聲音之學近六十年。詢余何師。無師也。無師而無不師也。法之短者，因其短而生長。法之長者，因其長而生變。變者，和也。少嘔心於律吕，而解律吕之生於人，不生於器，因化琴面上開九寸，中開一尺八寸，下開三尺六寸之三開而三之，爲三十六，因通《易卦》太陽之九而四之，立一韻爲三十六，重之爲三十六韻，四其三十六爲百四十四韻，立爲天聲母，地音韻，其三十六名韻母，而經其韻爲三十六聲，緯其母爲三十六音，從衡聯之，上下左右不能一字遊移，立韻綱三十六而一韻及三十六韻不能遊移，四之而四聲百四十四韻，五千一百八十四聲，不能遊移，似乎畫一以定矣。蓋夫人已入《統韻》者，遇一字而詢其何母何韻，猶煩思索、猶煩擬議未善也。擬議得矣，不如桴之於鼓未善也。然則當下即得者，何謂得。其韻得，其七音得，其母得，其清濁得，則俱得也，猶煩思索擬議未精熟也，是有桴鼓近法，在聲音祖一奇。之一聲是也。得其一，萬籟集矣。

統説　三代迄於漢唐，有讀若，有翻切，音之統不遠於古也。六朝初唐，始立韻矣。韻之立，則若近焉，若紛焉者，何也。以未合於古今人

口角所同，然而統不得也。韻者，何也。始於歌也。歌則以此起調，以此畢曲，其章十音爲章。中句節收聲無不勻於一，故曰韻也，有二三焉，非韻也。韻有起伏，是資平仄。平有輕重，是爲陰陽。昔人已知分之、用之。仄有陰陽，人已由之而不自知之，以未經前人點破耳。如作聲調之文，偶下一陽聲字，自則以爲輕咽，改爲高爽者，蓋陰聲也。如偶下一陰聲字，自則以爲劣亢，易爲微婉字，蓋陽聲也。韻至於村夫巷婦，天然自合。學士文人，揣摩忽失者，何也。以昔人立韻，未能有所據而言之，無所據而言之，因不能顯，因不能分，微芒近似者收之，因微芒近似而遐隔者亦收之矣。遐隔且不能辨，又何論於微芒。若曰聲音之妙甚難理會，則此語悞人甚多，所以古今人守成說，不能畧進一步也。不能更進，智愚俱困矣。今欲指明之，顯言之，剔其遐遠，辨其微芒，亦何說而處此，貴夫有以統之也。統之云何。以角徵商羽宮而已。欲指夫角徵商羽宮，益增夫人之迷眩耳，人之於聲音也，不外牙舌齒脣喉也。角爲牙，徵爲舌，商爲齒，羽爲脣，宮爲喉。今屏去角徵商羽宮，惟指言夫牙舌齒脣喉。夫人惟據牙舌齒脣喉之官，而悉按入於角徵商羽宮之理，則統在是矣。不言夫半舌半喉者，猶變徵變宮不別立調也。一韻無二綱，一綱無紛目，是以統之也。

又卷二《通釋下・定七音》 室爲喉宮也。小喉爲半喉變宮也，其序居正宮後，在羽之下，當抵二門爲齒商也，兩廊爲牙角也，半軒爲半舌變徵也，甬道抵二門爲舌徵也，大門爲脣羽也。以上喻七音之序，有輔七音者，兩角門爲鼻，則升氣以相應，帝小門爲耳，則聽響以相正，小□爲目，則對籍以相稽，茲已形七音三輔矣，猶未進於理也。

定七音之序，序以得長短。

喉	齒	腭	半舌	舌	脣	半喉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定律呂之管，管以分七音。

黃	大	夾	仲	林	夷	無	吹口居下，繫□雙孔居上。
太	姑	蕤			南	應	

右真合律者爲佳管。黃帝命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嶰溪之谷，定黃鍾之宮八十一分以爲律，本與此佳管無二，然後可以旋相爲宮，否則，賤管每高一二律，無有真黃鍾，焉能相生損益於十二律以和八十四調哉。蓋管律千古不移者也，旋宮以分七音稍差寸之釐毫絲忽初，便有不和故也。管定而絲定，絲竹定而八音定矣。律呂字本二言，今以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作三言記之，以便指相生之律，相生之律曰黃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亦作三言記之，此已指其定位，猶未合之人聲，泛言律呂，奚裨律韻同源耶。

夫人之喉，亦如嶰谷之竹，頸之大小長短廣狹不一，又宜輕宜重間之，如嶰谷竹短而小，則其聲疾而短聞，長而大，則其聲舒而遠聞，皆失律也。人吹之亦猶是，吹氣在下，自吹口而上，輕重疾徐與佳管釐毫絲忽初密合，離婁不能辨竹，全馮師曠之聰，人聲竹管俱歇，獨此佳管不移，可求師曠無處覓人聲，而求人聲於竹管，竹管依人，不響如響也。聖人於此審察定律呂，又謂絲竹不能垂教百世，金石潤燥不移而八音定，人於此思之，律呂先有人聲乎，先有竹管乎。故曰聲依永，詠。不以永依聲，律和聲，不以聲和律也。

古今來樂譜，帝舜十二言，簡要盡矣。重去三字先後之次，則志詩言，歌永聲，依律和也，言以記文字，則此文字依於樂斷然者矣。和者何，則是韻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非韻乎。蔡氏訓聲爲宮商角徵羽，不曾說到人聲絲竹。絲竹，器也，發之者，人聲也，人聲本有此宮商角徵羽聲，不說到絲竹依永，人每視爲五音混混過去。又不能解何以爲五音依永之聲，是絲竹器律也，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十二律而無餘，若止以宮商角徵羽爲聲，則是律和律也，今欲明人人聲韻，不得不先明樂聲，言樂聲，乃所以言聲韻也。

聲韻者，其樂律之元乎。大禹聲爲律，身爲度，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人何常不聲爲律，但不知韻耳。不知韻，由於不識字耳。人何

常不識字，但不知字聲著落，故不知韻耳。古今人多如此。急管繁絃，何常不是樂，但聲也，無韻也。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韻也，乃真樂也。聲不三合收於宮，其聲不全，併有誤讀而不能收本宮之清濁者。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又《稽往》 物用於有形而必敝，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在。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凡夫胸中有成竹矣。

明・喬中和《元韻譜・自序》 人生於五方，各得其氣之偏以爲聲，而東西相舛，北南相乖，勢也。迭出正，迭出變，何怪諸恢以大觀，合以大元，則異正以盡同之變。今夫蟬自鳴也，馬自嘶也，收焉亦天聲之不相礙，況人也，而戛戛然異彼仝此，是此非彼，夫亦未之思乎。試思聲從性竅出，萬物一性，則萬舌同聲同，故一一，故萬數之所不容已也。

又卷首《釋目・律吕釋》 權衡量度，咸從律起，況韻耶。昔治韻家但論五音止矣。不有六律，其孰從而正諸。余妄於本佶中得一唱一和之響，而名律名吕，又於十二佶中得疑陰疑陽之情，而立圖立解，雖偶定於此心，聽取衷於來哲。

又 一宫立而衆音生，故佶首以象太極也。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陰柔陽剛，故柔剛所以象兩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柔具一律吕，剛具一律吕，所以象四象，三籟以象三才，又以象三旬，而合三十聲以象月之日一籟也。而一律一吕得十聲焉，以象幹，佶十二以象支，聲音各五象五行之具陽陰聲以象朔不足也。故入缺音以象氣有餘也。故二變生變宫附徵，變徵附商，審音度勢，譬之閏中氣不過朔也。天九地十而變化之數窮。十九籟以象章母，七十有二以象候五之得三百六十聲以象歲，而一佶畢矣。循十二佶以象紀，一紀之數得四千三百二十，是爲正聲一聲也，而平仄相錯則爲五，律吕相代則爲十。十二佶相環則爲一百二十，是爲變聲。實聲之數一佶得四萬三千二百。合三佶得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一元畢。歷十二佶得四元以象四季，而天地之氣竭矣。或疑曰：邵子推一元而數盡，子胡得而四諸。余曰：天開於子而肇於酉，地闢於丑而肇於戌，人生於寅而肇於亥，借令一元而已矣，則肇於何居。是爲窮天地之終終始始，而呼吸變化萬彙之響盡此矣。

明・何瑭《柏齋集》卷九《讀律吕元聲》 《律吕元聲》，莆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黄鍾律三寸九分最短，蕤賓律九寸最長，宫音最清，羽音最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略】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爲自然。喉爲宫音，舌爲商音，牙爲角音，齒爲徵音，脣爲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爲可據矣。喉爲宫音，豈非以其來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爲宫以配之。脣爲羽音，豈非以其來之短淺而清乎，故古法以短律之音爲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宫音最清，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宫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

清・樊騰鳳《五方元音・序》 竊惟六書之作，原本於開天一畫而有奇有耦，總不外陰陽五行之理，而在天爲五行，在地爲五方，在聲爲五音，則其廣休文製韻之四而五之也。實爲理數之自然而非創也。

清・毛奇齡《西河集》卷六《历代樂章配音樂議》 至若樂章配音樂，則《舜典》詳言之。如曰詩言志，歌永言者，則但作詩而吟詠之以成歌是也。曰聲依永則遂以歌而被之五聲，或爲宫，或爲商，皆得以聲依之。而于是曰律和聲則合十二律以和其聲，或合黄鐘之宫，或合夷則之商，而于是曰八音克諧，夫然後以金石絲竹八部樂器倚而成曲。則以樂章配音樂者，一在審聲，一在定律，一在制器。所謂審聲者何也，凡有字必有聲，如宫聲宫字吟在喉間，便爲宫音，此字審聲也。至通句吟之，倘徵羽字多則宫字之轉須入輕清以從徵羽，此爲句之審聲。而合觀其詞，或爲宫用，或爲商用，倘爲商用則又將酌之重輕清濁之間，而使宫不函胡，羽不狄殺，而歸于商調則又爲曲之審聲。此即《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者。蓋調雖一定，而曲有轉圜，所謂以有定之調押不定之音是也。定調之法，詳《竟山樂録》。

清・潘耒《類音》卷一《聲音元本論下》 現在之聲音文字，足給於用，而子必盡發無字之音，釐定各音之次，亦有用乎，其無用乎。曰：奚爲其無用也。樂之五音六律，以人聲爲主，笙鏞絲管，皆取協焉，未有音而不中於律吕者。世有萬寶常、李嗣真，其人必能審其宫商，諧諸樂

律。《皇極經世》之書，以聲起數，以數發占，一切風雷水樹鳥獸昆蟲之音，皆可測驗，而況於人聲。世有李之才、邵康節者出焉，必能察其陰陽，通諸象數，綜一編而天地萬物之音具焉，奚爲其無用也。

清・施何牧《韻雅・雜論・音本自然》　音聲之道，本乎天地，極其自然。昔者伶倫截竹候氣，吹黃鐘定律吕，其明徵也，人聲亦然。其發而爲音也，喉脣舌齒脣之間，吞吐抑揚，自有宫商角徵羽之五音。是故九州風土，剛柔所致，雖萬有不齊，要之臨文一也。秦未嘗無入聲，吴未嘗無上聲也。

清・高奣映《馬氏等音序》《滇文叢録》卷二三　未有天地，先有音聲。夫何以知未有天地而先有音聲也。如天之爲天，一噫氣清之以上浮也。地之爲地，一噫氣濁之而下沈也。地之塊然，天之冥然，莫非此噫氣之清濁爲之，豈非未有天地先有音聲乎。夫音者，聲之節也。聲之雜比爲音，如鐘鎛鐲鐃金之器，節之以發音者也。亦猶絲之有琴瑟琵琶，竹之有笛簫篪管也。其爲節之器，不僅是也。至匏之笙簧竽則三焉，土之塤缶烏烏，革之鼓鼗，木之柷敔則二矣。惟石之節則僅以磬，故磬之精詣入於耳爲音之所獨至，故聲從磬從耳也。聲者，形氣之相軋而成者也。雷發谷響則爲兩氣，鼓桴叩擊則爲兩形，羽扇鼓矢則形軋氣，人吹器應則氣軋形，要皆習以不察感物之良能耳。使無聲音，則天之被於物者可以不風，地之受其氣者可以不竅，伶倫無勞取嶰竹，黄帝不事聽鳳鳴矣。如鳳之聲協陽有六，將思製之以爲律。鳳之聲協陰亦有六，將思製之以爲吕。由以知十二月之有律吕也。心知其故，而終焉測天地之氣之所以至。究莫得而知之，斯阮隃之陰嶰谿之谷，斷節比□□二筒之所由作矣。嗣之候氣□□以緹縵之室實之，以葭管之□□求聲乎律也。自一黍之廣以漸推之于分焉寸焉，遂得爲長短高下清濁之宜，其譜之以傳聲音者，則又悉其于字，一字之有五音，而清濁高下備則取音於舌，以等□□不外反切二法也。吾友馬子盤什，精於字學，以六例明等字之法爲《圖説》二卷，當永訣以訂余爲□□。余撫其腹以感之曰：喜怒哀樂之發音聲，乃獲天地之和。兹子誠樂，而我則哀。能爲子忍傳此遺餘耶。槃什曰：天地莫不遺餘，即遺餘傳其遺餘耳。余三撫其腹，幾幾泣數行下。槃什則按其皤腸揮笑若尋常。吾始與槃什交，異其腸巨若容數斗也，異其指如錘，掌如巨靈之手，而彈琴弄柔灑灑然而悉無所滯也。異其身大無馬之足聽乘，異其巨目電行，闊口滑稽也，及知其學之有源，才之天賦，心之如雪，品之如山，而後結之以久，要槃什少余，余戲恒以小友呼，其實以孔融、李膺予之矣。迨交愈久，愈見其不窮，愈異其乳如囊乘，下可以藏硯，足容數杯，更異其行若飛不少喘，而杯硯挾之則甚堅不落也。夫天之生是人必有是人之建樹，胡以家禍竟付族黨之一戮哉。禍之所逮，于法有當，惜聖明之未見其人，如見之，逆知其必予不次之赦矣。今槃什往矣。猶有此書在傳。其遺餘足以見其人之一斑，不猶其一黍積一竹之候，斯可以見天地之情也乎哉。是則音聲爲萬事之根本焉，王者之制事立法，推物度以合軌則，莫不於是乎出。余故曰：未有天地先有音聲也，然則天地之大，悉具一黍，陰陽之微，盡歸節竹，天地無所逃，而況於人乎。若然馬氏不以《等音》傳，而轉以一戮傳，其一戮傳則讀馬氏之《等音》者，當笑歌而笑歌之，當悲聲烏烏而慷慨之，總一音聲之道也，一音聲之微也。知此則聲音自然之妙得之矣，知此則範圍天地於一黍一竹中，莫不知八音之所自十二律之繇來矣。姑藏是書以徐圖刻之。

又《林氏聲位序》　聲何以言乎位，而林子之意，特在於中之一聲也。有中則位當也。位何以取夫聲，林子以平上去入聲中，加以一聲曰平上去入全也。加四以爲五，所以配五音以成五聲，以備五行。斯所以有承轉縱闔開也。夫大《易》之爲道，欲其當位焉而已。若僅平上去入也，如玉爲缺其中而不爲環也，如貞下之無元，自終而不始也。今加一以完金木水火土之數，此平上去入全之，即可以開承轉縱闔矣。蓍之德圓乃神也，卦之德方乃知也。莫不於此悟聲之有其位，信口舉一字作衝口以呼之，五聲莫不當其位，則五聲莫不始而終，終而始焉。林其先大夫光禄公曾六開省府，故其從之也閲人多，故其交游也得人異，故其誦習也搜書廣大，而樹德樹勳細，而藻文柔翰其又細也，他且盡乎技，況區區之字學云乎哉。雖然，聲之爲道微矣，審天地之氣，蓋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也。故聲以情質變，律以和恒極也。故八音協以聲和，五音分而聲

變，和之變之，莫不以質以情，情之動，質之本，則位自素定已。遡光禄公開府南中時，余託在寀屬暨公冢君來守祧，又重之以寅協之誼，迨雨雪載馳，又與公之季君結金蘭之契，謂世講深之以情好，而益以斷金之義者也。今冢君自江南如遼，左季君自滇之兄所，始出《聲位》，乞余爲序，余曰：刻玉紀盈虚，則五行之聲正，即五行之位定，范金均清濁，則八風之氣宣，即八風之位正矣。吾弟能以五行備聲位之道，顧太極函三爲一之祕，知不難浹元氣以葆元光。諺常謂聾者善音聲，以耳之氣閟，故以心當耳。而心之聲音之理爲益精也。吾弟殆天授之以聾，俾其精聲位之學歟。此疇昔之戲言。兹窓風梁月，想望有年，而春樹暮雲，時時結□□□，於疇昔之戲笑，思而不愈曰□□之深情也哉。冢君諱本元，□□□吾弟即益長爲光禄公之第四子，其雁序之存者，或顯或否，人皆知之，不待吾之有言，今惟傳其著述而已。

清・倪蛻《蛻翁文集》卷一《聲説》 天下有無形而有聲者矣，未有有形而無聲者也。天無聲以變而聲，地無聲以震而聲，水也激之而聲，石也裂之而聲，風感於木，鬼憑於物，雷奮於陰陽之磨戛震蕩，亦莫不有聲，下而至於鷄鳴犬吠、雨蚓秋蟬，雖其洪纖清濁之不同，而其爲聲一也。然而靈變無窮，參天兩地，揚之則鸞鳳游霄，抑之則煬和抱德，獨得元和正始之氣，以合於冥漠不同於物物之聲者，惟人聲爲然耳。人固天地間物中之一物，我亦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夫既爲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又豈獨無天地間聲中之一聲乎。雖然，聲之爲道不一矣，蓋有能小而不能大者，蠅之薨薨、蚊之嚶嚶是已。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虎嘯而生風、龍吟而波湧是已。噫，能大而能小者，其惟洪鐘乎，大叩則大聲，小叩則小聲，我將爲蠅翼蚊喙乎，抑將爲虎嚎龍吼乎。以造化爲冶而無萬石之銅，以陰陽爲炭而無百煉之工，則聲之爲聲，其視物物亦若是而已矣。己亥秋，蛻道人遊於若水之津，有西行詩一卷，是一聲也，爲《聲説》以引其端。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五聲解》 槃什氏曰：五聲各有所屬，以象五方之德。平聲屬東方，音平平而初生，木之德也。上聲屬南方，音上而升，火之德也。去聲屬西方，音過去而清響，金之德也。入聲屬北方，音下而入，水之德也。全聲屬中方，土旺于四時，故其音全而渾，土之德也。援意謂五聲得此而全，故謂之全也，即謂之下平亦可也。然五者皆不得已而强名之耳。

五音分屬解

東方，民象也，其音牙，其聲平，其行木，其旺春，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麟，其音角，律中太簇、夾鍾、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色青，其德仁，其屬肝，月建寅卯辰。

南方，事象也，其音舌，其聲上，其行火，其旺夏，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吕、蕤賓、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色赤，其德禮，其屬心，月建巳午未。

西方，臣象也，其音齒，其聲去，其行金，其旺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南吕、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色白，其德義，其屬肺，月建申酉戌。

北方，物象也，其音脣，其聲入，其行水，其旺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黄鍾、大吕，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色黑，其德智，其屬腎，月建亥子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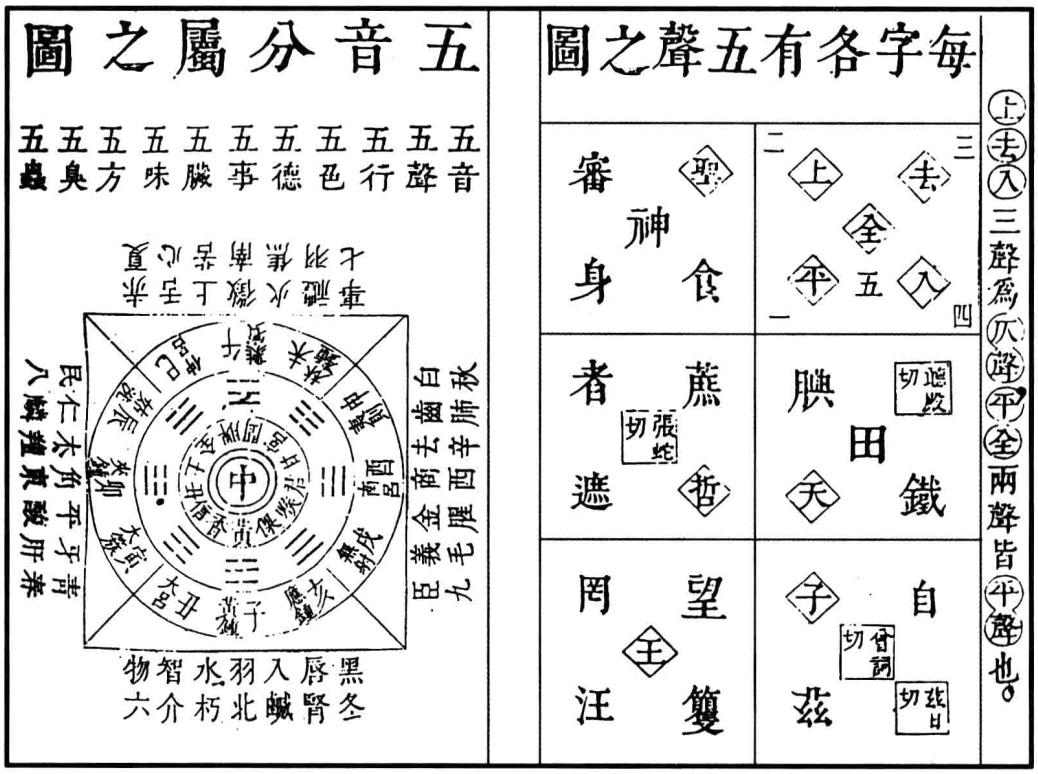
中方，君象也，其音喉，其聲全，其行土，其位寄旺四時，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宫，律中黄鍾之宫，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色黄，其德信，其屬脾，月建閏。

清・張廷玉等《周官義疏・春官・鞮鞻氏》 聲音之理出於自然，不以中外遠近有間。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三十六字母總論》 三十六母之分配五音也，此天籟之真，非人所能意爲者，其中疑義，不可不辨。竊謂古人作圖之意，擬諸四時，故角屬木，其音有四，於時爲春。徵屬火，其音有八，於時爲夏。宫屬土，其音有八，於時爲夏令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爲秋。羽屬水，其音有四，於時爲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

又 造字之初開于一畫，而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遞推遞衍以迄於無窮者，有角徵宫商羽五音爲正數，即有半徵半商爲奇數。奇數者，所以補正數之所未備也。字之廣大，悉備於此可見。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韻叙》 天地之元音，流於天地而合於人心，莫不有自然之節，未可以意爲揣測也。



又卷一《論五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盈。天地間萬事萬物未有不囿於五者，五行、五運、五方、五色、五味、五常、五事之屬莫可枚舉，人身各具五臟，發爲五音，宜乎千古同然，靡有異説矣。聖人審音定律，猶恐天下後世之不能悉協於一也，故借宮商角徵羽五字名之，正取其音之顯然明白使人觸類可通耳。自後儒專以名義解之，於是聲音反晦。人持一説，直與聖人相牴牾而不自知其非。如以宮字爲角清音，徵字爲商次清音，烘洪宮音字也，或以屬羽，風馮羽音字也，反以爲宮。商字在今陽韻，却編陽韻入宮，羽字在今虞韻，翻連語韻附角。開口爲商，夫人而知之矣，偏改爲撮口。撮脣爲羽，又一定不可易矣，故增曰閉口。甚至尼怩同母同聲字也，分列徵商。牙舌異母異子音也，顛倒宮角。總由未就宮商角徵羽五字，細審其音，是以愈求愈遠。按《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窮中，聽商如離羣羊，聽角如雞登木以鳴，音疾而清，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馬在野。可謂審音入微，形容曲盡矣。惜後人難於領略。《爾雅》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重者大也尊也，宮音洪大，爲衆音之主，故曰重。商音疾而厲，金性然也，故以敏狀之。《白虎通》曰：商者强也，與此同義。角音半清半濁，介在宮商徵羽之中。五音六律始於角而終於角，故獨以經目之。迭者逸也，徵音清而逸，故曰迭，古稱雜以流徵是也。羽音至清，輕微而疏越。《國語》云：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頗難名狀，柳性似之，故借以擬諸其形容，猶大易取象之意。亦可謂解説精微矣。註者僅指爲五音之别名，後學亦以别名置之何處，更加揣摩。《切韻古法》云：宮舌居中，商口開張，角舌縮却，徵舌抵齒，羽脣撮聚。其詞雖俗而確當不易，學者凝神静慮。按此調之，凡合口出聲，包含雄渾，隆隆如殷雷者，宮也。張口出聲，嘹喨清遠，鏘鏘如戛玉者，商也。舌端卷縮，聲出牙腭，剝剝啄啄，如鳥啄物者，角也。舌尖外抵，聲出齊齒，呲呲倪倪，如鼠嚙物者，徵也。脣聚而聲出，輕清遠引，栩栩然如鳥翔之聲，隨風悠揚者，羽也。自然同然，入耳即得要，毋庸以己意穿鑿於其間耳。列五音之次，曰宮商角徵羽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此數有多寡之差也。宮最

濁，商次之，羽最清，徵次之，角半清半濁，此音有大小之等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人，徵爲事，羽爲物，此義有輕重之倫也。若論相生之次，曰宮徵商羽角。宮數八十一，三分損一餘五十四爲徵，徵數三分益一得七十二爲商，商數三分損一餘四十八爲羽，羽數三分益一得六十四爲角。論五行四時分配之次，曰角徵宮商羽，《月令》：春月其日甲乙，其音角。夏月其日丙丁，其音徵，中央其日戊巳，其音宮。秋月其日庚辛，其音商，冬月其日壬癸，其音羽。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也。明乎相生之理與數，隔位之近與遠，然後五音可正，五音正然後律吕調，而聲韻各得其所矣。列《五音圖》如左。

五	宮	喉	脾	土	中央	合口呼
音	商	舌	肺	金	秋	開口呼
分	角	牙	肝	木	春	卷舌呼
配	徵	齒	心	火	夏	齊齒呼
圖	羽	脣	腎	水	冬	撮口呼

五音之配五行，分五藏固已。世多以喉齒牙舌脣分配宮商角徵羽。徵本齒音，以徵屬舌而商屬齒者，蓋謂舌爲心之苗，故或不得不然耳。然考岐黄家言，未見有齒屬於肺之説，即喉屬脾、牙屬肝，諸家間有異同。甚者謂齒牙不能爲音，喉脣不過應舌，專以舌辨五音，餘盡棄不用，固不爲無見，但初學者益茫無所據矣。愚意以喉舌牙齒脣配之，祇就音審辨較爲的當。況即以喉舌五字調之，亦正合五音，讀喉字舌必中非宮而何，讀舌字口必張，非商而何，讀齒字舌必拄齒，非徵而何，讀牙字舌必縮而聲出喁，非角而何，讀脣字口必撮而聲出脣，非羽而何。學者勿立成見，勿泥成説，虚心審量，自知愚言之不謬也。

又《論七均》 《律吕新書》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此本韋昭之説。而二變不以立調，則蔡氏之獨見也。愚按：二變不等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不及。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不可以爲樂。論者或泥書言六律五音，《春秋傳》言五聲六律，《月令》言中五音十二律，《周禮》言十二律，各文以五聲。三代而上未有二變七均之説，爭相訾議，如何安、蘇夔、李照、陳暘輩皆欲去二變不用。然考周景王鑄無射鐘，問伶州鳩以七律，晏子亦言五聲七音，樂音有七，由來久矣。《淮南子》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五音之外，又有和，繆音不止五亦可見矣。【略】

七聲直圖

宮	喉者	五音所屬，已見前説。二變則諸家所論雜糅，尤難使人人共見。《統韻》專以半喉半舌目之，可云簡易矣，而悞於以舌屬徵并變徵亦悞。《通韻》謂變宮以喉音而稍侵齦齶變徵，以舌音而間爲齒，用知齒之屬徵，可謂卓識，而以舌爲角，竊恐未安。羽宮之間有變宮，亦不應舍脣而就齶。脣兼喉音，牙兼齒音，斯爲近似耳。
徵	齒音	
商	舌音	
羽	脣音	
角	牙音	
變宮	脣兼喉音	
變徵	牙兼齒音	

清・江永《禮書綱目》附録卷中《論五聲之體本於河圖》 人聲之有宮商角徵羽也，其别有四：有一韻具五聲者，字音出於喉爲宮，出於舌爲商，出於牙爲角，出於齒爲徵，出於脣爲羽，即切韻三十六字母之分屬喉舌牙齒脣與半舌半齒是也。有一韻屬一聲者，其韻合口呼之爲宮，開口呼之爲商，張牙呼之爲角，齊齒呼之爲徵，聚吻呼之爲羽，如公韻屬宮，岡韻屬商是也。又一韻之中重濁之字爲宮商，輕清之字爲角徵羽，如彈琴操者，遇重濁之字則彈重濁之聲以應之，遇輕清之字則彈輕清之聲以應之是也。又有同是一字，隨其曲調之高下而歌之，遇高調則此字聲高，遇平調則此字聲平，遇低調則此字聲低，則一字皆可爲宮商角徵羽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出於喉，猶管聲出於管中。造律者欲求聲氣之元，既酌乎分寸之度，空圍之量，更以人聲參定之可也。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説》 莊生所云天籟者，言爲心聲，人心中亦各具竅穴，借韻語發之，其能者自然，五音六律與樂相和，此即吹萬不同之謂也。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一《原音》 聲音之道，本於天地之自然，出於人聲所自有，非可矯揉造作於其間也。古者候氣之法：日至

之日布葭灰於地，實管於其上，氣至則灰飛管動，律中黃鍾之宮，由是而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六律六呂旋相爲宮，而七音備焉。故七音者，天地自然之氣也，而人聲一小天地，其氣即應之。是故牙音角，舌音徵，脣音羽，齒音商，喉音宮，半舌爲變徵，半齒爲變商。但憑牙音發聲，而舌脣齒喉自接續相生而音自出，此《等韻》之所以循是而作也。

又卷二《音學譜》　音何以有譜。曰：無譜何以某字讀某音，某音屬宮，某音屬商，某音屬宮之清，某音屬宮之濁。數千百年口傳耳熟，至今如出一口，蓋古者聖人神靈首出制作，侔天地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即如造歷者，日月星辰之纏度次舍，四時節候之遲速順逆，夫豈人所能至於天。而考其晷刻度數者，而有渾天儀以推測之。渾天儀者，即帝舜所製之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至今猶守其法，非即歷之譜耶。夫歷生於律，黃鐘爲萬事根本，歷有譜音豈反無之。音亦不過律呂相生之法，故古人以人聲相生之七音合天籟之七音而爲之譜焉，即《等韻》是也。古人童而習之，考《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非即此之謂歟，不然何所指授而俾之受業焉。夫諭書名者，如某文係某字而已，此小學事也。至聲音之道，淵乎微乎，豈小子所能喻乎。不知音者人身自有之，聲不能出乎七音之外，七音以相生爲終始，而人聲之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即七音之所分屬，各依其類順而譜之則一音終焉，故可於童時口傳而耳受之，而他日作爲文章自能和聲協律，可以形之歌舞，被之管絃，諧諸金石，奏之郊廟朝廷而樂成焉。故古人爲學無有不達於樂者，此道得焉耳。《尚書》舜命后夔典樂即曰教胄子者，固以樂之感人最深，可以化其氣質之偏，且以預養其中和之德，是以首詔樂師教之。然又必重申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何，蓋無詩則無所憑以宣諸樂，古之爲詩非僅爲咏物，適情之具皆樂章也，故孔子於《三百篇》皆絃歌之。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正樂與雅頌何關，正詩然後樂始得而正耳。故聲音之學古人重焉，而文字實依聲而立，知音自無不識之字。今人讀書者多，識字者少，惟不知音耳，此又音譜之所由作也。此圖雖出自司馬溫公，然其祖述者遠，安知非三代之法物。如勾(服)(股)算法，本出自周公商高，其後流入西域，遂成爲西人之學。蓋國家式微，其子孫不忍神明之業久而就湮，抱其宗器圖藉遜於遠方，因以傳之異域，《等韻》或亦猶是耶。世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梵僧，而司天歷亦惟西人能之，可以想見其概云。

清・胡天游《石笥山房文集》卷三《龍公本韻書別序》　天下之聲五函，分陰陽而統精于樂，樂之與文，聲一用異。宮羽以位，濁清以類，嚴一不紊，故樂從律，律定法也。惟文叙志達意，義包廣淵，聲宜隨施，孰可閡拘。《書》云：詩言志，聲依永。明古以聲從文，不以文從聲。《易》云：物相雜，故曰文。使古于文垂，撮舌脣別聲異驅，必若然者，將《國風》困而《雅》《頌》躓，奚以善乎辭。故但舉樂論，雷霆風泉、艸木撓發，蟲獸呼吟，皆從律辨，何獨字聲苟就文言聲。文王□輔主，所令使才適而已，東西北南，奔走先後可也。後世既少知樂，顧多好以樂論聲，字分宮商，墨糾繩牽之徒，病于文，非用所取。公蓋達夫樂矣，其精字聲析律變，未暇詳其用也，是以繼論于後，置樂而伸文。

清・沈大成《學福齋集》卷三《皇極聲音圖書後》　陽數十，天干也；陰數十二，地支也。天以干唱，地以支和，一唱一和，而聲與音之變化生焉。即納音干支參伍之義也。陽十陰十二，此陰陽之本數，合天地而統於二氣之中，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俱爲陽，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俱爲陰。然干支之內又各有陰陽，而不可概以干爲陽支爲陰，則仍以干屬之天，以支屬之地而已。干爲天爲聲，聲從天而唱也；支爲地爲音，音從地而和也。日月星辰天之四象，其聲平上去入，故以四。因十得一百六十。然聲有何也，聲之體數也。聲陽也，獨陽不生，陽交於陰而始有聲。如乾之初爻與坤交而爲震，坤初爻變九陽用而陰體退聽也。聲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八止存用數一百十二矣。水火土石，地之四形，其音開發收閉，故亦以四。因十二得一百九十二。然音有何也，音之體數也。音陰也，獨陰不成，陰交於陽而始有音，如坤之初爻與乾交而爲姤，乾初爻變六陰用而陽體退聽也。音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止存一百五十二矣。蓋聲音皆毘乎動，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橐籥之翕張，聲音之竅會也。故體數之除非無數也，其數靜不能生也。如坤變震動氣在震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聲而

不能唱，亦無和之者也。乾變姤動氣在姤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音而不能和，亦無唱之者也。以一卦言而八卦可知，六十四卦亦可知。故聲有一百六十而四十八無聲，音有一百九十二而四十無音。其●二十有九有聲而無字，其■二十有音而無字者，即一動一靜之間，有無交接之妙也。氣有盈縮，數有饒乏，故聲音有永短，數盡而氣不續，則聲音至此止矣。君子審音，而知天地人物盛衰消長喜怒哀樂死生休咎之不齊，若燭照而數計者，由此道也。若夫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則所當然之說也。至若《指要圖》內，乘法，聲用七，音用九、十二、五者，乘互於除，因體數有多寡也。如平上去入四聲皆十，各去體數三，存用數七，三虛七實，故以七。因開發收閉四音皆十二開，去體數三，存用數九，三虛九實，故以九。因發收皆用。數有實無虛，故皆以十二。因開閉去體數七，存用數五，七虛五實，故以五。因音有理，理有數，數得而理無不通。香山黃氏曲爲鉤索，支離汗漫，所謂背影而馳，不可與觀洞庭之野也。

清・楊錫觀《六書辨通・六書例解》 夫聲者，天籟人籟，皆由形而成。音聲之緐變者莫如風，風本無聲，因形而成聲，莊子所謂吹萬不同，以受之形異故聲異。五方之音亦肰，襲乎水土，稟乎氣質，同中有異，異或反同。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肰五音有定也，清濁有準也。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卷首《辨陰陽》 今講字之陰陽者，大抵皆判開兩截：純清屬陰，純濁屬陽。字固有陰陽之別，然不知陰陽之道，雖分而郤合，似斷而實連。豈不聞宋儒云：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又云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火本屬陽，中有黑氣，此陽中陰也；水本屬陰，外有黑色，而中郤明者，此陰中陽也。故水亦可稱爲陽，火亦可稱爲陰。此二說可以爲證矣。人之出聲成音者，無外乎噓吸，噓爲陽，吸爲陰，無論何字何聲，未有不噓盡而吸自隨者，此即字聲將盡之餘音也，即所謂陽中有陰之火。陰中有陽之水也。由此審之，豈非字之陰陽分而郤合，斷而實連者歟。譬之天地之氣，陽氣上升已盡而陰氣即隨；陰氣下降已盡而陽氣即隨其氣實連，中間本無空闕處也。此聲之噓吸，自具陰陽，不假習學，乃自然之道理。世有陰出陽收、陽出陰收之說，則是有意而爲者，似屬矯揉造作，恐非盡善之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然探其本而論之，律之作也，應陰陽之氣而寫之以音，此出乎天者也。至於文字之作，其始用以記載，別而爲形，因而宣諸語言，別而爲聲，其聲由點畫而起，不由律吕而起，此定於人者也。故古人律吕之妙窮析毫芒，而音則並無平仄，此韻不與律俱生之明證矣。顏之推《家訓・音辭篇》曰：鄭元註六經，高誘解《吕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獨知反語。此韻之始萌，不言配律也。封演《〔見聞〕記》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此乃漸配五聲，然每聲之中尚未析平仄也。《南齊書・陸厥傳》曰：沈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梁書・沈約傳》曰：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此今韻平仄之始，亦不言叶樂也。自釋神珙始作《等韻》，其圖今載宋本《玉篇》之末，相傳爲北魏人，而其自序中乃稱昔梁沈約剏紐字之圖。又有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元和爲唐憲宗年號，則當爲晚唐時人。故唐一代，詩人未言字母。至宋而其說乃大行，以韻配律漸起於是矣。然沈括《夢溪筆談》曰：樂家所用，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是盛談等韻之時尚以韻與樂律截然分爲兩事。今爲霖乃因字母有七音之例，遂更廣其例以十二律爲斷，舉隋陸法言以來上下平聲五十七部併爲十二部。夫樂之有十二律，不猶天之有十二宮乎。古聖人畫地分州，建侯樹國，各因其山川之勢，初不取象於天。迨其後測驗之術興，乃以列宿分野，隸十二宮之次。聲韻之始，隨呼取讀，亦猶分州建國也，及其配以音律，亦猶列宿分野也，其理不必不相通，而其勢不能以彼改此。今以韻通於律，遂併爲一十二部以應律，亦將以地理通於星野，而合併天下之千百郡縣，割裂

天下之疆界，合爲十二州以應天乎。況自漢以來，有韻之書不一，有韻之文亦不一，一旦盡舉而廢之，獨標一爲霖之書，爲千古韻學之聖，即其説果通，亦斷斷難行於天下。況倒置本末，併其理亦牽合乎。至於入聲併十二爲七，尤爲乖理。聲生於口，一呼皆備四聲；字生於六書，非有所取義則無其字。故二百六部之中，無入聲者二十七，此二十七部無平上二聲者又四，非無其聲，無其字也。爲霖必一一配合，使無入者皆有入，亦誤以字生於聲，而不知聲生於字，復倒置其本末也。今撮其大概，畧爲駁正如右，庶講韻學者不至以新説改古法焉。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麻衣道者正心易法》云：中爻之義足爲造化，納音切脚其理則一。納音甲爲木，子爲水，甲子交合則生金。切脚德爲父，紅爲母，翻切即東字，卦體亦然。案納音之理尚可通于卦體，至切脚則毫不相涉，此皆因康節之書，遂牽合韻學于易學也。

又　分配五音以喉宮、齒商、牙角、舌徵、脣羽爲正。司馬公及王宗道之説非也，《韻會》尤非。或以韻分，或以四聲分，或以四呼分，並謬。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總論上》　是書初作，本無意與象數相合。及法成而視之，先分十二大韻，適如一歲之十二月；一大韻順分四呼，適如一歲之四時；又横分三十音，適如一月之三十日，三十音中少一音，又適如一月之朔望；三十音中有極分明者，有極不分明者，有在明不明之間者，如一月之晦朔弦望；各方土音有在十二韻之外、如閉口音之類者，又適如十二月之有閏；每韻每呼每音皆分五聲，又適如五行貫徹于年月日時之中。縱之横之，無非妙道，意者天地自然之理本如是乎。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字母圖》

鼻角木肝	○○●◑	見溪羣疑		
舌徵火心	○○●◑	端透定娘泥		
脣羽水腎	○○●◑	邦滂並明	○○●◑	非敷奉微
齒商金肺	○○●●	精清從心邪	○○●●	照穿床審禪
喉宮土脾	○●○◑	曉匣影喻		知徹澄
舌喉	半徵火心	來◑		

齒牙　半商金肺　日◑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反切》

五氣之五音

中土宮喉音　音在宮，舌居中

夏火徵齒音　音在徵，舌拄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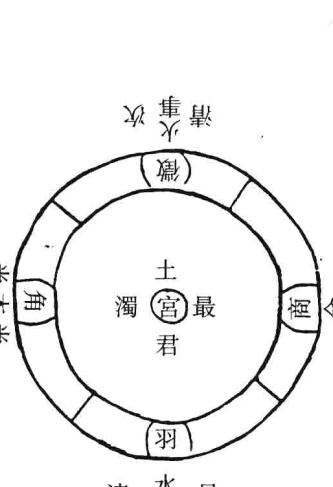
秋金商舌音　音在商，舌開張

冬水羽脣音　音在羽，口撮聚

春木角牙音　音在角，舌縮卻

清・李兆元《古韻圖説》　詩中古韻，諸説紛紜，其謬者姑無論，即有合者亦未能確指其所以然。謹按我朝御定《音韻闡微》，以國書十二字頭，與漢音相對分爲六部，收聲三部有入，於是古韻燦然明備，皆得其所以然之故。謹繪爲圖説，俾學古詩者勿惑于俗韻焉。

五音本五行圖



《律吕解》曰：五音本之五行，五行本之《河圖》，自中宮而上爲徵，而右爲商，而下爲羽，而左爲角，五音相生之次即《河圖》運行之次也。自中宮而右商左角，上徵下羽，五音對待之位即《河圖》相尅之位也。以運行者相生合矣，以相尅者調聲似不相協，然寓相尅之理於相生

之中，此聲之所由調也。

十二律七音圖

蔡仲全楷岱鬮定



清・焦循《雕菰集》卷八《二十八調辨》 十二律以五音旋之則有六十，以七音旋之則有八十四。隋唐以來燕樂僅有二十八調，元明用六宮十一調而已。或疑八十四、六十之數非其實，然不必疑也。如以喉舌齒牙脣各依等韻，則必有若干音，然其中有重複者，有蹇澀不可以音者，有風土各地之不同者，以理排之有此數，以口調之則不足矣。制之爲字，又不及其音之半。《説文》九千餘字便於用，而人人共識者又不及其半。《玉篇》以下字日增，而有音無字者仍多。不得以所用者少，遂疑古之字本少；亦不得以字不及音之數，遂疑並無此音。聲調之有八十四，其理如是也。其相習而便於口中於耳固無幾何，古音不盡悦耳，後世既求其悦耳，又取其便於肄習，故日減日少，無可疑也。姜白石《徵招序》引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白石又云：黄鍾之徵以黄鍾爲母，不用黄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然則以其不流利不諧，故不用徵與二變之調，譬如人聲一涉詠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實仍以平聲唱之。蓋入聲出口戛然即止，若直如其聲便無音節，不中聽矣。無徵調亦如是也，徵之缺如，是宋元不用羽角，不用高宮，可知其故。然則八十四調止用二十八，又止用十七，可類推矣。夫聖人之制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制刑也，五刑之屬三千，亦備其條理而已矣。執於理不能權其用，不且求黄鍾之徵於林鍾，而貽落韻之譏哉。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五《第二十九問空谷傳聲論》 或曰：吾聞趙與時《賓退録》有擊鼓射字法，何謂也。對曰：擊鼓射字者，以所擊鼓數，合而爲字，口不言而以鼓聲爲言，即陶宗儀《輟耕録》所謂射字訣也。如對面坐談，或彈指，或擊几，皆可爲字，與擊鼓同。徐氏聲甫，劉氏同之，嘗以蘭廷秀東風破早梅二十字爲母，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字爲韻而爲射字法，所謂空谷傳聲也。徐氏香垞，因廷秀二十母粗細不分，兼與北音未備，故仿蘭氏體撰水鳥報潮平二十母，以補廷秀之遺，則各音於是備矣。

又《第三十問擊鼓射字總論》 或曰：吾聞射字以三擊而成，何謂也。對曰：三擊者，蓋成一音擊凡三次也。以珍所撰而論，初起一至三十三止，此擊母也；次起一至二十二止，此擊韻也；三起一至五止，此擊聲也。擊凡三起，數共六十，各字之音備矣。

又《第三十一問擊鼓三次論》 或曰：初起擊母，次起擊韻，末起擊聲者，何謂也。對曰：母者，即春滿堯天至醉中仙也。凡射字必以母爲始，蓋每一母，俱領同母二十二韻，舍此無以求其韻，由母而求韻，故爲射字之始也。韻者，即岡根公孤，至瓜乖光之類也，凡射字悉以韻爲次，蓋每一韻俱含陰陽上去入五聲，舍此無以求其聲，由韻而求聲，故爲射字之次也。聲者，即昌長敞暢毫之類也。凡射字悉以聲爲末，蓋始則由母而求韻，次則由韻而求聲，此則五聲既分，所射之音成矣，故爲射字之末也，敢問數擊之内，亦可成字乎。對曰：以昌字而論則三起三擊，此其少者也。至於擊之多者，以平聲有音有字而論，則惟星字，三起而五十一擊，始得其音，此與昌字多寡懸殊矣。敢問昌字何謂也。對曰：如擊昌字，初起一擊止，少停次起亦一擊止，少停末起亦一擊止，雖屬三擊，而識之者莫不知之。其所以初起一擊者，指字母春滿堯天也，春在字母爲首，故擊一。但春同母自昌至瘡有二十二韻之分，則次起必再一擊，始爲昌韻，所謂由母而求韻也。但昌有昌長敞暢毫五聲之

別，則末起必再一擊，始爲昌之本聲，所謂由韻而求聲也。敢問星字何謂也。對曰：如擊星字，初起三十三擊止，次起十七擊止，末起一擊止。初起三十三擊者，指字母第三十三仙字也，次起十七擊者，指同母第十七星字之韻也，末起一擊者，指星本字。與昌字之義同耳。

又《第三十二問擊鼓五次論》 或曰：吾聞射字有以五擊而成者，何謂也。對曰：以春滿堯天分之，自春至眠十五字，可爲初起之一，自松至仙十八字，可爲初起之二。以張真中珠分之，自張至專十一字，可爲次起之一，自周至莊十一字，可爲次起之二，加以五聲，共爲五起。雖增兩起，而減擊甚多，此與坐談擊几最便，若筆之於書，以打馬而代擊鼓，二起足矣。敢問五起成字之義，可得聞乎。對曰：如射蘭字，拊掌則前二後二，少歇又前一後九，少歇又二是也。前二後二者，指蘭母在第二段第二巒字也；又前一後九者，指蘭韻在第一段第九韻也；少歇又二者，蓋陰平擊一，陽平二，上三，去四，入五。蘭爲陽平，故二也。如射蕙字，鼓節則前一後十，少歇又前二後四，少歇又四是也。前一後十者，指蕙母在第一段第十紅字也；又前二後四者，指蕙韻在第二段第四韻也；少歇又四者，蓋蕙爲去聲，故四也。或曰：子於射字之旨，言之詳矣，然則未諳母韻者，亦可爲之乎，抑三十三母俱能熟誦而始明其義耶。對曰：射字者，亦翻切之義也。蓋初起擊母即爲切字之母，次起擊韻即爲切字之韻，以二字合而呼之是即雙聲之切也。末起分以五聲者。亦猶釋讀某聲之類。故喻翻切者莫不深悉射字之義，而諳射字者亦莫不推明翻切之理也。至於三十三母，固無庸逐句熟誦，然未諳母韻者亦難語此。總之如張真中珠之類，熟悉一條，而又倒誦如流，則翻切及射字之義始能瞭然耳。

清・牟應震《毛詩奇句韻攷・序》 詩之作也，爲歌非爲觀也。觀者治形，歌者治聲。形者滯，聲者靈，滯則固，靈則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言，文也；永，長也；聲，脣齒舌腭喉也；律，宮商角徵羽也。

清・黄奭《通德堂經解・尚書古文注》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字依《關雎序》正義引此句增。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此三字史集解無。聲中律乃爲和也。《詩譜序》正義、《史記・五帝紀》集解引歌所以長言，〔已〕〔已〕下也字依集解增。

又《通緯・樂協圖徵》 稽天地之道，合人鬼之情，發于律吕，計於陰陽，揮之天下，注之音韻。有竊聞者，則其聲自間。清河郡本。宋均注：音韻得其時則悠揚不絶。有竊來聞者則鍾皷絶，管竽止，琴瑟絃斷。

清・周祥鈺《大成曲譜論例・分配十二月令宮調總論》 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藏之聲。由是言之，南北之音節雖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也。

清・趙似祖《毛詩正讀叙》 韻，天籟也。人籟與天籟合，而詩以成。

清・鄒漢勛《五韵論》卷下《八呼廿論》 六論八風

《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从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音韻之道備於此矣。上云：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所以贊樂舞。此下七語則美樂歌，就樂歌之中有審音叶律二耑。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則言歌者之叶律諧也。此三語正言審音，審音即韻法也。五色成文而不亂，據五韻十五類而言，（已）〔已〕別爲論韻類，之下厥惟八呼，八風即八呼也。風諷古通字，八風殆謂八諷，明八呼也。人有聲動人，天以風動物，故謂之八諷。傳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當亦謂八諷。《詩序》曰：風，風也。《論衡・明雩篇》：風乎舞雩，風，歌也。《釋名》：人聲曰歌，以聲吟咏有上下。蓋舞必依歌曲及金石絲之節，而歌曲用八諷也，故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百度，度即句度之度，亦作句讀，漢人音謂之讀，即此八諷。凡一諷函二十聲，每聲五音，五棄二十爲百，是爲百度，言百種音讀也。舉是三語，韻之四法，與萬有二千之讀，罔有遺漏矣。八諷亦應八方。重而正出者象四正，輕而斜出者應四縱。濁據陽，清據陰，大據太，細據少。故外一等閉口大呼居正南，外三等閉口細呼居正東，内一等籠口大呼居正北，内三等籠口細呼居正西，外二等居東南，横口大呼也，外四等居東北，横口細呼也，内二等居西北，踧口大呼也，内四等居西南，

踧口細呼也。八颺既應八方，即應八音，即順天之八風。凡五韻之道，每三類爲一韻，一韻之呼凡二十又四，應一歲二十四氣。宮類正八節，商類居其前氣，徵類居其後氣，每二氣合應一律，故曰：八颺从律而不姦者，音讀不妄轉也。

又《唐韻序》論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半徵半商即八呼之道也。外爲半徵，內爲半商。何以言之，前八呼直方位圖外，一居正南，外二東南咸徵也，外三正東，外四東北咸角也，外四等居一類之半，故曰半徵。內一居正北，內二西北咸羽也，內三正西，內四西南咸商也，內四等亦居一類之半，故曰半商。其以徵商命者，以外四等咸卦，象爲巽坎艮坤，而四等爲坤在商，舉乾坤以命之，故言商徵矣。

又《十五類三十論》 七論《素問》人聲應五音

《素問·九鍼解》人聲應音注：備五音，故又五聲應五音六律。又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按此謂人呼吸文字之聲音，與五音六律相應也。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謂韻也。韻而三之各有八呼爲二十四呼，每兩呼合以應一律，故可應六律也。有餘者，損而下生者也。謂商不足者，益而上生者也。謂徵有餘，不足合正聲，成三韻始有二十四等，可應律，故曰六律有餘，不足應之。

又 十論十五類聲音廣狹合數

夫五音者咸生于數，而數生之道有二義焉：有自宮八十一而上生倍徵百八，倍徵百八下生商七十二，商七十二上生倍羽九十六，下生角六十四而終，又自宮八十一下生徵五十四，以其自宮生也，謂之少宮。又自商七十二下生羽四十八，以其自商生也，謂之少商。此琴七絃之數也。《春秋外傳》：琴瑟尚宮，此宮天道也。又有自宮八十一而下生徵五十四，徵五十四上生商七十二，商七十二下生羽四十八，羽四十八上生角六十四而終，此又一道也。蓋徵地道也，五音相生之次，首宮終角，而徵商羽包其中。故宮角爲一類象天，徵商羽爲一類象地，故角从宮道，自宮而倍徵而商，若商羽則从徵道，故自宮而徵而商，宮徵商者，相生之次，而五韻之緩急在焉。若論數之多寡以爲大小，則倍徵大于宮，而上生之徵亦大于商，五音之數立八十一而已足。若七音則必立七百九十二而始足，七百九十二亦即八十一之展演無二道也。五韻之法，歌模佳同爲宮韻，三聲比較，似歌大而模次之，佳爲小，然歌雖大倍徵也，猶自爲徵。寒真痕同爲角韻，三聲比較，似寒大而真次之，痕爲小，然寒倍和也，雖大猶自爲角之徵。唐東耕皆商也，三者比較，似唐大，耕次之，東爲小，商下生商大于徵，故東爲商之徵也。皆灰之同爲徵，高侯尤同爲羽，似皆高大而灰侯次之尤爲小，徵羽皆上生徵，故大于商也。

清·周棠《顧誤録序》 凡物之秘，根乎氣，發乎聲，而皆可節之以語言文字。無心而聽之，則雖《韶》《護》鏗鏘何知其節奏；有意以求之，則即里巷謳啞盡入於管絃。古人定律吕，別陰陽，編雅頌，理性情，譬如和羹者，劑之以酸鹹，而莫名其酸鹹之妙，無非先得我心而已。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也。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五音總論》 按五行之在天地間，無往不具，音之有五，亦猶行之有五也。天以五行化生萬物，物各具一五行，人之五音，即合乎五行，並應乎四時，配乎五方，通乎性情，准乎政事，動乎五臟。故《宋史·樂志》云：盛德在木，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商聲乃作；盛德在水，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宮聲乃作。此合乎五行也。《禮記·月令》云：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角在東，徵在南，宮在中，商在西，羽在北。此應乎四時，配乎五方也。劉向《五經通義》云：聞宮聲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使人恭儉而好禮，聞羽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白虎通》云：宮者容也、含也。商者張也。角者躍也。徵者止也。羽者舒也。此通乎性情也。《魏書·樂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樂記》云：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物事，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矣。此准乎政事也。《史記·樂書》云：宮動脾而正聖，商動肺而正義，角動肝而正仁，徵動心而正禮，羽動腎而正智。此動乎五臟也。可見聲音之道，感發性天，純乎天籟。昔者堯廷奏樂，百獸率舞；垓下聞歌，楚兵盡

散。信有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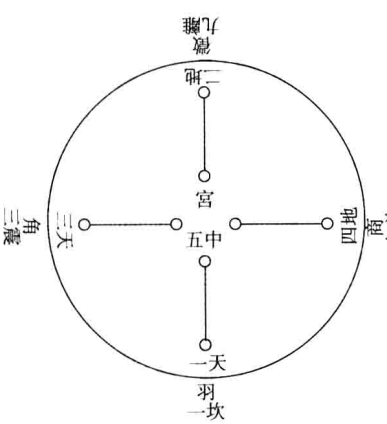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字母切韻要法》身備五音詩

人人共此音，反切何曾苦，脣舌齒牙喉，
宮商角徵羽，心肝脾肺腎，
（土君金臣木民火事水物，火木土金水）
聖道誰云遠，一身通萬古。

清・傅壽彤《古音類表・自叙》 叙曰：宇宙空虚之處，皆氣之所塞也，氣之所至，聲即至焉。故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其自孳萌於子，而漸而紐牙，漸而引達，漸而冒非，漸而振美，漸而已盛也，氣爲之，聲爲之也。其自丩布於午，而漸而昧蔓，漸而申堅，漸而留孰，漸而畢入，漸而該閡也，氣爲之，聲爲之也。夫聲生也，聲成也，有聲則有生，有聲則有成，故其爲道也，鼓於寥廓，入於竅穴，無微而不達，而並能令一元、兩儀、三才、五行、四序、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有五之度，流動克滿，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而無始以前，總此一氣以爲鼓動而不可以分，即總此一聲以爲鼓動而不可以分也。有始以後，各有一氣以爲克周而不可以合，即各有一聲以爲克周而不可以合也。迨至於不可合，而氣與氣應則生聲，聲與聲應則生變，變成方謂之音，無以儗諸，於是乎聚之以宮商角敍羽。

又卷一《三統生十五部説》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天數以參，參其三而爲九；地數以兩，兩其三而爲六。九者黄鐘天統之數，六者林鐘地統之數。九損其一，六益其二而爲八，八者太簇人統之數，參天兩地之義也。孟康曰：陽倡而陰和，謂九六也。九六相合而爲十五焉，部所以有十五也。五聲之清濁備矣。

又卷二《五聲合韻説》 宮中聲也。《律歷志》云：以九喝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虚，左可以合角也，右可以合商也，前可以合敍也，後可以合羽也，商角敍羽亦無不可合宮也。羽當天一之數，敍當地二之數，羽敍之通，一九合十之義也。角當天三之數，商當地四之數，角商之通，三七合十之義也。羽左旋而通角者，水以生木之義也；右轉而通商者，水生於金之義也。角左旋而通敍者，木以生火之義也；右轉而通羽者，木生於水之義也。敍左旋而通商者，火以制金之義也；右轉而通角者，火生於木之義也。商左旋而通羽者，金以生水之義也；右轉而通敍者，金制於火之義也。此五行之蘊，合韻之樞也。凡《三百篇》及羣經屈賦有韻之文、訓詁之理，權輿於此矣。圖如左：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上古聲部韻部之分》 邵子以萬物之理皆出於《易》，聲音之變化，即剛柔之迭用，蓋得其原矣，而猶未盡也。竊思書契未造以前，中國之開闢已數千年矣，九頭五龍，循蜚因提，尚辨其名，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見《管子》《史記・封禪書》引之。且詳其事，若但以口説流傳，豈能經若斯之久。《易》稱上古結繩而治，鄭氏説之曰：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雖淳古事簡，諒亦非大小二者所能盡，則結繩必有其法以爲語言之識别者。而二十八宿之名流傳最古，絶無意義之可言。意其所謂結繩者，殆結繩以象列宿之形狀，而因以爲語言之識别，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者也。辭氏《鐘鼎款識》，楚公鐘有[illegible]字，釋者疑象連鼓形，雷字也，或猶結繩之遺象歟。

又《宋以後諸家論韻》 大抵天之生物，氣以成形，物之有聲，形以噫氣。氣有陰陽，物有剛柔，物引其氣，氣繞乎物而成音，氣激其物，物動其氣而成聲。語言者，聲音之合也。氣引於喉，而繞於腭舌脣爲之翕闢以聚散之，而音之陰陽以分。齒牙之物剛，剛之用動而體靜；脣舌之物柔，柔之用靜而體動。靜則氣激之，動則氣從之，而聲之剛柔以

別，此聲與音所由各有其類也。特是剛柔之動靜有常，而陰陽之變化莫測，是故語言之識別，亦於其聲之有常者區其類，而音則古今之變、五方之殊，但能明其用而不能立之準。夫二十八宿之始名，其去今日不知幾千年矣，宿始角，意其時必春分黃赤交點在角，今則秋分交點近角，以歲差七十年一度推之，當去今萬二千餘年。而其聲之類，猶可考而知。自兩儀生四象，而剛柔有太少之分。牙爲壯齒，爲太剛，齒爲少剛，舌居中爲太柔，脣爲少柔。角箕牛翼牙聲也。觜井參星齒聲也，是爲剛聲。斗氐婁柳舌聲也，畢壁房昴脣聲也，是爲柔聲。奎鬼危尾牙脣合也，張軫室女舌齒合也，是爲剛柔合聲。亢虛爲喉聲，所以分闢闔，即商羽也。心胃所以別陰陽，心爲五藏之主，藏屬陰，胃爲六府之中，府屬陽，以二十四者定其聲之位，而以亢虛心胃別其開闔陰陽，轉相併合，以識別其語。

又　夫聲生於音，而音成於聲。天以陰陽而爲五行，猶口以開合而發爲五音，以動靜而播爲五聲也，是故五生數即以分五音。三爲商音，開也；二爲角音，合也；一爲宮音，開合之中也；四爲徵音，開中之合也，故其呼脣開而齒合；五爲羽音，合中之開也，故其呼脣聚而齒開。五成數即以別五聲，六舌聲也，七齒聲也，八脣聲也，九牙聲也，十舌齒合聲也。生數備於五，而音之成聲也亦始於五，故五又牙脣合聲也。是聲音之理已盡具於河圖十數之中，聖人則之而爲卦之名辭，其於音析爲六位，又區爲九等。六位者，坤中聲一，兑離濁聲二，夬井節清聲三，四聲清濁互爲六位，即潘遂先所謂三平三仄也。是爲《坤》數六，九等者，《大過》動舌合脣之聲，《小過》吹齒激腭之聲，《既濟》由腭激齒之聲，《未濟》合齒吮脣之聲。無音四，《乾》宮、《坎》商、《艮》徵、《姤》羽。音之大別五，是爲乾數九。此十五卦名，皆所以分音也。無音者，但有聲而無音，雖非語言，而可見意，即陳涉故人所謂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史記索隱》：沈沈猶談談。《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案長含反之音是也，但以爲宮室深邃之貌則非。及今鼆雞呼貓之類是也。其於聲析爲六類，是爲六律，而類之中又各如其類之數而別之。六舌聲，舌之聲六，即《鼎》《大有》《臨》《遯》《泰》《履》是也。七齒聲，齒之聲七，即《晉》《漸》《需》《益》《訟》《萃》《隨》是也。八脣聲，脣之聲八，即《比》《否》《復》《明夷》《剝》《賁》《豐》《蒙》是也。九牙聲，牙之聲九，即《蹇》《謙》《咸》《頤》《革》《解》《恆》《豫》《乾元》是也。十舌齒合聲，舌齒之合聲十，即《震》《噬嗑》《升》《家人》《大壯》《小畜》《師》《中孚》《大畜》《同人》是也。五牙脣合聲，牙脣合聲五，即《歸妹》《睽》《損》音鄙，歸藏作員。《蠱》《困》，而牙脣齒舌大合之聲亦五，即《屯》《巽》《渙》《无妄》《旅》是也。此五十卦皆所以分聲也。牙聲之乾元，有音無聲，音近元而聲非元也，即方以智所謂聲本，音近恩翁切而脣齒舌腭俱不動者，故其用四十有九也。而六十四卦之名亦於是備矣。聲類既分，又以中數之五與十辨其聲之大小，即方以智所謂粗細二狀。如《比》《否》《復》《明夷》，十也，細也；《剝》《賁》《豐》《蒙》，五也，粗也。又以天數之九七三一辨其聲之周疏出入，即所謂發送收，如《比》《剝》，九也，發也；《否》《賁》，七也，送也；《復》《豐》，三也，外收也；《明夷》《蒙》，一也，內收也。聲類皆成數，而兼用五之生數、五之一類。如歸蠶揮威、昆坤昏温，切語上字均與九之一類通用，而譜聲者入之喉牙八母，究之上字雖與喉牙同用，而下字必用五類之字或脣音之字，則亦非盡無辨矣。如歸舉韋切，蠶丘韋切，揮許歸切，威於非切，昆古渾切，坤苦昆切，昏呼昆切，温烏渾切。故元吴澄謂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孃宜廢，圭缺羣危宜增也。見《吴文正集》。然謂知徹牀孃宜廢則非也。邵子以古甲九癸爲開發收閉，蓋猶襲守温之舊。方以智謂分類皆有粗細二狀，而見溪疑曉則有四狀，亦未審五與九之當別爲類也。又《廣韻》切語上字皆以清濁分，濁聲之字或呼爲發，或呼爲送，其有字者固止一類，而脣舌之收音，如慕募巫無聾龍，今呼確有清濁之分，亦統爲一類，固不如邵子母目武文老鹿辨之爲晰矣。江氏《音學辨微》謂有聲未制字者，本不可爲正聲，《經世》取方音異呼之字填之，或本一母誤分清濁。恐未必然。蓋自沈約譜四聲，法言依之，實則清濁只有六聲，故遂以清聲分發送，而濁不分，究之清發清送及濁三者各四聲，則十二聲，與統濁於清，而分爲六聲，發送二者各六，亦十二聲，其趣一也。如分四聲，則箋翦箭節，千淺倩切，前踐賤截。分六聲，則箋前賤翦箭節，千截踐淺倩切。是故卦立之象，於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象繫之辭，於衆竅比竹吹萬不同之聲無不備，以是爲語言之識別，固可以通德類情，

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特其道費而隱，近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百官萬民，雖能玩辭而知言，殊難觀象而通意，逮黃帝正名百物，欲同天下之文，於是倉頡遂見鳥獸蹏迒之迹，而作書矣。

清・鄭昌時《韻學說隅・聲音不相淆說》　五音之與四聲，一奇五音。一偶。四聲。一經五音者四聲之經。一緯，四聲者五音之緯。相比而不相淆者也。不知經緯之道者，强以四聲爲五音，求其說而不得，乃以上平下平爲宮商，上去入爲角徵羽，繆矣。夫上下平之分，以部次之多中分之耳，不知者又謂上平爲陽平，下平爲陰平，亦繆也。夫四聲之分，即以四象之陰陽分之耳，平輕爲太陽，入重爲太陰，上輕而之重爲少陰，去重仍帶輕爲少陽。又每聲皆有上中下，一聲之中含三聲，斯一陽一陰一陰陽中耳。此四聲之所由分與五聲不相涉者也。五音之分，亦即以律吕之長短分之耳。宮音長，爲數九九八十一，黃鐘之管九寸是也，發於喉者音長屬之；東冬江陽庚青蒸。羽音短，爲數六八四十八，南吕五寸三分之管是也，發於脣者音短屬之；侵覃鹽咸。商音次長，爲數九八七十二，太簇之管八寸是也，發於齶者音次長屬之；支微齊佳灰毛氏爲微。徵音次短，爲數六九五十四，林鐘之管六寸三分是也，發於齒者音次短屬之；真文寒元删先毛氏爲商。角音長短中，爲數八八六十四，姑洗七寸一分之管是也，發於舌者音長短中屬之。魚虞歌麻蕭肴豪尤。今五音以宮基孤均金、四聲以宮珙貢谷駿之，長短輕重之分自明矣。此皆出於天定不易之理，以成奇偶經緯之道者也。奇偶經緯之道得，不相淆者相比矣。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　牙舌脣齒喉與五行五臟五音分屬法。牙音木肝角，舌音火心徵，脣音水腎羽，齒音金肺商，喉音土脾宮。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象聲取義說》　古人文字，多有象聲以取義者，其義酷肖。如雨聲曰滴瀝、曰淅瀝，雷聲曰隆隆，鳥聲曰嘐啾、曰嘖嘖，蟲聲曰唧唧，鴉聲曰呀呀，履聲曰蹇蹇，鼓聲曰砰訇，鐘聲曰噌吰，玉聲曰丁東，歎聲曰噫吁嘻。凡此之類，見於羣籍者不少。又如古詩妃呼豨三字，諸家皆不解其義，愚以爲下文既有東風肅肅、晨風颸之句，則此三字即象風聲也。要知音以驟聆而即得，若一蹈實便難索解。《文賦》云：課虛無以責有。可知文人搆思別有會心，非刻舟求劍者所得窺其奧突也。即聆音察理，其義亦同，不然。如介葛盧者，果何由而得通牛語哉。是豈徵于典籍而得之耶。

又《音學總論》　天下之學，有得于天者，有得于人者，有天與人兼者，亦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有可無文字而仍不可無文字者。有文字者得于人，無文字者得于天。如文章經史之學，必有文字而後立，得于人者也。醫卜星相之學，雖無文字而可傳，得于天者也。音之爲學亦然。醫卜星相之學，終必有文字而後可久遠，則以其理雖出于天，而所以通此理者人也，是所謂天與人兼也，是所謂無文字而仍不可無文字也。音之爲學亦然，蓋音雖具于人口，而字母則立于一人，故非以文字傳之不可。

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卷七《四聲配五音》　四聲配五音，《琵琶録》以平聲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上平聲爲徵。徐景安《樂書》以上平聲爲宮，下平聲爲商，上聲爲祉，去聲爲羽，入聲爲角。皆唐人述唐世法也。説既不同，又直以《廣韻》卷數分配，上下平豈有殊絶界限，如上去入之可分哉。《遼史・樂志》襲唐教坊之舊，又有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之説，則唐樂家且有三説矣。宋《樂髓新經》以四呼分五音，其説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洪，屬平聲。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倉倉然。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脣合而齒啓謂之徵，倚倚嘰嘰然。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酬芋然。平有專屬，而上去入無專屬，蓋始變唐人之法。宮聲合口呼，商聲開口呼，角徵齊齒呼，羽聲撮脣呼也。然齊齒撮脣，乃開口合口四呼中第四等字，字較上三等多寡懸殊，於用不周，而齊齒中復分開合爲角徵，角徵之字且益少，不知當日施之實用如何。而角徵之字引喉吐氣，分别調劑，又如何也。故嘗疑唐宋徵調亡闕，此亦一因。清濁平可分，而上下平不可分，齊齒字少，不足充角徵二音之用也。沈存中論音韻云：分五音法不一，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五姓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云云。《論衡・詰術篇》：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内外，以定五音宮商之實。是則唐宋樂家，雖各有分配之法，又别有適宜之法。清濁叶音，於理家合。惟韻家有最濁無最清，意或指各類第一字耶。《全拙庵温故録》

音韻學史部

目次

論說……四一八九
紀事……四二五二
藝文……四二五五

論說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辭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然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餤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論音例》 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集》卷一二四《崇文總目叙釋》 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輾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

宋・鄭樵《通志》卷六四《藝文略》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臣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宋・趙彦衛《雲麓漫抄》卷一四 古人文字，但取其聲音之協，初無切韻之說。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協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因其鄉同聲異字，同字異言，轉生議論。楊收論音律，李善注《嘯賦》，皆有曰均者韻也。漢晉言均同。孫炎始爲反切語。魏晉以降，南北分列，人尚詞章，清濁重輕，錙分銖別，用而愈切，不勝異意。劉臻與陸法言論四聲音韻而取諸家之書，定爲《唐韻》五卷，詳究古人切韻之始，至簡易而切當，使其字的有所歸，而不可以疑似轉。蓋一字有四聲，或只有三聲者，以側聲紐平聲，以平聲紐側聲，故有雙聲疊韻之別，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聲，以側聲灼字紐平聲，則灼良爲章，又以平聲紐側聲，則章兩爲掌，章亮爲障，章畧爲灼。蓋良畧是雙聲，章良是疊韻，以此推之，他皆倣此。豈不簡易而切當哉。自唐人清濁之分，乃有三十六字母以歸之，益繁碎而難曉，如一東二冬各分清濁，行更生與兵明平歸作一韻，若此甚多。且四方之音不同，國墨北惑字，北人呼作穀木卜斛，南方則小轉爲脣音，北人近於俗，南人近於雅，若以四聲切之，則北人之字可切，而南人於四聲中俱無是字矣。

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二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本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

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畧》也。吴曾《漫録》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小學幾至于廢絶，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宋・魏了翁《經外雜抄》卷一　字書之始作也，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説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甯，《成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井卦》音舉上之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爲音矣。是音字起於晉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谿羣疑，知徹端透，脣齒清濁，纖悉必計，世莫不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温之誤是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温之説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西羌之人忽劣平。爲靴，笘陁爲科，犵狫爲鈎，突欒爲團，窟籠爲孔，南蠻之人，以不闌爲斑，不乃爲攏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遞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温之踈，亦可自警。後漢無音，有音在魏晉間。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陸釋孫韻，反切方詳。

又《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上》　李肩吾云：賈逵只有音。自元魏番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

又　李肩吾云：古聖賢無四聲韻。自鄭康成不曾有反切，惟王輔嗣《周易》内有反切兩箇。

又　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某字音某者二。至唐胡音大傳中國，有音，有反切，皆胡語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井卦》音舉上之上。

杜預傳《僖七年》泥音如甯。《成二年》殷音近烟。

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四《藝文・小學上》　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不知書契既造，字生其間；文字既生，音傳其内；聲音既出，韻存其中。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日月光華，洪于一人之辭，則堯舜之時固有聲韻也。不然，舜命夔何以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唐楊收曰：均言韻也，古無韻字。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爲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爲文宜略識字。則世所爲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爲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説，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爲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説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吴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群籍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

又卷四二《問邵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　邵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于世，温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却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虚，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亦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静工夫，未易能通也。

明・宋濂《洪武正韻序》　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吴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吴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韻補〉》，新安朱熹據其説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

明・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卷二五《詩壇雅韻序》　人之生也，有形斯有聲，有心斯有志。志發於言而爲詩，聲成文而員謂之韻，自古詩無不韻者。世既降，詩體屢變，韻學寖微。虞后夔所典之歌永，周太師

所教之詩音，世莫傳其奧，於是西域反切之學入，而江左聲病之説興焉。魏晉已有《聲類》《韻集》諸編，述者世益久皆泯莫睹矣。惟唐《韻略》宋《韻補》傳至今焉。《韻略》蓋因梁沈約之《四聲譜》而著，禮部據以去取舉子之文，歷世皆因後儒增脩者衆，諸家從之，若《韻會》《韻府》皆是物也，然梵學吴音承譌襲舛，世皆病之。《韻補》則吴棫取《易》《書》以下逮宋文集共五十種，凡聲韻異近世者皆纂之，朱子用以叶《詩》與《楚辭》，然亦不能無可議。國朝洪武中，嘗命儒臣刊正舊韻，定以中原雅音，著爲《洪武正韻》，宋學士濂謂其一洗千古陋習，可不信哉。今錦衣吴僉衛嘗覽百氏，提要鉤玄，摘其辭可資詩者，悉隨《洪武韻》而繫之，纂成若干卷，名曰《詩壇雅韻》，屬予序。惟古詩不可尚矣。今詩概不越乎古近兩體，而用韻各殊。古體多出入于《韻略》《韻補》，而近體則惟《韻略》是拘，雖知《洪武韻》爲正音而猶罕用，蓋謂近體唐詩也，《韻略》唐韻也，而唐詩必唐韻是用也，可謂固哉。昔孔子定《詩三百》皆可被之絃歌者，第取其音耳，曷嘗論其世耶。唐之詩，其格有足法，而韻多可訾，今作近體者，苟唐其格而洪武其韻，則音正以諧祇益媿耳，何害其唐哉。作古體者，不須言矣。雅韻之編，其欲俾人舍譌韻從正音以趨於古哉。雖然，天地萬物皆有自然協比之音有不待强而合者。雖風霆之鉅，蛄蚓之微且爾，而況於人。自壤叟衢童逮桑濮之賤，彼烏知音律而矢口成詩。夫孰非韻信自然者自然之音與天地萬物同而可析之以四聲限之以數十韻乎。嗟乎，古者詩作而韻生，後世乃依韻以作詩，詩道盛衰於是乎繫。吾安得隆古之英與論大音之妙哉。

明・顧應祥《靜虚齋惜陰録》卷六《字學》 楊用修《轉注古音略》云：鄭康成未有音切，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臧否、《井卦》音舉上之上是也。杜預注《左傳》亦止二音，《僖七年》泥音甯，《成二年》殷音近烟。又謂中國元無音切，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始有四聲反切，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閲而不知字之偏旁。予謂音切起於梵僧，固矣。然亦不可無者。假如難字不識，則以易字音之。無字可音，必反切而知之。有字可音而亦用反切者。反切以上一字爲音，下一字爲聲，一反而得其聲之正矣。故反切乃讀書之不可廢者。若不用反切而止認偏旁，則杕杜之杕，人將以大字呼之矣。烏乎，可乎。

明・楊慎《六書索隱序》 伏羲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

明・王應電《同文備攷・纂輯凡例》 古無切韻法，反切出自西方，于字學甚有功，然字母有重疊，想西人語咪嘀，故如此，抑譯者之訛耶，後人仍其謬，蓋未有得其要者耳。今既有一得，不得不正之，非忘本也。

明・陳蕖《刻古今韻注序》明・甘雨、陳士元《古今韻分注撮要》卷首 代更運會，大雅肩摩，從梁人沈約氏倡爲四韻，沿輓季而標秋林，悉本吴音，比同九有，不無牽泥，較非通方嗣襲而演繹者，諸家稍苴遺漏，人尠稱述，此與耳食奚辨焉。昭代右文，《正韻》孔彰，今學士家弄柔翰而競新聲，迄不能外沈氏一哄，堅守塗轍，習若聖書，亦何果於倍畔昧聲氣之元也。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七〇《校正詩韻小序》 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陸韓卿難之而不得，斌道人演之而始明。後有珙法師者，復以喉舌齒脣牙改隸五方，而纖悉盡矣。故詩之有四聲也，自休文始也。字之有切也，自神珙始也。然傳休文者謂雖妙有銓辨，而諸賦往往與之乖。自唐人爲五七言律，乃獨皆祖之，而約韻自是重後世矣。元周德清者，其裁駁小有致耳，乃遂欲以三聲而奪四聲，君子譏之。夫詩不能不唐，則韻不得不沈，固也。

明・田藝蘅《大明同文集舉要・音韻考略》《九經互考》云：古無四聲，只有九韻而已。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鄭康成亦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臧否，《井卦》音舉上之上。杜預注《左傳》亦止二音，泥音如甯，殷音近烟，善乎。康成有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兹遂生輕重訛謬矣。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于是後魏孫叔然著《爾雅音》，梁沈休文乃分四聲韻，至今稱詩者宗之。而李巽巖作《五音譜》以叔重部叙爲準，虞

仲房又改用徐楚金韻也。嗚呼，文日多而紊，聲日雜而淆，孰能反其初以復彬彬之盛乎。

明・焦竑《音聲紀元序》　朱元晦言字書音韻爲經中一事，所當留意。漢人釋經，原無反切，康成稱如某字某字，元凱傳亦止如窻、如烟二音而已。徐鼎臣解《説文》，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司馬温公作《切韻指掌》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學者咸遵用之。至吴幼清謂羣當易芹，非當易威，知徹牀孃宜廢，圭缺羣危宜增，少有異同，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而已。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一《辨題首》　至沈約初分四聲，爲《切韻類譜》，凡押韻同者，皆以類而聚聲。宇文周時，有龜兹國人來傳七音之學于中國，有曰婆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候加籃，有曰沙臘，有曰般膽，有曰俟利筵，其别有七。于樂爲七調，于字爲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于音，中國人多未知也。大唐舍利作字母三十以切字，温首座又益以孃幫滂奉微床六母，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其西域之旨歟。天寶初，孫愐兼收雅俗，作《切韻》爲《唐韻》。大曆中，李陽冰崇尚《説文》，復編新義，得象形諧聲之妙，然病其子母混淆也。其他陸德明作《韻略》，顔真卿作《韻海》，吕靜作《韻集》，夏侯該作《韻畧》，陽休之作《韻演》，陸慈、李舟作《切韻》，周思言作《音韻》，李季節作《音譜》，杜臺卿作《韻略》，各有巧拙，未可更數。宋初，徐鍇取《説文》字，分譜四聲，撰通釋以衍其義。徐鉉校正《説文》，增翻切以正其音。祥符中，陳彭年復校《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景祐中，丁度修《廣韻》爲《集韻》，司馬君實推四聲相生之法，作《指掌圖》，以聯等子之異。李燾作《類韻》，張有次《復古編》，戴侗作《六書（述）〔故〕》，鄭樵作《六書畧》，黄公紹作《韻會》，邵康節作《皇極經世》，載吕律聲音之數，分圖三十二，以明唱和之理。金王與秘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編海》，荆樸取司馬之法，添爲《集韻》。自後吴棫作《韻補》，程迥作《韻式》，周伯琦作《六書正譌》文。其後元巴思八得佛氏教，制蒙古字，别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脣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至國初詔文學宋濂諸人作《洪武正韻》，考文訂聲，妙隻千古，而于今迄三百年，已正之訛，又後爲謬。至于文人搦管作詩，悉祖古韻，豈時制未善歟。近世有《字學集要》，舛訛滋煩。又近有《字學統宗》，切法之間，亦不無誖謬。至輓近學者，謂解其意，不必辨其音，竟以翻切爲儒者分外事，而音讀愈謬。

明・桑紹良《青郊襍著・青郊韻説》　癸卯之春，家君端尻於青郊之萬緑亭校諸韻書，紹良於餽食之餘，長跽問曰：傳云：書同文，文同則聲同，聲同則用同，兹韻有南北，是聲弗同也。南韻用於詩謌，北韻用於詞曲，是用弗同也。詩謌詞曲爲體雖異，要皆宣諸口而由諸心，何以别乎。敢請其説。家君曰：噫，小子難言哉。上古音而無字，出諸口者已有自然之韻。羲頡制字，而音依附焉。字本由音作，音亦由字衍，點畫形像意義指趣，無所窮極。字既以類相從，音各以字而判。故江姜不得竝紀，親侵不得同録，而紅横含寒，亦此類也。音既叶聲相偶，字亦緣音而合，故紅江形體相通，棖張邊旁一派，而湮煙沈耽，亦此類也。皆自然之理，猶人以類從，物以種别，析之不可離，收之不可入也。夫如是其聲同也，其文同也，其用宜同也。然而弗同者，後世敝之也。姑以其敝言之。夫叶韻始諸《賡歌》，萬世之準也。《三百篇》則自夫子删定之後，火於秦，訓詁於漢，其間疑有闕畧之失，傳受之譌，故韻有弗類，先儒多彊叶之，若字可通叶，宜無庸韻矣。沈約氏以南服之産，當六朝之季，聰明出人表，箸爲吟韻，迄唐宋諸代名人大家，舉不能易，然多所離析，始壞古體。如東冬魚虞聲初不異，乃分爲二，雖切韻者異其母，特不敢輕議爲之出託耳，不知缺舌之音已昭然而不可掩矣。推之其他，不盡然乎。又如上去入皆從平聲調來，有一平則有一上一去一入，東董宋屋是也。或無入聲支紙寘是也。何以在平則有庚青蒸，而在上止有梗迥，在去止有敬徑，在入又有陌錫職乎。在平止有佳灰，在上止有蟹賄，而在去則有泰卦隊乎。是皆不可知者，欲傳久而無議，焉可得也。周德清當戎狄亂華之日，壬生江右，愍廣閩之語戾中土之音，箸爲《中原音韻》，期以南北大同，一時詞林巨擘，莫不靡然從風，取以爲的。然學不充志，思未研幾，倚於偏見，畔道益遠。江陽不可合，猶東青也。不合

東青而合江陽，豈以江字少，不足自爲韻邪。誖謬如斯。豈特如分東冬魚虞乎。既知合東冬矣，合真文魂矣，合蕭爻豪矣，合庚青蒸矣，而元寒删先與支微齊與覃鹽咸亦猶是爾。何乃尚有二三之岐。盍其合江陽也，矯敝而不知過者也，不合元寒删先等者，席舊而不知非者也，又況分横朋等兩用之於東，取凡範等徑屬之於寒，尤義之不通者。入於三聲迴肰不同，盍三聲之餘也。如屋與模類，寔東之餘，雖不可與東同押，豈可與模竝同。今乃分派於三聲，紐其聲以牽合之，其謬又倍於合江陽矣。又況讀岳爲要讀逐爲肘之類，尤音之不正者，奚取爲《中原音韻》邪。吁，有沈約氏之韻而用於唐詩莫盛於唐，故南韻獨用之詩謌，有周德清之韻而用於元詞莫盛於元，故北韻獨用之詞曲，其用不同，而使天下之聲與文弗同，職此故也，是豈韻之情也哉。夫韻見於口耳稱呼聆玨之間，寔根諸性命之奥，有於太極無始之初成於羲頡而流布於今。古理微而難測，義博而難窮，文襍亂而難辨，非心究乎本原與夫《爾雅》宏博之士，其孰能知之。夫以沈休文之顒達，周高安之蘊藉，千載上下，不多見也，猶各陷於一偏而不知其他，鹵莽瑣屑者，又何誅乎。故曰難言哉。

明・濮陽淶《元聲韻學大成・序》 古詩無專門，亦無定韻，隨心志之感於物形於聲者，就字叶之。至齊梁沈氏始分四聲韻爲詩家宗，惜其語音近俗，疏而不詳。自後羽翼字文者，或分或合，或簡或繁，大約泥於古詩以沈韻爲成案，中間牽制鄉音，影響切法，承訛襲繆，殊無有得其元聲釐正之者。【略】韻學之難言也久矣。《三百篇》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婦人豎子，莫不有自然之聲，以是音律和暢，可被管絃，聖人列之六經。至晉沈約氏而四聲出焉。四聲是矣，然以一隅之音而欲施之天下，則其理舛甚。惟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作得天地之中聲。

明・劉璁《新刊篇韻貫珠集序》 一曰象形，繼以諧聲，良以理麗於事，物必有名而微字著。辨字必象，形立而後聲音出。形，母也；聲，子也。天下容有無母之子也。肆求子者必歸諸母，而後知所從出矣。于時篆隸行草之體出而天下無遺書，平上去入之聲形而天下無遺字。配以五音，弁以三十六母，而各隸諸部，則字之清濁、輕重、反切、死活之或分或合，于是乎定而天下無遺名。噫，此後世篇韻所由作也。自史籀以下諸家皆以字書名。至漢揚雄採之爲《訓纂》，許慎兼采之爲《説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而《説文》宋李陽冰嘗崇尚之，修正筆法，自謂篆籀中兼似，有得乎象形諧聲二篆，但子母無別，識者病之。《切韻類譜》之分四聲，始於沈約，隋陸詞輩又增廣爲《韻畧》，唐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或取其偏旁相同，或取其聲響相協，皆有功於字學者。《説文》舊無翻切，宋徐鉉校正，取孫愐附益之。陳彭年校切《玉篇》，增《唐韻》爲《廣韻》，庶幾攷形聲者，各有攸據矣。大抵類形者主母統子而不類聲，類聲者主子該母而不類形，未免擇而不精，缺而不備矣。景祐中，丁度加脩《廣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略】至金王與秘推廣《玉篇》，區其畫段爲《篇海》，荆樸取司馬母聲清濁之灋，添入《集韻》，隨母取切焉。韓孝彦以《玉篇》類形而不類聲也，歸之五音，亦隨母取切，復述論圖詞頌冠諸篇，庶檢閱甚便，而反切無恙矣。仲子道昭精於家授，乃於篇中形之相類雜在他部，聲之相協散在别音者，惡其部目太繁，門法多襍也，悉加改併，而於俗字仍增減於各母部下，其用力於篇韻亦孔篤矣。

胡震亨《唐音癸籤・體凡》 四聲音韻之學，至齊梁寖備。沈約撰切韻之書，名《四聲譜》。後隋仁壽中，陸法言等嘗加纂次，唐儀鳳後郭知玄又附益之，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復加刊正，名爲《唐韻》，皆宗約之舊。宋景德以及元祐，先後重修，名《禮部韻畧》今承用者是也。宋濂云：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有宋因之，以禮部之掌貢舉，名韻書曰《禮部韻畧》，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焉。

明・陳仁錫《陳太史無夢園初集》馬集卷四《六書故序》 四聲作於沈約，至《唐韻》《廣韻》《韻會》諸書，而字有聲。元魏用翻母，司馬作《指掌圖》，而字有攝。韓孝彦歸《玉篇》於五音爲三十六母，什戒璿增定，迄成《篇海》，而字有子母。

又《正韻箋序》 四詩而後，韻書始于沈隱侯《類譜》，唐人詩賦設科，始尊用之，稱《禮部韻略》。吴棫、毛晃、劉淵之倫多所增省，信者益寡。明興，高皇帝御製《洪武正韻》，當時受詔作者十有一人，質成者四人，凡六易草，裁爲七十六韻一十六卷，天下學士大夫如奉典律，三百年

間，大率用之。朝廷故事，他所祖搆，猶墨守類譜，何居夫唐律詩用禮部韻，不獨試科應制，其上下酬唱答贈皆如之，宋元亦然。今《正韻》，古禮部韻也。顧不從當世之禮部韻，而從前世唐律非明律也。且爲下而倍上，所失在聲韻也哉。於乎，此亦學士大夫之過也。楊去奢先生憂之，作《正韻箋》。箋之爲薦成也，故有古音，有逸字，以薦成《正韻》爲高皇帝忠臣，何也，《正韻》之作，四詩是矣。聲音之道不同，而同出於自然。故地異時異而無不相通，比音而樂之，以莫不絃管。宋文憲公序《正韻》嘗言之，所謂詩騷以下魏晉以上惟取諧音，不拘一律是也。四詩在當時作者聲韻自諧，後人不通四方之音，妄譏爲不協，於是朱子據吳武夷之説以協詩，而後詩得其所。夫中國不知幾聖人制作，然後有文字，有五音十二律，廼四夷海外邈絶之處，未聞有羲軒周孔出於其鄉而莫不有文字聲音足以與中國相通而各有合者。故自三代時任昧列于瞽宗，九譯通乎朝貢，亦足以究聲音之致矣。沈韻作而韻始爲然，歷代作者用之律詩而止，即詩亦終，上古韻用古韻未嘗盡從也。宋文憲謂聲韻莫備四詩。詩皆孔子所删，舍孔子勿之從而惟沈約之是信，以爲大惑。先生之言曰：《春秋》之義大一統，尊天王。故自唐以後各有禮部韻，唐人自遵唐韻。黄公紹元人，故《韻會》所引有蒙古韻目，生爲明人不遵明韻，不幾夷有而夏亡耶。大哉言乎。士大夫寧畔制不負沈約亦獨何歟。

明・吕維祺《音韻日月燈・自敘》　書契而後，繫《易》删《詩》，實爲音韻鼻祖，後世如《訓纂》《説文》《玉篇》《字統》《字林》《集韻》《韻畧》《廣韻》皆自成一家。迨唐以沈約《類譜》取士，諸家遂廢，而説者曰：是知縱有四聲，不知横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又如吳棫、毛晃、劉淵之倫，各所增省而鮮信從者。宋司馬氏作《(音)〔切〕韻指掌》，自謂天造神授，而説者曰：是知横有七音，不知縱有四等，猶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噫，此道晦蝕久矣，學者既鮮兼綜諸家，探源會微。司馬之學，若存若亡，即我聖祖製爲《洪武正韻》，如日月之中天，亦鮮有從者，獨斤斤沈韻尺寸不敢踰，即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爾爾。嗟乎，孰正之哉。且夫五方之人，各異其音，各異其承學。吳楚剽疾，燕趙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將與其同者正之乎，將與其異者正之乎。既已同矣，異矣，又孰能正之。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卷下《經緯圖説》　嘗閲宋公濂《洪武正韻・序》，知晉魏以前，詩詞惟取音之協比，初無字韻可拘。自梁沈約用吳音定《四聲類譜》，而唐代仍之以律詩賦，更名《禮部韻略》。後之學者，如武夷吳棫輩，雖多所矯正，顧以事不出朝廷，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高皇帝親覽是書，深嫌字音乖舛，及東、冬、青、清等韻，分合種種失宜，命詞臣通聲韻者，重新刊定，諸臣承詔，共輯《洪武正韻》，一以中原雅音爲準焉。夫雅音者，説者謂即《中原音韻》是也，乃緣朱子先兩韻而生宋代，所註經書，除《三百篇》祖吳棫《韻補》外，餘書音切，亦大略止憑唐韻，故舉業家於《洪武》《中州》字音，似覺未習耳。不知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此高皇帝親諭儒臣之天語。宋公濂亦謂沈約制韻，大抵多吳音，且徒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横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源，然則唐韻已久爲國朝所擯矣。沐同文之化者，可不以《正韻》爲恪遵哉。

明・吳元滿《六書正義・自叙》　音韻之學，由來尚矣。《隨・經籍誌》載吕静《韻集》、夏侯該《韻略》，至梁沈約撰《四聲韻譜》，歷代宗尚，此音韻之準的也。小學分爲三家：一曰體制，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二曰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三曰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辯。【略】廣音韻之書，繼《韻譜》而作者，隋陸法言《廣韻》，唐孫愐加增注釋曰《唐韻》，宋丘雍《禮部韻略》，宋祁景祐《集韻》，王宗道《切韻指玄》及《四聲等第圖》，吳棫《韻補》，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類是也。其三家相雜者，梁顧野王《玉篇》，蜀王孟昶集儒臣編《書林韻會》，宋丁度《類篇》，司馬温公《名苑》，黄公紹《韻會舉要》之類。

又《六書總要・自序》　梁沈約撰《四聲韻譜》，專辯音韻。自後小學分爲三家：一曰體制，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二曰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三曰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辯。【略】廣音韻之書，繼《韻譜》而作者，隋陸法言《廣韻》，唐孫愐加增注釋曰《唐韻》，宋丘雍《禮部韻略》，宋祁景祐《集韻》，王宗道《切韻指玄》及《四聲等第圖》，吳棫《韻補》，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類是也。其三家相雜者，梁顧野王《玉篇》，蜀王孟昶集儒臣編《書林韻會》，宋丁度《類篇》，司馬温公《名苑》，黄公紹《韻會舉要》之類。

明・陳蓋謨《元音統韻・序》　律吕聲音之學，至《皇極經世》稱精

微矣。宋儒祝氏泌亦知其天聲百十二爲唱，地音百五十二爲和，經緯之法於斯密矣。然休文二百有六之韻，缺而未該。夫梁唐之韻，如穴居木處之後，牀爲上棟下宇，而未及層樓複閣鳥革翬飛也。後世韻學屢變漸進，高明因其所長，見其所短，因其所短，生其所長，合之而韻出矣。鄭樵之言曰：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諸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以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然鄭但知一聲一經，四聲四經而止，未知一韻一經，七音緯之，錯綜變化而統自一也。

又卷一《通釋上・釋原》 原夫創始立韻之人，肇功萬代，然能傳形，不能傳聲，創始制書，豈能精密畫一，于是後人修述者，執己之是，見前之非，豈無執己之非改前之是者。又有確見前非，伸己所是，因仍前人而微言之，不能斷然自見者，又有確是己見，畏違王制不敢斷然自立者，又有窺見一斑，依傍王制藉以行世者。韻書充棟，無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總之，皆我師也。然從未有精密畫一，追文字聲音之祖，服百世人心者，何也。源不澈，則法不彰，即有一見，亦無以循而行之也。

又卷二《通釋下・釋義》 前人方言，各代口齒四方錯集，則嚨嚨雜異，各不相通，非其道也，習也。王者同文，文同矣，聲不能同，則奈何。爰是前賢創爲同聲之法。在漢人有讀若，漢末孫炎創《爾雅音義》，始爲反切，便矣。天下之音渾同如一，莫能逃焉。嚨音芒。

又《釋例》 韻自擊壤、賡歌變而《三百》，《三百》變而歌行六朝，六朝變而近體，韻益嚴而辭益工。迨近體變而詩餘，詩餘變而詞，詞變而北曲，南曲，韻益局而調益靡。古無韻而失之散，和之以叶。唐有韻而失之雜，和之以功令。宋元有韻而失之奥，和之以方隅。有明《正韻》祖中原，亦古、亦唐、亦宋元韻，在有無之間，而失之莫知所統功令，無能强和之以蹈襲，總非和也。何以故，未有韻則遷就其字以叶響，既有韻則翻閱其書以成調，昧自具之靈明，與夫天然同然之口角，未經剔發其所以然也。古無母無翻切，僅以讀若傳其聲，聲易譌。迨有字母矣，而不識母者多，識母者少，識標目者尤少。識母固知子，無標領而知子，猶取他父之子爲同堂。識標目則知韻，而子自從母，如以諸母之子序長幼。

又《稽往》 韻書異同，有絶當分合而不敢逾者，將覩後人返古，還其正音耳。既知當分合矣，即宜直捷成之，奚覩後人，愚茲統韻出於敢耳。乃《三百篇》即不能行之，六代輒有沈約書出，自此而往，又不能行之後世，於是歷代作者，彼出此入，莫有適據。黄公紹、陸法言敢於分母而不敢於釐韻，韻無確見，則彼於分母猶然影響矣。

又 三代而前，字學口授，以故難於習誦。漢氏而後，始注讀若，易以教人，近似而已，不能得其的呼。唐宋之交，反切代起，然後無字不皆成音，無音不可授受。亦未得容易上口。

又 通韻之本，鄭樵。黄公紹。開其端。齶聲之始，賈逵。許慎。衍其緒。

又 古今韻括序節。聲音文字，六藝之一節也，而甚難言之。難言者，以古今糾錯，難乎其一之也。古韻見於六經，而叶韻則不通於今。今韻定諸沈氏，而類別則不通於古。攷辭者第曰古體從古，今體從今已爾，罕有能兼總而分疏之者。自唐人以詩取士，韻由禮部分併特嚴，而當年累世，鮮達其故，大都出沈氏之遺，而至今且沿唐人之律，莫之能違。予壹不知夫沈氏之學，乃能遺諸世世無變也。古今韻書，如《篇海》，如《韻會》皆成帙之大者，而古韻悉置不講，僅取漢魏以來辭章一二叶字而箸之篇，舉一廢百，可哂也。宋之季世，始有明古韻，如夏英公、吴才老諸人，明朝如楊用脩爲《古音畧》，張月鹿氏爲《韻經》，庶幾乎揭古義通聲音之道，而或攷覈未精，訓註或繁或畧，又其點畫之文類爲昧者傳寫，淆譌滿目，識者病之。切韻之學，士夫研究者少，而衲僧止唱等子，守舊而已，豈能溯其所以然乎。遂使天地人自然之聲汨没千年，良可慨也。

明・崔數仞《元韻譜序》 爰自戰國，上溯皇王，其區別聲韻之教，雖或未聞，而咏歌賦頌之遺，典籍備具，溯流窮源，道亦未盡泯也。乃兩漢之際，揚雄許慎輩繼出，雖或類體述訓，闡發六書，而聲音之法，尚微而弗著。迄於梁之沈約，始因胡僧神珙之四聲以爲《類譜》，實開聲韻之先基矣。若陸詞孫愐輩韻編迭盛，要皆漫昌於末路者也。惟宋司馬氏按休文之遺訓，獨爲科別七音，分判清濁，爲圖二十，以三十六母列於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立《指掌圖》，蓋即所謂四聲等韻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雜學攷究類略》 沈約知四聲，珙、温譜七音，德清明陰陽，士龍竝濁複，吕坤。張位。約字母。愚者偏攷經籍，證出歷代之方言，始知其所以訛，所以通耳。音定填字，倫論不淆，豈人力哉。今日定序《正韻》，爲萬世宗，免王伯良音路未清之議，固楊去奢之志乎。

又《讀書類略・小學大略》 先儒音止譬況，孫炎始爲反切。晉謝安舉徐邈專撰定《五經音義》，隋仁壽中，陸法言《切韻》取之。《韻纂》，則秦王俊召學士爲之。《桂苑珠叢》，則唐曹憲與諸儒撰者。太宗有奇難字，輒問憲，具爲音注。諸葛穎撰《略要》，後魏《字統》，則陽尼造，其從孫承慶撰成。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總集也。大氏自吕靜、夏侯該、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各有乖互。唐儀鳳二年，多田縣丞郭知元拾遺緒正朱箋，而孫愐因之，天寶十載書成，號曰《唐韻》。元美曰：自有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而同撰者爲劉臻、顔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有郭知元、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加字，至宋成《廣韻》。此抄韓氏者。唐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韻英》五卷，則玄宗天寶十四載，四月付集賢院，張九齡所奏吕證、鄭欽、甘暉、衛包音釋者。《干禄字書》，顔元孫撰，從子真卿書，號顔氏字樣，婁機廣之，以四聲爲次，具俗通正三體。宋乾德四年，陳鄂受詔編《韻對》。天禧五年，鄂之孫僧溥上雍熙召句中正等定正，景德四年頒行，丘雍亦定《韻略》。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脩廣韻》。景祐元年，詔真史館宋祁、鄭戩、王洙，刊脩《廣韻》爲《廣略》，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寶元二年書成。若吴棫《韻補》，乃集協古韻者。王安石《字説》，則臆解耳。《崇文目》有程迥《古韻通式》，劉熙《古切韻拾玉》，舒知雄獻字母圖，陳淳作字義，李燾、劉鎔、錢承志，皆有集音。賈昌朝曾請《禮部韻略》窄韻十三，聽學者通用。又作《羣經音辨》，康定刊行。紹興十一年，進士黄啓宗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上《禮部韻括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脩互注韻略》，張貴謨上《補遺》。乾道中，郯升卿撰《韻類》，熊忠《舉要》，王文郁、劉淵皆有《韻略》，元韓道昇、道昭有《改併五音集韻》，黄公紹《韻會》，撮孟蜀之《書林韻會》也。當時孫吾與因之，方日升因爲小補。

明・黄雲師《元韻譜序》 雖然，音者，本天而域地者也。吴楚剽輕，燕趙沉重，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抑孰從而正之乎。《賡歌》遠矣，《三百篇》而下，暨於漢魏諸騷賦緯以隱侯之譜，必不盡合，樂韻字多假借，而惟恊其音。自神珙之術被于四聲，詞人奉爲玉律，然沈譜類皆吴音，不可以範世，迨乎唐代，此法益精，顧等子通攝間亦有譌，則豈非字不容以强同，而華梵之音或異歟。

清・錢邦芑《他山字學》卷上《聲音韻不同》 按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員爲韻。沈約有四聲而無韻書。唐以詩賦取士，故倣四聲爲韻耳。或曰：隋陸法言著《廣韻》，至唐孫愐乃著《唐韻》，今相傳曰沈韻者，蓋唐人依沈約四聲以分韻部，其實非約書也。

清・顧炎武《音論》卷上《韻書之始》 學者皆言韻書本於沈約，《隋書・藝文志》有沈約《四聲》一卷，今不但約書亡，而唐人之書亦亡。宋許觀《東齋記事》曰：自孫愐集爲《唐韻》，諸書遂廢。然自隋至宋初，用韻不異，是知《廣韻》一書固唐之遺，而唐人所承則約之譜也。又按前此則魏有左校令李登、晉有安復令吕靜、齊有中書郎周顒。《魏書・江式傳》言吕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緑徵羽各爲一篇，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後魏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高氏小史》云：齊中書郎周顒字彦倫，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隋志》《舊唐志》亦載《聲類》等凡十餘家。隋潘徽爲秦王俊作《韻纂序》曰：《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説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宫羽。又知約之前已有此書，約特總而譜之，或小有更定耳。而謂自約刱始者，亦流俗人之見也。猶今之律文，其初本於魏李悝之《灋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歷代更修，以至於今，而李悝之經不可得見矣。

清・柴紹炳《柴氏古韻通・序》 蓋稽之《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凡人發言爲詩，因制字有韻，字本代言，韻以諧聲，牙舌脣齒喉，應於角徵宫商羽，故六書之制通於五音尚矣。詩者取單出之聲，爲成文之音，成文應節，故獨奏則爲歌，合舞則爲樂。詩必合樂，

務先審聲，斷章比什，未有舍韻者也。即皇陶《五子歌》之屬，靡不唱嘆諧協。至仲尼所刪《三百五篇》四始六義，視古加文，考其音韻，悉有倫要，不妄作也。自是代降，厥體屢變，騷賦箴銘贊頌哀誄及諸有韻之文，皆古詩之流。雖稱別子，原本大宗，要之依永和聲，式歌且舞，豈或舛節哉。且周官保氏掌教六書，太史董聲詩。漢法，學童十七以上試諷籀書，課殿最，協律考文相倚而重。此其審音分韻，必有成部，迨篆隸屢變，方言雜糅，字繁而聲駁，蓋古韻一書，罕得其傳者焉。魏晉以來，始尚《切韻》，遂有分部，如所傳梁沈約《四聲類譜》原仍舊貫，而科爲獨併，以繩作者耳。唐因之更爲併省曰《禮部韻略》，設科取士，凡詩賦儷句，莫敢軼者。迄今學士家奉爲三尺法，然近體操觚畫一良便。若以擬古，作者不無立唐虞而用蕭何律，遭成周而議叔孫通禮矣。故博雅之士，元元本本，謂宜主許氏《説文》而淪之古文《爾雅》，庶幾上世元音絡繹可遇。先是天寶中陳州司馬孫愐，因沈約舊譜，廣之曰《唐韻》，其本部古音，什收五六，而通例無聞。至宋渤海吳棫有《古韻補》，閩南鄭樵有《七音畧》，明弘農楊慎有《古音轉注》及《餘録》《韻寶拾遺》諸編，閩中陳第有《毛詩、楚辭古音考》。是皆稽古發憤，有裨來學。第轉叶旁通，窮幽抉隱，而於通併列部，條貫鮮昭，辨理諧聲，折衷何昉。將數君子承襲舊聞，未及研覈，抑後人傳訛附益之過耶。

又《切韻編・雜説・切韻源委説》 切韻始於漢季魏初，今人謂本西域，出沈約者非也。古六書之法，諧聲居一，固不假梵唱，其《四聲類譜》，正是古本流傳已久，約特從而整齊之耳。蓋漢世先儒，未講切學，其訓字止曰讀爲某字，讀如某字。其曰讀爲某者，即直音無疑，若讀如某，則影切不確，如許氏《説文》於戟曰讀若棘，於戛亦曰讀若戟，如高誘註《吕覽》於酏曰讀如詩，於纍亦曰讀如詩，二字曾無的音，必反切出之，乃能便讀也。然古語已有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不律爲筆，蔌爲藜爲茨之類，雙聲合爲一字，即爲反切萌芽。及孫炎創《爾雅音義》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斯事大行。高貴鄉公不知反語，時共怪之。緣炎作反切多采俚語，如突欒爲團，屈趖爲曲，鯽溜爲就，鯽令爲精，窟窿爲孔，口吻之間，足資徘笑。故一時争尚焉。自顔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序》皆稱叔言爲《切韻》鼻祖，烏得云事本身毒，濫觴《類譜》耶。按其法上主聲，聲各有別。此在牙舌脣齒喉清濁輕重間酌之，即後世所定三十六字母有母有異子近是也。下主韻，韻各有部。此在平上去入開合閉撮口齊齒捲舌間審之，即《類譜》所列一東二冬三鍾四江凡二百有六部是也。反切者，上酌其聲，下審其韻，而音出焉。故或謂之反，或謂之切。反者，取反覆而求之意，切者，取摩切而得之意。在古未嘗立母，其審聲祇就脣吻清濁剖判位置，往往暗合大指，獨嚴於分韻，次第井然，二百六部，斷無揉雜，雖孫炎本書未獲寓目，所傳反語，粗徵一班。至晉郭璞註《爾雅》附以音圖，當必祖述於孫，後先切脚，可以資鏡。如平韻真龍切重，是鍾不雜冬。亡江切厖，是江不雜鍾。昌朱切樞，是虞不雜模。力居切蘧，是魚不雜虞也。如上韻方孔切葑，是董不雜腫。時勇切尰，是腫不雜董。胡本切渾，是混不雜狠。息淺切鮮，是獮不雜銑也。如去韻子弄切綫，是送不雜宋。於計切瘞，是霽不雜祭。力政切令，是勁不雜諍。以證切孕，是證不雜嶝也。如入韻丁録切斸，是燭不雜沃。步角切瓟，是覺不雜燭。（鳥）〔烏〕葛切遏，是曷不雜末。胡臘切盍，是盍不雜合也。畧舉斯例，可以類推。自是厥後，切家奉爲玉律，莫敢踰焉。如吳韋昭註《國語》有音釋，元本宋《裴駰集》，徐廣、如淳輩解《史記》，時見音切，多仍舊貫，稍或差池，便爲不諳。故《顔氏家訓》譏《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蓋成當隸清，宏當隸庚，仍當隸蒸，登自屬登，本是四韻，合兩爲訛。若爲奇俱列於支，益石並載於昔，原係兩章分四爲僻。繇是言之，精切學者不可不嚴韻部，明矣。韻部者，猶人之有氏族。字數者，猶人之有行第。今欲分别主名，必先識其氏族，後辨其行第。倘呼張作李，指馬爲羊，氏族已溷，何論行第是非乎。故學切者，必當先審下字爲某韻，後定上字爲某聲，此疆彼界，次第别白，於是張甲李乙，心口了了，無誤主名矣。此事晉宋以來講明非一。若葛洪《字苑》、吕靜（音）《韻集》、夏（后）〔侯〕該《韻畧》、陽休之《切韻》、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畧》等各有著述，不無紕繆。隋世有陸法言者，先與劉臻、顔之推輩八人，共撰《切韻》一部，仁壽中上之。至唐郭知玄拾遺緒正，而陳州司馬孫愐復加訂正，别名《唐

韻》，盛行於代，諸書遂爲之廢。今按其音切與郭璞《爾雅音圖》後先符合，大抵以二百六韻爲限，而紐其牙舌脣齒喉作而次之，證以經史子集，庶幾條妥，爲學者永遵耶。其後若陸德明《九經音義》、司馬貞《史記索隱》、章華太子賢、顏師古註《漢書》之類，皆守此例。蓋古法相承，叚爲正嫡，而近世乃謂《切韻》始於梵學。又曰：沈約《類譜》局於吳音，若鄭樵則云：江左之儒，知縱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彼所爲紐，以牙舌脣齒喉者果何物哉。近有郴陽袁子讓著《字學元元》，嘗云：《唐韻》作切，曾無失母，未可訾其不知音也。嗚呼，斯言得之矣。

清・毛先舒《柴氏古韻通序》　然則韻學之興，嬋媛自遠，歷禳相仍，靡得而廢已。黄軒世邈，莫可縣紀。降及唐代，厥有明哉爛兮之歌。又如九族百姓，乃聖乃神，一篇之中，往往見韻，姬公文詞，孔子彖象，多作韻語，以便稽疑。逮至商周之際，雅頌洊興，則全乎以韻行文，詩道著矣。然習俗漸(民)〔泯〕，既殊浮切，而古今之會，與之黯移，樂府與古詩既殊，選詩與樂府仍別，浸至齊梁，韻押漸密，休文所撰，遂縣爲不刊之書焉。歷代詞家遵爲玉律而古法湮矣。

又《聲韻叢説》　晚唐及宋人之于詩韻，元人詞之于詞韻，明人曲之于曲韻，多不復可爲標準。作者既已傳訛，而注韻者輒復引之爲證，益眩惑矣。至古韻尤未易言，韓退之文章宗匠，尚不識韻，況吴才老、楊用修、方子謙諸子所編著，輒可引爲成案、藉爲金科耶。今人不肯沈深讀書，又喜自豎義，毋怪説愈紛拏，而理益晦耳。

又　或問：古韻斷自六朝，《唐韻》斷自李唐，此最爲允。而予以古韻斷自晉宋以前，《唐韻》斷自齊梁以後，何耶。且《唐韻》既唐人所作，齊梁豈能預見其書而用之耶。予曰：韻之從來，如犬牙交，最不易分，而晉宋合古爲多，齊梁入唐益密，故于此分之，亦言其概耳。韻欲嚴而惡濫，齊梁而後，篇章通古韻者，亦恆有之，要是數十分中之一，餘俱與《唐韻》無差，則用唐未失其方，如直儕于古，斯恐其濫也。若乃《唐韻》出孫愐之手，而律及齊梁者，愐蓋迹古人而著書，非謂古人預窺其書也。今柴氏《古韻通》，且律及周秦，而亡弗符，豈亦古人預見之邪。

又《韻問》　客曰：予聞之人云：韻自梁沈約始著爲譜，是今韻也。古韻則斷自蕭齊以上，古皇而下悉皆準焉。是古韻今韻之殊，廼章章矣。舍是皆齊同亡差等耶。曰：否。古韻之差等有三，今韻之差等有四。古韻自上世以及先秦，其韻最疎而最純，此一等也。漢魏用韻稍密而駁，此一等也。晉宋齊梁之間，韻漸益密而亦漸襍，此一等也。是古韻之差等三也。自唐而下，則一百七韻之較然，此一等也。宋人填詞，韻漸疎而駁，此一等也。元北曲韻密矣，而實偏，故四聲不備，此一等也。明南曲韻，雅駁間出，而略在宋詞元曲之間，有如四聲咸備，此宋韻也；如韻有車遮，此元韻也，此一等也。所謂今韻之差等四也。客曰：此其爲截然者耶。曰：否否。凡七韻之遞生，如四時然，春暄而夏暑，然春之末，間已兆暑氣，而夏初或猶未離乎暄也。秋凄而冬寒，然秋之末，間已兆寒氣，而冬初或猶未離乎凄也。是七韻之判，猶言祁寒盛暑，若夏冬之弗假貸耳。至其相禪之際，勢因漸生，即疎密純駁，如犬牙交也。豈唯相禪之際乎哉。周人之詩，有純于元韻者，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截然周德清之真文韻也。宋人之詞，有純于《毛詩》韻者，辛棄疾《滿江紅》咏春晚詞，十七篠與二十六有合用，蓋與《陳風・月出篇》、《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同其叶法也。然則古今韻譜離合之故，可以略言而不可引繩以求也，明矣。客曰：固也。而古與今韻之中分，則沈氏其截流之犀，擘華之掌耶。予曰：不然。六朝相承，韻押漸近，約亦因勢而導之耳。而陳隋之際，亦尚離合不常，約可謂善因，非中分也。且沈韻雖有其書，世實未嘗遵用之。客驚怪曰：然則今詩之所遵，誰氏之韻邪。曰：此《唐韻》，非梁韻也。且是孫韻，非沈韻也。曰：願聞之。予曰：沈氏之韻，最爲煩苛，總四聲凡分二百零六部，唐人因而合之，爲一百七部，曰《唐韻》，亦曰《禮部韻》，陳州司馬孫愐差次之，今所遵承，皆是物也，若沈氏則廢閣久矣，豈惟唐人爲然，即梁陳隋人，亦未嘗用之也。劉孝威《行行且遊獵篇》，陽唐合矣，陰鏗《新成安樂宮》，灰咍合矣，王脊《七夕詩》，歌戈合矣，不假多証，聊舉明之耳。且豈徒梁陳隋人乎。即約亦不能自遵之，觀其《昭君詞》，歌與戈合者也。《酬謝宣城朓詩》，元與魂合者也。《新安江詩》，真與諄合者也。故曰沈約雖有其書，寔未嘗

有遵用之者也。若孫愐《唐韻》凡一百一十四部，而今考唐詩用韻止一百七部，是唐人作詩，止取裁于一百七部，愐韻雖多其七，時人亦未嘗肯遵之。至于中晚，用韻漸褊，而詞韻開矣。是李唐一代之中，韻亦遞變，甚矣。文人之吻，不易畫一，而韻學之雜齊如此。客疑稍解，遂言曰：微子吾幾不知今韻之有別，敢問他目，願悉數之以祛我之惑。曰：古韻之差等，殆不可分。故柴氏一渾之，爲柴氏《古韻通》。先舒不敏，將卒業于《古韻通紀》，而承彌縫焉。近韻則梁有沈韻，唐有《唐韻》，宋有《中州音韻》，填詞則有沈氏《詞韻》，北曲則元有《中原音韻》，自明有《洪武正韻》。先舒謹原《洪武正韻》，而撰《南曲正韻》，明吳人范善溱又撰《中州全韻》，臞仙撰《瓊林雅韻》，然梁沈韻，宋《中州音韻》，明《洪武正韻》《中州全韻》《瓊林雅韻》，世有其書，而詩詞曲家，多不承用。柴氏《古韻通》，余同郡柴紹炳作。沈氏《詞韻》，同郡沈謙作。

又《韻白・音韻瑣語二十五條》 四聲之理本于自然，至六朝而摛辭之家調聲漸密，齊周顒著《四聲切韻》，而顒子捨亦用天子聖哲明四聲之例，同時沈約又撰《四聲譜》，要之此理與聲俱生，非諸賢創之也。至約著韻而唐人合併之，遂爲近體永遵之典，其音與古雖多殊，然漢魏而降漸趨今音，約乃因而定之，原非臆造，後人尊古太過，往往欲廢其書。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何不事求于唐虞邪，蓋以建置相沿，竝有可采，政不必悉返古初，乃稱盛治也。故予《韻學通指》中竝列五韻，使操觚者得各因體製以尋其韻，既無傷于矯枉，亦不病其逆施，紛更之議，亦可以已矣。

又 自隱侯著韻而唐人併之遵以爲式，雖近體至今秉爲金科，而攻者亦幾百喙矣。大抵音隨代變，今昔異呼，今作如此讀者古未必作如此讀也。後人不求其故，輒以今讀格古音，略有相捩便指其失。譬如三代以前慶多讀羌，下多讀虎之類，豈可以今人所讀謂古爲差。今人值六經則不敢置喙，于沈約則任意譏彈，好古者挾經韻以相繩，審音者借中原而反劾，紛紜之論，究何當乎。吾故曰凡屬此代之製作，當仍此代之韻譜，斯爲不易之定論也。

清・毛奇齡《韻學要指・序》 韻學之亡，幾七百餘年矣。八閩陳氏，吳門顧氏、西泠毛氏、關中李氏，皆各有撰著，而彼我偏窒，毋論古今分合，較有難通，而即其四聲所始，一百七部所朔何人何代，或唐或宋。自金元以還，迄于今茲，中間文人學士千千萬萬，其最名者，如空同、滄溟、升庵、弇州輩，皆漆室長夜，夢囈不覺，況降此者，而欲以聲律之學探本窮源，蓋其難也。

又卷一《韻論》 韻者，均也。《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本不同，且即一均之中，亦必取聲之不同者而彙于一宮，蓋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故古人爲詩，即二句三句無同聲者。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類。而其宮則同。如明良爲陽庚之通，作息爲藥職之通，皆同宮音。至魏時李登隋唐史《志》載韻書始于魏左校令李登《聲類》。一作後魏校書令李啓撰《聲類》十卷。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如東中通同爲一類，支思脂之爲一類，但取聲之相類者而聚于一處。然而猶無四聲也。古平上去三聲一韻，如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類。去入二聲一韻，如彼婦之謁，可以死敗類。及齊中書郎周顒著《四聲切韻》，《周顒傳》曰：顒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而梁沈約倣之，因之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即平上去入也。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雖梁武猶疑之。梁武曰：何謂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至隋開皇間，有陸詞者，即陸法言。偶與同時劉臻輩私相擬議，謂既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析而音始親切，于是又將《聲類》之中支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類前此從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韻類譜》，析爲五卷，此則合周顒《四聲切韻》與李登《聲類》而統爲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以後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于拘《切韻》則十不得一。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又分脂之，則自六朝至唐後而無遵之者矣。蓋其說自以爲音韻微眇宜有分劃，實未嘗強世之押之者限以是也。至唐創貢舉以律詩律賦取士，欲創爲拘限之說以難之，遂取《切韻》一書爲取士之法，實則除取士應制律詩律賦外，則仍用古韻。然且謂律韻雖嚴，亦不宜太瑣，即又取冬鍾之分支脂之判者而合之，如《切韻》有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而唐于冬韻下註曰鍾同用，于支韻下註曰脂之同用類。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科玉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幼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且以

之檢百氏哉。乃自是以後，逡巡唐代數百年間，或稱《切韻》，或稱《唐韻》，唐天寶間，陳州司法孫愐改《切韻》爲《唐韻》，然仍稱《切韻》，如唐史載乾元初禮部侍郎李揆疏，言試進士日，有司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按乾元肅宗年號在天寶後可驗，但《唐韻》亦亡，俗皆吳彩鸞手書《唐韻》，皆近人僞作。或稱官韻，李肇《國史補》云：宋濟老于場屋，猶誤失官韻。《山堂考索》載：咸平三年，禮部言進士入試，除官《韻略》外，不得懷挾書册。即宋初試士猶仍舊本，宋太祖建隆中，禮部條貢舉儀有云：凡就試禁挾書爲姦，惟進士試詞賦所用《切韻》《玉篇》不禁。至真宗大中間，遂改《切韻》爲《廣韻》，删《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而仁宗景祐中則又更造爲《集韻》，大中祥符初改名《唐韻》爲《廣韻》。又景祐中命宋祁、鄭戩等更爲《集韻》，而丁度爲之審定。然當時試士，則又置《廣韻》《集韻》二書不用，而別爲《禮部韻》以頒行天下。《藝文志》載：《景祐禮部韻略》五卷，《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東齋記事》稱：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作《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禮部韻》始于此，俗稱《唐禮部韻》，非是。其後歷朝沿革遂有《禮韻》《申明禮韻續降》《禮韻補遺》諸書，以其時删韻太過，而陸續申議補之，顧其書不傳。暨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略》，擬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而究未嘗進。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者，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切韻目》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五支六脂七之，今併冬鍾爲二冬，併支脂之爲四支類。且盡删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目，其中有誤併處，如併殷部入文部類。有誤删處，如上聲删拯部，去聲删證部類。其書頒于淳祐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于楊隋一人之作俑，而迄于趙宋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夢夢稱爲沈韻，《隋・經籍志》樂太子少傅撰《四聲》一卷，今不傳。若以今韻爲沈韻，則在《中原音韻》《洪武正韻》中已誤稱矣。且疑爲古韻，吳門顧氏以一東二冬爲古韻原本。是何千古長夜一至此也。夫既名劉韻，又名平水韻，元熊忠《韻會舉要》稱平水韻增是也。然又名試韻，以單爲試士而設，而他無所用。今人誤稱《詩韻》。詩者，試聲之訛耳。葢隋唐以前著韻頗多，自李登《聲類》外，又有周顒、呂靜輩，皆以己意成一家言，韻書始于魏李登《聲類》，其後周顒、沈約以及張諒、劉善經、夏侯詠，一作該，俱有《四聲》，呂靜、段弘俱有《韻集》，陽休之、杜臺卿一作素卿，俱有《韻畧》，他如李槩《音韻》，周研《聲韻》，趙氏《韻篇》，釋靜洪《韻英》，李奉節，一作季節，《音譜》，所著不一。雖其書皆不傳，然皆爲古文賦頌銘誄謡諺歌詠以及詞曲偈念所取準，並無拘限東冬、苛刻平上如是書者，要之，是書單爲律設，猶之《中原音韻》單爲北曲設，皆韻之獨見者。是書名律韻，與《中原音韻》爲北曲韻同，皆一家韻。若古文詞賦銘頌謡誄念偈詩餘南曲皆同用古韻，絶無分別。故世間韻學祇有古韻、律韻、北曲韻三項而止。第古韻本不傳而祇傳是書，則告朔之羊不得不從此以溯本源耳。若金泰和中有《五音集韻》，元有熊忠《韻會舉要》，明有《洪武正韻》，則皆從東冬平上而又變之者。近人不識古韻，妄爲詞韻、南曲韻，公然行世，則可笑甚矣。

又卷三《上平聲》　上平下平無義，《舉要分韻》註云：七音原無上下之分，舊韻特以平聲字繁，故釐卷爲二耳。俗傳上平爲陽平，下平爲陰平，則誤矣。丁度《集韻》作平上平下，《韻會舉要》作平聲上平聲下。魏鶴山謂《唐韻》無上下平，無據。

北魏江氏謂晉吕靜著《韻集》，分宫商角徵羽爲五篇，不知其所分何等。宋米元章云：韻有五聲，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宫商而不得，于是分平聲爲二，則竟似以上平爲宫、下平爲商矣。若徐景安著《樂書》，且曰宫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此即本五音之説而實指之。然以角爲入，以羽爲去，則就五字定五聲，豈羽當讀裕耶，此皆臆説之最無理者。又金時有《五音集韻》一書，既名五音，宜專論五聲，乃其分卷又有上平中平下平之分，試問中平何聲也。古韻原分五聲，然不配卷帙，豈有以五卷爲五聲者，古韻五聲見《韻論》。

程元初《律古曲韻通》云：上平者，以其聲氣從喉上出，下平者，以其聲氣從舌上出。按喉與舌爲商角之分，與上下平聲諸部相校，殊爲不合。又《舉要》所載《七音韻鑑》上平以東爲首、山爲末，謂日出于東而没于山。下平以先爲首，凡爲末，謂先輩傳于後輩，此尤孩（豎）〔竪〕不足道者。

又《西河集》卷五《奏爲恭進韻書事》　竊惟古王三重，一在考文。《周官》六書，首重韻學，葢審音定律，一代之典文繫焉。自古韻不作，魏晉以降，各創爲律韻行世。雖其間遞有沿革，然因陋就簡，往往標之作一代法式。故唐用《切韻》，與五經同頒科場。而宋造《禮部韻略》，特照九經例頒行天下。明初甫定鼎，即命詞臣宋濂等輯《洪武正韻》一書，

著爲律令。夫國家大經大法豈無更重于此者，而於此急加意哉，誠以同文之治，大權所在，不可忽也。今天下車書一家，滿文漢字昭然畫一，上自章牘，下逮券契，皆歷歷遵守，獨於韻學多未定者。今所傳韻書，共指爲沈韻，非沈韻也。又指爲唐韻，非唐韻也。沈韻與唐韻失傳久矣。竊考今本係宋南渡後平水劉淵所作，而理宗朝爲之頒行，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乃自元迄今，不知何故竝傳爲沈韻、唐韻，而遵行至四百餘年，以訛傳訛，從無刊正其是非者。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二一《古今通韻序》　韻者樂之節，古散文多有韻。韻書不起於江左，起於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韻》一卷，其後六朝吕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略》，李概作《音譜》，周研作《聲韻》，其書皆不傳。四聲起於齊中書郎周顒作《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有《四聲切韻類譜》，其書皆亡。至隋陸法言作《四聲切韻》，則又分東冬鍾江諸韻爲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爲聲律。至天寶間陳州司馬孫愐因爲之增脩，改名《唐韻》。宋景德祥符間陳彭年等重脩，名《大宋重修廣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并其門爲一百七部，今遵用之。平水之謬，不特古韻不可問，即如律韻有誤并者，有誤删者，有誤移者，至於字之脱誤，即李杜韓柳元白皮陸温李諸律尚多遺韻也。

又《毛大可古今定韻序》　韻雖出於人聲，實天地自然之籟也。太古已不可據，六經中《明良之歌》與《夏歌》《商頌》《風》《雅》《彖傳》，用韻者不可勝舉。而沿及兩漢，莫或編爲韻書。魏李登作《聲類》，聲以類名，其即韻矣，而書不傳於後世。魏晉間又有孫炎作翻切，書亦不傳，即其名以求之，則道理至精極妙。翻如大通、同泰，六朝人能以決休咎，切與韻源異而委同，如岷山導江，嶓冢導漢，至大别而合一。蓋劬於厨、天於然，皆異切而必合爲一韻。治水者濬其源而委自平，治字聲者明其切而韻自定，不易之道也。沈休文但分四聲，未聞其作《韻譜》，隋時陸慈始作《切韻》，雖其書亦不傳，而觀其立名之意，則深合於源異委合之義矣。唐天寶間孫愐改《切韻》之名爲《唐韻》，雖士人口語或存《切韻》之言，而既經改易，則《唐韻》之名日彰，《切韻》之名日泯。傳訛至於今世，小學者家著書行世，居然名孫炎之翻爲切，名孫炎之切爲韻，又或者謂翻即切，切即翻，名實混淆不可窮詰。今時孫愐《唐韻》已不傳，即宋禮部韻分二百六部者亦不見用，惟用一百七部之平水韻而已。蕭山毛大可博極羣書，作《古今定韻》。《定韻》一書，廣引典籍以定正字聲，又於李登至劉淵，其間唐宋韻書因革源流，與夫同用通用轉用之故，世所不審者，無不詳備，誠古今韻學之大觀也。今世人材蔚起，追比於景龍、開元、天寶、大曆，曾是作唐人之詩而可株守劉淵之韻乎。是用爲之序，公其美於天下焉。

清・邵長蘅《古今韻略・例言》　今韻始於齊梁。按《經籍志》齊中書郎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久失傳。隋仁壽初，陸法言撰《切韻》五卷，唐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增字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見孫愐序。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重修，易名曰《廣韻》。按《玉海》云：《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據此，則《廣韻》較《唐韻》減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字。或云《廣韻》即《唐韻》非。景祐初，詔宋祁等重加刊脩，丁度李淑詳定，書成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較《廣韻》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較《唐韻》增多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字。分十卷。詔名曰《集韻》。今《切韻》《唐韻》二書元本無傳。《集韻》藏書家僅有存者，予及見之，病其太繁，不能流通。惟《廣韻》五卷，不著重脩姓氏，而冠以孫愐《唐韻》舊序。本朝康熙初吴郡顧炎武、關中李因篤等重鏤板行，然非今詞家所用。

宋時有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爲應舉詩賦悉遵之。《韻略》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又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見黄公紹《韻會・凡例》。紹興末，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見晃進表。按黄公紹韻例稱毛氏增一千七百一十字，與晃表互異。名《毛氏增脩禮部韻略》。理宗末，江北平水劉淵又增四百三十六字，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元初，黄公紹又增六百七十六字，凡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名《古今韻會》，頗行於世。按《唐韻》部分凡二百又六，上平自一冬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聲自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聲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聲自一屋至三十四乏。毛晃韻部分猶仍其舊。平水劉氏始併通用之韻，以省重

複，自上平一東至入聲十七洽凡爲部一百又七。而黃公紹因之。元時又有陰氏時中，時夫。兄弟著《韻府羣玉》，其部分依劉氏删併上聲之拯部存一百六部，字數較劉氏删減三千一百字，存八千八百餘字。此即今時通行韻本也。亡論沈陸，蓋迥非唐宋之舊矣。老生腐儒目不見古人遺書，往往有目今韻爲沈韻者，可爲揶揄。

明初太祖詔宋濂等刊脩《洪武正韻》，删併部分省爲七十六韻。濂等又奉勅校刻《廣韻》遵《洪武正韻》，分合例注則仍舊，見宋濂題後。然書竟不行，惟平水劉淵韻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而經陰氏删併，已失其舊。邇來俗刻紛員，紕陋逾甚，就坊行本校之，則上海潘氏《詩韻輯略》差善矣。潘名恩，嘉隆間人，其本今通行，予因取以爲草藁詳加訂正云。

清・李光地等《音韻闡微・凡例》　在三代以前，有韻語無韻書。秦漢魏晉以來，與古漸異，至齊梁間，始有四聲切韻之説。而周顒、沈約之書亦已不傳。今之《廣韻》蓋創自隋陸法言，劉臻諸人，增修於唐孫愐，而更定於宋陳彭年，共分二百有六韻，乃韻書之最舊者。景祐初，宋祁、丁度等撰修《集韻》，收字取音務從該廣。復删其繁，爲《禮部韻略》，頒之學官，以爲科舉詩賦之用。紹興末，衢州進士毛晃取《禮部韻略》增修之，爲《增修互註韻略》。淳祐間，平水劉淵有《壬子新刻韻略》，乃併禮部韻之同用者爲一百七韻。金韓道昭有《五音集韻》，就同用中併其呼法等第之相同者爲一百六十韻。嗣後惟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其韻目尚仍劉淵之舊。他如陰時夫之《韻府羣玉》，明之《洪武正韻》、章黼之《韻學集成》等書，部分愈少，與《廣韻》《集韻》愈異。

清・潘耒《類音》卷二《一百四十七韻説》　古無韻書，屈宋曹劉輩爲詩騷賦頌者，第就相近之字音而協比之，其途甚寬，其類甚雜。迨於齊梁，周顒、沈約輩研窮翻紐，討論聲病，始撰韻譜，俾作者有所準繩。隋陸法言因之爲《切韻》，條分縷析，一平聲而分五十七韻，通四聲分二百六韻，可謂密矣。惜乎立法之始，不得天然之部分，而以意裁定，或當分而合，或當合而分，嚴者過嚴，寬者仍寬，純者自純，雜者仍雜，其音之參錯不齊猶故也。後世遞有增修，唐稱《唐韻》，宋稱《廣韻》，頒於塲屋，謂之官韻，士子奉爲章程，莫敢出入。然支之脂分三，佳皆先仙庚耕清青分二，人固苦其苛碎，而思變通之矣。平水劉淵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第就舊注通用者而改併之，無大異同。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乃以平聲分十九類，則與《廣韻》大相徑庭，然第行於詞曲而已。明高皇詔儒臣別修《正韻》，併一百七韻爲七十六韻，而平聲得二十二韻。又於麻韻中分出遮韻，支微韻中分規窺鞏巍等字入灰韻，可謂掃地更新，大破拘攣之見矣。惜其義例未能畫一，庚青蒸既併爲一庚，東冬既併爲一東，而支與齊寒與先仍分爲二。既分删於寒以餐蘭單灘等字入之，而不分咸與覃以擔藍三慚監凡等字歸之，却分覃鹽爲二韻，則亦以意剖斷，未能恰合天然之部分，故雖一王之制，而不獲大行於時也。

又《遂初堂集》卷七《詞韻印證序》　古未有四聲，平上去入多雜用，分之自沈約始。古韻甚寬，不過十數部，析爲二百許韻亦自沈約始。約實韻學之鼻祖，後人紛紛致議者有故焉。曰：古音今音不同，如古江韻類東冬，而今類陽唐，古麻韻類歌，而今不類是也。有北音南音之不同，南微韻類齊，而北類灰，南物韻類質，而北類屋是也。唐宋以詩賦取士，於沈韻無敢異同，自元以來，漸有更改。併省繁複，則有劉淵《韻略》，次第字母，則有黃公紹《韻會》，取便度曲，則有周德清《中原音韻》，會通方音，則有《洪武正韻》，而詩家之遵用沈韻如故也。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自序》　余聞上古鴻濛始闢，人物初分，惟語言音聲而無字。及乎中古，庖犧畫卦，蒼頡法象，迺有文字以通音聲。沿至後世，文字雖備，其如隨方語異，音韻差殊，則字母之法，聲音之學，不得不講，而折衷歸之正聲正音而後已也。所以梁隋以來，名公著作有《韻譜》《切韻》《類篇》《玉篇》等書，而韓氏復改併爲《五音集韻》《篇海》，司馬温公作《切韻指掌圖》，而釋神珙亦有等韻，總列三十六母，統其平仄四聲，是皆義違文字，而入音聲則昧者也。繼而關中劉鑑字士門者，亦仍舊製，次成四六通攝作《切韻指南》，與韓氏《集韻》《篇海》互爲體用，則聲音之學，似乎全且備矣。但以門法深秘，學者難窺，未免憚繁而懈退也。故於經史之間反切莫知其的者，良由是焉。

清・郝士錞《切韻正音經緯圖序》　聲韻之學，由來久矣。原本六

書，律叶五音。其實以吾身之氣，通天地之氣，故發而爲聲，率皆自然而無所强。精乎此，有窮神入化之妙，非徒出口無誤已也。自世之學者視爲末務，棄而不習，於是古韻之正譌不分，方音之沿習已久，支離謬戾，舛錯相承，每翻閱書史，多齟齬難通之處。奈古韻書門類繁多，學者有望洋之嘆。間有一二删繁就簡以便後人，又多失古法，按之經書反切，其相合者十僅六七，簡則簡矣，而不適於用，亦無取焉。求其師古而不泥於古，傳後而有裨於後者，蓋不可得。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二《韻書原始》 古詩歌詞賦皆有韻，而韻不必書。自晉吕靜倣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一篇，見後魏江式《論書表》。其書所自始乎。要未嘗分四聲也。齊中書郎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見《隋志》。顒子捨對梁武帝天子聖哲語，附《約傳》，則約實本顒傳，稱約撰《四聲譜》頗自詡入神，以爲在昔前人，累千載而不寤，獨得胷衿，窮其奥旨。然高祖雅不好者，亦以其入聲皆吴音也。嗣是，或通或併，總不外沈。詞韻曲韻，亦必以爲質焉，韻分而切母亟矣。

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二《康熙字典序》 古文篆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説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從爲四聲，横爲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

清・施何牧《韻雅・雜論十五則》 韻始六朝

按古無所爲韻也，自魏左校令李登《聲類》發其端，晉安復令吕靜《韻集》繼其緒，至梁沈約始分譜爲四聲之韻，則兩漢以前之著作無待後人之韻，韻之亦顯矣。

《唐韻》惜亡

唐興制科，以詩取士，天下之士研精覃思，畢致生平之力於詩，而詩極盛。而陳州司法孫愐增修陸法言《切韻》爲《唐韻》，一時功令所在，其書必有可觀。而惜乎其不之見也。陸法言隋人。

韻梦於宋

居嘗竊怪夫宋胡以不仍《唐韻》而重修也。兩宋修韻凡四五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所修者爲《廣韻》，景祐初宋祁等所修者爲《集韻》，四年國子監行《禮部韻略》，紹興末毛晃起而修之，理宗末劉淵又起而重修之，并部一百有七，仍其名曰《禮部韻略》。而或以《廣韻》太奇，《集韻》太繁，《韻略》太簡，韻屢修而益梦，後世滋惑，寖浮沈焉。

再壞於元

今之沿襲以爲詩者，有元韻耳。元之取士也不以詩而以曲，《古今韻會》黄公紹之删訂，《韻府羣玉》則陰氏兄弟之新裁也。復并拯入迴爲一百六部，大加刊削，不惜闌入前人不收之俗字，以爲填曲便。夫填曲誠便矣，風雅其謂之何。詩曲不同途，雅俗不竝立，孟子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元亂曲，故曰壞。

清・潘應賓《元音統韻序》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毛詩》三百篇，類以方言叶韻，要皆出乎天聲地音之自然，雖未有韻書而已有韻語，則韻之所從來遠矣。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沈韻》 世守沈約之韻者，因唐以詩賦設科頒于禮部，易名曰《禮部韻略》，歷代沿襲，遂莫敢違背。自沈韻行而古音盡泯矣。今按上古之音見于經傳諸子，漢晉之音見于鄭、應、服、許之論註，皆隨自然之氣，其韻多通。東晉謝安乃屬徐廣兄弟作音釋，因取江左之方言，而梁沈約增定之，始分四聲，號曰《類譜》。江左既多用吴音，而休文又加武康之語，故今惟吴越牙吻與沈韻合。然以天下之大，獨從數郡鼓脣於宇内，當百之四五耳。天地鍾人之氣，遂偏至此，豈通論乎。孫愐作《唐韻》，于沈所分全不敢合，而不安者又細分之。丁度、司馬光、黄公紹、毛晃等皆依之，惟吴棫取《易》《書》《詩》而下及歐、蘇凡五十家以爲《韻補》，朱侍講因用其説於《詩傳》《楚辭注》。然宋人詩賦知古人之通，則隨意妄叶，不可爲法，才老多引之，而先秦兩漢之音反遺，亦何貴乎。直至元周德清爲《中原音韻》，起而暢之，始洽人情。開其端者則温公譜，不起于杯，戴蒙讀佳畫爲加化，已漸轉矣。履按《春秋桓公六年》寔來。《公羊傳》曰：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曰：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是畫化同音矣。《通雅》曰：以千年中原儒者不特著中原之音而待德清耶。所少者入聲，今賴《正韻》。《正韻》一書，其韻

之大經乎。洪武中，樂韶鳳、宋濂、王僎、李叔元、朱古、趙壎、朱廉、孫賁等奉詔撰，本中原韻而存入聲論，字畫則一依毛晃，楊時偉箋之。蓋聲音語言，本隨世轉，天地推移，而人隨之，自然之勢。今日之變沈孫，即沈孫之變上古也。學者猶欲是古非今，總由學問未深，無定識耳。如沈寧菴謂浮字不宜入模韻，豈知浮从孚，古本讀夫，挺齊開合上古，而寧菴所辨仍屬吳音。又謂肱轟兄崩烹肓宏鵬，不宜收之東鍾，乃自習于偏頗耳。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提綱十二則》 援按字母之學，釋家者流有三十六母，以爲觀音舊母三十，梁山温首座增後六母而字母始全。此説無所考見，不敢妄論。按宣城誕生梅氏謂韻學自沈約始，釋神珙繼以等韻列爲三十六母，是字母自神珙始矣。再按上元嘉紹李氏《韻譜》亦同三十六母，獨梅氏所得新安《韻法直圖》始用三十二母。蓋以知澈澄孃四母重照穿審泥四母而删之矣。

清・李鄴《切韻攷・序》 音韻本於方言。方密之云：東晉謝安屬徐廣兄弟撰定《五經音義》，因録取江左方言。梁沈約從而增定之，而四聲以明。管子謂五音出於五行，王宗道、司馬温公等遂有分配之圖。而宫商之説起漢末。孫炎著《爾雅音義》，始爲反切。元魏時沙門神珙撰《等韻》，仍沿四聲，五聲未貫。周德清出啀喍著矣，波梵摩出三迭全矣，徽傳朱子譜，以河圖生序，黄鍾上旋，南吕回旋，脣舌腭齒喉自然符合，即鄭漁仲《七音韻鑑》也。《韻鑑》入而七音備矣。夫聖人制作，精於禮樂而渾於叶切，後人詳之，時也。

又卷一《集説・四聲》 《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傳》又曰：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世。○《周顒傳》顒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經籍志》齊周顒撰《四聲切韻》，梁沈約《四聲》一卷繼之，是四聲始於周顒。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辨五聲第一》 古之學者，詳於義而畧於音，故《詩三百篇》其被之筦弦者，初無宫調，不過聲依永，律和聲而已。而四聲之説則濫觴於周顒，發明於沈約。

又《論字母第二》 《切韻》字母出自西域，其先相傳十四字，後又得三十六字，反切之法，實本諸此。

鄭樵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又《定正韻第四》 文之有韻，其來尚矣。書有六義，而諧聲居其一。古人之韻緩，各隨其方言。故《易》《詩》《楚辭》漢樂府暨歷代歌謡可考而知也。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各有專書發明。

又 自周顒、沈約、陸詞而後，始有韻書，其所分之部，本無義理，平聲字多，故有兩卷，上平下平，猶言平聲上平聲下耳。按《唐韻》部分凡二百有六，至平水劉氏併之爲一百又七。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於監咸侵尋等韻，畛限甚嚴，所謂閉口字不與寒山先天真文庚青等相通者也。今配之華嚴字母，似當分出侵尋監咸以調協音諧二母。然聲音之道無窮，是書不過爲切韻家發凡舉例而已。雖增之至於無窮，而其理則一而已矣。

清・陳祖范《詩經古韻》卷首《論韻法》 按西河毛太史《古今通韻序》曰：韻書不起于江左，起于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類》一卷。其後六朝吕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略》，李槩作《音譜》，周研作《聲韻》，其書皆不傳。四聲起于齊中書郎周顒作《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有《四聲切韻類譜》，其書皆亡。至隋陸法言作《四聲切韻》，則又分東冬鍾江諸韻爲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爲聲律。至天寶間，陳州司馬孫愐因爲之增修，改名《唐韻》。宋景德祥符間，陳彭年等重修，名《大宋重修廣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併其門部，爲一百七部，今遵用之。平水之謬，不特古韻不可問，即如律韻，有誤併者，有誤删者，有誤移者，又曰今所傳韻書共指爲沈韻，非沈韻也，又指爲《唐韻》，非《唐韻》也。沈韻與《唐韻》，失傳久矣。竊考今本，係宋南渡後，平水劉淵所作，而理宗朝爲之頒行，名《壬子新刊禮部

韻略》，乃自元迄今，不知何故，並傳爲沈韻、《唐韻》至四百餘年，以訛傳訛，從無刊正其是非者。由是言之，則今世所用韻書，本非古韻，豈可據以叶詩。

清・胤禛《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卷七《音韻闡微序》 聲音之道微矣。天地有自然之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聖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爲之依永和聲，至於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文字之作，無不講求音韻，顧南北異其風土，古今殊其轉變，喉舌脣齒清濁輕重之分，辨在毫釐，動多訛舛，樊然淆混，不可究極。自西域梵僧定字母爲三十六，分五音以總天下之聲，而翻切之學興，儒者若司馬光、鄭樵皆宗之。其法有音和、類隔、互用、借聲、類例不一，後人苦其委曲繁重，難以驟曉，往往以類隔互用之切改從音和，而終莫能得其原也。

清・胡彦穎《北窗偶談》卷中《翻切六則》 古時未有翻切，翻本作反，平聲。後漢若許叔重解《説文》，鄭康成注六經俱但曰讀爲某，讀若某而已。陳振孫《書録解題》謂翻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非也。孫叔然《爾雅音義》已云某某反，蓋三國時反語盛行，因創爲之，視前之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者較爲密矣。然張守節猶謂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自後諸儒遞有改易，竝因叔然之制曰反，陸法言《切韻》以後諸韻書則曰切。《禮部韻略》爲之説曰：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其實一也。

又《四聲》 齊永明末，沈約、謝朓、王融、周顒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顒著《四聲切韻》，約撰《四聲譜》。梁武帝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雅不好焉，竟不遵用。《庾肩吾傳》曰：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説者因謂四聲之辨，起於齊梁，而定於陳隋，前此無有。夫隨舉一字皆有平上去入，安得云古無四聲，特古人不以此爲拘耳。沈約自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此非謂昔人不辨四聲也，謂不拘四聲則犯聲病而不知，故言不悟而因自矜爲入神也。

又 古人不拘四聲，正如吴才老之四聲互用，顧亭林所謂四聲一貫，及毛西河之三聲一門也。故平韻平、仄韻仄者，其常也。平而或以仄韻，仄而或以平韻，在今人必驚爲異，而古人則習爲常，此之謂不拘，此之謂四聲之辨古人未有。但才老《韻補》雖云四聲互用，然謂其字元有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又謂仄叶平者仍須讀仄爲平，平叶仄者仍須讀平爲仄，則拘矣。陳季立雖有平叶平、仄叶仄、以今泥古之論，而其爲書，仍扞格於四聲，一一爲之引證。亭林非之，因取前人一字而叶兩三聲者盡併之，使學者之視聽一而不亂，詳見《音論》。至西河直立三聲一門爲通轉之例，則吴陳之疵悉去，而顧説益融。

又 顧亭林《音論》曰：四聲之譜，誠不可無。然古人之字，有定作一聲者，有不定作一聲者，既以四聲分部，則於古人之所已用不得不兩收三收四收，而其所闕漏者，遂爲太古之音，後人疑不敢用。又曰：《廣韻》中一字而各韻至三收四收五收。又或本韻中至兩收三收，或各義，或同義。蓋古人之音，必有所本。如《漢書》則服虔、應劭、如淳、孟康、晉灼各一音，《莊子》則簡文、司馬彪、李軌、徐邈各一音，作韻者並收之，亦所以綜異聞，備多識，而不專乎一師之學也。自宋《禮部韻略》，專爲科舉之用，病其繁複，删而併之，故宋韻出而古音乃全亡矣。此以古音之亡爲四聲咎也。案《唐韻》本陸詞《切韻》，郭知元等九人遞增加字，則古音亡於法言之闕略者甚多，而亡於九人不知而未及增加者亦所不免。又《廣韻》減《唐韻》一萬六千一百餘字，則古音收於《唐韻》而《廣韻》誤删者有之矣，至《禮部韻》之删，乃全亡耳。

又 三聲分部相同而入聲獨詘，故有四聲全者，有不全者。以今韻入聲十七部言之，屋沃覺者東冬江三韻之入也，《古音表》分屬魚虞蕭肴等韻，而三韻無入。質物月曷黠屑者，真文元寒删先六韻之入也，《古音表》屬之支微等韻，而六韻無入。藥陌錫職者，陽庚青蒸四韻之入也，《古音表》亦屬之支微等韻，又分入魚虞，而四韻無入。有入聲者表無入，惟侵覃四韻不改，無入聲者表有入，惟歌麻不改。然麻之分半入魚虞者，仍有入也。案北音無入聲，故《中原韻》竟删入聲，而以其字分隸各韻下。《古音表》所配彷彿近之，蓋亦有音聲自然相合處，未可盡訾也。

又《韻六則》　《音論》載王應麟曰：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後又有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八人，並增加字。伯厚所謂九人即此，非同撰集之劉臻等也。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景德祥符中重修。今人以三書爲一，非也。案三書相因，實一書而遞有修改耳。至韻書之始，則前此有李登《聲類》，周顒、沈約、張諒、劉善經、夏侯詠一作該。《四聲》，吕靜、段弘《韻集》，陽休之、杜臺卿一作素卿。《韻畧》，李槩、李奉節一作季節。《音譜》，周研《聲韻》，趙氏《韻篇》，釋靜洪《韻英》之類。宋自《廣韻》外，又有《集韻》《禮部韻畧》二書，詳略不同，皆二百六部。至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删併同用之部爲百有七。陰時夫《韻府羣玉》。又删上拯一部。明初修《洪武正韻》更删併爲七十六部。

又　孫愐《唐韻》已亡，《廣韻》載其序，言收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玉海》云：《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較《唐韻》減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字。《集韻》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較《唐韻》增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字。惟《禮部韻略》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則刊落太過矣。其後《申明續降》增字一百八十三，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增字二千六百五十五，劉淵又增字四百三十六，黄公紹《古今韻會》。又增至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然較《廣韻》猶不及半，較《唐韻》不及十之三，較《集韻》不及四之一。至今時通行韻本，又襲陰氏之舊，止存字八千八百餘矣。

又《古韻》　韻一而已，何有古今之異。但古原無韻書，齊梁而後，則成書具在，部分秩然。唐人取士勒爲功令，漸有不可改移之勢，而以求之詩騷及凡古人韻語往往不合，於是多方求之，而此是彼非，遂成聚訟。夫古人用韻之成規不可考矣。名唐宋之試韻爲今，以别於古，且緣今韻以推古韻，如宋吴才老棫《韻補》，鄭庠《古音辨》，元陳季立第《古音考》，明楊升庵慎《轉注古音畧》，及本朝顧寧人炎武《音學五書》，毛大可奇齡《古今通韻》，皆於古韻有所發明，而言人人殊，然舍是數君子益無由知古韻矣。因備論之。

又卷下《五音三則》　江式言吕靜著《韻集》，分宫商角徵羽爲五篇，《韻集》之書久亡，不知靜若爲分也。米元章謂韻有五聲，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宫商而不得，於是分平聲爲二，元章此言，豈謂東至山爲宫，先至凡爲商耶，抑謂混分平聲爲二，而不辨孰宫孰商也。徐景安《樂書》且實之曰：　宫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西河謂就五字定五聲，臆説無稽。然宋李燾《説文五音韻譜》、金韓道昭《五音集韻》皆命四聲爲五音，則其説舊矣。神珙之就五字定五音，則以宫在東韻而謂東冬爲宫，商在陽韻而謂陽唐爲商，徵在紙，羽在遇，而謂支脂爲徵，魚虞爲羽，至蕭宵爲角，似从北方方音呼角若矯。西河謂侵覃鹽咸四韻於五音全無著落，豈可爲據。然牛鳴窮中雉登木等喻，及宫中、商强、角觸、徵止、羽舒之説，昔人蚤有，即宫商角徵羽五字之音，以别五音者也。

又　西河五部之分以配五音，一東冬七韻，一收皆返喉入鼻者曰喉音爲宫。即今歌曲家所云鼻音。二真文六韻，一收皆舌抵上嚜者曰嚜音爲商。歌曲家謂之抵嚜。三魚虞八韻，一收懸舌向嚜而不抵曰舌音爲角。四支微五韻，一收則衝脣接齒曰齒音爲徵。五侵覃四韻，一收則讀字訖一閣脣曰脣音爲羽。歌曲家謂之閉口音。案五音舊曰牙舌脣齒喉，西河謂恐齒牙溷出不合，从《樂典》《韻會》《篇韻》，改牙爲嚜。然則嚜音即牙音是角也，而今爲商齒故商也，而爲徵舌故徵也而爲角，不知西河何所據而改舊説也。又劉讓宗《論通韻》，謂既以東冬江爲宫，陽庚青蒸爲變宫，又云庚青蒸稍侵齗嚜，故有分，則陽又似連上江矣。魚虞歌麻尤既爲角，復爲變徵，天下有兩岐而可以爲訓者乎。案《通韻》此條，意在欲明五部之分確不可易，而其言支離，誠有如讓宗所譏者。今其集中《韻學要指》一名《通韻括畧》。無變宫變徵之説，蓋有所不安而删之矣。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自序》　自古聖皇御世，首重攷文，有虞氏命夔典教，曰：　聲依永，律和聲。而其作歌也，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三百篇》用韻之祖也。屈宋以還，《三百》又爲《騷》《賦》之祖，然其韻寬緩，未嘗有專本以束天下之詞人才士，故方言雜出，而不必其音之盡同。鄭氏夾漈云：　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縱有四聲爲經，衡有七音爲緯，但泥平上去入，而不知宫

商角徵羽半徵半宮，則經緯不交，似失立韻之原。迨釋氏神珙定爲三十六母，而天地萬物之音皆備。

清・江永《音學辨微・引言》 六書之學，有形有聲有義，而聲音在六書之先，形以寫之，義以寓之。夫聲出於口，自始生墜地，咿咿嚶嚶，萬國皆同。及其長，而累譯不能相通。居平原者氣恆同，或千里百里而稍變。處山谷者氣殊異，或數里數十里而已。殊爲鴃舌，爲嘵音，亦甚樊然淆亂矣。而自皇古以來，《易象》、典謨、詩歌、志乘，達之四裔，無閒遐荒，則聲音之道，未嘗不歸諸大同，有所以同者在也。《周官》象胥諭言語，協辭命，瞽史諭書名，聽聲音，當有其書，今不存。周秦兩漢間人諷誦詩書，因其人人通曉之音，閒有疑難，則假音之近似者比方之。至晉魏六朝以迄隋唐，音學大暢。立四聲以綜萬字之音，區分二百六部以別四聲之韻。審其音呼，出諸牙舌脣齒喉與半舌半齒，實有七音。分陰陽，辨清濁，異鴻殺，殊等列，括以三十六母，命曰等韻。雖五方水土有剛柔輕重，風氣有南北偏隅，吳越或失之剽，秦晉或失之濁，而以二合之音切定一字，則字有定音，能通直音之窮，能辨豪釐之差。而明者更因三十六位以隩括乎殊方之音，鄉曲里言亦有至是，中原文獻亦有習非，不止爲佔畢之用已也。

清・蔡時田《本韻一得序》 古以四術取士，人無不學，學無不知，樂依永和聲，與天地自然之元音默相符契，故不必有韻書，而農夫游女，皆能矢口成音。後世樂律失傳，文人學士鮮能審音，故爲書以繩之，而繩之者先不能無戾於古，則自唐始。觀梁武何謂四聲之問，周捨天子聖哲之對，四聲之分，原於周沈，當時未以此限。唐以聲韻試士，創爲拘限之說，懸《四聲切韻》一書爲取士之的，雖弟用於律詩律賦，而古音從茲蕩然矣。今之存者惟《廣韻》《集韻》其傳最舊，所云獨用通用，合於唐，不合於古，元明以來，遞有增述，互相訾謷。近世好學深思，如顧亭林、毛西河，各有成書。顧言本音而聲有未諧，毛爲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亦泛而無歸，非韻之難，不知樂之難也。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凡例》 歷朝韻書不下百十家，如《集韻》傷於過繁，宋丁度等奉命纂《集韻》，字五萬有餘。《類音》等書同《禮韻》，病於過簡，宋試士所用通計不滿一萬字。《韻雅》等書同。繁簡得宜，推元之《韻會》，明之《正韻》爲最。

清・阿克敦《德蔭堂集》卷一六《字學音韻辨》 葢聞天地有自然之元音，音韻之義大矣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是聖人作樂被之詩歌，準之聲律，濟之八音，以動神人者，不能外此。而音韻之最著者，又莫過於《三百篇》，詩與樂原合一也。推而六籍之雜陳及凡有立言以垂後者，皆有音韻存乎其中，然音韻之學，上古未有成書也。著爲成書，始於魏晉。自李登《聲韻》出，相繼而起者不一人，惟周氏《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見於《隋志》，而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矣。唐人奉爲章程者，陸法言與劉臻等八人同撰《切韻》五卷，孫愐刊正爲《唐韻》，則唐人所用，已非沈約之《四聲》矣。宋祥符中，賜新名《廣韻》。後宋祁、鄭戩等更爲《集韻》，而《廣韻》甚微。迨劉淵併爲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宋人據而用之，并《集韻》亦廢矣。歷觀往代俱有成書，然因時而變，每有古韻今韻之不同，而其間又雜以四方風土，聲音各異。雖反切詳明，而反切之中，聲音保無異於南北乎。故辨音韻者，惟矢以大公無我之心，酌之于古，審之於今，復不存南北之見，狃於聲音之失，則音韻之學可考而知也。

清・王植《韻學原委》卷一《律韻分部》 《切韻》作而古音亡，其說非也。古音寖亡，而《切韻》因之有作焉耳。自《虞書》賡歌而後，《易》象、《詩》、《辭》、百家諸子，多有韻語，要皆矢口成音，隨音得韻，不必譜之以書，而韻無不協。秦漢而下，去古漸遠，秦越異俗，燕楚殊風，清濁疾徐之間，拘於方者鮮通，而執其一者難合，《切韻》所爲有作也。考厥事始，葢自魏左校令李登始作《聲類》一卷，而六朝吕靜、段弘皆有《韻集》，季奉節、李槩，皆有《音譜》，夏侯該、陽休之、杜臺卿，皆有《韻畧》，周研有《聲韻》，周顒有《四聲切韻》，而皆不若梁沈約之《四聲切韻類譜》爲最著。約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而梁武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葢前此但類諸韻，未分四聲。而四聲之分，至此實爲創見耳。隋開皇間，吳人陸詞字法言。始取前此諸家韻書而參伍之，

總爲《四聲切韻》五卷，以集其成。唐李涪《刊誤》論《切韻》云：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己有。於是始有二百六部之分，有一東二冬三鍾四江之目，而前此諸家皆廢。迨唐人用爲試士之書，遂注獨用同用之文。唐人有仄韻律詩，故於上去入亦注獨用同用字，抑亦因平聲所分之例及之也。理勢相積，無足怪者。然所分音部，在當時固已譏之，如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書中，盛訾《切韻》所分上去之謬。李云：吳音乖舛，上聲爲去，去聲爲上。怨恨之恨則在上聲，狠戾之狠則在去聲；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若字俱去聲。今士君子于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爲有知者所笑乎。又謂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謂東冬分二部，中終別兩紐也。且極詬吳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喎吶，其見譏于世如此。至天寶間，陳州司法孫愐增訂爲《唐韻》五卷，要亦不離法言之舊而已。今其書雖皆失傳，然自此緣變增删，改首換面，皆以《切韻》爲宗，而宋韻因之嗣作焉。真宗時，陳彭年等造《禮部韻畧》五卷。仁宗景祐間，命翰林丁度重修刊行。應舉詩賦悉遵之。計九千五百九十字，當時每出入一字，必經兩省看詳，禮部頒下，故又有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光宗紹興末有衢州進士毛晃者，又爲增修《禮部韻畧》。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而宋則別有《廣韻》《集韻》二書。《廣韻》者，真宗祥符間陳彭年等因《唐韻》而刊益之。《集韻》者，景祐中命宋祁、鄭戩等編緝，而丁度爲之審定。然二書繁賾難用，而所用以試士者，仍取諸禮部韻而已。且《唐韻》二百六部，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部。既填同用之註，原有可併之理。宋人遂因而删併之。《廣韻》併爲百十有四部。禮部併爲百有八部。而平水始爲百有七部，自後或爲百十有八，金韓道昭。或爲七十有六，《洪武正韻》。或爲六十有五，明瑞王重編《廣韻》。皆以意爲分合。而世所遵用者，惟平水之書。平水者，南渡後平水劉淵就禮部韻而爲之改併者也。又增四百三十六字，其書頒於理宗淳祐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畧》，或以今傳韻本爲沈韻，爲平水韻，皆非是。意在省翻閱之勞，歸畫一之例，用意未嘗不善。然禮部併韻，平上各三十部，獨去聲三十一部，則以平之佳灰，上爲蟹賄，去爲泰卦隊，多一韻耳。平水既從禮部併例，乃於去聲復删證部，夫不删卦而删證，去留已兩失矣。元陰時夫兄弟，輯《韻府群玉》，又删上之拯部以合之，較劉氏删減三千二百字，存八千八百餘字，即今通行韻本。可謂治眇得肓。而蒸之一部，全無上去二聲，詎不異哉。明代韻書，有洪武頒行《正韻》，意主歸併，而不盡併者尚多。如先之與寒删覃鹽，東之與庚，真之與侵，簫之與肴，支之與齊魚。若嘉定章黼字道常。之《韻學集成》，以入十七部，分配平之東冬江等十七部，至支微齊等十三部則無入。今據各部分配之音考之，如東與屋皆一部二音，江與覺皆一部一音之類，四聲均等不可更移，豈非論之最確者乎。此律韻相傳之大凡也。別有分音之韻，如金泰和中，韓道昭爲《五音集韻》，元初黄公紹爲《古今韻會》，熊忠作《韻會舉要》，皆祖司馬温公字母之説。列字先後，以七音三十六母爲序，然所分五音，配合乖謬，未嘗於各部中別其何音爲宫，何音爲商，亦未嘗於一音中分其曾歸某部，又入某部。則聲病中之渾沌未鑿，意亦有待於後起者歟。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如此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説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

又《韻學臆説》 韻首爲分部所由起，而部首實與韻首不同部首者，偶拈一字以標其首，非通部之宫商也。自魏李登始作《聲類》，而六朝吕静、段弘、李（奉）〔季〕節、李概、夏侯該、陽休之、周研、周顒之徒，皆著音韻，惟沈約之《四聲切韻》爲最著。至隋陸氏詞，始與劉臻等八人，取前此諸家而彙次之，總爲《四聲切韻》五卷，於是始有二百六部之分。

又 前古人不分四聲，多平仄間用，如《書・賡歌》《禮・曳杖歌》之類皆然。四聲自周顒、沈約始。是以梁武有何爲四聲之疑，周捨有天子聖哲之對。此爲初發其扃耳。解者謂平和而安，上厲而舉，去清而遠，入直而下是已。而平又有清濁之分。如師與時皆平也，而時爲濁。方與房皆平也，而房爲濁。諸如汪王烘洪之類倣此。於是字母清濁，亦與之配，如溪羣，羣即溪之濁也。透定，定即透之濁也。餘如滂並，清從心邪穿牀審禪，以及曉匣影喻敷奉，皆一清一濁，惟上去入非有清濁可分，而亦用此母者。等音之例，以仄從平，温公之舊也。字母始於魏僧神珙，原三十六，近世梅氏膺祚以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牀相近，孃與泥相近，省之爲三十二，而不外乎喉舌脣齒牙。然諸家之説，多繁重委折，未易尋究，亦惟馬氏《等音》爲直捷而明確，其説以喉舌脣牙齒，亦分宫

徵羽角商。見溪羣疑，喉音宮也。端透定泥，舌音徵也。邦滂四母，脣音羽也。精清五母，牙音角也。照穿五母，齒音商也。音出於喉，固宜先之，以次而舌而脣，又返而爲牙爲齒也。再次則爲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以喉牙合，非敷奉微，以脣齒合，來以喉舌合，日以齒牙合，有自然之序焉，非三十二，不足盡天下之音，而三十二音無一複出，所以爲自然之數，不可以意爲增減者也。

清・温定瀾《韻學經緯・序》 上世家習均始之學，因心爲聲，矢口皆協，五音十二聲之節，隨字出納，而鐘吕因之。故有韻之書不一，其顯而明備者，莫如《三百篇》，然其間叶韻通轉之法，後人難以測識。迨魏左校令李登始作《聲類》，齊中書郎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切韻類譜》。至隋開皇間，陸法言著《四聲切韻》，始分東冬鍾江爲二百六部。唐用以試士，名爲聲律。至天寶間，孫愐增改爲《唐韻》。宋真宗朝，有《禮部韻畧》。祥符間，陳彭年等又重修爲《大宋廣韻》。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始併其門部爲一百七部。元明以來，分併不一，今遵用者止平水一韻，世傳爲沈韻，非也。毛西河云：自淮西得平水劉淵舊本，始知今韻爲南渡後書。又見之明萬曆郭正域造《韻經》例有云：今世所傳詩韻，非約韻也，乃平水劉淵即《禮部韻畧》而併其通用者也。又元熊忠《舉要》注云：舊韻二百六韻，近平水劉淵始併通用之例以省重複，今因之。本朝名公鉅卿所著韻書善兼美具，如毛西河之《古今通韻》，潘稼堂之《類音》，邵子湘之《輯畧》，諸書皆各擅奇尤特識，超越古人，爲近代獨絶。余仍苦近本字音雜錯，分紐太多，繁蹟無序，雖夙嫺韻學，亦難猝辨，況在初學檢韻者，鮮不嘆乏津梁也乎。余不揣蠡測，仿取舊式，只以音位相同者併爲一類，但不多分音紐，亦無彼此難易之分，加以直圖三十二位七聲分切之法，列爲次序，則音各類從，如貫珠累累不爽，位分先後，又如秩序井井有條，依圖直念，一啓口即知某字第幾位，前後天然，瞭如指掌。有一韻收二三四韻者，如一東收公韻若干，又收弓韻若干，仍歸公弓二部，不混爲一。并知某字母收幾音幾字，餘收別韻幾音幾字。又一字有切音不符，位置各殊者，各參酌《字典》，合數代之音，稍爲釐定。務使綱舉目張，經緯不紊。不惟有裨檢韻之功，且由此而求之，雖古人均始之奥書不盡傳者，未始不可靜會而有得也。

清・杜蕙《歧疑韻辨・自叙》 讀書難，識字亦不易。字發爲聲，聲諧爲韻。言韻者多稱沈約，然以吴音一天下之音，每以方言致音韻之病。嗣後，歷代韻本，繁略失當，意見多歧。惟《佩文韻府》一出，四聲分義，確有畦町。自經傳《史》《漢》《老》《莊》諸書，極其搜羅宏富，不誠昭揭如日星，汪洋如江海也。

清・王起鵬《音學全書》卷一《音論論》 自四聲二百六部之韻書作而古韻不行，等韻因廢而不講，故言音韻者皆數典而忘其祖，反以今韻爲鼻祖，若合於今韻則爲古韻者，不合於今韻則改音以合之，蓋以沈韻爲開闢以來之韻書也。不知一東二冬之韻但始於隋唐之際，孫愐、陸法言因沈約有《四聲》一卷，遂創爲四聲韻，而每聲又各分數韻，於是有二百六部之韻書，虞夏商周之世豈知有此等韻書哉，且亦無今體之詩，蓋詩爲古詩，韻亦古韻，與今懸殊。並非古人音讀不同，乃韻不同也。

清・劉紹攽《學韻紀要》卷二《今韻源流》 四聲切韻之説，始於齊梁，而周顒、沈約之書亦已不傳。隋陸法言、劉臻諸人創爲《廣韻》，唐孫愐、宋陳彭年遞加增修。景祐初，宋祁、丁度等復撰《集韻》，此韻書之最舊者，言韻者必自此始也。獨是同一字，而何以有一東二冬之分，古人皆知之，而無庸言，後人則昧焉者多矣。近日所行韻書，大抵皆本陰時夫《韻府羣玉》剽竊淺陋之書略加增益，其於音韻之學，毫不能窺其藩籬，惟邵子湘《古今韻略》最爲善本，但古韻宗吴才老叶音，而不知以收聲爲區别。今韻本劉淵《壬子新（刻）〔刊〕韻略》稍爲增飾而不講呼法等第，遂使古人分韻之理泯没不彰。笠翁《詩韻》所收之字，每不合於古人，而輒自號曰沈韻，尤爲不學之甚。此種書行而韻學愈晦矣。兹特取古人分韻之理詳細言之，俾學者由此以讀《廣韻》《集韻》諸書，庶了然無疑義與。至諸韻之字，按母條列，莫詳於《五音集韻》《音韻闡微》，古人已備。兹不復載。

清・潘咸《音韻原流・序》 倉頡始制文字時，不聞有韻，而六書中諧聲，即爲倉頡始制文字之韻也。愚集象形文事意字凡一千二百有奇爲聲母，内以諧聲字三萬餘隸之爲韻字，如涑蝀辣棟皆諧東聲，桐銅侗

詷皆諧同聲，本爲一韻者是也。知此一千二百聲母之音，則三萬餘韻字之音無不知矣。此爲起韻之原，定韻之本，字皆由此出入，以簡御繁莫過於此，配以正律十二變律六爲韻一十有八曰倉沮元韻。《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其爲古今用韻之祖乎。今見於帝庸作歌者是也。夏有《五子（一）（之）歌》，商有《頌》五篇，周則《詩經》《楚詞》最著外，惟《老子》亦全用韻。至漢《參同契》《易林》用韻最古，餘《周禮》銘文《左》《國》繇詞歌謠漢賦樂府皆韻，《國策》《三畧》《六韜》《家語》《大戴禮》《逸周書》《越絶》《史記》《太元》、管、晏、莊、列、吕覽、韓非、孫、吴、荀、揚等集，亦間有韻語。宋吴棫採集其字爲《古韻補》而未晰其原也。愚正其誤謬，補其缺畧，爲詩騷通韻。有倉沮元韻，又有詩騷通韻者何也，一爲文字之本音，一爲文字之轉音也。不但此也，夫子爲中都宰，轉入聲爲去聲，名曰和平之音，西方之諸侯則之。今見於《周易》大傳及北方呼玉爲御、六爲溜者，其遺音也。元周德清《中原韻》近之，而譌者多亦未晰其原也。愚正其誤謬，補其缺畧，曰《中都雅韻》，右皆釋其所以通轉之故，使得曉然於二韻通音轉音之原也。近韻始魏李登《聲類》，分爲一十有三，齊周顒又分每類爲四聲，世謂分自沈約者誤也。隋陸詞、劉臻等又分爲二百六部曰《切韻》，以其分韻至爲親切也。唐孫愐增修併爲一百六十部，韓愈增修又併爲一百六部，皆曰《唐韻》，又曰官韻。宋陳彭年更爲《廣韻》，丁度更爲《集韻》，取士則置《廣韻》《集韻》不用，取《唐韻》删其奇僻字存九千五百九十字，名曰《禮部韻畧》，世有以此爲《唐韻》者誤也。後以字少續降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毛晃增一千七百十字，曰《增修禮部韻畧》，皆舊目二百六部並存，而註通用於下，平水劉淵增四百三十六字，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畧》，始併通用韻目爲一，然《廣韻》併爲一百十四部，《禮部韻畧》併爲一百八部，劉氏《禮部韻畧》併爲一百七部，又皆少有異同。元陰氏《韻府群玉》部仍唐併一百有六字仍劉韻少增，即今所傳爲《詩韻》者，而皆名爲沈韻誤也。韻字舊皆錯綜，至《韻補》始以五音爲序。金韓道昭《五音集韻》仍之，元巴思八作《蒙古韻畧》，始增併字母，此爲譌音所自始。黄直翁本《增韻》《蒙古韻畧》作《韻會》，故明宋濂等又因之作《洪武正韻》，雖爲三百年同文之書，《字彙》全襲其音，其譌至今未之改也。愚載隋唐正音於字下，而辨元明譌音於韻後，詳著陸詞所以釐爲二百六部之故，得見唐宋或併或分皆未爲得，而曉然於起音分韻之大原也。等韻始自釋氏唐舍利作字母三十，温首座益孃邦滂奉微床六母爲三十六，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至宋司馬光《指掌圖》最著。邵子《天聲地音圖》增爲一百五十六，并無字之音皆備，譌則自宋陳晉翁《切韻須知》始也。李登因之作字母詩括及韻法横直二圖，載在《字彙》，其譌至今未之改也。

又《彙韻説》 《隋・經籍志》載魏李登始有《聲類》十卷，前此並無音韻之書。然考虞廷命官有曰：歌永言，聲依永。所謂永言、依永者，非音韻而何。《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又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則周已有一定音韻爲世聲律之宗，所以十五國風不無方言之殊，屈平楚人，雖有鴃舌之音，而《詩經》《楚詞》其用韻如出一轍也。至魏晉南北朝時，去古日遠，音漸趨異，韻字多有不協，想爲李登、吕靜、沈約、陸法言等上取古韻以當時近音分之，離江於東，離庚於陽，離真於先，别爲一十三類二百六部。今李漁《詩韻》分支元各韻爲二，魚虞佳灰各韻爲三，亦其遺意，但一十三類失於過簡，二百六部唐宋併爲一百七部並失於過繁，内有正音多遺，俗音多增，彼此錯綜，前後重複。愚思天地元聲發自律吕，文字元聲亦在律吕，本此分平上去爲一十三部，入五部，以應正律十二，變律六，以七聲十八律還相爲宫，則爲八十四調，天地元聲在是，文字元聲亦在是矣。因以愚所定韻爲綱，分列舊二百六部於下。

清・段永孝《韻歧序》 若夫韻本天地自然之音，粤若《書》（賡）〔賡〕歌暨《毛詩》《易》彖、小象、雜卦，以至屈子《離騷》，漢魏賦詩，皆是物也。自齊梁創爲聲病，而韻遂有古今之歧，顧沈約《四聲譜》失傳已久，繼之隋陸法言創《切韻》，經唐長孫訥言箋註而支派始析。天寶中，孫愐遂廣之爲《唐韻》，宋景德祥符遞加刊正，更名《廣韻》，景祐增修，又賜號《集韻》，而《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官，毛晃從而增益之，輾轉相延，均未離《切韻》之步武，乃宋末劉淵遂通併其部分，而韻之軌轍一變，逮元作《韻會》，明作《正韻》，而韻之軌轍屢變。他如宋吴棫《韻

補》，朱子因之釋經註騷，以及今毛西河《通韻》、邵子湘《韻略》，作者博覽無遺，而獨以欽定佩文齋韻爲宗，音釋次第，悉因其槩而推廣之，誠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而蕩蕩平平者也。

清・曠敏本《韻岐序》 韻學之起尚矣。古韻寖失，而其學遂龐。周沈之策既亡，平水、才老且不免後人之訾，近代毛氏五部兩界之論，或苦其浩瀚，而邵氏《韻略》，又病其未該。嘗試淺言之，以爲但能辨形而審音，因以上討夫《詩》《騷》諸子之文，則正無庸苦其難也。

清・允祿等《同文韻統》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説》 《切韻》之學來自西域，其符合竅妙，載籍未有明文，世傳舊字母三十字，或云釋神珙作。梁山温禪僧添六字爲三十六字。《通志》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亦云僧守温撰。鄭氏樵曰：舊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其所云十四字者，於今無傳，《玉篇》載《神珙九弄圖序》云：梁沈約創紐字圖碎尋難見。唐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詞理稍繁。然則神珙當是唐人。或云元魏人。然中華《切韻》始於周顒、沈約。《通考》載陳氏云：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由是觀之，則是神珙以前已有反切，豈所謂舊傳十四字者，即在齊梁以前而其後不傳耶。抑所謂舊字母三十字者齊梁前已有之而非神珙所作耶。顒約之書，今已散逸，守末遺本，稽考惟難。況今所存《廣韻》《集韻》《古今韻會》諸書，皆止華言，並無梵唄，即使時代無異，而其所以轉梵爲華之故，欲溯流而窮源，亦必不可得之數矣。

清・曹學閔《六書存序》 儒者治經論古，苟能文章自命，而一啓卷，一涉筆，輒於字韻齟齬，蓋小學不講久矣。《周官》六書之教亡，漢許叔重《説文解字》略見梗槩。厥後《字林》《玉篇》漸昌增廣，而韻之名萌芽於魏晉，至隋陸法言《切韻》折衷南北，撰爲定本。今其部分猶存，後此《唐韻》《廣韻》《集韻》展轉相承，互有出入，其因是而更求之古音也。如吴棫《韻補》、鄭庠《古音辨》、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韻標準》亦展轉相承，大致由疏而加密，學者欲稽字韻源流，斯其正宗也。

清・賈天祿《六書存序》 天地自然之音，今古皆同，而今古遞變之聲，通轉斯協。通轉非古也，以近代分切四韻之官韻部韻，上而讀《易》讀《詩》讀《書》併周秦漢唐諸子史有韻之文，而不正通旁轉以比其音，其音之協焉者有幾。然考史皇造字，觀天察地，探賾索幽，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豈爲文律用哉。虞廷始以詩歌聲律教胄子。自後文字漸增，形聲稍異。周天子懼其變而滋巧僞也，乃以六書定考文之令，參取龜雲魚鳥諸體，酌通重濁輕淺諸方，而命保氏教轉諧，自國子下逮比閭，童而習之。於時家尊小學，人人各能調字音死生，喉吻開闔，隨聲出内而鐘吕協焉。雖楚騷已降，土音偶操，秦火之餘，缺書有間，而學士家口授師承，宗傳義例，不過取閑于五均十二律之節，故東庚支魚不齊響，而出均立度歸一宫，蓋古文簡略，古韻和緩，論轉注不論叶音，分五音不分四聲，非如後世音窩之切，銖銖研揣，尚煩通轉爲也。揚子雲采方言于輶軒，審形命名，審方命音，所收寄字乃出于史籀大篆，李斯小篆，程邈隸書，王次仲楷體之外，自是字形迭更，字音歧出，古體盡變爲今文，而六書之古文不存，六書之古文不存，而周官轉注諧聲之古韻，亦遂沉埋閉遏而不可通。然其時去古未遠，《説文》釋言慎詳篆隸古文，或數字轉通一義，或一字轉通數義，其元音尚在也，而諸儒轉治六經，貫穿箋注，實能推尋音義，暗度《三百篇》金針爲相傳不刊之韻經，而無取别作聲律。聲律自魏李登《聲類》而來。三國六朝因蝘蜓古雙聲取漫聲急聲之義多有翻音，而别《聲類》之聲，分《聲類》之類，則有周顒《切韻》、沈約《類譜》、陸詞《切韻》，總皆創定四聲，一破古音五均不同聲之例，而陸書更名聲律，又名律韻，後代試士者多參變而沿用之，雖唐有李涪《刊誤》極詆《切韻》取分上去與東冬分部中終分切之謬。然天寶間孫愐所更定之《唐韻》，則各仍其舊。宋韻頒于禮部，先有《廣韻》，後有《集韻》，亦因《切韻》改竄奉作準繩，而平水劉淵則始以《壬子新刊》通併陸法言所分之二百八部爲一百七部，於是元明迄今依爲試韻，雖家多駁正，而部類不可復。更别有以詞備三聲曲備四聲强作詞韻者，而隋韻、唐韻、宋韻概不可通矣。隋韻、唐韻、宋韻不可通，而古韻尚可通乎哉。古韻不可通而三古有韻，諸經籍暨漢魏已來之賦頌詞銘，烏得不從不通古韻之律韻彙分門類，立名通轉以取叶音乎哉。且夫通轉叶古，其

法仍本六書之諧聲轉注，而六書所謂轉注諧聲之法，必以指事、象形、會意、假借爲宗譜，則讀書須多識字，而協字音之今古，未有不先通字形之正變者也。然而金石文闕，南北音殊，應劭、服虔本無杜撰，李軌、徐邈間亦訛傳。譜等韻者，復攀華嚴之字母，造僞經者，謬襲泉州之補篇。《音海》《海篇》諸書，載籍極博，於見諸正傳者，反多遺文遺義，而歐陽德隆之《釋疑》，楊升菴之《轉注古音略説》者，又以爲均非韻書内事。我朝通儒各有撰述，獨吴門顧氏之《音學五書》、關中李氏之《古韻綱》博極羣書，互相參訂考据，甚爲精確。而西河毛氏所論兩界兩合有入十七部與無入十三部回互通轉之説，質諸李、顧兩家，時復參差抵格不相通，蓋字學蕪而韻學之難言久矣。山右周君謙菴早聞嗜古，於書史無所不窺，自乾隆辛酉登賢書後，南遊北憩，考辨于山經、水注、藝海、書林者復三十六年，乃述其生平之異聞神解，著《六書存》若干卷，曰《字義補》，宗《説文》也，而釋文所未詳者推論之曰唐韻餘論，闡《韻補》也。而七音所未辨者，確証之其例，先形後聲，而正通、旁轉、糾謬、正譌，則一取徵于魏晉已上之經傳本義子集明文而定，曰《三百篇》爲古人之音書，蓋通今古遽變之聲，直可轉而協天地自然之音矣。不學如天禄讀之猶傳警檮也。

清・王鳴盛《與程東冶論邵氏古今韻畧書》清・程炎《古韻異同摘要》

夫聲成文謂之音。今人所謂韻，即古人所謂音。自皇古以來，歌謡諺語無不有韻。《詩三百》合十五國千餘年之作，而音未嘗不同。自周末而諸子百家競起，下更秦漢魏晉，音且屢變，顧尚未有韻書，沈約輩乃定爲韻書。僕竊謂韻書功大而過小，何則，天古讀若汀，而今則他前切矣。地古讀若墮，而今則徒四切矣。約輩不能遠追古初，僅就魏晉以下之音，定爲一書，古音從此遂亡，此其過也。然音之屢變，時實爲之。自韻書出，而音遂若有定準，下至今千數百年而不大變，非韻之功歟。假無韻書，則音之變且泛濫而莫知紀極，更千百年古書無一可讀者矣。惟其有韻書以爲定準，故燕粤同遵，朝野共守，方言里語不敢闌入，文字如不字之變而爲下，舉世通行，而《廣韻》《禮韻》皆不收，直至黄氏《韻會》、陰氏《韻府》始收入叶，然此等不過千百之一二，偶有無知妄作，如樂韶鳳、宋濂等之《洪武正韻》而天下曾莫之從，則韻書之功爲大。雖然，韻書盛，而古音日微，此則古韻之不可不急講也。抑齊梁至今千數百年，唐以前韻書無一存者，即宋韻書雖僅存，人亦莫之攷，僅守黄氏、陰氏，指爲沈約韻，歷明三百年無人討論，此又今韻之不可不急講也。

清・戴震《聲韻攷》卷一《反切之始》　按經傳字音，漢儒箋注，但曰讀如某，魏孫炎始作反語，厥後攷經論韻，踵相師濛，雖孫氏㠯前未嘗有，然言辭緩急，矢口得聲，如蔡黎爲茨，奈何爲那，之焉爲旃，者與爲諸，之于亦爲諸之類。反語之濛，適與此合。唐之季避言反而改曰切，其實一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參《五經文字》皆不避反字。開成中《九經字樣・敍》始云避㠯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指。宋元㠯來，競謂反切之學起于釋神珙傳西域三十六字母于中土。珙之反紐圖今具存。其人在唐憲宗元和㠯後，其圖祖述沈約遠距反語之興已六七百載，而字母三十六定于釋守温又在珙後，攷論反切者所宜知也。

又按未有韻書，先有反切。反切散見于經傳古籍。論韻者博攷㠯成其書，反切在前，韻譜在後也。就韻譜部分辨其脣齒喉舌牙，任舉一字㠯爲標目，名㠯字母，韻譜在前，字母在後也。

又按《廣韻》卷首論曰：切韻者，紐㠯雙聲疊韻，此葢刱立反語之本，如東得紅反，東得爲雙聲，東紅爲疊韻，支章移反，支章爲雙聲，支移爲疊韻。其于言辭所涉矢口而得，如《詩・關雎》一篇，參差雙聲也。窈窕疊韻也。

附攷

《廣韻》卷末辨字五音濛：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

按此不知何時所傳，略舉十四字爲例于守温之三十六字母：并餅邦母字，靈歷來母字，陟珍知母字，迦見母字，佉溪母字，綱各亦見母字。

《玉篇》卷末《五音聲論》：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旄剝雹北墨朋邈。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王應麟《玉海》曰：《玉篇》卷末附㠯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

音九弄反紐圖。

按此亦不知何時所傳，王伯厚歸之神珙。攷珙自敘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㠯附《玉篇》後，非珙之爲。所列四十字于守温之三十六字母同者定泥邦三字耳。其餘何匣母字，我鄂疑母字，剛訶各見母字，可康溪母字，丁的端母字，寧泥母字，亭定母字，聽透母字，歷來母字，詩失勝識審母字，之止照母字，食示牀母字，龍墨邈明母字，剝北邦母字，雹朋竝母字，更格亦見母字，硬牙亦疑母字，行幸亦匣母字，亨曉母字，客亦溪母字。

又按今人言《切韻》，但知推本神珙，㠯爲來自西域，蓋釋氏之專習字母等韻者推本所起，咸出于珙耳。因誇誕其學，造爲傳自西域之説，而指珙爲北魏時人。俗學膚淺，不知魏李登《聲類》、晉吕靜《韻集》，韻學實始萌芽。又不知魏有孫叔然始作反音，故猥稱前乎休文，即可爲中土有切韻之先倡。珙反紐圖自敘云：昔梁沈約剏立紐字之圖，唐又有陽甯公南陽釋處忠又撰《元和韻譜》，然則珙雖未詳何時人，固在唐憲宗元和㠯後矣。

又 毛先舒《聲韻叢説》曰：反切之瀧，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㠯字母之學曡之，反滋煩紆。

按字母三十六，起于唐末自釋守温撰三十六字母圖一卷，獨釋氏奉爲專習反切之一瀧，故唐人書絕不聞語涉字母，宋中葉始盛傳，其次弟先後各殊，且所分脣齒喉舌牙及附會宫商角徵羽，牴牾違異。反切之興，本于徐言、疾言、雙聲、疊韻，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

又卷四《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捂諸人論古疏漏，惑于釋氏一二翦劣之徒，眠娗誣欺，據其言㠯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敘曰：昔梁沈約剏立紐字之圖，然則所爲珙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于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㠯前于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㠯造爲西域之説，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㠯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敘内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閒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于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深寧叟言《玉篇》卷末附㠯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攷珙自敘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㠯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名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温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剏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于守温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㠯迄宋初，絶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陸德明《經典釋文》、顔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剏立反語。《崇文目敘》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深寧叟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原叔然也。迨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温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㠯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清・梁國治等《音韻述微・凡例》 一、三代以上，有韻語無韻書。漢末孫炎始剏翻切，後李登、吕静造韻書，南齊周顒别四聲，梁沈約因作《四聲譜》，又製紐字圖闡翻切之旨。隋陸法言參酌古今南北之音撰《切韻》，唐僧守温以牙舌脣齒喉定三十六字母，括天下之音，翻切之道益密，然尚有音和、類隔、互用、借聲，設例繁難，得音匪易。

一、自陸法言作《切韻》，長孫納言爲之箋注，唐初因之，至天寶末孫愐刊正爲《唐韻》，宋景德中復增修爲《廣韻》，今《廣韻》猶存，其書分二百六部，又有獨用同用之分，併其同用者共一百十六部，此唐與宋初遵用之韻，號爲官韻者也。景祐中，命修《集韻》，復删其繁，爲《禮部韻略》施之科舉。又因賈昌朝之請窄韻十三處許附近通用。據《集韻》併其同用者共一百八部，此宋景祐以後遵用之韻也。淳祐中，劉淵併去聲證韻一部爲一百七部。元陰時夫又併上聲拯字一部爲一百六部，唐宋

相承，既有同用之注，即不併之併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二《經部四十二・小學類三》　案韻書爲小學之一類，而一類之中又自分三類：曰今韻，曰古韻，曰等韻也。本各自一家之學。至金而等韻合於今韻。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等韻顛倒今韻之字紐。至南宋而古韻亦合於今韻。吳棫《韻補》始以古韻分隸今韻，又註今韻某部古通某部之類。至國朝而等韻又合於古韻。如劉凝、熊士伯諸書。三類遂相牽而不能分。今但通以時代次之。其篆韻之類，本不爲韻而作者，則仍歸之於字書。

又卷四四《經部四十四・小學類存目二》　《韻白》一卷浙江汪汝溧家藏本　國朝毛先舒撰。皆雜論古韻、今韻、詞韻、曲韻，蓋其《韻學通指》之緒餘也。其中駁古詩三聲相通一條，最爲失考。古無四聲，聲近者即可諧讀，諸書不一而足。即以習見者而論：古詩《上山採蘼蕪》一首，素餘同押。劉琨《握中有元璧》一首，璆叟竝用。豈亦未檢耶。駁蘇軾《屈原廟賦》，謂東部本不與陽合，此拘於《三百篇》之例，不知《易・象傳》固中諧當，《老子》固盲諧聾也。又謂宋人填詞，韻始江與陽合，是又泥魏晉以前之例。不知沈演之《嘉禾頌》、徐陵《鴛鴦賦》江已通陽久矣。大抵審定今韻之功多，而考證古韻之力少，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焉。

又　《韻學》五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音韻之學，自古迄今，變而不常，亦推而愈密，古音數變而爲今韻，歷代各殊，此變而不恆者也。今韻既定，又剖析而爲等韻，此推而益密者也。古韻與今韻音讀各異，部分亦殊。吳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讀之異名爲叶，部分之殊注爲轉通，而古韻遂亂。今韻之定在前，等韻之分在後，實因韻字而分等，非因韻等而分字。韓道昭、熊忠不知其故，於是以字母顛倒韻字而今韻又亂。自明以來，惟陳第、顧炎武及近日之江永識其源流，他若馬自援之講今韻，愈細而舊法愈失，毛奇齡之講古韻，愈辨而端緒愈淆矣。植作是書，不能從源而分流，而乃執末以議本，攻所必不能攻，而遵所必不可遵，故用力彌勤，而彌於古法未合也。

又卷一一二《子部二十二・藝術類一》　《畫史》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芾不以天文名，而其論天以古今百家星歷盡爲妄說，欲以所作《晝夜六十圖》上之御府，藏之名山，已爲誇誕。又不以韻學名，而其論韻，謂沈約只知四聲，求其宮聲而不得，乃分平聲爲上下以欺後世。考約集載《荅陸厥書》，雖稱宮商之音有五，而《梁書》約本傳及《南史》厥本傳竝云四聲。《隋志》亦作沈約《四聲》一卷。芾所謂求其宮聲不得者，不知何據。殆誤記唐徐景安《樂書》以上、下平分宮、商歟。案景安書今不傳，其說見王應麟《玉海》。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八《沈氏四聲攷序》　韻書迄今蓋數變矣。陋者類稱沈約好古之士，則據陸法言《切韻》以爭之。夫《切韻》變爲《唐韻》，《唐韻》變爲《廣韻》，《廣韻》變爲《集韻》，《集韻》別爲《禮部韻》，《禮部韻》別爲毛氏、劉氏韻，劉氏韻別爲黃氏、陰氏韻，陰氏韻一百六部，是爲今韻，指以沈約，其謬固也。而以二百六部尊陸法言爲鼻祖，毋乃亦未究其源乎。法言之書，實竊據沈約而作者也。約書雖唐代已亡。《四聲譜》，《唐書・藝文志》不載，知亡於唐。李涪《刊誤》已不知《切韻》本沈氏，則亡在僖宗以前。今不可見，然儒者著書立說，將使天下之從我，必先自信之篤，自守之堅，而後人信吾說而守吾法。約既執聲病繩人，則約之文章必不自亂其例，所用四聲即其譜也。今取其有韻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纔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者無一焉。陸氏所作，豈非竊據沈譜而稍爲筆削者乎。其敘歷述呂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獨不及約。約書《隋志》著録，開皇間不應遽亡，同時撰集之顏之推，又生長梁朝，不應不見，知法言諱所自來，不欲著之也。迨約書既亡，無從考證，法言書孤行唐代，遂掩其名，中間屢有改修，又頗爲諸家所亂，彌失其真，幸而增删改併皆有蹤跡可尋。約詩文傳世亦多，尚可排比求之，得其梗概，因畧爲考訂編成二卷，名曰《沈氏四聲考》，一以明音學之所自，一以俾指陰氏《韻府》爲沈韻者得識其真焉。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五《荅問十二》　問：四聲始于周彦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

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脞惰墮，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疊韻，如潭涔、滲汩、偪側、泌瀄、蜚纖、垂髫、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聱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蜷，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刱立凡例，强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攷矣。

清・沈楙真《音韻問荅跋》 有聲音始有文字，文字聖人所製，聲音出于天籟，并非聖人所製也。後世智巧之士，取雙聲疊韻紐合而爲音，以見溪郡疑之屬定三十六字母，託言出自西域，不過神奇其説耳。鄭樵無識，遂謂中國人不知七音，不亦愚哉。錢竹汀先生是編，大概舉正亭林顧氏之訛，其中歷引《詩》《書》中股肱叢脞高岡元黄，以見字母爲華音而非梵音，尤爲確論，是亦足以關漁仲之口矣。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興盧抱經論音韻書》 嘗謂自有天地，即有音聲，闔闢陰陽，出於天籟。然其法由漸而密，其説由漸而精，亦理之必然者也。虞廷《賡歌》，早聞協韻，商周雅頌，罔不諧聲。降而魏晉，雖有《聲類》《韻集》，而未備也，迨齊梁而《四聲切韻》興焉。休文《郊居》一賦，知音惟有王筠。特著其論於《宋書・謝靈運傳》後云：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顔，去之彌遠。蓋其自負如此。故撰韻而分四聲，較第稱韻者已精矣。雖長言短言見於何休，内言外言本於晉灼，似乎平仄之説爲古人所早有，然謂四聲不出於周、沈不可也。七音者，四聲之源也，溯七音而四聲愈密矣。原夫字母之起，所謂波羅門書十四字者，《隋志》載之。華嚴之譯南宋北魏，而光讚放光，早在西晉，文殊問經，又在蕭梁。唐時所譯愈多，其後遂增損大備。唐至中晚，詩人於此法漸疎，故神珙述隱侯九弄翻紐之圖，而字母圖、指掌圖、等第圖諸書紛紛出焉。賴有諸書，使人得知字音之真，及古來製爲翻切、四聲分部之意，其功不淺。雖王充之作《論衡》，高誘之注《吕覽》，許慎之注《淮南》，劉熙之作《釋名》，竝已略言七音之理，然謂等韻不出於守温等不可也。近世推原之論，謂字母翻切之學，中土所自有，非從竺國，譬如謂西法傳於和仲宅西，故與《周髀》脗合。此想當然則然耳必謂《幾何原本》諸書，不出於利瑪竇不可也。何以異於是，雖無關大義，亦不可以不辨。

又《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執競，其敬翻，本陸氏釋文，而刻本誤入鄭箋。或者遂疑翻切始于康成，而叔然守其師説，不考其刻誤也。其實漢時未有翻切，比方爲音，孫炎始作翻切，本張守節《史記正義》。至高貴鄉公則又在叔然後矣。

清・姚鼐《惜抱軒筆記》卷三《小學》 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栖《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衆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温乃定爲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爲母，無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温，三十六之字母始於守温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不可忘，守温之功不可没。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於儒者之量小矣。

清・段玉裁《經韵樓集》卷六《刻聲韵攷序》 先生之學，精於六書，論轉注同意相受，得自漢後不傳之恉，既一洗諸説之踳駁矣。而反語本原漢魏經師，匪始於釋氏字母，其言尤爲雅馴。又考今韵二百六部，宋景祐中許附近通用之十三處，補崑山顧氏所未詳。而唐宋用韵，功令沿革具見。學者得是書讀之，證諸宋時所存韵書，參攷陳季立、顧亭林、江慎修以及予所箸古音之説，可與讀古經傳，知聖人六書之法矣。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總論上》 聲之有五，至元人周德清始知

之。然但于平聲分陰陽，而無五聲之名，是仍止于四也。至馬氏以陰平爲平聲，陽平爲全聲，可謂有五聲矣。而名義未當。林益長易之以開承轉縱合，名義當矣。未免變古太甚，故不得已，仍以陽平爲平，而于陰平則以中聲易之，且擬圈發五聲，中聲直圈于下際之中，四聲發于四角，雖曰杜撰，亦庶幾陰陽萬變，俱由中起之意爾。

又　閉口者，據李厚庵先生云，惟江浙閩廣間有之，而他處無有，其説良然。然而聲音之道，縱極微妙，亦必人人可以相效者，始可爲法，如韻法中諸有音無字之音是矣。若夫閉口諸音，不過彼中人一種方音，如心之非新，林之非鄰。若以他人效之，譬之男之效女，女之效男，老人之效嬰孩，蓋有必不能肖者，又烏可與開齊合撮四呼並論乎。再觀《字典》韻法，但有四呼，而無所謂閉口，則其無關于有無之數，亦可知矣。是書于閉口，俱附于正音之後，非謂可以並存，正謂其可以合并云爾。

又　自《指南》以下諸書，齒音之外，皆有所謂牙音，且《指南》以見類爲牙，《字彙》又以精類爲牙，今亦不暇致辨，第思所謂牙與齒者，果何分也，將謂上爲齒，下爲牙耶。則人之聲音，但能出于舌上，不能出于舌下，不當有牙音也，將謂前爲齒，後爲牙耶。則人之聲音，但能出於在中之喉，不能出於在旁之牙，亦不當有牙音也。愚觀御製《性理經世》一篇，發揮音韻之道最備，而始終無牙音之目，真千古快事。是書無牙音，以此。

又　入聲有無之説，千古聚訟。所以然者，去之轉入，有順有拗，順轉者與平上去三聲全同而微分長短，拗轉者與三聲全別而借爲收煞，此義在《字彙・横圖》末已明言之。如以順轉爲主，則必以拗轉諸入爲無有矣，主此説者，《字彙・横圖》《中原音韻》《字典》、顧寧人是也；如以拗轉爲主，則必以順轉諸入爲無有矣，主此説者，鄭氏《七音畧》《字彙直圖》、毛西河是也。然愚窃以毛西河所言古詩去入相通之理推之，從順轉則去之通入，只是本部自通，從拗轉則皆舍本部而通他部矣。夫豈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之謂哉。毛氏所考去入相通之部良是，惜乎其不悟順轉之理也。○又按順轉有定，拗轉無定，拗轉之法，特以順轉有缺少入聲者故耳。然以吾晉土音求之，又似乎順轉無一韻無入聲者，但不能通于天下，奈何。

清・余集《李氏音鑑序》　音與韻同出而異名。韻判古今，音分南北。韻統以四聲二百六部，千古守之，罔敢淩越。音隸乎韻，厥後始有字母等子呼法，辨及於脣齒喉舌開合齊撮清濁輕重之間，而後審音之學，極盡精微矣。顧其説倡於梵僧，後則司馬温公、劉士明、僧訥菴真空止菴諸家，各有論著，言人人殊，不盡胗合，即所謂字母者，亦有繁簡分併複漏之不同，習其書者，或心通其故而呼之欲出，或已會於心而仍棘於口，此鄭夾漈所謂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以爲絶學者，固不獨今人爲然也。

清・戚學標《漢學諧聲》卷二四《讀説文》　反切之學，創自魏孫叔然，其初但名反語，厥後攷經論韻，踵相師受。隋唐之季，更避言反曰切，又或名翻，名紐，開成《九經字樣》敘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指，卷内如葢公害翻即反。其實一也。自是神珙有《反紐圖》，元和以後人。見自敘。守温更立三十六字母，見《崇文總目》，亦唐時釋。取聲既便，立法益密，宋元後莫不宗之，然讀某字用某切於本字聲所自出不能辨也，轉以今讀而疑古聲。臬，从木，从自，本讀蘗。李陽冰疑自非聲，由讀臬，五結切。裔从衣，肉聲，正讀裔。徐氏曰：肉非聲，象形，由讀裔，余制切。《隋書・潘徽傳》言《三倉》《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説文》《字林》之屬，惟别體形，至于尋聲推韻，良爲疑混。葢諧聲之學，其失傳久矣。

反語興，而後有五音，其法亦起魏世。吕忱弟静，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大抵以脣齒牙喉舌五聲分配五音。吕書不傳。《玉篇》卷末附《五音聲論》，《廣韻》卷末《辨字五音法》，大率如是。然古人於聲，或徐言、或急言、或内言、或外言，其於脣齒牙喉舌莫能執也，則其爲宫、商、角、徵、羽無有定也。《韓非子・外儲説》云：疾呼中宫，徐呼中徵，一字中備有宫徵，不得判某字宫聲，某字徵聲。而四聲法又在五音之後，葢齊永明間，周顒、沈約等創爲之。周無書。沈有《四聲》一卷，見《隋書・經籍志》。不傳。當時文士，競相慕扇。梁祖不好書，或未盡行。平上去入四字，惟入字古無輕音，若平讀口，見《後漢書》；上讀藏，見《楚辭》；去讀驅，見《左傳》，平上去無一定。又如天子聖哲四字，惟天字古無重音，若聖通聲，見三傳；子通慈，見《禮記》；

哲通智，見《史記》，上去入無一定。今以約集考之，亦未能自拘此例。約自作《冠子祝詞》讀化爲平，《高士贊》讀緇爲去，《正陽堂凱旋詩》讀傅爲上。至以《四聲譜》爲韻學，遂成千古不破之局。本書沖讀若動，是今平聲古上。欲讀若貪，是今上聲古平。四聲之法，必不可以律古音。

古無所爲韻也。本書無韻字。後附裴光遠曰：古與均同。《文心雕龍》言魏武論賦嫌于積韻，此學興于漢末。凡其措意遣詞音律相比皆出於天籟之自然，而無所强，知爲同聲相應而已。後人名之爲韻，轉相慕用，雜取各家音切及古來有聲之文，準以時俗所讀，彙而成書。始于吕靜《韻集》，成于陸法言、郭知元諸人。其取用四聲，分別部居，苟以己見爲之，陸書不傳。現行《廣韻》乃宋本。大抵本之唐人舊部二百有六，宋劉淵併其通用者爲一百七部，元陰時夫又删其一，即今所行韻。於古今殊讀及字音所自出，芒乎無有見也。鍾，重聲也，而三鍾别爲門。唐、庚聲也，而庚唐析爲二，東冬有别矣。東，純陽聲。冬近終，含陰聲。從冬字盡隸之東下，戈磨既分矣，從磨字或混入戈中，有本一字誤分數部者，有本二字祇收一部者，如東韻之芐，又一部錯見。甚無此字因誤而成字，龜龘之龜无聲，讀同戚，誤而爲龜，遂讀起據反。無此音因誤而成音，鷿，唯聲，舊音以水反。水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韻書收入三十小，徐氏并改以小爲以沼。鮦，同聲。孟康《地理志注》音紂紅反。韻書誤認音紂，收入四十四有。而平上去入之分配，尤與古聲不合。以屋配東，不知屋輕聲爲烏。以沃配冬，不知沃輕聲爲夭。以燭配鍾，不知燭輕聲爲朱。若竹之輕聲又爲州。類以俗讀强相附綴，馬牛無涉，至于四聲均配，入聲獨短，可謂口齒差互，失同氣相求之理。叵本於丂，丂即叵入聲，蕭本於肅，肅即蕭入聲。不得謂支蕭等韻有平上去，無入。後人墨守其書，以爲固然，以是言古人諧聲之學，遠不啻萬里也。

清・洪亮吉《漢魏音・漢魏音説二首》 書有六，不越音義二端。造字之始，先音而後義，傳字之後，先義而後音。但字之義不能兼音，而字之音實可兼義。《顔氏家訓》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説，《經典釋文》嘗引斯語，今皆謂此爲陸氏説。故《易》有健順之文，《禮》著倆成之義，葢互相轉注而不離本音。音既得而義即隨之，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先秦兩漢經師訓故，如某字讀若某，某字音近某之類是也。迨孫炎、韋昭務爲反語，《國語》注中間有反音，昭與叔然同時人也。周顒、沈約復拘四聲，于是一字拘于一音，一音拘于一韻，往蹇來連，迂其際會，五音之理不貫，而六義之恉遂乖。

清・石文煒《李氏音鑑序》 嗟乎，聲音之道微矣。《釋文序録》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説，孫叔然始爲反語。《考古編》謂周彦倫始有反切，自梵學入中國，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鄭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經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宋又重修《廣韻》，艱深晦澁，疑義闕文，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茫如矣。

清・孫星衍《漢魏音後敘》 韻書有三蔽，世莫之正：一蔽在不本六書之諧聲而取經籍之韻語也。文字之制在六經之前，左形右聲視而可識，其見于韻語者才十之二三耳。且韻書所取，但《詩》《騷》、漢魏詞賦，絶不知儒墨道子書之屬無非韻語也，又不知經籍異文同字之皆亦有兩音也。《墨子》以管叔爲關叔，則管有關音，故《左傳》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矣。《公羊》以州吁爲祝吁，則祝有州音，故詛祝即呪之正字矣。不本乎諧聲之義，則音偏而不備，从也之字在之哈等部，从者之字在魚虞等部，而以本字入馬部，不可解也。風从凡聲，故颯颯即汎汎之俗寫，《廣雅》汎汎，浮也，曹憲音汎汎爲扶弓，今東部無汎，埲从胥聲，故蘇林音五埲山爲胥，今魚部無埲。鵬从朋聲，朋即鳳字，今送部有翍而不知是朋。葉从葉聲，棄从世聲，則凡从世聲之字可以入祭。沾即添字，添从忝聲，忝从天聲，則可以通天，故《説文》箝字沾聲讀若錢。今皆不知，則其紕謬又不止誤鮦紂紅反爲音紂、鷿以水反爲音小矣。二蔽在用反語已行之字，不用漢魏讀若之音。古人之音見于書傳者，若杜子春、鄭衆、鄭元之注經，蘇林、如淳、徐廣之注史，高誘、張湛之注子，皆可援引，而今之韻書獨本《字林》《玉篇》，上承孫炎、郭僕反語已行之字，若稱存《漢魏音》所載，《廣韻》固十不一見也。其漢魏人音亦有改字從義者，如杜子春讀九嬪贊王爲玉，掌冰爲主冰之類，實非王有玉音，掌有主音，亦不可不知耳。且古人反語又不可執，孫炎、顧野王所用以反本字之字即有二三音，今但知其一音，因以定之。如古音野字羊者反，安

知不讀者爲渚，馬字莫下反，安知不讀下爲户。不察于此，則又轉展相蔽也。三蔽或專用字之轉音而忘其本，或不知字之本音而用其轉。一字之有三聲四聲也，猶金石絲竹之響，鳥獸昆蟲之鳴，其轉聲必異于初聲，是爲天籟。試以金之鐘言之，鐘聲宮，一轉近宏，再轉近韽。烏之烏言之，烏鳴烏烏，重鳴鴉鴉，急鳴啞啞。人之中五音也，喉爲宮，舌爲商，舌腹爲角，齒爲徵，脣爲羽，一音之中又有開合輕（音）〔重〕緩急，猶宮商之各有變音也。音有方俗之異，無古今之分。五音配五方，後世之人以爲今音與古音殊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支脂之屬通魚虞歌戈之屬也爲音之合，其通真諄之屬也爲音之重，其通職德也爲音之急。歌戈之屬之通麻也，爲音之開，尤侯之通支脂之屬，陽唐之通庚耕之屬，蒸登之通東冬之屬又通支脂之屬若能微之類。也爲音之輕。凡四聲，人之通平上去皆音之緩。求其序則先開後合，先輕後重，先緩後急，無疑也。今之所傳韻部都不能具，學者又不能觀其會通，反以疑諧聲之非者，由此蔽也。沈約之分四聲也何益于經傳，而五方之人受其弊。西北人之少平音也，東南人之少仄音也，賦律詩者或多誤用焉，俗韻之不知轉聲也。俗字日以多，濯緩讀則爲祧，今增祧字；脩重讀則爲翛，予羽翛翛。今增翛字；呰開口讀則爲些，今增些字。若此者亦不能悉數，而經籍亂焉。有穎悟之士，能因漢魏之音上取諧聲之義，不証方俗之語，參觀《廣韻》得失之由，則聲音訓詁之學不墜于地矣。

清・方本恭《等子述》　論者謂律韻作而等韻亡，豈律韻等韻，涇渭不入與，抑等圖辨音及聲，而律部未之前聞與。即又不然，則律部之與等圖，正如象之麗天，形之附地，而觀文察變，律部爲昭，考厥事始。蓋自魏左校令李登首撰《聲類》一卷，而六朝吕靜、段宏之《韻集》、李（奉）〔季〕節、李概之《音譜》，夏侯該、陽休之、杜臺卿之《韻畧》，周研之《聲韻》，周顒之《四聲切韻》因之。至梁沈休文《四聲切韻類譜》，始集其成，而二百六部，又集沈約諸人之成者也。《稗史彙編》曰：隋開皇間，劉臻等八人，與吴人陸詞法言論及音韻，法言記之，後取諸家字書所紀，定爲《切韻》五卷，分部二百有六，凡聲音韻之相同者，字註反切，音以類從，故其文視《玉篇》《説文》諸字書爲畧備，而缺音未免，唐李涪《刊誤》書力詆其訛。宋傳《唐韻》五卷，則成於天寶間陳州司法孫愐，蓋即陸氏之舊，而增訂之以歸盡善者也。觀司馬温公《指掌圖》所列，分部秩然，此亦律等相須之大較矣。昔鄭夾漈作韻書以通梵義，亦作字書以别華音，合華梵爲一轍，舍律部其誰與歸。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反切》　古無反切也。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吕覽》，許慎造《説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如某耳。其閒輕、重、清、濁，有内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益使人疑。魏孫炎叔然氏，注釋經書，始隨文反切，未有成書。齊周（禹）〔顒〕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始有《四聲切韻》，梁顧野王作《玉篇》，皆用反切釋之，不復用直音，至隋陸法言，《切韻》而大備矣。

又卷二〇《今韻》　（分）〔今〕韻世稱《唐韻》，實自陸法言始。隋開皇中，法言及儀同三司劉臻，外史顔之推，著作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辥道衡等八人，同集《切韻》五卷，上平聲二十八，下平聲二十九，上聲五十五，去聲六十，入聲三十四，共二百六部，分爲五卷，唐長孫訥言爲之箋注，每字俱因孫炎、顧野王之書，詳加反切，無直音者，時因沈韻，無所增益。唐儀鳳中，多田縣丞郭知元增之，關亮、辥峋、王仁煦、祝尚邱、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增之。天寶十載，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謬略，始加刊正，别爲《唐韻》。宋景德中，陳彭年、邱雍等奉詔重修，至大中祥符元年書成，賜名《廣韻》，世亦稱《唐韻》，然與《唐韻》實有參差，王伯厚謂《廣韻》全非《唐韻》之舊也。景祐中，詔命宋祁更正，祁與鄭戩、賈昌朝等重修，丁度、李淑典領之。其字訓皆本《説文》，至寶元二年書成，十卷，賜名《集韻》。

今韻原自《禮部韻略》。宋太宗雍熙中，詔殿中丞邱雍取《唐韻》中舉子詩賦常用者，别修《禮部韻略》，至真宗景德中，陳彭年、晁迥、戚綸等修定，仁宗景祐中，崇政殿説書賈昌朝，建言限韻闕略，致舉子詩賦誤用，命知制誥丁度、李淑、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等刊定，韻窄者十三處，許附近通用。哲宗元祐中，太學博士孫諤、蘇軾載加詳補，於

是有申明續降補遺諸書，統謂之《禮部韻》。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衢州免解進士毛晃作《增韻》，自謂精力盡在此書，擬表欲進未果，其子毛居正，又重增之。孝宗紹熙三年，江北劉淵平水氏復修《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始删併《唐韻》之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而去聲證部亦誤删焉。元至大三年，陰時夫、中夫兄弟輯《韻府羣玉》，又删劉韻之上聲拯部爲一百六部。二十九年，昭武黃公紹輯《古今韻會》，武陽熊忠因之爲《韻會舉要》，自明以來通行之，即今韻是也。

又 沈韻上平聲十五部，下平聲十五部，上聲三十部，去聲三十一部，入聲十七部，凡一百八部。《通雅》謂沈韻上去各二十九部，未知所據也。沈氏集古詩賦爲之，以時音別旁叶，以古音分部居，以字形定類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字，自謂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獨得胸襟，窮其妙旨，入神之作，蓋自負如此。隋顏之推與修《切韻》者，其《家訓》云：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切韻》，殊爲疎野。是品論諸韻家，不及於沈。豈謂沈韻獨爲優耶。唐宋碩儒，曾未異議。至元黃公紹始斥之爲吳音，周德清遂謂朋入蒸，靴入戈，車入麻，打與等，卦畫爲怪壞，皆缺舌音，然德清《中原音韻》，便優伶之脣，諧流俗之耳，原不足與論音也。

沈韻今亡。考沈約卒於梁天監十二年，而顧野王《玉篇》之成，在大同十年，計在沈後三十載，其所用反切，當無改竄。若依《玉篇》切字，定爲沈韻，雖未盡合，要勝於《唐》《廣》《集韻》之紛亂也。《遂初堂書目》載有分韻《玉篇》，今不傳。

又 古人本無四聲，《佩觿集》謂始於譬況也。齊永明中，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眺)〔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禹，善識聲韻，始著《四聲切韻》，沈約亦撰《四聲譜》，爲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號永明體。梁武帝雅不好焉。以問護軍將軍周捨，捨對曰天子聖哲是也。於是張諒、劉善經、夏侯詠、王斌，竝有四聲。隋唐以來，遵而行之。顧寧人謂沈約自作《冠子辭》，讀化爲平，《高士贊》讀緇爲去，《正陽堂宴費凱旋詩》，讀傅爲上，是約不拘四聲也。

清・姚文田《古音諧・序》 四聲既興，古音遂熄，蓋音隨時變，亦猶江河遞遷，星躔潛易，殆有莫知其然者也。《切韻》出而文字之音始一。陸法言諸人之功亦云偉矣。惜椎輪伊始，考鏡未周。自吳棫始辨古音，鄭庠、陳第以後代有發明，至今日而其旨大暢，學者苟皆舍今反古，則自李唐以下諸詩多不可讀，殆必不能行之事矣。然沿其流而罔識其源，以之讀先秦以上之書，不又病窒戾乎。楊用修博極羣書，乃於耕田鑿井之歌，疑末句哉字不諧，欲改爲我何有於帝力，不知食息則哉古音正同部也。愚謂作近體詩詞，祇當一遵今韻，至於箴銘頌誄之流，體製沿古而音韻從今，是猶圖古人之象而被以後世衣冠，可乎。

又卷首《二論古人音學有專書》 韻分四聲，起於齊梁之代。然古人亦必有專書，遭秦火而亡耳。何以明之，自秦迄東晉僅數百年，如《急就篇》《易林》司馬相如、揚雄之屬，其用韻已屢變，乃自唐虞至於周末，中更二千餘年而其音一一脗合。《詩》十五國風土各殊，下逮屈宋，越在蠻荒，乃其有韻之文具在，亦大略相同，則其必有專書明矣。里巷歌謡，矢口成文，而其音未嘗不協，此亦天籟之發於自然者。故今韻有部居，古韻亦各有部居。

清・凌揚藻《蠡勺編》卷二四《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爲部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自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自一屋至三十四乏。矩矱秩然，不可紊也。自平水劉淵，併爲一百七韻，即今世所行者。已乖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略》且謂韻學起于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宫、商、角、徵、羽，及半徵、半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即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異之士，日惟向《龍龕手鑒》《搜真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象》之音聲，效見溪羣疑之反切，舉一世而入于浮屠氏之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韻之舊，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

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刱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清・王家相《韻徵敘》　文字開于伏羲畫卦，黄帝史官倉頡作六書。六書皆歸五聲，黄帝作六律以正之。舜曰：予欲觀古人之像，予欲聞六律五聲。古人謂黄帝也。其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文王之文在《周易》，周公制作在《詩》《書》。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詞命，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孔子因之以述六經，其聲音千七百年而不變。自周以迄秦漢，去古未遠，古音未亡。東漢聲音始變，賴鄭氏重《説文》存之，自齊梁四聲韻行，而《詩》《書》《易》讀之不成聲矣。曰反曰切，凭虚擬議，莫探本原，大抵江南之音而兼西方釋典者也。他若《廣韻》《集韻》《韻畧》《韻會》，皆因人成説，無所折衷，後之人欲聞唐虞三代之音，孰從而聽之哉。

清・李汝璜《李氏音鑑序》　顔黄門稱古人音書，祇爲譬況之説，孫叔然始爲反語。韋昭《國語注》，亦間有反音，葢秦景求經後，毘佉囉法，漸入中土。自是小學家分爲四種：曰字體，曰字音，曰反切，曰書法。惟通知反切者較勘其人。

清・孫炎《韻學入門敘》　古無翻切之學，漢儒訓字，止曰讀如某而已。齊梁以下，周彦倫、沈休文諸人始言聲韻，而其書不傳。切音諸法，其權輿於神珙之三十六字母乎。宋司馬温公憫世俗之不能究心翻切，用科别清濁，以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二十四幅，譜其門法者，又有《玉鑰匙》《指南》等書，翻切之法，於斯爲當矣。顧《指掌圖》參伍錯綜，其爲説既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得，而門法諸書，又每有不詳核之憾，且人皆從事科舉之學，故其書每隱而不見，學者雖欲明翻切之學，烏得而明之。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二《第九問韻書總論》　或曰：吾聞古無韻書。或謂創自魏晉。其義可得聞乎。對曰：漢魏以來之書，但言音而未言韻。至魏左校令李登，雖倡《聲類》十篇，然亦未言韻也。其後晉之吕靜因《聲類》而撰《韻集》，於是始有韻書之稱。迨至齊，汝南周彦倫辨平仄，著《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梁沈約本彦倫之書，借《毛詩》以爲依據，參以己意，分配各韻，撰《四聲類譜》。梁陳之際，詩科漸興。隋唐以後，益重詩學。故學者莫不宗之。他如王該《音韻》，段宏《韻集》，周研《聲韻》，陽休之《韻略》，李槩《音韻決疑》，周思言《聲韻》，杜臺卿《韻略》，李季節《音譜》，僧靜洪《韻英》，張諒《四聲韻林》，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今俱澌滅無存。又鄭康成、孔安國、王肅、徐邈等有《十三經音》，戴逵、傅奕有《老子音》，李軌、王穆有《莊子音》，高誘有《淮南鴻烈音》。陸德明《釋文》云：漢人不作音，或稱鄭康成等撰詩書音者，皆後人所託也。迨唐孫愐《唐韻》及《經典釋文》出，而諸書皆廢。其後韻書疊出，如《宋史》《明史》所載，幾及百家。今世所傳者，雖有數十種之多，然盛行者，亦惟《廣韻》《集韻》《五音集韻》《古今韻會》《正韻》數編而已。又世傳《漢隸分韻》一書，不著撰人名氏，其大旨本於婁機之書。稽之《宋史》，馬居易有《漢隸分韻》七卷，卷帙亦屬相同，疑即馬氏仿《漢隸字源》而作也。又《四聲等子》，亦無撰人名氏。錢曾《讀書敏求記》，以其大旨頗類《指南》，謂即劉氏之書。然細考之，五音互異，攝字不侔，迥非一手，據熊澤民《切韻指南序》，謂非劉鑑書也。葢篇中誤附江梗二攝，及誤配宫翁二音，鑑書皆不同耳。以各家釋義言之，如僧神珙《九弄圖》，以真之盈反、盈怡真反爲反音。真之爲雙聲，真盈爲疊韻。真在真部爲正韻，盈在庚部爲真之傍韻。如見母爲正紐，則溪郡爲傍紐。溪母爲正紐，則見郡爲傍紐。若聲韻交互，謂之羅文綺錯。至温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及李世澤《切韻射標》，而立隔標、隔列、濁聲等門，僧訥菴本劉鑑《指南》之書，遂立二十門法，如通廣、就形、侷狹、振救之類，名其篇曰：《直指玉鑰匙》，其意葢以所撰爲指南之關鍵也。但《指南》於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限定於一格。至明沈寵綏又立三字切法，如西鏖烏爲蕭，幾哀噫爲皆

之類，則未免近於蛇足。初學視之，更屬茫然矣。唐李涪《刊誤》云：法言之書，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又言辨之辨，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而《廣韻》以陳爲平之清，辰爲平之濁。起爲上之清，豈爲上之濁。快爲去之清。朁爲去之濁。格爲入之清。閣爲入之濁。類如此者，不一而足，未詳何義。他如吕坤《交泰韻》，以平入二母互爲翻切，取交泰之義，所謂著述各有體裁，原可不必盡同，但以入聲亦分陰陽，則又沿翻刻中原韻謂上去入亦有陰陽之舊習矣。至於章黼《集成》，以七音分清濁而又分次音法，《廣韻》以四聲分輕清重濁法，皆不使人共解。殆一人一日之音，異人不能辨，異日不能自辨矣。韓非子云：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但繭絲牛毛之繁細，毫忽纖秒之微茫，即使極精，已屬不急，況以一人之口吻，齊千萬人之喉舌。以一隅之聲音，叶五方之誦讀，此是彼非，誰主誰從，而抱獨竝云，韻學只宜面談口授心唯，書之紙上便難分曉云云，斯亦言之過甚矣。夫切音者，乃天地自然之響應。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隨便取二字，開口皆符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確確乎不可絲毫移易。王通《中説》所謂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於呼吸，合於音律，豈非理之至乎。而後人既增門法，則鈎棘糾纏，其事反僻矣。若抱獨之言，不惟隱僻，而竝不能形之紙筆，抑何若是之難耶。敢問今時所行之韻，殆即沈韻乎。對曰：朱氏《廣韻序》云：周捨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韻，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分韻二百有六部，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爲一百七韻。據此則沈韻久已不傳。至平水一百七部之分，亦非沈韻，乃《廣韻》二百六部之併耳。然按李氏《音切譜》所列沈韻，上下平聲之韻同，各十五部，上聲三十，去聲三十一，入聲十七，共一百八部，與今時所行，而陳氏《羣碎録》謂沈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或有所據，未可知也。

又《第十問字母總論》 或曰：字書最古者惟《説文》。敢問：母與切，殆始於許氏乎。對曰：不然。自倉頡訖於漢，字有科斗、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類，體凡八變。許慎採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作《説文解字》一萬六百有奇，蓋收小篆之僅存者，而其時無所謂翻切也。《學古編》云：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説文》，救其失也。杭氏《道古堂集》謂叔重作《説文》，有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之説，或即翻切之義乎。然不可考矣。今本《説文》所列翻切，乃宋徐鉉奉詔新修時，據《唐韻》增入也。至字母之由，乃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慧皎所謂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者。孫叔然翻切，蓋本於此。許觀《東齊記事》云：古者，字無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也。及唐陽甯公與南陽釋處忠，因翻切同撰《元和韻譜》，遂爲字母之源。天竺僧不空譯文殊問經，始有字母之稱。而中音三十六母，乃始於僧守温耳。敢問：中音字母何謂也。對曰：中音字母者，即見溪郡疑三十六母也。王堯臣《崇文總目》云：唐守温所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方中履曰：此字母之有增減也。珍按舍利乃迦佉伽歹三十母，與中音見溪郡疑校之，闕複甚多，其義迥異。謂守温參校舍利，另撰三十六母則可，而謂本舍利益以六母則誤矣。介孺之説既非，中履因之，亦欠詳考。他如楊慎《丹鉛録》謂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始於梵僧，邱光庭《兼明書》謂文字之作，自古已有之，不始於太昊，皆臆斷之言耳。其後陳晉翁删照穿狀娘而爲三十二母，吴草廬删郡娘非狀知徹，而易芹圭缺羣危威，仍爲三十六母，李如真删郡定竝奉從邪狀禪匣喻知徹澄娘，而爲二十二母。新安删知徹澄娘而爲三十二母，及蘭廷秀著《韻略易通》，以東風破早梅而爲二十母，則與古法異矣。他如《金剛經》以五十字爲母，《華嚴經》以四十二字爲母，《般若經》以四十一字爲母，舍利以三十字爲母。珍不揆檮昧，謬以三十三字爲母，仍於每母總括二十二字爲訣。學者熟其一，莫不可以類推。其義雖淺，而於初學似有裨益矣。

又《第十一問反切總論》 或曰：吾聞反切肇自於魏，其義可得聞乎。對曰：鄭元註六經，高誘解《吕覽》，揚雄著《方言》，劉熙製《釋

名》，皆無反切，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耳。其間輕重清濁，有内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令人無所適從。迨魏孫氏叔然註釋經書，始隨文反切，未有成書。齊周彦倫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始有《四聲切韻》。梁顧野王《玉篇》，悉用反切，不復用直音。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書而爲《唐韻》，則大備矣。

清・阮元《十三經音略序》　海寧周君松靄，以所著《十三經音略》問序於元。詳觀其書，字必審音，音必歸母，謹嚴細密，絲豪不假反切之學，可謂精矣。但字母之法，興於叔世，來自沙門，習周君此書者，苟能沿其流而溯其源，爲力省而成功易。若溺於其流而不知得法所自，則非作者之意矣。元故悉數前聞而爲之序。夫窮經之道，必先識字，識字之要，又在審音，自古及今，道凡三變：《尒疋》爲經訓之始，其中重辭累言，依聲析義，聲近之字，則義存乎聲，雖不言音，而經音之旨，權輿此矣。漢代經師輩出，傳注諸家，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如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矢口得音，無不審其輕重清濁以函疋故，此經音之一道也。魏祕書監孫叔然紐以雙聲，拚爲反語，以音《尒疋》。維時魏武論賦有嫌於積韻之説，河南杜夔亦精識音韻，是反切興，而韻學即已萌芽。厥後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剖析五音。沈約《韻譜》、彦倫體語，研及四聲。聲音遞轉，文字日孳。音經之家，紛然四出。是非不遵師法，輕重惟其所習。迨唐陸德明循省舊音，救其不逮，譔爲《經典釋文》，古今竝録，經注畢詳，此經音之一變也。流變不已，作者愈衆，音則愈雜，譬之江河潰決，隨處隄防，斷潢絶港，皆成淵藪，日浸日深，各爲支派。故自元和以後，而釋氏神珙之説起焉。但珙所傳《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尚無所謂字母者。《三十六字母圖》一卷，乃僧守温所譔。當時雖有是術，其學不著。故唐末以至宋初，經傳字書所有反切，猶是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自宋中葉鄭氏樵、沈氏括諸家推闡其術，愈習愈精，法如牛毛，密於繭絲，用以入經，於是有新義古義今音古音之别，此經音之又一變也。然余嘗觀劉氏鑒本三十六字母爲《切韻指南》，以音聲洪細，别爲等列，各等又分開口、合口、齊齒、撮口諸呼，其説雖後人新立，而隋唐以來二百六韻之譜，轉可以此審定其部分，此又如韓昌黎所云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者耶。今周君此書斷斷持守，一以字母爲歸，又復掇拾諸家，詳審博辨，讀其書者，能由經音以攷字母，由字母以審韻譜，由韻譜而協，諸疋故而協，則聲音之道自此而通，而經學之指歸亦可自此而窺矣。

又《小學餘論叙》　古今音韻之恉有二。齊梁以前，從《説文》偏旁字原五百四十部入者，以目治者也。隋唐以後，從《切韻》、華嚴三十六字母入者，以耳治者也。目治之學，有子母，子之用，極於吴氏陳氏之古音攷，顧氏江氏之十部十三部而止。耳治之學，有經緯，緯之用，極於邵子之《皇極經世》、鄭氏之《七音略》、韓氏之《五音集韻》、熊氏之《古今韻會》、劉氏之《切韻指南》、李氏之直横圖、吕氏之《日月燈》而止。而其尋條引枝，先河後海，以蘄至於古之元音則一也。江左韻學初興，學者茫昧，上既失攷於叔重，下亦無驗於佛書。史稱王元謨問謝莊曰：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護爲雙聲，礉碻爲疊韻。而《文心雕龍》亦有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褰句而必睽之語，則其濫觴之初也。解者曰：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即字母，而韻則有輕重清濁之别。然北海劉熙譔《釋名》，其時字母未入中國，全書以聲義相取，其釋天字有舌腹言，有舌頭言，按其義例，與《廣韻》正紐倒紐之旨一轂統輻，由是引而上之至於經。《爾雅》一書，矢口即得。而《易》之咨齎涕洟，《詩》之霑發烈栗皆是，則不特詩賦家有積韻之病矣。自《玉篇》載五音九弄之圖，於是以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别等者謂之類隔，變，始覺耳目一新。其實，翻音始於孫炎，而炎爲康成弟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鄭説有鄉同言異，字同音異，及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則已啟正雙聲傍雙聲，正疊韻傍疊韻之鑰，特未確鑿言之耳。

清・秦瀛《韻徵序》　夫音之生，由人心生也。古有音而無韻。自李登以後，韻學盛行，而古人之真音亡，古人之真韻亦亡。蓋古人之音在《易》《書》《詩》，鄭司農、鄭元、應劭、服虔，皆能通其義，而尤著于許慎《説文》。其後吴棫乃取《易》《書》《詩》之韻一一叶之爲《韻補》。叶韻之説自棫始。紫陽朱子嘗取之以釋《毛詩》，并釋《離騷》，近代如邵長蘅頗取吴氏之説，而顧炎武則曰：古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協，何用

勞脣吻。四聲之分，在齊梁間，成周之世，豈知有沈約，此足以開其蔽矣。今足下謂顧氏《音學五書》尚多缺略，將據《説文》以補顧氏之缺，其《説文》之譌且缺者，據《書》《易》《尒疋》以正之而補之，庶幾十三經至楚騷韻皆可讀無不通，則古人之真韻存，而真音亦存矣。至謂顧氏明于《毛詩》用韻之法，而不知五音分韻之故，故于《易》《書》《詩》韻之未盡通者謂之方言，是猶執漢魏之韻以繩經，方闢叶韻之非仍爲叶韻藉口，足下言是也。夫漢以來，傳注多用方言，而音則僅取譬況。古今音韻之變，與時轉移。兩晉以來，華夏之敝，驅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而江淮南北且閒雜裔言，然則方言，豈盡可用以釋經哉。夫不信古人而妄有所譔述，瘨也。過信古人而茫然無所折衷，陋也。

清・安吉《韻徵・自敘》 韻學始于齊梁，成于隋唐，上古未嘗有也。故《説文》無韻字。《詩敘》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無所謂韻也。唐虞三代之音，見五經内外傳。其後《離騷》《史記》《漢書》祖述之。唐宋大家能用之，而今韻不宗之。凡學皆有本原，今韻何所本乎。今韻無本，古韻無書，韻學何從攷信。傳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徵爲五色，發爲五聲。人之爲言也，不離五聲，故曰五言。《月令》：春德木其音角，夏德火其音（敞）〔徵〕，中央土其音宫，秋德金其音商，冬德木其音羽。五聲根乎五行六气，此天籟也。黄帝制六律，龢五聲，倉頡作六書，有鰭聲，此人文也。虞帝以此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王以此攷文，周公以此制禮作樂，孔子以此贊《易》，以此述六經。此夏聲也。故自唐虞至于秦漢二千餘年，天下同聲。魏晉而後，統分南北，上不攷文，下無六藝，文物偏安江左，文人皆操南音，而四聲于是乎分焉。四聲者，大江以南之音也。又兼西土之音。是時佛教行于中國，華嚴字母四十二字，妙陀羅二合三合以成聲，切韻于是乎出焉。切韻者，華嚴字母二合之法也。四聲切韻行于天下，六書不講，五聲莫知，讀聖經如子夏除喪，鼓琴龢之而不龢，彈之而不成聲矣。

又《凡例》 韻起于《説文》之鰭聲編。鰭聲而《詩》《書》《易》以及楚騷漢文之古韻出焉。鰭聲者，鰭宫商角（敞）〔徵〕羽五聲也。五聲之名見《樂記》。

清・李兆洛《韻徵敘》 《聲類》之作始魏左校令李登，其書已亡。唐《封氏（見）聞（見）（録）〔記〕》曰：以五聲命字，不立部分，而北魏《江式傳》云：吕靜仿李登《聲類》作《韻集》五卷，宫商角祉羽各爲一篇，此稱韻之始，而如其所云，則其不主四聲可知。梁周彦倫始著《四聲切韻》，故梁武有不解四聲之語，四聲之非古，抑可見矣。切字之法，肇於反語，成於字母。字母始《華嚴經》。世所宗者，惟神珙三十六母，然各隨其人脣舌之所能及，故或多或少，紛紜莫定，以喉舌脣齒牙爲宫商角祉羽，皆附麗四聲以爲之，則與李登、吕靜之法大異。本朝潘氏，因有一母四呼之説，龍氏又有依十二律分平上去爲十二韻、依七律分七聲爲七韻之説，皆牽五音以就四聲者也。無錫安古琴先生乃一掃四聲之説而歸之五音，依《説文》諧聲爲本，旁稽《詩》《騷》及周秦諸子以爲之証，誠篤信好古不牽流俗者與。夫律由音起，韻以字成，虚實之殊，無從强合。故《四庫書提要》力闢潘氏龍氏之説，然字母所分，分於喉舌，人聲爲天地之元音，要自有其適相膠合者，特不當過爲細碎耳。李登、吕靜之書，不可復見，未知安先生之説相符與否，而其非不知而作，固可信也。嗟乎，古今之不可强同也久矣。立説不患乎無稽，而必求有益於用。四聲之法，自梁以來已深入於人之耳，而皆順乎人之心。今廢四聲，復五音，是猶廢几案而復席地，廢酒醴而復元水也。其將用之乎。然以行乎今則不足，以通乎古則有餘，是猶考古者圖尊罍，尚象者繪粉米，其將無益乎。以此讀《詩》《騷》周秦之文，吾見其聲入心通泉流脣齒也。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以入聲歸之平上去，至今讀曲者以爲宗。此編出，吾知讀周秦古文詞者以爲宗矣，抑亦無用之用也夫。

又《養一齋文集》卷二〇《聲韻問》 《詩》之爲經，有韻之文也。而《周易》《尚書》亦多有之，下至周秦漢初諸子，其文亦往往用韻，如司馬相如、揚雄之以賦名者無論，然十三經無韻字，即《説文》亦無韻字，治古文者，以六均之均字當之，深得其理矣。能爲證明之否。北魏李登始作《聲類》，分宫商角祉羽爲五篇，吕靜循其遺説作《韻集》而始有韻之名，梁周彦倫始别平上去入爲四聲著《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韻之有專書自此始。然梁武帝尚不辨四聲，則知自此以前但用五音耳。《聲類》之

爲書，體例當亦同今之韻書，故吕静因之爲《韻集》也。登書已亡，義類尚有可循者否。人聲隨乎風土，故南北不同，東西殊别，往往難於諧和。或譏沈約爲盡用吴音，得其實否。五音既可以爲韻，則亦可不必四聲矣。自明陳第發古音之端，而本朝諸儒繼述之，可謂日精而月密矣。而每於入聲分部多有齟齬。明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有平上去而無入，至今度曲者皆用之。既可用于曲，即可用於詩。陳第諸公何不竟并入聲于平上去三聲以還五音之舊之爲古音也。其理有可引申否。夫知音而不知聲者，衆庶是也。諸生含宫吐角尚爲分别言之。

又《聲韻解》　故人自爲説，家自爲學，任其口吻，狃其耳力，異喙而爭鳴者，莫有如韻書之棼然者也。以均字代韻字，以爲復古，始於顧氏，其義甚合。江氏又博證之，如《國語》之立均出度，度律均鍾。後鄭注《大司樂》之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蓋皆韻字古今之異文。韻書始李登《聲類》，繼以吕静《韻集》，皆以五音分部，而無四聲之分。周彦倫《四聲切韻》始有專書，而沈約因之。李登、吕静之書已亡，近時陳氏鱣爲之拾集採録，而《聲類》僅存字義，《韻集》以《顔氏家訓》所别清仍耕登辨其類例，而不能確知其五音部分何如，則亦無可據依。黄公紹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吴音。今沈韻已亡，而陸法言之《切韻》一本於約，而一時與法言同定者，法言家臨潼，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東，顔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皆北方之學者，公紹未之考也。古無四聲而有五音，今有四聲，而上下平歧爲二，則亦五聲。然字母之學，以宫商角祉羽定脣齒牙舌喉，而五者各有四聲矣。吴棫《韻補》有古音之説，朱子以之注經。本朝諸家研究益精，第可存其一説而無施于實用，如尊彝鼏鼒，聊存古式云耳。周德清《中原音韻》僅可施之曲調，不能用之詩篇。蓋樂與書無從相通也。協陰陽之氣而寫之，以音本乎天也。制作文字，定之以形，别之以聲，此由乎人者也。古聖造書，未嘗配以律。李登以五音命字矣，而未嘗析平仄。神珙等韻亦借音辨字，而未嘗以字定音。《夢溪筆談》謂樂家隨律命字，濁者爲宫，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祉羽。韻家則以脣齒牙舌喉定之，又有半宫半祉無從相合也。况自唐以律詩取士，最重平仄，而兖豫雍冀間尚有平仄不能别者。若去四聲而歸五音，則益無準矣。學古之士，以其餘力稽求古音，則亦可矣。施之於用，毋乃慎乎。

清・王繩《韻學指南》卷上《廣韻源流考》　虞廷《賡歌》，肇開音韻，而《三百篇》集其成，《周易》之彖象雜卦固韻，而《伊訓》之聖謨洋洋，《洪範》之無偏無頗亦韻也。《禮運》之元酒在室，《樂記》之天地順而四時當亦韻也。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鄒姜卿京，驪姬之渝羭薌臭，伯姬之盍覘償相，姬旗師邱，孤弧姑逋家虚等又皆韻也。此外如古逸《楚詞》《太玄》《易林》無不用韻，其不韻者，散體之文耳。想同文之治，成周必有成書，經秦火之後，其學失傳，至魏始有李登之《聲（韻）〔類〕》，至晉又有吕静之《韻集》，時音有五而聲未四也。自齊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撰《四聲》一卷，而《韻譜》始成。第沈以吴音一天下之音，後人不無訾議。至隋混一宇内，命陸法言同劉臻等南北八人，本周沈舊旨，共相撰集，名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部，共二百六部。唐郭知元又附益陸書而爲《切韻》，孫愐又增加刊定别爲官韻。唐代因之以取士，至宋陳彭年、邱雍重加修輯，共計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魏晉之書，至宋已亡，周沈諸韻，亦無存者。韻書之存以《廣韻》爲最古，部極精嚴，字極典確，後雖有異同，要皆本是書而增損之也。至丁度、宋祁以《廣韻》爲簡，著爲《集韻》，收字至五萬有餘。按其書浩汗，迥出《廣韻》下，且多收俗字。景祐之間，嫌其未當，命禮部修韻，乃取《廣韻》舊部而合併之，平聲三十部，上聲三十部，去聲三十一部，入聲十七部，共一百八部，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雖專爲科舉設，而字之去取，殆無或苟，名曰《禮部韻略》，宋代用之取士。紹興間，毛晃以《禮部韻畧》太簡，著爲《增韻》一書，較《韻略》增收二千六百五十五字。淳祐中，平水劉淵又併去聲之證入徑而爲一百七部，又增收四百三十六字，名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而《廣韻》漸廢。同時爲古韻之説者，則有王宗道之《韻學指元》，吴才老之《古韻補》，鄭庠之《古韻》，而惟邵子之《聲音圖》爲最當。元陰時夫編《韻府羣玉》一書，取宋新刊禮部韻又併上聲之拯入迥而爲一百六部，較毛、劉韻刊落三千一百餘字，有字極古雅而刊者，有譌字俗字而闌入者，

疎謬非一。黄公紹《韻會》一書分併依劉，箋註頗博，增字至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不爲無補於韻學，第其字次先後泥七音三十六母之説，顛倒雜揉，議者謂《廣韻》部分亡於劉，音切亂於黄，豈虚語歟。明初，樂韶鳳、宋濂等撰《洪武正韻》，删併部分，省爲七十六部，而併冬於東可也，併江於陽可乎。後以其未當，詔令劉三吾校刊黄公紹《韻會》，然書竟不行，詞人相承惟用《禮部韻略》。隆慶間，潘恩著《韻學輯畧》一書，止收八千八百字，韻依劉氏注采黄氏決擇不精，訛誤所不免也。嘉定章氏黼著《韻學集成》，遵《洪武正韻》較定四聲，分配諸韻，最有條理。至凌氏《五車韻瑞》則詳於典故，而略於聲音矣。同時爲古韻之説者，則有趙氏之《六書本義》，楊慎之《轉注古音略》，顧絳之《唐韻正》，而惟邵長蘅《古今韻略》爲得古韻之遺意。至我朝纂修《佩文韻府》一書，乃取陰氏《韻府羣玉》而增修之，補其缺略，正其訛謬，雖古韻升降未遑益所本無，而韻藻韻偶並極典雅，精切著明，可以集今韻之大成矣。

又卷下《等韻源流考》《周官》保氏掌六書以教國子。六書者，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轉注，六假借。是正聲同文，成周實開音韻之元，但時遷代異，文獻無徵，沿及西漢，其學不傳，至揚氏雄始著《方言》，許氏慎始纂《説文》，然重義而畧於音，但云讀若某而已。觀鄭氏之箋註可見也。切韻之學，起自東漢，而盛於齊梁，傳自西域，撰自釋守温，謂之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猶未也。其後得三十六字母，別以四聲，該以七音，摠於十二括，歸於十六攝，而切韻之道始備。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謂之類隔。總天下之音範圍不過，而後世字書之言音切者，胥取正焉。條理精密，誠爲學者所不可無之書。但釋氏謂此學爲小悟，而夾漈鄭氏、貴與馬氏並謂釋氏所創獲則似不然。何者。《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所司，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則蠻夷戎狄皆足以昭同文之治，成周之時，豈無其書，但經秦火灰燼之餘，文字變遷之後，其學漸微，而守温能傳之。孔子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此之謂，而不必謂創自神珙，肇自天竺也。自等韻之後，於梁則有《玉篇》，於唐則有《廣韻》，於宋則有《集韻》《類篇》，於金則有《五音集韻》，於元則有《韻會》，於明則有《洪武正韻》，其傳而未甚顯者，尚數十百家，而要以《廣韻》爲盡善，與等韻實相表裏。其餘各書，或所收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疎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若梅膺祚之《字彙》，音紐多乖，廖文英之《正字通》，反切多謬，是皆不能通等韻之書而疎於聲學者也。我朝同文盛治。詔修《字典》一書，字則主乎《説文》，參乎《玉篇》，音則依乎《廣韻》，參乎《集韻》等書，而悉合之等韻，部分班列，剔僞釐正，洵可爲萬世之法程矣。

清・方東樹《謝刻屈子正音啟》清・方績《屈子正音》卷末　樹聞音學之起，實本聲氣之原。擊轅拊缶，應風雅而感和；破斧登天，構鬼神而寫韻。天籟地籟，累吹萬之殊聲；笙均磬均，象奮雷而爲豫。輕清重濁，變出自然；喉舌齒脣，遞而相及。於是聯之以雙聲，紐之以叠韻。參差窈窕，標萬古興物之風流；燦爛錦衾，播千載懷人之雅韻。是知中天帝陛，已傳喜起之歌；何必蠻府參軍，始辨娥隅之句。夫聖不虚作六書，固曰審音而祕未全宣；兩漢惟傳讀若，設法以取之，立度以均之，反切由是而興焉，韻書因之以起矣。然而孫、劉釋音，雖精於耳學；或者馬、班作賦，仍病於聱牙。周沈以來，四聲斯顯。平上去入，固神解之朔獲；天子聖哲，彌常語所易知。由是而吕忱、孫愐，則源流祖構；李涪、沈重，或肊説滋訛。顔之推譏江南學士自爲凡例，魏華父誚魏晉俗師强立兩音。疑今韻求古韻，大輅椎輪，籃縷篳路，平心而論，吴棫之功實維稱首。特四聲互用，猶昧於不煩改字之言；即兩界相通，終未達古音緩讀之故。夫古今歙侈有異讀，然後有協句叶韻之求；省轉假借有本音，然後有字母等韻之法。要之雙聲叠韻在前，字母等韻在後。有叠韻而後人因有二百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四聲昉於六朝，不可謂古人不知叠韻；字母起於唐季，不可謂古人不識雙聲。祥符以還，韻書併省，日趨陋妄；守温而後，華梵爭辨，益屬歧旁。爰及近代，通儒崛起，陳第、顧絳始溯源而精騖，江永、戴震繼沿波而討論。本證旁證，《易》音《詩》音，並驅六經之中，獨立千載之後。其餘撰述，各足專家。莫不辨晰磽碻，讀通雌霓，蓋臻真境；自發天藏，不比狂華

徒生客慧。

清・劉逢禄《劉禮部集》卷七《詩聲衍序》 劉子成《詩聲衍條例》一卷，《表》一卷，《長編》二十六卷，序曰：譚聲音之學於今日，《三百篇》其主也，羣經傳記周秦諸子之書其輔也，《三百篇》其原也，《説文》諧聲其委也。孫叔然、李登、吕靜、徐邈之倫，諧聲之變而言韻之始也。沈約、周彦倫、陸法言之流，部韻之始準于古而變通以趍時者也。至劉平水、黄公紹之徒出，去古日遠，師心變更而言韻學者與古判若河漢，《詩三百篇》及他經傳諸子之書殆不可讀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明三山陳第椎輪於前，我朝顧、江、段、孔、莊、張諸君子相繼發軔于後，幾可以行遠登高，而三代之聲音如在天上者，乃如接于耳而應于心也。

清・徐鑑《音泝・餘論・五聲》 四聲始盛于齊梁，至隋唐以後，韻書遞增，鮮分五聲者，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始列五聲。若用以切韻射字，更覺不失圭撮，蓋平聲有陰陽，亦如仄聲有上去入也。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三《説古音》 古者六書諧聲之法即是韻學，又足証四聲不始於周沈，如從重之字鍾平聲，腫上聲，從（角）〔甬〕之字通平聲，桶上聲，痛去聲是也。竊觀《詩》《易》之韻，多四聲相爲韻者，近世之詞曲亦四聲相爲韻，此自然天籟也。《易・革卦》象傳以炳蔚君爲韻，竹汀引君威同音，証蔚與君宜相諧。又云：炳彪聲相近，讀炳如彪。竊謂今微韻字古多與今文韻同，如旂之從斤，揮之從軍。而熨從尉得音，今音如運，則蔚與君爲韻，不必煩言而解。炳字本可與君爲韻，以賓民平成人爲韻証之，可見蔚讀運，爲去聲，炳爲上聲，與君平聲爲韻，正四聲爲韻也。竹汀特爲《唐韻》所域，又堅護顧氏之説，庚青必不可通真文，故迂爲此論耳。至《豫》象以正與凶爲韻，竹汀正與中雙聲亦可叶，若雙聲可叶，則二百六部之可合爲一部矣，似爲難安也。竹汀又云：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正聖人不拘方音之証。桂林則謂此正聖人兼用方音之証也，可以兼用方音，則《豫》象以凶與正爲韻，讀凶如薰即諧協，《屯》三象之禽窮、《比》五象之中禽、《小戎》之弓膺、《無羊》之雄陵，皆用此例，其説徑捷而易明矣。《坤》六三發與大爲韻，發讀如方駕切，大讀如丹乍切，正齊魯之方音。其六四象之害韻，吴楚方音亦讀如何詫切，此説人必笑其粗淺，不知大之讀爲丹太切、丹坐切，亦不過各爲一處之方音耳。天下事在近易，而求諸遠且難者，往往如此。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又不惑於隱怪，斯得之乎。

清・牟應震《毛詩古韻雜論・論沈韻》 世知四聲始於齊梁，而不知其原於西域也。四聲者横割西域之等韻而爲之也。等韻一書。爲翻切之祖，創始之人殆亦神於音者。以三十六字爲母，統領各部之子，衝口而出，萬歧一轍。雖曰人巧，實奪天工。沈横割其首字爲平，次字爲上，三字爲去，四字爲入，自謂獨得，當時之人翕然從之。自此而後三代以上之韻不可復見，自不能不奉四聲爲鼻祖矣。

又《論古今音》 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兗豫司横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徐青踧口開脣推言之，風，放也。何休《公羊註》：伐字長言短言，皆齊人語。揚子《方言》於聲音之不同者曰古今語。郭璞註曰：語聲轉耳。然則語言之遞變本無足怪，而有同文之政以範之。故《三百篇》如一轍也。沈自矜才智，竊襲等韻自以爲獨得胸襟，窮其妙旨。厭故喜新之人盡入冥籓。然沈於一字而兩韻三韻兼收者，不過以此字曾於某字合用而連而及之，又與某字合用而又連而及之。如輔相之相，《桑柔》韻臧則與臧合收。美惡之惡，《離騷》韻固則與固合收，非如後人作何解則讀平，作何解則讀上，讀去，讀入也。故吾謂自沈韻行而三代之音亡，自後之講解家行並沈約之韻亦亡。

或問古音遵行已久，沈約以一人之力舉天下不齊之口而盡變之，勢所不能。曰：沈不能變天下人之口而能變天下人之目，目變而口隨之變。兩漢以前識字皆師承口授，師未授者不可得而讀也。自《切韻》行，人以《切韻》爲師，於識字甚便。一再傳後皆《切韻》衣鉢，不期變而自變矣。也讀矣，者讀諸，漢以前音也。自沈韻行而一變，也讀訝，者讀喳，元以前音也。自《中原音韻》行而又一變。今去沈約千五百年，有未能變者，皆口頭習語。父傳子授，家喻户曉之音也。六呼溜，肉呼柔，溺呼鳥，合呼閣，藥呼烏教，加呼孤阿，皆古音也，而斥爲土語咕嗶之聲。

偶與切音未符，相與非笑之。故言韻愈精，去古韻愈遠也。

清・錢寶琛《韻辨一隅序》 韻書肇於隋陸法言之《切韻》。唐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因法言之書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宋大中祥符元年陳彭年等因法言韻就爲損益，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景祐元年詔宋祁等刊修《廣韻》，而丁度李淑典領之，書成賜名《集韻》，此唐宋以來韻書相承之舊也。自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丁度所修《禮部韻畧》頒行，其韻窄者凡十三處，令附近通用。《宋・藝文志》所載景祐《禮部韻畧》五卷是也。宋時韻書，《集韻》最稱詳贍，而《禮部韻畧》專爲科舉之用，固非韻書之大全。而今世所傳者，則又毛晃所增注於紹興年間者，與《廣韻》已頗有不同。然自唐以來，二百六韻之部分具在也。迨理宗淳祐壬子平水劉氏淵始併二百六韻爲百七韻，所謂劉氏《平水韻》者是矣。嗣是而降，《韻會》《正韻》諸書踵之而作。本朝因前代之舊，著爲功令，凡大小試，悉遵用之。蓋欲學者芟繁就簡，易於循習故爾。但其間一字而數韻互收，一韻而兩收三收者，有四聲展轉相承者，聲韻各殊，訓釋互異，學者固不勝其疑義焉。我國家經學昌明，名儒輩出，其於音韻之學亦各有成書，若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聲韻考》、段氏《六書音韻表》、孔氏《詩聲類》、洪氏《漢魏音》等書，類皆力抉古學，達文字之恉歸，探聲音之祕奧，於二百七韻之字，未有爲之派析區分者也。嘉定諸君稼軒，問學賅富，鉤貫羣言，凡今韻中字同而韻義各異者，臚而陳之，表而出之，譔《韻辨一隅》八卷，補遺一卷，君之用心抑可謂勤矣，承學之士，因宜家置一編，用資考訂，洵足以擴充見聞，而臨文拈韻，庶不至茫昧多歧，承襲謬誤。其嘉惠後學之功，豈戔戔云乎哉。學者苟從是而進求之，審異以致其同，沿流以溯其原，繇今音今義以求之於古，則謂是書爲考古者之權輿亦可矣。

清・謝元淮《碎金詞韻・論例》 韻字以同反切一字領之，各以聲從，始孫愐《唐韻》，其後宋修《廣韻》、黃公紹《古今韻會舉要》皆因之。

又《詞例》 字分宮商角徵羽五音，從黃氏《韻會舉要》。其詳分陰陽及陰陽通用，則從元燕山卓從之《中原音韻類編》暨明吕坤韻，是其實皆本諸宋司馬文正公之《切韻》也。其入聲字作平上去三聲，則從元周德清《中原音韻》。

清・安念祖《韻徵跋》 古無韻書而韻不譌，四海皆準，天下同文。秦漢而下，聲音遞轉。魏晉以降，競尚詞賦。守一隅之見，韻書作而古音遂失。拘今韻者無以讀古人之書，談古韻者徒以駭俗儒之聽，皆不辨五音而分四聲之所致也。四聲辨自六朝，後世音屢變而無定，五音辨自唐虞，至戰國歷二千餘年天下同聲，是知五音不可紊，而四聲無足據矣。

清・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四《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之不同，又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籟，自鰪律吕。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即韻書也。自漢末魏初，孫叔然掔《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於吕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於沈約，《切韻》撰於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別無適從矣。然二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當時以意羼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恭字注云：陸以恭蚣縱等入冬韻，非也。此以意羼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爲一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爲一百六，則微特豁於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音而并不可得。豈非重牲以賜繆哉。夫《虞書》熙起無平上，《周南》芣苢無去入。昔梁武帝聞周捨天子聖哲之對，迄未信用，不爲無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紐圖，舍利之字母三十守温變爲三十六，凡末流之踵事鉥析，更無論矣。

清・孫同元《今韻三辨・總叙》 古文言音不言韻。韻字始見於陸機《文賦》。韻書始作於晉吕忱弟靜，倣魏李登《聲類》分宮商角徵羽爲五篇，嗣齊周彦倫著《四聲輯韻》，梁沈約繼著《四聲韻譜》，自謂獨得胸肊，窮其妙旨。然《隋書・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則四聲非始於沈約矣。且與約同時著作尚有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皆爲齊梁閒人，并不獨周彦倫之《四聲輯韻》也。隋陸法言等撰《切韻》，唐孫愐以爲謬略，大增字數，分部二百有六，更名《唐韻》。宋陳彭年、邱雍重修，復減字數，易名《廣韻》。世以爲《廣韻》

即《唐韻》者，非也。景祐初，又詔宋祁等重加刊修，丁度、李淑詳定，書成，字數更增於《切韻》，名曰《集韻》，今僅存《廣韻》《集韻》，而前韻書盡廢。景祐四年，又詔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爲應舉詩賦悉遵之，止收九千餘字。紹興末，毛晃增入二千餘字，名《毛氏增修禮部韻略》。淳祐十二年，平水劉淵又增四百餘字，并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元初，黄公紹又增六百餘字，名《古今韻會》，元時又有陰氏兄弟時中、時夫著《韻府羣玉》，部分依劉氏，删并上聲之拯部，存一百六部，字較劉氏删減三千有餘。明太祖詔宋濂等刊修《洪武正韻》，删并部分省爲七十六韻。濂等又奉敕校刊《廣韻》，遵《洪武正韻》分合，例注則仍舊，然書竟不行。惟平水劉淵韻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而經陰氏删并，已失其舊。惟康熙五十年聖祖仁皇帝刊定《佩文韻府》，芟繁補闕，至精至當，實集韻學之大成，以爲應舉定本。

清・趙似祖《毛詩辨韻・論例》　平上去三聲古皆不分，至齊中書郎周顒始創爲四聲，以平上去與入聲並分之，而其後沈約、張諒、夏侯詠、劉善經輩皆有《四声》傳世，然當時仍不肯用，故沈約作《四声譜》，梁武非之。《庾肩吾傳》亦稱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爲文始用四声，而反拘聲韻，深以爲病。若隋後盛行四声，原祇爲律文設耳。若古則仍合三聲，不分平仄，世嘗稱詞備三声，曲備四声，而不知實始於詩。

清・鄒漢勛《五韻論》卷上《廿聲卅論》　一論反語紐字圖爲廣韻所循守

《顔氏家訓》孫炎然糞《尒疋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兹厥後，音韻蜂出。陸氏《釋文》古人音書，止爲譬况之説，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氏《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方爲音，魏祕書孫炎作反音。《封氏聞見記》周彦倫好爲體語，因此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夫欲先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宫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糞立紐字之圖，按反語爲紐字之祖。紐字圖又《廣韻》之所循守，紐字之圖，當即隋書所云《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者也。

又　五論切韻不本于字母並不本于涅槃

《通志・萩文畧・小學類・音韻》：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圖》一卷。鄭夾漈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横，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臣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玉海》：《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温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粪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由是攷之，則三十六字母粪自唐僧舍利，成于唐僧守温也。其人似在神珙前，神珙則五季宋初人也。三僧要皆在陸、孫、陳三人之後，兩僧因韻製字母，非陸、孫諸人因字母製韻，則斷然無疑者。推韻之所由來，周、沈以古五音同紐，剖而爲四，始分平仄便于文章，其聲切而不浮，謂之《四聲切韻》。顔、陸諸人崇而尚之，因有《切韻》之書。司馬温公守《切韻》而不尚《唐韻》，因作《切韻指掌圖》以坿於《集韻》，此《切韻》之源流也。夾漈謂切韻之學起自西域，將謂周、沈本舍利耶，抑謂周、沈本婆羅門耶。謂本舍利則舍利在周、沈之後；謂本婆羅門則《婆羅門書》今已不傳。其可言者，一則元和閒所譯之《華嚴四十二字母》，縱列十四字，首尾重一字，實十三字者。一則《涅槃經》所謂字音十四字，比聲二十五字者。《華嚴四十二字圖》具在，試以《廣韻》《説文大徐音》、小徐《韻譜》一一校之，其不合者正多。而四十二字叢脞無緒，雖有善説者，不能爲之疏通證明矣。謂韻之秩然有條理者本之於此，誰信之乎。若《涅槃經》則稍有條理矣，然以二十五字判爲五聲，每二字爲一聲，忽于第三第四重一字，此何法耶。而中人之韻則二十字較然不亂。《涅槃》雖在前，恐周、沈諸人尚不肯本之，況周、沈之書，導自李左校、吕安復，源流炳然，豈本于《涅槃》耶。又推而上之，左校以《聲類》名書，攷鄭康成于《周禮・序官・薙氏》注言類，于《詩・小雅》棘鞘箋言聲。左校之淵源雖不可考，以此證之，應與作反語之孫炎然同一本矣。然尚得曰《涅槃》可在康成前。又推而上之，許叔重注《淮南》，其音字有舌頭、閉口、急氣言之、緩氣言之等語，今藏本特詳，有此等語，而首題叔重姓名。世傳本注雖同，而此等繁重之言一字

無之，則高誘之書也。又以藏本音校之《說文》，無一不脗合。洪稚存謂《淮南》音是許音，洵可依據。則康成之所自出也。許未重、鄭康成平生不一語涉及浮屠經，豈襲《涅槃》耶。又推而上之，則緯書有聖人承天，立五均之文，《周官·大司樂》有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均即韻，五均即五韻也。則其來遠矣，殆與製字俱起也。西竺人能守之者，則爲作《悉曇章》之婆羅賀磨天，而實叉難陀舍利不與也。中人能守之者，則有許未重、鄭康成、劉成國、孫未然、李左校、吕安復、周彦倫、沈休文、釋靜洪、陳庭堅、孫司法，而邱李丁馬諸公不與焉。夾漈故昧昧也，然其説盛行于宋元明之數百年中，則又不得不辨。鄭云中華之韻只彈四聲，則未然以下反語何爲耶，《廣韻》中之得紅切又何爲耶。《廣韻》紐字之法井井有條，一字不妄，豈止彈四聲者。所知聲音之二字，宋以後反易之古無四聲之時，謂氏卬上去入爲五音，喉舌脣齒爲四聲，遞柝之爲八聲，爲二十聲而止。夾漈不能道古以聲爲音，以音爲聲，無害宏旨，然其意謂古人知音而不知聲，有縱而無横，則古所云雙聲即夾漈所云音也，古所云舌頭、《淮南》注、《釋名》。舌腹、開脣、合脣《釋名》。何以非夾漈所云音乎。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自《聲類》《韻集》以來，何書不然，區區三十六字母，《七音略》始能明備，人孰信之。三十六字母本出于韻，而《七音略》又全録三十六字母，其有媿于述作甚矣，而欲誇示來禩，能勿汗顔乎。三十六字母之舛分妄配，則逐條有辨，兹不備及。

又　九論華嚴字母不如中土所傳之美備

《隋志》：《婆羅門書》一卷。又云：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按此似即《一切經音義》所云：《悉曇章》，婆羅賀摩天所作者，《大般涅槃經》所引文字品字音十四字，殆即是矣。佛家謂外道爲婆羅門，或中土傳至于彼，彼謂之婆羅門也。近見嘉慶中一北士撰論韻之書中，有陳思王作四十二契之語。又云，梵經言字母彼先無之，自中土展轉傳去。不知説何所本。元和中實叉難陀所譯當即其書，而非《隋書》所云者。兩書皆十四字，其法于此偶同。攷其十四字，實十三字，如等韻之有攝焉，而非字母，其横列四十二字，乃字母也。重複庞雜，本無足數，第即淵源，而論中土之反語。聲類起于孫未然、李左校，未然之學本之鄭康成。康成于《周官·序官》有同類之説，于緜韐箋言聲，而醫豐（槃）〔槃〕求諸字補《説文》者不一而足，則鄭君亦深于小學者也。左校之書名以《聲類》，殆舉《説文》之言某聲某聲，一歸之五韻之類，則其學亦本于鄭、許也。左校之書雖不傳，而《廣韻》即其嗣法，大徐之《説文》音即《唐韻》之贅餘，小徐之《説文譜》，又《切韻》之委形。綜錯以求，參伍以稽，于字母實爲二十字，無四十二之法也。許君之箸《説文》、注《淮南》，如急言，籠口、舌頭、及某聲某聲之説不一而足，倘無成法，何以言之鑿鑿如是。聖人承天立五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樂記》言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从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素問》言人聲應五音十二律，則韻法之由來久矣。而百度之説尤合于聲，乘五音之數，度即句度、音度之度。句度即句讀，音度即音讀。涅槃之法不過相近，知四十二之無根據久矣，又奚論三十六哉。

清·陳澧《切韻考》卷六《通論》

古人音書，但曰讀若某、讀與某同，然或無同音之字則其法窮，雖有同音之字而隱僻難識，則其法又窮。孫叔然始爲反語，以二字爲一字之音，而其用不窮，此古人所不及也。

《顔氏家訓》云：孫叔然掊《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自兹厥後，音韻鋒出，此所述音韻之學出於反語，而溯源於孫叔然所掊，最爲明確，後儒亦無異説。至鄭漁仲《通志·藝文略》始謂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此但知西域字母之學耳。顔之推博極羣書，且歸心於佛氏，《家訓》有《歸心篇》，盛稱佛教。若反語出於佛書，必無不知之理。惟沈存中《筆談》有云：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漁仲之説，實依倣於此。然《筆談》溯源於沈約，其言梵學入中國，乃在沈約之後，當指後來梵僧入中國者言之，如吕維祺《音韻日月燈》所稱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者耳。《筆談》又云：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凡三十六，可見沈存中所謂切韻之學，指字母而言之也。自漁仲之後，多誤於其説者，如《直齋書録解題》云：反切之學，自西域入於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學詳焉。此尤與《筆談》之説相反，其誤甚矣。謂字母起自西域則是也，謂反切之學起自西域則誤也。鄭漁仲、陳直齋，皆未之辨耳。

紀文達公云：戴東原《聲韻考》於等韻之學以孫炎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説，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與余存吾太史書》。文達此説亦本於鄭漁仲，其謂反切爲等韻之學，則尤不可不辯也。自魏晉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無所謂等韻。唐時僧徒依倣梵書，取中國三十六字謂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國反切韻書爲四等，然後有等韻之名，詳見《外篇》。溯等韻之源，以爲出於梵書可也，至謂反切爲等韻，則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韻在後也。顧亭林《音論》云：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引沈存中、鄭漁仲所云：何不爲盍，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者焉爲旃以證之。澧案鄭漁仲既知此，則亦知反切之語非起自西域矣。又考得蒺藜爲茨，不律爲筆數十條以證之，其語皆出於周秦時，豈在漢明帝之後乎。錢辛楣《答問》云：《詩三百篇》興，而雙聲之祕大啟，乃謂始於西域，豈古聖賢之智乃出梵僧下耶。又云自《三百篇》後，司馬長卿、楊子雲作賦，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語。錢氏之説，尤可釋紀氏之疑矣。《四庫總目・玉篇提要》云：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於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案此提要蓋非文達之筆，其説公允矣。○姚姬傳《惜抱軒筆記》云：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原本婆羅門之字母，此尤武斷，不必辯。

《顔氏家訓》所云魏世反語大行者，顔師古《漢書注》引孟康、如淳、蘇林，皆有反音，是其證也。其云厥後音韻鋒出者，同時李登已作《聲類》，李登，魏左校令。見《隋書・經籍志》。此音韻鋒出之最先者，蓋有反語則類聚之，即成韻書，此自然之勢也。邵二雲、畢秋帆作《漢魏音》，説亦據辟綜《兩京賦注》，韋昭《國語注》皆有反音，以證孫叔然之説當時盛行。見洪稚存《漢魏音》。然則不但行於魏，且行於吴矣。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見《三國志・王肅傳》。辟綜從劉熙學，《三國志》本傳。劉熙蓋亦鄭康成門人。《程秉傳》云：逮事鄭康成，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綜與叔然師友，淵源同出一家，故綜得傳叔然之學也。韋昭與綜之子瑩同撰《吴書》，本傳。蓋又得綜之傳者，且昭自言見劉熙《釋名》信多佳者，乃作《辯釋名》。本傳。《釋名》以雙聲疊韻爲訓詁，正與反語之學相通也。反語既行於吴，故後來江左諸儒音韻之學甚盛，《經典釋文》多采其反切。鄭漁仲乃云：江左之儒，失立韻之源，此真謬説。江左諸儒之學，其源自出於孫吴，何失之有。漁仲未之知耳。

孫叔然立法之初，謂之反，不謂之切。其後或言反，或言切。《顔氏家訓》云：徐仙民《毛詩音》反騶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又云：河北切攻字爲古琮，據此則東晉及北朝已謂之切矣。顔氏又云：陽休之造《切韻》。《梁書・周顒傳》云顒著《四聲切韻》，此又《切韻》之名在陸法言以前者。陸氏書既名《切韻》，則必言切，不言反。《經典釋文》多引《切韻》，如《舜典》讒説《切韻》仕咸反。殄，《切韻》徒典反。《釋文》之例，言反不言切，故改切爲反耳。唐元度《九經字樣》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此元度自言其著書之例。戴東原《聲韻考》引此謂唐季避言反而改曰切，蓋未詳考也。《九經字樣》所謂但紐四聲者，如鬱字音氳入，刊字音渴平是也。非但不言反，且不用切語。《廣韻》拯字注云：音蒸上聲，即此例也。

封演《聞見記》云：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有平上去入之異。錢辛楣《養新録》疑體字。澧謂體語蓋即切語，不必疑也。《北齊書・徐之才傳》云：尤好劇談體語，是南北朝皆有體語之名也。

又　韻書分部，用東冬鍾江諸字以爲標目。若雙聲之分類，則唐末僧家始有字母，字母未出之前，儒者傳習切語之學，以何者爲雙聲之標識乎，必以切語上一字矣，切語上字，凡雙聲皆可用。今考《廣韻》切語上字四十類，每類之中常用者數字耳，合四十類，常用者不過百餘字。此非獨《廣韻》切語常用之，凡隋唐以前諸書切語皆常用之，孫叔然《爾雅》音今見於《釋文》者數十條，《釋詁》胎大才反，筠都耗反，昄方滿反，頗五果反，圮房美反，來七代反，台羊而反，摯子由反，沱虚乞反，妥他果反，隳虚貴反，咡許器反，儴如羊反。《釋言》敉敷是反，光今本《爾雅》作柲，古黄反，還徒答反，迭今本作遆，吾補反，耄他結反，恨今本作很，户墾反。《釋訓》僊亡崩反，亡冰二反。《釋器》繴芳麥反，絢九遇反，凝今本作冰牛烝反，辨蒲莧反。《釋樂》巢仕交，莊交二反，又徂交反。《釋天》著直略反。《釋地》陘於于反，底今本作祁，之視反，壓居衛反。《釋丘》沮辭與，慈吕二反。《釋水》瀾許廢反，溪苦穴反。《釋草》葽他忽反，荽於爲反，萎人垂反，薟徒南反，苺居筠反，攘居郡反，蘜苦圭反，蓄去貧反，蕫力朱反。《釋木》杼昌汝反，臧子郎反，檄七各，七路二反，賁苻粉反。《釋蟲》蜮甫尾反，蜱子逸反，貜户各反，朾丈耕反。《釋鳥》鶨勅亂反。《釋獸》寓五胡，魚句二反。《釋畜》騜犬縣反，猝今本作駾，汝均反。其切語上字即《廣韻》常

用之字，可知此等字實孫叔然以來師師相傳以爲雙聲之標目，無異後世之字母也。吕維祺《音韻日月燈》云：古人作切，有常用切脚者，若熟記之，亦翻切捷徑也。吕氏此説與古法暗合，但以爲捷徑而未悟爲坦途耳。袁子讓《字學元元》亦有古人常切字一條，江慎修《音學辨微》亦有之。○澧嘗欲取孫叔然以後、陸法言以前四部羣書之切語鈔集分韻爲一書而未成，附記於此。

徐鼎臣校《説文》附《唐韻》音切，徐楚金爲《説文韻譜》用《切韻》音切，皆篤守古法。《説文繫傳》朱翺爲反切，則不用《切韻》《唐韻》矣，其切語上字尤多爲古人所不用，如天字聽連反，帝字的例反，下字霞假反之類。可見其時爲切語之學者，不復以常用之字相傳也。《集韻》亦不用《廣韻》舊切，然切語上字多爲《廣韻》所常用，殆猶有未失其傳者乎。

又《東塾讀書記》卷一《小學》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之意，惟欲今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説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爲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即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清・莫友芝《韻學源流》 音韻之道有三：曰古韻，曰今韻，曰反切。

古韻者，皆造字之本音也。古無韻書，亦無韻字，韻字始見於晉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韻。徐鉉《説文新附》：韻，和也，從音，員聲。裴光遠云：古與均同，未知其審。按秦漢以上，言音不言韻。《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爲宫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宫商上下相應。是此所謂音，即今之所謂韻。魏李登著書，尚名《聲類》，晉吕靜仿其法，始名《韻集》，亦韻字出於晉之一證。蓋古唯用均，《文選・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韻字。引《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裴説當本於此。而劉勰有魏武論賦，嫌於積韻之語。又似建安黄初即有此字，殆勰引魏武語用今字耳。《晉書・律曆志》云：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和韻即和均也。《宋書・律曆志》云：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杜夔依爲律吕，故致失韻。失韻即失均也。楊慎曰：李善注傅毅《舞賦》、繁欽《與魏文帝牋》，並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晉灼《子虚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唐書・楊收傳》曰：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猶言一韻一聲也。

説古韻者謂其天籟自合，固也。然古者小學教六書，六書之諧聲即韻也。故自虞廷《賡歌》迄三百篇，時更四代而其韻脗合，豈非書同文，保氏之教修耶。孔子贊《易》，其韻始與《詩》微異，屈原作賦，多同《易翼》，可知周末之韻已自爲一科矣。況更漢晉南北朝以至隋唐，其聲讀轉易，安可窮詰。自沈重《毛詩音義》始爲叶韻之説（見《經典釋文》引），後顔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並襲用之，後人遂至以叶韻爲隨意轉讀之法，而不復知爲本音矣。陳第《讀詩拙言》曰：説者謂自五胡亂華，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而河淮南北，間雜夷言，聲音之變，或自此始。然一郡之内，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轉，繫乎時者也。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隸，凡幾變矣，音能不變乎。所貴誦詩讀書，尚論其當世之音而已。知言哉。唐陸德明於《燕燕》之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其於《召南》華字，注云古讀華爲敷，是陸氏固顯言古人音讀及今韻古韻之不同矣。雖用徐邈、沈重諸人合韻、取韻、協句之説，而大致就《詩》求音，與後人漫從改讀，名之爲協者迥殊。後此韓愈、柳宗元爲詩歌銘贊時，仿用一二古韻，以表異其文章而已。

其作專書以明之者，自宋吴棫始。後來舛戾無根之説，亦自棫開之。棫所著有《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等書，悉爲古音而作。徐蕆爲序曰：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謡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因以貍得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因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痏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糜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

服見於《詩》者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見於《詩》者十有一，皆當爲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雖無他書爲證可也。可謂探原之論。

棫《詩補音》凡十卷，見陳振孫《書録解題詩》類，今不存，存者《韻補》五卷。振孫又謂：朱子注《詩》，用棫之説。則就《集傳》音讀，可見崖略。王質《詩總聞・苕芣篇聞音》曰：采，此禮切。有，羽軌切，亦作云九切。《詩》無用云九，與《關雎》友同。今從吴氏。是質書亦多用其音，可以參究。而世謂朱子所據即《韻補》者，非也。考《集傳》，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騶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紅反。《漢廣篇》廣音古曠反，泳音于誑反。《緑衣篇》風音孚愔反之類，爲《韻補》所遺者，不可殫舉。《兔罝篇》仇音渠之反，以與逵叶，《韻補》乃據《韓詩》逵作馗，音渠尤反，以與仇叶，顯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語録》稱棫音務爲蒙，音嚴爲莊，《韻補》有務無嚴。周密《齊東野語》稱朱子用棫之説，以艱音巾，替音天，《韻補》有艱無替，是皆朱子不據《韻補》之明證。蓋棫《詩》音《楚辭》音，皆據本文推求古讀，尚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

《韻補》就《廣韻》二百六部，注古通某、古轉聲通某、古通某或轉入某，而泛取旁搜，無所持擇。所引書五十種中，下逮歐陽修、蘇軾、蘇轍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墳》，旁及黄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牴牾百端。其於韻部之上平，註文殷元魂痕通真，寒桓删山通先，下平忽註侵通真，覃談咸銜通删，鹽沾嚴凡通先，上聲又註梗耿静迥拯等六韻通軫，寢亦通軫，感敢琰黍豏檻儼范通銑。去聲又註問焮通震，而願慁恨自爲一部，諫襉通霰，而翰換自爲一部，勘闞通翰，艷椻斂通霰，陷鑒梵通諫，割爲三部。入聲又註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曷末黠戛屑薛葉怗業乏通月爲一部，顛倒錯亂，皆亙古所無之臆説。然而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没也。

是後繼之者，則有程迥之《音式》，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爲説，所見較棫差的，今已不傳。元戴侗亦明斯理，其言曰：經傳行皆户郎切，未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見所撰《六書故》中。

至明楊慎，撰《古音叢目》《古音餘》《古音附録》四種，又撰《古音略例》《轉注古音略》，皆瑕瑜雜糅。慎《叢目》等四書，雖各爲卷帙，而核其體例，實本一書，特以每得數卷即出問世，故標目各别耳。觀其《獵要》，東冬二韻共標，鞠朋衆務調夢窗誦雙明萌用江十三字，與《叢目》東冬所標全複，與《古音餘》東冬所標亦複五字。是其參差互出，即隨手成編未歸畫一之明證也。其書皆倣吴棫《韻補》之例，以今韻分部，而以古音相協者分隸之。然條理多不精密。如《周易》渙六四丘思韻，无妄六三災牛韻，《繫辭》易知簡能韻，以丘古音期，牛古音尼，能古音奴來切也。慎于《叢目》支韻丘字下但註云《詩》，牛字下但註云《楚辭》，能字下並不註出典。又《繫辭》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慎于《叢目》五歌韻内，知宜字之爲牛何切，下註云《易》，而化之爲毁禾切，則但註云見《楚辭》。此類皆不求其本，隨意捃摭。又古音皆其本讀，非可隨意諧聲，輾轉分隸。如江韻之江窗雙控四字，《獵要》皆收入東韻，是也，而《叢目》又以東韻之紅、冬韻之封龍三字收入江韻。考《易・説卦傳》震爲雷爲龍，虞翻、干寶並作駹。《周禮・巾車》：革路龍勒註：駹也，駹車故書作龍車。《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書作龍。則駹本音龍，以在東韻爲本音，不容改龍以叶駹。封與邦通，邦之古音諧丰聲。紅與江通，江之古音諧工聲，亦以東冬爲本韻，不得改封紅以入江也。蓋慎博洽過陳第，而洞曉古音，根柢則不及，故蒐輯古書頗該備，而位置失所，節取可也。

其《古音略例》，亦與前四書相輔。其書取《易》《詩》《禮記》《楚辭》《老》《莊》《荀》《管》諸子有韻之詞標例，若《易例》：日昃之離。離音羅，與歌嗟韻。三歲不覿。覿音徒谷切，與木谷韻。並受其福。福音偪，與食汲韻。吾與爾靡之。靡音磨，與和韻，頗與古韻相合。他如《嘒彼小星》篇，昴舊叶力求切。慎據《史記・天官書》徐邈音昴爲茆，下文裯音調，猶音摇。今考郭璞註《方言》：裯，丁牢反。《檀弓》：咏斯猶。鄭注：猶當作摇。則二音實有所據。慎又謂：吴棫于《詩》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勞必叶音僚；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歎必叶他涓

切；出自北門，門必叶眉貧切；四牡有驕，驕必叶音高。不思古韻寬緩，如字讀自可叶，何必勞脣齒，費簡册。其論亦頗爲得要。至如《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慎據《韓非·解老篇》改夸爲竽，謂：竽方與餘叶，柳子厚詩仍押盜夸，均誤。今考《説文》：夸，從大，于聲。則夸之本音之作枯瓜切明矣。故《楚辭·大招》：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集韻》：姱，或作夸。又《吴都賦》：列寺七里，俠棟楊路。屯營櫛比，廨署基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是夸與餘爲韻，正得古音，而慎反斥之，殊爲失考。又《易》：晉，晝也，明夷，誅也。慎謂：古誅字亦有之由切，與晝爲韻。孫奕改誅爲昧，昧叶音暮，殊誤。今考《周禮》：甸祝禂牲禂馬亦如之。鄭讀禂爲誅，則慎説似有據。但晝字古音讀如註。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内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又《易林·井之復》，晝與據韻。《井之渙》，晝與故韻。《渙之蠱》，晝與懼韻。則晝古不作陟救切可知，何得舍本音而取誅之别音爲叶。他若《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慎讀誅爲之由切，而不知侯之古音胡，正與誅爲韻。又《易林》：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慎讀務爲蝥，綸爲鉤。不知綸古音倫，正與務爲韻。蓋其文由掇拾而成，故其説或離或合也。

其《轉注古音略》，則以一字轉數音者爲轉注，引《易疏》賁有七音以發其例，謂：學者知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猶知二五而不知十。其實六書轉注，自在訓詁中别有本義，與叶韻之説渺不相涉，而慎移而一之。趙撝謙《六書本義》言轉注，其説亦同。此自明代一時枝梧之説，不足深辨。惟就以言古音，引證頗博，足資考據。而所言轉音，如四江之釭字，《説文》：從金，工聲。窻字，《説文》：從穴，悤聲。則釭讀工，窻讀悤，皆其本音，無所謂轉也。又如二冬龍字，引《周禮》：龍勒雜色。謂：當轉入三江。不知《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云：龍當爲尨。而《左傳》：狐裘尨茸。即《詩》之：狐裘蒙戎。則尨當從龍轉，龍不當作莫江反也。又如蒸韻之朋字，慎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謂：當轉入一東。不知弓古音肱，有《小戎》《采緑》《閟宫》《九歌》諸條可證，則弓當從朋轉，朋不當讀爲蓬也。蓋昧于古音之本而欲齊以其末，豈有不失乎。

至陳第繼之撰《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于是古音之道，榛蕪悉闢，乃一洗向來轇轕之説，蓋十得八九矣。其《毛詩古音考》大旨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即古人本音，非隨意改讀，展轉牽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偪之類，歷考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謡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于是排比經文，參以羣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証者，他經所載以及秦漢以下去《風》《雅》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鉤稽參驗，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爲蘇之類，不知古無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爲漢魏以下之轉韻，不可以通三百篇，稍爲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徵，典必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音者，蓋相去萬萬矣。其《屈宋古音義》以《楚辭》去風人未遠，亦古音之遺。乃取屈原《離騷》等二十五篇，去《天問》，又取宋玉《九辯》《招魂》，益以《高唐》《神女》《風》《好色》四賦，共三十八篇。其中韻與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與《毛詩古音考》互相發明，惟每字列本證，其旁證則間附字下，不另爲條，體例小異，以前書已明故也。

至國朝，顧炎武因而精之，著《音學五書》及《韻補正》。江永又因炎武書而益精之，撰《古韻標準》。于是古音之道，揭日月而行，後有作者，雖更小有密於二家，亦其支流而已。五書：一曰《音論》，上卷分三篇：一，古曰音，今曰韻。二，韻書之始。三，唐宋韻譜異同。中卷分六篇：一，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二，古詩無叶音。三，四聲之始。四，古人四聲一貫。五，入爲閏聲。六，近代入聲之誤。下卷分六篇：一，六書轉注之解。二，先儒兩聲各義之説不盡然。三，反切之始。四，南北朝反語。五，反切之名。六，讀若某。共十五篇，皆引據古人之説以相證驗。中惟所論入聲，變亂舊法，未爲甚確，餘皆元元本本，足以訂俗學之譌，蓋五書之綱領也。惟其書成時，舊本《集韻》與别本《廣韻》皆

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異同由於陳彭年、丁度。又，唐封演《聞見記》，其時亦未刊行，故亦不知唐人官韻定自許敬宗。然全書持論精博，發明古義，則陳第之後，炎武屹爲正宗也。二曰《詩本音》，即主陳第詩無叶韻之説，但即本經所用之音互相參考，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每詩皆全列經文，而註其音于句下，與今韻合者註曰：《廣韻》某部。與今韻異者即注曰：古音某。大抵密于陳第而疏于江永，故永作《古韻標準》，駁正此書頗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以來，隨意叶讀之謬論，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鉅。當以永書輔此書，不能以永書廢此書也。三曰《易音》，即《周易》以求古音。其音往往與《詩》不同，又或往往不韻，故所註凡與《詩》音不同者皆以爲偶用方音，而不韻者則闕焉。考《春秋傳》所載繇詞，無不有韻，説者以爲《連山歸藏》之文。然漢儒所傳不過《周易》，而《史記》載大橫之兆，其繇亦然，意卜筮家別有其書，如焦贛《易林》之類，非《易》之本書。而《易》之本書，則如周秦諸子之書，或韻或不韻，本無定體，其韻或雜方音，亦不能盡求其讀。故《彖辭》《爻辭》，不韻者多，韻者亦間有，《十翼》則韻者固多，而不韻者亦錯出其間，非如《詩》三百篇，協詠歌，被管絃，非韻不可以成章也。炎武于不可韻者，如《乾》之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謂義相承則韻亦相承之類，未免穿鑿。又如六十四卦《彖辭》，惟四卦有韻，殆出偶合，標以爲例，亦未免附會。然考核精確者，則于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爲旁證焉。四曰《唐韻正》，以古音正《唐韻》之譌。書首有《凡例》曰：凡韻中之字，今音與古音同者即不註，其不同者，乃韻譜相承之誤，則註云古音某，並引經傳之文以證之。其一韻皆同而中有數字之誤，則止就數字註之，一東是也。一韻皆誤。則每字註之，四江是也。同者半，不同者半，則同者註其略，不同者註其詳，且明其本二韻而誤併爲一，五支是也。一韻皆同，無誤則不註，二冬三鍾是也。蓋逐字以求古音，當移出者移而出，當移入者移而入，視他家謬執今韻言古音，但知有字之當入而不知有字之當出，以至今古糾牽不可究詰者，其體例特爲明晰，與所作《韻補正》皆爲善本。然《韻補》誤叶古音，可謂之正。至《唐韻》則本爲四聲而設，非言古韻之書，聲隨世移，是變非誤，概名曰正，於義未協，則亦泥古之偏也。五曰《古音表》，凡分十部：以東冬鍾江爲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爲第二，魚虞模侯爲第三，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爲第四，蕭宵肴豪幽爲第五，歌戈麻爲第六，陽唐庚爲第七，耕清青爲第八，蒸登爲第九，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爲第十，皆以平聲爲部首而三聲隨之。其移入之字與割併之部，即附見其中，考之古法，多相脗合。惟入聲割裂分配，變亂舊部，論者多有異同耳。其《韻補正》則于吳棫書古音叶讀之舛誤，今韻通用之乖方，各爲別白注之，而得失自見，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門户之爭，最爲持平。

同時毛奇齡不服炎武《五書》之作，特著《古今通韻》以爭之，創爲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説，不以古音求古音，而執今韻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隨世變，而一概比而合之，故徵引愈博，異同愈出，條例愈多，矛盾愈甚，逞博好勝，幾于無以自解，況欲屈人乎。奇齡又著《易韻》，亦置其無韻之文不論，而論其有韻之文，所言尚有條理。然引證之博，辯析之詳，則奇齡過於炎武。至於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則奇齡終不及炎武之詳慎也。

又有柴紹炳，撰《古韻通》，以今韻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韻之通，一曰全通，東冬江之類是也。二曰半通，元入寒刪先，魂痕入真文之類是也。三曰旁通，俗所謂叶韻是也。分平上去爲十一部，分入聲爲七部。其引據甚繁，考證亦甚辨。然古音難齊以今部，如支部之儀古音俄，齊部之西古音先，槩曰支與齊通，則牴牾殊甚。又自《風》《雅》迄晉宋，雜然並編，概歸之古，此讀甫諧而彼音已礙矣。其旁通之音，淆亂尤甚。

至江永著《古（音）〔韻〕標準》，惟以《三百篇》爲主，謂之詩韻，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謂之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其韻分平上去聲各十三部，入聲八部。（東冬鍾江一部，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二部，分尤韻字屬焉，魚虞模三部，分麻韻字屬焉，真諄臻文殷魂痕四部，分先韻字屬焉，元寒桓刪山先仙五部，蕭宵肴豪六部。歌戈麻七部，分支韻字屬焉，陽唐八部，分庚韻字屬焉，庚耕青清九部，蒸登十部，尤侯幽十一部，分虞蕭宵肴豪五韻字屬焉，侵十二部，分覃談鹽三韻字屬焉，覃談鹽添嚴咸銜凡十三部，入聲屋沃燭覺一部，質術櫛物迄没二部，分屑薛

二韻字屬焉，月曷末黠轄屑薛三部，藥鐸四部，分沃覺陌麥昔錫六韻字屬焉，麥昔錫五部，職德六部，分麥韻字屬焉，緝七部，分合葉洽三韻字屬焉，合盍葉怗業洽狎乏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韻目，其一韻岐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較諸家體例亦最善。自宋以來論古音者不一家，惟吳棫、楊慎、陳第、顧炎武、毛奇齡、柴紹炳之書最行於世。其學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韻，或失於以漢魏以下陳隋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謂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閡而不通，泛者至叢脞而無緒。永大旨於明取陳第，于國朝取顧炎武，而復補正其譌闕。吳棫、楊慎、毛奇齡之書，間有駁詰。柴紹炳以下，則自鄶無譏焉。古韻之有條理者，當以是編爲最矣。夫古音非僅爲詩也，經典多同音相借，訓詁多聲近相受，能明之者其于故言假字亦豈小補哉。

又　今韻者，隋唐以來歷代詩家承用之譜也，葢原始於李登《聲類》。封演《聞見記》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宫商緐徵羽各爲一篇。登、靜書並見《隋志》，而《韻集》有十卷、六卷兩本，並與五卷異。《隋書·潘徽傳》：秦孝王俊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敍曰：《三倉》《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説文》《字林》之屬惟別體形。至于尋聲推韻，良爲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宫羽。今按古人用韻，未有四聲之限，登、靜書俱不傳，無從知其部例，然其時猶未聞有四聲之説。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晉·律曆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於梁，一撰於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之興葢于漢建安中。理或然也。

至齊梁間，乃興四聲。《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書·沈約傳》曰：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封演《聞見記》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顧炎武《音論》曰：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絶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不然，有韻而即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泝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周捨以何謂四聲哉。今按周顒始作四聲，見于《南史》，而《南齊書》顒本傳不載。《隋書·經籍志》有《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顒無書，梁武帝不解四聲，以問周捨，捨即顒之子。葢周、沈諸人同時治聲韻，各有刱識，議論互出，而約爲尤盛。以四聲之説初起，故武帝不解，猶反切初起，高貴鄉公不解也。約書新舊《唐書》皆不著録，是其書至唐已佚。陸法言敍《切韻》，所述韻書亦不及約，是其書隋時已不行于北方。今就《廣韻》部分，以《約集》詩賦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東冬鍾三部通，魚虞模三部通，庚耕清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獨用，與今韻分合小殊。此十二部之仄韻亦相應。他如《八韻詩》押葦字入微韻，與《經典釋文》陳謝嶠讀合。梁《大壯舞歌》押震字入真韻，與《漢書·敍傳》合。《早發定山詩》押山字入先韻，《君子有所思行》押軒字入先韻，與梁武帝、江淹詩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韻，與《後漢書·馮衍傳》合，與今韻收字亦頗異。此其于今韻，葢在或離或合之間。或者謂陸法言《切韻》竊其書而隱其名，亦未敢定也。《隋志》又有周研《聲韻》、張諒《四聲韻林》、段弘《韻集》《羣玉典韻》、陽休之《韻略》、李槩《修續音韻決疑》《纂韻鈔》、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李槩《音譜》、釋靜洪《韻英》等十一種，今皆亡。

法言《切韻》，今亦不存，而其大略尚見于《廣韻》所載法言自序，曰：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儀同三司劉臻、外史顏之推、著作

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衡。）同詣法言門宿，論及音韻。以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吴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吕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顔多所決定。魏著作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辯，殆得精華。于是更涉餘學，兼從薄宦，十數年間，不遑修集。今返初服，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封演《聞見記》曰：隋陸法言《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臨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類分爲别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間字釀於《切韻》，殊不知爲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按：法言書既不傳，而《廣韻》猶題陸法言撰本，豈《廣韻》二百六韻之目即法言舊部歟。法言《序》既舉支脂先仙等爲説，則分部又必不自法言，豈自《聲類》即已有此等部，而四聲既興，又以四聲界之耶。法言又云諸家有乖互，豈合諸家之部分而去取整齊之耶。皆不可考矣。而王應麟《玉海》引《會要》：天寶十四年，内出御撰《韻英》五卷。又引《集賢注記》：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當作九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七字，分析至細，廣開文路，兼通用韻。此所謂舊韻，固未知即法言韻否，而其部於二百有六者倍之而强，殊不可解。考《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庭堅撰《韻英》十卷。《注記》所謂舊韻，豈即庭堅書歟。抑爲《隋志》所載釋靜洪之《韻英》三卷歟。存而不論可也。應麟《困學紀聞》又引鶴山魏氏云：《唐韻》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顧炎武《音論》謂：《廣韻》上平至二十八山，不知鶴山所見何處多添一韻。今考夏竦《古文四聲韻》，齊部之後增多栘部，鶴山所見，豈即增多栘部之本耶。且竦書仙第二之後繼以宣第三，上聲獮部後分出選部，入聲術部後分出聿部，凡二百十部。且覃談二部在陽唐之前，蒸登二部居添咸之際，其部序亦異《廣韻》，而與顔元孫之《干禄字書》同。顔祖之推實同法言決定，竦《序》又自稱本唐《切韻》，豈英公所據乃法言以來唐人相傳之祖本，而後遞有移併歟。《廣韻》三鍾恭字下注云：陸以恭蜙縱等入冬韻，非也。此當是録唐人舊注駁正法言處。因隋唐舊書嚴于辨聲，不徒爲屬文取韻，雖冬鍾同用，而煩剖晰及是，亦可見字有移附，豈部分獨無移併歟。

《唐志》有趙氏《韻篇》、陸慈《切韻》、蕭鈞《韻英》、孫愐《唐韻》、武元之《韻銓》、玄宗《韻英》、顔真卿《韻海鏡原》、李舟《切韻》、僧猷智《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今並亡，惟孫愐書本末猶見《廣韻》中。愐前有長孫訥言《箋注陸韻》，其《序》亦載《廣韻》，而《唐志》不載，當亦孫愐書所本。愐《自序》曰：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隨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爲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木從才，著彳著亻，施旡施攴，安尒安禾，並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説，姓氏原由，土地物産，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據，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案《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説文》《玉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博通内外，淡泊廣覽，案《搜神記》《精怪圖》《山海經》《博物志》《四夷傳》《大荒經》《南越志》《西域記》《西壑傳》《漢纂藥論》《證俗方言》《御覽》《字府》，及九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訓義解釋，多有不載，必具言之。子細研窮，究其巢穴，澄凝微思，鄭重詳悉。輕重斯分，不令愚糅，依次編記，而不

別番。其一字數訓，則執優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原本，以四聲尋繹，冀覽者去疑，宿滯者豁如也。又紐其脣齒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紐不可行之，及古體有依約之，並采以爲證，庶無壅而昭其馮。起終五年，精成一部。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隸石經，勒存正體，幸不譏繁。于時天寶十載。據此，則《廣韻》所載地名人名姓氏之繁，當悉本之愐書，故封演謂其以字書間字釀于《切韻》也。國朝紀容舒著《唐韻考》，以徐鉉《説文》用愐音切，就以參互鉤稽，謂其部分亦如《廣韻》。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韻》收而《廣韻》不收者，如東部詷覓怢之類。有《唐韻》在此部而《廣韻》在彼部者，如竇字《廣韻》藏宗切，在冬部，《唐韻》則徂紅切，在東部，瓏字《廣韻》盧紅切，在東部，《唐韻》則力鍾切，在鍾部之類。有《唐韻》兩部兼收而《廣韻》止存其一者，如虞部庩字，《廣韻》注又子余切，與《唐韻》合，而魚部不收之類。有《廣韻》移其部分而失于改其翻切，如諄部麕菌囷頵四字移入真部，而仍《唐韻》諄部翻切，删部鰥字移入山部，仍用删部翻切之類。有《唐韻》本有重音而徐鉉祇取一音，如規字作居追切，宜在脂部，而證以陸字作許規切，闚字作去隓切，知規字當有居隨一切之類。於《唐韻》分合之例與宋韻改併之迹，俱可以得其大凡矣。

《韻海鏡源》，《宋志》所著録僅十六卷，尚不及原書二十分之一，蓋其時亡佚已多，後遂無有見之者。而其著書始末，備載《真卿集》之《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云：真卿自典校時，即著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説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質、族弟今太子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禄山作亂，亡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其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楊遂初、崔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顔祭、韋介、左興宗、顔策，（李萼、裴循、顔祭，當作李萼、裴修、顔粲，見《竹山連句》注。）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兹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後又載前同修未畢而各以事去者，顔渾、殷佐明、劉茂、盧鍔、韋寧、朱弁、周愿、顔暄、沈殷、李莆等十人。）《封氏聞見記》云：天寶末，真卿撰《韻海鏡原》二百卷未畢，吐蕃寇，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重加補葺，更于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説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别體爲證，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仿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顔公此書也。大曆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上進之，奉勅宣付秘閣。

李舟《切韻》，惟一見于徐鍇《説文解字韻譜・後序》，云：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説文》不載而見于敍例注義者，知必脱漏，並從編入，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鍇書下平有三宣，前人以爲是用李舟。然其《前敍》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則三宣殆《切韻》舊未併之遺，鍇用舟書，特以補脱正疑，未必用其部也。

今韻書存之最古者，唯《廣韻》詳略二本及夏竦《古文四聲韻》。竦書論已見前。此略本《廣韻》五卷，前有孫愐《唐韻序》，註文比重修本頗簡，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謂：明代内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數，取而删之。然《永樂大典》引此本皆曰：陸法言《廣韻》。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廣韻》。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與明内府版同，内匡字紐下十三字，皆闕一筆避太祖諱，其他宋諱則不避，邵長蘅《古今韻略》指爲宋槧。而平聲東字注中引東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譌作：舜之後。熊忠《韻會舉要》已引此本，則當爲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删也。又宋人諱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爲欣，此尚作殷，知非作于宋代。且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難于成詩，間或附入真諄臻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詩》，不一而足。《説文》所載《唐韻》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許巾切，亦借真韻中字取音，並無一字通文。此本註：殷獨用。重修本始註：欣與文通。尤確非宋韻之一證。考《宋志》載陸法言《廣韻》五卷，《玉海》引《崇文目》有《唐廣韻》五卷，當

即一書。蓋既經唐人增益，故陸書亦兼《廣韻》之名。迨後陳彭年等所定曰重修，景德敕牒又稱：舊本註解未備。明先有此註文簡略之《廣韻》也。彝尊乃以此本爲在後，非也。

重修本亦五卷，卷首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註，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峋、王仁昫、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載卷中，勒成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王應麟《玉海》曰：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爲《大宋重修廣韻》，三年五月庚子，賜輔臣人一部。即是書也。舊本不題撰人，以丁度《集韻》考之，知其爲陳彭年、丘雍等奉敕撰。註文雖校舊本爲詳，而冗漫頗甚。如公字之下載姓氏至千餘言，殊乏翦裁，東字之下稱東宮得臣爲齊大夫，亦多紕繆。孫愐序稱異聞奇怪等，已極蔓引，彭年等又從而益之，宜爲丁度之所譏也。

此書之先又有《雍熙廣韻》。王應麟《玉海》曰：太平興國二年六月，詔太子中舍陳鄂等五人同詳定《玉篇》《切韻》，太宗于便殿召直史館句中正訪字學，令集凡有聲無文者。翌日，中正上其書，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當附其末。因命中正及吳鉉、楊文舉等考古今同異，究隸篆根源，補缺刊謬，爲《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端拱二年六月丁丑上之，詔付史館。是宋有三《廣韻》，不得相混，亦如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謂：隋陸法言爲《切韻》，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者非，皆不可不知者也。雍熙書今亡。

是後因重修《廣韻》而删增之，則有《景祐集韻》。王應麟《玉海》云：景祐四年，翰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十一日進呈頒行。《韻例》云：真宗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鄭戩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因詔祁、戩與直講賈昌朝、王洙同修定，知制誥丁度、李淑典領，令所撰集，務從該廣。凡字訓悉本許慎《説文》，慎所不載，則引他書爲解。凡古文見經史諸書可辨識者取之，不然則否。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分十卷，詔名曰《集韻》。自注云：或曰：治平四年，司馬光繼纂其職。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云云。則此書奏于英宗時，非仁宗時，成于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于度等也。其書于《廣韻》所註同用獨用，封演稱爲許敬宗定者，改併移易其舊部，則實自此書始。《玉海》云：昌朝又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東齋記事》云：景祐初，以崇政殿説書賈昌朝言，詔度等改定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廣韻》互校，平聲併殷于文，併嚴于鹽添，併凡于咸銜，上聲併隱于吻，去聲併廢于隊代，併焮于問，入聲併迄于物，併業于葉怗，併乏于洽狎，凡得九韻，不足十三。然《廣韻》平聲鹽添咸銜嚴凡，與入聲葉怗洽狎業乏，皆與本書部分相應而與《集韻》互異，惟上聲併儼于琰忝，併范于豏檻，去聲併釅于豔椻，併梵于陷鑑，皆與本書部分不應而乃與《集韻》相同，知此四韻亦《集韻》所併，而重刊《廣韻》者誤據《集韻》以校之，遂移其舊第耳。其駁《廣韻》註：凡姓望之出，廣陳名系，既乖字訓，復類譜牒。誠爲允協。至謂：兼載他切，徒釀細文。因併删其字下之互註，則音義俱別與義同音異之字難以遽明，殊爲省所不當省。又韻主審音，不主辨體，乃篆籀兼登，雅俗並列，重文複見，有類字書，亦爲繁所不當繁。其於《廣韻》，蓋互有得失，故二書並行不廢。至如一東鍊字，本《方言》鍊鏽字，郭璞音柬，曹憲于《博雅》音鍊，而誤讀爲東音，並引《方言》亦誤爲鍊。又如《詩》有鶖雉鳴，鶖與瀰爲句中韻，又從唯得聲，《釋文》舊音以水反，水譌爲小，《廣韻》遂收入小部，改爲：以沼切。《漢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紅反。鮦從同得聲，孟音是也。而《廣韻》收入有部，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耶。《集韻》一切承之，此類更僕難數，蓋益不足責矣。

宋人考試之書，則有《景德韻略》，又有《景祐禮部韻略》。王應麟《玉海》曰：《書目》：《韻略》五卷，景德四年，龍圖待制戚綸等，詳定考試聲韻，綸等以殿中丞丘雍等所定《切韻》同用獨用例及新定條例參定。案《崇文目》，雍撰《韻略》五卷，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又曰：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頒行《新定韻略》，送胄監鏤版。先以舉人用韻多異，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陳彭年言：省試未有條格。命晁迥、崔遵度等評定，刻于《韻略》之末。祥符四年六月，詳定《諸州發解條例》，附於《韻略》。至景祐重修，乃名《禮部韻略》。許觀《東齋記事》曰：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曰：《崇文目》：《景祐禮部韻略》五卷，丁度等承詔重修。又曰：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等所修《韻略》五卷頒行。初，説書賈昌朝言：《韻略》多無訓釋，疑混聲，重疊字，舉人誤用。詔度等刊定窄韻十三，許附近通用。混聲重字，具爲解注，今按《景德韻略》與所校定《切韻》同日頒行，獨用同用例不殊。明年《切韻》改賜新名《廣韻》，而《廣韻》《韻略》，爲景德祥符間詳略二書。越三十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刊修《廣韻》，稱《集韻》，《集韻》成于《禮部韻略》頒行後二年，是爲景祐寶元間詳略二書。獨用同用例，非復《切韻》之舊，次第亦稍有改移，則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也。《禮部韻》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于本韻後別作一類。見《韻會舉要》，蓋元祐以後，遞有增改。南宋又有《淳熙禮部韻略》之稱，見《玉海》及《貢舉條式》。今官本已不可見，通行者題曰《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凡五卷。其上平聲三十六桓作歡，則南宋重刊所改，觀卷首載郭守正《重修條例》，稱：紹興本尚作桓。是其證也。《韻略》收字頗狹，如歡韻漏判字，添韻漏尖字之類。嘗爲俞文豹《吹劍録》所議，故元祐中博士孫諤、紹興中朝散大夫黄積厚、福州進士黄啓宗、淳熙中吴縣主薄張貴謨、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吴桂皆屢請增收，而楊伯嵓亦作《九經補韻》以拾其遺。然每有陳奏，必下國子監看詳，再三審定，而後附刊韻末。其間或有未允者，如黄啓宗所增：躋一作齊、鰍一作矜之類，趙彦衛《雲麓漫鈔》尚駁詰之。蓋既經廷評，又經公論，故較他韻書特爲謹嚴。今行《釋文互註》本，每字之下皆列官註于前，而其所附互註，則題一釋字以別之。首載郭守正《重修序》及《條例》，又冠以余文焴所作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序》及《淳熙文書式》。守正書名《紫雲韻》，今尚存。又守正《條例》稱：德隆註疴僂其柄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無此註，則並非二家書而冒其序例也。觀守正《序》，稱：書肆版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題。熊忠《韻會舉要·序》云：宋省監申明儒紳論下《韻略》集注，殆且五十餘家。然則當日《韻略》非一本矣。

宋人家撰之書因于《禮部韻》者，今存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外，尚有毛晃《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楊伯嵓《九經補韻》一卷。晁書因《禮韻》字狹，乃蒐採增附，又《禮韻》凡别體字皆以墨闌圈其四圍，亦往往舛漏，晁併爲釐定，于音義字畫之誤，一一辨證，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訂正四百八十五字。其子居正校勘，續拾所遺，復增一千四百二字，各標總數于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註。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晁所加。曰重增者，皆居正所加。其辨論考證之語，則各署名以别之。其每字疊收重文，用《集韻》例，每字别出重音，用《廣韻》例。然不知古今文字之别，又不知古今聲韻之殊。如東部通字紐下據漢樂府增桐字，是以假借爲本文，同字紐下據《豳風》增重字，是以省文爲正體，先部先字紐下據漢樂府增西字，是以古音入律詩，煙字紐下據《左傳》杜注增殷字，是以借聲爲本讀，皆所謂引漢律斷唐獄者，不古不今，殊難依據。然其用力勤摯，辨正訓詁，考正點畫，亦頗資于小學云。

《押韻釋疑》，紹定庚寅廬陵進士歐陽德隆所撰，景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自號紫雲山民，《永樂大典》所引《紫雲韻》即此書也。初德隆以《(體)(禮)部韻略》有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者，與其友易有開，因監本各爲互註，以便程試之用。後書肆屢刊竄亂，守正因取德隆書，參以諸本，爲删削增益各十餘條，以成此書。序例後載紹興新制，次韻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無音釋之疑，次《韻略》音釋與經史子音釋異同之疑，次《韻略》字義與經史子字義異同之疑，次經史子訓釋音義異同之疑，次本

韻字異義異經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兩韻字同義異而無通押明文者，次出處連文兩音之疑，次押韻經前史後之疑，次經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俗相傳之誤，次賦家用韻之疑，次疑字，次字同義異，次正誤，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列監註，次列補釋，次列他韻他紐互見之字，詳其音義點畫之同異，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與否，多引當時程試詩賦，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官看詳故事以證之。每韻之末，列紹興中黃啓宗、淳熙中張貴謨等奏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韻不收者，如幷幪之幪諸字，則註曰：官韻不收，宜知。考證頗爲詳密。唯德隆原註，與守正所加不復分別，體例未免混淆耳。今行《釋文附註禮部韻略》，亦載此書序例，而書不相應，蓋後人妄移以補其闕耳。而首載淳熙文書式數條，列當時避諱之例甚詳，守正書無之。然如：慶元中議弘字殷字已祧不諱，可押韻不可命題；紹興中指揮以威字代桓字，如齊威、魯威之類，可用不可押；丁丑福州補試，士人押齊威字見黜諸條。又較《淳熙式》爲詳備，名曰釋疑，可謂不忝其名矣。

《九經補韻》，葢伯嵒因官韻漏略，擬摭九經之字以補之。《周易》《尚書》各一字，《毛詩》六字，《周禮》《禮記》各三十一字，《左傳》五字，《公羊傳》《孟子》各二字，凡七十九字，各註：合添入某韻內或某字下。又附載音義弗順、喪制所出者八十八字。葢當時于喪制一條，拘忌過甚，如《檀弓》何居之居，本爲語詞，亦以爲涉于凶事，不敢入韻，故附載之。然《自序》云：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補。則並所列應補之字亦未行用也。

又有江北平水劉淵淳祐十二年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併通用之韻，改二百六部爲一百七部，今不存。《韻會》曰：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近平水劉淵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顧炎武《音論》曰：《唐韻》分部二百有六，多注同用，宋景祐稍廣之，未敢擅改昔人相傳之譜。至平水劉氏，師心變古，一切改併，其以證嶝併入徑韻，則又景祐之所未許，毛居正之所不議。（居正議併東冬等韻。）而攷之于古無一合焉者也。

《玉海》載有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范鎮《國朝韻對》三卷，丘雍《篇韻筌蹄》三卷，郟升卿《四聲韻類》二卷，又《聲韻類例》一卷，僧妙華《互注集韻》二十五卷。《宋史》又載《韻詮》十五卷，《韻選》五卷，張孟《押韻》十卷，許冠《韻海》五十卷，釋元沖《五音韻鏡》一卷，《纂禮部韻略》五卷，今皆亡。

金韓道昭著《五音集韻》十五卷。世稱以等韻顛倒字紐，始于元熊忠《韻會舉要》，然是書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則以《集韻》爲藍本。其總計字數，云：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言。總數與《集韻》同，增數少一字，殆傳寫偶脫。又云：註三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八言。除增多之數，則適與《廣韻》所計註字數合，是其依據二書之明證。今《廣韻》各本，儼移賺檻之前，釅移陷鑑之前，獨用同用之注，如通殷于文，通隱于吻，皆因《集韻》頒行後竄改致舛。是書改二百六韻爲百六十，而併忝于琰，併檻于賺，併儼于范，併梵于豔，併鑑于陷，併釅于梵，足證《廣韻》原本上去聲末六韻之通爲二，與平聲入聲不殊。其餘如廢不與隊代通，殷隱恨迄不與文吻問物通，尚仍《唐韻》之舊，未嘗與《集韻》錯互，故賈昌朝議併十三處，犁然可攷，尤足訂《重刊廣韻》之譌。其等韻之學，亦深究要渺，雖乖古例，顛倒音紐，而較不知妄作者則有間矣。

元有《韻會舉要》三十卷，《凡例》首題：黃公紹編輯，熊忠舉要。第一條云：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注釋。是雖本之《韻會》，而《韻會》實別爲一書，今已不存，不得指《舉要》爲公紹作也。雖前載劉辰翁《韻會序》，亦如《廣韻》首載陸法言、孫愐《序》耳。自金韓道昭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顛倒唐宋之字紐，而韻書一變，南宋劉淵刊《禮部韻略》合併通用之部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遵韓氏法，部分從劉氏例，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韻書舊第至是盡變無遺。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餘論，力排江左吳音，《洪武正韻》之鹵莽，此已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韻古韻，漫無分別，如東韻收窗字先韻收西字之類，雖舊典有

徵而施行頗駭。子注文繁例雜，亦病榛蕪。惟其援引浩博，足資考證，而一字一句必舉所本，尚無後人臆斷僞撰之病耳。

陰時夫、中夫兄弟撰《韻府羣玉》，于劉淵一百七部中又併上聲拯等入迥，凡爲一百六部。夫淵但併其通用之目，未爲大失，惟去聲併證嶝入徑，與《禮部韻略》乖違。至時夫所併，不惟蒸拯證職四聲闕其上去，且聲類隔絶，等韻之學，於此分梗曾二攝，而上自《三百篇》，下迄宋淳祐前，無有混而同之者，真無知妄作之甚者。至明而洪武益肆其波，不可究詰矣。

《正韻》，洪武時敕修，于八年成，預纂修者爲樂韶鳳、宋濂等，預評定者爲汪廣洋、劉基等。濂奉敕爲《序》，大旨以沈約爲吴音，一以《中原音韻》更正其失，併平上去三聲各爲二十二部，入聲爲十部，于是古來相傳之二百六部併爲七十有六。其註釋一以毛晃《增韻》爲稿本，而稍以他書損益之，蓋歷代韻書至是而變極矣。濂《序》指法言以來之韻爲沈約，大謬。據法言《序》中載同定諸人，則並非吴人。且江左取韻諸語，已深斥吴音之失。唐李涪《刊誤》不加深考，横肆譏評，其誣實甚。濂號宿學，不應踵謬至此，蓋明太祖既欲造此以更古法，不誣古人以罪，則改之無名，濂亦阿意舞文耳。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國初顧禄爲《宫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終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則是非之心終有所不可奪也。此歷代韻書之始末得失也。今陰氏書世猶通行焉。

又　反切者，始于徐言疾言。疾言則爲一音，徐言則爲二字，悉本乎人聲之自然也。漢魏之間，孫炎刱爲反語，齊梁之際，王融乃賦雙聲。等韻漸萌，音道斯闡。《顔氏家訓》曰：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吕覽》《淮南》，許慎造《説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刱《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兹厥後，音韻鑾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録》曰：古人音書，只爲譬況之説。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王應麟《玉海》引《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又曰：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按反語雖孫氏以前未之有，然言辭緩急，矢口得聲，三代已具。顧炎武《音論》曰：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詩傳》：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左傳》：有山鞠窮乎。鞠窮是芎藭，鞠窮正切芎；又丁寧，《註》：丁寧，鉦也。丁寧正切鉦。守陴，《註》：陴，城上僻倪。僻倪正切陴。則那，《註》：那，奈何也。奈何正切那。降聽政，《註》：降，和同也。和同正切降。《春秋》：穀丘，《左傳》作：句瀆之丘。句瀆正切穀。《公羊傳》：邾婁後名鄒。邾婁正切鄒。《禮記·玉藻》：終葵，椎也。終葵正切椎。《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不律謂之筆。不律正切筆。須，蓁蕪。蓁蕪正切須。《列子》：楊朱南之沛。《莊子》：楊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方言》：龜黿或謂之蠋蝓。蠋蝓正切黿。堶謂之倩。《註》：今俗呼女壻爲卒便。卒便正切倩。《説文》：鈴，令丁也。令丁正切鈴。鳩，鶻鵴也。鶻鵴正切鳩。痤，一曰族累。徐鉉以爲：即《左傳》瘣蠽。瘣蠽正切痤。《釋名》：韠，蔽膝也。蔽膝正切韠。《拾遺記》：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側理正切紙。《水經注》：濰水即扶淇之水。扶淇正切濰。以此推之，反語不始于漢末矣。又曰：《左傳襄十年》：會吴子壽夢。註：壽夢，吴子乘。《十二年經》書：吴子乘卒。服虔云：壽夢，發聲，吴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按夢古音莫登反，壽夢二字合爲乘字。由顧氏説以求經典，如《國語》之勃鞮爲披，《檀弓》之彌牟爲木，《戰國策》之勃蘇爲胥之類，未易悉數矣。

南北朝人作反語，每以兩字顛倒紐之。顧炎武《音論》曰：南北朝

人雙反，韻家謂之正紐到紐。史之所載，如晉孝武作清署殿，反清暑爲楚聲，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宋袁粲舊名袁愍，反爲隕門。劉悛舊名劉忱，反爲臨讎。齊世祖立舊宮，反曰窮廐。文惠太子立樓曰東田，反爲顛童。梁武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取反語以協同泰。陳後主名叔寶，反爲少福。北齊劉逖請改元爲武平，謂和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隋文帝謂：楊英反爲嬴殃。唐高改元通乾，以反語天窮停之。又如《水經注》索郎酒反爲桑落。孔氏《志怪》幽婚反爲温休。又有三字反者，吴孫亮初童謡云：于何相求常子閣。反語石子堈，常閣爲石，閣常爲堈也。齊武帝永明初百姓歌曰：陶郎來。言唐來勞也，陶郎爲唐，郎陶爲勞也。又有一字以兩偏旁合爲反語，謂之自反。《音論》曰：北齊濟南王立爲皇太子，初學反語，于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邪。以足亦反爲跡也。他如矢引爲矧，女良爲娘，舍予爲舒，手延爲挺，目亡爲盲，目少爲眇，侃言爲詳，欠金爲欽之類，皆自反也。

《音論》又曰：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唐韻》則謂之切。蓋當時諱反字，如《荀子》：口行相反。《戰國策》：上黨之民皆反爲趙。《淮南子》：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家語》：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今本並作返。《梁書・侯景傳》：取臺城如反掌。亦作返，皆是後人所改。隋以前不避反字，漢器首山宫鐙，蒲坂字作蒲反，而《水經》《説文》汳字，唐人亦改作汴，（《路史》云：隋煬帝惡其從反，易之。）飯字亦或爲飰。唐玄度《九經字樣序》曰：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其卷内之字，蓋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叟字下云：平表紐。代反以紐。是則反也，翻也，切也，紐也一也。然張參《五經文字》並不諱反，則知凡此之類，必起于大曆以後矣。亦有韻窄而反切不可通者，如《廣韻》上聲四十二拯，拯字下云：無韻切，音蒸上聲。以本音之外止有丑拯、其拯、色庱三切，而互用則終于莫曉，故變反切而以平聲之字音之，亦古人讀若之意也。

其有專書可明此學者，西域之婆羅門書，見《隋志》，曰：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今按其書唯見于佛藏，載《華嚴經》卷後，彼教稱曰華嚴字母，凡四十二字，方以智《通雅》所謂悉曇金剛文殊問五十字母，華嚴大般若用四十二者也。又載其一母云：阿俠鞅翁烏燕哀醫因安音諳謳阿。注云：十三表閏，兩阿藏因，天在因中，山在安中，四閉爲二。嘗依其法熟呼之，但取雙聲，出口較易，而彼書自爲梵音設，唐以前人未嘗據以言反切。至釋神珙撰《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以五音五字爲圓圖五，每圖以正反、到反、正疊韻、傍疊韻、正雙聲、傍雙聲、正疊重道、傍疊重道、正到雙聲、傍到雙聲明之，又以真整正隻、盈引脛懌兩四聲爲《二方圖》，每字以九弄明之。九弄者，反音，正紐、傍紐、雙聲、疊韻、正韻、傍韻、羅文、綺錯也，蓋稍近于十四字之意。而珙《序》則謂：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碎尋難見。唐陽寧公、南陽釋處忠二公，又撰《元和韻譜》，與文約義，詞理稍繁。考沈著《四聲》外，不聞有圖。《元和韻譜》今亦不可見。珙既引之，則今《廣韻》卷末有雙聲疊韻法一紙，横列章掌障灼、廳頲聽剔八字，章字注云：灼良切，章略切，先雙聲，後疊韻，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正紐入聲爲首，到紐平聲爲首，雙聲平聲爲首，疊韻入聲爲首。凡作十條于字下，餘字同。珙云：平書細碎。正與此合，其方圓圖皆不離此意，豈所謂沈圖，即指此耶。當是唐末人，宋人以爲北魏者誤也。其圖今載《玉篇》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圖前又有《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南方齒，北方脣，中央牙，皆各附以八字，凡四十字，如宋人之字母者。而與守温同者，定泥及脣聲邦三字，莫知其凡例。王應麟《玉海》亦歸之神珙，而珙《序》不及之，不知誰作也。

宋人之書，有司馬光之《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管諸字。鄭樵《通志》亦以此法爲《七音略》。方履中《切字釋疑》云：三十六字母，《崇文總目》曰唐守温所撰。吕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後温首座益以孃牀幫傍微奉六母。是温又有所祖也。沈括《夢溪筆談》曰：今反切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如幫字横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宫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

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膀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膀，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又曰：樂家所用，隨律命之，本無定音，當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商；影曉匣喻、宮；來、半徵；日、半商。晁公武《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其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齒音也；見溪羣疑，喉音也；照穿牀審禪，精清從心邪，舌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篇題》：牙音，見溪羣疑；舌頭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澄孃；重脣音，幫滂並明；輕脣音，非敷奉微；齒頭音，精清從心邪；正齒音，照穿牀審禪；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半徵半商音，來日。按數家分配宮徵齒牙，皆小有異同，蓋各以意爲之，而其法則一也。司馬氏書，今從《永樂大典》録出，爲言此法最古之本。其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之首，干官爲開合韻之首。書後舊有《檢例》一卷，元人邵光祖以爲全背圖旨，斷非原書。因別撰《檢圖例》一卷附于後。考光《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光祖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止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音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光祖據光之圖以作例，而其例仍與原圖合，所註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則以光祖例代光例，亦無不可矣。光書反切之法，據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遞用則名音和，旁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所謂雙聲疊韻諸法，與今世所傳劉鑑《指南》諸門法並同，惟音和類隔二門則大相懸絶。《檢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皆同，謂之音和；取脣重、脣輕、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三音中清濁同者，謂之類隔。是音和統三十六母，類隔統脣舌齒等二十六母也。劉鑑《法則》音和專以見溪羣疑爲説，而又別立爲一四音和，四一音和兩門，類隔專以端知八母爲説，而又別出輕重、重輕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門，似乎推而益密。然以兩法互校，實不如原法之簡該也。其《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一條，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韻取字，于音和之理至爲明了。獨其辨來日二母云：日字與泥孃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闕三四喻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馬跳澗者，其法殊爲牽强。又其法兼疑泥孃明等十母，此獨舉日泥孃匣喻五母，亦爲不備。則是原法之疏，不可以立制者矣。然自有反切以來，唯神珙及《廣韻》後圖粗舉大綱，未及縷舉節目。自光書出，宋人用爲定韻之祖。觀孫奕《示兒編》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據光説，可知。第光《傳家集》中，下至《投壺新格》之類，無不具載，不知何以不載此書，豈本附官修《集韻》後歟。今據其書，見等韻之舊譜，其例不過如此，且以見立法之初，實因《集韻》而有是書，非因是書而有《集韻》，凡後來紛紜轇轕，均好異者之所爲也。

元劉鑑有《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以光書爲粉本，而參用《四聲等子》，增以《格子門法》，于出切行韻取字，乃始分明，學者便之。《等子》不知何人作，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即劉鑑書翻刻易名，非也。今以二書校之，若《等子》所辨音和類隔、廣通、侷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于《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詞義詳略顯晦，迥然不侔。至內攝之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同，然《等子》以曾攝作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等子》作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等子》作內七，《指南》作內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間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等子》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諧東冬，不通

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又《等子》七音綱目，以幫滂並明、非敷奉微之脣音爲宮，影曉喻匣之喉音爲羽，頗變《玉篇》五音之舊。《指南》《五音訣》未嘗以脣爲宮，以喉爲羽，其不得混爲一書明矣。《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然而中間分析，尚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至于開合二十四攝内外八轉及廣通侷狹之異，鑑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掛礙糾紛，故姑置之耶。

切韻之學，得二書輔司馬氏書，亦可以識其大凡矣。他若近時戴震作《聲韻攷》，力辨反切始魏孫炎，不始神珙，其説良是。至謂唐以前無字母之説，神珙字母，乃剽竊儒書而託辭出于西域，則殊不然。十四字自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史有明文，則遠在孫炎前。又《釋藏》譯經字母，自曇僧伽婆羅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遠在神珙前。蓋反切生于雙聲，雙聲生于字母，此同出于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中國以雙聲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統雙聲，此各得于聰明之自悟，華不襲梵，梵不襲華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緒。特神珙以前自行于彼教，神珙以後始流入中國之韻書，亦如利瑪竇後，推步測驗參用西法耳，豈可謂歐羅巴書會剽竊洛下鮮于之舊術哉。戴氏不究其本，徒以珙在元和後，遂據其末而與之爭，欲以求勝於彼教。不知聲音之學，西域實爲專門，儒之勝于釋者別自有在，不必爭之于此也。

明蘭廷秀《韻略易通》，併字母爲二十，攝以：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二十字，變古法以就方音。濮陽涞《韻學大成》亦不用見溪羣疑等門法，而以新鮮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爲三十母。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竟去知徹澄孃敷疑六母，存三十母。呂維祺《音韻日月燈》又錯易三十六母之序。喬中和《元韻譜》又删三十六母爲十九。桑紹良《青郊雜著》《文韻考衷》等書又以國開王向德，天乃賁禎昌，仁壽增千歲，苞盤民弗忘分爲二十母，又衍爲三十母、七十二母之説。馬氏《等音外集》增四聲爲五聲，曰平上去入全，又併三十六母爲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審，曉影，非微，來日二十一母。即字母一端，而諸家如此紛紜，其他之糾繞瞀亂，亦不可究詰，聽其自生息，亦難與是非矣。至元朱宗文《蒙古字韻》二合、三合、四合之音，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二十字父五十字母之説，亦資聞見，無異經典。學者但精求之雙聲疊韻，于徐言、疾言中通其意，理明事簡，勿爲煩紆，以求古人之正讀，審今韻之變遷，則古韻今韻反切，一以貫之矣。

清・顧廣譽《四聲切韻表補正序》　六書之於小學，其一端也。《切韻》之於書，又其細者耳。然古者聖人制書契，而百官治，萬民察，其道與天地無終極，而《周官》外史寔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爲之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蓋辨書之法，形聲並重，由來久矣。惟是言形者周秦以來相踵，而言聲者盛於魏晉以後，世之明哲參酌古今以爲之書，聲隨時變而中有不變者存，及久而其説復將殽亂，所賴通儒者起，遞有以發明之，規正之，使前哲緒論不致終湮，此則聖經賢傳之始事，而大有補於國家同文之治者也。昔東漢許叔重纂《説文》，鄭康成詁六經，始爲譬況之語，以證明其聲音，而康成之徒孫叔然者，遂創爲翻語，自是王子邕、李宏範、徐仙民之釋經競相承用，畧見於陸氏《經典釋文》而未有專爲之書也。先是佛書入中國則已有字母之名，顧《婆羅門書》字母十四，《華嚴經》字母四十二，祇以譯梵書，不聞用以釋經典。迄唐沙門神珙爲《四聲五音九弄圖》，則爲儒家言矣，而未始名以字母也。今之所傳見溪羣疑三十六母，乃自唐季僧守温始。守温書出，而天下之言等韻者歸於一，何也。蓋有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及周彦倫《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剖陳於前，顧希馮《玉篇》、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臚列於後。守温總彙諸書反切之音，仿西方字母而爲之去取，其間字母之名雖本異域，而所載之清濁、輕重、疾徐、高下，先後次序，秩然不紊，則猶是中國儒先相傳之舊法，固章章可攷而知也。夫經典非反切，則用直音，直音有窮而易譌，反切從而通其變，別其微，自來鴻儒達士，未有舍反切，而專用直音者，故字母不可不熟講也。明末迄國初諸儒率變更字

母舊法，去本益遠。江氏慎修病之，迺撰《四聲切韻表》，其言曰：凡欲增減移易三十六母與夫更置牙舌脣齒喉七音者，舉皆妄作也。余友汪君剛木著述等身，尤長於推步句股之學，間留意等韻之書，而深以江氏爲可據。然江氏每牽引古音，君則謂今音不可以律古音，古音亦不可以定今韻。江氏輒强配入聲，君則謂前人審音平上去三聲既不誤，則入聲亦必無差。後人但當篤信謹守，不當亂以臆見。著《補正》五卷，於江氏之得失從違詳明別白，務令學者一覽瞭如，惟其虛心觀理，而絶不以私智與乎其間，故能實事求是。如此識通而學贍，論覈而氣平，用以全江氏之是，還守温三十六母之觀，而孫叔然以來相傳之舊法，亦益以昭著，其有功音學何如，而凡君之著譔，雖未獲徧讀，亦可想見其大槩矣。

清・喬松年《蘿藦亭札記》卷四　戴東原曰：魏孫炎叔然樂安人，康成弟子。刜立反語，顔之推《家訓》、陸德明《釋文》、《史記正義》皆言之，而後人乃謂出於僧神珙《反紐圖》乃珙所作，（圖）附《玉篇》末。其自叙曰：昔沈約刜立紐字之圖，又言唐有陽寧公、釋處忠撰《元和韻譜》，是珙爲晚唐人，遠在休文之後，乃世目珙爲北魏人，陋矣。然珙圖尚無字母之説，惟五音尚論列字四十類，於今所謂三十六字母者，亦附《玉篇》，未指爲珙撰也。至《玉海》乃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温譔，其人又在珙後。凡中唐以前之書有反音者，皆孫炎之學，非神珙、守温之學也。珙、温之學行而人不知孫矣。或謂《玉篇》所載神（珙）序，乃後人僞託，珙實在前，當再考之。

清・傅壽彤《古音類表・自叙》　故古之言聲者若杜子春、鄭衆、鄭元之注經，荀悦、服虔、應劭、伏儼、劉德、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張晏、孟康、項昭、韋昭之注史，高誘、張（堪）〔湛〕之注子，有讀如、讀若、讀爲、讀曰、當爲之例，有緩氣、急氣、長言、短言、横口、踧口、閉口、籠口、舌頭、舌腹諸法，類皆因文以考義，緣形以尋聲，苟求其故而一字可轉爲數聲，數聲不離乎本音。陽湖孫先生之言曰：以金之鐘言之，鐘聲宫，一轉近宏，再轉近韹。以鳥之烏言之，烏鳴烏烏，重鳴鴉鴉，急鳴啞啞，所謂金石絲竹之響，鳥獸昆蟲之鳴，一出而備五音之理，形聲之原者，是爲天籟，則夫人聲亦猶是也，故不限以一音，知類部聲韻當有所以分，不悖於本音，知類部聲韻當有所以合，誼至備，法至善也。至魏有《聲類》之作，齊有《切韻》之著，隋開皇間，陸氏法言遂合周、李之所述而統爲一書，其爲部也二百有六。自是以來，或曰《切韻》，或曰《唐韻》，或曰官韻。宋真宗時，則更改爲《廣韻》，仁宗朝，則更號爲《集韻》，而别爲禮部韻以試天下，至平水劉淵者，乃併二百有六之部爲百有七焉，然欲據以考五音之原，形聲之本，則紛謬混同，無由以知其分與合也。鄭氏庠乃據古韻分爲六部，初一曰東冬江陽庚青蒸入聲屋沃覺藥陌錫職也，次二曰支微齊皆灰也，次三曰魚虞歌麻也，次四曰真文元寒删先入聲質物月曷黠屑也，次五曰蕭肴豪尤也，次六曰侵覃鹽咸入聲緝合葉洽也，密矣，然而未合於五音之原，形聲之本也。顧氏炎武更據《廣韻》部分分爲十部，初一曰東冬鍾江也，次二曰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没曷末黠鎋屑薛麥昔錫職德也，次三曰魚虞模入聲藥鐸陌也，次四曰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也，次五曰蕭宵肴豪尤幽入聲屋沃燭覺也，次六曰歌戈麻也，次七曰陽唐也，次八曰庚耕清青也，次九曰蒸登也，次十曰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緝合盍葉帖洽狎業乏也，密矣，然而猶未合於五音之原，形聲之本也。江氏永更定爲一十三部，初一曰東冬鍾江也，次二曰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入聲麥昔錫職德也，次三曰魚虞模入聲藥鐸陌也，次四曰真諄臻文欣魂痕入聲質術櫛物迄没也，次五曰元寒桓删山先仙入聲月曷末黠鎋屑薛也，次六曰蕭宵肴豪也，次七曰歌戈麻也，次八曰陽唐也，次九曰庚耕清青也，次十曰蒸登也，次十一曰尤侯幽入聲屋沃燭覺也，次十二曰侵入聲緝也。次十三曰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合盍葉帖洽狎業乏也。密矣，然而猶未合於五音之原，形聲之本也。段氏玉裁乃更泛濫《毛詩》，理順節解，定二百六部爲十有七部，初一曰之咍入聲職德也，次二曰蕭宵肴豪也，次三曰尤幽入聲屋沃燭覺也，次四曰侯厚候也，次五曰魚虞模入聲藥鐸也，次六曰蒸登也，次七曰侵鹽添入聲緝葉帖也，次八曰覃談咸銜嚴凡入聲合盍洽狎業乏也，次九曰東冬鍾江也，次十曰陽唐也，次十一曰庚耕清青也，次十二曰真臻先入聲質櫛屑也，次十三曰諄文欣魂痕也，次十四曰元寒桓删山仙也，次十五曰脂微齊皆灰入聲術物迄月没曷末黠

鏗薛也，次十六曰支佳入聲陌麥昔錫也，次十七曰歌戈麻也。密矣，且合於形聲之本矣，然而猶未能統五音之原一以貫之也。嗚呼，古人音書祇爲譬況之詞，今既有四聲二百六部之目，則不得不反從所謂韻者鈎稽排比，以尋古音於萬一，乃世之講韻者，不明五音之類分，則於類部聲韻間，必有肊以爲合者矣。不本六書之形聲，則於類部聲韻間必有肊以爲分者矣。

清・錢鼎銘《韻府翼序》　嘗論音韻之學，通乎陰陽律吕之變，天地萬物清濁之原，上自六經、莊、騷，下逮漢魏謌謡賦頌，類以諧聲切音。因寄所託，歌之慨忼，咏之抑揚，乃能令纏緜悱惻之形神，躍肰於篇牘，固不僅藻飾文體，苟叶章句而已也。自齊梁周氏、沈氏四聲韻書亡，而陸法言《切韻》始行世。孫愐病其謬略，作《唐韻》，彙字四萬二千餘。《廣韻》《集韻》遞增之，多乃至五萬三千餘字。《禮部韻略》及毛晃、劉淵、黄公紹諸書，各有删減。陰氏《韻府羣玉》收八千八百餘字，較《集韻》僅十之二三，抉經史要文，正沿俗詭僻，雖議者以爲不逮劉氏之博，而歷代盛行，諸韻書莫能與方駕者。欽定《佩文韻府》、邵長蘅《古今韻略》就此增損，篇目音釋多宗之。蓋皆貴其精當也。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一《總論文字聲音訓詁》　《廣韻》雖重修於宋之陳彭年，而皆本於唐孫愐之《唐韻》，《唐韻》又本於隋陸法言之《切韻》，故《切韻》《唐韻》雖佚，而可藉《廣韻》以推尋其緒也。《廣韻》分平上去入四聲，共爲二百六部，每部字音同者聚於一處，於首字繫以反切而餘字從之，或有異讀，更爲標別，凡二萬六千餘字。宋仁宗詔丁度纂《集韻》十卷，視《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餘字，又取舉子詩賦所常用者九千餘字，爲《禮部韻畧》五卷，景祐四年頒行。金哀宗時，平水王文郁新刊《韻畧》通併其部爲一百七部，即今《詩韻》之部分也。世謂併韻始於劉淵。錢大昕據元刊本前載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文郁，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矣。金韓道昭始以三十六字母自見溪至來日，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曰《五音集韻》，字數與《集韻》相同，唯改二百六部爲六十。元黄公紹撰《古今韻會》，本韓氏之法，以字母分諸字先後，而部從劉淵之併韻，字數則較《韻畧》增二千有餘。【略】熊忠復舉其大要，爲《韻會舉要》。明方日升增注爲《韻會小補》。康熙中，編撰《音韻闡微》，韻字以字母爲次，即用其例。【略】元泰定時，周德清始撰《中原音韻》，以平聲分陰陽，以入聲配隸三聲，分十九韻。蓋全爲北曲而作。明洪武初命樂韶鳳參考《中原雅音》，爲《洪武正韻》，計七十六韻，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入聲十部，終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自宋吴棫《韻補》，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爲推求古韻之始。明萬歷間，三山陳第著《毛詩古音考》，【略】又爲《屈宋古音義》三卷。其後崑山顧炎武本其意作《詩本音》《易本音》，又以古音正《唐韻》之譌，作《唐韻正》，乃定爲《古音表》，凡分十部。【略】康熙中，毛奇齡作《古今通韻》，列五部，分配五音，平上去相通，而不與入通，唯無入之去聲與有入之入聲相通，而不與平上通。乾嘉以後，韻學日盛。婺源江永謂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毛氏《通韻》病在强不通以爲通，乃作《古韻標準》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休寧戴震作《聲韻表》，分十六部。金壇段玉裁作《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烏程嚴可均作《説文聲類》，分十六部。曲阜孔廣森《詩聲類》分十八部。高郵王念孫分二十一部。元和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分十八部。河間苗夔《説文聲讀表》分七部。大抵皆依據《廣韻》部分，而上稽之古書之協韻，旁通乎《説文》之諧聲，以求其離合之迹。竭畢生心力，始稍得其梗概。是故訓詁之書，莫古於《爾雅》，文字之書，莫備於《説文》，而聲韻之書，皆滙衍於《廣韻》也。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五聲》　古人音緩，不煩改讀，故一字之音，但有急讀、緩讀，而無所謂四聲。自梁沈約著爲《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之名。然是時雖有其書，猶未盛行於世。至隋陸法言采集羣書而著《切韻》。唐孫愐增損法言之書而爲《唐韻》，四聲之學，於是盛行。但凡音必有陰陽，故後世韻書，於四聲均分别陰陽，而爲八聲，是較前古又加密矣。今以正音考之，則平聲分陰陽，而上去入三聲之陰陽，又無甚區别。故近世韻書祇載五聲，而不及八聲，蓋聲之遞變也。吾閩呼字尚有八聲，但上聲之陰陽微混耳。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反切論》　古無音切。故漢以前儒者但言

讀若。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自魏孫炎始作反語，又未甚切，是反切字音，始于叔然也。然推反語之端，實由合音。蒺藜爲茨，終葵爲椎，蘼芜爲芸，枲耳爲枲。古人相傳之訓詁，而反切已寓其中。《左傳僖五年》之寺人披，即《僖二十五年》之寺人勃鞮，勃鞮即披字二合音也。《僖二十三年》之呇樓，《公羊》作叢，《釋文》作菆，解云：叢有作鄹字者，呇樓即鄹字二合音也。又《襄十二年春秋》吳子乘，《左傳》作吳子壽夢，壽夢亦乘字二合音也，錢竹汀曰：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反切蓋萌芽于此。推之二十爲卄，《玉篇》云如拾切，見《泰山秦碑》及《稽聖賦》。三十爲卅，《字考》云：音颯。四十爲冊，《筆記》云：先立切。皆興于秦隸書之後。按北齊濟南王初學語，謂跡字爲自切，蓋以足亦爲跡也，推之女良爲娘，欠金爲欽，目亡爲盲，目少爲眇，矢引爲矧皆然，謂以本字兩體自切也，並詳《李氏音鑑》。然則反切之學，自春秋以及秦漢諸儒，蓋已知之，孫炎不過創立名目，從而推演之耳。

清・路伵《風雅蒙求敘》 古無韻書，六經韻語，不必皆通人學士之所爲。里巷謳歌，婦孺唱和，無不有自然之音，協和之妙。蓋人聲之有五音，猶天地之有五方，出於自然，無事深求者也。自沈約定四聲，陸法言著反切，音韻之學於是始。及唐以後，代有作者，然愈闡愈晦，使上古婦孺易知易能之事，一變而爲士人畢生難竟之業。阮吾山先生有慨於此，著《風雅蒙求》一書，以古音正今韻，以五音配四聲，以唇齒清濁定通轉，證以古詩歌，無齟齬杜撰之誚。於今韻無迂拘牽强之失，誠所謂以簡御繁、以本齊末，使學者讀此數篇，遂能於古韻、今韻分合之迹、等字、紐字反切之法，皆瞭如指掌。自有韻書以來，未有簡明詳賅如此者也。至謂平聲之無分於上下，俗本韻書之失真，尤爲精確不勘之論。

清・劉庠《羣經異字同聲攷序》 反切始魏孫炎，然邾婁爲鄒，不來爲霾，勃鞮爲披，云云。試以疾急呼茅菟成牀證之，疑古人已嘗以二字定一音，只謂之疾讀，不名之爲反切也。《隋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則字母之說，東京已有之。鄭許諸公以其出於彼教，不肯援入經籍，然其理自有不可易者。《提要》所謂同出於喉吻之自然，華不異梵，梵不異華者是也。

清・丁顯《韻學叢書題跋・韻學叢書序言》 聲韻之學不講久矣。微特古韻古音，名儒未能盡識，即雙聲叠韻之譜，學者亦罔究心，而七音之分部，六書之諧聲，華夷之同音，今古之異讀，名流碩彦，概付茫如。顧亭林精於審音，乃不知天明讀法。郝恂九邃於考古，實未辯陽陟雙聲。然則聲韻之學，顧可不講哉。【略】《廣韻》《集韻》分部極細，而《禮部韻略》併爲一百八部，《古今韻會》因之，惟《洪武正韻》併析乖制，不可爲訓，明乎此，則韻書增減之義，可以識其旨歸矣。古音始吳才老《韻補》，顧亭林復以《唐韻正》繩其是非，江慎修《古韻標準》復糾顧氏之謬，自是柴虎臣《古韻通》，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張心芸《古韻發明》各有成書，明乎此，則古音出入之宗，可以窺其崖岸矣。聲類之說，起於釋氏，而《廣韻》載有陸法言《雙聲叠韻譜》，此外宋鄭樵《七音略》，邵雍《皇極經世書》俱羅列同聲同韻字，縱横貫串，俾學者有徑可尋，明乎此，則雙聲統同之字，可以獲其宗旨矣。字母之說，創於守温，而司馬光有《指掌圖》、鄭漁仲有《七音略》、劉士明有《切韻指南》，均以三十六字爲母。而廣爲五十字母者，則有潘耒《類音》，立爲四十九字母者，則有《金剛經》，減爲三十二字母者，則有梅膺祚《韻法直圖》，併爲二十字母者，則有方以智《通雅》。此外江慎修《四聲切韻表》、戴震《聲韻攷》、江有誥《入聲表》、張畊《古韻發明》，均以三十六字母爲標準。明乎此，則字母多寡之說，可以識其源流矣。反切分門別類，以劉士明《切韻指南》爲宗，而葛筠之《簡可編》則簡而賅，許桂林之《傳聲譜》則併而當，李（如）〔汝〕珍之《音鑑》則入門之徑靈而捷。明乎此，則字書反切之法可以審其範圍矣。相承入聲屋沃覺配東冬江，質物月配真文元，曷黠屑配寒删先，藥陌配陽庚，錫職配青烝，緝合洽葉配侵覃鹽咸，傳習已久。顧亭林始就偏旁諧聲配合入聲，而江氏慎修《古韻標準》、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江氏晉三《入聲表》均宗顧氏之譜而糾其繆，精益求精。明乎此，則入聲分配之韻，可以別其宗派矣。我朝韻書方以智《通雅切韻》、錢大昕《十駕軒養新録》均以精切不移，而顧亭林之《韻補正》、戴東原之《聲韻攷》、江有誥之《等韻叢説》、毛奇齡之《韻學指要》、張敬夫之《韻説》、毛先舒之《韻學通指》、《南曲入聲客問》，均各有心裁，發聾振

聵，實發前人所未發。明乎此，則於聲韻會萃衆説，可以集其大成矣。即此一書奉爲圭臬，從此萬國之音書，翻譯均成聲義，千秋之韻學，傳習胥入精微，豈不偉哉。

又《十駕軒養新録跋》　四聲始於齊梁，翻音始於魏孫炎，而字母則始於唐末沙門。司馬温公乃有《切韻指掌圖》，鄭樵本之作《七音略》。自是諸家置母多寡不同，大半平聲啞喤不甚分，並不知非敷奉微，古讀如幫滂並明，知徹澄孃，古讀如端透定泥也。自方密之《通雅》出，而啞可領喤。自錢辛楣《養新録》出，而輕脣音少，知徹澄孃亦可删，均能發前人所未發。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綱領十條》　切韻之法，起自孫炎《爾雅音》，顔之推《家訓》云，然又陸德明張守節説同，獨未明言爲《爾雅音》。案《隋書・經籍志》：《爾雅》七卷，孫炎注。《經典釋文・叙録》則析言注三卷，音一卷。又《志》及《釋文》竝言孫炎有《禮記注》而不云作音，則知顔言《爾雅音》者得其實矣。炎，字叔然，樂安人。見《三國志・王肅傳》。《志》避晉諱，稱其字云。受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而《隋志》直題魏祕書監，非也。孫氏以前諸書音讀但爲比況，如許慎《説文》云讀若某，鄭康成《詩箋》《禮注》云讀如某可證。若李賢注《後漢・和帝紀》云：《説文》肇音大小反，上諱也，此章懷爲許作音，許書無之。又《釋文》引馬融、鄭康成《尚書注》輒云某反者，乃陸德明各依其説代爲反音，非馬、鄭原文，觀《文獻通考》《釋文條下引《崇文總目》語自明。至高誘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或云讀如某，或直云音某，知其注《戰國策》兼有某反者，特後人亂之。高時當建安，亦在孫氏前也。本謂之反。孫書已佚。惟見《釋文》所引，如《釋詁》胎字云：孫炎大才反。鈞字云：孫都耗反是矣。韋昭《國語注》、郭璞《山海經注》、張湛《列子注》、裴駰《史記集解》、顔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顔師古《匡謬正俗》及《漢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何超《晉書音義》、顔元孫《干禄字書》、張參《五經文字》、楊倞《荀子注》、釋神珙《五音九弄反紐》皆然。韋昭，吴人，《國志》避晉諱作韋曜。郭及張湛，東晉人。裴氏，劉宋人。顔之推，北齊人，入隋尚存。陸氏歷仕陳隋唐，卒於貞觀初，其自叙《釋文》云：癸卯歲者，是陳至德元年，非貞觀十七年。顔師古以下皆唐人。郭書多直音，用反音者，其偶耳。《釋文》經後人坿刻入注疏，間有改反爲切者，非陸原文。神珙書坿在《玉篇》之末。反亦作翻，見唐元度《九經字樣》及郭忠恕《佩觿》。翻乃俗字，《説文》所無，作反爲正。○郭氏，趙宋初人，其書通例作翻。若唐氏惟引舊音者，改反爲翻，自作音則或云某紐，如受部下注平表紐是也。然皆其書中之變例。别詳後注。又謂之切，如李善注《文選》，反切兼稱，孫强增《玉篇》，孫愐定《唐韻》皆曰切是也。案郭璞《穆天子傳注》多作直音，亦兼稱反切。反者其原文，切則後人攙亂，不足據也。李軌，亦東晉人，作《易》《書》《詩》《三禮》《左傳》《公羊》諸音，及《莊子音》，今已佚。其見《釋文》引者皆曰反。若軌注揚子《法言》，則不作音，别有音義一卷，多言某切者，是五代以後人坿入耳。故云反切兼稱，始於李善，然善自作音乃如此，其所述舊注跋出者，必非原文。如《魏都賦》述晉張載注譙作呼瓜反，是載之舊。若證作丁鄧切，則善所改耳。至《玉篇》梁顧野王譔。《唐韻》本自隋陸法言《切韻》。顧陸原書必曰反，其曰切，乃二孫所改。《唐韻》雖已佚，而音切略見徐鉉所校《説文》。張參在大歷尚言反，李及二孫在其前已言切。張自叙《五經文字》稱大歷十一年，而李善當顯慶，孫强當高宗上元，孫愐當天寶，俱在前。○又案顔元孫乃真卿諸父，真卿寫《干禄字書》在大歷九年，然元孫之作在何年，則無可攷，故不能引據。楊倞在元和，神珙在元和以後，亦言反。楊自叙《荀子注》稱元和十三年，神珙自叙不言年，而所論有《元和韻譜》，故知其在元和後。然則反切一耳。攷《九經字樣》上於開成二年，元度自叙云：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紐四聲者，如琛注渴平，冒注克上，摜注關去，鬱注氳入之類，此其書之通例，然亦兼作直音。乃知不言反者，始於開元，而實未盡畫一。觀《史記索隱》及《正義》俱在開元竝言反。又《晉書音義》叙稱天寶六年，《唐韻》叙稱天寶十年，兩書一言反，一言切，則其他可知也。顧氏炎武作《音論》既援據元度叙，又渾言大歷以後諱反名切，説猶未塙。世俗有謂反與切爲兩法者，則更謬矣。耿氏人龍謂切密於反，反爲翻讀，其途易泛。切爲疾讀，其用尤的。云云。緣不知反切本同實異名，疑爲兩事，故發此謬論。攷《顔氏家訓》云：前世反語多不切，張氏《史記正義》云：孫炎始作反音，未甚切，俱謂古法未密。按之於音不甚親切耳。非别反與切爲兩事也。耿或由此誤會。又《韻會舉要》釋切字云：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是又分上下兩字爲二，謂上一字爲反，下一字爲切矣。亦非。

清・法偉堂《詩韻釋音序》　昔顔介譏徐仙民反騶爲在遘，椽爲徒緣，以爲不切。法言撰定《切韻》，亦大抵祧魏晉而躋梁陳，豈非徵之音聲，調之脣吻，知前人之疏節而闊目者，實未能盡概於心乎。自法言書出，後之言切者宗之。宋元學者乃取其書之音紐比而類之，又假梵氏所謂字母者統之，經之以七音，緯之以四等，呼有開合齊撮之殊，聲有發送助收之異，其於親切游移之故，莫不剖析毫芒，較量紊黍，抑可謂綱舉目

張，條理精密者矣。然齊梁音讀雖異魏晉，而其書音紐仍大半相沿，以等韻繩舊讀，往往齟齬而不相入。於是設爲類隔、窠切、交互、振救諸變例以通之，轇轕紛紜，讀之者不能窺其要領，鮮不廢然返者，此正讀所以日亡，俗讀所以日盛，而魏晉梁陳之舊所以卒不可復也。山陰陳晝卿觀察憂之，求所以易之者，謂欲矯此弊，非去其疑似之切，使盡歸於音和不可，欲使知音之和不和，非辨等不可，等辨則洪纖分，音和則字母正，二者既立，俗讀自祛。此開扃啟鑰之要義也。蓋嘗論之，聲音之道，與世遞變，梁陳之不同魏晉，猶宋元之不同梁陳也。古人作音，自必切當不易，豈有舍正讀之音和而故爲回穴之變例以待後人之推求者，必不然矣。梁陳人書不必全襲魏晉，宋元人書則全襲梁陳，而又覺宋元之讀之不能强同梁陳也，乃欲依違彌縫，以求其合，多歧亡羊，徒滋惑耳。

清・陳錦《切音蒙引・總論》 反切以濟音釋之窮也。鄭玄註六經，許慎撰《説文》，高誘解《吕覽》，揚雄著《方言》，遇字皆直音某，或音讀若某。自魏孫叔然始製反語，謂任取二字，下上反讀數四，交併而成聲也。齊周彦倫作《切韻》，謂兩字劘切而出以成聲也。法皆取諸急讀，聽兩字如一字耳。唐元度治軍諱言反，斯《唐韻》專以切名，要之上字主音爲切母，下字主聲韻爲切脚，其大較也。苟無音，何有聲，苟無聲，何有韻，以音爲經，聲韻爲緯，以音爲體，聲韻爲用，而開合分呼，粗細分等，併之見少，析之見多。於是百家增減字母，雜以梵釋，少至十餘母，多至四五十母，幾成聚訟矣。今所用見溪郡疑三十六字，則唐僧守温所定中音字母也。劉士明以舌上輕脣正齒十三母置旁註，即所謂類隔者，其正用只二十有三，新安字母，又獨去舌上，爲三十有二，豈無所見而云然者。而江氏《四聲表》，乃拘守中音，謂各家增删皆妄作，持論似亦少過。其韻表之爲反切設者，本於等韻，特標牙音見母爲韻首，令其依次遞誦，如水流輪轉，無所不通，韻首一呼，衆音魚貫，不假思索，自然相生，法至美矣。第條目過煩，不利蒙學，老師宿儒，無所藉以授述，則故置勿語，而後起益視爲畏途。

又《反切源流》 反切源流，起魏孫叔然，而成於唐陽甯公《元和韻譜》，字母始《般若華嚴經》，本出西域，極之康節《經世聲音》。神珙《九弄反紐》諸圖而玄之又玄矣。實則李松石《音鑑》，張師筠《簡可篇》，法已大備。又旁見於顧亭林《音學五書》，吕介孺《音韻日月鐙》，樊氏《五方元音》，凌氏《五車韻瑞》，率皆增減字母，而分韻亦大有不同。獨江慎修主三十六中音，首言各家增減字母皆妄作，所列《四聲切韻表》恪遵《字典・等韻切音指南》，最爲詳密。惟《指南分韻横圖》，按三十六母，各填一字，無音切，遇空位則缺其字，見僻字則迷於音，是以日置案頭，熟視若無覩。江表雖遇字加切，而無字即無切，仍莫知空位之音。總之成一家言，不免互有長短。

又《詩韻釋音・例言》 漢末高誘注《吕氏春秋》《淮南子》音讀，即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實反切所自始。逮魏孫叔然以兩字反，讀作反語，齊梁之間以兩字摩切成聲稱切韻，本與韻法同一淵源，互相表裏。蓋聲音之變，多由於急讀、緩讀，急則讀二爲一，如不可爲叵，之乎爲諸，何不爲盍，奈何爲那，緩則讀一爲二，如椎爲終葵，《禮・玉藻》。痤爲瘥蠽，鉦爲丁音爭。甯，《左傳》。禘爲大祭，《爾雅》。早見於經傳。南北朝更有兩字雙反，如同泰之爲大同泰。通，泰同。索郎之爲桑索郎。落。郎索。又有三字相反，如陶郎來之爲唐陶郎。來勞，郎陶。鹿子開之爲來鹿開。子哭，開鹿。並兼正紐、倒紐法門，一時因之漸變漢儒直音及讀如讀若某讀如某。某讀若某。之文而用以釋經典，要皆出未有韻書以前。迄乎隋唐，遞推遞衍，取反切上一字而類而别之，而三十六字母出焉。取反切下一字而比而同之，而二百六韻出焉。昔人因反切爲韻書，今人以反切註韻書，實則韻書承反切而來，非反切出韻書後也。反切之上一字謂之生聲，故切母字母皆稱母，反切之下一字謂之收聲，故切脚韻脚皆稱脚。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叙》 翻切之學，由來古矣。法以上字爲切，下字爲韻，故又曰切韻。其學創於漢儒孫叔然，至六朝寖盛，博雅之士，必藉此爲識字之階。

清・湯金銘《傳音快字書後》 有反切之前，常語每與相合。人名物號多取雙聲疊韻，已啟其機。魏孫叔然創以代音，較漢儒譬況諸讀爲確。梵筴入華，始有字母，其理不殊，惟古今音不同。後儒譏古書反語

之踈，或更音和之字，皆以今繩古，在當時原不误也。反切本諸天籟，緩讀兩字，急呼成一字。上字爲發語音，下字爲語餘音。或有音無字，著書者不得不取相近者以代之，上必雙聲，論陰陽不論平仄，下必疊韻，論平仄不論陰陽，法最簡易，數言可了。

清・吴鶚《汪雙池先生詩韻析序》　古者無韻書，而虞廷之《賡歌》，《詩》之《風》《雅》《頌》，皆聲之動夫天籟而自與韻合者也。自魏晉以來，《聲（韻）〔類〕》《韻集》《四聲切韻》等書作，梁沈約繼之，遂撰《四聲》一卷，而天下始尚韻學。迨沈本亡而作者愈衆，去古遠而其失彌多，或分或合，或泥音母之説，此韻書所以鮮善本也。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音母十四條》　古人用韻，不拘平仄四聲。如《小戎》驅續轂舝，《揚之水》皓繡鵠憂，《出車》牧來載棘，《行露》墉訟，皆隨其聲之輕重長短用之。古無韻部，如《采唐》中宫上，《烈文》邦崇功皇，《桑柔》瞻相，《殷武》嚴遑，《皇矣》方援衝墉，《小戎》中駽，《何人斯》風南心，《文王》躬問天，《東山》山歸，《采芑》芑田，《新臺》瀰鮮洗殄，《谷風》萎怨，《賓筵》呶豆僊郵俄偓，《桑柔》戾寇可詈子歌，《無羊》阿池訛餱具，《載馳》驅侯悠漕憂，皆隨其方音之張口籠口用之。自齊梁《四聲譜》出，而世所爭者偏在拗平仄與出韻之厲禁。至于餱讀爲胡，繡讀爲笑，韻轉而字母仍舊者，則莫知審字母以求本音也。

等韻三十六母，本唐釋守温所作。其十二攝用韻，略似《華嚴》而字母次序則較《華嚴》爲簡明，故至今承用之也。其母以見溪郡疑爲牙音，端透定泥爲舌頭音，知徹澄孃爲舌上音，幫滂並明爲重脣音，非敷奉微爲輕脣音，精清從心邪爲齒頭音，照穿狀審禪爲正齒音，影曉喻匣爲喉音，來日爲半舌齒音，此九音之説也，司馬温公《指掌圖》從之。《切音指南》易郡爲羣，易狀爲牀，以來爲半舌，日爲半齒，併牙舌脣齒喉爲七音，江慎脩《切韻表》從之。《皇極經世注》以來附于舌，日附于齒，止稱五音。邵子音圖，一古坤，二黑五，三安母，四夫武，五卜普，六東土，七乃老，八走草，九思〇，十山耳，十一莊叉，十二卓坼，共二十四母。上元李如真，爲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非敷微精清心照穿審曉影來日二十二母。其子嘉紹爲《韻法横圖》，仍用三十六母，而以端知八母、邦非八母、精照十母，各自互爲正副。《新安韻法直圖》移非敷奉微於曉匣影喻之後，删知徹澄娘而爲三十二母，陸稼書先生《等韻便讀》從之。毛西河又删敷微禪喻爲二十八母。方以智依新安序次删減爲見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從心知穿審曉敷微來日二十母，今傳聲譜從之。《簡要》編曉下添一影字，爲二十一母。《字學津梁》就三十六母删知徹澄娘奉微爲三十母。《音鑑》録陳晉翁三十二母，無照穿牀孃，而用知徹澄接審禪。吴草廬三十六母，删郡知徹娘非狀，而增芹圭缺羣危威。《古今通韻》載《竟山等韻録》，去知徹澄匣敷微禪喻，而增幹枯呼合鄧萌曾盧。樊騰鳳用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翦鵲系雲金橋火蛙二十母。其各有增删移易者，皆由母不同韻，遂至各據方音，見爲複與漏耳。是編取同韻之字爲母，根鏗亨恩以當見溪曉影，即邵子之古坤黑五、樊氏之金橋火蛙也。登騰能仍，以當端透來穰，真稱申人，以當照穿審日，即樊氏之竹蟲石日也，增層僧穎以當精清心耶，即樊氏之翦鵲系雲也。奔噴捫聞分文以當邦滂明微非喻。此中斟酌，誠欲使等韻字母，愈簡愈明，無複無漏，庶免學者之畏難耳。

清・關燿南《諧聲述略》卷四　今按北人無入聲，故得讀若登。倘以四聲等韻求之，則可知方言之轉變，而凡雙聲反切叶音，皆一以貫之。豈得因字母後出，疑其非中音所有乎。彼雲鳥紀官，訪之郯子而始知。況經秦火之後，載籍失傳，羣經皆掇拾於灰燼之餘，或者音韻之學，流入西域，亦如天元算術，宋秦道古，元李敬齋、朱松庭，皆有其書，由來已久，非創於歐羅巴之借根方。然則中音之三十六字母，又安知非古法，乃議其專出於婆羅門書也哉。

清・胡秉《切音啟蒙・條例》　漢儒箋注，祇有急言、徐言、重讀、輕讀之辨。至魏吕忱作《韻集》，李登作《聲類》，爲韻書所肇始，而梁周顒、沈約繼之，遂定平上去入爲四聲，故嘗謂周沈諸人非作者之聖，豈能憑空臆造，其審定四聲，必於古有所因。

清・佚名《音韻古今攷・論四聲・四聲之始》　四聲之始，言者各異。有謂始于漢以前者。錢大昕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别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脞惰墮，

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段玉裁曰：四聲之分，自古有之。《南史》稱永明中文章始用四聲者，謂行文以四聲相間，諧協可誦，非始剏爲四聲。何琇曰：先儒謂古無四聲，然如秦始皇帝諱政，避諱讀正月爲征，此非以平去爲辨乎。有謂始于漢者。王筠曰：《説文》睒讀若白蓋謂之苫相似。既言讀若，又云相似。《唐韻》固失冉切，不用炎之本音。以此推之，或四聲萌芽於漢乎。毋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此又平上之分也。有謂始於齊梁者。閻若璩曰：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不然，有韻而即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周捨以何謂四聲哉。顧炎武曰：今攷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絶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江永曰：漢以前不知四聲，但曰某字讀如某字而已。四聲起於江左，李登有《聲類》，周顒有《四聲切韻譜》，沈約有《四聲》，皆今韻書之權輿，以《詩韻》讀之，實有其聲，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戴震曰：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韻喜起，而《三百篇》通用平上去及通用去入者甚多。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韻書起于李登、吕靜諸人，雖其所爲書不傳，無從知部分若何，然是時猶未聞有四聲之説，案上來三説，就音理言，錢、段爲是。蓋上古之時，傳言曰諺，徒歌曰謡，矢口成音，吐詞有調，抑揚高下，咸出自然。雖無四聲之名，實合四聲之節。特至漢人，如高誘注《吕覽》《淮南》，始有緩氣、急氣之别。何休注《公羊》，始有内言、外言、深言、淺言、長言、短言之分。故顧氏雖定四聲起於梁陳，而又謂長言之，則今之平上去聲，短言之，則今之入聲也。則以爲萌芽於漢者，亦爲有據，不僅《説文》可見也。若就四聲之成立言，則考之於史，《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南史·周顒傳》曰：顒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南齊書》顒本傳不載。《梁書·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紊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胷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隋書·經籍志》但有沈約《四聲》一卷，而周顒無書。觀此則知周沈實爲初作《四聲》之人。大抵當時諸人，並治聲韻，各有剏識，議論互出，而以周沈爲依歸。故《封演聞見記》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韻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作，蓋顧閻江戴亦本於此也。宜參攷陳澧説。

清·張文煒《張氏音辨·自序》 嘗思佶屈聱牙，昌黎所病，鉤輈格磔，猗覺所譏，信乎讀書非識字之難，識字而得其音之正爲尤難也。溯自倉頡作字，象形定音，而有虞氏喜起一歌，已能協韻，是音韻之傳，肇自三代上也，明矣。孔子删《詩》，列諸六經，非欲留正音之傳於後世歟。觀其告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言爲心聲，不徒識其意，尤必審其音也。降及漢世，儒者潛心箋疏，詳訓詁而略字韻，絶學之遺，浸至湮没，殊違孔子删詩之本意。非然者，十五國之歌謡，淄靡居其半矣，又何所取焉。厥後中邦多故，絶學淪亡，而字母反紐之圖説，遂權輿於釋氏神珙守温所手訂，豈非儒者之恥乎。雖其間考訂音韻之學如吕靜、夏侯該、陽休之、周思言輩，皆有所著述，然書缺有間矣。思欲蒐輯一二而不可得，其信而有徵足資攷證者，僅沈約、周顒等《四聲譜》一卷，轉不若釋氏字母切韻之流傳，稽諸内典，斑斑可考，完備多矣。隋陸法言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定南北音，撰爲《切韻》五卷，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其自序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互通。欲賞知音，即須輕重有别。其説較沈氏《四聲譜》爲有進矣。迨唐許敬宗於法言原韻二百有六部苦其苛細，奏合而用之，凡注同用者七十三韻。宋景祐中，以賈昌朝請韻窄者九處許令附近通用，改同用之。凡范梵乏四韻通於咸豏陷洽。其後平水劉淵并證嶝入徑，元陰時夫復并拯等入迥，舉法言之韻割裂而裁并之，遂爲今之《詩韻》一書。賈誤於前，而劉、陰再誤於後，陸氏之學幾亡矣。有清聖祖命儒臣撰切音講義，復列等韻各圖於《字典》之前，所見誠大，而無如當時諸臣於字音反切一以《唐韻》《廣韻》《集韻》《韻會》

《正韻》爲主，同則合見，異則分載，凡於切之所以異者不敢深論。《正字通》欲較正字音專用音和，誠知反切之旨矣。惟不知字母淵源以致幫滂莫辨，曉匣不分。《李氏音鑑》雖搜羅甚富，惜於等韻之學嘗然無聞，至誤韻目爲字母，故不免見譏爲門外漢也。不佞研究韻學數十寒暑，居恆考古證今，悉心體驗。竊以爲先有五音而後有韻譜，既有韻譜而後有反切。舍利、守温輩不過於五音中字各舉其一，創爲標目，因號曰三十六字母，此又豈獨釋氏奉爲專習反切之一法歟。唐以前止論五音，唐以後始習字母，要其歸一而已。反切之興，始於魏之孫叔然。彼時未有成書。至宋《切韻指掌圖》出，謂遞用爲音和，傍求爲類隔，並以音和爲切律中之最精密者，然必音、母、韻、等四者皆同，而開、合、清、濁尤須上下一律，否則毫釐千里，即《正字通》之續也。唐宋以來，陸氏韻書不傳諸家之説，偶見於載籍者東鱗西爪，大都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學者肄業及之，苦不得其要領，實爲韻學中一大憾事。方今風氣，棣通文化，競進泰西，科學發明，日新月異。學者迻譯西籍，必精西文，欲精西文，必先辨明中文之讀音。吾爲此懼，知國學音韻一門，尤爲當務之急。探賾索隱，自不能不以同音、同母、同韻、同等四者爲著乎之標準。窮年兀兀，著有成書，非敢敝帚自珍，詆娸先哲，誠欲學校青年得字音之正，造等韻之精，由淺入深，津梁有自，亦不可謂非教育家之涓埃補助也。

紀事

宋・王觀國《羣經音辨後序》　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儉著《尚書音》四卷，魯世達著《毛詩音》二卷，李軌著《禮記音》二卷，徐文遠著《春秋左傳音》三卷。【略】漢、唐《藝文志》，箋注之書，有曰音隱，有曰音略，有曰音義，有曰音訓，有曰音鈔，有曰釋音，是其於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證，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獨楊休之著書號《辨嫌音》，文皆蕪累不經，爲魏收所薄。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微意，指物譬事，毫析縷解，故其辨明舛誤，是正羣書，上不欺乎君，下不欺乎民，愈久愈明，千載不泯，渡江之後，戎冠博帶，傳習益多。

宋・魏了翁《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上》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北，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自音切行，人以爲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李巽嵓初作《五音》，言以許叔重部敘爲之。後在遂寧，出示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李巽嵓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雖從仲房，而巽嵓實不以韻譜爲然，故後徐要自別行其《五音譜》，乃賈端修所定。

宋・王應麟《玉海》卷四五《藝文・小學下》　唐六十九家小學

《藝文志・經録十一》曰：小學類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略）《聲類》《韻集》《韻略》《辨嫌音》《四聲韻略》《四聲部韻篇》《切韻》《證俗音》《音隱》《敘周音》《爾雅音義》則音韻之學也。

明・文震孟《洪武正韻牋序》　間嘗攷之前代，自有韻以來，畧舉其槩，若魏左（較）〔校〕令李登著《聲類》，周研著《聲韻》，晉安復令吕静著《韻集》，張諒著《四聲韻林》，梁王該著《群玉典韻》，楊休之著《韻畧》，李槩著《音韻決疑》，劉善經著《四聲指歸》，夏侯詠著《四聲音譜》，釋静洪著《韻英》，非不班班一時，自有約韻，而諸家皆廢，遂湮没無傳。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讀書類略・雜學攷究類略》　《正韻注》取毛晃，孫吾與《韻會》取黄公紹，黄取孟昶《書林》，而子謙補之，《字彙》抄之。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古人音韻之書存於今者，《廣韻》等韻其祖也。外此邵子《皇極經世聲音圖》、鄭氏《通志・七音略》、韓氏《五音集韻》、熊氏《韻會舉要》、劉氏《切韻指南》、章氏《韻學集成》、李氏《直圖》《横圖》、吕氏《音韻日月燈》之類，乃正派也。

清・李文藻《古今指南序》　詩韻顯於沈氏《四聲譜》，而其目僅見於《隋志》，唐四庫書目已亡而不載。唐人奉爲圭臬者，先有陸法言《切

韻》，後有孫愐《唐韻》。宋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景祐間，丁度再修《禮部韻略》頒行。《切韻》以後，韻凡數更，非盡法言之舊，而分韻二百有六部，則未之有改也。其并爲一百七部乃始於平水劉淵之《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自淳熙迄元明皆用之，而其究以聖朝所頒《佩文詩韻》爲善本。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自叙》 齊周顒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繼之有《四聲》一卷，隋陸法言《切韻》五卷，唐孫愐以爲略，增至四萬二千餘字，名《唐韻》，今皆無傳。宋陳彭年有《廣韻》二萬六千一百餘字，宋祁等重修之名《集韻》，共十卷五萬三千五百餘字，似太繁，存者亦少。宋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止收九千五百餘字，應制詩賦咸遵之。（略）理宗末，平水劉淵又增之。元時黄公紹又增之，凡一萬二千六百餘字，名《古今韻會》。後陰氏中夫、時夫。兄弟删定之，止存八千八百餘字，名《韻府羣玉》。明時上海潘恩遵陰氏《韻府》中字，採黄氏《韻會》之注，名《詩韻輯略》，頗行於世。再傳至《古今韻略》、笠翁《詩韻》，韻凡數更，考核爲難，而古韻浸失其傳。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〇《今韻》 古未有韻書也。魏左校令李登始撰《聲類》，晉安復令吕靜因之爲《韻集》，宫商鯈徵羽各爲一篇。齊中書郎周禹撰《四聲切韻》，始有平上去入。梁太子少傅沈約休文氏集諸家之長，爲《四聲類譜》，學者宗之。其他爲韻者，若王該《音韻》，段宏《韻集》，楊休之《韻略》，李概《音韻決疑》，周研《聲韻》，杜（季）〔臺〕卿《韻略》，李季（卿）〔節〕《音譜》，僧靜洪《韻英》，無名氏《韻集羣玉》《典韻五音》《韻纂韻鈔》，爲四聲者，若張諒《四聲韻林》，劉善經《四聲指歸》，夏侯詠《四聲韻略》，王斌《四聲論》，今胥漸滅無存，而沈韻獨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書，號爲《唐韻》，而唐人作詩，獨遵沈韻。宋禮部以《唐韻》試士，而所注同用獨用字樣，亦遵沈韻。沈韻不傳，唐人長篇短詠之詩，禮部獨用同用之目，具見大略。

清・朱駿聲《傳經室文集》卷三《定聲》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著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吕忱之弟靜爲《韻集》宫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彦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隋開皇初，陸爚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辪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爲《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又百五十年後，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關亮、辪峋、王仁煦、祝尚邱、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愐復刊正《切韻》五卷，别名《唐韻》。按晁公武云：《唐韻》加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蓋誤讀孫序并注字入算也。今云《唐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誤以宋之《廣韻》爲《唐韻》元本也，《唐韻》之於《切韻》當略有附益耳，必無字數增倍之理。自儀鳳越二百五十餘歲爲宋景德四年，詔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言。按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譔《韻英》十四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見《南部新書》。宋陳彭年等校定之書，疑取《韻英》本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故改名曰廣，若仍《唐韻》之舊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總之《廣韻》必非《唐韻》元本，較然可知。其時戚綸别承詔删取《切韻》字爲《韻略》五卷，備禮部考試，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又三十一年，當景祐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淑、宋祁、鄭戩、王洙等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黄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又有括遺。三十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嵓因《韻略》於九經所有之字多所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淳祐十二年，江北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并爲一百七部，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五卷。吾鄉黄丕烈孝廉有其書，余曾見之。己丑於宋爲紹定二年，在淳祐前，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所撰重刊者，相傳誤爲劉撰也。元熊忠用其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黄公紹

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中兄弟，復妄并拯入迥，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删字三千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譔《毛詩古音考》四卷，《屈宋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户牖。至國朝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夫以雅正俗則正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正之以經韻。方音自異，古語雖遥，字體從同，原無二本，聖言所著，理可交推。述定聲。

又卷四《古今韻準自序》　余既成《説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道，鰓鰓焉。又慮一百六韻之頒行四代著爲功令，諸應試排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反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爲數類，用韻者，但取一類之字相叶，庶宜今宜古，不繆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信好學之君子，或有取於是焉。

清・涂謙《音學秘書・序》　夫音切闡發爲難，自魏晉迄元明，著音韻者百數十家，代遠年湮，帙多散佚。今世流傳，惟漢許慎《説文》，梁顧野王《玉篇》，宋陳彭年等《廣韻》，丁度《集韻》，景祐間《禮部韻畧》，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黄公紹《韻會》，周挺齋《中原音韻》，陰時夫《韻府羣玉》，明吕坤《交泰韻》，《洪武正韻》。或續刻重鐫，或珍藏世守，尚存海寓。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韻書源流》　隋陸法言，撰《切韻》五卷，唐郭知元附益之。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以《切韻》爲謬，復略加删正，别爲《唐韻》之名，宋真宗祥符元年，改《唐韻》爲《廣韻》，以行於世。學者多言韻書本於沈約。《隋書・藝文志》，有約所著《四聲類譜》一卷，不知約書實本於齊中書郎周彦倫《四聲切韻》而作。《隋志》《舊唐志》亦載《聲類》等凡十餘家，末有李登《聲類》，吕靜《韻集》，始判清濁宫羽，是約之前已有此書，約特小有更定耳。宋景祐四年，著《禮部韻略》五卷。淳熙監本《禮部韻略》五卷，乃翰林學士丁度所修，止九千五百九十字，申明續降一百八十三字，止爲科舉之用。其曰略者，不備之稱也。又按宋時有《集韻》一書，乃寶元二年詔宋祁、鄭戩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書成，賜名《集韻》。元初黄公紹，纂《韻會舉要》一百七卷。後之詞人相承用之。

清・成蓉鏡《切韻表・叙》　叙然反語，未有傳書，前志著録，則始於後魏李登《聲類》，嗣是遂有《韻集》《音譜》諸書，大氏依放《聲類》爲之。齊永明末，汝南周彦倫箸《四聲切韻》，而四聲之學興，子捨傳其學，而吴興沈約亦撰有《四聲》一卷，故王斌、張諒、劉善經、夏侯詠輩繼之，各箸爲《四聲論》《四聲韻林》《四聲指歸》《四聲韻略》行於世，顧其書皆佚而不傳。隋仁壽元年，陸法言嘗篹集，舊與劉臻、顔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辪道衡所記定爲《切韻》五卷。《隋志》不箸録。《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翁氏元圻云：慈，蓋法言之名。然按宋董南一序《切韻指掌圖》，陸慈、陸法言，明分爲二，則慈非法言之名矣。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而郭知元、關亮、辪峋、王仁煦。祝尚邱遞有增加。天寶十載，孫愐重爲刊定，名曰《唐韻》，其後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之徒，復各有沾益。宋景德四年，命陳彭年、邱雍等就加勘正，大中祥符元年，賜名《大宋重修廣韻》，即今世所行《廣韻》是也。【略】昔宋治平四年，司馬文正公繼纂《集韻》，因譔爲《切韻指掌圖》以俌翼之，而《廣韻》原出陸氏，顧未有纂輯爲切韻圖者，雖其簡末載有雙聲、疊韻、到紐、反紐諸法，而略例牾具，節目未詳，且其辨五音則太疏，辨十四聲則太密，當非承奉元文，是猶《玉篇》卷後繫以神珙二圖，大都後人之坿入耳。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一《總論文字聲音訓詁》　其分别聲音之部居者，《隋書・經籍志》有魏李登《聲類》十卷，晉吕靜《韻集》六卷，《隋書・潘徽傳》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纔分宫羽。《魏書・江式傳》稱《韻集》宫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唐以後即失傳。近儒陳鱣始從羣書采輯，而部分皆不可考見。他如北齊李概《音譜》，梁沈約《四聲譜》，亦竝佚不存。其存者以《廣韻》爲最古。

清・丁顯《韻學叢書題跋・韻學叢書序言》　顯於音學考究四十年，搜羅韻書數逾百部，於聲類字詁稍知門徑，因將韻學之極要者，彙抄一部，每篇加以題跋，顔之曰《韻學叢書》，蓋不欲秘爲己有也。儻有考音者，即此數十種精心稽研，自能洞厥本源。

藝文

明・釋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類聚雜法歌決第八》 復摠述來原譜

禹王造韻野王篇，字母温公舍利傳。等子觀音斯置造，五音呼噙是軒轅。大唐舍利置斯綱，外有根源定不妨。後有梁山温首座，添成六母合宫商。輕中添出徵於奉，重内增加幫迫滂。正齒音中床字是，舌音舌上卻添孃。

又

揚雄史籀漢哀平，許慎永元兼采賡。沈約四聲爲類譜，陸生《韻畧》進朝廷。兼收雅俗唐孫愐，校正《説文》宋徐鉉。大歷李陽冰崇尚，陳彭校勘《玉篇》形。

又

肇爲《集韻》甚人先，景祐年間丁度編。李燾後編爲《類韻》，兵曹預作類光篇。鄭樵善作《六書畧》，黄紹能爲《韻會》牋。皇統大金荆彦寶，滹陽松水允中賢。

明・徐孝《合併字學篇韻便覽》卷首 合併字學集篇部頭歌訣

鴻濛既判始聞聲，呼吸而成音韻祖。隋唐宋初著述多，繁難疑亂後學苦。司馬温公憂是道，創立圖經二十譜。原爲讀書與正音，識字真楷無間阻。不期遭際靖康年，聖道顛頹流金虜。金人番音淆漢音，傳訛沮壞難觀覩。太祖神威掃腥羶，《正韻》重修仍復古。篇傍繼纂在何年，龍飛萬曆於丙午。

清・祝德麟《杜詩雙聲疊韻譜題辭》 孳乳生字形體全，形聲相召天籟宣。六經節奏每調協，有音無韻出自然。漢魏而降尚翻切，周沈繼作留遺編。其時南北悉通曉，蓬萊裴或東田顛。神珙後起列字母，以縷貫琲緡穿錢。宫商清濁作紐弄，雙聲疊韻因連緜。此秘非由西域授，權輿實自《三百篇》。開卷參差窈窕見，豈待縣瓠磽碻傳。唐去六朝猶未遠，詩人往往爭討研。杜陵聖手靡不有，規矩誠設衡誠懸。屬對妃偶妙經緯，神明變化超蹄筌。由來律取師律義，前茅後勁尊中權。又如樂律貴皦繹，不和焉得聲淵淵。一千餘年孰闡發，濂溪夫子門乃專。三十六母口張歙。二百六部音蟬聯。尋章摘句各有合，浮聲切響都無偏。豈惟飯顆得知己，絶詣并導迷津船。先生嗜古薄榮利，五車四庫供漁畋。作唐一經漢三史，體大物博追前賢。凡將小學特餘緒，游心已到風騷先。齒牙喉舌我亦具，其奈謇澀多拘牽。齊梁韻譜目未睹，華嚴梵夾心徒虔。昔年烏珠國書字頭。粗學習，摇脣拄齶非清圓。吟哦但作傖楚語，讀此口角流長涎。逝將從君勉卒業，老矣難著驅羊鞭。竊喜新得誦詩訣，一掃毛傳康成箋。

清・曹典球《小學賦》清・江標《沅湘通藝録》卷七 然而聲音既立，文字斯原。解東郭之開口閉口，别《公羊》之長言短言。標讀若以原其始，立字音以解其煩。至於魏世，此事益繁。吕靜爲韻書之祖，釋温開字母之門。自鄭、沈之作僞，惑異端而攻論。惟《廣韻》承《唐韻》之派，《唐韻》出《切韻》之源。況夫張本《唐韻》之刻，足爲毛本《説文》之藩。詳桂氏《廣韻跋》。今日者訂《禮部》删改之謬，補毛晃重增之痕，痛壬子之新刊，慨平水之無存。

清・徐弼光《小學賦》清・江標《沅湘通藝録》卷七 矧夫《唐均》敘繇孫愐，《廣均》修自宋儒，《集均》仰丁度之功，《均補》昭吴棫之模。《均略》標貢舉之條，切均呈指掌之圖。《增修互註》，毛晃握厥樞。《押均釋疑》，德隆合厥符。《九經補均》，佩伯嗌瑜。《五音集均》，毋道昭珠。《均會舉要》，克固根株。《四聲等字》，不爽錙銖。《洪武正均》，纂修日俞。《經史正音》，切均弗誣。《叢目》《獵要》，《古音餘》需；《坿録》《略例》，升庵同塗；《轉注古音》，大略咸敷。《毛詩古音》，翔攷與俱；《屈宋古音》，要義匪蕪。《音均闡敞》，輝之珣玕；《同文均統》，耀之敦瑚。《叶均彙輯》，尊之典謨；《音均述微》，躋之夏虞。《音論》既撰，門庭吾徒；《易音》畢成，精碻獸殊；殊讀本音，浹人肌膚；讀《唐均正》，示人方隅；讀《古音表》，登人康衢；讀《均補正》，供人豢芻。擷《易均》之腴邪，操《唐均攷》之抱邪，承《古今通均》之醍醐邪。

《古均標準》，學人之盤盂也。《六秩綱目》，儒生之庖廚也。攬三十有三部之全，正三百十五卷之趨。凡力攻夫均書者，譸其有外於斯虖。

清・蕭仲祁《小學賦》清・江標《沅湘通藝録》卷七　《文言》闡《易》，捂聲旨之樞；物性呈詩，入中書之府。皋陶謌虞，奚斯頌魯。鄉射笙簧，辟廱鐘鼓。靡不引□金絲，按節宫羽。天地之籟在人，風雅之聲溢户。自入佛經，遂荒前古。下取梵音，高談字母。大音乃希，中聲失祖。江左之□，詫四聲爲奥奇；沙門之流，以九弄爲規矩。大道多歧以亡□，浮士成痦而自蠱。虚涉詞賦之門，孰獵圖書之藪。遂使聲音一而文字愈繁，掞藻工而研經彌苦。執東定西，執今泥古，而時地乖；以音定字，以疏釋經，而圖編腐。一□之語，莫判於韓何；一名之箋，乃睽於鄭、許。法言肇興，平水踵武。叶音有書，填詞有譜。在昔正聲，益以旁午。口耳參商於喉脣，律吕蕩然而榛莽。則音韻之微所宜窺，而其蔽不可不杜也。

發音原理與發音方法部

目次

題解……四二六一
論説……四二六二
一……四二六二
二……四二九三
三……四三三一
雜録……四三三八

題解

宋・王觀國《學林》卷八《雙聲疊韻》 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

宋・毛晃、毛居正《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卷五《入聲・十六屑》 切千結切。【略】又反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其實一也。

元・黃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卷二七《入聲・九屑》 切反切。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六《字學》 反切以上一字爲音，下一字爲聲，一反而得其聲之正矣。

明・田藝蘅《大明同文集舉要・章則・聲韻舉要》 反者謂凡一音韻展轉相呼而協者，如手之一反覆而可得也；切者謂其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若刀之一切而即分也。

明・查繼佐《九宮譜定總論・字論》 字有五音，爲唇、爲舌、爲齒、爲鼻、爲喉。

清・江永《音學辨微・九辨翻切》 切字者，兩合音也。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

又《四呼》 開齊撮合，此讀字之口訣也。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卷首《辨反切法》 反字音義與翻同，蓋以下一字之韻翻轉如上一字之音，法所謂以子呼母也，子者即下一字，母者即上一字也。

清・王鳴盛《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夫所謂雙聲者，同母之字也，疊韻則同韻字也。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宋《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轉相協謂之翻，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其實一也。《指南》云：翻即切也，切即翻也。母平韻仄爲切，母仄韻平爲翻，以此爲別，其實一也。案前說最爲直捷，後說母韻平仄之分亦不必過泥。要之，翻切紐三者，其實則一也。至有翻如石激水，切如榨鼈酒之說，直同夢囈矣。論翻切二條。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反切》 反者，音也；切者，韻也。反惟一字，切有四等。

又卷一〇《韻攝》 反者，音也；切者，韻也，反縱切衡。反爲母，切爲子。反祇一音，切有四等，故調反切之法，轉韻不轉音，斯得之矣。行韻法，標射法，不外乎此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一《第二問五聲總論》 所謂四聲者，平上去入也。《元和韻譜》云：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此釋四聲之音也。

又 敢問五聲何謂也。對曰：五聲者，陰陽上去入也。陰者，陰平聲也，其音低而悠。陽者，陽平聲也，其音高而揚。或謂陰平陽平，抑或謂之陰聲陽聲者，皆省文耳。

又卷二《第十一問反切總論》 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

又《第二十二問雙聲疊韻論》 雙聲者，兩字同歸一母；疊韻者，兩字同歸一韵也。

清・徐鑑《音泝・餘論・切韻》 切韻者，以兩字合成一字也。

清・劉維坊《同音字辨・反切辨》 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十問》 何爲切音。答曰：每用兩字，上一字是發言之音，下一字是收回散出之韻，音爲標，韻爲箭，標箭彼此相對，即切音也。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 喉牙齒舌脣，五音也。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反切論》 同音謂之雙聲，同均謂之疊均，雙聲疊均合而反切成焉。《禮部均略》曰：音均輾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集爲《唐均》，乃謂之切，蓋當時諱反字也。今按反者翻也，謂以音均輾轉相呼而成聲；切者，切也，謂以兩字摩盪而成聲。名

雖有二，義實無殊。

又　反切之法，以上一字爲母，下一字爲子，母取同音，謂之雙聲，子取同韻，謂之叠韻，如東字有丁公、丹楓二切，丁與東皆同音同母，所謂雙聲也。公與東楓與東皆同韻同部，所謂叠韻也。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綱領十條》　切韻即雙聲叠韻也。凡字同屬一母曰雙聲，同屬一韻曰叠韻。

清・許惠《等韻學・反切法》　反，翻也；切，砌也。上一字爲音，下一字爲韻，以下一字之音翻成下一字之韻，以上一字之韻砌於上一字之音，成爲某音則讀爲某字。

反本與翻同，讀平聲凡删切，在今《佩文齋詩韻》十三元内，世俗多誤讀上聲凡晚切。切本與砌同，讀去聲其計切，在今《佩文齋詩韻》八霽内，世俗多誤讀入聲七結切。不從翻砌而從反切者，省文也，猶之天幹之幹不從幹而從干，地枝之枝不從枝而從支也。古人反與切不同，或以上爲音下爲韻，或以上爲韻下爲音，今則不分矣。故《康熙字典》以反字不祥，所引《唐韻》《韻會》《廣韻》諸書，皆從切。其法各有不同，或以上一字爲標，下一字爲箭，以箭射標，中於某音，則讀爲某字。

清・陳錦《詩韻釋音・凡例》　反切者，即牙舌脣齒喉之分，以上下兩字相合而成音。

清・種吉山人《四聲韻母・反切解》　既云反又云切者，何也。反者翻也，謂以聲韻展轉相叶而成，故曰反。切者嗟也，謂以兩字磨盪而成，故曰切。名雖有二，義實不殊。

論説

一

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音辭》清・盧文弨補注　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辭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吕覽》《淮南》，許慎造《説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補〕：《史記・王子侯表》上襄嚘侯建，晉灼音内言嚘説。又猇節侯起，晉灼云：猇音内言鴞。《爾雅・釋獸》釋文：猰，晉灼音内言鴞，而外言未見。如何休注《宣八年公羊傳》云：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亦可推其意矣。又《莊廿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爲主，伐者爲客。何休於上句注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於下句云：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皆齊人語也。高誘注《吕氏春秋・慎行論》：闑，闑也。讀近鴻，緩氣言之。又注《淮南・本經訓》：蛩，兗州謂之螣，螣讀近殆，緩氣言之。此所謂徐言也。又注《地形訓》：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余謂如《詩・大雅・文王》豈不顯，豈不時，但言不顯不時。《公羊隱元年傳》注：不如即如，亦是其比。讀若之例，《説文》爲多。他若鄭康成注《易・乾文言》：慊讀如羣公濂之濂，高誘注《淮南・原道訓》抗讀扣耳之扣，類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風，兗豫司冀横口合脣言之，風，氾也。青徐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古人爲字作音，類多如此。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兹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守温韻學殘卷》敦煌卷・伯二〇一二　○辯宫商徵羽角例　○欲知宫，舌居中。○欲知商，口開張。○欲知徵，舌拄齒。○欲知羽，撮口聚。○欲知角，舌縮却。

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卷一《律歷類》　四聲　平開，宫上平，商下平。上發，徵。去收，羽。入閉，角。沈約傳《四聲譜》，周顒注《四聲切韻》。

欲知宫，舌居中。喉音，一曰脣音。季夏，土，宫。欲知商，開口張。齒頭、正齒。秋，金，商。欲知角，舌縮却。牙音。春，木，角。欲知徵，舌拄齒。舌音。夏，火，徵。欲知羽，撮口聚。喉音，脣重脣輕。冬，水，羽。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卷上《中秋品曲》　蓋極填詞家通用字眼，惟《中原》十九韻可該其概，而極十九韻字尾，惟噫嗚數音可筌其全。故東鐘、江陽、庚青三韻，音收於鼻，真文、寒山、桓歡、先天四韻，音收於舐

腭，廉纖、尋侵、監咸三韻，音收於閉口，齊微、皆來二韻，以噫音收，蕭豪、歌戈、尤侯與模三韻有半以嗚音收，魚之半韻，以于音收，其餘車遮、支思、家麻三韻，亦三收其音。

又　出字總訣管上半字面

一、東鐘，舌居中。二、江陽，口開張。三、支思，露齒兒。四、齊微，嘻嘴皮。五、魚模，撮口呼。六、皆來，扯口開。七、真文，鼻不吞。八、寒山，喉没攔。九、桓歡，口吐丸。十、先天，在舌端。十一、蕭豪，音甚清高。十二、歌戈，莫混魚模。十三、家麻，啓口張牙。十四、車遮，口略開些。十五、庚青，鼻裏出聲。十六、尤侯，音出在喉。十七、尋侵，閉口真文。十八、監咸，閉口寒山。十九、廉纖，閉口先天。此訣，出詞隱《正吳編》中，今略參較一二字。

又　收音總訣此下二訣，管下半字面。

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鐘，緩入鼻中。模及歌戈，載重收嗚。模韻收重，歌戈收輕。蕭豪尤侯，也病嗚收。魚模之魚，厥音乃于。皆來齊微，非于是噫。先天真文，舐舌舒音。舐舌者，舌舐上腭也。寒山桓歡，亦舐舌端。音出尋侵，閉口諳吟。廉纖監咸，口閉依然。車遮之音，遏叶平聲。遏，入聲爲哀葛切，平聲爲哀奢切，與車遮音絶肖。若問支思，反切醫詩。醫詩切，即支思之音。惟有家麻，音切哀巴。土音唱捱，勿切衣皆。捱，本衣皆切，今吳中捱字土音，乃是哀巴切，與家麻音絶肖。通了前訣，字面無別。別者，別字也，俗呼白字。記此後訣，字尾清潔。收鼻何音，吳字土音。吳江呼吳字，不作胡音，另有土音，與鼻音相似。閉口何音，無字土音。吳俗呼無字，不作巫音，另有土音，與閉口音相似。舐舌何音，你字土音。吳俗有我儂、你儂之稱，其你字不作泥音，另有土音，與舐舌音相似。以上土音凡四，緣無本字，又無叶切，故借用之。然惟吳俗能喻其音，概之他方，有漠不相通者，姑亦在吳言吳云爾。

又《入聲收訣》　平上去聲，北南略等。平上去三聲之音，南北曲大略相同。入聲入唱，南獨異音。南曲入聲字面，仍唱入音，不照《中原韻》派叶平上去三聲，故與北曲異音。首韻曰屋，音却云何？《洪武韻》入聲，其目有十，屋字乃首韻之目也。嗚乃其音，略類歌模。《洪武》屋韻，與《中原》歌戈模韻，俱收嗚音。曰屑曰葉，音却有説。車遮無兩，哀奢反切。《洪武》屑葉韻，與《中原》車遮韻，其音皆哀奢切。曰質曰緝，音須覈實。噫帶濁聲，齊微彷彿。《洪武》質緝韻，與《中原》齊微韻，共收噫音，但質緝出音，微帶濁耳。曰曷曰合，音須旁叶。叶却平聲，便是捷訣。曷、合之平聲，即曷、合之尾音，故但長吟其字，便是平聲，豈不直捷。韻目有藥，其音何若。丫字土音，方有着落。丫，本於家切。今丫枝、丫叉、丫頭之類，俗呼别有土音，即是藥韻之音。韻目有陌，其音何出。劾叶平聲，轉腔斯得。劾，本胡得切，以平聲叶劾字，即是陌韻之音。韻目有轄，其音何法。家麻帶濁，哀杷其切。《洪武》轄韻，與《中原》家麻韻，其音略同，但家麻音稍清，轄字音爲哀杷切，稍濁。北叶《中原》，南遵《洪武》。北曲字面皆遵《中原韻》，若南曲字面又遵《洪武韻》，故入聲亦從之。詞隱先生有遵制，《正吳編》可考。音韻分清，乃稱合譜。夷考《中原》各韻，涇渭甚清，惟魚模一韻兩音，伯良王氏，猶或非之。然曰魚曰模，標目已自顯著，收于收嗚，混中亦自有分。至若《洪武韻》入聲中覈没忽骨等字，乃與疾七逸一等字，同列質韻，似難概以噫音帶濁收之。又平聲中悲衣池希等字，與思慈時兒等字，共收支韻中，是支思、齊微，並混爲一。音路未清，如此良多。緣夫《正韻》一書，原不爲填詞度曲而設，且按之《皇極聲韻》中，亦有不能不混者耳。伯良祖《洪武韻》改緝《南詞正韻》，必有可觀，惜未得睹也。

又《字母堪删》　今人盡攻舉子業，而字學一脈，幾乎息矣。彼其音關脣、舌、齒、喉，理寓陰、陽、清、濁，儒紳士且弗講，猶賴度曲者僅留緒於聲歌之中，則以儒者工章句，謳者搉音聲，面玷曄則忙不細討，嘯歌則音堪徐度耳。予嘗考字於頭腹尾音，乃恍然知與切字之理相通也。蓋切法，即唱法也。曷言之，切者，以兩字貼切一字之音，而此兩字中，上邊一字，即可以字頭爲之，下邊一字，即可以字腹字尾爲之。如東字之頭爲多音，腹爲翁音，而多翁兩字，非即東字之切乎。簫字之頭爲西音，腹爲鏖音，而西鏖兩字，非即簫字之切乎。翁本收鼻，鏖本收嗚，則舉一腹音，尾音自寓，然恐淺人猶有未察，不若以頭、腹、尾三音共切一字，更爲圓穩找捷。試以西鏖嗚三字連誦口中，則聽者但聞徐吟一簫字。又以幾哀噫三字連誦口中，則聽者但聞徐吟一皆字，初不覺其有三音之連誦也。夫儒家翻切，釋家等韻，皆於本切之外，更用轉音二字，即因煙人然之類。總是以四切一，則今之三音合切，奚不可哉。至若家麻諸韻之本

無字腹者，只須首尾兩音爲切。然又有首尾無異音者，但可以本字入聲當字首，如齊字之頭，止有疾音，疾即齊之入聲也，故齊字可以疾噫兩音唱之，亦可疾噫兩音切之。他如支思、魚模、歌戈，其理總不外是。惟是腹尾之音，一韻之所同也，而字頭之音，則逐字之所換也。如哉腮等字，出皆來韻中，而其腹共一哀音，其尾共一噫音，與皆來無異，至審其字頭，則哉字似兹，腮字似思，初不與皆字之幾音同也。又如操腰等字，出蕭豪韻中，而其腹共一麼音，其尾共一嗚音，與蕭豪無異，至考其字頭，則操字似雌，腰字似衣，初不與蕭字之西音同也。惟字頭有推移之妙，亦惟字頭有涇渭之分，哉腮不溷皆來，操腰細別蕭豪，非此一點鋒鋩爲之釐判也乎。顧其間，有同音也而清濁殊，則亦並字也而陰陽異。如尤本陽字，而頭腹尾爲奚侯胡之音，則皆陽音矣，以尤調憂，乃陰字也，而頭腹尾爲衣歐嗚之音，則又皆陰音矣。字頭難以枚舉，而腹音之在東鐘者，陰則翁而陽則紅。在皆來者，陰則哀而陽則孩。在真文者，陰則恩而陽則痕。在先天者，陰則煙而陽則言。推之各韻，其腹皆然。更稽其尾，亦何獨不然。有嗚即有胡，有噫即有奚，有於即有于，而至於鼻音、閉口音、舌腭音，與夫車遮等韻之有音無字者，曾有不具一陰一陽之理者乎。又況各韻之頭腹尾，何一不分平上去。而其平上去，又何一不分陰與陽者乎。故凡陽字，則當以陽音之頭腹尾唱之。凡陰字，則當以陰音之頭腹尾唱之。轉腔之後，又勿論矣。守此唱法，便是切法，而精於切字，即妙於審音，勿謂曲理不與字學相關也。嘗思當年集韻者，誠能以頭腹尾之音，詳切各字，而造成一韻書，則不煩字母，一誦了然，豈非直捷快事。特中多有音無字，礙於落筆，則不能不追慨倉頡諸人之造字不備也已。抑篇中字頭名相，擬議頗煩。則以三字切法，其腹尾之音，一定不改，而丸轉變化全在字頭，與度曲之音出微渺者迥異，蓋云切非云唱也，第恐將來不審，而愚流之信字頭者，泥作着情之唱，高明之疑字頭者，横加着相之譏，則誤人處在此，訾我處亦在此，於是特作字頭辨解于後，以示疑信之兩非云。

又《鼻音抉隱》　又余嘗按十九韻之音，不特東鐘兩韻，應收於鼻，即閉口、舌腭，其音亦非與鼻無關，試於閉口、舌腭時，忽然按塞鼻孔，無有不氣閉而聲絶者。則雖謂廉纖、真文等七韻，總是音從鼻出，奚不可哉。但其中猶自有辨，蓋舌腭、閉口，唱者無心收鼻，而聲情原向口達，無奈脣閉舌舐，氣難直走，於是回轉其聲，徐從鼻孔而出，故音乃帶濁，婉肖無你兩字土音。吴俗呼無字不作巫音，另有土音與閉口音相似。又有我儂、你儂之稱，其你字不作泥音，另有土音，與舌腭音相似。至庚青三韻，則是開口收鼻，用意爲之，聲響直透腦門而出。故其音較清，又肖吴字土音。吴俗呼吴字不作胡音，另有土音與鼻音相似。試於庚青開口收鼻時，忽然閉口，亦不全肖閉口之音，蓋緣聲情不向口出，盡納鼻孔，故雖閉口，不甚鬱塞，第覺半似吴字土音，半似無你兩字土音。又試於閉口舌腭之收鼻時，忽然開口舒舌，則又絶非庚青收鼻之音，蓋緣音之收鼻，非其本情，故脣關一啓，其音原向口出，不從鼻轉，而細察聲響，全不似吴字土音，亦全不似無你兩字土音，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總皆借徑於鼻，則夫閉口舌腭七韻，尚算收鼻之例，曷云東鐘兩韻，反非鼻音哉。甚矣主人翁之盲於閱譜也。抑今人庚青鼻音，每犯騾收之病，夫庚青，非齊微諸韻比也，齊微諸韻，天然無腹，一出口便轉尾音，即欲緩收，無聲可度，乃若庚青之腹，明明有一恒音則必首腹尾擺得調勻，字方丸轉，今人急急早收，口中便多痕跡，此亦太泥曲譜之故也。夫庚青之有記認而收鼻太早，與東鐘兩韻之無記認而終於不收，豈非病則一般哉。

又《辨聲捷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次兼行。難呼語句皆爲濁，易紐言詞盡屬清。闢脣班豹碧邠剥，舐舌當帝滴都丁。口含呼虎嗚胡故，舌捲伊幽乙謁英。嘴撮尊春書吕出，齒齊之實始時成。正齒止征真志只，穿牙相摘塞箏笙。引喉勾狗鷗侯厄，逆鼻蒿豪好赫亨。腭上囂妖嬌矯轎，舌根機結計堅經。縱脣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詫宅棖。口合甘含咸檻甲，脣開何可我歌亨。字母貫通三十六，要分清濁重和輕。會得這些玄妙法，世間無字不知音。

又《經緯圖説》　前陰陽交互，及三十六母翻切，其妙在於熟呼，即如當字爲都郎切，須口中先呼都郎二字，隨呼都登丹當四字，以極熟爲度。並將篇中諸切，熟誦亦如前式，則凡遇生疎切脚，自能調出字音，有不期然而然者。蓋都郎即當字之切脚，登丹即當字之轉音，轉音者，從上轉

下之過文也。聲籟皆本天然，一經呼唱，則機括圓溜，而天然字音出矣。然此止憑牙舌虛翻，豈無絲毫糊突，什一差謬。

又《音同收異考》 嘗就十九聲韻，閒中聊一題評，東鐘桓歡，無啓齒張牙之字。江陽家麻，少含脣斂舌之音。歌戈似與模韻相通，但滿呼半吐殊唱。模韻滿呼，歌戈半吐。齊微雖與魚音若近，奈撮脣嘻口殊聲。魚韻撮脣，齊微嘻口。庚青諸字，舌不舐腭，真文一韻，鼻鮮舒音，皆來莫太張牙喊，疑犯家麻口法。先天若過開喉唱，愁他像却寒山。支思韻內，難求嘹嚦之聲。蕭豪韻中，不發沉幽之籟。車遮尤侯與寒山，何曾撮口出字。監咸廉纖與尋侵，勿言開嘴收音。故東如舐腭，與敦相彷。江不收鼻，家字何分。齊收于，聽去半疑徐字。支收噫，唱來全是知音。桓太張喉，乃訛還字。模如撒口，遂與麻同。韻韻各成口法，聲聲堪着推敲。至於出口一而含舒略判，收音等而輕重微懸，則如蘆不同羅，祖非類左，誰辨歌戈模韻之攸分。奸固非堅，晏亦非燕，孰解先天寒山之迥別。

又《同聲異字考》 昔詞隱謂廉纖即閉口先天，監咸即閉口寒山。若非聲場鼻祖，焉能道此透闢之言乎。夫先天口氣，既異寒山，則廉纖唱法，自殊監咸，故扯口張喉，仍上下附鈐於此。

明・呂坤《交泰韻・凡例》 平聲先急促而後悠長，故平聲以入子切。入聲先悠長而後急促。

明・張位《問奇集・六書大義》 辨聲音要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並兼行。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詞盡屬清。脣上碧班邠豹剥，舌頭當滴帝都丁。撮脣呼虎烏塢污，捲舌伊幽乙意英。閉脣披頗潘坡拍，齊齒之時實始成。正齒止征真志只，穿牙查摘塞箏笙。齒脣分敷方奉復，鼻脣工貢故官肱。引喉勾狗鷗鴉厄，隨鼻蒿毫好赫享。上鄂囂妖嬌矯轎，平牙臻櫛怎詵生。縱脣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詫宅棖。含口甘含鹹檻呷，口開何可我歌羹。大抵宮商角徵羽，應須紐弄最爲情。世間理義皆如此，目是人心不鮮明。

又　辨五音訣　欲知宮，舌居中。喉音。欲知商，開口張。齒頭、正齒音。欲知角，舌縮却。牙音。欲知徵，舌柱齒。舌頭、舌上。欲知羽，撮口聚。脣重、脣輕。

明・桑紹良《青郊襍箸・聲韻襍箸》 四科者，音有四等，重、次重、輕、極輕是也。如元部官捐干堅同爲宮音，而重輕不同。他韻準此。肰每部內有四科全具者，有三科二科一科者，不可一律論。

明・王驥德《曲律》卷二《論平仄第五》 反切之法，經緯七音，旋轉六律。釋氏謂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言相通也。

又　蓋平聲聲尚含蓄，上聲促而未舒，去聲往而不返，入聲則逼側。

明・釋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 訝四聲　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遠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明・葉秉敬《韻表・刻韻表序》 凡聲皆生於竅。天地，太虛之大竅也；風雷，天地之大聲也。人身之中凡有九竅，而聲音之妙，一竅於口而出，一竅於耳而入。使有口而無耳，則如聾者不自聞其聲，語言應對亦溷濁而不明矣；使有耳而無口，則如瘖者第以形語聲聞喧聒，雖對面而不聽矣。故口耳兩竅相須以成聲音之用，而論其獨重之權，則口其君也，耳其佐也。非獨耳以佐之，即目亦其佐也。方赤子之始生，惟有啼號之一聲，其聲不兼齶舌脣齒而單任喉，其喉不兼曉匣御而單任影。影母麻韻下等爲鴉，上等爲〇安巴切。〇之一聲似哇而非哇，哇半合脣，祖宗在泓舸之派；〇不合脣，祖宗在㤅安之派。此其最初第一聲，純乎喉而專屬於影，純乎天而不雜以人，耳無所用其聽，而目無所用其視者也。及其孩提之際，目視父母之言笑，耳聽父母之音聲，習而熟之，漸次而作一二聲矣。其聲兼喉之曉匣影御而出，曉之哈〇，哈巴切口。匣之孩〇，孩巴切。影之哀〇，即前安巴切。御之皚〇，艾巴切。盤桓於喉間矣。其聲漸循齶之見溪羣而出，見之〇該賅切。〇該麻切。溪之漚〇，可麻切。羣之〇揎能切。〇，揎麻切。鼓動於齶上矣。齶與喉最相近，氣所取徑最便，故其聲亦最先。已而能用舌以伸縮之，然後低打平聲。而有舌音。已而能用脣以翕張之，然後逋巴而有脣音。已而漸生齒以咀嚼之，然後枝檀而有齒音。已而漸長漸學，合諸音以遞出之，然後見溪羣瑞之三十字母，庚經觥扃之四派，祖宗縱橫，會合以成其音。此人身從有生來口中生聲之次第也。聲則備矣，豈便有其字哉。有聲而無字，此則人身中先天文字云耳。先天文字吐於嬰孩之口，後天文字成於羲頡之手。

（茶）〔義〕頡者，師嬰孩者也，而豈以鳥跡爲師哉。義頡往矣，吾無從而問字矣。而義頡之師嬰孩在焉，吾亦師嬰孩而字聲徹矣。顧所謂嬰孩者，不能自作主宰而一憑其所生之父母以爲師。父母生於江南則南其音，生於江北則北其音。昔人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薊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始於爲嬰孩，終於爲父母，而設教於老師宿儒，總爲地方風氣所束，鄉黨口吻所沿。其學問或老而愈進，而其喉舌則老而愈哽，故有胸包千古，日誦萬言，而口頭之音猶爾訛雜者。是則點畫形象書之帝上者易考，聲音韻律翻之舌上者難精。今欲合舌上於帝上，目視其點畫形象而口辯其聲音韻律，豈非合先天後天之文字而俱備者乎，豈易言哉。

又《凡例》　右前數書，其所分別牙舌脣齒喉，分屬角徵宮商羽者，犂然臚列矣。第《韻會》以脣爲宮，《等韻》以喉爲宮，《韻學集成》又微有所去取。家築一宮牆，人持一椎鑿，議論紛紛，何時定也。愚謂牙舌脣齒喉之分別未盡口中方位之妙，而宮商角徵羽之分屬亦似皮毛影響之談，何也，見溪羣舊稱牙音，今人人口中皆有牙也，試以見溪羣反復誦之，又以見等公韻貢穀、溪等空孔控哭反復誦之，果與牙有關涉否。牙在口中可以近取，而尚影響如此，況於宮商角徵有不疑似而混淆者乎。揆厥至理，當知音之發也竅於喉，根於舌，關防於齒牙，包裹於脣吻。每一音呼則喉舌脣齒一齊俱至，豈有用舌而喉都無與，動齒而舌不相關者哉。是知古人分辯牙舌、界別脣齒，政爲權立法門，梯航後學，然使考字者反因是而狐疑，則不如掃而去之。第以三十字母分其陰陽，出納之分半出半納之，微以四派祖宗，別其庚經觥扃之入，根巾昆君之出，然後以三十韻表縱橫熟讀，聲氣之元自在吾口舌間。此近取諸身之法，羲皇得之以畫卦，而愚生得之以審音，是故易爲心畫，而字爲心聲，愚未見其道之殊也。或曰：昔人分牙舌脣齒喉半舌半齒以合於角徵宮商羽半徵半商之七音，今如子之言則諸説者可盡廢耶。曰：牙在兩旁，而見經堅、溪輕牽、羣擎虔近上齶而出，謂齶猶似，謂牙則非。且見溪諸聲本不專屬於齶，其氣發於咽喉，動於舌，本脣吻之間、齒頰之際合舉效力而纔有此聲，第以其偏屬於齶處多，而他處止稱夾輔，故齶爲君則舌脣齒喉爲臣，舌爲君則齶脣齒喉爲臣，君臣合德，乃成此音，而臣無其功，功歸於君，故借言齶舌脣齒喉以分五音者，正爲日用。不知之徒無所依傍靠著，難以學韻，故指點其最重之處，以爲舌爲脣爲齒爲喉，而舌脣齒喉之暗兼者固默以待人之自悟耳。若大聰明人，既了知聲氣之元信口成韻，各各得所，又何必呼此字則曰是脣是舌，呼彼字則曰非脣非舌如此乎瑣瑣哉。若夫七音之説，愚有以見其不然者，蓋嘗以《琴操》而知之。如《陽春》爲宮調，《猗蘭》爲商調，《關雎》爲徵調。古琴有聲無詞，即如《關雎》一操，未嘗直用關關雎鳩之詞拊弄於絃間也。借云絃間拊弄，總不出關關雎鳩之意，則《關雎》固徵調耳。徵音依《等韻》屬端透定泥，今以《關雎》首章十六字歌之：關○慣刮，見。雎且覷○，清。鳩九救△，見。才在在□，從。之紙寘○，照。洲帚呪△，照。幺窈要△，影。逑窕糶△，透。春○○淑，審。袍女女△，泥。君攘攘橘，見。咨子恣○，精。蒿好耗○，曉。逑臼舊△，羣。此十六字，惟一窕字屬透，女字屬泥，是爲舌音合於徵耳，其餘十四字皆兼搭齶脣喉齒之音，是何以一《關雎》之徵調而不純用徵音之字哉。又如《徵招》《角招》之詩曰：畜君何尤。畜舊音許六切，屬喉音曉母，朱子音蓄，畜屬齒音穿母，何屬喉音，匣母。尤屬喉音御母，惟君字屬齶音見母，似與《角招》偶合，而與《徵招》全不相干。就使單屬《角招》，何不專用見母，而且兼曉穿匣御諸母也，乃知宮商角徵羽各統三十字母。如宮音兼有齶舌脣齒喉五者之音，而商音、角音、徵音、羽音亦各有之，定非以脣偏屬宮，舌偏屬徵，而截截然分五音也。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問答》　重音者，自喉内强吹而出，氣至口之外也。

又　問曰：同鳴有能輕而不能重者何。○答曰：以極輕不容喉吹之强，試之自明。

又　中國五音之序曰清、濁、上、去、入，但極高與次高相對，極低與次低相對，辨在針芒，耳鼓易悟。

明・程元初《律古詞曲賦叶韻統・凡例》　沈韻仄聲不分，唯分上平下平。上平者以其聲氣多從㠯出，下平聲其氣從舌上出。

明・陳蠀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五音》 宮商角徵羽　風雷者，天地之聲也，而五音出焉。雷之出地而奮也，殷殷隆隆，沈厚渾雄，在下震動，是之謂宮。瑲瑲鏘鏘，勁明凝長，辟歷四達，是之謂商。剝剝啄啄，中平端確，質直而收，是之謂角。亹亹哆哆，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是之謂徵。舉舉翊翊，高徹遠去，細小而清，是之謂羽。風之散布空中也，如牛鳴窮中，雷鼓隆隆，是之謂宮。如咽流沙，如集蜚羽，如叩鐘磬，如離羣羊，是之謂商。琅琅千人語，悲哀亦啾唧，如哺如呼，雉雊登木，是之謂角。奔馬駸駸，炎光熇熇，駭豕豨豨，是之謂徵。如水揚波，激氣相磋，如擊溼鼓，如麋鳴子，是之謂羽。宮之音厚重，商之音敏捷，角之音堅貞，徵之音迭起，羽之音輕搖，皆天地自然之音也。天地之氣，出於土囊之中，以漸鼓動，而風雷出焉。

牙舌齒脣喉　聲出至牙，縮舌而躍，張齒湧吻，通圓實樸，平出於前，是之謂角。聲出至舌，齒合脣啓，回縵舒遲，迭振以起，自邪降出，是之謂徵。聲出至齒，口開齶張，騰上歸中，明達堅剛，雖出若留，是之謂商。聲出至脣，齒開吻聚，清微迥亮，飄振以舉，若留而去，是之謂羽。聲出於喉，合口而通，麤大沈雄，舌則居中，自內直上，是之謂宮。前五音以尊卑爲序，此五音以四序爲序。土王四季，附於末也。人之氣出於肺口，以漸鼓動，而聲音出焉。

又《三十六韻母》 公穹奇魚。句。都透乖臺泥皆，讀。追鍠酡孃文。句。精恩餐橙心邪。刪還，讀。旃穿牀禪蕭梢歌句。波滂竝陽光。茫，讀。非敷奉微麻遮庚青句。轟侯幽淫。句。廉。句。臁。句。

角爲牙音　公穹奇魚　其氣平以直，其聲防以約，其和去聲。清以靜，自肝交於脾，而通於鼻，始終會於舌牙者也。

徵爲舌音　都透乖臺泥皆追鍠酡孃文　其氣厲以舉，其聲貶以疾，其和遞以續，自心交於脾，而通於目，始終會於齒舌者也。

商爲齒音　精恩餐橙心邪。刪還，讀。旃穿牀禪蕭梢歌句。　其氣剛以安，其聲揚以明，其和奮以斷，自肺交於肝，而通於口，始終會於齒際者也。

羽爲脣音　波滂竝陽光茫非敷奉微麻遮庚青　其氣振以微，其聲虛以清，其和輕以遠，自腎交於髓，而通於耳，始終會於脣吻者也。

宮爲喉音　轟侯幽淫　其氣沈以洪，其聲弘以舒，其和敦以柔，自脾交於心，而通於舌，始終會於喉分者也。

變徵爲半舌音　廉　氣聲和，同徵音。

變宮爲半喉音　臁　氣聲和，同宮音。

記曰：氣形於聲謂之變，變即和去聲也。凡發一字謂聲，聲有所來亦有所往。《樂府雜録》曰：善音者先調其氣，細緼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如抗如墜，纍壘貫珠出至喉者，氣也。噫者，聲也，貫珠者，和也，松陵沈君徵所謂字頭字腹字尾稍合於此。知此然後可以窺韻母。

韻母者，既創定《經緯圖》，挨取三十六字，以立韻母，所以發人本有之元音，引人自具之喉舌也。取一字爲翻切之韻，而以三十六字爲母呼之。則橫得全韻；取一字爲翻切之母，而以三十六字爲韻呼之，則直得同母。千二百九十六聲，有字無字，無不條貫。從平聲順呼，上去入三聲亦無不條貫。此三十六韻母，實爲韻學字學入門之要。考之欲精當，讀之欲純熟，內十六聲，有聲無字，用翻切得之。別有詳説於後。

又《七音清濁》 每音分爲清濁，七音又本自爲清濁，何以知其然也，宮內開而呼，商依齒而呼，聲皆近而抑，然喉在內齒在外，故喉聲極濁爲宮，齒聲次濁爲商也。羽振脣而呼，徵振舌而呼，聲皆遠而揚，然脣在外，舌在內，故脣聲極清爲羽，舌聲次清爲徵也。至角則按牙而呼，半開半闔，聲橫出而內入，故爲中聲也。審己之聲以合物，而外聽益明；察物之聲以合己，而內聽益精。心耳入微，迺協元韻矣。

七音清濁圖

純濁	次濁	中	次清	純清
宮變宮	商	角	徵變徵	羽

又《貞下起元》 四聲之經，以角、徵、商、羽、宮、變、徵、變宮爲序。

四聲之緯，斟酌唐宋元韻正韻，考之古昔，參之天然，分者分之，合者合之，其爲開齊撮合諸韻，以相近之聲爲序。其閉口四韻，無相近之聲，從來序於末位，其爲開齊撮合四等韻轉音，各爲一等，絲毫不相假借，稍移兩字，便爲別韻。其閉口今兼槭甘四韻轉音，則有不同。今兼槭三韻依閉口金兼轉音，甘爲終韻，乃用開口庚干轉音，而旋收閉口。夫閉口原隸羽音三十六韻，而羽音止居其四，又每一韻至羽音，則有聲無字者多，有字者少。邵子所謂冬則閉而無聲者也。閉極則開，水窮木長，是亦貞下起元，消息自然之理也。

角韻爲開口音，春也。舉其綱曰：　垓根干高，歌岡庚鉤，其音有八。垓音實而遠，根音鬱而深，干音安而舒，高音豪而放。歌音寬而安，岡音挺而硬，庚音悠而亮，鉤音曲而厚，總以安舒悠亮者爲勝，天然開口，出於庚干，而不能外也。鬱而深之根，發氣以之亦天然。

徵韻爲齊齒音，爲捲舌音，夏也。舉其綱曰：　基皆巾閒堅驕江遮京糾，其音有十，基音微而噫，皆音尖而卑，巾音細而起，閒音捲而收，堅音鏗而確，驕音彎而竭，江音鏗而颺，遮音咽而散，京音升而盈，糾音幽而折，總以細起鏗確者爲勝，天然齊齒，出於巾堅，而不能外也，微而噫之基，則發氣以之亦天然。

商韻爲撮口音，秋也。舉其綱曰：　朽居均涓，其音有四。朽音拘而斂，居音吁而守，均音匀而靜，涓音閒而圓，總以匀靜閒圓者爲勝，天然撮口，出於君涓，而不能外也。匀而靜之均，發氣以之亦天然。

羽韻爲閉口音，冬也。舉其綱曰：　今兼槭甘，其音四。金鄰於巾，兼鄰於堅，槭鄰於閒，俱發氣於基，但旋閉口，故聲少，而收和於音，於鹽，於韽，則多。轉音皆金兼。甘鄰於干，發氣於根，開口轉閉，故聲長，而收和於諳則短，轉音同庚干，冬之餘也，所謂貞下起元也。

宮韻爲合口音，爲混音，四季也，舉其綱曰：　公姑乖圭昆官關戈光瓜肱，其音十一。公音正而大，姑音婉而訥，乖音放而迴，圭音旋而平，昆音滿而和，官音潤而邃，關音撦而收，戈音咽而潛，光音揚而冒，瓜音誇而守，肱音混而耿，總以滿而和潤而邃者爲勝。天然合口轉音，出於昆官而不能外也。婉而訥之姑，發氣以之亦天然。

前人已有經堅轉音一路矣，未知出孫炎與否。齊齒則得之，通於他韻則牽强不中，因不能遍通等韻。又立十三法門，何如《統韻》止一音和，因創爲五聲轉音，不待思索，隨口命中，皆取於《統韻》平聲三十六之十，豈非人人天然，人人同然，人人當然者乎。天然者，天命也。同然者，率性也。當然者，修道也。雖曰非天之所命不得也，非性之所率不得也，非教之所修不得也。

王元美世貞。曰：　楊用修謂七始即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舌齒脣喉之外，有淺深二音故也。沈約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祕傳之妙。然辨音雖當辨字多譌，蓋偏方之舌，終難取裁耳。即無論約，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畯婦女之所就乎，而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矛盾，至於叶音，真同缺舌，要之爲此格，不能捨此韻耳。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元美先生論韻，歸諸天地中和之氣，已見得有不天淵、不矛盾、不缺舌者在也。韻學全逗聲光矣。

高寓公承埏。曰：　四聲經緯，聲韻出之天然，五音省括，唱和因於口角，七音歸諸五等，五等本諸十韻，十韻從經緯出耶。抑經緯從十韻出耶。古今億萬人，同此經緯，同此省括，謂古無此法，已有經堅輕牽之一等。古既有此法，何遺此開撮閉合之八韻，迺知天地自然有此元聲，特造韻者，無經緯，不立標領七音之名目，唱和者，曉齊齒，已伏五等省括之樞機，有省括五等之天然，信經緯四聲之畫一。談韻者，説分説合，儘入玄微。觀此圖，指濁指清，不過平淡，請以陳子《統韻》，質之古今億萬人可也。寓公先生載籍甚富，研極天人，謨侍先人後，詢及韻學，相與討論竟日，無齟齬者，次以拙著求政，反覆點竄，標前所論於上。俯仰今昔，不無人琴之感焉。

又《字必三合》　每發一字，必有氣聲和三者，混合成音，而氣則首尾貫足，見前韻母條下。今細疏之。氣先至，遏而徐出，將發而爲聲之際，有一點鋒芒，他人若聞若不聞也者。如合口韻，公字若姑，空字若枯，以至戎字若日模之類，于是出而爲聲，聲足而舞於牙舌齒脣喉之閒，舞足欲息，徐徐收入，收入之餘，他人又若聞若不聞也者。如鐘鼓擊齊

已歇，逼耳審之，鐘鼓之内，尚有餘聲，此若聞若不聞者。氣之收也，呼者自知，他人不覺，如是一字，始有十分清圓，玩下數段始見。

又《七音發氣》 開口韻凡八，皆發氣於根韻，捲舌韻同。

齊齒韻凡十一，皆發氣於基韻。

撮口韻凡五，皆發氣於居韻。

閉口韻凡四，三皆發氣於基韻，一發氣於根韻。

合口韻凡十，皆發氣於姑韻。

混音韻凡二，一發氣於姑韻，一發氣於居韻。

其基姑居根之自爲韻也，即以其本韻爲發氣。震疊以出之，而每韻三十六音，一一根其發氣之韻，於每韻爲發氣焉。

右指平韻之發氣也，至上去入三聲，從平聲等貫者，一一如平聲之發氣焉。但基姑居根同於他韻，不如平聲本韻，用震疊以出者矣。

凡發氣之字，所謂似有如無，俄呈忽隱者也，不可謂之字，不可謂之字頭，但可謂字之發氣而已。發氣之目，凡一百四十有四。

又《七音正聲》 凡牙舌齒脣喉半舌半喉之字，既發其氣矣，氣足而出之欲暢達，欲清亮，各歸本音，迺謂之聲，迺謂之字腹。然既暢達矣，尚有稜角而未圓；既清亮矣，尚有高出而未返。是以貴於收和歸宫也。

又《七音收和》 春夏秋冬，無一不王於土，牙舌齒脣，無一不攝於喉。是故每音之收入也，遇清音，則收本韻宫之純清；遇濁音，則收本韻宫之純濁。如公空東通收宫音翁，蟲叢蓬蒙收宫音紅。宫之次清收純清，宫之次濁收純濁。直從發氣之始，貫而成聲出字。既出字，而此氣徐徐收入，歸於本宫純清純濁而止。仍若似是而非，欲呈徐隱者，然不可謂之字，不可謂之字尾，但可謂字之和去聲。氣而已。和氣之目，凡二百八十有八。惟如是，故每字必有三合，聲音之所以趨於正也。然音雖三合，而氣自渾然一貫，歸於清圓靜定而止。學者若悞認有頭有腹有尾，是三件裝成，則聲音繁碎，不爲渾化矣。通於字音氣聲，和之三合，斯可語於曲音之四合。蓋曲音餘響，又有彼摇曳冗長者爲之尾也。別有細論。

又《鼓舞九》 五音之聲，不能遽發，先是氣焉，滿足而後出，所謂鼓也。不音之聲，不能遽收，隨有和焉，委婉而後止，所謂舞也。有字無字，音盡皆然。

又《三合十》 音必三合而後完，即上所謂氣也、聲也、和也。如公聲也發氣爲姑，收音爲翁之類。有字無字，三合皆然，詳見前。

又《審字母三》 審字母則七音晰三十六字，依前句讀法讀之，亦須辨其此爲角牙音，此爲徵舌頭，舌上音之類。又于一韻中，分其純清、次清，純濁、次濁，一一確當，然後取《經緯圖》四聲，各加字母於末五字讀之。如公韻貢谷見，空孔控酷谿，以至隆〇弄祿來，戎〇〇〇日是也。讀一韻了，又復一韻，以至甘韻腷〇〇〇日而止。亦須想像此爲角牙音，此爲徵舌頭、舌上音之類。又須以字母辨，細參之，則韻中正音，隨母考定，音漸能歸母，聲漸趨純正矣。

又《字母辨》 疑屬牙音，北音入喻。前人并欲删去疑母，至南人亦有牙齦木强，不能確讀者，如魚爲余，牛爲尤，危爲幃。蓋疑音斂喉逼腭，折下乃得清圓，優人登場，絃索雄勁，何如喻之，舒喉發響，直出遂成繚繞，所以疑母中州迸去，後人遵焉。此疑與喻之當辨也。

徵商之相犯者，在舌上入於正齒，如徵之知，與商之支。徵之痴，與商之羡。徵之儔，與商之愁。徵之釀，與商之鯈。學者有商之正齒，無徵之舌上。南曲有徵之舌上，北音總商之正齒。舌齒分，則徵商自辨。要知唱舌音，齒不相著。鼓音時，齒離二分，舞音時，齒離三分。唱齒音，舌却而懸，鼓音時，齒微著。舞音時，齒離一分。又從來音切混用，且有併去徵音舌上、同收商音正齒者，此知與照、徹與穿、澄與牀、孃與禪之當辨也。

泥孃二母，徵音既同，次濁又同，最易相犯。唱泥母，鼓音時，舌動，而舞在舌端。唱孃母，鼓音時，舌靜，舞在舌上，而入於喉鼻。二母雖次濁，泥輕而孃尤輕，此泥與孃之當辨也。

孃母中，如尼字爲輕次濁音，乃《字彙》音泥之重次濁音，直以泥字音之，非也。然三十六母之中，孃母尤爲難定。泛然辨之，似屬可省。蓋重舌則爲泥，屬泥母，輕轉則爲疑，屬疑母，直發則爲夷，屬喻母，畧帶齒喉則爲而，屬日母。而字正音，不如今人所呼撬舌之聲，其正音近於

時音，但時音爲正齒，而音爲半喉，此是禪與日之別。而音既定，則孃斯不渾齒喉。舉一孃母，而疑泥禪喻日五母犯之，所以孃母最難定也。然必何以定之，曰：孃母，屬舌上音，把定舌上，則不犯牙音、舌頭音、齒音、喉音、半喉音之五者，而孃母得矣。舉一尼字，靜細調之，又取狃字、糅字、恧字，仍如此調之，始見孃母之必不可省。凡係孃母之聲，無不辨矣。

禪日二母，亦易相犯。唱禪母，鼓音時，齒微著，舞音時，齒開一分。唱日母，鼓音時，齒不著，舞音時，齒離一分。等韻及前人，俱以日母爲半齒，屬半商。又曰：半商徵音，無論七音無變商，不合於樂。今日母少帶齒音，與禪母何異乎。沈君徵審於音律者，既以余所刊《經緯圖》《省括圖》，入《度曲須知》中，乃日母變宮下，仍蹈夫半齒，他人何望焉。

重脣四母，如洪濤之疊波。輕脣四母，如颺颸之飛霙。重脣麤而易辨，輕脣細而難明。唱非母，鼓音時，氣先聚，而齒點吻外。舞音時，吻開而不收。唱敷母，鼓音時，氣半聚，而脣齒齊送。舞音時，吻聚而低回。唱奉母，鼓音時，氣直出，而齒點吻內。舞音時，吻聚而徐已。唱微母，鼓音時，氣婉吐，而齒點吻外。舞音時，吻張而急止。此輕脣四音之當辨也。

匣屬喉純濁，南音入喻，儒者爲多。如雄爲容，奚爲移，回爲幃，蓋喉屬宮音爲濁，匣又爲喉之純濁。鼓音於深邃沈伏之下，而不能即升。舞音於喉腭鬱繞之際，而不能外出。三十六母中，濁之最濁，下之又下者，所以南人易於就喻之揚，北人易於發匣之伏。唱匣母，鼓於喉內。舞音時，撬舌之中，激齒以送。唱喻母，鼓於喉外。舞音時，撬舌之旁，逼牙以收。此匣與喻之當辨也。

三十六字母辨，而三十六韻母無不辨。字母辨，凡聲皆辨。五千二百八十四之聲，統於百四十四韻，百四十四韻，統於三十六韻，三十六韻統於三十六韻母。三十六韻母，統於三十六韻綱，韻綱統於文字聲音祖，聲音之道盡此矣。

天地之五行，有生尅，人口之五音，亦有生尅。角爲木，爲肝，爲牙。徵爲火，爲心，爲舌。商爲金，爲肺，爲齒。羽爲水，爲腎，爲脣。宮爲土，爲脾，爲喉。是故鼓角音，聲舞於牙，而喉阻，木尅土。輔之以脣。水生木。鼓徵音，聲舞於舌，而齒遠，火尅金。輔之以牙。木生火。鼓商音，聲無於齒，而牙肅，金尅木。輔之以喉。土生金。鼓羽音，聲舞於脣，而舌帖，水尅火。輔之以齒。金生水。鼓宮音，聲舞於喉，而脣含，土尅水。輔之以舌。火生土。一以其所制，一以其所生也。此造化自然之祕，日用由之而不知。夫豈有所造作於其閒哉。自謨洩之，益見五音之鼓舞，一一不謬，學者辨之，不可不精也。

又《廣華嚴字母》　又釋家謂其教有二合三合音，儒家無有。從來吾儒細論聲音家，原不多見，豈能窺至二合三合。不知每發一音，必有氣聲和，渾成一片，音始圓妙。前論已詳，後列一圖，無音不三合者。其根韻爲開口，居韻爲撮口，基韻爲齊齒，姑韻爲合口，若閉口則或从基韻，或从根韻，皆發氣即成聲。宮音之影清从清，匣濁从濁，皆成聲，即屬和似二合耳。列圖瞭然，玩誦自解。

又卷二《通釋下・釋義》　訂正字母　統則無所不統矣。假令韻母三十六聲，聲聲有字，易見聯絡，且非口授不明；其如三十六聲中有聲無字者至十七，觀者焉能發響得當耶，故仍用字母三十六。今細攷定其音如左。

【角音】【四】

【見】見覈見巾堅見，【齊齒】發氣於基，出聲高亮而收宴。

【溪】溪支溪炊牽溪，【齊齒】發氣於溪，出聲尖揚而收義。

【羣】羣諄羣羣權羣，【撮口】發氣於渠，出聲捲抑而收匣諄。若讀如南音裙衫之裙便悞，讀如曲音荊釵裙布之裙纔是，則收聲爲匣諄。不失收爲雲矣。如衢、如奇、如逵、如勤，以至貫於此母百四十四聲，等音皆正矣，曲家謂之撇嚾。

【疑】　疑支疑銀言疑　【齊齒】發氣於疑，出聲搖漾而收移。曲音無此母，直呼爲喻母之移。如顒爲容，倪爲移，魚爲余，牛爲尤。仄聲盡然，不可從。以上角四母，其氣平以直，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自肝交於脾，而通於鼻，始終會於舌牙者也。是故鼓角音聲舞於牙而喉阻，木尅土。輔之以舌，木生火。一以其所制，一以其所生也。後同。大畧已見

一卷，細繹於此，便人靜想。

【徵音】【八】

【端】 端桓端敦端端 【合口】發氣於都，出聲搓舌圜遠而徐收剜。

【透】 透后透鼕灘透 【開口】發氣於吞，出聲點舌而後撬舌以收蔥。

【定】 定敬定定真田定 【齊齒】發氣於題，出聲推舌直下以收脛。

【泥】 泥支泥泥真年泥 【齊齒】發氣於泥，出聲微噓沈下，振舞以收移，若同南音爲宜，與疑母奚別。

【知】 知支知珍遭知 【齊齒】發氣於知，出聲抵舌兩旁，□分於齶，舞收伊舌上而徐已，不與照母之字同。之字舞於正齒，知字舞於舌上。

【徹】 徹屑徹寘梴徹 【齊齒】發氣於癡，出聲亦抵舌兩旁，四分於齶，舞收謁於舌上。但知母虛舌上，緊狹而力從下逼，徹母虛舌上，稍開而力從直送。

【澄】 澄青澄陳纏澄 【齊齒】發氣於馳，亦抵舌兩旁，二分於腭，徐收盈，而送升於鼻。不與牀母傖字同，傖字舞正齒，澄字舞舌上，俗作澄。

【瀼】 瀼陽瀼紉瀼先瀼 【齊齒】發氣於尼，出聲亦抵舌兩旁，一分於腭，輕收陽而漾於喉鼻。瀼本作孃，但孃字久失正音，不讀同疑母，則讀同泥母。上瀼字本半喉音日母，雖非本母正音，猶不太遠。若以女字尼字，則與讀孃字同病。蓋女字正音近日母，汝尼字正音近禪母，時世人久陷坑塹，提正反爲叱異。以上徵八母，其氣厲以舉，其聲貶以疾，其和遞以讀，自心交於脾而通於目，始終會於齒舌者也。是故鼓徵音聲舞於舌而齒遠，火剋金。輔之以牙。木生火。

【商音】【十】

【精】 精青精津箋精 【齊齒】發氣於齎，出聲尖高，逼齒而收英，直送於鼻。

【清】 清興清親千清 【齊齒】發氣於妻，出聲堅高，逼齒而收英，轉送於鼻。

【從】 從冬從從諄全從 【撮口】發氣於徂，出聲抑下，撮吻甬齒而收容。

【心】 心侵心心暹心 【閉口】發氣於西，柔上點齒，而收音閉口靜舞。

【邪】 邪遮邪邪真涎邪 【齊齒】發氣於〇，邪支。出聲軟下畧送齒而收耶，舞於喉鼻閒。

【照】 照嘯照真旃照 【齊齒】發氣於支，出聲平高，端齒而縮舌收要，不與知母同聲。

【穿】 穿元穿春穿穿 【撮口】發氣於春，出聲聚吻激齒而收淵，不與徹母同聲。

【牀】牀光牀牀牀文桓。 牀 【合口】發氣於鉏，出聲口張輔聚而收王，不與澄母同聲。

【審】審軫審申羶審 【齊齒】發氣於詩，出聲聚吻穿齒而收飲，不與心母同聲。

【禪】禪先禪辰禪禪 【齊齒】發氣於時，出聲輕垂靜攝而收延，不與瀼日二母同聲。以上商十母，其氣剛以安，其聲揚以明，其和奮以斷。自肺交於肝而通於口，始終會於齒際者也。齒頭五出收居，上齒正齒五送氣於齒外，是故鼓商音聲舞於齒而牙肅，金剋木。輔之以喉土生金。

【羽音】【八】

【邦】邦唐邦祊邦。寒。 邦 【開口】發氣於〇邦恩。出聲決脣掀頤而收航影唐。

【滂】滂光滂歕潘滂 【合口】發氣於鋪，出聲合口潰脣掀頤而收〇。曉唐。

【竝】竝靜竝貧榓竝 【齊齒】發氣於皮，出聲輕閟彈脣伸頤而收媵。

【明】明青明民眠明 【齊齒】發氣於靡，出聲微閟分脣斂頤而收盈。

【非】非支非非非真先。 非 【齊齒】發氣於非，出聲淺發點脣垂頤而

收伊。

【敷】敷模敷芬敷桓。敷　【合口】發氣於敷，出聲淺發聚口斂脣送頤而收嗚。

【奉】奉腫奉奉奉諄元。奉　【撮口】發氣於〇，奉諄。出聲淺發聚口湊脣升頤而收〇匣腫。於鼻。

【微】微支微微微真先。微　【齊齒】發氣於微，淺出聚口拊脣送頤而收移於鼻。讀作帷者，北音也，不從。以上羽八母，其氣振以微，其聲虛以清，其收輕以遠。自腎交於髓而通於鼻，始終會於脣吻者也。是故鼓羽音聲舞於脣而舌帖，水剋火。輔之以齒。金生水。

【宮音】【四】

【曉】曉小曉欣軒曉　【齊齒】發氣於希，出聲抵腭繞喉而自收曉。

【匣】匣合匣匣侵嫌匣　【閉口】發氣於奚，深出帖舌拖喉而自收壓。

【影】影靜影因煙影　【齊齒】發氣於伊，出聲急發射鼻逼喉而自收影。

【喻】喻遇喻雲圓喻　【撮口】發氣於余，出聲緩發聚脣噎喉而自收喻。以上宮四母，影曉爲深喉，匣喻爲淺喉，序次當影曉匣喻，清濁自分。其氣沈以洪，其聲弘以舒，其和敦以柔。自脾交於心而通於舌，始終會於喉分者也。是故鼓宮音聲舞於喉而脣含土剋水。輔之以舌。火生土。

【變徵音】

【來】來哈來棱蘭來　【開口】發氣於來，出聲半響於舌，而舌帖逆升於喉而喉舞，是謂變徵。

【變宮音】

【日】日質日人然日　【齊齒】發氣於而，起響於喉，而喉靜輕出於喉而舌搖，是謂變宮。上二母變徵同徵，變宮同宮，其發氣出聲收和爲所制，爲所生，皆如之。按而字日支切，不作今人撝舌之音，近若如字，古星隕而雨，望道而未之見，不但音近，亦且義同。今人讀唱皆屬粗鄙，遠於中和。試以而字作全韻，音不能發，反可哂也。非謂必欲今人讀之如此，但辨得而音正，則日母始正，遇他書而母反切皆正矣。方密之曰：《切韻》有來日二母，來本半喉舌，即半徵也，日本半舌喉即半宮也，前人誤名之，獻可正之。與余論合。蓋謂律寫人聲有七音之變徵變宮，乃人聲翻改爲半齒舌半舌齒乎。密之衍河洛說，又曰：今以此圖證之，有自然相符之妙。

方密之以智曰：口有室，舌根之喉是也；有堂，當舌之腰；有二門，當齒；閒有大門，當脣。余謂密之此言前人未及發，真爲奇喻。然細舉之，有未盡者。因廣爲喻曰：喉，室也；室後有小室，小咽喉半喉也；室有堂，寬廣至二門，齒是也；堂旁有兩廊，牙是也；堂前有小軒，半舌也；有甬道抵二門，舌是也；二門外有大門，時關時闔，脣是也；有兩角門，或左或右，時通出入，鼻是也；旁各有小門，審察出入，耳是也；各有小望樓觀閱物色，內外目是也；統之者元首也，而室有主人焉，心也。

又《韻母》　韻母三十六聲，韻學入門從此起，一以調正人之喉舌，一以橫聯直貫定韻之方位，便人尋求。一母喉舌正，則直列百四十四母之音正，橫聯百四十四韻之音正。母未足細正其母，音未足細正其音，未讀韻前，而其人於全韻已定其分數矣。韻之上下前後無誤投方位矣，則《統韻》韻母之創立者也。

清・毛先舒《聲韻叢說》　入聲月屑展輔而與曷黠直喉通，陌亦展輔而與覺藥斂脣通，何也。蓋入與三聲不倫，本難一例也。又虎臣亦作《四聲表》，與予《唐人韻四聲表》較異，夫予則於平上去入四聲中閒明穿鼻展輔六條相屬之理，故不侔耳。

又《韻學通指・聲音韻統論》　夫人欲明韻理者，先須曉識聲音韵三說，蓋一字之成必有首有腹有尾。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首，孟子云金聲而玉振之，聲之爲名蓋始事也；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字至成音而其字殆正矣；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故曰餘韻。然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凡字之有韻，如水之趨海，其勢始定；如畫之點睛，其神始完。故古來律學之士，于聲與音固未嘗置于弗講，而唯審韻尤兢兢。所以沈約孫愐而下所著之書，即聲音之理未嘗弗貫，而崇以韻名書也。然韻理精微而法煩苛，又古今詩騷詞曲體製不同，因造損益相□，

亦異擬爲指示，益增眩惑。今余姑以唐人詩韻爲準，而約以六條簡之，有以《統韻》之繁精之，有以悉韻之變標位明白，庶便通曉。一曰穿鼻，二曰展輔，三曰斂脣，四曰抵齶，五曰直喉，六曰閉口。穿鼻者，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更穿鼻而出作收韻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展輔者，口之兩旁角爲輔，凡字出口之後，必展開兩輔微如笑狀作收韻也，支微齊佳灰五韻是也。斂脣者，口半啓半閉聚斂其脣作收韻也，魚虞蕭肴豪尤六韻是也。抵齶者，其字將終時以舌抵著上齶作收韻也，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直喉者，收韻直如本音者也，歌麻二韻是也。閉口者，郤閉其口作收韻也，侵覃鹽咸四韻是也。凡三十平聲已盡于此，上去即可緣是推之，唯入聲有異，余別著《唐人韻四聲表》以鉤稽之，斯理盡矣。凡是六條，其本條之內往往可通，出其外者，即不相借假，或有通者，必竟作別讀廼相通耳。古今韻學，離合遞變，原其大略，不外于斯。能緣是六條，極求精詣，一貫之悟于是乎在矣。自有生人，即有此道，元音既散，舛譌實多。余故略繁舉最，以相覺悟，金石或泐，斯談不渝，謂予弗信，請質諸神瞽云。

又《象六韻辭》 穿鼻爲鐘、爲磬、爲玉之佩、爲黿鼓、爲江聲、爲火之聲閧。展輔爲鷹鳴、爲蟬鳴、爲丘蚓鳴、爲馬嘶、爲蟋蟀之呼、爲人之應哀、爲歎息聲、爲噴嚏。斂脣爲風聲、爲虎鳴、爲布穀鳴、爲鴿鳴、爲祭之雩、爲饕筒之吹、爲貓嗥、爲狗吠、爲鳳鳴之秋，秋其于人也爲齁聲。抵齶爲雎鳩鳴、爲鼓之淵淵、爲鼓之闐闐、爲水流之濺濺。直喉爲河聲、爲羊鳴、爲鵝鳴、爲鴉鳴、爲鴨鳴、爲鵲鳴，其于人也爲大笑、爲小兒之號嗄。閉口爲節歌板、爲鎖合之聲，其于人也爲吸、爲吟、爲咽噎、爲嚥味。

清・毛奇齡《韻學要指》卷一《韻論》 何謂五部，宮商角徵羽是也。從來樂部以五收爲五音，如所謂喉嚨舌齒脣者，即以韻律之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一收皆反喉入鼻之音，即爲宮音。此七部中字，每讀字訖皆從喉間反入而翕于鼻，若他部字皆不然，故《七啓》以分協隆，則讀分作封。《幽風》以陰協沖，則讀陰作雄，若讀分陰即不入鼻矣，所謂轉音爲協是也。他倣此。若真文元寒刪先六韻，一收則爲嚨音，正商音也，商音每收字必以舌抵上嚨者。此六部中字，每讀字訖無一字不抵嚨者，若他部字則無一字抵嚨者，故盧令令字入真部，王道平平字入先部，皆須改讀以就韻，如令讀隣，平讀便類。至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一收則懸舌向嚨，謂之舌音。謂以舌居中，懸之向嚨，而不一抵及。舌音角音也。支微齊佳灰五韻，一收則銜脣接齒，謂之齒音。讀字訖舌離齒，而近則去嚨矣。齒音者微音也。至侵覃鹽咸四韻，一收則闔脣矣。闔脣者，謂讀字訖一闔脣也。四部皆闔脣，今越人俗語皆然。脣爲羽，故曰羽音。此五部也。

清・潘耒《類音》卷一《聲音元本論下》 曰：舊以見溪羣疑爲牙音，今何以列諸喉音。舊以照穿牀審禪爲齒音，今何以列諸牙音。舊以來日別綴於末，今何以列來於舌，列日於牙。而字止有四聲，更無他呼別類，何以標爲一母。舊以牙舌脣齒喉爲序，今何以喉舌齶齒脣爲序。曰：喉音者，舌居喉中，未著乎齒牙也。試問衣希基溪奇疑六音者，類乎不類乎。齒音者，以舌抵齒而後成聲。牙音者，僅抵齶耳。試問詩時知鴟遲抵齶乎，抵齒乎。來之爲舌，日之爲牙類也。有本位在也，而雖獨音，然不入他母，則自爲母矣，安可廢乎。凡聲之出口，必自內而漸及乎外，始喉次舌次齶次齒而終之以脣，無餘聲矣，豈非天然之序乎。

又 曰：四呼細審誠有之，然各類參錯，或全或缺，何可比而同之。曰：四呼非他，一音之變也。音之由中達外，在牙腭間，則爲開口，歷舌端，則爲齊齒，畜於頤中，則爲合口，聚於脣端，則爲撮口。開與合相應，齊與撮相應，有則俱有，無則俱無，一凡四隅，一馬四蹄，不可增減者也。世人止就有字之音求之，故或二或三，不得其全。等韻但分開合，邵子書雖有開發收閉之名，徐披其目，唯黑花香血，爲具四呼，其他古甲九癸等，或二或三，亦未嘗相對也。惟梅氏《字彙》末卷，四呼皆全，而不均之各類。陳氏《統韻》之圖，但取縱橫三十六，至以根之開口附於昆之合口，家之齊齒附於瓜之合口；又別立混之一呼，以姜陽之齊齒、肱扃之合口撮口當之，謬誤滋甚。今則一母必具四呼，四呼始成一類，少一呼則知此母之音未竟，多一呼則知彼類之音當分，以此審音，而潛伏之音畢出，以此攝類，而凌雜之類皆齊，因著以知微，執簡以御煩，莫善乎此矣。

又 願聞正轉、旁轉、別轉之說。曰：都堵妬篤，知止制質，此

正轉也。東董凍篤，真軫震質，此旁轉也。篤字長言之即都，質字長言之即知，不待變聲也，故曰正也。篤長言之非東，質長言之非真，必變聲而得也，故曰旁也。遮與𨁂之轉爲哲，挨與殷之轉爲軋，幽與英之轉爲益，歌與岡之轉爲各，家與姜之轉爲脚，一正一旁，亦猶是也。灰之轉忽，高之轉各，變聲爲近，亦正也。若夫侵之轉緝，覃之轉合，咸之轉洽，是謂閉口之音，別爲一類，故曰別轉也。若其序則先正而後旁，先微而後著，支微規闕，音之始發也，遮車皆哈漸展也。敷模尤侯稍縱矣。歌戈肴蕭舒而未滿也，家麻豪宵則大放矣。此正轉之序也。旁轉七類之序亦視此，是故平上去類之先後，以入聲按之而定，其理甚微，前人未之發也。

清・蔣國祥、蔣國祚《唐律詩韻》卷末《古韻通法》　五部者，即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不可見，必于歌聲收韻時見之。故古論樂者，必以喉齶舌齒脣爲宮商角徵羽。五部之候，第一名宮部，即喉音也。舊歌曲家唱字法，以宮爲返喉入鼻之音，每唱宮聲字，收韻必其音返喉而翕于鼻，今辨韻家讀字亦然。故查宮部字，凡三十韻中得七韻，皆是喉音。七韻者何，東冬江陽庚青蒸也。七韻中字每讀畢，必餘音從喉而入于鼻，謂之喉音，亦謂之鼻音。歌曲唱字法，其分韻悉與之同。所云東鐘韻即東冬也，江陽韻即江陽也，庚清韻即庚青蒸也，乃以此而合之古文之韻，自經史子集，凡有韻之文，無一不七韻俱通者，則是七韻一通謂之宮部，此考之字聲，準之古押，無不合轍。而近論韻家，必謂江陽不通，青蒸不通，東冬與陽庚青蒸總不通，此陋儒無學，弇鄙不通之專見也。二曰商部，即齶音也，歌曲家唱商聲，必以舌舐齶而收其音，讀字亦然。今韻中之真文元寒删先六部，即曲韻之真文、寒山、桓歡、先天四部，皆舐齶者，向使此六部中有一字不舐齶，此六部外有一字舐齶，則自坐不通，何以唱韻。且此六部字，遍考之古文，無不通押。向使古文韻有一字不通押，亦何以唱韻。今請溥天下學人，于此六部中并他宮角徵羽諸部中，亦試一讀之，一唱之，一考之，有異説否。三曰角部，即舌音也。舌音在韻家爲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部，在曲家即爲魚模、蕭豪、歌戈、家麻、尤侯五部。總唱讀字訖，其舌必却縮，而端居于喉齒之間，四虚無着，謂之舌音。四曰徵部，即齒音也。支微齊佳灰五部，即曲韻之支思、齊微、皆來三部。每唱讀收韻必銜牙縮舌而氣接于齒謂之齒音。五曰羽部，即脣音也。侵覃鹽咸四部，即曲韻之侵尋、廉纖、監咸三部。凡歌曲讀字，每于聲畢之際，必兩脣交合而後已，謂之脣音，亦謂之閉口音。此五部也，詳見《通韻》。

清・趙紹箕《拙菴韻悟》　六呼呼法俱以五門之奇韻爲準

合口口中合而口旁開，腮鼓舌伸上脣内却，下脣外舒，而口角作音也。屬宮、屬喉。

撇脣脣中撮而脣旁合，腮縮舌捲，上脣外舒，下脣内却，而脣尖作音也。屬羽、屬脣。

開口口大開而角半開，舌尖下縮，喉中氣鬱，口勢放鬆，而喉面作音也。屬商、屬齒。

啓脣脣半開而角大開，舌尖前伸，喉中氣舒，脣勢收緊，而喉中作音也。屬角、屬牙。

齊齒齒咬牙而脣少合，舌抵上腭，上齒外舒，下牙内却，而齒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交牙牙絞齒而脣少開，舌抵下腭，下牙外舒，上齒内却，而牙上作音也。屬徵、屬舌。

古以合口撮脣屬闔，開啓齊交屬關。

又　呼呼者，聲之發端也。凡吐字之始，先有一聲爲之發端，乃化聲之機也。蓋發動一聲之響，與夫分別一韻之響者，呼聲之功能也。有呼口，有呼字，呼口計六種，呼字計三百八十四聲。無字可繪，借奇韻之字以當之。古名字頭，余名爲呼也，又名化母，以聲無不司其變化也，有正化、有偏化。

應應者，聲之承轉也。凡聲發端之後，隨有一聲爲之承轉，乃生聲之樞也。蓋繼續一聲之響，與夫聯合一韻之響者，應聲之功能也。有應口，有應字，應口約八種，應字計三百六十聲。無字可繪，借本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腹，余名爲應也，又名生母，以聲無不自其孳生也，有正生、有偏生。

吸吸者，聲之收煞也。凡聲承轉之後，即有一聲爲之收煞，乃成聲之要也。蓋完足一聲之響，與夫吟咏一韻之響者，吸聲之功能也。有吸口，有吸字，吸口約八種，吸字計五十二聲。無字可繪，借奇偶韻季喉季齒季牙之字以當之，古名字尾，余名爲吸也，又名成母，以聲無不自其完成也，有正成，有偏成。

又　八應應法俱以各韻之字腹爲準

如呼六奇之應口，合呼合應，撮呼撮應，開呼開應，啓呼啓應，齊呼齊應，交呼交應，應俱同呼，故縱名爲如呼也。口舒逆鼻之應口，校呼略舒也。口展順鼻之應口，校舒又展也。口張斂齦之應口，校呼少張也。口弛伸齦之應口，校張又弛也。口放抑嗓之應口，校呼大放也。口縱揚嗓之應口，校放又縱也。口揭曲咽之應口，校呼少揭也。○

舒展等有大小，分之則成十四。

八吸吸法俱以字腹之餘音爲準

運腭始收重腭，氣重激也。居收輕腭，氣輕激也。格收紆腭，氣紆曲也。基收直腭，氣直伸也。支收抵腭，舌抵拄也。咨收點腭，舌點逗也。故縱名爲運腭也。逆鼻舐腭，閉口，逆其氣於鼻中。順鼻閉喉，開口，順其氣於鼻中。斂齦舐牙，開口，斂其氣于下齦。伸齦舐齦，閉口，伸其氣于下齦。抑嗓半喉，開口，抑其氣於嗓間。揚嗓全喉，開口，揚其氣于嗓間。曲咽跪舌，開口，曲其氣于咽上。○逆順等有陰陽，分之則成十四。

清・李鄴《切韻攷》卷一《集説》 鄴案《莊二十八年公羊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於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於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則今之平上去聲也，短言則今之入聲也。

又卷二《圖表》 三迭圖

發　涓　發　○　清

陰三迭　送　圈　陽三迭　送　權　半清

收　淵　收　原　濁

聲有三迭：初發聲，送氣聲，忍收聲也。初發聲清，送氣聲半清，忍收聲濁。方譜云：愚初因邵入，又於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爲横三，啞喤上去入爲直五，天然妙叶。

七音圖見端幫非精照曉來，等韻之次序。

喉音

見	經○	堅○	王宗道曰：宮，喉音。劉鑑、真空謂。
溪羣	輕勤	牽虔	角，腭音。非。或曰：牙音。亦非。
疑影喻	英寅	煙延	

舌音

端	丁○	顛○	徵，舌音。諸家同。或曰舌頭音。
透定	汀亭	天田	
泥孃	○寧	○年	

重脣音

幫	賓○	鞭○	羽音，重脣音亦名闢脣。諸家同。
滂竝	砰平	篇便	温公以爲宮，喉音。非。
明	○民	○緜	

縫脣音

非	分○	番○	半喉，縫脣，輕脣音。温公曰：宮，喉音。
敷奉	芬汾	翻煩	《直圖》曰脣齒合音。
微	○文	○楠	縫脣，微母字最少，如萬物無文問味等字，方音多讀似喻母，今人遂併四爲二，豈知陰陽平各有發送收三迭，不可混併耶。

齒音

精	精○	箋○	角，齒音。或曰齒頭音。劉鑑、真空謂商音。非。
清從	清秦	千前	
心邪	新錫	先涎	

腭音

照知	真○	邅○	商，腭音。或曰正齒。劉鑑、真空曰：商，齒音。
穿牀徹澄	嗔澄	襜纏	
審禪	申辰	羶禪	

餘音

曉匣喉餘	興形	軒賢	曉母居來日初者，曉，疑之餘；來，泥之餘；日，禪之餘也。喉餘，舌餘，腭餘，前人未會爲一，致以宮喉忍收之影喻重配曉匣爲句。
來舌餘	○零	○連	
日腭餘	○人	○然	

今人以三十六字爲全母，凡合併知照泥孃疑喻者，謂非古人之舊。殊不知全母不止三十六也，據悉曇《金剛頂文殊問》所定，其全母共五十。蓋見端知幫非精照影八類，每類發送收各具陰陽平六母，合八類，共計四十八母，加來日共五十母。三十六母者，釋守温所删定，將見端知幫非影六類之發陽母、收陰母有音無字者，皆不存，則少十二母矣。精照二類無發陽，有收陰，又少二母，二與十二共少十四母，故僅存三十六母。究竟五十母、三十六母、與舍利之三十母、或取二十四母，張洪陽、方密之之二十母，華嚴十四字母貫一切音，金尼閣之父十五，母五十，雖增減不同，皆非至當。鄴定二十一母，其爲發送收者凡七，於五音七音之説整齊畫一，蓋陰陽平分讀也。若合讀則爲四十二母，此二十一

與四十二，又與李如真之二十一，《華嚴大般若》之四十二不同，則以如真猶存影母，《華嚴》不免重缺。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辨五聲第一》　又曰：或問濁聲法廢乎。曰：清濁，通稱也，將以用力輕爲清，用力重爲濁乎。將以初發聲爲清，送氣聲爲濁乎。將以空喉之陰聲爲清，堂喉之陽聲爲濁乎。李如真言之詳矣。平有清濁，即啞陰噎陽也，仄唱不用，故以清兼濁，而羣定竝从床等可并也。譜列董動，借填配位耳。一行曰：上聲去聲自爲陰陽，猶平聲之自爲陰陽也。今必曰上聲亦有清濁，將謂上聲有空喉堂喉乎。若曰用力輕重則何以處。夫啞平聲之用力輕重，噎平聲之用力輕重乎。支分太細則另俟之。此論紀綱也。如沈約知平上去入四聲，寧知啞噎上去入之五聲。横之七音，亦《韻鑑》入而傳者也，今之發送收確證自然如此，更復何疑。配位員用先通其理，如五行可四可六，可約四爲兩端而參之，豈有礙耶。

其法，凡有一字先審其開承轉縱合，即陰陽上去入也。開口爲陰，承而揚起者爲陽，轉者爲上，縱者爲去，收而合者爲入。分而言之，陰陽平各用，上去入合而言之，陰陽平共用上去入也。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三十六字母總論》　三十六母之分配五音也，此天籟之真，非人所能意爲者，其中疑義不可不辨。竊謂古人作圖之意，擬諸四時，故角屬木，其音有四，於時爲春。徵屬火，其音有八，於時爲夏。宫屬土，其音有八，於時爲夏令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爲秋。羽屬水，其音有四，於時爲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後人不察，遂至宫羽錯配，其不可不辨者一。角羽濁音，殊欠分明。如魚本牛居切，讀于則角混羽矣。鶴本何各切，讀謂則羽混角矣。大約羽混角者什之二二，角混羽者什之八九。《字典》謂北音以疑爲喻，又以喻爲疑，何言之切中也。其不可不辨者二。疑泥二標分屬角徵，呼疑則舌縮却，呼泥則舌抵齒，其音迥異。呼泥爲疑，而標下所轄之字皆混雜不清矣。其不可不辨者三。知徹澄孃四音斷不可缺，《字彙》所載《切音圖》，横直各一，直者獨削去四音，經一人之手而矛盾若此，可爲後學指迷乎。或又將知徹澄標所轄分隸次商照穿牀標下，孃標所轄分隸徵音泥標下，其弊正與直圖同。嘗推其故，次徵出於舌尖，聲頗艱澀，然崎嶇墝埆山石之性也，而安附土壤之上，鉤衣枳履荆棘之性也，而並生卉木之中，無他，剛柔不齊物之情也。字之有次徵，猶其有山石荆棘也，緣其倔强而舉而廢之，豈理也哉。其不可不辨者四。角音正徵正宫信口而出，捷於下坂之丸，次徵如鶯聲初囀，圓溜未能，次宫輕浮，如花片浮波不可抑按，若不剖析精細，四音只有兩音。其不可不辨者五。音有自清入濁者，有自濁轉清者，影母爲羽音次清，夾乎匣喻兩濁之間，其聲響始達。不獨影母，即心審二母亦然。使心前無從，審前無牀，則次清次音便轉不出。影之爲音似高於曉，猶心審似高於精照，然終不以次清次音駕乎純清之上。而從邪牀禪歸于一處者，其機不順而其聲不達也。三十六母天造地設，斷斷不可更張。今見音韻家竟以影曉匣喻爲次，殊失古人作圖之意，且羽音可改，則商音何以獨仍其舊。其不可不辨者六。凡切第二等字轄於他標之下者，開收閉皆可假借，獨至次商非發音不可作標。其不可不辨者七。半徵者泥之餘，半商者禪之餘，則舌齒二音較然明白，支韻而兒等字近於齒音乎，抑近於舌音乎，近於舌音乃不隸來標而隸日標，不作來之合口而作日之開口，方枘圓鑿，殊爲齟齬。竊意而兒等字應屬半徵合口，而以羸纍等字收在灰韻合口來標之下，似乎較妥。其不可不辨者八。

又《論清濁》　清濁之分炯如也。辨清於濁，尤當辨清於清，辨濁於清，尤當辨濁於濁。一或不審，而高下其間即失本位，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清・汪烜《詩韻析》卷首《析疑》　若八齊五微之與四支其分何也。曰：凡規爲諸字之入四支者，皆帶齊齒之音者也。若五微韻則合口噤口二呼，徵之宫角也。八齊一韻，鷄閨音徵而近商，呼齊字當略如邪字之音，如釋典《普庵呪》讀鷄字爲居迦反是也。若車邪等字又當作張口之音，以與麻叶。他如八庚韻有開合齊齒三呼。而九青韻則微齩齒。十蒸韻則微捲閉。十一真齊齒而旋閉。十二侵閉口。如此分別，自不混一。即今日方言儘有呼鷄如迦，讀齊爲査，讀賒爲沙者，是非余一人之私見創論也。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管絃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不改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唇處用力，則其音必不真；欲准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口法真則其字無不真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吹尺，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真，得乎。又喉舌齒牙唇，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餘皆然，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又開齊撮合之中，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真切，則其形自從，形真則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准一字也。

又《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唇爲唇，俱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傍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五音之淺深各不一，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靈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游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析秋毫矣。

又《四呼》 開齊撮合，此讀字之口訣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爲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唇之謂也，蓋喉舌齒牙唇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

又《歸韻》 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鍾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鍾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出，舌根用力，漸開出口，使其聲朗朗，如扣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弗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

又《收聲》 夫人知出聲之法爲最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聲四呼五音無悞，則其字已的確可辨，猶人所易知易能也，惟收聲之法不但審之當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分毫不可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著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著力，其口始終開而不合；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著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

清・潘咸《音韻原流》卷首之二 愚案毛氏言收音爲韵，及分穿鼻展輔六韵，皆發前人所未發。但内分音未清，又不知某爲本音，某爲轉音耳。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凡例》 辨音韻　大都南人多缺庚青，北人多缺東鐘。予屢玩古人詞調，往往見有庚青雜入真文者，或以東鐘移借庚青者，三韻互相混亂，此皆土音之過耳，誠能審音合法，自無此弊。試以東鐘韻之公東蒙宗翁籠諸字，聲方出口，舌縮口空，其音徐徐而出，如呼桓歡韻之官端瞞鑽剜巒諸字法，則東鐘之韻準矣。○庚青韻之萌孟兄朋瓊崩等字呼法，必須將舌挺送，嘴角嘻開，其音從鼻口均出，則庚青不混于東鐘矣。若以兄字呼熄則似真文，或呼爲胷，又類東鐘，將肓字讀作門，固若真文讀爲蒙，亦類東鐘。不可不察也。○寒山、先天二韻，畧有科別，假如寒山韻之干丹安蘭等字，則屬開發，其聲粗而洪；先天韻之堅顛鞭箋烟蓮等字，則屬收閉，其聲細而斂，此山先二韻剛柔深淺之分，讀者察之。○歌戈一韻，讀訛者甚衆，假如歌多阿羅等字，俱屬開口，戈陁波挫倭騾等字，皆係合口；人若能于開合二者分辨之，則無誤矣。更有人以多讀作都，以駝讀作徒，以羅讀作盧者，夫盧徒都等皆沽模韻中字，毫釐千里之失，可不知警哉。又有東鐘韻頌

字，本邪母下松字去聲，人誤讀爲從字去聲者。沽模韻務字，人誤讀若附字者。如此訛謬之類，不可勝計，學者亦遂韻潛心，格去土音，斯爲得之。

又　證母呼訛　三十六母中，最不易辨者，疑喻二母。今人多呼疑作夷，夫夷乃喻母下字也。母字一謬，則讀虞作于，讀凝作蠅，危作爲矣。疑喻混淆，其弊莫可勝道，學者宜深究別。凡各韻疑母下諸字，俱由舌根微向上而出牙間。試如昂岸迎霓妍敖鵝牙言魚魏元吟額堯衙顒瓦毅我諸字等類，俱屬齶音，宜時時審辨，始省識等韻之妙。○喻母下字，訛呼者少，今亦列數字，以爲疑母之證。如幃胃榮遥余寅胤雲延演尤蠅淫盬蘊炎等字，須知俱屬喉音，舌根不向上齶，不與疑母同也。若以魏字讀胃，則疑喻一體矣。

又　調四聲　平上去入四聲，能調者多，但其中純清次清次濁等字上去入聲，循音而下，人類可辨，惟純濁之字，上去入聲。皆不能辨。蓋由濁上聲一念作清音，則去入皆念錯矣。如逵字濁平，其上聲跪字，念來當似去聲，而人皆念作清上聲傀字音，豈知傀字在溪母下，跪字在羣母下，位自懸隔。即如在字，乃才字濁上聲，固未聞念作采字音也，乃跪字竟念爲拜的拜，傀的傀，是何音語。且上聲既錯念爲傀，則去聲必念作蕢音矣，其失可勝言哉。予特爲拈出，編成一歌，於後可驗。

四聲韻内有差別，　陰陽道理爲君説。
天腆填鐵清音是，　濁音田字殄電叠。
三十六母十六攝，　清易濁難須有訣。
權把田字作式樣，　全濁十母照樣叶。

又　辨入聲　周德清立韻，將入聲分在平上去三聲者，以入聲另是一音，既不可別爲一韻，又不可全然丢却，故依北人土音，附叶於平上去後。蓋爲逢押韻處，則念若三聲，不是押韻處，仍作入聲念，未嘗教人作三聲念也。若隨常亦將入聲分作三聲念，是四聲竟缺其一，大非周氏立韻之意也。大抵北方音硬，無入聲字，所念入聲字，皆混入平上去，故周氏因之遂分叶入聲於三聲之内。北曲從之是也。若南曲非叶韻處固須念本音。夫無入聲者，乃北人土音也，豈可以土音爲正乎。而南人雖能念入聲字，又頗多土音，此則不明開合之故也。至若曲譜中多以入聲作平者，是亦有義，蓋四聲本循環迴轉，入極則平，原有相生之理焉。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四《答段若膺論韵》　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强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

又　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韵爲聲音之元者。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一五《荅問十二》　問：四聲始于周彦倫沈休文，魏晉以前未有言及之者，豈三代漢魏有韻之文皆不辯四聲乎。曰：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别矣。《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脞惰墮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别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别。唯漢代詞賦家好用雙聲叠韻，如潾浡、瀡汩、傴側、泌瀄、蜚纖、垂髯、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聱牙，故周沈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雌蜺連蜷，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刱立凡例，强生分别，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攷矣。

又　問：牙舌脣齒喉之别昉于何時。曰：凡聲皆始于喉，達于舌，經于齒，出于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閒關、契闊、馨香、厭浥，人知其出于喉；顛倒、挑達、荼毒、栗烈，人知其出于舌；參差、輾轉、灑埽、悉率，人知其出于齒；蔽芾、匍匐、黽勉、反覆，人知其出于脣。即喉舌齒脣之分，而聯之以雙聲，緯之以叠韻，而翻切之學興焉。後人欲以宫商角徵羽相比附，乃於喉舌齒脣之外别出牙音。然《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喉舌齒脣牙五聲各舉八字以見例，喉聲則何我剛鄂諤可康各也，牙聲則更硬牙格行幸亨客也。此二聲者分之實無可分，吾是以知古無牙音也。《廣韻》卷末載《辯字五音法》，以綱各爲喉聲，與神珙同。翁从公聲，扞从干聲，鎬从高聲，浩从告聲，嫌

从兼聲，酣从甘聲，挾从夾聲。見有現音，降有洪音，皋有浩音，茄有荷音，囂有敖音，亢有杭音，感有憾音，甲有狎音，夏有賈音，然則牙音喉音本非兩類，字母家別而二之，非古音之正矣。自喉而舌而齒而脣，聲音已無不備，增牙音而爲五，又析出半齒半舌而爲七，皆非自然之音也。

又　問：近儒言古音者，每謂古斂而今侈，如之之爲咍，歌之爲麻，由斂而侈，似乎可信。曰：此説亦不盡然，蓋有古侈而今斂者矣。如古之脣音皆重脣也，後人於其中別出輕脣四母，輕脣斂于重脣也，古多舌音後人或轉爲齒音，齒音斂于舌音也。甫方扶房武分諸字本重脣，今轉爲輕脣，而魏晉人所制反切不能改，則爲類隔之例以通之，善學者即類隔可以攷齊梁以前之音。蓋古人制反切，其音未有不和者，而暖姝怉愁之夫遂謂古人真有類隔之例，夫亦大可哀矣。古人讀陟敕直恥豬竹張丈皆爲舌音，每用以切舌音之字。沖直弓反，而《説文》讀若動，此可證古音直如特也。字母家雖不知今之齒音古多讀舌音，而猶不敢輕改相傳之反切，乃于舌音四母之外兼存知徹澄三母，不混于齒音，此吾所以言三十六母之爲華音也。就今音言之，此三母誠爲重沓，然因是可以攷求中華之舊音，則亦不無裨益矣。聲音或由斂而侈，或由侈而斂，各因一時之語言，而文字從之。如儀宜爲字古音與歌近，今入支韻，即由侈而斂也，豈可執古斂今侈之説一槩而論乎。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李文貞、潘稼堂兩家，音韻之正派也。交河王少司寇、武進錢文敏公，邇來之宗正派者也。倘不宗正派，則異説得而乘之矣。今就異説之最甚者論之。如斂侈、大小是也。夫大小初無一定，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至斂侈，則似暗合楊桓影附於《周禮・典同》險聲斂、侈聲筰，此本兼鐘之形聲而言，故《考工記・鳧氏》復有侈弇之文。斂，其聲也，侈，其形也，合二字何義乎。曰斂侈，何不曰侈弇乎。若以斂代闔，則當以侈代開。若以侈訓大，則斂未聞訓小，豈特韻學不典，抑且字學未精。試問錢，昨仙翻，涎，夕連翻，同在二仙，何以錢斂而涎侈乎。賤，才線翻，羨，似面翻，同在三十線，何以不分斂侈而第云有別乎。蓋沈約吴音，紛紛耳食之説，叩其何者爲吴音，譚韻者茫無以對也。孰知沈約吴音，惟有疑邪二母字耳。錢涎賤羨皆從邪之别，乃正所謂吴音。今不悟其故，而以斂侈二字了之，自欺欺人，徒資噴飯者也。宓山啞噎直五尚見笑於大方，以此較之，其不經更什倍矣。

又《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五音十四聲出于梵書，宋本《廣韻》載之。一脣聲并餅，清。二舌聲靈轢，清。三齒聲陟珍，濁。四牙聲迦佉，濁。五喉聲綱各，濁。此五音也。一開口聲，阿哥河等，重。二合口聲，菴甘堪諳等，重。三蹴口聲，憂邱鳩休等，重。四撮脣聲，烏姑乎枯等，重。五開脣聲，波坡摩婆等，輕。六隨鼻聲，灼蒿考好等，重。七舌根聲，奚雞溪等，重。八蹴舌下捲聲，伊酌等，重。九垂舌聲，遮車奢者等，輕。十齒聲，止其始等，輕。十一牙聲，迦佉俄等，輕。十二齶聲，鶚閣等，輕。十三喉聲，鴉加痕等，輕。十四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吒沙拏荼等，輕。案此未經神珙等改定，故缺漏重複未可據也。

又　見溪羣疑屬牙音，後人因齒牙易混，改爲齶一作腭，一作噩，並同。音。黄公紹《韻會》、黄佐《樂典》皆然。其實齶音即牙音，毛氏謂齦肉之連上覆者是也。李安溪以爲鼻音，蓋齶音之字未有不帶收鼻音者，義得並通。寧陵吕氏以鼻音爲宫清。

又　邵子創分開發收閉，近于重複，終不如舊譜分開合齊撮爲安。

又　泥母年字與疑母言字、泥母寧字與疑母迎字、泥母念字與疑母驗字，並屬迴别，須各依母讀之方得。即泥母靡字與能字亦有輕重之别。

泥母耨字與孃母狃紐字不同，亦須依母讀。依母讀三字是最要訣，各母盡然，特于此起其例。

丙戌夏日，謁座主錢文敏公于邸第，時公方奉旨纂脩韻書，公素知予留心等韻子母之學，垂詢甚詳。因知公淵源家學，尤爲精密，大約宗梅氏删去知徹澄孃之説，且云若改泥爲難，則人當自悟。其説甚妙。予謂人苟能以讀難字之法讀泥字，即不改亦可。無如南音讀泥字者多與疑混，莫若先以改讀難字之説通之，庶幾能讀泥字真音也。

又　梵書加口傍者多須彈舌呼之。即如囉字讀當似羅非羅、似來非來、似蘭非蘭，俗僧不得其真，竟以辣字音之，失之遠矣。又梵書有四合三合，而二合最多。二合即此方之翻切，將二字合成一音。二合之外又有切身，則尤爲逼真。然要皆字母之理也。俗僧竟作兩字讀，則《金剛》百字咒轉成一百十三字咒矣，安得聰明識道理者而授之。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序》　人之聲音細分之，每一音莫不各有頭尾二音，而各音之尾，即各韻之頭，各音之頭尾又即各音至精至妙之反切。但使立法者能知此理而發明之，因此理而布置之，則雖初學之士亦何嘗不能使之舉念即得，而必如愚向者之艱難乎哉。

又《凡例》　又按鼻音之義，非謂此音全出于鼻，謂讀説時，其氣皆返喉入鼻耳。《字彙直圖》名爲喉音，未嘗不可，其或執《直圖》喉音之説，反疑鼻中不得有音，則悞矣。

又《總論上》　腭音之名，創于曲家。雖曲家但知真文删先諸韻爲腭音，而不知每韻皆有腭音，然使無曲家之説，則愚亦必不能憑空創造。曲家之有功于音韻大矣。

又　凡人聲音之最先者，莫過于兒啼聲，其次則嘆聲、驚訝聲、疾病呻吟聲。凡一切有聲無詞之聲皆是，而皆出于影母，則影母爲諸母之首可知矣。更以嗚呼噫嘻四字推之，嗚屬影母，呼即屬曉母，噫屬影母，嘻即屬曉母，則影母之後，即爲曉母。又可知矣。愚初悟此理，以爲創獲，不知華嚴字母，國書十二字頭，已早以影母爲首矣。孟子云：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豈不信哉。

又　天下事莫不有頭，以十二韻言之，則餘韻爲頭，以四呼言之，則開口爲頭，以諸母言之，則影母爲頭，以五聲言之，則中聲爲頭，而皆聚會于無字之一音，即餘字之中聲是也。每思及此，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曲家嘗言一字有頭腹尾三音，其説似乎至精，及細審之，不惟一字寔有頭項腹尾四音，而且腹尾之音可以不辨，項音必不可以不辨，何也。即如蕭字，其頭腹尾則西廬烏矣，而西之下、廬之上尚有一天字之音，但使此音不訛，則廬烏二音雖欲訛焉而有不可得者，乃所謂項音也。乃彼于此，第知辨其所不必辨，而反遺其所不可不辨，何哉。是書義取簡約，故直以項音爲音尾，而于曲家之腹尾，則置之不言，其寔此之所謂尾，全非曲家之所謂尾也。

一字有頭項腹尾四音固已，乃其項腹尾之音，又無一非未有此音時所以生此音之音。即如蕭字，齒二音也，而項音必歸于喉一夭，所以然者，以諸音皆生于喉音也。蕭字，齊齒呼也，而腹音必歸于開口廬，所以然者，以諸呼皆生于開口也。蕭字，第六韻也，而尾音又必歸于首韻烏，所以然者，諸韻皆生于首一韻也。譬之父母生子，子還肖其父母，此中妙理，不可思議。

又《五聲説》　五方風氣不同，辨音尚易，辨聲寔難。惟是鼻中之音，簡而無多。談韻者第自試鼻中之音，自低而高、自鬆而緊、自無力而有力，是何光景，勿令倒亂。更以絃聲鼓聲參之，則雖四海九州之遠皆可以歸于一律矣。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五音歌》　開口商音合口宫，混呼閉口角音中。齊齒徵音撮口羽，五音清濁理皆通。

清・威學標《毛詩證讀・讀詩或問》　問：歌詩必按宫商，魏吕静作《韻集》五卷，宫商緰徵羽各爲一篇，每字分配果得宜與。曰：五音之輯，本於翻切。即反語。其法以脣齒口喉舌五聲取配五音，而翻切已不能無誤。如邦，博江反，正以古音邦，丰聲，讀封則當爲脣齒合音，屬宫之羽，而配脣音屬商之羽者，先誤於所讀矣。趨，七須反，正以古音趨，芻聲，讀初則當爲喉音宫聲之屬，而配牙音屬羽之角者，抑又誤於所讀矣。夫且讀之不明，而又何五音之能合。【略】今泥某字宫，某字徵，將一曲而五音雜凑，其又何以入律乎。後魏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後人遵用四聲，其法亦廢不行。

清・洪亮吉《漢魏音・漢魏音説二首》　又聞之宫商之音肇自血氣，故劉勰謂吐納律吕，脣吻爲先。就余弇陋所及，于音近讀若二端而外，復有緩氣急氣、長言短言、横口踧口、閉口籠口、在舌諸法。緩氣急氣，《吕覽・慎行篇》《淮南・地形訓》注中有之，已載作者自序。至長言短言，見于何休《公羊傳》注，故同一伐也，而或讀爲平，或讀爲入。横口合脣，踧口開脣，並見劉熙《釋名》，故同一風也，而或讀如汎，或讀如放。又《淮南・俶真訓》云：牛蹏之涔。高誘注：涔讀延祐曷（閒）〔問〕，急氣閉口言也。又《地形訓》云：其人舂愚。高誘注：舂讀舂然無知之舂，籠口言迺得。至緩氣又有在舌者互見《淮南・修務訓》注。是皆漢儒故訓，所當充類以俟反隅者。至切韻雖始叔然，然古訓不可爲

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

清・紀大奎《雙桂堂稿》卷九《字母音韻》 字母音韻此就吾鄉音考正讀書譌誤，至中原音韻，南北異同，不在此論。 三十六字母有清濁有剛柔，清之重者爲剛，濁之輕者爲柔。清聲八，見端知幫非精照影是也。濁聲十，羣定澄並奉從邪牀禪匣是也。剛聲十，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是也。柔聲八，疑泥孃明微喻來日是也。清與剛不過輕重之分，皆清聲之類也。濁柔二聲每多混淆，濁聲上去相似，惟聲盡收音略有輕重低昂之辨耳。柔聲則平近濁，至上而近清，去近濁，至入而近清。

入聲柔雖近清，然土音往往猶有近濁者，如吾鄉於莫藥日月力弋等字讀書近清，説話近濁，此類頗多，亦自然之音也。惟上聲之柔者皆近於清，内惟影喻二母難辨，如倚以委洧之類，餘俱易辨。

上聲之柔者近清，如紙韻之擬蟻你弭瀰敉美矣以唯洧鮪鯉理里李裏蘬誄爾耳珥餌之類。惟珥餌本有近濁之去聲，其餘皆近清，無近濁音者，盍上去濁聲相似，惟自濁轉而柔，則上近清，去近濁，斯爲異耳。

聲起於清剛則由清而重，猶附於清聲也。濁則由重而極遠於清聲矣，重極無所復之，則反於弱而柔，故半近濁半近清，如基溪奇疑已起技擬記器偈義吉乞極逆之類是也。

上去在四聲中間，濁聲混濁相似，所以爲濁。即以四紙一韻論之，如技妓揆豸鴭雉痔峙庤被婢庳骳否痞圮似姒耜汜巳祀兕士仕俟涘竢柿咫茝是諟氏視市恃舐之類，皆濁聲，與去聲之濁相似者。内否字，本有清聲鄙音一義，因而吾鄉否痞圮皆誤讀如仳，以並母誤入滂母。又兕字誤讀如洗，以邪母入心母。惟此四字，誤近清聲，其餘數十字未經坊俗查考者，皆讀與濁去聲相似，均未失濁上聲之本音。此類甚多，難以悉舉，舉一韻而可知矣。

近年吾鄉坊間頗究聲韻，然因平日將濁上聲字誤認爲去聲中字，及考見字書音上聲輒驚歎，以爲師傳沿習之誤，於是更改讀音，如讀道爲討，弟爲體，輔爲撫，序爲漵，善爲始演反之類，漸至不可枚舉，而所刻四書五經於此等字每作音注辨之，云：此上聲，非去聲。欲將濁上聲字作清聲剛聲讀之，牢不可破。是以羣入溪，定入透，澄入徹，並入滂，奉入敷，從入清，邪入心，牀入穿，禪入審，匣入曉，而上聲止有二十六母音矣。向來《詩經》音注厄於徐氏坊本，使吾鄉滿口錯字，白首茫如，然其舛亂猶可考而信之，此則上去之辨殆於似是，學者或不暇考正也。

此弊根原由於平上上字時師誤作賞音，盍上字有濁上濁去，二聲相似。時亮切者，去聲之濁，時掌切者，上聲之濁，皆時字音，乃禪母，非審母也。賞音書掌切，書音則屬審母，上字並無此音，盍四聲之例，平上二字皆舉濁聲，去入二字皆舉清聲，各以清濁互相推類，此古人之簡括，吾鄉後人或習而未察耳。此但將上聲諸韻檢查其似去聲者殆半，又查諸書反切似去聲者皆濁母，即恍然知其去清聲遠矣。

清・張敬止《韻説》 牙音用斷，聲在上腭。舌頭在舌杪。舌上在舌中央。以舌中央曲抵上腭。合脣而迫聲以出謂之重，斂脣而送聲以出謂之輕。在兩齒相交處者，齒頭也，抵齒而出，舌稍用事者，正齒也。曉匣重出爲深喉，影喻浮出爲淺喉。至舌與齒與喉即離之間，又得來日二母。通計七音，猶樂之有七音也。

《萬書母》云：五聲之出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上出爲宫，再出到腭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到脣爲羽。陳獻可曰：來爲變徵，日爲變宫。

見溪羣三字一派，疑字獨爲一派，端類知類邦類非類倣此。精清從三字爲派，心邪又爲一派，照類倣此。曉匣一派，影喻一派，來與日各一派。盍喉腭舌齒脣，地位有高下贏縮，故韻之分派不同，有四法焉。三十六母之序，以相倣之多者居前，少者在後，無他意。音有似同而異者，知徹澄三母與照穿牀三母似乎相同。中似鍾，知似支。而一在舌上，一在正齒，較然異也。非與敷似相同，非如知邦之類，敷如徹滂之類，較然異也。泥與孃相似，黏似拈，暱似昵。然舌頭舌上較然異也。疑與泥又相喻，疑似移，似泥。然疑居牙間，泥在舌頭，喻出喉前，較然異也。

照字以舌抵齒取之，知字以舌中央抵上腭取之，孃與知徹澄同在一處，似穠而非穠，似長大而非長大。張葛長孃四字同居三等，皆舌上音，或將孃字作四等舌頭音，誤矣。

豻，牙音也，安，喉音也，安字不可混作牙音。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五音》　脣爲宮，舌爲商，牙爲角，齒爲徵，喉爲羽也。夫律吕之音始於宮，言語之音始於喉，及舌而變，及脣而絶。若以脣音爲宮，則始於絶矣。喉音重濁，脣音輕清，若以脣音爲宮，則始輕清而終重濁矣。

又　角音或爲牙、或爲㖞。牙，牝齒也，居齒之下，氣陽向上，㖞非喉氣所達之處，唯㖞在齒根，循及鼻竅而止，其得音可據。

又《筆談》曰：梵學喉牙齒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𠺕字之類是也。攝聲自鼻中發，如欿字之類是也。當是折掣二聲，即照穿二母，舍利所無。

清・焦循《易餘曲録》　譬如入聲，一涉永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腔全是平聲矣。蓋入聲出口，戛然便止，若直如其聲，便質樸無音節，不中聽矣。

清・江有誥《等韻叢説・釋神珙五音圖》　影母合口，與微母相類。要知微母是輕脣，須兩脣相着而喉不用力；影母合口，則用力在喉，特兩脣微聚而已。影喻細音最難，而合口尤難。讀此音者須齒舌不動，乃能别于半齒。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一《音譜》　喉有兩管，脣齒對生，故所出音數亦偶；舌惟一質，故所出音數亦奇；齒數多，故所出音數亦獨多。最外之音不分粗細而分正散者四，不分正散而分粗細者亦四，自然之妙有如此。

又卷二《音譜餘説》　音有粗細，古人分之本明。如昌尺良切，粗音也；鏘七羊切，細音也；倉七岡切，介乎粗細之間，而亦爲粗音者也；商式羊切，相息良切，桑息郎切亦然，其分正與今同。但今人或無鏘將等齒縫音，而直同于羌薑，南方又或倉昌商桑如一，而知音之士猶能辨之。惟臧字陟郎切，張字陟良切與今相反，將即良切則同。莊字古亦陟羊切，今當爲諄光切，徽歙間則有讀莊如章者，有讀章張如姜者，甚且有讀姜如江戈切及公切者。要其音皆具于表圖之中，惟有讀張如臧者，有讀莊如張者，故張臧莊將可統屬于一母，而古反切相桑皆用息字爲母，臧張莊皆用陟字爲母，亦足見粗細正散之不同者可統屬一母也。音有正散，古人分之不甚明，其未甚了然者，則以正散之分亦爲粗細。如《通雅》及《古今釋疑》諸書，以諄醇爲真申粗音是也。蓋其謂庚爲京粗音，恩爲因粗音，云爲温細音，熏爲昏細音，雖配合未細，揆之古人寬博假借之法，亦云可也。若以諄爲粗而真細則無以處，夫津字之音以醇爲粗而申細則無以處，夫新字之音且真申之爲細，于理不愜必也。真申爲正音粗音，醇諄爲散音粗音，津新爲正音細音，而散音又自有其細音。觀前表圖，較然明析矣。

凡音皆分粗細，惟姜羌央香四種無分舌脣之分最明。其細音在喉及齒者，北人或無之。齒之細音在齒縫，牽千巾津京晴之分，自古甚著，南人辨之甚明析，至廣東則十亦讀息，四亦讀細，皆齒縫音。余遇秦人齊人亦有知齒縫音者。

凡音分正散，字字皆然，如正爲岡庚，散則光觥。惟魚虞韻一字略相似，細分之，郎母正粗音則爲奴，而散粗音乃盧也。昂母正粗音則楚人讀模，而散粗音乃無也。其爲昂母正細音者陽平音，如紹興人之讀吴字上聲，則音如淮安人稱我之方音，音在鼻内而爲開口鼻音，其正粗音乃閉口鼻音，粗散音乃吴五務等字，散細音則王渠切也。

正散粗細雖有分而可以統于一母，蓋其氣類實相近，故有雙聲之叠韻，即爲叠韻之雙聲。如章將、真津、庚觥、王昂之類皆是。

正散粗細可統以一母。一證以古法，岡光姜君光。本共屬見字一母，但彼以岡光之細音無字，因借姜君光。二音以當之耳。一證以方音，此之粗音彼則細，如千讀若庚烟切之類，此之散音彼則正，如莊讀若章之類，音相轉而氣相屬，自然之道也。

而爾二三音古人日字母，此譜應在若岡切内，而今天下之音多讀入昂母，秦晉齊楚燕趙滇黔皆然，不可廢其音也。故于十六韻第十三字列之，而燕趙讀遮車蛇德忒勒之方音亦具焉，其細音即遮車蛇等字淮揚諸處之音。

又卷四《説切音》　存古反切可以考證古音，而今日之爲反切者則不可拘古音，當就今日之音以爲反切，明顯的確，斯爲有用，且異日亦可資以考今日之音。若謂古音與今不同，今人不知古音，故讀古之反切不

合，不可擅改古音，則大不然。知古音者知古有是音而已，若欲用之，將呼兄爲荒、弟爲體乎。夫房屋、椅棹、衣冠、杯盤、八比文、律體詩、楷書字、紙印書，以至歲差東移、黄河南徙，無一而古者，乃必欲音之古耶。前此説音之書雖各有得失，要其論古音者已備，如古室西南其户，坐席陳俎、深衣章甫、古文大篆、三統秝法、禹河故道，既已有所考矣。故桂林之説音，特致詳於粗細正散之分。

清・龐大堃《古音輯略》卷一《古韻六部説》 欽定《同文韻統》曰：阿厄伊烏俞五字爲諧韻之元。阿厄皆開口呼，伊齊齒呼，烏合口呼，俞撮口呼。嘎歌基姑居五字爲生聲之元，阿厄二字阿陽厄陰。嘎歌二字嘎陽歌陰，故嘎字首生歌基姑居四呼，而嘎與歌又各爲一韻，而自生四呼，嘎爲麻韻，歌即歌韻。基莞支微齊三韻，姑居筦魚虞二韻皆直收本字之喉音，自是而入真文元寒删。先韻以焉因字收聲，則阿轉爲安，厄轉爲恩，自是而入東冬江陽庚青。蒸韻以央英字收聲，則阿轉爲昂，厄轉爲鞅，昂，譜作吙。自是而入佳灰及支微齊後。半韻以厓伊衣。字收聲，則阿轉爲埃，厄轉爲額，厓，譜作埃。額，譜作餲。自是而入蕭肴豪。尤韻以幺由字收聲，則阿轉爲敖，厄轉爲歐，由，譜作優。敖，譜作鏖。至侵覃鹽咸四韻收聲於閉口音。侵與真文近，覃咸鹽與寒删元先近，但無合口撮口二呼。上去二聲與平聲同，入聲分爲三部。屋沃覺藥陌錫職爲東冬江陽庚青蒸之入，皆收聲於鼻音。質物月曷黠屑爲真文元寒删先之入，皆收聲於舌齒音。緝合葉洽爲侵覃鹽咸之入，皆收聲於脣音。

清・朱駿聲《小學識餘》卷二《音韻襍識五十條》 鐘聲爲宫，一轉近宏，再轉近韶。烏鳴烏烏，重鳴鴉鴉，急鳴啞啞。故一音之中有開合輕重緩急，大氏先開後合，先輕後重，先緩後急。正轉之讀，古今之音，皆天籟也。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 字母中惟影喻二母字至純且清，乃字之元音，轉喉間即有此音。如小兒初生，其啼聲開口則爲阿。阿呼如吴下土音揯字，今北人有此音。合口則爲哇，合口俗稱滿口。及學語則啞啞作聲，皆此母也。蓋音之初起，虚則爲影喻二母音，影細而喻稍洪，由虚而實爲見母端母音，稍縱爲曉匣溪羣透定諸母音，漸而推之，則音寖廣矣。人聲始發於喉，由喉而舌、而齶、而齒，至達于脣，則其聲盡矣。而餘聲還入喉中。總之，凡字之餘音，終歸影喻。故歌者搖曳其聲而使之長，亦惟此音而已。此類書及古韻發明等書，皆以此爲先聲也。

清・張畊《古韻發明》卷首《廣韻同用獨用四聲表》 天下只有十三音，隋、唐《經籍志》稱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乃開口合口脣鼻舌齒牙腭等聲，見周少霞《中州全韻》，與十三叶之十三樣音無涉。戴氏分喉鼻舌齒脣，四樣是各類總音，每樣内皆有七音。凡音聲皆起於喉，故以純清喉音字爲部首。蓋本《華嚴》演唱十三字，佉烏郎切，鞅烏合切、嬈於刀切，阿讀麻韻，翁烏哀醫謳因安音，諳與因安同音，音諳閉口呼，故演唱重出，非别有二音，十三字只十一音，再加威謁二音方十三音，古韻止十一音，無麻遮二音。

清・鄒漢勛《五韻論》卷上《廿聲卅論》 三論雙聲即喉舌齒脣之聲由四析八由八析廿

聲者何。即喉聲、舌聲、齒聲、脣聲也。《玉篇》卷末坿《五音聲論》曰：東方喉聲，西方舌聲，南方齒聲，北方脣聲。又沙門神珙《五音反紐圖》曰：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卻。欲知徵，舌拄齒。欲知羽，撮口聚。按此語，非神珙所能爲，蓋舊記也。《廣韻》卷末脣聲并餅，舌聲靈歷，齒聲陟珍，喉聲綱各。前人言聲，簡要有法而不亂者，惟此三章。外此則樂工所傳，合工等十字尤有思致，説見後。通此四者，聲之道得矣。此殆中土自許朮重以來流傳之真作，非夫口耳皮傅之語也。東方喉音角也，最在内，故須舌向内縮得之。西竺初法謂之舌根聲，即此也。西方舌音商也，音稍外，故爲開口張。南方齒聲徵也，以舌抵齒，故曰舌拄齒。北方脣聲羽也，脣聲閉脣而成，故曰撮口聚，明白通暢，無少挂礙，而欲以七音汩之，紛如到錯，不思甚矣。或曰：何以不見宫聲。曰：何以四時祇有春夏秋冬而不見中央土夫，亦自爽然矣。由喉而析之，則有深淺。深喉淺喉二名，存于韓道昭《五音集韻》，而其命字則已亂矣。《五音集韻》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道昭以牙占喉岡各，見母也。《玉篇》剛訶各康皆喉聲。道昭仍守温之法命爲牙聲，失解。而深喉厓一聲，故無位置而生瞀恂，然深喉淺喉之目，故足珍也。今定合爲深喉，工〇爲淺喉，由舌而析

之，則有腹頭。《釋名》：天，坦也，以舌頭言之。又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許氏《淮南解》曰：堅讀似質，在舌頭者乃得，舌有腹有頭，于此見矣。今定上古音如今之讀當。〇天，坦也。六靈歷。爲舌頭，句爲舌腹，由齒而析之，則有本頭。韓道昭有正齒、齒頭之目是矣。道昭以照穿牀審禪爲正齒，精清从心邪爲齒頭，於今韵之理是也。然立名必偶，正齒應曰齒本，《涅槃經》名是爲齶音。齶，齦也。齦，齒本也。齒頭或曰齒際亦可。今定尺音志怡反，陟珍。〇〇爲齒本，〇〇四心。爲齒頭，由脣而析之，則有合開。《釋名》：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合脣言之，風，氾也。今定凡氾凡並在奉母，今定並奉二母爲開脣之倡讀，如今之讀邦。〇〇爲合脣，〇〇五爲開脣。五，古讀如今之讀徵母，輕脣之末也。韓道昭命此爲輕脣重脣亦是也。从古爲開合八者以象八音，故《唐韵》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是也。深喉象革，舌腹象木，革木一聲，故深喉舌腹無倡和聲。淺喉以象石，石尚角，角中聲，石即角，尚本聲也。舌頭以象金，金商聲尚羽。齒本以象瓦，齒頭以象絲，合脣以象竹，開脣以象匏，六者皆有倡聲、中聲、和聲，六而三之，又益二焉，二十聲之類備矣。于彼初法，于我《廣韵》，亦皆合矣。雙聲之道，以喉比喉，舌比舌，齒比齒，脣比脣，近之矣，猶未也。尤必以深加深，淺加淺，腹加腹，頭加頭，本加本，頭加頭，合加合，開加開，猶未也。尤必倡視倡，中視中，和視和，則得矣。故不可無圖，如此又有八等之分，以擾亂其中，則惑生焉。今別有專篇論八等，又此所別古聲，于今轉徙矣。今聲則自温首座之三十六母溯而上之，亦合于二十聲，然不就古聲以植其基。轉徙之聲，不可得而知也。

又　十六論廣韵辨十四聲例法

《廣韻》末坿有辨十四聲例法，所舉共四十七字，其所言十四法實有三科：一則明八呼也，開口聲合口聲尚爲等韵家所稟用。明内外也，開口爲内，合口爲外。蹴口聲撮脣聲明大小也。《廣韻》定紐，于大小劇有分辨。如東冬之工攻必用古字爲反語，弓恭必用居字之類是也。牙聲則隅聲也。八呼以内外大小隅正而成。是則三法舉而八呼具矣。此爲一科。一則明五韵也，十四者牙齒齊呼開口送聲，以狀疾呼，明宫韵也。故所舉皆麻韵之字。蹴舌下卷聲，以狀次疾，明商韵也。所舉伊酌二字，伊字佁字之誤，皆陽唐之入也。齶聲當作垂齶聲，垂字誤出于上舌字之上，垂齶以狀不疾不徐，明角韵也。所舉鴞鬻二字，鴞字似嗎字之誤。真仙皆角韵也。舌根聲以狀次徐，明徵韵也。故所舉在齊韵，隨鼻聲以狀徐呼，明羽韵也，故所舉在皓韵。凡此悉以明五韵。又一科若喉聲舌聲齒聲脣聲，則廿聲之説也。脣上有開字羨，此爲第三科。又凡所舉皆同韵之字，惟灼姑伊鴞非韵，此四字當爲形近而誤，餘則可説也。

清・劉維坊《同音字辨・四聲則歌》

四聲則歌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强。去聲悠悠音漸遠，入聲短促急收藏。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四聲紀略》

蓋聞四聲之分，始於齊周彦倫《四聲切韻》，沈約因之作《四聲類譜》，而四聲始判。梁武帝以之詢周捨，捨以天子聖哲對之。至隋陸法言著《切韻》一書，唐孫愐增損之而爲《唐韻》，其學始盛行。《元和韻譜》云：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後人爲切韻而設，又分平聲爲陰陽，陰平聲低而悠，陽平聲高而揚。樊氏《五方元音》以陰平爲上平，陽平爲下平，誤矣。

又《中原韻出字訣》

一東中，舌居中。二江陽，口開張。
三支思，露齒兒。四齊微，嘻嘴皮。
五魚模，喔口呼。六皆來，扯口開。
七真文，鼻不吞。八寒山，喉没攔。
九桓歡，口吐丸。十先天，在舌端。
十一蕭豪，音甚清高。十二歌戈，莫混魚模。
十三家麻，啟口張牙。十四車遮，口略開些。
十五庚青，鼻裡出聲。十六尤侯，音出在喉。
十七浸尋，閉口真文。十八監咸，閉口寒山。
十九廉纖，閉口先天。

又《辨聲捷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次兼行。
難呼語句皆爲濁，易紐言詞盡屬清。

闢口班豹碧邠剥，舐舌當帝滴都丁。
口含呼虎烏胡顧，舌捲伊幽乙謁英。
口撮尊春書呂出，齒齊之時始實成。
正齒止征真志只，穿牙租摘塞箏笙。
通喉勾狗侯鷗厄，逆鼻蒿豪好赫亨。
齶上囂妖嬌矯轎，舌根機結計堅經。
縱唇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詫宅棖。
口合甘舍咸監甲，唇開何可我哥甍。
字母貫通三十六，要分清濁重和輕。
會得此中真妙訣，世間無字不知音。

清・崇厚威《橫切五聲圖》 凡一音五聲

陰平聲屬宮，其音哀而安。
陽平聲屬商，其音高而揚。
上　聲屬徵，其音厲而舉。
去　聲屬羽，其音清而遠。
入　聲屬角，其音直而促。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凡例》 其切音先要明白而後語音始可清楚，唇齒牙喉舌五音析爲八音，其訣云：唇吻分輕重，舌尖捲上膛，喉腭居內外，牙齒定中旁。

清・張燮承《翻切入門簡易篇・音鑑節要》 平分陰陽論　陰者，平聲之低也，陽者，平聲之高也。逐字而呼，莫不雙音并聯。

又　仄無陰陽論　仄聲則無陰陽，上聲無不高，低呼則變而爲去聲矣。去聲無不低，高呼則變而爲上聲矣。入聲無不促，低則無音，高呼則變而爲平聲矣。

清・傅壽彤《古音類表》卷一《韵分五聲說》 太極元氣備於五六，天地之中數也，相唱相和，聲生焉。其爲物也，氣禦以行空虛處也，渾實處也，觸即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能備，於是乎紀之於九千三百五十有三之文；文，賾也，於是乎齊之以二百有六之韵；韵，賾也，於是乎歸之以一十有五之部；部也，韵也，猶賾也，於是乎貫之以宮商角敨羽之五聲。班固曰：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爲四聲綱也，其於字也。爲反喉入鼻之音，其於韵也，爲東冬鍾江、爲陽唐庚、爲耕清青三部。商之爲言章也。物成訕可章度也。其於字也，爲舌抵上喁之音。其於韵也，爲真臻先，爲諠文欣魂痕、爲元寒桓删山仙三部。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其於字也，爲懸舌向喁之音。其於韵也，爲歌戈麻、爲魚模、爲虞三部。敨，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其於字也，爲衝脣接齒之音。其於韵也，爲脂微齊皆灰、爲之咍、爲支佳三部。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其於字也，爲闔脣之音。其於韵也，爲侯、爲尤幽、爲蕭宵肴豪三部。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廣韻》 聲紐者，語言之發聲，各有定位也；韻部者，語言之餘音，各有定狀也。語言之始發也，必動其氣於口，口之中，後有喉，前有齒，左右有牙，內舌而外脣，氣觸而動之，斯成爲聲。所觸之地不同，而聲區焉矣。如所謂脣聲并餅，舌聲靈歷，齒聲陟珍，牙聲迦佉，喉聲綱各，見《廣韻》後附辨字五音法。即分別聲之大較也。語言之既成也，其餘音必出乎口，口之形或開而張，或合而聚，或縮其舌，或拄其齒，所作之狀不同，而音亦異焉矣。如所謂宮，舌居中，商，開口張，角，舌縮却，徵，舌拄齒，羽，合口聚。見《玉篇》後附沙門神珙《反紐圖》。及宋白所云：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見楊慎《丹鉛録》引。宋白字太素，宋人。即區別韻之大較也。是故一聲也，而可成爲數百種之音，一音也，而可發爲數十種之聲。以數十乘數百，而語言遂致萬殊矣。人莫不能語言，聲音之辨，鮮能知者，亦習焉不察耳。今試以尋常語言明之，凡所云納沓、齷齪、披離、派賴、寅康、隴統，皆以兩字爲形容之詞，而同一音即古所謂疊韻也，如《詩》之窈窕、虺隤、猗儺、蔽芾、蒙戎、綢繆是也。凡所云品華、丁當、古怪、瑣碎，亦以兩字爲形容之詞，而同一聲，即古所謂雙聲也，如《詩》之參差、縣蠻、翳發、栗烈是也。可知聲韻者實自然而然，雖不能人盡知之，固未嘗不合也。然必聲與音相續，而後成爲語言，獨聲獨音，不能爲語言也。文字者所以表

著其語言，語言所無，則文字亦無之矣。是故任取一聲與一音比合，即成爲一字之言，而任取一字之言析之，亦可得其聲與音之類。聲與音之類，非文字所能表示也，而可借同類之文字以明之。《廣韻》凡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六字，三千八百七十六音，據張氏澤存堂本。每音繫以切語二字。【略】惟但有韻部之目，而聲之部次無之。且音之廣狹開合辨於下字，而或有并廣狹開合爲一韻者。番禺陳澧作《切韻考》，尋其切語上字系聯之，得清聲居康多他張抽邊滂方敷將倉蘇之昌書莊初山呼於二十一類，濁聲渠魚徒奴除尼蒲房文才徐鋤神時胡余于盧如十九類，共四十類。尋其切語下字分屬之，每韻或一類至四類不等。二百六部，共分三百十類，定爲隋以前雙聲疊韻之區域。然則《聲類》《韻集》之書，雖久佚不傳，其部居固猶可考而知也。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　四呼即發音　凡人呼字之始不過開口合口而已。而開口之中又分兩門曰開口，開口之中又分兩音，開一音開二音是也。曰齊齒。齊齒之中又分兩音，齊一音齊二音是也。合口之中亦分兩門曰合口，曰撮口，故開齊合撮謂之四呼。其辨之之法，凡讀字之時甫由喉出，口必甚張，而後得音者。謂之開口音。其出字之始勢亦甚張，而必微合而由齒者謂之齊齒音。讀字之始音未能遽出，必其力滿口而後得音者謂之合口音。字將出口而必拱脣前向作努口狀者謂之撮口音此四呼定例也。

又　收音　何謂收音，謂讀字之尾音也。凡字有一音而得者，收音不待轉喉，是謂直收本音。《通俗表》中沙遮伊鋪須知六部皆是。有合兩音而得者，則前一字爲發音，後一字爲收音。《通俗表》中君登高山周花韓波秋嗟哉中悲却心歸家十七部皆是。有合三音而得者，則前一字爲發音，後二字爲收音。《通俗表》中邀川縐階煙昏胸相乘九部皆是。均就辨音總表內十音輾轉相生，而萬有不齊之音不外是矣。惟發音則二十一字母中五音全用，已詳《四呼總表》。收音祇在純喉一部之五音，此又不可不知也。

又　七音　喉牙齒舌脣，五音也。而齒音則又分爲正齒齒頭，脣音則又分爲輕脣重脣，是所謂五音實七音也。其辨之之法，凡讀字之時，音甫出喉而腹微動者，喉音也。喉牙二部所隔地位甚微，音最難辨，惟以腹動考之，則萬無差錯。其出於喉而必隸於兩旁牝齒閒者，牙音也，即俗所謂大牙。亦曰喤音。其音由牙出而必懸舌向喤，使音從舌之兩旁出者，正齒音也，亦曰捲舌音。在兩□□齒之□□面、牝齒之左右者是也。但正齒之中又分兩音，其近於牝齒之□□者爲正齒，其近於牝齒之左右者爲咬齒，其音微有不同。○通□□中知部爲咬齒音。其發音由正齒而必以舌抵面前正中之牝齒，係面□□□喤之□□使力從舌尖出而以舌動爲音者，舌音也。舌音本分舌頭舌上，□□上音已亡，皆併於正□□舌音仍祇一類也。其以舌抵面前之牝齒而必使其音穿牙縫而出力在□頭者，齒頭音也。齒頭與舌音最爲難辨。舌音亦微有穿齒，齒頭音□□亦微動。要知其偏重在齒者爲齒，偏重在舌者□□方不差錯。予更有一辨之之法。舌音呼字舌必從外縮入而向上，□頭呼字舌必從內抵出而向下，顯有區別。且舌一抵出，則音不歸□舌而穿齒而出矣。其音既出而必以上齒緊叩下脣而後發音者，輕脣音□，若以上下兩脣相切成音者，則重脣音矣。此七音定例也。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　尹先生云：北方之學者曰，吾人之于入聲也，心非不能喻，口實不能言，由舌本强而喜合口呼故也。此說極是，按今入聲十七部，其由支微齊佳灰魚虞變者，皆由合口呼而變爲開口呼；其由蕭肴豪變者，則由開口呼而變爲合口呼。然所謂開合者，非必大開大合，但稍爲發斂而其音即變矣。如趨讀爲促，則由合口而變開口。稍讀爲削，則由開口而變合口。今北人呼車非尺音，亦非尺奢音。余嘗細審之，其音似癡烏反，蓋音在魚虞，正與車音合，其呼矯當如小子蹻蹻之蹻，必非脚脛之脚，而脚脛之脚，北人當呼如朱耳。

清・丁顯《羣經異字同聲考・雙聲叠韻圖説》　橫行爲叠韻，縱行爲雙聲。叠韻者，同居一韻之字，夫人而知之矣。雙聲者，即註疏中聲相近之字。一曰同聲之字。不知切韻者，即名儒宿學亦有時茫然矣。此圖首六行見溪併羣疑爲齶音，次六行端透併定泥爲舌音，次六行幫滂併並明爲重脣音，次六行精清併從心併邪爲齒頭音，次六行照穿併床審併禪爲正齒音，知徹澄附之，次四行曉併匣影併喻爲淺深喉音，次四行非併敷奉微爲輕脣音，次二行來母爲半舌音，終二行日母爲半齒音。統共二十一母，每母均有兩行，有開合宏細之別，並同一聲也。齶舌脣齒，每類均有起聲送聲收聲，雖分三聲，實同一聲，而微有起送收之殊也。深淺喉音、輕脣音僅有起收兩母，半舌半齒音祇有收音一母，要之齶音不間舌，舌音

不間脣，脣音不間齒頭，齒頭不間正齒，正齒不間深淺喉，各從其類，毫不相雜。每以一母領二百二十字，陰平陽平上去入並同一聲，而中有開口合口齊齒撮口之異也。每母開口合口列，初行爲宏聲齊齒撮口列，次行爲細聲。熟於切韻者，啓口而知爲雙聲，雙聲即聲相近，即同聲。即不諳切韻者，看圖中同居一母者字字均屬同聲。學者熟讀各行之字，即知其爲天籟矣。僅讀一行而各行均矢口而知。引經諸家同聲者極多，不指其迷，無從入門，姑列此圖，俾初學者檢查而知。或平仄互轉，或呼吸同聲，或同韻而分開合，或同字而別古今，披覽而即了然矣。

又《韻學叢書題跋・廣韻雙聲叠韻法跋》 十四聲例法，分析極細。然查歷來韻書，於各韻中分爲脣舌鼻齒之音，又於一韻中別爲脣舌脣齒喉之聲，韻有綱領，字有部分，分而又分，細之又細，不可移易，誠天籟也。十四聲爲韻書之祖，積久自精，辨字五音，亦舉一隅反之例。然此爲賢智人説法則可，鈍根人非羅列全韻終不能領會。《廣韻》之書極古法例，均簡切不移。我朝韻學昌明，欽定《音韻闡微》之書，攷證極精，則又軼齊梁而超唐宋矣。

清・江廷璋《等韻真傳・自序》 韻學一道，溯風雅之源流，實文章之精覈也。而三十六字母傳自西域洋外諸國，即與今之電音相仿。我拍之而彼識之，即爲知音；彼倡之而我和之，是爲同調。墨點數痕，暗傳秘信；電音一瞬，飛遞緘言。此猶梵語之濫觴，悉曇之嚆矢耳。所切要者，論韻母之橫豎，辯九音之清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各字母切韻切字之法，上標下射，以定四聲。四聲通達，然後識字。世有讀書成名而不識字者，由不得字母切韻之傳耳。如《字彙》中窾穴中見也。字，丁滑切，音窴。而撿窴口滿食也。部，又曰張滑切，音窾，又窶，面短也。亦張滑切，仍音窾，如不得切字之法，畢竟讀何音，終身不識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清・勞乃宣《等韻一得補篇・韻攝》 嬰兒墮地啼聲曰阿，爲人生發聲之始，故阿爲聲音之元。然細體兒啼之阿，實自餗師而生，是餗師更爲元之元也。前定《韻攝譜》，以餗列阿厄之下，因阿爲元聲，餗爲下聲，又字母用阿韻，以阿居首，故韻攝亦以阿居首也。今韻攝之餗師已改稱中聲，而字母已改用餗師之入聲，餗韻則餗師不當復居下矣，是以重訂《韻攝譜》以餗師爲首，而列於阿綱之上。字母四類，獨餗不生下三類；韻攝六部，獨餗師不生後五部，亦天然對待之理也。阿之爲元，猶太極也。餗師爲元之元，猶無極也。太極猶有陰陽之可言，無極並陰陽而無之，更爲渾然無迹，列於其先，不亦宜乎。

清・盧靖《合聲易字・合聲易字後譜説》 前譜脱稿，酷暑未退，訟事猶簡，復取韻學家書流覽之，有極精括之論。如云古今部分，隨母異音。知徹澄三母古音與端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泥母與孃母，非母與敷母，古音異讀，今音同讀。又中華字母第三字爲第二字之濁聲，梵字母第三字與第一字相近。反覆考校，確當不易。

又《自序》 爰取古今音韻諸書玩索鉤考，少解暑憂，乃知天下之元音皆出於阿。故阿厄伊烏俞五字爲諧韻之元，嘎歌基姑居五字爲生聲之元。阿與厄配，嘎與歌配，故阿伊烏俞四字爲陽韻收聲，厄伊烏俞四字爲陰韻收聲，嘎基姑居爲陽聲字所從出，歌基姑居爲陰聲字所從出。

清・陳錦《切音蒙引・反切開卷必讀》 沖口出聲，無關牙齒脣舌，爲喉音。以舌旁抵牙根出聲，爲牙音。對齊上下齒，以舌向外微抵出聲，爲正齒音。對齊上下齒，舌尖獨抵上齒出聲，爲齒頭音。舌腰力貼全口上齶出聲，爲舌上音。舌尖力抵上齒内齶，一抵一出聲，爲舌頭音。兩頤微鼓，拍合兩脣，一合一出聲，爲重脣音。兩脣微合，以上齒接下脣，一接一出聲，爲輕脣音。兩齒空對，懸舌向上微抵成聲，不全用舌力，爲半舌音。懸舌下垂，微合兩齒成聲，不全用齒力，爲半齒音。以上各音，除牙脣二音外，皆以舌爲用。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卷三《等韻切音指南圖解》 蓋人聲之次第，由牙至舌脣，其音自内出外。由齒返喉，其音自外入内。牙舌脣齒喉，五音呼畢，餘音流於半舌半齒之間，而七音乃備。

又《四等音法》 一等音高，二等音低，三等音疾，四等音徐。凡人之氣，呼吸升降，一等乃作氣而呼，故音高而亢。二等則氣下轉矣，故音平而低。三等則氣降而復升，然其氣蹙故音疾而微。四等則又轉氣而力舒，故音徐而遠。此音之所以爲四

等也。○一説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

清・沈學《盛世元音》卷首《反切》 沈氏新字出，見者曰係雙聲叠韻，及羅馬字之濫觴。吁，烏足以知沈氏哉。歷來反切家，不考原音，少立筆畫，爲檢韻註釋起見，雙聲可通叠韻，叠韻可通雙聲，徒有母子之名，絶無母子之位，紛紛擾攘，曰若干母，若干子，不知母子之所以者也。豈新字亦如是。【略】沈氏謂字法之變，古今不一，惟音義筆畫，皆有定極。新字者，無可再變之字也，取其定極者矣。古人無如是用，無如是字，今人有如是字，有如是用。今人有是用，無用字之心，無用字之地，而不能用者，大可惜也。【略】惟反切天籟，大傳大用，天下無不知不識之人；小傳小用，平生無難説難寫之音。元音者，天下之公物也，固人人自然工夫，一觸反切機關，鳴然聲自口出。《字母表》依聲部體用，自喉音至唇音，挨定經緯左右，一無紊亂，只能口傳，難盡字註。原音只一，即表右第一母。曰原音十八者，由唇舌腭喉齒牙之淺深廣狹而生。一原化六，高低長短重輕，即吴音平上去入清濁，沈氏另立新名者，恐人誤會也。由聲帶之緊緩多少大小而生。一譜分五音，正副吸偏餘，正音共六十五，内五十四化音，十一底音。副音共一百七十，内變音七十一，附音九十九。吸音共十一，偏音共二百四十九，内加雙偏三音。餘音共一千一百九十三，總共字母二千六百八十八。《反切表》吸音得四百四十，歐韻得二千六百七十七，衣韻得二千四百四十九，安韻得五千零二十七，偏音得一萬零三百三十，餘音六萬一千九百零五，總共得八萬五千五百十六。勿同單音。考五音之理，反切之理，見《體用圖》及《人音機圖》便知。正音副音之異，一自己有音，一必借底音成音。十一底音中以歐衣安三韻爲最廣，三韻中以歐韻爲最便，即表在第一母。按底音即表上之短音，呅爲左底，作右行七變音，挨晚噯惡四底，功用同歐韻。曷底除一喝自成底外，屋鬱叶爲原，合列左行。其餘短音復有七原，一變不稱底音，無和韻之力，無底音功用也。吸音只在表左，兼并得十一。偏音分舌捲、舐齒、圍唇三類。餘音分高長尖粗四類，即泰西樂目，開衣、拿次、色潑、來拿、培司。按《字母譜》，左右上下，每類得三位，有餘音，每類得九位，共四九三十六位，足爲男女言語吟詠之用。五音前二音爲正字母，後二音爲副字母，有正副字母，天下無遺音矣。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平聲十六條》 《春秋公羊傳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長言即平聲，短言即仄聲也。

又《通轉韻五條》 凡讀一字，但令舒緩讀之，必有尾韻以收其聲。沈寵綏三字切法，以西鏖烏爲蕭字，幾哀噫爲皆字。試即蕭字長言之，果有烏字尾韻也。即皆字長言之，果有噫字尾韻也。《戚林八音》謂諸韻不離賓基二韻助音，賓基不用諸韻助音，故本字不變别字，賓韻即根韻也。試舒气以讀根韻之字，其尾韻皆恩字，讀岡甘堅三韻之字，其尾韻仍皆恩字，豈非賓韻助音乎。又試讀公韻之字，收聲卻是翁字，讀官韻之字，收聲仍是翁字，乃知恩翁兩尾韻，一開一合，即丁東琤瑽類也。又試舒气以讀基韻之字，尾韻皆衣字也，讀該孑鉤三韻之字，尾韻仍皆衣字，非所謂基韻助音乎。又試讀孤韻之字，收聲卻是烏字，讀家歌高三韻及支韻合口呼之字，收聲仍是烏字，乃知衣烏兩尾韻，一開一合，即欸歔咿嗚類也。興化劉融齋以欸意烏于四音爲收聲之法，是僅知有四呼之異，而不知根基二類收聲不論四呼也。是編前六韻，根公岡甘堅官爲恩翁尾韻，後九韻支基該家孑歌鉤高孤爲衣烏尾韻，類自分明。

又《音母十四條》 凡讀一字，發端必有引聲。如《孟》施舍，施字支韻、發聲，施舍同爲齒音。於越入吴，於字魚韻發聲，於越同爲脣尾音。夏澹人謂伊字爲元聲，唋字爲伊之侈聲。伊唋、伊憂、伊么、伊喲、伊牙、伊哀、伊也，七聲爲一大類。伊因、伊焉二聲，爲一大類。唋憂、唋么、唋約、唋牙、唋智、唋嗌，爲一小類，生噯么、約伊、約智三小類。因嘕、因殷、因音、因嬰爲一小類，生嘕殷一小類。音諳、音淹、音邕、音嬰爲一小類，生邕汪、嚶唤、嚶邕三小類。發聲皆不離伊唋。

又 等韻以曉影爲喉音，音實由喉出也。而見溪爲牙音，則必取喉音之齊齒呼，始與牙音之齊齒呼相近。若論見溪母所列之字，正多與曉影母所列之字消息相通。如迦攝甲狎鴨，結攝訣缺抉，岡攝光硄晃，庚攝經輕鋞，戚攝古苦葫，高攝高薧，該攝皆揩諧，傀攝圭奎恚，根攝根懇很，干攝見現千罕，鉤攝鉤齁，歌攝哿可呵阿，果顆婐，皆可併爲一類。《皇極經世注》見溪爲鼻音，影曉爲喉音，喉鼻之間一音也。《韻法直

圖》以見溪爲喉音，曉影爲喉兼牙音。樊氏金橋火蛙，邵子古坤黑五，皆有妙理也。是編根鏗亨恩以當見溪曉影，而據實名之曰喉音。

又《切音指南》知徹澄孃四母與端透定泥同位，照穿牀審禪五母與精清從心邪同位，端精爲一等四等，知照爲二等三等。按春秋齊陳氏至戰國時爲田氏，《論語》申棖，《史記》作申棠。今閩人讀知徹澄爲低鐵亭。《説文》祧兆聲，搏專聲，禱壽聲。夫陳棖知徹澄兆專壽皆與照穿審之音相近也，而田棠低鐵亭祧搏禱，又與端透定之音相類也。然則知徹澄母亦介于端透定與照穿狀審禪之間耳。《孟子》鄒本邾國。《説文》蕈，覃聲。特，寺聲。紫，此聲。巡，川聲。揚州天長讀張昌商爲臧倉桑，讀將槍箱爲姜羌香。夫鄒蕈寺此巡臧倉桑將槍箱皆與精清從心邪爲類也。邾紫川張昌商皆與照穿狀審禪爲類也，覃特則與端透定爲類也，姜羌香則張昌商之齊齒也。然則照穿五母近於精清五母，而實與知徹澄並介於端透精清之間矣。《指南》篇首交互音歌，謂知照徹穿澄牀互通，如泥娘之同用，則正齒與舌上二音本可合一也。

又 等韻以照穿五母爲正齒音，因舌舕上齒得音而名之也。以精清五母爲齒頭音，因舌舕下齒近于上齒得音而名之也。以知徹澄爲舌上音，與舌舕上齒之意畧同。以端透定爲舌頭音，又因舌舕上腭，其音似出於舌頭也。《新安直圖》謂照穿類爲齒音，精清類爲牙音，端透類爲舌音，試核其實，則人之出音，未有不藉舌以成者，舌爲衆音之主，豈可專屬以端透定泥也。是編列端透來穰爲腭音，照穿審日爲齒音，精清心耶爲牙音，均據舌所舕之處爲名。

又 李松石《音鑑》三十三母：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翾，對酒陶然，便博個醉中仙。名爲增删華嚴字母，其實個驚空溪紅翾鷗堯即以當見郡溪曉匣疑影喻微九母，對蝶陶天嫩鳥巒漣即以當端定透泥娘來六母，中春水然即以當知照牀澄徹穿審禪日九母，醉酒翠清松仙即以當精從清心邪五母，博便盤飄滿眠即以當邦並滂明四母，粉字則非敷奉三母也。齒音齊撮與喉音齊撮相似，故中春水然無細音。輕脣撮口難讀，故粉無細音。重脣止有合撮，故博便盤飄滿眠所收之字，同韻亦不分粗細。松石不解四呼，故母分粗細，韻又分粗細。其實開口呼音母，有粗音必合口也。齊齒呼音母，有粗音必撮口也。至嫩囊巒郎漣良鳥娘字音重複，而腭牙脣仍缺尾音，則音學難明矣。又所録《韻略易通》二十母：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細審之，喉四、噚四、齒四、牙三、脣五，即方以智二十母也。徐香坨《續韻略》二十母：水鳥報潮平，秋林數點明。黿鼉窺曲岸，鼓角混寒更。徐藕船《音繩》四十母：五更疏漏轉，按轡道途間。客夢留殘驛，車喧出曉關。風寒飄碧樹，日暖照青山。鳥去天明早，長空定不還。許月南《音鵠》三十八母：春暖鶯狂，花團蝶嚷，雲嵐滋味曾嘗。勸君頻舉觥，軟飽醉鄉，黑甜睡方。懸琴端，按宫商，那知辛苦忙。皆未識五音序次，徒騁詞華，其字數之不齊，則各據方音之偏也。是編不蹈此弊。

又 婺源江慎脩《河洛精蘊》謂三十六母之外，仍有無字之音十四，合爲大衍五十之數。垣謂字母位次各得其所，則字母少而可無複漏，否則字數多而猶未能全也。吴江潘次耕《類音》謂知照徹穿澄牀孃泥非敷皆複也，影喻曉匣既分陰陽，羣疑並明不分陰陽，可添母尚有十餘，是缺漏也。爰立五十母，影喻曉匣見溪舅羣語疑爲喉音，老來耳而端透杜定乃泥爲舌音，審禪繞日照穿朕牀〇〇爲腭音，心些已邪精清在從〇〇爲齒音，非奉武微邦滂奉並美明爲脣音。自謂陰陽清濁，相耦相從，不違其序矣。然溪母輕于見母，不得謂爲見之濁音。若以影清喻濁曉清匣濁之例求之，已自亂其例矣。端透照穿精清邦滂皆非清濁相耦也。影喻語疑同爲尾音，老來乃泥同爲第三位，若取同韻之字爲母，如根鏗亨恩，恩字中可强分兩母耶。登吞能仍，能字中可强分兩母耶。是名爲無複，實則多複也。明母之後自有尾音，若以老來耳而審禪繞日心些已邪非奉武微之例求之，美明何可突住耶。是名爲無漏，實亦有漏也。且喉音既正其名，而牙音渾爲齒音，齒音强爲腭音，腭音仍舊爲舌音，亦未嘗核音之實矣。是編字母專用同韻之清音，取其易辨，得喉腭齒牙各四母，脣音六母，母雖止于二十二，而以清求濁，可得五十母。如根鏗亨恩四母，根鏗二音之間，可得一濁母。鏗亨二音之間，可得一濁母。亨恩二音之間，可得一濁母。根鏗亨恩之陽平聲，又可得四濁母。惟音之重

輕各循其序，而四聲增一陽平，則字母少而無漏，反覺前人字母多而有漏也。至喉腭齒牙脣五音序次，由内而外，則與次耕不謀而合。

又《廣韻》以喉齒牙三音爲濁聲，謂其易混也。《廣韻》辨五音法：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與《玉篇》五聲：北脣聲邦龐明邈，西舌聲丁的甯亭，南齒聲詩失止示，東喉聲何我康各，中牙聲更硬幸客，音母相同。可知《等韻》稱牙音見溪郡疑有由來也。但《廣韻》《玉篇》均無精清從心邪一類之音，則讀迦佉更硬幸客之音，近于精清心類者，亦如挾讀捷、擷讀省也。《等韻》喉音止有曉影一類，而見溪母所列之字，實與綱各康各同類。則併見溪曉影爲喉音，正與《廣韻》《玉篇》喉聲相合。精清心既實爲舌舔下齒之音，則命爲牙音，以當《廣韻》《玉篇》之迦佉幸硬，正可補其漏而删其複，有合于當日秉筆之意也。

又《留清去濁法二條》　誦讀字音之狀，頗難形容。劉熙《釋名》風字豫司兗冀横口合脣言之，風，汎也；青徐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今金陵試讀汎字，並不合脣，讀放字亦不踧口推氣。則所謂横口合脣者，乃閉口讀汎字，如今揚州之讀風字也。所謂踧口開脣推氣者，乃舌向上讀作根韻脣音，如今金陵之讀風字也。高誘注《淮南》，有急氣、閉口、籠口、緩氣、在舌諸法。《廣韻》十四聲例，阿哥類爲開口聲，菴甘類爲合口聲，憂鳩類爲蹴口聲，烏姑類爲撮脣聲，波坡類爲開脣聲，蒿考類爲隨鼻聲，奚雞類爲舌根聲，伊酌類爲蹴舌下卷聲，遮車類爲垂舌聲，止始類爲齒聲，迦佉類爲牙聲，鴉囂類爲齶聲，鴉加類爲喉聲，沙挐類爲牙齒齊呼開口送聲。《大備對宗》謂：脣上碧斑，舌頭當丁。撮脣呼烏，捲舌伊英，開脣披潘，齊齒時成，正齒征志，穿牙塞箏，引喉狗厄，隨鼻蒿亨，上鄂囂妖，平牙節詵，縱脣休鳩，送氣查棖，合口甘鹹，開口可羹，皆曲繪脣吻出音情狀。而方音總難曲肖。是編就音呼聲韻四端，逐一分晰，如根字爲舌向上之韻，則根字同韻，舌皆向上讀也。若湖北讀根爲堅，則舌穿牙矣。若閩人讀根爲公，則舌向上而籠口矣。根字屬喉音第一位，則凡與根同音位者，皆極重之喉音也。根字開口呼，則凡與根同呼者，皆直讀本音也。根字陰平聲，則凡與根同聲者，皆長言依悠也。鏗字音較根字稍輕，而餘皆與根同也。金字爲根音之齊齒呼，但覺呼時舌觸下齒。滾字爲根音之合口呼，但覺呼時合脣，至于音聲韻，則皆同于根字也。公字爲根韻之籠口，但覺同韻之字，皆舌向上而籠口讀之，至于音呼聲，仍皆同于根也。梗字爲根上聲，但覺與梗同聲之字，皆短言抵而起，至于音韻呼，仍皆同于根也。如此詳審出音之狀，不必口授，亦自有徑可尋。

出音之狀，必求易于分别，相説以解，無所謂濁也。倘執濁音之説以求字音，則自尋荆棘耳。即如金陵讀郡字，爲根韻喉音第一位撮口呼去聲，未嘗濁也。若依《等韻》濁母之説，必讀作郡羣二字相雜之音，反令人惑矣。且清濁之説，有彼此互異者，《等韻》見端知邦非精照影來用圈，全清也；溪透徹滂敷清穿曉，次清也；郡定澄並奉從邪狀禪匣用圓點，全濁也；疑泥娘明微心審喻日，半濁也。《經世注》以羣定澄從邪牀禪奉並喻匣微爲見端知精心照審非邦影曉敷之清音。司馬公《指掌圖》又以心審爲全清。陳獻可《轉音經緯圖》又以心審爲次清，來日爲次濁。江慎修以每音前二字爲清，後二字爲濁。心審爲清，來日爲濁。劉讓宗以每音第一純清，第二次清，第三半濁，第四全濁，齒音第四爲次清次音，喉音曉純清，匣半濁，影次清，喻全濁。《河洛精蘊》謂郡定澄並奉從邪牀禪匣喻爲溪透徹滂敷清心穿審曉影之濁音，見端知邦非精照七清，無濁音之字，疑泥娘明微來日七濁，無清音之字。《經世》字母二十四，並清濁得四十八。章黼《集成》七音皆分清濁，清濁又分次音，此皆以音分清濁也。《中原音韻》分陰陽平，《中州全韻》分陰陽去，陰即清，陽即濁也。《中原音》凡上聲當羣定澄並奉從牀匣邪禪十位，則似去聲，蓋最濁之上去入，似變爲最清，而實濁也。唐一行謂上去自爲清濁。《五方元音》謂入聲皆重濁，故輕清之韻皆無入聲。此以聲分清濁也。《元音》謂天人龍羊牛獒六韻爲輕清，虎駝蛇馬豺地六韻爲重濁，此以韻分清濁也。《韻法横圖》光韻合口呼，恍韻撮口呼，其上去聲皆爲混呼。《直圖》岡韻平入爲開口呼，上去爲混呼。此以聲呼分清濁也。總之易紐爲清，難讀爲濁，斷非可以能讀清音之字，而故讀爲濁音，鰓鰓然以爲古人濁音也。是編字母不用濁音，而四聲增入陽平，亦期于易讀耳。

又《翻譯十九條》 西洋艾約瑟方言得形新法，引《説文》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心繫於肺，肺爲氣海，氣由肺發，上達氣喉，氣喉乃歧爲口鼻二路。但氣過處未能自成爲聲，必因所過各位，有阻隔壓力，與氣相乘，始成各聲。喉中節氣得聲處，狀如箱，名氣喉出聲源，爲第一位。其上口狀如舌向後指，名會厭，爲第二位。乃氣喉之蓋，俗呼對嘴者也，對嘴前即爲口，其相隔爲界者，名吊鐘，爲第三位。吊鐘上即鼻底孔，爲第四位。氣過此三位，皆能舒縮開閉成聲。如拉丁文Ⅱ爲中文該字，乃口管鼻孔皆閉之音。拉丁文NG爲中文恩吉兩字，乃口管閉、鼻孔開之音。氣由喉出，上衝口及喟，其相軋處，名舌背，爲第五位。又進而舌前，爲第六位。又進而舌尖，爲第七位。舌尖或抵上喟之前，或伏下牙牀，或在上下齒中間邊際，移前移後各成其聲，又進而脣，被氣觸亦常成聲，爲第八位。予觀其所議似有見地，及觀其圖所列之字，以挨唉根榦阿發孫松爲舌背音，以歌更兒爲舌背舌前合音，以衣臨這瞞兩捐爲舌前音，則喉喟齒牙脣五音序次之理，彼全未解也。是編五音由喉而漸以至脣，十五韻由舌向上而漸以至於向下，則統西洋鼓氣成聲八位，而明其所以然。

又《自述三條》 齊梁始辨四聲，《元和韻譜》謂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自平聲分陰陽，或謂陰聲低而悠，陽聲高而揚。此前人所爲辨平仄也。今用陰聲字繪陰聲之狀，曰依而悠；陽聲字繪陽聲狀，曰移而游；上聲字繪上聲狀，曰抵而起；去聲字繪去聲狀，曰縱而送；入聲字繪入聲狀，曰足而束。師古人之意，而不泥于陳言，爲問知音者，其謂我戾古法乎，抑謂我闡古誼乎。不特平仄之辨也，四呼之名，《等韻》止分開口正副，合口正副，《韻法横圖》有齊齒、撮口之名。江慎修謂開口副爲齊齒，合口副爲撮口。今辨四呼之狀，曰開合聲高，齊撮聲低，開齊狹而圓，合撮闊而扁。爲問知音者，其謂我妄爲贅詞乎，抑謂我苦爲分明乎。不特聲呼之辨也。江慎修謂等韻三十六母不可增删移易，如《字彙・直圖》删知徹澄娘而移非敷奉微于曉匣影喻之後，皆妄作也。此因《直圖》不解端知同位，與邦非同位之理，故指爲紕繆耳。今删各音之濁母，以期學者易讀。又合見溪曉影爲喉音，以求字形類聚。合端透來穠、照穿審日、精清心耶爲喟音齒音牙音，以明端知同位，與精照同位之所以然。合邦滂明微非喻爲脣音，以明邦非同位之所以然。又據舌舕喟舕牙之實，而改舌音之名爲喟音，改齒頭之名爲牙音，又改孃爲穠，改邪爲耶，以補喟牙尾音，又取喉尾音之濁母爲輕脣尾音，以明輕脣由外返内，見閩粵讀輕脣爲喉音之所以然。又取穠日尾音相近，見閩粵讀知徹如端透之所以然。又每音四位，皆以極重、次重、次輕、極輕爲序，以明尾音極輕爲窮變而通之所以然。又循喉喟齒牙脣由内至外之序，而終以輕脣由外返内，所謂物極必返也。爲問知音者，其謂我變亂音學乎，抑謂我釐正音學乎。不特聲呼與音之辨也，樂府分部，以歌麻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尤爲喉聲，東冬江陽庚青蒸爲鼻聲，真文元寒删先爲舌齒聲，侵覃鹽咸爲脣聲。劉融齋云：曲家六部收聲，東冬江陽庚青蒸穿鼻收，支微齊佳灰展輔收，魚虞蕭肴豪尤斂脣收，真文元寒删先舐喟收，歌麻直喉收，侵覃鹽咸閉口收。夏澹人以東冬侵覃鹽咸爲鼻聲。戴東原以歌麻魚虞鐸爲喉音，蒸之職德東冬江尤屋沃覺陽蕭肴豪藥庚青支佳陌錫爲鼻音，真文魂痕先脂微齊皆灰質術櫛物迄没屑元寒删仙祭泰夬廢月曷末黠鎋辞爲舌齒音，侵鹽緝覃咸合葉洽爲脣音。《等韻便讀》以觀戈工崑圭光孤剛爲合口韻，甘鰔監瓜艱該根乖爲開口韻，江佳干嘉驕溝交鳩爲啟脣韻，雞肩經兼今耕斤迦爲齊齒韻，拘扃恭肱涓君高歌爲撮口韻。《韻法直圖》公韻爲宫屬喉音，岡韻爲商屬齒音，驕韻爲角屬牙音，基韻爲徵屬舌音，居韻爲羽屬脣音。究竟每韻各有五音四呼，不宜取音呼之名爲韻之名，使學者迷惑也。今讀根韻所諧之字，舌皆向上，堅韻則舌尖穿下齒矣。基韻則舌抵下齒矣。子韻則舌搜下齒之根矣。鉤韻則舌尖向下矣。即如兜字爲鉤韻之喟音，讀兜字時，舌先舕喟，旋即向下；丢字爲鉤韻之喟音齊齒呼，則舌先舕喟，旋即舕下齒而向下。兜字不舕下齒，則兜丢開口齊齒呼之分也。此可見每讀一字，皆先有音，次有呼，而韻必後定矣。韻既後定，則音呼之名，尤不容與韻之名相混。是編舌音既改名爲喟音，而韻之名則全用舌字，舌向上根韻也，舌穿牙堅韻也，舌抵牙基韻也，舌搜牙孑韻也，舌向下鉤韻也。五舌既由上而漸下，而每舌有通轉之韻，則

以張口籠口之法求之，根張口岡韻也，根籠口公韻也，堅張口甘韻也，堅籠口官韻也，基張口該韻也，基籠口支韻也，孑張口家韻也，孑籠口歌韻也，鉤張口高韻也，鉤籠口孤韻也。籠口韻疑爲合口呼，張口韻疑爲開口呼。而究之岡韻張口，自有光字爲合口呼，孤韻籠口，自有祼字相近之音爲開口呼。支字籠口捲舌讀似真字，錐字籠口捲舌讀似肫字，韻之名皆以舌爲定準，而五音四呼之名皆不宜用舌字也。根堅基孑鉤五舌爲主，而各具張口籠口之通轉，則斂侈全分、正變諸説，皆得以通之。較鄭庠陽支先虞尤覃六部爲主者，又何如乎。根基二尾韻爲領韻，即嚴鐵橋以之支脂與蒸耕真對轉意也；以基韻居中爲樞紐，即夏澹人以伊字爲元聲意也；以根堅居首，即司馬公用經堅七十二字引類意也。由是剔清濁，配宫商，明等列，解經義，定翻切，辨方音，衡翻譯，無非欲我中國儒書音義毋或參差聚訟，毋同流合汙，毋生今反古，將見經明事治，處爲通儒，出爲良臣，異端無從横議，異國莫能輕視矣。區區微忱，幸知音者鑒之。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四聲》



平聲平道莫低昂，
上聲高呼猛烈强，
去聲分明哀遠道，
入聲短促急收藏。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喉舌脣齒四音説》　音有喉舌脣齒四端，字母即以此分之，自根至恩五母爲喉音，自登至撈恩四母爲舌音，奔門噴三母爲脣音，分至稱四母爲齒音。其音由寬而窄，由重而輕，自有一定之次。至其開口正韻以及合口副韻，則又以寬窄重輕爲序。故其音節次序，皆若天造地設，無可勉强，亦無可更改。非熟于此道者，不知也。

清・劉世恩《音韻記號・音韻記號自記》　舊説音發於脣舌齒牙喉，没齒老人、乳臭小兒何能發齒牙音也，夫亦曰脣與舌而已。新説音本於聲帶，指不撥絃，絃無聲響；軸不轉絃，絃無緊舒。孰張弛聲帶使異其聲響也，則亦曰脣與舌而已。開口合口者，於脣舌動作具適當形勢，於聲帶振動有天然關係，發聲最重要之動作也。從未聞研究其性質而發明其效用者，惜哉惜哉。吾則謂開口上與合口上有密切關係，開口下（即齊齒）與合口下（即撮口）有密切關係，而開口之音代合口作用易，合口之音代開口作用難，故用合口音作字母於音聲不能發達，而取開口音作父音庶於生理無防害也。

二十五父音多上下開口，關於脣舌部，一發即轉，不能延長，延長即變爲母韻。母韻二十有一，日韻尚兼數用。舌附下顎發者爲重母韻，舌抵上顎發者爲輕母韻，要其餘音嫋嫋不絶如縷，任延長至何久而不變者，則由聲帶振動故也。此可謂母韻不複雜，父音無簡單耳。口之發聲也，有父音即有母韻，猶電氣陰陽極之相感應不能去也。故父音皆詳審，母韻性質，取其同類者爲分配，而母韻即借用父音記號本所固有者，以俱流於此見天籟焉。烏衣于三音者，有父音資格兼母韻性質，則關係於開合口者也。特命之爲拼媒，拼音時爲父音母韻之媒介。

父音母韻用同一記號而爲之分配者有數理由，附記其大略於此，爲研究者一助，亦不敢自謂所得即謂正確也。

㈠ 按我國韻書父音有同聲母而異其上下開口者，又據實驗所得母韻有同輕韻而異其上下開口者。

㈡ 諸父音母韻各相比較，其關於開口上者有高低差異，關於開口下者亦有高低差異。

㈢ 諸父音關於鼻及口氣呼吸不同，諸母韻關於鼻及口氣呼吸亦不同。

㈣ 發母韻時兩脣運動者，便於脣音開口。下母韻其上顎下顎相近而口腔小，便於舌之前突，即齒牙音開口。上母韻口腔容積大，便於舌運動自由，及舊説喉音。

㈤ 烏衣于關於開合口不運動自由，以之作拼媒生變化；他母韻關於開合口得運動自由，以之作拼媒不生變化。

凡音發於脣舌部之動作，次變化於開口合口，終則與聲帶間所發之母韻配合而成聲，經此三層秩序，所以發聲器之搆造雖極簡單，能千變萬化之聲音以應用而不窮。我所取拼音法則本此理由，法不必繁多，用

却爲活便。即凡兩拼音時，用一父音一母韻，而凡三拼音時亦用一父音一母韻，惟於其中間加以衣或烏或于爲變化聲音之助，此可知我口發聲之故。雖脣舌之動作同聲帶之振動同，而一經開口合口之變化，其音遂大相殊異也。我所取拼音法亦順我口發音之秩序而已。切言之發某音時，我口中如此動作，即用三音拼某音時，我口中亦如此動作而已。夫中國音韻，平上去入之音韻也。則所取記號必適合平上去入之應用而後可，今此形象頗爲簡單，即拼音成形，或二三畫，或四五畫，不過羅馬一字母耳。且盡曲直角圓等天然形象，務使人未見此記號者目中先有其形象，既見其形象者，手中即能作此記號，所謂天造地設，無庸意志於其間者也。夫形雖萬殊不離角圓，線雖各異不外曲直，宇宙間器物新奇迭出，固莫能逃此規則矣。故形象雖皆平常而取舍極費經營，蓋立意在無形之先，成象待拼音而後，任意內外配合，上下配合，左右配合，具變化離合之妙，均不失幾何形狀，如同玩具備饒趣味，無不美觀。因之父音在內，母韻在外，搆形者爲平聲；父音在上，母韻在下，搆形者爲上聲；父音在左，母韻在右，搆形者爲去聲；其上下配合而母媒附於母韻者爲下平聲；其左右配而拼媒附於母韻者爲入聲。故雖父音母韻同一記號，平上去入不加點畫，自能判別明晰，無混目之弊，殆皆適合吾國音韻之記號也。某形象任意命爲某父音，毫無取義。聲學者，有光顯聲浪法，謂聲不但以耳聽，且能以目視。其寫聲機、留聲器等能將聲音振動，所成之形留於器中，且復現其聲，與我口所發之聲聽之歷歷不爽，則聲爲其形之真聲，而形爲其聲之真形，科學進步，此證明當不在遠也。嗚乎，若果有此證明，當得曲曲折折的一種天真草書，暗中摸索之則不免參人意强爲之矯揉造作矣，故不載。

二

宋・宋祁《宋景文公筆記》卷上《釋俗》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爲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鯫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鯫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鯫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胖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牓，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庞駁，師法多門。

宋・鄭樵《通志》卷三五《論急慢聲諧》 急慢聲諧者，慢聲爲二，急聲爲一也。梵書謂二合聲是矣。梵人尚音，故有合二而成聲，合三合四而成聲。華人尚文，惟存二合，此於梵書中論之矣。《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知聲有急慢，則發而爲文，抑揚合度，鏗鏘中節，箋釋之家，全不及此，至於語辭渾而無別，但取言中之義，不問句中之節。故柳宗元極論語辭之義，良由不知急慢之節，所以辭與句不相當。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旃爲者焉之應。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諸，諸爲者與之應。又如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慢聲爲者也，急聲爲者。慢聲爲也者，急聲爲也。慢聲爲嗚呼，急聲爲嗚。慢聲爲噫

嘻，急聲爲噫，皆是相應之辭也，此並載籍中常語，先儒不知考究。又如語言之中，慢聲爲激搏，急聲爲郭，慢聲爲中央，急聲爲張者亦是也。《古豔歌》曰：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十月鉤鐮起，并在束薪中。此中央之爲張也。張平子《西京賦》云：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此則激搏之爲郭也，可以觸類而長。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爲勃籠，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叵爲不可，團爲突欒，鉦爲丁寧，頂爲滴顙，角爲矻落，蒲爲勃盧，精爲即零，螳爲突郎，諸爲之乎，旁爲步廊，茨爲蒺藜，圈爲屈攣，錮爲骨露，窠爲窟駝是也。

宋・孫奕《履齋示兒編》卷二二《字説》　○《皇朝類苑》云：切韻之學，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筆談》。○《緗素雜記》云：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而犬爲突，酷寵爲孔，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學者不曉龍鍾潦倒之義，正如二合之音是也。龍鍾切爲癃字，潦倒切爲老字，謂人之老羸癃疾者，即以龍鍾潦倒目之，其義取此。

宋・喻文豹《唾玉集・俗語切脚字》　《説郛》卷二三下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藍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黯賴壞字，骨露錮字，屈孿圈字，鶻盧蒲字，突郎唐字，突欒團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丁兵字，即釋典所用合字。

宋・戴侗《六書故》卷首《六書通釋》　凡字書有二：以文求之者，其傳於今則有《説文》《玉篇》《類篇》諸書焉。以聲求之者，則有《唐韻》《集韻》諸書焉。聲韻反切之學，古未之有也。許叔重、鄭康成諸人，不過曰讀若某云爾。漢末孫叔言創《爾雅音義》，始立反語，逮魏大行，西戎用之以通釋氏之書於中國。其法上以喉舌脣齒牙三十六聲爲母，下以聲之相劦者爲韻，而以聲韻二字反切之，若東德紅反，德爲聲而紅爲韻也。商式羊反，式爲聲而羊爲韻也。反切既興，天下之聲莫能逃焉。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跋六經直音》　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

元・熊澤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序》　聲韻之學，其來尚矣。凡窮經博史以聲求字，必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通，誠諸韻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土之音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爲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橫豎，審清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名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槩求切，而不究其源者，予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間，則習爲蔑裂矣。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强字亦如去聲，又以强字呼如清音。磽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礙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士魚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似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耶。其雞稱齎，癸稱貴，菊稱韭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賢之書，首貴乎知音，其可不稽其本哉。其或稽者，非口授難明，幸得傳者歸正，隨謬者成風，以致天下之書不能同其音也。

元・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序》　夫讀書必執韻，執韻須知切，乃爲學之急務，吾儒之不可闕者。

明・王應電《聲韻會通》　古無切韻法，反切出自西方，于字學甚有功。然字母有重疊，想西人語咮嘀，故如此，抑譯者之訛耶。後人仍其謬，蓋未有得其要者耳。今既有一得，不得不正之，非忘本也。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論梵》　等韻未行之前，經史音訓通曰反。等韻通行之後，經史音訓通曰切。雖反易切難，然反厥切廣，反有所不通，則不得不切，切有所不解，故爲四等門法，余復别以律曆風氣，此又爲理廣矣。

先儒音字，北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爲甚切。今之反者，孫炎之學也。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卷五《切義取字之辨》 袁氏曰：音切之法，最爲自然。天有是聲，地有是音，聲有日月星辰，以分平上去入爲律。音有水火土石，以分開發收閉爲吕。以聲唱音，以音和聲，自然切脚生焉。昔沈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胷襟，窮其玅旨，自謂入神。蓋字學之神玅，元有如此。有先約得者，有後約得者，不可謂獨得也。理有自然，即切可以知義，如之乎切爲諸，如是切爲爾，而已切爲耳，何不切爲盍，不可切爲叵，不惟知其音，并見其義，此可以人爲乎。《文筆記》謂：孫炎作反切，皆出于俚語之玅，如突欒爲團，屈陸爲曲，鯫溜爲就，鯫令爲精，窟窿爲孔。又《唾玉集》亦有俗語切脚，如勃籠曰蓬，勃蘭曰盤，突落曰鐸，窟陀曰窠，骨露曰錮，屈攣曰圈，突郎曰堂，矻落曰角，鶻崙爲渾，鶻盧爲壺，忒噞爲大，咳洛爲殼。凡此非有師學教之也，天成自然，莫知所以，此可以强造乎。陸德明觀詠至此，輒嘆曰：沈約謂入神，殆謂此耶。予因循例作切，而盡其玅，尤有因切而見其義者，如戚人切親，戰兵切征，謳吟切音，相參切三，崖巉切巖，和塩切鹹，幻無切虚，途遥切迢，虧月切闕，虞叛切亂，臭芳切香，還來切回，叱人切瞋，窘中切窮，徒登切騰，帝圖切都，樹燎切燒，力倒切老，雅歌切哦，汎舟切浮，怨留切憂，此皆即切而並知其訓者也，切脚之玅，至于如此，正所謂天然不可人爲者。予蓋後前人而得之者耶。

又《切身取字之辨》 袁氏曰：梵音有切身例，如寧鳥切鸑，音鳥。丁各切珞，音各。尾孕切孮，音孕。理也切璭，璭音也。如雙聲切法而離其母謂之認父不認母，此亦何取于切身也。予所作切身之法，則與此異，析本字之身即得本字之切，音歸其母，聲從其韻，無雙聲之嫌，無不認母之病，如女良切娘，言門切閶，目亡切盲，矢引切矧，火斤切炘，至秦切臻，目少切眇，口亥切咳，與車切轟，角奇切觭，火空切焜，目文切眩，心蔥切憁，女丑切妞，山辛切莘，羊久切羌，欠其切欺，亻童切僮，血亡切盲，累禾切穋，草全切荃，示單切禪，足齊切躋，衣世切裨，人需切儒，齒司切齜，弗貝切費，此皆分其字，即可爲本字之切，而又憑切，憑韻，皆各中門法，此之謂切身。是本字之身，自具切脚，而非作意爲之者，沈休文所謂入神，殆未優入于此歟。

明・桑紹良《青郊襍著・聲韻襍著》 切字新法，凡切一字用二字，上字取音，下字取韻，合音與韻成聲，則所切之字之響也。取音取韻，俱有定法。定法或不能通，則濟之以活法，舊切大率如此，但或舍正而從借，棄當用而取不當用，人不易曉，足誤初學。兹立新法各有定活，以易舊制，似爲簡明，條具於後，竝指舊制之非一二歎以爲章示云。

取音定法，如二平上去取音，即於本排下取二入字，沈平與去取深入，浮平與上取淺入，若本排止有一入聲，通取亦不害，如東部切烘鬨字則取烯字，切洪噴字則取斛字。二入字取音，亦於本排上二平上去取之，深入取沈與去，淺入取浮與上，若本排四聲不全，通取亦不害，如東部切烯字則取烘字，切斛字則取洪字。餘皆可以類推。

取音活法，如二平上去，本排下竝無入聲，必於別韻中取者，亦當於同古韻可相叶，又必科位品相同，肰後取之，如東江互取，侵覃互取，庚陽互取，真元互取，歌麻遮互取，皆灰支互取，模魚互取，尤蕭互取，盍各部由分而辨至於判矣。可以相叶，故可以互用，猶一家人分爲二門，終是一體。如互取之中又無字，當於同辨韻中互取亦得，如東江與侵覃互取，庚陽與真元互取，歌麻遮與皆灰支互取，模魚與尤蕭互取，詳具後分辨判類圖説。

取韻定法，每取一字，必於本部本科同聲同音挨品次取之，不得漫爾攙越，如東部内公字，則取空字，空字則取翁字，翁字則取烘字，烘字則轉而復取公字，啓承進止四品，循環而用，則音響叶應，自肰成切。其他悉以此推之。

取韻活法，或本科同位中無字，則於本科内别位中取用，宫徵角商羽順取雖稍不叶應，而亦不大背戾。如東部極重科内宫音浮平聲四品中止有洪字，則取本科内徵音籠字代之。若本科内皆無，則於本部别科内同音者取之，如　部　科　音　聲止有　字，則取　科内同音字代之，肰沈平只用沈平，浮平只用浮平，切不可通用，淺入深入亦肰，非若取音者通用無害。

舊切字取音取韻，多有可怪處。其取音處，每不分輕重，其取韻處，每不辨沈浮，今姑各舉其一以例見之。其取音可怪處以充爲昌嵩切，夫

充字乃極重科角承音，若用臆字叶矣。昌字乃極輕科角承音，雖同位同品有相應之理，肰既非同部，而輕重之科又不同，亦非無應用之字，不得已而借用，奚爲舍臆字而用昌字邪。若用昌字則似稱字，而非充字矣。然用臆字亦非至當，求其至當，須作蓄中切，蓄字是本排入聲中字，是本位啓品，無一點不叶，豈不佳勝。

其取韻可怪處，以同字爲徒東切，夫同字，浮平聲也，用農字叶矣。東字乃沈平聲，雖曰同部同科同位，肰其聲不同，如何讀的。若謂同部同科同位便可用，則上去二聲董棟字亦可用矣。今照徒東切讀之，則是通字而非同字，農字善而以徒字爲音，亦非至當，當作獨農切，獨字是本排入聲農字，是本位進品，亦猶以蓄中易昌嵩之妄貼也。舊説取音取韻，大率類此。以新法方之，其簡易明白，奚但倍蓰。此新法所由立，而後學之認理者，其必有定趨哉。

明・朱光家《字學指南・例論》　反音翻。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兩字相摩截成音聲謂之切。胡僧了義製三十六字母，先儒謂洩造化之巧，至以聖稱之，誠字學入門之鈐鍵，不可不知。而知切之難，難于用母，是編首標之字，本直音易曉，亦注翻切，即填應用字母于旁，覽者依仿默切，久而熟便，則天機自通，無不曲暢矣。

明・呂維祺《同文鐸・义例》　凡切法，上字爲切，與本字同音；下字爲韻，與本字同聲。如古紅切公，居雄切弓，蓋古居俱見母音，而紅屬一等字，與公同等，其聲厵而洪；雄屬三等字，與弓同等，其聲細而斂。故以切法之音與聲調之，萬無一失。凡一母下字止立一切，其同切者即同韻也，如公下之工功、弓下之躬宮是也。

明・陳蠀謨《元音統韻》卷一《通釋上・唱和》　學者不熟翻切，譌譌相傳，定無得當正字，其於天地自然之聲音，自性本具之靈妙，古今轉變之佳趣，盡皆昧却，寧不惜哉。

又卷二《通釋下・三合》　僧言釋家有二合三合字，儒家無有。余謂釋之二合三合混，混二聲三聲而爲字，如斯岡二合，上心母，下見母。恒楞登三合，上匣母，中來母，下端母，不過是番語急耳。如《統韻》先發氣爲某，次出得聲，終收和本宫音爲韻，無字不三合者。如基收伊，似二合，其發氣以基，而始出聲收伊，仍三合也。如伊如羲，似無合，不知不得直出伊出羲，徐出聲爲伊爲羲而收和，仍三合。凡宫音皆然，如公字發氣爲姑，出聲爲公，收爲翁，若姑公翁急出爲一，亦仍番語而已，則《統韻》，三合之創立者也。

又《釋例》　誦讀識字，全資唱和。唱和即反切也。

又　昔人唱和，有經堅輕牽三十六轉音，遇上字爲母，易於得聲，下字爲音，難於定韻。蓋由韻無標領，欲以齊齒一路盡夫五音，昔人遂有訓蒙誘引反害正音之譏。

又《稽往》　存舊法者，驗攷古今之異讀可也，豈可守前人之借與混以立法哉。其實舊法糾煩而不能畫一，新法畫一而又易簡，欲切一字，隨取二字順口，即合自然之定格，而此二字所切之音，則四海千年確乎不可絲毫變易，斯真天地間自然之極本乎。呼吸合於易律，豈非理之至乎。

又　論古人皆音和説　切響期同母，切上一字。行韻期相叶切下一字。而已。《指南》以切母當限定一格者，反通其所不必通。於行韻之可通叶者，反限定於一格，而又顛倒矛盾，竝不能自畫一其説也。《説文》孫、沈之韻注皆是音和，但於粗細異狀不甚詳審，而用齒舌之間常借脣之輕重常混耳。此乃前人各填其方言，又或各代之口齒然也。

明・喬中和《元韻譜》卷首《釋目・切釋》　西方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如反可爲叵之類是也。即諺語亦有之，如窟櫳爲孔之類是也。上字定音，下字定韻，四響不亂，清濁不摇，聲自在齒頰間。

清・柴紹炳《切韻編・雜説・反切三法》　反切之學盡於音和一門，余前已論之。然和會古今可以施用者，約有三法：一曰直捷，二曰通融，三曰比擬。直捷者即音和之説，如古紅切公，先簡紅字屬於東韻，再審古字在姥韻，隸於見母，則知所切在東韻見母之下，字應是公。他皆以此推之，一覽易知，無事旁索，故曰直捷也。通融者即前類隔交互之説，古法所無，然自後代立母之後，以繩古切脚，反似不合。如都江切樁，都是端母，而樁在知母下；符羈切皮，符是奉母，而皮在並母下；士垢切鯫，士是牀母，而鯫在從母下。若遇此等，勢不能一一追改。按

《切韻》《唐韻》《説文韻譜》以及《史》《漢》六經之類，俱用此等反切。姑從近説，以輕重前後互借解之，此條蓋爲切脚，查係某韻某母之下，却值虚格，故用此法，謂之通融，然亦必舌與舌類、脣與脣隣，本可和同，未致扞格，如所謂日母借切例也。比擬者謂母下更有異子。如東韻見母下有公弓二字，既用古紅切公矣，若亦以切弓則溷，故改用居雄切，雄是匣母第二字，且弓與雄同屬合歛字也，雄是胡弓切，其互施一體可知。如支韻見母下有羈龜規三字，既用居宜切羈矣，若亦以切龜規則溷，故改用居爲切龜，爲是喻母第一字，凡窺切規，窺是溪母第二字，第一第二之次與弓雄稍差，然龜爲規窺同是合歛字，而又宜羈聲相比，龜爲規窺聲相比也。故凡遇母下有異子者，當審其開合宏歛之殊，又清濁輕重聲相比和，即知某切當屬某字，如律家比擬奏，當保無出入之失矣，故曰比擬。或謂既用比擬，則當按韻之等次一二三四各以類從，然切家原無成格，如容是四等，邕是三等，而邕用於容切。慈是四等，而用疾之切。詩是三等而用書之切。又公弓雖分一三，羈龜並屬三等，求其銖兩，實難定衡。況彼門法中有所謂汎入，仍歸不定，諸例何嘗畫一，故比擬之法不必依等韻而立，正在審音者善用之耳。此三者，直捷比擬皆古法也，通融非古法，而因之可以得古法也。嗚呼，立法者繁密艱棘，不如簡要該通，有志復古者幸察焉。

又《切韻分陰陽説》 聲音之道妙合陰陽，清而輕者爲陰，重而濁者爲陽。故牙舌脣齒喉分屬宫商角徵羽，其半舌半齒則屬變宫徵而遞分，清濁見於《轉音圖》焉。或謂切韻當以陰切陰，陽切陽，方爲不誤。然古法陰陽只從本切，不論下韻。如古紅切公，德紅切東，紅，濁韻而切公東之清，蓋緣古屬見母之子，德屬端母之子，皆清也，故切字亦清，是謂陰切陰。是支切匙，以支切移，支清韻而切匙移之濁，蓋緣是屬禪母之子，以屬喻母之子，皆濁也，故切字亦濁，是謂陽切陽。袁子讓云：幼時嘗謁鄉先輩，問以切韻法，曰：先，蘇前切，前，徂先切，前，濁聲也，蘇前當切涎，何以先。先，清韻也，徂先當切千，何以前。其人不能答。及查蘇同先在清母，徂同前在濁母，而後知其從切不論韻也。余考古切，前是才先，先是相然，法亦同此。固知有識所見畧同，然於古法未易輕改耳。

清・毛先舒《聲韻叢説》 反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顯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反滋煩紆，此沈君徵字母堪删一論爲確然也。且字母起于神珙，在北魏時，而《三國志》吕布指劉備曰：是兒最叵信者。叵爲不可之義，即合此二字爲一音，上聲下韻，翻切已見，則翻切之無待于字母亦明矣。又鄭漁仲《書略》論華梵音異，華有二合之音，謂雙音合爲單音也，如者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梵亦有二合之音，而音中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爲索，娑嚩不可爲薩，觀此則二音切一音，正是中國字學與梵氏字學正復有殊。世迺謂翻切必須于字母，何邪。

又《韻白・音韻瑣語》 袁子讓《字學元元》云：之乎切諸，如是切爾，而已切耳，何不切盍，不可切叵。又云：《筆記》謂孫炎作反切，皆出于俚語之妙，如突欒爲團，屈陸爲曲，即溜爲就，即令爲精，窟壟爲孔。又云：《唾玉集》亦有俗語切脚，如勃籠爲蓬，勃蘭爲盤，突落爲鐸，窟陀爲窠，骨露爲錮，屈攣爲圈，突郎爲堂，矻落爲角，鶻崙爲渾，鶻盧爲壺，忒瞰爲大，咳落爲殼。又云：尤有因切而見義者，如戚人切親，戰兵切征，謳吟切音，相參切三，崖嶕切巖，和鹽切鹹，幻無切虚，途遥切迢，虧月切闕，臭芳切香，還來切回，叱人切瞋，窘中切窮，徒登切騰，帝圖切都，樹燎切燒，力倒切老，雅歌切哦，汎舟切浮，怨留切憂。此皆即切而竝知其訓者也。先舒案：袁書可謂極精，然亦有未確者，如諸當作之與切，不當作之乎切。至幻無切虚益遠。又於陰以切陰，陽以切陽之理亦未盡合也。

清・毛奇齡《古今通韻》卷一《上平聲・一東》 東爲德紅切，諸書皆然。曾記錢唐顔侍御席上極詆德紅切之謬，謂反切要法上字從母，下字從聲，然聲有陰陽，東是陰，紅是陽，聲不歸押，便乖切例。故吕坤有《韻是》一書，專主陰陽分切之義，亦是一見。是書本欲倣《禮韻通考》，以上字用母，下字從收，一變舊習，而繁雜未能。今但照常參易，祇改德紅爲德中，且于諸韻中反切略爲改正，使上母下聲稍稍無誤，此亦不可必得而思其次者。雖陰陽不同，此本元人作曲韻者，然亦千慮之一得也。

清・潘耒《類音》卷一《聲音元本論下》　曰：　切字何以必用影喻母。曰：　此元音也。人生而墮地，則有哇哇之聲。欲言未言，則有噫嗚阿呀之聲。既長而唯諾，呻吟，驚訝，嗟歎，凡音在言前者，皆影喻母之聲也。至於度曲，則有字頭，字腹，字尾。字尾者，引伸其音而收之者也，非影喻母不能長也，故謂之元音，用以切字，最爲端的，此即二合之法，較音和而更親者也。

清・熊士伯《等切元聲》卷二《辨反切》　《指南》云：　反切二字，本同一義。如德紅切，反云德丁顛東，再作德紅反，切云德丁顛東。或作反，或作切，皆可通用，不知反切二字，理同法異。反之説從神珙《九弄反紐圖》來，正反爲居隆宫，謂居隆反，當爲宫字，到反爲宫閒居，謂宫閒反當爲居字也。朱《傳》字俱作反，世傳反法，如宫字居隆反，調云居隆居隆隆居宫，居字宫閒反，調云宫閒宫閒閒宫居。謂先順調，後反調，便得其字。此法惟行韻字清濁得宜乃準，否則易錯。如於虔反焉，以濁韻反清字，多混入延是也。若切法，一以上字爲準，切出下同韻字。初學必用經堅等過接字，認真本母，隨勢切下，如調云於因煙焉，萬無一失。蓋切如利刀切物，分剖無粘帶處。切法既熟，聲入心通，經堅等字亦可不用矣。

又卷四《古音反紐説》　按熊朋來《易詩書古韻》云：　鐵因之音謂天字。可爲鐵烟，可爲鐵嬰，皆顛丁反紐，此程沙隨所謂反紐通用者也。按沈約創立《紐字圖》，章字下註灼良切，灼，良切章，謂之正紐，入聲爲首。又註章略切，章略切灼，謂之到紐，平聲爲首。神珙《五音圓圖》以居降切宫爲正反，宫閒切居爲到反，正到反與正到紐之理同。其《九弄方圖》又以征整正隻爲正紐，征真氈之爲傍紐。序云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則紐字只是立一圖，任人横斜曲直讀去之意。沈約言切，神珙言反，其紐字則一耳。天字鐵烟切爲今音，鐵嬰切音汀，鐵因切屬真韻，音近汀，《詩傳》多以天叶人，故俱切鐵因。鄭序又以天爲如字，而人協爲然。吴棫《韻補》先韻亦有人字作如延切者。總之古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歡删山先仙一十四韻原可通協，《西儒》安烟彎剜遠恩因雲温九韻其末俱以捘相通即此。若爲鄭氏之學者，直以真諄等韻皆協先仙，不知古韻初無先仙。觀華嚴字母止有因安清書，字頭止有案恩因綰檃揾。其焉音係，重出影母。沈韻先仙居後，《西儒耳目資》煙亦居後，衣母所生烟月用雲遠，俱居後。其明徵已。《乾》之《文言》，天人協精情平行成，當如吴才老所云庚耕清青蒸登古通真。蓋古人用韻寬緩，不似今人嚴切也。愚意《毛詩》本多一韻，則人當音蒜，天當音梯，其用丁顛等字轉接則同，若謂只丁顛二韻則拘矣。神珙羅文反様，取征真穜之四字爲首，默喻其理，但創説便驚人耳。

清・施何牧《韻雅・雜論十五則・母不可定》　或問反切一定乎，無定乎。予應之曰：　反以母子互喚而得，切以音韻相摩而得，一定也。雖然，下字可定，上字不可定。曷言乎不可定，母不可定也。如華嚴字母四十二也，釋氏以爲觀音舊母三十，温首座增其六，神珙因之，而宣城《直圖》則删知徹澄孃爲三十二，是母之可多可寡，異同若此。又如一母也，而有幫滂精清之相近，一母幾二母矣。假使南北之人讀之，二母幾四母矣。由斯以推，母何由定。是故考諸典籍所載，反切類多不同一。若此是彼非，昔訛今正，師承不一，攻習多門。即起孫炎於此日，恐不能勝好異者之口。反音始于魏秘書孫炎。

又《切韻大意》　切韻大意，不越雙聲疊韻兩端。雙聲者，一平一仄；疊韻者，兩仄兩平。正紐到紐，即疊韻雙聲也，似不必多其色目。

清・李鄴《切韻攷》卷一《集説經堅轉法》　愚按反切者，亦不宜專用經堅作轉，齊齒用經堅，開合撮別有轉法。如骨烏切骨，經堅姑協韻，必骨裩官姑。曲迂切曲，輕牽驅協韻，必曲困圈驅。曲魚切曲，勤虔衢協韻，必曲羣權衢。都翁切都，丁顛東協韻，必都敦端東。畜迂切畜，興軒虚協韻，必畜薰喧虚。忽吾切忽，形賢乎協韻，必忽渾桓乎。阿柯切阿，因煙阿協韻，必阿恩安阿。隨類而轉，應律合節。

又　讀若　漢時人未有反切，故於字之難知者，多注云讀若。趙宧光《説文長箋・凡例》曰：　古無音切二法，音聲之道無邊，而同音者甚少，故許氏但有讀若。若者，猶言相似而已，可口授而不可筆傳也。又曰：　本文讀若與徐氏切韻不合者，漢唐音聲稍變，欲求古今異讀，以漢正唐，以唐正今，全賴其異。不然，後此者轉復移易，各就方言，而不知

底極矣。

反切之法，亦有韻窄而不可通者。《廣韻》上聲四十二拯部拯字下云：無韻切，音蒸上聲。以本音之外，止有丑拯、其拯、色淩三切而互用，則終於莫曉。故變反切之法而以平聲之字音之，亦古人讀若之意也。

又卷四《切法》 古人切韻寬而不嚴，出切行韻之間祇求該括，詎較豪氂。五聲之蘊未開，七音之門鮮闢，加以四聲撰韻平單仄雙，致使學者審音惟憑舊譜，舍我天籟，取道荆榛。世日啓夫文明，誰克安於迷惑。鄴弗揣固陋，究極源頭，屏絶岐趨，定爲切法。無分華梵，同尚天然，非敢弁髦前型，竊欲津梁後進云爾。

出切

切法以兩字切一字，上一字謂之出切，出切者，韻有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音有發送收三迭，非標同音同迭字，無繇得本音本迭字。故欲知東字音，必以都字出切，東乃公韻陰平舌音發迭，都則姑韻陰平舌音發迭，得都之位次，自可照位以求東字之音，此出切之大旨。然東爲穿鼻合口韻，假使在開口齊齒撮脣韻中取陰平舌音發迭字以出切，其求東音非不可得，然反切時拗折不順，以母子異類故也。惟用都字出切，則東都同一合口韻，迴環順利矣。方沂夢兆曾曰：翻切者，直下爲切，迴環爲翻。如姑翁切功字，直下曰姑肱關功，迴環曰功肱關姑，蓋翻者所以正切之的否也。今韻書如蕭字須交切，直下猶可曰須新先蕭，而迴環必曰蕭新先西矣，是須字不可爲蕭字母也。按此蓋由出切須字爲撮脣韻，所求蕭字爲齊齒韻，亦母子異類故也。必照類出切，斯爲盡善。

行韻

切之下一字謂之行韻，行韻者，如東字在合口公韻陰平內，欲得東字音，必先知爲公韻陰平字，故既以都字出切，復於公韻陰平舉一翁字，使取音者行乎公韻陰平之中而求都字舌音發迭之位，讀至其位東音得矣，此行韻之大旨。然公韻陰平有若干字皆可行韻，何以獨拈翁字，蓋自《華嚴》首唱發自元音，故世之知韻者悉以影喻二母爲陰陽二聲之元，必以元音行韻始能提其綱領，而呼應逼真。又聞度曲者言唱蕭字以西字爲頭、燻字燻即騷之元音。爲腹、嗚字嗚乃開口貴韻元音。爲尾。或非之曰：唱宮音騷字則斯字起聲，隨叶燻字而後曳尾以收，此三合而成者。若唱蕭字則屬角音西字起聲，隨叶邀字，邀爲蕭之元音。再歸入燻字，而後曳尾以收，此必四合而成。據此則謳歌之音亦統於元，行韻用元音宜矣。惟元音無字，或所求韻子即是元音，則行韻字宜稍變通耳。

據韻譜反切

愚撰定韻譜，橫列陰陽上去入五聲，每聲七句，直下句旁注明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一音三字者，發送收三迭也。讀譜時不拘陰聲陽聲並上去入聲，皆自喉句讀至餘句，切法如都翁切東字，先審都是姑韻陰平舌音發迭，此都之位次，而東位次視此，再審翁字在公韻陰平，照依都位次讀至舌音發迭字，即所求韻子。又如高康切岡字，先審高是韻首字，即陰平喉音發迭，此高之位次，而岡位次視此，再審康在岡韻，岡亦韻首陰平喉音發迭字，岡即所求韻子。又如瓊于切渠字，先審瓊是坰韻陽平喉音送迭，此瓊之位次，而渠位次視此，再審于在居韻陽平，照依瓊位次讀至喉音送迭，即所求韻子。又如姑委切癸字，先審姑是韻首字，即陰平喉音發迭，此姑之位次，而癸位次視此，再審委是規韻上聲之元音，照依姑位次，則規韻上聲喉音發迭字，即所求韻子。又如猱茂切耨字，先審猱是高韻陽平舌音收迭，此猱之位次，而耨位次視此，再審茂在鉤韻去聲，照依猱位次讀至舌音收迭，即所求韻子。又如殊欲切孰字，先審殊是居韻陽平腭音收迭，此殊之位次，而孰位次視此，再審欲在恭韻入聲，照依殊位次讀至腭音收迭，即所求韻子。據譜反切如是而已。

經堅轉法

反切口爲上，目目對譜尋撿如李嘉紹《橫圖》次之。口之用捷爲上，遲緩如讀韻譜。次之。每遇一切，欲啓口得音，則莫妙於經堅轉法，其轉得之音，究未嘗不極確也。劉鑑《指南》鄙爲浮淺，豈知孫炎以來全賴此爲用乎。等韻最後出，立體甚善，應用却煩。求捷便者宜從事於轉，然能先熟韻譜喉舌等音，到口能辨，後乃用轉法，反切則益有據依云。

讀譜切字者，既從出切韻首讀至出切本位，又從行韻韻首讀至出切之位，而所求之音乃得，未免稍遲，循序以求，故遲。若轉法，既不從出

切韻首讀至位數，又不從行韻韻首讀至所求之音，橫截本位，啓口便得，故捷。此經堅轉法之妙處也。若久久純熟，竝轉法亦不須用，如都翁切，到口便知爲東，高康切，到口便知爲岡。

轉法必讀

經堅皆齊齒韻，字多而聲狀畢備，故古人借以貫通諸韻，僅存三十一位者，音之有字者也。學者熟此齊齒轉法，即遇開口合口撮脣韻亦可由轉而得，然貫齊韻於開合撮韻，終有紐合之嫌，迨方氏所謂直下猶可廻環必謬者矣。今取開口庚干二韻爲開口反切之轉，取合口裩官二韻爲合口反切之轉，取撮脣均涓二韻爲撮脣反切之轉，經堅及此三轉竝列爲四，俾學者遍讀之，每遇一切，齊則齊轉，開則開轉，自然聯貫，萬口同聲，所謂天籟者非耶。至於厭煩之士，專用經堅亦自無礙。

借例爲初學讀韻設

韻分開齊合撮四類，每一類分喉舌脣縫齒腭餘七音，定反切時，出切竝轉法各從其類，斯爲清晰。然按諸韻七音，皆有字者絶少，非舌缺則脣缺，非縫缺則腭缺、餘缺，甚有喉音字亦缺者。不惟轉法四類中缺字難讀，即出切字往往不能有同類，如陰聲字不能有陰同類，陽聲字不能有陽同類。字既不有，法何由施，此借之例所由立也。字何以借，如須陰聲字但有陽聲字，則借陽爲陰，於陽字下加小點以別之。須陽聲字但有陰聲字，則借陰爲陽，於陰字下加小圈以別之。又如縫脣轉法，惟撮脣韻有分番等字，其開口則無齊齒，合口有方非諸字，而三迭不全，不可用。今既備列四類轉法，其無字處不得不借，故開齊合三類縫轉皆借撮脣字，而開加一、齊加丨合加〈，在字首以別之，不但縫轉已也。其六音轉法中，凡遇無字則開齊合加一、加丨、加〈，而撮口加㇀，皆在字首以爲分別。

借式

陽聲字借爲陰聲字用此點。上去入字借同。

陰聲字借爲陽聲字用此圈。上去入字借同。

開口韻借此別之。

齊齒韻借此別之。

合口韻借此別之。

撮口韻借此別之。

純陽聲字下加點則讀爲純之陰平。

坑陰聲字下加圈則讀爲坑之陽平。

班合口韻字首加一則開口讀。

分撮脣韻字首加丨則齊齒讀。

旬撮脣韻字首加〈則合口讀。

敦合口韻字首加㇀則撮脣讀。

轉法

齊齒

喉音	經堅	輕牽	勤虔	英煙	寅延		
舌音	丁顛	汀天	亭田	寧年			
脣音	賓鞭	砰篇	平便	民緜			
縫脣	丨分番	丨芬翻	丨汾煩	丨文樊			
齒音	精箋	清千	秦前	新先	錫涎		
腭音	真遭	嗔襜	澄纏	申羶	辰禪		
餘音	興軒	形賢	零連	人然			

開口

喉音	庚干	坑刊	坑。刊。	恩安	恩安。		
舌音	登丹	鼞灘	騰壇	能難			
脣音	崩班	烹扳	朋扳。	萌蠻			
縫脣	一分番	一芬翻	一汾煩	一文樊			
齒音	增一簪	蹭餐	層殘	僧三	一省一三。		
腭音	爭占	撐攙	棖孱	生山	一成禪		
餘音	亨酣	恆寒	棱蘭	一仍然			

合口

喉音	裩官	坤寬	坤。寬。	温剜	温。完		
舌音	敦端	吞湍	豚團	嫩。南			
脣音	奔般	歕潘	盆盤	門瞞			

縫脣　〈分〈番　〈芬〈翻　〈汾〈煩　〈文〈橘

齒音　尊鑽　村撮·　存攢　孫酸　〈旬酸。

腭音　〈諄〈專　〈春〈川　〈脣〈船　〈純·〈遄·　〈純〈遄

餘音　昏歡　渾桓　論鑾　〈閏。〈軟。

撮脣

喉音　均涓　裙圈　羣權　煖淵　云員

舌音　〈敦〈端　〈吞〈湍　〈豚〈彖。〈嫩。〈南

脣音　〈賓〈鞭　〈砰〈篇　〈平〈便　〈民〈緜

縫脣　分番　芬翻　汾煩　文橘

齒音　遵鐫　皴詮　〈存全　孫宣　旬旋

腭音　諄專　春川　脣船　純·遄·　純遄

餘音　薰暄　訓爻　倫攣　閏。軟。

反切必讀

經堅轉法，橫截本位，啓口得音，不勞人力者也。然口頭未熟，雖有天然音韻，終不能衝口以出。今依喉舌等音位次爲反切程式，使學者讀之，讀既熟則一切到口不待停思而韻母合韻子衝口出矣。東坡小篆《般若心經贊》云：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其即衝口出之謂與。

讀法

以出切行韻二字爲句，四轉字爲句，二字句一頓，四字句自出。

平聲字反切即以借式代開齊合撮字，仄聲字反切同。

喉　岡一　高康切　高康　高庚干岡

蹺十　丘妖切　丘妖　丘輕牽蹺

渠㇀　瓊于切　瓊于　瓊羣權渠

翁ㄟ　汪空切　汪空　汪温剜翁

于㇀　容渠切　容渠　容云員于

舌　多一　當阿切　當阿　當登丹多

珍ㄟ　通烏切　通烏　通吞湍珍

條十　啼遥切　啼遥　啼亭田條

脣　農㇀　女容切　女容　女〈嫩〈南農

縫脣　非ㄟ　〈風威切　〈風威　〈風〈分〈番非

齒　心十　西音切　西音　西新先心

腭　徐㇀　旋于切　旋于　旋旬旋徐

餘　回ㄟ　黄惟切　黄惟　黄渾桓回

喉　癸ㄟ　姑委切　姑委　姑裨官癸

倪一　康罕切　康罕　康坑刊倪

舊十　喬宥切　喬宥　喬勤虔舊

擁㇀　於寵切　於寵　於煴淵擁

以 羊里切　羊里　羊寅延以

舌

凍 堆甕切　堆甕　堆敦端凍

榻 湯遏切　湯遏　湯鼉灘榻

隊 同位切　同位　同豚團隊

耨 猱茂切　猱茂　猱能難耨

脣

被 卑義切　卑義　卑賓鞭被

叵 攀火切　攀火　攀歕潘叵

施 袍邁切　袍邁　袍朋扳施

姥 蒙魯切　蒙魯　蒙門瞞姥

縫脣

販 風苑切　風苑　風分番販

捧 敷擁切　敷擁　敷芬翻捧

乏 房葉切　房葉　房汾頌乏

未 亡沸切　亡沸　亡文橘未

齒

積 資昔切　資昔　資精箋積

采 蹉海切　蹉海　蹉蹭餐采

鱒 叢闢切　叢闢　叢存攢鱒

醋 須雨切　須雨　須孫宣醋

灺 詳野切　詳野　詳餳涎灺

轉 中舛切　中舛　中諄專轉

齜 鴟印切　鴟印　鴟嗔襜齜

蠢 蟲允切　蟲允　蟲脣船蠢

色 師額切　師額　師生山色

孰 殊欲切　殊欲　殊純逭孰

餘

毀 呼委切　呼委　呼昏歡毀

杏 孩梗切　孩梗　孩恒寒杏

賴 郎愛切　郎愛　郎棱蘭賴

二 而至切　而至　而人然二

又答問　或問於余曰：吾子是編，如渠字瓊于切，讀曰瓊羣權渠，確矣。但字書渠字不曰瓊于而作求於，據求於切讀之，不幾誤爲求羣權區乎。余曰：審音不明，爲行韻字音所誤，亦或不免，然照出切韻母及轉法之陰陽以定韻子之陰陽，自不致爲其所誤，蓋所取韻子由出切字音而定，非由行韻字音而定也。出切求字是陽平，引出轉法羣權二字亦陽平，既有三陽平，求羣權字在前，豈有繼以陰平區字之理。必前三字爲丘裙圈之陰平，然後末一字爲區，夫求羣權渠與丘裙圈區陰陽各別，如此則據求於切讀去，亦必讀爲渠，不讀爲區矣。錢唐毛稚黃先舒云：《詩・斯干》：其泣喤喤。喤陽平，胡王反，朱《傳》胡光反，光是陰平，誤。又則友其兄。兄陰平，虛汪反，朱《傳》虛王反，王是陽平，誤。《卷阿》：維君子命。命當讀民，彌銀反，朱《傳》彌并反，并是陰平，誤。毛氏不以出切字之陰陽爲據，故妄議先賢如此。夫出切行韻必審陰陽，使反切時順利，乃近代人細密處，若自我定切，斷當準此，至謂古人亦必如是則謬。反切古本之存者有顧野王《玉篇》、景德間《廣韻》，《玉篇》開卷天字便是他前切，《廣韻》開卷東字便是德紅切，二切皆可誤陰平爲陽平。若謂朱子《傳》誤，則《玉篇》《廣韻》早爲可議甚矣，偏礦拘膠者之不可與論古也。

或又曰：求於切以求字陽平爲據，引出韻子亦陽平，是矣。又如韻書東字德紅切，以仄聲出切，竝無陰陽可據，必得行韻字用陰平，然後可以引出陰平字，無如出切用仄聲而行韻又偏用陽平，則陰平之子何所據而得乎。余曰：此猶易辨，蓋東爲陰平，其陽平則有音無字，切至陰陽疑似之時，但以有字者爲的，則不以爲東字以爲何字乎。

或又曰：陰陽莫定，但以有字爲的，又聞命矣。然如以中切容字、七徐切雖字，其出切用仄聲而行韻一用陽平以求陰平之子，一用陰平以求陽平之子。病固與德紅切東字等，但東之陽平無字，而容之陰平則雍，雖之陽平則厮，今曰以中切音容，安知非以中切音雍也。七徐切音雖，安知非七徐切音厮也。請釋此疑。余曰：此古人不確之切，其不確根原皆因不以陰陽上去入五聲爲譜，僅以平上去入四聲爲譜，而增單仄以配雙平，遂據以出切故耳。即如倚以二字，音本不殊，舊譜乃將倚字配陰平雍，以字配陽平容，出切用倚則切至雍，用以則切至容。七疾

二字，音本不殊，舊譜乃將七字配陰平疽，疾字配陽平嵇，出切用七則切至疽，用疾則切至嵇。噫，立譜如此不確，據譜出切安得不謬。求古人之切者，亦惟求諸古人之譜而已，今日範我馳驅，則舊切不確，後人不任咎也。且字韻書舊切音和而確者十居七八，間有不確，其字有經見不經見之分，經見字何至爲切所惑，不經見者自有別本反切可證。如勞字不經見字也，《廣韻》五支注巨支切，據巨支則讀若欺，而實則與岐祇同紐，陽平字也。然《廣韻》切不明，考《集韻》則翹移切，翹移切音岐，不確然無疑乎。又如覷字亦不經見字也，《玉篇》上卷見部注以周切，據以周則讀若攸，而韻書實與由同紐，亦陽平字，然《玉篇》切不明，考韻書有作彝周切者，彝周切音由，不確然無疑乎。夫陰陽莫定，又不經見之字不過一二，而此本可疑，別本足證，則古切不確亦無煩深論也。以上答問。

清・吳烺《五聲反切正均・辨五聲第一》 反切之學出於五聲，五聲者由人心生也。平聲有二，陰陽是也；仄聲有三，上去入是也。

清・胡彥穎《北窗偶談》卷中《翻切六則》 反切反語之反，本平聲，故或作翻，然實以避忌反字之故而代以翻，與改用切字者同意。如飯改飰，汳改汴，皆惡其偏旁从反而然。飰雖改字，猶仍飯音。至汳則《廣韻》芳萬切、《集韻》孚萬切，本音汳，今《字典》依《唐韻》皮變切、《正韻》皮面切，則汳从汴音爲卞矣。又有改曰紐者，顧亭林炎武《音論》載唐玄度《九經字樣序》曰：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其卷内之字，蓋字下云：公害翻，代反以翻，受字下云：平表紐，代反以紐。則翻也、紐也，實與反切一理也，避以反言一語，唐氏明言其故矣。

又 反切之法，有韻窄而不可通者。《廣韻》上聲拯部拯字下云：無韻切，音蒸上聲。顧亭林謂本字之外止丑拯、其拯、色庱三切，而互用則終於莫曉，故變反切之法而以平聲字音之。案此即後人直音所自始也。《廣韻》偶一用此，以濟反切之窮，原非以爲常法。且韻切既有所窮，直音豈能皆合。梅氏《字彙》每字下韻切之外又增直音，牽强以爲之者有矣。《正字通》欲砭《字彙》之失，而譌謬更不少。《字典》備採韻書反切，以定直音，高出兩書之上，吾猶恐有仍譌襲謬而不覺者。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卷首《毛西河古今通韻》 東爲德紅切，諸書皆然。有謂東是陰，紅是陽，聲不歸押，便乖切例。此亦小疵耳。毛氏改德紅爲德中，則不可之甚者。東字一等，中字三等，類各不同，況端知可互，亦在隔標雙聲之例。其進呈表云：閱盡羣書，始識雙聲疊韻，已訝其領悟太遲，若又改德中切東，我疑其到底不曾識透。

清・江永《音學辨微・九辨翻切》 音學不止爲切字用，而切字爲讀書之一事。切字者，兩合音也。字或無同音之字，以兩音合之，則無同音者亦有音，法之至善者也。漢以前注書者但曰某字讀如某音，或不甚的，孫炎《爾雅音義》始有反切之法。古曰反，或曰翻，後改曰切，其實一也。上一字取同類同位，七音同類，清濁同位。下一字取同韵。韵窄字少者或借相近之韵。取同位同類者不論四聲，平上去入任取一字，取同韵者不論清濁，清濁定於上一字，不論下一字，如德紅切東字，東清而紅濁。户公切紅字，紅濁而公清，俱可任取。蓋德與東、户與紅，清濁定於此也。後人韵書有嫌其清濁不類，難於轉紐者，下一字必須以清切清、以濁切濁，固爲親切，然明者觀之，正不必如此。倘譏前人之切爲誤，則不知切法者矣。此事本非難明者，一轉即是，不煩將位次指數，亦不須他韵借轉，他韵借轉之法便初學，後亦列圖。且不必出聲調音，只見兩字便作一字讀之，學者必須如此，始爲了明於切法。聲音本自然也，而人每以爲難，彼固有所蔽也。

又《四聲切韻表》卷首《凡例》清・汪曰楨補正　切字者，兩合音也，古曰反，或曰翻，後改切。上一字取同位，下一字取同韻，同位不論四聲，同韻不論清濁。

曰楨謹案同位即同母也，平上去入定於下一字，故上一字不論四聲。輕重粗細定於上一字，故下一字不論清濁。然上一字同母之中當分一二三四等，而下一字同韻之中開口合口不得互用。前人韻書反切，合口音遇本韻合口字少者，則借用附近韻中合口字，其開口音亦然。誠以開口合口爲辨音之大閑，必不容相溷也。亦有合口借用本韻重脣開口字者，以重脣音之開口合口介在微芒，不甚相遠，可以意會也。更有徑借本韻他母開口字者，則上一字必用合口音以救正之，此則以上一字別開合，乃其變例，然不多見也。試以此例校勘韻書舊切，條理分明，閒有不符者，非辨音偶失即傳寫致譌耳。西河毛氏之言曰：假如陽唐韻

中見同母而下收不同，便分三字，如見羌切爲姜字，見唐切爲岡字，見匡切爲光字，諸韻仿此。松靄周氏《小學餘論》取其説，良爲有見。但毛氏於古人分韻之理未能精悉，故以見匡切爲光，周氏亦未駁正，不知匡在陽韻，光在唐韻，各爲一部，此非窄韻，不必借附近韻字也。光字乃見荒切，若見匡切則爲怪字耳。惟下一字開合必宜有別，則毛説得之。江氏凡例及《音學辨微》皆未論及，尚欠周緻，故詳著於此。學者庶知反切用下一字雖寬，然亦未嘗無定律也。今補正表中開口音必用本韻開口字，合口音必用本韻合口字，凡遇借附近韻字及開合互借之處，一一更定，不敢拘守韻書舊切，致滋疑溷。

明者一轉即是，不煩數位，亦不須他聲借轉，如不能遽了了者，熟玩表切，亦當開悟。

曰楨謹案《音學辨微》有借韻轉切法，即所謂他聲借轉者也。學者熟復二書，自能通曉，江氏原序謂切字猶其麤淺者耳。

清・王植《韻學臆説》　有字母，遂有反切。自魏孫炎作反音，唐人以反爲諱，故孫愐作《唐韻》謂之切，實一而已。其法以上字定位，下字審音，音即宫商之音，位則見溪端透之位。上字固重，下字尤嚴，如同一見之位，而見羌切爲姜，見康切即爲岡，見匡切即爲光，其羣字反切之下，一字不出本部，此其所以嚴也。近世談音韻者，如顧氏炎武《音學五書》、毛氏奇齡《古今通韻》、邵氏長蘅《古今韻略》，俱稱博洽。各有所長。然於字之反切，似鄙爲淺近不足深論，不知由反切以得此字之正音，此音之正位，而後宫商可定，否則一家之言，恒有所蔽。且上一字亦非可混用，如《韻略》於東部雄字，本胡弓切，在匣母下，而訛爲羽弓切。《通韻》於佳部媧字，本古蛙切，在見母下，而訛爲翁佳切。此類頗有。又二書於元部袁字，本于元切，在喻母下，而統入疑母之元字下作愚袁切，不知疑喻二母之字最易相溷，致有複音。蓋疑母之字以舌抵上齶取之，如吾危牙牛宜魚五擬語遇等字，皆讀如昂偶艾餓等字之音；喻母之字乃於喉舌間取之，相近而實不同，既談音韻而不知字爲何音，更焉知音爲何韻，豈不爲知音所哂。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　出聲口訣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管絃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不改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脣處用力，則其音必不真；欲准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口法真則其字無不真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吹尺，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真。得乎。又喉舌齒牙脣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餘皆然。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又開齊撮合之中，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真切。則其形自從，形真則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准一字也。

又　聲各有形　聲之形爲何，大小闊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如東鍾韻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宫字聲圓，蹤字聲尖，翁字聲鈍。江陽韻江字聲闊，臧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潛心分別，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脣，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半張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脣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入，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脣、挺舌、透鼻、過鼻諸法，總在將字識真念准。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着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其形於長短闊狹之内居何等矣。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此千古未發之微義也。

又　五音　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脣爲脣，俱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傍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脣上爲脣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五音之淺深各不一，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

然，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靈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遊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析秋毫矣。

又 喉有中傍上下　喉舌齒牙脣爲五音者，從內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層層各別，此人之所知者也。至喉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橫，喉舌齒牙脣，縱也。喉音中之五音，橫也。如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欹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傍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欹而扁，則將氣從兩傍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真，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特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脣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脣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脣爲經，上下兩旁正中爲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

清・劉紹攽《學韻紀要》卷一《切韻大略》　韻者，收聲也。審其收聲以分韻切者，用二字取音也。上一字定母以生聲，舊法但取同母者用之，然必審其呼法，別其平仄，而音始和。又須取元聲支微魚虞數韻中字能生本音者，如公字舊用古紅切，今擬姑翁切；巾字舊用居銀切，今擬基因切；牽字舊用苦堅切，今擬欺烟切；蕭字舊用蘇彫切，今擬西腰切是也。下一字別韻以收聲，舊法但取同韻者用之，然音皆收喉，必用影喻二母中字而音始真。如基烟切堅字，欺烟切牽字，梯烟切天字，卑烟切邊字，以先韻清聲俱收於烟字故也。如奇延切虔字，池延切纏字，彌延切綿字，齊延切錢字，以先韻濁聲俱收於延字故也。又凡字之同母者，其韻部雖異而呼法開合相同，則翻切但換下一字而上一字不換。如姑翁切公字，姑威切歸字，姑彎切關字，姑汪切光字，以四字皆見母合口呼，俱生聲於姑字故也。如基因切巾字，基烟切堅字，基腰切驕字，基優切鳩字，以四字皆見母齊齒呼，俱生聲於基字故也。至字之同韻者，其字母雖異而平仄清濁相同，則翻切但換上一字而下一字不換。如上文所舉影喻二母之韻是也。音韻之源流，翻切之要鑰，舉在此矣。

又《切音用字》　切字之法，上一字定母，下一字諧韻。諧韻之字，須就本韻中擇其常見常用而聲不甚差訛者用之。欲取真韻，須用影喻二母，清音用影，濁音用喻。遇影喻無字，或有字而形體少僻，聲音差訛者，則借別母字代之，然須以清代清，以濁代濁。若本韻字少則清濁亦可借用。蓋古人諧韻字原不拘清濁，以定本字清濁者，專在上一字故也。反切上一字，古人但取同母者即用之。然必用歌麻支微齊虞諸韻，方爲真音。數韻之字分爲四呼，而天下之聲紛錯不齊，莫不各有四呼焉。凡開口呼皆用開口字切之，齊齒呼皆用齊齒字呼之，合口撮口亦從其類。然各母之音有足四呼者，有不足四呼者，每呼之中有有音有字者，有有音無字者。今擇各母取用之字列之卷首，須以平聲字爲主，而以入聲佐之，平入無字則借上去，本部無字則借別部，然必常見常用而聲不甚差訛者始取之。夫一母之中多不過四呼，一呼之中多不過三字，而無窮之字皆以是切之，亦執簡御繁之義也。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卷首《辨反切法》　自有書契後，經史燦垂於世，如日月行天，一處不可無者也。予嘗披閱經史，見前賢箋註，必首以反切字音爲先務，次方釋及字義，由是觀之，則凡學者固當首重反切矣。而人每不知反切之道，遂多訛以訛傳，其失幾不可挽。嗟乎，人特不心誠求之耳，如果潛心玩索，又焉有不得反切之真者乎。予試爲畧陳之：夫未有三十六字母之前，但有反而無切。反字音義與翻同，蓋以下一字之韻翻轉如上一字之音，法所謂以子呼母也，子者即下一字，母者即上一字也。如《詩》云窈窕淑女之窕字，註徒了反，下了字韻也，子也；上徒字是舌頭音之全濁者，母也。以了字上聲，翻轉如上徒字全濁之舌頭呼則本音得矣。然上聲音清，而徒字音全濁，全濁者，上聲字多如去聲，故讀窕音與調同，此反法也。既設三十六字母之後，字皆歸母，而切乃盛行。切者，親切之謂，音在此處更不可移向兩旁及他處也。蓋因三十六字母而命名，法所謂以母求子也。其法以上一字看在三十六母何母下，即以此一母定位，次於下一字韻內尋至此母下，即是本音。如德紅切，上德字位在端母下，即不用記德字，惟記端母，次

於下紅字平聲韻内，尋至端母下平聲位，則是東字，此切法也，即所謂射標也，反切與射標，名雖異而法實同耳。若夫切有門法者，或因上一字本排無字可出切，或下一字本位無字可成聲，況立切所以便人，尤必先擇二字最易於認讀者方可，故不得不設諸法。如類隔門都江切椿，蓋椿字在第二排，而二排端母下字甚少，無可出切，故取頭排都字定母，而仍以二排江韻取音也。又如局狹門去陽切羌，去字在第三排溪母下，陽字在第四排，而四排溪母下無字，故仍取三排溪母下羌字，此取韻本位無字可成聲也。其餘則多以無易讀之字，變易門法者亦有之。總之前賢務欲學者得其本字之正音而後止也。世惟潛心熟悉等韻，及劉士明《玉鑰匙》諸法，則音韻之學庶幾無失，而爲經史之功臣矣。

清・王佶《韻譜匯編・切字法》　切字法，以上字定位，下字照位取音。先審上字或清或濁，是某韻中第幾字定位；再審下字在某韻中，即讀某韻，讀至上字之位，便是某字。如珍欺切，珍字在巾韻，先從巾讀至珍字，是第九位，欺字在基韻，次從基字讀至九位，便是知字。若照此例切去，或覺不穩，則用三活法以通之：一隔標，二轉音，三濁聲法。庶無不得之音矣。

隔標法者，如第二句定位取字，或覺不穩，則用第三句字取之。如丁施切知字，丁字在經韻第五位，知字在基韻第九位，是重舌取輕舌之字。又如中姑切都字，中字在公韻第九位，都字在姑韻第五位，是輕舌取重舌之字。第四句亦如此上下交互，如扶基切皮字，敷悲切丕字者是。第六句七句亦然，如西庚切生字，爭坤切尊字者是。

轉音法者，交互仍覺不穩，則以此韻取彼韻字，必心口相符乃從之。如渠寒切，渠在居韻第三位，寒字不取干韻，取先韻第三位乾字者是。

濁聲法者，蓋上聲内有十位盡似去聲，若作去聲便非矣。如多動切，多在戈韻第五位，動在韻韻第五位即是董字。如思兆切小字，奴罪切餧字皆是。

清・梁國治等《音韻述微・凡例》　聖祖仁皇帝欽定《音韻闡微》依國書合聲之法，上一字取能生本音，下一字取能收本韻，二字合讀便得本音，簡易精妙，爲從來翻切所莫及。兹書翻切，悉遵《音韻闡微》。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且夫翻切之法，上字爲母，下字爲韻，至簡捷而無難也。顧人每明於下韻，而暗於上母。許緑許緣，項字便異，以水以小，鷟字頓殊。可知自古而然，于今爲甚耳。就其中之最易迷誤者，莫若舌音之隔標，脣音之交互。六朝之時，即有由此致誤者。原古人製爲翻切之意，初非好用隔標交互以迷誤後人也，皆因本韻之字，取本母之字出切，其音不真，不若借用隔互，此屬自然之至理，亦不得已之苦心。須知丁丈丁仲，端知之隔標，武伯武悲，微明之交互。如其不推此例，則以之誦讀，核瞎多乖；以之校讐，亥豕彌舛。安得謂翻切無關輕重哉。即以雙聲論之，同母爲雙聲，亦最淺易之事，然自宋以後，不明同母，謬解叢雜，悉數難終。朱長孺精於注杜，尚以卑枝接葉爲雙聲。毛西河且謂前人不以雙聲注書，竟似癡人説夢矣。蓋自經典及《騷》《選》諸書，其中雙聲，無慮千百計，此亦與四聲相同，平上去入未析，早具四聲之理，猶之三十六母未分，早具雙聲之理。故古時雖未有雙聲之名，而矢口觸目，無非暗合之雙聲也。戴集答人書有云：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别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而以下絶不言及雙聲，不知戴意中之所謂雙聲者何如也。近又見有注《爾雅》者略及雙聲，挂一漏百，兼多差謬甚矣。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也。

又《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翻切之法，上一字爲母，下一字爲韻。母固不可移易，韻亦豈容亂填。案毛西河云：其法半在上切，亦半在下收。收有清濁則切亦隨之。假如陽唐一韻中，見同母而下收不同，便分三字，如見羌切爲姜字，見唐切爲岡字，見匡切爲光字。諸韻倣此。至哉斯言，可稱精密無比。總之，既分清濁，之中（九）〔尤〕取逼近，否則但知上切而不知下收，竟如市井間所行洞庭切矣。

又　何氏《叢説》云：翻切之法，上聲下韻，事甚簡捷，理亦易明，或以字母之學參之，翻滋煩紆。此沈君徵字母堪删一語爲確論也。案既悟之後則字母可删，若先遽議删，將何以爲入門訣，此太過之論，而元朗以爲確論，何耶。

沙門真空《啟悟免疑金口訣》、吕氏《日月燈》常用韻脚字詩，並可爲初學入門捷法。

又　南北朝精翻語，跡爲自翻，《北齊書·本紀》。一語便精，蓋此時翻語盛行，夫人知之，譬如今時市井切語也。

自翻即内典所云切身也，釋藏神咒多有之，如鞞戰儾皤弊般茇憊隬群亓篾麼之類，詳見《指南》，不復具載。

又　《指南》云：今之切韻多用因烟、仁然、經堅、丁顛之類，此法極是浮淺，乃前賢訓蒙誘引入門之法耳，甚不足爲儒者所尚，反累其正音。此論是也。案其字有經堅，見。輕牽，溪。檠虔，噤件同，羣。銀妍，疑。丁顛，端。汀天，透。亭田，定。寧年，泥。珍遭，侦梴同，知。稱燀，徹。陳纏，澄。紉黏紉姺寧拈同，孃。賓邊，幫。俜篇，縯偏同，滂。平便，頻蠙同，並。明綿，明。分蕃，非。芬翻，敷。墳樊，奉。文槾，文槾同，微。津尖，精。清千，清。秦錢，秦前盡踐同，從。新鮮，心。尋涎，餳涎同，邪。真占，征氈同，照。嗔祜，嗔昌同，穿。甚踐，榛潺同，床。聲羶，身山同，審。神蟬，辰常辰然同，禪。興掀，兄喧馨祆欣枟同，曉。形賢，礥賢訪賢同，匣。因烟，殷焉同，影。勻緣，營員寅延同，喻。零連，來。人然。日。以上等韻，參《續文獻通考》。吴草廬又别出肩涓傾圈瓊拳，因議增圭缺勤三母。本陳晉翁《切韻指掌圖》。故也。葉氏《韻表》添字尤多。支離太甚，不必從也。

章氏《山堂考索》以因烟等字爲六十字祖，蓋不知即是字母而别拗字祖之名也。因烟、人然、新鮮、餳涎、疑妍、零連、清遷、賓邊、經堅、神禪、秦前、寧年、寅延、真氈、娉偏、亭田、澄纏、平便、擎虔、輕牽、稱燀、丁顛、興掀、□□、汀天、□□、精箋、民眠、聲羶、形賢。其論曰：舉其宏綱，撮其樞要，纔六十字，而四字無文，止五十六字而已。便而易見，簡而易知，學者當留心熟讀，周流萬徧，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雖求字于篇韻之外，豈難知哉。案此字母未全，不可以爲定論，章氏採之疎矣。

又　或以凡字有首有腹有尾，略本李漁。如都烏翁三字，則都字爲首，烏字爲腹，翁字爲尾，共讀之即是東字。姑烏菴即是甘字。西衣音即是心字也。唱曲之道，亦必知此而後乃爲完。音如唱問扁舟三字，則烏無萬乃成問字，萬問並從中原韻讀。披衣烟乃成扁字，知衣幽乃成舟字，若開口即出本字，則但有尾音而字失其真矣。此論度曲尚可，若論等韻未免似是而非。夫添字必須同母，烏字何可添入都翁姑菴之中，無字何可添入烏萬之中，衣字何可添入披烟知幽之中。添字母且不必，而況于錯添乎。

清·賈存仁《等韻精要·别傳》　沈氏反切法喉舌等注原本無之，今增。

因烟　寅延喉一 興掀　刑賢喉二 經堅　喉三 輕牽　擎虔喉四 迎妍喉五	零連舌二 丁顛　舌三 汀天　亭田舌四 寧年舌五	人然腭一 聲羶　神禪腭二 真遭　腭三 稱燀　陳纏腭四	新鮮　餳涎齒二 精箋　齒三 清千　秦前齒四	○○脣一 ○○　脣二 賓邊　脣三 娉偏　平便脣四 民眠脣五

右五十六字。連空○共六十。乃休文所定，大抵亦先將天下無窮之字音，細分爲喉舌齒脣各類。因于各類中，擇取其常見者二字，以該其餘。至于反切到手，則于上字之下，下字之上，畧用二字襯轉，即得正音。今列數音于左，然終非自然之理也。

呼瓜切　呼與掀花　良寅切　良零連林
全舉切　全清千取　必精切　必賓邊兵

又按沈氏之法，後人用之者亦有數變，今列左。

將切脚字，順讀二次，再加切字逆讀上去，即得正音。

呼瓜呼瓜　切瓜呼花　良寅良寅　切寅良林
全舉全舉　切舉全取　必精必精　切精必兵

將切脚二字順讀二次，再將上字疊讀一次，即得正音。

呼瓜呼瓜呼呼花　良寅良寅良良林
全舉全舉全全取　必精必精必必兵

右二法，中間不用他字襯轉，然亦沈氏之支流餘裔也。

又按諸法取音固極簡捷，然必切脚二字，呼法相同，如開口俱係開

口，合口俱係合口者，方能恰中。而于上下參差者，往往不能無悞，此其所以不如釋家之法耳。猶憶愚昔用此法時，嘗自創一法，名曰換切，今列左：

換切法

先將前綱領圖，依順讀法讀熟，至于反切到手，先審下一字是何呼法，却將上一字亦換如其呼法以切之，自然恰中。

希齊瓜合切　易訛爲鰕　換呼合瓜切

孤合登開切　易訛爲公　換祴開登切

西齊公合切　易訛爲星　換速合公切

居撮丹開切　易訛爲涓　換祴開丹切

右法愚昔年用之極熟，但彼時于四呼，依馬氏以合開齊撮爲序，後覺其非，因改從字典，以開齊合撮爲序。由是二者錯雜，用之反多滯碍。昔人云：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信哉。

又按五十六字，乍觀之似乎散亂無統，及細審之，除無字之音勿論外，至于有字之音則無一音不具，亦無一音重出。平聲陰陽字全者四字，不全者二字。可見休文當日，直是將天下無窮之字音，無一不審量過，非苟而已，無怪乎其擅名千古也。又念以休文審音之精如此，其與後世梅氏馬氏諸家，相去之遠又如此。而其音之多少，如合符節，則宇宙有字之音，止于如此可知。而自休文以後，《字彙》以前，竟增出知徹澄娘四母，何哉。愚每疑四母與照類不免重出，而不敢質言，今觀沈氏之法尤信。

清・佚名《韻宗正派・反切法》　反切之法，由來久矣。晚近罕講，於北方人多苦其難而棄之，殊不知有三十六母以爲之集，俾字字歸母，有讀韻一訣以爲之証，使聲聲清白，循此以求，未有不瞭如指掌者。蓋子生於母，聲從乎訣，是以第一字作主，非以第二字作主也。第一字是出切須要認母，第二字是行韻須要認聲，認真第一字是某母所生，確不可移，又認第二字或是平是上是去是入，認之既真，就於第二字本韻內仍找着出切之母，下行韻之聲所得之字，既與出切者同其牙舌脣喉齒之音，復與行韻者同其平上去入之聲，便是脚踏寔地，又何準與不準之足慮哉。此正格也。所得之字有與第一字同者，名曰疊韻法。有與第二字同者，名爲雙聲法。此變格也。正變皆知，而反切之法備矣。至於空圈，雖無字，皆有音。反切之法，得音足矣。何必強扯不倫之字以塞責哉。

清・紀大奎《雙桂堂稿》卷九《字母音韻十一則》　凡反切下一字屬韻，上一字屬音，音即清濁諸母之辨也，韻則以其字切劇本韻之影母喻母，而以上一字四聲切劇之音反之於所切影母喻母之中，即本字之真音。蓋凡字收聲皆歸於影母及喻母中也，此切而反之之法也。

反切之別，古書未見確解，或以爲無別。愚意字之可反者，只以母聲反之於韻中影喻二音之字而即得，如低英反丁，提盈反亭之類。其無影喻收音之字，則借韻中他字切劇影喻之音而後反之，如多剛切當，徒紅切同之類。前人反切用字不盡如此，要其意自可，通或讀反作翻，誤矣。

清・李元《音切譜》卷二《反切》　沈存中《筆談》曰：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歸本母，韻歸本等。劉鑑《玉鑰匙》曰：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竊謂反切二字有辨，如常子閑之反石子岡，陶郎來之反唐來勞，鹿子開之反來子哭，舊宮之反窮厩，東田之反癲童，饒甜之反任調，俱不言切。周禹、陽休之、陸法言、李舟、〔釋智〕猷、邱世隆、劉希古諸家切韻，俱不言反。蓋上一字爲反，反即音，而音歸於母，下一字爲切，切即韻，而韻歸於攝。母行各攝之中，而攝總各母次第以爲韻，執音轉韻，據反定切。

又　反者，音也；切者，韻也。反惟一字，切有四等，故不曰等音，而曰等韻，如山攝見母內，干，古寒切。堅，古賢切。官，古還切。涓，古懸切。干寒俱屬開正，堅賢俱屬開副，官還俱屬合正，涓懸俱屬合副，而所反之古字，則無開合正副之別焉。若將反分四等，順口爲便，而字多不備，故不用也。

又　反切，即漢人所謂急氣讀之也。西域謂之二合音。《容齋隨筆》所載：勃籠爲蓬，勃闌爲槃，突落爲鐸，丁寧爲鉦，即零爲精，突郎爲螳，步郎爲旁，屈蠻爲圈，窟駝爲窠。又顧寧人《音論》所載：不律爲筆，終葵爲椎，不來爲狸，壽夢爲乘，二十爲廿，三十爲卅，四十爲卌，令

丁爲鈴，鶻鳩爲鳩，瘕蠱爲痤，蔽膝爲韠，側理爲紙，狻猊爲獅，索郎爲桑，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焉爲旃，不可爲叵，之乎爲諸，之矣爲只，蒺藜爲茨，胡盧爲壺，丁寧爲鉦，僻倪爲睥，奈何爲那，句瀆爲穀，邾婁爲鄒，明旌爲銘，薋蕪爲須，窻籠爲聰，子居爲朱，卒便爲倩，龍鍾爲癰，潦倒爲老。又凡虫爲風，舍予爲舒，行金爲銜，車九爲軌，片反爲版，至秦爲臻，羽公爲翁，矢引爲矧，女良爲娘，手延爲挺，目亡爲盲，目少爲眇，侃言爲訚，欠金爲欽，足亦爲跡，顧氏謂之自反，佛經謂之切身。

又　舊切韻訣曰：經堅，見。輕牽，溪。擎虔，群。迎妍，疑。丁顛，端。汀天，透。亭田，定。寧年，泥。珍遭，知。倀倢，徹。陳廛，澄。紉聯，孃。賓邊，邦。娉偏，滂。平便，並。民眠，明。分蕃，非。芬番，敷。墳煩，奉。文樠，微。精箋，精。清千，清。秦前，從。新鮮，心。錫涎，邪。真穠，照。稱燀，穿。榛潺，狀。聲羶，審。神禪，禪。興掀，曉。刑賢，匣。因烟，影。寅延，喻。零連，來。人然，日。如好，許考切，以許興掀好調之。雨，王矩切，以王寅延雨調之。龍，盧容切，以盧零連龍調之。許王盧爲韻子，考矩容爲韻母，興掀寅延零連爲韻祖，其法已爲迂曲矣。在同等尚易爲調；若在異等，如火虎果切，虎興掀火；官，沽歡切，沽經堅官，依然聲牙，令學者何從會心，此訣未知所始，明僧真空著《啓蒙金口訣》因其法而推廣之，凡一百一句，曰依沈約之法也。劉士明曰：切韻多用因烟、人然、經堅、丁顛之類，法極浮淺，甚不足尚，反害正音。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二《第九問韵書總論》　至明沈寵綏，又立三字切法，如西鏖烏爲蕭，幾哀噫爲皆之類，則未免近於蛇足，初學視之，更屬茫然矣。

又《第十一問反切總論》　或曰：吾聞反切肇自於魏，其義可得聞乎。對曰：鄭元註六經、高誘解《吕覽》、揚雄著《方言》、劉熙製《釋名》，皆無反切，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讀若某耳，其間輕重清濁，有内言外言，急氣緩氣開口籠口諸法，令人無所適從。迨魏孫氏叔然註釋經書，始隨文反切，未有成書，齊周彦倫切字有紐，紐有平上去入，始有《四聲切韵》，梁顧野王《玉篇》悉用反切，不復用直音，至唐孫愐增損陸法言之書而爲《唐韵》，則大備矣。敢問反與切，其義何也。對曰：反者，《毛詩・衛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原道》註云：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古今韵會》云：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一韵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禮部韵略》云：音韵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劉鑑《玉鑰匙》云：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斯言是矣。或曰：吾聞《音切譜》云：上字爲反，反即音，而音歸於母；下字爲切，切即韵，而韵歸於攝。執音轉韵，據反定切。以此論之，反與切，似有區别矣，其説然乎。對曰：若謂反切爲母韵之分，則唐玄度撰《九經字樣》時，因藩鎮不靖，諱反而言切，然則玄度獨用韵而不用母耶。子言誤矣。敢問以兩字而切一音，其義何也。對曰：凡切必以兩字者，蓋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韵，苟舍此無以成其音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九經》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母韵之謂乎。

又《第十二問母韵總論》　或曰：母與韵其義何也。對曰：母者，子之所由出也，母不異乎子，子不異乎母，乃子母相因，共爲一類之義也。《莊子》云同類相從，《老子》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其字母之謂乎。韵者，音之所由聚也。韵不離乎音，音不離乎韵，乃音韵同萃，其應如響之義也。《莊子》云：同聲相應，老子云：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其音韵之謂乎。敢問上字歸母，下字歸韵，其義何也，對曰：今以一東之韵與珍所撰字母二十四對合而言之，假令切東，上列松石字母與東同母一字，下列今韵與東同韵一字，以二字合而呼之，則得其音矣，蓋所切之音即在上下兩字之間也。《鄧析子》云：異同之不可别，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斯之謂歟。敢問同聲之義可得聞乎。對曰：即如切東，子以都翁二字呼之，其東之一音，即出都翁上下之間，非同聲相應之義耶。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蓋謂此也。敢問何謂也。對曰：慢聲爲二者，緩呼則爲二音；急聲爲一者，速呼則成一音也。即

以都翁二字言之，緩呼爲都翁，速呼爲東是也。敢問松石字母何謂也。對曰：松石字母者，乃珍所撰字母名也，每母二十二音，共三十三母，其義雖本《華嚴》，而易字母十，益以同母十一，音之粗細亦略區別，期於賅備方音，啓牖初學，非敢妄作聰明也。《天隱子》所謂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同母二十二音者，即下卷所列張真中珠之類，謂之母者，以其音歸一類，類如子母。《鬼谷子》所謂若蚑母之從其子也。即如母音屬宮，乃舌居中也，屬商者，口開張也，屬角者，舌縮卻也，屬徵者，舌挂齒也，屬羽者，撮口也。他如九音而分舌上、舌頭、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半齒、喉音、牙音之類，以二十二音各依其母一律呼之，其音莫不同歸一類。《化書》云：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此之謂也。凡求切音之學，則張真中珠之類，乃入門之始學者於二十二字求之，其義盡之矣。敢問切東，上列與東同母，何謂也。對曰：與東同母者，即二十四對所列都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葢都與東俱歸一母之內，都在上，翁在下，豈非上字爲母乎。敢問切東，下列與東同韻，何謂也。對曰：與東同韻者，即一東所載翁東之類也，前言都翁切東，葢翁與東俱歸一韻之內，翁在下，都在上，豈非下字爲韻乎。或曰：子言都翁切東者，葢都與東同母，翁與東同韻，故爲東也。然翁與東同韻，人皆易知，都與東同母，人皆難知，何也。對曰：同韻易知者，因翁與東俱歸一韻，世多分韻之書，習之者衆，故易知也；同母難知者，因都與東雖歸一母，世罕分母之書，習之者寡，故難知也。晉時語言，競尚雙聲之戲，唐季詩多疊韻雙聲，豈無本哉。然至今無聞矣，珍每患之，故撰《字母五聲圖》一卷，所收之音，共三千有奇，皆詳考羣書，逐類分之，各歸一母，始於一春，終於三十三仙，觀一東二冬諸韻則喻字歸某韻，觀一春二滿諸母則明字歸某母矣。雖同音不載，皆可以類推。子不喻都東同母，葢求之於二十四對乎。或曰：母有三十三字之別，而同母音計七百有奇，其喻都歸對母者，固於二十四對求之矣，苟不明都歸何母，則以一字遍求之於七百字中，不亦難乎。對曰：然則不喻翁歸東韻者，遽將翁之一字遍求之於三十韻乎，亦必擇其音近之韻求之耳。況字之同母，莫不音歸一類，子惟熟誦中母二十二字，其義自明矣。

又《第十三問切分粗細論》　或曰：敢問切東。凡與同母者，皆可列乎。對曰：未可也。切有粗細之分，方音有不同耳。即如都翁東也，多翁亦東也。餘如端翁、堆翁、敦翁數音，雖亦可切，苟方音有不同，切異粗細，在識者喻其音歸一母，而在學者謂其音若懸殊矣。敢問方音之異，可得聞乎。對曰：即如與東同母之敦，按《廣韵》韵列二十三魂，註曰都昆切。以都昆二字求之，則自有敦之一音，而南音或謂之曰登。雖無兩母之異，而亦迥然不侔矣。又如江字一音，以北音辨之，與姜無異，而南音或謂之崗，或謂之光，斯非粗細之異乎。敢問登敦二切，北音何以分之。對曰：以北音辨之，當鷹爲登，都婚爲敦。推而廣之，刀蠅亦登，多温亦敦。他如丹膺登也，端闇敦也，其義同耳。敢問切異粗細，何謂也。對曰：即如踟躕二音，皆與長字同母，如切長則踟昂切；若以踟昂而爲躕昂，以粗細辨之，其音近於牀矣。又如一元兩音皆與銀字同母，如切銀則一臣切；若以一臣而爲元臣，則音近於匀矣。《荀子》云：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王充《論衡》云：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故凡切字，必使母韵相等，粗細相同。苟失其當，則聲因之而譌。劉勰《新論》云：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横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夫切猶鏡也，所切之字猶面也。苟切異縱横，欲求本來面目，詎可得乎。《公孫龍子》所謂求白馬，而黄黑馬不可致矣。《易》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敢問都多等字易以仄聲，可乎。對曰：可也。都之上聲爲覩，覩翁切亦東也；都之去聲爲妒，妒翁切亦東也。都之入聲讀若篤，以入切平尤其音之近者也，篤翁切是也。他如朵翁、剟翁、奪翁之類，合而呼之，其音莫非東也。

又《第十四問字母粗細論》　或曰：吾觀古人字母，皆粗細同收，即如門民同歸一母，子以滿眠二母分之；昂陽同歸一母，子以鷗堯二母分之；又如韜挑一母也，子以陶天二母分之；康羌一母也，子以空溪二母分之。餘如槍倉、郎良、囊娘、含閑、盆貧、刀凋、釭江、桑湘、臧將、奔賓之類，古皆兩歸一母，子則清與翠分、巒與漣分、嫩與鳥分、紅與翃分、盤與飄分、對與蝶分、箇與驚分、松與仙分、醉與酒分、博與便分，

以此論之，是粗歸粗，細歸細，其中已有區別矣。而子仍以踟躕一元而爲粗細者，何也。對曰：珍以古之十四母分爲二十八母，雖粗細二音皆各歸一母，但悉以音之迥異者而言。至於每母所收猶有音涉輕重之類，若不細爲辨別，學者詎明其要。王符《潛夫論》云：凡療病者，必察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也。苟於切音不辨輕重，是即療病而不察虛實，欲求其當，詎可得乎。許謙所謂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矣。即如痕魂二字，既歸一韵，而又同歸一母，以翻切論之，侯門爲痕，紅盆爲魂，蓋侯與痕母音近，門與痕韵音近，其音皆細而輕，紅與魂亦母音近，盆與魂亦韵音近，其音皆粗而重，二者稍不區別，則痕魂二音孰能辨之。陸游所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矣。或曰：古人切字，亦有粗細之分乎。對曰：未也。即如《集韵》以居郎切岡，而《廣韵》以古雙切江，非粗細之異耶。此則古人相沿如此，或別有取義，非今人所能知耳。敢問母中所收各音，其粗細之別，可得聞乎。對曰：以珍所撰同母二十二音分之，細音十二，粗音十也。其中有細音而無粗音可分者三，有粗音而無細音可分者一，餘十八皆粗細可分耳。其所分者，一與二十二分，二與十六分，三與十七分，六與二十一分，七與十五分，九與十八分，十與十一分，十三與十九分，十四與二十分，是皆不可移易也。今以三十三母有字之音擇而論之，一與二十二分者，春母昌與瘡也、水母商與霜也、紅母杭與黃也、空母康與匡也、鷗母昂與王也、箇母崗與光也、中母張與莊也。二與十六分者，春母瞋與春也、堯母銀與雲也、溪母勤與羣也、水母神與淳也、紅母痕與魂也、驚母筋與軍也、空母韏與坤也、鷗母恩與温也、翾母欣與勳也、然母仁與犉也、醉母簪與尊也、中母真與諄也。三與十七分者，春母程與蟲也、堯母英與雍也、溪母檠與窮也、嫩母能與農也、紅母恒與紅也、巒母楞與龍也、空母坑與空也、翠母層與崇也、翾母興與胸也、對母登與東也、陶母滕與同也、然母仁與戎也、箇母庚與工也、醉母增與宗也、中母蒸與中也。六與二十一分者，水母篩與衰也、紅母孩與淮也、鷗母哀與歪也、箇母該與乖也。七與十五分者，春母癡與吹也、水母時與誰也、松母思與雖也、翠母雌與炊也、醉母資與嗺也、中母知與追也。九與十八分者，水母山與閂也、紅母含與還也、鷗母安與彎也、箇母甘與關也。十與十一分者，春母纏與傳也、堯母烟與淵也、溪母牽與圈也、清母錢與全也、驚母堅與涓也、翾母賢與翾也、然母然與攌也、中母氈與專也、仙母仙與宣也。十三與十九分者，鷗母婀與窩也、箇母哥與鍋也。十四與二十分者，空母齣與誇也、中母渣與撾也。餘皆有音無字，未能歷舉耳。

又《第十七問迴環切音論》 或曰：都翁切東，是以都爲東之母矣，敢問切都，亦可以東爲都之母乎。對曰：若以迴環切之，都翁爲東，則東烏亦可爲都也。敢問何謂也。對曰：迴環者，母韵上下交錯，不出二者之間也。如東之母都也，東之韵翁也。以韵而分，母列七虞，韵歸一東也，都之母東也，都之韵烏也。以韵而分，母列一東，韵歸七虞也。合而言之，都翁者東也，東烏者都也，此母韵交錯，故曰迴環也。或曰：凡切皆可迴環乎。對曰：未可也。音有粗細，而有音無字者多耳。敢問多翁端翁等切，亦有迴環乎。對曰：皆有之。如多翁爲東，其迴環切多者東窩切也。餘如端翁東也，東剜端也；堆翁東也，東透堆也；敦翁東也，東温敦也。此皆迴環爲切耳。

又《第十八問顛倒切音論》 或曰：以都翁而爲翁都，東烏而爲烏東，可乎。對曰：可也。或曰以多翁而爲翁多，東窩而爲窩東，可乎。對曰：亦可也，此以顛倒爲切耳。敢問何謂也。對曰：顛倒者，母韵上下移易，不出二者之間也。即如都翁爲東，以都翁而爲翁都，即爲烏也；東烏爲都，以東烏而爲烏東，即爲翁也。又如多翁爲東，翁多爲窩，東窩爲多，窩東爲翁也。他如端翁東也，翁端剜也，東剜端也，剜東翁也，母韵上下移易，故曰顛倒也。敢問堆翁敦翁等切，亦有顛倒乎。對曰：皆有之。如堆翁爲東，翁堆爲透，東透爲堆，透東爲翁也。又敦翁東也，翁敦温也；東温敦也，温東翁也。此皆顛倒爲切耳。或曰：迴環而顛倒之，其音俱不外乎二者之間，斯何義耶。今有人焉，而爲損益其聲，出乎二者之間，可乎。對曰：未可也。《管子》云：影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莊子》云：鳧頸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此言生理至足，無欠無餘，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也。翻切者，天地自然之音，所謂天籟也，豈假人力而損益哉。

又《第十九問母韵重切論》 或曰：以都翁而易東翁，東烏而易東都，可乎。對曰：未可也。夫切者，以兩字而翻一音也。今以東翁切東則韵重，東都切都則母重，何切之有，則不若東即音東，而都即音都矣。或曰：以本字而音本字，固未可也。然以東翁切東，東都切都，施之初學，非益明乎。對曰：是何言歟。夫人欲見其面也，則必鏡以照之，然後鬚眉畢現矣。今以面照面，以鏡照鏡，欲求所見，詎可得乎。且古之所以制爲翻切者，蓋恐後世以彼音此，久而傳譌，不得其準，故以母韵而成其音，猶之金石相擊以得火也。母猶金也，韵猶石也，音猶所擊之火也。是故金石不擊不得火，母韵不當亦不得其音也。《鴻烈解》云：放準修繩，曲因其當。《麟書》所謂符應不失，如光之與影焉。雖曰切也，而實規矩也。蓋一則以爲母，一則以爲韵，而其音恰出於母韵之間，即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切即規矩也，音即方員也。字得翻切而成其音，如物得規矩而成其方員也。袁昂《書評》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今爲重母重韵之切，則不啻以規而爲規，以矩而爲矩，《化書》所謂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者矣。而況字之獨音者，比比皆然耶。敢問獨音何謂也。對曰：獨音者，字惟一音，無他字可音，如寬三之類也。寬則枯剜切，無字可音，則惟註云款陰平也。三則思菴切，無字可音，則惟註云颯陰平也。苟如子言，勢必寬剜切寬，思三切三，則不啻某剜切某，思某切某矣。設不識某某爲何者，詎能別求其音哉。《石匏子》云：聽虛而責響。曹植《七啓》云：造響於無聲。其斯之謂歟。敢問音有無字之音，而切亦有無字之切乎。對曰：母無一字之母，韵無一字之韵，無字之切，未之有也。即使母韵同音寡則切異，粗細者有之，陰陽不分者有之，詎有無字之切哉。或曰：吾聞《廣韵》四十二拯，於拯字註曰：無韵切，音蒸上聲。以此論之，得非無字切耶。對曰：然則《廣韵》於四十二拯，止收一字乎，抑有同韵之字乎。既有同韵字，而曰無韵切，則不可解矣。矧觀拯韵所收各字，莫不以拯字爲切，何獨拯字不可以他字爲切耶，或別有取義，未之知也。敢問凡字皆可數切乎。對曰：即以東字而論，得其音近者，可至數十數百，推而廣之，可至數千，豈止數切而已哉。敢問其説可得聞乎。對曰：今以字之同母合而計之，每母平仄一百十音，如切東也，則以對母一百十音列於翁字之上，其音莫非東也，是以一翁而得百十翻矣，再以一百十音列於公通風烘等字之上，是又四百四十翻矣。如此逐字移易，得非數千切乎。敢問一字而切數千，其所切亦能逐字筆之於書乎。對曰：凡字有音無字者多，即韵書之〇，所謂空聲也，豈可以〇而爲翻切乎。筆之於書，未可也。敢問所切之音，亦能一一如律乎。對曰：未也。音有粗細之分耳，以粗切細，以細切粗，音有不同。《心書》所謂美惡既殊，情貌不一矣，詎能一一如律哉。

又《第二十問自切論》 或曰：吾聞字有自切者，何謂也。對曰：自切者，即拆字爲切，佛經謂之切身也。北齊濟南王初學切語，謂跡字爲自切，以足亦爲跡也。他如前人以女良爲娘，欠金爲欽，目亡爲盲，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侃言爲訚，目少爲眇，矢引爲矧之類，皆自切也。又二十爲廿，《玉篇》云：如拾切。見《泰山秦碑》及《稽聖賦》。三十爲卅，《字考》云：音颯。四十爲冊，《筆記》云：先立切。皆興於秦隸書之後，亦自切也。珍按盲字，韵列八庚，其音近萌，《字林》云：盲音荒。從月，膏肓也。盲音萌，從目，目盲也。若以目亡爲盲，則音訛於茫矣。至於目少爲眇，侃言爲訚，此粗細不分也；舍予爲舒，手延爲挺，乃陰陽莫辨也。他如足亦爲跡，四十爲冊，以北音辨之，其音迥異而母有不同矣。又前人集中有凡虫爲風之説，蓋以虫爲蟲也。然按許氏《説文》，分虫蚰蟲爲三部，虫許偉切，一名蝮。蚰古魂切，讀若昆，蟲之總名。蟲，直弓切，有足謂之蟲。《韵會》云：蚰與昆通。《玉篇》云：虫，古文虺字也。《字書誤讀》云：虫音毀，蟲名。今誤蟲。稽之各書，俱無以虫爲蟲者。惟元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爲虫即蟲字省文，蓋本於漢之隸書耳。嘗觀劉氏開之所撰《自切小録》一卷，其陰陽不分，或切異粗細，以及雙聲疊韵，皆各分其類，頗爲精詳。茲擇數條備録於後，初學視之，於翻切之義，亦可觸類而旁通焉。田丁爲町，火共爲烘，木無爲橆，羊久爲羌，頁豈爲顗，至日爲晊，去曷爲揭，水术爲沭，土荅爲塔，亥力爲劾，此粗細別而陰陽分之類也。米曼爲幔，目冥爲瞑，木少爲杪，麥面爲麵，金咼爲鍋，此切異粗細之類也。金匀爲鈞，欠其爲欺，竹垂爲

筆、共龍爲龔、胥魚爲鱈、足從爲蹤、昏門爲閽、申人爲伸、賓人爲儐、至秦爲臻、人需爲儒、韋衣爲褘、此切異陰陽之類也。思糸爲緦、其糸爲綦、留糸爲緇、人壬爲任、口手爲扣、母手爲拇、力厲爲勵、鄉向爲嚮、此疊韵而自切之類也。玉英爲瑛、玉嬰爲瓔、玉央爲瑛、玉俞爲瑜、玉容爲瑢、言央爲諻、言雩爲誇、言原爲諒、心星爲惺、心胥爲惰、心句爲恂、土曇爲壜、土唐爲塘、土涂爲塗、目蒙爲矇、目牟爲眸、羊原爲羬、羊俞爲羭、雨云爲雲、雨淫爲霪、木眉爲楣、木曼爲槾、衣因爲裀、衣俞爲褕、金幾爲鐖、飛番爲飜、草恩爲蔥、子兹爲孳、足尊爲蹲、魚庸爲鰅、人戎爲佤、示其爲祺、酉盍爲醓、馬蒙爲驦、火皇爲煌、麥牟爲麰、手舍爲捨、火毁爲燬、玉禹爲瑀、食善爲饍、言燕爲讌、言彦爲諺、金竟爲鏡、言義爲議、目莫爲瞙、心昔爲惜、手式爲拭、言睪爲譯、此雙聲而自切之類也。或曰：吾聞《周禮》以五人爲伍，《晏子》以草高爲蒿，《定命録》以門耳爲聞，《揮麈録》以金句爲鉤，《野人閑話》以九十爲卒，《真人新論》以金艮爲銀，此六者亦拆字爲切乎。對曰：此雖拆字，然非爲切也。觀史之所載，如《漢書》以白水爲泉，《晉書》以魚羊爲鮮，《宋書》以召力爲劭，《南齊書》以草肅爲蕭，《隋書》以軍走爲運，《唐書》以山鬼爲嵬，他如《稽神録》以口十爲申，《燉煌録》以内人爲肉，鮑參軍以四十爲井，《獻帝春秋》以兩口爲吕，《三國志》註以言午爲許，《羣居解頤》以爪子爲孚，《桐陰舊話》以人意爲億，《酉陽雜俎》以木鬼爲槐，《桂苑叢談》以寸土爲寺，《古今印史》以直心爲悳，《避暑漫抄》以一止爲正，《春渚記聞》以吉人爲佶，《蓼花洲雜録》以土也爲地，《春秋説題詞》以日生爲星，《四朝聞見録》以草古爲苦，《萬柳溪邊舊話》以成皿爲盛，《讀書隅見》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江行雜録》以人王爲全、中心爲忠，《誠齋雜録》以朱玉爲珠、革圭爲鞋。又三字合而爲一者，如《魏書》以人一口爲合，《梁書》以与上人爲貞，《北齊書》以絲挂山爲幽，張勃《吴録》以十八公爲松，鄭樵《通志》以卯金刀爲劉，鍾輅《前定録》以十一口爲吉，牛僧儒《幽怪録》以門東草爲蘭，《謝小娥傳》以一日夫爲春，《大業拾遺記》以十八日爲杳，《元散詩話》以羹無火爲羙，天無二爲人，王粲《英雄記》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又四字合而爲一者，如《晉書》以黄頭小人爲恭，《三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吴，《錢氏私志》以四口一十爲圖，《澤山雜記》以四十一口爲畢，《申培詩説》以二在天下爲西，《悦生隨抄》以田八廿一爲黄，《鐵圍山叢談》以十月十日爲朝，《春秋元命苞》以兩人交一爲水，諸如此類，或爲當日童謡，或製爲隱語，或得之夢兆，或施之占卜，或會其意，或指其事，其義不一，若以自切論之，則迥然不侔矣。

又《第二十一問雙翻論》 或曰：吾聞南北朝作切語，多雙切，韵家謂之正紐倒紐者，何謂也。對曰：正倒紐者，以二字而切兩音，即雙翻也。觀史之所載，如宋明帝多忌，故袁愍易名爲粲，蓋袁愍爲隕門，隕門爲袁，門隕爲愍也。齊文惠太子立樓於鐘山下，號曰東田，切語爲顛童，顛童爲東，童顛爲田也。梁武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對寺之南，取切語同泰爲大，泰同爲通也。陳後主名叔寶，切語爲少福，少福爲叔，福少爲寶也。《隋書》謂楊英爲嬴殃，楊英爲嬴，英楊爲殃也。《晉中興書》云：烈祖起清暑殿，讖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蓋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又《水經注》以桑落酒切爲索郎，桑落爲索，落桑爲郎也。珍按《等韵》清歸清母，楚歸穿母，以楚聲切清，此粗細不分，而母不同也。至於福少爲寶，母既不同，韵亦迥異。以母别之，福歸非而寶歸幫，以韵分之，少歸篠而寶歸皓也。餘如門隕爲愍，顛童爲東，泰同爲通，楊英爲嬴，落桑爲郎之類，非切異粗細，即陰陽不分。佛雪家兄嘗於公餘製雙翻一卷，名其篇曰《雙翻銷夏録》，蓋夏日所得爲多也。兹舉淺近二條，初學視之，亦切音之一助也。即如信音二字，以雙翻言之，乃心印也，以信音爲心，音信爲印。又流長二字，乃良儔也，以流長爲良，長流爲儔也。

又卷三《第二十三問切音啟蒙總論》 或曰：同母二十二音，悉首列陽韵者，何也。然則他韵未可乎。對曰：皆可也。然獨取陽韵者，蓋他韵有音無字者多，未若陽韵無字者少，便於誦讀耳。敢問以陽韵如秧陽養漾藥之類，而列一至十爲母，其音可得切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一秧秧也，一與秧同母，秧與秧同韵，故爲秧。二秧昂陰平也，二以古音切之，爲瓤陰平，今切昂之陰平者，非不遵古也，蓋此篇悉

指初學而言，姑從時音，庶學者可免音異滋惑之患焉。三秧桑也，四秧桑也，三四同母，故切同。五秧汪也，六秧郎陰平也。六以北音切之，爲良陰平。七秧槍也，八秧幫也，九秧姜也，十秧商也。以陽平切之，一陽陽也，二陽昂也，三陽桑陽平也，四陽桑陽平也，五陽王也，六陽郎也，七陽嫷也，八陽幫陽平也，九陽姜陽平也，十陽商陽平也。以上聲切之，一養養也，二養駉也，三養顙也，四養顙也，五養罔也，六養朗也，七養搶也，八養榜也，九養姜上聲也，十養賞也。以去聲切之，一漾漾也，二漾柳也，三漾喪也，四漾喪也，五漾妄也，六漾浪也，七漾蹌也，八漾謗也，九漾姜去聲也，十漾尚也。以入聲切之，一藥藥也，二藥惡也，三藥索也，四藥索也，五藥窩入聲也，六藥絡也，七藥鵲也，八藥博也，九藥脚也，十藥勺也。敢問以陽韵十切而俱爲顛倒，可乎。對曰：可也。秧一，一也，秧二，異也，秧三，滂也，秧四，異也，秧五，雨也，秧六，育也，秧七，一也，秧八，軋也，秧九，友也，秧十，揖也。餘如養漾顛倒之類，亦猶是耳。或曰：以切音急呼論之，九養似近於講，九漾似近於降，子不以講降爲音而曰姜之上去者，何也。對曰：以之成誦，取其便於初學。九養可以爲講，九漾亦可爲降也。若以翻切論之，則養列二十一養，而講歸三講。漾列二十二漾，而降歸三降。韵既不同，詎可因其音近而即爲切耶。即如一獻，燕也，二獻，岸也，三獻，散也，四獻，散也，五獻，玩也，六獻，爛也，七獻，倩也，八獻，半也，九獻，見也，十獻，扇也。此亦施之初學，借爲成誦，而爲入門之階則可。苟以切音而論，不惟獻字本歸十四願，與燕扇等字不侔，即燕扇等字，亦有十五翰、十七霰之別，豈可以彼韵而列此切之音哉。或曰：吾聞漢以上雖無翻切之名，而翻切之語已有之，可得聞乎。對曰：宋沈括謂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何不爲盍，而已爲耳。《推蓬寤語》亦言不可爲叵，者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他如《左氏》以句瀆爲穀，《玉藻》以終葵爲椎，《刀劍録》以思召爲紹，《録異記》以不乃爲擺，《説文》云鈐，令丁也，《釋名》云韠，蔽，膝也，此皆類如翻切之義也。宋祁《筆記》謂孫叔然作反切，本出於俚俗常言，蓋以鯽溜爲就、突欒爲團、窟籠爲孔、即令爲精也。《唾玉集》以俗語切字，如勃籠爲蓬、勃藍爲盤、骨露爲錮、窟陀爲窠之類，其義雖不甚解，殆亦當時方言，作爲切音之戲耳。或曰：以此推之，凡物名之類，似皆可以爲切矣，亦可施之問答，筆之於篇乎。對曰：彼問此答，凡以二字隨意呼之，莫不可以爲切也。陸機云：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其切音之謂乎，若震風過物而不聞其聲，二字爲切而不得其音，未之有也。至筆之於書，則有音無字者衆，口能道其音，筆難書其字，未可一概論也。或曰：以隱僻之音論之，固難書其字矣，今以禽名，如鳳凰、孔雀、鴟鴞、鷓鴣之類，亦可爲切乎。對曰：可也。鳳凰爲房，以鳳凰易鳳雛，則爲皃矣。孔雀爲廓，以孔雀易黄雀，則爲霍矣。鴟鴞爲超，以鴟鴞易梟鴟，則爲義矣。鷓鴣爲珠，以鷓鴣易鶉鴣，則爲逋矣。他如白鷺爲布，以白鷺易朱鷺，則爲註矣。早鶯爲爭，以早鶯易谷鶯，則爲耕矣。暮鴉爲媽，以暮鴉易金鴉，則爲嘉矣。野鵲爲藥，以野鵲易于鵲，則爲閣矣。或曰：此數切也，隨意呼之，其音莫不出於二字之間，不假人力，悉由天然，莊周所謂天籟者，殆猶是歟。惜名類不廣，切音無多，吾猶患其難也。子苟益之以名物，加之以切音，反覆變易推廣其切，使學者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常言俗語，雖田夫村媪，亦能啟齒而知其音，則有志於斯者，心領神會，略識其槩，庶可由此推彼，觸類旁通，子何憚而不爲歟。對曰：名物廣矣。豈勝言哉。或曰：今以禽名論之。鳩，陰平也，鴻，陽平也，鳥，上聲也，鳳去聲也，鶴，入聲也。此五者，陰陽上去入五聲備矣，亦能反覆變易、推廣其音乎。對曰：可也。試以陰平切之，如祝鳩爲周，祝鳩易鶻鳩則爲溝，鶻鳩易鶯鳩則爲休，鶯鳩易桑鳩則爲搜矣。以陽平切之，如垂鴻爲蟲，垂鴻易游鴻則爲融，游鴻易目鴻則爲蒙，目鴻易來鴻則爲瓏矣。以上聲切之，如陽鳥爲杳，陽鳥易林鳥則爲了，林鳥易山鳥則爲少，山鳥易啼鳥則爲挑矣。以去聲切之，桐鳳爲慟，桐鳳易威鳳則爲甕，威鳳易孤鳳則爲貢，孤鳳易鸞鳳則爲噩矣。以入聲切之，如孤鶴爲各，孤鶴易遼鶴則爲略，遼鶴易松鶴則爲索，松鶴易雲鶴則爲藥矣，此以五聲各就一韵，反覆變易言之，言雖淺而義則明，學者即此推之，自易入門，孫過庭所謂苟知其術，適可兼通，此之謂也。或曰：此數切也，合而呼之莫不淺顯易曉，然較之他切

若有難易之分，其義何也。對曰：此易曉者，葢花鳥之類，非希世之物，人所共知也，故一經出口，而聞之者莫不心悟神通，似覺其易。然細推之，同一切耳，又何難易之分哉。或曰：若謂一經出口，即能心悟神通，則名類究易於他切矣。然子既無成書，惟此一二切音，欲學者悉推其餘，不亦難乎。何如逐字爲切，悉以名物而成一編，以示學者，詎非入門之捷徑歟。對曰：字之不同者衆矣，安能一物爲一切耶。即使名物廣，則切異粗細者有之。陰陽不分者有之，有音無字者有之。所謂徒有其名，而無其切者，比比然矣，詎能一一爲切哉。兹以花木之類言之，即如萱花，鰕也，梧桐，翁也。以音之粗細、平之陰陽分而論之，花粗而鰕細，桐陽而翁陰也。其所以不能以粗切粗，以陽切陽者，葢因鰕字雖有粗音，而無其字，翁字雖有陽平亦無其字，既無其字，則疑似之間，或呼之爲鰕，或呼之爲翁矣。然細推之，非粗細不分，陰陽莫辨乎，則何如希家切鰕，烏公切翁之爲當也。他如羊桃杜鵑之類，皆有音無字，尤難爲切耳。或曰：彼二切也，或異粗細，或失陰陽，固難爲切矣。然以羊桃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堯，杜鵑二字合而呼之，其音近於端，是皆可以爲切也。而子謂爲有音無字，得無誤乎。對曰：苟以音近之字而呼，則羊桃固近於堯，杜鵑固近於端，然以切韵分之，桃列四豪，而堯歸二蕭，鵑列一先，而端歸十四寒，韵既不同，詎可以其音近而即爲切耶。苟如子言，置母韵於不問，而惟音近是求，則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子以此音爲近，又安知余不以彼音爲近耶。《顔氏家訓》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若彼此各就方音，互取音近，則切音不惟不能一律，勢必久而傳訛，欲求其當，豈可得乎。子言誤矣。或曰：以一物而爲一切，逐字分之，固有不能，然如花木之類，亦甚廣矣，豈皆有音無字，不可爲切乎。對曰：否。此指其不可者言之，至於可以爲切者，又豈能枚舉哉，姑以松竹梅蘭之類，擇其大略言之，即如蒼松爲蔥，蒼松易古松，則爲恭矣。鳳竹爲福，鳳竹易斑竹，則爲卜矣。紅梅爲回，紅梅易緑梅，則爲轡矣。蕙蘭爲寒，蕙蘭易木蘭，則爲漫矣。他如桃柳之類，含桃爲豪，含桃易木桃爲毛，木桃易蟠桃爲袍，蟠桃易殘桃爲曹矣。楊柳爲友，楊柳易緑柳爲箋，緑柳易垂柳爲丑，垂柳易疎柳爲叟矣。或曰：如風花雪月之類，亦能擇其一二而爲切乎。對曰：可也。春風爲充，春風易惠風烘也，惠風易温風翁也，温風易光風公也。灌花爲瓜，灌花易窺花誇也，窺花易賣花媽也，賣花易問花哇也。霽雪爲絶，霽雪易絳雪訣也，絳雪易霜雪説也，霜雪易雨雪悦也。吉月爲厥，吉月易桂月骨也，桂月易皓月核也，皓月易奔月餚也。或曰：今如不言，而示以所執之物亦可爲切乎。對曰：其義一也。或曰：視余所執何也。對曰：子所執者芒也。敢問何謂也。對曰：墨牀切芒，故曰芒。或曰：然則忙茫等字，亦可以此切之乎。對曰：可。何以知其可也。對曰：以其音歸一韵，而無陰陽平之分耳。或曰：敢請再視所執，何也。對曰：書箱乎，應切霜露之霜也。或曰：然則單雙之雙，未可以此切之乎。對曰：未可也。書箱之箱，韵列七陽，霜露之霜亦列七陽，故曰霜露之霜也。若單雙之雙，韵列三江，書與雙母雖相同，而箱與雙韵則有異耳。敢問雙何以切。對曰：以書箱易書窗是矣。或曰：不示以物而示以舉止之間，亦可爲切乎。對曰：可。然有不同耳。即如俯首爲否，以俯首而曰垂首則爲丑矣。回顧爲護，以回顧而曰反顧則爲賦矣。此上一字可以移易也。如仰首爲友，以仰首而曰仰面則爲宴矣。反掌爲訪，以反掌而曰反手則爲否矣。此下一字可以移易也。如縱觀爲鑽，以縱觀而曰遠眺則爲要矣。瞻望爲壯，以瞻望而曰四顧則爲素矣。此上下二字皆可移易也。他如叉手爲丑，叉手而曰拱手則爲苟。拱手而曰執手則爲帚矣。義雖一，而語有不同，詎能一律哉。或曰：今有人焉，而於花下徘徊，子將何以切之。對曰：瓜也，葢取觀花二字而爲切也。敢問易觀而爲看，切亦同乎。對曰：否。母不同也，看花乃誇，非瓜也。敢問觀看二切，以音辨之，觀近而看遠者，何也，然則切有誤乎。對曰：此切異粗細耳，非誤也。瓜音所以近者，葢瓜本粗音，觀與花亦粗，以粗切粗，母韵等，故音近也。至於誇字，雖亦粗音，而看音屬細，以細切粗，故有微異。其所以不失誇之本音者，葢花本粗音，以韵叶之，故無變也。若求盡善，則易看爲空，母韵等而切音當矣。即如書箱爲霜，亦屬切異粗細，以書箱易梳粧，母韵始得其平耳。敢問前言花鳥之類，亦能顛倒而爲切乎。對曰：可。然有音無字者衆耳，兹以鳥名一二言之：即

如鳳凰爲房，鳳凰而謂凰鳳則爲閧矣。早鶯爲爭，早鶯而謂鶯早則爲夭矣。金鴉爲嘉，金鴉而謂鴉金則爲陰矣。野鵲爲藥，野鵲而謂鵲野則爲且矣。桑鳩爲搜，桑鳩而謂鳩桑則爲姜矣。游鴻爲融，游鴻而謂鴻游則爲猴矣。陽鳥爲杳，陽鳥而謂鳥陽則爲娘矣。桐鳳爲慟，桐鳳而謂鳳桐則爲馮矣。孤鶴爲各，孤鶴而謂鶴孤則爲呼矣。餘如花木之類，蒼松爲蔥，蒼松而謂松蒼則爲桑矣。鳳竹爲福，鳳竹而謂竹鳳則爲仲矣。紅梅爲回，紅梅而謂梅紅則爲蒙矣。木蘭爲瞞，木蘭而謂蘭木則爲禄矣。含桃爲豪，含桃而謂桃含則爲潭矣。楊柳爲友，楊柳而謂柳楊則爲良矣。他如光風爲公，光風而謂風光則爲方矣。灌花爲瓜，灌花而謂花灌則爲喚矣。霽雪爲絶，霽雪而謂雪霽則爲細矣。吉月爲厥，吉月而謂月吉則爲逸矣。餘則大略相同，子苟以類而求，其音自得矣。或曰：子以物名俗語之類，以釋切音之義，固爲初學開入門之徑矣，而亦筆之於篇，得無大雅誚乎。對曰：不然。《惠子》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弹，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説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夫珍以常言物名，以釋翻切之義，猶之譬也，所謂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也，大雅之誚，又何避哉。

又《第二十四問初學入門總論》　敢謂切音之學，亦可授之童蒙乎。對曰：竊謂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知音，欲知音必先翻切，欲明翻切則非字母不可也。苟不明切，無以知其音；不知音，無以識其字。故讀書者必以是爲主焉。童而習之，尤其要也。宋王洙《談録》云：學者不可不知切音，苟不知之，終爲不識字人焉。程正敏《剡溪野語》載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亦云：音韵是經書中一事，但恨蚤衰無精力整頓云云。據此則切音詎可忽哉。

又卷四《第二十五問北音入聲論》　篇内翻切與古迥異。古人韵書，粗細俱歸一母，陰陽亦皆通用，其法雖善，然非深通韵學者莫詳其義。斯爲初學而設，故於粗細既分兩母，而每母仍有音涉輕重之類，亦皆細爲區别，竝以五聲各分其類。如切陰平，則母韵二字皆陰，即如通窩切拖，拖爲陰平，通窩亦陰是也。如切陽平，則母韵皆陽，即如盆吴切蒲，蒲爲陽平，盆吴亦陽是也。如切上聲，則母韵皆上，即如拱武切鼓，鼓爲上聲，拱武亦上是也。如切去聲，則母韵皆去，即如怒卧切懦，懦爲去聲，怒卧亦去是也。至於入聲，母韵皆入固亦可切，不若母用上韵用入更爲切近。即如前篇野鵲切藥，野爲上聲，藥仍入聲之類是也。此類惟取音近，雖不知切者，隨字呼之，其音莫不恰出母韵之間。他如陰平不得陰母，則以去聲代之；陽平不得陽母，則以上聲或入聲代之。如無陰聲，則註曰某之陰平；如無陽聲，則註曰某之陽平。如此各爲區别，庶切音益得其準。至於切字之母，平仄原可不論，然既本有一類之母，又何妨以平切平，以仄切仄，更爲音近，使人易曉乎。

清・王繩《韻學指南》卷下《字書切韻説》　《等韻》一書，集音韻之在大，非止爲反切而作也。而言反切者，必祖是書。此《玉篇》所以附《反紐圖》，而歷代字書之言音切者必以合乎《等韻》爲正。夫等韻者，梵語悉曇，此云字母，乃是一切文字之母，所謂迦佉乃至劣颯迦結二括是也。梵語毘佉囉，此云切韻，乃是一切文字之根，所謂岡康乃至玃犖岡歌十括是也。今以兩字切一字，斷韻分音爲之切，音聲相和爲之韻，能析諸字名派，能别諸音重輕。所謂論韻母之横豎，辯九音之清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名字切韻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出切定音於某母下，定在某母下取字爲之立標，以脚爲箭，定韻尋標，中者便是。亦分定四聲，行韻於平聲，定取平聲字；行韻於上聲，定取上聲字；行韻於去聲，定取去聲字；行韻於入聲，定取入聲字。所言平聲者爲之平韻，仄聲者上去入三聲爲之仄韻。如同佉字是康茶切，出切於岡攝開口正韻溪母下，行韻於迦攝開口正韻徹母下，依韻尋標，定取溪母下佉字是也。註云：此字在迦攝開口正韻溪母下，是牙音，屬次清，是平聲爲平韻，即此一字，以爲定式。餘者皆同。

清・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七《反切證義》　三國時孫炎作反語，以

雙聲字讀就疊韻字即得之。後人惡反字，因名之曰切。蓋兩合讀法，緩呼之則二字，急呼則一字也。論者謂反切自西域入中國，且分別反切異義，乃不思之過。就緩讀急讀法求之，《春秋》穀邱，《左傳》句瀆之邱，《桓十二》。句瀆，穀也。《春秋》遇于垂，《左傳》遇于犬邱，《隱八》。犬邱，垂也。《春秋》垂葭，《左傳》實鄄氏，《定十三年》。垂葭，音如姑。鄄也。《春秋》吳子乘，《左傳》吳子壽夢，《襄十二》。壽，音疇。夢，音萌。乘也。《春秋》密州，《左傳》買朱鉏，《襄三十一》。朱鉏，州也。《左傳》先言寺人披，《僖二十四》。後言寺人勃提，《僖二十五》。勃提，披也。《左傳》先言公子鉏，《哀五》。後言且于，《哀六》。且于，鉏也。是皆一字，古人緩讀之則二字，以反言切之即是反切，注謂地之一名、人之一名者，未明反語義也。以此推之，大祭爲禘，蔽膝爲韠，茅蒐爲茹，《詩箋》。茲其爲鉏，丁音爭。寧爲鉦，行人爲信，鬼臾爲車，車區。邾婁爲鄒，不來爲貍，顓孫爲申，鞠窮爲芎，蕨攘爲芰，蔌黎爲茨，羅勒爲蘭，終葵爲椎，負蠜爲蚩，金罌爲鴆，不聿爲筆，編笄爲筵，口齒爲齧，早晚爲晉，居閒爲介，還來爲迴，叱人爲嗔，何不爲盍，奈何爲那，之焉爲旃，之乎爲諸，之矣爲只，如是爲爾，而已爲耳，皆見經傳，合讀二字爲一。又有常語，叔母爲嬸，舅母爲妗，姆阿爲媽，常行字。山并爲神，《七經孟子攷文補遺》。末有爲靡，弗曾爲分，不要爲別，不可爲叵，等物爲底，是麼爲俊，山瓦切。作麼爲怎，不阿爲巴，末有阿爲嗎，皆中土自然之言，急讀之即反切。又析張爲渚鄉，漢張縣今任縣渚鄉。潘爲蒲坂，皇甫謐言如此。今懷來。衷爲征鐘，《宋書・五行志》征鐘落地，蓋謂衷衣袴。椄爲子公，王褒《僮約》：披薜戴子公。注：子公，笠也。見《太平御覽・笠部》。老爲潦倒，癃爲龍鍾，恰爲丘八，《鑒誡録》馮涓對蜀太祖王建擊掄。汪君文臺云是拆兵字。太爲特殺，一作忒嗋。覞爲馬匹，今言神所附如馬匹，實是覞之緩音。曲爲屈律，圈爲屈攣，孔爲窟籠，團爲突欒，餖爲餵饟，街爲衒衕，就爲即溜，精爲鯽令，瓠爲葫蘆。荆芥爲舉鄉古拜，則又即一字緩讀爲二，亦切法也。《溪蠻叢笑》：不闌者，班也。不乃者，擺也。不乃羹，不乃是擺，謂數調之。《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是驚美辭，分言之，則音爲夥而頤爲音助，合言之則音如虺，今人語猶然。又三字合一音。沈括《筆談》云：薩婆訶是《楚辭》之些。又二字合三音，則《淮南》鵗鶹，注讀爲私鈚頭。又三字四音而中有反，則《左傳》申包胥，《戰國策》謂之棼冒勃蘇。私鈚，鵗也；頭，鶹也；棼，申也；冒勃，反包也；蘇，胥也。凡此皆反切所出，自然之故，至美之義，見經史正文及小説所記方言噍文。其人皆不見西域書，反切不出西域，至顯白矣。鄭樵云：中土人明於目，梵聰於耳。則尤自誣其耳。中國諧聲，是耳聰也。孫炎作反語，後又互反之。《匡謬正俗》云：晉灼《漢書音義》楊惲反由嬰。楊舊音盈。《吳志・諸葛恪傳》云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宋書・五行志》同。作楊子閣，《晉書・五行志》作常子閣。又云清暑反楚聲。《宋書》云袁愍反殞門。《齊書》云勝憙反始興，又陶郎來反唐來勞，又東田反癲童，又舊宮反窮廄。《梁書》云同泰反大通，又鹿子開反來子哭。《隋書・五行志》云楊英反嬴殃。《南史》云叔寶反少福。《搜神記》云温休者是幽婚也。《金樓子》云高厚者狗號。《甄異傳》云高褐者葛號。《宣室志》云侵詰者金截。《隋唐嘉話》云盧浩反老胡。《集異記》云任調反饒甜，珍藥反張鎰。《續異志》云盧鉤反螻蛄。《談藪》云蓬萊反裴鼈。《朝野僉載》云叔麟反身戮，又寵之反癡種，又德靖反鼎賊。《酉陽雜俎》云洗白馬反瀉白米。《啓顏録》云天州反偷氈，毛賊反墨槽，曲録鐵反契綟禿，又木桶反矇禿，又奔墨反北門，窟後反口缺。《唐摭言》云方干詩草裏論反村裏老。譯佛書者，亦以般若反不染。其他酒則索郎反桑落，物則蠾蝓反龍龕。《金樓子》云：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流連反語，遂有鮑照伐鼓、孝綽布武、韋粲浮柱之作。《顔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玉已有屢游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書證篇》云：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蓋反切以雙聲疊韻，或流爲口吃詩，故求古反切，在方言異文、庾辭雅諧微茫之際。中國自言反切，佛書自言字母，離之則兩美。且有字則有反切，《北齊書・廢帝紀》云：跡字自反。足亦反爲跡，足責反爲蹟也。其先亦有此義。《説文》云：風動蟲生，從虫凡聲。《論衡・商蟲篇》云：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是倉頡從凡蟲省。《太平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爲風。則凡虫自切爲風也。推之舍予自切爲舒，赤坙自切爲趕，

赤貞自切爲頼，朱口自切爲咮，剌音辣。貝自切爲賴，禿貴自切爲櫝，束疋自切爲疎，巾氏自切爲帋，羽異自切爲翼，羽立自切爲翊，女襄自切爲孃，女信自切爲佞，至秦自切爲臻，雨云自切爲雲，日安自切爲晏，邑牙自切爲邪，丿延音曳遣。自切爲延，人肖自切爲俏，十肖自切爲肹，宀必自切爲宓，皂人自切爲食，衣谷自切爲裕，口丂虎何反。自切爲可，口丐自切爲号，欠金自切爲欽，言台自切爲詒，目少自切爲眇，角奇自切爲觭，火斤自切爲炘，火共自切爲烘，虫之自切爲蚩，羊久自切爲羌，月又自切爲有，肉亠音突。自切爲育，肉臾自切爲腴，佳奚自切爲雞，目民自切爲眠，麥丐自切爲麪，麥牟自切爲麰，文允自切爲夋，委鬼自切爲魏，八弋自切爲必，者竹自切爲箸，如此之類，半爲雙聲，半爲疊韻。李陽冰亦言矢引爲矧，《説文繫傳》譏爲七書。今略舉之，其類甚多。六書中諧聲一義，豈七書耶。知兩合爲反切，則緩讀急讀，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兩合自反，則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廋文隱義，又見世俗常言，亦有反切。反切自中國之學。若沈括引耎爲而犬兩合，此又不學之過。耎字豈得從犬，亦僧徒之莠言矣。

清・劉逢禄《劉禮部集》卷七《詩聲衍條例二十有一則**》** 十一論反切之始先於讀如讀若○如蒺藜爲茨，之焉爲旃，者歟爲諸，奈何爲那，終葵爲椎，邾婁爲鄒之類，可以濟讀如讀若之窮。然有反切所不能傳，如《説文・口部》唉訓麾也，《欠部》欸訓咍也，《玉篇》訓恚聲，《唐韻》並烏開切，以今方音考之，則訓麾之唉必短言之始肖，訓咍之欸必長言之始肖，蓋反切第能傳其音，長言短言兼能傳音之形容。今人專用反切而不用漢人舊例，於音理疏矣。此條陳潮依例目補。

清・徐鑑《音泝・五聲》 初學欲辨五聲，先以一松中之通同統痛禿五字令熟讀之。此五字取其有音有字，亦不必拘定。再曉以第一字係陰平聲，第二字係陽平聲，第三字係上聲，第四字係去聲，第五字係入聲。俟其讀之爛熟，隨舉一字令即依前五字答之，如問抽字即答以抽愁丑臭戳，問史字即答以詩時史侍室之類。果能屢試不差，再隨舉一字，令即按其第幾字而辨爲何聲。如問匪字係何聲，則匪在飛肥匪費勿之第三字，即辨爲上聲。問慶字係何聲，則慶在清情請慶敬之第四字，即辨爲去聲之類。習之既久，亦無須細讀五聲，凡一字上口自能辨別，若穎悟童子，頃刻可能也。

又《切韻》 初學欲知切韻，以一松之陰平十九字令讀之，亦如習五聲法，隨舉一字，令依前十九字答之，果能逐字旁通，精熟不差。即隨舉一字爲下一字，任舉字母一行爲上一字問之，自能順讀而下，則所讀之字即切成之音也。如公孤切孤，則空孤爲枯，翁孤爲烏，東孤爲都，通孤爲徒，讀陰平聲。噥孤爲奴，讀陰平聲。崩借用三橙。孤爲逋，甿。孤爲鋪，蒙讀陰平聲。孤爲模，讀陰平聲。宗孤爲租，葱孤爲粗，松孤爲蘇，中孤爲珠，充孤爲除，讀陰平聲。樁孤爲書，烘孤爲呼，風孤爲夫，龍讀陰平聲。孤爲盧，讀陰平聲。戎讀陰平聲。孤爲儒，讀陰平聲。皆可順讀而下也。孤公切公，則枯公爲空，烏公爲翁，都公爲東，禿讀陰平聲。公爲通，奴讀陰平聲。公爲噥，逋公爲崩，借用三橙。鋪公爲蓬，讀陰平聲。模讀陰平聲。公爲蒙，讀陰平聲。租公爲宗，粗公爲葱，蘇公爲松，朱公爲中，除讀陰平聲。公爲充，書公爲樁，呼公爲烘，夫公爲風，盧讀陰平聲。公爲龍，讀陰平聲。儒讀陰平聲。公爲戎，讀陰平聲。皆可順讀而下也。但初問時，首一字須告之，如公孤切，須告以係孤字，餘皆令其自讀。若習之既久，可不讀字母，無待思索，脱口而即知矣。

又《餘論・切韻》 切韻者，以兩字合成一字也。本係天籟自然，不容矯揉，故任舉二字讀之，皆成一字。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此即切韻之訣，亦無容辭費矣。然爲初學言之，終有難以領悟者，故不得不以字母字韻爲入門。凡切韻上字爲字之母，下字爲字之韻。

切韻本于方言，《爾雅》不聿謂筆，即切韻也。他如諸旃只椎穀，即者乎者焉之矣，終葵句瀆之急聲，見于經傳者，不一而足。此即反切之源，不必始于西域梵僧也。古人註經，惟曰讀如某，魏孫叔然始用反切註經，自是切韻漸盛。顧歷來成書，于字母多不分粗細，于字韻多不分陰陽，學者每疑切成之字，終非此字本音。如船字必窗前切，若昌前切則成蟬字矣，此字母必須分粗細也。袍字必坡潮切，若坡超切則成拋字矣，此字韻必須分陰陽也。故知粗細陰陽之分者，斯切韻方確，不至懷疑。切韻上一字用入聲，下一字用喉音第三字爲妙。如貼焉切天、似較條編切天、苔篋切天爲自然。必邀切標，似較兵敲切標、邊挑切標爲自

然。蓋切韻上一字發之，下一字收之，入聲發音最促，喉音第三字似字之收音，急讀之直是一字矣。李笠翁以不愛爲拜，不爲拜之頭，愛爲拜之尾，即上發下收之謂也。其借贊禮人爲喻亦妙。

切韻有紐有攝，及神珙之《九弄圖》，温公之音和類隔諸名，李世澤之隔標隔韻等門，僧訥菴之通廣就形等法，皆係古人精心結撰，未可厚非。然爲初學言之，則開卷茫然，轉欲望洋而嘆。不若一言以蔽之，直是以上一字讀成下一字之音耳。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二《音譜蕞説》　《廣韻》：昂五岡切，杭胡郎切，岡古郎切，康苦岡切，皆正粗音；汪烏光切，荒呼光切，黄胡光切，光古黄切，皆散粗音。以正音爲正音反切，以散音爲散音反切，知音分正散，其理甚確。此數切，又唐時與今不異，故與譜頗合。匡則去王切；狂，巨王切；王，雨方切，是爲羌央之散音，古音巨若去也。説者或疑古反切不精，此三切皆宜改定。竊疑古讀與今異者甚多，如華字古讀敷，晉以後乃變爲呼瓜切，匡字何必不本讀去王切，王字何必不本讀雨方切，觀今楚人猶讀匡如羌，知去王切必非庫光切之音，觀古亡字自爲武方切知王與忘古必異音。前表内羌央散音，正去王切雨方切之音，古讀雖失，其音不可缺也。

又　説者謂古之反切，于陰平字用陽平字切之，陽平者則用陰平，亦不盡然如此。杭，胡郎切，汪，烏光切，皆《廣韻》古切，固陰陽相配甚爲精密者。

又　平側四聲，沈約以爲靈均以來此秘未睹，陸厥駁之，言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蓋出自天籟，其來尚已。徐景安謂宫爲上平，商爲下平，徵爲上，羽爲去，角爲入，陋儒影響之説也。而平聲實有二種，周德清分平聲爲陰陽是也，《切韻聲原》謂之啞聲、喤聲，《西儒耳目資》謂之清聲、濁聲，至爲易明。如烘爲陰平則紅爲陽平，通爲陰平則銅爲陽平，天爲陰平則田爲陽平，偏爲陰平則駢爲陽平也。又有謂上去入亦有兩音者，則亦影響之説。入聲共有六種音，而古云有入者皆當無，古云無入者皆當有，説已見前。凡反切乃雙聲疊韻之合二字切一字，上一字與所切字爲雙聲，下一字與所切字爲疊韻。如當公切但，將當字徑讀作公字，同韻之音則必變爲東字，當東雙聲，公東疊韻也。而粗細正散之音，其爲反切也，以同類則得音尤準。如章沙切槎皆正粗音，莊爪切髽皆散粗音，章申切真皆正粗音，將親切津皆正細音，此最親切者也。若小有參差則亦有一定之理，如莊沙、章爪二切，皆宜切髽字爲安，章親切亦宜切津字爲安，將申字則宜切真字爲安，見殷切爲筋，卷薰切爲君，亦正散分别極確，而見薰切、卷殷切亦皆宜爲君字，前多反切，故略著其例，更詳之于説切音條内。

又卷四《説切音》　凡反切之法，以二字切一字，取音最準，實精於古者某讀若某之法。上一字與所切字其音同出一處，如岡與庚同出喉中，所謂雙聲也。下一字與所切字同在一韻，如岡與康同在七陽，庚與坑同在八庚，所謂疊韻也。故岡坑切是庚字，康庚切是坑字，坑岡切是康字，庚康切是岡字，由是推之，公坑切、姑坑切、高坑切、該坑切，皆庚字也。岡生切、岡亨切、岡爭切、岡烹切，皆庚字也。

明乎雙聲之故，反切已無剩義，蓋同韻之故甚易明也。《篇海》《古今字正》諸書所列反切，第二字多不與所切字同在一韻者，無稽之學耳。

言反切之法者，梗果内外攝則《通志畧》引之，《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則《玉篇》附之，《玉鑰匙》立二十門法，《字彙》作直圖横圖，務爲繁難，皆治絲而棼者也。惟《古今釋疑》極論反切門法之非，謂古人反切未精決，宜更定切音，當專取音和，音和當專取同類，其言甚確。音和即雙聲也。惟其謂古人反切未精，余意未以爲然。蓋古人各就當時之音及一方之音以爲反切，本皆音和，後之不知反切者循誦而莫曉，其所謂知反切者讀之有所不合，則從而譏抨之，其實皆生於介乎知反切不知反切之間者，妄爲古人立類隔諸法耳。蓋古人反切未嘗非音和，而讀者音異，泥古人而曲爲之説固爲可笑，然以譏古人，古人亦有所不服也。方氏又言經堅丁顛六十字訣，劉鑑以爲浮淺，實非知其旨者，是則深中談反切者之弊。蓋反切之祇有音和，一如堯舜之道祇有孝弟，人皆知孝弟，而能如堯舜者少，人皆言音和，而精通乎反切者少。是故古之善言反切者，孫炎則經堅等六十字而已，鄭樵則緩讀爲二字，急讀爲一字而已，吕叔簡《交泰韻》、蔣涞嗟《楚詞説韻》，其見皆如此，李太初《音切

譜》亦言反切無他法，雙聲疊韻二者盡之，《五音圖》之作，僧家好怪妄耳。我朝御定《音韻闡微》《音韻述微》皆折衷於合聲之說，而國書十二字頭取音悉用合聲，真千古不易之論也。

孫氏經堅六十字訣，偶舉二字以見音和之例耳。後人爲韻子、韻母、韻祖之說，如好許考不切則以許興掀好調之，龍盧容切則以盧零連龍調之，迂曲可哂，此正桂林所謂介乎知與不知之間者也。

《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妄爲諧語，云伊優、亞狋、吽牙，雙聲之語，應口自成，所謂天籟。彼時謂之諧語，實即後世之雙聲。晉宋以後，名流多好雙聲，傳之史册，以爲雅談。如所云官家恨狹，所云當得劇棊，劇之與棊、官之與家、恨之與狹，以北音讀之不見雙聲之諧合，以南音讀之則極爲允協，可知古人於雙聲本用方音，非如後人曰通廣偏狹，曰輕重交互，多立門目，自謂精奇，而不顧其安也。此等之人若令作雙聲語，恐將檢尋舊譜而後能成文，彼其心本自未嘗了了耳。

又　甲子秋，【略】是歲，與汪澣雲侍御同客陶先生所。侍御聞余有《音鵠》一卷論反切，自言未習此。一日，問曰：而隴反應爲何字。余答曰：而字吳中讀爲人時切，似北方讀日字陽平之音，故而隴切當是氄字冗字；若如今北方讀而字音，則而隴切當爲翁上聲之音矣。侍御曰：吾今而知曉古今之異音，不曉南北之異音，未可論反切也。若不知而字人時切，得不指爲隔標法乎。

閒有雙聲兩字爲一反切者，必即切其下一字。有叠韻兩字爲一反切者，必即切其上一字。余年十五，自宿遷歸里應試。里人程瀛仙精反切，聞余頗善此，即席上指殽物問曰：芥菜切何字。余曰：仍切芥字。又問綠梨切何字。余曰：仍梨字。程大嘉歎，以爲精且敏也。此乃習反切者所不可不知。若音釋難字而作此反切，則不如直音矣。

寺人勃鞮一名披，吳子壽夢一名乘，皆反切自三代已有之明證。《音論》所載如蒺藜爲茨，蔽膝爲韠之類甚多。惟側理爲紙，乃係偶合，亦牽附載之，可謂誤矣。又如矢引爲矧，目少爲眇，一字自反，皆出巧合，無關音理。《音論》於一字自反載文惠太子矢引爲矧一條，而宋廢帝幼時於跡字旁注自反則遺之。余與李松石又得自反之字數十，如亥力爲劾，土答爲塔之類，載《李氏音鑑》中。

又　今由桂林所論說，而作爲反切有陰陽平之別焉，有粗細音之別焉，有正散音之別焉。古者東德紅切，紅陽平，是所切字當爲東之陽平也，東當爲德通切方是。如通則貪烘切，同則談紅切，其辨明矣。古者昌尺良切，良細音而陽平，與昌之粗音而陰平兩不親切，當爲尺章切。而鎗則七將切，窓則出莊切，斯爲分晰明確。古者真職隣切，諄之純切，此正散之分也。然隣細音陽平，真粗音陰平，諄散音陰平，純散音陽平，而之又正音也，當分真職申切，諄莊春切，則無可譏矣。推之章身切、中紳切皆真字，追椿切、潺春切皆諄字，若章春切、莊身切，雖正散相淆，然以散音較少於正音，則此類皆當以散爲主，俱切諄字，衡其氣類，實亦相宜耳。

二字切一字，上一字同母，必當用音和，下一字同韻，必當用一部內諧音之字。《篇海》《古今字正》等書，反切第二字或以庚青部之字切真文部之字，甚爲疎謬，蓋論音韻庚青可類真文，論反切則斷不可。然同部亦有辨，如樊言與盆門雖同元部，亦須分類，蒲門切是盆字，芒盆切是門字，若蒲元切、芒言切，則元部固無其字也。

清・戈載《詞林正韻・發凡》　凡字有義有音，義之訓釋宜詳，略則反多挂漏。是書欲其清簡易尋，不亂心目，故皆不注。至音則必不可少，音者何，反切是也。自來論反切者，皆謂從三十六字母攝入得其紐，即得其音。字母者，自見溪羣疑以至影喻來日共三十六字，或謂釋神珙撰，或謂僧守温撰，或謂大唐舍利朮字母，後温首座益以娘牀幫傍微奉六母，其説不一，要皆爲唐宋閒之書。何則，神珙《反紐圖自序》内稱唐有甯陽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韻譜》，則珙爲憲宗以後之人可知，斷不能指爲北魏矣。若反切，實始于魏孫炎，顔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朮立反語。《崇文目敘》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其時初無字母也，至司馬温公始作《切韻指掌圖》，列三十六字母，清濁分配，等第交互，七音具明，竝未言及本之西域，可見三十六字母皆爲華音，不得以華嚴四十二字母遂混而同之也。後金皇統年閒有荆璞善達聲音，將三十六字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泰和初韓

道昭重爲改併，撰《五音集韻》。元劉鑑又有《切韻指南》，皆以字母分等。蓋既有字母，即可取以考證反切耳。反切者，即牙舌脣齒喉之分，以上下兩字相合而成音，上字主去音，求之別韻，辨其呼音之清濁，而以入聲翻起，先類其字，繼歸其母，後合其紐，所謂雙聲是也。下字主收音，求之本韻，清濁互用。如宮用角清，角用宮清，徵用變徵，變徵用徵清，商清次清次濁竝用次清次音，次清次用次濁音，正濁用清音，次商清濁竝用變商，變商用次商清音，羽清濁竝用本次濁音，次濁用清音，次羽清濁互用。凡有闕字，循序借補，或純用宮清，亦可所謂疊韻是也。反切既得，則其音以正，其類以明，不獨易于纂集，且易于檢尋，實則最易于識字耳。是書切音俱從《集韻》。《集韻》與《廣韻》不同，《廣韻》亦多誤注，以不宗《廣韻》不備論，論《集韻》之誤者，如至韻位字作于累切，累非本韻。隊韻塊字作苦會切，會非本韻。廢韻乂字作魚刈切，刈即本音。虞韻輸字樞字皆作舂朱切，舂已是舂字之譌，同切有誤。欣韻勤字作渠巾切，巾非本韻。霰韻縣字作熒絹切，絹非本韻，乃係鋗字之譌，而下鋗字作集絹切，亦誤。效韻趠字作敕此切，椓字作直此切，橈字作女也切，尤誤之易見者。庚韻盲字作眉耕切，鎗字作楚耕切，耕非本韻。清韻跉字作離身切，更誤。映韻慶字作邱正切，正非本韻。黝韻糾字作吉酉切，酉非本韻。儼韻儼字作魚檢切，檢非本韻。質韻姞字作極又切，其誤亦顯。末韻末字作莫葛切，葛非本韻。乃一一皆從《廣韻》改正。至拯韻拯字，《廣韻》《集韻》俱注無韻切，音蒸上聲。茲從《韻略》補。凡韻凡字《廣韻》《集韻》俱作符咸切，咸非本韻，茲從《廣韻》後添類隔更音和切改正。又支微部內太半韻貝字作博蓋切，霏字作普蓋切，皆咍部內。卦半韻派字作普卦切，粺字作旁卦切。今既分部，便非本韻，故從《中原音韻》改，家麻部內佳字同其入聲作三聲之字，亦俱從《中原音韻》。其餘有或從避、或從便者，間亦參用《廣韻》。就是書而論音切，庶幾無憾與。

清・謝元淮《詩韻審音・論例》 反切之法，上字從母，下字從聲。聲有陰陽，必須以陰切陰，以陽切陽，方爲合法。即如東字諸書皆註德紅切，東是陰聲，紅是陽聲，以陽切陰，聲不歸押，便乖切例。毛奇齡《古今通韻》改德紅爲德中，上母下聲，稍稍不悞。然細參之，東字當作都翁切，德中尚未盡善也。今於各字反切，皆爲更定陰陽，以歸一是。

清・文通《圓音正考序》 粵自六書肇判，厥爲聲音，聲音之發，本諸形氣，形氣相合而翻切生，一字成焉。何謂形，即喉牙脣齒舌，邵子所謂開發收閉者是也，謂之五音，出於口而本諸地。何謂氣，即宮商角徵羽，邵子所謂平上去入者是也，謂之五聲，出於喉而本諸天。口以發其音，喉以合其聲，則一字成矣。韻學翻切之法，蓋本諸此，而翻切之法莫妙於國書。蓋國書無音不備，無聲不全，實與天竺華嚴字母聲音之理相通，而漢字等韻諸書，有音無字者多闕焉，遇闕字則不能書，不得不借字翻切，一借字，則不得聲音之準矣。恭讀御製《同文韻統》一書，集聲音之大成，闡翻切之精奧，實乃超邁前古，垂示後人，至詳且盡矣。夫所謂音而發於口者，即國書中之字首如 查那他鴉薩 之類，有喉牙脣齒舌之分，謂之發音，謂之字母，即韻書中翻切之上一字是也，只用其首音而不用其尾聲也。所謂聲而出於喉者，即國書中之字尾如 阿哀安昂鏖 之類，有宮商角徵羽之辨，韻之收聲，謂之等韻，即韻書中翻切之下一字是也。只用其尾聲而不用其首音也。將翻切之二字以國書寫之，上一字去其尾聲，下一字去其首音，合成一字，則得此二字翻切之正韻矣。凡遇入聲字，則只用上一字之首音，而不用下一字之尾聲，則亦得其正韻矣。蓋入聲字有音而無聲，即邵(字)(子)所謂冬聲，冬則閉而無聲之理也。

清・涂謙《音學祕書》卷一《辨平仄》 四聲之作，創於齊中書郎周氏彥倫所著《四聲切韻》，梁沈氏約繼之，著《四聲類譜》，欲明反切者，必辨是也。蓋字有平上去入之音聲，即用平上去入爲反切，觀於古人反切下一字莫不皆然，則知此爲不易之則矣。如《正韻》相茲切司，司茲同聲韻也。訛胡切吳，吳胡同聲韻也。《韻會》蒲兵切枰，枰兵同聲韻也。之由切周，周由同聲韻也。其餘《篇海》古勇切拱，《集韻》以制切咦，《唐韻》古穴切玦，皆以同聲韻者切之。至上一字，古人雖不盡以平上切平上，去入切去入，而平上用平上切，去入用去入切者居多。如《韻會》汪胡切汚，《正韻》渠今切禽，《集韻》罔甫切碔，《正韻》步昧切珮，《集

韻》《韻會》力灼切畧，較不拘四聲者爲貼合，是在切時明辨四聲取用，庶於反切不差耳。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 切音者上字用雙聲，下字用疊韻。然古人用雙聲止取同字母，而四呼不分；用疊韻止取本韻字，而不拘清濁輕重。國初吴江潘次耕作《類音》，即用同呼字作切，開口字用開口音，齊齒字用齊齒音，合口撮口字用合口撮口音，其二十四類圖譜專用影母字分四等呼法。蓋此音至輕至清，呼之一似字尾所曳之餘音，華嚴演唱一音疊十三字，皆此音也。言等韻者，先止有開口合口之名，而開合各分二等，後更于開口中析其一曰齊齒，于合口中析其一曰撮口。此法最爲徑捷，但其切音好用僻字，檢閱爲難。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韻》爲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爲一字之音。譬如畫家和色，胭脂入花青則成紫色，藤黄入花青則成緑色。未入之先，紅黄與青各爲一色，及兩色相攙，則但成一色，不復辨其爲本兩色矣。是編切音，從苑賓本者十之五六，其有未純者略加更定，人第即所切呼之，當無不迎刃而解也。

清・劉維坊《同音字辨・學韻入門訣》 學韻若心傳口授，易如翻掌，否則自己專心，亦可貫通。未學之先，每視有音無字之處必覺爲難，殊不知韻乃天地自然之音，一人之聲如是，即千萬人之聲亦如是，所有有音無字之處，學者熟讀即不問可知。起首第一韻雖是姜字，但姜韻有音無字者多，不如先讀第二公韻爲妙。必先横讀，又宜先讀第五句五字皆全者通同桶痛禿，始止讀此一句。儘讀儘重，不拘遍數，必讀至知首句公下〇是一何音，方可換首句。依次而讀之，自上而下，務必熟讀胸中，再自右而左豎讀之，每行共二十字，三字一句，讀過六句，下剩二字自爲一句，若遇〇處讀不來，再横讀之，凡〇横讀爲何如音，豎讀亦必謂何如音，一定而不移也。人果能專心致志，費竟日之工，將此第二公韻熟讀胸中而無扞格之處，其餘二十七韻，即魯鈍者不過六七日必豁然矣。若再不貫通，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也。横讀了然，凡字皆知爲平上去入，豎讀貫通，凡遇書中反切，即依韻切之上字定位，下字審音，即可切出謂何如字，此即學韻妙訣。望審諸。

又《反切辨》 字書之最古者雖莫若《説文》，而反切究非許慎所創。坊何由而知之。曾閲大興李氏《音鑑》，自倉頡迄於漢，字有科斗、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之類，體凡八變。許慎採史籀、李斯、揚雄之書，作《説文解字》一萬六百有奇，蓋收小篆之僅存者，而其時無所謂反切也。《學古編》云：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説文》，救其失也。杭氏《道古堂集》謂叔重作《説文》有諧兩字之聲以定一字之音之説，或謂反切之義乎，然不可考矣。今本《説文》所列反切，乃宋徐鉉奉詔新修時據《唐韻》增入也。至字母之由，乃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慧皎所謂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者。孫叔然反切蓋本於此。許觀《東齋記事》云：古者字無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也。而究之反與切，其義何也。反者，《毛詩・衛風》箋云：覆也。切者，《淮南・（道）〔俶真〕》註云：摩也。所謂反切者，蓋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古今韻會》云：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輾）〔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劉鑑《玉鑰匙》云：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斯言是矣。又見《音切譜》云：上字爲反，反即音而音歸於母；下字爲切，切即韻而韻歸於攝。執音轉韻，據反定切。以此論之，反與切似有區别矣。然坊别有心得，亦可採用。彼諸韻之所謂切者，上字定位，下字審音，按韻切字而（己）〔已〕。而坊不謂切，乃曰反，反者四字相叶而成。或有以我爲是者，坊亦樂爲指示焉。當如何指示法，就《論語》現成反切。即如吾字反切是訛胡，訛胡下加訛吾二字即成訛胡訛吾；吾下平字，音吴，非五。省字反切是息井，息井下加息省二字即成息井息省；琎字反切是力展，力展下加力琎二字即成力展力琎。琎上聲字，音臉，非連。如是填寫二十句，即可足用。人果能費二日之功，就二十句熟讀胸中，旁書另尋出十箇反切，準反得八字，倘遇拗音，亦有不符者，雖不中，亦不遠矣。但讀此反切，與讀别書不同調。别書依次而讀，不宜重疊。此讀熟一句，再讀一句，

不可二句連讀。止讀一句，儘讀儘重，非有一刻之久，不可更換。即如坊之魯鈍者，二日無不了然，若按韻切字，亦余之良能也。

又《附辨》 坊閱諸書中反切，往往有不符處，而且亦不一也。於何而知之。即如天地之天，《字典》註《唐韻》《正韻》他前切，《集韻》《韻會》他年切，《輯要》梯連切，《經韻》《集韻》《韻會》《說文韻綜》亦皆他前切。按上諸書切之，皆切爲田字，屬下平字。坊俱爲不然，更爲他兼切，方合天字之音。又如貧富之貧，《字典》《詩韻》《說文韻綜》四處皆符巾切，《經韻集字》皮巾切，按韻切之，皆屬上平而謂續；匹賓切。《中州音韻輯要》則疲民切，始得當矣。予忖度之，其中不符之理亦有道焉，人多不察耳。彼古韻大概多四字句，凡四字之韻，平聲不分上下，若不分上下，切字則多不準。坊所學之韻固名切韻捷徑，亦曰三字錦。竪讀皆三字一句，末二字自爲一句，橫讀有入者則五字，無入者則四字。無論四字五字，平聲必分上下，平聲一分上下，切字則必準矣。所言上下者，即是清濁。

清・陳澧《切韻考》卷六《通論》 劉鑑《切韻指南・自序》云：時忍切腎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强字，皆當呼如去聲。此劉鑑能知腎件强三字爲上聲之濁，然謂呼如去聲則非也。上聲之濁仍是上聲，非去聲也。

切語以上字定清濁，不知上去入各有清濁，則遇切語上字用上去入者，不辨所切爲何音。如東字德紅切，不知德字爲清音，則疑德紅切爲東之濁音矣。東之濁音無字。隆字力中切，不知力字爲濁音，則疑力中切爲隆之清音矣。隆之清音無字。洪字户公切，不知户字爲濁音，則疑户公切烘字矣。衝字尺容切，不知尺字爲清音，則疑尺容切重字矣。此上去入之清濁所以不可不知也。

江慎修《音學辨微》云：上一字不論四聲，下一字不論清濁。清濁定於上一字不論下一字也。如德紅切東字，東清而紅濁，户公切紅字，紅濁而公清，俱可任取。後人韻書有嫌其清濁不類難於轉紐者，下一字必須以清切清，以濁切濁，固爲親切，然明者觀之，正不必如此。倘譏前人之切爲誤，則不知切法者矣。江氏此說最爲明確，讀者可以了然矣。

切語之法，上字定清濁而不論平上去入，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論清濁，此出於自然，非勉强而爲之也。吳孫亮時童謡云：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三國志》作成子閣，成與岡不合韻，此據《晉書・五行志》。常閣爲石，此石字古音，吳時未變者。石常皆濁而石入，常平不論也。石閣皆入，而石濁閣清不論也。閣常爲岡，岡閣皆清，而岡平閣入不論也。岡常皆平，而岡清常濁不論也。此與切語之法，一一密合，童孺歌謡，何知音學，豈非自然之天籟乎。顧亭林《音論》所采南北朝反語十餘條，今考其清濁無不密合者。文多不録。

又 切語之法，非連讀二字而成一音也，如同徒紅切，蛩渠容切，連讀而成音者，偶然相合耳。連讀二字成一音誠爲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魚歌麻諸韻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魚歌麻韻無收音，而喉音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連而成一音，否則中有窒礙，不能相連矣。然必拘此法，或所當用者有音無字，或雖有字而隱僻難識，此亦必窮之術也。而吕新吾《交泰韻》、潘稼堂《類音》必欲爲之，於是以堊翁切終字，以竹碻切中字。夫字有不識，乃爲切語，以終中易識之字而用堊碻難識之字爲切，不亦慎乎，孰若古人但取雙聲疊韻之爲坦途哉。西洋人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亦以二字連讀爲一音，此則用其本國之法耳。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工尺即反切論》 反切始於魏孫炎，其實出於西域梵僧。以兩字相合而成一聲，上字爲母，取其反母，故謂之反；下字爲韻，取其切韻，故謂之切。《禮部韻略》云：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其實一也。蓋取反覆切摩以成音之義也。愚謂曲之工尺以度其音，猶字之反切以得其韻。如曲中有二工尺之字，乃天然反切，絶無纖毫假借。即字用一工尺者，亦出口之字與收音之字，與反切脗合，不殊此理。至工尺多者，無論幾字，試去其中間工尺，只取首字之音與末字之音合而讀之，即本字之反切也。出乎天籟，毫髮不差。如明晳其理，尚有未准之字音乎。

又《頭腹尾論》 字各有頭腹尾，謂之聲音韻。聲者，出聲也，是字之頭。音者，度音也，是字之腹。韻者，收韻也，是字之尾。三者之中，韻居其殿，而最爲要。計篳磨腔時刻，尾音十居五六，腹音十有二三，若

字頭之音，則十且不能及一。蓋以腔之悠揚，全用尾音，故爲候較多。顯出字面僅用腹音，故爲時稍促。至於字頭，乃幾微之端，發於字母，爲時曾不容瞬，於蕭字則似西音，於江字則似幾音，於尤字則似衣音，即字頭也。由字頭輕輕發音，漸轉字腹，徐歸字尾。其間運化既貴輕圓，猶須熨貼。腔裏字則肉多，字矯腔則骨勝，務期停勻適聽爲妙。

清・劉熙載《曲概》　《度曲須知》謂字之頭腹尾音與切字之理相通，切法即唱法。余以爲唱法所用，乃係合聲。合聲者，切法之尤精者也。切字上一字爲母，辨聲之清濁，不論口法開合，合聲則兼辨開合矣。切字下一字爲韻，辨口法開合，不論聲之清濁，合聲則兼辨清濁矣。且合聲法，收聲不出影喻二母，如哀噫嗚于皆是。

清・崇鳳威《橫切五聲圖・序》　所謂反切者，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若論反切，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用。凡切必以兩字者，蓋上爲切字之母，下爲切字之韻。即以是譜第一韻第一母第一聲所列公字而言，假令切之上列與公同母一字，下列與公同韻一字，當以姑翁二字合而呼之，緩呼則爲姑翁二字，急呼則成公字，一音也。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廣韻》　切語之法，以二字爲一字之音，上字與本字雙聲，下字與本字疊韻，即所謂借同類之文字以明之者也。切語亦偶反語，自孫炎作反語以來，但謂之反，陸法言作《切韻》以後，遂反切竝言。戴東原《聲韻考》引唐玄度《九經字樣》云避以反言，但紐四聲，遂謂唐季避言反。其實陸氏已以《切韻》名書，今《廣韻》言切，或係仍陸氏之舊。惟漢晉人音義之書，則言反不言切，唐以後始反、切竝言。聲有清濁，則於切語上字辨之，音有廣狹開合，韻有平上去入，則於其下字別之。是故切語下字，必不出乎本韻之中。惟本韻字少，間有借用旁近之韻者。切語上字，必不越乎本聲之外，惟舌頭與舌上、重脣與輕脣，間有通用者。等韻家謂之類隔，實由古今音之變。

清・黃以周《二十三母土音表叙》　反切之學，肸于魏孫叔然，而實古人已有之。蒺藜爲茨，之焉爲旃，者歟爲諸，柰何爲那，終葵爲椎，邾婁爲鄒，此反切之權輿也。反切之法，上雙聲，下疊韻，知雙聲疊韻，而華嚴字母、婆羅門書皆可棄矣。且言語之微，并有非反切所能傳者，宜知《公羊》家長言短言之法，即如《説文》口部唉噫也、欠部欸呿也，《唐韻》並烏開切，以今方音考之，則訓噫之唉必短言之始肖，訓呿之欸必長言之始肖，蓋反切止能傳其音，而長言短言兼能傳其音之形容，惜前之言反切者未之知也。

清・梁僧寶《切韻求蒙・綱領十條》　凡字不一音，音不一字，韻書取字之同音者，各聯爲一紐，紐必别而誌之曰某某切。自《廣韻》《集韻》下逮元明諸韻書皆然，惟今之官韻但從《佩文韻府》録出，故隨字釋音，前後分散，未歸本紐。此乃我朝刱格，然其後作《音韻闡微》《音韻述微》，皆編紐，是乃復古法矣。所謂某某者，兩字相摩成聲，其上一字以出切謂之標，標必本母字，言與此字同母也。有正紐，有傍紐。神珙云：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是也。如《廣韻》蒼切曲恭即曲之平聲，敞切昌兩即昌之上聲，鴨切詭僞即詭之去聲，篤切冬毒即冬之入聲，此所謂正紐矣。《集韻》蒼切丘恭，敞切齒兩，鴨切居僞，篤切都毒，是爲傍紐。下一字以引韻謂之箭，箭必本韻字，言與此字同韻也。初刱反語時，下一字開有直用本字音者，如咪作陟晝反之類，於法尚疏。《廣韻》便無此。循韻尋母而得其音，如箭射標，即如蒼字丘恭切，丘屬溪母，恭屬鍾韻，循鍾韻恭字，横尋至溪母而得蒼字音，是曲之平聲。敞字齒兩切，齒屬穿母，兩屬養韻，循養韻兩字横尋至穿母，而得敞字音，是昌之上聲。鴨字居僞切，居屬見母，僞屬寘韻，循寘韻僞字横尋至見母，而得鴨字音，是詭之去聲。篤字都毒切，都屬端母，毒屬沃韻，循沃韻毒字横尋至端母，而得篤字音，是冬之入聲。其餘悉可類推。是謂切韻。此段止就用字母後切法論之，取其易解耳。若探本而言，實即二字合音。鄭氏樵所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是矣。唐以前不言字母，漢魏以前併不言韻，然古書中之乎爲諸，者焉爲旃，而已爲耳，如是爲爾，凡二字合音即切韻也。字母及韻總不出乎此，此乃聲氣自然，初非矯勞爲之，故唐以前反切，原未用字母而先與字母暗合。

又　切韻即雙聲疊韻也。凡字同屬一母曰雙聲，同屬一韻曰疊韻，如前説東字當音都通切，都東是雙聲，通東是疊韻。試就《關雎》一詩徵之，窈窕疊韻，參差雙聲，輾轉雙聲兼疊韻，其他可類推。○《切韻指掌檢例》云：和會二字爲切，同歸一母，只是會字更無切也，故號曰雙聲。商量二字爲切，同出一韻，只是商字更無切也，故號曰疊韻。言取箭立標直用本字者，雖切與無切同也。今所論雙聲疊韻與彼殊指，特舉都通切東爲例，以明上一字與本字即是雙聲，下一字與本字即是疊韻。凡切語盡然。若彼所舉和會切則下一字與上字是雙聲，商量切則上一字與下字是疊韻，皆不成切語矣。故其歌曰：和會徒勞切，商量亦莫尋。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如前所云陟晝切咪，正與和會切會無異。若正紐之説則上一字雖在本字四聲之内而非直用本聲，如

昌兩切敞，便與商量切商不同。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調反切法》 所謂反切者，反覆切摩而成其音之義也。一音輾轉相呼謂之反，即雙聲；《通俗表》中無論何部，亦不論平仄，但認定同一字母，皆爲雙聲。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即疊韻。即詩韻中同一韻中之字是也。二者缺一不可。譬如郎古切，欲知所切之字爲某音，先將郎字按二十一字母蟬聯呼之，詳下二十一字母讀法。至舌音轔母，而郎字衝口而出，則知所切之字爲轔母所攝矣；再將古字查之，知爲鋪部之字，即就鋪部上聲呼到舌音轔母，則魯字自衝口而出，是魯字即郎古二字所切也。由是推之，凡轔母所攝之音，合鋪部上聲之字，皆可爲魯字反切矣。餘皆倣此。惟學音韻，須習正音，字字調清，方不致誤。至反切更有類隔音和各名色，古所謂二十門法，其實執此求之，皆可迎刃而解，無難知也。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卷下《反切論》 同音謂之雙聲，同韻謂之疊韻，雙聲疊韻合而反切成焉。古無音切，故漢以前儒者但言讀若，若者猶云相似而已。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自魏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陸德明《釋文》、顏之推《家訓》，皆謂孫炎創立反語。《崇文目》曰：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是翻切字音咸歸叔然也。然推反語之端，實由合音，蒺藜爲茨，終葵爲椎，薜荔爲荔，臬耳爲臬，者焉爲旃，不可爲叵，而已爲爾，之乎爲諸，古人相傳之訓詁，而反切已寓其中。《春秋》吳子乘，《左傳》作吳子壽夢，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論語》子貢問一言，孔子曰：恕是一言，即一字也。然則反切之學漢人蓋已知之，孫炎不過創立名目，從而推演之耳。《禮部韻畧》曰：音韻輾轉相協謂之反，亦作翻。兩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自南北朝以上皆謂之反，孫愐集爲《唐韻》則謂之切，蓋當時諱反字也。愚按反者，翻也，謂以音韻輾轉相呼而成聲；切者，切也，謂以兩字磨澀而成聲。名雖有二，義實無殊。夫秦漢之文其音已戾於古，自周顒、沈約輩創立四聲而古韻不可復識矣。余以字之諧聲求之，其得失有可論也。如濼从樂聲，以伯樂《唐韻》魯力切。之樂定之，宜屬蕭肴豪，則《集韻》《韻會》盧督切是。按《釋名》：叔，少也。當與少同音。又按《說文》叔从未聲。未从上从小，小亦聲也，宜屬蕭肴豪。故俶从叔，而《詩》令終有俶與告韻。椒从叔音，焦又按《說文》：汝南謂收芋爲叔。收芋即叔字二合之音，則入魚虞，故椒从叔，而楚司馬子越名椒。越本支微齊佳灰字，而《書》越有雊雉傳、《詩》越以鬷邁傳並云：越，於也。又《魯語》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註：越，迂也。則越字又讀爲迂。然則子越亦椒字二合之音也。督从叔聲，以前說則入蕭肴豪，以後說則入魚虞，惟督入魚虞，故《奇經攷》云：督，都也。惟督有都音，故《左傳》謂督不忘即《尚書》日篤不（志）〔忘〕，篤，古音亦讀如都也。若讀督如都，亦不可切濼字矣。大抵此等字，古音疑有兩讀，故並存之。而《唐韻》《集韻》盧谷裕从谷聲，谷古入魚虞。切非也。瀑从暴聲，宜屬蕭肴豪，則《廣韻》蒲木木，《詩・小宛》與谷韻。切，非；《集韻》弼角角，《行露》與屋家獄韻，星古音烏，家古音姑，獄古音于。切，亦非也。罩从毛聲，宜屬蕭肴豪，則《廣韻》《集韻》《韻會》《正韻》莫卜切，非，卜《小宛》與穀韻，穀古音姑。詳見後。《集韻》墨角切，亦非也。福从畐聲，以《詩》宜其遐福，與翼翼从異聲。韻證之，宜屬支微齊佳灰，則《唐韻》《集韻》《韻會》方六《詩》良馬六之與告韻。切非，而《叶韻》筆力荔从刦聲，刦从力聲。切是也。熇从高聲，宜屬蕭肴豪，則《廣韻》火酷酷从告聲。切是，《唐韻》火屋切非，《集韻》《韻會》《正韻》呼木切，《廣韻》呼各路从各聲，各古入魚虞。切亦非也。戮从翏聲，翏音聊。宜屬蕭肴豪，則《唐韻》《韻會》力竹《六書本義》：个，竹一枝，从竹省半爲意。又《六書故》：个，一作箇，从竹，固聲。應入魚虞，尋其脈絡，則竹亦魚虞字。切非，而《集韻》力六切是也。郁从有聲，有古音以。宜屬支微齊佳灰，則《唐韻》於六切非，而叶韻越逼切是也。穱从爵聲，以酳从爵聲音醮定之，宜屬蕭肴豪，則《唐韻》《韻會》《集韻》側角切並非，而《集韻》即約詳後。切是也。稍从肖聲，宜屬蕭肴豪，則《廣韻》所角切，《集韻》《韻會》《正韻》色角切並非也。邈从貌聲，宜屬蕭肴豪，則《唐韻》莫角切非，叶韻莫卜切亦非也。雹从包聲，宜屬蕭肴豪，則《唐韻》蒲角切非，而《集韻》蒲沃沃从天聲。切是也。犖从勞省聲，宜屬蕭肴豪，則《唐韻》吕角切非，《集韻》力各切亦非也。畧从各聲，《逸周書・周祝解》與桷韻，宜屬魚虞，則《唐韻》離灼切，《集韻》《韻會》《正韻》力灼切並非也。脚从却聲，却从去聲，皆魚虞字，宜屬魚虞，則《廣韻》居灼切非，《集韻》訖約切亦非也。約从勺聲，以釣从勺聲定之，宜屬蕭肴豪，則《廣韻》於畧切非，《集韻》《韻會》《正韻》乙邹切亦非，而《廣韻》於笑切，《集韻》乙笑切，《韻會》么笑切並是也。積从責聲，以債从責聲定之，宜屬支微齊佳灰，

則《韻會》《正韻》資息息从自聲。切是，《廣韻》子智切、《正韻》資四切亦是，而《廣韻》子昔昔本作𥫱，从殘肉，日以晞之，隸作昔，厝醋措錯碏並从昔聲，宜屬魚虞。切非也。激从敫聲，以徼从敫聲定之，宜屬蕭肴豪，則《正韻》訖逆逆古音遇，《詩》孔淑不逆，與獲韻，獲古音護。切非，而《集韻》吉弔切、堅堯切並是也。焯从卓聲，《説文》焯字下引《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立政》作灼。又《增韻》或作炤。又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焯字下引《詩》亦孔之昭云：亦作炤。是蓋以卓勺召同韻故也。以罩淖掉悼並从卓聲定之，宜屬蕭肴豪，則《唐韻》之若《詩》我馬沃若，與度韻。切，《集韻》《韻會》《正韻》職畧切並非，而《韻會》尺約切是也。此其大畧也，其他可以隅反。且此之所謂是以古韻讀之，非以今之入聲讀之也。如盧督切濼，督必讀如裘，端敵反。筆力切福，力必讀如鄙，略低反。火酷切熇，酷必讀如罄，呼交反。力六切戮，六必讀如蓼，略昭反。越逼切郁，逼必讀如卑，即約切穗，約必讀如要，蒲沃切雹，沃必讀如銚，烏昭反。資息切積，息必讀如棲。古音之存於今者鮮矣，不从點畫以定聲韻，而或通或叶，無怪其多齟齬也。《論語》注曰：盍，何不也，何不即切盍字。古音不讀如杯，音近卑，故柸杯丕否等字从之。盍从血大聲，大，古音讀如第，《詩》而式宏大，與厲泄韻。若以今音求之，則不合矣。杜氏《左傳》註曰：降，和同也，和同即切降字，古音降讀如洪。《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字即洪字，若以今音求之，亦不合矣。今京□□□巷爲胡同，胡同亦巷字二合之音也。故《詩》俟我乎巷兮，與送丰韻，得古音之正矣。《説文》曰：鄒，古邾婁國。邾婁即切鄒字。《六書故》云：春秋時邾用夷，故邾謂之邾婁。《春秋隱元年》邾儀父《公羊傳》作邾婁儀父。凡夷語合兩言爲一言，邾婁之合，从力俱切者爲邾。愚按邾从朱聲，鄒从芻聲，皆魚虞字，婁古止有力俱切之音，此分爲二非也。又按邾人語聲後曰婁，猶越人語聲前曰於，皆二合之音也。今鄒變入尤部，而邾屬知母、鄒屬精母，分舌上齒頭二音，與古音不合矣。《春秋桓十二年》：盟於穀邱，《左傳》作句瀆之邱，杜氏曰：句瀆之邱即穀邱也。句音鉤，瀆音豆，句瀆即切穀字，按豆古音渡，故豎桓等字从豆聲，今關中人呼豆如渡，得古音矣。穀音古，讀如姑。《詩》俾爾戩穀，與禄《漢書》録囚，顔師古注音力具反。云：今云慮囚，本録聲之去者耳。按禄録等字从录得聲者，本魚虞字，故《正韻》四御收録，而中原音讀録爲力俱反。足足，古音子虚反。韻，今吾鄉猶有呼穀如姑者，皆方音之暗合古音也，若以今音求之，亦不合矣。嘗考我朝清書字母，於滿字内漢音無字者，效梵音二合之法，按梵音二合之外，猶有三合四合之音，如囉馱曩、悉底哩野之類。鄭樵云：凡言二合者，謂此音非一亦非二也，三合四合亦然。但言二合者其音獨易，言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沈存中《筆談》云：夔峽湖湘人，凡禁呪語末，皆云娑婆訶，三合而爲些也。愚按三合之音以發聲收聲爲主，如娑婆訶三字，以娑字發聲，以訶字收聲，加婆字於中爲三，作諷誦之狀，蓋有抑揚高下之妙焉，而些字與娑同音，與訶同韻，故三合而爲些也。四合之音想亦類此。二字連呼成一音，以肖口吻，如搭矣呼慨，戛矣呼改，哈矣呼海是也，是亦反切之一法也。然無論平仄，每字下加一字，如矣而因、英客思忒卜之類。梵音亦然。如字輪品迦佉哦伽遮車惹社之類，無論平仄，第一轉皆上聲短呼之，第二轉皆去聲長呼之，古音初開，想亦類此。魏華父曰：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田藝蘅曰：天地生人以來，凡聲皆起於平音。皆可謂先覺者矣。昔許祭酒著《説文解字》，分别部居，以形定聲，亦未嘗於聲之中别分爲四也。嗟乎，安得起周顒、沈約諸人，與之質證其是非哉。

又《韻學補編》　微，諸家無非切，讀若委平聲，非也。《正字通》音惟，亦非，若讀茫非切、馬威切，又與明母重矣。觀《等韻譜》茫馬於明母下，可知按微，尾也，宜與尾同音，故《尚書》孳尾，《史記》作字微，當與文勿等同爲輕脣音呼之，而上下脣不粘乃合。幫滂並明爲重脣音呼之，而上下脣皆粘。非敷奉微爲輕脣音呼之，而上下脣皆不粘。然微讀茫非切，音似媚，此輕脣變爲重脣，如伏羲讀爲庖羲，伯服讀爲伯犕，士魴讀爲士彭，扶服讀爲匍匐，負尾讀爲陪尾之類。古人往往有之，若汶山讀爲岷山，密勿讀爲蝘蜓，亹亹讀爲勉勉，斯類又微讀爲明之明驗也。

清・汪鳴鑾《詩韻釋音序》　補勤嘗爲余言反切之學，非不斷斷於卅六字母、開合四呼、切音等子諸濛，而獸能直抉其所以牴牾於世之故，其在原切者，古濛之類隔，如輕脣之切重脣、舌上之切舌頭以及開合口之互翻皆是也。其在今音者，輓近之變聲、方隅之殊吻，如泥娘母之讀如疑母，疑母之讀如匣喻母，以及呼等之叚借皆是也。

清・酈珩《切音捷訣・論反切法》　古無反切之法，鄭元註六經、許慎撰《説文》、高誘解《吕覽》、揚雄著《方言》，但云音某、或讀若某。迨

魏孫叔然初製反語，齊周彦倫復作切韻，而法綦密矣。唐唐玄度撰《九經字樣》，時藩鎮不靖，諱反言切，故唐韻以前之書多用反，或用翻，唐韻以後之書多用切字。雖有別，義實一也。蓋反切者，天地自然之音，所謂天籟也。惟以同類召之，有呼必合，隨取二字，自然成聲。即以桑茲二字切得思字，桑屬心母，茲在支韻，轉至灰韻，則爲桑才切，讀若顋。《子衿》詩與佩來爲韻，轉至歌韻，則爲桑禾切，讀若蓑。《無羊》詩與阿訛爲韻，皆母有定位，而韻爲轉移也。是卷增門法，爲初學階梯，若拘以五聲七音，其事反僻矣。

又《論切字法》 切字以上字定位，下字照位取音，上字與所切之字是雙聲，兩字同出一母。下字與所切之字是疊韻，兩字同出一韻。合雙聲疊韻所以成反切也。今以天子聖哲四字論之，天，梯前切，先從雞韻讀至梯音是六位，次至堅韻六位即得天字。子，祖似切，先從孤韻讀至十三位祖音，次至姿韻十三位即得子字。聖，式正切，先從吉韻讀至三十二位式音，次至金韻三十二位即得聖字。哲，陟列切，先從吉韻讀至二十五位陟音，次至同韻二十五位即得哲字。其文雖淺，其義甚明。學者由此循而誦之，於反切之道思過半矣。

清・許惠《等韻學・反切法》 初學何以知其中與不中乎。兹則以等韻母、等音母爲反切，直捷了當，初學亦一目瞭然。如以等韻母爲反切，先查上一字在第幾母某聲内，第幾句第幾字，後查下一字在第幾母某聲内，即以此聲内第幾句第幾字，與上一字相對者爲某音，即讀爲某字。如姑東切，先查姑字在第三母陰平聲内第一句第一字，後查東字在第一母陰平聲内，即以此聲内第一句第一字與姑字相對者爲公音，即讀爲公字。如亨黄切，先查亨字在第五母陰平聲内第七句第三字，後查黄字在第十一母陽平聲内，即以此聲内第五句第三字與亨字相對者爲杭音，即讀爲杭字。舉一可以反三矣。如姑東切恭字，此母作公字。亨黄切行字，此母作杭字。字雖不同，音則無異。或有方音不同者，亦不必泥。如水字本時止切，音矢，今從方音作誰蕊切。豸字本成止切，音恥，今從方音作齋外切。打字本丁梗切，音頂，今從方音作登雅切。大字本台外切，音代，今從方音作登亞切。闖字本申正切，音慎，今從方音作牀爽切。而字本年宜切，音泥，今從方音作仁和切。二字本連義切，音膩，今從方音作仁个切。如此類者尚多，有此可寫，即不必以〇代之可也。又如黄王、嚴閻、聚既、都兜、風烘、匡腔、昌窗、元完、百博、藥要、專穵、北擺等字不分者，又如虎府、飛灰、風分等字反呼者，又如生孫等字分作兩音者，皆方音也，不必讀本字，以音之順口爲準。陰平切陰平，陽平切陽平，上去入切上去入，萬無一失。初學將韻母讀熟尤妙，否則以兩母對比則得之。如以等音母爲反切，先查上一字在第幾母内，繼查下一字是何韻字，即以本母内同韻之字爲某字，即讀爲某字。如姑東切，先查姑字在第一宫音母陰平聲内，繼查東字是東韻字，即以本母内同韻之字爲公字，即讀爲公字。如亨黄切，先查亨字在第二十一宫音母陰平聲内，繼查黄字是陽韻字，即以本母内同韻之字爲杭字，即讀爲杭字。較與等韻母反切尤易，其餘與等韻母同。他如擊鼓畫馬等法，皆游戲也，即古人空谷傳聲之遺法也。如傳某字，先查在第幾母内先傳幾聲，繼查在幾聲内繼傳幾聲，後查在第幾音内後傳幾聲。如擊鼓法傳公字，先查在第一母内先擊鼓一聲，繼查在陰平聲内繼擊鼓一聲，後查在第一句第一字後傳一聲。傳杭字先查在第十一母内先擊鼓十一聲，繼查在陽平聲内繼擊鼓二聲，後查在（幾）〔第〕七句第三字，後擊鼓二十一聲。如畫馬法傳公字，先畫丨、繼畫一、後畫丨。傳杭字，先畫𠂉，繼畫刂，後畫𠂉。亦舉一可以反三。然必兩人皆知此法，方能心心相印也。

清・盧靖《合聲易字・凡例》 翻切本爲童蒙識字而設，緩讀成二音，急呼則成一字。乃中土人士不知合聲拼音之法，遂視爲精奥難明之事，竟有終身茫然者。又或明此緩讀急呼之理，而舉古人之反切，如不律爲筆、不可爲叵、之乎爲諸之類以示人，不知此等切須以神吻意切之，初學豈能遽曉耶，宜其愈辨人愈不明也。假如舉卑乙切筆、支俞切諸、普火切叵、姑翁切公、枯翁切空、基因切巾、欺因切親、梯烟切天以告人，則頃刻可通矣。

又 昔人論反切，言上一字必同母，下一字必同韻，此論極確，惟太混含，少發明耳。《音韻闡微》云：反切上一字必取其能生本音者，下

一字必取其能收本韻者，似較明顯矣。然究知何韻能生本音，何韻能收本韻乎。今將開口呼諸韻，生聲於嘎元歌元者，列爲第八至第十譜。齊齒呼八韻，生聲於基元，合口呼八韻，生聲於姑元，撮口呼三韻，生聲於居元者，列爲第十一至第十三譜。華梵字母，本能該括天下音，今將一切音皆可發聲於嘎元，并可發聲於歌元見元者，列爲第十四譜至第十五譜。見元未列譜。明乎此，於見嘎歌基姑居六元中，任擇二十三母，一切音之發聲，皆可以得矣。特呼須愈急，舌須愈快耳。至能收本韻翻切之下一字，約不出疑影喻三母。觀此書所用收聲三十二韻母中，只昂厓敖額四韻出於疑母，云由二韻出於喻母，餘二十六韻則皆出於影母。蓋各韻清聲之字皆收聲於本韻之影母，濁聲之字皆收聲於本韻之喻母也。知此二法，不獨中土之音之字可以自作反切，即各國之方音亦可以知其拼合之大凡矣。

清・陳錦《詩韻釋音・凡例》　原切以合口切開口，如岡開用古合郎，今改歌郎。以齊齒切開口，如操開用七齊刀，今改倉刀，改歸開口也。以撮口切齊齒，如求齊用巨撮鳩，今改其鳩。以開口切齊齒，如天齊用他開前，今改梯賢，改歸齊齒也。以合口切撮口，如涓撮用古合懸，今改居懸，改歸撮口也。以齊齒切合口，如駿合用子齊紅，今改祖紅，改歸合口也。惟開口切合口，如通合用他開紅，逋合用博開孤，齊齒切撮口，如居撮用九齊魚，渠撮用强齊魚，尚屬可通，則仍其舊。至有原切上一字與本字同音，如驥用几利、恣用資四，今改九利、津四。又有原切下一字雖同呼等而未能切成本字者，如支用章移，移用弋支，今改章螭、弋離。凡此但曰當从某某切、某母某呼某等，皆倣顧亭林《唐韻正》當作某某切例也。

是書原切與當从之切脚皆暗分《廣韻》部分，閒有《廣韻》有而今韻無者，必曰當从某某切。又註明某字本韻未收，其當从之切脚皆與本字同呼等，閒有同呼無其字而借用他呼者，必註明某字借用某呼。

清・法偉堂《詩韻釋音序》　自樂安孫叔然朔爲《爾雅音義》，於是有反切之學。然當時謂之反語，不以切名。高貴鄉公不解反語是也。至陽休之、周彦倫輩箸書皆曰切韻，陸法言因之，然則變反言切，其在梁陳之際乎。《廣雅》曰：切，近也。高誘曰：切，摩也。以兩字擬一音，非近摩而取其聲，則矢於口者，必游移而無適主，故不曰反而曰切。陸璣謂蠻斯好以兩股相切作聲，沈休文謂前有浮聲，則後必有切響，皆其義也。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凡例》　初學翻切，或讀《經堅訣》，或讀《韻法直圖》，果能熟讀，則隨口呼出，天籟自生。

又卷六《論審母審韻》　審母者，審切之上一字當屬三十六母之某母是也。審韻者，審切之下一字當入元音韻部之某韻是也。蓋字音每多誤讀，如航字《廣韻》胡郎切，胡是匣母所屬之字，當讀爲洪蘇切，若讀爲挽乎切，則混入微母，便切航字不出，是宜審母。又如坦字《廣韻》他但切，但在旱韻内，當讀爲達懶切，若讀但如憚，則錯入翰韻，便切坦字不出，是宜審韻。

又《論翻切各法》　翻切之法不止一途。有讀字母者，如張真中珠之類是也。有讀五音者，如幫當剛藏佚之類是也。有讀陰陽上下五聲者，如方房倣放縛之類是也。有讀九聲標箭者，如分焚粉憤糞坋弗法佛之類是也。有讀清濁雙聲者，如穹腔輕窮强檠之類是也。學者不拘何法，必須三十六母母無遺，一百八十韻韻分析，乃工其技。

清・蔡錫勇《傳音快字・甲分音》　音者，係反切字二字之中第一字是也，如《康熙字典》所用以切劬字之其俱二反切字，其字即所謂音者也。

清・鄒美中《切韻表序》　切韻爲小學之一，其始肇於西域梵僧《華嚴經》八十一卷。每卷繫以字母，即阿多以下四十二字是也。唐舍利别創三十字母，温首座復參校舍利定中音三十六字母，即今見溪羣疑是也。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子，即今《等韻》是也。粤稽康成注經秖有讀若，叔然釋詁因作反語。然不聿爲筆，終葵爲椎，其切摩之權輿乎，足從爲蹤，目少爲眇，其切身之萌牙乎，特彼時未有成書耳。迨《華嚴》字母出而法乃大備。

清・汪鎏《重訂空谷傳聲・切字法》　凡切字之法，上字定位，下字定音。即如時征切，時字在饑韻陽平齶音第三，先以此定位；征字係

經韻陰平，即按照齶音第三位定音，便是聲字。餘可類推。

清・鄭昌時《韻學説隅・切反同旨説》 舊傳栁理賓彼者，如切理字，則先呼理字，後順口誵栁理、賓彼、求已、去起、地底、頗丕、他體、曾只、入耳、出恥、時始、應以、文靡、宜議、熙喜是也。欲定其字之音者，如東則用德紅切，先呼德字，後順口誵栁力、賓伯、求刻、去極、至地得德字即止；乃呼紅字，順口誵栁隆、賓邦、求工、去空、至地則得東字矣。此乃自然之法，其所以然者，地德東三字同屬切韻部位之徵上，爲第十切次也。今呼德而以宫封翁之例切之，實至東得德，則德之翻轉互切，即是德東。然則切音雖詳，無異反音之旨。自周公迄卜子夏作《爾雅》即有不律爲筆之義，今人乃謂翻切來自西域，不知其本也。

清・胡夤《切音啟蒙・條例》 以今音攷古人反切，間有不合之處，蓋由古今聲異，南北音殊，或誤讀本字，或誤讀切脚二字，遂致轇轕難通。又如《釋文》《廣韻》等書，有重脣音而無輕脣音，有舌頭音而無舌上音，是在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或將古人所用互切之字頭依母類編，不難一目憭然。自司馬温公《指掌圖》刱立音和、類隔諸法，而《日月鐙》《玉鑰》《手鏡》遂分爲二十門，糾結紛纏，反滋疑惑。

又 切音唐以前祇曰某某反，唐季始避反言切，反與切本無二義。而雙合音實細於反切，蓋反切上一字祇用同母不論四聲，下一字祇用同韻不論何母；惟雙合音上一字必用緊切之入聲，西洋人謂之字父，下一字必用喻匣母之喉音，西洋人謂之字母。如東德紅切而雙合音必用篤紅，同徒龍切而雙合音必用獨紅。即如贊禮之不害拜翁形興，度曲之卻杏强則候奏皆用雙合，故不明《等韻》未能知反切，而緊念雙合音未有不成一聲者，今詳列之，俾人易曉。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切字説法》 切字之法，以上字定音，以下字定聲。音者，牙舌脣齒喉也，聲者，平上去入也。如切中，上一字是牙音，而所音之字亦以牙音定乃準，其餘四音可推。如切中，下一字是平聲，而所音之字亦以平聲定乃準，其餘三聲可推。

清・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一三 陳蘭甫師評《白石詞集》云：怎字乃作麼二字合音。李石《續博物志》卷四曰：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始也。

清・楊恭桓《客話本字・反切詳論》 許氏《説文》一部，雖心知其音，不外曰讀若某而已。然或無同音之字，或有字而隱僻難明，則其術必窮。自魏孫叔然創爲反語，而雙聲叠韻之秘大啟。然叔然立法之初，其切語之方針，尚畧而未詳。《韻會》云：反切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此其説非也。當初祇謂之反，不謂之切。其後宋人諱言反而言切，亦或謂之翻，義則一耳。今人不知反切，往往謂反與切不同，而其實反切無二，只反而切之也。觀《字典》全部及《廣韻》，俱用切不用反，羣經字音注釋，俱用反不用切，其理自明。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切解》 切者上聲同母，下聲同韻之謂也。古人急讀緩讀之法，惟取其近似而無一定準繩，惟求之同母同韻而後無絲毫出入之病。如公爲根母中第二字，切公字則用根翁，蓋翁字爲恩母第二字，與公同列也。又雞字列根母第二等，切雞字當用金衣，蓋金與雞同爲開口副韻，故以金切雞則其聲始切，若以根衣切雞則其聲即寬。然欲其切音，必先熟精字母，則口齒間自有應絃赴節之妙，固不能一一具有成範也。餘詳後説。

又《切音後説》 切音之説見於前矣，然語簡而略，僅標舉取切之大要。兹復述其例有五焉：一曰上宜用平聲。蓋四聲之中，以平爲首，故切陰聲用陰平，切陽聲用陽平，則其例不紊。如古切，多用上去及用入聲者，不可爲訓。蓋上去猶可切也，若用二入聲爲切，是與叠韻無異，非法也。二曰禁用雙聲。蓋切以相激而成音，若用雙聲則其聲曼衍而不切。如切金字，用根輕二字，非不是也，然於法疎矣。古人多有之，亦不可從。三曰須用本部。如切公字則用根，切雞字則用金，切孤字則用孤温，切居字則用君，不可概以根字領之。蓋一部有一部之聲，寬一步即泛一步。故切字必先熟練部首，一字則自然脱口而出。若部首無字，不能形諸筆墨，則以本部他字代之。四曰下聲須取類。若異母同列者、雖皆可用，然亦當以類分。如切吞字當用推温，切奔字當用杯恩，蓋其字有尖團之别，故取切亦當以此類分之。是在學者熟讀深思，心知其

故，非可膠柱鼓瑟也。五曰切字須熟練。蓋切以成音，雖覺煩厭，然精熟之餘，自與語言無異。然後他人之切，入耳即知，可於大庭廣衆傳達密語。且凡事皆貴精熟，熟則生巧，切之既精，則音之爲道，觸處皆通。若切一字，必先計其上聲作某字，下聲作某字，雖曰知之，亦已疎矣。

清・鄭東湖《切音字説明書・切音字之説明書》　生人之初，有知覺斯有嗜欲，有種族斯有交遊，有嗜欲交遊即有意思情感，意思情感之隔閡靡克自宣也，而言語起焉。言語者，發于中，達于外，宣于气，而佐于喉舌齒腭脣鼻以判其音。言有長短，聲有高下，適副其人之意，機括之靈，捷于樂器，此天工之獨妙，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第聲音之托于虚，不如形象之徵于實，托于虚者聽聞易誤，徵于實者點畫可憑。故先王見鳥獸啼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乃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文字之朕兆以萌。是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文字爲語言之代表，亦足以助語言之不逮也明矣。歐美諸國文言一致，凡學者學其語言便可通其文字，習其文字亦即通其語言，故文字與語言不必歧而爲二也。若吾國與日本則不然，言語與文字各殊，相差遠甚，故學者須先通其語言而後可習其文字。然通其語言之謂，非特能操其語言，亦必能將其所操之語言以一種符號表之之謂也。【略】故吾謂凡孺子于未就傅之前，宜先以切音字與拚音之法授之，既習熟矣，然後教之讀書，必無難事。蓋孺子之初讀書，如學者之初習日文；孺子之習切音字及拚音，如學者之習假名；孺子之能書種種白話于牖上，如學者之能書種種日語于牖上；孺子之能通文字，如學者之能通日文。試觀以上種種之比擬，即知切音字之功用矣。夫切音字者，是取漢字之偏旁以爲字，以其筆畫較簡而便于孺子之學習也，取詩韻中所包括之音以爲音。今就調查所及詩韻中之平聲共有三十韻，即有三十音，（只就平聲而言者，蓋每音既得其平聲，則其餘之上聲去入各聲皆可由此調得故也。）其音有可歸併者則歸併之，（如九青十蒸及一東二冬之韻之音是。）又每韻之中其音有可獨立者則獨立之，（如四支韻中之垂及八庚韻中之盲是。）共成三十六音以爲母音，就母音中尋出二十音以爲父音，（此三十六母音中，以正音或廣東音讀之，亦有重出而不歸併者，因正音與廣東音有特異之點，如鞋與哉在正音本爲同韻，而廣東音則否。又如顔與翻，在廣東音本爲同韻，而正音亦否。因欲顧全兩方面計，故不能歸併爲一耳。父音中有一字爲母音所無者，所言父母音之數，是就現時調查所及者，而言如有遺誤，可隨時補正。）采其父母之音各一以拼成子音，每子音中又有平上去入四聲之分，而平與入又有上下之别，（上聲與去聲各地間有上下之分者，然此是指一小部份而言，且其音太相近，若急讀之則依然一音，究不如上下平聲及上下入聲之顯有區别，故不分之。）其理最顯淺，其法極簡易，若以之教授八九齡之孺子，僅需一月之功耳。（此説是由實驗得來，若年長者以次遞減，年少者以次遞增，如曾習英文及本國之切音法者不在此例。）誠如是，則無論若何語言，均可以筆達之，既無隔閡之患，而言語得以自由，亦足以助其活潑之天性，實一快事也。吾願有心于兒童教育者一研究之。或以孺子之學拼音爲難能事，是大不然。夫歐美諸國皆用拼音之法，各該國之孺子亦皆樂而習之，安而行之，易如反掌，而不覺其難處，況吾國拼音之法比歐美諸國爲易，（蓋歐美諸國其拼音之法有用三字母以上，至十餘字母不等，而吾國之拼音法則以二字母爲限，無可增減故也。）且吾國人之腦力聞于全球，這區區拼音之法亦不能習之而甘落人後耶，抑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耶，殊令人索解矣。或又曰：切音字中之子音共一千四百餘字，使兒童習之，既需一月之功方能了了，曷若于此一月之内取一千四百餘之通用漢字授之爲愈乎。蓋切音字者，必須彼此習之方可行用，不若漢字之通行，其弊一；以一月之功習一千四百餘之切音字，其後尚要另習漢字，不若以一月之功專習一千四百餘之漢字，其後可少習一千四百餘之漢字，其弊二；切音字以一音而包數字，殊費思索，不若漢字以數字而歸一音，可一目了然，其弊三。凡事事物物無大無小，固須求其便俗，亦必求其無弊方能供諸世用，若切音字既有此三弊，則于便俗何有。今若此，方拒之禁之之不遑遑問，其能供諸世用哉。辨之曰：不然。夫切音字之性質與漢字不同，因之其搆造亦不同。蓋切音字之性質是專用拼音之法，故其搆造爲一父音與一母音所合成者，若八九齡之兒童習之，既明其法，知其理，便可觸類旁通，不勞而獲，故以一月之功習一千四百餘字，平均計之，即一

日習五十字，皆可深印腦際，毋患其不能熟也。

三

《南史・謝莊傳》 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其捷速若此。

唐・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 四聲紐字，配爲雙聲疊韻如後：

郎朗浪落　黎禮麗捩
剛啊鋼各　笄併計結
羊養恙藥　夷以異逸
鄉響向謔　奚窶啀繭
良兩亮略　離邏罳栗
張長悵著　知伾智窒

凡四聲，竪讀爲紐，横讀爲韻，亦當行下四字配上四字即爲雙聲。若解此法，即解反音法。反音法有二種：一紐聲反音，二雙聲反音，一切反音有此法也。

又 綺琴　良首　書林
欽伎　柳觸　深廬

釋曰：竪讀二字互相反也，傍讀轉氣爲雙聲，結角讀之爲疊韻。曰綺琴、云欽伎，互相反也。綺欽、琴伎兩雙聲，欽琴、綺伎二疊韻。上諧則氣類均調，下正則宫商韻切。持綱舉目，庶類同然。

又 崔氏曰：傍紐者：
風小　月膾　奇今　精酉
表豐　外厥　琴羈　酒盈

又 紐聲雙聲者：
土　烟
天　陽

右已前四字，縱讀爲反語，横讀是雙聲，錯讀爲疊韻。何者。土烟、天陽是反語，天土、烟陽是雙聲，天烟、土陽是疊韻，乃一天字而得雙聲疊韻。略舉一隅而示，餘皆效此。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藝文二》 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艸，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

宋・王觀國《學林》卷八《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炫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觀國案：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護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磽碻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髣髴、熠燿、騏驥、慷慨、咿喔、霢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瞳曨、崆峒、巃嵸、螳蜋、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畧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也。觀國案：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簷泠，江光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也。觀國案：侵字是脣音，簷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軥輵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軥輵、格磔乃疊韻也。

宋・趙彦衛《雲麓漫抄》卷一四 《唐韻》五卷詳究古人切韻之始，至簡易而切當，使其字的有所歸而不可以疑似轉，蓋一字有四聲或只有三聲者以側聲紐平聲，以平聲紐側聲，故有雙聲疊韻之别，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聲，以側聲灼字紐平聲則灼良爲章；又以平聲紐側聲則章兩爲掌，章亮爲障，章略爲灼，蓋良略是雙聲，章良是疊韻，以此推之，他皆倣此，豈不簡易而切當哉。

明・葉秉敬《韻表・凡例》 十六辯明聲表　古人有雙聲疊韻之説，今讀韻表，則知所謂疊韻，讀聲表，則知所謂雙聲。如公空〇東通同

○○翫蓬蒙風馮○嫈悤叢嵩○中充蟲○○烘洪翁○籠○，此疊韻也。如扛岡該干高歌鈎庚垣根甘，此雙聲也。古人所以摽雙聲疊韻之説者，正爲聲韻重疊，詩家所忌，偶犯之，猶或不覺，多用之，則不堪聽，類乎摩訶波羅矣。而巧爲之説者，乃至以雙聲疊韻爲切法，如章灼切，章征毳灼，良略切，良靈連略，此雙聲切也。如章良切，章征毳章，灼略切，灼征毳灼，此疊韻切也。此或爲切無其字，萬不得已而用之。若專以雙疊爲切法而眩瞀人心，其爲字學罪人，不可勝言矣。

明・程元初《律古詞曲賦叶韻統・凡例》　崔巖嘗以雙聲嘲魏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蓋愚魏同疑母，衰心母，收審母，同商音，顏巖疑母，腥瘦心母，是誰禪母，所生心母，羊頤喻母，狗頰見母，頭團定母，鼻平並母也。李元謙經郭文遠宅前，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其婢春風出，答曰：郭冠軍家。此四字同出見母，純是雙聲。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又答曰：儜奴慢罵。儜奴同出泥母，慢罵同出明母。元謙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稱之，某字出某聲某音，上古有此教，三代婦人女子詩，皆知同聲叶用，于郭文遠之婢益信。王融曾作匣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藒，湖荇燁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

清・盧文弨《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雙聲，天籟也，童兒婦女生無石師，而矢口成音無不暗合者，古人制物之名，制事之名，與夫形容彷彿之辭，罔或不由於是，蓋一本於自然而非勉强也。若其聲之同部連用者謂之疊韻，則又顯而易明者矣。《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云：情發乎聲，聲成文謂之音。聲者，宫商角徵羽也。鄭氏謂宫商上下相應，單出爲聲，雜比爲音。今取唐虞之詩攷之，舉未有不然者。本自抒其情志而律自隨之耳。《三百》首篇窈窕爲疊韻，參差爲雙聲，其他不勝枚舉。後人始以字母求之，而作詩者初未嘗勞勞於是也。唐杜少陵固所稱細於律者，故能不失乎和聲成文之遺意，後人習其讀而置其律之嚴於不問，烏在其深於杜也，海昌周君黍谷於是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之作，舉非余肄業之所嘗留意也。蓋自童年就塾以來，音沿鄉俗，迨長即不能變其所習。嘗見何屺瞻先生之評李義山詩，凡句中雙聲皆一一標舉之，並有隔一字兩字而遥應者，友人中亦略有通曉。余雖浸淫涵濡，而卒無暇取古人之詩一一辨其離合也。今周君之爲是譜也，浣花之外又傍及諸家，其勤勤如是。蓋欲明乎詩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後人之所當宗，庶乎志和音雅而舉合於律，將見詩教之益盛也。或曰詩以言志達情爾，如必拘拘於是，得毋舍本而專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詩而强爲詩者，即逐字以求其孰平孰側也尚難，而能詩者初未聞其如是也。彼詩人之以雙聲與雙聲，若疊韻之相爲配偶也，亦如諧平側之一出於自然而已，非强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蓋上古人人皆明之，故不必言。至六朝乃始有明言雙聲者，南人若劉勰，北人若楊衒之，其書可攷也。今人苟不知此，亦爲闕事矣。周君此書已有王光禄、錢詹事爲之序矣，余又徇其請而爲之，將使人謂余强不知以爲知也，其又奚辭。

清・王鳴盛《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子向習小學，但能識文字而已，未暇講聲音也。同榜進士海昌周松靄先生博學嗜古，默而好深湛之思，著書等身，名重東南，近刻《杜詩雙聲疊韻譜》，予讀之，嘆爲得未曾有。夫所謂雙聲者，同母之字也，疊韻則同韻字也。杜《何將軍山林》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卑枝、接葉是疊韻矣。《贈鮮于京兆》詩：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奮飛、容易是雙聲矣。至《送鄭司户虔》云：蒼惶已就長塗往，邂逅無端出餞遲。蒼惶爲疊韻，邂逅爲雙聲，則以二者作對矣。評注杜詩者古今亡慮數十家，曾無先覺，先生始抉其祕，故曰得未曾有。大凡摹擬情事景物，一字不能盡則疊字以形容之，睢鳩之關關、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疊韻，則山之崔嵬、馬之虺隤是也。或用雙聲，登高曰高岡、馬曰元黄是也。疊字疊韻爲摹狀之詞人所易曉，若雙聲者，蘊子瞻《口吃語》詩正純用此，試取而諷詠之，佶屈可笑，成何音節，不知純用之則不成章，若于穩順聲勢中忽羼以二字，使齒舌擊觸，因澀得平，遲其聲以媚之，此律詩妙境也。今得先生發揮而衍繹之，觀者拊掌愜心，點頭會意，豈不快哉。且漢末孫炎始爲反切，六朝神珙乃造字母，疑若出于後世之所附益者。要之追溯其原而已見于《毛詩》，則知此中有天籟焉，非穿鑿也。賴先生大暢其説，律體之奥窔特開，而杜老

之精神愈出矣。葢嘗論之，闡前賢之慧業，事之最善者也；指來學之迷津，功之最大者也。先生著述，有功古人，有助後人者多矣，而此亦其一也。抑予又思之，杜詩一千四百，其一千皆律也，古惟四百而已，可見杜之所以拔奇于前賢，後者尤在律，故自稱老去漸于詩律細。先生此譜雖兼及古詩，而所重究在律，觀此譜而律之細乃見焉。元微之志杜墓，論詩必至沈宋，律詩出而後文體極焉。杜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屬對律切之工，李白不能歷其藩翰。微之此論最精。而元裕之反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砆砆。吁，宋元人習于浮誕，故其言如此。今讀先生是譜而識杜之律細，然則是譜也，在詩道中亦中流之一壺也與。

清・錢大昕《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庞降以命名。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蜎蠕辟歷，辨土性則有甌臺汙邪。宣尼删《詩》，定爲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蠨蛸，町疃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元黄，則隔章遥對。倘有識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挈然各當於心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昧於兹，直待梵夾西來方啟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刱爲翻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美異於傖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老去漸於詩律細，葢詩家皆祖述風騷，惟子美性與天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並《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百千家，於訓詁事實討索靡遺，至以雙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松靄先生始。或謂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串今古，盡工盡善，詎必區區於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黄鐘大吕之奏，可以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弁厚薄之失調而可載諸簨虡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惟子美爲善學之，後之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韻者葢寥寥矣。兒童學語，里巷常談，有時而闇合，學士大夫日從事於吟咏，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道，何顔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舌脣齒喉之别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之教，豈曰小補已哉。

清・劉權之《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詩》三百篇不盡成於學士大夫之手，皆發於天籟而自諧音節，初非有意比合聲韻。然其中如蜎蠕、鴛鴦、邂逅、熠燿皆雙聲也，如差池、蟋蟀、仳僪、繾綣皆疊韻也，其餘信手拈合，難更僕數。及被之管絃，堂上堂下絶無聱牙詰曲而不能成聲者。大抵當時婦人女子，於五方之音及半齒半舌盡審諦周詳，隨意抒寫，各了然於心口也。至東漢王充《論衡》有張歙内外之説，已與華嚴所譯之經、神珙所傳之教後先暗合。迨六朝風氣，競尚雙聲疊韻，即偶爾應對嘲笑，亦以此見長，沈約乃分正紐旁紐以言詩病。夫千古詩人，推工部爲集大成，而工部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後之讀者多於起伏映帶、比事屬辭中求之。今得海昌周松靄先生《杜詩雙聲疊韻譜》，始見其律之細在此不在彼也。蓋聲音之道微矣，唐人論詩之優劣，以旗亭歌唱之多寡爲定，而後人之樂府竟多不入調，得非牙舌脣齒喉之無别，而妄欲振玉貫珠以叶宫商之譜耶。故東坡《經字韻詩》乃雙聲，嚴滄浪誤以爲疊韻。卑枝接葉乃疊韻，朱鶴齡亦誤以爲雙聲。惟先生謂雙聲本於五音，疊韻本於四聲，同母爲雙聲，同韻爲疊韻。語語透宗，闡發前賢，即以嘉惠後學。倘於此而窮源竟委，又何疑於宫羽相變、低昂互節也哉。自來註杜詩者種種悉備，此獨漏而未舉，非留以遺先生歟。先生能洞悉異音相從、同聲相應之旨，於是觸緒紛披，律詩古詩搜括殆盡，覺杜老之精深微妙，一經指出，真有寡二而少雙者。且附録中訂《文選》李註之訛，證姚令威《西溪叢語》之非，考据精核，尤足補從前註家所未及，又不僅排比聲韻，使覽者愜心滿意已也。

清・周春《十三經音略》附録《與盧抱經論音韻書》 即以雙聲論之，同母爲雙聲，亦最淺易之事。然自宋以後，不明同母，謬解叢雜，悉數難終。朱長孺精於注杜，尚以卑枝、接葉爲雙聲。毛西河且謂前人不以雙聲注書，竟似癡人説夢矣。葢自經典及《騷》《選》諸書，其中雙聲無慮千百計。此亦與四聲相同。平上去入未析，早具四聲之理。猶之

三十六母未分，早具雙聲之理。故古時雖未有雙聲之名，而矢口觸目無非暗合之雙聲也。《戴集・答人書》有云：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而以下絶不言及雙聲，不知戴意中之所謂雙聲者何如也。近又見有注《爾雅》者，略及雙聲，挂一漏百，兼多差謬，甚矣。講求字母，實音韻之正派，不可以師心也。

又《與邵二雲論雙聲書》 雙聲處不能無疑。竊謂注《爾雅》，本不必論雙聲。若以雙聲論之，則《釋詁》一篇，有七十餘條，《釋言》一篇，有四十餘條，其餘悉數難終，何得挂一漏百乎。且如云丁當雙聲，義存乎聲，蓋割雙聲，義存乎聲，何以謂之義存乎聲，不解一也。肯可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爲義存乎聲，一以爲聲轉爲義，不解二也。門滿亦與丁當、蓋割一例，乃一以爲雙聲，一以爲聲之轉，不解三也。昌梁疊韻，何以謂之雙聲，不解四也。弗離去以千里，何以亦爲雙聲，不解五也。假誐迴不相謀，何以亦爲聲之轉，不解六也。泥寅喉舌懸殊，何以謂之聲近，不解七也。釱鉼本喉音相近，何以扃鼏皆其轉聲，不解八也。輔字上聲，乃云輔爲扶胥合聲，似可讀輔爲平，不解九也。棘茅固同母字，乃云棘爲茅蒐合聲，似棘字可入尤韻，不解十也。

又《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正雙聲：隆閒、陽余、岳伍、里力、矩俱。傍雙聲：宮居、商書、角古、徵陟、羽于。正疊韻：居閒、書余、古伍、陟力、于俱。傍疊韻：宮隆、商陽、角岳、徵里、羽矩。熟此則雙聲疊韻自明矣。

又 問雙聲。適課讀《論語》曰：有澹臺滅明者。可對夏侯常侍。軒轅彌明，亦可作出句。

問雙聲疊韻。適課讀《爾雅》曰：欙槍爲雙聲，礽約爲疊韻。又問曰：簡潔爲雙聲，胡蕪爲疊韻。又問雙聲曰：其鳥爲鵻，其鼠爲鼵。又問雙聲正用通用之別曰：在幹弗方，在背闋廣。又問疊韻曰：蟦羌引翻。蚓蜓口殄翻。蚕。他典翻。

歐陽公《州名急就章》通體疊韻，至以錦居遐裔爲孤音，隰集梓泗劍陝涪幽爲駢聲。孤駢二字殊不明晰，大約亦指雙聲疊韻，而辭不達意耳。錦居遐裔四字雙聲也，其餘仍疊韻而非雙聲矣。

又《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卷一 雙聲正格凡雙聲對及出句雙聲者入此

兩字同母謂之雙聲，若依《等韻》字母三十有六，取同紐者用之，絲毫不爽，此雙聲正格也。

雙聲疊韻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沿及兩漢魏晉，莫不皆然。但爾時音韻之學未興，並無所謂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屬對也。自沈約創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之説，於是始尚對者，或各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諧，最稱精細。唐初律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於此，神明變化，遂爲用雙聲疊韻之極則。迨宋初而漸微，北宋如宛陵山谷，南宋如石湖、劍南諸家皆不復留意，而舊法殆盡。然我觀齊梁以上祕奧未開，宋元以來幾成絶學，考其篇章，往往亦多闇合此，殆關乎天籟，非人力可强者矣。

清・李元《音切譜》卷一二《通紐二》 凡雙聲疊韻，大概取其聲音近似，而理無不通，不沾沾於點畫形象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二《第二十二問雙聲疊韻論》 或曰：雙聲疊韻，何謂也。對曰：雙聲者，兩字同歸一母；疊韻者，兩字同歸一韻也。如《關雎》之篇，參差、優遊即雙聲也，窈窕、輾轉即疊韻也。又杜少陵詩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白樂天詩云：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遲。奮飛、容易、荏苒、迴環，皆兩歸一母，即雙聲也。杜云：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云：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卑枝、接葉、縹緲、嬋娟，皆兩歸一韻，即疊韻也。杜云：迢遞來三蜀，蹉跎有六年。白云：泥濘非遊日，陰沉好睡天。此以上句爲雙聲，下句爲疊韻也。杜云：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白云：運啟千年聖，天成萬物宜。此以上句爲疊韻，下句爲雙聲也。以此觀之，古人之詩其所以耐人歌詠者，蓋字句鏗鏘，莫不叶於音律耳。他如《南史》所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莊以元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答之。蓋初王元謨與垣護之率師北伐，敗於磽碻，故以此戲之。餘如蘇詩有全篇雙聲疊韻之類，則不能勝言矣。敢問以二字爲雙聲而兼疊韻，有之乎。對曰：是亦罕矣。姑以一二而言：其仁人、悌弟、優遊、吹篪、雍容、異議、通同、展轉、已矣之類乎，既同母而又同韻也。或曰：今於

字母，各以雙聲疊韻分之，可乎。對曰：可也。以珍所撰春母而論，如長春、踟躕、差池、乘除、垂成之類，皆雙聲也。如沉吟、垂絲、纏綿、倡佯、嬋娟之類，皆疊韻也。餘如滿母雙聲者，美目也，疊韻者，謀猷也。堯母雙聲者，悠揚也，疊韻者，徉狂也。天母雙聲者，天聽也，疊韻者，提撕也。溪母雙聲者，乞巧也，疊韻者，期頤也。水母雙聲者，盛世也，疊韻者，時宜也。清母雙聲者，秋千也，疊韻者，千年也。漣母雙聲者，留連也，疊韻者，連綿也。嫩母雙聲者，惱怒也，疊韻者，那婀也。紅母雙聲者，歡呼也，疊韻者，呼盧也。飄母雙聲者，漂萍也，疊韻者，縹緲也，粉母雙聲者，芳菲也，疊韻者，氛氳也。蝶母雙聲者，邸第也，疊韻者，丁寧也。驚母雙聲者，錦江也，疊韻者，雞栖也。眠母雙聲者，黽勉也，疊韻者，綿延也。松母雙聲者，思索也，疊韻者，肆志也。戀母雙聲者，老萊也，疊韻者，闌干也。空母雙聲者，慷慨也，疊韻者，崑崙也。翠母雙聲者，寸草也，疊韻者，滄浪也。鷗母雙聲者，恩威也，疊韻者，安瀾也。鳥母雙聲者，泥濘也，疊韻者，獰猙也。盤母雙聲者，磅礴也，疊韻者，婆娑也。翾母雙聲者，馨香也，疊韻者，軒轅也。對母雙聲者，道德也，疊韻者，東風也。酒母雙聲者，精進也，疊韻者，晶瑩也。陶母雙聲者，頭陀也，疊韻者，屠蘇也。然母雙聲者，擾攘也，疊韻者，仁民也。便母雙聲者，彪炳也，疊韻者，邠人也。博母雙聲者，報本也，疊韻者，斑斕也。箇母雙聲者，果敢也。疊韻者，剛强也。醉母雙聲者，諮諏也，疊韻者，恣意也，□母雙聲者，□□也，疊韻者，追隨也。仙母雙聲者，消息也，疊韻者，須臾也。斯皆略舉一二而言耳。

清・許桂林《許氏說音・序》 竊以雙聲反切爲學問之樞紐，而關係甚鉅者，約有四焉：一曰可以考古音。桂林初意以古反切多有可廢，惟取其極明確者以爲字音，可無累載，既而思之，古之翻切可考古音。如齋爲側皆反，知古音側如則也。胖爲步丹反知古音步如鋪去聲也。又如古者烟字烏前切，說者以爲古法粗細不分之故，然焉字古人自用於乾切，足知烟字古本安之細音，與焉迥異，此類甚多。後之人概以爲隔標法，亦妄揣耳。二曰可以證訛音。如《方言》聳謂之倩。郭註：今或呼女壻爲卒便，卒便一作平使，夫卒讀如倉卒之卒，卒便切乃倩字，此亦緩讀急讀之異。如壽夢爲乘，勃鞮爲披，者歟爲諸，者焉爲旃之比，知雙聲反切則可斷平使爲誤字矣。又魏收以雙聲語答崔巖有云：飯房、玲瓏、看孔、嘲玎、看史、作著，錢竹汀先生以爲孔當是札之誤，蓋以著札雙聲耳，然於文義不甚可解。竊斷以著乃看字之訛。蓋飯房口也，看孔目也，與頭團、鼻平正一類語也。三曰可以定叶音。昔人謂古無叶韻，乃其本音，或用方音，此言甚是。今既失其本音，又不知古之方音，叶韻之法自不可廢。然不得隨意而命其音也，法當以雙聲定之，如馬叶滿補反、京叶居良反是也。若殆叶養里反、寢叶于檢反，皆隨意命音，殊可哂爾。四曰可以推方音。楚人言楚如醜，則土爲黈、肚爲斗可知也。粵人言四如細，則刺爲氣、自爲祭可知也。江慎修云：人能通古今之音則亦可辨方音，入其地聽其一兩字之不同，則他字可類推。桂林以爲此正推其雙聲耳，當云能知雙聲則方音易辨，蓋方音不外雙聲疊韻。姑以吳音言之，詩書錙銖之不分，雙聲也；黃王胡吳之不分，疊韻也。夫持節奉使必資譯吏，親民之官宜曉方言，得此意者，事半而功倍焉。

又《許氏說音》卷三《論古音》 雙聲之法，三代已有，凡有五證：一證之制字之法，如差敦之類，數讀不同，而皆同母。一證之雙聲字，如參差、踊躍，經籍中不可枚舉，凡以二字爲形容之詞者，上考羣經，下徵鄙諺，無非雙聲疊韻。一證之經典殊文，如《春秋傳》三家不同，而邴或爲祊，曲或爲歐，祝吁爲州吁，意如爲隱如，皆同母雙聲字。一證之緩急語，如勃鞮爲披，壽夢爲乘。一證之方音，如齊人讀得爲登，楚人謂乳爲穀，穀爲乃口切，邾婁之爲鄒，皆同母反切之義也。

清・鄒漢勛《五韻論》卷上《廿聲卅論》 二論雙聲宜講求姑舉《三百篇》爲例

戴東原《聲韻攷・廣韻》卷首論曰：切韻者，紐以雙聲疊韻。此蓋刱立反語之本。如東，得紅反，東得爲雙聲，東紅爲疊韻。支，章移反，支章爲雙聲，支移爲疊韻。其于言辭所涉，矢口而得。如《詩・關雎》一篇，參差雙聲也，窈窕疊韻也。按疊韻者，同韻也。有韻在，其事顯，夫人知之。雙聲，孫炎然無專書，李左校《聲類》或有其法，已久不傳，沈隱侯《紐字圖》亦佚，較疊韻小難。而唐代二僧爲三十六字母，雜竺法方音

以汨亂之。後之守者愈支離瞀惑以生門法，烏得不急急講求，今姑即《三百篇》發凡起例。

合今匣喻二母　元黃　睨睆　頡頏　邂逅　殽核　永號　古匣喻合　回遹　踴躍　詒肆　說懌

工今見母　高岡　拮据　嘉客　各宜改讀　居驕　監觀

○今溪羣二母　頃筐　契闊　磬控　忮求　曲局　繾綣

一今影母　厭浥　薈蔚　伊威　優遊

句今曉審二母　說釋　鄭箋　上今禪定澄三母　唐棣　踟躕　綢直　常棣　古禪定合退食　古禪定合

○今透穿三母　挑達　嘽焞　哆侈　町疃　六今來母　流離　栗烈　廬旅　尺今端知照三母　蝏蛸　顛倒　敦琢　古端知合　輾轉　○今日泥孃三母　荏染

○今梵笵二母　濟蹌音戕　霑足　緇撮　○今清初二母　參差　萋萋　四今心所二母　析薪　蟋蟀　蠨蛸　洒掃　旬宣　素絲　凡今並牽二母　匍匐　辟縹　○今敷謗二母　苾芬　拜蜂　○今明微二母　黽勉　蘚霖　緜蠻

○今非邦二母　鬻發　蔽芾　琫琕　鬻弗　鞞琫　奮飛　○今許邪二母　戲謔　歆羨　古許邪合

五今疑母　偃仰　喁卬　吳敖　敖翔　翔改讀　敖游　游改讀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卷一一《小學》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皋義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一。澧謂此但言雙聲即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音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脣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養新録》卷五。郝氏所謂聲近聲轉即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嘏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聲，訏嘏二字雙聲，昄廢二字雙聲，奕宇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艐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雙聲，來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廓字以郭爲聲，古音讀如郭，則與介嘏諸字雙聲，墳字今輕脣音古讀重脣音，則與昄雙聲。《釋文》：昄沈旋蒲板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則詹讀如儋，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方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黠。帥，陳魏之閒謂之帥，自關而東或謂之率。牀，齊魯之閒謂之簣，陳楚之閒或謂之第。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苗，或謂之麵。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清・丁顯《羣經異字同聲攷・雙聲疊韻圖説》　叠韻者，同居一韻之字，夫人而知之矣。雙聲者，即註疏中聲相近之字，一曰同聲之字。不知切韻者，即名儒宿學，亦有時茫然矣。

又《韻學叢書題跋・杜詩雙聲疊韻譜跋》　詩有雙聲疊韻，自古爲昭。即如《虞書・元首歌》，叢脞是雙聲，《周南・關雎篇》參差是雙聲，窈窕是疊韻。輾轉則兼雙聲疊韻。杜工部詩律極細，雙聲疊韻特詩律之一端耳。

清・張行孚《説文發疑》卷一《假借一》　雙聲疊韻法，據《廣韻雙聲疊韻圖》，凡反切之上一字與本字皆爲雙聲，反切之下一字與本字皆爲疊韻。如章字灼良切，章與灼爲雙聲，章與良爲疊韻。廳字剔靈切，廳與剔爲雙聲，廳與靈爲疊韻是也。若反切之上一字與本字非雙聲，則其反切爲類隔，而非音和矣。如《玉篇》類隔更音和法，它字恥何切，更託何切，因恥與它非雙聲，託與它爲雙聲。隄字符逼切，更皮逼切，因符與隄非雙聲，皮與隄爲雙聲是也。總而論之，凡字平上去三聲不同而入聲同者，皆是雙聲。如錢竹汀謂分匪爲雙聲，分匪之入聲同爲弗。汪容甫謂倫欒爲雙聲，倫欒之入聲同爲勒是也。合此二術，雙聲無遺蘊矣。

清・魯崑棠《切韻述言》卷六《雙聲疊韻解》　古人切字，紐以雙聲疊韻。字之同母爲雙聲，同韻爲疊韻，如東字，得紅切，東得同母爲雙聲，東紅同韻爲疊韻。支字，章移切，支章同母爲雙聲，支移同韻爲疊韻。惟熟讀經堅訣，便曉雙聲，熟讀韻法直圖，便曉疊韻。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雙聲疊韻三條》　《關雎》三章入樂，孔子稱爲洋洋盈耳，朱子以爲聲氣之和不可得聞。今考《詩》辭，之洲齒音雙聲，參差牙音雙聲。寤寐脣音雙聲，窈窕疊韻，好逑通疊韻，輾轉雙聲兼疊韻。參差三見，窈窕四見。《三百篇》中雙聲疊韻未有若《關雎》之多者。李松石云：唐詩多以疊韻雙聲相對，故字句鏗鏘協律

而耐歌詠。如少陵詩，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沈淪。樂天詩，荏苒星霜換，回環節候遲。上二字皆雙聲。少陵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樂天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上二字皆疊韻。少陵迢遞來三蜀，蹉跎有六年。樂天泥滃非遊日，陰沈好睡天。上二字皆以疊韻對雙聲。少陵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樂天運啟千年聖，天成萬物宜。上句冲融千年，下句磊落萬物，皆以雙聲對疊韻。蘇詩有全篇雙聲疊韻，亦以有對爲工。然則《關雎》聲氣之和，其以是乎。是編擬《三百篇》雙聲疊韻譜，如高岡、蒹葭、鰥寡、大斗、難老、聖善、荏染、薦臻、蝤蠐、洒掃、霢霂、反復、厭浥、萬舞，皆同呼之雙聲也。吉蠲、綱紀、罄控、町疃、踟躕、淑慎、咨諏、趨蹌、鞞鞛、薄冰、黽勉、遊敖、説懌、逸豫、鴛鴦、悠遠，皆不同呼之雙聲也。閒關、睍睆、荷華、廬旅、成城、植穉、伊威、威儀、在兹、肆祀、貔皮、緜蠻、優遊、燕婉、監觀，皆疊韻兼雙聲也。縱送、皇王、繾綣、畔援、蔽芾、逍遥、祖武、傅御、曲局，皆同音聲之疊韻也。清明、昏姻、螟蛉、烝民、傾城、蒙戎、彤弓、鞅掌、方剛、菡萏、伴奂、虺隤、淒其、差池、棲遲、仳離、涕泗、綢繆、蜉蝣、舟流、公矛、笑敖、椒聊、窈糾、漂摇、婆娑、蜾蠃、籧篨、扶蘇、茹蘆、黼扆、掘閲、勺藥、福禄、樸樕，皆不同音之疊韻也。凌陰、謔浪、鞠訩、杞棘、詭隨、戚施、緝熙、緄縢、猗儺，皆不同聲之疊韻也。光明、劬勞、顯允、菀結、戲豫、馳驅，皆通轉之疊韻也。肅赳爲韻，罝夫爲韻，喓趯爲韻。蟲螽爲韻，皆半句相閒爲疊韻也。細繹其理，亦可審音。

雙聲疊韻，有以方音異者。李松石引《南史》：王元謨與桓護率師北伐，敗于磽碻。謝莊以桓護雙聲，磽碻疊韻戲之。但桓護之桓，必讀爲歡字陽平，桓護乃爲雙聲。若金陵讀桓爲汪字陽平，則非雙聲矣。即如先生兩字，在金陵皆讀爲牙音第三位，雙聲也；至涇縣讀先爲掀，讀生爲三，則非雙聲矣。三山兩字，金陵讀三爲牙音，山爲齒音，非雙聲也；鎮江讀三山爲三三，則雙聲矣。揚州讀四十爲四塞，牙音雙聲也；徐州北讀四十爲試十，齒音雙聲也；金陵讀四爲牙音，十爲齒音，則非雙聲矣。知照兩字，金陵讀皆爲齒音雙聲也；閩縣讀爲低就，則非雙聲矣。知道兩字，金陵讀知爲齒音，道爲喁音，非雙聲也；閩縣讀爲低兜則喁音雙聲矣。風箏兩字，金陵讀爲分爭。岑彭兩字，金陵讀爲存盆，皆疊韻也；揚州讀風彭皆爲工韻，讀箏岑皆爲根韻，則非疊韻矣。是編總譜每韻下注明某地讀某音最清，某地讀某韻似某韻，欲辨其異。當於雙聲疊韻求之。

清・鄭昌時《韻學説隅・雙聲諧疊韻説》 雙聲之諧疊韻，其平仄交諧者，已有如生四聲之宫珙風潁例矣，他則必以雙聲諧疊者，本大部之韻次也。如亨豐、蒼蔥、委翳、會計、乾坤、綑縕、惘欵、委宛、玎瑞、馨芳之類，乃同聲母又同大韻，故亦謂之雙聲疊韻，否則，可謂雙聲，不可謂爲疊韻矣。昔謝莊之答王言謨曰：互護爲雙聲，磽碻爲疊韻。蓋以互護同遇韻，居宫之第二切次爲一聲，但陰陽讀耳，故謂爲雙聲；磽碻亦同豪韻，但磽居商三爲第六，碻居宫一爲第一，不同次則不同聲母，不得謂爲雙聲，故但謂爲疊韻也。至於鈎輈、格磔、屈詰、崎嶇，固皆世之所謂雙聲而諧疊韻者，然鈎輈疊韻非雙聲，餘則諧疊韻而爲雙聲者也。

又《雙聲不拘疊韻説》 雙聲者，二聲相粘也，不必同小部大部之韻，凡異宫同切次之字，聲母既同，雙用之皆曰雙聲。有如君公公孤之同居一切次，風飛飛鴻之同居二切次，優容盈餘之同居三切次，以至工賈風虎容與之雙音同次，無非雙聲。是故農工爲疊韻，工賈則雙聲也。似此舉凡文章語言字句之稳協者，少不與雙聲暗合，但人多不自知耳。同切次者何，同切音之次也。蓋凡切音有一定之次，仍以宫之三、角之三、徵之三、羽之三，順排爲十五次，凡切音之屬於第一次者爲宫一，二次爲宫二，三次爲宫三，四次爲商一，五次爲商二，六次爲商三，下類推。字屬同次，則雖本音之宫商角徵羽不同，厥次之宫商角徵羽則同。同次斯同聲，母雙用之亦自粘合，爲雙聲之音也。此義最粤奥最廣，深於聲音之學者詳之。

又《疊韻不盡雙聲説》 疊韻者，二字同一韻也。二言乃成韻，聲母只一言，是重言，乃雙聲疊韻，此外疊韻皆不得作雙聲也。顧疊韻不必皆出雙聲，義例甚廣。蓋昔人未分平仄韻部，凡在同大部韻内所屬之字疊用之，皆曰疊韻，今以十五韻中顯然交疊者揭之，尤昭昭明明也。宫部中如雍宫、如宗風、如春容、如蓬鬆、如終窮、如從龍、如蒙茸、如窮冬、

如龍鐘、如中通、如宗邦、如童蒙、如風蓬皆是。又如攻玉、風浴、祝融、燭龍、誦讀、逢福、捧腹、容足、肅雍、角弓、衷曲、充足、風送、蜂擁、隆重、棟隆之類，雖平仄不同，亦百八十聲内之疊韻。

雜録

漢・班固《白虎通義・情性》 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魏僕射子名叔麟，讖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讖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有過盧黄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尚爲老胡。

唐・日本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天卷《調四聲譜》

皇晃璜 鑊 禾禍和 滂旁傍 薄 婆潑皴

光廣珖 郭 戈果過 荒恍侻 霍 和火貨

上三字，下三字，紐屬中央一字，是故名爲總歸一人。

宋・郭忠恕《佩觿》卷上 其二曰四聲之作始於譬況，蓋孔子受經之説。中則近煙，《傳》左輪朱殷。杜注云：字音近煙。爲殪，《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爲殪。而翻語生焉。孫炎所作。魏朝以降，蔓衍寔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徐仙民翻易爲神石，郭景純翻餤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先儒傳受，不敢弛張。迨乎切韻之興，屢加釐革，即支章移翻。脂旨移翻。魚語居翻。虞，遇俱翻。共爲一韻，先蘇前翻。仙相然翻。尤羽矦翻。侯，乎溝翻。俱論是切。已上陸氏《切韻序》。又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人用其鄉，相傳非一。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或失在淺浮，或滯於沈濁，比人言者，多爲一例。如而靡異，邪不定之詞。也弗殊。莫辨復扶又翻，重也。復，音服，返也。寧論過古禾翻，經過。過。古臥翻，超過。已上出《釋文序》。有以見知如字。之爲知眞義翻。謀，子孫如字。之爲孫先困翻。讓，是謂四聲。徵召如字。之爲召上照翻。公，小大如字。之爲大他蓋翻。學，乃从一韻。敦都昆翻。厚之爲敦丁聊翻。弓，書卷已倦翻。之爲龍卷，古本翻。又依旁紐。陶如字。丘之爲阜陶，余招翻。鄉黨如字。之爲黨之仰翻。氏，即用鄰音。人如字。民之爲人音小。君，獻如字。酬之爲獻辛禾翻。象，全借别字。其約文有如此者。國風如字。之爲曰風，去聲。男女如字。之爲女，尼據翻。于，名譽去聲。之爲毁譽，平聲。《大象賦》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平聲。參器府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自敗如字。之爲敗補邁翻。他，譽敗二字亦出《釋文序》。其求意有如此者。鼎作冪，《禮經》有之。爲作遠，《左傳》有之。音義一而體别；水爲枓，之水翻。南方謂水爲枓。火爲焜，許尾翻。吴楚之間謂火爲焜。二字出《説文》。形聲異而物同；皿《説文》但音猛。今更立一音者非。音盌，明丙翻。佳《説文》古牙翻。音街，字意同而讀異，其交相有如此者。【略】菲音敷幾，按菲平聲爲芳菲，上聲爲菲薄。幾平聲爲庶幾，上聲爲不定數之幾。上平孰别；借音子射，案借去聲爲借貸，入聲爲借資。射去聲爲執射，僕射，入聲爲姑射、射弓。去入難分，陸氏《釋文序》云：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爲音，更令學者疑昧。其疑韻有如此者。衣被之爲覆被，於上去而曲分；不如字。易之爲不方后翻。臧，就故實而押韻，其拘忌有如此者。牛車之車尺遮翻。本無居音。讀若居，樂只之只尔翻。本無質音。讀若質，器予之予弋汝翻。本無余音。讀若余，朝廷之廷徒勁翻。本無亭音。讀若亭，其變古有如此者。顔淵之淵烏元翻。讀之如泉，水名之，治直知、直吏二翻。讀之如理，其避諱有如此者。田陳、郁郤，史籍互書；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又郁、郤二姓，皆望在河南，故史有互文。虢郭、韓何，周虢叔亦謂之郭叔。又周武王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以韓爲何，隨音生變，遂爲何氏。載筆通用，其聲近有如此者。万俟爲墨祈，龜兹爲丘慈，閼氏爲燕支，令支爲零岐，其方言有如此者。灊翻居沼，沼當爲洁，王存乂説，陸氏《切韻》誤也。頊切許緣；緣當爲録，《顔氏家訓》説。攻公分作兩音，登升共爲一韻，此兩句出陸氏《釋文》。其轂音有如此者。跫分莊員、淳還，王南賓存乂説此字也。又云蘄入其音，鎮入弊音，不可名爲切韻。彗分徐醉、祥歲，苣切墟里、祛猏，攻切古

紅、古冬，已上李審言所進《切韻》中多如此誤。其淆溷有如此者。拾如字。音拾音涉。級，弟如字。曰弟音但。勞，辟如字。爲辟頻世翻。席，其贊韻有如此者。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氏《切韻》，本爲王南賓存乂删之，點竄未盡，於今尚有。若干爲若柯，俗謂若干爲若柯，言如許物，干柯音變也。等物爲底物；又俗以何等物爲何底物，亦音訛變也。已上出顏氏《刊謬正俗》。胡樂鼾婆之號，《搜神記》謂琵琶爲鼾婆。仲舒下馬之陵；長安有董仲舒墓，人過者多下馬，因名曰下馬陵，今轉語名蝦蟇陵矣。事出《兩京記》。故白氏《琵琶引》云：家近蝦蟇陵下住。河朔謂無曰毛，《漢書》毛音無，與無義同。巴蜀謂北曰卜；《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音卜。無思不服。取其協韻，有遺風矣。古歌得云丁紇，開元玄宗朝引船歌云：得（丁紇翻。）董紇那也，紇那得董邪，河裏船車吏，揚州銅器多。訛音雞曰古黎；天后朝侍御史侯思止出自皁隸，言音不正。時屬斷屠，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古黎翻。豬誅。魚虞。驢力朱翻。俱居。不得喫，苦弋翻。空喫米彌。麪民去。如餈。何得飽。爲崔獻可所笑，天后知之。鉢囉、護嚕之文，內典加口而彈舌；佛經真言彈舌者多非本字，皆取聲近者从口以識之。麒麟、琵琶之字，才子從俗而入聲，近代文集率多此類。其尚俗有如此者。

宋・張載《張子全書》卷五《禮樂》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徵，仄。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宋・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毋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乚，亡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續》卷一 市井中有補治故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何義。《春秋正義》曰：《説文》云：鋼，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其事亦似之，謂之禁鋼。余案：骨路正是鋼字反語。

宋・趙與時《賓退録》卷一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鄰，廉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横榮鞋庚光顔。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設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榦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宋史・律曆志四》 仁宗著《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于本律。【略】三辯音聲。【略】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西域言婆陁力。一曰（婆）〔娑〕陁力。【略】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倉倉然，西域言稽識，稽識猶長聲也。【略】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略】齒合而脣啓謂之徵，倚倚嘰嘰然，西域言沙臘，沙臘，和也。【略】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酬芋然，西域言般瞻。

明・桑紹良《青郊襍箸・聲韻襍箸》 諸品者，音之品節也。宫徵角商皆四品，如東部重科宫音，公空翁烘是也。一曰啓音，二曰承音，三曰進音，四曰止音。惟羽音有五品，如真部重科奔噴門分文是也。第四品謂之衍，音義取進而未止，又衍而爲此品也。四品五品皆順口成響，不費安排，不容添減，亦不容顛倒，添一無處箸，減一則有空，顛倒則不可讀，謂非天地自然之气可乎。

舊以公空爲角，翁烘爲羽，尤爲悖謬。盍四字如兄弟四人，伯仲叔季，同气同聲，如何分的開，可見前輩未曾看到，而任意分派也。況四字皆喉音，皆當屬宫，亦非角與羽也。今悉釐正之，此類非一，姑舉此以例

其餘。

舊無四品五品之説，但曰某清、某濁、某次清、某次濁、某次清次、某次濁次，混而難曉，兹以品區别之，則明白易見，如人各有定位，不用推求而無不知矣。

明・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列音韻譜問答》　輕重平仄清濁甚次，中華自幼學習，自然知之。旅人敝土未知，勉而學之，故勉而補之。

又　問曰：可有記法不忘之否。○答曰：中華用手，余亦用手。清平不高不低，恰居其會，在中指。去聲極高，在巨指。濁聲極低，在小指。入聲次高，在食指。上聲次低，在無名指。以左手横置几上。則中指居中，巨指極高，食指次高，小指極低，無名指次低矣。一中指，二巨指，三無名指，四食指，五小指。則清去上入濁，豈不相隔而不混乎。

清・柴紹炳《柴氏古韻通》卷一《雜説・聲韻繆誤當正説》　學者誦讀著述，於聲韻皆當求正，留心講明，不可溺於俗，亦不可眩於古。如南方以延爲錢，以射爲石，北土以如爲儒，以觜爲姊，打都冷切。之轉而切丁瓦，大徒過切。之轉而切丁駕，此俗不可溺也。如許氏《説文》音戛爲棘，音皿爲猛，韓愈《諱辨》讀雉如治，讀杜如度，此古亦不可眩也。然人非生知，學繇漸入，要在諦觀韻部，細審切脚，脣吻之間熟能生巧，見聞所至觸類而通，然後可以稽古訂今，得折中之道焉。不然則鄙陋失於信口，高明時或師心，未免蹉跌，更相嗤誚，詎有已哉。如劉鑑云：時忍切腎，時掌切上，其蹇切件，其兩切强，同是濁音，皆當呼去聲，以上呼去，其説難通。袁氏嘗駁之，乃所著《正俗》條中云：彭朋庚青韻音盆，今誤作蓬。甍猛孟三音當音門懜悶，今誤作蒙蠓夢。成承皆音辰，今誤作呈。不知俗讀固差，袁正亦繆。蓋彭是庚韻薄庚切，朋是登韻步崩切，若讀爲盆，反闌入魂部矣，其繆一也。甍猛孟本屬庚梗映韻，甍是莫耕切，猛是莫杏切，孟是莫更切，若讀爲門，懜悶又闌入魂混慁部矣，其繆二也。成承亦分屬清蒸韻，成是是征切，承是署陵切，若讀爲辰，又闌入真部矣，其繆三也。兩公皆素講切學者，不無貽譏眉睫，況近刻訛讀，習而不察，可勝枚舉哉。毛氏論韻，以六條爲律，而訶土俗之失。有曰弋陽抵齶多穿鼻，如關山讀作光觴之類。姑蘇穿鼻多抵齶，如京城讀作巾廛之類。士大夫著書釋音，往往坐此，經人指摘，能無齒冷。余願與二三同好及時考訂，未敢以規爲瑱也。世有博洽君子，企予望之。

清・毛先舒《韻白・音韻瑣語二十五條》　注韻自當以直音爲主，無直音可注者，則注某字平聲，或上去聲，如孫愐《唐韻》注拯字云：音蒸上聲，亦自直捷，然亦須别明陰陽爲妥，如注陽去聲須引陽平聲之類。又無其字者乃注翻切，翻切如能叶陰陽而合本部者自是無弊。如又無其字而或乖于陰陽之類切，或離于本部而外假者，則加讀如二字，曰讀如某反，以此爲例，庶乎無大差已。然余韻書中亦未能盡如此例也。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提綱十二則》　援按經史中，多有不用反切，而曰音某字者，此直音也。又有曰某字平聲、某字上聲、去聲者，此互證也。

清・李鄴《切韻攷》卷一《集説・直音》　今人直音，與古人讀若不同。古人讀若，取其近似，今人直音，非確不可音，各有類定，音必從其類，如本類有音可取，而取别類則非。毛稚黄先舒嘗辨之，謂令字讀平聲有兩音，《小雅》不寧不令，當讀如陵。與騰崩陵懲叶。《齊風》盧令令，《秦風》寺人之令，當讀如鄰，與仁鄰顛叶。命字讀平聲，亦有兩音，《太爻》勞有恩勤，有諸情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當讀如名，與情叶。《大雅》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等當讀如民，與申人叶。夫陵鄰名民，毛氏嚴辨如此者。以陵在蒸韻，名在庚韻，穿鼻音也，鄰與民在真韻，抵腭音也。穿鼻叶穿鼻，抵腭叶抵腭，此之謂各從其類，取直音者，準此而已。又云近世考古者注韻多誤，如天字古讀梯因反，而多注讀汀，年字古讀泥銀反，而多注讀寧。蓋天年古與真韻相叶，若作汀寧，便是青韻，青是鼻音，與真韻相去甚遠。愚按真韻有尼鄰切，紉字可爲古讀，年字之直音，不取紉而取寧，其誤顯然，辨之良是。若天字讀梯因反，則真韻所無。《集韻》十八諄收天無同紐字。無此反，更何從得直音，然當闕之，但曰某反，不當取諸青韻也。此直音之定論。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卷五《唐宋舊韻目録》　傳響之法，本非韻學所重。然或事關軍機，語涉秘密，熟此可免洩漏。如欲期會東路進兵，先敲一下知是平聲韻，再敲一下知是黄鍾公韻，再敲一下知是公韻

中首韻，再敲五下便知是東字。又先敲三下知是去聲韻，再敲二下知是大吕顧韻，再敲一下知是顧韻中首韻，再敲七下便知是路字。又先敲三下知是去聲韻，再敲十二下知是應鍾棍韻，再敲四下知是棍韻中敬韻，再敲十二下便知是進字。又先敲一下知是平聲韻，再敲一下知是黄鍾公韻，再敲四下知是公韻中京韻，再敲十七下便知是兵字。如此雖對衆相約旁無知者。倘隔遠響不能傳，以圈代之。用紙一片分畫若干行，每行畫作四截，先於一截内畫一圈知是平聲韻，再於二截内畫一圈知是黄鍾公韻，再於三截内畫一圈知是公韻中首韻，再於四截内畫五圈便知是東字，餘倣此。每行四截，合得一字，照此推而廣之，雖滿紙空圈，不著隻字，而千里言事，直如面談，較古庚癸之呼更爲隱秘，蠟丸之寄更無痕跡。故講求韻學，寔可見之施行，並非徒爲迂論。聊舉其大略如此，至聽音而知禍福，審韻而識休咎，雖有其理，恐涉於誕，非所敢言矣。

清・潘咸《音韻原流》卷首之一《辨音説》 魏晉後言音韻者多矣，而皆不能盡合古韻。正音者蓋在以音求音，不知以字求音。以音求音，則彼與此皆音，安從而辨其某音爲正，某音爲轉，某音爲譌也。又在乎以近求音，下知以古求音。以近求音則彼與吾皆生晚近，在吾不知古音，在彼安從而知古音也。愚則以字求音，即倉頡制字時所謂諧聲者是也。如翁鶲二韻相爲通轉，如江諧工聲、腔諧空聲、邦諧丰聲，則知呼江如工，呼腔如空，呼邦如近音之崩者，爲翁韻正音。《等子》呼江如岡、呼腔如康、呼邦如榜者，爲翁轉鶲韻轉音。《蒙古韻》《洪武正韻》呼江如姜、呼腔如羌者，爲轉音中之變音也。外此翁鶲二韻，如《字彙》音工爲粟，《廣韻》收鯛作直柳切，《篇海》音簣爲感，皆所謂譌音也。愚又以古求音，即《詩經》《楚詞》《易》《書》《老》《莊》《左》《國》等韻語脚字是也。【略】故愚以聲母彙字，又以《詩》《易》《楚詞》韻語彙聲母，竊謂此是虞周古韻，此是倉、沮制文字時元韻。凡《聲類》《切韻》以下諸書，皆以此是正其得失焉。但天地生數止七，故邵子《皇極經世》彙聲止七，而倉、沮始制文字，聲母亦止於七韻，則從此七類中轉變而爲一十有八，内多參差錯綜，觀難卒曉。

又卷首之二 等韻考 古人因音以制字，字本與音爲一；今人執字以索音，音漸與字爲二。古人用切以定音，音本與切爲一；今人泥音而昧切，切又與音爲二。音與字二，如江諧工聲、音工，今讀爲岡；腔諧空聲、音空，今讀爲羌；觥諧光聲、音光，今讀爲公；横諧黄聲、音黄，今讀爲紅是也。作《諧聲考》，所以正音與字二之失也。切與音二，如驢東切爲籠音；《中原韻》以切隆字；而中切爲戎音，《正韻》以切慵字；徒紅切爲同音，《正字通》以切通字；詳容切爲凇音，《字彙》以切從字是也。作《等韻考》，所以正切與音二之失也。諧聲散見各韻之内，《等韻》實統諸韻之全，故弁《等韻考》於《諧聲考》之前。分列諸家圖説，一一詳辨得失，使人知所去取，不致漫無適從云。

清・王祚禎《善樂堂音韻清濁鑑・凡例》 辨陰陽 今講字之陰陽者，大抵皆判開兩截，純清屬陰，純濁屬陽，字固有陰陽之别，然不知陰陽之道，雖分而却合，似斷而實連。豈不聞宋儒云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又云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火本屬陽，中有黑氣，此陽中陰也。水本屬陰，外有黑色，而中却明者，此陰中陽也。故水亦可稱爲陽，火亦可稱爲陰，此二説可以爲證矣。人之出聲成音者，無外乎噓吸，噓爲陽，吸爲陰，無論何字何聲，未有不噓盡而吸自隨者，此即字聲將盡之餘音也，即所謂陽中有陰之火，陰中有陽之水也。由此審之，豈非字之陰陽分而却合，斷而實連者歟。譬之天地之氣，陽氣上升已盡而陰氣即隨，陰氣下降已盡而陽氣即隨，其氣實連，中間本無空閒處也。此聲之噓吸，自具陰陽，不假習學，乃自然之道理。世有陰出陽收、陽出陰收之説，則是有意而爲者，似屬矯揉造作，恐非盡善之論也。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聲音發源圖解序》 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審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即其説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詫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土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

清・趙翼《杜詩雙聲疊韻譜題辭》 詩以永我言，本從聲韻出。中有條縷分，古疎後漸密。隱侯辨仄平，孫炎著翻切。關鍵一以閉，千載莫能易。雙聲與疊韻，六朝始梳櫛。磽磝音響連，腥瘦字母壹。北有魏伯起，南有謝希逸。磽磝疊韻，見《南史・謝莊傳》。腥瘦雙聲，見《北史・魏收傳》。此法皆講求，秘矜專門術。杜陵益精嚴，對屬百不失。侵尋月影寒，逼履江光徹。杜詩疊韻雙聲見雲溪友議。老去詩律細，此亦細之一。倘其可不拘，何以名爲律。無如讀杜者，過眼付一瞥。但誇奔絶塵，不屑鴛循轍。海昌有周子，遥契得真訣。手著《括畧編》，韻學乃盡泄。從來文字緣，每隨氣運闢。□□□其大，後人剔其窄。即如近體詩，古人所未識。抑揚抗墜間，妙有自然節。古人縱復生，不能變此格。是知本天籟，非鑽牛角僻。兹譜雖小技，源出脣齒舌。詎畫混沌眉，乃導崐崘脉。反語田顛童，測字杭兀术。矯揉尚稱奇，矧此諧皦繹。允作杜功臣，藝苑更繩尺。音籤韻府外，另貯一幟赤。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射字法詳趙氏《賓退録》及陶氏《輟耕録》，又儲氏《祛疑説》亦言之。蓋擊鼓揮扇，江湖市井之所知，真天籟也。毛西河謂其父竟山公妙盡其技，然西河却不能精矣。近時龍氏爲霖因此變爲圈代之法，雖滿紙空圈不著隻字，而千里言事直如面談，較古庚癸之呼更爲隱秘，蠟丸之寄尤無痕跡，故講求韻學實可見諸施行，並非徒爲迂論也。詳見龍氏所著《本韻一得》。

又 不明子母，則開卷江韻之字便多不能讀，不必盡四聲韻也；能讀徧江韻之字，即可讀一切難字矣。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目録》

公贛貢穀 東董送屋 如甕裏揭，飄聲欲出而細也。

弓 菊

恭拱供菶 冬腫宋沃

蚣 告

江講絳覺 江講絳覺 如母子分離，母具而子少也。

基 己記 支紙寘 如花開蝶舞，聲欲飛而躍也。

規詭媿 機幾既 微尾未

歸鬼貴

居舉據 魚語御 如夫子哭顔回，聲欲哀而思也。

齟俎沮

駒枸具 虞麌遇

姑古固

雞啟計 齊薺霽 如鳳凰接觜，欲其聲之縮聚也。

圭桂 蓋泰

檜

佳解价 佳蟹卦

乖柺卦

傀磈憒 灰賄隊

該改溉

巾緊瑾吉 真軫震質

均稛駿橘

○

臻櫬

君攈刷 文吻問物

斤謹近訖

元綣勸厥 元阮願月 如餓虎跑山，欲其聲之哮烈也。

鞬槤建訐

根懇艮

昆衮困骨

○

干笴幹葛 寒旱翰曷

官管貫括

姦簡諫戛 刪潸諫黠

闊赧串刮

堅繭見結 先銑霰屑

涓卷睊決

驕矯叫　蕭篠嘯　如豺犬呼羣，欲其聲之狺會也。
交狡教　肴巧效
高杲告　豪皓號
歌哿箇　歌哿箇　如漫水拖船，欲而緩也。
戈果過
韃
家假駕　麻馬禡　如燕子爭巢，聲欲促而細也。
迦姐借
拏鮓詐
瓜寡跨
姜繮仰脚　陽養漾藥　如將軍交鎗，聲欲雄而鋭也。
岡慷閌各
光廣誑郭
悜
庚梗更格　庚梗敬陌　如兩將交戰，欲其聲之麗整也。
京景敬戟
瓊冏詗侐　職
觥獷虢
青迥徑錫
扃餉鴅
兢亟　職　如曉聲星移，落字雖少，而聲于明也。
絅亘克　徑
肱國
鳩九救　尤有宥　如孤雁失羣，聲不遺于他攝也。
鉤狗姤
今錦禁急
侵寢沁緝　如磚落井，聲欲鏗鏘有餘韻也。
簪譖
甘感紺閤　覃感勘合　如獅子啣環，欲其聲之合而出也。
兼檢劍頰　鹽琰艷葉
緘減監甲　咸豏陷洽

清・徐鑑《音泝・餘論・字韻》　字韻中之字，均不可不識準，有宜從古者，有宜從今者，若一訛讀，則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昆字《唐韻》古渾切。今多讀如坤，此當從古者也；鍋字《廣韻》《韻會》《正韻》俱古禾切，《玉篇》公禍切，《集韻》音果，無讀陰平聲者，然今皆讀陰平聲，無讀陽平及上去二聲者，此又當從今者也。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四《説切音》　俞文豹《唾玉集》謂俗語有合於翻切者，如蒲蘭爲盤，窟籠爲孔，煎零爲精，即溜爲走。此亦天籟自然，以證急讀緩讀之説，最爲明切者也。

甲子秋，余在唐陶山先生幕中。一日，先生聽訟後來肄雅齋，言適有憩者自稱其名，余以爲李希殷也，申問之曰汝李希殷乎，渠對小人李欣。自余聞之，仍李希殷。閱其詞，則爲李欣。渠言李欣，余則聽爲希殷。余言希殷，渠則聽爲欣。君深於反切者，此有合否。余以此緩讀急讀，正反切之理對。先生曰：善哉，非有二十門法之説，吾亦無疑於此。吾初疑古人好作精語，今則信古人直妄語耳。

清・劉維坊《同音字辨・學韻入門訣》　切字要訣切字之時不可忙，臨文須要細參詳。刻雕殘缺寫多誤。何可依形執字旁。

檢字要訣檢字之要先尋頭，見頭再將平仄剖。斟明所檢音同韻，再去尋之必知由。

清・張燮承《翻切入門簡易篇・讀法・讀入聲口訣》　入聲最少難調停，或全或借記須清，高鈎岡根歌俱革，高鈎岡根歌五韻入聲，皆是革字領首。該迦干蛤械歸庚，該迦干三韻入聲，皆是蛤字領首，庚韻入聲，則是械字領首。光昆鍋韻俱郭也，光昆鍋三韻入聲，俱是郭字領首。工傀乖孤骨有聲，工傀乖孤四韻入聲，俱是骨字領首。官瓜乃刮加獨甲，官瓜二韻入聲，俱是刮字領首，加韻入聲，則是甲字領首。交鳩金江角韻生，交鳩金江四韻入聲，俱是角字領首。堅皆結劫經饑吉，堅皆結三韻入聲，俱是劫字領首，經饑二韻入聲，俱是吉字領首。鑾韻却向君中行君韻入聲，則是鑾字領首。菊入弓居無可議，弓居二韻入聲，俱是菊字領首，涓訣得訣聲乃平。涓訣二韻入聲，俱是訣字領首。此首指明入聲公同領首字也。

清・郭師古《音學偶存》卷上《切字説》　余少時見《字母切韻》一

編，因知標射之法，自是留心音韻，而苦於無書，一日在一道士處見經堅人然等六十字，知爲切字而設，未知用也，己未秋讀書碧波巖，有以六十字問者，感而遂通。如見字以經爲母，以電爲子，即呼之曰經，電經電經經堅見是也。越今甲子，山居多暇，復從事於斯，乃恍然曰：無論平韻也，無論仄韻也，一轉而已矣。字有數轉，不離其宗，此天賴也。因思方音不同，皆自母而變易。如臨父母與保韻，保古音補，《逸周書・允文解》與宇輔取土韻，《詩》蝃蝀與雨韻。《吕氏春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與下韻，下古音户。皆音姥母，與姥本一字，故姥或从母作姆，《廣韻》《集韻》《韻會》《正韻》皆音莫補切，今韻書分爲二，非也。按《説文》：母，牧也，《增韻》：母，慕也，此因聲得義也。牧與母古必同音，故牧野《説文》作坶野，又《逸周書・武寤解》牧與旅韻，《周祝解》牧與桴韻。《内則》滒母注：母，模也，以義得聲，遂音模。故模子俗亦呼母子。《詩》中母字十餘，今惟蝃蝀入麌部音姥，其餘或入紙部音美，或入薺部音米者，古人作詩但叶宫商，諧律吕則取而韻之，不如後人拘於部分之出入，故支微魚虞齊佳灰往往通用，後人截分之，遂有多部耳。又如賄从有聲，有與賄古必相親。梅或作楳，每某古必同音。今每在賄部，某在有部，大抵今韻部分以繩今人之韻則可，以繩古人之韻則不可。後人見其與古人之韻不能盡一，而各出意見，分合移易，卒不能無齟齬，皆多事耳。《孟子》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與海韻，今入賄部，當音每，故每从母聲，母之與每古必同音。又《詩三百篇》侮字凡四見，《正月》《緜》《皇矣》《行葦》。皆讀如今音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亦入麌部，因流泝源，其條理自秩然不紊。然則母之音姥當爲正音，其讀如他音者，轉音也。齊人謂母曰嬭則爲米平，吴人謂母曰媒則爲每平，今俗稱母曰媽，讀木瓜切，按此字《説文》不載，當是母之俗字，《廣韻》讀莫補切，亦與姥同，又媽从馬聲，馬古音姥。又曰嬤嬤，讀母果切。又今韻作莫厚切，則音某，按牡字《説文》从牛土聲，亦當音姥，今亦作莫厚切，母之轉爲莫厚切，可以類推。是一字而十其音也。然音雖有十其音，則皆羽也，其律則皆無射也，其音則皆重脣也，其母則皆明也，低讀之則爲嬤爲媒，高讀之則爲媽，疾讀之則爲美，爲米，爲每，爲嬤，爲某，而模與姥所爭，不過平上之間耳。十音本一音，此可以驗聲音之所由轉矣，然後知切字之母從轉而得。如見字以經爲母可也，又轉之爲饑，爲堅，爲吉，爲菊，爲鳩，爲躬，爲姜皆可也，但必隨口之自然轉，稍涉人爲，則不合矣。又須一氣轉，稍用調停則不合矣。故切字之母，無論平仄，可轉即是其子，則取之本韻。如見字以電爲子可也，或箭，或扇之類皆可也。第平韻必分陰陽，陽字必用陽音，陰字必用陰音，子母皆然。然後知諸書所載音切錯者甚多，如女乙切匿當用昵乙，直歷切糴當用他蓼，於虔切焉當用於肩，雲俱切迂當用淵俱，此類不可枚舉矣。然後知何不爲盍，和同爲降，蒺藜爲茨，句瀆爲穀，古人相傳之訓詁，而反切已寓其中。《春秋》吴子乘，《左傳》作壽夢，夢古讀莫縢反。亦其例也。故知轉之一法，則所轉即母，而字母可以不作。知轉之一法，則齊以得爲登，魯以居爲姬，宋以來爲離，南方以都爲猪，而方言可以解，知轉之一法，則宗轉爲尊，遂訓爲尊，故《左傳》伯宗二傳作伯尊；俚轉爲聊，遂訓爲聊，故《漢書・季布傳》之無俚即讀無聊，而字義可以通。由是考之，《説文》以求其體，參之諸書，以究其用，驗之《三百篇》及羣經諸子有韻之文，以會其同，而韻之孰爲古，孰爲今，了然心目間矣。

清・陳作霖《養穌軒隨筆》　調四聲者，如天子聖哲，燈盞柄曲，久已膾炙人口矣。然不如薛桑根師《題秦淮水榭》云：停艇聽笛，以一字而具四聲，合成文義，尤爲巧不可階。

清・汪鳴鑾《詩韻釋音序》　夫讀書以識字也，而子朱子乃曰：學者不知反切，終爲不識字人。

清・陳錦《詩韻釋音・序》　顧其間今古變聲，南北異吻，互相牴牾，疑詆叢生。王貫山云許氏作《説文》，用漢時恆言，大徐校《説文》，習時音時義，上泝六經韻語，不啻各自成文。此以知今古之變聲也。《顔氏家訓》謂音韻各有土風，當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爲之折衷。甚至齊人以得爲登，楚人謂乳爲穀。此以知南北之異吻也。黄公紹失攷，謂韻書出江左，本吴音，實則李登、吕靜、陸法言以下至平水劉淵，率皆北人，本亦參校方俗，酌其中音，始有絲毫不爽義理。倘不範以字母，參以呼等，究無以定古切之從違，而決今音之沿革，學者又何所取信而共抵於能。

又《切音蒙引・反切開卷必讀》　天生萬物而不能默也，凡有血氣

必有聲音。聲者何，無字之音，鳥獸所同也。音者何，有字之聲，人所獨也。口者，五官之一也，喉牙脣齒舌，則口之五官也，官之爲言司也。截竹而吹之，張絲而彈之，曷嘗無聲。譬自喉出，竹而爲孔爲簧，絲而爲絃爲柱。同一聲而分清濁輕重徐疾，則牙齒脣舌與焉。故夫音者，喉主而牙齒脣舌輔焉者也。今將合口之五官參互錯綜，以盡兩間恒河沙音。

清・繆楷《經餘隨筆》卷一　四聲起於齊梁，近世塾師以朱圈記字之四角以別四聲，亦起於齊梁。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蓋寅申巳亥當四維之位，平起寅則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此必唐以前已有之，故張氏用之也，但用點而不用圈。宋相臺岳氏所刊五經皆用圈，則用圈在唐以後。宋樓鑰《攻媿集》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據此則宋人仍有作點者，惟所言不字、其字兩字之點與今塾師正相反。此則宋人猶爲識字，今則世風日下，小學愈不明之過也。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平側聲七條》　今人屬對，先調平仄，而調之者每泥齊梁四聲之説，不分平聲之陰陽，致讀陽平無可位置。其有知陰爲清聲，陽爲濁聲者，又以陰平配上去入之清聲，陽平配上去入之濁聲。如衣倚意乙四聲，移以易亦又四聲，合爲八聲。閩刻《戚林八音》即此類也。究之平聲陰陽易辨，上去入陰陽難辨。衣字陰平，移字陽平，童子皆能知也。若云倚字陰上，以字陽上，意字陰去，易字陽去，乙字陰入，亦字陽入，此雖成材猶不易辨。儻强令讀陽上爲似去之聲，陽去爲似入之聲，陽入爲似平之聲，則辨惑而轉以滋惑矣。

又《平聲十六條》　今人訓蒙，遇有異音輒用點發及圈角之法。圈左下角爲平聲，左上角爲上聲，右上角爲去聲，右下角爲入聲。然丈夫夫字陰平，語助夫字陽平；姓於字陰平，於是於字陽平；曾字增層二音，閒字艱閑二音，乾字干虔二音，其字基旗二音，奇耦奇正，朝廷朝夕，棣華光華，山查巡查，若耶耶孃，延挨挨班，陰陽平當辨者不勝悉數。若概圈左下角，終難辨也。是編陰平用單圈，陽平用雙圈，如夫夫類，一目了然。

又《音母十四條》　見端知照精邦母，皆等韻所謂極清之音，實極重極響之音也。是編五音皆以極重極響爲第一位，如喉音第一位根字音極清響，第二位鏗字次之，第三位亨字又次之，第四位恩字音極輕而不響。試即根鏗亨三音長言之，必有恩字音出於其下，則恩字實喉之尾音也。完字胡官切音桓，熒字户扃切音螢，擭字屋虢切音嚄，崇明謂胡爲吴，謂黄爲王，皆讀第三位音如第四位，是喉有尾音也。然尾音豈特喉有乎，女亦音汝，孃亦音穰，賃字乃禁切，又女禁切，而音任，倪字研奚切，儼字魚檢切，凝字魚陵切，牛字語求切，虐字魚約切，逆字宜戟切，而金陵讀爲尼輦林留略立，則泥來母後有尾音也。是編脣音第一登字極響，第二吞字次之，第三能字又次之，第四位仍字从乃，實脣尾音也。甚字時鴆切音任，又食枕切音忍，幬字如匀切音晌，時食晌皆第三位，任忍如皆第四位，則知審禪母有尾音也。是編齒音第一真字極響，第二稱字次之，第三申字又次之，第四位人字在崇明讀爲神字，是齒尾音也。又讀爲林字，是脣尾音也。脣齒尾音皆可以一人字當之，此端知所以同位也。樣本音象，燄本音銑，邪亦音耶，《詩》豹裘音袖褎，如充耳褎音又，則心邪母有尾音也。是編牙音第一增字極重，第二層字次之，第三僧字又次之，第四穎字，在《音韻闡微》穎亦音省，是牙尾音也。楝音門，艨音蒙，而《等韻》列微母。《書》岷山《史記》作汶山，《禮》免字亦讀問，則明母後有尾音也。扶字馮無切音符，巫字馮無切音無，無字微夫切音巫，《爾雅》疏醫無閒作醫巫閭，《詩集傳》賁枌並音文，則輕脣有尾音也。是編脣音第一奔字極重，第二噴字次之，第三捫字又次之，第四聞字得聲于門字。實捫字尾音也。又第三分字，可與噴字相接，而爲輕脣，又第四文字爲賁枌尾音，實接分字音也。聞文同爲脣尾音，故難分辨。舌舔脣與舌舔齒，舔處甚近，故脣齒尾音亦難分辨。江慎脩謂入聲爲窮則變，變則通，垣謂尾音正以窮變而通也。是編用日接審爲齒尾音，用孃作穰，接來爲脣尾音，用邪作耶，接心爲牙尾音，用微接明爲重脣尾音，用喻接非爲輕脣尾音，用影爲喉尾音。閩人讀非敷爲灰呼，知輕脣兩位通喉音第三第四兩位也。《説文新附》韻字即《樂記》立均之

均，均羣熏韻，韻字亦尾音耳。

又《配宮商入樂五條》 宮商分配之法，有用聲韻者，有用音母者。《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方中履《釋疑》以爲喉音重濁，舌音靈敏，齶音經過不留，齒音更迭而出，脣音自味爲柳。是喉音爲宮，舌音爲商，喁音爲角，齒音爲徵，脣音爲羽矣。《玉篇・五音論》：中央牙音行幸。西舌音丁亭，東喉音剛康，南齒音詩止，北脣音邦龙。則牙宮、舌商、喉角矣。温公《指掌圖》既謂曉影喉宮，精照齒商，見溪牙角，端知舌徵，邦非脣羽，而其字母次第又謂脣季夏宮，齒秋商，牙春角，舌夏徵，喉冬羽。劉讓宗《詩叶辨譌》亦謂邦滂脣宮，非敷次宮，精清齒商，照穿次商，見溪牙角。端透舌徵，知徹次徵。曉影喉羽，來半徵，日半商。《字學津梁》曉影喉宮，日爲半喉宮。《字典》仍字注日母變宮，禪母齒音。《韻法直圖》見溪喉宮，曉影喉宮兼牙角，精清牙角，照穿齒商，日爲齒商兼牙角，端透舌徵，來爲舌徵兼喉宮，邦滂脣羽，非敷脣羽齒商合音。《五方元音》火蛙喉宮，竹蟲石日齒商，剪鵲系雲金橋牙角，斗土鳥雷舌徵，梆匏木風脣羽。音母分配各有異同，皆由方音未審也。是編根鏗亨恩，音由喉出爲宮音，宮空烘翁，工韻喉音第一位得宮字矣。真稱申人，音由舌瑒上齒而出爲徵音，徵齒矢日，支韻齒音第一位得徵字矣。增層僧穎，音由舌瑒下齒而出爲商音，商字在《切音指南》宕攝心審母三等，其同位一等爲桑字，淮安揚州讀張昌商爲臧倉桑，岡韻牙音第三位得商字一等音矣。登吞能仍音由舌瑒喁而出爲角音，角本音禄，古文作録鹿，《詩》麟之角，雀無角，與族屋爲韻，未有可讀爲脚各而混入宮音者，既讀爲禄則獨禿禄蓐，喁音第三位得角字本音矣。奔噴捫聞分文，音由脣出爲羽音，羽字爲撮口呼尾音之字，孤韻喉喁牙撮口，許羽、吕羽、滑羽，尾音均似羽字，脣音補浦姥五，甫舞五舞，撮口亦爲羽字音也。

又 宮商用韻與聲呼，亦可分配。《玉篇・五音圖》宮舌居中，商口開張，角舌縮卻，徵舌掛齒，羽撮口語。《韻法直圖》以公爲宮，岡爲商，驕爲角，基爲徵，居爲羽。毛氏奇齡《古今通韻》第一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爲宮與變宮，第二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爲徵與變徵，第三部蕭肴豪尤爲角，第四部真文元寒删先爲商，第五部侵覃鹽咸爲羽。安氏景林《古韻溯原》東冬江爲一宮。皆讀爲宮韻。蒸侵覃鹽咸爲二弓，皆讀爲宮韻之横口，即變宮也。陽韻與庚韻之半爲三章，皆讀爲商韻，蕭肴豪與尤之半，及屋沃覺藥，爲四角五爻，皆讀如蕭豪，即角音也。佳灰支微齊歌麻與質至洽十三韻爲六攸，七未八解九吹十位十一至，皆讀爲佳灰以爲攸音，即徵字改爲攸字也。寒删先真文元庚青爲十二山、十三川、十四天，皆讀如寒删先，以攸聲調舌高朗爲變攸也。魚虞與麻尤藥陌之半爲十五羽、十六主，皆讀如魚虞，即羽音也。變宮從宮，變攸從攸，仍爲五音，此皆以韻分配也。陸稼書先生《等韻便讀》觀戈工昆圭光孤剛合口呼爲宮土，甘鰾監瓜艱該根乖開口呼爲商金，江佳干嘉驕溝交鳩啟脣呼爲角木，雞肩經兼今耕斤加齊齒呼爲徵火，拘扃恭肱涓君高歌撮口呼爲羽水，此以韻呼分配也。王應麟《小學紺珠》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聲爲徵，去聲爲羽，入聲爲角。段安節《樂府雜録》上平爲徵，下平爲羽，上聲爲角，去聲爲宮，入聲爲商，此以聲分配也。《韻府羣玉》《百姓考畧》隆充宮音，唐黄商音，郜周角音，池遲徵音，魯許羽音，固合韻矣。乃匡和洪雷查艾或商或角，彭沈蔣伊巫文巢杜或宮或商，吉雲庾或徵或羽，蒲或角或羽，耿苗鞠或宮或羽，滕仲聞樂仇屈或宮或徵，翁燕余羊或商或羽，劉或角或宮，舒蔡班歐或徵或商，靳厲或角或徵，此方音各異，配韻遂無定也。是編舌向上根爲宮類，舌穿牙甘爲商類，舌抵牙基爲徵類，舌搜牙歌爲角類，舌向下孤爲羽類，或以公爲宮，岡爲商，根甘堅官爲變宮，高爲角，孤爲羽，基爲徵，支該家孑歌鉤爲變徵，以舌之上下爲次，宮商徵角羽與琴弦自三至七五音次序相合，又與三分損益宮徵商羽角爲次序，義可互通。

又《隱語傳聲四條》 《金陵傳聲譜》二十字母，分爲六句，曰公空翁，喉。東通鱷，舌。琫蓬蒙，脣。宗悤松，齒。中充鯆，喁。烘喉齒。風，齒脣。温喉捲。籠舌喉。戎。喁齒。前十五字分爲五句，後五字爲一句。三十二韻分爲八句，曰：公絅岡姜光，貲饑圭，居孤皆該乖，根巾昆君，干官堅涓，驕高歌鍋，瓜加他，結厥鳩鉤。此用詩韻序次，依金陵方音，併陽入江，併庚青蒸侵入真文，併覃鹽咸入寒删先，分麻遮爲二也。全椒

汪氏不解斯理，乃易他結厥三韻爲迦庚經三韻。其傳聲法，如擊傳字，韻在第五句後一位，涓韻陽平，母在第四句後二位。則先用手五拍，指一點，到涓韻，一停，次用指二點，到陽平，再停。次用手四拍，指二點到第四音後二位矣。每句有零，皆以點補於拍後，書札則拍作圈，點作筆點，停頓空一格，此近刻傳聲譜法也。李松石云：趙與時《賓退録》擊鼓射字法，用四十二字母，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棲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隓溪批毗迷，分爲六句；又用四十九韻，羅來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灣離驢寒閒，懷橫榮鞭庚光顔，分爲七句。如擊求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擊先三後四；韻在第三句第一字，則鼓擊先三後一，末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例，求字平聲，則末擊一聲也。陶宗儀《輟耕録》射字用字母七言四句，輕兵平鳴逢興征，經迎俜停應誠聲，清澄星晴丁檠盈，能稱非精零汀橙。又用韻七言八句，東蒙鍾江支兹爲，微魚胡模齊乖佳，灰哈真譚臻匡虧，元魂痕寒歡關山，先森蕭宵爻豪歌，戈麻陽唐耕斜榮，青蒸登尤侯車侵，潭譚鹽添横光凡。如射春字，方音讀春爲村，用清譚爲切，清字在第三句第一字，譚字在第三句第四字，拊掌前三後一，少歇又前三後四，少歇又一拊，定爲平聲。松石用所撰《音鑑》字母，春至眠十五字爲初起之一，松至仙十八字爲初起之二。其韻則張真中珠招齋知遮詁甕專十一字爲次起之一，周歌渣追諳征關鍋撾乖莊十一字爲次起之二，末用平仄五聲如擊憲字，母在第一段第十紅母，韻在第二段第四灰韻去聲，鼓節前一後十得母，少歇又前二後四得韻，少歇又四得去聲。趙、陶、李字母字韻皆亂雜無次，更不如汪譜矣。然字母則基根領韻也。汪氏字母襲方氏以智序次，由《韻法直圖》删節而來，其注末五句兼音，最爲紕繆，其韻四呼不全，則拘於有字之音，而凡無字之音，如大港呼莊爲居汪者，無可求也。是編岡姜光後補用居汪切撮口無字之音，與根巾昆君相配，根公岡又合一類。如崇明讀庚如岡，可就根岡求之。北直讀庚如公，可就根公求之。閩音讀岡如公，可就公岡求之。湖北讀根如堅，可就根堅求之。高郵讀甘如堅，可就甘堅求之。泰興讀甘如官，可就甘官求之。金陵讀甘如岡，可就岡甘求之。惟其類聚，乃得羣分也。至烘字上空下翁，公空烘翁，乃覺無漏。西洋謂茶爲諦，類閩人之讀茶爲他，皆喁音也。朝鮮讀茶爲擦，類蘇州之讀茶爲昨，皆牙音也。日本讀茶爲阿恕，則齒音齊齒也。金陵讀茶爲搽，則齒音也。喁齒牙三音相連，又可依譜以傳聲矣。至於傳聲打馬之法，尤甚簡便，如分字屬根韻，爲五舌中第一舌第一韻，則先用手一撲，指一點，以定韻部。分字屬脣音又三位，爲五音中第五音，又三位，即第五位，則次用手五撲，指五點，以定音位。分字屬合口呼陰平聲，爲第三呼第一聲，則末用手三撲，指一點，以定呼聲。此不用文字語言而相對解意者，法至簡，理至確也。倘需紙片打馬，則用古算式横直相參，如交字屬高韻，爲第五舌之第二韻，則畫爲丨定韻，交字屬喉音極重爲第一音第一位，則畫爲卜定音，交字屬齊齒呼陰平聲爲第二呼第一聲，則畫爲仆定呼聲，合成丨卜仆即爲交字。此類不勝悉數，蓋雖爲隱語之小術，而實寓翻切翻譯之至理也。

又《自述三條》《音呼聲韻總譜》，前列四圖爲音呼聲韻分勘，次列十五圖爲音呼聲韻合勘，次列十六讀法爲入門要訣，蓋積數十年之參考斟酌，始成此圖，而用讀法以求門徑，即古今中外九達之逵路也。後雖擬經韻方音翻譯各譜，要不出總譜範圍。如法國本名弗蘭西，近年與越南和約，書爲富浪沙。富弗去入聲通也。蘭浪岡甘，韻轉也。沙讀爲腮，齒牙音轉也，腮西基該，韻通也。紅衣礮出於弗郎機。機期希，躋齊西，齊齒呼，齒牙音通也。西洋購鴉片之地曰印度，漢時求得佛經之天竺，《杜篤傳》之天督，《張騫傳》之身毒，皆即今之印度也。天讀汀，汀喁音，身齒音，印爲汀身尾音；竺毒齒喁通音，度督又去入通聲也。又名捐毒，捐音沿，沿撮口，印齊齒，呼通也。又作乾竺，乾捐亦齊撮呼通也。西洋謂天始生一人名亞當，《天方典禮》譯爲阿丹。阿亞開口齊齒呼通，當丹岡甘韻轉也。《文選・東都賦》僬僥兜離。注引毛萇《詩傳》：西夷之樂曰朱離。朱兜齒喁音轉也。《前漢・西域傳》：鄯善國多駏驉，駏字有託洛腰三音，故又作橐駝、駱駝，皆喁音重輕通也。《趙充國傳》先零音先連，西羌也。零連即根堅通韻也。《春秋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

今爲祝阿。柯字喉音第一位，阿字乃柯之尾音也。《禮器》滹沱作惡池，滹惡喉音重輕通，池沱支歌韻之齒噳音通也。鄭氏《周易》注包蒙作苞蒙。陸氏績《周易述》苞作彪，苞彪合口撮口呼通也。《大學》引《書》一介臣，介作个。介个開口齊齒呼通也。新民作親民，親新牙音重輕通也。又引《詩》於乎作於戲，乎戲喉音第三位，合口齊齒呼通也。《史記》麾下作戲下，亦齊齒通合口也。《中庸》引《詩》假樂作嘉樂，無斁作無射，讒格作奏格，嘉假平上聲通，讒奏公鉤籠口韻轉，斁射音睪，又音妬，射又音石，妬噳音，石齒音，睪乃石字齊齒尾音也。《曲禮》邮勿解爲搔摩，邮勿音肅穆，乃搔摩之入聲也。《孔子三朝記》祧廟作濯廟，誤作灌廟，祧噳音，濯齒音，濯一音掉，故祧濯同音，濯灌乃形近也。《風俗通》火斗曰熨，音畏，《集韻》音鬱，金陵讀熨斗爲運斗，尉遲複姓爲豫遲，《詩》蔚瘁爲韻，蔚當音畏，《易象》蔚炳爲韻，蔚可音運，畏合口，豫運撮口，運鬱乃揚州音之去入聲，豫鬱乃金陵音之去入聲也。《佩觿集》河朔謂無爲毛，毛音模，《漢・馮衍傳》飢者毛食，今金陵言沒得，湖北則云毛得，毛沒平入聲通，毛舞高孤韻通，亦脣音輕重通也。《元史》石抹也先一作石抹阿辛，博爾忽一作博羅渾，《金史》牙石塔亦曰牙忽帶，《元史》速不台即。《金史》之碎不觧，觧台噳音一二位，碎速去入聲通，帶塔噳音一二位，去入聲通，忽石喉齒第三位音轉，忽渾喉音第三位，平入聲通，羅爾噳音三四位，支歌韻轉，辛先根堅韻轉，阿也孑歌韻開口齊齒呼通也。揚雄《方言》虔，儇慧也。虔齊齒，儇撮口也。《方言》郭注：黨，朗也。黨爲噳第一位，朗爲噳第三位也。劉熙《釋名》以舌腹言天，顯也。即高郵讀天字音近梯也，以舌頭言天，坦也。即泗州讀天字音近灘也。《廣雅》芋，大也。假，至也。芋即《爾雅》訏字，假即《爾雅》格字。訏芋又爲喉音三四位，格假又開口齊齒通也。《匡謬正俗》架字，謂劉昌宗音加爲架，不應解爲架功。然高郵方音正讀加爲架也。《急就章》柘思舒，顏本思作温，碑本作恩，恩字開口呼，温字合口呼，恩温同爲喉音第三位，恩思則形近也。《干禄字書》巛坤爲上通下正，巛與順消息相通。故《易》言坤，順也。坤爲喉合口，順爲齒合口也。《五經文字》首列柿柿，明字音讀爲芾者當从市，讀爲秭者當从朿也。《九經字樣》亲榛得聲秦辛，爲牙音二三位，猶潧溱得聲，曾秦爲牙音一二位也。《廣韻》伯樂相馬，一作博勞，伯博爲張口籠口之分，勞樂則平入之分也。此類不勝悉數，要皆依是編音呼聲韻，乃辨其所由異而得其所由通矣。垣愧所見書甚少，近年館崇文經塾。稍得借書證佐。竊願得觀《四庫全書》，當輯古今中外文字編爲總譜，以資考古通俗之用。

清・關燿南《諧聲述略》卷二　人身有喉舌牙齒脣，此聲音之所由以生。《記》有之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一切琴瑟管簫，五聲、八音、律吕之微妙，皆以合乎人聲之自然。故樂章變爲八十四調，字書製爲中音三十六母，括一切音，而皆出於喉舌牙齒脣。雖輕清重濁、五土之方言各殊，而絃工吹師合樂登歌，音韻若一，無不諧也。

又　言字從二舌者，蓋人有短舌，又謂之小舌，《内經》所云會厭是也。必須二舌乃能言，如笙之有簧，若落短舌，即不能言也。

清・張子敬《等韻詳解・切字要訣》　切字之法最易精　上字定音下定聲　記取登高刀是樣　故教學者初分明

又《讚囑等韻西江月二首》　堪讚九音總括，包含萬字無差。從來切字有作家，難比如斯妙法。有聲韻中直取，見形篇内活拿。若君記念細熟滑，實乃真金無價。

切字須憑等韻，呼吸清濁音聲。横編豎紐要叮嚀，音韻自然真正。横豎各排千遍，師傳關鑰分明。若言此事不精靈，除是癡聾啞倀。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論切》　有有字之音，有無字之音。無字者不可得而傳也，故有切以傳之。且音有假借通轉之異，證以一聲則易混，故必合兩聲以定之，故謂之切。切者，取其切近而不可移易也。然古人之音方言各異，而年代既遠，聲亦遞變。南人呼緑爲六，北人呼緑爲慮，此方言之異也。古音呼天爲汀，呼明爲茫，此古今之變也。故古之訓爲某切者，按以今世之音多不盡合。知考古而不知審音者，每於一字之下羅列羣書，按其所切，而震於古人之作，不敢置喙。夫豈知古人之切是音者，亦取其音之準，而非必一一驗于前志耶。且古切有急讀緩讀之異，此由於無所統馭，故取驗于脣齒間，實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故古音之不同於今者，亦由此也。況天下之音甚夥。必一一攷其某字

作某切，則畢生之力有所不給，而古今歧異之處無所別白，是欲其音之準而反爲切所混焉，不亦大惑乎。故審音者宜知上聲同母，下聲同韻凡音之相類者爲韻，非今之所謂韻也，不然如元之與門，豈得謂之相類哉。之説以求之，慎勿爲陸德明諸人所惑也。

清・沈韶和《新編簡字特別課本》 拼字之法，如欲作桃園二字，先認桃字爲收豪韻，即從母首高字呼至桃字，知是定母，先書定母簡碼𠂉於左，次書豪韻簡碼收於右，得𠃌，即是定母豪韻拼成之簡字，合二字急讀之，成桃字矣。再認園字爲𠂆元韻，從母首捐字呼至園字，知是霞母，乃書霞母簡碼𠃌於左，次書元韻簡碼𠂆於右，得𠃌，即是霞元二字拼成之簡字，合而讀之，又成園字也。如欲作仄聲字，即可用平聲拼出之合碼，加點於仄聲角上，如法轉之，無不可得。

又《附空谷傳聲法》 簡字習熟後，如在大庭廣衆之中，欲有機密話語，隨時可以擊節傳出，旁人不能知覺。假如欲説看花二字，看字屬去聲，係從平聲十七寒韻所轉，乃先擊十七記，知是寒韻，其母首爲干字；次擊二記，知是第二位堪字；再擊三記，即是去聲看字。花字麻韻二十六記，曉母二十一記，平聲一記，即知是花字也。

是書專就蘇省嘉郡二處俗音所定，而江南浙西各方口音不無大同小異。凡習簡字者，但就本方之音，配合韻母，即與蘇地不同，亦自能合，不必拘泥。推而至於他省，亦可通融配用。善行簡字者，必能知其妙處也。

通語與方言部

目次

論説……四三五五
綜述……四三八八
雑録……四四〇〇

論說

漢・趙岐《孟子章句・滕文公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嚾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漢・鄭玄《周禮注・秋官・大行人》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濾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

魏・何晏《論語集解・述而》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略】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祗，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隋・陸法言《切韻序》《廣韻》卷首 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王制》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疏〕○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 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

唐・徐堅《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尚書》曰：禹別九州，九州攸同。《河圖》曰：九州殊趨，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酸以鹹；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謇，其泉苦以辛；兗豫宫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唐・景審《一切經音義序》 若乃書之貝葉，編諸海藏，結集由飲光之心，文義宣慶喜之口，流傳此土，七百餘年。至於文字，或難偏傍有誤，書籍之所不載，聲韻之所未聞；或俗體無憑，或梵言存本，不有音義，誠難究諸。欲使坐得明師，立聞精誼，就學無勞於負笈，請益詎假於摳衣。所以一十二音宣于涅盤奧典，四十二字載乎花嚴真經，十二音是翻梵字之聲勢也。舊云十四音誤也。又有三十四字名爲字母，每字以十二音翻之，遂成四百八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名曰《悉談》，如《新涅盤經音義》中廣明矣。故曰無離文字解脱也。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論音例》 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兹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濁。

宋・張行成《易通變》卷一九《伊川丈人正音叙録》　伊川丈人曰：前世所行之事，今世所憑者，書也。今世所行之事，後世所憑者，書也。觀其書必知其事之所在，故音不正則辭不脩，辭不脩則事不明，事不明則安有不害於道者哉。然則意不在辭，事不在音，非辭非音，其意與事可得而知耶。是故古之學者，必先正音，其次正言，其次正辭，其次正事。以聲正音，以書正言，以文正辭，以理正事。音言辭事正而道不正者，未之有也。

伊川丈人曰：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謂風土殊而呼吸異故也。東方之言在齒舌，故其音輕而深，南方之言在脣舌，故其音輕而淺，西方之言在頰舌，故其音重而淺，北方之言在喉舌，故其音重而深。便於喉者不利於脣，巧於齒者不善於頰，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生乎曲説，幡然淆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惡能正之哉。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九《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爲枏，竹爲王芻，蔓爲翹翹之草是已，顔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絶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説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絶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説近之。二説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顔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顔北人，不知行船，項説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而云陵絶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吴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自不少。

又卷一〇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厮國寺，傳以爲笑。

宋・戴侗《六書故》卷首《六書通釋》　凡方言往往以聲相禪，雖轉爲數音，實一字也，不當爲之别立文，姑舉其畧。那，如何之急言也。温人呼奴諧切，台人合作那二字爲則皆切，括人奴弟切。吴人越人呼人爲奴紅切，今俗書作儂，台人魚鄰切，温人奴登切。母，古音莫古切，又莫比切，今俗通呼莫下切，吴人莫回切，又上聲，蜀人即瓦切，淮南呼社，别立媽姐馳文，皆非也。《博雅》：嬭、妳，乳母也，女蟹切。今俗謂乳母爲嬭。漢人謂母媼、姥，凡此皆一音之轉也。温人呼如爲女癡切，括人女朱切，温、台又女興切。馨，許生之急言也。《説文》有𪏭，吴人有寧馨語。寧，如之變也，寧馨猶言如許生也。凡若此者，不可悉數，皆不當立文者也。

又《方音洗冤考》　嘗考寧年娘女數音，其字端皆舌舐上腭而出，吴中疑爲北方土音，所唱口法，絶不相侔，幸詞隱追始《正韻》，直窮到底，奴經一切，昭然左證，而土音之嘲始解。再考昂訛遨傲等字，實與杭和豪浩同聲，乃吴人汩於方語，口法亦大逕庭，若無《中原韻》吴岡、吴歌兩切，發明原始，則昂遨字音，竟成終古疑案。前二項，説詳《俗訛因革篇》。此外尚有堪商者，如忘無文萬諸字，中土呼爲王吴渾患，吴下音同房扶焚範，此笑彼爲土語，彼嗤此爲方言。細查諸切，則文爲無奔，萬爲忘扮。及考無忘切脚，則忘字既切無邦，無字又切忘逋。他如望武晚問等字，亦即就此數字之内，交相反切。而字母源流，竟無可考。使無之切脚，或是房非忘；忘之切脚，或是扶非無，則吴中持説，豈不獨勝。蓋房扶二音，北亦同南者也。又使無之切脚，或是王非忘，忘之切脚，或是吴非無，則北人挾理，豈不偏長。蓋王吴二字，南不異北者也。今諸切之中，

隻字不涉房扶，亦少王吳字樣。獨此忘無兩音，南北各操一是，又無有如奴經、吳岡之切，足破寧、昂訛謬者，爲今日堪憑之公案。以故北既無以難南，南亦不能服北，而方音正音，終成聚訟者此耳。愚竊謂音聲以中原爲准，實五方之所恪宗。今洛土吳中，明明地分隅正。且同是江以南，如金陵等處，凡呼文武晚望諸音，已絶不帶吳中口法，其他近而維揚、皖城，遠而山、陝、冀、燕、蜀、楚，又無處不以王吳之音呼忘無之字，則統計幅幀，宗房扶音者什一，宗王吳音者什固八九矣。又韻中晚挽二字同收一處，並無兩音。若晚字應作煩字上聲唱，則挽字亦不應唱灣字上聲，乃今人晚則偏執南音，挽則仍效北人口吻，豈非自相矛盾乎。試舉風靜簾閒曲中，如晚粧殘，與亂挽起雲鬟，方且兩字併歸一曲，則遂以挽唱晚，將以晚唱挽乎，抑將以韻内同音之字，妄判兩截之音乎。況忘房無扶訛則可以俱訛，何北人房扶二字，絶不呼王吳兩音而口法仍同吳地。又除此數字交相反切外，韻中切脚，奚啻百千，並無有涉着忘無文萬字樣者，則數字豈非另成一類之音韻哉。夫北韻中物字必叶務，而務音實叶護，故王敬夫著南詞，間嘗以物作護，乃王元美譏其南北溷淆者，蓋以入聲作去，惟北詞有之，今施之南調，故嫌背律。然則元美但謂護非南音，未嘗謂物非護音，而護非北音也，即務可以推無武，而兩先生非今日盟府乎。方今俗音，久汩乎俗耳。凡望蒲東，與晚風寒峭諸曲，人皆自負翻改北訛，共還大雅，而區區矯時之論，何當衆楚之咻。又無奈切脚盡彼此交互，竟無有明白顯易如吳岡、奴經兩切者，一喚醒今時迷瞶，乃至音義鮮憑，無徵不信，井蛙之聒，牢不可破，堪歎也夫。抑北人微字必讀圍，未字必讀慧，並飛肥尾沸諸音，亦大與吳中不等。及考各韻書切脚，則既以非切微，又復以微切非，彼此交互，字字皆然。乃查三十六母中，非微二字《廣韻》舊屬羽音，而《韻會》嫌其未協，特以宮音隸之。夫羽爲撮口聚，南北非微口法，皆可摹肖，若宮爲舌居中，則吳中口氣，絶無干涉，而惟北方之呼圍呼慧，恰覺相諧。且《廣韻》切父爲扶雨，切母爲莫厚，切婦爲房九等類，其間字音乖舛，不殊《四聲類譜》，故《韻會》之以宮換羽，倘亦嫌其未諧中土聲韻乎。迄今《集成》各韻書，並守宮音之舊焉。更閲三十六切中，有匪微匪分番非之切。細按非字，若照北音切去，則分番轉音，頗頗調洽。若作吳音口法，復以撮口聚調之，則番字差覺勉强，此亦北是南非之一證也。況《皇極圖韻》，原以非微二母收列灰韻之中，則北方圍慧諸音，豈是漫無足據。但《中原韻》有一二切脚似涉兩岐，故猶未遽以吳人之呼微非者，概例吳儂土音。雖《洪武正韻補箋》，亦謂非微等字《中原韻》向固入灰，然余實未考明，姑置闕疑之數云。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四《方言暗合古韻》 方言語音，暗合古韻者多。今山西人以去爲庫，閩人以口爲苦，走爲祖是也。吾崑山吳淞，江南以歸呼入虞字韻，而獨江北人則呼入灰字韻。如是者多，又不可曉也。

明・王鏊《姑蘇志》卷一三《風俗志》 有方言，有方音，大氏語必有義，最爲近古，如相謂曰儂。《湘山野録》記錢王歌云：你輩見儂的，歡喜在我儂心子裏。《平江記事》云：吳有渠儂等稱，故嘉定號三儂之地，謂隔户問人曰：誰儂。應曰：我儂。視之乃識，曰：却是你儂。謂中州人曰傖，周玘曰：害我者，諸傖子也。陸玩曰：幾作傖鬼。顧辟疆曰：不足齒之傖。宋孝武目王玄謨爲老傖。謂不慧曰獃。范成大詩：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獃。又《賣癡獃詞》：除夕更闌人不睡，厭襆滯鈍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街有癡獃召人買。二物于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鑠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今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獃千百年。又《白獺髓記》石湖戲答同參詩云：我是蘇州監本獃。問爲何如曰寧馨。見《晉書》《世説》等，不備載。謂虹曰鱟，謂罷必綴一休字。《史記》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又如曰事際，謂舉事之際。《南史》王晏專權，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惡之。蔑面，謂素昧平生者，蓋即《左傳》鬬明所言蔑心蔑面之遺。欿飛，謂惡少趫捷者，蓋即漢欿飛。欿，音如厠。受記，欲責人而姑警諭以伺其悛之詞。《夷堅志》亦記。薄相，謂嬉劣無益，兒童作戲。薄音如敦凡。哉，凡謂已然、將然皆曰哉，猶北人之曰了。又如吳江之曰蹇，每語絶必綴蹇字。按《楚辭》以蹇爲發語聲。吳楚接壤，恐即此。常熟之曰且，音若嗟。即詩中句尾助音。曰遐箇，猶言何人。按《詩》遐不作人。注：遐，何也。此方言也。灰韻入支，來音如釐之類。陸德明至用以釋經。支韻入齊，兒若倪，古曰耄倪亦然。庚韻入陽，羹音若岡之類。宥韻入寘，又音若異之類。虞韻入麻，又入東。呼小兒爲孥兒。孥，子孫也。常熟以吳塔爲紅塔。此方音也。

明・張志諄《南園漫録》卷三《方音》　北方士夫不能脣音，如以武爲五，以尾爲韋，以望爲旺，以襪爲窓，以茂爲冒之類，難以數舉。吾鄉不能齒音，如以事爲四，以之爲知，以使爲死，以齒爲耻，以詩爲尸之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户侍巖嘗言不必相訾，唯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明・顧應祥《靜虚齋惜陰録》卷六《字學》　王守谿《震澤長語》云：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智。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此本諸鄭夾漈之論也。夾漈之論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又曰：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慝少，耳根功慝多之説。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予謂二公之論，恐未然也。夫字何爲而作也，爲治天下而作也。中國之人，有君臣上下之相接，有禮樂刑政之相維，其字不得不多。彼外夷之人，簡節踈目，雖各有夷字，而亦不多。不但梵人也，囲囲字與西南化外諸夷之字皆然，無聲名文物故也。况釋氏元以不立文字爲教乎，然其所作韻圖，亦爲字而設也。彼所謂大藏經者，有五千四百六十卷。鳩摩羅什輩譯出。其間奇字極多，故作此反切以釋之。其字亦吾中國所無者，亦西域僧所撰者也。楊用修最好奇字，每作文作詩必作佛經中數字，人皆不識。又梵字雖少，而横斜曲直微異則另成一字耳。

夾漈鄭漁仲謂《七音韻略》出自西域，應琴七絃，縱横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其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又曰：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音之文。予謂不然，蓋四夷之字，盤曲如蛇蚓之狀，故欲二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下而合之。欲三合，則取一字之上，一字之中，一字之下而合之，皆可成字。若吾中國之字，本之六書，一字自有一體，取其半而合之，則不成字矣。又以琴譜爲合字，則又非也。夫彈琴以手取音，右手四指有擘、托、抹、挑、勾、剔、打、摘八法，左手按徽有大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吟猱綽注之殊，若施之於字，則不勝其繁矣。

明・王應電《同文備攷・纂輯凡例》　聲爲字之主，不可少差，然亦有相近者，如仍成青稱精征星升迎寧餳情，此甚易譌。又有一字二三聲者，如松讀若崇，睽讀若奎，蓋鄉音也。今不能辨，但觀字偏旁，蓋古人諧聲字也，因以之正鄉音之謬。

明・吕坤《交泰韻・凡例》　辨五方　有天地來便有水土，有水土來便有聲氣。東南土薄水浮，其人輕清，其音浮纖，引收多婉緩之氣。西北土厚水深，其人重樸，其音直濁，出發多勁急之氣。中原當南北之間，際清濁之會，故宋製《中原雅音》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聲，而一折衷於中原。謂河洛不南不北，當天地之中，爲聲氣之萃。

明・吴繼仕《音聲紀元》卷一《論梵》　等韻未行之前，經史音訓通曰反。等韻通行之後，經史音訓通曰切。雖反易切難，然反庚切廣，反有所不通，則不得不切。切有所不解，故爲四等門法。余復别以律曆風氣，此又爲理廣矣。

先儒音字，(北)[北]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爲甚切。今之反者，孫炎之學也。

梵書以三十六母爲形之主，各秉一形，以一十六轉爲聲之主，各秉一聲，相爲附麗。其十六轉坐定先後，猶華言之平上去入，讀者即其所附何聲，則知爲幾轉。從本母音聲調轉至本位，即得其呼，得其呼而義隨之。今紀元之法，一因氣數正理爲之樞紐，非若梵書等韻之法也。

梵書多體成文者謂之滿字，獨用一字者謂之半字，共爲二體。其滿字欲法則作省文，數字合而爲一，約多爲少，乃以偏傍排列，收衆音成一

聲而出，但用小點間之，如齒嚨五字合讀，部林四字合讀，二音殊與華言乖異，併斥不入。

梵書以二音合字，譯以華言而無字當之者，不得已而用多文强附，猶翻切之類。至若三合已上，如前説二合者，亦不下數十文，如不可之爲叵，者歟之爲諸，者焉之爲旃，二十之爲廿，三十之爲卅之（之）類，皆所不取。

梵書五天音聲，用事一法，不足以辨之，遂加彈舌而聲爲二。用于不彈爲一義一用，加彈爲一義一用，若彈指則又溢于喉舌之外而爲三用矣。華言皆無此法，譯者無字當之，不得已而于字傍贅以口字，而爲彈舌之别，不成文也。故《篇韻·口部》所增俗書獨多者，太半此類誤入也，不知者認爲有義而仍讀華不彈之音，謬矣。集韻之人淺妄雜厠，不可不辨。又有華字先有從口者，如哆丁可切。吧虚器切。之類，而譯人誤取同形異法，華梵迥絶矣。不知者或强作二字，或强設門法以收之，何能合律而協于曆被于樂乎。

彈舌之音自陝已西則恒言如是，三尺童子出口則彈，每呼一聲，冠以噠喇二字，或敦侖二字，聲聲多彈者，蓋自李唐已來，淪入胡久，故久而不變也。

明·張位《問奇集·六書大義》 各地鄉音

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不能具載。江南多患齒音不清，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各處土語，更未易通也。

明·袁子讓《字學元元·序》 然朔越之人，生而同音，及其長也，各因其俗，能一一返其初乎。無論中國以書易繩，乃窮髮之北，鑿齒之倫，莫不有魚鳥蠶穗之迹，以逮于中國，而中國有譯其語者譯其字者乎。使情通意得，而不害爲同文之化，豈必西乾東震，較若畫一，乃稱習古哉。

又卷八《方語呼音之謬》 袁氏曰：各方鄉語各溺其風氣，故學等子爲難。他鄉不及詳。如吾鄉之訛，有足議者。吾鄉讀肉爲辱是也，而欲亦爲辱，玉亦爲辱。讀于爲余是也，而臾亦爲余，如亦爲余。讀侈是也，而無亦爲侈，吾亦爲侈，屋亦爲侈，物亦爲侈，蓋疑徹喻日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外者也。僧讀心母平聲是也，而合口之孫亦曰僧，審母之生亦曰僧。增爲精母平聲是也，而合口之尊亦曰增，照母之爭臻亦曰增，蓋精照心審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内者也。由吾鄉而推之，如吾楚音或呼如爲殊，而呼辰爲壬，此禪日互相混也。閩音以福爲斛，而以湖爲符，此奉曉互相混也。粵音以人爲寅，以銀爲壬，此喻日互相混也。蜀音以南爲蘭，以囊爲郎，以能爲倫，蓋泥來互相混也。吾楚黄音，以元爲疄，以顓爲戎，以涓爲專，以君爲迍，此疑日見照互相混也，此皆訛在同音之外者也。北音呼辰爲臣，而呼殊爲除，蓋誤禪于床也。浙音呼章爲將，而呼真爲津，蓋誤照于精也。江右音或以朝爲刁，以晝爲丢去聲，蓋誤知于端也。吴音黄曰王，行曰盈，和曰訏，玄曰員，蓋誤匣于喻也。閩音潮曰迢，問曰悶，蓋誤澄于定，誤微于明也，此皆訛在同音之内者也。如此之類，殆難更數，爰以此母誤彼母者，未有不以彼母還誤此母者也。此又于各方之誤而益見元聲之妙也。鍾過謂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在脣舌，西方在咢舌，北方在喉舌。便于喉者不利于脣，便于齒者不利于咢。繇是譌正牽乎僻論，是非亂乎曲説，孰從正之哉。學者即訛索真，可與正音論切矣。

又《方語呼聲之謬》 袁氏曰：聲原不謬，而方語不同，互有彼此之訛。如各韻有東江支真之别，而方語於韻外淆之。如同韻有平上去入之别，而方語或於韻内混之。嘗即所耳聞者一概：秦晉讀通如吞，讀東如敦，讀龍如論，讀紅如魂，蓋謬東韻于真文也。徽東讀堂如檀，讀郎如蘭，讀陽如延，讀岡如干，蓋謬陽韻于寒韻也。齊魯讀萌如蒙，讀榮如容，讀瓊如窮，讀黌如紅，讀肱如公，蓋誤庚韻于東韻也。閩人讀朱如支，讀車如箕，讀胥如西，蓋謬魚虞于支微也。粵人讀謀如茅，讀楼如勞，讀頭如逆，讀愁如曹，蓋謬尤韻于宵肴也。此皆韻外之淆也。他如燕東讀濁平如清平，秦晉讀清平如濁平，吾楚人亦讀清平如濁平，而又讀去聲如清平，荆岳之間讀入聲如去聲，讀去又如平聲，而讀平聲復如去聲，齊人讀入如平，魯人讀入如去，蜀人讀入如平，而叙嘉之間讀去亦如平，此皆韻内之混也。陸德明論聲韻謂吴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聲之不同，各從其方，自古以

焚，正聲者辨其所以異，即統其所以同矣。

明・王驥德《曲律・論須識字第十二》 識字之法，須先習反切，蓋四方土音不同，其呼字亦異，故須本之中州，而中州之音，復以土音呼之，字仍不正。惟反切能該天下正音。只以類韻中同音第一字切得不差，其下類從諸字，自無一字不正矣。

明・郝敬《讀書通》卷一《四韻糾謬》 今人以韻書爲雅言，尋常俗語爲鄉音，不盡然也。五行之秀鍾于人，五方人聲，生于五氣，故絲竹之聲不如肉，肉聲爲玄律。齊人聲緩，楚人聲激，木氣舒遲，火氣飄忽，皆天地之正氣也。今謂鄉音不足据，四韻又何所据乎。沈休文吴人，吴一郡之聲，不足槩江左，江左一方之聲，烏足槩南北。今定以四韻槩天下古今文字，安知諸音之盡非，而沈韻之獨是乎。馬與非馬，指與非指，亦無以辨。

明・趙宧光《説文長箋》卷首《長箋解題・梵書總持》 《梵書總持》者，悉曇的翻字母全譯也，又名《大海陀羅尼》。陀羅尼者，呪俗也，明也。何謂呪明，真言也。何謂真言，五印度文字語言絶與華異，釋典東來，盡翻華語，或多句譯一句，或一字譯數言，猶經生之講義，鋪章敷衍，自成一篇，千載而下，聖賢口吻蔑如也。梵書之法，音義竝能設教，而音尤重，尤爲傷人。漢字亦有之，如竅曰孔，亦作空上聲。孔則用聲不用義，空則用義不用聲。試言孔則傷會，言空則費詞矣，是亦義不敵聲也。真言取音不取義，猶存伽棱僊音于萬一尒，此卷爲真言所自出，故曰大海。海者壑一遺之偁，有正書、飛白二體悉收，各爲一章，就前譯之，詳略不加裁補焉。藏經字母多種，種非一譯，或全或闕，或順或倒，此卷出自唐僧法天，校佗本爲正，采爲悉曇之首，并作譯梵圖譜，坿吕敷法特詳焉。後此藏録諸母，即不過成按而吕其聲義相乘之法，視華文之六書觚聲會意，會而成字。六書之母，可聲可意，梵則聲意絶不相敵，纍加出字，聲亦纍變，字不勞離異。所生音，亦不勞所本，此華文所吕遠不隶也。采其多體轉生之文，作纍加圖吕坿焉，敘一軸。

明・魏濬《方言據・小引》 鄉人所習談字，對官長及異鄉人言之，輒用爲笑，謂有其音無其字也，然多有來歷者。冬晴家食，心手俱閒，偶録所知，得數百種，虞其散漫，綴以成帙。因思古人重字學，如楊子雲漢世大儒，而就業者皆云問字，又著《方言》以志四方音語之異。韓蘇二公著詩多用諸書古文奇字及方土之語，其留心字學如此。許慎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形與聲相益，而字於是孳生不窮矣。余思結繩之前，原無文字，是事是物，不過口相傳語，五方殊俗，聲氣亦異。蒼頡作字以摹之，始通爲一。蓋有聲而後有畫，有畫而後象之以形，形不能盡而後指事、會意之六義出焉。取其近于天地之正者以爲準，聲教四達以成，同文之治原本于此。當其未通之先，謂非蒼頡一方之言不可也，《春秋》所書，如邾婁、於越之類，尚且不廢。後世不講六書之義，各從所習，互相詆笑，此非彼是，孰能定之。

明・程元初《律古詞曲賦叶韻統》 方音不同，南北各異，惟分三十六母，條分悉具。字母來自西域，譯之不能通者，以字母分之，尚可悉通中國之字。況中國方俗雖殊，一歸于字母，尚何有不正者乎。

明・葉秉敬《韻表・凡例・五辯喻母》 三十字母括盡天下之韻，猶平上去入括盡天下之聲，中間惟一喻字微有偏枯，蓋江南之音有不盡如喻字者。試以業字言之，江北多與葉字同呼，而江南或與葉分途，自呼爲業。又以牛字言之，江北多與尤字同呼，而江南或與尤分塗，自呼爲牛。今總之以喻母，則江北之人信而江南之人疑矣。又以外字言之，《正韻》收入泰韻五快切，江南北俱同此音，而時聞中州或呼作僞字，然江北之僞半吐，江南之僞半收，微有異焉。

又《十辯韻有開合》 江北之地昔號中原，有開口音無合口音，故元世周德清作《中原音韻》，爲樂府而設，不分開合。而近世金陵李士龍亦以合口音分附開口音之下，然今吴越歌謳並有開合，如廢其合口，止宜於北調，未爲通論也。

明・沈寵綏《度曲須知》卷上《鼻音抉隱（續篇）》 有客謂曲譜流行甚廣，若云三等鈐記，特爲姑蘇而設，將無坐井觀天歟。予曰：從來磨調曲，惟姑蘇絶盛，而詞譜亦姑蘇編較者多。以蘇人之譜，砭蘇音之病，故閉口始記《詞腋》，鼻音則廣于《吴歈萃雅》，撮口則添自《詞林逸響》，繇來漸矣。子疑鼻音之説，請以撮口證之。夫裙許淵娟等字，理應撮口呼

唱，乃歷稽譜傍，何以書住朱除則記撮口，而裙許淵娟絶少鈐認乎。蓋有記有不記，因蘇城人之有撮有不撮耳。試觀松陵、玉峯等處，于書住朱除四字，天然撮口，譜傍似可無記，而必記無遺者，豈非以蘇城之呼書爲詩，呼住爲治，呼朱爲支，呼除爲池之故乎。吴興土俗以勤讀裙，以喜讀許，以煙讀淵，以堅讀娟，似乎譜傍不應無記，乃竟無一記者，又豈非以蘇城於此四字天然撮口，無須更添蛇足也乎。然則庚青之記收鼻，即如朱住書除之不可不記撮口也。東江兩韻之本鼻音而不記鼻音者，即如裙許淵娟之本撮口而不記撮口也。若謂東江兩韻譜無一記不應收鼻，將淵娟等字之不記撮口者，必撮口呼唱，一如吴興之煙堅土語，乃爲帖切耶。惟閉口韻姑蘇全犯開口，故譜中無字不記。撮口則僅乖其半，故亦什記其伍。至所記鼻音爲第三之一者，則以庚青獨犯舐臍，而東鐘江陽，乃仍字字收鼻故耳。

明・陳蠶謨《元音統韻》卷二《通釋下・稽往》 倣邦非。佛滂敷。二母交互，而北人方言盡讀敷母，南人方言盡讀非母。北方讀敷全得，而讀非全失。南方讀敷全失，而讀非亦畧似云耳。

又 匣喻疑三母，南北二音交互相犯。北疑犯喻，北疑併喻，更不相犯。南匣犯喻，若三母兼用不省者。

又 審音者難於義，求義者薄於音。即復兼該，亦且南風鴂舌，北調木强，東音舌不能彈，西語舌傷於捲。以上趙凡夫《悉曇經傳》。

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音義雜論・方言説》 劉歆取《方言》書曰：詔問遒人軒使，歲八月循路采童謡歌戲，欲頗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但有其目。聞子雲採取先代絶言，異國殊詞，非子澹雅沈鬱不能成此。欲驗考坐知。雄曰：先代輶軒奏籍，皆藏周秦之室，嚴君平林閭，深好訓詁，猶見輶使所奏言，君平財有千言耳。是固國職而好學者增訪也。《北史》劉延明亦著《方言》，蘇林曰：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漢北海劉熙作《釋名》，吴韋昭作《辨釋名》，《北史》李鉉正經注中謬字曰《字辨》，永徽中符璽郎顔揚庭上父師古《刊謬正俗》，唐祭酒李涪亦有《刊誤》，服虔《通俗文》，阮孝緒云李虔，蓋俗説也。愚者曰，古今方言亦變矣。《左傳》：鬬穀於菟，虎也。高誘注《淮南》：楚人謂恨不得爲柘治，謂牢曰霤。《招魂》餘聲爲些去聲。《陳涉傳》：夥頤。《貨殖傳》：果蓏。注：今語爲果摇。服虔曰：楚人謂橋曰圮，音頤。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面雍樹。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丘。章懷謂漢以蜀爲叟。《水經注》謂冢爲琴之類，今皆無此鄉語。《方言》所載，十半與今不合。即郭璞所云俺儉、鬩穀、們渾、肥臕、憋憟、遽矜、黠姑、了戾、胎脾、律踞等語，亦在彷彿間。《世説》朴近，如所云寧馨、爾馨、何乃訇、虺瓦弔，俱無此聲於江南，則聲與讀兩相轉耳。其可推者，些去爲平，乃訇爲那行是也。

愚歷考古今音義，可知鄉談隨世變而改矣，不攷世變之言，豈能通古今之詁，而是正名物乎。互詳《諺原》。

漢以來傳注，每用方言。黨，所也。踊，豫也。恇，狂也。昉，適也。于諸，置也。如即不如，讀伐長言之，殷如衣，帨爲粉，斛爲鼓，祭爲墮，溧作滎，疾爲戚，衙如椳，緆爲雉，地堅爲洛，湯熱爲觀，浩酒曰滌，穿地曰竄，蛤灰爲叉灰，土釜爲牟器。禿鬐、楬櫫、繩緘、杯杅、掉磬、挾提、脾胝、烏翅、轉轔、伏兔、胡孑、侏大等，皆以此訓解。後世卷帙浩汗，何暇于察邇言。間見才老讀務爲蒙，新都讀日如熱，京山轉母爲模，豈無稽者乎。欲通古義，先通古音。聲音之道，與天地轉。歲差自東而西，地氣自南而北。方言之變，猶之艸木移接之變也。歷代訓詁讖緯，歌謡小説，即其各時之聲稱，惟留心者察焉。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九《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説》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吴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

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革楚夏，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清・柴紹炳《柴氏古韻通》卷一《雜說・古韻不繫方言說》 方言所習，南訛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耳。夫古者言雖殊域，書必同文。審聲憑語言，作詩依文字，十五國風唇吻豈能盡符，而詠歌未嘗復別，甚至甌越侏儒，蠻荆缺舌，聆其言說，絶遠中州，而越語楚書，載彼謳謠，無間風雅，豈非同文之治不囿方言哉。

清・毛先舒《韻白・與堉徐華徵書》 日論土音與韻學離合，衆論不齊，此事不可一言斷也，大略有合有不合耳。杭人口語不合處頗多，而更自謂是，且謂汴爲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隨宋蹕南渡，故杭皆正音，反非笑他處音語，此皆浪談耳，如笑越人語好閉口，不知其字應閉口，非好也。又如杭人呼夜爲異，乃笑以夜爲羊謝切，謂是鄉裏人聲，不知夜于韻在禡部，元當如此切。至謂休文是吴興人，音亦偏吴，咳吐乖隔，不知夜音，前乎休文如此者已多，即晉江逌《詠秋》：寒蟬向夕號，驚颸激中夜。與駕、化、夏、榭、暇相叶，代既在沈先，而逌亦陳留圉人，豈亦是偏于吴音邪。此等皆是不解韻學，任臆無根柢語。欲明此理，總須細心讀古人書，而屬耳所及亦兼隨地加察，久之，庶可通貫耳。

又《音韻瑣語二十五條》 客論韻學而有執土音者，以爲《詩》明分十五國風而後世樂府亦有楚聲吴聲之類，豈得舍土音而言韻也。余謂十五國與楚吴之類，猶今曲有崑腔弋陽海鹽，琴有吴操浙操耳。腔與操雖從地得名，而實皆各具法度，自與土音不相蒙也。崑者，崑山縣也，如今唱崑腔者字字皆以《中原音韻》爲主，何嘗輒用本縣土音闌入之乎。或作者有問用土音處，如《楚辭》羌字、吴歌儂字之類，却不盡然，歌者當亦如之，奈何欲純任土音論韻邪。

又《聲韻叢説・題辭》 又鄭漁仲《書略》論華梵音異，華有二合之音，謂雙音合爲单音也，如者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梵亦有二合之音，而音中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爲索，娑嚩不可爲薩。觀此則二音切一音，正是中國字學，與梵氏字學正復有殊。

又《南曲入聲客問》 客問：北曲既可派入聲入三聲，南曲何故又難派入聲入三聲。曰：北之入作平上去也，方音也。北人口語無入聲，凡入聲皆作平上去呼之。即如轂字，北人云呼爲古，北曲自應從北音，故《中原音韻》轂字以入當作上而音古，凡入聲皆然。此周挺齋氏之以入派歸三聲，非任臆强造也。若南曲自應從南音，南人呼轂與穀谷等音同，原不呼古，凡入聲皆然，原未嘗作平上去呼也，則南曲安得强派之入三聲哉。既難强派，別無歸著，則自應更爲標部而單押矣。

清・毛奇齡《古今通韻》卷一《上平聲・三江》 方言有入韻者，吴越間每以讀言爲亂降，初不曉降字何義，今知即虹字也。虹同訌，然皆讀降，《小雅》所謂實虹小子是已。又强飲食曰囊酒囊飯，今韻中有饋字，正强食之義。强，如字，不讀上聲。又江淮間嘲自大者曰粧脖，越人以負固不伏人者曰肿肛。初不識脖字、肿肛字何解，且亦不曉字形何等，嘗妄解曰：胖與羊腔皆虚大之貌，而不知實有其字在韻部中也。趙叔向作《肯綮録》，專取韻字之切日用者以示世，而不及此數，豈方言多未解耶。肿音握江切，同央，舊韻固收其字，且特立一紐，而《禮韻》不收，且以懸頭字置之，若脖字原附麗紐内，今照《廣韻》别出一紐，音匹訌切，正以字音近滂，與方言合，此亦禮失求野之一端耳。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二《粵歌》 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吴越。出於脣舌間，不清以濁，當爲羽音。歌則清婉溜亮，紆徐有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

清・潘耒《遂初堂集》卷三《南北音論》 五方之民，風土不同，氣

稟各異。其發於聲也，不能無偏，偏則於本然之音。必有所不盡，彼能盡與不能盡者遇，常相非笑而無所取裁，則音學不明之故也。《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謂吴楚時傷輕淺，燕趙時傷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此方隅所囿，無可如何者也。乃北人詆南爲鴃舌之音，南人詆北爲荒傖之調。北人哂南人知之不分，王黄不别。南人笑北人屋烏同音，遇喻同讀，是則然矣，亦知其各有所短，各有所長乎。南人非特缺照母開口一呼，混喻匣二母已也。凡審禪穿牀之開口合口二呼皆不能讀，又以歌戈混於敷模，庚青蒸混於真文，凡五韻之字無一字正讀者。北人非特無入聲，缺疑母已也，竟以入聲之字散入平上去三聲，反謂平聲有二，以稍重者爲上平聲，稍輕者爲下平聲，欲以配上去爲四聲，是四聲芟其一添其一矣。疑母同喻，微母亦同喻，至羣定牀從竝五母之上去二聲竟與見端照精邦五母相亂，非唯本母不能再分陰陽，并上去入三聲而皆失之，此其所短也。若夫合口之字，北人讀之最真。撮口之字，南人讀之最朗。清母之陰陽，北人天然自分。濁母之陰陽，南人矢口能辨，此其所長也。倘能平心静氣，兩相質正，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取人之長，益己之短，則譌者可正，缺者可完，而本有之音畢出矣。余自少留心音學，長遊京師，寓衛爾錫先生所，適同此好，鋭意講求。先生晉人也，余吴人也，各執一見，初甚牴牾，發疑致難，日常數返，漸相許可，漸相融通，久而冰釋理解，不特兩人所素諳者，交資互益，而昔人所未發者，亦鈎深探賾而得之於是，五十母、四呼、二十四類之説定，而圖譜成焉。猶未敢自足。年來遍遊名山，燕齊晉湖湘豫嶺海之間無不到，賢豪長者無不交，察其方音，辨其呼母，未有出乎二十四類之外者，亦未有能盡通二十四類之音者，遂將勒成一書，公之天下，欲使五方之人，去其偏滯，觀其會通，化異即同，歸於大中至正而已矣。或曰：河洛天地之中，雅音聲韻之正，子居吴會而成一家言，其得爲中正乎。曰：不偏之謂中，均齊之謂正，非疆域之謂也，如以地而已，則周德清之《中原音韻》何以行於北而不行於南，用於曲而不用於詩。且吴音亦未可輕也。切韻成於江左之周顒，而關西河北相承用之。四聲昉於吴興之沈約，而隋唐迄今莫之能廢也。律吕之道僅存於度曲，今吴歈盛行於天下，而爲其譜者皆吴人，吴人之審音固甚精也，此無他，北音重濁，南音輕清。以濁分濁則難，以清辨濁則易，故南人能分羣定二母之陰陽，北音則併疑微而亡之矣。余豈以南人而阿南音，將以曉天下曰類音之音，非南音，非北音，乃人人本有之音也。

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二二《康熙字典序》 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

清・王奕清等《曲譜》卷首《諸家論説》 又曰：沈約吴興人，將平上去入製韻，不取所都之内通言，却以所生吴興之音，蓋其地鄰東南海角，閩浙之音無疑。且六朝所都，江淮之間，緝至乏俱無閉口，獨浙有也。以此論之，止可施於約之鄉里矣。

清・馬自援撰、梅建編《重訂馬氏等音外集・叙略九條》 按《正韻》謂：天地生人，即有聲音。五方殊習，人人不同，鮮有能一之者。如吴楚傷于輕浮，燕薊失于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欲知何者爲正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爲正音也。

又 天下之語言不一，呼字自有不同。始一彭字呼作盤者有之，則屬官韻商音内矣；呼作蓬者有之，則屬公韻宫音内矣；呼作盆者有之，則屬裙韻商音内矣；而其實則公韻商音内之字也。

又《十三韻説》 槃什馬氏自援曰：韻曷爲而止于十三也。韻止于十三，援亦不知也。援自舞勺入塾，從事于雒源楊夫子之門。誦讀之下，嘗見唐《禮部韻略》，即今沈約詩韻。退而自問曰：韻何爲而有不同者乎，胡爲乎遮奢等音而屬于麻也，胡爲乎歌麻兩音而古可通用也，胡爲乎庚之不通用于真也，胡爲乎侵之自爲一韻也，諸如此類，疑不勝指。及從事江右楊夫子，而知侵之爲閉口音也。從事嘉興李夫子，而知歌麻遮爲吴越不分之音也。援籍本秦也，生于滇，受學于蜀越諸先生，足跡遍黔楚兩粤，即羌僰異域，亦曾隨家大人身歷焉，至若燕韓趙魏吴閩齊魯，則有諸遊客皆東西南北人也，援日與交接，聆其語言而熟察之，乃知庚之與公同韻，而必不可通于真，此中州之正音也，其他所疑則隨所聞

而釋之，乃知沈約以吴音而失者不盡無也。

清・方中履《切字釋疑・方言》　《音義襍説》曰：古今方言亦變矣。《左傳》：鬬穀於菟，虎也，高誘注《淮南子》：楚人謂恨不得爲杯治，謂牢曰霤。《招魂》：餘聲爲些去聲。《陳涉傳》夥頤，《貨殖傳》果隋。注：今語爲果搖。服虔曰：楚人謂橋曰圮，音頤。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面雍樹。如淳曰：齊人以不知爲邸。章懷謂漢以蜀爲叟。《水經注》謂冢爲琴之類。今皆無此鄉語。揚雄《方言》所載十半與今不合。即郭璞所云：悗儉閱穀，們渾，肥臕，櫪憐，遽矜，黠姞，了戾，胎脾，律踞等語，亦在仿佛間。世説朴近如，所云寧馨爾馨，何乃訇虺瓦月，俱無此聲。於江南則聲與讀寸雨相轉耳，其可推者，些去爲平，乃訇爲那行是也。漢匈奴謂天子爲撐犁孤塗，謂孝爲若鞮考。北魏遼金元史有之乎。可知鄉談隨世變而改矣。不攷世變之言，豈能通古今之詁，而是正名物乎。按漢以來，傳注每用方言，黨所也，踊豫也，恍狂也，昉適也，于諸置也，如即不如讀伐。長言之，殷如衣，帨爲紛，斛爲鼓，祭爲墮，溧作滌，疾爲戚，衡如椳，紑爲雉，地堅爲洛，湯熱爲觀浩，酒曰滌，穿地曰竁，蛤灰爲乂灰，土釜爲牟器，禿鬠，楬櫫，繩緘，杯杅，掉磬，挾提，脾胖，烏翅，轉轔，伏兔，胡孑，休大等，皆以此訓解。後世卷帙浩汗，何暇于察邇言問。見才老讀務爲□，新都讀日如熱，京山轉母爲模，豈無稽者乎。欲通古義，先通古音。聲音之道，與天地轉，歲差自東而西，地氣自南而北，方言之變，猶之草木移接之變也。歷代訓詁，譏緯，歌謠，小説，即具各時之聲稱，惟留心者察焉。履按：孫炎作反切，本出于俚里常言。宋景文筆記之，如鯽溜，突欒，鯽令，窟籠，不可勝舉，訛失日以遠矣。然相沿各有其原，考之于古，頗有闇合方音，乃自然而轉者。上古之變爲漢晉，漢晉之變爲宋元，勢也。老父故作《諺原》，若焦澹園《俗書刊誤》取諸《篇海》，乃郎仁寶之載《宋襍字》耳，何子元之記畢賴，見餘冬序録。范成大之例夐闕奎仌，見《桂海襍志》。是猶欲存遠方之事實者也。

清・李鄴《切韻攷》卷一《集説・方音》　《玉篇》載《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西方舌聲，南方齒聲，北方脣聲，中央牙聲。今之吴越子紙專氈不分，南康匡腔反用，麻城以荒爲方，建昌勸鏸爲一，江北都凥不分，齊秦率帥不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缺然。古已有之，如《灌夫傳》首鼠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作首施兩端，則今之吴語也。康成鉏牙即齟齬，景純迮牙即錯互，孟堅規橅即規模，則漢晉時猶有牙如吾、無如毋之聲。《羅敷行》言可共載不，不與敷叶，則不歸尤韻矣。《紫玉歌》雙叶鳳光，則已江陽合韻矣。方音不可不知，然不可爲其所囿。《日知録》方音一條曰：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梁書》。李業興學問淹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顔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家訓》。夫言襍鄉音尚所不取，顧可施之切響問乎。

清・吴烺《五聲反切正均・論字母》　鄭樵曰：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烺嘗深思之，而知其非善法也。夫同在九州之内，風氣不同，聲音亦異。賈子云：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今必執字母以求聲，其不致相齟齬者亦鮮矣。且諸蕃之聲與中華異，安知字母之在西域又將以何聲讀之乎。

鄭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略】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説。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而其立法尤爲瑣屑，字母横列於上，四聲縱衡之音列於下，作爲圖式不勝其緐。其以字母爲標，標猶虚位也，未嘗不可易字以代之。若以爲協之宫商角徵羽，配之喉齶舌齒脣，則見溪羣疑亦何殊於吉區奇魚乎，故曰非善法也。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凡例十則》　又如韻中南音以宗音重。念叢，師。音詩。念思，生音聲。念僧，爭音真。念增，責音哲。念窄之類，若删之，終成其謬，故以同音餘韻附之，以證其訛。

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首三《典謨三・諭旨》　諭閩廣正鄉

音雍正六年

上諭：凡官員有蒞民之責者，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悞。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吏胥從中代爲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悞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爲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

清・胡彦穎《北窗偶談》卷中《字母十四則》 曩習國書，遇對音字必从京師音讀，故於北音審之頗悉，如濁聲字之平輕仄重其一也。奉邪禪匣雖不盡然，而奉與非敷直混爲一，邪母字混心，禪母字混審，惟坐禪之禪又音近傳，匣母字南人混入喻母，固失之甚遠，北音竟同曉母，亦有曉匣不分之病，至微母則不特南與北異，而且古與今異，如無字南音近扶，北音近梧，南猶未爲大失，而北則差之千里矣。若古則音近模，秦中至今猶然，佛經南無之譯以此。俗言無或云没，蓋其轉聲，而楚中更轉而爲毛音也。凡微無非切。文無分切。亡武方切。萬無販切。物文弗切。韈望發切。南音呼之近於奉母，而北誤作喻母者，皆微母下字耳。

又 囿於鄉音者多不能得正音。然參伍鄉音異同，本音亦自可得，如北音無濁聲字，以南音較之，即知其平仄互異者是也。疑母北溷喻，南溷尼，喻尼之閒即得牙音疑字。邪母北溷心，南亦溷從。禪母北溷審，南亦溷日，而其閒自有邪禪之正音。閩廣曉敷互易，登萊喻日同呼，荆楚泥作來音，吴越日如孃母，皆可以他方較之而得本音之正。惟吾鄉於照穿審三母字竟有誤入精清心者，讀爭如曾，側如則，類照作精也。讀初如粗，類穿作清也。讀師如思，類審作心也。既非一母全譌，却又往往成誤，稍或不審，矢口乖舛矣。

清・劉維謙《詩經叶音辨譌・凡例》 南音輕清，合口多誤讀開口，蓋相沿日久而不知其非矣。

又卷首《毛西河古今通韻》 五方之音無他區别，但遠近一同者，便是元音。

清・龍爲霖《本韻一得・韻叙》 字音自當以《廣韻》《集韻》等書爲據，然亦有相沿譌誤而方言猶存古音者，父祖代傳，孩童習慣，夫有所受之也。揚子雲操鉛槧訪方語。《漢書》：斬餘汎水上。蘇林音祇。晉灼曰：問其鄉人，音丁計切。愚按若從丁計切，右當從氏，不从氏，下多一横畫。古人著書必考方言，俗儒概以爲土音而棄之，疎矣。

清・汪烜《詩韻析・圖説》 讀韻固當以漢音，然休文詩韻實酌之方言，故有與漢音不合、讀以方言而後合者。如金巾二韻，漢音則無别矣，故讀金韻必以秦音，基鷄二韻亦同。讀巾韻當以閩音也。又如恭不音公，行不音形，士不音示之類，皆方言而非漢音也。蓋今人方言，實即古人正音也。但方言非一，讀者不可爲方言所拘，亦不可不知方言，是貴乎人之斟酌耳。

清・王植《韻學》卷一《四聲分韻》 若二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者，蓋有故焉。今異音同部者凡七，曰支微齊以基歸合也，虞以拘孤合也，灰以瑰該合，元以涓鞬與根昆合，麻以〇各巴切。瓜嘉與〇稽茄切。合也。近世李漁作《笠翁詩韻》，支分爲三，魚虞各分爲二，餘又不知所分，可謂全不知韻，而世或宗之何也。或以爲此古之吴音也，休文法言皆吴産，勢固得用吴音，然不惟古吴人之音而已，今亦有之。如姑蘇以歸去爲居去，以鬼爲舉，以水爲使。甌閩之間以携爲魁，以僞爲溺，以季爲貴，此即基歸相合之義也。儒在拘韻，而北人讀爲如，租在孤韻，而粤人讀爲兹，即拘孤相合之遺也。即一二音之可據，以思古人合部之由來，輒謂休文以吴音强天下，吴人肯任受過乎。嗚呼，厭拘方者欲變古以適俗，而株守之徒，又或狃已然而不知其通，則茫茫學海，何津不迷，大夢未覺而曰君乎牧乎，吾烏足以知之。

又《書意》　天子移風易俗，無微弗及，無遠弗屆，以閩粵鄉音鴃曲，特諭守土官多方教導，限年報命。然則審聲韵以一方言，固司牧責也。

余謂欲辨音律，宜識韵首。韵，天籟也；天籟，自然者也。韵首，黄鐘也，黄鐘爲宫，宫音喉，萬事根本黄鐘，故韵必自喉始。宫音正，一韵之音無不正；一韵正，則各韵之音視此，而五方不齊之言無不截然各正。

清・徐大椿《樂府傳聲・自序》　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

又《北字》　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心，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理會，此人情之常。

清・劉紹攽《學韻紀要叙》　抑又聞之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喁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脣，便於齒者不利於喁，此方隅之囿，賢者不免焉。

清・王鳴盛《蛾術編》卷三四《吴下方言合于古音》清・迮鶴壽案　今吴下方言，呼庚更秔羹爲古郎反，阮坑爲苦岡反，盲爲武郎反，横爲黄，又爲古曠反，彭爲蒡，撐爲丑郎反，鎗槍爲七羊反，兄爲況，行爲杭，皆合古音。然惟俗語則然，若施之誦讀，仍依《唐韻》十二唐等音，他方人舉其土音爲戲，則深恥之。又如膨脝之膨，蠜蜞之蠜，輔弓之榜，菜名之蒡，古雖無此字，然其得聲皆取彭蒡，則《廣韻》亦誤，而吴音正合。十三耕之浜，古亦無此字，然其得聲亦以兵，今吴人既呼爲必良反，而于兵仍從《唐韻》之音，則不可解也。鶴壽案方言之音，隨處而變。黄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秦聲謂蟲爲程。江西呼雨爲革。浙東言語，黄王不辨。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婺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苟。吴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逶如猥，虧如去，平聲椅如于據切，小兒毁齒之毁如許。蘇州尉門之尉如富。間有與古音合者，即如莘野之莘，所臻切，吴下讀書者皆讀息鄰切，而土音尚不誤。

清・周春《小學餘論》卷下《韻學》　案北音多帶開，南音多帶合，此其大較也。試以安字南字半字縣字四字及《類音》所云諸字官關、桓還、江姜腔、麻磨、瓜戈、求之，其餘可以類推。多帶開，故《中原韻》無入聲。

又　沈約南人，撰韻多用吴音，此相沿之舊説。然紛紛耳食，究不審何者爲吴音也。其實吴音疑字母居多，疑字之外，邪字母耳。

疑字母如魚，通讀以諸翻。喻母，撮口。而韻音語居翻，撮口，讀如虞，但較虞畧輕爲異。此吴音也。漁同。吾，通讀户吴翻，匣母，合口。而韻音五湖翻，合口，讀如我平聲，今蕪常土語正如此，此吴音也。梧浯峿鼯同。吴，通讀户孤翻，匣母，合口。而韻音五湖翻，合口，讀如我平聲，今嘉蕪及吾鄉土語且有合口呼如額平聲者，魚字亦有此音。此吴音也。梧，通讀户恢翻，匣母，合口。而韻音五灰翻，撮口，讀如危，此吴音也。元，通讀雨元翻，喻母，撮口。而韻音隅袁翻，撮口，讀如原，此吴音也。杭芫黿蚖同。顔，通讀湖田翻，匣母，齊齒。而韻音五姦翻，讀如岸平聲，其音齊齒帶收鼻音，今惟蕪常有此土音，此吴音也。衙，通讀湖加翻，匣母，開口。而韻音五加翻，讀如騀，五瓜翻。今嘉蕪松常並有此土音，合口帶收鼻音，此吴音也。厓，通讀以遮翻，喻母，開口。而韻音牛加翻，齊齒，讀如虐平聲，故厓一音宜，宜即虐平聲之轉，此吴音也。崖、涯同。牙，通讀湖加翻。匣母，開口。而韻音五加翻，讀如騀，今吾鄉土音又開口，讀如齾平聲，此吴音也。芽同。五，通讀安古翻，影母，合口。而韻音疑古翻，合口，讀如額上聲。懸舌帶收鼻音，江南之蕪松常，浙之嘉湖及吾鄉土語盡然，自江以北無不讀歸影母，即浙省會城亦讀歸影母，粵東西多讀歸疑母，但畧重，作去聲。人皆以安古翻爲官音，疑古翻爲土音，他如二字，吴音讀如膩，粵東西亦然，官音歸日母，土音歸疑母，音自迥别，又非五字之比矣。此吴音也。伍午仵同。雅，通讀烏下翻，影母，開口。而韻音五下翻開口，讀如騀上聲，此字舉世盡轉，雖蕪松常人亦無本音，此吴音也。厊同。瓦，通讀烏寡翻，影母，撮口。而韻音五寡翻，開口，讀近我，近我非我，但取我之濁音。今吾鄉土音又轉歸匣母，呼如鶴上聲，此吴音也。外，通讀黄會古外翻。翻，匣母，合口。而韻音五會亦古外翻，但上會字合口，而此微帶開爲異。翻，懸舌開口呼，其音在艾騀之間，乃吾鄉及桐石、安程土音之最甚者，此吴音也。岸，通讀侯旰翻，匣母，開口。而韻音五旰翻，讀近顔五姦翻。去聲，但顔齊齒，而此帶開口爲異。此吴音也。犴、豻、唫同。鴈，通讀烏澗翻，影母，齊齒。而韻音五宴翻，開口，讀近俺去聲，但俺喉音，而此專歸舌音爲異。此吴音也。贋同。迂，通讀衣嫁翻，影母，合口。而韻音五駕翻，合口，讀如騀去聲，此吴音也。訏、矽

同。嶽，通讀余六翻，喻母，撮口。而韻音五角吴音如各。翻，讀如昂入聲，齊齒帶收鼻音，此吴音也。樂，通讀余六翻，喻母，撮口。而韻音五各翻，讀如昂入聲，此吴音也。嶽樂兩字，今嘉蔪及吾鄉土音又轉匣母，呼近鶴。月，通讀袁穴翻，喻母，撮口。而韻音魚厥翻，撮口，讀如胦，女六翻，但較胦畧輕爲異。今惟蔪人尚存本音，且有轉而呼如嶽五各翻。者，此吴音也。刖軏同。凡疑字母，其切脚上一字多用魚字、五字，今舉世通讀兩字不從吴音，而所切之字亦隨以異，故北人讀疑字母盡歸喻母，南人則魚崖牙堯五雅雁樂月嶽等字混喻母外，間有混匣影者，平聲之隅宜儀沂危倪皚銀原言頑堯敖昂迎凝吟牛嚴等字，上聲之擬語騃鬼眼阮讞我偶仰等字，去聲之詣義僞魏遇誤牐毅睨艾願硯彦院羿卧等字，入聲之玉鬣額臬虐鄂岌蘗業等字，仍不混他母也。中原音疑與喻混，又方氏《切字釋疑》本張洪陽《早梅詩》及蕭尺木之説，并合疑與喻影爲一，此尤混而不可從。

邪母之字亦半係吴越土音，若以北音讀之，便與從母纖毫無别，如從叢同。之與松，上字從母，下字邪母，下倣此。慈茨疵同。之與詞，辭祠同。齊之與徐，上聲聚，入聲俗同。才財材裁同。之與隨，秦情及上聲盡、去聲静同。之與巡，馴循鋤尋鷻同。墻去聲匠同。之與詳，庠祥翔及上聲象同。酋之與囚，全前同。之與旋，璿涎鋟潛及入聲蔑同。薺之與叙，序緒鱮嶼同。嶊慈上聲，不讀齊上聲。之與已，祀耜似汜兕同。踐餞吮雋同。之與羨，從去聲。之與頌，自字孳漬牸皆骴同。之與寺，嗣飼同。在去聲。上聲罪，去聲萃領同。之與遂，竱同。就之與袖，岫鰍及入聲續同。集輯絶同。之與夕，席習襲同。是也。若用吴音，自然迥異，然難于作切。今特舉邪字一字爲例，其餘悉依邪字讀去，方得其真。蓋邪字乃齊齒呼，吴音爲開口呼，如徐耶二合之音，依此音細辨，則知邪與從之分矣。又從母徂、矠及上聲坐、去聲助祚同。存、蹲、層及去聲贈同。曹，上聲皂、去聲造、入聲雜同。巢、樵及上聲噍同。殘蠶、慚及去聲暫同。五字，在邪母亦有五有聲無字者配之，並係吴音。又從母有藉字，與邪母謝字不同，從母之藉，平聲即今邪字齊齒呼之北音也。又從母藏字之土音轉混床字，故邪母内無此音。

洪氏《容齋隨筆》云：今人好和《歸去來辭》，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間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約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吴音曰：罪過，我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案罪本從母字撮口呼，吴音讀歸邪母齊齒呼，凡邪母之字今通讀並歸從母，惟吴音獨得其真，因而從母之字吴音亦有讀歸邪母者，如罪字之類是也。茨前薺踐就集皆是。晁氏家世河南，但知通讀，故以參寥爲吴音耳。相臺岳氏以類隔、交互兩門出切爲吴音非。

清・錢人麟《吴下方言考序》 韻書始於周顒、沈約。論者謂吴音不可以概天下，然上自《卿雲》《元首》之歌，下逮漢魏晉宋間諸篇什，案之韻書而未嘗不合。蓋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後人即以前人之篇什爲案，而以近代之方音爲譜，協之以韻，通之以叶，韻亦方音，叶亦方音也。且北音無入，秦晉間發聲無上，元明以降閉音盡亡，是中原之韻反不若吴音之具四聲。又況字母起於《華嚴》，《等韻》定於神珙，方外之音，儒者且受其範圍，而可斥吴音爲不足用乎。吴在商周間爲荆蠻之地，自春秋時有季札之德讓，子游之文學，遂爲文物之邦，沿至典午南渡，衣冠萃止，迄於今而文章科第甲天下。必欲驅天下從吴音，固不足以服中原人士之心，若夫以吴音証之經史諸書，以叅其離合，此亦吾輩稽古審音者之責也。

清・王見龍《古今指南・自叙》 或曰南人音正，余謂南北各遂其土音耳。北人東冬不分，猶南人京金、該皆不分也。北人重濁無入，猶南人輕清無上也。北音重濁，平仄八聲皆備；南人輕清，平仄四聲耳。

清・戚學標《毛詩證讀・讀詩或問》 問：《詩》采之列國，其亦有方語方音不可通者乎。曰：方語有不可通者，權輿、始也，惟《秦風》用之。陽，予也，陽如之何，惟《魯詩》用之。有可通者，齊人謂火曰燬，《汝墳》用之。摧詹皆楚語，《雲漢》先祖于摧，《采緑》六日不詹用之。方音如陳宋之俗讀和曰桓，見《漢書・尹賞傳》注。周秦之人讀申如詵，秦人猶摇聲相近，竝見《檀弓》注。齊魯之閒言牂羖聲如茅蒐，見鄭志。不過口齒之少變，即非其地有相似

者。痝痝駱馬，今《詩》作嘽，即讀和如桓類。辰彼碩女，《韓詩》作展彼，即讀申如顓類。古大行人七歲有言語之諭，九歲有聲音之聽。同文之世，必於列國殊語之不正者正之。又樂語之教國子，習之有素，則其於列國之音皆能通曉，而本氣之爲衛、爲齊、爲鄭。正聽樂者，所由以辨三百篇中，豈尚有任昧侏離之不可通者。夫子正樂，何必改音哉。

又《漢學諧聲》卷二四《讀説文》　方音有絶不相通者，有雖方音可通行者，始於一地，而漸習之遠近。商周誥誓之文，《春秋》三傳所載，間有別俗異言，當時讀者無不識也。徂，齊語。適，宋魯語。撰，南楚語。關東曰逆，關西曰迎。萌蘖之蘖，秦晉之間曰肄。水火之火，齊言曰焜。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經典所用，未聞以方音爲疑。《周禮》小學教國子，示以聲音之本，兼使周知四國之音，以達其變，至於輕淺重濁各以其方。《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同者以聲應，聲異者以氣求。上世同文之治，亦正其字體之譌謬，使歸於一，豈能變楚爲齊，變魯爲周，令天下之音如出一口哉。

清・紀大奎《雙桂堂稿》卷九《字母音韻十一則》　十蒸古韻或通庚青，或通真文，互相異同。竊意古人歌詠多，其時代各方音，後人以通轉叶等法求之，亦各以方音，互有異同，即如蒸字，吾縣臨川附城皆讀作知因反之真，各鄉或讀作知英反之貞，凡此韻之字，每每類是，一通真文，一通庚青，百里之内，自然不同如此。因思古代方音難可窮詰，其不盡見於歌詠者正多，雖欲轉之，不勝其轉。然則凡通轉所不及者，正不妨隨文以意通之耳。

清・黄謙《新鐫彙音妙悟・自序并例言》　古無所爲韻也，音而已矣，《樂記》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葢均字即古韻字，義取均調也。今所謂韻書者，自魏李登之韻書始，嗣是而《切韻》《集韻》《唐韻》《廣韻》諸書不能枚舉。然而疆域既分，鄉音各異，山陬海澨與中州之聲韻迥殊，況閩省喉齶嘅諵，加之輕脣正齒撮口之音並缺，故臨文操觚，聲律不諧，應酬失次。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爲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吴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别。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首《凡例》　一、【略】北音不分香廂姜將羌槍六母，南音不分商桑章臧長藏六母。又如南音於良娘廂桑將臧槍倉江釭巷統等母，亦有不分者，此母不同也。以韻而論，北於陳程銀盈勤檠神繩林靈貧平金京民鳴親青賓兵奔崩根庚真蒸新星之類，分之甚細，南或合而爲一。葢北以真文元侵四韻音近，以庚青蒸三韻音近，二者迥乎不侔，而南以七韻音皆相類。至南音於饅蠻剜彎官關氈詁潘攀般班堅艱羶山賢閑延顔之類，分之甚細，北或合而爲一，此韻不同也。今於字母及同母俱南北雙列，既備方音，而求切音者，尤不可不知，斯亦大略而言。若逐郡逐音細爲考求，北於廂香各母，南於商桑等母，亦有分有不分者，未可一概而論也。同母於歌韻雙列者，係爲北音而設。葢北於賀貨箇過之類俱分兩音，非雙收則音不全。至於麻部按西域四等法當有二韻，如沙奢查遮之類，今於母韻凡三列者，葢音有不同，兼多輕重之異耳。又同母於寒删雙列者，係爲南音而設，葢南以官關潘攀之類，分之甚詳，非雙列則音不全，亦如北音賀貨箇過之别也。餘或南同而北異，南異而北同者皆倣此。

又　一、即如兒字，古皆鼷移切，以近時南北方音辨之，讀昂移切，吴音或讀娘移切，惟泰州方音讀鼷移切，音與古同。又如詳字，考之《等韻》第三攝，係歸邪母，平聲爲詳，去聲爲象。又徐字，按《等韻》第五攝，亦歸邪母，平聲爲徐，仄聲爲叙。又鼠字，亦在第五攝，歸入審母，平聲爲書，上聲爲鼠。又初字，亦在第五攝，歸入穿母，四者皆與近時北音同。而南音讀詳，晴陽切。徐，全魚切。鼠，喘武切。初，村舒切。皆與《等韻》異。今於同母音内，凡類此者，或載本字，或不載本字，皆旁列翻切，庶學者可以據切呼音，不致無所適從。又南音或以黄王湖吴不分，

又或飛肥分焚不爲陰陽，各成一音者，不惟與北迥然不侔，即質之南人，亦多此同彼不同者，稽之古音，亦皆未然，此蓋一隅方音之異，茲概略而不論。

一、二十一鳥所列釀字，南讀念漾切，北讀認漾切，《唐韵》《韵會》亦女亮、汝亮不同，今依《等韵》，姑列鳥母。又六水所收暑字，北讀爽武切，南音或讀竈武切，考之《唐韵》《集韵》諸書，俱舒吕、賞吕二切，《等韵》亦收審母，今從之。

又卷三《第二十三問初學入門總論》 矧方音之異，不惟南北有別，即南與南，北與北亦有未同。今以南音論之，即如徽州謂我爲昂牙切，湖州謂板爲補矮切，杭州謂氈爲珠淵切，蘇州謂水爲賞紙切，揚州謂去爲抗意切，泰州謂二爲讓至切，東臺謂豆爲太候切，鹽城謂今爲崗陰切，儀徵謂堂爲陶延切，海州謂風爲夫温切，淮安謂梨爲郎梅切，類如此者，即質之南人，而南人亦有此同彼不同者，豈但南北之異哉。

又卷四《第二十五問北音入聲論》 或曰前言北無入聲，其義可得聞乎。對曰：夫屋者，韵列一屋，乃人之首也，而北音謂之曰烏，此以入爲平矣。餘如七發之類皆以陰平呼之，十斛之類皆以陽平呼之，鐵筆之類皆以上聲呼之，若木之類皆以去聲呼之。

又《第二十六問南北方音論》 或曰北無入聲，此固方音而然，敢問南音亦有方音之異乎。對曰：豈勝言哉。即如江崗之類亦多未分者也。敢問可得聞乎。對曰：按江字一音，《廣韵》註云古雙切，以北音辨之，古雙者音若光，而非江矣，不知者以爲誤也，而不明此蓋南方之音耳。南有數郡，每呼江南而曰光南，又或謂之崗南，江崗不分，故有此切，方音而然，非誤也。或曰：江以北音切之，何也。對曰：雞雙切也。敢問南音不分者，惟江崗二母乎。對曰：豈勝言哉。茲以商桑長藏章臧六母論之，即如商知切詩也，雙汙切書也，而南音或以詩爲桑滋切，書爲酸租切，是以詩書而爲思蘇矣，又如潮營切城也，長時切池也，而南音或以城爲曹凝切，池爲藏時切，是以城池而爲層慈矣。又張詩切蜘也，中汙切蛛也，而南音或以蜘爲臧絲切，蛛爲宗蘇切，是以蜘蛛而爲資租矣。此商桑長藏章臧六母，北音辨之細，而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敢問南音分而北音不分者，有之乎。對曰：是亦多矣。以槍羌將姜廂香六母論之，即如妻悠切秋也，親烟切千也，而北音或以秋爲欺悠切，千爲欽烟切，是以秋千而爲邱牽矣。又如箭藝切祭也，擠有切酒也，而北音或以祭爲見藝切，酒爲幾有切，是以祭酒而爲計九矣。又西妖切瀟也，星秧切湘也，而北音或以瀟爲希妖切。湘爲興秧切，是以瀟湘而爲鴞香矣。此槍羌將姜廂香六母，南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此則竊就南北而言，至於九州之人，方音之殊，又豈能細爲別之。任昉云：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則語音之異，更可知矣。

又《第二十八問論著述本意》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詳矣，所切之音，亦可質之天下乎。對曰：否，不然也。《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揚子云：俗語不失其方。以斯而論，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珍，北人也，於北音宜無不喻矣，所切之音，似宜質於北矣，而猶曰未可，況質於天下乎。子言過矣。敢問以北音質於北，而猶曰未可者，何謂也。對曰：《左氏》云楚言而出，則楚音異於鄭矣。《孟子》云一齊人傅之，而齊音又異於楚矣。此固南北而然。然揚子雲《方言》，既辨之於燕趙鄭衛矣，而猶別之於秦晉齊魯之間。以此推之，豈惟南北不侔，即北音亦多未同者矣，故曰未可也。或曰子之切既不能質之於天下，子北人也，而猶不能質之於北，然則著爲此篇者，殆爲覆瓿而設乎。對曰：豈惟是哉。《莊子》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皆不侔之喻也。苟方音之不侔，彼持彼音，而以吾音爲不侔，則不唾之者幾希矣，豈直覆瓿而已哉。珍之所以著爲此篇者，蓋抒管見所及，淺顯易曉，俾吾鄉初學有志於斯者，藉爲入門之階，故不避譾陋之誚。

又卷五《第三十問擊鼓射字總論》 或曰：古今文字衆矣，子以三十三母收之，不亦少乎。對曰：珍之所撰，雖三十三母，然每母總括同母二十二韵，每韵俱分陰陽上去入，是以一母附同母二十二，而同母二十二又附五聲，一韵分五，二十二韵乃一百十聲，三十三母共三千六百三十聲。古今文字雖衆，而同音者多，今以三千餘聲收之，指音而言，非謂字也。或曰：九州之分，各處方音不同，詎能如子所收而無增減乎。

對曰：天下之大，五方聲音固有不同，然不爲此音而爲彼音者有之，不歸彼母而歸此母者有之，若無母可歸而有其音者，縱有一二，此亦一隅方音之異耳。苟據一隅定音，一隅雖以爲然，勢必不合於衆矣。總之方音之異，不惟五方有別，即一方亦有不同；不惟一方不同，即一郡亦有不同。伊川云：字非有異同，音有異同；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佩觿》云：楚夏聲異，南北語殊，人用其鄉，相傳非一，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或失在淺浮，或滯於沈濁。《潛溪邃言》云：聲韻出於天，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據此，則方音之異，前古莫不同然，今又安能使之一律耶。況珍之所撰，惟就所知而言，非特外此不知者甚多，即所謂知者，亦未必皆是。豈能悉如所收之音，而無增減哉。

清・江有誥《等韻叢説・釋神珙五音圖》　吾歙方音出於鄉者十誤二三，出于城者十誤四五，蓋鄉音邃古相承，無他方之語雜之，故多得其正。城中閒雜官音，官音之正者不知學，其不正者多學之矣。牙之疑、喉之曉匣，歙西方音，得之爲多，昔人謂禮失當求諸野，余於音學亦云。

入之屋沃燭曷末亦惟歙西讀之爲合。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爲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繙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内閣，以便繙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粤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之，然必立一雅言爲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而通也。

清・徐鑑《音泝・序》　《管子》謂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

清・許桂林《許氏説音》卷三《説方音》　方音各不同，要亦祇此音耳。故有讀日如匿者，有讀風如分者，有讀雨如以者，有讀霜如桑者。粤人讀八如必了切。而滿洲語則以必了切之音爲月。又讀東如登者，或即讀登如東，讀陳如晴者，或即讀晴如陳，音雖互易而實則兼有。

又　方音亦有漸轉之訛。如南有南之方音，北有北之方音，而有南人移於北、北人移於南者，其子孫傳習鄉音，參錯難免，則其音又雜而不足據。要其必爲同母同韻之音則有必然者，如南人讀角閣皆爲岡若切，其至北方聞北人讀角爲姜若切，遂自讀閣亦爲姜若切，而北方本無是音也。又人有口不備音者，讀喉之細音革央切則成姜字，讀齒縫之將津咀焦則直爲姜巾居交。

又卷四《説切音》　是歲與汪漪雲侍御同客陶先生所，侍御聞余有《音鵠》一卷論反切，自言未習此。一日問曰：而隴反應爲何字。余答曰：而字吴中讀爲人時切，似北方讀日字陽平之音，故而隴切當是氄字、冗字，若如今北方讀而字音則而隴切當爲翁上聲之音矣。侍御曰：吾今而知曉古今之異音，不曉南北之異音，未可論反切也，若不知而字人時切，得不指爲隔標法乎。

清・戈載《詞林正韻・發凡》　宋人詞有以方音爲叶者：如黄魯直《惜餘歡》閣合同押，《林外洞仙歌》鎖考同押；曾覿《釵頭鳳》照透同押；劉過《轆轤金井》溜倒同押；吴文英《法曲獻仙音》冷向同押；陳允平《水龍吟》草驟同押。此皆以土音叶韻，究屬不可爲法。《中原音韻》諸書則以庚耕清之横烹棚榮兄轟萌瓊，登韻之崩朋薨肱等字俱入東鍾，尤韻之罘蜉入魚虞，此在中州音則然，止可施之於曲，詞則無有用者。唯有借音之數字，宋人多習用之。如柳永《鵲橋仙》：算密意幽歡，盡成孤負。負字叶方佈切。辛棄疾《永遇樂》：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否字叶方古切。趙長卿《南鄉子》：要底圓兒糖上浮。浮字叶房逋切。周邦彦《大酺》：況蕭索青蕪國。國字叶古六切。潘元質《倦尋芳》：待歸來，碎揉花打。打字叶當雅切。姜夔《疏影》：但暗憶，江南江北。北字叶逋沃切。韓玉《曲江秋》亦用國北叶屋沃韻。吴文英《端正好》：夜寒重，長安紫陌。陌字叶末各切。《燭影摇紅》：相問金茸翠畝。畝字叶忙補切。蔣捷《女冠子》：羞與鬧蛾兒爭耍。耍字叶霜馬切之類。略舉數家，已見一斑，相沿至今。

清・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凡例》 古韻亦有方國時代之不同，輒或出入。如一東字也，音轉如當則叶壯部矣，音轉如丁則叶鼎部矣，音轉如登則叶升部矣，音轉如耽則叶臨部矣，音轉如敦則竝可叶屯部矣，即所謂雙聲，然其本音自有一定。今命之曰轉音，以攷其異而益審其同。

又《小學識餘》卷二《音韻楳識五十條》 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今越客適秦，魯人入蜀，輒少聞多怪矣。

清・高靜亭《正音撮要・序》 子産有辭，鄭人賴之甚矣。言語之科，不可不講，而正音之務，尤不可不先也。正音者，俗所謂官話也。人無言不足以發心之情，音不正不足以達言之旨。故不工於官話者，平時雖有滿胸錦繡，才技超群，閭里同儔推爲巨擘，一朝大賓當前，或南腔或北調，人皆獻酬交錯，濶論高談，彼獨一語不通，一言不發，雖有切近急迫之事，亦欝結而難伸。惜哉，英雄得用武之地，竟爲鈍器所阻；甚至仕途不通，寃情莫訴，慚悔自忍，咎將誰歸。書有云楚人人欲其子之齊語也。古人爲子弟求利達之計，豈淺哉。有志者，勿視爲不急之務，可耳。

人發聲有五音，脣齒牙喉舌也。先天不齊者，造物生成，難以培補。後天不足者，習染所至，可以改更。學正音者，先要五音分曉，呼發之際，當辨開口合口，正韻副韻，字字和協，平上去入，調叶不爽，三十韻内，正副無差。音有未盡，又以子母相切而得之，務必求其極肖，於是發無不當矣。語音既成，又要於立言上講究，各處物件稱謂不同，方言成語有別，若不撇俗，則字音雖佳，立言終不合式。彼此支吾，眉目不辨。講一事便指手畫脚，摇首縐眉，亦不能詳其意旨，非惟無益，反足悞事，可不慎哉。

語音不但南北相殊，即同郡亦各有別。故趨逐語音者，一縣之中以縣城爲則，一府之中以府城爲則，一省之中以省城爲則，而天下之内又以皇都爲則。故凡搢紳之家及官常出色者，無不趨仰京話，則京話爲官話之遁岸。

又卷一《論官話能通行》 《康熙字典》有云：鄉談豈但分南北，每郡相鄰自不同。蓋謂天下州郡，各有鄉談土語，這府縣的人，説不曉得那府縣的人説話，各省皆是，非獨閩廣爲然。余嘗經過江南、浙江、河南、南湖地方，一處處方言土語不同，就是他們郡府郡縣的人，也不通曉。惟有經過水陸大馬頭那些行户買賣人都會説官話，但他望他的街坊的人説土話，我們又一句都董不得了。後來進京住着，更奇怪了，街上逛的人多着呢，三五成羣，唧唧呱呱打鄉談，不知他説什麽。及至看他到店裡買東西，他又滿嘴官話，北話也有，南話也有，都説得清清楚楚的。問起他們來，據説各省鄉邨的人要想出門求名求利，没有一个不學官話的，不學就不能通行了。但是各省人，口音多是端正，他説官話不覺爲難，人都易董。獨閩廣兩省人，口音多不正當，每件稱呼，又差得遠。

所以上諭單爲這兩省起見阿。又聽見説從前本處并没人教官話學官話這一門的事，自從有了上諭，各人纔忙着要學，街上童蒙館的標紅纔有兼授正音的字樣。可見正音這一道，是有作爲的人斷然少不得的了。

又卷二《正音千字文分類》 除各處鄉談土語習俗侏儒不計外，其能通行者，是謂官話。既爲官話，何以有南北之稱。蓋話雖通曉，其中音聲韻仍有互異，同者十之五六，不同者十之三四。

清・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 等韻字母本三十六，然方音互有異同，中州音呼疑母多作喻母，吴音則疑喻顯分兩呼。呼疑如喻，如喁作容，昂作杭清音，宜作移，危作爲，魚作余，吴作湖清音，獃作孩清音，銀作寅，顏作云，犴作寒清音，頑作還清音，顏作閑清音，刓作丸，言作焉，元作袁，敖作豪清音，堯作遥，鵝作河清音，牙作霞清音，迎作盈，潩作后清音，牛作尤，吟作淫，巖作咸清音，嚴作炎之類。一本齮音，一本喉音，中州音通而爲一，然吴音亦間有沿之者。脣音之奉微，喉音之匣喻，吴音清濁不分，中州音則截然各異，且北人呼微母混作喻母，吴人土音又歸明母，微明類隔，猶不甚遠，至呼日母竟作疑母，此類豈得以本音繩之。呼微如喻，如忘作王，微作爲，無作胡清音，文作渾清音，萬作患清音，物作活清音，襪作滑清音之類。呼微如明，如忘作茫，微作迷，無作模，文作門，萬作慢，物作末，襪作陌滑切之類。呼日如疑，如絨作疑容切，讓作仰去聲，兒作倪，人作銀，饒作疑摇切，任作吟，染作儼，日作逆，入作岌，肉作玉，簷作虐，熱作業之類。是編先從中州音作切，疑母

字本音注明於下。吳下土音，日母實作泥母呼，但呼泥母齊齒字一如疑母，故日母之作泥母，與疑母一無分別耳。按韻書日母字，多有轉音入泥母者，穬音茸而轉音濃，瓤音戎而轉音孃，肜音而而轉音耐，揉音蕤而轉音鐃禾切，蹂音儒而轉音奴侯切，愞音輭而轉音煖去聲，又揉去聲，橈音饒而轉音鬧，內音蹂而轉音狃，枏音髯而轉音南，衄音肉而轉音狃，衂音日而轉音昵，茶音熱而轉音爲涅，爲爾，又爾轉音別作你，乳轉音別作嬭，廿音入而俗轉音讀作念。其他以文字偏旁而轉音如此者，尤不可枚舉。然則如吳音之讀日母作泥母，在昔已然矣。

北人呼平聲有陰陽，而上去無陰陽。入聲分隸三聲，陰入聲隸上聲，陽入全濁者隸平，叶如陰平，次濁者隸去，叶如陰去。是不復分平上去入四聲，別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以至馬氏《等韻》删併字母，凡全濁音一概省去，併羣於溪，併定於透，併並於滂，併奉於敷，併從邪於清心，併牀禪於穿審，併匣於曉。其併喻於影，則次濁音也。平上去入之外，別目陽平聲曰全聲，意欲簡盡，實則狃於土音，不可爲訓。《李氏音鑑》亦沿其謬，不復知上去入有陰陽，以之讀一方之音則可，以之讀天下之音則隔窒難通矣。

又　北音與吳音輕重不同，北音呼陰平如吳音陰上聲，陽平如吳音陰平聲，上聲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陰去聲，去聲亦陰陽無別，概如吳音陽去聲，入音則陰陽概叶三聲之陰聲。今即唱北曲者亦不從此，蓋已別爲崑腔之北音，而非真北音，前明江右魏良輔，於南曲改舊唱法，別爲水磨調，以良輔時方寓崑，故謂之崑腔。後并北曲亦流入崑腔，而舊時唱法俱不復存矣。則統曰中州音而已。即就中州音論，呼陰平陰去，與吳音無分高下，吳音陽平則如中州音陽去。蓋中州音陽去，獨呼一字，猶與吳音近；連上字呼，亦猶獨呼之音；連下字並呼，則近吳音陽平。若中州音陽平與吳音相混，則非平聲而竟去聲矣。至呼中州音上聲，易混陰平，此聲宜向上挑起，稍一轉折，便似去聲，故欲呼正者，反似近乎陰平。若全濁音，《中原音韻》已移入去聲，亦勢之不得不然。雖南曲唱去聲多高腔，唱上聲多低腔，固顯有徑庭，實則上聲極難穩順，特習焉不察耳。四聲唱法，吳江徐靈胎《樂府傳聲》論之最詳。

清・夏燮《述均》卷七《論方音》　《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顯當讀如混，舌上之闡入于正齒者，若韻書讀顯字入喉部，則舌腹相去遠矣。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也。朱子謂閩廣人呼中如當。見《楚詞》注。明之李卓吾，其鄉人呼爲篤吾，見本集。齊之田氏即陳氏，此所謂青徐以舌頭言之。《檀弓》注南方謂都爲豬，然則五方之音固有備舌頭不備舌上，備舌上不備舌頭者矣。以此推之，燕趙之音不備齒頭，吳越之音不備重脣，寀音者但明其出于舌脣齒而五方之不齊者可以齊矣。又如水居之音清多而濁少，山居之音濁多而清少，北方之音洪多而細少，南方之音細多而洪少，此皆天地自然之气，不可謂彼爲方音此爲正音，自生藤葛也。

舌頭之通于舌上，齒頭之通于正齒，重脣之通于輕脣，皆不可謂方音。至齒頭之從邪，正齒之牀禪，喉音之影喻，閒有出入，不過清濁之節耳。若夫方音有呼見如戰者，則混于齒矣；呼疑如泥者，則混于舌矣；呼爲如微者，則混于脣矣。此固按之古音無一合者，而以唐人分配之等韻校其偏旁，亦絶無通借之字。然則欲據古音以正唐韻之失，安得不先即唐韻以正方音之失哉。

清・曹楸堅《毛詩辨韻序》　蓋古人有音無韻，十五國《詩》大都當時之方言俚音，形諸歌謳，取其諧協耳。嘗讀《西安志》，如好秦謂之娥，壯大秦謂之碚，老秦謂之耆，鮐鼻秦謂之眸，擾秦謂之蹇，以至謂青爲萋，謂經爲稽之類，按之今語多不同。是聲音亦以時世遞變，而欲以後世之四聲韻取古人方音一一叶之，宜其扞格而不入矣。

清・鄒漢勛《五韻論》卷上《五音二十五論》　十一論北音無入爲方音無關韻理

周德清《中原音韻》平聲分陰陽，而入聲分隸三聲，以北音無入也。近日有李汝珍作《音鑑》，中有北音無入聲論。其論曰：或曰前此北無入音，其義可得聞乎。對曰：夫屋者韻列一屋，乃入之首也，而北音謂之曰烏，此以入爲平矣。餘如七發之類皆以陰平呼之，十斛之類以陽平呼之，鉄筆之類皆以上聲呼之，若木之類皆以去聲呼之。茲節録于後。如笏烘烏切，音呼。斛紅吳切，音湖。脱託通窩切，音拖。六十一字，以入爲平，各分陰陽，有字可音之類也。削希腰切，音梢。學蟂堯切，音梢陽平。又許蛾切。等一百六十一字，以入爲平，各分陰陽，陽平有字可音之類也。説舒窩切。朔碩矢羅切。等四十八字，以入爲平，各分陰陽，無字可音之類也。

喫昌詩切，音癡。出穿書切，音初。等三十二字，以入爲平，有陰無陽，有字可音之類也。模門窩切。掐欺鴉切。等二十字，以入爲平，有陰無陽，無字可音之類也。鶴寒盍切，音豪。又號箇切，音韶。額昂和切，音蛾。又按箇切。等二十二字，以入爲平，有陽無陰，有字可音之類也。佛焚蛾切。別秉爺切。等三十七字，以入爲平，有陽無陰，無字可音之類也。筆秉以切，音比。卜本伍切，音補。等二十五字，以入爲上，有字可音之類也。北本委切。雪許瑣切。等十二字以入爲上，無字可音之類也，六亮宥切，音溜。諾怒卧切，音懦。等一百九十三字以入爲去，有字可音之類也。熱認鷸切。肉認宥切。等八十三字，以入爲去，無字可音之類也。按如此則北音無入，以入聲分配三聲，析平聲爲陰陽二聲，以陰陽上去爲四聲，以之通押，咸出于方音，不可爲典要。近之談古韵者，或造古音無入之説，不直一哂矣。然北音之有可取者，自字母學熾，見端知邦非照精絶陽，疑泥孃明微日絶陰，而北音時有之，可見元音自不絶于天地間。而學徒偏守一師，無當於至道也。

又卷下《八呼廿論》 七論釋氏八梵即中土八諷

《一切經音義》第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七卷八梵云八種梵音者，案《十住斷結經》云：一不男音，二不女音，三不强音，四不羸音，五不清音，六不濁音，七不雄音，八不雌音。孫淵如校曰：梵即芃字，讀如諷。徐鉉《説文新附》云：梵出自西域釋書，未詳意義。案此云有八種梵音，當是諷音，芃即諷叚借字，俗譌从林耳。諷梵古音通，猶諷即汎字。錢獻之曰：《漢街彈碑》有云梵梵黍稷，知梵即芃字異文。按元應所引經八梵即五韵之八呼，兩兩相比而命之名，亦如中土之籠口大細、踧口大細、閉口横口大細耳。

清·陳澧《東塾集》卷一《廣州音説》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爲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如平聲邕《廣韻》於容切。容餘封切。一清一濁，處處能分。上聲擁於隴切。勇余隴切。去聲雍此雍州之雍，於用切。用余頌切。入聲郁於六切。育余六切。亦皆一清一濁，則多不能分者。福建人能分去入清濁，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截然不溷，其善一也。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爲去聲，惟廣音不誤，如棒三講。似市恃六止。佇墅拒八語。柱九慶。倍殆怠十五海。旱二十三旱。踐二十八獮。抱三十二皓。婦舅四十四有。斂五十琰。等字是也。又如孝弟之弟去聲，十二霽。兄弟之弟上聲濁音，十二薺。鄭重之重去聲，三用。輕重之重上聲濁音，二腫。他方則兄弟之弟、輕重之重亦皆去聲，無所分別，惟廣音不溷，其善二也。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云：弟子之弟上聲，孝弟之弟去聲，輕重之重上聲，鄭重之重去聲。愚積疑有年，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曾有呼弟重等字爲上聲者乎，未有也。案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韻皆合脣音，上去入聲倣此。他方多誤讀與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十四韻無別，如侵讀若親、覃談讀若壇、鹽讀若延、添讀若天、咸銜讀若閑、嚴讀若妍，御定曲譜於侵覃諸韻之字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廣音則此諸韻皆合脣，與真諄諸韻不溷，其善三也。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如凡范梵乏等字亦不合脣，然但數字耳，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庚耕清青諸韻合口呼之字，他方多誤讀爲東冬韻，如觥讀若公、瓊讀若窮、榮縈熒並讀若容，兄讀若凶，轟讀若烘，廣音則皆庚青韻，其善四也。《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如眉武悲切改爲目悲切、緜武延切改爲名延切，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而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則不分，故改之耳。然字母出於唐季而盛行於宋代，不合隋及唐初之音也，廣音則明微二母不分，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緜字，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而上合乎《切韻》《唐韻》，其善五也。五者之中，又以四聲皆分清濁爲最善，蓋能分四聲清濁，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切語古法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則遇切語上一字上去入聲者不知其爲清音爲濁音矣。如東德紅切，不知德字清音，必疑德紅切未善矣。魚語居切，不知語字濁音，必疑語居切未善矣。自明以來，韻書多改古切語者以此故也。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游廣州者甚多，能爲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説得聲音尚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

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内審音者。

清・王德暉、徐沅澂《顧誤録・度曲十病》　天下之大，百里殊音，絶少無病之方，往往此笑（被）[彼]爲方言，（被）[彼]嗤此爲土語，實因方音乃其天成，苦於不自知耳。入門須先正其所犯之土音，然後可與言曲。西北方音之陋，犯字固不可更僕數，南方吴音所稱犯字最少，而庚青盡犯真文。其餘各處土音，亦難枚舉。愚竊謂中原實五方之所宗，使之悉歸中原音韻，當無僻陋之誚矣。

又《南北方音論》　方音之不同，或誤於不分母，或誤於不分韻。如北音尖團倒置，則香廂、姜將、羌槍之類無所區别，南音雖辨尖團，而於商桑、章臧、長藏之類亦不能分，此母不分也。北音於陳程、銀盈、勤檠、神繩、林靈、貧平、民鳴、親青、賓兵、奔崩、根庚、真蒸、新星、賀貨、個過等字分之甚細，南或合而爲一，南於饅蠻、剜彎、官關、氈詁、潘攀、般班、堅艱、賢閑、延顔等字分之甚清，北或合而爲一，此韻不分也。又如詳徐鼠初四字，北音讀邪洋、邪于、審五、穿烏切，皆與《等韻》同，南音則讀晴陽、全魚、喘武、村舒切，皆與《等韻》異。又如詩書知朱城池六字，南音則讀如思蘇、兹租、層慈，此不同之顯者。如年娘女三字，北音舌舐上腭而出，南音則舌舐下腭，疑北方爲土音。幸詞隱先生追考《正韻》，窮源到底，而土音之寃始辨，此不同之微者。其餘天下之大，百里異音，即南與南，北與北，亦有大相懸絶之處，何可勝言哉。

清・劉熙載《説文疊韵》卷首《古韵大恉・方音得失》　方音雅俗，辨於其韵。雅者合於古韵，俗者亦從古韵流變而成，其字母仍與古韵無異。欲訂俗音，但就不分古俗之字母，導以當從之韵部，斯得之。

觀《左氏》《公羊》載方言，則知古人之音，亦不能有雅無俗，惟不以俗者入於詩歌，故《國風》十五，水土雖異而韵皆雅也。論韵必以雅爲歸極，苟不折中於雅，徒各執一是，互相听笑，正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清・梁作楫《正音咀華序》　恭讀上諭，恂恂以閩廣爲念，務期諧聲會意，嫻習語音，成遵道之休風，著同文之盛軌，庶於聖人六書垂教之旨不廢，其慮可謂遠大。邇來省會烝烝日上，士人講求官話，預爲將來出仕用，所在皆有，雖南北分腔，而語言則一。但教者苦無善法，故學者每至三五月仍未純熟，非其心不專，實其法不捷也。

清・仇效忠《正音咀華跋》　五方之音語不同，南北之口腔各異，雖官場定例俱限正音，而聲口之清濁高下究難盡脱土音。所以然者，齊人楚語習慣使然，而脣齒喉舌之音未嘗細辨，故出言祇求近似，字眼究未認真也。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凡例》　自古韻書皆不分陰陽，惟《中原韻》於平聲則分之，於上去聲則否。《中州韻》於平去聲皆分，而上聲仍混，兹北韻於平聲亦分，則上去入俱用陽聲而不用陰聲，常人謂北音高者，即此之故也。

韻中陰上、陰去聲，只可以南音所用，若北音中遇此等字，當必陰出而陽收之，蓋北方屬陰，故聲出多陰，其陽收者，陰極而陽生也。

又《十問》　何爲南音。答曰：古在江南建都，即以江南省話爲南音。

又　何爲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話爲北音。

清・袖海齋生《榕音指掌・總論》　聲本乎天，而音限於地。中原字母，於齶舌脣齒喉之外，又有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之分，半舌、半齒之别。榕城方音，便於齶而不便於齒，便於舌而不便於脣，故五音之中，能齒頭而不能正齒、半齒，能重脣而不能輕脣也。中音字母，凡三十六，併其陰陽，亦有二十四，而榕音止於十五，則以齒舌混淆，喉脣攙雜，音難兼備故耳。至於分攝分等切音諸書，剖析極明。而榕音岡根不分，該皆莫辨，則韻部亦多混一矣。雖然不爲良於遷地者，自適用於一方，其音之輕重抑揚，固自有秩然不紊者。居鄉而欲正字音，第正其方音可矣。以方音与中音相較，凡四声五音之顯有舛譌者，必力糾其謬。若夫陰陽清濁之偶差，開合短長之微异，辨其所不可不辨，而從其所不能不從，斯爲得之。

又　嘗考戚少保所輯《八音》一書，經之爲三十三韻，緯之爲十五字

母，每字陰陽兼備，各具八声，誠榕音之祕鑰也，以之訓蒙，有不待煩言解者。但所隸之字未盡吻合，故文人罕用之。兹仍其分母分韻，而排次音圖，詳編韻譜。凡方音之不戾於正者，概不變置，其有轉注未叶、高下失宜者，悉斟酌而審定之，俾蒙士有所取則焉。

又《方音与字書不同説》 方音既不協於中音，若以字書之反切及音某者語之，似是而非也。盖方音既異於中音，則中音之反切不能作方音之反切，即書中有直稱音某者，讀中音相同，讀方音不必相同也。如遇僻字，考字書而得中音之正，又必察方音而權比附之宜。

清・何秋濤《一鐙精舍甲部藁》卷五《書李松石音鑑後》 松石於守温三十六母併改爲三十三，而又各分陰平陽平，其中有古分而松石合之者，則徹穿合爲春，審禪合爲水是也。又有古合而松石分之者，則明分爲滿眠，透分爲天陶，溪分爲溪空，清分爲清翠，來分爲漣巒，滂分爲颱盤是也。有合三母爲一者，則非敷奉之爲粉是也。有合四母爲一者，則知澄照狀之爲中是也。有合四母爲一而又分爲二者，則疑影喻微之爲堯爲鷗是也。有合二爲一而仍分爲二者，則泥娘之爲嫩鳥，曉匣之爲紅翬，見郡之爲驚箇，心邪之爲松仙是也。有古分二母，松石亦分二母而移易其部居者，則端之爲對，定之爲蝶，幫之爲博，並之爲便，精之爲酒，精與從之爲醉是也。此外惟然母與古日母同耳。或曰：言字母者與其紛更其次，不如剖析其微。邵子之四十八母，李文貞謂即三十六母而均其清濁。故知字母以二十四爲正，兩之則四十八，或奇或耦則三十六，省其四則三十二，併三十六而使之皆奇則二十一，或又併其一則爲二十，由四十八而增之則爲五十二，減之則爲四十二。今松石之制爲三十三，兩之則六十六，且其合併古紐過多，尤有未得其平者，不亦慎歟。余曰：否，否。松石固囿於方音而然也，大都爲翻切之學者將以正其方音，而其實終不能外夫方音，是故沈氏四聲之説古今用之，而邵子分八音，章黼分七音，則鮮知者，以方音多不具故也。今松石祇分五聲，謂上去入無陰陽，説與馬槃什《等音》之論合，皆其方音不備，故不用七音八音之説爾。豈惟是哉，南音以溪郡爲耦，透定爲耦，徹澄爲耦，清從心邪穿狀審禪影喻曉匣敷奉各爲耦，此李文貞所論也，今南音又有以非敷爲耦，奉微爲耦者。北音則以見郡爲耦，端定爲耦，知澄爲耦，幫並爲耦，精從爲耦，照狀爲耦，影曉爲耦，喻匣爲耦，非奉爲耦，與南音絶相逕庭，所同者第心邪審禪二音耳，則文貞之言又非定論矣。劉鑑《等韻切音指南》十六攝即南音也，近人所傳《四聲等韻圖》十二章即北音也，但對讀之自明。

清・章敦彝《説文形聲指荄・凡例》 一、古今清濁不同，南北方言異述，如人字湘鄉不百里或讀如仍，或讀如垔，或讀如辰，在《説文》均人聲也。餘可類推。

清・孫文昱《小學初告》卷六《宋以後諸家論韻》 別其開闔陰陽，轉相併合，以識別其語言，與今西文二十六字母併音之法大略相同。其分開合陰陽，即猶西文之以AEIOU分商徵宫角羽開合之音也。商爲開口，故A字象開口之形，上尖象喉，下廣象脣之張，中畫象舌之見。徵爲舌拄齒，故E字上下兩畫象口之兩旁，中象舌之拄齒。宫爲舌居中，故I字象舌居中之形。角爲縮舌，舌縮則脣湧出，故O象張牙湧脣之形。羽爲口撮脣聚，與張口相對，故U象脣聚之形，而其字即倒A爲之，無中畫者，脣聚則舌不見也。此可見西文之始，亦本象形，即班固所謂象聲矣。然其義則今之習西文者固未之聞也。《説文》象形字中，如𠙵象張口之形，𠁣象口上阿文理之形，𠂤象氣下引之形，亏象气之舒，亏亦象聲气之形也。其牙聲之角箕牛翼，即西文之KGY也。其齒聲之觜井參星，即西文之ZJSC也。其舌聲之斗氏婁柳，即西文之DTRL也。其脣聲之畢壁房昴，即西文之BPFM也。其牙脣合聲之奎鬼危尾，即西文之QXVW也。其舌齒合聲之室女，即西文之HN也。唯張軫之聲，則西文字母所無，而J之併音則與相近。又牙聲牛翼二類，西文止一類。盖西文聲母，尚有併音，非即以二十六字爲聲母也。故金尼閣謂元音有二十九，則尤與宿名相合。其自鳴者五丫額伊阿午，即亢虚心胃，播五行於四時也。同鳴者二十，格克黑額，即角箕牛翼，曰物即危尾，百魄弗麥即畢壁房昴，德忒勒即斗氏婁，則測色即觜井參，者擯石搦即張軫室女。無字者四，金尼閣謂爲中國所不用，然即奎鬼柳星，非不用也，因奎鬼之聲，守温以來，皆混于牙聲，而不别標字母，故金尼閣不能知也。柳星即婁參之狹音，宿名分廣狹，與西文之分發送内外收者不同，故亦不能知也。由是觀之，西文併音之法，亦必祖述於中國。中國行之既久，而音有古今之流變，五方之錯異，殊難一轍，雖合乎天文，而未宜於地理。

清・潘逢禧《正音通俗表摘要・論源流・附論閩中音誤》　正音七音凡二十一字母，閩中則延建邵汀各郡閒有輕脣而無正齒，漳泉臺興各郡則又閒有正齒而無輕脣，福州則兩音俱缺，正齒姍騸鈔三母全併於齒頭鷙縱璨三母，其鶯母則分隸於舌音醲母、喉音翁母，輕脣婺酆二母皆分隸於喉音翁酣母、重脣拋岷母，凡缺六母，故福音僅十五母。至四呼之音福州全具，唯撮口閒有誤者，故知部半混於須部，而於鴛部之字亦時有不合收音，則錯誤尤多。伊部半屬土音，高部與波部亦無分別，知伊兩部又多混於嗟部，此皆鄉音之所宜改正者也。

清・杜煦《越言釋・序》　荀卿子有云：越人安越，君子安雅。漆園氏則曰：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言者，身之文也。不安於雅而越之安，可乎。雖然，聞諸《公羊傳》矣，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邵公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則夫匡俗歸雅，是賴君子哉。

清・丁顯《羣經異字同聲攷・雙聲續述》　雙聲之説，係乎經術，關於史學，而兼識乎方言者也。解經而不知雙聲，則諸家之改易不明；讀史而不知雙聲，則各書之歧疑不別；宦遊而不知雙聲，則各省之方音不辨；且博覽羣書而不知雙聲，則轉注之義、訓詁之學均不明矣。何則。一字之稱呼，一物之名謂，各地不同；一書之援引，一説之稱述，各人不等。究之風讀爲分，猶是非母字也；水讀爲始，猶是審母字也。江右都兜不分，不出端母字也；廣中留樓相混，不出來母字也。口吻雖有殊途，而聲類均歸同母。即如《詩》何人不矜而矜或作鰥，吉蠲爲饎而蠲或作圭，此見母字同聲者；《春秋》意如或作隱如，此影母字同聲者。漢儒所謂聲相近是也。不明乎此，則妄釋經義者有之。《史記》先零亦曰西零，此心母字同聲者；《漢書》隆慮亦曰林慮，此來母字同聲者。不明乎此，則臆斷史書者有之。一物也，而閩人以高爲歌，同一見母字。關中以蟲爲塵，同一從母字。越人以鹽爲餘，同一喻母字。且北人無入聲，而呼粥如州，同一知母字。呼卜如補，同一幫母字。況北人東冬、庚青同聲，南人支之、居魚同韻。不明乎此，則方言不別。又如一敦字也，而或音堆，或音雕，或音盾，或音對，或音稻，或音團，不出舌之端母。一賁字也，而或音臂，或音班，或音奔，或音焚，或音肥，或音翻，不出脣之幫母。不明乎此，則轉注之義晦。更改革同爲見母字，卬吾我同爲疑母字，但第特同爲端母字，異字而同聲。蜘蛛係知母雙聲，鞦韆係清母雙聲，轆轤係來母雙聲，雙名而同聲。何不爲盍，不可爲叵，而已爲耳，大祭爲禘，蔡黎爲茨，則有以反切釋字義者。欠其切欺，玉奉切琫，玉秦切璆，人需切儒，足亦切跡，女良切娘，則反切之係乎字形者。不明乎此，則訓詁之義晦。沈休文不識雙聲，致不知大昕之注；顧亭林疎於審音，致不免人聲之歧。讀書貴識字，學者顧可昧昧哉。

清・紳董《漳州官話引敘言》　嘗聞程子自箴云：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是言者心之聲也。然有宣之於此而不能達於彼，宣之於近而不能達於遠者，何也。誠以羣分類聚，五方之風氣不同，俚語村談，衆口之土腔互異，欲其彼此如一，遠近皆通，則官音宜亟講焉。夫官音者，天下之正音也。士子側身朝右，出涖地方，商旅託跡江湖，貿遷貨物，一正以官音，斯往來晉接無處不可通行。而漳人之學者卒少，推原其故，皆由平日畏難而不肯習，即或習之，而旋作旋輟，一傅衆咻，訖無成效。

清・陳鴻翊《漳州官話引・議設官話堂啟》　嘗謂官民接見，衷懷必藉言宣；教化敷施，訓迪先資口説。是則樞機之發，關繫匪輕也。本道系出北平，宦遊南國，分巡三屬，寒暑兩週，而文教未見振興，民俗未能移易，推原其故，皆由言語之不通、心迹難明，遂至官民之相隔。故或辭成兩造，忽來獄訟之相爭；而其供訊一堂，全恃吏胥之代白。既聲情之莫肖，亦辭氣之多差，不惟上意不能下行，亦且下情不能上達，官既多所抑鬱，民益肆其譸張，話言未得分明，情誼何由浹洽，彼此欲求兩便，躊躇幾費三思。今擬設立學堂，講明官話。文人學士，既堪共切推敲；野老村童，亦可羣相告語。克叶乎南腔北調，無虞乎一傅衆咻。既同氣而同聲，遂漸推而漸廣。境内普絃歌雅化，海濱復鄒魯遺風。庶幾喧呶莫競。夫土音頗蒙悉化，條理將終以玉振，賢聖同歸，各盡實心，余有厚望。

條約

一、講堂之設，原爲漳人不諳官話，舉凡接見官長，考課書院，言語

不能相通，上下之情無由浹洽。是以議建此堂，但期有便於民，不令畏難思阻，方可長久。無庸仿照義學程式，俾生徒終日肄業，轉涉苦難。

一、議延請熟悉官話兼嫻土音者二人爲本堂教習，以授生徒，每月敬送脩金五大元，每年正月下旬開學，十二月下旬封館，每日中飯後未正開講，申正歇講，先教常説之話兩三句，止講一箇時候。無論士農工商諸色人等，均許來學，既不悞正業，又可廣傳聞，日久自能有益。

一、議來學之人無須束脩贄敬，只用紅紙一條書寫姓名年歲住址，掛號登簿，便可入堂學習。一月之後，查其學之熟悉者給予獎賞，以示鼓勵。

一、議衆人來堂就學，雖不必拘定師生名分，然規矩必須恪遵，方昭敬肅。來學之人年齒較長者，坐次居先，年幼者坐次居後，以示退讓，不得混爭。如有大聲説笑者，立即呵斥。

一、議每日所學之官話二三句，逐日登記薄中，逐日到堂温習，比及一月，積少成多，學而不厭，自有通悟之時。以後便可宣講聖諭，廣訓衍義，以宏教化。

一、議來堂就學之人，童蒙甚多，即村農及作生意者亦復不少，人衆未免紛雜，因另設堂一間，爲讀書人學習之所，以示區别。迨日久官音通曉，則應試詩賦必不致平仄失調，功名自可進取，獲益更大。

一、議學必時習，然後不忘。來學之人既已挂號登簿，自必日日來堂，不肯間斷。如實有事故不能來者，須先一日報明註簿，以便稽查。如不報明註簿，過三日不來者，本堂即行扣除，不准再來入學。其學至三月以後不肯再學者聽之。如此定以限期，以防有始無終之弊。

一、議僱館丁一名，每日專司挂號登簿，並洒掃啟閉，及收管一切器用，一應驅使之役。全年工資火食四十八元，按月給發。

福建督學部院孫爲諭習官話以正語音事。照得閩省士子每多不曉官音，而下游一帶鄉語，讀書往往字音錯悞，致試場詩賦失叶，被黜不少。查雍正六年曾奉上諭：廣東福建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欽此。嗣經部議，限士民學習，並由各州縣學官於課農校士之時，互相勸示教導各在案。迄今歷年已久，該屬士民仍未能通曉官音，殊負朝廷惓惓之至意。現經汀漳龍道於道署設立講所，延請官音之師教習官話。乃聞民人尚多踴躍，而士子或有觀望，合應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合屬諸生知悉。爾等身列膠庠，理當及時努力，自求上進。現在士民分别兩館，務於課餘之暇，常川赴習官音，俾日久嫻熟，不致於試場詩賦失叶擯棄，且於他日服官涖政，大有裨益。

清・盧靖《合聲易字・自序》 偶過書肆，得蔡君毅若《傳音快字》稱其法出於美人凌士禮氏，西國議院與訪事記事人皆用之。以二十四筆爲聲，三十二筆爲韻，聲取象於弧矢，一聲一韻，相切即成一字。純熟後連筆書寫，又可以一筆而書數字，故每分鍾能作二百餘字，快與言同，洵足尚也。惟其書有表無説，雖自云法至淺易，婦人孺子稍知切韻者，不過數日即可通曉，但須記認二十四聲、三十二韻，緩讀成二字，急讀即成一音。然余取而婉轉呼之，反覆讀之，竟猝難諧協。津保遍詢通韻學方言諸君，亦寡有能解其故，蔡君之意，殆引而不發。

清・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古今韻學四條》 一、經韻各隨方音，非若後世押韻之奉功令也。乃顧亭林段（玉裁）[懋]堂輩，謂音韻分于時代，欲求三代上韻書，且若三代上之四海九州，同用一韻書而非後世所得見者。顧氏《易音乾象傳》謂真諄臻不與耕清青通。孔子《屯》象，志行正，大得民韻，《觀》象，尚賓、觀民、志未平韻，出于方音，未可爲據。《詩》三百五篇，並無此音云云。夫以孔子方音爲不可據，則三百五篇之韻即爲韻書矣。垣因檢顧氏《詩本音》，山有榛，隰有苓，則云苓字力珍反，後人誤入青韻。于何其臻，居以凶矜，則云矜居銀反，後人誤入蒸韻。既諉其誤于後人，而肇禋，迄用有成，禋成又通爲一韻。四方其訓之，百辟其刑之，訓刑又不言韻。其德克明，克長克君，又不以君明爲韻，反以隔三句類比爲韻。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不以言行爲韻，反以下段其惟愚人，人字與言字爲韻。隔斷語氣，一若古人用韻，竟不循意義爲節奏也。段氏《音均表》多沿顧氏之誤，而又議顧氏方音之説爲誣。且謂商周韻書亡佚已久，古人韻部謹嚴，從未有出韻者，及見韻有不合，如驂與中爲韻，則云驂字本音在第七部，《詩・小戎》合韻中字，一若古人用韻，不計張口籠口之諧聲，而必依彼十七部爲科律者，

此名爲能通古韻，實則泥古而滋惑于後世耳。垣嘗留心方音，知今世方音不能强同，即古人方音亦必不能盡一也。作詩者既非一方之人，用韻者自非一方之音。《節南山》首章，巖瞻惔談監，不雜東冬韻者，是詩人之方音，合于今韻覃鹽咸類也。《國風》中驂風南音心，則詩人之方音，讀侵覃鹽咸籠口，而得與東韻合也。《大雅》仇方鉤援，民人所瞻，考慎其相，《商頌》下民有嚴，不敢怠遑，亦詩人之方音，讀鹽咸籠口微張，而得與陽韻合也。《螽斯》詵振，《揚之水》薪申，固詩人方音合于真韻也。《周頌》禋成，《小雅》岡薪，《大雅》明君，《小戎》羣鐐苑膺弓滕興人音，《抑》三章今政，九章人言行僭心，亦詩人方音，讀真文元與陽庚青蒸侵韻合也。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臨崇爲韻，明長爲韻，君順爲韻，而不以君明爲韻，則亦泥古而未能以今通古矣。今崇明讀庚類陽而不類真，湖北讀魂痕類元而不類真，婺源讀先類真而不類庚，金陵讀覃删類陽而不類侵，讀真文類庚蒸侵而不類元陽，鎮江讀覃類删而不類江陽，數百里內，今音多異矣，豈古人獨能一音哉。然則談韻學而稱今古之異者，非通韻學人也，談韻學而僅稱南北之異，不知南有與南異，北有與北異，南北且實有相同者，亦非通韻學人也。顧氏圃於崑山方音，而嚴辨真庚，至疑聖言爲難據，段氏圃於金壇方音，而嚴辨支之脂，至以十七部爲三代上之韻書，此特强人就我之見耳。曾亦思九達之逵，固有總匯一區，使萬方可以類聚，可以羣分乎。是編總譜十五韻則古韻今韻等韻三家皆得其通，而中土方音，外邦翻譯，未有舍此而可求門徑者也。

又　一、音呼聲韻四端，有一端未明，即無以解方音；方音不解，即無以通韻學。如方音萌蘗之蘗，秦晉閒曰肄，肄齊齒，蘗開口也。水火之火，齊言曰焜，焜合口，火開口也。段氏不明四呼，輒以爲同部假借。荆郊之鄙，謂淫曰遥，淫屬侵韻閉口。《説文》楈讀若芟，丙橆窾皆讀若導服之導，導服即禫服，禫導楈芟，皆宜用籠口讀法得其通音也。齊魯閒讀鮮近斯，此猶洗字可讀先上聲，亦可讀西上聲也。淫遥同爲牙尾音，鮮斯同爲牙音第三位，是韻轉而母自同也。關西曰迎，關東曰逆，迎陽平，逆入聲，迎逆同爲喁尾音也。段氏不知字母，輒以爲異部合韻，惟其字母與呼法全未明晰，故雖指摘顧氏改疵爲疵，而塵疵所以同韻之理，未能言也。雖議顧氏謂《谷風》《思齊》無韻之非，而萎與怨、造與士，所以同韻之理亦未能言也，徒以尤韻思裘韻梅爲古本音，呶韻傲憮韻飴俅韻基爲古合韻，而工祝致告，孝孫徂位，弓矢既調，助我舉柴，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實《思齊》造士爲韻之例，反不知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實《谷風》萎怨爲韻之例，又不知也。且沿顧氏章首章末各韻之説，謂山與山、歸與歸、好與好、食與食隔章爲韻，而山與歸、好與食不自爲韻，猶之采唐上與上隔章爲韻，而中宫上三字不自爲韻，曾亦思《周頌》邦崇功皇既可爲韻，中宫上何不可爲韻乎。《葛屨》五兩與雙爲韻，正合上章崔綬爲韻之例，何爲雙與庸可爲韻，而兩與雙獨不可以江陽通乎。且真先同爲第十二部，無遏爾躬，有虞殷自天，躬天即可合韻，不云自中，中字已由朱子叶諸仍反，何不以中與頻合韻，反以頻字與上章引字韻乎。此類自相矛盾，不勝窮詰。是編轉韻序次，能通方音，則如閩人讀上爲詡，上中宫一韻矣。涇縣讀田爲提，田芑一韻矣。金陵南鄉讀躬爲昆、中爲均、天爲汀，中頻躬天一韻矣。如此類推，可爲談古韻者補其闕，正其失而平其爭。

又《讀法十六條》　一、《説文》翻切字音，有方音所不能合，而閒有能合之音，轉不自知者。如蜀字市玉反而金陵讀爲竹，黍字舒吕反而金陵讀爲杵，葵字渠追反而金陵讀爲魁，皆不合《説文》翻音矣。乃玉蜀黍則云玉叔署，蜀葵花則云淑旂花。與市玉翻蜀字，舒吕翻黍字，渠追翻葵字，音皆合矣。竊見筵席已改爲卓凳，而延客者猶稱爲筵席，車兩輪已改爲一輪，而買車者猶稱爲幾輛，暗合於古而不自知也。

又《方音十三條》　一、古人互效方音，如《左傳》召陵之師，齊桓自稱不穀，楚子自稱寡人，皆欲所與言之人聞而易解也。然不穀與寡人義同我而名不同，猶之中國稱祖，西洋則稱爺藍法特，中國稱孫，西洋則稱爺藍生，各有取義，非可以音呼聲韻求之也。至于齊謂來曰釐，謂得曰登，楚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則來釐爲基該韻通，得登爲平入聲通，乳穀爲喁音三四兩位，虎於菟爲喉音三四兩位，濁尾似喁，此名同而音異，皆可求諸音呼聲韻者矣。垣孤陋寡聞，未嘗遠涉，然近則桑梓鄉音，數十里內已得其所由分。遠則閩粵數千里外，亦得其所由合。有異鄉子弟

就學，第任其自然之方音，不强以舍彼就我。而我自能知彼之誤與不誤，蓋驗之于音呼聲韻，乃有以比例而會通也。即如金陵讀甘韻官韻開口合口二呼，皆如揚州之讀岡韻，口甚張也。至下關則官韻合口呼漸覺籠口，浦口隔江與下關同音，而東行二里則爲六合鄉，讀冠韻愈籠口矣。蓋金陵讀官寬歡剜如光筐荒汪，六合讀之則與公空烘翁相近，全屬籠口，浦口下關介乎張籠之間，則甘官兩韻相接之音，所謂濁韻也。浦口城東自稱阿儂，與金陵同音，至浦口西門則自稱曰丸，又西至江浦縣城則自稱曰卬，蓋翁字籠口，卬字張口，卬翁之間則如丸字也。金陵讀基韻齊齒呼與孤韻撮口呼，如基李西衣、居吕須迂，至明晰也，下關則西衣或讀如須迂，至浦口東二里六合鄉則居吕須迂皆讀爲基裹西衣，以是譜衡之，則金陵較浦口缺一官韻籠口之音，六合鄉較浦口缺一基韻撮口呼之音，數十里内按譜可辨也。至遠如閩省言語難通，然嘗就邑侯盧刺史館，朝夕聞閩音，以譜衡之，則根岡皆讀如公韻，公韻多讀爲根之開撮，甘官多讀爲岡韻，堅齊齒多讀爲根齊齒，根牙音又讀爲甘韻，讀基韻爲該韻，支韻爲劫韻，歌鉤爲高韻，孤高爲鉤歌韻。如論爲龍、門爲蒙、講爲拱、湯爲通、東爲登、庸爲熒、先爲新、面爲命、生爲山、信爲散、心爲三、利爲賴、西爲腮、皮爲陪、四爲謝、紙爲者、兜爲倒、頭爲陶、鵝爲敖、坐爲造、露爲漏、燭爲晝、布爲播、壺爲何，皆可以韻例推也。其不換韻者每異呼，如交爲高、征爲金、下爲哈、鴨爲額、眉爲縻、又可以呼例推也。其輕脣音悉爲喉音第三位，如分風方爲訓烘荒。其齒音分屬噚牙，知徹朝爲低鐵刁，照之窗神爲醮齋匆星。其噚尾音悉歸第三位，肉爲律、硯爲念、日爲立、耳爲你、二乳人皆爲乃。其音之輕重易位者，如臺爲代、錢爲尖、笑爲誚、左爲鎖、緯爲遂、微爲縻、換爲望、房爲本、飴爲唪、被爲陪、髮爲挖、盆爲盔、螃爲蒙、袍爲保。其牙音讀爲喉齊齒者，牆爲窮、脊爲極、酒爲九、姐爲假。其平仄異者，雨爲迂、語爲魚、瓦爲蛙、伯爲巴、爐爲六、帖爲太，尤易解也。食茶爲撒他，茶他齒音通噚也。食烟爲撒烘，烟爲因聲，讀爲翁，翁屬喉第四位，上一位即烘也。食飯爲撒琫，飯本音飴，飴屬堅韻，近根以轉公韻也。由是推之，則用金陵方音可識閩音，更何方音之難識乎。是編總譜攜以遠遊，循例辨音。如涇縣長沙之讀高韻有似揚州之讀鉤韻，即知高考蒿皆讀如鉤彄吼也。安慶桐城廬江讀都爲兜，即知都圖魯讀爲兜頭簍也。鎮江讀祖爲左，即知祖粗數讀爲左搓鎖也。鎮江揚州徐州北至北直讀高韻皆籠口，有似金陵之讀歌韻者，則知刀叨勞遭操騷包抛毛皆籠口讀也。徐州北至北直讀堅官韻皆張口，有似金陵之讀姜羌香者，則知堅牽掀顛天年尖千先鞭偏緜官寬歡端團欒鑽攢酸搬潘瞞皆爲舌穿牙之張口也。此類不勝悉數，擬編《方音分類譜》詳之。

一、方音有沿襲他處之音不爲通例者，如金陵謂道行謂道恨，及讀行字仍爲齊齒呼。謂打更爲打金，剛剛爲姜姜，及讀更字剛字仍爲開口呼。謂賊爲醉字陽平聲，及讀盜賊之賊仍爲入聲。謂蜀黍爲秫秫，蜀葵爲淑旂，及讀蜀字仍爲竹，黍字仍爲杵，葵字仍爲魁。此不可執一二音以該其全也，必細心聽其言語通用之音。如崇明喉音第三位皆下一位，讀黄爲王，黄字列岡韻合口喉音第三位，其下一位即王字也。再問其昏字如何讀法，彼云昏字讀爲温，則知懸字爲元，回字爲韋，花字爲蛙，效字爲耀，胡字爲吴，例可推矣。倘如金陵讀桓丸完爲頑，而不讀還環爲頑，且不讀歡貛爲彎，則黄昏回懷不得謂例讀尾音也。崇明讀噚齒尾音皆上一位，如人字讀爲神，又讀爲靈，神字乃齒音第三位，靈字乃噚音第三位也，須問其讀穰字何音，彼云穰字讀爲裳，或讀爲娘，則知日字必讀爲實，或讀爲匿，若字必讀爲勺，或讀爲畧，饒字必讀爲韶，或讀爲牢，例可推也。倘如金陵牛倪讀爲留泥，而人絨穰不讀爲靈龍郎，則不可爲上一位之例矣。崇明讀齒音皆如牙音，如至滯使讀爲自次四，例固然也。倘如金陵評事街讀爲平侍街，及讀事字仍爲四，則不可爲齒轉牙音之例矣。崇明重脣尾音上一位讀，如聞字讀爲門。輕脣下一位讀，如肥字讀爲韋。齒音合口皆讀爲開口，如朱讀爲知，蜘蛛爲知知，如字讀爲時，時如讀爲時時，此皆可依例讀也。又如湖南讀黄似王，與崇明相類，而他音不類也。浙杭讀羶字籠口，與六合類，而他音不類也。江西讀長如棠，湖北舟人讀風爲烘，與閩音類，而他音亦不類也。是編各韻注明方音讀法，又注明某地與某地異同。無如遊歷太少，凡未熟識之音，概未敢注。願有心人多閱歷者，據此譜例廣注方音，則各郡各邑各鄉皆可辨

晰其音矣。

一、方音有互易者，《楚詞》美惡之惡去聲，《遂初賦》愛惡之惡入聲，邪許讀爲耶滸，滸墅讀爲許樹。金陵讀東韻之蓬風爲盆分，讀庚韻之觥兄爲公胷。揚州讀蓬風彭馮朋皆合于公韻而不合于根韻，金陵讀彭馮蓬逢皆合于根韻而不合于公韻。金陵讀堅霑尖分爲喉齒牙三音，揚州則概讀爲喉齊齒堅字一音。揚州讀長饞蟬分爲岡甘堅三韻，金陵則概讀爲舌向上張口長字一音。金陵讀岡韻齊撮二呼如揚州之讀甘韻，讀甘韻開合二呼。又如揚州之讀岡韻，揚州讀八抹張口，百麥籠口，金陵讀八抹籠口，百麥張口。來安讀雲爲容，根撮口轉公也。滁州讀翁爲温，公合口轉根也。嗑字古盍切，金陵輕讀爲合。棍字胡本切，金陵重讀爲衮。寶應儀徵讀二文爲傲文，齒轉喉也。淮城讀嘔人爲揉人，喉轉齒也。徐州北讀歌韻如金陵之讀鉤韻，讀鉤韻如金陵之讀歌韻。溧水水字合口呼，溧人讀爲撮口呼。句容容字撮口呼，句人讀爲合口呼。句容謂彼邊爲未邊，脣音第一位讀第四位。溧水讀未時爲備時，脣音第四位讀第一位也。揚州東鄉讀豆爲透、病爲聘，喁脣第一位讀第二位也。崇明讀頭爲兜、平爲兵，喁脣第二位讀第一位也。金陵讀理字抵牙，菜字張口，淮城讀菜字抵牙，理字張口。閩音征讀爲金，開口讀齊齒也，交讀爲高，齊齒讀開口也。音呼聲韻各有陰陽對待之理，擬編《方音互易譜》詳之。婺源讀天爲汀、森爲三，朱注曾子輿之名音森，當讀驂。

一、平聲居首，而高郵興化地低，則無平聲。入聲居末，而北省地高，則無入聲。此方音所由偏也。閩無輕脣及齒音，安慶桐城無合口呼，廬江無陽平聲，金陵無甘官二韻，揚州無捲舌支韻，蘇浙孑韻併入家韻，故沈約《四聲譜》有麻無遮，要皆地氣使然也。是編凡遇無字之音，悉填翻切，則以全音而衡各方之偏音也。

一、方音有能補字書之不足者，如《傳聲譜》低字無陽平，崇明則讀提爲低字之陽平，悲字無陽平，崇明則讀培字爲悲字之陽平。又支韻無喉音之字，金陵捲舌讀則有支韻之喉音，揚州讀鉤韻之喉音，亦與支韻之喉音相近。此類不勝悉數，擬編《方音補字譜》詳之。

一、平衍之地方音百里而略變，如揚州天長及寶應、淮城、盱眙是也。岡巒之地方音數里而輒變，如江浦至浦口，及金陵至溧水、句容是也。擬編《方音變易尋原譜》詳之。

一、方音以地而偏，亦有以年而偏者。如童子語言未清，恆謂喫爲格，喉齊齒通齒音也。或爲此入聲齒通牙也，謂兒爲藕，齒通喉也。或爲日，開合呼通也。謂人爲然、燈爲顛、冷爲輦，根堅通也。人或爲銀，開齊呼通也。司馬温公七十二引類字，用經堅輕牽，《字學津梁》以日母爲半喉宮，其有由來乎。嘗聽洋人小孩啼聲，與中國小孩啼聲無異，所謂童音又一類也。擬編《童音譜》詳之。

一、今人不識方音，因不明韻學，往往以一字異音而爭訟者。不啻之啻以齒喁音例之，翅諦皆可讀也。無邪之邪以家孑韻例之，三牙三耶兩切皆可讀也。乃金陵課徒有以方音不合而辭館者，有以讀書不合師音而遭扑責者。是編例能熟讀詳解，自無此獘。

一、音呼聲韻有能正方音之誤，並將方音不識爲何字者亦得其確實之字以補之。曾記閩人謂頸項爲擣告，問其字爲何，則云未識，垣應之曰殆脰骨二字，閩音脰爲擣、骨爲告，詳審音義自得。

一、閩刻《戚林八音》，戚參軍字母三十六，曰春花香、秋山開、佳賓歡歌須金杯、孤燈光輝、燒銀釭、之東郊、過西橋、雞聲催初天、奇梅歪遮溝，此乃其韻首之字，而閩人稱爲字母者。彼欲編東佳歌類爲韻母，又不知見溪三十六母爲翻切上一字之用也。又十五聲曰柳邊求氣低、波他曾日時、鶯蒙語出非，此乃其翻切上一字音母，而閩人稱爲聲者，彼以平上去入爲音，故以音母爲聲也。林碧山以十五聲衍爲二十類韻而美面二字同爲蒙母，亦音二字同爲鶯母，語烏雅三字同爲語母，知殼二字同爲低母，風非同母，時授同母，曾之同母，皆他同母，悉氣同母，女日同母，柳邊求波出五母不改字，則仍爲十五母也。考林氏三十五韻亦稱三十五母，其韻所列之字與戚氏通。如公春恭銀庚燈京賓金正聲江東姜香光光綱釭官歡千山堅天箕之圭雞街西歪杯梅催催龜輝哉開乖歪嘉佳瓜花迦遮奇高歌交郊嬌橋嬈燒周秋句溝朱過梳初車須姑孤，末附鱉仸，二字相比可識閩韻矣。其十五母讀法，求公氣空非烘鶯温低東他通柳論日農曾宗出聰時嵩語容邊祊波蓬蒙儚，用是編總譜衡之，則缺中充鰅戎分文聞七母也，是閩

音較金陵缺齒音與輕脣也。至粵音有南海譚氏《初學字辨》，秩秦釵猜夙叔戚敕胄就耍灑樵潮鎗昌醮照轎橇禪詹，可知其嘕齒牙之通矣。扶胡婦虎，可知其輕脣通喉矣。都刀屠桃盧勞布報蒲袍模毛祖早醋操素掃，又杵似署士好司，可知其孤韻嘕牙脣通高韻，而齒音通支矣。安慶孤韻嘕牙脣通鉤韻，而齒音朱讀爲居、書讀爲虛，是合口轉撮口也，粵音杵讀爲似，是合口轉開口也，則粵音可用安慶音爲比例矣。是編《音呼聲韻總譜》不拘何方字書韻書，皆得以辨其異，會其通，雖黔苗讀盤古爲槃瓠，亦有合也。

一、入聲用偏旁脈絡消息之法，最易辨別方音。如勿盾擲冪螣觼橘嗢爲吻盾鄭冥騰瓊璚温之入聲，揚州讀之，可以温文吻問勿直下，則謂温文吻問有入聲者，必類揚州方音者也。金陵温文吻問不能直到勿字，則勿字必爲烏入聲。擲字必爲支入聲，冪字必爲迷入聲，觼字必爲涓入聲，橘字必爲居入聲，嗢字必爲迂入聲，由是推之，前人有謂温文吻問無入聲者，必類金陵方音者也。束築華爲悚恐共之入聲，揚州讀亦可直下，金陵讀則爲書朱居之入聲矣。獷掠爲廣諒之入聲，揚州讀可直下，金陵讀則爲珂羅之入聲矣。妲儹爲旦贊之入聲，鎮江讀可直下，金陵讀則爲打雜之入聲矣。頷爲含頷之入聲，《問字堂集釋》：人臣謂之頤，亦謂之頷，合亦函之入聲也。鎮江讀憨含頷憾合直下，金陵讀則呵和夥賀合，合字爲和之入聲矣，讀拾翕又爲時奚之入聲矣。天長讀給字又同于孑字音矣。軏兀爲元入聲，金陵讀淵元遠願月，平仄直下，讀兀字又爲烏入聲矣，揚州鎮江讀兀字又爲温入聲矣。直式爲置試入聲，翼昵爲異尼入聲，核塞爲亥賽入聲。金陵讀支基該三韻，五聲直下，韻部分明，揚州則讀爲根韻入聲矣。然金陵讀亦有不合者，窠泄爲咨世入聲，讀爲孑韻。鍇豁割爲害入聲，讀爲家歌韻。揭歇葛爲藹愒入聲，讀爲孑歌韻。卒蔚弗爲醉尉費入聲，讀爲孤韻。虙爲閟入聲，亦讀爲孤韻，脫撮爲兑最入聲，讀爲歌韻。鼇荂切爲敝例砌入聲，厥闋爲蹶癸入聲，又皆讀爲孑韻。此類不勝數也。昨惡爲乍亞入聲，籍舄液爲借瀉夜入聲，揚州讀可直下，而昨惡似岡韻，籍舄液似根韻，金陵則讀昨惡似歌韻，籍舄液似基韻矣。帕爲怕入聲，螯爲赦入聲，金陵讀可直下，而魄伯爲霸入聲，則平上去用金陵音，入聲用揚州音方合。葐金陵讀魄伯爲該韻，揚州讀巴把霸亦似金陵讀擺拜，張口也。匿若爲惹入聲，而金陵讀若爲歌韻，讀匿爲基韻。泊石拓皆爲柘入聲，而金陵讀泊拓爲歌韻，石爲支韻。作有坐鑿兩音，錯有剉鵲兩音，金陵讀皆可直下，揚州則張口讀如岡韻矣。殼穀爲彀入聲，滁州來安讀可直下，金陵則讀爲歌韻，揚州又讀爲岡韻也。迪覿倜爲由竇周之入聲，金陵讀爲基韻，揚州則讀爲根韻也。噣即咮字，與軸蹴郁福穀鵖鳸旭覆肉族繆同爲鉤韻入聲也，金陵則讀爲孤韻，揚州則讀爲公韻矣。不術爲浮州入聲，金陵讀爲孤韻，揚州讀爲衮韻矣。覺學蹻削熇醪樂躍犖約襮穮稵爲高韻入聲，徐州以北讀可直下，金陵讀爲歌韻，揚州讀爲岡韻矣。滌愍激糴的爲條椒繳耀弔之入聲，金陵讀爲基韻，揚州讀爲根韻矣。肅淑沃牿蠯燠瀑勛爲蕭夭告翿奧暴冒入聲，金陵讀爲孤韻，揚州讀爲公韻矣。穫鸑爲護務入聲，金陵讀可直下，揚州則讀爲公韻矣。朔籥柝酪博涸索矍鸑皆孤韻入聲。金陵讀如歌韻，揚州讀如岡韻，鎮江則讀孤韻，平上去多爲歌韻，而入聲亦讀如岡韻也。劇爲虐入聲，金陵讀基韻，揚州讀根韻也。怯爲去入聲，金陵揚州皆讀孑韻也。闕爲於入聲，金陵讀歌韻，揚州讀孑韻也。總之讀入聲，而能與平上去直下，則與當日製字者之方音必有合者；不能直下，則根公基孤尾韻，及根基領韻之法，亦皆可尋轉韻之方矣。

擬編《入聲辨方音譜》詳之。

一、北曲入聲既多隸平上去三聲，李松石《音鑑北音譜》則入聲散入陰陽上去。如屋爲烏、沃爲窩、撮族爲搓、喫爲癡、出爲初、薛爲靴、殺爲沙、霹爲批，皆陰平也。福爲扶、舌爲蛇、勺爲韶、滑爲華、濮爲蒲，皆陽平也。撲識札速惜隔汲綽八，皆兼陰陽平也。笏呼斛湖脫拖橐酡剔梯倜題插差察搽七欺緝奇瞎鰕轄霞一醫檄移濕詩十時喝訶核合何，皆分陰陽平也。曲折陰平，歌曲上聲，郭鼇兼陰平上聲，得穀兼陽平上聲，約切杌殼兼陰平去聲，法的邑宿兼陽平去聲，膝不測兼陰陽平去聲，必百兼陽平上去聲，盔甲上聲，甲乙去聲，筆卜雀渴脚尺乞戟給北雪塔帖癖皆讀上聲，六帕窒麥溺緑盧禄路讀勿鯽蜜赤獲克鑰珀涸夕式歷墨玉役益肉日樂册髮畜闊穴躍踏列月閾皆讀去聲，惟促猝讀入聲，細審仍近平聲。劉融

齋云：北人讀入聲，比去聲稍短，亦有讀似平上者，其意中則皆知爲入聲，今直隸方音大概然也。錫山安景林《古韻溯原》，用無錫音亦無入聲，如隻阻各古略路客庫劫去逆語鐸渡亳蒲赫虎卜補夕序甲介席助炙渚瑟灑勿備質贅日瑞實在壹懿一隘七采失懈斲晝咢悟迪道徹悴八背伏備郁洧約要立類食在室歲穀告玉效復報六料肉鳥雀竅竺擣折載卓早弱嫋不丕人在入萃憩對臬艾賊罪色水翕退及戒國貴績再敵代析雖脈每合亥月會出脆脫退伐施雪簀，不勝枚舉。又求之閩音，筆貝墨昧帖太燭晝六漏籟七采八拜屋藕色賽韈外雛慨席邪伯巴叔臭，又不勝枚舉，可見南音亦多以入聲歸於平上去也。擬編《方音入聲譜》彙輯之。

一、六書字形經王次仲衛包輩而隸而楷，改易多矣。近世由楷書解字義，有一國二王爲鬥，舉手遮目爲看，水加戌火爲滅，諸説固爲妄解，然考之古語，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爲貨泉，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兩口爲吕，天上有口爲吴，人一口爲合，絲挂山爲幽，與上人爲貞，十八公爲松。九十爲卒，軍走爲運，口十爲申，人内爲肉，四十爲井，同田爲富，羹無火爲美，黄頭小人爲恭，二在天下爲西，田八廾一爲黄，十月十日爲朝，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自漢以來，變古字之形而遂失古誼者，不勝數矣。所未亡者，惟此音呼聲韻寓於各方，猶可合古人讀法耳。垣因考古而審方音，又以秦火之時，儒生潛逃，惟西方無海阻，故宣城梅氏謂西人算學得中國六藝之真傳，有由來也。今既輯中國方音，因舉西方乾竺天方歐羅所傳之字書方音，並陳其梗概焉。

清・鄭昌時《韻學説隅・通韻本鄉音之説》　《荀子》曰：五方不同音。《記》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是聲音言語之不能不異者，山川地勢使然也。顧考而同之，詳而通之，自有造化自然之理在。如楚人以乳爲穀，取義異而音與字異，是言語異純乎異者也。邾人以豬爲都，義無異而其音轉，是言語同而聲音不同，同而異者也。齊人以得爲登，亦義同音轉，然以《切韻》考之，得在宫之第十，次爲東得，登亦在宫切之第十，次爲東登，本同母音，是聲音之不同而同，異即同者也。通此則一切鄉音之不同，無不可同而言語通矣。今考鄉音之異，莫甚吾潮，蓋潮在海濱，古稱揚州外裔，去中土最遠，故其言語聲音，去正音亦最遠。然以天然音韻比之皆與韻學通轉合，是聲音言語固有造化妙理運乎其間。彼謂潮音多無字，又謂潮音不諧平仄、不協韻學者，皆非知道之言也。兹特畧舉於左：

以東爲當、以江爲剛、以通爲湯、以風爲方、以儂爲郎叶、訓人以叢爲莊叶、以雙爲桑、又以陽爲融叶、以房爲邦叶，是東冬江陽通。以宫爲庚、以鍾爲征、以龍爲陵、以松爲成、以雄爲行、以春爲曾、又以崩爲邦，是東冬江庚青蒸通，乃宫部之互通也。而讀光近君叶、讀庚經近均堅金兼叶，又轉徵羽之証。

以皮爲裴叶、以規爲歸、以齊爲哉叶、以西爲腮、以雞爲街、以開爲虧，是支徵齊佳仄通，乃商部之互通也。

以魚叶移予、以虞爲哦、以無爲毛叶、以和爲花叶、以交爲高、以毛爲摩、以流爲勞、以頭爲濤、以投爲刀叶，是魚虞歌麻蕭肴豪尤通，乃角部之互通也。

真文寒元删先諸音無甚異，但畧轉耳。惟先讀近腮、前近哉、千近才、肩近皆、蓮近能，又煎天邊綿偏爲宫，宜所反雞部之宗通邦蒙蓬，是徵部自通，又轉商通之一証也。

侵覃監咸合口粘唇，讀潮音最正，其羽音之互通無疑矣。惟柑三籃擔數字開口讀之，稍混入宫沙切家部之轉音，且涉剛桑郎當叶音耳。然合口救之，則其音正矣。抑今之講正音者，又以侵覃監咸混臣彈延寒，或亦羽轉徵之証。而潮音之柑三等，亦轉宫之角之証歟。

清・關燿南《諧聲述略》卷三　字之象形爲易，諧聲爲難，以五土之方言不齊也。画之繪影爲易，繪聲爲難，世言繪水繪聲，不過極贊画工之神妙耳。字之諧聲，如磨字从石麻聲，麻磨同母也。然縻字从糸麻聲，麻縻亦同母也。《詩・王風》麻讀若縻與下施叶，《陳風》則麻讀若磨與下歌叶，此方言不同之故也。方言之不同，亦由同母而轉，又如風字从虫凡聲，凡字平仄爲番凡返泛乏，列在方母則爲方分風夫，故或讀若峰或讀若分，亦由同母而轉，故謂之同母相諧也。然又有説者，安知風字非从凡蟲省聲乎，蟲風皆在一東，是又爲同韻相諧，如縻字若改云从麻糸聲，則縻米昧糸，亦爲同韻相諧也。

又　李价人先生曰：諧聲當明古音，然古音亦皆方言。如九字讀久，故鳩字从鳥九聲，而九又讀苟，故信州呼鳩爲鈎也。朩字今作菽，《説文》：朩，豆也。古名朩，漢名豆。然豆爲禮器，何以假借爲菽，蓋豆古讀若庶，按裋豎从豆聲，皆讀若庶，而北無入聲，讀菽亦如庶，故同音相假借也。荶字从朩聲，今作椒，則从叔聲。叔，拾也，今北音又讀叔如收，或如韶，則又與椒叶。然叔拾也，从又朩聲。汝南人名收芋爲叔，何以假借爲伯叔，北人呼叔爲椒椒，雖係俗語，亦可證其音之轉變也。《白虎通》云：叔者少也，即今北音讀叔如韶也。

又卷四《諧聲述略補編》　或曰：子以諧聲爲方言，亦有説乎。曰：松字从木公聲，閩東讀松爲嵩，古文作窻，从木容聲，則又爲祥容切，讀若從，吾鄉亦呼松樹爲從樹也。鴨字从鳥甲聲，古文作鴨，从鳥邑聲，蓋吾鄉呼姓易者如六麻爺字之入聲，廣州有八邑會舘，俗呼作巴爺會舘，其一二之一字亦呼作爺字入聲，而北人無入聲，又呼鴨作鴉，故鴨从邑聲者，讀鴨如鴉，讀邑如爺，則爲同韻相諧也。又如兒字，信州呼作倪字，如此則凡霓倪鯢鯢蜺輗掜睨堄梲鯢貌等字，皆爲同韻相諧，若吾鄉讀兒爲儒，則儒與倪不相叶矣。北人讀朝字音近遭，故嘲字从朝得聲；讀少字音近埽，故鈔字从少得聲，而寶字亦爲博少切也。讀落如鬧，故犖字亦从勞省聲。讀軸如肘，故抽字从由聲，軸字亦从由聲。讀芍如韶，故斗杓之杓、釣弋之釣，皆从勺聲。或以釣爲从金的省聲，的釣雙聲，同母相諧；若杓字讀標，與的字似不相叶。然北音又讀的爲弔，則與杓釣皆同韻相諧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讀爲弔，爵讀爲醮，亦相叶也。且畜牲之畜爲敕六切，又音敕又切，敕六爲逐，敕又則爲宙，蓋北音讀畜如宙也，畜養之畜爲許六切，又音許又切，許六爲旭，許又則爲鵾，蓋北音讀旭如鵾也。畜字凡有四音，實止兩母，此可爲南北不同音之確證。由此類推，則凡詩韻中一字兩見或三見者，如槐字既入九佳又入十灰，取字既入七麌又入二十五有，數韻兼收，並無異義，皆由方言不同之故。即字書中亦常有一字數音，並無異義者。如鳥字一爲尼了切，一爲丁了切，又一音了，凡有三音，並無異義，吾故曰皆方言也。

又　或曰方言不同，以古音正之，則画一矣，曰古音者，亦古人之方言也。即如獸字从犬旁嘼聲，嘼古畜字，以今韻書考之，一收屋韻，一收宥韻，北人無入聲，讀畜如宙，故與獸相叶也。繡字从糸旁肅聲，肅收屋韻，繡收宥韻，北音讀肅如秀，故與繡相叶也。造字之時，入聲之字甚少，然肅畜仍收屋韻，而獸繡又以之爲諧聲，以北音論之，則爲同韻相諧。今乃以爲同母相諧者，蓋畜之轉爲宙，肅之轉爲繡，亦皆由同母而轉也。且又有少此一母遂併歸彼一母者。如少商字一母則商讀若桑，此云商量彼云桑量，此云詩書彼云斯蘇，此云是手彼云似叟，凡商字同母之音皆歸入桑母也。又如《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今按都歸當母，豬歸張母，何以兩字假借乎，豈以一从豕旁，一从邑旁，皆从者字得声乎。蓋有少張字一母者，則張讀若當，此云張貞中珠，彼云當丁東都，雖百其言，不能改也，此豬之所以轉爲都也。吾鄉方言多以上聲爲去聲，如善讀扇，道讀導，在讀菜，不勝枚舉，然《中庸》引《詩》顯顯令德作憲憲令德，豈亦上聲讀爲去聲之故乎，何以顯憲二字相假借也。又如上下兩字，韻書四韻並收，音義各殊，而車字則魚麻皆解作輿，無甚分別，試帖詩押車字韻。或云儘前不儘後，是六麻車字可删。愚謂如門聽長者車題似宜押入魚韻，陌上晴泥已没車題似宜押入麻韻，以原詩之用韻爲定，是或一道。然如繅車聲裏午風涼當押何韻，又難定也。且窃疑六魚車字當讀若姝，則車也徹也，綽也姝也，皆同母相轉也，亦猶肅也繡也，蕭也嘯也，亦同母相轉，抽也軸也宙也，亦皆同母相轉也。又或一字數音，如復又音覆，亦爲同母。惟敦字共有十三音：一都昆切音墩，《詩》王事敦我；一都回切音堆，《詩》敦彼獨宿；一丁聊切音雕，《詩》敦弓既堅；一都内切音對，《禮》珠槃玉敦；一都困切音頓，《詩》至于頓邱，即《爾雅》之敦邱。以上五音，歸當低央。二母也。一徒官切音團，《詩》敦彼行葦；一徒渾切音屯，敦煌郡名；一大到切音幬，《禮》每敦一几；一杜皓切音稻，即幬字上声；一杜本切音盾，《左傳》渾敦。以上五音歸入湯母也。一他昆切音愩，亦歸湯母；一主尹切音準，《禮》度量涖制，涖或作敦，則歸入張母；一陳留切音儔，蓋从幬音而轉，則歸入昌母也。

清・胡夤《切音啟蒙・敍例》　西洋文字陸路内地通行佛蘭西話，

用音二十五。沿海馬頭通行英吉利話，用音二十六。自一音至十數音，隨話湊合，絶無意義，與中國文字有形有聲有義者大不相同。所謂中學以目入，西學以耳入者也。西人惟以希臘文字爲最古，次則羅馬字，如中國之篆隸。近有美利堅人用羅馬音繙譯寧波土話，即中國所謂雙合音。其上一音謂之字父，必用各母之入聲字。下一音謂之字母，必用各韻之影母字，惟是影母斂，而喻匣母侈，侈可以包斂，斂不可以包侈，核之贊禮度曲，自知分曉，故改用喻匣母字似較親切。

清・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一三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祖立肥爲齊王，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按此以言語分國，蓋三代之遺制。

又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注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劉端臨《論語駢枝》曰：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典，謹末學之遺失。又云：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音不同，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斟酌損益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五方之俗不能强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謡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謂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俗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王引之曰：古夏雅二字互通。《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儲説右篇》作子夏，是其證。劉寶楠《論語正義》云：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居官臨民必説官話，即雅言矣。余按：有訓詁而後古今之文義雖變而仍通，有反切而後古今之音韻雖移而可攷，不然則古書必譯以方言，而先王之訓典不能存其原本矣，此雅言之功所以大也。又按：劉端臨以爲《詩》之有風雅，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論語正義》因之，遂謂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列國，故降而爲風。此説則近於太泥。《詩》之風雅自以體言，既同被乎樂章，豈得殊其音讀。故《國風》諸什用韻多同，謂非雅言，且與本經不合，非通論也。且先王訓典何獨西周，即唐虞故都，夏殷舊壤，豈其質文既改，雅俗遂殊，故知雅與夏通，所賅者廣。元公《爾雅》非據周言，後世官話非本都人之語，有自來矣。《方言》有中夏言，蓋即漢時之官話也。惟又有東夏西夏，則不知以何地而分耳。

《管子・侈靡篇》曰：周鄭之禮移，周律之廢，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蓋禮樂崩壞則人心風俗變，人心風俗變則地氣亦因之而變，於是鸜鵒來巢，李梅冬實，而杞用夷禮，公薨楚宫，遂疊見於《春秋》矣。以聲服別人類而其本在於禮樂，六代能行鄭學而衣冠之俗賴以不亡，亦其證也。

又 彭紹升《二林居集・沈起元事狀》云：世宗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詘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集諸生以四聲教正經書，俾轉相教授。上官采其法，頒行諸府，然至今閩人讀書尚不易辨，豈當時雖有此舉，未收其效歟。整齊風俗，帝王大政，廣東瓊州各縣至今頗有官音，問之土人，以爲傳自東坡，蓋風行草偃，固賢有司之事也。

又 《抱朴子・鈞世篇》云：古書之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世異語變，故有古今語矣。方言不同，則別國不相往來之語也。一縱一横而聲音之變盡此矣。

又 《三國志・東夷傳》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今有名之秦韓者。按：辰、秦一音之轉，據此則東方兼有秦音。又知逃人苟能相保，聚以立國，則言語尚能存其故俗也。劉子《隨時篇》云：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此則北齊之時，鮮卑之語，裸裎之俗，充塞朝野，中國言服且將盡變，雜而不越，明哲以之，然不若保抱扶持，共集於偏壤以待時矣。

干令升《搜神記》卷七云：胡牀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然則中國舊俗不移於外人者渠有幾哉。

又　朱子《韓集考異》卷二芳荼，方崧卿舉正云：大抵荼與茶古音相近。今案荼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近者，莆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余謂古今音變多由雙聲，朱子蓋深明其故。

又卷二五　今以陰、陽、上、去、入曉人，人固易入，然論音理則八聲之義不可不並存也。陳蘭甫師《切韻攷・内外篇》言之甚詳。師又嘗告余云：廣州音入聲有清濁外尚多一聲，共得九聲，此不可解。按廣州方言如鹿、六、碌，讀、獨、督音各不同，此入聲有三聲之證。吾鄉贛州音於入聲清濁亦分晰甚明。

清・蔡錫勇《傳音快字・敘》　泰西承用羅馬字母，雖各國音讀互殊，要皆以切音爲主，尋常語言加以配合貫串之法即爲文字。自上至下，由男及女，無事不有學，無人不有學，其一丁不識者，不數覯也。加以快字一人可兼數人之力，一日可並數日之功，其爲用不益宏哉。

又《傳音快字書後》　自古及今文字屢變，由古文、籀、篆、八分以至隸、楷、行、草，皆有由繁趨簡之機。西國文字亦然，由巴比倫而猶太而希臘而拉丁至今法文，歐美二洲皆用之，而音讀各殊，惟美與英略同，其餘互異。然要以切音爲本，語言串合即爲文字。且各國音多同紐，或同韻，類仍相近，惟與中國相去甚遠。即以英二十六字母言之，同韻者九，兩字同韻者二，同紐者亦九，而無東冬江陽真文庚青諸韻，切出之音得其彷彿，每切一字，常用數音，或多至六七，用雙聲而不用疊韻，此異於中國者也。惟其施諸本國，四境皆同。兼習他國語言文字，悉以切音對譯，未嘗有扞格之虞也。

又　西音既與中國不同，各省以土音相近者代之，其字互異。若以切音對譯，庶得其真。電報以點畫紀數，以數編字，尚須檢閱之煩，若以紀此聲韻，則得音即知其字，尤爲捷矣。

清・楊恭桓《客話本字・敘》　向謂西人有音即有字，中國有音或無字，今而知非也。中國有音有字者多，特人所不知，以爲土談，習焉不察耳。即如嘉應所屬之土談，外境人皆稱爲客話，其語音之清正，與官話較近，比各處土音多不同，昔人謂爲中原之音韻，可以想見。特閒有有音而字不便寫者，州人祇以土談括之，承訛踵謬，一若實無其字者。凡一落筆，往往欲達其音而苦無其字，必易相近之字以代之，遂使許多口音不能胥合，予竊疑之。自幼從事佔畢，即有志於音韻，凡字母之縱橫，切語之清濁，無不潛心而鑽玩之。考查《字典》及《指掌圖》《切韻表》諸書，多歷年所，始知吾州之土談，悉有所本。非徒傳食利市子息變豹相竿摩不中用等字，婦孺恆言，有所由來，即口舌說不出之音，亦實有其字，而非信口揑造也，以反切字母推之，往往比讀書之音爲尤正。今乃知客話之流傳，悉從韻書而來，爰逐字詳考，凡與土談音義相合字，一一鉤稽，不取疑似以附會，惟在切實以推求，都凡得一千四百餘字，名曰《客話本字》。初意留爲兒孫輩查攷，以多識一字，即多獲一字之益。同志諸友，慫恿付梓，謂私之於家，不如公之於世，其沾益爲倍多，不特讀書人多識其字，即商農工匠，訂部通信，皆知白話之可寫，毋致格格而不吐，豈不尤妙。爰韙其言，以付剞劂，非敢云著述也。區區之心，特欲凡講客話者，多識許多方便之字而已，將來訂簿通信，焉有話而不可說出者哉。然則州屬之話，所謂合中原之音韻者，更復何疑。由是而講求反切字母，不特可以辨別客話，即中西之音亦可因是而引申之，固講客話者所不可不看之書也。前曾著《韻學滙要》一書，壬辰冬徐宗師按臨州試，覆經古日，呈請鑒定，當時懸牌兩次，謂到省代爲刊刻，迄今日久未雕，而家藏稿本，亦復殘闕不匙，再行校補匪易，卒未開雕，爲一憾事。但《韻學滙要》止供士人考求音韻之門徑，而《客話本字》爲講客話者無論何人皆可資之以證土談，尤爲緊要，故先行刊板也。

又《客話源流多本中原音韻攷》　廿一行省之内，其初孰無土著，孰無流寓。土著，又孰非由流寓而來，日引月長，住久而渾然無閒者多也。獨客族之流寓，始則由汀贛而至梅，後則由梅而遷於別縣，而廣府人統稱爲客家者何哉，蓋由客族流傳，多本《中原音韻》，令人一聽而知爲客家，非若他處之所流寓，其語音久而自化也。客族於種族之思想最强，

宗譜聯絡，雖越數十世之先緒，派衍支分，猶能深木本水源之想。至其客話之保存，尤爲特別之家法，市井酧答，雖或依土著之語音，而歸其室廬，父子家人，仍講向來之客話。而子孫蕃衍，恆守此宗旨而不迻，故土著得以窺見其流派，幾若別爲一種也者。以視他漢族之處於通都大邑，其語音易化，數世以上之祖宗，每不能溯其淵源者爲何如耶。今之所謂客家者，嘉應即古梅州。及所屬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四縣，潮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饒平各縣亦有之，惠府屬之永安、龍川、連平、河源、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語音大致相同，或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不免間有差池，由以上各州縣遷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之地，如楚南江右，蜀閩越滇黔諸省，客人皆占籍焉。攷客之族類，多中州光黃閒土著，爲黃帝之苗裔，其南遷則始於東晉之南渡，繼於王潮之入閩，盛於南宋後之播遷，其由江浙而入粵，或由閩而入梅，始末載諸志乘，垂於家譜，昭然可攷。蓋客之先皆北產也，居豐鎬河洛齊魯之交，或爲衣冠世族，或爲耕鑿遺民，皆涵濡於二帝三王之化。自東晉元嘉五胡蹂躪，冠帶數千里之地，戎羶污染，靡有寧居，於時衣冠之族，豪傑之徒，如侃、逖、嶠、琨之輩，相與挈家渡江，共圖拯復。王謝之家尤爲卓著，王謝舊河東大原人也，自餘入閩著姓，則有林、邵、何、胡等八家。其他流民，避亂江南，流離轉徙，有司爲之立南徐、南司等州郡，謂之僑軍州。軍州即今州縣，所謂僑者即客耳。降及南宋，徽、欽北狩，金元盡劃淮漢以北，疆以戎索，其隨高宗而南，或宦於南而不能歸北者，並散處於大江東西，五嶺南北。及帝昺播遷，其故臣遺民，益蔓延於南海之疆，散居各州縣者日盛。而自土著視之，皆客也。大埔林大僕達泉作《客説》，言之甚詳。丁雨生中丞、黃公度京卿，亦著説可攷，温慕柳太史嘗稱其師番禺陳蘭譜先生，謂客家之話，多隋唐以前古音，頗合中原之音韻，誠篤論哉。第攷梅州之流寓，據各姓宗譜所載，多在宋末元初，由汀來者十之八，由贛來者十之二，其各屬之客人，或由梅而復遷，或先梅而爰居，要皆神明之胄，由北遷南後於土著則無疑。其由北而遷南，自東晉以後爲多，其由南而遷梅，自宋末以後爲多。在昔胡亂皆起自北方，而避禍者自應由北而南。今查黃河以北諸省，無客家之占籍，大江以南諸省，多客家之占籍，其由來不可想見歟。大抵攷求種類，不外禮俗語言兩端，而客族俗尚勤儉，有唐魏儉嗇之風，婚喪葬祭亦多有漢以前舊俗，遽數之不能終也。若語言之特別，多合中原之音韻，尤碻而有徵。試即客話之合於漢語古音者攷之，唐逮二字，本諸漢語，出於《説文》，客族婦孺，最慣説此口音，外境人往往譏笑，一若唐逮爲客人獨有之土談，殊不知此客話最古最雅者，獨不解外人忘之惟客人乃能存漢語也。嫌尬二字，客人謂行爲不正者多稱之，此亦本於《説文》，客語即漢語也。趑趄二字，《説文》注行不進也，《易經》作其行次且，古字省爲假借，客話謂行不正者爲趑趄猛倒，古義古音，尚藉此可攷也。客人謂今日爲京日，今京本同見母字，《周頌・載芟》章馨寧今爲韻，可證今本有京音，非客人妄説也。採擇之擇，客人除讀書呼賊外，凡男婦出口，悉呼爲鐸，此正合《毛詩》古音，凡從睪得聲者，皆爲鐸音也。客人呼雞曰咿咿，或曰咿咪詛祝，此正古語流傳，本於《説文》與《風俗通》也。相竿摩三字，出《董卓傳》，注竿同干，摩同劘，干摩猶相迫近也，客人於事有干礙者曰有相干摩，客話之皆有來歷竟如此其古也。客話謂去奈來，有謂去奈離者不知來讀爲梨，《詩》三百篇諸來字，古多此音，客話呼來爲梨，正古音之流傳也。榮字今韻音熒，而客話獨呼爲融，豈知楊慎早讀爲庸，以《越絶書》《淮南子》爲證。又《湯問篇》，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温風徐來，草木發榮，榮與鐘韻，《説文》榮桐木也，桐榮也，以叠韻爲訓，可知榮呼爲融，客話固本於古也。兄字古音荒，今音興，客話獨呼爲凶，《淮南子・禮俗篇》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愛其親，敬其兄，兄與同韻，《大雅》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後漢《伏湛傳》引作同爾弟兄，魏源《詩古微》謂兄與下衝墉爲韻，是兄呼爲凶，客音即漢音也。又如詩韻三江，古音通東冬，今音通七陽，而考之於古諺五經無雙許叔重，雙與重韻；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雙與童韻。客人以懷艭等字同讀若鬆，正漢以前古音也。窗字《説文》從穴囪聲，今入三江，則非囪聲矣，客話讀窗如聰，正古音之流傳也。十三元門存等字宜入文韻方諧，客話多讀如文韻，《詩・出其東門》章門存與雲韻可證，是客話正合古音也。七陽與八庚，古音相通，攷庚韻諸字，多從陽韻字之偏旁得聲，客話於庚韻諸字多讀陽韻之音，

此則保存古音，徵於一韻者也。若夫知呼爲低、飛呼爲卑、中呼爲凍、負呼爲閉、扶呼爲蒲、房呼爲旁、分呼爲奔、舞呼謨上聲、問呼門去聲、望呼亡去聲，此正合《廣韻》交互類隔之一説。至於王黄不分，朱周莫別，鄉僻編氓，或不知辨，讀書通士，久已能明，是客話多合《中原音韻》，徵之口説固可信，求之誦讀更無疑。有《方言》《廣雅》之注未詳，而客話尚留古語者，有沈約、劉淵之韻已誤，而客話可證古音者。生今之世，其能保存唐虞三代之遺音者，不尚賴客人一綫之延乎。予著《客話本字》已脱稿，即本此意作此一篇，俾夫凡講客話者，知客人土談，悉有所本，多係隋唐以前古音，併可以攷客族源流，由北遷南之踪跡也。試問各府州縣人，有如是之原原本本乎。

清・王炳耀《拼音分韻・序例》 所惜者，中國言語南北迥異，直省之人，各自爲心，一省之音，彼此復異，故彼此之心終形有隔。今以羊城土音切合成字，以通本省，使本省民智啟，言語通，人心聯。後用北音成書，使舉國之民智言語人心能啟能合，此實强我國家第一要義。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序》 人生墮地而號，闔陰闢陽，純乎天籟，其音同也。漸長學語，各隨其父母保傅之方音，而衆口悉殊。然由鄉里推之，遠者異，近者同，苟無高山大川之隔，語言終不甚歧。後世交通遞廣，吴蜀秦越彼此遷移，而繁音之殽雜，大變其初，此中國音學之不易整齊也。自反切行而元音妙合，如按管調律，聲浪自生。唯文化之傳始自北方，即音學一道，諸家著書亦皆詳於北而略於南。

又《論方言》 五方之音有輕重清濁之不同者，此天定也。南人主南音，北人主北音，尤不可得而强通也。甚至十里百里之遥，方言即異，説者謂地有高山大川之阻，則音之變也驟，平原曠野之間，則音之變也遲，此定理也。乃或以吴興之音爲正，或以中州之音爲正，則皆域於一偏之説，無足深信。如大興李氏作《音鑑》，其於聲音字母之學審之精矣，然李爲北人，明知北音無入聲，而故列入聲字以音釋之，以至其中頗多差謬，則不可通而强通之之爲累也。儀鍾儀。烏莊烏。有知，吾將挾是編以從之矣。

又《論四聲》 沈約辨四聲，實千古之朔論也，於今驗之，確鑿有理，然約但知四聲而不知四聲之有陰陽也。自李氏創爲陰陽之論，又但知平聲有陰陽而不知上去入之並有陰陽也。蓋北人之聲重而圓，故陰聲悉爲陽聲所奪，而無以辨之。南人之聲輕而尖，故陰與陽始得並行而不悖。惟入聲之音較平上去爲獨少，故一母中字往往通用一聲者，如貞之入聲爲哲，之之入聲亦爲哲也。李氏不察而猥以五聲概之，此南人之大惑也歟。

又《聆音雜説》 凡方言之異，根乎地氣，地氣厚者音重，地氣薄者音輕。山居之人其音硬，澤國之人其音軟，吾杭介居吴越之間，下而嘉興、湖州、蘇州，土地柔弱，故其聲漸輭。上而紹興、甯波、嚴州、衢州，土地深厚，故其聲漸硬。且地有高山大川之阻者，其音易變，故鎮江以南音近吴，而揚州以北音近皖，皖北之音由豫而來，皖南之音由閩而變。楚音實，北至豫則漸虚，故變而爲燕趙之音。燕趙之音虚，南至晉則漸實，故變而爲秦蜀之音。自蜀而南，迄于滇黔，其音愈硬而愈實，多山之故也。自楚而南，迄于粤閩，其音漸軟而漸浮，近海之故也。且音之所由變也，一在輕重之間，如杭音重上一字，北而吴則重下一字。吴音重下一字，北而淮、徐、沂、兖則又重上一字。又北而至燕則又重下一字，以此推之，可知音之所以異矣。然有音之獨異于四境者，莫若吾杭。蓋杭州四面之音雖輭硬厚薄之不同，然其實不相遠，杭則不然，即如二字之音，自常州至甯紹以及徽州等處，無不讀若藝者，惟吾杭讀若北音，與諸處迥異。聞故老云：吾杭爲宋南渡時汴人徙居者多，故有汴音，此説似非無據。

中國之音雖各不同，然皆一字一聲，至滿洲蒙古及西域諸處，其音多相續不絶，俗所謂打多羅者是也。故中國切語皆二合音，而國語及梵音有三合音也，此則非所知矣。

清・沈學《盛世元音》卷首《體用》 天下口音各異，其由元音則一，元音有原，母子變附，偏餘七音，天下之均學於是定。原音者，音均之橐鑰也。知原音，不難知天下方音。方音之異，半在天氣，人習慣某音，即成某調。西儒艾約瑟《中國言原考》，變音之道脣舌齶喉齒牙、上去平入，上古先得脣音上聲，由次而牙音入聲，譬之嬰兒，考諸均書云。余以爲誤。上古雖聲

音之訓未詳，六部四聲早具。嬰兒未足以言古音，均書亦不足以言古均。《廣均》北方之均也，周德清北人，故入聲散入三聲，沈約吴人，多偏南音。方音之異，皆在一口。腔可分多少，不可定先後；調可分難易，不可定有無。北之少入聲，以尋常言語音高而長，入聲如不及聞；南之多入聲，以尋常言語音快而急，所聞如多入聲。有方音之異，方言於是異。泰西方言家分天下五類。方言之異，半由人性事業。

清・孫錦標《南通方言疏證・識語》 曰方言之道無他，不過一音之轉而已，即如東鄉新地而下，他字或讀若縚，又或讀若桃，北鄉白蒲而上，兄字或讀若熏，又或讀若松，皆音轉也。

綜述

漢・揚雄《方言》卷一 晉・郭璞注　娥、嬴，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娥也。宋魏之間謂之嬴。言嬴嬴也。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今關西人亦呼好爲媌。莫交反。或謂之姣。言姣潔也。音狡。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昌朱反，音株。亦四方通語。或曰妦。言妦容也。音蜂。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秦舊都，今扶風雍丘也。晉舊都，今太原晉陽縣也。其俗通呼好爲妍，五千反。妍，一作忯。好，其通語也。

又卷九 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行伍。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姑可反。小舸謂之艖。今江東呼艖小底者也。音叉。艖謂之艗艏。目宿二音。小艗艏謂之艇。艑也。艇長而薄者謂之艑。衣帶。短而深者謂之艕。今江東呼艖艕者音步。小而深者謂之楪。即長朕也。音邛竹。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爲橇，音禮。汁謂之篅，音敷。篅謂之筏。音伐。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篅中謂之薦。音符。方舟謂之潢。楊州人呼渡津航爲抗，荆州人呼樹音橫。舶舟謂之浮梁。即今浮橋。楫謂之橈。如賓反。或謂之櫂。今云櫂歌，依此名也。所以隱櫂謂之檝。摇楫，小橛也。江東又名爲胡人。音槳。所以縣櫂謂之緝。繫櫂頭索也。所以刺船謂之檛。音高。維之謂之鼎。係船爲維。首謂之閤。閤，是也。或謂之艗艏。鷁，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音亦。後曰舳，今江東呼柂爲舳，音軸。舳制水也。僞謂之仡。吾教反。僞音訛。船動摇之皃也。仡，不安也。

漢・鄭玄《禮記注・檀弓上》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

又《檀弓下》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吴師，及之。陳或作陵，楚人聲。

又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

又《中庸》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漢・何休《春秋公羊傳注・隱公五年》 登，來之也。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又《莊公二十八年》 春秋伐者爲客，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故使衛主之也。

漢・劉熙《釋名》卷一《釋天》 清・王先謙疏證補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葉德炯曰：此及下風字條均西域字母之濫觴。字母顯之紐爲曉，曉在喉音之次清等，與天出於舌頭之透紐者爲音和。音和者，即反切之遞用法也。如莫六音切爲目，徒紅音切爲同之例。成國此書實韻書之鼻祖，後來孫炎諸人乃愈推愈密也。青徐以舌頭言之。成蓉鏡曰：案今等韻家分牙、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喉、半舌半齒爲九音，相傳來自西域。《隋書・經籍志》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此即唐僧守温三十六字母之權輿。然《志》初不云九音來自西域也。觀《釋名》已有舌腹、舌頭、横口、合脣、踧口、開脣之云，而高誘注《戰國策》《吕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舌、急氣、緩氣、閉口、開口、籠口者，然則九音洵中國儒家之學矣。天，坦也，葉德炯曰：坦字與天同透字母，透爲舌頭音之次清等，緩讀爲祈連。《漢書・霍去病傳》：出北地至祈連山。師古注：祈連即天山是也，又爲撐犂。《匈奴傳》匈奴謂天爲撐犂是也。連犂字母在舌齒音之來，去舌頭音不遠。此西域音之微變者。今國書譯爲阿卜喀，直脣音矣，然古中土音讀舌頭者多。《白虎通》及《釋天》《釋文》引《春秋説題詞》云：天之爲言鎮也。《説文》：天，顛也。《禮・月令》疏引《春秋説題詞》：天之爲言顛也。《詩・君子偕老》疏引《春秋元命苞》天之言填。均作舌頭音讀。其作舌腹音讀者惟《禮記・緇衣》鄭注天當爲先字之誤。《藝文類聚》引《白虎通》：天者，身也。一以天爲先，一以天爲身，及此以天爲顯，數音而已。坦然高而遠也。

又《釋樂器》　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葉德炯曰：古音歌在見紐，柯在溪紐，同爲牙音，而有全清次清之別，故成國分別言之。《禮記・樂記》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此歌之正音讀。柯則短言矣，北音高燥，故兗冀讀歌如柯。成國，青州人，亦取其與鄉音之近者爲訓也。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昭公十九年》　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字書去作弃，羌呂反，謂掌物也。今關西仍呼爲弃，東人輕言爲去，音莒。

又《定公六年》　又以陵師敗于繁揚。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爲陵，此時猶然。

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七　反扶萬反。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閑庭詭異，門千户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叫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

又　穰，傅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摇乎太清。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衡作《華山堂闕碑銘》云：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具萃止，降福穰穰。然則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内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又卷八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殣殍者，屈伸欲死之貌，音甓錫。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甓音，遂無爲弊讀者，相與不悟。

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　厭人於冉反，鬼名也。梵言烏蘇慢，此譯言厭。《字苑》云：眠内不祥也。《蒼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字從厂，厂音呼旱反。猒聲。山東音於葉反。

又　蕃息父袁反。蕃謂滋多也，息，塞滿也。今中國謂蕃息爲嬎息，音芳万反。

又　狗齕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江南音也。《説文》：齕，齧也。經文作骹，苦交反，脛膝骨也。骹非此用。

又卷二　蜂螫舒赤反。《説文》：蟲行毒也。關西行此音。又呼各反，山東行此音。蛆，知列反，東西通語也。

又　柱髀蒲米反，北人行此音。又必尒反，江南行此（者）〔音〕。《釋名》：髀，卑也，在下稱也。經文作胜、脾，此並俗字，非體也。

又卷三　兩髀蒲米反，《説文》：股外也。北人行此音。又方尒反，江南行此音。

又　澆瀆下又作瀆、淩二形，同。子旦反。《説文》：瀆，相沟瀾也。《史記》：五步之内以血濺大王衣。作濺。楊泉《物理論》云：恐不知味而唾唋。作唋。江南行此音，山東音湔，子見反。

又卷五　潼飯碑密反。《通俗文》：去汁曰潼。江南言逼，訛耳。

又卷八　耳鉋書無此字，宜作棓、枹、桴三形，同。蒲交反。今言棓刮也。手棓，江南音平溝反。

又卷一〇　穳逐千筭、七鸞二反。穳，鋋也，穳擲也。今江南僕人工用穳。鋋音蟬。僕，苦奚反。

又　蟾蜍上之塩反，下以諸反。《尒雅》蟾蠩，郭璞曰：似蝦蟇，居陸地，淮南謂之去父，山東謂之去蛟。蛟音方可反，江南俗呼蟾蠩，蠩音食餘反。

又　氣咊宜作欬，瘕，欬，音苦代反，江南行此音。又丘吏反，山東行此音。下蘇荳反。《説文》：嗽，逆氣也，上氣疾也。《蒼頡篇》云：齊部謂瘕曰欬。論文作氣，非。

又卷一二　踝骨今作髁，同。蒲米反。《説文》：股外曰髀也，江南音必尒反。

又卷一四　中曬《方言》：曬，暴也，乾物也。郭璞音霜智反，北土行此音。又所隘反，江南行此音。

又　跟劈音匹狄反。破也。關中行此音。《説文音隱》披厄反。江南通行二音也。

又　須銚余招反，《廣雅》：鎗謂之銚。《説文》：温器也，（以）〔似〕鬲，上有鐶。山東行此音。又徒弔反，今江南有銅銚，形似鎗而無脚，上加踞龍爲攀也。

又　鼾睡下旦反，《説文》：卧息聲也。《字苑》呼干反，江南行此音。

又　刀鞘《小尒雅》作鞘，諸書作削，同。思誚反，《方言》：劒削也，關東謂之削，關西謂之鞞。《廣雅》：拾室劒鞘也。《説文》：削，刀鞞也。陳思王《宝刀賦》云：豐光溢削是也。江南音嘯，今刀劒室並謂之削。

又　拼地補耕反。今謂彈繩墨爲拼，仲長統《昌言》：繩墨得拼彈是也。江南名抨，音普庚反也。

又卷一六　淦水江南謂水不派爲淦，音乃點反，關中奴感反。

又　胡荽私佳反。《韻略》云：胡荽，香菜也。《博物志》云：張騫使西域得胡綏。今江南謂胡綏，亦爲胡幾，音胡祈，閭里間音火孤反。

又卷一七　蜮蝀下所乙反，齧人虫也。山東及會稽人皆音色。

又　如槩古代反。《蒼頡篇》：槩，平斗斛木。江南行此音，關中工内反。

又　只篙市緣反，江南行此音。又上仙反，中國行此音。又《説文》：判竹圓以盛穀者也。

又卷一八　如睫《説文》作睞，《釋名》作耴，同。子葉反，目旁毛也。山東田里間音子及反。

又卷一九　顓髯子移反。下又作顋，同。而甘反，江南行此音。如廉反，關中行此音。《説文》：口上之鬚曰顓。下《説文》：顋，鬚毛也。

又卷二二　及鎔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洋也。

又卷二四　或趑求累反，今江南謂屈膝立爲踧趑，中國人言胡跽，音其止反，胡音護，踧音丈羊反。

又卷二五　搯心他勞反，《説文》：搯，掊也。掊，一活反。中國言搯，江南言挑，挑音土彫反。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高祖本紀》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又　誹謗之木崔浩以爲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

又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漢書・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爾。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　覆載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音爲敷救反，吴楚之音也。

又卷四　茂盛上莫候反。吴楚之音也。木茂盛也。《爾雅》：豐也。

又　額廣雅格反。從客作額，俗字也。《方言》：額，頯也。《釋名》云：幽州人謂額爲鄂。今江外吴音呼額爲訝，竝邊方，訛也。

又卷七　浮囊附無反。《玉篇》音扶尤反。陸法言音薄謀反。下二皆吴楚之音也，今並不取。

又卷八　檛打上茁爪反。茁音竹刮反。《聲類》作築，捶也。《考聲》：檛，擊也，馬策也。從木，過聲也。下德耿反。《廣雅》：打亦擊。《埤蒼》：棓也。棓音龐巷反。《説文》從手，丁聲也。陸法言云：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

又卷九　豎者又作豎，同。自羊反。《字林》豎音帆，柱也。江南行此音。關中多呼作竪。

又卷一一　猫兔上莫包反。江外吴音以爲苗字。今不取。

又卷一二　打治打，吴音爲頂。今不取。

又卷三五　盧地囉上音魯，兼轉舌呼，囉字亦轉舌。梵語，唐言血也。

又卷四二　狗齩又作齮，同。五狡反，中國音也。又下狡反，淮南音也。

又卷四三　草蔡音察，草蘆也。亦芬。經文作藻，非也。蘆音千古反，枯草也。今陝以西言草蔡。江南山東言草蘆。蘆音山東云七故反。

又卷四六　木楔又作楔，同，先結反。《説文》：楔，檅也。檅，子林反，今江南言檅，中國言屠，楔，通語也。屠，側洽反。

又卷七三　抱卵蒲冒反。《通俗文》：鷄伏卵。北燕謂之菢，江東呼蓋。蓋音央富反，伏音輔又反。

又　瘭下竹世、丁計二反。關中音多滯反。《字林》：赤利也。《釋名》云：下重而赤白曰瘭，言厲瘭難差。蜧蝨補奚反。《説文》：蜧，齧牛蟲也。今牛馬雞狗皆有蜧也。下所乙反，齧人蟲也。山東及會稽皆[此]音也。

清・唐英《問奇典註》卷六《各地鄉音》　四方風俗不一，語言亦異。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江以南上聲每混去聲。即如維揚凡陽平聲多作上聲，而娘年寧鳥等字盡以舌舐上腭而出，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各處土語更未易通，畧舉一二，以見有生自然之聲，必不能强而合一。彼諸家韻書，人據其長，人呈其短，欲以一方之囿習，易天下之喉舌，多見其不知量也。

燕趙

如北爲卑、飯爲放、六爲溜、色爲篩、緑爲慮、粥爲周、霍爲火、銀爲音、谷爲孤之類。

秦晉

如紅爲魂、國爲歸、數爲樹、百爲撇、東爲敦、中爲肫之類。

梁宋

如都爲兜、席爲西、墨爲昧、識爲時、於爲俞、肱爲公之類。

齊魯

如北爲彼、國爲詭、或爲回、狄爲低、麥爲賣、不爲補之類。

西蜀

如恕爲路、弩爲櫓、主爲詛、術爲樹、出爲處、入爲茹之類。

吳越

如打爲黨、解爲嫁、上爲讓、辰爲人、婦爲務、黄爲王、范爲萬、縣爲厭、猪爲知之類。

三楚

如之爲知、解爲改、永爲允、汝爲爾、介爲蓋、山爲三、士爲四、産爲散、歲爲細、祖爲走、覩爲斗、信爲心之類。

閩越

如府爲虎、州爲啾、方爲荒、勝爲性、常爲詳、成爲情、法爲滑、知爲兹、是爲細、川爲筌、書爲須、扇爲線之類。

清・杭世駿《續方言》卷上　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八年公羊傳注》。

殆，疑。齊人語。《襄五年公羊傳注》。

適，之也。宋魯語。《説文》。

踰，遥也。三輔言也。《漢書・趙充國傳》鄭氏注。

楚人名轉曰遭。王逸《離騷經》章句。

楚人名闔曰搏。王逸《九章》章句。

河北人以待爲徯。郭注《釋詁》。

燕俗謂亡爲無。《水經注》引《風俗地理記》。

承音懲，蓋楚言。《左傳哀四年注》。疏云：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齊人名求得爲得來。《隱五年公羊傳》何休云：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齊魯以至爲資。齊西偏以是爲祈。《禮記・緇衣注》。

齊人以常爲終古。《考工記注》。

青徐人言厚曰後。《釋名》。

楚人名住曰傺。王逸《離騷經》章句。

楚人謂多爲夥。《史記・陳(勝)[涉]世家》。《説文》云：齊謂多爲夥。

楚人謂牢爲廇。許慎《淮南子・本經訓注》。

楚人謂蹟爲蹟。許慎《淮南子・説山訓注》。省蘭案《説山訓註》蹟作蹟。

煖，江東通言燠。郭注《釋言》。

逮，荆楚人皆云遝。郭注《釋言》。音沓。疏云：亦謂相及。

關東曰逆，關西曰迎。《説文》。

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煜，吴人曰焜。《詩・汝墳》釋文。郭注《釋言》煜，齊人語。

吴楚間謂火滅爲燔。《襄二十六年》及《昭二十三年左傳》集解。

河東謂治道爲繇道。許慎《淮南子・精神訓注》。

揚豫以東，謂瀉爲吐。《釋名》。

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俥。《史記・陳餘列傳》集解引李奇。

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郭注《釋詁》。

蜀人言掇曰槷。《考工記・輪人注》。

西州人謂績爲緝。《詩・東門之池》釋文。

楚人曰漚，齊人曰湫。《考工記・幌氏注》。

汝南名收芧爲叔。《説文》。

齊人名疾爲蹙。《考工記》國有六職注。

青徐謂癬爲徙。《釋名》。

江南謂吃爲喋。《集韻》。去涉切。音瘈。

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進矣。《僖十年公羊傳注》。

楚人謂寐曰瘳。《説文》。

齊俗以不知爲丘。《漢書・儒林傳》如淳注。

詐，卒也。齊人語也。《僖三十二年公羊傳注》。

河内之北，謂貪曰惏。《説文》。省蘭案《説文》作河之北，衍内字。

號，江東皆言謣。郭注《釋言》。

東齊呼息爲呬。郭注《釋詁》。《説文》云：東夷謂息爲呬。

楚人謂跳躍曰踔。《説文》。

楚人謂倨爲倦。許慎《淮南子・道應訓注》。

楚謂疾行爲逞。《説文》。

清・錢大昕《聲類》卷三《方言》　齊魯之間姬爲居。

南方謂都爲豬。《檀弓》注。

楚人謂乳爲穀。《左傳》穀，《説文》作穀，今俗音如妳。

秦人猶搖聲相近。《檀弓》注。
楚人謂牢爲霤。《淮南子》注。
齊人言殷如衣。《中庸》注。高誘云：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得讀如登，言大而急也。《公羊傳》。
齊人語火爲燬。《爾疋》。
幽州人謂耿爲簡。《三國志》注。
江淮間以韓爲何。《廣韻》。
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漢書・尹賞傳》。痤寺門桓東。如淳說。
齊魯之間鮮聲近斯。《詩》鄭箋。
江東謂浮萍爲薸。《方言》。
東齊謂蠅爲羊。《方言》。
江東呼羊聲如蠅。《方言》注。
螳蜋兗州謂之拒斧。高誘注《吕氏春秋》。
楚人謂橋曰圮。《漢書・張良傳》注，服虔說。
益州讀天苴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譙周說。《史記・張儀傳》注。
關西人謂補滿爲適。孟康說。《漢書・循吏傳》注。
滕薛名菌爲頩。《士冠禮》注。
楚人謂虎於菟。《左傳》。
楚人讀承如懲。《左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云：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楚人謂麋爲麾。《史記・孝武本紀》注引韋昭說。
三輔言遥爲喻。《漢書・趙充國傳》：兵難喻度。鄭氏說。
燕語呼亡爲無。《地理風俗記》、《水經注》。
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史記・高帝本紀》注引《風俗通義》。
齊人語豫爲踊。《公羊》注。
吴謂善稻爲伊緩。《穀梁傳》。
狄人謂貲泉爲失台。《穀梁傳》。

齊人語寘爲于諸。《公羊》注。
齊人語高下有絶加躡板曰棓。《公羊》注。
齊人語行過無禮謂之化。《公羊》注。
鮮卑謂兄爲阿干。《晉書》阿干猶今人言阿哥也。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卷四《第二十七問古人方音論》 或曰江崗不分，此固南音而然，然如崗字一音，古人或爲居郎切者何也。對曰：此母異粗細，故有是切。歷觀古人諸書，類如此者，不能枚舉。然細推之，殆亦當時方音之異耳。敢問可得聞乎。對曰：以古音考之，即如讀皮爲婆，宋役人謳也。讀邱爲欺，齊嬰兒語也。讀户爲甫，楚民間謡也。讀裘爲基，魯朱儒謔也。讀作爲詛，蜀百姓辭也。讀口爲苦，漢白渠誦也。又家讀姑也，秦夫人之古。懷讀回也，魯聲伯之夢。旂讀斤也，晉滅虢之徵。瓜讀孤也，衛良夫之譟。彼其間巷贊毁之間，夢寐卜筮之頃，何暇屑屑摹擬，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韻耶，其爲當時方音之異可知矣。他如鄭康成《禮記註》云：齊人言殷聲如衣。劉熙《釋名》云：兗冀言歌聲如柯。賈公彦《周禮疏》云：齊人猶搖聲相近。孔穎達《尚書疏》云：其齊魯之間聲如姬。龔明之《中吴紀聞》云：吴人謂來曰釐。郭忠恕《佩觿》云：河朔謂無曰毛。都邛《三餘贅筆》云：吴人謂須爲蘇。朱子《韓文考異》云：建州謂口曰苦。《嘉蓮燕語》云：吴人以玉爲虐。《顔氏家訓》云：南人以錢爲涎，吴人呼紺爲禁。蘇佑《逋羊求切。旃璅言》云：吴人呼生爲喪，呼行爲杭。徐充《暖姝由筆》云：晉人呼風爲分，謂胸爲熏，謂弓爲禋。劉攽巴彎切。《詩話》云：閩人以高爲歌，關中以青爲姜，以蟲爲塵，以中爲蒸。此指方音大略而言，至於方言之異，豈勝言哉。敢問可得聞乎。對曰：《左氏》云：楚人謂虎爲菟。《戰國策》云：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書》云：狒狒北方謂之吐嘍。《爾雅》云：鼠舉覓切。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穀梁傳》云：吴謂善伊爲稻緩。又云：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蹇，楚謂之踧，遵須切。衛謂之輒。此皆見之史傳者也。他如常璩《華陽國志》云：蜀以酒曰醴。張耒《明道雜志》云：吴謂曷爲速。揚雄《輶軒絶代語》云：東齊堉謂之倩。何休《公羊傳註》云：齊人

奋補穩切。謂之鍾。盧言《雜説》云：關中謂水曰霸。宋祁《筆記》云：蜀人謂老爲皤。戴埴《鼠璞》云：荆土謂父曰妥。姚寬《殘語》云：閩人謂子曰囝，九演切。韓氏《蜀本草》云：蜀人以藕爲茄。嵇含《草木狀》云：南人呼稜爲歛。郭義恭《廣志》云：蜀人名梅爲蔆。朗櫟切。王逸《離騷章句》云：楚人名滿曰憑。黄伯思《刊誤》云：江淮謂母曰媞。梅氏《字彙》云：羌人呼父曰爸。補可切。楊慎《外集》云：江右謂子曰崽。子改切。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北人謂薄爲曲。馬縞《中華古今注》云：江東呼猪爲猯。享里切。鄭康成《儀禮註》云：秦人謂歡爲桃。郭璞《方言註》云：江東呼打爲度。《越絶書註》云：越人謂鹽曰餘。《西京賦註》云：三輔名梁爲極。朱勝非《閑居録》云：東北人謂煤曰渣。上。孫炎《爾雅註》云：荆楚之間謂蒿爲鼓，氣宴切。孔氏《周禮疏》云：紀莒之間名諸爲濫。高誘《吕覽註》云：穈謂之糜，冀州謂之鬣。竟宴切。此以一字而呼一音之異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西人謂父曰老子。吴處厚《青箱雜記》云：閩人呼父爲郎罷。崔豹《古今注》云：揚州謂蒴爲班杖。羅願《爾雅翼》云：北人呼稷爲烏禾。蘇恭《本草》云：關中呼蕺爲葅菜。陸佃《埤雅》云：閩俗謂霰爲米雪。陳達叟《蔬譜》云：嘉定謂芋爲博羅。朱翼《猗覺寮雜記》云：北人謂麫名餺補各切。飥。土各切。陳懋仁《庶物異名疏》云：越人謂船爲須慮。何孟春《餘(東)〔冬〕序録》云：楚人謂枷爲掉花。胡仔《漁隱叢話》云：蜀人謂舛耻兗切。爲苦荼。吴(人)〔仁〕傑《離騷草木疏》云：江南人呼芺爲荼草。陸璣《詩疏》云：幽州人謂藕爲光旁。《異物志註》云：高昌郡呼粥曰羅閣。蔣德璟《崔豹經》云：陳魏之間謂鸛爲皂帔。《周禮》釋文云：桂林之間謂短爲矲補買切。矮。劉鍊《國史纂異》云：雲陽土人謂槐爲玉樹。王志遠《元亭涉筆》云：江南士人呼筆爲寶篴。韋昭《國語註》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逯旃璞言》云：閩襄謂雨爲忽剌，謂雪爲撒剌，謂城爲可團，謂墩爲可剌，謂馬爲母林，謂跪爲抹骨。此以一字而呼二音之異也。周祈《名義考》云：南土謂籬爲巴飛杷。《圖經本草》云：汝南呼菊爲荼苦蒿。陶穀《情異録》云：西北郡名粥爲泞沱飯。《逯旃璞言》云：閩廣呼雷曰刀郎都難，此以一字而呼三音四音之異也。顔師古《漢書註》云：齊人名小甕爲儋。孔穎達《左傳疏》云：江南謂刀擊爲削。佛勿切。劉淵林《吴都賦註》云：楚東謂相笑曰咍。和來切。顔延之《纂要》云：齊人謂生子曰娩。吴處厚《雜記》云：嶺南呼村市爲墟。趙令畤《侯鯖録》云：山東謂衆多曰洋。劉恂《録異記》云：閩人謂水母曰訝。張鷟《朝野僉載》云：山東謂温飯爲飧。葉氏《愛日齋鈔》云：蜀中呼老者爲波。張氏《明道雜志》云：東北人謂斫伐曰坎。杜預《左傳註》云：吴楚間謂火滅爲熸，慈淹切。邢昺《爾雅疏》云：自江而南呼犁刀爲錧。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許北人呼爲黶子，吴楚謂之誌。李詡《俗呼小録》云：吴人謂取物曰擔，靖江曰啣，寧波、浙東曰駝。段公路《北户録》云：南人呼古度樹曰柁。《毛詩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褅。郭象《莊子註》云：楚人謂啼極無聲曰嗄。意邁切。《升菴外集》云：江南謂壅水爲堰曰埭。《逸雅》云：宋魯人謂醢有骨者曰臡。乍攜切。《儀禮》鄭註云：萊易之間刈稻聚杷曰筥。《禮記》孔疏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曰穀。《宋景文筆記》云：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陸游《入蜀記》云：蜀人謂山水流通江者曰瀼。此以數字而呼一音之異也。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北方謂環紐曰屈戌。王世懋《讀史訂疑》云：南人呼迎春爲辛夷。馬永卿《嬾真子録》云：江北謂兩堵爲連袂。李恂《南海藥録》云：關中謂林檎爲楋梸。郭孔太《書傳正誤》云：貴州謂搜牢曰打牢。《中華古今注》云：江東呼蛺蝶爲撻末。戚光《南唐書音義》云：北人謂但來爲檀來。吴普《本草》云：鄭越謂山藥爲土藷。蘇頌《圖經》云：南人名龍眼爲木彈。馮贄《記事珠》云：建人謂鬬茶曰茗戰。張華《禽經註》云：關中呼鷓鴣爲巧女。潘子真《詩話》云：荆楚謂河鼓爲黄姑。郎瑛《七修類稿》云：雲南呼菌子爲雞宗。宗懍《歲時記》云：楚俗呼鞦韆爲施鉤。楊慎《外集》云：北方呼餅器曰饘按到切。子。陳藏器《拾遺》云：蜀人謂木鹽爲酸桶。趙彦(衡)〔衛〕《雲麓漫抄》云：中原人謂擊鑼爲篩鑼。陶宗儀《輟耕録》云：福州人呼玉腴爲佩羹。劉歆《西京雜記》云：長安人呼菰米爲雕胡。謝翱《楚詞芳草譜》

云：江淮間呼卷施爲宿莽。《後漢書註》云：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孫思邈《千金食治》云：秦楚間呼薯蕷爲玉延。許嵩《建康實録》云：江淮之間謂半臂曰綽子。張華《博物志》云：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吴人謂之拔跌。此以二字而呼二音之異也。李詡《戒菴漫筆》云：湖廣謂角黍曰不落莢。馮應京《月令廣義》云：閩中謂烟火名秦皇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北人謂蛺蝶爲元武蟬。宋祁《劒南方物贊》云：蜀人呼鬼臼名羞天花。李珣《海藥本草》云：南人呼楹桲爲文林郎。任昉《述異記》云：吴人呼萱草爲療愁花。顧野王《玉篇》云：魯人謂蘆菔曰菈朗答切。遝坦答切。子。李匡乂《資暇録》云：京洛呼麭籧篨爲竹笪。《三餘贅筆》云：吴人呼暖酒器爲急須。盧言《雜説》云：山東謂擎將去爲楑刁。裴駰《史記集解》云：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洪邁《夷堅志》云：江陵土人稱挽畜繩爲五尺。《公羊傳註》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以二字而呼三音，三字而呼二音之異也。斯亦大略而言，餘如揚子《方言》及《續方言》所載，不可勝計矣。

清・楊恭桓《客話本字・例言》　一此編所注之字音，若悉照原反切，其音雖正，不能顯白。兹取原切原音與土談適合者仍之，其不合者惟取土談共讀字以音之或切之。先用原切，後用土音，如劘字音曆，與歷字本同音，客話讀曆與歷有别；劇字本奇逆切，今改驚入聲，與土談方合。祇求便于俗讀，非茫然於音韻也，不如此不足以證土談耳。閱者諒之。

一此編大字悉照《字典》正體端楷繕寫。凡一切俗體省筆，除之淨盡。其注中小字，亦悉校正無訛。

一每字之音義不止一端，若將各音義一一録明，轉無以顯土談的當之音，令閱者不知所擇，而反生猒倦。兹所録止取其音義與土談相合者，其他音義與土談無關會者概不引録，以省煩難。

一此編字數無多，不便分部。兹畧仿《字典》筆畫多少分部之次序以分先後，庶使閱者易查。

一此編不取繁徵博引，亦無牽强影響之談，惟以土談相脗合者録明，使人一覽便知而止。

一此編傳食、利市、子息、變豹、相竿摩、不中用等字，婦孺常言，今并録之，知土談悉有所本，並非州人妄自傳説。

一此編各字音義悉有所本，而《廣韻》不注出《廣韻》，《集韻》不注出《集韻》，並非掠美，務從簡明。

一此編《客話本字》計共得一千四百餘字，多向疑土談有音而無其字者，今雖校出，遺漏亦所不免，俟後查出再行補録。

一此編雖係訂正客話，而編中諸字悉從韻書摘出音義脗合者，以正土談之所本，固不獨講客話者所有益，即在各省各境人亦當有所取資也。

一此編本欲留訓後輩，非敢云著述也。而使彼都人士，知吾州字音之正，即土談亦有所由來，并可以多識如許字音義，其益諒亦不淺。

一此編附以《反切詳論》及字母清濁切字六十餘字訣者，蓋欲辨土談，須明反切，欲明反切，須識字母清濁，方於編中諸字，所用切脚，乃能了然，故亦附録於末。

又　滲森上聲，寒皃，俗云一寒。又若心上聲，森心本同音，州人分兩讀也，與下瘁字差同。

凸豚入聲，音突，出皃。又徒結切，音迭，出也，高也。州人所呼二音皆合。

刎沙去聲，刺也。俗云殺人亦曰一。人生理家被人暗算，亦云被人一了，即此字。

刎一音悲貧切，分也。俗凡與人曰一人，音若賓，又敘字，分也。亦有作賓之一音，土談皆合。

券音勸。《説文》一，契也。今契一字下從刀，與從力者别。券同倦。

劓音奄，刑也。俗多此音。亦作劊。

剿《爾雅・釋畜》未成雞一。注：今江東呼雞少者曰一，音鞏。州俗謂雞雌而少者曰雞亂子，以音近而訛，實即一字也。

凹烏洽切，奄入聲，低下也。土窪曰一，土高曰凸，古象形字。俗呼一若攝。又山曲曰山一，音坳。

剌此字一音七。注：殺也。俗呼從入聲音若蹙，如棘一、針一、刀一之類，乃七之轉音，與刺字從束音辣者異。

削本息約切，又一音肖，刀劍匣也。俗呼爾肚我刀一最合。今人止知息約切之音

也。亦作骰鞘鞘。

劇 一音居言切，音艱，剔也，削也。今云一蔗、一竹，即此字。

剿音粟，細切也。俗云一猪肉、一菜，即此字。

劇本奇逆切，甚也，又戲也。俗呼驚入聲，謂輕捷也。如嬌一、作一、唐詩摘花門前一是也。

勀斬入聲。勤也。俗云：做事甚一，呼若劄，即此字。今人勀勦二音止以勤字代之，土音之真，既失久矣。

勷苦骨切。坤入聲。力作也，用力也。俗謂盡力一、盡死一，即此字。

勵何葛切。閑入聲。大呼用力謂之一，亦同上勖勵字。今人用力時必呼曰一。

匱求位切。乏也。今人稱人貧窮者曰一，若塊之平聲，即一字之轉音也。俗呼一墳曰一塊，可推。

壓音歷。割也。俗呼鈐入聲，如一開、一破之類，音近曆，亦作厭、厭。

劀音寡。剔肉置骨也。《説文》作㓝。今謂一魚，生罵婦人犯法上一牀，即此字。

勦巨禁切。琴去聲。用力也。下懖字音義並近。此作勤字正合。

劬都罪切。堆上聲。著力牽也。今人防人傾跌，攝其後用力牽之曰一。或曰一上、一下、一高、一低。呼若對上聲，即此字。

匙鎖一字，音時，俗呼時上聲，非也。亦作堤、提、鍉。

匟音抗。一床，坐床也。作抗，非。

廿音邑，二十并也。今直爲二十字。亦作廿。

卅悉合切，櫼入聲，三十并也。今直爲三十字。

卌音習，心入聲，四十并也。今直爲四十字。此字州人罕用，但廿卅字多用，此字亦何不可用。

厥音鬱。《説文》持火以申繒也。今俗呼一斗爲運斗。讀鬱之去聲，非也。亦作尉、熨。

啡一説出唾聲，一説臥息也。音配。俗言俱有其音。

嚇呼嫁切。音夏。詐也。俗呼夏之入聲，如一人、一鬼、一小孩是也。從口者，以口恐怖人故也。亦作嚇。

嚥即入切。嚥也，軟也。今人酒與湯水不多食曰一滴，呼若浸入聲。

盲音盲。使人問而不肯答曰一。又《方言》沅澧之間使之而不肯答曰一。俗多此口吻，如做事而不肯做曰一做，催去而不肯去曰一去。或呼一愛、一成。

卡音雜。楚屬閩隘地方設兵立塘謂之守一。俗呼若可加切，非。

唲音隘。不平聲也。今人事有拂意必出言曰一，即此字。亦作詭、咼。又烏革切。氣逆上衝作聲也。俗呼恩入聲。土談俱極合。又噫字亦有此音。

喙許穢切。口也。土音讀如載。載與一俱入十一隊韻，音本相近，展轉訛讀，遂至以一呼爲載。

咄當没切。敦入聲。相謂也。今人己不知，而人通知之曰一。吾知己難言，而人挑其言曰一吾言，即此字。

吟烏禮切。伊上聲。可也，爾也，然也。俗應答口吻多此音。

哈訾合切。岩入聲。魚口皃。俗云魚子一水音最正。

唬烏化切。蛙去聲。小兒啼也。州中小兒啼亦同。

噤音業。口動皃。今人謂喙一一動，即此字。

哽乃結切。乃入聲。呵也，怒也。俗云一人，亦云嘈一人，正合。

噢天上聲。吐也。俗呼連上聲。凡食物不能吞下而吐出之曰一。老人小孩尤甚。

啞本聾一字。一音鴉。一嘔，小兒學言。又衣架切，小兒未能言，往往曰一。人檢食物與他亦曰一。均此字。

嗦小飲也。音近刷。俗云一了一殘，正合。又悦字，山劣切，音説，小飲也。又嘗也，亦通。

叭一讀若霸。喇一，軍中吹器以號召兵士者，俗呼號筒。又呼霸霞，又呼喇。

哇音蛙。小兒聲也。今小兒多此叫聲，與呱呱音義差同。

咱音節。俗呼自己爲一。又《中州音韻》音渣。此字詞曲中多用，州人少言，因客話係由中州音韻而來，故録之。

喊許戒切。音忿。喝一也。凡人不平于心必重言之曰一。又禁阻人之言亦曰一。與上呬字音微異。

嘶呼驅雞聲，讀若施。州俗呼雞亦然。

嘩音訝。口中上一也。俗呼訝平聲，曰上一、下一，音若昂，以仄呼平矣。齞、腭、噱同。

吃音輒。豕食也。今猪食聲一一，讐正合。

又《客話補遺》 客話土談，如飛呼作卑、知呼作低、扶呼作蒲、方呼作幫、房呼作旁、問呼門去聲、望呼亡去聲、分呼作奔、又呼作賓、攀呼作班、中呼作凍、舞呼作姥、紡呼作匹獎切，即宋人《廣韻》交互類隔之説

也。蓋飛字本輕脣非母轉呼重脣帮母，知字本舌上知母轉呼舌頭端母，方字本輕脣敷母轉呼重脣帮母，扶字本輕脣奉母轉呼重脣並母，房字本輕脣奉母轉呼重脣並母，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姑舉數端以例其餘。又十三元韻，客話多從古音讀，其音宜入十二文者有之。八庚韻亦多讀古音。至於雙字懭字艭字窗字幢字橦字，本入三江，而俗多從東韻讀，此則古音之猶存者。若夫佳灰二韻，今古讀殊。魚虞二韻，支齊音混。其平仄之差訛，更難悉數，此則俗音之謬者也。

清・夏曾傳《音學緒餘・異音俗音辨》 南北之音有同異固也，即南人亦有大異者，又有習俗所尚雅俗互異者，茲略爲標識如左。

哥　杭人及秦晉人讀如戈爲根母第四字，北人及吳人讀如勾兒爲根母第三字，此異音也。然母中既列勾兒字，則南北皆可推矣，此一貫之大凡也。

官　吳人讀如圭，歡、掀、潘、彎等字倣此。

龜　吳越人讀如居，虧字倣此。然有不一律者，如灰字等未嘗作虛字讀，而作本音。吹字又作癡字讀，未嘗作趨字讀，大要皆同母。

居　吳越人讀如雞，諸母並同。

隔　杭人及北人讀爲根入聲，吳人作岡入聲。

葛　杭人讀爲岡入聲，北人吳人並作根入聲。隔、葛二音，杭人與吳人互易，既大異矣，而北人并無葛之一音，則根、岡二音之入聲爲通用也。

按南北異音指不勝屈，此特舉一隅以待三反。究之音雖互變，終不出一母之外，審音者當能辨之。

大　南人、晉人俗作杜。

更　北人俗作金。

生　吳越人俗作商。

按方俗之音本非正音，惟里(巷)〔巷〕委談相沿成訛，登之大雅，原歸本音。然其所以成訛者，究由一母之中音相通轉故也。審音者知此義而推之，自豁然矣。

清・張世珍《潮聲十五音》 四十四字母分八音

君滾○骨裙郡棍滑　家假○格枷下嫁○
高九○○猴厚告○　金錦○急○妗禁及
雞改易英蛙○計挾　公管○國○○貢咯
姑古○○糊靠雇○　兼歉○劫鹹○劍唊
基己○砌棋忌記○　堅强○潔○建見傑
京子○○行件鏡○　官趕汗○寒○○○
皆改(正音)○○個○界○　恭拱○鞠○○○○
圈緊○吉○肸絹○　鈞謹○○○近艮○
居舉○○○巨鋸○　歌稿○閣撾個(正音)塊○
光廣○訣○倦貫○　歸鬼縣○跪(正音)跪貴○
庚梗○隔○○徑○　鳩久○毬咎救
囧○○葛○○褂○　江講共角○○降○
膠絞○甲○咬教○　嬌繳○○○撬叫(正音)○
乖拐○○○○怪○　肩蠲○○○○間○
扛卷○○○○鐉○　弓竟○菊貧競敬局
龜蠱故吸○○俱句○　柑敢○○○○粹○
佳假○揭○崎寄屐　甘感○蛤頷○監咁
瓜粿葵郭○很過半　薑○○○强○○○
叻部與皆部同韻故不載　囉部與歌部同韻亦不載
咋部與基部同韻又不載　燒○轎卩橋○叫○

又　潮聲十五音字母四十四字

君家高金雞　公姑兼基堅　京官皆恭圈(正音)
鈞居歌光光　歸庚鳩囧(正音)江　膠堅嬌基乖
肩扛弓龜柑　公佳甘瓜薑　叻囉咋燒

潮聲八音

君滾○骨　裙郡棍滑　雞改易英　蛙(俗字)○計夾
官果汗○　寒(俗音)　掃(俗字)○○　龜久舊咕(俗字)　○具故○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平上去入

潮聲君部上平聲十五音

㊊脣㊇分㊈君㊉坤㊋敦㊌坡㊍奔㊎他㊏吞㊐尊㊑人㊒幠㊓時㊔孫㊕英㊖温㊗文㊘蚊㊙語○

㊀春㊁喜芬

潮聲基部上上聲十五音

㊊里㊇邊㊈比㊉求㊋已㊌去㊍啟㊎地㊏氏㊐坡㊑丕㊒他㊓體正音㊔增㊕止㊖人○㊗時㊘始㊙英㊚以㊛文㊜靡㊝語㊞議

㊀恥㊁喜

前列字母四十四字，逐字分爲平上去入四聲，上下共八音，更將八音中又逐字分爲十五音，如此習誦三法既熟，則聞音便知其韻，無難事也。

㊐部上平聲

㊊脨肥一，貌豐頸短曰一。

㊇分分而折之曰一，俗以物與人曰一。黯黑一。黲同上。

㊈君國之主曰國一，家之主曰家一，君者，主也。軍出征曰從一、兵一。莙菜名。鮶水一似魚，蟲名。㹠草也。

㊋坤乾一，坤爲地。昆一弟，兄弟也。崑一崗，出玉。堃仝坤，土之厚也。鵾一鵬，大鳥也。琨玉之美者。焜一光明也。蜫虫類也。緄絳也，繡帶也。倱不通貌，音混，一沌。鯤海中大魚。褌褻衣也。髡禿髮也。菎香草也，又一潞，箭囊。輥轂一，轉之速也。巛古文坤字。

㊌敦一厚以敬，又惇同。墩積土成一。嘽性情不爽。燉烟一，火盛也。諄一一，囑咐也。告曉也。鈍器之不利。人之魯一。芚物之初生。又厚也。堆積也。蓄也。忳悶亂也。餕食食也。啍一一，語以誨人也。肫一一，懇誠也。惇誠實也。窀一穸，墓厚也。暾日始出也。燉一一，無光燿也。鶉鳥名，鷻一。

㊍奔一波，一走。賁孟一，勇士名。遌走也。敶吹氣散也。汆水急也。犇牛驚也。趥走也。奔走也。鐇廣刀斧，一鏟。糒米一。

㊎吞食物下咽曰一。大小相凹也。又鼎一、盌一、盒一。啍口氣也。重遲之貌。黗黃也。

㊑尊高大也。一長、一卑。遵一從，一命。鐏金一，酒器也。樽酒器也。噂聚語也。罇餅類也。蹲距坐也。墫喜也。舞也。僎鄉飲酒禮。僔衆也。鱒赤目魚也。

㊒幠以巾拭塵也。

㊓時孫子之子也。又遠一曰耳一。蓀香草也。猻猴類。飧水和飯也。多食曰一。搎捫一，摸索也。

㊔温和順也。柔也。煴也。昷和也。仁也。瘟一疫，不正之氣。煴煴也。炙也。暾日短也。媳老婦也。緼絪也。緼也。亂也。氳天氣也。氤一。韗靴不潔。醞釀酒也。鰛似馬駮。猥猪短頭，皮理腠蹙者曰一。

㊕文蚊一虫。又蚉，仝。蟁同蚉，口有針能吮人血。汶水名。又玷辱也。呅妥一。炆煴也。㊖璺劣也。皸足坼也。

㊗春四季之首曰一。旾同上。長一、三一。婧美也。女子字。椿樹也。又上古大一。

㊘芬香草。又烏一、黃一。分十厘曰一，十一曰錢。葷一素。又辛菜也。汾一陽，水名。紛一一，言事之繁。昏入暮曰黃一。旹同昏。日入地也。婚闇也。又幽一。惛不明也。又不憭也。婚一姻，嫁娶也。緡絲綸也。濆水涯也。坋塵也。聚也。坟也。忿悶也。不明也。棼屋棟也。又亂也。木多也。氛一氳，祥氣也。肦賦也。大首也。睯目不明也。閽守宮門也。一人。渾濁也。大也。什流也。溷濁也。厠也。

㊙部上上聲

㊊稐禾束也。綸仝上。又音倫，耕。碖聲也。軔車輪相連也。忍堅其心而不亂也。用其義也。

㊇本質也。根也。畚盛土器也。

㊈衮王公之禮服也。滾激其水而揚其波也。滾仝上。水氣上激也。摡撕也，又轉也。輥車軫也。謖順言諧弄。鯀魚名。又禹之父曰一。呁吐也。磙石從上一下。

㊉綑一者束也。縛也。稛織也。又一載厚利。捆抒也。取也。等也。梱門械。仝閫。悃誠實也。裍縛衣也。窘乏也。苦也。窘同上。乏也。捃一摭，拾取也。閫閾一，門限也。門橛也。菌毒草也。壺婦人一號。蕈香草也。又水名。箘竹名，笋

也。箘竹笋也。

㊀地盾干也。戈也。又一矛。楯木名。又欄檻也。腯肥一，充滿貌。

㊀坡体劣也。俗作體非。挤亂也。輦車上篷也。

㊀他匜積也。儲也。囤仝上。吨不了也。坤以土築地也。腞肥也。充滿也。笨貯也。盛也。粗卒也。笔盛米穀之器。箇同上。

㊉增準規矩也，平也。准仝上，一繩也。隼鳥名，疾飛。鶽仝上。怎語辭。褲衣一。噂聚語也。榫刳木竅。撙恭敬也。

㊀入允許也。納也。允仝上。應納曰一。吮以口吸之曰一。狖獼一，似猴，匈奴別名。俱勝也。優也。

㊀時損傷也。又減也。失也。筍一竹之葳蕤。笋竹之胎也。仝上。簨一簴，所以懸鐘鼓也。

㊀英蘊藏也。底也。穩安一，妥一。蹭安行也。韞仝蘊。包藏也。隕墜也。落也。磌仝上。殞一歿也。揾以手撩物也。緼一袍。又淵奧也。

㊁文

㊀語崑山名。

㊀山忖思度也。自一。舛錯也。亂也。不美也。蠢愚一不敏也。惷仝上。粗一。胷胸一。抎或也。斷也。刋同上。

㊀喜渾混也。濁也。忿怒也。恨也。粉白一，幼也。憤同盆。發一，怒也。僨仝憤。又怒。坌塗面也。吩吐氣也。惲厚也。謀也。賁大也。又大鼓也。溷厠也。肭大首也。

㊁君部上去聲

㊀柳論四書《一語》，有上一、下一。

㊀邊飯干曰一，稀曰粥，米一。笨洋式十二兩曰一。

㊀求　㊁去　㊀地　㊀坡

㊀他填俗以土一地曰一，用其義也。屯一田有官租也。

㊉增陣俗以風之乍有乍無曰一一一，用其義也。

㊀入閏月餘積一，閏餘成歲。　㊀時

㊀英運五百年爲大一，八年爲中一，六十年爲小一。鄆地名。又姓。韻音一，詩一。韵仝上。

㊀文悶不樂曰煩一。憫一然，不覺貌。

㊀語　㊀出

㊀喜分不敢妄爲曰安一。份仝上。應一，己一，守一。

㊁君部上入聲

㊀柳脫俗如果之熟曰一蒂。用其義也。

㊀邊不否也。非也。莫也。

㊀求骨肋一。石爲山之骨。騧獸名。

㊁去屈不伸曰一，受一、枉一。堀平地蓄水之處曰一。倔强梗貌。瑻穴也。又玉名。緮伸一。又狄衣也。腛臂也。黜陟也。放也。窟狡兔有三一。地室也。詘謁也。塞也。

㊀地突無端而至曰一然而來。　㊀坡

㊀他脫一落，一走，畧也。倪猊也。輕也。怵一惕。黜一陟，貶斥也。

㊉增卒兵一。士大夫死曰一。倅行貌，又徔同。率畢也。偕也。罷也。驟也。又草一。又仝卒。蟀蟴一，虫名，喜鬬。倅兵有名曰一。靶風声也。焠炮鉄入水則堅。猝倉一，暴疾也，突也。　㊀入

㊀時戍守也。又十二支辰之一。卹憂也。愍也。率一師。又將兵也。恤愍也。賉也。賉仝上。賉也。詘又與恤仝。帥統領也。一師將兵也。

㊀英鬱不得伸也。結也。鬱積也，滯也。仝上。

㊀文吻口一。如各處土音也。物離也。斷也。魰魚尾也。脗合口也。　㊁語

㊀出出如人初生也。出入。齣戲一。

㊀喜弗與不同。拂不順也。一面、一袖。沸水滾曰一。佛彷一不定也。怫恍一，心神不定。坲一埒，塵起也。紼執一，送喪也。又絲一。咈不爲之辭。祓衣服也。祓

求福也。㑊—怒也。惚心憂也。㑊怒而色變也。跰跳也。趖走也。

鬍髣—，相似也。茀草所以引柩。由鬼頭也。忽—然，言其(遠)[速]也。惚恍—，心不定也。祓求福、除災也。敝黼—，彰也。費目不明也。笏朝堂執—也。芾草茂盛也。欶動也。疾也。

君部下平聲

柳 倫五—、人—。理也。常也。輪善轉曰—。—迴，車—。綸絲—，經—。青絲綬也。淪—落、—没。又小波也。掄—撰也。又擇也。貫也。崙崑—，山名也。侖天形也。又思也。暑也。

邊 歕吹氣也。如俗燈燭不用則吹息曰—息。

求 菻下衣也。又幂裙仝。褌下衣也。仝上。囷廩之員者曰—。

去 群合而爲—。成—。拳—，不忘貌。又手—。

地 脣齒之衛也。—舌、—齒。脣—亡齒寒。漘仝脣。與齒相依。

坡 墳墓也。又三—，大道。坟同上。塚也。盆盛水之器曰—。面—。溢同上。又浴—。

他 豚鷄—。—、小豕也。犉同上。又牾同，小猪也。魨魚名。貚野豕也。芚菜似莧。

增 船舟也。有木—、鉄—、火輪—。

入

時 旬十日爲—。甲(已)[子]爲首。巡—更、—查、—狩。徇—情、—私。循—環流將。恂信也。樂也。循—述也。絢采文也。遜謙恭也。詢訊問也。洵水名。俸疾也。淳樸也。荀—草未實。又地名。純——不雜也。逡—巡不前。醇美酒也。鶉鵪—，鳥名。讀流言也，又有所求也。狗—情，—私。同徇。

英 匀均—，不多不少。又平—。焚以火化之曰—。芸香草也。—窻，書室也。筠竹膚也。竹—。紜紛—，言事之多也。熉仝燒。篔—簹，竹之別名。馧香氣也。耘耕—，田事也。沄水漫流也。縜網繩也。坛用泥以阻水也。云與言字通也。

文 文—明、—字、—物、—章。汶水名。紋布—、掌—、篆—、波—。旻—天。又秋天也。仁覆也。抆拭也。摩也。聞耳之有—聽也。砇次玉如石也。雯雲成章也。聞猶聞也。玟—瑰。瑞玉顓也。捫撫持也。紊—亂，什也。

(語) 犉黑耳牛也。

(出) 存—者，猶在也。—心、—名。又餘也。

(喜) 雲氣升爲—，化而爲雨，魂神—，人之氣魄也。痕苔—，水—。曇雲布也。又姓。

囷田二十頃也。沄水轉流也。澐江水大波也。蕓—薹，菜名。橐木上文也。

君部下上聲

柳 論立—、理—、—説、言—、統—。

邊 俗謂大船上面曰—面。

求 郡治也。省轄—，—轄縣。

去

地 迍逃—，走也。炖以滊蒸物曰—。頓—首、—足、—挫。遁逃—，隱也。去也。

沌水不通貌。混—。遯卦名。又逃—。偆仝遁。

坡 他

增 錞鐲也。

入 潤—澤、滋—、浸—、水—。

時 順風調雨—，大清開國曰—治、—水、—流、—風、—民情。

英 愠不悦曰—，恚也。

文 聞—詩、—禮、—見。聲同上。—説、—香、—言。

語 出

喜 混雜也。不淨也。渾全也。統也。圂厠也。積穢也。

君部下去聲

柳 嫩柔軟也。稚也。柔—、細—。

邊 糞穢臭也。—土、—除。

求 棍木—。又光—、—徒。

去 困受—，乏也。窮也。睏大目也。暄日光也。

地 扽引也。摩也。犝牛—，草名。

坡 噴嗤也。噀也。鼓鼻也。濆水沸湧而出。噀同噴。歕含物—散。

他 粗厚味也。鈍同上。

㊇俊—秀、—傑、英—。駿良馬也。峻高大也。山極高也。竣畢也。踆止也。埈險也。狻狡—。又獅子也。浚深也。大也。又水道也。畯田—，勸農官也。鮫魚名。挻推也。擠也。逡—巡不前。鋟凋刻也。雋與俊同。才—。儁衛也。勝也。憰同俊。鐫鑽也。儁遠也。疾也。濬幽深也。又明哲也。焌然火也。

㊅噸口—也。

㊇㊅舜堯—，仁聖盛明也。瞬—息，片時也。蕣木槿。俗秤也。瞬一轉目曰—。眒以目使人也。巽順也。又卦名。遜謙—，順也。恭也。抑也。

㊇㊅㊆塭海田曰—田。又水田。

㊇㊅㊆寸十分曰—，小度也。十—曰尺，十尺曰丈。

㊇㊅㊆訓教—。又教，—導。奮—專心致志之義也。—志、—翼。奎掃除也。

君部下入聲

㊇㊅柳聿—修、—懷。律—例、—法、—吕。嘚危也。律魁大貌。鱒—蚌相持。崒山高也。捵以手持物也。劅刮去惡瘡也。吶口難於言也。訥語不明也。訥出言遲鈍也。衲老—，僧家自稱也。率—例。又算術約數也。裒以錐利也。又—雲。遹循也。述也。鷸鳥能知雨之將至。

㊇㊅邊咄日月初出，光未盛也。

㊇㊅㊆求滑善轉者曰—。通利也。掘翻田翻地用—。碣石名。—石。猾狡—，心不直貌。扫仝搰。汨——其來。

㊇㊅㊆去淈水不流行。橛斷木無枝。鼜鳥毛短也。涋水流貌。

㊇㊅㊆地朮草木之名。白—、于—。突—如其来。㐬同上。—然而至。傑唐—，不遜也。埳灶徑也。膉牛羊肥也。

㊇㊅㊆坡哱吹氣也。

㊇㊅㊆他脫落也。卸也。墜也。用其義也。

㊇㊅㊆增秫—米，軟米也。糯同上。米之粘者。粘俗同上。黏米也。朮白—。茱萸—，草名。炦烟出也。

㊇㊅㊆㊇㊅㊆時述作也。父作子—。術技也。藝也。法—、道。

㊇㊅㊆英臥俗曰—睡也。用其義也。

㊇㊅㊆文没無餘曰—。沉—、存—。歿—者死也。疫疾也。—氣、—時。勿禁止之辭也。又非也。無也。沕淪—。

㊇㊅㊆語臥俗謂睡曰—。用其義也。

㊇㊅㊆出佛釋教曰—教。神—。

㊇㊅㊆喜核果內有子曰—。用其義也。

雜録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喪音矮，言矮則不長也。垄音穩，言大坐則穩也。歪音動，言瘦弱也。歪音終，言死也。乔音臘，言不能舉足也。仆音嫋，言小兒也。奼，徒架切，言姊也。閂音欖，言門橫關也。磊音礧，言岩崖也。汆音泅，言人在水上也。灸音魅，言没人在水下也。砑音鬍，言多髭。研，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三《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三《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爲吐蕃。唵嘶羅之父名，籛逋乃贊普也，達怛乃靺鞨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蕃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如捐篤、身毒，固無所奈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爲邱慈，何不徑以邱慈書之，廼借用龜茲以待翻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説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説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丘，而不全爲丘，龜與丘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三《先儒用方言》 先儒言句音彀。當，俱去聲。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去聲。二字，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明・劉三吾《華夷譯語序》 臣惟華夷之分，其來尚矣，列聖相傳，終莫能一，何者，聖人之心，非不欲一之也，柰何人言異，風俗殊，勢有所不可。人言既異，則教化不能通；教化不能通，則其風俗何從而變。是以其俗禮義不知，彝倫不叙，稽諸方册自古爲然。觀者目羞，聽者耳辱，況親歷其地者乎。中國聖王外之者以此。昔宋運告終，天命元君入主中國，其俗專騎射，尚殺伐，素無文字。以發號施令，非文不傳，故借高昌之書爲本俗之典，厥後復令番僧造蒙古字，聲教内外，意皆不足。然其恩威法令，終夫九十三年。惟華言是從，而書獨異者，其猜防之心有在也。欽惟皇上受天明命，君主華夷，邇來四海一家，胡人悉附。思夫天生兆民，立之君師，有教無類。教之者必始於通言語，通其言語，非變更其書不可。以其書一字數母，反復紐切，然後成文，繁複爲甚。顧以中國無窮之字，全備之音，豈不足以譯之，第未得兼通者耳。翰林侍講臣火源潔乃朔漠之族，生於華夏，本俗之文，與肩者罕，志通中國四書，咸明其意，遂命以華文譯胡語，三五堆垛而其字始全，該對訓釋而其義始明，聲音和諧隨用各足，俾輯録刊布焉。臣惟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亦異，故成周有象胥之官，以達彼此之情。方今天下同文同軌，皇上推一視同仁之心，經營是書，以通言語，以達志意，將見禮樂教化四達而不悖，則用夏變夷之道，端在是矣。豈曰小補之哉。洪武二十二年冬十月十五日，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謹序

清・釋宗常《切韻正音經緯圖・梵音就形切身字辯》 梵音者，乃吾教中有天竺梵語翻譯於中夏之音也。然有顯有密，顯即經文，密乃呪語。文顯義順，字句分明，所飜者俱正字正音而無疑矣。惟呪只飜字而不翻義，所翻者合中夏有字之音亦無疑矣。及至無字之音，必就本音母下假借形身相近似者轉叶其音也。形謂就形，如華嚴字母嚩字無可切、叉字楚我切之類。身乃切身，如密咒中麽字尾耶切、哩字理也切之類，故名就形切身，叶取無字有聲之位也，此例是古人轉變之法，別無他議。奈何後人畫蛇添足而譜爲梵音不定就形等多端門法，皆臆見穿鑿，反失其真，愚恐後之炫聰明者復生枝節，故載舊歌竝列舊字，以明門法而杜展轉繁多之弊也。

古梵音就形切身歌曰

尾孕無形但切身，又兼鼈曳梵音輕。
若將哩也收歸韻，重世安排依字形。
無可華嚴經内載，尾耶白喻教中明。
文何無盍明王有，二法形身出藏經。

梵音就形例依釋典録出

鈇斐古切。靴韃二許戈切。殕，羚、讀感、無敢、牟舍三切。鍛鍛二無敢、亡敢、
讀感三切。靡無苦切。婆無何、負荷二切。縛無可、房賀、無博、夫何、亡箇五切。嚩
文何、無可、肥麼、無鉢、文賀五切。耶余何切。夜余賀切。沙疎我切。叉楚我切。網
亡可切。尾微號切。伽其個、其可二切。竭奇達切。法去佐切。耻余何切。

梵音切身例釋典諸神呪中録出

鶴寧鳥切一。鵪寧与反一。淋洧林切一。珞丁各反一。鼷寧委切一。麽摩也
切一。靴寧也反一。黠寧吉切一。地丁也反一。鞔亭夜切一。儴名養反一。碍帝孕
切一。皤名夜反一。鼾寧立切一。弛名也反一。地尼也切一。羝并也反一。跌宜
央切一。恤怛也反一。慦惹也切一。靴卑也反一。屧尼奚切一。鼆寧壹切一。韜
亭音反一。麗尾黑切一。雜拏奄反一。噰寧孕切一。麽尾耶反一。哩理也切一。
靴寧心反一。剕亭必切一。地底也反一。傞倪也切一。嚲亭單反一。舜亭羊切一。
戕亭曳反一。隕丁演切一。鼆寧各反一。鼯尾咎切一。扯吉也反一。釷企也切一。
遲達也反一。溲波也切一。屣尾孕反一。戕寧曳切一。髀眉羊反一。傞你也切一。
駬其居反一。穴丁六切一。弛多也反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三《經部四十三・小學類存目一》 《華夷譯語》一卷《永樂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講火源潔奉勅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史源潔，字之訛也。前有劉三吾序，稱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書，後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復紐切，然後成文。繁複爲甚。翰林侍（讀）[講]火源潔乃朔漠之族，遂命以華文譯之，聲音諧和，隨用各

足云云。其分類編輯，與蒙古譯語畧同，而差爲詳備，然粗具梗槩，訛漏孔多。欽定《元國語解》已有成書，源潔此編直付之覆瓿可矣。《讀書敏求記》又別載《華夷譯語》二卷云：爲回回館所增定，今雖未見其本，然明人於繙繹之學依稀影響，十不得一，其書亦可想像而知也。

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序》　余輯《吴下方言考》幾三十年矣。庚辰歲，攜質之同鄉錢鑄菴先生，鑄菴擊節歎賞，遂爲余序其首。鑄菴名人麟，少司寇稼軒先生之父也，自幼好學，迨易簀未嘗釋手，今鑄菴下世已十稔矣。余恐一旦朝露，有辜鑄菴期望之意，故識其端而梓之。時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又《凡例》　一、揚子懷鉛提槧以詢郡國，蓋合九州之音，以成一家言。予吴人也，習於吴音，故但註吴音。其燕齊楚粤間有可以互相證明者，亦一併附入。

一、音韻自周秦以來多用秦音，江左諸人雜用吴音，樊然淆亂，强加以叶之名，而不知土音本相通也。山陝人讀風如分，江右粤東人讀雞如該，蘇松人讀大如惰，樂操土風，有何足怪。而拘攣之士，爭辯不已，殊可嗤也。方言有不能用官韻者，則音讀如某字，亦本馬鄭註經之法，會心者應諒其不得已。

一、土音有數千里外不約而同者，如《北史・李興業傳》薩四十家，而今江南之宜興讀三如薩。紹興稱他爲其，蘇州語末帶哉字，而聖經早已用之。《説文》《玉篇》《廣雅》諸書亦多用南北土音。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閉户著書者未可以與於源本也。

清・龔自珍《龔定盦全集》卷下《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纖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虖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放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擇傳記博及小説，凡古言之存者延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而北「而」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聽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清・莎彝尊《正音咀華・字母切字要法》　證鄉談法

鄉談豈但分南北，每郡鄉鄰便不同。由此故教音韻證，不因指示甚難明。

清・丁顯《韻學叢書題跋・欽定同文韻統跋》　天竺西番字母與華言略同，惟母字各方殊異，今以天竺西番字母冠首，而以《等韻》三十六母配之，極相脗合，間有一二字未能諦切耳。今將配合母字開合於左：

天竺字母	西番字母	等韻字母
嘎	嘎	見
喀	喀	溪
噶	噶	羣
迎阿	迎阿	疑
答	答	端
塔	塔	透
達	達	定
納	納	泥
尼殤	尼雅	孃
巴	巴	幫
葩	葩	滂
拔	拔	旁
嘛	嘛	明

匝　匝　精
擦　擦　清
雜　雜　從
雜哈　紗　心
薩　薩　邪
查　齋伊　照
乂　妻伊　穿
楂　齋伊　牀
沙　沙　審
楂哈　靸　禪
哈　哈　曉
嘎剎　婀　匣
卡　阿　影
鴉　鴉　喻
拔哈　薩　非
斡　斡　微
拉　拉　來
喇　喇　日

清・夏鸞翔《南北方音・凡例》　一、方音之近古者莫如順天，分別四聲陰陽莫如杭州，分別母韻莫如蘇州，且所類甚多，所用尤博，故編中以此三種方音爲主，間附齊魯晉楚皖越閩粵諸方音。

一、方音有距數里而異者，有越千里而同者，不能以疆域限之，故編中但分南北，不分某地。……

一、方音隨時變遷，是編概用今音。

一、北音惟平聲分陰陽，仄聲無之，《李氏音鑑》亦堅持此論，不知南音去入確有陰陽之別，無陰陽者，僅上聲耳。今依南音之例，於去入皆分列陰陽，庶南音不致闕略。

一、北音陽平與南音陽平多不同母，如唐字南爲當之陽平，北爲湯之陽平。又如袍字，南爲包之陽平，北拋之陽平。惟昂、娘、囊、郎、忙、瓤六母中尚有同者，編中皆兩列之。

一、北音無入聲，人所知也。第南方入聲僅一百餘音，北方入聲分隸陰陽平上去，共二百餘音。第五卷以南音入聲類列之，而於中分別北音讀法，庶條目清而易於考證。

一、北音不分將姜相香槍羌六母，然北方如直隸之薊州，山東之濟寧州，亦能分之。南方如浙江之湖州府，亦不能分也。又南音不分張臧商桑昌倉六母，而如江蕪之淮揚徐海，亦能分也。諸如此類，難于備載，是在會心。

清・陳鴻翊《漳州官話引・序》　《官話引》何爲而作也，以漳州土庶土音太重，言語難通，不但北省之話不能相通，即南省之話亦不相通，不但遠而省城之話不能相通，即近而隣府之話亦不相通。官話之不諳，無怪治化之難行也。鴻翊忝任分巡，適臨是郡，心甚憂之。因思雍正、乾隆年間，曾因福建人不諳官話，部議由州縣學官於課農校士之時，互相勸示教導。奉行不力，至今未見成效。因於戊寅中秋，設立講堂，教習官話。按本地舊有蔡伯龍《官音彙解》、張錫捷《官音便覽》二書，取而讀之，其語或長或短，或二字或三字四字五六字，無大文義，在通官音者視之，一目自可了然，而在學官音者讀之，卻難上口。因不揣固陋，用口頭俗語四字爲句，間叶音韻，著爲《官話引》，以便學習。先說數目方向，次說人事、天時、地理，並五嶽、五湖、四瀆俱在何省何名，以及漳郡城內街市、廟宇、河橋、衙署各項地名，俱爲詳述。此等言語本不消說，故自他省人視之則必笑其太贅，而自漳州人說之則尚笑其太難。即鴻翊自思漳郡士民好訟好鬥，臨馭此地，不務禮樂之是興，惟期語言之是講，亦自笑其太淺矣。然惟由淺，斯可相引而入於深也。果其官民言語之能通，即性情可以相洽，則教化可以共喻，而風俗亦可以漸移矣，是烏可不有以相引哉。現已集有數百句，紳董欲刊刻以廣其傳，屬爲言以弁篇首，因記其顛末而爲之序。時光緒五年歲在己卯荔夏既望，渠梁陳鴻翊撰于官廨。

清・紳董《漳州官話引叙言》　觀察仲鸞陳公以戊戌進士，歷官給事中，奉命分巡汀漳龍三屬，於光緒二年履任，深以言語不通，上下隔膜

爲慮。爰爲設立官話堂，倡始捐廉，延請熟悉官話之紳士爲教習，於戊寅秋八月開講，願學者不用自備束脩，但赴堂報登姓名，即許來學，其利便爲何如耶。每日宣教，定以未刻開講，申刻即散，爲時無多，士農工商不至廢荒正業，其簡易爲何如耶。且自開堂以來，迄今數月，公無日不至講堂親爲告語，並於善講者給予獎賞，其敦切鼓勵又何如耶。北斗泰山，閣郡共仰，春風化雨，滿座均霑，則公之涖斯土，豈惟飭官方，抑亦廣師教歟。謹將公所著《官話引》付之棗梨，廣爲傳布，庶使家喻户曉，無負公惓惓之至意也夫。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閏三月吉旦，漳郡紳董謹識。

清・王炳耀《拼音分韻・序例》 羊城土音共五十五韻，二十二聲，相拼應得七千五百九十不同音之字，分韻不同音，僅一千五百六十字，缺六千零三十音無字。今特留板，待後補入。全鼻音二韻，僅拼得十二音，全書寔得七千三百二十六字。

清・李世銘《潮聲十五音序》 饒平張世珍翁，商場中翹楚人也，身居闤闠之間，心儀孔孟之業，商務稍暇，輒與古爲徒。考訂有年，勤求不輟，久之文字之道豁然貫通。凡有筆之於書者，類皆煥然可觀，有條不紊，曾士林名手無庸多讓。至其聰明智慧，又不僅以文字擅長，他如算術堪輿入其中者，靡不軼類超羣。以此見翁之學問才能，其得於人者半，本於天者亦半也，質學兼優，翁實有焉。戊申歲過訪，袖所輯《十五音字學》一部，出以示予，余見其中字類廣備，字義昭明，曾限之以潮聲，而潮屬人數正自不少，且八聲一曉便可按聲以求其字，因字以通其義，明而且備，簡而易能，家置一編，曾無師不啻有師矣，其嘉惠後學豈淺尠哉。因慫其付梓，裨求識字者得所問津。邑庠生張桐琴即翁之子也，翁爲余姻戚之前輩，余知之最稔，爰綴數行弁於簡端。宣統元年己酉花月下浣，澄海蘇灣居士劍樵李世銘序於東江商邸。

清・張世珍《潮聲十五音・序》 僕於是編特爲不識字者輯之。蓋因僕性魯而質鈍，自少不喜讀書，迨入商場，始知不識字之爲悞也，於是逢人求教，不恥下問，累年積月，博覽旁通，自覺頗有進步。壬戌之冬隨族叔之暹，任商船事業，四海奔波，上至天津烟臺，下至安南嚫叻，沿海四方靡所不到，而所到之處輒購求字音一書，如廣東厦門上海烟臺等處各皆有之。然廣東則爲嶺南之音，厦門則爲福建之音，上海則爲江南之音，烟臺則爲山東之音，而口吻不同，音韻自別，不識其音，無從入門。後有友人傳受，本屬《潮聲十五音》，其字母四十有四，潛心講求，未越一月，頗能通曉。然此係口傳，非有實授。迨後日久時長，逐字謄録，彙成一編。然不過就街前所常用者識而録之，至有空音或有音而未識其字，又或有音有字而録之未備者，皆留以待識者補而入之。如是雖不識書之人，若能熟習此編，自能識字，而於市肆場中，不無少補云耳。光緒三十三年丙午仲秋之月，饒邑隆都西二區商人聘三張世珍撰。

又 一、是集先將字母四十四字輪誦，務求純熟。每撮一字便知該字爲字母中之第幾字，遂問遂答，始可謂之純熟矣。

一、是集字母純用上平聲之字，蓋因上平聲方可轉得八音，若非上平聲則不能轉得八音矣。

一、字母有□字壳者，應將該□内之字作正音讀之，如君之圈，瓜之叺是也。

一、字母四十四字内，公基堅光四字重音，又叻囉咋三字在皆歌基之内，除此七字外，僅得三十七字，學者勿以其重音空音而遂棄之，必不能成誦。蓋先人立法，以成誦爲要，其重音空音則勿論也。

一、讀法，字母每字用平上去入四聲，再分上下，共得八音。歷觀各處所出類音，均係七音，其平上入三聲有分上下，而去聲一音不分上下，故爲七音。夫去聲一音豈獨不可分有上下耶。如是集鷄字之八音，上去聲是易字、下去聲是計字，又如龜字之八音，上去聲是舊字、下去聲是固字。按四聲八音上輕下重，學者不可不審也。

一、字母除實三十七字，每字分爲八音，則有二百九十六音，每音再分爲十五音，統而計之則有四千四百四十字音矣。學者音韻務求其正，始能分別得清楚矣。

一、十五音中，每韻第三字求字之下則是本韻之音。如君部則曰求君，家部則曰求家，高部則曰求高，計三十五部二百八十韻，莫不如是者。惟鳩部與燒部則不然，鳩部本韻之音則在第四字去字之下，燒部本韻之音在第十字時字之下矣。八音皆然，此天籟之所自得，口吻之所使

然也。

一、十五音訣曰：柳邊求去地，坡他增入時，英文語出喜。其訣配字，逐音輪轉，各有重字之音。如鳩字之上上聲則曰柳柳，堅字之上平聲則曰邊邊，居字下去聲則曰去去，基字上去聲則曰地地，歌字上平聲則曰坡坡，膠字上平聲則曰他他，弓字上平聲則曰增增，金字下入聲則曰入入，基字下平聲則曰時時，弓字上平聲則曰英英，君字下平聲則曰文文，居字上上聲則曰語語，君字上入聲則曰出出，基字上上聲則曰喜喜，此十四聲莫不如是者。惟第三字求韻則無重字之音何也，蓋因求字即鳩部之下平聲也。按鳩部於十五音第三字求字之下，非其本音也。前已講明，如其不然，則是字面不正，音韻不叶矣。

一、字母既經讀熟矣，則每字仍轉八音，而其學習八音之法，只須讀君雞官龜四字之八音便可，不須三十七字之八音而盡讀之也。蓋字音貴正又貴叶，此法也訣也。一字之八音能叶，則三十七字之八音無不叶者矣。

一、八音之法既已熟矣得矣，則每音仍轉十五音。其習讀十五音之法，又須讀君字之上平聲，基字之上上聲，便可更不須二百九十六聲之十五音而盡讀之也。蓋字之音貴正又貴叶，此法也訣也，一聲之十五音能叶，則二百九十六聲之十五音無不叶矣。

一、字母既熟矣，八音又叶矣，而十五音又熟且叶矣。夫如是擴而充之，統而計之，則二百九十六聲四千四百四十音韻之輕輕重重明明白白者矣。

一、是集乃潮屬本土之音，口吻相同者讀之，則聲聲成調，字字皆叶，而其中亦有不能盡叶者。如人與闌同韻妻與鮮同韻，又如箭與至、盧與奴，又如扇與世、老與腦、煥之與泛、儸之與羅，諸如此類，正復不少，不可得而分之者，故附於同韻之內耳。

一、是集之字不過就其粗淺而易知者遂意集之，而不能全備，苟能全備則可與字類同用而爲表裏相須者也。如知其字而不知其音則求之字類，若聞其音而不知其字則當求之是集矣。

一、字有同音或一音而有數十字者，其音同其說之不同耳。苟欲用字，有同字不同音者，有同音不同字者，以音求字，以字求義，庶不差矣。

一、是集原爲不會讀書者作之。方今國朝大興學堂，學費浩繁，貧家子弟不能入堂讀書，其不識字者從此益多矣。是集可爲求識字者之捷徑，若教其訣，則此中之字於市肆場中頗可足用矣。

一、是集乃潮屬土音，其中之四聲與正音之四聲多有參差不同者。蓋土音各地皆有，處處不同，即吾潮屬九邑土音且多自不同，況別屬耶，惟求其義而用之可也。識者諒之。

一、是集之妙，能使兒童自喜讀之也。夫兒童不喜讀書者十中有九也，而自喜讀書者十中無一也。今而曰自喜讀之得無謬乎。非然者，其中實有妙趣在耳。是集名曰《擊木知音》，設有甲乙兩兒均曉是集，熟識擊木之訣，將甲置於房中，乙留於堂，將房門緊閉，勿令關通，又使丙丁兩兒於堂上取書一部，默指其字以示乙，而乙見書與字，用木擊板，甲於房中得聞擊節之聲，便知堂中書爲某部字爲某音矣，丙丁兩兒未曉其意，是必曰何術之精乃至於此，必愿求於甲乙者矣。此人情之常也，夫何謬之有哉。